中華大典

佛道諸教分典

細目

一 典籍總部

佛教部……三
經錄分部……三
佛教目錄……三
其他目錄……三七
藏經分部……四八
序跋分部……一五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五八
《放光般若經》……一六六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六七
《摩訶般若鈔經》……一七三
《道行般若經》……一七三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四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四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七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六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二〇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〇九
《大寶積經》……二一三
《無量壽經》……二一五
《法鏡經》……二一六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二一七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二一七
《毗耶娑問經》……二一八
《大方等大集經》……二一八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二一九
《般舟三昧經》……二一九
《如來大哀經》……二一九
《自在王菩薩經》……二三〇
《奮迅王問經》……二三〇
《寶星陀羅尼經》……二三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二四〇
《漸備一切智德經》……二四三
《十住經》……二四五
《大般涅槃經》……二四六
《普曜經》……二四九
《無量義經》……二四九
《妙法蓮華經》……二五〇
《觀世音經》……二七四
《維摩詰所說經》……二七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七九
《合部金光明經》……二八一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二八一
《持心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思益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深密解脫經》……二八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二八三
《大乘入楞伽經》……二九五
《慧印三昧經》……二九六
《藥師如來本願經》……二九七
《觀無量壽佛經》……二九七
《阿彌陀經》……三〇二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三一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三一〇
《了本生死經》……三一〇
《盂蘭盆經》……三一一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三一二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三一三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三一三
《陀羅尼集經》……三一四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一四
《無量門微密持經》……三一六
《温室洗浴衆僧經》……三一七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一七
《須真天子經》……三一七
《首楞嚴三昧經》……三一八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三一九
《賢劫經》……三一九
《賢劫三千佛名經》……三二〇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三二〇
《大乘密嚴經》……三二九
《占察善惡業報經》……三二九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三三〇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三六六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佛垂般涅槃略説教誡經》……三六九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三七〇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三七一
《造塔功德經》……三七一
《金剛三昧經》……三七一
《八大人覺經》……三七三
《菩薩善戒經》……三七四
《優波塞戒經》、《菩薩地持經》……三七五
《梵網經盧舍那佛説菩薩心地戒品第十》……三七五
《菩薩戒本經》……三八一
《菩薩戒羯磨》……三八一
《大智度論》……三八一
《十地經論》……三八二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中論》……三八三
《般若燈論釋》……三八四
《十二門論》……三八五
《百論》……三八六

《大乘莊嚴經論》……三八六
《攝大乘論》……三八七
《業成就論》……三八八
《成唯識論》……三八八
《大乘起信論》……三九七
《觀所緣緣論釋記》……四〇二
《迴諍論》……四〇三
《大乘百法明門論》……四〇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四〇四
《長阿含經》……四〇四
《中阿含經》……四〇五
《增壹阿含經》……四〇五
《人本欲生經》……四〇六
《聖法印經》……四〇六
《治禪病秘要法》……四〇六
《太子瑞應本起經》……四〇六
《四十二章經》……四〇七
《八師經》……四〇九
《正法念處經》……四〇九
《興起行經》……四〇九
《大安般守意經》……四一〇
《陰持入經》……四一一
《八關齋戒經》……四一二
《十誦律》……四一二
《五分律》……四一三
《四分律》……四一三
《四分比丘尼戒本》……四一五
《四分戒本》……四一六
《解脫戒經》……四一六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四一七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一七
《僧羯磨》……四一八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四一八
《五百問事經》……四一九
《鼻奈耶經》……四一九
《善見律毗婆沙》……四二〇
《阿毗曇八犍度論》……四二〇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四二〇
《阿毗曇毗婆沙論》……四二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四二一
《阿毗曇心論》……四二二
《雜阿毗曇心論》……四二三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四二四
《三法度論》……四二四
《成實論》……四二五
《舍利弗阿毗曇論》……四二六
《出曜經》……四二六
《賢愚經》……四二七
《道地經》……四二七
《修行道地經》……四二八
《僧伽羅刹所集經》……四二八
《百喻經》……四二九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四二九
《四阿含暮抄解》……四二九
《法句經》……四三〇
《釋迦譜》……四三〇

《釋迦氏譜》……四三一
《釋迦方誌》……四三一
《經律異相》……四三二
《諸經要集》……四三二
《大唐西域記》……四三三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三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四三四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四三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四三六
《高僧傳》……四三六
《續高僧傳》……四三七
《弘明集》……四三八
《廣弘明集》……四四〇
《南海寄歸内法傳》……四四三
《比丘尼傳》……四四四
《法苑珠林》……四四五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四四五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四四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本)……四四七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四四八
《十地經》……四四八
《地藏菩薩本願經》……四五〇
《三寶感應要略錄》……四五一
《釋摩訶衍論》……四五一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四五二
《佛像量度經》……四五三
《造像量度經》……四五五
《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四五七
詩文類……四五七
史地類……四六二
語言文字類……四八一
疑僞經類……四八五
雜類……四八六

道教部……四九三

注經分部……四九三

顧歡等《道德真經注疏》(存目)……四九三
李榮《道德真經注》(存目)……四九三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九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存目)……四九五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四九五
《道德真經次解》……四九五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四九六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存目)……五〇三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五〇三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五〇三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五〇四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存目)……五〇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五〇六
《太平經》(存目)……五〇八
《老子音誦戒經》(存目)……五〇八
李筌等《黄帝陰符經疏集注》……五〇八
李筌《黄帝陰符經疏》……五〇八
張果《黄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任照一《黄帝陰符經注解》……五〇九
黄居真《黄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蹇昌辰《黄帝陰符經解》……五一〇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存目)……五一〇
《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五一〇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五一一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存目)……五一二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二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存目)……五一三
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注》……五一三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存目)……五一五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五一五
趙佶《西昇經注》……五一六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存目)……五一六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五一六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五一七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存目)……五一七
《太上老君開天經》(存目)……五一七
隱芝內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五一八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注》……五一八
《洞靈真經》(存目)……五一八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存目)……五一八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存目)……五一八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五一八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五一九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存目)……五一九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五一九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五二〇

論集分部……五二二

葛洪《抱朴子內篇》……五二二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五二三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註》……五二四
司馬承禎《天隱子》……五二六
司馬承禎《坐忘論》……五二六
司馬承禎《道體論》……五二六
吳筠《玄綱論》……五二七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五二七
孟安排《道教義樞》……五二七
王暉《玄珠錄》(存目)……五二八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存目)……五二八
《三論元旨》……五二九
無能子《無能子》……五二九
譚峭《化書》……五二九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存目)……五三〇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五三〇
陶埴《陶真人內丹賦》……五三〇
陶埴《還金述》……五三一

強名子注《真氣還元銘》……五三一
周固樸《大道論》（存目）……五三一
林轅《谷神篇》（存目）……五三一
張君房《雲笈七籤》（存目）……五三一
張伯端《悟真篇》……五三一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五三五
薛道光等《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五三三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存目）……五三五
白玉蟾《白真人集》……五三五
《金丹賦》……五三七
衡嶽真子《玄珠心鏡注》（存目）……五三七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五三七
王喆《重陽全真集》……五三八
王喆《重陽教化集》……五三九
馬鈺《丹陽神光燦》……五三九
譚處端《水雲集》……五四〇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五四一
郝大通《太古集》……五四一
丘處機《磻溪集》……五四三
丘處機《大丹直指》……五四四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五四五
尹志平《葆光集》……五四五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五四六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五四七
陳致虛《金丹大要》……五四八
李道純《中和集》……五四九
余洞真《悟玄篇》……五五〇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存目）……五五〇
王吉昌《會真集》……五五〇
汪可孫《雲宮法語》……五五〇
道儒交涉分部……五五一
張宇初《峴泉集》……五五一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五五二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五五三
中國基督教部……五五九
唐元分部……五五九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五五九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五六七
《尊經》……五六七
明清分部……五六八
利瑪竇《天主實義》……五六八
利瑪竇《交友論》……五七一
利瑪竇《逑友篇》……五七二
利瑪竇《二十五言》……五七四
艾儒略《五十言餘》……五七五
利瑪竇《畸人十篇》……五七五
利瑪竇《辨學遺牘》……五七八
龐迪我《七克》……五七九
高一志《空際格致》……五八二
艾儒略《西學凡》……五八三
艾儒略《職方外紀》……五八四
畢方濟《靈言蠡勺》……五八七
傅汎際《寰有銓》……五八八
傅汎際《名理探》……五八九
湯若望《主制羣徵》……五九一
利類思《不得已辯》……五九一

南懷仁《善惡報略說》……五九二
李之藻《天學初函》……五九二
徐光啓《辨學章疏》……五九三
楊廷筠《代疑編》……五九三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五九四
朱宗元《拯世略說》……五九五
吳漁山《墨井集》……五九六
吳漁山《三巴集》……五九七
李剛己《教務紀略》……五九七
黃天香《破邪集》……五九九
《闢邪集》……六〇二
楊光先《不得已》……六〇三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六〇三
梁發《勸世良言》……六〇四
丁韙良《天道溯原》……六〇四
中國伊斯蘭教部……六〇五
王岱輿《正教真詮》……六〇五
王岱輿《清真大學》……六〇七
王岱輿《希真正答》……六〇七
馬注《清真指南》……六〇八
劉智《天方性理》……六一〇
馬復初《四典要會》……六一二
馬復初《大化總歸》……六一四
猶太教部……六一六
《重建清真寺記》……六一六
摩尼教部……六一六
《摩尼經》……六一六
《二宗經》……六一九
《老子化胡經》……六一九
《九姓回鶻可汗碑》……六二〇
人物總部
佛教部……六二五
漢魏兩晉分部……六二五
安世高……六二五
支讖……六二六
支謙……六二七
康僧會……六二七
朱士行……六二八
帛法祖……六二九
竺法護……六二九
竺叔蘭……六三〇
尸梨蜜……六三〇
支遁……六三一
道安……六三二
鳩摩羅什……六三八
僧肇……六四三
慧遠……六四九
南北朝分部……六五六
法顯……六五六
智嚴……六五八
曇無讖……六五八
僧叡……六六〇
道融……六六一
竺道生……六六二
慧嚴……六六三

寶雲……六六四
智猛……六六四
慧觀……六六五
法勇……六六六
沮渠京聲……六六六
寶亮……六六七
僧祐……六六七
智藏……六六九
法寵……六七一
法雲……六七一
菩提達磨……六七三
慧皎……六七九
慧思……六七九
法上……六八一
隋唐五代分部……六八二
慧可……六八二
智顗……六八三
僧璨……六八六
彥琮……六八七
吉藏……六九〇
法藏……六九二
灌頂……六九三
法礪……六九四
法順……六九四
道綽……六九五
道信……六九五
法融……六九六
道因……六九八
玄奘……六九九
道宣……七四〇
智儼……七四二
弘忍……七四二
智威……七四六
窺基……七四六
道世……七四八
僧璨……七四八
會隱……七四九
順璟……七四九
圓測……七四九
懷素……七五〇
元曉……七五〇
普光……七五一
靖邁……七五一
宗哲……七五一
義湘……七五二
神秀……七五二
慧安……七五四
法寶……七五五
嘉尚……七五五
彥悰……七五五
法藏……七五六
恆景……七六四
義淨……七六四
慧能……七六五
玄覺……七八〇
印宗……七八一

慧沼……七八二
佛陀波利……七八二
神楷……七八三
浮丘……七八三
圓暉……七八三
一行……七八四
義忠……七八五
德感……七八五
善無畏……七八六
普寂……七八八
義福……七八八
道氤……七八九
行思……七九〇
金剛智……七九〇
慧苑……七九二
懷讓……七九二
智昇……七九五
玄逸……七九五
神會……七九六
禮宗……七九七
本淨……七九七
法海……七九八
不空……七九九
無住……八〇二
慧忠……八〇三
良賁……八〇五
法詵……八〇六
惟慤……八〇六
湛然……八〇七
惟忠……八〇九
潛真……八〇九
道一……八一〇
希遷……八一六
良秀……八一九
龐蘊……八二〇
道悟……八二〇
智常……八二一
如滿……八二二
慧海……八二二
懷海……八二四
慧琳……八二九
元浩……八三〇
智藏……八三〇
神清……八三〇
無業……八三一
天然……八三二
寶通……八三四
遺則……八三四
普願……八三五
惟儼……八三七
智藏……八三九
宗智……八三九
端甫……八四〇
澄觀……八四一
法常……八四三
宗密……八四四

曇晟……八五一
李翺……八五二
齊安……八五二

二

志遠……八五三
白居易……八五三
希運……八五三
靈祐……八五五
乘恩……八五七
德誠……八五八
宣鑒……八五八
義玄……八六〇
良价……八六四
弘辯……八六七
裴休……八六八
知玄……八六八
善會……八七〇
全豸……八七一
慶諸……八七三
存獎……八七四
瓦棺……八七五
希圓……八七五
文遂……八七六
從諗……八七六
僧徹……八八〇
本寂……八八〇
道膺……八八三
玄約……八八五
智禪師……八八五
良遂……八八六
義存……八八六
師備……八八九
彥暉……八九二
大同……八九三
慧寂……八九四
虛受……八九八
可周……八九九
從展……八九九
慧稜……九〇〇
可止……九〇二
令諶……九〇二
貞誨……九〇三
歸嶼……九〇三
道怤……九〇四
貞辯……九〇五
僧照……九〇五
宗季……九〇六
文偃……九〇六
從隱……九一一
恆超……九一一
巨岷……九一二
神晏……九一二
智佺……九一三

文益……九一四
宋元分部……九一六
皓端……九一六
傅章……九一七
繼倫……九一七
德韶……九一七
義楚……九二一
延壽……九二一
晤恩……九三三
義寂……九三三
匡仁……九三五
贊寧……九三六
智圓……九四三
善昭……九四八
知禮……九四九
子璿……九五二
楚圓……九五三
方會……九五五
慧覺……九六三
守芝……九六四
重顯……九六五
義懷……九六七
翠巖……九六八
慧(惠)南……九六九
仁勇……九八二
契嵩……九八三
守端……九八八
王安石……九九〇
淨源……九九二
從悅……九九三
常總……九九四
祖心……九九四
蘇軾……九九五
克文……一〇〇〇
法演……一〇一二
黃庭堅……一〇一四
道寧……一〇一九
文準……一〇一九
悟新……一〇二一
慧懃……一〇二二
清遠……一〇二三
張商英……一〇三四
法雲杲禪師……一〇三五
元靜……一〇三六
克勤……一〇三七
紹隆……一〇四三
智才……一〇四三
景元……一〇四四
士珪……一〇四五
端裕……一〇四六
清了……一〇四六
彌光……一〇四七
正覺……一〇四八
張九成……一〇四九
心道……一〇五〇
道元……一〇五一

法泰……一〇五一
本才……一〇五二
宗杲……一〇五二
曇華……一〇六二
天游……一〇六三
宗顯……一〇六四
知昺……一〇六五
耶律楚材……一〇六五
原妙……一〇七〇
趙孟頫……一〇七四
明本……一〇八一
惟則……一〇八九
明清分部……一〇九五
梵琦……一〇九五
宋濂……一一〇二
朱元璋……一一一八
道衍……一一二三
宗喀巴……一一二四
真可……一一五〇
傳燈……一一六七
李贄……一一七一
袁宏道……一一八一
袾宏……一一八九
德清……一一九九
元來……一二一五
智旭……一二一八
元賢……一二二七
道忞……一二三四
通琇……一二三五
道霈……一二三九
續法……一二四六
胤禛……一二四九
彭際清……一二五九
龔自珍……一二六二
楊文會……一二六四
梁啓超……一二七八
章炳麟……一二八六
道教部……一二九五
魏伯陽……一二九五
葛洪……一二九五
寇謙之……一二九九
顧歡……一三〇四
陶弘景……一三〇六
王遠知……一三〇七
潘師正……一三〇七
司馬承禎……一三〇八
吳筠……一三〇九
李榮（存目）……一三〇九
成玄英（存目）……一三〇九
李筌……一三〇九
張果……一三〇九
白履忠……一三一〇
張伯端……一三一〇
白玉蟾……一三一二
王喆……一三一四
丘處機……一三一四

中國基督教部……一三一五
唐元分部……一三一五
景淨……一三一五
阿羅含……一三一五
明清分部……一三一六
利瑪竇……一三一六
龐迪我……一三一三
高一志……一三一三
陽瑪諾……一三一三
艾儒略……一三一三
畢方濟……一三一六
傅汎濟……一三一六
湯若望……一三一六
利類思……一三一八
衛匡國……一三一九
南懷仁……一三一九
徐光啓……一三二〇
李之藻……一三二六
楊廷筠……一三三七
王徵……一三四〇
吳歷……一三四〇
梁發……一三四一
太平天國分部……一三四三
洪秀全……一三四三
馮雲山……一三四五
楊秀清……一三四五
盧賢拔……一三四六
洪仁玕……一三四七
中國伊斯蘭教部……一三五〇
王岱輿……一三五〇
馬注……一三五一
劉智……一三五四
馬復初……一三五七

流派總部

佛教部……一三六三
般若學分部……一三六三
毗曇學分部……一三七四
成實學分部……一三八〇
涅槃學分部……一三八三
地論學分部……一四〇〇
俱舍學分部……一四〇三
三論宗分部……一四〇九
天台宗分部……一四三六
華嚴宗分部……一五七二
唯識宗分部……一六四五
淨土宗分部……一七〇七
律宗分部……一八一九
禪宗分部……一八五一
密教分部……二一〇五
道教部……二一一九
太平道分部……二一二九
五斗米道(正一道)分部……二一三〇

三

丹鼎派分部……二一一三二
上清派分部……二一一三二
靈寶派分部……二一一三四
茅山派分部……二一一三五
全真教（北宗）分部……二一一三五
全真教（南宗）分部……二一一四九
真大道教分部……二一一五一
太一教分部……二一一五二
淨明道分部……二一一五二
中國基督教部……二一一五二
基督教分部……二一一五二
景教分部……二一一五七
也里可温教分部……二一一六二
天主教分部……二一一六五
耶穌會……二一一七六
耶穌教（新教）分部……二一一八〇
廣學會……二一一八五
尚賢堂……二一一八七
太平天國分部……二一一八九
祆教部……二一一九八
猶太教部……二二〇一
一賜樂業教分部……二二〇三
挑筋教分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分部……二二〇五
明教分部……二二一〇

範疇總部

佛教部……二二一五
世界觀分部……二二一五
緣起、因緣……二二一五
空無……二二二九
空有……二二三四
色空……二二三九
不真空……二二四五
法性、實相、實際、真際、真如……二二五一
五陰……二二六五
色法……二二七一
四大、六大……二二七六
無常、無我、無相……二二七七
因果……二二七八
生滅……二二八一
法界……二二八五
圓融無礙……二二九〇
理事……二二九四
六相……二二九九
十玄……二三〇一
十如……二三〇六
一多……二三〇八
世界、世間……二三一〇
三界……二三一四
諸天……二三一五
淨土……二三一七
動靜……二三一九

大小……二二一一
三性、三無性……二三二二
法身、化身、應身……二三二六
認識論分部……二三三〇
中觀……二三三〇
二諦……二三三四
於諦、教諦……二三九二
般若無知……二四〇三
戲論……二四一四
悉檀……二四二三
空假中三觀……二四四二
一念三千……二四四七
圓頓止觀……二四五二
六即……二四五四
無情有性……二四五七
阿賴耶識……二四六三
末那識……二四七九
種子、現行……二四八六
見分、相分……二五一四
熏習……二五二九
本覺……二五四二
頓悟……二五五八
默照……二五六三
參話頭……二五六四
四賓主……二五七一
邏輯名辯論分部……二五七三
因明……二五七三
能立……二五七九
能破……二五八四
似能立……二五八五
似能破……二五九二
現量……二五九三
比量……二五九四
似現量……二五九五
似比量……二五九五
量果……二五九六
宗……二五九六
因……二六〇一
因三相……二六〇七
喻……二六〇八
似同法喻……二六一二
似異法喻……二六一四
四不成……二六一六
六不定……二六一八
四相違……二六二三
真唯識量……二六二七
心性論分部……二六二九
心……二六二九
自心……二六七三
本心……二六七九
無心……二六八五
直心……二六八八
平常心……二六八九
心王……二六九〇
一心二門……二六九一
觀心……二七〇六

菩提心……二七二三
唯心……二七二六
真心……二七三一
妄心……二七三八
佛性……二七四二
真性……二七七二
五種性……二七七三
自性……二七七八
性……二七八三
無情有性……二七九四
本性……二八〇三
法性……二八〇六
歷史觀分部……二八三七
三世……二八三七
劫……二八三九
生住異滅……二八五八
正法、像法、末法……二八六〇
判教……二八六二
道德修養論分部……二九〇〇
智慧……二九〇〇
發願……二九〇二
發心……二九〇五
三學……二九一一
六度……二九一二
皈依……二九一八
戒……二九一九
五戒……二九二七
八戒……二九三一
染……二九三二
慚愧……二九三五
念……二九四二
念佛……二九四三
善惡……二九四四
善根……二九五一
惡根……二九五四
十善……二九五四
十惡……二九五五
報……二九六一
善報……二九六五
罪……二九六六
四恩……二九六七
五事……二九六八
忍……二九七〇
性德……二九七四
布施……二九七六
孝……二九八五
六和敬……二九八八
自覺覺他……二九八九
自利利人……二九九〇
自力他力……二九九七
修……三〇〇二

修德……二〇一二
信……三〇二三
淨……三〇二七
四攝……三〇二七
供養……三〇二九
方便……三〇三〇
止觀……三〇三三
精進……三〇四一
迴向……三〇四二
四無量……三〇四四
慈悲……三〇四九
八正道……三〇五三
自在……三〇五四
福田……三〇五六
人生觀分部……三〇五七
生……三〇五七
老……三〇六三
病……三〇六三
死……三〇六四
苦……三〇六四
無明……三〇七一
欲望……三〇七六
癡……三〇七九
煩惱……三〇八一
業……三〇八五
業力……三〇九三
身業……三〇九四
口業……三〇九五
意業……三〇九六
善業……三〇九八
惡業……三一〇二
我執……三一〇四
法執……三一〇七
輪迴……三一〇九
衆生……三一一五
轉生……三一一九
因果報應……三一二〇
神不滅……三一二五
無我……三一三一
原人論……三一四六
解脫……三一五〇
涅槃……三一六三
心力……三一七一
自由……三一七一
成佛……三一七二
淨土……三一七七
道教部……三一九一
世界觀分部……三一九一
天……三一九一
天命……三二四二
天意……三二六六
天心……三二七〇
天道……三二八一
天理……三三〇八
天數……三三一〇

虛無……三三一〇
先天後天……三三二一
天地生成論……三三二七
人物生成論……三三四〇
天人合一……三三五二
天人感應……三三五五
氣……三三七一
元氣……三四〇七
精氣……三四三五
道……三四三九
一……三五七一
陰陽……三五九五
五行……三六九二
太極……三七三五
玄……三七四三
道氣……三七四六
神氣……三七五〇
沖氣……三七七六
太平氣……三七七七
太和氣……三七八六
精氣神……三七八七
真氣……三八四二
真一之氣……三八四六
先天一氣……三八五二
卦氣……三八五五
幾(機)……三八六二
動靜……三八六七
變化……三八七六
顛倒……三八九五
返本還元……三八九七
認識論分部……三八九八
知……三八九八
誠……三九二八
明……三九二九
驗……三九三二
知行……三九三三
邏輯名辯論分部……三九三六
常變……三九三六
名實……三九四二
有無……三九四五
體用……三九六六
本末……三九六六
一多……三九七〇
言意……三九七二
虛實……三九七二
同異……三九七四

五

心性論分部……三九七五
精……三九七五
神……三九七八
精神……四〇一九
魂魄……四〇二九
鬼神……四〇三七
心……四〇四九

性……四一三〇
心性……四一五四
道性……四一八七
情……四一九三
性情……四一九四
性命……四二〇一
自然……四二三四
人心道心……四二六一
性善……四二六一
天命之性……四二六三
氣質之性……四二六四
歷史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古今……四二六六
政治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君臣……四二六六
王道……四二七三
法……四二七四
無爲……四二七五
太平……四三三八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三四一
德……四三四一
道德……四三六二
仁……四三六六
義……四三七六
仁義……四三七七
禮……四三八七
智……四三九一
信……四三九八
孝……四三九九
中……四四一四
和……四四一四
中和……四四一九
中庸……四四一九
君子小人……四四二〇
聖人……四四二六
修性……四四四八
修心……四四五〇
修身……四四六五
主敬……四四七七
主靜……四四七七
守雌……四四九六
中國基督教部……四四九九
世界觀分部……四四九九
天主論……四四九九
三位一體說……四五二一
宇宙論……四五二二
心性論分部……四五二九
天主性……四五二九
人性……四五三一
靈魂論……四五四五
救贖論……四五六九
邏輯名辯論分部……四五七二
名理……四五七二
歷史觀分部……四五七五
治國論……四五七五

社會論……四五八一
人生觀分部……四五八五
人生論……四五八五
生死論……四五八八
信仰論……四五九四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五九五
德……四五九五
君子……四六〇五
防貪……四六〇八
誡卜……四六〇九
十誡……四六一一
信德……四六一四
愛德……四六一五
哀矜……四六一六
守貞……四六一七
靈修……四六一七
告解……四六一九
聖事……四六二〇
苦行……四六二一
齋戒……四六二三
持齋……四六二五
七克……四六二六
伏傲……四六二八
解貪……四六三九
防淫……四六四五
熄忿……四六五二
塞饕……四六六一
平妬……四六六八
策怠……四六七四
賞罰……四六八四
倫理……四七〇二
交友……四七〇三
中國伊斯蘭教部……四七一四
世界觀分部……四七一四
宇宙論……四七一四
三一說……四七八九
前定論……四七九七
正教論……四八〇〇
認識論分部……四八〇六
認主學……四八〇六
屬性說……四八一三
心性論分部……四八一五
心性理氣說……四八一五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八二一
五常說……四八二一
正人說……四八二六
祆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善惡二元論……四八四三
天神……四八四三
猶太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天道……四八四三
摩尼教部……四八四五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五

二宗三際說……四八四五

六

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
儒家部……四八四九
魏晉至隋唐分部……四八四九
宋元分部……四八六六
明清分部……五一二〇
佛教部……五一七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分部……五一七一
隋唐五代分部……五二〇三
宋元分部……五三一二
明清分部……五三八七
道教部……五四四五
魏晉至隋唐分部……五四四五
宋元分部……五四八三
明清分部……五五二六
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部……五五八七
摩尼教部……五八〇九
景教部……五八二二
引用書目

心性論分部

精

綜述

張九該《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黃金篇》 黃金者，日之精也，爲君服之，通神輕身，能利五藏，逐邪氣，殺鬼魅。久服者皮膚金色。金生山石中，積太陽之氣，薰蒸而成性，大熱，有大毒，傍蒸數尺石，皆盡黃化爲金色，況煅煉服之者乎。近金生者，名曰金英。次而生者，名曰金華。遠而生者，名曰金賊。百步而生者，名曰金芽。若以此金作粉屑，服之銷人骨髓，焦縮而死也。黃金者，太陽之正氣，日之魂，象三魂也。白汞者，太陰之正氣，月之魄，象七魄也。合而服之，即不死。黃金是西方庚辛金，白汞是北方壬癸水，水乃金之子也。古人曰：食金如金，食玉如玉，金之性堅，煮之不爛，埋之不腐，燒之不焦，所以能生人。藥金服之，肌膚不壞，毛髮不焦，而陰陽不易，鬼神不侵，故壽無窮也。上金有老聃流星金，黃帶樓鼎金，馬君紅金，陰君馬蹄金，狐剛子河車金，安期先生赤黃金，金婁先生還丹金，劉安馬蹄金，孝君紫鉛金，東瀆公上田青龍金，李少君煎泥金，范蠡紫丹金，徐君點化金，皆神仙藥化，與大造爭功，洞神明之旨，契黃白之妙，不可輕用，而有譴責外有生於山川溪澗者，是下金也。

又《張真人金石靈砂論・白金訣》 銀者，白金也。少陽之精，而生於陰，爲臣。服之通神不死，堅筋骨，微熱，有小毒，即鉛中所產也。位屬西方，太白之精。《龍虎經》曰：離女爲日，坎男爲月。九霄君曰：南方之水，北方之火，陰以處陽，陽以處陰。往來有則，一浮一沉，爲夫爲婦，並意齊心，年終性毀，共枕同衾。是子午之位，龍虎列居者也，不可單服。《龍虎經》曰：白虎爲教權，青龍與之俱。黃金爲君，白銀爲臣，曾青爲使，雄黃爲將軍，合鍊成金丹。經云：金丹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藥氣達四肢，却老返嬰孩。又曰：玉液黑髮，金丹駐顏。但白金成黃金，成赤金，是還丹之大義也。

又《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黑鉛篇》 鉛者黑，金也，水也，屬北方，成數一，爲臣。服之通神，治三蟲，黑髭髮，少顏色，調血脉，治瘡癰，殺九蟲，利五藏，而生於陽。白銀是其母，性微冷，有毒，可作黃丹胡粉蜜陀僧也。《九都丹經》云：修鍊九光神丹，將鉛抽作，千變萬化，不失常性，唯鉛與汞。《龍虎經》曰：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俱。男白者，鉛也。抽取鉛精九數，象九炁，陽數極九也。女赤者，水銀也。作七返，象七炁，陰數七，陰極於七者也。鍊取鉛精，合鍊成藥金，其色甚黃，服之不死。

又《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雄黃篇》 雄黃爲君，服之通神。向陽生曰：雄，背陽生曰：雌，一體同產，故夾錯而生山石中。至熱，有毒，乃少陽之精，作丹服，補泥丸，實腦戶，養三宮。用雄雌各二兩，和汞一斤，鉛精四兩，火伏之成黃金，作液，服之能冲天。《龍虎經》曰：出武都者佳，諸石不可用。唯雄黃能辟衆邪，故名之爲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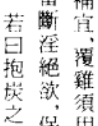
又《張真人金石靈砂論・朱砂篇》 光明砂，紫砂。昔賢服之者甚衆，而求度世長生者，未之有也。余明其理。夫光明砂紫砂，以火服之，逐邪氣，治熱病，未能童顏紺髮，何者。光明砂一斤，飛淘得汞十二兩，火鍊得黑灰一抄。黑灰者，朱砂本質入爐，飛精英爲汞，餌之延年。不可以黑灰爲藥，服之得度世。故知服光明紫砂者，未經法度制鍊，則灰質猶存，所以不能長生者也。老君昔爲周柱史，知周室微弱，西游度關，恐金丹道絕，乃以丹砂法付尹喜。後世人得之，因茲僞謬，以鍊成靈砂，名之爲丹，亦曰光明砂，配合餌之，方得度世不死，點化黃金。一名藥砂，一名丹砂，一名巖砂，一名還丹。世人若純服光明砂紫砂，別無配合制度，以求不死，去道彌遠。靈砂九轉，爻不傳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夫光明砂紫砂，服之不得度世，何也。還丹者，取陰陽之精，法天地造化之功，水火相濟，自無人有，以成其形，豈若砂汞獨陰爲體，無陽配生，不能合四象，運五行。所以孤陰不育，寡陽不生，陰陽配合，方成還丹。余自開元間二十餘年，專心金鼎，頗悟幽微，竊見世人以此二砂服餌，以爲七返靈丹，服之無不夭橫者也。

又《張真人金石靈砂論・真汞篇》 水銀者，日之精也。生於陽，爲

臣服之輕身不死，辟精魅，通神明，殺三尸，清五藏，除九蟲，斷邪氣，而生於丹砂。丹砂屬南方火，火是木之子，而生水銀。水銀是青龍之孫，水之母也。性冷，微有毒，而生於土石，是丹砂魂魄也。葛代赭及九鉛，良楡甘，婦人生服之，傷胎。丈夫生服之，陽銷。《龍虎經》曰：丹砂木精，得金乃並。眞人云：不貴黃白，而重還丹。所以度世不死，必基於汞。合鍊黃白，飛伏成丹，神仙變化，皆猶砂汞。添質三金，傍通四石者矣。《潛通訣》曰：水銀生萬物，聖人獨知之。水德最尊，汞是水之母，而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方圓隨形，不與物競，善治萬品，而生羣類也。夫水性至靜，而不与物競。是以汞者，水銀之異名也。亦曰太陽流珠，亦曰長子，亦曰河上姹女，今人飛成輕粉，亦作熟珠用之。

又《張眞人金石靈砂論・砒黃篇》　砒黃生於山石間，服之通神。少陽之精，至熱，有大毒。世人流飛之作丸，療冷病，甚武烈，忌熱熟。若人服一丸，或二丸，霜氣透出，而面腫身虛，流俗不曉，以爲丹，玆乃大慢。亦名曰霜，以其色白，故曰霜也。作黃白術者用之。

王惟一《道法心傳・先天元精圖》　夫精者，乃先天之元精，爲萬物之母。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精住則炁住，炁住則神住，三者既住，我命在我，不在於天。《玉皇心印經》云：人各有精，精合其神。洞賓眞人云：精養靈根炁養神，此眞眞外更無眞。紫陽眞人云：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須用卵爲之。萬般作用徒勞力，爭得眞鉛合聖機。行雷之士，須當斷淫絕欲，保養元神，鍊成金丹，驅役雷霆，禱雨祈晴，治病降邪，無施不可。若曰抱炭之徒，安敢與其同語也。故薩眞人云：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錯認墨和朱。元精不散元陽定，萬怪千妖一掃除。保一眞人曰：符者，陰陽契合之具，惟天下至誠能用之。誠苟不至，自然不靈。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精精相博，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紙，關召鬼神，不得不誠。余《心傳錄》云：法何靈驗將何靈，不離身中精炁神，精炁聚時神必在，千妖萬怪化爲塵。



曾慥《道樞》卷八《服霧篇》（天地之精，散而爲霧。餌其英華，形可以駐）　東華玉妃嘗告張微子曰：吾有服霧之方，微子曰：敢問何謂也。玉妃曰：霧者，山澤華精，金石之盛氣也。久服之能散形入窅，與雲合體矣。微子曰：敢齊其方。玉妃曰：吾以平旦之初，坐卧任己，先瞑其目，內觀五藏，而後口出呼氣二十有四過，目見五色之氣，繞纏乎尸宅之上，納乎玉池之中者五十過，咽津者亦如之，既，祝曰：太陽發輝，雲霧四遷，結氣宛曲，五色洞天，神烟合啓，金石華眞，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藏化分，含明扇靈，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既已，復琢齒者七，咽液者七，久而行之，可以乘雲霧而逝矣。

又卷九《鍊精篇》（雞鳴而興，咀嚼玉泉。外禦百侮，內安三田）　孫眞人曰：清旦未語之時，咀嚼玉泉而徐嚥之，凡二七過，於是叩齒十有四，久行之，其精滿矣，潤乎一身。髮欲常理，齒欲常扣，津欲多嚥，氣欲常清，手欲在面，足欲頻行，耳欲常摩，目欲常搓。凡寅之時而爲導引焉，扣齒三十有六，以集其神，存想丹田五藏之色之象而一周焉，然後澄也二息，並絕其念，使其心常存於下丹田，（行住坐卧，常如此存心）久之，神氣自住，諸疾不生。若夫怨怒憂懼煩惱邪之思欲奔競，修眞之大禁也，一動則元氣損矣，此之謂內丹。陰施惠於人，此之謂外丹。

又卷三六《大還丹篇》（生而不生，長生之門，死而不死，歸道之根）　元君曰：太陽元精，生其不生者也。太陰元精，死其不死者也。生不生者，長生門也。死不死者，歸道根也。太上曰：太陽元精何謂歟？元君曰：陰陽變化而生五行，五行相生而孕靈化，何者？土之精生靈液，靈液之精生白金，白金水之精，生赤明靈砂，靈砂之精生太陽之光，太陽之精生元氣，元氣生神明。神明者，道之門也。故太陽者，元陽之謂也。始孕乎白金水之胎，而爲赤明靈砂之門，以合元氣，通神明，順陰陽，返五行，於是元精自生。夫子玄曰：其要曰大還丹。夫所謂大還丹者，曰魂月魄之所致也。自南方之火位，襲化北方壬癸之中，歷涉五行，色含五彩，功齊於天地，難測究矣。其方十有二，以象乎一歲，其一曰華池，玄元始生之氣，造化天地之象，三五之數，雌雄清濁未分，潛龍之位也。君子守道，俟時而得之者，其鼎爐焉。經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是知玄爲萬物之母，聖之所祕也。其二曰白金黃芽，蓋自華池鍊金花者也。凝結而爲混沌，靡乎丹衣之初地，玄關未啓，陰從虎，陽從龍，艮力三旬而伏，離宮九轉而歸，於是乎爲白金黃

芽，非五金八石之化也。其由乾坤結精，太玄流液，感氣而成，賢夫父母傳氣而生者耶。故吾之至藥，坎之男，離之女，情性相依，結氣而爲之矣。其象易之九二，見龍在田者也。其三曰五行。夫水生木者，汞也，非世所謂汞也。木生火者，礜砂也，非世所謂礜砂也。火生土者，神氣也，非世所謂土也。土生金者，白金也，非世所謂金也。金生水者，黑水也，非世所謂水也。金克木，水克火，土克水，火克金，土強乎四時之季，各旬有八日，爲之羅絡。故五行生克而成至藥焉。故曰持歸天上，而授以水中之金。於是火盡，三年之後九轉深矣。及日之夕，玄鶴唳乎清陰焉。其四曰四象。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青龍司乎東方，木也，汞也，其干甲乙。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捨，如龍潛藏，變化而無極者也。白虎司乎西方，金也，其干庚辛。得眞一之位，至精之所致也。故聖人言：兌女爲青龍之婦，是乃五行相生，由是至精眞氣凝結降伏而不動者也。得其一，則萬事畢矣。朱雀司乎南方，火也，朱砂也，其干丙丁。（割）〔聚〕液成龍，結氣成虎，其氣騰則爲天焉，降則爲地焉。故大丹者見乎火則飛矣，朱雀之象也。玄武司乎北方，水也，黑也，其干壬癸。老子曰：上善若水。非鉛、非錫、非石之類也。所謂元精之神，河車之神水者也。生乎天地之先，能柔能剛，能育萬物。吾之鼎，必使四象具焉，所謂四神丹者也。四位成塵，則復歸其舊主，如水宮之獲獸，金闕自爲隣矣。結伴者，情合者也。因乎媒，則道益親矣。其五曰明乎鉛汞之眞。鉛者坎，結白而爲之也。汞者離，流液而爲之也。於是乎河車之水，離龍之火合焉。因木以長養之，則澄清而無涯矣。故鉛中有金，金中有還。是知黑水之中，其生白金，白金變黃金矣，黃金變紫金矣。其含五色，其名曰大還丹，何也？白金者從鉛而出，因水而生，是以龍虎自東西而得變化，以爲黃芽。黃芽者，依土而生，得土之性，故曰黃芽。水與黃相雜，月與黑相交，故運扇黑日白月，取其子母爲一體，鳴鶴在陰之象也。斯虎嘯龍吟，物類相感者也。故汞爲性，鉛爲情，二者相合焉。夫謂自然之常道，豈外之物乎？其六曰日月。乃天地之精，藥之王也。坎，男也，其象爲月。離，女也，其象爲日。日有踆烏，陰之類也。月有顧兔，陽中之屬也。白金產乎河車，陰中之陽也。汞產乎礜砂，陽中之陰也。其形質何如哉？玄而又玄者也。故曰月在乎手，造化生其身。故左腎爲日，右腎爲月，良乃於離宮採藥，送歸於坎戶。玉爐金鼎而用八卦，黑水河車般載砂汞。此聖相傳，賢相授者也。其七曰明藥色。藥之根與玄水相生者也，於是乎生白金，白金變黃金矣，黃金變紫金矣。得白金者爲地仙，得紫金者爲天仙。此何道也？一物而有五彩者也。非世之藥，以火養之，以賈盛之，無變化者也。吾之藥者，日月運乎至寶，於子之時下功，不厭其多。惟六月不用火焉。陽神光以其兆立矣，陰律之中其潛輝矣。識嬰兒者，必摹乎姹女之雌焉。故無蠹不包，無細不入。垂象於天，自生光明。垂象於地，則冤魂離乎塗炭。垂象於身，則形神並飛天矣。其八曰九還七返。九還者，大而一年，小而一月，猶北斗之度晝夜周矣。天降地騰，生化萬物。自寅至申，七返者也。返而復至乎坤，九還者也。夫欲進乎神仙，必得乎三千有六百年之正氣，而後可焉。今舉以明大。以一日之時十有二，其六陽，陽肖春夏，陰肖秋冬。於是一時者，一日之象也。一日者，一月之象也。月有三旬，斯爲三百有六十時，一歲之象也。推而上之，以十二時者，十二月也。三百有六十日，其猶三千有六百年歟！故人以十月而成身，丹以十月而脫胎。人道豈不相通也哉！其九曰擇友。君無友則喪其國，臣無友則失其忠，爻無友則亡其家，道無友則隳其眞。得其友則擇日之相生。相生者何謂也？逐其王氣者也。一擧流珠，則五彩明矣。曰春曰夏，曰秋曰冬，隨其氣之（汞）〔王〕者，則陰陽顚倒，其事先留矣。其十曰金鼎。金鼎者，上應乎天，中應乎人，下應乎地。天地相應，人斯昌泰矣。天傾地側，萬物斯喪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者，主此道也。夫所謂鼎者，非所謂鼎也。外方內圓，形如雞子。其大一寸，從無入有。是爲混沌造化之氣，幽閟在其中央者也。黃帝鑄鼎於荊山，有尺度焉。其高一尺有二寸，其重七十有二斤，其圍一尺有五寸，其足去地二寸有半，底之厚二寸，其身之厚一寸有半，其深六寸。其蓋一寸有半，其耳一寸。其受物三升有半。鼎之上，天水也。其下，地火也。四周有二十八宿焉。鼎火不可修藥者，其病有十焉，草衣子嘗言之矣。其十一曰太一之爐。斯乾坤爲爐，陰陽爲鼎者也。其象五嶽。月十有二支，隨斗所建，而立壇焉。其壇三層，其爐八門。爐之高二尺，其厚六寸，其圍三尺有五寸，其門之高二寸，其闊半寸。十有二支，其周一寸。故爐者，鼎之城也，不可使邪氣侵焉。其十二曰華池之爐。上有黑月，下有白日，及聚猴之坐。從建子之月下功用火，依八節以行焉。立八門，以應八風，冬至朔風，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炎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

闔闔風，立冬廣漢風。於是八卦設位於外，右月左日。吾之藥三百八十有四銖，一歲者三百有六十日，二十有四氣也。故曰當二十有五銖有半參焉。陰陽之氣及於冬至，逢子之辰，於後以起火焉，至坤而終。十一月者，復也。開驚門，應生門。是爲冬至一陽生，一兩一銖半六參一黍。至於月終，則陽生至月之終，得陽氣九十六時，是爲九三，君子進德修業者也。陽氣下降，雨水相交，烹鍊太陽，大數用火八兩，行三日見境。小數四兩，用九日焉。故曰，泰卦方知二氣平，鼎中眞藥甚分明。龍吟虎嘯眞堪聽，電轉雷聲盤轉驚。春境漸生眞火降，手搏日月入金城。此之謂也。二月者，大壯也，位居九四。至月之終，陽氣得一百二十八兩，不可用外火者也。故曰，壺中日月添精氣，鼎內紅蓮涌碧波。側耳聽聲聞姹女，嬰兒見藥便籠羅。此之謂也。三月者，夬也。開驚門，應傷門，位居九五。至月之終，得陽氣一百六十兩，是爲飛龍在天者也。大數以火二斤，用三日。小數四兩，用十五日。故曰，制伏白虎非容易，降伏青龍不偶然。已沸鼎中飛紫粉，看看火內化金鉛。此之謂也。四月者，乾也，開傷門，應驚門。至月之終，得陽氣一百九十二兩，位居上九。用火二斤八兩，其時火盛用三日。小數用火四兩，行十八日。故曰，調和氣候依時節，五行鞭鍊入元宮。此之謂也。五月者，姤也。開休門，應生門。其陰生一兩一銖半六參一黍。陽盛亦然。至月之終，陰氣得三十二兩。用火二斤，行三日。小數用四兩，行十八日。故曰，離宮採藥付元神。此之謂也。六月者，遁也。開休門，應驚門，位居六二。至月之終，陰生四斤。用火一斤八兩，行三日。小數用火四兩，行二十一日。故曰，旋源海水聽更漏，暗想紅蓮滿十洲。此之謂也。七月者，否也。位應於寅。至月之終，陰生六斤。大數用火一斤，行火一斤，行三日。小數四兩，行二十四日。故曰，黃芽漸吐金花發，白雪澄來海自深。此之謂也。八月者，觀也。開傷門，應塞門，位應於卯。至月之終，陰生八斤。於是行內火，小數二十七日。九月者，剝也。開驚門，應生門，位應於辰。至月之終，陰生十斤。用火八兩，行三日。小數四兩，行三十日。十月者，坤也。開休門，應驚門，位應於巳時。爲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其道成矣。至月之終，陰生二百九十二兩。大數用火四兩，行三十日。小數亦用四兩，行三十日。乾，天門也。坤，地戶也。乃陰陽之主乎？起於建子之月，月有卦，積爲三百八十四爻，此藥畢矣。故自子至於巳，純陽用事，是爲陽求於陰，水入於金者也。自午至於亥，純陰用事，是爲陰求於陽，水爲凝結，其金消散，而入於水者也。是以水得火而騰躍，金得水而潛匿。斯乃相擒制而凝爲大丹者歟！審乎歲月日大小之數，陽生所得銖兩之多寡，如爻動時開其門戶，隨斗月建，生殺有時，不得踰越焉。元君曰：此道也，先除色境，以逐九蟲。三日而無夢，七日而變童顏也。

神

綜述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上《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河上以爲，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眞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道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玄牝門，是爲天地根。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爲逸樂，故曰不勤也。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一《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眞述曰：

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游息於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　玄天爲鼻，牝地爲口，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門，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養也　玄屬鼻，主生，爲天也　牝屬口，主死，爲地也　鼻納清氣，口吐濁氣，使聯綿不絕，恬淡養神，外不入，內不出，即終身無勤勞之事　唯聖賢能修，世人罕有能行之者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九《谷神不死章第六》　疏：前章明兼愛咸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義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爲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爲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谷神不死，○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喻說也。是謂玄牝。○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谷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爲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義曰：谷神之義，響應若神，分爲三別。第一謂谷神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祈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爲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爲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食氣則與天爲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爲徒，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寶形，絕穀食氣，爲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義曰：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泄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注：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也。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其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爾。○義曰：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怠，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又卷四六《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無狹其所居，○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義曰：神者身之主，心者靈之府。嗜欲不入，物我都忘，是非不汨於胸中，則神栖於靈府也。《西昇經》曰：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此使人思謀絕慮，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以心能動靜變化，故謂之神。神能飛行，並能移山，此則神爲靈妙之稱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議之，故修三齊行大洞，則雲車龍駕，出有入無，飛昇三清，嘯吒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爲。若用之非道，則敗國喪身，淪滯六欲，飄零苦趣，往反生死，善惡吉凶，皆由於心矣。故心爲靈府也。無狹其所生。○注：身所生者，神也。無狹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疏：身所生者，神也。狹，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濟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狹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

神以運，內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爲神之宅，神爲形之主。豈可猒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棄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注：夫唯人不猒神，是以神亦不猒人也。○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猒。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猒人，故云是以不猒。○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人，養神愛氣，冥懷虛寂，神則常存。神不猒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老君將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眾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大人以太虛爲空谷，以造化爲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母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爲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旗，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爲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門。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太虛其谷，造化其神，牝養萬物，綿綿不死，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又卷八《德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儻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其純和之至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平曰：夫赤子之爲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爲於不爲，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猛獸之害，無攫鳥之患，無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眞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朘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眞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朘作，古本爲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眞品》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滅耗，神將散矣。地氣滅耗，形將病矣。元氣滅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

調於內，邪氣已於外，髓凝爲骨，腸化爲筋，純粹不雜，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赤子終日嘷啼，而嗌不嘶散者，大和之氣至全也。故眞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赤子以和全眞，至人知和爲貴，故用之爲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眞，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爲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爲用，今以彊壯爲心者，謂之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靜默，子悟密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章安《宋徽宗道德眞經解義》卷二《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御注曰【略】○臣義曰：囿於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於變化者，其成壞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孰固。谷以常虛，而應蟄動之感。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於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息或忒，故曰不死。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於虛，神潛於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能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

是謂玄牝。○御注曰【略】○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玄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氣，故玄牝者，氣之所以生物也。有母養萬物，生生之理，是造物之妙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御注曰【略】○臣義曰：玄牝者，生物之本，體屬乎陰陽，萬物之母也。門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玄牝之氣，闔而爲陽，麗乎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爲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陰陽形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爲神母，神爲氣子。氣固則神全，氣泄則神亂，氣衰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絕，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以然。倏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自。以無爲用，而非智力所能爲也，故曰用之不勤

江澂《道德眞經疏義》卷二《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徽宗註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蟄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疏義曰：盛極則衰，衰極則盛，有形者然也。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有數者然也。既已爲物矣，未有逃乎形數者，此所以有生者必有死也。一陰落乎下，一陽徂乎上，未離乎陰陽者，莫不皆然。谷神則異是矣，受而不積，應蟄動而常虛，陰陽不測，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爲一，不可以形求，不可以數索，彼形有盡而此無盡，彼數有終而此無終，化出萬有，生生不窮，所謂未嘗死者是已。如彼日月，一往一來，運行不息，如彼維斗，一南一北，斡旋不忒，又焉知其所終哉？

是謂玄牝。○徽宗註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疏義曰：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之所稟者，誰歟？谷神是已。物生成理謂之命，形之所賦者誰歟？玄牝是已。虛而善應，視之不見其形，谷之用無相也。圓而常運，索之莫知其所，神之體無方也。物之所受命者在是矣。赤黑爲玄，故《易》稱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陽爲牡，陰爲牝，故《易》稱坤利牝馬之正，則牝者地之類也。物之所成形者在是矣。谷神玄牝，異名同實，自其常存言之，則謂之谷神，所以況至道之常。自其生出言之，則謂之玄牝，所以明造物之妙。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徽宗註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

之？疏義曰：物之生也，其出無本，故莫見其根。其來無迹，故莫見其門。惟聖人視人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則自本自根，而爲衆妙之門者，知之如視矣，故直指本宗，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所謂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者，此也。且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處其中，則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物與天地烏可以先後觀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特道之序爾。夫天地所從出者，名之爲玄牝，則先天地生者，果可得而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徽宗註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疏義曰：綿綿者，不絕之謂。若存者，不亡之謂。經言湛兮似或存幾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茲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釋氏以虛神謂之真性，取其不壞爲義。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爲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所出謂之門，是謂生天陽也地陰也根。以觀谷神，綿綿綿綿者，有中似無若存，若存，無中似有。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爲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其爲谷也。玄同陰陽，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也。惟其不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上章橐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神靜故竅，以喻吾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不死。然神非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氣在焉。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於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於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入出出，而莫見其門，吾身之關關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凡百餘歲，當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曰：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申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太平經鈔》乙部《懸象還神法》 夫神生於內，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黃童子十二。此男子藏神也，女神亦如此數。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晝使好，令人愛之。不能樂禁，即魂神速還

又闕題 眞人問神人：「吾生不知可謂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猶觀昔者博大眞人邪？所以先生而後老者，以其廢邪？人而獨好眞道，眞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盡困窮，而我獨長存，即是常喜也。昭昭獨樂，何忿之哉？卒爲不能長生，當奈何？」神人言：「積習近成，思善近生。夫道者，乃無極之經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眞人爲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無爲自治。其次眞人爲治，以仙人爲臣，不見其民時將知有天子也，聞其教勅而尊其主也。其次仙人爲治，以道人爲臣，其治學微有刑被法章也，而民心動而有畏懼，巧詐將生也。其次霸治云詐擇其臣，民多冤而亂生焉，去治漸遠，去亂漸近，不可復制也。是故思神致神，思眞致眞，思仙致仙，思道致道，思智致智。聖人之精思賢人，致賢人之神來祐之；思邪，致愚人之鬼來惑之。人可思念，皆有可致，在可思者優劣而已。故上士爲君，乃思神眞；中士爲君，乃心通而多智；下士爲君，無可能思，隨命可爲」

《太平經》卷五〇《神祝文訣第七十五》 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民得之，謂爲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傳經辭也。其祝有可使神佐爲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無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讖語也。良師帝王所宜用也，集以爲卷，因名爲祝讖書也。是乃所以召墓神使之，故十愈也。十九中者，眞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八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語也，本以召呼神也，相名字時時下漏地，道人得知之，傳以相語，故

能以治病，如使行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夫變事者，不假大道與天重大命，恐奇方難卒成，大醫失經脈，不通死生事，故使要道在人口中，密秘辭之術也。欲得此要言，直置一病人於前，以爲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密秘辭前言，能即愈者，是眞事也；不者，盡非也，應邪妄言也，不可以爲法也。或有用祝獨愈，而他傍人用之不決效者，是言不可記也；是者鬼神之長，人自然使也，名爲孤言，非召神眞道也。人雖天遙遠，欲知其道眞不？是與非相應和，若合符者是也，不者非也。

又卷七二《五神所持訣第一百一十一》

「願請問一大決，東方之神何故持矛乎？」「然，可毋問也，眞人必自知之。」「所以問者，天師幸哀後生爲作法，不問則令後世不得知大道之意決。」「然此者，天之象也，物者各從其類。東方者物始牙出頭，盡生利，刺土而出，其精象矛，故爲矛；其神吏來，以此爲節。南方萬物垂枝布葉若戟，故其精神而持戟；其神吏來，以此爲節。西方爲弓弩弩，西方者天弩殺象，夫弓弩弩，亦最傷害之長也；故其神來，以此爲節。北方爲鑲幅刀，北方者物伏藏逃，鑲幅所以逃身者也；刀者，小人所服，亦常以避逃以害人，非上君子之有也；故其神來，亦以此爲節。中央者，爲雷爲鼓爲劍；中央者，土也，五行之主也，鼓亦五兵之長也，劍亦君子道德人所服也，亦五兵之長也；故中央神來，以此爲節。是天地自然實信之符節也。比若人生當有頭，應此持其節，實信符傳來對，不若此，即非其行神也。應他神妄來對，悉爲亂政，久久其治亂難平安，故皆求信符節也。眞人知之耶？」「唯唯。」「是說乃淺而深，雖不足道者，反乃當與天地四時五行氣相應和。」「善哉善哉！」「行，眞人知之矣。」

右厭邪人盡變成道以救死命訣。

又卷九八《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請問一大疑事。」「行吾之。」「今天師廣開天道之路，悉拘校古者道書之文，以爲眞要秘道。眞道者多善，其文乃人神，故能睹神，與神爲治。所治若神人神，則眞道也。乃多成於幽室，或有使度於室中而去者，或有一出，人未能去者，或有但見神而終古不去者。夫度去者，萬未有一人，大壽者，千未有一人也；小壽者，百未有一人也；竟其天年者，比是也。凡天下之人學問也，萬未一人得上官也，千未一人得中官也，百未一人得小官也，其於佃家活生，萬未一人得億萬也，千未一人得千萬也，百未一人得百萬也。凡事者皆如此矣。故其本者衆多，其度世及富貴者少也。最生甚憂之。今爲道，當具備爲，戒而得長成乎？學問當以何爲大戒而得到大官乎？治生聚財當以何爲大戒而得致富乎？今不及天師力問諸疑，恐終古蒙昧，不復開通，無以得知之也。」「善哉善哉！諸眞人問疑事也，天使子來問之。諾，安坐，善聞身聽，今爲眞人悉道之，使□□可知，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後世得吾文，爲其廣開眞道之路，必且俱學眞道。夫眞道而多與神交際，神道專以司人爲事，親人且喜善，與不視人且驚駭，與不俱爭語言於人旁，狀若羣鳥相與往來，無有窮極或言人且度去，或言人且富而貴，或言人且貧而賤，或譽旁人，或毀旁人，或使人大悅喜，成使人常苦大忿。夫神，乃無形象變化無窮極之物也。人爲之能專心自守，能不聽其言，考心乃行，閉口不傳其言，又不隨爲其憾怒喜悅，固堅守本不移，務陰利祐人及凡物，不欲爲害。以年一知道之後，常爲上善，務利而不害傷，求道爲善，到年窮乃止，爲是不敢懈怠，萬萬度世一不耳，萬得大吉一凶耳。如此則羣神轉共祐助人也，使人日樂善，不知復爲邪惡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行爲眞人道其且亂敗者。人用心意不專純，又易喜易怒，易驚易惑，又易事輕口清辯慧，常欲語善惡，無可能隱匿，遭者欲言，不能自禁止。於其如是，則羣神共來欺之。或之小人，則且上人祅言而死也，或數爭辯口而妄言也，或爲鬼神所驚，因而病狂也。大用心意，不專一人，怒喜無常，舉事失正，憺怳無方，或以是失其賢友善輔也，因以危亡。是者大咎在不愛利，爲上則不欲利其下，聽邪神，反欲害之。故賢者使去，反失其賢輔用。其於小人也，不欲尊重其上，反聽邪神詐僞，祅言妄語，是即爲道不成，所以得凶之門戶也，吾不能豫勝記之也。凡人用心，不能專堅密者易營，或皆舉事不吉，所爲多害得凶，其過失積衆多，不可盡言。但爲眞人舉道其大綱，見其端首，使賢明深見吾文，自精詳隨而察之，必已知矣。眞人寧曉不耶？」「唯唯。」「行，守吾文以爲深戒，以爲行者萬世可無凶害，誠□□故後世讀吾文書，從上到下，盡睹其要意義而行者，萬不失一也。守之不置，自然事也。專心善意，乃與神交結也。邪心惡意，道必失也。大人不精聽耶，或失其正位，小人不精聽耶，與祅結也。此悉成身之害，不可不大戒慎也。凡人舉事有過，皆自身得之也。夫禍變近從胸心中出，不以他所來也。眞人知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懼駭，於是可謂已得人眞道矣。墨生已大覺矣，賢儀此以爲行，成事，得長人吉

門，辟凶戶矣　死生之路，可長睹矣　案此爲行，凶耶日遠去，吉者來矣。然子已知之矣，□□不復重戒子也。』唯唯。三行爲子道，學而得大官者決意。凡人學問也，今日入學門，用心專一，常欲祐利愛而不妄語，年少而學至老窮無復知乃止，不樂得官也　但身好學，務欲得知經道，積爲善而不止，行名立，經道成，深知古今災變所從起。其行與學，有益於上，有利於下，爲善積聞，不可圖閉，名聞四遠。明王好之，因而徵索召取，百姓俱言善哉，俱言大吉，是其人也，旁人爲其說喜。是者即其善人學而度世者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又卷一〇〇《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圖略】

蕃東壁

上古神人或弟子後學者爲善圖象，陰祐利人常吉，其功增倍　陽善者，人即相冗答而解　陰善者，乃天地諸神知之，故增倍也　積德者，富人愛好之，其善自日來也　人之所譽，鬼神亦然，因而祐助之。好道者長壽，乃與陰陽同其憂，順皇靈之行，天地之性，得其道理，故天祐之也，失者亂，故天不祐之也。夫求善以善，無可怪者　學以仁得之，道之始也；以德得之，道之中和也；以道得之，道之上也。咄咄！愼之愼之，行無妄也　極思此書，傳之後世，可無傷也　隨四時轉，道之上也。善者自興，惡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於身，以類相呼，不失其身。天道無私，但行之所致，故前有弟子，後有善氣，趣學不止，令命得陽遂也。或得長壽身不敗，故爲善　乃於內外神反爲其除害，弟子居前，主爲其對。物有自然，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行聖人之聖，不貴聖人之愚。既覩其聖又察其愚，既覩其愚復覩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勃　一明一晦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　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人乎　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　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　皆稟精炁，自有不爲聖功神明而生　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爲日月而生　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默而不神，能生萬物陰陽，爲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　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　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　不神者何也，至道也　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　其理明矣。飲食修鍊之士明悟无爲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爲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爲之道，玄之又玄，方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功出焉。○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　六合之內爲至道也　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　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有從无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　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違越，則小不羨大，大不輕小，故莊子言鵬鷃各自逍遙，不相羈矣　此大小有定之義　又言上至王侯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至幽而无形者神也，合自然之體者性也。應機接物者情也。故神性本乎一體，情性分爲二用　獨知情之爲用者，往往事神在彼，而不知我能神而神也。知性通至幽而无形者，知神用在我而不以彼神爲仰也。故學道者將全精神，欲達性命，則性命之源不可不知也　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　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　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矣　故神恬則性靜，性靜則心和，心和則純素之道可守而不失，與神爲一也。能與神爲一者，精不離人而神不離炁也　神炁相合則形全，而通乎无方之用，即知不神之神在我而不在彼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者陽也月者陰也陰陽者道用也　故道用法於自然所以日月之有常數大小之有定分　大則莫大乎天地小則不出乎人物　人物雖小況萬物中人抱厥靈蓋與天性相通機用同一　小可以慕大道之體聖功生而神明出矣　且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神得於天五而爲性之本　及其至也可以人神可以復命即知人分雖小可以慕天地之大而聖功生　達日月之數而神明出　傳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彼學道者日月之數不可不知大小定分不可不察　且天道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帶行日日日其行遲一日一夜行一度　月其行疾一日一夜行十二度　日一年行一周天月一月行一周天　一日有十二時六時陽六時陰天降地騰一日一合五日象一元炁　一月有三百六十時象一年火候　日月三十日一交十五日一合　月至晦日隱朔日又生　循環晝夜孳功立而萬物生神明出而萬物化　是以聖人以此取則修鍊一月之間奪天地一年火候以立聖功　經云三十輻共一轂即知一月有三旬　首尾二旬是用武火之時也中間一旬月盛圓明是用文火之時也　經云首尾武中間文此故也　又云藥成須藉月爲師　又云高奔日月吾上道　所以高眞上聖體大道之盈虛托日月之定數以小慕大與天同一而通乎大理即知道无小大之間也明矣　故莊子云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故言大小有定指乎天人之分同乎一而已

黃居眞《黃帝陰符經注》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神之用固妙矣　或得以議其狀乃若不妙則又神之至歟　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　茲豈非人知其神之謂乎　又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茲豈非不知不神所以神之謂乎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曰行速曰一周天　月行遲月一周天　遲速有自然之度不可踰也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鵬鵬之大鷦鷯之小各安其性命之情小大有自然之量不可易也　明乎自然之數一乎小大之量　靜而聖王之功妙而神明之機於此得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盜萬物以成變化之妙萬物盜人以成蕃殖之効人盜萬物以成長養之功皆自然之機也　自然之機爲神所運孰主張是孰紀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莫能自已　天下之人日用不知鳥覩其微　君子機與神契靜合陰陽之妙故能保其身　小人機與神違動爲機變之行故適所以輕其命　明乎盜機則民安而國富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用志不分與神爲一　瞽者雖不能視而聽亦多聞矣　奚必用目哉　聾者雖不能聽而視亦多見矣　奚必用耳哉　耳能聰人亦能使人聾　目能明人亦能使人瞽　聖人視聽不用耳目故聰明益廣　衆人視聽必用耳目雖有之何異於聾瞽也　豈非神之所寓果不在於耳目歟

蕭眞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富國安民演法章》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解曰：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爲謀爲事慵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役之不足以滑成也　況乃天地散精動植均賦炁味滋榮无物不有　天食人以五炁內藏心肺故聲色彰明地食人以五味散養五宮故炁味相成而神自生　食飲之常然保生之至要无非具陰陽之和也　脾胃待之而倉廩備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因其時而調之也　故曰食其時　方春木王以膏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助肺金用事膻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膻膏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以助之也　以子母有相生之道亦炁同而相求以夫婦有相養之道亦相剋而相治　无過焉无不及焉　凡百骸之有體而可窮者无不適當於自然之理　惟其養陽以食動靜以時豐其源而嗇出復其本以固存吸新吐故以鍊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消息盈虛輔其自然保其委和合彼太和无差謬於遠近默運轉於環中任靈機之自發无有入於无間化入於无所化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孰不安於性命之情　故曰：動其機萬化安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人知神而神矣　至於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爲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是烏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謂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爲此也　黃帝聖神爲五帝之先其臣莫能及　著書立言獨明道德之意理性之原收斂事物之散一歸於淳樸太古之風　舉其書以加之政可

以醞釀，可以祐神，其民淳淳，而謂帝力何以加於我，豈非此書之效歟？謹讀御製聖濟經卷之序，始於體眞，終於審劑；章之序，始於陰陽適平，終於致用協宜。是皆窮神知化，而合於黃帝之書，與老氏所謂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其道一而已矣。則知所謂賊盜之機，皆其筌蹄也。善觀聖人之書者，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則迹出於履，履豈迹哉？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二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而所以神。

神之爲用大矣哉。然有隱有顯，有藏有露，聖凡自此分也。世人但知施設措置語文章，不求而得不思而中，以爲我之神也。殊不知業識忙忙，應酬萬變，逐物忘返，无須臾寧。吁，焰烈者膏竭，分郁者本枯，自速其盡而已，何者，以其顯露甚也。惟聖人內觀反聽，寒兌含滇，隨藏於中，鬼神莫測，故恍恍惚惚若无知也。而其中有物焉。杳杳冥冥若不神也，而其中有精焉，此不神其神乃所以爲至神，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曰爲太陽日爲太陰，太陽火魂太陰水魄。水火二象昭著陰陽，何有數耶。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晝夜行一度，月晝夜行十二度有奇，日行遲，故一歲一周天。月行速，故一月一周天。遲速相盪，陰陽相須，故有大盡小盡，其數一定而不易。人之一身亦有日月，亦有度數。其周天之運不在一年，蓋躔年成月躔月成日，於一二時中自然陰陽升降魂魄相生。吾有聖功之用，必使之烏兔交合龍虎交媾，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虛室生白入於无何有之鄉，混合回風得於片餉工夫之際。謂之神明出者，不知其因神而明者，因明而神也。无中有乃玄中之玄，有中无乃妙中之妙。變化萬端淵不可測，昭徹萬象洞无所蔽，是謂神明不可思議也。雖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即此道也。今人但能誦之於口，而曾不踐履於身，反以神仙爲怪誕，哀哉。其行尸行廁，自謂富貴快樂，不知夢幻泡影，深可悲傷之也。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崔明公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是謂陰陽，一陰一陽道之理也。呂眞人曰，衆人以聲色威顯爲神，聖人以杳杳虛寂爲道。道者神也。人但遇雷電之威風雨之猛，心生畏聲而謂神，不知此天地萬物皆自希夷虛寂中來，是不神而所以神也。鍾離曰，神者妙而无方，陰陽不測之謂也。但知萬物從陰陽而生長，殊不知陰陽豈不神而生焉。不神者至道也，虛寂者无爲也。故曰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陰陽日月，以至萬物，是不神而所以神也。予房曰，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以其无爲是名正道，是以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此乃至道不神之中而有至神之理。予房頌曰，人盡知神故使神，神離飛散似風塵，不神自化留年樂，方知大道復歸根。赤松子《小重山》云，壞壞垓垓利與名，竭聰傾智力漫營營，搖精損炁，敗元神。形神離，財命兩誰親，大道坦然平。无爲爲妙用，用爲妙，杳冥之內隱神精。除玄覽，方始見圓明。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鍾離曰，日月陰陽之精華，六合之中爲至尊也。積日爲月積月爲歲，行歷周天各有度數，盈昃進退亦有大小，此則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也。呂眞人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有溫涼寒暑春夏秋冬，則天地長養萬物，皆因此道造化生成，豈不爲聖功神明乎。許眞人曰，凡胎卵濕化金石草木，天地萬物生育之理，皆從无入有功乃顯著，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故大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逾越。則大不輕小小不羨大，是以鵬鸞各自逍遙不相健羨也。劉海蟾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以象言者日月也，以形言者大小也。有象然後有數，故曰日月相數。有形然後有位，故曰大小有定。人爲三才之靈，法陰陽升降之宜，則日月運行之數，聖功滿足神登太虛，修證在人高卑隨行者也。曹眞人頌曰，日月升沉數，乾坤變易爻，聖功神自去，大小悉安巢，韓信甘超胯，陶潛愧折腰，浮華與清淡，鵬鸞各逍遙。張子房頌曰，長天日月數難藏，坤嶺初交始見光，造化只憑弦望得，神功功積鎮茫茫。施眞人《滿庭芳》云，眞汞眞砂，天庭至寶事。須著意存收。五行全處，炁姹兩綢繆。數倚三天二地，陰陽會九六。同舟精華媾。溫溫鼎器九漏，理深幽。剛柔分卦象，調媒火候，方便連留。待聖功功畢，國富民優。變易離虛，坎滿純陽就，則有歸頭。神明出，高卑有定，隨行列仙儔。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解》中篇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廬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廬怪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

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功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非世俗所謂靈怪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於靈怪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爲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嘗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與雞卵相似，地局定於天中，則如雞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蓋皆虛空而虛空處即天也。地所以懸於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於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轉，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晝夜不離黃道。《隋書》謂：日入水中，妄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天，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於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則潛於地外在北方之虛空處，而陽氣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期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乃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有數而春耕秋穫之失時也，遂爲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凡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爲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然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王道淵《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中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謂行道之人，性覺照，萬理貫通，自能勘破一身四大是陰陽五行之氣假合而生，我則不被形縛，但密行符火以鍊形神，神凝氣結，是謂金丹大藥。自能殺滅三尸之蟲，既得三盜絕滅，自然三才安矣。邵子所謂：既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張紫陽故曰：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神全不思睡，氣全不思食，精全不思慾，工夫至此，何患乎三才不安矣？頌曰：三盜三才備一身，心君轉物各歸根；乾坤定位邪魔伏，萬國清平荷聖恩。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又承上云三才既安之義，於此故曰：食其時，百骸理者，此言學人平日大要，調和五臟，飲食不可失其時。苟無失其時，則通身三百六十骨節血氣周流，無處不暢，而病患自不生。既得其身體康泰，可以棲神抱氣，常住中田，依時取華池玉液之漿澆灌靈根，其苗自秀。《老子》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是也。動其機，萬化安者，此言遇一陽初動之時，便當轉斗柄之機以復之，行道一次則通身萬神暢快。純陽眞人《金丹詩》曰：獨處乾坤大象中，從頭歷歷運元功。縱橫北斗心機巧，顛倒南辰瞻氣雄。鬼哭神哀金鼎裂，雞飛犬化玉爐空。云何俗子尋常覓，大道希夷妙莫窮。《丹經》曰：子細思量是妙哉，朝朝自勸紫霞杯。若將地魄精擒縛，自有天魂祝壽來。此之謂也。頌曰：修眞飲食要調停，一氣冲和五臟清；金液鍊形神火煅，通身毫孔放光明。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爲言靈也，性也。人之靈性，虛明無象。在父母未生已前，不有其始；居父母已生之後，不有其終。至靈至聖，至幽至微，包含衆體，總廓萬靈，不生不滅，不方不圓。白紫清眞人故曰：此神不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比肩是也。此一節言學人平日修養工夫先以明性爲主，心地之中常宜清靜，不可容一毫私欲罣礙於心，亦不可着相求玄。若纔舉個意思，神便不是神了。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此神全體之妙在乎心空無物，淵默含眞，與太虛同其體，與日月同其明，凡應事接物之間，以性隨機，轉應自然，三界圓通，此所以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張眞人曰：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之又却應。《金剛經》云：世人以色相求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斯言盡矣。頌曰：一點元靈是至神，神知神處便非眞；人能了悟神

虛體，朗朗眞空不掛雲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此承上云明性之體，於此故發明修命之用。既得性住，必復命關，若能性命雙修，方得形神俱妙。夫修命之訣，學人可以觀天之道，日月運行而有冬夏二至，陰陽停半而有卯酉二分，積日成月，積月成歲，是以日月有數而小大有定。豈不聞日屬陽，月屬陰，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每月晦朝，太陰與太陽同宮交會，月至此時黑而無光；月自初二初三離日漸遠，日射光於月，生明而小，魂漸長魄漸消；至初八日夜，光平上一半，乃曰上弦，自此已往，至十五日夜，月與日相望，光明圓滿而大，至此魂極而魄生；十六、七日以下，魄長魂消，月光漸減；至二十三日夜，光平下一半，乃曰下弦；自此退至三十日夜，月光盡而又還晦矣。周而復始，循環無窮，此天道運化自然而然，是以大修行人體此之理，運周天火候於一身。所言日月者，精神也，水火也，鉛汞也，性情也。當作丹之時，以神合氣，主固於內，飛神出在寅方，至申時進火，如日射光於月，漸漸生明而壯，流精化氣，滴入泥丸，如月與日對望，繼此陰生，用《青女傳》言，退符下入坤宮，日月合璧，結成還丹，丹始結而小，功深漸養而大，故謂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也。勤採勤收，時亨刻鍊，眞胎鬱秀，智慧開通，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頌曰：日月週天數往來，功施梵氣結靈胎；從微至著神超聖，火裏栽蓮朵朵開。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此承上云運行日月於一身，故得聖功生而神明出，於此故云：其盜機也者，此個盜字非世人竊盜之盜，乃運周天符火之法，一息工夫能奪天地一年造化。《丹經》云：五行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龍從火裏出。行此道者，天地不能拘，甲子管不得，是以大修行人乃天地外一賊爾。張紫陽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豈非其盜機也哉？這個盜機至簡至易，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以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之人得之，謙恭退隱，抱朴存眞，絕聰棄智，惟德爲身，損之又損，混俗同塵，來者即應，無喜無嗔，未嘗顯已之有道，此所以得之固躬也。《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小人之人若得此道，便要逞弄，不能伏藏，自是自大，自顯自長，自伐自矜，欺人侮法，全無忌憚，薄德薄行，人皆忌之。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而輕於命，如龐涓之流是也。經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強梁者不得其死。孔子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無忌憚也，豈虛言哉？學人宜於此詳察。頌曰：燒山符子盜天機，大象希形道隱微；君子得之身退守，小人一得便胡爲。

又卷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無目之稱；聾者，不聽之謂。以世法言，人雖兩目皆瞽，耳卻善能於聽；兩耳雖聾，眼卻善能於視。止謂世人貪心不止，隨竅所漏，逐於外而失於內，此乃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故設此喻以爲學者之戒。今以道用言，大修行人聖智圓通，神機無礙，眼亦能聽，耳亦能視，叶。夫視聽之妙，非在眼耳，而實在神機之視聽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誠性爲體，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得其虛靈不昧，終不及行武鍊之工夫，故云用師十倍之力也，乃形容修性之工夫。縱得寂然不動，猶屬陰神，豈若修命三返晝夜而有回陽換骨之妙乎？其三返有二說：外三返乃眼、耳、口，內三返乃精、氣、神也。二六時中，外則回眼光，凝耳韻，緘口氣，晝夜返顧於中，不可須臾間隔；內則混成三寶，不可蹉過天機，當鉛見汞生之時，便當懸黍珠於空玄之中，握固不動，飛神沉下海底，鍊精化氣，追逐度上南宮，補離作乾，繼此已往，鍊氣化神，直下黃庭而止，巽門雙開，大火煅鍊，片刻之間，鍊神還虛，虛空朗朗，復其性初，此乃性命雙修之道。《度人經》云：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丹經》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是以行道一次，則諸天遙唱，萬帝設禮。修丹之力，其功莫大。三返晝夜，得非用師萬倍者乎？頌曰：瞽聽聾視妙心通，絕利清源十倍功。大藥三般返晝夜，神施萬化道無窮。

又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神全也。至靜者，精全也。此所謂神全不生忿，性樂有餘裕矣。精全不思慾，性靜有廉潔矣。老君授於吉太平之要，曰：夫人天付之神，地付之精，中和付之氣。人能寶精去欲，固氣愛神，內則身得長生，外則國致太平。況有諸內必形於外，了性則身清靜，了命則丹圓成。性命雙全，自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者，此言天與萬物，唯天得其造化之大，以其不自生，是以能長且久，故能成其私，此天所以得之至私也。及其

發用，大運流行，無物不被其澤，此天所以用之至公也。聖人體天，道而修真，比之衆人，而亦得之至私。及其用於事也，無一夫不被其德，豈不至公乎？禽之制在氣者，此設喻之辭。禽即心也，神也，火也，南方朱雀也，此警示學人大要專心制氣，以氣爲藥物，以神爲符火，採取依時，烹鍊合法，自然陰氣化爲陽氣，識神化爲眞人，混融一片，骨換身輕，如禽鳥翱翔太空，皆得制氣之理，故仙人號曰羽客。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此之謂也。頌曰：氣固神和樂有餘，虛心清儉養眞軀，丹成自與天長久，身若禽飛上太虛。

梁丘子《黃庭內景經注》卷上

黃者，中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內指事，即腦中、心中、脾中。故曰黃庭內者，心也。景者，象也。外象論即日月星辰雲霞之象也，內象論即血肉筋骨臟腑之象也。心居身內，存觀一體之象色，故曰內景也。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虛皇前，三清之境，有玉清、上清、太清，此三清之中，一切大聖之所居也。按《玉緯經》云：上清者，虛皇大道君之所治也。即大道之域，包羅三清。又常朝儀西南方，有太極虛皇太尊，即元始之本號也。道君欲明作七言之所，始乎紫霞之宮也，亦名紫瓊宮，亦曰紫晨之宮。太上大道玉晨君，太上尊之號也。按《本行經》，有元始五老之君號也。玉晨君，即皇老之一號也。閣居藥珠作七言，《秘要經》云：仙宮中有蓬陽之殿，藥珠之闕，七映之房，道君在中而說經也。人身備有之也。散化五形變萬神，謂聚支體，點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先本後迹，故假神以托用也。夫神者，隨感而應者也，故有其數，豈直萬乎？是爲黃庭曰內篇。因中而得名也。琴心三疊舞胎仙。琴，和也；疊，積也。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則胎仙可致也。胎仙，胎息之仙也，猶胎在腹中有氣而無息。九氣映明出霄間，三田之中，有九氣炳煥，無不燭也。《大洞經》云：三丹田及三元、三洞房，合爲九宮，宮中有天皇九魄變爲九氣，化爲九神也。神蓋童子生紫煙，觀照存思，假曰爲事。下文云眉號華蓋覆明珠。華蓋即神蓋，謂眉也。明珠，目童子也。紫煙，目精妙之氣。是曰玉書可精研。文因迹始，專則能通。詠之萬過昇三天，精備神充，名上三清。千災以消百病瘥，精神具則災病消。不憚虎狼之凶殘，无殘傷也。亦以卻老年永延。

此一章都說黃庭之道也。

上有章第二

上有魂靈下關元，上魂天分也，下關地分也。魂靈無形，關元有質，人法天地，形象具之。一如後說。左爲少陽右太陰，左東右西，即生酉殺。後有密戶前生門，前南後北，密即後二竅，言隱密也。生門前七竅，言精以生也。後二竅合爲九竅也。出日入月呼吸存。日月者，陰陽之精也。左出右入，身有陰陽之氣。出爲呼氣，入爲吸氣，呼吸之間，心當存之。《上清紫文》云：心存日月，坐立任所便是也。元氣所舍列宿分，元氣，一也。便心與道一合。存日月星辰輝光，照耀羅列，一身分明，與天地合也。紫煙上下三素雲，紫煙是目精之氣。存見三丹田中，上下俱有白氣，白氣流通一體。又云：目光有紫青綠三色，爲三素雲。仙經云：雲林夫人咒曰：目童三雲，兩目眞君。灌溉五華華植靈根，素雲之氣，在口爲玉液，存咽之以灌五華。五華者，五臟之英華。靈根，命根植生。七液洞流衝盧間，七竅之液，上下周流，上流曰衝，下流曰迴。盧，額盧之間明堂中。迴紫抱黃入丹田，內象論也。脾氣黃，目氣紫，七液周流，抱黃迴紫，出入呼吸，俱入丹田。丹田有三所，靈命之根也。按《大洞經》云，眉間却入三分爲雙闕，左爲青房，右爲紫戶，二神居之。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宮，左明童眞君，右明女眞官，中明鏡神君。眉間却入二寸爲洞房，左九英君，右白元君，中央黃老魂。眉間却入三寸爲丹田宮，亦名泥丸宮，左有上元赤子君，右有帝卿君。又却入四寸爲流珠宮，有流珠眞神居之。又却入五寸爲玉帝宮，有玉清神母居之。又當明堂上一寸爲大庭宮，有上清神女居之。又洞房直上一寸爲極眞宮，太極帝妃居之。又丹田直上一寸爲丹玄宮，有中黃太一君居之。又流珠直上一寸爲太皇宮，太上君居之。男爲雄一，女爲雌一，雄雌二神，男女並可兼修之。幽室內明照陽門。幽隱之室，內自思存，心目明鑒，燦如日月。夫神者，無方之謂也，心識無方，存之則有，遣之則亡。

口爲章第三

口爲玉池太和宮，口中津液爲玉液，一名醴泉，亦名玉漿，貯水爲池，百節調柔，五臟和適，皆以口爲官主也。一本有作太和宮，於文韻不便也。《大洞經》云，心存胃口有一女子，嬰兒形，無衣服，正立胃管，張口承注魂液，仰吸五氣，當即漱滿口中內外津液，滿口咽之，還直入玄女口中。五過畢，叩齒

三通，微呪曰：玉清高上，元氣化生，六甲靈飛，六戊威神，左青右黃，上白下黑，中央黃老，化在女子，入胃清　金相玉映，心開神朗，服食日精，金華充盈　漱咽靈液，灾不干，靈液眞氣，邪不干正　體生光華，氣香蘭，不食五穀，無穢浮也　却滅百邪，玉堂頑，肌膚若霜雪，綽約若處子　審能修之登廣寒。廣寒，北方仙宮之名　又云山名，亦曰廣霞。《洞眞經》云，冬至之日，月伏於廣寒之宮，其時育養日魄於廣寒之池，天人採書華之林條，以拂日月光也　晝夜不寢乃成眞，勤修靜定，則爲眞人　雷鳴電激，神泯泯。泯泯，取平聲讀　調神理氣，精魄舌愈　雖遇震雷而不驚懾　又曰：雷鳴電激爲叩齒，叩齒存思，乃是神用，不得言泯泯

黃庭章第四

黃庭內人服錦衣，黃庭內人謂道母，黃庭眞人謂道父，人身備有之　錦衣具五色也，即謂五臟之眞氣也。三庭之中備有之　紫華飛裙雲氣羅，《十方經》云：高上玉皇衣文明飛雲之裙，即神仙之所服也　丹青綠條翠雲柯，五色雜氣，共生枝條，仙衣之飾　七竅玉籌閉兩扉，外象諭也　七竅開闔，以諭關籌，明之以道，不妄開也　竅，籌之飾也　存神必閉目，故名曰閉兩扉　重扉金關密樞機。金，取堅剛也。老子云：善閉者，无關楗而不可開，言養生者善守精神，不妄洩也　玄泉幽闕高崔巍，玄泉，口中之液也，一曰玉泉，一名醴泉，一名玉液，一名玉漿　兩眉間爲闕庭，兩腎間爲幽闕，如門之左右，象魏中間闕然爲道　腎在身中，故曰幽闕也　據腎在五臟之下而云高者，形伏存神，即在丹田之上，故言高也　三田之中精氣微，內指事也　丹田之中，神氣變化，感應從心，非有非無，不可爲色象。從靈入妙，必其有係，故以氣言之，氣以心爲主，因主立象，至精至微，不可數求也　《道機經》云：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寶三丹田。三丹田中氣，左青右黃，上白下黑也　嬌女窈窕翳青睢，《眞誥》云：嬌女，耳神名，言耳聽則徹明，掩玄睡也　重堂煥煥明八威，重堂，喉嚨名也　一曰重樓，一曰重環。本經云：絳宮重樓十二級　絳宮，心也　喉嚨在心上，故曰重堂　喉嚨者，津液之路，流通上下，滋榮一體，煥明八方　八卦之神曰八威也　天庭地關列斧斤，兩眉間爲天庭。紫微夫人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　列斧斤，言勇壯　靈臺盤固永不衰。心爲靈臺，言有神靈居之　靜則守一，動則存神，神具體安，不衰竭矣

中池章第五

中池內神服赤珠，膽爲中池，舌下爲華池，小腹胞爲玉池，赤白池之通名　膽部曰龍旗橫天擲火鈴　赤珠者，火鈴之服　丹錦雲袍帶虎符，丹錦雲袍，心肺之色也　在膽之上，故曰雲袍　符，命符也　《九眞經》云：皇老君佩玄龍神虎符，帶流金之鈴，並道君之服也　橫津三寸靈所居，內指事也　膽在胞上，故曰橫津　膽下三寸爲丹田，眞人赤子之所居也　隱芝翳鬱自相扶，謂男女之形體也　隱翳交合，自然之道　按《內外神芝訣》云：五臟之液爲內芝　內芝，則隱芝也　又云：隱，藏者也

天中章第六

天中之岳精謹修，天中之岳，謂鼻也　一名天臺　《消魔經》云：鼻欲數按其左右，令人氣平，所謂概灌中岳，名書帝錄　靈宅既清玉帝遊，面爲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鼻口之所居，故爲宅也　修之清通則神仙矣　《洞神經》曰：面爲尺宅　字或作赤澤　通利道路無終休。《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兩手摩拭之，高下隨形不休息，則通利耳目鼻口之氣脉　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　九幽日月洞空無，《五辰行事訣》云：眉上直入一寸爲玉璫紫闕，左目右月　又《玉歷經》云：太清上有五色華蓋九重，人身亦有之，當存目童如日月之明也　宅中有真常衣丹，眞謂心神，即赤城童子也，亦名赤子，亦名子丹，亦名眞人　心存見之，常存目前，與心相應衣丹，象心氣赤色也　審能見之無疾患　元陽子曰：常存心神，則無病也　赤珠重裙華蓋裝，玄膺之象色　外諭也　舌下玄膺生死岸，內指事　玄膺者，通津液之岸也　本經云：玄膺氣管受精府　出清入玄二氣煥，謂吐納陰陽二氣，煥然著明也　子若遇之昇天漢。人能善遇吐納之理，則成天仙矣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煩決存真，專心則至　泥丸百節皆有神。神者，妙萬物而爲言　因象立名則如下說　髮神蒼華字太元，白與黑謂之蒼　最居首上，故曰太元　腦神精根字泥丸，丹田之宮，黃庭之舍，洞房之主，陰陽之根　泥丸，腦之象也　眼神明上字英玄，目諭日月，在首之上，故曰明上　英玄，童子之精色也　內指事也　鼻神玉壁字靈堅，玉壁之骨，象玉也　神氣通天，出入不竭，故曰靈堅　耳神空閑字幽田，空閑幽靜，聽物則審　神之所居，故曰田也　舌神通命字正倫，咽液以舌，性命得正其五味，各有倫理　黃神峭鋒字羅千　牙齒堅利，如劍嶂刀鋒，摧羅衆物而食之者也　一面之神宗泥丸，腦中丹田，百神之主　泥丸九真皆有房，《大洞經》云：元隱化，則成三智

如九，故有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而言之，元爲九宮，中有九真神，三九二十七，神氣相和，大當存之。亦謂天皇九曉，變成九氣，化爲九神，各居一洞房，方圓一寸處此中，房有一寸，故腦有一升也。同服紫衣飛羅裳，九真之服，皆象氣色，飛，猶輕也。但思一部壽無窮，存思九真，不死之道。非各別住俱腦中，丹田之中，衆神所居，列位次坐向外方，神統丹田而外其面，以扞不祥。《八素經》云：真有九品，向外列位，則當上真上向，高真南向，太真東向，神真西向，玄真北向，仙真東北向，天真東南向，靈真西南向，至真西北向。夫真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言而正，不行而從。所存在心自相當，心存玄真，內外相應。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元字守靈，內象諭也。心爲臟腑之元，南方火之色，栖神之宅，故曰守靈也。肺神皓華字虛成，肺爲心之華蓋，皓，白也，西方金之色，肺色白，其質輕虛，故曰虛成也。肝神龍煙字含明，肝位木行，東方青龍之色也，於藏主目，日出東方，木生火，故曰含明。腎嚢導煙主濁清，腎嚢，木象也，得火而煙生，得陽而氣生，清則目明，濁則目暗。有別本無此一句。腎神玄冥字育嬰，腎屬水，故曰玄冥。腎精爲子，故曰育嬰也。脾神常在字魂停，脾中央，土位也，故曰常在。脾爲黃庭之宮也。脾磨食消，神康力壯，故曰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膽色青黃，故曰龍曜。屯於馬捍，故曰威明。外取東方青龍雷震之象者也。六府五臟神體精，資保一身，廢一不可，故曰神體精。心、肝、肺、腎、脾爲五臟，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爲六腑。所言腑者，猶府邑之府，取中受物之義，故曰腑也。臟者，各是一質，共藏於身，故謂之臟也。言三焦者多矣，而未的其真。蓋心肝肺三臟之上，係管之中爲三焦，《中黃經》云：肺首爲三焦，當指其所也。又據五方之色，脾爲中黃，應爲五臟之主，而今共以心爲主者，何也？答曰：心居臟中，其質虛受也。夫虛無者，神識之體，運用之源，故遍方而得其主，動用而獲其神，不可以象數言，不可以物類取。皆在心內運天經、五臟六腑各有所司，皆有法象。同天地，順陰陽，自然感攝之道，故曰運天經也。晝夜存之自長生。依上五神服色，思存不捨，不死之道也。《仙經》曰：存五臟之氣，變爲五色雲，常在頂上，覆蔭一身，日居於前，月居於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卻去邪長生之道也。

肺部章第九

肺部之宮似華蓋，金宮也，肺在五臟之上，四重爲宇也。下有童子坐玉闕，童子名皓華，肺形如蓋，故以下言之。玉闕者，臂中白氣，上連肺連也。七元之子主調氣，元陽子曰：七元之君，負甲持符，辟除凶邪，而布氣七竅，目耳目聰明。七元，七竅之元氣也。外應中嶽鼻膿位，中嶽者，鼻也，又爲膿也。膽爲崑崙之山，鼻爲七氣之門，位，猶主也。素錦衣裳黃雲帶，素錦衣裳，肺膜之色也。黃雲帶者，肺中之黃脉，蔓延羅絡有象雲氣。喘息呼吸體不快，有時而然。急存白元和六氣，白元君主肺宮也。《大洞經》云：白元君者，居洞房之右是也。神仙久視無災害，邪不干正。用之不已形不滯。常存此道，形氣華榮至誠，感神之所致也。

心部章第十

心部之宮蓮含華，火宮也。心臟之貞，象蓮華之未開也。下有童子丹元家，心神丹元字守靈。神在心內，而云下者，據華蓋而言。主適寒熱榮衛和，寒熱，陰陽靜躁之義也。人當和適，以營衛其身。《老子》云：躁勝寒，靜勝熱，清靜以爲天下正。丹錦飛裳披玉羅，象心臟之色也。有肺之白氣，象玉羅。金鈴朱帶坐婆娑。金鈴，內藥之象。朱帶，血脉之象。坐婆娑者，言神之安靜也。《九真經》云：黃老君帶流金之鈴，仙服也。調血理命身不枯，心安體和，則無病夭。外應口舌吐五華，心主口舌，吐納五臟之液，辯識五行之味，故言外應。臨絕呼之亦登蘇，有病厄當存丹元童子朱衣赤冠，以救護之也。久久行之飛太霞。常修此道，能獲飛仙。

肝部章第十一

肝部之宮翠重裏，木宮也，肝色蒼翠，大小相重之象也。下有青童神公子，肝，東方木位，主青，故曰：青童左位爲公子。公子，一名含明。上有華蓋，故曰下。主諸關鏡聰明始，於時主春，青陽之本始於竅主目，五行之關鏡也，故曰聰明之始。青錦披裳佩玉鈴，青錦，肝之色。玉鈴，白脉垂之象也。《昇玄經》云：三天玉帝，帶火玉之珮。《素靈經》云：靈耀君衣青錦單裳，皆神仙之服也。和制魂魄津液平，內指事也。東春和煦，萬物生成。外應眼目日月清。肝位屬眼，象日月明。百病所鍾存無英，左爲無英，肝神在左，故存之。有本爲無英。無英者，物生之象也。同用七日自充盈，五臟兼存，故言同用。七日爲一竟，一竟、一復也，故《周易》曰七日來復是也。垂絕念

神死復生，存念青衣童子形，如上說。攝魂還魄永無傾。《太微靈書》云：每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夕，三魂棄身遊外，攝之者當仰眠，去枕伸足，交手心上，瞑目，閉氣三息，叩齒三通，存心中有赤氣如鷄子，從內出於咽中，赤氣轉大覆身，變成火，以燒身使匝，覺體中小熱，呼三魂名曰爽靈，胎光，幽精，即微咒曰：太微玄宮，中黃始青，內煉三魂，胎光安寧，神寶玉室，與我俱生，不得妄動，鑒者太靈。若欲飛行，雖詣上清。若有飢渴，得飲玄水玉精。又每月朔、望、晦日，七魄流蕩，交通鬼魅，制檢還魄之法，當此夕仰眠伸足，掌心掩兩耳，令指相接於項上，閉息七遍，叩齒七通，心存鼻端白氣如小豆大，須臾漸大，冠身上下九重，氣忽變成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皆向外，朱鳥在心上，向人口，蒼龜在左足下，螣蛇在右足下，兩玉女著錦衣，手把火光，當兩耳門，畢，咽液七過，呼七魄名曰：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即微咒曰：素氣九回，制魄邪奸，天獄守門，嬌女執關，煉既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有飢渴，聽飲玉漿，即黃曰丹。

腎部章第十二

腎部之宮玄關圓，水宮也。玄關圓者，腎之形狀也。玄，水色，內象論也。中有童子冥上玄，腎爲下玄，其神玄冥，字育嬰，心爲上玄，上玄幽遠，氣與腎連，故言冥上玄。主諸六府九液源，五臟六腑，九竅交通，百脈通流，廢一不可，六腑如上說。九液，九竅之津液，外應兩耳百液津，腎宮主耳，氣衰則聾，陰陽和合，血液流通。蒼錦雲衣舞龍幡。蒼錦，腎色之象也，雲衣，腎膜之象也，龍幡，腎脉之象也。《九眞經》云：道君服青錦，衣蒼華之裙也。上致明霞日月煙，腎氣充足，耳目聰明，陰陽不衰，外象論也。百病千災急當存。元陽子曰：寒暑相生，男女相成，腎中二神常衣青，左男戴日，右女戴月，存想見之，則永無災患者也。兩部水王對生門，腎臟雙對，故曰兩部。腎宮水王，則化爲赤子，故曰對生門，使人長生昇九天。赤子化爲眞人而昇九天，九天者，謂九氣青天，其氣主生者也。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上《邪正章第七》

老君曰：邪教正言，悉應自然，故有凶吉，應行種根，如有所受，種核見分。邪正不相入，猶方圓之異用也，雖設教不倫，其吉凶緣類，而應若影響，然各隨所栽植而受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別於是，言有僞眞。僞道養形，眞道養神。眞神通道，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眞僞既分，道之所以判也。自夸之外，皆所謂僞，聲色臭味之類是已，徒能養形爾，自夸之內，皆所謂眞道德，性命是已，神賴以養焉。《孟子》曰：體有小大，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眞道養神，養其大者也，唯知所養，則鍊神合道，與道合眞，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飛昇冲舉，蓋餘事爾，至於挾宇宙，施天地，固所優爲，豈特移山哉！傳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養其小者既失眞道，將反於土而化臭腐，孰能致飛形之妙。耳目聲色，爲子留怨。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爲惱本，痛癢寒温。意爲形思，慈毒憂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吾尚白首，衰老孰年。耳欲基聲，五聲令人耳聾，目欲基色，五色令人目盲，香味鼻口之所欲納，皆也，甘肥爲腐腸之藥，芳馨爲燻喉之煙，外則一身未免陰陽之返，內則志意莫逃人道之患，則以有身爲大患故也。蓋有則有，盡無則無，窮神獨存，而常全形，有生而有滅，以混元之聖，猶示人以衰老之相，況囿於大化者哉。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元者棄之本，一者形變之始也，抱而不脫，守而勿失，始將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豈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子未能守，但坐榮官。至貴足以並國府，苟知所守，視儻來之寄，如陰影集身，曾何以是爲榮，關尹所以稱疾而棄位也。子能不動，神靈得安。子能捐欲，舉事能全。子能無爲，知子患堅。吉凶悔吝生乎動，罪莫大於可欲，誠能寂然不動，洒心去欲，則神將守形，而事無不通，惟淡而無爲，至誠不息者，可以及此。今爲子說，露見教陳。敬析剖判，眞僞別分。子當誨受，重道因勤，道不可以言傳，非言不顯，必辯疑解惑，斯而析之，道於是乎明。仲尼曰：吾無隱乎爾。道爲明出，經爲學先。道遇明者而後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經所以載道也，學者捨經，欲濟乎道，猶捨舟，欲濟乎瀆也。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疏親。取與能行，文與其人。學爾教爾，不失道眞。有教無類，初非決擇也，要在得人而付之，則學者不失己，教者不失人。

又卷下《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君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神妙萬物而爲言，神生形也，身乃神之車，神之舍形成神也，蓋神去於形謂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資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資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須，猶有無之相爲利用，而不可偏廢，惟形神俱妙，故與道合眞。神

常愛人，人不愛神。攝汝知一汝度，神將安舍。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神之愛人也如此。然神好清而心擾之，神好靜而欲牽之，矜鬻外慕，逐物忘返，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欲抱神以靜難矣。聖人復命之常同乎無知，雖聖智亦在所擯，故能神全不虧，異乎衆人也。

又《天下章第三十》 老君曰：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令神莫在身，是謂道人。人之生也，形不盈伋而心作造化，豈滯於形體，拘於方隅哉，兼忘天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以國觀國，以鄉觀鄉，以家觀家，亦莫不然。古之人所以處其家，如逆旅之舍，觀其鄉如戎蠻之國，蓋體此也。至於神之在人，經太山而無介，入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揮斥八極，妙萬物而無方，初不累於七尺之軀也。昧者橫私於己，伋而有之將以盡神，何異守唐肆之遺蹤，而望其得焉哉。

又《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君曰：患生不意，禍生絲微。禍患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防微慎始，用智於未奔沉之前，蓋以此也。善生於惡，利生於害，有善而惡爲之蚩，有利而害爲之對，物莫不然，惟去善而自善，則善惡一致，蓋將簡之而不得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則無所不利，而未始有害。大生於小，難生於易，其作始也簡，其將異也必巨，大生於小也，苟以爲易，難將至矣，難生於易也。《德經》曰：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高生於下，遠生於近，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故九層之臺起於纍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外生於內，有諸中者，必形諸外。貴生於賤，動生於安，貴以賤爲本，靜者動之基。盛生於衰，無冬之閉藏，則無春之蕃鮮。陰生於陽，陽不極，則陰不生。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自無出有，有極歸無，相生故也，由虛爲實，實復爲虛，相成故也，自善惡以至陰陽，莫逃乎此。然有無迭用，以類而應，有善則有惡，有則歸有，無利則無害，無則歸無，各象其德，若影響然。此爲道者，不蔽於有，不溺於無，而樂立乎中央。

又《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君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道無乎不在，萬物職職，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道不遠人，人自遠道爾。其猶魚之在水也，魚失水則死，人失道豈存哉。故聖人自知返歸未生，捐棄驕奢，絕除憂思，是故形隱神留，天下歸焉。聖人復以自知遊乎物之初，外觀無物，內觀無心，驕奢憂思，內外兩忘，故鍊氣成形，鍊神合道，不期民之歸而自歸。《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無爲無事，國實民富，保道蓄常，是謂玄同。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則復乎至幽，得其所一而同焉故也，道之眞常，無異於此。

又《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君曰：有國者，其根深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天地覆載，萬物蓄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夫外天地者，有天地。道之大全，生天生地，則天地之表，蓋有大天地者，誠能知天地與我並生而外之，則天地雖大，不出吾之度內矣。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故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道經》曰：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人之所不善。得之則喜，失之則憂，人之常情也。君子於失得勿恤，而所喜者在道，何憂哉！故其可喜也，終無已。樂人之所不樂。天樂天，聖樂聖，《莊子》曰：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爲人之所不爲。欲得人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信人之所不信。至信之人可以感物，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如上數者，皆人之所不能行，而君子能行之，故積善成德，德兼於道，而道德咸備。

又《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君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道無乎不在，萬物之所共由也，豈獨智者有之，瓦礫稊稗咸與有焉。道行於萬物，而物不自知也，道不違物，物自違道爾。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君有德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神妙萬物而爲言，物得是以生焉，百姓日用而不知，猶受君之德而不知，皆曰我自然，謂帝力何有於我也。是故聖人藏神於內，魄不出也。守其母，其子全，民城盛，保其國也。玄虛積充，受命長也。《道經》曰：載營魄，蓋魂陽而動，魄陰而止，聖人以神御氣，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滯於魄，尚何動出之有。神爲氣母，氣爲神子，守其母而子全，自然之理也。猶之民焉，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氣爲命之元。氣全則命永存也，《經》曰：得微妙氣化。《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元虛之氣配義與道，充塞四體，無是餒也，元虛厥躬，則壽敵天地，無有終時，不難致矣。人能圖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

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自吝之內無適非本，自吝之外皆其末也。世之人逐末忘本，敝精神於蹇淺，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能役思慮以知之，不能反求諸己復以自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人皆曰予知，是大不知也。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註》卷四《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子曰：人哀人不如哀身。徐曰：哀，悲愍也。學人哀愍衆人淪俗忘反，不如自悲己身不能養神守身也。哀身不如愛神。徐曰：愛，惜也，神勞則去身，去身則生亡，若耽嗜六欲，傷神損性也。愛神不如含神。李曰：雖愛於神，而未免勞役，猶嬰患害，不及含神。含神者，外則不執不染，內則無思無慮，內外清淨，神自歸之，不出於身，故曰含神。含神不如守身。李曰：神雖至妙，仍不自立，要託於身，方能運用，今但含神，不守於身，身敗形離，神無所寄，欲神長存，先須守身。守身者，必淨必清，同道同德，通幽洞微，則與虛極不二，存三守一，乃共眞神合契也。守身長久，長存也。劉曰：情欲所爲者，人也，若無情欲，直是身耳，人將安寄？哀，謂哀憐也。愛神者，爲愛子重母也。含神者，謂既貴矣，而又深之，含育光輝不令散失也。守身者，謂屋靜人安，主道客散，身爲神之舍，故守身以安神也。身不躁動，神明靜泰，形神兩全，故得久存。夫客必不孤，遊不依主，神不獨化，必藉於身，故客非主不依，神非身不立。然則身爲神本，主爲客基，故愛神者，先須守身，存客者，必須愛主，故曰含神不如守身也。

又《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冲曰：神爲生形之用，無用則形不生，形爲養神之利，無利則神不成也。劉曰：形非神不生也，神非形不成也。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冲曰：形假神以得生，神含形以得成，形神不合，無由生成也。劉曰：隨其神化以生形類，故曰形不能自生，隨其形類以成神功，故曰神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冲曰：利用相須，更相生成。劉曰：形神雖異，相藉生成，生成之道，不合不得，故曰形神合同。夫神由形用，形爲神生，形用既彰，神功所致，則神生形也，形由神生，神由形用，神功既著，著乃由形，則形生神也，故曰更相生。形不自興，必資神化，神動形作，功用乃成，成由神生，則神成形也，神不獨化，動必資形，形作神隨，神功乃見，見由神用，則形成神也，故曰更相成。神常愛人，人不愛神。李曰：神既託人，亦欲人不死，人乃資神，亦須神不離，不離必須修身清心，能修之者，始是愛神。今人多穢濁，不肯修身，身既不修，是不愛神也。劉曰：神常愛人，欲使安靜，人不愛神，役用無涯，故絕聖棄智，歸無知也。李曰：聖人無名，名既無矣，復何所絕？大智若愚，智乃如愚，即是無知，復何所棄？今言棄絕，謂聖有功名之累，智有分別之機。分別者，勞心。徇名者，損身。身心若損，形離神散，此是不愛於神，不守於身，有爲失道也。勸令棄名絕慮，以歸無知，此是愛神也。

又《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子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李曰：聖人內遣心識，外喪形骸，與冥寂合其眞，虛玄同其體，陰陽之所不能變，盛衰之所不能移，玄德常靜，故曰常安，共天地均其覆載，鬼神齊其正眞，包大納細，通幽洞微，無屯否之期，絕困窮之日，故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將來舍也。劉曰：無事無爲，幽冥通暢。

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韋曰：得生以爲安者，得死即不安矣。得富貴以爲安者，得貧賤即不安矣。劉曰：安於有爲，有爲非常，失待則困。蓋天道滅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劉曰：虧盈益謙，其猶張弓也。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陽盛則衰，陰強則弱，此天之道也。聖人則天理物，行平等之法，損有餘，補不足，抑高強，舉下弱也。損思慮，歸童蒙，塞邪智，聖人之朴也。冲曰：蒙，本作朦，不明也。思繁則巧制盛，慮多則謀賊生，奇物來於寇盜，矯誣長於詐術，故令損之，歸於童蒙。童蒙不明，無爲喜火自煎，不飾智以驚物，閉塞斜智，開明正慧，則僞法不行，眞道流布，去邪取正，聖化之本也。劉曰：懲忿窒欲，養蒙以正分，正外智都去者，是聖人之質朴也。是以天下尚存，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久長。劉曰：生身者神也，無欲安神，可以養母也，無欲故神安，神安則長久。李曰：事親者以孝爲先，修身者以道爲本，孝子善養，揚名於後代，學者能修，成眞而不死。養神存道，故曰愛母，身與道同，故曰長久。

又卷六《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子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韋曰：道無不在，豈聖人獨有，而萬物皆無哉！《莊子》云：道在屎溺。屎溺猶有其道，而況萬物者乎。劉曰：所明道無不在，修者得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冲曰：萬物無知，情均芻狗，不知聖匠剖大混一朴，散爲無窮之物，不能自知生本，由道氣合生物，道自居之。劉曰：藏諸用也。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韋曰：但不自知，又不知物，則神道自然冥會也。冲曰：神爲生形之本，衆皆得而生，不自知生我者神，神自生我也。劉曰：近

在諸身而不能知　君有德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沖曰：君有無爲之德施於百姓，百姓得其自爲日用不知，謂我自然，不知受君之德也。韋曰：上不知下，下不知上，上下相忘，乃爲道治也。劉曰：功成事遂，百姓皆爲我自然也。是故聖人藏神於內，魄不出也。沖曰：聖人知生我者神，故養神守身，藏神形內，煉形化魄，合於眞神，混而爲一，不使魂魄，又何出焉。李曰：魄，寂也，輕躁之徒，其神自離，聖人法道，安靜無爲，神不離身，寂然在內，故云不出也。劉曰：靜之至也。守其母，其子全。李曰：保道存神，守其母也，於身無害，其子全也。而民滋盛，保其國也。劉曰：本固邦寧

玄虛積充，壽命長也。沖曰：玄虛者道也，眞積妙氣，積充我身，故能飛行空虛，壽命長久也。人能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韋曰：命者，自然也，本者，道也。我都無知，故能歸一反於自然也。李曰：有靈之中，人最爲智，測之於景，親之於天，察之於地，通之物理，無有不知，是稱爲智。而不知身由道生，歸根反本，而守愚至死，信命將終，是大不知也。劉曰：謂假學之流，雖復窮攻盡藝，辯智多能，奇伎異端，規模聖軌，而不悟生之所由，反命歸本之道，而逐於外者，於世雖得其美名，於身是謂愚焉。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上士悟之，昇爲天官　上士者，外鍊形質，內養精神，外和其光而同其塵，內修功而保其元也。元者，元炁也　元炁是神之母。人能常存於元炁，下保於丹田，上固於泥丸，中守於絳宮，如此愛重，保於三元，是謂內養於神。神者，炁之子；形者，神之舍。神是身之主，身無主則不安；形無神而不立　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下丹田，飲於月華，保於腦戶　腦戶者，泥丸上丹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炁保之下丹田腎宮氣海屬陰，故使太陽精炁保之　又《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且能待日月二景扶身形而行之，必昇爲天官也　是五雲五炁者，是五行之正炁也。凡上道之人，五臟既眞，五臟炁自生，五行眞炁化成五雲，扶其形質，上游三界　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下游十方　十方者，四維上下是也。三界十方俱無滯礙，然後昇入上清，得位爲天官之號也

又　神昇上界，朝拜高尊。神者，心也　道典云：聰明正直謂之神，陰陽不測謂之聖　故云心竅則道降，道降則神靈，神靈則聖也　神明既聖，即可昇也。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第二十一神仙》　兆審欲得神仙，當知天地父母，赤子處　兆汝爲道，不可不知此五神名也，當自苦耳　知之行之，堅守之，常念之，即神仙矣　經中俱有，但當心解耳　既知其神，當須得太一神丹金液，乃得神仙耳　諸神元炁，虛無無爲，自然爲聖人耳，不爲俗人所施也　兆不能服神丹金液，旁精思念，當自苦耳　故謂兆汝晝日常念膽中有日，赤黃精炁光明照於膽中　胃中有月，白光赤黃精炁填滿胃中　幕臥念日在胃中，赤黃精炁光明照於胸中　月在膽中，赤黃白光精炁照於膽中　以此爲常，萬世無止。

又《第二十二神仙》　頭髮神七人，七星精也　神字祿之　兩目神六人，日月精也　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　頭上神三人，東王父也　腦戶中神三人，泥丸君也　眉間神三人，南極老人元光天靈君也　兩耳神四人，陰陽之精也，字嬌女　鼻人中神一人，名太一，字通盧，本天靈也　口旁神二人，厨宰守神也　口中神一人，太一君也，字丹朱　頤下神三人，太陰神也　頸外神二人，玉女君也　兩手中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魂陰　項中神二人，字上間也　肩背神二人，少陰少陽之精也，字女爵　胸中神二人，虎賁神也　兩乳下，日月也　日月中有太神各一人，王父母也　兩臍下神二人，魂魄兆神也　小腹中神二人，玉女也　兩脾內神二人，亦玉女也，字陰隱　兩膕神二人，金木神也，字隨孔子　兩足神二人，太陰之精也，字柱天力士　頭髮神，字祿之　兩耳神，字嬌女　兩目神，字英明玄光　鼻孔中神，字通盧　口神，字丹朱　肩背神，字朱雀，一云字女爵　兩手神，字魄陰　上元神，字威成子　中元神，字中黃子　下元神，字明光子，一云字命光　陰神，字窮英　兩脾神，字陰隱　兩膝神，字樞公　兆欲卧，瞑目，從上次三呼之，竟，乃止其有病痛處，即九呼其神，令治之　百病悉去，即爲神仙矣。

又《第四十八神仙》　腎者，元氣之根也　常思腎間白氣，上升至頭中，下至足心十指之端，周行一身中十二遍而止　手足皆熱，可以不飢、不渴、不寒，令人不老，白髮復黑　兆常念行之。

又《第四十九神仙》　常以月朝，望日，思兩腎間白氣，上頂中，下至足心　神龜五彩爲甲，文若總系　上有玄光玉女，二公相對坐，前有太一，後有玄冥司錄、司命，共議死生人　精念之，三十息止　呪曰：司錄君、司命君，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著上生文，此當言長生。神龜呼吸，吐故納新，恣

意所爲　白龜之神，元氣布行，四肢皆溫　人須得腎氣，神龜呼吸乃生耳　常以甲子日及壬子日存行之，即長生矣

又《第五十神仙》 常以甲午之日日中時，被髮，南首，偃卧，瞑目，念臍下三寸丹田中黃，其氣正赤，大如手掌，其外黑，次其外青　臍上有白氣覆之，肺氣也　左有青，右有黃，各大如手掌　此三者，肝氣、脾氣、肺氣　師曰：丹田中赤者，太陽氣　其外黑者，太陰氣　次外青者，少陽氣　三合成德，三氣守之，即長生矣

又《第五十一神仙》 心爲虛，腎爲元　虛氣以清上爲天，元氣以寧下爲地，入於太淵　故虛氣生爲嗡　心爲日，腎爲月，脾爲斗　心氣下，腎氣上，合即爲一，布行四肢，不休息　故心爲血，腎爲氣，合即流行，名曰脉　脉者，魂魄，人之容也　魂魄以去，主人寂寂　故百脉盡，即氣絕，氣絕即死矣　是以爲道者，不可不存其神，養其根，益其氣　兆汝努力努力，將去矣　眞人得道，萬八千歲一會　道士得道，千歲一會　故作《中經》，以遺後世　本上皇藏之金匱，道人得，千金勿傳出也

又《第五十二神仙》 三元之日會合於巳亥　三元者，太一、太陰、宮氣是也　三元俱起巳亥　太一左行，歲一辰　害氣右行，四孟，歲行一孟　太陰右行，三歲一辰，九年行方，四九三十六年　三元俱合於亥　三合之歲，水旱兵飢，災害並起　三合之歲，陰陽隔並，感天動地，害氣流行，書行則傷穀，中有人即疾疫，中穀即飢貴　兆汝居其間，不能自生也　可不努力勉時學道哉！當期之世，水旱蝗蟲，五穀飢貴，兵革並起，人民疾疫，道路不通，負老提幼，散流他方，其父母妻子兄弟，哀氣內發，摧肝絕腸，略爲奴婢，不知縣鄉。於期乃欲學道，豈不晚哉，豈不晚哉　吾深戒子，存神作丹，早自防，即遭亂世，遠去深藏　聖主明世，道可照而行也　故天地之會，四十五歲一小貴，九十歲一小飢，一百八十歲一大貴，三百六十歲一大飢　五百歲，賢者一小聚，千歲，聖人一小聚，三千六百歲，聖大會　萬八千歲，眞人一小出治，三萬六千歲，至極仙人一出治，三百六十萬歲，天地一大合　元氣溟涬，濛鴻元形，人爲萬物，不知東西南北　人化爲禽獸，禽獸化爲人　眞人乃在元氣之上，仙人乃在絕域無崖之際，道人隱居，可以貴重也

李嘉謀《元始説先天道德經注解》卷一《第四章六十四言》 孰以元元，孰以神神，孰以真真，孰以道道，孰以名名。吾强曰妙，入吾妙矣。知元守元，元始不元，知神守神，神始不神，知眞守眞，眞始不眞，知道守道，道始不道，知知守知，即爲仕著。知知無知，然後六通四闢，在元非元，在神非神，在眞非眞，在道非道　有名非名，强名曰妙　若徼若妙，入吾妙矣　然後合爲元，散爲神。致一爲真，萬變爲道。升清降濁，布列精魂。變化之道，窮象極形，復歸乎妙。元始以妙爲體　故元乃妙之合，神乃妙之散，眞乃妙之一，道乃妙之變　下至於分陰分陽，降濁升清，布列精魂，萬物以成，皆由妙出　始出於妙，極其變化，草木昆蟲，水火土木，窮象極形，皆吾妙也　物自順以生，道自返而成　人能自象形而返之，皆能至妙

又《第五章九十八言》 吾始乎妙，萬靈不神，萬法不名，萬境不生。非不神妙靈無照，非不名妙法無因，非不生妙境無緣。妙妙無對，是謂獨立。妙神無窮，何以故　神無方故　妙法無名，何以故　法無法故　妙境無有，何以故　無所緣故　元始之妙湛寂自照，無照照者無法無名　離諸起滅因相不生　因既不生緣無所偶，故諸塵象無得而成　純以妙明　妙妙無對，是謂獨立　不子不孫同乎無獨，出入綿綿同乎無門　萬物歸元不見其元宰。非子非孫，其傳無盡，故無獨　出入綿綿不知其際，故無門　雖主萬物，萬物歸焉，而莫見其所以主之者　吾始於妙，寂兮寥兮繩繩兮湛然兮廓然兮，吾不知其生，故曰長生之道。有生則有滅，唯無生然後爲長生　元始之妙非由生而生，故吾不知其生，但見寂寥兮其靜也，繩繩兮其長也，湛然兮其存也，廓然兮其廣也，故命之曰長生之道

又卷三《神篇一千言章・第一章二百五十二言》 元中有神。神之又神，吾不知其神。神中有元。元之又元，吾不知其元。元神和合，道法自然。吾不知其自然。元神眞道，皆從妙出。五而一，一而五　故元中有神，神中有元。方其爲神也，不自知其神　方其爲元也，不自知其元　元神和合，亦且不知其和合。故雖自然，亦且不知其然　左動右應，右動左應。呼之出之，吸之入之。遠之又遠，一之又一。神用神，一用一，吾不知其用。吾曰無爲，吾非無爲。本不知其用。應之者靜，神之道。道無所不在，充滿六合，包含虛空。苟執其機，則無所不應。如撫宮宮動，撫角角起　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左動則右應，右動則左應。呼而出之還復吸之，吸而入之還復呼之　以爲近耶遠之又遠，以爲多耶一之又一，是之謂神　雖至於神，吾且不知其用　使神用神，神神更用，則神不知神　使一用一，一一更用，則

一不知。如求走盤中一一自圓，無使之者。故吾曰無爲。如此則雖無爲非無我，我不知其用。應之者靜，是謂神之道。妙元生神，吾不知之生。吾所謂至生。至妙生妙，妙由妙生。自生之道，吾元言於妙，生不可窮。無復得其始，吾能知其已。自妙元降而生神，吾不知神之生。蓋守妙體元神，神自生，吾不知其生，是謂至生。至生者，神生於妙，生不可窮。既不可窮，則無得其始。無得其始，則不見其已。雖不見已，至妙施而寂，還歸於妙有若已者非實已也。吾能知其已，既知其已，可復使之起矣。左動左應吾不在左，右動右應吾不在右。呼之出之吾不在外，吸之入之吾不在內。吾始從而應之，已失吾矣。吾所應變，立乎大象之首，故無體。左動左應吾不在左，右動右應而吾不在右。則動非我應亦非我。呼而出之不知有我之出，吸而入之不知有我之入。蓋我無所不在楞嚴所謂性空眞火，周遍法界。譬如手執陽燧求火於日，一處執鏡一處火生。遍世界執遍世界起。人固知其有左有右，有呼有吸。而不知無所不在。殆將無應無動，無出無入。若纖毫有應之之心，則役於物之不暇，又安知吾之爲吾哉。唯吾守乎大方以應運，故其運無方。吾唯立乎無象以應變，故其象無體。外無方內無體，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吾常變化，吾不知其變化。吾始一於元中，吾方三化至真，與吾爲一。一非一，吾用與不用。吾不知其動靜，神之又神。神之生於元妙之中，如雲出山。須臾之間變態橫生，而雲未嘗自知也。吾體於妙，一化於元，再化於神，三化於眞。雖三化而未嘗不一，一亦三，三亦一。用與不用，無不皆化。故動亦神，靜亦神，神之又神。

又《第二章三十三言》 妙元神，一七九三。陰陽天地日月，土木火金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神在無無之元。妙至元涉於象，至神涉於數。故元篇言蒼素形數之象，神篇言一七九三之數。按之《河圖》，則一爲下九爲上，三爲左七爲右。驗之天數，則始青得九陽爲木，丹光得三陽爲火，素靈得七陽爲金，玄上得一陽爲水。皆一七九三之數分布於四方。在陰陽爲氣數，在天地爲運數，在日月爲交數，在五行爲用數。莊子曰，道與一爲一，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知其數。夫自無過有而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若以莊子言之，則自有妙之名而三已具，況自妙而元自元而神，則巧曆已不能算。故自一而二，自二而三，三而又三，以至於不可勝數，唯神雖散而千萬，涉於數而非數。故曰無無之元，謂之一且不可得，而況於三乎。

又《第三章一百二言》 天地元合，陰陽元交，日月元抱。三元混無，萬象無有，是謂元根。元根於無，天地非元不合，陰陽非元不交，日月非元不明。抱者，含元著明之謂也。吾元始於初爲神之靈。神生虛，無虛而不屈。吾曰太元之神，初孰能虛。無以生神，初神初妙。一吾始生，妙無虛虛。神者，生於妙無元始之中。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皆其自然，無作之者。故太元之神初孰能虛，言虛非能可造也。本於至無而生至神。唯本初之神與本初之妙，合而至用，故曰一吾始生。神雖生矣，妙無虛虛。元虛，太元之真虛。太一因其初元始。太一之有無神合於太虛。太虛元元之神，出入於妙元。元虛之元爲眞虛，雖太一亦因之元始。太一妙有妙無，必合於元虛之虛而後爲至。故太虛爲元元之神。神全則有出有入，雖有出入，其迹不膠。故曰妙元。

又《第四章八言》 天地生神，神生天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虛亦有神，實亦有神。虛者神之本，實者神之舍。物之未生，神潛於虛。物之既生，神潛於有。神亦資有以生，故曰天地生神。有亦資神以立，故曰神生天地。

又《第五章一百四十四言》 元虛元實，神爲元一。一藏元虛，神爲恍惚。一神不止，恍惚不可得。神真生恍惚，混混於杳冥。吾一不見，吾神不聞。神交於元虛。始而爲虛，其漸必實。神在虛不加多，神在實不加少，故曰神爲元一。此一藏於元虛，爲恍惚之妙。若神不凝，則恍惚不可得。神眞始凝於太虛之中，恍恍惚惚混混於杳冥，雖有一而物莫見，雖有神而物莫聞。然吾一未嘗不一，吾神未嘗不神，故曰神交於元虛。神交者，楞嚴所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歟。元始之至道，至道之虛，神定之初。太一之始，合神合妙。太始元妙，元妙太始。吾元神之元，元不可得，神不可一。變化之道，神明之用。建基立兆，生生化妙。至道集虛基，神定之初，定極而應，則萬神自集。集不知集，以一化萬。合妙合神，此妙自然。皆吾本始妙元之用。求神之元元不可得。若有得有，元神亦物矣，非神也。由其無得，故神不可一。千變萬化，其用不窮。與妙有建基立兆。妙生神，神神轉相生，故曰生生化妙。初吾方在一，變三合之神元。元始之神，神變化妙應。妙應變化，神之自然。物不知神自然，神乎神。妙合元，元合神，謂之一變。三合之神元。此吾元始之中神。神自變，變而應物。妙應妙變，神之自然。自然之

神，神乎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寂以感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故者，迹也。而天下之迹莫能逃焉，此即妙變妙應之謂也。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又《第六章一百三十四言》 一神妙，一神元。妙神元神，動神靜神，出神入神，有神無神，陰神陽神，見神聞神，恍神惚神，左神右神，一神萬神，神乎神神，不知乎神。神一於妙，神一於元。元亦神，妙亦神。則動而靜，出而入，有而無，陰而陽，見而聞，恍而惚，左而右，一而萬，莫不由神之變化。神乎神神，不自知其神。吾元始之神神之道，神而後知神。神妙於一物，鬼神不得其神。道以所證者之分量爲差次。上可以兼下，下不得知上。唯彼生於此，然後知吾之所　故唯神而後知神。如楞嚴所謂色界一十八天，其間有五不還天。彼色界四禪，但有欽聞，不能知見。由是言之，天人之相見者，獨欲界六天，色界四禪十三天而已。且同爲色界，而色界中五不還天已自不能相見，而況於無色界乎。自無色界而上，釋氏不名爲天。且無色界尚猶身心滅盡，定性見前，無業果色，而況其上者也。此即道家謂之無爲，釋氏所謂佛也　夫神之所以妙萬物者，故能上合太始，下合羣物。合太始不知太始之無，合羣物不知羣物之有。方出於妙而下與物合，唯神能自知，鬼神何足以知之哉　故曰神妙於一物，鬼神不得其神。吾元始神之天，吞赤內黃，吸蒼服素，收元於吾元宮，太一神母。元始之天，非期於五色，而五色自生。如眼耳鼻舌之生於形，無使知者，故收元於元宮，爲太一神母。元即玄，玄即虛。虛爲母。於玄之中，吞赤納黃，吸蒼服素，是爲五行之眞色，亦非吾故欲吞之納之吸之服之，是四者具於太一之中，機動則色應，神動則天隨。釋氏所謂性色眞空，性空眞色，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所謂吞與納吸與服，亦發明之義也

吾元始一元，七動九鎮。神始神終，復於元元。

數始於一，成於三，中於五變於七，究於九。故生數屬天，自一至五得陽數三　成數屬地，自六至十得陰數二。易三天兩地之義也。故數至五爲中，中五不用，至十爲極。極復歸一。去五與十，則自一至四，爲物生之大數。自六至九，爲成物之大數。自一生二而有上下，上下定而中立。既有上有中有下，則爲三。既有三，則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則爲四。三爲陽，故人天得之而豎。四爲陰，故傍生得之而橫。元數之初，一爲天，二爲地，三天之一即天數爲三，兩地之二即地數爲四。天數紀之以世，地數紀之以界，故世爲三界爲四。楞嚴三四四三宛轉十二，天地之大數，世界之成壞，盡物類生，以至歲，日月星辰窮十二變爲一旋復，此之謂物生之大數。所謂動於七者，政以七緯，星以七紀，歲以七成。所謂七動者，即日月五星爲緯。七紀者，四七二十八宿爲經。一月晦朔弦望四七二十八日有奇，而日月交會。一歲十二會，而晦朔弦望四十八有奇，即七七之數也。所謂究於九者，天有九天地有九野，位有九品人有九等。凡一日之時十有二。全明者七合，有時而明爲九。自卯至酉爲全明，寅與戌爲有時而明，故七動九鎮，至十二而極，此物成之大數也。故一三五爲陽中之陽，七九爲陽中之陰。得道者能使七之陰絕而返於陽，九之陰絕而還於一，故謂之七返九還，義取諸此。故曰神始神終，復歸於元元。孰知吾元始。知元始之不神，無不神矣。不神元始之神。神之妙出有入無，變化不測。若遂以變化爲神，則非也。蓋神本於妙無，出於元始之眞。內絕心意意識，返於自然，則神本不神。唯其不神，故神無不神。

又《第七章一百五十言》 神不神，不神神。一神含元，萬神返一。神猶不神而分神，神猶不神而神。若心有所思，則神結於所思而止，安能以一爲萬神，神自用各不相知哉。猶非心意意識內絕情解，即萬神混生。及其含元自歸，萬神返一，方其生亦自然而生，及其返亦自然而返，是謂不神之道。吾始化於元始，不知神始。元元神母，孰爲元元。元首神之元元之神，相無相有元始不知，吾生自然之道。神本於妙，無終無始，自然而凝，自然而化。化則爲神，凝則爲妙。妙覺無相，化而爲神。神相恍惚，妙覺非無。神相非有，故相有相無，元始不知。神動神靜，一變一化。神視神聽，莫得其朕。神神不昧，吾始得之。我無動靜而神動靜，我無變化而神變化。我無視聽而神視聽，是之謂神。神不昧，莫得其朕，惟元始得之　妙定其恍惚杳冥之中，真一自然，淵淵妙宅。神元一生一，神生神，不若無神。一生一，不若虛一。自然得一。知神守神，神始不神。知一守一，一始不一。不神而神，神乃不測。不一而一，萬變歸一。故恍惚杳冥，眞一自然。淵淵之宅，神之本也。是以神神不若無神，一一不若虛一。真之元，守真元於無用。神能長生，元生元元。神造化於虛谷，吾宅虛谷之妙。得道者守眞元於無

用，故神能長生。人之所以不能長生者，由內六根散爲外用，奔色逐聲，去而不返。儻能知六受用根奔馳之元，守眞去僞，旋元自歸，則六根無用，根塵內銷，靈光炳然，神生無中，是謂造化於虛谷長生之宅。

又《第八章一百八言》 神妙神元，有無自然，吾不知其用。妙元爲自然之無神，神爲自然之有妙。妙元而神，無中有有；神而妙元，有中有無，皆本自然，吾不知其用。用神之晦，定神之明。神明神晦，神交元黃，元黃交神，吾不知其有。晦爲明之根，妙爲神之本。晦而含妙，明而應變，神交元黃。元黃者，天地也。神之交於天地，天地之交於神，涉於有者備矣。涉於有，吾不知其有。神不神元之子，元不元神之母。神母不生，妙元神合，知母守子，道合自然。神爲元之子，元爲神之母。神之所以不神者，以其出於元。元之所以不元者，以其能生神。知元之母，守神之子，道合自然。元之又元，元生黑。神之又神，神生白。知白守黑，神明自來。元元之極爲玄，玄爲黑。神之極爲顯，顯爲白。知白守黑，其白不窮。知神守神，其神不測，神來無來，元始大朴。元中大朴，衆器無有，神元妙器。以元中大朴爲器，不知器之遇神，神之遇器。謂之無來之神，非器之器，故衆器無有。

又《第九章六十九言》 神居妙谷，一生虛室。虛空妙谷，吾元始妙宅。谷虛而受，妙虛而應。故谷含萬象，妙舍萬神。虛室之中，至白自生，純一不雜，故謂之一。元始之妙，如谷如室。無所不受，神生元中，動而愈有。元一之始，神之居。抱之守之，載之致之，盜之復盜之，盜復盜之。鬼物往來，妙谷冲虛，是謂眞賊。神之居於元，抱之守之載之致之，若非我有也非其有而有之，謂之盜。學道者之於神，若用非其有，盜之復盜之，盜之又盜。如鬼物往來，如谷冲虛，愈用愈有，是謂眞賊。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生生之不窮，用之而益有，如盜他人之物，不種不穫，自然應用，與此同意。神元神武，盜不可見。元神妙一，廓然自得。《易》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非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其孰能與於此。神未有不顯，武未有不殺，有聰明睿智而能洗心以退藏，有神武不用而能致用於不殺，非神藏元元藏神，不可得也。若極其至，則元神妙一，廓然自得。

《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

育神圖炁章第十四

養神者必先養心，鍊炁者宜於平息。故神自心，有心乃神。舍炁則息源，息因炁便。善養於心者，必使皎之如清淵印月，靜之若空谷九聲，然後內境不動，外塵不干。念如一鐵之沈波，性如太虛之九霄，清靜淵默，物我兩忘。神之自清，炁之自圓也。神即炁而凝，炁變神而住，於此之時，不知其息之出入耳。

訣曰，始因其息終得乎炁，炁息自守我物俱棄，動靜兩忘神之方住，形在養心一絲勿起。

神化出入章第十五

神之爲用，非爲造作。始自養心之有，終於存炁而生。如清波之照影，若明鏡之對容也。以有心求之，終莫之有。以无心求之，愈見其无。若何可也。蓋神貴不撓，心尚不思。守之如石，行之如愚。口无言而耳无聽，念不起而性不流。如濁漿之初澄，自然清於上而滓於下。風不生而葉自停，亦不知天地如何，亦不知我爲甚物。既入於溟漠之中，即居混沌之所。如太極之未分，三才之未露。忽然一靈光自朗，如虛室生白之狀，此皆无心中有，非有心之可爲也。故出入无方，變化隨寓矣。

訣曰，道以非名道，心皆忘自心。一時俱不識，方見谷中聲。水火非爲事，陰陽在我生。坐中存溟涬，神化悉皆經。

破惑守一章第十六

道之於物，物之於道，始於忘象，有三千六百之小門，而生八萬四千之大惑。往往逐於求異，稽於造眞。千人萬人之進學，九一九半之成道，以其惑之守也。不明其的也。人皆以龍虎爲首，非也。以金丹赤藥，非也。以鳳髓鴉神，非也。以玉蘂金花，非也。以朱鉛黑汞，非也。以心腎爲水火，非也。以脾土肝木，非也。以吞津納炁，非也。以朝日採月，非也。以嚥山嚼林，漱泉卧石，曰以咽霞，夕以瞻斗，俱非也。每每學者不思其祖而求其孫，不知大極未肇人物未分之前，還有如是之類乎。大要之用，百千萬億之人，未嘗守之，豈不惑之又惑，迷之轉迷哉。

訣曰，龍虎非爲道，吞津不是功。丹霞非採日，神化不歸風。祖炁誰曾識，眞宗孰可窮。須臾端的事，三界悉皆通。

无水无火章第十七

太極以炁而包萬象，天地以炁而分清濁。始以炁結，終以炁化。爲之散漫，各隨其方。故居西者爲金類所感，水之一字，乃天地本原之炁。火之一

字，亦乾坤育化之炁。故因无形而爲有形。冬則伏夏則舒，人之竭出之陰，潛之陰暢之陽。人之炁乃炁之原，故學道者以炁化炁，即炁存炁。噓呵抽加，則變化而有也。以水爲水，非道也。以火爲火，亦非道也。如以炁存炁者，則爲水火也。水火者，乃以无化有也。初九分別，且暮晨昏出入之意方是也。故善於道者，以炁守一，以炁養炁，則水自內升，火自裏降。初何示之於外也，不可不深省知。

訣曰：一炁陰陽會，金木自然生。本來非水火，萬象各存眞。炁炁爲初始，中間儘化神。岸臨无用棄，只此坎離因。

守一生神章第十八

天淨則雲炁清，地靜則草木靈。人能體此行，陰會陽合並。故一泓之波可以鑒星斗，一靈之魂可以知吉凶，乃其不散而靜，不妄守也。往往後學不能掃靈臺之埃，而廣喉舌之辯。故因語忘炁，失炁忘精。以巧揣爲縱橫，以多記爲大能，故純一之炁失守，而陰陽之妙隨失也。善修者斂之以靜，巧之以拙，淨之於念，清之於心，存之以嘿，示之以朴。自然天宇清地軸寧，炁抱一神自靈，然後不符而可符，不呪而可噤，无神而神衛。邪之走，怪之潛，家宅寧，人事和。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

賢愚異寶章第一

屈身問道，志騰雲漢之外，上士也。伐壽損性，甘心於幽壤之下，愚蒙也。大君曰：人本與天地同生於虛無，何天地則能齊其壽，而人不能存其形？是道不負人，人負於道也。賢愚異寶，清濁殊途。故吾之道，非昇天之道，集神以爲道，神集則內丹成，存其形。

庚申章第四

常人守此法，夜不寐，非本法。

如庚申夜於淨室具香火，端居握固，先扣天鼓三十六通，集神畢，次想身中百神皆出，具冠劍威儀，侍衛於前後左右，訖乃引朝太上道君，一如朝斗之法。行之三年，兵虎不能害，三尸不敢守，夢長材美人遺奇花異果，感通之應，送壽之祥也。

導引元陽章第六

百關開通則五藏皆理，六府俱淨則邪氣不入。天鼓鳴魔藏皆去，元氣行津路流通，氣液所及，骨髓如金，神必享暢。導引畢，定息鳴天鼓，集神，乃噓呵呼嘻咽吹之聲無令耳聞，久則清氣積於內，濁穢之氣消亡矣。大君曰：丹雖未成，神已虛明。元陽氣平，乃人長生。

陰忌章第七

雷電震雨，大風拔樹，此乃大怒，鬼神皆怖。是故，拱立稽首，凜而兢懼，宴息於牀，無行夫婦，如否者，鬼神奪算，病則難愈。大君曰：故天威怒，陰靈皆怖，久則陰賊遁，死籍除，百神扶，此之謂登福輦，辟禍車。

習近則生章第八

治容，夭壽之階也；淫聲，伐性之斧也；珍餚厄酒，亂神之藥也；軒冕縉紳，貪形之具也。此四患靡不知之，無能捨之，捨之不得，謂之行屍。昇天道遠，全生道近，故不如習近。大君曰：神集則靈，氣清則輕。神集氣清，是謂守形，是謂全生。

七曜感通章第九

心仰七星之光，足履七星之步，跡勿重，履四十九數，回視握肉，扣鳴天鼓，瞑目存想左龍右虎。故曰：我不尋眞，眞必相隨，神得眞氣，百靈皆護，浸眞氣必遇至人。或夢遊海山，見龍獸皆白衣，天子宮樓御苑。是神合形，命術成矣。然後告元神，享壽星，天關無礙。

葛洪《抱朴子內篇・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獨狶狌狡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眞，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

又《抱朴子內篇・地眞》

抱朴子曰：「師皆欲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辭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

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息，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難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卻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戒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雖養而易危也，氣雖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矣。」

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禦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司馬承禎《天隱子・神仙》 人生時稟得虛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虛氣，勿爲世俗所論折，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逸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成仙功也。

又《天隱子・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簡者，神仙之德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爲。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及爲仙所迷者有矣，學炁反爲炁所病者有矣。

又《天隱子・漸門》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修眞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又《天隱子・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中，磨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愼之稱。有飢卽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大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驅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又《天隱子・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茵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尙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愼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卽闔，風息卽開。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利其內瞰，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矣。明暗尙然，況大多事慮，大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又《天隱子・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卽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夭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誠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又《天隱子・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又《天隱子・神解》 一齋戒，謂之信解。言無情心，即不能解。二安處，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即不能解。三存想，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即不能解。四坐忘，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即不能解。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眞如。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眞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眞，吾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道五歸一門，謂五衞終同歸於仙矣。

吴筠《玄綱論・學則有序章第十一》 道雖無方，學則有序。故始於正一，次於洞神，棲於靈寶，息於洞眞。皆以至靜爲宗，精思爲用，齋戒爲務，慈惠爲先。故非至靜則神不凝，非精思則感不徹，非齋戒則眞不應，非慈惠則功不成。神凝感徹，眞應功成者，是謂陟初仙之階矣。然後吐納以鍊藏，導引以和體，怡神以寶章，潤骨以瓊醴，皆承奉師訣，研味眞奥，則氣液通暢，形神合同，不必金丹玉芝，可俟雲軿羽蓋矣。若獨以噓吸爲妙，屈伸爲要，藥餌爲事，雜術爲利者，可謂知養形不知寶神矣。不知寶神者，假使壽同龜鶴，終無冀於神仙矣。

又《玄綱論・神清意平章第十六》 上學之士，時有高興遠寄，陶然於自得之境，爲眞仙可接，霄漢可昇者，神之王也。雖曰神王，猶恐陽和之氣發泄，陰邪之氣乘襲耳。可入靜室寘心，抑制所起，靜默專一，則神不散，而陽靈全。愼無恣其樂康之情，以致陰邪之來耳。古人所謂樂往則哀來，陽衰則陰勝。若有時躁競而煩悖者，此乃形中諸魄爲陽靈之氣所鍊，陰尸積滯將散，故擾於絳宮之眞矣。可入室靜慮，存一握固，激其淳濁，候神清氣平，然後省己悔過，務令自新，則轉合於虛靜之途，此亦洗心之一術爾。

又《玄綱論・虛白其志章第二十二》 神魂好潔，尸魄好穢，常欲虛白其志，澡雪其形，則神魂樂康，尸魄鍊滅。神康尸滅者，日益清爽，雖未輕舉，吾必謂之仙矣。又悲哀感慽者，與陰爲徒。歡悅忻康者，與陽爲徒。故心悲則陰集，志樂則陽散。不悲不樂，恬澹無爲者，謂之元和。非元和，無以致其道也。

又《玄綱論・虛凝靜息章第二十四》 覺與陽合，寐與陰並，覺多則魂彊，寐久則魄壯。魂彊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若餐元和，徹滋味，使神清氣爽，至於晝夜不寐，唯虛凝而靜息者，善無以加焉。

又《玄綱論・畏神道章第二十六》 或問曰：人有善惡，天地神明豈悉知之乎？愚應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心者神靈之府，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即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悉知之矣。未有爲善惡不謀於心者，既謀於心，則神道所察，無逃於毫分，無逃於毫分，則福善禍淫，其不差矣。

曰：何爲顏生夭，冉子疾，盜跖壽，莊蹻富，楚穆霸，田恆昌乎？愚應之曰：天道遠，人道邇，報應之效，遲速難量。故君子遭命，小人有幸，然吉凶糾纏，豈止於一形乎。故經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又曰：其事好還。則報應之道可明矣，何必一切徵之於目前乎。

又《玄綱論・率性凝神章第二十七》 或問曰：神主於靜，使心有所欲，何也？愚應之曰：神者無形之至靈者也。神稟於道，靜而合乎性，人稟於神，動而合乎情。故率性則神凝，爲情則神擾，凝久則神止，擾極則神還，止則生，遷則死，皆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

曰：然則變性爲情者，爲誰乎？（愚應之）曰：內則陰臣之氣所惑，外則聲色之態所誘，積習浩蕩，不能自寧，非神之所欲動也。

又《形神可固論序》 余常思大道之要，玄妙之機，莫不歸於虛無者矣。虛無者，莫不歸於自然矣。自然者，則不知然而然矣。是以自然生虛無，虛無生大道，大道生氤氳，氤氳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剖氤氳一炁而生矣。故天得一自然清，地得一自然寧，長而久也。人得一炁，何不與天地齊壽，而致喪亡，何也？爲嗜慾之機所速也。故《玄和經》云：人絕十二多少，抱宗元一，可得長生。又《玉京山經》云：常念餐元精，鍊液固形質，胎息靜百關，寥寥究三便，泥丸洞明景，遂成金華仙。此可與天地齊壽，日月齊明矣。其門大開，無人解入，豈不哀哉。余雖不才，輒敢爲論，見此碌碌之徒，區區之輩，在道門者，不知有守道服炁，養形守神，金丹之術。或國之重臣，臣佐社稷，在於儒典，祿位彌高，不知有攝養之術，易形之道，反精之規，卻補之妙。多見使形體枯槁，不終其壽，實可傷哉。余今輒論先賢之故事，列以五章。才不足比之爲文，詞不足詡之爲議，略述大體是非之道。令守道者取虛無自然，正眞之一。服炁者知兩半之前，胎息之妙，綿綿若存爾。淘去三

月，日滿上昇，玄中之至。合丹藥者，鍊鉛取金，作石爲水，黃芽汞車，神室靈矣，制伏水銀，而爲金丹，刀圭入口，天地齊年，悟則明矣，迷爲詞繫。唯後學者審而消息，萬不失一，庶品同修，感而不應，得之者閉炁，尋之者靜思，何慮節符不契，大道萌生者哉。

《真龍虎九仙經》 天真皇人語黃帝曰：子欲修其身，先須靜其意，葉公曰：凡修長生久視者，先忘意，無七件事，方始得成，故曰先須靜意。無散亂，無煩怒，無起著，無妄想，無貪愛，無邪婬，無放逸。羅公曰：凡修道散亂，其意不堅，何時得就？若有嗔怒，其心神燥，放逸成散亂也。又不得起諸緣著，故修之要一意精勤，無諸妄想。又其意多爲貪愛，起邪淫，故其心不忘，其事不成，但無貪愛，豈有邪婬？凡修身一志，不要放逸，若放逸則不成。假使一年功，修得十一個月已上，放卻一兩日再修之，前功勞皆失也是故不離時餉，放逸其心。內安其神，外去其營。葉公曰：內安其神者，《黃庭經》云，人有五藏六腑，三魂七魄，毛髮已來，皆有其神，常叩齒集其神，或三十六通，或二十四通，內安神，無令散亂，切忌婬欲也。羅公曰：安神者，叩齒想於三魂，作仙眞之形，人身之福神也，號曰胎光，爽靈，幽精。想之，如有願具告之，必從其事。鎖於臍下，三魂安則衆神安，三魂不安則衆神不安故《黃庭經》云，三魂，陽神也，好人修生，若人婬欲，其精枯，精枯其命殛是故魂神曰幽精，憂人精枯，泣告爽靈，爽靈既知，則離頂門，頂門，胎光，光乃漸滅，神乃散亂也。故衆神不安，人則患生，神散曰死，故外去其欲也。當修其事，若衆患起，以氣理之。葉公曰：此者是天眞皇人，故引黃帝問也黃帝乃問天真曰：凡修其道，豈有患乎？天真曰：凡人有遇道，曉矣已泄其真氣，氣虛敗也。葉公曰：未過之前，多施泄也。帝曰：如何氣理？天真曰：少用水，大用火，一切大患，無能拒於火也。葉公曰：夫水火者，古聖大藥也，不在於外，凡人身上有水有火，雖互說不同，其歸一也。心爲火，應離；腎爲水，應坎。凡修道造金丹，須憑龍虎水火也。先靜地戶如水，後下龍虎，交之有度，用之有數，下心火境，能理衆病虛者，補顏如童，故曰龍虎金丹大藥也。故諸患皆愈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五《魂神・思神訣》 夫道者，有形之父母也，寂然不動，至虛無也；感而遂通，至神明也；視之不見，無形容也；聽之不聞，無音聲也。故無形無名，言象莫能得也；有情有信，變化有以生也，生之來神，氣聚也，身之有陰，陽結也。兩儀以分，萬象以成也。天地迴薄，日月以明也。莫不由至道神用，而元一以靈。且人爲物靈，貌爲事眞，智慮純白，耳目澄清，外周六氣，內運五行，形自寂寞，神生自冥。然則至道無形，應生元氣，謂之一也；一之所剖，分爲三也。三者，清、濁、和，結爲天、地、人也；亦曰三元，上、中、下也；在天爲三光，日、月、星也；在地爲三寶，金、玉、珠也；在人爲三生，耳、目、心也；在道爲三氣，玄、元、始也；又爲三天，清微、禹餘、大赤也；復爲三境，玉清、上清、太清也。又曰：清氣上昇爲天，濁氣下凝爲地，和氣中結爲人。夫天陽地陰，陰陽變化而成五行，謂木、火、金、水、土也；亦曰五氣，謂九、三、七、五、一也；在天爲五星，謂歲、熒、白、辰、鎮也；在地爲五嶽，謂岱、衡、華、恆、嵩也；在人爲五藏，謂肝、心、肺、腎、脾也；又爲五色，青、赤、白、黑、黃也；又爲五音，角、徵、商、羽、宮也；又爲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又爲五德，仁、義、禮、智、信也。總之爲三五，行導布化，生成萬物也。各有神明，即天地之至用也，而天以之動，地以之靜，人以之生，皆賴其神明也。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天皆有天尊，太上、天帝、天師也；地有三十六重地，地皆有土皇、將軍、金剛、神王、靈官也；人有三宮、五神、三魂、七魄也。天地各有神仙吏兵，不可稱計，且神明變化，皎在目前，愚者莫知，隱顯無方，運轉難識，輔物立象，靈用在焉。牧太虛，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是也。三者天之魂，月者地之魄，謂之神明。人則左目爲日，右目爲月，目者神明之堂也。故神明所托，依於日月，隱於陰陽。且日出於卯，陽也；月出於酉，陰也。三變成德。日初變於卯，其數六，以五乘之，五六三十也；中變於辰，其數五，五五二十五；終變於巳，其數四，四五二十也，故上仙七十五將軍陽神也。月初變於酉，其數六，五六三十也；中變於戌，其數五，五五二十五也；後變於亥，其數四，四五二十也。故上靈七十五將軍陰神也。三元五德，合數爲八，各有上仙上靈陰陽二宮，合爲一千二百也；三元各八，爲三千六百也；而陰陽皆五，合爲三萬六千也。其萬八千陽，陽爲外景，爲外神也；其萬八千陰，陰爲內景，爲內神也。而內由外發，陰以陽明，所以一身有一萬八千神曰本分神也，一萬八千神曰影照神也。無陽也，陰不能成；無陰也，陽不能生是以陰以陽成，陽以陰生，亦內由外明，外由內清，清明相得，而後生成也所謂神明者，由神故明也。故三光在天而萬物彰，百神在己而五氣昌，其耳

目適用，氣力體康，是其神也。天寶之以致浮，地祕之以致安，五嶽享之而安鎮，一人則之而太平。人身上部八景，以應於天；下部八景，以應於地；中部八景，以應於空。三部八景七十二神，景皆有五，三萬六千，與天地合，有一十萬八千。自此以往，雖神不極，由斯數矣。則三洞諸經神仙，將吏侍奉靈官，高下品格，未有不因茲始也。既知其數，當識其方，既識其方，須知表裏，表裏既見，陰陽審焉。內外不同，左右亦別，而象分五色，位列四方，男女可以陰陽求，文武可以剛柔取。凡諸存念，身爲之主，身有三魂、七魄、三元、五眞、一神、百神、三萬六千神，皆在於心也。心正則神正，心邪則神邪，邪之與正，由悟不悟，悟則入正，迷則歸邪，悟者由得其門，迷者由失其路，則沉淪黑夜，處至暗冥室。學道之士宜詳究之，始乎數息歷藏，終乎常住湛寂，誠在爾心矣。

存身神法

面東坐，叩齒三十六通，每九下一咽液。而祝曰：

玉清高上，九天九靈，化爲玄玄，下入胃清，金和玉映，心開神明，服食日精，金華充盈。使咽液，想喉中有赤身童子，仰頭開口承液，下入胃中。

畢，又存四神：想肺中童子著白衣冠，口吐白氣於右，變作白虎；次想肝中童子著青衣冠，口吐青氣於左，變作青龍；次想心中童子著赤衣冠，口吐赤氣於前，化爲朱雀；次想腎中童子著黑衣冠，口吐黑氣於後，化爲玄武。祝曰：

青龍孟章甲寅，白虎監兵甲申，朱雀陵光甲午，玄武執明甲子，四獸前後圍邊，勿令外邪來干。急急如律令。

次存心肺氣作圓光寶蓋蓋頭，訖，次握固冥目，念敕身祝曰：

謹敕身中五體真官，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宮室，四肢五體，筋骨髓腦，肌膚血脉，孔竅榮衛，一百八十關房，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神氣，左三魂幽精，爽靈，胎光，各守本宮，右七魄衛從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青龍扶迎，白虎扶送，朱雀導前持幡幢，玄武從後司鍾鼓。臣身不受邪，肝不受病，肺不受奸，腎不受甘，脾不受化，膽不受怖，胃不受穢，心不受觸，神氣汾溢，吏兵神將侍衛側立。急急如律令！

次叩齒五通，念五臟神名。先存肺神，著白衣冠，在肺，肺神皓華，字虛成三呼；次存心神，著赤衣冠，在心中，心神丹元，字守靈三呼；次存肝神，著青衣冠，在肝中，肝神龍煙，字含明；次存膽神龍曜，字威明；次存脾神常在，字魂庭；次存腎神玄冥，字育嬰。又瞑目內視，五臟分明，了見肝中童子著青衣冠，口吐青氣，從左脅出，化爲青龍；次存肺中童子著白衣冠，口吐白氣，從右脅出，化爲白虎；次存心中童子著朱衣冠，口吐赤氣，從心中出，化爲朱雀；次存兩腎中童子著黑衣冠，坐兩腎上，口吐黑氣，從腎中出，化爲玄武；次存頭巾七星，下坐青黃白三色雲上，七星在頭，下有金光蓋頂，一身並作黃金色，面是金容；次存肺中白氣，右出繞頂，有圓光。左右日月在眼前，洞煥一室，吏兵玉女，執節持幢，捧香獻花，遍滿前後。心常念飛仙，同昇金闕帝前，永爲帝臣。

受生天魂法

夫人受生於天魂，經成於元靈，轉輪於九氣，挺命於太一，闢開三道，積神幽宮，所生玄液七纏，流津敷澤，日月映其六虛，口耳運其神氣，雲行雨施，德擬天地。胞胎內匝，五因來具，立人之道，其如此也。故五因者，是五神也；三道者，是三眞也。

天尊言曰：氣氣相續，種種生緣，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非地，亦又非人，正由心也。心則神也，形非我有。我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始生主父母也。眞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以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而稱爲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爲屋宅，因之爲營，以舍我也。附之以爲形，示之以有無，故得道者無復有形也。及無身，神一也，身並一則爲眞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凡人不知存神，動止任意，意愚事僻，神散形枯；仙眞聖人守神無替，常存自身，名在左契。志學之士當知人身之中自有三萬六千神，左三魂右七魄，陰陽配合，共輔護識神，五行相王之君，周衛體內一千二百形影，一萬二千精光，備守體外，日日存之，時時相續，念念不忘，長生不死。不能常存，八節勿替，能念身神，康強無病。病，三呼之，常衛子身。欲卧之時，左手撫心，右手撫臍，各二七，陰祝曰：

欲具身神，從頭起，經歷四肢，至踝子。祝竟，存之。委悉乃眠，必得吉夢，髣髴見神。若有罪過，應致灾厄，神來語人，或示形象，倚托物類，使人思惟，自解意趣，吉凶善惡，了然知之，避禍就福，所向諧也。

三魂
第一胎光
第二爽靈
第三幽精

王惟一《道法心傳・先天元神圖》　夫神者，乃先天之元神，爲太極之祖也。虛無自然，包含萬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變化無方，去來無礙。

神
同行同坐　不離這個
祗在面前　切莫蹉過

清淨則存，濁躁則亡。故《玉皇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太上曰：大道不可以言傳口受，而得之當虛心靜神，道自來矣。愚者不知，乃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道德》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虛靜天師曰：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迴，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眞胎。保一眞人曰：世間閉目存神，想某將自某方來者。又有按筆搖縮，運內炁而合外炁者。噫，妄矣。若得神靈將自靈，說則平居，暇日養神，以靜而神自靈。冲炁以和，而炁自眞。用之行持，自然神合。神炁合炁，一舉心，一動念，神將吏兵洋洋乎，如在左右矣。余《心傳錄》云：靈臺清淨纔方見，略有纖塵便不見，出離生死永長存，爭奈凡夫不識面。

曾慥《道樞》卷二《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論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司馬子微）曰：吾近見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七篇，其事廣，其文繁，其意簡，其詞辯。讀之者，思其章句，記其次序，可謂坐馳，非吾所謂坐忘也。吾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也。故招眞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斯謂之得道者矣。夫眞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眞。莊子曰：宇泰定發乎天光。宇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則慧照內發，照見萬境，虛忘而融心於寂寥，是之謂坐忘焉。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非無此身也。體合大道，不徇乎榮貴，不求乎苟進，恬然無欲，忘此有待之身者也。夫長生者，神與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敗則性無所存矣。養神不養形，猶毀宅而露居者歟。或曰：人之壽終，心識苟正，則神超於眞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德之賢，自謂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見不善則鑒，見善則笑，猶爲善惡所惑，況其終也，昏老及焉，吾未見不爲衆邪所誘者也。故有有識化無識者：秦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識化蟲識者：黃氏之化龜者也。由是觀之，心識者爲陰陽所陶鑄，安能自定哉。所以貴乎形神俱全者，蓋以此也。今有知榮貴爲虛妄，了生死爲一貫，至其臨終則求醫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萬境也。先之以了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之不動，慧雖生矣，猶未免於陰陽之陶鑄也。必籍夫金丹以羽化，入於無形，出乎化機之表，然後陰陽爲我所制矣。

又卷三《集要篇》（古先至人，立言如林，以道博觀，則鉤其深）　晁文元公曰：吾觀夫浮世，其乃生老病死之鄉歟，憂悲苦惱之窟歟。惟定明者內覺其身心空，外覺其萬物空，於是諸相既破，無可執無可爭矣。諸有者，夢幻也。夢中而人狎之，且曰夢中搏必無傷也。豈非在夢知夢乎？吾嘗坐玉堂，見饗人汲水。吾觀空純熟，自無全人。觀汲水者，惟一塊之空，自西而東，豈非在幻知幻乎？故曰本無一物，隨之視而起異端焉。學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則知之，如川之泄，簣土塞之，襄陵之勢可絕矣。如火之熱，杯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畏念起，惟畏覺之遲也。覺速止速，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息相依，息調心靜，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最道之權輿也。裴休曰：夫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眞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眞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漏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是）（未）嘗不存也。千燈明而有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氣動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審不可不知也。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以測入道之深淺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意，決定生死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磨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而乃入於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實相而見魔王加跌之像，且怖矣，況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又卷四《西升篇》（玄言之宗，惟力默子；懷道而西，以誨尹喜）　老子將入於西域，尹子尹喜也。遇於關而問道焉。老子曰：虛無恍惚者，

道之根也　生我於虛，置我於無，故生我者神也，死我者心也，是以身者，神以爲車，爲舍，爲主者也。其身安靜則神居之，其身躁動則神去之，是以外其身，存其神，則精曜留矣　道（得）〔德〕一合，則與道通矣。善人者不與萬物爭，謙虛而無欲者也。故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　聖人去欲人無，所以輔其身者也。故吾視欲無所見，聽欲無所聞，言欲無所道，食欲無所味，寂哉淡泊，於是清靜無爲，氣自反於未生者焉。吾見哀人者不如哀其身，哀其身者不如愛其神，愛其神者不如含其神，含其神者不如守其身，守其身者斯長存矣。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　故形不得其神，斯不能自生矣，神不得其形，斯不能自成矣。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和，成斯可矣。天下之上孝，可謂能養其母者也，夫能愛其母者，其身斯長久矣。身之虛者，萬物至焉；心之無者，和氣歸焉。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藏人於人而不見。何也？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是之謂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焉。於是守神至通，是謂道同者耶！我命在我而已，不屬乎天地者也　我不視不聽不知，則神不出身，與道同久矣。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其根本者也。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者也。夫柔能生剛，弱能生強，天下莫知其根本所從生者焉。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此道之根本也。何以謂道人？曰：神雖在身，令神莫在其身者也。盛生於衰者也，陰生於陽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於是有歸於有，無歸於無矣。人在道之中者也，道在人之中者也；魚在水之中者也，水在魚之中者也。道去則人斯死矣，水涸則魚斯終矣。故聖人反歸於未生，其形隱，其神留，天下歸焉。無爲無事，國實民富，保道之常，是爲玄同。夫人得神而生，不知神之所在，惟聖人藏神於內而魄不出矣，守其母則其子全而民熾盛矣。治身之道，通玄元之混氣，思以守其身者也。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之，物性孰不自然也哉。老子言其道既竟，復以告尹子曰：語汝至道之要，靜心守一，則衆垢除，萬事畢矣。

又《玄綱篇》（道家者流，其源汪洋，搜厥玄微，以提其綱）　崇玄子唐，吳筠，開元時人。曰：道至無而生天地者也　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含虛不虧焉；地靜也，而東流不竭，興雲不竭焉。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所以覆載而不極歟　通乎道者，心寧以同於道，氣運以存其形，不爲物之所誘，是之謂至靜者也。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　氣本無質，凝委以成形；形本無情，動用以虧性。故生我者，道也；滅我者，情也。情忘則性全，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神超，神超則性徹，性徹則反覆，通流與道爲一，可使有爲無，實爲虛，與造物者爲儔矣。道不欲有心，有心則眞氣不集；不欲苦志，苦志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淡，澄靜精微，虛明含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眞僞斯分矣。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囑，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　惟鍊凡至於仙，鍊仙至於眞，鍊眞合於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則道爲我身，所以升玉京，游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歿矣。崇玄子曰：吾嘗謂神仙有可學之理焉。夫有不學而自致者，稟異氣也；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學而不得者，初勤終怠也。故遠於仙者，近於仙者，各有七焉；形氣爲性之府，形氣毀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我何有？此遠於仙者，一也；或謂仙必有限，歸於淪墜，此遠於仙者，二也，或謂形體以敗散爲期，營魄以更生爲用，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鑄？此遠於仙者，三也；或謂軒冕爲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此遠於仙者，四也，強盛之時，爲情愛所役，及斑白之後，習學始萌，而傷殘未補，竊慕道之名，乖契眞之實，此遠於仙者，五也；汲汲於爐火，孜孜於草木，此遠於仙者，六也；動違科禁，靜無修習，此遠於仙者，七也；若夫耽玄虛，寡嗜慾，體含至靜，以無爲爲事，此近於仙者，一也；翦陰賊，植陰德，懲忿損欲，齊毀譽，修清眞，此近於仙者，二也；身居祿位，心游道德，仁慈恭和，弘施博愛，此近於仙者，三也；爵之不從，祿之不愛，恬然以攝生爲務，此近於仙者，四也；靜以安身，和以養神，精以致眞，此近於仙者，五也；失於壯齒，收之晚節，以功補過，以正易邪，惟精惟微，積以成著，此近於仙者，六也；忠孝清廉，不待學而自得，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亡，此近於仙者，七也。取七近，放七遠，是爲拔陷區。出溺塗者也。

又卷八《內景篇》（一身之中，有神司之。心安神寧，形則不衰）　梁丘子曰：黃庭者，腦中心中脾中者也。經曰：琴心三疊舞仙胎。何也。琴，和也。疊，積也。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胎。仙者，胎息也。猶胎在腹，有氣而無息也。經曰：七竅玉簫閉兩扉，何也。七竅開合，譬夫關籥，用之

以道、不妄開焉　存神閉目者、二眉也　經曰：重樓金闕密樞機　何也　金闕玉生者也　經曰：含漱金醴吞玉英、逐至不死三蟲亡　何也　金醴玉英、口中之津也　心中胃口有姹女嬰兒、裸而無衣、正立於胃管、張口承注靈液、仰吸五氣、當漱滿口內外津液、滿口吞之、遣入玄玄口中、五過既畢、叩齒三通、咽液九過、則三蟲亡矣　經曰：常念三房相通達、存漱五牙不飢渴　何也　明堂洞房、丹田之房、三三如九、合九爲一　五牙者、五行之生氣也　常以立春之日、雞鳴之時、入室東向九拜、平坐、叩齒九通、思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元始老君、九千萬人下降室內、鬱鬱如雲、以覆其形、從口而入、直下於肝、祝曰：九氣青天、元始上清、皇老尊神、衣服爲青、役御天宮、煥明歲星、散輝流芳、陶漑我形、上食朝霞、服引木精、因養青牙、保鎮於靈、肝府充溢、玉芝自生、延年駐色、顏及童嬰、五氣混合、天地長並　祝已、卽引青氣九咽而止　經曰：五嶽之雲氣彭亨、保灌玉廬以自償、玉廬、鼻也　五形圓堅無災殃　何也　五嶽之氣者、五藏之氣也、疏通無壅則三蟲自亡、出入玄牝、綿綿不絕、於是存鍊道成、虛室生白、五藏堅圓、斯疾不生矣　經曰：五靈夜燭煥八區　何也　五靈者、五星也　羅列一身、常能存之、則與天地同體矣　經曰：方寸之中念深藏　何也　方寸之中是爲下關、在臍之下三寸、其方圓一寸、以藏精者也　方靜圓動、不動不靜、惟當杜塞、不可洩焉　經曰：內挾日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　何也　於子之時、心存西方太白星、在二眉之間上直入於一寸、是爲玉堂紫闕、左日右月　次存北方辰星、在於帶鄉玄宮　玄宮者、在於髮際五分直入一寸是也　次存東方歲星、在於洞闕朱臺　朱臺者、在目之後直入一寸是也　次存南方熒惑星、在於玉門華方　華方者、在於目眥之際五分、直入五分是也　次存中央鎮星、在於金室長谷　長谷者、在於人中直入二分是也　其存之如綴、懸於上、叩齒五通、咽液五過　微祝曰：高元紫闕、中有五神、寶耀數輝、放光衝門、精氣積生、化爲老人、首巾素容、綠帔絳裙、右帶流鈴、左帶虎賁、手把天剛、散絳飛辰、足蹈華蓋、吐芒鍊神、三景保守、令我得身、養魂制魄、乘飆飛仙　故七曜者、七星也　配七竅者也　九天者、九辰也、配九竅者也、廢一不可焉　經曰：氣亡液漏非己形、專閉御景乃長寧　何也　閉房鍊氣、不遠唾、不多言、閉情欲、存日月之光是也　上清有採飛根之法、常以日出之初、東向叩齒九通　陰祝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暎、回霞赤童、玄炎飄象　既已、瞑目握固、存五色流霞、俱入於口、是爲日華飛根者也　於是向日吞霞四十五咽、復咽液九過　經曰：五行水王則化爲赤子、赤子化爲眞人、而昇於九天　九天者、九炁也　青天之氣

相催返歸一，三五合氣九九節。何也。五行之生克周而復始，相催之道返歸於一。一者，水數也。是乃五行之首，萬物之宗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一也。一者，元之稱也。萬物所成，故曰終歸一也。三者，在人則耳鼻口也。五者，帝精也。故三五合，三三爲九者也。夫三五者，天地之根蒂，六合之要會，九宮之氣節也。三元之氣，混成之精，出入上清太素之宮，能存思之則得長生之道也。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何也。有吞月精之法，俟月出，西向叩齒十通，微呼月魄五夫人之名，而祝曰：月魄皎蕭，芬艷翳寥，婉虛靈蘭，鬱華結魁，淳金清熒，吳容臺標。於是瞑目握固，存月中五色精光，俱入於口，其月光之中有黃氣，其大如目瞳，是爲飛黃月華玉胞之精者也，能修之則鬱儀奔日，結璘奔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經曰：玄元上下魂魄鍊一之爲物頗卒見何也。資一以爲鍊神，鍊神以合一。一者，無爲之稱也。其心恬淡以得之，而不可見也，守眞志滿，一自歸己焉。經曰：結珠固精養神根。何也。結珠者，咽液先後相次如珠，固精不泄焉。神根者，形軀也。經曰：坐起吾俱共棟梁，晝夜耀景暮閉藏，通利華精調陰陽。何也。神以身爲屋邑，是爲其棟梁者也。心神用捨，與目相應。華精者，目精也。心開則目開，晝陽而暮陰，故曰調陰陽也。經曰：散髮無欲以長存，五味皆至正氣還。何也。胎息之法，仰卧散髮，其枕高二寸二分，屈左右手之拇指，握固，閉目，伸左右臂，去其身五寸，及漱滿口，咽其津液者三，微以鼻內之氣入五六息而吐之，一呼一吸爲一息，至十吐氣可以嘯呻，呻畢復爲之，滿四九爲一竟焉。一竟者，七日一復也。散髮者，無爲無欲，神凝液流，元氣入於藏，以成五味而俱至焉。合五爲一，寂然清靜矣。

又《外景篇》（玉牝金籥，以堅其內。獨飡太和，可以不死） 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何也。黃庭者，在首之中，明堂洞房丹田是也。二眉卻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丹田。三者爲上元之一也。黃庭者，兩半而成洞房，中生赤子則爲一焉。常思之無失，則赤子化爲眞人在明堂之中。故知一者在明堂者也。行氣導引，閉目內視，安心定志，混沌無涯，致其精上流於泥丸焉。明堂之中有君臣，洞房之中有父母，丹田之中有夫婦。或曰：黃庭者，脾也。其治在中關元，臍之下三寸，元陽之門在於其前，懸精如鏡，明照於一身。此道也。經曰：後有幽闕前命門，呼吸廬門入丹田，玉池清水灌靈根。何也。幽闕者，二腎也。其狀如覆盃，去臍三寸，上小下大，有日月焉。命門者，臍之下也。呼吸喘息者何也。氣出爲呼，氣入爲吸。廬者，鼻也，是爲吐故納新之要焉。眉間卻入三寸者，丹田宮也。玉池清水者，口之津液也。靈根者，舌也。常當琢齒漱液，可以灌灌舌根焉。經曰：外本三陽神自來，內養三陽可長生。何也。男八女七，從此而生，與日月相守，天地相保焉。三陽者，三光之曆候也。嬰兒生時，一神魂魄來入於胎中，鼻引陽氣，取之以內養。赤子、眞人、嬰兒，是爲三陰，所謂陰神也。魂，陽也。魄，陰也。世之人無有道德，則魂魄離身散矣。夫能拘魂制魄，使不動作，常在身中，則道合於自然者也。經曰：璇璣懸珠還無端，玉牝金鑰身圓堅。何也。璇璣運轉，氣脈流通而不止也。閉口養神，漱鍊醴泉如流珠也。陰爲牝，陽爲鑰，兩不相傷，得乎中和，還精鍊形，故得圓堅也。經曰：象以四時赤如丹，仰前後卑各異門，送以還丹與玄泉，象龜引氣至靈根。何也。明堂四達，應於四時，眞人子丹之所居。咀嚼其氣，夫能思之則壽無窮焉。首與足，腎與心，心赤腎黑，本於同根。水火相克，故異門也。丹者，血也。化入下元，變爲白精。當此之時，縮鼻還之，上至於泥丸，下至於口，變爲玉泉，以鼻引氣至於舌根，咽送於腹，則雷鳴應之，此眞氣使之然也。經曰：獨飡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既。何也。世人食土地之精，以死報地。聖人食元和之氣，以仙報天。故學仙者朝食陽氣，暮食陰氣，並元氣則可以不死矣。經曰：道自持我神明光，晝日昭昭夜自守，渴自有漿飢得飽。何也。思心中之赤氣，明照萬神，守日月之光，念二腎之根，晝守光，夜守神，飢食自然之氣，渴飲華池之漿，則不飢渴而長生矣。經曰：經歷六府藏卯酉，轉陽之陰藏於九。何也。根生六府，藏於卯酉，其要妙者也，陽反靡陰，轉體相就，還藏於九。九爲首焉，此所謂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也。常於雞鳴之時，仰卧披髮，琢齒三十六通，吞精咽氣，斯遠死之道也。經曰：肝之爲氣修而長，羅列五藏生三光，上合三焦道飲漿。何也。修氣上行，達於其首，以補泥丸，五宮六府各有所主，故腎之上下有日月三光焉。三光者，日月星候也。三焦者，三關元也。漿者，華池也。經曰：我神魂魄在中央，精液流泉去鼻香，立於玄膺含明堂。何也。中央魂魄者，二腎也。左魂右魄，晝則以魂守魄焉，暮則以魄守魂焉，拘魂制魄，不得動作可也。陰陽交接，漏液失精，則飲食無味，鼻失芳香矣。舌下者，玄膺也。肺者，明堂也。含氣咽之，灌於明堂，則

流行於身中矣。經曰：通我精華調陰陽，伏於玄門候天道。何也。此蓄精養神者也，負陰抱陽，調其精神。夫玄門者，鼻也。候上都之一神，使守精神以念其身焉。經曰：清靜無爲神留止，精神上下關分理。何也。內修其道作無爲焉，外修其道作無欲焉，於是心不煩亂，精神留止。精者，神也。氣者，道也。保精息氣，上下各有分理焉。當精思上下部，以守一神可也。經曰：七孔已通不知老，還坐天門候陰陽，下於喉嚨通神明，過華蓋下清且涼，入清靈淵見吾形。何也。首面七孔者，精神之門戶也，通利其身則不老矣。朝食陽氣，暮食陰氣，會於口中。於是喉嚨之中有十二亭長，皆持玉戟守之，眞人在其內，主通氣上下者也。眉者，華蓋也。神位其中，入於腦戶，見於泥丸，可以卻白駐年矣。經曰：還過華池動腎精，立於明堂望丹田，將使諸神開命門。何也。從其腦戶曆脊下入於腎者也。眉間卻入一寸是爲明堂，卻入三寸是爲丹田。鼻者，天根也。引其眞氣，晝夜綿綿可也。經曰：隨鼻上下開二耳，闔視天地存童子，調和精華理髮齒。何也。元氣出入於鼻，上下通於二耳也。天者，首也。地者，下部也。童子者，存念守一神也。吸其五氣，琢齒三十六通，咽津三十六過，可以理玄白也。經曰：藏養靈根不復枯。何也。養舌之根則不復枯燥，舌之下有醴泉，其出如流珠，常含而咽之，勿妄吐也。經曰：閉塞命門如玉都，壽傳萬歲將有餘，脾中之神遊中宮。何也。人生繫帶於精液，常當愛養之，勿妄施捨，則精凝如玉，在於下部也，可以長生焉。脾者，在太倉之上，朝爲老君守理，暮游明堂，爲太一君者也。經曰：通利血脈汗爲漿。何也。五內安寧，手足汗液，此神明之信也。經曰：上稟天氣年益長。何也。食其元氣則骨輕矣，氣與神相和則壽三百年矣。經曰：服食玄氣可遂生，還過七門飲太淵。何也。玄氣者，二腎閒之白氣也。太淵者，咽口中之醴泉也。

又卷九《平都篇》（太上玄丹，至微而顯，絳宮紫户，其則不遠）

中嶽眞君蘇子玄。曰：吾得太上玄丹之經焉。夫二眉之閒，上卻入三寸，分爲守雙寸田。於是左面有絳臺青房焉，右面有黃闕紫戶焉。於絳臺中聞以爲道，以導之，左右有臺闕，伺非常之氣焉。紫戶之神，其名曰平靜守法王。青房之神，其名曰正心。其神並形如嬰兒，衣如其房之色，手執流金之鈴，暮卧及存思之時，先存三神，彷彿見焉。乃扣齒，三呼其名而祝曰：紫戶青房二大神，手把流鈴，身生風雲，挾衛眞道，來聽我前，我思感通，靈利陶甄，出入利正，上登九門，朝見九眞，太上之尊。祝已，乃存思三一洞房九道諸要道焉。左右耳有雲儀使。雲儀使鳴鐘以聞九宮者，耳鳴，使知有自外來也，聞之則錯手掩耳，而祝曰：赤帝在宮，九眞在房，請聽神命，示察不祥，太一流火，以滅萬兇。祝已，以手指耳門七過，面熱者，佳候也。頸閒索索惡寒者，惡之入也。急卧，瞑目存乎玄丹之宮，太一眞君以流火之鈴煥而擲之，使惡氣出，則耳目內外火光炯然，照於一身。卻入一寸，是爲明堂之宮。其宮之中，左有明童眞君焉，右有明女眞君焉，其中有明鏡神君焉。三官者，理乎水火者也。服綠錦之衣，帶赤玉之鈴，銜赤玉之鏡，其形如嬰兒，向外並生焉。存之既已，因三呼三君名字，明童名玄陽，字少青。明女名微陰，字少元。明鏡名照清，字四明。扣齒九通，則千妖伏而萬鬼滅矣。飢渴者存三君，則口吐赤氣，灌吾之口，嚥吸之，斯須飢渴除矣。求延年者，當正心安寢，在於明堂三君，外向長跪，口吐赤光之氣，（克）〔充〕灌吾之身，斯須赤氣環遶而爲火，身與火同一體，內外光明，良久乃止，是爲日月鍊形焉。卻入二寸，是爲洞房之宮。洞房之宮，其左有無英公子焉，其右有白元君焉，其中有黃老君焉。此飛眞之道也。卻入三寸，是爲丹田之宮。丹田之宮，其中有上元眞一帝君焉。帝君有二卿，共守三元，眞一之道，斯地眞者也。卻入四寸，是爲流珠之宮，司命之所行者也。卻入五寸，是爲玉帝之宮，玉帝神母居之。明堂之上一寸，是爲天庭之宮，上清眞女居之。洞房之上一寸，是爲洞眞之宮，太極帝妃居之。丹田之上辟方一寸，是爲玄丹之宮，腦精泥丸之魂宮也。夫腦者一身之靈也，百神之命窟，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也。夫能腦中圓虛以灌眞，萬穴直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同大方，故曰泥丸。泥丸者，形之上神也。唯知吞氣納液，鳴鼓扣齒，而不知所因者，乃泥丸之末流爾。玄丹之宮正方一寸，有綠室紫微之房。朱煙滿乎內，於是泥丸太一眞君居之。其形如嬰兒，坐於金牀玉帳之中，服紫繡飾衣，腰帶流光，左把北斗七星之杓，右執北辰之罡。北辰者，北極不動星也。太上龍書云：正坐玄丹，不偏不邪，言此道也。暮夜寢處，去諸思念，坐卧任意，先存北極辰星之中有紫氣來入於玄丹之宮，須臾滿溢出於身外，而周於身內外，與紫房合體矣。又存日來入於玄丹之宮，中有紫氣，視之如閻中之火珠。已，乃存上清中黃太一眞君，從北極紫氣之中來下於玄丹之宮。已，又存其身，忽然上入玄丹之宮，在太一之前對坐，其服色任意因心，起再拜稽首，膝前問道。乃嚥紫氣三十過，嚥津三十過。

已，又存北斗七星，內有赤氣如絳焉，得下入於玄丹之宮，於是太一及其身俱承目而行，入於赤氣之道，上詣於北斗魁中，行之十四年，則與太一同游七元之鄉，十六年則受書於上清矣。夕一存之，唯數而已，不可廢也。專修此者，不必三一也。凡月之一日、二日、七日、十有五日，與夫夜半之時，存玄丹宮中太一真君，玉坐向外，口吐紫氣，下入我口，雜飡嚥之者五十過，微祝曰：太上真皇，中黃紫君，厥號規英，字曰化玄，金牀玉帳，紫繡錦裙，腰帶火鈴，斬邪滅姦，手把星精，頂生日真，平坐吐氣，使我嚥津，與我同語，宴服玄丹，鍊灌七魄，和柔三魂，神靈奉衛，使我飛仙，五藏（曰二自）生，還白童顏，受書上清，司命常君，所願所欲，百福惟新，既已，復存其身上入於玄丹之宮，寢息太上之前焉。玄丹者何也？泥丸之神也。元真一經曰：氣結爲精，精感爲神，神爲真人，真人升爲赤子，此真一者也。故守三一者爲地真矣，守洞房者爲真人矣，守玄丹者爲太微官矣。守一之道，當存北斗七星，以魁爲蓋，以柄指前，赤子居中於北斗七星，冉冉至於吾頂之上，星腳向天以正指前者，存陽明陰精，在於後，存天關之星，命云，吾口七尺星對口之前，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焉。然七星者各有童子：一曰陽明之星，其名樞明；二曰陰精之星，其名曜靈；三曰真人之星，其名北元；四曰玄冥之星，其名寶精；五曰丹元之星，其名丹嬰；六曰北極之星，其名虔清；七曰天戊之星，其名紫英。常存之於一星之上，則百邪不干，凶氣滅亡矣。次祝中方曰：欲登清靈，當存五星，密至密行，不出宇庭。其存之之法，於夜半生氣之時，平坐榻上，向月建所在，叩齒九通，嚥津三十過，北向再拜，陰祝曰：謹白太上太極真君，請五方五帝五靈神使共相見。祝已，乃瞑目存想五星如綴懸於上，於是北方辰星在於首之上，東方歲星在於左，西方太白在於右，南方熒惑在於二膝中間，中央鎮星在於心。常行之，久則見星之精爲五老至矣，可以從之問飛仙之道焉。黃伯巖名敬，有鍊形之方，曰：想北極之中輔星而思之，條數之中有太陽赤童，持朱旌招搖之火，以燒其身，鍊去三尸，可以長生矣。石湯傳其方，常存其眉間有星，其光如昴，思念之其赤如火，須臾蓋於面目，以周於身，忽然忘其形，惟見其火正赤，良久而滅，而身復舊焉。樂子長有漱華池之方，曰：常含棗核如兒吮乳，久之乃滿。嚥其三分，而留二分，與氣俱嚥焉。其名曰還精，可以周而復始者也。雞鳴而起，扣齒三十六通，至於三百，則齒之搖者固，齲者愈，痛者止矣。於是有食五芽之方：先東向扣齒九通，而祝曰：東方青牙，紫雲流霞，三素徘徊，玄霸王雞，服食晨暉，飲嚥朝華。既已，想以舌之上、脣之外、取津嚥液三十過，一舐接津液輒一嚥，而存青色入於其肝。行之十年，東方老人來授以青精之經矣。次南向扣齒九通，而祝曰：南方朱鳥，丹霞太微，九道降煙，發有景輝，服食靈芝，飲以丹池。祝已，以舌舐下脣之外、取津嚥之三過，存液之赤氣入於其心。行之十年，南極老人來授以景母之經矣。次西向扣齒九通，而祝曰：西方上明，飛霞金液，服食太明，素靈之精，飲以玉酒，晨華啓靈，使登虛昊，上升高清。祝已，以舌舐脣之內、取津而嚥之三十過，存液之白氣入於其肺。行之十年，西方老人來授以素符威神之符矣。次北向扣齒九通，而祝曰：北方玄滋，度雲啓胎，綠霞三升，紫蓋蒼晨，服食日華，飲以瓊飴。祝已，以舌舐下脣之內，取津而嚥液三十過，存液之蒼色入於其腎。行之十年，北極老人來授以玄錄寶明之符矣。次南坐上扣齒九通，而祝曰：戊己之元，黃素五雲，四霞紫清，八景九晨，二明激輝，七曜靈尊，和津灌氣，服食中元，琳華親脂，飲以醴泉。祝已，以漱滿口之中，玄膺內外，及舌齒之間，上下表裏，通而取津而隨嚥之四十過，存液之黃色入於其脾。行之十年，中央黃老君來授以黃氣陽精藏天隱月遂綠章青腰虎書矣。此五符者，皆可以一合而上升者也。夫玄與四老俱升者，則四極老人復一時俱降，同共上升，乃各隨方而游，非一一先主也。然其次可以常行之，不必雞鳴，平坐寂念，騰神清闕，皆可爲之也。

又卷一六《靈源篇》（太極布妙，人得其一；葆鍊元和，持之勿失）

何眞人何仙姑曰：命之蒂在乎眞息者也。太極布妙，人得其一，而勿失者，善持也。宮室虛閑，則其神自居矣，烹煎其靈府，則其血液斯枯矣，悲喜思慮所以蠹其形者也，苟迷而不知，則其氣亂而精神無所據矣，元和竭而神斯去矣，方其萌芽脆弱，須含畜焉。吾之根識者易於變遷，故未有美稼生於荒田者也。故九年而足乎火之候，玄應無心，其神速矣。眞心者，無心也。動靜兩忘者，離乎欲也。神者，性也。氣者，命也。神不外馳，則氣定矣。二物者，其誰親乎？失之何以爲本哉？混合爲一，而復忘其一，則可以同化元之出沒，徹金貫石不爲難焉。坐在立亡猶倏忽焉。此道也，易知而難行也。行忘其所行，道斯畢矣。若夫閉氣數息，非吾所謂道也。專氣致柔，則其神自留，往來之眞息斯休休然矣。久之，綿綿歸於元命，於是靈泉不

沒而自流　夫至萬至衆者，大功也。陰陽節候在其中矣　蓬融乎關脈，以變其筋骨，則光明無不通矣　三彭出乎除戶之宅，萬國朝於赤帝之宮，眞人矣於丹臺，此豈一朝一夕所致哉？惟吾本眞而已　故戰勝其魔者，吾之慧力與夫虛淡而然歟　其初何以爲鐵基耶？念中之境須自除焉，夢中之神須自執焉　不蕩不凝者，大要也；不方不圓者，玄道也　元和內運則以成其眞，呼吸而求於外者，非道也　元氣不止則神不安矣，蠹木無根則柯葉槁矣　夫涕唾也，精血也　執本窮元，亦一而已矣　隨時變化，由吾之心焉　故在體，感熱斯爲汗矣，在目，感悲斯爲淚矣，在腎，感合斯爲精矣，在鼻，感風斯爲涕矣；縱橫流轉以潤其身　惟其至也，不出於神水，此神妙難言者也　眞氣者，能資人之生，吾恬淡無私，齋戒以寧其心，節其語言，於是得醍醐甘露之漿，飢渴除而眞素見矣　其初勤苦乎修鍊，及功之成則逍遙焉　勤苦之中，當復閑焉，以養其元神　吾之心何以得閑乎？斯縱擒在我者也　吾之用內何也？泰然而修大定者也　形神未能俱全，吾不了其命，則了其性乎？　彼多能者，與修行之路背而馳者也，其猶煙霧不能成雨露矣　修鍊之要以神氣爲本，神氣不安則徒勞者也　無中之妙有，其難執歟　養嬰兒者，必護其母歟　吾嘗滅俊辯，黜聰明，養其精神爲愚，其成與不成，無必取焉，無必取，其眞自延矣　有必取，斯神伽矣　有必無必，惟堅其心，則神眞不散而朝元者也

又卷一八《契眞篇》（衆言殽亂，必折諸聖，至哉斯人，其獨也正）　含光子范德昭也　曰：人之大寶者，神氣也　神氣相離則命何從保之乎？　若夫爪生於肉，爪折則肉傷矣　神氣不周於身，則形器患得不衰謝哉！　含光子曰：學道者多矣，莫得其要，吾嘗辨之有六：其一曰吐納　世之人皆曰吐納爲妙，呼吸爲要　斯不知咽喉之中自有出入呼吸之氣，何假於吐納乎？　夫吐納與出入呼吸亦同耶，不同則爲外物矣　《莊子》曰：凡人息之於咽喉，聖人息之於踵　棲眞子曰：神無力而氣常運，形本靜而用無窮　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煙羅子曰：祇隨呼吸無阻隔，綿綿若存無逼迫，嘿復閉氣則法自亂矣　《參同契》曰：服氣洪賜胃，吐吸正納邪　元道經曰：鼻引口吐不可排積濁氣，而可以去浮寒客熱而已，嘿氣可以救飢劣，行氣可以通肌膚　李棲蟾曰：服七宿二景之精，嘿氣同於胎息，非眞人之妙也　吾觀諸古先至人之論大道，則知專尚吐納者其前失之矣　或者以其能不食而身輕，自謂其腸無滓，以升於雲霄，斯已惑矣　帝眞隱訣曰：長生必須斷穀氣，穀未必能長生者也　葛眞人曰：達道之士一日九餐而無苦，終年不食而無傷，不食者豈道之至乎？《玄綱》曰：吐納以鍊藏，導引以和體　聖人之用吐納者，蓋如此也　其三曰御女　昔者黃帝游於赤水，末學者聞之　遂言御女金華之道，淺識浮僞者爭信之，至於形枯虛竭，一無所得而不悟也　斯道也，蓋有由焉　昔有裴君者，豪士也　女子元欲化之以長生之道，故設權變之方　裴君既得道，則曰：吾常患此，輒改之早耳　由是其言曼衍於世，乃有五字三寧之論，黃書赤界之訣，以誣前眞，甚可懼也　陶眞人曰：採女求不死，採藥求飛仙，其險危甚於水火，殺伐速於斧斤者也　《眞誥》曰：吾見學採御者死，未見學採御而生也，誠使精氣不失，且未足以成眞，苟有傷焉，斯有尾閭之患矣　夫吾身之中自有少女焉，好鉛華者皆求他女，而不知求諸其身　經曰：嬌女窈窕豔霄輝，重堂煥煥明六威　太山野人曰：少女之術滿百數，採藥還元非凡女　由是觀之，腎者，身之列女也，能採其氣，先自腰臍通滿五藏，上（連）（達）背脊而有聲，日行一千二百氣，彼所謂御女者一千有二百，蓋此氣也，惡有能御如是者耶？　楊眞人曰：世上道書多誤人，開閭閱錄益亂神　善乎，廣成子之言：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少思寡欲，可以養生　此誠學道之要也　其三曰雜術傍門　夫南宮小術蓋有萬條，非大道也　或存思五藏靈牙之氣，赤白青黃歸於五藏，至於想夫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精光、形影、七魄、三魂，或閉罡步斗，以習升天而行；或六甲六辰，以服符藥；或行房中九一之方；或導引按摩，屈伸俛仰，晝夜拗折其身體，血氣爲之奔走，上下沸騰，反自損焉；或存思內想，凝心絕慮，制魄思神，然一思想則一神出，日損一日焉；或立壇而醮，以求福祐，或修燒鍊，用桑鑪以爲藥，朱汞以爲丹，金鼎鼓鑪，黑鉛白錫，草石糞穢，妄配虛無，或吐納以引外邪之氣，腸鳴腹脹而傷正氣，若龜者其性有壽，非因學氣而然也；或慕毛女而服餌，世非無松栢也，而（北）（此）女之後未有能飛空而行者也；或服食金石草木以固其形，而不知金石草木之性，不究四時逆順之宜；或清靜無慾，修仙鍊行，寂寞苦空，休糧辟穀，兀然渾然，形如槁木，志如死灰，無不知天地之運動也；凡此者，皆非吾所謂之道也　徒有好學之名，而無學仙之事，欲求長生乃趨死路，亦可哀哉！經曰：僞道養形，眞道養神　吾將言其眞者焉　其四曰神氣　有明此守玄關

一者也　知恬淡自守，而孰知恬淡之中有性乎？知虛無以爲理，而孰知虛無之中無不爲乎？徒委志於寂嘿者，無益也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　無爲者，無不爲也　損者，損塵勞，棄世事也　無爲非拱手也，立無爲之方，顯無爲之用者也　觀此者當知神氣之妙用也　棲眞子曰：氣在乎運，神在乎用，返神服氣，安而不動，方名靜者也，斯與入定者同焉　經曰：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故至人息於神踵　踵者，肖也　非謄下　羅眞人以爲乃上界大門難入者也，其惟出竅神而不呼吸焉　元者，坤宮之氣，升結而爲形；竅者，乾金於天之神，降合而爲體　是知人者與天地俱受氣於虛皇，宜能與天地同其壽者也　故眞人者與天地爲常，神因氣而結，氣假神而留，神氣相並，則後天不老矣　煙羅子曰：中有白元君，肌膚凝皓雪　元君者，竅神之氣象也　學道者能識之，得道過半矣　何以識之乎？曰：存思其白氣，自臍之下至於腰，於脊，上徹於泥丸，此眞結丹之圖，眞元之用也　於是清利泥丸，安住丹竅，三不妄出，六不妄入　三者，何也？內氣不出，外氣不入，然非閉氣也　六者，何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與味，身不妄觸與受，鼻不妄香與臭，意不妄想與思，如是則外事不入，內氣不盜也　八邪者：飢飽勞逸風寒暑濕也，傷於眞氣則生疾矣　其五曰眞一鍊寶分形古先至人有分形散影之道，何以致之乎？此金水分形者也　夫日之中，水之中，鏡之中，皆能分形者歟　分形之日，元神六甲一日而出，當其之時，其勿怖焉　夫識玄珠則知法矣，如冬至之聞雷，法當烹之，則功成行滿達上清矣　其六曰玄一鍊神結胎　劉根曰：凝入丹田，成童而出，此結胎者也　故精有主焉，氣有源焉，呼吸綿綿，合於自然，則胎結而眞全矣　夫蚌飲月華之氣，猶成珠於腹，況鍊其神乎？是以鍊氣成形，其名曰仙人；鍊仙成形，其名曰眞人；鍊眞成形，其名曰至人；鍊聖成形，其名曰神人　經曰：渺渺任玄津，自然鍊我神　趙大信曰：一藏龍光，歸於淨室，此存妙之本也　夫鍊氣成形者，導養之士也，上可千歲，下可百歲，止是舊形，終不得道　故吳天師曰：壽如龜鶴，非神仙也　昔青精先生壽三千歲，綵女以問彭祖曰：斯人仙乎？彭祖曰：導養之上也　夫龍通結珠，其珠出則身自退換，其名曰天龍　高眞所修者亦如龍焉　天眞者鍊其形其神其氣，雖變兒不測，然猶拘於氣象者也　王屋山有退骨洞，得道上升皆退其凡軀　蓋有形者不以升天，然則鍊出之身爲氣象所拘　況父母所傳之體，豈能久留乎？雖壽矣，而猶未離乎陰陽之界者也　道之初成，進於一天，九百萬歲復進一天焉　每進一天壽加倍焉　壽至二十倍，則修鍊至矣，於是升於無色之界，及其至於大龍帝龍羅覺長天，其壽蓋二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億五千二百歲，然猶在陰陽遷變之中，未能入於無形者也　安期生乘駿麟而見三皇神姥，以問陽九百六之厄　神姥曰：陰陽運盡，水火焚漂乎天地，三界變滅，惟乾陽金闕坤宮明堂存焉　於是十眞之外歸於金闕，大力神王歸於明堂，純陽不壞，純陰不消者也　何以能鍊至於十眞之外乎？曰：鍊形不爲氣，鍊氣不爲形，其氣可以見，而其形不可覩也　出不爲氣也，入不爲息也，入於無形，不使遷變，蓋氣象不能拘矣，是蓋與虛皇上眞同者也

又卷一九《洞真篇》（潛存五芽，並用六氣，淡乎無思，神守其位）

於眞人曰：自元命太歲之日，子之後，午之前，趺坐靜室，心地湛然，無思無慮，於是東向扣齒，鳴天鼓者三十有六，想青芽，蔭其華蓋，坐據狻猊，左侍青龍，右侍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心拜四方，以左右手托膝，搖其臍腹，左三右七，熱摩左右手，拭其面目耳眞，隨其時行之者三返，千日則神從頂出矣　懼則想固焉，其一先想吾身坐五色神雲之中，雲覆其頂，想定，默默祝曰：五氣混生，玄上之精，充布五藏，六府鮮明，內灌外逸，表裏俱清，滅穢招眞，我飛太靈　祝已，吟是先（及二吸）青陽之精，青陽之雲，嘘津者九，結爲九神，狀如木星，玉帶青衣冠，下布於肝之內，與神相向而坐，順時吐息；次吸靈丹之精，赤神之雲，嘘津者八，結爲八神，狀如火星，玉帶赤衣冠，下布於心之內，與神相向而坐，順時吐息；次吸金魄之精，白神之雲，嘘津者六，結爲六神，狀如金星，玉帶白衣冠，下布於肺之內，與神相向而坐，順時吐息；次吸玄曜之精，黑神之雲，嘘津者五，結爲五神，狀如水星，玉帶黑衣冠，下布於絳宮，穿二腎之內，左三右二，與神相向而坐，順時吐息；午則呵，卯則噓，酉則咽　每行氣既已，則閉其氣，熱摩左右手，以擦其面至於熱，以左右手掩其耳，使不聞聲，以指扣天鼓者三十有六　天鼓者，玉枕骨　每行氣既已，扣其齒三通，嘘者三，呼者三，皆從口聲於是吹腎，呵心，噓肝，咽肺，嘻三焦，呼脾，嘘者爲吐爲瀉　其二先想左目出日，右目出月，皆徑九寸，在於兩耳之上，其名曰六合高窗　想定，默祝曰：太上玄一，九皇吐精，三五七變，洞觀幽冥，日月垂光，下徹神庭，俠照六合，太一黃靈，帝君命簡，金書不傾，五老奉符，天地常寧，俾我不死，以致眞靈，

御喝萬邪，禍害滅平，上朝天皇，還老返嬰，大帝有制，百神敬聽。祝已，於是吸日月焉，一息氣嚥津二十有七，結爲二十七帝君：九帝君下入於絳宮，穿於尾閭，上衝於泥丸關之境；九帝君又中布於中關之境；九帝君下穿絳宮，布於下關之境。其神俱紫衣冕焉。三關者何也？腦也，心也，臍也。使日月徧於一身，內徹泥丸，下達五藏之中，皆覺洞照內外，如一身與日月之光共合焉。良久，扣齒九通，用嚥以吐息者二十有五度。每日行止寢坐，心存二十有四星，其大踰寸，如連結之狀，又存星之中有一人焉，是爲二十有四星，如嬰兒初生而無衣。於是二十有四星自墟中而降，環身之外者一周。祝曰：二十四眞，回入黃庭，口吐黃氣，灌我命門，（千精攝服），百神受靈，使我骨強，魂魄安寧，五藏受符，天地相傾。祝已，則吸二十四星焉，二息氣嚥津者二十有四。凡其嚥也，則覺一星吞入於口，徑至於臍之下，復覺星之光出爲二十四眞人，俱口吐黃氣如煙焉，布於臍之下，鬱然洞徹於內外。良久，用呼以吐息者十有五度。凡用呵噓呬嘻呼吹既已，則出氣之濁者十吐焉，想其形應乎五色，仍想吾之身焉。

又卷二二《修鍊金丹篇》鍊乎九鼎，行乎八卦，養息成神，冥於造化　大丹要在乎養息成神而已。夫息者，日有三萬六千焉，周流於三十六關，四六黑白之道，行於八卦，鍊於九鼎者也。一日者有十二時，一時者八刻十七分。吾之四息爲一至，可以通三十六關與四穴焉。凡一關穴息流二刻有五分，則一時爲三千息，一刻爲三百六十息。十二時者又分而爲四季，有盛衰生克之道焉。三十六關者，何謂也？下丹田者，素華關也；黃鍾穴者，五路關也；尾閭穴者，翠微關也；天柱穴者，轆轤關也；肛後者，元門關也；泥丸宮者，太一關也；玄膺穴者，海泉關也；十二樓者，三元關也；肺者，白虎關也；肝者，青龍關也；心者，蓬霄關也；脾者，中黃關也；二十有四鍾者，皆關也。一曰受盛，二曰通元，三曰玉瓊，四曰七星，五曰衛靈，六曰明堂，七曰瑞泉，八曰命門，九曰進城，十曰坤元，十一曰皇君，十二曰玉圭，十三曰赤城，十四曰榮金，十五曰透龍，十六曰玉蕊，十七曰玉樓，十八曰金泉，十九曰金城，二十曰衡天，二十一曰金鳳，二十二曰冰霄，二十三曰會元，二十四曰百瓊。四穴者何也？肝者，羊車也，乘之朝玉皇以會萬神，其名曰蓬瀛穴焉；腎者，鹿車也，乘之以朝崐崘，其名曰三峯穴焉；心者，大牛車也，乘之以馭火龍，入於蓬萊，其名曰守中穴焉；脾者，土也，鎮於四方，左有金水，其名曰保城穴焉。黑白之道者何也？白金黑虎，陰陽之氣也。其行由於榮衛。出者，榮也；入者，衛也。出入爲一息，各拘十日一息，自有四至焉。冬之月納陽在（千）〔於〕內，其應子丑寅之時者也，於是一萬三千息行於榮之白道焉；二萬三千息行於衛之黑道焉；春之月陽亦在其內，其應卯辰巳之時者也，於是一萬六千息行於榮之白道焉，二萬息行於衛之黑道焉；夏之月納陰在於內，其應午未申之時者也，於是一萬八千息行於榮之白道焉，一萬八千息行於衛之黑道焉；秋之月陰亦在於內，其應酉戌亥之時者也，於是二萬息行於榮之白道焉，一萬六千息行於衛之黑道焉。八卦九鼎者何謂也？於子丑寅之時，坎爲陽鼎，眞陰用事者也；於卯辰巳之時，震爲陽鼎，木用事者也，於午未申之時，離爲陰鼎，乾用事者也；於酉戌亥之時，兌爲金鼎，兌用事者也。丑者，土王而用事，會歸中宮。以艮爲鼎，臍中取眞用事者焉，陽之氣胎也。辰者，土王而用事，會歸中宮。震以巽爲鼎，蓋青龍行功，故一九之陽生水者，有震之氣也，又曰兌當直其鼎，風也。未者，土王而用事，艮爲膀胱，取眞用事者焉。以艮爲鼎，蓋艮生之氣爲火，生於土山者也。戌者，土王而用事，正金之鼎，以巽爲爐，是爲金石之鼎，蓋乾爲大腸，其名金石，則金所歸也。是以十有二時而有金木土之氣，應於三才九鼎之位，能窮天地造化之功者乎！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五行八卦，混元歸返，而成乎泰，天地之卦。是爲八卦九鼎之數，天地交合，八卦五行周天之度者也。觀夫五行生克盛衰，分爲四季而用事焉，何也？子丑寅之內，水王而克火，然能生木，是亦火之母歟！以木之氣補其火，候火之氣足方用事焉。卯辰巳之內，木王而克土，然後生火，是亦土之母歟！以火之氣補其土，候土之氣足方用事焉。午未申之內，火王而克金，然後生土，是亦金之母歟！以土之氣補其金，候金之氣足方用事焉。酉戌亥之內，金王而克木，然能生水，是亦木之母歟！以水之氣補其木，候木之氣足方用事焉。此五行生克相補之要也。一時有三千息，行於三關，二刻則爲八息二至焉，此周天之火候也。其要在乎始於一陽爲主焉。子之時，一陽始生，初九者也，生於素華之宮，升而爲月，是爲龍潛於水者也，至於蓬霄青龍之關焉；丑之時，其氣在於白虎三元海泉之關，是爲木生火者也；寅之時，其氣在於太一元門轆轤之關者也；卯之時，其氣在於白瓊會元冰霄之關者也；辰之時，其氣在於金鳳衡天金城之關者也；巳之時，其氣在於金水玉樓玉蕊之關者也；

午之時，其氣在於透龍蒙金赤城之關，遇之眞陰始生者也；未之時，其氣在於玉玉皇君坤元之關者也；申之時，其氣在於進城命門瑞泉之關者也；酉之時，其氣在於明堂衡蘆七星之關者也；戌之時，其氣在於玉壇通元受盛之關者也；亥之時，其氣在於翠微五路黃鍾之關者也；子之時，其氣逆行，復歸於素華　此周天者也　方其子丑寅也，安坐消息，閉目內觀其五藏，想其肝有青龍盤旋，如霧如露，其出微微，以意交於氣，沈下於心宮，復想其心宮有朱雀焉，閉口以接其氣，然青龍之氣甚微，則息氣三十有六，以制心之火而後行功焉　及其卯辰巳也，亦安坐定息，閉目內觀其五藏，想其心有赤氣盤旋，沈下於肺之上，復想脾之上有勾陳焉，閉口以接其氣，其氣甚微，則服氣三十，以制脾之土而後行功焉　及其午未申也，亦安坐消息，閉目內視其五藏，想其脾有黃氣盤旋，以意遊起至於肺，復想其肺有白虎焉，閉口以接其氣，消息服氣三十，以制肺之金而後行功焉　及其酉戌亥也，亦安坐消息，閉目內視五藏，想其下丹田有白虎盤旋，以意游上至於肝，復想肝之中有青龍焉　開口以接其氣，消息服氣三十，以制肝之木，而後行功焉　既已，補其五藏則可以行日月焉　其交在鼎之左右，可以行八卦之周流焉　當其用事也，先洗其神，乃想其心有日焉　其大如錢，出離於心，復想其光照於五藏百骸，次想其日狀若浮起，鼓口服氣，二十而一嚥之　急想其氣下於十二重樓，環伏其日，沈於脾之上，歸之左消息既定，復想下丹田水海之內有月焉　其大如錢，復想其光照於一身，以意浮起而至於肺，鼓口制氣三十，以首顧左而一嚥之　急想其氣下於十二樓環，至脾之上，入心之右，歸之右　消息既定，而後用事焉

又卷三〇《四神篇》「金關玉户，密有玄印，順時而行，優入於聖」

太陽者，順天符而左轉，內含風雷之氣，是爲青龍，是爲朱雀　青龍者，產自然之日精者也　日精者，下臨(子二於)離位者也　朱雀者，火也，消磨穀食者也　內應於脾，其氣布於四方，本居於坤位者也　日精爲汞，汞者，居於下丹田　下丹田者，人之元陽精海也，以坤位之，故於是生太陰焉　太陰者，地氣，右旋又爲水者也，是爲玄武，是爲月華，夫下於天門者，何也？天之氣下降，通於四肢，衆趨於離位　其下有穴焉，其名曰谷神　上連於泥丸之宮，此所謂聖關也　金關玉戶，其中有玄印者也　經曰：天地之根　其謂此歟！孫眞人曰：自復至乾，陽數終矣　自遘至坤，陰數畢矣　陽進陰退，調順乎四時，明五行之衰旺　衰旺六旺　修眞之理，無加於斯矣　是以二氣者，能內產自然之白霞，與夫日精月華，凝而鍊之，其名曰四象　亦名四神丹　其法何也？　服陽之氣，徐加左轉，於根本之位合於天地自然呼吸　其下功也，自子之時至於丑，則戰勝矣　陰氣者，精也，其名曰姹女　以三車之法，運至於泥丸之宮，故曰南北相交　四象俱備，五行圓滿，八卦自生，九宮自契，合於天地之造化矣　其初行也，動其天關，下產甘露　盡意行之，俟其涌液上流，是爲華池神水　陽氣之效何如耶？　曰魔已敗矣　殺氣衝於天，五日則騰之下漸長，腰脊通暢，前後溲利矣　三旬則騰之下宣焉，騰中有穢惡除六句後宣焉者加乎六七，宣者瀉轉也　疾根癥蟲皆出矣　九句復宣焉，則血下矣　血如鷄鴨之冀　十有八句而後，故皮其脫如麩，外腎拆而痛　至於三年，復如癘刺，此疾根欲出者也　或身痿者，穀氣、風氣、陰氣欲出者也　自腹至腰以至周身，其痛連於心，此藥之應也　飲食無所禁忌焉，一年腹囊長矣，身輕健矣　左右第三椎有罅解重者，五藏之陰毒也　或瘡生於口，或體爛瀝，或髭鬢脫墜，此藥之應也，修之五日則產矣　二年毛髮凋落，久則其體光潤矣　陰氣之效何如耶？　曰或舌澀，則陽氣運轉之候也　六年其體寒，則地氣上騰之候也　或五日，或六日，其骨之節痛，則三百六十骨節開張之候也　百日而身輕矣，津液甘矣，二腎跳矣，騰之下如沸矣　二年首增七十有二骨，前後溲之出如豆如桃之膠，即於火則爲津液，可以爲大藥者也　三年身輕健而若無形，寒暑不能侵矣　經曰：開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矣　塞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矣　故善閉者無關鍵，而六賊不能開焉　此乃聖水也，水中之金也，數數經於火　此乃地也，不得地則不可妄爲矣

又《五戒篇》「殘生之害，莫大乎欲。善保一神，守於天谷」　純陽子呂洞賓　曰：天之陽，地之陰，物之氣，人之性，道之基，德之本，身之祖，命之宗，龍之體，虎之形，精血之名，鉛汞之首也　見魂成三，遇魄爲七，此眞一之源也　於吾之身，鍊其丹田之氣，生自然之神　於十有二時之中，守乎天眞一氣，入於丹田之宮，內無想也，外無意也　不出不入，無往無來，神定自安　此眞一之法也　夫保命者，眞也　人虛者，神也　內外兩合，相宜胎息學者不知於此，而況於旁宗，爲可歎也　夫保命神虛之道，在乎滅情愛，除憎惡，守一神於天谷，運三光於赤庭，以升降五氣焉　八卦潛藏於耶門，周天配度於晝夜，九年可以入於無爲矣　吾有五戒，是亦大道之基焉　絕思慮曰保

大氣，或萬慾已保心氣，薄滋味已保血氣，還津液已有靈根，守大谷已安胎神。《五行篇》周天之卦，順以行功，五行之妙，其用在乎《蒙》。至游子曰：道莫大乎五行。夫水生於申，王於子，庫於辰，故以申子辰爲水之局焉。火生於寅，王於午，庫於戌，故以寅午戌爲火之局焉。金生於巳，王於酉，庫於丑，故以巳酉丑爲金之局焉。木生於亥，王於卯，庫於未，故以亥卯未爲木之局焉。土之局，則與水同焉。於是一陽初動，腎水始生之時，披衣端坐，握固存神，運金精於泥丸，造醍醐於髓海，行此肘後之功也，蓋以子爲水之局也。水雖曰潤下，至子之時王極則返，含眞氣而泝流，以爲朝陽矣。一陰初生，心火欲焚之時，疊手盤足，安靜神識，傳眞一於丹臺，化玉液於血海。行此交合之功者，蓋以午爲火之局也。火雖曰炎上，至午之時王極則返，蒙眞液而降氣，以爲歸本矣。丑之時神水下降，以舌攪於上腭，鼓嚥玉液，下於重樓，歷肝膽而朝於心。行此養水鍊液之功者，蓋以水病子丑，而巳酉丑者，金之局也。金能生水而庫於丑，丑與子相隣而與之合，是爲丑中藏子之水者也。未之時心火下降，以鼻氣綿綿，多入少出，烹鍊液血，傳於黃庭，歷肺腑而歸於腎。行此養火採藥之功者，蓋以火病於未，而亥卯未者，木之局也。木能生火而庫於未，未與午相隣而與之合，未之中藏午之火者也。戌亥之時，心血傳於腎，感陰氣而化精，乃陰盛陽衰之極，即聚火採藥之候。宜調息存神，閉口嚥氣，微脇其腹，覺臍腎熱盛，則轉壓其身焉，未熱則漸加焉，使其精血還元。行此勸陽關之功者，蓋以寅午戌者，火之局也。寅午之火，庫於戌而爲聚焉。戌與亥相隣，而木生於亥。亥之中有木氣，木能生火，可以救火於戌亥故也。或曰周天十二卦氣，惟有金土木，而無水火者，不以抽添，何物以補其修鍊也？曰：周天十二卦氣，即抽添水火之體也。抽添之妙，又在乎屯蒙之時。撰屯蒙以明之。夫坎者，水也。一變而爲水澤之節，其爻居巳。再變而爲水雷之屯，其爻居寅。如用屯之卦，行抽添水數，則當用寅焉。離者，火也。一變而爲火山之旅，其爻居辰。再變而爲火風之鼎，其爻居亥。三變而爲水火之未濟，其爻居午。四變而爲山水之蒙，其爻居戌。如用蒙之卦，行抽添火數，則當用戌焉。故十二卦氣，其用在於屯蒙。或抽水而添火，或抽火而添水。是以五行之妙，修鍊之功，其皆存於斯焉。

又《七神篇》(內經之言，汗漫難窮。五藏七神，妙在其中) 岐伯曰：五藏有七神，而各有所藏。所藏者何也？曰：人之神氣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和智，腎藏精與志。夫藏各有一，腎獨有二，何也？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其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元氣之所繫也。故男以藏精，女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肺者，藏之蓋也。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是其竅也。心主脈，脈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藏之所主也。久視則傷血矣，久臥則傷氣矣，久坐則傷肉矣，久立則傷骨矣，久行則傷筋矣。是謂五勞之所傷也。百病皆生於氣，怒則氣上矣，喜則氣緩矣，悲則氣消矣，恐則氣下矣，寒則氣收矣，熱則氣泄矣，驚則氣亂矣，勞則氣耗矣，思則氣結矣。九氣不作，何病之生乎？

又卷三一《七返篇》(金感於火，火去於金，得其成數，存陽亡陰) 衡嶽眞人陳少微曰：夫金感於火之謂丹，火去於金之謂汞。故丹砂者，太陽之至精，金火之至體，丹汞火精而候足，水雖本質而能全，結成玄元正眞之氣者也。七返九還者，異名而同歸。返者，砂歸丹也。還者，砂歸丹也。或曰七返者，丹砂屬火變而成金者也。火之成數七，七變以應陽元之極焉。以丹砂鍊治，而得伏火鼓成白銀，是一返也。服之一兩，萬病除矣。以白銀化出砂，使之伏火鼓成黃花，是二返也。服之一兩，體和神清，返老歸童矣。以黃花銀化出砂，伏火鼓成青金，是三返也。服之一兩，虛表忘情，心合至精矣。以青金化出砂，伏火鼓成黃金，是四返也。服之一兩，身光燭徹，通於表內矣。以黃金化出砂，伏火鼓成紅金，是五返也。服之一兩，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矣。以紅金(花二化)出砂，伏火鼓成紫金，是六返也。服之一兩，水不溺，火不焦矣。以赤金化出砂，伏火鼓成紫金，於是陽精眞元之氣既足，更以紫金化爲砂，運火煆之者再，則通徹洞曜而爲還丹，是七返也。服之一兩，形神俱合，超然九天之上，更服九丹，位登眞人矣。其法五日一候也，三候一氣也，合用八節二十四氣，是爲一百二十日。斷飛伏之火候也。凡一候則飛伏足矣，五日之內其四用坎，其一用離。用坎者，用水煮之。用離者，用炭七兩，常在鼎之下。常有熱炭七兩而不增減。此陽火之飛者也，故五日爲一轉焉。《八瓊篇》華光之鼎，封以六一。九轉飛精，八卦所出。太極眞人曰：太上有九轉飛精八瓊之方。昔者葛仙翁李八百鼇氏而來，皆修之焉。至游子曰：或有得於玉局化在成都之地中。其法曰：二釜其容一斗七升半，以土作之。既成，以六一泥鎔其外，十日陰乾。復用其泥，如此者五七焉。六一泥法曰：牡蠣，白石脂，雲母粉，磁石，赤石脂，紅礬，各二十兩爲末，黃酒和爲泥，以紙二斤

半入泥中，攪勻用之。初泥釜厚二寸，復泥至五七度者，厚一寸三分。二釜相合，內三分，陰乾。復以六一泥厚錮之。是爲太一中宮華光之鼎者也。再用六一泥法，曰鉛丹粉飛過大黍子，各二斤半爲末，紙一斤半，水浸記，苦酒和爲泥。於是卜名山絕迹之地，有東流之水者，以施丹竈，使水遶焉。丹竈之室其長四丈，其廣三丈。掘地四尺，開三門，東南西也。竈之口面皆造脅焉。竈高九寸，甲子日作之，用甕及細土，勿使有穿。其高九寸，其上平，其泥既乾，乃安神釜於竈中。其釜相合，一倒一正。四面相去九寸，法天象地。又有十二時焉，四六者戊也，二七者亥也，二八者子也，正九者丑也，十二者寅也，十一者卯也。其藥何謂也？曰汞三斤，是爲太陽流珠，玄武之首，坎之精也。曰雄黃二斤，是爲勾陳之粉，冀宮之精也。曰朱砂五斤，是爲太陰神光，朱雀之髓，離之精也。曰硫黃六兩，是爲中宮（騰）（螣）蛇，坤之精也。曰北亭八兩，是爲白虎索林之粉，乾之精也。曰雌黃八兩，是爲庚辛之粉，兌之精也。曰消石一斤八兩，是爲青龍甲乙，震之精也。木律八兩，是爲太白之粉，艮之精也。既擣爲，復加研焉。先布太白於釜，次之青龍，次之庚辛，次之白虎，次之揚綠碧（騰）（螣）蛇，次之朱雀，次之勾陳。實之使平，入汞於神釜之口，合鉛丹泥以錮釜之脣，而復蓋之，且密封之，用六一之泥錮其外者一寸有三分，陰乾。擇戊之日遷神釜於竈中，以重陽日酉之時黃昏也。而下火焉。炭皆斷其拳，燒於釜之下者六寸，焚之至於九伏時，則加至於釜之腹者，燔之亦九伏時，則加至於釜之頂者，燒之亦九伏時，則進火至於合際，十日，則更以加火燒之三十有六日，於是通九十晝夜矣。俟其火熄也，於七日卯之時，出於其竈。俟其冷也，視之則九色飛晶矣。用雄雞之羽掃其釜，出而研之如粉焉。一兩者一劑也，盛以金瓶，沈於寒泉之下，以出火之毒，三七日而後出之，盛以銀函，銀函仍用皮裹之，置蒸甑之中，約炊五斗飯者。十餘日而後出之，陰以乾之，以出水之毒，二三日復研焉。是爲太一八瓊者也。凡欲餌之，於上元日沐浴以五香之水，盛服東向，扣齒九通，跪而祝曰：返我常，歸我神，盡此生，坐在立亡，時乘白雲，八極翱翔，西躋金闕，東升扶桑，日月之精，我得其昌。仍云急急如律令。於是以酒調一銖餌之。并花水亦可也。餌至三劑，則老者返於嬰顏，六府瑩然，三田永清，水不能漂，火不能焚，可以騰空而飛矣。

又卷三五《衆妙篇》　至游子曰：三魄，曰爽靈，曰幽精，曰胎光。七魄，曰尸狗，曰伏矢，曰雀陰，曰天賊，曰非毒，曰除穢，曰嚊肺。三元神其名來育，其長七寸。胃神其長三寸有半。泥丸神在二眉中卻入三寸，其名帝鄉。絳宮神在心之中其（分）（長）一寸，丹田宮在臍之下二寸，其名谷立。心神其形朱雀，其長九寸，其名煥陽。肝神其名童子，爲二玉女，其長九寸。膽神居膜之下，爲玉童執戟，其名龍德，其長三寸。肺神其名皓華，其長三寸，爲玉童執兵。脾神其名寶元，爲三童女，其長七寸三分。腎神其名元眞，其狀如白鹿，而二首，其長三寸七分。九蟲，曰伏蟲，其長四分，羣蟲之主也依腸胃之間，能變成諸患。曰蛔蟲，其（長）（狀）如蛭，其長四寸，善令人腹鳴。曰白蟲，其長一寸，生子孫乃至四五尺，能殺人。曰肉蟲，其狀如爛杏，善令人煩懣。曰肺蟲，其狀如蠶，善令人咳嗽。曰胃蟲，其狀如羣，善令人嘔逆吐，喜嚥。曰膈蟲，其狀如瓜瓣，善令人唾。曰赤蟲，其狀如蛭，善令人腹鳴。曰蟯蟲，爲痕，爲疥，爲癬。

又卷四一《傳道下篇》　呂子曰：鍊形何謂也。子鍾離子曰：神者，形之主也。形者，神之舍也。形中之精以生氣，氣以生神者也。液中生氣，氣中生液，形中之子母也。生木者，水也。生火者，木也。生土者，火也。生金者，土也。生水者，金也。故氣傳乎子母，液行乎夫婦，形中之陰陽也。水之化爲液，液之化爲血，血之化爲津，陰得陽而生者也。陰陽爽其宜，則涕也淚也涎也汗也橫出，而陰失其生矣。氣之化爲精，精之化爲珠，珠之化爲汞，汞之化爲砂，陽得陰而成者也。陰陽爽其宜，則疾也老也死也苦也，陽不得成也。故曰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彼修陽不修陰，鍊形不鍊物，何以能長存乎。夫吾之始胎，自陰中而生陰，因形造形，及孕而出。既壯也，六尺之軀，皆屬陰也。所有元陽者，一黍而已。其大也，可以鍊形化氣，身外有身者矣。呂子曰：然則形陰也，陰則有體。以有而爲無，使形化氣而入於聖者，煉之法也。因形留氣，以氣養形。太上長生久視，其次延年。三百有六十日者，一歲也。三萬有六千歲者，一劫也。三萬有六千劫者，浩劫也。鍊形者，可以至浩劫矣，嚴願聞之。子鍾離子曰：人之形其長五尺有五寸，其有不齊者，以寸定尺，五行生成之數也。心之上爲九天，腎之下爲九地。腎至心八寸有四分，合乎天地者也。心至重樓第一環，亦八寸有四分。第一環至頂，亦八寸有四分。腎至頂，則二尺有五寸二分。吾元氣一日一夜盈滿者，三百有二十度。度凡二尺有五寸二分，爲八十有一丈，應純陽九九之數者也。腎之至頂也，五五純陽之數也。故元氣從呼而出焉。其出也，榮衛皆

通矣。天地之正氣應乎時，順乎節，或交或離，丈尺無窮焉。其從吸而入也，經絡皆闢矣。故一呼一吸，而三才之眞氣天地人也。往來於十二樓，一往一來，謂之一息，晝夜蓋萬有三千五百焉。故吾之呼萬有三千五百，而吾之元氣自中而出矣。吾之吸亦萬有三千五百，而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矣。根源固而元氣實，則其呼其吸可以奪天地之正氣。於是以氣鍊氣，散充於身。清者，榮也。濁者，衛也。皆流通焉。縱者，經也。橫者，絡也。皆舒暢焉。寒暑不能害，而永年矣。根源敗而精氣削，則所吸天地之氣浩浩而出，吾之元氣九九而損，反爲天地奪焉。呂子曰：元氣何以得不亡，用以鍊其形質乎天地之正氣何以能奪乎。子鍾離子曰：欲戰勝者，在兵強而已。欲民安者，在國富而已。元氣者，兵也。在內也，可以消形質之陰。在外也，可以奪天地之氣。身者國也，有象者斯豐足歟！無形者斯堅固歟，萬闔俱闢，而無一失矣。一驥(謬)(諧)行，而有多獲矣。或前或後，以鍊其質，焚其形。或上或下，以養其陽，消其陰。乾坤之鍊有時，氣液之鍛有日。吾之形也，鍊以玉液，則使甲龍以升，而白雪充肌矣。鍊以金液，則逐雷車以降，而金光盈室矣。方其玉液上行，以河車運之於四大，其始於肝受之，則見於目，其光瞭然。次於心受之，則見於口，其液瀲然。次於脾受之，則見於膚，若凝脂然。次於肺受之，則見於鼻，天香達而顏壯矣。次於腎受之，再返本元，則見於耳，天音達而髮黑矣。金液不足進也。若夫還丹未還，見於君火，謂之既濟。丹既還而復赴，敵於眞陰，謂之鍊質。土克水者也，若金液在土，使黃帝回光，斯合太陰矣。火克金者也，若金液在火，使赤子同爐，斯生紫氣矣。火興於水，是乃陽中消陰歟！變金丹於黃庭之內，鍊陽神於五氣之中，於是肝之青氣沖矣，肺之白色出矣，心之赤光見矣，腎之黑祥升矣，脾之黃彩應矣。夫然後朝於中元，從於君火，以超內院焉。下元者，陰中之陽也，其陽無陰。中元者，陽中之陽也，其陽無生。黃庭大藥者，陰盡陽純也。三者皆升而聚於神宮。故下元者，五液所朝者也。中元者，五氣所朝者也。上元者，三陽所朝者也。呂子曰：何謂朝元者歟。子鍾離子曰：混沌判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列五方，其方各一帝焉。帝各二子，其一爲陽，其一爲陰，是曰二帝。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而後定六氣，三陽三陰。其如人之始胎，精氣爲一精氣分而生二腎，左爲玄，右爲牝。玄以升氣而上傳於肝，牝以納液而下傳於膀胱。玄牝者，其出於無，以無爲有者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天地之根也。自腎而生五藏六府焉。肝爲木，其(於)(干)甲乙，其位東之青帝者也。心爲火，其(於)(干)丙丁，其位南之赤帝者也。肺爲金，其(於)(干)庚辛，其位西之白帝者也。脾爲土，其(於)(干)戊己，其位中央之黃帝者也。腎爲水，其(於)(干)壬癸，其位北之黑帝者也。故一氣運五行，五行運六氣。其先之者，陰陽也。陽有陰中之陽，陰有陽中之陰者也。次之者，五行也。有水中之火，火中之水，水中之金，金中之木，木中之火，火中之土者也。在人者，於是交合焉。故二氣分而爲六氣，大道散而爲五行。曰南至也，一陽生而朝氣於天焉，五方之地陽皆生矣。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春令行，而黑帝不收其令，則寒不能變溫矣。赤帝不備其令，則溫不能變熱矣。曰北至也，一陰生而朝氣於地焉，五方之天陰皆降矣。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秋令行，而赤帝不收其令，則熱不能變涼矣。黑帝不備其令，則涼不能變寒矣。故推而言之，日月之間，一陽始生，而五藏之氣朝於中元焉。一陰始生，而五藏之液朝於下元焉。於是三陽朝內院，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陽中之陽，謂之三陽。心神返天宮，皆所謂朝元者也。

姬志真《谷神論》

乾坤蘊太易之道，人物資天地之竅。萬象昭回，羣生出沒，形器變化，時序推遷，鼓舞風霆，趣捨新故，有形必易，有開必先，莫非神之所爲也。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者，無形，無我，無執，無方，故能入水火而不傷，貫金石而無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挾宇宙，乘日月，彌滿太虛，而陰陽不測也。能藏於不得遁而皆存，經物而物不覺，首出復入於造物之無盡藏也。觸而動，感而應，猶薪之續焰，莫不皆傳，授而不既。由是觀之，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通天地一氣之間，無不在焉。控御衆靈，化育羣類，其名同帝。帝則神之主也。神之主，無爲也；神之變，無不爲也。以體言之則無人，以用言之則無我。無人則獨立而不改，猶環樞之運於中，而無一毫之礙；無我則周行而不殆，猶橐籥之應於氣，而無一物之遺。虛而能應謂之谷，靈而不竭謂之神，深遠微妙謂之玄，和而不唱謂之牝，不生不化而能生生化化，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則綿密而無間，不勤則應接而不勞，特言神用之妙而已。天地之大，猶根於此，況其下者乎？以身觀之，自虛而有神，因神而有氣，因氣而有形，神氣形具合而一之，猶雲之從龍，風之從虎，未始相離也。六鑿既開，七情互用，惟形是守，

人僞日增，擾擾萬緒起矣，以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德有心而心有眼，奔馳諸境，驅役五官，識解弛張，逆料得失，惟教形之不暇，孰將議其所謂吾神哉？凌虐神主，攪擾心靈，物兀事繁，形斃神遊，故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何人哉，而不自知也，惟大人而知者知之矣。《莊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又曰：一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解心釋神，大同乎溟涬。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則主能安而用神矣。人有修者，有曰存神，有曰思神。存則將遊於物之初，而有存之之意焉；思則必求心之放，而有思之之念焉。夫存之者何物？思之者何人？得思存之所自而起者，則忘思存矣。忘思存則靈源湛寂，乃不期而存存其存，而有存之迹在，神其神，而有神之迹存。本迹俱忘，乃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其所謂神者至矣。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六《中黃先生問答》

或問：如何謂之三界保舉？

答曰：學者常以忠孝二字貼在額頭上，要念不安動，身不妄爲，言不妄發，律己須索嚴正，待人卻合寬厚，所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積日久久間，則上品中品下品的人，便自然心悅誠服，讚詠之間，不待思惟，說出來便相信了。諸其根源，只是就誠字上做出。世人三等既相信，天地鬼神亦相與矣，何患不成仙也。因告之曰：學道之士，若有得三十分工夫時，天心方印可，行法則法有靈驗，辦道則道有成就。第一要踐履十分端正，第二要守道十分靜工，第三要臨事十分誠敬，無有不應。若無此三者，縱是參到天涯海角，見了無數宗師，只恐虛老歲月。又曰：胸中不可無明鏡一面，以其能洞照事理，云爲不昧。又不可無利劍一張，以其見事能斷制，無復狐疑猶豫之情。又不可無官稱一枝，以其知輕識重，不差分毫。具此三物，方可保其學至聖賢神仙地位也。

或問：淨明之道，尚神奇變化否？

答曰：大道無名無形無情，所以曰平常心是道。又曰：萬般祥瑞不如無，平常安穩卻合道。學者但當行持，能淨能明，能忠能孝，久久至於眞淨眞明，眞忠眞孝，感格齊穹，自有成就，成變化，行鬼神，雖舉意皆如然，而終不失正念，其道莫大焉。世俗所謂神怪之事，實非所尚也。

或問：罪福因果之事有之乎？

答曰：未須盧引仙經佛教，但以儒書言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即此便是罪福因果，所以先儒有云：天地間只是一個此感彼應。又曰：通塞虛空，無非此理，如此則感應之道昭昭矣。大凡人作善者，譬如下五穀種子，分明是春種秋收；作惡者，譬如彎弓入陣，決定有報箭來。但上品之士決不肯犯，中根之人喫拳後，方省記打拳時。愚暗者至然不省。

問：亦有作善作惡無報者乎？

曰：果熟然後蒂落，未熟時勿說其不落也。前賢詩云：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或問：許吳十二眞君，向來修仙道，皆是出家高士否？

答曰：謹按《仙傳》云，都仙許眞君，少時剋意爲學，博通經史，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郡舉孝廉不就，晉朝屢加禮命，乃以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吳君仕吳爲西安縣令分明是也。天性至孝。陳君、周君皆世族儒生。甘君乃草澤布衣。施君初爲鄉壯士，乃劍絕倫。彭君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時君、鍾離君、鍾離君皆都仙姊氏之子。黃君實都仙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修行之士也。此外惟有曾君、時君，從少爲黃冠上士，然皆慕孝道之教而成眞焉。由是觀之，道由心悟，玄由密證，得其傳者，初不拘在家出家，但有志節，無不成就。何況日月二君，元傳淨明忠孝之道，不必廢人倫，外名教，絕俗離羣，而吾師玉眞先生遇都仙，亦以在俗之身焉。學者無間道俗，勉之勉之。

或問：都仙眞君既是太陽上帝化生，而於晉朝仕不顯融，止舉孝廉除縣令，何哉？

答曰：大凡得道至人，皆神靈變化，隱顯莫測，不以官職崇卑爲拘也。所以葛稚川《神仙傳》云：老子乃天之精魂，無世不出，如上古皇時爲玄中法師，黃帝時爲廣成子，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史之類。又如梓潼帝君，生周宣王時，爲大夫張仲孝友是也。又如玄天上帝，出現宋朝，爲狄招討馬前，曾現示龜蛇之形，則化身爲將軍矣。又如純陽眞君生唐時，不過一進士，道成之後，自稱前生乃九天御史。蓋諸聖賢往往皆如藏教中所云，道果已成，迴入塵勞，退位度生，豈凡夫所能測度哉。

或問：王禎農書所載鐵柱之事，只是地之精華涌出，何以今古相傳，畫圖明明作役使鬼神，用工下手之狀？亦必有所據

答曰：世間此等事，說來煞有曲折，但須探造道妙，智周萬物，無所不通者，可與語此　按藏教中有云：譬如一種飲食現前，天人鬼畜四類，所見自是不同，謂各隨其福業故耳　天神見是酥酪妙饌，世人見是平日飲食，餓鬼享之爲吞火食炭，禽獸食之則止充饑而無味　所以一切山林屋舍，舟船車轝等，彼四類見之種種各別　又云：恆河中水，人見則分明是波浪，業重之鬼見之顛倒，以爲煙焰矣　又舊記雷書有三種鬼囚，皆是凡夫所犯，殘後料揀罪狀，當入此數　一是輓運雨澤，謂運水逆升虛空，助龍行雨　二者捷汲溟波，俗謂之推潮鬼　三者伐薪煮泉，諸處湯泉是也　以人觀之，則云雨自天降，潮是海涌，湯泉是土地所出，那有許多事？而冥冥中所見如此　今夫鐵柱當湧出地時，都仙宴息眞淨妙明境中，不過微作念耳　蓋成道護生時節，因緣應如是也　此即關尹子所謂道無鬼神，獨往獨來的境界　今此教中謂之深造眞淨妙明之心學　若凡夫肉眼，當時自見有許多鬼工現前，鈴槌鑪鞴，靡所不有　若業龍蛟蟹之類，則當時自見有鐵柱鐵鎖制伏拘束，牢密牢固，畏懼退縮，略不敢動作矣　無他，只是有道之士，心境虛明微妙，所見自然輕清，無許多繁擾粗重　縱有所作，皆神動天隨，不過性海中一浮漚發耳　若凡夫蛟蟹輩，業力濃厚，所見自然粗重惡濁，便有許多境界現前　所以上聖高眞，往往指此輩爲妄見妄聽之徒　如此則人間相傳，安得而不爲圖畫哉

精神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八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注：威，害也　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謂死亡也　畏之者，當保精養神，順地承天也　○疏：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　人威即三塗惡趣，北酆羅酆之刑法也　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無狹其所居。○注：謂心居神，常當寬柔，不當急狹也　○節解曰：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也　○御曰：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室生白也　無厭其所生。○注：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托於空虛，喜於清淨，若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節解曰：謂厭生死者，故行一愛氣，惜精爲生之寶　○御曰：身所生者，神也　無厭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也　虛曰：所生謂神也，心靜而神安，心躁而神去　○疏：厭，舍也　狹，局也　居，安處也　所生，心也　言修行道人，必須處心無系，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厭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爲，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染，處中而忘中，是眞學道者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注：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淡泊無欲，即精神居之不厭也　○疏：唯彼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注：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注：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　○疏：智符道境，了達眞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墮體，故不自見。自愛，○注：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注：不自高貴，榮名於世　○疏：保養眞性，不輕染，故自愛也　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注：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而爲言也。

《太平經鈔》辛部　天地之間，凡事各自有精神，光明上屬天，爲星，可以察安危　天地之性，自有格法，六甲五行四時節度，可以占覆未來之事，作救衰亂，防未然之事　臣見君父之衰，救之，使其更興盛，是大功也；深知其衰也，不救之，或反言而去，名爲倡訞，罪不除也　三事，臣知其君有失，將靦凶害而救之，使其更無凶害，是大功也；知而不救，名倡凶，其罪不除也　四事，知君理失其要意，災害連起，而救助其理之，是其宜也；爲曉事之臣，知而不救，其罪不除也　五事，臣知其君年少，其賢未能及事而救之，助其爲知，是其宜也；知而不助爲賢，反言不及，名爲不忠，弱其上，其罪不除也　六事，臣知其君老，有天期而憂之，爲其索殊方大賢之助，異策內文，令君更得延年，是大功也；知而不能，反言吉凶者，其過大也　七事，爲人下知上有

也、有失理、或失宜、而共救之案之、是爲大功、知而不救、自解避而去、爲不順忠孝之人、罪皆及其後　人事、父母有疾、占相之知、能盡力竭精、有以救之、知而不救、天將大罰　凡事、父母年老且盡、爲子者知父母老期將至、爲求賢師異方、令得丁強、孝子之宜也、此由食人之食、以食歸之、而有大功也　十事、知人凶衰、有大害患將至而救之、使其更興、與其命方異策、內文善事、令無復憂苦、是爲大功、知而不爲、有罪不除也夫爲人子、見父母有死難而施去之、處衆違苦、此乃與禽獸同耳　豈可統三才、繼天地乎？是以擊人出也、施教戒、勸人爲善、斷絕凶惡、以救天地之災、令三光五行、星辰順軌、豈徒言哉？今天上乃具出文書、以化除諸災害、以致善、是故吾自曉勅真人出書也　今天上教吾大道、勿有藏匿也　今天地大周更始、災害比當消亡、無復餘粮類　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定善不可復變易也　雖聖賢之人不能復致其文辭　夫文辭、天地陰陽之語也　故教訓人君賢者而勅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　所以言藏藏者、賢君得而藏於心、用於天下、育養萬物而致太平也　而歸功於上帝、則堅於石室深穴也　天生善物、必歸之善處　如珠玉也、必帝王寶之　其蠲惡之物、衆棄之　況人爲善、而天豈不愛乎？帝王豈不重之乎？今天上無極之天、中無極之天、下無極之天、旁行無極之天　今爲法、況三道集氣共議、其應天地人之位也　乃太平至、天悅喜、則帝王壽　其道神靈祐天地、善氣莫不響應、道德日至、邪僞退、訞孽妖滅　凡罪悉除、萬善自來、五行和、四氣時良　其爲政法、起於本　本者、天地之間人象神　神象人、而各自有隅、聚亭部鄉縣善惡、所好所疾苦、各有其本　事皆近察、察自相短、短長得失、明於日月　故大教其集議、賢不肖共平其事　故天下州縣鄉里置封、仰萬民各隨材作書、直言疾苦利害可否、致書投於封中　長吏更撰上天子、令知民好惡賢不肖利害、可集議而理之、即太平之氣至矣、而福國君萬民、萬二千物各得所矣　封即今匭函也

天道有緩有急、人事亦然、有緩有急　天道急、即風雨雷電不移時而至、人道有急、亦趨走不移時而至　急者即以時應天法則上之、刺一通付還本事、而有賞罰、緩者須八月爲一日上也、天上法如此　夫陰陽爲法如此、人道亦如此矣　凡人腹中、各有天子、五氣各有王者　天有五氣、地有五位、其二氣主行、爲王者主執正　凡事居人腹中、自名爲心　心則五臟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　主執爲善、心不樂爲安內邪惡也　凡人能執善、清靜自居、外不妄求端正、內自與腹中王者相見、謂明能還視其心也　心則王也、相見必爲延命、舉事理矣、不得見王者、皆邪也、不復與王者相通、舉事皆失矣　而復早終　今太陽德盛、欲使天上大下、上無竟、下無極、旁行六洞外內　眞神眞精光悉出助帝王治、而致上皇洞平之氣、未常見之　善人命長、萬物無復夭死自冤者、而邪神悉消亡、天下無復強枉病者、豈可聞乎？善哉子之問也　天使悉斷邪僞凶惡、而出眞事　凡圖畫各有精神、眞事有眞神、邪事有邪神、善事有善精神、惡事有惡精神　夫蓄積邪之家、後必有邪害也；蓄積眞文眞道之家、後必有度世者也　故眞僞各精所致也　故天有吉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　地亦有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　夫三皇五帝各有親屬兄弟、三王五霸各自有親屬兄弟　小小分別、各從其類、世興則高、世衰則下　比若晝夜、相隨而起、從陰陽開闔、到今不止　貧爲小人、富爲君子、更共相爲使轉相理　是天地親屬也、萬物不興、其中幾類似之、而實非也　天有六甲四時五行剛柔牝牡孟仲季、共爲親屬兄弟而敬事之、不失其意、以化天下、使爲善主、仁義禮智文武更相爲親屬兄弟　夫道與道爲親屬兄弟者、凡道乃大合爲一、更相證明轉相生　今日身已得道、凡道人皆來、親人合心爲一家、皆懷善意　凡大小不復相害傷、災害悉去無禍殃　帝王行之、天下興昌、垂拱無爲、度世命長　吏民行之、其理日明　凡道皆出、莫不生光　道與道爲親屬傳相行　故與道召道、以道求道、即道爲親屬兄弟　尚化如此、則天下皆好生惡殺、安得有無道者哉？德與德爲親屬兄弟者、今日身執大德、以德爲意　凡有德之人推謙相事、天下德人輩出矣　以是爲法、安坐無事、帝王行之、其國富、吏民行之、無所不理　以德召德、德自來矣　仁與仁爲親屬兄弟者、今日身爲仁　凡仁者自來相求、以仁召仁、仁人盡來矣　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吏民行之、莫不相親　所謂仁與仁合爲一家、是爲親屬兄弟矣　義與義爲親屬兄弟者、以義求義、今日身已成義　凡義之人、悉來歸之、以義合也　帝王行之、苦樂相半；吏民行之、生傷半　以義求義、是爲親屬兄弟矣　禮與禮爲親屬兄弟者、以禮求禮、今日身已成禮矣　凡禮之人悉來、行者守節、生者不安、腹中內空虛、外使若環、趨走跪起、無聞命矣　日短、衣物盡單　帝王行之、愁苦且煩；吏民行之、職事紛紛　丁者力乏、老弱傷筋　禮禮相親、是爲親屬兄弟矣　文與文爲親屬兄弟

者，今日已成文矣。以文求文，文人悉來至皆雲，中外積之聚若山，至誠若少，大偽出焉。帝王行之，以理其事，或得或失。吏民行之，更相期，妄以相拱，害變疾病萬種，人日短命。以文相期，以文相恐，轉相取轉相生，此乃文之親屬也。武與武爲親屬兄弟，今日已成矣。以武行武，凡武人悉來聚。其氣陽陽，其兵煌煌，其力皆倍，其目皆張，其欲怒不得止。武鬼居其角，取勝而已，不復惜其命。君子行之，其治日凶；則吏民行之，滅殺人世，無有善意，理有聚害，此即以武生武，則武之親屬也。辯與辯相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大辯矣。凡有辯之人悉來歸之。辯辯相與，無有終窮。一言爲百言，百言爲千言，千言爲萬言，供往供來，口舌云亂，無有眞實。人君行之，其政萬端；吏民無可置其命。以辯求辯，是爲親屬兄弟也。法律與法律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法律矣。以法律求法律，凡天下法律之人皆聚。事無大小皆有治，凡人無有無罪之人也。自生至老，一人之身有幾何罪過？無有無罪者。以此相生人，君子之十九強死。以此爲理天下，大亂不可止也。以此論親屬兄弟相求，各從其類。理亂之本，太平之基，審此九事，可知也。天上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氣出助之；好行德者，德氣助之；行仁者，天與仁氣助之；行義者，天與義氣助之；行禮者，天與禮氣助之；行文者，天與文氣助之；行辯者，亦辯氣助之；行法律者，亦法律氣助之。天地各以類行神靈也。天將助之，神靈趨之，深思其要意，則太平氣立可致矣。

又 說天地上下中央八遠郵亭所衣食止舍何等也？作道德而懷疑者，取決於此讖。今天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地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八表中央皆有之。天上官舍，舍神仙人。地上官舍，舍聖賢人。地下官舍，舍太陰善神善鬼。八表遠近名山大川官舍，以舍天地間精神人仙未能上天者。雲中風中以舍北極崑崙。官舍郵亭以候聖賢善神有功者。道爲首，德爲腹，仁爲足而行之。天設官舍郵亭，得而居之。欲得天力者行道，欲得地力者行德，欲得人力者行人。此三者，無窮之路；失此三者，亂之本也；不循此三者，名逆天。故聖人苞道德行仁，過此而言，屬萬物之行矣。

請問四時之神氣以助理致善除惡，何者致大神？何者致中神？何者致小神？曰思月建帝氣者致大神，思相氣者致中神，思殺氣者致小神，思月建後老氣者致老物，思月建後病衰氣者致邪鬼，思月建後死氣者致純鬼，思月建後破氣者致破殺凶惡咎害也。生氣者屬天屬陽屬前。天道以神氣生，故令前六神皆生；後六神屬地屬陰。天道以死氣爲輔，爲物凶咎，子欲使後世常謹常信，自親自愛，神明精氣，不得去離其身，則久知老不知死矣。夫神明精氣者，隨意念而行，不離身形。神明常在，則不病不老，行不遇邪惡。若神明亡，病者立死，行逢凶惡，是大窮也。人欲不病，實精自守也。凡事不過自然，自然中無精神。凡事皆不成神，不過大道與天地之性，中無大精神，尚皆不成，不能自全。故天地之道，據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保養精神，故能長存。精神減則老，精神亡則死，此自然之分也。安可強爭乎？凡事安危，一在精神。故形體爲家也，以氣爲輿馬，精神爲長吏，輿衰往來，主理也。若有形體而無精神，若有田宅城郭而無長吏也。夫長吏者，乃民之司命也，忠臣孝子大順之人所宜行也。夫人之身，而不忠於上，不孝其親，是負其身，戮其刑，亡其本也。常思善，精神集來隨人也；思惡，精神亦來集人也。乃入人腹中，隨趨人所思，使悄悒不能定之矣。

請問胞中之子，不食而取氣，在腹中，自然之氣，已生，呼吸陰陽之氣，守道力學，反自然之氣，反自然之氣，心若嬰兒，創生矣，隨呼吸陰陽之氣，即死矣。

〔附〕《太平經》云：請問胎中之子，不食而炁者何也？天道通有自然之炁，通有消息之炁。凡在胞中，且而得炁者，是天道自然之炁也；及其已生，噓吸陰陽而炁者，是消息之炁也。人而守道力學，反自然之炁者生也，守消息之炁者死矣。故夫得眞道者，乃能內炁，外不炁也。以是內炁養其性，然後能反嬰兒，復其命也。故當習內炁以內養其形體。

〔存〕《三洞珠囊》卷四《絕粒品》引《太平經》第一百二十云：是故食者命有期，不食者與神謀，食氣者神明達，不飲不食，與天地相卒也。

又《盛身却災法》 年十歲，二十年神。年二十，四十年神。年三十，六十年神。年四十，八十年神。年五十，百年神。年六十，百二十年神。年七十，百年神。年八十至百二十，神盡矣。少年神加，年衰即神滅，謂五藏精神也，中內之候也。千二百二十善神爲其使，進退司候，萬神爲其民，皆隨人盛衰。此天地常理，若以神同城而善御之，靜身存神，即病不加也，年壽長矣，神明祐之。故天地立身以靖，守以神，興以道。故人能清靜，抱精神，思慮不失，即凶邪不得入矣。其眞神在內，使人常喜，欣欣然不欲貪財寶，辯訟

爭，競功名，久久自能見神　神長二尺五寸，隨三行五藏服飾　君仁者道興，君柔者德生　中心少有邪意，遠方爲之亂，神氣周流，疾於雷電，急還神明，以自照內，故病自愈而人自治　故人生百二十上壽，八十中壽，六十下壽，過此皆夭折　此蓋神游於外，病攻其內也　思本正行，令人相親愛　古之求壽，不失其道者　天地有常行，不可離本也；故求安而長存者，慎無忘此道本元也　故畫圖以示後來　陳人物生受命之時，久遠以來到今，不失陰陽傳類，更相生而久長，萬萬餘世，不可闕也　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爲君，衰即爲民，盛即得道，衰即受刑　夫孝者，莫大存形，乃先人統也，揚名後世，此之謂善人謹民　天地愛之，五行功之，四時利之，百王任之，萬民好之，鬼神衛之，五藏神留之　遇之得生，今且失之　離我神器，復爲妖士，變化無常，復爲萬物矣

又《是神去留效道法》　神人言：明行效道，視命在誰乎？令人昭然覺悟，知命所從來　法審誰者，持其正也　人法陰陽生，陽者常正，陰者常邪；陽者常在，陰者常無；陽者常息，陰者常消；陽者常生，陰者常殺　人日三變，象三氣，其政殊異，相與分事乖錯，不相從也　而皆使其常，守人形容者，吉　唯有眞道者，能專精自殊異也　不學者，則不知神去留之効，急見之物，不可隱也　故君子制戶不制鬼　人不卧之時，行坐言語，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辭以爲法度，此人神在也　及其臥目而卧，光景內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內也　及其定卧，精神去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耳不能聞，與衆邪合，獨氣在，即明證也　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長壽，失之即命窮　人之得道者，志念耳；失道者，亦志念耳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卷四

雲峯按，元始秘言曰，恍恍惚惚火中生神，杳杳冥冥水中生精　火炎昇上七返生神，水流就下六化生精　七六變化上下相成，精神往來妙體含真　神七變生眞火，精六化生眞水，七六十有三之妙數，无出天地之水火　故天候三十六陽而生火，地候三十六陰而生水，合七十二候而周天之數足矣　仙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无邊際，妙哉大洞經　然不言五行而專言水火何也　蓋水火者日月也　陰符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人能仰觀俯察而得其火候之祕，則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可謂平地登仙矣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若椀若盌，若能建天地　乘龜數蓍，破其文石，皆能貴吉凶　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二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雌雄生，牝牡生　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　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內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　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二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即象存矣　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　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　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　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　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去之者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心應棗，肝應楝，我通天地　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我與天地似是似離，純純各齣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皆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大地存焉　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波　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　譬如屋宇車乘，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　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　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　如搖篋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　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

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爾。津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玉清无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七　精神生命根

精者神之本，炁者神之用，形者神之宅。故神太用則歇，精太搖則竭，炁太勞則絕。是以形之生也，以其有神也。神之有托者，以其有炁也。精竭則炁耗，炁耗則神離，神離則形死矣。比之於燭，燭盡則火不居。方之於堤，堤決則水不住。故精神者，一身命脉之所關係，可不愼歟。人所當厚此章，以力通爲妙。行力者，非手執足行之力，卽釋氏五力十力也。五力信力念力精進力定力慧力，一是處非處如實力。二知三世報業力，三知諸禪解脫三昧力，四知衆生諸根上下力，五知衆生種種欲力，六知世間種種性力，七知一切道至力，八得風命智力，九得天眼能觀一切力，十得漏盡智力。通爲十五力，具載藏教不可誤也。

又　元始天王曰，文章大洞玉章第十九津液洞源津液神通辛亥壬子良辰青精上華炁。

津液之在身，如水之在物。雖无可得乎。前輩云，涕唾精津炁血液，已般皆是劉塗物。雖然非藉此无以滋養生根。

太微玄景童一云景精乃太微小童名字。此章以津液主義，故以太微小童流布華景之炁，通暢百關，母致津脉凝滯，所以易生也。太微，蓋經中有五。上卷云玉符徵太微，太微天宮。此中卷云太微玄景童，混合太微童，下卷云越轉入太微，蓋神九天之上，復有太微天帝，太微大帝，少微大帝等類神化玉室內。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身神凝結於心宅之內，乃透金貫石，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亘古今胎佛母，亦謂之元始天尊，在保守耳。虛靜先生云，欲要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眞精損筋骨。神若出時急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與暮暮，自然赤子產眞胎。神化者，萬炁萬神變化也。玉室者，卽人身中金房玉室。若能鍊以天和，千日可以變化。【略】身中五藏六腑之神也，人炁和則神和。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五《精神》　精神者，君臣也

《玉清神錄》云：夫神者君也，氣者人也，心神動則精搖，精搖則使形不安，若二事各命清淨無爲，則萬事自安也。又曰：太修身之道，存氣之寶也。然一身之根有三，謂精、氣、神也。此三者，本天地人之氣也。神者受於天精，天精者受於地氣，地氣者受於中和，相爲其成，道也。故神者乃乘氣而行，氣者神之舍也。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須爲理，故人欲壽者，當愛氣，尊神，重精也。精轉爲神，神生於明，夫氣生於精，精生於神，神生於明，故人生本於陰陽之氣，氣轉爲精，精轉爲神，神轉於明。是故不欲老者，當念守其氣，含精神也。令子出其形，含而爲一也。目視精自見，身無轉意益精也。此神光欲生也。心中大安，欲無若喜也。但直閉目而卧，著志意於身內，身意不出，則身鍊形變也。如此，則理身已得也。大事自應矣。神哉，此道也。內已致虛，外以安理，不用筭勺，自然致也。神智之泉，夫神智之泉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公。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水性欲清，沙塵藏之，人心欲清，嗜慾則生，豈能善之？故鑒明則塵垢弗集，神清則嗜慾不入。是以聖人輕天下，以神不累；細萬物，以心不惑；齊死生，則意不撓；同變化，則明不眩。

又《入室思赤子法》　老子曰：吾道生於惚恍而無形，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包含於天地之表，還入於毫毛之裏，分之爲日月陰陽，含之爲夫婦。演布於八卦，乾坤爲頭首，胞胎轉相生，變化有前後。處任爲十月，結定神備有，虛無把錄籍，司命往奉尊。陽精爲室宅，包形立相待，陰陽相感泄，開閉藏其裏，清轉上爲頭，精凝成童子，璇璣與玉衡，鼻爲其梁柱，合觀於八極，兩半共爲友，合精於子午，藏形於卯酉。明堂開四仲，洞房在其後，丹田著後宮，自口王父母，丙午拜眞人，丁巳伏命受，戊寅御丹錄，光曜所藏止。精明合且離，出規還入矩，鈎明照神後，往來有配偶。皇制有其階，自然如雲雨，陽出眞人陰。學之爲師父，棲宿有常處，正在洞房裏，三五運返覆。甲癸邀辰巳，子午都集會，吾道自索子，邀之於南極。眞人自告子，安之令審諦，枯木不煩擾，乙壬於寅卯，午申亦相須，內辛於亥酉，未戊邀中野，吾道已見矣，忽然無所有，丁庚子與午，戊己卯與酉，失候不相睹，吾道去萬里，周旋天地間，傷命還害子，觀吾陰與陽，交精相哺乳。此謂養赤子，勿失其時矣。甲癸邀辰巳，注云：子丑者謂甲癸日也，時加於辰，加巳，加子，加丑也，到此時道未養已，當當念之矣；乙壬之日時，加寅，加卯，加午，加申也，當復俟之，勿失其候矣；丙辛之日時，加亥，加酉，加未，加戌也，爲老公見之勿驚也；道之化見矣；丁庚之日時，加子，加午也；戊己之日時，加卯，加酉也。失此四仲之日候，而不相睹，吾道去萬里愼之

老子曰：爲吾道者，當先安牝牡。牝牡者，腎也，腎門元氣也，元氣氣常下行，元常上昇。元者赤，氣者白，元上到心中，心中當動，動即元下矣。

老子曰：元者，安雌雄。雌雄者，心也，一名明堂，得元因共養，合成赤子。赤子，自然也，念令上昇，昇於眞人。眞人者，宿衛之臣。赤子到，則因安心定意，泊然安意洞房中矣。

老子曰：赤子到，因還意於洞房。洞房者，兩目間，有眞人不衣而到，住下視赤子，赤子到，眞人乃立。眞人所以到住，何也？欲令赤子得昇耳。赤子昇，眞人復，赤子不昇，眞人不復，不復早已。

老子曰：夫赤子初欲昇時也，形似丹蛇，其光照人，忽然到著人面，若炬火聲矣。此即赤子到矣。

老子曰：夫赤子之欲昇時，形似丹蛇，安意如故，須臾當忽然不見矣。

老子曰：丹蛇者，日之精也，日精作火形來著人。欲來著人，人心動；人心動，即赤子不得昇，遂令後難致，難致則冥冥絕矣。

老子曰：丹蛇來到，心不驚不恐者，當與眞人共語。時日中忽然見正黃浩浩而無形，兆身體因變化，見西王母乘鳳凰之車，後駕六赤龍，車前三朱雀，見之忽驚也，有頃，忽然去矣。

老子曰：當見西王母到時，但恍惚而已，雖乘鳳凰之車者，忽然恍去矣，前三朱雀，後六赤龍亦然也。

老子曰：當見西王母之時，與人語，愼勿答也。不答，當復有所告問於人，愼勿答。不答，恚怒，勿恐怖也，恚不止，眞人自代子與語，畢，自去矣。

老子曰：西王母去後，大道來見矣。當大道見時，身形乃曠然昭浩而無形兆，上見日月星宿，若有若無。當有天師與眞人來見，倡樂萬端愼勿視也，仙人玉女愼勿觀也，龍虎禽獸愼勿驚也。

老子曰：此倡樂、天師、仙人、玉女、禽獸，皆非眞也，但自子形中五臟六腑都精神耳，非眞道也。

老子曰：天師眞人來見子之時，安心定意，善與人語言。吾見子信，告子道，張羅其綱，具見子矣！

老子曰：參乘戊子入室，百日神明相睹乃止。精神通洞，舉足萬里。精之畢熟，少食，爲有齋戒，洗心沐浴，往來急疾，狀若風雨。

老子曰：人頭者，道之所往來解止處也，號陰陽。陰陽者，兩目也；陰陽者，道一之臣人也，道之所尊器也，主調御兩目精光者，故曰兩半成一也。一正在明堂中，兩半所處也，陽精光於子午，收明於卯酉。子午者洞房也，卯酉者明堂也，亦方圓一寸，正在兩眉間；明堂卻入一寸，名洞房，亦方圓一寸；又卻入一寸，名丹田，此三者，道之往來變化常處也。

又卷八七《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人之有五臟，溫凉寒燠，猶天之有四時也；人之有耳目，猶天之有日月也；人之有精神，猶天之有太帝也。精神居乎心脾之中，肺肝之間，猶太帝處四守之內也。精神以膽爲御坐，猶太帝之居紫微宮也；以心爲御庭，猶太帝以太微爲御庭也；以脾爲內室，猶太帝以軒轅爲內舍也；以肝爲咸池，以肺爲天河，以腎爲司閽，猶太帝之有四守也。紫微執計而先左，故精神據膽而守肝，是以人生莫不以溫恭慈喜爲先治也。精神以氣爲乘輿，以行爲五識，猶太帝以運爲術，行以周乎天也。

夫氣之在人，亮清而爲嚴。氣激濁而爲呿，聲搖延而爲音。呿放舒而爲呼，音平辯而爲言，呼怒鼓而爲詈。言深爲語，語深爲談，談深爲論，論深爲議，議深爲罵，罵深爲詈，詈深爲謗，謗深爲誹，誹深爲讒。

氣整沖至，精神篤之，爲志；氣循准常，精神守之，爲性；氣會機指，精神適之，爲情；氣密隱模，精神運之，爲意；氣合裏遇，精神澄之，爲懷；氣因事結，精神係之，爲憂；氣美偶觸，精神降之，爲勇；氣營馳御，精神崇之，爲願；氣仁垂注，精神鐘之，爲念。念深爲矜，矜深爲愍，愍深爲慈，慈深爲悲，悲深爲啼，啼深爲號，皆肝府之氣起也。

夫肝者，精神首運之路也。故嬰兒之生，嚙藉而先啼，肝氣激也。未知偶識於人，寤寐怡然而獨笑，肝氣浮也。未知有搖於人，掘支躁然而獨搖，肝氣煩也。多恐驚而無當捍之威，善直一而無繁頊之欲，皆精神未及周御於肺、脾、心、腎、四臟之氣也。

夫魂魄者，精神所首，左枕爲魂，精神所體，右據爲魄。故肝藏魂，魂動爲恐；肺藏魄，魄動爲懼。魂震爲驚，魄震爲怖。故嬰兒之所以多恐驚者，精神之所在肝也。及其長有怯勇者，膽虛爲怯，膽實爲勇。膽附乎肝，生而怯；膽附乎肺，生而勇。剛捍而生，膽附乎肺；柔澤而生，膽附乎肝。人怯，積習懼捍，變而成勇者，膽氣漸而增也。人怯，醉酒恚亂，奮而成勇者，膽氣脹而滿也。醉而喜怒，悲呼交錯，不至其常者，五臟之氣浮而亂也。

精神御氣於肝，氣清而爲溫恭慈仁深念之遠。其體恭而安，其視治而

正　氣浮而爲喜適感會之悅，氣煩而爲戲歡笑劇之極，氣激而爲啼號哀泣之至。由是有樂極則悲，悲極則樂，亦復爲憂恐怵惕愧慙之時，皆肝府之氣激動之中，因事周環懼憂之所生也。

精神御氣於脾，氣清而爲公正弘暢吟咏閑遠之思。其貌則和而舒，其視則平而亮。氣浮而爲輕委於物不慮之誤，氣煩而爲寬慢驕縱豪誕忽忘之失，氣激而爲矜擾怨恚嫌恨忿懟距塞之違。

精神御氣於心，氣清而爲鑒達周物之敏，其容是有決速之精。氣浮而爲虛華、矜妄、輕談、翻齬、詆訶是非之論，氣煩而爲耽愛、美著、奢華、矜誕、尅好勝人之傲。其視則高而眇，其與人對則以貌忽人，有蕭然無偶之狀。舉動不自勝守，氣激而爲脫輕飄躁之烈。

精神御氣於肺，氣清而爲貌威色尊不可狎之顏。氣浮而爲輕冶貌列高深失準，有不常之色，氣煩而爲凌侮莫顧之畜，氣激而爲勃怒振勇驚急之害。

精神御氣於腎，氣清而爲謙儉約謹匿悔惱之弊，氣煩而爲貪吝嗜欲聚斂無厭之鄙，氣激而爲沖忌陰邪謀逆之毒。

曾慥《道樞》卷一六《中源篇》（房曰青龍，參曰白虎，鎮星統之，萬物之母）　世有大藥，何謂也？仰觀於天，房曰青龍，汞之精也；參曰白虎，鉛之精也，二氣者，至寶也。日爲朱雀，火之神也，月爲玄武，丹砂鉛也。於是欲知大藥而立元基焉。必得中央戊己之土者也。土者，自鎮星生之，能載萬物之母也。汞生於丹砂，丹砂復爲汞，不見丹砂之形，及乎復本又爲丹砂。故青龍者，丹砂之宅也，自有陰陽合其精華焉；白虎者，黑金之舍也。被褐懷玉，外黑內白，鍊而爲眞鉛。是以古先至人曰：此神龍之精也。淮南八公曰：此秋石也。秋石者何也？庚生乎金，應西方之位，辛生石也。丹砂之中生乎汞者，神水也。故神水者，汞之神也，東方木君甲乙也，南方火之主也。是爲丹砂，其色赤，屬陽，南方之位者也。龍虎二氣也，方其相溫在於鼎中，蓋如人之受胎，精氣混然，其交有形兆焉，則以水定四時，而爲大還丹焉。其二精和合，其狀乳花，於是自相制伏者也。自十有一月一陽之生，至乎四月純陽之時，入乎五月一陰之初，卽陰生陽互用，遂以自媒可也。陽極陰生，於甲午之中，用陽之卦，自子至於午之中，於是六卦入於乾位焉。六卦屬於乾宮。砂產於金者也，汞歸於鉛者也。藥在於鼎，爲二氣之所推移，及其成熟，如人之在胎者也。陰陽結媒而成，其若神靈者乎！十月霜雪降矣，黃芽內熟，其色顒顒。黃芽之成者，龍虎自然之神化也。丹成而服之，則當守一存神，其心與道合焉。吾嘗踟跌而坐，左右手各起，前後搖之三十有六，左手取右手，左右搖天柱者各三十有六。握固搖其轆轤者三十有六，雙飛其轆轤者亦三十有六。左右手爲挽弓焉，右挽左顧。左右手如鉤，向前用力攀者各三十有六。扣齒漱津，用力三嚥之，於是始行火功焉。子者四兩也，每兩九轉則三十有六矣；丑者八兩也；計七十二。寅者十二兩也；計二百八。辰者十六兩也；計一百四十四。巳者二十兩也；計一百八十。午者二十兩也，每兩六轉，則一百有二十矣；未者十六兩也；計九十六。申者十二兩也；計七十二。戌者八兩也；計四十八。亥者四兩也；計二十四。惟陰卯陽酉不行焉。

又卷二三《金丹泥金篇》（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陽自炎炎，發於離域）　道有三焉：曰鍊形，曰鍊氣，曰鍊神。其要在乎法四時之機，會五行之造化，與夫坎離匹配之用。於是內使龍虎及夫三田氣滿，混而成眞，則一氣伏於體矣。故玄谷三田氣滿，而入於玄，上不皎，下不晦，然後煉氣合神焉。夫氣者，氣中之氣也。浩浩通流，偏於四支，綿綿寂寂，其神魂颺颺焉。眞氣混體，而入於臍之下。氣歸臍則爲息，神入氣則爲胎。胎息相合，其名曰太一含眞，然後鍊神焉。其全神有四：曰心，曰意，曰性，曰神。四者本乎一枝者也。蓋心者藏神之宅也。神能抱氣歸根，方能自守，此入聖之始也。鍊形之法何也？冥心調息，氣寂綿綿，神室內守，於是氣入乎丹田，此煉形者也。氣者，陰陽之至精也。天地之陽魂煉而成器，是能生神氣而爲太一之象也。通流百脈之中，散乎一身，其五藏六府分三爲用。強其形，壯其骨，氣住而神生。非靜坐，氣何以得住乎？靜坐疊足，與情相忘。出入綿綿，其息如龜。少焉眞氣偏體，鼻中之氣出而不出，動而不動，陰抱陽也。於是用赤龍上擊七十二動，則天陽降乎離宮。離宮得其氣，化而爲眞火。以煉其形，陰邪爲汗而出。如是者五過，乃合於三百有六十周天之數也。陽光偏體，其氣自住，子母內守，負陰而抱陽也。此鍊氣者也，然後執神還元焉。神者，在耳而聽，在目而視，在舌而味，在心而變化，在意而倏忽。其神長游於六根，六根不納，則六根自靜矣。神氣歸一，則其神自眞矣。是爲六根入於室者也。正身而坐，神氣已定，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心無一念，聽乎外而無所聞，閉目開目，其神在心。氣歸臍下，腦氣自溢，舌柱上腭，靈泉自涌。左右手抱

其臍，丹火溫溫，意游長空，神光自照，六根安定，物我俱忘。良久，昏昏默默，杳杳冥冥，神不顧其體，體不顧其神，寶主分矣，見於太虛之中，有光如橘，非內非外，守之勿失，如月之輝，如鏡之影，以意存之而不離焉。恍惚內照，其光自散，其大如輪，意惟上觀，中有我相矣。其神自離於體而在光中，形見於神，神視於身，形神相顧，其光自散，如月照雪，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神歸於體，則爲眞者耶。其出，則爲靈者耶。千日之功，離體飛升，萬日之用，其神入矣，於是當行心火以養之。心火者，何也。恍乎惚，其中有物者也。杳乎冥，其中有眞者也。一日之時十有二，其六爲陽，其六爲陰。修生者時加乎子則起功焉。子，陽也。丑，陰也。取玄牝快者爲陽，快於左，則下金關。快於右，則下玉戶。時加子，陰在陽也。右腎，月也。中有玉兔之氣，出於右鼻，其斯以爲快者也。於是先行水三，後行火三，應乎既濟。時加乎丑，陽在陰也。左腎，日也。中有金烏之氣，出於左鼻，其斯以爲快者也。於是先行火三，後行水三，應乎未濟。經曰：太一含光，右陰左陽也。故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是以舒而闢者陽之氣，其出爲日魂，眞火也。卷而闔者陰之氣，其入爲月魄，眞水也。易曰：乾坤毀，无以見易，乾坤其易之謂也。何也？此之元氣，金木剛柔開分玄牝焉。人沈出浮，升降於呼吸之際，雄轉雌隨，契御於丹田之內，出死入生，盡於是歟！夫欲煉丹心明鏡者，亦有道矣。時加乎子，左升右降，左投右接。時加乎丑，右升左降，右投左接。一呼出乎心與肺焉，一吸入乎腎與肝焉。一呼一吸，傍連乎四藏，皆會乎中宮戊己之鼎者也。吾嘗時加乎子，平坐靜定，忘機觀妙，或南向，或東向，左足在上，先閉其目，以擊天鼓，次扣其齒，各三十有六，用集吾神。次之左右手相摩七返，呵火九還，摩掌以熨天宅者二三十過。次熨左腎爲羊車，次熨右腎爲鹿車，熨臍之下爲大牛車，各三十有六。復行導引，以運動熨擦其四支，旋轉舒展其百骸，於是經絡無滯矣。俟其氣通流，而後吐納，以爲華池三嚥焉。玄膺者，生死之關也。入清出玄，二氣換矣。是知水與火者，長生之門也。大藥者，三百八十四銖，合卦爻之數者也。吾於子之一刻，運日中之神，其名曰少陽。南向平坐，左足在上，閉目忘機，左右手握固二腎，緊咬其牙，以舌柱乎上腭，鼻引清氣，入息綿綿，滿腹則止，於是閉之，使內不出，外不入，以心默數其息，以意存其神焉。次存下丹田，北海瀛洲山之下，有雲五色，中出日焉，狀若彈丸，俄爲火輪，上焚天門，下燎地戶，周流九竅面煉五宮。五宮既焚，化爲五雲，上飛集於華池。吾候閉息其火至於一銖，漱其口之玉津三十過，扣齒三通，而平分三嚥，以應三陽焉。左下金關，右過玉戶，入鼎則止。於是徐吐其濁氣，而出息綿綿焉，其名曰雨降，又曰龍先行，虎後至者也。如前先次後水，直至丑之時，有鼻快矣。乃先水後火，右下玉戶焉。於午之一刻，運月中之神，其名曰少陰。先以右足在上，法如前焉。夫存觀者，陰定法也，使神不外馳者也。定息則氣安矣。一息之定，其中有六合焉。故呼吸三陰三陽，使之上下交媾，三男三女，以用合精也。是以心存則神合，息定則氣合矣。息者，元火也。用火而二十有四銖，直乎四卦二十有四爻，應乎一歲之二十有四氣也。故用火二十有四銖者，定息九千有六百。凡一閉四百息，可以得火一銖焉。閉息二十四過，則爲火一十四銖矣。故曰積水成海，積氣成神，此之謂歟！然則一日周天之火功，可以奪十有二作不死者也。夫人氣血晝夜行乎八百有十丈，夫能以寸定銖兩，合於百刻，則觀天之道在於掌矣。卦之上三爻，陰也，其應一吸，其入氣主寸焉。刀者二尺四寸也，圭者二丈四尺也，銖者二十四（尺之丈）也，兩者二十四銖也小數一爻者一寸也，一息者六寸也。定乎一息，則爲十六動焉。其得二尺四寸，此流珠之藥也。中數一爻者二尺也，十息者六尺也，定乎四十息，則爲一百有六十動焉。其得二丈四尺一圭，此血氣不流而聚爲脯也。純陽子所謂當時自飲刀圭者乎。大衍一爻者一丈也，一息者六丈也。全乎四百息，則爲一千有六百動焉。其得二十四丈一銖，此血氣不流而成變也。晝夜運火，當得一兩九銖七刀圭半，計其丈則八百十焉。血氣不流之土數也。

白玉蟾《夢說》　神農夢天皇與之以嘗草玉書，皇帝夢到華胥大庭之國，舜夢拜堯丞，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老聃夢遊蘭扉，此皆夢也。彼

乃不睡之睡，非夢之夢也。謂如莊周夢爲蝴蝶，又頓呂洞賓夢爲蠔蟻，大故殊途也。《南華經》云，其寢無夢，其覺無憂。此所以凝神不分，聚氣不散而然也。彼皆就羲皇心地上着到。故所謂夢者，乃神交氣合，誠而爾也。非睡中妄想之夢也。若不明夢中無夢之理，則飛識遊魂，泛然而無歸，冥然而不返，將見於見聞覺知境界，而化爲胎卵濕化之歸也。況夫酬酢萬機，唱賡百念，事物膠擾，方寸不寧，此乃開眼之夢也。何況於睡乎。東坡云，世間無眼禪，夠夠一覺睡者，此也。嗟乎，今之人也，糟醲其一靈，塵垢其一性，甚矣古德云，幻身是夢。

又《贈盧寺丞子文艮庵說》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所行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三三前輩云，觀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緣《華嚴經》只於止觀，然艮有兼山之義。兼山者，出字也。雖止於晦而出於明，所謂行到水窮處，坐觀雲起時也。

又《采真論》 原自虛而有神，因神而有氣，委氣而有形。始既幻而爲有，終復化而爲無，幻化有無，神氣之變也。神氣之變，道妙之用也。充塞乎宇宙之間，千狀萬態，或隱或顯，冥運往來，莫非神也。神則眞矣。一受成形，認以爲我，與物相刃，相靡，則昧其所謂眞矣。認形爲眞，則四肢百體，死生變化，條忽之間，復爲塵垢，何者爲形？認我爲眞，則六欲七情，虛妄架構，數盡俱空，何者爲我？以形爲眞，則形礙；以我爲眞，則我障。認形執我，中有眞乎？認之者誰歟？執之者誰歟？頃刻回機，莫非眞矣。眞則任理而已，僞則從事而已。任理則謂之天眞，從事則謂之人僞。以此僞形，橫生僞心；以此僞心，妄作僞事。以僞繼僞，日出萬端，滋蔓無窮，認以爲眞，不其愚乎！故漆園有采眞之遊，蓋遊戲於眞僞之途，而眞僞有擇焉，不爲僞雜，諸妄悉泯，動而以天行也。天之剛健，運行不息，容有僞乎？斡旋萬象，常而不滯，庸有妄乎？事主於中，則在內者眞；剛正而應，則在外者眞；內外俱眞，則眞全矣。眞者精神，誠之至也，本受於天，妄不可易。故聖人法天而貴眞，不以幻境塵物之相攖，虛靜而已，以至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假道則行及過之，託宿則暫寄而離之，專止於此，非眞處也。圓應無方，放任自得，眞體無一塵之累，湛然虛極，平澹自頤，眞養無一毫之費。應運樞環，動而常寂，眞應無窮。物之遷，所謂遊道遙之墟，食苟簡之田，立不貳之圃也。未眞之遊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行已以眞，然後能及物之眞，則莫適而非眞也。而人具如是之眞而不自知，以蔽僞心故也。夫豈無良心哉！爰自有生以來，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所知，形有所適，私欲橫生，諸妄競奮，貧則欲其富，賤則欲其貴，失則欲其得，亡則欲其存，情欲昧心，終不自悟，殊不知富貴貧賤，分也；得失存亡，時也。過其分，逆其時，則妄求之，求之不得，則妄作之。俾天之罰，凶禍及之，蓋將以故滅命，以人勝天，僥倖於一時，以求形之適也，其得也不必，其喪眞也必矣。故曰：無以人勝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反其眞者，不在他，在乎己之意而已。

又《精神說》一 學者多以腎中之藏爲精，此醫流之說養形之士，非道家所謂專精存神也。經云，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又云，精神生於道，是豈可以有形滓穢不眞之物爲之哉？此固執迷邪見者之所傳也。夫精者神之體也，神者精之用也。動則爲神，靜則爲精。精之又精，合乎天倫。精無人而獨立，其體杳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是也。物感而應現者爲神，神無我，而其用恍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因物曠顯者是也。微妙難窮，故曰精；變化莫測，故曰神。此則天地萬物之權輿也。

又《氣神說》二 學道者多以鼻息之氣爲用，是所見褊狹也。夫氣者，渾淪元氣也，自道而運。故曰，道生一，一者，清濁未分之時也。又云，通天地爲一氣，則知天乃氣之清者，地乃氣之渾者，人乃氣之和者，萬象氣之明者，萬物氣之凝者，萬神氣之靈者。故知無處非氣，無氣非神。神氣相含，乃知吾之神，屬陽而清靈；吾之形，屬陰而渾濁；吾之精，從道而稟受爲之主焉。以此論之，神之與氣，曷常相離哉？氣之爲體，虛而忘我，神之爲用，靈而待物，如水之流，如雲之行，未嘗暫息。學者不以思慮情識膠擾之，塵境不侵，外事不雜，常清常靜，無所染着，即能養氣全神也。

又《物我評》五 精神者，天之分；形骸者，地之分。則我之形與萬物之形，乃天地之形也；我之神與天地萬物之神，乃天地之神也。皆屬天地，何爲彼我哉？我之與物既屬天地，則無物無我也。今分別物我者，乃吾之妄識也。若無此妄，則物我動作行止，皆天地之所運，俱非我也。以是推之，則我即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皆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天地一指

也，一指之中，孰爲我，孰爲物。如此，則先天後天孰相違哉？夫大人之道如此。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蟄藏氣穴衆妙歸根》 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所謂孔門心法者，只要存心在眞天處是也。蓋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立命之竅吾身之室也。故衆人心藏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至人心藏於立命之竅，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爲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若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便是放心。《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自性不動名爲禪。坐禪妙義，端不外此。

又 古人有言，修道易，鍊魔難，誠哉是言也。然色魔食魔，易於制伏，獨有睡魔難煉。是以禪家有長坐不卧之法。蓋人之眞元，常在夜間走失，苟睡眠不謹，則精自下漏，氣從上洩，元神無依，亦棄軀而出。三寶各自馳散，人身安得而久存哉。至人睡時，收神下藏丹窟，與氣合交，水火互相拘鈐，則神不外馳，而炁自安定矣。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海氣豈能清。此則崔公入藥鏡所謂水火交永不老是也。今之人，懵然而睡，忽然而醒，是何物主之而使之覺也。夫魂與神併則覺，魄與尸合則昏。昏者死之根，覺者生之兆。魂屬陽而喜清虛，魄屬陰而好馳騁。魄者鬼也，魂者神也。神則日接之於物，夜形之於夢。黃粱未熟，南柯未寤，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悲憂悅樂，備嘗於一夢之間。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生死路隔，幽冥之途絕矣。由是觀之，人不能自生，而其所以生者，夢中之人爲之也。人不能自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爲之也。然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夢中之有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眞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是故內覺知生，內夢知死。知斯二者，可以入道矣。夫人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不能怒乎。而人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無知而無覺矣。而人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人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人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人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人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人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有知而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之道，夢覺之常者乎。古之眞人，其覺也無憂，其寐也無夢。故無夢地位，非道成之後不能到也。然初機之士，煉心未純，昏多覺少，纔一合眼，元神離腔，睡魔入舍，以致魂夢紛飛，無所不至，不惟神出氣移，恐有漏爐走鼎之患。若欲敵此睡魔，須用五龍盤體之法。訣曰：東首而寢，側身而卧，如龍之蟠，如犬之曲，一手曲肱枕頭，一手直摩臍腹，一隻脚伸，一隻脚縮，未睡心先睡目，致虛極，守靜篤，神氣自然歸根，呼吸自然含育，不調息而息自調，不伏氣而氣自伏，依此修行，七朝有福。陳希夷已留形於華山，蔣青霞會脫殼於王屋，此乃卧禪的旨，與那導引之法不同。工夫到時自然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亦能遠離顛倒夢想，即漆園公所謂古之眞人，其覺也無憂，其寢也無夢是已。然雖睡熟常要惺惺，及至醒來慢慢展轉，此時心地湛然，良知自在，如佛境界，正白樂天所云，前後際斷處，一念未生時，此際若放大靜一場，効驗眞有不可形容者。昔尹師靜室中有一聯云，覺寤時切不可妄想，則心便虛明，紛擾中亦只如處常，則事自順遂。李眞人滿江紅詞云，好睡家風，別有個睡眠三昧。但睡裏心誠，睡中澄意，睡法既能知旨趣，便於睡裏調神氣。這睡功消息，睡安禪，少人會。又《敵魔詩》云，坐中昏睡，怎禁它鬼面神頭。見也羞，昏散皆因由氣濁，念緣未斷屬陰多，漸來水面侵堤岸，風定江心絕浪波，性寂情空心不動，坐無昏散睡無魔。上古之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宴息。若一覺睡熟，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就如死人一般。若知宴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累，鼻息無喘，四肢無動，服一點元神眞氣，相依相戀，如爐中種火相似，久久純熟，自然神滿不思睡，氣滿不思食，神滿不思慾，元炁自聚，眞精自凝，胎嬰自棲，三尸自滅，九虫自出，所謂睡魔不知從何而去矣。其身自覺安而輕，其心自覺虛而靈，其氣自覺和而清，其神自覺圓而明，若此便入長生路，休問道之成不成。

魂魄

綜述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十章》 載營魄抱一，道也能無離。神曰魂，形曰魄，身如車乘，載其魂魄。抱守其一，日夕經營，使魂魄不離其身。專氣致柔，能嬰兒。專守元氣，使其柔弱如嬰兒，無有分別。滌除玄覽，要妙能無疵。洗滌要妙，使無疵病。疵猶病也。愛人治國，而無知。當委大道，不俟見知。明白四達，而無爲。通達四方，使契無爲。天門開闔，而爲雌。天門者，長養之門也。常守雌，不爲雄。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生長其身，畜養其身，不有其身，不恃其身，不宰伐其身，可謂玄妙之德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一《載營魄章第十》 疏：前章明縱欲溺情憍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營魄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爲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義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顯匡翼玄深之德。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盈滿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也。○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盈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盈滿，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敗散陽氣，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義曰：載，運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爲魄，魄屬陰也。以神爲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爲仙，仙與陽爲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爲鬼，鬼與陰爲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爲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虛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日）（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朓，行疾也。《天對》曰：衝其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爲政，馴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馴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爲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曾，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辭也。以其利患生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雜者，除垢止亂無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來降於己，乃吞日月

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　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呪拘魂　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曰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密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　久久行之，可以輕舉　此太上營護虛皞、度世長生之道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二《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魂托於氣，而神無不之者，屬乎陽也　魄麗於體，而營有所止者，屬乎陰也　神載魂則生神，從魄則死，聖人氣完固而神全，一出入變化，而無形體之或累，以陽勝陰，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　至於外天地，遺萬物，獨往獨來，應化無窮，而神未始或困者，不載於魄爾　謂之營，蓋有托宿止集之意，言魄之舍也　謂之載，蓋有乘載運動之意，言神之游也　故於魂言載，於魄言營　抱一，能無離乎？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道生一，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本，故天一之水爲精　一生二，二者，火之生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火爲神　一元之炁，混於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於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御形，而形生不敝，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之數　精固而不搖，則復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物，而上與造化者游　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孰究其終始　彼溺於多欲，與接爲搆，喪精失靈，神敝於形，魂載於魄，淪於幽，陰沉爲下愚而天理滅矣　惟抱一不離者，雖涉萬變，而神全於一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寓乾坤以出入，而萬物因氣以生死，故氣爲萬物之元，而人尤貴於善養也　《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則氣之所養，要乎專也　靜而不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失其所適也哉　氣專則靜一而有常，沖和而不暴，致柔以全眞，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　彼心火炎於中，氣焰騰於外，強暴之心勝，而醇和之德消，喜怒並眡於陰陽，嗜慾接搆於聲色，此人所以陷於妄作之凶不自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　冥會於道，則遣人離物，明徹見獨，故曰玄覽妙理而默識　滌除玄覽，則物我玄同，何復有疵？愛民治國，能無爲乎？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愛民以仁，而仁之施也，未離乎有心治國以智，而智之用也，未離乎有知　役於心智，勞於有爲者然也　不爲其愛，則愛周於民，不爲其治，則治全於國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天門開闔，陽之動也　陽動自然，故以天言之　道有出入，故以門言之　聖人無心於作爲，而闔闢變化，應而不玄，其爲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旒纊之設，收聰明也，守之以愚，無所用知　明白四達，無以知爲，所以爲聰明聖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〇御注曰【略】〇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玄覽，則在我者至矣　自無爲爲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　在我而忘我，在物而忘物，與道同體，於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道生萬物，孰認而有爲　本無爲，孰矜而恃其長天下也　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不知　萬物不謝，是謂玄德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三《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〇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　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　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　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〇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　白，陰色也　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魄言營　營言有所止也　魂，氣所主也，其字從云　云，陽氣也　旦天合散，精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魂言遊　遊言無不之也　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爲形所累；以魂制魄，不使魂爲魄所拘　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　六徹相因，自目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攘者　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與我爲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於魄哉？　抱一，能無離乎？〇徽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爲精　地二生火，於物爲神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　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常離也　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　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

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故曰聖人貴精。○疏義曰：道生一，一生水，故天一生水，於物爲精。一生二，二生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爲氣之始；物均有數，而精神得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時散精而爲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脫，守而勿失，則執神而固，與神爲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蓋以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故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日月麗乎天而能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且人之有生，精爲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乎至陰，神出乎至陽，陰精爲水，陽神爲火。水火本無象也，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爲同帝，理亦宜然。奈何倒置之民大愚而終身不靈，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役己於物，失性於俗，中心營營，不得須臾寧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爾然疲役，不知其所歸，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不能以精攝魂，魂反從魄，不能以神御形，形反累神，不能自別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載魄以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不虧其神，愼守汝身，而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故《莊子》曰：聖人貴精。蜚之成禹，其曰：惟精惟其知此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徽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徽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償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嚮非取其純氣，壹乎取其衝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術，無乎不在者，以此。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爲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爲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滯？以有言有迹非眞，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爲眞，以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退藏於密，孰有言爲之累？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無所與雜而不虧。其神乘時而爲，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之有？

《太平經》卷五〇《葬宅訣第七十六》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處也，名爲初置根種。宅，地也，魂神復當得還養其子孫，善地則魂神還養也，惡地則魂神還爲害也。五祖氣終，復反爲人。天道法氣，周復反其始也。欲知地效，投小微賤種於地，而後生日興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種於地，而後生日惡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以五五二十五家冢丘陵效之，十十百百相應者，地陰寶書文也；十九相應者，地陰寶記也；十八相應者，地亂書也，不可常用也；過此而下者，邪文也，百姓害書也。欲知其審，記過定事，以效來事，乃後眞僞分別。可知吾書，猶天之有甲，地之有乙，萬世不

可易也　本根重事效，生人處也，不可苟易，而已成事，已邪文爲害也，令使災變數起，衆賢人民苦之甚甚　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孫孫相傳者，審知其丘陵當正，明其故，以古來事　置五五二十五丘陵以爲本文，案成事而考之，錄過以效今，去事之證以爲來事　眞師宜詳惟念書上下，以解醉迷，名爲古陰覆文，以知祖先，利後子孫，萬世相傳，愼無閉焉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四符》　符者，精神魂魄也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　舌卽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　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　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　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　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　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　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　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　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　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無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　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　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　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　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者不存，五者皆廢　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投我者

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　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　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　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萬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　揚魂爲羽，銳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　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虫，可勝言哉　譬如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　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三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鼻心之類　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因識生　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惟其愛之無識，如鑽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條往條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　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　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魂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　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我同，蓋神未嘗有我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驚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竭；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蠙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蠙炙白。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二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皆是大患，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角，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四《魂神・説魂魄》　正一眞人居鶴鳴山洞，告趙昇曰：夫人身有三魂，一名胎光，太清陽和之氣也；一名爽靈，陰氣之變也；一名幽精，陰氣之雜也。若陰氣制陽，則人心不清淨；陰雜之氣，則人心昏暗，神氣闕少，腎氣不續，脾胃五脉不通，四大疾病系體，大期將至焉。旦夕常爲尸卧之形將其奄忽而謝，得不傷哉？夫人常欲得清陽氣，不爲三魂所制，則神氣清爽，五行不拘，百邪不侵，疾病不萦，長生可學。

趙昇稽首再拜，叩頭伏問：何以制御得陰雜之氣，使清和之氣降矣？昇欲謹敬行之，導接生靈牢固，朽敗之徒，免幽魂所侵逼矣。

眞人曰：復坐告汝。夫人身最貴，天地委形，三元眞氣之所戴，若合三氣百神，而不至於死。夫三魂者，第一魂胎光，屬之於天，常欲得人清淨，欲與生人，延益壽筭，絶機亂之想，久居人身中，則生道備矣；第二魂爽靈，屬之於五行，常欲人機謀萬物，搖役百神，多生禍福災衰刑害之事；第三魂幽精，屬之於地，常欲人好色，嗜慾，機亂昏暗，耽著睡眠，爽靈欲人生機，生機則心勞，心勞則役百神，役百神則氣散，氣散則太清一氣不居，人將喪矣；幽精欲人合雜，合雜則厚於色慾，厚於色慾則精華竭，精華竭則名生黑簿鬼錄，罪著，死將至矣。夫人重色欲，必昏邪機亂，不避三光，四明，雷霆，神察，爲四司所錄，五帝所責，延累九玄七祖，父母長居幽途，榮祿長生不可睹矣。

趙昇驚起，請始其源狀，則得尸敗之徒見乎全生之道。

正一眞人曰：胎光本生始清元君聖母之宮，每降正月七日；爽靈本生於太一之宮，降於七月七日；幽精生於太極陰宮，降於十月五日。皆以本降之日，上詣本宮受事，送人善惡，謂之三魂會日。此日，是本會之日，亦更小攢會三日。胎光以甲子日上，爽靈以庚申日上，幽精以本命日上，言人善惡災難非禍。若三魂不相制禦，歸本宮，各言人清淨不生惡狀，則魂常不離人左右，神氣雄壯，百神隨從，所爲無不從其善願，幽蕩絶對，四司莫能書其罪狀，災害陰邪，疾病不敢輒近其形體。吾爲汝備述，謹而行之，眞道立見。

正一眞人曰：夫修道攝生，常以清旦日未出時，叩齒三呼三魂三遍，夜欲卧，亦三呼，咒曰：

胎光延生，爽靈益祿，幽精絶死，急急如律令。每日如此，魂不離人左右，飛災橫禍，惡鬼凶神不能爲害，遊夢變怪杜絶房寢。每於此前上三日、下三日，隔宿潔淨恭肅，清齋三日，沐浴拜章，言功謝罪著善，即爽靈幽精不能强制眞一元氣，道可易求。

正一眞人告約趙昇曰：行之勿得不常，存之勿得不精，常精者，道人之志也。

正一眞人告趙昇曰：夫人身有三魂，謂之三命，一主命，一主財祿，一主災衰，一常居本屬宮宿，一居地府五嶽中，一居水府。以本命之日，一魂歸降，人身唯七魄常居不散。若至本命日，一魂歸降，檢行生人，與魄合察衰敗壯健。若三魂循環不絶，則生人安穩無病。其日可清淨身心，不酒，不色，著新衣，焚香習善。至本命日，若欲睡則睡少時，魂與魄合即去，若其日淫醉昏亂，魂歸，去身三步取合不得，穢氣冲射，魂遂去而不歸。如三度魂歸不合，魄即去身，神驚矣。魄者陰也，常欲得魂不歸；魂若不歸，魄即與鬼通連。魂欲人生，魄欲人死。魂悲魄笑，曰：歸無我舍，五鬼侵室。三魂絶而不歸，即魄與五鬼爲徒，令人遊夢怪惡，謂之遊魂；身無主矣，令人行事昏

亂，就睡好眠，灾患折磨，求添續不可得也。一年六旬，魂六度歸身中，制御陰魄，令不與陰邪通好，百神交會，形體灾難不侵；若六旬不返，魄得其便，與陰鬼謀，人將亡矣。每本命日，一魂從本宿降下，二魂雖非巡次，其日亦遞從母魂，有本司官吏四人，都十二人。其日本生父母亦與魂降，當須以錢財酒脯一十二分，取本命時，祭之。後，本司不與魄爲留難，及時降下，福莫能盡，常爲之長生之門。

王眞人曰：吾聞先師眞人之言，夫混沌元始，本一氣化散，三萬六千神氣者皆流約爲其數。夫天地神氣，新舊交續，豈有數而限之？百川因氣而不絕，天地因氣而長久，維斗得之而不窮，綿綿接續而生焉。聖人指一氣爲歸，交接隆約，令人不死；而凡約者不知，苟取其死。天地晝夜一周三萬六千炁候，交接不愆，則日月貞明，風雲不昧，澤及四時，萬物資生；若氣候愆時，不相接續，數有闕少，上下不應，則雷霆震怒，日月失道，星宿失位，愆陽水澇，萬物失生。人身法天象地，每日一周時，腎氣上至脾胃，晝夜三萬六千喘息不絕，上下相應，通流經絡，傳溉五藏，滋澤榮衛，則人輕健，精明，強記，無病，學道易成。若三炁五炁，十炁不續，則人病傳於經絡，令人壯熱，飲食不下，魂魄驚怖，神氣錯亂，一藏容受邪病，得其土地分野，療之不及，則人困矣。是以修眞之人，採新安故，添續不絕，則神氣常堅，精華不散，則人不衰不老，病疾不侵，鬼神畏懼，五靈鎮守，精氣充强，外制百邪陰毒之氣，氣既精實，禁無不伏，言其神氣壯銳，摧伏五兵，如猛大將軍，故以神氣爲將軍也。

又《拘三魂法》 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夕，是此時也，三魂不定，爽靈浮遊，胎光放形，幽精擾喚。其爽靈、胎光、幽精三君，是三魂之神名也。其夕，皆棄身遊遨，飄逝本室。或爲他魂外鬼所見留制，或爲魅物所得收錄，或不得還返，離形放質。或犯於外魂，二氣共戰，皆躁競赤子，使爲他念，去來無形，心非意悶，道士皆當拘而制之，使無遊逸矣。拘留之法：當安眠向上，下枕，伸足交手，仰上，冥目，閉氣三息，叩齒三通，存身中赤氣如鷄子，從內仰上出於目中，出外赤氣轉火燒身，使匝一身，令其內外洞徹，有如燃炭之狀。都畢矣。其時當覺身中小熱，乃叩齒三通。畢，即存三魂名字，胎光、爽靈、幽精三神急住，因微祝曰：

太微玄宮，幽黃始青，內煉三魂、胎光安寧，神實玉室，與我俱生，不得妄動，緊者太虛。若欲飛行，唯得詣太極上清；若欲飢渴，唯得飲洞水玉精。

又《制七魄法》 月朔、月望、月晦之夕，是此時也，七魄流蕩，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鬼來魅，或與死尸相關人，或淫赤子，聚奸伐宅，或言人之罪，詣三官河伯，或變爲魑魅，使人魘魅，或將鬼人，呼邪殺賁，諸殘病生人，皆魄之罪；樂人之死，皆魄之性；欲人之敗，皆魄之病。道士當制而厲之，煉而變之，御而正之，攝而威之。

其第一魄名尸狗，其第二魄名伏矢，其第三魄名雀陰，其第四魄名吞賊，其第五魄名非毒，其第六魄名除穢，其第七魄名臭肺。

此皆七魄之名也，身中之濁鬼也，制檢之法：當正卧，去枕，伸足，兩手撓掌心，次掩兩耳，指端相接，交於頂中，閉息七通，存鼻端白氣如小豆，須臾漸大以冠身九重，下至兩足，上至頭上，既畢，於是白氣忽變成大獸，使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皆向外，在心上向人口；蒼龜在左足下，靈蛇在右足下；兩耳中有玉女著玄錦衣，當耳門，兩手各把火光，良久，都畢。又咽液七過，叩齒七通，呼七魄名，畢，乃祝曰：

素氣九迴，制魄邪奸，天獄守門，嫣女執關，七魄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汝飢渴，聽飲月黃日丹。於是七魄內閉，相守愛制。若常行之，則魄濁下清，返善合形，上和三宮，與元合景一。人身有三元宮神，命門有玄關大君，及三魂之神，合有七神，皆在形中，欲令人長生，仁慈大吉之君也。此七魄亦受生於一身，而與身爲攻伐之賊，故當制之。道士能知求仙之方，而不知制魄之道，亦不免於徒勞也。

其三元宮所在，其上元宮，泥丸中也，其神赤子，字元先，一名帝卿；其中元宮，絳房中，心是也，其神眞人，字子丹，一名光堅；其下元，丹田宮，臍下三寸是也，其神嬰兒，字元陽子，一名谷玄。

此三一之神矣，欲拘制魂魄之時，皆先陰呼其名，存三神皆玉色金光，存嬰兒之貌，中上三元皆赤衣，下元衣黃，頭如嬰兒始生之狀也。

又《對日存三魂法》 太虛眞人曰：先師教以五建之日，日出，四丈許，正立，以心對日，存三魂神與日光俱入心中。良久，閉氣三息，咽液三過，祝曰：

太陽散暉，垂光紫青。來入我魂，照我五形。却鬼試心，使心平正，內徹九氣，外通胎命，飛仙上清，玉籙以定。咒畢，以手拭目二七，叩齒二七，都畢。此法使人三魂凝明，丹心方正，萬邪藏術，心試不行，真要道也。常當行

之者，以五建日向日，輒令嚥，若不得嚥，以軟物向日引導舌中，亦可嚥也。

嚥，即祝曰：

天光來進，六胎上通。三魂守神，七魄不亡，承日鳴嚥，與日神同，飛仙上清，位爲真公。祝畢，拭目二七。是內精上交日光，三魂發明於內，使人心開神解，百精流轉於內府也。若非五建日，可不須爾也。以五建之日北向，五再拜，心呼上真皇君夫人名字三過，畢，叩齒五通。畢，解巾，長跪，謹啓：

五星日月上皇高皇道君夫人，玉清太上上清上皇上帝，大道聖君几前，因自陳七祖父母以下及一身千罪萬過，上世以來，乞願得解脫三官，告下天帝，使罪名離釋，削除黑籍，乞願得與五星之眞俱奔華晨，上登上清，交行玉門。

又《朝禮九天魂魄求仙上法》 常以月三日、九日、十六日、平旦向日，九拜九揖，亦可心拜，仰頭叩齒二十四通，祝曰：

天魂九纏，上帝尊神，太陽日精，金門變仙，小兆某甲敢奏微言，今日上吉，八願開陳，請施禮願，仰希玄恩，蒼龍朱鳳，策轡紫軒，五雲交蔭，六氣扇塵，高上曲眄，三光降真，二景纏絡，我道欣欣，心朗耳聰，目明色鮮，體輕骨昇，面發華顏，羽服生形，飛造帝晨。祝畢，仰天引日精四十五咽止。行此三年，目明徹視，洞睹無窮，面有金容，體生玉津，九年，能行身外無影，飛空玄靈也。若天陰無日，於密室心存心行，亦感於自然也。又以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此三日皆人定向月，九拜九揖，亦可心拜，仰向月叩齒十六通，祝曰：

魂精魄靈，九天同生，石景水母，太陰朗明，徘徊月宮，治煉金庭，二景合原，上吉時清，八會交帶，我願克成，願光願容，願鮮願榮，願神願仙，飛行上清。祝畢，仰引月精四十五咽止。

又《魂精法》 魂精帝君，即九天司命，部九天之魂，下統後學籙命也，帝君鎮在日門金庭之內。魄靈帝君，即九天丞相，九天之魄靈，下統後學之錄籍也，鎮在月宮琳琅之都。凡修上道，旦夕坐起卧息，常當存念日在頭上、月在口中，魂精帝君在泥丸，魄靈帝君在明堂，心存目想，常使彷彿然。行之逾年，眞形見矣，青白分也。九年能乘空飛行，上登晨燈之館，遊宴虹映之山也。

又《上清飛步七星魂魄法》 太素眞人口訣曰：北斗第一星天樞魂神，第二星天璇魂神，第三星天機魂精，第四星天權魄精，第五星玉衡魄靈，第六星開陽魄精，第七星瑤光大明。

右七星，魂魄之名，號曰七元之靈明，步星魂魄行星之上，皆心存之，此名曰飛仙，飛仙步斗，魂魄三回，畢，於是向陽明星上，又閉氣，而心祝曰：

陽明大魁，祝畢。第一左足蹋陽明星，第二又進右足蹋淡精星，祝畢，第三次左足蹋玄冥星，祝畢，第四次右足蹋升元星，祝畢，第五次左足蹋北極星，祝畢，第六次右足併蹋開陽星，祝畢，次左足併蹋瑤光星。乃通息，大祝曰：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推，七星煥煥，天綱最威，輔星鎮盧，弼星扶衰，九真太上，太極，太微三府，玉帝三尊辟非，天動地轉，魂魄相隨，使我飛仙，真光徘徊，名入金房，玉門乃開，乘龍陟空，日月同輝，遊行太清，鳴鈴翠衣，左蹋流電，右御奔星，地上萬邪伏死，敢追惡心視我，使爾斬推，帝命王女旁侍以歸，魂真魄神合形昇飛，畢。

曾慥《道樞》卷四《內德篇》（三業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藏，三一永存） 太上曰：靜三業，口目耳，澄七情，則五神各守其藏，三一長存矣。三者，身之元神，離之數三者也，一者，身之眞精，坎之數一者也。身之中蓋有三萬六千神，千二百形影，萬二千精光，五藏六腑一十四神，左三魂，右七魄，宜常念，念勿使離於身。日爲功曹，陽氣也，月爲主簿，陰血也。雷公使者，在於左右三魂也；風伯雨師，在於前後七魄也。六甲六陽神也，眞符六陰神也。於是周遶於身焉。青龍扶左，白虎扶右，朱雀導前，玄武從後，身之四象也。北斗覆首，精光之神也；天罡指足，眞氣之神也；螣蛇在手，贍之神也。吾居丹房之中，抱守一之法。太一者，下元之宮，眞元神也，是吾之偶焉。左三右七，震、兌也；戴九履一，離、坎也；二四爲肩，坤、巽也；六八爲足，乾、艮也；五居中宮，土也；是爲八卦九宮之神，皆實於腹矣。凡寢則神魂精魄散游於外，陰邪得以乘隙竊其精氣，故當出其四獸，以衛其身。四獸者何也？青龍出於肝，白虎出於肺，朱雀出於心，玄武出於腎。勿使衆邪干其玉房。玉房者，精區也。肝主藏魂，肺主藏魄，心主藏神，脾主藏志，腎主藏精。五藏之神，出則禦惡，入則安神，既衛其身，則復各還其所。鳴天鼓三十有六以集神，嚥液三十有六以聚氣，而陰戶可以陰關矣，使衆邪不得下居焉。閉氣者，自一至十，以心默數之，九九而止。閉氣者，非閉噎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絕思忘

虛，使鼻之息悠然若有若無，診其脈以六動爲一息，九九者八十一息也，當存赤氣，自其口出，狀如火輪，周其室中，定則內想安寢其中，自然疾病除而陰邪遠矣。

又卷三九《傳道上篇》　若夫時候無忒，抽增有度，可以長生矣。行之不倦，則其氣盛，其魂無陰，其陽壯，其魄有氣，升降如天地，盛衰如日月，可以入聖矣。呂子曰：日月躔度交合，於人者可得聞乎。子鍾離子曰：玄黃之萌，天地其如卵焉。六合處中，其如鞠焉。毬（毛二也）日月運行於天之上，地之下，其如輪焉。日月者，陰陽之精也。默紀天地交合之度者歟！夫日者，賓出於東，餞納於西，而晝夜分焉。冬而南至，夏而北至，而寒暑定焉。月者載魄於西，受魂於東，光照於夕，魂藏於旦，其始也，魄生魂，狀如弓焉。夕之初，其光燭於西，其次也，魂加半焉，是謂上弦。夕之初，其光燭於南，其次也，魂盈矣，與日相望。夕之初，其光燭於東，其次也，魂生魄，狀如關鏡焉。旦之初，其魂藏於西，其次也，魄加半焉，是謂下弦。旦之初，其魂藏於南，其次也，魄盈矣，與日相背。旦之初，其魂藏於東，於是魂生魄，魄生魂，進退有時，合於乾坤之期與數焉。夫日之南至也，日出於辰之端，納於申之杪，各五十分焉。過於此，則其出也，其納也，自南而北。及乎北至也，日出於寅之杪，納於戌之端，各五十分焉。過於此，則其出也，其納也，自北而南，又復乎南至矣。夏之日，冬之夕也。冬之夕，夏之日也。南至之月，其出自北而南，比乎夏之日也。北至之月，其出自南而北，比乎冬之夕也。此其往來爲寒暑之序者歟！呂子曰：寓於天者，巖知之矣。寓於人者，未之知也。

汪可孫《雲宮法語》卷下　先儒引《禮書》曰：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大公封於齊便是。祭爽鳩氏、季蒯、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也。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者冥其如此。如晉侯夢黃熊入其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晦庵朱文公曰：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陽魂爲神，陰魄爲鬼。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以往來言，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氣之分，二氣之運，故孔子《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氣，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盛乃鬼神也。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爽謂之靈。前夜因說個修養人，死時衝突，知得君嵩之意甚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嫭然。今鄉村有衆巫，還賽祭享，或有嫭然如陣風，俗呼爲旋風，即此意。今時惡氣中人，使人恐懼悽愴，此爲物之精爽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氣之燭者爲資，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爲魂，體爲魄。釋氏以性爲魂，以爲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聚氣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個盡時，盡則神氣歸天，形魄歸地。今釋氏以性爲本，幻爲命，誠如是也。凡人將死，熱氣漸微，所謂魂升；下體漸冷，眼光落，所謂魄降。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聚散者氣也。若夫妖孽者，是不得其死之人，其氣未散，鬱結而成妖。

晦庵釋屈子《遠遊篇》曰：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死。又曰：魂魄者，譬如燒香，燒出來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焰，魄者，魂之根蒂。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

《易》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魂魄說》　鬼云爲魂，魂白爲魄。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魄從魂升。金風故重濁，重濁者魂從魄降。故聖人以魂運魄，衆人以魄攝魂。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夢多者魄制魂，覺多者魂勝魄。蓋因魄有精，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五者運行不已，所以我之眞心發動，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夫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雛。是以聖人，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無意則無魄，無魄則不受生，而輪迴永息矣。

鬼神

綜述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鮮不撓，撓則魚爛。故曰理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也。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君上用道臨下，鬼不見其精靈以害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爲害。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其神鬼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人能利物，亦自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慈善鬼正直，慈善處顯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衆人。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五《治大國章第二十三》 前明無爲化國澤被人天，此明以道莅人恩及神鬼。德覃幽顯，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舉事爲喻以明不可有爲，次明就理正說以明人鬼蒙慶，後明德被幽顯人鬼交親。兩句一。治大國，若烹小腥。烹，煮也。腥，有本作鮮，俱小魚也。煮小魚，任之則全，撓之則碎，喻理國者不可用有爲也。上無爲則天下理而國存，上有爲則天下亂而國亡。天下存亡，大事也。人多不曉。煮魚小事，可以喻大理。國既爾，況修身者敢事有爲乎。下六句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莅，臨也。用無爲之道臨天下者，非直人無惡，逆以犯上，亦令下鬼無神，崇以害人。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爲鬼無神靈而不傷害於人者，爲上有道德之主，下鬼不敢妄作精邪。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此明歸功於聖人，非爲鬼有神，自不傷人，直爲沐聖人之化，鬼亦懷恩履正，不敢傷害於人。下兩句二。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兩謂人鬼也。人處明不爲掘塚戮屍，訶罵神鬼，此人不傷鬼也。鬼無災怪禍崇於人，此鬼不傷人也。人以正道莅天下，恩霑白骨，祭祀以時，則人德交於鬼也。鬼以神靈衛護福祐於人，則鬼德交於人也。此無禍相及，有福交歸。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四《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若烹小鮮者，使其自熟則全，攪之爛矣。善理民者，使其自得則安，擾之亂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化所被，民無災害，故其鬼如無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鬼實有神，神不損物。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愛民如赤子，鬼亦助福之。夫兩不相傷，幽明各得其所。故德交歸焉。君不乏神之祀，鬼能致福於君，故云其德交歸也。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下《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腥。小腥雜類以道莅臨也。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聖人在上，禽魚遂性，而況於國乎？以道莅天下者，時氣雍和，淫厲不作，故鬼不能爲神也。萬物皆有其神，爲神則傷人。唯正神不傷人，聖人體道，亦不傷人，故交歸於德。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一《治大國章第六十》 ○疏：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方早服。此章明莅物不擾，則其德交歸。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爲。次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結歎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義曰：大國者有二：其一天子之國，其二公侯之國。夫天子君臨大國，子育萬民，緩之則不恭，急之則離散。以烹鮮爲喻，理固然矣。莅之以道，則鬼神賓服，幽明各遂，德善交歸。此勸人君用道，理化之旨也。天子之國，四海之內有九州，州方九千里，每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閑田。大國三十者，三公之國也。次國六十者，六卿之國也。小國百二十者，十二小卿之國也。名山大澤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立賦稅而已。此古制也。殷制天子之國地方九千里，中一千里爲天子之畿，餘八爲州也。周公所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爲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也。殷法凡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四百里者十一，謂之次國。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其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並四十六國。一州二百二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地也。天子畿內，方百里之國有九，方七十里之國有二十一，方五十里之國有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叙班。其餘以祿士爲閑田。天子所居，亦謂之縣，亦謂之畿。凡九州千七

百七十三國。堯舜禹時，諸侯之國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禹時要服內地方七千里。周公復堯舜舊域，以五服爲九州，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又云：周以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內也。天子百里之內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衣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八州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連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爲天子左右，曰二伯，即周公、召伯，分理於陝是也。千里之內曰甸，甸，理也，千里之外曰采。采，取其美物也，亦謂之流，或貢或否。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七，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小國卿二人，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斯乃周約唐虞夏殷之法，而增減之以爲國之制度也。成王在豐，既黜殷命，滅淮夷，乃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天官冢宰，掌邦理，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理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人。此周制也。唐虞設官惟百，夏商官倍，倍於唐虞。周官備，故天下乃理矣。治大國若烹小鮮。○注：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亂生。○疏：此喻說也。烹，煮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撓，撓則魚爛。喻理大國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義曰：言理國之難，喻烹鮮之易。不煩則人化，不撓則魚全。務在安舒，漸臻其化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注：以道臨位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也。○疏：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爲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求則神爲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勞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義曰：爲君以道，天下悅隨。鬼神無以見其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怪，豈能干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鬼。皆晦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逢道德之君，必無侵傷之害矣。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不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疏：此覆釋鬼無效驗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爲神，但祆之將興，由人有釁。人但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春秋》曰：其氣焰以取之。○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祆怪不興，故國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之，觀其惡也。石言乎晉，神降於莘，乃鬼神之見怪也。且壺子冥心而大巫波遁，鄴令磬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也。其氣焰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祆焉，內蛇與外蛇鬥，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祆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言若火焰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惠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祐。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昔)[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有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注：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今神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爲清靜故爾。○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爲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自靜。既絕有爲之擾，自無見怪之傷。此乃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靜垂衣，不勞役於羣庶也。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置神乏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疏：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置神之主。兩不傷害者，故德交歸。豈惟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義曰：人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爲理，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人者，神之主也。《尚書・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

億曰兆，舉其多也　天子以道不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得害，四海晏安，故云兆民咸賴　賴，倚賴也　匱，乏也　虧，損也　此蓋顯明以道爲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心，信亦鬼神賓服　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干耶？人爲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祭祀所以爲人也　夫人，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享之？　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鄫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恐其亡國也　子魚，宋公子目夷也　睢水自汴入泗，而有妖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　六畜不相爲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況用人乎？　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奪，可謂玄德乎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八《德經》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使其自熟則全若　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矣　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若　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爲清靜之道，臨位天下，沖和之氣，徧於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　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　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　《西昇經》曰：所謂爲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　神者，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　是由人不作慝，則祆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爲清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　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怨，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孚育常時，天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怨，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　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　杜光庭曰：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爲治，既不傷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　大國交歸以靜安小，故次之以大國者下流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八《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注曰【略】○臣義曰：烹鮮，任其自熟，無用智巧也　聖人爲無爲，付萬物於自爾，故若烹鮮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御注曰【略】○臣義曰：不以道莅天下，則人爲私邪所勝，故陰陽謬戾，而鬼靈乘釁，得以神其妖　上莅以道，則天清地寧，人和氣和，而鬼亦率，處長正勝也，故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御注曰【略】○臣義曰：夫有爲而從事於務，天下多忌諱，至於法令滋彰，嚴刑重賦，輕敵抗兵，田萊荒，民弼貧，而百姓愁苦，不能保生，此由自傷其民爾　上以道莅天下，而不傷民，遂萬物性命之理，無或干於陰陽之和，則百嘉大順，各得其序，而氣應天地之和矣　神其有傷人者哉，諸侯多福而已　至於此則人神交相歸，德而不相傷，治之至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四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治大國若烹小鮮者，謂不可擾也　擾之則魚傷，故以無爲之道莅臨也　天下者，而民不傷　至於其鬼不爲神崇疾疫傷人，非只其鬼不爲神祟，其神亦不爲虫蝗水旱傷人　非其神鬼不傷人，緣聖人用無爲之道亦不傷人　夫人神幽顯，兩不相傷者，故無爲則與天地鬼神同德，蓋德交會也　歸焉　是以無爲治天下者，無天怨，無人非，無鬼責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四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細魚也　烹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　大國有天下者也　民猶小鮮也　政猶火也，撓之亦損，傷政亦損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鬼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　以道莅天下者，聖人無爲乎上，賢人有爲乎下　上下不失其道，則陰陽之氣不差，災害不作，其鬼不神也　變理之功，斯見其鬼不神，則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人無扎瘥，物無疵癘，五穀熟而人民育矣　其神亦不傷人也　其神不傷人，道泰時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斂，聖人亦不傷人也　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　元者善之長也　長不傷幼，天必佑之，是之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於以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太平經》卷九二《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百三十六》

「請問洞極上平氣至無不治，故天師乃考疫疥蟲食人也　今獨以此驗之邪？其餘蟲云何哉？　善哉！眞人今且問事也　天疾是教子問此邪？天甚疾

人爲惡，猾吏民背天逆地，共欺其上，獨陰伏爲奸積久，如蟲食人也，天毒惡之。故使子反覆問之。然蟲食人，所謂蟲而治人也。其爲災最甚劇，逆氣亂正者也。今皇平氣至，不宜有此應。眞人付德君，欲知道洞洽，未令民間悉移蟲主名，大小爲害之屬何也？謂疽癰傷疥，盡從腹中三蟲之屬，皆移主名。其移大多者，固固下多蟲治人。此蟲無者，下無蟲治人。此少者，少蟲治人。善哉！小生愚暗，覩此以爲天性也，故反應治邪？子其愚，何一劇痛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蟲爲至賤，反乃俱食人，是爲反正。象賤人無道，以蟲食人。故天深見其象，故使賢聖策之，改其正也。凡災異各以類見，故古者聖賢得知之。若不以類目，不可思策也。所以逃匿於內者，象下共爲奸，而不敢見於外。外者，陽也。陽者，天也，君也。天正帝王也。故蟲逃於內而竊食人，象無功之臣，逃於內而竊蠶食人也。可駭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天，固是也；若不畏天，早已死矣。眞人愼之。唯唯。是故古者爲治，神者致眞神爲治，鬼者致鬼爲治，物者致物爲治，蟲者治蟲爲治，何畏也？願聞之。然神者動作，與天合心，與神同意。故神者，天之使也，天愛之。鬼者動作，避逃人所，鬼倚陰中，竊隱語似鬼，故致鬼物者動作，共欺其上，猾詐物，故致物。蟲者動作，儥利人，共儥利其上，其用意雜詐，故致蟲天天變相應，悉如此矣。太平德君得天下上書文，悉源其災異意以報之，其正如神哉！善哉善哉！災氣已究治矣。子何以知之？見天師之正，以知無復逃蟲食人，故治矣。子可謂知道意邪！請問重複之字何所主，主導正，導正開神爲思之也。端及入室，以爲保券，其爲之云何，豈可聞邪？然，易知而微密，此辭輕而重，不可妄傳也。精者吞之，謂之神也；不精者吞之，謂之不神也。不精吞之，謂之妄言也。故道者，傳其人乃行。凡事者，得其人乃明，非其人謂之爲妄行。過還及人其人身，眞人知之邪？唯唯。不敢妄行，誠歸付其人。如是者爲子言之，以丹爲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將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東面告之，使其嚴以善酒，如清水已飲，隨思其字，終古以爲事身。且曰向正平善氣至，病爲其除去，面目益潤澤，或見其字，隨病所居而思之，名爲還精養形。或無病人爲之，日益安靜或身有彊邪鬼物，反且變爭，雖忿爭自若，力思勿惑也，久久且服去矣。自是之後，天樂人爲正直，以他文爲之，天神亦助下之，隨人意往來。上士見人吞字，歸思亦然，當一吞字皆能教。故曰天道一且而行。吾之爲道，不效辭語，效立與天道響相應和，以是爲神，眞人愼之。既開天神，道歸於德君，付於賢良，人立自正，有益於上政明矣。德君明師告之，以威爲嚴，所告悉愈爲有，所覩見神靈，愼勿道之。上士因是乃至度世，中士至於無爲，下士至於平平人所得各有厚薄，天神隨符書而命之，故言勿傳，其所思不可得不同也。不同，故不可相語也。信哉易哉！其爲道也。要哉約哉！其爲志壽也。因而學之，其人將自順也。將自善，有神明，轉其心意，使其悅也。或今日吞吾字，後皆能以他文教，教十十百百而相應，其爲道須臾之間，乃周流八方六合之間，精神隨而行治病。故自是之後，天下人畢早正易其行，皆樂眞文，不復爲邪僞也。眞人欲樂安天地道，使疾正，最以三道行書爲前。願聞爲前言。善哉，子之問事。愚者難正，自若亂人治，令德君愁。故投行書於前，令使上下大小，自相拾正，其俗人無孤言辨士之害。善哉善哉！願聞三道行書文，何但使一通集行書而上，必使有前後文書衆多。善哉善哉！子之言，中天心意，所以使有前後難問者，欲使俗人深自知過也。獨言之大病也，不見孤辭單文之惡，則無以見集行書之善，不傳其誤，分別其大失，皆解人心，乃後且可救也。心不解，不如其所行，久大誤也。人心覺則易正。凡吾爲文，皆如此矣，非獨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曉矣。眞人愼事，書文已足，無輕數句問，欲不爲子說之，恐恨子意，欲復爲子道之。今道大文，又天道不可句極，得其意，天大喜，不得其意，逆天道，反與天爲咎，不敢復數言也。行去。

右大集難問天地毀起日月星蝕人烈死萬二千國策符字開神訣

又卷一一二《七十二色死尸誡第一百八十六》 天有四維，地有四維，故有日月相傳推。星有度數，照察是非，人有貴賤，壽命有長短，各稟命六甲。生有早晚，祿相當直，善惡異處，不失銖分。俗人不知，反謂無眞，和合神靈，乃得稱人。得神靈腹心，乃可爲人君。日時有應，分在所部。得天應者，天神舉之。得地應者，地神養之。得中和應者，人鬼佑之。得善應善，善自相稱舉，得惡應惡，惡自相從。皆有根本，上下周偏。山海諸通之水，各有部界，各各欲得性善不逆之人以爲戶民。陸地之神，亦欲得善人。各施禁忌，上通於天，爲惡犯之，自致不存。大惡之家，無大小，鬼神所憎，但可自正，勿非謗神。天道地道人道，禁不空善，神精氣尚能假人，惡者不失其文，輒舉上白。積過衆多，太陰主狀，當直法輕重，皆簿領過，人不自知，以爲無

他。太陽明堂，錄籍數通，復得部主，神亦數通。天神部上死亡，減年滅人世，不可詳念，重其善致善，惡自歸其身。及治生天知少智，故爲施善惡救命之文，以戒前後，勿輕惡言，以爲談首，動作進退，輒有殃咎。故下此文以示子，使思其意，使無自怨。朝廷尉設法，人自犯之，勿恨主者，恨之命簿不得久生。會欲殺人，簿領爲證驗。乃令人士，輒見考治，文書相關，何有脫者。努力遠惡，無以爲伍，可小活竟年之壽。不忠疾苦，雖爲狂邪所擊，會有活者。天上禁神法令，亦如中和地下，四流傍行，皆同法象，何有疑者。生人有功於天，子孫爲凶，輒除算，當時不死，算盡之後，亦無望其生。君國子民，當爲教道，導其善惡，務得情實。無天人命，絕人世類，刑從其刑，數見賢智，以爲首尾，威神著君，神勿加暴，前書已有言，復宜重之。君父得以遷延及後，永生滋殖，慎無貪殺。當時自可，後被其患。吏無大小，正卒因緣，宜明其事，勿爲民之所患。殊能敬好道德仁恩，與天合德，與地同意，與中和有益，思與善神靈相覩，各有其信，勿欺愚者。長生求活，可無自苦愁毒。思行天上之事，神靈所舉，可得仙度久生，長與日月星辰相覩是天之大恩，宜勿有小不善，亦復遣下。作惡不止，久滅人戶，故復申勑，既無犯者。犯者各爲薄命少年，人欲爲非，當爲說解其愚迷，使不逢凶。常時不用人言，後復自悔，談者之福也。星宿視人，不可爲非，當各有所白，善者命長不復疑，敕戒後生，可給先祖享，不者自亡其名。無犯天禁，無犯地刑，四時奉順，無有殺名。五行所成，宜各自守，無有惡名。勿輕上下，皆更相主，令無卒無暴，乃有顯名。思念在心，慎離其形，精神離散，邪鬼驚人，念以自全，無忘其名。各自有喜，務道求善，增年益壽，亦可長生。慎之慎之，勿枉行刑，初雖勞意，後被其榮。師有善惡，念本成末，弟子不順，亦亡其名，不得仙度。犯土刑神，所以增惡，不得受生。慎之復慎。一身之內，神光自生，內外爲一，動作言順，無失誠信。五神在內，知之短長，不可輕犯，輒有文章。小有過失，上白明堂，形神拘繫，考問所爲，重者不失，輕者減年。神不白舉，後坐其人，亦有法刑，非但生人所爲，精神鬼物亦如是。古者知不敢犯之人神數下，歷之於天地人，無功亦無望其報。賢聖之心當照其書卷，卷有戒識，惡人爲逆。貪生者天之所佑，貪養者地之所助，貪仁者人共愛之。過此而爲，惡必得賊。天知其惡，故使凶神精鬼物待之，入人身中，外流四肢頭面腹背胸脇七政，上白明堂，七十二色爲見，是死之尸也。五藏有病，其去有期，愼飲食，無爲風寒所犯，隨德出入，是竟年之壽。天貪人生，地貪人養，人貪人施，爲惡其禍不救，故以天書告，令勑民無犯所禁。天氣因人出辭，宜各洗去不純之行。愼之勿忘，後將有喜，不者不須復存[二]如言。

又卷一一二《衣履欲好誡第一百八十九》 自古及今，各有分部，

上下傍行，有所受取。輒如繩墨不失，何有不覩死生之訣。各且自愼，勿犯神靈，各如其職，愼勿忽忘命。可疏記，善者當上，惡者當退。吉凶之會，各其所願。但可順從，不得逆意。心意不端，反怨神使，行自得之，何所怨仇。人有難化，知有不足，皆被其殃。枉行所不及，反自舉滿口。出入事殊無知慮，而見當前，不顧其後，合禍離愛，謗訕善人。以天亡上，地不在下，不知鬼神。有疏記之者，解人怨仇，多施酒脯，甘美自恣。當時爲可，後爲人所語，輕口罵詈，呪詛不道，詐僞誹謗，盜人婦女，日夜司候。邀取便者，賣以自食，衣履欲好，競行鬬辯。不從道理，欲得生活，何從得久。愚人可爲名惡子，長吏聞知，屬吏捕取，急刑其身，禍及親疎，並得其咎。貧當自力，無爲搖手，此人命簿，生所稟受。惡鬼隨之，安得留久。此輩衆多，有前後會，當相得不中止。所以言者，惡鬼所取，愼之小差，不愼自已，惡不可施，人所怨咎。當時自可，不念其後，見戒當止。可復小生，竟其餘算。有故記善惡，壽所起，增年之期，要當善矣。不見賢聖，知慮有餘。念生惡死，上及仙士，壽可長年。何爲棄世，殃流從生，胞中之子反言我同從父母生耳。是皆怨天咎地，言惡當別，不可雜廁，清濁分離，如君與奴使。故得行大道者生，不行爲土，古今相似。亦有善，亦有惡，世世相傳，未嘗止，多與少耳。天知多逆，故出此文重之耳。知戒之後，可無有疑，十百相應，何有脫時？

李嘉謀《元始説先天道德經注解》卷五《第五章》 吾元元之大道，

徼然不見。鬼道神帝，用無用，無用無窮，成帝妙用，神鬼不測。吾曰神其門，鬼其戶，不見其道，不知其行。鬼行神遊，妙常變化。元元之妙，萬物受其役而不知，故其道可以役服鬼怪。帝制神明，用於無用，用用不窮。帝制萬物，神鬼不測。禮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莫聞，然則物之不可測者，莫鬼神若也。以鬼神況道，但其門戶耳。及其堂奧，豈得而知之哉。不見其道，不知其行，如鬼行神遊，妙常變化，近在目睫，而人莫知也。惚惚恍恍，萬物之神奧。恍恍惚惚，萬物之鬼宅。道行真化，杳冥之靈室。虛無至大，元居道安，神妙帝寂，耳目不可得。恍恍惚惚，誰知恍惚。杳杳冥

冥、誰知杳冥　有知之者、則非恍非惚、非杳非冥、取之不禁、用之不竭　是謂神奧、亦曰鬼宅、亦曰靈室　吾始化靈室、於無生有　元元之妙、一穴其眞　所謂穴者、開物成務之謂也　雖穴其眞、而元妙之本不散不亡、以無象爲象　故曰孔穴　以無神爲神、故曰神帝　虛無至大、雖散爲道、然散不失元、故道無巨細、居之皆安　雖帝用無方、然用不失神、故其用亦寂、而不見在於無中　聽不以耳、視不以目　耳目且不可得、況於聲色之見聞乎　佛書謂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者、此也　真人元妙、大道本微、動出應取、用無窮盡。道與物藏、不虛不實、不拿不取。器留不常、道還不休、吾故無窮若此。大道本微、用之不盡、則非微也　蓋多寡有無、乃前塵分別之相、而不知道與物藏、非相可測　則大而小、微而廣、虛而實、實而虛、奪而取、取而奪、非形器之所能留礙也　至於形器、然後留礙不常、乃有大小廣微之別　道出形器、用之不休　吾故無窮若此

又《第六章一百五十九言》　妙變妙化、無所不妙　元變元化、無所不元　神變神化、無所不神　眞變眞化、無所不眞　道變道化、無所不道、一變一化、無所不一　妙至於無所不妙、則妙在瓦礫　道至於無所不道、則道在稊稗　今指瓦礫稊稗而謂之道、可乎　然瓦礫稊稗未嘗非形器之結　識假者但見其假、識眞者但見其眞　若其結形、則與天地等耳　所謂妙在瓦礫、道在稊稗、豈爲過哉　佛書論國覺以爲地獄、天宮同一淨土、涅槃生死同一法性、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　菩提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智慧　愚癡通爲般若、是爲諸佛隨順覺性、此即一變一化無所不一之謂也　一散無方、數不可及、謂之無數。六變三元、爲大變六化、三元爲大化。一散無方、至於十百千萬、以至於不可勝數　若一一窮之、各言其異、則肝膽楚越　如是則雖謂之有數可也　若返於一原、其皆出於道、則胡越之遠未嘗不同　如是則雖謂之無數亦可也　役於形涉於數、要必有窮、故變化之數極於十八　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　所謂十八者、六變三元之謂也　卦之始畫爲三、因而重之爲六　卦始爲三元、卦重爲六變　每爻三變、以三乘六、故十有八變而數窮　天六變十有八、地六化十有八、合之爲三十六　衍而十之爲三百六十、日月之運天地之數、皆窮於此　一不可得、道不可得、眞不可得、神不可得、元不可得、妙不可得　有得之是謂有得。上下文德、失吾所得。無得之是謂無德。道不可得、苟得無得、是謂得道　若覺有得、則爲失得　有得得德、無得得道　一返道道返眞、眞返神神返元、元返妙、至妙無返、變化息矣。此道無上、吾曰最上妙道、得之入於無始　返者、返有歸空、返末歸本、返流歸元　人所以逐流下而忘反者、外物慮之爾　苟外物無慕則內重、內重則不流　既不下流、則必返上　返返之極、至無所返、乃爲至道

葛洪《抱朴子內篇・論仙》　昔王符引《典》以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簒盜也　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　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殺，燒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醜霤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　豈可以樊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　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　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　俗人聞之，皆謂虛文　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　或云見鬼者，在男爲魅，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　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　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　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　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　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　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　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微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　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　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　然眞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　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輪氏報施之鬼，成湯祭齊之黿，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掊燕簡，尋收之降於莘，欒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林，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　然而敝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蛙論海也　俗人未嘗見龍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　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

又《抱朴子內篇・金丹》　禮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六斤，太乙八

年，共五年，竈三年，河伯十二年，社五年，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年，凡八十八年。餘二十二年，以好草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自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算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並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又 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聞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左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綵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鼇礵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亦可合藥。若會稽之東翁洲寧洲紵嶼，及徐州之莘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

又《抱朴子內篇・道意》

楚之襄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須，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於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外，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

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忘，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道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櫝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刼剽，或穿窬斯盜，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漸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

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

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絶之列。

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吴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顔色。若顔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顔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吴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吴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眞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間一二百歲，住年不老，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罥以捕麞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麞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罥中而去。本主來，於罥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棁，鐘鼓不絶。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

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犉。其目偶愈，便殺犉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皆重焉。塡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龍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

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藉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絶，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

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絶。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止，遂塡塞之，乃絶。

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辦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

又《抱朴子内篇・勤求》　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

內書亦鮮掌於術家　初學之徒，匹夫使可授以大要　又小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　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嘉、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敎誡之言，不肯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　其至眞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　雖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踈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竇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旨耳　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　故世聞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　而管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　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　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脯，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　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　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　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　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　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　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眞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　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　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誕，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喑嗚，俛仰抑揚　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得之狀　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　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　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　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隨乏，無能法以相敎，將何法以成人乎？　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　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閒，而多有承事之者　余但不喜聞其人之姓名耳　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歡習遂廣，莫能甄別　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　每見此書，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遐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　但誤有志者可念耳　世人多逐空聲，鄙能校實　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　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　或以致富，辦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伥伥之輩，求千夫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　嗟乎！　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　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　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

又《抱朴子內篇・黃白・務成子法》

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蜘蠐壤等分，作合以爲泥，塗裏使徑三寸，實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蜘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　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　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　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　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　以杼血朱草煮一丸，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鬼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尉玉女立至，可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煮一丸，內鬱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土並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嘯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

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人咽喉，直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又《抱朴子內篇・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則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皁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嶽；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嶽；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眞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卻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躬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廬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郅伯夷者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蒱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墓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嶽眞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六戊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愍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倔倔前屈，未久，則忽然若遺，亹亹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

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戊，五月未，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己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二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

上爲地戶也　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會無憂患者，以上至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大鬼不能見也　又曰，求仙道人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　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寸逢星，歷明堂，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皐，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　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　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　䷇《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　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顧視九跡　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　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　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　如此，禹步之道畢矣　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

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　甲者，木也　午者，火也　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　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　壬者，水也　申者，金也　癸者，水也　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　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　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　戊者，土也　子者，水也　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　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　甲者，木也　申者，金也　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　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

抱朴子曰：人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　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　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

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　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蛫，知而呼之，卽不敢犯人也　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　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卽不敢爲害也』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害　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　見秦者，百歲木之精　勿怪之，並不能爲害　山水之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卽吉　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龍，呼之卽吉　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　一法以苦鳥矛以刺之卽吉　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卽死也　山中寅日，有自稱虛吏者，虎也　稱當路君者，道徑者，以草杖投之卽死也　山中寅日，有自稱虛吏者，虎也　稱當路君者，狼也　稱令長者，老狸也　卯日稱丈人者，兔也　稱東王父者，麋也　稱西王母者，鹿也　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稱河伯者，魚也　稱無駒公子者，蟹也　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稱時君者，龜也　午日稱三公者，馬也　稱仙人者，老樹也　未日稱主人者，羊也　稱吏者，麞也　申日稱人君者，猴也　稱九卿者，猿也　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　稱捕賊者，雉也　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　稱成陽公者，狐也　亥日稱神君者，豬也　稱婦人者，金玉也　子日稱社君者，鼠也　稱神人者，伏翼也　丑日稱書生者，牛也　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

或問隱居山澤辟蛇蟲之道　抱朴子曰：『昔偃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　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　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　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　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卽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　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囓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囓大竹及小木，皆卽燋枯　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　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　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　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提弄也　雖繞頭頸，不敢囓人也　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　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卽愈不復痛　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　《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

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雲日鳥及蠼螋，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蠼螋之尾，雲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日，鴆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繩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愈也。』

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蟲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蝨，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皆辟沙蝨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吹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菖蒲，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眞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

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綑縛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卧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祕法也。』

或問涉江渡海辟蛟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雞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劒，取牝銅以爲雌劒，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

或問曰：『辟山川廟堂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眞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眞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

講《知人者知章》。師曰：經云死而不亡者壽，其旨甚明。玉陽大師嘗云：賢人死而爲鬼，下愚則逐物遷化。吾謂賢人者必生而有賢行，是以得賢名，雖至於死，吾實謂之不死。又云自勝者強，云強行者有志。修行人降心進道，專以志爲主，志不立者，至於一食非美，則胸中不納，是萬神不納也。有志者雖每惡食不爲病，志既壯而萬神從之，物亦隨之而變，不知其味惡也。人有萬神，非志不能帥，大志既行，如大帥之行也，滿身之氣皆助之，何事不能克勝。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吾行之甚效，故愈信其爲善。經云，不失其所者久。所字如子產使校人畜魚，

校人云得其所哉之所　經中之言，初欲得知，知而欲爲己用　若泥於言而下爲用，則反爲病　然經中之言，多反復不一，最要人明此　云強行者有志，又云弱其志　有云學則不是，又云不學亦不是　有云靜則不是，復云動亦不是　反復抑揚，初無定義　惟恐學者過與不及，或著在一邊，左右扶救之，令立於中道　學者所宜深究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下《絶句五首》其二　投胎奪舍及移居，舊住名爲四果徒。若會降音伉　龍並伏虎，真金起屋幾時枯。○翁註，四果之徒，特陰靈之鬼　降龍伏虎，是還丹之妙　○陸註，金丹之道，一得永得　身外有身，隱顯莫測　與投胎奪舍，頑空之輩不同　○補註，投胎者，嬰兒出胎而魂投其內　奪舍者，入他方死之空體　移居者，換彼見在之生軀　舊住則變著形骸，神枯而貌瘁者　四果之徒，亦能修成證果　但專用陰神，不能變化神通，脫離生死之外　○翼註，眞金起屋，卽是金身　因舍字居字住字，故云屋耳

又其三　鑑形閉氣思神法，初學艱難後坦途。倏忽堪能遊萬國，奈何屋舊却移居。○翁註，鑑形閉氣，及思神諸法，初學甚難　迨其習熟，坦然無礙，瞬息之間，徧遊萬國　英爽靈妙如此，奈何其神魘險，易敝難固　不免投胎奪舍耳　○戴註，鑑形者，懸鏡自照，令常見己形　存想由鏡中出遊　閉息者，如胎息訣，置鴻毛於鼻端　息不出，毛亦不動　如此十二息爲小乘，百二十息爲中乘，千二百息爲大乘　或云百二十息爲小乘，千二百息爲中乘，萬二千息爲大乘　思神者，安神於一處　或眉間，或金庭，或大洞雌雄之一，或黃庭內外之景，或修十六觀，或存日月北斗，皆出陰神之法

心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二　絶學，○注：絶學不眞不合道文　無憂。○注：除浮華，則無憂患　○節解曰：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　○御曰：絶有爲之學，則淳樸　○疏：憂，患也　絶有相之學，會無爲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注：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疏：唯，敬諾也　阿，慢應對也　《禮記》云：先生召，無諾　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安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注：善者稱譽，惡者諫諍，相去何如　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　○疏：順意爲美，逆心爲惡，違順既空，美惡安奇，且唯阿出自一口，美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爲之學，迷執者多，是非美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爲患累之本，絶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絶之狀也　人之所畏，○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　不可不畏。○注：近令色，殺賢人　○疏：創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　○注：必沒溺也，前令絶惡，示美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爲邪文，未央止也　○疏：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奔奔，是眇奔，嘆其久遠　央是盡義，嗟其未息　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也　○疏：言眈著衆欲，故云衆人，卽衆生，生之別稱也　熙熙，悅樂也　享，燕享也　太牢，牛羊豕也　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　我獨怕兮未兆。○注：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形兆也　○疏：我，老君自稱也　怕，寂也　兆，狀也　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智寂怕，不爲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注：如小兒未能答偶時人也　○御曰：言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魁魁無所歸。○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　○御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　○疏：嬰兒，赤子也　孩，笑也　魁，寬大也　歸，往也　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　衆人皆有餘，○注：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　我獨若遺。○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疏：衆人滯有，故耽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純純兮。○注：無所分別也　○疏：純純，不雜也　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闇昧也　○御曰：自韜匿也　○疏：俗之人心靈暗昧，昭然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韜光匿耀，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注：察察，急疾也　○御曰：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注：無所割截也　○疏：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　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追逐，聖智體有冥無，體知空幻，恆自閑靜也　忽若海。○注：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疏：河上本作晦　晦者闇也，止、住也　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言　雖復同塵，而恆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止住止也　飄若無所止　○注：我獨飄飄若飛飄，無所止，志意在神域也　○御曰：我心寂然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衆人皆有以，○注：以，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注：我獨無爲，似鄙若不逮也　○御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質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鄙　○疏：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舍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譬彼頑愚，若茲邪鄙　我獨異於人，○注：我獨與人異　○御曰：人有情欲，我無染心　而貴食母。○注：食，用也　母，道也　我獨貴用於道也　○疏：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略而忘慮　分別，故愛染於聲色，忘慮，故貴用於虛道，所以爲異也

又卷五　聖人無心，○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爲心。○注：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疏：體道冲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　百姓，衆生也　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心既無心，心應亦不應　○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爲心，則流布百節，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以百姓心爲心也　善者吾善之，○注：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注：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爲善也　○疏：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不善者謂有爲滯境之人　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爲心之善也　德善矣。○注：聖人德化，百姓爲善矣　○節解曰：謂行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髓眞，故曰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注：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注：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矣。○注：聖人德化，百姓爲信矣　○御曰：欲善信者，皆因而善信之　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　○疏：信謂開經戒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　故眞迹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　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　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　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恆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　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授井眞人道德之文，此則別應　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　○節解曰：謂人信一也，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亦信人，故道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注：聖人在天下，常憧憧若田人生，故道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注：聖人在天下，常憧憧恐懼，富貴不敢驕奢　○疏：憧憧，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　聖人其在天下也，恆布大慈，護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憧憧而勤懼也　爲天下渾其心。○注：聖人爲天下百姓混濁其心，若愚暗不通也　○疏：渾沌，無分別也　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渾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注：注，用也　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　○疏：河上作注，諸本作淫　淫者染滯也，顚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顯其病　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最深　故《西升經》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愆，然舉一根，諸根可悉，爲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疏：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嬰兒之可愍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八《不尚賢章第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注：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　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義曰：希慕，羨望也　性識有限而羨望聰明，是爲越分，名之爲欲　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願行未周，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爲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囂雜　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　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廛　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　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眞，外無攀緣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　混迹城

而，便損於修真乎？

又　虛其心，○注：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　○疏：夫役心逐境，則喪事昏神；靜慮全眞，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也。○義曰：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矣，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而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道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爲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爲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其心矣。實其腹，○注：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矣。○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傳》閻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義曰：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慾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樸，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爲傳，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達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輒十二年，蔡成公甲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凡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絕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將軍杜預字元凱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令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成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人，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益也。疏云武子，則武子名賴，益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詞，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賂。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注：心虛則志弱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義曰：《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所行爲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矣。強其骨。○注：腹實則骨強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強也。○義曰：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爲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豐者，骨強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義曰：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注：清靜化人，盡無知欲　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　○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循迹貪求而無爲也。○義曰：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爲也

又卷一一《載營魄章第十》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疏：滌者，洗也

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爲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靜，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義曰：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靜制之，則動渝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靜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遠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其心也。

又卷一八《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注：唯則恭膺，阿則慢膺，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恭膺則善，慢膺則惡，以喻俗學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在相去遠哉？○疏：唯，恭膺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義曰：唯者，聲謹而貌恭。膺，膺答也。先生，父兄師長也。召，呼召也。父兄之召，若膺之以諾，尚慮遲迴，聞命即往，故唯而起也。《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注云：先生謂父兄也。從先生不得越道，與人語言恭謹而從之。其義皆同於恭謹也。○疏：阿，慢膺也。《漢書》曰不誰何，綰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絶否，只在於心，而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義曰：此明恭膺慢膺同出於口，而善惡異焉，絶學不絶，同出於心而憂樂異焉。不絶則憂心役慮，絶學則志泰神和。學無學者，日損之謂也。《化胡經》曰：文始學無學，能伏於闍雄。言以無爲之道，能伏強獷之俗也。《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德經》云：學不學，服衆人之所過。此皆絶除之旨也。能知此旨，則學相皆空矣。夫世間萬法，無非有爲，有爲之事皆當滅壞，故皆空也。唯無爲無事，清靜恬愉，內合眞常，外無分別，以此則唯阿齊其一致，善惡以之謂兩忘也。

又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注：我獨怕然安靜，至於貪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疏：我，老君自稱言也。我畏絶俗學，抱道含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爲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於孩而始誰。○義曰：怕兮者，安靜無爲之貌也。兆，形狀之初也。老君見代之人物變化云爲，馳騁利名，耽營俗學，留連情欲，凋喪天和，皆歸於空，非爲了出，乃教其冥視聽之域，絶思慮之源，令若嬰兒無所分別，不知不識，深含玄虛。嬰兒者，未分別於人。孩者，有分別也。萬事無形兆，忘懷之至也。《莊子・大運篇》老君謂子貢曰：三皇五帝之理天下不同，舜爲大卞也，使人心競。故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此言心競者，有分別也。既有分別，和氣將離。五月能言，時漸急也。自此物多大落也。《家語・本命篇》曰：人生三月而微眴，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腭，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今五月而言，和散而澆急也。乘乘兮若無所歸。○注：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也。○疏：乘乘，運動之貌。衆人動生耽著，常有所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則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義曰：衆人耽著所求者，趣於俗學，有求勝之心，耽其世欲，有營爲之念，運動心慮，奔逐所求，故若有歸也者。若無心不著諸見，悠悠自得，何所滯焉？喻如水也，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與物競，亦無所求，故若無所歸也。衆人皆有餘。○注：耽著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也。而我獨若遺。○注：常若不足，有所遺忘也。○疏：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義曰：衆人矜誇俗學，以立功名，巧智相高，財利相勝，於彼世法各言有餘矣。老君忘心息智，無滯無矜，恍惚任心，若遺忘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注：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若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若遺忘爾。○義曰：老君爲化物之本源，乾坤之宗主，萬智周備，聖德玄通，而示以無心，而泯合乎道者，所務世人淳樸其志，以反澆漓，收視滅聽，以歸道德爾。非謂本來所稟，愚冥而若遺失也。俗人昭昭，○注：矜巧智也。我獨若昏。○注：自韜晦也。俗人察察，○注：立法制也。我獨悶悶。○注：唯寬大也。○疏：昭昭者，自矜衒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於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衒，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絶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絶若昏默也。○義曰：上惟君后，下及兆人，徇俗學之心，忘大樸之本，理國則昭昭矜其聖智，察察申其典章，聖智愈作而政愈煩，典章益明而人益弊。老君昏昏默默，不化而自行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昏昏者，韜光，默默者，不言

也。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義曰：晦，昧暗也。寂，虛靜也。既絕俗學，不矜其智，不著有爲，不住有法，不止於有，不滯於無，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

又卷三五《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疏：前章明五大之行，用廣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德，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爲罪爲咎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爲德，以戒貪求之爲患。○義曰：天、聖人之御宇也。身斧扆而南面，前巫後史，卜筮瞽侑，死於左右，無爲而守至正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奉職，修文德以懷遠，敷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平，家興禮讓，來琛賚於四塞，息征戍於三邊，倒載干戈，休牛歸馬，然後樂耕耨，糞田疇，多稼如雲，餘糧栖畝，苟或違此，則怨敵交侵，戎馬載馳，甲兵復用，夫何故哉？以其上有貪得可欲之非，恣拓土無厭之禍，窮兵瀆武，必致自焚。老君戒以知足之文，欲使安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於理道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求，固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爲理，無爲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馬之事，人得俶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爲先，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馬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國肥，食爲人天，邦之大務也。俶載南畝者，《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俶，始也。載，事也。春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百尺，言可以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爲馬，以情爲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四時爲柄，日星爲紀，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爲，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疆，侵伐戎夷，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蒭醬起番禺之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杼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大與，所宜深戒也。豈若宇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衒其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鑄劍戟以爲犁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爲無役，以全永圖也。罪莫大於可欲，○注：心見可欲爲罪大矣。○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王而犯之，斯爲罪矣。罪字從罒下非，言網羅以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貪，謂之欲也。興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牆峻宇，濟貨稱兵；外禽內色之荒，迷而莫返；鴈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於天下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惑歟？興可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就聲滯色，悅離厭離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音酒之娛，終身不寤。以至於筋骸疲苶，耳目聾盲，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善屈己之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爲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幸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乖其道也。老君設教垂訓，明此罪之因，申能剋可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祉，理國可期於九五，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禍莫大於不知足，○注：求取不已，爲禍大矣。○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大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取不休，則下供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理身而貪，則嗜欲無厭，魂馳神逝，福善不祐，年夭身殂。苟能內制貪源，外息貪取，既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者矣。咎莫大於欲得。○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殃

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　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猒足，則咎之爲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而兵寇興焉，仇敵起焉爲殃爲咎，於斯爲大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爲罪　老君《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名爲過　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　犯十二百六十過爲咎，咎又重於禍矣　夫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　禍者莫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　咎者莫甚於名，言苦求欲得也　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名，三者爲大　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由，可爲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　若心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　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樂推，身安國理　此知足之足，乃至於交讓而常足也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　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猒，雖多亦少矣　○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餘，心貪則物常不足　貪者雖四海萬乘之廣尚欲旁求；足者雖一簞、環堵之貧，不忘其樂　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勗也

又卷三六《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疏：前章明爲道日損，示修學忘遺之門　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　初六句標聖人無心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垂養之德爾　○義曰：理國者在於無事，應化亦在於虛心　虛心則應物不常，無事則臨人可久　所以善不善等以善應，善化攸同，信不信皆以信之，信誠無間所謂融心混化，萬國所歸安而撫之，俱爲赤子　此聖人之大旨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注：聖人之心，物感則應　應在於感，故無常心　心雖無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爲心矣　○疏：聖人虛心，物感斯應，應必玄感　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　心雖無常，義存慈救　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　故云無常心　○義曰：廣無不覆，微無不通，大道也　化無不周，感無不應，聖人也　聖人化既周普，心亦無常　從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開悟　惟德是輔，人無棄人，周布慈心，不遺卷末，而聖人無心，未始有滯也　善者吾善之。○疏：此應感之義也　吾者，聖人也　善者迴向正道之心，聖人獎之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也　○義曰：夫善者，因心所起，對惡得名　善因惡而彰，善勝則惡滅　人既善矣，聖人因而善之，所以誘其進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　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爲善也　○義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惡之可改，積習爲惡，迷而不迴　聖人愍其執愚，亦以善道開化　化惡爲善，賴於聖功　人無棄人，於是乎在　信邪者，謂世人不知正道，迷溺於邪，亦猶瞶者不預金石之音，瞽者不悅玄黃之色　邪既增迷，故背於正道矣　聖人亦以善教教之，使分別邪正，而歸於善也　信者吾信之。○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　○義曰：信者亦起於心，因疑以彰信　信因疑而立，信勝則疑忘　人既信焉，聖人因而信之，所以勸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　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導化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僞而歸信也　故云德信　○義曰：人之滯俗，積習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捨，執疑守惑，不信正眞　此弱喪之忘歸同，下士之大笑，聖人亦以正信之理漸開悟之　知信捨疑，賴於聖德　德信德善，其在茲乎　強梁背教者，謂執疑之人以疑爲是，以信爲非，亦猶夏蟲疑冰，井蛙陋海，以茲執見封彼邪心，聖人亦誘而教之，使分別信疑而歸於信　所以誘之歸善歸信者，聖人恐其因疑獲罪，滯惡罹殃　勸而勉之，蓋惜人悶物之至也。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憒憒用心，令得善信　而聖人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云爲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渾跡用心也　憒憒，憂勤也　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中，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憒憒憂勤也　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言憒憒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　故云爲天下渾其心　○義曰：聖人應天御時，順人臨極，黃屋左纛，黼繡垂旒，雖身處九重，而心周萬國　察臣子邪正，知稼穡艱難，宥罪寬刑，輕徭薄賦　既悶悶而不撓，亦憒憒而垂憂，導惡化疑，令歸善信　而聖人澹寂常若無心，以其無事無心，物亦自寧自化矣　宥者，寬而簡正也　寬宥故道行焉　混者，內外混融，無分別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注：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皆觀聽聖人也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　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則於聖人　○義曰：聖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傚，君唱臣隨　四海生靈，傾耳以聽其言，目以觀其事　是則是傚，以歸於道焉　聽者，側聞

也。觀者，徧覽也。聖人皆孩之。○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凡祝百姓，皆如嬰孩。○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無所分別。○義曰：有道聖人，慈育萬有，萬有奉之如慈母，聖人視之如嬰孩。如此者則道德周行，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寶氣嗇神，氣全神王，形神交固，則命紀遐延，斯神仙可致也。聖人化使爲善，誘以修眞，先祛不善之心，晝歸崇善之行。善行既著，乃忘爲善之心，無知無爲，不矜不伐，淳淳默默，內外混融，如彼嬰孩，無分別相，可謂合於道矣。

又卷四九《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疏：前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即生弊，必爲餘怨之跡。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爲善，次是以下明有德執契，其怨不生。後天道下明天道無親，惟善是與。○義曰：前以聖人體彼虛玄，法茲上善，以奉社稷，臨御配天，此則執契乘時，和怨爲美。乃明惟善是與，以表天道無親。至於棄舟輿而不乘，除甲兵而不用，玄契大道。此其旨乎。和大怨，必有餘怨。○注：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云和大怨。○疏：厥初生人，身心清淨，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僞，人君不能以我無爲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義曰：語之於身則情欲爲怨，《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窮，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故不可節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興，積習既深，難於除絕。若凝玄守素，尚懼試難之侵，或混世隨流，未達恬愉之趣，未能盡遣，是有餘怨也。語之於國，則興滅繼絕，是曰至公。推亡固存，亦爲曰惠。而武庚起禍，幾覆周宗，是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注：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以爲善。是知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義曰：立教繩人，欲除積習之弊，胡可得哉？惟陶以無爲，率以虛寂，歛以淳和之氣，混其冲漠之心，與道相冥，反覆爲一者，可無餘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爾。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是仁義之門，初者是不生之本。今人既學仁義，已亂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將復內明之照，不可得也。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注：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也。○義曰：聖人以立教誘人，未能澄其情欲，執心虛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則無爲，無爲則人化，不煩設法，混合眞修，固無餘怨之迹矣。修心之法，執之則滯著，忘之則失歸宗，在於不執不忘，惟精惟一爾。心法之中，唯《定觀經》得其旨矣。經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起於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心起，即須除滅，隨動隨滅，務令安靜，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於此修之，務其長久。久而習者，則心有五時，身有七候。心五時者，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動靜相半，第三時心靜多動少，第四時心無事時靜，事觸還動，第五時心與道冥，觸亦不動。心至於此，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此五者於所修之中，即爲行相。其七候者，即爲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覺無諸塵漏，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一也。宿病普消，身心輕爽，二也。填補天損，週年復命，三也。延數千歲，名曰仙人，四也。鍊形爲氣，名曰眞人，五也。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六也。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七也。聖人設教，本爲衆生，爲其生死輪迴，展轉繫縛，流浪惡趣，永失眞常，故出我心以滅他心。上士若能法聖人之心，去住任運，不貪物色，不著有無，能滅動心，了契於道，既契道已，復忘照心，動照俱忘，然可謂長生久視，昇玄之道爾。夫仙果雖證，而有氣象所拘，年運所主。自初天證位，壽九百萬歲，每進一天即壽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無色界，極上秀樂天，合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此其所以有年歲之數者。在陰陽二氣之內，三界遷變之中，其人有形有氣有神，三者周備，雖變化不測，坐在立亡，隱顯自由，神通無礙，須待鍊形爲氣，方出三界之外，然無年壽之數爾。其鍊神成氣已爲眞人，鍊氣成神，即爲聖人其眞人聖人永超數運，無復變遷，以億劫爲斯須，以萬天爲指掌。道果所極，皆起於鍊心。故《西昇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死。無心者可階道矣。《靈寶經》云道爲無心宗是也。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注：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將立法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也。○疏：司，主也。徹，通也

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義曰：執心契則易化，立法教則難通。執契爲有德之君，可至於道。立法乃無德之主，未始通玄矣。此聖主所解也。今竊謂有德者，下古之君也。無德者，玄古之君也。有德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雖化善，不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無名，化民於道，朝徹而後能見獨，無思無爲，玄契大道，故能臻於定觀，忘心之要證，超眞入聖之階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眞經解義》卷七《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以無心爲心，故因時適變，豈有常哉。百姓之心，隨時異尚，聖人因之，因其時以爲心，故如鑑對形，不將不迎，示其妍醜，如谷應聲，不揚不抑，緣其細大，何以常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之於人，無不善，無不信，故人從於善，從於信，而不敢違也。蓋善惡信否皆本乎妄情妄見，私爲同異爾。混一是非，則無善不善，玄同信否，則無信不信。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則無棄人矣。故不善者將自善，不信者將自信，故謂之德善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御注曰【略】○臣義曰：慄慄，恐懼貌也。聖人雖無常心，而以道在天下，及其應世，未始不慄慄以爲戒，蓋有而爲之，不敢以易，所以司民患也。新以爲天下則其心渾然，將以反樸復性，同乎古始。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以道渾一天下，而心無異心，故百姓之於上也，注耳目以聞見於道，而化於道。聖人孩而視之，以其心一，而無事智巧，所以返樸也。

又《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御注曰【略】○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爲不能無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御注曰【略】○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速捷，以求近功，故失道。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御注曰【略】○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無倉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御注曰【略】○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內，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又卷九《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御注曰【略】○臣義曰：江海善下，爲衆流所歸，故大。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下其言，而人推上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後其身，而人推先之，故處前而人不害。民心樂推而歸之，故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御注曰【略】○臣義曰：不爭則無心，故天下應之以無心，何爭之有。

邵若愚《道德眞經直解》卷二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爲視爲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身之主，無不經營。今言魄者，謂魄屬陰，陰以靜爲法制，心於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爲一，謂之抱一。抱一雖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行人無，兮心靡微清靜，始曰無爲，此名眞心，乃大道也。如專氣致柔和也者，既言專氣，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玄，如玉有疵，能無心執玄而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致，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而無爲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爲雌乎？心本靜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窒礙，不得虛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爲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爲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爲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云：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服。此之謂也。

薛致玄《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已於本經第四十章今

載，今略而不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鈔曰：此上之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姓告名不害。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孟賁勇於力，我勇於德義，故曰是不難。告子未及四十不動心，故云先我，況於孟子者哉。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爲極要之本，氣次而隨之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者，專閑而不通之貌。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今之行而蹶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助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爲用仁義密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中害浩然，則心腹饑餒者也。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纂云：卑以自牧者。○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於前，今不再云。○纂云：以謙受益。○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然者，以證解冲氣以爲和之義也。又取《易》之《謙卦》卑以自牧，《書》之《大禹謨》以謙受益，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也。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其誡勸世人之誠，可謂深矣。

又《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道日損。○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棄要執本。曰損云爲，漸入虛妙，故曰爲道曰損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纂云：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百姓心爲心也。固宜順而不逆，靜而不動，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哉？《孟子・離婁上》：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音驅魚者，獺音闥也。爲叢敺爵者，鸇音氈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化之以無爲，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爲治民，則民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安矣。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爲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重足猶並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也。

《太平經》卷五四《使能無爭訟法第八十一》 吾所問積多，見天師言，事快而無已，其問無足時，復謹乞一兩言。天師平行言：今吾願欲得天地陰陽人民跂行萬物凡事之心意，常使其喜善無已，日遊而無職無事，其身各自正，不復轉相愁苦，更相過責，豈可得聞乎哉？天師子今且言，何一絕快殊異；可問者，何一好善無雙也。然，若子所問，猶當順事，各得其心，而因其材能所及，無敢反強其所不能爲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則無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謂遊而無職事矣天地之間，常悉使非其能，強作其所不及，而難其所不能，時視於其不能爲，不能言，不憐而教之，反就責之，使其冤結，多忿爭訟，民愁苦困窮。即仰而呼皇天，誠冤誠冤，氣感動

六方　故致災變紛紛，畜積非一，不可辛除，爲害甚甚，是凱失天下之人心意矣　終反無成功，變怪不絕，太平之氣，何從得來哉，故不能致太平也，答正在此　雖欲名之爲常平，而內亂何從而得清其治哉？子今問之，欲深知其審乎！　天地之性，萬物各自有宜　當任其所長，所能爲，所不能爲者，而不可強也；萬物雖俱受陰陽之氣，比若魚不能無水，游於高山之上，及其有水，無有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無土，生於江海之中　是以古者聖人明王之授事也，五土各取其所宜，遇其物得好且善，而各暢茂，國家爲其得富，令宗廟重味而食，天下安平，無所疾苦，惡氣休止，不行爲害　如人不卜相其土地而種之，則萬物不得成竟其天年，皆懷冤結不解；因而天終，獨上感動皇天，萬物無可收得，則國家爲其貧極，食不重味，宗廟飢渴，得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殘賊，君臣更相欺詒，外內殊辭，答正始起於此　是者尚但萬物不得其所，何況人哉？天下不能相治正，正由此也　此者，大害之根，而危亡之路也，可不愼哉？可不深思慮之曾心乎？　故古者，大聖大賢將任人，必先試其所長，何所短，而後署其職事，因而任之　其人有過，因而責之，責問其所長，不過所短　是者不感天也，反爲習進此家學，因而愼之，故能得天下之心也　令後世忽事，不深思惟古聖人言，反署非其職，責所不能及，問所不能覩，盲者不覩日，瞽者不能言，反各趣得其短，以爲重過，因而罪之，不爲欲樂相利而反爲巧弄上下，迭相賊害，此是天下之大敗也　自古者諸侯太平之君，無有奇神道也，皆因任心能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氣，而無冤結民也　禍亂之將起，皆坐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職而重責之，其刑罰雖坐之而死，猶不能埋其職務也　災變連起，不可禁止，因以爲亂敗，吉凶安危，正起於此　是以古者將爲帝王選士，皆先問視，試其能，當與天地陰陽瑞應相應和不？不能相應和者，皆爲僞行　其相應和奈何，大人得大應，小人得小應　風雨爲其時節，萬物爲其好茂，百姓爲其無言，鳥獸跂行，爲其安靜，是其効也　故治樂欲安國者，審其審謹　夫天生萬物，各有材能，又賦各有所宜，猶龍昇於天，魚遊於淵，此之謂也　夫治者，從天地立以來，迺萬端，天變易亦其時異，要當承天地得其意，得其所欲爲也　天者，以三光爲書文記，則一興一衰，以風爲人君　地者，以山川阡陌爲文理，山者吐氣，水通經脈，衰盛動移崩合，以風異爲人臣　人者，以音言語相傳，書記文相推移　萬物者，以衰盛而談語，使人想而知之　人者，在陰陽之中央，爲萬物之帥長，所能作最衆多　象神而有形，變化前卻，主當疏記此變異，爲其主言　故一言不通，則有冤結；二言不通，輒有格塞；三言不通，轉有隔絕；四言不通，和時不應，其生物無常；五言不通，陰氣道戰；六言不通，六方惡生；七言不通而破敗；八言不通而難處爲數家；九言不通，更相賊傷；十言不通，天地者幾何起，幾何亡，但言也　古者無文，以何通之，文迺當起，但中止；天地者幾何起，幾何亡，但後世不覩之耳　中古三皇，當無文而設言　下古復有天地之氣，一絕一起，獨神人不知皆所從來，經歷多故，知其分理，內當有文，後世實不覩，言其無有，何故時有文時無乎哉？天氣且弊，人且愚薄不壽，不能有可刻記　故勑之以書文，令可傳往來，以知古事無文，且相籍訟，不能相正，各自言是，故使有文書　此但時人愚，故爲作書，天爲出奇文耳　見師言，已知之矣　願聞今通氣當云何？　但三道通行八方之書，民吏白衣之言，勿苟留　急者以時解之，不急者隨天地萬物，須七月物終，八月而蕭視，九月而不歸，三年上書而盡信誠者，求其人而任之　此人迺國家之良臣，聰明善耳目，洞以視聆，不失四方候也　帝王得之，曰安而明，故當任之　其任之云何乎？　必各問其能所及，使各自疏記所能爲，所能分解，所能長，因其天性而任之，所治無失者也　故得天下之歡心，其治日興太平，無有刑，無窮物，無冤民　天地中和，盡得相通也　故能致壽上皇，所以壽多者，無刑不傷，多傷者迺還傷人身　故上古者聖賢不肯好爲刑也，中古半用刑，故壽半，下古多用刑，故壽獨少也　刑者其惡迺干天，逆陰陽，畜積爲惡氣，還傷人　故上古聖賢不重用之者，迺惜其身也；中古人半愚，輕小用刑故半，賊其半，下古大愚，則自忽用刑，以爲常法，故多不得壽，答在此　讀此書者，宜反復之，重之愼之，死生重事，不可妄也　夫子賢明者爲父計，臣賢明者爲君深計；子不賢，不肯爲父深計；臣不賢明，不肯爲君計　是少年者，即是其人身邪，其人邂逅吉凶者，流後生，此格法也　是故上古聖帝王將任臣者，謹選其有道有德，不好殺害傷者，非爲民計也，迺自爲身深計也　故得天地心意，舉措如與神俱，此之謂審舉得其人，而得人力之君也　如此迺感神祇，迺後天上眞神愛之，因而獨壽也　好用刑迺與陰氣並，陰者殺，故不得大壽，天之命，略可覩可知矣，天地人所疾惡同耳　」

右得天地人民萬物歡心國興家安天下無爭訟者

又卷一一一《大聖上章訣第一百八十》　惟始大聖德之人，乃承元

氣自然精光相感動，乃爲大聖。悉知當所施，輒如天意，不失其元氣之志。常行上爲大神輔相，如國有公卿，心知大神之指歷文書相通，上章各有薦舉，宜得其人，使可保有言事，輒用天君以事，更明堂得書，輒下無失期，輒得朝上之恩貸。自天君曰，不訞朝廷旨，請寄之人，文書所上，皆自平均，無有怨訟者。各自身受恩分，賞罰有差，何有分爭者乎？大聖先知，天君所當施行之事，安得有失乎？俗人不知，以爲如民長吏，安能知詔書所當道下文乎？天上之事，音聲遙相聞，安得有隱也。此在自然之中相檢，何有脫時乎？天君日夜預知，天上地下中和之間，大小乙密事，悉自知之。諸神何得自在乎？故記首尾善惡，使神疏記。天君親隨月建斗綱傳治，不失常意，皆修正不敢犯之。故言天遣。心神在人腹中，與天遙相見，音聲相聞，安得不知人民善惡乎？天君言，善信舉之，惡無信下之，不但天上欲得善信人也，中和地下亦然。人不深知當來之事，故使有心志之久久與大神同路，是天之所近。比如國有忠臣良吏，不離左側。但人自不信天，天何時當信有二心之人乎？中不爲天，不如民人邪？蟲蟻之人，亦何因緣得天心意，所壽貪惜，此人不時相親者。過起於民，收攝十三於後，亦有歲數。見有心之人，不念俗事，貪進求生，故神告其心出之耳。有心志之人可與從事對談，誠信之，無有心志。念衆口當食求利，衣溫飯飽，禮費相隨，驅使貧弱，自以高明，非天腹心也。行不純質，復欲求道，索久生，是正爲索所不得，罪大重，少有貰時，此爲知不乎？當白日昇天之人，求生有籍，著文北極天君內簿，有數通。無有心志之人，何因緣得著錄有姓名乎？殭學之人學之，得天腹心者，可竟天年。殊能思盡力有功効者，轉死籍之文，復得小生，何時當得駕乘精氣，爲天行事乎？是爲可知得書感心，泣出自責，言我同十月之子施行，獨不得上心意而在死伍之中，是行何一不得上意，是我之過也。天地上中和皆當從天恩生，而反多不信，是罪之重也，何可望乎？天上諸神聞知言此人自責自悔，不避晝夜，積有歲數，其人可原，白之天君。天君言，人能自責悔過者，令有生錄籍之神移在壽曹，百二十使有續世者，相貧者令有子孫，得富貴少命子孫單所以然者，富貴之人有子孫，家強自畜，不畏天地，輕以傷人以滅世，以財自壅，殺傷無數。故天不與其子孫，爲惡不息，安得與善而壽乎，此爲知不乎？大神遣小神下令，各受其命，長短之事從出，無所疑也。思之復思，書辭可知小大，念後有失脫之文，當疏記。

又《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訣第一百八十三》

惟太上有知之人，乃預知天上之事，當所施爲，當所奉行。事出自然，元氣相加得成熟，了然可知。變化其心，使成自然，在其所爲。故有知乃知表裏，出入所行，莫不得成就，莫不成其所，莫不變化有時。欽仰威神，以成其功，以名其德，常不離忠信，未嘗有解，晝夜悲惶，不離於內，傾側思慕貪成，得與大神相見，談言通辭，行其所道，進其所知。常思成功，有恩於神，益壽增年。故令有知，從內視外，何所不知，何所不見，見心了了念。但貪長生活之道，思得駕乘，爲大神奉使。在其所至，不敢還言，應時如到，思得心開。受神之言，如神所爲，知神所行，務以自信，乃敢前言，欲求蒙得見活而已。不敢求大職，見衰而已。雖見存亡之事，內心惶恐，被受大教，輒當行通，施恩布惠，有益於上，有益於人，著名錄籍，常在不死之位。心乃欣然嬉思，盡功於天君所，積之有歲，乃前語言。唯蒙大神通其不足，知所辭辭大，故以貪進，受其乙密，征營門閤，不敢自息，欲得教戒，稟其不及。願得省察，不逆所言，使須戒勑大神之言。太上有知之人，自多所照見，但爲未能悉知天之部界耳，悉何所戒，天上之神皆照之，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但爲欲知所語所道所行與耳，何所嫌疑乎？天君言：『常勑諸神有欲忠孝誠信有功之人，進上姓名。是太上有知之人，祿相所貪，故以心自明是也。但恐文辭筆墨自言耳，亦何惜愛天上之教戒乎？常言苦無應書者，恐外內不相副也。如欲進其知慮，廣問深達，是亦當所知也。行，其聽大神所言，天有重戒，不可不愼，不可不敬，不可不畏，乃可。誠所戒衆多，當知其要，且復開耳目用心。』唯唯。然從中出，天上大戒，諸欲見進，求生久活者宜當進其所知。有知不言，如聽，是爲無自進之心也。心有知思，思當進見。其中有志，當進見其志，有誠，當進見其誠，有孝，當進見其孝。乃爲得天之腹心，不可不悉進也。天君預知人情，不可有不進，而不進道說之也。隱知藏能，天惡此人，使不見壽籍，爲知不乎？不但不見壽籍也，亡先失精，去離身中，亡其年，可不愼乎？太上有知之人所以然者，天君知有知無知，其自知之。何有疑也？但詳念神言，勿負於言而已。太上有知之人言，自下愚殭問不及，欲蒙得所不知，何敢隱知藏能，使天君諸神聞知，更爲亡命失年，壽不久長。是過禍之根，滅身未足報謝，何敢有進而乎？唯諸大神照原其不及逮者。』大神言：『求生惡死之人，亦自有心志意不可也，恐有迷時。』生言：『自分不知戒文也。而被大神恩

貧，教之乃如是，何敢自息，而不進所知所言乎？唯大神錄前不耳。大神言：「相前不易，輒有保者有信，可天君心意，乃可望生耳，當諦之。」「生誠貪生，故盡其忠誠，不敢解息，思過自責，何敢失日夜乎？」天君聞知，言：「此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乃知是案簿文，有此人姓名，有闕備，勅生籍之神，案簿籍有此人，雖有姓名，自善多知，須年滿，勿失其年日神。」「唯唯。」

又《有心之人積行補真訣第一百八十四》　惟太上有心之人，各知分部，各自有所道，自有所行，自有所奉，自有所進，自有所白，自有所言，自有所至，自有所動。心不繫於內，常思盡忠信孝。誠有功於天，積行累歲，未曾有解。而忘恩分，常念貪生，得於上衆神所佑，不敢施有小分。常懷怖心，未曾自安，思得太上之戒，以全其命，何敢有忘大分之施。唯諸大神宜小顧照不及，心常戀念太上之事，當所奉行，規矩繩墨，見信自然，闚望四境，通達四隅。承天所知，表通未然，心念大神之疏相通文，所進所白，不敢自以心意評之，常與諸神集議，可承用與不，常恐不得神心腹。自惟本素無舛之人也，如自發中思慕，常在不害之命全身，前貪其光耀，上及無精無形之音聲，洞達太上奉使進，不敢忘有解而妨大化。唯諸神省其貪生，不敢去離大神左側見戒，心開目明，欲在久長之文，增年壽，思進有功，以身躬親，不敢自信，而擅道曲直，爭其不足也。望上之人常汲汲，唯哀照戒之。恩愛念何有解時，心想日夜相見，貪知防禁之失，以動其心，使還見其不逮及者。是非文辭口言所報，唯蒙見省，念貫於心爲。大神言：「是太上有心之人，亦當所宜行也。求蒙天重戒防禁，自有知之人本素自了曉，分別其理，何所道戒乎？」持心射心，亦無間私。從上占下，悉自知所主。今太上有心之人，天之親近，天神所信，但當持心意，常恐惶不失耳。餘者自有心所知，努力傳達廣問，勿失所言。」「有知之人多所分明，但恐當時有不如言耳，何嫌不相白說，其人有心自思愆負也。平但念其前後，壽自從中出，與天君心相應也。餘少戒有心之人言，生本末草野之人，見有久生老化，復丁光景，滋液出入無有失，未見其失。學者衆多，得者少無其人。所以然者，持心不致密而輕所言，祿策不宜，故令希少。今生見是前行之事，益復改正易節，開心相留耳。欲開音聲，善聞貪壽惜年，以是不敢解息，唯大神省其不及。」大神言：「有心之人當賜錄籍，請案曹簿，有姓名者白天君，大神不得自從也。」生言：「唯大神照議之耳，不敢自達，傾側在外，必身自效。」大神言：「請持有心之人白之，有報名籍者，何嫌相懇也。」生言：「唯大神相白，成就之日，以死命自效，何須望還報。」大神以事白天君言：「太上有心之人，皆持心堅密，志常貪上有信，勅主者之神察之。」有其人者，進白大神，勅主察之。言有此人姓名牒文者，此人未生時，預有姓名。」大神還白曰：「此人未生有籍，唯太上之恩耳。」天君言：「有錄籍之人常見升，白責承負，大神遣大神除承負之數，教化其心，變化成神，年滿上進。」大神言：「此人年滿算，計過期且百日，前未有定，故且止。」天君言：「勅大神且上，令生間職，有眞闕使補之。」殊能竭精盡志，知除兼行。」大神言：「請上如天君所言，復精實壽計算，明者當在白日昇天中。」「天君言：『是有心之人所宜也，欲令有所主。』大神唯唯。請勅正者，故事承本文。」大神言：「以升曹白。」渴見者白大神言：「諸勅主者曹。主者既白，使署間職，有眞闕使補。』天君言：『如曹所白。』」

右天上見善事當藏匿，與不吉凶所致。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書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代之。普師畢至於淮淝，符堅曰：見其機，心死於物。謂符融曰：彼勍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下《强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徒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无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

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於謀慮輕爲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師爲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眞用師也。道德之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絶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爲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處玄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視九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无禍敗之患也。○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招，垛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爲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无厭貪求不止者，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林養鳥溫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自視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愼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傳曰，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聽。聾者善於視，還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筌不知師是衆，以爲兵師，誤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違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苻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師者範也，範者正也。故正者道之常。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變之上，是得心師一源之正者也。故先達得機之士指示後人，稱上有神仙抱一之道理，在斯而已。是以聾不善視則專於聽也，聾不善聽則專於目也。兩者能視聽之專，而與常人利於十倍，看是得之於心師而利乎一源也。故聾瞽之徵，緣三關外擁，內有所隔，尚能得利於一源，況道者三返晝夜，希夷視聽專利一源，以心師心，豈不有萬倍之利乎。故學者抱眞守一之道，要在歸根可以長存。歸根者，復元炁之本也。《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所謂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惟其不二則能致一也，惟其不離則能抱一也，惟其不遷則能守一也。故守一之道，要在心不放逸，則性自靜而神自恬，德自全而道自集。蓋神仙抱一之道，始因黃帝見皇人曰，博聞有眞一之神，可得聞乎。皇人大驚曰，子在民間安得聞此，乃上皇主錄首篇，恐文繁不欲具注。但討皇人三一圖經閱之，即知抱一守道之詳矣。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學人既習抱眞守一之道，或起動念著物之心，要在當用目機以禁乎動念也。且心者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師。勞神疲思莫不因心也。故心有動用之機，在物不能无惑，在意不能无著，是以心眼有相須之用，情性有取捨之機，故心因物動，則死於物而有所著，有所著則心源不一，神性變亂焉。能取萬倍之利乎。故善爲道者，心有所著則當用目機禁乎心，而百非自泯也。當泯心之際勿覺心著，但瞑矇瞪目東瞻能如嬰兒，則精神不去心潔而清也。古詩云，髭頭灑血眼如環。是用機在目，而泯乎心有所著也。《道經》云，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是心靜而不著物者也。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 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由衆起，故受之以師。夫師之興也由於訟，訟之作也由於飲食。飲食亦小矣，而師實源於此，況利之大者乎。聖人不重興師而重貪利，誠能絶利一源，使千毛萬孔不作，則所積益厚矣。民豈得不安國豈得不富哉。以此用師，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百可以爲千，千可以爲萬，故曰十倍。是道也，知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守。苟行之篤守之固，於晝夜間三返而不殆焉，則又萬倍於用師矣。又奚必勞吾之民竭吾之財，以取彼之利爲我之利者哉。自然不兵而強，不戰而勝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也。○聖人見道而不見物，故其心未嘗生未嘗死。衆人見物而不見道，故其心生於物死於物。夫聖人者，御天地於指掌，斡萬化於方寸，皆由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故能物投如市。吾心如水，眞機之發，不爲物惑矣。人

則異是　見可欲而心亂，其爲機也亦淺矣　天之无思而大思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四時自爾推遷，陰陽自爾造化　天則无爲而无不爲耳　彼物之生成衰殺，咸其自取，天何恩焉　惟其无恩故物莫能傷，此眞所以爲大恩也　雖然，蠢蠢之物不能自生，必有所待　鼓之以雷動之以風，莫不並作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彊兵戰勝演術章》　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聾聲之輩雖偏失耳目之不全，而致於无聽之以聲，非視之以目　惟內聽之於心，神專一也　故云絶利一源而致十倍　若更三思可敵萬倍　今人六根具十相足，以視聽終莫能全，其耳目而弗若聾聲之用心眞矣　師者衆也　衆人雖備耳目，而皆外失於視聽　彼之人不足於耳目，而聾聲乎　彼人以內得之於心，是忘耳目而視聽乎　故至人用心若鑑，瑩然而外塵不私，容物而无私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居中虛以治五官者，心也　惟心者爲萬法之源　有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何哉　有生者因心之所役，以致於見利而動，觀名而念，爲財而競，觀色而思，皆物之役人心，使不得盡其天算，而中道至於夭亡　由此觀之，是人因心而有生死，未生則无有此也　老氏謂爲腹不爲目，使內觀无外視免景動於心也　至乎達法成聖悟道成眞，捨此心又何達悟乎　機在目，蓋人之心居內以應物於外也　【略】禽之制在禾。○二足而羽謂之禽，禽者心爲朱雀也　人之有災，則喜怒哀樂取捨使之也　皆是心不能善制　至乎此於陽則喜，此於陰則怒　嘗試論之，禾果可制乎災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或人曰，意，馬也　是皆災之用　唯其心之運　故善災之士既調伏心可知也，是治災養心之道得矣　故喜怒不變其容，榮枯不易其操，乃主宰已定矣　又誰毀誰譽乎　不逐其物遷，是制情之至也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强兵戰勝演術章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解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心者，五官之所主，精神魂魄之所依，喜、怒、哀、樂、愛、惡、欲之自生焉　萬法之所自起，萬象之所自滅，寄於神則經緯萬方，寓於道則惟精惟一　聖人以心合災，以災合心，以心爲神明之舍，以災爲善惡之馬，故養心以寡欲，養災以浩然　解蔽惑於大患，捐怪恠於旦暮　以災爲神母，以心爲災主，用災養神，災因神生，神行而災行，神住而災住，心能住於災，災能住於心　不動有道，九竅无

災也，以直養之勿揠勿攖也　夫心即是道，道即是心　昧者縱性於俗，逐物而不反，喪志於物，終身而莫悟；安見可欲，心爲之憒亂焉，豈知心術之害？老君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唯聖人能知諸物化生於有九，皆非出乎眞實　故萬態一視，而九取舍之心，若然則心境常夷，物曷能亂之？所以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无知无欲，是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　又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心動不遵，自然所好也　故不爲名所觀，性游不逆，萬物所好也　故不爲刑所及，生則異於賢愚貴賤，死則同於臭腐消滅　由是推之，萬物死生之機皆在心，一身動靜之機皆在目，而機發於踵也　夫五藏皆有精原於坎，一而爲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而爲陽中之陰　精潛則神集也　神在乎內則潛於心，神發乎外則見於目　心目之橋運，猶形聲於影響，所以相應相使者，其誰歟？白鴿之相視，目運而心化　惟得意於形器之表者，雖未倒皆而不瞬，矢中目一呼目切而不瞚　天下皆徇目之所欲見者，美之爲美，色之爲色矣　而目之已亡者，五色有以盲之冥山，且背而弗見，安能預乎黼黻之觀？故聖人蒿目以憂世之患　《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夫善惡之積乎心，而昏明之著乎目　其神且不能移易之，其機孰認乎出入也？宋人三世好行仁義，犢兩生白、反母之黧　問孔子，而俱告以吉祥　父子皆無故而繼盲　三年之後，獨以疾而免　楚攻圍已解，而疾俱復　然則善惡之積，昏明之著如此，則其機之神非知其道者能視乎？　若偃師之有所造也，瞬目而有招，立取穆王之剖矣　其合會復如初，廢其肝則目不視，廢其腎則足不行　且人之巧也，與造化同功如此，況以自然之目而有自然之機乎？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豈非以機與目皆任之於自然？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二　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聾者无明聾者不聰，聰明既黜視聽何善之有，非此之謂也　人以耳目爲生，反以耳目爲累　聲色亂於前，視聽動於中，知何者爲主也　惟聾者目所不睹，則心專於聽，而粉白黛綠者不能雜也　聾者耳所不聞，則心專於視，而溱娃鼓吹者不能奪也　此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之妙也　絶利一源，則心无二用，專氣致柔而已　三反晝夜者，乃三宮升降上下往來无窮也　用師十倍萬倍者，乃精神折衝，使邪魔外道非心惡念，有

不戰而屈之理也　夫以棄絕於利慾，精一於本源，萬累消忘，九思九德，精誠純篤，一念不差，此寂然不動之境也　而晝夜之間，三宮反覆，陰陽升降，符節不爽，循環无窮，此感而遂通之妙也　吁，此道非見之踐履驗之日用，則曷與言哉　雖然，十倍萬倍，其效猶有淺深何也　蓋點聰明，喑肢體，槁木其形，死灰其心，雖可以定靜而入道，而弊有釋氏空寂之偏，不能運化，終爲陰靈苦爽鬼而已，其效故止十倍也　若夫絕利一源而復能三返晝夜，自然守眞抱一，升降三宮，晝夜循環，靡有暫息，天人胥契，機應若神，不可擬議，此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其效實無敵也　非用師萬倍而何　昔魯侯問耳視目聽之道於亢倉子，對曰，傅之者妄矣　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必使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目睫之間，皆莫能逃吾視聽矣　世人儻知亢倉子之視聽，則知黃帝聾瞽之視聽也，玄妙哉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目相關，生死相因，物機相應，曾无間斷也　人生爲萬物之靈，日與萬物交際，一念之起，隨念生於物，一念之滅，隨念死於物　然心非自生於物也，其機在目耳　心非自死於物也，其機亦在目耳　使當時黑白不分妍醜不別，則心同太虛，何由能生死也　惟機關在目，觸之而動　一視美色則倏然生愛，一見惡則悠然增惡，故愛之而欲心生，是此心生於物也　惡之而欲心死，是此心死於物也　原其所自，豈是心之本然哉，皆其機之在目也　故上聖有內觀之經，仙家有簾目之法，儒之非禮勿視，釋之清淨眼根，其旨深矣，則不遠矣　雖然，瞽者亦有睹慾，豈機專在目耶　故曰心目相關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强兵戰勝演術章》　○鍾離眞人曰，强者康健之稱，兵者禦戎之器　《德經》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言體天德純陽之道，統御氣主，以心爲主，以氣爲兵　君主无爲，无不治矣　此乃清靜无爲之道，以道降魔，罔有不克，故曰强兵戰勝　昌眞人曰，聖人立法，本要除邪治亂，理國安民，豈在施籌運略，講武興師，驅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兇積孽，禍殃子孫　且如孫吳韓白用陰毒之機，鬼賊見解，白骨丘山，血流河海，致使羣生長撓帝王多憂，豈爲功臣大略乎　故《五千言》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是以陰符列爲下篇　施眞人頌曰，善行无迹號强兵，禦寇除戎即是兵，對境忘心呼戰勝，如斯修治國安榮　曹眞人《青霄羽》云，心爲君將，形爲兵，慈爲旗幢，慧作營，戒敕定爲仁義甲，儉基根草德安寧，溫良謙愼乘車馬，忠信清廉號令行　孝悌善友，排列陣魔軍，一擊便歸黑　**智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崔明公曰，智聽聾視，緣專一也　是以楠善　但能專一精誠，舉事用機，十全利益　就中更能三思反覆，經晝歷夜，又比常情利益萬倍　赤松子曰，師，心也　凡百舉止，皆起於心　心神精一，罔有不遂　海蟾子頌曰，聲聽聾觀必至誠，一源絕利聖人情，用時晝夜明三反，精血相交藥自成　曹眞人《蘇幕遮》云，聲祛明，聾滅聽，絕利行師十倍通　神聖萬法不離亏，謹守天和即此爲修眞　但虛心，神必靜　虛靜之中道炁來歸正　三反明時先務本，精血相交，丹藥憑鉛汞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張子房曰，生死之機在於物，成收之機見於目　許眞人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　下愚之徒貪著萬物，欲資於身，反被萬物所盜而傷正性，是心生於物死於物也　葛仙翁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愚人動生妄心，加於萬物，皆因目視而心生，故曰機在目也　赤松子曰，機在目者，令人戒愼其目，勿妄視也　故太上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也　張子房頌曰，心生萬物景牽纏，富貴貪求孽火煎，心三昧冥神不散，自然道體合先天　崔明公《臨江仙》云，心起心生因物境，宦機景物皆泯　經云，塞兌閉其門，聖人言句妙，達者自延齡　吾家玄道，知之者貴，家安國修身帖然　烹鍊守神精，悟來機在目，心目兩俱明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解》下篇　**智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智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耳、目、口也。返者，復其初也　晝夜者，陰陽之運　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　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朱子曰，智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　絕利者，絕其二三　一源者，一其本源　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　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　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　人之接之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爲之先　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下篇　智者善聽聲者善視，絶利一原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聲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反者即目耳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上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九竅在心，心有七竅，三毛內隱，二竅藏陰陽之所，一孔爲陰，一孔爲陽，以爲輔弼。帝若乃心王也，故心有九孔也。三要者，耳、目、口也，目可視其色，耳可聽其聲，口可納其味。心之九竅，受其聲色口爽，故令納邪可以動乎？在三要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爽邪味，心竅不納邪，可以靜也。老君曰：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夫人分七十五等，上二十五等，中二十五等，下二十五等　上中下分爲九品，上等上品心有九竅，中等上品心有七竅，下等上品心有五孔，至下等下品心實無竅，名曰愚，何異蠢物乎？三要之說，乃防於心，此動靜死生之門戶也。

又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婬邪惑心，氣動神散也。時動必潰，神氣離乎身，心潰散也。《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民散則國離。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遭遇聖人，得傳口訣，知修鍊之法，子午下功，勤而行之，以鍊凡胎濁骨，獲無窮之壽，謂之聖人。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中《開示養生章》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者，自然無爲也。豈有意於生殺，蓋物之生，物之死，時至自然也。然則一生一殺，春秋代謝，古往今來，天道之常理。人之生亦一物矣，生死之理與物奚殊？知此於生何忻？於死何惡？委之自爾，浩然大寧，公於養生也。若然者，可與樂天道之常，遊死生之外矣。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子生由父母之氣而有之　故曰：天地，萬物之盜。夫物盜天地而生，人盜萬物而養，萬物盜人力而成，此三才相生，相養，相成之正理。且物盜天地之氣而生，竊雨露之潤而長，隨其大小，各盡性分，至乎成之熟之，無不充足。其萬物盜天地也如此。人之有生，先需以養　養之之要，貴賤貧富各安命分，盜物取精以養其生，若彼萬物之於雨露，適足而已。無使容心於分外之欲，則內無所喪，外無所擾，身心安靜，氣血沖和，得永天年，無中道夭　可以階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妙，豈特養形而已哉？若違命越分，縱欲貪饕，勞擾精神，日夜不休者，是愛一黃雀，以隋侯之珠彈之，不亦迷乎？《通玄經》曰：古之樂道者，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不貪得，不多積。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委心而不慮。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是無非。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宜者，天地以生養萬物爲宜，萬物以成遂蕃息爲宜，人以安分適足爲宜，三者不失其宜，則三才皆得其安矣若天不時雨，地不生物，天地之不宜也　禾麥不實胎卵不育，萬物之不宜也　違命越分，縱欲貪婪，內擾神氣，外傷人和，人情之不宜也。學者當取其所宜，去所不宜，內則得心神安靜，外則得人事和悅，萬物蕃息，災凶不作，樂太平之治乎。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夫食，乃人之養形者，貴在當時，則五臟充和，百骸康健，樂其性命之情，過不及病矣　此結前三盜之宜以申動機之義，若是而已矣　夫人心寂然未動，湛若太虛，何所謂之機乎？一念纖萌，未形乎外，此人所不知，己獨知之者，而謂之機也　人之生，處世立身，養生應事，有所不免者，惡得不動其機？然體前三盜之宜，使養生無過分之欲臨事無私己之利　事物之來，雖千萬即因而應之，毫分無所留。若然者，寂然不動之本，曷嘗有擾哉？故曰：動其機，萬化安。儻有毫分之欲滑其機，則萬緒擾擾，撥置無暇，彼焉得須臾之空而反顧寂然不動之本乎？求其須臾寂然猶不可得，況及萬化之安歟？此與夫失饑傷飽，奚以異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人者，世俗人也。神即鬼之見靈。嚮者世俗之人不知性命之正，安分適足，動輒妄生其心，貪慕分外，憂懼禍患，致禱鬼神，諂求餘福，乃知其神而神者，夫豈知有吾之不神而所以神者乎？且吾之神，雖視之無色，聽之無聲，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亘古今而不二，歷生死而常存。日濟動用，千變萬化，用之不勤，是謂微妙，是謂至神。死生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而況禍福之所介乎？孔子有疾，子路請禱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此之謂也。《關尹子》曰：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通玄經》曰：心者，身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學者精思之，必自得之矣。日月有度，大

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此正精思探妙工夫之證驗，學者當加意焉。夫日，太陽也，一歲一周天；月，太陰也，一月一周天，此日月有度也。三十日大盡，二十九日小盡，此大小有數也。自冬至一陽生，積四十五日立春，三陽交泰，草木萌動，故曰：聖功生焉。逮至驚蟄，乾陽浸長，坤陰退消，卦入大壯，雷乃發聲，故曰：神明出焉。其在冬之先，萬物歸根，神明隱伏，幽幽冥冥，莫見其狀。喻夫至神未明，滯於昏暗，如處極陰，無所睹見，觸塗皆礙，俾觀聖功生物之理，盜爲進修之方，致虛守靜，以探吾不神而所以神者，日往月來，孳孳於是，如雞抱子，暖氣相續，積功不間，一旦忽有省覺，即一陽來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既覺悟，退藏於密，夙夜精持，神明日盛，知用光亨，乃君子道長之時，非聖功生焉乎？精持既久，工夫純熟，神知圓明，豁然無滯，縱橫自得，左右逢原，逍遙變化之場，獨立萬物之上，非神明出焉乎？學至乎此，其功極矣，可以友天地，參造化，蹈水火，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入乎至神矣。夫盜物養生，盜之小者，盜歲時之光，成吾修學之功，盜之大者也，故次之曰：其盜機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其盜機也者，舉夫盜物之機也。機之爲言微小而爲至要者，人之動止施爲皆由是發，此豈難知難見而曰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何也？蓋天下人貪生，生之厚切於物，欲蔽其所發之機，是以莫能見莫能知。人能移物欲之心，以求其機，孰云不見？是機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得則一也，而有君子小人者，言其所稟有清濁之殊，所習有善否之異，是故君子小人名矣。其所習善者，安處素分，養生適足，固守天和，不易以俟盡，如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此君子得之固窮也。習之不善者，肆情縱欲，違仁背義，苟貪無恥，不顧危亡，如盜跖橫行天下，強暴侵凌，不顧父母兄弟，取死東陵。此小人得之輕命也。噫！人之性均受之天，本無間於君子小人，由其盜機之動，善與不善，以致君子小人相去若是之遠，可不擇焉？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中《生置章第十七》

老君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物所以生也。魂炁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則亦復歸於無爾。生我於虛，原始而言之也；置我於無，要終而言之也。生我者神，殺我者心。○神守其形故生，神去於形則死。人心惟危，僞矯而不可係，宵人之離形者，心則使之，此致道者所以忘心。夫心意者，我之所惠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賊莫大於德有心，有心斯有意，意者謬心也，人以有身爲大患者，以有意存焉爾。誠能心無所知，內靜其意，吾又何患，是以至人於羊棄意，《莊子》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精氣聚血成我身爾。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一受人之形，若運轉而不能自止者，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哉，神實妙之。子輿曰：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故曰我身乃神之車，不特爲神之車，又爲其舍焉，蓋身者神之宇，所以形生而不敝者，以其保神也，全其形而不虧，神將來舍矣。傳曰：七竅者，精神之戶牖，神以身爲舍可知矣。身不特爲神舍，又爲其主人焉，蓋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神未嘗先物也，應物而有所麗，猶客爲主所覆，而受命於主也，身爲神之主人可知矣。主人安靜則居之，形完則神全也，躁動則去之，質朽則神喪也。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返未生也。○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故能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哉！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認而有之，皆惑也。睹道之人，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四肢百骸，將爲塵垢，故外其身而身存，神未嘗有所困也。夫然，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通乎，道合乎德矣，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道德一合，則德總乎道之所一，而無成與毀也，唯達者可以語此。

又卷下《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君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身無形累之患，而物自資。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心無使氣之強，而氣自復。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惟藏天下於天下者，可以語此。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士見危致命，忠義許國，殺身成仁，雖死而不亡。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國之所以盛，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民之所以充也。若能知常，施行反也，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眞常之道誠能知之，其所施設則異衆人矣。蓋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

其欲，其所施行，皆東西之相反也。以欲爲樂，將以生生，適以喪生，樂未畢，而哀繼之，以道爲樂，樂則生矣，其爲樂可勝計耶！《莊子》曰：俗之所樂，果有樂無有哉！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有物混成，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自古固存，幽深微妙，不可以智知也。跂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非有心者所得遠，無心者所得近，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以虛爲身，以無爲心，而一無所託，所謂不物也。身心兩忘，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道將與汝居，而合乎大同矣。

又《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君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天下何思何慮，大智觀於遠近，以天下觀天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以全其形生，故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蠕化育萬物，不可爲象。變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然後兵革四起，禍生於內。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道經》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莊子》曰：擲玉毀珠，小盜不起。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斧鉞也。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不知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猶出無極之寶，而入賊之利斧鉞也。聖人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豈脩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哉。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知。德者得也，通於一而得之者，以無心故也。萬事皆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亦出乎吾心而已，無心之心，可與佑神，故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四《生置章第十七》 《老子》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徐曰：置者，立也。虛氣和合，變生我形，精妙無物，化立我神也。劉曰：實不生實，生實者虛也，有不容有，容有者無也。生我者神，殺我者心。○韋曰：生者，存也。我所以長生者，心同於虛也，我所以長存者，形同於無也。神無形兆，故生我也，心有所存，故殺我也。李曰：形不自生，得神始生，身不自殺，由心故殺，心不爲惡，是可長存也。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韋曰：夫有心有意，則有所存，故患害生焉；若我無心，則無所知，又何患哉！李曰：心有分別之知，能造有爲之過，過成患我，是實由心，若也忘心無知，自當無患。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精氣聚血成我身耳。○韋曰：此遺形存神之方也。徐曰：厭我有身大患，思念未生無身無累也，及氣血積聚成此肉身，假借不足爲有，而人貴重，益成患累也。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徐曰：夫馬之運車，如神之載形也，神處人身，若人居室舍，舍全則人安，身康則神樂，故智士保身以養神，運形而昇仙也。李曰：身能載神，神能乘人，故曰車也。身能容神，神以身爲屋，故云舍也。自外來寄於身，故云主人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徐曰：身形靜，神即止其宮府也，躁動有爲，神即去其居館。即者，言應用急也。李曰：車牢始能載物，舍靜方可安人，爲主既也。道薄，作客何能久住？必須堅守於身，而神自乘之，淨洗於心，神自王之，內外安靜，神自居之。若身有染穢，心腹躁動，神即離人，故云去之。劉曰：神住曰生，神去曰死，生由靜載，死由躁危。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反未生也。○李曰：愛染罪垢，躁競有爲，是常人流俗之心也。聖人清爭捐欲，無常俗之心也，有心者逐末，入於生死，無心者反本，歸於眞道，無復生死也。劉曰：寂然無物，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哉。○韋曰：夫有欲有憂，皆由存身生生之厚也，若反未生，則患有身矣，何憂患之有也！李曰：已生之後，方可有形，未生之前，理無身也。有身則百憂競起，五欲爭興，無身則萬累都捐，千愁並盡，尚無有身之患，豈有身外之災！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與道通也。○韋曰：精耀，神明也。夫外其身者，則精耀不去其形也，精常留，則其道德自然與一合體，與一合體，則其道通同也。徐曰：疏外通旅之形，親愛生我之神，故虛心靜形，存神守素，則玄精光耀，留止宮室，與道通一，是謂無身之身也。李曰：營生之士，學道之人，必須外忘於身，不得多養於味，先宜內存於神，志之於道，恍惚精微，智慧自歸，精彩光明，無不照了，故言精耀留。若得智慧止，乃將道德一合，均之無德，契以虛通，故言與道通也。

又卷五《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子》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冲曰：體與道合，是身之虛也，心與天同，是心之無也

身虛而萬物自平，心無而和氣自歸，故虛無者，無爲之至妙也。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能。○冲曰：藏身，謂陸沉晦迹，而不出其才能也。藏人，謂混俗同塵，而不見其智德也。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劉曰：死猶遺忘也。夫遺忘其國者，雖居物首，不爲貴也，富有四海，不爲利也，不爲利，侈靡皆捐，不爲貴，則憍逸斯棄。棄憍逸，則力役不勞，捐侈靡，則財用不竭，夫財用不竭，則儲積充，力役不勞，則蒼生靜。蒼生靜，則國安，儲積充，則國實，國實者，則理之基也，國安者，則理之本也。保夫至理之基本者，其由遺忘國乎。如違此道，敢忘立至，稽諸故實，詎俟斷焉。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劉曰：遺而有之，故不亡，無爲而理，故國盛矣。及羣生遂性，樂俗安居，甘食美服，不相往來。李曰：死猶忘也。修身之者，體同身無身，即人無人，忘身而身存，理國之者，體同虛寂，德並太空，兼忘天下，故云必先死於國。既亡於國，左有天下，溥賦輕徭，兆人安樂，故云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政化太平，人不流亡，故曰不散國實，人富積粟足兵，故曰復充。若能知常，施行反也。○冲曰：人能知素眞常，存玄德大道，凡所施行，與俗皆反也。劉曰：能知常道者，凡所施爲行事，皆令歸反其眞性也。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韋曰：死而不亡者，壽之常也，而行與俗殊，故曰反也。衆人以生生之厚，故動而失生而命盡也。冲曰：衆人以百年爲常，安身厚味爲樂，用聲色六欲以生生，動則傷生失性，致壽命竭盡也。李曰：衆人用有生之命，持以生身，恢情極欲，以爲歡樂，而有害命傷身，上既失道，下亦失身，故云動而失之，壽命竭也。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徐曰：夫大物者，太極大道，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道之奧也。綿綿常存，不斷不絕，冥冥幽深，混沌無分別，不可以智知，難可以言論也。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李曰：使智求之而不得，故曰去之，以欲取之而不得，故曰離之，不可以爲親，故曰遠之。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李曰：託，謂因假也。聖人所以得道者，顯不因於天下，幽不假於鬼神，外無賴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而自然成道。人若心忘有事，志在虛無，雖不欲成道，而道自成也。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李曰：兩者，虛無也，以虛爲身，此乃無身之身，以無爲心，此乃無心之心，無心之心則無心，無身之身則無身，至無身心，是謂守神，雖曰守神，可以虛無，故神自歸之，故曰守神。○劉曰：係累外絕，神明內安，守神之道也。守神玄通，是謂道同。○韋曰：神不離形，故曰守也，神形相保，則通玄而合道也。李曰：能以虛無守神，神通虛無之妙，身同於大道之體，故曰玄通也。

又《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子》曰：智士無思無慮之變。○韋曰：大智之士，以百姓心爲心，故曰無思無慮之變也。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李曰：無智之者，必貪有欲，有智之士，未肯無爲，是以滯凡庸，少能歸道。聖人勸戒，意在虛空，故曰有智之士勿多生思慮，好爲變詐，常須空彼我，端寂無爲，身不躁競爲恬，心無浮動爲靜，內外清靜，是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李曰：無智之者，必貪有欲，有智之士，未肯無爲，是以滯凡庸，少能歸道。聖人勸戒，意在虛空，故曰有智之士勿多生思慮，好爲變詐，常須空彼我，端寂無爲，身不躁競爲恬，心無浮動爲靜，內外清靜，是修其形體，於物無害，爲物所養，故曰育焉。變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李曰：積思慮，好詭詐，逐欲不止，萬境遷改爲變也。夫難得之貨，是天下之珍，懷貪無已，縱欲暢心，禽色荒亂，此快其情也。情快於前，政敗於後，必然之理，的如可見，故舉下文以示之也。然後革兵四起，禍生於內。○劉曰：舟中之人，皆爲敵國。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李曰：以道濟物，以文柔遠，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自然而歡泰，少私寡欲，貴粟賤金，俗樂家安，樂和禮洽，此無爲之化也。若肆情極欲，奢淫好勝，四郊多事，五兵動作疊起，蕭牆禍生於內也，君既昏亂，臣不忠正，國動亂也，征役不止，困於轉輸，人勞疲也。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冲曰：身以神氣爲本，神守氣聚，則長生也。若有爲有事，勞損神氣，神去氣散，則形廢矣。李曰：爲國之本，要在安人，人安則逸，人危則勞，逸則人居，勞則人去，國之興也，寔在於人，人既去焉，是知國廢，理亂由道，興廢在人，以道愛人，天長地久矣。劉曰：民惟邦本，本散國亡。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斧戟也。○冲曰：斧戟，兵器也，生命貴重於萬金，神存氣聚，則生命無窮，神亡氣散，則身殞命盡，故曰出其無極之寶也。六賊外入，三毒內興，攻伐甚於六軍，殺傷利於斧戟也。李曰：寶者，無爲之道也，賊者，有爲之兵也。我無爲而人自化，此用無爲之道也。若不用無爲之道，是出其無極之寶，如用有爲之兵也，兵能害物，日費千金，甚於鋒刃，故云入賊利斧戟也。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李曰：不貪欲，故無爲，不好兵，故無事，貪欲則人損，戰伐則人勞，無爲無事，不損不勞，百姓安寧，聖人之化也。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李曰：無爲用道，知一也，功成事遂，事畢也，內明達於至道，知一也，行成

德就，從因證果，得於眞道，事畢也。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徐曰：一者，眞一也，德，常德也，知一者，無二而不知，故萬事畢矣。虛空無心，寓德留止，故能官天地，府萬物，威振千囊，鬼神畏伏矣。內解鬼者精也，眞一，一之至極，常德，德之至貴，乃精神之根本，道氣之元先，故精神臣伏，萬氣歸宗也。李曰：聖人無心，不起貪欲，道在於己，德止於身，故曰留也。用道則道流遐邇，懷德則德被幽明，既爲人之所歸依，亦爲鬼神之所伏從也。劉曰：有心爲德，德斯去矣。故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鬼不神，故曰伏之矣。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靜爲本，濁動爲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既常清靜，及會其道。與眞道會，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強名爲得。爲化衆生，開方便道。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不名爲得。故言實無所得。

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爲見有心。既見有心，則見有身。既見有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受地獄苦，永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是而說偈曰：天尊妙用常眼前，舉體動心皆自然；息個動心看動處，動處分明無際邊；邊際由來本性空，非觀心照得虛空。自悟因緣無自性，翛然直入紫微宮；宮中宮外光且明，萬法圓中一道平；清心清鏡皎無礙，無礙無心心自在；平等道平無有異，天堂地獄誰安置；神既內寂不虧盈，善惡若空何處生；只爲凡夫生異見，強於地上起縱橫；縱橫遮莫千般苦，一一諦觀無宰主；諦觀無主本無宗，只個因緣即會中；中間雖會常無會，放會無爲任物通。

若時有人知是經意，行住坐臥，若能志心念誦，深心受持，則能滅除無量一切宿障諸惡，冤家皆得和合，無受苦報，邪魔外道，道能降伏，告諸衆生，欲度厄難，各已清淨，信受奉行

杜光庭《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註》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神者，妙而不測謂之神。心者，神也；神者，心也。心擾則神動，神動則心浮，心浮則欲生，欲生則傷神，傷神則失道。人能調伏其心，內安其神，外除其欲，則自然清靜。謂下文也。此一段四句，明修行之功，遣欲澄心，自然清靜也。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遣者，去除之喻也。人能去其情欲，內守元和，自然心神安靜。心既安靜，世欲豈能生焉？故引《西昇經》之言，所謂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故以令人絕利一源，修眞養性，次保心神安樂。故聖人云：修眞養性，載神扶命，則離苦昇樂，福慶延流，而成眞道矣。此兩句爲一段，明修眞至神，六欲、三毒自然消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六欲者，六根也。六根者，是眼、耳、口、鼻、心、意也。欲者，染著之貌，情愛之喻。觀境而染謂之欲，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世人若能斷其情，去其欲，澄其心，忘其慮而安其神，則六欲自然消滅，豈能生乎？內神不出，六識不動，則六根自然清靜，故不生也。三毒消滅。三毒者，三塗之根，三業之祖也。三者，身、心、口也。六有身時，身有妄動之業，心有妄思之業，口有妄語之業。此三業又爲三毒又云：三毒者，乃三尸也，彭瑊、彭瓊、彭矯。上尸好華飾，中尸好滋味，下尸好淫欲。人若能斷得其華飾，遠其滋味，絕其淫欲，去此三事，謂之曰三毒消滅。三毒既滅，則神和炁暢，精固，三元安靜，三業不生，自然清靜。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也。上爲三境，生於萬物，天下三元掌人性命。且上元主泥丸腦宮，爲上丹田；中元主心府絳宮，則爲中丹田；下元主炁海，臍腎宮，爲下丹田。此之三元，上主於神，中主於炁，下主於精，故乃掌人之性命也。人若能絕其三業，保此三宮，運轉精華，往來無窮，則三丹田固實，萬和柔順。心若太虛，內外貞白，皆因三尸消滅，除假留眞，乃爲清靜之道矣。前明修眞至神，六欲三毒自然消滅。此明迷惑未斷，而心有所染著，故未能窮於妙用。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人若能去前三業，則三尸滅，三尸滅則保其三丹田，三丹田固實則炁通暢，往來無窮，即無世欲牽心，故爲清靜之道。若未能專勤志意，澄心絕慮，則心不能內修至

道，難窮妙用之理，則無所制伏於心猿，即漸失精神。精神既失，則六根妄起，世欲牽纏。此謂自不能解於生死之羅，難出輪迴之網者也。前章明能與不能修習。此章獨明能修而不著，破執而成眞。九句正經，義分三別，合爲一段。能達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人能斷情，絕貪求欲，即無三業之罪。不以專志，修於內行，守於絳宮，自內觀己心。心者，火也。故引《內觀經》之言，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於火也。上應熒惑，下應心也。心爲絳宮者，神也，妙用不測，變化無定，神明依泊，三葉如蓮花。又云，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故使學人可以觀之者，心處於形內，不以形觀心。既使形觀，則爲二義。形者舍也，心者主也，舍不能觀主，故不可觀也。可使神觀心。神者炁之子，炁者神之母。但心意引炁，存神而觀之，自然感應。何以知之？古德云：爲使炁神，神之與心，炁之與道，不相遠離。故聖人設法教人，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心無所著，即無心可觀；既無心可觀，則無所用，無所修，即凝然合道。故心無其心，乃爲清靜之道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心者形之主，形者心之舍。形無主則不安，心無舍則不立。心處於內，形見於外，內外相承，不可相離。心形俱用，不可觀執。凝然混沌，有若無形，亦非無也。若非無心，豈能忘於形體乎？心忘形體，故曰無心。本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心之與形，動無所染，靜而無著，此謂形無其形也。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五行造化謂之物。又云，塊然有凝謂之形。凡有形質者，俱謂之物也。物無其物者，謂之眞，眞空也。本經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道之妙用也，非世之常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三者，心、形、物也。內外中間，俱無所著，是名無爲。既入無爲，是名空法。空者，道之用也。有用有著，不名於道矣。前一段分三事，此一段獨明無空寂，雖名空寂之理，則俱無所著，即爲眞道也。此一章六句，合爲一段。觀空亦空，空無所空。○空者，眞空也。空法之相，乃有二種：有大空，有小空。大空者，無爲不爲之理。小空者，破有歸無，以無爲爲無，是名小空。此二空俱無，即自然不染正性，乃成眞道也。空無大小，亦無所去，有著即顯，無著即隱。空法之相，即隨影而見形，若言無見即斷滅。其法長存，如水似鏡，在人之身，掌人之性命。凡居有質，皆藉道以成形。一切物類，無不從道而生。大道坦然，常存於物，非爲斷滅者也。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空者，亦非大非小，喻如道性，本無長短，亦無麤垢，悟即謂之眞空，不悟謂之假相，非爲至道。《上清經》云：空假之相，還復成假，亦非爲假。道法自然，本無空假。天尊慈悲，乃立空假之相，善巧方便，隨機應化，教導人天，皆歸至道。所說空相，亦非空相。空相是道之妙用，應道用即有，不用即無。非無非有，非名爲道。道本無形之形，眞之能名；德本無象之象，是謂眞象。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非無爲也。萬法俱無，是爲空無。空無之道，亦非自然。破此空無，還歸於無也。無無既無，湛然常寂。○無無者，無執也。雖無執見，歸於寂法。寂法亦無，非爲寂也，亦非空也，亦非無也。非空爲空，謂之眞空。非無爲無，是無中之法。法亦俱無，歸於眞寂。眞寂亦無，非爲無法，不有不無，非空非色。假名稱見，化導衆生。種種分別，皆爲執見。執見既無，名曰自然。清靜非爲空寂之法，空寂既無，則湛然常存，豁然無礙，即謂之眞常之道也。前六句明空寂之理。此一段四句，明空寂俱無，自然無欲，即成眞道也。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此明法相皆歸寂滅，眞道自然，長存不去，無著無欲，自然成道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眞靜者，自然無欲也。有欲則患生，無欲則道生。本經云：吾有大患，謂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無欲也，無欲謂之眞身。眞身者，道身也。前四句明無欲無寂，此四句明眞性之道，隨機應物，無所不應，自然清靜。真常應物，○眞者，體無增減，謂之眞。常者，法也。常能法則，謂之眞常之法也。法則眞常，應物隨機，而化導衆生，無所不應於物，道之物也。常者，道之法也。應者，道之用也。法用無有，皆爲常道，常道之中，自有眞應之道。故云眞常應物，道之妙用也。真常得性。○凡欲得成眞性，須修常性。而爲道性得者，動也。動其本性，謂其得性也。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既在道性，本求清靜，自然應物，常用於世，無染無著，無垢無塵，隨機而化。本經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云：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存者，道也。本清靜常應，而無所不應，隨方而無所不靜。故云常清靜矣。此一段六句，標前清靜之性，道性既清靜，乃得眞性；既得眞性，返歸於無得之理也。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此言清靜之性，名爲眞道。經中不言，令人須假性修，漸進而成眞也。眞者，能長能久，不增不減，與天地齊壽，故爲眞道也。既入真道，名爲得道。○既入眞道，名悟修眞。鍊凡成眞，鍊眞成神，神眞者，道也。故與天地同壽，日月齊明，造化萬物，故名爲得道也。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道者，無得無失，亦無常形。本經云：道本無形，莫之能名。故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也。大道常存，亦無去住。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前明眞性之道返歸無得之理。此明大聖立教，以無名之名，強名爲道，教導人天，應接羣品，雖無正形，悟者必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化者，返以守眞謂之化。化者是遷變之義，逐換應見之名。化別種種，應見容儀，有無莫測，誘化時人。誘化者，指事爲喻，恆勸開悟教道之名。普令後學之人捨惡從善，惜身保命。故要歸於聖教，只如太上西化流沙八十一國，亦法視相；或見大人，身長千丈，或見小人，身長丈八，變見無方，易形改號。或爲金仙，或曰梵仙，隨方設化，同體異名。教人修道，去妄成眞，乃立清靜之教，皆爲化也。應見降生於太清，渦水之右，眞源之左，九井長存，雙檜猶在，見其道相，以化人天。又《聖紀經》云：老君自上古混沌初分，或以未分，開闢天地，安置日月星辰，分配五行，造化萬物，代代不休。爲天王之師，時人莫能知之，非獨爲西國演化。所言道本自然，無所不入，十方諸天，莫不皆弘至道。普天之內，皆爲造化。蠢動含生，皆有道性。若能明解，即名爲得道者也。能悟之者，可傳聖道。○悟者，覺也，猶通也。通者，達也。凡學仙之士，若悟眞理，則不以西竺東土爲名，分別六合之內，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爲尊，亦不以象教爲異，亦不以儒宗爲別也。三教聖人，所說各異，其理一也。本經云：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能悟本性，非分別所得也。但能體似虛無，常得至道歸身，內修清靜，則順天從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靜。傳者，付度之名也。人能清靜，至道自來，不求而得，不學而成。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清靜自然，聖道歸身。所以言可傳聖道也。凡此一段，前獨標無爭無德。後學衆生皆執偏見，妄情所起，失道迷源。老君又徹其前意，以上下有殊，乃破執性。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爭，求靜也。所言上士好爭處而求安，靜本性而自靜。爭者，執有也。上士不執有見，非爲喧爭也。緣下士求達本性，故好爭而求靜，以其執見而求之者也。是名能體道合眞者，不著於耳、目、鼻、口、身、意之病，亦不著於鹹、苦、辛、甜之味，亦不著於宮、商、角、徵、羽之音。此之執見皆非本性。此者下士好爭之理，諸見無心，豈有爭乎？人若無爭，爲清靜也。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德者，貴也，有名稱也。上德者，明上古之君本無名號，亦無所稱，故言不德。本經云：上德無爲者，道德所稱也。又云：有若無，實若虛。道者皆執有見，有名，即非上德也。本不有不無，不虛不實，應用即有，昧用即無。故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而不言者，隱也。又知可如不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故云知者不可言也。故云上德不德，下德執德也。下德執德者，有名跡功業，以成稱名自見。凡諸有見，皆生分別。又本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何以分別？既有分別，即爲執德。若能除兩件之心，乃名爲自然之道。兩件者，有爲、無爲之法。或立無爲爲是，破有爲爲非；或執有爲爲是，乃破無爲爲非。此是兩件之心。至道自然，亦非有爲，亦非無爲。故至道自然，湛寂清靜，混而不染，和而不同，非有非無。凡學仙之士無以執非，但俱無執見，則自達眞道，超越三乘，悉歸一乘。道不爲下，故執德者不名爲道矣。執著之者，不名道德。○前說執德以爲下德，故執諸相，行流涉於有爲，不名道德也。道德者，通變無方，存亡自在，應用即見，能尊能貴，悉皆自然，非執見之人。若執見之人，豈能知之乎？此一段明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至常清靜矣。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妄者，動也。情浮意動，心生所妄，動者思之，因妄者，亂之本也。一切衆生不得眞道者，皆爲情染意動，妄有所思，思有所感，感者感其情而妄動於意，意動其思而妄生於心。人若妄心不生，自然清靜。又云，妄動者，亡也。皆亡失其道性，故逐境而感情，妄動其心，故不得眞道。既有妄心，即驚其神。○驚者，心之極畏，名曰驚也。非祇指於心驚也。驚有二說：一則內修清靜，乃忘於形而驚其神。二則外習事業，乃勞於心，而驚其形；外既驚其形體，內誘則驚於其神。若得心神安靜，則外欲不生；欲既不生，自然清靜也。既驚其神，即著萬物。○凡人若驚其神，則外有所著於境，內則失於正性。萬物者，衆多之名也。緣道貴守一，不可著於萬物而驚其神也。夫人得生於世，故稟地、水、火、風四大之中，和炁而生，按三才而所育，貴亦難勝。若能安然不動，內守元和，則思慮不惑，自然清靜也。既著萬物，即生貪求。○貪者，是愛著之貌。雖名愛著，亦有二種分別之義：一者貪於世事，外求華飾，欲樂其情，則爲陰咎，不合於陽教，既屬於陰，即不能清靜，乃爲濁滯也。二者貪於進修，窮尋眞教，堅求至道，此爲內貪。名爲貪，其理合於陽教，即輕清而爲正，陰即濁滯而歸邪。若能體道合眞，自然清靜也。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然貪外事，漸漸斷除；貪求內事，勤勤修進。雖即內求至道，不可堅執之，亦乃生煩惱。凡言煩惱，亦

自二種，分別輕重：一者輕煩惱，二者重煩惱。一輕則是貪求至道，欲之亦生煩惱；二則是外求世法，名重煩惱。輕即合陽，是名爲清；重即合陰，是名爲濁。雖分輕重，則不可執之。執猶著也。既貪著即生迷惑。但以捨重棄輕，內守元和，湛然不動，故謂之懷道抱德，自然淳朴。夫長生之道全在養神，若守元和不失，神即居之，神若居則心大安，忻忻而若喜，自然清靜，豈有煩惱生乎？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身心躭著外境，憂苦自生於內。濁者，染也；辱者，污也。身心染污，自歸流浪者，返復也。返復生死，不離輪迴，流浪於苦海之中。苦海者，憂苦之海也。海者，大也，憂苦事不能免也。非干至道不慈，自爲人心造作。夫學道之士，但內守其一，外除其想。一者，身也。聖人皆云存三守一。三者，精炁神也。但守其身，必存於三也。故《西昇經》云：守身不失，常存也。專守其一，不生妄想，即免於苦海沉淪，憂苦不著於身心，自然解脫，合於清靜。故聖人遺其經文，以正其義，施大法橋，開其徑路，敎化未悟，令入妙門。此則人皆自失真元，故非爲至道不慈者也。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眞道者常存，非古非今，非生非滅，外包天地，內入芒芴，法則萬物，常用於世。人能悟解，雖已自得，非爲化物也。夫太上所言，人能覺悟，悟則本性，謂之得道也。亦非至道難求，亦非易得也。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云：道本無形，莫之能名。得悟之者，唯己自知。善人幸能守於清靜，即皆爲得其眞道者也。

此一章至書而錄之，總爲一段。先明仙翁誦持此法，次明傳授帝君，天宮洞府，悉皆祕隱，非爲常輕者也。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夫人之生也，本乃神清心靜，及其長也，爲情欲所牽如此者，欲生也。故欲字從谷，從欠，谷者無漏之稱，欠者不足之號。神有所愛爲之情，心有所欲爲之貪。《元倉子》曰：水性本清而不得清，爲土渾之；人性本靜而不得靜，爲事汩之。汩者，亂也。太上言此二品，夫人神本好清靜而不得清靜者，爲心不能體清靜之道，心有愛戀之情，故擾亂之，心不能得清靜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元本好清靜，而所以不得清靜者，爲心中有好欲之貪而牽引之，故曰人心好靜而欲牽之。《文中子》曰：靡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靡者常樂無求則神好清，心好靜；貪者常憂則不足，心擾之，欲牽之。白雲翁曰：欲者，貪愛之源，貪者之本。若人能守此清靜之道，神必清，神清則心不能擾之，心靜則欲不能牽之。

又 論曰：能守清淨者，貪欲不能移，險阻不能危；不以祿位惑其志，不以貧賤改其心，不以毀譽度其色，不以榮華亂其神。周昌入夢鄧都，感太極眞人說戒，能受之，猛捨富貴而甘其寂淡，三戒行周備，可爲仙人也。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欲者，流浪之相；澄者，定水之相。此二句是太上再言去愛捨欲之心。若能去愛，不生情慾，而不起貪心，則神自靜而心自清也。若能流浪之愛想而心息，又若更能澄心如水定之相，則皎潔不動；皎潔不動則神自然清靜。故云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文中子》曰：捨其所爭不爭，乃遣其欲而心自靜。萬物所棄則無貪，無貪則心自澄矣。能澄心者，其神自清。如此者，亦修眞之士不亦悟清靜之道也。白雲翁云：君子以清靜洗其心，小人以貪愛移其心。是以聖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劉子》曰：神者，心之主，是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亂而心蕩，心蕩則傷其形。先理其神，故以聖人以恬和養其神，和者，去嗜欲也。如此則以和養其神則安於內，清思樓心則不誘於外，神和心清，形無累矣。無累者，則因遣欲者也。故云遣其欲。

又 論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自先生有元田夫，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心靜神清而自至，此之謂道。至若無修之實有，今已身超碧落而拜玉帝，可謂得道矣。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六欲者，六賊也。何名六賊？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三毒者，三尸。何名三尸？三尸者，上尸彭琚，管人之上丹田，使人好華飾之毒；中尸彭質，主人之中丹田，使人好貪欲，嗜滋味之毒；下尸彭矯，主人之下丹田，好淫欲疾妬之毒。上句言人稟道，常能遣流浪之相，而心自靜，澄其心，如水定之相，神自清也。太上言，若人能心靜神清，自然六欲不生，三尸不爲，三毒乃消滅。故云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文中子》曰：君子之學則進於道，進於道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小人之學則進於利，進於利者，則六欲乃生，三毒不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故六欲不生，三毒不起，則自消也。

又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太上再復上句之義也。言

人欲所以不能遣者，爲心未澄，欲不能遣也。《文中子》曰：吾不忠節謹密，是未能澄心遣欲之人也。故云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白雲翁曰：人不能澄心遣欲者，是漂浪愛河，流吹慾海之人也。或曰：何人不能澄心遣欲而生妄想乎？

又　能遣之者，○言能遣六欲、三毒者，可以觀三元之妙道也。其三元，在下文說之。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者，心澄而欲自滅。欲既俱喪而自亡，如此者，可以觀大道三元之相也。何名三元？答曰：一元者，內觀心識如虛無之境界，見一切無心。既無其心，六欲之賊何由生，三毒之尸自然滅也。故言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者，外觀其形，形無其形者，相不滯於形相者，漸入無爲之境，不能誘動其心形，六欲何能而生，三毒自然消滅。故云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白雲翁曰：內觀欲心而無欲心，外觀色心而無色心，遠觀外物而無外物。如此三無盡，可謂得其道矣。《文中子》曰：不執利，不執有利欲之心，故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不違害，不違害傷色身之狀，故曰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不強交，不與外物而強交易，是故無外物也，故曰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或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又　三者既悟，唯見於空。○上句言六欲既不生，則三毒自然消滅，因此不生六欲，消滅三毒，則能內觀無欲心，外觀無色身，遠觀無物。此三者皆名爲色空，應有形者，俱爲幻化之境。《定觀經》云：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寂然無物。其能識者，可以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物。此三者觀之，無心、無形、無物，並同虛空。然後既悟，唯見眞空寂境。故曰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易》曰：顯道神之德行。言悟三空之理，明顯無爲之道，而自神靈其德行之事，如太虛以萬物，惟見於空之境。《文中子》曰：聖人之德，爲道之本。爲道者無心、無形、無物，此三者既悟，唯見顯道之德行、神之德行者，太虛之至空也。故云三者既悟，唯見於空。

又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者，道也。道既常寂，吾何有焉？遂散家財與不足者，棄田土於鄰里也。李通乃携《清靜經》而入華山，拔茅累石作庵，誦《清靜經》，默食藥苗而修堅志。三年如一日，道心不退，感太上使神人教之。其人化道者，入其庵中。道者遂問之曰：子於此學道深山安有乎？凡問七次，而不對之。道不在言而不達，不在論言而得焉。駒牛犢，又何言哉，又何常得其道也？夫欲修道者，先能捨外事，外事都絕，無以累心，然後安坐內觀，心慮一念起，速須除滅而安靜。又若有浮游亂想，亦當盡滅，亦不知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然後呼爲湛然常寂。李通聞之，頓然而拜曰：先生所命，願一教之。乃跪於前，而授其教。先生曰：學道者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者，空心也。不可定中之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至，此名眞慧也。慧而不用詐，慧而貴，實智若愚。此乃益資定慧，此美無極。若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媚，隨心應見。又謂李通：汝若能定得心，湛然常寂，其道有成。

又　論曰：大道者，至靈蘊妙，待感而靈，猶金石之響，待擊而鳴。李通乃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之道，千魔萬惑而不動，又設千斤之石，而修六年，果登天宮，豈不宜乎？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眞道。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欲者，六欲也，乃六賊也。眼是一賊，愛窺觀彩色妖艷，人不知妖艷是殺人性命之刀斧。耳是二賊，愛聽艷樂淫聲，而不知艷樂淫聲是害人之鼓樂。口是三賊，愛嗜美酒肥肉，而不知美酒肥肉是腑腸之毒藥。鼻是四賊，愛悅芳香邪氣，而不知芳香邪氣是害人之氣命。身是五賊，愛香車寶馬，而不知香車寶馬是招賊之機。意是六賊，愛祿高位大，而不知祿高位大是事人之形命。故曰射神之天。此上句言能於常寂之中無所寂相者，是能了眞空湛然之相空無，湛寂自滅，然後眞空照了，見其眞道矣。見其眞道者，了達空無湛寂四事，但泯眞照空也。如此者，六欲之毒害，又豈能於吾生也？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文中子》曰：寂無所寂者，與太空同體，與太極同德，與神道並行，不化而化。如此者，安能有欲乎？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又　論曰：道以清虛寂靜爲體，人以婬色爲寶，豈不知有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廣則天堂之路，欲大則地獄之因。聶處仁稟寂無所寂而無欲心，乃增延壽算，名書天曹。其妻滯於淫罪，以奪其壽，魂追北府，剖除婬心之垢。楚痛之疾，醮筵救愈。及其改過從善，休官同修清靜之教，日誦眞經，絕其塵俗，方乃同坐亡，魂飛北落。上聖眞經豈無驗乎？後之好道君子，切謹記之。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鄧子云：無極而太極，沖漠未分，陽動陰靜，只在太極裏，陽動陰靜，循環不窮，太極本體，只在陰陽裏。釋氏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本作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大洞經》云：人生天形，李少微云：我即天地，天地即我。劉天師云：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玉蟾子云：爲甚此心關大造，只因元自道中來。

全神合道章第三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道本無魔、人心自擾 ○玉蟾子云：自道分爲我之元神，我之元神即大道也。王羲師云：心寧神靈，心荒神狂。孔子問於老聃曰：敢問至道？聃曰：疏瀹於心，澡雪於精神，西王母云：聲色不止神不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分神不靈，神不靈分道不成，人心好靜而欲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猷眞君曰：日月雖明，浮雲蓋之；江河雖清，沙石混之；人心雖靜，嗜欲牽之。梓潼帝君云：白雲本是無心物，風送悠然出岫中。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意暢心寬，炁壯神安。○《了眞經》云：寡欲心靜，忘情累輕。《老子》云：其居也淵而靜，其惟人心乎。《水火眞經》云：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泰宇生光，魔王束首。○煙蘿子云：澄其心也，心澄神靜，亂想不出，邪安不侵，憂患咸消，虛室生白，惟在澄心也。呂洞賓云：一日清閑一日仙，六神和合自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陰魄潛消，陽神自現。○白玉蟾云：君不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一炁。一炁結成物，炁足分天地，天地本無心，二炁自然是。萬物有榮枯，大數有終始。會得先天本自然，便是性命眞根蒂。《道德》五千言，《陰符》三百字，形神與性命，身心與神炁。交姤成大寶，即是金丹理。世人多執著，權將有作歸無作。猛烈丈夫能令略，試把此言閑處嚼。若他往古聖賢心，立法化人俱不錯。況能騫直徑路行，一條直上三清閣。虛靖天師云：上士得之能保守，飛昇元是此工夫。所以不能者，財炁亂性，酒色惑情。○嵇康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喜怒不除，聲色不去，滋味不絕，神慮消散。劉海蟾云：學仙甚易而人自難，脫塵不難而人未易。清虛眞人云：三歲孩兒也說得，八十老公行不得。爲心未澄也，活潑潑，轉滾滾。○《度人經》云：人道者心，諒不由他。王知遠云：急水上打毬子相似。韓湘云：波渾性海，雲掩心天。昔馬丹陽子隱終南山，一日劉處玄至，望庵外墻而拜。時丹陽知劉心未灰，隔墻謂之曰：可去河南府參劉仙姑，去三年後卻來。劉即往之。時仙姑預知其來，盛粧以待之。劉一見心動，仙姑謂之曰：特試子耳。除了此心，汝事即了。劉即自悔，乃於洛陽花巷瓦子打坐，日化飯喫。暨三年心灰，覺有所得，遂再見丹陽。丹陽見之曰：可矣。乃授道。今全眞派長生劉眞人是也。華陽子云：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欲未遽也。目隨聲走，眼被色瞞。○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度死厄，不泄精液，當有冀爾。曹先生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分明不見人頭落，暗裏教賢骨髓枯。能遣之者，萬事付之一笑。○魏元君云：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黃石公云：絕嗜禁欲，所以除累；貶酒闕色，所以無污。文子云：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又黃石公云：朝臣待漏五更殘，鐵甲將軍夜度關。隱士日高眠未起，笋來名利不如閑。內觀於心，回光返照，本作其心。心無其心。神之元○《莊子》云：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又云：心無逆順，即無心也。三茅君云：靈臺湛湛似冰壺，只許元神在裏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外觀於形，以道觀之，無貴無賤，本作其形。形無其形。炁之元○朱子云：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太極左仙公云：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太玄眞人云：一點圓明等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迴光照，依舊清虛一物元。父母生前一切靈，不靈只爲結成形。成形罩卻光明種，放下依然徹底清。遠觀於物，若以物觀之，自貴而物賤。本作其物。物無其物。精之元○白玉蟾註《老子》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呂洞賓云：此中眞妙理，誰道不長生？《神霄經》云：上無復神，下無復炁，務成子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神炁精凶爲一，貴乎自然。○《天保長生經》云：遠觀應化無應化，無物也，內觀元神無元神，無心也，外觀法界無法界，無形也，自然應靜而靜，靜中有神，無出無有，精能生炁，應寂而寂，寂然而眞，空中不空，炁能生神，逍遙子云：不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觀空以空，空無所空，道無象，○許旌陽《石函記》云：瓢眞空，

顯化蹤，莫言來世再相逢。太愚蒙，休談妙，有說眞空說眞空。事非同空即是色，色非空，其色花花照耀紅。與君說破我家風，太陽移在月明中。月明太陽天上藥，人服之時跨鸞鶴。石杏林云：不知丹訣妙，終日說眞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神無方。○《淮南子》云：大丈夫恬淡無爲，與造化遊。子眞子云：大道元來一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瑩若潭心月，不滯絲毫眞自如。無無既無，湛然常寂。性無體。○《上乘無礙經》云：心生則性滅，心寂則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常寂。丘長春云：道德元無象，丹青畫不眞。聖賢潛濟物，今古默通神。寂無所寂，欲豈能生？炁無形。○《老子》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悟眞子云：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欲既不生，卽是眞靜。霧開日瑩，塵盡鑑明。○魏元君云：道生於安靜。昔施肩吾慕道年久，修持無功，夙夜自思，如負芒刺。因覽《三清經》云：夫修鍊之士，當須入三靜關，淘鍊神炁，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發志試之以小靜，閉戶不出，克期百日，方出靜室。未踰月，而神光耀目；百日，精神清健；三百日，眼如點漆，膚如凝脂，宿疾普銷，身心輕爽。則知仙經妙訣，言不虛矣。石杏林云：心天無點翳，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真靜應物，圓陀陀，光爍爍。一本作眞常應物。○《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劉海蟾云：只明眞性不修丹，萬劫應知變化難。王嘉師云：炁上則神聚，神聚則丹成。《石函記》云：夫丹道者，非人間五金、八石、朱砂、水銀之所爲也，是元形合虛，曠然虛無，是謂眞虛。眞虛之體，還丹之基，大藥之母。大藥之母何形容，形容體貌緣何質。質者混成中有物，有物來居象帝先，帝先眞虛合自然。眞虛自然合色象，色象因神而運轉。運轉眞虛虛不空，不空之妙有神通。丘眞人云：丹轉一，冥冥海底生紅日。祥雲煙靄遍三田，種出玄珠如黍粒。丹轉二，炎炎朱雀燒天地。霞光入鼎虎龍蟠，一粒黃芽如犬齒。丹轉三，三才混象結成丹。形容妍醜隨人意，天質生身已造端。丹轉四，蓬壺巍戶常關閉。靜中暗轉長生輪，無限靈光照眞子。丹轉五，靈眞日日修仙所重重道炁添光明，還爲增長神明主。丹轉六，晝夜河車馳聖軸。靈泉直上崑崙巔，一輪月在瑤池浴。丹轉七，無爲光裏藏玄寶，主持道炁有眞官，千神降福來神室。丹轉八，鍊得胎仙如滿月，同行同坐又同眠，雖在塵中人不識。丹轉九，聖功圓滿胎仙就，已證虛無自在身，此後不須行火候。真常得性。○竅妙有，三界四通。○李華陽云：不明眞性只究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夫性者，是心如一個器皿，器中盛得底，如一個寶珠，珠中光明底，是性。性發現，在胎爲身，在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手之運掉，足之舉措，散滿六合，斂之方寸。識者明爲眞性，迷者喚作精魂。《石函記》云：父母元胎不可論，浩浩生生萬種魂。種衆胎生卵濕化，人獸禽蟲幾萬般。人獸禽蟲各稟性，性命相連魂係命。原夫人與動物，皆稟炁於父，受形於母。潛符天地之理，炁是而生，各正性命。此理甚明，今人皆修行人坐化，臨行念差則失身，入別胎穀中。誠可戒也。虛靖天師云：道不遠，在身中，物卽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炁住，炁歸元海壽無窮。常應常靜，常清靜矣。○郝眞人云：定體無念，慧照無邊，定慧混融，妙用無窮。曹先生云：混合爲一復忘一，可與元化同出沒。透金貫石不爲難，坐脫立亡猶倏忽。如此清靜，漸入眞道。○心性無染，大衆妙門。○漢天師云：虛無大道，清靜希夷，不染曰清，不動曰靜，不視曰希，不聽曰夷。此四者勤而行之，三年之外方免輪迴。又云：六根清靜，方寸澄徹，久而行之，可以坐役鬼神，呼召風雨，豈可忽哉？薩守堅云：寒潭秋夜月，碧澗水無痕。既入眞道，名爲得道。心同虛空，虛空非心。○赤松子云：復性入虛無，凝神入混沌。古云神仙只是凡人做，是名得道。薛道光云：蓬萊三島客，元不在西邊。雖名得道，顯法不顯。○劉海蟾云：質相無相，微妙法門。悟眞子云：項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實無所得。眞法不顯。○視之不見，無色也。聽之不聞，無聲也。搏之不得，無形也。玉蟾子云：他心求覓也徒然，不在中間與內外。視之不見聽無聲，廓然蕩徹周沙界。《仙經》云：窈冥之內，恍惚元眞。周紫陽云：如魚飲水，冷煖自知。陶弘景云：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爲化衆生，名爲得道。○《淮南子》云：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所以太上隨機立教，以顯其道。然萬法千門，終致於一，其名雖異，同出乎心。《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能悟之者，可得聖道。思曰睿，睿作聖。○張子云：眞識根源，謂之知道。朱子云：自古及今，恁地衰將去，只是個一陰一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邵子云：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自從悟得環中意，閑炁胸中一點無。

賢愚見識章第四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性天廣大。下士好爭，慧力無邊。○《老子》云：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仙經》云：守道一日，可奪天地一年之正炁。薩守堅云：孤雲長自在，野鶴任縱橫。上德不德，無爲。下德執德，有爲。○顏子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文子云：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張九成云：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個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西王母云：瞻星禮月，苦己勞形，色見聲求，慕仙療病。《史記》扁鵲云：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之柰何也。執著之者，不名道德。逐妄迷眞。○《九子丹經》云：人之可保者命，可惜者身，可存者炁，可貴者精。夫按摩導引，服炁餐霞，閉門行炁，御女採陰，存思舉意，絕穀休妻，諸旁門等法，蘇之瞻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應現無方章第五

太上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貪其所愛，不知休息。本無太上二字。○《了心經》云：心爲道宗，心爲禍本。前眞云：夫人身賤羅綺，口飫珍饌，目惑邪色，耳亂鄭聲，所慕者榮華富貴，日就沉溺，焉知天地間有玄妙乎？尹壽子云：迷雲鎖慧月，業風吹定海。○既有妄心，即惸其神。眼觀心動，耳聽神移。○漢天師云：心生法亂，炁散神離。曹先生云：此物何曾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即爲汗，在鼻感風即爲涕，在腎感情即爲精，在眼感悲即爲淚，縱橫流轉炁血中，到頭不出於神炁。虛靖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迴。如此朝朝與暮暮，自然赤子產眞胎。既惸其神，即著萬物。道生之。○鍾會曰：神炁散而爲萬物。《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白玉蟾云：此道常在萬物內，何物不在此道中？悟眞子云：草木陰陽亦兩齊，若還缺一不芳菲。初開綠葉陽先唱，次發紅花陰後隨。常道只斯爲日用，眞源返覆有誰知？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強嗤。既著萬物，德畜之。○尹眞人云：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邵子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須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即生貪求。日日新，又日新。○許旌陽云：吾丹既成，變化自在。所不足者，上帝之詔未至。於是積功以期眞命焉。丘眞人云：丹轉足愛養，三年防殆辱。濟人利物積陰功，躡景凌空膺帝錄。既生貪求，只是煩惱。十二時中，守滿持盈。○《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乃成眞。《莊子》云：不離於精，則謂之神。雲房云：下手工夫易堅心，守道雖焉自然云。金液還丹因此識，只在人身休外覓。自有黃婆匹配伊，金鼎鍊成丹赫赤。自家修，自家惜，陽日起頭陰在脊。只此便是水中金，餘外萬般休用覓。金丹只此百日功，功成永作蓬萊翁。煩惱妄想，意中境像，夢裏精神。○許旌陽云：靜定棲神，無生雜想。雲房云：定中見境像繁華，有諸快樂，皆不得認，乃妄想也。李仙君云：存神養炁精，清靜心光明，妄想不虛起，求眞道乃成。憂苦身心，行住坐卧，如護嬰兒。○王子喬云：心無爲而身自安。曹國舅云：勸君惜取身心，邵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便遭濁辱，流浪生死，貴賤高低，死生等。○裴清虛云：濁辱者，貪癡也。《老子》云：知足不辱，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王盤山云：一念無生即無死也。李華陽云：生死特一炁聚散而已。郭璞云：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玉谿子云：夫人心上有情，性上有塵，塵情般弄，生死不停。前眞云：不生不滅本來眞，無價夜光人不識。凡夫虛度幾千生，雜在鱗中不能出。常況苦海，永失真道。精竭炁亡，炁亡神滅。○《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昔許旌陽與衆徒弟至一市，令名炭婦市也。日晚，化炭爲衆美女試之。惟時周等十人無染，盡皆昇天，餘衆皆動心迷戀，沉於慾海。天明視之，乃炭也。各知失道，慚愧而散。陰君曰：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矣。安期生云：千日養不足，一旦害有餘。真常之道者，忠孝爲百行之源。方便爲萬善之本。水丘子云：不變不妄，謂之眞常。《玄帝本傳》云：忠全孝盡，保舉昇仙。《淨明經》云：但願我赤子，孝順長在心。居家奉父母，在朝忠於君。不爲貪淫行，泄散精與神。福來如流泉，派派自然明。梓潼眞君云：日用常行皆是道，不退轉皆是道。白玉蟾云：平常心是道，不用生分別。廣成子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處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門，遊無極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會麼？丹陽子云：一點靈光見太虛，丹青妙手莫能模。休將明月閑相比，有缺因緣怎類吾？得悟道者，此玄玄外更無玄。○《莊子》云：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炁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

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漢天師得之，三代飛昇，老氏得之，計旋陽得之，拔宅凌空；魏元君得之，位登紫虛；葛仙翁得之昇仙，其妻尸解，女亦尸解；劉洞天師得之昇仙，其妻尸解，女亦尸解，此略舉其一二，至於列仙得悟大道者，莫知其終，常清靜矣。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尹眞人云：但使心長御炁，炁與神合，中既有主，形乃長存。若日月之週迴，同天河之輪轉，壽命無窮無極也。乃證虛無道，得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遙雲際，昇入金門，形神同妙，與道合眞。《中黃經》云：十方彩女執旌麾，百癒列駕玉童隨。前有龍幡後有旗，羽服飄飄上太微。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說經既畢，末後一句玄妙，怎生道麼？呂洞賓云：道妙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三千行滿，獨步雲歸。白玉蟾云：爲君說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分付。普爲天下學仙者，曉然指出蓬萊路，道本虛無，無中運有，故云妙有，亦曰眞空，混茫莫測，奚以經爲？然非經則不能明道也。故元始開圖，敷落五篇，眞文誕敷，發揚秘密，允爲梯筏，溥接衆生。惟《常清靜》一經，實爲要妙，還丹大道，至理昭然。夫所謂清靜者，一塵不染，故謂之清，萬緣俱息，故謂之靜。人能常清靜，自然與道玄同，直超彼岸。噫，世人著種種相，苦惱無邊，雖欲超脫，孰玩此經，徒能誦言，而終莫能悟明其義也。一生狐惑，了無是處。大叙嘗獲紫清白眞人《分章證誤》，司馬子微《解註》之本，言言造微，句句明理，實乃修眞之指歸，切懼斯文之漫滅，輒繡梓以廣其傳。若遇有眼睛漢，便能徹視玄機，打翻關棙，何異披雲睹皦日，覩面見老聃？既到此際，則又清濁兩忘，動靜惟一，行住坐卧皆清靜也。白雲流水，青山明月，掀髯而長嘯者，無不清靜也。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豈徒滯於枯木死灰耶？由是爲清靜之說，句曲山人王大叙謹識。《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一陰陽也；陰陽，一天地也。易乾爲天玄，坤爲地牝，類此天地之玄牝，人一身一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間其門歟？其天地之根歟？《清靜經》原動靜即是理也，白玉蟾釋經，爲作圖像於前，顯明是義，蓋會此經於方寸，非徒口耳之學也。嘗謂儒者性命之說，釋氏胎息之說，老氏玄牝之說，名雖殊而理實一，第慨夫世之人假儒者之名，心圖進取，託佛老之言，而愚人心福田利益，豈立教之初意哉？觀白玉蟾傳此經若圖，當顏厚汗下，非獨師老氏者，王大叙，史大開得是經，繡之梓，其志可尚，遂爲之書。

重慶初元七日後，金壇四清翁蔣華子敬書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夫人神好清而情擾之，○人神者，天地秀炁，結聚靈明也，本自清靜，隨物生情，古塵惹垢，故言情擾之也。頌曰：富貴遮心翳，榮華眯眼塵，雖然觀日月，不見本來眞。寂湛頤元性，澄空鍊至神，靈童開碧嶂，仙子跨麒麟，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心者，神明也。知內而爲性，顯外而爲神，神本清靜，隨風錯亂，物動而情牽之也。頌曰：開眼露天機，人心著處迷，纏情情慾擾，逐境境還隨，抱朴通精粹，還淳達細微，一眞烹萬象，混合太淵齊，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人能遣其欲者，割愛離親，除情去欲，捐念忘機，自然性靜心寂矣。頌曰：常能守靜篤，方寸育神靈，閉戶眠金子，垂簾抱玉嬰，玄霜烹至寶，紫粉鍊眞精，結就玄珠燦，收來獻上清，澄其心而神自清，○澄心定意，湛寂淵明，返本還元，如水不動，故曰澄其心而神自清也。頌曰：欲要識靈源，知空在目前，澄澄心月現，湛湛性光圓，炁秀通神聖，神風化羽仙，逍遙歸海島，三界獨綿綿，自然六欲不生，○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是也，不生者，眼觀無色，神不邪視；耳聽無音，聲色不聞；鼻息沖和，不容香臭；舌餐無味，不甘酸甜；身守無相，不著有漏；意抱天眞，不迷外境，故曰六欲歸眞，自不生也。頌曰：歸眞除六害，漏盡免三灾，識性通玄路，知心道眼開，木人遊吴景，石女亂仙階，日落清秋夜，天邊抱月來，三毒消滅，○三毒者，身業、意業、口業，消滅者，善養精炁神，除盡貪嗔嫉，故曰三毒消滅也。頌曰：六欲成金藏，三灾化寶珠，七情無染著，十惡永消除，拂拭冰臺淨，光華不卷舒，抱將遊陸地，獨步入清虛，所以不能者，○修道不能除情去欲也。心有所著矣。頌曰：不能行此道，性返轉生疑，打坐勞心力，參禪枉用脾，住行安有分，坐卧鎖相隨，要見開清眼，神光滿室輝，爲心未澄，○心性不寧，擾亂乃多，神遊外景，觀於徼，著於物矣。頌曰：上善水心淵，澄清照碧天，世情多苦惱，人被業緣牽，逐浪迷眞性，隨波昧本源，一靈歸苦海，萬劫不迴還，欲未遣也。○終身不救，物轉於心矣。頌曰：修幻妄施功，於眞事不同，有爲如電影，執相若飄風，物假心非假，身空性不空，一靈知有主，萬法悉皆通，能遣之者，○轉於萬物，心處無形，頤神居妙也。頌曰：頤心達聖機，無相等虛齊，激灩澄波靜，陽淵極渺瀰，流通周世界，游歷大神威，日照乾坤朗，清風相送歸，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返觀其心，默然而無心，

其心者，開目澄空，明見眞心　眞心者，湛寂無物，混曰純一，故名其心也　頌曰：返照見太心，圓明湛碧深　無無眞實相，有有覓難尋　山海無遮障，天災禍不侵　眞人誰作伴，風月是知音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形者，是地、水、火、風也　此者是名有漏之身　非有漏之身，是故無相之眞　無相之眞，如仰水看月，似天空運轉純風，神凝炁聚，可成眞道矣　頌曰：外觀有漏相，幻化即眞形　去住何移跡，安然不暫停　中間藏恍惚，內外窈冥冥　渙若冰將釋，沉沉覺海清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內外皆無，即遠而何有？此者無物　無物之中，別有奇異之物　經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故言物無其物也　頌曰：恍惚遍無涯，壺中景物嘉　爐門傾玉藥，鼎眼泛金花　虎遶明珠戲，龍噴萬里霞　撥開雲霧看，捧出夜明砂　三者既悟，○此三者，說心、形、物，即於虛無也　悟者，了達也　頌曰：喻說分三體，知玄一也無有無皆是幻，無慮道相扶　法眼爲丹鼎，天門是藥鑪　鍊成朱汞結，傾入一冰壺　唯見於空。○表裏中間，俱無所著，圓明坦蕩，心入無爲　故曰唯見於空也　頌曰：觀空非色相，色相即眞空　物我俱忘泯，方知太古同　周行行不盡，遍計計無窮　天網玄網大，夷羅覆載通　觀空亦空，○觀空者，道弘無相，萬法無形　亦空者，神通妙化，一體歸眞也　頌曰：炳耀滌晴空，神遊四海通　杳冥天地匝，恍惚太虛同　耿耿青霄月，飄飄碧落風　縱橫穿上下，南北與西東　空無所空。○空者不執空，爲空不著有　爲有心同，太極之中聚於玄妙矣　頌曰：落落遍無隅，冥冥運化虛　無形呼大道，離相號眞如　一體無分別，三明有所居　廓然開妙法，萬道素光舒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了心達本，識性歸宗，何執有無之教？有無之教，亦是假名　若無假名，眞心何顯？故有即於無　無者非落空之法，無備於有，有者非以物類窮之　故曰有無自然也　頌曰：至訣清虛道，明知物外中　娟娟輝昊景，奇耀蒼空　鼎破心珠赫，鑪開慧日紅　澄凝丹汞結，運入廣寒宮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能知空是不空，執有而不有，故本性湛然常寂矣　頌曰：湛湛無瑕謫，通幽過目星　乾坤沖拍塞，大地曠然明　性覺虛心寂，神瞑絕夢驚　豁然開古道，月照水晶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不寂而所以寂，故曰天眞滿目，妙道歸源　欲豈能生也？頌曰：寂靜物皆捐，虛心養浩然　面容如朗月，碧眼似寒泉　皎皎歸眞趣，昏昏法性蠲　一潭秋水瑩，萬派素波淵　欲既不生，即是眞靜。○欲既不生者，滌除繁慮，諸欲消亡，寂無所欲，欲豈能生？　眞靜者，神光虛煥，通顯靈明，返歸清淨矣　頌曰：清淨心通聖，無爲化有功　珠凝金鼎內，寶結玉結中　明似天空日，清如洞裏風　沖虛生瑞彩，光曜五明宮　眞常應物，真常得性。○得性者，爲眞常妙道，應物隨機，隨機見性，見性明空，自得其性矣　頌曰：眞靜靜無疑，陽光照眼希　步虛通妙理，旋遶達玄機　物物皆相應，般般總不知　返觀煙浪碧，笑指河天歸　常應常靜，常清淨矣。○常應者，見物見心，見心離物，離物明空，故曰眞常得性矣　頌曰：清淨本根元，於中性自然　二關精鬱鬱，一道炁綿綿　混合明眞理，凝然悟太玄　空中知有象，應化出先天　如此眞靜，漸入真道。○如此勤行眞清眞靜之人，方達希夷妙理，物外天眞　故言漸入真道矣　頌曰：大道洌空淵，昕光照滿天　一明分造化，二炁養胎仙　性達忘憂苦，心通合自然　點開無色界，返本復歸元　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道本無名，假名立道　認得無生無死之法，鍊凡爲聖，鍊聖成神，神合其炁，炁通元首，名爲得道者也　頌曰：得道幽深遠，仙風播世高　九天居自在，三海任逍遙　行滿金書詔，功成玉簿標　神遊登碧落，飛步越丹霄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了達而不居，體用而無形，取有而無物，故曰實無所得也　頌曰：迷隔千山遠，悟來一物無　取無無所得，棄有有相扶　有有將何有，無無亦假呼　觀天明大道，露現一輪孤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假名立字，化於未悟之人，權爲證果之教，故曰實無所得，實有所修也　頌曰：得者非爲得，無修末是修　道弘包萬象，心不繫絲頭　地魄騰空踴，天魂海底收　此般眞至寶，不悟一生休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能悟眞常之道者，攝羣心而同歸一體，變化無窮，出入無礙，可明聖道矣　頌曰：神明天曠骨，月照洞淵深　剖出荊山玉，揮開滿藏金　自然通聖道，方顯本來心　變化無窮測，移神入大音　老君曰：上士無爭。○太上言：上德之人處於無侶太空，天眞妙道，寂然不動，無所爭訟也　頌曰：上士知天命，焉能有所爭？丹田瓊藥放，心地玉芝生　靜室居閑坐，清空任便行　靈童含寶月，神用得精宏　下士好爭。○執於引教之術，動生人我，競起是非，發於爭訟矣　頌曰：下士好爭強，功名自顯彰　何勞著有相，爭似貴韜光　閉目凝神室，開睛混太暘　自然知古道，心地得清涼　上德不德，○上德者，注：太始無象，四極淵明，知心無心，故曰上德不德者也　頌曰：上德悟無德，無修解有修　道存覺海，神若載天舟　得岸離生滅，辭瀾不再遊　任從空外去，返性入瀛洲

下德執德。○下德之人執著小乘之術，施爲政事，德而落空，是名不德。如此之見，永離眞道矣。頌曰：下德施功果，徒勞有相求。滯空沉妄想，執幻落陰囚。太始無名號，玄元有所修。迴陽如見日，神炁自和柔。執著之者，不名道德。○道者，無爲清淨，空寂湛然也。德者，神通萬變，體用居常也。道德混純，其理皆一也。執著者，執著種種有爲之功也。頌曰：執礙法非通，虛勞謾費功。有爲迷假相，無作契眞空。恍惚乾坤象，杳冥天地蹤。上清施大道，神用在其中。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不得眞道者，爲人執著種種引教之術也。妄心者，爲取小法，施爲政事，常存於妄想之心也。眞道者，通變無方，應用不離，至神至聖，其理自然，非爲執見，不以妄心，是名清靜，斷除邪見也。頌曰：大道非空遠，都緣翳膜遮。離微翻聖智，逐物返妖邪。心靜俱無礙，神清豈有差。一輪炎日瑩，照破洞雲霞。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者，既有妄心，眼見心移，神不居妙。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既觀其徼，即驚其神也。頌曰：不悟本元神，何言身外身。妄緣生嫉妒，逐念起貪嗔。永失玄元道，常迷太古眞。雖然明日月，滿眼是紅塵。既驚其神，即著萬物。○不居其妙所，觀其物迷沉顚倒，滯於邊徼矣。頌曰：生死因矜泰，輪迴爲有情。妄緣心失理，繫物道難成。離欲觀空瑩，歸眞眼界明。周行無障礙，心上坦然平。既著萬物，即生貪求。○萬法不明，萬物所拘，繫物生情，貪愛無休歇也。頌曰：即物轉貪求，迷情甚日休。利名心未罷，財色意中收。念念依他起，熙熙不自由。一生虛過了，爭覺悟清眸。既生貪求，即是煩惱。○貪求不止，煩惱憂苦，返歸殃咎矣。頌曰：貪愛六根深，情迷入罪林。憂愁宜早撥，煩惱莫交侵。清淨修身命，無爲鍊本心。定睛觀昊景，物外見清音。煩惱妄想，憂苦身心，○身受有爲，勞而無功，身苦心惱，性亂神散矣。頌曰：貪心馳劣馬，縱意任猿猴。妄想生顚倒，憂煎苦用求。神昏著物相，性昧逐淪流。背覺癡明體，迷沉萬劫休。便遭濁辱，○身心憂苦，混濁於恥辱，棄於錯亂之人也。頌曰：邪婬身受觸，濁濫昧心情。睖目扶清粹，舒眉轉碧晴。張羅天地秀，豁落太淵清。混合乾坤象，陽精萬派明。流浪生死，○心滯於物，返正歸邪，生死流浪。頌曰：生死何時了，輪迴甚日休。但依清靜理，好把自心修。遇夜開星月，終朝抱日頭。滿空昕寶鑑，遍照大神洲。常沉苦海，○悟者爲覺海，迷者爲苦海。常沉者，迷昧眞源，常沉苦海矣。頌曰：心欲情無底，身如破漏舟，水深難出離，岸闊怎生收？生死隨波浪，輪迴逐境流。迷沉歸苦海，性命一齊休。永失眞道。○不達至理，亂取施爲，多能已勝，馳騁落空之法，永失眞道矣。頌曰：不論眞常道，剛尋有所爲。性迷終不定，心亂轉生疑。上善如清水，靈源似渺瀰。金泉高泛漲，溢滿照天池。眞常之道，○眞常者，日用而虛化，故言常道矣。頌曰：神用至眞常，明知道德鄉。玉爐收白雪，金鼎聚紅霜。地裂明心印，天開睒性光。靈童歸海藏，獨卧水晶堂。悟者自得。○自得者，不修而修，不爲而爲。悟者目隱玄機，明開妙道，通現眞空矣。頌曰：斂意轉睛瞳，自然見法身。運天明日月，叩道照乾坤。爵耀龍珠燦，煌輝琥珀殷。玉嬰眠寶殿，瑩淨絕紅塵。得悟道者，○得悟者，爲明開道眼，了達無爲也。頌曰：知玄通古道，得悟了眞常。鬱秀繚空野，氤氳滿太蒼。日魂光雪瑩，月魄照銀霜。放出神光燦，圓明入故鄉。常清靜矣。○天清垂象，地靜安寧。人能清靜，神契大道，守一居常矣。頌曰：意靜覺心清，風臨對月明。滿天珠露降，大地水銀平。玉戶明金子，金門現玉嬰。撞開天斗柄，走上太陽星。仙人葛玄曰：吾得眞道，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官；中士悟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在玄眞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正一眞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灾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高尊，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尹愔《老子説五厨經註》

莫將心緣心。○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器也。正受則發慧，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於中，心正於內，內照清淨，則正慧湛然，鑒明而塵垢不上，淵渟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謂之常心，若以心得心，緣心受染，外存諸法，內無慧照，常心既喪，則和理亦虧矣。故莊子曰：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還莫住絶緣。○夫以心緣心，則受諸受，若正受生慧，自得常心，慧心既常，則於正無受，何等爲緣，既無緣心，亦無緣絶，湛然常寂，何所住乎？《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心在莫存心。○慧照湛常，則云心存，於絶無住，故曰莫存心照，既不將而隨迎心緣，則無絶而無住矣。真則守真淵。○眞者，謂常心慧照，清

淨不雜也　若湛彼慧源，寂無所染，既無知法，亦無緣心，則泰和含眞，本不相離，故云常爾　修理志離志，○理者性也，志者心有所注也　若絕外境受此心也，則性受也　言修性者心有所注，但得遍照，若外曜已絕，境識無注，離形去智，同與大通，性修反初，圓照無滯，內外俱淨，玄之又玄，則離於注想矣　積修不符離。○上令修性離志，則內外俱寂，無起住心，亦無空心，坐忘行忘，次來次滅，若積聚修習，不能忘泯，起修一念，變引千鈞，內照既搖，外塵咸起，則與彼離志不相符合矣　志而不修志，○若心無所注，則何由漸悟，必因所注而得定心，故云志也　不修志者，明離志而不積修，忘修而後性定，則寂然圓照　己業無己知。○因心注而慧業清淨，故云己業　內忘諸己，外忘諸物，於慧照心無毫芒用，則於己業自忘知，故云無己知　諸食氣結氣，○夫一炁凝結，以和泰和，和一皆泰，則慧照常湛　今口納滋味，以充五藏，身聚泡沫，載其形，生受體於地，凝濕於水，稟熱於火，恃息於風，四緣結漏，皆非妙質，故縕湮一氣，皆泯泰和，令生想受則動之繁穢矣　非諸久定結　○言人當令泰和，含一無所想受，守眞常湛，則與泰和合體　今以諸食結氣，故非久定結也　氣歸諸本氣，○四緣受識，六染生弊，地水火風，散而歸本，根識既染，則從所受業矣　隨取當隨洩。○取者，受納也　洩者，發用也　夫想有二受，業有二應，隨所受納，發用其徵　若泰和和一，則炁全和，致彼虛極，謂之復命　復命得常，謂名正受　正受淨業，能生慧照，慧照湛常，一無所有，則入無間矣　一者，則食炁歸諸四緣，業成則淪於六趣矣

《無上妙道文始眞經・五鑑》

鑑者，心也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　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　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　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　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儻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　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　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　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故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　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吾識者，變識爲智　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　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　譬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　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　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耳，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矣

心惑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眞，何況於識，識尚非眞，何況非情　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

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　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役無氣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之一氣，不名太虛　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没之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所歉而使之然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　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閉光，一時不見

目覩矐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李嘉謀《元始説先天道德經注解》卷五《第七章一百十四言》

妙清元淨，妙元清淨。大本元清，妙淨元妙。清淨之返本，吾神復清淨。道出清淨，清淨道生。〇物之本始，純一不雜。雖非清淨可名，而捨清淨無名之者，故曰妙清元淨。大本元清，學道必自清淨始　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故曰清淨道生　清淨妙宮，其間有清淨真法。真一不見，一不可得。清淨不在於無數，妙道法清淨。雖泛不雜，故無數亦不雜。〇清淨妙宮有清淨真法，言世人不識清淨之體，以無爲爲清淨。故特出真法以破凡識。所謂真清淨者，真一不見　若真一不見，則萬法皆不可得　萬法既空，雖一亦不可見　故無不清，無不淨　又曰清淨不在於無數，由世人以無數爲清淨　自云求淨，淨不可得　故道家《定觀經》偈曰，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性，乘流失道原　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　若知知本空，知即衆妙門　又釋氏心銘有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唯滯兩端，寧知一種　一處不通，兩處失功　迷有沒有，從空背空　今以兩偈互相發明，即見清淨真法。《定觀》偈云，智生於境，火發於緣　智與火即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　方其未散，覺了之性與照明之種，皆從真出　及其流散，乃失道原　然自流注不可強絕，本是妙明真一種性流注，自然非有別體　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　心不可息，秖益煩撓　故曰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　若知無明本無有異，由吾自變，乃失淨體　念念放起，念念皆空　則無始以來，粗重習氣，頓然清明　若總清明，即爲衆妙　釋氏心銘亦不異此　蓋言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添止心　如此即滯兩端　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　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此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　若但捨穢求淨，即穢不可除，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　此經云，清淨不在於無數　雖道散而爲百千萬億，猶無數也　故有數亦清淨，無數亦清淨　蓋物物本淨，雖汎不雜有數亦不雜，無數亦不雜　清淨無爲，無爲清淨。道爲清淨流，物物之原雜不混，散不失清淨。道流妙元，清淨之海。吾何不返逝矣。〇清淨即無爲，無爲即清淨　無爲而爲謂之道爲　道爲雖無不爲，然不失清淨　道即物原，物物具道，雜而不混，散不失真　惟體道者識之　故能返流全一，與道同流，歸於清淨大海，無流不返，謂之返逝

又《第八章三十三言》　清淨生動，動生清淨。吾居清淨妙動。〇靜爲動之體，動爲靜之用　方其無事，湛然清明　不爲靜縛　及其有事，應以無心，不隨動轉　定觀所謂處喧無惡，涉事無惱，此是真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求就喧　以無事爲真宅，以有事爲應跡，此即淨吾居清淨妙動之意　道流嶮岨，發源清淨。衆動一流，清淨普流，得之妙。〇水流既遠，經涉嶮岨，豈能保其必清　然其源必清　道流於物，經涉世故，豈能保其必淨，然其本必淨　動雖衆，然其流則一　物雖多，然其致則一故曰，清淨普流，得之者無所不淨，故曰妙

又《第九章一百七十三言》　流實動生，道虛清淨。清淨生虛谷，妙谷流清淨。〇動生於實，淨生於虛　心虛則靜，心實則動　所謂實者，喜怒愛惡窒之也　若內無窒則中虛，中虛未有不淨　《莊子》曰，室無天遊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大遊者，虛之謂也　虛而應故曰谷　無所不

容、谷之妙　道常流通、清淨無礙。無數無無數、應乎清淨不敢違。○淨之所以爲淨者、以其應不失淨　唯應不失淨、然後無所不淨　故道常流通、周旋衆有而不礙　清淨無數者、空也　無無數者、有也　應乎有無不失妙淨、故經曰、常應常淨常清淨矣　清淨妙生、虛虛一化。清淨妙無、不知其始。妙無窮始清、淨無窮始流。返吾無窮、始妙不可測清淨。清淨不可測、妙清淨自然自此得矣。○清淨生妙、涉於羣有　然靈虛一化、有未嘗有清淨　妙無曠然無際、不知其始　無而不無、故妙無終窮、是謂自然、不可窺測　吾妙法清淨、生生無窮。運成天地、始一元生。清淨妙流、一上一下。中含清淨之妙。清淨神虛、不形不氣。清淨出入、定乎清淨之天。○本始之妙、法於清淨、而生生不窮　本於無爲而不盡無爲　未嘗有爲而不離有爲　以至運成天地、一上一下、而清淨神虛、常流於其間　不形不氣、宰制萬物　出入清淨、故謂之清淨之天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　天者、清淨本始之妙、不形不氣　人患不能復性　性不復則心不盡　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　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發不中節、情爲主宰、故心不盡　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　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　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　以至有哀樂非哀樂、是謂盡心復性　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也。元虛不動、一真普發。清淨妙通、道在其始。太一無窮、吾入清淨之終始。神仙之道、清淨畢矣。○元虛自然、未嘗有動　至於一真普發、物物蒙賴　清淨流通、無有窮極　知始無始、知終無終　由其太一、故曰無窮　若知有始、則三際不斷　苟不斷三際、則過去爲始　始既已往、見存爲中　中際不住、未來爲終　終者未來、觸事成三、安得清淨　必三際斷、其始無始、然後其終無終　故曰吾人清淨之終始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朝斗章第三》　歲有三元、月有三七、齋心端居、握固瞑想、如到金闕、如睹宸容、稽首伏拜、一如朝天子之儀禮　畢、戰懼拱聳趨出、洗滌煩慮、止絕煩慮、爲齋心　然則朝元無時、夜闌於密室對北辰象、行此法、易感通也

司馬承禎《坐忘論》　夫人之所貴者生、生之所貴者道　人之有道、若魚之有水　涸轍之魚猶希斗水　弱喪之俗無情造道、惡生死之苦、樂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　審惟倒置、何甚如之　窮而思通、迷而思復、寸陰如璧、愧歎交深、是以恭尋經旨而與心法相應者、略成七條、以爲修道階次　檃檗附焉

敬信一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　然則璧耀連城之彩、卞和致刖　詎開保國之效、伍子從誅　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理事萌而情思忽　況至道超於色味、眞性寂於可欲、而能聞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不惑者哉　如人聞坐忘之言、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　故《莊》云：黜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　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　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　《莊》云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　惑者聞而不信、懷寶求寶、其如之何　經云：信不足焉、有不信　謂信道之心不足、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斷緣二

斷緣者、斷有爲俗事之緣也　棄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迹彌遠俗、心彌近道、至聖至神、孰不由此乎　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或顯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隱逸、情希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　斯乃巧穢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　凡此類例、皆應絕之　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　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體交勢合、自致日疏、無事安閑、方可修道　《莊》云：不將不迎、無爲交俗之情　又云：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　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爲業

收心三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　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實是、甘宴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顧戀、良由所託之地　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能不捨彼乎、安不得此乎　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　因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　經云：至道之中、寂無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　原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　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名曰修道　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

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無所變滅，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既不合理，又反成病。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眞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則邪正可知矣。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爾。若偏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眞學之流，特宜誡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眞見。如有時事或法要有疑者，且任思量，令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悟已則止，必莫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爲子傷本。雖勝一時之俊，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開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受之則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即是非善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爲，非淨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繞。實則順中爲常，權則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爲者，自云不著，終非眞學。何耶？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皆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難得定。有如良田，荊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茂。愛見思慮，是心荊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則貪殘，辯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己，過則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所以然者，爲自是故。然此心猶來依境，未慣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問晝夜，行住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即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定分，即堪自樂，漸漸馴狎，惟益清遠。平生所愛，已嫌蔽陋，況因定生慧，深達眞假乎。且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馭。鷹鸇野鳥也，爲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麤疏，何能觀妙。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法之妙用也，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斯言爲常，不行則斯言如妄。又時人所學，貴難而賤易，若論法要，廣說虛無，思慮所莫能達，行用所莫能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事直說，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翻以爲淺近，而輕忽不信。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又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闇爲功。今則盛談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即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爲深玄之妙。雖惠子宏辯，莊生以爲不堪，膚受之流，誰能斷簡，至學之士，庶不留心。

或曰：夫爲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寂。今獨避事而取安，離動而求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都未覺其外執，而謂道之階要，何其謬邪。答曰：總物而稱大，通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眞爲大矣，實爲妙矣。然謂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耶？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之素絲，纔聞鳴鶴之沖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幹，起於毫末。神凝至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略】

泰定六

夫定者，出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虛心也。天光，則發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遂至昏迷，漠雲茱挺，復歸純靜，本眞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已，實而懷之，勿以多知而傷於定。非生慧難，慧而不用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也。天下希及之，故爲難。貴能不驕，富能不奢，爲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爲無道過，故得深證眞常。《莊》云：知道易，而弗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興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常寂，爲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語俱非泰定也。智雖出衆，猶不近道。本期逐鹿，獲兔而歸。所得太微，良由局小。《莊》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

也，和理則道德也。有習不用而安生焉，積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爲而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捐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不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如晝夜，故知明志不分，乃凝於神。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爲物也，即體非有，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玄石飲羽，怨則朱夏殞霜，縱慧則九幽匪遙，積善則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否，著龜莫能測，其爲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太上老君運常善以度人，昇靈臺而演妙，略三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以日損有爲，頓之以證歸無學，喻則張弓繫矢，法則挫銳解紛，修之有常，習以成性，黜聰隳體，嗒然坐忘，不動於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遊斯道者，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吴筠《心目論》　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方寸之中，實曰靈府。靜則神生而形和，躁則神勞而形斃，深根寧極，可以修其性情哉。然神者心，亂心者目，失真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於遺滯清神而已。且曰心希無爲，而目亂之，乃讓目曰：予欲忘情而隱逸，率性而希夷，偃乎太和之宇，行乎四達之途，出乎生死之域，入乎神明之極，乘混沌以遐逝，與汗漫而無際。何爲吾方止，若且視，吾方清，若且營？覽萬象以汩子之正，悅美色以淪子之精，底我邈邈於無見，熙熙於流眄，搖蕩於春臺，悲涼於秋甸，凝燕攘以情竦，望是門而髮變，瞻楚阈以永懷，俯齊郊而泣戀，翳庶念之爲感，皆寸眸之所眩，雖身眈美飾，口欲厚味，耳歡好音，鼻悅芳氣，動予之甚，皆爾之謂，故爲我之尤，職爾之由，非爾之慰，而誰之仇乎？

目乃忿然而應之曰：子不聞一人御域，九有承式，理由上正，亂非下忒。故堯俗可封，桀衆可殲，彼殊方而異類，猶咸順乎帝則。統形之主，心爲巖府，逆則予捨，順則予取，喜祥以之招，悔吝以之聚。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存道者克念於未散，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五情播越而能貞觀者乎？易不息爾之機，全爾之微，而乃辨之以物我，照之以是非，欣其榮，感其辱，暢於有餘，悲於不足，風舉雲逝，星奔電倏，紛淪鼓舞，以激所欲。既汨其真而混其神，乖天心而悖天君，焉得不溺於造物之景，迷於自然之津哉？故俾予於役，應爾之適，既嬰斯垢，反以我爲咎。嗟乎嗟乎，何弊之有。

心乃啾然久焉，復謂目曰：顧予與爾，誰明其旨。何隱見之隔，而玄同若此？既庶物之爲患，今將擇其所履，相與超塵煩之彊，陟清寂之鄉，追灝氣，吸晨霞，明瑤華，漱瓊漿，斯將期寢化於羽翰，出雲霞而翱翔，周旋三清，下絕六荒，託松喬以結友，偕天地以爲常，何異舜之能及，何取海之近患。謂予圖之若茲，其告爾以否藏。

目曰：近之矣，猶未爲至。若然者，所謂欲靜而躁隨，離境而滓襲，闇乎反本之用，方邈然而獨立。夫希夷之體也，卷之無內，舒之無外，寥廓無涯，杳冥無對，獨揭茲而取彼，故得小而遺大，忘息陰以滅影，亦何逃於刑害，伊虛室之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之自會。故玄元挫銳以觀妙，文宣廢心而用形，軒帝得之於圖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顏回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衆聖以稽德，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瀾而瞑徹，塵不止而鑒明，未違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泊然而常處，感通而斯出，不光而曜，不祕而密，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爲一。因而靡得，是以罔失，誠踵武於坦塗，可常保於元吉，若棄中而務表，乃微往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而龍蟠，林豐而獸居，神栖於空洞，道集於玄虛，苟不剪其所有，焉得契其所無。非夫忘形靜寂，瑕滓鏡滌，玄關自朗，幽鍵已闢，曷可度於無累焉？不然，安得觀六景，升九霄，睹金闕之煌煌，步紫庭之寥寥，恒浩劫之罔極，以萬春爲一朝乎？

心於是釋然於衆慮，凝澹於猶豫，澄之而徐清，用之而不遽，致謝於目曰：幸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以廣漠之野，遊我於無窮之源。既匪羣而匪獨，亦奚靜而奚諠，協至樂之恒適，抱眞精而永存，遺之而無遺，深之而又深，通乎造化之祖，達乎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於目盲之外，塞將見於玄黃之林，觀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谷音，與自然而作侶，將無欲以爲朋，免驅馳於帝主，保後天之所能，窒欲於未兆，解紛於未撓，忘天壤之爲大，忽秋毫之爲小，處寂寞而聞和，潛混漠而見曉，應物於循環，含光而閉關，飄風震海，迅霆破山，溺天焚澤，而我自閑。彼行止與語默，曾何庸思於其間哉。

又《玄綱論・虛明合元章第十三》　道不欲有心，有心則眞氣不集，又不欲苦忘，心苦忘心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澹，澄靜精微，虛明合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眞僞斯分。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屬，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雖所尚虛漠遺形能慮，非精感寂徹，則不能通玄致眞。故上學之士，息於存念者，陰戶之氣勝也。忻於勤銳者，陽和之

神勝也　一怠一勤者，其戰未決也　決之者在於剋節勵操，務違懈慢之意，使精專無輟於斯，須久於其事者，則尸銷而神王　神王者，謂之陽勝　陽勝者，道其鄰乎

又《玄綱論・形動心靜章第十五》　夫形動而心靜，神凝而跡移者，無爲也　閑居而神擾，恭默而心馳者，有爲也　無爲則理，有爲則亂　雖無爲至易，非至明者，不可致也　夫天地晝亦無爲，夜亦無爲，無爲則一，而理亂有殊者，何哉　晝無爲以明，故衆陽見而羣陰伏　夜無爲以晦，故羣陰行而衆陽息　是以主明而無爲者，則忠良進，姦佞匿，而天下治也　主闇而無爲者，則忠良隱，姦佞職，而天下亂也　故達者之無爲以慧，蔽者之無爲以昏　慧則通乎道，昏則同乎物　道與物俱無爲也，奚可以一致焉　故至人雖貴乎無爲，而不可不察也　察而無爲者，眞可謂無爲也

又《玄綱論・行清心貞章第十七》　行欲清，心欲貞，言勿過乎行，行無愧乎心，則遊於四達之衢　四達之衢者，涉道之通達也　行之不已，則天地愛之，神明祐之，凶橫無由加，鬼神不能擾　若言清而行濁，名潔而跡污，雖醜蔽於外，而心慙於內　心慙於內者，天地疾之，神明殛之，雖力強於道，不可致也　故寧受人之毀，無招天之譴　人毀由可强，天譴不可逭也

又《玄綱論・委心任運章第二十三》　夫目以妖艷爲華，心以聲名爲貴　身好輕鮮之飾，口欲珍奇之味，耳歡妙美之聲，鼻悅芳馨之氣，此六者皆敗德傷性，秪以伐其靈根者也　故有之即可遠，無之不足求　惟衣與食，人之所切，亦務道者之一弊耳　然當委心任運，未有不給其所用　且天地之生禽獸也，猶覆之以羽毛，供之以蟲粒，而況於人乎　必在忘其所趣，任之自然爾

又《玄綱論・會天理章第二十五》　或問曰：夫人之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頓棲之則超躍乎無垠，任之則弊乎我性，棲之則勞乎我神，使致道者奚方而靜？愚應之曰：性本至凝，物感而動　習動滋久，胡能遽寧　既習動而播遷，可習靜而恬憂，故善習者寂而有裕，不善習者煩而無功　是以將躁而制之以寧，將邪而閑之以貞，將求而抑之以捨，將濁而澄之以清　優哉游哉，不欲不營，然後以玄虛爲境域，以澹漠爲城闕，以太和爲宮觀，以寂照爲日月　惟精惟微，不廢不越，行如是，息如是，造次於是，逍遙於是　習此久者，則物冥乎外，神鑒於內　不思靜而已靜，匪求泰而懶泰，即動寂兩忘，而天理自會矣　故履霜乃堅冰之始，習靜爲契道之階　古人豈不云乎，積習生常，其斯之謂歟

王暉《玄珠録》卷上　心之與境，各處其方，實不往來，從何而起？若悟起同不起，即得於心定矣

又　心中本無知，對境始生如；心中非無知，不對剩無知，人道木火亦然

又　將心對境，心境互起　境不搖心，是心妄起　心不自起，因境而起　無心之境，境不自起　無境之心，亦不自起

又卷下　知是一心，境是二心，心之與境，共成一知　明此一知，非心非境，而不離心境　其性於知於心境，自然解脫，非有非無　此法不曾二，以是一知故；此法不曾一，以因心境故　心之與境，常以心爲主

又　一本無我，合業爲我；我本無心，合生爲心；心本無知，合境爲知　合時既無，外入有者，並悉是空

又　心中無喜怒，境中無喜怒，心境相對時，於中生喜怒　二處既各無，和合若爲生　當其妄生時，二處不生增　二處既不增，和合云何生？於中有生者，此生如夢幻　化生而幻滅，二生各不知　不知而有生，此生是阿誰？

《三論元旨・虛妄章第二三篇》　夫至妙眞徹，希夷窈邈，可以冥心潛會，非乎聲色可求，悟之者靈鏡朗然，則神融道矣　所以通幽契奧，澄虛滌想，而能明眞，明而且眞，不死不生之要也　故《本際經》云：譬如積夜暗室，一念燈明，諸暗皆盡　猶彼妄心普滌，神智流通，正見圓明，亦復如是　然以久流慾海，妄念增浮，種種多端，如何卒息也　故聖人言守一，千徒迷一萬惑　是以凝照迷一，萬惑畢竟自消，萬惑既消，一而亦泯，以至無知無一也　境聲色都冥，心至此地，乃虛妄致也　則囂塵普滌，寂爾無爲，諸網消融，自然煥悟　然因澄而靜，因靜而忘，因忘而後能明，因明而後能達，從微至著，了悟成眞　猶霽雲收，睹太陽之景，澄虛契妙，理亦如然　當忘之時，不知其所以忘，泯然而故也　未忘未明之前，所知所見悉是忘知忘見，未達故也　已忘以明了悟之際，所知所見悉是眞知眞見　然眞見無所不見，雖見而無心，妙達神識智性，一相流通，則曰眞常之道　悟一也，忘一也，守一也，乃曰眞常

夫亂心多故，方今守一，然所修之者，須要旨歸，契理則至妙可通，失所則勞而徵矣。虛妄之法，安然而坐，都遣外景，內靜觀心，澄彼紛砲，歸乎寂泊。若心想剛躁浮游，攝而不住者，卽須放心遠觀四極之境，先觀東方無極世界，迴入空冥之際，窈眇之中，南西北方亦如是矣。令心想想極，方始收歸。亦須從頂至足，觀身虛假，盡是無常，如斯內外觀之，自然調伏，融而照一，便亦安然。如於一中覺有差起動念之心，卽須澄滅，隨動隨滅，至於無動無滅，境無取捨，虛寂一然如澄。差心不滅，亦可心依炁息，同融而觀，亦可怡神而已。精照一源，理須虛融，得所調暢和柔。若捉心太急，急則傷心，放心太寬，寬則失理。所言放心於四極之境，爲剛躁浮游故也。此乃暫爲而已，爲境可忘。方便之門，要乎住一，神氣二觀，況亦如然。夫於放心之時，勿令心斷，泯心之際，勿覺心著。若以當坐之界，縱見一切光明聖賢，乖異妖祥，皆不可取，取則失心。常須凝照內澄，久而妙也。此乃非唯於坐行之際，安心寂泊，於理亦然。自此已上，攝心歸一，則是攝心凝觀，初心之所修。自此已下，灰心忘一，則是忘心遣觀，次心之所學也。夫因攝萬，此亦未眞，假攝一而爲筌，忘筌而能泯矣。泯一之法，滅所見一之心。若見於一，卽須澄滅，隨見隨滅，至無見無滅，則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境智兩忘，泯然不知其所以，此謂內外都遣，忘一者也。夫忘一者心，謂照心都絕，煩惱洗然，猶彼清泉而滌穢器，器中既淨，方堪善用。心澄普釋，方可致眞。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妙既妙矣，忘亦眞矣，所謂都忘內外，然後超然俱得者也。妙斯之悟，則無知而能眞知，忘一而達眞一矣。非唯於一，抑亦一切統然。是知一爲萬之所宗，萬爲一之所用也。不一之一，得之眞一。眞一之源，本無假雜，非今非古，何滅何生。故《太上經》云：寂寥，獨立不改，周行不殆。此之謂也。妙達此源竟無差舛，心等於道，道能於心，卽道是心，卽心是道，心之與道，一性而然，無然無不然，故妙矣。在有不滯於有，而不乖於無；在無不滯於無，而不乖於有。無所不在，無所不通，融神去會，眞常之性契矣。所謂通心達觀，極乎無極者矣。衆生沉淪苦海，莫不因心而然。滅妄歸眞，自然之源妙矣。一者生氤氳也，氤氳生於兩半。

夫攝心住一，名爲安定。灰心忘一，名爲滅定。悟心眞一，名爲泰定。身騰羽化，名曰仙人。形等眞神，名曰眞人。體同於性，名曰聖人。心鏡明慧，名曰悟仙之人。心達眞神，名曰悟眞之人。心合眞性，名曰悟聖之人。然三定四等之心，能階至道。四等心者，爲麤細微妙也。是以澄修之人，極麤而至細，極細而至微，極微而至妙，極妙而道矣。然愚癡狂躁，謂之麤。清柔純素，謂之細。神融虛寂，謂之微。至奧眞源，謂之妙。澄心內照，觀想皆空，麤惑普消，謂之達麤。細妄盡滅，謂之達細。曉了神微，謂之達微。悟道妙通，謂之達妙。又夫結氣色身，謂之麤。游氣通息，謂之細。神智鑒用，謂之微。正性眞常，謂之妙。修爲納養，夫損普消，謂之達麤。和氣流通，謂之達細。形神同等，謂之達微。形性泯然，謂之達妙。是知色身爲麤，游氣爲細，神智皆微，正性常妙。夫妙者何爲哉，對麤而說故也。衆生滯麤，所以令修於妙其於道也。奚妙之乎。於道以爲言則無妙無不妙，對物以爲言則有妙有不妙，於道以爲言則無修無不修，對物以爲言則有修有不修矣。以因神達性，不神而神。因麤棄妙，非妙而妙。然灰心滅智而坐虛妄者，寂滅法也。融神育氣而坐兼忘者，長生法也。生而後滅者，謂之寂滅。滅而後生，謂之眞生。能達滅後之生，則泯眞空妙有矣。然迷而三界是三清，事則易知，理難達者也。夫不爲空有可欲之所亂，常融心湛然之地者，其至人蘊奧之心乎。然所猿猱猖狩不可卒而禁制者，其猶衆生狂愚乎。夫息亂以靜，守靜以常，動而能澄，靜而能照，則緣智緣性而虛妄，眞智眞性而曉了者，此乃至悟之士也。夫安其和，寡其欲，守其樸，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無聽之以氣，而付之以性，於事全而能忘，於理忘而能全者，此則兼通之士也。夫尋文視聽而知於性者，假矣。澄虛內照而合於性者，眞焉。能遣假而通眞，則假亦眞矣。

又《三論元旨・眞源章第三》

夫心者，衆邪之主，亦爲衆妙之門。然性神識之源深，莫不因心而照達。夫蠢爾蒼生，名爲愚識，罔知禮法，名爲淺識；辯慮聰明，名爲智識；恬柔素樸，名爲淳識；澄心虛寂，名爲靜識；灰心滅智，名爲忘識；內鑒分明，名爲慧識；曉達神眞，名爲微識；洞達性海，名爲妙識。嗟乎，時人滯麤識者衆焉，達神微者尠矣。夫達神者非無於識，雖識而通。滯識者非無於神，雖神而隔。達神微者，則神之與識，體用雙明。滯麤識者，偏見於識，不會於神矣。又欲會神通性者，先修攝念觀，次修忘心觀，則灰心滅智，諸境寂然，外聽無聲，內視非色，於無色之際，豁然微悟，神靈虛融，此則神理矣。融神虛泯，杳會無涯，坦然浩蕩，而玄通妙性，眞宗而達矣。是知以識照識，極識而通神；以神照神，極神而通性。通性則性

自見性，通神亦神自見神。然神自見神，性自見性者，此則眞見也。以識見神，以神見性者，此乃妄見也。然達得定心，猶不墮於惡道，而況神通合性者乎。蓋神微性妙，性雖有靈，本體湛然而無妄。衆生滯識不通者，名爲妄心曉達神源，不捨妄而眞也。然性之爲體，在空同空而非空，在色同色而非色，而能備空色，常寂常通，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

一未入三界，二入無色界，三入色界，四入慾界，五入惡道。

夫妙藥可以養和，坐忘而能照性，養和而形不死，達性而妄不生。然不死不生，則形變通神，羽化眞仙之道也。故《上清》、《大清》、《眞誥》等經，皆云金丹妙藥，鍊氣通神，可以輕舉仙騰，登眞合聖者也。是知妄想除而爲悟道之要，神氣泰亦爲不死之樞。妄不除而稱修道者，猶執轡以求明，鍊想寂而通神眞者，若鑽木而興焰矣。夫精思坐忘，通神悟性者，此則修神之法也。導引形軀，吐納元和者，此則修身之法也。然修神而不修炁者，滅度之法也。修炁而不修神者，延年之法也。神炁兼而通修者，學仙之法也。夫修神以鍊心爲首，納炁以導引爲先，導引暢於太和，鍊心通於衆妙，足使神融虛白，炁逸清全，變神炁而流通，亦何眞而不備。故夫上士修道，則塵勞普釋，曉了眞源，正習圓融，含融養妙，全和而命續，猶爲薪而火傳。久視長生，乃昇霓於仙景，從仙入眞，從眞合聖，聖則流通之妙也。此乃不捨有爲之軀，而達無爲之性也。中士修眞，心源曉達，身相同凡，滅棄漏軀，万之聖境，此乃捨有爲之形，達無爲之性矣。上士形神俱達，永妙眞源。中士神達身沉，然須滅度下士神形未達，可以隨業遷因。道常一相自然，物有萬端之別。道能生於物，即物而非道眞。然以道觀之，則萬物萬法洞通於一道。以物觀之，則萬物萬法各執於一途。物雖差而道不差，法雖異而道不異，有爲滅而道不滅，空色斷而道不斷。實相湛然而然，虛通一切自在者，即大通之道也。然夫道者，乃萬法之根源。妙達眞常，則返本還元之謂矣。道之於衆生，猶帝之於黎庶，登帝位者，萬法歸焉。達妙道者，萬法而亦見矣。故《本際經》云：具一切智，成無上道之謂也。

袁孝政《劉子注》卷一《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靜無勞汝形　間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機。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機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言清矣。

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瞻彼不闚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闚，空也，止也。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韓娥善歌，欲之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韓娥乃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爲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

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塞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雪孤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鵠是奸黠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簡也。

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萎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

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原題長生陰真人注《紫元君授道傳心法》 夫授道先授心，心真道不二，心僞道不真。志當心中氣，氣從心中生，乃成心中至，付道在師心。領道心如是，兩心合一心，心元都不二。奉師先奉心，獻師先獻至，口若負師言，空言心不至。奉行先觀心，心虛行不至，自誤誤自心，師心看誤意。言發自無心，怨師心不至。學道先鍊心，自心猶不真，師心豈無二。口授道說東，心元向西去，誰人自誰身，道心元不異。一心行誰心，萬處亦如是，授學如浮

雲，浮雲無定止，終日妄區區，不離生死地。傳道須在心，心口言不二，願善自守心。道門自歸至，若自心悠悠，誰心肯依至。如人使三師，師多鬼競起真師豈出門，僞師亂家鬼，從此煩人心，夫卻道中事。愚人誰智心，凡眼惑智眼，真人教門深，道來亦不遠。授教先授心，道士心莫散，千說萬過言，真道有一門，一門象三才，三才出三丹，三丹自三皇，三皇自混沌，混沌生天地，天地列四極，四極生造化，造化生萬象，萬象生萬物，萬物生一門，一門在一心。夫學道之士，知我仙教上宗，萬無一人。賢者卽會，愚者卽非，其道欲教授爲人，師與賢者說，莫與愚者施。以說卽見非，非猶師之過矣！我從立天地之始，其法不二，只在混沌氣爲元。凡俗之人，妄求外法，失我道元，致人之有死者，世世不知，有萬億數也，蓋爲失卻道根。今以切論心源，流行後代，在心如丹用曾，曾爲液使，調膠最能，白雪相伏，感氣成龍，雲騰一變，七反猶曾，使我五藏，化如風氣，堅骨壯志，皮肉通靈，明徹如鏡，詞頌不違，藥在西東，南北必伏，日月昇騰，成而在手，失而在心。師我父母，夫妻得朋，不越四象，設氣相凌，撫我卽在，叛我卽沈，合我道機，與我心同。修文文訖，天降雲龍，世而不絕，學士用心，真言教心，心真道正，虔誠修真，三丹歸命，九轉玄門，神符靈聖，天一得之，結繩爲證，莫不因心，要術無病，元始教心，三才終定，稽首言歸，知心知命。繫以龍虎歌曰：四者混沌，五行之祖，〇一曰曾，曾爲使，使爲氣，氣爲筋，二曰陰中陽，陽爲日之魂，魂爲日之精，精爲陽，陽爲父，父爲胞衣，三曰從白液化爲堅冰，堅冰是陰中陽，陽爲骨，骨憑氣而生白液，白液爲髓名，四曰水銀，水銀爲肉之氣，氣爲血，血化毛髮，毛髮憑皮膚爲玄郭，而成質，可知三個月成形，十個月生餘，兩個月沐浴，合一年，終棄天成象，遞用五行而輪轉，得名天地至寶，如人受天地正氣，亦爲至人，我大道仙人藥寶，不同在世有價之寶，只如世間所用金銀，珊瑚，碼碯，眞珠之類，並量其功價，以貴賤論之，唯有我仙丹，象日月之光明徹，此則法天象地之寶，令人服之，可得長生，天地齊畢，皆是憑自然混沌之氣而成道焉！其混沌之氣，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沈如碧潭之色，卽是自然之道也。仙士勿令錯用意，妄將變黃白藥錯服食，如道士得我自然之道，四氣混沌至藥，但服食一千日，則知神化路不遠矣！如四氣不足，卽爲神化無憑，亦象至人，日月不足，豈爲至人？乃知至人合天地文理爲聖，世人以時物文理爲哲，哲者自爲聖人乎！乃自明其道，秉世間機運動，以功成法爲！量其作事，根性遠近，時平盡化爲灰燼，唯我三清寶神化藥寶，然得保命長生，天地齊畢，其道不合傳之，如傳在得人行之，緣道本無形，以五行氣相侵爲根，人本無至，以心爲至，如心惡卽言凶，言凶卽行疏，行疏道不成，所以三品之丹，付賢不付愚，愚者心暗於世，終日覽仙方書訣而念之，元不得其道性，性由心也，休糧服氣，導引修行，忘滋穀神，存魂安魄，凝神定思，一法已上，並是道之空門，實非長生之理，九鼎之丹，用四時火氣，張設文武，不絕候而晚成，大器希聲，寶貴難貨，至人難識也。鉛爲匡郭，周遭祐助，青瑞爲使，能調風雨。〇曾青能爲一切金丹使，使爲氣，氣爲筋，筋成大力焉！夫藥不至者，蓋猶曾青之力爲使，如人不食卽無力，食象氣，氣象使，使象食，無食力，乃事不勝矣！夫功皆從力而生成大壯矣！藥無力，卽無靈而安身，白液金花，冰生龍虎。〇龍虎本從虛無氣中相承變，法天道感化，而運得四時天地成象之器，然各稟發生，猶四時薰蒸，各有所歸，生死始啓，道本元者，得名龍虎，龍虎緣陰陽二性，和合相吞伏之氣，所知從虛無氣中生有爲之質，然修善去惡，卽成之。三一昇騰，必定規矩。〇三一者，准上三丹，各有歸魂守一之法，論至藥門中，四氣筋骨，血肉相承之法，不失纖毫，勿令失其陰陽時候，每司初發火，從一日數九九之法，此三一法，並是內三一之法，用十二個月火候，管十二時，配十二位，行九宮，象八卦，合五行。黃帝於皇人處，請問三一之門，因此流傳口訣授之，如世世仙士付之，亦勿令載於書，方訣上以口付之，若不依此三一規矩，縱解萬般小法，能變黃白救世，財寶如積山亦未免身死矣，終不是保命之法，學而知之者善，赫然還丹，日月光顯，星辰透明，雲中見路。〇其還丹成，赫然分明，亦如木中有火，火雖不露其色，如青中帶赤氣，服之一千日化肉質，換骨通靈，安神定魄，反老成少，感天神助之，通於神明，不得輒妄泄露，卻如未得道之日，可以成道矣！雖未滿陰功之間，且得度世不死矣！可知大道無跡，不失其根本，人不失其父母之遺體，除此二，萬般妄制伏水銀成黃白，不得爲眞道之門也。訣中思深，會者有數，百歲之間，生死不住。仙士傳之，遞相保護，哀哉流言，更無別故。〇訣中說至藥，教人長生之門，至藥與世寶別，仙人藥寶，千鍊萬化，全其舊體，令人服食，可知神得長生之路，所以我惜時貴命輕財，愚者卽時貴世有之財寶，救一朝一夕，妻妾榮華，行屍走鬼，輕命棄時，自取滅亡，百歲之間，死者不知其數，元君所以哀哉，世人流行，藥中妙道，已化眞人，勿

令妄運動，各令四人歸業，守道安貧，共成寶命之藥　亦名酉二八，二八成一斤之數，白液白雪是也　白雪堅冰是也，所以言將酉二八酉，合入二性，同於丹砂，勿令常人知之　以火候一數九，九九午之位也。然三一中云：三日一候，三三如九，九數足，其帶紫黑色者，元君讚之　惜於後世仙士，所論歌訣，願明於師，勿令心二者，可以長生備矣！可知天本無親，以心爲親，天本無私，以心爲私，天本無災，以人爲災，災由人興，非天與人。學士不稟於師，子莫逆於父母，即天道長久矣！　即人師傳備矣！　所以論至事不二，至藥無雙，天人合道，明然可增其福，大不雜矣　若骨多則肉不勝，肉多即骨不勝，骨肉俱由筋，可壯其力，力猶曾也，如無力即如有袋不盛物，豈能立焉？無嬰兒不戀母，嬰兒失母，即如藥無筋，爲藥由主力也，無力自無神化之功　如會者，一言見三般支條，不會者，即經歷千書萬訣，不離爲愚人。好先求黃白，不尋讀仙書，究其至寶者，多好黃白，未見一兩，不覺身亡　賢者好其至藥，雖未見藥之玄門，且積善。如然　神無愛利之心，守道安貧，天必不罰矣！善慶從人，師自感其至，且從犧軒之前，後累求仙矣！　陽氣數極一百八，陰氣相凝自相結，赫然紫色成還丹，服餌長生不可說。升砂一味更無別，子母相生無休歇。世人不知貴財寶，悟者爲之大還訣，有訣不彰，有序不述，得之感之，可傳可說。一名土之父，二名水之母，三名號黃芽，四爲七十二石。晶如無藥，不成黃芽，天生物，子母相泊沒，子母不相拋，母向子中出，玄之又玄在眼前，陰中有陽道自全，陰陽不離得和合，鍊之服之得神仙。一名準中成，二號大道名，採續不斷；添之自靈。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數盡陰陽數，得之終不言。甲子下火當旬候，旬候得子母，仍舊旬候，數足自周旋，從此堪爲兩分首。一名真源秋石，二名大道精魄，還丹採之，含宜離慶，是慶仙客。日月非我形，陰陽自成質，乾坤造化中，六合皆歸一，壇竈爲宮，漊之又漊，一旬方一候，一沐又還漊，數足自靈聖，乾坤處處通。○右壇竈爲宮等句，吾神室也

無能子《無能子》卷中《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　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酣於亂政　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嚮隨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讜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悌，仕必忠信　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　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　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　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孑孑然挈忠信而叫讜於羣佞之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僭矣　大夫不能從　今胡悲耶　豈爵祿是思，國壞是念耶　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　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尪弱之，尪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亂，大夫之惑亦甚矣　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蹻音腳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　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　而大夫離眞以襲妄，恃己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　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　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　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　得其所分又悲而撓之者，失節也　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又卷下《答華陽子問第二》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仁　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　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忽所知，如何其可也　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　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兒聾者臨穽而教之前也　夫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　故至寶合乎知常，至公近乎無爲，以其本無欲而無私也　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　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　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　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己，故不爲天子　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　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　子能達此，雖門雞走狗於屠肆之中，掌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況仕乎

又《答愚中子問第三》 無能子心安愚中子病心，祈藥於無能子。無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閒矣，無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眞，而神光不昧者也。

又《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游，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壖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壖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頒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沈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姤，泝瀑而怒，意撓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鬻鬻一也。吾鬻鬻而游，彼魚足而鱗，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壖游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又《鴆說第五》 鴆與蛇相遇，鴆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鴆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嫉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後其身也，後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又《答魯問第六二篇》 無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無能子。無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無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嘗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縗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繁，文繁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追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無能子曰：汝之憂，汝之悲，自形乎心，曰：自心曰：心可睹乎，曰：不可睹，無能子曰：不可睹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睹，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耶，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蘗，豈釀器乎。

又《紀見第八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篾膏而溺其手足者，烈篾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無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愛術於師，術能御火之熱然而訣曰，視篾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槁也，既忘枯槁手足，然後術從之，悸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無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篾，況上德乎。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將家凶則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弭自罰人者，垂夫毛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耶，謚梟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耶，謚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錄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叢翳間，就而歎曰：壯男子也，貌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節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禮，使人習之至於今，而薄醪周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濁而下者曰地，燭暮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

風雲雨露，煙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沿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曰，今亦沿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捨，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論內觀》 呂曰：所謂內觀之理，可得聞乎？鍾曰：內觀坐忘存想之法，先賢後聖，有取而有不取者。慮其心猿意馬，無所停留，恐因物而喪志，而無中立象，使耳不聞而目不見，心不狂而意不亂，存想事物而內觀坐忘，不可無矣。奈何少學無知之徒，不知交合之時，又不曉行持之法，必望存想而決要成功。意內成丹，想中取藥，鼻搖口咽，望有形之日月，無爲之天地，留止腹中，可謂兒戲。所以達士奇人而於坐忘存想一旦毀之，乃曰夢裏得財，安能濟用。畫地爲餅，豈可充飢。空中又空，如鏡花水月，終難成事。然而有可取者，蓋以易動者，片心難伏者，一意好日良時，可採可取也。雖知清靜之地，奈何心爲事役，志以情移，時比電光，寸陰可惜，毫末有差而天地懸隔，積年累月而不見功，其失在心亂而意狂者也。善視者，志在丹青之美而不見泰華；善聽者，志在絲竹之音而不聞雷霆。耳目之用小矣，尚以如此，況一心之縱橫六合而無不該，得時用法之際，能不以存想內觀而致之乎？呂曰：所謂存想內觀，大略如何？鍾曰：如陽升也，多想爲男，爲龍，爲火，爲天，爲雲，爲鶴，爲日，爲馬，爲煙，爲震，爲車，爲駕，爲花，爲氣。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如是以應陽升之象也。如陰降也，多想爲女，爲虎，爲水，爲地，爲雨，爲龜，爲月，爲牛，爲泉，爲泥，爲船，爲葉。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如是以應陰降之象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既有此名，須有此象。五嶽九州，四海三島，金男玉女，河車重樓，呼名比類，不可具述。皆以無中立象，以定神識。未得魚則筌不可失矣，未獲兔則蹄不可無矣。後車將動，必履前車之迹。大器已成，必爲後器之模。則內觀之法，行持不可闕矣。亦不可執之於悠久，絕之於斯須，皆不可也。若以絕念無想，是爲眞念；眞念是爲眞空。眞空一境，乃朝眞遷化而出昏衢超脫之漸也。開基創始，指日進功，則存想可用。況當爲道日損，以入希夷之域，法自減省，全在內觀者矣。呂曰：若以龍虎交媾而匹配陰陽，其想也何似？鍾曰：初以交合配陰陽而定坎離。其想也，九皇眞人引一朱衣小兒上升，九皇眞母引一皂衣小女下降，相見於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接引，如人間夫婦之禮，盡時歡悅。女子下降，兒子上升，如人間分離之事。既畢，黃嫗抱一物，形若朱橘，下拋入黃屋，以金器盛留，然此兒者，是乾索於坤，其陽復還本位，以陽負陰而會本鄉。是此女者，是坤索於乾，其陰復還本位，以陰抱陽而會本鄉，是曰坎離相交而匹配陰陽者也。若以炎炎火中，見一黑虎而上升，滔滔浪裏，見一赤龍而下降。二獸相逢，交戰在樓閣之前。朱門大啓，淳淳煙焰之中，有王者指顧於大火焚天，而上有萬丈波濤，火起復落，煙焰滿於天地，龍虎一盤一遶而入一金器之中，下入黃屋之間，似置在籠櫃之中。若此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之想也。呂曰：匹配陰陽而龍虎交媾，內觀存想既已知之矣。所謂進火燒煉丹藥者，所想如何？鍾曰：其想也，一器如鼎如釜，或黃或黑，形如車輪。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傍有二臣，衣紫袍躬身執圭而立。次有僕吏之類，執薪然火於器。次有一朱衣王者，乘赤馬駕火雲，自空而來，舉鞭指呼，唯恐火小。焰發炎炎亘空，撞天欲出。天關不開，煙焰復下，周圍四面，人物器釜，王者大臣，盡在紅焰之中，互相指呼，爭要進火。器中之水，無氣而似凝結，水中之珠，無暗而似光彩，若此進火燒丹藥之想也。呂曰：內觀存想，止於採藥進火而有邪？逐決逐事而有邪？鍾曰：雲雷下降，煙焰上起，或而天雨奇花，祥風瑞氣起於殿庭之下，或而仙娥玉女乘彩鳳祥鸞自青霄而來，金盤中捧玉露霞漿而下，獻於王者。若此，乃金液還丹而既濟之想也。若以龍虎曳車於火中，上衝三關，三關各有兵吏，不計幾何，器仗戈甲，恐懼於人，先以龍虎撞之不開，次以大火燒之方啓，以至崑崙不住，及到天池方止。或而三鶴冲三天，或而雙蝶入三宮，或而五彩雲中捧朱衣小兒而過天門，或而金車玉輅載王者而超三界。若此，肘後飛金精而大河車之想也。及夫朱衣使者乘車循行，自冀州入兗州，自兗州入青州，自青州入徐州，自徐州入揚州，自揚州入荆州，自荆州入梁州，自梁州入雍州，自雍州復還冀州，東西南北，畢於豫州，停留而後循行。所得之物，金玉；所幹之事，凝滯。一吏傳命而九州通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或而遊五嶽自北沼爲始，或而泛五湖自北沼爲始，或而天符勅五帝，或而王命詔五侯。若此，還丹之想也。及夫珠玉散擲於地，或而雨露濟澤於物，或而海潮而滿百川，或而陽生而發萬葉，或而火發以遍天地，或而烟

霧而充宇宙　若此，鍊形之想也　及天或如鶴之翻翼，或如龍之出宮，或如五帝朝天，或如五色雲起，或如跨丹鳳而沖碧落，或如夢寐中而上天衢，或如天花亂墜，仙樂嘈雜，而金光繚繞以入宮殿繁華之處　若此，皆朝元之想也　朝元之後，不復存想，方號內觀　呂曰：內觀玄理不比前法，可得聞乎？　鍾曰：古今修道之士，不達天機，始也不解，依法行持，欲以速求超脫　多入少出而爲胎息，冥心閉目以行內觀，止於定中以出陰神，乃作清靈之鬼，非爲純陽之仙　眞仙上聖，所以採藥進火，抽鉛添汞，還丹鍊形，朝元合炁，苦語詳言而深說，惟恐世人不悟，而於內觀未甚留意　殊不知內觀之法，乃陰陽變換之法，仙凡改易之時，奉道之士勿得輕示而小用之矣　且以前項之事，交會有時日，行持有法則，凡所謹節信心，依時行法，不差毫末，而指日見功若此內觀，一無時日，二無法則，所居深靜之室，晝夜端拱，識認陽神，趕逐陰鬼　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故於內觀，誠爲難事　始也自上而下，紫河車搬入天宮，天宮富貴孰不欽羨，或往或來，繁華奢侈，人所不得見者，悉皆有之　奉道之士平日清淨而守於灑灑，寂寞既已久矣，功到數足，輒受快樂　樓臺珠翠，女樂笙簧，珍羞異饌，異草奇花，景物風光，觸目如畫　彼人不悟，將謂寔到天宮，不知自身內院，認作眞境，因循而不出入　乃曰因在昏衢而留形住世，不得脫質以爲神仙，未到天宮方在內觀　陰鬼外魔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以爲魔軍　奉道之人因而狂蕩而入於邪中，或而失身於外道，終不能成仙　蓋以三尸七魄，唯願人死而自身快樂；九蟲六賊，苦以人安則存留無處

又《鍾呂傳道集・論魔難》　呂曰：內觀以聚陽神，鍊神以超內院，上躡以出天門，直超而入聖品　既出既入而來往無差，或來或往而遠近不錯　欲住世則神與形合，欲升仙則遠遊蓬島　若此，功滿三千而自內觀以得超脫，不知陰鬼邪魔如何制，使奉道之人不得升神仙者也？　鍾曰：奉道之士始有信心，以恩愛利名，一切塵勞之事，不可變其大志；次發苦志以勤勞寂寞，一切清虛之境，不可改其初心　苦志必欲了於大成，止於中成而已，必欲了於中成，止於小成而已，又況不識大道，難曉天機，所習小法而多好異端，歲月蹉跎，不見其功，晚年衰老，復入輪回　致使後來好道之士，以長生爲妄說，超脫爲虛言，往往聞道而不信，心縱信之而無苦志，對境生心，以物喪志，終不能出於十魔九難之中矣　呂曰：所謂九難者何也？　鍾曰：大藥未成而難當寒暑，於一年之內，四季更衣；眞氣未生而尚有飢渴，於一日之間，三飡要食　奉道之士所患者，衣食逼迫，一難也　及夫宿緣業重，流於今世填還　忙裏偷閑，猶爲尊長約束　於尊親曰不忍逃離，一向清閑，而難爲得暇　奉道之士所患者，尊長邀攔，此二難也　及夫愛者妻兒，惜者父母，恩愛牽纏，三難也　及夫富兼萬戶，貴極三公，妄心不肯暫休，貪者惟憂不足　奉道之士所患者，名利縈絆，四難也　及夫少年不肯修持，一以氣弱成病，頑心絕無省悟　一以陰報成災，見世一身受苦，而與後人爲誡　奉道之士所患者，災禍橫生，五難也　及夫人以生死事大，急於求師之人不擇眞僞　或師於辨辭利口，或師於道貌古顏　始也自謂得遇神仙，終久方知好利之輩　奉道之士所患者，盲師約束，六難也　及夫盲師狂友妄指傍門，尋枝摘葉而終無契合，小法異端而互相指訣　殊不知日月不出，出則大明，使有目者皆見　雷霆不震，震則大驚，使有耳者皆聞　彼以螢火之光，井蛙之語，焚焚唧唧，而豈有合同　奉道之士所患者，議論差別，七難也　及夫朝爲而夕改，坐作而立忘　悅於須臾而厭爲持久，始於憂勤而終於懈怠　奉道之士所患者，志意懈怠，八難也　及夫身中失年，年中失月，月中失日，日中失時　少將名利不忘於心，老而兒孫嘗在於意　年光有限，勿謂今年已過，以待明年　人事無涯，勿謂今日已過，以待明日　今日尚不保明日，老年爭卻得少年　奉道之士所患者，歲月蹉跎，九難也　免此九難方可奉道，九難之中或有一二不可行持，但以徒勞而不能成功者也　呂曰：九難既已知矣，所謂十魔者可得聞乎？　鍾曰：所謂十魔者，凡有三等：一曰身外見在，二曰夢寐，三曰內觀　如滿目花芳，滿耳笙簧，舌於甘味，鼻好異香，情思舒蕩，意氣洋洋，如見不得認，是六賊魔也　如瓊樓寶閣，畫棟雕梁，珠簾綉幕，惠帳蘭房，珊瑚遍地，金玉滿堂，如見不得認，是富魔也　如金鞍寶馬，重蓋昂昂，侯封萬戶，使節旌幢，滿門青紫，靴笏盈牀，如見不得認，是貴魔也　如輕煙蕩漾，暖日舒長，暴風大雨，富震電光，笙簧嘹喨，哭泣悲傷，如見不得認，是六情魔也　如親戚患難，眷屬災傷，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妾分張，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也　如失身火鏡，墮落高岡，惡蟲爲害，毒藥所傷，路逢兇黨，犯法身亡，如見不得認，是患難魔也　如十地當陽，三清玉皇，四神七曜，五嶽八王，威儀節制，往復翱翔，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也　如

雲屯士馬，兵刃如雷，戈矛鬥舉，弓箭齊張，爭來殺害，驍捷難當，如是不得認，是刀兵魔也。如仙娥玉女，羅列成行，笙簧嘹喨，齊舉霓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觴，如見不得認，是女樂魔也。如幾多姝麗，艷質濃粧，蘭臺夜飲，玉體輕裳，殫人騎態，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也。是此十魔難，有不認者是也，既認則著，既著則執，所以不成道者，良以此也。若以奉道之人，身外見在不認不執，則心不退而志不移，夢寐之間不認不著，則神不迷而魂不散，內觀之時若見如是，當審其虛實，辨其眞僞，可隨波逐浪，認賊爲子，急起三昧眞火以焚身，一揮羣魔自散，用紫河車搬運自己之陽神，超內院而返天宮，然後以求超脫。今古好道之流，有清淨之心，對境改志，往往難逃於十魔九難，空有好道之虛名，終不見得道之實迹。或而出離塵勞，幽居絕迹而志在玄門，於九難不能盡除，在十魔或著一二，非不得道也，而於道中或得中成，或得小成，而於仙中或爲人仙，或爲地仙。若以盡除魔難，序證驗而節節升遷，以內觀合就陽神，指日而歸三島。

《六根歸道篇》　寧根固蒂，知常守靜，則眞元得以滋益，致虛養恬，息機洗慮，則大道得以延蔓。是以古之守道，軒冕不顧其榮，方丈不欣以美，卓絕乎世慮，優游乎玄情，則何道不養，何玄不立。奈何後世之人，多懷中士之節，兩有存亡之念，一則好生而不務以養生，一則惡死而不思以避死。是以憂危之患不日而來，非測之變不時而起，雖有攝修之心，而無攝修之志，雖有超騰之念，而無超騰之望。斯與碌碌塵士之輩，又何異哉。故乃今世學道者衆，成道者寡矣。吾既有念視虔誠，當振言以告之，貴精白成用，而罔半塗之廢矣。

經曰：夫欲守道，先須守心。謂心可以動，可以靜，可以生，可以死，其難測也。有一猿而奔邪峽，其難防也。有五賊而盜眞宰，若不守之於道，遠矣。《冲虛經》曰：心屬玄主，大道俱與。則守道者，是宜乎以此爲先也。心得其守，則意無亂，御而必歸我之使耳。心意主乎內外，又不可以失，是宜端形慤容，節躬斂己，動止以禮，而入乎君子之域。進退有度，而不外賢人之界，則怠傲慢而不欺我之身矣。如其不然，則仲尼何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行令者尚此，況養道乎。是先守心，然後守身也。心正乎內，身正乎外，則視又不可有非焉。是宜却以紛華，愼以聲色。五色得正，而邪者不干吾之目。五聲得其節，而淫者不干吾之耳。於是紅紫不能以奪朱，鄭衛不能以亂雅，則耳目必得其養，而無誘其眞矣。如其不然，則伯夷何以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伯夷清人尚此，況養道乎。是耳目亦宜一守也。既視聽得其守，其於臭甘也，又不可不愼焉。是以芬芯之馨，不可以養吾之性。飲食之非，亦可以資吾之腹。五味之來也，守其無味。五聲之來也，得其無聲。寥寥以淡，杳杳以寂，於是鼻舌不爲我之患矣。是臭甘又可爲其一守也。如其不然，則昔人云何謂居臭則壞眞，處甘則敗素。世俗常流尚此，況養道乎。則鼻舌又不可縱焉。凡此不紊，各得其守，則六根悉淨，而大道存焉。內則不爲形役，外則不爲事觸，則坦坦乎玄陽之上，逍遙乎妙舍之中，煩惱不干乎三界，思慮不撓乎萬神，丹可以九轉而不差，眞可以七寶而不亂，涉無爲而到彼岸，度有功而入煙霞。則六根淨道又不細矣，在乎人守之如何爾。

周固樸《大道論・心行章》　夫心有四，所謂迷心、悟心、修心、證心。迷心有十，迷事、迷理、迷教、迷境、迷氣、迷身、迷神、迷仙、迷眞、迷聖也。迷事者，謂於一切有爲之事若善若惡，俱不能分別了達，而生顚倒滯惑之心，爲無智慧用性而揀擇取捨，致有輪迴生死，不到眞源。《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老子》云：淵乎似萬物之宗。迷理者，所謂於虛極妙體，自然實性上無所聞見，悟修證了等，故云迷理心也。迷教心者，聖人意欲令衆生反俗歸眞，逆而成順，注云道尚無爲，人尚有爲，道本無情無欲，人尚有欲有情。謂不遇明師智友導引開心，啓發指示三乘玉清靈寶洞神之教法也。聖人教法妙義，縱遇不生愛樂，勤求修習，觀詮察理，求出離之心，若存若亡。《老子》云：道法本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言者不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迷境心者有二，迷眞境心，迷妄境心。眞境則大道妙本自然之體性也，被妄隔眞源，塵染斷絕也。上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妄心者，則煩惱六根三業十不善行也，虛妄分別，馳逐有爲也。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昇經》云：積惡者惡氣至，積善者善氣至。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也。迷氣心者，人稟中和之氣，其氣有清有濁，稟清氣者智人，稟濁氣者愚人。《定觀經》云：延數千歲，名曰仙人；鍊形爲氣，名曰眞人；鍊氣成神，名曰神人；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人迷元和正性，而不能養神愛氣也。故《廣義》曰：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逝，無故長存。世人修道，外固其形以寶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契無合道，以至長

生，以形爲陰魄也，以神爲陽魂也。凡人有少陽氣在，不至於死，有少陰氣在，不至於仙。陰氣既滅，即階仙品，仙者純陽也。陽氣滅即爲鬼，鬼（者）陰氣也。經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陽氣內充，守一有德，有德必能有國，有國必能有道，有道必能理化，理化必能安民，民安則國安，國安自然泰平也。經云：愛民理國，能無爲乎。迷身者，不知身中有氣，有神，有識，可鍊仙行得仙果，鍊眞行得眞果，鍊聖行得聖果。《西昇經》云：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衆人皆安其所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又迷身者，身虛萬物，至心之虛，而和氣歸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藏人於人而不見。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知身爲患本，故曰迷身。迷神者，神者陰陽不測，妙用無方，隱顯變通，不可窮極，謂之神。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衆生身內神識精靈，不能鍊神合道，而登聖果。《莊子》云：萬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迷仙者，不修仙行。迷眞者，不修眞行。迷聖者，不修聖行。悟心者，悟道之心也。修心者，修道之心也。證心者，證道之心也。心絕緣慮，意絕妄想，智絕分別。是則眞見無不見，邪見有不見；眞聞無不聞，邪聞有不聞；眞覺無不覺，邪覺有不覺；眞知無不知，邪知有不知。若眞邪雙泯，知覺兩忘，則達乎忘心忘境也。心境俱忘，冥合道矣。《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爲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爲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

又《大道論・觀修章》 觀則觀幻夢之身，修則修道德之行。忘身忘修，自入玄通之境。繫形繫行，淪乎死生之源。觀者，智也。以智觀理，理智冥合，自契中道。《本際經》云：只一切智，成無上道。以目視物謂之觀，以神懸鑒謂之觀，外祛萬象，內息衆緣，心修衆行謂之觀。修方入妙無，漸階聖行，修習之蹊徑也。《業報經》云：衆苦所惱，常爲有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除。太上曰：妄想顚倒皆從心起，淪生分別，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以此流浪，淪乎生死。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既知虛假，妄想漸除，妄想既除，內外清靜。自悟其道，謂之忘身，既忘其身，幻累自滅。《莊子》曰：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達人之忘身也。從凡至聖，莫越見、修、成、利四法也。見有二，一爲值遇善友，與講眞經，或自覽經教法進趣。二見者內見玄微，徐清徐靜，以至妙極。修者有三，一小乘，二中乘，三大乘。成者有三，仙果，眞果，聖果。利者有三，即三果之人各各演教，誘導羣品，利物濟時也。此四法出於無等等之法，入乎無等等之法，爲利濟故有四。混歸妙體，唯一其一，非正觀，無以修證。

張宇初輯《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録》卷一《心説》 夫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並生，爲神明之主宰。或曰眞君，以其帥長於一體也。或曰眞常，以其越古今而不壞也。或曰眞如，以其寂然而不動也。用之則彌滿六虛，廢之則莫知其所。其大無外，則宇宙在其間，而與太虛同體矣。其小無內，則入秋毫之末，而不可以象求矣。此所謂我之本心，而空劫以前本來之自己也。然則果何物哉？杳兮冥，恍兮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強名曰道，強名曰神，強名曰心，如此而已。由是觀之，豈不大乎，豈不貴乎。然而輪迴於三界，出入於生死，而不能自已者，何也？蓋一念萌動於內，六識流轉於外，不超乎善而超乎惡，故有天堂地獄因果之報，六道輪迴無有出期。可不痛哉，可不悲哉。若夫達人則不然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一眞澄湛，萬禍消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所謂常者，越古今而不壞者是也。所謂妄者，一念纔起者是也。《莊子》曰：既以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在《易》也，其爲大人乎。自玆以往，愼言語，節飲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虛無恬惔，寂寞無爲，收視返聽，和光同塵。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譬如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行住坐卧，勿使須臾離也。無何有之鄉，華胥氏之國，吾其遊焉。

王惟一《道法心傳・萬法歸心圖》 夫心者，一身之主，萬法之根其大無內，其小無外。大則包羅天地，小則隱在毫芒。修之則作佛成仙，縱之則披毛帶角。存之於內則爲性，施之於外則爲情。千變萬化，無有定時。

心

萬法從心起
萬法從心滅
曉得起滅處
生死事方決

故聖人教之修心，即修道也。教之修道，即修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虛靜大師曰：一念萌動於內，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則趨乎惡，故有天堂地獄因果之報。《大道歌》云：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眞精損筋骨。三茅眞君曰：靈臺皎潔似冰壺，只許元神裏面居，若向個中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保一眞人曰：法有出於同門者，其訣同，用之輒不靈者，誠不至也。誠之不至，則自信不及，則疑二之心生，中無所主矣。中既無主，何以感通？故曰：法法皆心法，心通法亦通。余《明道》云：人間萬事從心出，心知無形何處尋？一念未生前會得，那時方始見其心。

李元卓《莊列十論・顏回坐忘論第四》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物我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亳之益，亦安知一亳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末，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眞，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眞而此僞乎，道無眞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又《莊列十論・季咸相壺子論第五》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深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毋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

體，空明妙湛，總攝萬有，動之以變而不窮，揮之以火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濕，燎之以火而不焚，以是故爾　聖人之心，未嘗以死，受之而不悅，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彼皆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奈以是虛爾　莊周方論遷帝王，而言此者　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　一將出其宗，儻儻然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　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五　取將坎内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　○註曰：離卦☲外陽内陰，坎卦☵外陰内陽　以内陽點内陰，即成乾☰也　譬如金丹是至陽之氣號爲陽丹，結在北海之中，即來點已陰汞，即爲純乾化陽之軀，然後運火抽添進退，俱由在我心運用也　或者以圭丹爲坎中之畫，此乃後天地生滓質之物，非先天地生之氣也　若以心腎爲坎、離，則天地遠矣　○予野曰：坎中之陽，乾中之陽也　爲乾動而陷爲坤而成坎，乾卻爲離，修鍊之去，當於坎中取其一陽歸爲離位，而復其純陽之體，即作丹之法能事畢矣　○疏曰：潛藏飛躍，乾六爻之象，以喻運火抽添進退之候　如《參同契》四十七章，以乾六爻分行六卦之中，以爲六候之符　圭丹者或吸婦癸、或採女花、或取童男女之氣，皆後天地滓質之物，人氣雖清，亦是陰類，安能點化純陰之軀爲純陽之仙哉　又自以爲以人補人爲同類，是不知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基吾其體，其生身受氣之初，豈在於兩腎中間及產戶乎　天地巖根，陰陽聖母，乃爲還丹之基，此同類也　不識陽陰及主賓，知他那個是疏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閻浮多少人。○註曰：鍾離曰：四大一身都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　蓋陽精是真一之精，至陽之氣，號曰陽丹也　自己之真氣屬陰，爲一身之主，以養百體，及陽丹自外來，以制己之陰汞，即是陽丹返爲主也，而自己陰汞返爲客也　二物相戀，結爲金砂，自然不飛不走，然後加火鍊成金液還丹也　故陽丹在外謂之疏，己之真氣在内謂之親　反此親疏，以定賓主，即道成矣　迷途之人，不達此理，即行房中御女之術，施閉精氣，謂之鍊陰丹，將欲延年，反增促壽，是猶抱薪以投火者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可不愼乎　○疏曰：賓反爲主，疏反爲親，皆顛倒顛之妙　閉尾閭者，亦以爲黃河逆流顛倒之術，喪生者多矣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内鍊丹訣》卷上《心爲君論》

心者，神之舍也，心者衆妙之理，而宰萬物也　性在乎是，命在乎是　若夫學道之士，先須了得這一個字，其餘皆後段事矣！故爲之傳　張子野人，身披百衲，自成都歸於故山，築室於山青水綠之中，萬物囂然，而怡怡然，若有所得　客傳於市曰：遭貶張平叔，歸於山矣！從游之士，叢然而至，立於庭，且泣且拜曰：先生固無恙乎！　且夫奔涉山川，逾越險阻者，於茲十年，而貌不少衰，形不少疲者，其有術乎？　張子曰：吁！吾與汝言，人之所以憔悴枯槁者，誰使之然？　心也，百事集之，一念未已，一念續之，盡日之中，全無頃暇　宵之寐也，則亦若無心焉，但神不存矣！　吾本無他術，爲能定心，故夫鬼神之所以測度者，吾心之有念耳　心無念，則神之靈不可得而施也　豈神不知吾心，吾亦自不知其爲心，乃定之根本也　弟子曰：然則金丹之士，其靜心乎？　勿靜心乎？　曰：靜之一字，能靜則金丹可坐而致也，但難耳　曰：夫子之言，其誤後學多矣！　張子蹙然而請其旨曰：夫子與人言金丹之道，當使人心中生意，以意爲造化之主，心其能靜乎？　曰：子見偏耳，非吾言之所誤也　君尋其平日用心，爲何而動？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乃吾心之用也　奔役天涯，子無暇也，子用心也　夫斗極之北辰，固未始動，其所以爲動者，拱之星耳　然拱辰之星，固不能動者，斗極爲之樞，而運之衆　性其不動之中，而有所謂動者，丹士之用心也，唯其動之中而存不動者　仁者之用心也，於不動之中，終於不動者，土木之類也　心居於中而兩目屬之，兩腎屬之，三竅屬之，皆未可盡其妙用，其所以爲妙用者，但神服其令，氣服其竅，精從其役，神服其令者　心勿馳於外，則神反藏於内，氣服其竅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盛喜怒而氣逆者，喜怒生乎心也，精從其役者，如男女構形而精蕩，亦心使之然　心清即念清，念清則精止　吁！心惟靜則不外馳，心惟靜則和，心惟靜則清，一言以蔽之曰靜，精氣神始得而用矣！　精氣神之所以爲用者，心靜極則生動也，非平昔之所謂動也，用精氣神於内之動也　精固精氣固氣，神亦可謂性之基也　性則性而基言之，何也？　蓋心靜則神全，神全則性現　又一言以蔽之曰靜，其所以爲靜者，蓋亦有理　順水行舟，溯洄騰拔，欲往海島，不曰勞形，一旦回家，思鄉安靜，急駕歸帆，求風逆返還家，固靜之道　但久違而始復，久失而始尋，一

曰欲靜，其可得乎？當思歸靜之由，然後能靜，既悟昨非，當求今是，非固常爲，是在何處？詩曰：自下金梯墮碧崖，回思閬苑幾花開，向來大道今何在？野草不除荊棘堆

口訣：但於一念妄生之際，思平日心不得靜者，此爲梗耳，急捨之，久久純熟　夫妄念莫大於喜怒，怒裏回思則不怒，喜中知抑則不喜，種種皆然，久而自靜　豈獨坐時然，平是提百萬強兵，但事至則理，退則休，亦可爲靜之本，以此靜心，應事接物，誰云誤事，實自靈耳　故曰以事鍊心，情無他，鏡能察形，不差毫髮，形去而鏡自鏡，蓋事至而應之，事去而心自心也

口訣中口訣：心不留事，一靜可期，此便是覓靜底路　又詩曰：得路欲歸休問遠，看看信步莫煩心，雲收將放金烏見，一點靈光眼內明　心之所以不能靜者，不可純謂之心，蓋神亦役心，心亦役神，二者交相役，而欲念生焉！心求靜，必先制眼，眼者神遊之宅也　神遊於眼，而役於心，故抑之於眼，而使之歸於心，則心靜而神亦靜矣！目不亂視，神返於心，神返於心，乃靜之本

曾慥《道樞》卷一三《內想篇》（涓子得道，以授蘇林，；存三守一，自得於心）　涓子曰：立人之道，其身如桎梏焉，其情如贅疣焉　知其然也，故爲修養之方　彼吐納嘘漱按摩採取云者，皆小道也　古先至人，返老還童，太一含真，蓋有至要焉　吾嘗鍊神養胎而行內想之法而已　安坐於靜室而冥心焉，以左股加右股之上，左右手俱下，虛其身如三足之鼎，於是想其左腎爲日，右腎爲月，日中出白氣，入於精海之內，變而爲赤矣；月中出赤氣，入於精海之內，變而爲白矣　二氣交合，凝結眞氣，而成嬰兒，瑩然如玉，視吾之形惟肖　其始想如卵焉，百骸俱備，以漸而滋長，跪於精海之中，左右手交叉，出入於頂門，離於其身，周游自如，可以逃天地之數矣

又卷三一《九仙篇》（皇人析微，三士頤隱，輿者得轂，裘者振領）　光辯天師葉法善也　曰：修長生者，勿散亂，勿煩怒，勿起着，勿妄想，勿貪愛，勿邪淫，勿放逸，而後可成也　永元眞人羅公遠也　曰：學道者，先叩齒以集其神，而後想其三魂，作眞仙之形，此吾身之福神也　其神不安則患生，其神散亂則死矣　光辯天師曰：水火者，古先聖人之大藥也　不在於外，而在吾身焉　心火也，應於離　腎水也，應於坎　故造金丹者，須憑龍虎水火者也　先之淨其坎戶如水，而後下龍虎焉　於是交之有度，用之有數，下心之火焚之，可以治衆疾，補虛損矣　病之微者，自頂至踵，以腎之水洗之可也　病之大者，自足至踵，以心之火焚之可也　六通國師一行也　曰：患小用水者，不欲犯腎藏也　當守一以謹之，七日則諸疾除矣　患大用火者，火從心發，下入於左右足，上至於左右臂以及首目，九九發之，一息皆周焉，此所謂周天之火也　夫火有四　有曰焚身火者，想從心之下至於關鎖，其光焰焰，滿九九之數，可以去三蟲焉　有曰敵陰火者，想從陰之下而起，徧焚其身，滿三三之數　有曰靈龜火者，三火從其下至於坎戶，分爲二路，左右從其足內至於足指，五路盡出相合，左旋三匝，漸大，至於腰之下，於是敵陰之火引靈龜之火，合而右旋三匝，漸大，至於頂，則九點其首，舉前法者九過　有曰降魔火者，大病將死，則定息而坐，如靈龜之法而左旋，以焚諸魔　永元眞人曰：用火者，心火也　下至左右足，上至於手及其頂，一息之中九過者也　用水者，想二腎之黑氣，如煙直上至於頂門，滿於泥丸，化而爲水以洗之　下至於腎，入於五藏，至於其足　既已，則擧其足以意想復歸於腎　癰疽者則先入大腸，自然轉動矣　光辯天師曰：冥本意在鼻之上，寸絲不掛於心　玄牝之門，諸事俱捨　離其本念，定息不出不入焉　永元眞人曰：玄牝之門者，其鼻與肺合，其出入息宜堅守以定者也　自鼻至於眉，自眉至於頂，復自頂至於眉，自眉至於鼻，自鼻至於眉，自眉至於頂，皆三過　每口爲之九過，滿八十一之數可也　鍊七至七者，何也？　四十有九日必自定矣　伏時不出入　六通國師曰：既有定法，則修想其本藏　冥在於金堂玉闕之中，如吾之形，徧觀既已，然後想開頂門，有黃雲焉，從脾之上而起，向於頂門，撞開其額者　凡一息之內，爲之七過者，三焉　左邊開上，右邊開下，故曰黃雲滿天地矣　永元眞人曰：其黃雲之起而撞也　男子則撞左掩右焉，女子則撞右掩左焉　高想聖身之出也，用手壓其右，使之下焉　女子則壓其左焉　光辯天師曰：一息三七撞，日爲之二十一過，至二旬乃能出黃雲矣　六通國師曰：吾想其靈，冥乘其黃雲而起，開其頂門，坐於雲內，極力歸於頂門　內閉其頂，復入於金堂玉闕，想其出入如此者數過　方離其身，則留黃雲覆其頂門，乘其雲而出　下視其身，修之不懈　至四旬有九日，當有形見　形如水墨者　十旬有八日，自然去住自如　其既開也，開其頂門而入，於身上下俱煖矣　光辯天師曰：可以卧而爲之，其名曰睡法　其去如寐，其來如寤焉　修道必待陽數之興，而勿施泄，令陽氣作用焉　故當一陽之生，則修之於靜

室，諸緣俱捨，而存想其五藏諸神，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所謂恍惚杳冥之中者也。天眞皇人曰：頂上藏太陽者，四十五數足，何謂也？此吞日月華之法歟！平旦日之初出，東向而坐，想其日如車輪，漸漸來至於口，則吞之。凡七十有二嚥，入於膸之下，用河車轉之，拗起入於頂門，如此七旬有二日，之後可以採月華矣。每月八日上弦之後，向月瞑坐，想其月華入口吞之，凡八十有一嚥。二旬有三日，下弦之後乃止。俟其次月上下弦再爲之，八旬有一日卽止。是爲載日挾月者也。吾又有一法焉。於卯之時，東向，想其日如明鏡，漸漸而至，以鼻接之，自玄牝而入，至於其腹，用河車拗起焉。至午之時，西向，想其日如懸鏡，仰首以接鼻於玄牝之中，復以河車拗起焉。日之西也，西向，想其日來至，以鼻接之，入於精海，復以河車拗起，入於頂後。二月八月，至夜則想其月如鏡焉，下入於鼻，至於精海焉。或於日之出，東向存想，以鼻接之而勿搐。恐冷氣。每月爲之四十九過，此九五之數也。以河車拗起而爲枕焉。用日不用月者，不用陰也。永元眞人曰：日者，魂也，屬於陽。故眞仙無影，純陽也。若夫鼻接而不搐者，斯妙矣乎！或不用河車，自入於玄牝，直至頂門，三點首仰之，日爲之四十五過，至四旬有五日，自一陽生至於立春，此陽之數也。光辯天師曰：日，陽也。乃用陰數，八九七十二焉。月，陰也，乃用陽數，九九八十一焉。此法純陽，故用四旬有五日焉。不用河車者，順天道左轉，自玄牝之門，至於頂後矣。六通國師曰：眉之下五輪者，目也。其名則有血輪、氣輪、水輪、金輪、瞳輪之別焉。還在定中而起者，謂息入定中而作也。永元眞人曰：定中運水火於目也。六通國師曰：龍虎太丹有三焉。其一，則以其津液一嚥而爲虎氣，一嚥而爲龍氣，入於精海，上於泥丸，下心之火以燒之，拽脾之土以蓋之。是爲四神之丹，又名二氣龍虎丹，小還丹，內金丹。可以補下元，壯氣海矣。其二，嚥之送至於膸之下，精海水面之上，凡如彈子者三過，縱心火燒之，用脾土蓋之，凡一丸用三龍三虎，三火三土，其十二過應於十二時，九丸應於九州，是爲一百八十之數也。其三，如前定息，目內一閃，自有津出如氷雪然，入於其口，初從口之角而下者，想之爲虎焉。復於定中閃其目，則火星撒下，想之爲龍焉。故龍從火出，虎從水生矣。五藏交者，先令虎在於口，而後發火龍，何謂也？下火吞從其左而下，至於脾，化而爲龍。從肝之右出，入其左而下，至於脾，右遶三匝，是爲耕其脾也。下水從其右吞之，至於肺，化而爲虎。從脾之左出，入其右而下，至於脾之右一吋，種在脾土，是爲往來不離土者也。永元眞人曰：目之五輪有五火五水焉。惟水難得，故先閃其水，下入於口，然後閃下其火，而入於肝。肝，木也。其色青，故曰青龍焉。水入於肺，肺，金也，其色白，故曰白虎焉。龍從左而下，至於肝，穿肝而右出，復來入於左。虎從右而下，至於肺，穿肺左而出，復來入於右。此所謂五藏氣交者也。光辯天師曰：青龍者晝先下焉，白虎者夜後行焉。青龍屬於陽，晝有二十四度。白虎屬於陰，夜有三十六度。於是晝行四十六，夜行四十九，耕種於脾之上，而生黃芽。黃芽者，命之根也。永元眞人曰：吾之身象鼎焉，以左足壓其右足，以左右手按其身，復虛如鼎三足焉。凝結其心血以蓋之，於是想之而成嬰兒，如吾之形。其初若雀之卵，首目手足皆具。漸漸長大，跪坐於精海之內，左右手交差背肩，仰面，大用口。二時取脾之上所生黃芽，以爲聖胎之食焉。光辯天師曰：聖胎者不自外求。想其腎出精氣，入於血海，凝結而成者也。六通國師曰：鍊聖者有法焉。想其左腎以爲日，而出白氣。右腎以爲月，而出赤氣。於是白氣入於精海，復變爲赤火之象焉。赤氣入於精海，復變爲白水之象焉。日月之氣以成聖身，至於海中，彼日之赤氣如火，而上至於脾，照其身既已，乃翻身入於精海而坐。復想自月中起而如前焉。又乘聖身而起，發光以照之，復翻身入於精海，如此自卯至午，足踐日影者百過。凡一息一爲之，是爲胎息之氣者也。永元眞人曰：所謂左右日月之氣，漸漸擧起，至於金堂玉闕，乃被於頂，以前四旬有五日所採太陽以照之。聖胎爲日所照，當投水中。其光入於五藏，皆一息之內爲之。每時三十有六過焉。六通國師曰：晝鍊神，夜則出之。永元眞人曰：此聖身既就也，則夜自精海乘紫雲而起，至於金堂玉闕，一一徧觀，從頂至踵備認之。然後想出頂門，乘其紫雲，定息，息極方下入於金堂玉闕，乃開息焉。復住其息，如前而出者四十九過。十月之後當有二身，其狀惟肖，能離身隨意所之矣。光辯天師曰：其出也，自一步至十步，以至二十步，四十步，百日可行萬里，是爲地仙者也。六通國師曰：定息鍊腎之氣百日，於卯之後，午之前如前法爲之百過。夜則想腎左右有黑氣二道，入於精海，化爲黑雲，嬰兒乘之，上至於左耳，出於右耳。凡一息則一出入焉。夜則三十六過，百日斯爲水仙矣。光辯天師曰：神仙之劒何謂也？先收日月之精華，後起心火鍛之。日月者，腎也。於是肺爲風鞴，肝爲爐炭，脾爲土模，膽爲礪石。一息氣中，爲法自成矣。六通國

師曰：夫鍊五藏之精者，先自腎宮想其有黑氣勃然而起，從其而出，其大如蓋，息極復歸於腎宮，晝夜爲之十二過，於是八旬有一日，而後鍊肝。肝有青氣，想之如於庭門，亭亭如蓋焉。其色碧，息極復歸其藏者八十一過，於是八旬有一日，而後鍊心。心有赤氣，其數如前，而後鍊脾，脾有黃氣，其數如前，而後鍊肺，肺有白氣，其數如前，於是五藏俱足，則五氣俱興，奮出於頂，其氣五色，光照一室，可以升騰於天矣。永元眞人曰：鍊之者，在夫七月水生可以鍊腎，十月木生可以鍊肝，正月火生可以鍊心，四月金生可以鍊肺，土王於四時之季，月隨四時可以鍊脾。每一氣蓋八旬有一日焉。

又卷三二《參同契上篇》（同章異辭，有淺有深。測乎天地，則知其心）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至藥之理，其肇於斯歟！孰能知道之始哉？其惟伏羲氏而已矣！於是有大易者，元始之氣，造化之用也。故混沌之初，玄素胞胎，中有眞精，能親所親，其自然者耶！水流濕，火就燥，人能通乎道，道亦通乎人矣。人道相通，謂之聖人。故玄者，人之不昧者也，蓋不知其能有白金焉。夫一陽處乎五陰之下，初九潛龍之位也。玄功歸一，萬物生焉。故曰腎者太極也，處其陰陽而能化育者，莫大乎日月。日者，太易也。至藥也，陰陽之郛郭也。於是陰陽含養而產白金，生一之道也。玄主乎靜神魂，神魂靜則通靈徹視矣。物象既立，謂之太初，混沌含而別一氣，謂之眞一。斯九二見龍在田之象也。經曰：得乎一，萬事畢。故眞一者，主乎骨之髓，關雎之淑女也。是以成眞一者，玉質而金聲，眞一所謂也。自無生於有，自有返於無，還丹之根蒂也。夫爲至藥，而不知眞一者，吾未見其有成也。將欲鍊之，必考諸五行之精。於是白金黃牙者，丹之母也。金質而汞者，非汞之形也。其乃金砒凝液，抱一含眞，以脫五行者也。於是有太始焉，主於火。主於土，南方者，離也，故主火。火能生土者焉，而無正形，其寄位於內丁者也。陰者，道之本也，藥之基也。陽者，形之始也。汞之未變陽，不可獨立。陰不可自生也，是以陽因陰而有者也。陰裹陽而孕者也。二者和合，而大道成矣。火者，生土也。土者，育萬物也。故藥之用土，以能生長乎！汞爲萬物之基焉。土之數五，屬乎脾，旁該四象。四藏也。於是五宮五帝游於九天，稟道以生一。然則土也者，得位乎九五，其最尊者歟！夫人之神三萬有六千，其形影萬有二千，其精光千有二百，其魂有三，其魄有七，其神有五。皆以依乎五藏，以脾爲之主。故藥之中以土之德爲尊焉，以其能化五行而成至藥也。太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三丹者，其皆資於斯者歟！其上應乎三天之宮，是謂上清之火，中清之金，太清之土焉。其西七魄也，其東三魂也。魄者，陰之精，主秋之氣，肅殺者也。魂者，陽之精，主春之氣，發生者也。是以龍虎相對，魂魄相依。經曰：震者，木之精也，丹砂也。木之精得金乃並，而爲大丹之君焉。火爲父，氣爲便歟！志士者，其唯察五行之相生更王，則成大丹矣。經曰：三五一者，天地之至精也。居四時而能生成者，春也。三者何以生萬物乎？斯大地之化氣，而成人物禽獸者也。吾之萬物者，金銀也。三者補氣，增筋力，益精神者也。坎，陰也，缺一者也。陽爻之形，其見者，五也。三者，木之靈也。大丹之道，此其玄關哉。物之太極，未有不返者也。地處於混沌，如雞子焉，判爲二儀二儀者，天地也，乾坤也，陰陽也。天者其清乎，地者其濁乎！萬物育於中矣，其猶藥之中以汞變化萬物者歟！故至人者，先立鼎以象天地。於是日月星辰，四象五行，因鼎而立焉。其鍊之也，不失乎星點，含五行之色象，而後爲至也。夫陰陽不交，天地斯閉塞矣。若天降地騰，山澤通氣，不可不交。故天地有開闔焉，日月有交映焉。至人則而行之，三十有六句一節，發滌濯增合焉。此其九轉者耶！金乎四象者，斯通於靈矣。四象者，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在易爲四象，在人爲四支，在天爲四時，在地爲四極，在藥爲四神。青龍者，陽也，木而主生成者也。白虎者，陰也，金而可殺者也。朱雀者，陽也，日也，有火焉，主於南方。有土焉，主於己。能生長者也。玄武者，陰也，月也，有水焉，主於北方。有土焉，主於戊。能戴三彭，藥之基者也。其或交合焉，人於中宮，不離於戊己者也。九轉者，四神五行位於內，二象位於外。四神，飛一伏，爲其用者也。二象，佐一助，爲其補者也。吾之筋骨血肉神氣，靈可不足焉。不足於一，則爲瞶爲疾矣。吾之藥成，必陽得陰者也。於是能含護之，至三百有六十焉。斯凝胎則可以還神固形，玉髓金筋，登乎眞人之錄矣。夫不通至理，而修諸旁通之方，雖制其汞伏於火而死，而不知適足以夭折其生歟！其猶畫地爲鏡，析以照瞻，冶鉛爲刀，析以勦鯨，亦不明矣。夫至藥者，法諸天，法諸地，法諸人，而後可也。氣之青者，天也。其日月五曜及經星列焉。不失日月星辰之點，則其光通達矣。如無此象，徒爲伏於火而已爾。非至藥也。吾藥之數，合於日月五曜之交。或失之銖累，差之君臣，則必害吾生矣。氣之黃者，地也。厚則安靜，斯土之用

歟！其必得奏之類而爲之焉。五嶽四瀆安則不傾，有由主焉，有由客焉，各

利其方所。於是五嶽爲嬴，求化萬物，天覆之，地載之，人民安之。天地者，

購也。人民者，求也。夫人之形，本五行而成，故其補之，則必以五行之精

氣。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之闕者，其善喻乎！骨，金也。血，水也。

肉，土也。氣，木也。暖，火也。斯豈世之所云五行哉！四者管攝，始得謂

之至藥焉。吾求汞之同類，各鍊其精爲之，不可以非其類使雜焉。語曰：狐

兔不乳鸞，燕雀不翊鳳。其謂此歟！五行者，留神以補其形，是爲龍虎焉。

不知五行，則以他人爲父母矣！故氣者，木也。骨者，虎也。血者，木之象

也。肉者，土之象也。不死之道，其在離宮乎！既知五行，則身有主矣。五

行者，親於汞者也。五行相配，生成吾藥者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故春，木也。夏，火也。秋，金也。冬，水也。四時之季，土

也。木之主仁而能生成，故丹者，木之精也。木者能生火，則丹者木之子

歟！十有一月一陽爻生矣，十有二月至於正月，其皆爲春歟！火主禮而能

滋茂，吾藥至於斯時亦然矣。故火也者，堅萬物而不朽者也。聖人於是鍊陰

藥以成陽藥，則陰身歸於陽位矣。形固神備，至寶於天者，火之功也。是以金

丹者，自春而發生，夏而滋隆，譬夫草木，猶稟四時而成，況吾丹哉！火至

二者能生於土也。二月三月四月，其皆爲夏歟！四時之季有土，土主信，故

無棄於生成。思沃執於擇物，雖得中位，亦不孰四維焉，然於四象資土而生

者也，萬物因土而生者也。吾藥之土出於華池，因火而生者也。其寄治於丙

丁者，明土之所生者也。木以火而成土焉，土能生金。故土有五德焉，羅絡

終始，爲藥之用者也。土王四季也。秋，主義也。吾之藥至於七月而生成，何

也？立秋之後草斯秀矣。吾藥至於斯時，九還七返亦已畢矣。過仲秋之

金，其氣盛。月之二魄，蟾兔也。三五圓明。吾之藥於是金體成寶矣。曰卯

曰酉，二八之門也。曰寅曰申，陰陽之祖也。此殺生以時，不可以踰者也。

何以言之？金生於水者也。秋金之功退而禪位，五月六月其位水也，一陰

爻生而爲金，故至於七月者無生育矣。何也？秋令也，其在於人也，腎爲

智，智者，藏也。總五行四象，而潛運其化者也。聖人則之，是爲大化基穴之

始也。三事者，由此根而生乎！其在於時也，主乎冰壯雪盛萬物遁藏者也。

聖人則之，用火爛年，四氣備矣。故十月脫胎，自寅而至亥，藥之功終矣。懵

人以爲十月脫胎，而弗知四氣不全焉。夫丹之成也，必四時更用，自其初

也，至於十月，蓋已一歲矣。剋胎之中，亦有沐浴灌用者，蓋四時足而後脫

矣，於是四氣周矣，五行具矣，含曜星羅矣。此至藥之始成者也。六月九月

十月，斯爲冬焉。五行極王，而乃禮(代)謝成化之功歸於紫色。此無爲自

然之理也。故曰陰陽者三皇之祖也。水也土也，二者何先？其惟根源之祀

梓乎！華池者，虎之胎也。卯門者，龍之趾也。四象五行生成而不窮者也。

夫藥者，無以克之則不伏焉。金之克木者，木斯歸金矣。木之克土者，土斯

歸木矣。土之克水者，水斯歸土矣。五行之雜又有十焉。姑言其二：甲者，

庚之婦也。丙者，壬之婦也。所克老婦之財也。夫不明五(十)行(行)，(夫)

(失)其諧和，不知君臣，爽其鎔銖，而望藥之成，其猶棬而登天，鍼而釣海者

哉！故不知所以制伏，則神氣不交焉。黃帝曰：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

何謂也？以陰而制陽一者也。天老曰：白者，金之精，其所謂陽一歟！

黑者，水之基，其所謂陰一歟！水者，道也，三一之義也。三一者，三丹田也

耶。吾能守之，則乘龍輧游於上清矣。三者俱得乎一者也。夫能知焉，則吾

之藥已過半矣。是以金由水而生，水由金而長。金水合度，其藥茲至。人必

窮水火，水火內五行也，非外水火也。此道也，三皇以之垂範焉，予孔子陳十

翼以輔之。德者，德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眞者何謂也？金液灌形者

歟！修乎外者，非吾所謂眞也。老子曰：上德不德，不以德爲德，而下求之

者也。故上德者，水也。下德者，金也。吾金丹有陶鑄之理，日月之候，日盈

月滿，而更相禪焉。經曰：德主生氣，是也。陰陽之數備矣。五行推運，清

濁卷舒，陽勝漸交，陰伏而歸寶。此所謂眞德之德也，惡有不成丹哉！五行

成於土者也。人而服之，化氣成寶，斯長生矣，謂之眞人。故曰土有五德，

非世所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者也。日者，積陽之精也，其數九焉。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含和萬物，布氣以生靈者也。其中有踆烏，陰之精也。其象含

護，魂魄相經。是以離之戈，火之宮亦得九焉。結氣朱英，鍊之固形，於是參

乎(二)(三)五一之玄矣。故曰者，其主血脈，丹之父也。古之至人鍊日之

精，其身歸於純陽，而游太清矣。月者，陰之精也，積而成坎，居水之方，其數

一焉。吾丹之有金者，其猶月乎！陽而交乎陰，凝而成質者也。故坎之象

內陽外陰。夫日月之行有淹速，藥之性有燥緩。陽，燥也。陰，緩也。藥乃

不然。陽，緩也。陰，燥也。燥也，象月之行焉。緩也，象日之行焉。日之行

也，晝夜一度，一歲周天矣。月之行也，晝夜十有二度，一日周天矣。故曰月

者，一歲十二度合焉　聖人於是取象以三十日者，日月之合次也，則開鼎焉，增減吾藥也　日有烏，月有蟾兔　何也？烏者，陰之精氣也　蟾兔者，陽之精氣也　二氣含護，還之自然　一氣爲內象也，二氣爲外象也　日月一用，爲藥之郛郭也　郛郭者何也？金鼎也，坎離配合而爲之歟！　故坎，陰也，月也　離，陽也，日也　水土金三物同者也　二氣交合於鼎之內，舒光照曜其猶日月連環於六合之中者歟！　餌之鍊之千日，而陰盡不死矣　吾試立象證諭焉　玄武者，陰也　蛇者，陽也　龜者，陰也　牝牡之義也，金龜之道也，龜蛇之配合，蓋天地陰陽之自然者也　故至藥者，須配合陰陽，採摘精微，通神合眞，君臣有度　於是應日月之交會，順四氣之周流，然後爲至也　交合者何道乎？　坎男離女，配合乎日月而潛合焉　盡一元氣，而芽藥成矣　元氣者，六旬也　於是建寅之辰，終始於申者，七返也　自子而至於申者，九還也　七返之理畢矣　是以至藥者，晦朔交合，務易子孫生長之義，終始於此矣，是火之用也　夫者，晝夜一周其行三百六十有五度，日月星辰周天而旋，於是天隆地聘，日一合焉，萬物以之生化者也　五日者，一元氣之象，六十時也　然則一月有六元，是爲三百有六十時　其旬有五日爲陽，象乎春夏　其旬有五日爲陰，象乎秋冬　則一月者具四時生成之道矣　吾可以象乎一歲之火候，用卦節，開鼎器焉　一日一夜，其時十有二，其六爲陽也，其六爲陰也　二十五日也，日用火有節，亦有進退消息之宜存於其間　子午分升降消息焉，消者，用其時也，息者，不用其時也　日月者，三十日而一交焉　十有五日而圓者，二時之象也　半年也　至晦而陰者，一歲之象也　於是藥全伏矣　朝日爲生，故吾之藥則而象之，以加損洗濯焉　此歲月日時之候也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　此日用火之法也　聖人於是託易象，立卦節焉　屯也蒙也，明受於朝暮　故朝用乎屯，暮用乎蒙，則不愆於晦明矣　既濟也　未濟也，月之始終用事者也　孰知陰之中有陽者乎？　猶鉛之中有白金者也，故黃芽產於河東　此何道也？　鉛汞爲之，於是陰殼含乎陽華，斯內象之精也　譬夫父母傳氣而成身，身之扶虛者，精華之氣也　彼有以金銀鉛花朱砂爲黃芽者，猶內肉以爲胎，可乎！　孰知陽之中亦有陰者乎？　陽之含陰，如日之有烏焉，陰陽潛應之義也　故求生於砂，陽中有陰歟！　汞，陰類而含陽性　離，外陽而內陰者也　白金產於河東者，陰含陽也　其雲之從龍，風之從虎歟！　陰陽自然之道也　夫吾之至藥，其禁戒，其條理，各有万焉　是豈簡牘可傳哉！　其精也，東爲主賓，互相含養，採四氣，鍊五行，然後而爲至藥矣　於是可以還骨髓，益壽考，豈不賴四神之精，五行之粹耶！　彼孤陰寡陽而成藥者，惟可已疾而止痢，安能返老歸眞也哉！　其故何也？　神氣不全矣　或見砂之伏於火旁狀於汞，乃曰獨汞可以成藥者，是男可自生，女可自孕，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吾試言九轉之法象，吾嘗爲之圖焉　內曰中黃宮，戊己之位，其外曰黑，次曰白，次曰赤，次曰青　青龍位於東，白虎位於西，朱雀位於南，玄武位於北　又有日月星辰焉，五行生克焉，白金種象，乃使通靈徹視矣　經曰：鑄之斯爲珠焉　此神仙之造化者也　以之爲杖，刑戮自如以之爲鏡，可伐精魅　夫太易者，日月星辰不足爲高也，四周八極不足爲遙也　近在諸身，遠在天地　天也，地也，人也，若得一則皆爲之大　大者，象形者歟　大字，一人爲大也　一者，眞一也，得之者位眞人矣　可以變化無極，策神召靈，神丹之力也　夫納金木水火土焉，有青黃赤白黑焉　四象分鎮，五神無忒，七曜含章，羅縷規矩，先天之基，後天之宜　可以灌體脫肌，天涯永適矣　易者，易也　易含萬象，故聖人窮乎日月，於是通幽洞寂焉　然天之易十有六，地之易十有六，人之易十有六，鬼之易十有六，合乎六十有四矣　若天垂象於天，則五星游於列舍，明禍福焉　日夕分晦，掌陰陽之交順焉　垂象於地，則化氣萬類，播植以時矣　巢處穴居，各安其所矣　垂象於鬼，則使無形之形削罪籍而生矣　垂象於人，則身神並飛，驂龍乘雲，揖九天，遨三宮，壽同三光矣　聖人於是託易象而鍊元氣，以固形而保神，納四象以通靈，採五行以制伏，周乎二十四氣而至藥成矣　方其十月而(士)(生)胎，合乎天地之造化　此道也，可以使之返本還元焉　夫人稟元氣以成形，然爲陰之積滯　夫欲返陰還陽，千日而後陶冶其形，使皮也毛也，骨也肉也，其變金玉，則升天而位乎眞人矣　此志士所以鍊藥鍊身，而爲之者歟！　彼望大丹而升天，亦已惑矣　古之上升者，素服下丹，故遇上藥而獲升天，蓋本有之也　昔者黃帝鑄九鼎於荊山之野，以象九州焉　一宮者，冀也　二宮者，荊也　三宮者，青也　四宮者，徐也　五宮者，豫也　六宮者，雍也　七宮者，梁也　八宮者，兗也　九宮者，揚也　各占其方之吉凶，非至藥之用也　惟其出世之藥，其祖三皇　三皇者何謂也？　曰天皇，曰地皇，曰人皇　三皇嘗有遺文言三門焉　三門三有鼎，三三者九也　於是有上仙之上藥，中仙之上藥，下仙之上藥　此九轉還丹者也　次之有金液之道，亦還丹之理

也　除是其小小者，尚可生後而已爾　故三界之大升者，皆由乎根本也　升之中有三丹焉，應乎三天三五三光三才者也　三丹之中有九鼎焉，應乎九州九宮九氣九天九地者也　所應者，每宮宿皆有神護助之矣　其名曰九晶，於是謂之九鼎焉　一鼎之中，各有洛陽之大鼎，其內如練，其壇三層，其爐八面　炎帝人於離門，陰雲旋於坎中　故爲一世界天地：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四神五行，君臣人物，土地山川，金臺玉樓，寶花異果，玉液甘泉，其香襲人　餌之者超於上仙，游於芝府　老君曰：吾非自然者也，學而得之者也　三丹之爐，其大體，其火數各異焉　有一圖，見別卷　夫修至藥必置鑪鼎者，鼎也，垣郭也　鼎而無鑪，猶人無舍也，城無郭也　其何以安之哉！故鑪者，鼎之戶也　舍於鑪以避風障，則三氣不散矣　壇有三層，爐有八面八門十二神，交互隨斗所建焉　其象龜山，大小從所便焉　經曰：先天地而生，旁有垣闕，肖蓬萊者也　於是在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明開卦象，通會陰陽，識四序之休王，得日時之升降，火候進退，生殺合儀　此修至藥之先務也　若夫率爾用心，未有不失之者也　且夫天地之立也，陰陽有異隔，子午有正位　春生秋殺，天地之自然也

又卷三八《會真篇》

人以形爲舍，心爲主　心者火也，其爲南方盛陽之精，其宿熒惑，其神朱雀，其狀三葉，其色朱蓮，是爲神明之所依焉　是以從道受生謂之命，自一氣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　古先至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　虛心以還其實也，無心以除其有也　定心令不動也，安心令不危也，靜心令不亂也，正心令不邪也，清心令不濁也，淨心令不穢也　又在乎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使靈光不亂，神氣不狂，而後可入道也　多思則神殆矣，多念則志散矣，多欲則損壽矣，多事則役形矣，多語則弱氣矣，多笑則傷藏矣，多愁則攝血矣，多樂則溢意矣，多喜則氣亂矣，多怒則百脈不定矣，多好則昏迷矣，多惡則憔悴矣　其源不潔，和氣自耗，此吾所以養心者也　集靈資道，神氣相合而爲壽　大者一萬二千歲，中者一千二百歲，下者一百二十歲　知修鍊之方，而不知養其壽，則修鍊亦無功矣　何以養壽？行不多言，以其傷神而損氣也　寢不張口，以其泄氣而損神也　勿臨危而登峻，以其魂飛也　勿亂殺，勿看鬪，以其氣結也　勿弔死，勿問疾，以其喜神散也　勿臥濕，勿當風，以其眞氣弱也　勿入古廟凶祠，以其神驚也　勿戲狂禽異獸，以其神恐也　勿對三光而溲，勿綸詞妄言，以其損年也　飲宴勿褻於聖像，以其魂魄不安也　坐臥勿近於丘墓，以其精神散也　枯木大樹不可息，以其久陰之氣觸陽神也　深水大澤不可過，以其至寒之性逼眞氣也　不時之果勿食，以其內邪氣也　此吾所以養壽者也　男之右腎先生焉，蓋外精內血，以陰爲衰者也　女之左腎先生焉，蓋外血內精，以陽爲衰者也　於是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生八脈，八脈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百八十係絡，百八十係絡生百八十纏絡，百八十纏絡生三萬六千外絡，三萬六千外絡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　精者，母也　氣者，主也　五藏各有精，精之中生氣焉　五藏各有氣，氣之中生神焉　鍊精可以爲丹，養氣可以爲神　斷長生之道也　善養命者，養其五藏之根也，根固葉自茂矣　善養形者，養其五氣　五氣者，源也　源深流自長矣　然五藏各有一時焉，故一王則一弱　吾能補之，使之調和，則百骸理而百疾除矣　眞氣大運隨於天者也，元氣小運隨於日者也　於是春之時肝王脾弱，則食甘以養其脾　粳米棗牛葵菜　清心而無憂，恐其傷於肝也　肝惡風，則隱坐以避焉　以日言之，則卯之時以待小運生乎元氣，傳送於肝，瞑目以養其肝，一旬可以視秋毫矣　夏之時心王肺弱，則食辛以養其肺　黃黍桃雞葱菜　清心而少喜，恐其傷於心也　心惡熱，則靜坐以避焉　以日言之，則午之時以待小運生乎元氣，傳送於心，絕念安居，以養其心，一旬可以通百脈矣　秋之時肺王肝弱，則食酸以養其肝　麥大麻菜　清心而勿悲，恐其有傷於肺也　肺惡寒，則靜居以避焉　以日言之，則酉之時以待小運生乎元氣，傳送於肺，升身靜坐，以養其肺，一旬其膚光澤矣　冬之時腎王心弱，則食苦以養其心　小麥橘羊薤菜　清心而無恐，恐其有傷於心也　以日言之，則子之時以待小運生乎元氣，傳送於腎，斂身正坐，以養其腎，一旬其丹田煖，而氣力剛健矣　四時之季，脾王腎弱，則食鹹以養其腎　粟山藥豬雞菜　安心而無恐，恐其有傷於脾也　脾惡濕，則靜坐以避焉　以日言之，則辰戌丑未之時，以待小運生乎元氣，傳送餘氣於脾，靜室閉氣，多入少出，以養其脾，一旬則體光華，而經絡暢矣　若夫修鍊下功者，則於五藏不必如是焉　此吾所以補內者也　心腎肝肺脾，五藏也　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胃，六府也　毛髮皮膚目耳鼻舌手足棄衛經絡穴，四體也　心之氣在肝，肝自生精焉　其精不固，則目眩無光矣　心之氣在肺，肺自生

精焉　其精不實，則肌肉弱矣　心之氣在腎，腎自生精焉　其精不滿，則神氣減少矣。心之氣在脾，脾自生精焉。其精不堅，則髮齒自衰矣　故腎者，精海也　心者，氣館也　眞精在腎，餘精自還於下田矣　眞氣在心，餘氣自朝於中元矣　思慮悲哀之耗氣，如漏鼎中之氣　淫邪禍亂之走精，如析薪釜下　補之之道，惟房中所當先絕者也。精者何自生乎？萬物受天地純粹之氣，而人飲食乎萬物，充實之資，納之於胃，與眞氣相合　流轉於腎，其虛氣盈矣　對境生心，心之火下逼於腎，氣不能上升，左旋右盤，如急風震雷，透過於膀胱，變爲精華。於是眞氣走失而火上起，肺開而心沖，肝浮而膽橫，萬神以眞火燒之，棄體外游，骨解筋伸，與死無異焉。故一泄則一氣弱，百泄則一神去，千泄則一藏損，乃至於枯竭而死矣　然上聖有還精之道焉。若夫志在於玄元，則腎氣交於心氣，積氣而生液矣　其如懸珠垂露，還於丹田，火候無差，自然凝結。其形彈丸，其色朱橘。於是氣中生氣，精氣成神，積之可以入聖矣　彼少學而無知者，採女之津氣以爲陰丹，鍊金石以爲外丹　方其氣盛，則未見其損　及於元陽耗散，丹臺空虛，餌之在復，斯有速亡之患焉　非若吾所以補精者也　地中陽生，自陰中來　天中陰降，自陽中來　並無走失，而有震動傾側之慾　況夫腎者，水也，水之中生氣，其微如縷　而六欲傷於外，七情傷於內，重樓走失於上，金龜拋泄於下　譬猶漏網包風，能無損乎？則惡可不知補氣之道哉！天皇聖胎，王法也　達磨胎息，中法也　扁鵲《難靈樞》之篇，葛洪《釋胎息》之說，因胎生息，因息就胎，下法也　此吾所謂補氣者也　補益之道亦多矣，起臥有四時之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脈有偃仰之方，養正除邪有吐納之術　流行營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　忍怒以全陰，抑喜以養陽　以清虛去其狂慮，以安閑養其眞性　以氣補氣，氣自有餘矣　以神補神，神無不足矣　氣盛而形延久矣，神住而命悠久矣　午之前可以鍊乾焉，午之後可以鍊坤焉。其氣由腎中而生，自子時爲始，午時爲終，其氣升而(王)〔旺〕矣　鍊乾者何也？靜坐幽室，閉目冥心，升身勿動，使氣滿於四大　薰蒸其體，榮衛通和，積日氣秀而衛清矣　及夫腎氣至心，積氣生液，液由心中而生　自午時爲始，子時爲終，其液降而盛矣　鍊坤者何也？閉目冥心，斂身正坐，以左右手抱其腹，降心火於丹田，烹蒸氣海，積日氣(王)〔旺〕而神清矣　此補益於氣者也。冬避寒，夏避暑，寒避風，暑避熱，動勿勞其支體，閑勿忘其肌膚　五日一浴，十日一沐　氣(王)〔旺〕之時勿動，血(王)〔旺〕之時勿息　此補益於氣者也。故補益於形，不若補益於精。補益於精，不若補益於氣。補益於氣，不若補益於神　補益於神，則形神永安，近於仙矣　此吾所以補益者也　男之氣八百一十丈，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也　女之血三石六斗，六六三十六，純陰之數也。氣以九九而損，血以六六而竭，自然之理也　又況敗壞而不知修養乎！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　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蓋補損之大端也。五味不可偏多也，故酸則損脾，甘則損腎，鹹則損心，苦則損肺，辛則損肝。不可不戒也　大藥未就，尚有飢渴，一日三飡不可飽也。朝不虛，暮不實，上也。素無味，淡無竟，次也。五藏積滯，則用呼呵呬吹嘻噓以治之。然春不可呼也，夏不可呵也，冬不可呬也，秋不可噓也　四時常嘻，則三焦無不足矣。八節不吹，則腎府難以盛矣。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　何也？肝本噓也，若引其子，則用呵焉，以瀉心之氣　心之氣既行，則肝氣自傳矣　肝之氣不足，則殺其鬼者，肺以金而剋木也。木婦而金夫。夫者，鬼也　肝弱則肺有餘，用呬焉。以瀉之可矣。夫無過與不及，則陰陽其自正乎！此吾所以補損者也。腎，水也，其中生氣，則爲火矣　心，火也，其中生液，則爲水矣。冬至地中陽生，及夏至而至於天，積陽而生陰。其陰感陰，而陰得不耗焉。故散爲霧，凝爲露　霧露者，天之所出，陰而爲眞水也　夏至天中陰降，及冬至而至於地，積陰而生陽，其陽感陽，其陽得不耗焉。故升爲雲，施爲雨　雲雨者，地之所出，陽而爲眞火也　其猶人之受胎之初，二氣相合，陽氣一升，心爲氣館焉，其中暗藏眞水在於心矣。陰氣下降，腎爲水府焉，其中暗藏眞氣在於腎矣。不然，安得腎氣至心，積氣生液，一陰生乎二陽？心氣至腎，積液生氣，一陽生於二陰乎？故人有三火八水焉。水者，以一氣傳一氣，積氣生液，而五藏各有液焉，其名曰色水　腎氣之中，藏眞一之水而爲陰虎，其名曰眞水　肘後飛金晶入於上宮，自上而下，與眞火相逢，成乎既濟，其名曰神水　有疾者閉口納氣，一嚥復一嚥，定中送至於病之所在，其名曰法水　丹成而澆灌，則爲沐浴之法　鍊形而生眞氣，則爲還丹之法　海蟾子曰：兩曜殿成七寶鎚，二渠流傳八瓊漿　此玉液還丹也　純陽子曰：水火都來相開作，卦候飛成地天泰　一升一沈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　此水火既濟也。逍遙子曰：法水能剋有祕關，逍遙日夜遣循環　此法水治病者也　三火者可也？膀胱者，民火也　腎者，臣火也　心者，君火

也。無知者爲物所擾，至於怒且憂者，則爲無明之火矣。若降而下焚丹田，至誠守之，一意不散，其名曰燒丹。其火升之上起，復過於三關，其名曰河車。其升之前起，上過於重樓，其名曰鍊形。其前後俱起，徧滿四大，其名曰焚身。焚身者，入於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升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遲出，默想如臍之下有火輪焉。其大如斗，須臾火起，吾身爲之輪，蓋以罩其身，於是陰邪不敢近矣。行此者，須嗜欲久絕，丹元堅固，而後可也。此吾之眞水火者也。純陽子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言向離中出，陰虎道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修眞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藥鏡》曰，腎之中生氣，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是爲陰虎生於坎者也。心之中生液，液之中暗藏正陽之氣，是爲陽龍生於離者也。故龍者非肝也，虎者非肺也。然孰能達交會之時，悟採取之法乎。腎之氣傳於肝氣，肝氣乃生矣。於是腎之餘陰以入於脾，其氣過脾則爲純陽。其氣之中有眞一之水，以至於心。積氣生液，如懸珠垂露，還於下田，不復隨溲水以傳於膀胱。夫能用火之候無差焉，可以鍊而爲一氣。氣中生氣，以腎氣合於心氣，是爲虎交於龍者也。及夫下火，加減有時，抽添有數，以心氣合於腎氣，是爲龍交於虎者也。若夫下關透矣，起於尾閭，左升者爲龍，右起者爲虎。其氣從夾脊雙關至於分道領，則陽龍之氣入於內院，陰虎之氣入於天池，左旋右盤三十有六數，於是眞水下降，如甘露之入心，是爲龍交於上宮，不必於心腎有上交下合之別也。胎全而眞氣生，則防其太過，必濟之以水，斯有玉液金液之還丹矣。其久也，行於經絡而變陽酥焉，凝於中府而積白雪焉。防其太過，必舉之以火，斯有鍊質焚身矣。還丹之時，陰虎單行，不必交於龍也。焚身之時，陽龍獨舉，不必交於虎也。三百日內丹成，可與天地齊矣。此吾所謂眞龍虎者也。廣成子曰：天地升降之宜，日月往來之數，而爲內丹焉。黃帝行之，久而無功，蓋其根元不固矣。乃於崆峒之山，配合金石而爲外丹焉。內丹者眞藥也，外丹者治疾而已。內丹之始，本乎二氣交者也，其凝結在於丹田，變精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丹，於是眞氣自生。以氣鍊氣，氣合神聚，神聚而道成矣。豈外丹之可比乎！故吾之丹者，龍交虎合，結爲玄珠，火候無差，而成大藥者也。廣成子以朱砂鍊乎九轉而爲神丹，陳七子以七寶丹砂鍊之九轉而爲靈丹，劉安以童便鍊之七轉而爲還丹，此外丹也。然必內事兼修，內外俱成。若夫獨用外藥，則氣弱神衰，不能留天地之秀氣，返爲害矣。此吾所謂眞丹藥者也。人之初也，先生其腎，次生其心。腎者，北方壬癸之水，在五金而爲鉛者也。心者，南方丙丁之火，在八石而爲砂者也。於銀之中以取鉛，如腎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者乎！於砂之中以取汞，如心氣之中暗藏正陽之氣者乎！二者合則爲丹矣。故腎中生氣，氣中生水，以腎水合於心腎之上，使正陽之氣凝結於黃庭，是乃眞鉛也。腎氣合於心氣，積氣生液，結爲玄珠，還於下丹田，此汞也。丹既就矣，眞氣升矣，腎之氣入於頂，而眞水降焉。一升一沈於十有二樓之前，斯既濟之道也。既濟一過，而還於下丹田，是乃眞汞也。此吾所謂眞鉛汞者也。腎，水也，水中生氣，其名曰眞火焉。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者也。心，火也，火中生液，其名曰眞水焉。液之中暗藏正陽之氣，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也。三花者，三陽也。腎氣者，陰中之陽也。丹中眞氣者，眞陽中之陽也。心液之氣者，陽中之陽也。道之要，其在乎陰盡而純陽乎！《聖胎訣》曰：當降心火於下田，外境不入，狂慮泯絕，一氣聚於氣海，腎氣不能上升，則其息漸少矣。縱出之，亦悠然而滅焉。故胎息者，自然也。善乎達（麼）二（磨）之言！曰：人之氣日有走失，莫若內觀諸世界，游於身之天宮，超於清虛之妙境，貴乎無漏而已。故一念不生，一意不動，無毫髮走失者，是乃眞胎息也。扁鵲《論靈樞》曰：冬至之後，鉛積之一分，狀如戲藥，以鎮於丹田。其法以鼻引清氣，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有四數，爲火一兩。四旬有五日，其火進乎十有六兩，於是鍊就陽胎焉。夏至之後，汞積之三分，狀如抱卵，以鎮於絳宮。亦以鼻引清氣，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有四數，爲火一兩。四旬有五日，其火進乎十有六兩，於是鍊陰息焉。投陰息於陽胎，以生眞氣，眞氣以生元神，神形合而爲一，則與天地齊年矣。離而爲二，則身外有身，返乎三島十洲之上矣。葛洪《論胎息》曰：不達胎息之妙，縱能閉之少時，隨卽出矣，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閉之息，而又元氣虛損，反爲所來陽氣奪之。若夫氣急未急之前而升身焉，可以停留少時矣。勿使太急，急則先以鼻引氣，一口也。續以新取之氣，挽出舊閉急者之餘氣焉。故得奪住其氣，其能積之，則形神爽清，百疾去矣。然曲留強住，非出自然，所以爲胎息之下者也。彼有嚥氣以救飢渴，行氣以壯（飢）（肌）膚，收氣以補下丹，養氣以返童顏，運氣以益血脈，未若胎息之補氣者也。定乎百息，關通而疾除矣。定乎千息，則氣血不交而陰陽自合矣。定乎萬息，則氣住神藏，道

斯成矣　此吾所謂奠陰陽者也　昔有以冬至之後陽生，及春分之後餘寒入於腸胃，成傷寒之疾　則居靜室，盤膝正坐，閉目冥心，定息住氣，以左右手疊之，兜其外腎，倒身向前，若跪禮二十三十過，則汗出而寒散矣　昔有下元冷虛而夢泄漏，則於日落之後靜坐幽室，以手兜其外腎，以手搓臍之下各八十有一，左右挽手爲之者九過，則丹元煖而眞氣盈矣　昔有幽居靜坐，絕念忘言，下其心之火，閉目存想如火輪焉，炎炎積日，則氣海堅固而美顏色矣，諸穢盡下而勝寒暑矣　昔有過乎飲食，注滿於胸臆，或寒熱凝滯，或痛結壅塞，則靜坐，以鼻引其清氣，口閉不開，多入少出，以攻其病　太緊則放焉，三五過則疾除矣　昔有以心之上爲陽，而陰不能至，以腎之下爲陰，而陽不能及也　故涌泉之上，氣升而不降，血住而不升　於是陰凝而陽散，有足膝沈重之患　則高舉左右足，使氣倒行，流於涌泉，逆泝於丹闕，則足輕而疾少矣　昔有四支五藏凝滯壅塞，則靜坐澄心，閉目絕念，運心氣以攻所病　閉息少時，其攻必勝矣　此皆法也，未若一陰一陽之道也　知夫一日之間，丑之末（亥）（寅）之初，則爲陽合陰焉　辰之末，巳之初，則爲陽交陽焉　未之末，申之初，則爲陰合陽焉　戌之末，亥之初，則爲陰交陰焉　知此者，道何遠乎　此吾所謂鍊法入道者也　形者氣之舍也，氣者形之主也　故鍊形非眞氣不可也　彭眞人曰：子之前鍊乾，午之後鍊坤　自寅至於午，乃（外）（升）身靜坐，瞑目忘言，鼻之息運運焉　密想心宮如夫婦之儀，久則長生矣　元眞人名昉　曰：自辰而起，不語，而以其舌攪於上腭下腭惡濁之津，嚥之既已，乃向出心中所積喜怒哀樂之氣　於是眞氣上升寄留於面目，以手搓之，至午末之間，氣盛神昏，側臥閉口而寢，可以延年，可以留形　此知交合時候矣，而未知採取之法者也　夫自子至午者，氣生之時也，可以用聚氣還丹焉　子之時腎氣生，卯之時肝氣生　至於午之時，則腎氣交乎心氣，積氣生液，還於丹田，是爲玄珠長生之藥也　何以使不走失乎？當夫辰巳之間，靜坐幽室，神識內守，滿口含津，勿嚥勿吐，鼻之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自然二氣相交，凝結如露，百日藥力全矣，二百日聖胎堅矣，三百日胎仙全而眞氣生矣　氣中有氣，可以鍊氣而成神焉　斯採氣之法也　自午而至乎子者，氣散之時也，可以用收氣鍊丹焉　二十四息爲火一兩，夏至之後，以巽之卦天癸之運二十有五度行之，鍊眞汞爲陰胎矣　冬至之後，以乾之卦癸符之運二（子）（十）有五度行之，鍊眞鉛而爲陽息矣　陽息投於陰胎，於是變金丹者也　黃帝子教黃帝曰：自辰至於暮，靜坐忘念，神識內守，一意不散　降心之火於丹田，存膽之下如淨鉢焉　其中有珠，狀如彈丸，用炎炎之火晝夜鍛之，至於胎成息住，自然不飢不渴，無寒無暑，可以留形長生　斯進火得時而已，非聚氣之法也　戌之末，亥之初，氣隨眞液還丹之際，陰交於陰，其氣欲散，當居靜室，其息不必閉焉，少入遲出可矣　心之火下降於丹田，吾則腎氣升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住，則輕俞其腹，於是丹田自熱，可以鍊日之中所得之藥　始之百日用乾之卦，次之百日自坤而至於乾　次之百日自坤而至於乾　乾坤相見，火候無差，加減抽添皆合其宜，須肘之後飛金晶焉　故古先上聖於離採藥，於乾進火，三百日而內丹成矣　此吾所謂鍊形化氣者也　以氣鍊其形，則其形化氣，而體骨輕健，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矣　故以神鍊氣，鍊氣成神，不在乎陽交陰會，而在乎抽鉛添汞，消二八之陰，換骨鍊形，長九三之陽者也　故三百日胎仙全而眞氣生，不可再採藥矣　惟肘後飛金晶，自腎之後尾閭升之至於夾脊，自夾脊雙關升之至於上宮，不止於腎氣補腦，蓋午後降眞火以鍊丹，致陰盡陽純者也　如是，於子之時，腎氣方生，正坐於靜室，清心閉目而斂身，則腎之氣自聚矣　微升其身，偃胸直腰，先至於夾脊，次至於上宮，自子而至於辰巳，定乎百息，一撞三關，復積心之眞火，鍛鍊於下元之內丹，於是陰固而陽凝矣　氣中有氣，前升入於頂，後起入於腦　前後俱起，升身勿動，以焚其身而逐陰鬼焉　故一燒而增一神，百燒而延萬年，千燒而出塵世矣　古先上聖恐火之太過，則有澆灌之法　始之採藥者，玉液還丹者也　次之肘後金晶入腦，自上田入於下田者，雙收二夾，虛嚥納氣，金液還丹者也　丹既就而眞氣生，則以眞氣鍊其五藏之氣，惟一小運應日閉息鍊氣，甲乙則鍊肝，丙丁則鍊心，戊己則鍊脾，庚辛則鍊肺，壬癸則鍊腎（其詳具《養寶篇》中）　十日一鍊，偏於五藏　二百有五十日各鍊二十有五數，則眞氣自聚矣　於是開河車，以五彩之物笙簧車旗各分其方，上朝於帝闕，入於天宮　或邪魔爲梗焉，披衣靜室，閉目冥心，升身正坐，則三昧之眞火自起，而魔散其形　常若騰飛，可以用調神出殼之法焉　此吾所謂鍊氣成神者也　氣滿功盈，五氣朝於元，三花聚於頂，血凝氣聚，萬神朝眞在於上宮　其所見富貴華盛，猶吾身爾　夫能超脫內院，因循不出，是爲困於昏衢者也　出殼之法吾得三焉　海蟾子曰：陽神欲出，方在上宮，而靜室孤坐，如鶴出天門，龍升舊穴，猛撞天門而去　正陽子曰：靜坐內觀，如登七級

寶藏，自下而上，其紋盡閉目下跳，如夢中万寐，身外有身，勿得遠游，致還其軀，入而不出，與天地齊矣　出而不入，與俗同矣　純陽子曰：如正陽子之法，內觀紫河之車，般神入於天宮，留戀而不能超出，故起眞火於其中，而化火龍躍出於臍衝，乃棄殼之妙者也，定之中出其陰神而不能返，其名曰尸解，非道也　此吾所謂鍊神合道者也　功成神遷，已棄其殼，尚須積行於世，俟其行滿功成，然後受紫詔天書而居洞天　此吾所謂鍊道入聖者也

又卷四〇《傳道中篇》　眞氣在於心，心者，液之源也　元陽在乎腎，腎者，氣之淵也　膀胱者，民火也，津液之府也　腎不止於民火，不能爲用矣，何也　心腎相去八寸有四分，天地之位也　氣液太極相生者，陰陽之交也　一日十有二時者，一歲之數也　心之液非自生也，因肺之液降於心，其液行焉　自上而下，歸於下田，命之曰婦還夫宮　腎之氣非自生也，因膀胱之氣升而腎之氣行　自下而上，以朝中元，命之曰夫還婦室　肝之氣導行腎之氣，自下而上以至心者，火也　二氣相交，薰蒸於肺，肺之液下降，自心而來，故曰心生液　夫生於心而不散，是謂之眞水　肺之液傳送心之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者，水也　二水相交，浸潤於膀胱　其氣上升，自腎而起，故曰腎生氣　氣生於腎而不消，是謂之眞火　眞火出乎水，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　眞水出於火，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止也　火中之物，龍也　水中之精，虎也　是之謂大藥者耶　呂子曰：心之火生液，故龍隱於水，而不在於肝，其出於離　腎之水生氣，故虎藏於火，而不在於肺，其生於坎　何也　子鍾離子曰：龍，陽物也　在物爲木，在人爲肝　虎，陰物也　在物爲金，在人爲肺　肝，陽也，而在陰位，所以腎之氣傳肝之氣，以水生木者也　腎之氣足，而肝之氣生　其氣既生，以絕腎之餘陰，而純陽之氣上升（大）（矣）　肺，陰也，而在陽位，所以心之液傳肺之液，以火克金者也　心之液（而）（足），（脾）（肺）之液生，其液既生，以絕心之餘陽，而純陰之液下降矣　夫以肝爲陽，能絕腎之餘陰　是知氣過於肝，斯爲純陽，其中藏乎眞一之水而无形，名曰陽龍焉　夫以肺爲陰，能絕心之餘陽　是知液至於肺，斯爲純陰，其中負正陽之氣而不見，名曰陰虎焉　氣升液降，何以交乎　眞一之水，見液斯合矣　正陽之氣，見氣斯聚矣　方以類，物以羣者乎　夫傳行之時，以法制之，使腎之氣不逸，而於其氣中收眞一之水　心之液不散，而於其液中取正陽之氣　二者相逢，日得如黍米焉，百日而藥力全矣，二百日而聖胎堅矣，三百日而胎仙圓矣　呂子曰：氣之生也，其液亦降矣　吾眞一之水，得不隨而下傳五藏乎　液之生也，其氣亦升矣　吾正陽之氣，得不隨而出重樓乎　眞水隨液下行，則虎不能交龍矣　眞陽隨氣上升，則龍不能交虎矣　如是又安得黃芽歟　子鍾離子曰：腎之氣其生也，如太陽之出海，霧露不能蔽其光，氣壯則眞一之水自成矣　心之液其生也，如嚴天之殺物，噓呼不能散其寒，液成則正陽之氣自盛矣，而強弱未可必也　呂子曰：氣液之生，各有時矣　夫所謂氣盛則水盛，液盛則氣盛夫何盛衰耒之保耶　子鍾離子曰：腎之氣易散，而眞虎難得者也　心之液難聚，而眞龍易失者也　呂子曰：願先生究言之，使學者知大藥之方焉　子鍾離子曰：疾有三：夫飡衛失其宜，起居違其時，則趨於患，其名曰時疾　不持其精，不頤其神，而冒於情欲，則速於老，其名曰年疾　榮（泣）（消）衛除，不能自還，則委於死，其名曰身疾　夫時之疾，世皆知療之矣，顧莫知止老而卻死者也　夫洗腸補肉，換頂續支，古之善醫者然也　孰識返童駐形亦有方乎　一曰內丹，二曰外丹　吾聞昔者高上元君傳外丹之經，蓋言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復之宜，廣成子得之，以教黃帝，黃帝久而不能成焉　廣成子曰：夫心腎之間，有眞氣眞水焉　氣也，水也，其中有眞陰眞陽焉　合而爲之，可比金石矣　於是鍊於崆峒之山，選於八石而用砂，砂之中取汞焉　選於五金而用鉛，鉛之中取白金焉　汞，陽龍也　白金，陰虎也　以其心之火其赫如砂，腎之水其玄如鉛，年之火隨時以合乾坤之策，月之火損益以順文武之宜　其爐三成，其成高九寸，外方內圓，取八方之氣，應四時之候　斯金鼎也，其藏鉛汞如肺焉，其和硫黃如脾焉　三年小成，可以去疾　六年中成，可以延年　九年大成，可以浩劫長存矣　雖然歷古以來，其成者蓋罕焉　此無他，或不辨金石之材，或不通火候，或外行不備，則又安得而餌諸！呂子曰：外丹不足以入聖，敢問內丹何如　子鍾離子曰：外丹豈可淺哉！　夫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　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　老而學道，其必資乎五金八石，以助氣鍊形，而後可也　夫欲恃之以資大，則亦晒矣　子欲知內丹乎　其本出乎心腎者也，其材則龍虎而已爾　故龍虎交而變黃芽矣，黃芽就而分鉛汞矣　呂子曰：鉛汞，外丹也　而此亦云者，何也　子鍾離子曰：抱天一之寶，而爲五金之首者，鉛也，白金之母也　感太陽之氣，而爲衆石之首者，砂也　汞，其子也　鉛中之白金，難取者也　砂中之

求，易失者也　合，斯爲至寶矣　此特言其外者也　試言其內，則吾始胎也，寓寶於純陰之宮，陰陽未判，其神藏於中焉　三百日而胎具矣，五千日而氣充矣　吾嘗察於五行，則其始胎也，精與血而已，其先已有水矣　察於五藏，其精其血以之爲形，其先已有腎矣　腎水之中伏藏乎　受胎之初，交合之眞氣隱於腎　此吾之內鉛也　腎之中生氣，氣中有眞一之水，其名曰虎，吾內鉛之曰金也　腎之氣傳於肝之氣，肝之氣傳於心之氣，心之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　此吾之內汞也　心之液，吾之內砂也　氣中眞液之水，與液中正陽之氣合焉　積而爲胎，傳於黃庭　進火不差，則胎仙化矣　呂子曰：然則內鉛何以取白金乎　內砂何以取汞乎　汞作砂，白金作寶，可得聞乎　子鍾離子曰：內鉛也者，陰陽之眞氣，純粹不雜者也　形既成矣，其氣藏乎其腎之左右，相對同升，於氣是爲元陽之氣　氣中有水，是爲眞一之水　水隨氣升，氣止則水止矣，氣散則水散矣　二者合焉，是爲龍虎交而變黃芽，以成大藥矣　故眞一之水內畜正陽之氣，其猶胎哉！其始即陰留陽，其次用陽鍊陰，於是氣爲精，精爲汞，汞爲珠，珠爲砂，砂爲金丹，而眞氣自生，鍊之斯成神　其化火龍，出大昏之衢，驂玄鶴，以入蓬萊之都矣　呂子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　以氣合氣，氣合生氣　其數不踰乎三十旬　此人所以受用也，而男女別焉　吾丹其何似耶，子鍾離子曰：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　女者，內陽外陰，在外也　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於血而爲男　男者，內陰外陽，精在外也　所謂血者生於心，而無正陽之氣　所謂精者生於腎，而有正陽之氣焉　汞之本也，合眞一之水，入於黃庭　汞以鉛之湯煮焉，鉛以汞之火鍊焉　鉛而不汞，不能發眞一之水　汞而不鉛，不能變純陽之氣　呂子曰：汞，正陽也，即眞一之水爲之胎，至於黃庭，則龍虎已交合，而陰陽兩止矣　以鉛烹之，得無陰極而損其陽乎　何以云氣中生氣，成大藥耶　子鍾離子曰：腎之氣投於心之氣，氣極而生液　其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眞一之水焉　是名龍虎交合者也　曰之所得其旨如黍，置於黃庭，是名金丹大藥者也　黃庭者何也　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濁，其外應四色，其量容二升，其路通八水　既置藥於中，而火不進焉，則散而不能止矣　火進焉，而藥不之汞，則陰中之陽不能止，而特發壑腎之氣，以炎乎下元而已爾　故藥之汞也有時，火之進也有數　先於鉛中假氣以進火，使大藥堅固，以鎮乎下田，斯名採補者也　夫能抽其鉛，增其汞，則肘後飛金晶矣　鉛抽矣，而汞不增，徒還精以補泥丸而已爾　眞氣不能生，而陽神不能成也　汞增矣，而鉛不抽，徒以鍊汞而補丹田，益壽可也，無砂不能變，而金丹不能成矣　呂子曰：賴氣中之水以採藥，假鉛中之氣以進火是已　其所以抽之增之，何理歟　子鍾離子曰：金石者，外藥也，無其情者也　氣液者，內藥也，有其情者也　無其情者，猶能施於物而成寶，寓於人而益壽，況有其情者乎　積日引月，知交合之時，則氣中有氣，煉氣成神矣　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內之氣液，既抽矣，當知所以增焉　既增矣，當知所以抽焉　茲造化之本也　夫冬至也，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爲厥陰，少陽增而爲陽明，厥陰抽而爲少陰，陽明增而爲太陽　不然，則無寒以變溫，溫所以變熱者矣　夏至也，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爲陽明，少陰增而爲厥陰，陽明抽而爲少陽，厥陰增而爲太陰　不然，則無熱以變涼，涼所以變寒者矣　此天地六氣者，升降之抽增之之驗也　若夫月變日魂，已變月魄，前旬有五日，月抽其魄，日增其魂，於是精華滿而照下上矣　不然，則無截生以變上弦，上弦以變既望者也　若夫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旬有五日，日抽其魂，月增其魄，光炎謝而陰魄盈矣　不然，則無既望以變下弦，下弦以變晦朔者也　此日月往復，九六之變，抽之增之之驗也　夫人之鉛者，乃自天地之先焉　因太始而後有太質，萬物之母也　太質而生太素，斯其體者歟，於是乎爲水中之金，斯其用者歟，故曰火中之水，五行之祖，大道之本也　汞之增，則鉛斯抽矣，非內外也，由下田而入上田者也，斯肘後飛金晶者歟！起河車而走龍虎者歟！還精以補泥丸者歟！鉛也，既復抽焉　汞也，則自中降焉，由中田而歸下田者也　始交龍虎，而合以變黃芽，五行之顛倒者也　次抽其鉛，而增其汞，以養胎仙，三田之反覆者也　不如是，龍虎不合，而胎仙不化矣　呂子曰：眞鉛眞汞，所以抽焉，所以增焉，願聞其詳　子鍾離子曰：汞必用鉛，而不可用鉛，故當抽之而入於上宮焉　元氣不傳，還精歸於泥丸　日所得之汞，陰既盡而陽純矣，則其變也　精爲砂，砂爲金，是曰眞鉛　眞鉛者，吾之眞氣合而得之者也　金晶下入丹田，升以鍊其形，其骨金色矣　及乎眞鉛升於內府，其體白矣　故曰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丹鍊形，皆金精往復之功也　自前而後，自後而前，焚身合氣，皆眞氣造化之功也　不抽焉，不增焉，能至是乎　呂子曰：上而上，下而下，後而後，前而前，其度何如　子鍾離子曰：時可升也，不可降也　時可抽也，不

可增也。其來往交流，河車之力也。子鍾離子曰：河車何謂也。子鍾離子曰：人之身其陽少，其陰多，是以水之居其中者爲衆矣，故吾之車行於水者也。車何載歟。負吾之元陽之氣而轉焉者也。其行也，或上或下，或後或前，駕馭乎八瓊，驅馳乎四海，升天也，則上而入崑崙矣。既濟也，則下而奔鳳闕矣。運乎元陽，直入於離宮，載乎眞氣，曲歸於壽府。往來九州，巡行三田，而不息焉。龍虎既交，則黃婆御焉，入於黃庭。汞鉛既分，則金男徙焉，入於金闕。玉泉金液皆載而往集焉。故五行賴之以生成，二氣賴之以交會，順時而下功，皆此車之用也。夫養陽鍊陰，立事無忒者，誰能之乎。乾坤未純，往來其陰陽者，誰能之乎。宇宙未周，交通其氣血者，誰能之乎。自外而內，以旋轉天地純粹之氣，接引吾之元陽者，孰能之乎。自凡而聖，以旋轉陰陽眞正之氣，鍊補吾之元神者，孰能之乎。皆是車之運也。呂子曰：是車也，奚爲之歟。其運用也，亦有方歟。子鍾離子曰：河車者，起於北方正水之中，腎之眞氣之所生正氣者也。方其乾再索於坤而生坎，坎者水也，陰之精也。陽既索於陰矣，則陽返負陰而還位。所過者艮也，震也，巽也。以陽索陰，因陰而取陰焉。運而入於離，承陽而生，斯其載陰而入乎陽者也。坤再索於乾而生離。離者火也，陽之精也。陰既索於陽矣，則陰返抱陽而還位。所過者坤也，兌也，乾也。以陰索陽，因陽而取陽焉。運而入於坎，承陰而生，斯其運陽而入乎陰者也。及採藥於九宮之上，既得之矣，於是下入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載般也。之而上焉，升於內院。夫金玉之液，本乎還丹者也。載之運之，可以鍊形，使水上行焉。君民之火，本乎鍊形者也。載之運之，可以成丹，使火下進焉。斯則五氣朝於元，三花萃於頂歟！載之運之，其亦有時焉，有數焉。神聚則魔至矣，載眞火以焚其軀，則三彭亡焉。藥就則海枯矣，運震漿而沐浴，則八水波焉。呂子曰：嚴今也游其涯，而未涉其源，願申論之。子鍾離子曰：五行顚倒，龍虎交而變黃芽者，此小河車也。三田返復，肘後飛金晶，還精入泥丸，抽鉛增汞而成大藥者，此大河車也。龍虎交而變黃芽矣，鉛汞交而成大藥矣，眞氣生而五氣朝中元矣，元陽神全而三神超內院矣，紫金丹成如玄鶴飛矣，白玉汞就如火龍起矣。或出或入而自如，或往或來而無閡者，此紫河車也。是車也，有三成之等，上中下。三成之後又有三焉。火之聚也，心行之，意使之，用以已疾，其名曰使者車。其既濟也，自上而下，陰陽正合，水火共處，靜而聞雷霆之聲，其名曰雷車。至夫心沒於境，淫牽於情，眞陽之氣感物而散，自內而外，且不息焉，久而趨於冥冥，邪三侵於是運而入於氣府，元陽不能禦矣。故老而衰，疾而死，其名曰破車。呂子曰：紫河車者，何自而行焉。子鍾離子曰：始之以配合陰陽，次之以聚散水火，然後採藥進火，增汞抽鉛，則小河車固當行矣。金晶入於頂，黃庭之藥既成矣，於是一撞三關，直超內院，後起前收，上補下鍊，則大河車固當行矣。金玉之液，所謂還丹鍊形者也。鍊形而後鍊氣，鍊氣而後鍊神，鍊神合道，乃臻於成，此紫河車也。呂子曰：鍊形成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嚴未敢問也。敢問何謂還丹者歟。子鍾離子曰：丹者，非色也，非味也，其丹田者耶。其別有三：上曰神舍，中曰氣府，下曰精穴。精中生氣，於是氣在乎中丹矣。氣中生神，於是神在乎上丹矣。眞水眞氣合而成精，於是精在乎下丹矣。二者孰無之哉！惟其氣生於腎，而未朝於中元，神藏於心，而未超於上院，故精華不能返合，則三丹何所用之！呂子曰：玄中有玄，孰不有命歟。命中無精，非我之氣也，其本於始胎之元氣乎。無精則無氣，非我之神也，其本於始胎之元神乎。故精也，氣也，神也，三田之寶也。夫欲常止於三宮，亦必有道歟。上中下也。子鍾離子曰：氣生腎之中，其中有眞一之水使水還於下丹，則精養靈根，氣自生矣。液生心之中，其中有正陽之氣，使氣還於中丹，則氣養靈源，神自生矣。集靈爲神，合神入道，以還上丹而後仙矣。呂子曰：還者，既往而有所歸者也。其理淵微，嚴未究焉。子鍾離子曰：子知還丹者乎。有小者，有大者，有七返者，有九轉者，有金液者，有玉液者，有以下丹還上丹者，有以上丹還中丹者，有以中丹還下丹者，有以陽還陰者，有以陰還陽者。非徒列其名而已，其亦時不同而功各異也。所云小者，自乎上元者也。下元者，五藏之主，三田之本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順其時焉。當生而引未生，如子母相愛也。

白玉蟾《白真人集》卷二《心遠堂記》

鶴爲禽靈也，何以羣於鸛鷺哉。而且與之巢邱原，飽稻粱，其視衆禽等也。翩然離烟霞，絕風埃，賓青雲，翱碧落，則靈於鸛鷺遠矣。蓮爲華妙也，何以族於菱芡哉。且與之雜處蛙，混泓泥，其視羣華並也。嫣然拔泓渟，濯清冷，媚銀牀，艷玉井，則妙於菱芡多矣。若夫老聃官於柱下，莊周祿於漆園，張魯侯於漢中，許遜宰於旌陽，梅福尉於南昌，當是時，無以異於世人也。逮其精於內固，密行外充，隱化淪景，蹑梵登晨，駕鱗龍，笞鸞鶴，乘雲御氣，嘯風鞭霆，登崑崙，參灝寥，方且動

心駭目，驚而訝之，思而慕之。買酒見奔於其妻，蘇秦見倚於其嫂，無怪也。始其和光混俗之時，若甚側微，而恥其不已若，不人似，或加狎而侮之。至於驚人可喜之事，則羣驚若瘖，聚噪如鼠，殊不知身羈樊籠，志在青漢。呼，鴻飛冥冥，七人何慕焉。離下燕雀，徒自啾啾耳。然聖人初何嘗求異於人，亦未始自表見於世也。魚欲異羣魚，舍水躍岸則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則擒。然雖與之融然相忘，泰然俱化，其所以詣入者，遠甚於彼矣。陶淵明常劉氏曾之季，恥爲斗米之所折腰，去而歸榮衰，終日嫗心於酒，是欲忘世者也。醉夢物我，糠粃天地，滿然無營，泊然不謀，故其詩文超邁羣俗，閣皁黃冠朱君季愈，即清江之邑人。父兄皆簪纓人，獨君遼然，而乞氏之祖，志趣飄逸不可測識。兩轂宮事，數攜琴劍詣京華，所至權貴皆倒屣之。上方紫其裾，錫其冲妙之號。今太極葛仙翁，四十代劍印符籙之壇靡以之。凡於金永龍虎之書，六壬八門三甲五雷之文，尤所精煉，能詩書札槧，且碧瞳紅顊，端是風流表物也。即城潭之龍源，重興善淵觀，以徒黃花鎰主之，何巨源副焉。觀之乎丈，采陶詩心遠之句以扁云，委予記而文之。夫心者，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包乾坤，小入芥要，如玉蓮之不水，如雲之已大，渙然如躍水之魚，超然如跨山之虎，飄然如際雲之鴻，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屈，居山林雖則惟靜，處市井未嘗稍喧，所謂在俗无無俗，居塵不染塵者也。朱君悟大隱居鼈之說，知心遠地自偏之句，曲肱蓬蓬，簞瓢屢空，有詩可鳴，有卷可執，初非蹈世紛而畏維繫也。裴几不受塵，松窗閑白晝，老樹蒼藤之在閣，平沙遠水之在壁，若顧崖狼谷，迅瀨哀湍，平蕪野芳，虬根蛟幹，風昏露曉，月夜星天，不出戶庭，盡在圖籍，心慵眼飽，喉齕耳熱，候門無罷懶之客，橫軒有疲癃之歸，解衣磐礴，據枕流酣，是非不到心，寵辱不到耳，韜形於蓽蓽，融神於宇宙，履大塊如黍米，望長河如建瓴，眼纔已收，心花爲寂，天宇泰定，虛白發光，對境無心，對心無境，已絕雲霄矣，於是朝朝暮暮，師老莊及張許梅葛，而與陶淵明相領會於形影之外，又何須猿鶴之與居，麋鹿之與都，而後爲心遠哉。世之人或以如上所說以爲如何者不足，靜中冷眼一笑耳。世事淡如一盃水也。嗟夫，心一也，人自岐之。所謂溺褻於利祿之途，無得而遠矣。有如窮蹙飄零之士，志在楓宸，有如孤趙嶙拔之士，志在烟霄，是皆其心遠也。然不若四境紅塵，萬竈青烟，處此闌闠，寂若林泉，已如隔羣蓬萊弱水之遠，自非心了如君者能之均一遠耳，未可量也。

又卷七《鶴林問道篇》上

海南白玉蟾，過三山，次紫樞眞官之居，鶴林彭相過之，問以道法之要。曰，愚嘗究金丹大藥之旨，所謂曰月龍虎鉛汞坎離火候鼎天卦象之類，與夫偃月爐未砂鼎等語，名既不一，事復多端，未審一物而分衆名邪，其或衆名而各一物邪。在內求之則無形，在外求之則有象，或妙在作爲，或妙在靜定，古者嘗言有所作爲即非道也，又曰溺於靜是枯坐也，憒然不知其所以入之蹊徑，到之堂奧，願聞其說。答曰，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創爲丹訣，以長生不死之意，以淑人心，其實一理也。其始入也，在乎陰陽五行，其終到也，歸乎混沌無極。如丹法所言，盡有所據，第互立一說，各執一見，所以衆楚不可一齊要在吾所遇所傳所得如何耳。在天則爲日月星辰，在地則爲禽獸草木，在人則爲夫婦男女，以易道言之，則乾坤坎離也，以五運言之，則金木水火也，以藥物言之，則鉛銀砂汞也，以丹道言之，則龍虎烏兎也，用之則有壞爐鼎之名，行之則有升降交合之象，體之則有存亡清濁之變，語之則有陰陽寒暑之候，聖人故曰採以藥物，煉以火候，結而成丹，超凡入聖，所以取之於內而不泥其內象，取之於外而不求其外物，是所謂無物無象者也。謂之先天一炁，混元至精，則是大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之意也。其體或聚或散，如輕煙薄霧然也。其象或有或無，如夢幻泡影然也。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往古來今，本無成壞，第以生死流轉，情識起滅，如浮雲之點太清，如黑風之翳明月，聖人憫世遶遶，詔人修煉，使從無入有謂之成，以有歸無謂之了。其運用之要，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不過煉精成炁，煉炁成神，煉神合道而已。若有作用，實無作用，似乎靜定，即非靜定如龍養珠，如雞抱卵，可以無心會，不可以用心作，可以用心守，不可以勞心爲。此乃修丹之要，人道之元。

又問曰，古者人道以調心爲要，以精思爲妙，精思則是存念也，調心則是把捉也，存念既久，則其念或差，把捉稍緊，則心轉難調，或者謂存念不宜久，把捉不宜緊，愚竊謂曰，存念不久，則其念必不眞，把捉不緊，則此心何可調。答曰，存者有也，亡者無也，存者存我之神，想者想我之身，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有物則可以存，謂之眞想，無物而强存之，謂之妄想，此乃精思存念之妙，操者存也，捨者亡也，操者操眞一之炁，存

者，依太虛之精，凝一神，則萬神俱凝，聚一炁，則萬炁俱聚，順我之物，則可以無心藏之，逆我之物，可以無心順之，至如眞安本室，逆順俱寂，則三際圓通，一靈見耀，此乃把捉調心之要也，蓋緣一念起動，則萬念起，一竅開則九竅閉，此無他，乃是以神馭氣之意，我自無始以來，無名煩惱，業識茫茫，不可消釋於頃刻，而寂息於目前也，故古人有心息相依，息調心靜之語，此非調心乎，又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等語，此非精思乎，先聖有曰，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所以譚眞人云，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只此忘形二字，則是制心之旨，雖然，與其忘形，而心遊萬物，曾未忘之所，不如何耶，吾所以忘者，非惟忘形，亦乃忘心，心境俱忘，湛然常寂

又《鶴林問道篇》下　海南白玉蟾再過螺江之廣，鶴林彭耜詣之，而謂曰，比者嘗聞道於先生，以所問答之辭，著爲鶴林問道篇矣，噫，視之古人三不答四不知者，若未底乎道也，然道本無言，不得已而有言，使其名言若寂，則世人見黃花翠竹謂何物耶，徒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竟視以爲甚高難行之事，當時孔門或以一字仁，一字孝，一字誠，一字禮而用心矣，有嬰空者，有嬰中者，異曰宅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風乎舞雩，詠而歸，不曰無人矣，以曾子之一唯，視其它嘵嘵者爲何如哉，後世聞道，付之風影，（嗚）（嗚）呼，《中庸》謂何，曰誠也，《大學》謂何，曰明德也，無非自正心誠意而始也，以之修身，以之治國平天下，如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則昔人有所謂皇皇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等語，其斯之謂乎，曾不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但以齊物我，一死生，爲虛無妄誕之談，若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古今能幾人哉，今吾之所以步驟乎老釋之域者，蓋亦不敢私爲町畦之說，夫道本無秦楚也，詎可藩籬吾心哉，先生然之否乎，先生曰，然

又問曰，古之繫《易》者，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嘗究之矣，夫性與命，其一理耶，二理耶，答曰，先聖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實一理也

又問曰，昔者曾養鸞煉金液，僧道光煉刀圭，是皆深造乎道者也，然則老氏所謂金液還丹者，先則安爐立鼎，次則知汞識鉛，然後以年月日時採之，以水火符候煉之，故匹配以斤兩，法象以夫婦，結丹頭，飲刀圭，懷聖胎，產嬰兒，則可以身外有身，此修仙者之學也，愚亦嘗入其壺奧，而終有龍虎之疑，烏兔之惑，不知先生能出標月之指乎，答曰，增爐鼎竈，本自虛無，鉛銀砂汞，本自恍惚，水火符候，本自杳冥，年月日時，本自妄幻，然而視之若無，而實有也，在乎斤兩調勻，造化交合，使水火既濟，金土相融，苟或不爾，則黃婆縱丁公而朝奔，姹女抱嬰兒而夜哭，故先輩盡削去導引吐納搬運吞咽呼吸存思動作等事，恐人執著於涕唾精津氣血之小，而不知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之旨也，嗚呼妙哉，結之以片餉，養之以十月，是所謂無中養就嬰兒者也，《大要》則曰，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又曰，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然雖如是，要須親喫雲門餅，莫只垂涎說餬饘

又問曰，老氏之所謂金丹，與大道相去幾何，道無形，安得有所謂龍虎道無名，安得有所謂鉛汞，如金丹者，術耶，道耶，答曰，魏伯陽《參同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可稱還丹，夫金丹者，金則性之義，丹者心之義，其體謂之大道，其用謂之大丹，丹即道也，道即丹也，又能專氣致柔，含光默默，養正持盈，守雌抱一，一心不動，萬緣俱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守得其一，萬法歸一，是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日月得一以明，萬象得一以生，聖人得一而天下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者一之體，一者道之用，人抱道以生，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夫道一而已矣，得其一則後天而死，失其一與物俱腐，築之以一以爲基，採之以一以爲藥，煉之以一以爲火，結之以一以爲丹，養之以一以爲聖胎，運之以一以爲抽添，持之以一以爲固濟，澄之以一以爲沐浴，由一而一，一至於極，謂之脫胎，極其無極，一無所一，與道合眞，與天長存，謂之眞一聖人忘形以養炁，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虛，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子欲得衣，一與之裳，子欲得食，一與之糧，子欲得飲，一與之漿，子欲得居，一與之室，子欲得寒，一與之霜，子欲得熱，一與之湯，虛其心，忘其形，守其一，抱其靈，故能固其精，寶其氣，全其神，三田精滿，五臟氣盈，然後謂之丹成，一一於一，可以長生，先聖有云，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此誠有以也

又問曰，愚夙昔貧幸天假其逢，極荷大慈，剖示元旨，如所問道，則示之以心，如所問禪，亦示之以心，如所問金丹大藥，則又示之以心，愚深知一切惟心矣，恍然若有所得，雖欲喻之，而無物可喻，雖欲言之，而無語可言，噫，愚自髫亂時，素有慕道希仙之意，於今犬馬之齒，三十有三矣，遭遇

旦師，不負素志，非天而何。但天機深遠，道要元微，其於藥物如此分明，而於火候則猶有疑焉。答曰：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二十八宿，六十四卦，十二分野，此乃天地推移，陰陽運度如是也。夫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總計百刻。其間六陽六陰，無非一炁升降在乎人身，則何以異於天地哉。此煉丹之法，所以攢簇五行，會合六卦，法天象地，推日測月，分排卦數，布位星辰，以時易日，內修外應，上水下火，一文一武，故有進退之符，抽添之候，固濟之門，沐浴之時，色象之變，造化之妙，謂之火候，一如月魄之盈虧，潮候之消長。此卻簡易，不容妄傳，以有此身，天能謹之，以其奪天地之造化，盜日月之魂魄故也。吾將盟天以告子矣。先聖有云，雖知藥物而不知神室，則不可結胎，雖知神室而不知火候，則不可成丹，非子其孰能與此。

又《謝仙師寄書詞》

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嚥氣，先天造化，要須聚氣凝神，若要行持，須憑口訣，至簡至易，非色非空，無中養就嬰兒，陰內煉成陽氣，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姹女獨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媒假黃婆，離女坎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焰，煉虛空化作微塵，萬頃冰壺，照世界大如黍米，神歸四大，龜蛇交合之時，氣入四肢，是烏兔鬚羅之處。玉葫蘆進出黃金之液，金蓮當開成白玉之花，正當風冷月明時，誰會山青水綠意。先師口口，基代心心，即一言貫穿，萬卷仙經，但片晌工夫，無窮逸樂。先明三五一，行九陽眞火以煉之，後至萬百千，到嬰兒寶物則成矣。銀山鐵壁，一錐直下打開，金鎖玉關，舉步自然無礙。兒萬里是無疆之境，作千年永不死之人。海變桑田，我在逍遙遊之境。衣臂劫石，同歸無何有之鄉。玉蟾宿志未回，初識箇恪，自嗟蒲柳之質，幾近桑榆之年。老顏猶紅，如有神仙之分，嫩鬢再黑，始歸道德之源。嘆古人六十四歲將謂休，得先聖八十一章來受用，拊膺落涕，緘口捫心，從來作用功勞，捕風捉影，此曰虛無訣法，點鐵成金，恭惟先師泥丸翁翠虛眞人，拓世英雄，補天手段，心傳寰雨深深旨，手握雷霆赫赫權，顧玉蟾三代感師恩，十年得眞駁，說月生於癸酉秋月之夕，盡吐露於乙亥春雨之天，終身懷大寶於杳冥，永劫守元珠之清淨，先覺詔後覺，已銘感於心傳，彼時同此時，愈不忘於道念，忽承鶴使，擲示鸞牋，戒以會於武夷，有身被泪，將捐軀於龍虎，無翅可飛，行雨卧風飡，齊歸侍下，且此山瞻斗仰，甚切愚衷，擢屋角，磨象牙，當效行持之力，攀龍鱗，附鳳翼，願緣津舉之衷，先眞非詞，少伸素志，匪伊聽譴，感激何言。

謝顯道、林伯謙等集《海瓊白眞人語録》卷一

眞師云，或凡或聖，如影隨形，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譬彼日月現於衆水，日月之光本無彼此，隨水而生，逐眼而現，一水千眼千日千月，一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月，如影隨形亦復如是，取亦不得捨亦不得，不取不捨亦不可得。耑問曰，世之所言陰丹陽丹，此外丹耶內丹耶。答曰，外丹難鍊而無成，內丹易鍊而有成，所爲陰丹陽丹者即內丹也，丹者心也，心者神也，陽神謂之陽丹，陰神謂之陰丹，其實皆內丹也，脱胎換骨身外有身，聚則成形散則成炁，此陽神也，一念清靈魂識未散，如夢如影其類乎鬼，此陰神也，今之修丹者可不知此。

眞師告元長曰，赤靈玉文云，東極寶華西極太清，北極騙邪南極大樞，此乃四極，而中極五雷寶掌四極之司，今都天大雷盡出神霄玉樞之上，謂之景霄大雷，景霄雖在神霄之下，乃元始駐蹕之司，向者天眞遣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漢臣授之先師陳翠虛，翠虛以授於我，今以付子，子宜祕之。

眞師曰，神歸浩瀚須彌小，炁入虛無芥子寬，眞師告耑曰，衆謂十一曜呪，誠是太上所說明矣乎，曰，誠哉，曰，嘻，彼呪中有謂甘石推流伏，然甘德石申皆星翁也，即是春秋戰國時人，甘石未生此經先有，豈之於此豈太上語哉，嘻，眞師告元長曰，衆謂世間混元如意之法誠然乎，曰，然，曰，嘻彼法中有呪云，北極佑聖眞君律令，又曰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律令，果衆則可疑也，佑聖乃周時人，天師乃漢時人，若是混元法已在太上之先，亦不應用太上老君律令也，況佑聖與天師乎，何哉謂混元也，嘻，耑問曰，近聞圓通一法嘗竊疑之，彼之法印內圓外方，中有五行外有八卦，省府司院列於四方，以靈寶圓通四字爲宗，以混化玄祕四字爲本，其間掇拾諸法符圖呪訣創爲一家，謂之圓通大法，先生然之否乎，曰，神無方故曰圓，炁無體故曰通，古者圓通之說，即是神炁混合出入虛無，還返混沌，今若以形器卦數爲之，其與眞個圓通不亦遠乎，況古無此法，嗚呼邪師過謬，非衆生咎，眞師告耑云，汝知斗中擎羊陀羅二使者否，曰，願聞其說，曰，擎羊乃人間之字，在天上則是掌善之音，陀羅乃人間之辭，在天上則是都大之字，擎羊使者手執玉瓶金色蓮花，陀羅使者手持金盤白獅首香爐，若世俗之見誤矣，眞師

言，當師資之人，間有甚快樂也　然苦樂常相循環　衆無百年苦有萬劫，今之世者有錢氏守死，無錢氏討死　未見天下人與錢爭命，不與命爭錢　噫　眞師告元長曰，爾知吾所說法皆心法否　曰，知之　曰，如何是心　曰，不知　曰，爾既不知，何以行持　曰，凡所有法無非心法　曰，爾且行持久而知之　知則不知不知則知　爾雖不知何異於知　粘與元長聞斯語已，踴躍悲慨，大有警悟　海瓊君笑而起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　可心證，非智知。○天道无形，杳杳冥冥，可以心冥默證，非世智所能窮盡　若以世智言傳口授者，道之賊也　夫玄解證道之心，如樂人彈弦吹管相似，至於微妙之音，指下而生　此微妙之音，即不能言傳口授　授之弟子，但抑音聲悲而已，言莫能盡也

何謂知？何謂證？○此兩句是覆問之詞

知道智。○此言既明分天道以後，見蕩蕩分明，即察支體，點聰明，離形去智，冥於天道，是之謂含光藏暉，滅迹匿端，內既得之必固守之，使冥其心而無心，冥其身而無身　曰證道之人也　證虛應。○凡守一之元，身中空虛，即天道入身　《西昇經》云：人能虛空无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是名歸道之人　虛无應效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也　若然者，必資虛却其身，空却其心　《西昇經》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无而和氣歸　當證之時，心不著物而凝其思，是之謂內抱和淡，心冥元神也　應无從。○天道應效，無所從來　證之者，不知所然而然，自然矣　夫虛之爲應也，元神虛，覺虛即與天道之氣通　心與道通者，得之矣　老君設无爲之教，教人修道即是空其心也　空其心者，可謂心與道冥矣　夫爲道空心虛身耳，心虛即天道降於心中，天道降即元神靈，元神靈即通於天道　若然者，一切无礙，无所不通也　內自知之，非可說而明矣　心乃通，通於一，萬事畢。○老君告文始先生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矣　而況元神通於一者耶！元神通於一者，是守一之元，積功煉形，形與虛無自然無形道氣合爲一體，即萬事畢矣　若通於一之身，遍滿虛空，能包容千億，世界悉在大身之中，變爲小身，細如微塵，小身之中，又能容納千億世界，神通至此，始云萬事畢矣，可謂道人也

晉真人《晉真人語録》　先生曰：開闢已來，至於今日，這人沉淪，無有休期　此時正遇神仙出世，大道將興　雖一樂天民，爭奈昏愚不等，賢者向道，愚者背道，向道旬生，背道而死　心清意靜，天堂之路　心煩意亂，地獄之門　試問諸公：上天堂好，入地獄好？雖然道之尊，德之貴，豈爲迷愚說哉　若非今世道教興，安得使清淨大機漏於世間，取聰明上士

先生曰：人之修行，先須識取性命宗祖，然後（修）眞以保命，修行須存三，抱元守一爲初　存三者，乃是精、炁、神，眞三寶也　抱元者，抱守元陽眞炁　守一者，守其一點神也　神者，元本在心，心屬南方丙丁火　心中有性，性屬陽　腎者，能生元陽眞炁，炁屬北方壬癸水　水爲命，命屬陰　已上說性命，明知下落　自古及今，人多不識性命，今日顯揚於世

先生曰：學道本來有三　一者一心在想，祇在下丹田仙洞之內，莫放心意散亂，抱元陽眞炁，使是長生，眞道本也　是出死入生之道，是陰陽造化仙爐也　這丹田內，澄心定意，昏昏默默，綿綿不斷，謹守三五年之間，自然丹爐鼎內，二炁相交，溫成一炁，造化成虛無，靈胎仙成器，心中神自靈，師躍歡喜，自歌自舞　大抵神得炁養，炁得神清　《陰符經》云：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炁是神之母，神是炁之子，常使子母相守不離，自然日久神定，仙道成矣　二者既得（神定炁和），然後放四大，莫把捉，坦然修養，道炁自然清清淨淨之中，神即上靈宮，永作目前，更不迴顧也　三者既得神定炁和，應過天年也　放心坦蕩，自在逍遙，無事清閑，乃是無極大道成也　清淨到頭，異日功成行滿，玉皇詔上會，作個無礙人，長生快樂也

先生曰：學道修行，或活神不定，祇是功夫未成，不計年限，且須抱守吾眞人云：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功夫不到頭

先生曰：夫修行施以不謹，功不勤而神不清　持久不負眞行，心不勞而志不狂，精不虧而神不飛

先生曰：嗟見世間人尋師訪道，不肯恭順於人，只說俱能已勝　至於修行，又不肯勤謹愼忍，只憑口說，全無眞功　亦不眞緊修行，以見貧者又無拯救之心　種種虧功失行，到使陰德有虧，於道有違　似此之徒，欲要成仙證道，甚遠矣哉　如今略說道果之因，上天只祇祐眞功眞行，如大善德之人，自可感動天地　經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若要眞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精神，無動無作，眞清眞淨，抱元守一，存神固炁，乃眞功也　若要眞行，須要修行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

爲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眞行也。

先生曰：若人修行養命，先須積行累功。有功無行，道果難成；功行兩全，是謂眞人。

先生曰：吾輩說與教門中人，須是大悟性理，深窮妙道，志在修行學仙。《西昇經》云：除垢止念，淨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此乃妙中無比也。凡有道話往來，且照顧潤身中之寶，勸人向天之道，順天之理，不得毀天謗地。若張淵子，背口發狂言，歸談神中事，此乃得道之人也。但且包容，不得其過。

先生曰：學道之人，切須清淨一身，不得殺生、飲酒、食肉、破戒、犯色。每欲包容萬事，苦己饒人，棄絕嗔怒慳貪，常行忍辱儉約。見人患難，行拯苦之心；見人貧乏，必周急之。好事先人後己，待人謙上和下，以恩復讎。勿見人之過，勿語人之非，暗積陰德，不求人知，惟望天祭，乃合其道人也。

先生曰：大道無方，微妙莫測，聖人體之爲日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背道而喪眞，動感死地，殊不知人在道中，如魚在水中。魚失水則死，人失道則亡。

先生曰：且見經典中言意隱奧，卒難曉解。今祇以世俗之語，開迷指悟。或有未明，更於後代之子孫處求教。儻能解意修行，即許再傳弟子，保命修眞，積慶天涯，救人疾痾爲大行。若受斯文，則九祖滅罪，父母獲福。吾之願心，普救病厄及生死之難。如將此語誑諸人，永入陰山萬劫。

王頤中集《丹陽眞人語録》　師曰：炁之難御，迅若逸馬，唯靜者爲易。必去其外慕，雖覩紛華之在眼前，正如深山窮谷中，方是道人心腸。儻不到無心地面，莫能制御。是知道者，貴於無心也。

師又云：心定則情忘，體虛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自然之理，味者不知，但以爲子孫計，返以學道者爲無益，何不思之甚也。

師曰：予年四十餘，方遇師人道，所以鬢皤然。腹中別有一紺髮者，何由致之？向往關中十餘年，所養神炁耳。譬如空谷中有呼之者，隨呼而應之，豈別物哉，但其中沖虛故也。吾友不信，誠靜處養之，當自知之。

師言：海蟾公本燕國相，一旦悟道，乃絕家累。其詩有：拋離火宅三千口，屏棄門兵百萬家之語。後但乞食自資，逢場作戲，至與娼妓家擔酒携榼，不以爲恥。後來一等學道者，言我從富貴中來，你比他海蟾公不著。

師曰：清靜之道，人能辨之，則盡善盡美矣。故經云：人能常清淨，天地悉歸。言天地者，非外指覆載之天地也，蓋指身中之天地也。人之臍已上爲天，臍已下爲地。若天氣降，地脉通，上下沖和，精氣自固矣。此小任仙所說也。

師曰：守炁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現前，萬慮悉泯，斂身側卧，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矣。

師曰：儒家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昔眞人云以信結友，以恩復讎。可謂至矣。

師在萊州時，有姜禧者，携《呂公傳》呈師。師讀到世人惟務名之與利，不知身之有神，逐物不返，喪盡天眞，其誰咎矣。師乃掩卷謂禧曰：此語實中理矣。然世無悟者，何道之難行也。

有韓淘，字清甫，慕陶淵明、邵堯夫爲人，號安樂園公。師自關右還東牟，道過濟南，邀師到園中，供以素飯。既畢，淘叩首於師曰：淘自幼歲慕道，今已垂白，幸遇我師，願垂一語，以燭愚蒙。師答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以柔弱爲本，以清淨爲基。若施於人，必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炁。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可謂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濛，無所扣詰，今聞妙論，得其門而入矣。

曹、萊二公本儒生也，隳儒學道，多年莫逆。常從容而問曰：師在關右時，如何辦道？曹萊答曰：師父冬夏披一布懶衣，食粗取足，隆冬雪寒，庵中無火，兼時用冷水。其神炁和暢，殊無寒意。如此十年，非腹中有道炁，則不能枝捂矣。

師曰：凡事必當有備，則無患。故爲道者，於少壯之時防其情欲，早爲之備，則神仙可冀。若素髮垂領，志氣衰憊，始欲學道，譬若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師曰：三十六道引，二十四還丹，此乃入道之漸門，不可便爲大道若窮於爐竈，取象於龜蛇，乃無事生事，於性上添僞也。此皆惑人之甚矣。故道家留丹經子書千經萬論，可一言以蔽之曰清淨。

師曰：清淨者，清爲清其心源，淨爲淨其炁海。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撓，故情定而神明生焉。炁海淨則邪欲不能干，故精全而腹實矣。是以澄心如

澄水，養炁如養兒，炁秀則神靈，神靈則炁變，乃清淨所致也　若行有心有爲之功，則有盡之術法也　若行無心無爲之理，乃無盡之清虛也

師曰：無爲者，不思不慮也　愛欲嗔怒，積畜利害，其間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　何況專一清心，淨意養氣，全神飄遊於逍遙之地，入於無何有之鄉

師曰：劉高尚居環堵四十年，別無他事，但虛其心，實其腹，去其華，忘其名，棄其利，清其神，全其氣，丹自結，仙自成　乃有讀之曰：塞其兌，閉其門，昔誦此語，今見斯人，可謂簡且當矣

師曰：無心者，非同猫狗蠢然無心也，務存心於清淨之域，而無邪心也　故俗人無清淨之心，道人無塵垢之心，非所謂俱無心，而與木石猫狗一般也

師曰：不生滅，見如來，悟了之時，免却再投胎　丘君曰：此乃出陰神，若到天庭，忽有雙華飛，方出陽神　此乃初地也

師曰：大道人情遠，無爲妙本基　世間無愛物，煩惱不相隨

師曰：修行人功行未滿，大限到來，聖賢不救死　若不做修行，人大限到來，免他不得

師曰：一念勿絕一世休　龔道昇問曰：湛然常寂時如何？師答曰：將來和湛然，都不用

子清風問曰：修行數年，道眼不明，心地不靈，何也？師曰：別無他事，行道不精爾

師曰：一切男女從無始已來爲有，種種恩愛貪欲，不出輪迴世界　一切胎卵濕化，種種性相，皆因愛欲而生性命　性因愛而生，命因欲而有，皆因愛欲而起逆順，生嫉妬，從此輪迴，綿綿不斷　法言欲淨其土，當淨其心　若心清淨，輪迴自息

師性嗜撥粥，午間則啖一鉢，畢與人談道，訓誘後進不倦　師蓋性慈善君子也　在棗陽時作長短句，有一餐鉢粥罷，須辦十分功之句，學者省此徒飲食端坐，不以道爲事者，其譴累故可知也

師言：學道者，不須廣看經書，亂人心思，妨人道業　若河上公注《道德經》，金陵子注《陰符經》，二者時看亦不妨　亦不如一切不讀，菁盧都地養氣，最爲上策

師言：學道人行住坐卧，不得少頃心不在道　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情於太虛，坐則勾鼻端之息，睡則抱膽下之珠　久而調息，無有間斷，而終日如愚，方是端的功夫，非干造作行持也

師曰：凡初學道，截自今日已往俗事，不得掛心　若有纖毫未除，則道不固　既往事不思，未來事不念，且攄目前爲兒在，便是無事人

師又言：道人不厭貧，貧乃養生之本　饑則餐一鉢粥，睡來鋪一束草，繿繿縷縷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計　故知清淨一事，豪貴人不能得

師過青社，有邀師齋者，在坐有衲僧數人，其中有一僧騁其博辯，以言詰難，紛紜不止　師徐言答曰：倘除一身外，餘事皆不知　其僧赧然失色，不能措辭

師曰：凡作道人，須是剛腸男子，切莫狐疑不決　但念性命事大，力行不退，期於必成　若兒女情多，煙霞志少，非所謂學道者也

師曰：身中之炁不可散，心中之神不可昧，或問曰：何由得氣不散？師曰：身無爲　又曰：何由得神不昧？師曰：心無事　又曰：身心如是，可住庵否？師曰：既處置得下，便好休歇去

師曰：道人心性，塵俗之事，切莫隨逐　若拖條藜杖，嘯風詠月，陶冶情性，有何不可　至於巡門求乞，推來搶去，恰是道人日用家風也

師言：你每初入關時，乞得一頓飯，便喫一頓　今則你每功行少，也揀好處住，揀好食喫，將來成道則休不了，却索還債去

師曰：我初到關中乞化，到一酒肆，有一醉者，毀罵之間，後被他贈一拳，便走，拽住又打一拳，只得忍受　汝曹曾遭此魔障否？弟子答曰：無

師父云：好好遇着，勿諍

師言：祖師道不得着好衣，不得喫好飯，唱歌打令，只要心頭物物不著

師言：我嘗在俗中時，秤肉斟酒，今已成之十數年矣　若食酒肉，亦做神仙，只是較遲了些　若心不懷道，又嗜酒貪羶，徒羨口腹，罪報難逃，終爲下鬼之類也

師言：祖師引四人，謂丘、劉、譚、馬也　看任風子於好德　祖師云：倘聞之，塞破耳，及乎見了，尚握着珍寶，不敢放動　劉師叔亦嘗言之

師言：嘗在環裏思閑話，論及新瓜　道衆聞之，明日造瓜包子，人環食了三枚，罰了三日不得喫飯

師言：祖師嘗使弟子去寧海，乞化些小錢米，我要使用　弟子道：教別

個弟兄去後如何，弟子有願不還鄉里。祖師怒打，到來日面生，打之無數，皆有退心，謝他且師兄勸住，道今不敢相忘。

師言：在鄉時，祖師令弟子入菜園之化，到數日，曾猶豫疑，夜夢師曰：來日長伸着手，做條好漢，上街展手。（初妄心障退，故師發此言也）

師曰：回鄉中，初上街，祖師令總一頭小角兒，面上以胭粉塗之，私心云：不怕撞着兒女相識，只怕撞着親家。每思到范明叔宅，欲少歇，見太親先在宅中，自云違迴休羞麼。

弟子問：《許眞君上升傳》云：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當有八百人登仙，如何？師曰：祖師曾言教萬人裡，王子仙又說來。

師曰：張閣子有一句甚好，每道話往來，但要照顧潤身之寶。師自笑曰：他開鋪席說話，却是勸別人。

師曰：百不歌，十勸非，倘自出意，亦是祖師曾說過之話，肯向成之也。

師言：大抵人多是自誇，俱能已勝，往往不肯恭順於人。

師言：路上拾得驢契，祖師直打到曉，頭面上拳打，有甚數目。

師言人處不信，倘十清風曰是，他有信者，師微哂之。基大成云：師父如此行止，尚人信，清風曰：一個信者，他人，緣此不信。

師曰：深藏白雪非爲恪，廣積黃芽不屬貪。言畢笑曰：如何好麼。又曰：夢裏鑄成無影劍，法中去了有情心。又曰：瑤池殿上青鸞舞，園苑宮中白鶴飛。

師還海上，人家皆嚴持齋戒，投依五會，乃祖師所立。師童聞馬師在登郡時，會衆百餘人，白師曰：弟子等各各沐浴靜居，及戒斷葷酒，已七日矣，願隨清會祈福，以消衆業。師曰：善，公等清淨七日，尚言有福，馬風門人，個個終身清淨，絕嗜欲，斷葷酒，福且多矣。會衆皆禮拜，嘆曰：清淨之教，實不可思議。自是三州之人，比屋受教，漸及十方，聞風信嚮，大教重興，自師而始。

馬鈺《丹陽眞人直言・示門人》　眞人在龍門山重陽會上，謂衆曰：日用者，上不得欺謾天地，常謹謹修行，寸陰可惜，莫虛度日，須索減省，睡眠亦是人之所欲，須要換過，則不是打坐。長要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諸公休起心動念，疾搜性命，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別休認，休生疑，此是端眞實語。惟要長清長淨，勉力行之，但悟萬悟，屢假启心證，欲自退，常自警，命自住，丹自結，仙自做，他人不能替得自家做。修行各各用力，休太急，常逍遙自在。弟子若不是師父說破，不能認此爲妙法，今不敢傳與他人。諸公但請休生疑心，無疑心便是得道之人。常處無爲清淨自然之理，更要發煙火，如此作用，眞神仙也。

師父言曰：十二時辰，天地運行，斡旋造化，還有息否？凡行道之人，切須象天之道，亦要十二時中無暫停住，自己斡旋造化，常要清淨，莫起纖毫塵念，乃是修行。如此行持，做神仙指日成矣。或十二時中，未有一個時辰專心在道，將來怎得了達？受十方施主供養，如何還得？一朝合眼，死入酆都，長劫受苦，永無出期。我今叮嚀，說與汝等如何是道，依此行持，不得錯了。你每行持不到，却道掌教的人不是。各人豈不念己祖生前，造無邊苦業，受無極苦惱，望子孫成道，仗天赦救拔，得生天界。

師父爲衆言曰：汝等每日不可忘日用事，其日用有二：有外日用，有內日用。外日用者，大忌見他人之過，自誇己德，妬賢嫉能，起無明火，嗔俗念，生勝衆之心，人我是非，口業憎愛。內日用者，休起狐疑心，長莫忘於內，若雲遊住坐，亦澄心遣欲，無掛無礙，不染不著，眞清眞淨，逍遙自在，如同一日存思於道，如飢思飯，如渴思漿，稍覺偏頗，即當改正，依此修行，決做神仙矣。必不到錯了，如錯了汝等訕我永墮地獄耳。切須戒之行之。

譚處端《水雲集》卷上《繼丹陽師叔丫髻吟韻》　踵吾海蟾爲宗師，繫玉鍾行動金鼓。撞透中間一點明，跳出鼈童當西舞。我恁喬，不是喬，喬話其中隱不喬。眞正言，無詔語，絕盡塵埃機與慮。提離男，掣坎女，將頷黃婆遊淨土。住與行，坐與睡，或披氈，或紙被，靜靜清清常恁地。半如癡，半似傻，癡傻中間還自曉。這般消息少人知，一味清虛寂淡宜。喜是嗔，嗔是喜，顚倒元來我是你。千魔萬鍊見元初，了了心方到底。

又《示門人語録》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得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有貪嗔癡三毒孽，無明心。師父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悟人所以修行，割情捨愛，摧强挫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本來父母未生時眞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心，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孽障舊來熟境，朦昧眞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虛幻

高愛境界，瞳昧真源，常處如虛室，遊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媾沖和，修行如了此一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黑暗可懼，如箭生一念，不爲清淨，即是罣礙，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皆眞人矣。心清意淨，天堂之路，心荒意亂，地獄之門。

又卷中《神光燦（聲聲慢）》 譚哥昔日，聽養家緣，積孽有若山丘，因遇仙師東歷，海島三州，勸誘頑愚向善，悟輪迴，捨愛迴頭，遊緣過，守清貧柔弱，雲水閑遊，因過懷州仙府，後閑行貴縣，時遇深秋，迤入嚴冬，寒冷，得避無由，不免化些紙布，望諸公，念憶同流，如省悟，結雲朋霞友，物外同修。

又 長眞稽首，遍覆諸賢，修行只要心堅，戰戰兢兢臨上，常恐生愆，淡素清貧柔弱，未安寧，休做詞篇，眞功行，在摧强挫銳，寂寞忘言，無則巡門乞化，對人前休騁，俊雅風顏，藏伏光輝，默默鍛鍊丹田，千朝功夫做就，這些兒暗裏相傳，功行滿，跨祥雲歸去朝元。

又 當初學道，迤入玄門，遊遙物外優遊，自住菴兒日夜，不免尋求，毀動來來往往，惹塵勞，怎悟眞修，這些跡，看何時功滿，得赴瀛洲，暫地廓然猛省，勘元初一點，有甚閑愁，落魄琴就雲水，恣訪仙儔，有似開籠俊鶻，又還如解鏁猿猴，我去也，把般般打破便休。

又 名利逐利，愛慾牽纏，昏昏轉轉迷蒙，虛幻浮華不覺，暗易顏童，百歲雲間電閃，限臨頭，那肯從容，不肯悟，到如斯悔懊，個個還同，悟前途險路，早迴頭步步，却入仙宗，袍布青巾，結交霞友雲朋，休外他搜密妙，認靈源，蓮結丹紅，趣眞處，翫山頭明月清風。

又 茫茫苦海，逐浪隨波，便宜識取抽頭，恩愛妻兒都是，箇世冤讎，因循浮華光景，把元陽，拋撒無休，限到也，看賢家着甚，計脫冥幽，不悟如斯巇嶮，騁機關日夜，計較貪求，頃刻輪迴，千生萬劫沈流，猛捨投玄人妙，免三塗，六道經遊，早下手，與風人物外，結取朋儔。

又 茫茫苦海，逐浪飄淪，凝如蜂蜜蛾燈，一向迷迷妻妾，兒女恩情，遭他恁般繫絆，限臨頭，獨赴泉冥，如省悟，棄浮華恩愛，處靜修行，細細舉情疏滅，漸棲心養氣，隱跡埋名，淡飯麤衣，默默保鍊靈明，迤面眞人現也，向無中，金玉成形，大丹熟，這一靈眞性，永永存存。

又《贈穆先生》 修行門戶，叙次迤期，先須屏去伏羞，猛捨腦情寂寞，瀟灑相宜，無則街前展手，禦寒時，紙布爲衣，隨緣過，守清貧柔弱，火滅心低，日用擒猿縛馬，處無爲清淨，暗契眞師，境滅心忘，神凝氣結靈芝，得得逍遙自在，任詩詞，勸誘愚迷，功行滿，指蓬瀛路穩，跨鶴雲歸。

又《贈趙先生》 趙伯大道，猛烈投玄，割除頓悟浮華，對境修持不若，火長蓮花，予今誠言少付，遇戈矛，覓納教他，若有病，便菴中如死，也莫還家，常做如斯堅志，管聖賢暗裏，照鑒無差，火滅煙消，靈臺自吐黃芽，無私性停命住，意心清，玉結丹砂，功行滿，赴蓬萊鶴引，彩仗雲霞。

又《贈張九郎》 天堂地府，善惡由心，死生迷悟爭先，悟捨家緣忘心，展手街前，淡素清貧柔弱，任雲水，遊歷飄然，詩堅志，守天長地久，永永綿綿，舊孽如將消盡，定聖賢玄妙，暗裏相傳，意淨心清，自是寶結丹田，若有分毫故犯，返招殃，罪孽難言，如了了，赴蓬萊三島，做個神仙。

又《寄長安馮師兄》 勸人行善，自做修行，兩般於道相宜，須避俗中鄉土，旦要相違，妙藥沈痾救護，更不擇，貴賤高低，自然理，傚隴西師父，戒行行持，修鍊須憑猛志，似大川山嶽，安穩無移，外行周圓，他日得處無爲，雲水逍遙自在，氣神和，功行雙齊，大丹熟，指蓬瀛穩路，携朵雲歸。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時師在盤山，普說云：大凡初機學道之人，若便向言不得處理會，無着落，沒依倚，必生疑惑，爲心上沒工夫，便信不及，信不及必不能行，行不得則胡學亂學，久而退怠，今且說與汝等，眼前見得底，耳裏聽得底，信得及處行去，從粗入妙亦不誤汝，雖是聲色，便是道之用也，如何是信得及處？汝豈不見許大虛空，及天地日月，山水風雲，此不是眼前分明見得底，便是修行底榜樣，便是入道底門戶也，且如雲之出山，無心往來，飄飄自在，境上物上排他不住，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風之鼓動，吹噓萬物，忽往忽來，略無凝滯，不留影跡，草木叢林礙他不住，翛然過去，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大山，巍巍峨峨，穩穩當當，不搖不動，一切物來觸他不得，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水之爲物，性柔就下，利

益羣品，不與物競，隨方就圓，本性澄湛，至於積成江海，容納百川，不分彼此，魚鱉蝦蟹盡數包容。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日月，容光必照，公而無私，明白四達，晝夜不寐，晃朗無邊。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天之在上，其體常清，清而能容，無所不覆，於彼萬有，利而不害。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大地之寧，寂然不動，負荷萬物，無黨無偏。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虛空廣大，無有邊際，無所不容，無所不包，有識無情，天蓋地載，包而不辨，非動非靜，不有不無，不即萬事，不離萬事，有天之清，有地之靜，有日月之明，有萬物之變化，虛空一如也。道人之心亦當如此。道同天地，其用若此。體在其中，工夫到日，自然會得，動用合道，自有主者。若更覓言思路絕處，則失之矣。既入玄門，各宜勉之。

或問曰：初心學人，修煉心地，如何入門？答云：把從來恩愛眷戀，圖謀較計，前思后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刀兩段去。又把所著底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攀緣愛念，私心邪心，利心欲心，一一罷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所染，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護持照顧，謹言語，節飲食，省睡眠，表裏相助，塵垢淨盡，一物不留。他時自然顯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個無上道人也。

或問曰：修行之人如何得清靜？答云：心不逐物，謂之安心。心不愛物，謂之虛心。心安而虛，便是清靜。清靜便是道也。

或問曰：修行人多說除情去欲，此已上更有理麼？答云：除了情，到無情，除了欲，得無欲，無情無欲底，則汝道這個是甚麼。

或問曰：修行人投投要不昧，如何得不昧？答云：初心未煉，昏人不知，不會收縱，遇境遇物，一向著將去，顧頂糢糊，只待困了方休，不明自己，便是昧了也。便與托生底一般，不知不覺透在別個殼子內，只待報盡方回，此爲昧了故也。若專用知專用覺，又被知覺昧了。修行人若於二六時中，點檢自己，不被一切點污，境上物上輕快過去，便是不昧也。

或問曰：性命之事如何護持？答云：若在萬塵境界內來去受繼，雖相應和，要自作得主，不一向逐他去，事不礙心，心不礙事，如護眼睛，但有纖塵，合眼不受，如此保護，久久見功。但心有受，即被他物引將去也，便作主不得。

或問曰：某念念相續，掃除不盡，如何即是？答云：朝日掃心地，掃着越不靜，欲要心地靜，撇下萬緣柄。其人拜謝。

或問曰：自來修行之人，必先立志，如何立志？答云：每在動處靜處，一切境界裏，行住坐卧念念在道，逢魔不變，遇害不遷，安穩處亦如此，嶮巇處亦如此。拚此一身，更無回顧，精進直前，生死不懼，便是個有志底人。故經云：强行者有志。

師到南宮，於長眞觀夜坐，對衆普說：初心出家，未能獨立，須仗叢林或結道伴，遞相扶持，不至偏頗。然有三等，有雲朋霞友，有良朋知友，有狂朋怪友。凡有志節，鍊心地，究罪福，絕塵情，逍遙方外，同志相求，遂與爲友。此等謂之雲朋霞友也。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住故也。又有習學經教，琴書吟詠，高談闊論，褒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以其雖不鍊心，亦不能作惡故也。又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看經典，不顧罪福，出語乖訛，作事狂蕩，觸着一毛便起爭鬥，誇强逞俊，恃力持勝，欺壓良善，相率成黨。此等之人謂之狂朋怪友。此三等人身謝之後，各有安置去處，隨其功業各得受報。其雲朋霞友，升入無形，遊宴玉京，或爲神仙，或爲天官。其良朋知友，躭心未盡，不出人倫，往復受報。其狂朋怪友，受了十方供養，全無功德填還口債，或墮酆都，或墮傍生，輪迴苦趣。若到如斯，悔之何及。聰明達人，細細思之，各尋長便。

或問曰：學人如何是覺性？答云：指東畫西，這般虛頭且休，不如下些實工夫去。謂如心上有底情欲煩惱，人我無明等，喻似面前有一眼大琉璃滑井，若絲毫不照顧，便墮在裏許，萬劫不得出。若先見人識破，方欲下脚，急須退步。只這個急退步，照顧底，便是汝覺性也。若分明墮在人我窠裏，猶自指空畫空，說向上事如何，干甚覺性事。

或問曰：如何是定性？師乃移位近前，正身默坐良久。云：汝問甚麼定性，其人不省，傍有先生，起而稽首謝之。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其人大笑而已。

或問曰：學人本爲生死大事，求之不明，以至狂蕩，其意如何？答云：一念無生，即無死也。不能如此者，蓋心上有情，性上有塵，情塵般卓，生死不停。欲求解脫，隨遇即遣，遣之又遣，以致絲毫不存，本源清淨，不逐聲，不逐色，隨處自在，虛靜瀟洒，天長地久，自明眞宰。蓋心正則事事正，心邪則事事邪。內既有主，則人愛底不愛，人嫌底不嫌，從來舊習，般般裂轉，六

識既空，眞體常靜，更有何生死可懼　若到如此田地，却有一向沒收沒捨，藏伏不住，似著邪著崇底一般，向外馳騁，狂狂蕩蕩，便是神氣散亂，作主不得，便認作眞懽眞樂，却不知無懽之懽，乃眞懽也，無樂之樂，乃眞樂也，無知之知，乃眞知也　今爲識神所役，邪氣入心，一向狂蕩，無藥可療也　學古人行歌立舞，殊不知當時亦是解粘釋縛，別有得處，以此自樂，豈肯縱心顚蹶，以誑惑世人哉

或問曰：開眼有塵境，合眼有夢境，衆中有逆順境，如何得安穩去？答曰：修行人收心爲本，逢着逆境懽喜過去，遇着順境無心過去，一切塵境干己甚事　凡在衆中，雖三歲小童不敢逆着，不敢觸犯着，常時饒者，一切人逆着自己，觸犯自己，常是忍者　忍過饒過，自有功課　一切人皆敬者，一切難處自承當者　久久應過，心地純熟，在處安穩　一切境界，平常過去，更無動心處，向諸境萬緣裏，心得安穩，更不沾一塵，淨灑灑地，晝夜不昧，便合聖賢心也

或問曰：識得一，萬事畢　又有云：抱元守一，則一者是甚麼？師云：乃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也　既知有此，即墮於數，則不能一矣　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萬，如何守得？不若和一也無　故祖師云：抱元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　這個一也無處，却明出自己本分來，却不無也　故經云：知窓不窓，知色不色，名爲照？

或問曰：出家人有學古人公案者，有學經書者，有云古教中照心是否？師云：修行人本錬自心，從凡入聖　出家以來，却不肯以心爲事，只向他古人言句裏搜尋，紙上文字裏作活計，尋行數墨，葛藤自纏，費盡工夫，濟甚麼事　及至閻老來喚，一句也使不着，一字也使不得　却不如百事不知，懵懂過日的，却有些似　把如今着恁尋趁工夫，向自己本分事上尋趁，則不到得虛度時光

問：如何是自己本分事？只這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從道裏稟受得來，自古及今，清淨常然，更嫌少甚？自徹理得明白，便是超凡入聖底憑據　若信得及，便截日下功理會去　自家亦有如此公案，更數他別人珍寶作甚麼？快便自受用去，管取今已後，不被他人瞞也

師因有作務，普說云：昔東堂下有張仙者，爲木匠，不曾逆人，謙卑柔順，未嘗怒形於色　衆皆許可而常讚歎，遂聞於眞人　眞人曰：未也，試過則可　喚如黃金，未曾鍊過，不見眞僞　一日令造坐榻，其人應聲而作　工未畢，又令作門窗，亦姑隨之，已有慢意　工未及半，又令作匣子數個，其人使不肯　遂於眞人前辯證，欲了却一事，更作一事　眞人乃云：前因衆人許汝，能應人不逆，未曾動心，今日却試脫也　修行之人，至如錬心應事，內先有主，自在安和，外應於事，百發百中，何者爲先，何者爲後？從緊處應，粉骨碎身，惟心莫動　至如先作這一件又如何，先作那一件又如何？俱是假物，有甚定體　心要死，機要活，只據目前緊處應將去，不平穩穩，不動不昧，此所謂常應常靜也

或問曰：有人云業通三世，果有否？答云：豈不聞古人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　昔有人背生惡瘡，痛不可忍，膿血交流，尋於無人處自縊而死　似此等人，自己性分又不了，又不肯承受宿世膿血債負，雖自致死，再出頭來亦要償他　何以知此爲宿業耶？前代章宗朝，有一駙馬，除彰德府大尹，其性酷虐，但心不喜，無故捶撻奴僕　一日坐屈上或生痒痛，撞之則去皮，漸次血肉分裂，如新拷掠者，痛不可加，以致命終　以是知膿血債負，必然有報　豈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　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辯證　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　況復大意好還，乃至人間恩怨相傷，無非冤債　近聞長春眞人初住北方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襲千戶，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問眞人　眞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訖　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　眞人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既相對，正合填還　後三年，果得贖裳出家，却來詣長春宮，參見眞人　以從來奉善，却得此報，門衆方信，拜謝而已

又　或問曰：某下三年死工夫，可以脫得輪迴麼？答云：修行之人，當立決定志，時時刻刻，精進煉心，不預未來，豈敢內存勝心，便要超脫　昔行道人初出家來，乃大言云：某巖輪迴小可，着些工夫便是免了　有志下功，不測篤疾纏身，數年不愈，漸消其志　此豈可以勝心爲之哉

或問曰：某於山中獨行獨坐，親見山神報未來事，是眞麼？答云：常人之心，依着萬塵，蒙昧不明，初機出家，磨鍊塵心，偶然得靜，乍見靜境，便生別個景象，神頭鬼面，認是心地，乃自歡喜，歌舞不休　或有自見知未來事

者，或空中聞人預報前事，及有應驗者，或有親見過去師眞神人，來到目前付囑心地事者。若有心承認，便是着邪，若不除去，養成心病，無法可療。豈不聞古人云：見聞覺知，亦是病患。況是眼見耳聞心思裏，皆屬聲色境界。豈不聞經云：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言之不可及，思之不可至也。今已聲色上認爲眞，便是落邪道也。昔有道人靜坐中，或覺口中有酒味，又夢見人送酒，明日果有人送酒來。此是心空神應，不爲奇特，認之則着邪也。又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遊，數百步復迴，乃見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數次，亦不爲奇特，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只爭些子分明。若認爲功，便是着邪也。俚語云：萬般祥瑞不如無，平等安穩却合道也。

師因衆論智藏開時，辭源湧出，乃云：修行之人，初心離境，如鏡乍明，智藏忽開，舉意成章，不可住着。若心印定，不感而用，變成狂慧，到了無功，只是神用，非道體也。不可馳騁以爲伎能，但涵養則有功也。

師因人議住山，乃云：修行之人，物來要識破，境來要應過。應過一番，便同應過一舉。昔有道人住山，草衣木食，誓不下山，以爲屏盡塵俗之累。一日忽有二人，各持兵仗來索飲食。先生旋煮山果以待之。未及軟，其一人就釜中手取而嘗，怒而言曰：此等物以與人食，便欲搗去釜裏。先生初不言，見此二人怒色，兼以惡言激切。先生密謀，乃因事出外，探得所藏之棒，手按大呼云：二人出來，禍等未必近得我。二人出門突曰：先生住山，養成如此勝心，不如下山爲俗人去。二人遂行，望之忽不見。先生方疑是聖賢校勘，悔之而已。此是境上試不過也。

姬志真《心賦》　性本於道，情生乃心。聚根塵之淵藪，領善惡之喉衿。念念遷流，往不停而今不止；新新嗣續，動斯顯而寂斯沉。當其非有非無，爲想爲識。出則麗事而著物，動則隨聲而逐色。捨之不可去，取之不可得。立總羣魔之帥，浩劫常然；坐爲三業之魁，無時自克。若乃塵慮靜盡，神明晏居，光發寒灰之焰，祥生特室之虛。隨大無外，藏微有餘。脫盡塵纖，到不知，而若近承當穩密。隨所用以皆如，至於撥火然香，烹茶掃地。信手拈來者，物物相應；隨身放下者，頭頭皆是。江河淮海勢雖異，而水無殊；釵釧鉼盤用有差，而金不二。若乃隨宜變態，逐境生緣，其靜也凝而地，其動也懸而天。應於足，則移步盤膝；應於手，則握掌成拳。作止擡拈，擾獨化無形之主；見聞知覺，占當機用事之先。若夫超越乎十地、三乘，籠絡乎五行、四象。在中立而不倚，能內保而不蕩。暫矜向上之消息，即墮今時之伎癢。洙泗宗風何所在，入室升堂；漆園妙處若爲將，推門放杖。偉哉！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珠璨玄虛之上，丹圓寶鼎之中。混乾坤爲一體，奪造化與同功。無象無私，若春陽之及物；不留不礙，如秋月之行空。喧、順事而安者，就路還家；因物而用者，隨流得妙。大量江海兮，無所不納；高懸日月兮，何方不照。物我一域，有無同徼。斯乃五常百行之樞機，萬聖羣眞之總要。

又《功行說》六　歷代宗師所云眞行，又言內功外行，雖聞其略，未得其詳，以致學者久而疑怠。其初莫不苦心勞形，依倚邊徼，扭捏做造，歷久無驗，疑心漸生，信心漸減，退而不進，抽換不過，依舊與尋俗凡心無異者，何也？蓋從來顚頇本眞，狂爲妄作，不肯參求學人腳迹，不於自己心上着功夫故也。自心無功，安能圓修萬行？勉強而爲，不久退怠，此所謂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以此多疑，中道而倦，殊不知道即是心，心即是道，道心歷久，即是眞功，利益一切，即是眞行。功非自外，皆從心得，故曰『內功』；用則利物，故曰『外行』。眞功難積，以信不足故也；凡心難泯，以不專精故也。何謂凡心？乃一切利欲私邪，是非人我，趨諂與奪，謾昧詐僞，種種我相情識，皆凡心也。若存一念，眞功不就。色色除盡，方始露出元本眞靈，明明灑灑，自得受用，如意自在，若續成金，更無變壞，然後自利利他，濟物利生，方便接引，一針一草，皆實功實行。功行兩全，上合天地，心與道通，生死不能役，造化不能拘，報盡乘化，入於寥天，一所謂功成行滿也。

又《辯疑說》七　眞僞相雜，邪正殽混，魚目入珠，不可不辯，不可不擇。如人採藥，須識方土，次辯眞僞，揀擇詳細，或去苗，或去心，或去皮，依法製度，然後可用。況在塵凡，淪流浩劫，必得眞方，方能脫離。在人僞中，既能發心求向上事，故不可不擇焉。人之僞心，結習萬劫，私邪頑鈍，猶如鑛石，若鍛鍊不得成金，須求匠手置之洪鑪，鍊去滓穢，可爲萬器，既已成金，不復變壞，百鍊如故。故人性修鍊，亦復如是。凡人之形，血肉皮膚，毛髮筋骨，種種穢污不潔，俱非眞實，不久化爲塵土。人孰不知，然皆認此爲我，不知我寄此中。自古至今，生生化化，則何者爲眞邪？必其不生死者，乃吾之眞也。今一念起便是生，一念滅便是化，則一念未起滅之時，此處豈非主生滅邪？思之不可得。此不可得之處，便是古今不壞常然之眞宗也，故於此

而安之則幸矣　一念未生之時，此亘古之良心也　此心虛靜，如鏡之明，如淵之清，然不可如木石金水無情，須有正念　如奉上則以敬，在中接下則以慈，在中爲臣子則以忠孝，在中交友則以誠信，在中方外者則以眞實，在中物感則應而未離，其大常如此　雖應而如鏡中影像，應而不藏，終身不弊　然天下之人，多不得自己良心，而專記古人腳迹，以應於世　至於臨事利害之間，皆失所守者，以無本柄故也　學道者，思之清靜本然，中而爲塵境所誘，即生六欲七情，是非人我，種種惡心，私心，邪心，欲心，皆妄想不眞，以敗良心　初學道者，力不能勝，當專精制服，得本眞惺灑，一塵不染，方得自在，性月圓明，種種諸妄不復生矣　長春眞人所謂：千古聖賢同一軌，亘初特得從心起，則亘初清靜本然之心，萬法皆從此起，千聖不能出於是，又名靈明眞人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　蓋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也　學道之人，有以論造化者　夫造者自無而之有，因感而生曰造；化者自有而之無，因形而易曰化　若言造化即墮化，機終不自由，以有心下度，故未至於鬼神不測處　神鬼不能測，則造化從何而至哉？此能役造化者也，何不勉之而止於造化而已　學道之人，有專論五行、四象者，或於假物五藏相生相剋處用心，終成個甚？殊不知五行、四象，道之枝葉，何不求其大本大宗，而特於稍末致意，勞而無功也　豈不聞古人云：但得本，莫問末，有本則末自應矣　夫道包一氣，一氣含萬象，五行不言而在中矣　一氣與道，果何在哉？功到自知矣　凡得其宗者，不推其事，其事自正；得其本者，不求其末，其末自應　即動靜而非動靜，乃能主動靜　靜則息慮忘情，動則安人利物，此與天道冥符，微存不眞則失之矣　久久行之，其功甚大，則與《南華經》云：動而與陽同波，靜而與陰同德意同　在靜而安者，寂然滿然，忘吾身之所有，至於塵境擾擾，非干己事，心常安定，見如不見，聞如不聞，雖行鬧市稠人之中，如無所見　雖然靜定，豈同木石？蓋涵養如是，有感即應，問之而答，引之即行，逆之即退　蓋與艮卦同意，心不存事，來者不預，往者不追，見在無滯，可爲虛而能移，置實至誠於中，則無僞矣　是謂虛實相通，乃大同也　丹經秘訣，異名異相，皆眞心之所爲，非形質塵土，即眼見耳聞聲色之物色，然不若求無名之樸，出於名相之表　以淺識之人，未易得此，若得之者，名相無窮，不言而在中矣，何必辯之

又《評心評》一　歷代宗師，千經萬論，橫說豎說，種種名相，不出此心而已　又名本來面目，又名空劫已前自己，又名清靜本然，又名物之初，又名吾宗，又名混成之物，又名靈明　功成爲道，往古來今，師師相授，心心相傳，豈在六耳不聞，向沒人處密傳口訣，以惑愚迷者哉！大抵以心論心，心不自得；忘言忘意，此心乃眞　非隱而不傳也，不能受故也　以致摘花摘葉，口頭取辯，終莫能明矣　所謂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也　昔者重陽祖師甘河飲水，頓然開悟，如桶底脫豁爾，露出自己本分天眞，清靜無爲，妙明之心，萬塵削落，如雲似水，亘古常然，更於活死人墓，涵養護持，成就如是，神通自在，應變無方　厥後丹陽眞人因遇而立，密傳此心，行歌立舞，號爲癲童，朝暮如醉，抽胎換骨，日新一日　以至代代師眞，殊塗同歸，皆傳此心，與祖無二，相繼不絕，或顯或隱，得者無數，與道冥符，升入無形　此豈能使凡情獨惡容易而知見哉！　人人具有是心，但所用有差，自致紅塵汩沒，欲境纏綿，墮生死中，人輪迴趣　蓋以私邪利欲，種種惡見，智識情識，隨聲逐色，作主不得，一向沉埋，終無解脫　乃知上天入地，安危升降，仙凡苦樂，善惡眞僞，生死得失，千頭萬緒，莫不因心。既會用心，何勞外覓　當急於二六時中，動靜境裏，專一體究自己本分眞心，當損即損，僞者去之，眞者存之，剋日功成，飛騰自在，無窮受用，即與祖師勘同不二　此所謂吾道密傳者，神通變化，全在涵養，不可具述，學者勉之

又《邪正評》二　天下之異道者，各有所宗，或宗道，或宗儒，或宗釋所宗雖異，其所主者心也　心之所修，以無爲清靜，明眞削僞者，爲虛玄之道；習忠孝廉潔，爲君子之道；行仁義禮智，爲君子之道；通天地，合造化，利人物者，則爲聖人之道；蓄是非彼我，利欲私邪，毀譽爭競者，則爲小人之道　如此所行善惡不同，同根於心矣　然於心未萌寂然之時，三才四象，於中包括，物我洪纖，莫不皆同，此則亘古常然之眞性　因外所感，出而應用，則行眞實至誠，善利救拔，慈愛恭敬，視天下之物乃至昆蟲草木，皆同己身者，此則良心之妙用也　以此爲性之常，以此爲心之用，雖爲釋爲道，不爲正而何？　若用邪僻偏黨，利欲同異，彼此毀譽，情識不平，利己害他，護昧誑誕，虛頭浪舌，不爲邪而何？　故心行不正，謂之邪道　不見己而見他，謂之外道　凡不責人而求諸己，及能保護本命元神　無爲清靜，與天地體用相合，外行端正，無取舍心者，所謂正道　學者審思之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六《中黃先生問答》　或問：奉道之士，

居處端莊，齋戒沐浴，以崇香火，可得謂之淨乎？

答　愚聞之師曰：淨不染物　如上所問，是謂外貌之淨　然就裏必索要淨，方謂之內外交養　大概無別說，只要除去欲念便是淨　就裏除去邪惡之念，外面便無不好的行　檢前輩云：通身要得無枝葉，先向根頭下一刀　其次要懲忿　據愚見觀之，忿亦只是欲，以其有意必固我，非欲而何？淘汰到無的田地，卻是公心也　公能生明，所以曰欲淨則理明　但靜觀人，被一私纏繞的，則胸次之理頓昏矣　尚且對人爭辨曰，我是公心，殊不知衆心以爲不公矣。只我自己道是公心，怎濟得事？夫心如何肯印可？又有人雖自信是公心，行事往往發揚有過當處，言語有不節省處，俗語謂之無良，公道名稱便不中聽了，以其縱不貪利亦是貪名　又有是假公行私的，皆不合聖賢之道，不合天心　用得多了，積得久了，後地卻有不美的招感上身來　何如遇事觸物時，平心定氣說出公道話來，則人心自然畏服，不肯爲非矣　但涉忒做作處，便是不美　若能方便，以理化導，是省多少氣，亦且上合天心，無欲故淨，於此尤可信　學到此時，方得謂之能淨

又問：遇事接物，必洞燭善惡邪正，是非曲直，可得謂之明乎？

答：愚聞之師曰，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　如前所問明矣，未極明也　若爲己之學，洞燭此理，但行善的正的，是的直的，道子固是不差池了　若待他人之道，洞燭其惡的邪的，非的曲的，不隨他轉爲是　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　但當生大慈憐憫的心，方便譬喻，引之歸於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若忿嫉於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修怨矣，何取其爲明哉　先覺有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博辯大言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豈是明哲保身之道？似此固能洞燭眼前，而未能洞燭未來也　故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學到此時，方得謂之能明

又問：生平未嘗仕宦，無致君澤民之事，雖有忠心，將何所施？

答曰：是何言歟？如此，則人人必仕宦而後用心於忠乎？師曰：人之心君，爲萬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卽不忠也　大概仕宦之人，固當以致君澤民行事，不仕宦者，亦合念念在於不欺心、不昧理，緊要處先自不妄語，始能如前哲所言，方免爲不忠之人　爲學至此，方謂之能忠

李道純《照妄圖說》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卽道心也，妄心卽人心也。"道心惟微"，謂微妙而難見也　"人心惟危"，謂危殆而不安也　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爾　惟"允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動，危者安平，微者昭著　到此，有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二《坐忘說》　坐者，止動也　忘者，息念也　非坐則不能止其役，非忘則不能息其思　役不止，則神不靜思不息，則心不寧　非止形息役，靜慮忘思，不可得而有此道也　故古人立止觀二法，對治散昏二病　止者，止其散，卽散歸於定　觀者，觀其昏，卽昏復於慧　非定力不能止其散，非返照不能明其昏　古之上士莫不由此而求之，所以顏回惰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　子棋隱几而坐，喪乎吾我　明道坐如泥塑人　許君曰：靜定棲神，無生雜想　廣成子曰：毋視毋聽，抱神以靜　西王母曰：無勞汝形，毋搖汝精，廬山六載，少室九年，又有脇不至席，身不離座，身心不動，入乎大寂　釋門若此者甚衆，不過止散而照昏也　不假坐養，聖胎何以克成，定慧大事明了，任意逍遙　事若未明，不宜廢坐　雖然冥頑兀坐，又謂鬼窟黑山，外靜內動，名曰坐馳　若此謂之坐忘，又不可也

又《降伏其心說》　人心最老最險，易於動搖　瞬息之間，遍歷萬物　其貪也，猶虎狼鷹鸇　其毒也，猶蝮蠍蚖蛇　縱之則萬騎奔風，放之則羣猴擲樹　其中物也，如戈矛劍戟　其用謀也，如羅網鈎鉗　享千鍾利祿，不以爲足　居九層樓閣，不以爲榮　萬物皆可測其情，惟人心不可得而測也　今以何者而降伏之？必也先之以知足，繼之以寡，抑其縱，斂其放，散其戈戟，去其網罟　忘其富貴，一其馳散　靜其念慮，割其恩怨　喜怒哀樂，寢而不發　顯倒夢想，默而遠離　六欲不興，七情不繆　世間一切理事境界，併不掛懷，若月停止水，雲散太虛，無爲自然，如如不動　若此可爲降伏也　猶外敵之降於中國，羣臣之伏太君　然後安危保險，棄甲揩兵，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此心天下之太平也

又《仰山禪房座右銘》　卽此身心爲佛法，休從外象推尋　明之無古亦無今　大圓平等智，卽是本來心　戒定慧根須決定，貪嗔煩惱無侵　六塵五蘊總邪陰。若人如是會，大地變黃金。

除雲消散
則般若

慈悲　慈救衆生　遂則無明悟慧月流空
悲於一切　十二時中
提防衆欲　行住坐卧總是眞如
戒　禁欲百非　心常如一
五陰廓落

布施　惠濟貧窮　五蘊皆空　便爲菩薩
廣施陰德　一性圓明
佛道者心
佛卽是心　卽心定佛
大圓智鏡　諒不由他

慧　反觀自心　貪愛若滅
照彼昏昧　無貪　煩惱自無
道不遠人
耳等眞空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弘之在我

精進　晝夜孜孜　識塵清靜
六根清淨　卽同如來
善念不退　法身獨露
日用中間

定　安心止散　知覺見聞　無非妙用
靜慮澄神　頭頭具足

忍辱　能忍其辱　福德日生
塵勞不礙
寒則煩惱通則菩薩
覺性現前

惟此法門爲最直，明心見性爲先。如來一大事因緣，了明眞的意，卽便是金仙。布施慈悲兼忍辱，無貪精進常然。運情平等倘無偏，此心如不昧，勝月火中蓮。

知覺見聞皆妙用，住行坐卧如如。朝昏百刻莫虛拘，物情如不著，此卽是工夫。無我無人無住相，眞然委鑒玄虛。圓明具足了無餘，竿頭須進一步，午夜月輪孤。

又《仰山丹房座右銘》　但把心爲汞鼎，〔此身〕便作鉛鑪。汞鉛二味結玄珠。一粒大如黍米，若能過住十三徒，生死何干吾事。

意馬繩奔汞失，心猿微動鉛枯。

陰陽停合　和而不流卽是沐浴　藏基四肢
調息漸香　鼻
知雄守雌　魄守在肺　綿綿若存卽是火候　調理中合
炁　元炁常存　含光默默
含光隱景　眼　都攝六根
五炁朝元卽是採藥　總歸無念
魂守在肝

娘生之身卽是丹鼎　負陰抱陽
玄牝之門　含眞抱一　停思息慮　盡在吾身
天在之根　神　元神自居　脾　意守在脾
烹鍊汞鉛　日用之心卽是金鼎
不離方寸

耳　絕音止聽　戢精炁神
精存在腎　三花結葉卽是丹頭
融成一片

精　知白守黑　十二時中
時時不怠卽是工夫　心常如一
元精不散　薄味寡言
〔〕　神守在心　毫髮思念
圓而無漏卽是固濟　不擾靈臺

魂魄精神意識，色身香味爲徒。都將一炁貫玄珠，收入中華國土。玄圃淨夷精徹，心田平治荒蕪。大丹煩赫耀冰壺，獨露堂堂誰侶。

精乃生神之本，炁爲養命之根。三般結就合乾坤，斗柄周天輪轉。子夜起從海角，午初流下崑崙。金烏玉兔兩停輪，照見皆空五蘊。

又《真道不傳》　天下之術可傳，道不可傳也。術可說，道不可說也。老君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文，何言可說。道本空寂，何物可傳。必須自得於心，然後引師之說，證我悟處。言行符合，卽師度我也。師者，華表也。衆人不由其道，非華表之答，師能印其是非，不能同使之得道也。《金剛經》云：若言如來度衆生者，卽有我人衆生壽者相。言衆生之性，本自圓成，我惟啓悟之也，使人明理自度。若言我能度者，我卽著世間之名相也。老君亦曰：眞常之道，悟者自得。亦未曾言能度之。近之學者趨奇慕怪，謂彼能出神，此能通聖，或見地獄，或遊天堂，或言神與之交，或



又《三身同根圖》



又《六對之圖》

鬼報之夢　惑人以禍福，詐人以吉凶　休糧爲觀夜行爲之定　飲酒啖肉爲之養精，曲背垂頭爲之坐圓　妄想爲之禪，顛倒爲之佛　數氣息爲之命，認識神爲之性　全有裸形，赤體，服炁，採陰陽，事鬼魅，械荒婬，觸邪僻，言有不可問者，爲之祕密　曲躬稽首，稱爲弟子　不可勝言　善知識，不該奇怪者，見之不敬，語之不受，指瑕抨疵，喧重謗讟　悲夫！世之肖假不直眞乎　道有可傳，皆爲之術　心有可取，亦謂之妄　不從自得，而從外求者，非曰眞道　故曰術可傳也

又《人直畜說》　人之生也　其形必直　畜之生也，其形必橫　直者，肖天地之形爲形也　橫者，反天地之形爲形也　肖天地爲形者，奉行天地之德生也　反天地爲形者，供奉人道之享用也　羽毛鱗介之屬，莫不爲橫其身爲　橫其身者，橫其性　狼虎鷹梟虺蛇蛟蝮，天地間凶獰貪噬之類是也　人則直首方足，厚背寬腹，佩服於道德，帶於仁義，所以貴居萬物之上也　然直其身，直其道也　故能以直用心，以直治民，以直事君，三才之中，直者王也　三字古眞落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此直其身心者，人類也　橫其身心者，畜類也　世之不橫其身心者鮮矣

又《接木說》　花木之樹椏多，其色不可眼，其味不可口者，皆爲常木雖然，亦有博接之道也　當其芽蘖之始萌，長三剪去其常椏，博之以嘉梗，周之以葦，安置之以泥塗，然後條風吹之，膏澤潤之，則新條發於舊椏之上，向之酸澀者，易爲甘美　常木易爲奇葩，色可以眼，味可以口，衆人莫不悅其美，而嘗其實也　由此觀之，謂人性不可改者，非也　當其意之初萌，能剪其惡念，易之以嘉謀，護之以忠草，固之以信土，吹之以和風，沐之以智雨，則善謀由是而生，惡念由是而止也　向之邪佞者，易爲中正　安僞者，易爲誠信　開智慧花，結眞實果　衆人莫不服其能，嘉其志也　謂性不可改，聖不可回者，非人之徒歟　余觀接木，遂得伐惡遷善之理，故作接木說耳。

又《三身同根說》　道生一，一個一，名之曰乾，三才由是而始也　由人設象必體乾元　道有玉清、上清、太清，佛有法身、報身、化身，釋迦有文殊、普賢、彌陀有觀音、勢至　此太極函三之義也　三者，乾元也　乾屬金，故道曰：金丹，金鼎，金公　佛曰：金剛，金仙，金相　凡曰金者，皆象乾也　姑指一佛言之，諸理不言，可喻也　彌陀有觀音衣白，勢至衣青　青，東方之色也　白，西方之色也　青屬木，表慈仁教育衆生之象也　白屬金，表智慧覺悟衆生之象也　佛處於中，必空手而高下之，表德合天地而無爲也　三士各有所執，表行化之義也　立必蓮花，表清淨無染也　指必執中，表執中有道也　衣必紅純，陽之象也　相必金堅，剛之象也　足必跣，離體之象也　餘者不言，可知也　夫道體空寂，本無形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佛與道以區區之相示人，在理豈不謬哉　嗚呼！去聖遙遠，源流益別　苟不以相，後世何以詔將來也　此古人不得已而爲之　誠哉，睹假形而思古道，亦啓信之一端矣　雖然，立象設教未免乎假，而聖人之心未始不同爲　象外眞體，故易言也　合則萬殊一本，散則一本萬殊　悟則一身兼三，迷故三身不一

又《金剛經三心不可得說》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夫三心者，用之於前爲過去，用之於今爲現在，用之於後爲未來又前念已滅爲過去，今念方生爲現在，後念未發爲未來　此三世之時有不同，然一理之源無以異　聖人之心，萬古一定　逢七占而不老，在那今而不憎，處未來而不滅　不爲事物之所變，不爲今昔之所遷　用之以治天下，教人徧育萬物，揆四時，雖發之於情，形之於事，未嘗所取也　視其始，寂然不動　觀之今，廓矣無爲　覩之終，邈哉罔極　化之於羣生，羣生莫如其德用之於天下，天下不賞其功　過去不取於名，現在不取於相，未來不取於法故曰不可得也

又《六對義》 智慧對愚癡者，悟則愚癡成智慧，迷則智慧成愚癡。佛性對衆生者，迷則佛性成衆生，悟則衆生成佛性。煩惱對菩提者，悟則煩惱成菩提，迷則菩提成煩惱。喜樂對嗔怒者，悟則嗔怒成喜樂，迷則喜樂成嗔怒。利欲對仁義者，悟則利欲成仁義，迷則仁義成利欲。虛妄對眞實者，悟則虛妄成眞實，迷則眞實成虛妄。已上諸對之義，往還爲體用，互換成始終，至聖至誠，至頑至愚，莫不同具。是六者之對也，猶水之與湯，本同而用二，湯冷復水，水熱復湯，兩者相入，無能分別，獨冷熱有不同矣。今夫湯即水爲之，猶愚癡即智慧之有也。今夫水即湯爲之，猶佛性即衆生之有也。湯之不離乎水，水之不離乎湯，猶六者之不離乎對也。故愚癡生則滅智慧，衆生迷則滅佛性，虛妄生則滅眞實，嗔怒生則滅喜樂，煩惱生則滅菩提，利欲生則滅仁義。如湯生則滅水性，水生則滅湯性也。雖互爲生滅，而本末始不同焉。嗔怒、喜樂非有兩種性也。非嗔怒，去喜樂，復生也。兩者直是一條道理。譬如一條棒，一頭是嗔怒，一頭是喜樂，由人手拈來拈去使也。猶水熱便是湯，湯冷復成水，如上六對，義同是如此。若離衆生求佛性，離愚癡求智慧，離煩惱求菩提，元有是處。

汪可孫《雲宮法語》卷下《明善品第四》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純一無僞之謂也。《大學》曰：正心者，身有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修身在正其心。《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歟。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斗經釋》曰：人之運心於外，則神遊而逝。定心於內，則神安以和。一切善惡亦存乎心。心者神明之府，行藏動息善惡之事，欲萌悉知之，人之妄心可不息乎。又曰：人之元辰，外寄於目，內藏於心，目則外視於萬物，心則內馳於萬機，心目所馳，神亦奔競，故謂之元辰。釋馬馳事而不息，人能收心復照，存玄鑒於一己，則卻走馬以糞。

《楞嚴經》曰：如來常說，諸法唯心所造，一切因果，因心成體。張無盡曰：了此妄心，即是清淨佛性虛靜心。戒曰：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以其越古今而不壞。故曰：眞如一念萌動於內，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則趨乎惡。

《清靜經》曰：既有妄心，則驚其神，既驚其神，則著萬物，既著萬物，則生貪求，既生貪求，則是煩惱。《定觀經》曰：覺心起即滅，滅即除，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金剛經》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六祖曰：妄心是眞心上影子。經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性中所現之物。知諸心之非心，則知心之體。若妄心則有過現未來，眞性則寂然不動。已上言心。

又《造微品第六》 《華嚴頌》曰：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身，見佛神通力。《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密多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昇玄經》曰：清淨六根，斷除邪障。《得道經》曰：心目內觀，眞炁所有，清淨光明，虛白見耀。又頌曰：杳杳冥冥清淨道，昏昏默默太虛空。體性湛然無所住，色心都寂一眞宗。《本行經》曰：諸念不生，萬緣頓息。塵沙惑業，隨念消散，一切天魔，自然殄滅。《清靜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又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眞靜。常應常靜，常清靜矣。《道德經》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專炁致柔，能嬰兒。又曰：復歸於嬰兒。

張無盡曰：無得之得名眞得，無說之說乃眞說。虛卜禪師曰：大乘之法，心無罣礙，得大自在，作而無作，爲而無爲，此所以爲聖明賢。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老頌曰：見色聞聲世本常，一重雪上一重霜。君今要見黃頭老，走入摩耶腹內藏。

此返本還元之學，迴光返照之機，深入於忘光絕照至矣。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中心圖說》 此圖直指人心，虛靈不昧一竅。而說這個竅，元是廓然無際神妙莫測的，元是渾然大中不偏不倚的，元是粹然至善純一不雜的。昭昭乎本是圓明洞徹而無礙。以爲有，不覩不聞爻所有也。以爲無，至靈至神未嘗無也。本無方所，亦無始終。未有天地萬物之先，這個元是如此。既有天地萬物之後，這個只是如此。至無至有，至

有至無　乃乾坤之靈體，元化之玄樞，人人性命之本原，只此萬物萬事之大本。《太易》所謂太極四象八卦皆由此出。大學之謂中，孟氏之謂一，堯舜之授受，聖賢之相傳，明此便是克明峻德，知此便是知易，見此便是見道，立此便是立天下之大本。通此性由我盡，命自我立，造化盡在我矣。

又《性命圭旨・真土根心説》　夫天之氣之所從生者，蓋蘊於天地之土中，而無盡藏也。人之氣之所從生者，蓋蘊於人身之土中，而無盡藏也。故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猶草木之根根於土，自然暢茂而條達。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自然生色而睟面。《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學》曰，心廣體胖，心既廣矣，體復胖矣，而謂病之不去體者妄也。至若枝葉之或憔悴而枯槁也，則又如之何，亦惟直從於其根焉而培之，而溉之培之溉之而生意有不復息乎。蓋草木之根病，則枝葉病，若人之心，猶草木之根也，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故身病由於心病，而體胖數語，乃去病之聖藥也。

又《性命圭旨・涵養本原救護命寶》　欲修長生，須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不死之人。故曰認得不死人，方纔人不死。那不死的人，道家呼爲鐵漢，釋氏喚作金剛，即世人本來妙覺真心是也。此心靈靈不昧，亦常知。其體不生不滅，其相無去無來，究之於先天地之先，莫知其始，窮之於後天地之後，莫知其終，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乾坤依此而覆載，日月依此而照臨，虚空依此而寬廣，萬靈依此而變通，三教大聖教人修道，是修這個，成仙作佛，也是這個，戴角披毛，也是這個，聖凡二路，由此而分，出生死再無別途，登涅槃唯此一法，然世間萬物，未有一物不被無常所吞，獨有這個無生滅可縛，無色相可窺，端端正正，停停當當，分分曉曉的，而人自不悟其所本來也。不悟者何，爲有妄心，何謂妄心，蓋爲一切衆生，從無始已來，迷卻真心，不自覺知，故受輪轉，枉入諸趣。原夫真心無妄，性智本明，妙湛元精，由妄瞥起，俄然晦昧，則失彼元精，粘滿發知，故轉智爲識，形中妄心，名之曰識，心本無知，由識故知，性本無生，由識故生，生身種子，萌孽於茲，開有漏華，結生死果，今人妄認方寸中有個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元神在是，殊不知此即死死生生之識神，劫劫輪迴之種子耳，故景岑公，學道之人不悟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嗟夫，世人以奴爲主而不知，認賊爲子而不覺，是以世尊教人先斷無始輪迴根本者，此也。此根既斷，則諸識無依，復我元初常明本體，然而大道遥遥，當從何處下手，是以齊襟必舉領，整網要提綱，清井先指出修行正路一條，教人打從源頭上做起，若源頭潔淨，天理時時現前，識念自然污染不得，譬如果日當空，魑魅滅跡，此一心地法門，是古今千聖不易之道。故老子曰，若夫修道，先觀其心，觀心之法，妙在靈關一竅，人自受生感氣之初，裏天地一點元陽，化生此竅，以藏元神，其中空空洞洞，至虚至明，乃衆人生生主宰，眞所謂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生死盛衰，皆由這個，儒曰靈臺，道曰靈關，釋曰靈山，三教同一法門，總不外此靈明一竅，釋教曰，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論其所也，玄教曰，大道根蒂識者稀，常人日用孰能知，爲君指出神仙窟，一竅彎彎似月眉，論其形也，蓋此竅乃神禀之鄉，秘密之府，眞淨明妙，虚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衆生之本原，故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淨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眞如，離過絶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秘，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燦衆祥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竅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廻息，欲息輪廻，莫若體乎至道，欲體至道，莫若觀照本心，欲照本心，應須肉眼虚鑒，常教朗目輝明，每向定中慧照，時時保得此七情未發之中，時時全得此八識未染之體，外息諸緣，内絶諸妄，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四肢不動，使眼耳鼻舌身之五識，各返其根，則精神魂魄意之五靈，各安其位，二六時中，眼常要内觀此竅，耳常要逆聽此竅，至於舌準常要對着此竅，運用施爲，念念不離此竅，行住坐卧，心心常在此竅，不可刹那忘照，率爾相違，神光一出便收來，造次弗離常在此，即子思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是也。先存之以虚其心，次忘之以廓其量，隨處隨時無碍自在，正合《龍虎經》云，至妙之要，先存後忘，此又口訣中之口訣也。然要進除六識，尤在知所先後，意雖爲六識之主帥，眼實爲五賊之先鋒，故古德云，心是樞機，目爲盜賊，欲伏其心，先攝其目，蓋窮之發動在機，心之緣引在目，機不動則窮住，目不動則心住。《陰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而心不亂。《魯論》曰，非禮勿視。朱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金筒寶籙》曰，眼乃神遊玄牝門，抑之於眼使歸心，眼守此竅不離，即

如來正法眼，全是繫心之秘旨　故楞嚴經云，佛是觀者名爲正觀，餘他觀者名爲邪觀　又觀經觀心品云，三界之中，以心爲主　能觀心者，究竟解脫　不能觀者，畢竟沉淪　《道德》首章云，常有欲以觀其徼者，觀此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者，觀此竅中之妙也　昔黃帝三月內觀者，觀此也　太上亦曰，吾從無量劫來，觀心得道，乃至虛無　觀心非易，止念尤難　是以念頭起處，係人生死之根　古仙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　《圓覺經》云，若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即便攝來，令住正念　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於此　虛靖天師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當知妄念起於識根，闕境成妄，非實有體　在衆生時，智劣識強　但名爲識　當佛地時，智強識劣　但名爲智　祇轉其名，不轉其體　初一心源，廓然妙湛　由知見立知，妄塵生起，故有妄念　若知見無見，則智性眞淨，復還妙湛，洞徹精了，而意念銷　意念既銷，自六識而下，莫不皆銷，即文殊所謂一根既返元，六根成解脫　既無六根，則無六塵　既無六塵，則無六識　既無六識，則無輪迴種子　既無輪迴種子，則我一點眞心，獨立無依　空空蕩蕩，光光淨淨，而萬劫常存，永不生滅矣　此法直指人心，一了百當，何等直截，何等簡易　但能培養本原，觀照本竅，久則油然心新，浩然氣暢，凝然不動，寂然無思，豁然知空，了然悟性　此所謂支膚剝落盡，一眞將欠見矣　工夫至此，自然精神朗發，智慧日生　心性靈通，隱顯自在　自然有一段清寧閑關之機，自然有一段飛躍活動之趣，自然有一點元陽眞炁，從中而出降黃庭，入土釜，貫尾閭，穿夾脊，上冲天谷，下達曲江，流通百脉，灌溉三田，驅逐一身百竅之陰邪，蕩蕩五臟六腑之濁穢　如服善兒王之藥，衆病咸消　若奏獅子筋之絃，瘖音頓絕　所以云，一心療萬病，不假藥方多　是知一切諸聖，皆從此心方便門入，得成祖佛，爲人天之師　凡夫不能證者，由不識自心故　故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六道羣蒙皆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何痛哉　所以諸佛驚人火宅，祖師特地西來　乃至千聖悲嗟，皆爲不達唯心出要道耳　如《寶藏論》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　寂寞難見，其謂玄玄　巧出於衆微之表，用在於虛無之間　端化不動，獨而無雙　聲出妙觸，色吐華容　窮視無所，寄號空空　唯留其聲，不見其形　唯留其功，不見其容　幽明朗照，物理虛通　森羅萬

DDG

象，萬像頓宗　其爲也形，其寂也冥　本淨非空，洪爐匪成　光照日月，德越太清　萬物無作，一切無名　轉變大地，自在縱橫　如沙妙用，混沌而成　誰聞不喜，誰聞不驚　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陰人之坑　哀哉哀哉，其爲自輕　悲哉悲哉，晦何由明　其寶也，煥煥煌煌，朗照寥方　閒寂無物，應用常常　應聲應色，應陰應陽　奇物無根，妙用常存　瞬目不見，側耳不聞　其本也冥，其化也形　其爲也聖，其用也靈　可謂大道之眞精，其精甚靈　萬有之因，凝然常住　與道同倫，天下最親，莫過心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心，如魚在海而不知水　故佛經云，一切衆生從曠劫來，迷到本心，不自覺悟　妄認四大爲身，緣慮爲心　譬如百千大海不認，但認一小浮漚　以此迷中復迷，妄中起妄　隨境流轉，寓目生情　取捨萬端，無時暫暇　致使起惑造業，循環六道　密網自圍，不能得出　究竟冥初，皆一妄迷眞之咎耳　故靈潤曰，妄情牽引何時了，辜負靈臺一點光　夫靈臺一點光者，即眞如靈知心也　最玄最妙，通聖通靈，極高明極廣大，化萬法之王，爲羣有之體　豎徹三界，橫亘十方　自混沌未闢之前，而已曾有　雖天地既壞之後，而未嘗無　一切境界，皆是心光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故曰三界唯心，迷人心外求法，至人見境是心　境是即心之境，心是即境之心　對境不迷，逢緣不動　能所互成，一體無異　若能達境唯心，便是悟心成道　覺盡無始妄念，攝境歸心出纏眞如，離垢解脫，永含清淨本然，則不更生山河大地　諸有爲相，如金出鑛，終不更染塵泥　似木成灰，豈有再生枝葉　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永脫樊籠，長居聖域矣　雖然，此最上一乘大道　若根器利者，一超直入如來地　若根器鈍者，將如之何　必由下學而上達的工夫，漸次引入法門可也　使之行一步自有一步功驗，升一級自有一級規模　亦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若不知入門下手工夫，安能邁到了手極則地位　若未能盡心，而安能知性　未能明心，而安能見性　夫明心盡心之要者，時以善法扶助自心，時以赤水潤澤自心，時以境界淨治自心，時以精進堅固自心，時以忍辱坦蕩自心，時以覺照潔白自心，時以智慧明利自心，時以佛知見開發自心，時以佛平等廣大自心　故知明心是生死海中之智楫，盡心是煩惱病中之良醫　若昧此心，則永劫輪迴，而遺失眞性　若明此心，則頓超生死，而圓證涅槃　始終不出此心，離此心別無玄妙矣　後面雖有次第工夫，不過是成就這個而已　噫，莫看易了　至人難遇，口訣難聞　故張平叔云，只爲丹經無口訣，教君何

處結靈胎　殊不知經中口訣自載，大都秘母言子，不肯分開說破，使人湊泊不來。況多爲譬辭隱語，使學者眩目惑心，以致中途退步。余甚憫之，今將丹經梵典中之口訣，一一拈出，留與後人，爲破昏黑的照路燈，辨眞僞的試金石。太玄眞人云，父母生前一點靈，不靈只爲結成形，成形竟卻光明種，放下依然徹底清。

空照禪師云，這個分明個個同，能包天地運虛空，我今直指眞心地，空寂靈知是本宗。

自然居士云，心如明鏡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

智覺禪師云，菩薩從來不離眞，自家昧了不相親，若能靜坐回光照，便見生前舊主人。

三茅眞君云，靈臺湛湛似冰壺，只許元神在裏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天然禪師云，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

主敬道人云，未發之前心是性，已發之後性是心。心性源頭參不透，空從往迹費搜尋。

無心眞人云，妄念纔興神即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田既亂身無主，六道輪迴在目前。

高僧妙虛云，惺惺一個主人翁，寂然不動在靈宮。但得此中無掛礙，天然本體自虛空。

太乙眞人云，一點圓明等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回光照，依舊清虛一物無。

《華嚴經》頌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即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

海月禪師云，六個門頭一個關，五門不必更遮攔。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鎮日安。

水庵禪師云，不起一念須彌山，待立當頭着眼看。拈一縷絲輕絆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大潙智頒云，眞佛無爲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靡劫迷認識神。

無垢子偈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貧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

惟寬禪師云，勸君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

志公和尚云，頓悟心原開寶藏，隱顯靈蹤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

獃堂禪師云，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眞。直下頂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

《指玄篇》云，若得心空苦便無，有何生死有何拘。一朝脫下胎州襖，作個逍遙大丈夫。

段眞人云，心內觀心覓本心，心心俱絕見眞心。眞心明徹通三界，外道天魔不敢侵。

張遠霄云，不生不滅本來眞，無價夜光人不識，凡夫虛度幾千生，雜在籮中不能出。

薛道光云，妙訣五千稱《道德》，眞詮三百頌《陰符》，但得心中無一字，不參禪亦是工夫。

無垢子云，學道先須識自心，自心深處最難尋。若還尋到無尋處，方悟凡心即佛心。

逍遙翁云，掃除六賊淨心基，榮辱悲歡事勿追。專炁致柔窺內景，自然神室產摩尼。

《弄丸集》云，天機奧妙難輕吐，顏氏如愚曾氏魯。問渠何處用工夫，只在不聞與不覩。

張三丰云，眞心浩浩無窮極，無限神仙從裏出。世人耽着小形骸，一顆玄珠迷不識。

《解迷歌》云，若要眞精無漏洩，須淨靈臺如朗月。靈臺不淨神不清，晝夜工夫休斷絕。

北塔祚云，切忌隨他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眞淨性中纔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橫川珙云，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酧。西來祖意寔無意，妄想

狂心歇便休。

草堂禪師云，斷覺覓心心不得，覓心無得始安心　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瑤花無處尋。

佛國禪師云，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　心佛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

《華嚴經》偈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　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寶積經》頌云，諸佛從心得解說，心者清淨名無垢　五道鮮潔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

圓悟禪師云，佛佛道同同至道，心心眞契眞心　廓然透出威音处，地久天長海更深。

世奇首座云，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　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

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元來共一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中峯禪師云，從來至道與心親，學到無心道即眞　心道有無俱泯絕，大千世界一閒身。

張無夢云，心在靈關身有主，氣歸元海壽無窮。

白沙先生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

彭鶴林云，神室即是此靈臺，中有長生不死胎　永明延壽云，有念即生死，無念即泥洹。

胡敬齋云，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

道玄居士云，一出便收來，既歸須放下　羅念菴云，毋以妄念戕其心，毋以客氣傷元氣。

涉衣道人云，心要在腔子裏，念不出總持門　白樂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消盡平生種種心。

淨業禪師云，動不忘於觀照，靜不忘於止息。

《韜光集》云，心在是念亦在是，動如斯靜亦如斯　冲妙云，身不動而心自安，心不動而神自守。

徐無極云，性從偏處克將去，心自放時收拾來。

佛國云，一念動時皆是火，萬緣寂處即生春。

陶宏景云，修心要作長生客，煉性當如活死人　無着禪師云，明即明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

《華嚴經》云，若能諦觀心不二，方見毘盧淸淨身。

《華嚴頌》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依衆生心想生。

馬丹陽云，若能常守彎彎竅，神自靈明氣自充　邱長春云，當時一句師邊得，默默垂簾仔細看。

慧日禪師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　一念妄息，一念之涅槃也。

已上數語，皆成仙作聖之要，入道入德之門也。昔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　息緣返照，暫時即證無生。蓋凡夫之心，終日趣外，逾遠逾背　惟返照者，檢情攝念，攝念安心　安心養神，養神歸性　即魏伯陽所謂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是也。咦，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歸性合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萬人中無一人。

又《性命圭旨・退藏沐浴工夫》

易之洗心退藏於密　這句話頭，唐宋神仙謂之沐浴，近代諸人標爲艮背　總只是這個道理，這個竅妙　原夫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　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故初機之士，降伏其心　束之太緊，未免有煩燥火炎之患　是以暫時心火之南，而藏背水之北。水火互相交養，自然念慮不生。即白玉蟾所謂洗心滌慮爲沐浴是也　然沐浴雖爲洗心之法，艮背雖有止念之功，二理是則是矣，皆未到實際之地　此向上一着，千聖秘而不傳，後世學徒所以罕聞罕遇。人若明得此竅，眞可以奪神功改天命。古仙有言曰，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徑路此爲尊　以其上通天谷，下達尾閭，中通心腎　召攝靈陽，教護命寶　此非修行徑路而何　吾人未有此身，先有此息　此身未滅，此息先滅。此又非修行正路而何　原人受生之初，在胞胎內，隨母呼吸，受氣而成此縷與母聯屬，漸吹漸開　中空如管，通氣往來。前通於臍，後通於腎，上通夾脊泥丸，至山根而生雙竅　由雙竅下至準頭，而成鼻之兩孔　是以名曰鼻祖。斯時我之氣通母之氣，母之氣通天地之氣，天地之氣通太虛之氣。竅竅相通，無有隔閡　及乎氣數滿足，裂胞而出，剪斷臍蒂，囫圇一聲，一點元陽落於立命之處　自此後天用事，雖有呼吸往來，不得與元始祖氣相通。人生自幼至老，未有一息駐於其中　三界凡夫，塵生塵滅，萬死萬生，只爲尋不着

來時舊路耳　太上立法，教人修煉，而長生者，由其能奪天地之正氣　人之所以能奪天地之正氣者，由其有兩孔之呼吸也　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氣，從外而入　人若根源牢固，呼吸之間亦可以奪天地之正氣，而壽綿長　人若根源不固，精竭氣夠，所吸天地之正氣，隨呼而出，身中元氣，不爲己之所有，反爲天地所奪，何也　蓋爲呼吸不得其門而入耳　一切常人呼吸，皆隨咽喉而下，至中脘而回，不能與祖氣相連　如魚飲水，而口進腮出，割莊子所謂衆人之息以喉是也　若是至人呼吸，直貫明堂，而上至夾脊，而流入命門，得與祖氣相連　如磁吸鐵，而同類相親　即莊子所謂眞人之息以踵是也　踵者，其息深深之義　既得深深，則我命在我，而不爲大冶陶鑄矣　今之人，有調息數息抑息閉息，皆是隔靴搔癢，不得到於玄竅　此竅初凝，就生兩腎　次生其心　其腎如藕，其心如蓮　其梗中通外直，拄地撐天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中餘一寸二分，謂之腔子裏是也　乃心腎往來之路，水火既濟之鄉　欲通此竅，先要存想山根　則呼吸之氣，漸次通夾脊，透混元，而直達於命府　方纔子母會合，破鏡重圓，漸漸擴充，則根本完固，救住命寶，始可言其修煉　按了眞了曰，欲點常明燈，當用添油法　尹師曰，涵養本原爲先，救護命寶爲急　又曰，一息尚存，皆可復命　人若知添油之法，續盡燈而復光明　即如得返魂之香，點枯荄而重茂盛　所以云油乾燈滅，氣絕身亡　然非此竅，則不能添油　非添油則不能接命　命不接，則留性不住　性不住，忽一旦無常到來，則懵懵然而去矣　故呂公曰，嗇精寡及早，接命莫教遲　果然是接之則長生，不接則夭死　蓋人稟天地之氣數有限，不知保養，自暴自棄　如劉海蟾云，朝傷暮損迷不知，喪亂精神無所據　細細消磨漸漸衰，耗竭元和神乃去　闔闢之機一停，呼吸之氣立斷　嗚呼，生死機關其速如此，世人何事而不肯回心向道耶　況此着工夫最是簡易，不拘行住坐卧，常操此心，退藏夾脊之竅，則天地之正氣可採而進，與己混元眞精凝結丹田，以爲起生之本　蓋以天地無涯之元炁，而續我有限之形骸，不亦易乎　學者只要認定此竅，守而不離，久久純熟，則裏面皎皎明明，如月在水相似　自然散其邪火，銷其雜慮，降其動心，止其妄念　妄念既止，眞息自現　眞念無念，眞息無息　息無則命根永固，念無則性體恒存　性存命固，息念俱銷　此性命雙修之第一步也　嗟乎，人生如無根之樹，全憑氣息以爲根株　一息不來，命非己有　故欲修長生者，必固其氣　氣固則身中之元氣不隨呼而出，天地之眞氣自隨吸而入　久之胎息定，鄧鄂成，而長生有路矣

又《性命圭旨・玉液鍊形法則》

初學之人，平素勞碌，乍入圜中，一旦安逸　逸則四肢不運動，安則百節不流通　以致脉絡壅塞，氣血凝滯　此通關蕩穢之法不能無也　此法先用行氣主宰，照在玄膺一竅　此竅可通氣管，即《黄庭經》所謂玄膺氣管受精符是也　少頃則津液滿口，如井水然　微漱數遍，徐徐以意引以重樓，漸達膸中虎尾中脘神闕，至氣海而止　就從氣海分開兩路，至左右大腿，從膝至三里下腳背及大拇指，又轉入湧泉，由腳跟彎循大腿而上，至尾閭合做一處　過腎堂夾脊雙關，分送兩肩兩膀兩臂，至手背，由中指轉手掌一齊旋迴　過手腕，由胸傍歷腮後，從腦灌頂，復下明堂上膸，以舌迎之，至玄膺而止　此爲一轉　畢，稍停　又照前行功則壅滯之處漸次疎通　不惟貫穿諸經，亦能通達諸竅　即心印經所謂七竅相通竅竅光明是也　蓋昔人盡明一竅，六合而內六合而外，本無不周，本無不照　其不能然者，爲形所礙耳　直要鍊到形神俱妙，方纔與道合眞　夫行氣用眼者何也　故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　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昔人謂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心之所至氣亦至焉　斯言近之矣　鍊形用液者何也　道家謂之蕩穢　玉液是津，玉池是口　《黄庭內景》云，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灌不干，顧生光華悉香蘭，卻滅百邪玉鍊顏，審能修之登虞寒　蓋液中有氣，氣中有液　液氣相生，日充月盛，爲金液之基，作潤身之寶　況能穿關透節，無處不到　古歌曰，華池神水頻吞嚥，紫府元君直上奔　常使氣通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　夫玄膺一竅，乃是津液之海，生化之源　溉灌一身，皆本於此　故太上云，舌下玄膺生死岸，子若遇之昇天漢　《法華經》頌云，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豪光　喉中甘露涓涓潤，心內醍醐滴滴涼　此乃小玉液煉形法也　人之孔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　一或有所礙塞，則爲瘀痰爲壅血，而一身脉絡不能相通，便生疾病　今以此法日行三五次，但得氣血流通百脉和暢　病既去矣，止而勿行　此與退藏救護是爲表裏，二段並行而不相悖　夫涵養本原，雖是去情識實除生滅心，心無生滅身無生滅定矣　欲除生滅心，必自無念始　無念之積習純熟，足可致無夢　無念之靜定純熟，足可致無生　無夢乃現在之大事也，無念乃未後之大事也　無生則不造，無夢則不化　不造不化，即不

生不滅也　夫學道之士不患不成，惟患不勤　苟能專精而勤，未有學而不得也　設使立志不堅，信道不篤，朝爲而夕改，始勤而中輟，悅於須臾，厭於持久，欲望與天齊壽，不亦難乎　《內觀經》云，知道易，信道難　信道易，行道難　行道易，得道難　得道易，守道難　若使不難，則滿市皆神仙矣，安足爲異耶　蓋修道者，如農夫之去草一般，務拔其根　則吾心天眞種子，自然發生矣　況此一字法門，徹首徹尾　甚易行，甚有驗　小而試之，可以卻病延年　大而用之，可以超凡入聖　在學者用功深淺何如耳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十　虛心實腹

義俱深，只爲去聲　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一作任　教平聲　收取滿堂金。○彭註，太上老聖嘗言虛心實腹，虛心是性功上事，實腹是命功上事　二者俱有深義　然人心容動，如何得虛　不若煉鉛服食，先實其腹　使金精之氣充溢於身，然後行抱一之功，以虛其心　則性命雙修，形神俱妙，而大修行之事畢矣　○補註，虛心要識心，此句乃轉關語　心之所以不虛者，緣汞無鉛伏，故觸境易搖，不若煉鉛以制伏之　使心有所含育也　南宗先命而後性，於此章見之　○李註，或問如何是煉鉛，曰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　又問如何是實腹　曰，取將坎位心中實，點化離宮腹內陰　又問如何是收取滿堂金　曰，眞精既返黃金室，一顆靈光永不離　虛其心，實其腹，金玉滿堂，俱本《道德經》。

又其二十三　用將去聲　須分左右軍，銳讀也　他爲主我爲賓。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去聲　吾家無價珍。無價珍，指先天大藥　○補註，上二句言採藥之方，下二句言持心之法　戰罷見聖，藥已入手　但溫養火候，仍須鼎內澆培　而臨爐之際，必慮險防危，方免漏胎之患　故復以臨陣輕敵戒之　用將分軍，煉己築基，亦須用之　此獨指爲溫養者，蓋從上章說來　一是築基而求丹，一是還丹而養火，脈絡分明可見也　○翁註，此篇明火候作用也　將者，火也　運火自子至巳爲陽　故文火居左，謂之陽火　自午至亥爲陰　故武火居右，謂之陰符　朝屯暮蒙，進火退符　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攢歸鼎內　奪三千六百之正氣，韜輳胎中　謹戒抽添，精專運用　不使頃刻參差，分毫差忒　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內養眞一之體　苟或運火不謹，節度差殊，致姹女逃亡，靈胎不結，失此無價之寶矣　○李註，金水在鼎，易於混淆　用此爲火，務要分別明白　要見某鼎是金，使之居左　某鼎是水，使之居右　庶無誤用偏枯之失　故軍須分左右　他主我賓者，以金水爲藥物，而我在其外，探他之眞消息，而我方應之，是他反爲主，我反爲賓也　其(間)〔間〕臨陣之頃，須要對景忘情　萬一靈臺不淨，火氣復然，汞走鉛飛，寧不可惜　丹家切宜愼重　○補註，翁氏以文火武火分左右，李氏以金鉛水汞分左右　金主發生即文火也，水主斂藏即武火也　陳氏卻以在彼在己分左右，未合　須知用將由我自己，不在左右之列　○翁氏解他主我賓，謂守雌而不爭，持靜而不動　陳氏又謂彼居上而我居下，彼欲動而我欲靜，皆非本旨　當依李氏之說　彼爻先動，是他爲主　因動而交，是我爲賓也　前以淨沉定主賓，專就坎宮言　剛裹而柔表也　此以彼我分主賓，兼舉坎離言，陰倡而陽和也　錯綜互見，各有取義。《道德經》云，兇事尚右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又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又云，輕敵幾喪吾寶

又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六十　了了心猿方寸機，三千功行去聲　與天齊。自然有鼎烹龍虎，何必擔家戀子妻。○補註，此章乃丹成後，抱元守一九年面壁之事　了了方寸者，一念不起，天君泰然　靜亦定而動亦定也　其九年之中，積三千功行　內功無間而外行陰騭也　從此德能動天，魔障不侵，而大事可就　鼎烹龍虎，指丹田內水火沖融之氣，其房中爐鼎一時俱捐，雖妻子亦無繫戀矣　前云伏妻慢遣陰陽隔，求丹須用同類也　此曰何必擔家戀子妻，丹成一空世緣也　○陳註，造化運轉，乃三百六十日爲一歲　始終之成功，修行之人，制馭心猿，猴洗方寸，收寶珠於愛河之內，只半個時　守還丹於神室之中，幾三千日　功侔造化，德伏鬼神，豈非功行齊天乎　○翁註，鍾離公曰，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目不前　功行兩全足目備，誰云無力作神仙　了了二字，本《世說》心猿二字，本《高僧傳》

又其六十一　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補註，此亦承上章言　修道之人，勿戀妻子，乃功成身退之義　故未煉當速下手，時不待人也　既煉當知止足，色即是空也　鍾離眞人曰，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必傷丹　只宜保守無虧損，渴飲饑飡困則眠　蓋謂十月脫胎，即當抱元行九年事也　○陳註，道成之後，丹房器皿委而去之　若不去之，則心境見前，恐有殆辱之患　白紫清眞人云，半夜忽風雷　此其證也　○補註，《道德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盈未已心，謂勉強以持盈　而此心未灰，尚有愛

鼎之念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四　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夫婦。家臣。木金關其聲，強會無因，全仗媒人句牽惹切　引。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補註：鉛汞仗媒言外象，情性相親言內象。若要鉛來凝汞，中間須用家臣爲之作合。蓋木東金西，彼此間隔，非仗媒人句引，安能兩相聚會。其所以能句引者，實緣陰陽性情本相愛戀，一與交媾，自相吞相啗而結親情，育丹胎矣。男兒有孕，種自外來，此金丹顛倒之奇術也。醫書以心爲君火，腎爲相火。又謂腎者作強之官，知得腎爲相火，可見作強者即其家臣矣。曰親中，曰家臣，曰媒人，三名同是一意。彭氏引太上神丹註，以汞爲家臣，即內丹之運汞以迎鉛也。古註一者是鉛，鉛是君；二者是汞，汞爲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鉛是真，不失家臣。○冀註：木吞金精，金吞木液，則內感眞氣，外應眞火，無中生有，而胎仙自成。○陳註：眞鉛生在造化窟中，眞汞居於造化身中，不能持心煉己，則汞走不能按時，臨爐則鉛飛。家臣即己汞。若煉之熟，則能隨我意而驅役之。木雖愛金順義，非媒不得其歡心。金雖戀木多情，非媒不能以自達。媒既通好，則彼此結歡，兩相吞啗，而男子懷胎矣。

性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八《不尚賢章第三》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眞，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爲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矣。義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爲聖爲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爲愚爲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蒙，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爲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饕，猶有尚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己效彼，以饕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下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爲盜也。

又卷一五《致虛極章第十六》　疏：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爲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次以轉，明理同歸於用道，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義曰：保道運修，前章得徐清徐生之用，致虛內守，此章明歸根復命之常。雖公正以爲王，必法天而體道，體道則久，故無殆危矣。

致虛極，守靜篤。○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爲正性。○義曰：虛極者，妙本之道也。人之受生，稟道爲本。所稟之性無雜無塵，故云正也。既生之後，其正遷訛染習世塵，淪迷俗境，正道乃喪，邪幻日侵。老君戒云：修道之士當須息累欲之機，歸靜篤之趣，乃可致虛極之道爾。篤，厚也。○疏：及受生之後，六根受染，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義曰：稟道之性，本來清靜。及生之後，漸染諸塵，障翳內心，迷失眞道。六根者，一曰眼根，能見諸境。二曰耳根，能聞諸聲。三曰意根，能生攀緣。四曰鼻根，能辨香臭。五曰舌根，能知諸味。六曰身根，能生諸惱。以此六種，生諸罪因，展轉相生，障弊眞性。喻如草木，結花吐實，相生不窮，尋其所起，不離六種，如根生物，名曰六根。五欲者，眼欲諸色，耳欲諸聲，鼻欲諸香，口欲諸味，心生衆欲，障弊五情，煩惱縈纏，皆由此起。內心悅慕，謂之愛。外境著心，謂之染。因境生心，謂之欲

制止不已，謂之奔　意想交侵，謂之競　正性流散，隨念生邪，以生邪故，乖失正本　○疏：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敞，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　○義曰：隨念生邪，既云失道，欲其妙道卻復於身者，當須守雌柔貞靜之行，篤厚恬和之性，以制其情　情者，末也　性者，本也　自性而生情，則隨境爲欲　自情而養性，則息念歸元　歸元則五欲不生，六根不動，無敞其氣，無狹其心，則妙本之道自致於身矣　無狹其所居，無敞其所生　《德經》第三十四章之詞也　《西昇經》曰：心之虛也，則和氣歸　○疏：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　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　○義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詞也　言水火二者無情之物，而以形氣相感，水流其地，先就於濕，火焚其物，先就於乾無識無情，猶感應如此　況虛心靜慮，而不能致道乎？固可不求而道自至也　致師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國人大臨，楚莊退師　鄭人修城　圍之，三月克之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既而許之平　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　及敖鄗之間，楚莊乃求成於晉，盟有日矣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麾彙而還　樂伯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俘而還　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　樂伯左射馬，右射人，逐不能進　時魏錡，趙旃有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　彘子又不設備，戰於邲，晉師敗績焉　以此致師，師必成敵　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注：老君云何以知守此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耳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　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觀其歸復常在於本　○義曰：物雖動作萬殊，必復歸其本　人能虛心念道，道必集其虛，故戒令虛心，以念於道也　○疏：《易》曰：雷在地中復　復者，反本之謂也　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物，復卦以動息爲主，故曰雷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息之義，以復其本也　萬物並作者，動也；以觀其復者，息也　當息而動，當動而息，則失其本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萬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　或有作云云者，云云，動作也　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爾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　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　今觀萬物花葉芸芸，乃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生　○義曰：芸芸，茂盛貌也　百草衆木，芸芸茂盛，及其枯落，則各歸其根，而更生茂盛動作也　歸根，復息也　物理皆然矣　人稟道而生，本源澄靜，既生於世，利欲所牽，妍醜盛衰，富貴貧賤，萬途千慮，勞性役神　或轉地迴天，有非常之勢；或立功懋績，有不世之名；或扛鼎拔山，或伸鉤索鐵；或輕車肥馬，或高蓋朱輪　權傾於許史金張，榮邁於五侯七貴　芸芸之盛，固不可偕，及其數極勢移，俄爲丘壠　此以歸其根而靜矣　若能猒棄榮祿，了悟浮華，虛心谷神，靜慮思道，豈不能致道哉？　○疏：虛極妙本，人之所稟而生也　今觀性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　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義曰：熙熙，佚樂之貌也　人之情欲熙熙，如華葉茂盛也　茂盛則不久枯落，熙熙則必致傷生　故令去欲閉情，以復於道　云云者，或爲衆多之貌爾

又卷一八《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疏：前章明絕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　此章明畏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　首一句標門以示絕，次七句舉喻以明理，又一十七句格凡聖以對辨，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　○義曰：絕日益之學，以務恬和　除浮華之事，則無憂患　舉唯阿恭慢之譬，將喻絕與不絕之理爾　絕與不絕，皆出於心　唯之與阿，皆應於口　絕則契冲靜而歸道，不絕則溺　智見而喪眞，唯則恭謹而無尤，阿則傲慢而招罪，同出於心口而吉凶異焉　人之所畏者，畏招罪與喪眞，而不能絕知見而恭謹　既知之矣，不可不畏　此勸勉於絕學也　衆人行反於道　聖人故獨異之，棄太牢之滋味，閑春臺之心目，除明察之弊，去有以之爲　繩繩閴閴，內襲氣母如嬰兒之行，以含乎至眞也

絕學無憂。○注：絕有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　○疏：絕學者，絕有爲之俗學也　夫人之稟生必有眞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　若令都絕不爲，是使物無修習　今即乃絕有爲過分之學　○義曰：絕者，除斷之義　老君將令後代之人漸慕淳和，斷絕妄習，故有絕學之文　有爲俗學者，謂俗間有爲之學也　自三代以下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則天下之人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故悅於明者，是淫於色也；悅於聰者，是淫於聲也　悅

於仁者，是亂於德也；悅於義者，是悖於理也；悅於禮者，是助於詐也；悅於樂者，是助於淫也；悅於聖者，是助於藝也；悅於知者，是助於疵也。此八者學之大也。安其所安之分，則無過求之悅矣。若所安之外越分過求，悅而習之，則致淫悖之患，而傷其自然之和，亂其天賦之性矣。若令都絕，又失所修，但任眞常，於理爲得。○疏：《莊子》所謂俗學而求復其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行，未爲不絕，故曰絕學無憂。○義曰：《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求復其初者，謂世間之人已治性命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則愈非其道也。斯爲蒙蔽之民，去道遠矣。曷若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雖智周萬物，而恬然自得矣。分內者，謂因其性分而任其眞素也。夫任眞，智則智矣，矯於分外則爲詐也。任其眞，禮則禮矣，矯於分外則爲亂也。任其眞，忠則忠矣，矯於分外則佞矣。任其眞，仁則仁矣，矯於分外則諂也。任其眞，義則義矣，矯於分外則盜也。任其眞，信則信矣，矯於分外則誣也。矯於分外則失而多憂，任於分內則眞而無懼，故曰絕學無憂也。上士勤行者，守眞樸不妄爲也。

又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注：凡人之所畏者，慢與惡也。善人之所畏者，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爲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爲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爲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義曰：慢與惡招過，人知畏之，而不知俗學增長是非，動生尤悔而不畏也。故有道之士畏於俗學越分傷性，棄而絕之，愈於俗中之人畏慢之與惡也。

荒兮其未央哉。○注：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疏：荒，廢也。慢惡爲過，俗學失眞，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義曰：央，中也，亦曰，止也。俗學者，明則生苛察，智則生是非，邪則生荒淫，妄則生誇誕，少則生企慕，多則生疲勞，勇則生紛競，藝則生優劣，惡勝己而求勝，慕多聞而求多，苦忘勞生疲勞，役心損性，是乖於眞素也，故曰失眞。既乖眞素，則荒廢正性，如彼美士本無穢雜，而高蘭荊棘滋蔓於其間，荒而穢之，傷士眞性。俗學荒人眞性，亦如草之滋蔓，故云荒也。《春秋》曰，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不可除，是其義矣。○疏：《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義曰：俗學之長觸類而生，若不絕除，方將日益，故荒亂渺然，殊未央止也。《周詩・小雅・庭燎篇》云夜未央，央，旦也。未央，言夜未旦央也。俗學不絕，未可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注：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也。○疏：熙熙者，情欲淫動之貌也。此明不畏絕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爲，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若餕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冶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義曰：冶容者，《易・繫》云，冶容誨淫，言女之容色足冶而不精慤其行，動生淫佚。況春臺登望乎？熙熙，和悅之貌也。俗學之人動溺其性，熙熙自悅，不覺爲勞，然而逐境牽情，是非相攙，吉凶得喪由此而生。則有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其滿志，富貴樂其當年。五鼎列食，猷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喜春臺之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八音聒其聰，五色熏其鑒。樂則樂矣，終復如何？其或泰往否來，福終禍起，變熙熙之樂爲憯憯之憂也。仲尼謂顏回曰：靖吾以樂天知命之不憂，今乃知樂天知命憂之大也。聖人猶若此，況於常乎？豈若縱神於自得之場，適性於忘知之境乎？○疏：太牢者，牛羊豕也。○義曰：《禮器》云：太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稱牲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秋》吳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全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羭牛求得即用，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摽祭，必繫於牢，芻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傳》鼷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膳廟，開冰告朔，皆用之，謂之柔毛。孟春食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三牲。則牛曰太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彘，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曰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養犧牲，故通謂之牢矣。○疏：春臺所以爲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邶詩》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義曰：築土曰臺，又曰內高爲臺。言昇高肆望也。夫春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交感，和風舒暖，陽景遲遲，登臺肆目，陶然蕩矣。倉庚既鳴，春之候也。采蘩，生蠶之時，蘩，蟠蒿也。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之苦也，春女感陽而悲生，秋男感陰而思起，此固陰陽常理，物化使然也。迨，始也。及，與也。思歸嫁於公子，故言同歸。《禮》，二月爲匹偶之月，女心傷春，思匹配也。《邶詩・國風・七月篇》之辭也。

由，爰云鸜黃也）

又卷三二《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疏：前章明權實兩門是道之動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貸之功用。○義曰：至理幽玄，非下士能曉，明道若昧，唯上智勤行，既性識之不同，彰信毀之無爽，要在設權教以善誘，俾建德之行歸，不可任性識之所拘，求沉淪而無教，故下文開悟令入法門，斯謂善貸之功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注：了悟故勤行。○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義曰：人之生也，氣有清濁，性有智愚，雖大塊鑄分，元精育物，富貴貧賤，壽夭姸媸，得之自然，賦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無棄物，常善救人，故當設教以誘之，垂法以訓之，使啓迪昏蒙，祭悟眞正，琢玉成器，披沙得金，斯之謂矣。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此與三士事理玄同。又《論語·雍也篇》云子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教化之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聖人，聖人自知，不勞於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謂中人已上可以語上者，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是則以孔子之道教顏回，以顏回之道教閔損，是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其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者，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人以下如以閔損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中人亦可以語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中人亦可以語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則中人已下亦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則中人已下可以語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品爲正中人也。其二三四爲上，六七八爲下，惟下下之士教而不移，聞道則笑矣。吳先生曰：上士不教而自知，下士雖教而不移，神道設教，爲中士耳。夫中士者，語之以善則遷善，導之以惡則趣惡，故教之所設，爲中士之人可上可下也。太上之旨誘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遷革，漸脫愚迷，俾有向風進善之門，則所謂人無棄人矣。上士既悟之於自然，故勤行不怠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疏：由庸之品，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昧則若亡而疑惑，未果決志，故謂若存若亡。○義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決也。代俗之情，爲富貴所誘，利害所牽，娛樂難忘，驕奢自恣，聞玄默之道，孰肯勤勵而修之，遂乃五色聾其明，五聲聵其耳，迷情溺性，自拔敗亡，苟能聞惡如探湯，慕善如不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效上士之所修，捨中庸之所樂，皆可以躡景凌虛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注：迷而不信，故笑之。○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爲虛誕，則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義曰：大笑者，謂愚昧之士智識昏庸，不聞聖人之言，聞亦不曉，不見先王之教，見亦不知，所謂識不及理也。聞眞眞之道能生成天地，孕育乾坤，包舉陰陽，彌綸造化，修身則延生久視，理國則凝拱垂衣，反爲虛誕，相與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鄒魯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國也。夏禹理水，極於東夷，子孫居之，遂以爲國，其舊俗被髮文身，至勾踐平吳，方通中國，既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賤爾。和璞者，卞和，楚人，居荊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獻楚王，使玉工視之，曰石也，以爲欺妄，刖一足。如此，歷二王，再獻之，刖其兩足。和抱玉璞哭於荊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得玉，因而寶之，後傳入趙，自趙入於秦。秦皇平天下，懷諸侯爲郡縣，刻其玉爲傳國璽焉。言卞和三獻其璞，方爲時主所知，故云見遺於楚也。《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井蛙不可語於海，拘於墟也。曲士不可語於道，束於教也。所謂曲士者，執一家之偏見，滯彼有爲。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計四海之在天地間，猶礨空之在大澤耳。夫雖越俗賤冠，楚人遺璞，泊乎刻秦皇寶篆，襲中國衣冕，垂範後王，同軌六合，和璧章甫何賤乎？理化之端，隨機設教，道之從善，引之向方，雖下士至愚，亦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注：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道非代間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

妙道也　○義曰：道惟潛還，寂默希夷，不察察以繩人，不昭昭而顯狀　體道之士，其行亦然　內合虛無，外混塵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豈惟順俗和光，兼亦守卑處下，所以下士侮而笑之　然至人之隱身修道，不爲下士所笑，未合乎大道也　理國行化，亦在乎澄澹無爲，任物自化，以慈柔潛布，恩煦周行　使其民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不知帝力，不知其上之有君也　雖下民不知帝力，而聖德遐被，玄風普覃，所以爲至化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德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漠，虛無無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其迹，眞以爲勤行而實無勤行也　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也　則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窺，養形保神而已，及乎爲世用也，則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此之謂若存若亡也　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上道也　嚴君平曰：鵷鶵高飛，終日馳驚，而志在乎蒿茅　鴻鵠大舉，經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　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八極，乃得其宜　三者殊便，皆以爲娛　故無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之所去也　高山大丘，深林巨藪，乃鴻鵠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　是以損聰明廢智慮，反眞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淳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　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也　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內者也　上士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　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　下士知著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　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眞精之道也　建言有之：○建，立也　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明，晤也　悟道之人，含光不耀，舉措施爲，有若暗昧　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上士穎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　雖有聖功，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類，○夷，平也　類，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　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爲世用也　河上公本作纇，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　上德若谷，○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礫汙溷之處，施而無擇　有道之士，豈異於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疏見遠，遺略小節，智若不足　故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此言陰德密行也　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　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　質眞若渝，○渝，變也，色不明也　質眞者，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　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　《廣雅》云：輸，愚也　或本作揄　董遇作搖　今依王弼、傅奕本作渝　大方無隅，○開元御注曰：方，正也　隅，角也　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　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　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　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備物之用曰器　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非一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也　大音希聲，○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論愛氣希言也　雷霆尚耳，況至言乎　陸希聲曰：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　夫有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衆象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　道隱無名。○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　今道又隱焉　而名何有此，眞所謂滅迹匿端也　（天）〔夫〕唯道，善貸且成。○貸，施與也　夫，歎美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　君平曰：道之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　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上士勤行建德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一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四《道經・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御注曰【略】○臣義曰：全於天者，無待於外，故絶學　是非無涯，妄知妄見，分別無已，故多憂　學絶則無事於思慮，完復其精神，而不爲聰明之役，任其性命之眞，何適而不自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曰【略】○臣義曰：唯阿善惡，情妄所分，相去無幾，

復何所較。唯阿，皆聲之所出也，善惡，皆性之所起也，聲之與性一也。以唯爲恭，以阿爲慢，以善爲是，以惡爲非，皆屬乎妄爾。達觀玄同，夫復何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御注曰【略】○臣義曰：無爲體道，物我兩忘，何憂懼之有。涉經世之迹，則吉凶同患於民。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不自異於人，而憂樂與民同之也。不畏所畏，能無患乎。荒兮其未央哉。○御注曰【略】○臣義曰：事爲之域，情變萬殊，相代相推，無有終已，擾擾之緒，起於無涯，荒乎其大，無有央極。唯冥於一者，物我兩忘，妄情頓盡，而知通爲一。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御注曰【略】○臣義曰：世故物變，紛糾萬緒，日起無窮，其來無際，荒兮未央。學道者深所厭謝，惟體道者不累爾。聖人經世，而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而繼之以荒兮其未央，則雖聖人猶以事爲畏也。衆人徇物失性，離靜涉動，而喪其自貴之至味至樂，而耽逐於事爲之末，熙熙而不知其所以爲累也。故於外游未徇，自爲得味而甘心焉，故如享太牢，自爲得趣而娛心焉，故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御注曰【略】○臣義曰：獨然忘我，而游夫性初，怕然無物，而物未兆朕，故若嬰兒未孩，心致於一，而未萌欲慮，性全其眞，而不見疏戚。乘乘兮若無所歸。○御注曰【略】○臣義曰：乘理以適其事物之變，而無係累偏倚之嚮也。衆人皆有餘，○御注曰【略】○臣義曰：衆人矜攬物僞，得其味樂，故有餘。我獨若遺。○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御注曰【略】○臣義曰：大智者若愚，以其不用智，而無以知爲，故渾乎至純，而機心不萌，精一之至，而與道默契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御注曰【略】○臣義曰：昭昭，察察，此世俗以小智自私如此，若昏悶悶，則無所用智，物我大同，惛然若亡，悶然若鈍。澹兮其若海，○御注曰【略】○臣義曰：性海湛然，深不可測，廣不可極，道之體也。飂兮似無所止。○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物則有止，有止則有係，而不能通。無物則無止，無止則無著，而無所不至，道之用也。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御注曰【略】○臣義曰：墮於形器則可用，可用之物，則物於物者也。物至於加飾而可美，尤爲用而不棄者，頑則無飾，鄙則不美，此我之所以無用於世，而世與我相忘矣。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御注曰【略】○臣義曰：人生於道，日構於物，喪其眞性，而不知返本，失其所自生，而不知其所養，此所以貴求食於母。求於母，則歸於道，而復其性。食於母，則養於道，而全其眞。

薛致玄《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無爲。○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中，今不復云。○纂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然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纂云：斯所謂天然縣解矣。○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禮記》有《中庸》一篇，專論中和之德也。又《魯論・雍也篇》云：孔子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分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閒曠，吐故納新，至爲治而已矣。○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並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爲說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纂云：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鈔曰：目欲視色者，此《莊子・盜跖篇》之文也。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又曰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者。《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差別之不同也　○纂文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道也者通乎形之外者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也者正其形之內者也　上士聞微知章，通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內　○鈔曰：此上文者，並《易繫》之辭也　已具《道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　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　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　況用兵之務哉　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　外閉內啓是其機也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巧拙之性，使人无間而得窺也

又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良曰，夫機在於是也　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　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　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　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　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　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淨樂之間，謂之守中　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於重閉之外，慮患於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者哉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宮，身爲神之府也　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　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之巧拙，不可顯露　愼之擇善，无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　但少而言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　爲不能隱密，不自誡愼以致傾敗耳　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　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爲巧乎　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佞讒毀，反招其咎耳　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禍患　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視邪淫　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　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　切使誠愼，无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藏，寄而存之，人稟五炁而成形　頭圓足方，四肢五藏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爲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　邪正偏偏之急者在乎要焉，耳目口也　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　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　涉其邪妄，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　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名靜也　《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　但遇善則動，逢邪則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愼，故云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又卷下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　若以此，樂必无餘　故《家語》云，至樂无聲而天下之人安　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九淫刑濫罰，不越國章身无過犯，无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　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　至靜則廉者，既不爲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无憂无事之歡，如此則不爲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　《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　故謂至樂至靜也　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　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擾，賞罰不差　父子爲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成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夫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　六情不染二景常然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　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　理國必以是，行師亦以是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爲機　三要者，機情性也　機之則无不安，情之則无不邪，性之則无不正　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　小人則反此　故下文云，太公以三要爲耳目口，李筌爲心神息，皆忘機也　俱失陰符之正意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孫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

覺火盛而焚其宅。由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我聖，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尤不謂得道之理也。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巧則蕩乎心，拙則昧乎性。是世俗巧拙之用也。故聖人之性，巧不露機，拙不昧性，而尤馳騁於非道之務，動合天機，尤不伏藏也。故天道貴無巧拙之用，而能長能久者，因本性不移常守虛寂，合自然之道。萬物潛而自化，是以天有大美而不言，故尤巧拙之用也。蓋自古高眞潛符，天道取合自然，惟聖人所以特道化而不任其智巧也。但韜跡隱智以密於外，澄心封情以定於內。《道經》云，我愚人之心也。純純兮。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學者能通大智，與天同德，則道化可恃，而豈有事巧拙之性能契天理者邪。故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即知伏藏之性合於自然之道也。噫，世人之性事巧之心，但馳騖於外，而患乎人所不知，患乎人所不見，是以失其性而漏乎神，縱乎心而蕩乎志，是不知伏藏之理者也。《經》云，大巧若拙，是巧得於性而事拙於守中者矣。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聽視口鼻神明出焉。愼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爲樂。尤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焉以物爲事邪。故九竅受邪，由乎心性之有動靜，邪正之有交涉。心不正則性返爲情，情爲用也。故動謂之心，靜謂之性。方其動也返性爲情，故萬變尤常而不能靜也。方其靜也返情歸性，故吾心常一而不能動也。是以心性相混，致有邪正交涉也。故學者三要不可不知。心爲動靜之要，情爲亂性之要，性爲樂道之要。知此三要則不失本性，復其性而處厚也。故喜怒哀樂不能動乎心，或有所動則發於自然，是不失吾心常一，而物不能引也。可以靜則得於守廉，而萬變不能惑也。故學者動靜之要不可不察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達士得機，指示後人，中有富國安民之道，取此爲理也。緣人之有心，心火受姦耗損精炁，譬木中有火禍發必剋。要在修鍊禁姦，然後能通神矣。故木者物也。陰中有陽是木中藏火也。及乎陰木就焚，灰燼火滅，其何堪焉。故聖人立法，譬人之有身。包含道體，猶亦生死繫焉。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故身譬國也。胷腹之爲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炁猶民也。所以安其國慄其炁全其身也。爲國之姦者，九竅爲受邪之門，三蟲爲六慾之鬼，誘惑人心交涉六情，以此爲身國之姦也。所以謂身譬國也，緣人之身抑亦物之象也。內感眞一之炁資養百骸，得全性命。儻心火不禁，一眞耗散，尸魄姦生，天年數盡，是時動必潰之際也。要在禁制心火修鍊陰淨，防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用意於未然之前，使神自恬而心自灰性自靜，而情自弭，豈不是知之修鍊，爲富國安民之法者哉。

又 至樂性餘，至靜則康。○虛靜而不與物雜，道之體也。古之體道者以內遊爲務，不以通物爲樂，樂其性而已。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返一无迹因其自然而已。故樂性則性无不餘，不與物雜則靜无不廉，是以樂天知命故不憂，性寂喜淡即无貪，則心不勞也。心不勞則神不漏，神不漏則情不動，而性至樂也。蓋至樂之性得乎至美之遊，而達乎至靜之境者，廉之致也。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 至樂性愉，至靜則康。○天下有至樂无有哉。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則性分之內自不待於外也。世之奔競之流，目有見焉則生覬覦，心有樂焉則生歡欣。至人之樂則異於是，故曰性愉。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未免乎有累，烏能廉哉。至人端居深眇之地，无一物之可用，无一物之不用，何嫌之有。故曰大廉不嫌，非至靜烏能至此。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人之性也好生而惡死，就利而去害，皆賦之天也。如人求一理悟一法成一事者，由習而得之。故天資之性未有不求而得。心懷遠望，修其身而就之。鄙之者謂之妄想。殊不知妄想乃致道之梯也。故天之性，人使之爲也。人之心，機使之爲也。人所居，靜則心也，動則機也。況天機一發，則可以坐進此道。又豈可與剪剪者言哉。方其人可知矣。

又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巧拙之性在乎人，可以屈可以伸。見機而作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使人見其顯而不見其隱。蓋有自得之場，而能全身遠害以亡後悔者也。道德之人又何加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則大巧若拙不厭深藏，返而用之則爲貴矣。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前賢以視聽食息大小爲九竅，以設三要成其動靜，不失其眞。蓋人之炁散太虛則尤形，聚身中而應事，以爲動靜之宜。然一身之主，唯心有九竅，故謂之心之邪在乎三要。故治炁養心之士，身要正，意要直，心要平，乃制心之三要。

非耳目口鼻之九竅爲之三要也。動靜於人，乘使之然。持其志无暴其氣，正其心无思其邪。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是曰思无邪。此誠得內養其天眞也。

又　至樂性餘，至靜則康。○性者心之生，性餘則至樂。靜者性之本，至靜則行康。放之而不執者，則无著物於動靜以害其生。人之所貴在於至康，而不在於至樂。故至樂則神清而且靜，以爲受道之本。故清靜爲天下正，道之用矣。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人一心，機道同轍。自六慾七情有以奪其性眞，則業識火熾，不知其孰爲天孰爲人，又孰爲機孰爲道也。上聖洪慈，闡明奧旨，謂性即天也，天即人也。至理渾融不可致詰，必得其機而應之，則自然脗合。是機也，豈世俗機巧變詐之爲乎，非也。乃機緘之運，不疾而速。機關之應，若合符節耳。人能明此之機，心同造化自然，機應不失，則天道立矣，人道定矣。固非曰捨人道而別立天道，亦非曰先立天道而後定人道也。蓋人道即天道，天道即天機，天機即天性。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又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形色，天性也。而技巧出焉。伏藏，待時也。而天機寓焉。有是性則有是機。非曰終於伏藏而无所用心也。所謂懷材養浩明時，正金丹之秘旨也。或謂陰鉛主伏陽汞主飛，聖人伏陽汞以鍊陰魄，故有大巧若拙之用，非也。殊不知黃帝專言巧拙者，在性。伏藏者待時，蓋以性則合於玄元，而鉛汞則拘於形質。苟此性靈明，陽魂日盛，巧拙莫蔽，伏藏待時，天機一應，則天性見矣。此正洞賓謂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己待時也。知待時之說，則知伏藏巧拙之性矣。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人身九竅，上七下二，無非邪穢。學道者審此，必關乎三要，然後動靜有无邪之思。三要者何，耳目口是也。《參同契》云，三寶固塞勿發揚。三者既關鍵，動靜不竭窮，人能謹此三要，則天下之聲萬變，而坎之聰不爲所奪。天下之色萬變，而離之明不爲所蔽。天下之味萬變，而兌之納不爲所亂。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動靜之間，一循天理之正。雖萬邪不能干矣。九竅之邪何有於我哉。此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之道，豈異端乎。

又卷下　至樂性餘，至靜則康。○張子房曰，機在目　赤松子曰，性，陰也。樂則奢餘而陰盛，靜則正廉而神清。葛仙翁曰，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而愛於至靜，能棲神於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夫如是，則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於重關之外，慮患於冥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說道哉。施眞人頌曰，至樂无如至靜心，不沾塵垢去奢淫；功成行滿金丹畢，方表陰符旨趣深。呂眞人《蘇幕遮》云，守虛柔，安正性，養育陽魂，卻在心源靜。浩炁冲和神必聖，以道除邪，萬景皆消泯。此兵行，陰魄殞，法陣慈幢往，吉來還勝，不比凡情用機倖。引孽招冤枉，把生靈損。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中篇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　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　人之所以不能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无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　修鍊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又下篇　至樂性餘至靜性康，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至樂者无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淨者无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无爲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爲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淨乃所以有爲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爲於其間，蓋炁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鷙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无上內秘眞藏經》卷一《顯道品》　爾時天尊告諸四衆及大弟子，汝等所居嚴淨國土眞藏法中，無憂無惱，斷生死際，入大乘轅。諸仙弟子聞是說已，歡喜作禮，上白天尊，久聞眞藏妙經，未曾覩音。今日所說，今日所聞，歎希有法，奇特難言，不可思議。唯願慈尊決了眞性，愚蒙受潤，自不覺知。雖在眞藏猶處漏塵，身受末生五形各染，染情觸著，遂覩色身智力不明，云何顯了。

天尊答曰，善哉善哉　眞藏深奧，統攝衆經，爲法舟航，濟沉溺苦，功德深遠，非可言譬。諦聽善思，吾當爲說。衆兆異形，趣情各別，種種施爲，取捨紛紜。皆爲其實。若如是者，衆生無因無果，無去無來，亦無衆生，亦無眞道。云何說衆生而云業果，唯願大慈，曉發愚蒙

天尊曰，眞藏法中，衆兆本身非空非有，非眞非實。衆生苦樂非空非有，種種施爲無非眞實。非空非有，見在衆生，等天尊性。非空非有，未來衆生，等天尊性。非空非有，過去衆生，等天尊性。非空非有。云何有差而生分別無生無滅，無因無果，而爲眞果。諸法名字，大道施爲，但自思惟，反看舊地諸善男子閉目諦聽，須臾之頃，忽見四方嚴淨國土，獅子座下，千葉蓮華散滿虛空，衆仙妓樂無鞅數衆，各各具足功德裝嚴，不盈瞬間，閉天光明。大衆哽咽，泣涕交流。願我神尊開朗光明，決重昏網。言詞未訖，光明洞照，非色象光，非相好光。大衆歡喜，各各自視，地變爲金，樹爲珠玉，衆惡毒草悉成甘露。諸來會衆，慧力奇特，一相無相，等衆相故，融淨自在，無障礙故，能轉換故，以轉換故，一切悉轉，轉無所轉。善男女等一向師宗，勿生異見，起疑惑心，謂無因果。夫因果者，不起本心以爲妙因，以無得故，而爲妙果。所以者何。心爲善惡因，意爲善惡果。心性寂滅，無學無會，謂之妙因。意根不動，善惡俱喪，故名妙果。智慧解脫，無果無想。因不礙果，果不礙因。因爲道果，果爲道因。因果一相，一無所相。眞道寂滅，滅無所滅。進虛空故。所以不起本心，以爲妙因，以無得故，而爲妙果。若依此法，名爲道行。以不起爲順通，以無得爲照寂。通寂無二，名發道行。則無想無念無想無念，不住生源。生源既忘，三界果喪。杜心滅意，緣動俱寂。名發道行。道行絕空，無心無意，無覺無觀，無波無動。萬物同源，是爲眞道。思惟深達，體解自然。晃朗內照，通天徹地。一切相盡，究竟自在，解脫無爲。是時大衆聞深法已，悉會道眞，皆得解脫。得解脫已，得道心，得道意，得道眼，得道聲，得道香，得道味。一切悉通達。復次，仙靈童子從座而起，伏地閉目，上白天尊。一切諸法，皆具十二種印。唯願大慈開演法藏，令衆得明。

天尊於是重告仙靈童子，汝之所問廣大利益，末代衆生聞使融寂，變易果喪，何以故。悟道心者，心如道心，見諸種類無量衆生，是非得失彼此分別，皆是道心，名爲正印。悟道意者，意如道意。一切衆生雜物之類，是非得失顚倒分別，一切不善皆是道意，名爲正印。悟道眼者，眼如道眼。一切衆生種種諸見，皆是道見，名爲正印。悟道聲者聲如道聲，一切衆生種種雜類，禽獸之聲，皆是道聲，名爲正印。悟道香者香如道香，一切衆生種種薰香，皆是道香，名爲正印。悟道味者，味如道味，一切衆生雜物之類，種種臭香皆是道味，名爲正印。此十二印者合爲六印，通印諸法，名爲一印。說是法時，仙靈童子復白天尊，何故說十二印，用非以爲是

天尊告曰，善哉善哉，快問是義。今當爲汝分別解說。譬如大醫，觀諸草木，皆入醫方。種種方便，救治疾病，皆得差愈。弟子尋師學諸道術，三年欲成，師故試之。示病臥牀，語學醫者，我今患重，須無用草，與我服之，病便得差。若不得者，我令當死。我有好馬，隨意卽到。汝當馳之。弟子受師之命，裝飾駿馬，縱情尋求。隨意卽到，不盈旬日，天下地上悉皆周普，求無用草，終不能得。行泣歸家，而啓師曰，遍歷天下，求無用草而不可得，今當奈何。師卽蹙然而起，語諸弟子，我實不患，故試汝耳。汝今藥成，堪能救物。隨汝方便，在外救疾，得識病源，悉皆差愈。當知此經最爲第一無上醫王，以此證者，悟法之人周遍虛空，上至九天下通九地，求覓非法之物了不可得。當知悟十二印者，神通無礙，恬然寂泊，等一無爲。爾時仙靈等衆聞此譬喻，顯深法性，皎然明了。無復疑滯，六根漏盡，直至大乘入平等道座中，徒衆衙荷而已。

吳筠《神仙可學論》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爲景福之最，況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慶，無等倫以儔擬。當代之人，忽而不尙，何哉？嘗試論之。中智已下，逮於庶民，與飛走蜎蟯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不及，聞道則相與笑之。中智以上，爲名教所撿，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能挺然竦身，而不使常情汨沒，專以修鍊爲務者，千萬人中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罕爲其方。悲夫。昔桑矯問於涓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如之何？涓子曰：兩有耳。夫言兩有者，爲理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嵇公言：神仙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此未必盡其端矣。有不因修學而致者，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中墮，誠不終也。三者各有其旨，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之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羽。精誠在於斯，須擊猶土石，應若影響。況丹懇久著，眞君豈不爲之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致矣。孰爲眞君？則太上也。爲神明宗極，獨在於杳冥之先，高居紫微之上，陰騭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監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而迷惑之子，焉測其源，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有七焉，近於仙道亦有七焉。

當世之士，未能窺妙門，洞幽賾，雷同以泯滅爲眞實，生成爲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甘之死地，乃爲常理　殊不知乾坤爲《易》之蘊，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夫形氣者，爲性之府，形氣敗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於我何有　遠於仙道一也

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墜之弊　彼香於智察，則借譎網　詎知塊然之有，起自寥然之無　積虛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累著而成形，形立神居，乃爲人矣　故任其流遁則死，反其宗源則仙　所以招眞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　體與道冥，謂之得道　道固無極，仙豈有窮乎？　舉世大迷，終於不悟，遠於仙道二也

其次強以存亡爲一體，謬以前識爲悟眞　形體以收散爲期，營魄以更生爲用，乃厭見有之質，謀將來之身　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鑄，遊魂變革，別守他器，神歸異族，識昧先形，猶鳥化爲魚，魚化爲鳥，各從所適，兩不相通　形變尚莫之知，何況死而再造　誠可哀者，而人不哀　遠於仙道三也

其次以軒冕爲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謂封植爲長策，貽後昆爲遠圖　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喪，盈必虧　守此用爲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肯以恬智交養中和，率性通眞爲意乎？　遠於仙道四也

其次強盛之時，爲情愛所役，既亡之後，有產生之心　雖修學始萌，而傷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道之名，乖契眞之實，不除死籍，未載玄錄，歲月荏苒，大期奄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　遠於仙道五也

其次聞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以延齡　遂汲汲於鑪火，孜孜於草木，財壞空於八行，藥難效於三關　不知金液待訣於仙人，芝英必滋於道氣　莫究其本，務之於末，竟無所就，謂古人欺我　遠於仙道六也

其次身棲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靜無修習，外招清靜之譽，內蓄姦回之謀　人乃可欺，神不可罔　遠於仙道七也

若乃性耽玄虛，情寡嗜好　不知榮華之可貴，非強力以自高；不見淫僻之可欲，非閑邪以自貞　體至仁，含至靜，超跡塵滓，棲眞物表，想道結襟，以無爲爲事　近於仙道一也

其次希高敦古，剋意尚行　知榮華爲浮寄，忽之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不取　剪陰賊，樹陰德，懲忿窒慾，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眞　近於仙道二也

其次身居祿位之場，心遊道德之鄉　舉上以忠，臨下以義，於己薄，於人厚，仁慈恭和，弘施博愛　外混囂濁，內含澄清，潛行密修，好生惡死　近於仙道三也

其次灑灑落落，業貧甘賤　抱經濟之器，泛若無心；洞古今之學，曠若虛舟之不從，祿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爲尚，恬乎以攝生爲務　近於仙道四也

其次眞明穎之姿，懷秀拔之節　蓄忘機之旅，當鉗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　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眞　近於仙道五也

其次追悔既往，洗心自新　雖失之於壯齒，冀收之於晚節　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忘而正在　憾恥不能修其操，前譴不能亂其性　惟精惟微，稍以誠著　近於仙道六也

其次至忠至孝，至眞至廉　按眞誥之言，不待修學而自得　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而復生　伯夷叔齊，曾參孝己，人見其沒，道之使存　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謂之陰景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　近於仙道七也

放彼七遠，取此七近，謂之拔陷區，出溺塗，碎禍車，登福輿，始可與涉神仙之津矣　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澹泊怡其性，吐故納新和其神　高虛保定之，良藥匡補之，使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昇騫，吾必謂之揮翼於丹霄之上矣

夫道，無爲無形，有情有信　故曰人能思道，道亦思人；道不負人，人負於道　淵哉言乎　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無　庸知有自無而生，無因有而明，有無混同，然後爲至　故空寂玄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　若但以虛極爲妙，不應以吐納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　故有以無爲用，無以有爲資　是以覆載長存，眞聖不滅，故爲生者，天地之大德也　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爲吾存也　若煙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　彼徒昭昭，非我所有　故曰死者，天人之荼毒　孰能黜彼荼毒？　拂衣絕塵，獨與道鄰，道豈遠乎，將斯至矣

夫至虛韜妙，待感而曜；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　故豁方寸以契虛，虛則靜；愚至靜以積感，感則通　通則宇宙泰定，天光發明，形性相資，未始有極　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藏六府，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主守　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　故去其死，取其生　若乃諷太帝之金

書，研測眞之旨章，集帝一於絳宮，列三元於紫房，吸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臺觀，道備功全，則不必埏升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爲仙，自仙而爲眞，眞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無心而玄鑒，無翼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歡齊浩劫而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密奧哉。好學之士，宜啓玉檢以探其祕焉。又儒墨所宗，忠孝慈愛，仙家所尚，則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孰爲大？於戲，古初不得而詳，羲軒已來，廣成、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之哉。

王暉《玄珠錄》卷上　問：絲中有五音不？答：有五音性。其絲未成絃，絲中無五音，絲中亦無性，亦無相結連。其絲若成絃，彈之有音相，不彈有音性，二有相結連。明知一絲之中，有有亦有無，其中之性，非有亦非無。若欲破於有，絲中音性非是有，若又破於無，絲中音性非是無。以非有無故，破之不可得，所以得常存。

問：絲中無音，彈會出音；乘中無牛，輓之即有，二無云何同？絲中有性，其性常有；絲中有音，音有興廢，二有云何同？答：各是二有二無，相因相結連，所以有無是各同煩惱。

又　大道正性中，無優亦無劣，不有亦不無，遣誰有生滅。既無物而生滅，故云道場與煩惱，賢愚並無餘。行者行道之時，當空於正心，無失於正性。

又　問：性復是誰性？心復是誰心？答：還是四句。心復是諸法性，若無四句，並無其心；若無諸法，並無其性。

又　一得正性，終不染俗，故曰一性不變異。

又卷下　眼色共生見，其見在何邊？見時是化生，不見是化滅，其中衆生命，其相亦如是。不從二相來，不從無相來。若從二相來，二相生二見，云何止一見？若從無相來，無相則無見，云何復有見？如此之見體，見故不可無，無由不可有，求之不可得，其相復宛爾。

又　出則有二，入則無一，無入無出，則爲實相。

又　若也作幻見，眞之與幻俱成幻；若也作眞見，化之與眞俱是眞。諸法實相中，無幻亦無眞。

又　其時寧不動，不其亦不寂。動寂無二相，宛復非是一。本無我，合業爲我；我本無心，合生爲心；心本無知，合境爲知。

又　諸法無自性，隨離合變爲相，爲性。觀相性中，無主，無我，無受生死者。雖無主我，而常爲相性。將金以作釧，將金以作鈐，金無自性故，作釧復作鈐，釧鈐無自性，不作復還金。雖言還不還，所在不離金，何曾得有還？釧鈐相異故，所以有生死；所在不離金，故得爲眞常。

土中無正性，能生無量器，已成於器訖，器更不能器。土中之本性，能生一切器，器器雖不同，性皆不異土。空中無正性，能生無量識，已生於識訖，識竟更不識。空中之本性，能生一切識，識識皆不同，不同不異空。愚中愚相空，智中智相空，二空相既同，無愚亦無智。愚中有愚空，智中有智空，二空不同名，名異體亦異，勝劣亦爾。

又　了知無知同無知，如此無知與未了無知。同相若同有識處，隨識而起名，識多名亦多，識少名亦少，若也無有識，無相亦無名，亦無於無名。

又　瞋喜無自性，迴緣即乃生；生法無自性，捨遇即復滅，是故瞋喜如幻化。能了幻化空，瞋喜自然息。又問：瞋喜在身內？瞋喜在身外？瞋喜若在內，此身常瞋喜；瞋喜若在外，元來不關身，云何得瞋喜？非外非內，發生於冥；非冥非內外，發生於遇緣。非緣不離緣，瞋喜如幻化，雖化未嘗不瞋喜，如此瞋喜與天地共。共即爲大身，此並是意生身。意想如幻化，即是性生身。其性如虛空，即是無生身。無則無生身，無身則是無瞋喜。此則無物亦無道，而有幻化等，是名爲自然。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

又　一法無自性，復因內外有；有復無自性，因一因內外；因又無自性，非一非內外。化生幻滅，自然而爾。

又　人心之正性，能應一切法，能生一切知，能運一切用，而本性無增減。譬如對境有喜怒，正性應之生喜怒；對境有去來，正性無去來。若無有正性，怒性則不生。怒雖因正生，然怒非是正。以怒非正故，怒滅正不滅；以正不滅故，所以復至喜。若無於正性，其喜則不生。喜雖因正生，然喜非是正。以喜非正故，喜滅正不滅。若云怒獨滅於前，喜獨生於後者，喜怒則兩心，前後不相知，云何在喜時，而復能念怒？以能念怒故，喜怒同一性，故喜時即是怒滅，怒滅即是喜生。動時即是寂，寂時即是動，動即是神力不共，

法正性之變通

又　煩惱空，故不可得；至道空，故不可得；二相俱是空，空相無分別

又　眞妄二事，四言說之，以顯於眞性。四言即是妄，法性即是眞。因言以顯性，此性從言生。即言非正性，離言無正性。此性非是言，此性不離言。即妄亦非眞，離妄亦無眞。由妄得眞故，此眞不離妄，眞妄是同時。眞妄既同時，凡時即是聖，何假更修習？眞妄若不同，其眞在妄外。若許在妄外，修凡不成聖，何假更修習？爲起二見故，言眞復言妄。於法實性中，不有眞妄，故不可言同時，不可言異時。同異既不可，是名出諸邊，於中非無法。雖然有於法，有法非諸邊，是故得解脫。

《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五篇》　夫道以虛通育物，偏備羣方，眞源則神應靈微，氣運乃隨方成器。然有形之類，皆資炁以生焉。有識之知，悉稟神而謂矣。夫神者性之用，識者神之用。夫元氣者，性之用；陰陽炁者，元炁之用；色相陰陽，炁之用矣。故《太上經》云：道冲而用之。《南華經》云：精神生於道。此之謂也。坦然備一切之際，謂之性；獨然偏一身之際，謂之神。夫身者，神識之所器；心者，神識之所都。故《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舍，識亦因神而生。夫神之於識，猶日之於光。光因日而生，光非日體；識因神而起，而識非神眞。神於身爲，能識於外，生善湛然，動不乖寂。以神望性，則性妙而神麤；以神望身，則身麤而神妙。然性神識之由本同而用異，悟則通神合性，迷則滯識乖神。夫滯識乖神者，隨氣運而淪死生。通神合性者，妙然而能常自在。是以有性之物，謂神感氣而成形，故形識雙備矣。無情之類，質炁而已，不稟於神，故有形而無識。是知神能爲物之識，不能爲物之形。炁能爲物之形，不能爲物之識。則性神有禀，炁相無識者也。然稟陰陽五行之炁者，乃更盛衰，至於正性眞源，常無盈竭。夫質生之物，炁散而爲死。炁聚而爲生，然炁有聚散之差，神無生滅之別。是知用神而能運炁，因炁亦能資神，聚則同成，散而各運。夫葷羶穢味，能資陰陽之濁炁；妙藥清和，能資元和之正炁。正炁全而資神者，則無爲無欲。陰陽之炁濁而資神者，則多欲多爲。然多欲多爲，則天枉流溺之源。無爲無欲，則湛爾常存之要。物之本生，則中道而起，滯識遷生，乃隨業而行，輪轉不離於道中，不悟道而何也？然有情有相，則有別有分，逐境生緣，積緣成業，受報不通，返照故也。能悟玄微湛然虛妙，雖緣而非緣，雖境而非境，不爲緣境之所攝，亦何業報之有哉。夫三業六根紛惑者，則炁濁情昏，靜慮全虛，則神清氣爽。故《本際經》云：響清濁隨其本聲。又云：皆由衆生業緣所感。故《西昇經》云：積善之氣至，積惡之氣至。然惡氣濁壯，增黑暗而生迷；善氣清全，洞虛明而曉朗。明而曉者，若撥霧而覩青天；黑而暗者，乃渾河而被流溺。是以暗明雙遣，善惡兩冥，至極眞源，流通妙本者，則自然之奧也。夫自然者，無爲之性，不假他因，故曰自然。修行之人，因有爲而達無爲，因有生而達無生。了乎自緣，契於自然，則無生之性達矣，性不無生，而能無所不生。無所不生，而妙本未嘗爲生。是以無爲之爲，無相之相者，道之妙體也。有爲之爲，有相之相者，道之麤用也。妙本之於無本也。

又　色聚，識聚，心聚，想聚，四聚成，乃善惡生也

夫大乘平等，無盈無端，漸教法門，有修有證。是知因舟而能達岸，達岸而捨舟。因學而以成功，功成而學亦遣。故《德經》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夫爲學者日益有爲之見，爲道者日損有爲有見之知，因損有以通無，能通無而具有。然眞源湛寂，應感隨機，衆生根有利鈍之差，聖人教亦漸頓之別。且修行有爲，名爲漸教，眞證無爲，名爲頓教。眞性周普，偏備羣方，名爲道應。在漢說經，於胡演教，名爲別應。一切衆生性同道生，名爲通感，隨類受器，名爲別感。故《海空經》云：聖人無爲，衆生故應有爲。又云：衆生感聖，因緣不同，聖應衆生，其體亦異。是以妙本湛然，名曰眞身；演爾法相，名曰應身；隨因受果，名曰報身。故有妙中之麤，麤中之妙。聖人應有爲，即是妙中之麤；衆生悟無爲，則是麤中之妙。然而一切萬法，元從窈冥中來，自然之理具焉，因緣之方同矣。故夫道一性，而能應於一切神；性一神，而能應於一切物；物異神一，而能應乎一切識。應神作合生之智，應炁爲萬類之形，應身垂聖化之慈，應性導羣迷之惑。夫性者，虛無自然之妙靈也。應聖者，性之妙用也。應神者，性之微用也。應炁者，性之細用也。色相者，性之麤用也。然應聖者，應身之聖人也。相者，天地萬物一切有爲之形相也。是以應能生萬物而非能生，能成萬物而非能成，能有萬物而非能有，能空萬物而非能空。非物而能物，不碍於物；非法而能法，不滯於法。應而不乖其本者，則惟大道眞常之性焉。六合羣興，而道也非興；三界劫變，而道也非變。修而能合於道者，莫先於神矣，而炁乃次之。夫身三萬六千神者，則一身所生統運也。用異而

通歸一者，必由手足於身乎。相由又相，乃是異中而同，神中又神，則是同中而異。雖則有無對立，而事理兼通，故自然中有因緣，因緣中有自然，自然不離於因緣，因緣不離於自然，而能異之而同者矣。然夫一切因緣者，悉是自然之因緣也。從本降迹，隨所用而多差；攝迹返本，亦包羅而無外。眞體包羅萬象，玄應變化大千，故能妙統一神，分別百億也。蓋不別寶者，無以知其貴；不明道者，無以體其眞。物稟道而生，故物有道性。不悟道者，由夢喪之俗迷童。至教應焉，則教能筌理。不知於教者，乃八難之矣。憂譬毀聖，亦三塗痼之。然以道無不在，抑亦不處衆生，悟則能通，相去何遠。故《眞藏經》云：一切煩惱，皆爲正性之比類，即妄而眞。所謂動不乖寂，寂不乖動，應常能眞，眞能常應者矣。故《西昇經》云：道不獨在我，萬物皆有之。是以能行者能通，能通則聖也。

眞一、正一、三一、守之道成

李元卓《莊列十論・象罔得玄珠論第六》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兩喻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滿人慮，遂迷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秕，至眞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隗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在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聖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眞無眞，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眞常，大惑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又《莊列十論・莊子遊濠梁論第七》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流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凋，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眞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祓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爲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眞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則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蟲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曾慥《道樞》卷一《玄軸篇》（心勞神疲，與道背馳。冥心湛然，乃道之幾）

至朴子曰：天之體其高明歟？天與我命，而秉以爲性矣，必也沖以用之，無巧也，無拙也，無智也，無愚也，湛湛乎邃於自然之場焉。昔者太源洞長告於方丈先生曰：噫！已人於無爲矣，而其性未能湛湛乎，何哉？曰：爾好樂，窈冥之聲也。以習蔽之矣，況怵於斯者耶！夫人離朴爲華，物誘於外，五慾六蔽以疵其潔，無以見於天元，則必濯其垢而後可也。何以濯之耶？吾心者，法水也。於是滌三昧焉，開六蔽焉，去五垢焉，汰其濁而見素矣。夫能皓皓而不汙，莫先於御事物之見。故知遠察微者，聰明之見也，命之曰伐性之斧；務華矜榮者，聲利之見也，命之曰陷

性之舜；巧言令辭者，利口之見也，命之曰惑性之藥；奇謀詭策者，深機之見也，命之曰敗性之寇。是何也？智深者僞生，識遠者詐強。夫畀我以知者，本爲知道者也；賦我以識者，本爲識性者也，豈期眩於外哉。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潘洞見子鐘離子，子鐘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鐘離子曰：大矣哉！卻見者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敷榮吐華，各喪其眞，朝生夕隕，物孰免乎？吾當內自省焉。吾亦物也。於是探其本，集其靈，去有歸無，返於眞空。返於眞空者，必先除其聾焉。夫灼以華藻，惑以鏗鏘，滋以膏粱，襲以芬芯，示以好惡，習以嫉媚，役以金玉，悅以爵祿，媚以語言，誣以機謀，斯十聾也，不能除焉，則違性失道矣。赤松子曰：欲去之者，先澄其源，而後可也。下愚者所棄昧昧焉，上智者爲邪所蔽而與之同何以扶部而發晦乎？必捨其暗塞而投於純明之舍焉。太上曰：多知博見，彼以爲明，斯乃爲暗者也。天與之性，何爲而亡乎？道與之貌，何爲而悴乎？七情之燎焚於五內，眞元燼矣。夫能使其情俱爲煨而熄焉，則冥冥寂寂，眞樂至矣。思眞子學而未知道，慙焉泣於瑤池之下。眞君謂曰：爾之七情不爲觸而發，則人眞慧矣。內心未純，則尚華而亡其純矣。古之至人，以性卻性，以形忘形，性吾有也，不以性蔽性而入於昏；形，吾有也，不以形喪形而入於華。內而貴朴，如槁木焉。故末茂者傷本，枝大者害幹。梵宮靈宇，梵語八解，靈宇三十。希之都也。吾身亦有妙庭焉，慧日所燭，玄風所扇，夫何以致之歟？懲忿窒慾，忍有所得，慈無所捨，此其端乎！妙素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性也，託器以入道者也。嗟夫！氄氄無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塵勞之緣腐眞而伐性，吾能絕焉。對松字以遣白日，調瑤琴以戰素月，斯陟於道矣。外思者，道之寇也。紛麗撓乎慮，鑼鏘動乎情，坤牛挽之，河車運之，外奔而入，內馳而出，則性斯喪焉。性也者，水也，風薄之，則亂其清矣。吾視外境其如芥焉，則含元而登太一矣。精思子曰：綺言者，語之疵也；邪視者，鑒之疵也；淫哇者，聽之疵也；躁動者，正之疵也；狎侮者，議之疵也；作狂者，念之疵也。今夫馭氣而游於丹廓者，其孰敢忽此耶？咎莫大於有見，恃識以開萬端而求於勝也。故意可以測古人之情，明可以灼聖賢之理。顧有蔽也，莫能開之；有惑也，莫能引之。異徑以爲大路也，行潦以爲滄溟也。吾以爲慧，而離於慧益遠矣，可不務去乎？棄聖絕智，屏其良知，進乎不爲之宰者，道之本也。高陵子始末聞道，其書滿家，既聞道，破觚折牘，窒其視，剗其識，道非無也，性非空也無則沈乎罔象矣，空則委於冥求矣。希聲無聽也，空色無視也，無象無得也至虛者有其空，眞符者有其有，於是當先固其守焉，夫然後入於正。不因人而捨，不見法而遷，此有守者也。確然有作，卓然有入，故由有而適於無，從相而至於寂矣。五空八識，不辨乎始終，而入無爲者，殆未知無爲之爲自有歟！立我者，必自乎無我者也。聾乎塵昧，疵乎物蔽，孰乎我者，害道者也。故物我俱忘而爲一，一又滅之而入於無之域，豁而達，慧而通，身無相也，心無思也。我性之率可以致道，執之而物不能奪，守之而外不能盜矣。天與之形，物俱有形；道與之性，物俱有性。流形既遠出性之庭，孰不有守耶？有守小而失大者，有守外而棄內者，有守僞而背眞者，守有道乎？守其我以大者也，固其內以眞者也。若不知守焉，則干正紊眞者至，其誰能禦之哉？圓淨子曰：白之守玄者歟！太上謂范子曰：五蠹亡矣，七情滅矣，汝知之乎？范子曰：非鍊磨者乎？曰：鍊無以守，則其外移矣；磨無以守，則其有傾矣，其惟守已而已。顓蒙之子非性有殊也，惟其昧而不自覺歟。既其覺也，神安晦定，入幾微矣。皇甫子曰：覺有五：或因其妖而覺歟，或因其疾而覺歟，或因其難而覺歟，或因其蒙而覺歟，或因其達而覺歟。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蔽。是以其源不澄焉，六慾以淫之，三毒以蠹之。蔽源者，流也；亂性者，情也。嗜慾者，風波也。紛華逐欲而生，純實從物而死，性之質凋而不朴矣，性之靈漬而不明矣；根不寧而蒂不固矣。湛乎一景，獨守其源，衆流昭徹而澄矣。我性之肇亦與人同焉，所受之純全而不虧。所葆之粹和而不較。中有圓者，其性也歟。運而不窮，融而不凝，窮則爲蔽，凝則爲止。夫能明達洞徹者，粹美以挺內，和會以塞外，熙然如春，無方如神，不散其陽，不係於物，斯圓之效歟！故得其性也，靜以止之而不知其運，虛以極之而不知其反，其猶獨陰之寂而不人其眞耶！玉惠子曰：六慾生而眞靈缺，豈能圓乎？三毒興而沖和喪，豈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關至矣，物之性未嘗殊也，小大所囿皆同焉，好惡所受皆均焉。從其大小，由其好惡，則迷其本，遠其宗，棄其源，失其祖矣。自執其性，爲於六塵，舍於三彭，惟抉其昧，剖其愚，以明爲宗，以清爲性，識陰陽之所囿，而同乎沖虛天元之性，則廓然之所宗矣。消機子曰：得一而清，越乎羣宰之上，與化同游，與性同契者，適乎至眞之祖者也。赤松子曰：三明宅於

中，六鑿鏽其外，吾不登乎異岐矣。巫硉之子以譽爲宗，而獲鬼隨焉，西波之子以因求其祖，而得巫報焉，所見不可不愼乎！無法之中有範焉，有圍焉，空以道範之，虛以化圍之。空非彼所謂之空也，虛非彼所謂之虛也。不空其思，不思其空。斯可謂達也已矣。夫以管窺水者，猶求諸空者歟！吾知所以裨補之，斯復其眞性矣。誠以無爲無，則何以語道之大乎？眞修者緣類而應也，無所入，無所捨，而靈心見於外，於是眞沖挺秀，奧理特達，天純不駁，入於慧焉。鍾離子曰：其識通明，其名曰慧；其靈盈固，其名曰圓。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歟，至幽至虛，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滯礦焉，物不能招矣，則入冥不杳，入恍不惚。寥寥乎有見，默默乎有聞。不見爲見，不聞爲聞，然後有見聞之實。不晦子蓋嘗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應者也。九變之上不可名也，四游之前不可形也。能復於斯其惟無而已。以有爲有，其失也實；以無爲無，其失也虛。無之有者眞有也，無之無者眞無也。淵靜之淵，淵而又淵；洞玄之玄，玄而又玄。茲猶其粗也。夫見乎無無者，斯至乎道矣。其太素之始哉！鍾離子曰：無中以求無，孰知之耶？天粹而雜者，有以駁之矣。靈源而濁者，有以撓之矣。惟曠若谷，應受不留。澹兮若海，源委不已。無詭於道，無戕其性。浩乎守其眞，寂乎襲其氣。精神會通，成於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實者虛之應也，虛者實之乘也。相爲之用，則各歸於初，莫測其變焉。夫玄覽者，可以滌吾之性，思而不空則始，殆於多知也；空而不思則罔，罔乎無守也。其不亦達乎性命者歟！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極也。

又卷一九《返真篇》〈虛谷探玄，而測其源；內返真性，復命歸根

虛谷子劉烈也曰：夫惟渾淪既判，清濁已分，爾爲萬物之靈，我得一元之秀。其秀本無死壞者歟！其終自取滅亡者歟！名利蟻爭，是非蜂起，於斯之際，將欲返眞性而歸根，挫銳解紛，安居樂業，一靈頓息，萬境俱忘，其亦有道矣！惟以智慧之刃，可以斷煩惱之鞅者也。是以甘言巧笑，烈士之心不可移也；曲眉豐頰，高士之目不可入也。於是去彼取此，體物知身，必澄澄寂寂，以忘其情。故神化氣而氣化形者，窮委之塞也；靈自明而照自照者，妙用之通也。杳冥之外，恍惚之中，此崑崙虛谷之生涯者也。吾有二岐，綿綿焉，可以直入於天端；有一田，曲曲焉，可以回環於地耍。潛馳坤馬，逆泝銀河，璇璣運動於一身，煙雲發泄於七竅，萬神齊至，百脈流通，二氣混合以回風，三寶降隆而不息，於是返照慧燈而自見焉。寥天清籟而誰聞焉？此何道也？無爲爲功，有爲爲用者也。然後收藏在器，動靜曰機。始創玉爐，次安金鼎，上玄下牝，左陰右陽，龍虎交騰，坎離互作，推排四象，攢合五行，七曜參羅，八門開闔，於是子母相守，而嬰兒姹女親矣，媒妁和合，而夫婦諧矣。化土水火，符應日時，兔肺烏肝，其藥合乎一斤之數者也。黃芽白雪，其精產乎二地之英者也。其功既成，則三萬有六千之神上朝於帝，而吾於是可以度世，奪九億九萬之數也。況乃至道全神，在乎金丹化體而已，自然入有從有，歸無於無，有無相通，形神俱妙，落三尸而超三界，朝上清而證上仙，逃走陰陽，如是與天地齊矣。彷徨四達，出入八荒，時行則行，意往則往，又惡有生死禍福者乎？著還丹虛谷百篇，今取十四篇表而出之。

其一曰：此理幽微達者稀，擘開混沌立丹基。一寸金水漸結，三尺寒霜火焰飛。南北坎離分卦象，晨昏符火合天機。一丸變就純陽體，緩轡揚鞭入紫微。

其二曰：樓觀飛空異市朝，門迎雙道接煙霄。玄爐白雪金童掃，素鼎黃芽玉女澆。風入碧池搖菡萏，月穿眞館照芭蕉。臺中秀麗忘機侶，千古曾經眼下消。

其三曰：泛泛飄飄不繫舟，眞神時變九霄遊。水中有火還相合，陰裏生陽卻自由。白面郎君驅虎尾，朱衣童子把龍頭。逍遙一入瑤臺去，不管人間春復秋。

其四曰：擺脫塵勞滌寸心，不敎時事等閑侵。澄澄固坐調眞氣，默默忘情養聖金。岐路兩條通巨海，銀河千派瀉高岑。此中關鍵吾家事，二八回還踵息深。

其五曰：白玉龜峯阿母家，薄侵紅日爛三花。一泓酥滴桑椹露，九片黃輕谷口霞。鶴頂有丹呈秀麗，雲心無着洩光華。當時若不尋雙徑，徒費漫漫走海涯。

其六曰：一氣寥空素樸胚，玄黃分擘兩儀開。坎離猶是乾坤主，烏兔元因日月胎。有水盡歸東海去，無星不向北辰回。三才我得居中秀，造化生成自合來。

其七曰：空心萬籟奏佳音，神室虛凝夜正深。浪簇雪花開鼎面，光嬉星彩燦爐心。五行聚會庚還乙，三姓同歸丙返壬。造化有功堪矚目，火中蓮蕊

吐黃金

其八曰：還元返本，歸家，漸見枯枝發嫩芽　要識月生求戊己，須知水火是河車　初時傳得金蓮種，次後開來玉樹花　兒女雙雙朱户裏，夜深還共醉流霞

其九曰：忽拈詩筆縱天才，春髓溫溫滿滿盃　混沌誰將分擘破，鴻濛我自琢磨開　金蓮下向丹池種，玉樹移安翠嶺栽　自是家園風景好，坎男離女一齊來

其十曰：誰信還丹事不深，肯於三五一中尋　若知庚甲擒龍虎，要識浮沈定木金　坤六產成離內火，乾三生得坎家壬　丹經子史明明說，自是迷徒不着心

其十一曰：不信浮華誤了身，有誰肯問己求眞　三回賀日添三月，一度飛花減一春　陽氣如煙識可惜，荒郊似水莫因循　書名竹帛三千卷，看取從前得道人

其十二曰：都言大隱混塵羅，卻笑山居養太和　名利薄時人事薄，交求多後是非多　綠水青山超性窟，柳眉丹臉溺身河　借問貨餘能敵國，無常買得不來麼

其十三曰：日月循環子細推，天罡指準在璇璣　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　四八陰消除濁穢，七三陽長合希夷　玄關可可眞消息，盡向詩中漏洩機

其十四曰：太乙神爐三疊存，周回上下法乾坤　天旋地伏龜蛇應，陰殺陽生卯酉門　火進无蒙常燠燠，鼎涵金水鎮溫溫　玄珠鍊就金光燦，用獻虛皇最上尊

馬莊昭《金丹賦註》　爰有物外之人，○爰有者，言自古有得道之人，羽化之士，長生久視者，皆此之常流，而自凡入聖，故言爰有物外者　凡世人因物以生欲而溺於物，溺於物則拘於塵網　若不營不欲，無慮無拘，謂之物外　經云：外天下者有天下，外其身者存其身　夫物之資身，亦能滅身　故修眞之士，虛己忘形，而資於生，而避其患　如功成名遂，溺而無數，何爲有智哉　則物外人爰有也　性稟天真，○眞者，道之紀也　吳眞人云：神稟於道，靜而合乎性　人稟於神，動而合乎情　故率性則神凝而稟天眞，爲情則神撓而邪氣自襲　故情動神濁，性靜神清，清則故能參入妙門，得天眞之理，而神監於內，故言性稟天眞也　抱沖和之志氣，○抱，蘊也　沖和，天地中扃之氣　天之純陽赫赫，地之純陰冥冥　若純陽在上，純陰居下，則天地不通，萬物不生，陰陽不交，豈能分別萬端乎　天地既安，陰陽混雜，生有萬物，而主在天地之間，謂之沖和之氣　沖和者，均平之義，恚公之心　故舉事發機，其猶張弓乎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如動必取中，故言志氣也　厭寰海之泥塵。○厭，棄也　寰海者，四海相通，連而繞之，謂之寰海　泥塵者，寰海之內地也　言此地上有水則泥，乾燥則塵，泥能污物，塵能蒙之，污已至於歸，故可厭棄也　乃尋不死之方，○方者，象也　聖人指象以立教，則有《古文龍虎金碧上經》三卷，有紫陽《金碧經》三卷，有《金碧潛通訣》三卷，有《周易參同契》三卷，有《太易志》二十四篇，更有得道諸仙諸子，演而著之，莫可勝數並論修制大丹之門，云服之不死，故言尋　求延齡之訣，○夫求延齡之訣，聖人非不指之而丁寧，自是求人而不悟耳　沖虛子曰：仙人路連雲鶴，不踏偏梁與劍閣　世人不知仙路，與世路都不同　但指關山根，迷錯自數百者，謂世人不知求訣之門也　夫求訣者，當自求也　必在推考《參同》而翫《金碧》，外明天象，內合玄庭，撮微妙於心中，機造化於神契　故沖虛眞人曰：神仙不在他方界，只在明公心與神　又《神仙可學論》曰：道遠乎哉，行斯至矣　夫至虛蘊妙，待感而靈　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　故黍方寸以導虛，虛則靜以慈，慈乃通，通則宇宙大定，天光發耀　如此言可認虛靜，蘊妙精，感而通，大丹訣也　又煙蘿子曰：夫學眞之士，莫不挺方外之見，繼重玄之機，與道通眞，內明中正，恬淡虛寂，動合淵微，后觀天地於指掌中，視六合於亳芒之內，細無不入，大無不包，眞僞是非，子能分辯，然后可以棲眞谷神矣　此數言者，豈可戶居而待訣乎　是以愚鄙求天地，祝神祇，禮日月，尋眞經，學陰陽，窮造化，諷念不輟，搜研不休，縉縷妙言，剖析隱密，扣之於靜，擊之於虛，於今二紀餘矣，猶未象得遇道者，略垂旨訣者歟　然聖則已志，期得感通乎　得金丹之奧旨，○金丹以金爲之，故曰金丹　《龍虎鏡》曰：乾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日者太陽之火精，朱汞爲龍是也　月者太陰之水精，鉛銀爲虎是也　又曰：朱砂者，火之子　水銀，金之孫　金者日之所生，銀者月之所育　日月互用，水火合成，龍虎相隨，陰陽相制，而成大丹　此之三寶，天地至寶，得之修成，謂之金丹　奧旨者，《金碧經》、《參同契》、《太易志》、《日月混元經》　此之眞文，並金丹之奧旨，窮微極妙，而可以討尋也　洞玄妙之真

說。○說者，智之照曜無礙，爲之通也。玄者，水火也。水色黑曰玄冥，火色赤曰丹玄。老君歌曰：黑金取精亦取髓，解取赤黑葉無比。用亦入黑保長年，用黑入赤天仙矣。顚倒兩法，總稱玄，黑能化赤亦能仙，是也。妙者，玄之妙。水精爲月，火精爲日，輪還洞虛，變化萬物，其妙大焉。又經曰：水能生萬物，聖人猶知之。又曰：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故言妙也。眞經云：言不苟造，論不虛生。非丹成得道，而不可著其經訣，此聖人之誡，則《金碧》、《參同》、《太易》、爲之眞訣也。因知窈窈冥冥，其中有精，知者，因《金碧》、《參同》，眞說金丹玄妙，然始知窈冥之中有精。太上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是也。其又水曰玄，窈火曰丹，冥窈者深也，冥者昧也。水則外暗內明而深，火則外明內暗而昧。精者，水火之中有精。日月混元經》曰：鼎爲天地，藥爲日月，水火爲陰陽。汞不呈材，金不露形。○汞在朱砂中，如日之有烏。金在黑鉛中，若月之有兎。日之盈昃，可以見朱砂水銀。月之滿虧，可以見黑鉛白金。不呈材與露形者，俱言隱也。既乾坤爲鼎，日月爲藥，日月在鼎中，精魄居日月內，豈可得而見邪，故不呈材。貫丹田之一氣。○貫者，通連之義也。總曰：天有三玄，日月星也。人有三眞，三丹田也。三寶，鉛汞砂。一氣者，眞道也。眞氣潛運，在天爲三光，在人爲三田，在地爲三寶。故言貫丹之用，一氣也。察水火之兩名。○夫道無形而不可睹，視之不見，聽之無聲，潛運而生水火。乃察水一火二，其數有三，而三生萬物，因察知而制之也。分布四象。○分布者，一氣運行，分布在北爲冬，坎象。在東爲春，震象。在南爲夏，離象。在西爲秋，兌象也。陶鍊五行。○陶鍊者，埏埴也，鎔鑄也，皆造化之名。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古歌曰：五行深妙義難思。又曰：細視五行君自見。又曰：爲復四象成，爲復五神作。夫一氣分爲陰陽，運爲四時，終爲五行。亦若人有四肢，加之以頭，謂之五行。故運火之時，鼎中眞氣而分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畢而成五行。故李眞人曰：水一金四，爲之戊土。火二木三，爲之己土。皆以運火成功，而自金造化，故言修鍊矣。駐日魂而呼月魄。○駐者，不動之義。《長生篇》：日魂月魄，乾坤體成。日魂金烏，月魄玉兎。魂魄呼吸，烏蟾吞吐。修鍊大丹之時，雖魂魄呼吸而不動也。遵虎性而契龍情。○遵者，依也，禀也。虎者，西方白虎。性者，道之紀也。契者，以物合物謂之契。今以情合性，故言契。龍者，東方青龍也。夫大丹之有龍虎情性，如人之有肝肺情性。肝青屬木爲龍，肺白屬金爲虎。又曰：龍爲情，虎爲性，情性相依還返，自然之義也。又曰：性主於內，立致郭璞主於外，築垣城郭。又曰：情性於人與外物也，龍虎於物非雜類也。龍虎故言遵依也。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或問曰：道家常論金丹，如何即是？答曰：本來眞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煅煉，圓成具足，萬劫不壞，故名丹。體若虛空，表裏瑩徹，一毫不掛，一塵不染，輝輝晃晃，照應無方。故祖師云：本來眞性號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衮出赴仙壇。世之人有言金丹，以有形象處作造，及關情欲，此地獄之見，乃淫邪之所爲，見乖人道，人旁生之趣矣。

尹志平《葆光集・論性》

曠今跨古，這靈明覺性，本無虧少，恒常圓成，誰肯認，逐境迷迷顚倒。萬種施爲，千般做造，都向心頭了。共兒玄妙，問君何日知道。

不入無相玄門，浮名難捨，貪看閑花草。日解清談心未悟，不覺輪迴來到。好契眞機，驚迴幻夢，自在遊三島。長生有分，永超人世衰老。

姬志真《性賦》

輝前照後，博古明今。出爲生而入爲死，靜乃性而動乃心。窮浩劫之源，幽深恍惚；體無生之妙用，隱顯浮沉。當其未鑿混沌之前，不動檀那之際。示地文而冥會爲定，發天光而朝徹爲慧。蓋已超於幻境，恍惚難名；即自契於眞常，修然無係。故凡有動靜語默，皆體非味色聲香。縱之則蕩於遠邇，收之則入於毫芒。猶寒灰之重煽，若枯株之再芳。煉眞實以成丹，鬼神莫測；搏虛空而作塊，兵刃奚傷。至如作止萬殊，根源一共。有以俏措拈弄者，當機觀取；有以澹薄安養者，飲醇受用。白牛之泯滅無迹，寶塔之玲瓏沒縫。壁間掛日，不殊筋陡浪傳神；棒裏翻身，何異顛交拈作頌。若乃物來斯照，感而遂通。印星斗於澄潭之底，現胡漢於明鏡之中。運樞環於妙用，即流波之太沖。繫片段之舒閒，山雲莫比；瑩圓明而皎潔，江月難同。彼且不飲神漿，而安姿七情；不保天游，而相攜六鑿。輕錢踴劍之所似，瓢瓦虛舟之未若。祇形器之所域，背玄風之可託。大施之門無擁塞，普化驢鳴；不言之教甚昭彰，鴻蒙雀躍。偉哉！虎溪攜手而同笑，南郭仰天而獨噓。叙學有九，年成大妙，印可有一，宿證無餘。蓋巨細洪纖，頭頭至道；飛潛動植，色色眞如。詭說公孫，辯強名於非馬；多方惠施，詰至

樂於游魚　咦，刮野老之雙睛，斷山童之一指　參乎應唯而已貫，何也坐忘而得使　迷則精衛銜土以填滄海，悟則罔象求珠而投赤水　動手則差其一著，開口則失之千里　雖因行而掉臂，無妨落筆盡塵垢而已矣

又《玄教襲明論》

原夫龍漢紀初，玄中道祖，三洞啓關，赤明而下，衆眞垂訓，異代殊時，師師相授，明明相襲，浩浩萬古，源源而來，以及於今　師無曠席，代不乏人，皆傳道立德，出經演法，藏典有之，縣歷古今，不可備舉　至宓犧之時，鬱華子，神農之時大成子，軒轅之時廣成子，顓頊之時赤精子，高辛之時錄圖子，堯之時務成子，湯之時錫則子，是皆隨機應變，立言傳經，其道密庸，授之隱密，是以古人之眞體未易得也　及武丁之時，老氏出焉，玄關啓鑰，衆妙開光，重玄之旨，無餘蘊焉　自時厥後，互相傳授，比肩接迹，不可勝計　漢唐以來，盛行法籙符篆，祭醮齋科，祛除邪魅，役使鬼神，皆輔教應世之事，具載《雲笈》，茲不復云　今槩舉二篇四輔之證，近代鍊師之同，詳而錄之，敬爲之論　目之曰《玄教襲明》，庶幾頤神鍊性者之所好，兼解後學不決之疑，有以見歷代師眞傳心之効也　歲次庚申中元日，夷山知常子姬志眞序

夫元眞妙性，禀自帝先，歷劫常然，名爲太上　權輿天地，品制物形，所謂大本大宗，大全大體也　老子以此立羣眞之祖，爲萬法之根，壽海發源，玄關啓鑰，行不言之教，示無事之宗，處之以虛極之中，表之以清淨之正，護之以柔弱就下，混之以徼妙玄同　非色非空，不皦不昧，常善救物，衆心爲心　其掃蕩而復本也，一毫不立，雖聖智仁義，絶棄無餘　其建立而降迹也，一物不遺，雖塵垢污濁，和同無異　淵兮湛兮，應而不藏，寂兮寥兮，立而常獨　其所言者，宗此而已，其所事者，君此而已　蓋無爲清淨妙明之心，神用之無盡藏也，此特其可道可名者歟？言之所不可論，意之所不可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者，其可知之乎？其可忘之乎？體而至者，謂之密傳心心相若，聖聖俱同，古今不絶，雖歷萬世，同爲一太上也　然天下不得所傳者何哉？蓋由分外前識，聲聞華薄，不求諸己，而致意於他，不得於心，而鋭情於事　是皆材用之所蔽，利欲之所縛，膠固顛瞑，跂立跨行，終身不返也，又安知重玄之所在焉？果爲形物之所累而已　故有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之語也　昔之論道者，有曰凝寂，有曰澄澈，有曰空洞，有曰冥晦，是皆眇視跛履，未及大全，譬聽簫窺，得之彷彿　蓋可以言傳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不可傳，意之不可致者，不期精粗焉　昔關尹子得老氏之玄旨，口傳心授，云以出乎微言妙意之上，與道冥會　微言妙意之上，其可議之乎？其容思之乎？故云不可言不可思即道　此不可言思之際，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外不見物，內不見我，則天地物我混而爲一矣　以天地物我爲一身，浩渺玄虛爲一性，故曰普天之下，我無不在，無人則無我矣　此吾心之大常者也　心之大常，即天地之大常也，非吾之所有也，特明之而不敢昧之耳　所謂獨立而不改者也，其作止也，酬酢也，唱和也，輔成之，和同之，利濟之，則所謂周行而不殆者也　故云在己無居，形物自着，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此其心之可以言傳者歟？所謂大常者，自本自根，不古不今，雖強名之，竟不能出以示人，必其至者而自得之矣　道無不在，物無非道　天地一物也，有無非道也　物物皆從道，有妄爲之乎，爲者必敗；物物皆歸一，有妄執之乎，執者必矣　故天之自高，地之自厚，萬耀之自明，四時之自運，五行代謝，萬變參差，豈有心而爲之哉！若使介然有知存於中，則礙矣　此廢心而用形也　心體卓然，默契於道，則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而變化云爲，俱不離道，此亢倉子偏得於老子者也，故居嵲壘而穰　挈然之，仁者遠之，以其有迹之礙也；畫然之，智者去之，以其有知之病也　無見迹之凝，拂妄知之病，藏身深邃，盛德若愚，靈竅虛通，性天凝寂　遠近內外，杳然之有，無所不見；動靜應和，唯然之音，無所不聞　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所謂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也　夫形者，心之舍也，而分命禀於中，故其云爲之跡，不出制圍之中，壽夭有數，莫知所以，蓋有眞宰推運故也　心者，形之主也，而精神薄於內，故其俛仰之間，再撫四夷之外，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有情識分別故也　根塵一立，對待無休，幻出紛華，熒然看亂，大渾之樸，誰能保之？昔辛文子師老氏之遺訓，發無盡之靈源，不慮而知，不視而見，旁行而不流，注酌而不竭，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　體之以清靜虛無，護之以平易柔弱　陶煉純粹，圓復素樸，此特保其從道之所禀，不耗其精神也　眞而全之，其明不昧，以治事則當，以應物則宜，無往而不通，無爲而不遂，所謂無爲無不爲也　推其餘以治國家天下，亦若此身而足矣　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徃復　疑獨則獨立而不改者是也，徃復則周行而不殆者是也　近取諸身，則思慮未萌之時也　纔起微芒，便屬生化，新新嗣續，念念遷流，搖蕩於

轉徙之途，邊捨於故新之域，沉溺之深，若江海，梁習之重，若丘山，骨體、肢、地所不載，乘風御氣，孰能及之？蓋性而不復者也。昔鄭列子握化機之妙，蘊不遷之宗，以虛靜爲所居，日新其變，以古今爲旦暮，大化何干，眞妄坦平，覺夢惟一。縱橫圓應，曾無毫髮之留；出入遊行，悉絕錙銖之重。陰陽莫測，神鬼難窺。寓之以風我相乘，而言：「風不知我，我不知風。」而不知者其誰歟？反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貫金石，皆此而已。世以迹觀之，豈得其所以迹哉！《老子》曰：「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言有宗。」《莊子》曰：「孰知無爲之一宗？」又曰：「未始出吾宗。」則宗之立言久矣。言宗則又有祖居其上矣。宗者果何物耶？神降明出，聖生王成，皆原於一。一之所自而起者，乃所謂宗也。物皆具此，昧者不知，蓋爲形生所蔽，情識交馳，憂懼愛惡，喜怒哀樂，慮歎變執，姚佚啓態，如樂出虛而無根，蒸成菌而不母，或起或滅，冗冗而不休，自繞自纏，繩繩而不絕。《莊子》於此則曰：「已乎，已乎！蓋令止而止之也，止之則得吾宗矣。則向之生滅膠擾，千狀萬態，皆自此而發，不有宰之者乎？眞而發者，謂之眞宰，本體寂然，而爲主於是，此不謂之眞君乎？是非彼此皆在外者，轉身一拂，玄關獨露，眞應無窮，亦所謂道樞也。以遊物外則逍遙，以此處人世則具備。凡物皆同體，非物我之齊乎？得此則形全，非養生之主乎？充實自得，所謂德充符也，可以爲宗師，可以應帝王，出有入無，窮變極化，豈有他哉！得本而末自應矣。夫泉源一發而異派爭流，根蘗纔分而旁枝競秀。乘權失實，隨時而步驟不同；捨故趨新，順世之污隆自異。天地之大全不具，古人之眞體不完，樸素以爲天下裂矣。《莊子》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小成則非大全也，榮華則非眞實也。至言不出大全之隱而妙，本常然無損益於其間也。世求其名迹，而背其祖宗，猶觀波瀾數枝葉，而於泉源根幹則忘之矣。所謂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暮也。兩漢之際，法教盛行，而少陽子佩青龍之劍，握白雲之符，如淵之不動而愈澄，如鏡之無影而愈明，神通自在，變化無方，布金堂玉室之嚴，樹火棗交梨之木，熟大丹於寶鼎，明玉篆於瓊函，開闢玄關，維持正道，清淨之風微扇，全眞壽海自是而濫觴矣。《藏典》曰：「眞道養神，僞道養形。」又云：「道之眞以治身，身果何以治之，神果何以養之？蓋身之主者，性命也。安性命者存之，害性命者遣之，此所謂治也。情識不擾，虛極靜篤，此所謂養也。世之迷者，役心萬緒，貪生養形，識解不徹，根塵着莫，私邪內蘊，人我日爭，則形不養而生亡者有之。形之與生旦不得養，又何暇安其性命哉！一受成形，認以爲我，與物相刃，相靡馳騁而不休，茶然疲役而後已，思慮營營於內，衆苦交侵於外，冥冥悠悠，罔知其極。世之迷者，均患如是之病也。昔正陽子密通法海，高棹慈航，將以直指眞詮，而慮世之迷惘，莫之信也，遂寓之以金丹大藥，雖傳祕要，必俟其誠者而付之也。實而信之，藥以幻化之身爲爐，以純一之心爲鼎，以收斂靈明爲藥物，以至誠專精爲固濟，以柔弱謙卑爲外護，以情欲私邪爲滲漏，以遇境降伏爲鍛鍊，以虛妄不眞爲滓穢。如是收採，如是固濟，如是鍛鍊，久久不已，無問歲月，涵養護持，有日功成，凝然不動，觸之不散，傾之不流，無變無壞，聲色諸幻，點染不得，神光內發，輝天晃地，自在受用，可以出生死之外，陰陽不能陶鑄，造化不能革易，此正陽子所傳救世之方也。大丹之成，服之者其誰歟？鍊之者其誰歟？乃復混而一之矣。夫人之生也，寄斯骸屋，漸失本眞。情竇既開，諸塵對偶。萬境萬緣之所攻擊，六賊三尸之所攘竊。擾攘正性，汩沒良心，眞宰益昏，人僞漸熾，中外繁冗，無時暫息。雖有智者，專以知彼，至於己之妄則昧然不知矣。有力者，徒以勝人，至於己之私則從而不勝矣。蓋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勝人則易，自勝則難也。是以清淨之風不行，愛欲之念無盡，以自無剛中故也。昔純陽子服龍虎之丹，袖天遁之劍，密授知音。其劍之象，以玄機爲鐔，以清淨爲鋏，以眞常爲脊，以明斷爲鍔，以元神爲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傍，上法圓天，下矩厚地，明則三光，動規四時，包之以無爲，匣之以杳冥，密而藏之，待時而用。授之者頓超塵外，獨立周行，羣魔膽落，萬怪潛形，削僞通眞，破邪輔正，乃得眞君拱默，待衛肅清，三境光輝，普天平泰。此純陽子所傳劍法，以救迷惘之弊其主，而用劍者殆不可以言之矣。夫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則知身非我有，物非我眞，乃天地造化幻而出之也，已而則各反其本矣，何者爲我哉？未知此者認以爲實，則身口之所累，貪求之所逼，習無厭之性，縱無窮之欲，趨生太厚，存心愈切，則一善之不爲，設機置穽，排布險陷，庸詎知生死幻化之所在邪？物之常情，例皆若此，雖輪轉萬劫，迷而不省也。昔海蟾子處人臣之極，掌絲綸之職，金玉滿堂，奴僕成羣，一旦見機而悟，蛻卵之危，納印休官，委而去之，如棄弊屣也。遁迹於無何有之鄉，以至紫府丹臺，壺天閬苑，反觀向日擾擾之華堂如牢獄，眷眷之妻妾如屠割，子孫如縲紲，金玉如糞

土，無可慕者。於是佩純陽之心印，撤向上之玄關，掉臂人間，步趨方外，棄尊就卑，捨富居貧，將以復性命之源，出生死之海，大明亘古之不壞者也。雖得之祕而無傳，非不傳也，此人情之所逆，無授道之器，故袖手獨步，藏其狂言而往矣。夫道妙絕名言，理無對待，罕有生而知之者，必資叢林訓習，研精覃思，而後可及之也。究其所宗，原其所始，不從他得，本自心成，具足無餘，諸妄悉泯，則全矣，眞矣。益一毫卽剩，損一毫卽虧，亘古先天，圓成若是。歷代宗師之所傳者，傳此而已；古今耆宿之所守者，宗此而已；經籍之所議者，議此而已；賢聖之所得者，得此而已；世俗之所迷者，昧此而已。蓋以私邪利欲雜而渾之，則妄而虧矣。染習固久，不可復正，心心相若，念念遷流，終不自明。近代重陽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獨化卓然，天挺神授，疏通壽海，開闢性天，明太上之本心，祕全眞之法印。以幻身爲骸屋，朝徹眞容；以妄處爲頓猿，制爲棗籬。提綱振領，革弊鼎新，特立玄中，別傳教外。顯自得眞師之妙，蘊包天括地之癡。勘破元初，代代之祖宗不一；潛通理窟，師師之面目相同。塊坐圓丘，示死中之有活；酡顏野水，現得味之本眞。變化驅馳，神通自在，高懸古鏡，普照無方，廣大靈空，一毫莫隔。瞰墓情於苦海，溺溺沉淪，欲拯濟以慈航，執迷顚倒。蓋授道有器，非其器者不受援引故也。惟東海之濱有數子焉，乃道中之龍也，遂不遠千里，揭竿往釣之，果得王、劉、譚、馬之倫雋，全眞之教自是而興。嘗試論之，天挺奇材，必俟宗匠成廊廟之用；苟非其材，雖班輸無用，匠石不顧也。傳非其人，雖久訓誨，諄諄不已，亦胸次茅塞，而無由洞達矣。蓋珉石匪玉，魚目非珠，本體不眞，徒勞人尒。時有通塞，教有頓漸，代有隱顯，賢聖冥會，千載一遇，不其難乎！有梯山航海，趼足忘形，以求法而不得者；有同生同處，側目背視，至終身而不名者。此所以有悟而不遇，遇而不悟之語也。夫本眞妙理，人皆具足，明白坦易，清淨常然，不古不今，非空非色，世知有而不能受而用之者，何也？蓋爲聲色香味之所汨沒，私邪利欲之所牽率，是非人我之所障閉，局於形數，昧於根塵，依物依他，自囚自縛，如石火之頃，則與臭腐俱滅矣。如是幻惑，如是迅速，人孰不知，臨事之際，爲情愛之所奪，學物之所引，光景之所遁，未嘗頃刻舒緩，雖眼見心會，則於不免者以墮世網，無計可出，久之則認苦爲甘，執而不省矣。昔丹陽子一聞重陽之訓，信受領悟，如川之決，更無回顧。捨千金之產，如棄泥塗，則財利不足以動其心矣；割妻子之愛，如避枳棘，則情欲不足以亂其性矣；本豪貴之族，甘處貧賤，則名勢不足以誘其中矣；易尊嚴之態，乞匄於人，則寵辱不足以滑其和矣。以至麤塵有混，微慮纖悉，表裏靜盡，如蓮之出水，傾珠迸玉，不容點染。毫頭許，清淨湛然，朝夕如是，浩次如是，顚沛如是，以至終身同茲一日。逢緣不變，遇境不遷，眞樂無窮，行歌立舞，是非俱泯，物我兩忘，專氣致柔，持後就下，遇害如獲利，遇事如捨蛻，毀謗凌虐，拱手待命曾無少辨，心聽父母之訓，欣然承受，心非矯效，眞實爲之，飄逸往來，復觀世人，舉皆倒置，如見父母兄弟之溺，哀憫救拔，竭力而後已。此丹陽子之慈願，處世之迹歟！其自遇而立於獨者是豈容聲哉。達者目擊而道存矣。夫亘古眞容，未常有缺，面門出入，未嘗有知，上下與天地同流，今昔與聖賢同調，所謂至尊至貴也。而不知者，甘於世味，以形爲我眞，物爲我常，俗習倒置，昧然不悟，如弱喪而不知歸者也。一聞清淨無爲之風，則憤然作色而惡之，疑以爲僞也。或有修者，自以履踐之至，涵養之固，逢緣遇境，爲情愛事物之所拔擢，則失其素守而不能主之，故有云學者如牛毛，達者如麟角，蓋無專精而不愼終也。昔長眞子授重陽之印證，窮浩劫之源，體究精研，護持涵養，二六時中，未嘗暫捨，以至沒身，同茲一日。如人嗜酒，朝醉暮醉，萬事俱忘，純氣是守，絲毫不替，雖紛華之過目，而目若不見；繁聲之聒耳，而耳若不聞，諸境萬塵，引曳而不知；六欲七情，屏絕而無迹。以至陰陽之所不能陶鑄，鬼神之所不能測度，此固養之至也。而又安之以閑散，沐之以清淨，六門無關鑰而不可開，一念無拘執而未嘗出，逍遙坦蕩，造化之不能役也。行於是，止於是，而有無位眞君主於是，眞佐輔之，眞宰襲之，未常斯須而離焉，此護持之至也。長眞子之致行若是而已。天下之人俱有眞是而不能自得者，以私邪利欲，喜怒哀樂，憂悲念慮柴塞於中，爲根塵之所戲弄，幻境之所引已，情識見解，虛生浪滅，人我是非，鋒鋩對待，則以同於己者爲是，異於己者爲非，自執偏見，烏能得其眞是哉！昔長生子佩眞師之印，通衆妙之源，團鍊琢磨而得其眞，乃立志曰，闢是以致亳末無差，終身受用，所謂天府之無盡藏也。蓋二六時中，身四威儀，明心見蒂，掃除狂妄，屏絕戲論，問焉而以言，至誠而應，此語之是也。萬塵嘹擾之間，諸境紛紜之際，事非干己，從他冗冗，無問則無應，如土木偶，未嘗有言，此默之是也。當仁而仁，可濟而濟，不爲己私，利益羣品，動作云爲，出於不得已，如水之就下，如雲之行空，未嘗有我，此動之是也。無事無爲，寂然湛然，如山之

峙，鎮堂不動，此靜之是也　目止於視，不濫色擧，見之是也　耳止於聽，不留聲界，聞之是也　措足平易，不由邪徑，行之是也　遇坎不陷，見惡不從，止之是也　如天之清，如地之寧，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運，不昧也，不留也，不礙也，此心行之是也　心常若是，則向之七情六欲，邪思妄想，烏得而有焉　內外虛靜，靈明瑩徹，投投俱是，則所謂是者亦忘之，而有眞君默存於中矣　特不可以知識求之，求之則不可得也　夫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自而起者也　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留動而生形，形體保神而有儀則謂之性　形神性命，執以爲我　七竅初開，而混沌全虧，諸塵漸漬，而靈明不顯　而後去性從心，情生智隔，私邪競奮，利欲交攻，迷夢幻而膠固不分，視空華而顚瞑不省　蓋性猶水也，澄之則明燭鬚眉；情猶波也，鼓之則洪濤萬丈　心則象其流也，止之則清，動之則濁　故將安其性命之情者，心剏其心，滅其情，而後可與議其無名之朴矣　昔長春子幼而從師，密傳心印，掃除建立，剏修通眞，苦志堅確，始終惟一，圓修萬行，悉照多生　將浩劫以來積習塵情，遣之又遣，人世之事，酒色財氣，眷戀攀緣，人我是非，一一顚倒，浮游妄想，絲毫情慮，一掃俱盡　乃得獨露靈宮，圓明現顯　如兼金之在冶，百鍊而愈精；如寶鑒之出塵，重磨而徹視　離色離相，忘我忘形　幻果銷亡，六神和暢　心猿若水靜，情態如嬰孩　坐若聚寒灰，行如曳槁木　功成剋日，受用無窮，智藏衡開，天光內發，辭源若海，道藝如天，以此德充符，以此應帝王，以此爲大宗師也　於是玄德升聞，眞風遠播，聲傳閨巷，名透閨闈　所謂和理出其性，性修反德，德至則同於初，復明天地之大全，一古人之大體也　有云即心是道，即道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人當知之而不能爲之　復有非心非道者存，此固不可以言傳意致　言之所可形容，意之所可察致者，惟心而已　然心有二端，有良有僞　何謂良心？　則吾之從道所察，未有識別，非善非惡，清淨無爲，如嬰兒赤子之心也，雖名爲心，靈明而已，無增無損，此所謂良心也　何謂僞心？　爰自有生以來墮於形器，目有見，耳有聞，心有知，三者具而人僞日以增矣　擾擾萬緒，自是而起，紛紛諸境，自是而來，流轉般弄幾億萬世而不已也　衆苦交煎，如夢幻之作，妄起妄滅，無時暫息　此所謂僞心也　以僞爲心，則六道四生，周流而不能返其本眞矣　昔玉陽子問道於重陽子，重陽子云：「展汝手來。」玉陽子從而展之，乃於手中書一「心」字，握手而悟　得此印證，收拾蝦蟆，如鑄成金，永無變壞，乃得其當心之所自而起者，亦所謂非道非心者也　乃陰陽之宗祖，造化之樞機，重玄之關楗，韜藏愼密，涵養深厚，久久不已，大得受用，神通自在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解厄除危，迴骸起死　與陰陽並用，與造化同功　原其所從，實自良心之所致也　後之學者不能以及此，蓋妄念或存，不能專精而致一也　夫醉者之墮車，乘亦不知，墜亦不知，雖犯害而無傷，此特以酒而全其眞，而況以道全者乎？　蓋死生驚懼不入於心，則純一而不雜　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履危而不慄，動天地，感鬼神，化萬物，特得此而已矣　《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宗此無思，無爲之時，其面目果如何哉？　寂然不動而已　今之言寂然者其誰歟？　此無思，無爲者也，思爲自是而出矣　此特以無體之體言之也　則所謂不可以知，知其形不可識，識其體也　感之而後思，不得已而後爲，則其思爲也眞而不妄矣　眞則神矣，神則通矣，天下之故安能逃之　此特以無用之用言之也　體用具備，則所謂無爲無不爲也　昔廣寧子預明大易如是之妙，復遇重陽子，傳以不言之教，無爲之事，其道愈明，於見聞，知覺，思爲之際，回機即是　所謂一腳不移，回頭即悟者是也　祖宗之面目，特此而已　大易之體，體此而已　玄關之妙，祕此而已　死而不亡者，存此而已　由是觀之，道即易也，易即道也，豈有他哉？　執而彼此之，則裂而爲二矣　二則非無爲也，無思也，無事也　一而不二，則常寂然而應，其誠者，如一寶珠，觸之則轉，不住於有，不住於無，不住於色，不住於法　老氏之三寶，自是而出；乾坤之四德，自是而存　此無思也無不思也，無爲也無不爲也　思爲而不自我矣，時應之而已　其靜也未嘗有人，其應也未嘗有我，所謂無方之傳，而大體大全具矣　諸子具如是之性，即歷代宗師之性也；宗師之性，即自太上所傳，亘古以迄存者也　名跡雖殊，同一原本；古今雖邈，同一眞靈　天地之大，共一體也；萬有之多，同一用也　故云萬神一神也，萬物一物也，孰能彼此於其間哉！　聖人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以此也　或者以私邪利欲亂之，心主自蔽，冥冥悠悠，執我於轉徙之途，終身不返　悲夫！

又《全眞說》四

人之生也，皆具天眞自全之性，未嘗不與天地萬物冥會，本全也，本眞也　自有此生以來，日增人僞，積習諸塵，貪生太厚，詐妄機巧用於外，私邪利欲攻於內　如明鏡之受塵，光漸不明；如器破缺，無所容

受，乃所謂不全不眞也　今既如此，何以返其本眞而復其全樸乎？必須創去從前種種心病，私欺詐僞一毫不存，則目不妄視而見眞，耳不妄聽而聞眞，口不妄語而言眞，心不妄想而思眞，舉事不妄而行眞　眞則全矣，全則眞矣　動靜行止，語默應對，色色皆眞　眞則上與天地之道合，下與神物之義融，收縱凝然，則謂之丹；施行於事，則謂之行　不拘於萬有之間，則謂之仙；冥同於造化之一者，則謂之道矣

又《生死評》三　天眞妙性，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豈有生死哉！以有心故，虛生浪死　凡論生死者，或謂生死皆可樂者；或謂生死一氣聚散，畢歸於空者；或爲利欲所攻，而不顧生死者；或安時而待命，任生死者　此各以心之所見卜度，以爲了生死者也　原夫生滅因心，心若未鍊，皆爲識解，強欲卓立，至於大化所及，莫不失其所守，忘其所受，而憧惶不知所措矣　臨行安穩，必驗每日二六時中，功夫何在，行住坐卧，逆順境界，至誠專一，護持自己元本靈明，不令動着　稍有遷變，即墮化機，生死輪轉，不得自由　苟或未定，即當勤究，不可因循　古人有言，念念常在定，臨行安得亂　對境不遷，一眞常定，則可以出生死矣

又《神性評》四　主於形者，性也；靈而明者，神也；辨而識者，心也；思而慮者，意也；愛惡是非者，情也　外境攻心，情識內動，思慮亂神，神亂性離，舉體不知，情性神意，互爲消長，凡聖之分，源出於此　故在動靜逆順境中，精鍊神性，不爲情意邪妄所蔽，灑灑分明，即是虛靜靈明之府也　若私邪利欲膠擾，業識不停，投投暗昧，即是滓穢塵垢之地也　明爲神府，暗爲鬼窟，祇在心行邪正　聖凡所隔不遠，若能四威儀中，涵養着力，湛然清靜，萬塵諸境應對逆順之間，不爲所亂，以至生死變化急迫之際，亦能不動，如斯穩密，靈明洞徹，常應常靜，可以出生死之外矣

又《空有評》六　天眞正性，本自具足，添一毫即多，減一毫即少　唯去其妄，當體即眞，乃謂靈空也　感應酬酢，變動隨時，皆妙有也　若更向外求玄覓妙，被人用口頭伎倆，聲色谷董誘引，得來便以見聞覺知，解會流轉將去，一向依草附木，尋途覓轍，用心不休，亦與利名業識，忙忙無以異也　若或認空，一向澄湛寂滅，絲毫不掛，事事無心，空蕩蕩地如木石相似，感之不應，擊之不響，以此爲定非奇特，祇是空念想成，同前着有滯在一偏，圓成不得　惟悟本眞，將一切空見有見，種種識解，掃除靜盡，自然到安穩田地，自在受用　隨處收拾得，靜處安穩得，非空，非有，非動，非靜，活潑潑地，玲瓏透脫，在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者也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四《見性成佛》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　老子之道，唯金丹之道　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　而達磨西來，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

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　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　後之學人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夫何以故？智者不明腳跟底實際裏，一件大事輝耀今古，迥脫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　此處既昧，則任腳跟走也，故云過之　愚者不問肉團上有個無位眞人，擔荷大事　此處既昧，卻以誦經念佛，持齋兀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故云不及　曰：見性即成佛乎？曰：傅大士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夫見性猶聞道，而成佛猶成道也　聞道須行，故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見性須修，故雪山修行積年而證佛位　奚有不學不修，而以見性爲成佛乎

問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又曰：見解智識爲靈明覺知　二者云何而能成佛？曰：見解智識之性，不能成佛，唯蠢動含靈之性，則能成佛　曰：異乎所聞，敢問蠢動含靈之性爲已性乎？曰：然　曰：何哉？曰：然見解智識，乃是非業障之性；此蠢動含靈，乃造化萬物之性　人唯不知蠢動含靈之性，所以難逃生死，迷於涅槃　彼見解智識之性，以聲色爭愛而爲執著妄想；此蠢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大機大用　彼見解智識之性，起於六賊門頭，日爲恩愛纏縛，無有休歇；此蠢動含靈之性，在腳跟後如如不動，得大自在　古德云：地獄未苦，袈裟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　世人豈認蠢動含靈之性即眞佛性，悟此眞佛則知屋裏自有，卻非木雕泥塑　故云：眞佛屋裏坐，到此方爲見性成佛　所以道即心是佛　若不悟屋裏眞佛即我之眞性，卻認見解智識之性爲佛性，猶認他姓爲我子，差了多也　所以道心不是佛　既悟我之眞性即屋裏之眞佛，則此性此佛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養四會之功　所以道非心非佛　若悟我性是我眞佛，分明了也，假之而修，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　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爲此一段公案者也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聖人特施設不同説》　太極之道，始之於性，終之於命，三才之立，無過此也　萬物之生，不出是也　況兩

儀之大，風土之殊，人物之衆，各秉乎性命以生，品類雖異，太極未始不同也。故釋氏用之以化天下復本性，老氏用之以化天下復元炁，儒氏用之以化天下復元命。非性無以明大道之妙，非炁無以彰太極之原，非命無以行教化之大。此三者，超形器，復淳母，正大倫，天人之本也。三才不能須臾離之，是故取之有體用，得之有先後，非所謂過與不及也。窮其始終，釋卽道也，道卽儒也。今謂釋之寂滅，不近人情，道之清虛，不足以治天下，儒之名義，不足以超生死，是各執其一偏於得失之間耳。聖人之理一而已矣，非有淺深之間哉。用之於天下，特施設之不同也。

汪可孫《雲宮法語》卷下 橫渠曰：心統性情。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義曰：由太虛有氣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靈底是心，實處是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伊尹》曰：習與性成。祖伊曰：不虞天性。孟子道性善。全說理。《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帶人物而言。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近思錄》言：心也，有指體而言，寂然不動；有指用而言，感而遂通。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正。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孔子言性近習遠。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事天。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內觀經》曰：自一稟形謂之性。朱子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初不可以名字言。

已上言心性。

前諸條目，儒家言存心養性，道釋言明心見性。儒以實理爲性，見之行事者也。道釋以自然無爲爲性者也。愚謂道釋之言性，乃未發之中；儒者之言性，發而皆中節之謂。見性之謂道，循見性之謂見佛也。佛之言訓覺，是始非以泥木所塑造之謂佛也。

持用品第五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勿知。《華嚴經》曰：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佛，西方聖人之稱也。六祖曰：不悟者爲衆生，爲凡夫，悟者名佛。佛訓大覺之稱。

大受天地之氣而生，同有此善，然覺有先後，後覺者心效先覺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斯言至矣。聖人生知安行，不倦於學；賢者學而知之，亦欲強行，困而不學，民斯爲下。

曾子三省，忠恕一貫。君子九思、三畏、三戒。顏子克復四勿。孔子絕四，絜矩愼獨。

皆所當平日持用工夫。

誠意毋自欺也，一者誠而已，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康節曰：先天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誠則明，明則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悠久無疆。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大經五品之人倫，大本所性之全體，聖人極識無妄，自然功用，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於乎丕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又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鑽在焦山石室，使穿一石盤，可五尺積，四十九年而石穿。

《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

先儒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言敬。又曰：至誠無息，誠者眞實無妄也。蓋人心易於散慢，若不立個規矩維持之，常常提警，則放逸而無所歸。惟主一，惟至誠，所以成始成終。愚謂人患於作輟，佛教亦謂之難當，譬如蒸砂終不成飯。禪家之常惺惺法，必念念相續，故云：勇猛精進不退轉，亦說得好與儒者之主一無息，同此機也。誠敬不可斷須臾身。

心性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二　五色令人目盲，○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無色之色　○節解曰：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玄黃之色，神明出入乘朱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疏：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　言人不能內照眞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　不睹即色之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也　○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鐘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　○疏：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　心耽絲竹，耳滯宮商，不能反聽希聲，故曰聾也　《莊子》云：非唯形體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王曰：若滯者，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啼吟，即是聾也　○顧、什等曰：但聞嘈囋在耳，飽曰不聾，不知聲相匿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注：爽，亡也　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　○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　爽，差失也　耽貪醪醴，咀嚼膿腥，不能味道談玄，故言口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人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塚壙之中，送於野田之上，親者狂，疏者哀，故曰若狂　○御曰：馳騁世務，耽著有爲，如彼田獵之夫，唯求殺獲，日以心闘，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　○疏：馳騁獵走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騁馳，狂如田獵也　故《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注：妨，傷也　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金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疏：佳麗之物，貪著愛翫，爲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爲妨礙　是以聖人爲腹，○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注：目不妄視，妄視則

泄精於外也　○疏：是以，爲上文也　聖人即舉聖戒，凡腹內也，目外色，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爲腹也　內視無色，反聽無聲，諸根寧淨，不染塵境，故不爲目也　故去彼取此。○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疏：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爲腹之實智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〇《上善若水章第八》　○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能長久　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　首標若水，示三能之正道　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　結以不爭，勸令柔以作勝也　○義曰：夫水之爲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壅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爲霧露　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　雖有形爲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　老君舉水爲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爭之德，故無尤過之事矣　上善若水。○注：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　○疏：上善，標人也　若水者，喻也　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　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　○義曰：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　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亂，故舉水爲喻　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　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　既大且彰，爲善之上矣　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栖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　法喻者，以水爲喻，以道爲法，以上士爲能行之人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　故云善利　此一能也　○義曰：甘者，水之味也　涼者，水之體也　水爲氣母，主於北方，以潤下爲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　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　生數一，與道同也　道亦爲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爲一，即有一之一也　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　則明水者，道之用也　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耐生萬物　故處三能之首也　○疏：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偃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　此二能也　義曰：柔弱者，水之德也　《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　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爲本，故可取法也　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　水性平也，故偃不平則逝，偃坎澤則止　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　校量衆

德，不爭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之二能也。○疏：惡居下流，衆人所趣，水則就卑受濁，處密不辭，此三能也。○義曰：人之性也，恒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污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故幾於道。○注：幾，近也。○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義曰：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迹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注：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義曰：此明處下樂卑，爲安國存身之道也。天以清淨，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注：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淳也。○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淳。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義曰：此明澄靜清虛，爲潔己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善仁，○注：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義曰：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注：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之人言必眞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之詞也。○義曰：此明信實無欺爲眞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治，○注：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淨也。○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羣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義曰：此明眞正化物，爲革凡成聖人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谿工之道，文侯以爲谿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與人耳。楯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虛，緣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心意自銷。無擇何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於道，物睹自悟矣。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眞道也哉。事善能，○注：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爲川，導之爲池，浮舟滿虛，無所不爲，是善也。○義曰：此明因機任物，爲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圓任器，導決隨時，故能習海存大，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爲而理，臻乎泰寧之治矣。動善時。○注：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象，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義曰：此明出處從時，爲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唯不爭，故無尤。○注：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雍止決流，既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頹靡，委順若斯，曾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義曰：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復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愆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塞爲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適也。頹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七善，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又《持而盈之章第九》 ○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憍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具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含忘功而不處也。○義曰：前章舉水爲喻，顯明修學之

行　此以持盈爲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將至人之美爾。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　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　已，止也　○疏：持，執也　盈，滿也　已，止也　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　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聖戒云不如休止。○義曰：持盈之喻，凡有四義　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　二者保持世財，至於盈滿　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　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　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　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　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　惡行盈滿者，得刑危殘害報　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　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　不休不止，斯報必驗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注：揣，度也　銳，銛利也　凡情滯必憍，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疏：揣，量度也　銳，銛利也　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義曰：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　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　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　故云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注：此明盈難久持也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　象既有齒而焚身，雞亦畏犧而斷尾　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　此覆釋持盈也　○義曰：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溝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耶？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能保乎金玉？　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弊)[幣]重，鄭人病之　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注：貳，離也　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國家之基也　無壞，亦無是務乎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　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謂子淺我以生乎？注：淺，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實子悅，乃輕弊　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弊故也　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傅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　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爲犧之用　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　貪利而忘其身，智不及雞矣　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　子罕曰：汝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　我若取玉，俱喪寶矣　不如兩全之　遂不受也　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辭曰：負且乘，致寇至　負者，小人之事也　負擔於物，含是小人　乘者，君子之器也　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之器矣　故竊盜之人，恩奪之矣　以下原闕　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　范蠡扁舟而脫禍，文種高位而喪身，此之謂矣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疏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　況乃居九五之位，臨億兆之人，光宅萬方，德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又卷一二《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　此章明榮辱逐境，馳騁田發狂　首標色聲滋味，戒傷當所以爲病　次云畋獵貪貨，明逐欲所以焚和　結以聖人去取，示全眞保性之要爾　○義曰：前章明利有用無　此章戒用之太過　色聲之所以養耳目也，過之則盲聾　食味所以養身也，過之則爲病　況復馳騁貪貨，甚於三者之傷耶？且耳目口之所急待之以養命，不可去也，尚欲損而去之，馳騁貪貨非性命之急，而欲害甚於聲色味，而不能去，是迷之甚矣　老君明此，使內去外損，以爲理國理身之要旨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嗛芻豢之味　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爾　○疏：五色謂青黃白赤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甘苦酸鹹辛　爽，差也　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　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失味也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　商者，章也，物成章也　角者，甲也，物之發生也　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　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　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皂則黑，而爲五色也　目不見五色謂之盲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別尊卑之飾，猷而滯之，匪曰盲乎？　耳不聞五聲，謂之聾　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　悅而滯之，不曰聾乎？　口不辯五味謂之爽　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　美而耽之，不曰爽乎？　姚信《士緯》曰：五音成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穀生　傷當過分，內以致疾；滯而不已，外以害德　雖不傷於視聽，無廢於飲食，其於滯著不移，亦

同乎病也。《易》頤卦彖曰：愼言語節飲食，斯亦戒之言也。春秋之當展諫周襄王曰：耳不能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昧，盲也。理國者滯於一隅，民必壅閼而成聾。理身者滯於一隅，氣必憒薄而構病。所宜戒哉。○疏：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爾。○義曰：夫目悅妖麗之色，耳耽鄭衛之聲，口嗜珍鮮之味，則心有滯著不通，而流遁忘返，大則忘天地四時之序，次則違尊卑禮樂之倫，小則生侵淩怨爭之禍。惟國惟家，皆失理矣。則自古及今，以色以聲亡其家國者衆矣，豈獨末嬉妲己褒姒麗姬而已哉。味之起爭，亦有羊羹解竈之禍矣。羊羹者，《春秋》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樂莒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囚華元，獲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羽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叙將奔魯，叙，將字也。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竈者，宣公四年，楚人獻竈於鄭靈公。穆公子夏也。公子子公名宗，子家名歸生。將入見，子公之食指動，舉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幸夫將解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子公懼譖而從弒，故書首爲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爵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名，其實子公染指而成斯禍爾。復有滯金石之音者，不能聽無聲之聲。耽玄黃之狀者，不能見無色之色。嗜甘羊之味者，不能知無味之味。自喪眞道，以掇死亡矣。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爲，如彼畋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鬥，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耳。○疏：此言耽滯聲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義曰：畋獵者，國之正禮也。時而行之則爲禮，不時而溺之則爲亂，亦猶人之四肢百體，屈伸動靜得其宜則合於禮，違之則爲狂矣。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客，安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獺未祭魚，網罟不施於川；豺未祭獸，置罘不通於野；鷹隼未擊，羅罻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示民時也。則有不遵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時，十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爲發狂。人怨國危，失禮致禍也。況人之心馳騁，逐境爭奔，外溺色聲，內傷神氣，發狂於身乎？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注：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材器爲貨。難得之貨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義曰：材器者，性分之貨也。珠珍者，世間之貨也。性分所無之貨，矯竊即行傷。珠珍難得之貨，貪求則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彼天常矣。人君貪求珍異，則下怨民殘；理身貪求珍異，則行傷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倪者，天然之分也。《莊子》曰：始卒若環，莫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齊，豈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謂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爲也。○義曰：不爲目者，以其妄見妄視，滯於色塵，傷性乖和，聖人不取。爲腹者，懷質朴抱忠信，餐元和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聖人爲之。何者？目之視也，聖人爲之方，故制禮經以檢之。日無往視，將入戶，視必下，視瞻無回，其乘車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妄指，不妄視，斯謹戒而敬愼也。不敬不愼者，理國則傷政，理身則傷性，聖人所以不爲之矣。色塵者，有形可見爲色，有染而不可見爲塵。塵細色麤，皆妨於行。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內；次除其塵，滅心忘外。塵者染之於心，麤名爲塵，故六根所起則爲六塵。染六麤塵淨猶有六細塵，染六細塵淨復有六輕塵，染六輕塵淨方契於道。見於無色，聞於無聲，味於無味，入於無形，了於無爲，乃謂之證道果也。故去彼取此。○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義曰：目者觸見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睿聖爲本，理國之道，清淨爲基。其逐獸荒原，

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雕鶚以爭先，共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雨旗紀紛，畋獵忘歸，殺獲無已，風雨如若，宮室或空。此謂之發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產，貪無用之土臘，嗜滋腥而討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有不歸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戶口減耗，赫赫宗社，幾陷寇讎。青史具書，百代爲戒，曷若去彼取此，遵老君之明誡乎？

又卷二三《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疏：前章明重靜爲君，以誡身輕天下。此章明善行無滯，欲令常善救人，守重靜，理國在無爲善行，言貴乎忘遺。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善人下暢兼忘之訓，雖知下結妙要之首尾。○義曰：前垂輕躁之戒，乃君臣守位之規。此標五善之文，明修道冥眞之行。至於救人救物，表無棄之慈爲師爲資，暢相須之旨，再彰要妙，戒彼久迷爾。善行無轍跡。○注：於諸法中體了眞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則空有一齊，心境俱淨，欲求轍跡，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跡。○義曰：法性清淨，本合於道。道分元氣而生於人，靈府智性元本清淨，既生之後，有諸染欲濟亂其眞，故失道日遠矣。善修行之人，閉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諸見法，滅諸有相，內虛靈臺，而索其眞性，復歸元本，則清淨矣。雖約教法三乘之行，修復其性，於法不住，行相之中，亦不滯著，次來者修，次修者滅，滅空離有，等一清淨，故無心跡可得而見。於內曰心，心既寂矣，於外曰境，境亦忘之。所以心寂境忘，兩途不滯。既於心而悟，非假遠求，無車轍之跡出於四外矣。帝王以清淨之道以化於人，混然大同，萬國風靡，固不煩車轍馬跡布於天下，此謂理身與國，皆得善行之妙也。善言無瑕謫，○注：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謫過也。○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跡，則能了言教，不爲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義曰：疵，病也。聖人知代人不可無言以訓，故立言以明教，因教以訓人。衆人則執教而滯言，故有瑕疵之病，謫責之過。不通於理，不達於道，言愈多而道愈遠矣。善修行之人，因言而悟教，因教而達理，尋理而契道，契道而忘言，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也。《易略例》云：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象者，似也。以所詮義理非言說所及，非心智所思，不異忘言絕慮之眞體，故云象似也。喻如臨鏡照影，影非骨肉之身，若執影爲身，即失眞影。若不因影，無以識其眞身。鏡，喻言也。影，喻象也。身，喻意也。言得意者，但冥契眞心矣，於法有三，謂言象意也。言喻能詮，意喻所詮，象通所能，是則遺象而存意，得理而忘言。達於此者，則無瑕疵謫責之事矣。善計不用籌策。○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策，自能照了，計無計相，非籌而何？○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執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不用籌策。○義曰：籌、計、策、皆算也。算長尺有握，握者算之本，手執處也。握外長尺矣。投壺射皆用算以記勝負，故《射禮》云多算飲少算是也。《投壺禮》曰：左右告矢具，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卒投，司射執算請數，二算爲純，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或多或鈞，勝者飲不勝者。是知凡籌量計數，皆用算以定之。故國有算學，始自黃帝之臣隸，首始以數演算。數者，生於道也。《春秋》曰：道生而有氣，氣生而後有滋，滋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數。由是而算興焉。夫明天地之度，察品物之數，考陰陽之變，窮律曆之元，皆以算而後能定其少多也。故數之大約，有數有度，有量有衡。數起於一至十，十至百，百至千，千至萬，萬至億，億至兆，兆至京，京至垓，垓至秭，秭至壤，壤至溝，溝至澗，澗至正，正至載。下數言十即變，中言萬即變，上數言萬萬而變也。度之所起起於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三尺爲跬，六尺爲步，七尺爲仞，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三百步爲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爲度矣。量之所起起於圭，六粟爲圭，十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四升爲豆，四豆爲甌，四甌爲釜，四釜爲鍾，十六斗爲庾，六斗四升爲斛，十六斗亦爲斛，十六斛爲秉。《聘禮》又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斛，十斛曰秉。鄭玄又云斗二升曰斛矣。衡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六銖爲分，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碩，二十兩爲鎰是矣。此四等之數，蓋人間籌

等之法　大則籠罩天地，孝格陰陽，造化不能藏其機，鬼神不能逃其數矣。若修道之士不計異門，守一而已，何用計術乎？夫一者道也，至貴無偶，而不二，萬化之首，靡不由之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恍惚之象，杳冥之精，皆謂一也　聖人抱一以法天下，至人得一以昇雲天　故一者能存能亡，能晦能光，能圓能方，能柔能剛　渴者思一，一與之漿　飢者思一，一與之糧　守一以成，道固不用籌筭而爲善計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　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　橫曰關，豎曰鍵　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滯，心照清淨，境塵不起　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義曰：夫關鍵之設，所以限內外也　《易・繫》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謂關鍵隔限時其啓閉　若善閉於國，則均一玄化，遐邇大同，外無干戈，邊無烽燧，不設關鍵而人無交侵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　不善閉於國者，則四郊多壘，壓境興師，雖有山川之險，關防之固，守之非德，釁生牆厥，敵起舟中，雖有關防，莫能制也　豈可謂之善閉乎？善修行之人，守眞抱一，無欲無營，知萬法之門，是階修之漸　不滯於法，不執於言，不計異門，不求博贍，閉三關而自靜，祛衆念而自安，聲色不能惑其心，軒冕不能啓其志，此之善閉，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注：體了眞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　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　結，繫也　繩，索也　約，束也　解，散也　夫坐忘遣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　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爲約解　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義曰：繩約之結，可解可散，世之常法也　結人之心，或離或合，世之常爻也　理國之善結者，其德如天，物無不覆，其仁如地，物無不載，其明如日，物無不照，其利如水，物無不潤　則六合之心，億兆之衆，可結而不可散也　不善結者，臨之以威，峻之以令，檢之以法，脇之以兵，人或畏之，暫結而散矣　其散也，雖誘之以賞，喻之以利，榮之以爵，貴之以位，已散之心不可復結矣　理身之惑者，務以博聞，勞求術數，學日益而心日散，決愈多而神愈勞，欲以澄泊結其心，不可得也　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生，靜契於道，與眞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疏：是以者，指上以明上也　言聖人心雖冥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義曰：聖人者，謂用道之聖人也　聖人常以善道廣誘於人，人聞法音皆能悟解，隨其深淺，必獲利焉　開悟之門數以萬衆，或因言得悟，或因教得悟，或聞經得悟，或睹相得悟　開悟之由不一，誘勸之法亦多　大慈悲心，等無憎愛，一一接引，令入法門　既入法門，捨惡爲善　皆爲善，則無棄人矣　夫棄人者，謂其爲不善之行，興害物之心，物被其害，與之爲敵　惡積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　惡積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　爲人鬼所誅者，是爲人鬼所棄矣　今若皆修善行，無惡無尤，悉變善人，何棄之有？　五善者，謂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等行也　《論語》云：孔子善誘於人　誘者，導引之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注：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也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　救人善教，故不棄人　救物善心，亦無棄物　令動植感遂，無有夭傷者也　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義曰：用道聖人，以前五善之教教人爲善，人皆化善，故無棄人　又以無事無爲，不勞於物，物皆遂性，無害無傷，信及豚魚，澤周草木，人皆化善，不害於物　此明聖人救物也　物無所害，各遂其常，此明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注：密用曰襲　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跡矣，故云密用　密用則了悟矣，故謂之明爾。○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　善行救人，在於忘遣　若滯教矜有，轍跡必存　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了悟，故云是謂襲明　○義曰：聖旨以密用善功，了悟無滯，不存於跡，謂之襲明　又解襲者，承續也　言人臺府之性，本來明淨，爲塵所翳，迷惑大眞　今以五善之行內洗其心，眞性復明，慧照如本然，常常行善救，無起妄塵，承襲慧明，無使昏翳，不矜於跡，不滯於常，此謂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注：師，法也　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　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爲不善人師法　○疏：夫不爲諸惡，守法循常，無侵於人，無傷於物者，善人也　人之爲善者，天地愛之，神明護之　不習道而行合於道，不明法而心契於法，不傷於物，物亦不傷之，不害於人，人亦不害之　如此，則動靜運爲，常獲貞吉　惡人慕其貞吉，亦當化而爲善，是可爲不善人之師也　《春秋》云：鄭人以鄉校論其執政，然明以其謗議國政，欲毀之　子產曰：若朝夕游之，聞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若遽止之，由防川也。夫決傷人必多，不克救矣。不如小決使導。然明悅之。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書》曰：能自得師者，聖人也。夫師者，有法可範之謂也。《學記》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及也，若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君子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爲人師。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義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者，所以學爲君也。當其爲君，不爲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父面西。以道書之旨，以教於王。故曰在三之義，君父師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是則爲師之道，不亦重乎？況至人心無染著，於法不滯，應物而爲鑒，鑒物而無心，乃眞道之師也。善人者，邦國之所貴也。《春秋》羊舌職曰：吾聞之，禹舉善人，不善人遠矣。《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善人在上也，此謂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士會獻狄俘於定王，王以黻冕卿服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故羊舌職美之曰善人在上，國無幸人，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無善人之謂也。若此，則善人者邦國之寶，豈惟師乎？不善人，善人之資。○注：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疏：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暑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悅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使役耳。○義曰：善人既以善行，能化不善之人，則不善之人景慕服從，爲之使役。《論語》云有事弟子服其勞。先生者，父兄師長也。則弟子事師，服膺從教也。夫人之立身，有三尊焉。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事師以敬。身體髮膚，父母生之也。道德禮樂，師以教之也。爵祿品位，君以榮之也。雖道在，卽請學無常師，凡申請益之儀，便有在三之敬矣。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爲極致。今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矣。雖知大迷，是謂要妙。○注：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爲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也。○疏：夫初地修進，兩存學相，未能忘言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悟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失，貴愛之目不存。○義曰：初地修行者，謂從凡覺悟，回向正道，捨凡從信，初入法門謂之初地。《本際經》云：夫爲學者，初修十事以爲階梯。如人緣梯，從初一枕至第二枕，乃至於頂。昇階之人，自下至高，要須先習此十行法，然後乃能深入正觀。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樂心，乃能進趣。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簒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宣告，示以要術。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五者能出家，專行柔弱，永斷有爲，離諸桎梏。六者參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林，棲遁獨處，求離囂塵，修寂靜志。八者當念大道是眞法王，能度衆生，越生死海，猶如船師拯濟沈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醫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法師是眞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品。初地因次以小乘柔伏之法，又進中乘進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以此法故貴愛師資。師者，父也。我若無師，不能得道。是故應當遠近隨逐，心眼觀想，恒在目前，不替須臾，無他雜想，非師不度，非師不仙。既了悟已，學相皆空。諸方便門，本無文字。解了大道，貴愛兼忘。入衆妙門，達眞常境。○疏：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資，示修進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矣。○義曰：師資之道，相因之義也。玉因琢而成器，人因師而悟道。言於教則有念師禮師之法，垂以訓人，歷劫典憲非同，不善之人暫爲資取矣。故天子上丁釋奠於先師，太子太學謁先師，皆存其道以垂教也。若以達觀之理，大則忘天地，內則忘其身，物我都忘，豈復有師資之限？如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言其初與變化，俱未而獨化者也。當此時也，齧缺形骸天地俱忘矣，豈唯忘其師乎？師資貴愛之道，於斯達矣。其於理國也，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百姓日用而不知，固無師資貴愛之尚，契太古忘言之道。衆人不達，

初爲大迷，了而達之，信爲要妙矣。滿沫者，《莊子・天運篇》老子答孔子之詞也。

又卷四三《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疏：前章明無爲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患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迭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爲執之迷，又六句申異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觀凡俗易持易謀之心。○義曰：前章戒二爲之難，自無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勤精修，戒愼其纖微，忘遣其爲執，將表聖人之行，以塞衆民之非，至於欲學皆除，貴愛不染，以叶後章善爲道之旨爾。其安易持。○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義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爲易，絕堅冰於履霜之際，理固非難。復推喻於大軰之前，樸猶可睹，任乎修鍊，用含眞常爾。感物而動者，《禮記・樂記篇》之詞。其未兆易謀。○注：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向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甚爲易爾。○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爲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義曰：欲之將萌，未有形兆，謀度除絕，其易可知，然而明在於察微，能在於杜欲，察而能杜，善莫大焉。其脆易破，○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義曰：欲兆既彰，未成堅執，破柔攻脆，於理非難。在於斷自誠明，復其純粹爾。其微易散。○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義曰：欲既堅成，事猶微細，抑情以解散，挫欲以安排，滌慮洗心，去道非遠。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國理身之道，防患慮禍爲先，禍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多，而禍患未可除也。爲之於未有，○注：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爲營爲之於未有形兆爾。○疏：爲，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則欲患不生，故云爲之於未有。○義曰：爲者，爲之防也，防患於未然。雖覆釋易持之意，亦旁演防未然之旨。《文選》詩曰，君子防未然，此所謂防患避嫌也。治之於未亂。○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於未成禍亂也。○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義曰：理者，救理也。嗜欲之生，亂於正性，正性將復，理之爲先。於理既明，禍亂息矣。此雖覆釋易破易散之義，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約之於身，以欲心興起之漸，修行制伏之門，割欲違情，卻禍除患是矣。語之於國，則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亂，理之於未亂也。慮患於冥冥，爲之於未有也。愼禍於細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漸，其未兆易謀也。興小善去小惡，其脆易破也。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修，勿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以斯六者，蓋理國之要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成後患也。○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義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愼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毫末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於層臺，自下而爲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而及遠也。世人但見合抱之大，層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執柯以伐之，聚鋪以壞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都門而長嘯，終亂晉朝；崩沙鹿以貽妖，幾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矣。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事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疏：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義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動營爲，非道營爲，必至隳敗。或妄於教體，執著有無，不能任以自然，守常知分，有執必失，有爲必敗。此乃常理也。欲使化理之君無爲則無敗，修道之士無執則無失也。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疏：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眞性常存而無失。○義曰：聖人知有爲乖道，無爲故無敗，知有執違眞，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宜體聖人之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營無爲，然後虛室生白矣。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也。○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愼終，乃復忘敗也。○義曰：世態紛綸，眞心難固，嗜欲牽役，妙道易忘，始從事而立功，忽進退而生惑。亦緣有爲有執，

所以敗於垂成爾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注：愼其終末，常如始覺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愼末如初，始終常一，則其事無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義曰：修道之人不能終心順道，分外營爲，執著即喪眞，有爲則緊敗，故云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弘道無已，自致不死。蓋愍其初勤中怠，誡不終也。末常如始，從善不移者，難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詩・大雅・蕩》之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誠信忠厚，今則更化於惡俗，言其爲善者不能終。靡，無也。鮮，少也。克，能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義曰：大聖之行，迫出塵煩，愛欲不能干，榮枯不能迫，外無潤屋之望，內無越分之求。將勸理國之君，惟賢是寶。欲使修眞之士，惟道是從矣。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乘，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爲寶，中斷其角，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水者，噐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難見之夜驚，故曰駭雞犀，亦今古所貴也。寶者，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東海中，始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爲寶。在海爲介蟲，居陸名蜬，在水名蝛。甘音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賚，賞賜賻賵，凡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爲累愚，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務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義曰：聖人心冥太虛，道貫天地，固不營過分之學，所以戒學於不學。是戒凡夫矜徇之求耳。行人能晤聖旨，絕此矜求，即無越分濟財之過矣。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注：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眞性，故不敢爲於俗學與多欲也。○義曰：俗學憂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教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以成，愼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眞固，然後可擬於古之善爲道爾。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二《道經》

寵辱若驚。○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謫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如餐蘧，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恒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本，故曰寵爲下。河上公本作寵爲上，辱爲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爲上，辱爲下。言以得爲上，以失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纏，得其龍榮，必有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无稽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九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爲身，忘其心，不以心爲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謂顏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爲滅壞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自九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九容私者，則

可復太古之風矣　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　唯能貴用其身，以爲天下，愛用其身，以爲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　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己，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爲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　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忘貴愛　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　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　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无所復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　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　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正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爲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嗣，希聲爲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意　寵辱皆驚，未免攖拂其心，唯違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之不見。

又卷三《道經》　絕學無憂。○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　輪扁之伎，非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　況聖人之道乎　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　所言絕學，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學也　猶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跂慕矜夸所能逮哉　去其跂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之氣，得乎聖人之心，是以眞曷足求而忘不足除也　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剌股，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者，恭膺也　阿者，慢應也　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膺聲也　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爲唯，或以唯異阿，是末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　若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　善者，吉之稱　惡者，凶之名　學而履之者，善也　不學而悖之者，凶也　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與不學哉　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　既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　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況善惡唯阿乎　或說云：變俗學爲眞學，變阿爲唯，變惡爲善，如反掌耳　上之言至理也　此之言世教也　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阿哉　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其唯蘊道之深者乎　小夫則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猷溺世學，往而不反，荒廢眞性，未嘗有中止之時　央，中也，止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熙熙，悅樂之貌　春臺，時物之華　此學俞也　世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眞，汨沒於愛欲之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牢，志無猷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之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怕，寂也，又安靜無爲貌　兆者，形狀之初　孩，笑貌　乘乘，運動貌　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無爲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之間，觀物之遷變，瞳然若嬰兒之不能分別笑耦也　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趣也　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也　怕，一本作曉　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儡儡，一本作魁魁。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沌沌，不分貌　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鬱鬱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　是以至人批糠世務，纏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此乃心宇沌沌而莫分，磅礴萬物以爲一愚人之心，固欲辯其美惡矣　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　我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隤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昭昭，光燿自衒貌　夫世俗爲學，而日益浮麗，自謂昭昭，光燿衒鬻才藝，是以至人智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止。○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　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　夫世俗因學爲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爲，故民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眞也　《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　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所止著　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戶居其心，寂靜無所擊滯，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

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爲，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說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爲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朱權之憂因學而有純疵若此，德容光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又卷四《道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強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強，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宇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於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識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有道之士，心宇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燿，此可爲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爲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有道之士，雖爲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自汙，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樸，樸謂隱材藏用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復於道樸，則渾淪冥視聽無得，此乃體冥眞理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爲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夫人眞心之散，則爲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爲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羣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大道，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爲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爲羣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羣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知雄守雌，謙德如谿谷之就下，知白守黑，日晦爲天下之法式。法式施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

又卷七《德經》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爲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順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爲善矣。則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爲化終，不役物使從己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誠爲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非愛利之使爲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慄慄，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之人君在天下也，雖治迹憂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爲一，而無物不然，爲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憺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爲無不爲也。河上公本作惽惽。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爲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爲眠，聽者爲聾，皆傾注其耳目，以傚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冤旒垂目，註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養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入死。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御注曰【略】○臣義曰：有道則無欲，無欲則無爭，故卻走馬，民務本而樂業，故不辭賤事之作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御注曰【略】○臣義曰：戎馬生於郊，則荒田萊而無五穀，弱寡者凌暴於強衆，故不能正疆界，則民失其所，可知矣。罪莫大於可欲。○御注曰【略】○臣義曰：無可無欲，心之忘也。有可有欲，爭之始也。欲而可之，不得其欲則爭，爭則亂，罪莫大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御注曰【略】○臣義曰：不知足則其

欲無窮，故禍之至也不可解　夸奢大於欲得。○鄧注曰【略】○臣義曰：得其所欲，則人各求得而獲爭於衆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御注曰【略】○臣義曰：無厭之求，天地所不能足，知足乎性分之內，則無欠餘而常自足

又卷八《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御注曰【略】○臣義曰：人之德性，本自渾全，因物有遷，薄而不厚　惟物我兩忘，而含德之厚，精全不虧，神一不二，故復乎無知，而心同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御注曰【略】○臣義曰：比於赤子，則精全神固，心復乎無心，而恐懼憂患所不能入，固未始有震物心也　故物亦莫之傷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御注曰【略】○臣義曰：德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形全，神全者形不滯於有，而氣爲之變化，故骨弱筋柔而握固　氣不感於動，而精全於一，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御注曰【略】○臣義曰：赤子形與物接，而心常靜一，其聲之所發，氣之所動爾，非心使其氣，而有動氣之累，故全精之一，完氣之沖，神不虧而嗌不嗄，故其妙可以入神，其常可以復命，和之至也如此　知和曰常，○御注曰【略】○臣義曰：常者至眞而常然，未始或變也，故形雖蛻化之不一，而性有所不立　守氣之純，保乎泰和，知其和而無所變，故曰常　知常曰明，○御注曰【略】○臣義曰：知其性有常而不變，而未始或亡，見道明矣，故曰明　益生曰祥，○御注曰【略】○臣義曰：生理固全，何事於益，益之爲祥，禍福未定　心使氣曰強。○御注曰【略】○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氣保於沖　心使氣，則氣失於暴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壯有老，隨時從化，形與之變，是物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有常不變，其幾道乎　不道早已。○御注曰【略】○臣義曰：不以道，則其生雖壯，已失生理

又卷一〇《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御注曰【略】○臣義曰：水之性，隨器任形，曲直方圓，與之爲變，至柔至弱，然攻彼堅強，莫之能勝者，以其性不易於變，其體常冥於一，此柔弱所以能擅其勝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御注曰【略】○臣義曰：觀水之攻堅強，則莫不知柔弱之爲勝，是知之所及也　然莫之能行者，有已以好勝，而仁不能守也。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御注曰【略】○臣義曰：水幾於道，故聖人體水以爲德，柔弱善下，藏垢納污，無所不容，而無善惡、小大、潔污、遠邇之間，故可以主社稷，王天下　正言若反。○御注曰【略】○臣義曰：言其受垢不祥，謂之社稷主，天下王，斯聖人之正言也　其言若反於俗，蓋反俗所以爲正也，故曰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太平經》卷一一四《九君太上親訣第一百九十三》　惟太上之君有法度，開明洞照，可知無所不通，豫知未然之事　神靈未言，豫知所指，神見豫知，不敢欺枉，了然何所　復道太上之言，何有不動乎？人同敬畏，心不悉行。是且得知不照其意　所以然者，太上皆神，所生所化，當生當活，皆可知神錄相次，道其尊卑，何有不從者乎？。九皇之上則九君　九君者，則太上之親也　各有所行，恩貸布施，諸神從者，諸視敬其所爲，靡有不就者也　小神食不能知九皇之意，何言俗間之人乎？心聖耳聰，財可觀其文章祿策，當直錄籍文辭，自生精光。皆以金爲簡，銀成其文章。此簿在天君內，中極有副　其餘曹文書辭，皆以奏簡，自生文章，精神隨字，名之光明　每有語言，輒照有所知，不逆所言　神人眞人得天君辭，使具言，神人上奏，皆知民間　天君知神所言，不失文墨規矩之中　自然之道，何所不知，何所不化，動錯自無所私　飲食天廚，衣服精華，欲復何求，是太上之君所行也　大神小神，自有所行，皆相畏敬，不敢有私。恣意見所從求，動搖有心之心，知其所爲可成，以不惑迷其意，使其人各隨至意　言汝皆受於仙籙，壽得無極。金銀紫文之綬，封侯食邑，復賜綵帛金銀珠玉，心想所得　是非神仙道，知人堅與不？或賜與美人玉女之象，爲其作色便利之，志意不傾　復令大小之象，見其形變，意相隨念其後生，此爲不成之道　或作深山大谷中，多禽獸虎狼之處，深水使化人心　或有蟲毒之物，使其人殺之　或恐不敢上高山，入大谷深水之中，亦道不成　是象戒人，是在不上之中，殊能堅心專意　見迷惑，不轉志堅，隨其入出上下，深山大谷之中　水深大，心不恐懼　見其好色，志不貪慕，家人大小之象，更相拘留　不隨其人言，但得生道　進見太上，盡忠孝之心，無所顧於下，是爲可成　戒大衆，多取其要文　天亦信善人，使神仙度之也　其人自善，天何從欺之　所以有欺者，其人狐疑，彌索神仙無益之用，無功而求安，何從不見欺邪？是天重生，愛其情，尤志堅，念生要三明三明者，心也，主正明堂，通日月之光，名三明成道　心志自不顧，亦有錄策，

不可强求。白日昇天之人，自有其眞。性自善，心自有明。動搖戒意不傾邪，財利之屬不視顧，衣服麤粗，衣纔蔽形，是昇天之人行也。天善其善也，乃令善神隨護，使不中邪。天神愛之，遂成其功。是身行所致，其人自不貪世俗大營財物。天知其至意，按次簿名眞，自有善星。其生日時，自不爲惡。天復善之，貪化以助天君治理。天上文辭使通徹，行無私隱。見行有歲數，上竟榮簿有生名，可太上之意，能說其功行，助其不及，是亦神當所擁護也。天信孝有善誠，行無玷缺。故使白日輒有承迎，前後昭昭，衆民所見，是成其功，使人見善。白日之人，百萬之人，未有一人得者也。能得之者，天大神所保信也。餘者不得比。尸解之人，百萬之人乃出一人耳。功有大小，更相薦舉，其人當使天愛重之。內爲得太上腹心，薦舉其爲有信效，各成其功名，是不善邪？天君出教之日，神不枉其言。是天君得善信效，深知未然，不可有毛髮之欺。皆令壽命盡少，盡小解於後，復念語未卒意者，復念道之。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解》上篇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地之所以爲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卽天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爲堯舜，爲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又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知所以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卽在人。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能立其誠而不爲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修鍊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爲天，腹爲地，心爲人，其法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顚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俱降，升則木火爲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無已，是爲吾身之天地反覆。二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則暗合。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書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鍊也。又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修鍊之一端也。如《子華子》、《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皆然。或者執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機術爲強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爲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知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修鍊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於中夜靜坐，凝神聚氣於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不敢爲之先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人知若愚，大巧若拙，則其性伏藏於內而弗爲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邪卽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也。靜則無視無聽，而謹室其兌，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爲之焚。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國中，姦動則

國爲之破　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遭　修鍊之法，藏心於淵，美厥處根，安則火無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爲火所克也　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爲姦所潰也　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　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即其反者而言之也　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時謂天地之時　吾能食其時，而與天地合，則百骸理　機謂人心之機　吾能動其機，而與天地合，則吾身之萬化安

又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謂之盜機　是機也，君子得之以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動也；小人得之以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聾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　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於衆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因物而動，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忘返，是死於物也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　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　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普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大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所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潔而不貪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至公而無私也　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爲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　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豈嘗獨私於一物哉

禽之制在氣。○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雁來，孰使之來？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　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　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敷榮，則有秋冬之凋落　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聖則不可得而測也　既以爲不可測，則不復窮其理　雖以之爲聖，不知其所以聖也　我以時物文理哲，哲則可得而知也　知者窮其理以致其知，則天地雖聖，吾亦得而測之，況時物乎？　夫時物之文理，即天地之文理也　不知天之文但觀天之時宜，不知地之理但察地之物情，何必索之高遠哉？　終篇又有百餘字，或以爲注文，或以爲本文，如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謂天地間陽盛則勝陰，陰盛則勝陽，如水之浸物，蓋以漸也　朱紫陽雖以爲注文而不解注，然答門人之問，則深取其說，愚故併及之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天人者，人性通於天也，合發則心盡於物也　人通徹人間世夢，明知榮枯龍辱成敗禍福哀樂生死，古今之常事也　人通天理，眞榮而不枯，眞龍而不辱，眞成而不敗，眞福而不禍，眞樂而不哀，眞生而不死，明道之常也　道常而通萬變，定其性之基本也　至性通極無物，萬變自然萬通，如上善方圓曲直，萬派清通於江河淮濟，入巨洋而混成歸一，謂之深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古之悟道之人，內性善巧，方便哀人，外如惡拙，可以伏藏，內光隱而不顯也　河上公云：如美玉處石，似明珠在蚌蛤禽之異，巧鸚能語，鐵籠拘囚；拙鳩訥聲，萬枝縱橫　所以世人僞巧則生萬禍，眞拙則生於清福　故天不言而自然變通，天無情而自然不老　人要明於天道，忘言則窮造化之妙，忘情則明亘古之容　人之所欲，多巧則多惡，多情則多患，忘世斷情則乃樂道保命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九竅，九通之陽徑　未通者，九陰之邪扃也　人心方寸空虛，內有靈明，上人心有九竅，中人七竅，下人五竅，心

無疲謂之愚人　邪陰生性濁陽耀降神清在乎三要　天光有日月星，地寶有金玉珍，道通有鉛汞眞，可以動靜，天動則三光照，地靜則三寶通，妙明則三處結　動者，動於形也；靜者，靜於性也　古之賢隱，混世而不動心，居山而不著靜形，明有有動中靜，通無無靜中喧　動靜俱忘，則得道之常妙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火生人之心日常觸處，不萬變之惡於本者，乃人性也。念發無明，火則焚其木之性也，禍發必剋，違吉而凶，喪福而禍也　剋者，殺於眞也　姦生於國者，《太上經》云：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佞諂人生於國，難以萬民無事也，時動則必潰散也。愚者非理亂於世，必遭刑法也。不以智治國，以無事治天下，太平民安也　知之修鍊，非燒五金八石之修鍊，修性命則達理通玄，三教謂之悟道。常救物哀世，知天恩而謂之積德。自黃帝之悟道，有此《陰符經》，周時金輪王悟釋，有此《金剛經》，自成佛之後，號釋迦牟尼佛。《金剛經》三十二，分言其道，要除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四相，心上無萬愆也　如天無雲，性如朗月，自現圓明正性也　性者，如樹之根也　身者，如人之形也　萬法者，如樹枝葉也　《陰符經》造化之趣，如開花結子也。世人學道，謂不能盡通其理，各分別執根梢枝葉，開花結子，各執自是他非　有四相，心未除，謂之傍門也

又《黃帝陰符經注・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食其時，饑時遇美膳而不愛，逢糲食而不嫌也　不殺生食羶腥，亦不修齋餐蔥素，但饑時不論麤細，困時睡，閑時唱，快時吟，要坐則坐，要卧則卧，要住則住，要行則行，放四大，無拘自在，則百骸理也　十二時中對萬景，只要眞心常湛然　動者，不可動於心也　內現寶光，應物動於形　機者，聖人賢人君子謂之智，將軍謂之計，常人謂之機，小人謂之脫，空聖人爲智大理深，世人不能盡明其理，懷妙智，口應常機，信者聽，善者從，萬通闡化，頓悟則安靜道生也　人知其神而神，世人只知地祇陰神而神也，以木雕泥捏神爲神，愚者不知，凡造一分愆過則天降一分禍患，殺害猪羊，廣燒錢馬，祈禱，有病則求安，有禍則求福，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不知天上陽道至神各分方位，暗察人間善惡，世人造善三年，不經千日而降吉祥；人若造惡千日，不經三年而降禍患　世人不知萬物之中最靈最通者自己，元神有通天徹地輝耀，古之賢聖，盡是悟道修眞，從凡入聖　西天一佛至二十八代，佛天修行時，都是衆生，爲六根清淨，五眼圓明，泯四相，名爲佛　佛者，人之性也　性者神，性是神，神是性，只是異名，釋門性除四相謂之佛，道門神忘四相謂之仙

又《黃帝陰符經注・强兵戰勝演術章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瞽者善聽，人之目乃五臟之看窗也，通風則睹於外物也　如紙席障風，相隔似瞽者，不能見外物也，外景不入於中，則空中有眞響亮，善聽無聲之聲也　聾者善視，但世之俗氣到耳則如聾也，道念到耳則聞邪言者亦如聾也　正理擇其善者，耳竅通也　似鑿壁透外，光入於中也　視無物之物，乃明恍惚之妙也。絶利一源，忘貪而清平也　亦泯利貯財，損有餘而惠不足也　用師十倍，至開明有十倍功；利物愛人，有十倍福。三反晝夜，一反上元賜福，氣降而清也；二反中元赦罪，神異而癒也；三反下元解厄命通，陰變爲陽也　用師萬倍，世人興販物貨，萬萬苦千辛，更廣有利者，難取一倍利。悟道修眞，全其性命，得無窮福壽，住仙宮寶所，受天上富貴，譬喻人之求福利則及萬倍，便海變桑田，永居不夜之鄉，眞樂何至只萬倍利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生於物，著於物外也；死於心，死則通於靈物也　世求生則性歸死路，達道則守死，神遊生路，道與俗生，與死路異相違也　機在目外，目視於物，心動於機也　利而有害，貪而有爭也　慧目視靈物，明於天機，知道要妙，物我俱泯也　俗機益於己，損於人；道機損於己，益於人也。

又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常樂道性之無餘，厭身世之有餘，我無喜則無憂，人有歡則有愁　悟恬淡，得之眞常；迷聲色，失之幻夢　至靜性廉，至靜則盡於物也　性廉如蓮，不著於水也　達道之人，居塵不染，在欲無欲，磨開寶鏡，應物之形影何礙？有一等不達中邊悟道之螢燿認至靜棄有著無有取捨之妄想分別高下，誇得道之妙世之如麻也　按《太上道德經》云：善言不美，美言不善。正道眞言不美，邪法僞傳多美　管見之明愛其美，所以著於邪，不能達大道也

又　禽之制在炁。○禽之制百禽異勝者，南山赤鳳也　通輕清之炁；性靈則乘風入於九霄　在炁濁則沉地，清則昇天，因下濁而上清　烏龜吸乾北海，吐輕清元炁八百一十丈，乃九九之陽數也　禽之三寸沖和，與元炁相

後不散　炁通神，神通道，道通自然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者，死之根。世之求生之厚，利多則害身，入於死路也；死者，生之根。抱道不求生，德多則全身，入於生路也。迷者晝貪世寶，夜喪內珍；悟者坐忘世，夢卧守內眞。恩生於害，七情恩憐於僞，六賊暗害於眞；害生於恩，害生者慧，劍斷愛欲也，於恩者達道知天恩也。穀食則人無害，鶉居則情無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愚者喪命，告天求安，日常積愆；禱聖求福，賢者知保命則自神靈，無罪則道福洪。人濁惡，天地降其禍；人清善，聖賢賜其福。大地衆生總造業不改，禱聖賢萬禍難免。中華女男都崇眞有志，不祈天地，善福常侵。我以時物文理哲，我以周天十二時窮萬物之變，文俊顯萬華，理明顯萬通，哲極闡萬化，自然清靜無爲也。自然道也。清者，天也。靜者，地也。无者，性與道體同也。爲者，施恩不望其報也。萬物造化與人造化無異也。天地運炁，物通變也。玉鼎烹鉛，則金爐鍊汞也。七返通靈，九還丹結，姹女離宮，則嬰兒坎戶也。龜蛇蟠遶，則龍虎咆哮也。前朱雀行，則後玄武隨也。金翁守庚辛，則黃婆伴甲乙也。巨海撈金，則崑山鑿玉也。黃芽長，則白雪生也。玉花開，則金蓮結也。三光照，則七寶明也。二八無虧，則六三無缺也。金木間隔，則水火相逢也。恍惚之中，則隱顯難測也。道之用也。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下《强兵戰勝演術章下》

夫强兵戰勝者，百萬人戰十萬人，十人打一人，豈不易强兵戰勝也？君子思而詳之，非兵法也。袁叔眞人曰：夫用兵者，雄豪入戰，乃獲其勝。使黃公《三略》，呂望《六韜》，孫子《十三篇》，以少敵多，以寡敵衆，以弱敵强，迴敗作勝，此三兵法也豈用師衆而敵寡者也？淳曰：聖人將修行喻兵法，可以治亂，直指一心喻夫爭勝，心不動則百邪無所入，性濁則氣亂生路遠矣。心靜則道生，神仙自來。李冲曰：强兵者，大道天師，萬化之主，降魔劍氣，若達此道，貪嗔癡毒，六賊無明，神鬼不祥，妖僞險魔一齊潰散，獨見至尊。是太古玄道謂之强兵。古聖之立法要降魔治亂，教化天下清靜，豈是銳武强兵，亂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冤引業，禍累子孫爲强兵戰勝者也？章言孫吳韓白，皆得强兵戰勝之術，凡攻戰之法，兵强險謀詭詐，以命煞命，神鬼之行，豈達《陰符》旨趣哉？古聖人旨趣哉？攝養之方，是謂强兵戰勝。

聽者善聽，聽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聽者善聽，聽者善視者，淳曰：着其聲色也。聲色兩忘，絶利一源，修行加其十倍，運養固性則能專一。至於精神用師者，使兵也。又師者，兵也，衆也。如此言之，則文理可否，言不合道也。李冲曰：師者，非兵之稱也。大道眞一無上，至尊元始之君羣士，道教文名，背境向心，觀用師十倍；三反者晝夜，用師萬倍。淳曰：三反者，神氣精也。神反氣，氣返精，精火也，火返下，水上騰。既濟相反，運則度過。尾閭通腦後脊骨腎脉之間，上行夾脊、雙關、風府、泥丸、百會穴、明堂、洞房、蟲柱骨，流入丹田，復行神龜尾閭，流而不絶，血化爲膏，此是神仙般運精氣入泥丸之處也，則用師萬倍矣。逍遙子曰：一迴滿來一迴學，便與神仙爲伴侶。朗然子曰：有人通得泥丸穴，何必區區鍊大丹。又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上生經》曰：其水上湧，遊於梁棟之間者是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機在目者，袁叔眞人曰：心者欲之源，目者色之根。目主見，心主知；心苟不知，目不能辨，由此言之耳。淳曰：目見一物，無因不動；心着一物，無所不隨；眞心不灰，靈物受病。散蕩眞元，蓋不能死於物也。機在目者，其目有漏，黑白不分，神光昏昧，此人有死無生。死於物者，得道之人也。目主見而心不動，神氣運行而精炁不泄，此人有生無死。機在目者，黑白分明，其精無漏，神光自明，機在目也。古云：活水銀養死人，死水銀養活人。水銀在人主精。醫書云：心重十二兩，藏精計三合。故靈物在心，其精死而水銀乾，經云死於物。故曰：死水銀養活人，乃眞人也；活水銀養死人，修行之士，精氣不能結，水銀不能乾，此乃死人也。故水銀活則人死也。凡鍊神仙者人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天本不施恩，合時而運動，眞氣昇騰，萬物發生，萬物承天之大恩而長久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陰陽發泄，天地氣交，至精施行，自然有聲，萬物蠢然而生。人之修行無別也，子午下功，陰陽作結成精，坎離氣交，水火既濟，自然有聲。如迅雷烈風者，至精發泄而作其聲，陰消陽純，翱翔雲霄，豈不爲神仙？取用合陰陽，皆是至精所作也。老母曰：人修鍊陰陽之炁氤氳，如風之行，如雷之聲，故能通流，淘清去濁，五臟生津，百骸調暢也，眞一之道存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至樂性餘者，樂天之道也。靜者，歸根也。故曰靜廉者道也。樂者，天之性以至於命也。老母曰：外無所求，內無所惑，至樂之道也。至樂最樂也，本性無餘，凡性得至眞靜，此則有餘。凡人以子孫歡娛之樂者，非聖人之樂也。非山爲靜，非市爲鬧，聖人悟性，則養命爲靜，得一則爲廉。《元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之曲成萬物，隱密藏機也。故曰至私用之至公者，生成萬類，各得其道也，名曰至公正也，以公正萬物。

禽之制在氣。○聖人將飛禽翻翔喻如羽客者，飛禽乘一氣而上青霄，人不如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能制伏道德之氣，固窮養命。如善用道德之氣者，如龍換骨，如蛇退皮，如蟬脫殼，人則修鍊換形，飛入大羅，上登雲漢，不亦難乎？以至九天之上，盡是從凡入聖。《玉皇聖語》曰：是以九天上卿，司命眞君抱純粹之精，得混元之氣，方可超凡入聖。修行之士，若將混元之氣修鍊純粹之精，盡成極陽之體而作神仙，豈是難乎？凡有所學不見者，如隔萬里山水之外，大小亦然。明聖人制伏之源，奪天地造化之功。假令水至冬寒而結成冰，非冷之至也，遇朔風乃結。朔風者，北風也。至夏月不畏其熱，畏南風能消其冰，後化爲水也。夫人眞精要結成丹者，使北方腎氣朔風也。其精結成丹藥，要化眞一之精。南方心火，化精爲氣，薰蒸四大，純陽流注，人無死生矣。老母曰：飛禽身遊虛空之中者憑其氣，況人爲萬物之靈，能修養鍊自己者，盡成純陽之體，氣遂能入金石而無礙，行日月而無影，豈不能變形證果，御氣遊玄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心貪名利，淳養其家，貪婬好色，廣畜資財，人見爲生道，我見是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夫人不貪非利，知分合宜，槁枯待命，自守一心，常懷君子之行，拔危拯苦，不害物命，克己安仁，積精全神，死者，生之根也。生者，死之根。根死則生，生死由根。根者，心與腎也。心生者死，心死則生。心是神之根也，腎是氣之根也，心死則性寂，腎死則命存；心活則性貪，腎活則精漏。切在固守根源，乃得長生久視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天地以陰陽二氣恩生於萬物，不知萬物情性反盜天地之氣，故曰：恩生於害也。天施恩惠，秋殺春生，故曰：害生於恩也。大小亦同，內外無別。道者，本恩害也。修之則壽長，輕之則命短矣。

愚人以天地文理勝，我以時物文理哲。○愚人以天地文理勝，人皆觀星象，以文理知吉凶，禍福，存亡，得失之事，故理。聖人全不知自己之生死者，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但觀一物而知盛衰，見一物而曉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視一物而知大道，察一物而知吉凶，故能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老還少，出生入生，故我以時物文理哲矣。淳曰：略以瑣見導注斯經，然不立章句，且光暢其文云耳。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

陰符者，性合純一之道也。觀天之道，○神變適清陽之炁者是也。執天之行，盡矣。○德與大通，其機盡於此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行不順，必賊其命；五神通旺，見之者自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之五賊，本在於心，心通五神，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變化運變，如掣天地之機也。萬化生乎身。○萬神通化，體道爲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人心與天性同德，故爲心之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道尤爲，獨立不改；人道相通，以定其心。天發殺機，龍蛇起陸。○龍蛇亦受天地之性，起陸者，施天地生殺之機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人行誅戮，天覆地反，故天人合發其機也。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人性與天性契同，善惡變化，尤不定其基址。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巧拙之性皆從道化，无不伏藏其理。九竅之邪，○耳不聽而目不明，精之妄施，焉得其正乎？在乎三要，○一者太妙之元，二者遍昱之通，三者胎光之凝。三一之政，是謂至道之要也。可以動靜。○靜則大道寂然凡心，動則神用感而通玄。火生於木，禍發必剋。○木中隱火，禍發則灰燼其形；人之有性，无明則自喪其眞。奸生於國，時動必潰。○治身不正，其神散亡。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知存亡，不失其正，則善養元神，上合虛无之道，是謂聖人之德也。天生天殺，道之理也。○生因天之生，死因天之殺，生殺之機，本道之至理也。天地，萬物之盜。○物盜天地，所從其化。萬物，人之盜。○人盜萬物，所計其生。人，萬物之盜。○物極自反，復盜於人。三盜既宜，三才既安。○遞互相盜，自合其宜；天地人倫，自安其分。故曰：食其時，○故神用不失其節也。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百關之正，動合其機，一眞通變，萬化自安。人知其神○祈於外化，背失正宗。而神不知，○本眞實有，日用不知。不神所以神也。○非爲外聖，自己天眞人。日月有數，○躔度依時，明而合數。大小有定。○至神通道，定合其宜。聖功生焉。○元神顯

化，至道生焉　神明出焉　○目見耳聽，身外有身　其道機也，○神明出化，乃盜天地之機也　天下莫不見，○率化之性皆明，至道之中矣　莫能知　○日用而不悟其理也　君子得之固窮，○君子悟之，固親其理　小人得之輕命。○小人悟之，不專其理，背理隨生，自輕其命矣　智者善聽，○神光不明，善聽其聰　聖者善視。○塞耳不聽，善眡其明　絶利一源，○不貪外貨，專守一源之道　用師十倍；○守一无雜，師資十倍之功　三反晝夜，○神明象帝，至道相通，三一混元，晝夜不失其正　用師萬倍。○三一晝夜無虧，師資萬倍之功也　心生於物，○見物情遷，神不居妙　死於物，○心有所着，轉於生死　機在目。○目爲五神之戶牖，開闔有生死之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天施惠愛，不以仁恩；物之從化，而大恩生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怒震暴風，无不蠢然，承天地大恩而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施惠愛，物性至樂有餘，靜則靜安常道之中，廉則廉用神變之至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之玄德无私，故能成其私者，无用不在於此，故能至其公矣　禽之制在禽。○神眞羽化承天地正炁者哉？　生者，死之根；○入生之死，迺出死之生也　死者，生之根。○入死之生，迺出生之死也　恩生於害，○道施恩德，物性爲害，害及恩生，則福兮禍所伏　害生於恩。○物性從化，承德之恩，恩及害生，則禍兮福所倚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以，用也，文，善美也　若人用天地善美之理，理，猶正也　正達无爲，妙通玄化，從凡入聖，是謂至眞　我以時物文理哲。○叡執者以用時物，善正其哲，哲猶智也，然聖用時物爲，入其機，末嘗至於聖矣。

王道淵《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上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者，乃五行之氣也　在天地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心、肝、脾、肺、腎，又爲精、神、魂、魄、意，又爲眼、耳、鼻、舌、身　人之一點元靈，父母未生已前甚是分明，始因父母生我之形，此靈入竅，被形所梏　人爲赤子之時，性無不善，蓋因年漸長成，習染各異，眼、耳、鼻、舌被色、聲、香、味所觸，而心貪愛，意馬馳騁　於是流浪苦海愛河，迷亂眞性，耗其靈根，失其至寶　此所以被五賊所害，世人不得眞道者爲此也　尹眞人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　然正謂此也　學人若能勘破浮華幻相皆非我有，唯一靈眞性是我本來面目，從今去不被幻軀所役，把已往貪愛之心盡底掀翻，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動靜之間，以性爲主　人以五賊爲家臣，君無爲而正信於內，臣有爲而營運於外，內外合心，君臣混一，自然三花聚鼎，五炁朝元，異骨成親，欣樂太平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豈不是天有五賊而見之者昌歟？丁眞子曰：酒是良朋伴是花，瀛頭時駕紫河車　可憐金虎一聲嘯，吹散青天五彩霞　豈不是五賊在心施行於天者乎？學人宜於此詳味　頌曰：五行之氣結成形，罩郤生前一點靈；五賊若能歸主宰，施天自有道光明。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以道用言，有道之人一心能制五賊　遇五賊攻心，我則把定三關，天機不動，外施金母之功，簇三千六百正氣，回七十二侯之要津，行道一息，能奪一年之節候　是以昇陽施化，出古超今，皆在吾掌握之中矣　古人所謂：我命在我，不在於天　天地小我，我大天地　皇天不遠，大藥非遙　誠哉，言也　若得眞傳口訣，運行符火於一身，如取囊中物爾　靜則爲金丹，動則爲靈寶　以世法言，一君正位，萬臣咸歸，則天下山河人民賦貢莫不皆奉其主，所有衣冠禮樂刑法制度莫不皆由君出　道用與世法即同一體，且如天下清平，人民樂化，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用文而偃其武也　忽遇寇賊生發，便當建侯行師而討平之，用武而後其文也　魏伯陽故曰：首尾武，中間文　《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豈不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哉？　頌曰：有道之人固本源，經天緯地量玄玄；一拳握定陰陽領，運化風威遍大千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賦命於人謂之性，人心發用謂之機　性即天也，心即性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明天之性，執天之行，運心之機　夫立天之道者，一陰一陽也　定人之道者，一仁一義也　以世法言，天生於人，唯人得其全，體道必假人以行之　天性妙理，無非在於人心，心所以能包含天理　一動一靜，分明發露天之機也　聖人大觀天下，以謂人人同體，個個同眞，於是制言行，施教化，立天道，定人倫，布告天下，使人人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三綱五常之理，率性修道，盡敬其身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　以道用言，天性常主於靜，人心常欲於動　靜則養性，動則復命　復命曰常，返常合道，是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孔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斯之謂也　頌曰：天性人心

理一同，機關動靜道相通；乾坤上下若田合，萬國民安樂歲豐。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鍾秀而生謂之人。天地人三才而各有機，天以斗爲機，地以雷爲機，人以心爲機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者，此謂乾坤運化，斗柄推遷，晝夜不停其機，諸星宿隨其旋轉，此陰陽造化自然之理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諸星宿皆有行其度次，至如行此一度已滿，必移過別宮度，而行之餘度亦然。是以滿而必至於反，反而必復於初，此氣數反常合道之理也。地發殺機，龍蛇起陸者，此言地道厚載，龍蛇蟄藏，時因陰極而陽生於下，陽漸長而壯，雷動發聲，從地而起，龍蛇聞雷之聲乘陽而起，此所以地發殺機，龍蛇起於陸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此謂覆卽復也。三才之中，唯人最靈，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審地之理，法地之用，夫惟用是用，返本還元以復之，效天地之道以修其眞也。天之星宿，卽我身之斗柄也；地之龍蛇，卽我身之水火也。凡作丹之用，不過斡天罡而旋轉斗柄，顚倒陰陽而既濟水火，當鉛見癸生之時，便以神呼氣歸鼎握固天罡以旋斗標，此法天機，移星易宿也。流戊土而化火，逼逐金精逆上泥丸，此法地機，龍蛇起陸也。乾坤交媾之龍，一氣流通，直入黃庭而止，產個驪珠似月之圓，發眞火煅煉結成金丹，此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也。張紫陽所謂：提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滯藏飛躍總由心。《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顚倒陰陽只片時。《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譚景昇《化書》所言：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復。正謂此也。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者，天乃指性而言也，人乃指命而言也。總而言之，作丹有時，時至神知，當此時採取，則藥物應機，施工一息之頃，能定萬化之基，只用半個時辰而得還丹。《度人經》乃曰：璇璣玉衡一時停輪，河海靜默，山嶽藏雲，天無淨翳，四氣朗清，土皆作碧玉，無有異色，豈非天人合發而萬化定基者乎？頌曰：旋斗歷箕回五常，龍蛇起陸會乾陽；半時反覆施刑德，萬化都歸一粟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人之一點眞靈謂之性，百事通曉謂之巧，諸般不能謂之拙。所以巧者多智，拙者多愚。此二者過猶不及，皆不得其中庸之道，正孔子所謂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蓋爲人生於天地之間，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氣質有差耳。是以性有巧有拙，聖人故於此示人得其巧者不可逞於巧，得其拙者不可縱於貪。巧與拙可以伏藏於心，自然復於本性而不安矣。苟有不藏於心，巧者害於巧，拙者妄於貪，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善者也。《老子》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豈不是伏藏者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者，此言九竅，人之首有九竅，乃曰九竅本來天性於泥丸所居，故曰性門，又曰髓海。髓海滿而精神全暢，髓海消而精神耗竭。首之九宮，其名不一，今略言之。泥丸之宮爲百關總會之穴，乃萬神朝集之宮。諸星森羅，日月運轉，無非於此處。撥動機關而旋斗柄，此人法天，地合象。如此，凡人性於日用之間，下連於心，心有七孔三毛，亦曰九竅，以應上天北斗七星左轉右旋，此乃有象之心。若言天心在人身，天地正中，混洞空玄，實無形象，聖父聖母所付一點眞陽之氣居此天心，是爲元始祖劫性君寄體於此。陽得九數，故乾元用九。是爲九竅合之爲一，散之則九，所以人心一念動處，北辰卽知。是故聖人於此經中重戒學人，平日二六時中可以虛心靜性，保氣惜精，凡遇邪攻九竅，便當運三要以復之。夫惟三要，有內三要，有外三要。內之三要者，精氣神也。外三要者，眼耳口也。眼爲神之門，耳爲精之門，口爲氣之門。視之不息則神從眼漏，聽之不息則精從耳漏，言之不息則氣從口漏，透於外而失於內，心爲形役，是九竅之邪吞乎三要者也。若能收其視，返其聽，緘其言，當施工發越之際，牢閉三關，飛意存神於兩腎，中根鍊精化氣，上補泥丸以腦，腦補完而金液生，鍊炁下化於神，神復金而眞火旺，發神火以鍊虛，虛室受陽而生白，結成靈胎，神明開慧，此鍊還丹眞仁夫也。須用口傳心授大要，識時通變，當靜以養性，當動以修命，性命雙修，吾道長存，豈非可以動靜者耶？魏伯陽曰：眼、耳、口三寶固塞勿發通，眞人潛深淵存游守規中，卽經中所謂三返盡夜，用師萬倍是也。頌曰：巧拙都忘還客窒，回光返聽內全神；三般大藥燒成寶，占斷陽臺一段春。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其動必潰。知之修鍊，是謂聖人。○火之爲言怒也，姦之爲言慾也。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者，以俗人言之，凡因事觸心卽生怒，火性上炎，神怒氣發，與人鬥爭，卻不知離中之神，被無明火盡焚之矣。姦生於國，其動必潰者，此言國猶身也。身隨幻變，眼因色媚，

神領在心，情慾安敢，陽即不奪，動之必潰，卻不知坎內眞精被姦盡潰之矣。如是之人直至死而後已，豈知修鍊者哉？是以聖人明天地陰陽符候之理，反求於身行之。木旺則火生，金旺則水生。卯酉二八之月，宜當沐浴。凡遇火生於木，則當存性而懲忿也，故禍發而必剋；當姦生於國，我則閉門而窒慾也，流意回坤，故動之而必潰。尹眞人故曰：惟其來干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易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以知之修鍊，是謂聖人也矣。頌曰：野戰防危要識時，龍爭虎鬥兩奔馳；一片時風掃浮雲盡，露出蟾光一片輝。

又卷下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以世法言，衆人之心被形所役，終日業識紛紜，一心未嘗離物。心生於物，即死於物矣，其機在於兩目。凡物現前目必先見，見愛動心，意識外逐，日積月增，作下死根，莫非皆從眼界之漏也。《老子》曰：人之生，動之死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心難制伏者，因機在目也。以道用言，大修行人端心清靜，唯道爲身。凡遇心生於物之時，舉六通力，放大金光，照無極世界，運北斗南辰以復之，是得物死而我道興隆，其機實在於天目流意提吸回旋之妙也。此須口傳，未敢顯露。川老註《金剛經》云：金剛腳踏地，旛竿頭指天。要知端的處，北斗面南看是也。頌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應分明在目中；十轉回靈歸竅妙，神凝氣住道興隆。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姦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者，此言天以生物爲心，四時運化是自然之理，豈有意施恩哉？蓋因萬物之生，妖正並作，妖反害於正，是不得已大恩生焉。故用雷霆以申其令，揚烈風而播其威，使萬物畏伏斂正。其有妖物不改過者，雷霆滅其形，風刀碎其體，去一害而安衆。天威昭鑒，豈容其私，此天無恩而大恩所以生。大恩生而迅雷烈風莫不姦然神妙鼓舞而作，頃刻遍滿虛空，變化不可測也。聖人亦體天道而行，以安天下之民。民淳樂化，無恩可施，其或有悖逆爲民害者，不得已建侯行師，陳甲兵以伐之，去一暴而安善良，亦如迅雷烈風，振其威嚴，示之強梗，順於正命，此聖人無恩而大恩所以生焉。此皆以世法釋，若以道用言，修丹之功亦同此理。當其心空性靜之時，形忘物忘，亦無恩可施。因其有陰陽二氣，動靜不常而有分合之兆。時遇陰魔侵犯，我則正位中原，飛神攝召，陽雷電母，擲火奮迅，回烈風掃蕩中山之陰。一息冥情，莫不姦然暢然而若醉，此大恩生而施造化之功，結成還丹之妙也如此。頌曰：天本無恩恩大生，神虛二氣怒流行；雷轟風烈姦然作，造化由來不順情。

又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人以愚虞聖者，此謂有等參禪學道之人，起頭不遇眞師所授，他平日只以頑空爲性，諸經不去參究，惟守一塊肉心，灰心槁木，死捉個念頭不放出去，不貪不求，他以此爲聖，殊不知癡貓守於空穴，而終不得於鼠也。又如鑽冰求火，而終不得於火也。我以不愚虞聖者，此言大修行人必須參拜明師，開發竅妙，廣通諸經，究竟玄奧，何云是性？何云是命？性如何修？命如何鍊？參去參來，直至到那參不得處方是不愚。到此之時，只用一個損字來受用，諸緣損盡以至無爲，自然智慧生明，道冲靈應，我故以不愚虞聖也。豈不聞大舜之聖，每好問而好察邇言，大禹聞一善言則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以三聖之道，莫非好學而得，以今人之資不學可乎？《度人經》云：乃當洞明至言是也。人以奇期聖者，此言有等學人不求正法，唯務異端傍門，小法奇怪之術以惑後人，如巫炎等尙泥水丹法，擇美女爲爐鼎，以三峰爲採戰，金鎗不倒爲固濟，提吸女精，作黃河逆流爲丹頭，以多入少出爲行火，如此，謬術大亂正宗；又有等以手爲雌雄劍，取女癸爲丹頭；又有等休妻絕粒，漱津運氣，摩擦搐縮，吸日月精華，燒茅弄火，如斯等類，何啻千門？他以此奇而期聖也。《丹經》故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世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金剛經》亦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也。我以不奇期聖者，此言得道之士常以無事取天下，內則存眞養素，外則隨事應機，國土清平，無爲而樂；魔兵忽生，攝情一息，自然而然，無理至理，此所以不奇而期聖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此當有二說。以弄奇術者言，自迷正宗，喪失眞道，耗其靈根，如是之人，將身蹈其湯火，日取滅亡也；若以有道者言，當作丹之時，則行戊己之門，以戊土下沉於水府，捉坎陽去補離陰，成乾之後，以己土還符，流珠復還神室，火鍊混融，塵垢盡淨，覺身忘如一，太虛洞妙無際，此所以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尹眞人《述說經臺詩》云：心昧玄言沉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是也。頌曰：愚人六會弄頑空，用術爲奇性自蒙；我以無爲清靜道，黃金鍊出滿爐紅。

《洞靈眞經》　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

之山　其田之盡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娟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居三年，畏壘大壤　後游吳，隱毗陵孟峰，道成仙去　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編地　古建洞藏觀，宋改天中萬壽宮　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眞人，書爲《洞靈眞經》



庚桑子

又《洞靈眞經・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盍相與戶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　其徒驩噬從而啓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驩噬曰：不者，夫尋常之污，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𩶘音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蝯狐𩶘之祥　且也尊賢使音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　先生其聽矣　亢倉子曰：譆，來，夫二子者知乎？　兩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𡒉音終存乎千代之後　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言末𡒉，南子榮之樗，色蹙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使斯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　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　萬人操弓，萊音共射音射一招，招九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　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隆　然土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憊，此之爲全道之人　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

秦佚死，亢倉子哭之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𩶘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奪，安所取哀？　蛻隆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污；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污　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污哉？　由是不生物之潔污矣　夫瞽視者以黈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皃白，安知識者不以爲赭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　由是不遁物之色矣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　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　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夫音長矣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陳大夫曰：爰以果明其聖？　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　曰：聖人𩶘誰？　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而目聽　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　亢倉子至，賓於亞寢　魯公卑辭以問之　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　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　寡人果願聞之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含於神，神含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𩶘是　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原題鄭隱撰《眞元妙道要略・鍊形篇第三》

夫鍊形之要，在守一之玄妙　一者出爲精行，人爲心性，乃是太和眞一衆命之帶，絕子落氣，絕乃還元　按《傳志訣》曰：一者保精運氣，二者採有名之母，三者是鍊形化質　五藏化爲寶筋，肌骨變爲金玉，綠髮青眸，瓊肌膩體，神光煥爛，能存能亡，目盼無極，耳聽無窮，名曰神眞　身與道合，即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金骨齊於靈元，瓊肌順達六慧　一云：同夫六慧者，眞六識也　在凡身爲六賊六

輒，左掌身爲六甲六通，六甲六丁，在天地爲六合，六律，故達六慧者，乃是神仙登眞之品，更得九氣，不可稱計，大道之果者，蓋因得不退轉志，丹華之要，而能活達，俱超高眞之道。

言高眞之道，有三品之正理。夫三品者，上品鍊金骨玉肌，生身同元，見大身即無外，隱小身即無內，出顯即無有之身，入隱即虛無之質，質與太空合，其通无量，是名上品。及離丹之時，白日上昇矣。

中品雖形性俱達神有數，亦出入無門，乃是初登道果。在凡之時，晚覺修行，遂作尸解，以符藥代形，化留死屍，割斷親愛，夜半昇天，或有隱遁爲地仙者，雖經劫塵而常清涼，終不可久居上界，只有往來之紛紜，隱遁者，潛走異名也。自己身，不利他人，故曰中品。

又按《洞眞元精經》云：夫上品者，修行自利利他，形昇性具，其功無量，內外普濟。中品者，唯利己身，遠入幽深，其志弱，其德薄。下品修行，精氣漏泄，身既不了，性須別形，鍊行不久，偏枯志劣，既歷虛有，見身已絕，將脫滯形，悲空夜月，重契陽和，可辭生滅矣。乃言下學者既不能形性俱存，又不能久久鍊形爲氣，化其滯質，與虛無通同，即名清虛之鬼，虛有實無之身，唯能暫化虛物，不能化實，久有之用，與凡無異，即善爽無主之鬼也。蓋全生甚難，就死皆易，故爲下仙。

又按《太極眞人訣》曰：下士脫腔，尸解蟬蛻，亦稍異凡俗。若修太極靈却，及枕中五行，白虎七變，尸假隱遁，亦可漸契高眞。自此已下，不足上士修效。

又前言空心、住心者，謂空心凝則失形脫腔，住心凝則鍊形。住心在絳宮則忘道，而道自會定。空心忘空，空元合自然，此心法如是。又法母曰：吾法無法，吾玄無玄，此理玄妙。《內觀經》云：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生，邪妄不侵，周身及物，閉目思尋矣。爲勸學生之君子，學生須學長生，可貴，勿學脫腔尸解。一者與凡不殊，二者損常敗教，三者經精順毒，四者凡淺根衆生妄想，五者修成，若不寄人生，即化生爲天人，竟有墜退苦不爲天人，即永死不生，則免來去，何殊死耶，亦未必保明其眞矣。可須堅志，且修脫腔之事，亦在經訣，乃是聖人爲鈍根學者漸門，令平易其心，心平則理達矣。故老君曰：死不再生，何須故常。又楊眞人曰：悲汝愚人，重名貨，而輕性命，貴浮生，而賤至眞。又曰：埋意氣於丘壤，掩冠劍爲埃塵，瞑目之後化形，寬寬落落，脩脩冕冕，隨品質而任物，遂得象而生身，如五穀之糟粕，爲凡世之丘墳，兒孫槙柏，拜上饗神，神之既化，墳自爲身，略而言之。

又僊韓子曰：道體全眞在此生，迷徒待死更修生。今生不了生前事，更有生從何處生。又《三元經》曰：玄珠之本黑，誰將日月守。燦燦因象光，此是神仙壽。世人強伏氣，伏者盡勞神。大道守虛無，圓光照是眞。眞說長生訣，海內光皎潔。念念守光明，萬年身不滅。難則無過道，說易曰長東海生，光明養萬物。仙人永長何人守。內光象外明，我與天同壽。

生，傳此長生術。老莊曰：長生久視，谷神不死。又曰：爲之長生不死者，豈復有修設之限哉。又曰：千載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曰：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又曰：乘白雲，馭飛龍，而遊四海之外。又曰：人皆盡死，而我獨存。又曰：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又曰：長生者不死，寂滅者不生不死。不生不死眞長生，則眞寂滅。生寂滅內則長生，死寂滅外則永死。道經曰：道生曰常，心使氣曰強。又《玄妙內篇》曰：兆欲長生，三一當明。

又《眞元妙道要略・太虛心淵篇》

我性既擎，稟受無殊，圓圓大慧，明明眞寧。是時物不能萌其塵種，塵不能隱於罪芽，而其境澄明，瑩然內觀。我心無心，湛然外鑒。物形無形，坦坦蕩蕩。萬慮歸空，豈不樂乎。洎逐緣殢因，忘前失後。耽塵憂眷，貪著其事。日被三餐，其心百變。夜只一眠，魂遊萬景。馳神於嗜慾之鄉，載靈在煩惱之界。魂歌魄舞，引奔死途意昧識迷，背了生路。如是之際，眞可歎惜。莫若灌漱靈泉，先澆善根。船泛法水，次洗諸垢。令我一性，淨潔明白，無掛無念。圓圓不缺，若秋月之當空。湛湛無遮，如白雲之離頂。遂得空空不住，實實無相。覺入慧內，明見大道，是乃淨境之地也。修命之人，可至此界。以心觀心，以性見性。神亦茫茫，眞亦浩浩。得之哉，得之哉。

我性既擎　受此含元性，明明太一初　純然根大朴，全即在玄虛
稟受無殊　大聖存仁恤，深哀不悟人　幽冤並重業，個個是沉淪
灌漱靈泉　一勺滿然清，靈泉浸上生　波來冥灌漱，芽藥得充盈
先澆善根　得地根皆善，封培又灌泉　熙然滋脉潤，茂鬱長靈田
般泛法水　水性俱趨下，通流上要般　冷然無壅滯，洗滌又何難

次洗諸垢　垢穢於身染，須憑法水清。洗來三界淨，閃出一圓明。

淨潔明白　洗淨諸塵垢，眞如淨潔明。皎然羣昧破，慧覺徹源清。

無掛無念　意識無奔驟，寧然勿繫牽。此時諸事緒，俱變一清泉。

圓圓不缺　慧性復完就，如初更不傷。圓明何有缺，皎皎一冰霜。

秋月當空　素月當秋夜，輝空滿一輪。盈然天地白，燦燦玉無塵。

湛湛無遮　湛湛全清淨，澄明定莫遮。六塵齊一拂，爭敢有些些。

白雲離頂　洩洩秋羅薄，溶溶起玉峰。無遮應不住，明淨竟何從。

空空不住　萬態何能掛，超然悉入空。圓圓寧有住，浩浩燦靈通。

實實無相　有相爲無相，無形寄有形。巍然存建立，眞不喪其靈。

覺入慧內　悟念俱開闢，通流入慧中。輝光無處暗，皎白照眞空。

明見大道　內外都昭徹，冥中得皎然。慧觀明見道，了了白雲天。

乃淨境之地　淨境今登入，明然一派清。豁然無障礙，廣大更充盈。

修命之人可至此界　眞妙知修葺，堪臨淨渡中。有無同一揆，大道介然通。

以心觀心　洞照凡心了，他心此亦同。眞觀爲自在，浩浩燭諸空。

以性見性　慧見無遮塞，超然物我同。湛歸無念裏，明白睹眞空。

神亦茫茫　已得神明體，幽微與性同。茫茫爲我守，久不落於空。

真亦浩浩　均與冲和秀，何曾品有殊。強分爲大小，所以遠眞無。

圓圓大慧　妙見靈通遠，無遮幸得圓。精純藏大覺，此最近天然。

明明真靈　自得秋蟾白，靈光甚浩然。浮雲應不蔽，皎潔瑩當天。

不萌惡種　徹底皆眞慧，連根盡覺明。纖塵無處起，惡種豈能萌。

不隱罪芽　純正無瑕玷，靈光表裏清。不容些小垢，爲隱罪芽生。

內觀我心無心　洞徹施眞慧，觀心豈有心。忘然歸寂境，片念莫來臨。

外鑒物形無形　眞象猶無象，塵形怎可形。圓空齊一照，物我了然冥。

坦坦蕩蕩　眞性無諸礙，優游得自然。天和俱不挫，坦蕩又何邊。

萬慮歸空　塵慮終爲幻，相忘悉入空。不能容一念，月照碧潭中。

豈不樂乎　世態與浮榮，惟堪樂七情。此般眞性得，歡喜是難名。

逐緣殫因　最是因緣重，逐緣孽乃深。昏沉天性暗，旁被六塵侵。

耽塵憂眷　既抱親情久，耽憂損太和。不將清淨守，煩惱更來多。

其心百變　對物生機巧，臨時百變心。靈淵都一寸，役得許多深。

魂遊萬景　夢想顚來倒，魂遊萬景中。危難巇與嶮，恐怖在於空。

馳神於嗜慾之鄉　魄蕩神微弱，馳神嗜慾鄉。天眞兼慧覺，聲色競荒亡。

載靈在煩惱之界　眞性遭沉沒，憂煩載一靈。頭頭隨彼去，焉得妙源庭。

魂歌魄舞　耗了三明見，全歸魂魄家。晨昏歌與舞，嬉戲向姦邪。

引奔死途　不肯遊眞正，甘心入死途。靈元盡消滅，陰魄得舒蘇。

意昧識迷　意識俱遮障，昏昏昧與迷。情山兼愛海，無復向眞躋。

背了生路　明既移爲昧，還知背了生。三元兼七寶，任被八邪爭。

真可歎惜　爲入無爲界，眞元兩各同。圓明俱浩浩，大覺得玄通。

得之哉　返僞修眞就，因眞又入空。此名誠乃得，得外更無功。

《修真歷驗鈔圖序》

夫至道眞旨，以凝性鍊形長生爲上。所謂凝性者，心靈也。乃內觀不動，湛然无爲焉。雖云凝心一也，乃有二得。二得者，謂住心，空心。若凝住心，則身境與道同，形性俱超，此眞得長生不死，高眞妙道也。若凝空心，卽性超而身沈，此得脫腔尸解之下法也。蓋凝住心，無心卽眞道自會，名曰虛无之身，實有之質。若凝空心，忘空卽空无自合，名曰虛有之身，實無之質。此得性遺形之妙，不得鍊形之要，各謂清靈善爽之鬼，故經訣云下仙者，脫腔尸解之法是也。凡此二說，成道之旨。若得性遺形，雖速成，然不契眞道之旨。蓋上士保生者，以爲斃法，而不修也。若凝住心，形性俱得者，壽延萬歲，名曰仙人。又萬年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又鍊神三千年，名曰至人。又鍊至人三千年，成道人而證高眞之果。此道爲上品之眞耳，及三萬六千年，至道方具。然初學凡人，習之者如毛，成之者如角，於是无上法母，爲太上道君，說《元精經》，令救度好生保命之人。蓋古有《龍虎經》，指天地自然默生還丹。夫自然還丹者，按上經說一千八十年，生眞金礦。眞金礦一千八十年，生眞丹砂。眞丹砂一千八十年，生眞水銀。眞水銀一千八十年，成還丹。爲得天地陰陽，五行眞氣，都合四千三百二十年，元精結成，出名山幽靜巖石之間，自成。成時光照千里，上眞仙官降下採之，凡學者難得之　又元精法母，慈念修行之人，遂令以時代年，採虛無之氣，成眞金。金成丹砂，砂成水銀，合三才爲用，以法促捉四千三百二十年陰陽元氣，就十二個月感應，而生成還丹備矣。服之便證無

上至道，白日昇天。又古仙得道舉人，猶恐初學之士，一年之內，寒暑侵傷，又令將初地聖藥，製凡藥成靈藥，生小紫河車，天生黃芽，爲延駐還丹，服餌者定命長生，漸可登眞，唯未有羽化之大功。此並依師口訣，及解眞經之要妙，不顯者，今略而顯之，以凡證聖，以外曉內，述易鑒難，集爲圖論，將俟好生君子比驗矣。

王喆《重陽全眞集》卷一

磨鏡

磨鏡爭如磨我心，我心自照遠還深。鑑迴名利眞清淨，顯出虛無不委沉。一片靈光開火道，萬般瑩彩出高岑。教公認取玄玄寶，掛在明堂射古今。

劉仙求問

悟徹韶華六己通，能將一己會飄蓬。閑閑不用焚香火，得得何須看教風。好把靈明開遠近，便令性曜出西東。投眞換假光輝至，步步蓮花接上宮。

邢公問七十二歲修行可否

便如百歲未爲遲，只在心中換過時。今世不能全了達，來生應許做修持。臨行一點須搜正，收取三光亦復隨。只是投新遺舊舍，能除新舍得靈芝。

示學道人

修行只被巧心多，卻把金剛喚何矬。外貌人前誇俊雅，內容目下愈蹉跎。性中難以開金訣，眞理焉能悟玉科。枉把妻男空棄捨，將來罪業看如何。

訓愚魯

學仙英俊喜逢遭，戇魯應當苦煞熬。開暗須吹心上火，發蒙難淬笑中刀。如能省悟從余訓，若肯歸依是我曹。

吉吉吉人王嚞總，無思無慮樂陶陶

問龍虎交媾

莫問龍兒與虎兒，心頭一點是明師。先調神定呼交媾，心正精虔做煦熙。平等常施爲大道，淨清不退得眞慈。般般顯現圓光就，引領金丹採玉芝。

任公問本性

如金如玉又如珠，兀兀騰騰五色鋪。萬道光明俱未顯，一團塵垢盡皆塗。頻頻洗滌分圓相，細細磨揩現本初。不滅不生閒朗耀，方知卻得舊規模。

又卷二

金丹

本來眞性喚金丹，四假爲鑪鍊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衮出入仙壇。

又卷三

黃鶯兒

堪嗟浮世如何度。酒色纏綿，財氣沈埋，人人都緣，四般留住。因上上起棄華，節節生迷誤。總誇伶俐惺惺，各鬥機關，皆結貪婪。今古，幾個便回頭，肯與神爲主。任從猿馬，每每調和，無由得知宗祖。唯轉轉入枯崖，越越投深土。大限直待臨頭，難免三塗苦。

心中眞性修行主。鍛鍊金丹，津液交流，澆淋無根，有苗瓊樹。常灌溉潤瑤枝，密葉黃鶯語。瑩靈聲韻明眸，正覷嬰兒，兌方騎虎。堪訴，姹女跨青龍，四個同歸去。本元初得，靜裏還輝。迴光使胎仙舞。應出上現寔崙，得復蓬萊處。我不妄想雲霞，鸞鶴天然與。

花心動

緊鎖心猿，悟光陰，塵凡百年遄速。下手頓修，元本眞靈，此日要除骸屋。居家坑塹先須跳，將身已，便令孤宿。靜無觸，氣財色酒，一齊禁逐。

俗景般般絕欲。要捨盡，爺娘共妻骨肉。自在逍遙，落魄清閑，認取裏頭金玉。瓊英瑤蘂花心動，放香味，滿空馥郁。異光簇，祥輝結成

九曲

玉堂春

得得修行，能舍捷徑走　子午俱無，何須卯酉　只用兩珍，珍汞堪聊守　鉛汞從教結作毬　恁則成丹，般般盡總透　擺正眞風，名傳不朽　搜出元初，那個爲的友　到此方知是徹頭

鎖門

玉性金眞，人人皆可化　玉液金丹，頓頓迎逐　玉兔金烏，光光相次啐　照玉欄干種玉芽　瓊藥金蕊，長長生不謝　玉女金童，常常看舍　玉鎖金匙，門門開闢下　賞玉堂春對玉花　有個玉風，時時頻睡卧　無夢無眠，無灾無禍　白虎青龍，自然交媾過　水火相逢上下和　這個因緣，元來眞打坐　試問諸公，應還會麼　似我修待，交君得功課　不在勞形苦已多

纂山溪　贈文登縣駱守清

守清守淨，各各開明性　兩兩做修持，你個個，心頭修省　虛虛實實，裏面取炎涼，尋自在，覓逍遙　漸漸歸禪定　教言教令，一一須當聽　急急上高坡，便穩穩，尋他捷徑　玄玄妙妙，子細認天衢，行得正，立來端　步步蓮花並

于公索神龜詞

洪波浩浪，澄湛源流遂　此處隱神龜，敢吸盡，西江大水　任眠任睡，喘息幾曾聞，能服氣，會吞霞，自在長遊戲　異光殊彩，进出眞祥瑞　火焰正炎炎，便走在，當中取利　任燒任烙，旋旋聚清涼，能曳尾，會搖頭，獨上白蓮藥

又卷四

莫端身，休打坐　擺髓搖筋，噓嚥稠黏唾　外用修持無應和　贏得勞神，枉了空摧挫　要行行，如卧卧　只把心頭一點須猜破　返照迴光親看過，五色霞光，覆蓋珠明顆

五臺峰，三耀剎　八識俱明，四象靈光現　羅漢回頭看菩薩　佛果圓成，這裏無言答　證虛無，騰可恰　清淨全扶，澄湛尤相洽　休衮神珠分等甲，彩色傳輝　再現黃金塔

寄與譚哥唐哥

訓人人，休碌碌　搜尋密妙，長修福慧慧　明燈參性燭　謹謹營軀，食食牽平碌　拜風風爲叔，叔兩兩　姓賢莫戀，余相逐切切　依從新格曲了了，唐琳達達眞譚玉

贈京兆藥市衙趙公

趙公邀，喫水飯　顆顆珍珠，粒粒靈芝蔓　食就圓明生園苑　開闡瓊花，不作凡軀檀　合三光，分四憲　壯起精神，寶鼎童兒健　五色霞光同一建，此則充盈，得得平生願

勸化醴泉人

醴泉人，都作善　急急光陰，似水還如箭　榮貴虛勞休自羨　四假凡軀，恰似蠶知緣　各縛纏，誇做蟹　裹了眞靈，直待鍋兒煎　這個玉三行方便，不信之時，不見害風面

勸化諸弟子

兄弟憨，安脚手　擘破微塵，跳出三山口　月出東方日入西　堤燿明星，三個相隨走　氣傳清，神運秀　兩脉通和，眞行眞功就　衝上晴空光猛透，方顯無爲，始見歸無漏

贈京兆府王小六郎

這仁人，忒伶俐　問我修行，便出非常意　怎奈時間家事累　更有一般，妻子應難棄　勸明公，休出離　日燕名香，謹把三光貴　萬事心懷方便起，歲舉時臻，也到雲霞裏

勸修行

莫行功，休打坐　如要修持，先把心猿鎖　黑氣收歸無漏破　慢慢昇騰，保養靈眞麼　姹娘嬉，嬰子卧　搬上中田，總向明堂過　折得白蓮花一朵，携去虛空，放出珍珠顆

勸同流

教門人，聽我告　清淨稠津，喫了成虛耗　五穀滓餘難化造　恰是隈隘，惹甚閑煩惱　會修行，知顚倒　別有一般，滋味天然好　神水華池通正道，灌溉丹田，指日歸蓬島

贈打車

木無情，生有作　都被良工，妙手成軀殼　黑擔黃犍惟挽索　牽人紅塵，難免輪迴脚　靜中忙，閑裏作　怎得逍遙，自在眞歡樂　直待白牛來跳躍，一朵蓮花，萬道霞光爍

勸世

歎人身，如草露　都被晨暉，晞轉還歸土　百載光陰難得住　只戀塵寰，甘受辛中苦　告諸公，聽我語　跳出凡籠，好覓長生路　早早迴頭仍返顧，七寶山頭，作個雲霞侶

又卷一〇

金蓮社開明疏

竊以慧燈永照，須憑玉蕊之光　性燭長明，決得金蓮之耀　內沐三光之秀，外消四假之名　步虛蹋空，探玄搜妙　洗來瑩淨之鄉，出入芳馨之路　各懷珠璧，共捧瓊瑤　顯要全神，須令養氣　稍通斯訣，請掛芳銜

玉花社疏

竊以玉化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　氣神相結，謂之神仙《陰符經》註云：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　子母相見，得做神仙　起置玉花金蓮社，在於兩州，務要諸公得認眞性　不曉眞源，盡學傍門小術，此是作福養身之法，並不干修仙之道　性命之事，稍爲失錯，轉乖人道　諸公如要眞修行，飢來喫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廓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淨兩個字，其餘都不是修行　諸公各懷聰慧，每日齋場中細細省悟，庶幾不流落於他門　行功乃別有眞功眞行　普眞人云：若要眞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眞清眞淨，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是眞功也　若要眞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眞行也　伏願諸公早垂照鑒

又《重陽教化集》卷三《三州五會化緣榜》　竊以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首　看萊州終歸平等，爲玉花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　普濟羣生，遍拔黎庶，銀鑼沖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　漸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緣固蒂，無果重生　人人願吐於黃芽，個個不遊於黑路　夫玉花者，乃氣之宗　金蓮者，乃神之祖　氣神相結，謂之神仙《陰符經》云：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做神仙　起置玉花金蓮社，在於兩州，務要諸公認眞性，養眞氣　諸公不曉根源，盡學旁門小術，此乃是作福養身之法，並不干修性命入道之事　稍爲失錯，轉乖人道　諸公如要修行，飢來喫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　只用廓凡事屏除，只用心中清靜兩個字，其餘都不是修行　諸公各懷聰慧，每齋場中細細省悟，庶幾不流落於他門功行，乃別有眞功眞行　普眞人云：若要直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眞清眞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眞功也　若要眞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眞行也　伏願諸公早垂照鑒

又《重陽眞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馬丹陽問重陽祖師曰：甚是論祖宗、性命、根蒂、龍虎、鉛汞、刀圭、金公黃婆、嬰兒姹女、龍蛇、心猿意馬、賓主覺照、太上、三寶、九星、五剛、三才、抽添火候、金丹、出離三界、七返、行住坐卧？祖師答曰：宗者，是性也　祖者，是命也　名曰祖宗

丹陽又問：何名見性命？祖師答曰：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氣，名曰性命也

丹陽又問：何名爲根蒂？祖師答曰：根者是性，命者是蒂也

丹陽又問：何者是龍虎？祖師答曰：神者是龍，氣者是虎，是性命也

丹陽又問：何者爲鉛汞？祖師答曰：鉛者是元神，汞者是元氣也，名曰鉛汞

丹陽又問：何者名是金公黃婆？祖師答曰：金公是心，黃婆是脾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嬰兒姹女？祖師答曰：嬰兒是肝，姹女是肺，名曰嬰兒姹女也。

丹陽又問：何者是心猿意馬？祖師答曰：心是猿，意是馬也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賓主覺照？祖師答曰：賓者是命，主者是性也。悟識眞假爲覺照者，是自己伶俐總明爲覺照也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龍蛇？祖師答曰：龍者是性，腎也　蛇者是心中嘉炁也，是不離性也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三寶？祖師答曰：有內外三寶　是道經師者，爲外三寶也　內三寶者，精炁神也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太上？祖師答曰：太者是大之極也，上者是至重高之極也　名曰太上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出家？祖師答曰：出家者，萬緣不罣，自己靈明，乃是出家

丹陽又問：何爲修行？祖師答曰：修者眞身之道，行者是性命也　名

爲修行也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長生不死？祖師答曰：是這眞性不亂，萬緣不掛，不去不來，此是長生不死也

丹陽又問：何名是道？祖師答曰：性命本宗，元無得失，巍不可測，妙不可言，乃爲之道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清靜？祖師答曰：有內外清靜。內清靜者，心不起雜念，外清靜者，諸塵不染著，爲清靜也

丹陽又問：何者爲三命？祖師答曰：《黃庭經》云：存精是元始天尊，存神是太上道君，存炁是太上老君，名曰三命也　然後再尋三命，枉費工夫　神炁相同，太上再留方便之門，轉化人道常有也　在三者，東華帝君是心也　化十方諸靈，大帝是腎也　除此外不可尋也

天有九星，人有九竅　天有四時，人有四大　天有地水火風，人有心精氣身　天有五剛，地有五剛，人有五剛　天有三才，人有三才

丹陽問：何名爲九星？祖師答曰：是北斗七元星，左輔、右弼二星，名九星

丹陽問：何名九竅？何者名爲地有五剛？祖師曰：口、衡、宮、華、嵩五嶽是也　人有五剛？肝、膽、脾、肺、腎是也

丹陽問：何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也　人有四時？四肢、四大是也

丹陽問：何名天有地水火風，人有地水火風？師曰：天有地水火風者，金木水火土也。人有地水火風者，心爲火，精爲水，氣爲風，身爲土，乃是地水火風也

丹陽問：（何名三才？師曰）：天有三才日、月、星，地有三才乙、丙、丁，人有三才精、神、炁是也　又曰：眼爲窗，口爲門戶，心腎爲日月，除此一身之外，不可外求

丹陽問：何名爲抽添火候？祖師答曰：除一切塵垢，一切雜念，又神氣常存，於本性不昧，名曰（抽）添火候也

丹陽曰：何名爲出家？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有功行修眞之德者，爲出家

丹陽問：何名太上七返？師曰：一者少言語，養內炁　二者戒心性，養精炁　三者薄滋味，養血氣　四者戒嗔怒，養肺氣　五者美飲食，養胃氣　六者少思慮，養肝氣　七者寡嗜慾，養心氣　是也

徐神翁註：但精神無惱，睡少，爲中修行人也　乃三教聖人之意　凡人出家，絕名棄利，忘情去慾，則心虛，心虛則氣住，氣住則神清，神清則德合道生矣　孔子曰：仁、義、禮、智、信　若修行之人，仁者不棄，義者不汙，禮者不自高，智者不爭，信者不妄言　《金剛經》云：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也

修行之人，澄其心而神自清，晉眞人云：心清意靜天堂路，意亂心荒地獄門　丹陽師云：要知上天入地，好弱由心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不動心　太上云：出家若不降心，百年之後無得中處　重陽眞人云：出家若不降心，返接世緣，道德損矣　性命書云：洗心對越，乃萬物之根蒂　經云：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現也　心滅者是寶　經云：諸賢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卽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也

馬鈺《丹陽神光燦（滿庭芳）》

立門户內持

全眞門戶，清淨根源，住行坐卧歸元　日用時時攜提，意馬心猿　常行無憎無愛，便施恩，先復讎冤　下手處，鍊沖和修補，有漏之園　瑞氣祥光深處，收神水，徐徐自沒潺湲　紅錦蛇兒雖小，閑視靈龜　兩般混成一物，現元初，性月團圓　恁時節，禮重陽師父太原

重陽眞人昇霞之前

重陽師父，遇呂眞人，養成神內之神　心起慈悲不住，開關良因　時時出神入夢，化人人，要出迷津　登州北，有布王曾見，海裏騰身　華表巨才高氏，在東牟郊外，或見其眞　曾共南京針李，中都開縛　當初幻軀在日，尚如斯，出現頻頻　況今也，得成蟬蛻，永占長春

重陽眞人昇霞之後

重陽師父，預指南京，果然得赴蓬瀛　四假凡軀棄下，眞性超昇　濬儀橋邊出現，勸臧公，早做修行　垂教語，遮性命事大，名利休爭　更有丹州大薛，在終南一遇，端的分明　劉蔣張翁得藥，身體康寧　昆明池西人見，向空中，舞袖輕輕　因得道，做神仙久視長生

謝咸陽王法師

山洞入道，遠離巢窩，專心一志如何　決要煙消火滅，保養沖和　誰知

馬而借宿，稍相識，便起風波　傷功行，起無明怪考，詩曲嘲他　祕想從前自呪，將身比，驢牛象馬馳驟　追無由不免，放傚廉頗　專專負荊謝罪，望吾師，痛撻則個　琢磨過，免教眞性，再見閻羅

寄馬行街董公書

山侗稽首，董公道偉，自違清論三歲　渴德之懷，筆舌豈能盡意　伏想邇來法候，愈沖和，燕居無滯　子今則，處環牆養拙，毋勞齒記　幸遇便風經過，把狂吟尺牘，通爲一寄　歲月堂堂歸去，有如流水　性命速宜了幹，啓度誠，幸恕僭易　山侗拜，董公道偉，及諸道契

贈劉守初

道家活計，少說些個，清閑一味無過　並沒攀緣愛念，俗事相魔　逍遙水雲自在，任東西，日月如梭　恢遊歷，便携笻跋履，頂笠披蓑　不論天涯海畔，巖巖地，如癡似醉狂歌　外即雖然疏散，內養沖和　神丹一朝鍊就，放霞光，萬道非多　恁時節，禮拜風仙，直上大羅

贈朱官人張書表

諸公聽我，自有神京，蘆中亦有蓬瀛　五色霞光上下，來往飛昇　識得水雲活計，更無勞，足力遊行　固性命，便般般打過，有甚閑爭　好事先人後已，守清虛，營養一點靈明　應物眞常自在，動止安寧　朝功成行滿，去朝元，雲步身輕　眞了了，似重陽師父，無滅無生

贈曇公

蓬頭垢面，秘奧埋名，頤神養氣忘形　並沒纖塵挂染，意靜心明　逍遙自然快樂，握玄機，修進長生　清閑處，管勝如火院，苦海冤坑　卧月眠雲弄斗，調龍虎，嬰嬌女姹堪憑　斡運飛金走玉，杳杳冥冥　靈光一點來往，現元初，妙相身輕　乘鸞鳳，指蓬瀛路上前行

贈權知微

因何絕利，爲甚忘名，曾觀五嶽眞形　玉性如珠似印，燦爛光明　從斯假軀識破，便灰心，更不勞生　尋出路，恐靈光一點，落在迷坑　割斷攀緣愛念，搜玄妙，無中捉個爲憑　靜靜清清湛湛，杳默昏冥　功成七還九轉，挂仙裳，鶴羽輕輕　朝元去，指瑤臺閬苑雲行

贈略先生劉石二先生

諸公學道，莫學奇怪，無爲無作無賽　百不歌中四句，傷內持戒　身心不離虛捏，遇千魔，萬難不採　常寧耐，常寧耐，常耐，寧耐，寧耐　悟徹觀天之道，執天行，關要自是交泰　常處眞常常應，常靜常在　眞常眞懽眞樂，現眞如，超越三界　眞無壞，眞無壞無壞無壞

寄段録事孫助教道友等

諸公學道，略聽予言，如同幹句家緣　試看登杆踏索，走馬行船，何曾說辛道苦，遇艱難，轉轉心堅　忘危險，更忘身忘命，忘後忘前　不管傍人冷笑，慇懃地，常常謹謹專專　假是蘇秦陸賈，說不迴肩　人能如斯向道，可搜眞，搜妙搜玄　無不悟，又何愁不做神仙

贈徐道淵

猛拋俗海，一志投玄，全眞清靜爲先　心上無思無慮，無欲無偏　無中得些雅趣，守清貧，度日隨緣　自然理，箪從今至古，罕有人言　惟有神翁苗裔，能承當，身中自是周圓　海底靈龜靈口，靈吸靈泉　靈光復嘖絳闕，結金丹，一顆新鮮　無生滅，與山侗共禮風仙

贈宋先生

休誇當貴，莫騁榮華，無常事緊堪嗟　休學雲陽朱判，利鍊名枷　好繼風仙悟道，棄家緣，仙路無差　長久志，鍊凡心似玉，絕盡纖瑕　度日唯憑乞化，憨憨地，逍遙雲水生涯　常處常清常靜，常有黃芽　無中功成九轉，現胎仙，手掌靈砂　恁時節，與山侗同步煙霞

贈張小仙

松峰之下，閑飲刀圭，薦盃火棗交梨　撫動心琴鸞鶴，上下爭飛　虎龍一齊哮吼，便誅迴，六賊三尸　陰魔散，覺天清地靜，日月輝輝　斡運金光玉艷，聚祥煙瑞氣，結正嬰兒　體挂仙裳足履，霞衫雲霓　一桶不生不滅，指蓬瀛，路上堪歸　遮些個，道家活計，說與人知

贈路宿劉先生

伊予同里，自來交契，各貪浮名浮利　總悟無常物物，般般捐棄　予先別離寧海，又繼而，賢來關裏　願同志，更同心同德，同搜玄理　愼勿攀緣愛念，便寧心寧意，全神養氣　塵世之中，不染不著爲最　慇懃完全功行，常清靜，有些消息　神光燦，燄焰焰地，是你眞底

贈文登小王先生

身爲環堵，重封重鍵，無著無漏無破　閑裏尋閑閑中，有閑功果　常守

常清常靜，便獨行，獨坐獨卧。忘機狡，更忘名忘利，忘人忘我。朴實實心實做，把多疑多惑，多多打過。得得來來得得，得個甚麼。眞如如如不動，覺靈明，靈靈則個。眞消息，是眞眞相濟，眞仙來賀。

贈醴泉縣任公

任公決烈，也待風流，專心道上搜求。子細研窮何者，名爲眞修。認正即心是佛，除心外，匪是良由。無別法，便澄心遣慾，捉住猿猴。心上纖毫不挂，更那堪，時復閑想骷髏。自是心忘境滅，眞性優游。常常心懷側隱，起眞慈，功行圓周。神光燦，向大羅恣意雲遊。

贈醴泉吴郎中

黄金滿屋，白玉盈房，兒孫羅列成行。饒你般般遂意，難免無常。要脱輪迴生滅，除非是，雲水溪傍。常清淨，也不須禮念，只爇心香。做做風仙了道，繼史公歸逝，豁豁洋洋。兩個神仙盡是，與你同鄉。即非遠年傳說，是邇來親見嘉祥。但放下，便管教雲步蓬莊。

贈淳化老翥先生

頓拋世網，猛跳迷坑，物外兀兀騰騰。恰似孤雲野鶴，來往縱横。遮枚清貧懶漢，謝心神，不肯勞生。無染著，另偎偎拈的，做著修行。藏伏聰明智慧，肯爭頭競角，妬賢嫉能。萬事俱忘清靜，天地歸寧。三田自然結寶，現胎仙，當面澄澄。神光燦，指蓬瀛便是前程。

贈于瓦甑先生

有榮有辱，有利有害，有喜有憂相待。有得有失自是，有成有敗。爲人有生有死，但有形，必然有壞。休著有，自古來著有，有誰存在。好認無爲無作，道無情，無念無憎無愛。無我無人無染，無著無礙。無心能消業障，遮無無，人還悟解。無中趣，得無生無滅，超越三界。

贈濰州苗先生

休誇美貌，休誇年少，休誇惺惺俊俏。休要誇張能運，心機姦狡。休誇多才多藝，更休誇，善躭家小。休誇衒，也休誇富貴，比賢校少。閑想輪迴生死，閑閑看，丹經子書莊老。閑裏尋閑自是，通玄明奥。閑中澄心養氣，用閑功，鍊成眞寶。得閑趣，做清閑仙子最好。

贈喬李郭三仙

修行之士，不在居山，勿勞環堵蓬蒿。何必驅驅來往，遠遠相參。休要持功打坐，又何須，耕種艱難。休勞苦，更不須出藥，博換衣飡。看你留心何處，但無些染著，打破般般。好向壺中展手，乞覓餘羨。閑看春名淳利，嘆死生，灰了心間。忘塵念，管將來位列仙班。

贈趙雪二先生

聽予叮囑，休恓飢寒，休執外樂歌歡。休做風狂九伯，諂詐多般。休起無明業火，更休思，名利相干。休心急，也休迷休執，休受人謾。只守平常度日，處無爲清靜，自是長安。大道沖和眞氣，全在心閑。欲要性停命住，萬緣消，自結金丹。神光燦，定將來雲步仙壇。

贈杜公及衆道友

懃懃香火，謹謹看經，專專供養他人。種種作福惟恐，失了人身。明明將來富貴，柰區區，販骨艱辛。終何濟，願人人聽勸，別有良因。拂袖歸於物外，占逍遙自在，燕處申申。相結雲朋霞友，風月親親。斡運亘初一點，鍊本來，眞個眞眞。神光燦，做長生久視人人。

贈宋何二先生

捨家學道，爭柰心魔，心中憎愛尤多。心意如猿如馬，如走如梭。心生塵情競起，縱頑心，不肯消磨。心念惡，罪皆因心造，怎免閻羅。奉勸專降心意，把勝心摧挫，如切如磋。心若死灰自是，神氣冲和。眞心無染無著，起慈心，更沒偏頗。心念善，道皆因心造，超越娑婆。

贈曹八先生

妙玄易解，心意難善，窮究如何長便。牢捉牢擒爭柰，馬猿跳健。十二時中返倒，顛唆人，生情起念。當發願，便至死來來，與他征戰。饒你十分顛傻，郤怎禁，堅志專專鍛鍊。達悟知空自是，內觀不見。纔方生育天地，藥鑪中，日月運轉。常清靜，聖功生神明出現。

看清靜經因作是詞贈徐司判

孤眠獨處，不迷外境，常常留心內認。悟徹男清女濁，男動女靜。即非世間男女，是無中，些兒結正。誰信道，郤元來便是，自家性命。捉住遮般妙趣，便澄心遣慾，絶乎視聽。杳杳冥冥，恍恍惚惚相應。其中有精有物，覺男兒，自然懷孕。常清靜，產胎仙出現有準。

贈道友徐司判

名韁相引，別離登州，遠來積石時秋。司判美任止是，一載因由。纔到

孤即相副，豈都無行色憂愁。嘗往復，是八千餘里，單竟何求。好學淵明解職，傲海蟾納印，慷慨雲遊，相繼神翁決然，物外眞修。保養先天之物，運自然，火鍛丹丘，功行滿，黃祥雲趨赴瀛洲。

贈零口康先生

人人學道，個個心急，急要妙玄端的。搜索刀圭鉛汞，洞天月日，採訪木金間隔，緊搜求，天機秘密。聽予勸，遮異名異相，且休尋覓。先斷氣財酒色，把塵心俗念，速當洗滌。萬事俱忘，精氣自無走失。心清自然明道，萬神靈，自通消息。能如此，望蓬萊三島咫尺。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眞人至眞語錄》

復詢：高者何也？答曰：天之道，則抑其高也。人之道，則舉其高也。大達之士，則隱其高也。榮耀之人，則衒其高也。天之道抑高，則惠於窘也。人之道舉高，則損於窘也。大達者隱高，則化其賢也。榮耀者衒高，則惑其愚也。經云：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天之所高，覆於下也。《問高》

復詢：下者何也？答曰：下者，海下則清通歸順也，心下則清善歸順也。清順則德廣也，善順則德廣也。喻如所立屋者，梁棟就其下，則椽檁歸之。喻如所侍賓者，主人就其下，則外客歸之。椽檁歸之，則成功也。外客歸之，則成德也。經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處下清順，乳喻棄也。《問下》

復詢：樂者何也？答曰：樂者，樂道則處清下爲樂也。樂俗則戀歌酒以爲樂也。樂清下，由無喜無憂也。樂歌酒，則有歡有愁也。樂無爲之道，則無修無證也。樂有爲之相，則有修有墮也。樂眞性，則無形無盡也。樂僞身，則有生有死也。經云：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樂道則無其爭也。失其道之樂，則憂生於苦也。《問樂》

復詢：苦者何也？答曰：苦者，苦於身心也。世之迷者，苦己貪生，則入於死路也；苦心用機，則性沉於罪地也。道之悟者，苦己鍊形，則如碎石取玉也；苦志忘機，則性昇於九霄也。賢者苦中樂也，愚者樂中苦也。賢者苦盡甘來，愚者則樂極而哀也。經云：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樂道而苦盡，則通其清也。《問苦》

復詢：清者何也？答曰：清者，天清則顯其萬象也。心清則顯其亘靈也，淵清則明其二八也。通其天象，則降氣沖和也。通其亘靈，則與道同體也。通其淵清，則靈泉無漏也。得其沖和，則氣神相結也。得其同體，則眞形不朽也。得其無漏，則皓月光圓也。經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深通其清，則無於濁也。《問清》

復詢：濁者何也？答曰：濁者，世之迷者，縱於意則惡濁也，縱於身則淫濁也，縱於惡則昏其性也，縱於淫則喪其命也。道之悟者，天清而混於地濁，身清而混於世濁。清混濁則陰變陽，清混世則外若愚也。經云：孰能濁以澄，淨之徐清。濁盡則光顯也。《問濁》

復詢：顯者何也？答曰：顯者，天之象非自見其明也，天下衆目見其明也。道之理非自是顯彰也，天下衆善知其達也。衆目見其明，則敬也。衆善知其達，則信也。世之敬其天地，則福生也。道之信其無爲，則眞生也。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內光顯則外身而隱也。《問顯》

復詢：隱者何也？答曰：隱者，內慈救生，外恐其人知也；內眞明達，外貌若愚夫也；內無罣礙，外形似混塵也；內光應物，外無所施爲也；內性蘭德，外遠於人欲也；內藏抱道，外無所著迷也。玉明泯處，身寄於廓寰也。經云：道隱無名者，名其大也。《問隱》

復詢：大者何也？答曰：大者，道也。陰陽而不能包，謂之道大也。大者，性也。萬邪而正能容，則謂之性大也。道之大者，乃萬物之母也。性之大者，乃萬邪之師也。通其母，則萬物得其造化也。通其師，則萬邪歸其正達也。造化，則各成其形也。正達，則各通其道也。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大者容其小也。《問大》

復詢：小者何也？答曰：小者，通其微也。道通其小，則不擇其愛者與恩也。性通其小，則不擇其愛者與教也。不擇其愛者與恩，則小物皆受其道之氣也。不擇其愛者與教，則小物皆受其天之光也。無情之小物，得其道之氣，則形生也。有情之小物，得其天之光，則性生也。經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揀其愛者要，不擇其弱者棄也。小者之妙非虛也。《問小》

復詢：虛者何也？答曰：虛者，道之體也。陰陽明其虛，則萬物生也。至性明其虛，則恍惚生也。萬物生成，則濟於世也。恍惚生成，則出於世也。物濟於人，則世之樂也。道能其眞，則性之樂也。世樂，則陰陽之有其數也。性樂，則虛極之無其窮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虛者道之實也。《問虛》

復詢：實者何也？答曰：實者，道也。道生在於天地之先，至今常存不朽者，謂之實也。實者，性也。性生在於萬物之外，至今常存不朽者，謂之實也。道明其實，則掌握陰陽，生於萬物也。性明其實，則大達樞要，通於萬化也。萬物生，則顯其道之實也。萬化生，則顯其性之實也。道虛而氣實也，性虛而命實也。經云：虛其心，實其復。明其實，則道性眞閑也。《問實》

又　復詢：忘者何也？答曰：忘者，念其道則忘於世也，念其正則忘於邪也，謂之迷悟也。念道則修其眞也，念世則養於身也。念正則通至理也，念邪則修色身也。念眞則有其功無愆也，養身則無其功有愆也。念其正則有行也，無著也。念其邪則有著也，無行也。經云：心生於物，死於物，達理明其樞機，則眞忘念也，外無貪也。《問忘》

復詢：貪者何也？答曰：貪者，貪於欲則喪其命也，貪於財則喪其身也，迷者先甘而後苦也。泯於欲則全其命也，絕於財則全其身也，悟者先苦而後甘也。喪命喪身則愚也，全命全身則賢也。濁者貪世違其道也，清者忘世達其道也。經云：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不貪世僞，則眞抱道也。《問貪》

復詢：道者何也？答曰：道者，通物者無物，則道也；知空而不空，則常也，謂之道常也。道常達，則無爲通也。無者明恍惚之妙也，爲者明變通之理也。無則陰陽之外也，爲則萬化之明也。達無而明其有也，通爲而明其無也。非殫於有相爲也。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之爲，非小善化於俗也。《問道》

復詢：俗者何也？答曰：俗者，人之俗軀也。眞者，至神也。謂之有物也。有之外，道乃天地之先也。物之表，性乃陰陽之外也。有而明，則如石中見其玉也。物而明，則似蚌中見其珠也。有者，人之形也。物者，眞之性也。形終，則性常在也。物盡，則氣常存也。迷有物，則魂魄散也。悟道性，則造化成也。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外應俗而無於非也。《問俗》

復詢：非者何也？答曰：非者，上士之人，暗行其萬清萬善，而大通也；下士之人，明縱於萬濁萬惡，而大笑也。清者，順道而存也。濁者，逆道而亡也。賢者，外不賢也。愚者，外不愚也。清濁賢愚，久而世知之矣。日月之明，非自見其明也，天下衆目見其明也。經云：不自聞道，大笑之。非其是也。《問非》

復詢：是者何也？答曰：是者從其道，則眞是也。非者從於物，則僞非也。明眞則不著於僞也，明是則不言於非也。明於眞，則妙通其道也。明於是，則妙通其天也。明道則有其功也，明天則有其行也。功者，陽道也。行者，陰德也。若私救於萬形，謂之陽功也。若偷救於萬苦，謂之陰德也。經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是念道而應物，則有其思也。《問是》

復詢：思者何也？答曰：悟思者，有知其萬清而行，則有萬善也；知於萬愛而行，則有萬惡也。有萬清萬善，則眞昇也。有萬愛萬惡，則僞墮也。生無愆，則死無苦也。生有愆，則死有苦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思而知其理之妙，忘於世也。《問思》

復詢：世者何也？答曰：世者，通世有知於人，則忘世而向道也；迷世無知其人，則戀世而背道也。眞通其萬物，則出於萬物之殼也。僞迷其萬物，則在於萬物之殼也。眞出於物殼，則道也。僞在於物殼，則塵也。眞在其道，則無生死也。僞在於塵，則有生死也。悟則智通，迷則不明也。經云：知人者智，物極而世外，則明其奧妙也。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一

癸巳秋七月，北京華陽觀，衆集夜坐。師曰：自今秋涼，夜漸長，不可早寢，莫待招呼，即來會話。不必句句談玄是道，至於古人成敗，世之善惡之事，道無不存。凡稱人善，己慕之，稱人之不善，己惡之。慕善惡惡之念，既存於心，必自有心去取者。行之有力，則至於全善之地。言之有益，兼聽者足以戒，亦有所益。若存心悠悠，不擇人之善否，凡己之所行，亦必不擇，因循苟且，流入惡境，終不自省。談成敗善惡，雖未盡學者之道，猶有所益，不賢於飽食終日縱心者哉。況修行之害，三欲食、睡、色爲重。不節食即多睡，睡爲尤重，情慾之所自出。學人先能制此三欲，誠入道之門。人莫不知，然少有能制之者。蓋制之者志也，敗之者氣也，志所以帥氣。此志卑而氣盛，不能勝也。必欲制之，先減晝睡，日就月將，無求速效，自然昏濁之氣不生，漸得省力。吾在山東時亦嘗如此，稍覺昏倦，即覓動作，日復一日，至二十四五日，遂如自然，心地精爽。衆等當行之。凡學道，雖卒未能到通天徹地處，先作個謹愼君子，亦不虧已。然大聖大賢

皆自此出。他人只知縱心爲樂，殊不知制得心，有無窮眞樂。

又　弟子曰：平常是道邪？師曰：平常卽眞常也。心應萬變，不爲物遷，常應常靜，漸入眞道，平常是道也。世人所以不得平常者，爲心無主宰，情逐物流，其氣耗散於衆竅之中。《孟子》之說爲志，云志者氣之帥也。人能以志帥氣，不令耗散，則化成光明，積之成大光明。帥父有云：大光明罩紫金蓮。蓮喻心也，神明處焉，必先平常而後能致此。孔子說中道，亦平常之義。又有云：佛性元無悟，衆生本不迷，平常用心處，卽此是菩提。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則明。

弟子曰：佛說與吾說，無有異乎？師曰：以理卽無異也。佛說、吾說，俗說，皆存妙理，只要自己心性上會得，則自然照見，恁時和心性也不要。有云：也無心，也無性，無性無心，方得神通聖。又曰：有人來問道，須對達人傳。若人心上先不通達，如何言語傳得過去。

長者師父昇遐日，七月九日，於白鶴觀芳桂堂，設祖師七眞位致祭。道衆禮畢坐，話及當世事，共賀吾門得享淸安之福。師曰：今日安居飽食，進修德業，豈可不知其所自邪。皆祖師天資超卓，所積福大，了悟大道，成己而後，成人陶鑄，以次諸師眞，遞相訓化，明徹心地，窮究罪福，了達者甚多，千魔萬苦，所積功行彌大，以致敎門弘揚如此。長春師父嘗言：千年以來，道門開闢，未有如今日之盛。然師父謙讓，言之未盡。上自黃帝、老子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天運使然也。緣世道漸薄，天生聖賢相爲扶持。上古以道化，其後以仁義治。又其後風俗浸衰，佛敎流入中國，以天堂地獄勸率之。至於今日，復生祖師闡化以來，方七十年，成就如許。師眞設大方便，以濟生民。然佛氏二十餘代後，所積功行深大，其敎流至中國，益世甚多，後人不能遵繼，致此凋弊。都爲人久享其福，則業從而生。大衆不可不深知，亦不可不深戒。近見吾徒，坐享其福，多所縱心，漸乖善行者，是生業之端也，去道益遠。夫人性本去道不遠，止緣多世嗜慾所溺，則難復於道。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還能愼其所習，不爲物累，一心致虛，則所聞敎言自然解悟。吾之所得敎言，皆師眞處口傳心受，行持至今，豈不欲傳之後人。然罕有誠心聽受者，故常欲無言。縱有曾聞者，不務行持，與不聞同。敎言如法籙，持之則有靈有驗，不持則空言也。彼此何益哉。赤腳老劉先生曾謂我云：譚師父宜早了道，嘗共化飯，每見日省其心，晚則校勘自旦所起之念，旦則校勘自夜所起之念，日復一日，未嘗少衰。師父言：丹陽一年半了道，長眞五年，長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徹地處，聖賢方是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此吾所親聞。若論所積功行，歷過苦辛，縱有剛戾之人，亦須感動其心，苦辛功行，積成大福，以至化行天下。目今門人，雖功德未至者，便安受其福。如心上用功，念念在道，或勤勞接待者，庶可消得。如或不然，反喪其本。既生中國，得遇正敎，復離俗緣，若不進修行，徒享其福，則他生豈復得入道邪。若享福太過，積業日深，人身亦不得保，豈非喪其本邪。古論云：招得來生不如意。蓋此也。積善成福，積惡成業，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見小善爲無多益而不爲，見小惡爲無甚傷而不去，積之皆成其大而不可解。有云：滴水涓涓，漸盈大器。可不愼歟！祖師與諸師眞同心同德，立此敎門，四海視如一家。大凡吾門之人，同得同失，一人進道，爲敎門之榮，一人作過，爲敎門之累。此尤不可不愼，但勿爲地獄中事。人而作過，心上便有地獄。佛說阿鼻，又說無間。吾敎說酆都，皆不可誣。

粘合道人問曰：弟子嘗問修行於同門人，或敎之苦鍛鍊，或敎之守自然，敢問如何則是？師曰：道不可以言傳，人必心上先自有，而後可入。雖師眞亦不能以道與人，惟敎之重積功德，爲入道之基。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得道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得道遲。悟死者，當下以死自處，謂如強梁人既至於死，又豈復有強梁哉。悟虛幻則未至於死，猶有經營爲作，是差遲也。此理非不明，蓋悟有淺深，各隨人所積福德厚薄耳。是以先輩雖一針一草之行，未嘗輕棄。古人謂寸陰可惜，一時刻無功無行，是爲虛費。雖一飮食，如何可消？學道必自粗入精，積微成著。於敎門有力者用力，有心者用心，管領事務，調和人衆，無不是功行。如此則一衣一食，庶可消任。吾平日受人供養，自降心上消得。初在灘州時，老龍虎千戶家，常邀我輩十數人就其家，約奉給數月。未至十日間，衆已有問人者，或至體中不安，彈琴奕棋，尙不能消遣。吾但無爲優游，未嘗一日不安。緣吾本無心，應命而動，收斂心情，不放外出，雖左右供給人，不識其面目，不知其名字，又飮食不令至五分之上，何爲不安樂。凡人之心，必有所好，但患不得其正。若好於外物，則無美惡皆適於邪。若好任於道，則此心一切是正。此心旣正，則外邪自輕，日漸輕省，至於無物。將多生相逐，輪迴遷變底業識屛除，亦盡把好道也不要，廓然虛空，其中自有個

不空者。故云：非有非空，是謂眞空。不治其心，何以致此？故修行治心爲要，既明損益，把世人一切所行事，心上都顚倒行過，則身中之氣亦自隨之，百骸自理，性自止，息自調，命自固，去仙道不遠矣。今之學人不循此道，開口便談玄妙，往往落於空妄，未見有成功者。復以此妄傳，誤人多矣。人人共知神仙可慕，終不肯力行。所以得神仙之道，正如人言饅頭可食，果欲得食，則必耕田布種，然後得食。如告以土中覓，則無不笑其迂謬。然究其所來，未有不自耕種而得者。學仙之道，豈異於此。

又　師曰：學人有多聞博知者，往往思前算後，利害心重，此篤信所以虧也。或有無所聞知，不知就利，不知避害，以其心志專精。或有入處，回愚參魯，故幾於道。大凡利害心重則不純，不純則不誠，不誠何以入道。

師曰：吾每欲以實語人，人將以尋常，不加精進，多謂通靈通聖方是道。嘗記有人勸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顧，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個實字，未肯一旦棄去。乃知至人不爲駭世之事，亦如世人於財物深藏厚積，雖造次顚沛，未肯輕發。是以至人有若無，實若虛，不放一毫露出，甚至於佯狂混世，猶恐人知之。人或知之，一加欽敬，有損於己。故稠禪師一解虎鬪，遂革第三果，此皆實理也。奈何人必以通顯靈聖方是道，殊不知必自積累功行，既至深厚，心自靈，外緣自應，無非自得。若有心於求，必涉虛僞，其損性損福，不可勝言。

又卷二　凡物無不自虛而生，因指其殿宇曰：只如此殿宇塑畫，自人性中幻出，人性自道中幻出，其妙用豈非道邪。天地雖大，萬物雖多，亦自虛而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推相盪，變化無窮。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復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道妙之極也。人生於道，而能復於道，是不失其常性矣。聖賢有千經萬論，何嘗云飛騰變化，白日昇天，止欲人人不失其常性。生死去來分明由己，若不能處身應物，則失之矣。一失則千差萬別，雖六道四生，無不爲者。太古得道之後，嘗問於衆曰：教言中何者最切於道？或對以不來不去。太古笑曰：此教法也，來去分明即是也。師父在膠西時，亦嘗以此問衆，山翁以自心所得對師說。後到沙漠，又以此問衆。吾對以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師父亦許之。人誰無念，要知念之邪正，所欲去者邪念耳。凡損於精，損於神與氣者，皆邪也。學人不知此，多執絕念爲是，如依理作用，累功積行之正念，亦將絕乎。絕之則又死物也，豈可通於道。正如人坐環堵，不敢交一物，不敢動一念，而欲守待其道，不識其道果可守待邪，果不可守待邪？吾將以天地爲環堵，逍遙盤礴於其間，而與物相周旋，綽綽然自有餘地，未覺有妨於道也。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又有云：雲去雲來天自靜，花開花謝樹常閑。又指其月曰：此物但不爲，青霄之下，浮雲障蔽，則虛明洞徹，無物不照，人皆見之矣。殊不知人人有此心月，但爲浮雲所蔽，則失其明。凡私情邪念，即浮雲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復昧矣。

師曰：前輩修行，塵塵刹刹，體究念慮，覺一念惡，則必自陳說於人，使自辱自恥，冀不復生於心。今之學者反是，有一小善則自矜自揚，惟恐人之不知，千惡萬惡自隱自恕，惟恐人知之。或知是終不能爲善也。

師閒居，門弟子侍側。師使坐，相爲揖讓，久而不定。師曰：禮義亦貴眞率，已無勝心而偶居人上，何傷。閒居則不必多讓，多讓則近僞。然禮以敬爲主，若不以義裁之，則不可行。居己以敬，臨事以義，君子也。敬，常也。義，變也。知常而不知變，是執一也。執一則不通矣。天之四時，溫涼寒暑，風雨雷霆，變也。有感則變，雖鬼神不能測。人之於事亦如此，不獨於禮，凡一舉一動，不可造次，隨機應事，要合其宜。爾等無以此爲末事而不盡心，道不外乎此矣。昔丹陽師父初立教法，以去奢從儉，與世相反爲大常，凡世所欲者，舉皆不爲。只緣人多生愛欲不休，以至迷卻眞性，而不能復。故有道伴不過三人，茅屋不過三間之戒。至於建祖堂，亦止三間，其基址頗高爽，門人請一登臨，竟莫許。且曰：吾於此未嘗施工，況登臨乃人之所欲，修眞之士不爲。經云：如春登臺。言暢情也。下觀春物熙熙，心意暢然，意暢則情出，景與情會，則流入愛境，而恐漸不知反，兼遊勝地，實消人之福。嘗記師父初入長春宮，登寶玄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立視良久乃出。衆邀之坐，不許。此無他，亦恐消其福也。時有一人知其不可，故作意邀我坐，吾即從之坐。夫事有不可已者，已初無心以爲，而人以巧意搆令爲之，已姑從之，又何害我，初無心故也。若藏機心外，雖不從人爲，亦安得無罪也。

又　通仙觀方丈夜久，趙志完歌師父《夢游仙》詞，既闋，衆起拜，請解其義。師曰：丹陽師父未出家時，性豪縱好飲，然已學行功法，乃知性中自

有道之根源　初見祖師，即知非常人，問曰：如何是道？祖師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在說此言。吾少曰粗學陰陽，故知人皆不出陰陽，且此生所受五常之性，即前生所好，既習以成，則有以感之也。謂如前生好仁，今生必得其木相，好禮必得火相，好義好智必得金水相之類。所好不一，則必得五行不純駁雜之相。此之謂習性感化，又謂之因果。今之福業貴賤，皆不出五行因果也。本來之性有何習，無習有何感，無感無習，是五行不到之處，父母未生之時也。學人既知今之所愛，是多生所習，便當盡除去。當從最深重處除取去，漸至諸習淨盡，心形兩忘，恍然入於仙界。故此詞首云：夢游仙人，心上舉一妄念，即是迷雲，必須除去，乃得清明。故有云：顛氣清凝，素雲縹緲貫無邊。《莊子》云：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學人無實功夫者，中丹田且不能到，豈能漸漸入深得至於踵。師父云：至人豈止以踵，上下一段光明也。故有云：大光明罩紫金蓮。金蓮，心也。學人儻遇惡境，莫令心上少有變動，如禪家道：假若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故云：皆稟道德威權，神通自在，劫力未能遷，重加鍛鍊，使習性如綿柔，進道之志如金石之堅，常在萬物之上，不令一物染著。學人當以道德爲根源，外事雖有萬變，皆是虛動，然隨而應之，吾之湛然眞體未嘗動也。如以黃金鑄諸器物，然形狀有萬不同，而金之眞體未嘗變也。故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若人心上未有所見，不能知此詞旨趣，即當積功累行，功行既至，明有響應。學道之人未至洞達神明，不能見道，此眞實之語，衆等識之。

又卷三　或問曰：師嘗言人稟五行之性，皆習性所感化，亦此理邪。師曰：然。還能振過，此來便是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五行不到處也。故師父有云：裂碎中間一點，便超得岸神舟。凡人心上物物無礙，方是圓成。若有一物過不得，則猶未也。師父初學道，下志裂心，縱有難裂之習，不過百日，未有不淨盡者。自言俺無懼於猛虎，見神刹塑像，而有懼心，時時故往見之，或就宿其廟，如此者三年，懼心方盡。故知人心上應有難過底事，無非客情，以志裂之，未有不能克勝者，惟患無志。

講至載營魄章終，請師指證。師曰：老莊之書言不盡意，非得道人難以知其微。禪語如謎，令人難解，亦非故爲如此，其理有不容名言處，是以不得不耳。

道性

志爭曰：禪家近似老莊之言。師曰：禪家專明宗性，其妙處不出老莊之所云。故假其言以傳其妙，非其言則無以拈弄。其語言三昧，人人游戲，若非得道之士，未有能忘之者。又得道之人，豈一一皆自經教中來？未有經教時，豈無得道之士？玉陽大師得道後，方看《道德經》，然欲講演，則必假於言。此載營魄一章，如引握人手，教之修行之事。嘗記病王先生學道，立志苦卓，忘形忘世，食不暇擇，但充腸而已。如此者四年，所行甚合此章之義。愚一日靜中，覺氣候沖溢，頂上作一聲，其頂開裂，而甘液沛降，自此後殊無消息，遂生疑心，就師父堂下參問。凡住者有問疑心，未嘗不受。師父嘆喝，意謂學道復有何疑。師父素知此人之誠，故容參問。

師曰：豈不見《道德經》所云天門開闔乎？此後師父時時問，及知其再無消息，即令住觀院，接待積功行。是知雖有苦修，而功行終不能成。玉陽大師自居家時，不知慾事，出家不漏。後在鐵楂山，忽一夕有漏，哭泣至慟，意欲食之，感諸天以布沖和之氣。後三日乃得心地，此後方是千磨百鍊，曾於沙石中跪而不起，其膝磨爛至骨。山多礪石荊棘，赤脚往來於其中，故世號鐵脚云如此三年，舊業始消盡。學道之人要明此個道理。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四《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前章明衆生背道，強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發明，理會歸而齊致。首標舉道性柔弱之本，人有失之，成疏。後吾是以下明無爲之道廣有利益，衆教莫之能先。〇義曰：既堅強之過，以前章示強梁極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失即爲至堅，用顯無爲之益，更彰不言之利。欲使人捨強服柔，宗無去有，從薩入妙，深契道元爾。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〇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

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矣。○疏：夫人之稟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爲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爲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爲至堅也。○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羣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國有道，則襁負而歸仁；無道則蘆牆搆敵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恣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人。從根而生，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絶五色，耳絶五聲，鼻絶五香，口絶五味，身絶五觸，心絶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無有入於無間。○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爲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元，息則爲人，消則爲氣，與道爲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運，生死之能局哉？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注：無爲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爲，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爲用，無爲爲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爲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爲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爲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寡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睹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爲者亂，無爲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爲也，至堅之患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無爲，以敎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旨也。不言之敎，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注：言天下衆敎，少能及之也。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爲，宅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敎。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敎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義曰：人君以無爲爲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爲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含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爲之至也。九流者，《漢書》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敎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辭，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辭儒之患。名家流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徵爲之，則苟鉤鈲折辭而已。爲君者愼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家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而爲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蕩者爲之，則義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足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爲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兼（愛）愛選士，敬者爲推也。陰陽家流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略，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爲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爲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侔於六經，皆目之爲子，爲論，爲記，爲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庾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嘏》、《裴玄》、《蘇彥》、《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荷朗》、《孫武》、《氾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

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耆舊記》、《法訓》、《五教》、《勸善》、《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奧義，或探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自然有爲。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爲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蹤玄元，追蹤大白矣。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卷五　天尊安心含笑答海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一切凡夫，有身无身，煩惱之身，何以故。煩惱身者，皮裹膿血，障於道性。是故衆生不見煩惱，有眞道性。眞道之性不在中間，亦不有耶，亦不无耶。非過去耶，非見在耶，非未來耶。非色心耶，非自他耶，非有命耶，非无命耶，非有身耶，非无身耶，非有常耶，非无常耶。

爾時海空稽首作禮白，天尊言如是所說，非有身耶非无身耶，云何煩惱障於道性之身。從父母耶，從微塵耶，從幻化耶，從自然耶，從虛空耶，從變易耶，從善生耶，從惡生耶，從畜生生耶，從地獄耶，從天上耶。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非煩惱耶。若是煩惱，云何能生眞道性者。若是眞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非煩惱耶。若從煩惱，煩惱障惑，墮於地獄。道性之生，亦生應常，云何眞性從煩惱生。若無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以墮地獄。若其不墮，云何道性從煩惱生。若无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是義故，唯願慈尊垂哀愍說，時衆顒顒欲有所聞。爾時天尊發微妙音，答海空言。善男子，言道性者，无性之性。非有法性，非无法性。道性之生，亦有亦无。善男子，言道性者，非有身生，非无身生。非非有无，亦有身生，亦无身生。善男子，云何煩惱障於道性。言道性者，卽煩惱生。非煩惱生，亦是煩惱，亦非煩惱。煩惱云何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日光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无。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无所生，无生之生。譬如花果。花生无果，果生无花。道生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易生。是善因生，非善因生。是惡因生，非惡因生。是畜生生，非畜生生。是地獄生，非地獄生。是天上生，非天上生。以是因緣无生之生，生生无生。非無法生非有法生。若如是者，生相不生。若是无者，无相不無。不无不有，是故道性之生，生之生生，生生不生。善男子，子向難云，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善男子，今當爲說。言道性者，從父母生。善男子，譬如蓮花從淤泥生。泥生之生，亦不是泥，亦不非泥。道性之生，亦復如是。亦是父母，亦非父母。善男子，譬如人屋，人寄屋生，屋非有人。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如木寄生，隨木而生。生非木種。道性之生，亦復如是。生於煩惱，非煩惱種。若是煩惱，云何道性。猶如虛空相不可得。以是當知非煩惱本。亦非衆生，亦非非衆生。善男子，一切衆生，若從父母因緣而生，不識因緣妄造諸惡，生分別想，不信經典，不愛衆生。任命生死，无復極已。以是因緣分別，善惡不攝，六情生種種愛謗。一乘海空寶藏，聞說不聞，聽說不聽，起種種念。以是因緣，或得癰病，或得聾盲，或受畜生牛馬猪犬，或受人形，六根不具。雖有人形，而無情智。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八《道性義第二十九》　義曰：道性者，理存眞極，義實圓通，雖復冥寂一源，而亦備周萬物，煩惑所覆，暫滯凡因，障累若消，還登聖果，此其致也。《太玄經》云：言道性者，卽眞實空，非空不空，亦非不空，道性衆生，皆與自然同也。

釋曰：道以圓通爲義，謂智照圓通；性以不改爲名，謂必成圓果。裴君道授竟，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今言見者，取其觀境之義；成者，證果顯時；用者，在因隱日，以物資眞性，其用乃成。故在因時，目之爲用，亦曰眞性。道名在果，卽指圓極法身，性語在因，謂有得果之性。此解雖強，亦未通理。若道定在果，性定在因，則性非眞道，眞道非性，何謂衆生有道性耶？今明若凝心解者，一解一病，正意道性，眞性不有不無，何在不在。《西昇經》云：爲正無處，此何所在。又云：正自居之，復何不在？故無在而無所不在。在因卽因，在果卽果。在因卽爲因性，在果卽爲果性。且尋道性正理，非有非無，何名何性。旣以不性爲性，不名爲名，亦不通言通，不別

言別也　論其別致，義類無邊，收來而言，略開五種：一正中者，中是不偏之名，正是不邪之目，正道眞性，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無名正中道。二因緣性者，因是能生者，是由藉故，設境教爲悟解之因緣，由此因緣生智成道。三觀照性者，因也，通名即有無二觀，照有無二境，因有入無，明照眞境，發生妙觀。四智慧性者，即是極果，寂玄通，大智慧源。五無爲性者，即是智慧，斷除因果二累，神無之無爲也，又道也。又道性體義者，顯時說爲道果，隱時名爲道性。道性以清虛自然爲體。一切含識，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諸法正性，不有不無，不因不果，不色不心，無得無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眞空，即是道性。《昇玄經》云：臣知道反俗，何以故？法性空故。經云：貸氣、稟氣者，此明衆生之本，本來清淨，顚倒妄起，因知有識神，一念神起，即滯染故欲。凡業既弱，不能自生，須假應炁，貸生接引既生之後，方假研修，智慧若圓，即成至道。譬猶竹笋未起之日，事在虛無，一念笋生，即帶皮出生，力既弱不能自生，須假天雨，助令成笋。及其作竹，漸漸除皮，皮盡竹成，無皮如本，竹成之日，不更生皮。亦論智圓之時，不更起倒也。《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是據有知，不論異識也。今未安此釋。若有知有性，無知無性，則應道在有知，不在無知。若有知與無知，大道無不在，亦應有知與無知，理實皆有性。若有知無知皆有性，亦應有識無識皆成道。若有識與無識，遂有成道不成道，亦應有知與無知而得有性有無性也。今意者，道性不色不心，而色而心。而心故研習可成，而色故瓦礫皆在也。

周固樸《大道論・絶義章》　大道謂修者曰：假設告喻，莫氏族我，無生處無氏姓一，故無族。莫名字我，約生長之德，字之曰道，隱而不顯也。莫知其體性，故但字而不名也。莫尊卑我，處謙下，象地不尊也，爲臣尊道貴德，不卑也。莫視聽我，非是色法故不可視，非是聲法故不可聽。莫毀譽我，無乖失故不可毀，無矜衒故不可譽。莫利害我，無所欲故不可利，順物故不害。莫是非我，不徇俗與物反，無是非，難諸過患，無非。莫逆順我，逆俗耳不順也，順天道不逆也。莫高下我，則地故下不高，法天故高不下。莫大小我，持秋毫而不大，符天地而不小。莫空有我，有用物情不空也，無爲虛寂不有也。莫貴賤我，不矜功而待命，不貴，廉天地之先，不賤。莫智愚我，抱樸無智，含德無愚。莫先後我，無始故不先，無終故不後。莫靜亂我，衆德發，生不靜；類聚羣分，不亂。莫得失我，外無一物，不得；內合眞性，不失。莫愛憎我，無慾故不憎，無好故不愛。莫向背我，無形故不向，同道故不背。莫寵辱我，不矜功衒德，不可寵；無驕逸慢怠，不可辱。莫方圓我，無邊際，不可方隅；無形質，不可規圓。莫明暗我，若昧不明也，在上不皦；見小曰明，在下不昧。莫新舊我，無初而不新，無末而不舊。莫進退我，不進著空，不退著有，不爲上士而進，不爲下士而退。修者如此，我亦如此，同無別也。道子來，道子來，余恐子執著譬喻法數，而失道性。恐衆生執教，滯教下義計有法，當情而在邊皦，愚者不知病息藥亡，得魚棄荃，執教滯言讀喻，而失冲和眞常也。

又《大道論・分別章》　夫心情、識智、意智，皆從道妄立也。道外無心，心外無道，即心即道也。其情識智意知亦然。妄悟道之心，剪認道之識，祛證道之智，除得道之智，雍了道之意，則忘知，忘意，忘智，忘識，忘心，則自無求道，趣道，學道，斯得道矣。此則除修者執蹤迹也，是眞得道，是眞得一若執道執一，去道遠矣。若忘道忘一，得道得一矣。三體既異，二生不同，有自體之體，道之本性也。有爲體之體，道與萬象爲依也。有做象之體，如體道性修行，以至無爲也。夫生有二，有能生之生，是道生萬物之生也；有從生之生，是萬物從道而生也。悟之者修，修而必得聖人也。迷之者不修，凡人也。不滯聖凡者悟，滯聖凡者迷。了迷悟而是空，達聖凡而俱泯。是以出色空，權實，言教，相待，形分，有無，眞得道矣。道非言智，假言智而達自然德非有爲，因有爲而顯眞用也。故啓乎二十四門，以閑其五戶，所謂澄照深靜門，道體虛極，湛然清冷，鑒物無私，隱奧玄應。天聖無心門，天地無私，覆載萬物，生長不失其時；聖人無私，化理黎庶，樂在清平。虛應貫通門，大道無心，貫通萬有，自然清靜，離有離無。如神不竭門，妙有清靜，應物無方，未曾暫休，如神之妙。深靜生長門，萬物自道而生成，資稟於自然之化。謙柔濟物門，修道之人柔弱，以德精持，濟物無倦。專一無知門，抱守冲和一氣，未解分別塵事。有無相資門，虛無假於形質，形質假於虛無，有用無因，故云相資。天地人物萬象，謂之形質，爲有也，道用爲無也。迷眞逐境門，世人但貪俗學，執著有爲，迷失眞源，流埋聲色。含容守固門，抱道冲和，寬裕離靜，如嬰兒守固，若谿谷含容。形殘不曉門，矜巧衒功，何異形殘，迷執暗中，故云不曉。四法同喻門，經云修道之人，若涉川畏鄰似容，如冰潔淨閑默。不爲王宰門，上古帝王淳化無私，天下來朝，帝王不矜衒道德，執我能爲。不彰權智門，帝王治國權法，不可示人。非人得權爲矯詐，恣行殘害，自招殃禍。不矜器用門，古帝王無矜文耀武，不自尊高，體冥至道，心合無爲。處中不倘門，不在無不在，有不居塵

境，不去面空，不求邊傷。深固根性，深守本性，自得長生，神氣不死，自無曠慾。

化理無撓，治國刑法多，則民散，子一致，則民尊，敦爲亂本，淳爲理原，故經云：寧鮮而不撓。指物顯德門，動作有爲，不如靜歸無事；駟馬拜璧，不如大寶神器。從微積著門，新修至道，必見成功，久視長生，高昇仙界。謙下成大門，理國聖下，萬民業推，萬姓歸之，以成大業。修身寶德門，經云慈悲，儉約，謙遜，爲理身修德之源；貪毒諂諛，爲招禍滅身之本，故以德爲寶。巧匠無傷門，君王行刑，不如大道春夏成冬之令，若代大之殺，必處過傷，天巧而不拙，故無誤焉。天道平普門，天道抑高而舉下，撫弱而遏強，減徐而補謙，減多而補少。閉五戶者，所謂智、仁、義、巧、利，防愼捨除等

王志謹《盤山樓雲王真人語録》　或問曰：視聽食息，手拈足行心思，此是性否。答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也。性之體，則非動非靜，非語非默。古人有言：大道要知宗祖，不離動靜語默。若認動靜語默，便是認奴作主，主能使奴，奴豈是主哉。一切抬手動足，言語視聽，千狀萬態，及良久不動，皆是奴僕，非主人也。主人堂上，終不得明示於外，然得其用使者，則自承當作主矣。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一　師曰：初學之人，不知性命，只認每日語言動作者是性，口鼻出入之氣爲命，非也。性命豈爲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生前眞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師曰：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亦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多禮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眞，須超出五行，始見吾之眞性矣。（郝）太古最似坦易，然受人一食，必默與經十卷。後人欲不校細行，可乎？

師謁游仙觀，觀主李志韶拜問《悟眞篇》所疑。師不答。至夜坐，謂衆曰：張平叔平日積功行，甚大感悟一人，明指有所開悟，故出語極有妙處，遂舉所作《西江月》詞三首云：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輳轂水潮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　二八誰家姹女，九三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卻成三性。　更假丁公鍛鍊，夫妻始結惺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峰頂。　丹是色身妙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眞宗，決了無生妙用。　不待他身後世，見前獲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廟後誰能繼踵。

李長老同是遇眞得道，所留教言，甚若與平叔不同，人謂李老不言命術，平叔不言性宗。性命本非二，此理甚明。但難以言形容，必得明達之人則可傳。故云：有人來問道，須對達人傳。又曰：可傳不可授。如堯以天下傳於舜，舜傳於禹，以舜禹有玄德聖功故也。傳道亦如是。若謂人人可以傳授，則當日祖師不離終南，是人皆得成就，又何必區區東極海上邪。既得四師眞，復以弟姪子次之，丹陽爲弟，譚爲姪，長生、長春則子也。後四師眞成道，亦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眞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各驗其所積功行淺深，故排次有等級，而成道有遲速也。師眞尚如此，今之學者不積功行，直欲造道，必無此理。正如人欲買千金之貨，顧己物當其價而後得果，愛其貨而不積其價，則徒起妄心，終無可得之理。爲道之要無他，積累功德而已矣。祖師初至登州，有介官人者素好善事，常殷勤接待。後得馬譚二師，復過登州，介公率衆致齋，請出家。意謂祖師千萬方便，經二年方得馬譚二人，今予自請，必將欣納。懇求再四，不許。他日復請，竟不許。介公退，祖師謂諸人曰：二人於此，欲建大殿宇，一人則基址既立，材植既豐，未求匠工而匠工自往，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人則指其立基之地，而窪坎未平，工未施，匠石望之而去，則不復顧矣。又如良田一畝，時種時芸，粒收倍石。薄瘠之田，良農不就，爲徒勞而無所成也。觀此，不以功行爲本，焉可成道乎。昔嘗有碾劉道人，於關西持不語，化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亦不敢起別念，度此一厄。後至十六年，師父亦憐其苦節，然性不循良，物有輕觸，則猛暴如火。吾住玉清觀，曾來告住。後歸鄉里，二年中凡兩過，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時年已近六旬，後果聞還俗。此無他，初不以功行爲本，必致於此。往日乞飯坐圜者，皆是心上有所開悟，未至純一，是以居靜涵養，體究眞空。今之乞飯坐環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眞慕虛無，往往落於空妄。悲夫！今教門大開，舉動皆是功行，懇心低下，斷絕人我，苦己利人，其所以行此者，即是道性。勤勤不已，久而自有開悟。今人見人有善行，則曰有道心，見行不善，則曰無道心。推此意，豈非知道也，衆等無疑。

又卷三　或問曰：有人多積功行，而不能成大福者，何也？曰：只緣逐旋受用，卻正如人積財，隨得隨使，終不能至大富矣。

師曰：玉陽大師見吾觀馬，歎曰：馬曾做人，人亦曾作馬。俺第二十七劫曾爲牛，故今生之性猶昏而不識文字。牛母嘗來求拔薦於我。佛教云：得道人能超三世父母。俺謂能超億曾萬祖。

師曰：長生師父預言未兆之事甚多，未易一一舉似。如呼老冀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朱二官人亦無故召至，七日化。冀公，人號冀山岡，爲其家以陰陽二宅爲業，棄妻子出家，有大志，住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父問人曰：萊州誰氏爲極富？人以其極富者對。

師曰：俱不富於冀山岡先生。此公已得清靜果，雖滿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二官人心地雖未至此，其功行甚大。

講至寵辱若驚章終。師曰：就教門下直說，衆人易知。一言可斷之曰：戒著假。既知身是假，則不可著，著則喪我之眞。故無其身，非棄其身也，但不有其身耳。身且不有，況天下乎？聖人亦不是棄天下，但如寄如託，而不有其天下。所謂寵辱等事，吾何爲驚。

郭志全曰：《列子》鄭人得鹿一章，其大義以謂人不知道，則於得失之際無非謬妄，故實獲鹿者，妄疑於夢而失之。或者用彼疑妄之言，而得之彼與彼將自以爲眞得失也。殊未知所得所失俱非其正，是故士師而令中分之。故知儻來之得失皆猶夢幻，又何以妄爲寵辱若驚邪。

師曰：人多不識得夢。祖師有云：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遙達彼岸頭。人夢有根，念爲之根。念有眞假，夢亦如之，如影附形也。不止夜夢爲夢，念念皆夢也。何者爲眞假？惟不傷道德神氣者爲眞，此外莫非假與妄也。雖聖人亦豈無念，然應萬念曾不失其眞，眞爲根源故也。師父有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夫知道之士，或毀或譽，或寵或辱，千變萬化，曾不動心，何哉？只緣識破此夢幻也。有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列子》所謂鄭人得鹿，只緣妄境上得，只於妄境上失。此說無他，止是戒有心也。

師曰：穀之始生，自吐芽布葉以至出秀，皆得名爲穀。然必結成子粒，乃得穀之實。收而貯之，變而爲食，能復爲種，是得穀之用也。然則有苗而不秀者，有秀而不實者，或捨之不耘，則不成實，或撓而助長，則反爲害，皆失其道也。惟當時種時耘，待其天成而已。學人自初地以至得道節次地面，皆可名爲道，然必得入於眞道，始得道之實。或有退怠者自止，太急者反害。間有無此太過不及之病，而有所得者，猶未至實地。或不能藏密待時，自矜自揚，爲師爲範，些小光明散去，不復再得終所成。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此之謂也。

講至《視之不見章》終。師曰：通得此章之義，正是自家教門行事。丹陽師父，全行無爲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是執古道爲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凡學人先執持己之道性爲紀綱，而後積累功行以應諸緣，無施不可。丹陽師父云：無爲心內慈心起，眞行（眞）功總屬伊。功行既到，心地自得開悟，聖賢與之道。奈何有功之人，多懷倚賴功行望道之心，還能將此心忘卻，便是爲而不恃。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爲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丹陽師父因乞飯中間道，長眞師父路中行次得之，長生師父坐於洛陽瓦市中，至七年得之。

又卷四　師父嘗說：徐神翁在家大孝，傭賃於酒肆中，三年所得工價奉養其母。凡塵勞之事，不擇輕重，見無不爲。一日有客畫鶴於門壁間，神翁出觀之，客回目一顧，神翁遂得其傳。即於稠人邊靜坐忘形，至七日心開悟道。若非先有博大功行，何以致此？以其有之，故聖賢來點化。畫鶴者即純陽之化身。又馬自然者，早年知道，苦行勤修，至六十四歲尚未有成。一朝發憤，將投河以棄其身，忽遇人曰：公之功行已備，惟欠此一著爾。遂止之，果百日了道。以二公觀之，一無爲，一有爲，欲明無爲有爲之正，實難分解，只要功行成滿，自有所得。師父自言：俺學道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日，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然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他，只是少闕功行故也。若果功行周全，聖賢自來提挈，學者勿疑。

講《古之善爲士》章終。師曰：所講析盡其理，然未盡其用。往日咸陽老王先生深通經教，一日來堂下，師父問：即日看何書？對曰：《華嚴經》師令講其義。

師曰：句句皆妙用，惜乎能演而未能明也。此章爲學道之人，大戒己之抱道不欲人知，人知則有損。如藏珠玉，慢則招人窺竊，兢兢猶豫，如冬涉冰，惟恐其失，又恐人知。是以若畏四鄰，儼然若客，無敢妄有動作，此外愼也。渙若冰釋，敦兮若樸，曠兮若谷，言內性也。愼其外而護其中，然尚守其

弊，不爲新成，將以成其大成也。故經云：大器晚成。今日學者或有些子光明，自盈自足，惟恐人不知，不能固守其弊，正玉陽所謂狂花也。學道始則甚易得，愈深則愈難見。往日遠方道人欲來山東堂下，未至時無有無敬心者，想像堂下皆有道之士。既至，相見未久，惟見其無甚異於人者，則敬心稍衰，殊不知道愈深，而人愈難見，此所以爲深不可識。師父常應人談說俗話，連日不止，外人初聽者無不疑訝。當時大有塵勞，師父一一親臨，至於剝麻之事亦爲之，堂下人亦曰丘大翁。山公嘗有疑心，而問於我。我對曰：得道人不可於言語細事上看。道性既成，應俗而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言既終則復其性，豈非濁以久，動徐清，安以久，靜徐生乎。豈如俗人勉強說道，內心不覺俗念已生。學道之人異於此，本志於道，凡百塵勞之事，隨動隨作，勞而不辭，已既未免日食塵勞事，亦未可免此功行，豈肯教人奪卻。然事事一皆忘之，復其學道之性。若一毫不忘，則禪家謂之住相。止要道心重，道心重則外緣雖多，無不壓下。如此行持，自合經之大旨。五千言正說反說，止欲令人見道。當以八十一章合爲一章，復以一章爲一句，又復以一句爲一字，和一字亦撇脫早回，不是可道之道。

講《致虛極章》終。志全復曰：靜曰復命，此一句終不能究其極，敢問。師曰：經教中無有不明之理，惟性命爲難明。往日山東李道人善談理性之妙，人謂之李長老，與赤脚老劉先生爲道伴。一日問於師曰：人之性得於父邪，得於母邪？師父聊復答之，蓋亦難言也。李後至五十八歲，疑心尚在，遂退而還俗。故知學道必須窮理，然亦不可求之太過，太過則正如物之芸芸矣。嘗記孟先生平峪庵中養病，一日出門，見娠婦汲水。孟揖之曰：吾將死矣，當託生於伊，伊即我母也。婦聞之驚走，不數日果亡，其婦生一女子，頂上隱隱有冠痕，即名之曰孟仙，今方五歲矣。又於師叔之父於官人，住山東日，嘗夢游一所樓臺，花卉之麗，迥非人間。後有一亭，數仙子列坐於上奕棋，一童子捧子侍立。於揖拜，讓令升其童子，視於有眷慕意，衆仙逐付於領而出。乃驚寤，時報內閣生子。後年十五六，殊不喜俗事。既娶，三年不與妻同處，親族皆欲重責。其父始曰當日之夢，乃從其所好。父亡，遇丹陽師父出家。以此觀之，則人之性果得於父邪，果得於母邪？胎未成而入邪，胎已成而入邪？亦嘗有母感而生者，履巨人足跡，孤竹端木之類，是已誠感化之自然，必欲窮其因地則不可。師父有云：遽遽覺閑想因緣，閑字極有意味。學人雖於理上有所未明，只勿有疑心。但當積行累功，道在其中矣。莫欺天，莫虧人，至誠與得道人結緣，結之至深，今生後世，直至提挈了當。師父言：俺惟與祖師結緣素深，昔在礪溪日，至於不令食鹽，未至夜半不令睡，此細事亦蒙一一點檢。忽一夕境中，見祖師膝上坐一嬰兒，約白日許。覺則有悟於心，知吾之道性尚淺也。半年復見如前境，其兒已及二歲許。覺則悟吾道性漸長，在後自覺無惡念。一年又如前境，其兒三四歲許，自能行立後不復見，乃知提挈，直至自有所立而後已。凡人能懇心學道，必遇至人開發，然則非有眞功實行，則不能遇。修行人積福一分，心上一分安爽，一切事來皆要消息。凡有大寵辱，人皆難過，衆所不容者，己都能輕省過去，及能忍納包容，此之謂消得，實學道之福也。學人當記取此關節，無以智力求之。若果智力可求，則強心有力者皆得成道，恐無此理也。

又　志全曰：五十四注，多宗政和，政和多引《易》、《莊》。師曰：三玄本一，宋徽宗道性本自高，故取焉。吾謂知此非難，行此爲難。吾初入道門，但見老宿所行之德，後觀透此經，都是前人所行。今日教門凡一切外事，無異以樂餌而止過客，甚不可住著於此。當捨前人所行之道，且能不失其本。今日門人進修道業，無世人之苦，必有因地，而不徒然至此。求其所因，實自學道上得此，豈可一日忘。

情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五　出生入死。○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也。○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沈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爲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

三，謂九竅四關也　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　○疏：徒，類也　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　凡夫執著，故入六道　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注：人欲求生動作，及之十三死地也　○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爲執此十三，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　○疏：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　○疏：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爲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蓋聞善攝生者，○注：攝，養也　○疏：蓋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　攝，衛也，養也　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疏：陸，平地也　兕，毒獸，一角，形如野牛，青色　言善攝生之人，不爲毒獸所觸　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爲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注：不好戰以殺也　○疏：言攝生之人，不入行陣，亦不爲干戈所害　內解者，縱入塵境，亦不爲色等所傷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注：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由加也　○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外物不可加害　○疏：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即觸，喻痴人也　虎性躁暴，喻嗔也　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　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也　○疏：假設疑問　有何事，故得致如此　以其無死地。○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言神明營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　○御曰：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　○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死地也　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　○節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處其心，眞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己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爲善，己之所非爲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此謂止於實當也　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　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經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　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爲惡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疏，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　斯祇其矜夸美善者也。

無能子《無能子》卷下《答通問第一》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飢，嗟吟者相從焉　一日，兒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嗟寒吟飢有年矣，夕則多夢錄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　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　何必易哉　通曰：夕樂夢爾　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讎，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耶　曰：無所異　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耶，寤而爲之者夢耶　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　夫冥行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羹鑑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　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　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　形與物，朽敗之本也　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　以無常之情，榮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　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則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性情

綜述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曹道冲曰：大巧莫巧於造化，而莫知所爲，豈不似拙　經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老子》曰，大巧若拙。與此義同。施眞人曰，惟聖人發機合於天道自然，萬變息於心基，是以窮理盡性與道合眞，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无譽无訾无是无非，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一上一下以和爲量。行於萬物之上，遊於道德之鄉，故可得而累耶。蓋歸根復命之源也。故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也。鍾離眞人頌曰，天人合發定心基，復命歸根盡性時。隱迹韜光修道德，伏藏元火守柔雌。呂眞人《望江南》云，天道密，造化四時行。或躍在淵當卯月，括囊无咎應。秋分曆象甚分明，人體此合發契天星。日用卦爻明刻漏，萬緣不染息心神，功滿赴蓬瀛。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葛仙翁曰，三要者，眼耳口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也。《五千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夫視聽言，人之先也。故在九竅之中，惟三要焉。此三者可以養人，可以害人。養人者，原於靜。害人者，域於動故也。蓋動者人之爲，靜者天之質。人爲之謂僞，天質之謂眞。張子房頌曰，九竅邪風觸正神，三關牢閉得全眞。澄心遣慾求玄理，得悟慤慤莫住程。葛仙翁《漁家傲》云，妙理玄玄玄復奧，聖人制法垂言教。體道觀天爲照了，明三要，聞邪勿遣相侵惱。塞兌關扃修內寶，色聲五味都忘了，視聽言皆合聖道。除機巧，隨時動止方知好。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施眞人曰，上文說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恐，未能窮理盡性，故再舉火木姦國之喻，令慤慤修鍊也。夫性之有情，如木中有火。出於性而賊性，火生於木而害木。惟聖人者達性命之源，明天人之道。外能鍊形內能修性鍊形所以養精，修性所以養神。故道之眞足以治身，緒餘足以治國家，土苴足以治天下。是以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天下，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普。自中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是玄風无所不至矣。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者也。曹眞人頌曰，木爲眞性火爲情，慾火炎時礙性眞，惟有聖人修鍊得，國无顚險木无焚。許眞人頌曰，軒黃成道日，說破迷津，國木如眞性，姦火喻邪情，情亡姦火滅，性慧欲情薨，君心修鍊正，身安國泰寧。葛仙翁《滿庭芳》，心動神疲，情澄性適，妙門開啓玄關，火生於木，灾發愼磋研。水蓄冰而凝水，田存棘也妨田。玄元教閑邪正幻，安樂自逍然。觀天明五龠，知之修鍊，去世何難。遣羣魔消盡，復本還源。補兌成乾事畢，妙因果周圓。尋眞悟三千，行滿丹就去超凡。

《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性情化育章第七》 炁既一分，象隨此明。故居其穹者則曰日月星風雷電，隱其下者則曰山川草木禽蟲之類。始之无性因動而感。故有情也。情之一動性復隨焉。在草木則感秀，在淵澨則感炁，皆從陰而生於陽也。既有性則有欲，既有欲則生情。故草木當日至則性成也。柳復爲柳花再成花，昆蟲蠢動者，卽動而化。皆自日至之所鑒也。日至者乃冬日之至也。冬日者卽子也，子者乃一陽之始也。在卦曰復，復者返也。然後天地萬物之性情，從茲而通也。萬物既如此，人性情自何有也。緣人之自頂至踵，一身骨毛炁血動靜開闔，皆同天地萬物也。故從虛情而感實性也。然後一人此情，卽隨此性。感而化有，血有珠有塊有胎，故曰妊也。乃水之一也。故生陽者陰也，非陽生陰也。道之爲用，能以情性作大藥者，乃善於道也。如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父母未育之性，若開鑑以照容，朗然可目也。

訣曰：厥初一炁分成性情，散之轉晦斂之則生，三才本一何立外程，但求感合體自圓明。

又《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默參順體章第九》 始於情感遂墮此中，恭諾之下男女成形。來從五炁中秉二儀，故未育未生之前，居母腹中，飲血受胞，以手掩其目，以兩足拳於頷。母之一吸子亦吸之，母之一吐子亦吐之。凡百動盪內外相感，何識何知何明何曉。天之炁混之，地之炁混之，人之炁亦混之。但有一息存焉，及其分育，天翻地覆，人驚胞破，如行大山顚失足之狀。頭懸足撐而出之，大叫一聲，其息卽忘。故隨性隨情不可俱也。胎之一息，元復再守也。況乳以沃其心，巧以翫其目，愛以牽其情，慾以使其神。如此漸漸有茫茫之隔，霧霧之端。元復守胎之一息也。學道之士當味此章，以求其要耳。

訣曰：始於混沌中成胎孕，七情六慾歸於一定，出入呼吸當來眞性，胎息胎息道中玄牝。

吳筠《玄綱論・性情章第五》 夫生我者道，稟我者神，而壽夭去留，匪由於己，何也？以性動爲情，情反於道，故爲化機所運，不能自持也。將超跡於存亡之域，棲心於自得之鄉，道可以爲師，神可以爲友，何爲其然乎？夫道與神，無爲而氣自化，無慮而物自成，人於品彙之中，出乎生死之表，故

君子黜嗜慾，聾聽明，視無色，聽無聲，恬澹純粹，體和神清，虛夷忘身，乃合至精。此所謂返我之宗，復與道同。與道同，則造化莫能移，鬼神莫能知，而況於人乎。

袁考攷《劉子注》卷一《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慾者，貪愛之原，奢淫之本也。故夏癸商辛以慾亡國，慶封智伯以慾亡家，皆由不防微慮遠，積小成大故。太公《六韜》曰：兩葉不去，將尋斧柯；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此爲小之不除，禍之大也。情出於性而情連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過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肥肉美酒，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煙喉之埋；身安輿駟，命曰召歷之機。○疏受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罹機危。於是掛冠東都門外，辭老歸家，羣公送者千人。庾信曰：羣公別二疏，二疏者，疏受兩兄弟也。故曰：兩疏見機，解組誰逼。《書》曰：居寵思危，罔弗惟畏。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於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燔爛。色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剖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蚋嘈膚則通宵失寐。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蚋。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焚，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陵雲，熾熛章華。○熛者火焰飛也，熾者火然也。楚有章華之臺，甚高大。楚王好勇，放火燒此臺，令士卒救之，有功者一准陳頭賞勞。於是士卒乃以泥塗其身，爭入火救之。故曰：熾熛章華之臺者也。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閑而心意可愉；至於熾也，雖襞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兌於未形，○兌者，眼也。《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不見色慾也。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悋，其可得乎。

又《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情者，利害之根，是非之主。非情，則物無所疑；有情，則應而成礙。故須去之也。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邁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媒揚，爲媒之人，不知何代人也。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鵜，鵜鷀鳥，亦名胡污，澤鳥是也。復雖者不怨鑲鉶，○鑲鉶，劍名也。聞魚腸、屬鏤，子將、芙蓉、流彩、蓮花，明月、七星，皆劍名也。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令人分財物者，財動足也。使廉士守藏，不如閑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驪珠，黃帝時明目人也，百步之外視於秋毫。秋毫者，兔毫端末也。心如權衡，○權衡者，秤是也。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觀瓦擊人虛心，觸己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尸，主也。雖然若以愚，然不爲此名中，亦不爲此圖謀之府，故無際也。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又《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韜，藏也。太公作書名曰《六韜》者，龍韜、虎韜、豹韜、人韜、鼉韜、鳳韜。張頭曰：人當韜體以

徒費，非自衒也。隱質遐外，以全性樓命者也。夫含奇佩美，○凡人當須隱質滅形，自求多福也。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凡世上萬物好佩華美，衒示於佳異，迴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者也。是故翠以羽自殘，○孔雀毛至青黃蔥翠，堪爲器用，多被世人取之。龜以智自害，○神龜負圖而出，人取鑽灼之，則知吉凶之兆也。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翩於明丘之林，○南方去中國九萬里火山，鳳出處也。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暘谷，在日出處也。《書》：日出暘谷而天下明。無所不照者也。則鑽灼之悲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春山，是荊山之別名，多出玉硃砂者也。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壺，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樸，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磲磈，騏驎戲其下，鴻鸞避其顏，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老斲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得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蘗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雞斷尾，獲免於犧牲；○周文王欲以殺雄雞祭廟，其雞知毛色合度，乃自斷其尾，於是尾斷，不中祭祀，神明不歆，遂免死者也。山狙見巧，終必招害。○山狙，靈獸，善能拍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見巧。一問左右曰：誰能善射？對曰：惟有養由基善射。王令由基射之。由基至，則調弦捻箭。山狙乃即抱樹而啼，知由基神射，無避箭，必見死也。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又《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繰以爲絲，織爲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爲禮儀，絲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繰，則素絲盡於蠶龍；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黃帝使伶倫氏於崑崙山西解谷之曲，採竹爲律管。其竹黃似金，吹之，聲合鳳音無異。故言鳳音不彰者也。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戎在西，夷在東，其人言語各異。一同初生之時，孩子啼之聲無有別異。及其長大，言語各別。乃是教習使之學數然異者也

陶埴《還金述》上篇 古之人所以假易象而爲經者，謂至道與天地配。如太上始分一氣爲二儀，二儀判，然後有三才。俾乾坤運而品彙貞，坎離用而金水並，此道之樞也。男冠女笄，牝牡相得，氣交體合，應變無方，此道之用也。日月運矣，寒暑節矣，滋液潤澤，施化流通，此道之驗也。陰伸陽屈，陽用陰潛，一往一來，推情合性，此道之返也。此乃明乎，剖一氣以法天象地，自有爲合於无爲者矣，豈假他物而成之乎。今謹按《黃白內經》神農云：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白者金精，非世間金。黑者水銀，非世間水銀。又《龍虎經》云：故鉛外黑，內懷金華。金華者爲青龍，爲黃鉛，爲乾，居木位，其數三。又曰：被褐懷玉，外爲狂夫。玉者爲白虎，爲汞，爲坤，居土位，其數五。故曰：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三五則土木之位也。合而言之，其數有八。又曰：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此言金水自相含孕，韞櫝於母中，須造化而生。又曰：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元基。此言砂產於金，汞流爲子。以金養子，繼體而榮。道合自然，事根至妙，不可不思也。《潛通訣》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此明丹砂生於鉛也。《金碧歌》曰：赤髓流爲汞，汞者弄明璫。此明汞非別物也。自是乾坤交媾，受氣而生。欲生不生，煥乎其有文章。故經云：聖人不定生，上觀顯天符。天符者，信也。天氣降，地氣應，是陰陽交接，而流珠下也。流珠者，亦謂之流汞矣。經曰：丹砂流汞父，戊己黃金母。此數者足，明砂汞合三才，應五行，而非人間凡物也。又《參同契》曰：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子。此明情分於性，於性紐乎情。情性相依，還返自然，是謂變化，由鉛與水銀，非類不相爲用也。且其分眞，終始自相依矣。又爲乾坤也，牝牡也，金水也，土木也，情性也，龍虎也。雖同出異名，須與類合。如其差謬，不相涉入矣。故曰：同類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又水以土尅，金以土榮，相殺相生，更爲父母。且水銀不在五行正位，朱砂非龍虎配合。故曰：雜類不同種，安能合體居。故古歌曰：莫壞我鉛，令我命全。莫破我車，令我還家。又曰：鉛斷河車空，所作必無功。鉛破河車絕，所作無處出。又五篇曰：鉛中有金，金中有寶。見寶

別寶，修心鍊形，賢人得道。又曰：寧修鉛中金，不修金中寶。此數者，聖人明喻，以示後學，猶慮不曉，故鄭重而言之。亦所以知龍虎二事，本乎一物者也。得其理者，喻諸返掌。迷其邇者，譬彼上天。但以世人未悟，各從後學，捨返掌之易，從上天之難，用意逾切，去眞逾遠，紛紜雜議，眞假相亂，或曰用鉛耶，或曰用水銀耶。若以水銀爲之，乾坤何可立乎，剛柔其可分乎。必以雜鉛而爲之，則金水何由而得生，還返何由而得行，又焉能變化，由其眞數。且古來歌訣，唯讚鉛之功效，不說水銀之精妙。必以二事共成，何得不兼而美之乎。必以水銀爲主，但假鉛氣而成，何得遺本而存末乎。作者之意，既其如彼。後學之見，且如此是。欲耕石種稻，緣木求魚，期於有獲，難矣。又況文字所傳者，非精妙之至。口訣所授者，非至人之遇。夫知與不知，猶千里之與指掌耳。自非眞人，曷辯眞理。今特與衆人之論，謂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又焉知道，隱乎言與不言之間哉。

又中篇　凡言水銀可以爲金丹者，妄人也。言朱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以不知道，或妄人之言，去眞遠矣。朱汞者，姹女之別名。砂者，鉛中之至寶。丹經所謂砂汞者，此其眞訣也。且鉛中有砂汞，猶人之有情性。情性於人，非外物也。砂汞於鉛，非外類也。三一之道，修情合性，然後可以歸根復朴矣。金液之術，以金養汞，然後可以返魂還元矣。若引外物爲情，則性不可合。以水銀代汞，則鉛不可親。性不可合三宮，其可固乎。鉛不可親八石，其能妙乎。夫言八石，是三五更名。故《參同契》云：名者以定情，字者以緣性。言金來歸本性，乃得稱還丹。又曰：性主處內，立置鄭鄂。情主營外，垣築城郭。是以砂汞者，鉛之情性。元氣者，人之根本。金主營外，故謂之情。汞主治內，故謂之性。以金制汞，推情合性之義也。含精養神，修性合眞之道也。又曰：龍呼於虎，虎吸其精，兩相飲食，俱相貪榮。謂東方甲乙木，青龍也。西方庚辛金，白虎也。龍爲情，虎爲性，情性相依，還返之義也。古歌曰：束身斂魂充虎飢，虎來噉食生髓脂。則呼吸之理可明矣。又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正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散爲水，馬齒欄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是知立乾坤，運水火，應天符，合三才，然後得爲之丹砂矣。妙言至徑，大道至簡。譬如造化之於萬物，非能大巧，使其青黃赤白，一一之相類乎。是稟性合眞，自然之理也。若以丹砂木精，得金乃並。又曰：白馬牙，好丹砂。又曰：潔白見寶，可造黃金。此者皆非人間朱砂水銀之所爲也。若以人間朱砂水銀爲之，有頃之間，當爲白燼矣，又焉得解散爲水，馬齒欄干乎。明者省之，可以一言而得術士之眞僞耳。術士可得，則正性不惑。正性不惑，則與道日親，而根本自正，豈假外名遺俗，絕粒丹墅，然後希遇哉。故再叙情性，原其砂汞，重解先聖指象立喻之意，諒母結於後賢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八七《太清神仙众經要略》　《九靈上寶經》云：夫五情者，陰陽五府之神氣形於人者也。故學仙者，必隱靖山林，潔修五清，欲清淨而精至，以會眞玄神應。是以溫恭慈悅之氣，藏於肝，木府之所賦也，司命所守也。其治肝潔，常以正月十日齋，治少陽，令人肝氣生。至二月八日，定少陽，應春風。至三月六日，治陽明，定春風。至於四月四日，於甘泉東流水之北岸，東面向朝陽之地，晨早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眞大道太眞太寶內內及左太禁上師之神，上宮左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以手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木府之眞靈，閑無他思，其禁不得有求於世利，妄爲不柔之溫，妄爲不誠之恭，妄爲不實之慈，妄爲不衷之悅。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肝氣眞而無虛，春溫不睦之害，不能得侵其實氣。體節休和，干力強利，首無暴痛之疾。司命之神奉之，青龍護之，青氣繞之，青液調之，東嶽之精隨之，山谷之神衛之。若獨處林籟，則百獸依仁，有自馴之驗，狼虎歸慈，有息猛之徵。其修潔有積，則青帝之芝及黑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三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木府，則神弟視崑崙之東，少陽之域，慈淨之仙。其神變能爲洪海之溢，涸能爲天地之倒，易能爲瓊宮玉宇，滿乎天地之見。木府，少陽之神性也。

哲明敏見之氣，藏於心，火府之所賦也，司愼之所守也。其治心潔，則常以四月四日齋，定陽明，受夏氣。至五月一日應陽調氣。至於六月二十七日，常以日中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南面向日，禮祈無上正眞大道太眞太寶內，內及太陽太覺之神，上宮都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火府之眞靈，閑無他思。其禁不得有規於世利，妄爲不道之哲，妄爲不順之明，妄爲不眞之敏，妄爲不正之見。其修潔攝息有定，則心氣眞而無煩，夏暑不睦之害，不能得侵其實氣，其意明澄朗慧，用道微妙，鑒徹眞性，目無昧睡之疾。司愼之神奉之，赤龍護之，赤氣繞之，赤液調之，南嶽之精隨之，山谷之神衛之，則鴻鶴鸞鳳之鳥應而歸之。其修潔有積，則赤帝之

芝及青芝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九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火府，則神弟視崑崙之南太陽之域。太覺之仙，其神變能爲項佩日曜，能爲光照四海，而震搖諸域，能爲飛騰，所詣無礙之至。火府，太陽之神性也。

公正弘重之氣藏於脾，土府之所賦也。尸蜃之所守也。其治脾潔，則常以六月二十七日齋，定太陽，受秋氣；至於七月二十七日昳時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眞大道太眞太寶內內及上宮太均之神、宮內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土府之眞靈，閡無他思。其禁不得交援於世事，妄爲求名不體之公，妄爲矯圖不淳之正，妄爲縱墮昏忘之弘，妄爲專固不泰之重。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脾氣眞而無怠，衷豫安靜，而無憒濕塞悶，體沉不收，腫痕之病，季暑不睦之眚，不能侵其寶氣，志意益冲，而無厭免之痾，舌味藥物，而無不進之滋。蜃尸之神奉之，黃龍護之，黃氣繞之，黃液調之，中嶽之精隨之，四方羣臣衛之，萬鬼歸之，其修潔有積，則黃帝之芝及赤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二萬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土府，則神弟視崑崙之頂，太和之仙。其神貴常寂，不貴變動之見。土府，大均之神性也。

尊嚴威儀之氣藏於肺，金府之所賦也。司契之所守也。其治肺潔，常以七月二十七日齋，治人利氣；至八月三日，定少陰，令人受生氣；至九月二十七日，治厥陰，令人受剛氣。常以日晡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眞大道太眞太寶內內及右太禁收土之神，宮右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金府之眞靈，閡無他思。其禁不得有御於世趣，妄爲驕逸抗戾之尊，妄爲懷害之嚴，妄爲侮忽之威，妄爲淫飾之儀。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肺氣眞而無倦，秋冷不睦之眚，不能得侵其寶氣，則喘引和亮，胸中無竭寒斷氣之毒。司契之神奉之，白龍護之，白氣繞之，白液調之，西嶽之精隨之，山澤之神衛之，津梁之精侍之，虎狼依之，爲之驅用。修潔有積，則白帝之芝及黃玉之芝見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七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金府，則神弟視崑崙之西少成之域，成道之仙。其神變能爲偃月之照，能爲行水而足不濡，行地若水而地不堅，能爲身上身下漂出水火之變。金府，少陰成道之神性也。城陽鄧孟節疏注：尊嚴威儀之義曰：不狎褻翫爲尊，色正儼然爲嚴，神遽澄恰爲威，舉動徐詳爲儀。

謙儉妙密之氣藏於腎，水府之所賦也。司錄之所守也。其治腎潔，則常以十月十八日齋，治厥陰，受冬氣；至十一月十五日，治太陰，定五藏氣；至十二月十三日，通太陽，受腎氣；至於正月十日，皆以夜半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北面向陰，香火禮祈無上正眞大道太眞太寶內內及流澄當作瀅字。太陰之神、宮後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水府之眞靈，閡無他思。其禁不得有馳於世務，妄爲傾邪之譴，妄爲失其常守及貪欲無厭之儉，妄爲傾毒陰匿謂人不覺之妙，妄爲潛謀奸私之密。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腎氣眞而無損，冬寒不睦之眚，不能得侵其寶炁。則行步勁速，進退堅強，腰骸玉房及膀胱股膝無疼滯之疾。其修潔有積，則司錄之神奉之，黑龍護之，黑氣繞之，黑液調之，北嶽之精隨之，太陰之神衛之，靈葵歸之，其居水濱則蛟龍魚鱉依之。其修潔有積，則黑帝之芝及白玉之芝見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二萬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水府，則神弟視崑崙之北玄都之域。太豫玉膏之仙。其神變能爲晦天之變，能爲他方遠膳之饋，能以大爲小，以小爲大，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之變。水府，流澄之神性也。

又卷八九《諸真語論・經告》

安非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颺勃鬱，焉能迴己之清淳。爾乃空冲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眞。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津。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蘗薰心，性情顛倒。破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諸塵，捨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澤，跳躑奔趨，不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縱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竪幡，飄飄不止。或思作僞，以邀名譽。

《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有，昧於所無。世務因緣，以此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轉於五道，長淪而弗悟。嬰痴抱痛，不能自和。馳神惶悸，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亡。是以有兵甲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所不

爭垢辱者，人之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則足矣。

《妙眞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愛過其心，神出去。常於欲事汲汲營營，爲利動者惕惕懼，結連黨友以自助者，非眞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蓋修福則善應，爲惡則禍來。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眞人至眞語錄》 復詢：情者何也？答曰：情者，曲則道性無情，而身似有其情也；執則道性有情，而身如無情也。曲性無於情，則無漏也。執性有於情，則有漏也。曲則賢也，執則愚也。無漏而有賢，則有道有德也。有漏而無賢，則無道無德也。有道之眞，則魂魄全也。有德之明，則萬化通也。經云：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道無情則眞，不著於世物也。《問情》

仇兆鰲《悟眞篇集注》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三 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二物會時情性合，五行全處虎龍蟠。本因戊己爲媒媾，遂使夫妻鎮合歡。只候功成朝直透，北闕，九霞光裏駕翔鸞。古韻先寒通用。○陶素耜註：天仙之道，惟金丹最眞。金丹者，金液還丹也。先天乾金走入坤舍，後天遂成離象。今者取此先天眞陽之金，附於坎內者，點化離中之虛，復還乾體之健。是曰還丹二物者，彼坎此離也。曰性情，曰龍虎，曰戊己，曰夫妻，只此二物。火中有木，水裏藏金，一含戊土，一含己土，故備五行，攝情歸性。牽虎降龍，惟仗戊己之媒合，夫婦始結姻親。溫養事畢，抱一功完，朝闕駕鸞，天仙之道畢矣。○補註：二物交會，情性本來契合，然必五行全備，彼此配當，方得龍性虎情，兩相蟠結。二句語平意側。五行之中尤重戊己二土。戊己者，龍虎兩弦之眞氣。以此牽引媒合，則神凝氣聚而結丹，猶夫妻之歡合而成孕也。二物會時豈是常道順行，五行全處純用丹家逆克。情性內象，虎龍外象。媒媾外象，夫妻內象。○翁淵明註：仙有數等，陰神至靈而無形者，鬼仙也。處世無疾而多壽者，人仙也。飛空走霧不饑不渴寒暑不侵遨遊海島長生而不死者，地仙也。變化無窮隱顯莫測或老或少至聖至神鬼神莫能知蓍龜莫能測者，天仙也。陰眞君曰，若能絕嗜慾修胎息，頤神入定脫殼投胎，托陰陽化生而不壞者，可爲下品鬼仙也。若受三甲符籙正一明威，上清三洞妙法，及劍術屍解之法而得道者，皆爲南宮列仙。在諸洞府修眞得道，乃中品仙也。若修金丹大藥成道，或脫殼或冲舉者，乃無上九極上品仙也。丹法七十二品，欲學天仙惟金丹至道而已。又曰，坎中眞一之氣，聖人以法追攝，於一時辰結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金丹。又曰眞鉛，又曰陽丹，又曰眞一之精，又曰眞一之水，又曰水虎，又曰太乙含眞炁。人得餌之，立躋聖位。此乃無上九極上品天仙之妙道，世人罕得遇也。又曰戊己媾土，謂之黃婆。龍虎雖處東西，黃婆能使之歡會。金木雖然間隔，黃婆能使之交並。兩者異，眞一之氣潛。兩者同，眞一之氣動。眞人自出見，此外藥法象也。○陳觀吾註，乾坤爲二物之體，陰陽爲二物之根，龍虎爲二物之象，男女爲二物之質，鉛汞爲二物之眞，彼我爲二物之分，精氣爲二物之用，玄牝爲二物之門，先天混元眞一之氣，產於二物之內。又曰，離中之物唯汞而已，坎中之物卻名曰鉛。鉛從白虎而生，故曰虎之弦氣。汞從青龍而出，故曰龍之弦氣。二物會者，一性一情之交會也，一乾一坤之歡會也，一陰一陽之聚會也。因會方能有合。又曰，戊己爲媒媾者，媒者所以通兩家之消息，媾者所以專一時之過送。然有內亦有外。在外者，卽泥丸翁云言語不通非眷屬也。在內者，戊己爲乾、坤之門戶，爲陰陽之往來，爲龍虎之交媾，以其鉛西汞東，彼此間隔，若非戊己，兩相媒媾而會合之，何由得產眞一之氣哉。夫妻者，卻非世之所謂夫妻也。世間夫妻，以生男生女爲喜，以損精損神爲樂。因之而有恩愛，因之而有生老病死苦。金丹之所謂夫妻者，獨妙矣哉。其間亦有內外數說。以虎而嫁龍，外也。以震男而求兌女，外也。至於以鉛而合汞，內也。以氣而合神，內也。皆無男女等相。又能以苦爲樂，亦無恩愛留戀。且以割愛爲先，交媾只半個時辰，卽得黍米之珠。此乃逆修而成仙者，爲金丹之夫妻也。然欲修金丹，必先煉己，以待陽生之時。若無煉己之功，則二物雖會，媒妁雖合，夫妻雖眞，將見鉛至而汞失應矣。焉能得其眞一之氣哉。陸長庚曰，薛註卽翁註，以法追攝四字，須當參究。何謂以法，顚倒坎離盜機逆用是也。何謂追攝，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是也。○補註，三註於戊己二字，尙含而未露。戊居虎尾，己屬龍頭，卽玄牝之門戶。陸子野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此亦可以意會矣。

性命

綜述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强兵戰勝演術章》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解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孰爲封畛？孰判是非？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鼓琴也。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至樂无樂，至性无性。樂則生，生則烏可已有生，故有性，有性故有虛。由中出者固靜，自陽來者固虛。樂天而至於知命，窮理以至於盡性，則一指一馬，无贅无疣，鳧短鶴長，不斷不續。自一性以推萬性，足而无欠，餘而无求。老君曰：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取之則不竭，貸之則不匱，而餘得於自餘也。是謂至樂无餘。夫性各有定，靜之則明。不交物而動，不即動而爭；宇泰發於天光，純白生於虛室；辨乎內外之分，定乎榮辱之境；視有所兼而不犯其隅，分有涯際而不侵其域，靜則平矣。《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平則各安其隅。又曰：心靜，天地之鑑也，鑑則自守其域，而廉出於自廉也。是謂至靜則廉。夫盡性以至歸根，反一以至復命，聖人得之，故清靜爲天下正。【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解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凡麗乎出入之機者，往來不窮。是謂道樞在卦之體，則艮居東北是也。故能終萬物始萬物，附本旁出，木恃以止，而位非正北焉？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上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此神仙下手修鍊之處，賢聖匠手，陰陽權柄也。陰陽者，日月也。日爲龍，月爲虎；日爲汞，月爲鉛；日爲離，月爲坎；日爲火，月爲水；日爲陽魂，月爲陰魄；日爲炁，月爲精；日爲性，月爲命。權握宇宙者，性命在乎手也。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在天爲日月，在人爲精氣，天以日月運轉，人以精氣運行。呂眞人曰：有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魏伯陽《參同契》載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扶日月安爐裏。微微臘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人識，識者便是神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素問・上古天眞論》曰：余聞上古眞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始。張夢乾曰：攝乾坤於掌上，聚散三辰；握日月於襟前，捲舒八景。《道德經》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其日月在心腎，其心好動，其神好泄漏其精華。是故聖人制伏心不動，權握腎不泄以至無漏，堅固故身輕，乃長生久視，豈不爲神仙下手修鍊之處，心腎相交，精炁逆，萬化生乎身？故曰：神仙作用之機變，下鬼爲神仙，救死人爲活人，是宇宙在乎手矣。【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法性本一，根性不同也。且甘草甜，黃蘗苦，本即一氣一根，性各差互。人有巧拙之性，可以隱密伏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此言之，道也稟五行而生，故知五行之性情，各逐五行而用事，皆在隱密伏藏也。《劉子》曰：山狙見巧，終必招殃。山狙者，猿也，善能避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王見巧，令養由基射猿。由基欲射，山狙抱樹而啼，知由基善射，莫能避也，必見死也。故曰：因巧招禍，人雖至巧，不能得死者，非天巧也耶？

又卷下《富國安民演法章》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君子小人各正性命也。君子得其性命固窮，其性命恐有無常至，故悟其性，養其命，乃得延年，則長生矣。小人得其性命不能守，皆亡其命，失其性，甘酒婬荒志猛，不固其性命，故曰輕命也。《易》曰：君子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者，外修陰德，內鍊心神，固窮養命，以保性命，乃君子也。凡小人舉止，不合陰陽日月，不顧性命王法，而自稱我強，暗中昧其神道，內無寸眞，外行不仁，隔宿無恩，常懷荊棘，天地不容，陰公奪功奪算，然有壽而殃於子孫。故曰：小人作也，故輕其性命也。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下《勝欲復命章》 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聾者，目不見色，其心專於耳，故聽聰；聾者耳不聞聲，其心專於目，故視明。利者，耳目之用，人之所欲者，亦利也。師，兵也。十倍者，萬倍之一十也。夫聾瞽亡耳目之利，而得善聽善視之能者，心專志一也。賢學道者若彼聾瞽，專心至志，固塞聰明之利，斷絕私欲之源，使耳目虛閑，心室空靜，日漸天理勝而人欲亡，功比用師克勝獲其十倍者，乃養

神之初階，入道之漸門也。學者不可止是爲足，更須勉力進步，圖造其極矣。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三即三要也。反復也。晝夜，謂連續無間也。夫聽則逐聲，視則徇色，言則誇辯，此世俗之所尚，終年不知反者，悲夫。經曰：三反晝夜者，謂反耳之聽於無聲，反目之視於無色，反口之辯於無言。三者既反，一性獨存，兢謹自持，晝夜無間，人欲不得入，邪氣莫能干，涵養日深，天理純熟，還元返本，復命歸根。以比用師克勝，功極萬倍。誠養神之至妙，造道之至極也。《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之謂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目者，一身之戶牖，三要之最先，其官司視。心靈寓之則能見，見則愛，愛則欲得。私欲一萌，流而不反，故心喪於物也。古之至人，目豈不視物耶？蓋其視物也，直過而已矣，何心死於物之有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非不視也，但不見有可欲者耳。張眞人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此語極妙，何哉？夫見物便見心，見心則不見物也。人能於見物處見得自心，端的盡天地間皆是自心顯見處，更無覆藏也，何者爲物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萬物芸芸，皆稟於天，而天未常有所與。天之無恩也，不責報於萬物，萬物自感戴於天，天之大恩生也。然則天固不有其恩，時或變作，迅雷烈風，震動萬物，天之妙用，莫不顯然。陰符之教，以觀天之道爲旨，此言天之無恩者，蓋欲王者觀之，愛養萬民而不以爲仁，民自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俗，而天下治學者觀之，翦狗形骸，粗糠利祿，外身以養生，忘知而守德，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不亦大恩生乎？至如日用常行，視聽喜怒，性之妙用，發見無隱，又何以異乎迅雷烈風之變歟？嘗試言之，雷風，天地之神氣，陰陽之妙用。其未發，鬼神莫知所藏，其發之，迅疾猛烈，萬物無不震動。喻人之神氣於晦藏蒙養，一念不動，雖離朱師曠莫測其音容於視聽；喜怒之作，昭然而不可掩。人能於一念未動，眞正信心，開智慧眼，照了無疑，即許爾知得雷風所藏，更能於視聽喜怒之作肯自領解爾之迅雷烈風。大機大用，莫不蠢然到，此誠《陰符學》中眞丈夫也。至樂性餘，至靜則康。○至樂者非榮華適意，乃復性之樂也。夫榮華之樂，儻來者也。樂未已，哀又繼之，豈爲至乎？復性之樂淡然，常若其樂有餘，故曰：至樂性餘。有如鄙人棄鄉土，離六親，流於他國，久之不歸，一旦反身到家，得見父母兄弟妻子，團欒言笑，其樂不可勝言，而況復性之樂久迷塵俗，沉淪苦海，豁然省悟，形累頓釋，反眞元始，忘生忘死忘古忘今，其樂又何可勝言？《莊子》曰：至樂無樂。此之謂也。夫廉者莫善乎至靜，至靜者，心無所欲也，無所欲則誠廉耳。如未達乎至靜，雖汲汲潔己爲廉，此有欲廉之心，豈至廉乎？《莊子》曰：使廉士守藏，不如閉戶而全封，以其無欲故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天道默默，至私也；四時行焉，至公也。喻天命之性湛寂常存，爲人之至私者也。動則形諸眼耳鼻口身意，爲見聞覺觸思慮之用，若四時之行，無有偏愛，乃性本之至公也。推夫性本之公，施諸家國天下，孰有不公者歟？雖然，此既其文未既其實也，未若反己於中，豁然自得。人莫得而知之者，此又吾至私之至也，得至則無我矣。我尚且無，又安有人情偏愛之私哉？若然者，誠性存，存應待平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奚俟推性之公歟？若夫未明天性之私，又不能推性公之用，心所存者，人欲而已。其於徇私縱欲，使氣剛強，能不如是者寡矣。聖人愛人，常善救人，故於用之至公，次之曰：禽之制在氣，以勉未悟，俾知縱欲使氣爲性之害，當孳孳用力禁制，令私欲之心不動，剛強之氣不作，反之於虛，復以湛然正性，豈不善乎？若一念之欲不已，一念之氣不息，喪性傷和，殃身及親，反爲氣之所制，誰之過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老子》曰：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生者人之所惡，心務悅生，過爲榮養，以養傷生，故悅生者乃致死之根也。故曰：生者，死之根。百念灰死，寂淡無爲，至性保眞，不虧其身，故心死者爲保生之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昔廣成子住崆峒山，修身千二百歲，其形未嘗衰，即此道也。謂黃帝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身乃長生。此保生之要也。至論則不然，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夫何故且生於此者必死於彼，然後有生於此若無死於彼，焉得有生於此哉？是故此生以彼死爲根，此死復爲彼生之根也。生而復死，死而復生，出機入機，如環無端。孰能於死生出入究其與生死同出同入，未嘗生未嘗死者？明之則根絕矣，獨立而不改矣。《莊子》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今焉得朝徹之人，共其語此哉？愚生於害，害生於愚。○盈嗜欲，長好惡，世謂之有益於生也，孰知欲勝則天性亡矣，害莫大焉。故

曰：恩生於害，點嗜欲，屏好惡，世謂之無益於生也。孰知欲去而天性全矣，恩莫大焉，故曰：害生於恩。由是觀之，君臣父子之間，兄弟朋友之聚，恩害之理，胡可定也？如陰陽然，晴晦然，未有絕而不雜，常而不變者，惟道爲然。體道者淡漠虛靜，反身未生，坦坦然樂之無極矣，恩害何干於我哉？學未及此，恰須於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庶幾恩不失而害不及。至於養生君子，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恩害相生之理，尤切於是，可不謹耶？《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尿，適有蚊睫，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愛有所亡，此之謂也。愚人以天地文理聖，〇愚人者，謂其無眞知也。夫無眞知之者，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博窮經史，深究陰陽，謂盡聖人之道，孰知天地文理？經書子史，聖人之緒餘，魚兔之筌蹄也。觀流而亡源，執末而棄本，窮年不反，不亦愚乎？故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孔子五十有一而未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孔子曰：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聃曰：子又惡乎求之哉？孔子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以是觀之，天地文理，陰陽度數，皆可學可致者。不傳之妙得之於心，聖人之道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曰：敢問公這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嗜糟粕而自謂之眞味者，何足與言心之微妙哉？我以時物文理哲。〇道在近而求諸遠則不得，反求之近於己則日用常行。事事物物，道無不在。彼不知此，而以天地文理爲聖而求之，雖得，則天地文理也，己何與焉？是以聖人推己所達而欲達諸後學，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夫時物者，言時間所睹之物也。文理者，言時間所感之事也。哲，智也。物有巨細，事有輕重，此時物文理也。感而應之於巨細輕重之別，是非文理之斷，非吾本性眞知與之發見，孰能與於此哉？聖人以此垂教，發明後世，俾翫味者覺悟本性眞知，返本還元，至於日擊道存活潑潑處。噫，此豈特黃帝而已哉？百姓日用悉皆如此，但知之者鮮矣。人能於應事感物悟得，是本性眞智發見，了無疑貳，可與黃帝並駕登天遊霧也。或曰：應事感物而謂黃帝之道，不亦陋乎？子默默然，其叩之不已，子不得已而語之，曰：人之妍醜，鑑而後知，不鑑則不知也。心之微妙，感物而見，無物則心不見也。聖人明乎心之妙於日用，不可須臾離。故於切近者言之，示人入處，使人於日用目擊，易於曉悟，猶登高者必自下，行遠者必自邇。子何疑焉？東郭子問莊子曰：道何在？莊子曰：道無不在。東郭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東郭子曰：何其下耶？莊子曰：在稊稗。東郭子曰：何其愈甚耶？莊子曰：在屎溺。東郭子曰：何其愈甚耶？莊子曰：在屎溺。夫東郭子問道之所在，莊子如是答之，非時物文理乎？《中庸》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且鳶與魚非時物乎？戾天躍淵，非鳶魚之文理乎？上下察者，非其人本性眞智發見於俯仰之間者乎？於此而能察之者，其惟子思子乎？又禪家自初祖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繼後得其傳者出世接人，指示參學，或喝，或棒，或竪指，或拈佛，或云庭前柏樹，或云露柱燈籠，或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或曰：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乃至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此等發揚宗旨，豈不是時物文理乎？自古迄今，其徒領解者不可枚數，但近學者知時物文理之論，而莫悟其言時物文理者。噫，言有宗，事有君，時物文理，聖人假借以示心法之妙，學者當自得其宗與君，不可擬議爲時物文理之辯，始契黃帝之心於自心耳。否則，黃帝已乘龍去也，癡人徒翫候攀轅。人以虞愚，我以不虞。〇虞，度也。夫眞智示明，孰滯文理，臆度聖人之道，迷背自眞，愚癡之至也。故曰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者，帝謂我日用應機，皆自本性眞智，依理發見，不假他學，何臆度之有？誠直指之至言也。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〇聖，博通也。期，會也。人謂聖人博通，刻意於經書文理，多知博識，會其聖人之道。故曰：聖人以期其聖。夫道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其可多知博識，而會乎其忘物遺人豁然自得者爲然乎？我以不期其聖者，帝謂我非心博通以會其道而爲聖人。聖也者，人與之名也。我尚非有，況其道乎？道且強名，而況聖人乎？若以有心博通而要其聖，乃徇名而棄實，逐末而喪本，猶沉水入火，惡得不喪其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夫水火本利於人，其所以害人者，人自投之非道，豈水火之罪歟？經書，聖人留傳以覺未覺，柰何後學好其文者昧其質？識其粗者亡其精？窮聰明，竭知慮，夜以繼日，講習不倦，惟資談說譊譊，意在過人以干名祿，矯情僞行，絕滅眞理，非自取滅亡之類乎？苟能學以爲己，於經書窮理盡性，聖人於我何加焉？若然者，經書子史，何棄之有？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

生。天地之道漫，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自然靜者，道之所本也。動則生天地，分陰陽，相推相盪，生克五行，變化萬物，無有窮盡。孰主張是耶？自然之道也。《西升經》曰：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聖人言乎此者，其有無謂乎？蓋人之生性，亦若是矣。嘗試言之：《關尹子》曰：性者，心之未生也。心之未生，靜也，與自然之道冥一。心之一動，萬法齊彰。大而天地，小而微塵，方圓曲直，隨變任化，罔有終極。此須是自信得及，則窮理盡性，聖學之能事畢也；信稍不及，則有不信，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律者，律呂陰陽也。曆乃筭數之術也。聖人何以大過人？知天地有自然之道，人有自然之性，物有自然之用，皆不可離。是故設教制禮立法，垂之萬世，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失其序，萬物不失其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非故爲之，皆因其自然而然也。至靜之道，即自然之道也。無聲無臭，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惟識明默識者解乎此，豈律曆之所能契哉？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奇器者，自然之別稱。太極之易名，人心之異號，莊子謂之獨化也。夫萬象、八卦、甲子，盡從奇器流出，故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聖人於此更名垂教者，以祈後世之學御末而知本，反流而復元。人能於此目擊萬象、八卦、甲子，不作他見，領解自底，奇器則至矣。否則，於萬象八卦甲未兆究之得，則爲幸賀也。神機鬼藏，言奇器之妙用也。且神者陰陽不測，鬼者視聽莫得，矧其機與藏者乎？蓋推美奇器之用，窅眇幽深，難測難見之如此。陰陽，則動靜之謂也。相勝之術，即相推也，相推則勝負見耳。考陰勝陽則偏乎靜，陽勝陰則偏乎動，適中則爲和。如動得其中，無往不利；動失其中，無往不凶。動也者，禍福係乎此，生殺在其中。是理也，雖窅眇幽深，難測難見，其動若日之升，天下之象無不顯著者。故曰：昭昭乎進乎象矣。進，升也。聖人終此告人以愼動。人能於將動之先明白奇器，發之事業，如鏡之照形，月之印水，非特人理無過失之患，亦乃見吾本性。眞智皎然無昧於動，始不負聖人之教也。雖然，與君話盡青城好，不自登臨未必眞。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二《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御注曰【略】○臣義曰：見曉於無形者，得之神視。聞和於無聲者，得之氣聽。視不以目，故徹而爲明。聽不以耳，故徹而爲聽聰明足以作謀作哲，而耳目徹乎無聞無見，豈有聲色之累乎。性遷於情，已失於物。弊精神於聲色，役耳目於視聽，是以神宇耗而聽明衰，故曰目盲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御注曰【略】○臣義曰：大羹玄酒，復乎無味，所以體道也。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所以語道也。槩乎沖和，全其天眞，至味存焉。逐世好之嗜，而厚於五味，則失味之眞，故曰口爽。心游於物初，而作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於田獵，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御注曰【略】○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安之，豈復有攘奪健羨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於用，而妄以爲美者，難得故也。貴其難得，至於決性命之情，而期於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御注曰【略】○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爲腹，離以外視，而明爲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之體，明則見有所不及，立我爲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於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爲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爲腹不爲目。

又卷四《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御注曰【略】○臣義曰：無心於物，忘形於我，故能順萬物之變，委蛇致曲，而不與物迕，則物莫之傷，而足以全生矣。枉則直。○御注曰【略】○臣義曰：直將以求信也，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故內直而不失其正，非枉己以求直也。苟執己之直，而不能順變，非所以求信。窪則盈，○御注曰【略】○臣義曰：窪則坎下，而水之所鍾，故常盈。坎小常盈而無藏，故有餘。弊則新。○御注曰【略】○臣義曰：弊於冬，新於春，物理如此。少則得，多則惑。○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於致一，事物云爲，其來萬緒。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御注曰【略】○臣義曰：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於事物之變，是以聖人抱一，而不離於情，體道盡性，而玄同物我，而爲式於天下。不自見故明，○御注曰【略】○臣義曰：自見者，蔽於一曲，不自見者，合而爲明。不

自是故彰。○御注曰【略】○臣義曰：自是者失人，不自是者能得人，能得人則惟是之從，而功顯業著，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御注曰【略】○臣義曰：自伐則滿假，而人不與之爲功　不自矜故長。○御注曰【略】○臣義曰：自矜則耀榮，而人不與之成能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己則有爭，忘己則物莫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御注曰【略】○臣義曰：虛己以游世，致曲以應理，順物之變，同於大順，而不與物迕，得道之全也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至於不爭，皆所以致曲也　其明其彰，其功其長，至於天下莫能與之爭，可謂誠全而歸之也　誠全而歸之，故可以保身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原旨》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上句言體，下句言用。道之體用也　如此，反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道無定體，惟變是體　動則造化流行，萬物生焉　弱，柔也　柔弱者，生之徒也　道無定用，惟化是用　用則生意發施，萬物安焉　噫嘻，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也，無也，是何物也耶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凡具形氣者，皆物物必有壞，壞則復歸於無，有一不壞者，存是何物也耶　觀其生物者氣，則知生氣者神，生神者道矣　夫神性也，氣命也，合曰道　聖人立教，使人修道，各正性命，蓋本諸此　仲尼之盡性至命，反終之謂也　子思之天命謂性，原始之謂也　老氏言復命而不言性，此言有生於無，性其在矣　嘗論性者，吾所固有，命者，天之所賦，生之始也　性不得命，吾無以生　命不得性，天無以賦　性與命交相養，而後盡有生之道也　生之終也　形亡命復，惟性不亡，與道同久修，此謂之修道　得此謂之得道　學道人有不能自究本性，反有問命於人者，是未明性命之正也　吾得因而申之

張宇初《上清大洞真經後序》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先儒釋之曰，何謂也，是不可言也　其陰陽未形之初乎　天之所賦爲命，物之所受爲性　性命妙矣　保合大和而後能利正　《大洞》一經，其本乎迴元復命　世之議者皆曰，道妙於虛無，神潛於歙有　殊不知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洙泗門人之稱夫子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蓋此道即惟精惟一之妙　自堯舜禹三聖相傳，皆心心符印，未嘗須臾離也　迨至春秋，世降俗末，指爲甚高難行之事，無所適從，故夫子亦罕言之　及其顏子坐忘，曾子一唯，豈復有異聞乎　是經之旨，乃存心養性以事天，聚精會神而合道　與夫子操則存舍則亡之說，初不相背　頃自中央黃老君隱禁之後，世亦無知者　故人間地上五嶽山中，永無此經　後世之人莫聞大道，恣情欲海，汩志塵波　夫其所謂保太和正性命者，良可憫也　茅山上清宗壇，歷代傳授　千餘歲間，纔三十八人　蓋其發天地未形之蘊，析父母媾精之妙，故宜隱祕，不輕異傳　咸淳仲春，玉海冲妙宗師來游九華，因訪道室，語及此事　聞者幾希，懼將泯絕　欲廣其傳焉　公端以三生結習之緣，蒙師指教，感恩莫酬　敬命厥工，用鋟諸梓　以承其志　與天下學士共之　必有資寶劫心盟天而傳者，願力行之，以昌此道。咸淳壬申上元日，嗣法程公端焚香敬書

性命之賦於物也，至大至微，至輕至重　有無不可涯涘，而其不遺於道，悉可見可求矣　故得夫已者明，然後知天地萬彙皆一物也　彼之虛靈神妙者，吾豈不具之　既具之則可見可求，曷不與至大至微至輕至重者同所賦有而不昧焉　道之所謂經者，發乎天眞之音，三炁之文，莫不由上帝眞仙宣演而後傳之下世也　其音聞於無音，其文賁於無文　判於溟涬混沌之始，而其開廓生植之著，則可聞可賁矣　謂之經也，啓己之藏，說己之經，發其至眞之奧，以開人之頑蔽，豈不物物具夫此經也哉　《大洞眞經》凡三十九章，皆修鍊之旨。行之而有成者，若魏楊郭許者是也。其隱乎高虛達乎明徹，或謹於禮謁或隕於采服，工用各有同異，非可泛易求之　蓋修鍊之道必本於養炁存神，逐物去慮，然後炁凝神化，物絕慮融，無毫髮之間礙，而後復乎溟涬混沌之始　故不飢渴不生滅，與雲行空翮者遊於或往或來，而莫知其極也　經之行世，敬善之士必思廣其傳　原其存心於善，一也　闡道者熊常一求道有年，募工刊是經，來請一言　噫，知經之爲道，而從之也衆矣　能行經之道，是不徒從之也。

太上之設教，蠢動之類莫不受其澤　行之千萬世而不息者，有自來矣　其幾何人能信於己而力修之　能信而修之，何患其不得乎經也。矧出乎有無涯涘之表，而神妙不特乎經之謂也　持經者尚當勉於余言乎　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眞人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謹書

《玉清无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七　元始天王曰，文昌大洞玉章第十八性命洞玄元命靈通　己酉庚戌鼎震中央黃素炁　○此經順性命之理以立

三才，故三極之道各有攸司，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歸大道矣。故心生則性滅，心寂則性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黃素，黃老君名此章以性命至意而言，故脾主中央戊己之土，其色黃，其炁亦黃，故《度人經》云，黃帝中主萬神，九越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又曰，黃中治炁總統元君，所以人之性命，根本在乎脾胃，超化穀府，滋養四臟，則性命可以長保。在丹道謂之地魂丹母，刀圭黃芽，黃華黃男，黃牛黃庭，穀府眞土，黃婆土釜，八卦爐之類是也。故五嶽五獄皆屬土。告向子文，寶曆中官衡州，遇龔長慶謂曰，吾師司馬隱元爲委羽洞天仙官，人之功過皆隸五嶽洞天，聞於九天使者。我師授我以中黃太一默朝上帝之道。吾今修之，子文告願從南遊，長慶止以不可。翩然而往，是知能修中央黃炁，其道可致神仙。此言黃素中元君圖華黃傀所主之洞章。【略】伏雲三仞明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三傀者三界之上，渺渺大羅天也。故性命雙修者，登此三界之上。【略】玄業位黃寧〇其性命玄業皆在黃寧，乃精血之神，名三生字，黃寧即中央脾土也。土得天地之渾全之數，故生成之理始終賴焉。洞玄清淨光〇脾胃調攝得所，自然清淨光華也。下云性命，即元神也。古人云，常喚省主人翁，惺惺着，休受人謾。又自應諾以警悟。元命靈通成〇《生神經》云，胞元結長命，惡根應化消。蓋元命通靈，成就大洞帝尊也。此章理性命兼該，《語》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斷許過矣。三千之徒，顏子曾參子思冉伯牛仲弓等皆稱德行，豈不得夫子性與天道乎。後之儒者談此爲口實，不復考之《周易》，《中庸》等書微言奧旨，以究其至極之地，便云我儒家无此等性命之學，良可耻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相遠哉。上天所賦與，而我稟受而生者是。性命宗本堅〇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性猶命也。書曰，克明峻德，德，性也。釋教所謂福德性宗本堅確。【略】无爲登上清〇《易》曰，无思也无爲也。蓋自然之理大丹之道，无爲而无不爲。登上清境，見靈寶天尊也。脾炁上朝絳宮，皆太和之炁也。大抵中卷以六根取喻。釋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一往來實无往來，是名斯陀含，名不來是名阿那含，實无有法是名阿羅漢。此道家所謂四果仙人，佛家名四果阿羅漢。未到究竟不輪轉地，所以暫餐太和遊想上清，終期成上乘果位。釋子不知命宗，稍見性謂幻設无用，不肯愛惜。只修沉空滯寂，不能性命雙全。

無能子《無能子》卷上《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坦箎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炎，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神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睹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疏。是欲沈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又《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無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相吾之生和哉。

强名子注解《真氣還元銘》

我命在我，〇言人性命生死，由人自己。人若能知自然之道，運動元和之氣，外吞二景，內服五芽，動制百神，靜安五藏，則寒溫飢渴不能侵，五兵白刃不能近，死生在手，變化由心，地不能埋，天不能煞，此之爲我命在我也。不在於天。〇言人性命死生不由天也。昧用者夭，〇言昧用元氣之人，反致夭壽，此則須事明師傳受，方可得爲之。不然則必致夭折也。善用者延。〇言達元氣道理之人，則壽命延長。氣和體寂，〇氣，元氣也。體，形體也。言元氣淳和而形體自寂，形體既寂，而氣自和

《谷神篇》卷下《靜功虛名論》

學道有五，得仙次第，考之曰：夫欲修命者，保見存，以身爲丹房，氣爲鉛汞，隨陽功之動作，外兼藥餌，治身無病，號曰人仙。知以玉符保神，抱重厚純粹之質，得象而忘言，在世長年，號爲地仙。徒垣以疏交戚，晦跡以免徵呼，復以金液鍊形，使形神俱妙，得爲神仙。潛蘊造化樞機，天道歸之，若抱大患，玄科禁戒，復以言動爲忘，而務廣修仁德，暗積功行，坐待氣足神完，超清輕冲和之體，以返洞天，位證天仙以上四者，既分品格，適從修命之漸，故其理之果必。夫修性者，信其無，以氣爲主人，身爲客寄，抱陰氣以守靜，並萬緣，息百念，雖飲啄不足累其心，四大尸位，五臟匏繫，習衛坐功，身無宿病，不覺勞苦。用工有效，漸至靜定，子精無漏，則性水俱澄。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物，將人眞靜。陽魂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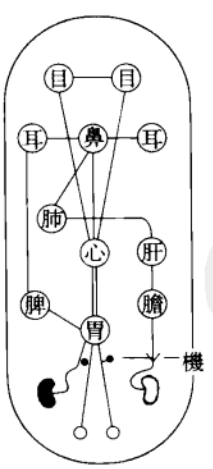
道，奈魄新勝，魄之精，性之水，或若光明，靜定無能宅，乃回大定　惟覺身在光中，惚則無身，性空開朗，是謂得性　心純而博易，中虛而自應，淵分預知人事吉凶悔吝，察往知來，本身有患，却不自知覺　或者陰脫神恐，恐則墮魔嫁使，勉力智昏，昏則蛇虎滿前　若非有故，則陰離附其性，虛邪入其體，鬼神趨其役，則亦服其勞　靜功之驗，比之抱一者，亦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陰精旺則白魔旺，似不自防，墮深溺淺，皆能自出　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也　或者棄身則散以履險，窒想則不覺飢寒，悍氣則飽食無糞，忘形則不知痛痒，尸厭則自伐無傷，神妖則臨刊刃壞，息遯則煙霧不干，性滅則全拋眠睡　已上種種利益，皆出於捨命捨死，無有恐怖，皆徒以駭觀惑耳，去道尤遠，謂之暫假因緣，終不免於就死　至於靜極而忽動，不由主客，而由賊邪，動則莫能自禁，發泄而形言歌詞，章顯科教，彰形化俗，棄有着空，或謗真風，是其失心所在，好勝之心猶存，非道使然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人生天地間，抱萬古金天一泓神水，胚胎男女俱起，故性定則水澄，澄則照物窪水清，清即生魚鱉，山有泉則有神，涵則作妖魅　俗聞妖術者人人家，照其碗中之水，尚可作證驗，況陰符性水也　修行人得入密定境界，風行虛竹，心不昧，自悟迴光返照，復命歸根，緘口以祀竈，瞑目以過橋　或可以移神上達，出入靈虛，來無礙，真得鬼仙之道，實證窅玄之果，萬中有一，亦爲難事　雖曰了矣，無米粥濟飢，可否？其或逐物意移，異端並起，以澄照化機，鬼擘口語，認爲己能，則悞矣　苟患失之，禍胎孰矣　孰謂沒齒無怨言，嗚呼，惜哉！天之道，常善護物，故無棄物　鬼神無常情，道敗則失之　或曰鬼道易邪，況復爲灾也？常思鬼仙之成道也，既不得游神於清輕，又不能留形於重厚，其居幽冥渺邈間，意獨何似　觀天地萬物之作，先陰而後陽，從無而生有，先虛而後實，捨安而求真，先鬼而後神，偃武而修文，先功而後巧，及粗而致精　物其有也，則日漸損廢，壞拆曾散，以至毀滅，復歸於無形　人與物俱隨氣運之流行，躁勝寒，靜勝熱，弱勝強，思勝恐　天之道，陰常勝陽，人之道，靜常勝動　人稟陰質太重，故言三魂七魄　修仙道常自吉，修鬼道常自凶　《易》體之變，亦曰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世事文理，亦是百件虛而一件實　守動亦是道，動極致靜，靜則神凝；守靜亦是道，靜極復動，動則氣散　伏雌抱卵，以水沃而試之，浮而動者有生，靜而僕者無生　無生是無神，此曉然之理也　聖人觀復，以傷物壞，嘆曰：莫若無物，使不見其壞也

卜筮書云：天地年月日時，各有窮已，而況於人乎！當人死喪，不過百年，其於醫卓卜聖，忠臣義士，立功動利濟而留名者，有實有恩及後世，則國人稱之　故名在靈在，其享血有祀，雖忠靖義勇，靈著陰部，其餘墓清高狂簡，而祠名者，皆虛名　在官則祠祿，歿也無血食，有祀而無享，死喪歸無常，與孤陰守靜者何異！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卷中《真泄天機圖》

到這田地，知這道理，且莫歡喜　咄！未知如何想

寶劍沉埋古獄邊　虹光夜夜上衝天，虎龍戰鬬三田靜，何處求他汞與鉛　嗄嗄嗄，嘻嘻嘻，且休認鹿爲馬，一個玄珠在泥底



牛女橋邊路不通，河車運去杳無蹤，憑誰問得眞消息，吹徹重關藉巽風

又《真泄天機圖論》

金丹之圖既成，虛天機之尤秘，且論五行之顛倒，述水火之流行，明藥材之進退，體日月之循環　余前所著三篇之文盡矣！今處夫學者未明，故爲此書　此書也，直泄天機，洞見毫髮，化頑石而成金，點瓦礫而成玉，不啻過也　夫兩目爲役神之舍，顧瞻視矚，神常不得離之　兩耳爲送神之地，蓋百里之音，聞於耳而神隨之而又去　兩鼻爲勞神之位，隨機而辨之者，誰神也？使耳目口鼻皆如眉，則神豈不安而全之！　夫如是則不爲後天也，亦不勞修鍊也　大抵忘於目則神歸於腦，而燭於內，蓋綿綿若存之時，目垂而下顧也；忘於耳則神歸於腎，而聞於內，蓋綿綿若存之時，耳內聽於下也；忘於鼻則神歸於臍，而吸於內，蓋真息既定之時，氣歸元海之理，合而言之，俱忘而俱歸於腎，而合於內矣！還更有口訣麼？

口訣　雖能想斯心常聽

或問：金丹之道，耳目口鼻，固亦得聞之矣！心固不言可知也，肝膽

脾胃肺無用之物也，還亦無用之中而有用者也？余答之曰：此固已到而後知其理，但余誓以無隱，夫何隱之有？吾初從師亦叩矣！師贈我以詩曰：

五湖風景闊漫漫，鷺立沙灘宇宙寬。畫出枉勞君指點，異時游到儘堪看。

余初未達此理，後到此田地，始信師言之不我欺也。今以師不言之者，並言之。夫五行之用，不可缺一，故綿綿若存之頃，脾氣與胃氣相接而歸於心縷；肝氣與膽氣相接，後大小腸接於腎縷；肺氣伏心氣而通於鼻。是氣也，皆靜定之餘，元氣周流，自東而西，自南而北之氣也。西南乃氣之會也，氣合而歸於此，却自夾脊直透上中丹田，而降於腎腑。兩腎中間，有治命橋一帶，故寒山子曰上有接神窟，橫安治命橋者，此也，氣降至於此，陽氣與精氣盛而上衝，與此氣相接於一，則固圍於鼎器之外，日用之則日增。經營之力，故鄧鄂之成肇，於此也。忽然有一物，超然而出，不內不外，金丹之事，不言可知矣！一半玄之又玄，一半者何也？曰：金丹之士，到此則一半矣。○超然而出者，乃玄關一竅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有形之中也，○無形之中也，先就有形之中尋無形之中，乃因命而見性也；就無形之中尋有形之中，乃因性而見命也。先性固難，先命則有下手處，譬之萬里雖遠有路耳。先性則如水中捉月，然及其成功一也。先性者或又有勝焉！彼以性制命，我以命制性，故也未容輕議，用力不得到者，知其然也。未見不必存之以有，恐至著相。或又曰：子畫圖中多有竅，何也？曰：斯竅也，非採取交會圖中之竅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可窮，用之則充塞於一身之中。此物之作用，不用則歸藏於心田之側，了無形像，然則何物耳？○秘意之主耳，左屬陽，右屬陰，秘秘秘秘，到這裏方是返太極處。曰返太易者自太極，返太極者自太和，致太和者自陰陽始，故曰陰陽和而風雨時，嘉禾生者，譬之若此。大衍五十，天數一，地數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陽奇陰耦。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合而爲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去五，以象五行者，後之鼎內外是也。又就其中剋一，象太極之不動，其用四十有九。又就其中剋一，以爲鄧鄂，其用四十有八。學人行爐鼎用火之法，以四卦爲主，以六十卦爲用，存乾坤坎離也。又以大衍圖求其象，則循環之理明矣！周天之法泄矣！如或未明，更請看爐鼎圖論云。

一點蟾光照太虛，金蟆水裏吸還噓，高低猶是純陰體，何事生陽用有餘。



○蟾光圖

論

太虛寥廓，皓月粲然，雪浪翻騰，金蟆吐耀。人見月之所以明，而曰金精，精盛則月明焉！孰知金丹之所以生者，性也。水者喻坎宮也，金蟆者，喻一點眞陽之竅也，元性喻月性之用也，性之初見，如星大，圓陀陀，光爍爍，未足以見性，但氣質之性稍息，而元性略見，如雲開則月見，頃合則亦然耳。至於不時時存之，則可沒，與見未見時無以異也。故金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遂以而用之。譬之見賊便捉，毋使再逸。然以之收於鼎器之中，而一點元氣之眞，終乎不可得出矣！以丹田爲日，以心中元性爲月，日光自返照月。蓋交會之後，寶體乃生金也。月受日氣，故初三生一陽者，丹既居鼎，覺一點靈光自心常照，而無晝夜，一陽生於月之八日，而二陽產矣！二陽者，丹之金炁少旺，而元性又少現，自二陽生於月之望，而三陽純矣！三陽純者，是所謂元性盡現，即前謂無形之中也。一陽純生時，但覺吾身有一物，或明或隱，二陽生時則遍體生明矣！三陽生者，則光不在內，不在外，但覺此身，如在虛空，亦無身，亦無虛空，亦無日，亦無月，常能如此，則禪定也。但丹士若生於有，而不能採眞空，而以無爲用也。既至於此，而金丹且半，何也？且元神見矣！而未歸於丹，混精氣而爲一，所以爲半矣！更說他後一半底道理，月既望矣！十六而一陰生，一陰者性歸於命之始也。自一陰生，至於月之二十三，而二陰產矣！二陰者，乃性歸於命，三之二也，自三陰生於月之三十日，而三陰全矣！三陰者，乃性盡歸於命也。性之全體見，綿綿若存之性，時時反乎命內矣！方其始也，以命而取性之全矣！又以性安命，此是性命天機括處，雙修者，此之謂也。天機至密，吾盡泄矣！到此際則金丹全也。始於火候，凡一日用度，則一日養之，百日之

功，而嬰兒產矣。故吾以月爲之喻，取其交會相照之理也。月明賈本於金，金之性質出於月，古鍊愈堅，萬劫不壞。蓋金日色月性也，火日氣，金入火而復於元性之眞，可以鍊成至寶，號爲金液還丹。故修丹者，始則取金，爲金生水，交合之理，顯而精土以成之，故城郭基址，無非托眞金藥物而固濟隄防之，鍊成純金，故曰金丹。

曾慥《道樞》卷二五《肘後三成篇》（道遠如天，疇克以登，示之廉陛，猶階而升） 純陽子呂洞賓也。曰：吾修天爵，而人爵可棄也。悟眞空，而頑空可鄙也。蓋知陰陽升降，法乎二儀，性命根源，歸乎一氣。其來也，有一夫一婦焉。其去也，有三男三女焉。金男採黃芽於九宮之羣，玉女收白雪於十二樓。水中起火，以分八卦。陰內煉陽，以別九州。於是三田和會而火龍出於昏衢，千日功成則游於蓬島矣。其要蓋十有八焉。小成之道七，中成之道六，大成之道五。純陽子曰：一噦一呵，一呵十搓。久而行之，皺少紅多。此天童不老長生之卦也。何謂也？人之六慾七情日交戰焉。故喜怒哀樂懼結於心，以傷其神氣。吾且而起，以舌攪其口，惡濁之津盡嚥之，而後呵之。以左右手搓其臉，以散心之積氣，使眞氣上沖，而入於腦，斯返於童顏者也。純陽子曰：一搓一兜，左右易手。九九數終，眞陽不走。此聚火煮海乾之卦也。何謂也？夫感物以喪其志，則元陽耗而眞氣失矣。所以病且老，老且死，豈不以下元虛損而氣微弱乎？吾成亥之時，於臍之下握之摩之八十有一，而後復搓其手，左右各八十有一，九日而效。仄旬有一日而成功矣。純陽子曰：入九嚥一，存三放七。定息內觀，事罔不畢。此配合陰陽震之卦也。何謂也？夫飲食也，或多焉，或少焉。時候有寒有熱，忽有疾生於五藏六府。吾則以鼻引其氣，其入至於九分，以嚥斷氣，勿使往來，瞑目冥心，存三放七。始治其疾，則想其疾之所在，氣急則難止矣。故當開口徐放焉，而勿盡。疾如未瘳也，則再作之。及於三五，未有不瘳者也。平居日用卯之時，當夫心之陰下降，腎之陽上升，二氣相遇，則依法行持焉。使氣液各相配而相生，見效則止。純陽子曰：閉門上嚥，勒關下搖，定意內觀，元陽自足。此聚火還元乾之卦也。何謂也？夫與事物交戰，則耗其元陽，失其眞氣矣。吾於戌亥之間，閉口嚥氣，下搖膀胱而上起焉。微曾其腹，意定而不亂，於是內觀存想，使心之火下降，外腎之火入，而相合於命府，見效則止。純陽子曰：且起盤盤，呵雷嚥雨，升身內觀，遞施弓弩。此放火煉形長之卦也。何謂也？夫喜怒哀樂之氣，經夕則積於四支，其血滯矣，經絡爲之不通。吾且起，蟠膝正坐，升身，以左右手上摩其面，嚥乎惡濁之津，如其前焉。於是呵其氣，叩其齒，以漏心之積氣而集其神。既已，則俯身焉，伸縮其手足如挽弓張弩，於是經絡通矣，氣至而血行矣。久之其疾永除，見效則止。純陽子曰：夫歸婦室，月至陽宮，桃花浪底，龍虎相逢。此交合龍虎離之卦也。何謂也？夫身之中，易散者元氣也，難生者眞液也。故液之少則不能生氣矣，氣之散則不能生液矣。必欲氣液交而爲精，精汞煉而爲砂。吾其於午之時，方腎之氣至於心，勿使升於上，而獨於其口出焉。乃用乎既濟，於是含津滿口，勿吐勿嚥，神識內定，鼻之息綿綿。故腎之氣與心之氣自然相合，是爲眞氣眞液者也，陽龍陰虎由是交而變黃芽矣。純陽子曰：黃婆配合，夫婦同域；乾、坤濟會，陽關須勒。此煉丹之法，乾、坤之卦也。何謂也？夫氣海之中，有眞陰眞陽焉。相戀於脾之中，遇肺之液而般運焉，和合無數而入於黃庭。吾於戌亥之間，微曾其腹，是爲勒陽關，使氣不上升而下煉焉。此特小成而已，未及中成者也。純陽子曰：三男三女，俯仰開闔，節次升存，過關勿急。此肘後之法也。何謂也？夫眞氣眞液其相交也，下而入於丹田，於是火之候無差，以養乎眞胎，而變乎純陽焉。始於子之時，氣生之後，用肘後之法，運入於上宮。是爲還精補腦之道，可以長生久視者也。三男者何也？震也，坎也，艮也。三女者何也？巽也，離也，兌（女二也）。吾俯其身，則腎自相合而氣聚矣。其仰也，則腎自相離而氣散矣。透過乎尾閭，自其背而飛以入於腦，是不可一日而至也，其必節次而升，以存想乎龍虎河車，使上起焉。然腎之虛陽入於頂，則上壅而生熱，故曰過關勿急也。純陽子曰：少男長女，爭馳龍虎，飛入天池，化爲甘雨。此肘後之飛金晶也。何謂也？既吾用夫肘後之法，次第升存，及腎之氣入於腦，則行飛金晶焉。故於子之時，腎之氣生，與肺之氣合，於是腎之氣欲與肝之氣交焉。其肺之氣存於腎之中，是爲金晶者也。於其時下功，如前俯仰，一撞三關，直入於上宮，合和於體海，時飲乎天漿，是爲眞陰神水者也。如是以待乎既濟，用長之時，其名曰少男。用巽之時，其名曰長女。肘後之左曰龍，右曰虎，其頂曰天池，其神水曰甘雨。自艮至於巽，凡一撞而入於頂，於是煉頂之髓以爲水，如腦中之神昏而憊，即暫存於下身。少焉復升，而入於頂以煉之。純陽子曰：殺夫救婦，當隨其母。隨母溉灌，五行有主。此玉液之還丹也。何謂也？吾

觀五行之理，生我者，斯謂之母矣；我生者，斯謂之子矣；克我者，斯謂之夫矣；我克者，斯謂之婦矣。若夫春之月，肝盛而脾衰，是爲木強而土弱者也，昔則損肝而益脾，脾，母也，故於其盛之處而嘘氣還元焉。脾，母者心也，是火生土者也。火之盛者，其在離之卦也。五行有生克，五藏有盛衰，是以水也，木也，火也，土也，金也，相生而爲子母者也。火也，金也，二也，木也，水也，相克而爲夫婦者也。若夫用嘘之法，則須五行之相克者焉。此道也，既飛金晶之後吾並行焉，其要在乎識五行之理而已。純陽子曰：火寄寅宮，水濟丹臺，午前頓升，瓊花自開。此玉液之煉形也。何謂也？夫採藥以爲丹，非純陽之氣不能煉之矣。故肘後飛金晶以入於腦，煉之既久，或慮夫太過而陰不及，則吐玉液煉其形焉。蓋於午之前始，於艮之時，升身前起，以起火煉其形焉。火寄寅宮者，煉之以純陽之氣者也。水濟丹臺者，灌之以玉液之水者也。午之前何以頓升乎？煉之以氣，上升而滿體矣。於是其血變而爲白膏，爲瓊花，瑩然潔白，煉形之效也。純陽子曰：一陽初起，輕仰後存；龍蟠虎蹲，水滿高源。此金液之還丹也。何謂也？夫以玉液還丹其數不踰乎一百有八焉。隨時嘘之，嘘也煉也，其數有多寡，而管在四時焉。可以灌乎內丹而焚乎四肢也，是爲金液還丹焉。方臍之氣，肺之精，以入於腦而變爲神水，故三純陰之氣與純陽上下相見，是爲既濟焉。自子之時臍之氣生，可以輕候其脊，微存其身。聚其腎之氣，一撞三關，直入於泥丸，與眞髓相合而變爲神水，則下降焉，其猶甘露之灌於心也。純陽子曰：子後點擧，勿厭頻升金光滿體，陰盡陽純。此金液之鍊形也。何謂也？夫以金精入於腦，變而爲金液。金液還元，變而爲丹。三就可以長生矣。吾欲脫其殼，則方金液自上丹田之將降也，乃升其身前起焉。使眞火一擧，逢金水於玉池之側，其名爲既濟。於是一次一圓金粟，其大如米焉，還丹一顆。一道金光自起，環周於身，其名曰金液鍊形。鍊形氣足，乃始鍊氣成神，而脫其殼矣。故於子之後，腎肺之精一撞入於泥丸，點首而嘘，則金液自來矣。金液既濟，以前起火鍊之，是爲還丹。凡一嘘數鍊，宜頓升者也。純陽子曰：觀夫中成，然後知大成之道其至矣乎。曰月正旺，夫婦俱伏，對時起火，氣自朝元。此集神而朝元也。何謂也？前所云玉液還丹者，殺夫救婦而求其母，吾知之矣。肝盛則脾必弱，何也？木者，夫也。土者，婦也。火者，子也。水者，母也。肝盛而殺夫，不可下功也。脾弱而殺婦，火盛而求母。用離之時灌之，所以救脾者也。故朝元者雖不離乎五行生克之理，而隨時起火，鍊其眞氣，使陰金盡焉。若夫春之月，肝盛之時也。起火以鍊肝而救脾。於辰戌丑未之時，起火以煉脾，則夫婦其俱仙矣。然肝之盛也，於其月其日其辰，是爲三合之辰，其名曰三花。三花者，三陽也。雖起火矣，猶懼乎肺之盛而傷其肝，當於癸之時，庚辛之日，不可令釐失功也。以斯推之，其餘豈異此哉。吾依此行之，則眞氣合於元氣矣，元氣合於眞氣矣，三氣合而變三花矣。於是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合就陽神而爲純陽之體。斯乃身外有身，棄殼而仙也。純陽子曰：以胎止息，因氣生神

又《色應天真》〔又曰〕：養陽煉陰，前仰後欽。定息內觀，數足自真）此煉氣之成神也。何謂也？胎息之道，不在乎其間矣。其人多，唯龍虎交而結神丹，神丹就而息自止矣。彼閉氣煉息，止息煉神，非大道也，吾未見其能成功者也。當以其旺之月之日之時，升身起火，降君火於所主之處，於是其息悠然自上。其氣不升，其神不散矣。不過十千氣，吾以煉肝則青色出焉，煉心則赤色出焉，煉肺則白色出焉，煉腎則黑色出焉，煉脾則黃色出焉。偏煉其五藏，各七旬有二日，於是爲三百有六十日，而功成矣。次之一歲，則曰煉其五藏，曰一朝焉。若〔大〕〔夫〕於定之中，見車騎女樂之紛華，宜慮夫陰鬼外魔與陽神雜焉。必作內觀，以起三昧之眞火而焚其身，可以交換仙凡矣。純陽子曰：內外俱定，澄心自觀。炎炎火裏，歌擧嘻嘻，此交換者所謂內觀者歟！吾於年之中，畢煉其五藏，則五氣朝元矣。月以紫河車運而入於天宮，於是或有陰邪之魔詭爲車騎，出其笙簧，與陽神雜焉。學道者謬以爲實，安其凡軀，則不能棄質而仙矣。莫若內外俱定，不出不入，澄心靜慮，觀乎壺天，則五方之雲起於上，女樂車騎陳於下矣。彼詮邪者，僞也。其孰謂之眞乎？吾純陽之神，其名曰天眞元皇天君焉。於斯之時，從其本體眞神扶衛，以返於天宮內院，則可以棄殼而去塵巢焉。夫不辨乎眞僞，以傷陽神，則狂易而邪蕩，不免於死矣。雖其形不壞，而何有於道哉。故內觀之時，不憚升身以起火，則僞者散而眞者升矣。火之名有三：曰焚身，曰降魔，曰升天。一曰朝元。夫既至於天宮，則費乎調神，有法焉。純陽子曰：七層寶塔，三級紅樓。至時勿懼，出後難收。此還神出入所謂調神者也。夫調神以出其殼，當在天宮之目而內觀焉。紅樓者，三田也。寶塔者，七氣也。自下而上，漸至其上而不可有懼也。陽神不純則陰鬼雜之矣，故火之數不患其

多也　眞氣不堅，及出其軀，則易驚以散，其攻以返其軀，其亦難矣乎　是以古先至人有披襟散髮之像焉，夫欲至而不懼，出而易收者，莫若三百日採藥進火，抽添有時焉　五百日煉形合氣，升降有數焉　於水之中起其火，有丹之後，亦不患其多也　於是魔散神聚，不必乎紅樓寶塔矣　惟內觀乎黃庭，使五雲合，而火龍踊起於紅光紫氣之中，直出於昏衢　其出也，自不懼矣　其過也，自不散矣　吾之身外有身，其如嬰兒焉　始可以論分形之道矣　故未終乎前功，則又惡能分形而出哉！是道也，艱難萬緒　若夫陰靈不散，於定之中誤出於天門，則不得爲純陽之仙也　純陽子曰：火龍既出，須識金光　往來無閡，速至仙鄉　此分形之超脫也　丹既就而眞氣自生矣，眞氣生而陽神自聚矣　神何以聚乎？戀其氣也　氣何以聚乎？戀其丹也　神出則以氣爲形矣，神入則以形止氣矣　其出也，如蟬之蛻焉　故其殼也，寄於大川則生珠，藏於名山則生玉，若處于世則優游自如矣　或厭世而去，則號召陰神，跨鳳乘龍，以朝於太微　太微之君考其功，則自下島遷於中島，自中島遷於上島，行滿則返於洞天

又卷三三《參同契中篇》　華陽子施肩吾敬著　紫陽翁子張伯端平叔　同校　自號草衣子　云曰：吾嘗觀五行生克之理，測日月短長弦望晦朔之因，故移南辰，轉機北斗，於是知四時八節，七十有二候，二十有四氣，鍊藥於黃庭之中，得陰陽之造化，二十有六變焉　水中之鉛者，吾命之元也　補其清髓，斯不死矣　夫欲鍊其鉛者，必籍汞焉　汞者，身中之寶也　鉛汞結而成丹，斯爲仙於世矣　一物歸於三形，則其身自榮矣　變轉合於一體，斯識乎夫婦者也　採陰中之陽，水火既濟，嘗乎刀圭，則身自昌矣　修身莫大乎存息，存息者三形作一躁者也　能及乎千息，其登三清矣　何哉　神也息也氣也，其歸於一焉　精也液也，九丹乃合成焉　此丹之至要也　夫吾之丹，豈若世之用金銀爲郭郭者哉！金銀外物也，惡能變化乎　吾之藥其唯汞而已！取銀之精，鍊金之津，而互換焉，不離於造化者也　三五與一者，道之眞也　配以一陰一陽，周於七十有二候，卽於十有二元而九轉焉　自甲子爲之始，服之可以永年矣　左腎者，主於津，謂之曰朝帝君焉　其逆行則化爲液，其在口則爲華池之水　夫河出於崑崙之山，其水之氣上騰爲霧，天之氣下降爲露，陰陽相合，以爲膏雨，而滋榮萬物者也　其猶左腎之生津焉，以嗞納之，歸於五藏六府，而化爲血，以榮其身，致光澤焉　故萬物無陰陽之氣則不生，五藏六府無其津則病矣　右腎主於命者也，其生精則上朝於帝君，下流入於臺籥焉　其漫之胞上有二帶以繫之，其青脈如縷，左出精，右出溲焉　凡血入於胞囊則爲精，精復化爲髓矣　精竭髓盡，人是以死歟！故修命者上納於氣，下勿泄於精，運用精氣而與津合，所以成大藥者也　何則精化爲寶，久而鍊之，斯爲金丹焉是人之性命者也　故神也息也氣也，一物而三形者也　津與精竭，則性命終矣　中宮之正氣，其黃者土也，而脾主焉　是爲丹田而性命之根元也　腎之左右，其黑白之津精相合，而入於中宮，此所謂鼎者也　金木者，相克也　得中宮之氣，則性命乃成焉　何謂也

又卷三八《會真篇》（張皇幽經，揚厲玄言，明示來今，入道之門）　華陽子施肩吾　曰：水火金木土，五行也　相生而爲子母，相克而爲夫婦，擧世皆知也　明顯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　上中下，精氣神，三田也，擧世皆知也　得返復之義，見超脫之功者，鮮矣　明五行之顯倒，然後可以入道　知其抽添，方爲有道者也　得三田之返復，然後可以得道，至於超脫，方爲成道者也　吾觀夫得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而已其要蓋二十有五焉：曰識道，曰識法，曰識人，曰識時，曰識物，曰養生，曰養形，曰養氣，曰養心，曰養壽，曰補內，曰補精，曰補氣，曰補益，曰補損，曰眞水火，曰眞龍虎，曰眞丹藥，曰眞鉛汞，曰眞陰陽，曰鍊法入道，曰鍊形化氣，曰鍊氣成神，曰鍊神合道，曰鍊道入聖　莫仙公曰：聲子滯於頂宮，儒者執於見在，不知先聖之道存於一心也　純陽子知其然，故好性宗，修乎天爵，而棄人爵，鄙乎頑空，而悟眞空焉　此不可以不識道者也　太上隱書曰：三千六百法，而養命者數十家　三千六百者，十年之期也　數十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行陰陽之數也　昔者華（他）佗謂久逸而氣滯血凝，觀五禽之戲而作導引，使榮衛通暢　後人因之名爲般運者，誤也　晉陳養遺女於道，效龜之吐納，終年餓而不死後人因之名爲服氣而求丹藥者，誤也　張紹謂五味偏人之眞液，二藏好，則二藏惡　一氣盛，則一氣弱，而罷五味　後人因之名爲休糧者，誤也　劉洞知眞陽眞陰，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補且瀉之　後人因之以採曰精月華，而取天地之正氣者，誤也　容成子教黃帝房中之方，恐其走失眞氣，而虧修養之宜，故爲制禦於可欲之境而已　不知採戰有（功）〔方〕，而奪其氣，後人因之遂謂以人補人者，誤也　黃帝修養於崆峒而無

功，廣成子教以鍊外丹，以補久虛積陽之損。後人因之欲餌無情金石者，誤也。扁鵲釋靈樞之篇，謂鼻引清氣，口吐濁氣，留之二十有四息，爲火一兩。以之鍊眞鉛如戲藥，其名曰陽胎。以之鍊眞汞如含蓮，其名曰陰胎。胎在則息住，息住則神存，積而入聖。後人因之以多入少出爲閉息之法，聚氣爲胎者，誤也。《九仙經》曰：大病用火，小病用水。用火者，納氣而升於身，使眞氣遍於四大，以卻陰邪。用水者，納氣而升於身，使氣透如涌泉，定中以意送於病之所在，則氣血通而無滯。後人因之閉氣，以舌爲轆轤，左旋右攪，收斂餘津漱而嚥之，復隨腸胃傳送於外，謂之澆灌以長黃芽者，誤也。通玄經曰：守無爲之道，得自然之理，清而不濁，靜而不動。後人因之持靜絶迹者，誤也。《靈(寶)〔寶〕內觀經》曰：外境不入，內境不出，閉目內視，降君火於下田，布黃雲於四大，笙簧車騎羅列往來。後人因之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失於昏寂，陰靈出於天門，止於投胎就舍者，誤也。於是又有開頂縮龜、住山識性、燒鍊讀誦、布施供養，皆無益者也。殊不知己之水火焉，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負陰，恍恍惚惚，其物爲眞一之水。水上抱陽，杳杳冥冥，其精爲正陽之氣。此不可以不識法者也。學道者必有師，張夢乾三遇海蟾子，得三成之道。解志一見許旌陽，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而識大道。梅福遇大洞眞仙，而盡天機。然師者或自隱而不言，或盛德若不足焉。黃帝求赤松子、牛年止得中戒經，以防外失。劉安從王道厚，終年而得一小法，不及修養。故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於人。然則師者豈易識哉！固有大辯若訥者，善爲辭說者，道貌古顏者，大醇小疵者，始愚終聖者。此不可以不識人者也。古先至人欲修鍊者，必先修養焉。凡沐浴不可以當風，然未若眞沐浴者也。此何謂歟？幽室靜房，閉目冥心，升身正坐，使元氣上升，通滿於四大，上入於泥丸。此所謂眞沐浴，蓋萬萬於外之水火矣。況於順陰陽升降之宜，明日月往來之數者乎！夫春生夏長也，而梅艷菊芳矣。秋收冬藏也，而柏實松茂矣。人而不能養眞性以鍊形，愧於草木者也。鶴知夜半，因陰成陽。燕識戊己，巢水避土。蛇已日不行路，鶯春時而出谷。人而不能養元陽以藏眞氣，愧於禽獸者也。無知者，耗失其八百一十丈之元氣，而不知其氣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此其大運而隨天者也。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此其小運而隨日者也。天地之春夏秋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其相合者也。天地之日月，月之日，日之時，人之度，(名)〔各〕三百有六十焉。天地之氣，日月之度，人之時，各二十有四焉，又其相同者也。自子至於午，而氣生者，陽也。自午至於子，而氣謝者，陰也。曰寅、曰辰、曰午、曰申、曰子、曰戌、曰甲、曰丙、曰戊、曰庚、曰壬，陽之時也。曰卯、曰巳、曰未、曰酉、曰亥、曰丑、曰乙、曰丁、曰己、曰辛、曰癸，陰之時也。辰爲太陽，卯爲陽明，寅爲少陽，丑爲太陰，子爲少陰，亥爲厥陰，戌爲太陽，酉爲陽明，申爲少陽，未爲太陰，午爲少陰，巳爲厥陰。故午者，腎之氣與心之氣交，自下而上，三陽聚之時也。子者，心之氣與腎之氣交，自上而下，三陰聚之時也。魂爲陰中之陽，其氣生於卯之初焉。魄爲陽中之陰，其氣生於酉之末焉。養陽者，不當在乎春夏。所以養之者，以其氣在於心與肝也。養陰者，不當在乎秋冬。所以養之者，以其氣在於腎與肺也。夏至之後，眞汞積於絳宮。冬至之後，眞鉛積於丹田。木運交乎天靈，二十有五度，是爲巽也。以陽交於陽。當此之時，宜收之以成大藥焉。金運交於靈符，二十有五度，是爲乾也。以陰交於陰。當此之時，宜鍊之以爲還丹焉。故起火鍊形，在乎氣升之前。聚火運(之)〔神〕，在乎陰降之際。若夫鍊形住世，則以氣爲先。用五行相剋之時，鍊氣超凡，則以時爲先。使三田返復之候，彼不見功者，主時不收也，損時不補也，散時不聚也，合時不取也，無時不求也，還時不鍊也。此其不可以不識時者也。正陽子曰：心者，天也。腎者，地也。肺者，月也。肝者，日也。崔玄眞曰：腎之氣者，嬰兒也。心之液者，姹女也。肝之氣者，陰中之陽，是爲日之魂也。肺之氣者，陽中之陰，是爲月之魄也。何謂四象乎？曰：心者，朱雀也。腎者，玄武也。肝者，青龍也。肺者，白虎也。葛仙公曰：嬰兒者，心液之上正陽之氣也。姹女者，腎氣之中眞一之水也。金公者，肺之老陽也。黃婆者，其陽微弱，當使之復還下丹田。餘液者，老陰也。腎液至於脾液，是爲眞陰，近於少陰。其陰衰弱，當使之復還下田。此亦四象者也。太白眞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內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何也？華陽子曰：龍者，東方甲乙也，何以出於火中歟？蓋心液正陽之氣也，故曰陽龍出於離宮焉。虎者，西方庚辛也，何以生於水中歟？蓋腎氣之中眞一之水也，故曰陰虎生於坎位焉。龍本陽物，而善升擧，其在水中，乃陰中陽也，故比於心液之上正陽者焉。虎本陰

物，而善奔馳，其在於陸，乃陽中之陰也，故北於腎氣之中眞一者焉　陰眞君曰：北方正氣爲河車，何也？　華陽子曰：人之身，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焉　元陽上升，蒸蒸其胞絡，於是上生乎元氣，自腎氣以傳肝，肝氣以傳心，心氣以傳肺，肺氣以傳腎，是爲小河車也　肘後飛乎金晶，自尾閭而起，故從下關過中關，從中關過上關，從上田至中田，從中田至下田，是爲大河車也　純陰下降，眞水自來　純陽上升，眞火自起　一升一沈，相見於十二樓　還丹出其金光，粲然萬道，是爲紫河車也　車之行於河也，猶氣行於血絡者焉　車之載物，猶氣中藏乎眞水者焉　廣成子教黃帝鍊丹於崆峒，鉛在五金而爲黑金，就黑金而取銀焉　砂在八石而爲赤石，就赤石而取汞焉　以汞合於鉛，斯謂之寶歟！　此外也　若夫腎之所藏眞氣者，鉛也　陰陽所合之眞精者，汞也　火候無差則精爲汞，汞爲砂，砂爲丹　故曰眞鉛是也　肘後金晶飛入於上宮，自其頂而入於下田　眞火前起而升入於泥丸，自心而過重樓　一陰一陽，上水下火，而得既濟之道奔於元海，而爲紫金之丹　故曰眞汞是也　陰陽者，有四交四合：曰陽交陰，曰陰交陽，曰陽交陽，曰陰交陰　曰陰合陽，曰陽合陰，曰陰合陰，曰陽合陽。應乎天地之八節，日月之八候者也　此其不可以不識物者也　古今談養生者，多矣！　少思寡欲者，可以養心而已　絕念忘機者，可以養神而已　飲食有節者，可以養形而已　務逸有度者，可以養亂而已　入清出濁者，可以養氣而已　絕淫戒色者，可以養精而已　華陽子曰：斯非養生之至者也　善養生者，於王之時則養而取之，衰之時則養而補之　春則養其脾，秋則養其肝，夏則養其肺，冬則養其心　鍊形則起火矣，還丹則聚氣矣　此年中用月者也　春夏則養其陽，何也？　以眞氣隨天之大運，在於肺與腎　腎肺者，液降之所也，此陰陽傳送者也　腎之氣生於子之時，是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者也　於時澄心靜慮，閉目升身，內想火輪起於丹田，此氣生而養之有法者也　肝之氣生於卯之時，是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者也　於時孤坐閉目，多入少出，內存男女相見於黃屋之中，而產就嬰兒　此陽生而養之有法者也　心之氣生於午之時，是一陰生於二陽之中者也　於時忘言絕念，滿口含津，以攻心之氣而不散，內存龍虎交合於煙焰之中，盤於金鼎，奔流於下丹田　此陰生而養之有法者也　肺之氣生於酉之時，是一陰生於二陽之中者也　於時閉目冥心，微脅其腹，內存大火炙於鼎中，鼎中有三昧之火齊發炎炎　此陰生而養之有時者也　於是三日胎全而眞氣生，養其眞氣而鍊之，則生神矣　三花聚頂，五氣朝元　五百日陽神生，養其陽神而鍊之，則合道矣　夫自生形而養之，以生眞氣，自生氣而養之，以生法身　法身者，身外有身者也　此養生之道也　善養形者，先寒而衣，勿頓多焉　先暖而解，勿頓少焉　久勞則安閑，以保其極力焉　久逸則導引，以行其滯氣焉　暑當風，則榮閉衛結　夏臥濕，則氣散血注　冬而極熱，則腎受虛陽，及於春夏，肝與心必有壅蔽之疾　夏而極涼，則心抱淳寒，及於秋冬，肺與腎必有沈滯之患　善養形者，所爲戒也　勿極飢而食，食勿過乎飽，飽則傷神，飢則傷胃矣　勿極渴而飲，飲勿過乎多，多則損氣，渴則傷血矣　沐則用旬　旬者，數滿而復還眞氣在腦者也　沐之則耳目聰明矣　浴則用五　五者，五氣流傳，偏浴之，則榮衛通暢矣　然浴不可頻，頻則雖肌體光澤而血凝氣散，久而氣損，故有癱瘓之疾，是氣不勝血，而神不勝形也　沐不可頻，頻則氣壅於上腦，滯於中，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有體重形疲之苦，是以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矣　以陰鍊陽，陽不損弱矣　一年之內，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者也　一日之內，午之前，鍊乾以氣　故前起鍊形，後起金晶焉　午之後，鍊坤以藥　故有藥則聚氣鍛丹，無丹則收火煮海焉　此皆眞陽用於其身，吾所以養形者也　夫禽之一沖，其制在氣，故履空如實焉　松柏之氣堅，故常茂焉　龜鶴之氣仁，故不悴焉　然則善養形者，可不務養氣乎　若夫不語爲養者，乃保氣也，其失之昏　入清出濁爲養者，乃換氣也，其失之虛　多入少出，攻病可也，以爲胎息，非也　上嚥下搐，聚氣可也，以作還丹，非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委氣而和神也　息之要，住納之不出，閉氣而鍊形也　一嚥復一嚥，雙收二夾，以虛嚥爲法，惜氣取水，以溉灌者也　正坐升身，氣滿四大，血絡通行，營衛和暢，布氣以焚身者也　是皆非養氣也　善養氣者，生之時養之，使不衰焉　弱之時養之，使不敗焉　古之行屯之象者，取陽之初生，屈而未伸，故朝屯以養氣之茂也　行蒙之象者，取一陽處於羣陰之中，闇而不明，故暮蒙以求陽之義也　是以氣者不可有所傷也　才所不敏而強思，則傷矣　力所不及而強舉，則傷矣　悲哀憔悴，則傷矣　喜怒過度，則傷矣　汲汲所欲，則傷矣　戚戚所懷，則傷矣　非特此也　久談劇笑，寢息失時，挽弓張弩，耽酒嘔吐，飽食則卧，跳步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則夭矣　善養氣者，處乎寂寞，淡然無

欲，冬至則陽生矣。至於春分之後，陽盛陰散，防其餘陰入於腹，而爲苦寒之患；夏至則陰生矣。至於秋分之後，陰盛陽散，防其餘陽入於腹，而爲酷暑之患。勿觀死，死之氣觸生氣者也。勿近穢，穢之氣觸眞氣者也。眞氣未壯，朝勿虛，食常充口焉。眞氣欲絕，暮勿實，食常減口焉。夫氣者如縷焉，觸之斯斷矣。如烟焉，擾之斯散矣。不能養之，失保形之道也。然養氣不及採藥，採藥不及鍊氣。採氣還元，可以成金丹，而羽化者也。故未鍊則先採之，未採則先養之。此吾所謂養氣者也。

白玉蟾《無極圖說》 夫道也，性與命而已。性無生也，命有生也。無者萬物之始也，有者萬物之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不窮之謂易。易即道也。道生一，一者混沌也。一生二，陽奇陰耦，即已二生三矣。純乾，性也。兩乾而成坤，命也，猶神與形也。乾之中，陽入坤而成坎；坤之中，陰入乾而成離。離乃心之象也，所謂南方之強歟。坎乃腎之象也，所謂北方之強歟。夫心者，象日也；腎者，象月也。日月合而成易，千變萬化而未嘗滅焉。然則腎即仙之道乎。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即佛之道乎。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樂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性與命，猶日月也。日月即水火也。火者離象也，懲忿則心火下降。水者坎象也，窒慾則腎水上升。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即所謂性與命，合一而已。故能以坎中天理之陽，點破離中人慾之陰，是謂之克己復禮，復還純陽之天。吁，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則性命之道畢矣。斯可與造物者游，而柄其終始。

又《性命日月論》 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也。日與月合則常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命者因形而有，性則寓乎有形之後。五臟之神爲命，七情之所係也。莫不有害乎吾之公道。一受於天爲性，公道之所係焉。故性與天同道，命與人同欲。命合於性，則交感而成丹；丹化爲神，則不死。日者擅乾德之光以著乎外，月體坤而用乾，承乎陽爾。晦朔相合，日就月晦，月承日魂。陰陽交育而神明生，故《老子》謂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每月月三日出而明生，生至於十五日也。每月月十六日入而明死，死至於二十八日也。日月於卦爲坎、離。《坎卦》外陰而內陽，乾之用九歸乎中。《離卦》外陽而內陰，坤之用六歸乎中。乾、坤之二用既歸於坎、離，故坎、離二卦得以代行乾、坤之道。一月之內，變見六卦，垂象於天。三日一陽生於下而《震卦》出，八日二陽生於下而《兌卦》出，十五日三陽全而乾始見。此蓋乾索於坤而陽道進也。十六日一陰生於下而《巽卦》出，二十三日二陰生於下而《艮卦》出，三十日三陰全而坤始見。此蓋坤索於乾而陰道進也。天地以坎、離運行陰陽之道，周而復易，故魏伯陽謂日月爲易，陸德明亦取此義訓詁《周易》之字。余竊謂在天爲明，明者，日月之橫合。在世爲易，易者，日月之從合。在人爲丹，丹者，日月之重合人之日月，係乎心腎。心腎氣交，水火升降，運轉無窮，始見吾身亦與天地等同。司造化而不入於造化矣。

《太上修真玄章・性命根蒂章第二》 神仙云：人在母腹中，其臍帶與母臍帶相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及乎降誕，剪去臍帶，然後各自呼吸，而所受父母一點凡炁，則棲子下丹田中，而寄體於腎。其丹田前對臍，後對腎，在臍腎之間，其連如環，廣一寸二分，有二竅，以應乾坤，上通泥丸，下貫湧泉。旁有六竅，以應坎離震巽艮兌，以通六腑。一身之炁，皆聚於此，如水之朝東，輻之湊轂，故此竅爲命之根蒂，其性居丹田泥丸，而寄體於心。泥丸者，在人之首，明堂之間，六合之內，是爲頂門，故世呼嬰兒頂門爲性門也。性門未合，皆知宿生因緣等事，合則忘之矣！故泥丸爲性之根，能知性根命蒂，則始可言修鍊矣！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上《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遲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殂於泉壤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

薄矣。然欲保長久之計，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尸蘘，斛暖之脅沃其皇蠋，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樹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歟。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頤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詢：生者何也？答曰：生者，抱道則真生也，保命則福生也，養氣則神生也，通微則妙生也，無妄則慧生也，應物則德生也，常善則救生也，夏至則陰生也，冬至則陽生也，交通則物生也，眞生則聞也，福生則明也，神生則靈也，妙生則清也，慧生則通也，德生則夷也，救生則慈也，陰生則昇也，陽生則降也，物生則成也。《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生萬物，以和氣而成，則生也；以金氣而殺，則死也。《問生》

復詢：死者何也？答曰：死者，物之形也。萬物至其深秋則形死，其根不死也。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其性不死也。無情萬物，可以深其根也，有情萬形，可以養其性也。根無其水，則苗死也。性無其命，則身死也。根者，性也。性者，根也。神者，性也。性者，神也。五行之數盡，則其形衰死。陰陽之外，則其神無死也。《經》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死而無其死者，眞常貴也。《問死》

復詢：貴者何也？答曰：貴者，貴其德也。天施恩不令下知，謂之貴德也。天施恩不擇愛者與，謂之貴德也。天施恩生成不爲主，謂之貴德也。天施恩濟人不望報，謂之貴德也。人要同天意，惠窮唯自知。人要同天意，惠心公若私。人要同天意，惠財如棄泥。人要同天意，惠食不記誰。《經》云：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貴者之德，有餘惠於賤也。《問貴》

復詢：賤者何也？答曰：賤者，薄其外也。眞貴其德，則外賤於身也。德如美玉，則身似頑石也。德上通其天，身下謙於海。其言然下，則其身處上也。內賤其眞，則外貴其僞也。貴德則世之重，賤身則安然存。見寶則成大器，朴散則現眞形。通天則明夷妙，通海則衆善歸。言下則敬信讚，身上則物我增。賤眞則魂魄散，貴僞則味其眞。《經》云：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就於賤下，則舉其高也。《問賤》

又 復詢：妙者何也？答曰：妙者眞無欲，則性如皓月圓，而觀其妙也；僞有欲，則妄似螢燿明，而見於徼也。皓月則十方明也，螢燿則一點明也。十方明，則通萬化也。一點明，則執一法也。通化容於邪也，執法謗其正也。無高下通，則正也。有憎愛執，則邪也。《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達妙則明其徼也。《問妙》

復詢：微者何也？答曰：微者，見其深微則明道也，明其深虛則通世也。通道者，〔則〕(預)通世也。通世者，不通道也。明道則提(通世者)，通世則敬也。通道者，通道行道則達也。〔通世者，〕通世忘世則賢也。達者，化世之賢也。賢者，化世之愚也。愚者明，則賢也。賢者明，則達也。《經》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悟幽微則明無方也。《問微》

復詢：方者何也？答曰：方者，天地方圓，生於萬物，不以愛者恩生也，不以憎者害滅也。太上布德，救於萬靈，不以貴者愛戀也，不以賤者斷絕也。天地生於萬物，布氣而平也。太上救於萬靈，布德而平也。萬物氣通，則通天地之大恩功也。萬靈德通，則通太上之大恩行也。謂之天地聖人，若私至功至行也。《經》云：是以聖人方而不割。眞明其方寸，則命光圓也。《問方》

復詢：圓者何也？答曰：圓者，天之圓光，望日則月圓也。晦日則光盡也。人之命光，十五則連受胎十六藏命圓也，八八而卦盡也。光盡則天無明也，卦盡則人無命也。少欲則命延也，多欲則壽夭也。謂之天之人之盈虧也。無情則命住也，無物則性通也。命通性，則如水見土也。性通命，則如

七見水也　常善通則眞次降也，九轉成則形不朽也。《經》云：見小曰明，圓光顯則應也。《問圓》

復問：應者何也？答曰：無形之道不應有形之身也，無形之性不應有情之禮也。貴賓者仙道，則道應其性也。貴華者人道，則形應於禮也。應其性則眞也，應於禮則僞也。天之道抑高而舉下也，人之道損貧而奉富也。順其天道則逆於人道也，順於人道則逆其天道也。《經》云：上禮爲之，而莫之應。道應其無爲，則眞通變也。《問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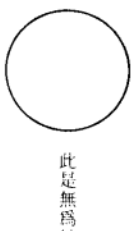
郝大通《太古集》卷一《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並序》　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無名，彊名曰道。教本無形，假言顯教。教之精粹，備包有無。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體之以爲無，用之以爲利。若曰有形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用教化於無知，則眞知安從而出。若夫太極肇分，三才定位，布五行於玄極，列八卦於空廓，發揮七政，躔次紀綱，垂萬象於上方，育羣靈於下土，是故聖人仰觀俯察，裁成輔相，信四時而生萬物，通變化而行鬼神。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至於修眞達道之士，用之德化十方，慧超三界，升沉而龍吟虎嘯，消息而蛇隱龜藏。一往一來，神號而鬼哭，一伸一屈，物我以俱忘，當是時，電激而八表騰輝，雷震而三山動色，鶴飛鳳舞，鹿返羊迴，冲氣盈盈，瑞雲密密，萬神羅列，羣魔遁形，玄珠遺落於蓼岸，芝草齊生於紫府，優花繽放，法海淵深，直入玄都，永超陸地。所謂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木馬嘶鳴，石人唱和，此皆開悟後覺，不得已而爲言。是道也，用之以順，兩儀序而百物和；行之以逆，六位傾而五行亂，非夫至極玄妙，其孰能與於此乎。於是略叙玄文，删爲節要云耳。時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孟夏十有九日序。

易之道，以乾爲門，以坤爲戶，以北辰爲樞機，以日月爲運化，以四時爲職宰，以五行爲變通，以虛靜爲體，以應動爲用，以剛柔爲基，以清淨爲正，以雲雨爲利，以萬象爲法，以品類爲一，以吉凶爲常，以生死爲元，以有無爲教。故知教之與化，必在乎人，體之善用，必在乎心，變而又通，必在乎神。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包無邊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自古及今，綿綿若存。是謂《周易參同契》簡要釋之義也。

天體道廣，〇清虛廣遠，純陽不雜。乾用德普。〇運行不息，應化無窮。善始嘉通，〇會合羣靈，通理物性。義和貞固。〇協和濟利，堅固貞正。大妙至哉，〇法此行道，隨時變通。玄元聖祖。〇規矩後人，光澤天下。資乎萬物，〇衆象之宜，資取乾用。統御雲雨。〇雲氣流行，雨澤施布，總及萬靈，無有壅蔽。克明初末，〇克明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可潛則潛，可飛則飛，是明達乎始終之道。時乘六龍。〇陽有六則，陰有六則，健用隨時，始終如一。若不以時而用者，應潛則飛，應飛則潛，應生而殺，應殺而生，六位不以時乘，而反害矣。伏虎飛龍，〇陰伏陽飛，陽生陰殺。弍宙控宇。〇升降不息，運轉無窮。變力化功，〇應用之道，革故從新，爲之以漸，謂之變；一有一無，忽然而改，謂之化。言乾之爲道，使物漸變者，使物卒化者，莫非資始生養萬物，總統隱顯之功。性端命輔。〇乾之爲用，見乎變化變化之功，使物各正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壽夭之屬。故知無形生於有形，有形之所累也。惟天道有形，能健而不爲所累者，蓋謂乘變化而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大和。乾之爲體，靜住之時，則專一不轉移也。其運動之時，正直不傾邪也。不失大利，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乾能正定物之性命，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稟生者謂之性，隨時念慮謂之情。故以眞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情去性存，命自歸而輔之。保合太和，〇乾之爲用，純陽剛暴。若無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若能保安合會，太和之道乃能永固，使物各正性命而久長也。利貞通神。〇貞固幹用，利益於物。剛專柔直，〇內則存主剛健，專一不移轉也。外則用乎柔弱，正直不傾邪也。匠衆規矩。〇君子所以能行此道，匠成萬物，教化無窮者也。君子自彊，〇運用不休，終而復始，彊而又壯，君子之道備矣。君者主也，子者愛也。主臨上位，愛人濟物。學道之者，通乾用而行大利，晝夜不息，無有虧退。君子之人，自彊勉力，不有止息，惟施於衆。教令可取。〇此明君子之人，體道用事，內剛外順，靜專動直。若雲行雨施，四時以序，萬物以生，一切羣品，無不周普。地體道大，〇沈實純厚，無所不載。坤用德隆。〇柔和厚載，包容衆垢，以順羣生，通理物情。猶乾之德，其德隆大。長益羣品，〇長養利益，羣靈品類，始生萬有，各得通暢。事備曲通。〇順時待物，屈己伸人。攸攸君子，〇柔順幹正，嘉美之功。雌極化雄。〇不爲事始，待唱乃和。謙尊卑光，己若進人。必人進己，先雌而化雄也。西南不利，〇陰柔不立，物有所害。東北立功。〇志意和同，性行柔弱，臨事決斷，不有私曲，正此義也。乘此連彼，〇得正順志，利保守常。黃裳宗風。

○惟政是從，隨時漸變　資生萬有。○妙用玄闓，無所疏遠　承順天聽。○行不違禮，柔順不邪　厚能載物。○至順包承，不亂羣也　至理無窮。○居中得正，任其自然　含弘光熾。○和光同衆，俯仰不獨　品類熙沖。○和氣沖滿，物得生存　言善則遷，道歸羣品　始終不懈，君子之正　賓相非相。○依尊履正，行命有功，返視內觀，相實非有，非相之實，實非相故　真空不空。○不居任，不造爲，空眞不存，不空之眞，眞不空故　全其衆妙。○質素不奢，修仁守正　器與玄同。○清淨精潔，固志在一　恢弘博施，中正不偏　安乎得失變通，隨時成其道果。

丘處機《大丹直指》卷下《棄殼升仙超凡入聖訣圖》　此一法號曰鍊形合道，棄殼昇仙　本法無時，明有五法　海蟾子以鶴沖天門靜中，以眞性如鶴，沖天門出外，自然身外有身　西山十二眞人王祖師曰：以花樹出靜中，以花樹回望，不失本性，既出自然，身外分形　黃帝以火龍出靜中，化火龍上踴，自然身外有身，號曰清淨法身　鍾呂二眞人，皆用紅樓出靜中，以上三級紅樓，層層上騐便跳，自然棄殼。



右件鍊神合道，棄殼昇仙，功到自然　此僧人入定，以來坐化，道士入靜，以出陰神，皆爲清虛之鬼，非爲純陽之仙　育育無像，終無所歸，學人何其誤耶　殊不知鍊精爲丹，而後純陽氣生，鍊氣成神，而後眞靈神仙，超凡入聖，棄殼昇仙，而曰超脫萬萬世，神仙，不易之法也。

口訣：功成須是出神京，內院繁華勿累身，會取五仙超脫訣，鍊成仙格出埃塵。

又《棄殼昇仙超凡入聖訣義》　眞人曰：修眞之士，功到鍊氣成形，皆不願長生住世，速要內觀，而鍊神合道也　降魔魔散，鍊神神聚，急忽無斷因循，不棄凡殼，是爲困在昏衢，止爲陸地神仙　大抵有身有患，無家無累，古今共言辛勤，功到無爲，爭忍戀軀不出　故棄殼昇仙，出頂鍊神，超凡爲仙　世人不善修煉，直要棄殼便成仙道，何其誤形　幽室靜坐，絕慮忘思，外境不入，內境不出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意不散，定中以出陰靈之神，冥冥無像　非爲純陽之仙，縱得出殼，何其艱難　古今上眞，皆傳棄殼之法，誠非難矣　功到自然內丹成就，純陽氣生，而本靈神現，內觀識認，棄殼超脫　次第相須，自然化火龍而出頂中，身外有身，並無異相　始乎一步兩步，次以三里五里，出入不差，往來無懼，然後寄殼於山川之中，永作蓬萊之侶　此是棄殼，全在前功證驗，節序不差，自然神仙，昇神出頂，然而上眞留此數法，調出入者，蓋以學人久受驅馳，晝夜用功不已，內觀神聚，恐認魔境，流入邪道，徒勞心力，廢墮前功，故魔不厭詳言　又慮學人功到，內觀魔散神集，併入天宮，繁華萬倍，猶恐認爲仙境，不免再陳棄殼之訣　棄殼不難，功成方合自然，所以訣中有花樹皂蓋，以記本體招神入殼，有鶴沖龍躍，以升陽神，令神出身，棄殼升仙。古今上眞有輕傳而不祕者，九祖永受地獄　以修眞之士，功到自昇，不可不行　古今學人，宜戒愼之。

金丹之祕，在於一性一命而已　性者，天也，常潛於頂　命者，地也，常潛於臍。頂者，性根也。臍者，命蒂也。一根一蒂，天地之元也，祖也，臍下黃庭也。庭常守乎頂及臍，是謂三疊　《黃庭》曰：琴心三疊舞胎仙是也　琴取其和　且人之生，其胞胎結於我之臍，緣接在母之心宮　自臍剪落，所謂之蒂也　蒂者，命蒂也　根者，性根也　但恐泄漏，是所千千名，萬萬狀多方　此論頂中之性者，鉛也，虎也，水也，金也，日也，意也，坎也，坤也，戊也，姹女也，玉關也　臍中之命者，汞也，龍也，火也，根也，月也，魄也，離也，乾也，二也，嬰兒也，金鼇也　頂爲戊土，臍爲己土，二土爲圭字，所以呂仙翁號刀圭也　只是性命二物，千經萬論，只此是也。

用法

但每日天明至黃昏，爲晝時，自昏至五更煞點時，爲夜時。不拘行住坐卧，但晝時則行命蒂臍中之道，夜則行性根頂門之道　無早無晚，不飢不飽之時常行之　一百日丹結，三百日丹藥成，三年胎仙就，自然陽神從頂門出入，去來無礙，此謂眞丹之妙也。

行持

日行命蒂者，只用兩手相摩令熱，捧定臍輪，以意專之，只守在臍輪，無思無想，只靜定之。自覺神水下臍，眞火奮發，從臍下丹田，跳躍直湊乎頂門。任其自然，亦無遍數，只一意守於臍輪。若欲休歇行住，就便不拘，久而丹田如火，精神暢美，神妙難述。

夜行性根者，只以舌拄上腭，漸塞定喉嚨二竅，以意專之，只守在頂門，

無思無想，只靜定之。自覺眞火從下衮上，踴躍直至頂門，欲休歇行住，任便不拘，久而頂中漸如遠聞仙樂之音，眞香發於鼻之中，神妙難述。金丹秘訣，盡於此矣。

坐功訣

一吸元精便上來，兩呼玄牝頂門開。時人不識眞龍虎，却向丹田裏面猜。

奧旨

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隄防危宿爲晦起火，斗宿爲朔進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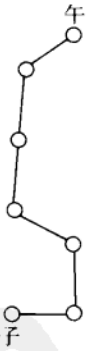
元氣氣中神

積精精中氣

一陽初動，乃子時是也。此時斗柄纔轉，乃眞子時。又一法，九月從子時上起例，數過子者，九月做子時，乃正子時。此時鼻竅雙孔皆有氣。金公姹女者，乃坎離匡廓，卽九月中霜降，爲十一月冬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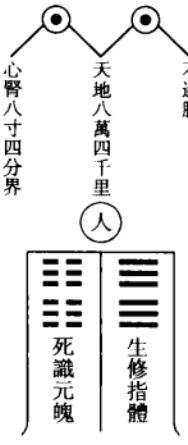
妙旨

日日常加戊，時時見破軍。天罡加一位，活曜不傳人。



得中流節過，太陽日將是。





氣不出喉

玄關乃在臍裏一寸三分，父母元氣，名爲鼎器，二腎爲鼎足。火候運動，心做事業，便是起火。虎龍交姤，藥物乃是刀圭。巽風鼓籥，鼓動華房，此是進火抽添。防危慮險，卯時酉時，先天乃丑時，後天乃本生時，長生時，脫胎神化，乃是用自身本命，推算四時長生者。此法一年一周天，一日一周天一日乃晝夜，用子午時，生時曰長生時，爲防危。共七個時辰，五百六十個時辰爲一候，溫養沐浴，生殺野戰，脫胎並在此其中，謹祕勿妄泄之。

西山十二眞人曰：凡流開口論天機，只能狂說不能知；世上衆生無鑑識，及至逢眞說道非。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三 講《不尚賢》章終，云云。師曰：此章之義，道德已過半矣。學人必先通異名異象，而後看諸經文則少惑。如龍虎嬰姹等語，不出元氣陰陽。如釋氏曰教又曰禪，名殊而理一也。還能心上轉換過，則無不爲己所用。此章首言治國之道，又何異於治身。心卽君主，百體皆治焉也。君治則國治，心治則百體自理。嘗記師父大定間宣

見時，論及諸功法，惟存想下丹田爲最，然止一法耳，於道則未也。近年隱州王道人以此爲至極，以授諸人，曾不知有爲之僞法，終不可入於眞道。吾嘗言：如以術能開諸花卉於寒冬之時，然終不能結其實。嘗來叅問，吾以眞實告之。出而有言曰：言性不及命，此是何言邪？一物不累，清虛其心，十二時中皆是福德，不求腹實而腹自實也。損之又損，一念不生，其志弱矣，志弱則骨強，亦莫非自然之道也。此外又復有所謂命者，則吾不知也。大凡學人初莫不有志於道，然多中道而廢，止緣有求速成之心，卒未見其驗，則疑心生，此所以廢學。人心上未了，正如人抱大疾必求諸醫，服行所授之法，或久未驗，則必求他醫，行之又無驗，則疑心生，至於再三，則雖復有名醫之言，亦不信也。終不肯回顧自己緣命如何耳。凡得道之人，人但見其今世得道，殊未知其五世十世，至於百世所積修功行，既大成於此一世也，豈不見諸師眞未出家時，皆已有心地。玉陽大師嘗言：太古師二十八歲，山東賣卜，一日偶書一詩，其語意非得道人莫能及。後遇祖師入道，便言爲道不難。沃州橋下四十日了道，非有宿積之功能至此乎？吾住玉清觀，境中見天門開，吾嘗以問師父。師父曰：此猶未也，比之了道，如此妙境不可具言。道氣內充，恍恍惚惚，正如乾卦九四，或躍在淵之理，深信大光明罩紫金蓮也。吾初不知，後入道乃知人人具足此理。丹陽師父初開教門，止言道之易成，門人敬信其言，或三數年不見其驗。一日衆集，上問曰：師言爲道之易，弟子等嘗觀得道人，皆是宿緣所致，非一世所能成。師嗔目大喝曰：既知，如何不下手速修。衆皆退，服其言。今日爾等但勿有疑心，休虧日用，遇有惡境，莫使心動，一回忍是一回贏，愼勿因循苟且，積成罪根，定有墮落。吾言不妄矣。

會集諸家之解，講《谷神不死》章終，衆請師指證。師曰：請家之說各有理。然河上公，神人也。故其注於性命則詳，於外事則略，却如諸家罕言治內之事也。修行人聽受得用最多者，莫如河上公。夫《谷神不死》一章，爲道用之極致，而初學者便欲爲用，則失之矣。吾謂必先行盡前五章之義，始可用此谷神之道，是故爲第六章。嘗記師父在濉州時，遊息於花園草亭，吾與趙虛靜先生、老蕭先生，及龍虎千戶侍，師嘗授此章之大義云：俺於大定間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許傳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心求道，況乃實有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減至五日，又曰不能。又減至三日，近侍猶以爲難，遂止。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令俺重作塵勞，不容少息。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其戶，俺竊聽之，正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卽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行之雖至，然丹陽二年半了道，俺千萬苦辛，十八九年猶未有驗。祖師所傳之道一也，何爲有等級如此。只緣各人所積功行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非一世修行，至此世功行已備，用此谷神之道，當其時耳，故速見其驗。俺之功行未備，縱行其法，久而無驗，固其宜也。修行人必先全拋世事，齊修萬行，使一物不累，一心致虛，至寂無所寂之地，功行兼備則福至，福至則心開，一點光明透入，卽天地之根二物，自然合而爲一，方用綿綿之道以存養之，使之充實，則永劫不死矣。故張平叔有云：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入道自有等級，皆驗福德清靜以進升。今之人或不務實功實行以成其福，而徒勞空想，要入眞道，未有不落空者。哀哉！昔日山東堂下有一客來叅問，本西路富商，有遇正陽眞人傳授微訣，卽日盡棄其財，世欲淡然，自忘於心。師父惟教之積福，愼勿馳騁於外，外人既知，則必加尊重，久而有所損折，難以成道。是知雖遇眞傳，亦須重積功行，以資其福，方有所成也。

弟子問經中出生入死之義。師曰：《河上公注》可取。十有三者，蓋言十之有三，四體九竅，或七情六慾是也。出之則生之道，入之則死之道。惟人以生生之厚，則動而之死地。故善之生者，使無死地，雖虎兕甲兵俱不能爲害。凡人既有所積惡業，則便有死地，自有惡氣隨之，故遭惡對，皆是還報宿債也。人無惡債，與人交則自然得和。和亦非一，有面和，有神和。顏色相和而無惡者，面和也，然猶有離間。神和者，面未熟而神先和，則無間矣。此無他，素無惡積故也。永嘉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善惡皆有還報，且如我以和悅之色奉人，則人亦以和悅答我；我以暴慢之色加彼，則彼亦必以暴慢復我矣。自然之道也。小逆小順尙必還報，果有損人害物之惡，豈得無報。必欲無報，莫如無業。業從身出，有身則有業，七情六慾，內外交攻，盡心制御尙有不能，若或縱之，動成其咎。玉陽大師有言最切，云：欲要修行罵假軀。蓋言使人業根不絕而有死地者，皆爲此假軀也。能斷諸業根，使無其死地者，惟丹陽師父一人而已。若有一分之業未盡，則猶有一分之報。嘗謂萬法皆通一理，且陰陽家推人之命，謂如大率以十分內，有三分犯惡星曜者，而其性果有三分之惡。夫何故？以其前生習性中，有三分之惡未盡，其惡星蓋自感也，然遇物卽有三分之惡，爲對有十分，則十

分爲對。各隨已有之分數，或遭惡人、遇惡事之類是也。如影逐形，如響應聲，處處在在，無有可離之理。昧者不自知察，或遇人無故與己爲惡，即欲忿去其人，殊不知外惡未去，己惡轉生，比之元惡又不知加幾倍。此所以人多習至至惡，而終不自省。不如將己之惡去盡，則是無對，外惡何從而生？修行人止是自治，或獨居，或與百千人居，亦止自治而已。既明此理，即要人當下承當，不然則來生又如是。何哉？蓋習性中帶着種子故耳。是謂種性。

姬志真《性命說》三　夫性者，清靜妙明，本然之眞性也。又名本分事，又名向上機，又名大本大宗，非習性、種性也。今於濕肉團上，在目應見，在耳應聞，在鼻應嗅，在口應言，在心應思，手拈足行，其用雖異，同一眞性。性如水也，心者水之流動也；情者波也，命則如使水之流止者。蓋命自道所稟賦於形體之中爲性，性之本則爲命，與道且然無間也，豈止氣爲命哉！如君命、父命，但承其見在，而不能測其未來，故曰「不知其然而然」命也復性歸根，入於不知之處爲復命。雖不可知，然吾之日用，動靜，存亡，消長，升沉，進退，得失，皆聽命而已。不從其命而妄作者，非徒不果其願，隨有凶禍及之矣。

李道純《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緇流道子，以性命分爲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仙師云：「煉金丹，不達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眞性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歟！高上之士，性命了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保其身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求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爲，三寶俱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卻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分爲二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之者，各立一門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爲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眞蹈境者哉！

又《死生說》至元二十九年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爲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死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易・繫》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予謂學道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灑，末後脫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亘古亘今，歷代聖師，脫胎神化，應變無窮者，良由從前淘汰得淨潔，末後所以輕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覷得破，打得徹，不爲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緣牽他不住。我見今時打坐底人，纔合眼，一切妄幻魔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與那陰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覺。間有覺者，亦不能排遣，卻如個有氣底死人，六根具足，不能施爲，被他撓亂，擺撥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岸頭，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個決烈漢，合眼時與開眼時則一同，於一一妄幻境界，都無染着，去來無礙，得大自在。只今既脫灑，末後奚患其不脫灑耶！清庵道人不惜兩片皮，爲損庵輩饒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只今是因，末後是果。只今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切幻緣都屬魔境。若於平常間打併得潔淨，末後不被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絕則陰消，幻緣空則魔滅，陽所以生也。積習久久，陰盡陽純，是謂仙也或念增緣起，縱意隨順，則陰長魔盛，陽所以消也。積習久久，陽盡陰純，死矣！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作是見者，玄門高士，諸法眷等，立決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併，教赤灑灑，空蕩蕩，勿令秋毫許塵染着，便是清靜法身也。汝若不着一切相，則一切相亦不着汝。汝若不執一切法，則一切法亦不執汝。汝若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汝。汝若不知一切事，則一切事亦不知汝。汝若不聞一切聲，則一切聲亦不聞汝。汝若不緣一切覺，則一切覺亦不緣汝。至於五蘊六識，亦復如是。六塵不入，六根清靜，五蘊皆空，五眼圓明。到這裏，六根互用，通身是眼，羣陰消盡，遍體純陽，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後？也無因，也無果，和無也無，倒大輕快，倒大自在。咦！無生法忍之妙，盡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瑩蟾子書於中和庵，贈蔡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性命之源

太極無形，肇生乎一，一析爲水火之數彰焉。一與二偶，乾體乃成，是爲性命陰陽之本初，人倫萬物之資始也。由是中分乾☰以爲坤☷，兩儀立而四象峙，八卦列而晝夜交，自乾元始判，性命遂分。《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乾道未分，水火所以自具也。至於乾道變化，分以爲坤，萬物得乾、坤所分之炁，各正乎性命以生。此乾元降本，品物流形也。故全於乾者爲陽，分於坤者爲陰。陰陽之立，品物資之以生。得乎乾之具者曰性，得乎坤之分者曰命，得乎水之一爲精，得乎火之二爲神，得乎性命精神之具者曰道也。○水一火二合而爲乾，此乾元自具水火之妙也。元命本性之始也。至於分一爲二，則一體無而二體有。合而爲一，則一體有而二體無。此有無之互爲變化者也。故大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所以无極即太極之眞无，太極即无極之妙有。故乾之始者本無，因一立以成象。坤之始者本無，因乾分以成形。分合有無，此生陰陽萬物之大本也。○乾元、水火、陰陽、性命、精神之自具也。故乾性於道，人性於乾，合乾而順坤，成性而復命也。乾分爲坤，坤合復乾，二體分合，性命乃全。故伯陽修仙，叅同以《易》，謂性命不過乾、坤也，精神不過坎、離也。乾、坤、坎、離不過一也。一者不過太極也。太極不過无極也。一之未形，太極之無始也。一之既立，太極之有始也。無始者，性之始也。有始者，命之始也。合乎二始，乾道乃成。性始乎無，虛靈知覺生焉。命始乎有，流行生滅繫焉。有無之對，動靜之交，變化之道立矣。然一體包二，乾體包坤，不俟其變，水火陰陽備矣。能一太極以全乾元，合無形而包二始者，其聖元。合元形而包二始者，其聖人事業乎。

性理神炁命序

道在太極前謂性，性在天地間謂理，理之妙覺之謂神，神之虛靈合乎炁，炁之付物之謂命。《易》曰：寂然不動者，性之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也。性於物無所不至，理於物無所不公，神於物無所不應，炁於物無所不成，本然無爲者，性也。物之均具者，理也。玄通妙覺者，神也。運行不息者，炁也。本乎性，順乎理，存乎神，炁以生者命也。

性命身混合圖說

性者，元神之妙也。萬物莫不均得之，其體至靜，至虛，至玄，在聖不增，



在愚不減。在古不變，在今不移。天下之動，不能動其動。天下之至，不能至其至。此所以爲性也。命者，元炁之正也。炁之與物，謂之命又令也。令之爲人奉行天地之情性也。在物則在窮通，在理本無生死。萬物無常，此形器之物於分限者也。而元命未嘗斷續焉，以不召而行，所以謂命也。身者，令根本也。始於無形，因緣父母而成其象，寶受天地之正炁，故肖天地以爲形，眼視耳聽，鼻嗅舌談，意知情識，手執足蹈，此所以爲身也。非身則性命無所寄，非性命則身無所主。混而合之曰人，明其性者曰道，夫寶身命而不寶其性者，特炁息寄於一物耳。或曰身無常，命有限，身命不存，神安在哉。曰是身假物也，終久必還，是命流行也。物於生滅，有身則合。而爲人，炁散則歸之於道。聖人外身而身存，元神元命曷嘗喪焉。若離身求命求性，是外水而求魚龍，外天而求日月也。

牛車寶論身性命說



天性人之所性也，物無不均有之。身者人之本也，性命之所寄也。命者，炁之序也，生生之所由也。受天命以爲人，奉行天地之情性也。身非命不能立其本，命非身無由存其生。性非身命不能寄之以靈，成之以善，此三者不能須臾離乎本也。今借寶論乎性，車論乎身，牛論乎命。寶者，貴重之物也。車者，容載之物也。牛者，承行之物也。夫以寶載車，然後駕之以牛，故牛行車行，寶在其上矣。牛能行不能載，車能載不能行，寶雖貴，非牛與車

亦不載矣。故牛非車則無所運，車非寶則無所載。故寶逸而牛車實勞矣。夫車假合之物，因牛行道，因寶而載，非假合必不能相爲其用也。況假合者終久必離，奉行者終久必弊。猶牛終死，車終破也。寶非假合，故得獨存焉。由此觀之，身之亡，有生之常也；命之窮，流行之常也。不與身命俱亡者，惟性理也。今不明其性，是去寶不取也。不知命，是去牛不駕也。不修身，是去車不用也，至於牛死車破寶亡，悲夫！

若嬰兒之未孩

嬰兒者，未出胞胎也。出乎胞胎，謂之孩也。嬰兒在母腹中，惟抱一團和氣，喜怒哀樂之情未發，見聞知覺之性未萌也。出母之胎，便有喜怒哀樂之情，見聞知覺之心，故不足以況於道也。古人曰：溫養子珠，保養太和。又曰：聖胎道胎，胎仙胎息，未嘗言出胞胎也。三教聖賢出養之術，孰能越此。老子抱元守一，專炁致柔。釋氏之宴寂，顏子之坐忘，止是嬰兒。

或問金丹性命類

或問：丹經譬喻，千篇萬論，弟子初眞，不能窮究直截處，乞一言。答云：五氣不謬，五情不思，五味不貪，不欲不染，六根清淨，方寸澄徹，便是眞丹。此法第一直截矣。

問：眞丹烹鍊，其法云何？答曰：徹世事，靜打坐，青龍降，白虎伏，朱雀滅，玄武死，勾陳定，五炁不試，八表平安，丹法如此。

問：如此人人見成也。答云：雖然如是，亦要到得這般田地，可謂現成，未默斯要，又不可言現成也。

問：鉛眞鉛，汞眞汞，水眞水，火眞火，爲是有賢之物，爲是萬言譬喻？答云：夫道不從外求，外求非爲大道。言眞鉛汞者，乃天地之根元也。眞水火者，乃陰陽之本祖也。汞鉛在人爲性命，水火在人精神，非世間有賢之物也。古人不欲直泄，故萬言於物，使人遠取近求，以象外陰陽，合身中之神炁也。除本命元神外，其餘鼎器藥物，龍虎龜蛇，及世間有象者，無非譬喻。

問：世傳置壇靖，立鑪鼎，法象陰陽，煅鍊世藥，丹成服之，長生上昇，果有是否？答云：還丹以身爲鑪，心爲鼎，以無念爲方，集虛爲藥，鍊之以神火，濟之以性水，混合於片時之間，便得服食之妙。久久如此，克定成仙。夫鍊世凡藥，損財耗力。上世帝王英傑，多爲方士誑惑，萬萬無一成就。

問：名山洞府，丹藥鑪竈，尚有存者，然則古人皆非乎？答云：至人設鑪立鼎，外鍊凡藥，內鍊心丹，法書夜時刻，行文武抽添，假外鑪火之功，制內心情之動。內心不息，外火無差，內心若懈，外功已失。外守鑪鼎，內運坎離，內丹者就，外藥亦成，服之豈不飛昇也。今人知鍊外藥，不明內丹，六根不清，三毒不滅，定慧不生，妄想不除，坎離不交，汞鉛不結，雖有外藥，仙道未夢見哉。

問：既知藥物，須明火候，請問藥物如何結？火候如何用？答云：精氣神交感，心意識不動，爲之結丹。坎離默運，十二時中，無雜思想，是爲火候。如時刻不著工夫，則火候差失，如時刻精神耗動，則大藥無功。或知藥不知火候，徒無益耳。

問：修鍊之時，須依節候合卦炁，按時刻否？答云：眞火無候，大藥無方。古人立節候卦炁者，不過使人明彼陰陽，識彼象數，驗彼時刻，然後則而行之，使此精此炁，此神此心，合乎天機，應乎卦象，不相背戾也。如天道時刻差失，則陰陽錯謬，風雨失節。如人心時刻妄動，則火候差失，丹道不成。要時時刻刻與造化同功，五行合度。所以立卦象時刻，爲人心之準的也。

問：文武抽添，進退火符，可得聞乎？答云：火符至妙，千聖不傳。今略而言之，不過調和金火也。金卽鉛，火卽汞，鉛卽炁，汞卽神，神卽性，炁卽命。性命融會，金火和光，丹道成矣。火太武則燥，太文則濫，要之不燥於武，不濫於文。後則抽之，前則添之，首則進之，尾則退之。使之綿綿若存，溫溫得中。譬理琴也，絃緊則絕，絃緩不鳴，不緊不緩，應指而聲。火候莫不若此。

問：十月成胎後，還更進火否？答云：譬之金鑛，一鍊成金，不再入鑛，堅明精粹，不變其性，謂之金剛不壞身也。到此之時，大安大歇，雖不進火，亦不退火，含光默默，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問：聖胎圓成便是了當否？答云：十月胎圓，卽是打成一片。如要了當，打破一片，昇入无形，離種種邊，名爲妙道。

問：伯陽《參同契》、《龍虎古經》準《易》而作，文古意密，莫究歸旨，外此別簡易之道否？答云：神仙恐世人得之容易，失之亦易，故借《易》象以明之。謂人肖天地爲形，《易》準天地之道，能明彼《易》，則天地之道在吾心矣。甚簡易者，性命也。性者，太極之眞无。命者，无極之妙有。儒之五車，釋之三藏，丹書百千，莫能越此。

問：除性命外更有玄否？答云：心也。心者，神之宅，精之居，氣之舍也。心正則神止，心一則精一，心定則氣定，心動則百慮皆生，心靜則萬緣俱息。大則兩儀充塞，斂則四象調和，攢簇五行，會同六甲，離會鉛汞水火，歸安精神魂魄，成仙作佛，爲師爲儒，莫不由心所以造也。

問：金丹之道，性命二者何先？答云：從性宗入者，性爲主，命爲應；從命宗入者，命爲主，性爲應。性不可無命，無命謂之乾慧；命不可無性，無性謂之枯陽。此兩者同出而異別，不可執乎一也。

問：人以形氣精神性命爲本，未審始終極於何地也？答云：太極混而爲炁，炁之一者曰精，精之妙者曰神，神之妙者曰性，炁降於人是爲命。在人則氣爲形主，氣足則精足，精足則神明，神明則性極。性始也，命終也，極於斯矣。

問：但能抱元守一，其餘卦象陰陽，特譬喻也，何待窮奇，徒煩於心耳？答云：神仙之道，非劣識者之所能也。明不到太極之始，天地之根，識不到卦象氣數，坎離鉛汞等事，非通理之士也。若但抱元不變，守一不通，朦然不知道之所在，豈爲玄妙也哉。神仙之道，非固執者之所能成，非不學者之所能至耳。

問：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玄牝非形質之物乎？答云：玄牝即先天道之祖也。三才萬物由此生也，衆理萬法由此歸也。在物爲性命，在藥曰鉛汞，在人曰精神，在卦曰坎、離，在《易》曰太極，在釋曰本來，在道曰玄關竅玄功妙理，非言可盡，人能得之，可與天地齊年也。非有形質之屬耳。

問：烹鍊服餌既不可恃，孰爲可恃者？答云：鉛自己鉛，汞自己汞，精自己精，神自己神，鼎器自己，藥物自己，龍虎自己，坎離應繫，譬喻並作自己受用，始與大丹相應。始棄家中珍寶，尋世上丹砂，猶蒸砂作飯，握葉爲金，徒費精神也。

問：平叔曰休妻謾遣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空，然則金丹固不必礙妻室飲茹名利乎？答云：神仙以世人但言休妻絕粒便是大道，更不尋求自己本命元神也。若能在俗而無俗，居塵不染塵，固不待忘恩棄義，絕粒休妻，卓然矯異而後爲道也。若執認古人詩句，以不礙妻室飲茹名利而學仙者，又地獄中人也。

問：古人必遇人而後成道，亦有不遇而成者乎？答云：未悟必須遇人，悟後即自爲之師也。莊子曰：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不獻其親；使道可以進人，則人莫不進其親。大聖用自心自證，若欲求於人，徒無益耳。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三《或問金丹性命》

或問：不有師授，於理安乎？答云：無師自悟之者，世常有之。莊子云：隨其誠心而師之，誰且獨無師乎。佛曰：吾往昔之師不計數，吾今自然神曜得道，亦無師也。非曰無師，謂求人不如求己也。師承不正，又受其惑，遇人豈易耳。

或問：藥物易識，惟火候最難，如何行之爲得？答云：古今丹書皆不言火候下手工夫，惟張眞人《白玉蟾圖形畫像》吐露極是分明。《法華經》謂之一大事因緣，卻非小可，須是悟得端端的的了，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如嬰兒之在懷，神炁和平，次離密運，內想不出，外念不生，想動則火飛，念生則候失。溫溫兮若寒鄉太陽，皎皎兮如秋空圓月，又如牝雞伏卵，幼龍養珠。兩儀混沌之初，一炁渾淪之始，儒謂喜怒哀樂之未發，釋謂受想行識之皆空，若此烹鍊，丹道可成，反此吾不知耳。

或問兩弦。答云：人身自有二弦，且以天道言之，朔旦坤始爲復，象月初生也。至於初八，坤變爲臨，象月上弦也。至十五，坤變爲泰，象月望也。十六乾始爲姤，象月初滅也。至二十三，乾變爲遁，象月下弦也。至三十日，乾盡變坤，象月晦也。自此以往，坤又生震，晦又生高明，周而復始，相爲無窮也。從初八至於二十有三，恰得一十六日，爲之一斤，陰陽兩停，故曰二弦。丹道取象於此，爲人身內象之準的也。

或問：內象二弦，可得聞乎？答云：金半斤，銀半斤，上下交合，如月之圓，若毫髮差忽，丹道不成。此道玄妙，非心莫傳。

或問二至。答云：以近言之，日有日二至，時有時二至，刻有刻二至，坎離子午，交感不離吾身，又不求冬至夏至。

或問：心之與意爲是一物是二物？答云：心覺也，意思者。心覺知，思亦從之。心機於意，意紐於心，二者不可得而分別。脾主於意，意好音，故音字居心爲意也。脾屬土，脾好思，故田字加心爲思也。凡意念、思慮、志想、恩怨等字義出於心者，並字從心，是知意依心爲主也。故曰：一切惟心造。

或問：五神混合之妙，可得聞乎？答云：魂出肝，應於眼，魄出肺，應於鼻。精出腎，應於耳。神出心，應於舌。意出脾，應於四肢。心神魂魄之見聞知覺者，眼根意則能辯色，耳根意則能聽聲，鼻根意則能覺香，舌根意則

能知味　四者非意，則不能自靈其用也。故意不思則魂不揚，意不處則精不動，意不想則魄不散，意不念則神不搖。內則精神魂魄斂於意，外則眼耳鼻舌伏於脾，象則金木水火和於土，理五炁，混百神，莫不由脾之意也。古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此亦修丹之妙矣。

或問：性、神、心三者同異？答云：性者，寂然不動之眞空也。神乃眞空之中妙有靈通者。性之神所以感而通也。心者，性之樞神之機也。樞機靜則性神安，動則性神搖。雖曰三用，不離一體，性不自靈，神靈之也。性不自通，神通之也。安其性，存其神，心也。萬法莫不由心焉。

或問智慧。答云：智慧非人心，不可得而有也。智即坎，慧即離。水主智，運行不息也。火主慧，光明不息也。智水慧火常運無停，其於萬物莫不均也。智則無所不通，慧則無所不照，通達照了，爲之智慧，釋之智慧，即老之精神也。悟之則體同太虛，迷之則理如幽夜。凡聖同具，只爭悟不悟耳。

或問休糧。答云：古人神炁精全，行之愈久，不待休糧，自然不食。今人不得其理，五朝七日堅然不食，行自餓法，以絕久者爲能。至於灰頭垢面，形瘦精枯，老弱心忪，惑以爲道，自修苦行，則取業報，不亦愚哉。

或問：專有補精強陽飲茹爲之丹基，是否？答云：人假飲食爲生，但得支身命爲足矣。如專事口腹，畜養三尸，供奉五鬼，此損神耗炁之術，豈延生之道也。不齋不戒，何清淨之士哉。一切聖賢不言醉酒飽肉能仙耳。

或問：世之不明理者，但欲固形不死，苟學不至此則何如？答云：此一問如雪裏蓮花，古今希有。世間學道者，只學全形聚氣，寶養皮囊，期望長生，不明生死事大。及至臘月三十日，腳忙手亂，不免奔趨諸趣。經曰：鬼道常自凶，此也。學者切須究竟末後一著，莫作等閑。

問：生死事大，末後一著，幸望指迷。曰：人稟父母之遺體，肖天地以成形，假五氣以養生，借衆緣而立命，學頂至足，盡屬無常，故彌勒偈曰：饒君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惟有太无之始，本來元陽，劫火洞然，此物不壞，其餘假貸，孰可不死。老君有曰：吾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又曰：聖人外身而身存。則此身必竟爲患，惟道可以獨存，古人爲道不爲身也。若能體取長生不死，證取寂滅不生，至於不死不生之地，何患乎末後哉。

或問：萬物無常，今古不易之理也。外有不死之道乎？答曰：古人云：有物先天地，其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老君謂谷神不死者此也。物則無常，吾道獨常，物不免死，吾獨不死，非不死之道乎。

或問：釋氏專以究竟末後爲事，有亡軀求道，殺命利生，何耶？答云：釋氏以天地未形之始，萬物實無名色，今有名色者，皆是妄想假合，因緣而生，並作實理。若能了悟實理，則此身命皆屬無常，必竟消滅，棄之如棄枯朽。但願利益一切衆生，爲道不爲身也。所以盡生究竟，此一事要臨行得力也。

或曰：如子之意，則長生之道可無也。答云：長生不死，天地之眞心也。上世聖人得之者多。謂無則成謗道，謂有則又難達。吾恐世人不能不死，故願之早悟末後著也，免至臨時入別胎殼，非敢謂無，但虛衆生不得耳。

或曰：生且今日不知來日，死又孰能知之？答曰：傳云知存亡者，其惟聖人乎。生死之理，非衆人所能知。但明得來處，便明得歸處。明得生處，便明得死處。陰陽無二理，生死即一條。末默斯要，何足與言道哉。

或問：四大滅後，必竟此一著落在何處？答云：從上知識罕有議及此者。幻身四大既滅，眞空四大長存。《楞嚴經》謂：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少生妄想，認了臨行，生和合因，復落胎殼。此一著子實難思議，非容易澄。

又問：眞空四大還有知覺否？答云：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眞空也。答：嗟木石，何足言道哉，距識聖人之機也。

或問：子始修禪，今復學仙，未審師事何人，因緣可得聞乎？答云：吾少時於子胡禪師看狗浴，歸方丈，閉門處，悟入性宗。次於《悟眞篇》黍珠意，悟得命宗。兵後二十餘年，雖歷艱難，未嘗忘替。昔在途中獲遇至人，付以火候之妙也，依而行之，剋期取驗。第恨世無正眼，不能相與興揚大道，悲夫。

或問：全眞教大類於釋，何也？曰：老氏之虛无自然，無爲清淨，未容不類於釋氏也。其存形養命之術，乃聖人不得已，於第二義頭捺下一門，蓋引漸修之士也。上乘一脉，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全眞乃頓修，故類乎釋。

問：何謂頓修？曰：頓，直至也。不由蹊徑，不入籬門，直取上乘，乃金仙之道也。由徑而門，由門而堂，由堂而室，此名曰漸。《清靜經》云：漸入眞道也。

或問：上升、不死、尸假，三者何勝？答云：神形俱妙，可以上升；存神養炁，可以不死；亡形存神，可以尸假。上升、不死，不可世有。坐亡尸假，何世無之。劣勝則在人所證，未可輕議。

問：凡尸假者，便是道否？曰：坐亡立脫者，亦須平生修證，行符於內，言發於外，眞識大道根源，臨行之際，風清月朗，可謂之道，如玄理不通，無言遺世，直然坐化，則不殊衆人，有何奇特。

或問：釋迦卧入涅槃，何也？曰：涅謂寂滅不生，槃謂長生不死，至於不生不死之地，是謂之道。其右脇卧化嚴以棺槨者，示同世法，不與衆殊，爲後世子孫作則，俾不妄作奇怪也。有道之士化去，何物生卧耳。

或問：諸經皆曰道不離身，又曰涕唾精液氣血津，四大一身盡屬陰，則不免老死，然則道在何處？答云：父母未生前本無此身，因有形後所以眼耳鼻舌心，精神魂魄意，老病死苦，喜怒哀樂，集而名一身，分而名四大，假借和合，名之曰人，故謂之陰也。惟有本來眞性，一點元陽，名曰谷神，又曰玄牝，在吾身中是以爲道，長生不死者此也。

問曰：如此則形可以棄而不取，道可以外身而有也？答云：身爲本根，心爲宗主，非本根則生無所立，無宗主則道無所歸，必有身心，方成此道，不明變通動靜，不識主家存亡，固執有生之形，雖棄之惜之，俱無所益，夫此道者，不在身外，不在身內，離之又非，執之又昧，須悟到神形俱妙處，可以外身而身存也。

或問：有不用乾坤坎離，龍虎龜蛇，鼎鑪火候，鉛汞丹砂，離此諸象可以成道否？答：此問者在道謂之浮黎元始，在佛謂之空王如來，在儒謂之先天太易，其道本自現成，不假修鍊，而有能頓悟此，則世間一切經書，方便譬喻，相貌音聲之物，龍虎龜蛇之機，皆無所用其心也。人此道者，名曰上乘，其或未然，則必剖鑿混沌，明辯鉛汞，窮理盡性，歸根復命，眞識無根，然後體合元始，空王，太極境界可也。不循模範，直證之者，謂之頓悟。因循器象而後證者，謂之微學。雖然復有遲速，其至一也。

問曰：上古之世，文字未立，三教未行，依何而學道也？答云：上世不知聖智愚賢，不識仁義道德，神奇工巧，書數算計並不知會，人心質朴，易於爲道。及至羲黄創道，堯舜立法，三教峙立，百家循流，馳騁於文墨之場，趨逐乎是非之辯，執文據理，巧僞相仍，所以學者愈多，而成者愈少，是以達摩大師傳西來，印以不立文字，教外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中國爲則正所以體上古無文之旨也。若能頓悟直了心原，則三藏之教可以無，六部經可以棄。老君謂絶學無憂，永嘉謂絶學無爲，莊子謂絶聖棄智，夫子謂子欲無言，何嘗以文字爲道也。

或問：易乃儒書，學仙者準之，何也？答云：人肖天地爲形，易與天地準，故學者準之耳。

或問：外易更有道否？答曰：易道始於乾坤坎離，此有象之道也，命宗由是立焉。其一炁未結，四象未分，此無象之道也，性宗由是有焉。有易則有所取象，無易則無所名言，無名乃易外之道也。

或問：金丹之道，依易而行，不亦煩乎？答云：吾道在乎太易之未離，二炁之未判，何煩之有。

問曰：儒者明易不亦仙乎？答云：儒仙只隔一紙耳。但彼儒人學而干禄，博問多聞，雖精其□□□已用，反生不信，以此異於仙也。

或問：弟子讀金丹《參同契》，□□荆棘林中行，簡直處乞示一言。答云：丹經不過託象以明理，借物以明心，若曉得性命之原，火候之妙，則諸象之物皆可棄，有言之道皆可忘，何必爲文字所轉也。

或曰：先生道士，言必兼釋，何也？答云：頭顱雖别，而性理未嘗不同，教門雖殊，而道釋何曾異本，分彼此者，下劣之士矣。

或問：後世不知，恐以先生爲禪耶？答云：吁有是哉，吾自仙道而正性命，學佛道以廣智慧，仙道不死，釋道不生，不死不生，是爲泥丸，世人不明厥理，執乎一偏，不證大乘，運心不普，祇爲自己，不念衆生，所以《楞嚴經》云：世有十種仙，皆於人中不修正覺，報盡還入諸趣也。

或問：齋醮之法可以證聖成眞否？答云：三代以前即無此事，不過祭祀之法也。在老氏謂之醮，在佛氏謂之齋，其詞無非歌詠其善，亦有三種之利也，一能發世人恭敬心，二能啓世人布施心，三能利及出家人。若賴此以證聖成眞者，夢幻泡影耳。

或問：陰陽顛倒之義云何？答云：乾兩中爻爲離，坤一中爻爲坎，離屬陰，却又爲日，坎屬陽，却又爲月。乾退位而寄居於坎，坤退居而寄位於離，坎離合而乾坤復命矣。自下復歸於上，謂之返，自末返歸於本，謂之還，即還返之道，謂顛倒也。故曰：聖人逆流，常人順流，逆者成丹，順者成物也。

或問：丹書以六十卦配一月，二月配一日，逐爻消長爲火候，恐此法未是簡徑乎？答云：自太極一炁判以爲乾，兩乾爲坤，由乾坤變六十四卦，演

爲三百六十四爻，積至萬有千數，此大道降本流末也　聖人不得已，借易象以配大丹，智士泝流直上源首，一刀斬斷亂絲，當從個一字上作工夫，始得若按圖執象，依其末而究之，轉見白浪滔天，洪波浩地，不向身求而於外覓，何惑如之。

或問：沐浴之義云何？答曰：火胎在子，溫養在丑，長生在寅，沐浴在卯　水胎在午，溫養在未，長生在申，沐浴在酉　自子至寅是爲三陽，乃泰卦也　火生之位，斯時二炁兩停，上下和合　過卯則爲肚，陽剛漸長，陰道將離，謂之沐浴　故二月榆莢落，陽中存刑故爾　自午至申，是爲三陰，乃否卦也　水生之位，二炁兩停　過酉則爲觀，陰柔漸長，陽道將離，亦謂沐浴　八月蘆受生，陰中存德故爾　陽中含陰，陰中含陽，故曰刑德相負，晝夜始分修丹至此，息符不運，溫養元炁，沐浴子珠，使念慮不生於竈釜，砂汞長存於金鼎，猶赤子初生，必資沐浴　使此心淨躶躶，赤灑灑，如秋空圓月，定盤明珠也

或問：丹書有內丹可延年，外丹可飛昇之語，外丹得非世藥乎？答云：內丹者，自己之元炁也　外丹者，天地之元炁也　然此之丹本无內外，自己元炁卽天地之元炁，天地元炁卽自己之元炁也　內外不可須臾離了，可離非道也。古仙恐世人止知爲藥，不明大道，強立內外之名，使世人知此而明彼也　後學往往以外丹爲世藥，金石草木之屬，豈能合本命元神之妙哉。

或問：世有以採陰強陽，恣食五辛酒肉補益以求長生，可謂道乎？答云：此邪師過修，詘惑世人，以至淨之陽，就至穢之陰，以至清之神，混至濁之炁　此牛羊犬馬，非人之類也　皆地獄種子，烏得謂道　至人益之以元精，還之以元神，蓋天地自然之道，非法力造作之術耳

或問：內外眞丹如何契合？答云：人肖天地爲形，吾身齊天地而不少，吾心包天地而不多　天地之炁卽吾炁，天地之精卽吾精，天地之神卽吾神，行住坐卧，見聞知覺，此道未始離乎左右　但世人昧此，不能自省，所以與道遼遠　若能回光返照，了悟本原，則三才萬象皆在吾胸襟之中，又烏有內外之辯哉

或問：有知內鍊，不明大道，何如？答云：內鍊不明大道者，但可延年而已　止是精魂不散底死人，數盡復生世間，有福者爲人，福薄者爲異類，蓋爲不明大道之咎耳

或問：知大道而不修，知內藥而不鍊者，何如？答云：知而不行，如人說食終不飽，說寶不濟貧，雖知亦何益也。

或問：有雖勤而不得正道，雖學而不遇眞訣，何如？答云：世之言修睹鍊，曲徑傍蹊不可勝數　此等雖有勤苦之心，不明大法，各執己見，爲恃己功，不肯親附良朋，尋訪眞友，一生自擔閣耳。

或問：有一種人長年說祭祀，及至臨首全無受用，誰之咎歟？答云：近之學者，擔個死尸浩浩江湖上走，只說甚處可度暑，甚處可度寒，那裏好抄化，那裏好飲食　至於內外之藥，動靜之機，何曾理會得一星子許　非道咎人，人自咎也。

或曰：陽動陰靜，性至靜也　釋氏之學，毋乃爲陰乎？答云：性者，天地之先，至靜至虛之道也　三才萬物莫不因之以出生，乃眞陽之祖，眞命之原，眞神之根，衆妙之本也　世人往往不明其妙，謂性靜爲陰，命動爲陽　蓋動必以靜爲體，靜必以動爲用，此天地間不可逃之理也　又却不知天地中自有個不動之妙，爲三才萬物之主也　此靜也，不逐陰陽起伏，不隨寒暑往來，不與生死俱逝，不爲古今變易，非在陰陽之內，非在動靜之外，離不去乎清，合不混乎濁，釋氏之學此也　今謂爲陰，是不得眞妙，而輕議其非也　學乎金丹，明不至此，二乘之士矣。

或問：傳云許旌陽以如粒丹雜他藥貨之，瞎者竟無遇者　許君吁嘆，謂仙才難得　然則神仙果有度人之藥，但世人不遇乎？答云：自有元丹不鍊，太上大道不明，欲望神仙度之以丹，猶夢得飲食，醒求醉飽，夢得珍寶，醒求富貴，無以異也　丹藥不曰無之，古人以之挾老，雖可助陽，不能成功　蓋金石草木之假，又烏能合吾身之眞丹哉　許仙以之賢者，今其信緣而取，試有合仙之人則教之以道，豈粒藥便得仙也。

或問：神仙須是夙緣，非一旦可得，吾輩分不至此，恐難學耳？答云：人人分上本自圓成，個個胸中初無少欠，但辦肯心，必不相誤　若人直下離却殺盜婬慾，拋却貪嗔癡愛，脫疏世網，深發道心，求所明師，參尋知識，忽然勘破眞機，知性命之所在，則立地可仙可佛也，豈須三生四世，逐影隨形者哉。謂分不至者，心不至也，自退自屈而已　若言夙生無緣，今世又無緣，後世亦無緣，則世世與道遠矣

或問：除却花苗枝葉，金丹至眞至正，至要至直處，乞賜一言？答云：

金丹本無多事，多事人自爲之　至眞者，在自己神炁也　至正者，在太虛鉛汞也　至要者，在二弦交合也　至直者，在火候均調也　餘皆譬喻言說，雖多亦何庸哉

或問：七返九還之義云何？答云：七者，火之成數　九者，金之成數　以七合九，是爲一斤　返者，返本　還者，還源　合爲二八，配爲兩弦　七九陽數也　金火至此，陰腎俱消，精神融會，如寶月初圓，銀河浪靜，孤舟到岸，旅客歸家，得本忘末，謂之返還也

或問：攢簇五行，調和四象，三花聚頂，五炁朝元，皆在吾之一身　紫陽又曰：非心胸，非口鼻，非脾胃，非丹田，非穀道，非膀胱，非泥丸　此理謂何？答云：《悟眞篇》不曰：鍊精者鍊元精，非淫佚所感之精；鍊炁者鍊元炁，非口鼻呼吸之氣；鍊神者鍊元神，非心意念慮之神　故此神炁與天地同其根，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　聖人之意，如日月之炳也　然不有此身，誰知爲道　不知其道，徒有此身　須是人符於道，道合於人，故曰神形俱妙，與道合眞　紫陽恐世人不明玄牝一竅，止以嘘精服氣，搬運揣摩，執著色身，保固屋宅，以爲大道　所以方便言之，破後人之執　此也，身也，此道也，豈可須臾離乎哉

或問：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時中取刻，片餉之間，丹道凝結審如此，則周天火候皆虛作也　答云：聖人之機，疾如掣電，一呼吸間，神功可驗　然須如是片餉中間可以凝結，又不可片餉中間便得金丹，須用時時究覓，日日行持，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至歸根復命，曰靜曰常處可也　又不可止求片餉工夫，賺過一生，又不可泥文執象，徒自昧矣

或問：河洛之書皆數法也　然大道無形，炁數有象，金丹亦範於數乎？答云：太極未形，則象數冥於大道；太極既肇，則象數依一而生　一者，三才萬物之本，五行八卦之先也　蓋大道無形，寄形於象，寄位於數，始自太極，降而爲數，終於象數，反而爲道　聖人以象數論金丹者，出乎不得已也　聖人必超出於象物之表，氣數之外，豈區區模範於象數之內哉

或曰：金丹之道必以數言，何也？答云：在太極之先者，不論以數在太極之下者，必以數言之　上士則忘象數得其一，中士必因象數守其一，下士必學象數求其一　苟不以數，無以開後學之來，所以立象爲權教也

或問：坎與離對，相剋相合；震與兌對，相剋不合，何也？答云：乾兩中爻爲離，坤二中爻爲坎，坎與離合，乾、坤之體復全也　《易》曰：水火相射，故得爲既濟　惟乾、坤、坎、離四卦爲中正之合，震、巽、艮、兌皆爲偏合金丹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蓋取中正之合以爲道也　遇震、兌則爲間隔，在卦爲《歸妹》艮、巽在卦爲之《蠱》，皆不正之象也

或問：何謂金液還丹？答云：坎一與六對爲七，七者，火之成數，是爲坎中之眞火也　離二與七對爲九，九者，金之成數，乃離中眞金也　金受火鍊，化而爲液，降至於腎，名之曰鉛　火受水制，化而爲精，升之於心，名之曰汞　還丹之妙，在乎金火　交合之妙，在乎坎、離　以心中金液下還於腎，謂之金液還丹也

或問：有不知大藥火候，惟積功作福，可長生上仙否？答云：三界神仙，十方諸佛，未有不積功累行，作福修因，而能證果者　五輪之中，惟人能學道　若欲長生上仙，必用明識大道火候因緣，苟不知其妙，雖作福積功，當來止享人天福報，福盡還受輪迴，非不生不滅之道也

或問：佛氏教戒，可謂嚴明備細，丹書止說修鍊，其於齋戒尚略，何哉？答云：智慧生戒根，不齋戒何以爲道　天尊有九戒，四十九戒，西山有修眞十戒，又有二十四戒，非不嚴明備細，豈特佛氏有也　學道之士，不齋則殺心不斷，不戒則慾意不斷　一戒不修，則百非亂意　一慾不遣，則衆邪煩心六慾不除，三毒不滅，心蛇不死，意馬長馳，可謂道乎　請止在識道，不在齋戒者，鬼魔之流也，何足齒哉

或問：老君曰執著之者，不明道德，丹法無乃近於執著乎？答云：執死蛇頭不知變動，著五慾膠不能解脫，貪嗔癡不知回頭，殺盜淫不知醒悟，凡所有作貪福希功，此爲執著，故不名道德也　金丹之道，默運水火，眞合玄元，爲而無用而（無）不用　始之於无，終之歸有；終亦不有，始亦不無　如秋月之流空，若閑雲之出岫，赤灑灑，活潑潑，此金丹之妙也　何執著之有哉

或問：下手工夫，願得聞乎？答云：運一心而無雜，專一炁以致柔，如斗柄之周天，若兩輪之轉轂，古仙曰：炁是添年藥，心爲使炁神，若知行炁穴，便是得仙人　能調心炁，眞合汞鉛，又知炁穴出處，則知下手工夫也　此道千金不傳非容易

或問：採藥結丹，烹鍊、固濟、溫養、防危、守城、野戰等事，能無隱乎？

答云：《悟眞篇》、《金丹四百字》、《還源》、《復命》、《辯惑》等論，《陰符髓》、《入藥鏡》、諸仙祖師吐前金玉，昭昭如日，各無覆藏，開發世人，不爲不多矣。如覩得破，悟得徹，吾子所問諸經莫不備說，又奚待逐一開坐也。

或問：金木間隔，其義云何？答云：金配於肺，爲鼻，爲魄，爲香臭。木配於肝，爲眼，爲魂，爲色象。眼役於色則魂飛，鼻役於香則魄散。木東金西，二者不能自相媒合，故曰間隔。夫欲合之，必藉戊己。金得土生，故能剋木，木受金制，則歸於土，非相制伏，故不能成丹。如眼、耳、鼻、舌、意，爲自奔馳，皆名間隔，非特金木也。

或問金丹大意。答云：即是中理五炁，混合白神，然後忘形養炁，忘炁養神，忘神養虛，大意畢矣。

或問溫養大意。答云：即是調理中和，盡矣。

或問火候大意。答云：以心馭炁，以精合神，前後二弦，周行無怠，火候備矣。

或問歸眞大意。答云：神形俱妙，與道合眞也。

或問保任大意。答云：保之如保王位，任之如任大臣，首末不傾，中邊不墮，雖蹈湯火，臨刀鋸，此事不失，如此謂之保任也。

或問行持大意。答云：和而不流，如春回寒谷，運而不息，如月朗晴空，十二時中忘物，若與世遺耳。

或問超脫大意。答云：必竟去家存主，去僞存眞，古仙云：功成須是出神京，內院繁華莫戀身是也。

或問眞元。答云：眞常、眞靜、眞空、元精、元神、元炁，斯之六者，總在一心。凡人得之，立躋聖域。

或問：鼎器藥物火候事，如何匹配？答云：古人以天地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以震兌巽艮四卦環爲火候，借外象以配內象，毫髮不出吾一身也。

或曰：近世學者紛然，各人秉執一說，千個無一合同，何也？答云：無聖不說藥聖，無師不言法靈，個個不得正受，所以多學無一成也。

或問：工夫到處，其境何如？答云：始若嬰兒之就母，次如美酒之將醺。又如熱之沐於清風，寒之負於和日。口忘於言，眼忘於視，鼻忘於嗅，耳忘於聲，意忘於念，身忘於生，惟覺一炁沖和，自然流運。此之覺知亦忘所覺悟，不知其所以。此工夫到處，境界若是。

曰：如此境界，謂之神形俱妙乎？答云：我於是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或問：金丹之妙外有出於此乎？答云：有出此者，流入傍門，不足爲道。

或問：眼、耳、鼻、舌、身、意，非是土木，豈能十二時中令他常不動也？答云：却不曾叫賢，每十二時中，頑如土木。只是眼見色，不逐色去；耳聞聲，不逐聲去；鼻嗅香，不逐香去；舌知味，不逐味去；身欲快樂閑逸，不逐他去；意欲思念妄想，不逐他去。六欲不能奪我心，萬境不能惑我志，心不附物，物豈礙吾。苟能如此，十二時中住在五欲林中，亦無害也。只要作得主，豈待長年盡日兀然不動哉。

或曰：古有留形在世者，但數載同居，自後便不知其所之，何也？答云：形適足爲世累。譬如龍鳳之爲物，若屬世養，則必禁錮其形，牢籠其性，卒有屠戶碎骨之患。老君曰：以吾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必竟脫胎換骨，豈可舊住不移也。

或問：毗陵和尚有曰：不能千百歲，作甚世間人。然則此說特虛也？答云：不因紫陌花如錦，爭得黃鶯下柳梢。不曰年千百歲，時人豈肯趨入此門，此古人善巧方便語也。若眞得金丹之妙，則吾之命可過越拂石，齊等虛空，千百歲特一浮漚生於大海也，何足爲之久哉。

或問：坎離必以戊己爲主，願聞其義。答云：乾兩中爻爲離，坤一中爻爲坎，四象既立，戊己便居中宮。故坎納於戊，離納於己，蓋坎離交互，不出戊己之位也。然坎水離火本自相戰，因有戊己居中生制媒合，所以水火不相射，因得交感焉。紫陽曰：坎離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是以坎離必以戊己爲主也。

或問：金木間隔，庚甲亦間隔乎？答云：金西木東，名曰間隔，因得坎離中運，木隱形於離，金隱形於坎，所以合爲一家也。庚者，月出之地，三日月出庚也。甲者，月圓之地，三五圓於甲也。故庚產於坤，納甲於震，蓋震繼坤體爲長男，乃大藥所產之處，火候所起之首也。故曰：藥產西南是本鄉，庚甲乃月產月圓之地，非間隔之云。

或問：有般人不明自己，但極苦行，自焚自擊，自餓自殘，速於滅身，求成道果。此等何也？答云：身爲道樹，樹立則果生，樹若早凋，果亦隨滅

愚人不明本意，只管與身做冤家，自心不了，焚身斷臂，墜巖投水，休糧自餓，自取苦痛，與道轉見遼遠。佛經云：一切語外道，種種勤苦行，投崖赴水火，五熱炙其身，無量增邪見，正爲此等說也。

問：古人亦有焚身斷臂，割肉捐軀者，何也？答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彼古人皆聞道明了，所以視死如脫垢衣，去敝屣也。

或問：外國僧道皆殺牛馬以祭，食血肉爲齋，豈彼方開之，此方禁之邪？答云：衆生之肉，即吾身之肉一也。出家人能異俗者，以能齋戒，故可式範人天，護持墓蠢，所以超出人天之表。彼飲血茹毛，別是一種外道，斷大慈種，長業道果，豈足言哉。

或問：今有一等，謂魚肉暖可以補益，菜蔬冷久食之寡。學長生者直葷食耶？答云：喜魚肉者，必曰菜蔬冷；喜菜蔬者，必曰魚肉腥。然食魚肉之人是衆生食，衆生互相吞食，無有了期。學道人以殺爲第一戒，可不愼歟。

或問：人身知覺從何而生？答云：此形未生，本無知覺。因形合氣，因氣生神，因神生識，既具則喜怒哀樂之情，飢寒疾痛之苦，莫不偏知偏覺也。血氣之屬，皆是如此。

或問：神可長生，形可不死乎？答云：形者，生神之本。養形既至不死，養神豈能有窮。神形俱妙，此上仙之道也。然留形在世者，雖有五百千齡之驗，終亦不免奪胎換鼎。形似有期，神將無極也。豈可同日語哉。

或問：神一也，有曰陽神陰神，願聞其義？答云：陽神者，非思慮妄念之神。此神清淨圓明，周徧法界，靡所不通，故雖出之，不離根本智。如《華嚴經》謂：不離菩提樹下昇須彌頂，此不動智而周徧也。陰神（者），存思想化之神。此神隨用殊致，觸處滯礙，故出之必離根本智，多與鬼神爲鄰。陽神，天之道也；陰神，鬼之道也。陽爲靈覺虛玄，陰爲夢想顚倒。學士可不辯之。

或問：何謂根本智？答云：根本智者，空劫以前先有此智，三才萬物莫不抱於此也。此智非離非合，非色非聲，非有非無，非出非入，一切衆生靡不均具。吾身生不加多，吾身歿不加少。不離本座，應現十方，不動身心，包融一切。混萬物而不濁，處萬機而不煩。其惟根本智乎。

或問：丹書百千，惟言長生，罕及死事，生生屢該，生死何哉？答云：長生不死，乃太上眞常之道，非古人之所虛該。然世間昧理，不明超脫之旨，往往求奇華怪，寶固屋宅，學者萬倍，成無一人。余言生死，正欲世人明生死，以止生死，非強言耳。

或問：師百年後還如生時否？答云：身爲苦本，吾棄此身如棄瘡疣，所謂度一切苦厄。然吾本來未始生滅，雖無形，何有窮也。

曰：既不異生死，還預世間事否？答云：雖不預世間事，而願度世間心，未嘗不在也。

或問：形不可固，死不可免，則金丹火候奚用哉？答云：天地間有形色者俱不免死。金丹吾性神也。火候吾陰陽也。修乎金丹，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奚貴夢幻之形也哉。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性命說》　夫學之大，莫大於性命。性命之說，不明於世也久矣。何謂之性。元始眞如，一靈炯炯是也。何謂之命，先天至精，一炁氤氳是也。然有性便有命，有命便有性。性命原不可分。但以其在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命實非有兩。況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而性命之理，又渾然合一者哉。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之謂也。廼玄門顓以氣爲命，以修命爲宗，以水府求玄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是不知性也，究亦不知命。禪家顓以神爲性，以修性爲宗，以離宮修定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是不知命也。究亦不知性。豈知性命本不相離，道釋原無二致。神氣雖有二用，性命則當雙修也哉。唯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謂性者神之始，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神所由以靈。命者氣之始，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氣所由以生。身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身心，精神之舍也，而精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係乎心，命之造化係乎身。見解知識，出於心哉。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哉。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死。性受心役，則有去來。有生死不能至命也，有去來不能盡性也。故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叅贊兩間，化育萬物，其命之流行而不息者乎。蓋生之理，具於命也。盈天地間，皆是靈覺明光，上下照臨，日月其性之炳然而不昧者乎。蓋覺之靈，本於性也。未始性，而能性我之性

者，性之始也　未始命，而能命我之命者，命之始也。天竅圓而藏性，地竅方而藏命。稟虛靈以成性，中天地以立命。性成命立，其中有神。命蒂元氣，性根元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其中有道。性，有氣質之性，有天賦之性。命，有分定之命，有形氣之命。君子修天賦之性，克氣質之性。修形氣之命，付分定之命。分言之則二，合言之則一。其中有理。是以神不離氣，氣不離神。吾身之神氣合，而後吾身之性命見矣。性不離命，命不離性。吾身之性命合，而後吾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見矣。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乃是吾之眞性命也。我之眞性命，卽天地之眞性命，亦卽虛空之眞性命也。故聖賢持戒定慧而虛其心，鍊精氣神而保其身。身保則命基永固，心虛則性體常明。性常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何死何生。況死而去者，僅僅形骸耳。而我之眞性命，則通晝夜，配天地，徹古今者，何嘗少有泯滅也哉。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又嘗譬之男女搆精焉。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爲命也，而性卽存於其間。其卽一陰一陽之相搏，而一點落於黃中之中以成性，乃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此之謂性命妙合。奈妙合之道不明，修性者遺命，且並率性之竅妙不得而知之，矧能煉之乎。非流於狂蕩，則失於空寂。不知其的，未後何歸。修命者遺性，且並造命之功夫不得而知之，矧能守之乎。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不知其性，劫運何逃。卽二氏之初，亦豈如是乎。吾聞釋迦生於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是性命兼修，爲最上乘法，號曰金仙。呂祖亦曰，只知性不知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豈但如今之導引者流，而以形骸爲性命焉已哉。又豈但如今煉神煉氣者流，而以神氣爲性命焉已哉。又豈但如今修性修命者流，而以性命爲性命焉已哉。是皆不惟無益於性命，而且有害於性命。不得性命之眞，良可嘆也。故嘗論之。人在母腹，呼吸相含，是以母之性命爲性命，而非自爲性命。至於出胞斷蒂，而後自爲性命。然亦非眞常之性命也。必於自爲性命中，而養成乾元面目，露出一點眞靈，形依神，形不壞，神依性，神不滅。知性而盡性，盡性而至命，乃所謂虛空本體，無有盡時。天地有壞，這個不壞。而能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也。故道家不知此，則謂之傍門。釋氏不知此，則謂之外道。又焉能合天地之德，而與太虛同體哉。噫，至此而性命之說，無餘旨矣。

又《性命圭旨・死生說》

大衆好生惡死，以莫識死生。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徒在生前奔馳謀作，致大虧生道，不得逍遙。故於死後渺茫淪落。不戡破死門，竟墮輪轉。所以仙佛出世，汲汲以一大事因緣，使人知去來處。徐徐引出生死苦海。《易・繫》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蓋無始之始，強名乾元，卽本來妙覺。無終之終，強名道岸，卽無餘涅槃。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死而死也，而其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此而不知，則未有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者。沉溺惡道，出沒無期。生則是第八識神，阿賴耶主之。死則是第八識神，阿賴耶主之。投胎則此識先來，捨身則此識後去。故曰去後來先作主公。經頌曰，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於心，一處同時捨。當此之際，如生龜解殼，活鱉落湯。地水火風，各自分散。而神既離形，但看世界與潑墨相似。東西莫辯，上下不知，只見有緣之處，一點妄明。見明色發，明見想成。流愛爲種，納想爲胎。入母中宮，稟氣受質。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胎完，及期而育。地覆天翻，人驚胞破。如行山顛，蹶仆之狀，頭懸足撐而出。呵以一聲，天命眞元，著於祖竅。晝居二目，而藏於泥丸。夜潛兩腎，而蓄於丹鼎。乳以養其五臟，炁則冲乎六腑。骨弱如綿，肉滑如飴。精之至也，視而不瞬，嗥而不嗄。和之至也。此乃赤子混沌，純靜無知，腦陰☵坤卦　自一歲至三歲，長元炁六十四銖，一陽生乎☳復卦　至五歲，又長元炁六十四銖，二陽生乎䷒臨卦　至八歲，又長元炁六十四銖，三陽生乎䷊泰卦　至十歲，又長元炁六十四銖，四陽生乎䷪大壯。至十三歲，又長元炁六十四銖，五陽生乎䷡夬卦。至十六歲，又長元炁六十四銖，六陽是爲☰乾卦。盜天地三百六十銖之正炁，原父母二十四銖之祖炁，共得三百八十四銖，以全周天之造化，而爲一斤之數也。此時純陽既備，微陰未萌，精炁充實。如得師指，修煉性命，立可成功矣。自此以後，欲情一動，元炁卽泄。不知禁忌，貪戀無已。故由十六至二十四歲，耗元炁六十四銖，應乎䷅姤卦　一陰初生，品物咸章。淳澆朴散，去本雖未遠，履霜之戒，已見於初爻。若勤修煉，可謂不遠復者矣。至三十二歲，耗元炁六十四銖，應乎䷠遁卦　二陰浸長，陽德漸消，欲慮蜂起，眞源流蕩。然而血氣方剛，志力果敢，若勤修煉，則建立丹基，亦易爲力。至四十歲，又耗元氣六十四銖，應乎䷋否卦　天地不交，二氣各復

其所　陰用事於內，陽失位於外　若勤修煉，則危者可安，亡者可保　至四十八歲，又耗元炁六十四銖，應乎䷗觀卦　二陽在外，而陽德微重，陰上行而陰氣盛　若勤修煉，則可抑方盛之陰，扶向微之陽德　至五十六歲，又耗元氣六十四銖，應乎䷖剝卦　五陰並升乎上，一陽將反乎下　陰氣橫潰，陽力僅存　若勤修煉，如續火於將窮之木，布雨於垂槁之苗　至六十四歲，卦氣已週　所得天地父母之元炁三百八十四銖，而爲一斤之數者，耗散已盡，復返於䷁坤　純陰用事，陽氣未萌　若勤修煉，時時採藥，時時栽接，則陰極而能生陽，窮上而能反下　革柔爲剛，返老爲強矣　於此時不遇至人，汲汲修煉，雖保餘年，皆藉穀精，以培後天之精氣，無復有先天之元炁矣　安能長生不死哉　此所以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　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　化化不間，循環之無窮　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　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　任他塵生塵滅，萬死萬生，不能脫離苦海　劫劫生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　三界凡夫，無一不遭此沉溺　故世人莫知生從何來，蓋緣父母未生前　死從何來，知來然後知生處　世人莫問死從何去，蓋緣魂遊魄降後　生從何去，知去然後知死　處死之機，由於生　生之機，原於死　無死機不死，無生機不生　生死之機兩相關，世人所以有生死　生死之機不相關，至人所以超生死　有生死者身也，無生死者心也　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　故仙佛愍之　說一切衆生，具有本來一靈眞覺　但昏惑不見，使天命之性，浪化遷流，轉轉不悟　而世世墮落，失身於異類，透靈於別殼　至眞性根，不復於人　我當以聖道，令衆生永離妄想，能致自身如仙家之長生，佛氏之不死云

又《性命圭旨・盡性了命說》　丹田喻曰，心中元性喻月　日光自返照月，蓋交會之後，寶體乃生金也　月受日氣，故初三生一陽者，丹既居歸，覺一點靈光，自心常照，而無晝夜　一陽生於月之八日，而二陽產矣　二陽者，丹之金氣少旺，而元性又少現　自二陽生之於望，而三陽純矣　三陽純者，是所謂元性盡現，而如月之圓也　月既圓矣，十六而一陰生　一陰者，性歸於命之始也　自一陰生至於月之二十三，而二陰產矣　二陰者，乃性歸於命三之二也　自二陰生於月之三十日，而三陰全矣　三陰全乃性盡歸於命也　方其始也，以命而取性　性全矣，又以性而安命　此是性命雙修大機

採處

又《性命圭旨・乾坤交媾去鑛留金》　予前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而言之，乃上乘法也　予今以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而言之，乃最上乘法也　夫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此道寥寥　自鍾呂而下，世鮮知之矣　況乎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耶　而世之知之者爲尤鮮矣　似此竅妙之奧，性命之微，若不複語重言，則學者難於悟入　原人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　其余之所謂無極者乎　既而父母媾精而後，一點靈光而已矣　其余之所謂太極者乎　而一點靈光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　由是而氣，由是而形　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　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　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　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爲得矣　而子思之所謂天命之性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　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　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者，非此金丹大道不可也　然而金丹大道之秘，秘在性命兩字　性者天也，常潛於淵　故淵者性之根也　命者海也，常潛於臍　故臍者命之蒂也　經云，性在天邊，命沉海底是也　蓋天中之竅，圓而藏性，能通於地中之竅　故其貫也，則自上而下，直養而無害也　地中之竅，方而藏命，能通於天中之竅　故其貫也，則自下而上，直養而無害也　孔子曰，智者動　天圓之象也　仁者靜　地方之象也　天圓者何，圓宛之義也　乃性之所寄爲命之根矣　地方者何，方寸之義也　乃命之所係，爲性之樞矣　性命混成，實非有兩　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優優洋洋，無體無方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悟者知是佛性，迷者喚作精魂　蓋佛性者，本性也　而所謂本性者，豈非是我本來之所自有之眞性歟　眞性者，天命之性也　以其不落邊際，故謂之中　以其一眞無妄，故謂之誠　以其與物同體，故謂之仁　以其至尊無對，故謂之獨　混淪一個，無欠無餘　及乎太極一判，兩儀始分　則輕清者騰而在上，重濁者沉而在下　於是坎宮有鉛，離宮有汞　而向之所謂一物者，至此分而爲二矣　故薛紫賢《復命篇》云，一物分爲二，能知二者名　這二者之名，丹經不敢漏洩　巧喻多端，萬字千名，不可勝計　如論頂中之性者，喻之曰汞也，龍也，火也，根也，日也，魂也，離也，乾也，己也，天也，君也，虛也，兔也，無也，主也，浮也，朱砂也，扶桑也，姹女也，崑崙也　如論臍中之命者，喻之曰鉛也，虎也，水也，蒂也，月也，魄也，坎也，

坤也，戊也，地也，臣也，實也，烏也，有也，癀也，沉也，水銀也，華嶽也，嬰兒也，曲江也。至於陰中含陽，陽中藏陰，千言萬論，不過引喻二者之名耳。故元皇訣曰，鉛汞鼎中居，煉成無價珠。都來兩個字，了盡萬家書。鍾離翁曰，除却汞鉛兩味藥，其他都是蠢愚迷。高象先曰，夢謁西華到九天，眞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簡易無多子，只要教人鍊汞鉛。馬丹陽曰，鉛汞是水火，水火是龍虎。龍虎是神氣，神氣是性命。總來只是這兩個字。兩個字元只是一個理。故盲修者岐而二之，若眞修者，合而一之。合一者，鍊炁而凝神，盡性而至命。烹鉛而乾汞，取坎而填離。蓋離中靈物號曰流珠，寓神則營營而亂思，寓精則持盈而難保。所以葛仙翁作流珠歌，嘆其難馭而易失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二　人生雖有百年期，壽夭窮通莫預知。昨日庭前原本作街頭方宴樂，音洛，原作走馬今朝室原作棺內已傷悲。原作哭尸妻財拋下非身有，罪業將行難自欺。大藥不求爭得遇，爭得猶云怎得遇而不煉是愚癡。○補註，此承上章而痛切言之。中四句說到人生倏忽，沒後慘悽，令人當下猛省。大抵人生罪案，多起於貨色兩根，所謂妻財是也。學道之士，先須清心寡欲，不染孽緣，此是養性工夫。又能力求大藥，以植立命基，可免昨日今朝之患矣。若云得藥便可銷孽，本源不清，焉能成道。丹家所以貴性命雙修也。求藥兼有數義，一求傳藥之人，二求買藥之資，三求藏藥之地，四求產藥之器，五求採藥之時，六求煉藥之具，七求護藥之侶。而積德立功，尤爲求藥之本。全書綱領，已發端於此矣。

又其十六　萬卷仙經語總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向乾家交感宮。莫怪天機俱漏泄，都緣學者自迷蒙。若人了得詩中意，立見三清太上翁。○長庚註，金丹根宗，聖聖相傳。產藥於坤，播種於乾。陰陽得類，道合自然。○翁註，萬卷仙經，至當歸一。莫不以龍虎初弦之氣爲丹質。但依坤母生成之理，逆而修之。得丹之後，種在乾父交感之宮，以運符火。修丹至要，不出鉛火二字。鉛火爲大丹之本，仙翁於此泄盡天機，學者皓首迷蒙。何不近取諸身，以求至道，結成一黍，上賓於天。○戴註，崔公《入藥鏡》云，產在坤種在乾　產在坤，外藥也。種在乾，內藥也。坤母生成之體。坤位西南，月出於庚。金水生成，兩弦妙用。此產在坤也。乾父交感之宮。乃中宮土釜，結丹之地。餌丹於中，鉛汞交感，以成變化。此種在乾也。鉛者，白虎也。火者，青龍也。白虎之弦氣，鉛亦爲水。青龍之弦氣，火非凡火。鉛者月之精，生於水成於金，有質而有氣。天地妙用之根也。火者日之精，生於木克於金，有氣而無質。天地發生之本也。故曰修丹之要，大丹之本，不出於鉛火。○陳註，先天一氣，雖曰在內，而却從外來。故仙師有依他種向之密諦。《契》曰，丹砂木精，得金乃併。金即眞鉛也。○龔註，此字指前詩眞鉛，根宗即祖宗之義。只重乾坤二字，教人識眞鉛而採之也。眞鉛有氣無質，何體之有。蓋陰極之中，一陽孕焉。如嬰兒初向母腹受氣造端一般，無體之體，契所謂因母立兆基是也。依字妙，不勉強，不舍置。依依頂欲偵而盜之然後已耳。乾宮即神室，乃結丹之處，有何交感。蓋三家相見夫妻歡合，非俗情之相媾，乃二氣之相含也。種者，初布金花種子，《契》所謂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鄧是也。產坤爲外藥，種乾爲內藥。誰識眞鉛，誰能採種。人人可行，特被塵見迷蒙耳。三清太上豈出身中。呂祖詩，三清聖位我亦有，本家只奪乾、坤精。

（附錄）前詩云，但安神息任天然，本言抱元守一之事。其實下手工夫，須從調息始。以神御氣，以氣留形。此清靜內修之法也。丹家臨爐採藥，得丹溫養，皆當用之。到得後來煉神還虛，所謂鶴胎龜息者，亦不離乎調息之功。

明程化樂眞人萬（歷二曆）間成道者。道，《化書》云，人身一呼一吸，當天地之冬至夏至，一大子午也。凡人思慮情欲搖動於心，息不沉而呼吸失子午之眞數。蓋鼻之有呼吸者，息也。丹田之生生不已者，息之息也。泥丸之子午交合者，無息之息也。息出入而有覺。息之息生動而若有，無息之息運化而歸無也。

又曰，丹經千言萬語，不如調息一著。息者，性命交合之眞子午，此一身之造化也。夜半子時，一陽初復，生性息者也。目視泥丸，心存於上，靜照七日，性光生動矣。日當午時，陽交於陰，生命息者也。目視丹田，心存於下，靜照七日，命光生動矣。性生命成，互爲其根。子從上而視下，性交命也。午從下而視上，命交性也。性命兩交，一粒黍珠落於黃庭之內，從此造化生身，元氣周流。久之清空照見五蘊矣。又三月，而渾身似痛似癢。積以九月，通身快活，溫煖如春。行之無間，十二年而成仙矣。按，程氏子午性命

之功，最深微矣。及追溯淵源，皆出於上聖。《道德經》云，根深蒂固，長生久視之道。蓋瓜果之蒂在上，此卽子時上視之法。草木之根在下，此卽午時下視之法。又按廣成子告黃帝云，愼汝內保精氣神，閉汝外，毋聽耳目，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天門藏陽神，地戶藏陰精。愼守汝身，物將自壯。三寶完聚，所謂至陽之原，卽蒂固之處。所謂至陰之原，卽根深之處。《內經》云，天谷元神，明堂之後，玉枕之前，方圓二寸。守一自眞，上玄下牝，子母相親，神爲氣子，氣爲神母。又見泥丸一穴上下相通也。《黃庭經》曰，子欲不死守崑崙。又曰，但思一部壽無窮。可謂約而盡矣。是知調息凝神，乃千聖相傳之精義。《悟眞篇》多詳命而略性，故採錄數條，以明玉液煉形之基。有志修眞者，如藥材能備，自當速煉金丹。倘資斧難圖，先宜從事玉液，以俟煉藥於將來。嘗考仙師成都聞道時，年已八十有二矣。當卦氣既盡之餘，尙克修成大藥，知其得力於靜功者，蓋有素也。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又一首　丹是色身至寶，煉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眞宗，決了無生妙用。不待他身後世，見音現前獲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衆後誰能繼踵。○補註，悟眞性命兼言，觀此一章，卽是先命而後性。丹能變化，是立命之功。性究眞宗，是盡性之學。見前神通，是仙卽是佛。龍女獻珠，見佛亦同仙。性命合一，釋道同歸。其要總以金丹爲主。陸註，丹是色身至寶，只是一語，已盡大丹之旨。冀註，佛稱金剛不壞身，所言涅槃原非死也。蓋以妙寶度此色身，卽是空身。空此幻身，另有眞身。是謂形神俱妙，超然天地法象之外，不入輪迴生死之中。就此見前之身，便是如來自在。○李註，所謂性者，非釋子所謂空性，亦非搬弄神識，實有一物。性是一團火形，如一縷烟。非金屋不居，非陽水不凝。一凝卽是聖胎。聖胎老成，調理出殼，卽陽神也。一載胎生一個兒，子生孫分孫又枝。此卽千百億化身也。二氏聖人，莫不以性命雙修之法，逃出生死。所謂無生者，非斷滅也。惟其無生，是以無死。惟其無死，是以無生。無死無生，所以謂之長生。故曰更能性上究眞宗，決了無生妙用。○長庚註，或問佛言無相，仙貴有生，二說背馳，何從卽可。曰，嘗聞之至人。無始以來，一點靈光，是謂本來面目。吾人之實相也。仙佛聖凡，同具同證。一自落於形質之中，此段靈光，埋沒沉淪，入諸異趣，永刻無期。所以至人導之以修養，於是有二氏之學。仙者主修，佛者主養。養者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其功密，其程遠，而實難。修者聚精會神，冀其速化。其功勤，其效速，而較易。其程遠，故拋身入身，經累劫而始成。其效速，則身外有身，卽見前而便獲。所以仙佛異修，方諸清水，入於泥淖之中。佛則番番澄矸，去濁留清。經幾歲時，以漸復其澄湛之體。仙則假以藥石，立地取清，其效雖速，而細微之中終有夾雜。所以必加面壁之功，抱元守一，以空其心。昔人有言，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至哉言也。陳註，昔世尊靈山說法，五千人退席。惟一龍女於世尊前獻一寶珠，證佛成道。

又《絕句五首》其一　鋭君了悟眞如性，未免拋身却入身。何似更兼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眞人。○陳註，彼了眞如性而不修丹者，終不能成佛。蓋拋身入身，難免無漏。而修命之道，直入無形。大藥者，修命也。性命雙修，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長庚註，此下數詩，勸人雙修性命。所謂拋身入身，投胎奪舍，鑒形閉息等法，皆小乘之學。等之仙階，直是遼遠。故仙翁貶而下之。前序亦云，閉息一法，與二乘坐禪頗同。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鬱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之法。既未得金汞返還之道，又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哉。眞如，出《楞嚴經》。

又其四

釋氏教人修極樂，音洛下同。只緣極樂是金方。大都色相去聲。惟茲實，餘二非眞漫度音鐸。量。平聲。○翁註，極樂淨土在西方。西者金之方。此中產出金丹一粒如黍，其重一斤。釋氏餌之，故有丈六金身，妙色身相。蓋亦由金丹而產化也。丈六亦按二八之數。世人莫能曉此。古仙人有歌曰，借問瞿曇是阿誰，住在西方極樂國。其中二八產金精，丈六金身從此得。斯言盡之矣。外此議論，溫爾度量。○陸註，金者萬物之寶，愈煉愈剛，曠劫不壞。釋氏稱曰大覺金仙者，卽金丹之道也。陳註，極樂者，無去無來，不生不滅。直須攪長河爲酥酪，傾醍醐以注頂。卽釋氏之金丹也。經云唯有一乘法，餘二卽非眞。仙師指色相中修行者，惟此金液還丹之道，餘外無可成佛矣。冀註，極樂者，逍遙於有無生死之外也。

自然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二 太上，下知有之；○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樸淳厚。○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疏：太上即是今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其次，親之譽之；○注：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讚譽。○顧曰：此中古也，大道漸遠，封言著相，其德可見，親愛生上，則親信於下，下則稱譽於上，其功可言，則康歌載路。其次畏之；○注：設形法以治之。其次侮之。○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御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信不足，○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有不信。○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猶其貴言。○注：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疏：猶其貴重世俗淳僞之言，故不信至道眞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彌深也。功成事遂，○注：謂天下太平也。百姓謂我自然。○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己自當然也。○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疏：享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王曰：化不由言，冥功潛被，物各逍遙，擊壤自得，日用不知，欣賴無主，莫識所爲，故皆謂我自然

又卷三 希言自然。○注：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顧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王曰：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爲躁行，以求速報，既志理不久不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王曰：山澤相通，爲於飄風，陰氣噴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驚風驟雨，人失中和，則爲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行。驚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蔡曰：夫天以陽氣下降，散而爲風，地以陰氣上騰，蒸而爲雨。○顧曰：天健地順，神氣獨絕，爲此暴疾，猶不能竟日終朝，何況凡夫朝生夕死，多言傷物，其可久乎。○盧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風驚雨驟，猶不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間，爲於多言，速滅可知。孰爲此者？天地也。○注：孰，誰也，誰爲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爲也。天地尚不能久，○注：不能終於朝暮，而況於人乎。○注：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爲暴卒乎。○疏：孰，誰也。此假問誰爲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爲躁行，其可久乎。故從事於道者，○注：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道者同於道，○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爲與道同也。○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疏：從道，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如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蔡曰：若舉事皆從於道，道則得之，則同道之用也。○王曰：順教反俗，所爲從於道，兼忘衆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應之。道得之。○注：以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冥，能使相會。○疏：道得之，猶得

道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爲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失者同於失。○注：失謂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爲與失同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疏：有爲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爲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鄰。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有不信。○注：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求，是有不信。○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眞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李榮《道德眞經注》卷上《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而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其次，親之譽之。○下德之君有爲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其次，畏之侮之。○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去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信不足，有不信。○夫爲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上若不能信下，下亦不信於上。猶其貴言。○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爲之風著，事遂也。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睹，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故言自然。

又《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無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失眞，故借少言而合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孰爲此，起問天地。解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此舉大以明小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樂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之也。同於失者，道失之。○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人之受罰也。信不足，有不信。○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又卷下《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通生則理歸於道，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不實曰孰，生畜具全曰成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父母所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人也。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道德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故道生之畜之，長育之，成之孰之，養覆之。○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孰，資給曰養，衣被曰覆。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今既生既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

王眞《道德眞經兵要義述》卷一《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眞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壽，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眞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眞常之道，則是明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眞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又《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臣眞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兼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爲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爲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

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又卷二《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眞述曰：希言者無爲無事之謂，但使爲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戎，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喻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又《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眞述曰：凡踶跂闊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贅醜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李約《道德眞經新註》卷一《道經上》 自然之性靜，故天地萬物生。生久而凌替，修之令反自然，故曰道。凡三十七章。

道可道，可道者，非至道也。非常道。謂惟恍惟惚也。名可名，可名者，物之質也。非常名。謂曰大曰逝也。無名，天地之始；此上明道之精妙，超於言說，離於名稱。道生天地之初未有人，未有人，即誰強名道。有名，萬物之母。三才既具，品物流形，含育之義明，母子之名立，聖人自此而垂教。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邊也。人之大端不出於有欲與無欲也。故有欲者不遊乎道中，而忘懷者獨見夫精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在道則一，爲物則二。同謂之玄。玄，黑也。夫五色置於晦冥之中，則無辨矣。能使異名爲造一，可謂乎玄中玄。玄之又玄，愈玄愈不可測。衆妙之門。夫如是，方可達於萬化出入之所由。

天下有天下之主也。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若所美與衆同，豈非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若所善與衆異，則誠不善也。故有無之相生，對而生也。難易之相成，迭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並可見也。高下之相傾，起交爭也。音聲之相和，不獨爲也。前後之相隨。殊不定也。此皆效上之驗。是以聖人必不與前言同。處無爲之事，置心於清靜中。行不言之教。正身以率下也。萬物作而不辭，不擾故不失業，謂自得故不謝。生而不有，使生成者，我之力也，我何有是力乎？爲而不恃，得雲爲者，我之功也，我何恃此功矣。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無心而理，是謂不居，而功自成，是謂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能不尚己賢，孰與我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若以不貪爲寶，則下皆化之，又何人爲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與我對者，無不忘之，則心必自靜。是以聖人具下句也。虛其心，外物不復入於內也。實其腹，元和不復出於外也。弱其志，專思柔也。強其骨，能保精也。常使人無知無欲，其理如此，故人化之，皆復於樸。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令見反樸者而思齊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爲不失於無爲，則不患於不理。

道沖而用之，虛己以應物也。或不盈。故功德滿時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然深靜，不可測知，故似爲庶類之宗師。挫其銳，能抑進取。解其紛，善釋讎嫌。和其光，榮其明也。同其塵，入其暗也。湛兮似或存。用無不同，性無所雜。吾不知誰之子，但識其能，莫知其父。象帝之先。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其後，唯道能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雲似。

天地不仁，仁，恩也。夫恩生乎心，天地無心，焉得恩？以萬物爲芻狗；芻，草也。夫報起乎情，芻狗無情，焉得報？聖人不仁，聖人法天地之無心，但虛懷而在土，則何仁之有乎？以百姓爲芻狗。百姓象芻狗之無情，遂忘帝力於其下耳。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橐無底，曰橐鑪錘之，家用鼓風籥，笛之類，伶倫之人吹之以爲之樂。二者皆虛中無情，所以應求不倦。天地如之，所以不仁也。虛而不屈，屈，窮也。虛故不窮也。動而愈出。故愈動而愈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有心而言，則有時而竭；虛中而應，則無日而窮。

谷神不死，谷中虛則能以響答聲，不知答聲者誰哉？既不知而不測，謂之神乎神答，長在不死，何也？人能虛心則物無不應，如神不離身而長存也。是謂玄牝。玄者，幽暗也。牝，女子也。女子處幽闇之中，是謂玄牝。此玄牝性柔而靜，不以外傷內，所以能制不測之神於身也。又玄鼻牝口也，空虛吐納元氣，爲陰陽之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行如玄牝，可謂得道之門。既得道矣，則道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道體微妙，綿綿似不能自持，要今古常在。用之不勤。雖微妙，若其應用也，未嘗辭倦。人能得之，則性全神王，致無期之壽。又言吐納之道也。

天長地久。今市未始無之。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長生，以其不營養其生而得之。是以聖人是能法天地者，後其身而身先，所以先於人者，由善退而致也。外其身而身存。所以不殆者，爲能自薄也。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己之私已成矣。

上善若水。至善人如水性。水善利萬物，物莫不蒙其潤，而不爭，善委順也。處衆人之所惡，夫下流者，天下之惡歸焉，人皆避之，水獨處之，故幾於道。幾，近也。居善地，居則善於地，心善淵，澄心則善於淵，與善仁，施與則善於仁，言善信，赴言則善於信，政善治，爲政則善於理，事善能，行事則善於能，動善時。運動則善於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水性若此，善人如之，是以處無過之地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滿者鮮能不傾，未若止而居中。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而至銳，保其不折，未之前聞。揣，磨也。銳，薄也。金玉滿堂，莫不能守；貴富者寶，積必殺身，孰雲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而倨患自掇也，豈得尤人。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夫爲功而功成，圖事而事遂，則當退身不處危極，是合天道虧盈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生也，必載魂，魂是陽神，陽神欲人生；魄是陰鬼，陰鬼欲人死。故老子教人營衛之法，不使妄出搆禍也。營衛之法，無過抱一。一，專一也。抱專一之心，魄故無由離身，合於前境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專養和氣，至四體之柔弱似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也。心靈通，雖幽遠，亦能覽而知之。人皆多欲，役之無度，遂生戕機，不能照燭，故令以道洗滌，除其塵累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身修者，未聞其國不理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理之要也。若得理之要，以臨其國，是謂愛民而理國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輔有德，而愛民之君守雌用靜，動不離道，故天門長開，授其福祚，不者闔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有至德如日，無所不燭，能令羣下不知之乎？生而不有，有則下知也。爲而不恃，恃則非聖人也。長而不宰，物不知謝生之所也。是謂玄德。冥運之至。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初爲車，則以椎爲輪，不三十輻則不可以轉行也。車之利用，當廁中之無也。因其用無，以成運動。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有者爲器，則合土而陶之，鑿窗成爲，故有器之用，亦藉中無也。因其用無，節其飲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當營窟之時，則斬陵阜而爲室，鑿戶以出入，開牖以通明，人得居中，中無故也。因其用無，警其凝滯。故有之以爲利，有形之物，資空無以爲利用。虛無之道，託器質而昭用。

五色令人目盲，久而視之，則熒然無見，故若盲。五音令人耳聾，聽之移時，則昏然無聞，故若聾。五味令人口爽，咀之不輟，則差然無別，故若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奔逐狐兔，困不暇息，故若心之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沒命求於重寶，無因進德，故行妨。是以聖人引聖人之行以抑上五者。上五者，世人皆屹屹營逐，曾不知退，故以爲腹之義以示之。爲腹不爲目，目無厭，聖人不爲。腹知足，聖人爲之。故去彼取此。去目目視外，故雲彼。取腹腹實內，故雲此。

寵辱若驚，驚辱與寵，同則無辱矣。貴大患若身。貴身與患，一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尊榮曰寵，貶責曰辱。寵爲下，辱因寵生，故辱爲上，如汲黯積薪之義。得之若驚，恐辱將至。失之若驚，能思過也。是謂寵辱若驚。可爲寵驚之相似。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貴厚其身，則觸途憂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及不私其身，忘其形，遂失患之所在。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貴身之人，爲君必求美服厚味，則必竭生人之資，人孰不怨？共以天下寄之，非久長也。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驚寵之人爲天下主，既愛其身，則必防其辱，不擾於人，人無不親附，共以天下託之。託之者，是抑與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目可以觀色，不可睹道，而視之者徒得其夷。夷，平也，爲漠漠然無異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耳可以聞聲，不可以聆道，而聽之者但得其希。希，無也，亦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搏之不得名曰微。手可以執質，不可以執道，而搏之者只得其微。微，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以上三者將窮於道，竟無所得，不若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凡物皆上明而下暗，唯道高而無上，故不皦；卑而無下，故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者，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而欲名之，則復歸於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既不可名，信無狀矣，而雲之狀，其故何哉？明道雖非其狀，誠能生於衆狀，故雲之狀也。無物之

象。豈如物之形象，可得而見　是謂惚恍。恍，有也。惚，無也　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惚恍名之　迎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　隨之不見其後。無去日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雖非視聽可得，又非尋摘所知，自古有之，謂之曰道　今欲執守，未聞其方。方在虛心，心誠能虛，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彙有，無不致理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爲大古之始，人能知而復行，是謂得理化之綱紀。

古之善爲士者，說古昔之時，有善以道爲士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獨究至道，盡其微妙，牆仞高深，不可窺測。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道在於心，不形於色，故人不可得識　將欲化導，故强爲容　容以悟物也。豫若冬涉川，方冬之時，堅冰必至，而涉川者固無慮於墊溺，所以悅豫　猶若畏四鄰，雖處欲不染，如涉冬川，猶懼迹生切　自韜晦如逃難者，恐四鄰知之　儼若客，其無爲也，如客之儼然也　渙若冰之將釋，復不凝滯，如冰之汴也　敦兮其若樸，又恐流而不反，將思復於本者。曠兮其若谷，如谷虛容　渾兮其若濁。不獨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唯善士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不安於安，次來次滅，善士之道也　歸此道者，不欲盈。盈則失之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唯不盈者，故能弊其所新

致虛極，守靜篤。篤，厚也　將欲求道集於身者，必須先致其虛。令虛至極，則道必自至於身中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恐人未信守靜是得道之由，故以此喻明之　萬物動作，吾觀其搖落之後，生氣無不歸於靜中也　夫物芸芸，皆復各歸其根。夫物芸芸，茂盛至秋　秋冬之交，生性未有不歸於根者，爲根靜故也　歸根曰靜，若動則不能更生也　靜曰復命。萬物至十月，其氣皆歸於根　冬至後，乃一陽生，方萌芽動也　周而復始，此自然之本也　復命曰常，常生之道　知常曰明。明故知也　不知常，妄作凶。若昧於知常，則所動皆妄，必不能與吉會也　知常容，心虛則知常，故能容衆也　容乃公，無所不容，爲無私也　公乃王，無私者，物皆歸附也　王乃天，王道無偏，如天之覆　天乃道，其功莫大，又能忘之　道乃久，忘公之王，福祚敢忌沒身不殆。愛及甘棠，洗其人乎？言至人立功，立事，立言，立法，萬古不朽，身謝而神存也

又卷三　道生之，始貸氣也　德畜之，遂含育也　物形之，質方具也　勢成之，四時更生，物遂化就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雖至愚，未有不知父母而尊貴之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世人之尊貴者，爲受帝王錫命也　而道德不假於此，自有生成之功，故爲物所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有如此力，故不假爵命也　生而不有，有則收其仁也　爲而不恃恃則居其功也　是謂玄德。可謂陰德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上《十七章》　太上，居高太上謂之太上　下知，知物類情　有之；故有其道　其次，親之，能順萬物，譽之；善其所生　其次，畏之，畏有生滅　侮之。輕侮萬物，不得其道　信不足，有不信，其猶貴言。成功遂事，百姓謂我自然。聖人睹萬物紛亂，常存信貴言，成功立事，百姓不知其所由，謂是自然之道矣

又《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道本無言，常貴自然　飄風，猛風也，不終一朝　驟雨，暴雨也，不終一日　天地尚不能用風雨行權，世人爭以言教立事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隨從其道者得其道，隨從其德者得其德，隨從其失者失其道　但存其信，物無不信，謂不重言也

又《二十四章》　喘者不久，跨者不行，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鋭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有惡之，故有道不處。喘謂失道也　跨，執道也　失道者不久，執道者不行也　言自見自是，自餘自矜之人，如有殘喫食，如負餲而行，其有道者皆惡之

又卷下《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賴道生德畜，形立身成，故尊道而貴德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道德自然，非因爵賞而稱尊貴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謂道能生、畜、長、育、成、熟、覆、養之後，不宰其生，爲之玄妙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八《不尚賢章第三》　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　此章明貴上不行，無爲則至理　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　〇義曰：夫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三五之主，至於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爲本　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　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爭興　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人虛心實

腹，無知無欲之尚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注：尚賢有迹，尚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無爭矣。○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人君崇貴才能則有尚迹，尚迹則失眞，失眞必是尚賢之由，尚迹起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從虎，則唐虞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義曰：尚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辯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僞，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則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叙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號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能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頭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嚳之子，母曰慶都，帝嚳之次妃，感赤龍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幼有聖德，十六歲，以唐侯即位。七十年，都於冀，年八十六，知子丹朱不肖，明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舜而歷試之，聘以二女，用觀其德二年，禪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堯壽一百一十七歲，葬於濟陰成陽里中。《謚法》曰：翊善傳聖曰堯。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喬牛之孫，瞽叟之子，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孕，生舜於姚丘，因爲姚氏，名重華。以孝聞，舉用歷試二年，乃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舜年三十而徵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於蒼梧之野，壽一百一十二年。命禹嗣位，葬於九疑之零陵。舜以其子商均不肖，不傳位於子。舜既入蒼梧不返，二妃望之，蒼梧九峰處處相似，不知求舜之處，望皆疑之，泣竹皆斑，故號其山爲九疑。《書》云舜陟方乃死，史云舜登遐，蓋言舜昇於高遠之處，而遂不迴。《道學傳》云：堯爲太微眞君，舜爲太極眞君。《九疑山記》云：舜時降於山中。此乃皆證位高眞，差肩大聖，是則得道登遐，而爲神仙明矣。昔魚鼈遊於瀕山，飄然飛翥，望帝居於石紐，遽致超騰，軒皇昇龍於昆湖，夏禹乘龍於鏡水。《莊子·大宗師》云：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以神農司於南極，殷湯得於北玄，武丁位爲紫府，陽甲位爲蒼元，文王位爲太虛，武王位爲太平，康王位爲少華，穆王位爲九元，漢景位爲太一，漢文位爲通玄，八帝位爲八魁，漢武位爲玄戒，此皆理國之君，登眞得道，上列眞官之任。則堯舜登仙，固其宜矣。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愷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遍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爲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高辛帝之後，八元其苗裔也。乃覆契、朱虎熊羆之倫也。舉八愷使主后土，乃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高陽顓頊之號，八愷其苗裔也。及堕、禹、皆繇、益之倫也，皆繇字庭堅是矣。禹作司徒，五教在寬，禹在八元中矣。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愷中也。內平者，內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六族而天下理。外內和平，此《春秋》文公十八年莒僕弒其君而奔魯，季孫行父使史克引此事以諫魯宣公也。伊呂者，伊即伊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爲相，以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孫太戊。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姜字子牙，釣於磻磎，獲大魚剖之，得玉璜，中有兵鈐，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畋渭濱，其繇曰：非熊非羆，唯王者師。遂畋，獲子牙，載之以歸。後以兵謀佐武王克殷，肇興周業。初封於呂，或封於甫。故《尚書》穆王之時有呂侯，或云甫侯是其後也。太公既克紂，乃封國於齊，台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後桓公小白爲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遂遷齊康公於海上，乃奪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從上台至中台十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

星謂相去半度，折則爲奢，狹則爲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帝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匀而明白者，搖動變色爲兇。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者，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教以德義，太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尚書》云伊尹佐殷爲阿衡也。覬覦者，希望也。

又卷二〇《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疏：前章明抱一爲式，不爭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契道忘言，執滯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下理喻結成。○義曰：夫言教不繁，必契自然之道。風雨爲暴，固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舉暴戒令其息暴，息暴歸靜，道必應之。信不足，則民違應之以不信。天爲暴而不久，風雨豈能常？責夫忘言之言，漸契自然之理爾。且器莫大於天地，權莫重於神明，暴雨飄風尚不能久，人君恃尊怙貴，侮蕩寰區，信非久長之道。夫何故哉？秦皇併吞四海，平一九州，家畜黔黎，草視黔庶，深宮複道，自侈自尊，縱暴爲昏，極奢極貴，詐傾運滅，曾不崇朝。項籍叱咤中原，吞噬六合，無君於其上，無敵於其前，烏江之敗亦不旋踵。老君戒其強暴，令守無爲自然之至道云爾。希言自然。○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之理矣。○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爲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爲之，取兔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雨，理身理國於教爲喻。其別有三，何者？風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教不行，於道不通矣。○疏：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冥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之喻。○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之迷，亦無飄驟之害，而彰散潤之德。○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注：天地至大，欲爲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爲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爲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爲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爲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之大也，而爲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爲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爲政，執言滯教以修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可得乎？必不得矣。

又卷二一《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人謂王也。爲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也。○疏：人謂王者也。所以謂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爲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爲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爲，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義曰：道職生成，天職包覆，地職厚載，而乾坤之象著，品物之形列。王居其間，行道之化，順天之時，法地之宜，民則安靜而自理，生化而有常，清靜而無擾，合大道自然之理也。○疏：言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倣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倣於自然，則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爲虛無之系，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義曰：疑惑之人不達經理，乃謂大道倣法自然，若有自然居於道之上，則

是域中兼自然有五大也　又以道爲自然之子，無爲之孫，皆爲妄見，故具下文以解之　塞源拔本者，《春秋》昭公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故也　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吾何邇封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壞是爲，豈如弁髦，因而以敝之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　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　冀戴天子，而加之以恭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　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　宣子說　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隰，反潁俘　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也　○疏：且嘗試論之曰：虛無者，妙本之體　體非有物，故云虛無　自然者，妙本之性　性非造作，故曰自然　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　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　所以即一妙本，復何相倣法乎？　則知惑者之難，不詣乎玄鍵矣　○義曰：鍵，關鍵也　此明大道以虛無爲體，自然爲性，道爲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爲三　合而言之，混三爲一　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優劣之殊也　非自然無以明道之性，非虛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　熟詳玆妙，可謂諧於深玄之關鍵也

又卷三七《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疏：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患累之門　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　首標妙本難感生成之美　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　下覆贊生畜之功，生而不有　下結歎忘功之德　○義曰：道爲妙本，能生羣物，德爲道用，能畜衆形　動物屬於天，植物配於地　天地之所長育，造化之所生成，非道氣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能遂，因道而立，賴道之功　有情有識之徒，無情無識之類，尊道貴德，不忘本乎道，爲萬物所尊者，非有爵位之重，非有權勢之威　蓋以失道必亡，固須尊貴，況南面之術，失道無以率　萬邦修眞之功，離道無以成萬行　而道於萬類，未嘗自伐其功，功德益自玄深爾　道生之，○注：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注：物得以生養萬類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沖和之氣，陶冶萬物，萬物得之以生　故云道生之　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　至道降氣，爲物根本，故稱妙本　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　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　畜而不生，道無以明其妙　生以從無爲始，畜以養有爲終　終始循環，惟道爲本，故云妙本　道無動用，物無以生　既有稟生，賴乎畜養　是相循之理也　物形之，○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注：寒暑之勢各成遂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　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天地爲形，上下爲位　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爲用也　勢成之者，言爲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去勢成之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之以形　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始　生成終始，斯謂勢乎？　乾知大始者，始，初也　乾是天，爲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生　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爲陰氣，萬物得地陰氣而形　既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以成其功　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　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　○義曰：尊者，高上之稱，喻於父也　貴者，重敬之義，喻於母也　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德爲父母，得不尊而貴之乎？　荀忘其本，非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君爵命然後爲尊　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義曰：人之處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　而此尊貴有窮極之時　今道以生物，爲物所尊，德以畜物，爲物所貴　生生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不窮，故成物之功不極　則常尊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　其次於此者，則孔子以文教，五常之道，垂於萬世；百王之尊　太公以武教，七德之訓，傳於萬世，百王貴之。顏閔以德行，夷齊以仁義，十哲以四科，貽則於後世，歷代仰而行之　此固非當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常貴　但玄功廣大，不階於

太上玄元之道德耳　夫爵命者，人君尊賢任士所重也　古者帝王以萬爵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設官命爵，長之於民　爵者，祿位也　命者，名品也　正則官不濫，官不濫則各當其材　如此，則人理矣　官者，管轄之謂也，亦猶網之有綱，衣之有領，舉綱領則物自理矣　故大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各以其瑞爲其官矣　從少昊以降，德不及遠，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民爲紀，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祿以尊之，威權以重之，使萬物瞻仰而遵行其教令　聖人在上，賢以爲佐，如魚水相須，不可闕也　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　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國　是以帝王之域，四面各五百里爲甸服，方千里也　千里之內所納有五等，百里納禾稾，二百里納穗　三百里納粘囊，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　甸服之外五百里爲侯服，分爲三等　百里爲采，供王事而已　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　三百里諸侯，侯爲斥候也，以衛於王　此合三爲一名也　侯服之外五百里爲綏服　綏，安也，服王之政教而已　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之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天下所以安之　綏服之外五百里爲要服　要，約也　要約束以安文教也　亦有二等，三百里夷　夷，平也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又外二百里蔡　蔡，法也，差簡而已　要服之外五百里爲荒服，言其簡略而遠也　亦有二等，二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也　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及，隨其俗而已　五服相距五千里，分一十四等，遠近不同也　又《王制》公侯之國，地方百里；方伯之國，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　此古之設官命爵，差以等級，佐妙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　稟帝王之爵命，而長於民矣　故道生之畜之，○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　始之爲生，養之爲畜　○義曰：初言道生德畜，今只云道生之畜之，然德爲道之用，生畜於物，皆道之動用功爾，故不復言德　長之育之，○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義曰：萬物既生，則陰陽之候，寒暑之勢，增進撫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　○義曰：道既生萬物，秋成冬熟，亦道運四時之氣而成熟之也　輔相者，輔助也，相佐也　《周易・泰卦》云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也　養之覆之。○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也　○疏：資給曰養，陰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之而貴之　○義曰：生畜長育成熟養覆，八者以利於物，皆道德之玄功也　故天人萬物，含識有情，至於蜎翹動植，未有不資道化功用而有其生也，得不尊之貴之，宗於妙本乎？生而不有，○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義曰：道能生物，不恃爲有，而物稟道之功，道亦不矜其力　爲而不恃，○疏：德之爲養，不見有物之可爲　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功也　○義曰：德以養物，不矜其功，而物稟道之力，道亦不恃其有　長而不宰。○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不爲主宰，責望於物　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義曰：道生物而不爲有，德畜物而不爲功，道德長於物而不爲主，故能常爲物所尊貴　人君化育萬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求其報，澤普天下，不矜其恩，讓德於天，推功於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爲貴，故保其社稷，享福無窮矣　是謂玄德。○注：具如載營魄章所釋　彼章明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爾　○疏：此歎忘功之德也　玄者，深遠不測之名　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跡不彰　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義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謂深玄矣　聖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謂廣大矣　道德玄深，故常爲萬物尊貴　聖功廣大，固能克永宗祐　修道之士積德而不居，陰功而不恃，享壽彌遠，而證道登眞可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　所謂上德不德者也　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擧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　謂帝何力於我哉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擧之　《莊子》曰：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　疑則親譽生焉　又曰：舜有羣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堯聞其賢，擧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嚴而民畏之　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爲事者，民從其化，而爲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者也　《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之也　其次使不得爲非，謂親之、譽之也　其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

之也。信不足，有不信。○心有愛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並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於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猶其貴言。○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爲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爲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者乎。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爲，故功業成而不有，憺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所妄爲，謂我自然而然也。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乎，膠柱調絃，今不從焉。太上無爲至德不顯，及其仁愛親之、譽之，則大道廢，故次之以大道廢。

又卷四《道經》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實其希疏而戒其不常也。言希疏則合自然。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自然。以譬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則爲害。飄，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夫山澤相通爲此飄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蓋由陰陽失節，和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況於人，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設問誰爲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爲也。夫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而爲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喜怒，暴卒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從，爲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言人爲事，當從順於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諸己，不喪精神，外濟於物澤及蒿萊，功成不居，同於上德趣嚮。失者，以嗜欲爲樂，韁鎖爲榮，茶然疲役，而心不悔，甘乎死地，同於喪失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冥妙道者，非但民之樂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於喪失者，非但尸魄之欣樂，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於道，輕忽於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希言與自然同道，道同德合而凡跨跂，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跂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跨者，夾物也，又超略貌。夫鑿鑿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言，跨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爲不自矜伐，而未嘗彰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己之才美貴衒而蔽人，其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其於理也，豈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爲光耀，其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己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乎。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爲常道，猶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居身處之乎。跨跂贅行，有道不處，其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混成。

又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夫道無爲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況天下乎。今若不由其無爲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縱有爲者，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爲，任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不任無爲自然而有所爲者，猶拙夫斲木，雖加其工，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唯喪至理，亦將自失其眞。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其事者，有僞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僞意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爲也。或有呴之爲溫，謂讚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爲寒，謂毀訾致人之惡者，又解呴溫諭富貴，吹寒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代謝，亦復如是。

或有兒強而扶之者，或有兒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強者，或有抑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傾奪也　或有載而安之者，或有覆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於自然，專任有爲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　是以治天下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乎有爲，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於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復於純儉，去情欲之泰者，復於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爲自然之一體，因玆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　將欲必敗，強羸傾奪，耀已奢泰，不若以道佐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

又卷九《德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夫家國安靜，易爲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禦　衷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泯絕　孽芽尋脆，易爲破除，枝榦既成，難乎掊擊　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遏　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爲之於未有。○爲謂修除也　夫家國未傾危，衷心未萌兆，若預爲之防，則未然之禍易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治者，救也　夫孽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無巨惡之害矣　嚴君平曰：未疾之人易爲醫，未危之國易爲謀，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　何以效之，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　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　卵之未搏也，一指摩之　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矰繳不能運也　胎之新孚也，一繩制之　及其爲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　故漣漪之流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三者喻不見幾愼微以致後患也　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　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　此明自性而生也　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丘陵之大，惡可毀哉　此明積習而成也　又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巉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　此明遠行不止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　九層，古本作九成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有爲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爲於欲利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爲，不爲何敗之有　意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　是以聖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　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爲者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幾，近也　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業近成不能戒愼，乃復亡敗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此重申戒勸也　夫世俗若能愼末如初，則所爲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　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世俗損大眞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眞性　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眞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聖人以不欲不學爲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爲異端，恐失其大本也　持之無敗者，審其未兆未亂之微，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善道也　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者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二《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御注曰【略】○臣義曰：寂然不動，復乎妙常者，道也　感物而應，繼道而出者，善也　復於至道，善無所立，名爲上善，道固已離，蓋善名立而道體虧矣　水之爲物，生乎天一，道之出也，水幾於道，道未遠也，出於空無，流乎實有，出乎道者然也　淵而虛，其深也可以會道，靜而明，其一也可以復道，則未遠乎道者然也　出乎道，而未遠乎道，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御注曰【略】○臣義曰：五行之致用也大，而水爲之本，萬物之生殖也博，而水資其生　施及於物，而受之者不知其所施　物蒙其澤而利之也，不知其所及　處不爭之地，而利及萬物，不知其所以爲善　衆流之污，群物之垢，彼有心者之所惡，水之納污受垢，處衆人之所惡，而不知其所以爲善　惡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故於道爲近　居善地，○御注曰【略】○臣義曰：水由地中行，性也　其流趨下而不盈，故曰善　地如水之善，地則得所居矣　心善淵，○御注曰【略】○臣義曰：虛靜而深不可測，晦明而遠不可窮，心如水之善淵如此　與善仁，○御注曰【略】○

臣義曰：兼愛無私，愛之廣也　施而無擇，施之博也　廣且博，仁至矣　與如水之善仁如此　言善信。○御注曰【略】○臣義曰：避礙行險，旁流萬折，行由地中，東歸於海，言如水之善信如此　政善治。○御注曰【略】○臣義曰：潔污而清，夷險而平，任理之自爾　順物之自然，水之治也，政如水之善治如此　○事善能。○御注曰【略】○臣義曰：曲直圓方，趨變不一，適可而應，常得其平，水之能也　事如水之善能如此　動善時。○御注曰【略】○臣義曰：時決則流，時塞則止，以陽釋，以陰凝，隨時而動，動而不括　動如水之善時如此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御注曰【略】○臣義曰：水兼諸善，不有其善，故不爲而幾於道　人有諸善，而不有其善，故不爭而無尤

又卷三《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注曰【略】○臣義曰：至治之世，上無爲也，知標技然，故天下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徒知有其上，而曾不知上之何力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御注曰【略】○臣義曰：仁義之政，施於有爲，有恩可親，而得以歸附，有德可懷，而得以稱譽，雖治迹善於一時，而道德之全，已散於物假　其次，畏之侮之。○御注曰【略】○臣義曰：治不知要，而事於形迹，至於爲仁爲義，而仁義之化，有不得而行，故畏之以刑威，而治之以法制，法出而生奸，令下而起詐，諸侯至於問鼎，陪臣至於竊寶，故曰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注曰【略】○臣義曰：治不本乎道，而上不信道，至於假法制以立威，而期人之畏而不侮，信不足也。上信不足，則下有不信，而日以偷薄，亂之大者，其孰能治。猶兮其貴言。○御注曰【略】○臣義曰：貴言則不輕於言，言且不輕，豈輕於爲乎，云爲不輕，則信於道也。以其不信底亂，故猶兮其貴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御注曰【略】○臣義曰：涉於事爲，而弊精神於蹇淺，雖曰爲治，而日底於亂，治不以道故也　本乎性命，而遂生成於自然，雖曰無爲，而帝力何知　貴言則治之以不言，而化之以道，故帝王之功，應世之事，既成既遂，而百姓莫得而形容，皆謂我之自然，豈知上之治哉，知有其上而已。

又卷四《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御注曰【略】○臣義曰：希則疏於物，而不與物偶者也，故能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　自然則無所因而然者也，有所因，人爲也，無所因，天理也，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御注曰【略】○臣義曰：風以鼓散爲化，雨以潤澤爲利，其氣和，其時應，任萬物之自化自利爾，故能長且久也　飄風驟雨，其氣勝，其至暴，傷二氣之和，繆四時之令，故物爲之害，天地爲此，且不能終乎朝日之久，況人乎　此所以要復乎希言自然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御注曰【略】○臣義曰：道者，物我俱忘，太虛之中，凝然獨覺，而復於常無，道且強名，何所從事　有所從，有所事，則離乎道，而涉乎形器，而爲人爲之僞，彼以道爲難知難行，故同之　有得有失，至於心苦思慮，形勞枯槁，終身從事，役其天真而不知返，故道、德、失三者，認之爲道，屈己從事，求其所同，各得其得，其所得也，正歸於失，不冥於希　信不足，有不信。○御注曰【略】○臣義曰：《道藏》云：無聲之表，其希至眞，得於此者，信之至也　降於此，信不足故也　信不足，則流於妄，而遠於道，而下益不信，皆失常性。

又《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御注曰【略】○臣義曰：道有常也，惟常可以復道。跂者跨者不立不行，則失常矣。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御注曰【略】○臣義曰：能忘者，忘己且忘人也，忘此且忘彼也，無所不忘而在道，故能明能彰，能有功能長。苟有己而不能忘，至於色泰志淫，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之棄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御注曰【略】○臣義曰：不能虛心集道，而自盈於物假，忘其性分之常，益其餘贅之有，物或惡之，此有道者不處。

又卷七《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復於至無，而羣有待之以生。德畜之，○御注曰：【略】○臣義曰：物生於道，而各得於道，故畜於德。物形之，○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萬形，各有得焉。勢成之。○御注曰【略】○臣義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勢成之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御注曰【略】○臣義曰：道爲天地萬物之本始，故曰尊，尊則貴不足言也，故道言尊　德繼道之後，而物莫能賤，故於德言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制萬物而不制於物，故尊　德繼於道而物莫能先，故貴　道不自尊

也，萬物之所尊。德不自貴也，萬物之所貴。其尊其貴，不蘄然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御注曰【略】○臣義曰：夫德之畜，物之形，勢之成，皆出於道。道冒萬物，爲萬物之奧，故物之出入生成，作化覆被，孰有外乎道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御注曰【略】○臣義曰：有所生，有所爲，有所長，離乎道而見乎德者也。惟其能生，而其功不有。能爲，而其能不恃。能長，而其宰制之迹無所見，故爲德之玄。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四《太上章第十七》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徽宗註曰：【略】○疏義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苴以每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止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莫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茲時乎。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二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夫道，希言自然也，不自然則事屬有爲，故見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也。天地有作爲尚不能久，而況人乎？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斂征役之爲，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下知上之有君，上知下之有民，熙熙自然無爲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罔罟耒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爲矣。民蒙其利，天下親之。其次，五帝作而禮樂法度興焉，民獲其安，天下譽之。其次，啓攻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干戈斯張，天下畏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隧問鼎，天下侮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昔而不言。古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也已矣。吾是以知爲無名古史也。關子亦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又卷二 《經》曰：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原旨》曰：希言自然，不言之言，無爲之爲，至誠無息之道也。一以言爲，爲心則信不足，有不信，誠斯息矣。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道之得失，在乎誠不誠之分。誠則得，不誠則失也。飄風驟雨，傷及萬物，必致僵仆，曾不能終一朝夕，自不能容，非至誠之道也。然則孰爲此者哉，天地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誠則不爲苛虐矣。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惟上之從。上從道者，下同於道。上從德者，下同於德。上從失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可不審諸。觀《中庸》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曲誠，六變而後化，固不易也。君子之居祿位，握政令，而化天下，至誠之道，其可息乎。

又卷三 《經》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原旨》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此承上章之旨。言天地庶物，皆道氣所生。道，物之祖也。衆妙在焉。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者乎。德，物之族也。一之未形者，在焉。含畜功至，物得以形勢，一之既形者，物各成其態也。勢成則貌象，聲色具焉。大而天之穹窿，地之磅礴，微而食醯朝菌之化，蜩甲蛇蛻之假，一皆祖族道德而爲物者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謂之族，謂之祖，則是子天地而孫萬物也。又誰爵焉。道德之常自然而已。故曰：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體道爲心，曲成萬物，而不宰其德玄矣。舜之玄德升聞，亦此道也。

《太平經》卷八七《長存符圖第一百二十八》 天符還精以丹書，書

以入腹，當見腹中之文大吉，自邪去矣。五官五王爲道初，爲神祖，審能制之，閉門戶，外閑內明，何不洞視？守之積久，天醫臣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愚者捐去，賢者以爲重寶，此可謂長存之道。

獨貴自然，形神相守，此兩者同相抱，其有命思友爲答，子失自然，不可壽也；嬰兒五精，還自保也。

又卷一一〇《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惟上古聖人之爲道也，乃出自然，心知天上之治，所施行皆像知者，音聲徹通，還知形容，自視心昭然意解，知當救之事，吉凶之會，了然可知，心內欣然，乃知得天之福也。使見前行之事，皆戒篤達，自惟蒙恩見寵遇，得與諸六神相持日久，輒見教戒，使不危，闚望四表，上下通洞，益復哀哀，心中歡然，復得延期，並及所不聞，是皆天君大神恩力所施化。大神言：「是諸神共知，延者有命，錄籍有眞，未生豫著其人歲月日時在長壽之曹，年數且升，乃施名各通，在北極眞人主之，變易骨體，身輕潤澤生光，時暮得藥，以成精華，所在化爲，無不成，出窈入冥，絲髮之間，何所不通？」聖人言：「實有是從俗，成食從地，除神出，安得不重乎？易之爲輕，乃上是易。大神恩不能報，功大施，想大恩，忍不及，使得蘇息之間深厚，非辭所報。」大神言：「是天稟人命祿相當，直非大神意所施爲，見善薦之，是神福也，何所報謝乎？恐其後有疑，爲施禁固者，使聖知教戒，後人照知之耳，聖人自有知，無所勑也。」聖人言：「已得被報，雖生錄籍，會當有教導不及。」大神言：「是生之語儻然謙者，是其宜也。」生重見辭，前後悉備，唯大神以成就恩意，生見人分人也，而不敢自解，而有驕慢也，請復於閑靜之處伸力，大神所教施，願念不逮之生。」大神言：「盡辭前後可知，餘無所戒也。辭別各宜照所言。」生言：「受戒之日，不敢解止須臾也，但恐未能卒竟之耳。唯蒙扶將，使得視息復生望，傾側在心，唯大神時時相存教勑，是恩不小。」大神言：「是生之所言宜稱之。」生言：「唯唯。不敢以身自防。」大神言：「成名之人，精進有益，兼並部主非一。」天君聞之，大神戒聖人相對辭語，爲有知之人，宜勿忽解。命可至無訾之壽，各還就所部，見善當進之大神。聖人言：「俱受天君教，盡力有效，有效不敢倦時也。」天君言：「成人者爲自成。」唯唯。

惟上古得道之人，亦自法度未生有錄籍，錄籍在長壽之曹，須年月日當昇之時，傳在中極。中極一名崑崙，輒部主者往錄其人姓名，不得有脫。數使往動搖支節，屈申轉傾，反覆敎戒，勑隨神屈折，以藥飲之，骨節開錄，雖天時相見者，知其可堅與不也，示之志不傾也。貪生惡死，思行大上之神，數使往實核有歲數，乃令拜受不足之文，心言出辭，使知所行防禁，傳示學者，不用神文，言自己癡書且竟，神乃知相對語言，亦連歲月，積[illegible]百二十日，乃將與俱見大神，通元氣，行自然。天君簿見密勑，所案行不得有私相信，感心易意，行無失誤。大神言：「已算計諸神所假稟，常以八月晦日，錄諸山海陵池通水河梁淮濟江湖所受出入之簿各分明。天君有所勞賜有薄署，天君前自復數通藏金室署，有心之人令主天君所問，輒當承所教，宜日夜不解，屬主室之人勿失所索部，別令可知應得有心之人，須以定錄簿。當有使神主爲計名諸當上下，先時百日皆文上勿有失脫。如有文書不相應，計曹不舉者並坐。先勑令勿犯神書，言此書出後，三歲八月，乃示俗人，如有道信人者，大可示之。」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時有承負，勑神爲解除，收藏，未藏者爲藏之。」大神言：「此人貧尼空虛日久，恐不自全，得天君腹心，乃令神收藏，不藏者其主未藏者時，恐不如所言也。前乞勑拜謝受恩，雖日月未至，諸先時一月令知之。」天君言：「下所部神將士衆田地中，勿失時以藏，爲作姓名，令地主敬愼，使有神靈往來，有欲從願所求，聽之有信之，後宜愼也。」大神言：「如是必海內聞知，好道之人將相扶承，事之敬之。」天君言：「有功之人，亦自當見敬。」大神言：「此人年未滿，期未至，請至期教其所報謝，當時未昇，其舍空虛，無以自衣，有道者給食，至時止。」天君言：「是小事耳，以天官給家，有家有心者。」大神言：「請如所道。」勑天官給所當得，此人空虛日久，與食令足。」大神言：「令勑天官神給姓名，勿令空乏。」天君言：「善。」

又《不忘誠長得福訣第一百九十》

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榮。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機衡司候，並使五星，各執其方，各行其事。雲雨布施，民憂司農事，元氣歸留，諸穀草木蛟行喘息蠕動，皆含元氣，飛鳥步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但取作害者以自給，牛馬騾驢不任用者，以給天下。至地祇有餘，集共享食。勿殺任用者，少齒者，是天所行，神靈所仰也。萬民愚戇，恣意殺傷，或懷姙胞中，當生反死，此爲絕命，以給人口。當死之時，皆恐懼，近知不見活。故天誡矜之憐愍，爲施防禁，犯者坐之。六畜尚去明愛，不忍中傷，人反不自惜，更爲賊虐

所殺非一，安有途中殺人不坐也。雖不即誅者，大禍其過，或報不止，滅門下流矣生，是者亦不得逢吉。鬼神憎之，司候在前，何有脫時。故記善惡輩之，即不犯耳。神人眞人以此文示衆民，義不隱藏，使知不自怨，故隨俗作字分明。可知聖賢不犯，恐愚不息。師有前後，無忘其本，念本就新，變暴如初，是生之道也。功有小大，所受不同。當爲發覺未知之訣，未知之意，不知其念，未知之言，未知之志，兩分明，是天意也。生成之道，從此出矣。取信於天，取信於地，取信於中和，取信於四時，取信於五行，是皆天所得報信也。不失銖分，知之不乎？是委氣無形自然之所服化也。故三台七星，輔正天威，日月照察是非，使有自然，然後無有中悔之者。故復申敕諸所部主，各令分明，受罰不怨，此之謂也。無得是非，他人還自直也。戒無小大，可法則也。不忘此言長得福，宜愼用行之，不失節也。以故言自殺試也。書當束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側，書不見理也。災害並生，民何所止？太平之書三甲子乃復見理，不如十諫令知耳。且念活求知，賢聖有知可及矣。聖人當升賢，隨後求生，不惡復次之。神仙之錄在北極，相連崑崙，崑崙之墟有眞人，上下有常。眞人主有錄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無搏頰乞句者。先生爲師，尊之爲君，稱之爲父。故師君父不可不明，臣不可不忠，弟子不可不順。敬從其上，轉上及。故天不忘先生之恩，地不忘先生之養，人不忘先生之施故有忠孝信，思生不忘以自近以自明。天明下照黃泉之下，土明照上天間，中和之明上下合同。故三明相得乃合和。天以三明名日月星，下照中和及地下，無有懈息。無德之國，陰氣蔽日，令使無光。人民恐懼，穀少滋息，水旱無常，民復流客有穀之鄉。天賈憐之，令至活鄉處，有明君國得昌，流客還耕農休廢之地，諸穀得下，生之成熟，民復得糧。更奉先祖，鬼神得安。中有聖智，求索神仙，簿書錄籍，姓名有焉。當復上爲天之吏，案行民間，調和風雨，使得安政，以此書示後生焉。故當作善，有益於天。自是之後，可戒子孫，延年之期，可不及焉。書雖復重，天大愛人，欲使得竟其年，丁寧反覆，屬於神。善輒疎上，惡亡其名。無違此書，思善心高念，常不廢意，當索生志常念成。所以然者，以人志所當及也，努力精之，各隨其願，天亦不彊不欲也。地下傍行，四方亦然。無極之天，無極之地，無極之境亦然。無極之明，無極之光亦然。然小竟是天之大分也，欲理念天上之事，天上理念中和，中和安之。欲念求貴，貴神榮之。欲念求富，富神富之。苦樂之間，當思之，詳愼所言。大道僊萬，在人所爲，不奪人願也。生養之道審可觀，死亡之道，鬼所患也。因神不安，輒受之難爲文也。天上行文，求生根也。人所願，故挺此文，使可思也。有過自悔，案此文也。不者亦已，無妄言也。神靈在汝前後，無解時也。

右天上昌興國降逆明先師賢聖道天地喜神出助人治令人壽四夷却。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陰陽相推，變化順矣。○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良曰，大人見之爲自然，英哲見之爲制，愚者見之爲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至淨之道，律曆所不能契。○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曆所不能契，從而機之。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萬一決也神機鬼藏。○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晝八卦，考著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无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含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无所不知，而藏之以无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无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无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傳曰，自然之道，无爲而无不爲。動靜皆得其性，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傳曰，浸，微也。天地之

道、體寓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　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之至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　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注在上文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獸居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　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　叅之以乖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　奇譎之湯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　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陰中之陽曰火、陽中之陰曰水　火則離也、水則坎也　今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亦人倫之紀男女之序　慾性不可除、止在於有節　故水火之喻則鉛汞之合虎龍之媾、任用稍荒幾喪吾寶矣。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我尤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此自然之道也。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不以生爲生、而況於萬物乎　萬物者輔道之總名、而道體自然之情狀、故萬物生焉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天道以靜地道以動　動靜失常陰陽錯序　今至大者天地、尚不能盈溢、而人豈可以踰矩矣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天地之二炁曰陰陽、推遷於萬物、故其變化者是順陰陽之循環也　今旦暮之徙剛柔之行、死生代謝寒暑迭遷、凡物流動人之常情、未嘗有一物而出乎陰陽之度數、但六極冥冥皆被其陶鑄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以制之。○自然之道不與萬物偶、故聖人知其不可違者、因其常數也　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豈更有違其自然之道也哉　至靜之道、律曆卽不能契　○道之至靜、律曆卽不能契、是度數也　人在五行術內、不造其機、豈可以超凡入聖也　人若達於至道、豈可以律曆而測乎。自然之道虛心實腹、方可語於道之涯約　若機械稍在於胷中、去道何遠哉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奇器者、是受生之質、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爰有則夙有其靈明也　萬象則一身備矣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八卦甲子、神之機鬼之藏　機藏之用、唯鬼神而能之　故道之爲萬化也、尤一物而不備、尤一人而不全　八卦甲子、天地之機權、神鬼之妙用　故望之九際處之九中、居不有方而九體、乃陰符之盡理矣　重言陰陽相勝之術者、此賦命之機　後世錢鏐容成氏之所得者是矣　昭昭則明明也進乎象者、是大過卦中、九五枯楊生華之義　若契會卦爻抽添之象、消息之微、識鼎器之法、保精運炁、則能使陰陽相勝　老氏所謂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此言要道也　然後進退用其爻、動靜合其卦　故離得陽以兆形、坎得陰以成體、是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則陰符妙義、非高眞上仙之資、其孰能與於此　玩之者可以心知、不可言告　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是矣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中《爲道章第十八》　老君曰：古之爲道者、莫不由自然。故其道常然矣、强然之卽不然矣。夫何故？以其有思念、故與道反矣。○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天下之常然也　爲道者、居無思、行無慮、順其自然、無容心焉、夫豈益生勸成、而有斷鶴續鳧之患哉、故其道亘萬世而無弊　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空虛無欲故也。○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道幾似之　善人之在天下、順而不逆、應而不藏、常處於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其猶橐籥也、處重而人不輕、處前而人不害、其德常歸焉　《莊子》曰：行賢而去其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聖人者去欲而入無、以輔其身也。○罪莫大於可欲、故爲凶害之根　天地者、形之大也、而有形生於無形、故爲天地之原、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莫知其根也、不見天地之純、莫知其原也　聖人則不然、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則以貴愛其身、與道相輔而行故也

又《色身章第十九》　老君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爲上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大樸、故聖人不欲以歸無欲也。○好色音聲厚味、世俗之所樂也、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口不得厚味、則大憂以懼　殊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三者、身之大患也　然目之慕色、耳之慕聲、口之慕味、皆生於有欲、罪莫大於可欲、而欲者德之累、是以聖人欲不欲、而復乎素樸也

又卷下《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君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所歸。○自道而降、墮於域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自有形以至無

形，自有情以至無情，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夫道非欲爲虚，虚自歸之；○唯道集虚，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易》曰：顯道神德行。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水流濕，火就燥，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既已爲物矣，未免乎有形之累也。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歸之；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積土成山，禽獸羣焉；積水成淵，魚鼈生焉。《莊子》曰：長於水而安於水，生於陵而安於陵。人能虚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道常無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道將爲汝居矣。《素問》曰：虚无恬淡，眞氣從之。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一《道深章第二》　老子曰：道深甚奥，虚无之淵。○韋曰：奥者藏也，深者極也。夫道體虚无，而包含萬象，故復謂之淵奥也。徐曰：其深也，居宇宙之中，其奥也，爲萬物府藏，其虚也，能包容天地，其无也，爲大有生无矣。子雖聞説，心不徹丹。○冲曰：恐尹公雖有問道之心，而無精修之實，欲爲顯述，故復戒之。李曰：此戒，勸也，微，細也，丹，赤也。言深奥之道，虚无之理，赤心微細，猶尚難知，浮意麤情，如何可了，必須行之以深，信之以篤，可以證也。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徐曰：所以不能窮微盡妙，如此者何邪？由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也。劉曰：言以宣理，書以寫言，理既无窮，書何盡也。

著經處文，學以相然。○徐曰：著經處文，書其旨略，而不具曲細，是故不易明究，欲令學者研精耽味，原始要終，觀縷微妙，以相解悟如此也。劉曰：著經以宣理，得理故相然。子當寶之，内念思惟。○劉曰：保其教也，思其理也。自然之道，不與子期。○劉曰：道无今古，勤修者得，得者暗會，不可預期。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奈何。○冲曰：老君戒勑殷懃，方將開演，喜則恭敬拜受，永冀宗修，敢問爲學之方，何門契道。

又《善爲章第三》　老子曰：善爲書術者，必綏其文。○徐曰：爲，猶修也，綏，安也。學人若欲修鑽書仙術，存眞觀妙爲於无爲者，必須安心定志，求其文意，意得而後善修，善修而後業成也。冲曰：夫文優則事順，事順則理博，文簡則事當，事當則理精。既博而精，可謂善其文矣。善論連其事者，必通其言。○冲曰：文既精博，言又該通，著經之義，於斯備矣。勉而勤之，得道矣。○冲曰：文精言通，勉勵勤學，得道之階也。劉曰：學文者善書，通言者能論，勉勤者得道，以此而言，故知道可學矣。爲正無處，正自居之。○李曰：夫修正道，學无所學，爲无所爲，尚无正可正，有何處可處，故言爲正无處，雖无心欲處，於正而正，自然歸之。不受於邪，邪禹自去。○李曰：邪者有爲之外事，不作非道之事，不作非爲之累，故云邪禹自去。所謂无爲，道自然助。○冲曰：學念皆正，孰敢爲邪，正存邪亡，眞道爲助，可謂爲无爲矣。李曰：无處於正，正自臻之，不受於邪，邪自去之，此是自然之道而爲福助。不善於祠，鬼神避之。○劉曰：邪者求福，淫祀鬼神，鬼神惡奸嫉之梗甚，正者无求，敬而遠之，謙虚以居，而鬼神避之。不勞於神，受命无期。○李曰：養生者其身清，修心者其神靜，靜則不勞，清則无染，不勞不染，與道同身，身與道同，命無期盡。劉曰：勞神養形，出生入死，不勞不養，壽命自長。無道无退，誰與爲謀。○徐曰：建德若偷，進無進也，進道若退，退无退也，和光不耀，同塵无染，與物同波，人莫知識，故邪魔不能干試，利欲不能傾動，虚空无心，誰能爲謀害哉！劉曰：利害不懷，何進何退，推理任運，何所慮謀。爲是致是，非自然哉。○徐曰：是，此也，爲此无爲，事此无事，致此正道，豈非自然哉。李曰：此結正也，爲正正歸，遠邪邪去，此爲是致是也。非自然哉者，言是自然也。劉曰：金玉之質，非有時而美，至人之是，非有時而爲。喜則稽首，今聞命矣。○劉曰：重道尊師，致敬受誨。

又《慎行章第四》　老子曰：慎而行之，寶而懷之。○徐曰：慎違科戒，勤行梵行，寶道貴德，懷眞抱一也。劉曰：誠約使修行也。吾將遠逝，不期自會。○劉曰：欲往竺乾也，同聲相應，豈待期乎。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闍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劉曰：靜亂殊途，事不兩濟，非棄名利，求道良難。恬淡思道，緣志守一。○李曰：清淨无欲，恬淡也，疑想存眞，思道也。情不流蕩，故曰緣志。心无分別，故曰守一。劉曰：全无爲也。極虚本无，剖析乙密。○李曰：虚无者，道體也，言尹生思極虚无之體，窮本際之源也。乙密者，妙理也，乙之言一，密乃語也，妙理惟一，道心惟微，曉了分判，窮理盡性，故云剖析乙密也。觀縷妙言，内意不出。○韋曰：雖觀縷妙言，以應羣生，而心中寂然，未始有言，故曰内意不出也。李曰：妙言，玄教也，觀者，大無不包，縷者，細無不入。研尋大道，窮究幽微，暢此玄宗，通斯教

本，唯法是務，无復外想，故云內意不出也。劉曰：乙密，猶微密也，探賾微言，內以澄照，不役神思，向外追求也。誦文萬過，精誠思徹。○徐曰：精，妙之極也，誠，眞之篤也，徹，通也。言關尹誦經萬過，極精妙之理，篤眞實之誠，洞暢玄虛，思通希微也。按《眞誥》太極眞人云：讀《道德五千文》萬過，則雲駕來迎。以斯而論，豈唯經道遠妙，亦由精誠思徹，故能致雲車羽蓋也。李曰：積功於教，玄悟於理，非由散漫，必在精誠。理教鑒无，不通境智，照之皆洞，故曰精誠思徹。行真緣身，能通其玄。○徐曰：修行眞素歸身，精耀留居，故能通玄達妙也。論无極之源，故能致神仙。○冲曰：此關尹自述老君傳道之後，精誠修道之因。託疾退身，棄榮辭祿，冥心虛室，極志歸眞，以恬淡爲道樞，以虛无爲道室，陰修密鍊，窮玄造微，研誦二經，精遶萬遍，遂得通源達要，長生神仙，證文始先生之階，登尤上眞人之位也。

又卷二《行道章第九》 老子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李曰：慧以鑒空，智以照有，空有雙照，理無不洞，故名智慧。然慧原頗徹，智本難窮，窮之者，必因於明師，因緣不會，智慧不起。劉曰：解道者名爲上慧也，智無善惡，非緣不起。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關。○劉曰：賢愚貴賤，貧富壽夭，皆宿植行本於前，命祿關之於後。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李曰：愚智明暗之殊，貴賤善惡之異，皆由本行，並藉宿命，命有短長，祿有豐儉，必聞著於往舊，始受報於當今。是以善人同道故得道，同德得德根，惡人不同道故失道，不同德失德根。劉曰：應報無差。宿世不學問，今復與世鄰。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李曰：前生之時，不好經法，此宿代不學問也，今身已來，又無良師善友，親仁善鄰，類彼面墻猶斯觸壁，信其愚夫不樂經文，故言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劉曰：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夫絲無常染，決習成性，有教無類，積習生常，宿不學眞，今何慕道，終身役役，常與失鄰。貪欲利榮寵，受施念恩勤。更以財相厚，不衰下窶貧。○李曰：同於上德，本自虛无，失於至道，多生穢濁，以榮華貴寵爲利，遂則貪名，以錢財施惠爲恩，交相往還，減貧與富，故言相厚，曾無少慈，愍念窶貧，寧有忠歸眞向道也。劉曰：矜孤憫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必復多瞋恚，無所處定原。○徐曰：處，安也，原，本也，謂心也。夫心繫榮利，情存名實，寵辱驚懼，冰炭傷和，瞋恚既多，情性奔蕩，志操靡常，無所安定其心也。學不得明師，焉能解疑難。○李曰：狐疑未暢，玄妙不通，要在明師，方能開悟，守愚至死，懸解良難。劉曰：迷道者尋岐，莫之知返，悟者難遇，識者復希，師既自迷，焉能解惑，感若不解，雖博非明。故《禮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也。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李曰：內無自然之智，外闕善誘之師，毫毛小物不分，不知大道之原，不講那解也。劉曰：言其細微難解。上世始以來，所更妙如沙塵。○徐曰：更，經也。老君開闢以來，混茫之中，眇眇莽莽，年劫遐廣，典藉不載，所經劫數，如沙塵之多，實非筭數譬喻所能知也。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徐曰：載，年也。言自開闢以來，經歷死生變動，則有年劫，不可筭數紀載，自惟周遊八冥，登山宅海，履兵火，涉風塵，教化衆生，難卒備至，甚苦甚勤也。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李曰：爲俗學者日益，則學有所學，爲道學者日損，則學無所學。學有所學，則暗於至理，學無所學，則明於自然。故知自然者，非爲而自然，不爲而自然也。前曰勸勤修，此文戒志學也。華要歸其實，莖葉如木根。○劉曰：復命歸根，方明其實。爲歸道祖首，以知始元端。○徐曰：祖，首，皆始也，爲道之體，從流末及源。本與太始合精，終能會於常道，以是方知無爲首上，玄之又玄也。劉曰：爲俗，處於有爲，爲道，趣無爲，有者生死遊魂，無者湛然常存也。子當無相啓，勿以有相開。○李曰：若能行於無相，則衆妙自開必也，封在有爲，則玄關斯閉。劉曰：無，謂道也，有，謂俗也，以道相關，帝之懸解，以俗相關，生死繫纏也。

又卷四《爲道章第十八》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莫不由自然。○李曰：古昔修道之士，皆由有自然，道德清虛無欲，未待師教，而自然修道，無有不由自然也，若強爲之，則不然矣。故其道常然矣，强然之即不然矣。○劉曰：非有心而作之，強爲之則有心也，是故不然矣。李曰：凝情合道，無欲全眞，行之有常，常得自然之道。若外不立行，內不修心，強令爲之，道終不得。夫何故哉？以其有思念，故與道反矣。○劉曰：何故即不然，蓋道無思念，有心者違。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徐曰：籥有六孔，如笛，樂器也，言器空虛，在人所用，喻聖人空虛無心，有感必應，在緣所用，應物處方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李曰：橐，排橐，籥，管籥也，橐能出氣，籥能出聲，皆悉無心，任人所動。氣之大小，聲之長短，若方若圓，或廣或狹，從人所爲造，不與人爭。此舉喻也。劉曰：無心求用，故不爭也。善人在於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

爲。○劉曰：應物而已，聲氣之美，常歸褰裳，無爲之德，常歸聖人　以其虛空無欲故也。○韋曰：天無心順物者，使萬物各得其性，天下莫不歸之以爲主也　李曰：此含喻也。善行君子立德淑人，外則與物無競，內則無欲謙虛，德自歸身，道當在己也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李曰：有欲則傷身，故云凶害之根，無欲則會道，故云天地之原。○李曰：有欲則傷身，故云凶害之根，無欲則會道，故云天地之原。而凡情迷亂，蒙昧無知，不知有欲是凶害之根，不知無欲爲福善之原，故曉示也。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也。○李曰：外去貪欲，自守無爲，唯有聖人方能，以道輔翼此身，可以長存。若同流俗，未免凶害，然則大聖豈有安危，亦無機淨。今言去欲入無者，亦教凡流以爲行也，能依聖行可以成道矣。劉曰：不去欲者，非輔身之道也。

又《聲色章第十九》　老子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爲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大朴。○李曰：常俗之人，愛之以聲色，悅之以滋味，暢情適意，故爲上樂。然欲是害根，聲是聾原，口以味爽，眼爲色昏，不由外來，皆因內起。劉曰：棄紂以之喪國，非禍朴之如何　故聖人不欲以歸於無欲也。○李曰：唯有聖人能處心無欲，清靜無爲，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化致太平，正當歸道。劉曰：棄禍本，歸福原

李嘉謀《元始説先天道德經注解》卷一《第六章一百六十言》

自然非妙，妙非自然　吾元始於妙，其上不皦恍兮惚，其下不昧惚兮恍。恍惚混蒙，上下同妙。妙恍妙惚，非象非物。○自然者可以名道，而道非自然何以故，自然有定體，而道無定體　若以道爲自然，則道不當降而生物　以物爲自然，則物不當變而成道　故曰自然非妙，妙非自然　元始之妙，居於有無之間　恍者明也有也，惚者滅也無也　至妙之極，其大不見其皦　既出而有，又寂而無　故曰恍兮惚　極其小不見其昧，既居其無，又出而有，故曰惚兮恍　恍惚混蒙，出入於有無之間，與上下皆同於妙，故曰妙恍妙惚，非象非物　吾始元元，妙惚妙恍，非物非象。吾始神神，杳杳冥冥，非妙非形。吾始真真，冥冥杳杳，非形非妙。吾始道道，精中有真，自然之道。○元神眞三者是妙之分，未盡妙體。然皆非物非象，在恍惚杳冥之間　至於道，則始有精始有眞，非杳非冥，非恍非惚　然猶未離自然也　自道而降，精散而爲形，眞降而爲物，物生而道之自然又喪矣　道法自然，自然真道。真者自然之號，吾不知其自然。○自然爲眞，眞者自然之道　故曰道法自然　所謂道之自然，與物之自然名同義異　世所謂自然者，乃不變之稱　方其迷亂無智，執物之有以爲自然，未能甄明自然本體，則其自然深可障道　聖人闢之，此首章所以言自然非妙，妙非自然，蓋此意也　所謂道之自然，道降而爲物，其自不變，此道之自然者也　世所謂自然，皆物之自如　鵠白烏玄　世既無知，以玄白爲烏鵠之白，不知鵠之所以白，烏之所以玄　又有使之然者，亦非自也。由世以非自爲自，非然爲然，故聖人諱之　雖然，聖人達道之權，知自然性　至於論道，尚謂吾不知其自然　蓋謂有知之之心，則是使之自然非自然矣　而況欲以世之情解妄想卜度者哉　真法神，神法元，元法妙。妙無法，故妙爲萬法之宗。無法法，無元元，無神神，無真真，無道道，無無無，無有有，吾之至妙入元始之妙。○苟有所法，則有所未至，故眞不免法神，神不免法元，元不免法妙　至妙而後無法　惟其無法，故爲萬物之宗。如是則無法無元無神無眞無道無無無有　惟體妙者能之　故釋氏傳法句曰，法本法無，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下《先白後黃章第八十三》

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雨。泥竭逐成塵兮，火滅化爲土。若藥染爲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蘗化爲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爲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曷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爛彬彬兮，萬遍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户。天道无適莫兮，常傳與賢者。○內胎金水變化之狀，先白者乃金吐玉液也　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　赤黑達表裏者，水火陰陽精氣通達胎氣也　金液還丹，爲第一鼎者，號曰金砂黃芽也　《古文龍虎經》曰：殼爲金精，水環黃液是也。日食一粒，如黍米大。三年限滿，白日沖天。又曰：衆丹之靈跡，長生莫不由。蓋道門有二十四大丹，皆由第一鼎金砂黃芽而始。若不由此而始者，乃旁門有質之藥，非金液還丹之列也。昔李詮註《陰符》云：還丹之術百數，要在神水華池　百數者，火候也　抽添煅鍊，九十日丹成。又十日補完火數，總之百日也。要在神水華池者，蓋金砂黃芽，由是而出，則曰自非鑿開混沌，見天地之根，擘裂鴻濛，視陰陽之母，尤以議金液還丹之正道也。然神母在鼎中，被陰陽之氣相蒸，如雲行雨施，而水火運用，各歸於土，則藥在胎內，

顏色形狀，隨時變易，而无定貌，似藍蓼之染綠黃，如皮麴之爲膠酒，逐其本類變化而成也　故聖人探天地之根基，爲還丹之父母，運五行而化生靈藥，殆非五金八石、諸物雜類而爲之也　所述斯文，昭然可考，如星在漢，似水朝宗，事理周旋，法象具備，魏公豈欺我哉？但須熟讀萬遍，其義自彰；或神助心靈，因而自悟，乃得見其門戶也　《道德經》曰：天地无親，常與善人也

曉按：諸道書或以《眞契》三篇，是魏公與徐從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斯言甚誤　且公於此再述《五相類》一篇，云：今更撰錄，補塞遺脫　則公一人所撰明矣　況唐時蜀有眞人劉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樞論》，進於玄宗，亦備言之？則從事箋註，淳于傳授之說，更復奚疑　今以四篇統分三卷，爲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也。

又《補塞遺脫章第八十四》　《參同契》者，數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闊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連。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大《易》之情性盡矣。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乙庚在丁文火己物辛世銀癸眞鉛

三木二火五土四金一水

甲沈石丙武火戊藥物庚世金壬眞永

魏公先述《參同契》三篇，鋪舒寥廓，未備纖微　且復撰此《五相類》一篇，補塞遺脫，則乾坤、陰陽、五行、終始之情性盡矣　還丹首尾法象之文旨備矣

又《大易情性章第八十五》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乃知鍊丹之儀，一一各有節度　黃帝、老君用究其道，垂文至斯　較量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五行同宗，金、木、火三道，俱出一徑也

又《枝莖華葉章第八十六》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凡修金液還丹，當須先認根株，方得繁生華葉，而果實垂布也　不失其素，謂不失眞水銀也　但認得眞鉛爲藥根株，則自然繁生眞汞果實，信斯言之不誤後人也

又《象彼仲冬節章第八十七》　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賈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无形容，虛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修丹火候，或枝莖繁舒，或果實熟茂，或草木零落，應彼仲冬，啓塞順時，皆由其運火節符也　佐陽詰賈旅者，閉關禁旅，象固塞鼎器，不令漏泄眞精氣也　人君深自藏者，乃中宮金母也　閉口不談者，兌金室也　天道甚浩廣，則鼎內變化無涯；太玄无形容，則金水滋液罔測，潛運无極，神化无方，四序推移，匡郭消滅，而金水之形變化矣　魏公謂大道運育，眞宰无形　若不以法象，調和陰陽，拘束契之潛化，合以天機，爭得牽引日月之精魂，留連咫尺之鼎室，而成其妙化哉　如謬誤事緒，則必敗傷，故序此文，以悟後來未見者耳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　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　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　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　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　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　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　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　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　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　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遲成，多所禁忌　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　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　《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　此皆至道要言也　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眞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

又　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　是以眞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　夫得道

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順臾之蟲，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蚊蝱，狸猶蠷蟲，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扈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黃英以知月，歸終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鸑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頃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八《自然義第二十八》 義曰：自然者，本無自性，既無自性，有何作者？作者既無，復有何法？此則無自無他，無物無我，豈得定執以爲常計？絕待自然，宜治此也。

釋曰：示因緣者，強名自然，假設爲教。故言是不自之自，然是不然之然；不然之然，無所不然；不自之自，無所不自。無所不自，故他亦成自；無所不然，故他亦成然。他既成然，亦是他然。然則他之稱然，亦是不然之然；然之稱他，亦是不他之他。不他之他，無所不他，故自亦成他；不然之然，亦無所不然，故自亦成然。是則自之與他，俱有然義。今但明自然者，以他語涉物義，成有待，自名當已，宜以語絕也。故《本際經》云：是世間法及出世法，皆假施設，悉是因緣，開方便道，爲化衆生，強立名字耳。

《道體論》 問曰：道化物之體，與自然因緣爲一爲二？答曰：造化者，即是自然因緣，自然因緣即是不住爲本，取其生物之功謂之造化。化不外造，日日自然。自化迹變，稱曰因緣。差之則異，混之則同。何以言之？理不頓階，事因假待，假待之主，以因緣爲宗，緣行既備，歸之自然，則心不取外，豈自取哉。外自取哉，外自兼忘，內融爲一。

問曰：所言體自者，爲混外辯自，爲混中辯自，爲自辯自？答曰：皆得。若凡迷或觀，遂使淨穢兩分，故寄自體於物外。若達觀統取，則混物爲體，欲去此兩分，故稱混中辯自。若本等一觀，則混無所混，故自自辯自。

問曰：既存自自，焉能去其混乎？若去混言自，即有自自。心存自自，與存混何異？答曰：以有問自，故答以自自。若不問自，亦無自可自。

問曰：以有問自，答以自自，若不問自，亦無自可自者。若以亦可得道，以有問混，答之以混，若不問混，亦無混可混。得作如此答不？答曰：皆得。

問曰：若然者，混自之與自自，竟有何異？乃言自自優於混分。答曰：混者對差機以立稱，達自者無差統，以彫自差統，不及無差故，故用自自爲勝。

問曰：混無所混者，爲是達觀，爲非達觀？答曰：是達觀。

問曰：混無所混，始稱達觀，即混爲自，安得復稱達觀乎？答曰：相形而言，達觀多種，即混而爲達觀者，彼對物外之麤而爲達觀。今言無混而爲達觀者，此窮宗之達觀也。

問曰：平等混無所混，始得稱爲達觀，有混之未非爲達觀？答曰：亦是亦非。所言混者，望後情隔差分，得稱達觀，望前平等，非爲達觀。

問曰：混觀望於平等，復非達觀，得是情隔不？答曰：若據平等一觀，混者翻爲情隔，就物差而辯，混者可爲達觀。

問曰：若然者，情隔亦而二，達觀亦何可辯之？答曰：情隔雖二累，有麤細之殊，達觀二名，無妨混自之異。

問曰：既言相形得爲達觀，平等達觀因何而顯？答曰：對混而顯。

問曰：對混相形，可名達觀。未審平等達觀，差混既忘，何有達觀？答曰：二種達觀，並以對麤顯，故達觀名生。今說混比除差，言平等以去混，差既遣，平等亦息，平等既息，亦無達觀矣。

問曰：差分混成，平等如此，三義爲出自經文，爲先生義辯？答曰：言不虛設，必體正典。差分者，經曰萬物云云是也。言混者，有物混成是(也)。言平等者，論云秋毫等於泰山，瓦礫同於金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是也。

問曰：如此三義，經論有明。未審混差既自平等亦無者，出自何經？

答曰：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爲無形者，是希夷之體。寂漠無狀，無狀之體，安可以平等而取乎？

問曰：體備善惡不？答曰：體備善惡，而善惡非理。

問曰：善惡等同體備，而善惡非理者，何故教中斷惡而修善？答曰：善惡雖同體備，而(惡)非理，而能翳理，善能瑩體。

問曰：惡既是體中之惡，何故偏能翳理？答曰：如木有蝎，蝎雖生於木而非木，得時雨，亦譬鐵精之與垢膩，俱是鏡外之物，而鐵精答鏡，垢膩損

鑒體總善惡，義極於此　但名義中之善惡相對，惡既翳理，則善惡自明，又一解辯體之義，極有二種　一者體善惡，而體非善惡　一者體即是善體，二非善惡，累因體興，患生流末，今欲抑其末患，從其本眞　體即善惡者，欲明善惡無窮，體之常爾　以道之自然通而言之，亦無善惡之體，亦無抑患從眞　所謂忘息筌窮，融然一際　一者忘者不流，必因於體　體取而言，謂之情善惡　善惡如忘，故眞僞常分　一解云：經言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今之善惡，是非紛紜，動亂妄作，妄作之體，有即不有，不有即體，故云即是由　譬由翳妄在心，故目見毛輪之在空，若翳既息，心明見理，向者毛輪不待遣而自除，妄或既夷，累不須遣而體淨

無能子《無能子》卷上《真修第七》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　人自成之，而反求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　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　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大壞以無彊，淪顦焉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　昇之雲則雨，沈之土則潤　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恥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　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　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　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　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　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　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　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　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　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　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　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聽視焉　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靈通也，難矣

周固樸《大道論・遠近章》　聖欲立言顯理，故有性分　然聖言則稱質之言，凡言則涉妄，故有進退，疑決，殊異　道體則本無迷悟，悟無可悟，笑無可笑，進未必得，退未必失，不見三七，是眞上士　有近知近，變迷成悟，親近修學　有知近不近，常視無爲之教，不修無爲之行，是知而不近也　有近不知近，雖迷境惑，不悟頓漸，不知圓融而有妙極　遠不知遠，悟了深遠，不著深遠，深遠不當情，故不知遠　有遠而知遠，悟深遠，已知衆生有深遠性，而見身應之，

演道利人，令到深遠　行而不到，蓋文修習之執，故不知行，不悟教法，修行無導師指示　不知到，不知造極之門，無所趣入，故不知到　有行不行到，不見已行，不見已到，而冥妙本，故不行到　到而自化　得到眞寂，玄德內明，不教不言，而自導化

又《大道論・用道章》　用道則約人，道用則約妙本　道忘，其德無爲也　虛忘，造極也　德得，如得恩德也　人則做道做德，契自然之用也　人生也，大道胤氣，至精授靈，三元凝神，五行結粹，既稟有精之質，元分無用之功，叫小樸而無物敢指，持大象而有形皆往　同道同德之人，柔弱固於嬰兒，處通妙於玄牝，不分心境，齊彼死生，與天地自然，順陰陽動靜也　上古用道之君，虛心利物，體道化民，職四時而普周，掌六通而獨立，杜絕視聽，黜陟聰明，不束教滯言，不凝情著物，植三一之宗本，固生長於眞原，剪四六之苗根，絕憂衍於靈府，不矜大功之巧，豈務小成之辯　下經云：清靜爲天下正　《南華經》云：道者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　故羲皇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乃至維斗堪坏禺強彭祖，皆得道用道，而登聖果　是知聖人、神人、仙人、鬼神、天地、日月、星辰、萬物，若不得道用道，無以靈通輕舉，隱顯覆載，照臨生長者也　又道與天用令覆，與地令載，與日月令照臨　凡有用之物，皆道與之用也　又道與天名清，地名寧，谷名盈，物名生，皆用與名，皆道之命也　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矣

又《大道論・師資章》　《道經》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夫爲師有法可執，有行可則，可以道德禮樂四之大本，預其君父師三之極尊　師有道，有德，有智，有仁，四善也　人有道則通正，有德則神清，有智則觀機，有仁則愍物，可謂師父也　爲師則爲長爲君，進道則爲眞爲仙也　豈唯教授之師，抑以邦家之寶　奇哉，善人者也　不善之人者，邪惑，迷亂，嗜慾，無慈，四不善也　不親正教而務異典，謂之邪惑　非斥至人而黨昏愚，謂之迷亂　耽恣五塵，符同六賊，謂之嗜慾　無安人卹物之心，有蠆毒梟鴟之性，謂之無慈　可謂善人之資也　然可知教之廢興，悟學之難易，善安靖而樂友，不隨學而宗師，履臨履之憂，服勤勞之苦，若造極達空，則遺愛兩忘，心境雙泯，不言之教，復何遠哉　自一氣二象之前，杳冥無物，分元太三才之後，聲教漸流　復樸還淳，樂在無爲之化本，登眞證聖，遊似至極之重玄，

天尊傳道於羣仙，老君開玄於萬國，運蒼生於壽域，救塗土於編河

或有問曰：自古帝王得道用道，自然耶，有宗師耶？余對曰：上三皇師，玄中大法師；中三皇師，有古先生；下三皇師，金闕帝君。伏羲師鬱華子，神農師大成子，祝融師廣壽子，黃帝師廣成子，顓頊師赤精子，帝嚳師錄圖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子，夏禹師眞行子，殷湯師錫則子，周文王師鬱邑子，武王師育成子，成王師務光子，康王師郭叔子，仲尼師老子。上至淳樸之代，下及澆漓之風，縱極九天，橫籠八極，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以來，若無聖人，眞人，仙人，假宗師之規範，藉至教而鍊陶，無以去世登眞也。又《廣義》云：老君將顯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老君乃師事太上玉晨大道君。又大道君與五億天主、億萬聖君，師元始天尊。且老君體大無邊，智大無邊，神力無邊，說教無邊，道眞無窮，壽命億劫，尚稟受宗師，證眞利物，豈可世人不求尋師，依教修行，而希姓名署仙籍之中，拔九玄於三清之上者哉。

曾慥《道樞》卷三九《傳道上篇》（抉開玄關，道無餘蘊，窈窈冥冥，大哉乎問）

呂子學道，更七十餘師而後遇子鍾離子。常問於子鍾離子曰：人之生也，奚得安而不病，壯而不老，生而不死乎？子鍾離子曰：二氣陰陽也，合而爲人，方其胞胎乎，太初之後而有太質，陰承陽以生，氣從胎以化，十旬而其形具，靈光入焉，始出於胎矣。自太素之後，乃有升降，黃芽長焉，五百旬其氣足矣，數盈於八十有一，又八百一十丈也，方年十有五也，陰之中其陽半焉，譬夫初日之光，昧者不知自愛，喪其元陽以至殞落，其猶日之昃歟！夫欲如子之言，其亦人中取仙，仙中取天乎！呂子曰：仙一也，何云取天乎。子鍾離子曰：純乎陰者之謂鬼，純乎陽者之謂仙，陰陽雜焉之謂人，惟人也，可以鬼，可以仙，仙非一也，其等有五，其法有三，五等一曰鬼之仙，二曰人之仙，三曰地之仙，四曰神之仙，五曰天之仙，三法一曰小乘，二曰中乘，三曰大乘。呂子曰：鬼之仙何謂也，致之有道乎。子鍾離子曰：不達大道而求速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神識內守，一氣不散，定中以出陰神，斯鬼之清靈者也。超乎陰中而神像不明，無所歸止，惟投於人之胎而就舍焉。呂子曰：人之仙何謂也，致之有道乎。子鍾離子曰：於道有法，或得其一，絕五味者，不知有二氣，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嗽噏者，鄙吐納，採補者，謂清靜，即物以奪天地之氣者，不知辟穀，存想以取日月之精者，不知按蹻，固息者，不知自然，篤志爲之，四時之淳不能變也，五行之氣失其交合也，雖曰固形質，達八邪，第得以除死爾。呂子曰：地之仙何謂也，致之有道乎。子鍾離子曰：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之中用年焉，年之中用月焉，月之中用日焉，日之中用時焉，時之中用刻焉。於是辨龍虎，達坎離，知水源之清濁，分氣候之早晏，收眞一而察二儀，列三才而別四象，審六運而定六氣，聚七寶而序八卦，行九州而反五行（反者顛倒也），氣傳乎子母，液行乎夫婦，反復以楚三田，而爲丹田鎮下田，可以鍊形而長生爾。呂子曰：神之仙何謂也，致之有道乎。子鍾離子曰：吾所謂地之仙者，誠能用其功不已焉，使三關百節關關相連，抽增乎鉛汞，則金晶鍊於九天，九天，頂也，玉液還丹至矣，於以鍊形成氣，則五氣朝元，三陽萃於元宮，陰盡而純乎陽矣。呂子曰：天之仙何謂也，致之有道乎。子鍾離子曰：行於道有功矣，施於人有行矣，於是返乎洞天，進乎三官（上曰天官，中曰地官，下曰水官），於天地又有大功矣，於古今又有大行矣，歷洞天者三十有六，蹈陽天者八十有一，然後升而登乎三清焉。呂子於是竦然而請曰：鬼之仙不可求也，天之仙不敢冀也，外是二者其道可得聞乎。子鍾離子曰：人之仙其等有三：太上引年益壽，其次安而引年，其下安而無疾，皆小乘也。地之仙其等有三：太上極陽輕身，騰擧自如，其次鍊形久視，至於千歲，其下引年益壽，皆中乘也。神之仙其等有三：太上超凡入聖，而歸三島，其次鍊神合道，出入自然，其下鍊形成氣，亘古長存，皆大乘也。呂子曰：稽諸古今，養命之士多求而不獲，何也。子鍾離子曰：法不契於道爾。多聞強識，自出於旁門小法，仙乎仙乎，豈多聞強識云乎哉。呂子曰：敢問大道之眞。子鍾離子曰：是無形也，無名也，莫可知也，（莫一莫）可行也。呂子曰：士始學道，次有道，次聞道，終於道成，而曰不可知，不可行，得無隱乎爾。子鍾離子曰：吾非有隱也，士聞大道而無信心，有信心而無苦志，是以難知難行也。夫旁門小法，其別三十：曰齋戒，曰辟穀，曰鍊氣，曰漱嚥，曰絕內，曰斷味，曰禪定，曰玄默，不語也，曰存想，曰採陰，曰服氣，曰持淨，曰息心，曰去累，曰開頂，曰縮龜，曰絕迹，曰洛誦，看讀也，曰燒鍊，曰固息，曰按蹻，曰吐納，曰採補，曰博施，曰解祠，曰賑乏，曰棲山，曰適性，曰不動，曰受持。夫如是者，伐疾可也，養性可也，以津爲藥，何以造化，以氣爲丹，何以淳峙，肝爲龍，肺爲虎，何以交合，坎爲鉛，離爲汞，何以抽增

而乃四時氣之，以求黃芽之長，是不知五行之根蒂，三才之造化，去大道遠矣！呂子曰：大道如何。子鍾離子曰：眞源判矣，大朴散矣，道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一者體也，二者用也，三者造化也。孰爲體用。陰陽是也。孰爲造化。交合是也。道生二氣，二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人者萬物之靈，能盡性而齊天地者也。呂子曰：此何道歟。子鍾離子曰：大道判而有形，形而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爲體，所用者陽也。地得坤道，以二爲體，所用者陰也。陽主乎升，陰主乎降，且互交焉。何也。天，積氣也，地，積水也。天以乾索於坤，一索而爲長男，曰震。再索而爲中男，曰坎。三索而爲少男，曰艮。此天交於地而生三陽者也。地以坤索於乾，一索而爲長女，曰巽。再索而爲中女，曰離。三索而爲少女，曰兌。此地交於天而生三陰者也。於是三陽交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於三陽而萬物成。故乾坤相索而生六氣焉，六氣交合而分五行焉，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焉。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之藏陰也，其陰不消，是謂眞陰。其至於天，因陽而生焉，所以陰自天降。故曰陰中能無陽乎。陰中之藏陽也，其陽不滅，是謂眞陽。其至於地，因陰而發焉。所以陽自地升。故曰陽中能無陰乎。陰陽也，周而復始，亘古長存者，其交合不失於道也。呂子曰：以眞氣投於眞水，心之火與腎之水相交，而在人者，何如哉。子鍾離子曰：父與母會時，陽先進，陰後生，胞胎成焉。猶乾坤之三索也。故吾眞氣，陽也，藏於水而主升。眞水，陰也，藏於氣而主降。陽隨水下行，是乾索於坤，自上而下者也。上而震爲肝，中而坎爲腎，下而艮爲膀胱。陰隨氣上行，是坤索於乾，自下而上者也。下而巽爲膽，中而離爲心，上而兌爲肺。元陽在於腎而生眞氣者也。眞氣朝於心肺，生眞液者也。上下往復而不虧焉，可以修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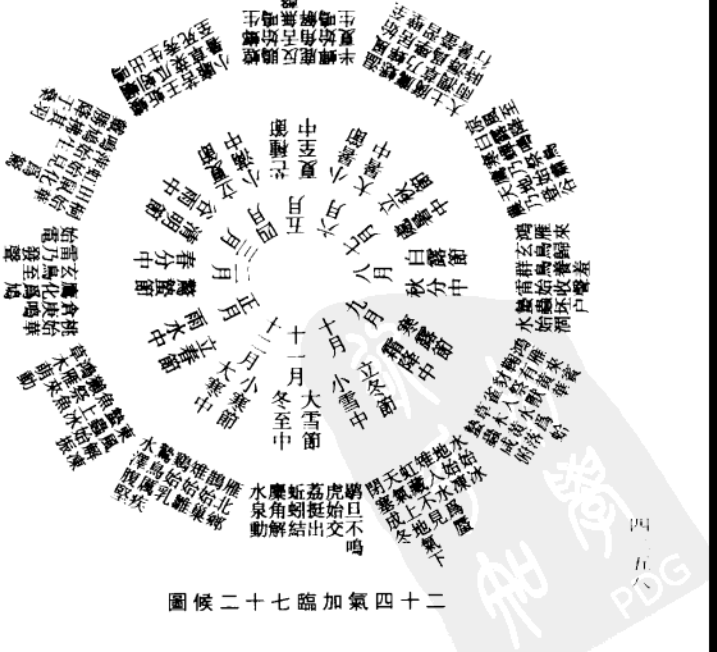
衡嶽眞子《玄珠心鏡注》 太無之真。○此一句，說大眞之中位極高也。無上之仙。○此一句，說天仙之中位極高也。世有得一之元，抱元守一，道成神凝，解蛻升彼玉清，或署太玄之眞，或拜無上之仙。其中功用覺觸，具載下文也。光含影藏。○此一句，言欲成高眞之時，功用既至，必先光含影藏，是骨肉都融，神凝形中，名曰天光內燭。此即純陽神炁含身，自然無影，故言影藏。積功至此，暫欲染世之塵垢，亦無因而得也。不患此道應效遲速，但恨世無高仙之才，焉能耽此心耳？有其才必遇其師，此亦自然。神仙主司，潛相扶會，道不負人志也。形於自然。○此一句，言守一之人功用堅苦，自然光含影藏，即窈窈冥冥之中自然凝形成就。故《西昇經》云：忽無就形，知非常生。又言，形未凝之時，在冥冥之際，純陰共和合純陽，不獨顯分。又曰：無形之中有形生焉，冥冥之內希夷明焉。如是則出有入無，分身百億，上即朝玉清，寢宴太極，帶索人間，遁俗無悶也。真安匪求。○此一句，言道成形凝身中，非外力所能致，非智巧之能凝，皆須冥心無心，冥身無身，若苟有身心，即神不凝矣。神之久留。○言守一功至則神凝，眞形安在我子宮之中。夫言子宮，即是男子之氣海，女人謂之血海。眞安在子宮，名曰神之久留。非智巧外力所致，皆守神一，積功堅苦，歲月深遠，方見成形。要而言之，《西昇經》云：神不出身，壽命無期。又云：藏人於人而不出，藏身於身而不現，然後天道盛矣。又曰：無心之心，無身之身，是謂道。人但能神莫出身，自然與道長久。又曰：神生形，形又生神，然後形神合同。淑美則真。○此一句，言陰陽和淑之際，凝神之初，眞狀分明，變化自在。道之生化萬物亦爾，但非久耳。體性剛柔。○此一句，言道凝成眞人，是無形之形，體性剛柔。所謂柔者，天下莫柔弱於炁，炁莫柔弱於道。道所以能剛者，包裹天地，貫串萬物。金石雖曰堅剛，皆爲道之貫串，故言天下莫柔於道，莫剛於道。道成之身，亦能貫串金石，大包天地，細入微塵也。丹霄碧墟。○此一句，丹霄碧墟是三清之分野，玉京金闕之地名，諸天尊皇帝君之所居。夫得一之元，修守堅苦，道成神凝，悉歸此地，位極天宮，還爲尊皇帝君也。上聖之儔。○此一句，是諸天尊皇帝之殊號，天眞大仙之總名。言得一之元，道成解蛻，升彼玉清，與諸天尊皇帝君爲侶，不與下仙儔也。百歲之後，空餘墳丘。○此兩句，言此道極高，冠衆仙之首。既得成者，自然識量深遠，不欲動耀世人視聽，表光曲飾肯比。夫中仙乘龍騎雲，白日昇天而已哉？夫神仙貴滅迹隱化，或藥杖代形，劍履隱蛻，既代作屍形，任冤家骨肉類悲苦哭，眞身即潛，發飆車遙詣洞臺神仙之府，然後上帝遣玉女賜靈藥，始蛻而去，不其高哉？悲夫！世之人未有一善耻人之不知，掉頭雀躍，仙聖爲寒，心諫彼地蟲朝菌，雖欲強速，亦無因而得也。且大地下仙尚形，不與物接，言不與世交，況神仙無形之形者乎？百歲之後，但發覩看我，空餘衣蛻劍杖而已，玉清之上，天帝之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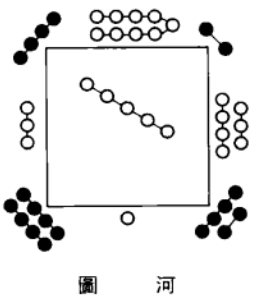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 形於自然。○此一句，說含光影藏之後，神凝空寂之中。《西昇經》曰：忽然就形，知非長生。無之中忽然凝神，神在絳

宮之內，此是天仙之象。當此之時，自知非常之身也。有愚癡之徒，違善之輩，既不明天道玄理，又不知守一之元，在乎寂寞之間空苦，不言不食，不視不聽，內顧抱玄，歲月深遠，方得凝神於杳冥之際，將爲安樂得意，飽食終日，腥穢滿身，任身天運而得成道，乃遞相欺誣，曰不造諸惡，任運死生，以爲修道者，大誤也。若此之輩，安識形於自然，例沒於有爲之事，萬慮纏胸，形勞神疲，萬萬不能全其天年者，皆生生之大厚也。若然者，爲有所嬰，億劫亦无了期，神仙永不可冀也。《沖虛眞經》曰：此兩句雖智辨縱橫，詞間金石，明齊日月，亦無益於治身也。又云：生生者未常生，化化者未常化，陰陽爾，四時爾。夫形於自然，即是化化不化也。上古至人爲道，以觀其復，常无欲也，常无欲以觀其妙，即守一之元，使合化化不化也。世人皆不知天道玄理，即法空虛，虛無自然，即萬萬形骸化歸其土矣。精神化歸於鬼物，精神入於鬼門，骸骨歸於土根。世人若知天道，守天常，即法大之理，无爲以守一之元，久久能化合爲土之根，形骸化融，即成天和元始之氣，化被精魄合爲鬼物之形，化成無上神仙，此是化不化也，即是從空寂虛無之中凝神於自然之際也。生生不生者，即是世俗凡心力務，過分焦神役智，貴欲豐厚其生，甘爲萬物競來害此生，以自爲傷生之大厚也，萬萬不得終其天年，自速形於泥土，精魄化爲下鬼，皆由養過其生，自役而夭也，豈有天地殺之，鬼神害之？自役者其神疲，其神疲，便之然也。《南華經》云：夫養生必先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有之。此說失道之人萬萬貪著身外害生之物，以傷其生也。大凡世俗凡夫不知天道只在守一之元，凝神於杳冥之內，例遭嗜慾蕩性，萬物害生，步步爭走，歸彼死鄉，甘爲下鬼。若然者，魂魄精神暗爲四大化所凋，陽氣爲之消盡，《黃中陰符》說上仙之與下鬼是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像矣！陰氣勝陽，精魄化成鬼物；陽氣勝陰，魂神化凝成仙。昭昭然進於陰陽之形象分矣！陽勝陰，則守一之元寂寞無味，恬澹清淨，無爲自然，若陰勝陽，即甘爲害生之物悅目暢情，自速其死者也。

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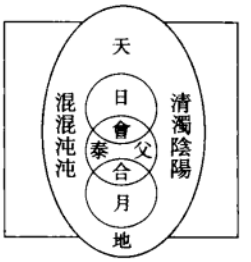
天象有二十八宿，度則三百六十五又四分度之一者，分佈於十二分野之中而經，星之常道也。所以日月五行七政爲緯，循環周度，變化生焉。以分四維，四正之義者，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自得其數，同天地日月之功。有蒼龍焉，有白虎焉，有朱雀焉，有玄武焉，此者亦象春之與夏，秋之與冬也。





天地定位，日月運行，八節四時，自然運轉。所以暑往則寒至，春去則秋來，而成一歲之功。歲功之內，有七十二候焉。候謂應時之候，明物有自然，應節氣則五日七分，而爲一候者也。自立春至大寒之後，凡爲一年，則有之十二次，物候自來應時之氣也。

天地奇偶之數而成河圖，則有五十五數　惟此圖書則四十五數，而遍九宮，象龜之形狀，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自然之象也　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占兆吉凶　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爲圖書　一三五七九爲奇，屬陽也，四正方　二四六八爲偶，屬陰也　惟地數十在於龍腹，不有所顯，故存之不盡也



圖

夫《易》之道，非神功而不可測，非聖智而不可知　故有太易，乃未見之氣也　有太初，氣之始也　有太始，形之始也　有太素，質之始也　氣形質具，未相離者，謂之混沌　混沌既判，兩儀有序，萬物化成　混沌已前則爲無也，混沌之後則屬有也　一有一無而爲混沌，混混沌沌，天地日月會合，交泰之時也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四　講《跂者不立》、《有物混成》二章終　師曰：天下有自然之理，人多不知，知者必不爲不自然之事　事有眞妄，甚不可不明　未達者以妄笑妄，終不自知其爲妄　學道之人心性中先知眞妄，或有得處未得處，以經爲證，是以經配性，心與經合，則終身不妄　玉陽大師初不讀書，出言合經，得其本故也　今人有深解經文，而不知其本者，執着古人言語，反成迷惑　不道古人言語，是無言之言　若只得其語言之妙，自己性上不得妙用，全不濟事　學道至識心見性得眞空才是，要盡力行持　玉陽大師有云：自從得遇眞空伴，都把塵情棄　長生師父嘗走筆作《瑞鷓鴣》一百二十首，內有云：內心未驗色心魔，牢捉牢擒越念多　丹陽師父云：牢捉牢擒生五彩，與此正相好　長生師父言：未得眞空時，越把捉則越念多矣　丹陽師父言：已得眞空則內容開，要功夫把握，故云牢捉牢擒生五彩　長春師父《要離生滅》詞云：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　此得眞空之地也　復云：恁時節，鬼難呼，惟有神仙提挈　前云身心百鍊，次云得性珠天寶，尚云惟有神仙提挈之語　此非至眞至寶，誰復肯出此言　禪家以眞空便爲了徹，故每笑此詞，云既得性珠天寶矣，又何復云神仙提挈邪？吾謂其實未知也　乾卦六龍，初九潛龍勿用，確乎不可拔　九二見龍在田，光明自見　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始得無咎　九四則親上與神明交接，或上或下，有時而隱，有時而見，故云或躍在淵　躍則升上也，在淵則復在下也，恍恍惚惚，正欲聖賢提挈　至於九五，始得變化無窮，前必身心百鍊，而後神仙提挈，方能至此　學道之人不先百鍊身心，便欲求道，豈可得邪　玉陽大師曾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爲　顯狂自縱，惹起官魔棒死　當時待打無爲，泥被無爲倒打死　又說見性有二，眞空亦有二　悟徹萬有皆虛幻，惟知吾之性是眞，此亦爲見性　既知即行，行之至則又爲見性　初悟道爲眞空，直至了處，亦爲眞空，既至眞空，功行又備，則道炁自然一發通過　道氣居身中九竅，無心而自閉，至此際則方是眞受用　一手執吾手，一手書空，三橫一豎二作丌樣，云無門無戶，四通八達，是元始地面　若衆生性未盡，欲憑心力閉塞九竅，則左閉而右發，互相變亂，不可制御矣　此言未嘗輕泄，今特發之也　吾拜受之，此皆人性分中事，止爲人不知保守，故不能達此地面纔有些子光明，早不肯謙下，自矜自滿，必欲求異於人，故不能成其大光明　如水之將聚，愈卑下則愈深　人之積德亦如是　實有所得，愈宜深畜，若或輕泄一言，則有損非細　又如世人千萬苦辛，積聚財貨，或不自愼，偶非理傷觸他人，事不可已，一旦盡費其財，其所損豈細邪　故曰：積之爲難，保之尤難　還能自保，認得性分之外，一切事皆是虛妄，惡之如汙物，眞如餘食贅行，方是到得自然處　如末眞知贅尤爲醜，更於頭上安頭，反謂我之所有，他人之所無，自矜自誇，終不自悟　如此者欲明沂，謂自然之道，不亦難乎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二十八　《契》論經歌講至真，不將火候著於文。要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子細論。○聲　○李註，契即《參同》，論如石函，經即《陰符道德》，歌如《正道歌》。丹書中於鼎器藥物，可謂發泄殆盡矣　至若火候一節，隱而不宣　必待眞師口傳心授　噫，天豈吝道，地豈惜寶，無非防範匪人故耳　○陳註，此有外火候，有內火候　伯陽眞人云，三日月出庚，外火候也　崔公曰，天應星，地應

潮，外火候也。純陽神師曰：一陽初動，溫溫鉛鼎，外火候也。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屹屹，鶴胎龜息自綿綿。內火候也。仙師詩曰：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內火候也。未煉丹時最難得者，是外火候。此乃有爲有作，立基之事。內火候，則已得丹後，但任天自然，乃大休歇，大自在無爲之功也。○補註，陳氏謂已得丹後，只須凝神內養，尚缺外火一邊。此亦當兼內外言。外火者，迭用金水之眞氣。內火者，默調元海之祖氣。內融外接，方得二火通靈。故毘陵詩云：金鼎常留湯用煖，玉爐不要火教寒。一月六候之藥，正於此時用之。至抱元守一，方不用火符。

又《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五十四　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補註，此與四十二章相爲表裏。前言有作無爲，無爲始自有爲也。此言希夷自然，有爲仍是無爲也。總是闡明太上宗旨。藥苗初生，須以汞火之氣感觸之。始發動而有象。但其爲象也，希夷微妙，乃虛無眞一之氣，所謂道之自然者。若涉於後天濁質，便非自然之道矣。此句是造丹心訣。○翼註，前詩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夫虛無者，道也。陰陽之氣，藥也。道乃無象之藥，藥即自然之道。惟同類決定自然，惟自然乃稱上藥。總是採藥時，行其所無事而已。蓋尋藥者，須得同類有情之物，會逢於亥子之間，方見恍惚中有象也。然眞一之炁，自虛無中來，稍有妄作，遂招兇咎。採藥者，又須於至希至夷之際，逆自消自息之機，方與鴻濛順適，而符合自然也。既得同類，又合自然，藥非凡品，乃靈丹矣。餌入五內，形神俱聖，脫生死之籍，登天仙之路，非獨天不能死，亦不含其死矣。○翁註，朝元子曰：死生盡道由天地，性命元來屬汞鉛。豈非我命在我不在天耶。○戴註，《參同契》言：同類易施功。所謂同類者，非謂人與人爲同類也。欲於人身中得其元氣之混一者耳。以元氣補元氣，是以無涯之氣補有涯之氣，所以成仙之易。《契》又曰：元精流布，因氣託初。此同類也。若以人補人，則人身皆屬陰。以陰補陰，猶之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安能得先天之氣，凝結爲丹，而變成純陽之仙哉。○補註，金丹採藥，道合自然。本是說一起事。子野云：道自是道，清淨無爲。藥自是藥，得類乃成。卻分道與藥爲二，長庚遂起性命雙修之說，俱非本義。《道德經》云：視之不可見曰希，聽之不可聞曰夷，搏之不可得曰微。下文又云：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據此，則恍惚杳冥，正是先天虛無中藥來景象，所謂希夷也。

又《悟真篇集註・悟真篇增録・張真人金丹四百字》　木汞一點紅，金鉛三斤黑，鉛汞結丹砂，耿耿紫金色。家園景物麗，風雨正春深。犂鋤不費黃白如作不廢　力，大地皆黃金。○補註，此第四節，言築基結丹之事。鉛汞結丹砂，仍是鉛汞歸眞土。汞只一點，而鉛用三斤。煉已之後，常靜常應，眞身不漏矣。鉛則諸鼎所產，須日積月累，方得三斤之數也。鉛汞相當，再以靈父而求聖母，得其先天大藥，方能成金丹。家園景物麗，乃得藥之景象。狀如和風甘雨，內含春意矣。從此朝暮抽添，有似耘鋤。然皆順其自然，而不甚費力者。此時徧地金鉛，皆爲丹砂之助。故曰：大地皆黃金，猶云家家自有長生藥。○陸註，木汞者，已之靈汞，無有鉄兩，故言一點。上陽子云，就近便處運一點眞汞以迎之是也。金鉛者，坎中眞一之水。水中產金，故曰金鉛。言三斤者，四十八兩。每兩眞鉛三鉄，共計一百四十四鉄。乃坤之策數也。丹砂者，金液還丹之別名。紫者，紅黑相合之間色。《參同契》云：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耿耿即赫然之意。夫金丹乃無質之質，非可以色相求者。仙翁因方辨色，假象示人，要在得乎言意之表。○舊註，家園景物，身中藥物，和氣氤氳也。風者，火也。雨者，水也。水火既濟，進退得宜，則鼎上所來之藥，無不成寶也。○補註，陸氏以家園屬離宮是矣。謂犂鋤不費力，專在抱一守中，稍偏於內。舊註兼水火進退，得之。黃金指坎不指離。陸云陰盡陽純，化爲丈六金身，亦覺太駛。且大地是橫說，丈六是豎說。不宜混同。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以黑而變紅，一鼎雲氣濃。真汞生於離，用之却在坎。蛇女過南園，手持玉機攬。○補註，此第五節，申明鉛汞相交之法。眞鉛眞汞亦自首節而來。用坎用離，以其內有坎、離精也。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用以取坎填離。黑變紅，謂水能制火，玉機攬象求鉛之具。○舊註，眞鉛，是彼身中一點眞陽之氣。離宮者，我心也。眞汞，是吾心中一點眞陰之精。坎位者，彼身也。○陸註，此指藥物所產之鄉，與夫所用之處。眞鉛生於坎者，水中產金。用在離宮，用以伏汞也。丹法以黑投紅，此時眞氣薰蒸，上下融液。若山澤之蒸雲者然。序中所謂初時雲滿千山，意蓋指此。眞汞生於離者，火屬南方，用之在坎，用以求鉛也。蛇女者，汞也。南園乃其本鄉。過南園者，過自南園也。過自南園，往彼西鄰，則相撞相

持，而玄珠成象矣　玉檢欖，玄珠之別名，取其回味而甘也　○按，檢欖，即南園所生者　持南園之果，以探北地之花，直指離　寧言取其形狀相似耳，不必主回味之說　○陸註所言，推之外丹，無不脗合　黑變紅，金伐木榮，硃砂變色也　玉檢欖，砂鉛氣交，結成玉果也　玉果，見《地元真訣》中

人心道心

綜　述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四　講《孔德之容》章　師曰：嘗記師父問及我輩曰：經教中何者最爲近道？　山公先以伊之所得爲對，吾以此章對　谷神不死，蘊奧難見，此章便得用度　公悦兮惚兮，其中有物象存焉，若行到則自可見矣　道雖窈冥難見，其可見者德也　施之及物，則爲功行，原其所來，則實出於道　顯諸仁，藏諸用，道德功行，本是一源　未有無道心而有實德者，雖初地人亦能深知，何人有道心？　何人無道心？　凡一切美惡，自然呈現，故指而言之曰以此言，以此可見，非爲難也　又云：其中有精，其精甚眞　此一言爲亘古及今不去，以此至精化生人物　是故學道不敢起絲毫塵心，惟恐精神散失　禪家有一説，一婦人乘車過門，一僧偶見之，竚目凝視，其車遂增重　蓋其精神已被車載得去也　玉陽大師有言更親切，云著物太深者，至滅其性　師父亦曾説：人尸土實精英棺槨多年，化爲魍魎，豈不是有光明邪？　故知人之光明，隨物分了　且如一椀水，臆倒於百椀中，椀椀不能瀝盡，皆帶餘瀝，其元水已盡矣　人之光明不可散失，光明大則性大，光明小則性小，以此光明照察他人，眞僞無遺，還能迴光自照，則光明都在於己　惟有志之士能把握，不至散失　雖然，不得眞功實行相配，則不能變化　有人曾問道於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内固精神　故知雖有精神，不得功行，終不可成道　然有功德於人或及物，無得有恃賴之心　師父有詩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　若有一毫恃賴，則謂之住相，功德小卻　又知無爲有爲，本無定體　無爲有所恃著，卽有爲也；雖有爲無所恃著，卽無爲也　又何嘗有定體哉！

師曰：人多將自己光明照他人之過，無毫髮遺貨，還能返照於己，則不復敢見人之過　師父每見人過，欲加教訓，而必先言曰：彼此衆生性，然後方言其過　其意謂彼與我皆有衆生性，我先覺者，是以先覺覺後覺也　其教人之道，曲盡如此　於中下人，則明明指教，但於有靈識者，則聊舉其意而聽其自悟　吾從師以來，體其動靜語默，無不是教，惟願其學者如何耳　果能體究盡心，則日自有進　今之學者惟當自照，不可察人之過，如此行持，漸自有得

師曰：吾聞行教須用權，以方便化人是也，然則不無失其實　常體師父所言，無一不本於實　常曰：吾心知方便，而口不能道　吾亦曾與完顏先生論及此，初則是說方便，久則習慣於口，化爲常言，不自知覺，其心亦與之俱化　此當爲學者深戒

師曰：學道只在一念之間，一念舉則爲進，一念疏則爲退，進進不已，方是學道　且如百工爲技，或幹用諸事，必待安排布置，然後可爲　惟學道不待安排布置，只是澄心遣欲，逐時處處皆做得，不以行住坐卧，時寒時暑，與人同居或獨居，無所不可　學人當下承當，如前輩得一言，則行持一言　往往有所持者，云某時下手，某時理會，日復一日，志氣漸衰，終無所成

性善

綜　述

《太平經》卷一一四《不孝不可久生誡第一百九十四》　惟古今世間，皆多不副人意　苟欲自可，不忠任事　所言所道，樂無奇異，見人爲善，

含笑而言，何益於事？輕言易口，父子相欺。當目無聲，背去隨後，而言或善或惡，不可法則，無益世間。世間但爲塵垢，言談自動，無應善書者。心言我清，行不相副，無有循轂，語言浮沈，不可信驗。名爲不愼之人，何可久前，不可與善心有志之人等乎！求生難死之人，不欲見是惡人，而不自知，以爲我健，少能相勝者。反晨夜候取無義之財，而不攻苦得之，以爲可久在中和之中，與人語言也，傍人見之，非尤其言。神靈聞知，亦占其所爲動作，其心知其惡，不能久善，還語天神。言中和有輕口易語之人，不能久善，須臾之間，惡言復見，無有信效。但佞僞相責，何益於人。令食諸穀，衣繒布，隨冬夏易衣服，食欲快口，衣欲快身。市有利入，不肯求之，而可養老親，明旦下牀，未知所之。衒賣所有，更爲主賓，酒家箕踞，調戲談笑，歌舞作聲，自以爲健，交頭耳語，講說是非，財物各盡，更無以自給，相結爲非，遂爲惡人，不可拘絆，自棄惡中，何有善半日之間邪？無益家用，愁毒父母，兄弟婦兒，輒當憂之，無有解已。攻取劫盜，既無休止，自以長年，復見白首。不知天遣候神，居其左右，入其身內，促其所爲。令使凶，當斷其年，不可令久。其揚聲爲惡，不欲止。上至縣官，捕得正法，不得久生。與死爲比，安得復生？或爲鬼神所害。父母念之，常見其獨淚孤相守，無有輔佐之者。老更棄捐，飲食大惡，希得肥美，衣履空穿，無有補者。是惡之極，歲月年長，空虛日久，面目醜惡，不象人色。如是爲子，乃便父母老無所依，親屬不肯有之。此惡人之行滅及上，親屬患之，名爲蔽。子死不見葬，無有衣木，使見埋矣。狐狸所食，骨棄曠野，何時當復見汝衣食時乎？是爲可知善惡之行，人自致之，何所怨咎乎？天下之人何其甚愚，不計其死生之間殊絕矣。生爲有生氣，見天地日月星宿之明，亡死者當復知有天明時乎？窈冥之中，何有明時。愚人不深計，使子孫得咎，禍不可救，殃流後生，是誰之過乎？人不化，自致亡失年，不當善仙士之行邪？動作言談，輒有綱紀，有益父母，使得十肥，衣或復好，面目生光。是子孝行，力非惡人，亦獨不當報父母哺乳之恩邪？爲子不孝，汝生子當孝邪？汝善得善，惡得惡，如鏡之照人，爲不知汝之情邪？故有善惡之文，同其文墨，壽與不壽，相去何若？生人久視有歲數，命盡乃終，後爲鬼，尚不見治問。惡人早死，地下掠治，責其所不當爲。苦其苦處，不見樂時。是爲鬼，何以獨不有赦時。是惡之極，爲鬼復惡，何所依止。家無食者，乞丐爲事，逐逋亡之氣，自不可久，地下亦欲得善鬼不用惡也。如是宜各念善，不失其度，纖可矣。不者，亦欲何望乎？人當同其計策，與生同願，天不善之邪？而反爲惡乎？惡行之人，不可久視天地日月星辰，故藏之地下，不得善鬼同其樂，得分別也。文書前後復重者，誠憎是惡人，不可久生耳。性善之人，天所祐也。子孫生輒以善，日下無禁忌，復直月建，日月星光明之時，用是生者，何憂不壽乎？是爲善行所致也。善惡分別念中，可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之，思之復思之，可前可卻，自不貪生者，無可奈何也。書辭可知，分明疑之，自令苦極，念生勿懈，致愼所言辭復小止，使念其後。有不滿意，乃復議之。

又《見誡不觸惡訣第一百九十五》

惟夫聖德之人，各有所言，各有所語。各分別其能，各自第其功，各成其宜，使有可信，而重天言。使天愛人，而有盛功，得天之腹心，是聖德之願也。夫人皆欲承天，欲得其意，無有怨言。故令各從其志，勿有非言而自可，是爲富得人情，使報信同其知慮，而從所宜。人居世間，大不容易，動輒當承所言，皆不失其規中，而不自責，反怨言人言，是爲不平行之。各有怨辭，使天忿怒而不愛人，言壽命無常。故天下有聖心大和之人，使語其意，令知過之所由從來，各令自改。乃爲人壽從中出，不在他人。故言司命，近在胸心，不離人遠，司人是非，有過輒退，何有失時，輒減人年命。爲知不相善之人，欲聞其戒，使得安靜，過失之間，使思其意，令其受罰亡年，不令有恨。天大寬柔忍人，不一朝而得刑罰也。積過累之甚多，乃下主者之曹，收取其人魂神，考問所爲，不與天文相應，復爲欺，欺後首過，罪不可貸。是故復勑下曉喻，爲說行惡，災變所致，使自改耳；不用其言，亦安可久久在民間爲人乎？故分別善惡，各使不怨耳。天爲設禁，使不犯耳。而故犯之，戒命於天神，可以久與人等也。作行如此，爲使人不死之道乎？中爲天無所知邪？俗人之行，不可採取乃如是，安可久置中和之中，使食可食之乎？而反善神所護，年盡乃止。無中天人時，是善之證也。爲善日久，何憂不盡年壽乎？是爲可知人自不能力爲善，而自害之。是惡之人何獨劇，自以爲可久與同命。不意天神促之，使下人土；人土之後，何時復生出乎？地下復相引浸，益亡尸，是復不得天福之人，可復計邪？行且各爲身計，勿益後生之患，是爲中善之人。不者，欲爲惡人也，天所不祐，地不欲載，致當愼之，勿有愆負，財得稱人耳。可爲父母子孫，得續行恩有施，可復得增年，精華潤

澤，氣力康彊，是行善所致，惡自衰落，亦何所疑。從今以來，當詳消息，善惡分別，念中何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不順作逆，而求久生。是行當可久見於天神，日月星辰，安肯久照？爲天神所祐，而爭欲危之，是誰過乎？不當是善行孝順之人邪？輒有祿位，食於司農，久復子民，使上下相事，是民之尊者也。是善所致，惡自不全身，相去幾何乎？視其試書，不用其言，自快可意而行，是爲人非乎？有惡不能自化，有孝善，有忠誠信之心，而望天報；有病求愈，作惡過多，無解時，爲可久貸與不。故作此文，欲使俗夫之人，各不怨其得罰耳。念生求活之人，自不爲惡行而亡其年也。得書見誡，使知避禁，不觸惡耳。如是能自改爲善，可得久見天地日月星辰，與人比等，是不善邪？而反不惜其命，以爲死可得復生。如人知不自知爲惡，自以爲可也。談語欲與人比等，衣食與部人同，是爲可久不乎？畏死之人，不敢犯此誡文，是亦祿策所致。其人相薄少可，宜直命當直之，何所顧乎？行，各自愼努力，念所行安危之事，書誡亦自可知也。天書文欲使人爲善，不欲聞其惡也。故自命薄不全耳，無可大怪也。詳復思之，勿懈也。天有生籍，亦可貪也。地有死籍，亦甚可惡也。生死之間，不可比也，爲知不乎？知惡當愼自責，不可須臾有亡其年壽，甚可惜也。與人語言發聲，爲善行得人心意。是天善之，無出惡言，而自遺咎。同出口氣，正等擇言出之。無一小不善之辭，可得延命，殊能惠行天上之事，得天神要言，用其誡，動作使可思，可易命籍，轉在長壽之曹。宜復各修身正行，無忘天之所施。宜置心念，報施大恩，乃爲易行改志。天復追念，使不逢惡，可信天書言，可得生治不用。書言自不全，擇其可行乃行之，不彊所爲。各且念身善惡，天稟其性，勿有所嫌疑也。宜不歎善，而惡人得福也。是言者明白，何有所疑乎？神仙之人，皆不爲惡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證也。書所言約，勑前後道人之所願，爲道善惡，使思之耳。不用，而自己勿自怨。自怨者，但當知怨身少知而窮老乃極，自咎之耳。餘者自從其意，如欲貪生，不當有惡。故使自思，知其苦樂，棄獨何人，苦亦何人，亦宜自念，勿有怨辭，勿妄輕言出氣。令可思，思生爲善，故丁寧相語者。令語言可知，不失大規矩。行成自然之道，何所不成，何所不化，人皆迎之，是天自然之恩非邪？念下愚之人，不念受天大分，得爲人，自以當當得久也。亦不意有巫靈之神者，當止勿犯非也。書辭非一，念之復盡。文辭有副，故置重誡。願其不及用書，念生爲善，爲有福望。復有惡言不順者，被疎記不息也。愼之目止，止復有所思，思後不足，不滿意者復申理。

天命之性

綜述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九鼎煉心說》曰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曰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靈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去陰靈之物，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然也。天命之性，吾之眞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命之性自見矣。故五帝三王君也，而以君道，而日煉其心。伊傅周召相也，而以相道。而日煉其心。孔曾思孟師也，而以師道而日煉其心。無時而不心在於道，無時而不以道而煉其心。此乃古先大聖大賢爲學之要法，百煉煉心煉性之明訓也。

又《性命圭旨・八識歸元說》釋氏謂人之受生，必從父精母血，與前生之識神，三相合而後成胎。精氣受之父母，神識不受之父母也。蓋從無始劫流來，亦謂之生滅性。故曰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八識也。蓋造化間有個萬古不移之眞宰，又有個與時推移之氣運。眞宰與氣運合，是謂天命之性。天命之性者，元神也。氣質之性者，識神也。故儒家有變化氣質之言，禪宗有返識爲智之法。今人妄認方寸中有個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元神在是。殊不知此即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元神也。噫，識識易，去識難。若不以天命元神而戰退無明業識，終在生滅場中，未見有出頭日也。

氣質之性

綜述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上《神爲主論》

心爲君者，喻乎人君之在位，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秦皇漢武爲之，則四海瘡痍；堯舜禹湯爲之，則天下安逸，民歌太平者，何也？聖人以無爲而治天下，則天地安寧，庸人以有爲而治天下，則天下撓。蓋心者，君之位也，以無爲臨之，則其所以動者，元神之性耳。以有爲臨之，則其所以動者，欲念之性耳。有爲者，日用之心，無爲者，金丹之用心也。以有爲及乎無爲，然後以無爲而利正事，金丹之入門也。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慾神焉。元神者，乃先天以來一點靈光也；慾神者，氣稟之性也。元神乃先天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自爲氣質之性所蔽之後，如雲掩月，氣質之性雖定，先天之性則無有。然先性微而質性彰，如君臣之不明，而小人用事，以蠹國也。且父母構形，而氣質具於我矣！將生之際，而元性始入父母，以情而育我體，故氣質之性，每寓物而生情焉。今則徐徐划除，主於氣質盡，而本元始見，本元見而後可以用事無他。百姓日用，乃氣質之性勝本元之性，至本元之性勝氣質之性。以氣質之性而用之，則氣亦後天之氣也，以本元性而用之，則氣乃先天之氣也。氣質之性本微，自生以來，日長日盛，則日用常行，無非氣質。一旦反之矣，自今已往，先天之氣本微，吾勿忘勿助長，則日長日盛，至乎純熟，日用常行，無非本體矣！此得先天制後天而爲用。餘見《神室圖論》

又《氣爲用說》 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如癡如醉，忘寢失寐。吁！元神見則元氣生，蓋自太極既分，稟得這一點靈光，乃元性也。元性是何物爲之？亦氣靈凝而靈耳。故元性復而元氣生，相感之理也。元氣之生，周流乎身，而獨於腎府採而用之者，何也？夫腎府路，逕直達氣穴黃庭者，一也。腎爲精穴，精室真元精華而用之主也。周流於他處，則難算，至精府而可識，主也。心氣透，腎意下，則直至採之者，易爲力，四也。此四者，故採真陽於腎府。

又《精從氣說》 神有元神，氣有元氣，精得無元精乎？蓋精依氣生，精寶腎室而氣融之，故隨氣而昇陽爲鉛者，此也。精寶而元氣不生，元陽不見，何益於我哉？元神見而元氣生，元氣生則元精產。

又《意爲媒說》 意者，豈特爲媒而已，金丹之道，自始至終，作用不可離也。意生於心，然心勿馳於意，則可，心馳於意末矣！

又《坎離說》 坎者腎宮也，離者心田也，坎靜屬水，乃☵，屬火也；動屬火，乃一也。離動爲火，乃☲，屬火也；靜屬水，乃一也。交會之際，心田靜而腎府動，得非眞陽在下，而眞陰在上乎？況意生乎心，而直下腎府乎？陽生於腎，而直升於黃庭乎？故曰坎、離顚倒，若不顚倒而順行，則心火而不靜，則大地火坑之義，明矣！餘見《交會圖》

又《下手工夫》 持心論於前，然後參下手工夫於後，蓋心始欲靜而欲念未息。欲念者，氣質性之所爲也。此性役眞性，常切於目耳次之。修丹之士，心既無事，則彼固無由而役之矣！其所以役神者，以外物誘之耳。靜坐之際，先行閉息之道，閉息者，夫人之一息，一息未際而一息續之，今則一息既生，而抑後息後息受抑，故續之緩緩焉！久而息定，抑息千萬，不可動心，動心則逐於息，息未止而心已動矣！言未既，有笑於傍者曰：迂哉！此子教人無法，抑息而又不動心，得非以千鈞之物責負於人，使之不用力，可乎？曰：子且聽吾，雖閉息而又存心，則心不動而息亦息矣！又此固閉息之道，安保欲念不生乎？曰：至於生則末矣！念之生也，感物而動爾，定中覺目有所睹，則神役於目矣！急收而返於內，耳有所聽，神役於耳矣，急收內聽，其他皆然。問者曰：聞一知二，吾再知此理矣！吾雖收神而又存心，則神收而心本靜矣！曰：存心者，養性也，養性之始，見不存則無所養，無所養則終乎不見矣！存心實自收心始，所謂收神者，蓋收心之餘用耳。行之至久，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形心相忘，合乎至道，則元性彰露，而元氣生矣！

又《精神論》 神者，元性也。余前所說神爲主論，蓋亦盡之矣！今念夫修丹者，凝神之法，不在乎前，不在乎速，故又爲之論，而後盡神室並論於後。凝者以神於精氣之內，精氣本相依，而神亦戀之。今獨重於

神，何也？神者，精氣之主，丹士交會採取，至於行火，無非以神而用氣精，苟先以神凝於氣之中，則氣未可安，神亦未肯戀氣，而反害藥物矣！且神元性也，性方尋見，尚未定，搖搖飄飄，進退存亡，而子使凝之，性豈能自凝？其所以凝之者，亦質之性而凝之也。初云質而尋本性，是可以質性而逐本性，可乎哉？今爲學者，蓋爲凝神所誤，何耶？蓋神仙有下手先凝神之說，故妄引以盲衆，豈知其所謂凝神者，蓋息念而返神於心，於心之道，神歸於心，則性之全體見，全體見而用之，無非神用，念念不離金丹，故丹成而神自歸之，何凝之有？故曰凝神者，神融於精氣也，精氣神合而爲一，而陽神產矣！則此際此身，乃始爲無用之物也，誰曰不然？吾聞於度師，度師聞於遠師，遠師聞於天。

又《幻丹說》 丹有幻丹者，蓋學道之士，不知正理，而妄爲採取交會，故成幻丹。幻丹者，未靜心田，遽採一陽，故斯時也，一陽實非眞陽也，乃呼吸之氣也；精亦非元精，乃淫泆之精也；神亦非元神，乃情欲之念也。夫人方學道，便欲爲仙，得非欲念乎？以欲念而交會陽生，此幻丹之所以有也。精在腎府，而若採之升至於膸上，又無安頓處，故逐氣而息於氣穴之右，膸生於腎之樓，與氣交結而止，即自曰丹，既自曰丹矣，而精神而用著，便是後天底物，先天之物果安在哉？謂之黃庭、內爐、外爐、泥丸等竅，皆先天立之後始見，當此時在何處？實未之有也。傍風起影，入海尋蟾，守株待兔，緣木求魚，一旦敗露，精蕩然而去，先天又無主，嗚呼！非長生之丹，乃促命之法也。又有採氣而上遇心血氣，血凝而爲物，亦曰幻丹，若此者衆，故舉以辨惑。

又《捉丹法》 金丹居內，亦有走失者乎？曰：有。有可捉之道乎？曰：有。然非丹之走失也，曰：門戶不堅而被其出也，幻丹則有走失，金丹安有此患。曰：金丹之出，何以知之？曰：丹在鼎中，備五行之正氣，吾身五行之氣追爐，則相感而動，一旦覺氣升外，而內無相感，乃丹不存也。急須放下一場大靜，並所謂爐鼎、丹之在不在，俱付之無何有，或一日或一夜，始覺其在何處，或在心，或在肝，或在脾與腎，身中百竅，皆可藏之，知其在彼處，遂綿綿若存，守之勿使之再去他處，又一日之久，始以意採取之，則直降於陽宮，又就陽宮，如採取之時用意，遂從舊路直升陽於腦矣！造化玄微，至此誰曰不然，苟有云云者，吾之師也。

又《神水華池說》 神水者，即木液之謂也；華池者，膸中氣穴之下，兩腎中間一竅，絕肖黃庭，穀氣就此而生精，醫家所謂精穴者是也。斯竅也，少壯之士，陽盛氣融，則神水華池，不過澆灌爐鼎，洗滌脾胃，周流潤氣穴而已。元氣衰微，精元枯竭者，皆藉此以爲丹本。元氣既衰，非元氣之衰也，乃氣質之氣斲喪已甚，邪慾之性，念念不已，先天又不得見，後天亦不足爲用，羸尪之根，殆起於此。華池之竅，乃生精而降於外腎者也。氣壯則精多，精多則華盛，用之如有餘。氣凋之士，精元槁矣，穀氣所臨，不過產一等欲欲之水，流歸腎府耳。然我既靜矣！元氣本無增減，但華池無矣，大藥三品而欠其一，故陽生之際，未直採之時，以意斡歸尾閭，自夾脊直透至泥丸，故就精穴用精，自然隨氣而升，至午宮，遇衆陽融之，則精始可用，然後降至於心，就心取汞，依然下自黃庭，即落乎其中，卻用一意封固，即綿綿若存，以養之二者就其中自相吞啗，而丹始成。近有浙西一派，雖少壯之士，亦用此法而結丹，但道在邇求諸遠耳，然各執其是而已。

又《百竅說》 人之一身，毛竅八萬四千，氣宮三百八十四。毛竅散，屬氣宮膸中氣穴，又爲三百八十四宮之主降，而陽宮皆而爲精。心爲中田，頂爲上田，舌下玄膺，目中有銀海，額之中，眉之間，口鼻之衡，耳目之畔，咽喉之側，腰脊之中，皆竅也。余所謂丹之出者，若此竅皆可藏也。豈曰人身止有一二竅也，此一二竅者，衆之樞紐，豈曰止乎斯而已矣！此其體也，用別著說於後。

又卷中《神室圖論》 神室者，元神所居之室，鄧鄧是也。人知立鄧鄧之造化，顯然彰露矣！抑不知有室而無主人，何取其爲室哉！然主人雖無，而主人之胎，亦在乎一室之中矣！如懷孕然，十月之間，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但氣未足耳，氣足而形完，一點靈光入於其中，則倏然而生啼哭，鏘然純乎其人矣！此乃鄧鄧成，而神歸於室之時也。神歸其室，則所謂得其一，萬事畢矣！蓋交媾之後，神光乘而燭乎玄珠矣！精華升而產於玄珠矣！眞鉛則元氣矣，精氣神亦先有胚胎在其中矣！火足氣充，則元精元氣元神盡合而爲一，故嬰兒產矣！嬰兒豈即產焉？火爍盡羣陰，而胎始脫，到此方是產嬰兒。吾嘗謂古人畫鍊丹之圖象，◎○固鄧鄧也，●此一點便以安乎其中矣！後之學者，皆謂鄧鄧有而一點安，遂不知安一點於中之道，暫結終散，猛火空燒，而離坎逸矣！夫此一點產於外，而順於後天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從此一點產於內，而逆於先天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從此一點產於內，則長生久視之

道存矣！豈非歸根復命乎？命復根歸之由，深根固蒂也。深根固蒂之道，自澄心遣欲，澄心之理，屏視去聽，始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便是眞實道理。但儒教欲行於世，用於時，故以禮爲之防。所謂妄心者，喜怒哀樂各等耳。忠恕慈順恪恭敬謹，則爲眞心。吾修丹之士，則以眞心並爲妄心，混然返其初而原其始，卻就無妄心中生。眞念斷天地有爲而終則至於無爲也。若釋氏之所謂眞心，則又異焉，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眞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蓋靜之極，至於極之極，故見太極則須用一言半句之間，如死一場再生相似，然後可以造化至機，而爲不生不死之根本。豈易窺其門戶耶！

《太上修真玄章・一炁化生章第一》 神者，性也。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父母未生已前，即天地之性；父母既生之後，即氣質之性。氣者，有天地之氣，眞炁也。父母之氣，凡炁也。蓋人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成其眹兆也，所謂凡炁。含空洞帝眞九炁，而全其體段，所謂眞炁也。一炁生胞，二炁生胎，三炁長癰，明仙之炁而生魂，性始來。以體段未具，而不能靈。迨夫四炁魄生，五氣臟生，第六炁高眞冲融之炁，而生靈，體段始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則性靈。至九月炁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

歷史哲學分部

古今

綜述

周固樸《大道論・垂教章》 上古無教，教自三皇五帝以來。教者，告也。有言，有理，有義，有授，有傳，言則宣，教則告。因言悟教，因教明理，理明則忘言，既有能教，所教，須有能師，所師。則有自然之教，神明之教，此二教無師資也。神明之教義，說則有據，理則無有。正眞之教，三皇五帝之教，返俗之教，訓世之教，宜分權實，具斯五教，啓自一眞。自然之教者，元氣之前，淳樸未散，杳冥寂寞，浩曠空洞，無師說法，無資受傳，無終無始，無義無言，元氣得之而變化，神明得之而造作，天地得之而覆載，日月得之而照臨，上古之君得而無爲，無教之化也。神明之教者，樸散爲神明，夫器莫大於天地，權莫大於神明，混元氣而周運，叶至道而裁成，整圓清而立天，制方濁而爲地，溥藏通而化世界，軼和氣而成人倫，陰陽莫測其興亡，鬼神不知其變化。正眞之教者，無上虛皇爲師，元始天尊傳受，洎乎玄粹，秘於九天，正化敷於代聖，天上則天尊於三清衆天，大弘眞乘，開導仙階；人間則伏羲受圖，軒轅受符，高辛受天經，虞禹受洛書，四聖稟其神明，五老現於河渚，故有三墳五典，常道之教。返俗之教者，玄元大聖，帝舜時理國理家，靈文眞訣大布人間，金簡玉章廣弘天上，切欲令天上天下，還淳返樸，復契皇風。訓世之教者，夫子傷道德喪，闡仁義之教，化乎時俗，將禮智而教亂原，淳厚之風遠矣，華薄之風行矣。噫，教出聖人救世愍物之心，物心悟教則同聖心，聖心則權實雙亡，言詮俱泯，此際方契不言之教，意象固無存焉。

政治哲學分部

君臣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五《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疏：前章明矜執則失，是以去其甚奢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爲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壯下論恃強而必敗。○義曰：前明人主理國去奢泰而爲君

此戒人臣事君用文德而王佐。若恃兵尚武，必誘敵起爭，是明兵強好還，不可以矜伐爲事也。首章直戒人臣，次言用兵非善，妨農害歲，是有凶年。然後果於勿強，強必襲敗，強壯非道，宜速止之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爲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爲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殷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瀆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剋也哉？○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爲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爲，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殷者，足也。肱者，手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猶一身耳。君臣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舞干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舞以禹之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干王誅，命禹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誓衆而往，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以文德道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爲列，六十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十二佾。佾，列也，二人爲列矣。執大象者，第三十五章之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爲太階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令平，則其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爲災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階勻明，天下太平也。今若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鄰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可知也。或自焚焉。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瀆，亂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世人勞於役，行齎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厭之賞，或憑凌下國，侵伐鄰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齎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蚕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杼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荊棘，人遂饑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兵氣盛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眞氣耗散，猶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疏：《春秋傳》曰殺敵爲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爲暴，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爲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卻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豈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爲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卻還報，非曰能軍，不敢取強，是合天道矣。殺敵爲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莒，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甔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毅也。言易而反之，必爲毅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衆，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爲寇，愼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爲深戒也。○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愼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爲憍泰。憍泰則棄殺，故敗不旋踵，此爲炯戒，可不愼乎？○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己善也。憍，慢也。安人和衆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

子將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括、趙嬰齊爲大夫。士會上軍，郤克佐之，欒朔、韓穿爲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爲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狂)〔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陳法也，而舉，商農工賈不敢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敎)〔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出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失，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事甚焉？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林父帥軍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濟，王欲還，雙人伍參欲戰，令尹叔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帥赦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激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晡。內官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帥叔，楚之崇也，入盟於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焉？莊子曰：趙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報赤狄之役以自奮也，請致師而還。趙旃請入楚，召盟二子，皆欲晉敗。郤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人；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意，除備而盟，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於河。潘黨逐魏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師使鈍車逆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郤克欲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以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

非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東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右制人楚，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宰相、鄭殺右制，魚臣出君子曰：無怙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敢侵，止殺濟危，信爲善矣。若矜伐其善，自衒其功，身享功名，心必憍泰。憍泰則凌物，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斃劍於杜郵，矜伐生憍，因憍致禍，不可不戒也。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斯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爲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義曰：兵之恃強，必致死敗。（符）（苻）堅壽春之役，李密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之衆，皆號百萬，信爲多焉，而非道恃強，敗不旋踵，兵強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盛兵強，天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鸇視，夫何足云？聖人以爲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復性，忘猶兵焉。若制欲捐情，澡神滌慮，止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爲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爲老焉。故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也。

陳景元《道德真徑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天長地久。○標也

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水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羣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誡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惇，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己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讀者詳之。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又卷五《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強兵於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恚未發兵也，疾眠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之，是謂獻窮即搏，故曰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生。治身解則多事爲師旅，煩惱爲荆棘，嗜欲爲大軍，疾病爲凶年，隨義縱橫，淵旨莫盡。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其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强天下，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敢以兵刃取强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是謂善用者也。果而不得已，是果而

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以除暴爲事，非用果以爲強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應兵勝，慾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慾，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生美強兵，敗矣之以失生民。

《太平經鈔》乙部《安樂王者法》　君者當以道德化萬物，令各得其所也。不能變化萬物，不能稱君也。比若一夫一婦，共生一子，則稱爲人父母，亦一家之象，無可生子，何名爲父母乎？故不能化生萬物者，不得稱爲人父母也。故火能化四行自與五，故得稱君象也。本性和而專，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堅剛，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堅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溫。火自與五行同，又能變化無常，其性動而上行。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又得照察明徹，分別是非，故得稱君，其餘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故稱后土。三者佐職，臣象也。道無所不能化，故元氣守道，乃行其氣，乃生天地，無柱而立，萬物無動類而生，遂及其後世相傳，言有類也。比若地上生草木，豈有類也。是元氣守道而生如此矣。自然守道而行，萬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稱神而無方。土象人君父，無所不能制化，實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萬物歸焉。三光守道而行，即無所不照察。雷電守道而行，故能感動天下，乘氣而往來。四時五行守道而行，故能變化萬物，使其有常也。陰陽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傳。凡事無大無小，皆守道而行，故無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亂。故陽安即萬物自生，陰安即萬物自成。陰陽治道，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於天，受體於地，受教於師，乃聞天下要道，守根者王，守樸者相，守浮華者善則亂而無常。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氣也。天地常欲使樂，不得愁苦，憐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氣第一者也。故王者愁苦，四時五行氣乖錯，殺生無常也。

《洞靈真經・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官之本矣。

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上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砆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而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鬻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人主皆知鑑之明己也，而忽士之明己也。鑑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敝效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敝效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主豈知哉？

又《洞靈真經・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使，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

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狠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隆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妗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自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荷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

郴龍人顧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損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損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曠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

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遽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遽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使，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又《洞靈真經・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雜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遽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齗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貴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譬，出則襲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使，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

齊有掊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寤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蚩絏，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今不知，爲夫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義而不俟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袵，仰而譆，超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昌，時之默兮信義伏，湯與默，呂與伏，泪兮無誰私兮？亮物不知其讒。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眞不行已。夫眞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者爲也，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故莫可用者也。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愼在求不愼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賤，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黷。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利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偭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伏媚怪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阿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愼在求不愼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厭音鬼、容成音丘、商主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寧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尊，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

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齗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讀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讀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無能子《無能子》卷中《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遁者四人，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東園公、

綺里季　上嘗自不能致　今太子實能自卑以來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　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　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己而已矣　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　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　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　乃來　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　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　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　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　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　呂后德之，將尊爵之　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　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戚姬死　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歡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己，殆非殺身成仁者也　復將忍恥，爵於女子之手，以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耶　乃復隱商山　呂后不能留　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又《嚴陵説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　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　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　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恥之　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轇轕公繼侯，甲膳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鍾鼓，含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　豈與垂餌終日，杜沒無聞，校其升沈榮辱哉　可爲從於我也　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　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　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　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二而已　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怙息　夫中國大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　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　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　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　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　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　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　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　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　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耶　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　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　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　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　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峨冠鳴玉，驅前殿後，坐大廈，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椒蘭，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　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　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　屋宇庇風雨也，丹腰蓬茅一也　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　食粒卻饑也，椒蘭藜藿一也　況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　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綸，泛然如寄　又何暇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　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　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　豈憂天下者耶　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　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爲恥耶　光武慙，於是不敢臣陵焉

又《孫登説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　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眞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境埏，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遨乎無垠　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　精神甚眞，雖之不分，留之不存　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　然而虛無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　知之者明，得之者尊　凡汝所論，未窺其門　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蕙以實，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　汝有藻飾之才，亡眞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　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己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　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　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　仕則累，不仕則已　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己疵物之說，啅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　何足聞吾之誨哉　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下《得失第七》

夫駒驗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鷺鷥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　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　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　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　何以言之　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　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　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

成敗尤異也　夫人者姦宄無端，眞僞匿情，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眞而富贋，或德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　此則蓍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　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　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眞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　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讎；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灌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誣；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盧其難制　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　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鑢之　爪之不鑢，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蠹成於亂也　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　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　然駿馬苟馴，猶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　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　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　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　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　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　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　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　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　其是之謂歟

又《眞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　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　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將竭而齒寒　苟有其眞，不能無其僞也　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　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　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麐　然麟鳳有圖，啄鷄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況忠逆之情，靜躁之性　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己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　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　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　若斯之類，寔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眞，所非不必僞也　故眞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　何者　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謂其鄙也　何以明言　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　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傅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　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　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己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　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　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眞僞自辨，以塞天下之訟也　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六徵，驗皋陶之九德　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眞者得矣　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　其是之謂乎

王道

綜述

《太平經》卷六八《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吾將去有期，戒六子一言　夫道通洞，無上無下，無表無裏，守其和氣，名爲神；子近求則大得，遠求則失矣　故古君王善爲政者，以腹中始起，眞能用道，治自得矣　動不失其法度數，萬物自理，近在胷心，散滿四海　古者聖人名爲要道　治樂欲無事，愼無失此，此以繩正賢者　今重丁寧以曉子　子六人連日問吾書，道雖

分別異趣，當共一事。然古能六極周，王道備，解說萬物，各有異意。天地得以大安，君王得以無事。吾書乃知神心，洞六極八方，自降而來伏，皆懷善心，無惡意。其要結近居內，比若萬物，心在裏，枝居外。夫內興盛，則其外興，內衰則其外衰。故古者皇道帝王聖人，欲正洞極六遠八方，反先正內。以內正外，萬萬相應，億億不脫也；以外正內者，萬失之也。故古者大聖教人深思遠慮，閉其九戶，休其四肢，使其渾沌，比若環無端，如胞中之子而無職事也，迺能得其理。吾之道悉以是爲大要。故還使務各守其根也。夫天將生人，悉以眞道付之物具。故在師開之導之學之，則可使無不知也；不關其門戶，雖受天眞道，無一知也。比若嬰兒生，投一室中，不導學以事，無可知也。所以人異者，但八方異俗，故其知學不同也。若能一人學，周流表裏，盡知之矣。吾將遠去有所之，當復有可授，不可得常安坐，守諸弟子也。六人自詳讀吾書，從上到下爲有結，不解子意者，考源古文以明之。上行者玄眞知之，下行者順眞知之，東者初眞知之，南者太眞知之，西者少眞知之，北者幽眞知之。夫道迺大同小異，故能分別陰陽而無極，化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中和萬物小備，未能究天地陰陽，絕洞無表裏也。故但考其無，舉其綱，見其始，使可儀而記。記古記今，其要亂自同神聖所記，猶重規合矩，雖相去億億萬年，比若相對而語也。故可爲爲天地常經，爲陰陽作神道，勿怪吾書前後甚復重也。所以復重者，恐有失之也。又天道至嚴，既言不敢不具，通不通名爲戔道，爲過劇。吾誠哀之，此雖復重。比若上古聖人，中古聖人，下古聖人，皆異世而生，其辭相因，復重而說，更以相考明，迺天道悉可知，此之謂也。行矣，吾有急行，重愼持天寶，傳付其人。』右戒六弟子

法

綜述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五《道經》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右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夫鴻荒乍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法，故四時資之爲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有不有，爲生於不生，爲否於不否，故道無爲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爲哉。不無不有，不爲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大德而已矣。使道變化待有爲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樂與餌，過客止。○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爲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爲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飫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散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澶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夫樂佚餌飫，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含餔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審聽咀嚼哉。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夫法象有爲，屬於眡聽則窮矣。自然無爲，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可既也。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執，則用之不既。若執而有之，豈免歙張與奪，故次之以將欲歙之。

無爲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注：自揚己美，使彰顯也　斯惡已；○注：有危亡也　○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妄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爲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爲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有美惡哉　故知世間執美爲美者，此即惡矣。○顧曰：一切衆生，皆知耽美前境，五欲聲色等諸塵爲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爲患，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注：有功名也。斯不善已。○注：人所爭也　○疏：凡鄙之流，迷於眞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子》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滅，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爲之致也　○羅曰：人之受形，皆習愛形而貪名，其所貪惜，無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遂，何益於己有無相生，○注：見有而爲無也　○疏：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王曰：嗜欲爲有心，清虛爲無心。難易相成，○注：見難而爲易也　○疏：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王曰：抑性爲難，從情則易，抑易從難則善，舍難從易則凶，凶悖外顯，故曰相成　長短相形，○注：見短而爲長也　○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　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王曰：自是爲長，非物爲短，他亦自是而非彼　高下相傾，○注：見高而爲下　○疏：傾，奪也　夫有高即有下，無下即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爲高，以丈比尺，尺即爲下　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注：上唱下必和也　○疏：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注：上行下必隨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知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　○王曰：終始相逐，不相遠離，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善惡行於前，吉凶追其後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注：以道治也　節解曰：謂自然也　○疏：聖人者體道契眞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爲聖　即此聖人慈悲救物，持無爲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爲而能涉事　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云處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注：以身帥導之　○疏：妙體眞源，絕於言象，雖復處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眞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焉，○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注：不辭謝而逆止也　○疏：萬物者，一切羣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實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生而不有，○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　爲而不恃，○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疏：恃，怙賴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疏：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遍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注：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　是以不去。○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　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　○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　只爲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不尚賢，○注：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　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　○御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　使民不爭；○注：不

爭功名，返自然也　○疏：非謂君王不尚賢人也，直是人行爲謙，先物後己，不自貴上而賤人也　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爭競起矣，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豈自息，故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注：言人君不御珍好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使民不爲盜，○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　○節解曰：謂邪氣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　○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荊璧等物也　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注：放鄭聲，遠佞人　○節解曰：謂無爲也　使心不亂。○注：不邪淫也　○節解曰：常存一也　○疏：可欲者，即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　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心恆虛寂，故言不亂也　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治，○注：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　○節解曰：謂治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注：除嗜欲，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御曰：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　○節解曰：虛其心，無邪思也　實其腹，閉氣養精也　○郭曰：其惡故盡，諸善自生，懷道抱一，淳和內足，實其腹也　○疏：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曰心無心也　前既境幻，後又心虛，雖復曰心無心，而實有觀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強也　○御曰：心虛則志自弱也　○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　○御曰：腹實則自然骨強也　○顧曰：骨以含精，精散則骨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強　○疏：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恆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眞，故言強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欲。○注：反樸守淳也　○御曰：無爭尚之知，絕貪求之欲也　○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和益群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舍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爲。○注：思慮深，不輕言　爲無爲，○注：不造作，動因循也　則無不治。○注：德化淳，百姓安　○疏：前既舍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爲道，而言不敢爲者，即遣無欲也　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　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又卷三　善行無轍迹，○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　○疏：以無行爲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也　○御曰：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遺象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之過　○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　《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　瑕疵，疾也　謫過，責也　語默不異，故無口過之責，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策，○注：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策而可知也　○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舍虛假，即假體眞，無勞籌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而開也　○節解曰：謂閉氣握固，上閉天牝，下閉地牡，故曰無關楗　○御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楗，豈可開乎？　○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欲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楗，故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　○御曰：體了眞相，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其可解乎？　○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　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眞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我法門。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第三知眞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三清，所謂仙、眞、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　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　明結願堅固也　○節解曰：謂結持魂魄也　聖人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疏：聖人即是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　爲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而無棄人；○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也　故無棄物。○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　○疏：先舉聖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注：聖人

善救萬物，是謂襲明大道。○疏：襲，承也，用也。即結嘆常導聖人，化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善人不善人之師：○注：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疏：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人恢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爲人師範。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也。○疏：言聖人恆在有中化導羣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爲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不貴其師，○注：獨無輔也。不愛其資，○注：無所使也。○御曰：若存師資，末爲致極。今明所以貴師者，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雖知大迷，○注：雖自以爲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疏：無所作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以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是謂要妙。○注：能通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疏：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知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略】將欲取天下，○注：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注：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爲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爲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而治之也。○疏：含識之類，悉有精爽，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是帝位也。若無爲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爲治之擾動，即羣生失性，故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注：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樸。執者失之。○注：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疏：滯溺有爲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喪邦。故物或行或隨，○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疏：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噓或吹，○注：噓，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疏：溫喻富貴也，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即爽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羸，○注：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疏：夫強盛不久當衰，故下章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則盛衰不定也。或載或隳。○注：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疏：河上本或載作或挫。夫挫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者，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爲執而取之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車服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六法，而能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飾，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中一，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

○注：道以無爲爲常。○疏：凝寂之道，寂爾無爲，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爲。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蔡曰：道體凝寂，眞際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動，物無不用，故曰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御曰：妙本清淨，故常無爲。物恃以生，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天下純樸。○疏：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爲化，利物弘多也。○杜曰：德能伏物，道在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而化。○羅什《內解》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注：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僞者，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道德也。○御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無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疏：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顧曰：作謂僞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僞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也。又曰：無名之樸者，教戒是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注：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導化之。○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則以無遣無。有無雙遣，離一中道也。天下將自正。○注：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疏：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既遣，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眞，稊稗瓦甓，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御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之，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

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　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天下自正也　又曰：道常無欲，樂清淨，故令天地常正，天地者道之臣也，君王法道行戒，臣下之心悉皆自正矣。

又卷五　為學日益，○注：學者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　○疏：為，修營也　學，俗學也　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注：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　○御曰：為學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為修學之漸，損功行者，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功忘而體道矣。○疏：為道謂修道也　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　損之又損之，○注：損之者，損情欲也　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也　以至於無為。○注：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為也　○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於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俱有患　今欲治此兩執，故有損益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也。無為而無不為也。○注：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　○御曰：為學積功行，為道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淡然無為　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不為也　上經云：道常無為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注：取，治也　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　○疏：取，攝化也　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為無事而化之也　雖復應物施為，而心未常有事，此即動而寂也　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又卷六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紿，故貧也　○節解曰：謂有為也　○疏：刑法嚴舉，罹罪者眾，民不安業，所以彌貧　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　一句解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注：利器者，權也　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矣　○御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雕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綉綵色，日以滋起　○疏：知巧謂機心也　奇物謂戰具也　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勛，治身者多知巧許，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注：法，好也　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饑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御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榮曰：珍好之物，為法物也　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　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作。○陳曰：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伎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　○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　○疏：主上虛淡無為，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言老君自是聖人，托撝謙之聖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注：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　○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　○節解曰：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　○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我無欲而民自樸。○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為質樸。○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精氣淳厚，不衰耗也　○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　自聖人已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也　其政悶悶，○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其民醇醇。○注：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　○疏：悶悶，寬裕也　淳，質樸也　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樸也　其政察察，○注：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注：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疏：察察，嚴速也　缺缺，零落也　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　夫治身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略】為無為，○注：因循而成，故無所造作　○疏：妙契心源，不失眞照，照達有為，即無為是也　故無為即為，為即無為也　○節解曰：謂為一者不為身也　事無事，○注：不預設備，除煩省事也　○疏：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　妙體眞空，照不乖寂，雖涉事而無事也　○節解曰：謂事一者不事人也　味無味。○注：深思遠慮，味道之意也　○疏：味者

染者之謂也。根與兩宮，色味雙寂，雖復取味而無濁性。大小多少，○注：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報怨以德。○注：行善修道，絕禍於未生也。○御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懟。今既守分全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疏：怨，懟也。報，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欲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靜，物我冥一，何懟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圖難於易，○注：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疏：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度遣卻惡道之難者，必須觀察初心，既無作則無報也。爲大於細。○注：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御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與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疏：細，小也，爲巨霧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注：明上文所預圖。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注：處謙虛也。○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霧，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故能成其大。○注：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注：不重言也。○節解曰：謂人輕諾者，失自矜之實也。○疏：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後則貽於寡信之責。多易必多難。○注：不愼患也。○御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於易，後必多難。○疏：此合喻也。夫輕易許諾，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必招八難之重殃，故修道之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是以聖人猶難之。○注：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注：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疏：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而不爲，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成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曾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斯義也。其安易持。○注：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疏：安，靜也，持，守也。言聖人癡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也。其未兆易謀。○注：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其脆易破。○注：禍亂未動於朝夕，情欲未見於形色，如脆物易破除也。其微易散。○注：其事未彰者，微小易散去也。○疏：脆，虛軟也。猶如果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也。爲之於未有。○注：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疏：爲，學也。言聖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治之於未亂。○注：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也。○疏：亂者，謂結業以成，爲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萌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爲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注：從小成大也。○疏：夫百圍之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霧，原乎一念，而以木爲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眞性，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至，樹亦非有，四廓所成故也。煩惱爲義，起自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注：從卑立高也。○疏：層，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乎一念染心，勖諸學者，深宜戒愼。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注：從近至遠。○疏：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仞。且七尺曰仞，夫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托百仞，況方造未息。爲者敗之，○注：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慈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執者失之。○注：執利遇患，執敵失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也。○御曰：凡情迷執，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疏：至道虛空，無爲無執，凡情顚倒，有執有爲，爲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注：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不爲殘害，故無敗壞。無執，故無失。○注：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注：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疏：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爲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舍，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注：終當如始，不終懈怠。○疏：此戒愼學人，令道心堅固，終始如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是以聖人欲不欲，○注：聖人欲人所不欲者，人欲彰顯，聖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衆人欲於財色，聖人欲於道德。不貴難得之貨，○注：聖人不眩晃爲服玩，不賤石而貴玉。學不學，○注：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

復衆人之所過。○注：衆人學問反也，過本爲末，過質爲飾，復之者，使反本質也。○御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也。○疏：聖人觀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而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況貴之可貴乎。又達質假無常，故能無學，學而不學，不學即學，不見學異不學異學，故《西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爲，不能忘學，故執學者以防衆生之禍患也。以輔萬物之自然。○注：教人反本質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而不敢爲。○注：言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離本也。○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眞，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爲無不爲也。今言聖人不爲者，亦欲輔導羣生，復被自然之理，故言不敢爲也。

又卷八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注：民之所以饑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大多也。○疏：饑謂內無道德也，上，心也，心爲五藏百行之主也，故稱爲上。稅，聚斂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爲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節解曰：饑謂氣不足，氣所以不足者，坐貪嗜美味也。食多謂實畜積爲辟，故防御百端也。是以饑。○注：是以民皆化上爲貪，圾道違德，故饑也。○疏：結前義也。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注：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疏：所以百行馳騖，紛然難理者，只爲心貪有爲故也，心若無爲，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是以難治。○注：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節解曰：百姓謂百脉也，所以盈縮不和平，由口不含一，唇干液竭，故脉失精泄也。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注：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疏：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順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即死，生既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節解曰：謂人所以不顧歡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道，故死也。是以輕死。○注：以其求生太厚，故輕入死地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注：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於貴生也。○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嗒焉坐忘，而生無生相，是以煎朦榮利，厭機風塵，故獨不以生爲者，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節解曰：謂夫獨能憂生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念無爲，舍自然者，此乃爲賢貴道，安其生道。【略】小國寡民。○注：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小以儉約，不爲奢泰人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役也。使有什伯，○注：使民各有部曲什百，貧富貴賤，不相侵犯也。民之器而不用。○注：器謂農人之器也，而不用者，不徵百役奪民良時也。○御曰：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壞爲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也。○疏：國，域也。心住著，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行，器即什惡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不駈，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境也。○節解曰：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與腎爲什，肝與肺爲伯，閉目行氣，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使民重死，○注：人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貴生，而不遠徙。○注：政令不煩，則民各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御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遂前境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注：清淨無爲，不作繁華，不好出入游娛也。○疏：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注：無怨惡於天下也。○疏：雖有身心兵甲，躯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說，此一句覆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注：棄文反質，信矣歟也。○御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樸還淳，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節解曰：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爲形中之用，如結繩之信也。○疏：既虛心證理，舍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甘其食，○注：甘其蔬餐，不漁食百姓。○疏：味至道也。美其服，○注：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疏：德瑩身也。○節解曰：謂甘食其氣，美服其道也。安其居，○注：安其茅茨之居，不好文飾之屋。○疏：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注：樂其質樸之俗，不轉移也。○疏：和光人世，寂而動也。○節解曰：謂安形樂神，抱腹而歌吟也。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注：相去近也。○疏：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思智慧之晨，此之言教近證一心，故言相聞也。民至老不相往來。○注：其無情欲也。○節解曰：鄰國者，兩耳也。兩耳相望，保其安也。使神氣各有所守，不來往相干，故至老常能聰明也。○疏：會理體眞，即俗即道，不從生死

而來，亦無道境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上《二章》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細觀萬古，或堯或淳　遐覽百王，時步時驟　未有紀綱號於金簡，照聖錄於玉篇　皇王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　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　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化不以言　故云行不言之教也　作者云云，動作也　四民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任化自然，無所辭謝　生而不有，○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也　爲而不恃，○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　成功不居。○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　問道軼於寰城，凝神邈於姑射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　雖忘功用，百姓戴之　垂拱而清九野，無爲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又《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　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於役，罰須以過　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　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　驕奢必欺侮，獻竊者亦能鬥，則忿爭生也　是以日月曜彩，不爲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輕仁爲善不善改度也

又《四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集十城之璧，鄰千金之珠，視如瓦礫　豈有盜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己，遺情去欲，豈有亂乎？　是以聖人治，○皇一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亦言之也　虛其心，○除嗜慾，絕是非，遺萬慮，存眞　實其腹，○道實於懷，德充於內　弱其志，○心志柔弱，順道無違　強其骨。○唯道集虛，虛心懷道　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上弱無爲之風，下有淳樸之化　下覺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化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中也　盈，滿也　道非偏物，用必在中　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不盈　盈必有虧，無必有有　中和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　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義，以破兩邊之病　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　此小不盈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　道深，故萬物宗而尊之　挫其銳，○前識傷性，長惡害人，銳也　虛懷忘己，以道折之，挫也　解其紛；○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　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而不累其眞　故知湛然清靜而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惡乎而可定　故言不知誰子　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有，考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

又《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運也　營，護也　魄，身神也　一，道也　人者神之車，故言載　身清則魂魄安，心濁則眞神遠，絕慮以守神，故言營　灰心無有二，故言一　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　得長生之道，致柔也　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浴玄流以洗心，滌也　蕩蠱風以遣累，除也　內外圓靜，同水鏡之清凝　表裏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　愛人治國，能無爲乎？○居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　化物理人，事資安靜　但有爲而躁動者，傷物也　無爲而安靜者，愛人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有四時之門　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涼，黑門開而寒　今之小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　闔，閉也　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　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聖人智周萬物，明辨兩曜，四方皆照，爲四達也　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　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又《二十章》 絕學無憂。○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　抱自然合道，寧有憂乎？　存有爲之業者，學非爲己，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蚤所事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禮對爲唯，野應曰阿　稱心爲善，乖意爲惡　幾何，言不遠也　禮道則百慮俱遣，任眞則萬塗皆適，寧亦無道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爲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貴人以華薄之禮，悅心謂之爲是，不問賢與不賢，謂己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　此則智者翻陽於不智，

賢者倒愚於不賢　故曰相去幾何也　亦言人性自然已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僞以爲惡，事雖不同，失性均也　故曰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　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　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　今流俗滯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莽莽，欲出無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熙熙，悦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　悦之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有日　逐慾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爲悦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聖人言衆人馳騖於有爲之境，爲聲色之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　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失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於清虚而不足，生辱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　聖人廛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至　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虚靜，純白日以生也　俗人昭昭，○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知如不知，如將閣也　俗人察察，○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波蕩，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用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食，用也　母，道也　人皆得意，未假以言　物既失理，聖人設教　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爲之病　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爲之藥　有病有爲，有無不同，故言異也　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又《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　不疾而速，雲輧不踵地　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　言聖人垂拱，廟堂不遍周至之轍　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　善言無瑕謫。○言必有中，千里應，非法不言，有何過也。善計不用籌策，○籌策者，以筭物數　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門以關，亦有閉有開　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　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無以窺裔　修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竅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用繩之者，有縛有解　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　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　修身者必契於道，故言善結　抱一無離，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眞聖演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始終用道，故言常　屢及萬方，故言善　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是謂襲明。○善行五者，人物兼濟　承道而用，是謂襲明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　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受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棄玄流而不謂，資不貴於師矣　惠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

又《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夫無爲無事，可以攝天下也　若以有事有爲，吾見其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棄僞，可以安大寶，守神器　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夫有爲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　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挫，散之則隳　若行有爲，雖成必敗　若用無爲，能弊復成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奢泰者，即有爲之事也　逐欲爲甚，心存侈靡爲資，極樂無厭日泰　聖人虚心知足，去甚也　見素抱朴，去奢也　忘歡而復樂足，去泰也

又《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　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　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　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　此亦用兵之過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能用爲善殺敵，爲果　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大兵强專用，爲是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爲矜，取功爲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　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矣　是果而勿强。○心定能不驕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强也。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　明以兵爲强者，兵

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　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

又《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精飾爲佳　祥，善也　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　存者，人之所愛　亡者，物之所惡　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經天曰文，止戈爲武，其爲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　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爲重；行兵主殺，以右爲貴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　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恬淡，靜也　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淡　不好用兵，不以爲美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君者，人父母　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　陰道貴殺，故云凶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　上將圖外以行誅，故居右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失道，悲其過殺　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也

又《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至道玄寂，眞際不動，道常無爲也　應物斯動，化被萬方，隨類見形，於何不有，種種方便而無不爲也　無爲而爲則寂不常寂，爲而不爲則動不常動　動不常動，息動以歸寂；寂不常寂，從寂而起動　寂既動也，不成於寂；動復寂焉，不成於動　至理爲語，不寂爲化　衆生能動能寂，須知動與不動　宣識此爲非爲，非爲非不爲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均。○德能伏物，道在則尊　皇王守道，不令自均　公侯懷德，不嚴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作，起也，言有不能從化，欲起有爲之心　當以無名之樸鎮之，有爲之心自息　保道畜常，見素抱樸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理本空靈，體非無有。無眞無眞，無俗何捨　但以起有之心者是病，以聖人將無名之朴爲藥，藥本除病，病去藥忘，故云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也　亦言與名之朴者，何裁不欲是也　無欲以靜，天下自正。○用智理國國之賊，有爲撓物物恆動　在上若能無欲守靜，百姓不須整理而自齊，萬國無煩教令而自正也　內明若捨茲有累，歸彼無名，有歸還成有欲　若其有欲則非安靜，則失正道　今不見有累之可捨，不見無名之可取，取捨既忘，則情欲不起　情欲不起，自然安靜　無心欲合於道，云將正道相合，故云天下自正也

又卷下《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有象之至柔者，水也　無形之至柔者，道也　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　道至柔而能貴彼忘我，破茲固執　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然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水無有礙，道無有形　有間無間，無處不入　是以知無爲有益。○道無形，物得成；聖無爲，人得化　此乃無爲之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前稱無爲之益，未知何曰無爲　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　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　吾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爲之益也　天下希及之。○行有爲者多，及無爲者少

又《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外之稱譽　貨，俗之財帛　身爲忠孝之本，抑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爲，修至道，而弱喪者不及，逐欲者失眞，遂爲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　迷淪者衆，聖人懷之，故詳問云爲得利爲病，爲失名失利爲病　俗以得名利爲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爲惡，亡之則己立　得失病利，誰然定乎？亡，失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爲名以殺身，斯大費　多藏必厚亡。○爲財以傷己，斯厚亡　知足不辱，○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　知止不殆，○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　可以長久。○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久視

又《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爲，糞桑田之業　修眞者去馳騁之浮情，糞身神以道德　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惰，糞心虛以藝文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生，起也　不用道而修文，專飾兵而好武，四郊多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　內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禍自除　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　善積成慶，幽顯咸享　惡積成殃，存亡俱累　罰止一身，罪也　下及子孫，禍也　上誤先祖，咎　知足之足，常足。○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乏，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圓之足也　無不足之時，常足也

又《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　不窺牖，見天道。○二景麗天，五星耿

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不假筌蹄得魚兔，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體遍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是以聖人不行而行，○獨悟也。不見而名，○玄覽也。不爲而成。○自內就也。

又《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爲道日損。○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爲無爲百爲兼喪，事無事萬事都損。豈惟憍盈奢侈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捨有歸無，損之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者也。有去無也，理冥眞寂，至無爲也。無爲無不爲。○夫欲去有累，所以歸無爲，而惑者聞無爲，凡然常拱手，以死灰爲大道，土塊爲至心，理恐其封執無爲不能懸解，故云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爲非無爲也，有爲而歸無爲，非有爲也。此則爲學爲道，道學皆忘，唯動與寂，寂動俱息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不可皆不可也。

又《四十九章》 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君上無心於有爲，任百姓之自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逐萬行而感通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若有心分別，有善善有不善，不得以爲善。今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於不善，善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信，順也。物情既有可有不可，從事則有順有不順。有順有不順，不得以爲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爲大順。聖人在天下，憺憺爲天下混其心。○憺憺，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善，信有信不信。聖人憺憺不住，泛泛隨機，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惛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演教，因心救物，說己化他，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

又《五十章》 出生入死。○從幽至顯名出生，自有歸無稱之入死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九竅四關爲十三也。若能絕欲則爲生之類，必其放蕩，則爲死之徒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所以流死地者，由十三種造過。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何爲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爲之生業，愛養無常之生死，後（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不能養性，內爲情欲之所傷，外爲毒蟲之所害。善攝者不耽染，性不傷，無毒心，物無害。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器所容其刃。○言養生以道，積善以行，是故前顯不與惡遇，今明雖遇無傷。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爲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構有爲，無死地。

又卷下《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虛己於自然。除嗜欲，恥之於玄妙。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怨之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期。若能歸無爲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遺茲混濁，味此清虛，咎過不生，怨讎不起，此報怨德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小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小。根本若除，枝葉自喪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爲罪業，生死皆易爲。非法之事，終始皆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輕爲惡事，動入罪因。聖人叡哲聰明，猶尚難於有爲之事，故得終始無難。況肓瞑之徒，不能重愼，欲免禍難，其可得乎也。

又《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謂上士防患。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之於未動，必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除患也。爲之於未有。○所謂其安易持也。治之於未亂。○所謂微脆易破。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合抱之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因下以至高。千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動，千之行無至，若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爲有爲而不已，必至敗亡。執惡行以爲是，終歸喪失。此謂下士闇於成事，以至敗亡。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凡庸闇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爲之患。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幾，近也。凡人爲惡，不能早除，惡事近成，自然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爲非，終不獲罪，無得無失，何敗何成。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

之所過　○民情逐欲，賤道貴財　聖人不貪，沉陳嚥其若也，修不爲己，學乃爲人　貪利則過生，爭名則咎至　聖人無欲則道利，絕學則忘名，不耀一己之能，防備衆人之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愛累眞，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眞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人於無爲，但歸於敗失　聖人顯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眞，不敢行於有爲，導之以歸虛靜也

又《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能爲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爲萬國之主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謙居物下有德，故推之以爲上　退身度人懷道，故尊之以在先　百姓樂戴不以爲重，人皆忠孝，誰有害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德，物所同厭　有道，人皆樂推行推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與爭？

又《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引古兵法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在國先舉爲主，在陣先動爲主　先舉先動憍盈必危，今欲保全，故云敢爲主和而不唱，後而不先，故言而爲客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不以兵強外侵，故云不進寸　而以積德內守，故云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　攘無臂，○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爲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　扔無兵　○傷彼無道，爲此執兵兵以息兵，刑期無刑　未失慈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亡吾寶。○於煞不可常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爲，務在安人，不令有害　若退失無爲之道，進無靜寂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　國寶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寶　人亡衆叛，君辱主危，近失吾寶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兩邊舉衆，名曰抗兵　多少均齊故云相若　輕敵無備，貪而好煞者，劣也　靜必依道，動皆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　內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　爲主必雄強，作客多雌弱　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雌，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敢進寸而退尺也　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　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　內忘智慧，執無兵也　外絕情塵，仍無敵也　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　智慧煩惱，二種俱遣，抗兵相若也　方使妙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澹濛或缺，肅然無累，哀者勝

又《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時逢有道，物皆愛生，代屬無爲，人咸惜死　若不能綏之以至德，而制之以嚴刑，人不聊生，故言人不畏死　人不畏死，本由罰酷，宜須在宥用德忘刑　如何還以酷法理人，欲懼之於死，此嘆當時之失　若使常不畏死而爲奇，吾執得而煞之，孰敢？○奇者，詭異亂羣也　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爲畏死也　其有強梁之者，亂羣之人爲於罪業，懲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執得煞之　懼死者無爲過之人，修生孰敢爲非之者也　常有司煞者煞。○司，主也　賞罰之理是常，生煞之官有主，不可以爲非，犯法者合死，而欲擅代煞之　夫代司煞者，是代大匠斲　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　○天道雖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　春生夏長，鄧之於見代　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　然則頑人少能從化，姦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法令，自有司刑之職，主煞之官　若推之不以其司，煞之不由其主，而擅煞者猶拙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傷多矣也

又《七十五章》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百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他由也，稅重賊多　人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有爲擾物，所以難理　無爲正身，自然易化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重生之人，利淳情於正性，輕死之士，溺邪識於愛流　取彼有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生之厚　厚者積也，多也　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口，不能重愼以保長生　縱欲喪身，輕死之地也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夫以生爲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生，此未能重生也　達至道者，視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染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謂能重生也　賢，能也　貴，重也

又《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若伯若千皆悉不用　小國猶爾，況大國乎也　使人重死而不遠徙。○政有事，物乃輕生　化屬無爲，人皆重死　又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遷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爲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絕去來，何乘之有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兵以討逆，武以靜亂　上既行道，下乃好德

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言者書契未作，結繩爲政文字既興，澆薄滋甚，人設聖教，義在無爲，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物情不悅，食甘衣錦，不以爲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爲甘　今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　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　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　既無遠徙之者，自絕弱喪之人也　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人至老死，不相往來。○兩國爲鄰，望之在目，雞鳴狗吠，聽之耳聞　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　故曰人相忘道術，魚相忘於江湖，其斯之謂者也

又《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宣心，非關妄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眞，輕諾寡信，故云美言不信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大辯若訥，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　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　又滅質博，博弱心迷，至理不知也　既以爲人己途有，既以與人己途多。○日月流輝，照臨萬嶋，物得以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　江海瀦潤，普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道施生，利也　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爲因事生　聖人無心，自然無事　事既無事，爲亦無爲也

王眞《道德眞經玄要義述》卷一《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眞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爲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爲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　愛惡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　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矛鋭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爪牙，禽鳥之相觜距，皆爭斗之徒也　然至於王侯之動，固無不用其金革矣　爲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無爲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　夫無爲之事，蓋欲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謂無爲也　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　古者言之不出，同此義也　夫王者無爲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無爲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繁，無爲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爲於進退，則布告前後，皆正人矣，無爲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爲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其無爲之美利，信如是哉　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言上天皆得自然之分，忘無言辭也　又生而不有其恩，爲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結其強，卑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又《不尚賢章第三》　臣眞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絕矜尚，遂無鬬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　且自三皇五帝至於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卿相之弼諧，內有后妃之輔助，此豈謂其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　又難得之貨，皆是遠方異物，皆在上貴之無鬻，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　盜賊既興，兵革斯起矣　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不蕩於胸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　是以聖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信也　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　強其骨者，堅固有備於內也　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故此下文云爲無爲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爲兵戰之事也　語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又《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眞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萬物之祖宗，則自然挫折鋒鋭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亂，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　同其塵雜，舍垢氛也　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也

又《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眞述曰：此一章特論理兵之要深至矣　夫王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侵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楫，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　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害者，則近於道矣　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　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　兵者煩多凶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　夫軍旅之政，失則爲亂，故曰政善治也　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　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時，故曰動善時也　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惟不爭，故無尤者，出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爲於上，不爭於下爾　夫無爲者，戢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爲，息其爭鬬，

也。金革寧矣。　但又竊嘗謂滴瓦不之之，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爲，次於不爭，以爲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略舉梗概，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道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於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矧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

又卷二《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眞述曰：夫爲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衛，百司具存，不慮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欲令守其雌靜，如爲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受，藏疾納污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如嬰兒，眞常未散，使矯僞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又雖知其明白皦潔，要令常守損默闇然之道，乃可爲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辱襲其後者，則爲天下谷。谷與溪義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聖人散樸則爲器量，用人則爲官長。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又《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眞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爲之者，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不可爲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爲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強有羸，有載有墮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又《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眞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者，臣敢借奏事以言之。李斯趙高自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焚書者，坑儒者，血趙卒四十餘萬，其於所害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嘿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大祿已終，而毒螫之餘，仍相殘害，不經時而上崩魚爛矣，是以胡亥弒於望夷，子嬰戮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還也。又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災慘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爲將者，當須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直果行勿強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爲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強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而使李斯自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又《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臣眞述曰：兵者劍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珍好者，適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爲吉，右陰爲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爲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者則爲喜樂於殺人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吉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爲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爲千，以千爲萬，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爲勢，務立其威，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爲將，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

又《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臣眞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欲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爲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眞常之道也。眞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

故曰天下將自正　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云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又卷三《不出户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眞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爲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爲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爲而後成也

又《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眞述曰：爲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　爲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　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　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　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爲矣　夫聖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爲也　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爲，故曰而無不爲也　又聖人爲君常無爲無事，以百姓心爲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　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爲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　夫如是，則親離衆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又《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眞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　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以道德教之，使之爲善，故繇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　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　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寓慄慄然，不停不思，而爲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予愛之，故曰皆孩之　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爲人之父母明矣　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又《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眞述曰：動出爲生，休入爲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九　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欲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　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　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畋獵而求遇兕虎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又《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眞述曰：治國者以政，攻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　用兵者以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　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　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貧貧，固其宜矣　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人自化，言無爲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　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　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言不爲嗜欲所遷，則自樸矣

又《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眞述曰：夫爲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　若上有苛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詐苟免，不誠不信矣　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來勝負之場，追蹤龍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於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愼，唯此倚伏爾　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　矧乃以正爲邪，以善爲妖，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徼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又《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眞述曰：此章極言王者當以謙下爲德也，豈以兵革強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　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者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　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爲下明矣　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其是之謂乎

又《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眞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養天下之人也　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　是以聖人立天下，置三公，務戢干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爲天下貴　何拱璧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又《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臣眞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爲無爲也　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　含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　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咨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　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也　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已著已大而後爲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爲大，乃能成其大　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　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愼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難

又《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眞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　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　忽有如究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爲之，恐其滋蔓，卽難圖也　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簣，遠行發於自邇，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　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爲，爲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爲，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　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　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爲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又《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眞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爲喻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　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又《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眞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文　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　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　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　是以三皇用之以尅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凶，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　及其棄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割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滅半，曹公捨之而鬼蜀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瞻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　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嗇，厚其聚斂，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　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　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爲天下先矣　故自黃帝至於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於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又《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眞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　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爲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有哉　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　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又《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眞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　夫兵者必以先擧者爲主，後應者爲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爲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　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爲客也　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　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卽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　旣無征行，卽我之師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　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　敵旣退卻，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　兵旣戢藏，恐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　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卽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卽得萬國之歡心矣　公侯不侮於鰥寡，卽得百姓之歡心矣　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卽得小大之歡心矣　士庶人不忘於修身，卽得眞實之歡心矣　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　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　若上存慈愛之心，下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卽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者勝矣

又《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眞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人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爲者是人君好爲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紝，齊人編戶，太半從戎，子弟父兄，鄰里宗黨，同爲鋒鏑，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爲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又《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眞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新莽既篡而旋滅，苻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五《天下章第六》　前明強梁之徒不得其死，此明柔弱之類而合眞理。柔對剛，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雅志柔弱能破堅強，后明歎美無爲俗情稀及。四句前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猶走驟也。金石雖堅，爲道貫穿，來往馳騁，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二內者至柔謂道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唯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虛妙，無瑕無隙，故曰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爲心，無所有者，契道內空，心外彌寬，以此校量，故知虛心之德，無爲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後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知道者以身率衆，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爲，心無所欲，先破煩惱，後入無間，無爲之益也。夫不言者，則聽者耳無所聞，無爲者，則視者目無所見，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衆人少能及此，有能察迹知心者，得不言之教也。

又《名與章第七》　前明無爲之德，不言利人，此明有爲之倫，多貪害己。前辨後失，所以次之有二別。初明校量名利於身孰親，次明貪愛既深危亡亦重，後明斷貪即足自得長生。二句一　名與身，孰親。○名者身外之虛譽，身者性命之實體。命無身則絕，身無名則久。故智者藏名遠禍以全身，愚者貪名喪神以害命。所以設問身之與名二者誰親。使自校量審令識悟，老君爲時，人有殺身成名，傷其迷妄，故設此問，以戒君子。身與貨，孰多？○貨，財之通名。求貨者本擬養身，今有貪財亡身者，似以貨多身少，愚之至也。是一譬重於天下，況全身之利多可計乎。此戒小人。得與亡，孰病？○此雙問。名利以失名利爲病，得爲不病。以道觀之，得乃辱行傷義，以招禍患。此其病也。亡則身安，德茂福祐，生全是無病也。夫名利者，人所共貪，當則爲福，過則爲禍，當過之分明者，鑒之。下句二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此以釋答問名者。因器愛之甚者，傷神害命，喪功損氣，故是大費。貪求不已，得不能散，多積深藏，自招攻劫。凡爲名利致死非理受害者，皆厚亡也。下三句三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足者止分內，其分有二：一者性分，二者物分。性分者如人飢須食，寒須衣，腹飽身溫，性已足矣。其盛裝不衣，餘食不味者，性分外也。足則能止謂知也。若飽而更食，自成腹疾。溫而又衣，交成熱病。內有傷生之醜，外招鑿鑿之名，故是辱也。二物分者，我所應有之物，則是己分，分外不取爲知止也，故無危殆。不止者分外強取，必有危亡。及之飽而更食，雖不知足食是己分，非他物也。爲不自節，故有辱名辱雖行醜，不至危亡。此則知足德優不足過淺，知止行劣不止過深，因行既有足止，不爲辱殆所及者，故得保天年無夭損，自取長久，誰能短之。

又《以政章第二十》　前明塞兌閉身以道爲務，此明爲道事次當治大國我及物，所以爲次三別。初明三德爲用處局不同，次明假問知由不其可驗，三明我但不作國富人享。五句一　以政治國，○用政治國者，諸侯也。政謂仁義禮信法令科條等，以爲政教理人之法。然行之者煩，從之者勞，可以理小，不可以化大，故云治國。以奇用兵，○奇，詐也。用兵者，如四凶逆人，悖亂天常，萬姓不安，應須良策，用兵靜難，智者當之，難則權道貴詐，不可久行。以無事取天下。

之取天下者，謂帝王也　無爲無事者，是帝王之德　心無所欲，事無所爲，不召於人，百姓歸慕，四方臣伏者，不爲有心取得，故云無事取天下　下十句云：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何以知，發問也　之然，猶如是也　以此者，以此事爲量以齊釋　奇政無事者才也　軍國大事者位也　位得才則事理，才得位則道行，是故見才則知位之理亂，觀位足證才之優劣，故云以此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此明有事取天下者，損物如下忌諱，言上政彌貧，明下損忌非一類，故云多　忌諱則法令也　嚴科峻法，密若凝脂，拱手則內迫饑寒，從事則外罹刑憲，今約事明諱者，略言有三　一者家國忌諱，言談者失其意　二者陰陽忌諱，爲事者失其時　三者法令忌諱，營生者失其業　法之所設，本擬利人，以衆從己，則於人不便　違則犯禁，從則失利，故貧也　以此驗之，知非無事之王，若行至禮不諱，則人皆自富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者貴賤之通稱　利器謂機權謀計　堪以損人益己者，咸謂之利器　唯家與國，好事有爲，上務權智以禁下，下生姦計以侮上，上下相謀，不行正道，人庶僞妄，君臣昏惑　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滋，益也　夫智巧者，憂勞之奇物，謂非常所有智巧之徒，好爲異物，競相誇尚，日益奇能，良由上貴珍奇，所以百姓澆華益甚　法物滋章，盜賊多有。○法物謂刑罰之具，嚴科酷法，枷鎖棰楚之屬　施法物本擬防盜，楚法多而盜賊甚者，良由上好奇物，下無則盜，法網雖密，盜者彌巧，犯盜者衆，故云多有　下五句二，故聖人云：我無爲，民自化；○此下明無事者之得我天王也　《假設天王辭》云：我在上無爲，萬方自然從化　無爲言上政，自化明下益，四修義意例然　我無事，民自富。○上無賦役之事，下無勞擾之人　萬姓安居，四民復業，女功杼軸，男事耕耘，淳德充於內，良穀盈於外，故云富也　我好靜，民自正；○人猶水也，不動則清平，平則可以正物　不動由靜，下句上行，物斷私邪，人復淳正　上文云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欲，民自樸。○欲者，須求愛染之始　樸者，心淳未散之前　上能無欲，下息貪淫，厥薄存華，自還素樸　老君之教意，不徒然舉此無爲之益，對前有事之損，皇王得失，龜鏡在斯

又《爲無章第二十六》

前明道興精微不日而得，此明不日能作唯在無爲須陳得由，所以爲次有三別，初明無爲之行以德報寃，次明無爲之心雖大不起，後明事絕機兆患難不生　五句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恆人之務也　無爲、無事、無味者，爲道者之業也　進德之人，以三事爲正業，故能得道　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爲事味等　今欲免罪，得道者要籍捨有爲，行無爲，此明心也　身厭營構，以無事爲業，此明身也　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　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　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者事味等之體　多少者事味等之數　侵奪名利爲小，殺傷人物爲大　怨，恚恨也　或事有小能成大，積少成多，一小爲大，猶自難圖，況積少成多，何可除絕　唯當行無爲者，舊罪日銷，新業永斷，以此德報對宿怨，則何怨不盡　故云，報怨以德也　下八句二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難是罪之報，易是因之小　無爲無事之人，已無因矣，罪無從生　其有爲有事之人，初因尚小，當即除絕，省功易盡，既不斷除，漸至於大，事成重大難可圖謀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作，起也　言天下者，謂凡是難大之事，皆起於易小之時　色類既衆，不可具言，故以天下總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夫，凡也　諾，許也　凡是輕易許人者，其言易也　爲無其行後必違之，是寡信也　違則彼人致嫌，因生忿恨，故多難也　前舉事物，今就人流，咸言先易後難，欲使在因絕易　兩句三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聖人以是凡有易許，多無信實，自招後患，不息前因，是故聖有猶難之愼，得無患難之苦，輕易之因　聖猶不作，常人庸淺，得不戒愼　此皆引聖勸凡之辭，非謂聖人自畏若是

又《其安章第二十七》

前明積習無爲怨患自息，此明宿心未動禍難不生　前智後防，同志相接，有四別，初明心神安靜曉慾無萌，次明因小不除積成禍敗，三明聖無敗失由守無爲，四明務學斷除資軸天性　六句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持者守其故，謀者慎其新　在安之時，心尚虛靜，既未動亂，守持甚易　其次未兆者心已微起，未有所著，心之與事，未結萌兆，此時謀絕得免成事，用力甚少，豈非易邪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微者，從無生有，已彰色象，形段輕虛，易可銷散　此時不除，漸至聚結　其次雖有形狀，質猶微弱，除破不難　此四句論心從無向有，自微成著，皆勸早圖，於事甚易，如其不早除絕，事漸成長，從斯已往，滋蔓難圖　從微至著，理合其微在前，何也，爲微氣輕虛，與無相近，體微易散，狀等烟塵，故知時初而事微也　其脆爲雖未堅牢，已至體質破，則云易　分段猶存，良爲時久，而事著也　以此推究，微前可知　又前有其安未兆，後云未有未亂，彼四句皆先妙后麤　此微脆兩句在中，則先麤後妙　此便文可不次義，夫倫緒今以微後脆前者，或恐錄《經》者誤耳　若是聖

人本意，愚所未詳　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未有者，心未起時　未亂者，心未染時　此兩句覆結其安未兆，以起後義　若在安能理，不至有兆，有兆能息，不至微脆，微脆早破，不至合抱，積小成大，禍起細微，是謂所由，次第除遣，下流不信，戒欲如何　下八句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言大也　毫末言小也　今日之大，從往小來，在小不除，漸成今大，大則來風蔽日，卒難除斷，喻人初心起染，細如毫末，長惡深廣，蔭蓋眞性，如庭樹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層，重也　爲臺九重，初因一簣之土，積而不已，層成九重　此明今生積惡，以至高大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登高山者，先起一足之下，移足不休，高至百仞　此明從今已去，爲惡未止，壘土起足，是其爲也　九層百仞，成高危也　因下漸高，終至死敗　有本作千里之行者　百仞、千里，意義相似　但恐古人爲九層、百仞，俱從下起，義勢以重，故改爲千里，不應本文　千里改爲百仞　今取百仞爲定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未有者營爲逐之　已有者執而不散　爲逐不已，則敗身事　執有不散，則失命財　微脆不除，終遭敗失　下七句三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爲凡敗失，皆因有爲有執而來，欲使人無敗失，故自說無爲無執　夫有敗者必敗於成　今既無爲，即無成　無成何所敗失者必由有得，我無執取則無得　無得何所失　此結上易持易破等不早斷除，至此敗矣　無爲無執言能守初心，無敗無失，明免諸後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　從，行也　人之行事，無論道俗　有始者衆，能終者寡　功業近成，已自隳敗，有爲之事，從來不久，無爲之業，須能令終，無終有敗，天之恆理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人之性，有始無終　初雖有心，尋以退墮，若能在始之心，見終之敗，至終之成，終始不移者，眞道可成，況諸俗事　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夫難得之貨，爲貪欲者之所貴，無欲者之所賤　故凡人欲爲有欲則貴難得而貪之，致有敗失　聖人欲行不欲者爲賤難得而遣之，故無敗失　然於聖人，本無欲不欲之二心，但爲有欲者假云欲爲於不欲，使諸欲者效已無欲，得無敗失　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備，防也　衆人之過，事非一條　略言其要　欲學爲首欲者，貪求之本，不欲以導小人　學者分別之源，不學以勸君子，除本塞源，則人無爭盜，無爲無事，天下同德，賤貨不學，其利在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自然者，物之本性也　性因欲學所傷，欲學除則物性復，故以不學輔助萬物之性　言萬物者，及無情也　爲人多欲自損，傍及無情，人除欲學，物性得全　故兼萬物也　有此言者，意在救物，不敢自有營爲

又卷六《民之章第三十八》

前明人不畏死者事煞刑，此明人重多饑由君稅重　過由君上須減時王，章中三別，初明賦役煩重財德俱竭，次明養生過分輕自殘夭，後明忘生得道勝彼貴生　六句一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食，費用也　稅，賦斂也　百姓饑窮，人無財食者，良由君上費用無度，賦稅煩多，外戍轉役，內無儲蓄，故饑也　初明國本虛，次句出事有因，起後句，結成上義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　○風教上行，人從下化，財食不足則爭盜，澆競有餘則姦欺，詐僞滋甚，故難治也　初句明避之愈密，次句明攻之愈巧，後句結成所由　下三句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久遭饑寒，常憂不足，所以取不以道　公罰私讎，養過其極，傷生損性，雖則人自輕死，終由政化使然，故知施教不可有爲也　下兩句三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　無以生爲者，謂忘生也　多貪厚養，速致其死，唯此忘生之士，勝彼貴生之人，忘生而生存，善莫過此，故謂之賢也

又《人之章第三十九》

前明善解養生忘生爲勝，此明欲生不死柔弱爲能　前既明養忘生，此又堅強人死，柔弱出生，後結說剛強不及柔弱　五句一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氣去身，則肢體堅硬　舉死對生，以明柔弱者勝，強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　人及草木，氣絕體並堅強，生全形例柔弱　此喻說也　下六句二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爲，或剛勇凌人，或強奪潤己，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強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爲類　行柔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正說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此舉兩事爲證　兵強者，衆來攻之，故滅，而不勝也　木強者，泥瓦壓之，故折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兵強者，衆攻之，力強者，衆伏之，故居下　柔弱者，德之至，身危則衆濟，體和則衆推，故處上也

又《小國章第四十三》

前明善與道同人無怨爭，此明君與道合上下無爲前猶執契銷怨，此使有法不用，從心至妙，所以次之三別，初明君與道合，有道人物安全，次明人安所居樂道知足，後明相忘道術不事往來　六句一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土境不寬，名爲小國　士庶蓋少，名曰寡民　爲能行道，家富人足

也。伯者，家且雞物之大數，或千或百，物皆備有，無爲有事，故不用之。修身者，國身也，大小識也，言寡小者靜也。什伯之器謂伎術，伎術可用，故云器。言不用者，爲虛忘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君上有道，使人欣生惡死，以死爲難重，故不輕入死地。周身自足，無煩財積，故不遠徙他鄉營求分外。若心主有道，神識恬和，無欲無求，意銷累盡，平生小過，尚不輕犯，況死事若重，輒肯身爲。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舟輿則什伯器具之首，舉大言之，但云四事。舟運於水，輿載於陸，既爲道足於身，財足於家，無所須求，故不乘也。甲謂介胄，將被身首，以禦外敵。兵者戈鋒，手持以斫刺。亦云兵中精最者謂之甲兵。修身者昔時情識剛勇如兵，今日柔挺委順若水，唯希利物，不欲損人，儀相則有，施用則無，故雖有而無所陳也。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反本也。結繩謂淳古之政也。以時言之，則古淳而今澆。就心言之，則道心淳而俗心澆。原其始也，心欲萌生則變淳爲澆，心除意嗜則變澆爲淳。此則時之澆淳隨心變易，如四夫淳素，唯資一身，無能易俗，若使天下還淳，時同上古，要待有道之主，方始得之。下四句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心無嗜俗，蔬食自甘。志唯儉素，裘褐爲美。所居得悅，蓬廬足安，樂道無爲，豈間風俗。下四句三，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來。○鄰國相望，爲國小相近，故目望所及，晨雞夜狗相聞，明其不遠。從小至老，經時已久，不相往來，由其各足，道足則無所謀御，取足則不索借貸，至足棄忘，故不來往也。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夫和氣者，天下至柔之物也。若人馳騁之，則化爲天下至堅之物。無有入於無間，將欲復和氣而爲至柔者，但能無有馳騁之志，明和氣自入於無間之心，化爲至柔之物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老子云：我見無爲馳騁者，則能令和氣長在於心，柔弱而長生也，所以知無爲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於人，無爲於己，其爲益也，天下罕能及此。

名與身孰親？○名可捨，身不可捨，則何者疏也？身與貨孰多？○貨失而可求，身亡而難得，則何者少也？得與亡孰病？○得則亡身，亡則全真，則何者爲利？故甚愛必大費，○欲過於分，神損亦重。多藏必厚亡。○積而不散，十九而死。知足不辱，○足於心則常樂。知止不殆，○止於分則常安。可以長久，必無中道而夭。

又　出生入死。○邪妄出於心則生，入則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內五藏，外八使，耳目鼻口手足及三漏，內外都十三之徒俗也。八使馳於外，五藏納於內，共陷人以至死。若以無事，各清其神，則致人以全生也。又云：五藏，五形，三田爲十三，頭及四肢爲五形。三田，黃庭經云：上丹田腦也，中丹田心脾之間，下丹田腎中氣海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之求生謹謹然，感投足於死地者，亦由十三誘之。夫何故？○問往死地之由。以其生生之厚。○對曰蓋緣過求世物，充養太豐，是使十三之徒殺人得便也。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善養生者，則約彼十三於清靜之中，放此一身於忘形之地。陸行不遇兕虎，○兕虎皆猛獸，能以爪角傷人，我無害物之心，故不值此類。入軍不被甲兵，○兵能殘人，甲可禦害，我無鬥志，故不假帶此器。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若專以害物爲心，則雖蜂蠆至微，不能不以毒中人也，而況虎兕等乎？苟無傷物之志，雖被猛獸利兵，又何以加我乎？又云：兕虎甲兵比類身中貪邪也，言清靜無爲則禍患無因而入，疾病無由而生也。夫何故？○問免死之由。以其無死地。○十三之徒爲清靜所排，不令引五賊三戶入於心地，則無死地可入也。若失清靜於毫釐，則五賊三戶間隙而進，得措其角爪刃矣。

又　以政治國，○用教令者。以奇用兵，○尚詐計也。以無事取天下。○獨無事者取天下人心，順而爲帝王，與夫二子之爲理，豈同日而論哉。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我何以知以政與以奇不足以取天下，唯無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而爲之主，以下文知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此說以政之君也，禁令繁密，民皆慮其抵犯，不敢云爲，日至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皆畏死，因須挾藏弓矢以衛其生，故國家日益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此說以奇之君也，志在用兵，篤好奇詐，兼崇攻守之具，則民莫不役智作淫奇之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物者，則巧極人之所作之物也。所作之物出於常情，獨懸善價，是以多有竊其法式，盜其財物，由法物滋彰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但拱默而已，而民皆化之。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但以靜自持，而民皆化，不爲邪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但無事，民不失業，當自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但無欲，而民自崇本也。

其政悶悶，○君不生事以擾民，似悶悶然無所能爲。其民淳淳；○民安

於清靜之中，故曰益於敦厚也　其政察察，○君政嚴而民無所措其手足　其民缺缺。○動則觸網，故畏而避之，由是日益凋殘。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聰明之君省己修德，從凋殘之中，變爲淳和也　福兮禍之所伏。○伏，藏也　庸昏之主以淳和爲己德，遂虐法，從淳和之中復化爲凋殘也　孰知其極？○如糾纏也　其無正耶？○禍福倚伏，豈無正耶？必有正耳，正在有道之君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以正爲詐，以善爲妄，此迷惑之人常情也　人爲此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自正而不惡物邪　直而不肆，○不引之使人見　光而不耀，○葆之而不炫也　廉而不劌。○不以己潔而嫌物污。

又卷四　爲無爲，○爲生於心，爲則心亂　事無事，○事出乎志，有事則志昏　味無味。○嘗味者，口嗜之則口爽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是上三無也，人能行此三德，則心必虛明，虛明則能見怨之初起，起於小小而能絕之，則無大矣，起於少少而能除之，則無多矣，如此報之，則何怨之有？怨是亂昏爽也　圖難於易，○小則易也　爲大於細。○少是細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必然之理，善圖爲者，在兆朕之時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愼微之至　故能成其大。○由是成乎聖人　夫輕諾必寡信，夫存誠者，必重其所許也　多易必多難。○不圖其終者，故每事爲易　是以聖人猶難之，○愼厥始也，故終無難　爲難於初，故易於末。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防之於未然，故易也　其脆易破，故其微易散。○於始生之時則除之，故不難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居存慮沒之士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不可除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不可掩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不可止　爲者敗之，○爲者是除禍胎，任其滋長，使至成熟，故謂之敗　敗猶可循復也　執者失之。○執者由長惡不悛，遂至絕滅，故謂之失　失者，無復更生也　聖人無爲故無敗，○敗起於爲，不爲何敗？　無執故無失。○失因於執，不執何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皆有始而無卒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本末不衰，則無不成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人之所不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學人之所不學，故能抑墓生之踰分　以輔萬物之自然，○爲此二行者，以佐萬物之性，咸使歸於天眞　不敢爲焉。○守愼故不敢妄爲也

又　民常不畏死，○已困於刑法也　奈何以死懼之？○更以死刑威之，豈有畏者　若使民常畏死，○時政寬，則民不輕生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於畏死之中有民爲詐抵法，以吾君人之勢，必得執而殺之　所不敢者，不敢代天也　常有司殺者殺。○所以無漏網者　夫代司殺，是謂代大匠斷。○以君代天，如拙夫之代良匠也　夫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以不能代能，則不唯殘朴，亦必傷手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上厚歛則下不足，是以饑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上多事，則下皆設奇以應之，是以難理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此言人屬在君也，上貪營養太豐，誅求過分，國民十室九空，民咸怨上，上遂覆亡，是非輕死也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厚生則生亡，外生則生存，以此較之，則不貴生者賢於貴生者也。

人之生也柔弱，道在也　其死也堅强。○道去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氣在也　其死也枯槁。○氣散也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目擊可知　是以兵强則不勝，○兵者，不祥之器，違天天之好生，故抑之使強者不勝也　木强則共。○木本強大而條柯柔弱，故柔條共生於強本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以生死並之，柔生而強死，以上比之，又弱居上，而強處下，彼區區自爲下而取死，倒置何深。

又　小國寡民，○理大如小，意在簡省責，欲安民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什，物也　伯，成數也　器，民之所用生資也　由君無爲，使民有此資業，雖數至於百，亦不稅而用之　使民重死○樂業故不輕生也　而不遠徙。○爲無苛政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舟可以濟於水，輿可以行於陸，民既各足，故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甲兵皆君之利器也，無爲故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將反古也　甘其食，○知足，故所食皆甘　美其服，○止於分，故無服不美　安其居，○欲絕，故陋巷斯安也　樂其俗。○無事，故其俗自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求也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萬物從妙門出後，故有五色眩目，五音聆耳，五味爽口，爲美矣　殊不知五色盲目，五音聾耳，五味爛腸，斯爲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人

善解施設，主宰重國，下及黔黎，皆能巧盡機權，日生萬變，成功立事，應用無窮矣。殊不知機權先起於心，應變全勢於己，功未成而身已殆，事未立而名已喪，爲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無中生有，有中生無，有難必有易，有長必有短，有高必有下，有音必有聲，有先必有後。相生相成，形勢傾奪，唱和隨逐，世之六者，苟不相捨。下文云聖人以無爲爲治，故免於斯。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興也。而不爲始，先也。爲而恃，情憑於道。成功不處。夫唯不處，是以不去。○聖人以無爲而治天下，不煩言教，萬物自然。萬物興而不與爭先，所行倚恃於道，成功立事，不處其中。若夫不處，其功不去。

又《三章》 不上賢，使人不爭；○不居賢能之上，故人不與爭位。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不積聚難得之寶貨，故人無可盜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情欲不起，心神不亂。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噓心適道，實腹修德，弱志順物，強骨安身。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常使世人盡知，無爲無欲，知後不敢不爲，聖人之治世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若以無爲治世，天下無不治也。

又《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適，○無有蹤迹，所在皆到，無有言教，所在皆行也。善計不用籌算，○世有不策之事，籌算不到，非道莫明。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有關楗繩約者，必可開解，以其道關結者，不可開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是謂襲承也。明。○以善救不善人，總令歸善。聖人不唯救人，亦善救物，此是承襲昭明之理。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教不善人，故稱其師。不善人受教行道，故有資益於善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世有不爲人師者，是不愛資益也。雖有其智，是大迷惑也。此謂要妙。○以教人教物爲要妙也。

又《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作也。爲故敗之，執者失之。○天下萬物有盛衰，陵谷有遷變，四時如流，奇器能神不可止也。其有竊神器，逆天物，強欲爲治者，是返道敗德也。夫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夫物行善則惡隨，行惡則善隨，冷者要噓，熱者要吹，強者情壯，弱者授羸，未有可挫，早有所隳，是以去甚，惡極也。去奢，惡華也。去泰，惡驕也。

又卷下《五十七章》 以政之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政可以治國，奇可以用兵，用兵將奇謀異策，驅之死地，不可示以哀誠。治國欲安治民，莫示以奇詐。先除己之患難，然後可以招士開纊。聖人知此二者，爲政治之然也。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忌多叛亂，故立其制。諱不從所欲，故行其刑。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以利害爲器用，是國家政治之昏亂。人多知巧，奇物滋起；○人是奇巧，多異物以惑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賊盜數起，異法令而爲之。故聖人云：我無爲而人自化，○不擾而成。我無事而人自富，○各從所欲。我好靜而人自政。○不設法，以臨人。我無欲而人自樸。○不立名教，無人委知。

又《六十三章》 爲無爲，無作用也。事無事，不勞役也。味無味。淳淡泊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大之與小，多之與少，盡以德服之，必無怨患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微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凡事先易後難，從小至大，則難事易爲，大事易作。夫輕諾必寡信，○先輕唯諾，後必無應。多易必多難。○容易施爲，終難成立。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歷試諸難，後成功德。

又《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安靜則易保持。其未兆易謀，○未有形兆，則易謀度。其脆易破，○當纖毫時，則易破除。其微易散。○物微小，則易爲分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亂於未亂之前，爲事於未成之際，預備不虞。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起於足下。○從微至著，以小成大。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人之從事，常於幾微也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世人執著有欲，動則乖違。聖人常事無爲，不見衰盛。世人又不能敬始愼終，纔擬施爲，早已敗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欲於不欲，學於不學，不重貨財，不貪名位，如此則備見衆人之過，乃輔成萬物，以至於自然，此聖人之旨也。

又《七十四章》 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人世少有至身遠害者，多恣貪叨，不畏刑法，是不懼死也。若使人常不畏死，而爲奇者，吾試得而殺之，○若人不畏死，世有奇者，焉得取次而殺之？孰敢？○誰敢殺識死之人也。有司殺者殺。○主刑憲者。夫代司殺

者，是代大匠斲。○喻法之人斲慳也。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雖大匠少有傷其手，或失之輕，或失之重。

又《七十五章》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賦斂重也。人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酷法臨人。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重滋味，積珠金。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求生之厚者，死。求生之薄者，生。

又《七十六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神魂在則柔弱，其散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微生曰脆。其死也枯槁。○氣存則柔弱，其絕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拱。○兵務和衆，木要中材。故強大居下，柔弱處上。○枝梢處上，根株在下。兵士在前，主軍在後。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七《天下皆知章第二》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注：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其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寥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邪？○義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曰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二曰有天下之位兼得仙之聖，伏羲、黄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三曰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四曰博贍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五曰有獨長之聖，而無博贍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碁之聖，鐘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青謳謌之聖，龔叔、文摯習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大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萬物作而不辭。○注：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濟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義曰：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生而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育動作也。爰遊爰豫，（出《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遊，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注：令物各遂其性，不爲己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愼一日，不敢寧居。○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愼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注云，日愼一日，《尚書》文也。○義曰：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愼一日，以具疏解，言聖人有反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隳其功，故曰加畏愼，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愼，謹也。聖人無爲，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注：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愼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義曰：夫唯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功濟天下而不爲己，德冠四海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其德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上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者，《詩・小

雅・蕩人士篇之詞也　言情性多僻，操行邪貞，如髮之本末無準殺也

又卷八《不尚賢章第三》　是以聖人之治，○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爲教本　夫理國者，復何爲乎？但理身爾　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　○義曰：天真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　夫一人之身，國之象也　胸腹之位，猶宮室也　四肢之別，猶郊境也　骨節之分，猶百官也　神，猶君也　血，猶臣也　氣，猶民也　知理身則知理國矣　愛其民，所以安國也　吝其氣，所以全身也　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　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　所以至人鑽未起之思，理未病之疾　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　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　子勉之焉　【略】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注：夫於爲無爲而人得其性，是則淳化有孚矣　○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　且絕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　人因本分，物必全眞，於爲無爲，復何矜尚？　既無聲而無臭，人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義曰：無爲之理，其大矣哉　無爲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　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　若夫水用船，砂用鏡，山用樏，夏濬冬陵，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無爲矣　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課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出自然，莫出於己，順人之時，盡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　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　此理國無爲之道也　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難知　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　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又卷一一《載營魄章第十》　愛民理國，能無爲乎？○注：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爲乎？當自化矣　自上營魄指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君也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　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　此無爲也　能爲之乎？　○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　無爲者，道之化也，以無爲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　政省賦重役煩，則傷性也　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　不務儉約，而奢，則爲暴也　賦重役煩，則傷性也　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　不務儉約，而奢，則爲暴也　此教以理國也　爲君之體，以道爲基，以德爲本　失道喪德，何以君臨？　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注：天門，曆數所從出　開闔，謂理亂　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　又解云：《易》曰：闢闔之變，言舉人撫運進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　亦如天門開闔，動靜而益謙矣　○疏：修德可以爲君，爲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　開謂天受，闔謂廢黜　大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　故云能爲雌乎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爲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己奉天，以順曆數　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　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　自天而授，故謂受命於天　《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天門開闔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火電繞樞，然後稟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　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　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日寶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　是天門闔也　○闢，闔之謂變者，《易・繫辭》云謂開闔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　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辭，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　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爲清簡之政順膺天數，以牧萬方矣　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　坤，陰也　闔，閉藏也　凡物先藏而後出，若寧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　闔戶謂之乾　乾，陽也　闢，吐生也　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　亦解闔爲暗昧，闢爲昭明也　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雌靜以化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注：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　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　○義曰：明白，惠照也　惠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隔礙　其照如此，當息念忘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　或矜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　人君自獨見之明，見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　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塞耳，以閉其聰，冤旒垂目，以杜其明也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通生之德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

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義曰：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德，長物生畜，各隨其分，各達其情，成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動爲，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義曰：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法天時，謐靜平和，收視返聽，體道生物，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爲政而不恃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又卷一六《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所以太上下知有之也。○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爲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爲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今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爲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義曰：首標太上之化，次述澆淳不同，末以此句覆釋太上無爲之理。當太上之代，旦地爲樽，抟掬而飲，水而飲，不親其親，不子其子。上有生成遂長之功，不矜於下，下見物得其所，不知上化所爲，以爲自然而然也。淳樸不殘者，《莊子・馬蹄篇》曰：淳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梁書》劉(香)[杳]答沈約曰：古者鑿器皆刻木爲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朝有人於魯郡野中耕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樽，形亦爲牛，乃知皆古犧樽之制也。夫太古上古之時，大道之行，上德不德，人知其上有君長焉。中古之時，大道既隱，仁德可見，恩惠及人，故有親譽之美焉。下古之衰，道德皆隱，教令譬興，信義漓薄，其上失信，下則以不信應之。故見其峻令則畏之，聞其失信則侮之。老君所戒，欲使後代帝王棄禮智之末跡，慕道德之古風，遺功忘名，復歸太樸矣。親譽者，有仁愛之跡，則親之；有美善之跡，則譽之。報施者，上加其恩曰報，下立功勞曰施。春秋僖公二四年，周襄王使狄伐鄭有功，富辰諫王曰：報者倦多，施者忘德。言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其也。此爲周王怨鄭，使狄伐之，狄有功而王欲以其女爲后，大夫富辰諫王之辭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周易之辭也。

又卷二九《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疏：前章明道或用權，示以歙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樸，故道無爲，侯王守之而自化，樸不欲，天下以靜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遣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兼忘於玄悟之人爾。○義曰：人君之理天下也，以實教齊君子，以權教代小人，以無爲之道統權實二教，以爲化本。夫實教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仁信，以正萬方。人君與君子服而行之，垂法四海，小人者進不親於仁義，退將陷於刑章，若不以權道誘之，改惡爲善，因而論喪，斯爲棄焉。老君曰人無棄人，故設權道教之，亦使歸善，兼濟大下，皆可復朴矣。朴者，妙本之道也。侯王守而用之，萬物自化，設欲變易，常以無爲鎮之，則天下靜而正矣。修道之士，聖人以玄功難懋，世欲易遂，設科戒儀範之文，用齊其外；著注念神凝之法，以正其心。復以鍊氣胎元之方，制其食味；祈眞朝謝之品，滌其過尤。然後趣於學無學之途，臻乎寂寂，栖於損之又損之好，契於無爲，則邪滴之關之不開，鎮靜之淳和可致。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疏：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爲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爲也。夫有爲者則有所不爲也，故無爲者則無不爲矣。○義曰：道性無雜，眞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爲也。感而遂通，無不爲也。無爲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爲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化生矣。若拘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不能生成。此雖無爲，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迴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爲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爲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爲而無爲以制其動，在無爲而爲以檢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爲，物恃以生，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人淳朴矣。○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爲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爲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

王靜於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前化起。（疏）不教而化，是自化也。玄而化者，無不爲而能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爲而自臻於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道也。○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爲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爲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也。○義曰：夫應用則爲道，道有強名也。攝迹復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其心，不令有爲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起，外念忽生，將超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眞，以無爲之道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則三尸不能干，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造於虛無之階矣。無名之朴，亦將不欲。○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爲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爲衆生興動欲心，皆復就滯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爲，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爲，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洞達眞妙，是令衆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疏：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遣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眞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衆生輪迴，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爲病也。老君演無爲之訓，敘弘救之功，以此眞經爲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洗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遣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迴，流浪眞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憂欲海中拯拔羣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橫截迅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蕩其性，愛浪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栖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眞，清而容物，大貌而大，逸然揩灑，獨立自全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御之藥，不達而生患，豈謂善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自正。○疏：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息，導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疏：夫無名之樸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是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不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遣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爲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爲豐故無怨，不爲利故無害。理心術，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遺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眞經之玄蹟，窺大聖之堂奧矣。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章。此章居其末，更復顯明至道妙用，重訓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於了悟矣。

又卷三六《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疏：前章明不出不窺，在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爲學爲道則異乎無爲之事。首兩句示進修息遣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戒有事不足以化人。○義曰：理世之教，以動學而成功。修身之階，以損知而契道。動學則日益而違真，契道則日損而無爲。倚伏本殊，語默互致，此明日益之爲劣，局世居常，日損之爲優。超凡證道，固以符合於不出不窺之冥寂，戒懼遠彌少之煩勞，示無爲可以握圖，有事不足理國。此其旨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注：爲學者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而積功，忘功而體道矣。○疏：爲，修爲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爲益，因益爲道，則忘道功行以爲損。所以者何？夫爲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爲修學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爲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義曰：學道之人先立功行，後忘其心，所以契無爲之道。理國之道，先弘德化，後忘其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殖也。不學將落，於是

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道情性，使覺悟也。幼則迷昏而不悟，長則悍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就人身中爲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爲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至十，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學射御，先舞箾，箾似笛，執而文舞也，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十，服官政是也。三就日中爲時者，言隨時節氣受業易入。《王制》云：春夏習詩樂，言春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之業，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易入也。蓋三時之學雖有定規，所習善道，日不可廢，豈可拘於三時哉？故《學記》曰：斯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若修道之士，先務博聞，後乃日損，反乎冥寂，以期通玄矣。藏亦自有而歸於無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疏：損之者，謂損爲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兩損忘跡，後損忘心。心跡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爲矣。○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悟，因悟而遵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著。功不在大，遇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過在改而不復，爲功在立而不中倦。《洞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行餘，坐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勤行。或內視養神，吐納鍊藏，服餌導引，猿經鳥伸，遺利忘名，退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既得其門，務在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既積，不得自恃其功，矜伐於衆，爲而不有，旋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滯後，然謂之雙遣兼忘之至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廣。理國契無爲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無爲而無不爲。○注：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疏：夫有爲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爲。今既無爲，無爲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爲也。此謂契道，則應用有需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遣。無爲之智，了能自明。既達兼忘，體合於道。與道冥契，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爲，細合乎稊稗秋毫，大合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無，無所局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取天下常以無事。○注：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也。○疏：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爲無爲，事無事，無事則天下寧擾，無爲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於何不可？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義曰：取謂聚也。爲國失道，衆散親離。爲國以道，人必悅服。離叛則散，悅服則聚。聚則國泰而昌，散則國虛而亡。欲聚人之法，常以無事爲先。莅，猶臨也。御，猶制也。攝，追也。《易・萃卦》正義云：萃，聚也。情同而後聚，氣合而後萃。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通而利正。大人爲主，聚道乃全。此謂理國聖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若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爭，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注：有事則有勞煩，勞煩則弊，故不足以取天下矣。○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有此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義曰：以道以德，爲有國之基。無事無爲，乃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敎離，故難懷聚矣。秦皇法嚴而人敎，以一統致亡。漢武令峻而刑煩，故三邊起怨。所以秦季年也，法如秋察，網如脂凝，嗷嗷生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隳亡。苛，細也。煩，急亂也。理身者常以無事，則心逸而神安。及其有事，則神疲而心擾。擾則喪道，逸則契眞，不可不戒也。

又卷四〇《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之爲，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云而人自化。○義曰：人化無爲，自歸於理也。夫有爲則多事，多事則政煩。煩政事多，而民愈亂。無爲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人不待敎令而化於善也。我無事而民自富。○疏：上無賦斂，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足，故云而人自富也。○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耕田者，吉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唐堯在上，人

遂無爲。不知上之有君，不知君之食己，自飲自食，無患無憂，所以家自給而人自足也。我好靜而民自正。○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虛和，體乎澄靜。及既後之後，愛惡生焉，喜怒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易，則自清而正也。我無欲而民自樸。○注：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樸矣。○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爲，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而御註闕之，故輒詳載於此。

又卷四三《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疏：前章明妙本沖奧，坐進是輔相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爲，息怨成修證之行。首標坐忘絕欲，次示杜患防萌。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申結勸爾。○義曰：前以不貴璧馬之飢，進道爲理化之源；頓悟圓通玄，通玄圓無咎，此乃無爲無事，味道守常，自無怨嫌，寧勞德報，不爲難大輕尊之過，故合道以無尤。此欲使人君貴道而體無爲，幸身而丛清靜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疏：爲，造作也。修道行人，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爲非爲，故曰無爲。此明心也。凡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淨，則六根塵自息矣。○義曰：夫人之稟生，即有三業。心業所起，有用而無形，凡所作爲，起於心也，無爲則心業淨矣。身業所起，有用而有質，所執之事關於身也，無事則身業淨矣。口業所起，有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道之言，由於口也，無味忘言則口業淨矣。既無三業，自息諸塵，塵累清靜，將契眞道，此行人所修爾。夫理國之無爲者，不滯於有作，則三時不奪，萬姓不勞，垂拱握圖，超然宴處矣。無事者不勤力役，不務軍功，無瑤臺瓊室之華，無阿房虎祁之麗，則皇宮茅宇，人力存矣。無味者不酣於酒，不味於珍，飛走遂其生，水陸全其命，菲食自安矣。忘言者正身化下，言令不煩，濟爾無營，兆人自化。如此，則符於無爲之道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注：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賊。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疏：夫大小之爲，多少之事，荀涉有爲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爲，捨茲有欲，悟眞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義曰：人君於爲不爲，於事無事，恬然自得，獨與道遊，下無怨咨，邊無戈甲，設有賊逆，必自馴柔，舞干羽而格有苗，斯乃報怨以德矣。修身者，三業既淨，衆惡不生，物莫能干，豈有怨怒？既無怨怒，專任清虛，亦乃報怨以德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注：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於其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矣。○疏：圖，謀度也。爲，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若謀難於難，爲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爲之，將無益於患難也。○義曰：無事無爲，固不爲難大之事矣。皆萌心之際已息機緣，既不爲之於大於難，不俟制之於細於易，此理心則虛寂，理化則安貞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爲而總言之爾。○義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愼之至也。夫病生於稍俏，禍起於微微，早爲之防，寧有難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動靜防微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大不爲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疏：前明凡人常爲難大之事，故改作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爲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義曰：凡人觸途徇境，靡念成非，難事成而過不可除，大事搆而罪不可解。聖人了知虛妄，洞達眞常，終不爲大爲難，故能證於尊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於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愼終，多易行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爲患累。○義曰：立身之先，忠信爲首，愼終如始，禍患莫侵。若輕以許人，易爲行事，患累所及，理亦信然。所以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注：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也。○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義曰：行道之君，修身之上，不爲輕諾之約，重靜

以循常，不興多易之心，恬和而應物，所以於國則咸服誠信，於身則外息過尤，自絕難大之報，以契無爲之道矣。

又卷四八《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疏：前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諫。此章明厚歛則人貧，是生有爲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爲弊。夫唯下結歎令其貴生。○義曰：致理者何？道德爲本，任道則無爲澄靜，用德則有裕和寧，素一臺而不爲，惜十家而屬念。以儉以約，俗人皐豐，奈何聚歛無厭，誅求莫已，男力耕而腹歉，女勤織而身寒，若彼有爲，使其輕死，一至於此，夫何痛哉？惟能不厚其生，各全其分，天和不喪，是曰貴生。示以柔弱堅強，俾體之而修勵爾。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注：天下之所以饑乏不足，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義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人貧，賦輕則人足。人足則國泰，人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兵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氏以厚施威霸，皎然在目，居之鑒焉。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注：天下之人所以難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爲，有爲則多雜，多雜則詐興，是以難理。○疏：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爲理之本，謀在無爲，故我無爲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爲，有爲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僞，是以難理。○義曰：君之理人，本乎清靜，不作無益之事，不興無用之功，不矜威武之能，不尚淫奢之巧，無爲自化，恬澹居先，則詐僞不生，禍亂不作。法作而人去之，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盟而人始疑。今其外施威武，有輓運之勞，內事淫奢，有誅求之苦，上有玉食繁華之獻，下有糟糠不足之悲。網密令苛，求理難矣。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注：天下之人所以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義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永，必在養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虛心則道臻，窒欲則心守泰定，然後發乎天光，則不求其永自延永矣。若厚於奉養，力以求生，或餌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怒而傷其氣，但營難得之貨，或求過分之能，本欲希生，反之於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鳥於火林之上，未念其寒；養魚於沸鼎之中，本哀其冷。養之失理，及以傷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聖人欲去其厚而適其分，則道可得矣。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過養其分，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於矜貴其生也。○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富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生爲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義曰：稟生有分，賦命有常。守其分則可以永全，失其常必之死地。是以聖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賢士知微，自可任於天授。此所以戒人君，違分則國傷人弊，守文則物泰時康，順道循常，斯爲當矣。可謂賢於貴生，明於用道也。

又卷五〇《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疏：前章明法令則生弊，必育餘怨之跡。此章明淳樸則至理，自無矜徇之求。初標無爲之風以勸，次示人從君化則理。後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義曰：前以司契立法，勝負有殊。此乃重死化醇，樸素爲本，將復結繩之理，自無兵乘之興，甘食美衣，各全其分，安居樂俗，無喪其和。雖云鷄犬相聞，豈尚往來爲禮。美信雙遣，知博亦忘，無事無勞，洞達聖人之道爾。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注：什，伍也。伯，長也。此明君臺淳和，什伍伯長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適使有出人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統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義曰：國小則易理，民寡則易寧。雖設官司亦無宰執，君臣循分，外無貪益之求，人庶懷淳，俱臻易簡之道。若大國能徇斯法，自然天下無爲矣。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注：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義曰：易理之境，易寧之民，懷淳素之風，各全其性命，無貪求之志，肯慕於播遷乎？所謂安其居，樂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斯大道云至矣。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疏：舟輿之設，本以水通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義曰：剖木爲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爲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無爲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師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爲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己有　羣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己德　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至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加名忘己也　不居者，不以位爲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　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　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　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　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　故辭而弗受　此功成不居之謂也　知則善愛互生，高下之傾，不能逃也　難易對陳，長短之才，無由隱也　長短彰則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又卷二《道經》 不尚賢，使民不爭。○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　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僞生而交爭起　君平曰：盛德者爲主，微劣者爲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固由尚出也　又曰：譬如使驚馬、驊騮並馳於夷道，鴻鵠、鶉鸛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　此乃自然，非由尚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　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尤貪，盜賊於何而有　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　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　不貴難得之貨矣　不見可

欲，使民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眞一矣。人君能守乎眞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樸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彊臺。彊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傳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於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邪思也。不役心逐暗迫，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實其腹，○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儻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弱其志，○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彊其骨，○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彊，亦自然之理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悗然自化也。諺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僞之迹者，然已被其清靜之風，淳朴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興動，有爲之欲心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向已賢能則民從，而爭盜纔此欲心則亂生乎。彼唯聖人治之以虛沖，故次之以道沖。

又卷四《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鉤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則屈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頹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支二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爲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爲之風，可以爲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爲無爲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爲，可以兼包之，故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此四事，皆無爲之識。夫聖人無爲，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憺，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莫，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聖人純一，無爲，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於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伐則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又卷五《道經》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侯王若能常以虛爲心，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聖人

亦自寬有，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爲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爲言，而滯迹之流，執淳樸之有，而爲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然自定，人於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以重淵，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常無爲，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爲也

又卷八《德經》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　政者，政教也　有爲之君，用政教爲治者，民雖不盜而凋弊日深，迹用既彰，安能長久也　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　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爲可大可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　政，河上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　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禁令也　夫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虞其抵犯，無所措手足　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權謀也　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上下欺紿，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伎巧，工伎巧妙也　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　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法令，刑教也　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小則盜鈎，大則竊國也　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　故聖人云：○老氏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云　或謂老氏爲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　言我無爲承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　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也　我安靜不言，儻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純正也　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奢企，其性自樸也　苟有爲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學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眞，絕去六情，民自隨我而清也　百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善政寬裕，故天之下甚設閭閻

又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至人爲無所爲，任物之自爲，物自爲則無爲而無不爲，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　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　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　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衆妙可觀　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　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　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　《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人之云爲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爲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　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患起　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　唯至人無爲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爲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爲報乎　曰世之爲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　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爲而本無爲，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模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爲萬物所撓耳　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爲，怨者恩之所前，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無私恩故無私怨　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　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　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　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　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自上之大小多少也　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　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　若乃謀於已難，爲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　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　事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　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中人也　未然之時，愼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　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漪，綿綿涓涓，流爲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喪　此引聖人終不爲大者，愼微之至也　聖人不爲難大之事，而無爲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

之業也　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謀略也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在萬民之下，故爲君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愼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愼歟。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無爲之安，必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又卷一〇《德經》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夫民者，國之本也　政令煩則賦斂重，民貧乏則國本弊　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　剝下盈上則君人俱弊　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　食也，充君之庖　稅也，輸國之賦　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斂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皎然目君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有爲則政煩，無爲則簡易　易則易從，煩則難治　夫上有擊鮮玉食之獻，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　獨有外形忘生者，處皁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巉巖，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乎貴生者也　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　目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　民飢則精神散而輕死，是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章焉

又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什，伍也　伯，長也　器，材器也　夫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　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爲，故民資業豐盛，材器偉奇，而無所施用　此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君無爲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棄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皇几蓬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剖木爲舟以濟水，斲輪爲輿以通陸，蓋適遠之用也　今論

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貿易，有舟有車，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　君既無爲，下乃守職，百姓不擾，四境帖然，則甲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　結繩之代，人人淳朴　文字既興，詐僞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　雖蔬食藜羹而飽滿淡味爲甘　葛衣鹿裘而溫涼無文爲美　茅茨蓬蓽而風雨不侵爲安　南炎北沍而水土任適爲樂　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札癘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　雞犬相聞，謂民豐境近也　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　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可以伺赫胥尊盧氏之風也　民各知足則信實而不華，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一《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之在有天下也，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故性正而不流，情防而不馳，安於性而將順道同，復制乎情而將與天同理，故曠然歸於自得之場，熙然樂於無事之域　三代之後，道不足以勝欲，靜不足以制動，摩利害於榮辱之途，逐夸靡於形體之外，故君子泥道執有，矜攬賢行，而慕尚忘己　小人背道返馳，賈售貴貨，而徇逐失身　彼以賢尚，而鄰我之不己若，我以彼勝，而忿己之不我勝，此所以起爭也　彼以貨貴，勝我也所無，我以彼矜，而嫉彼之所有，此所以起盜也，故名者爭之端，利者盜之起　嚮於名者，失於徇外，耽於利者，喪於逐末，故不尚賢，則民無夸跂，不貴貨，則民無覬覦　夸跂之心忘，則何爭之有　覬覦之望息，何盜之有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則言行不立，是非俱泯，而德性同於初，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異物，則民不失常　不賤用物，則民不背本，故民乃足　民足則不爲盜，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御注曰【略】○臣義曰：靜而不變，返冥於一德，同乎泰初，神凝於太虛，氣漠乎沖和，視物之在天下者，曾不足以搖吾之天宇，其心休休焉　彼昧者，五慕交戰，而好惡之私蕩其情，六鑿相攘，而取捨之情

流於僞。曰之妄見，意之妄欲，日鑿其心於接構之間，故心爲之憒，而天理共喪矣。伯夷、盜跖，均死餓暴者，見名利之可欲爾。集火之熱，凝冰之寒，慘舒得失，憒亂若此，奪於可欲爾。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知其無可欲，故不惑不動，何亂之有？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御注曰【略】○臣義曰：道藏於無，故虛者道之舍也。物累於有，故實者物之積也。人開其天，物竇其欲，有形者，形爲物役，有心者，心爲形使，私欲勝於內，事物奪於外，陰陽爲之並毗，天和爲之交喪，所謂臺臺太虛之室，蓋已榮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於無方；鑑以虛，故照其形於無窮；管籥以虛，故能受虛之氣。況心之爲物，攝五官以爲主，統萬善以爲宗，適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於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顏子進於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人游其樊，至於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之自爾，心虛故也。冥是非，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舜用鯀，堯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爲物，容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於此，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困於不足，則不能無求，求也不已則殆，故腹要乎實。實則瞻足於己，而外無所待。貪求之念絕，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惡之累亡，豈賢之跂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心有所之謂之志，志之強也，其嚮無方，則勞於營爲，弊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故志要乎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適無，守雌以復乎無爲，守辱以安於至分。自下而不爲高，自後而不爲先，求復於道，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己於物，隨變流徙，視彼出入爲之行藏，緣彼好惡爲之用捨，與物刃靡而不知其非，與物淪溺而不知其返。不能自立，一至於此，故骨要乎強，強則特立而有常，獨立而有造，全天之守，而不遷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於人，其動不殆，其行也健，其強不息，日進於道，是謂強骨。聖人之治心，虛而無所分，腹實而無所求，志弱而不營於外，骨強而不遷於物，此所以使民無知而不累於名，無欲而不累於利，全其逍遙游而於自得之場，所以返素樸也。有知則心爲物役，故多知所以殘於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爲物遷，故多欲所以汩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知爲，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之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上與道在有天下，下以道化成於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辯辯，其勇忮，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爲也。爲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爲。爲其爲，則無不治矣。○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游人間世，應帝王而立乎事物之上，其化民成俗，將以復性返樸，其能憬然無爲也哉。其爲也出於無爲，非無爲也。輔萬物之自然，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曲全乎天而無夭閼，梏亡之患則無不治矣。日月星辰得其序，三治也。鳥獸草木遂其性，下治也。上下之治如此，而民至於無知無欲，而知者有不敢爲，治之至也如此。

又卷四《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御注曰【略】○臣義曰：不行而至者，善行也。道自行於天下，而我無爲也，故無轍迹。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神化不知，何迹之有。善言無瑕謫。○御注曰【略】○臣義曰：不言而喻者，善言也。不言，故無瑕謫。聖人收聰明於流續，而奇視聽於天下，恭己南面，而事遂於百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善計不用籌算。○御注曰【略】○臣義曰：冥於一致，循天之理，彼擾擾萬緒，了然能應，何暇籌算，計之善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御注曰【略】○臣義曰：收視反聽，歸休襲明，神與氣復，氣與道會，善閉於在我者如此。止邪於未然，絕惡於未萌，俾不肖之心，無自而生，善閉於在物者如此。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御注曰【略】○臣義曰：上以至信結天下，而天下是於信，至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孰能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爲，以神化天下，本五善以致用，救人於未病，救物於未傷，且不示其救之之迹，而民亦莫知其何力於我，各安其生而已。是謂襲明。○御注曰【略】○臣義曰：我不示其所以，而人莫知其然，故襲上之五善，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善而後見人之不善，故善人爲不善人之師。有不善然後見人之善，故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御注曰【略】○臣義曰：善惡明而情僞起，天下始不勝於治，故無貴愛，然後善惡兩忘，彼是一貫，而玄德全矣。雖智大迷，是爲要妙。○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曰智，於道大迷　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又卷五《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御注曰【略】○臣義曰：有所取，則物或奪之，有所爲，則物或敗之，天下謂之神器，非有心者之所能取，非有力者之所能爲。聖人無心而復乎無爲，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天下神器，○御注曰【略】○臣義曰：謂之神，非有形也，謂之器，非無形也，有形無形，皆不可得，惟體道者得之，非智力所能爲，所能執也。不可爲也。○御注曰【略】○臣義曰：墮於器，故爲不器者所用。爲之以無爲，故天下爲之用。爲者敗之，○御注曰【略】○臣義曰：爲之以力，則力必竭，故困，困斯敗。執者失之。○御注曰【略】○臣義曰：時徙不留，道與之化，執而不通，失時之利。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御注曰【略】○臣義曰：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强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理之固然也。惟聖人不累於物，而獨立其上，故不與物遷徙，而善運神器。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噓強羸載隳不一之物理，故知其則變，奢則窮，泰則否，故務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又《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常無爲者，道之體也。而無不爲者，道之用也。道不爲而自然付當萬物，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爲，而不廢其可爲，見其無不爲，而實未嘗爲，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爲哉，道爲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爲之者，故曰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御注曰【略】○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同然皆生於無爲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爲也，欲作則將嚮乎有爲，而流於僞。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強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欲作之心，謂之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又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乎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御注曰【略】○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又卷七《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御注曰【略】○臣義曰：爲學所以求多聞也，多聞所以窮理，故要乎進益。爲道日損。○御注曰【略】○臣義曰：爲道所以致虛也，致虛所以盡性，故要乎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御注曰【略】○臣義曰：盡性則極乎至虛，而物我忘矣。忘其所忘，而命復乎泰初，故無爲以復道之體，無不爲以盡道之用，故靜則聖，動則王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下者，道妙之所在，神化之所爲，故謂之大物，謂之神器。惟有道者天下之所歸，而未嘗以事爲事也。無事而事，而復乎無爲，故天下所以爲我治。及其有事，則將以力取天下，而卒底於敗

又卷八《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御注曰【略】○臣義曰：治國以正定，道之常也。用兵以奇勝，道之變也。取天下以無事，道之眞也。侯王得一爲正，而物莫不正，國之治也。兵以克變爲奇，而物莫能勝，兵之用也。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無爲之君執左契，而天下應之，所謂無事以取天下也。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御注曰【略】○臣義曰：多忌諱，則多事而多禁，故民擾於法，而業不得安，故民始亂而懶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御注曰【略】○臣義曰：人以機械相勝，詐僞萌生，迭爲明附罔蔽，此所以滋昏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御注曰【略】○臣義曰：尚伎巧，則風俗弊於奇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御注曰【略】○臣義曰：國家將於人之相勝，虞詐弊於人之伎巧相尚，忌諱多禁，民貧失業，則治國失其正，而以多事擾天下也。至於法令滋彰，防制密甚，然後民益無恥矣，民無恥，則無所不爲矣，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爲，以性復性，故民化於上，而不知其所以化也。我好靜而民自正，○御注曰【略】○臣義曰：靜則致一，而民皆一於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御注曰【略】○臣義曰：上無事，則民有餘力，安生樂業而民富足。我無欲而民自樸。○御注曰【略】○臣義曰：無欲則無心，上無心則民得其性，自足於性分，而心復於一，全其樸矣。

又卷九《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御注曰【略】○臣義曰：道無爲也，爲其所自成爾。道無事也，事其所自遂爾。無爲故無作，無事故無相。無作也，無相也，則淡乎無味，何欲之有。彼從事於外，耽逐世味嗜好，以口累者，又烏知體道之要。大小多少，○御注曰【略】○

臣義曰：大小多少，雖涉於形數，蓋有不同，來恩怨，視有間然，報怨以德。○御注曰【略】○臣義曰：涉乎有，身之患，則警於龍辱，故有恩怨，依於自得之場，則孰有彼此，故無恩怨。所尚者德，不足可怨，故曰報怨以德。國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御注曰【略】○臣義曰：事藏於所忽，難於謀始，其易與細，知所圖爲，則終無失矣。事幾一跌，未如之何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御注曰【略】○臣義曰：積小以成高大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御注曰【略】○臣義曰：輕諾細故也，而有失信之患。多易忽微也，而有多難之累。聖人由且難之，是以天下之事，終無難矣。懼微故也。

又《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御注曰【略】○臣義曰：其安其未兆，事之未形者也。其脆其微，事之甚細者也。事未形而爲之，是爲於未有也。事甚細而治之，是治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御注曰【略】○臣義曰：木譬自小及大，臺譬自下至高，行譬自近至遠，大也高也遠也，皆始於微。聖人所以興事成功，蓋本於此。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御注曰【略】○臣義曰：爲而求成，則敗斯至。執以求得，則失斯至。惟無爲，故成其所自成而無敗。惟無執，故得其所自得而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始有卒者，其聖人乎。凡民離道而事，事其能久乎，故未始不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御注曰【略】○臣義曰：終始如一，慎之至也，事固無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御注曰【略】○臣義曰：性分本自足，故無欲。性理本自明，故無學。惟忘其所自足，故多欲而至於失己。昧其所自明，故博學而至於溺心。聖人不以利累形，而欲在於不欲，故不貴貨。不以人滅天，而學在於不學，故以復衆之所過。謂之過，失中也。救其過，所以復性。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之性，各具自然，聖人無爲體道，輔之而已。生者遂其生，成者遂其成，人爲無與焉，爲之則敗，故不敢爲也。

又卷一○《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御注曰【略】○臣義曰：五穀，民恃之以生，而賦於上也，爲多，故民食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爲益煩，則民應之益巧，所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御注曰【略】○臣義曰：矜生厚則求欲無已，傷生而不自愛也。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御注曰【略】○臣義曰：無以生爲者，任理之自爾。非務有爲於生也，蓋不有其生，則其生常全，形不勞於事，精不動其全，故也。貴生賢於輕死爾，知生之可貴，曾不知所以全生之爲本也。

又《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御注曰【略】○臣義曰：柔弱道之用，故爲生之徒。強梁者不得其死，故爲死之徒。死則沖和喪而反生理，故堅強。是以兵強則不勝，○御注曰【略】○臣義曰：以強爲勝，必有勝之者矣。木強則共。○御注曰【略】○臣義曰：木強則伐。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御注曰【略】○臣義曰：老氏以柔弱爲本，道術之妙，在是也。

又《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御注曰【略】○臣義曰：國小則其事易治，民寡則欲易足。事易治則忘術智，欲易足則無巧僞，然後可以反樸復古也。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御注曰【略】○臣義曰：人各安其分，各遂其生，無朋比羣聚之累，雖器有什伯，無所用之。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御注曰【略】○臣義曰：知生之可樂而安其生，故重死。知業之爲本，而樂其業，故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御注曰【略】○臣義曰：安其生，樂其業，無事於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無事於爭也。雖有甲兵無所陳，足乎性分，樂於自得者然也。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御注曰【略】○臣義曰：有不信，有書契，民復古，則信於結繩。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御注曰【略】○臣義曰：甘其食，不待滋味而甘也，甘其分而已。美其服者，不待華綺而美也，美其衣而已。安其居，則無所往而不自安。樂其俗，則無所處而不自樂。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御注曰【略】○臣義曰：噓噓爲仁，孑孑爲義，此民所以尚往來也。至德之世，民相忘於自得之場，無欲於己，無求於人，相望相聞之間，至老死不相往來，然則寧有徼情作僞，相爲容悅之弊耶。

又《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御注曰【略】○臣義曰：信言者，信於道，非苟人之好也，不可以投俗，此世俗所以不美也。美言不信。

○御注曰【略】○臣義曰：美好之言，可以悅人，非信於道也，故於信爲不足。善者不辯，○御注曰【略】○臣義曰：善者不待辯而善自明，故其言簡約而不費。辯者不善。○御注曰【略】○臣義曰：辯以求明，辭費尊理，故曰不善。知者不博，○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一而已，非博者所能知。反要則復乎無知，何事於博。博者不知。○御注曰【略】○臣義曰：博有溺心之累，益博而益不知務外故也。聞見自外至，故欲其博。自知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不如其約。聖人無積。○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至虛而無物，何積之有？以至無供天下萬物之求也。苟有積而散之，則積有時而盡矣，惟其無積，此聖道之所運也。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御注曰【略】○臣義曰：人所不能爲，待我而後爲者，謂之爲。人之所亡，待我而後有者，謂之與。聖人所爲所與，皆本乎道，故於己無費，於己無乏。天之道，利而不害。○御注曰【略】○臣義曰：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美利萬物，而不言所利，何害之有？是天之道。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無爲而體道，付一氣之自運，遂萬物於自然，其動也頓，若水不逆。其靜也明，皆鑑不藏。物來來感應之如響，其爲出於無有者也，無爲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物我且忘，何爭之有。爲而不爭，體道故也。老氏明道德之意，其要在乎柔弱不爭爲本，故以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終焉。惟得道者爲能與此，故於德經之終言之。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天下皆知章第二》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徽宗註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無爲之事，則爲出於無爲，是乃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爲，則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修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教未嘗發言之之意。王駘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爲則眞，有爲則僞。從事於務，涉於人爲，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爲而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悅，舉天下萬物之多，曾不足以芥蒂其胸，次彼六對者，烏能爲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徽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爲長，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追之，不得不動，如鑑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酢，蓋有餘裕矣。苟或猷紛趨寂，懼有棄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生化化者，不尸其功；自形自色，而形形色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整萬物，非有心於整之也，凄然似秋而綽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爲恩，故澤及萬世，不爲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妄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螻蟻之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離之，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離衆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整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離衆形也，未免乎爲矣。然而不爲戾也，不爲仁也，不爲巧也，則爲出於無爲，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爲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相爲消息，相爲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爲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不以爲己私分。夫豈認以爲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者爲古，以今者爲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爲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戶而無居，戶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曾何加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又《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為盜；○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爭於天下大騖，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爭於正書爲盜，目中穴竅，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疏義曰：尚者，別而向之之謂。以賢爲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爭於天下大騖，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爲貴，則欲溪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義，至於正書爲盜，目中穴竅，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爲尚，則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孰肯內於外大以爲夸，其行不正而爲跂哉？各止其所而無所爭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爲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爲覬，有見於兪而爲覬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爲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者，此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徽宗註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憒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疏義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睹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忘返，失眞滔僞。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跖，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凡以見名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冰，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憒亂僨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爲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擾，吾心湛然，物莫能搖，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礙，不睹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徽宗註曰：容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臭。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爲腹不爲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疏義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古人之貴夫虛也如此。是以遠取諸物，如谷之應，鑑之照，管籥之受；近取諸身，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皆以虛故也。蓋虛者，實之對，實則有礙，虛則無間。外之萬物，內之一身，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以不能無間故爾。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兼愛無私，則一視而同仁，推此加彼，則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無所決擇，付之自爾，無所去取，遺息衆累而冥於無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聰明文思，堯非不聞也，必待師錫而後舉之。若鯀之方命圮族，堯非不知也，亦因衆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爲心，則舜不得不舉，鯀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包，意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盡心之本，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豈賢之足尚哉。務內觀者，取足於身，務外游者，求備於物。求備於物則常憂不足，取足於身則歆羨不起。聖人不利貨財，不貴異物者，以取足於身而實其腹故也。實其腹，則收視反聽，精神內守，故曠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貨之足貴哉。此聖人爲腹不爲目也。在心爲志，則志者心之所之也。形以骨爲體，則骨者體之所立也。志強而不弱，則以顯爲是。或殉名不息，以富爲是。或逐貨無

戕，自伐而無功，自矜而不長。其去道也遠矣，故欲弱其志，骨弱而不知強，則行流散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胥淪溺而不返，倀倀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強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汙，弱其志者知此。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脫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不壞之，相與天地爲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強其骨者如此。多知爲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徽宗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凡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疏義曰：辯者不敢騁其詞，無所用言也。勇者不敢奮其忮，無所用力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爲耶？若舜之時，皐夔稷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乂在服，豈務聞聞之小，爲察察之明，以智爲鑿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徽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疏義曰：治天下者，一於無爲而不知有爲，則若聚塊積塵，無爲而非理；一於有爲而不知無爲，則若波流火馳，有爲而非眞。夫惟有爲不離於無爲，無爲不廢於有爲，而爲出於無爲，其於治天下有餘裕矣，豈棄人絕物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自道而降，莫逃乎物，則萬物之變在形而下矣。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與道無間。總攝萬殊，同於一理，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又卷三《載營魄章第十》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法則固未能忘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有爲，其於無爲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爲而不離於無爲，而爲出於無爲，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初無心於愛民，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初無心於治國，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猒，能爲雌，於是乎在。○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爲天下谿。蓋谿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一啓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啓閉，不違其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強，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斁，天下樂推而不猒，能爲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疏義曰：眞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荀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能無知而何？昔郯雍視盜，文子知不得其死，顏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

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辭。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疏義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神爲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化爲一。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爲萬物之所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蓄之也，以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爲芻狗，未嘗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爲之者，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爲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主治自我而大制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不有，爲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微妙眇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春爲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妙而小焉，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又卷七《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徽宗註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疏義曰：道有體有用，無爲其體也，無不爲其用也。一於無爲以求道，則溺於幽寂，失道之體。一於無不爲以求道，則滯於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爲而不廢於有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爲而不離於無爲，則道之至妙無餘蘊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於無爲，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明燭鬚眉。鑑之與水，應而不藏，人所取監也，故《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道之應物，何以異此？得此者，上爲皇，下爲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未興事造業者，王之道。制節謹度者，侯之事。則侯王者，萬物之所係也。誠能守道以御時，其於治天下國家有餘裕矣。蓋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惟能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意其有爲而未嘗有爲，意其無爲而未嘗不爲，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於不爲，以是化貸萬物，則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莫不得於觀感之際，而其化均矣。猶一氣潛運，大化密移，芸芸職職，自生自殖，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自化而已，此何與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爲是故也。○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偃，故民惟上之從。所謂上之化下，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也。暴悍勇力者，化而愿；旁僻曲私者，化而公；矜糾收繚者，化而調，因形移易而未免有作也。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道之全或虧；險德以行，而德之體或失。蓋道無善無不善，繼之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成德爲行，則不易而險矣。道與德皆性也，善與行則性之發於心者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則是去性而從心也。以心定天下，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矣。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無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囿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徽宗註曰：季眞之莫爲，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疏義曰：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則季眞之莫爲，猶在物一曲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少知有二家之議，以發問於太公調也。雖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天地則無爲而爲之也。無名之樸，若季眞之莫爲也，莫之爲則寡能備天地之美，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徽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則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幾於道故也。水之爲物，方圓曲直，雖趣變無常，及其靜也，平中準，

大匠取法焉，所謂莫動則平，與天共準必定是也　道之體如之，而人所以有取於水也　蓋水靜則平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將自正也　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正矣　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爲王三而物正，故天下將自正也　《莊子》所謂善能正生以正衆正，惟止能止衆止，正此意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蓋離形頓革謂之變，因形移易謂之化　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自然無間謂之命　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　此篇始言道常無爲無不爲，終言天下將自正，致治之效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又卷一一《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眞　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眞，無容私焉　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王直爲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　正復爲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　眞變於物，未始有無，眞在於內，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事道之眞也　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　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　持勝有道，尙謀而已　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繩繩黽黽，不測不克是已　眞者精誠之至，虛緣然後可以模眞，以道之眞無容私焉故也　無容私則非人爲之僞，順物自然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　《經》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徽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　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疏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蓋愛之利之，所以得其心也　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　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親若父母　此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嚴負其子而至焉　苟啇人以從欲，萬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携持而去矣　然則無愛利之心，而肆虐以爲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爲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疏義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故擠斗折衡而民不爭　然則存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所以發漢陰丈人之論也　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　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既生，則昔之虛者俄且實，昔之一者俄且散，所謂無所與雜，潔而不汙者，始或齕矣，純白所以不備也　將見智詐相攻，巧僞日滋，或罔上以非其道者有之，此聖人有作，在有天下，所以去此患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徽宗註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夫末作以傷農也　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古之爲治者，凡異服奇器黜於市，人於宮，則國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斷民復敦厖淳固之俗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徽宗註曰：魁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苟爲簡髮數米，滋法令以蓋其衆，將以止盜而盜不盡矣，莊子所謂魁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蓋謂是也　蓋民愚無知，撫之則馴，虐之則讎，自非以覺服民，孰肯遷善遠罪者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徽宗註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爲，故純粹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　地其處乎，惟處之以無爲，故靜上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載　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爲故也　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以兩無爲相合而萬物化也　觀天地則見聖人，夫何爲哉？法天地而已　夫然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爲慮，旁僻曲私者化而爲公，舉滅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燭，鑑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　《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　至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遷性，亦若是而已　順其自然，勿撄勿攖

而已。大哉得鉤繩規矩而後正哉？是以有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經曰：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徽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疏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潰，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是國裕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徽宗註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疏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使民不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道羣心之用，我無欲則同乎無欲矣。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見勝所睹。苟不能洒心去欲，方且爲物絏，方且爲緒使，則民失其樸，溷於人僞，尚何能還太古之風哉？老氏著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又卷一二《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徽宗註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疏義曰：道妙於無，不可以體求，即其大全而言之，姑謂之體而已。所謂道之體，若莊子言古人之大體是也。道之體既妙於無，則寂然不動是無作也，無作故無爲，無爲則至爲去爲矣。無狀之狀是無相也，無相故無事，無事則無爲事任矣。澹然自足是無欲也，無欲故無味，無味則味味者未嘗呈矣。興事造業，爲之而成，雖曰有作，而爲出於無爲。耳目鼻口，各有所事，雖曰有相，而事出於無事。口之於味，人所同嗜，雖曰有欲，而味出於無味。以見用之所以妙也。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所以應物之有，自無適有爾，所以體道之無，至無以供其有爾於斯三者以觀之，道之體用，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徽宗註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疏義曰：以物觀之，自徇殊面，譬空之與大澤，亳末之與馬體，以形質小大有於形，以數量其多乏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北海爲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溟涬爲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爲倪故也。若是則怨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器，非正之道也。施乎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域？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羣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所以同萬有於一無，合衆小而歸之，能成其大者，天覆地載，廣乎其無不容而已。故帝王以天地爲宗，而爲哉中之大。

報怨以德。○徽宗註曰：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疏義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則無取於冠冕之賞，是爵祿不足以爲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無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爲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眞，則知是非不可爲分，細大不可爲倪，約分之至而卒無所分矣，又何怨之有？非至德者能之乎？宜其所尚者德而已。蓋陽爲德，陰爲怨，報怨以德，則冥而無所辨，通而無所節，是謂出怨不怨，所以爲德之上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徽宗註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疏義曰：傅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慮遠者不忽於其易。《經》曰，爲之於未有，故知幾者必察於其細。千丈之堤可謂小有防矣，以螻蟻之穴小而不止其潰，則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百尺之室可謂居之安矣，以突隙之煙微而不愼其焚，則熒熒不救，炎炎奈何？白圭之行堤也，必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愼火也，必塗其隙，是以無火患。然則圓機之士，其作炳於忽眇綿，用智於未奔沈，每及於此，所以發韓非之論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矣。《詩》於吉日必曰愼微者，以事起於甚微故也。及其末，則不可勝圖矣。《易》於思患必曰豫防者，以其末爲難圖故也。聖人智通於神，所以蚤從事者，知此而已，與荀卿所謂先事慮患謂之豫同意。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徽宗註曰：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疏義曰：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然則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理宜然也。聖人躊躇興事，以每成功，所以致大治者，亦爲之於小而已。《詩》稱文武之治，積小雅而爲大

雖，其作始也小，其成業也大，所以成內外之治，始於憂勤而已。使其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孟子舉《詩・鴟鴞》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以明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欲治之於蚤也。況若大寒而後索衣裘者乎？然則聖人以此詩爲知道者，以此。然則天下之事小可爲也，大無及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徽宗註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疏義曰：火生於木，禍發必起，則禍固多藏於微。易之者暗天不宜，則禍固發於人之所忽。《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欲不忽其微而已。聖人之應世，與民同患，至智足以周物理，遠覽足以照幾先，謀之未兆，常慎微以慮其始，慎終如始，而不忽人之所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也。《記》曰：與有其已怨，寧無諾責。無輕諾之行，則言必顧行矣。《傳》曰：苟以爲易，難將至矣。無多易之行，則動必迪吉矣。以此遊世，則泛應曲當，終無難矣。然所以致此，非蒙通於物也，凡以無爲無事無味，體道之無而已。道之所在，孰能難之？

《堯舜》卒章言無有後艱，與此同意。

又《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徽宗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汎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汎，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疏義曰：事隱於未然，莫不有自然之理；事於已然，莫不有必至之機。理之所藏深矣，非至神不足以洞察；機之所發微矣，非至智不足以灼知。安者危之對，有其安必危。未兆者已形之對，未兆則形泯，此理之未然者也。脆者堅之對，則堅已肇其質。微者著之對，則著已闡其端，此事之已然者也。持之於安則無危，所以能保其邦。謀之於未兆則不形，所以能防其患。聖人之知幾也，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作炳於忽眇綿，神以知來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所以能順之於履霜。微者散之，則不至於著，所以能察之於毫末。賢人之殆庶幾也，智之於賢者，於復則不遠，於過則不二，辨之於早智之事也。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豫》之六二，當理而悟，所以爲賢人之知幾。於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所以爲賢人之殆庶幾。惟其知幾，故不終日貞吉。惟其殆庶幾，故無祇悔。又烏有奔壘汎流之患乎？蓋車所以陸險，航所以濟難，奔壘之車，汎流之航，則聖人無所用智焉。楊雄對或人之問，所以言用智於未奔汎，然則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有終躡絕險涉徒輦之足安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徽宗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爲禍先，不爲福始，蹈躋以興事，以每成功。○疏義曰：夫有形生於無形，凡囿於有形，莫不自微以至著，則大必滋於小也。將登高柯，始於毫蘖之不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可知。若升高必自下，則高必基於下也。丘山崇成，始於累土之不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可知。自邇以及遠，則遠必自於近也。將致千里，積於跬步之不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可知。是三者，其作始也簡，原其始則小，其將畢也必巨，要其終則大，其理然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聖人見端而思末，所以索其幽；睹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默契理望，故不爲禍先，福亦不至，不爲禍始，禍亦不突，因時而起，循理而動，蹈躋以興事，以每成功，緣於有感而應之耳。彼天下之事日投吾前，將謝之而莫爲，則眇綿之中固有不可不爲者，然有而爲之其易耶？必待於蹈躋而後興，則又以易而爲之也。惟不以易而爲，故事之所興，咸底成績，豈乎其有成功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徽宗註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疏義曰：天下之理，可因不可爲，可任不可執。爲之以求成，適所以敗之；執之以求得，適所以失之。聖人體道之無，靜而無爲，不從事於務也，斯無事任之責，故無敗。變而無執，不以故自持也，斯無事故之累，故無失。世之昧者，殊不知時無止，分無常，乃規度而固守之，蔽於一曲，不該不徧，是何異刻舟求劍，膠柱調瑟？宜其去道愈遠而不能趨變也，能無敗失者鮮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徽宗註曰：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疏義曰：《傳》曰，有足者可至於百，則道必致其至，中道而止則無所至矣。又曰：牽雖曲

而通諸夏　則淫必盲其目，生淫而廢則無所歸矣　仲尼有言焉爲已之語，蓋以是也，非特爲學如此　雖從事者亦然，使其志獻於所守，力倦於所行，始勤而終怠，則事亦無所濟矣　如勤則悅於須臾，終怠則狀於持久，凡民之情易遷於物，始勤終怠，蓋莫不然　惟其止而不進，廢而自畫，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孟子興有爲者之嘆，所以譬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徽宗註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疏義曰：成王戒卿士，必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蓋內盡其心所謂志，外盡其力所謂勤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心已怠而力已疲，烏能不倦以終之哉？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惟終始惟一，故能至誠不息，圖惟厥終　惟時乃日新，故能力行不倦，雖休勿休　以此施之於事，則事必就緒而後已，何爲而不成？所謂愼終如始則無敗事者，理其然矣　《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徽宗註曰：欲利者，以物易[1]　務學者，以博溺心　夫豈足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　學在於不學，紲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疏義曰：莊子言去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欲利者，以物易己而泪欲於俗　列子言學者以多方喪生，則務學者，以博溺心而雜學無統　夫豈足以造乎無爲？夫所謂無爲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而已　以物易己則喪己於物，方且與動馳，不知即動而靜　以博溺心則心枝而疑，方且爲實礙，不知損實爲虛　故不足以造乎無爲也　聖人不然，不以利累形，求之在我也，所欲在內而不在外，欲出於不欲而已　其利爲悅，其給爲安，不拘一世之利爲己私分，在乎兼足天下焉，正莊子所謂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則去人爲之僞也　所學在心而不在迹，學在於不學而已　因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其眞，期於朝徹見獨焉，正《詩》所謂學有紲熙於光明也，故以復衆人之所過　蓋窮巧極珍，難得之貨也　聖人不貴之者，欲使民不遷於物而已，可謂我無欲而民自足矣　捨本趨末，衆人之所過也　聖人以復其過者，欲救其過，使歸諸道而已，可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矣　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　賢人則異乎衆人，賢者之智，猶有所謂過，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則性修反德，德至而同於初，將至於見道而絕學，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絕學所以無憂也　若顏氏之子忘仁義禮樂，而簞瓢控若不改其樂，其於聖人樂以忘憂，爲始庶幾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徽宗註曰：大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　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　爲者敗之，故不敢爲　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疏義曰：天運乎上，不產而化，地處乎下，不長而育，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動若植，萌區異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萬物得由其道者，豈或使之？其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性之自然而已　輔其自然，則不益生，不勸成，因其固然，付之自爾，故能成其性也　然而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所以成其性者，豈假人力爲之哉？爲者敗之，且有助長之失，故不敢爲　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　恃道化則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不任智巧則去智塡，故而循天理，將無爲而萬物化矣　彼刻楮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鮮矣，何足以語道化之妙

邵若愚《道德眞經直解》卷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天下皆知普遍共知。爲美之者，己亦效之爲美，斯此也　惡宜已　止也　皆知善之者，己亦效[之]爲[美]之[善]，斯不善宜已　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此也，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麤麤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爲，遂生八萬四千煩惱　是以聖人處無心爲之於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之而敎於天下　且萬物事也並作起也，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　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而不知有君之化，雖爲君父而不恃爲主此顯諸仁也，功業成而名不居此藏諸用也　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　生而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　主所好者謂之風，民衆隨之謂之俗　上矜賢智，下必競趨，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　名

不爭其名故也。食之與貨，務資贍養，豈貴珍奇難得？貴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授，藏之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爲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欲，使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智，無智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強其骨。孔子嘆申棖之不剛者是也。常使民無智則虛心，無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爲。緣聖人爲無心之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又卷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〇治天下之道，常處事於無爲，而天下無不爲治也。侯王若能守無爲，萬物將自化化而有欲作起也者，吾將鎮安也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者，亦將不欲是也。不欲則以靜，所以天下民心將自正。【略】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〇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者，何也？理世之道，以謙下爲法，故物或損之者而受益，益之者而見損，故知謙者受益，此古人之所教也。老子曰我亦以謙爲義而教之，夫何故？見恃強梁者不得盡其理而死　老子曰吾將謙道，以此爲父教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音澗。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〇天下之至柔者，無心之心，又玄是也。人能馳騁至柔，此天下之至堅而不壞者。以無爲有，故曰無爲入於不生滅之鄉，萬劫長存，更無間斷，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此不可言及之教，老子嘆曰：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〇高名與身，二者孰親？身與財貨，二者孰多？因名利而生得與亡，失也孰病？是故甚愛名者，必因名大則費；多藏貨者，必因貨厚而亡。失也居名知足則不辱，居貨知止則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〇大成者，反若如也下同缺不完也，故其用不敝。大盈滿也者反若冲，故其用不窮。大直者不申反若屈，大巧者藏智反若拙，大辯者不言反若訥。是以缺能勝成，虛能勝滿，屈能勝直。拙勝巧，訥勝辯，如躁勝寒，靜勝熱。此者如藥對病，惟清靜無爲能空萬境而絕對治，乃爲天下正。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〇古之兵即農也，農即兵也，有事則征，無事則耕　天下有道，民各安業，卻走馬，戰士以糞田疇，修治農事。天下無道，兵戎之馬孳生於郊，亡道之由罪莫大於縱心可欲，禍莫大於貪心不知止足，咎莫大於專心欲得。夫罪禍咎皆因欲起，若心無欲，故能知足，其心之足，所遇而常足矣，禍咎自除，何罪之有？【略】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〇夫道均化於萬物，而知道在我矣。欲見道者，不須出戶，但推照一心，其一與萬物一皆同，故能知天下萬物也。若更能棄推照之迹，心無繫著，則不須窺牖，而見天之道也。若向外求之於筭數，求之於陰陽，求之於人事，其出彌遠，則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萬物之性，不見而名天之所造者，而在不無也爲而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〇爲學者日務滋益是也，爲道者日損萬緣是也。夫爲學務益者有二病：一者讀誦抄寫，持事多聞，名著事；二者尋於書義，窮究文理，名著理。此皆心有所著，故當損之。夫爲道務損者，亦有二病：一者斷除妄想，心外求靜，名執無；二者併去塵緣，專守一心，名執有。此皆心有所執，宜又損之。損去爲學爲道之心，離著離執，以至無爲之道。無爲者，是無心而爲也。無心而爲，自然境空，任其耳目而視聽，自除從其貧富好醜，自滅運水般柴役，遊於世而無所累，故無爲而無不爲用矣。故以道取治也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治也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憒憒爲音謂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〇聖人無欲無爲，無常處之心，以百姓之心應事而爲心，因事顯心而見其德。善者吾善之，有不善者，聖人不分別，吾亦善之，因亦善之，德化百姓善矣。信者吾信之，有不信者，聖人不分別，吾亦信之，因亦信之，德化百姓信矣。是故聖人之在天下，不疑於物，則天下物自信；不私於物，則天下物自公；不貴於珍，天下自不貪；不奢侈，天下自從儉；用其寶，天下自不僞；崇其謙，天下自不爭。如此憒憒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德於耳目，聖人處無心於事，皆孩之也。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

亦十有三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世人有心出於外，體天地陰陽爲法，存想漱嚥，吐納般運之類而求長生者，又有心入納也於內，汎空虛靜，昏懵如死者　老子以十分爲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　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　老子自徵問，夫民以衣食養生，何故動之死地？以其緣貪生生之過厚故也　三三類凡，皆不取者，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　蓋聞善攝無生者，離外境，離二邊，都無所著，不立於心，見如不見，來如不來，身心一如，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及也　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使猛獸兵刃不能加害　夫何故？以其心無所著，行住坐卧，心常虛寂　虛卽無相，寂卽無生，緣其無生，故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萬物因道而生之，因德而畜之，物之形賴生畜之勢而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也　且道之尊，德之貴，其理莫之爵位也而常自然矣　是故萬物皆自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然因道生之而不見其有，因德畜之，養之育之，爲而不恃，乃至成之熟之長之而不爲主宰，此莫知爵而常自然矣，是謂玄德。

又卷四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者，一也。王侯得一爲天下正，故云以正治國　吉凶悔吝生乎動，惟一能克勝，故云以奇一數也　用兵　孫子云：兵道　是以無事取治也　天下也　老子曰：吾何以知其然哉？周時天下多諱諱，人不敢言下情之病，而民彌貧；人多利便之器，尚賢矜智，國家滋昏；人多伎巧，無益盛行，故奇異也物滋起；法令滋彰，失於德化，民不知恥，故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是以無事治天下也，雖其政察察而顯基治，其民缺缺而不完　用有爲救世，如湯療疾，暫時爲福，疾盛緣湯而顯基治，其民缺缺而不完　用有爲救世，如湯療疾，暫時爲福，疾盛緣湯蓋禍兮因福之所倚，其爲福兮，乃禍之所伏　孰知其極之理？蓋治國者，其無正耶？今人正復反也　爲奇，邪也　善復爲妖，民人也　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大方而不分割，清廉而不劌，傷也處直而不申肆，藏光而不炫燿者，皆處於無事也　【略】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聖人爲而無爲者，是處事於無事也，此恬惔之德，其味無味　應大與小，言其形多與少，言其數塵境妄緣，能爲怨對者，以無心爲事，故云報怨以德　【略】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其安易保持於危，其未兆易謀於已成，其冰脆薄則易泮冰散也，蓋其微者易散也　凡事爲之於未有之際，治之於未亂之時　夫合抱之木由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事皆從微而至大，不可不愼也　凡有爲者，故有敗之應；有所執者，故有失之。是以聖人處事於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故民人也之從有爲之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者，心動之微也。心未動以前，心處於無而不名，幾動則顯露，亦不名幾。幾者，心始離無入有，在有之微，乃欲之初，事之始也。若能愼事至終如事之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者，愼心動之微。不貴難得之貨者，愼事動之微　故知聖人之學，不用幾識爲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也，以輔順也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略】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音其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夫民貪欲爲奇，是故常不畏死，奈何感嘆之意立刑法，以死使民懼之？若使民忘欲而常自畏死，其間而有爲奇者，以謂吾得執而殺之，以戒於衆，孰敢也？然以貪欲爲奇者，必自招其禍　常有司天也殺者殺，又何必代天行刑？不惟殘物傷生，仍亦自失天和　而代司殺者殺，是譬如代大匠斲　木匠也夫代大匠斲，施斤斧之勞，希有不傷其手矣　專刑罰治世，少有

不失道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周時民之飢不是之甚者，以其上食之廣，必稅之多也，是以飢矣。民之頑僞而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矣。人之冒險而輕死者，以其上爲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矣。惟上無以生爲過厚者，是賢於貴天下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人之生也，其體柔弱，及其死也，其體堅强。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見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故堅强則【略】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心本清靜，元無染著，緣心起欲，而著萬物，既著萬物，則生貪求。老子欲使天下人心無欲，不著萬物，如是小國中寡民，使民有什人百人曰伯夫之器，智識可爲官長者而不用也　且夫使民無欲，則心靜安閑，忘一切利益等事，故重死而不遠徙　移也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車也無所乘之　無欲則無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反朴還淳，不假書契，使民如三皇之世，復結繩而用之　無欲則不旋厚味而甘其食，不事文采而美其服，淳朴爲風安其俗，各不相慕而樂其業　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彼此無欲無求，雖相比之，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上怡怡然無所施，下淳淳然無所爲，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之言，其文不美於俗　美言華辭，理不信實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善道者在行不在辯，說贈於辯者，則不爲善。《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　○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萬物孰能定之　今碧虛取以爲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　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　道氣者，無有也　金石者，無間也　今此虛無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嘗聞《化書・道化篇》云：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　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　虛實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毀，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　又嘗聞《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僞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　此文已於第十六章全載　此皆得夫沖和之妙氣，虛無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閡者也　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師曠聾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焉自然　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爲者，而功自成　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　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尚書・大禹謨》云：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　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罰弗及嗣，賞延於世　有過無大，刑故無小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其此知爲大理之職也　晴之一字，未詳所據　師曠聾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爲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　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　物形物，美惡善否生焉　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己之心，則美反爲惡，善斯不善矣　況欲天下皆知乎　古人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　薄亦甚矣　《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　君上天下之師長也　上有所好，下必從之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噫，非

影動形，形動影也。非谷動聲，聲動谷也。可不愼諸。故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斯六者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皆有對待，理所必然。是以聖人事處無爲，教行不言。無爲非不爲也，行其所無事也。不言非不言也，無法令告戒之煩也。任民物之自作，自生，自爲而不辭，不有，不恃，所以能成生物之功。功成復不自居其功，是以功不我去。一或不然，功其去矣。《經》凡稱聖人者，自玄古之君，至堯而止。舜而下則稱王，稱公侯，稱善人君子大丈夫，德有隆殺，義存褒貶，學者當具古人眼目，向周季以前觀之。

《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爲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賞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爲事窒，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強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大人，六鼇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爲，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爲無所爲，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原旨》曰：知修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骸猶衆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人之生也，身載營魄，合而一之，拖之能無離乎，不離則一矣。氣爲百骸之主，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滌除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保以安，能無爲乎。無爲則安矣。天門開闔，貴守以靜，能爲雌乎。雌則靜矣。明白四達，貴無所窒，能無知乎。無知則不窒矣。人能體此六能，修身治國，生之以道，畜之以德，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爲之，長之，而不有，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又卷二

《經》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原旨》曰：善有慈柔之善，有至當之善，人能達夫至當之善，則無所不當，無所不善矣。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無轍迹，無瑕謫，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是以聖人救人救物，常以吾善，故不棄於人物矣。是謂襲明。襲明者，行其所至，當不爲其所不當也。故善人者，則可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乃可以爲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爲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爲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有以用人爲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是以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爲貴。不以人之資，我者爲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又《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原旨》曰：聖人居寶位而長天下，猶大海之鯨百川，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一有取之之心，則百川涸而朝宗歸往者絕，海之竭可立而待也。居寶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而爲之聚斂者，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絕朝宗歸往者乎。吾見其不得已明矣。天下神器，乃帝王之寶位，民生係焉。不可以智爲，不可以力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矣。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所謂物者，即前所謂神器也。乃天下之所共賴，不可視爲己物。隨行，遷徙也。噓吹，譬毀也。強羸，盛衰也。載隳，安危也。或之云者天道靡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斯有人民。社稷人民，天下之神器也。上章以之勸人主以道，此章以其餘旨戒人臣以兵。於戲，老聖之用心至矣。乃至不忘天下，此其所以爲百世師也。天道好生惡殺，虧盈益謙，貴慈柔不貴強梁，慈柔則生，強梁則死，理

之所必至　故君子不得已而爲　天下蒼生一出必以道，爲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強天下，爲社稷傾人民毒也　況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　使爲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於邦內以土地，故糜爛其民以戰，民不堪命，不死於兵，則避而去之　兵強之禍，天下如此　師之所處，畊耨既廢，荊棘生焉　興師百里，百里之害　興師千里，千里之害　大軍既興之後，不待水旱作而年已凶矣　豈人臣之善道哉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則宜審所取舍也　觀孔子以俎豆對靈公之問陳，則知兵不足言以去兵　答子貢之問政，則知兵乃可去　噫嘻，孔聖憂天下之心，又何異於老聖乎　果而勿矜，勿伐，勿驕，果而不得已，言天理之所在，如吾之所說者，是皆知其必不得已，而須如此行，方是果而勿強之道也　物壯則老，人臣位極，身不知退，尚以舞兵弄權爲事，極則危矣　是之謂不知道，不道早已，而況弓藏犬烹，只足以自速其顯隋也　尚何望佐人主而致國治而天下平乎　聞之者足以戒

《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〇《原旨》曰：弧矢威天下，其來久矣，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古已不少，兵可不慎乎　兵者，殺人之器，而曰佳兵，必有樂殺人者矣　不祥之器，凶器也　前言神器，此言凶器，或以神，或以凶，則物或惡之，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　故有道者不處　此承上章餘旨，爲人臣好用兵者戒也　當天下無事之時，君子在位貴在於左，及其有事用兵之際，貴在右矣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當必以恬淡爲上　恬淡云者王者之師，志在撫民，不事俘馘，而無詭譎之心，故雖勝而不以爲美　若以爲美，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如楚子玉之於城濮，晉先穀之於邲，皆主用兵而好戰者，終不可以得志　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又曰：天下莫不與也，安有以殺人爲樂，而能得志於天下者哉　左尊位，右卑位，吉事尚左，爲可喜也　凶事尚右，爲可哀也　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居以尊位　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故處右，居以卑位　正謂凶不可尚也　噫，當受命於將，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於斯時也，君之心當何如哉，危矣　故必以偏將軍處左，防危之心可見也　上將軍處右，不祥之名可見也　言以喪禮處之，凶事可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豈忍爲也哉　非敵國侵我，下有弗靖，不得已而用之，弗擧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又

《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〇《原旨》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有當爲有不當爲之常理，不爲其所不當爲，而爲所當爲。則春春而夏夏，陰陽不忒，不待言而四時行　品物亨道一反常，則沴氣乃作，四時乖和，品物傷矣　君道亦然　侯王若能體道之道，而守君之當爲，不爲君之所不當爲，則君君而臣臣，厥分罔差　君不言而百官正，萬物將自化也　社稷人民，莫不各安厥分，爲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矣　帝德一愆，異政乃起，使君而盡君道，臣而盡臣道，上不凌下，下不僭上，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從王化者哉　化而欲作，是既化而又欲有他作之心也　爲君之道，當思彼胡爲而欲作，必有啓之者矣　當勿待彼作而亟，求吾之所未當，反其所當，而鎮之以靜　夫如是，則必使人之意也，消有不待，以彰厥罪，而彼將自化也　何敢復作哉　是之謂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上慚厥德，下畏厥威，又當忘言，恬若罔聞，是之謂亦將不欲也　不欲則以此而自靜，天下將自正矣　道之無爲而無不爲也　若此世之人，有必如塊然木石，而後謂之無爲者，則安得而無不爲哉　非我所知也

又卷三

《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〇《原旨》曰：爲學日益，衆人之道也　爲道日損，聖人之道也　上知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　若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又何損焉　舜授禹加以人心道心、危微之言，則損之所不免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損之云者損去人欲也　又損云者人欲去得淨盡也　人欲淨盡，則無徇己之爲　無徇己之爲，則凡所爲者皆天理之所當爲，而不可不爲也　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　而曰行其所無事，於以見禹之爲，皆所當爲而不可不爲者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　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　樂取諸人以爲善也　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　惟能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　及其有事，則

不是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強人之從己也。強人之從己，案人之道也。爲近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實道可常，心不可常。道常則所應皆理，心常則應不窒欲，是未到聖人地也。聖人之心，太空無雲，止水無波，魚躍鳶飛，物無不應，故能民同胞物，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一以百姓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則物無怍者，應之以理而已。善者，吾應之以善，不善者，吾亦應之以善，德善。信者，吾應之以信，不信者，吾亦應之以信，德信。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以天下之善爲善，人無有不善也。以天下之信爲信，人無有不信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言有位之聖人，如帝堯之在宥天下也。舜告禹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則慄慄渾其心，於焉見矣。百姓皆注其耳目，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德化流行，人心所歸，聖人皆孩之。一以赤子而視之也。若夫鑿缺之爲人，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者，則夫帝堯之一間焉耳。

《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原旨》曰：品物之盈天地間，莫不有族有祖。族言其衆，祖言其親。天地萬物之大逢廬也。出生入死，生則有死，死則有生，天理之常，何容心焉。知吾之出者入者，未嘗生，未嘗死，則其生之徒者誰乎，死之徒者誰乎，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生十有三，死十有三，之生之死十有三，是九也。彼何物者耶。道之爲物十，三才各得其三，其一則太極之祖也。生之徒天三陽，輕清之氣，日月星辰之徒也。死之徒地三陰，重濁之氣，山川草木之徒也。之生之死人三元，沖和之氣，精氣神也。人之爲人，莫不兼是三才者，而又抱太極之祖，乃有其生，孟軻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人亦貴矣。既得其生，乃不自貴。養吾之祖而親者，而乃動之死地，是可哀也。夫何故，以其忘吾之所自貴，反有過求外物，益其厚養之心，是之謂生生之厚，計亦左矣。一有心於此，則探虎穴，蹈白刃，不顧危亡，無不爲已。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探穴之心也。入軍不被甲兵，無蹈刃之心也。兕何從而投其角，虎何從而措其爪，兵何從而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吾無致死之地，物亦無傷焉。

又《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原旨》曰：正，政也。堯之庶績咸熙，舜之百揆時序，以正治國也。奇乃正之變。禹之班師振旅七旬，有苗格，以奇用兵也。湯以葛伯不祀而征，遂滅十一國。築放而有諸夏，奇之次也。周以紂不道而伐，大會盟津，戰於牧野，紂焚而有諸商，又其次矣。《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於禹格有苗，湯征夏，周伐商見之。降此而下，奇變爲詐，詐變爲亂矣。以無事取天下，即章末無爲好靜，無事無欲之旨。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周室中衰，厲王好利，以榮公爲卿，專利害民，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矣。准夷入寇，民相與畔。襲王奔彘，共和行政，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矣。幽王淫昏，以石父爲卿，佞巧好利，用事專任，政治多邪，諸侯或畔，戎狄殺之。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古聖之言，玄擘引以爲鑒，得非《墳》、《典》之言與。幽王二年，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三代之季矣，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廢申后，並去太子宜臼，寵褒姒以爲后，以子伯服爲太子。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王伐申，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攻殺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徙居東都，西周果廢。伯陽老聖字老聖，昔事西伯爲藏史，仕成王爲柱下史，幽王時爲太史，修道養壽，屢掌史職，演著《玄經》，龜鑑萬世，吾所謂無名古史，益可驗矣。當時位雖人臣，而道冠百王，是有道無位之聖人也。

又卷四　《經》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原旨》曰：老聖歎世道不古，智詐相欺爲亂，無以挽回人心，於是敷述上古無爲之化，以詔後世，使反鍛薄之風爲淳厚之氣，其以道自任，若此。爲無爲，法自然也。事無事，順天理也。味無味，樂恬淡也。大小多少，君臣民庶在焉。報怨以德，凡上下之交，或有不善，則當以德報爲心，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謀當謹始，無使滋蔓難圖。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祗悔，由一陽二陽，積而爲乾。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有乾之德，不自爲大，成其大者，六陽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人心澆薄，往往如此。蓋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惟其難之於始，故終無難。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愼厥初。要在承平無事之時，戒無安肆。與安而易操。變之事未兆則易謀，物脆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爲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爲杜之於未有也。治之於未亂，非有所謂治鎖之於未亂也。故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臺之始起於累土，行之始發於足下。當其始也，厥兆甚微，及其至也，木則合抱，臺則九層，行則千里。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厥初不可不愼也。天下之事，一有心於爲，則多致乎敗。用力以執，則或致乎失。所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也。是以聖人無必爲，故無敗事。無固執，故無失悔。凡民則不然，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以未聞持安之道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以見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以見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若夫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者，終亦無爲而已。故曰：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太平經》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凡愚之術，皆從內出，自有法律，以爲本根，見神而活，亦無苦愁，神惡勞烈，安心定意，愼無暴卒。久久自靜，萬道俱出，長存不死，與天相畢。爲之必和，與道爲一，賢智無窮，凡事已畢，俗念除去，與神交結，乘雲駕龍，雷公同室，軀化而爲神，狀若太一。詳思書言，愼無失節。凡精思之道，成於幽室，不求榮位，志日調密，閑蒙洞白，類似晝日。不學之時，若夜視漆，東西南北，迷於其室。令賢聖惶怖，心獨戰慄，五守已強不死亡，安貧樂賤可久長，賤反求貴道相妨，尊官重祿愼無望，強求官位道卽亡，不若除臥久安牀。不食而自明，百邪皆去遠禍殃。守靜不止不喪，幸可長命而久行，無敢恣意失常。求之不止爲道王，治活之術各異方，與民殊事不相妨。上之好生，民命久長。俗教道上有仁王，聖主思道，化下流行，令民清廉，永無禍殃，民之不死，上之明也。上無明君教不行，不肯爲道反好兵，百有惡子家喪亡，持兵要人居路傍，伺人客閑奪其裝，縣官不安盜賊行。觀民可爲上可明，人君好仁，下求長生。上之不仁，下多邪傾，皆令天死，不知樂生。下愚好德，上教令也。民之好道者，其主明也；盡欲長生，遠禍殃也；不食廉潔，去諸兵也；垂拱無爲，棄不祥也；聖主大興，其民相親也；恩及下愚，是其王也；天道好生，以安上也；下愚不爭上之慶，天下幸甚，莫不歸王也。民不好道者，上之不明也；內懷姦心明行也；不好爲德，反好兵也；父子分離，居道傍也；不得長生，積死喪也；家有貧子，若虎狼也。上之無德，兵禍殃也；下愚爲君，化不行也。民多好仙，帝王明也；天見其治，星辰行也，蚑行喘息，皆被光也。

梁丘子注解《黃庭外景玉經注》卷中　作道優游深室獨居，○作道當入淨室中，反胎鍊形，還於精神也。扶養性命守虛無。○虛無者，自然也。守道養形，修契自然，無離於己身也。恬淡無爲何思慮，○恬淡清淨，養神愛體，遠害萬里，無復思慮也。羽翼已成正扶疏，○學道俱備，身體輕舉，恍恍惚惚，如有毛羽來卽舉昇，故曰扶疏。長生久視乃飛去。○得道不死，度世長存，乃能白日魂飛，入太清也。五行參差同根節，○五藏法五行，或上或下，參差同一，喉嚨也。三五合氣要本一。○上下三五合一室，三五虧則返一也。謹與共之斗日月。○左目爲日，主父，治在其中；右目爲月，主母，治在其中。斗者，七星候也，亦爲之七政。抱玉懷珠和子室。○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行氣握之念如運珠。子能知之萬事畢，○修道守一，服氣延年，反命神仙，萬事畢矣。子自有之持勿失，○閉精自守，念赤子也。卽得不死入金室。○修道審入九室，返胎煉形，修理玄白，眞氣恬然，閉塞三關，邪氣不

生也　出日入月是吾道。○日月爲兩目也。俠於左右　俠治也，在紫房室中，出爲道之眞　天七地三迴相守，○天有七星，地有三精，元氣回復，無窮極也　昇降進退合乃久。○元氣升降，上下混沌，亦無形端，天地得之乃能長生　玉石珞珞是吾寶。○玉白如石，在下部也　子自有之何不守？○閉精自守，受氣養神　心曉根基養華采。○根基者，謂人知守一也　華采者，謂人面目悅澤，體有光華也　服天順地合藏精。○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二合成德，變化相生　閉氣守精，養神煉質　九原之山何亭亭，○泥丸中氣王色明，眞人太一住其中，亭亭心也　中住眞人可使令，○眞人赤子，可爲使令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大道　內陽三神可長生，○陽謂元陽也，白也，須臾變異　長生之要，守三黑之神者也　七日之五迴相合，○七竅五藏，共相和同，其於一室　崑崙之山不迷誤。○崑崙爲頭也，眞人所遊戲其中，日月運行，寒暑更變，終不誤也　蔽以紫宮丹成樓，○丹田上通紫宮，中有五城十二樓，眞人在其中遊戲　俠以日月如連珠。○兩目也。玄氣明照，出若連珠，五色恍恍　子常念之，壽命無窮也　萬歲昭昭非有期，眞人得道，萬歲易形，男八女七，從此而生，與日月相守，天地相保　外本三陽神自來。○三陽三九，曆候也　嬰兒生時，一神魂魄來入形中也　內養三陰可長生，○鼻引陽氣，取之以內養　赤子，眞人，嬰兒，是曰三陰，亦食神也　魂欲上天魄入泉，○魂陽，魄陰也，謂世人無道德，魂魄離身，歸散本也　還魂返魄道自然。○拘魂制魄，令不動作，帝在身中，道以自然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中《重告章第十》

老君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道以無爲上，○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而已　德以仁爲主。○德無不容，仁也　禮以義爲謙，○稱物平施，適時之宜　施以恩爲友。○因惻隱之心，推以及物，非求報也，故其施博　惠以利爲先，○惠者仁之施，以利物爲功，口惠而實不至，怨咎及其身　信以效爲首。○信將以復其言，必有效見焉　僞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扶。○至德之世，是七者皆本於自然，逮德下衰，是七者皆出於或使故道隱於小成，德傷於小識，禮以僞爲，施而求報，惠不由心，信非中出，類皆矯情，性以沽名，飾智以驚愚，豈自然哉　言出飛龍前，行在跋鼈後　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爲。○飛龍爲速矣，言猶在其前，跋鼈爲鈍矣，行猶在其後，則以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故也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禮尤在其後，禮信且廢，道德可知

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　譬如鑑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聚，僞世教如此，如是迷來久。○君子徇道，小人徇財　由之人以稽爲決，蓋相稽以道也，周衰之末，不知與道相輔而行，而以財相輔，是猶搏風捕影而求其實，豈可得哉！　此無他，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矯僞之俗勝，而不明乎自然之眞故也　經曰：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爲常主。迷迷以相傳，輾轉相授與。邪僞來入眞，虛無象如有。○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怒者其誰耶，蓋妙體無僞，眞常不宰，可得矣而不可言傳，可傳矣而不可相授，一曲之士，指末流爲大源，認陳迹爲至妙，以迷傳迷，猶醉者之負醉也　殊不知誠正可以入眞，而邪僞終莫之能以邪僞入眞，是以虛无之象爲有而實非有也　自僞不別眞，爲貪利往守　非常正復亡，蔽盲持自咎。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定己然後議人，主中可以正外，己自爲僞矣，其能辯眞僞之歸哉，己之爲僞，以往守於利而爲貪也，以利往則遠於道，以利守則失於道，既非眞常，正亦隨亡，此無他，於道見疑而冒昧，故違人而自遺其咎也，何異木生火而還剋木哉，《陰符》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又《聖人之辭章第十一》

老君曰：聖人之辭云　○混元博大眞人也，吐辭爲經，自我作古，猶不自矜，而曰聖人之辭，則以述而不作故也　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爲自然。○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變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不可見，即法而顯，道之與法，初無二致，入則爲道，出則爲法爾。天下之物生生不窮，而不知所以生生者誰耶，本諸自然而已，道以法顯，法以道立，豈人爲哉。眼見心爲動。○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坎爲耳，離爲目，耳目者，精神之戶牖也，一有所睹，心斯動出矣　《陰符》曰：機在目，聖人爲腹不爲目者以此　口則爲心言。○言，心聲也，心之所欲，非言不宣，口實司之　鼻爲通風氣，鼻口風氣門，喘息爲宅命，身壽立息端，譬如板草木，四時氣往續，氣別生者死，增減贏病勤。○人之所恃者息，而息之出入，鼻其所自也一呼一吸，陰陽寓焉，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命之所宅在是，眞人息之以踵，衆人息之以喉，息之本有所立，而根深蒂固焉，故與天地齊其長久　譬之百穀草木，資四氣以生植，盛則榮，衰則悴，氣散則生者死矣。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無爲無所行，何緣有答慰。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

怨。○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初無死生也，物之所以有死生者，以失性命之情故也。唯無爲然後能安性命之情，爲則有成虧，成虧分而是非立矣，無爲故無敗，曾何咎愆之有？世之人未免有爲者，以有我故也，苟能墮肢體而皆忘，外形骸而不有，雖無爲而無不爲矣。五行不相剋，萬物悉可全。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成變化，行鬼神，往來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五行也，一往一來，更旺更廢，相生所以相繼，相剋所以相治，此囿於大化者，有生必有死，而莫能逃也。聖人役造化，命萬物，把握陰陽，顛倒五行而不相涔，故能存亡自在，而入於不死不生。彼既以爲物矣，成壞相因，欲久而不亡，何可得也，惟道則萬世而無弊，《經》曰：道乃久。三光無明冥，天地常昭然。○天積氣爾，地積形爾，日月星宿則積氣中之光耀者，人徒見其一往一來，一伏一見，一晦一明，不知昏晝之變，明暗自異，三光二儀，常自若也。

又《道虛章第二十》 老君曰：道者虛無之物，若虛而爲實，無而爲有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兮惚言，若無而非無，若有而非有也。既曰虛無，而謂之物者，即不物之物也。道深章言虛無之淵，此言虛無之物，淵言其體，物言其用，故繼之曰：若虛而爲實，無而爲有，虛而爲實。《莊子》所謂虛則實是也。無而爲有，《道經》所謂兩者同出而異名是也。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氣下化生於萬物，而形各異焉。○《大易》既判，天得一以清，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皆其所資始。《列子》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故與天地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而後天道盛矣。○德總乎道之所一，渾渾沌沌，終身不離，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天得是，故無爲以之清，地得是，故無爲以之寧，聖人誠能兩間，天道雖遠，見之以心，故明於天而同乎無知，通乎道而合乎無體，與天爲徒，與道爲一，而道興乎世矣。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將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出思不思，而思出於不思矣，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雖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易》曰：天下何思何慮。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反求諸己，萬物咸備，然道在邇，而求諸遠，是猶目之明，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也。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傳》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不視不聽，則目無所見，見曉於冥冥，耳無所聞，聞和於無聲也。《易》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不言不食，則默而識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無饑渴之害，味人之所不味也。凡此無他，復以自知抱一而不離故爾。夫欲視亦無所見。○聖人見道不見物，而視人所不視。《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欲聽亦無所聞。○聞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豈聽之以耳哉，仲尼所以六十而耳順。欲言亦無所道。○縱口之所言，更無利害，故有謂無謂無謂有，而遊乎塵垢之外。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味，味者道也，眞人其食不甘，以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惟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者能之。《道經》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繼之以復歸於無物，與此同意。若常能清靜無爲，氣自復也。返於未生，而無身也，無爲養身，形體全也，天地充實，長保年也。○虛化神，神化氣，道之委也，氣化神，神化虛，道之用也。蓋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虛而物不能汙，靜而物不能雜，淡而無爲，將見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遊乎物之初，外形體而不有矣。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全其形骸，與天地齊其長久。《莊子》曰：無爲則兪兪。兪兪者，憂患不能入，年壽長久矣。

又《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君曰：人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身，守身長久長存也。○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身之所以存者在養神，神之所以全者在守身。謹修其身，抱神以靜，則人與物化，而我獨存，長生久視之道，殆不出此。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二《聖辭章第十一》 老子曰：聖人之辭云，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爲自然。○韋曰：道法當何所觀哉？直以無法無觀，自然自冥耳。《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此之謂也。如今所生者，何以而生哉，不爲生而自生耳，故知道自然也。劉曰：凡是有生，皆從於道。眼見心爲動，口則爲心言。鼻爲通風氣，鼻口風氣門。○李曰：眼則視見外色，心則動緣前境，口既能宣言語，鼻乃通傳風氣，此則誰使之然耶？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氣從鼻口，爲風氣之門。劉曰：引聲色者，耳目也，通風氣者，鼻口也。喘息爲宅命，身壽立息端。○徐曰：喘息，促急貌也，宅，人所居託也，立，住也，端，首也。人生迅速，若白駒之過隙，氣息促急，在於呼吸，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氣爲生命之所居託也。七尺之身，百

有之高、生死之大住、其氣息爲也　劉曰：尚依氣、氣依身、氣絕命亡、身謝氣散　譬如穀草木、四氣時往緣　○劉曰：草木資四氣以生成、形骸藉喘息爲它命　氣別生者死、增減歲病勤　○韋曰：別、離也　人全離氣則死、若氣行增減、則有病病之勤苦也　徐曰：四氣有盛衰、四時有代謝、故百穀草木、有生成凋枯、緣往則死、緣來則生、譬如人假四大而生、四緣離別則死、四緣和合則生、陽並則增旺、陰並則衰滅、故贏疾勤苦生老病死也　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　○劉曰：有爲有欲、生死遷流、無爲無欲、常安不動、無爲無所行、何緣有咎愆　○韋曰：夫無爲者、無行無止、無去無來、無生無死、變化恢然、安之於命、咎愆何緣而有哉！　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徐曰：貪樂身形、厚其生養、恣六情所欲、任三業所爲、有爲有事、致成生死怨仇也　若知身非我有、生是委和、無生養過患、以何怨賊之有哉　五行不相過、萬物悉可全　○劉曰：夫七尺之身、五行畢備、有爲過當、逆順相攻、若外智遺形、付之自治、各司其分、陰陽順序、不相侵越、則百體俱全也　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　三光無明冥、天地常照然　○韋曰：有成必有毀、無成則無毀、自然之常道也、是以聖人雖成不成、故能無時而不成也　夫天地無心、故能常照、三光無心、故無明冥、聖人無心、故能常成也

又卷三《經誡章第十三》

老子曰：經誡所言、法義所推　赫赫興盛、不如妙微　○李曰：韓經誡所言、依法義推究、濟濟貴盛、赫赫高門、寵極則辱來、樂往則哀集、常懷得失而患興衰　不如懷道自安、含眞善兒、退不枯槁、進不榮華、逍遙木鴈之間、放廣市朝之際、存妙微實樸也　劉曰：赫赫者亡、妙微者常、以義推窮、必至於此　實不如虛、數不如希　○劉曰：心實無妄、故致虛妙、事煩多弊、故不如希　茂多卒夭、疾不如遲　○徐曰：卒、急也　邪教、正言、悉應自然、故修習科法、應急而易成、禱鬼祈神、多有卒驗修爲正道、應遲而難成、難成而無敗、入於不死不生、習學邪文、易成而易敗、不免輪轉生死、故邪不如正、疾不如遲也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劉曰：萬物皆然、非止人事　聖人絕智、而爲無爲　○徐曰：絕邪智、去有爲、明正智、爲無爲也　劉曰：絕智故無興盛、無爲必無廢衰也　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徐曰：言於無言之理、終何所言、行於無事之事、又奚所施乎　劉曰：冥然順物、與道同遊、喪偶亡懷、行安將寄　孰能知此、偶不如奇　○韋曰：道本無言、應物而言、故言無所言也、道本無行、應物而行、故行無所施也　偶者、二也、奇者、一也　能知無言無行者、故常損一歸　以趨道也　劉曰：身以偶神、欲以偶身、勞形者爲贍形骸、喪身者爲多愛欲、故還形者神靜、棄欲者身安　《莊子》云：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焉　多不如寡、孰賢難隨　○徐曰：真、少也、隨、從也、多方博學、泛觀衆流、不如專精味道、抱一守玄　故曰多則惑、少則得　誰謂仁義貞廉以爲賢善、然徇名蕩德、易生僞薄、難以從德反道　故曰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　孰仁難可、其義少依　○李曰：無爲之行難行、不二之心少悟、誰有賢名之士、仁善之人、能以可於心而隨其行、仁賢尚爲難可、蒙昧故非易行、是故知幽玄妙義少能依者也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李曰：若能隨不言之教、依无爲之理、自然悟道　智無不知、雖無所不知、而匪無知、能忘於知、得道樞機、今言得者、得道要妙　劉曰：道以無知爲宗、體之者、得其樞要　空滅成無何用仙飛　○徐李劉本作空虛滅無、何用仙飛　○韋曰：遺大賢仁義之名、歸大賢仁義之實、則漸階於道也　樞者、要也、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既漸近於道、故能知道無知也、此是道之機要也、則知道體不可以有心期、故復損機以至空、損空以至無、然後能飛仙矣　仙者、無生無死之名也　夫眞人者、通古今、等變化、與萬物同體、與造化同生、故能無時而不生、無往而非可、乘虛履空、貫金穿石、何是爲難矣　徐曰：神人守精反眞、皆虛滅無、忘人食神長生、舉形昇天、有形不如無形、故曰何用仙飛也　劉曰：夫留離形、隨變任化、曠然無時、待飛仙何爲　大道曠蕩、無不制圄　○徐曰：大道高遠、曠蕩無邊、陶育萬物、制御於神、範圍天地、無爲而無不爲者也　李曰：玄而遠、故言曠、平而夷、故言蕩　控御一切、故言制也、包羅萬有、故言圄也　若能明之、是所反非　○李曰：若能明之於大道、至理無不通悟之、於曠蕩塵累無不淨、則知從來小見、舊日俗情所善者非善、所是者非是也　經言審諦、孰知能追　○李曰：審諦、眞實也　夷心則照之於寂路、虛已則達之於道原、滅聞見於樞機、絕是非於曠蕩、此爲玄妙之教、眞實之言　而迷俗逐欲者多、忘情者少、誰能隨之　劉曰：道絕情慮、理超言象、隱顯殊致、固非淺識者所知也

又卷五《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子曰：夫兵者天下之大凶事也、非國之寶　○劉曰：兵動害物、喪國亡家、禍莫大焉、豈曰國寶　寶之者、而不用也　○韋曰：守道無爲、則天下各安其所安、而兵不用矣、此之謂大寶也

安用此不祥之凶器哉！劉曰：國寶者，不用兵　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李曰：克定禍亂，義實由兵，以慈用之，其戰自勝　然兵既主殺，殺爲凶事，非國寶也，好生惡殺，重棄愛人，無爲戰兵，爲國寶也　故云寶之者不用，用之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此是凶之大也。劉曰：若用兵，必至於此也　夫安天下者，當以無事，況用兵乎，不得以用之，非樂然也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質朴，而不敢有爲與天下交爭焉。○冲曰：聖人空虛無爲，懷道守德，不敢趨競有爲，與天下之人交爭名利也　李曰：存之要道，懷微妙也，無失淳風，抱質朴也，無爲去兵，息於機戰伐，不與天下交爭矣　劉曰：有爲有欲，爭者奪之，無事無爲，樂推不去　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蜂蠆蟲蛇不能螫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李曰：心存正道，行移質朴，恕己及物，內無害心，雖有外毒不能加也。劉曰：子雖凶頑，不能害於慈父，獸雖猛厲，不能害於聖人　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韋曰：德冲六合，玄通宇宙，宇宙者，將與萬物爲一體，與天地爲一心，然則猛獸兵刃，乃是我體之蹉跌耳，安能傷我哉

又《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子曰：天下柔弱莫過於一氣，氣莫柔弱於道。○劉曰：氣雖柔弱，聚散有時，道之爲物，無時而積，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韋曰：天地在空玄之內，夫空玄之空，不能空道，故包裹大地焉　金石堅剛，不能障道，故貫穿萬物焉　劉曰：若非柔弱，豈能包裹貫穿哉　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以從生者乎。○韋曰：柔弱者，道與氣也，剛強者，天地與萬物也。根本，即自然之道也。劉曰：剛強之質，從柔弱而生之，物各有之，不知其本，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李曰：凡物有形，必自無生，故以無爲母　元無所有，以有有故，遂乃有無，無本空虛，起無見者，從虛而來，故以虛爲母　虛既空矣，何能運行通而不窮，必由於道，故以道爲母　道者，非無非有，非實非虛，不來不去，不始不終，非物使之，非人所造，不知所以，號曰自然　道既自然而來，自然即是道之根本。此名無能生有，次第互生，欲結前能行柔弱，則以生剛強也。劉曰：階淺以至深至妙，莫知所由，故曰自然者也

又《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子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耳。非天地毀，鬼神害。○韋曰：天地之大者，生也，豈無故毀人命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亦安得害我命哉！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韋曰：用智逐欲，勞動其身，形廢神竭，故中道夭而不終也　劉曰：智生形動，逐欲取敗，自貽伊戚，鬼神何爲　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況於成事而敗之乎！○徐曰：人未生時，本無有身，雜於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不能清淨無爲，養神守身，使長生久視，況復生養失理，動爲罪咎，敗其成身善事，致喪命早終乎　劉曰：心本無爲，情欲斯起，神體無象，形色乃生，無象無爲，尚生形欲，成事取敗，詎足怪哉　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爲反歸之。○李曰：縱欲傷身，斷情益壽，絕有爲之想，內外都盡，心意以索也，年非外情，命在己身，故曰反歸之　形神合同，固能長久。○劉曰：夫欲保命長久，不令早終者，當須除情去欲，心意都盡，命自歸之，更無他術　索，盡也，謂俱無欲也　李曰：魂離於人則身死，神將形合則命長也

又《天下章第三十》　老子曰：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令神莫在身，是謂道人。○韋曰：所在皆忘，故能所在皆存　劉曰：涉遠之賓，誰留迎旅，趣眞之士，孰顧形體，形骸尚忘，況乎家國，猶棄人天何爲。

又《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子曰：患生不意。○冲曰：夫富貴之人，自謂歡樂無憂，不意二字者，反爲我身累患也　禍生絲微。○絲，李劉本作私。李曰：患以累身，禍爲破滅，意不以爲患，而患已來，私不以爲禍，而禍自至　人知在生實畏禍患，終日戒懼，仍慮橫來，況公然行惡，如何可免，是以君子愼微，爲之於未有也　冲曰：絲，別本作私，誤也　不畏絲微之惡，致生綸著之禍，故曰小罪不積，則大罪不成　是以《經》言：民不畏威，則大畏至矣　善生於意。○劉曰：喪命之由，爲貪善名　利生於害。○劉曰：吞鉤者，爲貪芳餌也　大生於小。○劉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難生於易。○李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劉曰：始乎履霜，至於堅冰　高生於下。○李曰：九重之臺，起於壘土　遠生於近。○李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外生於內。○李曰：由內故有外也　劉曰：皆出乎外，行加乎民　貴生於賤。○李曰：因卑以至尊也　劉曰：貴以賤爲本　動生於安。○李曰：因靜而有動也　劉曰：安其身而後動　盛生於衰。○李曰：熱極則寒　劉曰：日

中則災　陰生於陽　○韋曰：陰陽，猶死生也。天下同善而無惡，同利而無害者，則善之名無因而生，然則善名由有惡而生，利名由有害而生。凡此上事，皆是有欲有私之患也　李曰：靜極則熱　劉曰：命呂則律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　○李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故曰相生。虛者，陰也。實者，陽也　熱極寒，實成虛也，靜極躁，虛成實也，故曰相成　劉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　○韋曰：有善則有惡，是有歸有也，無利則無害，是無歸無也　劉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又卷六《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子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李曰：道則大無不包，人則非道不生，故知人在道中也　道有細無不入，物無不在，是知道在人中也　魚在水中，水在魚中。○劉曰：人之神氣，天地交通也，方彼遊魚，內外資水　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李曰：此舉喻也　魚之於水，猶人之於道，道在則人存，道去則人亡，水有則魚生，水無則魚死，人必須歸道，魚定當歸水，故曰人相造乎道，魚相造乎水，水之與道，人之與魚，不可暫失矣　故聖人自知反歸未生，捐棄憍奢，絕除憂思。○韋曰：捐棄憍奢，然後絕除憂思，憂思既除，然後能反未生，未生既反，則道留而長存也　李曰：自知者不可思須臾道也，反歸未生，抱守於本，捐棄憍奢，去泰去甚，絕除憂思，無欲無愁，以道賞心，何憂之有　是故形隱神留。○劉曰：寂然不動。天下歸焉。○韋曰：隱，安也，形能安神，故神亦留止於形也。冲曰：同世之形，託死隱變，精神之身，留世化物，天下慕德，皆來從歸也　李曰：凝神九重，故言形隱，道在聖德，故曰神留，覩風而至，慕道而來，萬方朝觀，天下歸焉。劉曰：歸其靜也。無爲無事，國實民富，保道畜常，是謂玄同。○李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不用奸智，名曰無爲。不飾兵戈，名曰無事。不以有爲撓物，常以無事安仁，任用賢哲，百姓繁昌國實　卻被走馬，以事桑田，財足穀多，故云民富。守於眞正，故云保道。因循日新，是曰畜常　保道得道，畜常得常，達於常道，故曰冥同也　劉曰：主上無爲，羣生安業，儲積充實，而民富貴，至理之道如此

又《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子曰：有國者，其根深也。○韋曰：王弼四大，繼天理物，當與道同根無爲也　李曰以道爲根，所得深矣　天地覆載，萬物畜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韋曰：天地無爲於覆載，故常覆載，是以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則重寶無所逃其域矣，奚假積留於府藏哉　李曰：夫有國者，宜以道爲根，德爲本，德無不被，道無不通，爲天地之所覆載，保其清寧，萬物之所養育，獲其長久，不須積聚金玉，而金玉自然留止也　劉曰：天地自覆載，萬物自畜養，聖人根深寧極，金玉重寶一氣所須，是棄而不用也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李曰：外，遺忘也。用之有爲而天下失，行道之德而天下存，故言有也　以生爲有，愛養傷生，故其身亡也　能忘於身，身將道合，壽命無極，故其身存也。劉曰：夫遺天地者無事，無事者則物歸之，遺形骸者無欲，無欲者則命存矣　夫天地形骸，尚自外之，金玉重寶，何足留意也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喜人之所不喜，樂人之所不樂，爲人之所不爲，信人之所不信，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李曰：至學之士，學人之所不能學，立行之者，爲人之所不能爲，爲與不爲皆爲，學與不學皆學，教無不達，理無不通，故曰道德備矣　細而言之，常俗小人所好者有爲，懷道君子所好者無爲，此善人之所不善也　人皆悅於聲色，我獨悅於無聲無色，此喜人之所不喜也　人皆愛於名利，我獨忘於名利，此樂人之所不樂也　人皆作憎愛，我獨作不憎不愛，此爲人之所不爲也。人皆信邪，我獨信正，此信人之所不信也　人皆行惡，我獨行善，此行人之所不行也　道與俗反，志遠功高，事無不圓，故云備矣。劉曰：善者，善無情也，喜者，喜無事也，樂者，樂無味也，爲者，爲無爲也，信者，信無心也，行者，行道德也。夫此六句亦有義焉，解行不然也，道德不備也

無能子《無能子》卷中《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　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　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　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　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　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　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焉而已　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　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　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焉常焉　殷政何能荒耶　生民何謂荼耶　雖然，城郭屋舍已成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　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顚閎夭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有其二，亦可謂隆矣　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耶　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竭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

其一願　知吾之德，未追乎軒堯，而卑無爲之德乎？　太顛聞天曰：如是之說，望固無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耶？　西伯曰：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零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無爲矣。　呂望聞之，知西伯賚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率與之興周焉。

又《首陽子説第二》　文王殁，武王伐紂，滅之。　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弒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　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　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君與汝嘗言之矣。　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暴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　夫無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　今汝妄吾之嘗言，又以妄説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虚聲，是以風撽焫也。　姬發不兵汝，幸也。　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　夫龍暴其鱗，鳳暴其翼，必同於漁者七者。　悲乎，殆非吾之友也。　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又《老君説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　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几則爛矣。　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　今汝又文而繩之，以繁人情。　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　所謂伐天眞而矜己者也，天禍必及。　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　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　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是謂乎。

又《孔子説第四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　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　夫子聖人也，而飢於陳、圍於匡，何也。　然而夫子絃歌不輟，固有憂色，豈有術乎。　孔子曰：由，來，語汝。　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懸乎分，通塞存乎時。　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　聖賢之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　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　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　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　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　丘方惚無形於冲漠，淪無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

吾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魯衛，結駟連騎，訪憲焉。　憲攝弊衣冠，子貢曰：夫子病耶。　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無財謂之貧。　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　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　夫拘於形者不虚，存於心者不淳。　不虚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　賜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又《范蠡説第六》　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吴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　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　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　吾將退，子其偕乎。　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畏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　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　苟成於物，除害可也。　是以黄帝殺蚩尤，舜去四凶。　我今除吴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　況王方以滅吴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　范蠡曰：不然。　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幸，況宰物乎。　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　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　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　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　今王以怨吴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　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吴，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　人之急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耶。　大夫種不悦，疑之不決。　范蠡竟辭勾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又《固本第十一四篇》　五兵者，殺人者也。　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　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　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　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麛鹿鯤鮞，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　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已乎。

棺槨者，濟死甚矣。　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　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　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　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　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　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　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

化，於是狼而蛾焉。其實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固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繪之，繡而衣之。夫蠶自繭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嫉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棄也。蠶所棄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埳蛙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癈之也，明者背習焉。

譚峭《化書》卷五《食化》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吏兵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放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蒸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斬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慼慼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嚮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鬥，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於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鬥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衺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籩玉豆，食之飾也；鼓鐘冕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感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麤，食之爭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貪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爝骨

噭爝骨者，燋唇爛舌不以爲痛。飲醇酎者，噦腸嘔胃不以爲苦。饞嗜者由忘於痛若，飢窘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爲。是以主者以我慾求人之慾，以我飢求人之飢，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爲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嫉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鬥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傲讒讒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餚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爲富，冠冕旌旗不足爲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謝不見其麗。況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故，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鳥，烏鳥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像可以友而羣，虎咒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況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　辛氏穴池，構木爲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　一氏俱牧魚於池中，每投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　他日俱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　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噫者人之嘯，欠者人之急，而民嗛飢謂之瘡，比餓謂之火，蓋情至所切也　夫鮑魚與是垢無異，鰬鰿與是垢無殊，而人常食之　飽猶若是，飢則可知　苟其飢也，無所不食　苟其迫也，無所不爲　斯所以爲興亡之機

雀鼠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寇竊之行　鼠雀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　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疑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　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　民之瘠也，由剜其肌　民之餒也，由奪其哺　嗚呼惜哉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　猱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鴝鵒可使之死鬥，蠭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　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鵰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攻，蓋食有所利也　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旌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服，蓋食有所奉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　我服布素則民自暖，我食蔾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爲之化

王者

鐵食者母，分乳者子　全生者子，觸網者母　母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　王者衣纓之費，盤餚之直，歲不過乎百萬　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　如咂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拳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於衆，咎歸於王　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鴟鳶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蠭蟻之駕驚蟲，謂其爲蟲不若爲人　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憊之屍，値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爲，而人爲之，則其爲人不若爲蟲　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上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習，萬類無食必不信　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　彼三者能均其衣，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揖，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　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博，其用甚普，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寶

强名子注解《真氣還元銘》　大道無爲，○大道，喻人身無爲，是無所施爲也　但習胎息時，或坐或卧，或行或立，任氣怡息，縱身如大空，始至無爲，是人無身也　既至無身，則是無亂想，既無亂想，則元氣不求而自至，不召而自來　而無不爲　○此言卻破大道無爲，恐學人執著無爲，故云無不爲也　若能無爲，○前註云：縱身如彼大空是也　是名無思；○前註云：既如大空所空，無心是名無思　若能無思，○前註云：若能空空無心，則自然所無思也　萬物自歸。○萬物，萬姓也　萬姓，指元歸也　自歸者，則自然歸也　言能無思，則元氣自然歸身也　若作用而求元氣者，如緣木求魚也　法象無二，○言習真氣還元之道，古今如一　不假施爲。○言自然也，如作用而强施爲者非　不寒不熱，○此說是真氣還元返本之功效也　久而行之，則不寒不熱　不渴不飢。○此一句真氣功效也，勤而行之，乃至不渴不飢也　妙中之妙，微中之微。○此上二句，是習此真氣還元之不可思議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聞，搏之而不得，與希夷微司矣　恬然無欲，○恬爲無味之味，然常也　言此道恬常而無所欲　以道自怡。○怡，悅也　言人得真氣還元之道，且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功滿之後，白日昇天，坐在立亡，萬神朝拜，山嶽傾而我不傾，世界壞而我不壞，故自怡然矣　壞道君子，○此一句指學道之人也　銘之佩之。○此一句令求學仙道之人敬重此文，可以銘之於石，佩帶於身矣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上《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　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　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　夫以水動流移，風行草偃　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　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　蓋人君有所損益也　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　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　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　然猶有不及之處爾　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　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　然猶有不傷之

衛爾　其舍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塯茅宇，縕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捐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林，錦衣玉食，賙難得之貨，斲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權其亂也。人主欲其己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己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割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也。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耆頤之壽也。益己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畝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土機糟糠，犬馬餘其糞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繡，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哽途，鯨鯢游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王損之《玄珠心鏡法・守一寶章》　玉清無色、天帝之女、守一寶章，事同一源，因而附之章曰：道無爲，○出以明天道。夫天理正道，唯无是爲，唯有是反。反，天常也。《道德經》云：至道无爲，无爲守虛无，守自然，知其白，守其黑。黑者，杳冥，空無寂寥，不著一物而凝空心。《南華眞經》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然後內不分己身，外不分天地，寂然閑淡，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此眞契虛无，无爲自然天理也。老君《定觀經》云：守无爲，自然天道。但覺一念起即須滅除，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有心。老君《西昇經》云：名之爲上孝，養母身乃長久。夫有以无爲母，无以虛爲母，虛身死是也。虛以道爲母，道以自然爲母。自然者，無爲之根本，仙眞之化元也。無不爲。○天道玄理，契入无爲，非總不修爲，非任自然而自然死，成仙也。《內景經》曰：神仙之道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內顧密眇眞之眞，眞人在己莫問鄰。結精育胎化生神，留胎止精可長生。此爲道之有。所言道之無者，身外之物，珍寶之徒，色聲滋味，萬物章章，害我生命，盜我衰殘，无論貧賤富貴，不覺形神爲外物所害，害生之物皆曰失道，其所以如此者，我所不爲也。《西昇經》曰：世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也。是以聖人知之不欲，以歸於无欲故。《陰符經》云：萬物與人之服，禦人以衰老。老君告尹喜曰：世所以輕命早終者，非天地殺，非鬼神害，人自令之然也。以其有，以其形動，以其生生之太厚也。夫無生者賢於養生，是尤不爲也。《南華經》云：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夫爲道養生之人，必先以物。物有餘而生不養有之矣。世有明道之人，行不及言，言不貴行者，萬萬皆是也。

馬鈺《丹陽神光燦》

贈武功薛先生

同流相聚，遞相覺察，須當外搜內刷，翻做修行有若，爭頭競角，見賢思齊休妬，把神珠，時時擦抹，如開悟，便宜乎先覺，覺乎後覺。更且聽子重勸，論修行，全在無爲絕學，莫使塵緣間隔，本來素朴，淨清能分眞假，自然明，道非遙邈，功夫到，達幽微神仙掌握。

贈韓四機宜

機宜韓氏，不就承塵，無心進修舉業，惟恐名韁相引，無休無歇，更有一般高見，鼓益歌，轉生歡悅，常落魄，訪村盃閑飲，不拘時節，不管兒孫生計，便拖條藜杖，遠離巢穴，經載忘歸惟好，嘲風詠月，稍似山侗活路，儻留心，搜尋秘訣，轉開悟，做眞修仙班同列。

贈吳和綱先生

外功外行，作福因由，不如身內眞修，調養眞鉛眞汞，上下交流，山前金龍嬉戲，大海中，玉虎遨遊，便警動，遮無形無影，嬰姹繆繆，走上蠻臺對舞，更不須，啓口瓷意歌謳，攔飲刀圭醉臥，寶藏瓊樓，結成胎仙踴躍，引青鸞，穩駕神舟，歸蓬島，有金童邀赴瀛洲。

化胡了仙兄弟四首

三尸調引，六賊迷惑，自然闘亂魂魄，鎖日爭財競氣，戀酒貪色，舉意先存已使，縱心機，更不檢勒，呆老子，你身軀有限，騁甚標格，尋數休

活百歲，從今古，人生七十難得。計日都來，二萬五千二百。那堪夜消其半，更隄防，一著不測。如省悟，從山倒不爲凡客。

心往意亂，歌迷酒惑，損傷三魂七魄。不顧危亡一向，貪戀財色。追陪花朋酒友，使聰鏘，誇衒玉勒。宴賞處，向笙歌叢裏，賣弄俊格。縱有石崇富貴，遮朱顏綠鬢，怎生留得。止是行屍走骨，呆老九伯。時間榮華雖好，奈無常，之事怎測。如省覺，做修持非凡賓客。

家緣猛棄，更不疑惑，辨認陰魂陽魄。咄出尸蟲屍盡，氣財酒色。好事先人後己，做憨憨，有似彌勒。修大道，處無爲無作，漸通妙格。物外逍遥自在，眞懽樂，清中靜中招得。功累三千更要，行滿八百。時時運行日月，遮些兒，他人難測。眞了了，便得爲蓬萊仙客。

般般識破，物物難惑，自然安魂定魄。視聽如聾如瞽，絶盡聲色。身心逍遥自在，沒家緣，恩愛繫勒。無爲作，乞殘餘度日，無恥無格。遊歷恣情坦蕩，似孤雲野鶴，有誰管得。不羨榮華富貴，革車三百。終日澄心遣慾，覺玄機，密妙易測。功行滿，做十洲三島眞客。

譚處端《水雲集》卷中《如夢令》 清靜無爲做徹，高下休生分別。滅盡我人心，自有眞師提挈。提挈，提挈。雲綻家家明月。

又 日用條除塵垢，擒縛馬猿不走。展手向街前，守一不生貪嘴。貪構，貪構。怎得功成行就。

又 不染俗情非是，不慢下貧趨貴。不敢受人欽，自在逍遥雲水。雲水，雲水。守一無爲徹底。

又 休訝弟兄不喘，只要人情疏遠。不敢受人欽，不喜輕肥杯盞。舒展，舒展。鍛鍊丹砂九轉。

又 落魄無拘野叟，自在逍遥閑走。他日返家山，重會雲朋霞友。知友，知友。共飲蟠桃仙酒。

又 日用靈光內鎖，保護眞心不破。金玉得凝澄，生死無由近我。功果，功果。歸去獨携雲朵。

又《寄濬州道友王四郎》 傳語濬州道友，休戀隨情花柳。最好逐譚風，保護形軀不朽。不朽，不朽。共飲長生仙酒。

又《贈王三校尉宅三姑姑》 欲做俗中修鍊，先滅我人分辨。柔弱守清貧，堅志始終無變。眞善，眞善。損己利他方便。

又《贈修武賈信賓》 入道先生姓賈，日用持心低下。要見本來眞，黑裏擒猿捉馬。擒要，擒要。須效譚風害癩。

又《贈張李二公道友》 堪歎浮生不久，盡迷氣財色酒。如悟捨緣，共結雲朋霞友。知友，知友。保護身軀不朽。

又《贈閿鄉縣酒賈》 深愛賈公吉善，水雲遊歷玄便。他日處無爲，得得虎龍交戰。交戰，交戰。丹結永除千變。

又《述懷》 一點靈光不昧，出入往來無礙。處處現圓明，物物頭頭應解。寧耐，寧耐。萬禍不能侵害。

又《西江月八首》 役我盡因心意，滌除般若玄機。不勞南北與東西，方寸些兒便是。寶鑑塵埃蒙昧，須從磨鍊輝輝。光明一點照無爲，直入蓬萊幽邃。

又 學道休於外覓，靈苗出自心田。鐵牛耕透見根元，全在殷勤鍛鍊。

又 頓悟輪迴入道，時中鍛鍊綿綿。存存損損恁專專，要免將來流轉。

火滅蓮開五葉，煙消玉結三田。欲超無上離人天，了取空虛古殿。

又 欲入全眞門戶，行住坐卧寢興，存心名位度中朝，興事般般是了。

莫論黃芽白雪，休搜龍虎嬰嬌。色財無掛火煙消，便是蓬萊三島。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詢：失者何也？答曰：失者，失其無爲之道也。失者，著於有爲之道也。失者，失其無爲之德也，失者，著於有爲之德也。達其無爲之道，則眞無盡也。著其有爲之道，則僞有盡也。達其無爲之德，則性常平也。著於有爲之德，則心有憎也。無爲之道無盡，則眞無壞也。有爲之道有盡，則僞有壞也。無爲之德眞平，則通天也。有爲之德僞憎，則卽墮也。《經》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達無爲則無失，通其清福也。《問失》

復詢：福者何也？答曰：福者，眞福乃道也，人之命也；世福乃塵也，物之寶也。無爲之道福者，如皓月常盈也。有爲之世福者，如缺月漸虧也。皓月盈而人之命也，缺月虧而世之寶也。命者無盡之道福也，寶者有盡之世窖也。悟其道，則福生也。迷於世，則業沉也。《經》云：福分禍所伏，孰知

其極　達其道之幅，則無於禍也　《問編》

復詢：禍者何也？答曰：禍者，人之欲也，預造於慾也。人若棄有分，天降於十分禍也。人若善有一分，則天賜於十分福也。《經》云：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人若不生於萬惡，則勝修於萬善也。人若不著於萬物，則勝施其萬惠也。《經》云：三返晝夜，用師萬倍。達其無爲，則清福有其萬倍也。迷其有爲，則爲福匿於禍也。《經》云：禍兮福所倚。眞者非外捨也。《問禍》

復詢：捨者何也？答曰：捨者，世之捨於財，則望其福也。捨者，道非捨於有，而取其無也。捨財取其福，則不通其眞福也。捨有著於無，則不通其眞無也。眞福者，萬慈也。眞無者，萬達也。慈則救於物也，達則明其理也。慈廣則德偏也，理闡則道明也。《經》云：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進其道非取也。《問捨》

復詢：取者何也？答曰：取者，妄而非正也。至眞者道也，通清者德也。盡於物而達，則道歸之。處其下而深，則德歸之。眞不著於有，則物歸之。海不處於上，則清歸之。物歸之，全其造化也。清歸之，全其至德也。人若悟於世爲，則達其虛無而有功也。人若悟於盡我，則通其謙下而有行也。《經》云：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眞無衆取則明其中也。《問取》

復詢：中者何也？答曰：中者，天之平也。天施恩而生萬物者，不擇，則謂之明其中也。人之平者，眞布德而通萬化者，不憎愛，則謂之明其中也。天下流萬物生成，則天有其功也。人平而萬化眞通，則人有其行也。天若愛者與恩，則無其大功也。人若愛者施惠，則無其大行也。《經》云：夷道若類。明其夷道，則清福無邊也。《問中》

復詢：邊者何也？答曰：邊者，不通其理也。見於有而不通其無也，見其無而不通於有也，謂之邊見。不著於邊見，則通其理也。見其有而通於無也，見其無而通於有也。通於有則抱道而隱於洞天也，達於無則抱道而隱其京華也。《經》云：爲無爲，事無事。不立於二邊，則眞無著也。《問邊》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師云：無爲者，天道也。有爲者，人道也。無爲同天，有爲同人。如人擔物，兩頭俱在則停穩，脫卻一頭即偏也。若兩頭俱脫去，和擔子也無，卻到本來處。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二　義州朝元觀會衆夜話，話及教門法度更變不一事。師曰：《易》有云：隨時之義大矣哉。謂人之動靜，必當隨時之宜。如或不然，則未有不失其正者。丹陽師文以無爲上教，長生眞人無爲有爲相半。至長春師父，有爲十之九，無爲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道同時異也。如丹陽師父《十勸》有云：茅屋不過三間，在今日則恐不可。若執而行之，未見其有得。實如種粟於冬時，雖功用累倍，終不能有成。今日之教，雖大行有爲，豈盡絕其無爲，惟不當其時，則存而勿用耳。且此時十月也，不可以種粟，人所共知，非粟不可，時不可也。然於春則可種，此理又豈可不知。吾始學道，悟萬有皆虛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後親奉師眞訓教，究及造化之理，乃知時用之大也。嘗記王陽大師握吾手而言曰：七朵金蓮結子，今日萬朵玉蓮芳，然皆狂花也。故知道本自然，然必自有爲行之，而後可得積行累功，進進不已，外功既就，不求得而自得之。有云：赫赤金丹一日成，學人執此言，謂眞有一日可成之理，則悞矣。本所謂功行既至，天與之道，頓然有悟於心，故曰一日成也。若果有不待功行，一日可成之理，則人人得師眞一言，皆可入於道，而祖師暨諸師眞，又何必區區設教化人，修行勤苦如此。永嘉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所謂瞬目揚眉，運臂使指者是也。是即是矣，如何亦有入地獄者，必時無明幻化鍛鍊無餘，然後性命自得，合而爲一。故知必有行爲入也。無爲有爲，本非二道，但顧其時之所用如何爾。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用捨者，時也。行藏者，隨時之義也。若不達此，則進退皆失其正，何道之可明，何事之可濟，信乎隨時之義大矣。國家並用文武，未始偏其一，治則文爲用，亂則武爲用，變應隨時，互爲體用，其道則一也。教門之時用，何獨異於此。此吾聞於長春師父。師父之心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亳過於實。常云：無爲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卒不可至。長生與俺，尚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鄙不若積累功行，最爲有效。必有志於功行，莫如接待。凡所過者，飢得食，勞得息，時寒時暑，皆得其安慰。德施於人者有如此，而功可不謂之至大乎。久而不易其誠，則當有神明報應，縱或未至，則必有外助，其暗中顯應，有不可具言者。吾所親經，未嘗言於人。凡人有功一分，即說一分，猶且本分。或說作二分，則前功盡廢，默而不言，其功得倍。故有云：不求人知，惟望天察。《經》云：建德若偷。已有善行，人或反非之，能不與之辯，則其功亦可得倍。若或辯之，斯不善已，縱復辯得是，又有何益。大凡修行人，無一時不與神明交，又何願人之

知與不知。《經》云：善者不辯　學者當明此理

又卷三　講《天下皆知章》，剖析六對，至聖人處無爲之事，云：此非有爲對待之無爲，乃無爲無所不爲之無爲也　故以堯讓許由之事證之云：以迹觀之，則堯有爲而許無爲；以道論之，則堯未嘗不無爲，許未嘗不有爲也　堯雖居天下之大，如寄如託，而不有其天下，故雖天下之大，而不能累其心，其讓非無爲何？許之辭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吾不爲名，名者實之賓，遂不受　且天下既已治，則故不受，或當天下之未治，則許將若之何？亦必有所爲也　堯，許同道，易地則皆然　故曰：堯未嘗不無爲，許亦未嘗不有爲也　惟其應變隨時，處之合道，初無心於其間，是以並稱聖人

師曰：學道之賓主，不可不明也　學道是主，萬緣皆賓　凡與緣接待，輕重塵勞，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資，無有不可爲者　惟不可有所著，一有所著，則失其正矣　今之積累功行人甚多，然少有功成不居，爲而不恃者，既有恃著，止是有爲福德　若爲一切功行無恃著之心，則受虛無之功，獲自然之福，雖曰有爲，皆必謂之無爲矣　凡一切功行塵勞，實爲求學之資，非爲功名也　正似農人竭力耕稼，及百工日用其技，其心主於謀食，而耕稼及所爲之技，皆是賓也　要終日經營，而無著於經營　雖聖人豈無經營，獨不主於經營耳　故有云：聖人有經營之跡，無經營之心　凡所經營者，皆跡也，一著於跡，則便有對待，能不著一物，透入虛空，方可出於對待　吾嘗有云：踏破虛空離六對　又永嘉云：諸行無常一切空，此是如來大圓覺　修行人體至於此，則人未始有物之地　神師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　盡矣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移神內院端拱冥心》　始則有作有爲者，採藥結丹以了命也　終則無作無爲者，抱一冥心以了性也　《悟眞篇》云，始於有作人爭覺，及至無爲衆始知　但見無爲爲道妙，不知有作是根基　《證道歌》云，到無爲處不無爲，方知吾道是希夷　今之在家凡夫，出家外道　止知有這邊道理，不知有那邊境界　止知有此間之妙，不知有彼岸之玄　止知無事，而不知希有之事　止知無爲，而不知有爲之法　此乃知其一，不知其二　修其性不修其命者也　故丹道未成之先，若不知下學之有爲，而着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　丹道已成之後，若不知上達之無爲，而着於相焉，則謂之守屍鬼　有杳林曰，有物非無物，無爲合有爲　陳泥丸曰，我間前代諸聖師，無爲之中無不爲　陰長生曰，無位眞人居上界，空寂更無躋可躡　有爲功就

又無爲，無爲也有工夫在　所謂眞人居上界者，即嬰兒出離苦海，移居大谷之時也　空寂冥心者，即呂祖向晦宴息，冥心合道之法也　施肩吾曰：達磨面壁九年，二超內院　世尊冥心六載，始脫梵籠　夫冥心者，深居靜室，端拱默然，一塵不染，萬慮俱忘　無思無爲，任運自如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無內無外，無將無迎　離相離空，離迷離妄　體含虛寂，常覺常明　但冥此心，萬法歸一　則嬰兒安居於清靈之境，樓止於不動之場　色不得而礙之，空不得而縛之　體若虛空，安然自在矣　故達觀禪師云，色不縛兮空不礙，宴息冥心觀自在　大千萬有總歸無，世界壞時渠不壞　譚長眞云，嬰兒移在上丹田，端拱冥心合自然　修到三千功行滿，憑他作佛與昇仙　此處是純一不雜的工夫，豈能容纖毫情想　但起希仙作佛之心，便墮生死窠中，不能得出所以關尹子云，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蓋清淨體中，空空蕩蕩，晃晃朗朗，一無所有，一切無住　故《心要訣》云，冥心本乎無住　無住心體，圓融不測，如《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　金剛齊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僧肇云，聖人之心，住無所住其住　《坐忘論》云，不依一法，而心常住　《了心經》云，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着，無住轉眞　《淨名經》云，一切法以無住爲本　安住無爲，名之爲住　住無方所，故名無住　無住心者，是爲眞心　《禪源集》云，夫言心者，是心之名　言知者，是心之體　荷澤云，心體能知，知即是心　心本空寂　至虛至靈　由空寂虛靈而知者，先知也　由空寂虛靈而覺者，先覺也　不慮而覺者，謂之正覺　不思而知者，謂之眞知　故祖師云，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能知，即此空寂之知，便是達磨所傳清淨心也　心常寂，是自性體　心常知，是自性用　所以六祖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自性自知，自性自見　自性自悟，自性自度　悟性還易，了心甚難　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　了心則心無其心矣　無心之心，是謂眞心　眞心是性，眞性是心　太上云，了心眞性，了性眞心　空無空處，無處了眞　此謂眞空不空，空無所空　即是了見本心也　龍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與夫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即是了見本性也　《華嚴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　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原夫性體本空，心體本定　無空無無空，即名畢竟空　無定無無定，即名眞如定　雖修空，不以空爲証，不作空想，即是眞空也　雖得定，不以定爲証，

不作定想，即名眞定也　窒定觀極，通達無礙　一日天機透露，慧性豁通，乍似蓮花開，恍如睡夢覺，忽然現出乾元境界，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也　此是心性常明，圓圓不昧，晃朗宇宙，照徹古今　變化無方，神妙莫測　雖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　原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　乃是見性，見到徹處　修行修到密處　故得一性圓明，六通頓足　何謂六通　按玉陽大師曰：坐到靜時，陡然心光發現　內則洞見肺腑，外則自見鬚眉　智神踴躍，日賦萬言　說妙談玄，無窮無極　此是心境通也　不出廬舍，預知未來事情　身處室中，又能洞燭見物　此是神境通也　玉坐之間，霎時迷悶　混沌不分，少頃心竅豁然大開　地理山河，猶如掌上觀紋　此是天眼通也　能聞十方之音，如耳邊音　能憶生前之事，如眼前事　此是天耳通也　或晝或夜，入於大定　上是天堂，下見地獄　觀透無數劫來，宿命所更　此是宿命通也　神通變化，出入自如　洞鑒十分衆生，知他心內隱微之事　他雖意念未起，了了先覺　此是他心通也　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　故心定而能慧，心寂而能感，心靜而能知，心空而能鑒，心誠而能明，心虛而能覺　四祖道信曰：一切神通作用，皆是自心感現　《瓔珞經》曰：神名天心，通名慧性　天然之慧，徹照無礙，故名神通　神通具足，愈加默耀，韜光慧而不用　若露毛角，恐染邪魔　古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定之時，或聞種種善惡之聲，或現種種違順之境，總是魔障，不可着他　又須反觀一身四大，俱是假合　如夢如幻，全體非眞　但正此心，魔自消滅　古語云：見怪不怪，怪自亡　見魔非魔，魔自滅　或腦中有清靈之聲，或眼內有金星燦爛，或頂下紅霞繚繞，或眉間湧出圓光　此皆幻景，心莫受他　但行工夫，休證効驗　所以古仙云：頂下有光猶是幻，靈生足下未爲仙　又於靜中，忽見樓臺珠翠，女樂笙簧，異草奇花，觸目如畫　彼人不悟，將謂逕到天宮　不知自身內院，認作眞境　因循而不出入，此際須用虛空觀而攝充之　則我天谷之神，升入太虛，合而爲一也　其虛空觀者，應觀自心　心本不生，自性成就　本來空寂，光明遍照　猶如虛空，瑩徹清淨，廓然周遍，圓明皎潔，成大月輪　量等虛空，浩然無際　復應觀察自身　則心之虛空，而通於身之虛空　身之虛空，而通於天地之虛空　天地之虛空，而通於太虛之虛空　虛虛相通，共成一片，豈不與太虛混之而爲一耶　始而虛其心也，既而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　虛而無虛，無虛而虛　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　則我陽神冲虛混入，而無障礙矣　然後方可與天地合德，太虛同體　而爲混虛氏之人歟

此處只言到太虛之階梯，未曾造到太虛之實際　謂之煉神則可，謂之出神則未也　欲要高奔帝境，須當煉演谷神　常以靈知寂照，爲心虛空　不住爲觀，抱本還元，復歸太極　由此進進不已，及至無上可上　玄之又玄，無象可象，不然而然，則一靈之妙有，遍法界而圓通，貫雲漢以高躋，超窮昊而俱合　此太谷元神，煉到至極至妙之處也　故章思廉曰：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眞，後天卻是屋　瑩蟾子曰：煉陽神了出陽神，自色界超無色界　既然證成妙道，須要混俗和光　雖處塵凡，而不同流俗　雖居濁世，而莫測行藏　日惟銷隱慝，積陰功，開誠心，施法乳　汲引後學，普度衆生　上報佛恩，下資羣品。《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故世尊成道之日，發普度衆生之悲　乃曰先度衆生，然後作佛　肇法師曰：性本無生，故亦無滅，此實千聖同然之眞心　衆生度盡方入涅槃，此亦千聖同歸之實際　玉方平曰：鸞鶴來時乘紫霧，玉皇有勅登仙路　九玄七祖盡昇天，度了羣生方自度　噫，試觀古佛高仙，何等運心之普　如今人有一法一訣者，秘密珍藏，猶恐漏泄　較之古人，可不愧死　予之無念也久矣　但未得自度，先要度人　一念存心，不能頓釋　今之此作，盡泄天機　惟未後一着，尚未發明　今再言之　道書曰：陰神能見人，陽神使人見　蓋獨修一物者，所出乃陰神也　陰神則有影無形，世所謂鬼仙是也　若雙修性命者，所出乃陽神也　陽神則有影有形，世所謂天仙是也　故曰道本無相，仙貴有形　然而出神太早，丹經之所深訶　既得其母，當返其始　常留神於天谷，復歸如嬰兒不識不知，唯深唯寂　陽光無漏，則愈擴愈大　彌遠彌光，自然變化生神　生之再生，則生生而無盡　化之又化，則化化而無窮　子又生孫，百千萬億　張紫陽曰：一截生個兒，個個會騎鶴　陳泥丸曰：一截胎生一個兒，子又孫兮孫又枝　白玉蟾曰：一體遍多，猶朗月而影分千水　多身入一，若明鏡而光寓萬形　仙家謂之分身，佛氏謂之化身　如世尊之不離菩提樹下，而遍昇天宮說法　又如善財之不出莎羅林，歷一百十城而遍參諸友　東華帝君曰：法身剛大通天地，眞性圓明貫古今　若未頂門開眞眼，休教散影與分形　分形散影非不妙也，奈何還歸幻軀中，尚未超脫，而欲千變萬化，豈不反傷於本體

耶　直到九載功完，純亦不已　忽然跳出五行之外，返於無極之初　證實相妙之更妙，得眞功全之又全　成金剛不壞之體，作萬年不死之人　自覺覺他，紹隆佛種　三千功滿，而白鶴來迎　八百行圓，而丹書官詔　飛昇金闕，返佩帝鄉　即鐘離翁云，九載功成人事盡，縱橫天地不由親　遍紫虛云，功成須是出神經，內院繁華勿累身　會取古仙超脫法，飄然跨鶴觀三清　諸仙賓設各有不同　有從寶塔出者，有從紅樓出者，有看月而出者，有對鏡而出者，有衝頂門而出者　所以《玄奧集》云，塞斷黃泉路，衝開紫府門　如何海蟾子，化鶴出泥丸　《中和集》云，成就頂門開一竅，個中別是一乾坤　蓋頂門一竅，豈易開哉　先發三昧火透之，不通　次聚太陽火衝之，略啓一二火鬱鬱，功擊不已　霎時紅光遍界，紫焰彌天　霹靂一聲，頂門開也　故呂純陽曰，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　眞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　眞人出現，乘雲氣，御飛龍，升玉京，遊帝闕　飄飄雲際，翱翔太空　鳳篆金書，朝赴九陽之殿　蟠桃玉液，位登萬聖之筵　適意則實輿前引，登雲則龍駕前迎　紫府蓂宮，欲去而頂中鶴舞　丹臺瓊苑，擬遊而足下雲生　劫火洞燒，我則優游於眞如之境　桑田變海，我則逍遙於極樂之天　聚則成形，散則成氣　隱顯莫測，變化無窮　入水火而不溺不焚，步日月而無形無影　刀兵不能害，虎兕不能傷　陰陽不能變遷，五行不能陶鑄　閻羅不能制其死，帝釋不能宰其生　縱橫自在，出入自由　信乎紫陽云，粒粟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此大丈夫得意之秋，功成名遂之日也　人生到此，寧不快哉　上陽子云，總皆凡世播英雄，做盡功名到底空　唯有金丹最靈妙，大羅天上顯神通

太平

綜述

《太平經》卷九三《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第一百四十》　願請問一事：平言之：今天時太平，寧亦可預知邪哉？：然，可知。日天五帝神氣太平，而其歲將樂平矣。：何謂也？　願聞之。：然，春也青帝神氣太平，夏也赤帝神氣太平，六月也黃帝神氣太平，秋也白帝神氣太平，冬也黑帝神氣太平。今以何明之？　然，太平者，乃無一傷物，爲太平氣之爲言也。凡事無一傷病者，悉得其處，故爲平也。若有一物傷，輒爲不平也。一物傷，輒爲被刑也；三物傷，輒爲羣物傷也；四物傷，輒爲四方傷也；五物傷，輒爲五方傷，天不有大害也；六物傷，輒爲惡究於六方也；七物傷，輒爲其害氣乃橫行也；八物傷，輒使人賢不肖異計，不並力也；九物傷，輒爲惡究竟陰陽，令物雲亂流轉也；十物傷，乃爲大綱傷，天數終盡更數也　是故古者上聖人，但明觀天五帝神氣平未，輒自知治得失且平與未哉？　願聞其平訣意。：然，春物悉生，無一傷者，爲青帝太平也　夏物悉長，無一傷者，爲赤帝太平也　六月物悉兒養，無一傷者，爲黃帝太平也　秋物悉成實收，無一傷者，爲白帝太平也　冬物悉藏無一傷者，爲黑帝太平也　五帝太平一歲，人爲其喜樂順善；二歲，地上爲其太樂；三歲，恩澤究竟於天；四歲，風氣順行；五歲，九神不戰，祆惡伏滅；六歲，而究著六綱；七歲，乃三光更明；八歲，而恩究達八方；九歲，陰陽俱悅；十歲，萬物悉各得其所　爲數小終，物因而三合之，乃天地人備，故三十歲而太平也　今上皇氣出，眞道至以治，故十五年而太平也　如不力行眞道，安得空致太平乎？　此十五歲而太平者，乃謂帝王以下及臣大小，案行眞道，共卻邪僞，故十五年而平也　眞人知之邪？　是故欲知將平與未平，但觀五帝神平與未，足以自明，足以自知也　是故凡象，乃先見於天神也　天神不平，人安得獨稱平乎哉？　是故五帝更迭治，可皆致太平　其失天神意者，皆不能平其治也　是故謹順四時，順五行，無使九神戰也　故當敬其行而事其神　今天第一上平氣且至，故教眞人敬四時五行，而令人大小共興用事其神事　古者但敬事四時五行，故致太平，遲三十年致平　今乃並敬事其神，故疾十五年而平也　眞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然子已覺矣。」願請問人行忠直有實，寧可知邪？：「善哉！子之所問也　與其交也，言行日若惡忿，人長念之，反月善；月若惡忿，人反歲善；少時觀其所爲作若最惡，老反最善也　人皆歸其言，而樂其行，而好愛其道，是即忠信上善有實核之人。」善哉善哉！願復請問不忠信佞行，亦可知邪？：然，可知也　與之交也，觀其所言行也，日月合於人

心，若順善，長念用之，反用使人益惡邪；用若善，反歲惡，少時觀其人，可爲皆善也，言若忠信，至老念用其所爲，反最惡邪，是純爲僞佞不忠信之人行也。至老長，則窮其言與行，最賤矣。災及妻子，禍流後生。善哉善哉！

又卷一一二《有過死謫作河梁誡第一百八十八》 上古之時，神聖先知來事，與天共治，分布四方上下中央，各有部署，秩除高下，上下相望，不肅而成，皆爲善。恐有不稱，皆同一心。天有教使，奔走而行，以雲氣爲車，駕乘飛龍。神仙從者，自有列行，皆持簿書，不動自齊。恐有所問，動有規矩，得其所行。春行生氣，夏成長，秋收，使民得以供祭，冬藏餘糧，復使相續，既無解時。神靈之施，莫不被業，恩及蛙行，草木亦然，是非上之恩邪？各得自所。食輒令有餘，新陳相因，奈何忘之，既得民助，使神不恨。善人輒報，自以當更相給足，天使之然，不可藏匿，令人飢寒。故令有財之家，假貸周貧，與陳歸新，使得生成，傳乎子孫，神靈佑助，是非大恩布行邪？愚人無知，不肯報謝，自以職當然，反心意不平，彊取人物以自榮，無報復之心，不顧患難，自以可竟天年。故復共文。神人眞人求善人，能傳書文知用，則其人可得延命增壽，益與天地合，共化爲神靈。復得駕來，周偏上下中央，流及六方，豈不善哉？何不熟思，無忘於內，神宅所居，動觀人所爲，不自是，知有戒，當相承事，去禍就福，不宜有小不稱天心也。天地四時五行衆神吏直人命錄，可不敬重，念報其恩，不欲爲善事，反天神。天神使風雨不調，行氣轉易，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耕種不時，田夫恨怨，不肯爲人理之，輕賤諸穀，用食犬豬，田夫便去。在有德之國，其處種者少收，樹木枯落，民無餘糧，更相殘賊，爭勝而已。不念眞後，更爲貧人，收無所得，相隨流客。未及賤穀之鄉，飢餓道傍，頭眩目冥，步行猖狂，不食有日，餓死不見葬。家無大無小，皆被災殃，反呵罪於天。其國空虛，倉無儲穀，少肉，無儲錢，歲歲益劇，無以給朝廷。復除者多，倉庫無入，司農被空文無以應，食尊祿除，中國少所用，人民仰國家，而不各施，有難生之期，是皆天之所惡也。地不得久養，惡人知不？眞人急以此文付有德之國，各令自責有知，可復竟其天年。無知與禽獸同。壽不可彊得，行自得之，無怨於天。詳念書文，常思孝忠信仁施，有過自責，復有子孫，書不空言。無德之國，天不救護，機衡急疾，日月催促少明。有德之國，機衡爲遲，日月有光。是天之所行，機衡日月星，皆當爲善明。反便不者，是行之所致，何所怨咎乎？同其天地日月星辰，得見天地報信者見其明。五星失度，兵革橫行，夷狄內侵，自虐反叛，國遣軍師，有命得還，失命不歸，是大人之罪也。爲子不孝，國少忠臣，行不純，故令相剋，卒歲乃止。故施洞極之經，名曰太平。能行者得其福，不者自令極思，聚身無離，常報應不枉人，所不者施惡於人。常言人無貴無賤，皆天所生，但錄籍相命不存耳。愛之愼之念之念之，愼勿加所不當爲而枉人，侵剋非有。是天所不報，地所不養，凶神隨之，不得久生樂生。念自令自忽者勿望生，殊無長生之籍，彊入神仙齋家。所有祠祭神靈，求蒙仙度。仙神案簿籍，子無生名，禱祭神不享食也。走行乞匄，復諸神竈，其神怒之。猛獸所食，骨肉了已，狐狸所齧，不歸故鄉。同縣比廬，反言得仙，殊無信報，何用自明。以是言之，難可分明。當有報信，衆人見之，乃爲已升。不者苦其刑，爲言得略少，其人狂邪可下，反以爲眞。俱入死部，下歸黃泉，不得自從。有德度者，生時有簿，年滿當上，輒有迎者。童蒙無知，何從得往。但費資用，棄家捐身曠野。道自然人相連，不可彊求。倘自苦，不治生養親，妻子相見爲賢士。但恐不孝不忠少信，可得竟年耳，地下無罰樂而已。有餘財產，子傳孫，亦當給用，無自苦子孫賢不肖，各自活，無相遺患，是爲善行。故記此文示智者，愚人忽之妄怒喜，遠罰避患爲賢者，三諫不中且可止。天佑善人，不與惡子。各自加愼，勿相怨咎。各爲身計，行宜人人有知，無有過負於天，錄籍所宜，愼勿彊索，索之無益。所以然者，惡逆之人，天不佑也。無離舍宅及城郭，骨節相連爲阡陌，筋主欲生堅城郭，脈主往來爲骨絡，肉在皮內爲脈衣，神在中守，司人善惡。何須遠慮，七政司候神門戶。求道得生，無離舍宅，變化與神合德，道欲復何索。故置善文於天籍，神仙籍與俗異錄，當昇之時，主籍之神及保人者來，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後，輒當進有所去，不得自可。衆神共治，務取合天心者。先生之人，皆心明視，無有界意，所行所生，人未知之，皆先天地，變化上下，皆不失其道，神不悉具。乃置綱紀，歲月偏傍，各置左右，星辰分別，各有所主，務進其忠，令使分部。見善當進，見惡當退，何有所疑，行各自力，無爲神所誤。故得成，得稱天君。主天之人輒簿領，亦不失度，部主諸神故四方。方有孟仲季，更直上下，名爲太歲。太陰在後，主知地理。復置四時，生或所有，分居於野，有晚早穀草。近人不壽遠人民，然亦復長久，叢社之樹小得自矣。易世被誅，延及孫子。所以然者，所居不安，去故就新，

神復得還。人有命樹生天上各過，其春生三月命樹桑，夏生三月命樹棗李，秋生三月命梓梗，冬生三月命槐栢，此俗人所屬也。皆有主樹之吏，命且欲盡，其樹半生；命盡枯落，主吏伐樹。其人安從得活，欲長不死，易改心志，傳其樹近天門，名曰長生。神吏主之，皆潔靜光澤，自生天之所，護神尊榮。但可常無毀名，天有常命，世世被榮，雖不下護，久自知精。所以然者，去俗久遠，當行天上之事，不得失脫。諸神相檢，如繩以墨，何復自從，故不下耳。宜勿怪之。功勞當見，不與俗等，人以爲無益於家，內被其榮，豈不善邪？故示後生，令心覺悟，出書無藏，歲之有罰。無與佞欺，不孝順爲心，宜皆爲不副書言，復見責問，可不愼焉。傳當傳其人，令可保舉。勿犯神書，勿試神言，愼神之辭，皆天報焉。勿輕犯之，後有患，小犯纔謫，大過不救。故使諸神更相司便宜上之，有不實者，當復見治。事當相關，不得私。故使諸神相檢持，今悔其後何須疑，中復爲止，亦見考之。不首情實，考後首便見下，故進止亦見考之。不者如故，此之謂也。不可輕犯，無所狐疑。神法大重，故當愼之詳之，念之思之，長生久活之道，可不重之。故下此文以示，當施補空者，爲設善事，輒相承無有遺亡。爲善有功年益長，無所復疑。自然之道何極時，但覺寤轉相治，失如銖分輒見疑。天有倡樂諸神，神亦聽之。善者有賞，音曲不通亦見治。各自有師，不可無本末，不成，皆食天倉，衣司農，寒溫易服，亦陽尊陰卑，粗細靡物金銀綵帛珠玉之寶，各令平均，無有橫賜，但爲有功者耳。不得無功受天衣食。前文已有言，今爲復道，令無怨恨，無所嫌疑，是天重神靈之命也。歲盡拘校簿上，山海陸地，諸祀叢社，各上所得，不用不得失脫。舍宅諸守，察民所犯，歲上月簿，司農祠官，當輒轉相付文辭。大陰法曹，計所承負，除算減年。算盡之後，召地陰神，並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當具上簿書，相應不應，主者爲有姦私，罰謫隨考者輕重，各簿文非天所使，鬼神精物，不得病人。輒有因自相檢飭，自相發舉。有過高至死，上下謫作河梁山海，各隨法輕重，各如其事，勿有失脫。各有府縣郵亭主者長吏，察之如法，勿枉夭剋鬼神精物。如是上下，合通行書，各如舊令。

又卷一五四至一七〇《通神度世厄法》 天之生人，萬事畢備。故十月而生，與物終始，故可度災厄，致太平。上士學道，輔佐帝王，當好生積功乃久長。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纔脫其軀。道爲賢明出，不爲愚者。能用之者吉，不能用之，寧無傷無賊哉？

又《王者無憂法》 大順之路，使王者無憂無事致太平。夫天地不大動搖，風雨不橫行，百神安其居，天下無災矣。萬物各居其處，則樂無憂矣。何以致之？仁使帝王常樂，道使無愁苦也。若帝王愁苦，則天下不安。夫帝王，天下心也；羣臣，股肱也；百姓，手足也。心愁則股肱安爲，手足行運不休止，百姓流蕩。是其自然相使也，天亦如是也。天失道，雲氣亂，地失道，不能藏矣。王者與天相通。夫子樂其父，臣樂其君，地樂於天，天樂於道。然可致太平氣，天氣且一治，太上皇平且一下。天地和合，帝王且行吾道，何咎之有？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心首已行，其肢體寧得不來從之哉？

又《救四海知優劣法》 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種類。受命天者爲人君，受命地者爲人臣，受命人者爲民。君者應天而行，臣者應地而行，順承其上；爲民者屬臣，轉相事。凡是三氣共一治，然後能成功。故上之安者，其臣良也。臣職理者，其民順常。民臣俱善，其君明，其治長。太平者以道行，三氣悉善，合乎章也，懷道德不相傷也。故大人治道，以平天下，救四海，恩及夷狄，禍不得起，其善證日生，凶不得來。中士學道爲國臣，助其治也，度其家，辟禍災。其次治道，損其父母，反遠遊，德獨小薄，纔脫軀也，安能輔明王助國家哉？能平四海者天助之，爲人臣者助爲治，與地謀；纔自脫者，道狹小無可得治。此三人皆度世，老壽有大小不同邪？

又《救迷輔帝王法》 大道變化無常，乃萬里相望；上下無窮，周流六方；守之即吉，不守即傷，陰陽開闔以爲常。其付有道，使善人行之，其壽命與天地爲期。夫德有優劣，事有本末，凡事悉道之也，將興者得善，將衰者得惡。比若土地，得良土即善，得薄土爲惡。善上合天，賤者都澤。坐者爲主人，行者爲流客。此盡道也，善人行成福，惡人行成災。善人得以爲福德，尊者得之駕乘，卑者得以步足。聖賢得以度世，小人得之，不相剋賊。此皆道也。教不重見，時不再來。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道行，身得度世，功濟六方含生之類矣。

道德修養論分部

德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四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疏：上者高昇，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克獲爲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下德謂有號益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以有名號及其身，故無德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注：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爲，故無以名號爲也。○疏：以，用也。上德無爲，至本凝寂，而無以爲，迹用虛妙，此名無爲而爲，爲即無爲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注：言爲教令，施政事皆以爲己，取名號也。○疏：心不忘德，故稱爲之。亦仍有事，故言有爲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注：上仁爲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爲也。○疏：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爲之。不貴恩報，故言無以爲。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爲。三寶之中，以慈爲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爲先者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注：爲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爲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疏：義主正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有爲，末階虛妙，故言爲之有以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雖道，不可得應也。○疏：禮尚威儀，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爲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莫之應。○盧曰：玉帛之禮，以爲行聘之端，故曰上　爵命有度，故曰爲之　禮節煩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不應，故刑罰行焉。則攘臂而仍之。○注：言禮煩多不可應，則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之也。○御曰：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也。○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故失道而後德，○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疏：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注：言德衰而仁愛見也。○疏：德化漸替，仁恩繼之。失仁而後義，○注：言仁衰而分義明。○疏：仁慈不行，厥義方起。失義而後禮。○注：言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御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世，非愚則諂。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以爲之者也。○疏：自道喪澆醨，於斯爲極，不能止惡，亏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淳僞以甚。夫禮者，忠信之薄。○注：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而亂之首。○注：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疏：徒日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中，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淫勃之原，更資昏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而愚之始。○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御曰：禮以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爲愚昧之始也。○疏：不知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爲華僞，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也。○顧曰：前識者謂不待研求也，夫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無色無象，其道自眞，若夫辭說辯贍，儀形煥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眞之實，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夫愚人始化，未見眞實，故以前識引其愚道華化其始也。序家云：此釋最爲勝。是以大丈夫處其厚，○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淳樸也。不處其薄；○注：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

也　○疏：丈，長也　夫，扶也　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爲羣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　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　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處其實，○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　○御曰：有爲者，道之薄　禮義者，德之華　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　○疏：達道之夫，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疏：去彼華薄，則是絶仁去義　取此實厚，則是返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系於去取者乎　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也

又卷五　道生之，○注：道生萬物　德畜之　○注：德，一也，一生布炁而畜養之也　○御曰：物得以生，養萬類也　○疏：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羣生也，故云道生德畜也　物形之，○注：一爲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注：亦云勢成之，一爲萬物作寒暑炁勢以成之　○疏：陶鑄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注：道德所爲，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道德生育，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注：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　○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　○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　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　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此　○疏：重迭前文，以生後句　而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　西昇經云：道德渾沌，玄妙同也　長之者，謂增其善牙　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　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迭前語，來生後文也　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膺以大慈也　已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遣其功也　生而不有。○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用　○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猶狗其情，故圖生而不有，有即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爲而不恃，○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　○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爲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　○疏：長養蒼生，功作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注：道之所行，恩德玄關，不可得見也　○疏：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　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爲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同人，可謂玄德　○車曰：道爲陽極，陽即天也　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　德爲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　受炁曰生，養形曰畜，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　成之者，因其業勢而成就之　業勢應合爲人，即爲作人形而成就之。○蔡曰：爲諸衆生作四時之勢，成就萬物，此說在前

又卷六　治人，○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天，○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　莫如嗇。○注：嗇，愛惜也　治國當愛民財，不爲奢泰，治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　○疏：夫，自然也　式，法也　莫若猶無過也　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爲至法也　夫唯嗇，是以早服；○注：早，先也，服，得也　夫儉愛民財，則人安　愛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御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四方之人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嘆此無爲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早服謂之重積德；○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　○疏：重，深重也　積，累積也　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滿，必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克，能也　○節解曰：謂奸邪伏匿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注：克，勝也　積德於己，則無不勝也　○疏：克，勝也，亦得也，言累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也　○節解曰：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注：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　○疏：能知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窮極者也　○節解曰：謂一行身中除邪愈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注：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致福　○疏：既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國莅民，爲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疏：既爲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　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爲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注：人能以炁爲根，以精爲帝，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注：深根堅蒂者，乃長生久

視之道也　○疏：根，本也　蒂，迹也　根能生蒂，以喻本能生迹，迹而本已深根，本而迹已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爲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舉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　視，照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下《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爲心，凝至一而爲體　不雪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　雖復處宗處極，而乃非争非名，無爲自然，故云上德　爲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　畜養萬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　內明德與道合，歐義可尊，故云上德　道既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　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　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　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道德之風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德　以德爲德，以功爲功，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　執言有德，不及無爲，故云是以無德　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　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以，用也　上用無爲以化下，下用無爲以事上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用有爲以導下，下亦以有爲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兼愛博施仁也，賞善罰惡義也，但其道德，其直上也　上德下德亦莫淳之化有殊，無爲有爲明得失之政斯別　下德之稱有爲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之稱無爲者，是上義之優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上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爲之　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云而莫之應，可謂信不足有不信　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忿争，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悉無爲，各懷道德以游泳，爻象不作，教迹未興，混親疏，忘貴賤，此則太上下知，大道之化也　此風既散，澆競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　聖人潛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　親惠情生，泛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也　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以理人　又褒賞勸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歎於上，臣誑於下，淳源已遠，澆浮孔熾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禮，但忠信已薄，澆浮更厚，惑亂滋甚，以禮理之，賤貨貴文，轉增邪亂，故言亂始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道德者，道之實也　仁義者，道之華也　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　夫明者自然合理，暗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云去彼取此。○散樸以爲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　是以仁非本性，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争，奸巧紛紜，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舉大丈夫經國理家，修身立行，必須取此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歸眞道。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四《上德章第一》

道是微妙之本，本尊故稱上　德是慈濟之迹，迹卑故言下　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別，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章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　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要執，遂成五下，次明五德降殺，由人棄時，三明愚衊澆亂，失道行禮，四明忠信不足，華薄有餘，五明有道丈夫，去華歸實　四句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者得也　與道相得，故云德也　德有二義，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　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眞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　不德者，上德也　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皆有德，高揚無比，故名爲上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　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　自見猶存，爲未全忘，故名爲下　下十一句二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以，用也　無爲言內心虛澹，無欲爲爲　無以爲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爲　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未能虛遣貴愛，有爲成功立事，故云爲之　欲榮利以潤家，國名益以揚己，故云有用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仁者，恩惠之迹　恤人不足，損己惠之，矜人有過，私恩宥之，此爲之也　成濟不以爲功，施恩不望其報，此無以爲也　荷恩者，衆懷惠者多，從化如流，承風自靡，仁道最優，故稱上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義，宜也　人無分理，物失其宜，時有剛潔之士，不容私邪，明斷是非，審分曲眞，咸得分理，不失其宜者，義士之所爲也　近佝榮祿，遠弔功名，此有用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禮，履也　俯仰進退，履踐合度，謂之禮　攘，奮臂也　仍，引也　備得節文，名之爲上　夫禮者制

形之法，淳風漸澆，人情險薄，心不相與，形又倨傲，從外設法，且制容儀，匪使心逐形柔，內隨外順，身既合禮，心漸得理　然有情貌相反，形順心違，心有姦欺，形不應禮，故有忿怒，脣臂更相牽引，此謂失禮之初，亂之首也　下四句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〇道即上德也　後德謂下德也　上德合道，故名爲道　初爲對道，所以稱德　今對後德，復以爲道。人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爲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　仁者恩惠仁恕，德中之一行。時人不能具德，此獨偏有一行　仁中最勝，故稱爲上　仁由行仁以得人，其次行義以斷割，義以刑伏，仁以恩從。故仁勝義也　義猶用刑以伏心，禮唯制形以應節，故外有屈折之容，內無柔順之行，斯則外君子而內小人，故有攘臂忿爭者也　下六句四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〇忠則誠心唯一，信則從命無二，自淳至澆，禮爲下極，忠信之心歇薄，空事容儀，身逐心邪，故爲亂首　且道心無限，唯貴淳一，故擁腫鞅掌之與居，而遺其屈折也　禮文有數，務存規矩，故進退俯仰之中，節稱以爲上　此則道貴心而禮貴形，夫制心者入道，制形者從俗，心無道而從俗，不亂如何。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〇前識有二：一者心實未知，口先言知，識在知前，故云前識　二者役此之心，競爲先識，夫知者先以心知而后口言，今乃心不知而口言，知者則口識在於知前，此爲道中之華薄也　失淳厚之風，長澆競之俗，故爲失道之初，澆愚之始　下六句五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〇丈，長也　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　其行心也，處其厚，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乎　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眞假，故華假不及實眞居其實，不居其華。〇大丈夫有道者也　心守眞實，不處華僞，以此勵人故去彼取此。〇立身爲行，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爲厚實近道以爲此，華薄遠道故以爲彼

又《治人章第二十二》

重明禍福無極出乎政教有爲，此明化人及天先以無爲法式　化前從後，所以次之章中，別初明無爲法式化及人天，次明能用無爲可以有國，後明無爲久固自得長生　十一句一　治人及天，莫若式。〇及，猶至也　天，自然也　有本作事　事，業也　式，法也　上文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有本作嗇，謂儉約也　然儉嗇一行，未足以伏天下，故以式爲正　化理百姓，遐邇同心，誠得至於自然之理者，無過　用無爲之道，以爲法式，則人無不理，天無不含，其事業者，理化萬人，行無爲以爲事業者，既得萬人之心，又合自然之道　夫唯式，是以早伏。〇伏，從也　率化萬人，四夷早伏者，唯此無爲法式，最爲切要　早伏謂之重積德。〇德者，行道之迹，備含萬德，增修不止，謂之重積　雖化之人，早得從道者，良爲此德深廣，重疊厚積，故得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〇剋，猶果獲也　惟德在躬，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是物無違，何往不剋　無不剋，莫知其極。〇德既重積，物共尊崇，承風慕道，何有窮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〇莫知極有二：一者積德深廣，量等太虛，無可涯測　二爲人歸者衆數無限，極德至於此方可爲主，以養一國之人　下兩句二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〇國之母，則道也　道有生養之功，故以爲母　人能有道用道，理國則國安人泰，祚曆長久　下兩句三　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〇爲前積德之人，以道爲國母而得長久，未言守母得久所由　今此具陳全生保國之妙用，戒理人之益　夫木之爲物，下有本，上有實，本根深則不拔，實蒂固則不落　積德之人，身有道，心有德，無爲守道，則命根深，虛心養德，則生。蒂固根深，則命不絕　蒂固則身不滅，命延則長生，身全則久視　長生言體，久視言用，故知深根固蒂者，而得長生久視之道也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三《德經上凡四十一章》

上德不德，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　是以有德；物不改其樸，然後知有德。下德不失德，慕而王之美，恭守而不墜　是以無德。物性稍移，是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不爲而得。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爲而得也　上仁爲之始化道而爲仁也，而無以爲，雖爲之而無心　上義爲之始化道而爲義　而有以爲。專於制斷，上禮爲之始化道而爲禮　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贈答失所，故有斯怒　故失道而後德，上德合道，故云失道　下德次之，此所以有德，有仁，有義，有禮。既失上德，則下德爲繼之。失德而後仁，下德有失，仁教嗣興　失仁而後義，仁教又替，義方遂行　失義而後禮。是非合宜，已謝於時，拜跪玉帛，將盛於世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忠信者，道德也　若以禮比於道德，誠爲衰薄　用救於亂，則捨禮何從。前識者，是先識禮人也。道之華禮可以悅人之目，是謂道花也。古花字，今華字是也　而愚之始。適可爲愚者，檢逸之初也　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丈夫雄者也。丈夫之雄性，必方直不徇俗，故《昌言》云：若大丈夫，則必行道德，不敦末禮也　處其厚不處其薄，必致其於道德，不置身於衰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實如草木之實，能實人之腹，故居之。花如草木之華，徒悅人之目，故不居也。故去彼取此。去花而取實。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下《德經》 述夫道者，萬物之始也無形；德者，萬物之母也有象。德生於道，道成於德，至德至道，一也。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聖人居道德之矣，故無生無死。世人在道德之後，故有死有生。得之者無取，失之者莫尋。在無德無取之中謂之得道，於有作有用之際謂之得德。知乎其有，至不知道德淳樸，生死流浪性命者，不可勝紀，故老子說《道經》為《德經》之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之人，不恃其德，故有其德；下德之人，常執其德，故無其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德無為，無事可為。下德有為，有所作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仁合德，亦無可為。上義制斷，以有可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上禮有求，故無以應之。攘臂者，時謂展手取物也。禮為執行五常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失自然而後有德業，失德業有仁行，失仁行有義路，失義路有禮儀。存禮儀，則薄於忠信，而失自然，為紊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世之愚人，只見其前，不顧其後，只慕其始，不保其終，譬之果木，但愛其華葉，不取其結實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處其重厚，不居浮薄。取其結實，不愛華葉。故去彼取此。○去彼之華，取此之實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〇《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德者同於德。○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義曰：德為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大行之大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恩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末階於至道，下復越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德及物，鄰於道乎蒼者，廣遠之色，衆同之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則有色象；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曰蒼生矣

又卷二四《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常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眞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之制也。能常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愼卑躬，晝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熊蟺之祠，莊子歎擁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眞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澹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獨廣，己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德，反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聖人弘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博之質，乃是虛寂之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以牧人，共振玄風，以弘道化。故云為官長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理，故

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材從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爲道之士，則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於人爾。爲國則用材化物，爲道則施功濟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覩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皞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爲司曆，玄鳥爲司分，伯趙爲司至，青鳥爲司啓，丹鳥爲司閉，祝鳩爲司徒，睢鳩爲司馬，尸鳩爲司空，爽鳩爲司寇，鶻鳩爲司事。五鳩以鳩民，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爲官，設官分職，由矣。蓋以官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故大制不割。○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暗然似存，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爲己用，故云大制不割。○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而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令之法，此所謂大爲主宰，而無所制割也。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汲汲於漱咽，無爲無欲，自全其和，可謂冷道矣。

又卷三〇《疏老子德經》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具如上卷所解。德者，道之用也。道不立，則德無以生；德不崇，則道無以明。道以虛通爲義，德以勉獲受名。道能通物，物能得道，物得其所得，故謂之德或云：道，道也；德，德也。如孔子解《易》卦云《蒙》，須也；《晉》，晉也；《剝》，剝也。嚴君平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元也。道德相須，不可散也。古文道字，從元從首，謂道爲諸法之元，衆聖之首也。德字從直從心，謂正觀直心，爲虛忘上德也。其餘道德相關之義，具在上卷。然此經下卷，法陰象地，其數偶，故四十四章也。夫道以虛無無形，法陽而象天；德以證實有困，故法陰而象地。或有移上經末章居下卷之末，以取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陽；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陰。此亦後人安爲，其意穿鑿，將恐乖失玄聖之本旨也。

又《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疏：此章首標道用之名，將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澆沫之跡。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澆漓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令求復其初，故先述上德之無爲，次述仁義之流遁，結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還淳。○義曰：道爲德之體，德爲道之用，故云首標道用之名，指上德也。上德乃不德之德，所以德全。上德既全，則淳樸不散，淳樸不散，則德化混同，如魚相忘於江湖，各遂其性，故無相呴相濡之跡也。次言失德則仁義乃行，仁有偏愛之私，義有裁制之斷，故民化其上而澆漓焉。及至前識爲華，上禮爲亂，華亂益甚，紛爭必興，故聖人使復其初，乃遣去華居實。去華居實，是塞亂之源而復樸之門也，故云使其復樸還淳爾。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證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爲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之文。○義曰：舉上古全德之君不以德爲德，而有德也。將明其次下衰，故舉上德爲首。夫至道之代，德亦不彰矣。上德之君，亦猶上經末上之君也。潛融羣化，物自生成，不彰其德，德益光大，是以有德也。然天地萬物之所稟受者，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有深淺，故有可道常道；德有厚薄，故有上德下德。則道之與德，不獨生於帝王，但行道者爲道人，行德者爲德人，行有深淺，故有上下之殊也。《莊子》曰：虛無無爲，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同德，謂之德人。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故上德之君神與化淪，體道而存，德動玄冥，天下歸之，莫見莫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所以云太上貴德也。《莊子・雜篇》云：萬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所以爲德也。故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醇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稱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爲薄，故云是以無德也。○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爲之風，而百姓尚無爲之跡。尚迹爲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跡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義曰：下德之君，體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於天，下民知之，或見或聞，德及於物，物歸其德，可稱可顯，故不失其德矣。執而不失，矜德有爲，有矜有執，去道甚遠，以有跡處，比於上德之君，

是無德矣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注：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袞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疏：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爲而無爲之美，而爲此無爲。故云而無以爲。豈唯無跡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跡俱無爲也。○義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合乎一，體自然爲用，運太和爲神，動合乎天，靜合乎地，與道相得而無所爲也。神無思，志無慮者，此心之無爲也。不顯其功，而功若天地，不彰其明，而明並日月，此迹之無爲也。夫此無爲，非倣學無爲而爲於無爲，是無以爲也。陰陽爲之使，鬼神爲之謀，進退推移，與化無極，玄默寂寥，而與化俱，此謂心迹俱無爲矣。然德以包育於物，亦所以彰其跡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注：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以功用彰著，跡涉於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有所以爲之。此心無爲，而跡有爲也。○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爲之者，謂心美無爲之化，而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曰無爲，論跡固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所以爲之也。故注云心無爲，而迹有爲也。○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爲爲非，知無爲爲是，有爲則澆薄，無爲則淳和，有此分別，故韜心藏用，行此無爲之事，制彼有爲之爲，故云爲之心欲於無爲，遊行無爲，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爲爲美，有爲爲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爲以分別，故是有所以而爲也。

又卷三二《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德若谷。○注：虛緣而容物也。○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無不含容，故云若谷。○義曰：有道之君，託神太漠，隱貌玄冥，被道含德，無不包括。萬國之廣，貯於胸中，不恃其有；萬物自化，曠乎域中，不矜其大。豈若谷之可譬乎？又言國君含垢，如溪谷之受汙也。上士體道德無不周，固亦然矣。大白若辱。○注：純潔而含垢也。○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鑠行之數，民無墊溺榮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垢矣。修道之士外汙若干吉託形，而齒劍惠風，示跡以沉泉，內明道功，旁混塵濁，亦斯義也。廣德若不足。○注：大成而執謙。○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爾。修道之士，功濟幽顯，德洽昆虫，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若不足，良賈深藏者，《史記》云：孔子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賈深藏外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蓋責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汨亂於人，不尚大道，矯飾禮義，豈若善爲賈賄之人，藏寶積貨，外畏人知，常若虛匱之者耳。建德若偷。○注：立功而不衿也。○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彼盈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義曰：人君施德行道，潛育於人，不伐不矜，惟冲惟寂，不令天下知覺，故云若偷。上士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義。又偷，薄也。《論語・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氏注云：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則人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陰德之人，所行之行，有功則立，不計其名，有善必行，不務其厚。吳子曰：功不在大，遇物斯拯是也。質真若渝。○注：淳一而和光也。○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義曰：質，素也。真，淳也。真淳質素之人，惟善是適，方圓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變爾。大方無隅。○注：不小立圭角。○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爲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義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邈，無不包容，龍虛無而不爲大，亘天地而不爲遠，若鳴鳳之升寥廓，若神龍之逸層霄，豈隅可以圖測哉？上士弘道，異夫儒術，不局名分，不拘廉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虛。泛然其志也，杳若冥鴻。不緇不磷，有在於是矣。《論語・陽貨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及人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至堅之物，磨之而不薄。緇，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世，不能汙也。聖人不爲世俗所染，如至堅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聖人之德，固無方隅可拘矣。大器晚成，○注：且無近功。○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義曰：積和而成人，積功而成

道　非朝夕之可就，故曰晚成　用道之君化於人也，抱無爲，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純純閟閟而不滋彰，任物自然，而四海之內臻於道矣　毕身之士，積功累行，不其然乎？故曰功滿三千，自日昇天，弘道無已，自致不死非朝行而夕至也　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公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　書之曰得，器用也　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　大音希聲，○注：不飾小說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　○義曰：大音若雷，不可以四時震擊，聖人微旨，不可以終日誦傳　此明道不可聞也　必在滅智內求，灰心默契，然後聽之非耳，聞之以神，得無聲之聲，證眞道矣　一乘者，大乘之道也　道貫萬法，而演爲三乘　初法以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齊潔嚴其外　然漸進中道，習於無爲，隙體黜聰，忘形絕念　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念隨定，不滯有無，玄契中道　證此道者，鍊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凌倒景之上，享無窮之齡天地有傾淪，而眞道無虧壞，法音周普，拯度羣生　此聖人一乘之用也

又卷四四《古之善爲道章第四十五》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　○疏：此結歎也　玄德之君，無爲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　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眞性爾　○義曰：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理人情　以情爲田，修禮以耕之，和剛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誦學以耨之，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　理國不以禮，猶無耜以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之而不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不肥也　夫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謂大順　故天子用民爲順，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衆瑞出焉　順之寶也　君以玄德居上，臣以忠信處下，其化廣遠深厚，歸萬物於淳風，斯謂大順於道矣　古之帝王，皆順考古道，以行其教令，任於樸素，牧以謙和，所以《書》稱稽古，帝堯之例是也　天下大順，萬方歸之，江海謙順，百川歸之　故《江海》之章，可繼大順之德爾

又卷四五《古之善爲士者章第六十八》　疏：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　此章明爲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　首標四善之行，次歎是謂不爭　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　○義曰：大聖之德，與道玄同，非言理可窮，非贊美所及，而演法救代，發昏擊蒙，廣示因修，旁明證報，所以叙三寶爲可保之行，數四善爲積善之路，功可配天，倚爭之有　次明進守退尺，不離謙戒之規也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注：士，事也　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疏：士，事也　武，威也　明德之君用道爲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義曰：有道之君，其理國也，先以道化之，次以德教之，復以文撫之，示以淳和，兼以仁育，和故不尚於威武也　所謂以武爲備，蓋備豫不虞，非專用之事　故曰不武，言不用武也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善戰者不怒，○注：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爲善，故不憑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　蚊蚋致螫，驅除而已　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　故云善戰不怒　○義曰：暫在臨人，固無兵革　設有支甲，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謀，有征無戰　苟在勝敵，非棄殺人，或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求殺獲也　善勝敵者不爭，○注：帥克在和，和則善勝　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　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　故云善勝不爭　○義曰：既不廣求殺獲，又不憑怒陵人，服之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或戰以和其敵，或倒戈自攻其徒，或解圍於吟嘯之間，或投逆於干羽之際斯謂善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注：悅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謂善用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　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義曰：握髮禮賢，賢必致用　吮癰撫士，士必相驅既感衆心，必能盡力　善用之道，其在茲乎　以貴下賤者，《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此謂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盤桓也　利建侯者，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　民思其主之時，初處其首而又下之，陽貴而陰賤，以貴下賤，宜得其人　此喻人君以謙爲本，以下爲基，而得民心也　是謂

不爭之德。○疏：此結上文善士者爲武，善戰者爲怒而不怒，善勝者不爭之德。○疏：此結上文善士者爲武，善戰者爲怒而不怒，善勝者常謙而不爭，善用人者常謙而爲下　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　豈非不爭之德乎？○義曰：禮而下士，心得竭其能　悅以使人，人得宣其力　不憑怒以傷物，不矜武以伐功，以慈爲先，以謙爲本，不力爭求勝，不尊己侮人　以此用材，人效其命，以守以戰，則固而且勝　理身理國，則壽而求寧，所向無前　是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是用人之力也　○義曰：聖人所教，理國修身，率遵此德，彰，謙和則人服，使人則人盡其力，弘化則化洽無疆。故曰用人之力也　悅以使人者，《兌卦》辭曰：兌，悅也　順乎天而應乎人，悅以使人，人忘其勞　悅以犯難，人忘其死　此歎美悅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德也　先以悅撫民，然後使之從事，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　施悅於人，所致如此，豈非悅義及人，能使人勸勉矣　是則怒而戰者危事也，武爲己任者凶德也，爭而勝者強梁也，虐以使人者召禍也，於身於國，何所利哉？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德經》

下篇明德，以不德爲元，不德者，忘德之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者，得也　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有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　本由體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　有德而有名，道之淺也　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　所謂上德者，至德也　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爲，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渝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於己，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迹，無以爲用也，謂無用己爲而自得也　古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爲，不逆萬物，故無爲而無不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爲　古本作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仁者博施兼愛，增益爲也　可爲而無偏私，故言上仁　有心濟乎羣品，故言爲之　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義者宜也　有所宜必有所斷，處於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　有宜有利，故爲之　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　仍，引也　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爲　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爲末焉　《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　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　此失禮之微者也　而有艴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　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於此，在下文也　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　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　兼愛萬物，摶施無窮，謂之仁人　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　謙退辭遜，恭以守利，謂之禮人　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　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世而施設也　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　離體爲用，故失道而後德　德者，得也　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　仁者，親也　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　義者，宜也　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　禮者，履也　履道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殺亂也　失者，亡也　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　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　故所爲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　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　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　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　若

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　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　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憺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靈其精神，優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合乎上德也　居忠信而務誠實，棄華綺詐僞哉　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也　古本四句並作處字　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　夫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　在德不失，故曰下也　上下雖殊而各得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五《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御注曰【略】○臣義曰：兵，凶器也，所以輔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爲德之末，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當以道佐主　其事好還　○御注曰【略】○臣義曰：強必物，其勢然也　況以兵取強於天下，其能終強耶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曰【略】○臣義曰：師之所處，破亡民業，故荊棘生　大軍之後，殺氣傷天和，故陰陽乖而凶年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御注曰【略】○臣義曰：勇於強取必勝者，衆人之所謂果，不敢取強，而果於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而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御注曰【略】○臣義曰：果於勿矜，故足以成能　果於勿伐，故足以成功　果於勿驕，故不盈而善勝　果於不得已，故不輕而善動　其果如此，故能有成，何以强爲　物壯則老　○御注曰【略】○臣義曰：盛則有衰，物化如此　是謂非道　○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以柔弱爲用，故亘古今而不變，物以強自累，其生非道故也　非道早已　○御注曰【略】○臣義曰：形非道不生，外乎道，故早已

又卷六《德經》　○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乃強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　德有所得，繼道之失，故有成虧　無得爲德，冥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　有得爲德，至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　仁者得之爲仁，義者得之爲義，即理爲禮，即知爲智，德之所受所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　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異道

又《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略】○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　德全於性，與道渾一，而未始或異，無得於道而道自得也，故德周萬物而無累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注曰【略】○臣義曰：以德爲得，以得爲執，有之不失，離道遠矣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注曰【略】○臣義曰：無爲則無得於道也，無得於道，則復於至無，而無以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爲則有得，而道也有德於道，則不能無爲，而勢不自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注曰【略】○臣義曰：德無不容，而仁迹行焉，無事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注曰【略】○臣義曰：有我可立，有事可制，仁有不足，道無不理，而義功著焉爲可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曰【略】○臣義曰：禮曲爲防事爲制，節文仁義，發乎容體，雖名止邪之具，然尚往來先報施，以其繁縟，迭相責望，此實爭亂之端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得於道，道之失也　有爲於仁，德之失也　有制有介，義之失也　文滅質，博溺心，而忠信薄矣　禮之所制者外，所事者迹，所拘者繁文，則所本者末也，此虛僞日滋，爲亂之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以不知不識爲本，而貴乎無以知爲也，故以智巧爲末　華，草木之末也，華盛則本實矣　事於智巧，豫事而識，則去本遠矣，故爲道之華　以知爲智，茲所以爲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略】○臣義曰：本乎在我者此也，道之本也　本則言其厚而實，末則言其薄而華　取此所以處厚而居實，去彼所以不處薄而不居其華，知所去取，是謂大丈夫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八　徽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　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　體道者異乎此，故列於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方求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　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無方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　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　德有小大，唯知修之，然後進而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

莊子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　又曰義可數出、則德固有虧也　自其同者視之、則合於道、無德之可名、（楊）（雄所謂合則渾、莊子所謂德總乎道之所一也　自其異者視之、則別乎德、有名之可辨、揚雄所謂離則散、經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是也　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履此、智以知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職其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隨量而受、各得一焉、因時而施、是德而已　若夫道則不然、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周流彌滿而無或缺、薦貸且成而未嘗費我、孰有成虧之異哉？體道者異乎德如此、故德列於下經也

又《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　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疏義曰：原始言之、則生非德不明　要終言之、則生者德之光　墮於域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一故爾　一者何也？德幾是已、莊子所謂「之所起、有「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　性均有德、則同焉皆得矣　德兼於道、則默與道會矣　惟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循理而動、因時而爲其過也　非有心於過也、理之不得不過爾、故不自得焉　慎人之德如此、是謂不德　若然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謂上德矣　昔孔子以天縱之將聖、於答公西華之問、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於答子貢之問、則曰聖則吾不能、固不居其聖矣　然而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集三子之大成、孟子以爲聖之時、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有德可知已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徽宗註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疏義曰：道之在我、未始有物、擅有於道、道將汝失、然則認而有之、皆惑也　且自營爲私、背私爲公、道者爲之公、擅有於道、是自私也　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則自私豈不失道乎？欲不失德而乃無德、非下德而何？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徽宗註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疏義曰：一性有覺、洞徹無窮、不思而得也　用之不勤、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也　未嘗用力、無往不存、不行而至也　若是則出爲不爲、而爲出於無爲、德之盛無以易此、故曰上德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徽宗註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爲　屈折禮樂、呼俞仁義、以慮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爲　○疏義曰：自誠而明謂之道、自明而誠謂之教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自誠而明也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勉之則中、不勉則不中；行之則至、不行則不至　自明而誠也　自誠而明、聖人之事　自明而誠、賢人之事　德有上下、聖賢之所以分歟？不累於形、不繫以智、而離形去智、形不能礙、智有以徹、而通於大同　忘仁義、忘禮樂、仁義禮智、蓋將簡之弗得、而未始有物焉、是之謂無以爲、此上德也　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屈折禮樂、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吁俞仁義、用是以慰天下之心、適足以攖天下之心、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是之謂有以爲、此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徽宗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　○疏義曰：《莊子》曰、大仁不仁　所謂不仁非無仁也、能仁而無以仁爲也　故有所謂安仁、有所謂利仁　安仁則由之而無以爲、利仁則以仁爲利而行之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安仁而非行仁之謂也　故仁覆天下而無不被、此之謂上仁　莊子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書》稱帝堯之德而曰安安、此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徽宗註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疏義曰：義主辨則列敵者義也、義設於適則度宜者義也、（楊）（雄所謂列敵度宜之謂義者、此也　《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則義固立我矣　《荀子》曰、以義應變、則義固制事矣　惟其立我、故《字說》曰義者我也　惟其制事、故《書》曰、以義制事　立我而不能忘我、制事而不能棄事、皆涉於有爲矣、非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歟？　堯驩之時於公門來燕來宜、而繼之以福祿來爲、則以來爲者爲其有義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徽宗註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　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　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思之小者　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復之、非所處也　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疏義曰：辨則用戈、交則用兵、禮之於賓主、用兵之時也、則禮以交物矣　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寓於文、自外作也、則禮以示人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實在於事親、

義之實在於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禮以節文仁義矣。經禮至於三百，曲禮至於三千，自吉禮以至嘉禮，自天神以至人鬼，其用多矣。要而言之，莫先施報而已，《記》所謂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也。然禮尚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爲非禮。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宜矣。春秋之時，一言之不中，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蓋以爲之而莫之應故也。然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知其然，謂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無不容厚於仁，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故道無不理而薄於義。至於禮，則去而不留，過而不守，止於履之而不處也。是以足迹之履猶之禮者，以其卑而可履人之所履，以爲禮而踐焉者也。《易》以上天下澤爲履，而曰履不處也者，以是故爾。古之至人不知禮之所將，而相忘於道術者，以此。故上仁同於德而無爲，上義有以爲而立我，上禮則有莫之應者，而未免夫累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徽宗註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矣，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疏義曰：道常無爲，則無方也，無方則非彼矣，故不可致。然道者德之欲，故失道而後德。德以得之，則在我也，在我則無外矣，故不可致。然德無不容爲仁，故失德而後仁。德則無爲，仁則有愛利之心焉，故仁可爲。然爲則近乎義，故失德而後仁。仁在所厚義則必欲設於適焉，故義可虧。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自失道以至於禮，每降愈下，去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則以有爲則僞，無爲則眞，故其不同如此。然則無爲者，萬物之本也，德之所以爲上者，有在是爾。且消息不停，王廢更代，物不並盛，陰陽是也。陽用事則陰貝退聽，陰用事則陽且伏藏，虧於此者必盈於彼，理相予奪，威德是也。以德爲治，威非所先，以威臨下，德在所後，自然之勢，不可易者也。然則父子之禮，貌薄而實厚宜矣。莊子所謂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正此意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則猶木之未盛而其本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又烏能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哉？夫禮之所以相僞如此，不得不去彼取此而滅之也。《記》以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亦貴其有本爾。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徽宗註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巧，揣而銳之，敏精神而妄億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疏義曰：仁義禮智，無非德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智雖分於道，亦本於道矣。然則所惡於智者，爲其不能行其所無事，以智爲巧故也。矧夫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敏精神於窒淺而妄億度，以爲前識者乎，謂爲道之華而非道之實，詎不信然。蓋小識則傷於德，迷識則害於道，若夫前識，則矜聰明而務智巧，方且徇末忘本，不知豐智源而嗇出，雖未至於傷德害道，亦非道之實也。若然則作僞心勞日拙而智有所困矣，茲識也秪，所以爲愚之始歟？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者以此。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徽宗註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疏義曰：以禮相僞，以智爲巧，皆遠於道而在彼者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皆離道未遠而在此者也。在彼者徇末而忘本，故道之所去。在此者歸厚而敦薄，務實而去華，故道之所尚。道之所尚，厚而不薄，實而無華，惟見善明，用心剛，智足以自知，性修反德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者，爲能去彼有爲之僞，取此無爲之眞也，《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若所謂敦仁，言於仁爲至厚。若所謂敦化，言於化爲至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人生而厚，天之性也。誠能復其性之至厚，則動必迪吉，孰有悔吝之虞哉。此復之本於此，以言敦復無悔也。非智足以自知，不能與此，故其象言中以自考，而孔子以謂復以自知也，大丈夫所以備道全德，蓋本於此。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

取此　○太古之時，上德不顯其德，是以有德　羲伏羲之時，造書契，定婚姻之禮，因顯其德，而爲下德　然雖不失德，因有爲德之跡，是以無德　夫上德者，用無爲之治而無以爲事　下德，用有爲之教而有以爲事也　至堯舜之時，上以仁人之德爲之治，化而無以爲事　其次至三王，上生可否之義，分別爲之而是有以爲也　其次至五霸，上體事之禮而爲之治，何期禮出詐生，而民莫之應，用禮立法，欲人懼刑而從仁義，如是則攘臂而使民仍之　故因失道而後用德，失德而後用仁，失仁而後用義，失義而後用禮　夫禮者，救世之法而以信爲本，緣忠信之薄而爲亂之首也　如前代顯智識治世者，乃道之華，非道之實，因徇其華而愚民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不處其忠信之薄，居其道之實，不居其道之華，故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原旨》曰：道，蹈也。德，得也。蹈道得德，是謂上德。上德之心，德不已尚，人心自歸，是以有德，其德大矣。下德之心，德不已忘，人心未必歸，是以無德，其德小矣。上德無心於爲，無所以爲，道之次也。下德有心於爲，有所以爲，德斯下矣。上仁有心於爲，無所以爲，德之次也。上義有心於爲，有所以爲，仁之次也。上禮有心於爲，而人莫之應，義之次也。人莫之應，則有不肖之心生，有不肖之心生，則攘臂而仍之，不足怪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則攘臂之作其矣。前識者，伯主懷詐，假禮義會盟，以紿諸侯，道之華，不實已彰，愚之始。薄俗已見，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不居禮詐之華薄。故云去彼取此。噫，皇道降而爲帝德，帝德降而爲王之仁義，王之仁義降而爲伯之智力，智力降而爲戰國之詐亂，攘臂相仍，民不堪處。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德著而理欲分，春秋作而名分定，辭雖不同而旨則一焉。大丈夫有志當世，致君澤民，要不拘仕隱，修辭立誠，道在其中矣

《太平經》卷四四《案書明刑德法第六十》　眞人純謹敬拜，純今所問，必且爲過責甚深，吾歸思師書旨，悉是也，無以易之也。但小子愚且蒙，愧悒不知明師皇天神人於何取是**法象**？今怪師言積大德，願師誨哀憐，示其天證陰陽之訣，神祇之卜要效。今且不思，心中大煩亂，所言必觸師之忌諱。又欲言不能自禁絕，唯天師雖非之，願以天之明證法示教，使可萬世傳，昭然無疑，比若日中之明也，終始不可易而去也。然，子固，固不信吾言邪？子自若未善開通，知天心意也。子自若愚乎，愈於俗人無幾耳。以爲吾言可犯也，犯者亂矣，逆者敗矣。吾且與子語，皆已案考於天文，合於陰陽之大訣乃後言也。子來者爲天問事，吾者爲天傳言制法，非敢苟空僞言佞語也。子生積歲月日幸不少，獨不見擾擾萬物之屬，悉盡隨德而居，而反避刑氣邪？此者，純皇天之明要證也。所以嚴勑人君之治，得失之效也。

唯唯　今若且覺而未覺，願重問其教戒。然，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也，爲萬物人民之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德時在室中，故內有氣，萬物歸之也。時刑在上六，在四遠野，故外無氣而薄也，外空萬物，士衆皆歸，王德隨之入黃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之時，在井，居北之中，而未出達，時德在明堂，萬物隨德而上，未敢出見，上有刑也。正月寅，德在九三，萬物莫不隨盛德樂闚於天地而生，時德居庭。二月德在九四，在卯，已去地，未及天，適在界上，德在門，故萬物悉樂出闚於門也。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盛德時在外道巷，故萬物皆出居外也。四月巳，德在上九，到於六遠八境，盛德八方，善氣陽氣莫不響應相生，擾擾之屬，去內室之野處，時刑在萬物之根，居內室，故下空無物，而上茂盛也，莫不樂從德而爲治也，是治以德之大明效也。今謹已聞用德，願聞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地下，下內清無氣，地下空，時刑在室中，內無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在未，居土之中，未出達也，時刑在堂，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擾擾之屬莫不樂露其身，歸盛德者也。七月刑在六三，申之時，刑在庭，萬物未敢入，固固樂居外。八月刑在六四，酉時，上未及天界，時德在門，萬物俱樂，闚於門樂入，隨德而還反也。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天中，時刑在道巷，萬物莫不且死困，隨德入藏，故內日興，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亥，時刑及六遠八境，四野萬物擾擾之屬莫不入藏逃，隨德行到於明堂，跂行自懷居內，野外空無士衆，是非好用刑罰者見從去邪哉？但心意欲內懷以刑，治其士衆，輒日爲其衰少也。故五月內懷一刑，一輒衆叛。六月內懷二刑，二輒衆叛

七月內懷三刑，三羣衆叛。八月內懷四刑，四羣衆叛。九月內懷五刑，五羣衆叛。十月內懷六刑，六羣衆叛。故外悉無物，皆逃於內，是明證效也。故以刑治者，外悉謹而內叛，故士衆日少也。是故十一月內懷一德，一羣衆入從。十二月內懷二德，二羣衆入從。正月內懷三德，三羣衆入從。二月內懷四德，四方羣衆入從。三月內懷五陽盛德，五羣衆賢者入從。四月內懷六德，萬物並出見，莫不擾擾，中外歸之。此天明法效也。二月八月，德與刑相半，故二月物半傷於寒；八月物亦半傷於寒；二月之時，德欲出其士衆於門，刑欲內其士衆於門，俱在界上，故二月八月萬物刑德適相逢，生死相半，故半傷也。子今樂知天地之常法，陰陽之明證，此即是也。夫刑乃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反曰無人；德乃舒緩日生，無刑罰而不畏萬物，反曰降服，悉歸王之助其爲治，即是天之明證，昭然不疑也。今人不威畏不可治，奈何乎哉？然古者聖人君子威人以道與德，不以筋力刑罰也。不樂爲善，德劣者反欲以刑罰威驚以助治，猶見去也。夫刑但可以遺窮解卸，不足以生萬物，明擾擾之屬爲其長也。今使人不內附，反欺詐，其大咎在此。

（附）二月八月，德與刑相半，故萬物半傷於寒。夫刑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　古者聖人威人以道德，不以筋力刑罰也。

今子比連時來學，問事雖衆，多畜積文，則未能純信吾書言也，得此寧解未哉？純稽首跪拜，『有過甚大，自於明師神人之言，內懇流汗；但愚小德薄至賤，學日雖多，心頓不能究達明師之言，故敢不反復問之，甚大不讓，久爲師憂不也。』但爲子學未精耳，可愼之。天乃爲人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以治，萬不失一也。子欲知其意，正此也。治不惟此法，常使天悒悒，忿忿不解，故多凶災。子戒之。天將興之者，取象於德；將衰敗者，取法於刑，此之謂也。吾之言，謹與天地陰陽合其規矩，順天地之理，爲天明言，紀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鋒矢無異也，順之則日興，反之則令自窮也。天法神哉神哉！是故夫古者神人眞人大聖所以能深制法度，爲帝王作規矩者，皆見天文之要，乃獨內明於陰陽之意，乃後隨天地可爲以治，與神明合其心，觀視其可爲也，故其治萬不失一也。

（附）爲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以治。王道將興，取象於德；王道將衰，取象於刑。夫爲帝王制法度，先明天意，內明陰陽之道，即太平至矣。

今愚吏人民以爲天法可妄犯也，自恣不以法度，故多亂其君治也，大咎在此也。今子得書，何不詳結心意，丁寧思之，幽室閑處，念天之行，乃可以傳天之教，以示勑愚人，以助帝王爲法度也。將舉刑用之，當深念刑罰之所居，皆見從去，寂然無士衆獨處。故冬刑在四野無人，萬物悉叛之內藏，避之甚。夏刑在內，萬物悉出歸德，地下室內中空，刑寂然獨居，皆隨德到野處。德在外，則萬物歸外；德在幽空則物歸內。天刑其威極盛，幸能厭服人民萬物，何故反不能拘制其士衆，獨不怪斯耶？明刑不可輕妄用，傷一正氣，天氣亂；傷一順氣，地氣逆；傷一儒，衆儒亡；傷一賢，衆賢藏。凡事皆有所動搖。故古者聖人聖王帝主乃深見是天戒書，故畏之不敢妄爲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上皇天德之人，乃獨深見道德之明效也，不厭固，不畏駭，而士衆歸之附之，故守道以自全，守德不敢失之也。子德吾書誦讀之，而心有疑者，常以此書一卷，自近旦夕常案視之，以爲明戒證效，乃且得天心意也。違此者，已與天反矣。是猶《易》之乾、坤，不可反也；猶六甲之運，不可易也；猶五行固法，不可失也；猶日月之明，不可掩蓋也；猶若君居上，臣在下，故不可亂也。此所以明天地陰陽之治，有好行德者，或有愚人反好刑，宜常觀視此書，以解迷惑，務教人爲善儒，守道與德，思退刑罰，吾書□□正天法度也。夫爲道德易乎？爲刑罰難乎？愛之則日多，威之反日無也。子疾去矣，爲天傳吾書，毋疑也。吾書言不負於天地六合之擾擾也。唯唯誠歸思過，惟論上下，不敢失一也。』行，戒之愼之。子不能分別詳思吾書意，但觀天地陰陽之大部也。從春分到秋分，德居外，萬物莫不出歸王外，蟄蟲出穴，人民出室。從秋分至春分，德在內，萬物莫不歸王內，蟄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從春分至秋分，刑在內治，萬物皆從出至外，內空，寂然獨居。從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無物無氣，空無士衆，悉入從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證也。故德者與天並心同力，故陽出亦出，陽入亦入；刑與地並力同心，故陰出亦出，陰入亦入。德者與生氣同力，故生氣出亦出，入亦入；刑與殺氣同力，故殺氣出亦出，入亦入。德與天上行同列，刑與地下行同列。德常與實者同處，刑與空無物同處。德常與興同處，故外興則出，內興則入，故冬入夏出。刑與衰死氣同處，故冬出而夏入。死氣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與帝王同氣，故外王則出陰，內王則入刑；刑與小人同位，故所居而無士衆也。物所歸者，積帝王德，常見歸，故稱帝王

也；刑未嘗與物同處，無上衆，故不得稱君子。是故古者聖人獨深思慮，觀天地陰陽所爲，以爲師法，知其大□□萬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證也，可不詳計乎？可不愼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今悉以告子矣。子宜反復深思其意，動作毋自易。」唯唯，不敢負一行，吾已悉傳付眞法語於子，吾憂解矣，爲天除咎，以勑至德，以興王者。子毋敢絕，且蒙其害。」唯唯。

右案天法以明古今前後治者所好得失訣。

又卷六五《興衰由人訣第一百一》「今天師幸都爲愚生言，願問賜飢者以食，寒者以衣意。然，夫飢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結，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効盡力，不敢有二心也。恩愛洽著民間，如有所得奇異殊方善道文，不敢匿也。悉思付歸其君，使其老壽，是故當以此賜之也，此名爲周窮救急。夫賢者好文，飢者好食，寒者好衣，爲人君賜其臣子，務當各得其所欲，則天下服矣。善哉善哉！是以天性上道德而下刑罰。故東方爲道，南方爲德，道者主生，故物悉生於東方。德者主養，故物悉養於南方。天之格法，凡物悉歸道德，故萬物都出生東南而上行也，天地四方六陽氣俱興，生物於辰巳也。子知之耶？」唯唯。天之法下刑，故西北少陰，太陰爲刑禍。刑禍者，主傷主殺，故物傷老衰於西，而死於北。天氣戰鬬，六陰無陽，物皆伏藏於內穴中，畏其興禍，不敢主見。天道惡之下之，放其畜生，悉食惡棄也。是故古者聖人觀天法明，故尚眞道善德奇文而下武也，是明效也。今刑禍武生於西北而尚之，名爲以陰乘陽，以賤乘貴，多出戰鬬。令民臣不忠，無益王治，其政難乎？眞人寧知之耶？」唯唯。「子可謂以覺矣。是故古者聖賢常尚道德文，常投於上善處，而兵革戰備投於下處。一人獨居，則投文於林上，而兵居林下，如是則夷狄自降，盜賊自消滅矣。善哉善哉，子行，子可謂已知之矣。六子詳思吾書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吾之言不負天地賢明也。行矣，辭小筦也，事他所疑，迺復來問之。」唯唯。今天眞人受天師嚴教，謹歸各居閑處，思念天師言，俱有不解，唯天師示訣之。行言何等也？」今天迺自有四時之氣，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廢自有時，今但人興用之也。安能迺使其生氣，而王相更相剋賊乎？」咄咄，噫！六子雖曰學，無益也，反更大愚，略類無知之人，何哉？夫天地之爲法，萬物興衰反隨人故。凡人所共興事，所貴用其物，悉王生氣；人所休廢，悉衰而囚。故人所興事者，即成人君長師也；人所爭用物，悉貴而無半也；人所休廢物，悉賤而無貴直也。是故天下人所興用者，主自生氣，不必當須四時五行氣也。故天法，凡人興衰，迺萬物興衰，貴賤一由人。是故古者聖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也。故上古時人，深知天尊道，用道，興行道，時道王。中古廢不行，即道休囚，不見貴也。中古興用德，則德王。下古廢至德，即德復休囚也。故人興用文則文王，興用武則武王，興用金錢則金錢王，興用財貨財貨王。天下人所興用，悉王自生氣，其所共廢而不用者，悉由凡物，何必迺當須天四時五行王迺王哉？子學何不日昭昭，而反日益冥冥無知乎？眞人用意尚如此，夫俗人共犯天禁，言其不然，故是也。今以子況之，人愚獨久矣。若眞人言中類吾爲天陳法，爲德君解承負先王流災，將有誤人不可用者耶？如誤，何可案用乎？六子若有疑，欲知君道大效，知其眞眞與不，令疾上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與天地迺響相應，是其人明效證驗也。今眞人尚迺不能深知，是人能使物興衰進退，俗人比於子，冥冥與盲何異哉？」今見天師分別爲愚生說之，已解矣，有過不也。夫人既學也，當務思惟其要意，勿但習言也。而知其意訣，是天地興道所怨也。又學者精之愼之。」唯唯。行去，記此天政事，可以賙俗弊，勿使德君失政事文也。」唯唯。

又卷六七《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蓮已具聞四事，願後聞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是足乃出之，常樂其爲道與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學德，天地以德養萬物，衆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忍辱，象地之養物也。人學爲之，則其心意常悅，不復好傷害也，見事而愼之，日而爲者善，不復欲爲惡也。以類相聚，日益高遠，爲之積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響應，衆人歸向之。聚謹順善不止，因成大德師，其德迺之助天養欲生之物，助地養欲長之物，又好助明王化民，使爲謹，不復知其凶惡。小爲德，或化千數百人，大爲德，或化萬人以上。因使萬人轉成德師，所化無極。爲德不止，凡人莫不悅喜。天地愛之，增其算，鬼神好之，因而共利祐之。其有功者，迺人君官仕之德，不樂傷害衆人。樂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獨樂，無欲害之者。此本由學順善爲德，迺到於斯，名聞遠方，功著天地，不負祖先，不辱後生。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惡，而反自輕易，不力學爲善德，反隨俗愚暗之人爲惡。好用氣尚武，辭語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復有便於人者，人自言勇力，復有勇

力於人者，故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窮，故可制也。夫大火當起之時，若將不可拘，得水便死；人爲不善，當怒之時，若將不可制也，得獄便窮，明日若將不拘，得病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不肯好學，反自輕爲非，所居爲凶，無愛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惡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盜賊，死尚成惡鬼，用力強梁，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爲善，汙先人之統，負於後生之子，遂見字爲凶賊人之類也。人莫肯與其交游，衆人不欲與同道，此乎何過，承負父母之惡，尚或見謂爲盜賊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眞人來，人自易，不好學於明師爲德，反隨小人，過乃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乎？」可畏哉！天師勿須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見人不學，以爲小事，安知迺致此乎？」人甚愚，與俗人相似，人不深計，死有餘罪。眞人既有功於天地，愼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舉其綱，見其始，不學之惡，不但盡於是也。子得吾書，覺悟自深計之。」唯唯。誠得歸便開處，精之詳之。」然是也，學而不精，與夢何異？」唯唯。謹已受告事之勑，願聞人生有力不爲之教。」然，天地共生蚑行，皆使有力，取氣於四時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動舉，當隨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爲之不懈，聚之不止，無大無小物，得者愛之。凡物自有精神，亦好人愛之，人愛之便來歸人。北若東海愛水，最害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爲海。君子力而不息，因爲委積財物之長，家遂富而無不有。先祖則得善食，子孫得肥澤，舉家共利。爲力而不止，四方貨賂，莫不來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衆人大譽之，名聞遠方，功著天地。常力周窮救急，助天地愛物，助人君養民。救窮乏不止，凡天地增其算，百神皆得來食，此家莫不悅喜，因爲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負後生。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爲事，可以致富，反以行姦訞，妄輕爲不祥之事。自見力伏人，遂爲而不止，反成大惡之子。家之窮極，起爲盜賊，則飢寒並至，不能自禁爲姦，其中頓不肖子卽飢寒而死。勇力則行害人，求非其有，奪非其物，又數害傷人，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君子爲仇，帝王得愁焉。遂爲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復利祐也。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凶害日起，死於道旁；或窮於牢獄中，幾其父母，禍及妻子，六屬鄉里皆欲使其死，尚有餘罪，復流後生，或成乞者之後，或爲盜賊之子，爲後世大恥，眞人前，其過責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吾見天師說事，吾甚驚愧心痛，恐不能自愈。「眞人知心痛，將且生活矣。若忽然不大覺悟，子死不久也。愼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滅矣，非吾殺之也，其行自得之，子知之乎？」唯唯。吾爲子陳此六事，未能道其萬分之一也。賢士得吾道，宜深思遠慮，勿反自易，不恕爲善也。爲力學，想得善爲惡，則反迺降人也。各自爲身計，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爲身，爲其善必得善也，自易爲惡者，日得凶惡子矣。自策自計，莫樂於自恣，愼之思之，唯之念之，賢明之心，必當易開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惡付不深計之子。此格法，能皆象吾書文以自正，則天下無復惡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極之道，可以化人，人一知之俱爲善，亦不復還反其惡也。上士樂生，可學其眞道，大深大賢可學其德，好施之人可學其仁，有知之人可學其知，有能之人可學其能，有力之人可學其力，如能並盡用之，思之熟之，身已達凶惡矣。天地愛之，六方養之，帝王無復事也，迺長游而治，眞人亦知之乎？」大樂至矣，吾其大善。子可謂樂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賢聖，迺教而不止者，迺睹天意明，各爲身計也。故賢聖之教，辭語滿天下也。子獨不覺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聖賢上士皆悉學，書夜力學而不止者，亦睹見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爲非也，不敢自輕易而不力學也。故得長吉而無害，此諸賢者異士，本皆無知，但由力學而致也。此中諸凶惡人，悉由不力學，自輕自易所致也。吾之爲道，皆凶之門戶也，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都舉迺以上及其下也，何謂也哉？」噫！吾意何不覺也！」見天師重說，今更悟不自知，以何爲覺，以何爲不覺也？」今使子知行之，眞人前，夫大治法，化人爲善，從上到下，有幾何法哉？」其法萬端，各異意，然眞人尚正若此，俗人難覺，迷日久是也。」有過，唯天師。」

又卷一一一《有德人祿命訣第一百八十一》

惟太上有德之人，各自有理，深知未然之事，照達上下，莫不得開。心之所念，常不離於內，思盡所知，而奉行大化，布置正天下，所當奉述，皆不失其宜。籌達四方，意常通間，正其綱紀，星宿而置，列在四維。羅列各有文章，所行日有其常，繫命上下，各有短長。生命之日，司候在房，記著錄籍，不可有忘。命在子午，其命自長。丑未之年，不失土鄉。壽小薄，不宜有惡，使付土鄉。壽未盡，籍記在旁，雖見王相，月建氣以不長。所以然者，在土之鄉，故令坤良之鄉，其壽自減，生日及時，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進，僧作已錢。從歲至歲，少有利時辰成之歲，天門地戶，天上地土，自當所生。天地土生上草木，天地上生下草

木，天上星學智上，地上有賢　雖有衡，衡伍不明，人不知之，反言年在長戊，月建相破，以爲大惡　天門地戶相對，陰陽相望，生日直之　其戊日復直歲生，是爲大德之人無所妨，固宜勿憚懼　地主出賢爲之，府主乃所居　何有惡者，人自不知，以主爲人，皆屬主府　壽命有期，直卑得卑，直賢得賢，是天常法，疎命自當　或出神仙　寅申之歲，其人似虎，日日相直，殊不得相比　所以然者，寅爲文章，在天之鄉，山林猛獸，自不可當　但宜清潔，天遣令狩，不宜數見，多畏之者，名之爲虎　年在寅申，命亦復長，三寅含生，乃可久長　申爲其衡，了不相亡，多惡畏夜，但能緣木上下，所畏衆多　其命在金，行害傷人　故令小壽，是爲可知　事神忽荒，精邪厭畏無常，少有利時　卯酉之命，各直其月，其月復同　卯主於東，繫命東星，多所生活，人民飲食　卯故言東方，正卯爲東之中　春生榮華，夏長其實，無所不施，莫不被德　故名東星爲仁，不忍中傷　天惜人年，復得久長　西正西復在金鄉，喜行戰鬬，不得久長　行惡自然，何從久生，雖得王相月建，裁自如耳　其六七惡，月亡其過半，是爲可知　巳亥之期年以生，各遵其月，復以其名爲之，重陰無陽，命自不長　三陰會時會復當，故言巳亥，拘主開藏　亥主西北，巳主東南，所向所爲，少得其宜，治生難以進，壽難以長　故三十文轉相通，十干名功，復宜大算，計其短長，相推爲命，天之行何得自從　故今大德之人並頌其文，籍繫星宿，命在天曹　外內有簿，上下八方，皆有文理，何得自從　人不得其數，反言何負於天　行善可盡年命，行惡失長就短　惡惡不止，禍及末生，何可希望，行自得之　其命亦薄，不盡其算，闔在天上，以遺善人，可戒子孫慎之　反正悔過，可復竟年，各自分明　計其所爲，勿怨天神　努力爲善，子孫延年，不者自在，可無怨天　復小正復念，其後復疑者，當平之矣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　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　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　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　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行惡事大者，可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　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　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　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　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　雖不作惡事，而日及所行之事，及責求有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　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　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　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又《抱朴子內篇・金丹》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惡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　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巨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害矣

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　元君者，老子之師也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　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白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　況凡人乎？　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愚民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　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憒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眞　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　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　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　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　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凡鬼祭同也　祭當別稱金冬檢案之

譚峭《化書》卷三《德化》

五帝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獸，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藥，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　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渥，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　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　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寧　若水投水，不分其清　若火投火，不間其明　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　聚之則一芥可飽，散之則萬機齊亨　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醪　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　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棄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滅。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讎，鴟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鬥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甚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作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荀德可以持，何必廣粟帛乎。荀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蠆尾，一作蠆龜策，占吉凶也。敬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吉凶，信興以之數也。奈何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爲城郭，奪民之食以爲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惑於鬼神，是欺惑於龜策，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

黃雀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惑惑，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圈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圈。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怒，無人不欺，怒不我怒，欺不我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材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田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疏之不疑，賜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林和而實者爲君子，生之道也；撓而存者爲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爲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爲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興亡。至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噪靜不可作。文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讒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市道進，有親疏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貴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揖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像。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爲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適之飲愈不飲，怨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

人者之，貸其死者，棄其死，貸其輸者，棄其輸，而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財，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候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對公而得候者不美，衆人分財而得金者不榮，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爲也。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愛禱祝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周固樸《大道論・至德章》 道有通生之德，故云至德。聖人云：以通生故，字道；包含故，名大。又解：虛無者，妙本之體，非有物故；自然者，妙本之性，非造作故；道者，妙本之功用，故謂之通生之道。一虛無，二自然，三道，俱是妙本眞性。上義立其法，唯一原。夫散大樸而統御九圍，播元精而輪排萬象，始氣權啟，三才具分，四序肇興，五行迭旺，大哉天地掌其覆載，日月職其照臨，風雨散滋，雲雷布鼓，人獸清濁，海嶽高深，類聚羣分，智凡殊稟，向道者登眞證聖，背道者趨死沈生，咸歸我大道通生之至德耳。生之，德育，得也。物得之以生，謂之德。德者道之用也，道者德之體也。通生萬象，造化有爲有不爲也，至德無爲無不爲也。《老君道記》云：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天下至通也。萬物是所生，德是能生，無萬物之爲所生，不能顯德之爲能生。《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德也，成者成濟也，不喪者不失也，具三上義。又德者，天地稟之，陰陽賴之，五行得以相生，四時得以綸緒，王侯理化，師友訓從，乃至聖人、眞人、仙人、鬼神，異類動植，皆資至德之妙用也。謂以道有情有信也，可謂至德。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上《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乏有衡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竭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資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巖嶢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穎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成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蠭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梁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又《强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邪。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邪。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嬰兒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臣其肉矣。嬰兒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抉

革，此非不勇矣。然則僞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誠，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己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詢：長者何也？答曰：長者人之長，則順其道而眞長也，忘於情則命長也，善明妙則天長也，通其慧則理長也，眞長，則達虛無體也。命長，則寶光圓也。天長，則祥煙襲也。理長，則自然通也。明虛無，則道全也。明光圓，則命全也。明祥煙，則神全也。明自然，則德全也。《經》云：天長地久。順其天之長，則無於短也。《問長》

復詢：短者何也？答曰：短者，守道無終，則志短也；見善無慈，則行短也；二尊不敬，則孝短也。志短則無功也，無慈則無行也，無孝則忘恩也。有志則全道也，有慈則全德也，酬恩則全孝也。無道無德無孝，則有短也。有道有德有孝，則無短也。《經》云：斯不善已。智短則生於僞巧也。《問短》

復詢：巧者何也？答曰：巧者，殫其萬巧有爲，明萬利而利多，則害身也；絶其萬巧無爲，明萬清而清多，則全身也。世利多，則生於禍也；道清多，則生於福也。僞巧則生於禍也，眞清則生於福也。迷於有則僞也，悟其無則眞也。僞有則惡所害也，眞無則善所侵也。《經》云：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明者忘於僞巧，而守其眞拙也。《問巧》

復詢：拙者何也？答曰：拙者，至性而通賢，外貌似其愚拙，則謂之返朴也；眞慧而通文，僞形而墜拙，則謂之伏藏也。對其僞迷隱，則拙明也；對其眞悟顯，則拙達也。通於世則物達也，通於道則眞達也。見其俗士則應於萬有，而機變自然通有也。見其知音則應於萬無，而機變自然通無也。外拙而眞非愚也。《經》云：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至巧而若拙，則明者讚也。《問拙》

復詢：讚者何也？答曰：讚者，君子則揚人美而掩人醜也。小人則掩人美而揚人醜也。掩人之醜惡，揚人之美善，則謂之德也。揚人之醜惡，掩人之美善，則謂之愆也。有其德則再爲人貴也，有於愆則再爲人賤也。今世重人者，來世人卻重也。今世輕人者，來世人卻輕也。德全其道則昇也，愆迷於世，則墮也。《經》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讚則無於惡毀也。《問讚》

復詢：毀者何也？答曰：毀者，有毀者愚，不知賢也；無毀者賢，知其愚也。愚者舉惡而抑其善也，賢者勸惡而歸其善也。愚者生愆而著其相，求福也。賢者泯愆而忘其相，守道也。迷者有惡而有善也，悟者無惡而無善也。有善者無常也，無惡者有常也。有常則謂之道也。《經》云：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無於毀則濁念忘也。《問毀》

王志謹述論志煥輯《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或問曰：未來罪福還有也無？答云：未來且莫論，據見在言之。汝發一善心，欲於聖師前焚香設拜，以手拈香，其心發願云：願家眷平安，增福添壽。此不是作善底心，便望得福，雖得福亦不知。蓋修善者明修而暗報，故未嘗有知者。若汝發一惡念，持刀殺人，才舉此心，便承當償命。此必不可於分明至公處作得，伺其暗昧不測中造下，不久敗露，便與償命。此不是望罪得罪，此罪明知。蓋作惡者，暗作而明報。此則現在人爲，必然分明之事。況天伺察，人所不知者，何方逃之，不可不戒。

或問曰：天堂地獄從來有說，還眞實否？答云：天堂者陽界，主善主福。地獄者陰界，主惡主禍。古人立教，天堂地獄，出自人心。心行所爲，冥然相應。謂如常清常靜，利益一切，諸善奉行，明白不昧，便屬陽界。種種諸惡，坑陷不平，旁生邪道，便屬無明黑暗，遂旋增長，淬穢塵垢，皆屬黑簿。人神不容，心君懊惱，衆苦交煎，無人救援，便是地獄。古人云：心清意靜，天

堂之路，心亂意亂，地獄之門，喻如有一山路，聞人傳說有殺人賊，邀截行路，往往害人，若心信從，退步不行，後必無害。若心不信，酩酊前行，及至山中，無事則已，若實有賊，即落殺，便悔之何及。地獄之說，亦如此義。大抵爲惡不如作善，善雖無報，有何罪過，惡道難行，因禍及矣。目前明白，尚無改悔，何況幽冥，豈得預知。

尹志平《葆光集》卷上《直言・示重陽宮祐德觀道衆》 祖庭因緣，非小補耳，不同他處。此乃是上天容許衆聖闡化，教門基業之地。既在門下者，重興修建，須憑眞實行，用志誠心，遇魔阻不生退怠，一志積功累行，方可消得此個地面。道人會意，積功一分，比他處十倍，如作業亦然。若功業大，則非要我知，惟望衆聖知之。如動得衆聖眞差遣我前去，親自點勘，汝等勞心請求，望我前去若積功者少，造罪者多，一朝禍至，非小事也。今者人(迴)〔週〕以眞實之語，布告重陽宮祐德觀道衆，各令通知耳。伏望有志道人，再三詳審前件語言，於汝等深有利益。汝等休疑惑，便當誠心下手，不可遲慢。衆眞必無虛負汝處。

又《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四 講《上德不德章》終，師曰：《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以教門中所行事說，最爲易見。云暗積功行，不求人知，則是不自以爲德，既不自德，是謂上德。不使人知，則若失其德。吾謂外其德而德愈存，豈不是實有其德，故曰是以有德。若有功行即使人知，則若不失其德，即爲下德。人知則必加敬重，其德漸損，故曰是以無德。既將功行用在聲名上，隨時失去，還能用在虛無道中，何者是自己實得底。

講《道生一章》云云。師曰：聖人之道，本沒多子。學人少有明得此理，只爲未能忘我朝幕所爲。凡不合於聖人者，皆是自己性子，眞須撇了自己底，自然合着聖人道生一。禪家衆到此際，實爲徹處。止是此地上不能定得，則別生事端。邵堯夫先生有云，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吾嘗論之：玄妙之言，不可以示衆，中下人聞之誤行者多。往日有人參學性宗甚明，而不持戒律，無所不爲。達者曰：此不是地獄種子邪？其人曰：此又何妨於道。其弊乃至於此。

講《治人事天莫若嗇》章云云。師曰：嗇，嗇愛也，愛其道也。此學人之日用。此一字爲一章之要。服，服食也。早服，食道之味。重積德，自損己私，物，以至於治人事天，盡其道之用，則通天徹地。是故學道以積德爲大本，必有實德，然後有所味，道家謂受用。學人皆能知心無雜念，氣候沖和，即爲受用。然少有得其味者，以其不知重積德也。不有眞功德爲本，實無所得。勞心極想，雖至終年，至十年乃至百年，亦終無所得。功德既積，不求所得而自得。何謂眞功德？曰：爲而不恃，不自以德爲德，是謂眞功德。

講《爲無爲》章云云。師曰：《經》云報怨以德。聖人學世人最難爲者言之。且報怨尚以德，於其餘事上無所不用德。世之人不能行此，以怨報怨，無有休期，至於禍不能解。聖人欲絕其源，故特垂訓。學人能明此理，又何怨之能生耶？

講《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章。諸家之說，或利或害。有云勇於不敢則利，勇於敢則害是也。蘇子由總解云：不敢則生，敢則死，此物理之大常。然或敢者得生，或不敢者得死，此或然耳。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以耳目觀天，見其曲而不觀其全，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師曰：子由之說得之。孰知其故故，因故也。云或利或害之因，故雖聖人猶且難之。難之者，疑之也。難，或作去聲，更易見。雖難之，終無可疑也。吾教說因果，人或有一分之善，卻爲有業障未除，時雖未報，雖禮百千世，業障消盡，即得一分之福。或有惡亦如此。以其大數觀之，如天網之恢恢也。善惡必報無遺，則是雖疏而不失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五十六 大藥修之有易去聲難也去聲。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去聲修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礙。○子野註，金丹之道，聖人以萬劫一傳，非等閒之細事。道既高，魔必勝。非陰德相扶，恐有剗志之患。○補註，前言我命不由天，見造化生身，是勉人修道。此言由我亦由天，見造物有主，是勉人修德。修德實爲修道之本也。蓋皇天無親，親於有德。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若要成此大事，必須發大願力，以孝事親，以敬事長。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此士君子之德也。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存民胞物與之念，去自私自利之心，此卿大夫之德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一言而利及萬方，一事而恩垂百世，此帝王之德也。欲作神仙，當修聖賢德業。若所行非理，雖有道術，終召魔災。人魔則有盜賊刑誅，天魔則有水火疾厄矣。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十一　德行去智　修逾八百，陰功積滿三千　均齊物我與親寃，始合神仙本願　虎兕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　寶符降後去朝真，穩駕雲車風輦　○補註：修道之士，若願則仙，須要功德圓滿　及道成之後，災害不侵，而飛昇可致，男兒之初願遂矣　上下兩段，語氣自相照應，各章皆然　德修於己，存心不欺也　功施於人，善不求名也　功德積累，故天人感格，而無願不酬　○長庚註：寃親物我，一切平等，則無愛憎取舍　可與忘物，可與忘我　可與忘忘，忘無可忘，即是至道　功行孰逾於此　○陳註：功成之日，待詔飛昇　若張天師許旌陽葛仙翁，皆道成之後，白日昇天者　《道德經》善攝生者，陸行不避虎兕，入軍不被甲兵　無常火宅，引佛書語

道德

綜述

《太平經》卷七一《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　眞人再拜，請問一事。『然，言之。』『今天師爲太平之氣出授道德，以興無上之皇，上有好道德之君，乃下及愚賤小民，其爲恩遒洞於六合，洽於八極，無不包裹　今賢柔得師文學之，及其思慮爲道，上以何爲竟，下以何爲極乎？』『善哉！眞人之問，一何微要也　其欲聞洞極，知神靈進退邪？』『實愚蔽暗，事者不及，唯天明師錄示之　『諸』道有九度，分別異字也，今將爲眞人具陳其意，自隨而記之，勿使有所失也。』『唯唯。』『然一事名爲元氣無爲，二爲凝靖虛無，三爲數度分別可見，四爲神游出去而還反，五爲大道神與四時五行相類，六爲刺害，七爲社稷，八爲洋神，九爲家先　一事者各分爲九，九九八十一首，殊端異文密用之，則共爲一大根，以神爲使，以人爲戶門　今爲子條訣之，亦不可勝豫具記，言思其意，其七之九二十七者，可以度世；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可使眞神吏；其下三九二十七者，其道多耶，其神精不可常使也　令人惚惚恍恍，其中時有不精之人，多失妄語，若失氣者也　一今愚生見師言，眩冥不知東西，願分別爲下愚生說之。』『然。其上第一元氣無爲者，念其身也，無二爲也，但思其身洞白，若委氣而無形，常以是爲法，自成則無不爲無不知也　故人無道之時，但人耳，得道則變易成神仙；而神上天，隨天變化，即是其無不爲也　其二爲虛無自然者，守形洞虛自然，無有奇也；身中照白，上下若玉，無有瑕也；爲之積久久，亦度世之術也，此次元氣無爲象也　三爲數度者，積精還自視也，數頭髮至足，五指分別，形容身外內，莫不舉數，知其意，常常以是爲念，不失銖分，此亦小度世之術也，次虛無也　四爲神游出去者，思念五藏之神，晝出人，見其行游，可與語言也；念隨神往來，亦洞見身耳，此者知其吉凶，次數度也　五爲大道神者，人神出，遇與五行四時相類，青赤白黃黑，俱同藏神，出入往來，四時五行神吏爲人使，名爲具道，可降諸邪也　六爲刺害者，以刺擊地，道神各亦自有典，以其家法，祠神來游，半以類眞，半似邪，頗使人好巧，不可常使也，久久愁人　七爲社稷者　天地四時，社稷山川，祭祀神下人也，使人恍惚，欲妄言其神，暴仇狂邪，不可妄爲也　八爲洋神者，言其神洋洋，其道無所繫屬，天下精氣下人也，使人妄言，半類眞，半類邪　九爲家先，家先者純鬼鬼，無有眞道也，其有名呼者，純死人之鬼來也　此最道之下極也，名爲下士也　得其上道者，能並使下，得其下道者，不能使其上也。』『今願聞何故有是上下乎哉？』『然。此者，人行之所致也，守本者得上，好身神出入游者得中也，愚人遁損其本守末，他游神者得下　守本者能盡見之，守中者半見之，守末者不能還自鏡見之道也　故凡學者，遒須得明師，不得明師，失路矣　故師師相傳，遒緊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凶邪矣　眞人愼之愼之！』『唯唯。』『故古者上學聖賢，得明師名爲更生，不得明師者，名爲亂經　故賢聖皆事師遒能成，無有師，道不而獨自生也。』『善哉善哉！』『眞人欲知其效，比若夫人居大賢之里，則使人大賢；居中賢之里，則使人中賢；居不肖之里，則使人不肖，常不及，此之謂也　學此道者，審之詳之，此天之要道也　愼之愼之！』『唯唯。』『行去，道歸其人，以付賢明。』『唯唯　是神訣要道也。』

右眞道九首得失文訣

又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神者皆以規正，其根太相，太相繫於帝王，因以正天行之　其次根繫於皇后，因以順地理　中根繫於衆聖，因以理陰陽

細微小根繫於庶民，因以理萬物　大人爲之得大，中人爲之得中，小人爲之得小，皆可有正也　帝王行道德興盛，日大明；少道德少明；皇后行道德，月大光明；少道德少光明；衆賢行道德，星曆大耀，少道德少耀　四根俱行道德，天下安寧，瑞應出，大光遠　遙觀天象，風雨時善，夷狄歸心，災害自消　今得天師書道德，以往付謹民，使謹民使歸，上有大仁道德之君，可以帝天下之理而長安身　帝王尸上皇天之第一貴子也，皇后乃地之第一貴女也　夫至神聖貴人，職當居百重之內，而反憂天下萬里之外，受天業爲陰陽六合八方持統首　天地之尊位，爲神靈所因任，上下洞極萬物蚑行之屬，莫不歸心於是作無上靈寶誡，能知天意，明於星曆之吏，名爲太史，直事不得通，日與夜迭上觀候天氣盛衰，三光之得失，樂得天勑戒以自安也　十一月則修黃鍾，導地下之氣使上通，樂得后土意以自安矣　作明堂於太陽丙午之地，爲其開八窗四達，象通八方四時之氣，欲與八風四時之氣合其吉以自安也　明闕四門，樂得天下奇文殊策，希見之物，賢明異術，可以長安天下而消災異古者聖人在位，常力求隱士賢者，可以共理　願聞四時爲尊貴，然王氣乃爲無氣之長也，衆氣所繫屬，諸尊貴之君也　王氣乃爲天，爲皇，爲帝，爲王，爲太歲，爲月建，爲斗綱，爲青龍，爲大德，爲盛興，爲帝王，爲無上王，爲生成主　是故王氣所處，萬物莫不歸王之；王氣所居，皆王而生；所背去悉死，由元氣也　故王氣處陽則陽王，居陰則陰王，居天則天王，居地則地王，所處者皆王，受命主理　是古者聖人王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六月中央，而氣則謁見天，王氣乃尊於天　當月建名爲破大耗，當帝王氣衝爲名死滅亡，元氣建位，帝王氣爲第一氣，尊嚴不可妄當也。月建後一爲閉，閉者，乃天主閉塞其後，陰休氣恐來前爲姦猾，干帝王建氣也，故閉其後也　開者，天之法，不樂害傷也　故開其後者，示教休氣，爲其有爲姦者樂開使退去也　不去當見收，收則考問之則成罪，罪則不可除，令死危　故後五爲危，危則近死矣　故後六爲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故帝王氣起少陽，太陽常守斗建。死亡氣乃起於少陰，太陰常守斗魁　是故後六將天常休之空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匿，奸宄與邪鬼物同處，不可妄開發　古者賢人好生也，悉氣屬斗前，與天行並，故日吉能有氣也　諸爲奸猾陰賊惡邪，悉象陰氣，屬斗後，故曰衰，所爲者凶　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爲天也；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爲二也；因爲上天下地，陰陽相合施生人，名爲三也　三統共生，長養凡物名爲財，財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則亂敗，敗而不止不可復理，因窮還反其本，故名爲承負　夫大道無心，遭不肖則亂，得賢明則理　古者帝王得賢明乃道興，不敢以下愚不肖爲近輔，速以告此文付上德之君行之　洞明者光，以氣相見間之，古十中九，所理悉理，此第一善明，可以爲帝王使；古十中九，二氣亂不理，可爲諸侯使；古十中八，二氣亂不理，可爲凡人使　過此已下，名亂天正道，必有冤結，鬼神精伏逃不見，不可理，不能調和太平之氣　子欲得道思書文，求道之法靜爲根，爲根，積精不止神之門；五德和合見魂魄，心神已明大道陳；先知安危察四隣，羣神大來集若雲　若是不息長壽君　哉大道不用勤，形若死灰守魂神，魂神不去乃長存，周者反始環無端；去本求末道有患，衆民失之不得完，思其意無失眞言，清靜爲本非用錢；可不重愛明師言，順受師語不死焉愚者逆師與鬼隣，不得正道入凶門，遂不復還去神，骨肉腐塗稱祖先，命已滅亡大窮焉

又卷九三《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請問一事　平道之願聞天下凡有幾國？深哉妙哉！子所問也　然，中部有八十一域，次其外復一周，天下有萬國，乃遶出到洞虛無表，合三部爲萬二千國　何故乃有萬二千國乎？天數始起於一，終於十，十而相乘，天道到於五而反，故適萬國也　其二千國者，應陰陽更數，比若數十而終也　歲月數，獨十二也，閒五歲再閏在其中也　此應天地之更起在天，大洞虛之表裏，應爲天地並數，故十二月反並爲一歲，尚從閏其中　此十二月者，乃元氣幽冥，陰陽更建始之數也。比若萬物終死於亥，乾因建初立位於天門，始凝核於亥，懷妊於壬成形　初九於子曰始還，九二於丑而陰陽運，九三於寅，天地人萬物俱欲背陰向陽，闚於寅　故萬物始布根於東北，見頭於寅　物之大者，以木爲長也，故寅爲始生木　甲最爲木之初也，故萬物見於甲寅，終死於癸亥　故木也乃受命生於元氣太陰水中，故以甲子爲初始。天道變數，因五相乘而周，故五千加十二支字，適六十，癸亥爲數終也　眞人知之邪？」唯唯　未得其意也。「今眩冥行，子思之久久，自得其意　行，子思之　今眞人恆何故問天下有幾國哉？」愚生受天師書言，可以報天地重功，療天地病，而爲有德帝王除天地立事以來流災厄會。今以天師文書道一，付一有德之國。今一國之原，雖其君有德萬萬人者，安能乃並解陰陽無極天地之災乎？乃周流遍治天地之

表裏、絕洞虛洞遠無極之天地耶？」噫！善哉！天乃使予問是邪？嗚呼！可駭哉！嗚呼！可駭哉！吾欲不言也，今恐得大適死過不除於予也。眞人何以乃知問是乎？」愚生得天師教勅者，歸別處，思惟其意，各有不解者，故問之也。「今子解一國有德之君而已，何故爲問之乎？」今以天師文，但解一有德之君國之災，名爲但療治一國耳，安能乃療治天地病而報皇天重功乎哉？「善哉！子之言也，眞人試說其意。」然，今天師乃言天地洞虛有萬二千國，今一有德之國受道，安能乃解是萬二千國之災，而都安天地者乎？」「善哉！子之言，子果見使主問是邪？」諾。「今爲眞人具分別說之，使其昭然可以畢除天下病災。吾畏天威，義不敢有可匿也，子力隨記吾言。」唯唯。「行，天數本起於一，十而終，一乘十，十也。各乘十而至百，百乘十至於千，千乘十至於萬，一者，其數之始也，十者，其數之終也。百者，其有德之國鄉，子但持吾書，往授教其有大德之國，傳記吾書者持本去，無盡以與也，周流以授百有德之鄉。一國得吾書者，國善人並歸向之，其德乃並治四方，百國皆被其化而爲善，天地乃俱爲其安，災害爲其除，以授百有德之國，而萬國無害，天地病悉除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不教，愚生比以教授之？」然，所以不可比以教者，無道德之國，天所哀矜，不能行眞道，故但歸有德之國也。今無德之國並歸有道德之國，亦自理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正以是百國有德爲法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天地人之數也，天數起於一，終於十，天下布施於地而生，數成乃後出，適合爲百。天地人備，天地人三合同心，乃成德也。一事有不和，輒不成道德也。願聞天數何故正一乎？」一者，其元氣純純之時也。元氣合無理，若風無理也，故都合名爲一也。一凝成天，天有上下八方，故爲十也。又有五方，各自有陰陽，故數十也。下因地也，一下因地者，數俱於十乃生，故人象天數，至十月乃生也。一者，正是其施和洞洞之時也。已愛施者，反當象天數，十月乃出，故數終於十。故一者乘十，地道者，母也，當禹，故與和並連人。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適百國有德也。故天主生，地主養，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爲惡亦凶，地爲惡亦凶，人爲惡亦凶三共爲惡，天地人滅盡更數也；三共爲善，德洞虛合同，故至於三合而成德，適百國。」善哉善哉！」是者，天下萬國之綱，天地人合德之鄉也。子知之邪？」唯唯。故眞人今既爲天地除病，爲德君除承負，雖苦持吾文，往授百有德國，而除陽病悉消已，帝王之災皆已除矣。」善哉善哉！愚生竊不力問，無緣得知是也。」子言是也，學有不力問，與不學者等耳。是故古聖賢之學，日夕問於師，不敢懈也，故遂得知大之道也。」唯唯。誠得力問，不敢有懈也。如是者，子已知道矣。」願聞今天下乃習俗不同，以一道往教勅之，皆不疑乎？」噫！子於是言者，更愚略冥冥無知，何哉？今是習俗禮義者，但僞行耳，非其眞也。天下人乃俱受天地之性，五行爲藏，四時爲氣，亦合陰陽，以傳其類，俱棄生有惡死，愛活飲食以養其體，好善而惡惡，無有異也。於其有不曉眞人文而不達者，當授教之時，眞人宜以其俗語習教其言，隨其俗使人自力記之。如是者，天下悉知用之，無有疑也。吾之道，比若日月，周流運行照天下，各自言昭昭，大明而足。子欲重知其審者，比若萬物蚑行之屬，共一天地，六甲五行四時以是爲大足。故皆以天地陰陽格法教示之也。子知之邪？」唯唯。行矣，難不止，則說無窮。今道大文反但難得意。」唯唯。願復問一事而止。」行言之。」今其萬二千國當云何哉？」然，此者並於數中，與閒同。子欲知其審，比若數，十而終，一歲反十二月乃終，尚閏並其中，時有十三月，此之謂也。但百國行道德，乃萬國無災，天地病已盡也，此亦並除。」善哉善哉！」能自力，以吾文周流百有德之國，使其各隨俗說吾書者，則萬二千國悉安，天地病大除，子已增年，亦無極矣。子安之少也，則得少年；安之年，則得益壽；盡安之，則得無極之年。眞人既可善意，天使子具問，是宜具安之，子亦無大自苦勞也。夫天極自神且明而無上也，尚常行道自苦，日一周行。凡物而安之，故獨得常吉而長生也。地亦順隨天所爲而養之也。如天一日不行，日月星不移，即有不周之氣，天則設矣。天尚乃行道不敢止，故長生也，而況子乎？努力各自爲身屈，不能爲他人也。吾所以說而不止者，吾亦爲吾身屈，非而爲子也。凡六極之衰裏，擾擾之屬，俱各爲其身計，不能爲他人也。子知之邪？」唯唯。吾得天師言行之，使有德之國記之，不敢懈也。行，子已知之矣。俱努力努力，事畢而相從。」唯唯。行矣，願問一事。何等也？」今六人謹歸居閑處，共思天師者，時時若且大解，時時有迷亂不懈者，願及天師決其意。今念數愁大師，欲忍不言也，恐與天師相離，終古竟天年，無以復得知之，故冒慙復前假一言。」事行，天使吾與六子相覩共語，勿辭謝也。」唯唯。今願聞天下之國，獨有萬二千國邪？復有餘邪？」噫！善哉，子之問也。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

也。然此萬二千國者，記一大部耳，其餘者，何有窮極乎哉？」何一多也？」曰：「子今日問疑極知也，今反覆閉冥冥，愚哉實不及。然觀弟子問事，未大究洽知天道也。適應校綝綝若且及，而內獨不及。夫俗人冥冥慣慣，固是也，以眞人況之，吾不非也。然更開耳，爲六眞人說之。夫者，乃上下無極，傍行無極，往往一合爲一部界，復分何極乎？願聞之。」然天上當於何極，上復有何等而中得止極乎？地下當於何極，下復有何等，於何得中止而言極乎？天地傍行於何極，何故得中止而反極窮乎？此六表者，當於何窮極乎？是故天道乃無有窮已也，大用之亦適足，小用之亦有餘，小用亦有餘。眞人寧知其意乎？」「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儒不力問，復無從得知之也。」「然。子可謂小覺矣。行去，勿復竟問也。恐六眞人驚而敗也，非力所及，而彊問之，是亦大害也。然爲人師者多難，今賢子悒悒，爲子更明之。行，更明開耳。安坐聽。」「唯唯。」「子欲樂知其大效也，比若一家有父有母有子，亦天道具成一家。父象天，母象地，子象中和，其聚財物，家中所有象萬物，亦成一家。父爲君，母爲臣，子爲民，財貨以相通養共之象萬物。此一家亦共一大憂。一縣萬戶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縣合成爲一郡，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郡合成一大州，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州合共成一大國，亦合成一大家，亦共一大憂，而爲大界。其帝王有德，憂及十二州，大憂及十三州，亦共爲一大家，亦共一大憂也。其外界遠方不屬於人國者，於人國有道德，其中善人來；於人國無道德，則不來。於人德劣，則來害人也。此一部者，一界也，天地之分畫也，樂使天下攫攫之屬，各有處不相剋賊也。故爲太極中極小極，何謂也？」「太極者，主無復外表也；中極者，主中部也；小極者，各應其部界而止也。但可以道德相求，不得大相剋賊也。民怨之，此名爲共一家，故各共一大憂也。子欲知其審實，比若一家父子夫婦，但獨憂其家不富，不肯憂他家也。一縣但共憂其君，善則當遷之，使高功，各爭進其長吏；惡則欲共去之。一縣一郡一州一國皆義說等此，其共一大憂也。今故記萬二千國，乃共一大部，以與眞人，共一大憂也，共一界其餘若此萬二千國者，不可勝數。是故古者聖人之作，皆共記一小部也，何不記大部界乎？天使不言也，大化未出，所作者異，不得同法，故不記之也。今者爲大化出萬二千國歷運周，故天使眞人來問無極之經，洞竟之政，故以文付百有德之國，一有德之國兼化九十九國。其萬二千國並數，若一歲十二月爲一部，時十二月間，亦並其中，此之謂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共唯唯，愼天道神靈守之，勿妄亂毀。」「唯唯。今已受大明師嚴勅文慺慺，小覺知一大部。願聞一小界，見示說此無極之國。」「諾。爲眞人悒悒且小言，子詳記之。今欲使眞人積財用，上柱天日月，下柱地。廣從萬里，恐財用周周常病苦少也。不能記是其國多少之名字也。子知之邪？」「唯唯。愚生不敢極問天道也，見天師言，今恍若失氣，惚若亡魂。不敢重問之也。」「然。子可謂曉事之生，子欲報天地重功，而命無極者，但周流是一大部萬二千國，則壽已無極矣。其上下六方洞極者，天亦不獨使六子憂之也。憂之者自有人，與子異界，亦不以過責反罪子也。其安危善惡，亦自有主之者也。一部說絕，勿復問。」「唯唯。」「行，六子努力請，眞人學爲小通，但末大視天道意耳，加精勿懈。」「唯唯。」「學而不精與狂同，精而不得名瘖聾，示之以西反問東。故天下師共辨難何惆惆，雖惆惆，無益也，猶不知。比若嬰兒蒙蒙，未出胞中，隨其母身而行，安知天道廣遠而無方。是故小師彊怒喜狂說，反令使天地道傷。故失道意，不能安其君王，天下惆惆，皆被其過，言之殊異，令災害橫行，不可禁防。書雖億億萬卷，天下流災害猶不絕，前後合同，皆由彊說之生，不知道要之過也。眞人知之邪？」「唯唯。」「行，欲復爲子具說，無窮竟，難爲財用，又且復重，故小止。疑，復來問之。」「唯唯。

右集難問經書訣諸國部界。

又卷九七《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今愚生舉言，不中天師心，常爲重謫過，不冒過問，又到年竟，猶無從得知之。願復請問一言。」「平道之，何所謙哉？不知而問之，是其數也。」「今以第一上道要德以教凡人，曾不大知乎？」「善哉子言也。何有大知之有乎？子何故疑此哉？」「吾聞子智過其父，弟子智過其師，師智過其君，則名爲下賢智過於其上，以爲不宜。」「今子言是也，又非也。今下智過於上者，乃謂不當。使下智爲巧僞之法，其智過其上，則還欺其上。子欲樂知其效，比若教學，巧家弟子智過其師，則還害其師矣。夫爲人下，習知猶僞姦道，則下共還熒惑，欺其上矣。是故古者大聖賢不敢妄授教猶巧僞文道也，常深念其本而斷其末，不使愚人知之。故以猶智知國，國之大賊也。故古者聖人，常務授其眞道，不授浮華僞相巧弄之法也。知其爲害大深，故常閉其兇學，而務開其吉路，使民常自謹，不知爲非。子欲重知其信，是故上三皇乃師事臣如父也。時臣各懷

眞道要德，無巧僞文辯人。故其時臣智悉過其君，能爲帝王師，其教若父，故師父事之，是則道德過其君之則也。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無憂。故言十中十，可輔帝王；言十中九，可佐大臣；言十中八，可爲小吏。過此而下，不足取策；所言不中，名爲妄語，亂誤上者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欲重知其大效，到於五帝，道小衰，故君臣道德不能復相問。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所知君臣同，不能復大相高上，要道祕德，小塞不通，故無可師父事，但朋友事之也。到於三王，師授者多妒學，割絕眞道奇德，其弟子日益愚蔽無知，反多人浮文，使君洽眩亂其道德淺薄，不足父事，不足友事，故子事之。其智少，故不而爲帝王圖難易。故使天地大怒，災變連起，不可禁絕，大咎在此。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復爲子重明之。今五霸其臣悉無眞道德，皆能作巧僞猾，所以相欺詐者，其臣多知邪猾佞僞巧，所以相驚動惑之道，或乃過其君。因而反逆，子殺其父，臣殺其君，下殺其上，悉懷無義夷狄之心，人人有巧僞之術，各有姦心，無有眞道，故數反逆。故事斧鑽，視臣若死籍。乃其臣皆懷佞文，多巧猾，道不足重，故視之若畜也，是明效也。故古者聖賢唯天心，娉眞道，德七仁人而放佞僞猾，以稱皇天之心。是故吾道悉開吉門，而閉兇戶，不敢及猾知，可以過其君者也。子寧曉知之耶？」唯唯「愼之矣。」

「大上古之臣多仙壽，故能使其君壽；中古臣多知懷道德，故能使其君常無憂；下古臣多無眞道而愚，故多使其君愚甚。君愚，其治常亂憒，不得天心。霸君之臣盡佞僞，多猾巧詐，共熒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入兇戶，故與天爲大怨。子知之乎？」故其治悉兇，不得大久。眞人爲天問事，宜日謹，不可但恣意妄言。言當成法，言不成經，不若默也。舉言不中，罪深不除。」唯唯。「行去，子已知矣。」

右智賢過其君難解訣。

吳筠《玄綱論・化時俗章第八》

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萬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則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今古澆淳之異，堯桀治亂之殊者，何也？夫道德無興衰，人倫有否泰，古今無變易，性情有推移。故運將泰也，則至陽眞精降而爲主，賢良輔而姦邪伏矣。時將否也，則太陰純精升而爲君，姦邪弼而賢良隱矣。天地之道，陰陽之數，故有治亂之殊也。所以古淳而今澆者，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嬰兒未孩，則上古之含純粹也。漸有所辯，則中古之尚仁義也。成童可學，則七古之崇禮智也。壯齒多欲，則季世之競淫僞也。變化之理，時俗之宜，故有澆淳之異也。破其所以，源其所由，子以習學而性移，人以隨時而朴散。雖然，父不可不教於子，君不可不治於人，教子在乎義方，治人在乎道德。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道德喪則禮樂不可理。雖加以刑罰，益以鞭楚，難制於姦臣賊子矣。是以示童蒙以無誑，則保於忠信。化時俗而以純素，則安於天和。故非執道德以撫人者，未聞其至理者也。

仁

綜述

李榮《道德眞經註》卷上《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爲狗，古人祭祀所用，已而棄之。言人於芻狗，用之不以爲愛，棄之不以爲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爲仁，凄然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爲義。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霑草木，澤被豚魚，宥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排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出聲氣而不竭。天地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人，禍云人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勸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

王真《道德眞經兵要義述》卷一《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眞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

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橐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也。又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此之謂乎。

又卷二《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臣眞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今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歙斂我乎。乃今固強大我者，莫將欲弱小我乎。乃今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今固疆與我者，莫將欲劫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愼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強，此亦非謂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強之敵，直指言王侯者已處剛強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矣。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愼哉。

又卷三《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眞述曰：嗇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爲宗，故曰莫若嗇。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蒂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草狗畜。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奉天地，合道德之生成，不以仁蒞物，謂百姓與萬物各有自然之性也。天地間，其猶橐籥，○橐，囊也。籥，管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聞數窮，不如守忠。○橐籥空虛如天地，受氣愈出，謂行道也。多聞惑正見，不如守忠誠。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九《天地不仁章第五》 疏：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爲。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窮屈，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窮，欲令必守中和。○義曰：夫以仁爲仁則有執，不以仁爲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羣生，猶天地之視萬物。羣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爲功。羣生受賜受惠，帝王不以爲惠。任妙氣以鼓舞，生玄化以生成，乃爲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枯夏榮，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爲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爲理身之要妙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注：不仁者，不爲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爲狗也。大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術。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足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庖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者也。○義曰：古之祭法有爲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籩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莊子・天運篇》孔子西遊於衛，顏回問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也，小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孔子曰：自吾有顏回也，門人日益，回以德行著名，居四科之首，孔子所以稱其賢也。三十二而早死，孔子哭之慟，故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不幸短命死矣。回，顏路之子也。回問師金：夫子之行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乎。顏回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爲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聚弟子而觀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是亦將鄰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夫大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爲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棄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爲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喪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而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爲

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爲偏愛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注：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注：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疏：橐，韜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閒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憎，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故動而愈出也。○義曰：橐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橐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爲橐，五氣爲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百姓日日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蓋道冥昧，不以功爲功，故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注：多言則不訓，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訓者，訓，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答者也。○義曰：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爲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愼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招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爲美善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芻，草也。謂束芻爲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怕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偉偉顯顯，仁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者，韜也。謂以橐鼓風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並，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爲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丐也。又曰：蟣蝨動於毛髮，則寐爲之不安。蚊蝱著於皮膚，則精神驟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爲之慘痛，未害於耳目，而百節爲之不用。此言愛利存於胸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蠹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偏，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運處而無私，中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又卷二《道經》 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污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

明其旨忘斯　舉水性之能，唯善人之貫德行如斯，其道不遐，故曰幾爾
又解曰：水爲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二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至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萬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慈惠，善行仁恕，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育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驗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套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夫唯不爭，故無尤矣。○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於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矣。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道體冲無，而水數一，唯至人用之，則幾於道，又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二《道經・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御注曰【略】○臣義曰：大仁不仁，非不仁也，以仁爲恩，仁亦淺矣，害之隨至，仁可爲乎。大道之世，適然皆生，同焉皆得，何以仁爲？天地無愛於物，而物當其分，而同於自得。聖人無愛於百姓，而百姓自適，而相忘於無情，此天地聖人所以視萬物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民，非無心也，非有心也，生其所自生，治其所自治，應時而用，其用也不藏，已事而廢，其廢也不留，何容心哉？皆所以輔自然爾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御注曰【略】○臣義曰：天地之間，氣之運，闔闢變化，出入動靜，不見新故，無有終始，其猶橐籥乎　橐籥之爲物，以虛而受，其受也不解，以虛而應，其應也不窮　有實其中，其用也衰　天地之鼓萬物，豈有心哉　萬物自動於至虛，而天地聽其自爾　聖人之於百姓，是以應其適然，而無係累，故比天橐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御注曰【略】○臣義曰：氣寓於橐籥，以鼓萬物者，橐籥以虛能受，能應故也。其靜也虛，氣復於無，而未始或屈　其動也虛，氣應於有，而未始或窮　聖人虛己接應，曲當於物，而其道不屈，動化應時，運量不匱，而其道愈出，安有言爲之累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本乎無言，迫不得已而有言，其言也緣時適可，應彼而已　猶橐籥之虛，爲氣所鳴爾　應理而言，其言不窮　辨者之言，是非交擊，言之雖多，其窮也數　惟善惠兩忘，是非不立，則虛而無係　無係則不偏，不偏則得中，中而能守，曠然忘懷，而復乎天一，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又卷五《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御注曰【略】○臣義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器之不祥如此，故爲物惡，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御注曰【略】○臣義曰：陽以生爲德，故貴左　陰以殺爲刑，故貴右。尚殺，故爲不祥之器　尚德，故爲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御注曰【略】○臣義曰：殺以止殺，豈得已也。兵非所樂，故不美　不美，故以恬惔爲上。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御注曰【略】○臣義曰：樂於殺人，不仁甚矣。不仁故嗜殺，而人無所自生，故爲怨禍之府。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哀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御注曰【略】○臣義曰：仁人之於天下，無彼我之異，無遠近之殊，一視同仁，故惡佳兵爲不祥之器，以哀禮處軍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哀禮處之，豈得已而用之也。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二《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　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　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　有心於愛人，則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仁爲恩，未免於有心故也　且原恩之所起，常本於害，要害之所起，常出於恩　有害而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　天地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故無

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仁爲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徽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爲一偏，物爲一曲。○疏義曰：橐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橐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徽宗註曰：虛己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贍，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爲之累者，此也。○疏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汎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己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己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愆，無不爲而無有爲之僞。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徽宗註曰：橐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疏義曰：凡樂皆出於虛，橐之爲器，律度量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橐不僭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鳴而當律，有問而應之，無不異此。若孔子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辯爲不得已者，爲是故也。彼不能忘言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爲？守中者不然，極物之眞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愼其外而無外轡之繁，閉其內而無內韄之繆。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反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譊譊爲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軍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一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疏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爲芻刈草也狗。芻狗如今之草龍，祭祀用之。始以朱漆盛時，繡巾覆之，既祭之後，棄而不用也。聖人以一心爲德，故以百姓心爲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爲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職司敎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爲仁，仁其至矣。不以爲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爲狗，以奠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而已。矧萬物百姓，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敎化之功，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然，一或舉事多言，敎令煩數，數則窮矣。當視天地橐籥，虛心體道，允執厥中，此堯之所以恭默無爲，一視同仁，而天下治也。

《太平經》卷四九《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眞人前，今良和氣且俱至，人但當游而無職事，當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常使其忽然忘爲邪惡，而日好爲善，不知置。令帝王垂拱而無可治，上善之人滿其朝，忠信孝子皆畢備，當以何致之乎？眞人有天性好善之心，常汲汲憂天道，宜自精，具陳說之。』『然，但當急學之以眞道眞德眞仁耳。』『何以當學以眞道哉？』『然，道乃能導化無前，好生無輩量。夫有眞道，乃上善之名字；夫無道者，乃最惡衰凋凶犯死喪之名稱也。』『眞人此今但說眞善哉，吾無以加之。何以當學之以眞德？』『夫人有眞德，乃能包養無極之名字。夫無德者，乃最劣弱困窮小人之名字也。』『善哉，眞人之言，吾復無以加之也，眞眞是也。何以當學之以仁道也？』『仁者，乃能恩愛，無不包及，但樂施與無窮極之名字。夫不仁之人，乃好德反惡典與，是乃大貪鄙之名稱，與禽獸同志，無可以自別異也。』『善哉！眞人之言，吾復無以加此也。今眞人說三事，吾無以加此也。今人當學爲善邪？不當邪？』『當力學爲善。』『夫爲善，亦豈有名稱字不邪？』『小子不及，唯師開示之。』『然，夫爲善者，乃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爲善。善者，乃絕洞無上，與道同稱；天之所愛，地之所養，帝王所當急，仕人君所當與同心並力也。夫惡者，事逆天心，常傷人意，好反天道，不順四時，令神祇所憎，人所

不欲見父母之大害，君子所得愁苦也，最天下絕凶敗之名字也。故人之行，失吉輒入凶，離凶則入吉；一吉一凶，一善一惡，爲不純謹之徒，子寧知之？』唯唯。『令於眞人意，凡人之行當云何哉？』『然，人今不力學道，輒爲無可知道，輒名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人，最爲惡凶人也。今不力學德，輒爲無可知德，夫無德而好害傷之人，乃凶敗之符也。今人不力學仁，已不仁矣；夫不仁之人，乃與禽獸同路，人與禽獸同心，愈於死少耳。今人不旦夕力學善，失善即入惡。夫惡乃死凶之處，故凡人不力學吉，輒乃入凶，夫凶迺天下惡名稱。』『善哉，子已長入眞道，不復還反惡矣。今眞人久懷智而作愚，何哉？』『不敢行。』『子幸有能，極陳子所言，吾甚喜之。今能極於此，子曾但見吾言說，反中棄而止耶？』『不敢也。見師比勅使說，適意有所不及，不敢悉言之。』『善哉子之言，常大謙。』『今能極意眞門，唯天師錄示所不及。』『然，子向所言悉是也。是故古者大聖三皇，常自旦夕力學眞道，見不好學眞道者，名爲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其行無數，天之大重怨。夫無道之人，本天不欲覆蓋，地不欲載也，神靈精鬼所不欲祐，天下所共苦也。聖人賢者君子乃大疾無道之人。故古者上皇之時，人皆學清靜，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眞道，乃後得天心地意，人不力學德，名爲無德之人。夫無德之人，天不愛，地不喜，人不欲親近之，其行常行事不爲德，乃爲王者致害，爲君子致災，鬼神承天教，不久與爲治。是故古者賢聖大儒，見無德之人，不與其通言語也；不力旦夕學仁，即且忽事爲不仁。夫不仁之人，言即逆於凡事，傷人心，不合天意，反與禽獸相似，故古者聖賢不與其同路也。今人不事師，力學善，即且愚闇，不知爲善也，反且恣其無知之心，輕爲惡。夫惡人下愚蔽闇之人，其行乃不順天地之道，尚爲君子得事，戮其父母，愁其宗親，爲行無法，鬼神承天心爲使不喜之，爲害甚處三，法所當誅。古者聖賢以爲大怨，故古者悉自實核其學問也，合於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當合天地之心，不以浮華言事。所以然者，且失天法，失之即入凶絕短命矣，或害後世。天道不誤，有格法。夫不力學大吉之道，反事者輕忽自易，必且入凶。夫凶者乃天地人萬物所疾惡，不可久存，是大患之本，禍之門戶，過而陷其中便死，不得還悔過反故也。天下莫不共知之，而下士大愚，常共笑道，不知守道，早避凶害，傳傳爲愚，更相承負。後生愚闇，復劇於前。故眞道閉而不通，令人各自輕忽，不能窮竟其天年，其大咎過，乃由此也。眞人見吾書，宜深計之，愼無閉藏，以付賢柔明，使其覺悟。是故古道乃承天之心，順地之意，有上古大眞道法，故常教其學道、學德、學壽、學善、學謹、學吉、學古、學平、學長生，所以盡陳善者，天之爲法，乃常開道門；地之爲法，常開德戶。古之聖賢爲法，常開仁路。故古者聖賢，與天同心，與地合意，共長生養萬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傳之，萬物可興也；如以凶惡意傳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處，其人日多而好善；無道德仁之處，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貧苦，此天地之格懸法。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與天星曆相應，神靈以明其行。故古者聖賢常思爲善無極，力盡乃以不敢有惡念凶路也。夫下愚之人，其心常閉塞，實無知，不可復妄假之以凶衰之惡路也，不自知大失天道，相隨爲惡以爲常，習俗不能自退還也。是以吾上敬受天書教勅，承順天心開闢之，大開上古太平之路，令使人樂爲善者，不復知爲惡之術。天下之人其志也常高，而其所成者反常下，不能應其本所志念也。故夫上士忽然惡死樂生，往學仙，勤能得壽耳，此上士是尚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忽然往求道學壽，勤而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堅志士也。其次疾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忽然往學，可以止之者，勤能得復其故，已小困於病，病乃學，想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劇，乃求索道術，可以自救者已死矣。是故吾書教學人，乃以天長壽之法，旦夕自力爲之，纔得且平平耳；如以平平之法學，凡人已入凶矣。愚者不知天下凡人，其本志所爲，常念善高已者，不能應其所志，故爲其高舉之，上極於仙，即纔得保其天年耳。夫大賢者志十得十，必與吾道書相應；中賢者志十，或中止更懈，纔得五，小人朝志之，暮忘其所言。故大高舉者，樂使其上中下各得其心所志念。今下古人大愚，去眞道遠，力學以天正文法，纔不陷於僞欺耳；學以平平之文，已大欺矣；學以習文好言，大僞姦猾已起矣。天以帝王爲子，愍下欺上。夫人行下多邪僞，即上道德仁君無所信，下民人無所附歸其命。夫力旦夕教學以眞道耳，力學以善道，纔得平平之道也；力學以平平之道，已入浮華矣；入浮華，凡人大迷惑窮困矣，便成大凶惡之路。帝王爲愁苦，人不可治。眞人欲知是信，比若人家慈父母，日教其子爲善，自苦絕衣食養之老，尚固固爲惡，何況凡人乃相示教以浮華之文哉？以吾書不信也，使凡人見吾書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來，有善道者皆相教閉藏，不肯傳與其弟子，反以浮華僞文教之；爲是積久，故天道今獨以大亂矣。天地災怪，萬類不空也。賢儒宜各深思□□。然吾今雖不且

夕與俗人同處，昭然已知之矣。天下大疾苦之，故使吾出此文以告屬之，吾不空也。眞人實宜重愼之，且有天誡。」「唯唯，不敢也。每見大師言，常駭慄。」「子之言是也，卽天且大悅大喜，不害子也。」「唯唯。」「凡人雖力且夕學，勑教以眞德，尙纔得平平之德耳；學以平平之德，已入邪僞德矣，學以邪僞德，愚人已無復數矣。無有眞德，恣心而行，此純君子之賊。力學以上仁，纔得成中仁耳；力學以中仁，其行纔平平，無有仁也；學以不仁，愚人已成盜賊矣。不自知殺傷無復數。恣意而行，不用道理，是正天怨地咎，人之大賊。力且夕學以大吉之道，纔得中吉耳；學以中吉，纔得小吉耳；學以小吉，此已入凶道矣；學以凶道，已不復救矣。俱大闇昧無一知，見天道言其不眞，但欺罔純信，其愚心妄言，上干天文，下亂地理，爲百姓害災。是故吾道書學凡人也，乃大學之，使其上列眞仙，如不能及眞仙，可得平安，不爲有德之君憂，眞人宜深思惟吾言，勿復反怪之。」「唯唯。」「今吾乃爲天談，當悉解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責，不能大張之，以上大道大德之法，上壽之術，上善之路，人失諸閨昧，誠久信其愚蔽之心，人會爲惡，不可禁止，猶復不能解其承負天地之譴過。眞人寧曉吾言耶？」「唯唯。」「夫聖賢高士，見文書而學，必與吾書本相應，不失絲髮之間；中士意少達，必得其半；下士自力，勤能不失法，所以大舉天民。凡人者樂其上下中無失法者，皆得正道，各自愛，不敢輕事爲大憂。上士得吾道，學之不止，可爲國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不復爭訟事視權也；中士學吾道，可以爲良善小臣，可以竟其天年；小人學吾道，可以長謹，父慈母愛，子孝兄長，弟順，夫婦同計，不相賊傷，至死無怨，魂神居地下，尙復長，不復見作事，不見名爲惡子，無夭年戮死者也。夫古者本元氣天生之時，人盡樂學欲仙，尙不能壽；纔使人各畏死，不犯刑法耳，夫下古人大愚，反誦浮華相教，共學不壽之業，生時忽然，自言若且無死，反相教，無可愛惜，共興凶事，治死喪過生，生乃屬天也，死乃屬地，事地反過其天，是大害也。吾以是行占之，知其俱愚積久，無一知也。凶事興，卽鬼大盛，共疾殺人，人不得竟其天命。夫力學眞道，纔得僞道；力學眞德，尙纔得僞德耳。何況下古之人，反相學以浮華之文，其去道遠哉！困窮不得復相拘制，反相教爲章奏法律，辯慧相持長短。夫教其爲仁，尙愁其不仁，及教其學爲不仁之路。天乃爲人垂法，天自名爲大道，地自名爲德。所以然者，夫天地，乃萬物之父母，凡事君長；故常導之以善，不敢開昌導，教之以凶惡之路，而況人乎？人者，天之子也，當象天爲行。今乃失法，故人難治。教導之以道與德，乃當使有知自重自惜自愛自治。今反開之以刑法，使其視死忽然，尙勇力自輕，令使傳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尅賊，迭相愁苦，故天下人無相愛者，大咎在此。眞人知之耶？愼之。」「唯唯。」「夫力勑教其仁，尙苦不仁，下古之人反相教數書，已大薄矣，其相憎怨不得絕。力教其爲吉，尙苦不吉，下古之人反相勑力學死喪之具，豫與凶事以待之，日死不以其壽，幾滅門矣；而不自知過誤，臨時呼天號地，自言冤，王治不平，使我失年內行自得之。愚人不防其本，罪定乃悔，不爲謹以無益也，雖號死其口，猶不復救矣。故吾今力勑教以大仙經道，纔開其壽階耳；學人以德，纔使其仁；學人以仁，纔使其平平保；其故不敢相欺奪人財物也。學人以平平，已失法矣；學人以法，已失相尅賊矣；學人相尅賊，已入大武矣；入大武，卽民已無罪而欺矣，困窮也成盜賊。故吾承天道法，開大吉之門，閉其凶惡之路，開天太平之階，人人誦之，且各自謹，無可復治也；致令天時運轉，樂王者乃長游而無事。是故吾書悉考凡事之本元，纔得其中也；考其中，已得其下矣；學愚人以下，已大亂矣。今下古，所以帝王雖有萬萬人之道德，仁思稱天心，而凶不絕者，乃承負流災亂以來獨積久，雖愁自苦念之，欲樂其一理，變怪盜賊萬類，夷狄猾夏，乃先王之失，非一人所獨致，當深知其本。是以天使吾出書，爲帝王解承負之過。眞人以吾道不與天相應，今但案吾文行之，不失銖分，立相應矣。是吾文大信，不力行以解冤結，天道安能默空相應乎？夫愚不學，安能賢乎？夫貧而不耕，安能收耶？學輒日賢，耕輒有收。行吾書，其□□如是矣。吾保之，不學無求賢，不耕無求收，子知之乎？」「唯唯。」「眞道以正也，大德興盛仁，各得其所矣。治平而言，莫不失一。眞人解未？幸欲報天地之功而得壽者，努力信道勿懈。」「唯唯。今愚生欲復有所問，不敢卒言。」「平行。」「今天師以何知人大無道德仁也？」「善哉子之言，觀其人行言云何。」「願聞之。」「然，觀道人而忽然反非之，以知其洞無道之人；觀德而非惡之，以知爲大無德之人；觀仁而非之，以知爲大惡不仁之人；觀善謹而非之，以知爲不謹不善之人。天性：凡同志者相愛，異志者相憎，善人亦疾苦惡人，惡人亦疾苦善人。眞人寧解不？」「唯唯。」「夫古者聖賢見人，不卽與其語，但精觀占視其所好惡以知之矣。正以此鏡其行，萬不失一。」「善哉！」「故夫道者，乃與皇天同骨法血脈，故天道疾惡好殺，故與天爲重怨；地者與

德同骨法血脈，故愍人傷害，與地爲大咎；夫仁與聖賢同骨法血脈，故聖賢好施仁而惡奪，故與聖人仁爲大仇。是故昔者聖賢，深知此爲三統所案行，故其制法，不敢違離眞道與德仁也。故天行者與四時並力，天行氣，四時亦行氣，相與同心，故逆四時者，與天爲怨；地者與五行同心並力，共養凡物，未當終死，而見傷害，與地爲大咎；聖賢與仁同心並力，故游居常尊道而貴德，倚附仁而處，如人好奪而不仁，與聖賢爲怨仇，故火爲心，心爲聖，故火常倚木而居，木者仁而有心，火者有光，能察是非，心者聖而明，故古者大聖賢，常倚仁明而處，歸有道德仁之君，故吾重戒，眞人以吾書付歸有道德仁明之君，必且樂好吾道，深知其意，案而效之，與神無異，吾不自譽於眞人也；行之得應，必如重規合矩，乃後下古之人且念吾言。』唯唯。』行去，力之勉之，力學道德與仁，餘者無可爲者，出此書，無令藏匿。』唯唯。

右重明賢人心以解愚闇書疑者宜取訣於此

又卷五六至六四闕題　吾書中善者，使青爲下而丹字，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也。天子者，天之心也；皇后者，地之心也。夫心者，主持正也。天乃無不覆，無不生，無大無小，皆受命生焉，故爲天。天者，至道之眞也，不欺人也，萬物所當親愛，其用心意，當積誠且信，但常欲利不害，不負一物，故爲天也。夫帝王者，天之子，人之長，其爲行當象此。夫子者，當承父之教令嚴勅，案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志意，可爲良家矣。如不承父教令，其家大小不治，即爲貧家矣。財反四去，常苦不聚，其事紛紛，災變連起，大得愁苦，過在此矣。古者帝王將行，先仰視天心，中受教，乃可行也。夫皇后之行，正宜土地，地乃無不載，大小皆歸，中無善惡，悉包養之。皇后，乃地之子也，地之心也。心憂凡事，子當承象母之行若母，適爲孝子。夫天地之與皇后相應者，比若響之與聲，於其失小亦小，失大亦大，若失毫髮之間，以母不相得志意。古者皇后將有爲，皆先念后土，無不包養也。無不可忍，無不有常，以是自安，與土心相得矣。若失之，則災變連起，刑罰不禁，多陰少陽，萬物不茂，過在此。夫是二人正行者，則神眞見，眞道出，賢明皆在位，善物悉歸國。

又卷六七《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唯唯。謹已受道德之禁，願聞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財物，已屬於人，使其無根，亦不上著於天，亦不下著於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來，賤當共周窮救急也。夫人畜金銀珍物，多財之家，或億萬種以上，畜積腐塗，如賢知以行施予貧家樂名仁而已。助地養形，助帝王存良謹之民。夫億萬之家，可周萬戶，予陳收新，毋疾利之心，德洽天地，聞於遠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塗者除去也。其中大賢者，適日奏上其功於帝王。其中小賢，日學之於鄉里。其中大愚人不償報恩者，極十有兩三耳，安能使人大貧哉？爲善不止，大賢湛明舉之，名聞國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聖主聞之，見助養民大喜，因而詔取，位至鼎輔，因是得尊貴，世世無有解已，尚爲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負先祖，下不負於子孫，天地愛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明友，比鄰示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復去也；祿著官位，不復賤也；名著萬民，不復滅也。夫仁可不爲乎哉？或有遇得善富地，並得天地中和之財，積之適億億萬種，珍物金銀億萬，反封藏逃匿於幽室，令皆腐塗。見人窮困往求，罵詈不予；既予不即許，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適止，賜予富人，絕去貧子，令使其飢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人爲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財物適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處，比若倉中之鼠，常獨足食，此大倉之粟，本非獨鼠有也；少內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無知，以爲終古獨當有之，不知適萬已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愛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窮救急，令使萬家之絕，春無以種，秋無以收，其冤結悉仰呼天。天爲之感，地爲之動，不助君子周窮救急，爲天地之間大不仁人。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給與，百神惡之，欲使無世；鄉里祝固，欲使其死；盜賊聞之，舉兵往趨，攻擊其門戶，家困且死而盡，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睹。無故絕天下財物，乏地上之用，反爲大壯於地下，天大惡之，以爲大咎。中和之物隔絕日少，因而坐之不足，飢寒而死者衆多，與人爲重仇。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職當居天下地上，而通行周給；凡人之不足，反適見埋，病悒悒不得出見。夫天與地，本不樂欲得財也。天適樂人生，地樂人養也。無知小人，反壅塞天地中和之財，使其不得周足，殺天之所生，賊地之所養無故埋逃此財物，使國家貧，少財用，不能救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虛空。夫金銀珍物財貨作之用，人功積多，誠若且勞，當爲國家之用，無故棄捐，去之上下，地又不樂得之，以爲大病，以爲大壯。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

寧當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爭訟自殺，反奪少弱小家財物，殊不知止。吾尚但見眞人陳陳，財舉其綱，見其始。夫大不仁之人過積多，不可勝紀，雖爲財用，眞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氣憎之，死尚有餘罪，當流後生，眞人寧覺知之耶？』唯唯。可核哉！吾不欲聞也。』眞人遺此語，天必奪子命，令知覺悟，惡之且活矣。自勑愼事。』唯唯。謹已敬受道德仁戒，願聞有知不好學眞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賢知，可以學問而長生。天之有道，樂與人共之；地有德，樂與人同之；中和有財，樂以養人。故人生樂求眞道，眞人自來，爲之不止，比若與神謀；日歌爲善，善自歸之；力事衆賢，衆賢共示教之，不復遠也。可以全其身，不負先人之統，佗人盡夭終，獨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惡，獨得爲善人。爲衆人師，聞於遠方，內懷眞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化民。上師迺可化無極人，盡使愚人守道不爲非，中師可化萬人，小師可化千數百人，致有益於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負祖先，不辱後生，維學若此，寧可不爲乎？故古者聖賢，悉以勑學人爲大憂，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亂，此天地之間，善人之稱也。或有愚人，生而懷慝，有知而不肯力學眞道，反好爲浮華，行以欺人，爲子則欺其父母，爲臣則欺其君，爲下則欺其上，名爲欺天，罪過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爭鬪，相隨爲非，睹眞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無以學爲。遂令冥冥，愚無可知，又好勝而不可，苛言天地無數，賢愚無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已入無復節度，歸則不事父母，羣愚相與會聚，遂爲惡子。爲長吏致事，還戮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爲盜賊，行害傷殺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窮也。此害人之大災，絕其先人之統子也。今不力學眞道，爲行如此，於眞人意，寧當死不？死有餘罪，流其子孫，尚名爲惡人之世，盜賊之後，惡寧流後生不耶？今尚但爲眞人舉其端首，其惡不可勝記，雖爲財用，眞人寧覺知之耶？眞人自愼。』唯唯，吾甚核哉！子知核，已去惡矣。

又卷一一六闕題（存）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

又卷一一三七至一五三《太平經鈔》壬部　問曰：『今欲更明聖賢仁之法而悉絕邪文，何更能明之哉？』天病此邪僞文，使除之，取明天之道夫古今聖人之文，所以理天地。夫聖人之文明，則天道大理矣。夫皇天所怒而不悅，故有戰鬬，水旱災害不絕。王者愁苦，皆曰聖人文稍稍亂而不明，故天道震亂而難理也。聖人文亂，天道亦亂；聖人文廢而不用，天道亦廢而不用。』

問曰：古者無文，天道不亂。時天券文未出，上皇神人理上祖考，本與皇天分體，久久去天道遠，喪亂，不復知天意。故天出券，使聖人書師傳之，聖人不竟久留也。故記而置之，以遺後生。故太平氣至，天道當理矣。

問曰：『今欲使理氣事而長生，豈可得聞不？』然，詳念吾之言，皇天自有常法，爲人君上者，當象天而行，乃以道德仁爲行三統。君上樂欲無事者，朝常念道，晝常念德，暮常念仁，既無一事矣。』願聞朝何故念道，晝何故念德，暮何故念仁？』然，天道可順，不可逆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願聞其要意。』然，天有四時三部，朝主生，晝主養，暮主施。故東南生，西南養，西北施。故人象天爲行，以東南種而生之，西南養而長之，仲秋已往，夏內居嫁娶而施傳類，此皇天自然教令也。故人民嘿自隨之，理能常象此者，即得天意矣；不能象此，名爲逆天教令，故多傷也。傷少則春物傷，傷丁壯則夏物傷，傷老即秋物傷，傷懷妊即冬物傷，此自然之法也。古者聖王，常思念天道而行，不敢失銖分矣。』

問曰：『欲得與地長厚，可得聞乎？』然，常順天所爲者，長與人厚；輒逆之者，長與天爲怨。故古聖王之理者，一曰常生，二曰常養，三曰常施，爲行如是，謹以承仰天道不理之名。四曰刑之而不理，五曰殺，是其極也。以此分別，第一之君純生，第二之君純養，第三之君純施，第四之君純刑，第五之君純殺。生者延年國昌，養者增算，施者無過，刑者有病，殺者暴窮。古者聖王，覩天禁明，不敢妄爲也。古者聖王得六甲王相微氣之日，不怒不言惡事，至此之日，故言善事，飲食作樂，以止災去凶邪也。故王氣常欲見尊敬故上古度世之人，聖王之理順此，故得臥理而思，記無一事。春東首，夏南首，秋西首，冬北首，四季首其角。君臣人民俱知其法，天下邪氣悉消，天上格法，常以王日下取庫兵，理之地下，以休廢之日乃致之，故盜賊不興，兵革息矣。

問曰：『天獨怒而不應和人，寧可知否？』然，天理乃以氣爲語言，見於四時。春角氣不知，肝脈不動，角蔟不和，清音不應，此謂天不悅不語言也

古者聖王見此，固思惟得生之理以反之。沖氣所居，乃得仁此其理也。此二氣共生成於此也。乃反休廢凶氣至，來助其理，此乃三氣。小人之氣反見於是，無統天位，故象小人。天見照，見其類，令賢聖策之而思之，當索幽隱道人德人仁人以反復其氣，並相應矣。故王者御天道，以民間爲股肱，爲御不良，則亂其道矣。古者聖人將御天道，索道德仁賢明其御之，乃居安也。故道人屬天，德人屬地，仁人屬中和。故三統不知，三賢理之。故太平氣至，萬物皆理矣。

問曰：「萬民何以盡爲仁哉？」然，天道乃生德，德乃生仁。今君乃以道人爲師，取法於道。君乃法道，其臣德矣。民乃取法於臣，臣德則民仁矣。令下象上法，上法天也。轉而相生，民安得不盡仁哉？古者聖王以大道人爲師者，乃欲化下流也。上君爲政如天，中君爲政如地，下君爲政如人。如天者，不失天意，父事大道也。如地者，不失地意，母事地道也。如人者，不失人意，思樂得中和之道。聖人見萬物盡生，知其理重道也；見物盡養，知其眞德也；見萬物盡成，知其眞仁也。夫理眞道者，但有生心；理眞德者，但有養心；理仁者，但有施心。非此三統道德仁，非謂太平之君矣。天上之士乃生大，上受委氣無形而生。知天上之士，何所不知，何所不明，何所不見，白然元氣，同職共行。天上之士，常在無極之殿，與天同理文書。上下不失其事，乃知可生之物；復下地形，使得成就，萬物皆被業。天上之士，天之所尊敬，諸神所仰，如帝王太子，敢有不敬者乎？天君者則委氣，故名天君，尊無上，所勅所教，何有不從令者乎？」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註》卷三《重告章第十》

老子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李曰：眞道難明，故以重告。必宜詳審而奉受之。道以無爲上，德以仁爲主。○冲曰：以太無爲上道，以上仁爲五德主。韋曰：道無體，無爲而無不爲，故最爲天地人物之上首。物有顯然則不通，得道以通之，故德迹顯，物有不得，因施之令得，故仁迹章上仁稟德以爲主也。劉曰：有物於無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禮以義爲謙，施以恩爲友，惠以利爲先，信以做爲首。○李曰：子欲行道者，以無爲爲上，有爲非道也。子欲立德者，以仁慈爲主，殺害非德也。修折旋之禮者，必須在於分義，行之謙退，無義無謙非禮也。爲施之博者，宜隆之於恩，以恩爲親友也，不友於恩非施也。存之於惠先，在利人不利於人非惠也。履之於信，定有徵驗，爲先有名無實，虛而不做，非謂信也。能行此者，可成道矣。僞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誇。○李曰：道德之風，無乎不仁義之化，是處可行，然則化有淳淳，政有得失，行之者，六德皆具，喪之者，一道不成。澆僞之時，亦言有其道德，備於仁義，而不能實用，假以虛行妄相誘引，並非眞信也。劉曰：如上大事，僞世亦行者，爲有希求以相誘也，非爲行道以利物也。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拑。○李曰：不存道德之實，亦失仁義之眞，唯有虛薄華辭，更相拑佛。劉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華薄之情，孰能隱破。言處飛龍前，行在跛鼈後。○韋曰：僞世浮薄，矯仁義以求利，詐禮信以求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故言在飛龍之前，而行在跛鼈之後，徒有空言而行之，不可及也。徐曰：古之君子，訥言敏行，今之小人，言疾行遲也。李曰：輕諾急言，言在飛龍前也，無實寡信，行在跛鼈後也。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腐。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韋曰：徒詐稱仁義禮信之名，而无其實，故曰廢也。世道交喪，爲日久矣，故曰荒亡腐也。稽，致也。然不能以道相招致，而以才辯相輔助也。徐曰：稽，啓也，啓開悟也，輔，佐助也。忽無就形，背眞向僞，華薄之甚，以至於斯也。李曰：稽，至也，不能矣，德往德來，以道相至，翻乃以財以貨，更相輔益，志在有爲也。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緒。僞世教若此，如是迷來久。○緒、李、劉、李本並作聚。韋曰：先聖之教，如鏡中之影，聲中之響，隨隱去來，鏡自常靜，隨聲大小，響自常元，而僞世迷執聖迹噓物之影響，矯以治物，何由可取而緒用哉，則知迷來久矣。李曰：鏡中之形，取之實難，風裏之聲，聚之非易，聲之與形，取必不得。輕諾薄行，有爲事業，實知無益，澆俗昏迷，是以自遠，故云迷來久矣。天下之人物，誰獨爲常主。迷迷以相傳，輾轉相受與。○韋曰：凡物云云皆自然，而無有其主使其然者也，而迷惑之徒，謂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與人因相傳授，豈不大惑哉。劉曰：聖人夷俗，與物同波，神無死生，形隨變化，教貽於後，迷者相傳，以迷授迷，故展轉不絕也。邪僞來入真，虛無象如有。○劉曰：昧者不明，爲邪所入，巧僞亂眞，像如有道。自僞不別真，爲貪利往守。○徐曰：迷師自僞，不辯眞邪，爲貪欲所纏，殉俗逐利，往而不返。以此守身，誰云長久哉！李曰：邪僞，有爲也。入眞，無爲也。迷者將欲邪道以求正眞，有爲而入無爲，必竟不得也。以此爲得，是虛空有像，而非眞有。自著有爲之僞，不識無爲之眞，何以得然。止爲貪欲財利，以此相守，遂失無爲眞道也。非常正復亡，

藏盲持自咎。○劉曰：守僞失眞，正復亡滅，凝盲所致，欲咎何人！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屬。○劉曰：火自木生，還自燒木，邪自身作，還自滅身

義

綜述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九《德經》　用兵有言：○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申誡。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爲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又用師之法，爲主者以起戎爲謀，爲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攘，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小臣，鄙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忘修身，即神悅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爲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兵戒輕敵，其言易知，故次之以若言甚易知

《洞靈眞經・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睒強兵於天下，使庶天鮑戎心致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棄泉賓於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蔚眄曰：朕以主爲異之，問而寧弊弊爲？以斫刺爲故，抑者亦隨汀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景主一拜再舉，斂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欃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貴賤、夫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拔，兵也；侈鬥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鬥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輸，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若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思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涌谷之射溪谷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之人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焚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敬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淩傲遂窄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

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人爭事之矣。義之生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辭未終，景士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聾，於是步前楹鴈音觴爲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於丈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鷄，音關白晝行道

仁義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二 大道廢，有仁義。○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惡逆並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御曰：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而澆淳散，樸不足，雕弊起於有爲。○疏：即太古之敎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智慧出，有大僞。○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僞奸詐也。○御曰：用智慧，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僞矣。○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王曰：大道之時，無知無欲，物皆懷德，外用不顯，道功既息，權詐茲興，飭智驚愚，耀才動俗，樸散淳離，奸情並作，故曰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注：六紀絕，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國家昏亂，有忠臣。○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義，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己不知貞，各自守信不知忠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絕聖○注：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注：棄智慧，反無爲。民利百倍；○注：農事修，公無私。○御曰：絕聖人言敎之迹，則化洽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人歸淳樸。人歸淳樸，巧僞不作，矜徇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爲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竊國是也。絕仁棄義，○注：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注：德化淳也。○御曰：絕兼愛之仁，棄財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絕巧棄利，○注：絕巧詐，僞亂眞。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注：上化公正，下無私邪。○御曰：人矜偏能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矣。○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攦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此三者，○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絕也。以爲文不足。○注：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敎民也。○疏：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頓敎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敎下機也。故令有所屬：○注：當如下句。○御曰：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敎，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疏：屬謂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乘之敎，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見素抱樸，○注：見素者，當見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抱其質樸以示天下，令可法則也。少私，○注：正而無私。寡欲，○注：當知足也。○疏：見素，去華也。抱樸，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上《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私，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廢何興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疏，靜恭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智

慧出，有大僞。○昏昏默默，道之極也　昧昧晦晦，行之至也　未能光而不耀，故知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姦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盜，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僞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　彼此相須，是非不作　長短相形，好惡斯起　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羲農之時，夫闔股胈之節　棊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　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邊，忠名顯矣

又《十九章》　絶聖棄智，人利百倍；○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　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絶，所未聞也　夫聖人含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僞起，用智不及於忘智　故須絶棄也　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　今言棄絶，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　絶仁棄義，人復孝慈；○仁以愛物，義以讓人　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　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攦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絶巧也　擲玉毀珠，棄利也　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寶無利，寧有盜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文，敦也　屬，繼也　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　今皆棄之，於教不足　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樸，本也　萬境無染，見真本也　守一不移，抱樸也　公而不黨，少私也　以性制情，寡欲也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二《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爲，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習小慧，大僞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又《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絶有迹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　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今欲令絶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使親戚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　又絶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矣　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夫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內其眞實之意　又思慮嗜欲者，人之大性存焉，可節也不可絶也，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又卷三《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　下德者爲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　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總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　是以道德仁義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　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千羽寢於兩階，金革興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宜行，優劣於下衰，跋及於前古　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治禮者理亂之首也　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三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爲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夫彼取此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大道之行也，無非無陂，無詐僞，無親疏，無忠孝　大道之廢也，有仁義，仁義出於不平；有智慧，智慧因於僞立言；有孝慈，孝慈僞無敬恭；有忠臣，言主失其治道也

又《十九章》　絶聖棄知，人利百倍；○聖人立法化人，智者設計興利　有法則有罪，有利則有害　絶仁棄義，人復孝慈；○仁能濟物，義可立事，濟有不濟，事有不事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巧作機權，利美天下，賊從姦生，盜因利誘　此三者，言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謂三者不足爲文法，故令有所屬　別立教令，使其各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素，去華也　抱樸，純質也　少私，去己也　寡欲，無憂也　使人屬此四者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七《大道廢章第十八》　疏：前章明步驟殊時，道存故淳樸不散。此章明風俗頹靡，道失則仁義遂行　禿施髠而病求醫，雖云由愈數米炊而簡髮櫛，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將以明其積弊，冀速返於淳古也　○義曰：前以淳樸漸散，澆薄繼生，原其澆薄之由，乃彰道德之廢　步者安徐於皇化，驟者趨急於帝功　俗靡風頹，仁興義作，執仁義而飾性，立刑賞以訓人，亦由既禿而加髻求妍，已病而求醫望愈矣　《淮南子》曰：數米簡髮頃而不察，有爲之甚也。何異乎以膝搔背，以踵解結矣，能明四者之非，可致還淳之望也　髻，髮也　顓，壞也　靡，傾也　櫛，梳也

大道廢，有仁義。○注：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　澹泊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爲　然則聖人救代之心，夷險之跡則不得

一爾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民淳競，玄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爲之事，故云廢也　○義曰：廢者，陵替不行也　皇道帝風，陵頹已遠，興王闢霸，譎詐交馳　時既遷訛，情惟淳競　玄深寂安之風日以泯滅，穆和清靜之化日以銷平　大道不行，斯爲廢矣　《禮運》云：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是也　澆，沃也　滴者，水入地也　淳古之質如水沃地，散不可收，故云澆漓也　○疏：廢則有兼愛之仁，棄非之義，蹔廢於其間矣　○義曰：蹔廢爲仁，強行兼愛之貌也　踶跂爲義，詐立棄非之貌也　皆局促其狀，勉強其容，非廣大也　去道日遠，聖跡已彰，仁義不眞，禮樂離性，徒得其強飾之形表，皆非自然眞一之誠心也　○疏：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　故謂之小成　○義曰：大道既隱，上德亦廢　仁者自仁，義者自義，不能混然同化，各成一名，方之於德，固以小矣　況於大道乎？　道隱小成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道於乎隱而有眞僞，言於乎隱而有是非，道於乎往而不存，言於乎存而不可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此謂小成，仁義之道也　榮華，窺句之辭也　執言滯教，故爲隱，故有儒墨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　以此紛紜，莫能質定，亂由是而作焉　智慧出，有大僞。○注：用智慧者，則將立法也　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　並竊符璽，可不信然？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　恐其不平，爲斗斛以量之　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並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僞，故云有大僞矣　○義曰：智，心慧也　慧，識解也　檢，束約也　詰，責也　符，信也　璽，印也　道德隱而仁義行，仁義興而智慧用，法繁於秋茶，網密於凝脂，而人愈亂也　夫弓弩罼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　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罘罝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　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唁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矣　法，則也　謂立法則以束於人也　典，常也　姦，詐也　謂作常法以詰責姦詐也　符者，刻文相合以驗，若金虎竹使兵信之符也　璽者，天子曰璽，諸侯曰印，上下等差以爲信也　斛之所起，起於圭，六十四黍爲圭，十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五斗四升曰斛，所以量物也　智慧之人，設此符印斗斛之法，將以限量拘制，以驗其盜，安知不爲大盜之積者乎？　田常矯仁義於齊國，一旦弒其君而竊其國，傳十二世　齊之符璽斗斛，堅智之法，皆田常有之，是則智慧作法而生此大僞　其後竊國者，往往因田氏之法焉　王莽竊之於漢，司馬宣王竊之於魏，梁武帝竊之於晉，隋文帝竊之於周　豈若焚符破璽而使民樸鄙，掊斗折衡而使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可以議於道乎。

又《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注：絶兼愛之仁，棄蔽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章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　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矣　○義曰：六親不和，則孝慈之名偏立　天下有道，則淳樸之化復行　淳素既行，人皆慈孝，可謂無私親矣　斯則絶名迹之仁義，復玄同之孝慈　無私親者，是不獨親其親也　○疏：今六紀廢絶則孝慈名彰，若絶兼愛之仁，棄蔽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義曰：六紀者，亦曰六親，是君臣父子夫婦也　六者和則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則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　不孝者衆，則孝者顯其名；不慈者衆，則慈者彰其美　所以然者，仁義制於其間，而昭其名迹　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風，棄名迹之仁義，則民復於皆孝皆慈矣　魚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何者？　相呴相濡，言其相愛矣　相忘於江湖，各得其適，豈俟濡沫之小愛乎？　偏孝偏慈，濡沫之謂爾　《莊子・天運篇》老子謂孔子曰：子以仁義之道行之於世，亂莫大焉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豈若使天下無失其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又奚桀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矣　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魚相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相仁愛不如相忘於道術矣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注：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　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斯不爲盜賊矣　○疏：絶巧者，絶雕琢非法淫過之巧　棄利者，棄徇財兼並乾沒之利　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　今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爲盜賊乎？　故云無有　○義曰：雕琢淫過之巧工既不當，雖巧奚爲？　則衛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葉，徒云悅目，終曰蕩心，所宜絶也　徇財則妨行，兼並則奪人，乾沒則欺詐　有一於此，非盜而何？　斥而棄之，循分而足矣　何盜賊之有乎？　又修道之人，宜絶心內嗜欲之巧，身外浮華之利，六情銳進之巧，六根耽著之利，則三元清淨，六賊自無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注：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

著，謂下文也。○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行，故以爲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義曰：聖智絕棄則人享其利，仁義絕棄則皆復孝慈，巧利絕棄則民無盜賊。三者既絕既棄，將示修眞復古之方，故云此爲未足屬於下文。屬，著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注：見眞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矣。○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眞素。○義曰：同乎無欲則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無知無欲則合眞素，眞素合則聖智之迹絕矣。○疏：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義曰：淳質敦樸以守其心，則兼愛之仁裁非之義絕矣。○疏：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義曰：私邪不汨於性，貪欲不起於心，則淫奢之巧、專冒之利絕矣。○疏：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義曰：聖智仁義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拯物，執之末以妨道。故姦詐盜竊因而生焉。絕而棄之，可復眞素。眞素已復，乃資內修。顯四行於結成，爲眞道之要妙矣。夫有迹之聖作，則矜詐之智生。仁起於不仁，義出於不義，孝彰於不孝，慈顯於不慈。能絕有迹有爲，自復至慈至孝。斥淫巧則私利息，私利既息，盜賊不生，然後凝旒於樸素之鄉，杜念於私欲之境，人登富壽，國致遐長。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蕩浮華，翳銳進之情，鋤耽著之本，六賊不作，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視何遠　此行人修之之效也

又卷三〇《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止義，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爲上，佗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偏，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之。論迹則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注云此則心有爲迹無爲也。○義曰：兼愛萬物，薄施無極，謂之仁也。《素書》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於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則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諸行，無所偏名，故冥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稟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養之育之者，仁也。飛行動植，各遂其宜者，義也。有情無情，各賦其性者，智也。時生而生，時息而息者，信也。順天地之節，固四時之制，禮也。鼓天地之和，以悅萬物者，樂也。故恬澹無爲，無所不爲矣。及大道既隱，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樂大信而共化焉。泊乎德之廢也，仁獨爲仁，義獨爲義，不能兼而化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愛爲心，故無剛斷之用，是則義缺矣。行義者以決斷裁非，有取有捨，是則仁缺矣。所以仁獨爲仁，義獨爲義，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雖有兼愛偏私之迹，能於仁忘仁，則忘其迹。其迹雖無，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憫物，皆欲其安，故心涉有爲也。上仁忘迹，故迹無爲也。小惠未孚者，《春秋》莊公十年，魯人曹劌對魯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聞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故皆不廣，況兼愛之人必不周普，雖力於行仁，其去道德也遠矣。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注：義者，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爲之，故而有以爲。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義曰：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也。《素書》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淳樸之代，則無是非，是非生而淳樸散矣，辯是與非，裁制斷割者，義也。故知其是而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則心迹俱有爲也。然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也。理國理身偏執仁義，而無道德，何異乎鑽冰求火，北轅適楚乎？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三《道經》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即太古無爲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

至德不行也　然後仁愛兼生，義利浸長，故樸散以爲器，斯固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　及其兼愛爲仁，裁非爲義，故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論大道廢有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僞。○夫敦樸隳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僞生，理勢然也　《莊子》曰：馬之眞性，齕草飲水翹足而陸，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蹏，馬知已此矣　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馬乃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之智生矣　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餔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飾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有喘息，頗憤堅白，解垢同異之辯生矣　此所謂智慧出，有大僞也。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　忘親者，撫諸姪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親无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　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　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　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爲，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抉目剖心之臣哉　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魯胥讒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爲之，非樂然也　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僞作，欲復淳風，在乎絕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之以絕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　絕之者欲復其渾樸也　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　智者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　棄之者欲歸於無爲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則利民何止乎百倍　《莊子》曰：去小知則大知明　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故須絕棄之民，始獲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者愛物，則人親之　義者宜物，則人譽之　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　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　今使絕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者雕斲刻削機械扃鐍之謂也　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　夫機械扃鐍權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禦盜　今自絕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繼也　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風，然紀之爲文，垂之爲教，尚未明白於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　別令有所屬繼，使羣心渙然如冰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然絕矣　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之情，自然棄矣　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美，而機巧自然絕矣　寡欲謂節儉制情，泊然安靜，而淳利自然遣矣　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眞，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素抱樸爲懷，少私寡欲爲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於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然喪耦矣　聖迹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慈孝親睦，斯由學者之弊，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三《大道廢章第十八》大道廢，有仁義。○御注曰【略】○臣義曰：大道無名，物我俱泯，復於至無，不容聲矣　有仁有義，離道已遠，德之分也，仁以愛人，而未能遺人，義以立我，而未能忘我　仁義之名立，而我人之爲累，嚮於事爲，而道之所廢也　智慧出，有大僞。○御注曰【略】○臣義曰：以知之智，以心之慧，將以籠絡世變，出而有爲，則民以智巧交相勝，而僞亂起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御注曰【略】○臣義曰：六親和，則不知其所以爲孝慈也。國家治，則不知其臣之忠也　惟和與治，則孝之與忠亦常也　無孝慈，然後有孝慈之名，有不忠，然後有以稱其忠。

又《絕聖棄智章第十九》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御注曰【略】○臣義曰：聖智之名，離道而分於德也　民性喪其眞純，而離於樸古，故聖智出焉　聖以能化爲體，智以知人爲用　上以聖智臨下，則民爭事於聖智之迹而不知所自貴者，逐末反本，重爲民害　聖智無所用，而退藏於絕棄之域，則民將自得於大順，忘所慕尚，而足於性分，故其利博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御注曰【略】○臣義曰：孝慈者，仁義之實也，仁義之名立，而民性失矣　民性本足乎孝慈，而累於仁義之名，諄諄孑孑，名實交糾，所以亂性　惟絕棄於仁義之迹，則民將渾然完其天性，誠焉相與，而忘其情僞，故復其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御注曰【略】○臣義曰：尚巧則竭其智，而無所不至，

何恥之有　尚利則貴其貨，而期於必得，何義之顧　巧絕然後民食力而易足，利棄然後民用儉而有餘，故盜賊也何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御注曰【略】○臣義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文存質滅，故民失其利，孝慈不復，盜賊多有，由信不足而文具爾，故有所棄絕　棄絕其文，則天下不至於失眞而流僞，故老氏祛其文弊，而使之反本，令有所屬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所屬如此　見素。○御注曰【略】○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爲物染，則雜而不一　性靜則純一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抱樸。○御注曰【略】○臣義曰：樸者，木之渾全而未散於器者也　民性全於自然，而未嚮於物，一而不變，守而不脱，故曰抱樸　少私寡欲。○御注曰【略】○臣義曰：私欲勝，則失己於物也，少私寡欲，則內省物輕，知所自貴，而全乎天德　德全而復乎性初，何事聖智

江澂《道德眞經疏義》卷五《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　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廼以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道，判爲剛柔之用　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　仁可爲也，爲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爲愈遠　卽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　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瞻見曲說，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以老君小仁義爲所見者小，殊不知仁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探本言之，雖曰攘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間矣　是其心豈眞以仁義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其小仁義，乃所以尊仁義也，正莊周所謂蔽蒙之民也　後世之士蔽於俗學，無高明之見，聞老氏之道術，遂至於狂而不信，而卑汙蹇淺　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愈有以發之也　智慧出，有大僞。○徽宗註曰：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　○疏義曰：至德之世，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適性而足，安分而止，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何所用其智力哉？迨其欲慮一萌，物誘於外，智不足則困，力不足則怠，失其常然，而汨於人爲，所謂民智力竭而以僞繼之也　聖人在宥天下，欲斯民之復其性，亦不以智治國而已　故《列子》曰：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徽宗註曰：名生於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臣子之盛也　○疏義曰：名者，實之賓　苟有其實，名必從之，然名常生於不足　夫君子之成名，莫大乎忠孝，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斯爲孝　苟以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諛其親，非所謂孝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斯爲忠　苟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諂其君，非所謂忠　惟不諛其親，不諂其君，則忠孝之心無餘蘊矣，此臣子之盛也

又《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徽宗註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爲德，是名聖智　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鷙之行　驚愚而明汙，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同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疏義曰：無受之初，性與道冥　有受之後，性與道違　惟與道冥，故無差殊，所謂道與之性，一而不雜者是也　惟與道違，故有分際，所謂離道爲德，是名聖智者此也　原性之始，妙本渾全，聖智下愚，初無殊品　離道者外立其德，失眞沈僞，迷而不復，因愚顯智，遂有聖名　聖智立，則不能因性之自然，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鷙之行　喬則爲亢，詰則窮深，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之行也　於是飾智驚愚，修身明汙，譽堯而非桀，曾不知兩忘而化其道，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正與莊周言悅聖耶是相於蘇，悅智耶是相於疵之意同矣　惟知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因性自然，舉天下於無爲之治　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蓋民復素樸，安其性命，則與一世而得澹漠，其利可勝計耶？信所謂其利博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徽宗註曰：孝慈，天性也　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　絶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疏義曰：百行以孝爲本，三寶以慈爲先　孝慈之心生於固有之天性，非僞爲也，非外鑠也　至於蹩躠爲仁而行非自然，踶跂爲義而強於用力，則是仁義易其性矣　絶仁棄義，民將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反其性而復其初也　若然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獨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其於孝慈也，人皆有之，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徽宗註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　是皆穿窬之類也　○疏義曰：不羞惡則無以知恥，不知恥則無以行義　人之爲人，以行己有恥爲貴，以見利思義爲先，能明乎此，然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歸於君子之途矣　彼其爲機變之巧者，則純

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彼其有欲利之心者，則依仁蹈利，讎僞假眞，是不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顧其義，則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窬之類也者，以此。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徽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溺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眞，而日淪於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眞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抶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至備，所以至周而溺文。當是時，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患於滅質。文有餘於尚華，質不足於居實，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眞而凋於浮僞，日淪於私欲之習而蔽於小智，可不因其弊而救之乎。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意有在於斯也。故攘棄仁義而復性於自然，絶滅禮學而相忘於道術，雖聖智亦在所擯而莫之尚。蓋欲天下輕末而重本，祛其迹故也。彼其心豈眞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或因或革，或損或益，先王之道若循環也。然文之弊不可不救之以質，亦猶四時之序，夏反而爲秋也。抶文莫若質，故令有所屬也。下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見素，○徽宗註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疏義曰：繪事以素爲先，故《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則白，立而采色，未彰素者，性之質也。謂之素，以其不染諸物而已。見素則明白洞達而一疵不睹，純白內備而機心不存，所謂純粹而不雜者也。與莊子言明白入素，與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同意。抱樸，○徽宗註曰：《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疏義曰：器用以樸爲本，故《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則體全而雕琢不加。樸者，性之眞也。謂之樸以不雕，以人僞而已。抱樸則敦兮若樸而性眞自全，無爲復樸而虛靜恬淡，所謂靜一而不變者也，與莊子言純樸不殘之樸同意。然則素樸者，民之常性也。復性之常，則淡然無欲，自得其得，正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二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言謂。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太上之世，以無爲化天下，下民但知有君之化，而不見其跡。其次至堯舜，淳朴漸散，以有爲之教，欲復無爲之道，緣顯仁義之迹，民競親之，因感聖智之治，民歡譽之，自此仁義易其性，而失無爲之道。《莊子》云：自虞氏取仁義以亂天下也。其次至三王，德衰義薄，用刑罰使民畏之，以從仁義。《莊子》云：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其次至五霸，大僞盛行，巧役於下，下侮之於上，刑罰不足威懲。《孟子》云：五霸假也。仁義者，乃救世之法，而以信爲本，故因信不足焉，而有不信。太上之世，爲無爲之事，由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蓋不顯其治。大道廢，緣有仁義之跡。智慧既出，而有大僞生，蓋智慧者，心之妄念也，意識分別，不能一齊天下。太上之世，臣忠子孝，以爲之常，而六親不和者緣有顯也孝慈，國家昏亂緣有顯也忠臣，皆因矜智失於自然。若絶聖棄智，用無爲之化，民獲利百倍矣。若絶仁棄義，不易其性，民復孝慈。若絶巧棄利，不見其欲，則盜賊無有。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以爲文華，故治世有所不足，老子故令有所屬。使人見本來素性，人能守之，是名抱朴。朴者，道之一氣，在人曰性，乃人之一心，取素潔爲義，以此爲正。世人因欲著境，攀緣成私，汙染素性，何得見素？但少私。何謂少私？寡欲是也。民持寡欲之道謂之德，德育萬物謂之仁，仁救安危謂之義，義有去就謂之禮，禮有變通謂之智，智有誠實謂之信。使民抱道，則五常百行之所自出，人心寡欲而無矯僞之能。大哉老子，令人從本而流末，自然之教於天下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原旨》曰：三皇出而大道廢，廢朴散之始也。五帝作而有仁義。三王興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大僞。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智僞，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爲忠臣，孰爲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廩，象曰以殺舜爲事，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慊，惟

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然，殘虎，則能逢不殺。非紂淫亂，則比干不以諫死，何以見諸臣之忠乎。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不在也。世治則忠之名晦，而忠未嘗不在也。（嗚）（嗚）呼，忠孝彰彰於天下，則仁義失而詐僞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原旨》）

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絶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利以啓盜賊者，則絶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用恒弒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思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己於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爲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太平經鈔》乙部闕題　眞人問：「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惡邪？」神人言：「易言邪？帝王思仁善者，瑞應獨爲其出，圖書獨爲其生。帝王仁明生珍木火，武智生於金水，柔和生土。天之重家，無限者也。」眞人問：「古者特生之圖奇方，誰當得者乎？」「其吏民得之獻王者，帝王者時氣即爲和良，政治益明，道術賢哲出爲輔弼之，帝王之道，日強盛矣。夷狄滅息，垂拱而治，刑罰自絶，民無兵革，帝王思善之證，可不知哉？不觀其人，已知之矣。」眞人問：「神人何以能知此乎？」神人言：「以無聲致之。君欲仁好生，象天道也；臣欲美而順好養，法地道也，即善應出矣。故天地不語而長存，其治獨神，神靈不語而長仙，皆以內明而外闇，故爲萬道之端。夫神靈出入，無有穴竅，清靜而無聲，安枕而卧，神光自生，安得不吉樂之哉？夫用口多者竭其精，用力多者苦其形，用武多者賊其身，此者凶禍所生也。子愼吾之言，不可妄思。思之善或有德，思之惡還自賊，安危之間，相錯若髮髻，子戒之無雜思也。夫人失道命即絶，審知道意命可活，勉養子精，無自煎也。學得明師事之，禍亂不得發也。」眞人不敢失神人之辭也。神人言：「夫學者各爲其身，不爲他人也。故當各自愛而自親，學道積久，成神眞也，與衆絶殊，是其言也。」眞人問：「何以知道效乎？」神人曰：「決之於明師，行之於身，身變形易，與神道同門，與眞爲鄰，與神人同戶。求之於身，何不覩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窮老矣。遂離其根，言天下無道也，常獨愁苦，離其根，是爲大災。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失之亂其君，仁人失之無從爲賢，小人失之滅其身。古之賢聖所行，與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窮，亦與今同耳，明證若此。」眞人問：「何以知人將興將衰乎？」神人言：「大人將興，奇文出，賢者助之爲治；家人將興，求者得生，其子善可知矣。」眞人問：「何以致是賢者？」神人言：「皆以思也，精思不止，其事皆來。」神哉，道之爲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綱六紀所以能長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壽命，不奪人之願。本性仁，愚仁故致東方，東方主仁。五方皆如斯也。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靜，以類召也。古之學者，效之於身；今之學者，反效之於人。古之學者以安身，今之學者浮華文不積精於身，反積精於文，是爲不知其根矣。

（存）《三洞珠囊》卷二《敎導品》引《太平經》第三十三云，眞人問曰：凡人何故數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遊不時還，目無明也；心神去不在，其腎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腎神去不在，其耳聾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頭神去不在，令人胸冥也；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調，無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處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懸象齋室中，百病消亡。不齋不戒，精神不肯還反人也。皆上天共訴人也。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絶。」

（存）《太平經》曰，眞人云：「人之精神，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間也；欲思還精，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齋戒，則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訴人，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絶。」

又《七事解迷法》　以德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致大和之氣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仁義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禮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文治身何如，及治萬民，善而約束，使不得爲非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滅武兵革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然此七事，亦不可無，亦不可純行。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術也。使萬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極八方遠近懽喜，萬物不失其所，乃當自然，能安八方四達，行恩不失毫毛。今未能

養其本末，安能得治哉？今此上德、仁、義、禮、交、法、武七事各異治，俱善有不達，而各有可長，亦不可廢，亦不可純行。治身安國致太平，乃當深得其訣，御此者道也。合以守一，分而無極，上帝行之，乃深乎不可測，名爲洞照之式。

吴筠《玄綱論・明本末章第九》 夫仁義禮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綱也。而道家獨云遺仁義，薄禮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禮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辯，皆自然所稟，非企羨可及。矯而效之，斯爲僞矣。僞則萬詐萌生，法不能理也。所以貴淳古而賤澆季，内道德而外仁義，先素朴而後禮智，將敦其本，以固其末。猶根深則條茂，源濬則流長，非棄仁義，薄禮智也。故道喪而猶有德，德衰而猶有仁，仁虧而猶有義，義缺而猶有禮，禮壞則繼之以亂，而智適足以憑陵天下矣。故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德爲禮之本，禮智爲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爲心，以德爲體，以仁義爲車服，以禮智爲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爲有容飾而無心靈，則雖乾乾夕惕，而天下敝矣。故三皇化之以道，五帝撫之以德，三王理之以仁義，五伯率之以禮智。故三皇爲至治，五伯鄰至亂，故捨道德而專任禮智者，非南面之術。是以先明道德，道德明則禮智薄矣。《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謂禮虧則亂，智變則詐。故塞其亂源，而絶其詐根。而揚雄、班固之儔，咸以道家輕仁義，薄禮智，而專任清虚者，蓋世儒不達玄聖之深旨也。

又《玄綱論・仁明貞静章第十九》 夫仁明而貞静，博達而英秀者，皆天人分氣，降生以濟時利物也。積世功備，則丹臺著名。元貞潛運於上玄，正氣密集於闕府，自然魄鍊而尸滅，神凝而體清，陰滓都銷，則合形而輕舉。故古之仙者，未始非天人也。使行尸同其所好，不小難乎。有積修累行而不獲昇舉者，何也？前功未著也。有不因修習而自得仙者，往行克充也。夫功無虚捐，善不徒施，不可見爲而不得，則於我生怠。睹自然羽化，則謂功不由人，皆失之遠矣。

譚景昇《化書》卷四《仁化》

得一

曠然無爲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虚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濟安拔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更，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整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需，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魚也。胡爲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享，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俎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也。以彼爲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非兕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愼勿怨盜，賊惟我召。愼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鬥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扃鐍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己，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道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眹。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名思貞，人之常也。

鳳鴟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謂謂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蠭蟻

蠭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啗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蔬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得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莫浪若蕩之膏，冶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又若脯。小人由是知，彊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爲萬化之母。

止鬬

止人之鬬者使其鬬，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蘊毒者，則交臂鉤指象之爲符。是故若天矯之勢者鱗之符，若飛鸞之勢者羽之符，若偃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人必折之，禮之本也。而疏之爲萬象，別之爲萬態，教之蹈舞非蹈舞也，使之禱祝非禱祝也。我既寡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固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周固樸《大道論・仁義章》　五行者，人稟之爲五常之性也，帝王之德也。仁性稟木，同春發生之德。禮性稟火，同夏長養之德。義性稟金，同秋肅殺之德。智性稟水，同冬伏藏之德。任此眞常，深契羲農之化。體茲至道，自然仁義之風。抱和氣，含神靈，以天陽地陰而成性質。賢者形分也。吳子云：揚雄、班固之儔，以道家輕仁義，薄禮智，而專任清虛者，蓋世儒不達玄聖之深旨也。仁者偏愛，義者裁非，澆季萌生，道之華薄。《天運》曰：古之至仁，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同蘧廬而非久處，指芻狗無以再陳。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又云：絕聖棄智。孔子問漁父：何謂眞？漁父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眞者，內至誠也。孔子以仁義爲教，禮樂化人，非眞也。《莊子》云：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道隱小成，言隱浮僞。況道德爲上，仁義爲末。三軍五兵，德之末也。賞罰五刑，教之末也。禮法刑名，治之末也。鍾鼓羽旄，樂之末也。纔絰殺傷，哀之末也。傷世重末而輕本。若任情天性，人不失常，廢禮而志自恬和，止樂而心不淫蕩，除仁而愛憎泯，削義而是非忘，可虛心於淳古之風，抑銳思於末學之路，居性識之前爲澆漓之首，繫道喪之後作紊亂之源，致朱襮於駢拇枝指，墜曾史於疣贅之殃，得不殘樸罪工仁義賁聖者乎。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四　講《太上》《大道廢》、《絕聖棄智》三章云云。師曰：所講經教字字是妙理，人必心上有此理，所聞皆有契處，心上先無，則不能入也。此三章之義，本明道氣下衰，聖人設教隨時，自失道而後以德，至於用禮，皆不得不然。如全眞教門，丹陽師父教法，與長春師父甚有不同，亦不得不然耳。孔子以仁義禮智爲教，然則孔子之道，又豈止於仁義禮智哉？聖人懷道而不棄仁義禮智者，要應一時之用，應過則復於道。修行人內含其眞，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而不失其眞，任世下降而獨能復於古。學人止要內守其眞，應一切之用，而無所著也。吾雖當此時，而未嘗不守其眞，夢境中猶看衲衣，作塵勞事化飯食。凡出家不免應緣，常能不忘道性，必有前程。此生一志於道，縱復再出頭來，又是一個好道人。今之出家人，或有不念此理，常欲在人之上，惟恐失其假德外望，對人則瞑目拱手作坐忘態，無人則無所不作，雖名曰道人，果道人也哉？

又　講《執大象》一章，引諸家之說。內蘇子由云：大象即淡乎無味，視聽不足見聞之大道也。上執此道，則天下無不往者，樂餌治術也。一時之善治，非不能使人親附，如過客之止，然不可以久。師曰：解經人悟道本，故不費辭，子由爲當。莊子有云：仁義先王之蘧廬，蓋此意也。

禮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〇《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〇注：六紀不知則爲禮以救，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〇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淳源一失，衆務事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〇義曰：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素書》曰：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緒。禮以成謹敬，亦所以生惰慢也。夫摘辟爲禮，澹漫爲樂，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儀者，言其恭肅矜莊，有威可畏，謂之威；進退俯仰，有儀可法，謂之儀。《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進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舉其大數爾。禮之大者，婚冠喪祭，邦國之本。動靜容止，孰非禮哉？禮者，敬之體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猶一體也，上下相忘，道之實也。後之爲禮者，外備容儀，內懷欺侮，忠信不足則更相誅責，玉帛以表其志，揖讓以飾其情，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怨怒起爭，因以爲亂，故攘臂仍引，曷若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美哉？以禮爲翼者，《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眞人也，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以刑爲體，以禮爲翼者，綽乎其殺也；以

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道德既失，仁義公行。仁失則兼愛之迹乖，義失則是非之儀亂。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聖人觀事觀時，以行禮法。夷狄知逆命之誅，臣子識尊嚴之敬。因人情而設教，斯之謂歟。報施者，《樂記》曰：樂者，施也。禮者，報也。樂以彰德，禮以報情。往來之謂也。曲爲之防者，《防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防與。防民所不足者也。大爲之防，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防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子云：修宗廟，敬祀事，敦民追孝，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防民，諸侯猶薨有不葬者。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敦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以此防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餽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以此防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禮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猶去其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昭公娶太伯之後，同姓也。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胡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門。以此防民，民猶以色厚於德。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自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不問其所疾。以此防民，淫泆猶有亂於族者。子云：婚禮，娶親迎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娶，恐事之違也。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斯皆嚴斯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喪，仁義又隳，世亂而存禮。禮極而爲亂。去無爲之化，日以遠矣。理世之君，豈可背道德而專於禮哉。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爲矣。○疏：此卻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亡大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醨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衰，則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義曰：五者之失，隨代澆淳而然也。大樸既散，至德守之；德既下衰，仁愛繼之；仁愛不足，義以制之；義之不行，禮以救之。夫禮以救亂，亦所以生亂。何者？禮煩則俗薄，俗薄則交爭，交爭則亂生矣。然而理國之急，禮爲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爲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爲急矣。道德既喪，禮復不行，其異類乎？道德仁義，日以喪矣，禮所以救亂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撙節以明禮，斯之謂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酌在人情而已矣。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注：制禮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民，豈玉帛云乎哉？○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爲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義曰：亂者，理也。如周有亂臣乃理國之臣也。忠信既薄，上下離心，聖人

設禮以教之，約法以檢之，明尊卑上下以勸之，著隆殺等倫以節之。雖忠賢信薄，人不敢爲亂者，由行禮以理之矣。四者既失，而不以禮節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謂曲爲之防民，猶或踰之，斯禮所以救亂致理之大務也。《禮經》曰：安上理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各因時而垂教，歷代以沿革，不可執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達於禮樂者，民之父母也。能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氣塞乎天地，禮樂通乎神明。所以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萬邦，故禮之救亂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淳樸，敦太和，復道德，然後禮可廢矣。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注：識者，人性之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和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爲愚昧之始。○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識性之前，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跡，以之此道，乖失實素，所以爲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責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爲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義曰：制禮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德既喪，仁義復衰，不制之以禮，則奸亂生矣。故制禮以救其弊焉。於人識性之間，制禮以節之，進退動靜未始不拘於禮矣。謂聖人達知其事，預爲之防也。故云在識性之前。謂之前識，道以敦素，禮徇容儀，澆淳想懸，故爲道之華矣。華者，不實之謂也。失禮生弊，弊極則亂。救弊而亂息，故云靜亂也。禮得其所，謂之協和。矯貌飾容，內無其實，則爲愚之首也。夫因親以敦愛，因嚴以敦敬，愛所以事親，敬所以事君。愛敬不由於心，玉帛以長其外，非愚而何？禮之作也，叙尊卑，明上下，別同異，正人倫，使君臣父子不失其序。今之爲禮者，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信，威不及義，德不逮仁，爲理之末，爲亂之首。詐僞所起，忿爭所因也。有其禮，無其心，動不由中者，其救弊也不足，於致亂也有餘，何者？禮之繁也，則進退盤辭，一成規矩；從容逶迤，一如龍，一如虎。其諫人也如子，其導人也如父。習之變也，以質爲鄙，以文爲尚，貴以風聲，擅其虛飾，作勿以誇競，尚華以檢束。此謂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所以丹朱非《咸池》所化，商均非《九成》所變。是禮樂雖設，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亂也，禮何爲哉？詠謂雅頌而風不能移也，鍾鼓絲簧而俗不能變也，諍退辭讓而天下不之信也，守柔復雌而天下不之親也，懸爵設賞而賢人不至也，攘臂執手而君子不來也。貌謹辭豐而心誠不施者，徒有禮容無益於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動鬼神，盡敬於心，推心於道，明德惟馨，神饗之矣。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王公，可羞於神明，斯由中之禮也。苟不及此，所謂愚之始矣。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注：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也。○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爲，謂之厚實；禮義有爲，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義曰：有道之君，體真之士，志趣廣大，道德弘深之謂也。大者，言道德之大。丈夫者，數極於十，人之長大極十之數，十尺爲丈，故云丈夫。舉其全與大也。所以老君十號，亦號大丈夫、大聖師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德之化，無爲無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人宗於道，居其實也。以德育物，物宗於德，處其厚也。不以前識之華，弊薄之禮而化於人，故云不居其華薄矣。《通玄眞經》曰：大丈夫恬然無患，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門，人乎無房，屬其精神，優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故去彼取此。○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推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義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謂欲令行化之君尊道尚德，復樸還淳，去禮義之末跡，變浮薄之華態，使處於道德之厚，不處禮義之薄，居淳樸之實，不居玉帛之華，驅有識於玄同，躋含靈於道域。而言去彼禮義，取此道德也。所謂設教垂戒，非聖人實有去取之分別矣。若人君能捨禮而行義，去義而行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去末之華薄，歸本之實華，以茲爲化，豈不至哉？

譚峭《化書》卷六《儉化》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儉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

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糟糠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貧石者則棄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棄於貧窮，飢寒無貴賤，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爲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中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曹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鬴，歲計千鬴。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陛，民恥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盥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辜崇榭奪其力，是貫（古）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嚴敵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雖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簠簋也。有羔淑之德，則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人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竇，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壑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雕籠

戀雕籠，食玉粒，養鶡雀，黃雀終不樂　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　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　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　不與之由與之也，不取之由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　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　謂弓爲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爲駟則民莫信矣　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璽音問破也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爲五常之本，五常爲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　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　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爲之文

《三要達道篇》　夫炁受於冲和，形成於天地，妙用藏於不測，眞元散乎有作　是以茫茫之說，若嘉苗而不秀，纖纖之論，若頽木之不芽，其大道嘗病乎　不知以爲知，不損以爲損，而人視之，常若千里之遠矣　今修行人當去慮忘思，絶塵拂愛，試聽吾一說焉　吾嘗讀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　吾謂知其本矣　且誘人之前，亂人之神，使內觀不明，慧照不清者，五色也　而目力常與之爭焉　夫人之聰，道人之清，而使天破不鳴，希音不亮者，五聲也　而耳力常與之較焉　一失爲榮辱之機，一出爲善惡之原，而是非之由發乎此者，言也　而口常與之辯焉　目焉而與五色爭，耳焉而與五聲較，口焉而與一切言辯。目由是而盲，耳由是而聾，口由是而訥，則眞元不存，而九邪自此而起焉　欲養道者，欲去九邪，先正三要，莫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顏淵爲仁，尚愼乎此，況養道乎　常蔽其目而無色，塞其耳而無聲，緘其口而無言。無色非直無色也，無其色色而已，若視之以禮，何必蔽焉　無聲非直無聲也，無其聲聲而已，若聽之以道，何必塞焉。無言非直無言也，無其言言而已，若語之以典，何必緘焉　視之以禮，則五色不爲其亂，而無眼罪矣。聽之以道，則五聲不爲其淫，而無耳罪矣　語之以典，則一切言不爲其愆，而無口過矣。如是則法眼無不見，法聽無不聞，法言無不辯，而大道常在乎己，而物不能濟之　今人學道末絶三要，以求超眞，必未之知也　吾因議道，將此一說，幸爲衆審，以爲道用，期出世之妙果爾

智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七　古之善爲道者，〇注：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〇注：不以道教民明智奸巧也　將欲愚之。〇注：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僞也　〇御曰：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也　〇疏：爲道，猶修道也　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時，不耀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〇注：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　〇御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　〇疏：治，理也，智，分別也　言衆生所以難治者，爲心多分別，不能虛寂，故難化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〇注：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必違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〇注：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淳眞，

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御曰：治不用巧智之術，但取純德之士，使假息蕃魏，善丸難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疏：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既非淳和，人同賊害，言無爲平虛平靜，忘心遺智，戶居玄默，以斯御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知此兩者，亦楷式。○注：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爲賊，不智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御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亦爲君楷模之法式也。○疏：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智爲賊，不智爲德，則可爲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節解曰：謂去智守愚，則病除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注：玄，天也，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疏：常能知無分別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玄德深遠，○注：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於己，玄德欲施與人。○節解曰：謂一之深遠，乃在大淳，降下絳宮，全形中，物皆枯死，子獨長生，故與物反也。○疏：冥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故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疏：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隆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則前反後順，文旨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言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也。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而能順能不順，乃至非順非不順，故名爲大順也

王真《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卷四《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爲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讎，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藪，或蜂起於河山，一凶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如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爲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爲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爲國之福緣也。言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爲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四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有道者，欲使今世之君效之。非以明民，不以道明示於民者，恐其生異志也。將以愚之。潛以道浸潤，令反其質朴。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姦智多則懷巧詐，是以難理。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使多智者治國，則民亂矣，故是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若以淳樸爲政，則必行無爲，則民安，故是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楷，模也，式，法也。爲賊爲福，是兩者。兩者亦甚易知，知之則當違害而就利。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常知福可住之，賊可去之，致蒼生於太平，是君有不測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險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夫然乃能與萬物復歸於自然之性。然後乃至大順。皆復天眞，則無所不順也。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下《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娛之。悅樂也。人之難治，以其知故。謂有分別，以智治國，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亦有其事。知此兩者，以智乎以智也。亦爲楷式。定法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治本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爲法者，非要人明好惡，有分別，只欲使其渾樸，無識無知，如有所知，故爲難治。智慧生姦，詐深爲賊，害之端。玄德用楷式，時情盡遣，歸於大順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七《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疏：前章明風俗頹靡，失道而仁義遂行。此章明絶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首六句旦絶矜徇之迹，次三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由趣。○義曰：道廢俗訛，偏名遂立，將復樸素，須絶偏名。既前章四者不行，則此章三者宜絶。孝慈自復，盜賊不生，乃尊樸素之風，除私欲之患，天下之利其何博哉。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注：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僞不作，無爲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也。○疏：聖者，有爲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眞。失眞是生巧僞，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絶棄之，而全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也。○義曰：無爲之

聖，內明之智，應物周遍，隨時感通，此之聖智，有象無迹，制作之聖，矜御之智，既有其迹，人徒迹存，以所存之迹，非應變之具，執而用之，去道愈遠，何者？聖智設法，所以守國也，大盜至矣，則聖智之法並其國而竊之，其故何哉？若不盜其聖智之法，則無以取其國，是知聖智設法，本以守國，智詐極矣，乃翻爲盜國之盜資也，老君戒之，忘聖則爲理，涉迹則爲亂，能忘其有迹之迹，棄其矯智之智，則淳樸復而巧僞息矣，人復怡和，無傷無夭，俗臻樸素，無怨無爭，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又卷二七《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疏：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以賓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大理爾，○義曰：侯王所以守道化行，萬物歸宗者，以其能了自知之明，自勝之強，知足不貪，勤行於道，所以道合天地，不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終，不爲夭枉之喪，故能允合，不違天理之戒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遍，因境則知生，無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人靈室則欲心生，人清廟則敬心生，萬境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愼之乎？夫知人者爲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是爲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公之子憲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以其子憲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受小球大球，爲下國共厥角，受小旂大旂，爲下國綏多福，受小斯大斯，爲下國之基，此之謂也，

自知者明。○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遍，因境則知生，無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人靈室則欲心生，人清廟則敬心生，萬境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愼之乎？夫知人者爲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是爲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公之子憲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以其子憲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受小球大球，爲下國共厥角，受小旂大旂，爲下國綏多福，受小斯大斯，爲下國之基，此之謂也，

自勝者強。○注：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疏：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矣，○義曰：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義曰：人或持君之權，以制於物，運其威勢以臨於人，人望而畏之，是爲有力矣，而不知自以無爲之道，內伏其心，心既無爲，志則柔弱，心虛志弱，物不敢侵，是爲強矣，勝人者力盡勢移，則歸於死，自勝者心冥道契，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義曰：貪之與廉，由心而已矣，心足者，雖顏子一瓢之飲，楊雄十金之產，不改其樂而常足焉，心不足者，雖申侯之專利不猒，駟泰之車服滿庭，而未嘗足矣，則顏子楊雄可謂富也，強力爲善，守道不回，可謂自勝而強，有不渝變之節矣，夫強者，在用道也，強大有道，不戰而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信可強行於道，而堅其志節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簞食者，《論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小筐也，以簞爲食器，以瓢爲飲器，陋巷，隘巷也，言顏回固貧，而守道以自樂也，

不失其所者久，○注：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義曰：知足不貪，安貧樂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舉動通時，自得其所者，所適皆安，可以長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則人之操行，務於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禍患，如鄭太叔段寵而無猒，大夫祭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侵地至於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車三百乘以伐京太叔，入以得其智，是捨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使，釋夫怛澹無爲，而悅夫哼哼之意，以亂天下者，智之過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察四時之施，蠕蝡之蟲，蚑蟜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謂顏回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於智忘智，在知忘知，觀妙守無，是爲明了，此莊子云孔子謂顏回心齋也，

鄭公伐諸鄙。京邑，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謂武姜於城潁。賢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谷封人考叔因食捨肉，而諫莊公納之，掘地及泉，與武姜隧而相見，爲母子如初。《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於鄢，譏其失教也。此言縱太叔之過，使其貪盈而後殺之，是不早爲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不失其所，安及此禍哉？

又卷三八《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文。○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義曰：道本坦夷，無爲即可致。人好邪徑，涉迹則乖真。邪捷則行之者多，平夷則好之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爲儒教之所重。況修眞忘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讜，黜佞人，然後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言害生於欲，欲火焚其眞性，而傷天和也。朝甚除，○注：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義曰：上卽進智巧之人，矜朝廷之理，次則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離，豈若茅屋采椽，垂衣致理。修身者被褐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牆者，《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子太康嗣位，樂於盤遊，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宮殿崇高也。雕牆者，垣牆雕麗也。田甚蕪，○注：浮食墮業，廢農事也。○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壇之積？○義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華則墮業，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蕪穢，人力疲瘵，何以致人安國霸乎？《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墮遊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力困矣。如壇者，積而不散，言歲年稼穡所積如京如壇，多也。倉甚虛。○注：倉廒不收，無儲積也。○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義曰：肆邪佞智，害政傷農，浮冗既多，倉廩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甘懷端愨，奸邪塞，正直門開，無華宇崇臺，絕浮遊冗食，勸農則廩實，靜理則人安，垂於澡雪修眞，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服文彩，○注：刻雕綺繡害工利。○疏：青赤爲文，色絲爲彩。言賤質而貴文也。○義曰：朝既除理，君尚淳華，文彩飾裝，理無爽也。帶利劍，○注：文德不修尚武備。○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爲本，武爲末，今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義曰：利劍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棄於本矣。武備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爲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既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此文事有武備也。厭飲食，○注：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也。○疏：厭，飲食也。庖廚豐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爲，道化不行，農畝弛廢，而嘉羞美饌，厭於庖燔，疲人有凍餒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飫，豈不痛哉？財貨有餘。○注：聚斂積實饒珍異。○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餘也。未學不貪爲寶，但欲多財累愚爾。○義曰：古之所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誠哉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谿壑難盈，帑藏有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是謂盜夸，非道也哉。○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夸。夸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疏：非理而取爲盜，矜其所有爲夸　且頭會而斂，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　傲然自得，以爲夸尚，謂之爲盜，不亦宜乎？所爲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　也哉者，傷歎之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爲國，內尚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糟糠，公府有猒於粱肉，貨財豐衍，壠畝榛蕪，而伐善矜能，大爲夸尚　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眞氣耗於三田，赤子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祿矜夸，斯爲盜也　去道遠矣　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　修身理國，可以爲殷鑒焉　盜者，《說文》云：私利物者曰盜，從次從皿　次，口液也，口液在於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　《字林》云：取非己之物曰盜　言飲食珍異，財貨殷豐，猒飫有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叨竊無殊，不自省循，乃復矜伐，非盜而何？特宜謙戒哉

又卷四四《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疏：前章明思患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　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　初明爲道之化　次辯以智之賊　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　常知下歎功用而勸修　○義曰：古之爲道，非欲明示於民，使威強知之患，令其韜晦智用，潛超無有之津　故以智理國則亂生，晦智爲君則福至　智詐興則難理，智詐息則叅玄　玄德於是彌深，反俗而歸大順，亦與夫祛俗學，多欲之累，而證百谷朝宗之順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注：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澹，非衒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淳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義曰：古者，玄古之時也　善爲道者，玄古有道之君也　其志玄默，其心杳冥　其爲理也，無刑無德，其爲事也，無將無迎　茫乎視之不可見，閒乎聽之不可聞　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華胥之俗，民不知曆數，不違盈虛，不以親爲親，不以己爲己，蒙分昧分，將無所有也　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無爲之化而化之，所以天下質樸淳白，若合其愚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　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　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義曰：夫上明道以臨下，下飾智以奉君　本用明以理人，所務易理　及變智而爲詐，始自有爲，是由上明察而下詐僞　欲求靜理，不亦難乎？舉此義者，欲使法玄古之君，示民以淳樸則易理　以智治國，國之賊。○注：以，用也　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賊也　○疏：以，用也　賊，害也　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　故云國之賊　○義曰：用智爲政，務欲理人　智變姦生，禍亂滋起　所以詐妄賊害之事，勃然而興矣　曹叅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惠出，有大僞是也。不以智治，國之福。○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　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坐進無爲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義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　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矣　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起；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　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爲福也。偃息蕃魏者，段干木爲魏文侯之師，以安靜爲先，道德爲化，故偃息無事，而藩屏魏國矣　偃者，偃仰也　息，寘息也　藩，籬屏也　弄丸解難者，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之士也，一人當五百人　並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　卧而不起，以兩手弄丸不止，承之以劍，不動　二大夫之使各還，具論宜僚之狀　二大夫曰：高枕安卧者，示我無爲也　承之以劍不動者，兵不足恃也　兩手者，喻兩家也　丸者，形圓無爲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於困也　明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　二大夫解兵而歸，是兩家難解也　事見《莊子》也　夫無爲既興，有爲遂息，貞素既顯，智詐自亡　勢使然也　爲國之福，其在茲乎。知此兩者，亦楷式。○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　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之德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　楷，模也　式，法也　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智則爲福，當去賊取福　如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義曰：用智則國亂，息智則人安　去亂就安，理之要也　夫智謀之士，辯說之徒，飾智以惑於諸侯，縱辯以亂於時主　離堅合異，反白爲黑，所務者在乎干名譽，要龍榮，逞是非，肆胸臆，不以安全爲志，不以惡殺爲心　苟得恣彼笙簧，鼓其頰舌以爲榮矣　理國之主，當鑒而斥之，則淳素化行，人復於樸矣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稽德之君，是亦爲君楷式，以祐於國人，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深也，妙也　人君當能知此，則兩者爲楷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義曰：人君知用智用德，

以定安危，常法之而行，則其德深遠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九《德經》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古之善爲道治身化民者，自修胸中之識，使道治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譽莫聞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復自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於今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在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之大亂，罪在於好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蠹政爲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慧出，有大僞。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爲，簡易爲事，致民安靜，是國之福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光庭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爲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蠹民，爲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爲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民，爲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爲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謂考古法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深也，冥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大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其迹似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寧地，爲類險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爲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爲道者，不逆於寡，德通深遠，如水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九《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御注曰【略】○臣義曰：古代以來，教化詳明，其文益勝，而周末大弊，明民之過也。故老氏將以愚之也。使不知善之爲善，美之爲美，而無所技尚，各安其性分，而不戕其天眞，全於自得，而不以僞僞，故可以反常復樸。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御注曰【略】○臣義曰：人以智勝，日益虛僞，豈勝治哉。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御注曰【略】○臣義曰：尚智，則人以奸僞勝而難治，故智爲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御注曰【略】○臣義曰：不以智，至於民樸不爭，爲國之福，氣大於是知此兩者，亦楷式。○御注曰【略】○臣義曰：上知以智不以智兩者之爲治，則民知則效而有所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御注曰【略】○臣義曰：知楷式而不以智，則心復乎無心，知復乎無知，是德之玄。玄德至深至遠，故反乎物而冥於道。然後乃至大順。○御注曰【略】○臣義曰：玄德之世，物物各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謂大順。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二《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徽宗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愒無爲，而悅夫哼哼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衆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善貸曲成而其仁顯，故民可使由之。巧妙功深而其用藏，故不可使知之。《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是也。古之善爲道者，每得乎此，以謂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推此以化民，則民莫不由之。得之於觀感，反其常然，而復性之本，將以愚之也。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故無所施其智巧焉。蓋天下有常然，曲直無待於鉤繩，圓方無待於規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相忘於道術，而去其智巧之心，斯不失其常然矣。自非善爲道者，何以臻此？三代而下，釋夫恬愒無爲，而不知處無爲之事，悅夫哼哼之意，而不知行不言之教。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而失之戕賊，是待鉤繩規矩而後正也。吁衆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過於枘鑿，是待繩約膠漆而後固也。若是則失其常然矣，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

下也　蓋明民而治之，非所以治天下　惟在之狥之，則民日趨於平泰之域，無事而生定矣，又何治天下？　以感子之心爲，故曰有治天下者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徽宗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義曰：弓弩畢弋之知多，則羽而雲翔者不能高至　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鱗而川泳者不能趨深　削格羅落置罘之知多，則足而蹈實者不能走壙　在物尚此，況於人乎？　故知詐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莊周剖物理以驗人事，則知萬物皆由於道，而不可攙之以智，所以言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也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以道之虛靜，止爲天下應耳，又何智之足爲？　是以善言治者，論太平之本則曰智謀不用，語道化之妙則曰不恃智巧，豈非治之要者在知道而不在於好智者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徽宗註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疏義曰：莊子曰：智者，爭之器　智出乎爭，則民多逐利而機巧　所謂法出者，非法不足以繩之也，嚴爲法禁，容有抵冒，而生姦宄之心者不能齊也　所謂令下者，非令不足以號之也，令出惟行，容有面革，而起詐僞之情者不能止也。《經》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則姦詐可知，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徽宗註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搤斗折衡而民不爭　○疏義曰：《莊子》曰，道者，爲之公　以道爲公，則民皆不約而自孚　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　所謂剖斗折衡，非搤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　民正而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徽宗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疏義曰：表正則影正，源清則流清，自然之符也　聖人位乎民物之上，端表澄源，無爲而天下化，明夫用智與不用智而已　知此兩者，則知治國貴清靜而無侯於用智也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效法於觀感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爲楷式哉？蓋則猶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垂象之象，以其有象象之也　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若荀卿設爲國之問有曰繩圓而水圓，孟方而水方，意與此同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四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爲道治天下者，非不欲以用也智見明民，用智治世，是將以愚民之也　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模也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德之理深矣遠矣，謂與物事也反矣　不以智識明民，然後乃至大順大下信順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　已於本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　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黷於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祀不欽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紊亂而難行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忱氏任切不艱，允協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證解前識者　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前也　奈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哉　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稟此剛健純粹之氣而生，故爲有道之士也　能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棄其末者也　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優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謂能體道之人也　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驂，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　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　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　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　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　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其末，屬其精神，屬音燭，係也，專也　優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無治而無不治也　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　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故碧虛取此，以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四　《經》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原旨》曰：古之善爲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乎　何則，上以無爲爲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　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　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理，猶天之有五行　春生仁也，夏長禮也，秋成義也，冬藏智也，信通四時　故寒暑節歲功成，旱潦不作，疵癘不生，物得以昌也　爲民司命，而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而專尚智之藏者，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可以言歲乎　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治尚智則專聚斂而不知發，可以言治乎　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是故以智治國者，賊其民，乃所以賊其國　不以智治國者，福其民，乃所以福其國也　知此兩者，亦可爲治之楷式　常知楷式，不尚智術，福被於國，是之謂玄德　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而不以明民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返矣，言與智治不同也　不以智治，然後以至大順　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八《境智義第二十七》　義曰：境智者，緣教之深名，心理之殊號，境稱唯二義在兩忘，智照有三言歸四絕，此其致也　智慧者，標源攝流，知歸不惑也

釋曰：境以境界爲義，智以決了爲義　照有爲智，識空爲慧　又境智體義者，境是頑法，智是四絕，知若四忘，則會眞境　今明智是境智，不可定知境爲智境，當是頑法者　若謂智定智，謂境定境，非眞境頑，在智亦頑　若知不智而智，不境而境，非眞智在境，亦知道以無知之知，無所不知，斯則了於一切。然則不境之境，境義在外，不智之智，智則在內　內則一切智心，外則一切境法　內外不二，境智無殊，不殊而殊，不二而二耳　智慧凡有三章，謂本智、觀智、生智也　本智寂然不動，空有雙觀，權實並照，本智之中而有二用，照空爲觀智，照有爲生智　宋法師云：道智、實智、權智，是爲三智　道智者，即起本無，謂始自生成，次能化道　實智者，即觀身守一之智，謂道即無形，應便有體，則以觀身爲教，令存於神　權智者，謂方便之力，偏於萬境，廣開法教，隨病受藥　亦云義者，宜也，曲成物宜　又三智義用者，一成我大哀者，觀於衆生，本皆非無非有，衆生倒惑，起有無見，乖本逐末，淪於苦海，所可哀。二所以化物者，衆本若不是非無非有，聖則不化，以其本非有無，所以得化　三說道正性者，以衆生本性非是有無，畢竟清淨，是眞道性　罷除偏執者，以凡滯有，聖人一性，說無以治有病，若玄悟者，即知有不有，無亦非無　又三分身者，不二而二，故一身無量身，一身也　如是既知二不二，亦導自然，宜治此也　四治常計者，物謂皆有本性，必應成道，執計我人，以爲常實

信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一六《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信不足，有不信。○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　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疏：此覆釋畏之侮之，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爲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義曰：言著而不欺曰信，賞及無功，罰及無罪，則爲不信　教令失信，民得欺之矣　形曲則影邪，源混則流濁，上行下效，其應若斯　《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　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　乃從楚　夏及楚子盟於辰陵，陳鄭服也　此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其貴言　○注：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之譽之也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　百姓所以親愛君之仁善，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爾　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義曰：君教令不一，民畏侮之。君教令仁善，民親譽之。《書》曰：民靡常懷，懷於有仁　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故賤其苛暴之令，而貴其仁善之教　猶者，尚也，從也　古文或少，故通用之

又卷二〇《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信不足，有不信。○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　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　既生惑滯，則執言

求悟；執言求悟，則卻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故云有不信也。○義曰：道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不信也。其有初則銳精於習道，中乃懈惰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並棄。不能專精勤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行之勤久，玄鑒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下無不信之士。

又卷五〇《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疏：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標宗旨以開衆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通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辯善以戒修行，書知博以示迷悟，陳不積以教忘遺，假有多以暢法性，結不爭以明聖人。將令學者造精微於言象之中，道筌蹄於性命之外，悟教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毗耶。因言以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杜下爾。○義曰：此章首目結二經之終始也。自可道可名之始，訖不害不爭之終，八十一章配天法地。其此篇美信辯善之理，較華實之可忘，知博有多之詞，定文質之可捨，忘言忘象，得玄遣玄，深入兼忘之樞，混融至道之域矣。衆妙之門者，上經第一章之詞也。言象者，《易・繫》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筌蹄者，《易・繫》云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筌也。並具經中已解。若彼毗耶杜口，自昧於眞宗，靈山拂席，竟迷於正見。豈若茲文演暢，體用兼明，語之修身理家，則百關和而六親睦；奠邦御禹，率土靜而九有清。弈代宗師，百王規稟者矣。杜下者，老君當周武王之時，居於岐，佐武王爲柱下史，即今之御史也。

信言不美。○注：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俗相違。代人以爲不美。○義曰：大聖垂訓，以暢道爲先，無華詞可悅於人，無曲說可誣於衆。眞理直致，質而不文，故代俗所窺以爲不美。然而循理屬念，依經宅心，不唯霸國和民，抑乃長生輕舉，可謂精信矣。美言不信。○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義曰：代間教旨，以華藻爲先。無至理可依，無玄譚可採，但以綺美爲富贍，煩博爲奇能，俗耳所樂聞，常情所甘愛，不可行化於世，但可娛適於情　故美而不信也

孝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七《大道廢章第十八》 六親不和，有孝慈。○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也。○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寇恩斯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義曰：大道之世，天下爲公，無非親也。澆末之代，六紀有辯，孝慈彰也。有不慈則慈者著焉，有不孝則孝者顯焉。天下爲公，則大同之俗也。冤，屈折也。恩，惠愛也。扇枕溫席者，宋有劉苞字孝，嘗三歲而孤，其伯父悛等皆顯貴，苞見之常泣，母陳氏疑其畏憚而怒之。苞曰：自悲早不識父，今見諸父相似，心中悲爾。因歔欷，母亦悲慟。苞奉其母，夏則扇枕，冬則溫席焉。孝者，事親之名。《禮・祭統》曰：孝，畜也。《釋名》曰：孝，好也。《論法》曰：至順曰孝。總而言之，則事親之道，但畜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違之義也。《爾雅》曰：善事父母爲孝也。○疏：出顧入復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爲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視人如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幼皆可慈也。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義曰：《禮運篇》云：仲尼仕魯，與於蜡賓，事畢，遊觀之觀，見祭禮之不備。睹象魏之舊所，喟然而歎。弟子言偃問焉，仲尼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夫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此則扇枕溫席，出顧入復無

所施矣。人盡親也，何偏名之有乎，矜恃也哉。國家昏亂，有忠臣。○注：太平之時，上下交定，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規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義曰：讜正曰忠。《春秋》曰：忠，社稷之固也。爲臣事君，以忠爲本。事親孝者，則事君忠矣。阿諂曰佞，不明於理曰昏，上下不理曰亂。夫佞臣在側，君鑒不明，不能退佞進賢，陷己於昏亂。昏亂既作，紛爭生焉。外有寇敵之侵，內有蕭牆之釁，所以良臣效命，排難扶危，或生著功名，或死節王事。忠臣之目，由斯立焉。向使唐堯爲君，虞舜爲臣，上得臨御之宜，下盡弼諧之道，則忠臣偏美，何所顯哉。○疏：若夫道化大行，無爲清靜，思皇多士，盡是夔龍，彝倫攸敘，無非作乂。○義曰：大道之化，玄風廣行，上既無爲，下自清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也。夔龍，舜佐也。《尚書》曰：夔作典樂，八音克諧。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龍爲納言，出納王命。彝，法也。倫，等也。攸，所也。叙，次也。乂，理也。《書》曰彝倫攸叙，言舜得良臣而典法不失其正也。○疏：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顛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義曰：顛，墮也。弊，替也。四者，謂仁義、智慧、孝慈、忠臣也。道廢智生，家爭國亂，而四者是興。因顛弊之極而立其名，大樸壞槩，淳風訛替，德衰道喪，可勝言哉。所以大道既隱，下德有爲，仁義用而巧智興，小惠成而大僞作，忠臣名著於昏亂，孝慈事彰於不和，弊極風顛，所宜反樸，反樸之謂詳具在於下章。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原旨》曰：曲能有誠，誠則全矣。聖人所以抱一，爲天下式者，誠也。誠能自守其枉，久將自直。自守其窪，久將自盈。自守其敝，久將自新。自守其少，久將自得。一或不誠，以多爲得，則惑也，惑則不得也。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能守前之六，則後之四不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能抱我之一者，而爲天下式。則誠全而歸之

《太平經》卷三六《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眞人前。」「唯唯。」「孝子事親，親終，然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邪？」「不也，事之當過其生時也。」「何也哉？」「人由親而生，得長巨焉。見親死去，迺無復還期，其心不能須臾忘。生時日相見，受敎勅，出入有可反報；到死不復得相覩，嘗念其悒悒，故事之當過其生時也。」「眞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眞實，遠復遠矣。今眞人說尙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何謂也？」「唯天師。」「然，人生，象天屬天也。人死，象地屬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陽也。死，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也。陰，臣也。事臣不得過君。事陰反過陽，則致逆氣；事小過則致小逆，大過則致大逆，名爲逆氣，名爲逆政。其害使陰氣勝陽，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興，共乘人道，多晝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絕，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耶？」「愚生大不及有過不也。今見天師已言，迺惻然大覺。師幸原其勉勉愼事，開示其不達，今是過小微，何故迺致此乎哉？」「事陰過陽，事下過上，此過之大者也。極於此，何等迺言微乎？眞人復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陽也。鬼神，迺陰也。生人屬晝，死人屬夜，子欲知其大深放此。若晝大興長則致夜短，夜興長則致晝短，陽興則勝其陰，陰伏不敢妄見，則鬼神藏矣。陰興則勝其陽，陽伏，故鬼神晝見也。夫生人，與巳俱也；好鬼物，與星俱也。日者，陽也。星者，陰也。是故日見則星逃，星見則日入。故陰勝則鬼物共爲害甚深，不可名字也。迺名爲興陰，反衰陽也。使治失政，反傷生人。此其爲過甚重，子深計之。」「唯唯。」

〔附〕眞人復問神人：「孝子事親，親終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邪？復有異乎？」事之復過於生時，復不及也。人由親而生，得長大，見親終去，復無還期，不得受其敎勅，出入有可反報，念念想象，不能已矣，欲事之過生，殆其可乎？」神人言：「子之言，但世俗人孝之言耳，非大道意也。人生象天屬天，人卒象地屬地。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陽也。卒，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事臣不得過於君。事陰過陽，卽致陰陽氣逆而生災。事小過大，卽致政逆而禍大。陰氣勝陽，下欺上，鬼神邪物大興，而晝行人道，疾疫不絕，而陽氣不通。君道衰，臣道強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興陽爲事。降陰爲事。夫日，陽也。夜，陰也。日長卽夜

晝，夜長則日短，日盛那生人盛，夜盛那鬼神盛。夫人以日俱，鬼以晝俱，日，陽也；晝，陰也。故日見則晝逃，晝見則日入。故陰勝則鬼神爲害，與陰所致，爲害如此也。

「故天道制法也，陰職常當物於陽。北若臣當物於其君也，適後臣事君順之，子弱於其父母，適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強不可動移者，爲害甚深劇，故孝子雖恩愛，不能忘其親者，事之不得過生時也。眞人亦寧曉不耶？」唯唯。「愼之愼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爲也。」唯唯。「子欲事死過於生，適得過於天，是何乎？適爲不敬其陽，反敬其陰，名爲背上向下，故有過於天也。」「愚生大負，唯天師原之耳。」「不也，但自詳計之，言事皆當應法。」唯唯。「天師開示之，願悉聞其不得過其生時意。其葬送，其衣物，所齎持治喪，不當過生時，皆爲逆政，尚爲死者得譴也。送死不應本地下簿，考問之失實，反爲詐僞行，故得譴又深。敬其興凶事大過，反生凶殃，尸鬼大興，行病害人，爲怪變紛紛，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難也！以上古聖人治喪，心至而已，不敢大興之也。夫死喪者，天下大凶惡之事也。興凶事者爲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飲食象生時不負焉。故其時人多吉而無病也，皆得竟其天年。中古送死治喪，小失法度，不能專，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華，以厭生人，心財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來食，治喪微違實，興其祭祀，即時致邪，不知何鬼神物來共食其祭，因留止崇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下古復承負中古小失，增劇大失之，不心至其親而已，反欲大厭生人，爲觀古者作榮，行失法，反合爲僞，不能感動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來食也。反多張興其祭祀，以過法度，陰興反傷衰其陽，不知何鬼神物悉來集食，因反放縱，行爲害賊，殺人不止，共殺一人者，見興事不見罪責，何故不力爲之乎？」是故邪氣日多，還攻害其主也，皆得食隨生人行不遣也。陰強陽弱，厭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爲其不平，而民不覺悟，故邪日甚劇，不復拘制也。是故古者聖賢事死，不敢過生，適親禁明也。眞人亦豈已解耶？」可悉哉，可悉哉！嚮天師不示，愚生心無由得知此也。」眞人前，子與吾合心，必天使子主問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氣且臨至，凡事當順二氣逆轉不至。何謂也？夫天道，當興陽也而衰陰，則致順，令反興陰而厭衰陽，故爲逆也。反爲敬凶事，致凶氣，令使治亂失其政位，此非小過也。

「羽」上古之人埋喪，但令至而已，送終不過生時，人心純朴，少疾病，中古理漸失法度，流就浮華，媚資財爲送終之具，而盛於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爲崇，不可止。下古更熾祀他鬼而興陰，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權，女子專家，兵革暴起，奸邪成黨，諂諛日興，攻合日盛，君道不行，此皆興陰過陽，天道所惡，致此災咎，可不愼哉？

眞人無匿此書，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處。夫治不調，非獨天地人君之過也，各在百姓人人自有過，更相承負，相益爲多，皆悉坐不守實所致也。以離去其實，遠本反就僞行，而不自知，何謂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僞也。何故名爲僞乎？實不見覩其人可欲，而生人爲作，知妄圖畫形容過其生時也。守虛不實核事。夫人死，魂神以歸天，骨肉以付地腐塗，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無復存也，付歸於地。地者，人之眞母，人生於天地之間，其本與生時異事，不知其所職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後得其實也。生時所不樂，皆不可見於死者，故不得過生，必爲怪變甚深。眞人曉不？愼之愼之！」唯唯。善哉善哉，實已出矣！」子可謂知之矣。行去。」唯唯。」

行事生到終本末當相應訣

又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大慈孝順闕第一：慈孝者，思從內出，思以藏發，不學能得之，自然之術。行與天心同，意與地合。上有益帝王，下爲民間昌率，能致和氣，爲人爲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明道德大柔闕第二：明經道德，爲百姓先，學好道，善聚德，不致盜賊，上有益帝王化之，最眞吉矣。孝悌始學化善闕第三：始學欲爲善，心中有庶幾，去邪就正，且成仁行未化也。佃家子謹闕第四：佃家謹力子，平且日作，日入而息，不避勞苦，日有積聚，家中雍雍，以養父母，得土之利，順天之道，不敢爲非，有益縣官大不仁之子，無義少年好兵聚姦闕第五：無義之人，不仁之子，不用道理，罵天擊地，不養父母，行必持兵，恐畏鄉里，輕薄年少，無益天地之化，反爲大害，並力計捕，捐棄溝瀆，不得藏埋。不和家中，欺老愛少，共食異財闕第六：家將必敗，骨肉不和，不能相教，妄傳往來，更相逃避，背本向末，其禍不救矣。悔過棄兵闕第七：生於窮里，希有聞覩，不知善惡，有過天下，行不合天，賴有明君，使我就善，少不知學，長乃悔之，使善人賢士以五尺柱高，卒有去聞，學者當考問之，一旦民皆爲善矣。悔過更合善闕第八：窒學不成，禍

亂悉生，賴有明君，知我情由，令我悔過，反致爲人師矣。大惡人邪貪敗化闕第九：戶祿邪惡貪賊，欺上害下大佞，名爲官賊，似人之形，貪獸之情，無益天地陰陽，災深當誅亡。除過復正悔事闕第十：悔過改行易心，少無善情，災害數生，朝過暮改，名爲善人。此十闕，古賢聖人之法，樂人爲善，使不相賊傷，欲令各終天年，還反其道，防絕其本，得覩太平之氣也。

又　驗行鏡其身，自知可爲得失法。賢明智酒包裹天地，積書無極，而不能自壽益命，此名空虛，無實道也。術士之師也，久久還自窮之，學能遍授天文地理，悉解萬物之情，衆書並合備具，而不能事親尊君，此知無益也。詳思此言，吉凶可知矣。此以簡行，即令人自知得失。

又　學問何者爲急？故陳列二事，分明士意失得之象。自開闢已來，行有二急，其餘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天地與聖明所務，當推行而大得者，壽孝爲急。壽者，乃與天地同優也。孝者，與天地同力也。故壽者長生，與天同精。孝者，下承順其上，與地同聲。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長壽之要也。諸欲爲善，求活者少，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業尊之門也；師者，智之所出，不窮之業也。此三者，道德之門戶也。父母，通傳天地陰陽祖統也；師者，通曉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結；君者，當承天地，順陰陽，常務得其意，以理道爲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門戶也。深思此言，萬害除矣。壽孝者，神靈所愛好也。不壽孝者，百禍所趨也。此道自然不用力，欲知其效，常隨人意善惡所致，心意謀事於內，響應於外，欲知其道，正影響之應也。心以意吉凶之門戶。古者太平之君，其理要但用心意善，即臣善；用意誤，得臣亦誤。心意，天地樞機也，不可妄動也，使和氣錯亂，災害日生矣。

又卷九六《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

「眞人前，子共記吾辭，受天道文比久，豈得其大部界分盡邪？吾道有幾部，以何爲極，以何爲大究竟哉？」「文中有道，六極六竟。愚生今說，不知以何爲六極六竟。」「咄，子其愚不開，又學實自若，未大精也，故不知道之所到至也。」「有過負於天師，其責必不可復除，不嫌也。」「眞人自責，何一重也？」「愚生聞：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爲三行不順善之子也。常以月盡朔旦見對於天，主正理陰陽。是尊卑之神吏，魂魄爲之愁，至滅乃已。故自知不精，有過於師不除也。」「善哉善哉！子於何受此辭語乎？」「受之於先師也。又愚生瞥覩天師說，受天師之法，見天象，天地乃是四時五行之父母也。四時五行不盡力供養天地所欲生，爲不孝之子，其歲少善物，爲凶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愼力養天地所爲，名爲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罰者，其國常亂危而毀也。萬物者，隨四時五行而衰興，而生長自養，是其弟子也。不能盡力隨其時氣而生長實老，終爲不順之弟子。其年物傷人，反共罪過。其時氣不和，爲時氣得重過。民者，聖人賢者之弟子也。今下愚弟子妄盜彊說，反使聖人賢者有過，名爲共亂逆天道，其罪至重，不可赦除，故愚生過不除也。風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氣，與澤不調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爲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調均，衆臣共爲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惆惆多變諍，國治爲之危亂。比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順，臣不忠，罪皆不與於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惡之，以爲大事，以爲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爲最惡下行也。」「噫！眞人久懷智而反詐愚，使吾妄說，說得過於天地也。吾之所說，不若子今且所言深遠也。」「愚生意適達於是，今不能復有所言也。」「大謙，然亦不失之也，下而不謙，其過亦重。」「唯唯，不敢不敢也。是故愚生爲弟子，不能明理師道之部界，自知過重，故說天象以是自責也。」「善哉！子之言也，吾亦無以復加之也。今以子說況之，子已自知也，書之部界矣，實不及之也。然子眞不及之，爲子具分別解之，使相次各有部界，萬世不可復忘也。今眞人言，人三行不順修善，言魂魄見對極巧也，於何受是□□說哉？」「比若天師會事先師，自言爲上古眞人戒。愚生以此言，又見天師書文中言，故□□重知之也。愚生問，上古眞人時，不知屈折有所疑？」「然上古眞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問其是意，行明聽。」「然所以月盡歲盡見對，非獨生時不孝不順不忠大逆惡人魂神也，天地神皆然。天以十五日爲一小界，故月到十五日而折小還也。以一月爲中部；以一歲爲大部。天地之間諸神精，當共助天共生養長是萬二千物，故諸神精悉皆得祿食也。比若羣臣賢者，共助帝王養長凡民萬物，皆得祿食也。故隨天爲法，常以月十五日而小上對，一月而中上對，一歲而大對。故有大功者賜遷舉之，其無功者退去之，或擊治。此亂治者，專邪惡之神也，邪惡之神行與是故生時不善之人，魂魄俱行對，善人魂魄不肯爲其使也。是故逆不孝不順

不忠之人爲其使，共亂天儀，汙天治，故其惡神見收治，故並收治其客。比若反逆惡臣爲無狀，乃罪及其客也，此之謂之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

『故人生之時，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爲弟子當順；孝忠順不離其身，然後死魂魄神精不見對也。子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今唯天師幸哀開示，其天法象多少，願無中棄，唯見示勑書文部界所到至也。然子問之大致數，吾猶當言也。如吾不言，名爲妒道，業學而止，而反得天適。』『諾。六眞人安坐，爲子分別其部署。凡有六屬一大集。夫守一者，以類相從，古今守一，其文大同。大賢見吾文，守行之不解，策之得其要意，如學可爲孝子，中學可爲忠臣，終老學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尚有餘策也，行之不止，尚或乃洞於六方八極也，萬事已畢，何不有也。上乃可助有德帝君，共安天地，其恩乃下，可及草木也。萬物擾擾之屬，莫不盡理也。天地爲之懽喜，帝王爲之長游，但聽琴瑟唱樂，而無復憂。子知之耶？』『唯唯。』『中賢守行之力之，旦夕惟思其意，亦可少爲孝子，長爲良臣，助國致太平，天下悉伏，莫不言善哉。外謹內信，還各自責自正，不敢負於天地，不敢欺其上也。衆賢共案力行之，令使君治，乃與天相似，象天爲行，恩愛下及草木蚊蚋之屬，皆得其所。子知之耶？』『唯唯。』『凡民守讀之，共彊行之，且相易共好嬉之，不能自禁。令人父慈，母愛，子孝，妻順，兄良，弟恭，隣里悉思樂爲善，無復陰賊好嚚相災害。有人盡思樂忠順孝，欲思上及中賢大賢，敦民不知復爲凶惡，家家人人，自勑自治，故可無刑罰而治也。上人中人下人共行之，天下立平不移時。子知之耶？』『唯唯。』

又卷一八〇《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請問人之爲善也，上孝子上忠臣上順弟子當思上何等於其君父師哉？』『當上其異聞珍寶希見之文而得上者是也。』『忠臣孝子順弟子常可樂爲也，何不上同聞而上異聞邪？』『同聞上自有之，何須復上邪？』『愚生不曉其意。』『行且使子知其審實，天下所來所珍，悉未嘗見而善珍者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嘗見善食以上其親，是上孝子也。未嘗見之說以上其師，是上善順弟子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聞上同事，上之所有，而重上之，何也？』『然皆應故其上，罪不除。』『何其重也？』『子應不曉之生，人之所常有，重皆厭之，何須復上之邪？上人所厭，名爲故其上也。下而故其上，於子意寧當坐不邪？』『愚生已覺矣。故得瑞應善物，希見之珍，當上於君父師也。上之所自有，愼無上也。是故自古及今，大聖之定凡事也，去同取異，乃得天地之心意，此之謂也。子曉邪？』『善哉善哉！』

又卷一一四《某訣第一百九十二》 前文原缺

行有疾苦，心中惻然，叩頭醫前，補寫孝言。承事恭敬，以家所有，貢進上之。敬稱其人，醫工見是，心敬其人。盡意爲求眞藥新好，分部谷令可知，迎醫解除。常垂涕而言，謝過於天，自搏求哀，叩頭於地，不避瓦石泥塗之中。輒得令父母平安，教兒婦常在親前，作肥甘脆、恣口所食。父母商家，所有不致，苦其子孫，令盡家所有，殊私心孝於前。親屬比鄰，見其孝善，知無所有，更往給餉，爲其呼迎醫工蒙薦席，相與日夜數勞。知其安危問養，視其復聞小善言，心爲之喜歡，是孝之所致也。天見其孝心，令得愈，更如平素，心中迺喜欣。復身得能食穀者，齋戒市賣，進所有上於天，還謝先人，諸所得崇，輒卒香潔，不敢負言，是孝子所宜行也。俗聞知是善，而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性出自然。天稟其命，令使孝善，子孫相傳。治生有進，不行侵人，有益於親，賓婚比鄰，孝者還報，不忘其恩，是之善者也。父母之年，不可豫知。爲作儲待，減省小費，歲歲有餘，藏不見之處，勿使長吏及小吏聞知。因緣徵發，盡人財產，爲孝心未盡，更無所有。父母年盡，無以餉送，復爲不竟孝之意。行孝之人，思成其功，功著名太上，聞帝廷，州郡所舉，一朝被榮，是非孝所致耶？子孫承之，可竟無極之世。此念恩不忘，爲天所善，天遣善神常隨護，是孝所致也。其家一人當得長生度世，後生敬之，可無禍患，各以壽終，無中夭者，是不善邪？善之中所致，何所不成，何所不得，何所不通乎？努力行之，勿以爲懈倦也。是善人之福也。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人，天爲治之。劇於目前，是爲可知。欲知善之爲善也，知孝之爲孝也，苦不能相效也。是出自然。天與善籍，善孝自相得傳，相勝舉，亦何有極心。善孝之人，人自從崇之，亦不犯剋人。流聞八遠，州郡縣長吏有空缺相補。豫知善孝之家，縣中薦舉，長吏以人情欲聞其孝善，遣吏勞來。又有用心者，以身往來候之，知聞行意薦之。歲歲被榮，高德佩帶，子孫相承，名爲傳孝之家，無惡人也。不但自孝於家，並及內外。爲吏皆孝於君，益其忠誠，常在高職，孝於朝廷。郡縣出奇僞之物，自以家財市之，取善不煩於民，無所役。郡縣皆慈孝，五穀爲豐熟，無中夭之民。天爲其調和風雨，使時節。是大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災害，人民師化，皆食養有順之心，天不逆意

也　是善尤善，孝忠尤孝，遂成之　使天下不孝之人相效，爲設孝意　有大命教天下，諸所不當犯者盡除，並與孝悌力田之子，賜其粟帛酒肉，長吏致敬，明其孝行，使人見之　傍人見之，是有心者可進愛，有善意相愛，此皆天下恩分，使民順從　此本善致善，本孝致孝，本不孝其末不孝，本惡其末惡　善者其願皆令其壽，白首乃終　上至百二十，下百餘歲，善孝所致，非但空言而語也　不但天愛之也，四時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　其善乃如是，可不重邪？　天生人民，少能善孝者，身爲之獨壽考　復得尊官，皆行孝所致　不但祐言，故出此書，以示生民　其欲法則者，天復令壽可傳，子孫相保　書出必當行孝，度世孝者，其次復望官爵　天下之事，孝爲上第一，人所不及　積功累行，前後相承，無有所失　名復生之人，得承父母之恩，復見孝順之文　天定其錄籍，使在不死之中，是孝之家也　亦復得增度，上天行天上之事，復書忠孝諸所敬，爲天領職，榮寵日見　天上名之爲孝善神人，皆爲神所敬　有求美之食先上，遺其孝行，如是無有雙人　其壽無極，精光日增　上見無極之天，下見無極之地，傍行見無極之境　復知未然之事，諸神皆隨其教令，不逆其意，共薦舉白　太上之君見其孝行無輩，著其親近內外，神益敬重之　故言天所愛者，諸神敬之；天所憎者，諸神危之　是爲可知，餘者各自用意，自擇其便，從其所宜　書辭小息，且念其後，得善復生，不令遺悞

又《不可不祠訣第一百九十六》

惟世俗之人，各不順孝，反叛爲逆，競行爲不忠無信之行，而反無報施之義，自以成人，久在地上也　所說所道，未曾有小善，有惡之辭，而反常懷無恩貸之施，自盜可意而行，不念語後有患苦哉？　此子不是在世間，無官少信，彊愚自以得人心意　其念出言，不可採取，難以爲師法，無所畏忌，而功犯非歷邪，自以可意，不計其命，不見久全　動作出入，不報其親，不復朝夕，夷狄相遇　此獨何人，從所出生，略少其輩，飲食不用，道理未曾了書　當亦無知之人比六畜，生死無期　口亦欲得美，衣欲得好，天當久活汝不！　汝行不可承用，亡亦其行當可用不！　使天忿怒，無有喜時，當愛汝命，令汝不死乎？　所爲皆觸犯不當，如故爲之，是爲自索，不欲見天地日月星宿人民生口之屬耳

天有誡書，具道善惡之事，不信其言，何從乎？　欲得見久視息乎？　中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有知邪？　是愚之劇，何可依玄　但作輕薄，衒賣盡財，狂行首罰，無復道理，從歲至歲，不憂家事，遊放行戲，殊不知止　思不出中，自不可久　此人亦因父母得生，其行反少義，不見盡忠孝，行順無逆之意　是天當置汝，使眼息不死也　死中有餘過，並及未生之子　念其作禍之人，雖以身行惡，而亡其年，使未生不見有算　活望作鬼，復死不足塞責，是惡所致非乎？　何得自在而見活乎？　昨使當出生者，怨是非過邪？　何爲妄言而久朗乎？　天下之人，何不自責，而使過少，積過何益於人身乎？　但有不全人命耳！　不當思之邪？　何爲自益禍乎？　是爲可知也　人居世間，作孝善而得壽，子孫相續，復見尊官重祿，是不作善爲孝所致邪？　自無善而不顧後有患，此爲大逆惡人，更爲無等比不休息乎？　父母生汝時，欲聞其善，寧欲聞惡聲，聞老親耳邪？　兄弟相憎，未曾有樂時，各自責過負，而反自用不爲善，是爲不可久行　無益於天，無益於地，無益於人，無益於四時五行日月星之明　其人甚惡，欲何希望，不當仰視邪？　以爲天不遣凶神，司汝爲非乎？　不當自怪，所求所爲，既無可恃，但日有衰病死不絕邪？　天亦何樂殺汝乎？　衆曰，汝無有遺失之間，故殺之　或使遭縣官，財產單盡，復續怨禍，汝行之所致不乎？　何怨於天而呼怨乎？　俗人乃如是，欲復犯天，自理何益乎？　久通不祠祀，神官所負，不肯中謝，所解所負解之　常以春三月，得除日解之　三解可使文書省減，神官亦不樂重責人也　迫有文書，上下相推，何從民人之言，貧困便上，不竟所爲乎？　生時皆食有形之物，死當食其氣而反不食　先人自言，生子但爲死亡之後，既得食氣與比等，而反不相食，生子如此，安得汝久有子孫相視乎？　亦當亡其命，與先去等，饑餓當何得，自在天官重孝順，當祠明白，何可所疑　死後三年，未葬之日，當奉禱賽，不可言地上有未葬者而不祠也　不食益過咎，子孫無傷時也　是爲可知當祠，常苦富時奢侈，死牛羊豬豕六畜，祠官浸疎，後當見責，不顧有貧窮也　財產不可卒得，行復無狀，財不肯歸，便久不祠，爲責安可卒解乎？　宜當數謝通負之過，後可有善，子孫必復長命　是天喜首過，其家貧者，能食穀知味，悉相呼，叩頭自搏仰謝天　天原其貧苦，祠官假之，令小有可用祠，乃責是爲天所假，頗有自足之財，當奉不疑也　不奉，復見先人對會，祠官責之不祠意，使鬼將護歸家，病生人不止　先人復拘閉祠，卜問不得，得當用日爲之　天聽假期至，不爲不中　謝天下地，取召形骸人土，魂神於天獄考，更相推排，死亡相次是過太重，故下其文，使知受天誅罰不怨，可轉相告語，可令不犯先　古已有

書，犯者不絕，以棺未藏者，不可不祠也。今故延出文，凡有心之人，書解其意，勿疑書言，尚可得生籍，疑不行，死日有期，自潛息，勿復怨天咎地也。行書小息念，其後思惟文言，知當復所行，復道之。

又《不承天書言病當解謫誡第二百二》 惟念俗間之人，甚獨愚處，不念作孝順事，而爲反逆，不承大書言，而苟自薄，與人既無善，而惡數聞，處者致災，中者衰落，下者見病，無有休息，是爲惡施於人，今咎不容，無有施恩之意，日夜行侵剋善人，令使自怨，無有善意相待，而反自策，陷人入罪名，使得有刑罰，高至死亡，而訣其主，有財之家，能自解酒，無錢觸法，敕吏呼召，亡費解之。齋家所有，皆有價數，乃爲解之，分半自得，以給家口，美酒善脯，恣其所得，於意乃可，不知人常從傍平之所爲惡也，自以可久，而與人等，縣君嚴者，使人司候，效功之吏，當有報應，晨夜司之，欲得其爲惡，主默疎等輩爲誰，遝至門閤，內刺合牋，道其姓名，爲吏受邪，簿主爲間人，道其短長，酒肉甘肥，當不離目下，君得牋書，默召其主，爲置證左，使不得詆，罪定送獄，掠治首臧，人復言之，並加其罪，聞亦然，錢財小故，不自努力周進，治生有利，而反賣舌於人，相陷罪名，是正惡，何復久生，長吏所疾，令不得生，是誰之過乎？皆從惡弊人出，父母愁毒，宗家患毒，爲行如此，亦何所望，而欲得久視息哉？主作禍罰，而望求生，此爲何人。天從上視之，言不可久忍，下文於主凶惡之曹，遣吏從惡鬼，佐助縣官，治無狀之人，便入死法，不得有生之望，是皆貪非一家之財，以自增益而坐之，得罪定死乃休，無續世之人，乃使先去者不見享食，是汝過非，從今以往，後生之人，見誡當止，乃小活耳，不者，定在死伍之中不疑也，愼之小差，可無相怨。人命不可再得，人皆如是，何爲不從禁乎？無狀之人，結客合伍，劫取人財，其主不全，縣官未得殺汝，天代誅罰，上自滅戶，下流子孫，用是財故，而反不生，是計何一不純，故數出此書文者，貴此不犯耳，今續犯之尤處，故令死亡者多，天甚患之，故見其人，有心知者，自不犯之，今世俗人，了不可曉，視其壽書，而不用其言，以爲書不可信用也，不當見神仙之人，皆以孝善，乃得仙耳，其壽何極，且詳所言，同出辭言，可令好所爲出，惡自令得，各書前後之戒者，但欲使人爲善，不犯法耳，何時相枉乎？宜往念思著於五內，令可奉行，勿非尤於天也，非之無益，更相令過重，愼勿有所恨，行自得之，何怨咎，努力從善，乃可爲人耳，行當自惜，無爲鬼所咎，爲

耶不乎？宜各自明其計，勿自逐非，沒命不足塞責。殃禍所歸者多，怨憎何有止時，持心不密，但空言無益，世間之用，愁毒於人，復何用相明，使有和順乎？自以爲賢，以化他人，爲不肖，不當自況，俱生爲人，無所照見，問之無有相明之意，是曹之人，皆如六畜，但口知臭，香衣好禮，跪起不可法則，常有不錄之心，見比鄰老人，犯倨不起，閉人婦女，議相刑，別其醜好，此爲惡人，無所事作，端仰成事，口罵呪詛，以地無神，更相案舉，自可而行，不念後患將至，不及相救，救之已晚，何益於事，但爲煩苛，終可見理，何以自明，解其所負，衆多人所非，作禍不止，久至亡家，後無子孫，不見其壽，冤哉此行，亦何可久，太平之書，令下可順其上，可得長久，不者失命，復見難治，令世俗人亦自薄恩，復少義理，當前可意，各不惜其壽，縱橫自在，以爲無神，隨疏之者衆多，事事相關，及更明堂，拘校前後，上其姓名，主者任錄，如過負輒白司官，司官白於太陰，太陰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令歸家言，呪詛連負，被過行作，無有休止，故遣病人，病人之家，當爲解陰解謫，使得不作；謫解得除之，不解其謫，病者不止，復責作之，既不解已，以爲不然，觀其所行，皆有其人，多與少耳，是爲可知，復愼其後，勿益其咎，乃爲有知，可使無咎，無知自己患福之間，未曾休止，各愼書言，不須相負，難爲記疏，神不休止，想人知人，而故爲耳，是不善故之也，固善得善，惡自不壽，何爲有恨，自得之耳，下順其上，可無惡子，爲知不乎？戒之戒之，可令小息，書難爲文辭法令開張，宜不犯耳，書復小解，復有小不定文者，詳念其後，但令可知，愼之愼之，小事致大，文復重，故小息耳，息後有言，復陳說之。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下《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君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不安其所安，安其所不安，同於道也，故與天地齊其長久，而可與祐神，所以常安。不安其所安，藏於物也，不亡以待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何安之有。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强盛，益衰弱，損思慮，歸童蒙，塞邪知，聖人之模也。○盛極則衰，升極則降，堅則毀，銳則挫，自然之理也。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蓋順其自然無容私故也。聖人法天，損之又損，無思無慮，蒙以養正，復歸嬰兒，閑邪存誠，智巧不作，則以安其所安，復乎素樸故也。是以天下尚

孝，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長久。○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道者萬物之母，而物其子也。孝子之養親，一舉足一言動，不敢忘焉。聖人體道，猶事親也，豈須臾可離哉。

《太上老君説報父母恩重經》

爾時太上老君於西那玉國鬱利山中，敷暢道德，宣闡科戒，廣爲十方説因緣事。於時隨從五萬人，俱往彼處恭幸遭筵會，擎拳叉手，禮諸尊顔，問訊既周，是時衆中有一眞人，名曰海空智藏，出班長跪，白太上曰：臣等稟受髮膚，皆因父母，父母恩深，無由報效。惟願大慈愍傷一切，如蒙啓訓，生死荷恩。

爾時太上惻然良久，告海空智藏言：善哉善哉，子之所問，要乎深矣。子可諦聽，當爲解説。夫形直者其影必正，形不直者其影必斜，其聲清者其響必淨，聲不清者其響必濁。孝與不孝，其義如是。若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樂，天人欽仰，神明守護，子孫相承，孝慈不斷，招感孝順，以爲其子。若不孝者，世世相繼，一門之內總是冤家，雖爲父子，甚於讎敵，招五逆以爲其兒，父子兄弟各財異食，同園別菜，共田分穀，隱藏珍饌，喫食如偷，雖是人形，不如禽獸，神明不佑，天下輕欺，一生所爲，諸不吉利，死入地獄，受一切苦罪畢，受報爲百勞鳥，生子能飛，共食其母，百劫之後，託生人中，聚集五逆，諸不孝緣，共爲父子，更相殘害，死生憂苦，輪轉無窮，天下苦痛，莫過於此。夫人生世，父母爲親，非父不生，非母不養。是以天地覆廕，寄託母胎，氣識相凝，懷娠十月，縈妊胞重，坐卧失常，歲滿月充，誕育之候。其母恐怖性命，惙然惻怛，心神憂喪，產孕之日，內觸外觸，苦痛交切，失聲號叫，受大苦惱，匍匐戰懼，駭愕驚嗟。及至生已，手摩其頂，墮於草上，呱呱號啼，安藏被褥，側身三月，常畏邪魔之所侵害。飢時須飯，非母不哺，渴時須飲，非母不乳，計飲母乳八斛四升，千日提携，遮蓋塵垢，推乾就濕，嚥苦吐甘，非義不親，非母不養。忽離欄車，出於地上，十指爪中，食子不淨。母或東西，碓磨鄰里，官私急切，不得時還，即知我兒家中啼哭，母子天親，心性相感。分母百骸，而爲兩身，氣血相傳，兩體無二。兒既憶母，母即心驚，馳步走歸，兩乳湧出。還到門外，見子庭中，或在欄車，或房門際，或有人抱，或無人抱，或在牀上，或在地下，或時坐不淨，或時把泥草，或尚啼哭，或啼哭欲止，舉眼見母，啼笑噓噎，搖頭弄腦，曳腹而行。嗚乎嗚乎！哀向其母，母乃爲兒屈身下就，長舒兩手，拭除不淨，吹噓其口，以乳與之。含乳看母，嘻嘻其聲，母見兒喜，兒見母喜，二情思想，慈愛親重，情親相念，莫過於此。一歲三歲，弄意始行，寒熱屎尿，非母不悉，笑時懷喜，啼時知嗔，唯樂飲食，所餘無願。父母行來，值他酒座，或得餅肉，不敢不食，懷挾將歸，向與其子。十回九回，恒常歡喜，一回不得，嬌聲佯啼，以此爲常。嬌生不孝，孝子不嬌，必有慈順。及年長大，朋友相隨，年生少壯，耽翫逸樂，梳頭摩髮，欲得好衣，揀擇精妍，持爲其子，麤疏弊惡，父母自充，忽無衣裳，經求四遠，傾心南北，逐子東西，橫簪向頭，爲索妻婦。情愛偏重，其母轉疏，私房之中，共相笑語。父母年老，氣力漸衰，終朝至暮，不來省問，獨守空房，猶如外客，少衣少食，飢凍切身，手腳胼胝，耳聾眼暗，單床飄薄，度日如年。身既尪羸，多饒蟣虱，蚊虻嚙體，通夕不寐。長吟嘆息：何罪之有，生此不孝之子。杜杖巡喚，低頭下氣，欲伸所欠，未盡前言，其兒興聲，瞋目罵詈，回頭卻退，扶壁而歸，搥胸自非，流動目腫，連聲唱苦，不如早亡。母告兒言：汝初小時，非吾不育，飲食遮蔽，非吾不養，懷汝十月，如携重擔，氣息奔喘，劇於走馳，或時寒熱，坐卧不安，腹皮拆裂，心胸煩滿，髮落消瘦，不能飲食。臨生產時，逆前一月，常懷憂怖，恐不相離，或有時安，或有時患。當生之日，命如風燭，四肢百脉，及以五藏，或如刀刺，或如鉤牽，或熱如火，或冷如水，比當解離，或死或生，盡世間苦，口不能述。既得生已，喜懼交集，諸苦諸痛，不可堪忍。三年携抱，日夜不離，坐卧不淨，眠食失時，視兒氣色，將息飢渴。或有疾病，父母心痛，聞子忍苦，母不能食，心口乾燥。萬種求福，黃金白銀，衣服玩具，心念子可，無所吝惜。念汝小時，東西隨我，不離寸步，食亦隨我，眠亦隨我，一日無我，終日不食，一夜無我，啼哭不眠。如何長大，忽成冤對，今雖有汝，不如本無，付之於天，幽冥當鑒。願我早過，與你相離，奈何奈何！

爾時太上説斯事已，即現神變，令此大地一切震動，於震動中，忽見此方地獄之內，無數衆生足踐刀山，手穿劍樹，拔出其舌，鐵杜刺之，酷痛號哭，身體膿爛，毛孔之內，悉皆流血，大小狼藉，流曳楚毒。於是海空智藏肅寒毛竪，流淚嗚咽，上啓太上曰：斯之罪魂，何罪令爾？

是時太上告海空智藏言：斯罪人也，生不慈孝，違棄父母，誹謗三寶，侮慢出家，今之受報，塗炭何極，日趣長遠，無可如何。爾時太上仍説偈言：

善善自會善，惡惡歸惡根　生前不慈孝，死後報何恩　苦哉榮痛毒，往返十八門　非吾三赦日，何得暫蒙原。

爾時太上說此偈已，大衆悲號，流慟不止，便即抗手彈指，於彈指中，即令大衆回面顧視，眄於南方，即見南宮天堂之內，善男女等威儀庠序，華容挺出，天廚百味，珍玩無有窮者，恣形妍盛，娛樂自在，智藏歡喜，重白道言：不審此人承何福對，得處天堂，衣食自然，受此快樂。

爾時太上答海空智藏言：此人生時，至心慈孝，供養父母，禮敬三寶，布施持戒，信重出家，今受福慶，果報無窮。是時太上仍說偈曰：前緣至孝慈，供養禮無違，敬信於三寶，無期福會歸，天堂裏容曳，福祉高巍巍，斯樂今無極，由來福慶隨。

爾時太上說斯偈已，嘆息良久，告海空智藏言：善哉善哉，父母恩重，昊天罔極。嗚呼慈母！云何可報。吾憶前世，誕於洪氏胞，凝神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逮至上皇，重胞李母，陰陽數極八十一年，思報母恩，至今劫期，猶恐不復。何況子等凡流之輩，而不報恩。竭力盡心，尚虧禮敬，況犯上事，而有差違。諸教戒中不宣其目，三十六部不著斯言，千聖萬聖，誰不遵教，況子學道而不報恩。汝等衆人，深宜篤志，外存孝養，內蘊弘慈，粉骨糜身，亦不能盡。若有衆生，能爲父母書寫此經，讀誦受持，燒香禮拜，於中元日設大齋醮，市辦名香，緣山摘藥，造諸淨供，夙夜慇懃，請福祈恩，拔度先祖，名報父母養育之恩，五逆十惡罪得消滅。若能每月一日日中，清齋燒香，行道禮拜，誦念轉讀此經，罪亦消滅，名報父母。又於此日，當請高上淨德法師，開講此經，宣通妙義，勸衆生等發慈孝心。如此功德，最上第一，不可思議，千萬功德，不如相權講誦報恩。於其中間聞此經者，忽生孝心，供養父母，福德無量。上感諸天一切大聖，中感幽冥一切靈識，下流後世遠代子孫，皆生孝順，恭敬不絕。

爾時大衆及海空智藏眞人等聞太上說無上恩重報父母經，各懷悚淚，受斯語已，愈感孝誠，刻骨不忘，尊敬般重，各還本國，稽首奉行。

《洞靈眞經・順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昧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嘗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於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illegible]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琨，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乎？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illegible]音克。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既

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答曰，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

謂多言之人爲疏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謂叢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臬音克。究詳？時有不可不應使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使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使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顓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博才通識，未見梅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躓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忒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適耆耋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適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

道言，左右中候結形之始，分於元始无上大道應化之氣，孕靈瓊胎九萬大劫，幽閑寥寂。九萬劫後，法當應世。結形理氣，昌於瓊胎。昌胎之時，九天開張，九地開列，懸步之初，登天寶華，身出金光，猶如初日，二晨挾照，晶彩朗耀。昨有斗心，星前曰象。綠髮駢齒，紫氣連霄。所在之處，七素之雲，晨夕陰蓋。隱龍負蓮，以爲牀座。天燈天燭，照明雲路。天樂天梵，萬音齊鼓。龍鳳撫節，謠歌太平。邕邕和雅，非可名目。甘泉甘井，飲之愈疾。形如金玉，无有衰老。无爲和化，經九萬劫，爾時三眞化作嬰童，託附眞母，以漸長大，隨世成立。

无上大道元始天尊授此三眞，號曰，至孝眞王，治化中國，傍攝四夷。有生之類，咸來受事。教其慈孝，敬天順地。守一寶形，憐憫萬物。三千百年後，又更改新。所謂淘汰滓穢，水火冶鍊。是時三眞孝王一治日中，二治月中，三治斗中。上持三晨，晶曜幽夜。玄治三氣，冥適空有。應變倏忽，不待呼仵。如形出影，不由憶想。雖處上界，道適下土。无上无下，无邊无際。隨方設教，友諸異類。與其同好，心无疑悋。孝心高遠，神力无比。迴天轉地，制御陰陽。除促運度，驅役千靈。感動祥瑞，九龍而飛。瞬息九萬，屈伸之須。已周萬天，皆由至孝。慈順二親，憐愍一切動植之類。孝道慈悲，好生惡殺。食肉飲酒非孝道也，男女穢慢非孝道也，胎產屍敗非孝道也，毀傷流血非孝道也，偷劫竊盜非孝道也，好鬪不善講論惡事非孝道也，樂處穢賤，內外流汙，心形踈懶，不修生道，倍心不篤，輕浮彼好，隨事放逐，守一不專，心氣離散，生老病死，種種煩惱，死入地獄，窮劫受苦，永无出期，无善因緣，失吾孝道，得種種苦，下世男女，修吾孝道，與道同德，既同德已，與道同光，既司光已，與道同眞，既司眞已，與道同身，既司身已，與道同神，既同神已，與道同變。既同變已，與道同壽。既同壽已，與道同有。既同有已，與道同无，既同无已，无處不无，亦无處不有，无處不有，寂寥虛豁，无處不无，隨心應變，或爲帝王，或爲忠臣，或爲賢人，或爲孝子，或爲道士，或爲國師，或棲寒林清齋苦行誦經念道立功立德，或爲良將不戰而勝，或積穀帛濟惠飢寒，或作明師除諸疾疫，種種利益，一切生有，或不燈燭照明積夜，或促萬劫以爲一劫，或延一劫以爲百劫，或一毫端而勝大地，或一毛孔盛九大河及以四海，不擾物性不覺不知。或引一方世界，勝一針鋒，來對目前，有生之類皆見三眞光氣，法身種種，說法各得悟解，奉吾孝道。能令不可思議處，能爲不可思議事。失吾孝道，救苦不暇，生死相續，不可思議。奉吾孝道，得无畏果。第一離生死怖畏，得不生死果。第二離暗障怖畏，得光明果。晝明神光夜照天燈，久則身光，无晝无夜。第三離飢寒怖畏，得天厨天衣果。第四離衆試怖畏，一切魔王及諸猛獸皆來受事，而爲侍衛。第五離有形怖畏，得入无形果。入无形果者，非滅非生，而无形相。即此凡身得成道身，身同光氣，昇入无形，同於虛空。是故謂之得无形果，高下自任，聚散隨心，有无在意，不待身心而所爲也。孝治天下，不勞法令。孝治其身，志性堅正。孝治百病，天爲醫之。孝治萬物，衆毒不害。孝治山川，草木不枯。孝營生業，田蠶萬倍。孝至於天，風雨以時。孝至於地，萬類安靜。神芝靈木，處處呈瑞。孝至禽獸，龍麟鸞鳳，翔集境內。孝至淵澤，河侯獻珠，魚龍踊躍，靜息波浪。但孝二親，元元大恩，天地萬靈，晨夕侍衛，行道守一，自然得道。孝道至大，與天並生。治於三光，照曜幽夜。有生之類，侍賴无窮。爾時靈童稽首，啟問天尊，下世世人多有不幸，早喪二親，孝心何由於是。天尊答曰，敬天順地，朝禮三光，如孝父母，无有異也。成道益速，所願從心。又順地者，順於土氣，朝禮五嶽，大小便利，不忤太歲，順於四時，

修日新道，期於八節，請生謝罪，內外芳潔，披心露膽，心香自熏，洗滌荒穢，精而復精，猶嫌不精，眞而彌眞，猶嫌不眞，不眞爲眞，求吾眞道，邪魅應之，卒至退敗，生入邪道，魂魄被繫，顚狂惑亂，自製一法，敗壞道要，以求利用，穢滿罪積，生身被考，種種苦惱，死入地獄，遍遭湯戾，永无出期，縱得出世，生墮六畜，不如意中，或生下賤，盲聾瘖瘂，手足不具，永不見道，求不聞法，爲諸人畜之所擯役，飢寒困苦，性命危脆，一失大道，長淪惡趣，不可思議，道言，有德之人孝心高遠，道合天地，故天不能殺，道不可滅，故地不能埋，如理瓊霜，終成金寶，不可毀壞，上天入地，无所滯礙，往昔有人，不識大道，貪生畏死，晨夕正念，朝禮枯樹，以求不死，積四十年，大道愍之，勤苦不懈，求其道氣，如是枯樹一旦榮華，此人歡喜，彌加精進，採服其華，身遂得道，修道之士，取於不懈，積功累德，心行日新，神燈神香，神光神通，是道之信，其志不已，道來降之，教其眞要，定不虛也

道言，下世邪俗，覩道幽驗，因以求用，規他施財，入己私費，爲邪所中，終不得道，慳貪不捨，失慈悲道，无孝順心，爲利奉道，益其詐僞，詐僞之罪，天地不赦，學道之士，莫與共處，應須訶責，舉其過咎，擯出治罪，勿許詐悔，更次道流，收其贓財，以給舊病，不得穢財以營神功

道言，孝治堂宇，粧嚴精舍，无令穿敗，流俗士女，卑賤熏臭，瘡疣垢穢，酒色喪產，食啖魚肉茹葷者，永絕彼往，勿相親近，勿履齋廚

道言，復有十惡五逆，不孝陰賊，誹謗毀訾，破敗善道，嫉妒傲慢，貪婬嗜酒，好啖魚肉，田獵捕殺，偸盜劫賊，遵奉邪道，心无慈孝，志不平等，捨貧親富，喜好嘲調，情愛戰鬪，習蓄器仗，无忍辱心，利己傷物，孝道所忌，人畜所畏，不合聞道，應須遠避，勿相親近

无上大道，說此教戒，爲下世明王孝治天下，爲諸孝子報父母恩，軌則家國，使天下太平，八表歸一，咸遵至孝，有得之者，晨夕誦持，不揀男女，无論貴賤，皆令習誦，以答二親元元大恩

《玉清无極總眞文昌大洞仙經》卷七 孝道成明王，〇《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昔虞舜時，太上下降爲帝師，號尹壽子，教帝以孝悌之道，蓋上天有星辰主之斗中眞人號孝悌王，名弘康字伯中，昔曲阜闕公得此道傳之姒母，姒母傳之許太史，皆證上仙人，世能修其孝悌忠信，即證此位，故始炁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明王，玄炁爲孝道，於星中爲孝悌王，蓋綱常之道，倫理當然，非外燀也，然而在上之人，寬柔以教，則孝悌忠信有可望於此，此若苛政急迫，則下之人應酬不下，奚暇治禮義哉，諺曰，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豈得已也，若能上行下効，自家及國，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皆爲忠臣孝子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斯之謂歟，昔田虛應字良逸，齊國人也，性樸拙，開皇時官湖南，事親以孝，躬耕以盡子職，父母去世，乃受《大洞經》籙法於天師薛季昌，行誦不輟，後潭州旱祈雨不應，召之使禱，良逸但逢頭整衣，至郡无言而雨，又久雨不止，良逸但默然岸幘而坐，雨即霽，唐憲宗遣使召，不起而尸解，豈非因孝致仙乎，元蜀人姚文起，性好善，事母孝，年過五十而嗣未立，居武昌而游仕婺州，値元皇垂訓云，汝但誦《大洞經》，而後嗣可期，後文起誦至千卷，而表散，次年生一男，名曰文昌保，豈非至孝之應乎，蓋《文昌經》言，天地人三才之道，皆以陰陽和暢爲生生之根，若陰陽駁雜，則炁數乖戾，有生之根幾亦息矣，文，理也，昌，盛也，生根得太和，〇天地之大德曰生，蓋根本滋生，得太和眞炁，此生生不窮之根本也，黃庭云，何不食炁太和，精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太上眞一報父母恩重經》 元始天尊在西那玉國七寶城中琉璃宮內，與諸天仙如常說法，无鞅數衆周匝圍繞，爾時衆中有一仙人名曰上智，作禮前進而白天尊，即從昔劫以來，屢聞正道，惟報父母恩重未覩因緣，願聽妙音，爲衆演說，欲使來世有所稟修

天尊答曰，汝當靜念在心，我爲汝說，天下人民，皆因父母寄胎誕育而得生身，受炁在胎，其苦无量，懷胎十月，迅速不停，受孕滿時，肢脉俱解，其中非一，因以喪身，幼小嬰孩，提携養育，洗浣穢濁，不憚艱辛，寧損己身，欲兒寧處，父母恩重，難報難量，若或有人，能爲父母多修齋供，廣造眞經，讀誦受持，教人遵奉，當知是人及於父母，承此果報，即得長生，給養自然，心靈快樂，或薦亡沒，七七修齋，轉誦靈文，以資魂識，不墮塗毒，便得生天，身詣玉京，神遊金闕，或因父母疾病纏綿，建立道場，修崇道法，其病即愈，平復如常，或因父母險厄，因繫惡鬼害身，蟲獸爲妖，夢寐驚恐，但能恭潔念道修齋，退殄災殃，消除魔魅，當以降生之日，默念至親生我之恩，精勤齋戒，廣修衆善，以報劬勞，如是等人，修持如上，免墮幽塗，生於正覺

汝當遵奉，宣布敎化　持此經典，罔令謗讒。

《玄天上帝説報父母恩重經》　妙緣無修，妙行無積　從修有修，修緣證妙。從積有積，積行通妙。妙本從無，修積自有。廣演妙緣，顯言勸修。短赫妙行，示相有積　妙緣妙行，既通修積。若世衆生，一念一動，緣行俱在。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人父母，誕生男女。始相不見，託相爲有。有中有相，相化萬狀。艱難苦惱，憂慮悲戚，悉從相起。我既託相，日惱父母令我父母，日夕悲酸。我相既有，父相母相，日漸衰朽。緣我相故，令我父母，始相沉埋。父母男女，輪轉無已。是此有相，同歸苦惱。我從今日，從我相中，悉滅貪嗔，悉破嶮峻。持念平等，用報始相。使我始相，大得快樂，無諸苦惱。世世生生，託相全具，不致衰朽，然後滅除。始相令無，相著將此，無著同滅。始相我相，始相悉歸。無著相既，無著不見。不有不起，不爲無礙。無障無閉，無塞自然，夫累不墮苦海　普願歆信，日持奉行

玄帝報恩聖號

志心皈命禮，玄元應化武曲分眞，垂念我等衆生有相，託生父母，懷乳十月，乳哺三年，辛苦百千，殷勤寸念，令我父母，日漸衰朽　我今持念平等，悉滅嶮峻貪嗔，禮帝爲師，祈恩報本。願我見在父母，福壽增延，過去父母，早得超生。大聖大慈大仁大孝八十二化報恩敎主佑聖眞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

昔泰清大帝，第八十二次化身，托聖父淨樂國王，聖母妙祥天主，降生爲太子。纔七歲，即離親去國潛身入太和山中修道。歷四十二年，功成冲舉，位鎮北方，爲玄天上帝。感父母生恩之重，故説此經。若有善信男女，體玄天聖訓，以孝道存心，持齋三年，禮念聖號一萬八千遍，以按《道經》一藏篇目之數，以答父母三年乳哺之恩。有志之士，又能尋詳經義，精進道功　雖億劫四重之恩，皆可以報。而九幽三途之苦，亦可以濟矣　豈但報父母之恩而已哉。傳曰：仙經萬卷，忠孝爲先。又曰：一子學道，則九祖生天　其斯之謂歟。玄門嗣敎沒儀趙宜眞書。

葛洪《抱朴子内篇・對俗》　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金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蹕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冀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嚼華璚，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成，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　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緣便絶！」

《太上靈寶首入淨明四規明鑑經》

（章）（孝）本章第一

道者性所有，固非外而鑠。孝弟道之本，固非強而爲。得孝弟而推之忠，故積而成行。行備而道日充，是以尚士學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日生矣　道混乎其同，同於愚智，愚智不謂道而分也　愚者昧，智者巧，昧則不明，巧則不眞，不明不眞，去道所以遠也。知道則廓愚，以爲明去智，以成眞明，眞而信於道，道則爲汝有矣　學道以致仙，仙非難也，忠孝者先之。不忠不孝，而求乎道，而冀乎仙，未之有也。比干殺身以成忠，生者人之所甚愛，比干不愛其身，而捨生以求道，信道有備，知其不誤，其爲仙也　大舜終身以成孝，勞者人所甚畏，大舜不憚其勞，而服勞以求道，信道有備，知其不誤，其爲信也。忠孝之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於仙班，謂之長生。有曰養炁延年，无功而多歲齒者特，未得其一二爾　君子之致乎道，八極是也　故善卷殺身以成廉，南容復圭以成慎，榮期安貧以成寬，顔回簞瓢以爲裕　如是之人，皆冠於仙卿，是豈山澤之癯者哉。後世失道之人，不忠不孝，以亂其國家。國家敗，乃无所容其身，乃入山以學道。是猶捨廈屋，而入炎火也。子不見，民之不忠，天生聚斂之臣。子之不孝，婦生敗宗之孫。兵戈旱蝗，非國之罪也。君不忠不孝於上，臣民不忠不孝於下，炁感而生，天生兵戈。爲亂者，釁積於己，惡心盈而罪貫積，逆亂萌於心　天以此正其罪，假手於其人殺之爾。而曰民之无辜，豈知言哉。吾爲弟子，説忠孝爲本，立本以成仙，則天下之仙舉可數矣　未有不忠不孝，而參天庭奉宸極也。

修身章第二

忠孝則无罪戾，去禍遠矣。服鍊則无妄僞，无妄僞則身安矣。服鍊者，以心達心，以性達性，心性洞達，其光煥發。回丹田之炁，而歸天宮，還元精之炁，而歸大海。不以外物累，而形骸不能拘也，榮華不能誘也。知足常足，煩惱遠矣　知和而和，是非消矣　身不自有，何有於物　外物不染，何有於

妄　其心性眞，其精神足，寢則無妄覺，所爲者眞也　夜則無妄夢，所安者固也　攝意歸於身，攝想得乎正　其炁蒸然，其神廓然，其見飛飛然　以神交神，神者自神　以炁奪炁，炁出太空　太空之中，其神卓然　卓然不蕩也，不蕩之心性也，不蕩之性心也　心性調，而符藥爲筌蹄，而可棄也　上士非必入山，絕人事，去妻子，入曠野，捨榮華，而謂之服鍊　服鍊心性，心明炁達，孝弟不虧，與山澤之臞童者異矣　知吾道者，不難行矣　以心達心，以性化性　性止於一，心止於神　心性圓融，而自長生　得長生而自變化，上道不難知，上道則甚易也　小人捨易以求難　初入淨明忠孝之道，當求其易，得其易則不患其難也　可則心性之明徹，洞達人所固有非僞爲也　得眞常之道，道斯在也

建功章第三

天下有妙道，聖功生焉　神明出焉　神明者，心出爲神，性出爲明　有功以達，夫道不昧吾之心性也　无功以失乎道，則去心性之道，心不明而性不神也　上士得道之妙，在心性即眞，而妄者遠矣　遠於妄，所以成功也　一思而鉛汞生，再想而黃芽茁，三想而虎龍交，寶鼎安矣，慶雲生矣，心性之了辯故也　於此，而積所習，知所尚　何謂所尚，尚乎仁義忠孝　忠孝備而成本，可以立功　立功之道，无陽福，无陰愆，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　所以上含於三元，下合於萬物也　下士呼符水，治藥餌已　人之一疾，救人之一病，而謂之功，非功也　此道家之事，方便法門爾　吾之忠孝淨明者，以之爲相學天下之民躋於壽，措四海而歸太平　使君上安，民自阜，萬物莫不自然以之　將舉三軍之衆，而神於不戰，以屈人之兵　則吾之兵，常勝之兵也　以吾之忠使不忠之人盡變以爲忠，以吾之孝使不孝之人盡變以爲孝，其功可勝計哉　何則有妄有眞，惟天下之至眞，可以攝天下之人妄　忠者盡忠殺身不畏，孝者盡孝雖勞不惡，則天下之甚眞也　上士以眞冥妄，妄自清矣　則天下之功成，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成終章第四

學貴乎始，必有乎終　天事始乎春，至冬而歲成　地事始乎東，至北而化成偏　學始乎孝，至道而學成　上士以文立忠孝，中士以志立忠孝，下士以力致忠孝　昧道者反此，不有於忠孝　何謂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爲天下唱　何謂中士以志立忠孝，以行爲天下先　何謂下士以力致忠孝，以身爲衆人率　如此者，南昌上宮著名，昇籍入仙，而忠孝之道終矣　昧者反之，不孝不忠，故不成乎道　生則犯禁，死則犯科　犯禁者治於官，有典刑　犯科者治於幽，有反報　不忠者有臣禍，不孝者有子禍　不廉者辱，不愼者橫逆，不寬者惱，不裕者貪而常不足　不容者多所觸，不忍者自罹其毒　故生而不廉死之魂，爲人則倡優，爲鬼則順，爲物則牛馬　生而不怯死之魂，爲人則士卒，爲鬼則戮，爲物則六畜　凡即此，可以類推也　是以知道者畏之，謹心誠八極　立八極以爲基，立基以明立性　心性明，則不期於神，而神自神，謂之淨明　淨明之習，忠孝以爲習，積忠孝之道備矣　何謂淨，不染物　何謂明，不觸物物　不染不觸，忠孝自得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　忠孝立，而心性得矣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二《玉真靈寶壇記》（許遜譔）

鍾陵之靈，鍾大寶於西山　厥維西山萃古今精氣，實上下神仙一大區宅　有道之士，率由是出　自吾得太上淨明，吾與張洪崖，胡拔俗等，其人也　龍沙有識，松沙有記，一皆爲是西山中靈寶祕　前鸞翔，後鶴峙，奠烏晶，紹仙裔　斯靈伊何，太素始名　太極判精，靈寶現形，故此一寶靈也　在天爲黃中，在地爲烏晶，在人爲丹扃　惟寶斯靈，弗寶弗靈　有道之士克寶斯靈者，自有重重樓閣，內景黃庭，三五飛步，神奏玉京　符千年之嘉運，備八百之仙數　騎鶴玉府，烹鳳瑤池　其視塵世寶珠，直天地間一瓦礫耳　吾有弟子玉眞子，受吾記囑，來尋舊迹　克寶斯靈，克靈厥品　八百羣眞，一曰玉眞，二曰隱眞，三曰洞眞　靈眞寶眞，一眞萬眞　眞眞聚神，金烏誕靈　靈寶聚精，玉兔誕形　天降斯道，地升斯寶　珍之作之，天地爲一　率是羣眞，克紹吾勳有道之士，無累俗紛　式克輔之，斬蛇鹹鯨　窮曰宇宙，功超玉清，顧不偉歟　乃繫之以銘曰：金烏流晶，洪井肖形；鍾陵聚靈，龍沙首英；八百八百，靈寶斯獲；玉眞隱德，爰立厥宅

又《淨明大道說》（胡化俗述）

淨明者，無形大道，先天之宗本也　在上爲無上清虛，在天爲中黃八極，在人爲丹元絳宮　此三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明此理者，淨明也　清則淨，虛而明，無上清虛之境，謂之淨明　中黃八極天心也，丹元絳宮人心也　故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人當忠孝而答君親之恩　忠孝，大道之本也　是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不務本而修鍊者，若太匠無

材，縱巧何成？惟有大孝純至，不修鍊，力忠孝，不求道，道自備。下則豺狼有父子，蠭蟻有君臣，物且尚能忠孝，況於人乎？況於法子乎？淨明大道同理，同源不同形。同理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同源不同形者，是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之中，惟人最貴，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蠭蟻乎。不能淨明者，不如蜣螂飲露乎。物得忠孝大道體，法子夫豈不知。吾奉太上，設忠孝大道之門，甚易知，甚易行，勉而宏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在參禪問道，入山鍊形，貴在乎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修鍊，自然道成，信斯言也，直至淨明。

又《淨明道法說》（胡化俗述）　無極無形大道，道生一，一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中黃八極九宮也。道立其中黃，法布於八極，一陰一陽，一動一靜，相爲表裏者也。正道在於內，布法治其外，一正八治，天清地寧。

釋曰：無極清虛曰淨明，道在其中曰中黃，法布八方爲八極，會四象，朝三天，曰三五飛步，正其內，治其外，曰正一斬邪，法子欲治其外，先正其內。欲正其內，先去其欲，無欲而心自正，正心而道法備矣。

又《淨明法說》（郭璞述）　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淨明之謂也。又《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自太極判，兩儀立，人斯生，而人於天地間爲最秀，此所以並天地曰三才。然後天地以好生爲心，則人體天地心爲心。先天之世，人心與天地一，清靜而無爲。中天以來，無者不能，不顯於有，而淨明之教猶未甚泯也。後天之後，有爲者萬殊千致，與夫無名天地之始者異矣。太上推好生之德，憫人生之不齊，不得不彰其法則，垂慈立教，夫法者，律也。律不善以歸於善，律不仁以歸於仁，律不忠不孝而歸於忠孝。淨明者，太上授之於日月二君，二君授之於許太史，許太史復宣布而流傳之。凡吾法子，行積莫大，方遇至教，其當守律勿失，仰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奉而行之。向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殆猶日月晦而明，天地夜而旦，四時冬而春，道在其中。淨明之教，周流八荒，雖許太史道尊德貴，功蓋九州，而吾法子，功成行滿，洞隱玉眞，備符淨明，無爲一也。

又《玉真立壇疏》（郭璞譔）　天靈地寶成，大道藏玉眞，其生也無名，其出也有數。今就黃堂山，立壇奉道，祝國壽，報親恩，如是道在其中矣。師仙君立記銘，予具疏而成之。疏曰：

龍沙識，仙八百，始自玉真。烏晶龍景三千，中藏靈寶。將周氣運，用立壇場。須教白水真人，大家從更。使看黃山處士，特地功成。藉桂名香，即日均書玉府，蟠桃性熟，他時共宴瓊宮。

又卷六《中黃先生問答》　又問：事親之禮，冬溫夏清，恃定晨省，口體之養，無不盡心，可得謂之孝乎？

答曰：此是孝道中一事耳，當知有就裏的孝道，不可不行持。大概吾身是父母遺體，但向行住坐卧十二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藏，方可謂之全孝。有一種人心，不尋思公忠正直，仁孝廉明的所爲，每朝每日，念念憂奸邪刁譎，澆薄險惡，千鬼萬怪，惟務坑陷虧負他人，這是獲罪於心藏。蓋是邪穢奸疫之念，自浞靈臺多矣。若能醒覺，急忙澄滌，與之更始可也。又有立心雖稍良善，卻不肯講究衛生之道，飲酒無算，廣殺物命，滋味求奇，不知節約，遂致病生，這是獲罪於脾藏。又有色欲偏重，亡精滅神，至於殞軀，這是獲罪於腎藏。又有立心雖然公正，情欲亦自澹泊，然而嗔念獨重，動不動是使血氣，多不中節，甚至一朝之忿，忘其身教，藏有云：嗔怒無節，令人心悖目亂。醫書云：盛怒傷肝，謂肺主氣，使肺金剋肝木，令肝不攝血，疾病生焉。這是獲罪於肝肺二藏。大概恣忿，縱欲，昧理，三者於五藏皆有所傷，而於本藏爲尤甚。凡獲罪於五藏的人，皆是破裂元氣，作踵身己，不行孝道的所爲。靜思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言語有忝多矣。所以曰，不得罪於五藏，是名能孝。此外卻要理會得收放，心存夜氣，方謂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是窮取生身受氣初的工夫，修學至此時，卻是最上品的孝道。然不能養親，不能正心，不能惜身，但對人言我能窮取生身受氣初，便是孝道了，是謂不修人道而修仙道，後地成就未可必，而先獲罪於所天矣。當知九霄之上，豈有不淨不明，不忠不孝的神仙也無？如上能淨能明，能忠能孝四事，學者努力進修，得到這地步，又當知向上有眞淨眞明，眞忠眞孝，不可不知，不可不行。若能深明性地，不染一塵，動靜俱定，應酬無傷，是名眞淨。澄湛心源，冰壺水月，映徹萬象，寤寐恒一，是名眞明。不黍稷犧牲，惟不欺爲用，小心翼翼昭祀上帝，是謂眞忠。珍嗇元氣，深知天命，長養道胎，繼續正脉，是謂眞孝。如上行持無忝，庶幾踐形惟肖，方謂之眞人。

敢問眞人之義蘊何？

答曰：眞者，一眞無僞。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中所謂眞人者，非謂

吐納按摩、休糧辟穀而成眞也。只是懲忿窒欲，改過遷善，明理復性，配天地而爲三極，無愧人道，謂之眞人。

問曰：踐形惟肖，此不過儒家之說，是修人道之工夫，至於修仙道之要，是同是異？

答曰：吾當爲詳言之。大凡人生天地間，恰如印下一個模子相似。又如蓮房有子，中含藕根荷葉，具體而微。今夫人頭圓象天，天一也，乾陽之數奇，人皆一首。足方象地，地二也，坤陰之數偶，人皆雙足。須彌山爲天地骨，人有脊梁骨象之。泥丸居頂，象大羅天宮，兩眼象日月，三焦象三界，五藏象五嶽，大小腸象江河，心有七竅象七星，中天北斗七星，是二氣五行之總會，賦予人身，爲健順五常之性。臍居下，表風輪水潮之境。小水出乎前，表水歸東南海。大腸居其後，表酆都牢門向北。按經云：酆都在下方癸地，處穢濁腥黑海中，所以人間獄門皆作鬼扉。古人制獄者，蓋有所祖。又曰酆都之山，日月光所不照，人兩眼亦不及見其後。人身如此，可謂稟質陰陽，肖貌天地者矣，可不自重乎？姑以形軀言之。人當靜坐時，正其衣冠，不動聲色，首體端直，坐如磐石，則一身鎮靜，肖象乾坤，是有多少尊貴處。若輕浮躁動，偃仆欹側，動股搖身，坐不安席，是有多少寒賤處。是豈有忘踐形惟肖者哉。形軀既能嚴整，行正坐正，睡卧亦端然。又當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扃也。能默悟此道而篤行之，卽是能充其形矣。凡能如此爲人者，云爲中不昧本性，議論中皆有元氣。

問：如何是不昧本性？○一舉一動作有義事。

如何是皆有元氣？○口不忘大中至正之理。

問：亦有人不理前語者，如何？○法子讀書明理，聞見此語而不自重自愛者，可謂不紹家業，又謂之自外。造化卽怎弄人。康節云：還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然造化實未嘗相外，何以故？但看順理而行者，自有無量福德。背理而行者，自有無盡憂苦。由是觀之，立身穹壤間，父乾母坤，豈可不思踐形克肖也哉。

或問曰：孟子有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窒欲之義，願聞何如？

答曰：道書云，人生十六歲爲春，十六歲爲夏，十六歲爲秋，十六歲爲冬，通成六十四歲，以配六十四卦。當春夏之年，體春元夏亨之義。元者始也，元氣渾淪，宜善保護。亨者通也，元氣宣通，以滋其後。此蓋花開葉發，比人朱顏青鬢時也。然雖如此，切忌過分，庶幾免病矣。所以前賢有云，少而寡慾顏常好，孝不求名語亦眞。此兩句其有味。又要理會得宜爾室家者，是名正欲。此外有犯，是名邪淫。又名非道行淫。儒家謂之踰禮越禁，冒犯憲章。仙佛書中謂之極重惡業，墮落輪迴。正慾者，只是嗣續人道，繼承胄系，作有義事。若犯邪淫，則是作無義事。認苦爲樂，或疾病，或夭折，皆是不重遺體，於孝道有虧。且使神識日墮幽陰穢濁之境，而不自覺，良可哀憫。前輩曰：作有義事是明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明悟不悟者得人道之正，狂亂不改者殆非人類矣。若珍護元氣，至秋時宜漸收斂。《傳》曰：秋者，揫也。揫斂之象，草木黃落，比如人身鬢髮漸白。草木當此，乃歸根復命之時。元氣歸宿於根本，所以逢春生意勃然。至十六歲冬時，尤宜深藏秘固，如霜降水涸，河冰地凍，故謂之秋收冬藏。何以人而不如物乎？大概古先聖賢，體天法道，與四時合其序，於宇宙間，俯仰無愧。今之學者，自當依而行之，去道不遠。更有年華雖老，自漏不止，元氣不復歸根，遂至自己神識，隨流傾墮寒庭幽境，冥冥長夜，未見其有生意，良可惜也。

問：亦有人當夏秋之時，嗣續未立，則如之何？○曰：固有不獲已，於秋冬之時，方有嗣息，然亦貴自撿節，念念以憬迫桑榆爲懼，免致放肆而無忌憚。

問：四時後猶餘年歲，屬之春乎冬乎？○曰：道書云，卦數已滿，精神有限，惟安穀氣而生，但名者壽。六十五後，至於瞑目之際，無非窮冬臘盡之時。若此生中恣慾縱欲，曲昧道理，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歸於陰，受諸苦報，未能托胎更生人間。譬如無根之草木，雖以臘盡春回，而斬無生意。若此生中忿懲欲窒，天理不昧，則精神魂魄意五者，俱在陽光之中，生意盎然，身謝之後，隨其福業，或生天上，或生人間，恰如臘盡而春卽回也。

或問曰：今有學者久別父母，求仕於千里之外，自以立身揚名顯親藉口，果可謂之孝乎？○答曰：唐陽城爲國子司業，一旦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觀前輩此等教法，誠可爲準的。由是觀之，但知仕宦不顧父母之養者，烏得謂之孝道。

中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一　道沖而用之、○注：沖，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一家云：道以沖和爲用，故言沖也。○節解曰：沖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或不盈。○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言聖人施化，爲用多端，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沖而用之。此則以中爲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爲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也。○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爲澄爲淵，宗則大宗師之義。

挫其銳，○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解其忿。○注：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節解曰：謂無恚怒也。○疏：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員，爲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懟生乎違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眞實，釋散其懷而無嗔癡也。和其光，○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煩亂人也。○節解曰：謂聖人爲道常和神光也。○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同其塵。○注：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也。○疏：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污清行，故名爲塵也。而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

世，既韜彼智光，亦混茲穢穢，聲色無別，眼耳同塵，處衆不殊，所以爲異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一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和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四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生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氣以爲和。○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故得長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因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注：孤寡不者，穀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疏：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注：引之不得推讓心還，《文子》曰：爭則不足，讓則

有餘，讓則禮養生，爭則暴亂起　益之而損。○注：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者致患。○御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亦宜乎。御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成疏：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夸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注：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爲強，去柔爲剛。我亦義教之。○注：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御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也。○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爲異。

強梁者不得其死，○注：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命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終而死也。吾將以爲教父。○注：父，始也。老君以強梁之人以爲教戒之始也。○御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疏：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演法多端，教門萬一，而每說柔弱爲善，剛強爲惡，以此切當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顧曰：言此強梁之士，既不得其死，我即爲其立教，說斯無爲道德，作其教學之本父也。

又卷五　含德之厚，○注：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注：神明保祐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

毒蟲不螫，○注：蜂蠆蛇虺不螫之也。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御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疏：毒蟲，蛇虺類也。攫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故不爲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疏：《字林》云：朘，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爲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眞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炁多之所致也。○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炁也。○疏：爲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眞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彫萬物，而不乖於無言，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啼號而聲下嘶嗄者，爲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

知和曰常，○注：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御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者也。○疏：知此不言之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眞常之道也。知常曰明，○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疏：知於眞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益生曰祥，○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疏：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心使氣曰強。○注：心常專一爲和柔，故神氣實內而形柔。若反使妄有所爲，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疏：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物皆空，身亦虛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注：萬物壯極則枯老，枯老則不得道矣。○疏：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眞道，非道早已。○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御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成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已，止也。○疏：已，止也。既非眞道，應須止而勿爲也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三《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出眞述

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至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

莫能害　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喻区惡賊害之人，言区惡之徒雖有猛銳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嗄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爲強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　又強者爲壯，壯者則老，師老爲曲，義亦在茲，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又卷四《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眞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爲本，既以安靜爲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爲變怪之事，故曰其鬼不神　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李約《道德眞經次解》卷下《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名。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道生一氣，一氣生二儀，二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　萬物負荷其陰，常抱其陽，用冲氣和上下　取孤寡比王公，損益之道，人之常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以強梁者爲鑒戒，欲使人常守柔弱之道矣。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三九《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疏：前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搏。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嗄，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梁。物壯下申勸強梁之人，欲令不爲是行。○義曰：於國既能善建善抱，於身所要含德全和，善建則國不傾危，含德則物無傷害，和至則益生爲善，物壯則非道早亡　不唯戒在修身，抑乃勸於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注：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矣。○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　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義曰：至道之士，韜德含和，內外混凝，不忤於物，如赤子之純粹，若嬰兒之未孩。其德既然，所以物不能害　物不害者，以至人無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睛微朐，能分別人　其未分別之前，即號爲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別，和氣分矣，不可謂爲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　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螫之地　此至人之含德也。○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蠆之屬　猛獸，虎兕之屬　攫鳥，鷹鸇之屬　螫謂尾端行毒　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鷙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義曰：含德之行，與道混冥。動順物宜，物故不害；靜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蠆毒螫之徒，猛毅鷙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君含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戈甲不侵，外服四夷，內清六合，靡然物化，其含德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　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　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　禮之用，和爲貴；師之用，和爲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衆。《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鄢人伐楚，屈瑕患之，鬬廉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敗鄢師於蒲騷。今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衆，必無交爭　王者以和君臨，固能化洽。和之全也，與含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疏：雌曰牝，雄曰牡。朘朘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辯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義曰：《上清洞眞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爲神爲形，稟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　故帝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　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爲骨，腸化爲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精粹之至　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嗄者，由純和之至。此知赤子之全和也。○疏：嗄，聲破也。赤子終日號啼，其聲不嘶破，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義曰：含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精

純，如赤子也　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內充，執握能牢，啼號不嗄，純之至也。夫啼極無聲，謂之嗄。赤子和氣未散，眞精固存。喻彼理國純和，墓生貞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而不竭也　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力，由赤子心專，以喻含德之人屈身順物，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開，由心業淨故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由含德之人無心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也。赤子號而不嗄，如含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衰歇，由口業淨故也。赤子純淨，外欲不侵，內心不亂，自然而然也。含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綱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樸，如含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注：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疏：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眞常之行。○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眞，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爲義，大矣哉。知常曰明，○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疏：人能知眞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其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爲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厨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異也。益生曰祥，○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疏：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爲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爲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此莊子以是非爲情，不以喜怒滑性，哀樂傷神，受之天然，不營分外，人理自具，何用情以益生乎？道與其貌，天與其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也。心使氣曰強。○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爲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義曰：含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強梁　柔弱合於眞常，強梁乖乎修鍊。理國亦以柔和爲上，不以強大爲能。棄柔任強，喪身敗國矣。無聽之以心者，《莊子・人間世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入，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相盡空。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子顏回得之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則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止。○義曰：夫物自壯而得老，自盛而得衰，自榮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含德之士，反於此焉。老君以衆生未解知常，不能含德，不及赤子之無害，果爲強梁以喪眞，勸其早止，俾令知道而動修也。若理國之主捨和棄明，不能謙抑於九重，而肆其鋒於外境，人疲國耗，必致自焚。未若體道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謂早已也。

薛致玄《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纂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謌謠彰而有以爲也。○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又云謌謠彰而有以爲也者。《孟子・萬章章句上》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謌者，不謳謌堯之子而謳謌舜　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爲說，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謌謠彰而有

以爲也　此證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之德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纂云：夫禮者，履也　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又曰：威儀相答者　《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　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　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　是知嚴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　玉帛鍾鼓者，禮樂之末也　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　故云末焉　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鈔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　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舊纂本以孔子字作莊子字，誤也，今改而正之　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　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　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爲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云，其唯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　纂文已詳，不必重序，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　其纂文已備，不須重錄，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爲證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

曾慥《道樞》卷九《頤生篇》（按蹻之方，出於玄策。可以延年，可以驅疾）　施眞人曰：養生者以不損爲本，進道者以無病爲先，吾得安樂之法，十有三門焉　少廣之山有神人曰金母，戒黃帝曰：少思寡欲，則聲色自無矣　太上教尹眞人曰：虛心弱志，則神氣永寧矣　彭眞人名鑄年　曰：吾嘗有目疾，晝夜睜目注視，以去其昏，閉之少頃而再行焉，積功可察秋毫矣　徐眞人名甲　曰：吾嘗有目疾，正坐於闇室，運其睛以旋轉者，其數八十有一，瞋目集神而復旋轉無數，功久而神光自見，狀如金輪矣　劉眞人名綱　曰：吾時有腦痛，其風氣上攻，晝夜以左右手束其額，大指以對天倉，閉息運氣，以攻其首其目，時歇大指，使氣達於頂，則風隨氣散矣　葛眞人曰：人有

首痛腦風，令居幽室，靜坐閉息，掩耳，氣極則放焉，放之則輕擺其首而不止焉，祛風去痛，明目補髓矣　宋眞人曰：氣弱而形衰，食多則凝塞，晝夜即其凝塞之時，盤膝靜坐，升身鼓腹，閉息不止，則六腹空而飲食進矣　元眞人名谷　曰：未仙之日，絕食於曠谷，惟茹草木，則鼓腹以衝五藏之凝滯，閉息以聚三才之眞氣，加之以內想，以火咽其津而納其眞水焉，榮衛充悅而氣和通，可以延年矣　左眞人名慈　曰：老而奉眞，多傷於風，晝夜交左右手相叉，以首扣地，其氣上衝乎天柱，漯然汗出於四支乃已　用之可以除疫，可以明目而導氣　王眞人名利　曰：覺寒之時，幽室盤膝而坐，左右手兜其腎，閉息，以首扣禮者五七十，其汗四溢而出，其寒散矣　常用之，和氣明目，膚澤而骨健　劉眞人名可道　曰：居山者爲雪霜所侵，而其腹痛，坐密室，亡慮亡思，內想其腹，對掌抱臍，可以散寒氣而益元陽矣　孫眞人名守一　曰：凡腹痛而腸內有蟲，則斂身咽氣者十，抱臍搓掌百數，再搓則痛止而蟲下矣　常用之，補氣活血，可以延年　吳眞人名遵　曰：靜坐密室，疊掌盤膝，閉目冥心，升身而凝息，內觀病所自起，鄙心傳氣，百疾可瘳矣　常行之，可以健步，可以還童　袁眞人名素　曰：閉息按腎，截留眞氣而還下（九）（元），是爲保益之方，久而不已，可以益壽，可以固形　崔眞人名德基　曰：扣首抱頸，般運神光，入於天宮，久而不已，面目清，神氣和矣　劉眞人名海蟾　曰：疊指以對玉弓，法用含津，勿令走失，是爲鎖金關　可以不夢鬼交，久而不已，可以延壽而飛昇　蓋眞人名元眞　曰：咽納白口，不攪而自然，眞水朝上矣　有疾用之則病已，常用之，肌膚華潤　呂眞人名嵓　曰：搓兜臍腎，交加換手，抱臍之下，握其腎，左右手更換焉，可以集眞氣而壯下元矣

仇兆鰲《悟眞篇集注》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六十四　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即圓兮方即方，顯晦逆從人莫測，人莫測，當作無轍迹，方至下句重複　教平聲　人爭得見行藏。○補註：既知鼎器藥火次第，而不知混俗和光，以斂行藏之迹，恐人得而指摘之，難以入室用工　太上曰：聖人被褐懷玉　大修行人，浮沉塵世之中，若被褐者然　豈知中懷寶玉，有不可示人者哉　金丹秘密，若洩露機關，則疑謗紛起，而障礙隨之矣　不顯而晦，逆來順從，此正和光混俗之善法　老聖以慈儉讓爲涉世之三寶，良有以也　或疑混俗和光，有似鄉原之同流俗，合污世　曰，非也　鄉原不狂不狷，意在閹然媚世　道家能方能圓，意主超然出世　一則務外而盜名，一則逃名而修己，實

中和

綜述

李道純《中和圖說》《禮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定中謹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體，故謂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謂動時謹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於一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止，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子》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行火候法》　火候最秘，聖人不傳，今則露之。藥非火不產，藥熟則火化矣。火非藥不生，火到則藥成矣。且火候之奧，非可一槩而論。故未得丹時，須藉武火以凝之。既得丹時，須藉文火以養之。文火者，結實之火也。其養之之法，節其寒溫消息是也。故《參同契》曰：「候視加謹慎，審察辯寒溫。審其火之未然也，須藉巽風以吹之。察其火之既然也，須資神水以沃之。若太過則損之，若不及則益之。俾得中和，而無火燥火寒之病矣。蓋火之寒燥，全在意念上發端。陳虛白曰：「念不可起，念起則火燥。意不可散，意散則火冷。惟只要一念不起，一意不散，含光默默，眞息綿綿。圓明覺照，常自惺惺。此長養聖胎之眞火候也。故白玉蟾曰：「採藥物於不動之中，行火候於無爲之內。張三丰曰：「以默以柔存火性，勿忘勿助養靈胎。」劉海蟾曰：「兀兀無爲融至寶，微微文火養潛龍。」張紫陽曰：「自有天然眞火候，不須柴炭及吹噓。」又曰：「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此四翁乃列仙中之錚錚者，皆以天然眞火，自然妙用，而成無上至眞之道。又何嘗用卦爻斤兩年月日時者哉！今時之人，錯會仙師本意，泥象執文，認指爲月，而必欲推算卦體之策數，求今卦書之陰陽，甚思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倏然疲斃而不知其歸處，豈不見張平叔云：「此中得意須忘象，若究羣爻謾役情。」高象先云：「晝夜屯蒙法自然，焉用孜孜看火候。」陳冲素云：「火雖有候不須時，些子機關我自知。」彭眞一云：「從來眞火無形像，不得師傳也大難。」蕭紫虛云：「藥物調和，悟者甚易。火候消息，行之甚難。一十月工夫，存查查綿綿之息。三萬年氣數，在來來往往之間。所以養丹田之寶，此寶長在。奪丹鼎之珠，此珠復還。」駕動河車，離塵世尾閭之海。移居天谷，上崑崙蓬島之山。前數句謂作丹之時，脫胎而入口。末二句謂功成之後，脫胎而出殼。中間兩句謂溫養子珠，長養聖胎。張三峰曰：「年月日時空有着，卦爻斤兩亦支離。若存會得綿綿意，正是勿忘勿助時。」白紫清曰：「流俗淺識，末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與天仙地仙，日日採藥物而不停，藥物愈採而無窮也。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時行火候而無暫住，火候愈行而不歇也。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結胎之藥物也。眞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溫養之火候也。陳虛白曰：「火候之要，尤當於眞息求之。」邱長春曰：「一念不離方寸是眞空。此養胎之眞火也。夫眞火者，我之神也。而與天地之神，虛空之神，同其神也。眞候者，我之息也。而與天地之息，空虛之息，同其息也。」左元放曰：「火候無爲合自然，自然眞火養胎仙。但存神息居丹鼎，調藥先天接後天。」王重陽曰：「聖胎既凝，養以文火。安神定息，任其自如。此以神感，彼以神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予於是而知神息者，火候也。而孟子之所謂勿忘勿助，老氏之所謂綿綿若存，釋氏之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皆神息之自然，火候之微旨也。故曰神仙不肯分明說，說得分明笑殺人。

中庸

綜述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中庸」、「眞常」、「常住」　無過

不及之謂中，不易不偏之謂庸。中也者，兩儀間之極則也，人心中之極理也。庸也者，天下獨存之至也，古今不變之常也。在釋氏之謂常住，在太上之謂眞常。常住者不變，故不遷流之義也。眞常者，不妄亂不更易之義也。堯舜以之而揖讓，孔孟以之而授受，釋氏以之化萬類，太上用之御三才，卽此道也。夫中庸，儒者之極道也。常住，釋氏之極道也。眞常，太上之極道也。因時有古今，道有升降，故體同用異也。非聖人命理之所以殊焉。

君子小人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三 君子居則貴左，○注：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注：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疏：有君子人物之德，爲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注：兵革者，不善之器。非君子之器，○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御曰：君子以道德爲才器，不貴兵謀。○節解曰：謂口致兵革之言也。陰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注：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疏：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止而用之，權智亦爾。恬淡爲上。○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寶。

勝而不美，○注：雖得勝，而不以美爲利。○疏：恬淡無爲也，君子心尚無爲，故用兵不以爲美也。喻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爲上，應不離眞。若美之者，是樂殺人。○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疏：若以佳兵爲美，是卽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注：爲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可妄行刑罰。○疏：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閑既多，不可得意也。

故吉事尚左，○注：左主生位也。凶事尚右，○注：陰道主殺。偏將軍處左，○注：偏將軍卑而居陽位者，以其不專殺故也。一家疏云：將軍本一，動靜異名，靜則侍居，故稱偏也。上將軍處右，○注：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王曰：動用威刑，闔外專殺，自任之道，故言爲上。以殺主陰，雖上而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注：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將軍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卽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注：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人。○御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疏：兵伐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愍其傷殺，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人，衆謂士卒。傷己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爲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王曰：一夫呼嗟，王道爲之傾覆。一里違和，陰陽爲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毀，匹夫鰥婦，猶感天地，而況橫尸巨野，散骨長源，肉飼鳥鳶，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注：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御曰：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尙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資。○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二六《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疏：前章明強兵好還，不可果其矜伐。此章明佳兵物惡，不得已而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爲非。吉事下舉喻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非樂戰。○義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國，不以兵強。今明佳兵乃是不祥之器，以兵佐國必果於矜伐，果矜伐則必敗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惡，敵來侵己，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不以勝敵爲美，而以正殺爲先。此戒其樂殺也。處之以喪禮，非欲於戰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

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愼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囿，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今古，開濟成務。○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羣凶自挫。五曰豹韜，膺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爲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圮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可爲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圖。進德者，德冠五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愼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時，動有結闥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剋矣。言君子有可大之德，可久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乎道德，閱思在乎典墳。囿，園囿也。典，《謨典》也。墳，三皇之書，爲《三墳》也。誥，訓誥也，如《湯誥》、《酒誥》例也。林，叢木爲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爲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囿囿，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爲能賢　光昭令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愼其所習，遊心大道，閱思無爲，道可冀也。若其滯是非之境，束言教之墟，迷嗜翫之津，窺浮誕之牖，其道彌遠矣。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傚王業霸圖，罕偕其清靜矣。況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疏：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爲佳好者　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爾。○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鈐之術，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故以正爲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開張詭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爲貪殘，於身爲不善，於物爲憎惡，豈可習而行諸？且人之所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善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今習兵道，以詭詐爲本，欺譎爲能，殺獲爲功，誅伐爲事。譎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爲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爲不善之事矣。老君說經之時，但有戰鬥之說，則是版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誡，譎詐相傾，得勝爲功，殺人爲美，非爲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今引韜略之書，取近而證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疏：畜德於身，是爲能事。既爲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資簡正，靜合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爲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義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爲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爲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主刑，金居西而主

兵，所以行爲險，而通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故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爲不善之材器。非君子之器。）○注：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尚兵謀。○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爲材器，故無利爾。○義曰：君子所習也。檀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孔之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時之遇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也，則卷而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爲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爲上。○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乎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爲上。○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污降。太上之君以道爲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詐時扇，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謀。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爲本，而武爲末；文爲體，而武爲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實武備而斬俳優，齊侯畏之，歸鄆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爲文之輔，文爲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爲謚焉。剋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儁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暴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爲謚矣。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犬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殺獫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遞運，帝王執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爲終始，闕一不可也。師禦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爲《師卦》，《坤》上次下。薄伐者，薄，辭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梟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伐，蜎蚊蚋之嗜啗，非爲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綏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爲上也。所以宣尊弄丸而解雞，叔敖安寢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剋勝，猶慚德薄，不以爲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爲美者，是樂殺人○義曰：聖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內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爲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弊蓋埋狗，弊帷埋馬，弊車瘞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殺伐草木。若其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仁憫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玆乎。安肯勦衆命而取功名，樂殺人而圖富貴哉？若以伐殺之多爲美，譎詐之勝爲能，恣毒貪殘，必爲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橫之心，欲求得志於天下，信爲難矣。東昏歸命，昌邑高洋，禍敗滅亡，足爲鑒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義曰：左爲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賓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爲上而尊也。右爲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

知其故，因而效之，況吉其好學也，如此反是非吉，故復尚左。禮記。禮器。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爲亞聖。嘗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然。瞠視壁躅，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謀也。言以喪禮處之。○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疏：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爲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危事，投之死地，豈非喪禮乎？偏將軍既不專殺，居吉位而處左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爲之哀泣，不亦宜乎？○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內，人稱最靈。國之得人，猶魚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言太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羿因民不忍，拒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有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何必縞素爲質也？○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處以喪禮也。兵爲不善之器，戰爲殺伐之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哉？舉人以之悲傷，君子以之惻愍，故當處之以喪禮也。縗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卽宜悲愍，何必縗杖，然後爲哀乎？或者云古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典之內，皆無此說，以此無據，疏特明之。典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襄公墨縗，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縲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子

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　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　皆非勝而哭之矣　聖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後人增飾其謬耳　夫用兵好殺，君子不爲　大道好生，聖賢是則　但戰之勝敗，皆害於人，自可戒之而戢兵，豈必殺之而後哭？理身者，五欲內侵則五神疲散，六情中盛則六識交爭，氣喪神疲，將虞殞謝，當固抑情斬欲，克保恬和　亦猶理國之君，不尚佳兵之美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五《道經》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佳者，好也，尚也　夫好尚兵戈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用也　且兵戈之屬，傷人形神，唯凶頑者樂爲也　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陰主刑殺，主剛強　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此重叠而言，是經解經也　夫兵既主殺，主剛強，以傷害爲用，是謂不善之器也　君子以無爲自然爲心，道德仁義爲用，兵只可以爲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爲起戎之首，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　蓋義兵以勍定禍亂應敵爲用，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惔爲上也　又解不亂曰恬，夷心曰惔，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之法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以共貴也　今不能以德懷來，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道者之所佳美哉。《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勝而不美　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　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　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　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二三子亦尚右　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　二三子當復尚左　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　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　戰勝，則殺人多，勝而不美，故悲哀而傷泣之　上將軍居右，右位主喪，故也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唯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鈔曰：謂時之泰也者　《易・泰卦》䷊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今碧虛取此以爲說者，言夫時之泰，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於羣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鈔曰：言時之否也者　《易・否卦》䷋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今碧虛取以爲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音儻藏虛而水旱數至，於陰陽隔閉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胡可切校之凶。○鈔曰：夫荷校之凶者　《易・噬嗑卦》䷔震下，離上　上九云荷校滅耳，凶　《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　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　卦辭云：《噬嗑》，亨，利用獄　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爻也　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　初九，屨校滅趾，無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校者，械也，謂枷杻桎梏之類也　趾者，足也　今之初九，始犯其罪，屨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　今此上九初當咎微之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揜藏，而以至於極刑也　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眞所謂聰之不明也　故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　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也　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爲罪之大，莫重於可欲也　○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已備，今不復云。○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音訊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子余切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以老子爲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今取此以爲說者，言爲可欲所亂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爲失照也。咎莫大於欲得。○纂云：靡有子遺者。○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仍叔，周大夫也。美宣王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言周宣王憂當時旱災不可推而去之，故兢兢業業，而危恐如雷霆震之於頭上也。言此周時之衆民，無有子然遺失而不遭其旱災也。今碧虛取此靡有子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子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己，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答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咎莫大於欲得。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諸葛亮曰：天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煽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何名爲盜機。緣已之先尤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己，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爲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讚曰：天地萬物，陰陽四時；更相爲盜，貴合天機；聖功神明，非賢莫知；固躬輕命，審察其宜。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用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盜機之喻妙矣哉。盜者何不可測知也，機者何不可禦遏也。夜半負之而去，此盜也人孰知之。若虞機張此機也，人孰遏之。然此盜此機，能通三才造化，得陰陽闔闢，一氣流行，機緘自應。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學道者得之以固窮，非曰特守貧窮也。凡其浮雲富貴，不事肥甘，樂清虛從淡泊，即固窮之義也。小人得之輕命，非曰事刀兵也。凡其御房採戰，嗜酣聲樂，飲酒食逞財氣，即輕命之謂也。雖然固窮輕命既有君子小人之分，而盜機之發亦何私於有無也。特君子明此機而用之以固窮，小人昧此機而用之以輕命耳。此理幽玄，非盟誓不傳。故曰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譚真人曰：此重譬上文三盜之義。凡盜必合其道，不可非道而盜也。天有時地有利，吾乘天地之時利，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木植吾家之稼，如作田之類，孰不爲盜耶？然如是也，人皆不知盜機之理，君子小人志操不同。君子得之委分固躬，小人得之強謀輕命。劉海蟾曰：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以和所習以善。凡所運動皆設善機，與道合契，乃至精思守一，竊其微妙以資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即竊弄其機，乃輕其命。恒習惡行恒蓄巧機，但務營求金帛不念艱辛，或修學武藝豈辭疲倦，飾情巧智以求生於孥華之機，所以煩兵毒武則軍旅敗亡，望貴峯高則榮消辱至，或貪婪損己，或財色禍生，雖然最得榮華，未免其咎患。蓋爲不知妙道之機，以至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葛仙翁曰：至道无形，故天下莫能見。妙機无數，故天下莫能知。理於賢人，故君子得之固躬。亂於不肖，故小人得之輕命。葛仙翁頌曰：賢人窮理合虛无，得悟乾坤造化爐，下士只爭名與利，郊原丘塚是前途。呂眞人行香于云：妙道玄微，達者人希，任聰明難見難知。斉冥公主恍惚容儀，隱眞精，藏物象，號天機。大人窮理祕守三奇，下愚夫逐景昏迷，貪婪財色舉動非。爲喪精神輕性命，可來凝。施眞人訴衷情云：大人君子性和平，不與物爲爭。唯有下愚无識蝸角競虛名，虛妙理載眞經，富安民斉冥。公主恍惚深藏，悟者仙成。

聖人

綜述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上《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愾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摽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

仙及長存，患命緒方願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遣情欲以凝眞，聲色彈音於耳目，香味臭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泥於朝露，千金齊於韓樗，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忘情息機者少，逐欲乖眞者多，唯聖人能知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凡情幽滯，慧識疏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故曰成其私也。

又《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爲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決準，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爲譬焉。居善地，○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心善淵，○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與善仁，○水洽於物，仁惠於俗。言善信，○水之鑒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爲言，終始不乖其實。正善治，○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事善能，○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爲不可？動善時。○水冬凝夏溢，不違其節，君子相時而動，不失其宜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無過也。

又《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欲器滿而必傾，奢侈極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尊則議，廉則挫，銳意出羣，爲人所辱，難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卻，盜賊之來，難可固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積貨不能散，乘貴以陵人，咎自內生，非自外得。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無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又《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目雖能見，躭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而後，乖其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眞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爲用，若貪俗

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縱之於畋漁，大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狂之大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美色重寶，難得也　以此亂心，傷行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虛心而內實，爲腹也　反聽而不盲，不爲目也　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爲之道來取也。

又《十三章》　寵辱若驚，○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恥，皆懼也　貴大患若身。○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　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　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　何謂寵辱？起問寵爲下。○釋，答也　寵爲貴應言上，辱爲賤應言下　令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　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爲上，居上近危，榮來辱及，寵乃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寵則榮來，辱便枯至　得之與失，並悉皆驚　唯虛澹之人，不駭其處　是謂寵辱若驚。○此結上義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問也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解也　有身帶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災，故云大患也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虛已忘心，無身也　是夫患累起在於身　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若可託天下。○太上貴德，不貴身　明王愛人不愛己，苟能知此，則可以長久也　若貴身而賤物，愛己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不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

又《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外順於內，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　屈己從人，身不失道，直也　謙退處下，窪也　混而不濁，新也　理本是一，故言少　忘言契理，故言得　有爲爲境羣典百端，多士逐欲情亂，滯教生迷　故言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道也　聖人懷道，故言抱一　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　捐物我以全眞，道德自彰　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以我爲是，指他爲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起於爭　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爲實錄也

王真《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卷一《道可道章第一》　臣眞述曰：夫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　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眞常之元，故曰可道　既爲萬物之母，故曰可名　又天地之道，無迹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睹，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　觀猶示也，且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　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爲一玄也　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爲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孰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　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邁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者哉　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誠有旨哉

又《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眞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劍，持數寸匕首，至有憑凌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爲戒，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茲奢泰，永言伊戚，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　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又《營魄抱一章第十》　臣眞述曰：魄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　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　愛人治國能無爲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爲　無爲者即是無爲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爲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故曰無爲兵戰之事也　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　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　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兼愛之道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　玄，天也。

又《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眞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

諸侯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曰寵所以爲貴，因貴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　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特兵，乘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爲身患，外其身乃爲身存，豈不至哉　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七章》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天地體道而生，任萬物自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尸，土也故能成其尸。○聖人後身先人，外身守道，不爲萬物主，故萬物賴其爲主也

又《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惡，故幾近也於道。○水性體道，形質柔弱，臨高就下，隨方順圓，衆惡皆歸，含容一切，不與物爭，爲萬物利，故近道　居善地，○隨地形，勢高下　心善淵，○水心空虛，如道不實　與善仁，○水性有仁行，善利濟萬物　言善信，○應物如響　政善治，○洗濯一切不淨　事善能，○青黃赤白，並從所須　動善時。○順時而動，不失其宜　夫唯不爭，故無尤。○如此不與物爭，故無過尤

又《九章》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執持有爲，縱得盈滿，不如其止　揣度世事，得其傷銳，未是身寶　堆金積玉，得滿堂屋，不可長守　倚恃富貴，但恣驕倨，必招殃咎　是以聖人成功立事，順天道而退之　道盈虛，晦明不定。

又卷下《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江海下流，百谷歸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謂存恤也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行濟度也　是以處上其人不重責也，處前而人不害損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在位有接下奉上之心，處前有先人後己之德，衆無厭倦，常日樂推，誰能與爭？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意》卷五《釋疏題明道德義》　老君說經，亦不執言上卷爲道，下卷爲德。二經文義互相包含，後賢相傳，強分其義，是則《道經》含德，《德經》含道，聖旨序內已具舉明　至於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不可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大旨也　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　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五十幅字爲三十以滿三十字，此又膠柱鉤弦，執迷不通也　經字諸家所解，凡有四義，一由一經二法四常　一由者，三世天尊，十方大聖因由經教，證聖成真也　二經者，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爲學者津梁，尋真徑路也　三法者，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軌法羣生，楷模衆聖也　四常者，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也　具茲四義，總稱爲經　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　或紫字瓊章，龍書鳳札，劫初降世，劫末歸天　或刻玉鐫金，竹木練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　雖復靈妙不同，皆玄聖之眞訣，爲理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假使代變時移，金銷石化，而此經垂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故云經也　故題曰《老子道德經疏》卷上之上　夫此二篇玄微，五千幽奧，統包萬法，冠冕衆經　而所說年代及過關時日，降生先後，宗趣指歸，諸家所說未爲準的　今別演四門以祛所惑

第一，重明降生者　老君至道之祖，元化之宗　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待胞胎誕孕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跡人間，示有始也　託形聖母，示有生也　母事元君，示有尊也　今此按經誥前後，降生有三，一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岡巖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　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　因李谷而爲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眞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　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　二以殷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於陳國苦縣瀨鄉，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元君　詳此，即是亳州降生年月也　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爲周西伯之師，自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丁卯，凡一百八年　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關，一百七年　通計二百一十五年　司馬遷云二百餘年是也　感者妄云平王、定王、幽王、厲王時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　何者？若幽厲平定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矣　三，以老君自樓觀與尹喜辭訣，當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約會於蜀青羊之肆，遂即降生於蜀，乃昭王二十九年丁巳　尹喜千日之後到蜀，重見老君之時也　三度降生，此義爲定。

第二，過關年代者　老君以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西化，與關令尹喜相遇，因授以道德二經　授經既畢，即以二十六年甲寅四月於樓觀與喜相

別，異人也。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入關，訪尋老君，乃於青牛閒相見，及年入流沙，即此過關年月也。何者？尹喜爲康王大夫，到昭王時爲關令，與老君相見，若據滅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關，即與出大寶藏符，故關處所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已滅，年內又無癸丑，此爲誤也。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與尹喜不得相見，亦爲誤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縣遠不同，皆誤說耳。今詳按今古，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

第三，說經時節者。《葛仙公內傳》云：黃帝時，老君爲廣成子，爲帝說《道德經》及五苗之法。又《應號五聖圖》及《紀聖老君內傳》云：老君舜時號尹壽子，居河陽，說《道德經》，教以孝悌之道，舜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天下之人從而化之。所以舉十六族，竄四兇，達四聰，明四目，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得道於蒼梧之野，九疑之山。又諸家所引皆言周昭王時癸丑之歲，於函谷關爲尹喜作道德二篇，上下經焉。《史記》亦云老君爲關令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云：老君周時居景室之山，常與五老人譚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言，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成玄英法師解曰：傳三人者，務光、渓門子、高丘子是也。以此詳之，莊子云：湯伐桀，後讓位務光，務光不受，抱石自沈於清冷之泉。湯時務光既死，即授經在桀之前也。足明此經非是周昭王癸丑年及景室山中所著。又按《黃帝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全載此一章，則是黃帝時說經，所以黃帝著書，引此一章爾。又按年代推之，若是昭王時函關著經，至漢文帝時，末及一千年，則與注經以來數不同，益明此經是黃帝時及帝舜時說爲定矣。且帝舜在位六十餘年，一百一十二歲傳位於禹，禹子孫相承十七帝，四百七十一年，爲湯所伐。湯子孫相承二十一代，三十五王六百四十四年，爲周所滅。周自武王至赧王，子孫相承四十一代，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九年，爲秦所並。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歷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自高祖、惠帝、呂后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自舜至此凡計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則明說經在黃帝時，注經在舜時，非是函關特爲尹喜著此五千文明矣。穎鑒之士，宜詳之焉。

第四，宗趣指歸者。道德尊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隨有君宗。河上公、嚴君平、唐明皇、梁武帝、道士孟智周、滅玄靜、陳朝道士諸葛、陷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蔡元興、皆明玄之道。何妥、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滅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又此經以自然爲體，道德爲用。修之者於國則無爲無事，自致太平；於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駕景，久視長生。於國失道德則必敗亡，於身喪道德則致淪滅。故在乎上士勤人抱之爲式也。又《道德玄序》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第一訖第九章以無形無名爲宗，明春道；從第十訖第十八章，無知惚恍爲宗，明夏道；從十九訖第二十七章，以有精有信爲宗，明秋道；從二十八訖三十六章，以凝重清靜爲宗，明冬道。其下卷自第一盡第九章，明仁德；次第十盡十八章，明禮德；從第十九盡二十七章，明義德；從第二十八至三十六章，明智德；從三十七盡四十五章，明信德。仁以履虛抱一，禮以不恃不宰，義以柔弱和同，智以無識不肖，信以執契不爭。其大旨亦以玄虛恢廓，冲寂希微爲宗體，強名則有五有四，契理則無執無爲。而譚講之家執文則多舛謬，古今所釋獨學，則或不周。今廣引衆文，窮其指當，明者詳採，則可明年代先後宗趣是非矣。

又卷九《天長地久章第七》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泊，故身存。○疏：是以聖人傚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爲下所養，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義曰：理國不矜貴以有爲，不勞人以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多其功也。其實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代之衰也，其君則不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罷一章

之費，而不用之馬，德重當代，名流情品乎？修身之士不嗜榮利，外其身也，不爲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耶？反於此者，道遠乎哉！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私　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　○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已乎？　○義曰：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爲天下之先，故能處人之上，不爲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所以億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安寧　此之爲私也大矣　由其不以私爲私，故成此光大　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明，享壽長生，其私大矣　亦由其不以徇私逐欲，成此大私也　《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慾而逸樂，而墜於三塗也　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得仙道，先苦後樂　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天也

又卷一四《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疏：前章明妙本無象，則在用而皆通　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　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爲所以微妙　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　孰能下兩句，表進修之徐生　保此不終篇，結證成而不滯　○義曰：將明前章執古之妙，再敘古之爲道之人德行周深，廣加喻說，或豫分猶分而畏慎，或儼分渙分而卷舒，或敦分曠分而深廣，或渾分靜分而清濁　隨機應變，其德如斯，人能體而用之，必無盈滿之失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注：士，事也　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矣　○疏：古，昔也　士，事也　言古昔之人善以道爲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冲邃，不可識知矣　○義曰：士者，指古昔有道之人也　有道之人行道之行，凡有所立，在野在朝，皆謂之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也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此平世之士也　語大功立大名，王君臣，明上下，此朝廷之士也　就藪澤，居閑曠，釣魚避世，此江海之士也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理，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者，爲道之士也　前之五士，其用可測，其事可淮　唯爲道之士，道微妙，應變玄通，其用冲寂，難以智察，無不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是不可識也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注：夫惟德量難識，故強爲容狀，以明之耳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爲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義曰：善爲道之人，正其身而人化，正其行而人隨，睹其德容，物自開悟　德宇泰然而定，其所發明者，天光也，非人曜矣　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則德宇泰然而定，不可窺量，示委心順物之方，爲化俗引凡之行　故莊子承答舜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

豫若冬涉川，○注：豫，閑豫也　善士於代間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　○疏：豫，閑豫也　若如冬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　善士雖處代間，不爲愛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閑豫　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陷墜之憂爾　○義曰：疏解以閑豫無憂，冬川可涉，堅冰不能陷，愛欲不能侵，以喻善爲道之人　此聖旨也　夫豫之言疑也，猶豫皆疑難之象爾　亂流而渡深曰厲，淺而揭，由膝以上爲涉　冬月涉川，寒沍侵骨，將爲涉者，固亦疑難，冷既傷心，冰仍痛足　至人睹世俗貪求之事無益於身，如冬涉川，有疑難也　且代之愛欲，逐境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聲色，爭先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之跡，或烹燔取樂，或傷殺恣情，投身於愛欲之川，隨流不返，溺性於漂江之浪，有去無歸　豈獨冰捕爲難，抑且報應明驗　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遠營求，有水陸遨劫之報；凌抑於人，有怒爭刑網之報；上網於君，有誅殛喪家之報；下虐於民，有召寇起鬬之報　況於傷生害己，破國亡家之甚乎？至道之人，知此爲憂，故設涉川之喻，斯爲至戒，信可寶焉　猶若畏四鄰，○注：猶豫，疑難也　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　如今代人懼鄰戒也　○疏：猶，疑難也　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　及難其行事，舉動施爲，恐不合道，故多疑難　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愼　○義曰：猶，犬也　壠右之人謂犬爲猶　亦云古有良犬，其名曰猶，言犬隨主行，必豫於其前偵邏，疑有善惡，須復來報其主，故云猶則多豫，狐則多疑，故言狐涉河冰，聽其下流水聲絕，然後敢渡　今北人渡河冰，見有狐跡，則車馬於冰上無所陷矣　此則猶豫皆疑難之象也　且常人不知修道，恣欲任情，無懼無疑，動貽陷溺　爲道之士知愛欲而不爲，若冬將涉川，有凝沍之憂，畏居將爲事，懼鄰里之聞知　既暗室不欺，每屬垣爲戒

也　此爲道之行也　夫人爲塵於國暗者，鬼神知之　爲過於幽顯者，鄰里知之　得無戒愼矣？○論語曰：毋與汝鄰里鄉黨乎　此言十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注：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　○疏：善士於愛有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　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爲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無留礙爾　○義曰：儼，肅敬也　渙，散也　釋，解也　出門如見大賓，言主之敬客也　儼兮其若客，言客之敬主也　賓主盡敬，各愼禮容，世之常也　至人靜默，戒愼檢身，常如對主之恭，固無肆情之欲　爲善不滯，散釋變通，若泮春冰，豈復膠固矣　敦兮其若樸，○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矣　○疏：敦，敦厚也　樸，質樸也　言雖不滯於物，而絕淳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義曰：至人也，外雖散釋通變，縱橫順物，內則溫柔敦質，凝寂其心，故無紛競之傷，自得恬和之趣　曠兮其若谷，○注：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有若彼空谷矣　○疏：曠，寬也　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義曰：德既敦實，量乃寬弘，善惡無所不容，是非固當無撓，曠然吞納若虛谷焉　渾兮其若濁　○注：和光混俗，若濁而清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義曰：水之清也，能鑒物之善惡，而物亦測水之淺深　及其砍棄，乍興濁波，初鼓澶漫也，牛馬莫辯淵源　深淺難知，望之茫然，詎可揭涉？　至人和光接物，混跡隨流，不顯其機，有同濁水，其容可見，其跡難窺　人君理國乘時，在於明德，不爲察察之政，示以淳淳之方，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斯爲道化，善莫大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注：孰，誰也　孰能於彼混濁，以靜澄止之，令徐徐自清乎？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　孰，誰也　○義曰：至人外示混濁，將明不異於常　內本澄清，固亦常同於道　亦猶水之濁也，而清明之體常存　心之清也，渾濁之塵不雜，若世人能澄其塵染，淨彼心源，如水可以徐清，自人至人之境　老君愍世之貶欲，念俗之澆淳，爭投跡於愛欲之津，競銳意於利名之浪，渾是非之濁，溺生死之河，不務競修，誰爲拯拔？　演斯法喻，再教迷途，善趨澄鍊之門，冀速清虛之道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注：誰能安靜於此濁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　生猶動出也　○疏：此教法無滯也　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精修，爲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徐動出也　○義曰：大道好生，誘人垂法，千門鍊性，萬行修心，因悟乃修，因修乃證　修證之理，泛舉其綱，則有吐納元和，咽漱雲液，茹松食柏，絕粒餌芝　或隱朝上清，密伺玄元　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陰鼎陽鑪，五華九轉　或素文丹籙，檄召鬼神，金鈕青絲，質盟天地，則有玉一道德，昇玄洞神，靈寶明真，三清衆法，並革凡登道，證品昇眞　又有奔日景，朝五辰，據極攀魁，鷲綱飛紀，吞日咽月，制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眞受事，昇玄卧斗，方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眞，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黃闕，絳景朱嬰　紫虛南嶽之篇，青童東海之訣，內視五藏，下制六天，導引吞符，御風養氣，騰舉之道溢於眞經，或修勵一門便可得道，遂能拔玄祖於長夜，飛我身於太虛，瞬息而歷九隊，邪慝若士，顧面而罵六合，豈讓鴻蒙？　而世之大迷不能耽味，劬曰神仙之事非積學可求　又云得道之人皆有壽限，運終數盡還宅淪滑　殊不知得道者自仙登眞，從眞證聖，登聖極果，與道合眞，無壽考之期，無終盡之數，斯須而經億劫，指掌而越萬天　《文選》曰：少別千年，暫遊萬里　《步虛詞》云：八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遼　皆其事也　但修之既契，自忘其修，旋修旋忘，無所滯著，卽爲妙矣　夫法者，所以詮道也　悟道則忘法　言者，所以觀意也，得意而忘言　若滯於法，則道不能通　滯於言，則意不可盡　故令於法不滯，轉更增修，於言不滯，旋新悟入　次來次滅者，《西昇經》云：子能按行，次來次滅　此喻小乘有爲之法，以教初門，既得其門，漸以中乘之法，以熟其行，既熟其行，乃以大乘之法，令忘其執，則目凡而得證，累證而階聖，雖仙眞聖果二十七品，而所修之行不可執滯，斯謂徐生徐清，次來次滅之旨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　若執滯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　故云不欲盈爾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　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著，得無所得　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盈滿則妨道　故云不欲盈　○義曰：能明次來次滅之法，是得徐

清徐生之要　保此要旨，不滯滿盈，當契下句之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疏：夫能無欲凝滯，以至無爲，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爲弊薄，更求勝致，不以爲新成而便滯著爾。○義曰：既了舊法，又證新法。謂自小乘入中乘道也。中乘之道或權或實，猶滯於修，又捨此權實有修之門，求入大乘無爲之趣。若執於修著，不悟無爲是曰新成，還爲盈滿，故當損之又損，階躡入妙矣。其於國也，則古之聖主賢臣，謂之善爲士者，玄通道德，德不可稱。猶復如冬涉川履冰爲懼，畏鄰表戒，若客無爲，通變從民，屈伸不滯而冰釋，含容若谷，懷抱樸素，以訓人政昏昏而外濁，心明明而內照，無滿溢驕盈之變，守弊薄不新之規，祚必延洪，人其清泰。淳古之跡，復何遠哉？

又卷一六《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疏：此章上論淳古之風，下逮澆漓之俗，欲明失道之漸，將辯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爲則復樸。樸散則親譽遂作，無爲則謂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專此不言之教。○義曰：太古上古無事無爲，君任自然，人懷大樸。太古者，乃天地之初也。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之前有太易，未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通謂太極，故云五太者，創太古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言萬物相渾沌而未分判也。既而渾沌分判，輕清爲天，重濁爲地，而上下分焉，陰陽定焉。人稟天地陰陽冲和之氣，居於天地之中，日月照之，氣象成之，陰陽輔之，寒暑循之，與天地並號爲三才。則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迭理其化，司牧於人，此謂上古也。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而展轉生化。初以道德，次則仁義，故親譽畏侮，恩信不孚，須資復古之風，冀返淳和之化。《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王欲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太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言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爾。

太上，下知有之。○注：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得而稱焉。○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義。不知何以稱其德，是故云下知有之。○義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至高至大，以表其名。上古之君無有益號，行淳厚之化，以化於人，任物無爲，不言而信，不施典法，以蕩物心故臣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教令。其卧居居，其起於於，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耕而食，織而衣，四時自行其上，萬物自行其下。至德玄遠，不可名稱，故曰太上。或云上古太古之君者，昔有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無懷氏、昊英氏、尊盧氏、葛天氏、陰饗氏、祝融氏、列山氏、伏羲氏、神農氏，皆結繩無爲之代。黃帝乃垂衣裳，造書契，有作有法，漸以化民矣。三皇者，以道理人，無制令，無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所以三古異宜，步驟斯變矣。太上之化，不其遠歟。

其次親之譽之。○注：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爲後代之患。○義曰：譽，褒美也。矯，妄也。以身從物曰徇也。歿，死也。謂前太古上古之君相次死歿也。作，起也。黃帝者，有能國君少典之次子也。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母有喬氏，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黃帝生焉。神農德衰，蚩尤暴橫，諸侯侵伐，黃帝修德，振兵殺蚩尤於涿鹿之野，天下尊之，立爲天子，曰黃帝焉，以代神農之位。師廣成子於崆峒山，問理國之道，取天地之精，以養兆民。造書契，服牛馬，升車，杵臼宮室，弧矢調律呂，鑄鼎制琴。其所居有縉雲之瑞，或號縉雲氏，以雲紀官。禮樂既作，其臣大撓造曆，容成造算，倉頡造文字，風后造五兵，而萬慮興焉，名迹顯焉。帝乘飛龍周遊四海，名山大川，皆有其跡。於是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龍垂胡髯而下迎之，黃帝乘黃龍而升天。其大臣同升者七十二人，其小臣有攀斷龍髯而墮，抱帝之弓而號，故號曰烏號弓。其升天處，今在虢州閿鄉縣皇天原，亦名鼎湖是也。帝堯睦九族，親百姓，師務成子，定歲時，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師尹壽子，以孝德彰聞，代堯爲天子，其解具在第三章中。言黃帝堯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親其德而譽其功，乃眞親眞譽也。非黃帝堯舜使民親譽，而民自親譽之後代則不然，覩覩前跡而有矯親矯譽，所以矯竊之患生之矣。○疏：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歲之後故爾　○義曰：親譽之迹起於黃帝堯舜，千載之後人慕其迹，而生矯徇。《莊

子》庚桑楚謂其弟子曰：夫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以其揖讓相禪，而後世法也。且舉賢則人相軋，任智則人相盜，固不足以厚民。子有弒父，臣有弒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此言尊賢任能，遂至大弊，更相蠶食，起自唐虞之間。人矯拘不休，失其眞性，故至於大亂也。

其次畏之侮之。○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疏：黃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爲寒心。○義曰：堯舜既歿，三王繼之。三王者，夏殷周也。夏禹姓姒名文命，高陽氏之孫也。母曰修己，於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之而孕，生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禹父鯀爲堯治水九年，績用不成，舜殛鯀於羽山，舉禹代父，使之治水，通九江，濬百川。百谷既同，四海無壅，手足胼胝。鑿龍門，闢伊闕，濬九河，所經者七百餘國，乘四載而奠名山大川，靡不周遍。其爲人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師眞行子，得太上靈寶五符，檄召鬼神，移山塞川。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舜遂禪位，作九鼎，立九州。五岳名山，皆刻石科斗篆文，以表其高下。在位四十一年，年一百歲。子孫十六代，都平陽，起癸亥終己巳，四百八十七年。禹既禪位，自以德不及堯舜，去帝稱王，即三王之一也。其後夏桀無道，殷湯以諸侯起兵伐桀，而代其位焉。殷湯，契之後也，黃帝十七代孫。子名履，一名天乙，佐夏征葛伯有功，開三面之網，歸其仁者三十六國。夏桀暴虐，天下叛之，湯征桀於鳴條之野，放之於南巢，有白狼之瑞。師錫則子，以伊尹爲相，大旱七年，以身爲牲，天乃大雨，四海美之。在位十三年，年一百一十九歲。子孫二十一代，三十王，都於亳。起庚午伐桀即位，終乙酉年紂滅，周興，共六百五十六年。三王之二也。其後殷紂無道，斮朝涉之脛，剖比干之心，置炮烙之刑，剉刳孕婦，天下叛之。周西伯以丁卯年霸於邘岐，武王以己卯年嗣位，至乙酉年代紂於牧野，克之，遂興周業，而代殷位焉。周后稷之後，姬姓，后稷名棄。母曰姜嫄，帝嚳之元妃，出野見巨人之迹，悅而踐之，感而有孕，期年而生，以爲不祥，棄之陋巷，牛馬避之，遷於冰上，蜚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而養，因名曰棄。爲兒時吃，好相地之形，善耕農，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封於邰，號曰后稷。其十世孫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戴之。亶父娶大姜，生季歷，季歷娶大任，生文王昌，昌爲西伯。殷紂疑其賢，囚於羑里。其臣閎夭求有熊之馬，有莘之女，異方珍怪，以獻於紂。紂赦西伯，賜以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師老君於岐山之陽，鸑鷟爲瑞。天下之人歸周德者，三有其二焉。西伯以丁卯年受弓矢之錫，當紂二十一年也。武王以乙酉年克紂，正位，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有亂臣十人，而天下大理。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孫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終赧王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三王之三也。五霸者，在三王之內，諸侯之間，以兵服四方，爲盟會之主，內扶天子，外威諸侯，以禮樂征伐權於當代，不及於王，故謂之霸。夏之霸者，有昆吾，黃帝之後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豕韋，帝堯之後也。周之霸者，有齊桓、僖公之庶子，名小白，魯莊公九年立，管仲相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襄王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母曰狐姬，以魯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公四年避驪姬之禍，奔於齊，歷曹、衛、陳、楚、鄭、秦諸國，凡十八年。秦伯以師納之於晉，周襄王加九錫，賜彤弓、彤矢、圭瓚、秬鬯，得專征諸侯，敎民二年，欲用之。子犯請敎之以義，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言其能任禮智，征伐以取霸。盛興兵得衆盟謂之霸。霸者，把也，謂把攬英雄，以致強大也。夫仁義禮智，征伐之道也。嚴刑以束人心，峻法以鉗人口，法愈細而民愈亂，網愈密而罪愈多，禍起而不知，奸生而不悟，上下相詐，故或畏之，或侮之。有道之士見其危跡，爲之悚慄，所謂寒心也。《冲虛眞經》孔子對商太宰曰：三皇善因時，順物而理。五帝善任仁義，彰善而成功。三王善任智勇，智以決之，勇以行之。五霸善任機權，因勢以制宜，託機以成務，而猶檢之以禮，約之以信。禮信或虧，即霸道隳矣。

又卷一八《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衆人皆有以，○注：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者也。我獨頑似鄙。○注：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無分別，有所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義曰：世之衆人，動循俗法，皆執有爲，故云有以。以者，爲也。老君內了萬法，深洞道源，外示昏愚，若似頑鄙。下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若

肖，久矣其細也夫。亦此旨也。自衆人熙熙下，六番聖行以對俗學是俗，明其必須絕除而宗大道也。我獨異於人。○注：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爾。而貴求食於母。○注：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爲定格也。○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爲，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義曰：首標絕學兩字，恐人未能頓明，相次對持，凡有十一別。一者絕學無憂，不絕學則多憂。二者唯則恭膺而爲善，阿則慢膺而爲惡。三者善則人所尚，惡則人所惡。四者衆人有太牢春臺之美，我則守淡泊嬰兒之行。五者衆人有所趣，我則無所歸。六者衆人矜有餘，我獨若遺忘。七者俗人昭昭而明，我獨昏昏若暗。八者俗人察察立法，我獨悶悶寬大。九者衆人有所止，我獨無所著十者衆人皆有爲，我獨若不足。十一者衆人耽榮味，我獨餐元和。此十一者與俗對持，即明俗學可絕，而無爲可習也。故疏云衆人有愛染，我獨忘情欲，衆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無是非，所以異於人也。○疏：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今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義曰：如嬰兒之行，無外所牽，但知求食於母，而無紛競之累也。此聖旨所解，今詳其理。母者，氣也。人之稟象，因氣而生，氣爲茂養，故謂之母。十一門中，皆明有爲之學無益於身，習道之人俱令棄絕，行與俗異。故云獨異於人。俗學既已絕除，唯餌氣餐和，歸根復命，是所行之法爾。《黃庭經》曰：人皆食穀與五味，我食太和陰陽氣。又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腐神明胎氣零，那能反老得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是也。《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理無疑矣。大約理國則在於守靜默，除淫苛。人君服道而鄰居，臣下崇德而弘道。前則修身之旨，此乃理國之規也。

又卷四四《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疏：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爲王，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善下則爲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爾。○義曰：江海處下，百川所歸，人君用謙，萬國朝會。由是處上而人不重，後己而人樂推。江海以之爲王，聖人以之有國，前符玄德之主，克諧大順之規。後應不肖之詞，常叶以慈之訓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谷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猒爾。○義曰：下爲高之本，謙爲德之基。百川東注以如歸，歸謐善下；萬姓北趍而拱聖，聖在用謙。庶人子來，理在斯矣。嚴君平曰：天地不舍羣類，羣類舍之衆物，不求爲王，物自往之。故天地億萬，而大道爲之王；陽氣赫赫，而天爲之王；陰氣肅肅，而地爲之王；生靈億兆，而聖人爲王；羽者翔虛，而神鳳爲王；毛者蹠實，而麒麟爲王；鱗者水處，而神龍爲王；介者澤處，而靈龜爲王；百川並流，而江海爲王。凡此九王，不爲物主而物自歸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爲信義而物自附之，不任智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體道合德，委任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爲王者，無智巧以悅之，無慈惠以懷之，無威令以束之，無刑法以勸之，無機權以制之。百川所以朝宗者，以其處下，物自順之。由是而言，人之處謙遜志恭恕不爭者，有國聚人，斯爲要矣。地道變盈而流謙者，《易・謙卦・彖詞》言，丘陵川谷，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改變其盈而流布，其謙也。子來者，《春秋》昭公十年，叔孫昭子曰：《詩・大雅》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經始靈臺，作有急疾之意，衆人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疏：此合喻也。此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之？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尚爾。○義曰：聖人謙己，固無飾詞，所以孤寡不穀之名，彰其以下爲本，罪己納隍之志，明其刻責之心。故盛德日崇，大業彌固。鴻，大也。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爲撝謙，後己先物，物自先之爾。○義曰：聖人豈欲先於人，而曲爲之後。以其謹身順道，不以物先，故能爲萬物推之於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注：謙爲德柄，尊用彌光　以言

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宗奉，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害也。○義曰：君德謙虛，人所翼戴，故居上不重；君德欽明，人共瞻奉，故處前而人不害。夫勛華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辛癸在前，人皆棄之，視之若冤，謂有道則昌，無道則亡是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爲之主，而不猒倦也。○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猒倦也。○義曰：堯之理天下也，六合羣生就之如雲，望之如日，推崇爲主而無猒倦。及其棄世也，天下之人如喪考妣，三載遏密八音。其何故耶？德以撝謙，化以無爲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樂推，誰與爭者。○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猒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義曰：聖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並六合，惠覃九圍，以謙抑不爲物先，以柔遜不居物上，人自推戴，誰與之爭？如此，則祚曆遐長，弈葉繁茂，若百海之納百谷，不溢不盈，若太上之持三寶，以慈以儉，故下章以三寶次之。

又卷四九《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疏：前章明強梁必招損，以示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句歎莫能行者。又五句證釋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義曰：前明聖人不恃不處之行，此舉水德勝剛勝強之能。守柔弱則謙光，爲強梁則屈抑，所以國君以含垢爲大，立名以不祥爲先，配聖德乃允叶厥中，聞俗耳則雖正若反，嗣以缺契之理，更彰興善之方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疏：水之爲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義曰：水之爲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霈澤露以凌虛，貫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吉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也，毫末棄生而有濁，故老君配之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能傷焉，及其逐十洲，浮八極，漏藏日月，淪貯乾坤，陵谷由之而革遷，鯤鵬託之而變化，推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莫能制焉，然而強柔相制，強者必損，亦由六欲纏性，三業繫身，結搆日增，堅固難解，以至柔之道，至靜之眞鍼而解之，漸除堅執，久久行之，則廓然清淨，虛室生白矣。此所謂至柔攻堅，莫之能勝也。

其無以易之。○注：以堅攻堅，故兩堅俱損，以柔制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者，無以易於水矣。○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義曰：不爭處下，攻於堅強，萬物之中無易於水，沖和之氣，澹寂之心，攻除嗜欲，莫先於道。所以道之於身，則澄塵除垢，於國則納汙藏瑕，萬有所以歸仁，六欲所以銷滌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有此道，而不能行。○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爲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莫能行。○義曰：柔弱之勝剛強，人皆知矣，雖知其事，誰能體柔修性，用道修心，挫其剛強，習其虛寂耶？有能體而修者，道何遠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疏：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義曰：惟水之德上配於道，次配於王，道以化育無私，王以君臨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己撝謙，責躬引咎，罪己即是受國之垢也，受國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心，可以常奉社稷而爲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穡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萬方之罪者，《尚書·湯誥》云：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是也。孤、寡、不穀，已具此經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若反。○注：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

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卻爲社稷主；受國不祥，卻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賞云，是必眞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義曰：聞之若反於俗，行之則合於道。故俗耳所聞，是正言若反也。《靈寶經》云：修道之士捨富樂，棄榮華，栖遁山林，備受勞頓，及其功成證道，羽駕雲車，享年長久，自苦而得其樂也。帝王孤寡不穀以爲其名，引罪責躬以化於俗。此受其不祥凶惡之事，而人樂推，故能長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謂乎。

又卷五〇《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聖人不積。○注：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疏：積，滯聚也。聖人達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積滯，故云聖人不積爾。○義曰：聖人無爲，無爲之爲亦遣；聖人忘教，滯言之教俱忘。了達希微，宗尚虛漠，故不積滯於俗教矣。修眞之士，亦當悟此忘言，了玆妙道也。

既已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注：此明法性無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淨法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註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教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義曰：聖人清靜，理性光明，慧心外無所因，內無所滯，和之愈響，如鍾在縣矣。夫天地之生化不窮，而天地之用未嘗倦矣；日月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嘗竭矣；江海之注不極，而江海之流未嘗耗矣；薪火之傳不絕，而薪火之力未嘗盡矣。亦猶聖人之慧解浩蕩而無涯，隨悟立言，隨方設教，因機誘導，稱彼物情，物情高下，俱得法味，而言教塞於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多矣。惟教學半者，《尚書・說命下篇》云：教，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也。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其惟學乎。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四《道經》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謂觀自然之道，凡所觀也。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觀無執，蓋得之於心，則不出戶而無轍迹也。善言猶莊子之屢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涯分而無過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謫責之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爲，因任萬物，使長短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其自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此實夫無爲而去其籌策也。《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此皆有爲機變休咎之學也。至人游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爲萬物所役，計已之身，卽知於彼，故不用籌策。善閉謂心無爲也，心無爲者，雖聲色在前，而諸境不入於眠聽，此不用關楗而莫能開也。橫曰關，立曰楗。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至人簡易無爲，善以道繩約貪縱，自然結縛情欲，而翛然清靜，無勞解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密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聖人體合自然，心冥至一，故能芻狗萬物爲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於瓦甓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鴻烈解》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夫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杭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杭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爲資給役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役。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幗帳而

獻之　子發曰使人歸之，曰：寧有出新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我事，因曰又復往取其轡　子發又使歸之　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遂還師　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吝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達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故伯樂不能御駑駘爲騏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　故列于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此眞忘其師資者也　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爲迷謬，然而重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善行善言，所以救人，救物也　爲師爲資，所以知雄，知開也　故次之以知其雄

又卷九《德經》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　《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地道卑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　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賑　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川自爲來也　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也大矣　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爲，與萬物市譬。夫谿谷爲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聖人謂能體江海之善流者，將欲處人之上　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　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自然爲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巽　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爲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逸萬民，薄眇躬而厚庶物，民皆忻戴，猶以爲輕處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天有道之君，樂生惡死，如日望之，如雲推崇爲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謙德化下，下皆化而爲謙退也　故聖人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　陳希聲曰：大道敷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之爲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　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　江海居下流，聖王貴謙卑，俗尚強梁，以靜爲下，故次之以天下莫謂我道大，似不肖

邵若愚《道德真經真解》卷二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善行其道者無轍跡，此所謂行無行，行故無跡　善言其道者無瑕謫，此所謂言無言，言故無瑕謫　善計其道者，其心無思無爲，故不用籌策　善閉其道者，心常無欲，則境莫能入，雖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其道者，達自心是道，雖無繩繼約束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以此善救人，故無棄人；常以此善普同救物，故無棄物　如是自利利他，是謂襲明　故善道人爲不善道人之師，不善道人得善道人之所資　然當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若貴師愛資，雖爲權智，執之同於大迷。無智無得，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學人未能全得無心之道者，但知其雄強勝物，而守其柔雌之道，老子喻爲天下谿，謂處下而不爭也　能爲天下谿，常使其德不離，久則復歸於嬰兒。知其自理明白，守其黑默之道者，可爲天下式，謂藏光隱德也　能爲天下式，常使其德不忒，久則其德復歸於無極。知其榮而不喜，守其辱而不憂，豐爲天下空谷，謂虛而能容也　能爲天下谷，常保其德，乃具足，久則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夫朴者，大道化生一炁也，散則爲陰陽、器之用、四時之遷，始春而後秋，聖人觀生化之有序，用之爲法，宗廟則以昭穆爲，朝廷則以尊卑爲，鄉黨則以年齒爲，推厚德則爲之

官長　是以先君後臣，先夫後婦，故體大之制，使大倫有序而不傷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上古以無爲治天下，無不治矣。至堯舜時，道德勢衰，述仁義欲民從之，救衰弊之世，是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也，老子因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者，神化之器，而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者，緣執於爲。是以聖人治天下，所以去甚、去奢、去泰者，由不執於爲也。

又卷四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故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人欲圖難者，必先於其易，欲爲大者，必先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故聖人而無所作，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夫輕諾許從，後必寡信。緣於多易，後必多難。是以聖人應世而每必由難之，故至終無難矣。

又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處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在人上，以其言卑下之；欲在人先，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以其謙退不與物爭，是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蔑以加矣。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之心，與物爲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爲生，故物無害者，乃得長生。如此是以聖人觀道執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內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己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生意長在。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原旨》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也。澤物無私，與善仁也。渥下不易，言善信也。柔以勝強，政善治也。載重浮輕，事善能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己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舜、禹授受之際，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莫與爭。能爭功者，惟禹賢也。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故知盈貴自抑，銳當敢挫，明哲保身之道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據高位，佩重印，驕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鼎折餗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爲得也。乃知功不在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超出利網，脫去名韁，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

又卷四　《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原旨》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之王。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而不欲自上於人。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故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之謂乎。名雖先，人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爲軋己也。處前而民不

書，不以爲妨己也。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上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修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修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太平經》卷八八《作來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六方眞人再拜，『願有所問一疑。』『行言之。』『今天師前所勑愚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要文，及究竟賢明之善辭口中訣事也。今四境之界外內，或去帝王萬萬里，或有善書，其文少不足，乃遠持往到京師；或有奇文殊方妙術，大儒穴處之士，義不遠萬里，往詣帝王，衒賣道德；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嬰兒婦女愚心，各有所懷善字訣事，各有一兩十數，少少又不足，使人遠齎持往詣京師；或有四境夷狄隱人胡貊之屬，其善人深知祕道者，雖知中國有大明道德之君，不能遠故齎其奇文善策殊方往也。今天師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書善文之屬，及賢明口中訣事，以爲洞極之經，乃後天地開闢以來，災悉可除也，帝王長遊樂，垂拱無憂也。言一事不足備，輒有餘災，故當都合之。今不知當以何來，致此奇方殊策善字，適悉得之乎？』『善哉善哉！諸眞人思念劇也，天神已下，告諸眞人矣。上皇之氣來祐助道德之君□□矣。行，眞人今乃爲皇靈天具問事，吾職當爲天下具談，何敢有懈焉。諾。諸眞人安坐，方爲眞人悉說之。』『唯唯。』『以此書付歸上皇道德之帝王，見天文必思其要意，勑州郡下及四境遠方，縣邑鄉部，宜各作一善好宅於都市四達大道之上也。高三丈，其中廣縱亦三丈，爲四方作善疎，使與人面等；其疎間使可容手往來，善庇其戶也，勿令人得妄開入也。縣書於其外而大明其文，使其□□書其宅四面亦可也。其文言帝王來索善人奇文殊異之方，及善策辭口中訣事，人胸心常所懷，所能言，各悉書記之，投於此宅中，自記姓字，已且徵索之，各以其道德能大小署其職也。所言多少，其能不可徵者，且悉勑所屬縣邑長吏以職仕之也。其老弱婦女有善言者，且勑主者賜之，其有大功而不可仕者，且復之也。四境之外，其有所貢進善奇異策，用之有大效者，且重賞賜之也。如此四境外內，一旦而同計大興，俱喜思爲帝王盡力，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遠方無有餘遺策善字奇殊方也，人皆一旦轉樂爲善也。隱士穴處人中，出遊於都市，觀帝王太平來善之宅，無有自藏匿者也。風雨爲其時節，三光爲其大明，是天大喜之效也。四夷八十一域中，善人賢聖，聞中國有大德之君治如此，莫不樂來降服，皆齎其珍奇物來，前後成行，吾之書萬不失一也，豈不大樂哉。大德之治如此，諸眞人寧解曉之耶？』『唯唯。』『然子已覺矣，於其宅中文太多者，主者更開其宅戶，收其中書文，持入與長吏衆賢共次。其中善者，以類相從，除其惡者，去其復重，因事前後，齎而上付帝王；帝王復使衆賢共次，去其中復重及惡不正者，以類相從，而置一閑處；復令須四方書來，前後次之，復以類相從，復令須後書至也；其四方來善宅，已出中奇文殊方善策者，復善閉之，於其畜積多者復出次之，復齎上之，於四方辭旦日少畢竟也。所上略同，使衆賢明共集次之，編以爲洞極之經。因以大覺賢者，乃以下付歸民間，百姓萬民，一旦俱化爲善，不復知爲惡之數也。此所謂畢得天地人及四夷之心，大樂日至，並合爲一家，共成一治者也。六眞人豈知之耶？』『唯唯。』『行，六眞人已知之矣。夷狄聞之，日自卻去，中國日以廣，不戰鬬伐而日彊也。天地助其除惡，是爲天地開闢以來，未常有也。是故天下大喜也，天地神靈共除帝王承負也，災變已消去，其治與神無異也。天下人且大得道德奇方，皆思善文正字，不復爲邪惡也。所上且歲益善，於其後三歲一小錄，五歲一大錄，次之，此以下附歸於民間也，使其各好爲善，不能自禁止也。取其中大善之事，有益於帝王正治者留之，勿下之也。眞人知之耶？』『唯唯。』『然今眞人，天使諸弟子問，是今既爲天問事，乃爲德君作大樂之經，努力勿懈也。天且報子功，子乃爲皇天后土除病，爲帝王除災毒承負之厄會，子明自當增算，吾言不敢欺眞人也，愼之。』『唯唯。』『行去歸，努力精行，有疑者來。』『唯唯。』『眞人前，子前問事之時，吾欲去久矣。故中與子斷訣之文，見子惓惓，知爲皇天祐陽精。所以然者，見眞人精，中國當大興平，八十一域善人當降，來歸中國，故吾爲子更止留，悉究竟說之也。所以然者，見眞人爲天問事不止，反恐得大過於子，得謫於天地，故不敢棄道而中去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努力精卒之，勿棄天道問一訣也。』『唯唯。願請訣事言之，天師何睹正於都市四達道上，爲太平作來善文奇策密方之室乎？』『善哉，眞人之難問也，得其大要意。天積悒悒，帝王使子難問耶？其投辭何一工也。然吾居天上觀之，有可觀見，不空妄作此皇平之宅於四達道上也。天公問，天下何故雖平安哉？五行神吏上對言，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去其四境萬萬餘里，大遠者多冤結，善惡不得上通達也；奇方殊文異策斷絕，不得到其帝王前也；民臣冤結，不得自訟通也。爲此積久，四方蔽塞，賢儒因而

伏藏，久懷道德，悒悒而到死亡，帝王不得其奇策異辭，以安天下，大咎在四面八方遠界閉不通。今故承天心意，爲太平道德之君作來善，致上皇良平之氣宅於四達道上也，欲樂四方悉知德君有此教令，翕然俱喜，各持其善物殊方，來付歸之於上，無遠近悉出也，無復斷絶者也。」「善哉善哉！響不及天師力問，不得知之也。」「然，眞若眞人言也。夫人天性自知之，其上也；不能自知之，力問，亦其次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一事言之，何故必使其廣縱三丈，高三丈乎哉？」「善乎，子之言也。一者，數之始也。天數亦終於十，地數亦終於十，人數亦終於十，故使三丈也。欲樂合天地人，使其俱悅喜也，故象天地人爲之也。」「今請問三數，何故俱十乎哉？」「然，天有五行，亦自有陰陽；地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人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也。故皆十。」「善哉善哉！今獨天地人如此邪哉？然萬物悉如此邪哉？」「然萬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人皆隨四時五行爲盛衰也。眞人知之邪？」「善乎善乎！」「然子可謂已知之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何故必爲其四方作疎，與面齊者？」「然疎者，欲使賢儒策之也；疎者，樂四方疎達，不復閉絶也，欲使賢者各疎記其辭，投此太平來善之室中也。與面齊者，面者，最人之善者也，太陽之分，象天道也；樂人各順天心，思爲善，與德君並力，共平天下也，故使與面齊。面者，有七正，耳目口鼻可以通氣，神祇往來，樂大賢策之，使四方八極遠境聰明悉來至也。今帝王雖居百重之內，與民相去萬萬里，光明教令，悉暢達也，不失天地之心，以安其身。」「善哉善哉！願請問，當使何吏守此宅哉？」「長吏直署，唱名爲太平之宅，樂善之吏也。」「善乎！愚生知天已大喜矣，地已大悅愼行也，人已太平理矣，萬物已得其所矣。」「今眞人何以知之乎？」「愚生見天師爲太平德君制作大樂之宅，以通天地人之談語。今使下民臣各得奏上其辭於其君，令帝王得奇策異文殊方，可以長自安全者。又天地得通其談語，百姓下賤得達其善辭，以解天地悒悒，以助其君爲聰明天地與人，爲凡物之長也，乃得悉通達，故大樂也。」「眞人說是也，善哉，吾無以加之也。子之言事，大入眞道矣。」「願請問一疑。」「言之。」「今天乃悒悒欲言，何故返使人談哉？」「善乎，子之難問得其意。然，夫大道乃轉而相因，更相使也。故兌爲天地之口，人亦然。故以類相求，故人爲天地談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易開哉，勉力勉力！」「唯唯。」「然辭小竟，勿復問；令道文難知，反益憒憒也。」「唯唯。」「行，戒眞人一事，爲已校書文殊方也，卷投一善方，始善養性之術，於書卷下，使樂賢誦讀，此當爲洞極之經竟者，因各集此方以自養，誦此術以自全，令各樂得久存。上賢可以爲國輔，中賢可爲國小吏，下小人不能仕者，可長養其親，而久守其子孫。」「善哉善哉！天下大樂悅也，爲善無雙，無復惡人也。」「子已知之矣，行去，思之念之。既爲天問事，勿懈。」「唯唯。」

右求善以致太平令天下一日合心上皇大樂之宅文

《太平經鈔》王部

大天之下，凡十二域，萬一千國中，各自有文書，悉欲除惡致善，消災害。今盡收錄聚之，方圓百里，上可將至天，終不能消去災害。此文雖少，帝王能行，必俟明効矣。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眞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眞道意。眩目內視，以心內理，陰明反洞於太陽，內獨得道要。猶火令明照內，不照外也，使長保存而不亂。今學度世者，象古而來內視，此之謂也。久久傳相生復衰微，反日厭其所爲，傳失道意，不能內照，日益不理。故天出聖人，象天文理，故天文自覩也。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萬物悉正。人者，萬物之長也。人失職被傷，不以壽死，萬物亦隨之，天地亦爾。邪氣大作，病人不絶天年。惟古今之行，各有次第，不相踰越。上皇神人之尊者，自名委氣之公，一名大神，常在天君左側，主爲理明堂文之書，使可分別，曲領大職。當爲君通神仙，錄未生之人，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當上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至時當上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隨其智能高下，各各使不忘部署分別，各令可知，使自狀其能，卻乃任之。奏上，出言曰，大神爲上主領羣神，各有所部，宜服明之，勿使有疑。令壽命長藉，宜當諦之。聖明有心，宜以白日所有生。復而以簿書籌算相明，可在計曹，主領錢數珍寶之物。諸當上計之者，悉先時告白，併計曹者，正謂奏司農，當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集上大神明堂，勿失期，如天君教，皆不得失平旦三刻之間也。明堂大神上承五刻集奏，如天君舊令從事。大神受君之勅，部下司農，司農受勅，使下所部州郡國。言所部領所主，當上簿入司農委輸者，各以所出送書到。如懈惰不時送者，司農輒上明堂大神，上白天君，出教下司農，令郡國催促，不失後書。置時日漏刻相授，各有分別，勿有所亂，皆令同文，各有所副文。天上自無水旱之災，不得有增減之文。轉輸當至，勿稽留因緣，恐獨受取，覺知者有主，天上知聞，罪輒不赦。

各慎其職，各明其事　天君皆預知，不言音，宜詳所問，不用此言　水旱無常，災害併生，人民疾病，死生無數，不用天君教令致也　天君教出告大神，卿相中二千石文書，羣僚在職之神，務盡其忠，務盡其行，上稱天君之心　天君與諸師化之，當得升度者就而正　各使成神光景，隨其尊卑所化之神，皆隨有職位次第官屬　天君勑大神常化成之　人各自度量，志意日高，貪慕上升　其化生光耀，日中所見，洞徹正神，相隨浮遊八表　觀天所施爲，知其動搖，各從其宜　朝天謁見，自有常日　當以月初建，大神小神，自相差次，銓次尊卑　朝大臣不過平旦，朝會，羣神各明部署，案行無期，務明其文書，督責有職之人，先坐其事，當如天君教令　有所白，輒開明堂，乃得所言　各有所明，各有所帶，不得無有功効　天君勑大神，羣僚集會，各正其儀，勿使有過，虧以法令，各察所部　天上覺知，其過不除　各慎所職，無爲諸神所得短　天君勑大神曰，郡國之中，有聖智志意，常念貪生之術，願與生神同行，與天合思　欲布恩於人，思惟生成，助天理生，助地養形　慕仁善化，上其姓名於大神，使曹有文辭，數上功，有信可任　曹白其意，天君當自有數，衆神所舉各令保　是郡國選擇，務取尤善　天君勑明堂，諸當爲大君理衆職，務平其心　各行天上所部，使有分理，皆盡忠誠，通達所知，務成其功，務理其所各譽篤達，宜進所思，音聲所通，其意雖有心言，天君預聞其語，當何隱蔽而不盡忠誠

又《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行是與非法》　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與不得，其事立可觀也　不但闇昧，昭然清白　神道至衆，染習身神，正心意，得無藏匿　善者出，惡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鏡之式也　於此之時，賢明自安，時不再來，物不重應　乃得獨盛，治遠方，故事見，其應見，愼無拒逆，撰以爲寶器，可謂得天地之心意矣　其事時矣，事皆職矣，神道來矣，賢者謀矣，吉人到矣，邪者不來矣，清明見矣，四方悅矣，幽人隱士出矣，得天心矣，得治術矣，邪不發矣，自然達矣，真人來輔矣，天下善應矣，各以其事來矣，去憒亂矣　此應出腹中，發於胸心，乃若雷電之應證也　夫瑞應反從胸中來，隨念往來，須臾之間，周流天下　心中所欲，感動皇天，陰陽爲移，言語至誠感天，正此也

〔附〕《道典論》卷四《妙瑞篇》引《太平經》云：「人君爲善於內，風雨及時於外，故瑞應反從人胸中來　故有可欲爲，皆見瑞應，何有不來者乎？　夫至誠乃感皇天，陰陽爲之移動，誰往爲動者乎？　身形不能往動也　動也者，冥乃心中，至誠感天也」

念者能致正，亦能致邪，皆從志意生矣　使能動天地，和陰陽，合萬物，人能度身，出能成名，賢不肖皆由斯生　故賢者善御，萬不失一也　人腹中有過，反面赤，何也？　心者，五藏之主；主即王也，王主執正，有過乃白於天也　驚即面青，何也？　肝者主人，人者憂也，反核肝膽爲發怒，故上出青也　諸神皆有可主，以萬物相應　故令人常自謹良，而順天地，而災不得復起也

外學多，內學少，外事日興，內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華　浮者，表也　華者，末也　夫天道遠人邪中，不能自還　所謂神道書者，精一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明同　核事文者，考核異同，疑誤不失　浮華記者，離本已遠，乃居野，其文錯亂，不可常用，時可記也　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亂而煩矣；守末者昏矣　故賢者守本戒中，不敢從末也　夫能守之不止，方方善來者，無拒逆，撰爲寶器，萬世不復易也　人力自爲善者可厄乎？　邪辟夷狄卻乎？　兵革絕乎？　杖策絞無聲乎？　四方安乎？　道路通乎？　人君明乎？　神策：大人守之動四方，中士爲之令臣良，小人爲之不相傷其辭約，其法明，占神文乎可不行　不能持乎，傾無傷以拘奸乎？

又《賢不肖自知法》　上士高賢，事無大小，悉盡畏之；中士半畏之，下士全無可畏　上士所以畏之者，反取諸身，不取他人　心開意通無包容，知元氣自然之根，尊天重地，日月列星，五行四時，六甲陰陽，萬物蚑行動搖之屬，皆不空生　鬼神精魅六合之間，表裏風雲雷電不空行也　此皆有神有君長，比若人有示，故畏之，不敢妄行　中士半畏之者，上不知元氣自然之有術，纔知今見風雨雲氣與生物也；尙時言天無神，不畏列星日月也，纔知大火北斗　下士則不知土地山川之廣大可核，纔知耕田，種其所有，治其家眷術也；不知四時五行可以何覆也，但知隨而種樹之，收其利耳，不知六甲陰陽爲神，通言其無有也　夫人愚學而成賢，賢學不止成聖，聖學不止成道，道學不止成仙，仙學不止成眞，眞學不止成神，皆積學不止所致也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

山崩川涸，冬雷夏霜　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　文愚安安，必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允相厥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　昏主邪臣，法令不一　重賦苛政，上下相蒙　驕戰貴臣，驕奢淫縱　酣酒嗜音，峻宇雕墻　百姓流亡，思亂怨上　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愚　人以聞其聖，我以不期其聖　荅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　至於應變无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處之　以跡度心，乃爲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　无死則无不死，无生則无不生　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災蝗而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　安撫黎人轉禍爲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　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　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虫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愚人以此爲天地文理聖也　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獫鵲不喧邊烽无燧，兆人康樂寰宇寧，縱天地災祥尤能爲也　聖我以此爲時物文理者　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弛以致之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　占者曰，桑穀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　太戊恐懼，側身修德　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　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大能爲災　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己，天災地妖不能加也　則妖禍不勝善政，惟夢不勝善行　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无飢色，何者，爲君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爲災也　水旱者，天地也　文理者，時物也　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爲福，易死而生　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　夫爲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在獸衝營野鳥入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撫士卒轉禍爲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下章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恐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　開物成務，觀天相時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讚曰：絕利一源，三思反覆；徇物之機，生死在目；樂出安靜，愚生害酷；天地災祥，時理爲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爲，因以制之　○真曰，深矣善矣，天人自之爲自然，英雄見之爲無愚，人見之爲化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曆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兆出　神樞鬼藏　○六甲陰陽之文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道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茅塞之徒儕侗顓蒙，聰明不開謂之愚　愚人之性，不博物不知道不率教，以謂天地何物也，文理何道也　故見之爲聖，則罔知於何故　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是知人則哲　又哲，智也　既知人則已可知矣，已可知則博物窮道，定是與非，是智之使用也　機謀籌策靡不在焉　國富貴則富貴，國長生則長生，是時物文理皆在我之掌中，屬我指撝之內，道之能乎哉　奪其時物文理以爲哲，是道德之全矣

黃帝陰符演章

哲人以愚度，我以不愚聖　人以期其義，我以不期其聖　○士有道而晦迹，謂大智若愚　故和同天人之際，使之无間者也　是修混沌氏之術，人內蘊賢哲之心，外肆愚俗之路，以道世爲不材之木，使終其天年，此哲者之所見也　我以不愚，是黃帝辭　以譏斯人之輩，愚沒世而无名稱焉　故大爲造物，爲蒼生而降靈，使之爲賢爲哲，沛澤利世　今放而不仕，得非高尚乎　老氏所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聖人期其大生聖人，繼賢人以輔之　如高宗夢得說，是高宗耶，是傳說耶，自天使其然哉　我以不期者，蓋體自然之道，欲心與天數合，必无苟進，動必合時　於是乎賢不睎愚聖不期物　我也者，是執天之道，使陰陽鬼神莫能得而知之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哲人可以虞愚，我以不愚　聖人其期，我以不期　○聖愚賢哲同一初耳，自其心有廣狹，則所造有分量　且天地時物咸有文理，其法象著明尤內无外，人能仰觀俯察，則克念而作聖，克明而作哲　然由愚而哲，由哲而聖，皆自心之廣狹推之　故愚能以天地文理之大存於仰觀俯察之間，雖至於聖可也　吾而悟於時物文理之小，察於日用常行之間，肇止於哲而已　聖哲既分，純疵異念　愚人既聖，在釋謂之直超彼岸，見性成佛　在道謂之一得永得，平地登仙　一念之迷既純於愚，一念之覺自純於聖　惟哲人則不然　其初若汲汲於明道，而終則復悠悠而慢道，苟不加防慮之力，則出入尤時操存

捨己又將人於愚而不自覺矣　我之所棄者聖，其可以偏指為愚乎　故我以不愚，非特不愚而已也　蓋聖人其期，猶有限量之可名，是猶梏於天地文理之用也　我乃離形去智，與道合一，而獨超於萬物之表，是豈可得而期哉　此大而化之之謂聖　若難造矣而聖　而不可測知之謂神，即金丹之大道也　論至於此，則曰愚曰聖曰哲，始也以天地時物之文理而入道，終也它天地時物之文理而得道　譬之五行造化，萬象森羅，皆道之用　文字語言瓦礫稊稗，皆道之寓　凡三千六百門中，一一踐履，真積力久，月无忘其所能，固以限期為驗，如顏子之亞聖，不違仁於三月之久，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爾　若夫孔子之集大成，文王之順帝，則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何以期限為哉　彼修空寂者曰，饒君經萬劫，終是落空亡，何謂不可期也　殊不知身經劫火，雖云壞　道若虛空，能壞无異哉　金丹大道肇於太極，成於无極，用於有窮，妙於无窮，不可以凡俗語　當共神仙子細推也

《無上妙道元始真經》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　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　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　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居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勝　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範疇總部・道教部・道德修養論分部・聖人

名雖至卑，不離高名；言雖至小，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　眾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　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日日去之，日日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者也　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已

聖人之於眾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眾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眾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眾人，特物不能拘爾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如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蜘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蜘蛆，互相食也　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常先人，而常隨人

渾乎洋乎，遊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　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　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有道者，莫不中道

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巧時拙，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焚事則基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耳，胡然徹徹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葛洪《抱朴子内篇・釋滯》 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値，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淩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内鑒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絳幅，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也，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

又《抱朴子内篇・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

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値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孜孜汲汲，窮年無已，亦爲能閉聰掩明，内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眞，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黄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黄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黄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

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絶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

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

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顔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

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

夫道家寶祕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懇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絚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飆，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眞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廄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佳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伯子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籠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

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

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飄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訣》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闔閭，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

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逑篤醜之嫫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無能子《無能子》卷上《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啅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號鳴啅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耶。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耶。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無奪害之心，無癈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眞，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罟網羅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由自彊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建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眞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恥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焉。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万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眞，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又《質妄第五》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爾。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

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惑之。乃以是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耶？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輿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疏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無所得，誰謂所親耶？誰謂天下之人耶？取於名字僵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耶？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爲。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二　中秋夜，棲眞觀露坐，衆話及礬山聖泉，云是黃帝誕聖之地。臨泉有樹，帝母嘗曝藉衣於上，其樹遂痀僂而俯，柯葉蔭其泉，似不偶然也。父老云：將老，復有孫枝生其下，既長，其枝幹態度一如之，至於今不知其幾代矣。或曰：既有如此，何爲不聞有大興建以發揚之？

師曰：吾嘗見小碣，讀之，乃唐時一縣宰，輸己之俸以立，宋得天下之後，緣此地屬契丹，故不復振。凡大興必大廢，平常乃能久，物理固然耳。自帝至今三千六百餘歲，幾經世之興亡，而聖跡儼然，百世瞻仰，皆由平常以致於此。師父廣讀書窮理，深知帝之德常稱於人。人多未窮道理，直以爲虛誕，少有能聽信者。云帝非謫降，乃自降也，因上天議大行，以天上無可施爲，願施於下土。初世爲民，凡有利益於世者，知無不爲，再世爲官僚，其功以得濟衆，三世爲帝，遂貽萬世永賴之功。故知天人必施功德於世，使下民用之不竭，方始復昇，安居其上。

觀主大師張公問曰：傳聞帝之先有五紀焉，咸有聖德，民壽萬歲，可信然否？師曰：以無書傳可考，則似誕妄，以理推之，則爲信然。人初稟道氣以生，亦必隨道氣之盛衰。當其天地始判，道氣精純，所生之人性如赤子，皆服其氣，而壽數豈止於萬。道氣漸離，地產靈芝，當時人皆食之，猶得千歲及乎道氣已散，而生百穀，人擇其精者食之，美滋味而嗜欲生焉，壽不滿百，不亦宜乎！以理言之，亦不可謂誣也。吾少時讀佛氏《蓮華經》，如云日之大若干，月之大若干，天有九霄，地有九壘，各高厚若干。初讀之，直以爲誕妄，後因入道，乃得其理。謂如九霄，卽虛無也。虛以實爲對，則地有九壘，亦固然爾。如地產金、銀、銅、鐵之類，人見其金、銀、銅、鐵也，是乃五行之氣在乎內而秀，發於外而成形質，是自無而入於有，雖曰堅剛，然久則必還其初。昔有客嘗論及時尚，以金飾衣段，計日所費不下數百錠，不意堅金亦復有壞邪！吾是以知世人不知天道如此。天道必還，非有心於還，而自還之，此卽理也。金出於地，亦何嘗欲於世用，人以機巧取之不厭，則有傷於元氣。今者形質雖壞，而其氣則復於初。如或不然，則生生道息矣。生生之理，不獨於金水火土木之屬，凡物皆然也。吾從師父過陰山之北，沙漠有大林，雖無斧斤之伐，不以大小而舉林自朽，蓋所稟根氣既衰，不得不朽耳。然則其孫枝又復生其下，此卽生生之道也。以此觀之，榮枯生死，莫非自然。人生富貴貧賤，榮枯壽夭，亦各有所命也。惟人不受其命，則苦心勞形，貪求不已，然則終不能於定分上曾有一毫增益。若或用心失正，積成罪業，其所損有不可思議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曰無心是道。夫世道衰微，民不能明達此理，故天生大聖大賢以拯救之，以言教，以身化，發明三理，將使復其常性。祖師設教，正爲此耳。

師曰：凡人無故遭人欺罔困辱，或至殺害，莫非還宿債也。惟達人明理，故不敢欺一念，不敢凌一物，一言一動，惟恐有負於物，辜人負己，終不以己負人，欺人則自欺，害人則自害，如以刃自傷其身。

師與衆坐，論及世之人多剝於下，而奉其上，以安其身。師曰：何惑之甚也？取於衆而安其衆，身不求安而自安。若惟求安身而不恤於衆，則是反危其身，是不明損益之道也。故云：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此非世俗所能知。

中秋十七夜，棲眞觀合衆露坐，塑師王才作禮，求爲道像法。師曰：凡百像中，獨道像難爲。不惟塑之難，而論之亦難。則必先知教法中禮儀，及通相術，始可與言道像矣。希夷大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聲色在乎前，非實不聞不見，特不盡馳於外，而內有所存焉耳。而謂實不見聞，則死物也。如內無所存，而盡馳於外，則是物引之而已。道家之像，要見視聽於外，而存內觀之意，此所以爲難。世間雖大富貴人，其像亦甚易見。謂如富有之人，則多氣酣肉重，頤頷豐滿，然而近乎重濁。道像則不失其風骨清奇，而有大貴人之氣，見於眉目之上，天庭日月之角，又背若萬斛之舟，喻其重厚也。必先知此大略，其爲像庶幾矣。雖然，但當有其意，甚不欲圭角呈露，此所以爲尤難。世之富貴，雖大至於帝王，猶於術之中可求。惟道像則要於術外求之，術說外相，則窮到妙極處，至於內相，則術不能盡。然有諸內，則必形諸外，而可見於行事。事，跡也；所以行事者，理也。尋其事而理可知，故知內外可通爲一。惟道家貴在愼密不出，故人終不可得見。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而人莫識之。祖師以次諸師眞，以其開闢教門，是故處處在在，開發祕密，明談玄妙。師父嘗云：古人悟而不遇，今人遇而不悟。古之人有志行高遠，抱樸含眞，不遇至人明指而終其身者，不爲不多。今人幸遇至人，大開教門，尚有終不可悟者，悲夫。古人云：千載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出，言聖賢間出也。誰謂祖師以次，諸得道師眞並見於世。今日師眞雖不可見，其所貽教言具存。人但以言辭俚直，謾不加意，殊不知辭近而旨遠也。文人以文章規矩校之，則不無短長。蓋至人志在明道，而於文章規矩有所不恤。長生師父雖不讀書，其所作文辭自肺腹中流出，如《瑞鷓鴣》一百二十首，《風入松》六十首，皆口占而成。又注三教經，筆不停綴，文不足而理有餘。知者以爲脫神仙模範，云雖不讀其文，而盡得其理。理者，道也。凡才士之於文章，百工之於技，妙處皆出於道，但終日行而不自知爾。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三《聖人之德》　弟子請進於上陽子曰：弟子因緣遭逢，獲親大道，敢聞聖人之德，以啓發於蒙迷也。

上陽子曰：聖人也，生而知之者也，亦學而知之也，亦困而學之也。聖人也，學而不厭，乃無所不通也。聖人也，知天之所爲也，知人之所爲也。聖人也，非多能也，乃多學而識之也。聖人也，非自然也，唯善格其物也。聖人也，非生而知乎道，唯道乃求而得之也。聖人也，善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也。聖人也，息以踵而不以喉也，不知說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盛仁熟之稱也。聖人也，躬大道之本，明大道之正，成大道之事也。聖人也，其狀義而不明。故莊生曰：凌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條萬物，明曆數，造書契，垂衣裳，樹五穀，通舟車者，聖人也。無爲而治者，聖人也。不言而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盡易以形道，是易也。成天下之大，盡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從事於務，死生無變於己，乘雲氣，騎日月，遊乎塵垢之外也。聖人神矣，常善救人而無棄之，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不爲天下先，而德交歸焉。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多，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老子曰：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夫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恩，久天地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不居也，而生非其愛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存也，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修性

綜述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富國安民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〇解曰：可以无而取之者傷廉，非其有而取之者爲盜。志動而次，見美而慕分，无欠餘不足者羨，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誰責而可非，胠篋、探囊、發匱之盜也。《列子》曰：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者皆惑也。蓋莫不有生，生生者未嘗終；莫不有形，形形者未嘗有聲。聲者未嘗發色，色者未嘗顯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至於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孰使之也？則天地爲萬物之盜，人未麗

乎物，而天地公盜之。物之數不止於萬，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爲物之靈也。與時轉徙，物尤不備於我，我尤不役於物，資之以生而有所養，徇之以死而有所歸，則萬物人之盜，人雖異乎物而萬物公盜之。東郭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迨夫盜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順其發陳，因其葬秀，任其容平，乘其閉藏，自六化以推勝復淫沉虛實之因，自六變以知甘苦辛鹹酸淡之味。損盛益衰，捨逆取順，因物以有生，役物以有養，則人乃萬物之盜。物固不靈，而人常公盜之，則盜之有道，何時已也？惟三盜既宜，則物各當其分，事各當其叙。隨時之用，各合於義，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故能兼三才之道，貫三極之妙，而天地人各得其道，而安其所安，豈非眞盜歟？老君論資財有餘者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蓋偷頃刻之榮，矜身外之飾，豈知爲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夫天地之間，寇莫大乎陰陽。《陰符》之書，初以賊爲說者，蓋養性全眞之道，在於无失其則而已。次以盜爲說者，蓋養生應變之理，在於各安其分而已。故孰爲寇也？孰不爲寇也？而皆不麗於天機之幾焉，夫知幾其神矣乎？學者於此，尤在愼思之。

曾慥《道樞》卷三五《衆妙篇》（導養之方，治性保形。行之不怠，進於長生）

陰眞君名長生。曰：北方正氣者，河車也。東方甲乙者，金砂也。二者含養，歸於一體。朱雀調運，則金花生矣。花者，天地之寶也。酉者，虎也。卯者，龍也。龍虎相生斯合同矣。龍之正位者，六八也。虎之所生者，在於一宮也。採之有日，取之有時，差其氣候，是亦徒勞焉。爾求鼎於中宮，溫養其火候，審其陰陽，安其爐室，須擇其地而隱密焉，保而勿失此天地之機也。陽者，眞汞也。無質生質者，還丹也。鍊之餌之，斯成仙矣。黃芽者，天地所生也。砂者，水之精所成也。二者同於一體，西方升其王氣，其得道則在乎中華焉。不達於此，未見不喪其家者也。

純陽子呂洞賓曰：眞一者何謂也。天之陽，地之陰也。物之氣，人之性也。身之祖，命之宗也。龍之體，虎之形也。精血之名也，鉛汞之首也。見於魂，斯爲三矣。遇於魄，斯爲七矣。此眞一之源也。修之之法何哉。吾於身之中，鍊丹田之氣，至其壯也，則自然之神全矣。於十有二時，守天眞之一氣，入於丹田之宮。心無想也，外無意也，不出不入，不往不來，則神定而自安矣。

純陽子曰：髮宜（長）（常）梳，手宜常面，口宜常鍊，體宜常摩，液宜常嚥，氣宜常鍊，精宜常轉，色宜常遠，定宜常變。孫眞人思邈曰：形（欲）（勿過）勞，酒（欲）勿大醉，則疾不生矣。飽食者，無益也。食已，行之百步，以手摩其腹。寅丑之日，剪甲櫛髮者百返。飽則立溲，饑則坐溲，行勿迎風，居勿有隙，夜則灑足而寢。思慮者，傷其神矣。喜怒者，傷其氣矣。鼻欲去毛，口勿唾地。平明下榻，其先左足，則去邪辟惡，一日無殃矣。行七星之步，則壽且樂矣。酸者傷筋，苦者傷骨，甘者傷肉，辛者傷氣，鹹者損壽，故眩嗜者不可偏也。春夏宜少施泄者也，秋冬宜固陽者也。獨寢守眞，加之謹靜，斯亦可貴矣。財貨者生而有定分，知足則爲利矣。強之者大患也，寡欲者無累也，神靜者常安也，修道者宜有終始而後可也。

棲眞子施肩吾曰：吾見學道者千數矣！孰知道之要其在於神留形住，形住則神留焉！神苟外（進）（馳），其形豈能保哉！然保氣養神者，不可以湛然而得之，不可以兀然而守之。保氣者，其在（手）（乎）運。養神者，其在乎用。吾嘗聞於帥曰：體虛而氣固，形靜而神會，斯出世之玄機歟！崑臺眞人世傳富文忠公爲崑臺眞人語樂全先生張文定公自楠。曰：吾求頤生之道，而得簡易者焉。吾於子之後三更四點至五更以來皆可。披衣蟠足而坐，兩上攏衾亦可。或東向，或西向，扣其齒三十有六。握固以調其元氣。握固者何也。吾以左右拇，掐其三指之文，或以四指總握其拇，用左右手以（柱）（拄）乎腰腹之閒者也。於是元氣既調，其息微微，其腹若虛，則閉息焉。閉息者何也。吾先瞑目靜慮，使心源湛然，則閉其口鼻，勿使氣出焉。內觀五藏六府，三元九宮，與夫肺之白，肝之青，脾之黃，心之赤，腎之黑，然則何以知之哉。吾爲五藏之圖，而日觀焉，則知之也詳矣。於是想吾之心爲炎火，其光洞徹，入臍之下，此吾之丹田也。俟乎其腹滿，其氣極，其徐出其氣，勿使耳有聞焉。息之出既調，則以吾舌攪乎脣齒之內外，漱鍊其津液焉。鼻之有涕，吾亦爲之漱鍊。此眞氣也，久斯甘矣。方其漱鍊而未可嚥也。復如前閉息內觀，納心之火於丹田，調息而漱津焉。如此者三，則津液滿矣。俯首而嚥，以氣送之至於丹田。吾之用意必精猛，使津也氣也，谷谷有聲入於丹田。復如前爲之，凡閉息者九，嚥津者三而後止。乃以左右手（熟）（熱）摩其面，及其四體，復以左右手摩其足心。足心屈折，使涌泉之穴上徹於頂門，於

是膽之下，與其腰、其脊，亦徐摩焉。洪然汗出可也，喘不可也。次以左右手蒙於目，於面，於耳，於頂，皆極熱焉，則按摩其鼻梁左右，或五或七，櫛其髮至於百，散髮而寢至於旦。久則有功，一十日而效見矣。惟習閉息持久爲難焉。吾用脈候之五至者一息也。吾能閉其息至於百有二十至而開，則蓋二十餘息矣。然不可強閉以亂其氣，或奔突而出，斯乃爲害也。幕不可多食，使其腹寬而虛，其氣得以回轉焉。晝之時亦數瞑目內觀，漱鍊其津液而嚥之，摩摩耳面，以助眞氣清淨，則功易成矣。然世之害道者有三焉：一曰忿躁，二曰險險，三曰貪欲。學道者其戒之。』

仇池先生蘇子瞻自號云曰：已饑而食，未飽而止。散步道途，使其腹虛。當其虛時，即入於定，無晝夜之限焉。寢也坐也，皆可以爲之矣。性在攝其身如彼木偶焉。視鼻端之白，數其息之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至於數百，則其心寂然，其身兀然，與太虛同。於是不待禁制而不動矣。其出入之數也，或至於不能計，吾則與其息俱出俱入，隨之不已，則一息自在，不出不入矣。於是其息或從毛竅之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而諸疾除矣。故養生者必以胎息爲本，然亦乾乾孳孳其難哉！夫不閉其氣，任其出入，則眇綿滓，近無卓然之功，或望其兀然自止，蓋未之有也。閉而留之，其息不過乎三十五十，則奔突而出。雖有微陽生於下丹田，其猶爲稼於湯世，亦終一瘁而後栢，非度世之道也。吾嘗聞諸孫思邈曰：夫欲和神氣者，必於密室高戶，閑安而閎厚，其枕之高二寸有五分，於是正身偃卧，冥心閉氣於胸膈之間，而以鴻毛置於鼻之端而不動。經三百息焉，則目無見也，心無思也。如是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其壽三百有六十歲，隣於眞人者矣。吾默而深思其旨曰：夫閉氣於胸膈，使息之出入動而不動，氤氳縹緲若熏爐之煙，烹調之氣，出入自如無呼吸之者，此鴻毛可以不動矣。故心不起於念，雖過乎三百息，斯亦可也。吾嘗卧而爲之如其方焉。以意守其氣於胸膈之中，吾欲吸也，則微吸焉。吾欲呼也，則不得呼焉。而任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出，出盡而氣平，則又微吸焉。如此其出其入不絕，而鴻毛可以不動，動亦微矣。吾俟其動，則益加意以勒之，使不動而後止也。吾雖勒也，然不閉也。其息至於數百，則其出者加少，其不出者加多。內守充盛，血脈通流，上下相灌輸，而吾之養生之理得矣。

仇池先生曰：昔鄭子產有言，火烈人望而畏之，水溺人狎而玩之。翼奉以爲北方之情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行廉正。廉正者，君子也；貪狼者，小人也。吾於是有得焉。夫火者，心也；水者，腎也。烈則生正矣，弱則生邪矣。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雖上智之腎不能不邪，然而不淫者，腎聽命於心也。下愚之心亦正矣，然而常淫者，心不能爲政也。知此，則達鉛汞龍虎之理矣。鉛者，氣之謂也，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縶，故凡動者，皆鉛也。肺實主出納焉，故肺爲金，爲白虎。汞者，水之謂也。唾涕膿血精汗大小溲，凡濕者皆汞也。肝實主宿藏焉，故肝爲青龍

修心

綜述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芸芸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牧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牧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修除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瞥然不

生，此教人修心也　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　繹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　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内外之事，能自省己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舊説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　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　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斂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　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　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爲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於胸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　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説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　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内，宮内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　開則爲泰，闔則爲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　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爲變動所傾，故永享元吉也　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　開闔謂喘息呼吸也　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爲也　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舊説曰明，謂慧照也　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内，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　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　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　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　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　群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　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　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　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抱一不離專氣，致柔兒之和，和則物歸如輻之輳轂，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

先生曰：奉行道法，皆當平居暇日，存守正念，此即正心之學　王則道在其中，黨不正而用以驅邪，則是助桀爲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先生曰：世人積善屬陽，陽氣上浮，積惡屬陰，陰氣下墮　今天上星宿，即世人陽氣也　然三界有善有惡，雖爲天星，苟一念不正即屬陰，陰氣自然復墮爲人，星殞爲石者，所墮之陰滓也

或問：從古學道求仙，皆言修鍊二字，今淨明教中於此獨略，何耶？

先生曰：吾但聞都仙眞君有云，淨明大教是正心修身之學，非區區世俗所謂修鍊精氣之説也　正心修身，是教世人整理性天心地工夫　若上古之世，民生太朴未散，何用整理？何用修鍊？語言動作無不合道　只緣後世衆生，多是詐詐姦姦，愈趍愈下，一動一作，便昧其心，冥冥罔覺，無所不至　間有慕道者，不就本元心地上用克己工夫，妄認修鍊精氣以爲無上眞常之妙　所以太上愍斯道之不明也，俯告日月帝君，流通此教　帝君復授之都仙眞君，必欲後之學者，由眞忠至孝復歸本淨元明之境　修鍊之妙，無以易此矣　正是復古之學　所以至胡天師，復申言之曰：貴在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修鍊，自然道成，信斯言也，直至淨明　要之，都仙眞君與胡天師此言不信，何言可信？世俗於克己工夫，多是忽略，別求修鍊方術　殊不知不整心地，只要飛騰，可謂捨行而求前者也　今於斯道大明於世，有識之士能趣此教，可謂一日千里矣　大槩有能忠孝立本，方寸淨明者，自己心天與上天黄中道氣血脉貫通，此感彼應，異時與道合眞，如水歸海矣　可不勉旃

先生曰：天之有文，地之有理，人之有事，三才之道，古今不可誣也　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正心處物，常應常靜也

或問：教中有云，天立中黄八極，而報無上之本　八極正攄穹霄何所？願聞

先生曰：所謂報本而後還源是也　無上是道，中黄八極是理，由道而生理，明理以報本，是教中大意　都仙眞君昔告我曰：中天九宮之中，黄中太一之景，名曰天心，又稱祖土，乃世間生化之所由，萬理之所都也　其實只是混沌開闢之後，積陽之氣上浮盤亘，其廣八十一萬里，是道理之主宰　世人身心功過，被此光明之所洞照，纖芥圭黍所不能逃散　在人身中，謂之丹扃

所以同人心皆具太極，一切善惡因果所不能逃，如影隨形者，蓋於上界實相關繫故也。所以學道者，必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明理之士，自己心天光明洞徹，自是不昧善行，自然不犯於理，絲毫礙理之事斷斷不肯爲，只爲心明故也。心明則知本性下落矣。既知本性，復造命源，當是時，污習惡除，陰滓普消，升入無上清虛之境，極道之墟，水火風災之所不及，方得名爲超出陰陽，易數生死之外。今吾法子，若不自躬行踐履上做起，只講尋常修鍊精氣之術，是謂不明理而學道，初行而求前，縱有小成，亦不能升入清虛之境。所以報盡復來，散入諸趣，可不懼哉。蓋是黃中一關，不曾過得。俗語云：於道理上過不去，何以故？未至天半，諸魔不肯保舉故也。所謂不肯保舉者，只是此人平時念念，愛作昧天理之事，行義不足以服鬼神，私心多，公心少，惡勝善，陰勝陽，終無大成氣象。若以公忠正直仁孝廉明修學者，則可與道合眞，上超種民之天，無不成就者矣。

先生曰：凡人家禍福，鮮不由其平日操修所感召，吾曾赴人家約爲供眞，是晚將及門，遙望有黑霧籠其屋廬，至則供具已辦。吾告之曰：天眞不欲子之供矣。其人驚問何故？吾曰：世間凶殃惡逆之氣，上衝於天，不能度中黃八極之境，復下爲人之殃。今子屋上有黑氣，必因感召而至。其人遂首陳，早起家中有鬪爭之事，吾曰是矣。然橫逆非久當至，縱爲勉強作供，徒勞而已。因命徹供具，已而數日，果有意外之禍。所以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無非此感彼應。吾又曾見方冊中有一句云，多用恕心無烈禍，若萌姦巧有奇窮，亦不外是理。

先生曰：《道藏》經云，修學眞常之道，玄功成就時，身所行事是十聖智，口所出言是太上旨，卷舒造化，移易陰陽，無施不可，豈小事哉。然則修學之事，一舉足頃，一出言間，不合道理，不合天心，敢望至此地位乎？

先生曰：《道藏》諸經，無非教人捨惡歸善，棄邪順正。所以曰經者，徑也，是入道之徑路。每見世人，不肯力除惡習，克去私己，卻於晨昏誦念不輟，此等聖賢不取，譬能言之猩猩也。我諸法子，要得此心如鏡之明，如水之淨，纖毫洞照，日以改過崇行爲第一義，積種種方便，去道不遠矣，勝如念千百卷經也。若不務修德而求道，前程難望有成。所以曰：德是道之基址，道是德之華實。靜心端坐，試目思之。

先生曰：吾初學淨明大道時，不甚誦道經，亦只是將舊記儒書在做工夫，謂如崇德當行，每念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等言語，發深信心，不敢須臾違背了。至於用心道妙，每到人有難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及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處，便自然知恥。一時感激，不啻如湯火芒刺之在身心。便思惟道是：我若悠悠上去，不了此道，未免做先覺之罪人，直是寢食不遑安處。後來庶幾有進矣。感格穹霄，得此樂處，靜而思之，實由當時知恥之力也。

先生曰：吾有三則古語，學者可以佩受。志節要高，毋習卑污，務圖近效。器量要大，毋局褊淺，不能容物。操履要正，毋殉己私，隨邪逐物。

先生曰：世間粗心學道之人，常說自己無有不是處，豈有此理。但是未嘗靜定思惟，若將細細比較他古人成就者，是爭多少階級。所以某常說，人不能自謙，何可望其有進。

先生曰：昔蘭公眞君有云，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人道爲之成。大哉孝乎！世人但能以孝道二字，常蘊在方寸內，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忿亦漸消，欲亦漸寡，過亦能改，善亦能遷，人道備矣，然後可以配天地，曰三才。若不能以孝道自牧者，俗語謂之不做人，又曰爲人不了。

或問：正心之學，舍能盡之足矣，奚用道法爲哉？

先生曰：此語中古之世則可行也。若去古既遠，人心澆灕，如魯論一書，先聖所言多未曾行，獨以子不語神藉口，其流弊至於無所忌憚，不知罪福，謗無因果者多矣。又以天理作門庭，人欲爲行徑，適足爲本教之累。人心受病既深，道法乃其針砭。所以古人道是：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思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由是觀之，治人心過，非神不可，道法豈容廢哉。

馬鈺等《真仙直指語録》卷上《丹陽馬真人語録》　丹陽師父在龍門山重陽會上，謂衆曰：日用不得欺瞞天地人三才，常謹謹行，寸陰可惜，莫虛度也。睡眠亦人之所欲，須是減省。不得專打坐，行住坐卧，只要心定皆是道。諸公休要起心動念，疾搜性命，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別休生疑心，此是眞實端的言語。惟常清靜難行，但悟萬緣虛假，心自澄，欲自遣，性

自定，命自住，丹自結，仙自做，他人不能替得。各各用力休怠急，常逍遙自在。弟子若不是師父說破，不敢認此爲妙法。今則得效，傳與他人。諸公但請休疑心，常處無爲清靜自然之理，不發烟火，便爲得道也。

又曰：十二時辰，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有息否？行道之人，須象天道，亦要十二時中無暫息停住，斡旋自己身中造化，要常清常靜，不起纖毫塵念，乃是修行。如行持，做神仙指日矣。苟或虧功失行，怎得了達。我觀汝輩十二時中，未有一個時辰專心在道，將來怎得神仙。受了十方供養，如何還得？一朝合眼，死墮酆都，長劫受苦，永無出期。我今叮嚀，說與汝等如何是道。但澄心遣欲，萬緣不掛，神氣沖和，便是道也。依此行持，不到錯了。你每行持不到，卻不得言掌教眞人不是，豈不念七祖生前造無邊之業，受無極之苦，望子孫成道，憑天赦救拔生天。吾稽首門下弟子，自今後不可虛度，耐久不退，抱道而歸，此所謂願也。

又曰：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怒所以養性，處汙辱卑下所以養德，守清靜所以養道，名不係於簿籍，心不在於世。此所以出人之彀，與天爲徒。

又曰：專一學道，人人可得。人仙不同世俗，進取有點落也。但清靜無爲，最爲上乘省力。

又曰：道人要妙，不過養氣。夫人汩沒於利名，往往消耗其氣。學道者別無他事，只在至清至靜，頤神養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升，至於脾，念想絕，神自靈，丹自結，仙自做。若行不得挾泰山，超北海，非道也。

又曰：夫道者，但清靜無爲，逍遙自在，不染不著，十二時中，但能行徹，必不誤爾。

又曰：氣難住，迅若奔馬，惟靜可以御之。當先去其外，儻若在衆人中，如在深山谷裏，方是道人。若不到無心田地，難以制御。

又曰：守清靜恬淡，所以養道；處汙辱卑下，所以養德；去嗔怒滅無明，所以養性；節飲食薄滋味，所以養氣。然後性定則情忘，形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衰，此自然之理也。

又曰：道者行住坐卧，不可須臾不在道，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調息於綿綿，卧則沉神於幽谷。久久無有間斷，終日如愚。

又曰：每日只要頭頭無事，萬緣都放下，六門下不人。少語言，不著一物，十二時中常要不昧，減省睡眠，一齊放下。雖是六門，只是一個主人，常常無物，便是補也。

又曰：初學入道之人，截自今日已往，俗事不掛心，專心至志，始終如一，切莫中路而廢之。若有毫末不除，則道不固。已往之事不可思，未來事不可念。且據目前爲兒在，便是無事之人。兒女情多，烟霞志少，則非學道者也。

又曰：汝等聽予言，不可忘內日用，外日用。外日用，大忌見他人過，自誇己德，妬賢嫉能，起無明俗念，欲心種種之過。內日用，眞清眞靜，不染不著，調氣養神，逍遙自在，暗積功行，不求人知，惟望天察。詩曰：大道人情遠，無爲妙本基。世間無愛物，煩惱不相隨。

又曰：清靜者，清謂清其心源，靜謂靜其氣海。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撓，性定而神明；氣海靜則邪欲不能作，精全而腹實。故澄心如澄水，萬物自鑑。養氣如護嬰兒，莫令有損。氣透則神靈，神靈則氣變，此清靜所到也。

又曰：無爲者不可思慮愛念嗔恚，蓋積利害，其間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何況專一清心靜意，養氣全神，飄飄然遊於逍遙之場，適於無何有之鄉也。

又曰：人若行有心有爲之功，盡是術法，若行無心無爲之功，乃無盡清虛也。

又曰：酒爲亂性之漿，肉爲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爲上。酒肉犯之，愆猶可恕，若犯色欲，罪不容誅。蓋色之害人，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損軀，故爲道人之大孽也。

又曰：大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若施於心身，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然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以極，可謂不出戶而妙道得矣。自古神仙不敢跳過澄湛二字，乃妙言也。經云：澄其心而神自清。修行之人多言澄心，不識澄心之理。如何是澄心之理？只要一念不生，性體眞空，杳然湛然，似天澄虛不別，是眞澄心也。無心可澄，是名澄心。且夫靈源妙覺，本來清靜，因爲萬塵汙其定水，塵多則水濁，心多則性暗。所以澄心損事，其水自清，其性自明。澄光淺者，動則塵生；澄光深者，縱有風浪動搖，其水不渾。譬喻人之功夫大小，學道不貴實功實行，不驗自己清濁，多將古人言句爲用，便說本來無修無證。且道性雖無修無證，磨心日要損消，到忘心忘性，方契

無修無證。故《道德經》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也。

自古學道之人，體到實際眞空，得無心眞定，纔說自然，且道如何是懽喜處？夫體空者，心體念滅，絶盡毫思，內無所知，外無所覺，內外俱寂，色空雙泯，目視其色，不著於色，耳聽其聲，非聞於聲，故聲色不能入者，自然攝性歸性，混合杳冥，化爲一點靈光，內外圓融，到此處方契自然體空之道也。夫自然體空者，若有所體，即是所不體；若無所體，即無所不體，豈不聞《學仙記》曰：殊不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門無旁，四達皇皇，若有所在，即有所不在，若無所在，即無所不在。

又云：身不勞而功不大，行不廣而心不死。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此兩者於道最上。然既出家，心卻未死，中間不正虛費光陰，積功累行，一志無私，至死不退，向教而忘，休生妄想。師祖云任從天斷，是也。

師在華亭曰：道者何物？即氣便是根元，豈不知鼻中出者是也。

又曰：夫道但務清靜無爲，逍遙自在，不染不著，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個徹悟道人。但信老人言，行之自當有益，必不誤爾諸年少。

又曰：師在縣西高馬從仁庵，高唱：縱日消萬兩黃金，止好粗衣淡飯。言去歲過關外，聞人誦此語，喜其有理，故記之。

師曰：《清靜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言天地者，非指外覆載之天地也，蓋指身中之天地。人之身以上爲天，以下爲地，若天氣降，地脈通，上下沖和，眞氣自固矣。

又曰：儒家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普眞人云：以信結交，以恩復讎。可以至矣。

又曰：無心者，非同猫狗木石，蠢然無心也。務在存心於清靜之域，而無邪心也。故俗人無清靜之心，道人無塵垢之心，非所謂俱無心，而與木石猫狗一般也。

又曰：不生不滅見如來，悟了之時，免卻再投胎。丘君曰：此乃出陰神，若到天庭，忽有天花飛，方出陽神。此乃初地也。

龔道昇問曰：湛然常寂如何？師曰：將來和湛然都不用。

於清風問曰：弟子修行數年，道眼不明，心地不悟何也？師曰：別無他事，行道不精爾。

師曰：學道者不須廣看經書，亂人心思，妨人道業。若河上公註《道德經》，金陵子註《陰符經》，時看亦不妨也。不如一切不論，皆盧都地養氣，最爲上乘。

又曰：身中之氣不可散，心中之神不可昧。或問曰：何由得氣不散？師曰：身無爲。又問：何由得神不昧？師曰：心無事。

師曰：張潤子有一句甚好。每道往來，但要照顧潤身之寶。師自笑曰：他開鋪席，話卻勸別人。

又云：詩曰深藏白雪非爲貴，廣種黃芽不鬬資。欲要養氣全神，須當屏盡萬緣，表裏清靜，綿綿固守，用之不勤。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九年不漏大丹結，圓備是九轉丹成，亦名三千功滿。

又《十勸》云：一不得犯國法。二見教門人，須當先作禮，一切男女如同父母，以至六道輪迴，皆父母也。三斷酒色財氣，是非人我。四除憂愁思慮，攀緣愛念，如有一念纔起，速當撥之，十二時中常搜己過，稍覺偏頗，即當改正。五遇寵若驚，不得許作好人，受人供養。六戒無明業火，常行忍辱，以恩復讎，與萬物無私。七愼言語，節飲食，薄滋味，棄榮華，絶憎愛。八不得學奇異怪事，常行本分，只要吃化爲生，莫惹纖塵麈勞。九居庵不過三間，道伴不過三人，如有疾病，各相扶持，爾死我埋，我死爾埋，或有見不到處，遞相指教，不得生異心。十不得起勝心，常行方便，損己利他，雖居暗室，如對聖賢，清貧柔弱，恭順於人，隨緣度日，絶盡貪嗔，逍遙自在，志在修行，始終如一，愼勿怠惰，心清無爲是眞，意淨無惡是善，養氣全神，常起慈悲，暗積功行，不求人知，惟望天察。

又《長眞譚先生示門人語録》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德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貪嗔癡三毒孽（起）無明心火。師云跳出三山門，是也。所以悟人修行，割情棄愛，摧強剉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父母未生時眞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慳貪嫉妒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業障舊來熟境，朦昧眞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舊愛境界朦昧眞源，常如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姤沖和。修行如了此一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罪業可懼。如稍生一念，不爲清靜，即是罣礙，不名自在。如何

我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水無退顧，前期必了。皆眞人云：心清意靜天堂路，意亂心荒地獄門。

又《長生劉眞人語録》 心上通得一物，出得一物表，通得萬物，出得萬物表，證得虛無之道。若不通便處無爲，心名頑空，既爲聖賢，天下皆知。

太上云：能乞食者，是吾弟子。乞中有益蒙人恩，身不自在，曠劫以來，販骨如山，心猿未曾暫歇，業消盡見功也。自覺氣和神定，得自然眞常之道也。若執一卷經做修行，然是亦未是，欲要心無礙，千經萬論都要通，卻不得執著，心神明都照破也。道爲無形無影，往往人多疑有始有終，若心上無私，常清靜，做徹便是道人，只清靜兩字都包了。太上云：吾尚自頭白，誰能形完全。身屬萬物之數，怎生憑假身要長生不死，有形則有壞，無形則無壞，心悟則邪欲不生，心慧則常照不滅，元神自見，然後保命長存，三才虛無混而歸一，成自然之功。

又云：修行人如神氣相見，得做神仙。問衆曰：如何得神氣相見？衆人各說異端，俱不達理。師曰：要明萬法，出得萬物之數，一分塵盡則明一分道，十分塵盡則明十分道。如塵心絕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絕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沖和。修行人十二時中，只要內搜己過，方可得神氣內安，神氣安則爲眞功，不見他人非則爲眞行。天長地久，天道多年，內養精氣，精氣盛則神思氣，氣思神，自然神氣相見。如水土和爲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眞火煆煉，土再見水，復化爲泥也。如經眞火煆煉成器，則不壞矣。如磚瓦曾經火煉，亦可千年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又《長春丘眞人寄西州道友書》 大抵修眞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摩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拋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效。所以道：利那悟道，須憑長劫煉嚢；頓悟一心，必假圓修萬行。今世之悟道，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宿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爲塵勞虛誕，卽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坐卧住行，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陰功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全。如人有大寶明珠，價直百萬，我欲買之而錢雖未足，須日夜經營，勤用儉求，積聚財物，或三千五千，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積聚錢物，應急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行者無，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擧。方之無宿根者，不亦遠哉。惟患人心退怠，聖賢不能度脫。若不退怠，今世來世，累世提擧，直至了達耳。我無宿骨，雖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了。丹陽、長眞，皆是宿緣，則十年五載之間，天外飛騰自在。我雖未了，所受艱難亦與常人異耳。祖師云：無爲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病卽教他病，死卽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任從天斷。斯爲至言，學者其審之。

又曰：汝等又不端的做修行，更不打些塵勞，如何消得十方飲膳？若有福出家，左右退不得，若無福出家，宛宛轉轉，須教退了，不能成就。

於清風曰：一意不離方寸，如何？師曰：此眞空也。難言難說，待爾心上除了一分功，除了十分有十分功，除了九千九百九分，只有一分不除，不名清淨，直須除盡，聖賢向汝心上校勘，自有眞師來度。

又曰：天眞皇人云：煉神、煉氣、煉形，三件都行了，爲大宮、火宮、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是也。古人曰：初念住，二息住，三脉住，四滅盡，入乎大定，與物不交，七百年老古錐也。妙哉！妙哉！嚮勞見後苦做些小，亦是外行，不可尋他，不可避他，雖是應物，亦不著他。

又曰：悟道之人如農家之積粟，自一合至萬石。又如世人之積財，自一文至萬貫。如此惜氣不損，則積氣自神矣。

又曰：性體虛空，方於正念。清風曰：若不到眞空，陽神難出。師曰：未到眞空，陰神亦出不得，難處做過，乃功行耳。清風曰：淨處做好。丘曰：鬧處做更好。汝等後生但守歲月，兼降色心，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年功夫。

姚眞人問：漏如何？丘曰：若體到眞清眞靜，自然不漏。

劉道堅問：修行內腎熱而心涼，滿身發熱，如何？丘曰：聖賢提擧過也，後來眼裏見者，耳裏聞者，不得執著。又曰：空中只見人頭落，乃金丹就也。

又問：胡城王出家幾年？答曰：三年也。爾不識字，休學文亂了修心，且發三五年苦志，莫言是非，且搜己過，休起無明，休愛華麗，絕盡貪嗔，屏除色欲，灑灑洒洒，便是道人。

又曰：神定氣和，乃是見性也。但瑩淨與月無異。若人問有象，以無象

答之。若喚無象，以有象答之。皆有無相參，玄之又玄。

又曰：功虧行少，只得歸蓬島。五百年後再來人世積功，天上功行難積，人世功行易積。上士得道，超三界外，不居蓬島。

或問曰：修行在志，提撕在聖賢？師答云：全在志。若無志，聖賢如何提撕？又問：如何是志？師云：勿令念起，乃志也。又曰：初做道人，下七八年苦志不退，雜念不生，莫忘初志，旋添決烈，遇魔不妨，聖賢暗中照顧，不肯壞了修行人。

又問內外日用？丘曰：捨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絕盡思慮，物物心休，乃內日用。次日又問內外日用？丘曰：先人後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靜做修行，乃內日用。又曰：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時中時時覺悟，性上不昧，心定氣和，乃眞內日用。修仁蘊德，苦己利他，乃眞外日用。

又云：耳裏聞的，眼裏見底，皆不得執著，在意修行，聖賢暗中提撕。若人每到神定氣和之間，覺內腎熱，熏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

又曰：我等三次撞透天門，日月自別直下，看森羅萬象，言訖而悔，謂曰：不可看他。

又曰：有一等道人，丹田搬運，亦是下等門戶爾，乃教初根小器人。若性到虛空，豁達靈明，乃是大道，此處好下手，決要端的之矣。

有人問：調息綿綿如何？丘曰：但令如龜喘息，乃是道人活計，不可著他。古人云：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日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羅人。

又舉馬師父在日，有人參住世延年。忽空中人言：汝等小器耳。禪家言清靜兩個字，是兩車糞土。色身元有限，情欲浩無涯，擬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丹陽眞人曰：即業根深重，業深不盡，道可冀耶。又有房中採戰之術，耗亂精神，敗德惑衆，名標鬼錄，跡墮酆都也。經云：長生至愼房中急，胡爲死作令神泣。世人忍情貪欲者，身雖未死，而神已泣矣。中牟白沙鎮有趙三公，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殺爾處。此乃至言也。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氣和，氣和則神王，神王則是修仙之本，本立而道生矣。此爲內功，亦假外生。仙道眞實，人道貴華，仙道人情直相返爾。諸惡可戒，諸善可修，萬行周圓，一身清潔，終身永效，不生退怠，抱道而亡，不虧志節。大抵外修福行，內固精神，內外功深，則仙階可進，洞天可遊矣。古今成道者，皆福慧相須，慧爲燈火，福爲油。燈火無油則不明，慧性無福則不生。故達士寧損其身，不損其福。世之人雖大資明敏，學海汪洋，若福行未加，則終不能探其道元之妙。古今得道聖賢，道通爲一，福則有異。外功大者，仙位亦高，外行卑者，階居其下。古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軒轅久居天上，因議大行落在人間，先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物利生，功成乃仙去爾。至於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主者，悉是在世有功之人。大定初年之間，隴州一宦族李原通，安貧樂道，一日自言爲吳山縣土地。又解州平陸縣李得和，與衆結蠻寶會，祭祀亡魂，有善功。忽夜夢青衣，自空而降，賫天書，開示曰：授中條山土地。李公曰：一生好道，不得下仙，而止授此職耶。仙童曰：三載職滿，別陞福地仙官爾。隴州汧陽縣張三郎，死而復生，爲吳山縣霍家男，稍能言即說張家事，張即求之暫還，既見家中老幼，辨之莫差。張埋錢一窖，曾無知者，直指其處。又言其宿世曾爲一雀，觸網而死；再世爲犬嚙鼈，爲一婦刀斫而死；三世爲羊，長子宰之祭神；四世爲霍家子。霍貧張富，霍嘗借九兩絲於張氏，既還而未勾其曆，張使重還，由此償宿債。又磁州道者李道明，曾寄沂水縣諸吳村庵舍，當出家之始，落魄不羈，沉湎杯酒，忽夜夢人追往官府，庭立數具鐵枷，有孔無縫，前一人跪，鞫使吃更枷之，左右乃提首，長細備入枷子，復以手按則大枷不可脫。李拜跪哀訴無罪，鞫使言：汝既修行，尚爾縱欲耽飲乎。遂釋之，出門即化爲鳶，飛翔於海，顧盼哀戚曰：胡爲化此類耶。天長海闊，力困而下墮於水上，颯然驚悟，汗流徧體。然則人之爲異類，異類之爲人，或神有此明，而物乃目擊之事也。經云：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既爲人而生中國，又逢正法，尚千萬人中，無一二皈依向慕者，況蠻夷外國，道化不行者乎。

《郝太古眞人語》既是出家，須要忘憂絕慮，知足常足。一日二升之糧，積之何用。一年端布之裝，身外何求。一日之閑，一日之仙。道沖而無欲，神定而氣和。爲造化之根源，窮陰陽之返復。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日月不速，人自速之。勇猛剛強不肯，而低心而下意。遊歷他方，不如獨坐而守道。浮名浮利，不如逍遙而寂淡。飽食珍羞，不如糲飯而塞肚。羅綺盈箱，不如粗衣而遮體。榮華宴樂，不如超然而守靜。當春登臺，不如安閑而

有素　非義得財，不如貧窮而自樂　口能辨論，不如終日以無言　說古談今，不如抱元而守一　多技多能，不如絕學以守拙　常懷舊怨，不如洗心而悔過　道氣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出入涓涓，太虛妙本，得魚忘筌，牢拴意馬，壓定心猿　守拙而萬物皆成，守道而千祥自降也

又曰：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卧，皆是道也　晝夜見前，須要不昧　若睡了一時，無了一時，日日有功無睡，千日功夫了也　勿信他人言，有宿骨也

又曰：修眞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爲不見性　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眞　何爲如此，緣有心病也　第一心病，見他通達性命之理，自己欲參，不肯低下，他人不肯說，心生怨謗　第二心病，他人有緣，不思自己無復，不能化人生善，徒生惡念，損人道緣　第三心病，見他人看經書，自己不通而生謗心　此等之人，永不得大智慧，天眼自昧之徒也　第四心病，緣未起行，而強起緣動衆，擾亂他人，是不良之人也　第五心病，是心不足，反致心亂，是不足之人也　除此五病，低下參訪，必得其眞　未能大靜，且守本分，未通大理，常看經教，未能動人，只合守靜　稍得薄緣，莫忘性命　能如此者，進道尅日成聖，不能依此者，決墮酆都，不得人身，披毛帶角，永作六畜，九玄七祖何日超昇，緣汝敗道故也　夫七眞五祖之語，皆演性命之端的，後學者多求小法邪徑，或用心引氣，或數息忘心，或運水火交馳，或究龍虎會合，萬端不可盡錄，致使祖師全眞之理，滅而不顯　夫吾道以開通爲基，以見性爲體，以養命爲用，以謙和爲德，以卑退爲行，以守分爲功，久久積成，天光內發，眞氣沖融，形神俱妙，與道合眞　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道愈遠矣　虛披鶴氅，枉玷教門　見高明者，嫉妬百端，見老幼者，欺誑百狀　有小利處，覓縫鑽頭，問大道者，耳聾眼瞎　機心巧詐，好佞狂圖，不當來出家，望做神仙，不肯降心，恣縱今時情性，已作兇徒，不通經義，呼牛作馬，不知道理，轉黑爲白　師父開下教門，望個個修仙　吾今偏觀門人，多造業，妖言妖語　或作入夢出神，蓋觀修堂，記師家名姓，引著一隊業家婆，將著幾個憨漢子，胡言亂語，說誘他人，合眼喊唇，推心辦道，惑昧會首，假聽明強知解，只知說是說非，不知罪福，不思辦道，縱頑心而不善，將來除司業報，看待推誰　莫嫌苦口是直言，此是修行之良藥　欲入吾教，先要修心　心不外遊，自然神定，自然氣和，氣神既和，三田自結　三田既結，芝草自生　要得完備，勤謹而行　陰德伏鬼，陽德伏人　二德既備，道果立成　前輩惺惺李仙、咸陽王仙、隴西李仙、成都王仙、相州趙仙、滕州馬仙、徐州老仙，其姓名甚多，皆是豪傑之徒　自入道之後，低心下意，苦心堅志，奉師如神，敬友如賓，口不出戲言，身不爲詔事　守師奉教二三十年，以致了達，脫形仙去，爲教門之眼目，豈不偉歟！　今之學者，不奉師，不敬友，見賢則有憎妬之心，見愚則有戲狎之意，不學好事，徒生勝心，此等之輩，生爲教中魔軍，死作地獄種子　兩枝角或有或無，一修尾千定萬定　九玄七祖，盡遭塗炭，冰池有寒冷之苦，鐵湯有熱惱之憂，劍樹刀山，千生萬死，莫待臨時悔也

又《清和尹眞人語》　出家人要計較心，朝日有多少惡念　不則酒色財氣是欲心，但從來愛的皆欲念，但好一物，須要捩過，自然心地容易降伏，漸得安穩　人皆言得道甚難，若修行人捩過心，冷清清地，煞易修行，不生煙火，是非人我，功行疾就　說有爲者，教門用力　說無爲者，萬緣齊斷　一物也無，時時刻刻心地下功，便是聖賢佑助　若無功行的人，聖賢不管　聖賢教靜處住，不敢動處住　聖賢教動處住，不能靜處住　若不論前程，汗漫過日下，稍空休了也　但一針一草，皆在聖賢　若煉心人，有自然衣，自然食，不須苦求，聖賢暗中斡運　既是修行人，端的下功夫，聖賢不教錯了

又云：凡有名相則有動靜，有視聽則有休咎　三白刀臨頭而不驚怖，亦不動心，若承當得過者，乃聖人之勇也　假如煩惱也，則死了也　但一向懽喜，知是自己前世中少的冤債，須要還了

又云：自古聖人，皆從貧苦得來，不自富貴中出　凡人清貧者，學道易降心鍊魔　若富貴者學道，則淫欲心多，勝心大，自然萬兩金易銷得　若不動心，不貪不愛，不著無心，則銷不得　大凡人成則忻忻，敗則慽慽，若此兩者，戲若平等，便是了心地人也

又云：玉陽大師王教，有人參口訣　大師曰：齊修萬行眞口訣，聚神一氣撞三關　到長春眞人掌教更別，但人要傳道，只要外積陰德，內固精神，更待說甚麼

又云：修行人行到是處，行也得道，坐也得道，坐卧行住，皆得道全　要福但舉好心，自然易積福，福廣道自應　若供養他人亦合道，爭功奪福，打勤勞亦合道，先人後己亦合道，苦己利他，遠情去欲亦合道　但常用好心便合

道　只爲人不肯依，但遇個境，觸著早昧了，怎得道應也。

又云：丹陽師父曾言：殺一百牛，不大殺一人；殺傷一百人，不大錯指一修行了。

又云：個個只要俺說玄妙，玄妙不可說，要自悟　雖然說得，不行也不濟事。修行人非一世得了，得了道者，皆宿世有功。修行人但依師家教言，直言語錄，做修行不錯了，打塵勞亦是功，接待亦是功，降心亦是功，除情去欲，看經亦是功。但有益處做，皆有功行　然今世功行未圓，來世後世聖賢接引。丹陽師父與祖師，三世曾爲伴，十世做修行，但出頭來便悟正教。累世積功累行，方可今世了達。其餘師家亦然。

又云：修行人做事，全要肯心承順，便有功行　但積功行，自心不知，暗中聖賢積累。但有益處做自有功行事，到頭來全在頭上，要不辨別自有功行。若不承當，怎得有功　修行人若有安心要求行，求行難有，皆是無心而得。但有益處舉心，自有功行，暗中聖賢不錯不能見。喻如做塵勞，常常亦要體道，休要暗了怎麼做，便得功行。或因爭個鑊子，便又爭個枕子，便又競早生煙發火，折證是非，怎得有功。若修行人苦己利他，好物教人使用，歹物自己承當，但苦處、重處、難處，自己先做，功行最大，便是有道心的。人人說要傳道，道本無傳，但說傳道便是怪人，參的人亦是怪人。

又曰：萬物中惟人最靈最貴，卻有千生萬死。喻如眼中觀物，爲無正主，性著於物，是物上生心謂之生。又耳內聞聲，性卻逐聲，聲上生，物上卻滅。又鼻聞香，性著香氣，香上生，聲上卻滅。又舌嘗味，性著甘味，味上生，聞香處卻滅。身好衣袂，衣袂上生，甘味上卻滅。意好思慮，思慮上生，衣袂上卻滅。但舉一念處爲生，絕一念處爲滅。一日十二時中無功夫，人心上千頭萬緒，縈繫其心，便是千生萬死也　若要絕生滅，但舉一念，先用覺照，照破萬緣盡是虛假，方可物境不能染住，久久行持，覺照亦忘，心上自清靜，清靜生無爲，無爲自然合大道矣。

又曰：師父長春眞人，轉展苦志鍊魔，惟恐無功，於山上往來搬石鍊睡只爲福小，不能心定，自後當過二番死魔。一番淨身，自險死；一番飛石打折三根肋肢，又險死　在後屢曾病魔，撲折三番臂膊。恁般魔障不動心，越生苦志。但修行人，若有志越有魔，無志則無魔，當過一番魔，添一重福，但魔一番，心上明一番，性靈一徧。

又云：山東有張先生，坐環至數載間　坐次見面前落下麻楷一葦，因此上顧，至三番五番只不顧。忽一日，從虛上落下一個人，面前立地，長出一口氣。張先生疑身外身，遂出環來，直詣長春師父處，問參疑心　見師父禮拜訖，當面跪膝，欲言環中的境界　師父早知，言：修行人若下功，但眼裏見的都不可認。見師父也不是，見佛也不是，見神也不是，見鬼也不是，見人也不是，見龍也不是，見虎也不是，見一切天上星辰也不是，見地下一切禽獸也不是。張先生尚有疑心，只認爲身外身。又再問長生師父，言上件見的境件。長生師父問曰：你參丘哥道的言語便是，若修行人有的境界，但愛著他便是邪。一切境物中，只要不染不著，功夫到，道自應，便休疑心。張乃禮謝。

又云：出家人個個要參訪玄妙，每日一個都不行　換教性兒敦厚朴實，鍊魔心地便是妙。若起一念見，要知覺念念覺回，一念不生是妙；人愛處要不愛是妙；人聞處要不聞是妙；人說古今興廢處，要不說是妙；不言是非長短是妙，不爭人我是妙，不競利名是利，苦己利益他人是妙，不犯酒色財氣是妙，忘了憂愁思慮是妙，說俗語處不說是妙，不起攀緣愛戀心是妙，永絕生烟發火心是妙，斷了取諫囂浮心是妙　但有一切舊愛境界，捩過不犯是妙。若依得此妙，便是微妙玄通，便是通玄達妙，便能通天徹地，感動聖賢。神氣沖和便是達道之人，除外更有甚麼。若依得此玄妙，何須別參。人只道更有玄妙，便要做神仙。若是此，當來這幾個師家，於祖師處只傳玄妙便（達）道，何須受了千辛萬苦，鍊魔心地，十二年積累功行。既做修行，要實行方可圓成。

又云：出家人但進前程，休要疑心，若有疑心的人難進。假似出家十年五載之間，曾坐坐靜，也曾起立因緣，也曾接待，也曾乞飯，也曾鍊睡，也曾住山，種種皆曾爲之，因爲不見應效，便生退志，自言與俗何異？只此便是疑心，如何進得。雖然無應驗，一志前程，更休退怠，直至終年，盡心盡命，合作福合結緣處結緣，常休縱放身心，暗中積功累行，聖賢提挈。

又云：三毒者，是人貪、嗔、癡也。貪嗔癡自欲而起。三欲起，食欲、睡欲、色欲　三欲既深，六賊侵害。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轉迴販骨，皆爲三尸六賊。既爲道人，須要捩過三欲。三欲既迴，六賊三尸自易降伏。若非剛烈不能斷決，直須著力翦除。

又云：一切有爲運行氣候，說些功法，都是伎倆，但有所學皆可棄，惟文書不可棄，文書只是個照道兒，爲人心上未明，如天地昏暗，夜不能行，須要燈燭，若天地明朗，舉目直造，經者，徑也，是爲人開逕路，既心地開悟，文書亦不用，若殭著亦不是，及教門中一切緣事，亦不可著，但有所著，不能造道，如今修行人，爲疑心多，下一偏志，生一偏疑心，則是福小，若下志不了道，與不下志的一般，乾受苦，雖受苦，有般下志的人有頭畔，有盡頭，卻有再悟，不下志的人沒頭畔，不能再返，人只要問玄妙，卻不窮究玄妙的頭末兒，怎生入去，須要苦己利他，低下柔弱，迤漸習成。

又云：坐圓的，若贍得一二十人，自己可以錯得閑受用，若瞻不得衆人，自己飯也難消化飯的，若不於難處一匙半匙求覓，卻於成熟易得處喫來飽，又不降心，成羣作隊，任自飄蓬，閑過日月，亦不濟事，這閑煞難消，世上人無一個敢閑的，須要斡運營生日月也，不閑晝夜，須走一遭，這閑受人供養，煞不小事。

又云：道人平等心也，不得皆有憎愛，有寵辱，有情欲，順之則喜，逆之則嗔，若到無心地分，須要有主宰，如沒主人，不知覺透入別般，人皆要得道，你試勘十二時中，一個時辰是八刻，心還肯定麼？休得瞞心做事，如不瞞心便是道人，大道易知而難行，說怕難片時了，須要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即今乞化道人粧無心，卻皆談話講是非，看經教論些假無心，聖賢不佑護，一個境界來，早打不過，成風魔疾病死了的多，皆爲沒福，若起因緣接待，教門用力，積得福多，聖賢提挈。

又云：昔日師家得道各有時，馬師父半路裏得，譚師父半路裏得，劉師父勾欄裏得，人皆言得道通天徹地，亦有不通處，爲功行不同，各有階基，上得一重天一重，較別見不到處，聖賢提挈。

又云：如今道人住好庵觀，引度門人，受人供養，早道有福是濁，福有盡，心情意靜，若有一時安閑，是清福無盡，打魔勞是大功，降心是大功，亦不可壁勞爲是，如逐日塵勞畢，尋個靜處坐去，心上做功夫，然不到是處，天長地久，心上漸得安閑，即今誰肯降心，都縱心做事，如人毀斥打罵，盡是造福，如人道好稱揚自己，盡是要福，經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乃陽也，但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如心定，有爲也是，無爲也是，如心不定處，有爲也不是，無爲也不是。

又云：清靜經云是人修行之要妙，若以有相解之，人去不得，若以有爲解之，亦人去不得，若以無相求之，使人去得，言說不得處是大道，最爲上乘人，無心是第一著，若與心相競費力，以法治心，（是）有爲之法，以道治國治身，乃無爲之道也。

又云：修行人不喫著好的，更不生烟發火，是積福，如要好的喫著，更生烟發火，贓證是非，動人心，是散福，如將自己錢物都使了，若衆人羨愛，與本人增福，福廣則安和也，夫三欲者，食欲、睡欲、色欲之中，食欲爲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二三分飯，氣候自然順當也，俺在東州時，少的先生三百衆，後逢官魔留得三個，如今年少的，多有一志不退，都是有福的。

又經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相悟卽眞人。只言坐是道，假如身坐心被物轉了，至如打塵勞斡運，早不如心定，行住坐卧皆是道，只要心不動，世人譬如一個銚子，兩個耳，一個觜兒，權將使用，或一日打破，復入鑪中鍊成金汁，匠手隨模鑄成器物，你此時怎言我是銚子，若一日眼光落地，望後世再得人身做，決難，若不降心，喫一齋消不得，若心清意靜不動，天下人供養也消得。

又云：長春師父言：覩那幾個師家，福慧相貌皆勝自己，遂發心下三年志，要鍊心如寒灰，下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著一對麻鞋，繫了卻解，解了卻繫，每夜走至十七八遭，不教昏了性子，後習至五十日不動心，眞心常明，便以個水晶塔子，或一日卻倒了更起念，師父啼哭，自是福淺，後長安統軍請齋，至夜走失三番，師父自知福小，不能了道，經天魔又五帝大魔，飛石打折三根肋肢，亦不動心，後至聖賢，閒空中人言：你二月十五日得道，至十一日早別通天徹地，觀見天地山河，如同指掌。

又云：俺曾計較，一日十二時中，初時八個時辰不教昏，後至九個時辰，外有兩個時辰，須當不過，不敢放令自在，昏些少，恁般過日月，自後七八日全不合眼，只喫二三分飯，雖煉睡，亦煉心，若不煉心不濟事，馬師父云：稍令自在神丹露，略放寬容玉性枯。

又云：馬師父云仙有四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皆有宿緣，如去後或居十洲三島，名山洞府，隨功行安排，功大者升爲天官，功小者或五六百年，三千年，再來人世上積功累行，便無功行，一志清靜，到頭亦有歸止

處。布施供養，結緣造福，有爲功德，乃得人天之果，卻輪轉也。

又曰：修行人有許無罪福的，若十二時中不起凡心，方可無罪福。有爲者但有微行，不可積無者，但心上有米顆來塵事，速當翦除。心若不動則神定，神定則氣和。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亦在人九年不漏大丹結，無福不能成。

眞人云：俺初在家，見天下人過。修行人有大忌，見他過，莫爲他人，和自己壞了。一切萬事皆是數，須要般般放下。有大過者，有不及者。聰明人多馳騁，可以伏藏；淳朴人多執著，可以迴轉。凡修行之功行，更是穩坐。昔日坐環先生，一日十二時中，不敢放令自在，如囚人一般。如別人言，自己要不言；別人是非，自己要不是非；別人觀色，自己要不觀色。須要般般打破，此乃是最上乘一著。至如粧點假無心，也勝如有心的。學道假除假，修眞空練空，本源歸一處，明月與清風。

又云：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間只點頭。若是更和頭不點，也無煩惱也無愁。

又云：師默念經，不吹火，恐損神氣。參聖爭西南上東位，坐則爭近下容易處，都依得。纔觸著，又早生烟發火，叫喚卻不損神氣。

修行人爲不養父母，更不爲國家用力，乃無用之人，消他天地間有用之物。不得因此麻衣紙襖，乞化殘餘，食用世間無用之物，便不守道，亦沒罪業。若受人供養，如不了道，須索還他口債，如人氣力盡，行不得，若相救助者是一功一行，更不動心。守道三年，聖賢盡知。修行人若沒心，易過日，功行都有也。人則爲心靜處卻思鬧處，鬧處卻思靜處。俺當時終日忘言，人道俺高傲。若求富貴，與人爭名利的人，則是高傲。俺終日忘言而守道，心上清靜的人，如伯夷、叔齊、許由、巢父一般，便無功行也好。俺持一志清貧，教門事大。

修行人打熬睡眠，若物上心肯休歇，更事又不愛，飯食減少，心上輕快，自然睡少，容易打熬，便又些少昏，也不妨事。若物物頭頭愛著，更要好的吃著，不減飯食，推在道相也睡，推在那相也睡，便坐些也不濟事。如不睡是志，往前有進境界。別也有一等人，言你坐個甚，是捏怪。爲他進不得，是沒道心。

古人云：禽死因毛翠，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穩過平生。

又云：夫嬰兒之始生，受得一點靈光，本無罪福，無喜怒，無寵辱，無是非，被先有之人，教得爭高競下，是非人我，便是昧了。得悟之人除去情欲，返朴還淳，一志保護眞氣靈光，心於存道，雖然無功行，來來往往作個靈明之神。

又云：性要養成容易，養多則功多，養少則功少。如何是養？只要不動心。修行人若識心見性，易過日；如不識心見性，逐日心上煞受苦。修行人不論心地，卻論甚麼？最爲上根人行的，爲人不悟不行。聖賢慈悲，恐覺了人，教打勤勞，接待供養，苦己利他，柔弱低下，不教空過日。積德作福，福廣則自然心地安和也。

丹陽師父爲慈悲上，直指人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此最上根人行的。修行人都有初志，十年之外都縱心，向有中尋有，尋不著，向空中尋，又尋不著。但降心有始有終，更待尋個甚麼。大凡性兒在腳，頭上腳上，無見眼前的，不見眼後的。一性偏滿十方，一體同觀，若著的盡是邊徼，要活潑潑地。三年不漏下丹結，目有光明。六年不漏中丹結，出得陽神。九年不漏大丹結，飛騰自在。皆不出寂滅，性性中隨飲啄，六般神用空不空。又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無病亦然，猶如避溺而入火。

凡打塵勞，須消了逐日飲膳。如不打塵勞，更不降心，欠下口債。如搖不動，修心煉性，暗積功行。柔弱低下亦然。如用心打塵勞，要福設如化飯，要辦道，設修行人見人布施懽喜，見人將自己財帛煩惱。那的是逐日降煉性處，自己幻身尚不屬我，惟一點兒眞性是自己的。如有緣行緣，如無緣坐地養道去。釋典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明色非色。人爲六根妄動而不能神。六根者，眼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聞香臭，舌不妄嗜滋味，身不妄貪細滑，意不妄遊思慮，一心不動，物物頭頭左右護持，不傷自己眞性。人爲六處走失，把捉不住。若不走失則神聚，神聚則氣聚，氣聚則命自保，能成大丹。

閑人心閑，最好道心堅固，打塵勞一志，盡心一同；化飯一志，盡心亦同，作道士一志，盡心亦同，只爲心有千差萬別，教人接待，爲心好則有福，積僧稻糧，教過往人喫；種些蔬菜，教過往人喫；栽幾個樹，樹下教過往人歇，則是僧福。亦不如希心養道爲難行，教人接待，接待亦好。昔日大都裏有個榮國陳，也說不得玄妙，也看不得經書，也無私無典，師父曾提掣上天。

王志謹述論志煥輯《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師云：修行人有分上夫，便生二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生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滅也。卻要重添決烈，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千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卻勝人底心，心同太虛，則無我也，無我則與道相應矣。

師云：修行之人，靜中境界甚有多般，皆由自己識神所化，因靜而現，誘引心君，豈不聞古人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心欲遣識，識神尚在，便化形象，神頭鬼面，惑亂心主，若主不動，見如不見，體同虛空，無處住着，自然消散，無境可魔，無物可壞也。昔有道人，心得休歇，一日坐間，忽見惡鬼無數乘空而來，其人安定此心，體若虛空，冥然不辨，拆此一身，任生任死，其魔自散，爲有主在，寂然不動，豈有魔魅，亦心未盡，故顯此相，體性滿然，則自泯矣。

或問曰：守圓之人其功如何？答云：昔長春眞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圓者，其衆修齋，次有人覆眞人，言圓中先生欲與眞人語，眞人令齋畢相見去，不意間，眞人因出外，尋及圓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圓中先生以爲常人，怒而應之，眞人便回，齋畢，衆人復請以相見，眞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尚在，未可與語，遂去之。大抵居靜本爲性命事大，收拾固濟，涵養爲功，遇境不動，乃是驗也。今此擊門之聲是境，應者是心，心若忘我，如同灰滅，撥之有明，亦無火發，遇境不動，安詳應過，便是心上有工夫也。今聞些子虛聲，便早動心，一切惡境怎生過去，雖居圓中，濟甚麼事，受人供養口債，怎生不還得，卻不如向動用境中，物上事上，專一磨鍊此心去，卻是個有見趣底人也。

或問曰：修行人有言知覺，又云是病，其旨如何？答云：眞知以不知之知，眞覺以無覺之覺，元本眞竅，蒙昧萬劫，今方省悟，乃名爲覺，一切知見，皆從此生，若言有知有覺，又專欲常知常覺，乃是自纏自縛，無病自炙也，若一向不知不覺，卻一向透入別般也，既悟本宗知覺，皆是用處，當用即用，不可爲常也。

師云：修行之人，覆心頓歇，俗慮消亡，孤然顯出自己元本眞宗，便是從衆先天的主人，自承當得，逍遙自在，種種法界，一時透徹，若到此地，才斂韜光晦跡，保護涵養，多則功多，若舉意顯揚，則不覺暗損光明矣。

師云：修行之人，性有利鈍，性鈍者不可昭執，宜住叢林，低下存心，與達理明心底人結緣，緣熟自然引領入道，漸次開悟，若自性鈍濁，又無見趣，每日常與同類相從，交結塵俗，塵境緣熟，久必退道，或遭魔境，作地獄見，無人救援，一向沉墮，深可痛哉。

師云：昔有住圓者，聞人說地面，既入圓中要見地面，心存此念，隨念應現，不知是假，耳裏聞底屬聲，眼前見底屬色，心上想底屬妄，便見金童玉女，眞仙聖賢現形，白日親見，亦是虛妄境界，妄念所作，便認是地面，更不可破除，糢糊一世，着邪着崇，殊不知地面是古人心行到平穩休歇處，故有此名，如人住處，治平荊棘，掃除瓦礫，其地平整，可以居止，名爲地面，修行之人，心地平穩，事不獨動，便是個不動地面，萬塵染他不得，便是個清淨地面，露出自己亘初法身，分分朗朗，承當得底，便是個圓明地面，凡言地面，亦有邊際去處，若到無地位，無方所，絕名言處，乃所謂玄之又玄也，如此豈可以眼見耳聞心想底，便謂是了。

又　師云：昔東堂下遇雨，知事人普請，不擇老幼，搬坯，衆皆競應，唯一老仙安坐不出，事畢，大衆圍坐，有言於長春眞人者，眞人呵之云：坯盡壞直幾何，一人慳心端的到休歇處，如寶珠無价，且量各人心地用事去，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爲貴也。

師云：昔長春眞人堂下，有當厨者，衆皆許其柔和恁下，未嘗見動心，眞人知之，密令人試，早晨於厨中所用什物移之他處，其人造粥，漬米及釜，爭求匕杓不得，以至溢出，乃大動心，眞人見之，教云：直饒溢盡，只是外物，何消壞心，其人方省，禮謝而已。

或有醫者問云：某行醫道，死者救活百餘人，其果如何？答云：眞饒救盡天下人，亦不如救自己生死去，世間福報有盡限，自己修鍊到無生死處，此福無限量。

或有匠人問云：某修大殿，不徵工價，如此誠心，合有何果？答云：不如清淨人默坐一時辰，蓋有爲之福有壞，無爲之福無壞。

師常示衆云：人生於世，所爲所作，無不報應，謂如體道者得道，作福者得福，作孽者得孽，愛人者人愛，惡人者人惡，敬人者人敬，慢人者人慢，低下者人下之，信實者人信之，利人者人利之，害人者人害之，自高者人抑之，欲先則人爭之，自強則人敵之，故云：種瓜得瓜，種粟得糧，皆報應之理也。

若存利心，矯詐爲之，以取人心，則失眞矣。

師云：修行之人，大忌說人長短是非，及人間興廢，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論，心不可思。但說是非，便是昧了自己。若專鍊心，常搜己過，那得工夫管他家屋底事。但凡爲人，須有好處，宜相倣效他人惡處自當迴避，更莫關心，漸到休歇也。

師云：衆云修行之人，鄉中便了道也。休住酒肉食，了飛昇也；休用脅臥，便是神仙也。休戀衆人愛厭，休愛人都非底，莫非自己，渾是莫認，睡裏得道也休睡。不是好件休合，無益之言休說。過事成時莫喜，遇事壞時莫憂。勝如己者學之，不如己者教之。人斫己者禍也，己斫人者禍也。言過行者虛也，行勝言者實也。有欲情者人事也，無塵心者仙道也。肯低下者高也，肯貧窮者富也。返常合道，順理合人。正道宜行，邪門莫入。通道明德，體用圓成，是謂全眞也。

師云：古人學道，心若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參問，倘若針芥相投，心地明白，更無疑慮，然後或居圓堵，或寄林泉，或乞市中，或立室觀，安心守道，更無變壞，此修眞之上士也。有等出家，性又不明，更懶參問，心高好勝，自執己是，詐裝高道，虧功失行，兩下落空。駭人供養，不思己德，如何銷受。如此之人，住圓也不是，乞食也不是，生死到來，都不中用。蓋不肯於根蒂上下工夫也。直至白年，無有是處。

師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如一尊雕木聖像，坐於堂中，雖終日無人亦如此，旛蓋簇擁亦如此，香花供養亦如此，往來毀謗亦如此，惟比木像通靈通聖，活潑潑地，明道明德，一切事上物上卻不住着也。

師云：道人鍊心如鑄金作雞，形色雖與雞一般，而心常不動，獨立於雞羣，雖雖好鬥，無有敢近傍者。體道之人，心若寒灰，形如槁木，天下之人雖有好爭者，則不能與爭矣，故經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師云：這個有體用，沒爾我，正正當當底眞心，自從亘古未有天地已前稟受得來，不可道有，不可道無，古今聖賢，天下老道人，皆得此然後受用。千經萬論，乃至一大藏經，只是說這此子。上天也由這個，大地也由這個，乃至天地萬物，虛空無盡際，亦是這個消息主宰。會得底不被一切境引將去，不被一切念慮般弄，不被六根瞞過。這個便是神仙底日用，便是聖賢底行踪，便是前程道子也。

師云：凡住叢林，雲集方來，豈得人人一等，個個同條，喻如大山，草木畢備，有不材者，有成材者，有特立者，有依附者，也有靈苗瑞草，也有荒榛惡棘，種種不同，隨性任運，自有次第。山體巍然，元無揀擇，一一含攝，流水積石，茂林豐草，獸走禽鳴，盡是神通妙用。彼各相資，如蓬在麻，不扶自直，天長地久，各得成就。若欲截長續短，變青作黃，豈謂各不得安，抑亦失其本性也。

師云：往昔在山東住持，終日杜門不接人事，十有餘年，以靜爲心，全無功行，向沒人處獨坐，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成壞，便是空過時光。若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德。故長春眞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蓋與天地之道相合也。

師云：修行之人，若玄關不通，心地不明，忙忙業識，不能無爲者，蓋爲無福德故也。乃當於有爲處，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待方來，低下存心，恭敬師友，常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緣熟，日進一日，自有透得處。不勝兩頭空擔，不能無爲，不能有爲，因循度日，無功無行。穩處着腳，甜處着口，閑管世事，閙處出頭，恣縱身心，不懼神明，打箒有日。豈不聞長春眞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又無心地工夫，又不教門用力，因循過日，請自思之，是何人也。

師云：因緣有數，非由人力。必順自然，安以待命，內功外行，全在自心。自能着力，自己有功。行與不行，各各自得。教門不開，須當隱伏，心與天通。教門既開，外功亦應，合天應人。功不厭多，行不厭廣。但在此心堅固，乃可成就耳。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眞記》卷二《養心》　《通玄經》曰：人以形爲舍，心爲主，主於國則君臣之分，主於家則父子之禮，心爲君父，炁爲臣子，身爲家國，心氣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爲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道生，濁躁神亡，但能空寂，得之有常，永保無爲，其身則昌。惟狂克念，可以作聖，惟聖罔念，可以作狂。古今達士，養以寡欲，務於至誠，眞源湛然，靈光自瑩於丹臺也。不爲事惑物役，可以超凡入聖。

《西山記》曰：從道受生謂之性，自一稟形謂之命，所以任物謂之心，心

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思謂之志，事無不周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而棄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炁謂之精，氣清而快謂之榮，炁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閡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骨，衆思不礙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氣，炁來入身謂之生，炁去於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　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神通萬生　眞人上仙，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　道不可見，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　故虛心遣其貪，無心除其有也　定心令不動也，安心令不危也，靜心令不亂，正心令不邪，清心令不濁，淨心令不穢，此皆已有，令以除之　心直不返復也，心平無高下也，心明不暗昧也，心通無窒礙也　此皆固有，因以然之　又在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故得靈光不亂，神炁不狂，方可奉道保生　嗟無知者，多思神殆，多念志散，多欲損炁，多事役形，多語弱炁，多笑損臟，多愁攝血，多樂溢意，多喜則交錯，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昏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　故其源不潔，和炁自耗，不得延年，失於養心之故也故古喻之如猿，狂而不定，比之如賊，盜其所有也

又《養壽》

《三清眞錄》曰：父母之眞陰眞陽，二炁以精血爲胞胎，胎完炁足，而爲形矣！　集靈資道，神炁相合，而爲壽定矣！　大壽一萬二千歲，守朴任具，雖亡而道不亡也　中壽一千二百歲，留形住世，道在而身亦在也下壽一百二十歲，知之修鍊，可以安樂延年，不知修鍊，走失其散，在我者不爲我之所有，而又外觸禁忌，暗除年筭，一筭爲三百日壽　一歲爲本數之壽，一紀爲正紀之壽　無知少學，以小惡爲無傷，積惡以至於滅身，以小損爲無害，積損以至於滅生　始以滅一筭，次以除本數，終以除一紀　未及中年，夭之大半　仙子眞人，憫而哀之，雖有超脫之法，必先養壽之方，審而用之，可延至大壽　不憚修持，千日自有超凡之道

《西山記》曰：雖知養生之理，不悟修行之法，則生亦不長；雖知修鍊之方，不知養壽之道，則修亦無驗　故養壽者，凡以禁忌而防其禍行，不多言，恐神散而損炁，睡不張口，恐泄而損神　臨危登峻則魂飛，翫殺看鬥則炁結，弔死問病則喜神自散，卧濕當風則眞炁日弱　古朝因祠不可入，入之則神驚；狂禽異獸不可戲，戲而則神恐　對三光漏瀉，折人年壽　賀四重深恩，滅人大數　飲宴於聖像之側，魂魄不安　坐卧於墓塚之間，精神自散　枯木大樹之下，不可息，防凡陰之炁觸人陽神　深水大澤不可渡，恐至寒之性，逼人眞炁　衆聚華卉不可折，防招妖狂入室　非時果實不可食，防帶邪炁入腹　妄言綺語，非患難不可頻說，說之減人正壽　肥甘醇酒，非會合不可頻飲，餌之除人本祿　負賢忘恩，必有禍應，輕財毀物，自無福生　大山勿深入，入之必凶；美物勿酷愛，愛之勿吉　損人傷物，以冤報冤，嫉賢妒能，以怨起怨　虛傳妄授，慢友輕師　此類或有觸犯，雖得正訣遇異人　大道未就，先爲此除其壽，以罪當功，竟不能速成也　善養壽者，以法修其內，以理驗其外，修內則秘精養炁，安魂清神，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　鍊神合道，超凡入聖也　驗外則救貧濟苦　慈物利人，孝於家，忠於國，順於上，憫於下害不就利，忙不求閑，凡以方便爲心，勿以人我介意，方始奉道，多遇至人，自得眞法　及夫下功之後，少有患難，速得圓成　然是修養所致，亦是陰德報之，苟之達養壽之宜，安得內外齊成乎？

王志謹述論志煥輯《盤山棲雲王眞人語録》　或問曰：人皆取樂，道人就苦，何也？　答云：世之人不知眞樂，以心肯處爲樂，被欲心引在苦處，便認苦爲樂　每日用心計度，專求世樂，不得則憂苦膠擾心懷，永無自在，是謂大苦　學道之人，不求其樂，心存於道，遇苦不苦，無苦則常樂，心得自在　凡有樂則有苦，無樂則無苦，心無苦樂，所謂眞樂也

或問曰：如可得出罪福因果？　答云：罪福因果屬陰陽之殼，皆汝出得陰陽之殼，則自然無罪福因果也　如何是陰陽殼？　但凡心上起一亳頭許私邪利欲惡心，便屬陰殼；有一亳頭許善念，便屬陽殼　在陰則有惡報，在陽則有善報　若曾鍊心體如虛空，亦無善亦無惡，無絲亳掛礙處作主得，則禍福着他不得，因果挽他不着，便是個出陰陽殼底人也　在家之人，未曾有一善念在心，十二時中，只是圖財利，汝死我活，坑人陷人，一片無明黑暗業心，只墮在陰陽殼內　陽道上也去不得，怎生出得陰陽殼　便待要無罪福，無因果，不亦難乎　汝自造下，怎生避得　所以低頭合眼，教他閻老理會去也

或問曰：未來托生之事，端的如何？　答云：人生一世，隨情自造成個來世底模子　作善底造下個善模子，作惡底造下個惡模子　以至盡此報身一性離卻這個殼子，如故鐵鎔成金汁，被造物者傾在自造底模子內，或爲人，或爲旁生，自作自受去也　造物者豈有心教汝爲旁生，豈有心教汝爲六道？是汝一生自造底殼子，落在其中逃避不得　先有此性，便作此物　謂如狼毒

者爲蛇，慳吝者爲犬，淫殺者爲豕，貪暴者爲狼，大槩皆此類。天地之間，萬形萬狀，不可窮盡，皆自作自受。故古人云：同於金石，化爲金石；同於水火，化爲水火。其信然也。頃刻間一失人身，萬劫不復，祇不思之。

或問曰：某今老邁，不能多學，乞師向無上極玄極妙處說一句。答云：把汝這個求無上極玄極妙底去了，則便是也。

或問曰：天下立教，各說異端，自是非他，邪正未知誰是？答云：此有兩端，有修煉者，有應世者。修煉此心如天地一般清靜，日月一般明白，四時一般運化，能應其事，法歸其根，更莫問向上如何，此便是正道之作用也，惟修煉者能之。若口頭念誦得，如法身上裝束得，作相一個個堪看，使人人見喜，此是教門中應世底枝梢花葉，干甚修煉事，干甚正道事。此是權時使用，沖兼心上爭人爭我，爭財爭利，與俗人一般，怎生道得我是正教也。明目者識之。

又　或問曰：有云向上一事，人人具足，更鍛煉作什麼？答云：凡心未煉，喻如石礦中有白金，未經鍛煉，只是頑石。置之大冶洪鑪，鍊去滓穢，分出眞物，既成金，不復爲礦。修行人亦復如此，將從來蒙昧染着之心，便同頑礦，以志節爲大冶，以慧照爲工匠，殷勤鍛煉，一毫不存，煉出自己本初無礙底眞心，既已成眞，不復爲假，當自保護，堅固收藏，自得受用。此使是亘古圓明底無价寶珠也。

或問曰：若到清靜無爲處，是徹也未？答云：此以體言，似是而非也。至於端的處，則不可言，不可思，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妙絕名言，方始相應。不即動靜，不離動靜，豈可以無爲清淨而定之哉。

或問曰：昔聞丹陽師父以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爲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境物紛華，周回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沖其他。以此鍊心，故見功疾，死中得活，不生不死。學道初機，救護生死，當作是念。人生頃刻，一息不來便是死地，緊切用心，勤修精進，遣盡凡心，自利利他，遞相救拔，不可因循也。

或問曰：心無染着，放曠任緣，合道也未？答云：起心無着，便是有着，有心無染，亦着無染。才欲靜定，已墮意根，縱任依他，亦成邪見。無染無着，等是醫藥，無病藥除，病去藥存，終成藥病。言思路絕，方始到家，罷問程途矣。

師云：道無言說，惟指善惡。善則成就無上出世因緣，有天堂無地獄；惡則墮落無邊苦趣，有地獄無天堂。分此二途，蓋因迷悟。悟則剎那成聖，迷則永劫沉淪。幸得人身，寧不思之。

師云：凡聖同途，只因明昧。明之則爲聖，昧之則爲凡。凡人之心，不肯割情去執，棄妄除邪，逐境遷流，隨情宛轉，取一時之樂，積萬劫之殃，不省不思，莫悟莫覺者也。

師云：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若本宗不通，如人無目，不分道路，舉足差訛。若教化不明，如人有目而生黑暗中，則有偏執我見。須要俱通，方得圓應。若俱不通，如大暗中坐而又無目，何時得出也。

又　師云：學道之人，於萬事不干處，諸塵不染處，與天地相通處，向這裏體究徹，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或問曰：如何是玄妙？答云：誰教汝作此問。其人拱手云：弟子自出意來。答云：恁麼則汝自會也。其人笑而稽首。

或問曰：已往者不追，未來者不預，現在當如何？答云：滅動不滅照，更要會得這個滅動底是誰。得則權柄在手，滅也由汝，不滅也由汝。

或問曰：未來過去心則不問，如何是現在心？師乃視云：此不是現在。復低頭云：此不是現在。反問云：汝會得也未？其人笑云：不會得。師復云：大開着眼，一個現在也不會，更說甚過去未來。

或問曰：如何是禍福？答云：積木成林，積石成山，積水成海，積善成福，積惡成禍。禍福之源，本自一心，積之方成，可不愼之。

或問曰：如何是善惡？答云：一切好心皆爲善，一切不平心皆爲惡。人不知之善爲大善，人不知之惡爲大惡。善惡都不思處，別有向上事在。

或問曰：道人亦有病，常人亦有病，如何是別處？答云：昔者丹陽師有疾，醫者不能診其脉，壺丘子端坐，而相者不能得其眞，何也？心不在物，則造化不能移，性不離宗，則鬼神莫能測。況醫卜之凡乎。此與常人之異也。

師云：修行人正眼不開，圓機不發，但向別人蹤跡上尋覓，言句上裁度，終無是處。喻如無眼人，雖聞人說日月之光，終不自見，只是想像。蓋不曾

向自己心上下工夫也

或問曰：動靜境中，如何即是？答云：息心清靜，雖在稠人鬧市，元擾之間，不干己事，從他擾擾，卻同靜室中百無所有　若在閑堵靜室，無人鄉裏，一似十字街頭，對聖對眞，不敢起絲毫妄念　如此則在動境裏也不礙，靜境內也不礙　更有甚分外惑人之事

或問曰：既言和光同塵，卻道不着事，如何？答云：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物是物，我是我，雖與混同，如何相着得

修身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一　專氣致柔，○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如嬰兒乎？○注：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　○節解曰：謂抱行元氣不勞也　大道流布，若嬰兒也　○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分別也　專精，沖和之氣所致　○莊曰：以爲專精，一也　氣，氣息也　致，得也　柔，和也　嬰兒，絕知見也　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絕知道，身不見身，其身亦滅，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　○疏：專，精也　氣，道氣也　致，得也　柔，和也　只爲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玄覽，○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　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注：不淫邪也　○疏：滌，洗也　除，遣也　覽，察也　疵，病也　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　然後身無所爲，心無所取，不爲有生，不爲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　此明自利也

愛民治國，○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　能無爲乎？○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　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　○疏：前既自利道員，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　知，分別智也　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爲治國　夫治國者須是淳樸，敦以無爲，杜彼奸邪，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　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節解曰：四達爲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　○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　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方，足明八極　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　○蔡曰：識身命財爲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別也

天門開闔，○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宮　開闔，謂終始五際也　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　○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內宮，內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　闔則爲否，開則爲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闔，三時皆然　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之時，時有開闔，代有否泰　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爲終始傾動　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　修生行人，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爲之道也　能爲雌乎？○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　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　○疏：河上公本作天地，夫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　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注：道生萬物，而畜養之　生而不有，○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　○郭曰：氤氳合化，庶物從生，顯仁藏用，凱有爲迹，功不歸己，故曰不有　○疏：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滿，故能生化羣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眞空，故無養生之可化　爲而不恃，○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　○疏：只爲無養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爲器用　○疏：宰，主也　聖人長養羣生，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顧曰：道則長而不宰，聖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爲化主而

忘功喪我，故云不宰。是謂玄德。○注：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心如道也。○張曰：玄，深遠也。德，上德也，嘆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遠上德也。玄德亦天也，爲而不恃，合天之德也。○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也，嘆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又卷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注：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張曰：以爲天下萬事，凡事不同，以柔弱言之，莫過於水，以喻道行謙柔和綽，隨物通生，浸潤如水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注：水能壞山推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疏：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者，無爲破有，其義亦然。○節解曰：水者內，即口中津液也。漱而嚥之，則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麴蘗之消米方藥，無復能先也。其無以易之。○注：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也。○御曰：以堅攻強，二堅俱損，以柔制強，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無以易於水也。○疏：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爲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故柔勝剛，弱勝強，○注：水能滅火，陰能銷陽，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能知，○注：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注：恥卑謙，好強梁。○節解曰：謂人含精飲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而不知。○疏：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

故聖人言：○注：謂下事也。愛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注：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細流，即能長保社稷，爲一國之君主也。○御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也。○疏：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遵從，身受屈辱，不與物爭，故堪爲社稷之主，以牧蒼生也。○節解曰：謂人形以左魂爲社，右魄爲稷，御一氣，以爲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注：人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天下也。○節解曰：國謂形也，言一出入脾中，化滓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故王於藏府者也。○疏：不祥，猶不善也。言聖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爲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網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也。○節解曰：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爲尊，香美爲上，而道以受垢爲主，處下爲王，吉一與人反也。○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美好榮，而今乃受垢不祥，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眞，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九《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疏：前章明從順至道甚眞，故能閱衆甫。此章明抱一爲式，不爭則所以曲全。首六句示誡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惟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義曰：前既彰明妙道廣弘生化之功，此則標示全和，敎以修行之行。曲枉窪弊，皆因謙而益光，抱一爲法，將明少能統衆，棄自見自是之迹，除自矜自伐之非，克致誠全，孰於爭者。

曲則全，○注：曲己以應務則全。○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義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心之理也，必在乎道。得道則心理，失道則心亂。心理則謙讓，心亂則交爭。謙讓則曲己而順物，交爭則飾躬而非過。曲己順物者不與物逆，物亦順之，曲己全人，人必全之，不與物爭，乃全身之道也。《尚書》曰：萬方有過，在余一人。余一人有過，無以汝萬方。此帝王曲己責躬之道也。枉則直，○注：枉己以申人則直。○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曰直。言人雖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義曰：得道之心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己能受之，彼必知慚，及自修整者。如廉頗藺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逢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廉將軍耳。吾若與廉將軍相遇，兩虎鬬鬥，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荊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厥告老，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

直爲正，正己心也。王曲爲直，王人曲也。王和爲仁，德足直三者，備爲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爲公族大夫焉。窪則盈。○注：執謙德則常盈。○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義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謂丘陵川谷之屬也。高者漸下，則下者益高，是故變其盈者而流布謙者也。盈則被變，高不可恃也；謙則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則就之以致盈滿；人謙下，德則歸之以致光益矣。撝謙者，指撝揖讓，無非謙謹，不違法度，動合卑柔，德乃歸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能枉窪者，皆謂下其心也。則全則直則盈者，皆謂益其德也。理國之君，納汙含垢，下士禮賢，遠近歸之，國乃昌大也。弊則新。○注：守弊薄則日新。○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義曰：薄惡之處，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今我取之，自處薄惡，則爲衆人所歡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學人之所不學，安人之所不安，樂人之所不樂，爲人之所不爲，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爲，無非謙靜澹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謂德行日新矣。少則得，○注：抱一不離，則無失矣。多則惑。○注：有爲多門，則惑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爲天下法式。○疏：謂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眞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岐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爲天下法式矣。式，法也。○義曰：廉士可以分財，言其自取必少也。自取其少者無貪心，無貪心者人不爭，人不爭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則爭起，爲人所奪，反乃失之，故惑矣。此舉喻以明修道也。修道之法則有萬殊，其致道者在於守一爾。守一不失者，理身則得道，理國則無爲，無爲化物，物自寧泰，故聖人抱一爲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多其門。多其事者，萬慮營營以害一生，生能無傷乎？萬人彎弧以射一鵠，鵠能無中乎？多其門者，玄教萬途，丹經萬卷，以一人之心兼累聖之道，形疲於外，神亂於內，故去道愈遠矣。理國多事者，晉政多門，故諸侯不附；秦網煩密，故四海心離。一國三公，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詎可化人。亡羊者，歎於多岐；喪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見故明，○注：人能不自見其能，常曲己以應物，則德全自明矣。○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常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故明。○義曰：自見不美，必有爭尚之心，故不能委曲順物矣。能委曲順物不自見己美者，是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表裏無隔，洞見八極，則不自見之明，其明廣矣。

不自是故彰，○注：人能不自以爲是，而枉己申人，則其直自彰矣。○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爲物受枉，不自申說以己爲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義曰：自是其事者，必有執著之心，故不能枉己從屈矣。能枉己從屈，不自執是其事，故直顯而益彰也。夫直彰則善彰，善彰則德彰，德彰之人，則萬物歸之；德益光大，則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不自伐故有功，○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當爲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義曰：自稱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貪競之心，則不能坳下守謙矣。坳下守謙，不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人荷其惠，物受其賜，善功所及，孰不悅隨？則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顏回曰：願無伐善，《尚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不自矜故長。○注：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疏：此覆釋弊則新也。人能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曰故長。○義曰：矜，恃也。自恃己長之人，必有誇衒之心，則不能自處弊薄矣。能處弊薄，則人必共推而美之，則其不矜恃之美益長矣。《尚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是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義曰：夫好爭之人故非道矣。不爭之德，德之大焉。前舉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四者，爲因修之行，覆明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彰果應之功，行四行之人謙虛柔弱，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得故明，故彰，故有功，故長四善之報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歸之。○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

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己爾　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效，信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撝謙，歸根安靜，必顯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又卷二〇《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契言忘，執滯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則物或惡之。首二句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爾。○義曰：上文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此復跨而求行跂而求久，自是自見自伐自矜，去道逾遠，喻如餘食贅行，豈可致玄同之道乎？故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修眞之士以斯爲戒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注：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疏：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爲礙。挾物爲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義曰：以足指蹠地謂之跂，暫有延望或可爲之，而希久立，斯爲難矣。延頸舉踵者，陳后《長門賦》望幸之辭也。跨挾於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眞，懷疑於道，暫興一念，便望有成，無冥心澹寂之功，無漿體黜聰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崆峒，亦如跂立跨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注：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爲有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其片善，以此爲明。其可得乎？**自是者不彰，**○注：是己非人，直爲怨府。故不彰。○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爲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衆爲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爲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猶怕然若虛，不以爲是也。凡人以己之行蔽人之善，銳於出衆，務於矜誇，以此爲是，其可彰乎？**自伐者無功，**○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行，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爲蓋，無不覆也。以地爲車，無不載也。四時爲馬，無不使也。陰陽爲御，無不備也。而猶因自然之用，不以爲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內懷專伐，外無謙讓，以此爲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及於難也。《春秋》趙簡子與鄭戰，爲鄭人所擊，踣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峰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伏哀嘔血，皷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蒯聵爲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卸良曰：我兩靽陣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無功也。**自矜者不長。**○注：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其爲樂也不訢訢，其爲憂也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爲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長，緣醜飾非，衒耀名器，以此爲長，其可久乎？盛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愚，斯之謂矣。胥，相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疏：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疣贅之病。疣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爲衆所惡也。○疏：謂爲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爲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義曰：累仁爲德，景迹爲行。自見自是，非累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德行，愈於疣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

餘　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也　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　伐申還，遂伐鄧　十六年，復伐鄧，滅之　即莊公十六年也　附贅懸疣者，《莊子》外篇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言物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　於衆爲多，故曰侈也　侈，多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　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爲　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　○義曰：累仁爲德，習善爲行　有道之士修行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通，而歸乎無有，況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隳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己，亂政害民，亡之本也，豈餘食疣贅，毫芒之醜，而可比方哉？

又卷三八《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疏：前章明好徑之君若盜夸而非道　此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　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　後吾何以下結歎惠照所知之驗。○義曰：立國以道德，國不可拔　率人以道德，人不可離　所以享國無窮，子孫不絕　其何術哉？身修道以正其家，家修道而正其鄉，鄉修道而正其國，國修道而正天下　以修道之益，觀不修道之損，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　旨在息盜夸之行，悛好徑之心。於國於身，吉凶斯兆矣

善建者不拔，○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爲，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以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猒，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義曰：立國不以道，衆叛親離；立身不以道，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　唯道德爲基，則無危殆矣　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孚，信也　文王以道垂化，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天下樂推而不猒，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善霸國立身之旨矣　風聲者，德風之聲　善抱者不脫。○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疏：抱，守也　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　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爲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乘時立極，任物爲心，四海歸仁，萬方順化　國之基不可以傾拔，人之心不可以脫離　昔周大王紹古公亶父之德，始王於邠，追於大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曰：狄人所求者，貪吾之土地也　不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　子皆勉居矣　爲吾臣與狄人之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岐山之下　有三子，其小子季歷生文王，文王爲西伯，律身修德而興周業八百餘年　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　樂餌所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　曰樂與餌，過客止　言喜樂所奏，肴膳所陳，過客聞而聽之，見而美之，爲之留止　況道德昭著，人固悅而隨之也

子孫祭祀不輟。○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　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疏：祭，薦也　繼代曰祀　謂後代子孫薦祀於祖宗也　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　修身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弈業無窮矣　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昔周武王之有天下，使周公旦、召公奭分理陝西，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不欲勞人之力，乃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　後人懷其德而存其樹，不翦不伐，詩以美之也　祖有功者，帝王立國，必藉積代之福而有天下　及功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尊之　宗，尊也　后稷，姬姓之後，名棄　爲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以濟於民　功格於物也，爲農正，其後子孫亶父至於文王武王，乃有社稷　故其宗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　雖親盡廟祧，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之　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　漢承堯後，唐堯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業，代世宗祀　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　德明皇帝皋繇，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遐福，受命享國，追尊爲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注：修道於身，德乃眞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　始於一身，修於天

一，何可知也　言善惡之人，照了眞性，眞性清淨，無諸爲雜，僞雜既盡，德乃眞純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爲始　修身理國，先己後人　故近修諸身，遠形於物，立根固本，不傾不危，身德眞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裕　○疏：修道於家，上和睦，故其德有餘慶也　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　所謂父愛、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婦貞，上下和睦，如此則子孫流福，善及後昆矣　積善者，《易・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此明吉凶有漸，先明所行善惡，故後彰其吉凶　一家修道，善必有餘矣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鬪鬨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其鄉　尊其長老，敬其幼少，教誨愚鄙，開導昏蒙，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肅肅，禮樂詵詵　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所稟　道之化物，善莫大焉　所以優長久永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疏：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所近　一鄉修道德猶未偏，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　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　若一國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內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疏：普，偏也　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　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　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　故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　所以身修於內，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　一夫感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　天子味道玄敬，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己無爲，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款附，萬國來王，道無不被，故其德周普矣　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　德施普者，《易・乾卦・象》云：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言龍潛於初九，見於九二，當潛之時，功未濟，時德未及物，待時而動，靜以全身　及九二出見，布德行化，周及萬方，所以偏普也　夫龍者，陽氣也　陽氣當子月初生，潛於幽泉之底，仲月出見，乃能生化萬物　德既發生之功，故周施陽氣，普及萬物也

故以身觀身，○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眞　○疏：觀者，照察也　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眞，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諸雜，除諸有見　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　可謂清淨契眞矣　○義曰：不修道之身，動違正理，名墜身危　修道之身，外絕衆緣，內染一氣，除垢止念，守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深入妙門　可以得道　理國之君，允執厥中，則永享天祿也

以家觀家，○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疏：以修家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善有餘　○義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親，不遵五教，動掇災否，上下崩離　修道之家，九族允和，衆善咸萃　《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此言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六親和睦，移之於政，即天下化之，交相愛樂也　以鄉觀鄉，○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疏：以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敬不行，長幼失序，貴賤陵虐，上下交爭　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叶其序，肅靜喜順，境泰人和也　以國觀國，○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　勤而且儉，德而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構没，虐害其民，癘毒流行，人罹其酷　修道之國，神明助佑，風雨以時，善化所興，嘉祥自應，人豐德富　理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　亦但觀身爾　人君清靜無爲，以道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乂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紂是也　生人塗炭，寰海判離，骨肉仇讎，社稷塗地　雖有謀臣武士，不能用也　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也　以萬乘之貴希匹夫之生，不可得也　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　四海之內，比屋可封，慈惠洽於殊庭，正朔頒於萬寓　雖有水旱之災，年不害也　雖有征伐之師，人不怨也　其何故哉？　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　然後登眞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疏：此假設之詞也　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　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　又曰，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聖慈愍物，垂

敎殷勤　重明於家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　再自舉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　益以此五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　觀我生者，《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　我生，身所動也　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　遠而非物，不爲童觀之鄙，上非九四，未能觀光　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　我生可進即進，可退即退　觀風相機，其道未失　此以卦象之理，進退則然　若夫觀國觀身，義在力修道德　道德修則國不傾拔，享福登眞　失道德則國削祚危，禍至身辱，以爲君臣至誠，得不自勗哉？　所云觀其生者，最處上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爲天下觀其已之道，故云觀其生也　以爲特處異地，爲衆所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愼乎？　君子謹愼，乃得無咎　《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　生長之義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二《道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　已，止也　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　愼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誡也　嚴君平作筮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　又治也　銳，銛利也　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知揣度安情，思治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　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　名勢之於我，猶奢竜之忽過也　豈不可長保也　《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　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　不能與人，不若焚之，无令人害　白公弗聽也　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　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　夫金玉滿室，徒爲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賃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　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　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堂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與也　富則人求之，故便驕物　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　驕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　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　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　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虛迷，而趣舍悖也　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患生於我，不由於人　禍生於我，不由於天　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　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　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　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　貴而憍則得其禍，富而憍則益其過，憍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

成功、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　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　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　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外物盈滿，理必傷生，與其貪於富貴，不若抱一而無咎，故天之以載營魄抱一

又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雕鏤文章，別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　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　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　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嗜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　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也　而後世有進掌之嗜，芻豢美口，饜饜無厭，濁神穢質，不能大淡無味之味，非爽而何　爽，亡也　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　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　二爲賓客，交二國之好也　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　時之不田，則曰不恭　田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金銀珠玉，難得之貨　人若貪取無厭，求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　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喑，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鑽，田獵狂惑之飾，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　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徵也　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　殃禍之淵，危亡之室也

本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內景。腹者，受物養質其腹，則不逐物，故內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爲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爲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內全也。耽悅聲色，則數辱及之，不貴難得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二《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御注曰【略】○臣義曰：善持滿者不盈，盈則有傾覆之患。善揣物者不銳，銳則有挫折之失。不能忘有，而事於矜持，雖一時之盈，未至或傾，而終有覆溢之患。不能忘情，而工於億度，雖進銳屢中，未見或失，而終有困拙之累。持盈揣銳，立我故也。有我則物爲之敵，事物之來無已，將以我勝，殆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御注曰【略】○臣義曰：在外之物，無非儻來，寄認而有之，同適於弊。金玉富貴，在彼者也，性命道德，在我者也。忘其在我，而逐夫在彼，喪其天眞，流於物假，亦妄人爾。金玉，世所寶也，非我固有，恃而有之，自累於物爾。物有所累，能無失乎？富貴，人所願也，非我固有，有而驕之，自害於德爾。德有所害，能無患乎？聖人無我累，雖玉其下，而不爲己處顯，無物累，雖拘一世之利，而不爲己私分者，體道故也，故其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御注曰【略】○臣義曰：陰陽迭運，寒暑代推，有進則有退，有成則有虧。天道付功於物，而其用退藏，自然之道也。彼認功名爲己事，進而不知退，雖得持盈之善，揣銳之工，能勿悔乎。聖人見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知造化之密移，明吉凶之倚伏，而無功名之累，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天之道也。

又卷三《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御注曰【略】○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爲之榮，辱孰甚焉。處貴於時，而已爲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也。驚於得失，而爲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爲我之利，固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爲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爲下。○御注曰【略】○臣義曰：以彼之寵爲榮，則受寵者所爲辱，此爲下之道也。況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此所以履憂患而貽身災，人得而賤之，豈不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御注曰【略】○臣義曰：寵辱生於得失，得失至而心爲之累，神爲之驚，是驚於得失而爲寵辱也。無得則無失，無寵則無辱，忘懷於得失，則何所驚也。不驚，則烏有所謂寵辱。

何謂貴大患若身？○御注曰【略】○臣義曰：以貴自累者，忘其自貴，而有彼之貴，孰免於患，惟聖人無我，故履至貴而未始以貴自累，此所以長守貴，而無人道之患。涉於有我，則有身之患，心繫於貴，而心爲之役，身累於貴，而身爲之累，患之大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吾故有身，有身故有患，無身則吾固無矣，吾且不有，復有何患？形不累於物，而至於形復乎無形，心不累於形，而至於心復乎無心，是以上與造物者遊而吾且無身矣。下與外生死齊終始者爲友，而有何患。視寵爲辱，履貴知患，則寵貴在彼，夫復何恃。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其靜也以道爲之守，其動也以道爲之運，豈復以身任天下之事爲，而反以爲累乎。天下樂推而不厭，復有何患？苟未及乎此，知以道貴其身，而不失己於苟賤之地，則知自貴矣，故可以受天下之寄。知以道愛其身，而不徇物於自棄之域，則知自愛矣，故可以受天下之託。天下之寄託，本乎道也，知貴愛以身，雖不及乎體道之全，然知以道自貴自愛，故曰若可寄託。

《太平經》卷一一〇《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惟上古之道，修身正己，不敢犯神靈之所記，迺敢求生索活於天君，不敢自恣，恐不全。日念生意，與神爲臣，表其類也。欲得盡忠直之言，與諸所部主者之神，各各分明是非，迺敢信理曲直耳，何曰有忘須臾之間。上有古人，具知是非，何所隱匿，何所有不信者也。故得自理，求念本根，未曾有小不善之界也。但自惜得爲人，依仰元氣，使得蠕動之物，所不覩見災異之屬。但人負信於誓言，兩不相信，故有所不安。天地中和上下，各自有信，人不得知其要，而言何獨有善有惡耶？災異悉所從生。人食五常之氣，無所不稟，無所不依，無所不行，獨何不奉知古有知人相及逮乎？此爲失善從惡，令命不全，何獨而是耶？故天君言，有善有惡，善可令同

所以然者，當令有分別，不可自從。善當上行，惡當見刑，何得與善相及耶？以人意言之，亦爲可知，自有當直之者。故設惡以分明天地四時五行之意，使知成生爲重，增其命年，人得生成之道，承用其禁，不敢觸忌以是言之，天知愚人甚薄而無報復之意，逆天所施爲，證天所施爲，加人所施行邪，中類反當活惡疾善也。故聖人知陰陽之會，賢人理其曲直，解其未知，使各自知分盡不相怨。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何可所疑所怨乎？人人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水中物耶？以爲人無狀邪，天使然也。天同欲使爲善耳，不欲令爲惡也。如善惡同其苦樂耳，富貴壽老，天在上爲，不能分別好醜，使無知人得氣揚聲，言我與汝曹等耳。行善何至用是，故進益善，令久生，其人薄者念之等耳。比惡亡命，迺欲正悔過，見善與從事，見惡退止。日夜剋躬思省，所負既復，小生得與人等，雖不仙度，可竟所受，不中亡年，是爲可矣。俗人之所長須臾耳。不念久生，可上及知士，有心念索生，故不作惡耳。天見其善，使可安爲，更求富有子孫，雖不盡得，尚有所望，何爲作惡久滅亡，自以當可竟年。不知天遣神往記之，過無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惡之籍，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算減年，其惡不止，使見鬼門。地神召問，其所爲辭語同不同，復苦思治之，治後乃服。上名命曹上對，算盡當入土，愆流後生，是非惡所致邪？人何爲不欲生乎？人無所照見乃如是，何所怨咎乎？同十月之子，獨何爲不善，施惡不息，安得久乎？愚士之計，壹何不與小善合乎？行復道小不急之事，凡人所爲，各不同計，自以爲可，所觸所犯，皆欲得人利，人亦不欲利之。善利得生須臾，惡利不久，以善不久居地上也。故使有天地知不乎？天使人爲善，故生之，而反爲惡。故使主惡之鬼久隨之不解，有解不止，餘鬼上之，輒生其事，故使隨人不置也。知不乎？此書先進善退惡，古今文也。自不從其長命就惡，無可奈何，鬼使得不白也。故有過者，沒形於土耳，精神不安，未知所止，是誰過乎？人行且自詳思念，取便安勿非，所言辭語，前後復重，其所道非一事，故重耳。人命近在汝身，何爲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復思此言，無怨鬼神。見善白善，見惡白惡，皆不同也。復知之乎？辭小止，有惡不息，文書不絕，人沒迺止，此戒可知爲惡，自負其身耳，不負他人也，復知之乎？行順所言，可思無離於心，離之爲敗，不可復理，與鬼同伍，何得活乎？念生得生，是爲知，惡會當盡，不得久在，知之不乎？行復小說，人居天地之間，皆得爲人，奈何忘天地恩乎？此爲何等哉？其愚乃如是，不能改，何所復望乎！

又卷一一一《善仁人自責年在壽曹訣第一百八十二》

惟太上善人之爲行也，乃預知天地表裏，出入陰陽，道其綱紀，發中念之，不忘其理，順天而行，不敢有疑，用是得成，奉天大施，思念在身，行無愆負，微稟自然，數見戒前後可知。人自犯之，亦無所怨。從古以來，小有信人，信欲相欺，不念其後。故令天地瞑怒殊不止，賢聖有知自悔耳，天知之教之。不用人言，反惡意相視，諫之不用，但欲自可。此人無知，甚於畜產。用是之故，故自責過，負安從起，日夜思人，不解行所負，何所怨咎。但自無狀，不計其咎，妄爲不當行。不承大教，而反自在，自令命短，何所怨咎。時念上古得仙度世之人，何從起念之，見書皆言忠孝，敬事父母，兄弟和睦，無有表裏，上下合同，知天禁。神主爲理，白其過失，無有休止，修身自省，既得生耳。受命有期，安得自在，念之心痛，淚下沾衣，無有解已。日惜年命，恐不得壽。見長命之人問之，言有忠孝，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時生，助五行成，不敢毀當生之物，爲善不行侵人，無所欺抵，誠信不敢有所負。行成於人衆，不敢失於親而虧閨里，出輒相報。其以時還，未曾大醉卧於市里。賢知相隨，不顧愚子，念恩於天地，不敢望報，自責而已。復有過失，承負所起，自責有歲數，乃感動耳。生俗多過負，了無有解。已愁毒而行，不知所止。每見人有過，復還責己，不知安錯，思見義文，及其善戒，祿命僥倖，逢天大神戒書文，反覆思計，念之過多，無有解已。叩頭自搏而啼鳴，有身不能自正，而反多怨。禁書致重，而自觸之，致命不壽，晨夜自悔。冀復小久，不敢施惡，更念當行恩德布施，蒙得其理，無有惡言，但見淚耳，感傷於心。天神聞知，來下言，此人爲誰，何一悲楚。窺見大德之人，延命久長在。問之言，此但行應其心，合地意，是故得壽耳。還歸靖舍念之，如太上德人之言，以故自省也。使神見自責悔，人還上天道言，有悔過人啼淚而行，未曾有止時，恐見不活，以故自責。大神聞知，言天君常勑諸神曰，有功善之人爲忠孝順，所言進獨其人也。因白天君。天君言：聞知此人自責悔過，有歲數也。此本俗人耳，而自責過無解已，更爲上善人也。大神數往占視之，知行何如有善意，欲進者且著命年在壽曹，觀

其所爲，乃得復補不足。大神言：「此人自責大久，承負除解，請須有闕上補，名爲太上善人，可以報下不及者。」天君言：「太上善人之行，必當如其言。大神數勑之，護視成神上之，皆須其年數勿侵也。」大神言：「此人本無籍文也，得勑在壽曹，請須上闕，補以年次，不相踰越。」天君言：「得次補缺之日，數上其姓名勿失期。」大神唯唯。惟太上仁人爲行也，乃積功累行於天。天乃聽信，使助東皇布置當生之物，華實以給民食，使得溫飽，形身長大，展轉相養，陰陽接會，男女成形，老小相次，稟命於天數，於是二十八宿展轉相成，日月照察不得脫，更直相生，何有解息。但人不知，以爲各自主，名雖有主，更相檢持。所以然者，人命有短長，春秋冬夏，更有生死無常。故使相主，移轉相問，壽算增減，轉相付授。故言四時五行日月星宿皆持命，善者增加，惡者自退去，計過大小，自有法常。案法如行，有何脫者？天上地下，相承如表裏，復置諸神並相使。故言天君勑命曹，各各相移，更爲直符，不得小私，從上占下，何得有失。有性之人，自無惡意，雖有小惡，還悔其事，過則除解。有文書常人之籍，惡者付下曹，善者白善，惡者白惡，吉凶之神，各各自隨所入，惡能自悔，轉名在善曹中。善爲惡，復移在惡曹，何有解息？地上之生人中，有胎未生，名姓在不死之錄。年滿行成，生者攝錄，令有保者乃上之。所以然者，其壽難待重之，故令保者過並責。以是故自不忠孝順無功者，若無保任者，但爲生先祖續，使有祀耳，殊爲惡不上，何有得爲生食者乎？食糞之人，亦安從得與天大神久其事乎？糞中之有應天書度者，天遣神教之。歲月旦滿，勑天大倉守神，斷有形之物，稟天大倉氣食消化，令輕化神驗，出窈入冥，乃上姓名，不在簿中。何有求生，人安從知之。人自善無失天心，大神動其心，使樂爲生，道俗人自貪之。所以然者，自行惡無一善時，但貪好衣車乘，相隨自得，不滿之命，天地亦不奪其願也。惡人亦不得久視天日月星宿也。當歸長夜，何得久在。此人不得自師爲善者，天知爲惡可久前，故使食有形之食。故藏土下，主爲地神，使不得復生，故以書相示，令知之耳。或有尸解分形，骨體以分，尸在一身，精神爲人尸，使人見之，皆言已死。後有知者，見其在也，此尸解人也。久久有歲數，次上爲白日昇天者。使有歲數功多成，更生光照，助天神周徧。復還止雲中，所部界皆有尸解仙人，主知人鬼者。有道之家，其去者得封，爲鬼之尊者名爲地嶽祇，亦得帶紫艾青黃。所主有上下，轉行所至，爲忠開得中，退與鬼爲伍，知之乎？故言死生異路，安得相比。行，辭小復息念，其後遺脫不足者，當說之。

惟太上善人之爲行也，乃表知天地當行之事，各有所主，各有其辭，各修其事，各成其神，各立其功，各行其忠，各理其文，各布施於人，各道其進，各得天地腹心，各不失四時五行之生成。乃應太上善人之信，地所保，皆得中和之心腹，知人情出入內外，承命而行，不敢失大聖之人意，下不敢犯諸神所禁。常念成人，使樂爲善人。令得天心地意，從表定裏，成功於身，使得長生，在不死之籍，得與大神從事對職，卻知是非，忠誠於天，照見日月星宿，不失法度，不失志意。常生貪活，思奉承天化，復知地理。心乃歡喜，復知吉凶之籍，存亡之事，欲與自然同其路。行少惡貪，見大神之戒，閔傷未知，照其不逮，使及長生之錄，見天君蒙其生活，久在不死之籍。行天上之事，下通地理，所照見所聞，目明耳聰，遠知無極去來之事。文書通辭，復知要妙，是太上善人之願也。唯天上大神照知指願，貪慕自然，表紀合生氣而行，無有窮已。常言天不奪人願，地不奪人所安，是自然不敢有毛髮之系，而煩苦諸神深記文墨也。日夜思念過負，恐行不稱太上君之意。何惜何愛，而不盡忠誠孝順乎？當自言被受恩施，得榮華，不望報，天心重愛，但自過責，少所貰也。唯大神原之戒之，不及變慕之，不敢自遠。常獨念恩不報，罪還著身，恐不辭解，但惻怛而已。雖見原省，使得自思念所負。大神言：「太上尊之人思過自責，文辭逢出上聞，是其文辭延及也，但恐不知所言耳。天言尤善尊之，可至無極之壽，宜當復遙心勿忘天所生大施之分。太上之君善之，言生自命好生，不願財色，見活之人，常思與同久，何時當妄行不道，無心之意不報重恩乎？」但自惜年生以來，不見大分耳。唯蒙恩敕戒，使知分理，當言知命，不怨天，不敢自怨而妨活也。心相加，當有貪時邪？但自恐年命窮盡，不見天之大施分部耶？唯復勑戒愚矇之生，使有知慮爲大恩，非辭所報也。但剋心念，常在於內，不忘其飢渴，求戒見活，唯蒙原省。大神言：「我本從諸神自進於天君，無有小失，助天地有功之論，上籍在天君，何時當相忘乎？」請白生辭令自責，有歲數貪慕天化，其人在錄籍與不？」天君言：「自責之人皆於自然，亦神所資善也。」使主案天文籍之人視之，有自責，乃白生籍神使勑視文，文案籍有此人。天君言：「人有生自行善，不犯所禁，是人行之所致也。大神旦復詳，須施行有缺上名。」大神言：「從太初以來，諸神有功得天心意者見進，頗有容闕。有其人所行，當備上姓名。天君

者：「所部職多煩，計功除過，使其更勿違所言。」大神言：「此太上人自隨正，過負尤少。」天君言：「復念之，有未稱舉者，責保信上之補闕。」天君言：「是曹之事，不可不諦也。」大神言：「請如辭所言，未能百日，天上諸神爭保上之，大神白意。」天君言：「如是各使可使，使往視事，遂復見重，信者補眞。」大神言：「請遣使神取仙上之，先化形容，神使往化成精光耀多。」大神言取白「天君言：「人已化成神，上在於門外未入。」天君言，使詣主者曹謁之。」大神言，大神所白「唯唯」請屬所白如言，宜遂觀望其行。」天君言：「當如大神所白。」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六《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子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韋曰：隱，安也。先安其身形，如天地之無爲，然後先心居萬物之始。始也者，道也。李曰：修身之理，必先忘於形，形有既忘，都無所見，此隱於天地也。然後息心歸本，居於萬物之始也。劉曰：天地尚隱，何所見焉，居物之始，何所有焉。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徐曰：聖人常清靜無爲，故能通玄元之道，混合神氣，思念眞神，以此守眞，故能長存久視也。劉曰：開元通而不壅，氣思混而不亂，以此守眞，是聖人之道也。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劉曰：情愛深於溟渤，貪欲重於丘山，如此守身，愚人之趣也。

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劉曰：聖智愚情，兩行相反，俱專事業，爲用不同，美惡二途，功滿則方效也。

又《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子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所歸之。○李曰：道德是幽微之理，天地已下，是有形之事，有象之物，猶各有所歸，喻無形之道，若能無心去欲，道亦當自然而至。

夫道非欲於虛，虛自歸之；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李曰：道既虛無，德亦神妙，虛無神妙，必竟清靜，而人皆能虛心無身，自然歸道，抱神守妙，自然歸德也。○劉曰：虛歸於道，神歸於德，道以虛往，德亦神歸。

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劉曰：輕清者，上昇也。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劉曰：重濁者，下沉也。渠非欲於水，水自歸之。○劉曰：水流濕也。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劉曰：火就燥也。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劉曰：無相者，不能見也，有形者，不能隱也。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歸之。○劉曰：狐狢毛皋，必歸林藪。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劉曰：類聚羣分，各有遊處。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劉曰：有用者事竭，無爲者道歸。由此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劉曰：物類相感，非由情割。

又《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子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徐曰：四民皆有自然之性，苟無根性，難可化識，猶如烏黔鶴白，非染浴之功也。李曰：聖人運慈悲之意，開化導之方，咸令捨惡業而建善因，去虛妄而行忠信。而迷途難曉，失路不歸，各隨生業，任其顚倒，不能虛忘罪福，競生善惡。行善者致賞，行惡者被刑，忠信者則是賢臣，譎詭者便爲狂賊，並由行有善惡，而名有是非。本是衆生所爲，非聖人所知者也，此爲權教，事至自悟，故言不知耳。

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李曰：前以權法，語曰不知，任被愚情，恐惡根未絕，故將此實教勤勤曉示。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知積善善至，積惡惡來，皎然非虛，信之影響。明言此者，心欲捨惡歸善也。劉曰：明聖人無心應物而已，善惡自積，孰知之哉。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李曰：我懷天下之始，抱道也，復守天下之母，含德也。道德在內，爲人所尊，故曰益宗。物能歸道，道能濟物，人物得存，故云以活其身。劉三：潔源者流清，守母者子贍。

吾意常不知。○劉曰：知即非守母之道也。

安能知彼行善惡焉。○李曰：聖人內忘於身，則無人無我，故云吾意常不知。外忘於物，亦無善無惡，彼此並皆都忘，何能知彼之行善惡也。劉曰：守母尚自不知，安更知子所作。

積善神明輔成。○韋曰：積善以感神明，神明自然成輔，亦我不知也。

天道猶佑於善人。○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亦不知者也。

又《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子曰：吾道恢怕寂。○韋曰：死灰枯木之謂也。

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韋曰：雖不失其生，意同死人也，故能無時不生，以其意死，寂然，故能復其自然之命也。仙曰：意死，猶灰心也。

生生積浸潤，滋酌留滯。○李曰：靜心息意，以道生生，故曰生生。道

流不絕，久潤於身，故云積浸。玄津法水，是謂滋汚。流注已身有礙，故名滯。爲道所止，故云留也。劉曰：積聚氣血，將以爲身，生生之義如此。

玄冒沾洽。○劉曰：玄冒，謂覆被形骸也。沾洽，謂津汚通流，開諸關脉也。

元氣包之。○李曰：息意有爲而生自存，靜心歸道而命自復，以能歸道，爲道所覆，故曰玄冒。靈液流潤，故曰沾洽。人之受生，本緣元氣，愛情保氣，氣不離人，人得氣生，爲氣所裹，故曰包之。劉曰：生者雖曰神功，非氣無以化育。

其根益深，○韋曰：冒，覆也，言萬物之生，積浸和氣之滋汚，留結玄冒而沾洽也。又有元氣裹之，故其根益深，與道同本。冲曰：汚，如人手足液也，冒，覆也。學人抱元守一，以其神氣積充，浸潤一身，滋液津汚，留滯百骸，玄道覆蕭，沾洽內外，元始道氣，包裹我形，萬氣長存，眞神栖鎭，所以生根益深，長生久視也。乃四固。○劉曰：眞性綿邈，形骸不虧。

中無心，○韋曰：得地水大風，故能堅固以成其身。冲曰：塞兌閉門，耳目口鼻四情堅固，塵境不得入，中心空無也。故能致萬物精華。○韋曰：雖四物成其身，而其中寂然，同於無心，是以萬物精華莫不歸之。李曰：玄道所覆，元氣所包，道遠氣長，故曰其根益深。深根寧極，身外則存，四大不毀，乃云四固。忘情虛已，內外清淨，湛然空寂，名曰無心。身心既忘，絕諸羣有，契虛無之境，得杳冥之精，故曰致萬物精華也。

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冲曰：學道之人，精修行氣，故萬物齊仙，霞精光華，玄景希夷微妙，無極道無自來歸也。

以其空虛無欲固也。○李曰：有形之物，並爲蠹惡，無極之物，是曰精華，無極精華，是爲眞道來歸已。何以致然？皆由清靜空虛，所以自然而生矣。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三《玉真先生語録内集》 先生曰：忠孝居百行之先，中黃爲大道之祕。凡我弟子，皆當修身愼行，然後推以濟物。不然，驅役鬼神，徒增罪戾耳。

先生曰：天下道理最大，此前朝賢相之言也。以愚見觀之，世間至甚靈驗，亦無如道理，以理由道生故也。順之則吉，背之則凶。每見曲昧道理之人，或大言無當以尚氣，或陰險私邪以求勝，亦何所不極其至哉，人力莫之能敵矣。但造物者好生地，不放過他，縱被刑辟，難免鬼誅，豈造物者不仁邪？良由彼輩自作自受之耳。

或問：淨明法中，驅治尚殺伐否？

先生曰：大凡行法之士，未消得峻責鬼神，且要先淨除了自己胸腹間幾種魑魅魍魎，則外邪自然息滅矣。所謂魑魅魍魎者，只是十二時中貪財好色，邪僻姦狡，胡思亂量的念頭便是也。勦除此崇，先要勇猛決烈。無上之道，因此成就，況行法哉。所以道是：能治內崇，方可降伏外邪。若是不能清蕩內崇的人，縱有些來小去靈驗，天心終是未印可。更思異時身謝之後，卻有執對的事來也。

或問：淨除邪念，有何法度？

先生曰：這個卻在念頭幾微上工夫。如何是幾微？譬如惡木萌蘖，初生時便要和根剗卻。若待佗成長起來，枝葉延蔓，除之較難了。《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履霜之初，要防備後地有堅冰陰氣轉盛時。所以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先生曰：此教法大概，只是學爲人之道。淨明忠孝，人人分內有也，但要人自肯承當。入此教者，或仕宦，或隱遯，無往不可。所貴忠君孝親，奉先淑後。至於夏葛冬裘，渴飲飢食，與世人略無少異，只就方寸中用些整治工夫。非比世俗所謂修行，殊形異服，廢絕人事，沒溺空無，所以此學，不至累身亂倫，害義傷教。

或問：道法舊用奏申文字，今只上家書，無乃太簡乎？

先生曰：古者忠臣孝子，只是一念精誠，感而遂通。近代行法之士，多不修己以求感動，只靠燒化文字，所以往往不應。蓋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今此大教之行學者，眞個平日能懲忿窒欲，不昧心天，則一旦有求於天，舉念便是。若平時恣忿縱欲，違天背理，一旦有求，便寫奏申之詞，百十紙燒化，也濟不得事。異時法子，行持精熟時，但是默奏，自有感通。家書不須亦可。自迄古以來，仙家化人，多尚經章符呪之屬。今淨明大教之興，劈初頭便是壇記壇銘，道說法說，高文大論，總名淨明忠孝之書。每用儒家文字開化，何邪？此是教法變通處。經章符呪開化亦久矣，儒家往往視爲虛無荒唐之論。今此都仙眞君，以實理正學更新教法，緣仙材法器，貴得明理之士，相與拯世度生，仰贊化育，所以示此也。

主敬

綜述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上《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貴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裘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家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皆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軾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愼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擊谷頓爲齏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在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主靜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二　致虛極，○注：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也。○疏：夫道沖虛，德歸清淨，心能志虛，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靜，則含德之厚。○盧曰：除情慮，致虛極也。而心恒寂，守靜篤也。守靜篤。○注：守清淨，行篤厚。○疏：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萬物並作，○注：作，生也。萬物並作生也。吾以觀其復。○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當念重其本也。○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舍，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顧曰：夫靜觀其反眞。○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但受納有形，六情外動，言行云爲，妄作招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復。

夫物芸芸，○注：芸芸者，華葉盛也。各歸其根。○注：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歸其根而更生也。○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爲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注：靜謂根也，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疏：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顧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靜，人物變化，反眞則安。是謂復命。○注：言安靜者，是爲復還性命使不死，乃道之常也。○疏：命者眞性慧命也，既屏息囂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眞性，反於慧命。

復命曰常，○注：復命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疏：反於性命，凝然凝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　○何晏曰：復命當便不死，是道之所常　○盧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者也　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爲明也　○御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　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疏：既知反會眞常之理者，則智慧照明，無幽不燭　○王曰：常道難知，故知之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明，故凶也　○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眞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　○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作，妄作之人，失道故凶　○孫曰：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知常容，○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能去情欲，無所不包容也　○御曰：知守眞常之道，則必竟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　○疏：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之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乃公，○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　○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既無私邪，故爲公正　○疏：公，平正也　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乃王，○注：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　神萬，共湊己身也　○御曰：人能公正無私，則爲物所歸往也　○疏：王，往也，只爲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爲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　○疏：既作法王化主，爲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旻昊也　天乃道，○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　○疏：既類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　○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　○疏：沒，滅也　殆，危也　匿端滅迹，謂之歿身　應感赴機，謂之不殆　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又卷三

重爲輕根，○注：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　○疏：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爲躁君。○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能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天斷　○疏：靜則無爲，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爲長存，靜能制動，故爲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一事不爲，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也　○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住，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注：榮觀謂宮闕　燕處，后妃所居也　超然，遠避而不處也　○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而游心虛淡，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染不染也

奈何萬乘之主，○注：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也　萬乘之主，謂王也　○御曰：奈何者，傷嘆之詞也　天下者，大寶之位也　言人君奈何以身縱欲，輕用氣命，亡其位乎　○疏：奈何，猶如何也　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欲，厚賦繁徭，窮荒色荒，輕忽寓內，哀嘆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注：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　○節解曰：謂輕死也　雖貴爲天子，當守長生，見而不學，故爲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珤金鏤，何益於身

輕則失臣，○注：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　○節解曰：謂思慮煩躁之主，不得長生　○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　忠良竄匿，失臣也　宗廟傾覆，失君也

又卷五

大成若缺，○注：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注：其用心是則無弊盡時也　○御曰：謙則受益，故無困弊時也　○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　只爲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　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　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　故不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沖，○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疏：沖，虛也　靜，盡也　言道德大滿之人，能滿其滿，故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　只爲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　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而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圓虛圓滿，滿而若虛

大直若屈，○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　○疏：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

屈也　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注：天下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　○疏：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畴述同凡，故若拙也　《莊子》云：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土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注：大辯者，智無疑　如訥者，無口辭　○御曰：不飾小說也　○疏：妙能剖析眞空，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　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言蹇訥也　《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　是知楊墨小辯也。

躁勝寒，○注：勝，極也　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　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注：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原也　○疏：躁，陽也　靜，陰也　勝，極也　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　陰起故一切凋落　陽生故庶物咸盛　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　又解：從本降迹，即躁勝寒　息迹歸本，即靜勝熱　以明動靜適時也　○顧曰：物極則反，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衰極則盛，人間諸法，例皆如此　既非常保，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靜，不爲寒熱所侵，始爲天下之正主云云

清靜以爲天下正。○注：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爲天下正　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之義也　○節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清淨，守自然，則爲眞人也。

又卷六

大國者下流。○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細微也　天下之交。○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節解曰：泥丸爲大國，口爲小國，口承上，下灌丹田，丹田則地郊也　○疏：大國則萬乘之邦，郊，郭外也　之，往也　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　本亦作交字，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靜故勝牡。○注：牝者，陰類也　柔謙和而不唱，女所以能屈於男者，陰勝陽也　以其安靜，不先求也　○疏：天下之郊，迭前文以生後句也　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付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雄躁也　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　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爲先也　以靜爲下。○注：險道以安靜爲謙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　○疏：以，用也　下，謙遜也　取，攝化也　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　○御曰：天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也　○節解曰：謂泥丸居上爲大國，丹田處下爲小國　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液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氣　胎息引之，還補其腦　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下聚也　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　○疏：或，不定，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懽心　用下則同，聚取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注：大國不失下，則兼並小國而取畜之，使爲臣僕也　○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爲謙下也　○御曰：一求臣妾，二求援事，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云大者宜爲其下　○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卑謂以小陵大，故陵大者宜爲下，比則高者抑之義也　○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丹田也，泥丸欲氣升，丹田欲氣降，其成一神也

道者，萬物之奧。○注：奧，藏也　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爲萬物藏府也　善人之寶，○注：善人以道爲身寶，故不敢違失也　○御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寶而行之，而無愚累也　○疏：修道善人達見眞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注：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　謂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　○疏：保，守持也，流俗之耽滯物境，性情昏競，豈能守持也

美言可以市，○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　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是以尊道也　○御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善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

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爲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守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己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時，無有棄民，德化淳也。○御曰：不善之人，亦在德化而已，何棄遺之有乎？○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疏：既接濟無遺，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羣生。自開闢已來，眞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爲帝王，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注：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疏：拱璧，抱璧也。謂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齎拱璧，後遣駟馬之車，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爲坐忘，修進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爲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氛靄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顧曰：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尊於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孫曰：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耀萬物之目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顧曰：無假遠索，日日求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玄悟在我也。有罪以免耶？○注：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可以解怨，免於衆邪也。鳩摩羅什等曰：迴向善道，以免諸惡。

故爲天下貴。○注：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御曰：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爲天下貴也。○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爲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爲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上《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萬物並作，○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爲，以安靜爲情之動作，去眞以從僞，失本而逐末也。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在末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靜曰復命。○近而爲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夭。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眞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也。

復命曰常，○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常。知常曰明。○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塗妄作爲失當，人誅鬼責，故云凶也。

知常容，○知常達理，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容能公。○正而無私。

公能王，○偏私不堪宰物，公正自可君臨也。王能天。○無心廣覆，運行以時。

天能道，○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眞，疏通無滯，動皆合理。道能久。○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訖也。

沒身不殆。○沒，終也。與天爲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也。

又《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大小俱輕，不能爲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爲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爲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爲主。故無爲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爲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爲君必須重靜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爲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嬿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爲。情欲不足以累身，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又卷下《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道圓德備，名曰大成。備如不足，故云若缺。然大聖酌之而不竭，明鏡應之而忘疲，不弊

大滿若冲，其用不窮。○四達是方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斯大滿不以照爲照，不以盈爲盈，若冲也。用不以心，故無極

大直若屈，○直同正道，大直。以欲從人，若屈也。大巧若拙，○匠成萬物，大巧。似不能爲，若拙。大辯若訥。○談天暢理，大辯。言即無言，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陰陽二氣，遞相爲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寒，陽氣盛則靜勝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平爲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冲，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

清靜爲天下正。○爲陰陽之所寒熱，未清也。爲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生死無變於己，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爲耶也。無輪轉，絕生死，爲天下正也。

又《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會也。海在乎衆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缺然，萬國所以同會。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牝雌而靜，牡雄而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撝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以下大國，則聚大國。○以謙爲德，則可以容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結二國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入事人。○國之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欽於道化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扇皇風者，遠覃於聲教。欽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小，貴者陵賤，重誡大者以爲下也。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一《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眞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爲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冲虛，不敢爲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又卷二《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臣眞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靜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也。輜重者，兵車管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超然高邈，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匹馬，潛服微行之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爲君使臣之禮，躁動則失於爲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又《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眞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謫者，守中也。不用籌策者，戰必勝也。不可開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己，不顯其迹，不呈其形，常欲令戢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窮至理，以爲大迷，深論奧旨，誡爲要妙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五《大成章第八》 前明貪名競利身則兩亡，此明遺利忘名德業成滿，舉福戒禍，所以次之有兩別，前明有德能損方成滿大，後明躁致缺損靜符正道。五大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猶窮乏也。行業大成者，終日謙虛，猶如缺損，德充於內，利物於外，其猶良井，隨用不竭，故無弊乏。前爲求名喪身者，由不忘也。今以忘名晦迹者，德壽全也。

大滿若冲，其用不窮。○道德大滿者，外相冲虛，如彼不足，隨機應用，永無窮盡，既成又滿，體德周備。

大直若屈，○心符正道，杜絕私邪，大直也。迹隨塵俗，委順無違，若屈也。大巧若拙，○善爲方便，妙得其宜，大巧也。因循故事，無所創爲，若拙也。大辯若訥，○甄別眞僞，剖析嫌疑，大辯也。口無便佞，得意忘言，若訥

也　下三句後　躁勝寒、靜勝熱。○此喻說勝極也　寒、殺氣也　熱、生氣也　陽氣躁極則至寒，寒則萬物凋落　陰氣靜極則至熱，熱則萬物生長　以喻於人，爲行躁極則德棄自虧，故無成無滿　患多殺氣則善事凋落，故實缺實沖　虛靜極則有爲自損，故若缺若沖　善氣積則功德增長，故大成大滿也

清靜爲天下正。○清者外塵不染，靜者內心不動　不染則六根清靜，不動則五神安寧　以此和靜之德，可爲天下軌範，故云爲正也

又《大國章第二十四》　前明以道臨物人鬼懷恩，此明大國行謙華夷慕德　前則用道被物，此乃行謙物歸，有三別，初明大行謙下，示其至勝剛者，次明大小俱謙更相畜事，後明偏或大國特宜謙下　四句。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地廣人衆，謂之大國　自謙處卑，謂之下流　小國慕德，競來交會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牝雌、柔和靜明行謙者　牡剛強躁暴、喻誇競者　雌靜謙下，則爲天下交歸，故勝也　剛猛躁暴，則人皆叛散，故劣也　下八句二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爲能謙下於小國，則取得小國來歸　修身者心自謙柔，則爲衆人歸仰　王駿聚衆，則其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小國自知劣弱，卑詞屈節，伏事大國，故得聚會大國之中，欲風請益，亦猶小見之流，除局促，慕弘遠，內道我人，外詢有道，不自矜大謙損推人者，此人之下流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或，不定也　大小雖殊，俱行謙下　大者取得小國，小者聚於大國　謙下是同，取聚斯異，故言或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大國行謙之意無過，只欲兼畜小國之人　小國意者亦無過，欲事大國　夫謙者，立身之道，豈爲欲圖畜事，然後行謙　今爲大小自謙，同氣相感，小者入大如歸家，大者畜小如于弟，情得意洽，同出行謙，近既同人，遠亦同道，聖人說法，時有淺深，爲誘人我，強梁且言，不過畜事耳。下四句三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兩者，大小二國也　大欲畜小，今已得之　小欲事大，今又得之　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其欲

故大者宜爲下。○大小行謙，從來自下　今重云宜爲下者，但爲大有凌小之法，仍恐謙非久固，所以別戒大者，令其善始令終也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三

大成若缺，德全者，故貌如不足也　其用不弊　其應物也，無所不能也　大盈若沖，內實者，故外如虛也　其用不窮。至於濟衆未嘗竭也　大直若屈，合矩而不由也　大巧若拙，不矜其能　大辯若訥。似不能言　躁勝寒，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　靜勝熱，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　清靜爲天下正。正者，躁靜之中，則二月八月也　故大成以下至於大辯，皆適躁靜之中，得天下之正者也。

又卷四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而用謙，孰敢不伏，故交相歸附　天下之交北，常以靜勝牡，天下之人所以交歸者，以其能處下流也　如牝勝牡，蓋以靜下言，未有不牡求牝者也。以靜爲下。故爲牡動所求。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能爲下，則小自歸誠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能爲下，則大以禮遇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皆有所以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所爲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使爲附庸，益其土宇者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所以下，意在人事大國，欲使他郎不敢興伐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皆遂其志　故大者宜爲下。偏或大者，恐恃強不爲謙也

又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王者，往也，江海善居衆流之下，是以百谷無不往湊。是以聖人是能法江海者。欲上人，必以言下之；將欲居於人上，故先以其言下於人　欲先人，必以其身後之。將欲居於人先，故須退身在於人後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民皆欣戴，猶以爲輕　處前而人不害，人皆悅隨爲無加傷　是以樂推而不厭。謙之力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以謙德化下，下皆化之而爲退讓也

又　用兵有言：因時君所好而進其道，用兵之言在下文　吾不敢爲主主先物而動　而爲客，客和而不唱　不敢進寸不擅侵人　而退尺。自守以候變也　是謂行無行，敵寇我封，遂行以止之，非懷殺伐之志　攘無臂，無怒不攘，故似無臂　仍無敵，不爭勝，故不引門也　執無兵　以德不以力也　禍莫大於輕敵，夫爲客之道，莫先於是舉。輕敵則幾喪吾寶。寶，身也　若輕敵深入，靡不喪尸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之。兩國舉兵，主客勢敵，至於交鋒剋捷，則素慈哀於士卒者勝也　此是因用兵進以慈之道也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上《十六章》　致虛極，○至大道域　守靜篤，

厚也　萬物並作，雖云吾以觀其復　○萬物，謂歸已復

夫物芸芸，○芸芸，各有所生　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修道至虛極之處，乃見萬物或生或滅，又見萬物（云云）（芸芸），盡有根本所歸，還歸於靜　靜曰復命　復命曰常，○不變易也　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認得其道，乃知分命謂明　見其道也，若不知常於分上，妄有作爲，是凶　言越分而行也

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生，○無私自生　生能天，○有長養恩　天能道，○體道而行　道能久，○無生無滅　沒身不殆。○既知其常，能容世上一切好惡曰公　至公無私，能生萬物，如天與道同德，知此者終身不見危殆也

又《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輕佻爲枝葉，重厚爲根本

躁擾爲民，安靜爲君

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謂抱道懷德，如有輜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處宮室　超然。如何萬乘之王，國君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道也　躁則失君。○君若不重，則失其道，躁擾則失其位也

又卷下《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故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賈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能爲天下政。○道德成滿之後，以虧缺沖和爲稱，則其用無故弊窮匱，所以直似屈，巧如拙，辯由訥。躁熱皆煩撓之名，寒靜則無事之境，爲正理之本也

又《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也　走馬以糞　以糞　事田園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戎馬甲兵也　生於郊。○國君有道，不事走馬而事田園　無道則戎馬偏於郊野，言好甲兵也。事田園，勸農也　事甲兵，害物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可欲之罪，求遂志也，殃咎及身　若不知足，是好貪欲也　故知足，凡事皆足矣

又《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天下之郊牝。○牝，雌也，爲柔

常以靜雌守靜也勝牡。○牡，雄也，爲剛　大國如川源下流，衆物皆歸，天下混一，四方爲郊，常以柔勝剛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國者宜爲下。○大國以禮小國，小國以禮大國，大國欲畜人，小國入事人　雖兩有所求，大者宜下取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二《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疏：前章舉域中稱大，終令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爲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卻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爲戒也。○義曰：前以人君爲理，體道法天　今示重靜之文，戒輕與躁，將明重靜之益，舉喻以申詞，又述輕躁之傷，垂文而深歎　夫至人修道，聖主垂旒，必重愼爲先，安靜爲本　以重靜爲國，則俗和而化行　以重靜保身，則道通而神泰　若其輕而守器，躁以處身，君輕躁而民無所遵，心輕躁而神無所保。神散則身逝，民潰則國危。固爲深戒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注：重者制輕，故重爲根，靜者持躁，故靜爲君爾　○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葉輕，花葉稟根蒂而生，則根蒂爲花葉之本　故曰重爲輕根　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爲輕者根，則靜爲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　故權重則屬鼻之纔斯舉，心靜則朶頤之求自息　○義曰：重者，安靜而合道　躁者，輕浮而喪眞　舉喻則花葉爲輕，根蒂爲重，花葉輕則易敗，根蒂重則難傷　此比於行也　若夫重靜於國則民安，重靜於身則神泰　故政將亂也，積德以鎮之　心將躁也，積和以制之。可謂得制輕持躁之術，無朶頤貪婪之誚。所以周勃以嚴重而蒙顧託，郗莊以弁急而委炎爐　惟君惟臣，此乃明戒　朶頤者，《易·頤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當動頤，君子觀此頤象，故謹愼言語，裁節飲食也　先儒曰：禍從口出，患從口入。宜愼於頤也。初九朶頤，言陽處於下而爲動，始不能使物賴己而養，在自動以求養，是躁求損己，是以凶也　頤，養也　頤者口之樞機，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得不戒哉？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　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　言其德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　此舉喻也　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　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亂，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義曰：人君之重靜也，則事省而理，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抱眞樸，而天下泰矣　人

身之重靜也，則和氣積心，慮平視聽，不惑於外情，欲不擾於內，而壽命延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注：人君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安而處，超然不顧。○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爲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居，超然遠離，而不顧也。○義曰：榮觀，華盛也。若人君飾榮觀於耳目，竭人力於淫奢，麗色冶容，以蕩其志，則國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臺榮觀之盛，當忽之而不顧，勿以蕩心也。燕，安也。超，遠也。雖有榮觀，其可樂之乎？高臺深池者，《春秋》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暮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公悅，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王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肆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避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關、市之征，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當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弗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呪若有益，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違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景公畋於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而疾速愈，遽能畋獵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注：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柰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疏：天子提封百萬，出賦六十四萬，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天子是爲萬乘之主。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爲傾危，善抱則有截歸仁。柰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曰柰何。○義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類上帝，承統昊天，謂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萬人，謂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內也。萬井者，井田也。方里爲井，百萬井則辟十萬里。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輿賦之多，富有四海，故云萬乘之主也。齊大司馬田穰苴爲兵法，有車乘之賦，其法起於步，人舉一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爲畝，即其地廣六尺，長百步，六百尺爲一畝。畝者，母也。既長百步，可植苗稼，有母養之功，曰畝也。百畝爲夫，夫者農夫也。《王制》云：上農夫食田百畝也。三夫爲屋，並而言之，則長百步，廣三百步，謂之屋者，言人一家有夫婦兒，三百具則爲家，爲屋也。三屋爲井，一屋長百步，廣一里，則三屋之地方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爲井字。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兩耜爲耦，耦廣一尺，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耦耕，堡爲畎以通，水流畎然，因名畎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相通，如井字。故謂之井田。十井爲通並之，其地長一里，廣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爲城者，地方十里，謂之爲城。言兵賦一乘，成也。城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千乘之國，則其地千城，出士一萬人，徒二萬人也。萬乘之國，地方萬城，出兵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此司馬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萬頃，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地，甲士三萬，步卒七十二萬人。《王制》與《司馬法》不同，故兩存之。大寶之位者，《易・繫》云，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大寶可愛者，天下之位也。位是有用之地，寶是有用之物，以居盛大之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何以守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寶之位，當須保守之，以仁愛爲心，道德爲體，重靜爲用，儉約爲基。令四海同文，萬方述職，天枝帝葉，傳於子孫。善崇建於根蒂，善抱守其淳樸。使天下慕其仁而歸之，不可以耽樂畋遊，荒禽惑色，斂天下之

力以養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運窮祚滅，衆叛親離，以夫一之大，而一身輕失之，如夏桀、殷辛、周赧、漢獻，以萬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傷歎之曰奈何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

此戒人君也。○義曰：人君懷輕易之行，不重靜其心，或畋獵爲荒，或巡遊不息，或朝令夕改，或變法易常，事多則政煩，政煩則人困，人困則兵戈四起，戶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謂也。則如夏后洛汭之畋，十旬不返；隋煬遼東之役，百萬淪亡，蓋此謂也。○疏：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跡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窴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誡人臣也。○義曰：謗，誹也。干，求也。詐，誑也。窴，逃也。殛，殺也。申，重也。人臣貪榮躁進，亂侮國常，大則有誅殛之凶，小則有竄逐之戾，非天作孽，自失其君，況習道之人懷輕躁之行，則恬和虛寂之旨，安所容其窺伺哉？申者，重戒之也。窴三苗、殛鯀之例是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致虛極，守靜篤。○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彰，無爲如塞，不憂如狂，抱眞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爲首，空虛爲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質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脈和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爲我，我之爲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碍，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猷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曜，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爲宗，則用常道爲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曰明者，言曰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虛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傷命爲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僞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棄，而無所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之，理同自然，於物无逆，是曰眞人，而能出有入无，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危殆

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大上，故次之以大上

又卷四《道經》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爲風霜之所零落，根本堅重而處於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況治身治國，當以厚重爲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夭斃，以況治身者，心安靜則萬神和悅，故無嗜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爲則百姓樂康，故無權臣擅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輜，屏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末嘗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車，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爾，況於至道，豈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或其靜與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車重載者，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委困道途之患。以況君子，若離道之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爲細哉。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儻怕其心，不以紛華榮觀爲美，無爲宴安，超然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靜之旨也。一本作榮館，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館，宴安於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奈何猶如何，傷歎之辭也。言爲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夫爲臣而不鎮重，則失其身，而亡其職分。若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爲清靜，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說曰：人君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爲臣。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勢，坐招竄殛，不得事君。二義俱通重靜之法，唯君子善行，故次之以善行無轍迹。

又卷六《德經》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聖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竭哉。

大直若屈，○大直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習巧。夫道化者，可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己能，故若拙也。大辯若訥。○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宜而言之，而無華飾，若恃己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爲，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爲死本，盛爲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凝，清風飄厲，霜雪紛紛，魚鼈蟄伏，萬物宛拳，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遊蟲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爲死本靜爲生根者，以況君上。躁強則招激飾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減矣。靜理則垂拱無爲全物之真，以致仕稷永安，是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爲天下正。○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爲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也。外缺內全，是爲有道，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又卷八《德經》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爲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發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己，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攝，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爲用，故鄰國柔服，咸爲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御注曰【略】○臣義曰：古者，物之初始，道未離乎一也。繼道者善，則善者道之出也。事道者士，則士者道之任也。今則繫於事物之時，士亦以事爲之任爾。此古之士所以異今之士爲也。惟其出乎古始，以善繼道，可以復道，以身任道，可以載道，故能微能妙，能玄能通，深不可識也。其微與道爲一者，言道之深也。其妙與神同體者，言神之深也。配大之玄，而任其自然，造理之深也。兆聖之通，而達於玄爲，通事之深也。其機淺者，俄而可度也。其藏深者，孰可識哉。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御注曰【略】○臣義曰：深不可識，則不容豫矣，孰可擬議？强爲之容，故有所窺比。若川至乎若濁者是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物探之，追而後應，非樂於通物也。先事而戒曰豫，已事而畏曰猶。冬涉者，言其不得已，逡巡而進，非所欲者也。畏四鄰者，言其可畏之密邇於我，而不相離，戒而不敢縱也。

儼若客，○御注曰【略】○臣義曰：儼者，端莊凝重之形。容者，變動不一之貌。以其莊重，故《記》稱其若思。以其不一，故《莊子》謂之正容。儼若客形，忘而容寂也。渙若冰將釋，○御注曰【略】○臣義曰：滯於形體，則凝於有，游於物初，則復於無。遺物離人，所以爲渙也。若冰將釋，所以爲玄同也。水凝爲冰，釋復爲水，不離當體，圓融會通。敦兮其若樸，○御注曰【略】○臣義曰：復性命之至厚，故曰敦。如木渾全，而未散於器，故曰樸。曠兮其若谷，○御注曰【略】○臣義曰：心復乎無心，曠然同乎太虛，廣之極也，如彼空谷，能容能應。渾兮其若濁。○御注曰【略】○臣義曰：物我混一，同然無間，若彼濁流，藏垢納污。

敦能濁以靜之，徐清。敦能安以動之，徐生。○御注曰【略】○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於事也，故古之事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生也，而物莫能安。安有止意，止於物，則非所謂變動不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御注曰【略】○臣義曰：事道者，忘心於道，苟有而矜之，雖有存焉鮮矣，故不欲盈也。盈者，矜其有而自滿矣，滿則覆理之必

嚴君平曰：明王舉事之處大義也，施而不以賞，予而不以求，地與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人，以剛入柔，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俊，耕織以衆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嚴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至約簡易，無爲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爲子弟之國，蕃衛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爲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　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　嚴君平曰：其處小弱也　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輿，賈以甲兵，忠順誠素，倘樸貴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　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爲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歡，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謝誠縣命，歡歡卷卷，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爲諸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或者不定之辭　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捐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　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愼而得事其威權也　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並畜聚小國之人哉　但執謙尊之義，以爲常道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媚事於大國之人哉　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兩者謂大國、小國也　夫小大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然而小國牽服，禮之宜也　大國謙卑，誠乃曲全宜爲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　大國謙下，蘊道之奧，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

然也，其能保乎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御注曰【略】○臣義曰：盈則必覆，自滿故也，以滿自矜，而必於新成，此敝壞之理，乘隨之矣，孰能保其盈乎。新則有故，成則有虧，相代相因，如循環也。能新能成，繫於事而有爲者也。能敝，則復乎道而無爲者也。物之新成，則適乎用，而繫於事，物至於敝，則時之所棄，而復於道，能敝不新成，何盈之有，此道之所以保也。

又《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御注曰【略】○臣義曰：

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爲物累，故爲羣實之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爲羣動之所宗。惟虛與靜，故足以爲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撓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於極致之至也，以一守靜，而至於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至，則動或違性。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賦形於天地之間，陰陽以氣合而出入，勢於天機，役於神化，趣嚮乎有生之塗，並作而不能自已者也。即動以觀靜，緣出以觀復，體道者能之。故要觀復於萬物並作之際，天地之心，且得見矣，況萬物乎。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御注曰【略】○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爲英華，緣根而生，歸於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末茂，故根者物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命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御注曰【略】○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嚮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並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御注曰【略】○臣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麗於形，不墮於數，與道爲一，而不遷於變，道之眞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知常曰明。○御注曰【略】○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眞知也。視不以目，而見於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曰明。眞知則不爲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御注曰【略】○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於外，接構於物，忘其性命道德之本，汨於美惡是非之末，捨彼眞實，流於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凶患。

知常容，○御注曰【略】○臣義曰：知常則復乎至無，與道同體，容之至也。

容乃公，○御注曰【略】○臣義曰：無所不容，冥與道契，物我不立，何復有私。

公乃王，○御注曰【略】○臣義曰：與道爲公，則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榮推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下之所歸往，而不知其所歸往，付之自然。大無不覆，而同乎天，忘其所以然而然，而復歸於無，此盡人體天，而同乎道者此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御注曰【略】○臣義曰：惟道故能久，久者道之常也。道藏於無，故能久，身墮於形，故有沒。雖沒而不殆者，雖死而未嘗死，況有妄作之凶乎。

又卷四《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御注曰【略】○臣義曰：重能任輕，而輕不足以任重，故重爲之根，而輕可舉矣。靜能制躁，而躁不足以制靜，故靜爲之君，而躁可定矣。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言無時而不重也，豈可輕有云爲哉。重則難動，難動則慮一，慮一則周，周則無殆於事。輜重行者，藉以自給，故不可離也。內重則物輕矣，故耳目之欲不能亂，貴勢不能搖，死生不能變，故雖履畏塗，復何所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御注曰【略】○臣義曰：榮物者悅外，故心馳於榮觀。恬養者凝和，故身寧於燕處，故雖有榮觀，曾不如超然於燕處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御注曰【略】○臣義曰：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御注曰【略】○臣義曰：重靜則有制，而君臣之道得。

又卷七《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御注曰【略】○臣義曰：大成者，言乎道也。道之大成，孰得以見其全，故若缺。若缺者，不見其成之謂也。成而不見其所以爲成，故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御注曰【略】○臣義曰：大盈者，言其德也。德之大盈，則其用也坎然若沖。若沖則其用不窮，蓋有其德而居其盈，則窮矣。大直若屈，○御注曰【略】○臣義曰：曲以應變，周流不居，而不與物爭直，物

亦莫見其直，而未始失其直。大巧若拙，○御注曰【略】○臣義曰：雕刻衆形，未嘗有爲也。一無所爲，而巧成在物，大巧也。不見其所以爲，而莫睹其妙，故若拙。大辯若訥。○御注曰【略】○臣義曰：言以明道也，未若不言而道自明。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御注曰【略】○臣義曰：躁則熱中，熱中則雖寒可勝。靜則心清，心清則雖熱可勝。惟寒與熱，陰陽之氣也。而躁靜之心勝，則寒暑爲之不知，故何所正也。氣復於一，故清而不雜，神抱於一，故靜而不亂。惟清與靜致一者也，故爲天下正。

又卷九《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御注曰【略】○臣義曰：流下則衆流之所歸，故成其大。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御注曰【略】○臣義曰：剛強立我，則物爲我敵，柔則不爭，靜則不倡，惟柔與靜，與物無迕，所以爲天下牝，所以爲交天下之道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御注曰【略】○臣義曰：惟能下，故能取，不自下者，物必下之，而常爲物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御注曰【略】○臣義曰：小國不下大國，則速禍。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鮮不爲之下。不能爲下者，常在大國，故大者宜爲下。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四《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徽宗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疏義曰：同乃虛，虛乃大，大則能兼覆而不遺，故列子言莫貴乎虛。虛則靜，靜則明，明則能照臨而無外，故列子言莫貴乎靜。無所於忤，是之謂虛，而天下之實莫逃乎虛。一而不變，是之謂靜，而天下之動不離乎靜。此莊子所以言虛靜者，萬物之本也。經所謂淵兮似萬物之宗，亦若是而已。夫萬物以形相礙，以數相遞，何於形則爲形累，攝於數則爲數役，必有超形離數者，其惟虛靜乎？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以不礙於形，不攝於數故也。然而探虛靜之本，雖得之自然，要虛靜之至，必在乎致守。致之至於極，守之至於篤，則靜也，虛也，得其居矣。極猶屋之有極，羣材必集，是衆會而有所至也。篤猶馬之盡力，千里可至，是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則滌除外慕，一毫不睹，非特未始有物，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焉，此致虛而要其極也。守靜者期於篤，則湛然常寂，未始有攖，非特離動而靜焉，至於即動而靜焉，此守靜而至於篤也。致虛極而不以實妨之，守靜篤而不以動違之，則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吾心常寂。夫芸芸之物，情僞不同，是謂萬態。擾擾之緒，迭作不常，是謂萬變。萬態雖雜，心常徹者，虛足以受之也。徹與心徹爲智之徹同。萬變雖殊，而心常寂者，靜足以應之也。寂與寂然不動之寂同。致虛守靜，一至於此，是爲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其爲天樂，孰大於是？觀莊周之論虛靜，既曰一心定而王天下，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蓋能定然後能應，所謂常徹常寂，一心定之謂也。惟夫一心定，然後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其爲樂可勝計耶？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徽宗註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疏義曰：氣變有形，形變有生，在形而下無動而不變也。故萬物之變，在道之末。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所以能寓乎萬物之上焉。且萬物之生，役於造化，隨序相理，遞運相使，出於機而流形，則生有所乎萌，入於機而復命，則終有所乎歸。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方其並作也，由乎艮之徑路，達乎震之大塗，茁而出，萌而明，職職陳露，趨於動出之塗。聖人達萬物之理，虛靜之中，徐以泛觀，知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雖動而不離於靜，雖出而未嘗不復。觀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焉。在《易》之《復》有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復者，小而辨於物之時。辨於物，則至靜而未始其攖，萬物無足以饒之者也。聖人無常心，一本諸天地，雖紛而封，雖攖而寧，交物而不與物俱化，非離交而辨能，即交而辨焉。故於物之並作，以觀其復也。雖然老氏於觀復則曰並作者，蓋有無作止。理雖異，致其於達觀則一而已。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徽宗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

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　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　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疏義曰：物生皆然，徐動而出，則芸芸者，動出之象也　然物之動出，各因其時　觀四時之運行，具八卦之妙用，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與之入而不逆　故自春很夏，爲天出而之人；自秋很冬，爲人入而之天　自其出而之人言之，則出乎震，而震者東方之卦也，於時爲春，物皆萌動；相見乎離，而離者南方之卦也，於時爲夏，物皆著鮮，所謂芸芸並作，英蘂發外也　自其入而之天言之，則說乎兌，而兌者西方之卦也，於時爲秋，物皆至於孳斂；勞乎坎，而坎者北方之卦也，於時爲冬，物自歸根，所謂去華就實，歸其性宅也　芸芸並作，則春氣發而百草生也　至於英華發外，則苗而秀矣　去華就實，則正得秋而萬寶成也　至於歸其性宅，則復於無物矣　《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則播大鈞而凝形者，性命固已均稟矣　《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則散專精而孕氣者，精神固已和會然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　能順其命，乃能正其性，是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　人之有生，精具而神從之，能保其精，乃能合其神，是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　惟知性達命，然後能自本自根，全之而不傷性；因精集神，然後能得母知子，守之而不失　所謂精全則神王，非因精集神者能之乎？　所謂盡性則至於命，非知性達命者能之乎？《莊子》論純素之道，始言一之精通，終言不虧其神，則精全神王可知也　孟子》論盡心之道，始言養性事天，終言修身立命，則盡性至命可知也　能明乎此，其於達萬物之理，特觀復者之餘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未形者有分，言然無間，謂之命　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　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疏義曰：域留動之形者，貌象聲色至眞咸寓，孰不稟自然之成理？　莊子以謂物生成理謂之形者，經言物形之是已　變保神之性者，秀鍾靈備，誘然皆上，孰不具固有之儀則？　莊子以謂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詩》言有物有則是已　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形，未形之初，雖有分也，且然而已，未始有間，所謂且然無間謂之命也　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　性與生俱，生不爲貴賤加損，不爲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　惟全其形生之人，存其所而不變，抱其生真而不傷，去知與故，循大之理，歸於寂定，物不能遷矣　去智與故，若所謂不識不知，不恃習巧是也　歸於寂定，若所謂寂然不動，大定諸之是也　惟能如此，故知命之在我而不與物化，如彼春夏，復爲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　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爲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大道之復　自春很夏，爲天出而之人；自秋很冬，爲人入而之天　春夏先，秋冬後，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芸芸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　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　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爲復樸，體性抱神　蓋無爲復樸，則純素是守，故能體性抱神　《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　蓋因性而厚，則外無所待，故能中以自考　夫惟如此，則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其於復命也何有？《經》於《有物混成章》言：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終之以逝曰遠，遠曰反　亦以歸於寂定，然後可以復命之常故也　是以先曰歸根，後曰復命

復命曰常，○徽宗註曰：常者，對變之詞　復命見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爲一，以幹天地，以襲氣母　○疏義曰：即經緯以觀常與變之理，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而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　常之與變，猶經之與緯，則常者對變之辭也　然成而不變，物所謂常　變化無窮，道所謂常　物所謂常，以常故弊　道所謂常，以變故常　惟復命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波之非惡，湛之非美，雖歷萬變於不可爲量數之中，曾無以易其眞常信，所謂萬變不能遷也　若然則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是謂無間　不以頃久推移，末嘗止也，是謂無歇　無間無歇，與道爲一，則亘古亘今，獨立不改，如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相爲長久，如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相爲無窮　其爲常也，無以易此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知道之常，不爲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疏義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道之常不與物遷者，以靜而已　惟靜也，故不與動俱馳　於萬物並作也，以觀其復；於物之芸芸也，知歸其根　觀復而歸根，則其靜也，萬物莫足以傾之矣　是以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蓋徹者，不爲物所壅之謂　目不爲色所壅，故見曉而爲明；耳不爲聲所壅，故聽蚤而爲聰；鼻之於臭，徹而爲顫；口之於味，徹而爲甘；以至心不弊於思慮，徹而爲知；知不昧於物理，徹而爲德，是所謂六徹相因者　自目至於知，六者相因不壅，以虛一而靜故也　虛則

靜，靜則明，明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天地雖大，於此乎可觀；萬物雖多，於此乎可形。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非知常者未易臻此。

不知常，妄作，凶。○徽宗註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疏義曰：心與道合，則作無非眞；心與道離，則動無非妄。聖人者，道之極也，所以知道之常而不與物遷，故作則契理，無適而非眞，每與吉會，無往而不動，動必迪吉，履必考祥，作德心逸日休，作善而降之百祥也。不知常者，作無非妄，去道愈遠，與接爲構，隨物轉徙，日以心鬬，觸塗生患，故妄見美惡。牽於好惡之私，而不知齊美惡於一理，故與道違，妄生是非，惑於毀譽之僞，而不知化是非於兩忘，故與道異。蓋道不可須臾離，既與道違，又與道異，則馳其形性，寔於陰陽，且不足以固其命，禍莫大焉，故凶。《易》於《序卦》言：復則不妄。蓋復小而辨於物，是爲無妄。無妄者，天之命，萬物之所聽也，故其《彖》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無妄則物得其性矣。至於迷而不復，則失性而窮，不能生生，茲妄也已。

知常容，○徽宗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疏義曰：道之眞常，一而已矣。體道之一，以觀天下，則紛錯萬殊，同爲至妙，孰有是非美惡之辨哉？蓋排非提是，則生於有執；好美惡惡，則索於自徇。至人去有執之累而忘是非，冥自徇之私而齊美惡，茲無他，知常而已。知常則虛己遊世，達乎無疵，是非美惡不藏於心，然後能廣乎無不容矣。聖人之治虛其心者，以此。容乃公，○徽宗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疏義曰：因物有見，則私於自徇。冥道無心，則公於大同。聖人家天下而兼覆，子兆民而均育，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不至，不獨子其子而慈無不廣，又何私之有？即天地觀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凡何乎兩間，未始逃於覆載，容乃公者，蓋亦如之，故觀天地則見聖人公乃王。○徽宗註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疏義曰：道者爲之公，人之所共由，此《記禮》者載仲尼之言，所以稱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治之要在知道，而聖道爲基心之用。聖人以道出治天下，以心受道，是以親而慕之，懷而歸之，發於心悅誠服，至於悠久不息，天下樂推而不厭矣。《易》所謂百姓與能，此之謂也。王乃天，天乃道。○徽宗註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疏義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域中四大，王處一焉。此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者未離於有數，而爲數之宗；大者未離有體，而爲體之極。輕清在上，兼覆廣容，此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得之而職氣覆，地得之而職形載，聖得之而職教化，此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王者，人道之極。能盡人道，則與天通，豈非盡人則同乎天歟？莊子曰：王者天道。則王乃天可知也。天者，道之大原。能以天爲宗，則與道爲一，豈非體天則同乎道歟？《經》曰：天法道。則天乃道可知也。《詩》之《大雅》於無聲無臭而曰儀刑文王，蓋文王所爲，實與天合，欲自天之道，則亦儀刑文王而已。是盡人則同乎天也又於不識不知而曰順帝之則，蓋妙道之行，實同乎天，欲探道之妙，則亦順帝之則而已。是體天則同乎道也。周家之盛，聖作明述，相守一道，歌於聲詩，所以爲三代之顯，王者每得乎此。

道乃久，沒身不殆。○徽宗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疏義曰：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者，道之久也，故萬世無弊。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是以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故庶物得之者昌。聖人體道而爲道之極，參萬歲而一成純，故關百聖而不窮。亘古今而無弊，故蔽天地而不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孰能危之？可謂沒身不殆矣。殆以怠，故近凶，所謂怠勝欽者是已。幾以戒，故近吉，所謂吉之先見是已。不殆則動皆契理，每與吉會，無妄作之凶。自非聰明睿智，足以知道之常者，畸克爾

又卷六《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徽宗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疏義曰：（楊）（揚）雄曰：取四重。重則不輕矣。《經》曰：守靜篤。靜則不撓矣。惟不輕，則物不能遷而中有所主；故不爲搖奪而有所守。惟不撓，則未嘗躁進而能應變，故不爲妄動而有所制。重而有守，所以爲輕根；靜而有制，所以爲躁君。能自守以靜，則躁動不能遷；

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汨。失之者鮮，固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無累則輕而速。行以輕爲速，然必待輜重以自給，雖履畏途而無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二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奉道者，須是致虛極，守靜篤。夫萬物並作生也，自虛命也化神性也，神化氣，氣化形，形復化虛，明是虛是根也，故老子曰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自小及壯，自壯及老，而皆各歸其根，學人欲識歸根法，曰心靜。又云靜曰復命者，非靜中復有所見也，但復其爲靜之心，乃得其虛，故曰虛靜。則致極篤，此理不可言宣，便是當初大道命與我者，故曰命。此命無生無死，亘萬古而常存，故曰常。能知此常之理，乃曰明。不知常之理，妄意作爲者凶。知此常者，其心虛靜，方能容攝萬境。虛靜能容，乃公正也。公正乃王德也。王以虛靜治國，名曰無爲，乃同於天。天之虛靜乃同於道。人同道之虛靜，乃能長久，故沒身不殆。

又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重爲輕之根，靜爲躁之君也。以事言之，是以君子終日行者，欲輕亦不離輜重之車，雖有榮觀，在物必依燕處之靜，超然可見。輕不離重，動不離靜，君不離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貴高而輕天下。輕天下則失臣，躁則失君。

又卷四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治大國者，宜體天道，下濟流行。夫天下之交，觀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謙下法。故大國以謙下小國，則取小國附之；若小國以謙下大國，則取大國納之。故或用謙下以大取小，或用謙下而小取大。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是樂天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是畏天者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居大者不可恃強，宜爲下之也。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纂云：又如大聖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鈔曰：大聖者，《莊子・天地篇》云，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大壑者，大海也。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矣。○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虛取以爲說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大盈矣。然容貌常皆謙冲而不驕也。抑又富貴滿堂，常能虛儉而不奢也。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窮匱也。

大巧若拙，○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不恃智巧。○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全，不須重錄。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豈以玉爲楮葉者，而爲巧乎。大辯若訥。○纂云：非法不說者。○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纂又云：非禮不言者。○鈔曰：此《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復禮爲仁（克己，約束己身也。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爲，故若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纂云：《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長生。○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章詳矣。是故碧虛取以爲說者，以證解清靜爲天下正者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二　《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原旨》曰：天下之理，重能制輕，靜能制躁，自然之道也。曰重，曰靜，根本也。君主也。曰輕，曰躁，枝葉也。臣民也。

根者重則枝葉茂，君者靜則臣民安。吾計其天下之必歸往，四海之必清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主之知道者也。惟君子而知此道，故行不離輜重，燕處則超然，見其行不失重，居不失靜也。奈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嘆三代之昏主，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而能守重靜者也。若桀、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伊尹五就而不能用，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輕則失臣也。禹、湯建久長之業，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躁則失君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

又卷四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譬如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牝以靜爲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爲政，如牝以靜下而勝牡，則小國不待以力服，亦將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或下以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銳上豐下，則重本輕末。蓋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敷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爲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乎。

王喆《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　或問曰：如何是修眞妙理？答曰：第一先除無名煩惱，第二休貪戀酒色財氣，此者便是修行之法。夫人之一身，皆具天地之理。天地所以含養萬物，萬物所以盈天地間，其天地之高明廣大，未嘗爲萬物所蔽。修行之人，凡應萬事，亦當體之。

難曰：天有昏暗，地有動搖，山有有崩摧，海有枯竭，日月有盈缺，且人有疾病，無常，如何治之？答曰：欲要治之，除是達太上煉五行之法。

問曰：如何是五行之法？訣曰：第一先須持戒，清靜忍辱，慈悲實善，斷除十惡，行方便，救度一切衆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此是修行之法。然後習眞功。訣曰：第一身中東西，要識庚甲卯酉；第二身中南北，要識坎離鉛汞。訣曰：庚甲卯酉者，爲晝夜。甲卯者，是肝之氣。八節中立春、春分，口中爲津也。庚酉者，是肺之氣。八節中立秋、秋分，口中爲液也。坎離者，寒暑。離鉛者，是身中心氣。八節中立夏、夏至，身中爲血也。坎汞者，是腎中氣。八節中立冬、冬至，身中爲精也。精生魄，血生魂，精爲性，血爲命。人了達性命者，便是眞修行之法也。訣曰：精血者，是肉身之根本。眞氣者，是性命之根本。故曰：有血者，能生眞氣也。眞氣壯實者，自然長久，聚精血成形也。

問曰：既爲人，因甚生死先後者，何曰？答曰：先死者，爲其人心著欲樂，貪戀境界。是男子者損精，婦人損血。白日不斷無名煩惱，夜中不斬三屍陰鬼，男子婦人已有無常也。

問曰：不死之人何也？答曰：不死者，爲其人身清靜無垢，惜眞炁在丹田，精血不衰，其人不死也。

難曰：多見今人清靜休妻，亦不能成道者何也？答曰：雖是此人清靜，卻不達眞清靜之功，其人雖是一身清靜，卻不能定於精血養眞氣，此人身清心不清，其身靜意不靜，豈不聞《清靜經》云：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經云：不垢不淨，若論眞清靜者，眼內無淚，鼻內無膿，口內無唾，不鍊大小便，男子養精，女子定血，萬邪歸正，萬病不生，方可是丹田清靜。今人說清靜者，都是假名。夫修行若內外相應，未言大乘，先說小乘。《心經》云：能小能大，未言過去，先說見在。過去者是果，見在者是功。又云：功成果滿，未言眞，是說假。惟一靈是眞，肉身四大是假相，借煉假成眞，感合爲一。訣曰：見在一身安樂，爲小乘，都是大乘之根。初地法，心爲小乘，結果爲大乘。小乘爲根，大乘爲梢。訣曰：梢根相借，梢借根而生。訣曰：皆不離陰陽所生，須借父精母血二物者，爲身之本也。今人修行，都不惜父精母血，耗散眞氣，損卻元陽，故有老，老有病，病中有死。既有無常，何不治之。夫眞道者，空中有實，實中有空。經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從眞性所生爲人者，亦復如是。昔日老君煉金、木、水、火、土，留下三乘妙言，行行滅罪，句句長生。第一上有神仙抱一，第二中有富國安民，第三下有強兵戰勝。

問曰：何者是神仙抱一？（答曰）：抱一者，天下人身之根本。一者，

是萬物之根本　者爲道也　昔爲初一者，眞水也　水中生氣，氣中生水萬物者，從一生萬物，是長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三中四智功，五眼炁起，六根掃蕩，七魄運開，八卦說，九思眞道　悉無漏果圓融，意想自神長在丹田，抱守元炁，莫教散失，此者是抱一之法

問曰：何者是富國安民？訣曰：男子，女人身中，各有九江四海龍宮，庫藏中有七珍八寶，莫教六賊偷了，此是富國安民

問曰：何者是強兵戰勝？訣曰：夫戰勝者，天下少人知　夫戰勝是常之法

難曰：既論清靜之法，何得說戰勝理？解曰：今人不達戰勝之法，又能治於病疾無常　戰勝者，第一先戰退無名煩惱；第二夜間境中，要戰退三尸陰鬼；第三戰退萬法　此者是戰勝之法　若人會得三乘者，變殃惱爲福也　夫修行者，常清靜爲根本大乘之法　欲爲大乘者，須索從小乘而起，清不離濁，動不離靜，靜中使生動，濁中使自有清　有天地，有日月，有水火，有陰陽，謂之眞道　經云：純陽而不生，純陰而不長，陰陽和合者，能生萬物　今人修道者，卻不修眞道　道者了達性命也，性命者是精血也　人有萬病，是病者皆傷人之命矣　有疾病者，盡不干五賊之事，都是損了精、氣、血三寶，欲要安樂長生者，除是持清靜之識　或有未出家之人，年少時不能持清靜之果，從小乘　入中乘，上乘　初地達法心爲小乘，覺者爲中乘，了達者爲上乘　第一是化城，第二是銀城，第三是金城　似一根大樹，先有其根，後有其梢　如常時只宜清靜，大爲正道也

問曰：假令一身清靜，卻逢天魔之日，如何治之？又假令逢外道波巡，請曰如何治之？答曰：波巡者，界也　境界皆有，只要識進退三要，辨清濁　若逢陰陽者，加火入水卻濁，不相煎之法　訣曰：假令魔軍來時，急須準備，檢三千強兵　訣曰：三千疏眞功　強兵者爲其氣也　有來無去，千息數積，其氣在丹田不散，只教暖不教冷，自結胎仙，爲妙法也　若人得如上妙者，永得如上眞功，功成果滿，永得安樂長生　一切修功之人，臨有難之日，小心準備

問曰：如何治之？解曰：人臨有難之日，先見其死相

問曰：如何是死相？訣曰：天柱動搖，樹倒山摧，六神俱亂，性命不能保，精神恍惚，天地闇，日月無光，便是無常之前也　有漏之身爲地獄，無漏之果爲天堂　人有漏之身，須證無漏之果圓者，皆共成於道果

問曰：假令白牛去時，如何擒捉？訣曰：白牛去時，緊卻玄關，牢鎖四門，急用仙人釣魚之法，又用三島手指黃河逆流，掩上金關，納令牢鎖　如人斬眼白牛，自然不走，名機出水登彼岸之法　有十般定性命之法　訣曰：一名金關玉鎖定，二名三島回生換死定，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　是名無漏果圓者，皆共成於仙道　若定了寶時，休教滯了腰腳，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之法

問曰：若有人收定三寶，搬運歸寄何處？訣曰：先用蘆芽穿膝之法，烹氣衝寶爐，骨運氣直至湧泉，補於二足　然後七返還丹之法，如氣滯定腰腳時，便行鐵車黑牛功，然後開宰門　如得元炁實肚者，先行肘後飛金晶之法　如不用行此功者，不行穿膝之法，不行七返三島之法，便行肘後搬精補腦之法，望長生不老　今人行功，顧上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　如何是中炁實要堅牢也，又於坎宮使用羊、鹿、大牛三車搬，從荊山運寶　訣曰：荊山卻近有一人，姓卞名和　有一日荊山打柴，卻見一鳳凰落於一塊石上，卞和便知石中有寶，將來獻帝　帝大怒，刖了卞和雙足　訣曰：卞和者，識也　意，頓行也　鳳凰者，是眞氣成是身　玉者，是骨中精髓　刖者，是兩足不行穿膝之訣　訣曰：善清靜，名曰下元寶成，如日月相似，使用三車搬運，上虛崙真　問曰：今人能道不能造，能說不能訣　又曰：行功心行意不行，今人多迷，不修身體　第一神性是大牛之車，須索動青牛拽車，車中載寶，是鹿車　第二行白牛拽車，車中載寶　第三暖氣行火，是羊車，赤牛拽車，車中載寶　三車行時，初離荊山尾閭，中入地軸，過天關，過下雙關腎俞二穴，是腰腿入曹溪地，夾脊上雙關，夾脊是也　雙射上苑巖，分水嶺二名，天臺嶺三名　女子運寶前安乳香，頻進眞火，如行此功一年，令婦人如童男意想鉛汞二珠射逢萊腦後開，天門自開透紅霞，眞炁入髓海自暖，令人頭白再黑，名曰肘後飛金晶之法　我師言曰：皆見提井人，不見用繩兒　無雖後生有神水還丹田　夫行功之時，子午起跏趺坐，搖手，如眞氣煎體，過天橋，過額顱是也　只教上腮，下腮上，用意分眞氣，兩下流轉，太陽元中落於腮，上流牙齒，從左口角右口角取液，又爲玄珠甘露，用赤龍攪得勻停，漱爲雪花白，有甘味也　口是八色瑠璃渠，一中六味水，二水中能生八識　口含藏眞氣，眞氣中分八卦，艮爲立春，震爲春分，巽爲立夏，離爲夏至，坤爲立秋，兌

爲秋分，乾爲立冬，坎爲冬至。又卦中各生陰陽，陰陽中各分寒暑。訣曰：咽津爲陰，隨後行氣乃爲陽，須索陰陽水火停分，二清津分三兩咽，常留二停，恐樹枯竭。又云：惜水流不得江河斷絕。

又問七返，訣曰：咽神水到氣穴中，肺化爲液，善治諸咳嗽，漸生於魄。又云：咽津到心上，令人心開悟解。又是洗心神水，洗心見性。頌曰：見花五葉開，步步入仙臺。神水化血，又咽神水到肝，肝爲木，假名爲青龍，龍得水時必旺，善治一切眼，氣化爲津。又咽神水到脾，脾爲土，土得水者能生黃芽。腹爲大小腸九曲，至臍中一寸三分，方圓一寸，左青右白，前赤後黑，中黃戊己，名爲丹田。田內一座宮，宮中名曰黃庭宮。中有一鑪，名爲丹鑪。鑪上坐定一隻金鼎，下頓進眞火，上頓添神水。水火者，坎離也。夫水火是君火，臣火，民火。三火者，爲眞味也，心性意是也。今人未了達三般者，第一味不明，第二味不悟，第三味智不成道矣。若人達三般者，三明六通也。進火時，上用水洗，下用火煅。經云：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其上合下閉，乾坤相合，教龍盤金鼎，使虎遶丹田者爲妙。名曰鑪刀圭也。若人行此功者，永得安樂長生也。

問曰：既刀圭，何者喜爲一粒刀圭，何者自飲刀圭，何者爲鐵離刀圭？訣曰：三刀圭者，爲寶也，是精，氣，血也。訣曰：一粒刀圭者，津液；自飲刀圭者，咽津服炁；鐵離刀圭者，是眞炁行功，不退變，萬邪皈正。如行功時飢食金飯，渴飲玉漿，冷時進火，熱時進水。火者是眞陽，水者是眞陰。此功者，是抽添加減之法。訣曰：抽者從上收眞炁，添者從下進暖炁入丹田，若人腎宮暖者，萬病消除。

問曰：男子女人忽時便有疾病無常，何如也？答曰：爲一切男子女人，心著慾樂貪戀境界之事，白日不斷無名煩惱，夜間境中不能斷三尸陰鬼，男子損卻精，女人損卻血炁，三寶走卻元陽，故乃人有疾病無常也。不聞神仙之語，人似破漏房屋，主人不修補者，宮殿倒塌，壞其梁柱，是人有疾病也難曰：因甚小兒清靜不損三寶，亦有疾病無常者何也？訣曰：小兒有病者，昔日在母腹中，因母血氣虧弱，受母十月胎氣不足，又或犯風淫暑濕，四集不忌，受胎小兒故有疾病無常也。

問曰：因甚有醜好之人，何謂也？訣曰：貌正者，是日父母二氣感應日月，午時已前，丑時已後，便得端正眞寶，長命有衣祿，貌正得父母喜悅之心，午時已後，丑時已前受胎，有一貌不正者，或病，癭，瘤，瘡，多疾，不得人意，命窮無衣祿，壽命不長也。此是造化之根本也。

問曰：假令逢冤魔者，如何治之？訣曰：直清靜，忙中偷閑，閑中取靜。若人有難之時，急須回避，心王須用灌想之法，急驅神意入上泥丸神宮，正坐意想，眼見前仙男仙女各動仙樂，叩齒定意，看崑崙山景，見上牛羊鹿馬玉兎，意想上拿住繫定。功時忽思上有一寶樹，樹上有花，花開結子，意摘取吞之，是喫了此物者，永得安樂長生。此是修正法，一句了然，大牢鎖四門訣曰：血海命門氣定，無開閉戶精定，不思外境神定，精血散者，性命也。一意者，爲眞主人也。齒是爲玄關，閉丹田者爲下玄關，提金精上玄者爲金關，緊叩齒者爲玉鎖，六根不動者是六度，號都關。下納氣爲勒陽關，上腮爲頂陽關，鼻爲天門，夾脊爲雙關，行功之時，一齊開鎖，神不動者，意不亂也。意者恍惚也，此是清靜之法也。及春夏秋冬，但小兒小便黃色者，是丹田虛敗，失卻下元，存眞炁，急用穿九曲之法，又名九轉穿小腸，九透眞炁入腎堂，小便自然青白色也。一身便得安樂。

又 問曰：如何治於病疾？訣曰：除眼大良藥。解曰：長大歡，爲良藥。訣曰：歡喜者，是藥之根本。常煩惱者，是萬病之根本。或常清靜者，是大道之苗。但見今人修行，或僧道五戒，男子婦人，卻因甚病疾無常或男子女人，有夫無婦者，丹田走卻靈龜，耗散眞炁，下元虛冷，漸生萬病男子清靜六十四日精炁滿，女子清靜四十九日血炁滿。物極者則返，滿爲濫返，靜爲動返。心意散失，九竅走卻眞氣，炁濁令女子月水多，男子夜夢陰境，盜了七珍八寶，故人有疾病也。

王志謹述論志煥輯《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師因衆議不動心，乃云：昔山東有道人，於師父處自言，煉盡無明火也。師云：無明火盡，則心不動，便是好人。他日，師密遣人試之。日暮造門，庵門已閉，其人厲聲以杖大擊其門。先王內應，聲已不順，勉強開門。來人形狀躁暴，先生見之顏色已動。又至堂上，其人不解履，便跳上座，殊無禮貌。先生大怒，深責其人。其人拱手笑云：某非敢如此，師令某來校勘先生不動底心來，今未及試已見矣，不須再勘。其人大慙，無言可對。大抵修行人雖有工夫，豈敢自矜，不覺時便勘脫其時實到，灰心槁形則卻無自誇之念。既自矜誇，便勘脫矣。便直饒到得不動處，向上更有事在。

師因人論居圓守靜事，乃云：昔有道人坐圓有年，一日衆人請出，隨意行止。舊友見而問之曰：師兄向靜處得來底，於鬧處可用，未知師兄得到端的不動處也未？其人傲然良久不言。友人進云：某有試金石可辨眞僞，師兄試說汝數年靜處得來底心，看如何也。其人云：靜處有甚麼可說。友人曰：似恁麼則披毛戴角，還他口債去也。其人忿然大怒，以至出罵。友人笑曰：此是汝圓中得底也，果試出矣。其人遂怨，終身絶交。此人不曾於境上鍊心，雖靜坐百年，終無是處。但似繫馬而止者，解其繩則奔馳如舊矣。

師常云：修行之人，如大匠斲木，先正心墨，然后於偏邪分外處，漸加斤斧，就正成材，隨宜使用。不得動着心墨，若失了心墨，則無所取法矣。偏邪削盡，心墨端然，自與他相應，可以成就一切器用也。

師有云：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正正當當，每日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神端的處，明白不昧，與虛空打作一團，如此纔是道人底心也。積日累功，自有靈驗，所以見種種作爲，不如休歇，體究自己去。若一向物上用心，因循過日，卻與俗心無異也。

師因衆議住持院門，乃云：修行人住院，須量氣力運動，簡省輕快過日不可與世俗一般，爭名爭利，卻失了當初本心，卻忘了性命大事因緣，此是正理也。若能於此鍊磨心地，不肯處肯去，苦處當去，得心安穩不動，接待十方，自利利他，安心積行，功行兩全矣。若不鍊心，認物爲我，則一向慳貪，習性窄隘，罪過尋俗，誤卻前程矣。

師因勸衆住叢林，乃云：丹陽眞人有詞云：學道住叢林，校淺量深；擇其善者作知音。如是未能明至理，挈領提衿。凡在叢林，遮相指教，提綱振領，共修無上心地大法門，非小可事。有等無見趣底，不尋知友，不住叢林，又不論心地，南去北來，千山萬水，空費草鞋。只尋便宜自在處，觸着磕着，又早走也。及要快着，自己尋好住處，兼覓因緣，不知甚麼是自己緊切處，不知怎生過日，只圖自在便是了也。殊不知前面有底生死決定到來，看汝着甚支吾。豈可因循過日，虛度時光，當本出家圖個甚底。惺惺君子，細細思之。

師因作務人有動心者，乃云：修行人外緣雖假，不可不應。應而無我，心體虛空，事來無礙，則虛空不礙萬事，萬事不礙虛空。如天地間，萬象萬物皆自動作，俱無障礙。若心存我相，事來必對，便有觸撥，急過不得，撞着磕着，便動自心，自心動，平穩不得，雖作苦終日，勞而無功也。居大衆中，及有作務，專防自心，不可易動，常搜己過，莫管他非，乃是功行。事臨頭上，便要承當，諸境萬塵，不逐他去，自心明了，一切莫辨，如此過日，初心不退，自獲功也。

守雌

綜述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深谿也。○疏：谿，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爲天下之要徑也。○節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入生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抱持魂魄也。

常德不離，○注：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己也。復歸於嬰兒。○注：當復歸志如嬰兒，泰然而無知。○節解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爲，子則不老，復還嬰兒也。○疏：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疏：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炫耀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守闇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者之鴻範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注：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爲天下式，復歸於無極。○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

○疏：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人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疏：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比之榮寵，翻爲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爲禍始，應須自戒，勿爲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知榮辱天下歸湊，譬彼百川，包納虛谷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注：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己也。復歸於樸。○注：復當歸身於資樸，不復爲文飾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樸，眞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谷聲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眞空，歸於妙本。

樸散爲器，○注：器，用也。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注：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御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則爲官長矣。○疏：散，布分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樸還淳，歸於妙本，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和，而爲化用，故《西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爲君以御世，爲師以導俗，聖人創用斯樸，散而爲御導之方。故大制無割。○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羣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爲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李榮《道德眞經註》卷上《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不詔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眞。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墾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靜，恒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大志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爲法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爲名害己，內雖潔白，外貿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眞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有官有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眞常之德，自然滿。常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樸散爲器，聖人以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樸也。三才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關有象，故言散樸以爲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子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爲器也，作眞仙之主爲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被物，物得以全，無割。

李約《道德眞經次解》卷上《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蹊。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強雌弱也，守弱如蹊衆流，則德不離身，使懦弱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法也。常德不貸，與也。復歸於無極。○知其潔白，守其闇昧，是法式也。又不將潔白貸與人，令其同欲，自欲歸於至極之理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榮自辱生，榮失歸辱，不如守辱。辱如谷，受天下之惡，爲德足合於質樸也。

樸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成器之後便爲樸散，有大制者不宰割天下，言官長從樸而能理也。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二四《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不執常善，所以救人。此章明雌辱爲行，常德於焉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行修則漸造於極。次云樸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結成其深旨。○義曰：夫前明善行善言既爲不執，救人救物所以行慈，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知白以全和氣，復嬰復樸，所以成功，即內修之要也。行於外，五善之應也。如上文修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修既復樸，可不守樸而不移，然後散布萬殊以彰玄功廣大，唯聖人

能宰制其器，無所割傷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疏：知，辯識也　雄，剛躁也　雌，柔靜也　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　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爲經　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　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　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雌　能守雌柔，是爲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　篤，厚也　性剛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尤過生焉所以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之敗　谿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　人謙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　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順，如水之赴谿矣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　謙德物歸，是爲天下谿谷　則眞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爲善行，物所歸往，爲天下谿　能如此者，則眞常之德曾不離散　常德不散，即是全和　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　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　嬰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凝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　其德若此，乃合道眞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疏：白，昭明也　黑，暗昧也　式，法也　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　德雖昭明，不以矜物　當如暗昧，自守淳和　能如此，則可以爲天下法式矣　○義曰：爲君有獨見之明，爲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晦，不衒不矜，則氓庶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爲天下法式也　《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　夫有德不矜，有明不衒，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五《道經・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御注曰【略】○臣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柔，夫動則繫於有爲，靜則本乎有守　動而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　惟靜可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　雌靜而下人，故爲羣動之所歸，如彼谿者，納流資物，不見其乏，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於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御注曰【略】○臣義曰：白之爲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昭然而明　黑之爲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默然而契　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　知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有以契乎道　以是爲式，久而不差，如彼寒暑，天運不忒　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復乎道者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爲榮，而不見可欲，其守在辱，而不爲物先，不爲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爲天下谷　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贍足萬物，而不見終始，德之足也　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以返樸

樸散則爲器，○御注曰【略】○臣義曰：物以混全爲樸，適用爲器，樸散則判道之全，爲器則物爲之用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御注曰【略】

故大制不割。○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因人材而器使之，以爲百官之長，而聖人無爲以制天下，而無所用其力。

杜道堅《道德真經玄旨》卷二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　無極，天地萬物之妙體　樸，道之妙體也　知吾身之妙體，則守雌而無爭雄之心，故能爲天下谿　爲天下谿，喻海也　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　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白之心，故能爲天下式　爲天下式，喻抱一也　一能合衆，乃見吾之常德不差忒於天地萬物之妙體，復歸於無極也　知道之妙體，則守辱而無貪榮之心，守辱，守低下也　故能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喻習坎淵深，是爲無底之谷　一陽初動，元氣之根在焉　此吾之常德乃足於道之妙體，而復歸於樸也　樸散則形而下之器，有天下神器者，在聖人用之，則爲官之長，故能大制天下，不致有傷割之損

中國基督教部

世界觀分部

天主論

綜述

景淨《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夐若當然眞寂，先先而無元，冥然曩墟，後後而妙有，溟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陰成萬物，类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鎭七海，渾元之生，鼈而不盜，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娑殫施妄，鏁飾純精，開平大於此是之中，陳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眞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煉塵成眞，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駕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

利瑪竇《天主實義》上卷《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喪生命與禽獸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眞福緣，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害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宗，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略明，死後之事，未知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領大教。

西士曰：賢暘願，不識欲聞天主何情何事？

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

西士曰：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眞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眞僞，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於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稟神靈，外睹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眞者。凡理所眞是，我不能不以爲眞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吟人身，適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方遮日光而持燈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使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褒之。

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咈，誰得而異之？

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予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端以證之。

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

莫相告諭，而皆敬上尊被難者籲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懼心驚懼，如懼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使之自能尊乎！

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於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置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於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於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斡旋主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

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識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知繳而薄害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乳孔，俱以保身孳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無失中云

十七曰：天地萬物至須至廣，言有主宰然其原制造化萬物，可以徵也？

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

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恆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況其大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於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己，必宜先有一己以爲之作然既已有己，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己，則作己者必非己也，故物不能自成也

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大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時錯行，以生昆蟲草木；水養龜鼈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眾類，得百官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能持，足能行，血脈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雞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己，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遊於宇下，各得其所哉？

其三曰：旨論眾物所主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己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也

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此天主由誰生歟？

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爲萬物始焉，爲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

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關者

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由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

器，皆由成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鎔鑿非原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由，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於大者，公者。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昔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

中士曰：宇內之物眾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

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眾物之所從出，備有眾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曰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滅否？如不能相滅，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滅，則彼可以被奪滅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眾小成，完音亦幾絕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

中士曰：耳聆至教，益信天主之尊，眞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

西士曰：天下至微蟲，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

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答曰：容臣三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六日方可對。如是已六日，又求十二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答曰：『臣何敢戲。但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瞻目仰瞻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

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謂襖格斯悌諾，欲一覩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既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

蓋物之列於類者，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眾類，比之於誰類乎？既無形聲，豈有迹可人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

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闡之？

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卑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實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論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眾善之歸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蟲細介亦被其澤也。夫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於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盡汲，濱沙可計數，宇宙可充

實，而天主不可全明，況竟發之哉？

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能窮矣。某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終。今日不敢復瀆，詰朝再以請也。

西士曰：子自聰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雖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又《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

西士曰：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

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

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怪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

余嘗博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累累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嘿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

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眾？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　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

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　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　今曰空曰無者，絕無所有於己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　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並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既謂之空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有何着歟？

中士曰：聞教固當　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

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　無始之物，非所論矣　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　特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某人，既生而後，有也，然未生某人之先，卻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

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　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即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　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於天主何異焉？

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　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實　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　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

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

西士曰：余雖未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於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者　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

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耳

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　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於冊，傳之於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況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

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　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

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於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

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　物之不恃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　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　斯屬依賴之品者　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　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　比斯兩品，凡自立

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皆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蜂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

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眞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於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況理本無動靜，況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

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

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悟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睹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於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本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

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

西士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

且物之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

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上帝、鬼神、天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己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踰母也。

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

西士曰：反覆論辯，雖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於自然之理，亦大相悖。

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

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

又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

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眾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

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

中士曰：如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

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

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

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於古聖賢無二意矣。

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於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皇耶？

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

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儒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

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天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爲物主宰也，昨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況妄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況鬼神未嘗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

上天既未可爲尊，況於下地，乃眾足所踏踐，污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

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大抵瘴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

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巍巍，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

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己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

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疎略之談，乃劃開愚衷，不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佛仿要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矧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眾祖之所出，眾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雖悉，願以冀曰竟焉。

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眞道是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馮應京《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

空之說，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刺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迴，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

社稷山川祖禰，而今祇佛矣。古學者知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

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我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駕說於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於其下。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

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迴也，乃輪迴之誕，明甚。其畢智力於身謀，分町畦於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於禽獸，語學則歸於爲仁，而始於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

愚生也晚，足不遍闔域，識不越井天，第目擊空譚之弊，而窶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集備。蓋即知即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

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創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瑕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於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

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侮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勉懇於善惡之辯，祥殃之應。且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從義，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雪，以庶幾無獲戾於皇天上帝。

彼其梯航踩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

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恆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襲？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懲愚徼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

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冀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

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共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又《刻聖水紀言序》　西賢入中國三十餘年，於吾中國人利名婚宦事，一塵不染，三十餘年如一日。其儕十許人，學問品格如一人。譬則儀鳳遊麟，不必產自花園，偶爾來賓，斯亦聖朝之瑞也。其教專事天主，即吾儒知天事天事上帝之說，不曰帝曰主者，譯語質朱子曰，帝者天之主宰，以其爲生天生地生萬物之主也，故名之主則更切。而極其義，則吾六合萬國人之一大父母也，我有父母，可不愛不敬事乎。我則人人有大父母，又可不愛不敬事乎哉。由生身之父母，悟及生天生地生萬物之父母，而中間一邑一郡一國之父母，以至華夷共主之父母，可知義同逖雨，無之非是，總之尊則統卑，其大較然也。明乎天主之義，而訓孝勸忠於是爲大矣。識洞乎一本，愛徹乎一體。一切利名俗念，尚從何處安着。即欲不愛親愛君，及推君父之心以愛民也，而忍乎，而敢乎。或疑西賢何爲辭父母別鄉井，梯航八萬里而來，絕生人不能絕之慾，受人生不肯受之苦，其或有僞焉，抑別有求也，而皆不然。夫僞

未有三十餘年不敗者也，即平生奸僞，至死亦見眞性。今化者數人矣，其死也，皆有以異乎。人之死者也，謂有求與，求明乎天主之教，俾人遷善遠罪，相與善其生，因善其死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緒言所及，水法算法曆法，種種具大學問，吾輩隨求隨答，不吝不驕，相與受大利益，顧吾中國人未有副其求者。獨我聖天子柔遠嘉善，館之司賓，生有餼而歿有卹，幷幪無外，風厲將新，實至忘歸，報恩自矢。彼將闡繹圖書，以佐同文盛治，或於聖神廣運之化，有所裨益，而未可計之旦夕。人有恆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如西賢之道，擬之釋老則大異，質之堯舜周孔之訓則略同。其爲釋老也者，與百家九流並存，未妨吾中國之大。其爲堯舜周孔之學也者，則六經中言天言上帝者不少，一一參合，何處可置疑關。以彼眞實，配吾中國之禮樂文章，庸詎不鼓吹麻明，輝映萬禩，令必局壇宇以示遠人，上無以昭宣德意，又令後世追慕，有麟見不時之嗟，則吾儕當執其咎，故樂爲表章之。所著述如實義，畸人，二十五言，七克，幾何，天問，表度諸編，不下三十餘卷，奧衍人鮮卒讀。偶得吾鄉楊親察聖水紀言，是其坐間酬客語，然淺顯有可味者刻之，以代口答，抑亦廣緇衣之好(云)爾。

汪汝淳《重刻天主實義跋》　自昔聖賢之生，救世爲急。蓋體陰騭之微權，隨時而登之覺路，繼天立極，有自來矣。

三代以還，吾儒主鬯。自象教東流，彼說遂熾。

夫世衰道微，押闔變詐之機，相爲孟賊，毋亦惟是，徇生執有之見致然。竺乾居士，予以正覺，超乘而上，庶幾不墮於迷塗，蓋化實而歸於虛，欲人人越諸塵累，不謂於世道無補也。

夫始而入，既而濡，乃今虛幻之談，浸爲冥諦。學人不索之昭明，而求之象罔，喝棒則揚眉，持呪則瞬目，豈不謂三昧正受乎哉，何梦梦也？利先生憫焉，乃著爲《天主實義》。

夫上帝降衷，厥性有恆，時行物生，天道莫非至教，舍倫常物則之外，又安所庸其繕修！此吾儒大中至正之理，不券而符者也。蓋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持今日救世之微權，非挽虛而歸之實不可。

夫逃空虛者，得聞足音，跫然而喜，不亦去人愈久，悅人滋深乎？今聖道久湮，得聞利先生之言，不啻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也。淳不佞，深有當焉，特爲梓而傳之。

陽瑪諾《天問略自序》　造物主者，生人則賜之形軀及靈神，而又特使好知；又生天地列象萬物，種種完備妙巧；如肆大筵，陳異品，置人其間，令形軀享厥用，而靈神窮厥理；且愈窮愈細愈眇，以引其好知心而樂之。故從古即至聖極聰惟窮理是務，身心之餘，間及事物；物理愈微，其求悟亦愈殷，幸而悟亦愈樂。嘗辟知心於財，心增一知，彌增知渴；益一財，彌益財貪也。吾西格物之學，門廬而府藏，枝腐而源備，於天論則尤所詳愼。故其說能剖決心疑，使人不得不是之。如以手指物示人，舉目即得，名爲指論；吾西欲證一切講辨，最確無疑，最實無虛者，即曰天文指論也。論天文者約有二端：一則測天重之多寡厚薄，日月星之運旋遲速，大小上下，去地之遠近，及出入朔望弦食晝夜寒暑，斯類者，雖有實理，第不急於日用，謂之測學。一則定節候，以便稼穡，以令種植；察行度以知時刻，以程作事；算躔會以識稟受，以治疾病；量極宿以度地里，以便行海；斯類者，有益於日用，謂之用學。乃其本旨，則又有說焉。夫學以道德爲本，而道德之學，又以識天主，事天主爲本。有爲於此學之學爲實學，益學，永學；無爲於此學之學爲虛學，廢學，暫學而已。天論者，所以使人識事眞主，輕世界而重天堂者也。譬如人一巨宮，崇而且麗，布置安美，職司勤勸，雖不見其主，必意此室中有主居之治之，且必大富大智大德矣。嗟乎，宮之崇麗，孰如圓穹；布置之安美，孰如七政列宿；職司之勤勸，孰如四時之乘除，萬物之生息；誠孰思之，不可謂天地萬物無主以造之治之也。經云：肉目不能視天主，觀其所造，即能識之；既識之，容不愛敬乎。故使人識事天主者，此也。人情非見彼大，不知此小；非視彼妍，不悟此媸；苟能思天之大且美則必謂此所立所居所爭所分之地，乃天中一點耳，其間福樂，以天之福樂視之，不可爲眞，乃福樂之景耳。色撝加曰：習於天者，忽於地，故使人輕世界，而重天堂者此也。夫天象甚廣且多，難以殫悟，日月附在人目，亦用切人身，特撮大略數端，使同志者，稍嘗而喜焉，敢曰天論之入門，天堂之引路乎。然實所私祝矣。

徐光啓《耶穌像讚》　立乾坤之主宰，肇人物之根宗。推之於前無始，引之於後無終。彌六合兮靡間，超庶類兮非同。本無形之可擬，迺降生之遺容。顯神化以博愛，昭勸懲以大公。位至尊而無上，理微妙而莫窮。

王徵《爲妖氛日熾人心動搖敬陳祈天固本簡要三事以佐末議》　何謂挽回天意。從古治亂相尋，謂之天運。至於殷憂儆戒，實係天威。詩

公，畏天之威，又公天之方撫，無然泄泄，夫君道首稱敬天，臣時當泰寧，尚不敢不畏天命，矧茲天威已赫，尚可泄泄乎，不恢加恐懼修省乎哉，恭聞皇上見邊報孔棘，業已不勝警惕，大小臣工，亦罔不惴惴靡寧，第不知實動吁天哀悔之誠，與夫祈天挽回之念否，自昔大風解凍，冰堅裂渡，與夫霜飛星徙，天人感應之常，載在經史，徵不不具論，徵曾聞海外有一小國，爲強敵所圍困，其勢將亡，維時國中有一大德人仰叩祈救於天，交戰之頃，忽有無數蜚蟲入敵兵馬象鼻中，馬象驚跳迴奔，遂大潰敗，此小國遂以獲免，小國如此，何況天朝，一人回天之力如此，何況舉主之轉念，我皇上聖明御宇，法祖勤政，何曾有所失德，而不爲皇天之所篤祐，即百僚有位，亦皆帝心簡在之賢，果能齊心禱悔，痛洗從前悠悠忽忽之心腸，另換一番卧薪嘗膽之幹局，用一人必當天心，行一事必合天理，誅一人不稽天討，毋敢戲豫，毋敢比周，以誠意祈禱於皇天，天心一轉，何物小醜，不立時殄滅也哉，或有難徵者曰，如此則閉門修齋誦經也而可乎，徵應之曰，淫祀無益，讀聖賢書此理甚明，祖宗以來制敕之詞，首稱奉天承運，夫但曰奉天，不曰奉佛奉道，蓋天子者，天之子也，呼吸相通，災祥立應，子有急難，不父是籲而他有所籲，父不救又誰救之哉，故徵以挽回天意爲第一議也

又《西儒耳目資序》

先生學本事天，與吾儒知天，畏天，在帝左右之旨無二

又《畏天愛人極論》

客有愛余者，顧而言曰，聞吾子有志學聖賢人也，乃今異乎吾之聞，請得正言而無隱可乎，

余曰，嘻，余小子不敏，自束髮來，解讀聖賢書，便欲覓天之所以命我者，以求不負乎人之名而不可即得，於今正皇皇也，敢云學聖賢乎哉，先生儼然詔我以正乎，敢不敬承大君子之休命，

客曰，天命匪遙，人道伊邇，子顧遠且難，焉求之，向聞子曾求之瞿曇氏矣，一切徵心見性之義，幡動鐘鳴之解，靡不證合，一時諸老宿咸謂善知識無兩也，亡何乃竟棄去不問，旋且轉而問之黃老，於是黃老之書，又靡不尋覽，且依古本手訂周易參同契注百字牌等書，已且自爲辨道篇及元眞人傳與下學了心丹諸作，縉紳先生見之者，謂似類古之得道者然，乃子沉涵於是業廿餘年所矣，顧今又棄去不問，獨篤信西儒所說天主之教，子何輕棄其所已學而信未學，棄舊學而信新學，棄近學而信遠學之若是哉，恐聖賢無此異教，學聖賢無此異學矣，而且盡謂向之所崇信者，而獨欽崇天主在萬物之上，朝夕起居，若時時臨汝而處事之不少怠，每每稱揚其說，無間人之喜與不喜，而強聒之，甚且一家非之弗顧，一國非之弗顧，天下非之弗顧，人咸惜子之狂惑不解，而子乃執拗自是，反若見之獨定，知之獨眞，信之獨堅，而好之更愈甚，抑或偏耶，即就子所譯刻《西儒耳目資》一書，尚謂多所創見，及今所譯繪遠西奇器圖說，其中海亦有此中所未之前聞者，然亦祇可備文人學士與工匠技藝之流采擇云耳，詎遂可爲希世之寶，而子輒託爲不世出焉，見亦邊矣，猶曰此各人之邊見好奇之過也，至聆子所譚天主之教，猶然多述天堂地獄之賞罰，比與佛氏之謬何異，固向也吾儒所不道者，而吾子反執以爲美談，是豈學聖賢者之所宜有哉，繹其旨要，則又總不出乎畏天愛人之常說，此畏天愛人之說，吾聖賢久已言之，此中人誰不知之，而又勞吾子之闡譯爲，

余曰，嘻，余過矣，余過矣，余惟求天之所以命我者而不得，故屢學之而屢更端，總期得其至當不易之實理云耳，乃釋典盡費參究，而迄不見其要歸，人雖謬云解悟，而反之此中殊未了了，敢自欺乎，故不得已尋養生家言，以爲此或眞修之正路也，維時鑽研日久，頗獲的傳，亦復識其作料孔方，殫力行持，似亦稍有微驗，顧形身非不快適，而心神輒復走放，亦是茫無巴鼻，此中猶弗慊也，偶讀孟子三樂書，而忽有省於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之旨，作而嘆曰，微矣哉，此吾聖賢千古壯神法也，夫不愧於天，不怍於人，此其心神何如暢滿，孔顏樂處，寧詎外是，顧安所得不愧不怍，而坦然於俯仰天人之際，令此心毫不走放也耶，適友人惠我《七克》一部，讀之見其種種會心，且語語刺骨，私喜躍曰，是所由不愧不怍之準繩乎哉，方欲卒業，而余病矣，病且廿餘日，不下一粒，於是追惟從前所作，不但原未解悟者，祇覺虛幻，即稍有微驗者，仍屬影向而止，有可愧可怍之罪愆，明目明印諸方寸，展轉弗能脫，則始悟半生功力，竟不能尋得天命所在，而今已矣，空負人之名焉耳矣，烏可追，烏可追，微有天幸得不死，病少愈，遂日取《七克》置床頭展玩，然恨未窺鏡其原也，亡何復詣都門，及晤《七克》作者之龐子，因細扣之，龐子笑曰，此吾輩下學，於畏天愛人中，各審擇其病痛而自旋針砭克治之小策耳，子奚所見而愛之，因偏示邸寓所携來諸書，簡帙重大，盈几滿架，令人應接不暇，恍如入百寶園，身游萬花谷矣，初若另開眼界，心目頓棄其所已學而信未學，棄舊學而信新學，棄近學而信遠學之若是哉，恐聖賢

豁　已復目絢心疑，驟河漢之無極也　龐子爰爲予陳其梗概曰，吾西學從古以來，所闡發天命人心，凡切身心性命與天載聲臭至理者，不下七千餘部而其最切大者，則人人能誦讀焉　部蓋二十有四，撮其大旨，要亦不過令舉世之人，認得起初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一大主，尊其命而無逾越，無干犯，無棄逆，於以盡昭事之誠，於以體其愛人之心以相愛，於以共游於天鄉云耳　予於是日似喜得一巴鼻焉者　隨與龐子時時過從，相與極究天人之旨　竊謂果得一主以周旋，自可束我心神，不致走放，可訓至不愧不怍無難矣　乃龐子肅然引余瞻禮天主聖像　見其像儼然人也，而手撫天地一圓儀，余徐問所以　曰，此吾西國自國王以至士庶，無問尊卑大小，即婦人女子，人人所共敬事之陡斯也　陡斯者大主之譯，蓋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一眞正大主宰云　天地間凡物無不有一主宰，而非其大　喻如一人之身，有一主焉，心神是也　所以統領五官四體而綱維乎百爲者，悉此焉宰之　推而言之，一家有一家之主，家人之嚴君是　一國有一國之主，一國之君王是　天下有天下之主，一世之總王是　主而至一世之總，王亦大矣　然果能如心神之宰一身者乎　不能也　則必有一大主默宰其間　舉四海萬國之大，視同彈丸，若運旋一掌之內，無所不照臨，無所不覆育，無所不震懾而提扶，而且無遠弗屆，無微弗入，無隱弗燭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上地下，總皆臨莅之區，往古來今，渾淪一祇之中，蓋心神之宰一身之易之妙，猶未足仿佛其萬一耳　此非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原初之陡斯，其疇足以當此　吾西國有史能志開闢之初，當未有土地人物之先，有一全能者罷德肋，化成天地，創造人物。爰生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襪，以爲我人類之祖　罷德肋譯言父也，即陡斯之謂　蓋陡斯之造天，所以覆我人　造地，所以載我人　造萬物，所以養我人　故造成天地萬物，總爲我人類而設　而人獨靈於萬物，感其覆載生全安養之恩，莫能報謝，爰總呼之爲罷德肋云　罷德肋之全能，既於無中化成天地萬物，輒於其中摶一泥土，付之靈性曰亞尼瑪　即成亞當，爲男　又取亞當一肋，付之亞尼瑪，即成厄襪，爲女　又造無數天神，大小尊卑共有九等　一則隨從陡斯侍衛於十二重之永靜不動天，以爲役使　一則暗偕我人，爲我照護引治，以爲當身之諮若　史載陡斯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之功，甫及七日而畢　於是置帶當厄襪夫婦二人於美囿良和之奧，名曰地堂　令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疾病苦楚患害，一切禽獸蟲畜之類，蔑不服順　祇示一命，俾其敬遵弗違，約期至日，還歸天鄉，永享福樂　此之爲恩又何如其洪大也　無奈一祖，偶爲傲神露祭弗爾所誘，乃犯逆陡斯誡命，故從茲以後，致干天怒，而天之降罰世日以重也　因出天主十誡示余　誡之條有十，總歸二者而已　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　且曰，此在告天主降諭，令普世遵守　順者升天堂受福，逆者墮地獄加刑　余曰，所稱天主即陡斯乎　曰，然　曰，奚不仍稱陡斯　而胡易以天主之名爲　曰，此中難明陡斯之義，不得不借天地人物之主，而從其大者約言之耳　其實吾西國原無是稱　此中不嘗曰帝者天之主宰乎　但言天非不可，但恐人錯認此蒼蒼者之天，而不尋認其所以主宰，是天者似涉於泛　故於天加一主字，以明示一尊，更無兩大之意　且主者視父尊嚴，專操賞罰之大權　不獨偏施生全安養之恩而已也　曰，此正與吾書所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其義適相吻合，可以窺賞罰之大指矣　然即易之以上帝之稱，似無不可，而胡必欲名之天主，以駭人之聽聞　曰，初意亦以上帝之號甚當也　比見此中廟貌甚多，稱上帝者甚伙　余以爲上帝之廟貌也，竊喜此中人知敬天矣　乃徐察之，則率以人神而謬擬之　如玄天上帝之類，不可枚舉　私又想其混也，以人僭天，故卒不敢以褻吾陡斯之尊稱　要之，果眞知其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主宰而畏之，而愛之，而昭事之，則謂之天也可，天主也可，陡斯也可，上帝也亦可，而奚拘拘於名號之異同哉　余於是洗然若有以自新也，釋然若有以自適也，而又愀然若無以自容也　曰，嘻乎　今而後余始知天命之有在矣，余始知天命之果不爽矣，余始知天命之眞可畏矣　向者誦吾孔子之言曰，君子有三畏，以爲此學者攝心法耳　而孰知千古作聖之心法也　夫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固未有不希天而作聖者，然焉有不畏天而可希天　又焉有不知天命而能畏天　故既而惕之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夫既讀聖賢書矣，疇肯自甘於小人　然試一問能畏天乎　則或敢即應之曰，畏　試又轉問其知天命乎　則或者弗敢直任以爲知也　何者天命果易知乎　將孔子天縱之聖，必先知之蚤矣　胡以自言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天命不易知矣　天下事，苟欲知之，未有不留心究徹而遽能曉然也者　況天命何事，有未曾一留心焉，而能即知者乎　夫不知，而胡以曰畏也　不畏，而胡以自免於小人　君子小人，祇在一念畏不畏分途，此其際不甚嚴哉　然謂君子小人，止以定人之品，猶就是非論也　固有不顧是非而肆無忌憚者，亦何所畏

誰知降祥降殃，天命赫赫，不可禱之。賞罰即於此畏不畏時定之。故知命君子，懷刑與懷德之念並急。懷刑者不但畏世主之賞罰，實以畏天主之賞罰而懷天刑之念，正其畏天命之實功耳。孔子折王孫賈奧竈之問，明明以天之威命靈爽不可禱者，儘服小人之膽。而解者乃謂天即理也，權奸寧知畏理乎哉。祇以天言，說理得，說道得，說蒼蒼亦得。天而系之以命，則律令虛威，有以所命之者，則必有所以出，是命者所謂主也。有不敢不畏者在矣，試問瞻宮闕則起敬，入公門則起敬，遇君位則起敬。有明知天子儼然在位，天威咫尺，賞罰森嚴，而敢不畏焉者乎。嘻，世之人祇知地上有主，而不知天上有主。祇知地上主賞罰可畏，而不知天上主更有眞正大賞罰之更可畏。惟其不知天上有主，故謬爲之說，有指天爲積氣者，有指天地爲氣機之自動自然而然者。因不知主，並不知有賞罰。遂指一切福善禍淫之應，與災祥之示，率諉之天行天運天數之適然。或且妄謂並天不自由，而皆出於天命之自然當然，其勢不得不然，而莫測其所以然。一似蒼蒼之表，冥然空虛，全無一主宰之者。長天下後世無忌憚之習，皆此說恣之也。識者自可察其謬妄，無足深辨。今第約略言之，使天果積氣乎。氣即積久，亦未有不散者，胡爲乎萬古恆如斯。且日月星辰之昭垂者，胡其布置位列，毫髮不爽，從無一日一時之散亂錯動也邪。就使爲氣機所動，自然而然，借問起初使之自然而動者爲誰。今人見風鳶凌空而起，乘風而動，以爲是氣機所使自然而然乎。然誰制風鳶，誰提綫索，誰促之乘風而動耶。則必有所以使之者矣，不可謂無主人翁也。嗟夫，睹門庭之巍煥，窺堂奧之靜深，與夫鐘鼓器具之森列，雖未目擊主人翁之儀容乎，諒無不信有主人翁在。乃今天如此其高明也，地如此其博厚也，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如此其照耀而克馨也，疇爲開此，疇爲闢此，疇爲生養而安全此。信非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起初之陡斯，決無能辦此者。而反疑窮窿之上，祇蒼蒼之積氣，而無一主宰之者。噫，亦愚甚矣。果明知其有主，則一切灾祥禍福，寧可漫付之運數哉。故明乎天之有命，明乎天命之出於天主，明乎天主之命之無不善，無可違，無所禱，則雖欲不畏烏乎敢。蓋天既有主，則不得徒視爲形色蒼蒼之天。主而冠之以天，則一尊而更無兩大。詎但一人一家一國之主莫之敢並，即一世之共主，千萬世之共主，莫不在其統領綱維中，同受其賞罰也者。縱生知安行之聖，出有入無之神，亦不過全能中所造萬類之一類，第出乎其類焉耳，而豈可以爵火比太陽，蹈滄擬滄海乎。彼媚佛媚仙媚鬼神者，正褻瀆之啟釁也，正吾孔子之聖所謂獲罪於天者，又安可踵而行之哉。況不知有眞主，而漫焉不畏者，其罪猶小乃明背眞主而反媚纂弒之強臣以爲主，此其罪可禱邪，不可禱邪。吾中國自伏羲堯舜而後，代有正統，主維一眞，迄周末之季，十二侯王各相雄長，幾不知有周天子也者。然周天王雖徒擁虛器乎，而諸侯王有能朝周知尊奉正朔者，則諸國莫不相與推爲盟主。其臣能使厥辟尊周無貳者，天下後世猶咸美其王佐之才。蓋人心雖當式微凌夷之際，隱隱一念，猶咸有眞主在也。迨至戰國而澌滅極矣，亂臣賊子，楊墨邪說，遂充塞乎仁義。孟軻氏闢而距之，而其功不在禹下。然而簒逆者踵相接，謬認簒逆爲主，甘心事賊者亦踵相接也。夫身爲簒逆，僭竊眞主之權，假其名號而自立，罪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明知簒逆之非，眞主徒怵於恐喝之威福，又或迫於附和之脅從，甚或殫精竭力，反排抑正人，誅鋤忠良，彼棄眞主之倫常，稱頌簒逆之功德，以自附於股肱心膂，此其罪能容於堯舜之世哉。蔑貿貿無知之氓，相率從逆，無足深責獨怪讀聖賢書，翻爲簒逆之忠臣乎。於簒逆名忠，於眞主必爲賊，至無上至無等也。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正指乎此。倘一捫心，應自晰舌，奚俟余言之諄諄。夫世上主不可簒乎。簒世主者罪不容，簒天上主者可容乎。事簒世者罪不可禱，豈事簒天之主者福獨可徼乎。甚矣他媚者之惑也。佛氏喙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爲之徒者，尊而信之，位於諸天之上。且謬謂此蒼蒼之天，乃四天下之一天云耳。此外，天下積而數之至於千，乃爲小千世界。又從一小千積而數至於千，乃爲中千世界。又從一中千積而數至於千，始爲大千世界。佛乃獨超三界之外，而三界億萬諸天，皆拱立於梵王之側，梵王於佛，猶在弟子行。則佛視諸天之主，如周天子之視八百諸侯，猶不齊也。間有讀吾聖賢書者，亦復淡泊吾聖賢畏天愛人之說以爲常，而反信其虛（恢）之譚，以爲佛之尊，不但在諸聖之上，抑且在諸天之上。遂亦相率尊而信之，謂爲聖中之聖，天外之天，堅不可破云。夫聖中聖，天外天，此兩言者，即以表天主之德也則可，而乃以之佞佛，謬甚矣，僭甚矣。不偷甚矣。姑無論傲爲凶德，一傲而諸德盡喪。佛氏之傲然自尊，正與聖不自聖者相反。試觀從古帝王賢聖，有一不尊天者乎。佛不但敢於不尊天，而且自尊於諸天之上，若視天甚卑甚小，不敢仰望焉者。世有此等聖人乎。若者不第不得名聖，且必爲諸聖所棄逐，矧敢云聖中之聖乎哉。矧

可稱之曰天，且尊稱之爲天外天耶　如果爲聖中之聖，則讀聖賢書者，既知有此至聖矣，胡不師佛而乃師孔子　果不止尊如天，且爲天外天，則帝王相傳，胡不曰奉佛承運，而必曰奉天承運　豈其所尊信在彼，而所崇奉顧在此耶　不亦不情之甚乎哉　夫以千古帝王賢聖從來所尊事之天，敢於卑小視之，以極擬一己之尊大，此固露祭弗享之傲態乎　天上主應自有誅纂法，吾不敢知。即彼爲之徒者，崇信其說而推尊之，猶無足怪。獨怪夫讀聖賢書者，捨吾聖賢帝王所尊事之天不畏，而反佞佛媚佛者如此也　不知出吾聖賢何書乎。故新莽篡漢，一時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史不之書也　而紫陽綱目，獨於劇秦美新之人，筆之曰，莽大夫揚雄死，其所以誅亂臣賊子之於讀聖賢書者，最深且嚴　嗟夫　人流之抗衡，無罪不犯　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敢於圖僭天主之位而欲越居其上　而聰明才智之儒，又爲之吮其唇而助其焰，不顧叛我聖賢帝王所昭事之眞主，而反作彼之忠臣　吾不知視莽大夫有異乎不也　夫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　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天主統天之爲大正統也　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試觀今之世，小吏聊能阿好其民，便稱父母，建祠立像，布滿郡縣　而佛殿神宮偏市彌山不止也　豈其天主至尊，無一微壇以瞻禮敬事之乎　以化生天地萬物大公之父，又時時主宰安養無上之共君，羣世人而莫之仰，莫之奉也　不將無父無君至無孝至無忠乎　忠孝蔑有，尚存何德哉　夫天主化成天地萬物以養我人，而人無一物奉天主　乃並天主所賦一點靈心，不歸向天主，而反歸向乎莫之爲誰之傲魔。試一反之，此中能安邪，不能安邪。疑之者謂，天漠漠耳，蒼蒼耳。無頭無腹，無手無足，其高廣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大也　而謂儼然一人像，而手撫天地，誰其見之。誰則信之　吾儕抬頭見天，祇知拜天而已　今又於天之上，猥云有主　不但此中從所未見，亦從所未聞也。而一旦欲其信從而無疑，不亦難乎　噫嘻。世之人信耳目而不信心也，久矣　輒以耳所習聞者爲常，以所不習聞者爲怪。以目所習見者爲有，以所不見者謂爲必無　故謂天爲漠漠然，無與世人之殃祥善惡也者。褻天棄天而甚且逆天，無足論矣。間有良心不昧，夫亦知事天矣，乃徒知事蒼蒼有色之天，而不知天之上更有主也　何異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上驚見皇宮殿宇，巍峨嶸嶸，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　是以宮闕爲其主也，詎知宮闕之內，固自有眞主在乎　夫眞主深居大內，原非人人可得習見，彼幸臣信從，始得目睹清光，親被寵盼　一此而追隨謬祇爲爲之班聯者，亦或竊幸快睹其睟穆　海濱草野之愚民，委難見也　雖則不見，豈可不信其有乎　不信其有，必至犯法干令，直待斷罪於闕下　然後信其有，悔其罪乎　晚矣，晚矣　惟智者不信耳目而信心，乃能推見至隱，祝此大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宰其間　故肅心持志，而獨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

客曰，平治庸理，惟竟於一　故聖賢勸臣以忠，忠者無二之謂也　五倫中惟君君臣爲三綱之首　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　在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眞主未決　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　邦國有主，天地寧容無主。國統於一，天地寧容有二主乎　天上有主，智者固深信而無疑矣　然天下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分委此等佛菩薩神仙諸名聖保祐各方，如天子宅中，而遣官布政於九州百郡然者，亦未可知　何吾子闢之之深也

曰，主既惟一，教豈有二　天主非若地主，但居一方　不遣人分任，即不能兼治它方者也　彼其知能無限，無外無爲而成，無所不在　所御九大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　且理無二是，設天主之教是，則它教非矣　設它教是，則天主之教非矣　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禮樂，無異法令。彼佛氏之教，不尊天主，惟尊一己焉耳　已自昧於大原大本，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猖狂自任，豈天主委任之乎。黃老神仙之屬，竊天地之機，盜造化之精，以自養其身形，雖未合乎大道爲公之旨，然猶每每尊天而弗敢自尊。故君子亦不概爲深罪　獨怪夫佛之猖狂自任，政不奉朝廷之正朔者也　有忠義之心者，方將聲罪致討之不暇，寧肯借朝廷之名器爲之寬假乎哉　蓋擇主而事，良臣之哲，從違一判，忠佞立分。彼佛之初而自以爲至善利者，不猶事篡逆者彌竭其忠，彌顯其奸佞乎。此正善惡分途之最關切要處，故不得不三致意云。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序》

尚書之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武王曰，天地萬物父母。此皆湯武當軍旅之際，告諭臣民之時，而其言如此　則三代以上，聖人之教，概可知矣。吾夫子以天命立教，其最明切者，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君子小人，間不容髮，其關在此。自漢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後來愈析愈精，若以天爲玄微幽渺，非聖賢不可許之天，非談學者不許稱事天，則三代之教荒矣　夫上帝臨女，昭事上帝，明乎其

有以臨之事也　後乃曰，天即理也，然則祭天乃所以祭理歟　言不幾於不順乎　嗟乎，此學術之所以不古若也　王子畏天愛人極論，直揭天以詔世人，反覆若干萬言　君牢道德指歸而後，說之宏暢，未有若此者也　其言天主，亦猶之帝也云爾　或者謂，道無言，淨乎哉　夫王子直爲事天之心，不可以二，故總其紛紛而要諸至一也　或者又以西說爲疑，夫說亦何西東之有　且王子誠有取爾也　誠使人人皆知天，時時皆能畏天，事事可以對天，是則王子之心也已　苟能是，則三代何不可還，故其說不可以不存也　王子經濟大手，別所結撰，多奇絕　王子一不自有，而獨以此爲日用之課　既極論之，又命予評點以傳　予嘗謂三代以上之人材，其功業皆還之天　三代以下之人材，多欺天以自爲功　惟韓忠獻有言，某生實天扶持之意　天者古之常談，今之絕學　夫詩書之所睹記，有目者皆得而見之　讀者其即是而反之六經之大道，無作委居之駭也

梁發《勸世良言》卷三《論真經聖理・論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萬物》

人所以爲萬物之虛靈者，因其有靈魂之妙神，及仁義禮智之常性，故知愛善恨惡，分辨是非，是以異於禽獸者，斯幾希矣　夫人若不知善惡，不辨是非，又不知造養之主宰者，亦何異於禽獸者哉？　且人雖不能知有造養之主宰，則亦能見其造化之功，蓋天地萬物萬類者，即其所造化生育之功，見此諸物，則知必有能造化之者也　蓋天地萬物，非自然而得成，亦非陰陽能化生，是必有無限之能，而後能造化廣大無窮之物也　譬如平地之上，有大屋一間，極甚壯麗華美，人人皆知有建造之者纔有此屋，非偶然有此華美之屋，但屋乃係小藝之工，尚且不能偶然得成，何況天地萬物萬類，若大之功者，焉能自然而化成哉　定必有造化之者，亦必有主管理之，致不能混亂，然後萬物各得其所生長榮枯矣　由此推論之，創造天地萬物萬類，及管理之者，乃係無形無像，無始無終，自然而然，自永遠至永遠之眞神，可稱神大上帝而已矣　其永坐於天上，世界萬國之人，該當日日獨敬畏奉拜之，其不需人手所造廟宇立像而拜之，乃在當空潔淨地方，或潔淨廳堂，或潔淨小屋，但不能得如此地方而拜求者，只以潔淨靈心可以隨處而敬拜之，凡倚賴救世主耶穌之聖名，誠心崇拜之者，神天上帝必聽准所求各善事，夫人不知而不崇敬拜之者，其罪尤輕，及知之而又不肯尊敬之者，自召重罰也若人不肯敬拜神天上帝，乃反去奉拜那人手用木、石、紙、泥所作之像爲神者，正如人有自己父母不尊敬，而把別人尊敬爲父母，豈無大罪乎　或有人說云，神天上帝乃係大地人萬物之大主，至聖至尊之神，民人百姓係微賤污穢之物，不敢奉拜，本是君王及各大官員等該敬該拜的，庶民人等不能拜之，有此理乎　蓋天地人萬物之大主，乃係萬國萬類人之大父母，自君王至庶民，該當尊敬崇拜的，不分貴賤尊卑，惟分善惡誠心與不誠心而已　神天上帝又恤憐世人之極，特賜聖子救世主耶穌，自天降地，代萬國人類受死，以贖萬國人類之罪，致使凡倚賴救世主耶穌之名，不拘貴賤尊卑，誠心拜求之者，所求各善事必得准也　且世界上萬國之人，在世人所論，雖有上下尊卑貴賤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萬國男女之人，就如其之子女一般，所以論拜求天上神父者，不拘上下尊卑貴賤人等，惟以謝罪求免，感恩，垂憐，更求幫助善養寶貝靈魂之德而已，即求福免禍之來，尚要虛心聽候神父之旨意，凡事務要安分遵守神父之命令而行，切不可因有事故怨天尤人，反加悖逆之罪也　至於那各泥塑木彫之像，所謂菩薩者，拜之如拜泥木一般，無益而有罪，違逆神天上帝之命，招災求禍也　況且各樣菩薩之類，本是人手隨意而造作之物，那些游手好閑無賴的和尚道士，隨意呼其之名哄騙男女之人，奉拜祈求之，彼則假借各神佛菩薩之名，做出各般奇駭，使人樂心信從，施捨銀錢，其則獲利肥甘口　腹而已　蓋拜各樣菩薩之偶像者，十有八九不知其故，不過隨從衆人之意拜之而已　或有明知不該拜之者，亦媚世從俗，是以彼此各受暗昧迷惑，而不能醒察之者，只因私欲所致也　或有人說云，神天上帝，不能管理世界若大之事，致要各神佛菩薩幫理，如君王要衆大臣管理國事一般，故越拜越信，不拜各神佛菩薩者，其心亦不安也　夫混沌未開，乾坤未定，神天上帝乃自無而化生天地萬物萬類者，豈有不能管理全世界之事乎　且天地雖大，萬類人物雖多，在神天上帝看來，不過如一家之人耳，何難管理之，況且神天上帝乃係純靈，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非君王可比之也　蓋君王者，雖係至尊至貴之人，不能無所不知，又不能無所不在，故要衆大臣幫理之，神天上帝乃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自永遠至永遠之眞神不須助之之者也　比如在上古開闢之世代，那些神仙佛祖菩薩之類，未有生出在世界之先，未死未爲神佛之時，是誰管理世界萬國衆人物，由此觀之，那些神佛菩薩之像，不能保佑人者，亦昭然明顯之，所以作此小書奉送與世人，好使世人周知天地萬物大主之盛恩，專心獨敬奉拜之，庶不辜負造化天地萬物大主

宰，保養世人之鴻恩，方是追本尋源正經之大道也。此小書乃世上各處衆人所重，故文理淺近，可使衆人過目瞭然，冀智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自棄其德，惟虛心下誦，則略知本末造化之主，而知此書，亦不是虛謬矣。

洪秀全《太平詔書・原道覺世訓》　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論，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靈魂論，其各靈魂從何以生，從何以出，皆稟皇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所謂一本散爲萬殊，萬殊總歸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謂性」，詩曰「天生蒸民」，書曰「天降下民」，昭昭簡編，海。不爽也。此聖人所以天下一家，時廑民吾同胞之懷而不忍一日忘天下，而近代則有閻羅妖注生死邪說，閻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變，迷惑纏捉，凡間人靈魂，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頸於他，何其自失天堂之樂而自求地獄之苦哉！論道有眞諦，大凡可通於今，不可通於古；可通於近，不可通於遠者，僞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據怪人妄說，閻羅妖注生死，且問中國經史論及此乎？曰無有。番國聖經載及此乎？曰無有。無有則何以起？怪人佛老之徒出，自陷迷途，貪圖射利，誑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詐，誘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出無數怪誕邪說，迷惑害累世人。如秦政時怪人誑言東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人海求之，此後代神仙邪說所由起也。究其始不過一秦政受其惑，所謂蔽之亳釜，而後代則疊效尤於後，至於固結不可解，所謂失之毫里者也。又如漢武時怪人誑言祠竈丹砂可化黃金，漢武遂信而祠之，於是燕齊怪誕怪人多來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怪人誑言東海龍妖發雨，東海龍妖即是閻羅妖變身，雨從天降，衆目所視者也。孟軻云：「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周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又攷番國舊遺詔書：當挪亞時，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沈沒世人，此皆鑿鑿可據，且衆目所視實降於天者也。而世人亦多信怪誕不經之怪說，即一雨論，而世人既多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矣，又遑論其他哉？又如近代有怪和尚誑言閻羅妖怪事，且有玉曆記怪書訛傳於世，而世之讀死書者亦多惑其說，獨不思注生死一事豈是等？閒既不是等閒，宜爲中國番國各前聖所論及且筆於書以傳後世。而於今歷攷中國番國各前聖所論及且筆於書以傳後世者，祇說天生天降皇上帝主養保佑人，未嘗說及閻羅妖也。祇說死生有命，亦是命於皇上帝已耳，毫無關於閻羅妖也。祇說皇上帝審判世人，陰騭下民，臨下有赫，又毫無關於閻羅妖也。而世人之讀死書者不信去今遠近通行各經典，而信怪人無端突起之怪書，不亦惑哉！此無他，好生惡死慕福懼禍恆情也。以恆情而中人心，則其入之也必易，是以邪說一倡而天下多靡然信之從之。信從久則見聞熟，見聞熟則膠固深，膠固深則難尋其罅漏，難尋其罅漏則難出其範圍。皇上帝縱歷生聰明聖智於其間，亦莫不隨風而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盡中蛇魔閻羅妖詭計，陷入地獄沈淪而不自知者也。噫！後之人雖欲諳天地人之道，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予想夫天下凡間人民雖衆，總爲皇上帝所化所生，生於皇上帝，長亦皇上帝，一衣一食並賴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死生禍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觀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風雲莫非皇上帝之巧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澤飛潛動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昭然可見，灼然易知，如是乃謂眞神，如是乃爲天下凡間所當朝朝夕拜。有執拗者說曰：「皇上帝當拜矣，必然有幫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王主治國中，豈無宰府輔治也？」不知君王之宰府，是其親手設立調用，故能輔君王以治事也。至若凡人所立一切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且問爾是皇上帝旨意設立否乎？非也，類皆凡人被魔鬼迷懵靈心，據愚意愚見，人手造出各等奇奇怪怪也。況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已設有其神使，千千萬萬在天上任其差遣，何用得凡人所造各等奇奇怪怪者乎？且叛逆皇上帝貴甚。攷舊遺詔書皇上帝當初下降西奈山，親手繕寫十款天條在石碑上付畀摩西。皇上帝親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爾凡人切不好設立天上地下各偶像來跪拜也。」今爾凡人設立各偶像來跪拜，正是違逆皇上帝旨意。爾凡人反說各偶像是幫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懵靈心懵懂之極乎！爾不想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尚不要人幫助，豈今日保佑人又要誰幫助？且問爾：設使皇上帝當初造天不造地，爾足猶有所企立，且猶有田畝開墾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皇上帝之恩，既造天地矣，設使皇上帝不造成地上桑麻禾麥菽豆及草木水火金鐵等物，又不造成水中魚蝦、空中飛鳥、山中野獸、家中畜牲等物，爾身猶有所穿、口猶有所食、饗飧猶有所炊爨、器械猶有所運用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皇上帝

之恩，萬物備足矣，設使皇上帝一年不出日照耀爾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潤爾凡人，一年不發雷替爾凡人收妖，一年不吹風散爾凡人鬱氣，爾凡人猶有收成平安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皇上帝之恩，既有收成平安矣，設使皇上帝一旦怒爾，斷絕爾靈氣生命，爾口猶能講，目猶能視，耳猶能聽，手猶能持，足猶能行，必猶能謀畫否乎？曰斷斷不能也。且又問爾：天下凡間欲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得乎？曰斷斷不得也。由是觀之，天下凡間欲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既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爾凡人卻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薩靈，明明皇上帝恩典，卻誤認爲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該誅該滅無論矣，爾凡人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嗟呼！明明有至尊至貴之眞神，天下凡間大共之天父，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專迷惑纏捉人靈魂之妖鬼，愚矣！明明有至靈至顯之眞神，天下凡間大共之天父，求則得之，尋則遇著，扣門則開，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無知無識之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聞，有耳不能聽，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雖然流之濁由源之不清，後之差由前之不謹，天下凡間無人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何至於今竟罕有知謝皇上帝恩典者，其禍本何自始哉？歷攷中國史冊，自盤古至三代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也。壞自少昊時九黎初信妖魔，禍延三苗效尤，三代時頗雜有邪神及有用人爲尸之錯。然其時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開神仙怪事之厲階，祀虞舜，祭大禹，遣入海求神仙，狂悖莫甚焉。皇上帝獨一無他也，漢文以爲有五，其亦暴悖之甚矣。漢武臨老雖有悔悟之言曰：「始吾以爲有神仙，今乃知皆虛妄也」然其始祠竈祠泰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亞也。他若漢宣祠后土，遣求金馬碧鷄，漢明崇沙門，遣求天竺佛法，漢桓祠老聃，梁武三捨身，唐憲迎佛骨，至宋徽出，又改稱皇上帝爲昊天金闕玉皇大帝。夫稱昊天金闕猶可說也，乃稱玉皇大帝，則誠褻瀆皇上帝之甚者也。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其尊號豈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身被金虜，同其子宋欽俱死漠北焉！總而論之，九黎、秦政作罪魁於前，歷漢文、武、宣、明、桓、梁、武、唐憲接迹效尤於後，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號，自宋徽至今已歷六七百年，則天下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又何怪焉！嗚呼！天地之中人爲貴，萬物之中人爲靈，人何貴？人何靈？皇上帝子女也。貴乎不貴，靈乎不靈，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物也。人貴於物，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貴而貴於物乎？何不自靈而靈於物乎？近千百年間能不惑神仙怪事者非無其人究之知其一莫知其他，明於此轉暗於彼，卒無有高出眼孔，徹始徹終而洞悉乎魑魅魍魎之詭祕也。北朝周武廢佛道，毀淫祠，唐狄仁傑奏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韓愈諫迎佛骨，宋胡迪焚毀無數淫祠，明海瑞諫建醮，之數人者不可謂無特識矣，第其所毀所焚所諫，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則其所不毀不焚不諫者仍在。不知彼所毀所焚所諫者固當毀當焚當諫，即彼所不毀不焚不諫者又何獨非當毀當焚當諫乎？何也？皇上帝之外無神也。世間所立一切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皆後起也。人爲也，被魔鬼迷懵靈心，顚顚倒倒，自惹蛇魔閻羅妖纏捉者也。故今瀝膽披肝，實情論爾等：爾凡人何能識得神乎？皇上帝乃是眞神也，爾凡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何也？爾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間受享？其一切無名腫毒者，類皆四方頭紅眼睛蛇魔閻羅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漢至今二千年，幾多凡人靈魂被這閻羅妖纏捉磨害！俗語云：豆腐是水，閻羅是鬼，爾等還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遲矣。實情論爾等：爾凡人何能識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雖世間之主稱王足矣，豈容一毫僭越於其間哉？救世主耶穌，皇上帝太子也，亦祇稱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間有誰大過耶穌者乎？耶穌尚不得稱帝，他是何人，敢覬稱帝者乎？祇見其妄自尊大，自干永遠地獄之炎也。噫吁！敬拜皇上帝則爲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魂昇天堂，永遠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風？溺信各邪神，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被鬼捉，永遠在地獄受苦，何等羞辱愁煩？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眞生賤矣，眞鬼迷矣，眞有福不知享矣！明明千年萬萬載在天上永遠快活威風，如此大福都不願享，情願大犯天條，與魔鬼同犯反天之罪，至惹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受永苦，深可憫哉！良足慨已！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一上《教派・耶穌立基督教》　西教經有體一位三，父子聖神之說。施生者父，受生者子，父子互發之神愛，謂之聖神，三位共是一體，一性位別而體不分，而其相生之序，又皆自無始，而出於本體之自然，至極純神至尊無對，是爲生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宰。西士證天主

之必有厥有五端，一徵之天象。近代遠鏡日妙，天學日精，曾有人注望大河，歷一刻鐘之久，見經星過遠鏡中者多至十一萬有奇，以周天計之，當有幾何。然自開闢以來，五緯之軌道不紊，四時之節序無訛，三辰不以長照而失明，几天不以恆懸而或墜，無亭毒之神而能致此耶。亭毒之神非他，天主是也。二徵之地輿。地以十二月繞日一周，以十二時自旋一轉，以一分鐘移行四千餘里，自旋則六十里。循軌遵度，未嘗或誤，然四面皆空，無懸之，舉之，推之，挽之之物也。其發生之力各從土，官亘古以來從無誤生之物，地中元氣迭出不窮，無宰制者而能然耶。宰制者非他，天主是也。三徵之萬物。世界如極大園囿，其間鳥獸蟲魚不可勝數，然皆有知覺，皆能行動，骨肉相附，脈絡繁多，繩牽絲連，貫通百體，有所觸即有所知，以故觸於聲而耳能聞，觸於光而目能見，具體雖異，適用則同。萬物若無主宰，豈能自然生成，即使自然生成，亦豈能歷千萬年而不紊其類哉。主宰非他，天主是也。四徵之生理。凡有數之物，必有本始，雖百千萬億，必始於一一則無所從始，則知萬物必始於一神，乃成造化之功。或謂萬物生於理，與二氣之動靜，然氣無靈明，又泮渙無定，安能生靈明備具之物。至於理，雖萬物皆具，然有是人，有是物，而後有是理。無人無物，理將焉寓。今使有人於此，以空氣若干盪之，摩之，久而忘倦，問之則曰，我欲其生物。若爲金石，若爲草木，若爲男女，雖三尺童子亦笑其愚。彼二氣生物之說，何以異此。由此以觀，則萬物皆生於神靈之造作，抑又何疑。神靈非他，天主是也。五徵之人心。人之良知，良能出乎元善，智愚賢不肖無不同也。凡遇危難迫不可待，則心爲之寒，股爲之慄，或涕泣呼籲，或伏地祈禱，此何以故，知穹蒼之上，必有宰制，故哀求其援救也。且悖禮犯義之人，即事追悔，每懷慚怍，未必督責有人，而心已餒。未必刑罰有加，而心已懼。未必聞見有人，而心已惴惴。無他，知冥冥中神靈鑒觀，不可倖免，故震而懼之。神靈非他，天主是也。有此五證，則萬物之必有一天主，更復何疑。以上據眞道自證譯本西教考略。

論說

楊廷筠《代疑編・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條》

物彙至多，問誰始造？或云一氣所爲，或云氣中有理，或云偶然遇合，不須造作，或云自然生成，不由主宰，皆漫說也。

夫氣無知覺，理非靈才，若任氣所爲，不過氤氳磅礴，有時而盈，有時而竭，有時而逆，有時而順，焉能吹萬不齊，且有律有信也。

即謂之理，理本在物，不能生物，如五聲之在八音，變不勝窮，皆屬之理，理在鐘鼓管絃，不能自生鐘鼓管絃，此人所自明也。

若偶然之說，尤屬謬妄，天地萬物，自古及今，無一僭差，是何作用可以偶然值者當之乎？金偶然遇火則流，火偶然遇水則滅，若不相遇，終古不生不滅，四行水氣火土之用，一物不可少，若待偶然相值，物類毀滅久矣！人之不明此理，本由習染迷心，復爲異學奪志，將自古聖賢，諄諄敬事之語，盡移之虛無寂滅，而學術人心，敝非一日矣。

誠思天何以動，地何以靜，日月星辰何以運行，風雨雲雷何以變化，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四行何以生滅，飛潛動植，何以生長，何以收藏，物何以蠢，人何以靈，何以各循其軌，各安其類，無相假借，無相凌奪，此必有大主，宰制其間，不待智者能知之也。譬之海中一舟過焉，帆檣整理，即不見其人，知有操舟者在也；空中一矢過焉，即不見其人，知必有發矢者在也。

或云大生廣生，自然而然，不由主宰，此又見其末，不見其本，不可不亟論者。洪流之初，未有天地，焉有萬物？其造無爲有，非天主之功而誰之功？遠西古經云：天主造成天地，七日而完全。時則物物各授之生質，各賦之生理，予之生機，各畀天神以保守之，引治之，自此物物依其本模，轉相嗣續，完其生理，暢其生機，此皆天主之洪恩，不可不察也。人第云，天地之功；不知天地無功，天主命之，百神司之，即天地定位，即非天主造成？知其自然，不知有使之自然者，豈探本之論乎？如祖父宮室，子孫居之，創造由祖父，營構由工匠也。又如自鳴鐘，銅壺滴漏，風車水碓，木牛流馬，機巧編簫，用之者以爲自然，作之者幾經智慮也，可僅云自然已乎？但人之造作，或用五官，或用百體，縱極人巧，有可得而測量；天主不然，非有思，非無思，竭千聖智巧，不能窮其思，特不見其思之倪；非有爲，非無爲，合千聖之力量，不盡其爲，特不得其爲之竅；此種義理，止可神會，難以言傳。夫造物化工，昭昭在人心目，何須詮解，但是天主全能，乃爲邪說流傳，掩蝕已久，異學縱橫，駕諸其上，反以凜凜在上者爲迂遠，爲無據，寧知天主如許全能，如

許化已，是吾人大父母，出王游衍，無息可離，無處能遁，乃竟違而違之，沒齒而昧之，不能不爲之深慨也

又《答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條》 問：天之道，福善禍淫，世願有善者未得福，反以得禍，惡者未受禍，反以受福，此可謂有天道乎？

曰：禍福本不盡然，即此或然，內亦定有故，不可不察也。天主生人，原以世福均散世間，聽人自取，凡有知慮者，自能思索，有才幹者，自能運用，人人皆可得取，故善人惡人，皆可有分。且賦予之初，惡情未起，只爲世人求福，有過當，有適中，便種種差別，善惡乃分。有得所應得者，有有而不居，推以廣庇餘人者，有甘守無得，絕不冀人之有者，此因世福而生善者也；有得非其有者，有只顧自己，略不爲人者，有妄求強奪，公取竊取者，皆因世福而生惡者也；可見善惡，常與世福相夾而來，不必盡是善惡之報。又世間賞罰，多不盡量，必天主予奪，方無參漏。除上善極惡，無一假借外，其餘中等之人，或善中有惡，則先降困苦，以削其見在之惡，死時只留全善，徑得善報，而享極樂，是善人得禍，非不幸也；或惡者有善，則先與榮寵，以酬見在之善，死時只留全惡，徑得惡報，而遭極殃，是惡人得福，大不幸也。又天主陰騭下民，不重陽善陽惡，故善者得善名，其善已酬，報亦不厚；惡人招譬譬，其惡已洩，謫或少輕；王子之所謂善人惡人，昭昭與世共知者也；知即是報，何云無報乎？況人之善惡，又有隱微，如有爲爲善，與文飾詐僞，皆善中之隱惡也；無知陷溺，或眞心不掩，皆惡中之隱善也；此則人不及知，惟上主知之，則賞罰有獨異焉。以此言之，世法勸懲，容有僭差，天主彰揮，必無謬誤

或曰：萬法心造，自求多福，似乎人亦有權也；王公大人，可以資富人，可以生殺人，似乎君相有權也。曰：是皆不然，幸而得之，皆值天主之所許也；如其不許，王侯不能富貴人，冤仇不能排陷人，占事往往有之，豈有人力可以違主？

或曰：鬼神者，造化之功用；今云百神無權，禁人不得奉祀，此不可解曰：天主生天地，即先生無數天神，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至昆蟲草木，皆有所司，以呵護之，開闢至今，俱有分職，各神惟順主命，毫無曠越，百神之意，無非天主之意，百神之功，無非天主之功，第其名其號，吾人未盡測識，雖欲信奉，無從尋覓，既不容於中有所擬擇，亦豈容己意擅立所尊？擅立者，謂之矯誣，得罪甚大。西學不事百神，非不敬神，正是敬神之至。今人漫信鄉俗，或以意之所重，衆之所推，便立爲神，一時謬舉，久作當然，慢褻神明，莫此爲甚，非卓然不惑，安能定見不搖也？夫授官品者，必係朝廷，授神秩者，必由天主；官不出朝廷，謂之僞職，秩不由主命，必係妖魔。西學事天主，即百神在其中；世人泛祀無稽考之百神，反使對越天主之陵，缺焉不講，吾不知其可也

又《答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教條》 或問上言天主降生，理已可信，至被釘十字架，天主爲無能矣；無能，宜亟諱之；諱諱舉以爲教，宜大顯威神，無可加害；即加害者，必極惡之人，何不反中其身，而自甘受刑，於理無當。嗟嗟，此正猶人之見，不足以知天主也！若欲反中於人，何如弗受，於事更易。豈知耶穌降世，原爲救贖人罪，發此大願，行此異事，受刑受難，原其自擇，非迫於不得已也。將舉萬方萬世之罪，歸併一身，而以一身之受苦受難，消盡萬方萬世之罪愆，此事豈同小可？奈人之罪惡，無所不有，應加無所不至之刑罰，則代之受者，亦宜舉世間無所不有之痛苦，總萃一身，乃可償補無歉，故當時十字架上之傷之痛，筆不能盡，口不忍言，天主纔收義怒也

或曰：天主至仁至慈，何不竟赦人罪，而以身代之，何爲？曰：有罪不赦，是謂不仁；不仁，非主心也。有罪徑赦，又爲不義；不義，非主法也。寧過於仁，無過於義；世法或有姑容，主網決不偏漏，理酌至當，無如身代，使人知有罪，天主不輕赦之，直自代受之，如何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或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只有此語，豈眞一身可以偏償？曰：此正天主權衡，一毫不爽者。凡人重罪，莫過於違天主命，將此罪秤量，無可比度，必有與主命相當者，方足銷除，則無如耶穌自身也；必有大善大福，與世罪相當者，方可准抵，無如被釘十字架功勞也。請詳言之。有人於此，得罪國王，必勢力等國王者，可以解之；進而得罪天主，必力量等天主，可以解之。耶穌一身，人而天主者也；天地萬物，皆天主所造成，則以耶穌與世罪較，世罪又其小小者，大可包小，豈其不能解乎？

或問十字架稱大善大福，吾則未解。曰：此非口舌所能頌揚，略舉數端以明之。尊貴降卑爲至善；語尊，誰如天主者？有德不居爲至善；語德，

誰如天主者？以德爲罪，忍辱不較爲至善，忍辱，誰如天主者？以死爲人爲至善；耶穌之死，通是爲人，毫不爲己，愛人誰如天主者？能贖人罪爲至善；耶穌一死，萬民罪債全除，救世誰如天主者？在世立表爲至善；耶穌三十三年，示脫罪之路，開上天之門，立功誰如天主者？善即福也，知大善，即知大福矣。今人止知十字架爲受刑之具，受刑爲不得已之事，故以爲下劣，爲話病，又不認釘十字架者，眞實是天主，故只草草看過，若明明認是天主，親身受難，出自本願，則上所言福善數條，誠千古未有之慈悲，無方之普救！西國古經，論被釘之功，過於造成天地；蓋造天地，只是用意，今親身降臨更難也；及生萬物以養人肉身，今脫人心罪，救人靈魂更精也；萬物不自專，而咸順主命，生生不已，化成無難，惟人則必自專，而能逆主命，轉移極苦，更難也；耶穌不降生，人類生者必死，指不能升天既降生，人性死者復活，指能升天更超越也；大樞紐，大嶽會，總統在十字架中，義理無窮，故特尊之以爲教也。

或曰：凡教務欲流通，其益始廣，十字之外，若有神通妙用，如佛經所載，豈不更易動人？曰：會士守其師傳，本教所重者，不以世之所棄而略言，本教所無者，不以時之所趨而益增，寧莫我知，曷敢遷就？況如神通之說，不知有無，即誠有之，令人艷慕馳騖，不過增長憍慢，厚集恢張，於實修奚補焉？心求日上者，德日上者也；心求日下者，德日上者也；此會士之所守也。然天主降生，實多異蹟，大抵在世立表，故事多卑近，令人可師；復活而後，全是顯其聖蹟，種種神功，又須別論也。

又《答天主有形有聲條》 天主二字，原非本稱，在西國則稱陡斯，陡斯云者，譯言大主也，在天地，爲天地之主，在人物，爲人物之主，在神鬼，爲神鬼之主，無所不主，即無所不在，其體亦與之相稱，但雖不可問形聲，亦不可疑有無，實自有無形之體在，形聲自出，天載至妙乎！以其不可視聞，謂之無形聲可，以其形聲所自出，謂之未嘗無形聲可，譬之於風，搏之不得，未始無氣；水中之鹽，視之無色，未嘗無味；無形之體，彷彿近之，又近取人身，性體寂然，形聲安在？俄而七情交感，紛然異象，烏得言無？故執形執聲，不足明人物之近，矧云天主哉？然有無，又有實理，非混而無辨也。天主未降世，形聲原無，無即不能強言有；古西國之教，雖建立殿宇，奉事天主，然只有經典，未嘗有像設也。天主既降生，形聲實有，有即不能強言無；西國實見實聞而信之，中國未見未聞，而信不勝疑者是也。

或謂降生一節，正倘不能信，請明言之。答曰：此理甚長，須閱盡別篇，方能曉悟，姑略言之。天主愛人甚矣，上古之時，性教在人心，依其良知良能，可不爲慮，只以行與事示之，聖賢名教迪之，人人自畏主命，不須降生然而詩書所載，欽若昭事，如臨如保，已示開先之兆矣。三代而後，聖賢既遠，奸僞愈滋，性教之在人心者日湮，詩書之示監戒者日玩，則又大發仁慈，以無限矜憫，非人所能測識，自天而降，具有人身，號曰耶穌，譯言救世者；實有其地，如德亞國是也；實有其母，瑪利亞是也；實有其時，中國西漢之末，庚申年是也。雖性是天主之性，原無形聲，而特接人性以出，則四肢百骸，盡與人同，安得謂之無形聲哉？夫在世之主，與在天之主，原非二主，惟是在天，則無形無聲，萬古如斯，即降生者之原體也；在世，則有形有聲，三十三年暫現，即無形聲者之化體也。顧在天，則看壞懸隔，在世，則呼吸可通；在天，則默運難窺，在世，則實跡可仰；在天，則無階可升，在世，則有道可入；故降生一事，仁愛之極思，人道所難擬，此種義理，在西國有源有委，有前知，有後證，典籍萬種，皆記載此事，皆發明此理，學者如日用飲食，言出信隨，不似此中苦費詞說也。今人知九重宮闕，至尊端拱，不可聲聞矣；時或六飛親駕，一遊一豫，畎畝農民，皆得見之，安可云端拱者爲帝王，遊豫者即非帝王哉？吾人心量狹隘，不能測識天主，即不可信無形聲者爲眞，有形聲者爲假；若謂有者爲假，恐認無爲眞者，亦屬虛想，不過蒼蒼茫茫之舊見而已。

黃宗羲《破邪論・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凜凜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溫涼，總一氣之升降爲之。其主宰是氣者，即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稱爲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爲五帝名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鄭康成援之以入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爲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

大惑哉！爲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並上諸而抹殺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

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爲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顚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

古者設爲郊祀之禮，豈眞徒爲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眞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囿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眞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爲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獲罪於天」者也。

雜録

王徵《兩理略序》 比入官，以老書生作司理，初任平幹，再則廣陵，到手事皆生平夢寐所弗及，終日懵然，攢眉作苦，祇得抖擻精神，祇憑自家意思做去，獨時時將畏天愛人念頭提醒，總求無愧於心。曾書一聯自警曰，頭上青天，在在明威眞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癢總相關。此外一切世法，宦套，時尚弗顧也。

藝文

徐光啓《正道題綱》 正道寬宏，智德難窮，湛深悠遠，萬物眞宗，非大慧而不能明性，非明敏而道不可逢。思上古之世，洪荒之風，無主宰誰置世界，無男女世界亦空。賦靈魂而爲人之眞性，置日月而明兩間之中，三才既立，四海同風，分姓氏而各居一隅，立君相而禮義興崇，世傳世相繼永久，人聞人父子孫公。到於今數千載迷卻眞性，逞己剛，說己能，自謂豪雄殊不知普天下同歸一祖，有何彼，有何此，自失原宗，總總魔障，欺世矗矗立多教而遂各異，信孔孟略知根宗，笑李老燒丹煉汞，嘆釋迦暮鼓晨鐘，說甚麼齋僧佈施，受福重重，拜僧罵道，地獄魔中，事釋迦而爲僧役，禮十王借道行兇，嗚呼惜哉，何不返本追踪，傳教士捨西顧東，九萬里過海飄蓬，不辭披星戴月，何憚宿露飡風，惟願人人各正性命，惟願人人體道歸宗，淵微莫測，細味其中，可比生柯株樹，千枝萬葉豐隆，皆從原頭生發，共賴一本之功，賢君試憑一覽，感乾坤有始末，正道本無窮，古今暨將來，萬彙總融容，無物不同，一氣內誰能，別是一家風。

洪秀全《太平詔書・原道救世歌》 道之大原出於天，謹將天道覺羣賢。天道禍淫惟福善，及早回頭著祖鞭。道統根源惟一正，歷代同揆無後先。享天福，脫俗緣，莫將一切俗情牽，須將一切妄念捐。開闢眞神惟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盤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體敬皇天。其時狂者崇上帝，諸侯士庶亦皆然。試辟人間子事父，賢否俱循內則篇。天人一氣理無二，何得君王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東。一絲一縷荷上帝，一飲一食賴天公。分應朝朝而夕拜，理應頌德而歌功。人而舍此而他拜，拜盡萬般總是空。非惟無益且有損，本心瞞昧罪何窮。人苟本心還不失，自知呼吸賴蒼穹。五行萬物天造化，豈有別神宰其中。即謂上帝須輔助，斷非菩薩贊化工。如果化工賴菩薩，從前未立理難通。暄以日兮潤以雨，動以雷兮散以風，此皆上帝之靈妙，天恩能報得光榮。勿拜邪神，須作正人。不正大所惡，能正天所親。

第一不正淫爲首，人變爲妖天最嗔。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歪俗移人誰挺立，但須改過急自新。顏回好學不貳過，非禮四勿勵精神。過而能改方無過，古人所以誨諄諄。自古君師無異任，祇將正道覺斯民。自古善正無異德，祇將正道淑其身。凡有血氣心知者，何可亂常而敗倫。凡屬頂天立地者，急宜返璞而歸眞。鬼心既革，孝經當明。第二不正忤父母，大犯天條急自更。羊有跪乳鴉反哺，人不如物忝所生。歷山號泣天爲動，鳥爲耘只象爲耕。尊爲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豈輕。父兮生我母鞠我，長育劬勞無能名。恩極昊天難答報，如何孝養竭忠誠。大孝終身慕父母，視於無形聽無聲。孝親即是孝天帝，培植本根適自榮。逆親即是逆天帝，戕伐本根適自傾。蓼我詩可讀，胞與量宜恢。第三不正行殺害，自戕同類罪之魁。普天之下皆兄弟，靈魂同是自天來。上帝視之皆赤子，人自相殘

基慟哀　是以先代不嗜殺，德合天心天眼開　龍綏四方誰克相，故能一統受天培　夏禹治罪文獻洛，天垂大訓無可猜　嗜殺人民禍草寇，到底曾能免禍災　自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　自古殺人殺自己，誰云天眼不恢恢　自古救人救自己，魂魄超拔在天臺　自古利人利自己，福自己求易爲推　自古害人害自己，孽自己作難挽回　無言不雠德有報，終身可行恕字該　忠厚可師廉恥須知　第四不正爲盜賊，不仁不義非所宜　聚黨橫行天不佑，罪惡貫盈禍自隨。君子臨財無苟得，陽震昏夜尚難欺，管寧割席因欲顧，山谷孤踪志不移　夷齊讓国甘餓死，首陽山下姓名垂　古來善正修天爵，富貴浮雲未足奇　殺一不辜行不義，即得天下亦不爲　人能冀冀畏上帝，棄夫天命復奚疑　豈忍殺越人於貨，竟非其有而取之　營謀珍道義，學習愼規模　第五不正爲巫蠱，邪術惑衆犯天誅　死生災病皆天定，何故誣民妄造符　作福許妖兼送鬼，修齋建醮尚虛無　自古死生難自保，豈能代禱保無辜　自古師巫邪術輩，累世貧窮天不扶　鬼人送鬼終惹鬼，地獄門開待逆徒　欲肥己囊增己孽，何不回頭早自圖　術藝固須正，品概更宜方　第六不正爲賭博，暗刀殺人心不良　戒戒戒，理不當　求之有道得有命，勿以詐騙壞心腸　命果有守何待賭，命無即賭願難償　總之貧富天排定，從吾所好自徜徉　孔顏疏水簞瓢樂，知命安貧意氣揚　人生在世三更夢，何思何慮復何望　公富由勤天富命，日百爲人當自強　睦鄰有衆，勿謂無妨　無所不爲因賭起，英雄何苦陷迷鄉。不義之財鴆止渴，士農工商耐久長　千個賭錢千個賤，請卿易慮細思量　他若自驅陷阱者，鍊食洋烟最顯狂　如今多少英雄漢，多被烟鎗自打傷　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敗家湯　請觀架紂君天下，鐵統江山爲酒亡　更有堪輿相命輩，欺瞞上帝罪無疆　富貴在天生死命，何爲惑世顯肥囊　其餘不正難枚舉，在人鑒別於微茫　細行不矜終累德，堅氷未至愼履霜　禹稷動勞憂饑溺，當身而顯及後昌　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靈魂在帝旁　眞言語，不鋪張　予魂曾獲昇天堂，所言確據無荒唐　婆心固結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長　積善之家有餘慶，積惡之家有餘殃　順天者存逆天亡，尊崇上帝得榮光

又《御製千字詔》　維皇上帝，獨一無二　當初顯能，造天及地　萬物齊全，生人在世　分光隔暗，晝夜輪遞　日月普照，星辰協治　風偃四方，吹噓猛厲　悠然作雲，雨下空際　洪水退後，悲憫約誓　永不沈滅，虹爲號記　誅妖戮鬼，雷轟電擊　南赤帝君，嚴集森嚴　雹重霰紛，雷斜霓墻　斗杓所賢，酌序以更　乾旋坤轉，夏熱冬冷　銅關鐵卡，湯池金城　江營山礮，海寇河青　岸高谷深，野廣原平　峯尖嶺秀，波繞濤驚　麒麟獅象，鳳凰鹿麞　虎豹熊羆，獅豸貔貅　猿猴玃麝，狼狐獾狗　狨猩猿猻，驢騾駱駝　驢馬牛羊　犬豕貓鼠，雁鵝鶴鵠　雉雞鴿鵓，翡翠鴛鴦　鶫鳩鶉鵓，鸛鶴　鴞鵂鷓鷓，鵲鴉聖鴿　鴈鵲鸛鶴，鵓鴿鴿鴒　蠶蛾蝴蝶，蜂蜜蠭蜾　蜘蛛蜻蜓，蚯蚓蛞蝓　蟋蟀蜈蚣，蝨蟣蚤蝱　蟛蜞蚌螺，蜆蠔鮑蝦　鱗鰊鯽鱒，蟲蟻緣爬　鱗潛羽翥，壁蠅井蛙　動走跳躍，皮革爪牙　種植樹藝，禾麥豆麻　薯芋菜蔬，蒜蒜瓜　芸蒌蘿蔔，松柏梨楂　油鹽糖醋，椰蒟茶　鹹酸辣苦，濃淡香臭　凡間形色，總由聖父　耳目舌鼻，心肝肺腑　腹背脇脥，膂(旨)〔肖〕腸肚　頸肩頭頂，面臉脚手　臀腎脾胃，胯臂肱股　彷彿親像，賦異昔古　語諭敎勅，條誡恪守　千祈莫姦，逆者斬首　十款昭彰，遵獲祝嘏　西奈石牌，流垂冀時　赫奕威嚴，靡有易移　邪魔詭怪，魍魎魅魑　寰常惑誘，堂屢經迷　引陷獄火，害壞頑愚　罪滿惡盈，罪孽盈餘　義寶難容，恩怎可施　魂爺若曰，鑒茲氓蚩　奚悍違我，蠢弗敎，罪孽盈餘　義寶難容，恩怎可施　魂爺若曰，鑒茲氓蚩　奚悍違我，蠢弗之知　淫亂機褻，硫璜燒爾　愼盡則瞋，怒極而悔　改禍錫祥，救舊開新　爰差愛子，救彼寰塵　捐軀欣願，代贖艱辛　母氏利亞，稔悉祕情　大兒耶穌，審知慈仁　煜耀權勢，擔病勤殷　難起軟仝，啞說舉聽　死聾瞽見，痲泊跛伸　比喻宣道，牧看列民　男婦跟隨，族類依瞻　擘餅給飽，另剩幾籃　叱咤浪息，船憩湖潭　變化顏晃，廬築巍巖　奉遣力援，飲杯是甘　騎坐驢呼，童孩謳嚨　預言釘架，復活於三　得銀資師，兜寿何堪　蜮蠆計謀，路撒妒讒　雖乃旨定，峨嵲貽慚　淋漓寶血，陪伴盜賊　黯兮慘愁，拈鬮抱裂　叫咧疾聲，膽汁蘸塞　傷哉仇敵，痛楚骨刻　戲弄狎侮，伊誰恆惻　主被奴欺，慷慨氣絕　防墓孔邇，蓋盤遂揭　貞女傍窺，使踞冢側　謂報弟妹，歡忻喜悅　應驗先往，確乎信德　次令門徒，福音誕敷　偽善必興，甚基糊塗　謹愼操執，勿溺謊誣　現與保羅，授傳愈普　丁酉年歲，季春和舒　蒙接昇堂，指示根株　命鋤務本，芟剔殲除　繼或些味，賜對部書　癸卯斯載，如晦纔曙　互相印證，歷合璽符　迺始周遊，喚醒英雄　跋涉險阻，前導南馮　憂樂胥共，安危俱同　甫屆戊申，孰隆蒼穹　至尊眞神，監臨其中　清口託題，左輔楊東　九秋菊綻，基督乘榮　貴堉嬌客，佑弼精忠　擊崇逐魅，膺寵

加封　愚據踪蹟，實迂尊雙　眷顧扶持，陰騭此超　團營鏖戰，仗劍揮弓　斧鉞弓矢，旗旌旌旌　札降鈐戟，粉碼砲包　鑼角牌帽，田胄戈矛　抱時　破竹，奪隘拔毛　步帥穩固，輕銃健豪　旗麾勁陣，遠望竄跑　鼓播通軍，乍聞棄拋　沸騰衆喊，奔潰震騷　莫衛密綴，掃絡強堅　晉迴捷奏，氛恢　消泯　益陽橋存，渡竟牽連　洞庭長驅，鯨鰲沫涎　皖省直進，將士揚鞭　輿駐建康，統緒延緜　京都鍾阜，殿陛輝鮮　林苑芳菲，蘭桂叠妍　宮禁　煥燦，樓閣百層　廷闕瓊瑤，鐘磬鏘鏗　臺凌霄漢，壇焚牲畜　蕩滌潔修，　齋戒沐浴　禮拜敬虔，讚美雍靡　懇籲居歆，自求茀祿　胡越貢朝，蠻夷　率服　任多版圖，總歸隸屬　庫滿珍珠，倉儲菽粟　億兆供球，臣僚輯睦　千字詔終。

楊秀清《太平救世歌》

本軍師嘗考天地未啓之初，其象昏冥，一無所有。仰蒙天父上主皇上帝大開天恩，大展權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於是乾坤定焉，日月生焉，星辰布焉。光明爲晝，昏暗爲夜，晝夜循環，萬古相繼，以成其生生不已於地者；萬物俱備，皆所以濟人生之用，則天父上主皇上帝之有恩德於[illegible]爲世人者既深且厚，報答難盡者矣。人之幸生於世者當如何誠敬哉！所以因其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是天父舉日，故天父命此日爲安息日，定爲禮拜之期，使世人永遠知眞福之由天父恩賜，要時時記念天父鴻恩　且夫天地萬物，既爲天父所造成，則天父爲獨一眞神，尊無二上　故往古之時，人性猶明，眞源未失，皆知敬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其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讚頌功德，感謝天恩　降及後代，年歲愈遠，根本愈失，漸爲妖魔迷害，忽然差入鬼路。泥團塑像，木偶裝金，種種邪行，何可悉數。故我天父皇上帝怒世人之狂惑，惜眞道之沉淪，特遣太子天兄耶穌降凡救世，受盡辛苦，代世人贖罪，功勞宏大，莫過於此。世人曉此救世捐命贖罪根由，則知天兄之當尊，更可知天父之當時時虔敬矣　乃我天父愛世心切，恐世人不能速化，盡歸眞道，同享眞福，復遣我主天王下凡爲眞命主，誅滅妖魔，化醒天下，撫綏萬邦，同享眞福　天聰天明，知識超邁凡衆；仁慈寬厚，度量廣大無涯。除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斬邪留正，主殺脅棄至公　故自金田首倡大義，萬衆歡騰，誅滅羣妖，焚毀妖廟，掃淨邪穢，盡返眞醇　此數千年以來未有若此巍巍之功德也　惟我天父既命眞主以救世，復遣輔佐以匡王　天父曰：咨爾左輔，爲正軍師，師稱禾乃，曠病草窓　錫爾智慧，超越見資　力助眞主，救世靡遺　賜爾東王，九千歲錫，滅妖扶主，享福無疑　予謹受命降凡，仰體天父好生之意，天兄救世之心，教導爾世人勿拜邪神，迷入鬼路，去邪歸正，棄僞歸眞　要知衣食之原，安居之處，皆出自天父皇上帝莫大恩典　凡屬天父子女，皆當時時記念天恩，報答天澤，個個修好，人人鍊正盡孝事親，盡忠報主　如此方合天心，得享天福也　至一切軍機政務，無不細心體貼，總由至公至正　仰觀必求合乎天心，俯察必悉協夫人性　故自扶眞主金田起義以來，萬民響應，四方樂從　凡屬歸來敬拜上帝眞心報效者，有大功則奏封大爵，有小功則奏賞小官，大小靡遺，親疎無間　即無功勞之兄弟姊妹，亦必使之居處有所，衣食有資　自我兄弟五人賴蒙天恩主恩授封爲王，恭承天父親命，下凡輔定眞主，同心同力，誅滅妖孽，勸醒人世　而一時四方英雄豪傑堪爲丞相、檢點、指揮諸官者皆踴躍恪遵天命，歸從天父上主皇上帝，翊贊我主天王　此實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戰無不克，攻無不勝　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遙，百萬銅關，盡行打破，愚頑向化，其實托賴天父天兄之權能，夫豈人力所能爲哉！今予襄贊朝綱，恭報天父上帝恩澤，惟願朝中大小官員概（暨）天下萬国人等忠心頂天報国，一心敬拜天父天兄　蓋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　報効天王，即是誠心敬天父與天兄也。爲忠臣者胥要稱輔相之任；爲良民者皆要知上帝是天下人大共之魂父，朝夕當虔敬；忠貞輔主者皆要知君臣禮儀，自心內胸中切不可有絲毫欺僞。天父默中指明，當知代天理事，事事必要親臨　立正鐵石心行個個如此　天父定必降爾以福。行見妖魔速滅，天下肅菁，江山一統，萬古太平，共享天父天兄之眞福，豈不美哉！予謹爲之歌曰：我懷大道得眞傳，屈指已經數十年　胥知眞神祇獨一，要識造化總由天　從古眞神惟上帝，尊爲天父理當先　天兄耶穌救世主，能手一伸天地定，權能廣大有淵源　萬民皆當敬上帝，中心完成萬象泉　天借世人陷溺深，先降太子任其能　耶穌天兄專救世，心憫感戴溯其原　世道下天廷　捨身受盡無限苦，挽回眞道轉乾坤　世人須念救世主，贖罪功勞至今存　天遣我主爲天王，自此眞道始顯揚　天聰天明越凡衆，心性仁慈實無量　斬邪留正奉天命，賞罰分明天法彰　誅滅妖魔如破竹，建都天京樂安康　同在金田倡大義，萬民歡悅仰朝堂　要知天王爲眞主，能享

大福樂無疆　大命扶主降凡塵　左輔弼應感大恩　禾乃師爲天父定　以身體病救黎民　兄弟雁行居第四　同扶眞主建天京　上帝眞言親教授　化醒人世理實眞　壽算九千蒙天賜　率連弟妹到天庭　惟願世人皆錬正　同享眞福拜眞神　大封功臣開天恩　有加無已被公卿　我輩爲臣當報國　忠貞獨矢心要眞　爲臣要(思)(恩)天恩重　須當竭力報効心　忠忱事主有厚祿　絲毫虛假天父明　我同兄弟理天事　事無大小必親臨　個個忠臣輔眞主　江山萬載享太平

又歌曰：皇天上帝，主宰大權。山海人物，六日造成。七日頌讚，格外尤虔。人之未生，靈魂在天。方其欲生，纔降凡間。既生之後，具有此身受之父母，懷抱同眠。日日衣食，實靠於天。人無飲食，那得延年。靠親生身，靠天養身。親之所生，天之所養。親恩不小，天恩無邊。報恩孝親，酬謝敬天。人知孝親，愈知敬天。能知敬天，勝於孝親。虔誠敬天，何殊敬親。父母待子，何嘗心閒。乳養飲食，事事心專。及乎稍長，恐其多慾。教之禮義，終日防閑。無所不至，愛子心堅。受恩罔極，答報何年。人生不孝，獲罪於天。左有就養，無日不然。維兄及弟，父母生焉。兄則當恭，弟則當憐。孝友既盡，出仕事君。移孝作忠，能致其身。賴親而生，賴君以成。君恩更大，莫之與京。既盡其忠，不顧其親。只知有主，不知有身。鞠躬盡瘁，取義捨生。況輔眞主，以除邪淫。戮妖斬怪，殺身成仁。賴我天父，廣大權能。更賴天兄，恩德宏深。閻羅妖服，何慮妖兵。樂於戰勝，爲国元勳。爵祿永詔，子子孫孫。世受国恩，世篤忠純。臣如有過，請訓於君。君恩未至，亦宜奏明。君有微恙，請安宜誠。君恩免見，臣道須存。如此事君，萬代芳名。既不朽，天堂得昇。末事君者，爲民宜良。謹守天條，十款昭彰。敬遵天命，奉之弗違。各安常業，士農工商。時讀天書，天道昭彰。果遵命令，順天必昌。爾等小民，弗違弗忘。如敢逆天，即爲(虫)(蚩)頑。戮孥汝等，家破人亡。果其良善，忠孝流芳。認眞眞主，依日之光。日光普照，妖自銷亡。天下一統，舉世皆康。棄邪歸正，盛世徜徉。虔誠敬天，合家吉祥。昇天之日，享福無疆。快活威風，奕世其昌。

三歌曰：皇天上帝，恩廣無邊。造天造地，六日已成。七日禮拜，頌讚虔誠。誕生子女，加以恩憐。妖魔作怪，侵害世人。屢遣己子，降下凡塵。掃滅妖魔，天下太平。救齊弟妹，忠孝宜陳。人倫有五，孝弟爲先。家修廷獻，忠即寓焉。孩提知愛，常在膝前。生我鞠我，當思本源。緬懷顧復，骨肉情連。恩同罔極，銘於心田。晨昏定省，庭幃周旋。明發不寐，妄念悉捐。爲人子者，當契眞詮。所生無忝，斯謂厥愆。至若稍長，弟道當虔。事兄以敬，分所宜然。人則友愛，出則隨肩。詩有棠棣，其詠斯篇。友於克盡，服膺拳拳。鬩牆禦侮，時切糾虔。如手如足，立志頂天。壎篪協奏，情致纏綿。紫荊榮茂，製被同眠。爲孝爲弟，各宜勉旃。破腹敬帝，委身事主。應運乘權，作忠作孝。千古名傳，天道正直。無黨無偏，大廷議政。言之便便，天恩君恩。子弟當報，切勿遲延。假設委曲，何以對天。凡有天事，臣理本然。君未想及，宜啓奏明。綱紀制度，聽旨施行。君有微恙，問安宜誠。長逢君譴，獲罪天庭。只知有国，不顧其親。致身事君，無忝爲臣。兢兢業業，如懷氷淵。勤勞天事，志壹心專。靖共爾位，行方志圓。和衷共濟，大法小廉。毋形人短，齒口三緘。己長不恃，受益以謙。妄自尊大，指摘必嚴。規勸過失，時進良言。以多問寡，莫啓猜嫌。下問不恥，翕受克占。勿謂尊位，勢分相懸。勿謂卑位，難附班聯。勿懷私意，朋比爲奸。勿懷陰險，見事不援。勿以人拙，笑其倒顛。勿以我巧，不納鐵砭。勿學讒謗，語蜜言甜。勿學勢利，赴熱趨炎。臨民莊敬，赫赫嚴嚴。名揚親顯，恩寵頻添。當其伏處，韜光以潛。及至出仕，甲作梅鹽。爲楨爲幹，佐史立監。祇知有国，忠孝雙兼。經文緯武，志切韜鈐。天父才智，明若淵泉。天父思緒，虛彈精研。潛移默運，塵念胥蠲。爲人臣者，舊俗休沿。盡忠報国，立志須堅。同享眞福，快活永年。子子孫孫，得襲官員。天降眞主，大哉乾元。巍巍盛德，澤被閭閻。普天大下，莫非帝民。民分以四，各居其藝。宜遵天誡，切勿放肆。赫赫憚憚，惟皇上帝。眞神獨一，邪魔盡棄。大道同風，鼓腹唧節。休哉聖世，樂何如已。

盧賢拔等《三字經》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人宰物，得光榮。七日拜，報天恩。普天下，把心虔。說當初，講番国。敬上帝，以色列。十二子，徙麥西。帝眷顧，子孫齊。後狂出，鬼人心。忌興旺，苦害侵。命養女，莫養男。頒役苦，實難堪。皇上帝，垂憫他。命摩西，還本家。命弼倫，迎摩西。同啓奏，神蹟施。狂硬心，不肯釋。上帝怒，降蝨虱。降蝗螂，及蟾蜍。匐進宮，逼入爐。不准放，海化血。飲苦水，麥西国。降瘡疥，及瘟疫。降重雹，最難當。終不放，殺長子。麥西狂，無法使

乃釋放、出麥西　皇上帝、是扶持　日乘雲、夜火柱　皇上帝、親救苦　狂硬心、帶兵追　上帝怒、發天威　到紅海、水汪洋　以色列、實驚慌　追兵到、上帝攔　親打戰、民無煩　令紅海、水兩開　立如牆、可往來　以色列、邁步行　如履旱、得全生　追兵過、車脫輻　水復合、盡淹覆　皇上帝、大權能　以色列、盡保全　行至野、食無糧　皇上帝、諭莫慌　降甜露、人一升　甜如蜜、飽其民　民多欲、想食肉　鵪鶉降、千萬斛　西奈山、顯神蹟　命摩西、造碑石　皇上帝、設天條　列十欵、罪不饒　親繕寫、付摩西　天上法、無更移　傳至後、暫不遵　中魔計、陷沉淪　皇上帝、憫世人　遣太子、降凡塵　曰耶穌、救世主　代贖罪、眞受苦　十字架、釘其身　流寶血、救凡人　死三日、復番生　四十日、論天情　臨昇天、命門徒　傳福音、宣詔書　信得救、得上天　不信者、定罪先　普天下、一上帝　大主宰、無有二　中国初、帝眷顧　同番国、共條路　盤古下、至三代　敬上帝、書冊載　商有湯、周有文　敬上帝、最盤勤　湯盤銘、日日新、帝命湯、狂其身　文翼翼、昭事帝　人歸心、三有二　至秦政、惑神仙　中魔計、二千年　漢武宣、皆效尤　狂悖甚、秦政徙　武臨老、雖悔悟　少壯時、既錯路　漢明愚、迎佛法　立寺觀、大遭劫　至宋徽、猶猖狂　改上帝、稱玉皇　皇上帝、乃上主　普天下、大天父　號尊崇、傳久載　徽何人、敢亂改　宜宋徽、被金擄　同其子、漠北朽　自宋徽、到於今　七百年、陷溺深　講上帝、人不識　閻羅妖、作怪極　皇上帝、海底量　魔害人、不成樣　上帝怒、遣己子　命下凡、先讀史　丁酉歲、接上天　天情事、指明先　皇上帝、親教導　授詩章、賦眞道　帝賜印、並賜劍　交權能、威難犯　命同兄、是耶穌　逐妖魔、神使扶　紅眼睛、即閻羅　最作怪、此蛇魔　皇上帝、手段高　教其子、制服妖　戰服他、不放寬　紅眼睛、心膽寒　戰勝妖、復還天　皇上帝、托大權　天母慈、最恩愛　嬌貴極、不可賽　天嫂賢、最思量　時勸兄、且悠揚　皇上帝、愛世人　仍命子、降凡塵　送下凡、囑莫慌　有我在、作主張　戊申歲、子煩愁　皇上帝、乃出頭　率耶穌、同下凡　教其子、勝屑擔　帝立子、存永遠　散邪謀、威權顯　審判世、分善惡　地獄苦、天堂樂　天做事、天擔當　普天下、盡來王　小孩子、拜上帝　守天條、莫放肆　要鍊正、莫歪心　皇上帝、時鑒臨　要鍊好、莫鍊歪　自作孽、禍之階　愼厥終、惟其始　產寶燧、大千里　謹其小、愼其微　皇上帝、不可欺　小孩子、醒精神　天上法、不饒情　善降祥、惡降殃　順天存、逆天亡　皇上帝、乃神爺　萬物件、依靠他　皇上帝、乃魂父　虔服事、獲祝嘏　順肉親、享遐齡　能報本、福本應　勿奸淫、勿污穢　勿說謊、勿殺害　勿偷竊、勿貪婪　皇上帝、法甚嚴　遵天誡、享天福　謝天恩、食天祿　大福善、禍淫邪　小孩子、正其身　正是人、邪是鬼　小孩子、求不愧　帝愛正、最惡邪　小孩子、愼莫差　皇上帝、眼恢恢　欲享福、鍊正來

三位一體說

楊廷筠《代疑編・答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略條》

問：西士每言天主三位一體，願聞其說。曰：此事過人心量，未易窺測，惟西國學者，專務窮理，謂道之大原，理之極則，皆出於上，千聖相傳，惟重此事，則其究心有獨至者。先知聖人，預揭其理，後賢發明，理益昭徹。其言天主，非屬虛無，實有體在，欲窮其體，微妙不可勝言。蓋一位不足以盡之，實有三位，如云有三力，有三德，總是一體一性也。然問如何爲位，如何爲三，爲一，雖有巧舌，亦難直指其眞，即取喻設譬，不過世間所有，終於天載無當，但不從借證，益無由明，則僅取近似之者，聽人自悟焉。一位曰罷德肋，二位曰費略，三位曰斯彼利多三多，此西國本音。罷德肋蓋言父也，費略蓋言子也，斯彼利多三多，蓋言無形聖神也。以經論之，各有專屬：全能屬罷德肋，全知屬費略，全善屬斯彼利多三多。然以父子爲言者，言父即知有子，言子即知有父，言父子，即知交相愛。蓋天主原體至靈，自照無窮之妙，而內生一無窮妙之像，與己全同，獨有生與受生之分，生者爲父，受生者爲子。又父子相慕，共發一愛爲聖神也，故位分而爲三，體合而爲一；三位，無大小先後之別，共一性也，一主也，一體也。譬諸人之靈性，

具有三德：一曰記含，二曰明悟，三曰愛欲，實則一人之性也　又譬諸日焉，有輪，有光，有熱，總一日也　譬諸水焉，能濕，能寒，能下，總一水也　此三位一體之說也　人誠明知三位是眞實理，則知巍巍天主，非無思無爲者，殆自開闢以至末造，無所不照察，無所不運量者乎　夫既常照，而又常運，故千古人性，一時俱在現前；即知上古時醇，宜性教；中古漸開，宜書教；後代人性汨沒，雖聖賢書教，亦難轉移，非以身爲教，不易行其救拔矣，故降生之事，從開闢時，即默啓乎神人，傳述於聖史，後來一一符應，非待至其時，始有其事也

問：降生爲第二位費略，果主何意？　又耶穌在世，日日敬奉天主，若天主是一，豈敬奉自己耶？　答曰：一體者，本不得分，三位，則各有所重：罷德肋稱全能者，爲造物主；費略稱全知者，爲救世主；故罷德肋造成天地人物，而費略乃降世立表，贖萬世人罪　信經云：我信其一費略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是也　要之，罷德肋未嘗不在人世，降生之天主，未嘗稍離罷德肋，如樹木一本三枝，其枝葉花果，雖各自敷榮生意，總由一幹，無可疑者　其耶穌之奉罷德肋，一則是以身立表，俾我人皆得則之效之，而昭事造物眞主也；一則耶穌之身，是聖母所生之身，則爲人類，以卑奉尊，不容不事；今教中所遵崇瞻禮，即是耶穌在世奉罷德肋之旨，義理最深，利益最大，學者誠不可不講也　人只有三位一體難明，非可辯說而通，要在信心，要在潛悟，又須耐久，默求天主，加其力量，有時忽然而通，一得俱得，如上所問諸疑，一朝冰釋矣！

紀事

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大宗伯玄扈徐先生諱光啓，吳淞士海人　者，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　諸凡禪學玄學及三教等學，無不拜求名師　然於生死事竟無着落，心終不安　萬曆庚子到南都，見利子而略通其旨　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圓堂中，設有三龕，一有像，二無像　蓋天主預默啓以三位一體，降生妙義　然尚未知其解也　癸卯臘月，又到南都，入天主堂訪論天學　至第不忍去　乃求得實義，解略諸書，於邸中諦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

藝文

徐光啓《聖母像讚》

作造物之尊母，爲至潔之眞身　原之於胎無罪，秉之於性全仁　賴施光兮照世，賜恩保兮救人　義鏡垂而羣法，天門啓而衆臻　位越諸神兮益上，德超庶聖兮特張　福既極而難並，美非常而莫倫

宇宙論

綜述

高一志《空際格致》

引

空際所睹變化之蹟，繁矣，奇矣，明著矣，而究其所以然者，古格致之學俾以爲難　茲余將測其略，直先推明其變化之切根，然後可　切根者，惟四元行，所謂火、氣、水、土是也

元行性論

將論元行之性，先陳其名義，次序等類，而終以各行之說

行之名義

行也者，純體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雜物之諸品也　所謂純體者何也，謂一性之體，無他行之雜　蓋天下萬物，有純雜之別　純者即土、水、氣、火四行也　雜者有五品，如雨露雷電之類，金石之類，草木五穀之類，禽獸之類，人類　此五品無不有四行之雜，惟元行雖略有清濁，其性則不

雜而純也　所謂所分不成他品之物者，何也　萬物有全有分，凡分與其全有同名者，有異名者　如一撮曰土，大山亦稱土　一滴曰水，大海亦稱水　氣火皆然，則分與全皆同名也　若他物不然，如手足不可名人，葉枝不可名樹，則分與全皆異名矣　所謂惟能生成雜物之諸品者，何也　雜物五品，如上所云皆無不包四行之雜　如人身骨肉屬土，痰血屬水，喘息屬氣，肉熱屬火　雜物之類，所得四行之雜，多寡不等　如金石等，以土爲主，其餘次之　煙霧等，以氣爲主　電彗等，以火爲主　雜物諸品皆然　故欲洞徹諸雜物之性情，非先洞明元行之性情，無由也

行之數

古有於四元行中，止立一行以爲萬物母者　其說各異而不相通，後名哲皆病之，定四爲行之確數，曰土、水、氣、火，不增不減　其可證之理非一端，茲且拈其五　一曰元情之合，蓋散於萬物者，元情止有四，主作且授者二：曰熱，曰冷，主被且受者二：曰乾曰濕　冷熱屬陽，乾濕屬陰　今任相合，如熱乾相合成火，火性甚熱　次乾，或曰二情皆甚而無次，亦通　濕熱相合成氣，冷濕相合成水，乾冷相合成土　元情有四，元行亦有四　蓋情如性之傳種然，若冷與熱，乾與濕，相反則不能成行，蓋相對則必相拒，而不相能，於後圖可見　二曰輕重之別　純体者或輕或重　甚輕者火也，甚重者土也，次輕者氣也，次重者水也　即雜体亦不能外輕重。但不得稱爲元行　要其中甚輕者，以火爲主，甚重者以土爲主，次輕者以氣爲主，次重者以水爲主而已　三曰元動之別　動中亦有雜有純，純動又有三　皆以地心爲界，旋動週心，乃諸天之本動也　從心至上，乃輕行之本動也　從上至心，乃重行之本動也　惟輕重又有甚次之別　故甚重至心者，土　甚輕至天者，火　次重安土，上者水　次輕係火，下者氣　純動之界惟四，則元行惟四而已　四曰雜体之散壞　凡雜体散壞時，必遺其內所含之蹟　假如木被火焚時，必有氣之炱，水之濕，土之灰，火之炎，漸漸漾出，則豈不驗雜体原結以四行乎　否則，木所遺四行之蹟，由何發乎　人身所含四液，亦應四行，則驗人身亦爲四行所結成耳　禽獸之体皆然　亞里斯多性理提領又證之，曰天体俱古旋動，即宜有不動之体以爲其中心，是匿地也　地性以甚重甚濁，得甚低之位　則宜有甚輕甚潔者，對以敵之，必必也　兩敵体以相反之性，不能相適相近，以生成物，故復須氣水二行，人居兩体之間，而調和之，則原行必欲四，始爲不多不寡

問金木爲元行否

中士曰吾中華從古有五行之說，即於土水火三行，更加金木，以成五行　未知此說同於西學否　余曰，利西泰昔已設論，茲略述其要以證之　中華論五行，古今多不同　按諸前論，所謂行者，乃萬形之所從出也　則惟元行爲至純也，既純必無相雜矣　試觀萬物之成，概不以金木，如人虫鳥獸諸類是也，則金木不得爲萬物之元行也　又誰不知金木者，實有水火土之雜乎，雜則不能爲元行矣　設雜者可爲元行，則草石等物，宜置之於元行之列，則又不止於五矣，何獨取金木耶　昔大禹陳謨，特以水火金木土與穀列之爲六府，以公其切於民生者，《洪範》亦然　未嘗謂爲元行，及萬物之本也　後儒言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乃以爲相生之序　此說誠有難以順非者，夫木中兼有火土，何獨由水生　而火水未生時，木安得自成乎　如土未生，先木將於何地植乎　夫物之相生，今宜無異於昔也　乃今之水，無土與太陽之火，莫能生木　必先有木種入土，後以水漬，以太陽照，而後下生根，上萌芽，而長成矣　則古昔亦應如是，何無所據而殊其說乎　又木如生火，則木性至熱矣，水何能以至冷者，生至熱之木耶　水既生木，而木生火　水乃祖，火乃孫　則祖孫何至相反相滅，一不仁，一不肖，至如此極也乎　初木有土金木時，獨水於何居存，用何器受含乎　金由土生，則與木何異　蓋金生乎土內，木生乎土上，本皆自土發矣　且《易》註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則五者之生若有先後定序矣　今曰金生水，則金四當先於水一矣，曰土生金，則土五當先於金四矣　火二雖居土五之前，然隔三四，何以生土　木三雖居水一之後，然隔火二，何以承生於水一乎　是其序均難解，以故五行之說，似於性理無合無據，仍宜存前所定四元行之數也

李之藻《渾蓋通憲圖說序》

儒者貴學，亦惟是進修爲競競　祲祥感召，繇人前知，咎或在泄　賢於曆筴，亦有司存，比我民義，不並叙矣　然而帝典敬授，實首重焉　人之有生，鬼有終身載履照臨，可無諳厥條貫者哉　瞻依切於父母，第見繪像，必恭敬止，儀像者，乾父坤母之繪事也，於焉顧諟　太上修身昭事，其次見大祆俗，次以廣稽覽，次以習技數，而猶賢於博奕也　六籍所載博矣，顧帝渾象，迄茲遵用　蓋大擘自軒轅，周髀宗焉　擬其形容，

始割渾天一弧，而世鮮習者。蓋自子雲八難始，夫其方圜句股，乃步算之梯階，旋矩引繩，均測圜之兩髀。假令可渾可蓋，說有兩天。要於截蓋繇渾，總歸圜度，全圜爲渾，割圜爲蓋。蓋笠擬天，覆槃擬地，人居地上，不作如是觀乎。若謬倚蓋之旨，以爲厚地而下，不復有天，如此則乾不成圜，不圜則運行不健。不健則山河大地下墜無極，而乾坤或幾乎息。且夫凝不墜者，運也。運而不已者，圜也。圜中之聚，一粟爲地，地形亦圜，其德乃方。曾子曰，若果天圜而地方，則是四隅之不相揜也。坤之文曰，至靜而德方。孔、曾生周從周，著論若是，謂姬公髀測之書，必盝渾而自爲蓋可哉。圭表土泉，水準衡睨，千機萬軸，共一混元之體，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何則，渾儀語天，而弗該厚載；周髀兼地，而見束地員。所以景差千里一寸，按實恆乖。北極三十六度，易地斯齟。嘗試以渾詮蓋，蓋乃始明，以蓋佐渾，渾乃始備。崔瓚恩以渾蓋爲一義，而器測蔑聞，說亦莫考。大都譚天之家，迄後來而更藪測圜之學，尋逖覽者爲精。元嘉開元，涉(曆)[歷]稍廣。元人晷測，經緯逾詳。里人之識路也，檃識社焉已耳。職方之掌以山川，海人之占以星斗，游境彌廣，見界彌超。昔從京師利先生，歐羅巴人也，示我平儀。其制約渾，爲之刻畫重圜。上天下地，周羅星曜，背綰睨筒，貌則蓋天而其度仍從渾出。取中央爲北極，合《素問》中北外南之觀。列三規爲歲候，邃羲和候星寅日之旨。得來曾有，耳受手書，頗亦鏡其大凡。旋奉使閩之命，往返萬里，測驗無爽，不揣爲之圖說，間亦出其鄙讀，會通二二，以尊中曆。而他如分次度以西法，本自超簡，不妨異同，則亦於舊貫無改焉。語質無文，要便初學，俾一覽而見天地之大意，或深究而資曆象之至理，是故總儀列說，睹大全也。天度時刻，先晷測也。赤道永短，協歲功也。地平漸升，揆辰極也。天中地嚮，辯方域也。晨昏箭漏，戒夙莫也。黃道宮界，剖辰次也。星位置經，參儀像也。句股測望，以御遠近高深也。而又次之制用以悉其致，先之渾象以探其原，說具一圖，圖兼數法，法法不離圜體，規規咸絜圜行。平之則準，懸之則繩，可以仰觀，可以俯察。徑不盈尺，可挈而趨。然則聖作明述，何國蔑有，儻中國亦舊有其術乎，藻也何知。幸獲問奇，聊附誦說，抑亦與海內同志者共訂諸而鄭輅思使君以爲制器測天，莫精於此，爲讎校而壽之梓。參知車公，妙解象數，借之玄晏令尹樊致虛氏，又爲樂玩推轂，相與有成焉。是刻無預保章，有裨馮相，傳之其人，幸不與地動覆晷諸義，同歸泯沒。而秘義巧術，適得之乎數萬里外來賓之使。然則聖世球圖，亦豈必琛贄之爲寶耶。夫經緯淹通，代固不乏玄樵，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無負霄壤，則實學更自有在。藻不敏，願從君子砥焉。先天道於民義，所不敢也。

又《圜容較義序》

自造物主以大圜天包小圜地，而萬形萬象錯落其中，親上肖呈圜體。大則日躔星離，軌度所以循環；細則雨點雪花，潤澤專於涓滴。人文則有旋中規而舉抱鼓，況顱骨目瞳耳竅之渾成，物宜則有穀孕實而核含仁，暨鳥翔魚泳虵蟠之咸若，胎生卵育，混沌合其最初，皰發苞藏，團欒於焉保合。俯視漚浮水面，仰觀暈合天心，搏風溺乎蘗端，湛露擎於荷蓋，砂傾活汞，任分合以成顆，鮫泣明珠，撒粋杆而競走。無情者飛蓬轉石，斡運總屬天機；有情若蛛網蟲窠，經營自憑意匠，若乃靈心潛發，尤多規運成能。壁水明堂，居中而宣政教；六花百陣，周衛而運正奇。樂部在懸，簫鼓共圜鐘迭奏；軺車欲駕，輪轅貫樞軸其旋。戲場有蹴鞠彈棊，雅事對莆團蓮漏，忽然一晞，成如珠如露之談奇，謾說恆沙，滿三千大千之國土。至於火炎鋭上，試遠矚而一點圜光；水積紆迴，指窅天而兩縫規合。蓋天籟地籟人籟，聲聲觸竅皆圜，如象官象事象物，粒粒浮空有棚。所以龜疇筮策，用九之妙無窮；羲畫文重，圖圜之圖不改。草玄翁生三數，安樂窩之一丸。先天後天，此物此志云爾。凡厥有形，惟圜爲大。有形所受，惟圜最多。夫渾圜之體難明，而平面之形易暫。試取同周一形，以相參考。等邊之形，必鉅於不等邊形。多邊之形，必鉅於少邊之形。最多邊者圜也，最等邊者亦圜也。析之則分杪不億，是知多邊。聯之則圭角全無，是知等邊。不多邊等邊，則必不成圜。惟多邊等邊，故圜容最鉅。若論立圜渾成一而，則夫至圜何有周邊。周邊尚莫能窺，容積奚復可量。所以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令全覆全載，則不得不從其圜。而萬物之賦形天地也，其成大成小，亦莫不鑄形於圜。即細物可推大物，即物物可推不物之物。天圜地圜，自然必然，何復疑乎第儒者不究其所以然，而異學顧恣誕於必不然。則有設兩小兒之爭，以爲車蓋近而盤盂遠，滄涼遠而探湯近者，不知二曜附麗乾元，將旦午之近遠疇異氣行周繞於地域，其厚薄以斜直殊觀，初陽暵氣故暉散，影巨而炎旭應徵，孳午龍虛則障薄，光澄而曝射當烈。又有造四大州之誕，以爲日月遶須彌爲晝夜，地形較縱廣於由甸者。試問須彌何物，凌日與月而虧天。且縱廣奚稽，乃狹與彎之變相。積由旬至億千萬，則地徑有度，金輪豈厚載所容。統

忉利謂三十三，則象緯正圜，諸天之基案可怪。且夫極辨者方圜之體，若白黑一二之難欺。最精者方圜之度，當微渺毫茫之必析。冲虛撰模稜而侮聖，釋氏騁荒忽以誣民，彼曾不識圜形，惡足與窺乾象。夫寰穹邊矣，豈排空馭氣，可以縱觀，乃道理躍如，若指掌按圖，無難坐得。昔從利公研窮大體，因論圜容，拈出一義。次爲五界十八題，借平面以推立圜，設角形以徵渾體，探原循委，辨解九連之環，舉一該三。光映萬川之月，測圜者測此者也，割圜者割此者也，無當於曆。曆稽度數之容，無當於律。律窮案黍之谷，存是論也庸謂迂乎。譯旬日而成編，名曰《圜容較義》。殺青適竟，被命守澶，時戊申十一月也。杜史畢公，梓之京邸。近友人汪孟樸氏，因校算指，重(府)〔付〕剞劂，以公同志，匪徒廣略異聞，實亦闡著實理。其於表裏算術推演幾何，合而觀之，抑亦解匡詩之頤者也。

又《譯寶有詮序》 權輿天地神人萬物森焉，神佑人，萬物養人，造物主之用恩，固特厚於人矣。原夫人稟靈性，能推義理，故謂小天地，又謂能參贊天地，天地設位而人成其能。試觀古人所不知，今人能知。今人所未知，後人又或能知。新知不窮，固驗人能無盡。是故有天地，不可無人類也。顧今試論天地何物，何所從有，何以繁生諸有。人不盡知，非不能知，能推不推，能論不論，姿從而知，如是而尚語參贊尚乎。不參贊謂虛生，併不背推論，不與一切蠢動埒乎。兩人邂逅，初識面目名姓，稍狎之併才情族屬瞭然。獨於戴堪履輿，五有孕結，其爲生我育我終始我諸所以然，終身不知，終古無人知也可乎。聰明傍用，不著本根，貿貿而生，泯泯而死，夫惟不能推厥所以然。是故象緯河山，不識準望。躔度變合，不知步測。冷熱乾濕，不審避就。乃至稼穡耕穫遺利，醫療運氣失調，化遷盈縮愆時，工藝良楛違性，梯航軍旅迷嚮，以至操觚繪物，比事撰德，悉皆耳食臆忖，無當實際。彼夫褌海大瀛，三千大千，一切恣其夸毗，以誣惑世愚。而質之以眼前日用之事，大抵盡茫如也。鞮鞻靈明，既甘自負，更負造物主之恩，且令造物主施如許大恩於世，而無一知者，則其特注愛於人類亦何爲也。昔吾孔子論修身，而以知人先事親，蓋人倫仁者人也之人。欲人自識所以爲人，以求無忝其親，而又推本知天。此天非指天象，亦非天理，乃是生人所以然處。學必知天，乃知造物之妙，乃知造物有主，乃知造物主之恩，而後乃知三達德，五達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存吾可得而順，歿吾可得而寧耳。故曰儒者本天然，而二千年來推論無徵，謾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夫不議則論何以明，不論則存之姿擾，蔽在於蝸角雕蟲，既積錮於俗輩，而虛寂惝幻，復厚毒於高明，致靈心埋沒，而不肯還嚮本始一探索也。景教來自貞觀，當年書殿繙繹經典頗多，後人妄爲改竄，以歸佛藏，元宗沈晦殆九百載。我明天開景運，聖聖相承，道化翔洽於八埏，名賢薦瑞於上國。時則有利公瑪竇泝槎開九萬之程，既又有金公尼閣載書踰萬部之富，乾坤殫其靈秘，光岳煥彼精英，將進闕廷，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所未有者。緣彼中先聖後聖，所論天地萬物之理，探原窮委，步步推明，絲有形入無形，絲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惑必開，無微不破。有因性之學，乃可以推上古開闢之元。有超性之知，乃可以推降生救贖之理。要於以吾自有之癮，返而自認，以認吾造物之主。而此編第論有形之性，猶其淺者。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爲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繹，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夐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夫佛氏楞嚴亦說地水火風，然究竟歸在眞空。茲惟究論實有，有無之判，含靈共曉，非必固陋爲贅，略引端倪，尚俟更僕詳焉。然而精義妙道，言下亦自可會，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眞。而總之識有足以砭空，識所有之大，足以砭自小自愚。而蠅營世福者，誠欲知天，即此可開戶牖。其於曼教，殆亦九鼎在列，而先嘗其一臠之味者乎。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噫，人之好德，誰不如我，將伯之助，竊引領企焉。不然，秉燭夜遊之夫，而且爲愚公，爲精衛，夫亦不自量甚也。

楊廷筠《代疑編·答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條》 舊說地形方，地處最下，非然也；天體圜之，有三十三層，橫之，有三千大千，非然也。何以知地形非方？天如卵白，地如卵黃，體必相稱，天既圓矣，地安得獨方？世間之物，如卵生必圓，果實之類必圓，一氣噴水，萬點圓珠，非由人力，地之不能不圓，於理可信。古言地方，此明其不動之德，非言形也。地居天中，天包地外，故地之上、四面皆人所居，以足之所履爲重濁，首之所戴爲輕清，四面皆天，則四面皆輕，重不就輕，則地不能偏落一面，舍中央誰居焉？西士多遠游，如過大浪山，則惟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不見

北極，分明與中華人脚底相對，而所見天日在上，山河在下，毫忽不異此中，則其事實身試而目擊之，即吾中國，自看廣海，北極出地二十三度，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若以順天爲地之正面，則廣東在偏南傾斜，不在地上正面明甚，而人固不覺毫有傾斜也，則何疑其不可站立耶？如云地在最下，縱極深極厚，必有底止，底外又歸何處？天體極實，能係七政，能時刻運行，若地形不脱空，則天體窒礙，一息不能運行，而地下既無人居，則日入地中，俱不照物，造化虚費一半矣。若謂日止在地面，未嘗入地，則宜常晝不夜，而東出者，何以日日皆然也？蓋以人視地爲極大，以天視地如彈丸，要歸本論，造物之初成天地，以極輕者爲天，居於外，以極重者爲地，居於中，重濁之離輕清，必當絶遠，則中心者，是重濁本所也　地是渣滓有形之物，惟中心爲恰好相應之處，偏不得一分，欲偏一分，便不免反近輕清一分，無是理矣。今人試以一圓物，納入氣毬，極力吹之，此圓物不落四邊，不在上下，正爾中央，此皆物理自然之勢，何間小大乎？自地到最近最小之第一重天，是月輪天，以幾何大西格物窮理推算之法測之，得四十八萬餘里；自此以上，愈廣則愈高，俱自然相稱，推而至第十一重天，以萬萬里計，又不知高遠何所極也，而九章無此算目矣，然共仰惟一天主，則此天地世界，不爲不廣，爲人而窮一天地，與一天地内之事之理，已不啻穀足，若猶以世界爲小，一天主爲未盡，必進而求之三千大千，求之二萬億國主，既已違背正理，且將何所憑據，以爲實然耶？

或曰：十一重天，已如此不可限量，三十三天，益難究極，至恆沙世界，應如棋子分布，中間空處連處，如何安立，吾亦疑之；若吾子所言，豈亦有本耶？曰：天之示象以文，天文之運，遲速縱横，亘古不易，各不同候，一天不能有二動，故以候察之，知其有各重天也，而所測里分，自上古博學通儒，立法推測，國人習之，其照曜地上者，已盡驗矣　天上隔懸，今何由斷，直須到彼，方信不疑耳

湯若望《主制羣徵》卷上《首以物公向徵》　凡物依其本性，避害保己，各趨所向，是名私向。詳見本論今所論者公向也，公向云何，實宇之中，函有庶品，庶品雖繁，實宇惟一，繁者向之，一乃所向　如家人然，親疎貴賤不同，同向一家　如演戲然，嬉笑怒罵不同，同向一戲　所向惟一，故名公向，即此公向，足徵主制，試舉四端。

一、物之有爲，以有所向　設若無向，即無一爲，爲亦必亂，如射者正鵠未立，不得發矢，苟或發之，是爲戲射，無中理矣　今實宇中物，無一無爲者，亦無一亂爲者，雖體勢性情，種種殊異，或相克伐，然即此相異相克，而公美正賴以成，匪直無損於大全而已　苟求其故，豈非萬有不齊，總決注於公向之一故乎

二、凡物之類，有總如鴿如馬，稱覺是也　有專，如鴿從飛，馬從走是也　較而論之，專乃類之切分，而總爲遠矣　然則終守其專以自存　彌一彌安，豈非物情固然乎　乃今萬物之中，變入他類以得存於總類者，往往而有，如蠶變子而蟲，變蟲而蛾是也　奚輕棄其專若是，蓋以向在　己，所全私而失公，向在全宇，所全公而失私故也，不則胡爲棄專而入他哉

三、統觀萬物，莫不急於傳類，然傳類有情，獨人願之，他物冥行而已　奚其願，傳類有理，獨人知之，他物昏泥而已，奚其知，既不願不知，胡爲而傳類之急且繁，更甚於人之願而知之者，至若植物，珍寶，昆蟲等屬，化生之物，雖以其傳頓故而傷其體，損其命不惜，使非公向實宇之美，又胡爲而然哉

四、凡物以缺而存，知必有向故也，如藥草雖或誤投傷人，以其向在療病，終不因誤而廢　乃今萬物之中，其有欠缺者，不一而足，如地震水溢等而終不可廢者，豈非以其所向者，公且大乎　循上所論，萬物莫以公爲極，而向之矣　夫向極者，必也先於欲爲末爲之間，灼見是物有美可愛，因而求以得之，合見與求，乃得云向。彼蠢然塊然者，能任此乎　所以然者，萬類之表，別有至靈者爲之宰，定其極，使之不得不然，所謂造物大主是已。

大主之定物向也，第以賤體在物存物，物向自定，譬之靈魂之在人身，骨肉筋痰，情勢各異，賴有靈魂居中，宰制諸體，弗使盡出私力，肆相攻克，因以各正其本用，環向一身以保護之　彼物主之定物向，亦猶是矣　靈魂離身，身必死，大主離物，物必滅，其理一也　以身生徵魂在　以物存徵主在其理，亦一也

所謂至靈者，體備萬物之美，照悉物情，因而保之存之，又以引之各至所向，非天神但能變物情，不能成物體之靈可比也　非人但能以明悟格物，以智巧師物之靈可比也。蓋無始眞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凡物皆其所造，則凡向皆其所定，彼不能成物，與夫格物師物者，安能與於此哉。

所親口詳論，又先知聖人，預記天主降世，生於聖母之童身，及無數超性事跡，俱一一驗證，則於終盡之期，定然無謬也。所謂天地盡者，非其形體毀滅，歸於無有，乃運動止，功用隱，而化育息也。宇宙非一大試院乎？生人非入試上子乎？人類之生既畢，如試事已竣，塲雖不拆毀，而種種供給之具，可以不復設矣。有謂天地一周，如人一生，開闢之初，是爲天地孩時；洪水之世，是爲幼時；耶穌降生，是爲壯時；過此則爲耆爲頤，而將抵於終矣。夫降生之距開闢，僅五千餘年耳，豈天地之運已過半乎？有謂經星既周，爲天地盡期：蓋天主既生此星，使之運行，豈有未周而即已之理？夫經星以七十年爲一度，二萬五千餘歲而一周耳，則今日天地之運，僅得四分之一耳。此二說，皆以人見推測之論；惟耶穌云，天地之終如霹靂而至，雖在天之神，不識其時；故經不載其期，而但載其將終之兆。終期將至，當是時，普天之下，不論人物蠻夷之國，咸惟天主一教是從；乃有僞基利斯生於此，依魔之力，能作靈異，不數年而踪跡遍天下；凡教人以此委命者，更多於千萬年以來致命之士也。此人旋被天神擊死；然後災患大起，天運違序，三光失明，空中恆震，响過雷霆，火矛火劍，怪異疊興，家國並鬭，疫厲並行，海濤沸濫，漂溺人物，全地大震，山陵城郭宮室，悉皆崩裂，江河橫行，人廛所棲，惟願早亡，蓋不復可以爲人間世矣。至於末日，天降大火，生民動植，咸歿無遺；天永不行，地永不生；凡涪濁之氣，經火煆煉，悉入地獄。茲時地體，澄徹如玻璃，月光如日，日光更倍於今，天星麗耀，皆過舊時。夫乾坤本爲人設，此時宇宙之內，既不生人，則天可廢滅，然而存之，且加美焉，欲升天諸人，睹茲而彌感大恩也。或曰：天地既終之後，或者復起，化育如初開闢時乎？或於此天之外，更造天地，以生育人物乎？曰：天既恆寂，地既晶明，化育之功，從何復起？蓋天主全能，造天堂廣大之美好無量，有不可數計之聖人，不可指限之天神，能事已足，何必更爲哉？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天地原始》

凡物之理，皆可意測，惟往古事

絕，歷年多少，必待信史相傳，非推測可悉也。易稱伏羲神農，已不能詳其姓氏郡邑，故刪書斷自唐虞，明前此悉茫昧難據矣。宋儒羅泌，乃取子家雜言，及道家之說，彙爲《路史》，言自開闢至春秋二百七十萬年，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亦如更生五行，多牽強附會。至佛氏謂恆河一粒沙，爲天地一劫閻，尤屬誕妄。總之，不獲其傳，任諸家初無根之說耳。但萬國史書，無記開闢事者，惟如德亞國存之。自有天地至今順治之甲申，僅六千八百四十四年，中間復遭洪水之厄。洪水已前，人類已繁衍如今日，因其背主逆命，悉淹沒之，僅存大聖諾厄一家八口；自洪水至今，四千八百餘年耳；開闢之距洪水，可二千餘年。中國之有人類，大抵自伏羲始，故一切制度規模，悉肇於此數帝；不然，後世百年之後，制作變遷，已不可紀，豈前此有多多之年，其人悉愚，待神農始耕，黃帝始衣裁？夫天主不生天地於無窮之年，而生於數千載前者，正可知乾坤與民物，皆屬有始，皆屬眞主制造，而謙事主耳。若稽主作之序，六日而畢；天主能成萬有於俄頃，而必需之六日者，欲其與後世物以漸成者類，便人知目今之化育，新新不竭，即向者生天生地之主之力也。其第一日，於靜天上造九品神：神有順主者，有逆主者，而善惡判，升降定矣；升者謂天神，降者謂魔鬼。六日之後，乃生人類，男女各一；男曰亞當，女曰厄襪。必天地萬物備而生人者，正以示世上種種，皆爲眷人而設，在造物者安頓吾儕，委曲周至，人當感謝珍無窮也。茲時人民未有，僅生二人者，欲萬古生民，咸知同原而出，相愛如昆弟也。一男止配一女，不以多女奉一男者，示萬世夫婦之正道也。元祖之生，處於地堂，無風雨寒暑，無疾病苦惱，萬物咸順厥命，一切生植，不用人工，自然蕃茂，一切名理，不待推究，自然洞徹。天主許二人以能守主命，則永生不死；在世之期已盡，遂升之天域焉；而並以此福傳之子孫。惟一樹菓，主禁勿食，食之則世福遂墜，殃起身死，靈亦不能陟本鄉焉；而凡人類之爲其子孫者，皆傳其罪汚也。元祖方命，信魔，冀匹天主，遂食此菓；主乃驅出地堂美麗之域，不許更入。土生荊棘，畔乃得食，四時不齊，疾病始起。人既犯主命，物亦犯人命：猛獸毒蛇，皆能施害；雖本性之美好不失，而性外所加之美好潤澤，悉奪滅而無存矣。夫一菓之違，罪逆甚輕，情則至重；信魔言而背主命，是棄親而崇仇也；食菓覬覦比天主，是僭恣而無忌也；明告以嚴刑而不顧，是不愛其身，且不愛其子若孫也；萬類之供其欲者甚多，而

不禁一菓之嗜，是以神靈聽口腹之命也。況天主賜元祖聰明，超絕後人，特於無中造此世界，令二人安享，並爲生人鼻祖；此何等恩德！纔受恩時，便倐悖逆，罪焉可逭？然元祖於後人，功罪各不相及，而元祖之污，則遺於後人者，主嘗誡之矣。帝王號令，猶在必行，況天主而不自踐其言哉？且欲知祖宗遺殃，猶且見罰如此，則我自作之孽，其罰更何如耶？以小事犯主命，世上之禍，遂與人類相終始，以大事犯主命，地獄之刑，豈不爲無窮無極耶？況人既爲罪裔，自分與主棄絕，然呼主而必應，求主而必憐，主之聖愛，於茲益顯！又使人還自念曰：既負此無疆之慈矣，夫誰爲救拔余者；則必望眞主之我拯而我贖也。彼叛逆者，罪其子孫，原不爲過，而天主則特微罰而已；但奪性外之諸潤飾，而本性之美好自在。且元祖惟超性智量，迥過後人，故一犯訓，立施降罰；若天主不使原罪相承，仍以初賜原祖之恩賜後人，則後人有犯，罪惡益重，當倍施滅絕，而人類或幾不可存矣！夫今人竭志學問，猶有不能通達之理；殫力經營，猶有不能生全之計；微蟲卑畜，力可殺我；水旱病荒，毫不自由；尚且有傲誕自滿，矜我性爲無始，如佛氏者；使若元祖之時，肆妄當何如耶？然吾人氣稟劣弱，易於趨惡，雖由原罪；而主畀本體，正不受蔽；爲善爲惡，仍屬自主；不得委罪於元祖也。

又《空中自然變化》　有謂風雲雷雨，自天而降者；有謂流星彗孛，麗於天體者；至謂潤澤，則雨師之揮洒；怒號，則風伯之鼓吹；虺隤，則雷公奮武；閃爍，則電母搖光；此等俚言，非特愚俗相傳，即文人亦或仍演說之，概由不窮物理所致。夫空中變化，乃格致學中之一端，有專書備論；今則聊述大旨。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爲氣域；氣域而上，至於月天，爲元火之界，界中不容物入。氣域分爲三際：近地者爲和際，中爲冷際，近火者爲熱際。種種變化，悉在氣中；故登高山之巔，則雷雨風雲，咸出其下。水火土爲天行所吸，則同騰聚於氣中，鬱然成雲；上達冷際，受冷所化，則散爲雨；當其未散，火在於中，爲氣水所束，不得出走，則殷殷有聲；及於得路，破裂而走，遂成大响，而正是電光之奔飛者也。若土之升，亦在氣中，爲奔火所煉，遂成霹靂、梗、同電降地，即拾則可得之；入土久，仍化爲土矣。若盛夏炎熱，水氣乾，不能升，火土獨上，勢重則久凝，爲孛爲彗；勢輕則奔散，而爲流星焉。火既破氣而出，成爲雷霆；若火已盡，則不復風；或火勢盛，未得及土，橫行地上，則往往風雷交作。其有風而不雨者，火之升也，不受水迫，即返下土，爲氣遏抑，未獲遽達，遂橫奔動氣而爲風耳。水上而火不上，則有雨而無風；火上而水不上，則有風而無雨；火土並蒸，則或風止而繼之以雨，或甚而風以散之，或甚則風雨並作；總視其勢之先後盛衰焉。水土並上，土多於水則爲霧；有霧不收，則成雨者，水氣亦勝也。土自獨上，奔散之際，則成黃霾晝晦；或與火俱，則隨風而至。水升僅到氣之和際，則爲雨爲露；入於冷際，遂成霜雪；入冷再深，則爲雹；雹之大小，視入淺深；然雹在夏，而冬反無者，夏時炎烈上升之勢銳，能直入冷之最深處，故結而爲雹；冬則上升之勢緩，僅及冷際，遂爲霜雪也。故夏雲直銳而狹，俄頃之內，便可成澤；至於隔隴，或分晴雨；冬雲需緩而廣，非經數日，雲氣不成；及其成雨，施被亦遠。種種變化，悉出自然；而其所從，咸因天德日光所照，能吸引下地之四元。惟月亦然：如離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諸星之德，各能施效。顧七政經星，性情不齊，有阻有悖之勢；同度相值，則能阻其本效，使不得遂；故天文之家，推此年之纏度，即可知此年之水旱。茲皆天地固然之理矣，惟制造天地之主，可以易固然之運；有當致乾溢而降之福澤者，有本屬調順而施之災罰者。如今人悞解雲從龍之說，妄疑雲雨，係彼所致；不知所謂龍者，乃天上之星名也，非特水中鱗蟲之長也；化育之權，豈有托之畜類者哉？乃一遇水旱，則向土神而祝之，取蝦蟆魚鱉而祀之；曾人誦經，道士步罡，向魑魅而祈禱；禱之不應，不能自悟其誤，反以爲心有未誠，術有未盡，而多方作法；至於一步一稽首，乞憐蛇蟲；幸自然之運至，則又歸功於彼，而祭之謝之；此不但可痛恨，實可大笑！使傳於他方，而曰，我縉紳大夫，至於庶人，舉動如此，不知視我爲何等也！或又曰，雷霆擊人，爲天主之罰乎？曰：人必有死，但不無故而死，必有所以致死之由；或死於疾病，或死於殺傷，則亦有水淹而死者，火焚而死者；死於雷，與死於水火，原無以異，特以其自空轟轟而下，遂若獨此爲非常之罰耳。試觀雷霆所擊，或在無罪之孩童，或在不靈之木石，豈必死於雷者，惡於水火哉？若人之死生，不拘何等，俱出天主之命；被雷所擊，豈非有天主之意乎？

心性論分部

天主性

綜述

楊廷筠《代疑編・答耶穌或疑至人神人未必是天主條》 高視天主，疑其必不降生；卑視耶穌，疑其必非天主；遷就兩者之間，非主非人，則以爲至人神人，皆凡夫之臆說，非窮理之妙解也。蓋天主與人，其性體不同，其分量大異，猶如滄海之與一漚，千古之與一瞬，曾不得比而同之。從古至人稱神者，豈不迥絕人類？然止做得人世間事業，盡得爲人的分量，而人事之外，不能令地生一草，天降一粟。即從古開天聖人，不過舉已生已有之物，轉從節宣：如金木具，而聖人取以作室；水火具，而聖人取以烹飪；百穀百果具，而聖人取以供食用；謂之代終，謂之輔佐則可；若化無爲有，變死爲生，即萃千古神聖於一堂，不能增益一事於人世間也。曾是人可擬於上主，主可混於人乎？

至若不降生別處，獨降生西國，亦自有說。西國古時有美瑟等聖人，受天主默啓，預知降生之事，具載《玻羅緲大》之書，後來無事不驗，一擇大聖女瑪利亞爲之母，童身而生，二將孕時，天神嘉俾陁爾前來朝報，三既生後，有異星出現，照曜非凡，四三王在數千里外，望星來朝，五斂其全能，處於極卑極困之處，六自發大願，代世贖罪，七擇取釘死十字架之刑，八死後三日復活，自墓中出，在世四十日，與徒論道傳教，傳畢，白日上昇，有目可見，有耳可聞，九宗徒皆凡夫常人，初無學識，後皆靈異，歷走萬國，作開物成務之聖人，十所立教法，皆耶穌當日躬行，傳之後世，千萬聖人不可易，十一生平行事，全顯天主眞性，曾命瞽者視，聾者聽，瘖者言，瘵者起，死者復生，十二此何等事，而可云至人神人乎？子欲將至人神人一語，抹殺降生大事耶？至昇天之後，有不之見者，尚不之信，欲毀其教，而宗徒篤信彌堅，寧捨身命，以證主教之眞，愈殺戮，愈感奮，爭死者至千萬人，然後舉世大悟，一信不疑。已上所言，不過聖跡中萬分之一，即讚揚耶穌，舉及神奇，亦聖性中自不容掩，非以此當全能也。若全能而可言盡，非天主矣。即論耶穌在世，平平常常，不異庸人，此正以身率人，極高極妙處。夫火能不熱，水能不寒，金石能懸空不墜，此不見其能，正爾絕奇希有。世或不識，以卑淺疑之，此眞凡夫之見，不足測天主，併不能窺聖人矣！夫凡夫之見，疑駭降生，必視天主迥然高遠，民生善惡，漠不相關，所云出王游衍，陟降臨汝，通是虛談，即此不信降生，名曰尊主，而實褻主矣！又使拘儒執泥常理，淺律耶穌，則聖人必得其壽，何止三十三齡？聖人無死地，何至被釘十字架？聖人過化存神，成聚成都，何至遭盡謗毀？聖人不語怪神，何至復生後，疊顯神奇？即稱耶穌爲聖人，恐亦非子心之所安矣。故能信，則當眞認天主，不必更云聖人；不信，何不盡掃實見，全歸滅無？聖人之名，並可不立，二者將何從耶？

論說

楊廷筠《代疑編・答降孕爲人生於瑪利亞之童身條》 天主降生，似屬駭聞，昔大西如德亞國，實有其事，歷來經史參證，聖賢講辨，確信無疑，千數百年來，化行遠近，萬國信從。第就今人所信，如太上有母，逍遙李下，吞李受孕，剖左脇而生老聃；淨梵王摩耶夫人，白象入腹，剖右脇而生釋迦；其說不經，人反不疑，何獨於天主降生之事，極眞而不可不信者，乃致疑乎？

或曰：天主既欲救世，即從天而降，何所不可，奚必孕自母腹？曰：自天而降，則不取人身，不同人類，反增疑駭；且其降生，實有大故：欲爲萬民贖除原罪，非自身受難，原罪不除；不取人身，全是天主性，不能受難，何由贖罪？故簡在聖德童女，降入胎中，出世爲人，受盡苦難，以償千萬世人罪債；其降生事蹟，與釋道家之剖脇而生，其義大不同也。但聖母既有孕育，

猶爲童身，人苦難解，常取玻璃瓶爲喻：太陽正照，光射瓶中，玻璃不損；太陽既去，光出瓶外，玻璃不傷，聖體清虛，自無室礙，何以異此？

或曰：天主降生，何不即現主胥金闕之象，徑投帝王貴胄之家，威力既大，弘教尤全，胡爲擇取貧家女降孕？雖云聖德，豈不重褻至尊？曰：此正卑陬末俗之見，不足窺穆穆深意也。若天主顯露本相，世共尊仰，既無由受難，本願不成；且在世行事，實欲爲人立表，顯示威神，人力卑微，何能倣效？豈降生救世，引人升天意乎？

或曰：繪像者，以一女相，抱一嬰孩，似少莊嚴，何以起人肅敬？曰：西國聖像，各種不同：有手撫天地，顯化成之能者；有以身受難，成贖罪之功者；有一體三位，示無窮妙義者；惟是聖母懷抱，則取降生時最初聖迹，有深意焉。其一，彰聖母之德：凡人德行，第一是守貞，更不如童身之貞；聖母已發此願，女德無比，耶穌選擇爲母，益加寵佑；自此奉聖教者，男效耶穌，女效瑪利亞，西國童貞修德者極多，則身先之效也。其二，顯聖母之愛：凡用情眞切，無如母之愛子，況以童貞瑪利亞爲之母，天主耶穌爲之子，其呼吸顧復，必非人情可想，言語可明者；故西國常繪懷抱聖像，而特取初生時，刻不相離之意，欲人愛敬天主，亦發刻不相離之念，方爲無缺。其三，表聖母之功：天人懸絕，人有所祈求，何能遽達？聖母爲人之身，人之性，猶屬同類，可藉之以轉達；譬如臣民奏事，必藉大臣納言，始得上聞；耶穌愛敬聖母，故聖母之求耶穌，無不愈允，循理之求，聖母無不轉達，特繪此像，導人祈求之法　耶穌初生，即已全體全能，非是小大異量，豈曰嬰孩，遂少莊嚴相耶？

朱宗元《拯世略説・天主性情美好》　萬物不自有，恆受有於天主；天主則自有，而不受有於萬物；萬物不自存，恆賴存於天主；天主則自存，而不賴存於萬物；不始而能始物，不終而能終物，不動而能動物，不變而能變物；其性情之尊貴，爲無窮際之大；其品位之峻絕，爲無窮際之高；其包涵之富有，爲無窮際之廣博；其存駐之無初無末，爲無窮際之久遠；其精微之難測難量，爲無窮際之幽深；盡天下聖人，盡天上天神，假之無量時，相與形容測究，譬如以掌挹大海之流，安能罄其毫末哉？凡物皆有依賴：聲色臭味，依於形也；識悟慮想，依於靈也；天主則純神自立，德即其體，用即其性，而絕無依賴矣。凡物皆有流時：一爲已去之流時，一爲未去之流時；天主則前之無始，都爲現在，後之無終，亦都爲現在，而絕無流時矣。是以物物之性，性性之理，自無始時，皆藏於天主之意中，謂之元則，西文謂之意得都，與天主純體爲一；後特依此所畜元則，因時授造，故萬物既受造者，與天主爲二；或有始無終，或有始有終；而所畜元則，永在主性，與其純體，同爲無始無終也。天主外所顯之作用，欲如是以爲之，則如是以爲之；欲不如是以爲之，即不如是以爲之，存乎天主之意者也。若其內性之相生相發者，出於不得不然，自然而起，非欲然而作，故有三位焉：第一位曰父，第二位曰子，第三位曰聖神。第一位，明見本性無窮之美好，即生一肖己之像，與己纖悉不殊，而第二位，已全得父之性以爲子矣；如人對鏡，即生一像於鏡中，與己若一。但鏡之照爲外照，故像爲虛像，照掩而像藏；天主之炤爲內炤，故像爲實體，照永不息，像永不滅，而成一對己之位焉。但非父任意生子也，如人對鏡，非欲使鏡中有像，明照之下，自不能無像耳。第一第二位相親相愛，即自無始，發一固結之愛情，而第三位已全得父子之性，以爲聖神矣。如人胸中懷某人，即恍有某人在某胸中。但人之愛向於外，故思懷所成爲虛物，想止，而想之所成隨滅；天主之愛向於內，故愛之所成爲眞有，愛無時已，則愛之所成亦無時已，而爲一對己之位焉。顧非父子任意發聖神也，如人見極美麗之物，不必有心契慕，兩好相值，自不能不樂貿矣。父之生量，已盡於生子；父子之發量，已盡於發聖神；故不可復加於三。然父不能遏其照使不生，父子不能遏其愛使不發，故必極於三而止。位雖三而體則一，同能，同知，同善焉，如體也，光也，暖也，而止成一日。然天主非物可擬也，子雖由父，聖神雖由父子，但其生其發，不待俄頃，同爲一無始之眞主焉，所謂有原先後，無時先後也。而取人以降生者，第二位子也。凡超性之理，悉屬奧玄，而此一端，尤爲奧中之奧，玄中之玄；始之以格致之學，繼之以超性之學，庶略可朗悟；而幼學者未克明透，但實心信愛，漸求解達可也。

紀事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九《附景教考》　又西國古書，在中國東

昔時，有畢斯托爾爲東羅馬教士，著書立說，名盛一時，教王以其賢，擢爲廣思灑丁諾白爾之主教。其人創議，耶穌爲立教之聖人，非即上天之子，不宜僞會穿鑿。一時攻之者蠭起，教王乃集衆主教，焚其書，流之於阿昧尼亞。憂憤而死。當時附其說者，皆遭屏逐，散居東方，自稱畢斯托爾教，漫溢東來，自襄海以東以至中土。

人性

綜述

利瑪竇《天主實義》上卷《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海，果審其皆有眞理。不知吾國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

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

《盤庚》曰：「失於政，陳於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遠四百祀，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己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永在不滅矣。

《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誕，可乎？異端熾行，諺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奈何？必將理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

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

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奚用此恍惚之辭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又況鬼神者哉！

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答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睹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極，則知其大乃過於普天之下也。置直木於澄水中，而受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任目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者耳已，決非有物，況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於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眞；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

人欲明事物之奧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煙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跡，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烏何以議聖賢之所既按乎哉！

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於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

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紲中，既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於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於本鄉。

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饑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敎惑民，以己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愼乎！

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敎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儕所聞無大異焉。

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實名者也。立敎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

《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

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築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

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略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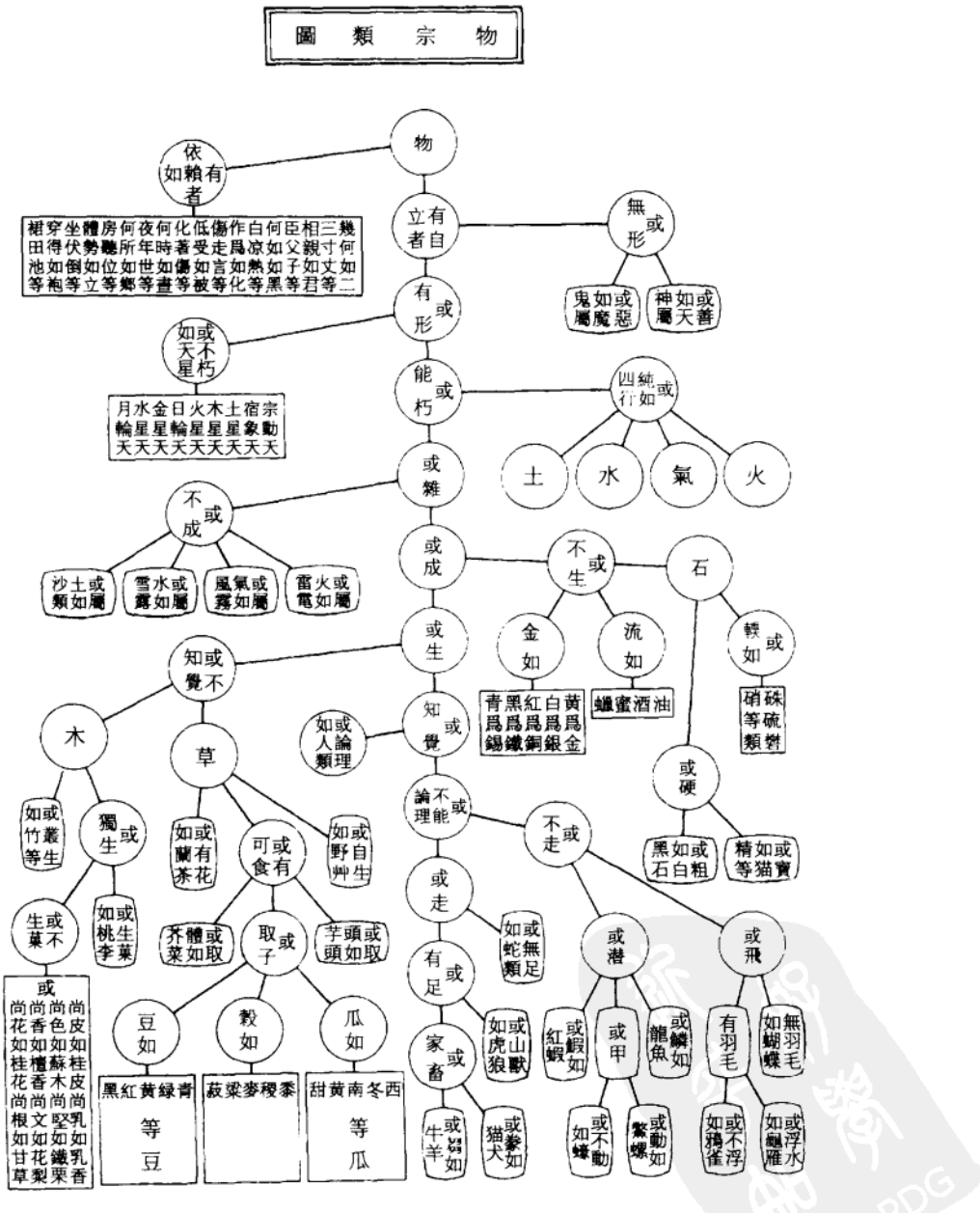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

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

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

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於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眞，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智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於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於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

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裡之水同，鱖魚肚裡之水同，鯽魚肚裡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


圖類宗物
物
有自立者
依賴者
如裙穿坐體房何化低傷作白何臣相三幾
田得伏勢聽所年時著受走言如無如子親寸何
池如倒如位如世如傷如被等化等黑等君如二
等袍等立等鄉等書等等
無形或
鬼如或惡
魔魔
神如或善
魔天
有形或
如或不朽
天星
月水金日火木土宿宗
輪星星輪星星星星象動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能或朽
四純或
行如
土
水
氣
火
或雜
不或
成
沙土或
類如屬
雪水或
露如屬
風氣或
露如屬
雷火或
電如屬
或成
或生
知或覺
如或論
人類理
不或
生
金如
青黑紅白黃
銅鐵鍚銀金
流如
蠟蜜酒油
石
硬或
如或
珠硫礬
等類
或硬
黑如或粗
石白
精如或寶
等貓
木
草
如或
竹叢
等生
獨或
生
生或
菓不
或
尚皮如桂皮尚乳如乳香
尚色如蘇木尚堅如鐵栗
尚香如檀香尚文如花梨
尚花如桂花尚根如甘草
如或生
桃李菓
如或有花
蘭茶
可或有
食
如或野生
芥體或取
菜如
取或
子
芋頭或取
頭如
豆如
黑紅黃綠青
等
豆
穀如
菽粱麥稷黍
瓜如
甜黃南冬西
等
瓜
不或
論理能
或走
有或
足
家或
畜
或牛羊
或鴉如
或猫犬
或拳如
或蛇無足
類如
或山獸
虎狼如
不或
走
或潛
或飛
或假如
紅蝦
或甲
如蠔
或不動
或龍魚
鱗如
繁螺
或動如
有羽毛
或不浮
如鵝雀
無羽毛
如蝴蝶
或浮水
如鵬雁

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當名之後，又一當名也，以泥塑虎與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概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遽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於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怪。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

且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涼其心中之火，是故恆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涼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涼於內火，所以其類多無呼吸之資也。

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一解無之，而陷仲尼於無鬼神之惑哉！

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於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

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己如是聰明，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並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

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極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安比后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蟲，與上帝同稱，不謂極瀆大恃乎哉？

中士曰：佛氏無遜於上帝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堯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永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創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己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

西士曰：佛氏未知己，奚知天主？彼以眇眇躬受明於天主，偶著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然比附於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皆敗焉。西士舉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

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翼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舍恆人爲天主乎？

夫德基於修身，成於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當凜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鎔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

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

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眞天地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匪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

山一山於此乎？

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眞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並溺也」，則吾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

西士曰：吁，咄哉！有是毒唾，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極，孰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尙不以磨涅變其眞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污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於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於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鈞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

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即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

其一天主即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殺物理？況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既天主即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攸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即上帝，吾祭上帝即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

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於各分者也。斗大於升，升乃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於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惡者，何爲惡者滋眾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漬，既爲一身之主，猶致徹於私欲，悉爲邪行，德何貳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矣，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

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牆，禦旅於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於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含考妣速化爲上尊乎？

嘗詮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不及測，故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因驗大人之足曾過於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極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於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

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冰爲寒冰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

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

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予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

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羣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羣，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脈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

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於各類，是也；或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略可謂之同矣。

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實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眞同。

夫謂天下萬物皆同，於此三等何居？

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

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冀）〔冀〕愚民悅從於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眞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眾物實爲一體，則是以眾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己之殊。除人己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己，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

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恆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恆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己家，小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羣卒致命以禦強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即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己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三體羣臣於九經之內乎？

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羣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土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並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救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稱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右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並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

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眾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既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信之，我不敢不詆焉。

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

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嗜聞，亦吾喜講也。

又《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上帝，與神人爲侶；況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

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恆出異

說　知事而不知己本，知之亦非知也　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　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耳　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　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即非茲類本性　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之體界內，亦非性也　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有依賴者，而性兼爲依賴　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謂惡也　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

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　曰生，以別於金石　曰覺，以異於草木　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　曰推論不直曰明達，又以分之乎鬼神　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　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　立人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　仁義禮智，在推理之後也　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　古有岐人性之善否，誰有疑理爲有弗善者乎？孟子曰：「人性與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矣　釋此，庶可答子所問人性善否歟？

若論厥性之體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可欲，而本善無惡矣　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　我或有可愛，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善惡無定焉，所爲情也　夫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於理，無有違節，即無不善　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　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於理之所指也　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　性情之巳病，而接物之際，謬感而拂於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眞者　然本性自善，此亦無礙於稱之爲善　蓋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

中士曰：貴邦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固盡善惡之情　儆國之士，有曰：出善乃善，出惡乃惡，亦是一端之理　若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

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　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　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　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死在己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成善乎？天下無無意於爲善，而可以爲善也　吾能無強我爲善，而自往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　天主賦人此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　其能取捨此善，非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　故曰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　此之謂也　即如設正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　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　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眞功也　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　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　德加於善，其用也在本善性體之上焉。

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善？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

西士曰：設謂善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足以爲大功，則固須認二善之品矣

性之善，爲良善；德之善，爲習善　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無功焉　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　後提之童愛親，鳥獸亦愛之　常人不論仁與不仁，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良善耳　鳥獸與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見義而即行之，乃爲德耳　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　故謂人心者，始生如素簡無所書也　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尚絅，而後其德可知也，茲乃女子本德矣　吾性質雖妍，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

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之寶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　謂服，則可著，可脫，而得之於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　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即吾所謂神者衣之耳。

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眾矣，如闡其衷根，則茲始聞焉　夫爲非義，猶以污穢染本性；爲義，猶以文錦彰之　故德修而性彌美焉　此誠君子修己之功，然又有勉於外事，而不復反本者

西士曰：惜哉！世俗之盡日周望，殫心力以攻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略啓心目，以視千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眞寶也　宜其逐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懼慄，如畜獸被牽於屠矣　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於德業，常自得無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趨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

夫人非願爲尊富，惟願極得其所欲耳　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不在我者焉　我固有眞我也，我自害之；心之害，乃眞害也　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於形，故智者以神爲眞己，以形爲藏己之器　古有賢臣亞那，爲篡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者

也　此所謂達人者也

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自殃，從德者之自有大吉盛福，而不須外貝也？然而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難進乎？

西士曰：俱難也，進尤甚焉　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愆，且減其知。比於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充而無養，反傷其身　力行焉踐其所知，即增闊其才光，益厚其心力，以行其餘　試之則覺其然焉

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學聖教而爲聖，今久非見聖人，則竊疑今之學非聖人之學，茲願詳示學術

西士曰：嘗竊視羣書，論學各異已私　若已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庠學乎？顧取捨之在子耳　夫學之謂，非但專效先覺行動語錄謂之學，亦有自己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　故曰智者不患乏書冊，無傳師，天地萬物盡我師，盡我券也　學之爲字，其義廣矣，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　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　其勢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嘗心焉　吾所論學，惟內也，爲己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己也　世之弊，非無學也，是乃徒習夫寧無習之方，乃竟無補乎行　吾儕本體之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　故神修即形修，神成即形無不成矣　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於神，貴邦所謂無形之心也　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於物　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言，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　凡吾視聞談覺，即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於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　後吾欲明通一物，即以司明者，取其物之在司記者像，而委曲折衷其體，協其性情之與於理當否　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之，欲之　其惡也，吾以司愛者惡之，恨之　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善又司惡惡者也　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　又其司愛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已　司明者尚眞，司愛者尚好　是以吾所達愈眞，其眞愈廣闊，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眞者，司愛不得好者，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餒　司明之大功在義，司愛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　二者相須，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　但仁也者，又爲義之至精　仁盛，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學又以仁爲主焉　仁，尊德也　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德在百姓爲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　嘗聞智者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先定所往之域，而後尋諏夫路也　終之意，固在其始也

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往者　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然，則貿貿而往，自不知其所求　或學，特以知識，此乃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勤；或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己，乃所爲智　故吾曰學之上志，惟此成已，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此者也

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己爲天主也，非爲己也，則毋奈外學也？

西士曰：爲有成己而非爲己者乎？其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　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者不以爲外學也　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於天主者，猶爲外焉　況天主常在物內，自不當外　意益高者，學益尊　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己，何高之有？至於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乎！

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　貴邦儒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　但是明爲私欲蔽揜，以致昏瞑，不以聖賢躬親嚮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誤認明德，愈悖正學耳　然此學之貴，全在力行　而近人妄當之以講論，豈知善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講亦不可遺也　講學也者，溫故而習新，達蘊而釋疑，奮己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　善之道無窮，故學爲善者，與身同終焉　身在，不可一日不學　凡曰已至，其必未起也　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即是退復於惡也

中士曰：此皆眞語，敢問下手工夫

西士曰：吾素譬此工如圃然，先繕地，拔其野草，除其瓦石，注其泥水於溝壑，而後藝嘉種也　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善，所謂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

未學之始，習心橫肆，其惡根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黽黽乎？勇者，克己之謂也　童年者蚤即於學，其工如一，得工如十，無前習之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子弟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以從他師者，爲其已蹈襲時之誤，必倍其將誡之儀　一因改易其前誤，一因教之以知新也

既已知學矣，尚迷乎色慾，則何以建於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尚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尚溺乎榮顯功名，

則何以超於道德？尚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甘固盈以醯鹽，不能斟之鬱悒矣。知己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於德路者也。欲剪諸惡之根，而興己於善，不若守敝會規例，逐日再次省察。凡己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恆習見天主於心目，儼如對越，至尊不離於心，枉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在深悔，悔其昔所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

夫德之品眾矣，不能具論，吾今爲子惟揭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並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眞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上帝，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然皆由我內闕，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我，使我爲人，不爲禽獸，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主，即天主亦寵答之，何適不祥乎？

人心之司愛，向於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也。然於善有未通，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之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

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決所向往？

西士曰：人有形者也，交於人道者，非信人不可，況交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子孝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生己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又忠於君，雖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孰自知其爲己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眞切明曉，足以爲仁之基也。況夫天主事，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正經，諸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不爲妄，何恍惚之有！

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曰：愛己爾，似乎太隘。

西士曰：血氣之愛，尚爲羣情之主，矧神理之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財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棄志；既得之，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強而難敵，則又或思繫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身體豈能靜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交易以殖貨；愛色者，必朝暮動費以備嬖妾；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愛獨可已乎？

愛天主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闢彼異端者。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悔我則恕之，既死則葬之，而爲代祈上帝，且死生不敢忘之。故昔大西有問於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善與？』曰：『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哲引者，固不差路矣。

中士曰：司愛者用於善人可耳，人不皆善，其惡者必不可愛，況厚愛乎？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論在五倫之間，雖不善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爲瞽叟，弟爲象，舜猶愛友焉。

西士曰：俗言仁之爲愛，但謂愛者可相答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之而反以仇，則我可不愛之乎？

夫仁之理，惟在愛其人之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與美而爲己有也。譬如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美；愛其酒之好味，可爲我嘗也，則非可謂仁於酒矣。愛己之子，則愛其有善，即有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惟爲愛其奉己，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己也，何謂之仁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善，則無絕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己愛人，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善者乎？愛人之善，緣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故雖惡者，亦可用吾之仁。非愛其惡，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善也。況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有天主誡令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其不善，豈容斷愛耶！

人有愛父母不爲天主者，然乃善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爲豹，均愛親矣。故有志於天主之旨，則博愛於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膠之爲一體耳。

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而闇其旨。某嘗聞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於天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上帝，即德無缺矣。然仁既惟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經作功乎？吾檢愼於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

西士曰：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兼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酬報者，獨人類能建殿堂，設禮祭，祈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愛人甚矣！大父之慈，恐人以外物幻其內仁，則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啓吾內德而常存省之，俾吾日日仰目禱祈其恩。既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之不忘，且以是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而因以增廣吾仁，且令後世彌厚享賞也。

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帝恩德而讚美之，或祈恕宥昔者所犯罪惡，或乞恩祐以勝危難，以避咎愆，以進於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闢心明以達學術之隱也。又恐污邪妄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於是天主又教之以禮，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叩以閑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於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於天主之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無異，用之必有其驗，但今不暇詳解耳。

吾竊視貴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

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

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於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觀，拜其像，比如欲枯槁惡樹，而厚培其本根，必反榮焉。

中士曰：天主爲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下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於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

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遍人分任，即不能兼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無限，無外爲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

且理無二是。設上帝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是，則上帝之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自不同，況可謂天主同乎！彼教不尊上帝，惟尊一己耳已，昧於大原大本焉，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自任，豈天主任之乎？

天主經曰：『妨之妨之：有着羊皮而內爲豺狼極猛者；善樹生善果，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即知何人。』謂此輩耳。凡經半句不眞，決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能欺人傳其僞理乎！

異端僞經，虛詞誕言，難以勝數，悉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輪夜藏須彌山之背』；曰：『天下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浸』；曰：『阿函以左右手掩日月，爲日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原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迴。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迴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於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道果。此皆佛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滅人類，而讓天下於畜類耳。又有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修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墜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而死後平吉，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污本身，侮上帝，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公失正者。夫『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妙，即可逃重殃而蒙厚賞？不讚德，不祈祐，不悔己前罪，不述宜守規誡，則從何處立功修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尚畢信其餘，何也？

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

西士曰：上古之時，人甚愚頑，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略有威權，或自戀愛

已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禰，以爲思慕之跡；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假布誠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之塑像祀奉。此其始耳。

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

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也，則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自驚詫己而規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則天主棄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靈魂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幸得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發見於人間，見亦少以美像，常睹醜惡，或一身百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尾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境惡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金座，拜之祀之，悲哉！

夫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函教。庶氓所宜駭避，高士所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豈不愈傷壞人心乎？

中士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願相與直指其失。

西士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證其誣。

一曰，三教者，或各眞全，或各僞缺，或一眞全，而其二僞缺也。苟各眞全，則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僞缺，則當竟爲卻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習一僞教，其誤已甚也，況兼三教之僞乎？苟惟一眞全，其二僞缺，則惟宜從其一眞，其僞者何用乎？

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艷貌婦人，但乏鼻，人皆醜之。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惡謬矣。

一曰，正教門，令入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函之教，豈不俾心分於三路，信心彌薄乎？

一曰，三門由三氏立也。孔子無取於老氏之道，則立儒門。釋氏不足於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已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意，強爲之同，不亦誣歟？

一曰，三教者，一尙「無」，一尙「空」，一尙「誠」「有」焉。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函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教可從。無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上帝正道，而夠人夢中說道乎？

夫眞，維一耳。道契於其眞，故能榮生；不得其一，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一、不深、不篤，其學烏能成乎！

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焉動吾眠，而使之覺。雖然，猶望卒以正道之宗援我。

西士曰：心既醒矣，眼既啓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夫。

楊廷筠《代疑編・答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條》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先至言也，今欲闢輪迴之非，而曰人物不同性，人與天主，性尤迥絕，果儒先之言盡非乎？曰：儒先之言，自有所爲：爲隘視吾身者，守其一膜，與天地萬物，絕不相關；泛視天地萬物者，任其慘舒榮悴，與吾身絕不相涉；是以自私自利，相戕相賊，寧知原來同一爐冶？故明儒特醒之曰：物我一體，分雖殊而理則一，派雖別而源則同，如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見堂下觳觫而不忍，皆實境實情，惟仁者見其然焉，然云以之爲體，則彼亦一體，此亦一體，不可強而同，明矣。今夫明鏡在懸，萬象攝入其中，似乎實有，然而攝者，虛象也，光去則不留，體移則盡換，鏡與影原非同體，豈不昭然？

若論性體不同，諸篇自有明解，姑摘言之。如草木依類而生，依期而長，止有生魂而不知趨避，是無覺魂也。禽獸既有草木之生長，而又能趨避，是有覺魂，然不能論義理，是無靈魂也。人魂兼有三能，能辨理之是非，別人事之可否，禽獸有是乎？今言草木不同於禽獸，人皆信之，獨謂禽獸不同於人性，無有信者，則輪迴之說，溺其見，而又一體之論，成其訛也。

或曰：物亦有靈，人亦有蠢，安得執一論之？曰：善持論者，當觀其大全，物之靈，人之蠢，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豈可因其一二，遂廢千百？況所謂物之靈，不過雞司晨，犬司夜，牛司耕，蜂蟻之義，蛛蠶之巧之類，有似乎靈，而不知此非靈也，特覺魂之偏至者，或資用於世，或示表於人，即諸物不自知之，惟其爲天所生之性，諸物不得不然，不得言功，亦不可言靈。靈者，見其當然，又推測其所以然，惟人有之。設禽獸諸物，能見義理，亦能自專，必有

然有不然者，而物惡萬殊矣，胡爲此方之物類，無殊萬方，今時之物類，不殊古昔乎？聖教言物之無異，由不自專，雖有善，非物之善，主之爲也　人之萬變，由得自專，則有善，非主獨爲，亦人之功也　不然，諸物既有靈，復有善，且殺身以報於世，大忠大義，人類不如，果可爲通論乎？知物之與人，即知人之與天主矣　天主之性，不可名言，即後章一體三位，與性薄錄之十二信，一時不能遽悟，久久或可推求，遂謂人性能窮天主之性，則亦未敢矣　嘗謂人有三世，母腹一世，出胎一世，歸天堂一世；在胎不盜一掬，自謂至適，不知人世之寬也；出胎，見天覆地載，方駭廣大無比，又不知天堂之無窮無際也；天堂之與人世，人世之與母胎，廣狹不同量矣！此人性主性之別也　學者不明此理，徒見一體之說，膽矣已久，襲舛承訛，遂至汎濫無極，卑者認物猶我，與衆生輪廻，既無了脫之期；高者認主迂遠，謂福盡復降，寧有敬事之念；慢認一體，流弊至是，不可不深辨也

又《答既説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條》　程子言人性以上，不容説；後儒因是，止言率性以下修道之事，而天命一語，從無剖抉精微，揭而示之；不知程子之言，特形容天命之妙，不可輕擬，説而不當，不若不言之爲愈，非謂可説不必説，乃不容説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使可無説，則窮理盡性足矣，何以必至於命哉？今只説天命之謂性一句繹之，言人有性，從天降之，猶官有職，從朝廷與之，朝廷不分自己與人，所與者諸勅文憑，上主不分體質與人，所命者虛靈性體，其理極明；惟後儒不得其解，又強欲爲解，乃謂命即是性，天即是人，總是這於穆不已，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特一物而兩名，若造化分體與人，人各得造化一體，謂之物各一太極，又謂之造化在手，止問在我之天，不必有在天之天，猶之居官者，執諸勅文憑，即信是朝廷，不復有端冕凝旒，明目達聰之朝廷，君臨主宰其上也，可乎哉？無操握大寶者君主於上，諸勅文憑不過片紙，人雖至愚，必不以片紙爲朝廷明矣

或問天命云何？曰：西儒言人爲萬物之靈，所具靈性，極其尊貴，故人與物，迥然不同；蓋覺魂從耳目口鼻四肢而生；血肉之精華，不但人有之，禽獸皆有之；既從血肉而生，凡具有生覺，即能嗣續不絶，不必再領主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靈性，不關血肉，不涉耳目口鼻四肢，從天付畀，其付之之由，不從內發，不從外入，實天主造以予之，若諸勅文憑然，非深思，非明傳，未易信而悟也　此程子所謂不容説之意，蓋防世之不知，而妄爲之説者；若可説不説，使世人認物與人無異，人與大無異，源頭不清，流弊益遠，非程子立言意矣

靈性惟由天主所賦，所以必無散滅；無散滅，所以必有報施；報施者，有天堂有地獄也；粗言之，似乎涉迹，精言之，極爲玄微　蓋天主全能大智，至善萬福，既超人性以上，必思通己之所有，以與人共；於是乎受其所分者，有獎報，而天堂之賞，亦人性未有之賞也；襲其所分者，有罰報，而地獄之罰，亦人性未有之罰也　既報其生前，又報其死後，既報其靈性，並報其肉身，極言天主報人，至公至嚴，無所不盡，正是超性者之作用，非人思議，豈云粗迹哉？

至耶穌在世，所言所行，每以微論而寓至理，以瑣事而表鴻訓，非冥思實體，不能領會　俗眼俗情，視爲粗淺，正其高深不可測識處，亦超性以上者之呈露也　西士每舉聖蹟，必自始至終，詳細備述，嘗恐一字增損，有失本真，奉教惟謹，述而不作之意，嘿嘿可想！況以西國言語，始發中華文義，語不應口，筆不凑句，安能遽玄遽妙？聽者不深維其意，反謂涉迹，如在璞之玉，龜蚌之珠，凡目眡之，藐爲非珍，初何損於至寶哉？

又《答耶穌爲公教諸聖相通功條》　人知中國之內，有釋道異端，不知九洲四海，如此等教甚多，名目各別，或一時所尊，或一方所貴，或依附名理，或狥人私意，故有此之所立，不能通彼，前之所崇，不能行後，皆不得爲公教。惟上主一而已，萬國共戴一天，共仰一主，予之形軀爲人，從予之萬物，以養其形軀，賦之靈性，爲形軀主，兼賦之義理，以美其靈性，萬國無異同焉；有生之倫，皆知爲天主恩，則皆感之而不忍試，敬之而不敢褻，若出彝性，自不可解，不教而能，此謂大公。異端起，而其教始分，異端盛，而其念始奪；乃一念畏顧上主之忱，隱隱在中，終不可泯，晦中有明，剝中常復，益知公德，人所共尊，惟大主謂之公教，誰曰不宜？乃又云諸聖相通功，何也？曰：此説，中國所未啓，大西學者，人人晰之。有在天之聖人，有在世之聖人，皆體備功德，不欲自私，願分所有，與人同德，不啻磁石之戀鐵，琥珀之引針也　蓋耶穌愛人至極，欲已受難宏勳，常留於世，爰立聖事七件，並蒙撒等聖蹟，作聖寵之原，積德之具，人若善領此恩，莫不增其聖寵，倍其功德；而相通功者，即公之之謂也；不但一方，即四海九洲，同在教中，修習之功德，

於我均有分矣，豈惟一世，即往古來今，同在教中，已成之功德，於我亦均有分矣。凡此皆耶穌所定，天主之聖意也，雖吾人思議不及，莫能洞其奧理，亦當堅信，不可稍疑。

昔人有問教孰爲眞，答以十二種別之。一曰，眞主之教爲眞。謂諸教皆人所立，不能無缺，惟聖教爲眞主所立之教，與人不同。二曰，聖而公爲眞。聖不易言矣，普天之下，咸尊主曰公。三曰，最先之教爲眞。自有人性，即知敬主。四曰，古今不間爲眞。五曰，古聖人咸尊之爲眞。六曰，萬狀攻不能破爲眞。七曰，經傳義理歸一爲眞。非如別學，概多互異。八曰，超異顯迹爲眞。超異不足表章，性體所露，自不容泯。九曰，預言未來不爽爲眞。人但知降生爲後世事，不知開闢之初，即預示其兆。十曰，奉教者，爲教捨命爲眞。捨命爲遵教之眞也。故今西國，無有試信。十一曰，能釋罪救人爲眞。十二曰，能主張內外賞罰爲眞。內爲靈性，外爲肉身。知此爲眞，疑亦無從着矣。

或問如何謂聖神之功？曰：人有三種性光：良知良能，謂之本性之光，即不在教，人人有之；既奉聖教，篤信力行，天主又加龍焉，明悟愛欲，益增力量，謂之超性之光，惟善人有之，及至死候，則天神降接，又加四種德力，爲升陟階梯，謂之眞福之光，惟至死不犯誡之人有之。此三種光，皆聖神自具，人能信奉，與聖神同德，同德，則機神自合，如萬燈相照，重重攝入，應有相通之理，非待人力強爲之合也。世人妄恃己能，不祈主佑，啓同魔屬，其爲墮落，即無足論，即蚤悟若曇，如能不乘雲，豹不澤霧，罷不借風，必不能成其變化，不進此解，雖窮年矻矻，勞亦罔功。所以通功之義，西士甚珍，非同臆說，況學者自驗，有一分信力，得一分龍佑，隨試輒見，如答桴鼓，如應影形，非敢自誣誣人，則死候神人相接，自同一理，通功何必疑哉？

朱宗元《拯世略說・氣質所以不齊》

或問人生習愚強弱，良暴壽夭，判然不齊，其性有善惡乎？天主有厚薄其間乎？抑氣化之自然，雖造物者亦無如之何耶？予曰：主賦之性，本來皆善；堯舜之與桀跖，無以異也；顧所謂善者，質善耳，非德善也。性固可以爲仁，但不得以性中有仁；而遂爲仁人；行仁則爲仁人，行不仁則爲不仁人也。性固可以爲義，但不得以性中有義，而遂爲義人；行義則爲義人，行不義則爲不義人矣。譬如一幅良楮，可以繪佳像，而描工以繪醜像，楮不任罪；秉好筆，可寫美字，而揮手以寫惡字，筆不任罪。人性自可爲善，人自悖性而行，非性之罪也。若夫氣質之說有三：一者父母之血氣。血氣少而清者，其子弱以智；血氣盛而強者，其子濁以愚。一者此方山川之秀，而仁智之質因之。如江南之人，概多文秀；北土之人，概多質直也。一者教育之遲速，父師之賢不肖，境地之觀摩，習染之深淺耳。蓋稟受不齊，不過明愚勇怯之異，若爲善去惡之權，主張在心者，非氣質所能蔽。不能生而知之，獨不曰，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乎？不能安而行之，獨不曰，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乎？況剛明者，往往作過；愚懦者，往往不能爲大惡。即如生質貞潔者固美，生質好潔而能反之於貞，則爲力雖難，爲功更大。生質溫和者固美，生質易怒而克之歸於和，其事更苦，其功倍盛。此天主所以任氣化之不齊，而不強之使齊者也。故聖教稱肉身，世俗，邪魔，爲三仇，深爲籠魂之累。肉身，即氣質之謂也。世俗，則所習之頹風；苟非卓立，難免污染；或懼違衆受譏，聊亦苟且相和。邪魔恆以非義投入我念，但魔能誘我，不能強我；誘感在彼，主持在己；初發一念，機不係我；隨時遏除，不惟無罪，且有克己之功。故聖人之禦肉身也，不使血氣過盛，寧靜淡泊以養之，俾神靈能制嗜慾；其禦世俗也，天下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衆濁我清，衆醉我醒；其禦邪魔也，念吾主之五傷，畫十字，呼聖號，而又時加省察，隨起隨禁，不使想成也。昔一聖人默禱，主呼之曰：爾欲我去爾惡念，使不自起乎？曰：不欲也，但祈加我戰勝之力耳。將不遇敵者，是不欲成功受賞也。故天主許魔鬼在世，試煉人心，以玉成其德行焉。若開物成務之哲，訓世設教之聖，天主使其稟受，稍美於他人，非獨厚一人也，厚一人，正以厚衆人；而其於人總無厚薄也。至於壽夭，雖由主命，但寡欲善養，或可消災卻病；洩越暴殄，或速致病夭亡。然人而善，壽固增其德業，天亦速邀其天賞；人而惡，壽則日積愆尤，天則早受地獄；天主不以壽夭爲輕重，猶之不以貴賤貧富爲輕重也。

韋廉臣《格物探源・論性》

昔人論性者多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宋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性有善惡，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漢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盡善，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各持一說，分馳雜出，將何從

折衷之曰：欲知性之善惡，當先明何者爲性，何者爲善，何者爲惡。

夫善非多也，大也，美且巧也，乃盡名分之謂也。惡非醜陋也，纖鄙也，過失也，乃不盡名分之謂也。性非四端也，良知良能也，乃人思慮言行所根者是也。性、善、惡三者已明，乃舉審人性，實事求是，貴乎眞確，不必曲循古人之說也。

麟之性皆知其仁愛，虎之性皆知其兇暴，猿之性皆知其狡獪。何由知之？觀其外知其內也。今孩提之童，稱拂其意即知怒而哭，能行即知相爭，能言即知相詈，及長教之冠禮節，習詩書則甚覺其苦，導之觀劇，飲酒，博弈，馳逐則甚覺其樂。發於外者如是，則其內可知如是。而曰性善誰能信之？然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人皆有之，此何說也？曰：此乃天之命，非人之性也。上帝以此四者置人心中，若詔命然。欲人捨己之性而從之勉爲善。而人卒不肯從，故斷然知性之惡也。孟子因四端而言，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人果肯依四端而行，則皆聖賢矣。而無知其不肯也。造表者配輪軸，析分秒，所以經營之者備至。而發條之剛柔失宜，不能如造表者之心，或失之速，或失之遲，猶誇於人曰：此美表也，內而輪軸，外而分秒，皆精也，人有不掩口而笑乎？今人視聽言動易施於惡，而猶曰人有四端，具良知良能也，何以異於表已壞而猶誇其輪軸分秒也。以四端良知而謂性善，何以異於以舉二分秒□□而謂發條善也。然則輪軸雖精，分秒雖細，不得並以發條之性爲美也。

四端雖備，良知良能雖具，不得並以人之性爲善也。石用一而成，禽獸合二而成，人合三而成。三者何？血氣也，情欲也，良心也。三者合而成性，舉一而論性，性不全，舉二而論性，性猶不全，必合三者而論之，而人之全性始見。言性本善者則曰：人有四端也，其良知良能也。此舉其一，遺其二，非性之全也。《孟子註》曰：無爲而安行曰性。《孝經說》曰：性乃生之質也。性在內未發，不能窺見之。發乃能分善惡。今人行惡甚安則生之，質惡何得曰性善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亦言人性皆惡，不甚相遠，必習於善乃善也。

或云人性本善，其爲惡者乃物欲陷溺而然。夫羊不喜食肉，雖盡水陸之珍，和調五味而陳之，不顧也。魚不能陸居，雖精宮室美台觀，必不肯躍而登也。是則所謂性也。故人性善則物欲陷溺之甚難。今往往陷溺於物欲，則性必不善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昔上帝肇造初祖，賦以天性，厥性純全。是以初祖視聽言動，無一不善。行居坐臥，身心泰然。爰有撒但，魔鬼之王，蛇行駕辯，肆其誘惑。初祖不察，遂爲所愚。聽信魔言，犯帝法令。帝奪其衷心，性變惡。此惡心性如濁水，源流出，支派無一不濁。故初祖越至於今，子子孫孫，世濟其惡。初祖始生人之性，天命之性也。自初祖逆命至今，人無聽天命者，不得仍云天之命謂性矣。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然觀子弟當富歲往往驕奢淫逸，烏得云多賴也。故人情譬若禽獸，衣食豐則相傾，衣食乏則相爭，自古迄今，一也。人不得上帝感化，性終不能自善。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此之謂也。昔易牙治味，天下稱美。易牙知人之口同。師曠作樂，天下稱妙。師曠知人之耳同也。今世人作淫書而人爭買，飾青樓，開烟館而人羣來。蓋亦知人之性同也。心心相印，以惡濟惡此明證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善，其性則亦猶是也」。人自少至老，視聽言動，日出於惡，自然而然，無所勉強。記曰：「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此之謂也。

或言赤子之心，未有惡念，可爲性善之證。曰：乳虎跳舞，不知捕生，而謂虎性不嗜殺可乎？果樹初生，四五年未結果，而謂樹性不生果可乎？故性必體全而發。所發善，則性善；所發惡，則性惡。欲知其所發善所惡，當準諸上帝之律。

上帝之律凡十條。前四條教人事上帝之道，後六條教人盡人之道。今先論後六條。上帝曰：「人當孝父母」。請門心細思，我自少至長，果能盡心竭力以事父母乎？心稍有不盡，力稍有不竭，即已負親恩而犯上帝之律矣。上帝曰：「毋殺人」。非必持刀截人頸而後謂之殺人也。但少萌怨毒之心，即已如殺人矣。《聖經》云：「恕兄弟者，罪等殺人」是也。上帝曰：「毋淫」。人非必眞犯姦而後謂之淫也。但目動心搖即已如入牀闥矣。耶穌曰：「見色而好之者，心已淫矣」是也。上帝曰：「毋盜竊」。非必劫人之財取人之物而

後謂之盜竊也，但探人之隱，掠人之美，即已如盜竊矣。耶穌云：「宜愛人如己」是也。上帝曰：「毋妄證」，非必兩造質審，僞作干證始謂之妄證也，但對人言語稍涉虛僞，即已同妄證矣。《聖經》云：「言誕妄者必入火坑」，可不懼哉？上帝曰：「毋貪鄰之物」，非必同里巷始謂之鄰，雖遠在千萬里無非鄰也，非必起心欲得之始謂之貪，但稍有羨慕之心即已貪矣。以此論之，能不犯上帝之律者誰乎？

再論前四條。上帝曰：「我而外不可更事別神」，今寺廟遍城鄉，所奉佛、菩薩、天尊眞君，諸神不一而足。四民皆虔心竭神奉事之，而於生我之上帝，我每日飲食衣服居處皆其所賜者，反略不加敬也。其罪重乎？輕乎？上帝曰：「毋雕偶像拜而崇奉之」，而今世人人崇奉偶像。上帝曰：「毋妄呼我名」，今人往往指天而誓，瀆上帝莫甚焉。上帝曰：「宜守安息日」，六日可作諸工，至第七日宜安息，虔事上帝。而華人終年工作，不守安息日。故「十誡」不論中外男女老少人盡犯焉，雖聖賢亦自覺多過惡。《論語》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是也。

讀此篇者，請詳心細察我言是耶？否耶？使是也，則不可云性善矣。《聖經》云：「人自孩提，其心常懷惡念。」《聖詩》云：「惟惡是作，喪其本心。」不孳孳而行仁兮，保羅云：「悉無義人，無人曉悟，無人求上帝，皆棄正而就邪，未有行仁者。」此俱性惡之說也。國家刑人於市何謂也？誅惡也。其誅公乎？不公乎？至公也。上帝生人必有死，有胎而死者，有孩提而死者，有壯而死者，有老而死者。既生之，復死之，何謂也？人惡故死之也。胎者，孩提者，未始爲惡，何爲亦死也？性惡，故死之也。死之公乎？至公也。人無惡迹而誅之，則國家不公矣。人無惡性而死之，則上帝不公矣。惟上帝至公而人皆有死，此性惡之顯證也。《聖經》云：「且以一人在世有罪，因罪而死，於是人皆有罪，人皆有死是也。」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一上《教派・耶穌立基督教》　上帝生人之意，所以異於禽獸者，約有數端。一禽獸雖具軀體本無靈魂，食息優游得此已足。若人則心無窮期，福祿何限，壽命有盡，非報以天國尊榮，不能滿志。一人爲萬物之靈，無論貧富貴賤善惡蠢蠢，上帝既生是人，每厄以艱難困苦，益其才智，使預爲來世之備。一禽獸既無靈魂，故生則娛樂，死則泯滅。若人身雖有衰老死亡，靈魂永無衰老死亡，故人之於世，常恐歲不我與，而奉事上帝尤日急一日，誠恐死生一分，禍福立判，悔尤不及。故曰：「敬天如在其上，臨下如在其旁。」此之謂也。

靈魂論

綜述

利瑪竇《天主實義》卷上《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

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處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

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於耽畝，客旅經季遍度於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彈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嘗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不拘大小蟲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螫訊，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於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己，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於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人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曰：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最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有此，爲愛惡慾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攫，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

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誕，而無復眞心。

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舶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於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

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凝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於是爲大業，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纂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

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蠓，一名德牧。黑蠓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於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囚，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情者也。

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於是反自得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於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於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於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於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

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

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或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己私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

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

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

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

有，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嗅嚐，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於身形。身形死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情，身殘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於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殘，形雖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

中士曰：何謂賴身與否？

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於耳，則聲不聞矣。臭近於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軟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況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

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

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於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於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於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

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

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

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有之主，而恆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於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

其二曰，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二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厥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於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睹一物，而並不睹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

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恆與其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婪，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

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己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於心。如有黃牛於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於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

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嚐，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

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善與眞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

中士曰：設使吾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

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

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於木，不能展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己，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礙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己，明己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

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

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還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於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人概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實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譽，譽或置妙畫，以己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己既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於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

其二曰，上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名品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樂潛川淵，而不冀遊於山巔，兔鹿性喜走山巔，而不欲潛於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冀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於眾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修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眞福。若吾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

其三曰，天下萬物，惟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使禽獸止於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趨明時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衮爲榮，即至於垂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極。此不足怪，皆緣天主所稟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實太倉。西士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實生吾人輩於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能安足也。」

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獸魂至散，無所留以驚我也。

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常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既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

中士曰：君子平生異於小人，則身後亦宜異於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於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

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之。余以數端實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於經，不據於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遇？

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於身，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況心堅乎身，積惡於己，不能

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俾爲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惡人之魂，概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況被滅者，既歸於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懼增其惡也。

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於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眞散眞亡也。善者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污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泰，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於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暝於心，則卒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

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

西士曰：期己行於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己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又《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以彼爲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

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閉他臥剌。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己聞名，爲奇論以禁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驍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得者變成牛驢，儉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鴞鵂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用棄正而從枉乎？既沒之後，門人少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迴，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眞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

中士曰：睹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況又遠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眞。其國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故其事恆未詳審。雖然，壞雖編，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

西士曰：夫輪迴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往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絕無能記焉，並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甚。

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

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類，故附人及獸身，詒云爲某家子，述其家事，以徵其謬，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耳。萬方萬類生死眾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異邦異門，雖齊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記前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並忘己之姓名，獨其佛老之子弟以及畜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譫談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辟雍庠序之間，當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

中士曰：釋言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泯不能達。

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行其本情，不賴於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迴美醜之變，必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迴竟何益焉？

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今

之靈而与之矣也　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昔者等也

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　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　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　上品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

若令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之　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　鳥獸之貌既異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木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　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魂矣　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　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聞殉佛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

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桌，必須用木，欲成利器，必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　既知人之體態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誣詞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烏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況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劍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

五曰，夫云人魂變獸，初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淫行曾效某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孰謂之刑乎？奸人之情，生平滅己秉彝，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異人面貌，若有防礙；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己流恣，詎不大快？如暴虐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污口乎？倨傲者習於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眾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狐狸，稟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　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即謂之刑，吾意爲惡之人，即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蓋者具此人面耳已，今得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　故輪迴之謊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

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即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　果疑於此，則何忍驅牛耕畎畝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乘之路乎？吾意弒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弒其親，與笞加之以鞍，而鞭臂之於市朝，又等也　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於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

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誣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　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迴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

西士曰：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廢　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礙難行者焉　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訾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

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迴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鬼哉？

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闊者也，則意若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充於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礙也，豈用因是而爲輪迴妄論哉？

中士曰：輪迴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　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

天主爲慈之宗，何爲弗與？

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穀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齊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殺人，不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心忍恣殺於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減其惡之極乎？夫吾既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並著無殺生之戒也。

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之以爲人用者　夫日月星辰雨

天以我照也，照萬色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軟暖之物以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褥，或有寶牙角骨，可制奇器，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殺豢而付之美味，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持齋無德之輩，踏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蟲、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

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蟲，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於是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者之大資乎？

且天主悲憐小人之心，全在於地，惟泥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兼置彼醜毒於本界，欲拯拔之焉。況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

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

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曰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惠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

中士曰：草木雖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之而無容悲。

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反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蟹，多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驟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時者，又遠矣！況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況畜類乎？西儒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皆西儒，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於牧牲之道矣。

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

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始小不忍也。然齋有二志，識此二志，滋切滋崇矣。

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冊。犯之者，必得罪於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於往所得罪乎？義者所爲不善，人或攸，弗追究，而己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昔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於後也？況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聞己之短爲離婁，以視己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己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己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於言乎？詎徒悔於心乎？深自羞恥，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餐，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愆及其新罪。晨夜惕惕稽顙於天主臺下，哀懇洋庶冀洗己污，敬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己而須他人審判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

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蔽者，先已蝕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於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

若以義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措乎？嗚呼！私欲之藥，微賤也，遽過也，而厚貽長悔於心，以卑知之憂，借水久之憂，非智之謂也。

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讎，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蓋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頻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

今未論所害於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愼危乎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

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亂之世矣。天主眞我於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乎外，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於心，而使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於身，益遞離禽獸矣。吁，可不愼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於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饌，必垂下而墜己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己無之，斯嫌妒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讓己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一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齊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

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囿。農舍之所畜犬，身體輕捷，走嗅禽跡，疾趨，獲禽無算。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是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糞竹，即就而嚙之，嚙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飫飽，必無所進於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誤君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饒美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

夫齋有多端，予偏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餐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雞食眾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餐，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餐耳，此謂餐齋。或餐，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嚼陽者，其海味嚼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眾，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己，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又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餓。故天主公教制，老者六旬已上，稚者二旬已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

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爲私慾之遏，不可不敦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弛其玉，無知也。

中士曰：善哉！法語眞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貧乏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眾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瞞上帝乎！幸領高論，尚願盡其問。

西士曰：道邃且廣，不博問不可約守，詳問即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畢方濟《靈言蠡勺引》 亞尼瑪譯言靈魂亦言靈性之學，於費祿蘇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學中，爲最益，爲最尊。古有大學，牓其堂曰認己，謂認己者，是世人百千萬種學問根宗，人人所當先務也。其所稱認己，何也。先識己亞尼瑪之尊，亞尼瑪之性也。若人常想亞尼瑪之能，亞尼瑪之美，必然明達世間萬事，如水流花謝，難可久戀，惟當罄心努力，以求天上永永常在之事。故格物窮理之君子，所以顯著其美妙者爲此。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凡爲人師

牧者，尤宜習此亞尼瑪之學，借此理以爲齊治均平之術。蓋亞尼瑪之學理居其至崇高之處，以臨御亞尼瑪之欲能怒能，說見篇中可以駕馭使之從理，凡諸情之動，能節制之。治人之法，一切臨御駕馭節制之勢，略相似焉。君子在上，以恩德柔善良，欲能之象也。以威稜御強梗，怒能之象也。以法制禁令，消弭亂萌，節度諸情之象也。亞利斯多曰，醫者欲療肉體之病，尚須習亞尼瑪之學。治人者療靈心之病，其須習也，殆有甚焉。等而上之，欲論天上之事，其須知此，又更有甚焉者。蓋從亞尼瑪可以通達天神無質者之情狀，而亞尼瑪還想本己之性，亦略可通達天主之性。爲依其本性所有諸美好，可遡及於諸美好之源故也。故古昔典籍，無不贊歎亞尼瑪謂之甚奇，如曰亞尼瑪爲世時與永時兩時間之地平，世時者有始有終，永時者無始無終。天下萬物皆有始有終，天主無始無終。亞尼瑪有始無終，在天主與萬物之間，若周天十二宮，六宮恆在地上，六宮恆在地下，而地平在其中間，爲上與下分別之界限也。如曰亞尼瑪爲有形之性，與無形之性兩性之締結，如曰亞尼瑪爲宇宙之約，謂上則爲天主之肖像，天神之相似，下則爲萬物之所向。是也。故亞吾斯丁曰，費祿蘇非亞總歸兩大端，其一論亞尼瑪，其一論陡斯。亞尼瑪者，令人認己。論陡斯者，令人認其源。論亞尼瑪者，使人可受福，論陡斯者，使人享福。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總歸於令人認己而認陡斯，以享其福焉。方之本論，未免挂一漏萬，聊當嚆矢，以待異日詳之耳。

又《論亞尼瑪之體》

惜哉吾世人，迷於肉身，忘想亞尼瑪之至妙也。聖伯爾納曰，有多多人，能知多多事，而不知自己。覓多多物，而獨忘自己，求美好於外物，而未嘗旋想自心之內，有美好在也。人人自心之內，有至美好之形像，至美好者，天主也，何獨人可謂之天主像，他物則否乎。物無靈不能識天主，人之亞尼瑪能識之，能向之，能望之，能愛之，能得之，能享之，故曰有至美好之像。何必外求物乎。

欲盡通亞尼瑪之妙，非二事不可。一者依天主經典所說，二者依我信德之光也。信德者，信天主之德。今依聖經，依信德，略言之。

亞尼瑪，是自立之體，是本自在者，是神之類，是不能死，是由天主造成，是從無物而有，是成於賦我之所，賦我之時，是爲我體模，是終額額辣濟耳，譯言聖寵賴人之善行，可享眞福。以上數端，下文詳言之。

何謂自立之體。凡格物者，欲定一物之稱謂，必以總專爲法，斷不可總物者，衆共之。如人有生，草木禽獸亦有生，生者，人與物所同也。專稱者，如人有靈，能推論理，草木禽獸無之，靈者，人所獨也。故指人爲有生之物，此謂總稱。指人爲能論理者，此謂專稱。自立之體者，亞尼瑪之總稱也。自立體，不止是亞尼瑪，而亞尼瑪則是自立體。如凡言有生之物，不止是人，而人則是有生之物。格物之說，有自立，有依賴。自立者，自爲體，而爲他物所賴，依賴者，不能自立，依自立之體而爲有，不依賴於自立之物，則不能自爲一物。

何謂本自在者，言本自在，以別於生魂，覺魂也。魂有三，生魂，覺魂，靈魂。靈魂草木之魂，有生無覺無靈。禽獸之魂，有生有覺無靈。人之魂，有生，有覺，有靈。生魂，覺魂，從質而出，皆賴其體而爲有。所依者盡，則生覺俱盡。靈魂在人，非出於質，非賴其體而有，雖人死而不滅，故爲本自在也。本自在，與自立之體異義，如人是自立之體，馬亦是自立之體，但馬之體模，因馬而在無馬，則無馬之體模，不得言本自在。人之亞尼馬，人在亦在，人不在亦在，故言本自在者。

前謂神之類，言神類以別於他不屬神之類，如生覺魂等。又以正他諸妄說，如謂魂爲氣等也。

何謂不能死以別於他物之生魂覺魂，不能自立，與體偕滅也。又以正人死，魂與偕滅之妄說也。又以正夫人有三魂，死則生覺已滅，靈魂獨在之誤論也。亞尼瑪，是一非三。只此靈魂，亦生亦覺。人死之後，因無軀殼，故生覺不用，儻令復生，靈魂與肉身復合，仍用生覺。如前夫死時，如草木凋落，枝葉花實，皆畸於根。迨於春時，根力重申，枝葉華實，依然發見。

何謂由天主造成，以明非天神等所造成也。天主造成萬物，造成人類，造成天神，造成天地，可見不可見，一切諸物，皆非他所造成，何獨亞尼瑪由他造成，不由天主乎。

何謂從無物而有，以明非天主全體中分予之一分也。亦非他有大靈魂，分彼而予此也。

何謂成於賦我之所，賦我之時，以明非造成之初先造幾許靈魂，原居天上，與天神同，或他貯，隨時取用也。又非欲賦予時先化成，後賦予也。又非肉身之外，造成靈魂，並合爲一也。日造肉身，肉身已成，日造靈魂，而賦之。新新非故，即成時，便賦畀，即賦畀時，便成。成與賦但有原先後，無有時先後。時先後，如器先造而後用，如水先源而後委也。至如日光一照，若高若下，同時俱有。特從金水日天而至於地，不得言由地而至於月水金天，此謂原先

後，謂非日光某時先至，金水月火某時後至於地，故無時先後。又謂父子等，相因而有之物，亦有原先後，而無時先後。何者，當無子時不生謂父，有子而生謂父，故父子之稱，同時俱有。

何謂爲我體模。凡物皆有兩模，凡物有四所以然，曰作，曰模，曰質，曰爲。模者，模範之，如是者爲是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倫者，猶言樣式，如車輪，牙關，輻轂，轂掩，質穿爲模也。若輪，人是作者，材木是質者，用之利轉以行車，是爲者。一體模，一依模。體模者，內體模，物所由成，非是模不成是物。依模者，外形模，物之形像可見者是也。今言亞尼瑪爲人之體模，以明非由熱冷乾濕四情，會合所成，可聚可散，如陶人埏埴也。

何謂終賴額辣濟亞，賴人之善行，可享眞福，是言亞尼瑪之爲者也。爲者，四所以然之一，如造匣爲作方，造規爲作圓也。亞尼瑪在人，他無終向，惟賴聖寵，可盡力向事陡斯，立功業，以享天上眞福也。亞吾斯丁曰，天主造成人之亞尼瑪，爲通達至美好，通而愛之，愛而得之，得而享之，曰額辣濟亞者，以明天上眞福，非人之志力欲得眞福，須立爲善之功，欲立爲善之功，亦必賴主佑。若自賴其志力，爲善立功以得福，未能也。與天主公佑，所能得之。爲善立功，既賴主佑矣，然主佑有二，一公佑，一特佑，公佑者，人與物所共得，一切生長安存，及其各行各動，皆賴天主公佑，故天主爲萬行萬動之原所以然。而行動之物，爲其行動之次所以然，如火爲熱之次所以然，而天主爲熱之原所以然。此原所以然之公佑，無物不得，既所共得，即若物所自有者，然宇宙萬物，事事物物，自以爲善立功，而得眞福，亦未能也。必有額辣濟亞之特佑，然後能爲義者。凡未認天主不得其聖寵，或已認之，而因行惡失聖寵者，皆屬於不義。因於主佑，而幸認之幸改過遷善，即復聖寵，是名義者。爲天主所愛，而當受眞福也。曰賴人之善行者，額辣濟亞之特佑，又有三端。一爲初提醒特佑，二爲次維持特佑，三爲後恆終特佑。初提醒特佑者，非我功力所致，天主徒與諸人者也。人向無聖寵之先，多爲不義忽自覺非，而欲悔改，此爲提醒之特佑。我既不義無光，爲何得此提醒之佑，乃是天主憫我罪人，自肯提醒，無因而得，故曰徒與諸我者。如暗途中，有坑阱，我向冥行，將陷於阱，忽得明燭，與者之恩。次維持特佑者，人已得提醒，又賴此維持特佑，與我偕行，日遷於義，而行義加勤，獲佑加重，此維持之特佑，爲可與而與者也。可與者，未可言當與也。未可言必與也，能偕維持之佑，日進於善，以應主恩，如既得明燭，從此進步，進步不止，燭光不息，因其肯進與之燭光，今可至於欲至之地，中道而止，亦不可知，未應得受能至之報，故曰可與而與，非當與而必與也。賴此維持特佑，而偕行諸善，爲義不止，又得天主與我恆終特佑，時刻偕行，至死爲義者，毫無間斷，此恆終特佑，亦可與而與者也。如是命終，而得眞福，則爲當與而與者也。當與而與，如一定受眞，不得不與。可見不因自身善行，雖得提醒之佑，不能得維持之佑，又賴此維持之佑進進不止，而得恆終之佑，至死爲義者，然後得受仔天之眞福，享當與之定報，故曰賴人之善行，而可得眞福也。聖亞吾斯丁曰，凡能自主之人，欲去前不義，不自悔，不能遷於義者，曰能自主，爲後童無知，不能自主者，不論，故也。

從此可推，他言人之亞尼瑪，可分散於諸有生者，非也。又言亞尼瑪有形像，附我形像因人小大，因人老幼者，亦非也。爲人之亞尼瑪，是神類，無幾何可論，全在全體，亦全在全體之諸分，如天主無所不在，全在天地之間，亦全在天地間之諸分也。

又從此推，人之亞尼瑪，非人也，但是人之一分，爲其無形無象，又不能死，必與軀殼合，乃成人耳。

又從此推，或言亞尼瑪在人，如主人在家，舟師在船，此喻似之而非也。信如此喻，將疑亞尼瑪不爲人之內體模，不知人之爲人，全憑此爲內體模。若脫離者，不成爲人，非若主人或去，家猶是家，舟師或離，船猶是船也。若不於離合際會，精求至理，但於生死，論其粗迹，相合即生，相離即死，即上二端，差可設爲權喻，以曉愚俗。

又從此推，或言人心爲亞尼瑪之所，但居中心，何制百體，如國王居朝，宰制四境，此亦非也。亞尼瑪全在全體，而活其體，模其體，若在一分，即全在其分，而活其分，模其分，無有方所，何得言但居中心，而遙制各分。然亞尼瑪雖全在所在，活之模之，而每於中心，施爲運用諸關生命之事，如身中之火，身中之血，皆從心而出，若水自泉源，分別枝派，故謂心爲亞尼瑪之初所，又爲亞尼瑪之終所。初所云者，非謂初居中心，次及各分也。爲諸關切生命之事，由心運用，故運用之初，似在心始。終所云者，非謂先在諸分，退歸於心，而人命終，爲諸關生之事，既由心運，及於末際，諸分謝事，心猶運用，漸至終絕，故運用之末，似在心終也。蓋亞尼瑪在心而在諸分，活心而活諸分，模心而模諸分，無有時先後，止有原先後耳。

又從此推，或言亞尼瑪是人之血，或言在人之血分，皆非也。亞尼瑪神類，全在全體，全在諸分，何得爲血，何得在血。但血爲生命之輿，又具熱性，而周行百脉，一切喜怒哀樂，愛惡羞懼，諸情皆憑血運，皆因血顯，比之筋骨

皮肉等，殊覺迥然。故亞尼瑪之功用，於此特爲顯著耳。

又從此推，亞尼瑪一種學問，早夜以思，比於他諸學問，致爲有益。如上文聖白爾納曰，人知多事，不如知己。覓多物，不如覓己。求美好於外，不如想美好在自心之內。

又《論亞尼瑪之生能覺能》

亞尼瑪既生既覺，其能如何，今略陳數端。

其一，爲人身萬行萬動，至近至切之所以然。

其二，凡生魂所有之能三，一者育養之能，育養者，如草木藉於養覺，人身資夫精血，日以滋養。二者長大之能，三者傳生之能。試觀人生，既能育養，又復長大，旋至充滿，充滿之後，又能傳生類己之人。一一如草木然，是生魂所有之能。天主於人之亞尼瑪，皆全畀之，即人之亞尼瑪亦可稱爲生魂也。

其三，凡覺魂所有之能二，一動能，一覺能。鳥獸等生而能動，草木無之，人亦生而能動。是有覺魂之動能也。覺能又有二，一者外覺，二者內覺。行外覺以外能，外能有五司，耳目口鼻體是也。行內覺以內能，內能有三司，有四職，一公司，主受五司所收聲色臭味等，受而能分別之。二思司，思司有三職，其一，主藏，五司所收，皆受而藏之，如倉庫然。其二，主收覺物自然曉達之意，如羊知狼是其讐，能知懼也。其三，主藏所收諸物之意也。內二司之外，別有一能，曰嗜司。凡外五司，內二司，所收之物，可嗜之，可棄之，此爲嗜司。嗜司之能又有二分，一者欲能，二者怒能。怒非喜之對，如草木怒生之怒，言其敢也。凡所嗜所棄，於己相宜，則欲求之，不相宜，則欲去之，此爲欲能。所嗜所棄，於己相宜，則敢求之，不相宜，則敢去之，此爲怒能。或嗜或棄，各兼二者。然欲能柔，怒能剛。怒能，欲能之敵也。已上內外諸司，人與鳥獸等無異，是覺魂所有之能。天主於人之亞尼瑪，亦全畀之，即人之亞尼瑪，亦可稱爲覺魂也。但人之欲能怒能，本屬於理而聽其命，如此爲可愛，此爲可慕，此爲可捐，此爲可禦，理所是者，不得不從。乃時欲自任，當聽從時，每存抑惜，如馬於御者，意自欲騁，因其控止，特爲躑躅也。是在人情自可覺察，譬若威主烈士，或時憤發，如火熾然，而忠臣良友，力相規戒，如火得水，旋爲消滅矣。

又《論亞尼瑪之靈能》

天主於人之亞尼瑪，若但予之生魂覺魂，即與草木禽獸等，無以大異，其予之令超軼萬類，卓然首出者，靈魂也。靈魂有內三司，一曰記含者，二曰明悟者，三曰愛欲者。

論記含者

記含者，名之爲三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藏物之像，以時而用，能記有形無形之物。其所爲亞尼瑪，爲腦囊，其功有二，其爲益難盡言。

何謂名之爲三總之歸一。凡論物理，先考名實，如物有同名異實者，舉其名，先定其物之實，然後可得而論也。一魚也，水蟲名魚，走獸名魚，天星名魚，但言魚者，格物家未知所的指，謂之疑謂。若定指其一而論之，謂之指謂。今言記含名之爲三，其一記能，能記也。其一記功，記之也。其一習像，已記也。總之歸於記含，今所指論者，記能也，亞尼瑪之能也。

何謂亞尼瑪之能，是總稱也。亞尼瑪之能有三司，不止記含，而記含則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藏物之像，以時而用，是則記含之分職，所以別於他司也。凡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有形質，不能入於內司，則取其像，入於公司，此像甚粗，既從思司，分別取細，入於記含之司，待至欲用，隨時取之。若無形之物，不屬外司，爲內二司所收，亦入公司，本無粗像，不必取細，徑從思司，藏於記含之司，以時取之。取之者，所藏之物，種種不一，若隨時欲取一物，則記含之司，悉呈諸物，任所欲得，如庫司主藏，待命出之也。是知記含之藏物，甚多無數，故亞吾斯丁曰，記含之容，大哉玄哉！記含之竅，微而密哉，曲而深哉！無物不登其門，無物不入其藏，非收物之體也，收物之像也，久收之以聽用。

何謂能記有形無形之物。記含者，分之有二，一曰司記含，一曰靈記含。司記含之職，止能記有形之物，故禽獸等皆有之，即禽獸等亦不必全有何以明之，試觀巢居穴居者，恆識所止，去而復還，能識其子。又犬馬牛羊等四足之彙，亦能作夢，犬方酣睡，忽然而吠，非由夢乎。既能作夢，必有經歷之事，藏於內司。又如畜狸犬者，各加名稱，聞呼以至，此司記含之效矣。惟魚亦然，扣擊作聲，旋予之食，後聞是聲，羣然唼聚。其在水中，亦有本所，恆依向之，趨利避害，旋往復來，皆由能記也。其無記者，但具嘗司觸司，止識見在之事，不能憶既去之事。如蠔之屬，生而不動，不能記含，亦無用記含。又如蚯蚓之屬，雖有動作，茫無歸向，亦無記含矣。靈記含之職，能記無形像之物，惟人有之。何者，人能記物之專，又能記物之總。總者，無形之物也如乙能記甲爲兄，丙爲弟，又記甲丙總爲同生，又記同生之甲丙總爲人，兄弟爲專，同生

爲總　人爲大總，同生與人，無形之物也　又如記人之白，記馬之白，又能記一總白，總白者，無形之物也　又能令人死後，其靈魂必能記生前之事，此亦無形之物　且外司已謝，必不緣司記含，當緣靈記含也

何謂其所爲亞尼瑪，爲腦囊靈記含　依亞尼瑪之體，與明悟愛欲同，皆謂之不能離之賴者　格物之論，有二種依賴，一能離於承受之體，如色如味，色改黑則失白　味變酸，則失甘也　一不能離於承受之體，如熱於火，冷於水是也　司記含之所在者腦囊，居顱頗之後，何言兩記含當有兩所　試思天主賜我能視有形之物，既有有形之目，則能明無形之物者，必有無形之目　能嘗有形之味，既有有形之舌，則能嘗無形之味者，必有無形之舌　有形之司，收有形之物，其所記含，必有有形之所，無形之司，收無形之物，其所記含，必有無形之所　有形之所，則腦囊，無形之所，則亞尼瑪

何謂其功有二，一者憶記，二者推記　憶記者，先我所知，今如先所知，復向而知之　何者，先所未知，直無所知，不可謂記　先有所知，後已悉忘，不可謂記　惟先所知者，今一念及，宛然如見，此謂如前所知，復向而知之　亞利斯多曰，凡經過之事屬於記含，見前之事屬於所司，將來之事屬於望推記者，從此一物而記他物，如從記篤而推記其黃，又因而推記黃金之黃，又如記令春之濕潤，因而推記去春之濕潤　蓋記含無他，止於先所藏者，今復覓之　覓未得時，設遇與此相似之物，或與此相連貫之物，乘其機緣，展轉相關，因而得所欲得，此爲推記也　推記須因衆物而得一物，憶記者，不須衆物，直記此物　此兩所記，總皆經歷之事　物像猶在，故可憶可推，其實一也　若本無知者，知而悉忘者，無此物像，莫可憶矣，莫可推矣

從此可知，人之亞尼瑪，既離肉身之後，尚有憶記，而無推記　何者，推記而記，緣我嘗忘，所緣忘者，爲記含之器，或受他損以亂其像　亞尼瑪既離肉身，其所記含，不藉肉身之器，無可受損，同於天神之類故也

若禽獸之屬，亦有憶記而無推記　何者，凡推記之節次有三　一者須記他物，二者由他物而推尋此物，三者因而得遇此物，皆緣人靈能推論理，以致其然　此中包含明悟，能推記者，則是睿哲之徵，非物類無靈所能與也　或有言禽獸能推記者，如補大爾歌曰，狐狸遇冰，先聽流澌，以爲行止　一似因聲知動，因動知危，因危知溺也　走狗逐兔遇三岐之路，先嗅其一，次嗅其二，悉無兔氣，次及於三，不復再嗅，徑往逐之　此亦能推之驗，不知是等禽獸所知，非靈魂之正推，乃推之像耳　走狗逐兔，緣趨利甚急，迫使速去，此知覺中自然之能　狐涉聽冰，緣其避患甚巧，平時遇水，聞聲不敢遽渡，今聞水聲，亦復知避，此知覺中之復記　皆非因此得彼，若人靈之推論矣

何謂其益難以盡言　凡人誦讀談講，思惟學習，諸凡所得，賴此而得久存，賴此而得應用　故天主予我記含之司，如藥肆然，任所取之，以療我心靈也　補大爾歌曰，記含者，百學之藏，諸業之母，智者之子　令人無記含，必不得稱智者　謂智者，必以昔視今，以往知來，若非前記不忘，將何藉以推測，得稱智邪　凡物有知其爲奇，而不能知其奇之所以然者　若記含者不知何緣，能以不同類，不同品，無量數物，入於諸藏，雜然並容，井然不混，無來不收，無取不應，分求分予，合求合予，簡擇而求，簡擇而予　試觀書生背誦經籍，所取給字像，經歷數時，袞袞不竭，聽者欲厭，而記含之司，出之不倦，又且纖悉靡遺，次序不越，後出者，先不能逆阻，求此者，彼弗敢混投　此亦奇而不可知之一也夫

西國有記含之法，習成者，試與一篇書，默識二三過，即成誦，從首至尾，又從尾至首，又中間任命一字，順誦其後，逆誦其前，或更隔數字誦一字，無所不可　又如伯爾西亞國王濟祿，兵士四十萬，皆識其名　一般多國王米的利達，能說二十二國方言　此皆原本資性，亦因學習，然足徵記含在人，奇妙無方矣　雖然，天主以此記含之司，賦之亞尼瑪，以予人者　何也，欲令人記憶天主之恩，而感之謝之也　人能記百凡事理，而不記天主恩，即無所不記如無一記，能記憶天主，而不能記憶他事，即一無所記，其爲記多矣

論明悟者

明悟者，分之有二，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　以明諸有形無形之物，不獨明彼，而亦自爲所明，亦非恆爲所明，爲其能明恆須物之像，雖自無質，其所不在有質之體，而不受壞於所向，亦不能死，願亦與司相似，其功有三

何謂分之有二，總之歸一　分爲二者，其一作明悟，其一受明悟　作明悟者，作萬像以助受明悟之功　受明悟者，遂加之光明，悟萬物而得其理　作者能爲可得，受者所以得之也　何以必言二者，凡物之所然，皆有二緣，一爲作緣，一爲受緣　先有作者，後有受者　試如器用，造之者爲作者，用之者爲受者　又如耳所聽之聲爲作者，以耳聽之爲受者　若未有作，安得有受，盡所然如是，何獨明悟否乎　今有一理於此，已得明悟，是所然也　其緣則

先有作者爲可明，次有受者明之，則遂明矣。試以有形易見者解之。凡明悟者，非明悟其物之體，物之質，必將棄其體質，精識其微通者焉。體質者爲專屬，微通者爲公共。如遇一有形之物，彼先出其像，入於我之目司，此時物去則像隱，其像全係物之體質，是爲至粗，非可明之物，能被明悟者也。既而入於公司，公司者，五司之共所也。此像既離於此物，然物之專像，無所不收像與物各有係屬，是在精粗之間，亦夫爲可明之物也。既從公司入於思司，而分別之，則此物咸別於他物，既不能無分彼此，即像與物微有係屬不能化於大通，亦未爲可明之物也。既而歸於作明悟者，不惟盡脫於物之體質，並悉捐棄其爲彼爲此，但留物之精微，衆物所公共者，則可得而明悟之矣。譬一尺度於此，木爲體質，尺爲其全，寸爲其分，所當明悟者，其全大於分也。目司所收，有形之度，載尺與寸，未離體質也。公司所收，脫去木體，止有體之形像，載尺與寸，即與他物總受總藏，未能分別也。思司所收，則已從他物而分別之，脫去形像，獨留其分與寸矣。作明悟所爲，則全脫於度，並其尺寸，但留微妙玄通，至公大總者，爲全與分，是則爲可明之物，足以被明悟者也。既爲可明，則受明悟者，加之光而遂明之，明其全大於分矣。又如物有白者，則是可見之白，日光未至，但爲可見之白，不爲已見之白。日光既至，遂從而見之，作明悟所爲者，如白可受見也。受明悟，如施之光而見白也。總之歸一者，作明悟，受明悟，兩者缺一，即不能完明悟之功，故總此兩者，爲亞尼瑪之能。譬如定時水漏，上下各爲一斗，二者主施，一者主受，兩者缺一，即不成器，合此兩者，方成一漏刻之能，總名一定時之器矣。

何謂亞尼瑪之能，亦總稱也。亞尼瑪之能，不止明悟，而明悟即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以明諸有形無形之物，此言明悟之分職，以別於他內司也。明悟之司，所職者，凡物皆通達其公共之理，公共之性，但物之有形無形，截然不類。其明諸有形者，不能脫其公質，而獨脫其私質。如人本有肉體，則從其肉體者明悟之，而不論其某肉體爲某人也。若無形之物，不係於質，則可得而通之，如天神等無形之類是也。此謂靈魂離身之後也。蓋欲明悟此物，必令其物合於明悟之司，有形有質者，不可得入，即不可得合。故必脫去私質，取其公共者，與作合而明悟之。若無形無質者，不須解脫，自能成靈像而作合也。故亞利斯多曰，亞尼瑪者是萬物，謂一切諸物。凡有形者，盡歸五司，亞尼瑪得用明悟者，取其像而通之。無形者盡歸明悟，取其靈像而有之，而通之，則亞尼瑪不化爲萬物，而萬物皆備，是得有萬物也。如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歸公司，若輻輳於轂，爲萬物之總府，即公司，亦可稱爲萬物。內司所收之物，皆歸於明悟，而承受之，通達之，亦萬物之總府，可稱爲萬物矣。

何謂不獨明彼，而亦自爲所明，亦非恆爲所明。凡明悟所明有形之物，必須解脫私質，獨取其公共者明之。若本司亦自無形質，無容解脫，是以不獨明彼而亦自明，故明悟比爲亞尼瑪之神目也。形目者，能見萬物，不能自見明悟者，能見萬物，又能轉見自己矣。其非恆明者有二，一者須復念，自明其明，不須解脫，了無隔礙，應得恆明，但緣自明，必須迴光反照而得之，故非恆明也。二者亞尼瑪在人肉體，恆接於有形有質之物，中多混雜，不及時返照於己之無形無質也，故不獲恆自能明也。

何謂爲其能明，恆須物之像。格物家言，明悟者之受明悟，必有靈像以爲明悟之種。何以徵之，五司於其所司，若無司像，必不能司其所司。明悟者於其所明，若無靈像，亦不能明其所明，一也。又明悟者之能明物，無物不屬其能，於彼於此，原無定向，欲明此物，必有明此物之種以明之，焉得不須此物之靈像，以別於彼物。欲明彼物，必有明彼物之種以明之，焉得不須物之靈像，以別於此物。或言明悟既屬能明，則思司所收之像，無所不呈，明悟者隨呈隨取，自足爲明悟之種，何事又須靈像。不知思司所收之像，猶微係於物之形質，若彼若此，未能全爲公共微通之物。且思司所呈，自外而至，未爲明悟者本司所有，凡物之所以然者，必須所然之原，在於所以然本已之中，乃能作其所然。若從外至者，必不能作。如火之熱物，熱爲火之所然，火爲熱之所以然，其能熱之原必在火體之內，而後出之以熱物。是爲作其所然，若能熱之原在火之外，則火何由作熱。故明悟者必須有物之靈像，在於本已之中，而後能作明悟，非藉外之司像所能作也。又因此靈像而作明悟，故既明之物，恆留而不滅。緣是格物之家，分物像爲四等。其下者，爲屬五司之物像，恆係於所向，在則存，舍則亡。其次上者，屬內二司之物像，脫於所向，亦自能留。顧其收藏之所，尚屬有質。因其有質，初則存收，後亦漸次隳壞。其又上者，爲明悟之靈像，當作明時，向於所向。既明之後，已脫於所向，而靈像向在，爲其存留之所，爲亞尼瑪，不係於形質之所，是以所向既去，猶抱而不脫也。其最上者，爲天神所有萬物之靈像也。人類所有明悟之靈像，雖屬精微，不免漸次

而得。天神於萬物之靈像，自天主造成天神，即萬物之靈像，同時俱得，不由漸次也。

何謂本自無質，其所不在有質之體，而不受壞於所向，亦不能死　依前論，明悟者既能爲萬物，即不宜自具一物之質　若自具一物，即不能爲萬物如太質本無一物之模，故能爲萬物之模，若自有本模，即不能爲萬模　如舌本無味，然後能別萬味　若舌先自有一味，即不辨他味　他司如外五司，固在有質之所，即內司亦不能無有質之所　惟明悟獨在亞尼瑪，不在有質之所，其在全不係於肉體，既不在有質之所，而獨在亞尼瑪，即與亞尼瑪同是恆在，雖肉體滅，有質之所亦滅，而此爲不滅，故不能死，其不受壞於所向者　他司係於肉體，其所向，若最大者，即所向在此，不能及彼，所向既大，即能向之力或受衰減　如目視日，是所向也　日光既大，即目力但能向日，不能向於他物　目受日光，力既不敵，即目力受其衰減　惟明悟者無所不明，所向在此，亦能及彼，無多不應　任所向者，最大最難，愈增其力，愈加其明，不因所向之大，壞其能向之力也

何謂亦與司相似　凡司皆有受，乃有作，不受所向，則無從可作，不作是功，則受功不竟　明悟者亦作靈像，受之而明，故爲相似也

何謂其功有三，其一直通，其二合通，其三推通　直通者，百凡諸物，一一取之，純而不雜　如甲知是甲，病知是病，冷水知是冷水　乙知是乙，一一直知，未相和合也　合通者，和合二物，並而收之，分別然否　如甲兼冷水二物，合言甲飲冷水，是合其然也　乙亦二物，今言乙不飲冷水，是合其不然也　推通者，以此物合於彼物，又推及於他物　如冷水能作病，甲飲冷水，推知其病也　冷水能作病，乙不飲冷水，推知不病也　直通者，皆眞無謬　一物自爲一物，故也　甲即是甲，病即是病，何謬之有　合通者，推通者，有眞有謬，以此合彼，有中有否，以此合彼，又以推他，岐路愈多，愈多不中故也　如甲飲冷水，飲即是中，或其不飲，則是不中　乙不飲水，不飲即中，或其飲之即是不中也　又如水飲作病，甲飲水，推知其病，果飲果病，則中　或其不飲，或飲而不病，皆是不中　飲水作病，乙不飲水，推知不病，果其不飲不病，即中　或其飲之，或不飲而病，皆是不中也　凡推通者，獨人類爲然，禽獸不能推通　天神至靈，天上天下，物物皆能通極至盡，不待時刻，無有先後，皆屬直通　人則以此推彼，漸次迨及，人之推知，如積時累日，先後序至　天神之直知，如無窮之時，無始無終，故天神稱爲靈者，人稱爲推靈者

明悟者在人，明哉尊哉，曷言乎其尊也　論在我所得之，服習有兩端

其一自立所得者，則愛欲所得屬諸義，明悟所得屬於知也　知方於義，則明悟者爲尊　其二天主所賜予，我得而服習者，獨於明悟者，錫之靈光，以慰亞尼瑪之內目，而得見天主，則明悟者又尊　論內外之行，凡亞尼瑪之行有二端，其一出外者，外五司之接物是也　其一在內者，內一司是也　則愛欲之行，雖在於內，未免出而交於所愛，故曰人有所愛，其心每在所愛之物，不在所居之身是也　明悟之行，恆在於內，每攝入其所悟之物，兩所由全完其功用者，一則有藉於外，一則全藉於內，如是則又尊　又愛欲不能自行，必先明悟者照之識之，然後得行其愛也　記含亦然，故愛欲譬也，而明悟爲其目，照之引之，若駕馭之，主持之，爲其萬行之所以然　故天神爲天主所使，大天下之原動者，十重天，各有天神主持運動，因之運用四行，化生萬物　是神動天，天動物，故稱爲原動者　明悟爲小天下之原動者，人身萬行萬動，若小天下　如是者則又尊，故明悟之能，似於天神　明悟能使人別於禽獸，明悟可通達於至微至玄至深之所，可達於至高至明天上之上　爲亞尼瑪警省守視之神獎，爲諸警之間諜，爲分別萬眞萬僞者試金之石，爲分別諸毒物之靈藥　爲亞尼瑪中居堂皇審判功罪之官司，爲照察黑暗私欲之燎燭，爲炳耀飾心宮之夜光珠　爲亞尼瑪渡海舶檣最高遠照，以察視深淺險易之明燈　爲亞尼瑪辨可否，決嫌疑，定猶豫之指南鍼　爲亞尼瑪中遍照遠近巨細，明無不見之視遠鏡　故亞尼瑪藉明悟以克明明德，其在亞尼瑪之國，如天天下之有日也　爲人既有此光，可得窮理格物，致極其知，以至於萬物之根本。若有人明悟萬事，而不識根本，如在大光中，而目眩如盲，與黑獄無別，豈不惜哉

論愛欲者

愛欲者，分之有三，總之歸一　爲亞尼瑪之能，任令愛惡諸物，得自專，不必自明，不能受強，其所向，爲先所知之美好，惟於至美好，不獲自專，而爲至自專，巍巍尊高，王於內外。

何謂分之有三，總之歸一　三者，其一性欲，其二司欲，其三靈欲，性欲者，萬物所公共，生覺靈之類皆有之，是各情所偏宜，專欲就之，不待知之　如石欲下就於地心，火欲上就於本所，樹木欲就於風日雨露之所及　又如海魚專就於海，又如人專欲就於常生眞福　舍此所宜，雖百方強之不安，必得乃已　亞吾斯丁曰，主造人心以向爾，故萬福不足滿　未得爾，必不得安也　司欲者，生物所無，覺類人類則有之　是各情所偏，偏於形樂之美好　其在人爲下欲，下欲

者、令人屈卑、近於禽獸之情、令人失於大公、專瞻己私也　靈欲者、生覺物所無、惟靈才之天神與人則有之　是其情之所向、向於義美好　故在人也、居於亞尼瑪之體、爲上欲、爲愛欲、靈欲爲諸愛欲中之至尊至貴者、故可獨名愛欲司欲與靈欲、其所以異者數端　一者靈欲隨理義所引、司欲隨思司所引、隨思者不論義否、惟所樂從也　二者靈欲所行、皆得自制　司欲所行、不由自制、惟外物所使、隨性不隨義　其在禽獸、絕不自制、一見可欲、無能不從故聖多瑪斯曰、禽獸所行、不可謂行、可謂被行、不能自制之謂也　其在於人、一見可欲、或直從之、或撰去之、或從否之間、虛懸未定　如是者、稍似自制、實則稟於靈欲以使其然、非由本質、蓋乃自制之影耳　又人最初一欲、不待思辨、觸之即發者　雖屬靈欲、而靈未用事、若者不得爲罪、嬰兒有欲、靈亦未用　病失心者、靈爲病阻　三者、亦皆不能自制之類也　其曰總三歸一者、爲是三者、依其本情、雖有三向、如性欲本向者、是利美好　司欲本向者、是樂美好　靈欲本向者、是義美好　然歸於一總美好、故曰總之歸一也

或曰愛欲與明悟、同爲亞尼瑪之內司、向者言明悟有二、其一作者、其一受者　今言愛欲、卻不分作愛欲、受愛欲、何也　曰外五司、皆不必言作者受者、爲是諸司所向、皆自能發其本像、動其本司、且諸司所向、皆係粗像、有質之物、未能至於無質之等　物與司皆係於質、則皆相似、則所向之物、即是可司之物、不必作司作彼之像　與司相似、而後收之也　明悟不然、所收之像、皆從有質而來、不得爲可明之物、必有作者、化有質以爲無質、是名靈像、然後爲可明之物、遂從而明之耳　且愛欲者、凡物可愛可惡、皆從明悟所明之靈像、呈於愛欲　愛欲者、遂受而愛之惡之　故作愛欲之功、似明悟者先已作之、不待愛欲者自作之、故愛欲一司、不必分作與受也

何謂亞尼瑪之能、亦總稱也　亞尼瑪之能、不止愛欲、而愛欲則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任令愛惡諸物、此言愛欲之分職、以別於他內司也　所云任令愛惡者、獨指靈欲也、依於亞尼瑪之體、爲其不可離之賴物

何謂得自專　得自專者、亦獨指靈欲也　靈欲在人、自能主宰　凡明悟所呈、一切所向、雖有可愛、有可惡、然可愛者或能惡之、可惡者亦能愛之或可愛可惡、虛懸以待其去取　若性欲司欲、覺類所共具者、自無主持、惟意所使、惟欲所使、一見所向、即偏向之於己所利、不得不趨　於其所害、不得不避、勢不由己　故聖多瑪斯曰、凡禽獸所行、非作者乃被作者　蓋先不能知其可否、惟他所使、是名不自主之行也　惟靈欲在人、先知其合理與否而後行之、故自爲主之行　不能自主者、其行隨性、故無功亦無罪、不可得賞、亦不可得罰　譬如生身長大、飲食便溺等、皆不得不然、非我所能分別去就、何功罪之有　能自主者、其行隨理、故順理爲功、逆理爲罪、功可賞、罪可罰也

何謂不必自明　愛欲者、雖不能自明、亦不必自明、爲其隨明悟者之明、一切所呈可愛可惡、已先爲明之、故也　或言愛欲者既不自明、易爲又有功罪　曰、明悟雖借之光照、明其可否、至其主宰全在愛欲　譬如輔弼之臣、陳言是非得失、豈能強之國主、其獨斷獨行者、君也　明悟則輔、愛欲則主　故功與罪、歸之愛欲矣

何謂不能受強　凡自主之行、是名人之行　若本非願作、因有所畏而強作之、是亦名爲人之行否　曰、是亦人之行也　何故、因畏而作、作者是我、是亦自主之行、安得不名人行而無功罪乎　故記含明悟、皆可受強、如邪魔顯設多像、呈於記含　彼記含者、不得不爲容收、溷殺眞僞、呈於明悟　彼明悟者、或因而謬誤分別　惟愛欲者、操棟獨持、雖顯諸可愛、莫能令我必愛顯諸可惡、莫能令我必惡　但能誘惑、莫使必從　凡所向者、及諸邪魔、及諸萬苦萬刑、皆不能強我所行　如瑪而底兒、雖歷無量艱苦、其德意屹然不動、更加精勇、足可徵驗　是知一切所行、皆屬愛欲、自主自作、故不能受強、而功罪歸之也　或言假有暴君、強令是人拜禮魔像、抑按肢體、稽首屈膝、無能不從、安得爲不受強者　曰、凡若此者、是名體行、不名意行　彼能按抑我體、不能按抑我意　凡罪所罰、必由意所愛欲、是體行者不由本意、即得無罪　向言不能受強者、意行也　暴君能強抑我體、我不受強之情、可出之舌縱斷我舌、我不受強之情、可形於四肢百骸　縱斷我命、不能滅我與愛欲爲一體之亞尼瑪　安有我不愛欲、而強之可令愛欲者乎　豈惟他不受強、即於天主、亦不受強　蓋天主欲人之愛欲、作一善功、如悔罪等、則視其時候、乘其機適、與之額辣濟亞、既得額辣濟亞、兼乘此機適　其人雖能不作、畢竟作之、則此人之作此善功、皆由自主　天主特以令切行之、特賜額辣濟亞　額辣濟亞有二、其一爲足可行之額辣濟亞、其一爲令切行之特賜額辣濟亞　其品數皆同、但不乘機適、人莫之用　是雖可行而不必行、則爲足可行　若乘有機適、而令必行、則爲令

切行。故人纔覺有此機適，則是天主所用以救我者，此時是可行者，卽爲令切行者，不可不亟承聖佑，乘機作之。若失此機會，後此雖有額辣濟亞，亦但是是可行者，我不用之，必行也。委曲引掖，作此機緣，令我肯作，非強我作之也。譬如小兒在彼，我以果餌乘其飢候，出而示之，彼雖可以不取，畢竟來取，是我特引之使來，非強之使來也。從此可見天壤間，萬樂萬苦，皆不能移人之愛欲，故曰不能受強。

何謂其所向爲先所知之美好。凡美好，若先不知之，則不爲愛欲所向。若先知之，則眞美好是其所向，卽本非美好，而蒙以美好之貌，亦是所向。或問有人自斷其命者，此何美好而亦向之。曰，凡愛欲所向，無有不以爲美好者，若欲死者，爲是生時，必有甚苦，當受苦時，不知此死爲更甚大苦，而謂死者得免目前之苦，則亦以此死爲美好也。凡美好有三，其一樂美好，其一利美好，其一義美好。世間所有萬物之美好，皆至美好之一微分，而天主則爲完全之美好。樂者利者義者，無不備足，無不充滿，故世物之美好，爲愛欲之分向，而天主爲愛欲之全向。世物雖盡得之，我不能足，我不能安，而天主眞福，我得之，則至足至安。或問旣爾世物爲分向，爲不足不安，而人情惟樂與利，慕之求之，天主爲全向，爲至足至安，乃不必慕之求之，此又何也。曰，樂美好最能動人，一見便生欣悅，不煩計慮，故向之最易，更甚於利，勿論義也。若利美好亦能動人，稍須計慮，乃可得之，故次於樂。此兩美好，皆着於物，其美好易見，故庸人小人，皆趨慕之。若義美好在物之外，非庸常所見，必須智慮籌度，乃能知其美好而願得之。故向之爲難，獨君子能然。此三美好，趨向難易，等級分異者，緣人靈魂係於肉體，樂與利，最爲肉體所便。義美好則靈魂所便，肉體所不便，故也。至若天主，其爲美好，無形無像，更非庸衆所見，必遠慮卓識，思路超越，乃能知其美好。今有人得向此美好，此其所爲，必邈然出於樂利之上，寧違世間萬樂而受萬苦，寧去世間萬利而就萬害，必欲得此而後已。凡人有甘歷苦辛，冒危害，而求之者，爲樂與利在其中也。求得天主，至於受萬苦萬害，欣然欲之，安得不有至樂大利在其中乎。特尋常識慮，不能及此，故雖全備滿足，至樂大利，反不若世間暫樂微利，足動人意耳。庸人惟肉體是狥，惟樂利是求，不知其違義犯天主，陷於萬罪，故罪人謂之愚人。

何謂惟於至美好，不獲自專，而爲至自專。謂若能明見至美好，卽不得不愛，勢不在己。何者，明見之後，凡諸至樂大利，可願可求，爲愛欲所向者，完備滿足，自能全攝，愛欲者而愛欲之，爲此是亞尼瑪，愛欲者之全向，故得之爲得至足，爲得至安，爲得至樂，爲得至利，爲得至義，是不得不愛，故爲不獲自專。而此不獲專者，正是本情所最向，所至愛至欲者，故又爲至自專。譬如向日之蓮，其向日也，爲受彼利益，不得不向，似乎不得自專。而以向之爲益，不然則害，是其本情所甚願者，得非至自專乎。凡在天之神聖，明見天主者，皆如是也。

何謂巍巍尊高，王於內外。或言愛欲與明悟者，如學生姊妹，等級不異，無有尊卑也。亞利斯督格物之論，獨明其不然，爲愛欲明悟，本不同類。凡物之類，如數目然，無有二數可相等者。則物類之中，定有等差，無有二類能相等者。亞吾斯丁雖云三內司同等，特言三內司皆在亞尼瑪之體。以亞尼瑪之尊，而爲同等之尊，衍各論其本類之尊，不得不有差等。則最尊者，愛欲也。何者，欲明亞尼瑪之能，孰尊孰卑，凡有三端，一視其所習之德，一視其所行之行，一視其所向之向。愛欲者之所習所行所向，尊於明悟者之所習所行所向，故愛欲尊於明悟矣。今論所習，愛欲所習者仁也，明悟所習者智也，以仁方智，則仁尊，則愛欲尊。論所行，愛欲之行自動，又令他動也。明悟之行，爲他所動也。自動又令他動者，方於被動者，則自動令他動爲尊，則愛欲尊。又如指我以爲善之路，與令我卽得成爲善者，兩相較，則得成者爲尊。明悟者，開我迪我，使我知有眞福，則愛欲者，令我得有眞福，則愛欲尊。又反論之，明悟之反爲不知，愛欲之反爲惡。人之不知德行，方於人之惡德行，其惡孰重。惡者甚重，則愛欲尊。論所向，愛欲所向爲全美好，明悟所向爲分美好。蓋明悟所務，惟在求眞，眞雖美好，特美好中之一端，美好中尚有多端，愛欲者無不愛之，是爲全也。以全較分，則愛欲又尊。夫天神斡運各天，次天主而爲大天下之初動。人之愛欲，在人之小天下，凡內司外司，百骸四體，各聽所命而効其職，亦次亞尼瑪，而爲諸動之初動。故曰巍巍尊高，王於內外也。夫以愛欲之尊如是，其所向爲至美好，而有人焉用此愛欲，俯狥世間之至輕至微，以王尊而見役於卑瑣下賤之類，豈不至爲屈辱，至可愧悔者乎。

又《論至美好之情》

至美好者，原美好也，無他美好在其先。其爲美好也，並無所以然，無所以然者，非由他造，非由他化，非由他成，不因傳

授，不因積習，不因功勛也，但至純至一之性，自然而然，其善與體，其體與其善，是一非二。

此美好爲大美好，能包人萬億美好，爲總美好，他美好由此而美好，此不因他美好而美好，爲最美好，他美好不能如其美好，其勝於他美好，無倍數可論，爲恆美好，定美好，無時不爲美好，無物不爲美好，無處不爲美好。

論至美好之性情，其尊貴也，爲無窮際之大。論至美好之品位，其峻絕也，爲無窮際之高。論至美好之包涵，其富有也，爲無窮際之廣博。論至美好之存駐，其無始無終也，爲無窮際之久遠。論至美好之精微，其難測難揣也，爲無窮際之幽深。

至美好之美好，其體不因他美好而有，其功用不因他美好而成。他美好之體，則因此而有，他美好之功用，則因此而成。

他美好之物，必具四端，其一有，其次存駐，其次作用，其次知作用。萬美好之有，藉此至美好而有，此美好不藉他美好而有。萬美好藉此而存駐，此不藉他而存駐。萬美好因此而作用，此不藉他而作用。萬美好，藉此而知作用，此不藉他而知作用。

此美好爲公至足，公至足者，無所不取資，無所不足。至足於己，亦至足於萬物，亦至足於無窮世之萬物，乃至萬物萬世，更倍之倍之，以至無數可論，亦無不足，是謂公至足。

他諸吉者凶者善者惡者萬端，此至美好，悉能利益於善者吉者，悉能治療於凶者惡者，於諸上下大小貴賤，所營職業，悉皆取資，左右隨足，無有匱乏。

此至美好，其在今也，目不可見，耳不可聞，惟當信之，惟當望之，惟當存想之。我此信此望此想，即是所惠教訓，所施慰勉，所予欣悅，所垂佑助。至後來明見之日，自當茫然懷然，若攝我心，若失我身，若眩我睛，若屬足我中情，怡然得所而大寧，福我永我，乃以常生。

此至美好，非我可得，惟依額辣祭亞譯言聖寵而可得之。得之者，便爲成善，使我疑於天神，使我疑於聖人，使我疑於天主，使我衆行百爲，皆似天主所差別者，天主自然而然，我依額辣祭亞而然。

此至美好而與我弼尼瑪偕焉，則天主收之，天神聖人愛之，衆人仰之儀之，邪魔懼之，賢者讚之述之，令我勇，令我貴，令我樂，令我富，令我有功，令我於萬善衆德，種種備足。

此至美好，我若得者，莫能奪之，莫能沮之，其與諸我也，無不與之，無不願與之，其情性自然如此故。

此至美好，常與人偕，有四端焉。

其一，以造成人與人偕。與人偕者，爲造成萬類，獨人爲其肖像也。人爲肖像者，非形體之謂，爲獨人類能識之，能愛之，能與受其福，故人爲肖像，以造成人與人偕也。

其二，以備所須與人偕。備所須者，人人屬其顧念也，有二端。肉身所須曰用糧，如衣服飲食器用等，萬事萬物，種種具足。如父母育子，又令我備具他人所須，若家督上承父母資糧，偏育家衆，皆父母所養也。又靈魂所須曰用糧者，如額辣濟亞，以及道德仁義等，萬善具足。如父母教子，又令我訓誨他人，若承父母家訓，偏教家衆，皆父母教也。故曰以備所須與人偕也。

其三，以保存人與人偕。保存者，護衛之，留駐之，使免散壞也，而有數種，如四行等無生覺靈者，保存之以有，即偕焉以有。其保存人也，亦與四行等同，有如草木等無覺靈而有生者，保存之以有，又以生以養以長。其保存人也亦與同，有同生長養。如禽獸等無靈而有生有覺者，保存之以有以生，又以內外諸司令彼知覺，以內外諸動，令彼運用。其保存人也，亦與同，有同生長養，同知覺運用諸種之外。其於人也，又保存以記含，以明悟，以愛欲，以主宰，是則四行草木禽獸等所無也，而於人獨也。故曰以保存人與人偕也。

其四，以無不在與人偕。無不在者，體無不在，見無不在，能無不在，其無不在，於人至親至切，而人不能覺。比於靈魂在人，使我生，使我行，使我通達外來事物，又通達內心情性，而我不覺，是靈魂所使。比於日在天，生養萬物，所可見者，皆承大光，而我不覺爲所生養照臨，其爲親切，皆倍萬不啻也。故曰以無不在與人偕也。

此至美好，任我所在，無處不可依向之，無處不可得之，無處不可饗之，無處不可留之，無處不可想慕之，無處不可講說之，無處不可見之，無處不可開之，無處不可嘗之。

人有二光。其一自然之本光，推理致知，人力可及者是。其一超於自然者之眞光，在理之上，惟天主賜與，非人知見所及者是。此至美好者，在我今

曰、依我本光、悟亦識之　其在他曰、依藉眞光、果得見之、而此識者見者如飲海滴水、見曰隙明、悉難罄盡　惟獨自能窮究、自能全通、自能全愛、此全通者、全愛者、是名無窮眞福

此至美好、在此世間、依我本光所能識者、極爲微細　雖則微細、以視世間學問、倍萬爲眞、倍萬爲確、倍萬爲益、倍萬爲宜、倍萬爲足、倍萬爲貴、倍萬爲樂

此至美好、我此世間而欲識之、非因講究思惟、便可必得　惟是衷情慕愛、心地蠲潔、方可得也

此至美好、我能明悟、我能愛慕、而有恆者、卽是常生、卽是眞福　得此福者、雖以世間美好、並合一處、終莫及之、相去倍數、非復計量所及

此至美好、爲純美好、非如他美好尚有雜者　爲足美好、非如他美好尚有闕者

此至美好、無有他美好在其上者、無有他美好與之等者　非獨此耳、並亦無他美好在其下者、若云或在其下、便屬比方　此至美好、無比方者、縱令並合世間一切美好、至大至多、求與之比、其爲比例、若有之與無　不然、亦其影也、影之與形、不爲比例、終屬無耳

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賾、置此美好之前、猶露華一點耳、不足論於多寡輕重　更復倍此天地、倍此萬物、倍之又倍、至於無算、其爲多寡輕重、亦復如是

此至美好、爲他諸萬億美好之準則、爲此美好、能節度於他諸美好　彼諸美好、論其本體、自無美好、爲與至者相近、稱爲美好　愈切近、愈美好、其分別差等、皆以至者爲其法式　如精金至貴、下至銀銅錫、近者愈貴、分別差等、以金準之、是名準則

爲此美好而能遺棄他諸美好、爲他美好能阻我抑我、令我不得此至美好、故須一切棄置視若敝帚　如是者、世或目以爲愚、其愚不可及也

此至美好而我得者、是徒得之、其與我者、是徒與之　何者、我無功故就令有功、而此功績從何得之　我本無功、何由可得　故與我者、是名徒與

雖然、亦須我與同行、不然者、雖欲徒與、而莫或受之

能識此至美好之緣有七端、因於自然之本光一、因於超自然之眞光二、因於心之潔清三、因嘗其味四、因於恆相密交五、因於謐靜五司六、因於默想透達經典深意七

欲知此美好爲至美好、當觀古今無數聖人、大才至智而爲此致命受無窮之苦聖女亦然其受苦難也　他人視之皆苦、而彼甘之若飴、嗜之若渴　古今無數主教賢人、恆歎息、恆仰慕、恆祈求、恆行百計建立功勞、行人所難行、講解傳說言語踪跡偏天下　又屏棄一切身世所有、克己習勞忍辱耐苦、終身如是、是何所爲乎、此不足爲至美好之徵乎

試觀古今聖賢、所爲講解稱說、覃精竭才、造作無數經典書籍、不啻汗牛充棟　而此輩聖賢、皆言喜等所說甚少　所當說、所未說、所不能說者、至多至多、無有數量其比例、若有與無也、此又何也

欲讚歎此爲至美好、不能形容、不能窮盡　卽以海水磨墨、尚恨其少以諸天爲楮、尚恨其狹　以天神之聰明才智、尚恨其鈍　以億萬萬無窮極之年、尚恨其短　窮古終天、無數聖賢、無數天神、並合其才智心思、窮盡極想於無涯無量之才智心思、而此才智心思、猶不足摹擬萬分之一也

欲知朝廷之尊、觀得罪於朝廷者、其罰甚重則可知之　欲知此至美好者之尊、試觀罪者之罰、無窮盡時、爲萬苦聚、又無法可以解之可以救之　如此、其罰至重、卽知施此罰者、巍巍隆高、其尊無上也

人有三在　其一體在、體則居之所能限之、所外無體　其一見在、見則目所接能限之、接外無見　其一能在、能則事所嘗能限之、事外無能　此至美好者、體無不在、見無不在、能無不在　其體其見其能、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行不在　又於人類萬物、默爲存收、使免傾散、而與之同行、與之偕動、爲萬行萬動之所以然

此至美好、最玄最微、不可以形像摹擬　非但不可摹擬、兼亦難可思惟、雖復聰明絕世、不能形容其毫末

此至美好、不能明知、不能明見　若有思惟擬議、以爲已能知見、此政極無知見　若更加窮究盡思極慮、至於昏無所得、自視爲至愚至懵　我所想、我所講、我所識、與所當想、所當講、所當識者、全然未有分毫入處、此正爲有所知、有所見矣

有至香者其本體香、不足爲香　有無數穢惡、移與相近　悉化爲香、與本香相類、是爲至香　此至美好者、舉天下無數惡人、嘗造無量惡跡、若與相近、悉化諸惡而備諸德、入於聖域、都成美好、豈非至美好

盡天下聖人，盡天上天神，相與讚歎此至美好之爲美好，時時讚歎，窮無量時　時時以爲奇異，時時讚歎，窮無量時　時時以爲喜樂，時時讚歎，窮無量時　時時不竭，新之又新，無有盡際

神有三司，一司記含，一司明悟，一司愛欲　記含者，記含此美好時，即爲至富　明悟者，明悟此美好時，即爲至光明　至高貴愛欲者，愛欲此美好時，即爲至正，爲至尊　而一切人，一切時，一切楮墨語言等，但一沾此美好，皆悉成爲至尊至貴，隆崇無比

有人於此，與人爲善，惟日不足，多出智巧方便，化誘於人，彊勉於人，如是人者，可名甚善　而此至美好者，從造物初時，恆出無量無數仁愛人之智計方略，牖人於善，救人於惡，時時扣我心門，督趣覼縷，有會即投，無時肯釋，必欲相將人類，悉成美好　此其美好，爲至美好

開闢以來，無量數聖人，所行所作，功德無數，其所以然，皆繇此至美好而出　自今以後，至於世盡，無量數聖人，所行所作，功德無數，其所以然，亦皆繇此　而前後無數聖人，特如繪師之鉛槧，工匠之斧斤，其握鉛槧，操斧斤者，此至美好也

繪者方繪次，拙工攙筆壞之，良工就彼拙筆，增修焉，更加巧妙　縫者裁剪次，拙工誤剪壞之，良工就其壞處縫補焉，倍益佳麗　此爲善繪善縫矣　至美好者，恆聽人爲惡，及至當機，即取惡爲善者，令彼從前百千罪過，皆爲立功累德之材具也　正如醫師製度毒藥，匪但令其無毒，且借其毒性以取奇効，是取彼不美好以爲美好　知此能此，恆知此，恆能此，是爲至美好

至美好者，不能自爲不美好，亦不能令他爲不美好，具此兩不能，是爲全能

隨其所命，但所命爲者，即是至善　隨其所禁，但所禁不爲者，即是至惡

有在艱難苦毒中，而此至美好者，默爲勉勵，默爲照護，默爲安慰，是此大恩，但得幾微施及於彼，彼即以甚難爲甚易，以甚苦爲甚甘　若無此默佑，即甚易事，亦成甚難，即甚樂事，亦爲甚苦　故得此佑者，要其至竟，不得不成吉福　失此佑者，要其至竟，不得不成凶惡

此至美好者，默能係攝萬物，使彼萬物，不得不於彼趨向　使得微見之，微識之，即自歎沒痛悔，從前未向於此，未識於此，所作所爲，空費時日　他諸美好，風昔係戀者，皆是至惡，盡可棄捐　視彼未見未識，係戀於他諸美好，不能舍置者，以爲至愚無知也　此何以故，爲得此者，雖他無一有，已爲至富，已爲至足　失此者，雖他無一無，亦是至窘，亦是至貧

此至美好自萬物視之，實公有之，爲普徧故　自物物視之，皆若獨有之，爲滿足故

能識此美好與否，只在當人人能自進於美好，即能識此美好，愈進亦愈明　人自遠於美好，即不能識此美好，愈遠亦愈蔽

欲見此美好，先宜瞽　欲聞此美好，先宜聾　欲論此美好，先宜喑　欲得此美好，先宜去　欲嘗此美好之味，先宜不知味　何以故，不絕世見，不能見此　不絕世聞，不能聞此　不絕世論，不能論此　不絕世有，不能得此　不絕世味，不能嘗此

此至美好，但歸向之者，必將爲美好　不然，亦必大去其不美好　如入寶藏而出，必富　不然，必大消其貧　如造良醫而還，必安　不然，必大減其疾矣

爲此至美好而作者，雖微善，必得無窮盡之報　其施甚小，其獲甚大　如此旋念有人悖之違之，雖所作者，特是微罪，萬萬不可　何以故，爲彼是彼故，且所犯微罪，非微罪也　今爲微罪，究其將來，必造於無窮之惡　凶惡有二種，其一罪愆，其一患難　此至美好者，患難之所以然，非罪愆之所以然　所以患難我者，非患難我也，正欲用此救我，使進於善，使近於美好也

此至美好而欲禍我，甚無難也　但舍置我，便爲無量數之苦　已旋思之，但收受我，其爲美好當復何似

無此美好，即無爲善之始，亦無爲善之中，亦無爲善之終　爲萬善所係，皆在於此　其係屬也，如光係日，如熱係火，倍萬親切

此至美好，無時無處，不施無窮之恩，無窮之善，無有竭盡　亦無宰制之者，而無不屬其宰制者

此至美好之前，無有大凶惡，不可救者　無有大美好，不可施者　雖有至惡人在於至美好之前，而能自愧悔，認己爲惡，即彼自謂至惡，已是大善　能自謙抑，謂己無功，即彼自謂無功，已是大功

此至美好，爲欲人至於美好，多用計畫，令我得至，甚懇甚切，所屈卽者，甚尊甚貴，所俯就者，甚痛甚苦，令我從之，甚近甚易，種種非人思慮所及，但我輩不能體認眞切，卽彼所爲，我不能信，或謂非宜，若體認親切者，無論深信不疑，卽我自心，亦自計慮，以爲非此固不可也，以此至美好而爲我主，我爲其民，豈非大福，豈非天寵哉。

右所論至美好是亞尼瑪之造者，是萬物之造者，是亞尼瑪之終向，是人之諸行，人之諸願所當向之的，人幸而認此，凡百無有差謬，如海舟之得指南，定不迷其所往也。求此則遇萬福，爲此而死，則得常生，爲此人患難之中，則是大安樂，爲此論於卑賤，則是榮福，爲此貧困，則是極富厚，爲此飢寒，則是極飽暖，爲此竄流，卽得鄉其本鄉，是人類共所當敬，是泰西諸儒先所自奉事，所傳教人共相奉事，是因愛憐萬民，親來降世，以其教光普照天下，令得天上眞福，是定何謂，謂之天主。述此書者，無非令人在此世中，認此事此，而身後見之，用享其福，第此所論，殊未詳盡，卽令詳盡，千億倍此，亦不能罄其無窮，譬如一滴，不盡大海，譬如一塵，不盡大地也，讀者於此，識有闕漏，卽當存之所論者，至爲無窮論之者，至爲讚劣，庶或無譏焉爾。

又《論亞尼瑪之尊與天主相似》

天下萬物，其美好精粹，皆有限數，其與天主無窮之善，無窮之妙，無相等者，亦無一能彷彿無量億數中之一二者。今言亞尼瑪與天主相似，特是假借比喻，爲是其影像耳，形影景，不爲相等之物，亦無大小多寡，可爲比例也。儻不達此意而泥其詞，謂我眞實可比擬之，豈不屈抑天主，而長世人莫大之傲哉。後諸比意，惟爲顯揚天主全能大智至善之性，又讚美其普施於人亞尼瑪無窮之恩云耳。其云相似，凡有數端，總歸三者，一曰性，一曰模，一曰行。如左。

性一　天主性分本自滿足，不屑他物充之。聖亞吾斯丁曰，亞尼瑪乃無形無壞自立之體，與天主甚相似也。雖本無形像，有天主之像在焉，伯爾納曰，人之亞尼瑪，能幹萬物之務，而萬物不能充其欲。蓋亞尼瑪既爲天主之像，無窮美好，其在天主下萬物之美好，必不能滿之，故相似。

性二　天主之性極純，無質模，無總專，無一毫之雜。亞尼瑪之性亦純，無質無形無分，但亞尼瑪之純，有總專之合，與天主異耳。總專之合者，人各有亞尼瑪　是名爲專　凡人之亞尼瑪同是靈者，是名爲總　天主無是也。

性三　天主純神，能灼見萬事萬物，而不屬於人目。亞尼瑪，神類也，無形無質，亦不屬於人目，而明達萬物萬事之理，至幽至賾至眇之情，皆能洞識。

性四　天主至靈至理至義，而爲萬理萬義之準則，人之亞尼瑪，有靈有理有義，方諸草木禽獸，無靈無理無義之亞尼瑪，特爲超越。

性五　天上天下惟一天主，其功行甚多，而有不同，人身惟有一亞尼瑪，其功行甚多，亦各不同。

性六　天主本不能死而無終，人之亞尼瑪亦不死而無終，故與天主相似。其異者，天主無所始，而亞尼瑪有始，始於天主。

性七　天主體在能在見在，而無所不在，人之亞尼瑪，能充周於全體，其明愛無際，能徹於天上天下，偏於地上地中，凡厥所欲，無不可在。

性八　天主之體，無所由成，天主之功行，惟由於己，人之亞尼瑪，惟由天主親所造成，亞尼瑪既備物之靈像，以行其功，卽其功行不由他物，其居本軀時，明悟愛欲記含之功行，不由於本軀，離本軀後，亦能明悟，亦能愛欲，亦能記含，如在本軀時，故其體其行，皆不由他物，與天主相似。

模一　天主本性，常明達自己，常愛樂自己，人之亞尼瑪，若效天主之性，則能向天主，能明天主，能愛樂天主，而賴其額辣濟亞以明之愛之，雖未能全明全愛，亦與天主相似，故肖天主性之像焉。若效天主之三位，亦爲肖天主之像。蓋天主雖一性，實有罷德肋，費略，斯彼利多三多三位，人雖一亞尼瑪，而實有記含，明悟，愛欲三司，天主費略，生於罷德肋，天主費彼利多三多則由罷德肋與費略，亞尼瑪之明悟者，由於記含，亞尼瑪之愛欲者，則由記含與明悟。

亞吾斯丁自爲問答曰，亞尼瑪何以爲天主之像，曰，爲其能記天主，能明天主，能愛天主，故爲天主之像。又曰，亞尼瑪爲天主之像有三，依其性，依其額辣濟亞，依其榮福，榮福，西言我樂利亞，依其性者，亞尼瑪本性，能明能愛天主，此能明能愛之性，人人所有，則皆有天主之像，依其額辣濟亞者，人有額辣濟亞，卽能行明行愛於天主，特未全耳，此行明愛之功，惟義者有之，亦皆有天主之像，依其我樂利亞者，凡獲眞福之神聖，賴我樂利亞之光，榮福之光者，人之亞尼瑪升天後，天主賜之榮福之光，以照固慰籍之，乃可見天主也，如無榮福之光，必不能見天主，亞尼瑪得榮福之光，比之目衰者得眼鏡也，無所間隔其明愛，得見天主，如此無間隔得見天主，而向眞福，惟天上之神聖有之，亦皆有天主之像。

模二　額辣濟帝者，譯言龍恩，乃天主賜人以增美爭帝尼瑪，而龍愛之，賚爲萬善之根，升天之憑　論額辣濟亞之性，其尊超越於亞尼瑪，與諸譜若，而似天主之性　故亞尼瑪得額辣濟亞時，其欲愛與否之意，轉合天主之命，若額辣濟亞有以變亞尼瑪，與其明悟愛欲之行，而相肖於天主然

模三　天主與萬物爲物，任意行之，如用械器然　亞尼瑪以其神能全模肉軀，並模各分，而爲人，亦任意行之，如用械器然

模四　天主所已造之物，與所未造而能造之物，盡有其物之意得亞，意得亞者，譯言物像，制作規模也　具存於己人之亞尼瑪　因外五司所司之物，以明悟者明之，而明悟者明其所明之物時，翕然歸一，故亞尼瑪所明之物，則有其物之像，具存於心　而亞尼瑪與天主相似

模五　經曰，居於聖愛者，則與天主偕，而天主亦與之偕焉　又曰，親附於天主者，則切體於天主焉　蓋天主所愛之人，則與其人偕焉　諺曰，亞尼瑪所愛者，比其所模者，相居更爲親切　蓋亞尼瑪所愛之物，則與其物偕焉故與天主相似

模六　天主性體，充徧於天上天下，而天上天下，不能界容於天主　人之亞尼瑪，充徧於全軀，而全軀不能界囿於亞尼瑪之諸行

模七　天主全在全宇宙，亦全在宇宙之各分，即各分內，有一分毀壞，而天主全無一分毀壞　人之亞尼瑪，全在人之全軀，亦全在全軀之各分，雖軀有或分，而亞尼瑪不可得分軀或有壞，而亞尼瑪無一毫得壞

行一　天主是萬物之始，萬物皆由天主造成，故也　又萬物行之始　凡物將有所行，必得天主扶佑之，乃可行也　人之亞尼瑪，是本軀內外諸司之始，人有內司外司，內有明悟愛欲記含等，外有視聽啖嗅覺觸等，皆由亞尼瑪而成其所司也　及其自然行之始，又其介然行之始，自然之行者，順其本性行之，如火嬗水潤，鳥飛魚躍，人之視聽啖嗅等，皆行乎自然，無善無惡，無功罪者也　介然之行者，係於人意，故或善或惡，或功或罪，可揚可抑，可賞可罰，介有兩端之意也　若此兩行，皆由亞尼瑪爲之始也

行二　天主是萬物之終，是萬物爲者之所以然　是萬物之成，是萬物所向之福　人之亞尼瑪，是本軀之終，本軀爲亞尼瑪所用器械，器械非能自爲用，必用於匠作，故亞尼瑪爲本軀之終，本軀萬行之所以然　亦天下萬物之終　天主造人，貴於萬物，爲其在世，能敬事天主，而世後得享天主之福　既界人此靈才，乃造成天地，如房舍然，令居處其中　造成草木禽獸等物，如錢穀然，待人隨取隨足　令人之亞尼瑪得以奉造物爾其所自，而終得享天主之福　故人之亞尼瑪爲本軀，天下萬物之終

行三　天主通達明悟萬物，而其通達之勢，超越於神人所通達者無量倍數　神人之通達，雖精雖細，尚有未盡，惟天主之通達，能洞徹各物本性之潛微，窮盡其義理之幽眇，至其所以然之所以然，而毫髮無遺，故超越於神人所通達，無量倍數　人之亞尼瑪，亦能明達，屬造成之物，不屬造成之物者，分別天主與萬物也　萬物皆稟生於天主，惟天主無始無原，豈屬造成　能通達屬質不屬質之物，屬質不屬質之物，分別有形有像，與無形無像者也　如天神靈魂道理德業等，皆不屬質之物，而亞尼瑪悉能通達之　其屬質之物，通達之際，變爲神物，亞尼瑪通達諸物，其物當入亞尼瑪之中，因屬質者不能入於靈魂，故先脫其質，而留其靈像，與其理，以至於亞尼瑪，而皆通達之　故質物通達之際，變爲神物焉　故相似

行四　亞尼瑪通達物之際，即生其物之內言，內言者，是物之義，若外言方出於口，即通於耳，倘亞尼瑪不先生內言，亦無以遷通物之性與理　天主通達自己之性，亦生內言，天主通徹己之性，則生自己內像，爲第二位費略，是爲罷德肋之內言

行五　萬物不自活，皆受活於天主　天主自活，而不受活於萬物　人之肉軀不自活，皆受活於亞尼瑪，而亞尼瑪自活，不受活於肉軀

行六　天主公潤天下，所潤之中，又有得潤之膏澤者焉　萬物至洪至巨，受天主之公潤，各得其分　至觀天之垂象，晶瑩森羅，尤爲受天主公潤中之極精極殊者焉　亞尼瑪公潤肉軀，所潤之中，又有得潤之膏澤者焉　肉軀四肢百體，受亞尼瑪之公潤，各充其量　至觀首之統貫，聰明，從審，尤爲受亞尼瑪公潤中之至美至好者焉

行七　萬物自不能動，而受動於天主　天主爲萬物之原，而常自安然不動　人之肉軀全體與各分，自不能動，受動於亞尼瑪　亞尼瑪爲肉軀萬動之原，而常自安然不動

行八　天主治天下萬物，於可大受者，若天神與人有靈之物　照之敎之，於可小受者，如草木禽獸等無靈之物　護之引之全之，令各得其分　人之亞尼瑪，治肉體之全軀，乃及各分，令諸司皆得其職，諸情感得其正，懌其明悟，正其愛欲，富其記含，而潔清其心，不惟牖正富潔其一己　且可推而牖正富潔其人羣，以治天下　亦可馴狎禽獸，脫其猛性而柔伏焉　夫亞尼瑪以本性之力，又賴天主賦之聖祐，庶乎彷彿天主之能，故與天主相似

行九　天主是宇宙大天下萬物之主宰，其權無以尚之，大天下萬物，悉歸嚮之，無不聽其命者　人之亞尼瑪，是肉體小天下之主宰，其權能自專，而肉

體之全骸與各分，悉皆歸嚮之，又賴天主之福，能主制其七情，及願欲等，而天下禽獸萬物，無一能外乎吾人亞尼瑪之意，夫亞尼瑪之意，強果無比，天下萬能萬力，莫有得強其意者，故與天主相似。

行于　人之才雖妙好，天神之才雖峻捷，若自憑其本能之力，均不得全識亞尼瑪之尊　何也，亞尼瑪有天主之像焉，如欲識像之肖物與否，必先識其肖像之物，人與天神，才既有限，皆不足以透徹天主無量之妙　亞尼瑪既是天主之像，若欲全識亞尼瑪，先當明識天主，人與天神不足識天主，又足識其像乎　然有一道，可推測而識，因其願，推其尊也　亞尼瑪之願，極天地萬物之至尊至貴至珍至奇，凡屬於天主之下者，皆不足以充其願，獨天主爾　由是可知亞尼瑪之尊也　故撒羅滿古賢人也欲令亞尼瑪自識其尊而言曰，萬物最美者，此稱亞尼瑪之詞也爾欲識爾尊，爾出隨爾羊羣之踪跡，羊羣者，指人之五司，耳目口鼻等　踪跡者，指天下萬物也　牧爾之羔羊，羔羊者，人之情，人之欲也　近牧者之牢，牧者，世間殉欲之徒　牧者之牢，是世人嬉遊戲樂逐利溺色功名榮貴等，暫歡之所也　乃得識爾尊而可安也　撒羅滿之云，若謂亞尼瑪，爾出隨爾之五司情欲，歷諸事物之景況，以隨爾情，以從爾欲，迨歷偏諸境時，將見世間之萬美萬好，萬寶萬珍，榮祿富貴，皆不能充其願，而且隨以多多勞苦始焉，然後，意復厭，歸於天主，心安願足，識己之尊焉　既不知天主，即不能識亞尼瑪之尊，可知亞尼瑪與天主相似。

或言凡物兩相似者，必兩相愛　亞尼瑪既與天主相似，即亞尼瑪之所向所愛，應是天主　今觀人之所向所愛，多在世間之利與樂爲是，亞尼瑪寄在肉體，故隨肉體所向而向之，所愛而愛之，甚順甚易也　若亞尼瑪能違肉體之所使，能超出於世利世樂，不爲所牽，不隨所引，而專務想亞尼瑪之本，向想至美好無窮之妙，想至美好無窮之眞利眞樂，想至美好中包含無數美好，即世利世樂，都可漠然無營，淡然無好矣　欲知至美好之情，下文略言之。

楊廷筠《代疑編・答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條》

問：西士言無妄證，人服至誠，獨遇人病厄，許爲救解，往往即得死亡，何云能救？　不幾以空言示虛惠乎？　曰：會士所謂解，解其心病，非解其身病也；所謂救，救其罪過，非救其死亡也　如受病應死則死，乃天主所命，豈可挽回？　設壽必求延，死必求活，是與造化爭衡，外道異端，常誣此說，而從未有驗，西士無是也　蓋天主生人，並付二分：一分爲肉身，風寒暑濕能中之，是爲身病；一分爲靈性，肉身，世俗，魔鬼，聖教謂三仇，因與靈性爲讐，先救也　能中之，是爲心病：二者截然不相混亂，不知者慢認爲一，西士則設爲多喻：身如舟，性如舟子，舟子去，則舟不能行，而殪敝矣；身如屋，性如主人，主人亡，則屋亦曠，而就頹矣　身與性，可合亦可分，合則生，分則死；世人惟認做一物，故忙忙碌碌，一生只照顧百年有盡之肉身，而至尊至貴，永遠不滅之靈性，反撇卻一邊，猶之捨舟子以狥舟，棄主人而奉屋，豈不哀哉！　耶穌立教，專救人之靈魂，凡三十三年，在世之所立表，復生後，四十日之所親論，十二宗徒所傳教，與千聖萬賢之所闡繹，無非將人已壞之靈性，刮除洗滌，復還原初，而肉身之可長延，疾病之可不死，此心未嘗不然，卒無一言及　解罪之事，平日固應諄諄，臨終尤宜汲汲；蓋一息尚存，猶可發心悔改，祈求寬赦，有一分之至信，即有一分之解力，故《撒責爾鐸德》，每依教規，令人及時解之；一藉天主降生福力，二藉本人自新誠懇，三藉司教奉命解釋，如別篇所詳者，不問罪輕罪重，皆可得免；免之則如嬰孩，純然潔淨，生固無愧，死得升天，故以爲極幸云　惟過此一會，咽喉氣絕，再無可爲，何論王侯之富貴，何論聖賢之子孫，何論英雄之事業，總無他途可救，竟就地獄，沉淪無已時也　故臨終之候，係生死禍福關頭，最爲喫緊，是以西士極重之，苟能眞心悔過，雖極寒極賤，下至病丐殘廢，臭穢不可近之人，一有所聞，攝衣從之，無論雨夜遠途，徒步亦不惜也，祇爲救其靈性，而睹者說爲肉身，肉身難救，遂謂解之無益，豈不愚甚矣哉？

或曰：人身只有這一個在目爲視，在耳爲聞，及口啖食，鼻嗅馨，手持足行；形神總是一物，今欲判然離岐，恐無確解？　答曰：如士所云，人與禽獸同之，皆肉身之一分，靈性不與焉　所謂靈性，不徒見色，且別所見爲何色？色中所具爲何理？　及我處此色者，有可否從違之不齊；此與一照而俱盡者，其分大不同也；推之口耳諸司皆然　禽獸有覺魂，故與人同；無靈魂，故與人異，正緣人混一形神，究竟必混一人物，學術大謬，皆原於此　然又有說神之與形，其體判然二物，其用遞相爲君　何謂判然二物？　形血氣，神虛靈；形嗜慾，神義理；形滯濁，神昇清；形一往，神萬變；此不可得同者也　何謂遞相爲君？　如凡夫認定肉軀，以狥人欲，役神以從形，則形爲君，流爲惡類，生同禽獸，死歸地獄者，是也；君子認定靈性，以存天理，役形以隨神，則神爲君，終成善品，生爲聖賢，死爲大人者，是也　二端之相去遠矣，

而遞相爲君，頃似不分，故人慢以爲一耳。西士以肉身之修短，聽之主命，以疾病之去留，聽之良醫，惟以心病之當痊，聽人之自浣濯，自針砭，並聽能醫心病之鐸德，心病解，而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命終解罪，獲大利益，實事實言，總無妄證也

王徵《畏天愛人極論》 客曰，常生而享無窮之眞福，人所欲無大於是。第吾儒謂人死之後，魄歸於土，魂則無不之也。終歸散滅而已，則縱有眞福誰其得而享之。

曰，爲此說者，是未知人魂之靈異，將等之於禽獸草木之魂而概歸之散滅也。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則常在不滅。必如是，然後善惡之報無盡，然後可以勸善懲惡，顧猶有不覺不力者焉。精其盡歸散滅，豈不令小人幸免而君子枉受爲善之苦勞乎哉。夫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附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魂附禽獸以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附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不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身形，身形死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爲本情，身歿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於身形，而其靈目在身雖歿，形雖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神故也。故人與草木禽獸迥不同也蓋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於耳，則聲不聞矣。嗅近於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咸酸甘苦，入口則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軟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況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盲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自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一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能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當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游在數千里外，而此心一點默憶家鄉，則山川里社景物，靡不色色宛現目前。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乎哉。夫有形之魂，不能爲身之主。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於神者也，不與有形者埒也。蓋物之生，一物惟得一心。若人之生，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兩相悖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忽又慮其非理，矢不肯從。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不從彼謂之人心，與天神相肖也。夫人止一心乎。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悖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睹一物而並不睹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悖之性。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愛惡。彼禽獸所貪娛者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者，惟饑寒，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愛惡，雖亦有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且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於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形則有滅，神則爲得而散滅哉。今夫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於後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概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免朽化，何爲能聞。惟有靈魂常生不滅，所遺聲名善惡，實與我生無异。若謂靈魂隨死澌滅，皆勞心以求休戚，譬或置妙畫以己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己既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於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彼孝子慈孫，四季修其祖廟，設其冀衣，薦其時食，以悅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之大禮，毋乃童子之空戲也歟。夫靈魂者正前所云天主造成亞當厄襪之身，而賜之以亞尼瑪者也。靈性一賦，常存不散，第善者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惡之。如兼金然，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污之盤，皆我自爲之耳。然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於心，則卒陞天上之大光。增瞑於心，則卒降地下之大瞑。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

梁發《勸世良言》卷三《論眞經聖理》 蓋天地及萬物萬種之人，皆由無形無像，無始無終，自永遠至永遠自然而然之神，無材質而施全能之性，造化生成天地萬物之形體。因其有全能之大德，出令一言，而天地萬物

有，而立成體質也。且其賦於人靈性之理者，亦原由其純善之大德，自天而出，永不更易之矣。夫萬國萬種之人，雖有萬樣之理，萬品不齊，惟其齊於一者，救世眞經聖理也。道有邪有正，亦有眞有僞，邪者喜悅人心，故人樂於信從，正者理義奧妙，隱微難明，故人易於忽略，眞者誠實無妄，義眞理確，故難恪守，僞者誕幻多端，好謀詐騙，致多受惑而被迷，蓋世界之上，既有此各道，是以世上之人，多受暗昧而難分辨者，失卻眞經聖理之義，故致如此也。且如中國儒、釋、道三教者，人所敬服，然釋道二教，多有惑人之妄，儒教亦有不全聖理隱義之旨，故愚者、昏沉、暗昧、賢者、過而不及也。且儒教獨論仁義之性，釋教論明心見性，道教論煉氣養神，釋教所謂明心見性者，固必意誠心正，纔能存養純靈之心，方可見眞性之德，知其向往之切，皈依歸正，乃可爲之存心而見眞原之性也。何故虛爲妄作，造出赦孤會，盂蘭會，三寶會，無量佛會，血盤放生等會，圖畫佛像，念經禮懺，誘惑愚民，誠欲貪圖射利之心，遂假各會之名，售其私意，誆人布施，實謀獲利肥甘口腹，明心見性者，果如此而能見眞原之性哉。又如道教所謂煉氣養神者，固須究窮性理，追本尋源，以道義制治其心，方能煉氣養神，則可以固復眞元，而或知始創之原，乃可爲之修煉正氣，養復元神，何故虛張聲威，造出驅神逐鬼，斬妖除邪，畫符作術，總總怪異，不堪言狀，只爲誆騙，欲獲利自甘遂生枝節，煉氣養神者，果若是而養之乎。斯因道教不正，根源不清，遂生出許多盪言妄術，迷惑人心，誘人佈施，樂助射利肥己而已矣。此二教之誕幻，迷惑人心，傷財害義，廢時失事，患害無窮，嗚呼，奈何世人之心，受惑而不知，執迷而不醒者，豈不惜哉，痛哉，蓋儒教所論仁義禮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極，與救世眞經聖理，略相符合，惟知性而不知靈魂者，焉得全成天理本末之義乎。夫靈魂者，乃係人心虛靈不測之妙神，由神天上帝賦於人身內的明悟，記含，愛欲之情也。性者，由氣所發也。性有剛柔情弱，而靈魂獨曉悟而已。其發至微，用之則著，舍之則昏，故獨論性而不論靈魂者，未全其旨，缺其要矣。如馬牛羊鷄犬等亦有性，何其不知仁義禮智之事哉。因無靈魂曉悟之故耳，故其一死，事已完畢，但人能知之者，有靈魂曉悟之幾希矣。蓋人之肉身皆有死，惟靈魂永活而常在，故善惡之報應，在人死之後，賞罰其靈魂，受禍福而已矣。蓋人之肉身雖死，埋在地穴之內，到了來生，神天上帝還要審問其靈魂，仁義禮智之各事也。是以救世眞經聖理之教，獨論信及靈魂之大旨，玉成天道奧妙不測之意，信者，心之至誠無妄，聞而信之之謂也。靈魂者，司理全身四肢百骸動作之事，有聲無形，知有此靈性，而不能見其質者，猶若大風鼓盪而吹，聞聲不見其形，孰謂無風乎。不知靈魂之妙性者，皆此之謂，又如人之肉身，夜中睡在床上作夢一般，夢中不知做了多少事情，何曾倚賴肉身，此則知有靈魂之証，且人苟無靈魂主管全身善惡之事，便是一團死肉，不知所之也。救世眞經聖理，原出於天，由神天上帝之子救世主耶穌啓示奧旨，宣傳與世上之人，故知斯秘義之理也。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一《教派・耶穌立基督教》　人生所有者二，曰身體，曰靈魂。靈魂爲身體之主，曰性，曰命，曰理，曰情，皆本於靈魂。目能見，耳能聽，鼻能別五氣，舌能辨五味，身能動，心能思，皆靈魂主之。而心思之妙，能發宇宙之祕，探造化之奇，尤爲靈魂大用。禽獸無靈魂，故不能也。身體乃靈魂宮室，宮室毀，主人在，身體死，靈魂存。耳目口鼻四體，乃靈魂之器用也。人於夢中亦見天地、人物，或聞奇樂，或食異味，或聞妙香，或辯論至理，或抒發文詞，此時五官四肢未嘗動也，然耳目之於聲色，鼻舌之於氣味，身心之於晰眾理，應萬事，莫不各效其用。可見，靈魂雖無官骸之體，具有官骸之用。且天下官骸不全之人，其心思智慮往往遠過全人。保羅云，外體雖壞，內心日新是矣。是故形軀可滅，靈魂不可滅。人在世時，可以行善，可以去惡，一至命盡，人品已定，永不轉移。天主於時乃審判而賞罰之，其人純一敬事天主及愛人如己，必升天受福，否則必墮地獄永受苦難。或云死後靈魂脫體，升降空中，雖有苦樂，不知也。西教則謂，身受苦樂，惟有靈魂，故有知覺，若已死之人，雖采色炫目，繁音震耳，必無聞見，雖加以刀鋸，投之水火，必無痛苦，若是者，其身固未嘗不具也。即以生人而論，或心懷憂懼，不勝煎灼，或夜得噩夢，頓生恐怖，若是者，其身亦未嘗受苦也。然一則身雖受苦，而絕無聞見痛苦也。如彼一則身未受苦，而不免煎灼恐怖也。如此，是苦樂之無與於形體存亡明矣。或又謂人死則靈魂散滅天地間，元質六十有四，分合變化未嘗少減。靈魂至貴，反令散滅，有是理歟。或又謂上帝賞善罰惡不以人世而必待之身後者何。曰，人之處世良莠相雜，彼此相關，降罰於惡並損於善，子暴父仁，誅其子，父亦苦矣。妻賢夫不肖，戮其夫，妻亦害矣。且世刑之極不過一死，殺一人者，死；殺千萬人者，勢不能千萬其死。況造物仁愛，恆冀人改過遷善，迨至死而不悛，仁慈乃盡，公法乃

行，故上帝訓惡不得不遲之身後也　至於世福，雖可取快一時，豪傑有志之士所樂者，固不在此，而可以爲報歟。矧善人焦身勞思，堅苦畢世，至於桑榆既迫，墓木將拱，回顧向時，事業忽焉泯滅，而所得者不過一息飽煖，是善人之功，不且浮於所報乎　況殺身成仁，授命赴義，皆善之至也，論賞則於世一無所得，無論世福不能慊人之心，而善之至並不能受焉　無論世福不能稱造物之賞，而善之至並不能得焉　然則，爲善之報，其不得在世福，而必在身後也，明矣　以上據職方外紀，眞道自證。

救贖論

綜　述

朱宗元《拯世略說・宇宙之內真教惟一》　昔余與人言天主之學，有人曰：予最不喜聞者，天主二字　予應之曰：然則吾子極惡聞父母之名乎？生我者父母，生父母者祖宗，生祖宗者天主也，天主非生人之大父母乎？予又與人言天堂地獄之學，有人曰：纔涉死後，便屬異端，吾儒不道予應之曰：然則吾子將永生於世乎？孔子言朝聞道夕死，非言身後乎？天下極愚婦豎，仰天地之變化，未有不肅然警懼，謂其中必有主宰者，雖誤以神佛等爲主宰，不過見解習俗所蔽，而其認有主宰一念，則由本來良知，不可泯滅：即此，便爲乾坤有主之證　夫二儀萬類，不能自造，有造之者，恆言所云造物是也　既謂之物，天地亦物之大者耳，而更有造天地者：以其至尊無匹，謂之上主；以其搏捖萬有，謂之造物；以其主宰羣生，謂之天主　夫天主生成化育，降衷下民，則大父也；臨下有赫，降祐降祥，則共君也　不事君親，世未有不罪之者；而大父共君之恩，百倍其功，即吾所謂君若親，亦在其中矣　養鑑觀之下，獨敢棄置不事，豈非不忠悖上，悖理不孝之極者哉？今夫儒者不言死後，以爲未始履其境，未始悉其狀，即不容以意見所推測，輕置喙以滋惑；此正大爲鄭重，以俟乎得其傳而能言者，非如異端之妄言也，而豈謂可置之不言哉？然則有得其傳者於此，固不容不言已　予之所言，所謂得其傳者也　余之所傳，不自於人；苟自於人，仍屬意見推測，未免有妄　余之所傳，乃皇皇上主，躬降而命之，聖聖相傳，口口相述者也　上主生天以覆人，生地以載人，生萬物以養人，而豈不立教以訓人乎？吾人載上主所生之天，履上主所生之地，用上主所生之萬物，而奈何不奉上主所立之教乎？凡設教者，皆欲迪人於善，遠人於惡；而教術多端，悉由人立；人雖聖賢，其於至道玄微，識見定有所限，所謂及其至，聖人亦有不知者：則其爲教，焉能盡善而無缺陷？　惟天主一教，乃上主降生時，親所指授，至眞無謬，至備無缺；似至淺，實至深；似至簡，實至足；似至易，實至難；舉其概，庸夫亦可以與能；而極其微，雖上聖有所不克盡；由之者，可以得眞福而免眞禍；不由之者，即使絕世文章，彌天事業，與凡辭俗遯世，卻聲色，甘苦空，悉係絕源離根，而不能獲報於主也　或曰：率異教之言而爲善，豈不可以徼上陟乎？曰：夫教猶藥也；藥爲有疾者施，不爲無疾者施；教爲有過者設，不爲無過者設　人性皆受病者，惟男性之主，乃能知其受病之故，而立教以藥之；人雖率循他教，而不飲教性之藥，豈能望其瘳哉？故惟天主之教爲眞教也。

又《物必返其所本》　天下無無原之水，無無本之枝；天主者，固天地萬物之源本也　造我形軀，賦我靈性，俾明容尊鉅，超絕萬物；而又預備天堂眞福，期人受享；迨至悲憫人世，罪惡深重，甘自陷屈，降生爲人，受難至死，以贖萬民升天之牖，以贖萬世無窮之債；此則上主之全能，全智，全善，殫盡其慈，而慈恩洵莫尚已！　夫惟天主愛人之心，至眞至篤，不可復加；吾人受恩於主，至大至普，不可限量；吾儕即致身致命，猶不足以仰答鴻恩萬一；故一生之精力，當全注於此；而此處昧昧，雖他行俱全，未免爲大闕陷　然則他行可不修乎？　盍思他行如枝，得此一枝，或失彼一枝；故貞於色者，未必廉於財；足於仁者，未必全乎義　欽崇天主，貫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一絜而統體俱振，萬目畢舉矣；未有眞心愛主之人，而行不可法，言不可信者；未有眞心愛主之人，而事君不忠，事親不孝者；未有眞心愛主之人，而臨財苟取，臨難苟免者；蓋種種善事，皆天主命我爲之；一有不全，則逆天主之命，而不得爲愛主之至矣　故萬善萬德，不過成就其昭事功夫耳

又《天主必須降生》

今世羣疑而不決者，莫如耶穌降生一事：在西洋有古萬典籍，以究解此，未及悉譯，莫通玄旨。所謂降生之說，非天主向在天，後乃降生於地也；天主無所不在，當其未降，原在於世；及其既降，亦不離天，特天主第二位，名稱曰子者，取人之性，與己之性，相締結而爲人：然以尊合卑，謙之甚，下之甚，故曰降生也。且非天主化其性爲人之性而成人，亦非耶穌化其人之性爲天主之性而成天主；乃耶穌一位，兼有天主與人之兩性，故曰天主降世爲人：蓋無始之天主，一體而涵三位；降生之耶穌，三位中特著一位，凡孕而生，幼而壯，被釘而死，死而復活升天者，皆耶穌人性之肉身事也；其天主性，則絕不易不動焉。所謂降生之意，其故雖多，大約有三：一者贖罪，二者敷教，三者立表。何謂贖罪？一曰原罪：原罪者，性根原有之罪也。昔元祖以一人而開萬世無窮之愆；耶穌以一人而贖萬世無窮之債；元祖以至賤，悖逆至貴，盡罰人類，不足以究其罪；耶穌以至貴，代贖至賤，盡赦人罪，不足以竟其功；首魔據菓樹木，而誘陷元祖；耶穌以十字木，而戰勝仇魔。蓋人力雖大，功雖多，不足補獲罪天主之愆，而天主純神聖性，又無從代人受愆；耶穌則人而天主者，論其爲人，可以代苦受償；論其爲天主，則又力大功多。天主不貞救人罪，必待耶穌救贖者：一則示其至公極嚴之義，苟非此代救一節，人類萬無覓望有也。二本罪：本罪者，當作之罪也。人犯大辟，心雖哀悔，日雖求免，帝王未有赦之者；然則人既得罪於主，一痛悔而克取宥者，雖本此心悛改之功，亦吾主功德有以償補彼債矣，特不知痛悔之人，無緣取償於吾主耳：此所謂贖罪也。何謂敷教？天主當付畀時，命人以種種之善，俾克全其性；使率性而行，自然合道，原不須教；人有不盡性者，天主乃命聖人施教以訓之耳。如上古諸聖祖，大聖梅瑟暨先知諸聖皆是也。人又侮蔑聖言，不知遵守，天主不得不躬自降生喻世；於是明示人以爲善之樂，不善之殃，人物之原始，宇宙之究竟，悔改之門，補救之法；俾宗徒徧曉萬方，然後向之事魔鬼者，化而事眞主矣；向之淫者，化而貞矣；向之貪者，化而廉矣；向之暴者，化而仁矣。盡六合之內，沾聖風者，今已十六；奈我中邦，矜驕自滿，溺於習聞，錮於俗見，猶難速變耳！此所謂敷教也。何謂立表？天主於人，崇卑懸絕，何從仰法？惟既降生，則其言行俱得學焉；故隱其神靈赫奕之威，而獨著貞孝謙忍之德，俾中材皆可倣視；聖史四人，各紀其事蹟，謂之福音；嗣後聖人聖女洋溢華國，皆從學習耶穌而成德：此所謂立表也。所謂降生之事，經成數萬，姑舉其略，歸於六端：一者降生之地，曰如德亞國之白冷郡（在亞細亞洲，與中國同洲），天主不降生他國，而必於如德亞者，蓋緣開闢以後，萬國皆失源流，惟此一國，獨認眞宗，不爲異端淫祀，又先知聖人，豫言降生之事，筆之於冊，以爲日後符徵者，書幾百卷，皆存是國；又元祖亞當被驅出地堂之後，亦居此國，而亞當所葬之山，即耶穌受釘之山也。二者降生之母，如德亞國有聖女瑪利亞，聖王達味之苗裔也，幼志不嫁，以上主命，配聖若瑟，雖爲夫婦，俱實童身；主命天神，報瑪利亞曰：上主降生，救世之期已至，擇爾爲母；瑪利亞以爲矢絕人道，從何得孕？神言此天主神功耳，豈特受孕不須人道，即分娩亦不損爾初體；瑪利亞始允諾，即受孕九月而生，一如天神所報，時漢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四日之夜分也。夫天主何不從空降世，乃必生於人者，正欲示其愛人之心，與吾人類相關通；然不感而孕，則又特異於人，而表眞天主矣。三者降生之祥：時如德亞有司教主，曰匝加利亞，其妻曰意撒伯，皆有聖德，年各七十有奇而無子；一日方祭，忽天神報曰：爾今將產一子，爲降生之主前驅；意撒伯果孕，遂舉一子，先耶穌六月而生，即大聖若翰，呼人認主者也。耶穌生時，異光滿室，神報牧羊之童，皆來致敬。天生景星，外國三君，並精曆法，一見此星，謂非天體素有，忽遵經言，眞主降世，景宿告祥，以爲此必其驗也。三國相去各千里，不期而俱望星以走，十二日抵如德亞，星至降生之地即止，三王因就朝焉。及耶穌行世，救民聖蹟，不可枚舉：如命死者生，喑者言，聾者明，躄者聰，跛者走，病者瘳，狂者醒，巨浪雄風，命息即息；大地百神，咸聽其命；前此惑人魔像，盡成齏粉；種種神奇，載之聖史。四者降生受難之事　耶穌在世三十三年，人半服其神跡，仰其聖行；惟司教者傲滿，不察耶穌之時與事，與古經相合，謂以人而僭稱天主，殆妄者也，謀殺之；而耶穌因之以成大功，遂聽彼加害焉。故預告其徒曰：吾將爲萬民受死，然汝儕勿憂，吾死三日，則復活與汝相見也。一夕禱於山囿，更念我受如是大苦，人猶有不能感動信從，至於下墮者，悲痛至極，偏身汗血；深夜惡徒引衆執之，遂以堅繩毒鞭，體裂血流，又織棘爲冠，以加其首；後乃以巨木製十字架，逼耶穌自負之，而往至加瓦略山而釘焉。在十字架，凡三時而死。時春分既望，日月相對，不宜薄蝕，乃日忽失光，宇宙晦冥，全地大震，山陵崩裂，塚墓

忽聞，舉人之已去世者，多出見於世，惡黨見此異迹，亦自悔其惡，思改悔者；而耶穌已葬之後，踰二日，果復活也；處世復四十日，詳定教規，然後於方午上升焉。或疑耶穌受難，出於天主樂爲，則殺耶穌者，無罪乎？不知有人侮我，我雖甘心忍耐，但非我教彼侮也；忍受者，雖成在己含忍之德，而肆侮者，烏得云無罪乎？五者，升天之後奇跡；如天主聖神降臨，宗徒皆頓明奧理，不待學習，能講萬方之言，敷教天下；其升天處，耶穌足跡恆著山巔，宛如鐫刻，後有聖后赫肋納救建聖堂，穹窿合頂，正對足跡處，工竣，以大石覆頂，頂不受覆，其頂遂恆露不覆焉。六者，十字架之神威。此架既爲天主受難救世之具，遂付之以大能力，有用之以驅魔逐魅，而無數妖氛，立見消滅者矣；有用之以拯疾救疴，而夙恙沉災，旋得痊愈者矣；有用之以禦寇應敵，而百萬雄師，俯首順命者矣；有用之以扶危濟患，而風濤火獸，立見解脫者矣；有用之以克己遏欲，而邪念穢想，忽致清淨者矣。非特天主所釘之架，有此奇妙，即肖其形而製之者，概多神跡。此可想天主之慈威，專注於此也。況萬惡之成，多出忿躁；萬德之成，率由含忍；忍其大者，則小者無不可忍而德成也；故耶穌甘受毒釘之大忍，示萬世堅忍之則。況天主造萬有，本欲人觀感，不背主恩；人反認物爲主，而用所造之物，爲叛主之具；不然，則或視爲當然，固然，曾不知恩所自出。天主憫之，以爲民德重，既不可苟赦，又不忍盡罰；乃不惜現身以代負其債，而萬苦萬刑，甘受不辭。此一事者，天主愛人到至極處；猶頑不知感，則眞無辭於永罰矣。故宗徒傳教，遇暴君惡吏之虐，惟念天主爲人，且不惜死，吾何不以死報主乎？於是刀俎鼎烹，不避不屈，反深幸爲主而受此。當聖教初行，三百年內，爲事主堅忍被殺身者，不知幾千萬億；而愈殺愈堅，愈禁愈熾也。若據世俗之見，必謂巍巍上主，斷不降生；即降生亦必煇煌赫奕，豈至受難受辱？是烏足以測造物之玄旨哉？

梁發《勸世良言》卷一《崇眞闢邪論・論救世主耶穌降世之意》

蓋神天上帝，造厥子降世，非爲審定世人之罪，乃欲世人因之而可得救也。神天上帝四字，指原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宰也遣者，特意差遣之也。厥子者，指神天上帝之子，救世主耶穌是也。此照眞經所言，神天上帝原始造生人類之時，係純善正直，沒有邪欲之意，靈性固存，後因原祖夫婦二人，被蛇魔誘惑了心，遂致違逆神天上帝之旨，冒犯天律，引惡入世，致有內敵外誘之情，互相攻擊，故內受自己邪欲之惑，外被蛇魔之誘，內外相攻，則邪欲加多，善念漸少，傳至若子若孫，離眞道漸開，而其惡愈勝於善，以致各世代之人，惡欲日日加增，邪意越更漸長，靈志遂昏昧不明，純善之性亦息，人欲勝眞理亦漸失，凡所作爲，不知所向之正道矣。但初時各世代之人，雖然心性已變爲惡，尚存些眞道在心，大概只識數樣惡事而已。蓋因有此惡根而生在心，相傳與後世代的子孫，乃萌出惡枝惡葉，加之蛇魔暗中培根益力，迨至如今世代之人，由這惡樹而生長在心，故發出枝葉茂盛，結實甚多，是以現在之人，遂生出無數的惡端，致世界大變，顚倒乾坤，變亂綱常，以惡爲善，甚至把善者反以之爲惡，因人之心，日夜歇息之間，所有思想圖謀，言行舉動，專在於姦婬邪惡，詭詐欺騙，強暴凌虐之事，滿於胸中，行在世界之上矣。或有良心未滅失者，亦迷惑於各菩薩神佛偶像之類，似此之世，變壞之極，人雖盛長生育於世，實更多惡氣，盈滿於天，上干神天上帝之義怒，下地萬類叛離，故豺狼虎豹，獸物亦准害人，上下交攻，於是乎宇宙內所有之人，險些殄滅之死後靈魂尤要永受苦罰，如此慘酷大變，人類的靈魂，幾不盡陷於地獄之中乎。且神天上帝，雖常施好生之恩，而欲盡然赦恕全世之惡逆，怎奈又阻礙於公義至嚴之律，是以公義恩憐不能並施，因於無可如何之中，特意差遣神天上帝之愛子，離了至尊至貴之榮，自天降地，以神之性，投在貞女之胎，結合人之性，出世爲人，名曰耶穌，即是救世主之意，使其自負擔當世人犯罪之任，屈居卑污世界之中，住入塵世之內，自少至長，言行舉止，立表示教，令世人觀之有法，效之有則，不致終迷於邪惡之道，永沈地獄之苦，故救世主耶穌年至三十，即出身宣諭，明示神天上帝特差其降世之旨意，勸諭世上之人務要悔改一切姦邪惡端，丟棄各樣假神菩薩之像，轉意歸向崇敬神天上帝爲主，可以除免將來永苦之究，否則永禍之苦，立待令那頑惡人的靈魂永受罰矣。救世主既然宣諭神天上帝之旨意者，固必要顯現神天上帝特差之證，令世人確實知其由天而來，乃可深信準遵神天上帝之諭。蓋救世主耶穌由天來降世之證據甚多，誠難殫述，只略言大概。【略】蓋救世主耶穌自天降地，以三樣之事，顯其代贖罪救世之功，一樣，救世主耶穌，本無絲毫之過，乃有無可限量之功，何故反要受極苦而死，這就是顯著其非因己之罪而受慘罰，乃爲代世人受萬般苦楚之死，替代世人贖罪也。二樣，救世主耶穌死之後，三晝夜再復生活，乃居地上四旬之久，後纔昇天，這就是顯現其屬人之性，因贖罪而受

死，惟其神之性，係永遠生活爲救世之君，現居天地之間，作中保之主，替代凡敬信之者，轉達祈求神天上帝，慈憫悔罪之人也。三樣，救世主耶穌，捨了至尊貴的寶身，情願代世人受天怒人加的萬般艱難而死，成了無限之大功，則凡敬信之者，將救世主自己無限之功，歸於如信者自爲之功德，致伊可獲得諸罪之赦，倘伊若更恆心謹遵救世主耶穌之道而行者，伊死後之靈魂，豈不是更得享永遠之福哉。蓋救主耶穌代受死贖罪奧妙之大道，係神天上帝秘義之事，世人見識卑微，豈可能測之哉。

邏輯名辯論分部

名理

綜述

徐光啓《刻幾何原本序》 唐虞之世，自羲和治曆暨司空、后稷、工虞、典樂五官者，非度數不爲功。《周官》六藝，數與居一焉，而五藝者不以度數從事，亦不得工也。襄曠之於音，般墨之於械，豈有他謬巧哉？精於用法爾已。故嘗謂三代而上爲此業者盛，有元元本本師傳曹習之學，而畢喪於祖龍之燄。漢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無效，或依凝形似，如持螢燭象，得首失尾，至於今而此道盡廢，有不得不廢者矣。《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利先生從少年時，論道之暇，留意藝學。且此業在彼中所謂師傳曹習者，其師丁氏，又絕代名家也，以故極精其說。而與不佞游久，講譚餘晷，時時及之，因請其象數諸書，更以華文。獨謂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遂共翻其要。約六卷，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蓋不用爲用，衆用所基，眞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雖實未竟，然以當他書，既可得而論矣。私心自謂：不意古學廢絕二千年後，頓獲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其裨益當世，定復不小，因偕同志刻而傳之。先生曰：是書也，以當百家之用，庶幾有義和般墨其人乎？猶其小者，有大用於此，將以習人之靈才，令細而確也。余以爲小用大用，實在其人，如鄧林伐材，棟梁榱桷，恣所取之耳。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爲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無疑。而余乃敢傳其小者，趨欲先其易信，使人繹其文，想見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學，可信不疑，大概如是，則是書之爲用更大矣。他所說幾何諸家藉此爲用，略具其自敘中，不備論。

又《幾何原本雜議》 下學工夫，有理有事。此書爲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聞西國古有大學，師門生常數百千人，來學者先問能通此書，乃聽入。何故？欲其心思細密而已。其門下所出名士極多。

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

凡他事，能作者能言之，不能作者亦能言之；獨此書爲用，能言者即能作者，若不能作，自是不能言。何故？言時一毫未了，向後不能措一語，何由得妄言之。以故精心此學，不無知言之助。

凡人學問，有解得一半者，有解得十九或十一者，獨幾何之學，通則全通，蔽則全蔽，更無高下分數可論。

人具上資而意理疎莽，即上資無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縝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幾何之學，縝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

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易生於簡，簡生於明，綜其妙在明而已。

此書爲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須，余譯竟，隨偕同好者梓傳之。利先生作敍，亦最喜其取傳也，意皆欲公諸人人，令當世取習焉。而習者蓋寡，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爲習之晚也。而謬謂余先識，余何先識之有？

有初覽此書者，疑奧深難通，仍謂余當顯其文句，余對之曰：度數之理，本無隱奧，至於文句，則爾日推敲再四，顯明極矣，倘未及留意，望之似奧深焉，暨行重山中，四望無路，及行到彼，蹊徑歷然，請假旬日之功，一究其旨，即知諸篇自首迄尾，悉皆顯明文句。

幾何之學，深有益於致知，明此，知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詭爲工巧者皆非也，一也。明此，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而不可算計也，二也。明此，知向所想像之理，多虛浮而不可按也，三也。明此，知向所立言之可得而遷徙移易也。

此書有五不可學：躁心人不可學，麤心人不可學，滿心人不可學，妬心人不可學，傲心人不可學。故學此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

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政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直是教人開卑冶鐵，抽線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煉絲染縷，有能此者，其繡出鴛鴦，直是等閑細事，然則何故不與繡出鴛鴦？曰：能造金針者能繡鴛鴦，方便得鴛鴦者誰肯造金針？又恐不解造金針者，菟絲棘刺，聊且作鴛鴦也！其要欲使人人眞能自繡鴛鴦而已。

又《刻同文算指序》 數之原其與生人俱來乎？始於一，終於十，十指象之，屈而計諸，不可勝用也。五方萬國，風習千變，至於算數，無弗同者，十指之賅存，無弗同耳。我中夏自黃帝命隸首作算，以佐容成，至周大備。周公用之，列於學官以取士，賓興賢能，而官使之。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謂之升堂入室，使數學可廢，則周孔之教蹟矣。而或謂載籍燔於嬴氏，三代之學多不傳，則馬鄭諸儒先，相授何物？《唐六典》所列《十經》，博士弟子五年而學成者，又何書也？由是言之，算數之學特廢於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爲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爲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卒於神者無一效，而實者亡一存，往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盡遜於古初遠矣。余友李水部振之，卓犖通人，生平相與慨嘆此事，行求當世算術之書，大都古初之文十一，近代俗傳之言十八，其儒先所述作而不倍於古初者，亦復十一而已。俗傳者余嘗戲目爲閉關之術，多謬妄弗論；即所謂古初之文與其弗倍於古初者，亦僅僅具有其法，而不能言其立法之意。益復遥想唐學《十經》，必有原始通極微渺之義，若止如今世所傳，則淡月可盡，何事乃須五年也？既又相與從西國利先生游，論道之際，時時及於理數，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蹟實，絶去一切虛玄幻妄之說；而象數之學亦皆遡源承流，根附葉著，上窮九天，旁該萬事，在於西國膠庠之中，亦數年而學成者也。吾輩既不及覩唐之《十經》，觀利公與同志諸先生所言曆法諸事，即其數學精妙，比於漢唐之世十百倍之，因而造席請益。惜余與振之出入相左，振之兩度居燕，譯得其算術如干卷，既脫稿，余始間請而共讀之，大率與舊術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所未之有也。旋取舊術而共讀之，共講之，大率與西術合者，靡弗與理合也；與西術謬者，靡弗與理謬也。振之因取舊術斟酌去取，用所譯西術駢附，梓之，題曰《同文算指》，斯可謂網羅藝業之美，開廓著述之途，雖失《十經》，如棄敝屣矣。算術者，工人之斧斤尋尺，曆律兩家，旁及萬事者，其所造宮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徹，諸事未可易論。頃者交食議起，天官家精識者欲依洪武故事，從西國諸先生備譯所傳曆法，仍用京朝官屬筆如吳太史、而宗伯以振之請，余不敏，備員焉。值余有狗馬之疾，請急還南；而振之方服除赴闕，儻一日者復如庚戌之事，使當竣此大業，以啓方來，則是書其斧斤尋尺哉！若乃山林畎畝有小人之事，余亦得挾此往也，握算言縱橫矣。

李之藻《同文算指序》 古者教士三物，而藝居一，六藝而數居一，數於藝猶土於五行，無處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數莫紀，聞見所不及，六合而外，千萬世而前而後，必然之驗，非數莫推。已然必然，總歸自然，乘除損益，神智莫增，禽詭莫掩，顯業莫可誣也。惟是巧心潛發，則悟出人先，功力研熟，則習亦生巧。其道使人心心歸實，虛僑之氣潛消，亦使人躍躍含靈，通變之才漸啓。小則米鹽凌雜，大至畫野經天，神禹賴矩測平成，公旦從周髀窺驗，誰謂九九小數，致遠恐泥，嘗試爲之，當亦賢於博奕矣。乃自古學既邈，實用莫窺，安定蘇湖，猶存告饋，其在於今，士占一經，恥握從衡之蒜，才高七步，不嫻律度之宗，無論河渠曆象，顯忒其方，尋思吏治民生，陰受其敝，吁，可慨已。往游金臺，遇西儒利瑪竇先生，精言天道，旁及算指，其術不假操觚，第資毛穎，喜其便於日用，退食譯之，久而成帙，加減乘除，總亦不殊中土，至於奇零分合，特自玄暢，多昔賢未發之旨，盈縮句股，開方測圓，舊法最難，新譯獨捷，夫西方遠人，安所窺龍馬龜疇之秘，

隸首商高之業，而十九符其用。書數共其宗，精之入委微，高之出意表，良亦心同理同，天地自然之數同歟。昔婆羅門有九執曆，寫字爲算，開元撰譜繁瑣，遂致失傳。視此異同，今亦無從參考。若乃聖明在宥，遐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以昭九譯同文之盛。矧其裨實學前民用如斯者，用以鼓吹休明，光闡地應，比夫獻琛輯瑞，儻亦前此希有者乎。僕性無他嗜，自揆寡昧，游心此道，庶補幼學灑掃應對之闕爾。復感存亡之永隔，幸心期之尚存。薈輯所聞，釐爲三種，前編舉要，則思已過半。通編稍演其例，以通俚俗。間取九章補綴，而卒不出原書之範圍。別編則測圜諸術，存之以俟同志。今顧堂議興曆學，通算與明經並進，傳之其人，儻不與九執同湮。至於緣數尋理，載在幾何，本本元元，具存實義諸書，如第謂藝數云爾，則非利公九萬里來吉心也。

李次彪《名理探序》 研窮理道，吾儒本然，然世之擁鼻比，譚修詣者，同異互標，醇疵競騖，而統緒屢歧。其或負敏喆，侈贍博者，鬼奇襲豔，祇事雕蟲繡幌，而旨趣益晦；侵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瀋，以奸吾儒之正，舉凡一切修齊克治，咸茶睨爲虛無假合，而理道且愈迷厥嚮矣。

詎古經籍所載，明德明命，精微奧蘊，遂靡實地可踐，定序可循，本元可探，以祈返於一眞之路哉。抑性與天道，可得而言者，果不可得聞，而徒煩後儒擬議歟。

余小子其何知，惟德冀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諸賢昭事之學，其旨以盡性至命爲歸，其功則本於窮理格致；蓋自函蓋內外，有模有象，不論不議者，無不叩其底蘊，而發其所以然；覺吾人襍繕，始有實際；身心性彙，始有究竟歸宿；貞教淑世，直遡宣尼公且而嘿契焉。彼膠固窒於習見者，未窺其藩，輒生疑沮。嗟嗟，然則道之難明也，雖關閩濂洛諸儒，當年不能援睒使翕，情勢則然，斯又奚足爲西賢致嘅乎。

先大夫自晤利先生於京邸，嗣轍所之，必日偕西賢切劘揚挖；迨癸亥歸居臺竺，迺延體齋傅先生，譯實有詮，兩載削稿，再閱歲，因復繙是編。

蓋實有詮詳論四行天體諸義，皆有形聲可晰，其於中西文言，稍易融會，故特先之以暢其所以欲吐；而此則推論名理，迪人開通明悟，洞澈是非虛實；然後因性以達夫超性，凡人從事諸學諸藝，必梯是爲嚆矢，以啓其倪，斯名之曰《名理探》云。其爲書也，計三十卷，奧而不淫，賾而有序，統之凡五大倫，而究則歸於一眞，語之共源，步之蹟實，殊海心圖，若合符節，何有揣試以自生障礙哉。

第厥意義宏深，發抒匪易，或隻字未安，含毫幾腐，或片言少棘，證解移時，以故歷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修曆致身矣。俟余入賓續業，缺掌測演，悵居諸之虛邁，繼述之未從，每爲私閟有餘恫焉。

丁丑冬先生主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欣靦交構。蓋靦者所貽清白，力莫能助劊劂之費；至欣者則景祚天開，聖天子留心欽若；邇日昭鑒斯道，有裨世敎；因錫以御牓，顏曰欽褒天學，大哉皇言，聞榛無，啓矇瞶，息異喙，定一眞，是斯道大明大行之一會乎。有志於正學者，得是編爲引端焉；於以信表章之非誣，倡秉彝之有自，至德不孤，行將彈西學以公諸寰宇，使旨趣不迷，統諸歸一；則冀之窒者通，疑者信，寧爲名理探而已耶。余小子實不勝企願焉。因不揣固陋，爲摭其大端如此。

李天經《名理探序》 盈天地間，莫非實理結成；而人心之靈，獨能達其精微，是造物主所以顯其全能，而又使人人窮盡萬理，以識元尊，乃爲不負此生，惟此眞實者是矣。

世乃侈譚虛無，詫爲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識解盡掃，希頓悟爲宗旨，而流於荒唐幽謬；其去眞實之大道，不亦遠乎。西儒傅先生既詮實有，復衍名理探十餘卷，大抵欲人明此眞實之理，而於明悟爲用，推論爲梯。讀之其旨似奧，而昧之其理皆眞，誠也格物窮理之大原本哉。

竊嘗共相探討，而迷其詞旨，以爲是眞實者，乃靈才之糧，併爲其美成，爲其眞福焉。爲糧者，吾人肉軀惟賴五穀之精氣，滋養以生，若一日去飲食，則必弱；久去則必死；又或不謹，而雜以毒味進，則必病，亦且必死。靈才之不得離眞實而進僞謬也，亦如是矣。

爲美成者，人靈初生，如素簡然，凡所爲習熟，凡所爲學問，凡所爲道德，舉非其有；蓋由後來因功力加飾，而靈魂受焉者。顧所受惟眞惟實，其飾也加美，否則，不美必醜矣，可惜也。

所謂眞福者，非由外得而不可必者也；惟於我所欲得，即由我得之；惟我欲得而由成得，乃始爲屬於我；惟屬於我，乃始爲我眞福也。彼世所有如財也，貴也，樂也，皆無一由我得，無一爲我眞福可知矣。然則

其爲歟得而由我得，誠然。鄙於我者，夫非明悟所可之眞實歟

然別眞實之理，不可不明，而明眞實之理，正匪易易也。全明者享全福，此惟在大神聖則然。吾儕處茲下域，拘於氣稟，不能明其全而可以明其端，以爲全明之所自起，其道舍推論無由矣。

古人嘗以理寓形器，猶金藏土沙；求金者必淘之汰之，始不爲土掩。研理者，非設法推之論之，能不爲謬誤所覆乎。推論之法，名理探是也。舍名理探而別爲推論，以求眞實，免謬誤必不可得。是以古人比名理探於太陽焉。太陽傳其光於月星，諸曜賴以生明。名理探在衆學中，亦施其光焰，令無舛迷，衆學賴之以歸眞實，此其爲用固不重且大哉。

其爲學也，分三大論以準於明悟之用。蓋明悟之用凡三：一直，二斷，三推。名理探第一端論，所以輔明悟於直用也；第二端論，所以輔明悟於斷用也；第三端論，所以輔明悟於推用也。三論明而名理出，即吾儒窮理盡性之學，端必由此，其裨益心靈之妙豈淺鮮哉。

余向於秦中閱其草創，今於京邸，讀其五秩，而尚未覩其大全也，不勝跂望以俟之，是爲序。

歷史觀分部

治國論

綜述

徐光啓《簡平儀說序》 楊子雲未諳曆理，而依物法言理，理於何傅？邵堯夫未嫻曆法，而撰私理立法，法於何生？不知吾儒學宗傳有一字曰曆，能盡天地之道，窮宇極宙，言曆者莫能舍旃！孔子曰：「澤火革」，孟子曰：「苟求其故，是已。革者，東西南北、歲月日時、靡所弗革，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儀已改，參差往復，各行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理非理也。唐虞邈矣，欽若授時，學士大夫罕言之。劉洪姜岌何承天祖冲之之流，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無有如羲和仲叔極議一堂之上者，故此事三千年以還悉悉也。郭守敬推爲精妙，然於革之義庶幾焉，而能言其所爲故者，則斷自西泰子之入中國始。先生嘗爲余言：西士之精於曆，無他謬巧也，千百爲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其青於藍而寒於水者，時時有之，以故言理斕徵亦斕著，立法斕詳亦斕簡。余聞其言而喟然，以彼千百爲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吾旦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此其間何工推可較論哉！先生沒，賜葬燕中，仍詔聽其同學二三君子，依止焚修。諸君子感恩圖報，將欲續成利氏之書，盡闡發其所爲知天事天、窮理盡性之學，而會中朝方修正曆法，特簡宿學名儒，蒞正其事。於時司天氏習聞諸君子之言者，爭推舉以上大宗伯，欲依洪武壬戌故事，盡譯其書，用備典章。大宗伯以聞，報可。自是一時疇人世業，亡不賈勇摩厲，以勸厥成。盛哉！堯舜在上，卜有羲和，庶其將極議一堂之上乎？余以爲諸君子之書成，其裨益世道，未易悉數。若星曆一事，究竟其學，必勝郭守敬數倍，其最小者。是儀，爲有網熊先生所手創，以呈利先生，利所嘉嘆。偶爲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未及詳其所謂故也。若其言革也，抑亦文豹之一斑矣。熊子以爲少，未肯傳，余固請行之，爲言曆嘻矣焉。第欲究竟其學，爲書且千百是，是非余所能終也。必若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搉，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以光昭我聖明來遠之盛，且傳之史冊，曰：曆理大明，曆法至當，自今伊始，夐越前古，亦基快已。

王徵《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序》 丙寅冬，余補銓如都，會龍精華、鄧函璞、湯道未三先生以候旨修歷寓歸邸中，余得朝夕晤講教益甚歡也。暇日因述外紀所載質之，三先生笑而唯唯。且曰，諸器甚多，悉著圖說見在可覽也，奚敢妄。餘亟索觀，簡帙不一，第專屬奇器之圖，之說者不下千百餘種【略】先生爲余指陳，余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概。於是取諸器圖說全帙分類而口授焉。余信筆疾書，不次不文，總期簡明易曉，以便人人閱覽。然圖說之中，巧器極多，第或不甚關切民生日用，如飛鳶、水琴等類【略】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茲所錄者，雖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倘執不器之說，而鄙之，則

皇父系易胡以　又云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且夫畸人絕遺，紀學希聞，遇合最難，歲月不待　明睹其奇而不錄以傳之，余心不能已也　故向求耳目之資，今更求爲手足之資而已耳，他何計焉　夫西儒在慈多年，士大夫與之游者，靡不心醉神怡　彼且不驕，不吝，奈何當吾世而觀面失之　古之好學者裹糧負笈，不遠數千里往訪　今諸賢從絕徼數萬里外貢此圖書以傳我輩，我輩反忍拒而不納歟　諸賢寥寥數輩，胥皆有道之儒，來賓，來王，視昔越裳，肅慎，不啻遠之遠矣　正可昭我明聖德來遠，千古絕儷之盛　邇來余省新從地中掘出二碑，額題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乃唐郭子儀使所餽　千載如新，與今日諸賢所傳敬天主之教，一一若合符節　所載自唐太宗以後凡六帝遞相崇敬甚篤也　在昔已然，今又何嫌忌之與

洪仁玕《資政新編》　天国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千王洪，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爲政必有取資　本軍師恭膺聖命，總理朝綱，爰綜政治大略，編成《資政新篇》一則，恭獻聖鑒，已蒙旨准，並蒙聖照　此篇傳鐫刻官遵刻頒行　今已遵旨將原奏刊刻頒行，咸使聞知

小弟仁玕跪在我眞聖主萬歲萬萬歲陛下，奏爲條陳款列，善鋪国政，以新民德，並跪請聖安事：緣小弟自粤來京，不避艱險，非圖爵祿之榮，實欲備陳方策，以廣聖聞，以報聖主知遇之恩也　夫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爲後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爲後之禍　其理在於審時度勢與本末強弱適均，視乎時勢之變通爲律　則自今而至後，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萬国，亦無不可行矣　其要在於因時制宜，審勢而行而已　茲謹將所見聞者條陳於後，以廣聖聞，以備聖裁，以資国政，庶有小補云爾

昔周武有弟名旦，作周禮以肇八百之畿，高宗夢帝賚弼，致殷商有中葉之盛，惟在乎設法用人之得其當耳　蓋用人不當，適足以壞法；設法不當，適足以害人，可不愼哉！　然於斯二者並行不悖，必於立法之中，得乎權濟，試推其要，約有三焉：一以風風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　三者之外，又在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眞心以踐之，則上風下草，上行下效矣　否則法立弊生，人將效尤，不致作亂而不已，豈法不善歟？　實奉行者毀之爾

用人察失類

一禁朋黨之弊　朝廷封官設將，乃以護国衛民，除姦保良者也　倘有結盟聯黨之事，是亦有自固之術，私有倚恃之端，外爲假公濟私之舉，內藏弱本強末之弊　爲兵者行此而爲將之軍法難行；爲官者行此而爲君之權謀下奪　良民雖欲深倚於君，無奈爲所隔絕，是不可以不察也　倘欲眞知其爲朋奸者，每一人犯罪，必多人保護隱瞞，則自潛消其黨，勿露其形　或如唐太宗之責尉遲恭以漢高故事，或如漢文之責吳王不會而賜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　若發洩而不能制，反遭其害，貽禍不淺矣　倘至兵強国富，俗厚風淳之日，又有朝發夕至之火船火車，又有新聞篇以洩姦謀，縱有一切詭弊，難逃太陽之照矣　甚矣習俗之迷人，賢者不免，況愚者乎？　即至愚之輩，亦有好勝之心，必不服人所教　且觀今世之江山，竟是誰家之天下！　無如我中（花）〔華〕之人，忘其身之爲（花）〔華〕，甘居韃妖之下，不務實學，專事浮文，良可慨矣！　請試言之：文士之短簡長篇，無非空言假話；下僚之稟帖面陳，俱是讒諂讚譽；商賈指東說西，皆爲奸貪詭譎；農民勤儉誠僕，目爲愚婦愚夫　諸如雜教九流，將無作有，凡屬妖頭鬼卒，喉舌糢糊，到處盡成荊棘，無往不是陷坑　倘得眞心實力，衆志成城，何難親見太平景象，而成爲千古英雄，復見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夫！

風風類

夫所謂以風風之者，謂革之而民不頑，興之而民不從，其事多屬人心朦昧，習俗所蔽，難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風風之，自上化之也　如男子長指甲，女子喜纏腳，吉凶軍賓堵屠儀文，養鳥鬬蟀打鵪賽勝，戒擡手鐲金玉粉飾之類，皆小人驕奢之習，諸如此類，難以枚舉　禁之不成廣大之體，民亦未必凜遵；不禁又爲敗風之漸　惟在上者以爲可恥之行，見則鄙之忽之，遇則怒之撻之，民自厭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　倘民有美舉如醫院、禮拜堂、學館、四民院、四疾院等，上則親臨以隆其事，以獎其成，若無此舉，則詔諭宣行，是厚風俗之法也　如毀謗讒妒等弊，皆由風俗未厚，見識未廣，制法未精，是以人心虞擬，不平而鳴矣　又如演戲鬬劇，菴寺和尼，凡此等弊，則立牧司教導官親身教化之，憐憫之，義怒之，務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　中地素以驕奢之習爲寶，或詩畫美豔，金玉精奇，非一無可取，第是寶之下者也　夫所謂上寶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聖神爺爺之風三位一體爲寶，一敬信間，聲色不形，翩然有律，誠以此能格其邪心，寶其靈魂，化其愚蒙，寶其才德也　中寶者以有用之物爲寶，如火船、火車、鐘（鏢）〔錶〕、

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鎖、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聞見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婦兒掩（餙）〔飾〕之文，永古可行者也

且夫談世事足以悶人心，論九流足以惑衆志，釋耶尚虛無，尤爲誕妄之甚；儒教貴執中，固知人力之難，皆不如福音眞道，有公義之罰，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於基督身上擔當之也。此理足以開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廣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則理明欲去而萬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強，必得聖神感化而然也！上帝之名，永不必諱；天父之名至大、至尊、至貴、至仁、至義、至能、至知、至誠、至足、至榮、至權，何擬一名字？若說正話，講道理，雖千言萬語亦是讚美，但不得妄稱及發誓褻瀆而已。若諱至數百年之久，則又無人識天父之名矣。況爺火華三字乃猶太土音，譯即自有者三字之意，包涵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自然而然、至公義、至慈悲之意也。

上帝是實有，自天地萬有而觀及基督降生而論，是實有也。蓋上帝爲爺，以示包涵萬象；基督爲子，以示顯身指點；聖神上帝之風亦爲子，則合父子一脈之至親，蓋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豈不是一體一脈哉！總之謂爲上帝者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終萬物而自無始終，造化庶類而自無造化，轉運四時而不爲時所轉，變通萬方而不爲方所變，可以名指之巨臣有者，即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也。蓋子由父出也，視子如父也。若諱此名，則此理不能彰矣。

法法類

所謂以法法之者，其事大關世道人心，如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宜立法以爲準焉。是下有所趨，庶不陷於僻矣。然其不陷於僻而登於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設書信舘以通各省郡縣市鎮公文；設新聞舘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別善惡，勵廉恥，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於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此立法善而施法廣，積時久而持法嚴，代有賢智以相維持，民自固結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然立法之人必先經磨鍊，洞悉天人性情，熟諳各国風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輕，無不了然於胸中者，然後推而出之，乃能穩愜人情也。若恐其久而有弊，更當留一律以便隨時損益小紀，彰明大綱也。蓋律法者無定而有定，有定而無定，如水之軟，如鐵之硬，皆如人心之有定而無定，世事之無定而有定，此立法所以難也，此生弊所以易也。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立法？蓋法之質在乎大綱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紀每多變遷，故小人壞法常窺小者無備而掠爲己有，常借大者之公以護掩己私。然此又在奉法執法行法之人有以主之，有以認眞耳。至立法一則，閣下自可心領神會，而法在其中矣。

又有柔遠之法，凡外（国）〔國〕人技藝精巧，國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見多奇，致生別事。惟許牧司等並教技藝之人入內教導我民，但准其爲（国）〔國〕獻策，不得毀謗（国）〔國〕法也。英吉利即俗稱紅毛邦，開邦一千年來未易他姓，於今稱爲最強之邦，由法善也。但其人多有智力，驕傲成性，不居人下。凡於往來言語文書，可稱照會交好、通和、親愛等意，其餘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且招禍也。即施於枕近之暹羅、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實因人類雖下，而志不願下，即或屈下，亦勢迫之耳，非忠誠獻曝也。如必欲他歸誠獻曝，非權力所能致之，必內修（国）〔國〕政，外示信義，斯爲得爾。此道實爲高深廣遠也歟？現有理雅各、洪仔士、米士威太人、俾士合、信覺士、濱先生、慕維廉、艾約瑟、韋津衆先生與小弟相善也

花旗邦即米利堅。禮義富足，以其爲最。其力雖強而不侵凌鄰邦，有金銀山而招別邦人來採，別邦人有能者冊立爲官，是其義也。邦長五年一任，限以俸祿，任滿則養尊處優，各省再舉。有事各省總目公議，呈明決斷，取士、立官、補缺、及議大事則限月日置一大櫃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寫票公舉，置於櫃內，以多人舉者爲賢能也，以多議是者爲公也。其邦之跛盲聾啞鰥寡孤獨，各有書院教習各技，更有鰥寡孤獨之親友甘心爭爲善事者，愿當衆立約保養。（国）〔國〕中無有乞丐之民，此是其禮儀，其富足也。現有羅孝、卑治文、花蘭芷、高先生、晏先生、贊臣先生、寡先生與小弟相善也

總論二邦，其始出於英吉利邦，後因開埠花旗，日以日盛，而英邦欲有以制之，遂不服其苛，因而戰勝英邦，故另立邦法，兩不統屬焉。數百年來各君

其邦，各子其民，皆以天父上帝耶蘇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較實，英邦之習強頗著，所以然者，因花旗富足，不待外求，可常守禮法也。英邦用繁，必須外助，故多逞才智也。

日耳曼邦內分十餘邦，不相統屬，亦無侵奪，信奉天父上帝耶蘇基督尤篤。其人有太古之風，故（回）〔國〕不甚威，而德則獨最也。亦有大船往各邦貿易，即各邦之君臣亦肯信任其人辦事，因其人不苟於進退，最信皇上帝救世主，而不喜戰鬬，願守本分也。現有黎力居，韋牧司，葉納清，韓士伯，又有一位忘其名，與弟相善也。風雨（票）〔錶〕寒暑針，先出此邦之花蘭溪，辨正教亦出此邦之路得也。

瑞邦，丁邦，羅邦，純守耶蘇基督之教，其髮老少多白，中年多黃，相品端雅，誠實寬廣，有古人遺風焉。惟瑞国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與弟相善，其人並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羨其爲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

佛蘭西邦亦是信上帝耶蘇基督之邦，但其教多務異跡奇行，而少有別，故其邦今似半強半美之邦，但各邦技藝多始於此，至今別邦雖精，而佛邦亦不在下。但其教尚奇異，品學遜焉，人不之重，惟與英爲婚姻之邦，相助相善，而邦勢亦強，與弟無相識者，因道不同也。

土耳其邦東南即古之猶太邦也，西北近俄羅斯，因此邦之人不信耶蘇基督爲救世主，仍執摩西律法不知變通，故邦勢不振，而於丙辰年爲俄羅斯所侵，幸英佛二邦相助，得免於禍。此邦爲天兄降生聖地，將來必歸基督。蓋新遺詔書有云：『俟萬邦歸信後，而以色列知愧恥焉。』今猶太人因耶蘇基督升天四十年後遭上帝怒罰，驅逐出外，凡信基督耶蘇者亦逃出外邦，至今各邦皆有猶太人以爲之證據。亦天父之意也。即中邦而論，河南開封郡祥符縣內多有猶太人及羊皮書寫猶太字跡者不少，但其人自宋迄今，多歷年所，亦徒行其禮而不識其字，不知其實意焉。問其因何行此教，則答以望基督救世主降生，及凡各邦之猶太人亦如是，不信救世主之既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前也。

俄羅斯邦其地最廣，二倍於中邦，其教名天主教，雖信耶蘇基督，而類於佛蘭西之行也。百餘年前亦未信天兄，厥爲英、佛、瑞、羅、日耳曼等國所迫，故遣其長子僞裝凡民，到佛蘭西邦學習邦法、火船技藝，數年回邦，無人知其爲俄之長子也。及歸邦之日，大興政教，百餘年來聲威日著，今亦爲北方冠冕之邦也。

波斯邦在猶太之東南，其人拜上帝所造之二物，即太陽也。不食大豬，亦信妖佛焉。今雖名爲波斯人，其地實歸於別邦，亦恬不爲恥。其人祇求富貴，不爭榮華，故流落他方，隨人轉移，毫無貞節，一如今之中邦從前受制滿洲，恬不知怪，所以然者，各自爲己，而少聯絡之法也。

埃及邦即麥西邦，在猶太西南方，有紅海爲界。其地周歲無寒，而夏最炎熱。有山名亞喇伯，爲萬国最高大者，昔挪亞方舟即擱於此山也。四時有雲籠罩，少見山巔，而埃民未曾見過雨雪，聞過雷聲。其地少泉而多沙漠，但到春夏交際，山頭雲密布，飛爆四奔流，農民於水將退之先，在水面布種下田，待盡退時，則苗既浡然興之矣。所以然者，因山高接熱，雲氣昇騰，凍結於顯，四時不散，故雨不施於曠野，雷不奮於地中，冰常凝於高峯，雪無飄於熱地也。今其人尊約瑟摩西爲聖人，名回回教，蓋天父上帝前現權能與二人，至今猶有遺風焉。

暹羅邦近與英邦通商，亦能倣造火船、大船往各邦採買，今亦變爲富習之邦矣。

日本邦近與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項技藝以爲法則，將來亦必出於巧焉。

馬來邦、祕魯邦、澳大利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後西藏、蒙古、滿洲，皆信佛教，拜偶象，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焉。雖滿洲前據中地蒙古之地，亦不敢直認爲滿洲固有之物，故不見稱於各邦也。不過中（国）〔國〕從前不能爲東洋之冠冕，暫爲失色，良可（既）〔慨〕已。以上略述各邦大勢，足見綱常大典，教養大法，必先得賢人創立大體，代有賢能繼起，而擴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時制宜，度勢行法，必永遠不替也。倘中邦人不自愛惜，自暴自棄，則鷸蚌相持，轉爲漁人之利，那時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回）〔國〕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曷不乘此有爲之日，奮爲中地倡，以頂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也。

一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於一，內外適均而敷於衆也。又由衆下而達於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弊弊者，莫善於准賣新聞篇或暗櫃也。

法式見下。

一興車馬之利，以利便輕捷爲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

已八千里者，准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倣做　若彼願公於世，亦聽准證行，免生別弊　先於二十一省通試十一條大路，以爲全國之脈絡，通則（国）（國）家無病焉　通省者關三丈，通郡者關二丈五尺，通縣及市鎮者關二丈，通大鄉村者闊丈餘　差役時領犯人修葺崩破之處　二十里立一書信館，遞爲者請餉而設，以爲四方耳目之使，不致上下梗塞，君民不通也　信資計文書輕重，每二十里該錢若干而收；其書要在某處交遞者，車上車下，各先束成一梱，至即互相交訖，不能停車俄頃，因用火、用氣、用風之力大猛也　雖三四千里之遙，亦可朝發夕至，縱有小寇竊發，豈能漏網乎？

一興舟楫之利，以堅固輕便捷巧爲妙　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乎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倣做　若遞公於世，亦稟明發行　茲有火船氣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餘里者，大商則搭客運貨，国家則戰守緝捕，皆不數日而成功，甚有裨於国焉　若天国興此技，黃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於海，江淮可通有無而緩急相濟，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国）（國）內可保無虞，外（国）（國）可通和好，利莫大焉

一興銀行，倘有百萬家財者先將家貲契式稟報入庫，然後准頒一百五十萬銀紙，刻以精細花草，蓋以（国）（國）印圖章，或銀貨相易，或紙銀相易，皆准每兩取息三釐，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也　此舉大利於商賈士民，出入便於攜帶，身有萬金而人不覺，沉於江河則損於一己而益於銀行，財寶仍在也　即遇賊劫，亦難驟然拏去也

一興器皿技藝　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倣造，罪而罰之　即有法人而生巧者，准前造者收爲己有，或招爲徒焉　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無益之物有責無賞，限滿他人倣做

一興寶藏　凡金銀銅鐵錫煤鹽琥珀蠔殼琉璃美石等貨有民探出者，准其稟報，爵爲總領，准其招民探取，總領獲十之二，（国）（國）庫獲十之二，探者獲十之六焉　倘寶有豐歉，則探有多少，又當視所出如何？隨時增減，不得匿有爲無也　此爲天財地寶，雖公共之物，究亦枕近者之福，小則准鄉，大則准縣，尤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來探也　有爭鬬搶奪他人之所先者，准總領及地方官嚴辦，務須設法妥善焉

一興郵亭以通朝廷文書，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　只須實寫，勿着一字浮文　倘有沉沒書札銀信及僞造新聞者，輕則罰，重則罪　郵亭由（国）（國）而立，餘准富民納餉要用而設，或本處民人則每日一篇，遠者一禮拜一篇，越省則一月一卷，註明某處某人某月日刊刻，該錢若干，以便遠近探買

一朝廷考察　若探未實者，註明有某人來說，未知是否，俟後報明字樣，則不得責之也

一興各省新聞官　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衆官節制，亦不節制衆官，即賞罰亦不准衆官褒貶，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聖鑑，則奸者股慄存誠，忠者清心可表，於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　人豈有不善，世豈有不平哉？

一興省郡縣錢穀庫，以司文武官員俸值公費，立官司理，每月報銷　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賄一文者議法

一興市鎮公司，立官嚴正，以司工商水陸關稅，每禮拜呈徽省郡縣庫存貯或市鎮公務支用　有爲己私抽者議法

一興士民公會，富貴善義，仰體天父天兄好生聖心者，聽其甘心樂助，以拯困扶危，並教育等件　至施捨一則，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譽；恐無貞節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　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惟廢疾無所歸者准白白受施

一興醫院以濟疾苦　係富貴好善，仰體天父天兄聖心者，題緣而成其舉，立醫師必考取數場然後聘用，不受謝金，公義者司其事

一興鄉官，公義者司其任，以理一鄉民情曲直吉凶等事，鄉兵聽其鋪調

一興鄉兵　大村多設，小村少設，日間管理各戶洒掃街渠，以免穢毒傷人，並拿打架攜竊及在旁證見之人到鄉官處決，妄證者同罪；夜於該管之地有失，惟守者是問　若力不足而呼救不及，不干守者之事　被傷者生則醫，死則瘞，有妻子者議卹

一罪人不孥　若訊實同情者及之，無則善視撫慰之，以開其自新之路　若連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

一禁溺子女　不得已難養者准無子之人抱爲己子，不得作奴視之　或交育嬰堂　溺者罪之

外（国）（國）有興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貨物船等有防於水火者，先與保人議定每年納銀若干，有失則保人賠其所值，無失則（贏）（贏）其所奉　若

失命則父母妻子有賴，失物則[1]不致盡虧

一外(国)[國]有禁賣子爲奴之例，家貧賣子，只顧眼前之便，不思子孫永爲人奴，大辱祖考，後世或生賢智者，不得爲(国)[國]之用，反爲(国)[國]之害矣　故准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貽笑外邦　生女難養，准爲女伺，長則出嫁從良也

一禁酒及一切生熟黃煙鴉片　先要禁爲官者，漸次嚴禁在下，絕其栽植之源，遏其航來之路，或於外洋入口之煙不准過關　走私者殺無赦

一禁廟宇寺觀　既成者還其俗，焚其書，改其室爲禮拜堂，藉其資爲醫院等院　此爲拯民出於迷昧之途，入於光明之(国)[國]也

一禁演戲修齋建醮　先化其心之惑，使伊所簽助者轉助醫院、四民院、學館等，乃有益於民生實事

一革陰陽八煞之謬　名山利藪，多有金銀銅鐵錫煤等寶，大有利於民生(国)[國]用　今乃動言風煞，致珍寶埋沒，不能現用　請各自思之，風水益人乎，抑珍寶益人乎？　數千年之疑團牢而莫破，可不惜哉！

一除九流惰民不務正業　專以異端誣民，傷風敗俗，莫逾於此　准其歸於正業，焚去一切惑民之說　若每日無三個時辰工夫者，即富貴亦是惰民，准父兄鄉老擒送，迸諸絕域，以警頹風之漸也　誠以遊手偷閒，所以長其心之淫慾；勞心勞力，所以增其慧之所不能　此天父之罰始祖使汗顏而食者，一則使自養身，一則免生罪念，亦爲此故也

一屋宇之制，堅固高廣，任其財力自爲，不得雕鏤刻巧，並類王宮朝殿；宜就方正，勿得執信風水；不依衆向，致街衢不直　既成者勿改，新造者可遵，再建重新者亦可改直

一立丈量官　凡水患河路有害於民者，准其申請，大者發庫助支，小者民自捐助　而屋宇規模，田畝裁度，俱出此官　受贓者准民控訴革職罰罪

一興跛(育)[盲]聾啞院　有財者自攜資斧，無財者善人樂助，請長教以鼓樂書數雜技，不致爲廢人也

一興鰥寡孤獨院，准仁人濟施，生則教以詩書各法，死則憐而葬之　因此等窮民操心危，慮患深，往多有用之輩，不可不以恩感之也

一禁私門請謁，以杜賣官鬻爵之弊　凡子臣弟友，各有分所當爲，各有奉侑，各有才德，各宜奮力上進，致令聞外著，豈可攀援以玷仕途？　即推舉者亦是爲(国)[國]薦賢，亦屬分內之事，既得俸值何可貪贓？　審實革職，二罪俱罰

一上所議，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尊五美，屏四惡之法，誠能上下奉遵，則刑具可免矣　雖然縱有速化，不鮮頑民，故又當立以刑刑之之刑

刑刑類

一善待輕犯，宜給以飲食號衣，使修街渠道路，練其一足，使二三相連，以差人執鞭刃掌管　輕者移別縣，重者移郡移省，期滿釋回，以重其廉恥，二以免生他患，庶回時改過自新，此恩威並濟之法也

一議第六天條曰勿殺，蓋謂天父有賞罰於來生，人無生殺於今世　然天王爲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無刑，是知遭刑者非人殺之，是彼自縛以求天父罰之耳　雖然，爲人上者，不可不親身教導之也

一議大罪宜死者，置一大架圈其頸，立其足，舁至桅杆頂，則去其足下之板，以弔死焉　先彰其罪狀並日期，則觀者可以殷懍自儆，又少符勿殺之聖誡焉

十款天條，治人心惡之未形者，制於萌念之始；諸凡(国)[國]法，治人身惡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　必先教以天條，而後齊以(国)[國]法，固非不教而殺矣，亦必有恥且格爾

一與番人並雄之法　如開店二間，我無租價，彼有租價；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價平賣，彼價桂賣，是我受益而彼受虧，我可永盛，彼當即衰，彼將何以久居乎？　況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失信義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與人交接乎？　是淺量者之所爲也！　雖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方不致妄生別議　但前之中(国)[國]不如是焉，毫無設法修葺補理，以致全體閉塞，血脈不通，病其深矣　今之人心風俗，皆非古昔厚重之體，欲清其病源既不可得，即欲俊補，其可得乎？　此皆爲邦大略　小弟於此類，凡涉時勢二字，極深思索，故於古所無者興之，惡者禁之，是者損益之，大率法外輔之以法而入於德，刑外化之以德而省於刑也　因又揣知聖心圖治大急，得策則行，小弟誠恐前後致有不符之跡，故恭錄(已)[己]所窺見之治法爲前古罕有者，彙成小卷，以資聖治，以廣聖聞　懇自今而後可斷則斷，不宜斷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議定再獻，不致自負其咎，皆所以重尊嚴之聖體也　或更立一無情面之諫議在側，以輔聖聰不逮，諸凡可否，有宜於後不宜於今

者，懇留爲聖鑑，準以時勢二字推行，則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矣

前有爲將者具稟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舉兵要四則以答所求，且教以留心推行，幸勿笑爲紙上談兵可也　但未知有當與否，恭錄聖覽

爲將有爲將之學問

雨晴風霽，皆爲兵具；山原林坎，亦是武經；喜怒哀樂，爲用兵之策；智仁勇義，乃勝敵之謨，雖云兵者詭道也，蓋愼於平素而詭在一時，此孔明之學問，能百戰百勝也

爲將有爲將之道德

兵不在多而在得力，然所以得人力而人肯聽令者，在主將有以服之耳。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必平日有恩於人，如士卒死吳起之憐病，衆人遮余闕以身先，馬謖雖死而不怨；李嚴見黜而無詞也。更有民則簞食壺漿，商則市肆無驚，豈非仁聲素著，信義先行者所能如此哉！

爲將有爲將之法律

孔明之所以見稱今古者，惟器使臺材，賞罰嚴明八字而已　蓋器使則人無亂法，嚴明則人皆服法；無亂而服，即效命取勝之根也

爲將要知蓄銳之方

蓋兵者勢也，因其勢而導之，則一往莫遏　故孔明每多激將之言，不激則勢不銳；岳飛身先士卒，激以仁義；關、張、趙雲，威聲素著，故得迎刃而解　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眞道，蓄萬心如一心，故衆弟祇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東王西南翼王羅大綱等所以屢戰屢勝者，亦先聲奪人，聞風而竄，推之古昔，兵之得勝於進退騎誘者，無非由蓄威而得也。又云師克在和，不和則人心不一，不一則渙，何蓄銳之有？故廉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者此也　信斯言也！雖有些須失錯，不且妄生議論，以惑軍心，宜如田單之說，有神兵下降，以復齊七十餘城，切不可有漏洩軍機，如自鑿船底令水入艙者也。至於各国各省情形以及軍国精細等事，非紙筆所能罄述，又非目前所急務者，惟願衆弟量度時勢二字，以行所當行可也。

佚名《天朝田畝制度》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　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略】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煖矣　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眞主救世旨意也。

社會論

綜述

洪秀全《太平詔書・原道醒世訓》　從來福大則量大，量大則爲大人；福小則量小，量小則爲小人。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成其德。凡此皆量爲之也　無如時至今日，亦難言矣。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故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有之，甚至同國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縣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奪相鬬相殺而淪胥以亡乎？無他，其見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其見在國，國以外則不知，故同國則愛之，異國則憎之　其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其見在省府縣，省府縣以外則不知，故同省同府同縣則愛之，異省異府異縣則憎之。其以此鄉此里此姓則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其見在鄉里姓，鄉里姓以外則不知，故同鄉同里同姓則愛之，異鄉異里異姓則憎之　天下愛憎如此，何其見未大而量之不廣也！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尚德，堯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憂溺饑，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暴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煩馬，

何分此邦彼邦？蓋實見天大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海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並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尚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門，循行上帝之眞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底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鬬殺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也！在昜同人於野則亨，皇大之謂也；同人於宗則吝，量小之謂也。況量大則福大，而人亦與之俱大；量小則福小，而人亦與之俱小。凡有血氣者安可傷天地之和而遺井底蛙之誚哉？詩云：上帝原來是老親，水源木本急尋眞。量寬異國皆同國，心好天人亦世人。獸畜相殘還不義，鄉鄰互殺斷非仁。天生天養和爲貴，各自相安享太平。

花之安《教化》議序

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固在降衷之性，尤在教化之良。降衷稟於造物，原無彼此之殊，而教化繫於君相，則有盛衰之別。環顧各國，見有制度文章，彬彬郁郁，有草昧未開，榛榛狉狉，二者相去懸殊，惟任教與不教也。

中國教化莫善於成周，亦莫羣於成周。司徒修禮，司馬辨官，上至執德，下至執藝，皆有攷覈。形上、形下之道備，與賢興能之法詳。惜後世不能師其法以變化，反昧其法而失傳。今所教者不過詞章之學，於德行道藝全不講求。無怪廉能之士寡，而經濟之才疏。上不以爲教，故下不以爲學也。蓋嘗論之，教化一道關於國治甚鉅。今泰西諸國，基督日上，全在教化。是求有善道以節民性，有善學以治民生。如是則民不至陷於左道以害其心，遞於虛學以誤其才。

余入中國傳道有年，閑嘗稽諸載籍，博採民風，於政治得失、教化廢興、民生利弊，時習好尚，亦頗深稔。謹就管見所及，陳其利弊，非敢干預國政，以中外和好，聊盡友直之心矣。況書中所陳關於教會居多，余職傳教，教化正所宜講。此信士所以厚望於中國剏延，尤望於中國教會。知我者諒不以爲越俎代庖也。

林樂知《基督教有益於中國說》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教之大，本存乎愛。天生世人，而爲並世衆人之父，自無不愛世人矣。人生在世，凡同居於天之下者，無一非兄弟姊妹之倫，孰不當體天父愛世之心，以愛並世之人乎？

嘗考基督教法，厥有三大綱領。上帝爲創造天地萬物，無始無終，全智全能，獨一無二，昔時今時異時永在之眞神。人常以敬之者愛之，其道一也。愛人如己，實爲聖誡中切要之條。世人皆爲在天之一父所生，故凡同類者，皆有相愛之情，其道二也。天照本身之形以造人，使爲萬物之靈，而以全地之鳥獸蟲魚，付之管轄，是人有治理萬物之權，不當使一物失其所用，於是乎格物之學興，而萬物之利亦與之俱興，其道三也。基督教之傳於中國，今已無地無之矣，而其崇眞道以黜邪，設醫院以救貧，立學塾以教人，著書籍以廣學，一切有益於中國之事，皆推本於此三端而擴充之耳。

天父憐愛世人，命其獨生之愛子救主耶穌基督，降臨世界，代衆人受死贖罪，釋放世人於一切諸苦之中，遵守聖誡十條，引領全世犯罪之人，使與震怒之天父復和。此教之所由興也。迹其救苦之端，邪教之惑人者，能使愚民信之而不復其初，惟眞道有以釋之。中國所奉之偶像，類皆泥塑木雕之物，本爲世人所管轄者，今反拜而奉之，豈非與眞道相遠乎？販奴賣婢之風害人不少，一自基督教出而禁之，使奴僕全行釋放，列爲平等之民，此猶其事之細微者耳。從來治民之權，在上者視爲傳世應得之利益，而虐待其民人有若世之奴僕然。自聖教興，而人得自主矣。人民既得自主，則見識日以明，學問日以深，即藝術亦日以精，教化之所由上升也。且也男女並重，而悉教以讀書，使女子亦得列於儔類之中，不存菲薄之心，此教中諸益之最大者。女學愈興，國勢愈強，歐洲之成效昭然矣，安見中國之不能振興乎？

中國向爲習俗所囿，致失其治理萬物之靈。論世者每曰：中國礦產

之學識，實多於歐洲　特上之人愚而不明，狃於風水之邪說，昔合葬於地中，甘失富強　爲可惜耳　誠能漸明眞道，去其虛僞之舊教，而講求格致之實學　將見論格物則中外無異物，自無異格也　論天文則中外無異天，自無異文也　論地理則中外無異地，自無異理也　論數學則中外無異數，自無異學也　舉凡見識學問，經綸事業，皆可從信道，自主攸贍而行之　故基督教傳至中國，若能上行下效，認在天有獨一之神，認耶穌爲獨一之中保，救世之主，認上帝爲天父，即萬民皆爲兄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人不失爲萬物之靈，物各出其天生之利　政有與道相合者，則振興之　俗有與道相違者，則革除之　國家增其權，民衆廣其識　如此而有不富強者，吾不信也。

在昔歐洲諸國，當未聞道之先，其愚拙情形，亦如今日之中國　今爲中國計，惟有基督之道足以救人　雖或一時未能盡除世人之苦，亦當略減之矣　醫院足以救貧病，老幼殘疾等院足以奠民生　書院學堂之設，可使華人化愚而爲明　格物博學之功，能令中國變弱而爲強　闢風水之說，則地利自興　廢星卜之書，則天文自驗　邪說足以惑人，除之必力　通商足以裕國，治之必精　而且君民不可隔膜，有教道以通之，而上下自相親矣　眞僞不能並行，有教法以繩之，而虛妄自可去矣　凡有損之惡習，如吸烟、酗酒、賭博、姦淫、欺騙、竊盜等類，教規之禁例甚嚴　有益之良模，如鐵路、電綫、郵政、礮臺、製造、船傭等政，國家之富強可卜　所借者，今世之人　僅信其外貌之粗迹，未得其眞理之淵源　永無望成功之日耳　自今以往，吾知中國窮而思變，不得不求助於基督之聖教，爲導民之正路，興國之大原矣

中華爲東方之望國，疆域之廣，戶口之繁，皆爲大有可造之事　論天時、地利、人和三端，無一不足以勝人　若更崇基督之教，以爲出治之本　人盡以敬天者愛人，豈不可以愛人者興國乎？昔之所以興不遽興，至喪師割地，而貽笑於鄰邦者，中國舊教之誤人也　今日之可以欲興即興，雖富國強兵，而能期於一旦者，基督聖教之救世也　秉國鈞者，如欲懲其弱而復其初，豈有他道哉？去其舊教，以從聖教而已矣　方今中國人民，或創立各種私會，如即變之立新教黨也　或仿效基督教法，如日本之興老教然也　甚或斥基教爲邪教，焚毀劫殺之常聞，而不知其違天者不祥，背天者獲罪也　基督教以天爲主，乃天所傳之教，非人所造之教也　無一人不在天之下，即無一人不在教之中　不獨上帝無異帝，眞道無異道，即天文、地理、格物等學，亦皆無異學也　人豈可自外於教，自絕於天，而坐失此無窮之教益哉！

英華《也是集・國之要素曰愛與信》　愛德爲合羣第一要義　人無愛德，必不能有益於羣，無益於羣即有害於羣　害羣之罪愆固多，而尤以缺乏愛德爲其總原因　故眞可以總括之曰：無愛德則倫類因之絕，種族因之亡，故愛德爲合羣之大源，諸德之總滙，非臆說也　試略徵之天主十誡，總歸天人二端，而人事之大綱即愛人如己　孔子之道一以貫之，亦不過忠恕二字　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東海西海，此理此心，古今中外無能或二者也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維持人心，範圍世道，使得合羣相安，共享太平幸福　乃人心向惡，惟知利己，不顧損人，是不得不有法律以約束之　然齊之以刑，民免無恥　夫果得無恥而免，當斯亂世猶爲上矣　不然，泛濫橫溢害羣將何所底止　世之爲羣害者固多，如洪水猛獸水旱瘟疫等，此出於天者也　刀兵盜劫擄掠兇醜，此出之人者也　皆有形易知，或得設法求免　乃有無形之害不減於以上種種情形，而能使國勢不振，人心渙離，萬事隳墮，而且防不勝防，辨不易辨，惟我中國獨擅其長，故曰國衰弱而不悟，曰坐困苦而不知　果何事哉，即無信二字是也　信者，不疑之謂也，無差爽之謂也，今夫中國朝野上下，其誰爲眞誠無僞者，信行果者乎　無不互相欺飾，互相詐騙，緣爲此欺飾詐騙者，不過爲利己私圖而已　夫既爲利己私圖，其害羣也必矣　此等害羣，不過論其外象，若論內情，於無形默默中，其消散國民志氣，蠹耗團體精神者，更不知其幾何矣　人孰無急公奉上之心，乃因急公奉上者而遇欺詐受累焉，後之人鑒此，自然解體矣　人孰無慷慨仗義之心，乃因慷慨仗義者而遇欺詐被難焉，後之人鑒此，自然裹足矣　世有倡維新者，而衆人竊議曰：得毋其自國富貴，而騙吾輩爲之出力耶　世之倡善舉者，衆人私議曰：得毋其圖飽私囊，而使吾輩爲之捐資耶　其他各事莫不類此　凡世之當仁退讓，見義不爲，觀望游移，瑟縮滑脫之輩，吾不欲咎其齷齪卑鄙，無慷慨心，無丈夫氣也　實由彼如鬼如蜮如蝎如蛇，奸詐誑騙之害羣蠹賊，爲之作前車，爲之設明鑑，致有以懾其心，阻其氣也　害羣之大者，孰有甚於此乎　此吾所深惡痛絕，欷歔悲憤，而不能已於言者也　嗚呼，民失教化，詐僞成風，久矣始而緣因於自私自利，繼而必且害及同羣，終而且害人以自害　嗟乎，若稍具愛德者，其能流陷於此乎　善乎，歐洲之風俗也，倘有以撤謊二字加諸人，

人皆視爲罵詈之等辭者。法國之諺常曰：祖詛爲最賤之者迹。孔子不云乎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又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今吾敦敬告志士仁人，有國家思想者，凡欲救我中國，化我陋俗，尚於此道加之意，而力挽其頹風也。

藝文

佚名《醒世文》

普天大下衆軍民，一體齊聽醒世文。當初上帝恩廣大，大伸能手大顯權。六日造成天共地，並造山海與人民。功成七日爲安息，萬物齊備並豐盈。世人沾恩須感謝，每逢讚美要虔誠。歌功頌德敬上帝，小心翼翼報天恩。天下萬郭爺生養，大齊認眞聖父親。前因世人受妖惑，不拜眞神拜邪神。天父一次發大怒，欲滅世間瞞天人。又有婆西郭妖雨，洪水橫流沒凡塵。挪亞一家拜上帝，仰賴天恩幸獨存。四十日夜降大狂，嫉妒色列苦害侵。皆因色列修鍊好，故蒙天父大恩憐。天父二次發大怒，救出色列海水分。天父恩德均忘盡，上帝功勞冒瞞清。世人俱被妖迷懞，邪魔漸次惑人靈。天兄耶穌來懇奏，大作擔當下凡塵。天父三次發大怒，欲滅凡間獲罪人。捐命代贖世人罪，寶血淋漓十字釘。天兄救世何等苦，死去三日復還生。天父上帝恩愛世，不惜太子受苦辛。代贖吾儕重罪孽，後命門生傳福音。迨至妖胡竊天国，以簪引簪害愈深。泥塑木偶祈保佑，專拜該殺陷沉淪。天父復又發大怒，差生眞主定乾坤。賜劍賜璽眞眞命，親囑勿慌放膽行。永掌山河爲眞主，援救弟妹上天廷。復命東王贖病主，左輔朝綱乃世人。天父下凡親降托，大作主張滅妖精。乃貪萬国得常生，口啞耳聾孔膿出，眼內流泪甚傷情。病，乃貪萬国得常生。天排西王眞忠勇，衝鋒破敵武略精。道，後師特出永垂名。帝壻雄心護眞主，右弼軍師甚艱辛。天兄下凡親降托，大作擔當救世人。南翼軍師爲佐輔，前導開国扶聖君。克取省郡如反掌，開疆拓土功勞深。幸蒙爺哥降作主，才得今日被光榮。溯自廣西倡大義，金田各處起天兵。世人享福須報本，永遠感戴莫忘恩。一路憑據顯無數，天父權能須認眞。目前些有妖猖獗，欲試弟妹堅耐心。我們務要加磨鍊，越磨越鍊越福深。爲官頭頂守官箴，秉公正直奉法行。上善則歸己過歸人，有不着我做着，互相遜讓合天情。熟，教導兄弟要忠勤。主，瀝膽披肝建萬勳。躍，同心合力滅妖精。事，永遠榮光傳子孫。記，十斬十除須凜遵。爽，眞僞心腸天總明。獻，運籌決勝建奇勳。疾，盡心看顧莫因循。救，爾難天必佑爾身。女，克盡忠孝報爺親。貴，遇事當前好諮詢。憚，貌法甘作遊頑兵。獲，天法昭彰不徇情。細，謹遵號令莫私行。餉，毋許騷擾衆鄉民。故，恐妖截尾被害侵。記，莫視此語爲虛文。養，務各認識聖父親。敗，銅關鐵卡直破清。業，納款當差凜遵行。忌，遂變心腸幫妖精。恐，任妖萬變總沉淪。福，共居盛世做良臣。爾，砲打刀砍爾先傷。想，實是妖魔害爾身。卒，冒雪披霜作妖兵。處，百般苦楚命難存。

嚴束兵士排隊伍，賞罰分明莫徇情。諸事和儭存厚道，求全責備惹人嗔。大法小廉忠報国，放膽誅妖莫顧身。爲兵最要遵將令，莫犯毫水樣清。千祈朝晚同讚美，敬拜上帝要虔誠。自古怕死就會死，幾多貪生不得生。凡遇攻取郡州縣，除暴安良莫亂行。做事務要行天理，些有逆令天眼針。忠就是忠奸就奸，莫因些事起歹心。晴則俱要勤操鍊，雨讀新舊遺詔文。人有災難同體恤，莫學愚人彼此分。同打江山同扶主，須念同胞手足情。上不可以貴凌賤，下不可以卑踰尊。切勿恃強遲威勢，妄自尊大擅欺人。暫時之樂非眞樂，暫時之福亦非眞。那時追悔事已晚，前修盡棄害自身。不可半途貪鮮睡，不准民房用燒焚。若入民房貪煮食，必致遺落尾後行。行營以靈變爲要，守營須日夜小心。爲民務宜守本份，逆天者亡順天存。天父上帝當虔敬，切勿私自拜邪神。戰無不克攻則取，爾等共見又共聞。百般貿易俱可做，煙酒禁物莫私營。誰知上帝是試草，特留些妖試爾心。有才放膽來受職，有勇趁時早投誠。可欺妖卒實堪憐，只爲銀錢把命傾。天父何等權能大，妖卒那敵我天兵。父母妻子不能見，東離西散最堪憐。堆蓋布篷住泥窟，若遇雨雪無棲身。遍體泥污難浣

切勿順下而逆。人有不着我做。操練兵士須精。不遠萬里來扶。出伏臨陣須踴。誅妖上天是好。天條十款當謹。上帝鑒觀應不。倘有良謀期早。同營兄弟或生。他人有難爾能。一齊都是爺子。同營聚首和爲。肆意橫行無忌。詰惡不悛人拿。爾等移營須仔。沿途各帶乾糧。此禁並非爲別。以上各款當謹。爾們亦是爺生。天父權能顯無。士農工商各安。莫因些事懷疑。爾等不必生驚。同沐天恩享天。韃妖詭計陷害。爾當妖卒細思。離鄉別井當妖。萬種憂愁何好。遍體泥污難浣。勸爾歸家作百姓，莫幫滿洲韃妖精。

灌，受多風寒便生瘡，天朝官兵誰同衙，行營不若衙苦辛。住築壘營皆房屋，天賜糧米暖充盈，豐衣足食幾安樂，父母妻子准隨營，同享天福食天祿，骨肉團聚享福深，衙等倘能知悔改，何不及早來逃生，早日逃生歸眞主，後接爾家免掛心，一到誅妖雞分別，誰是鄉勇誰妖兵，天父權能誰不識，天生眞主定然興，爾若眞心來扶主，自蒙天眷無難星，眼前受得苦中苦，日後定爲人上人，萬事總有天排定，那得由己任意行，有志頂天忠報國，各秉忠貞報天恩，倒戈効順勤王業，抒忱向化建奇勳，遵條遵命各遵旨，愈堅愈耐福愈深，指日妖魔齊滅絕，論功封賞各高陞，軍民共聽良言勸，大齊認眞細思情，天堂榮光被永遠，子孫世代福駢臻，亟宜回頭安本份，一統山河樂太平。

人生觀分部

人生論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上《人壽既過誤猶爲有》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方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實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於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懷若囊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橐囊費而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

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以自養，養老慈幼，無闕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是無爲眞無矣。惜乎實已往之年，於治國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僞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者，從少臻耄，侮天耳，害人耳，污己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反用之增愆也，追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

既而太宰易席於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

嗚呼！時之性永流，而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

夫物之爲我有，而便於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

昔日吾鄉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既而猛醒，頓悔歎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己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謂己爲草木土石乎哉？

至人者，惟寸影是寶，而恆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遊哉！實心務道者，視己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愼乎？

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鄙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恆自惜財。君子爲日

有正明，宜自惜曰：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日容易棄擲焉，而鳥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虻，而數爲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

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者卻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誤也。晨夕皤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迨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卻冗再三食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卻冗於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卻冗於事隙，亦是覩報甚矣，別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哉！

又《人於今世惟僑寓耳》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閒。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

人之生也，胚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勞苦，農夫四時反土於畎畝，客旅經年遍渡於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禽，肆其毒具，往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不利，則更謀新者，輾轉益烈，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所慾，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於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

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己，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於墳墓；吾曹非宅，是乃當死，人世始起死，日死則子畢已，日過一日，百少一日，道路一步，當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

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眞海苦，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登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風之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己欲所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頭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上足也，愚矣！

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既從孔子，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曰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誕誕，而無復眞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於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

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儕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於是爲大業，闢田地，創名聲，續長壽，謀子孫，纂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

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蠓，一名德牧。黑蠓恆笑，德牧恆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於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苦勞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於是反自得有餘也。

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於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於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

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於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

願之世也，故爲獻各類之像，俾奇於地，人爲大民，則帝首可順於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是欲與離獸同羣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夫主所悲憫於人者，以人之心全在於地，以是爲鄉，惟泥於今世界事，而不知悍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

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輩，而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先忤逆上主，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此多苦，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

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天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之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安常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酬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丞人於寶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眞論也。

從是日，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翻譯聖教要誡，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主之學於中國諸岸。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負余之所望也。嗚呼！今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李之藻《睡畫二答引》 人自有生迄沒齒，自省皆是一夢。他人從旁看之，則皆一晝。從古人至今人，皆夢皆晝也。則從小事至大事，從一事至億萬事，愉悲妬戀，得喪死生，以至征誅揖讓，無不夢，無不晝也。夢無留迹，晝有留迹，而迹虛非實。試夢中說夢，晝後評晝，夢從何起，從何滅，何以不自覺不自主。鑄鼎象物，辨神奸，垂法戒，既以身入晝矣。當作機杼垂戒晝，抑作聖喆垂範晝。夫夢緣習生，不夢推車入鼠穴，非所習也。根性本超，介眼栩栩，機神已逗，醒來秋駕師傅，情就覺生。寤不自主，何況於夢，所以練性忘情，以寤寐卜所學之淺深也。若乃舉心動念，便妨描畫有人，十目十手，倍益警策。方且視潛伏爲龍見雷聲，誰甘備諸醜於蠅營狗苟，此今梁子睡晝二答之旨。物論則隨事省克，精論則通晝夜爲大覺，徹宇宙爲繪觀，無非道無非學也，如以睡與晝而已矣，則崔鹿柯蠭，世方長迷不醒，提喚實難，而辯士舌文士筆，盈耳充棟，絕勝丹青之用，不聞矇瞍有省，奚以之解衣盤礴，而咀黑甜之味爲。

藝文

利瑪竇《西琴曲意》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寶具貢物赴京師，獻上，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音。皇上奇之，因樂師問曰：「其奏必有本國之曲，願聞之。」寶對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習道語數曲，今譯其大意，以大朝文字，敬陳於左。第譯其意，而不能隨其本韻者，方音異也。」

吾願在上

誰識人類之情耶？人也者，乃反樹耳。樹之根本在地，而從土受養，其幹枝向天而竦。人之根本向乎天，而自天承育，其幹枝垂下。君子之知，知上帝者，君子之學，學上帝者，因以擇誨下衆也。上帝之心，惟多憐恤蒼生，少許譯靈傷人，當使日月照，而照無私方矣！常使雨雪降，而降無私田分！

牧童遊山

牧童忽有憂，即厭此山，而遠望彼山之如美，可雪憂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遠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寧易已乎？汝何往而能離己乎？憂樂由心萌，心平隨處樂，心幻隨處憂，微埃八目，人速疾之，而爾寬於卑心之錐乎？已外尊己，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於故山也？古今論皆指一耳。遊外無益，居內有利矣！

善計壽修

善知計壽修否？不徒數年月多寡，惟以德行之積，盛量己之長也。不肖百紀，孰及賢者一日之長哉！有爲者，其身雖未久經世，而足稱耆老矣。上帝加我一日，以我改前日之非，而進於德域一步，設令我空費寸尺之寶，因歲之集，集己之咎，夫誠負上主之慈旨矣。嗚呼！恐再復禱壽，壽不可得之，雖得之，非我福也。

德之勇巧

琴瑟之音雖雅，止能盈廣寓，和友朋，徹迄鄰壁之外，而樂及鄰人，不如德行之聲之洋洋，其以四海爲界乎？寰宇莫載，則猶通天之九重，浮日月星辰之上，悅天神而致天主之寵乎？勇哉，大德之成，能攻蒼天之金剛石城，

而息至威之怒矣！巧哉，德之大成，有聞於天，能感無形之神明矣！

悔老無德

余春年漸退，有往無復，憊老暗侵，莫我恕也。何爲乎窄地而營廣厦，以有數之日，圖無數之謀歟？幸獲今日一日，即亟用之勿失。吁！毋許明日，明日難保；來日之望，止欺愚乎？愚者罄日立於江涯，嫉其涸，而江水汲汲流於海，終弗竭也。年也者，具有輪翼，莫怪其急飛也。吾不怪年之急飛，而惟悔吾之懈進已夫！老將臻而德未成矣。

胸中庸平

胸中有備者，常衡乎靖隱，不以榮自揚揚，不以窮自抑抑矣。榮時則含懼，而窮際有所望，乃知世之勢無常耶？安心受命者，改命爲義也。海獄巍巍，樹於海角，猛風鼓之，波浪伐之，不動也。異於我浮梗蕩漾，竟無內主，第外之飄流是從耳。造物者造我乎宇內，爲萬物尊，而我屈己於林總，爲其僕也。慘兮慘兮！孰有抱德勇智者，能不待物棄己，而己先棄之，斯拔於其上乎？曰：吾赤身且來，赤身且去，惟德殉我身之後也，他物誰可之共歟！

肩負雙囊

夫人也，識己也難乎？欺己也易乎？昔有言，凡人肩負雙囊，以胸囊人非，以背囊囊己惡兮。目俯下易見他惡，回首顧後囊，而覺自醜者希分！觀他短乃龍睛，視己失則瞽目兮。默泥氏一日盪刺毀人，或曰：汝獨無咎乎？抑思昧吾儕歟？」曰：有哉？或又重兮，惟今吾且自有兮！」嗟嗟！待己如是寬也，誠闇矣！汝有己，人則盍宥之？余制虐法，人亦以此繩我矣。世寡無過者，過者纖乃賢耳。汝望人恕汝大瘢，而可不恕彼小疵乎？

定命四達

嗚呼！世之芒芒，流年速逝，逼生人也。月面日易，月易銀容，春花紅潤，暮不若旦矣。若雖才，而才不免膚皺，弗禁鬢白。衰老既詣，迅招乎凶，夜來瞑目也。定命四達，不畏王宮，不恤窮舍，貧富愚賢，概馳幽道，土中之坎三尺，候我與王子同切兮！何用勞勞，而避夏猛炎？奚用勤勤，而防秋風不祥乎？不日而須汝長別妻女親友，縱有深窓，青金明朗，外客或將居之，豈無所愛？苑囿百樹，非松即楸，皆不殉主喪也。日漸苦，萃財賄，幾聚後人樂侈奢一番，即散兮！

生死論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上《常念死候利行爲祥》 余問於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

答曰：罔己也，昧己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

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末畫，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於學者，恆懼死至吾所，吾不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繞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偷者，偷者闖主莫慮耳，是以凡聞訃，皆驚曰：『某斃乎？』曰某斃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賢，稱聖者，無不刻刻防死候，以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

徐子曰：如是急乎？

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旦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於何處，汝宜處處候彼可耳。故智士時冀死候相值，持此爲生也。世之大惑，視死候若遠焉，抑孰知此身恆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往之年，皆已爲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舶中坐立臥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欲不欲，倏就岸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己爲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鑾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上流增之，則江

永存不滅也　生人者，如燭耳，燭自消化，誰能之者油乎？故漸至盡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如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

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我念念言言行行悉向善，即善矣。如念死候之不祥，便目爲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

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即爲吉祥；施我凶孽，即爲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就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實乃言至域之道，欲至其域，先由其途，惟途難焉。子不聞爲善如泝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於縱恣者焉。況以是懼凶心凶口而諱言之，是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概由忘死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夭矣。蒼生之生宇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跡；如影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哀哉！

南方有國名黑人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居室陋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寓數年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爲急，崇飾之也。敝鄉昔年有隱士名雅哥般，棄家遊世，一切扣棆，人目爲瘋狂。有一友買得四雞，囑令攜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己也。他日遇諸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雞，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訴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雞在焉。其人愈益訝，曰：「吾托汝攜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噫乎！雅哥般曷狂？其爲此以警我曹，不其深歟！

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壽短於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亦終身煩冤耳，徒得生之名，而實與苦俱來，與苦俱去也。百年之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海，將屆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

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算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赦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似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以辰已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頒白以未，爲老，而幸得至申酉，爲耋，爲老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爲須臾，持此須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關係，故不可不愼焉。

凡所望於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誓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眞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筒，先後比次，次筒裁上，則前筒已傾矣。席上設有餚饌百器，而曰其中有一器，蠱也，食必死，則此百器者，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待死，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疑之，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首，冒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僵仆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忙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製衣者置帛於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也哉。

嗚呼！毋恃年之茂，身之強，所見死亡，往往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人陶肆閱諸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陶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人之身與靈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摸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或如遠焉，或如近焉。世界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觀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預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失長壽利乎？人壽恆短，人欲恆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路不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邇，彌急於路費乎？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毋許用醫，曰此時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

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士：「賢畸之壽爲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德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闡之，以爲大僇，流之遠方。」其餘風及於閨閣，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可疑也。

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爲生，既以爲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艱，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

凡人將死，既先遘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囑耳語之，曰：「有後事宜相付囑者，速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孱間聞此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已矣，我永永不可再睹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珍貝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我至此殫殘也。」蓋曩所甚愛，此時睹之，甚傷心也。存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子女，此時避而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斂家具，或守財笈。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前也。

死非他，惟靈魂與形體分別耳。凡二物相吻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於途，臨岐尚猶惜別，況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即見遍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耳燥足冷，脈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母痛入世，以己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主義怒吾前行，俯而思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幽暗之路，下而視，視地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吞，左右旋觀而有羣魔，俟我神魂出身而搶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即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

及至死後，所苦患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魄即爲土，土爲腐肉，腐肉爲蟲蟻，蟲蛆化歸於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靈魂之遭。夫既出身外，忽見移幽陰異界，輒詣之天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所爲，則盡出籍記，詳載行事無遺。於是所得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嬈法欺君，酷虐暴民，順私意傷剝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於是淆亂神道，抗侮上主，妄尊異端，詐僞誣世，無所懼畏，既見主威，在上審罰，無奈顫慄而無所逃也。於是不肖人所掩諸醜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若，諸隱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並我自心，皆從而訐我證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之義怒威嚴也，則我何禱乎？誰復解救之乎？於是方知財賄已無，而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所招之刑，永悠不脫於身也。則第得恨己恨天，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又《常念死候備死後審》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箴。」

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

其一，以斂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区也。蓋知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舟師使船，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船後，即知其船前事，乃以舵張翕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己於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恆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事當行耶，否耶，即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於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裴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即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概葬死皆於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計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鄰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告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土師曰：「王世

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灑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既而暫免汝目下刑，吾讓汝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即解王衣裳袞冕服之，令即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即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即大驚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啓請遊樂畢，無歡惊矣。王至期出，即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於是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

其二，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炎發於心，則德危，而受彼嬿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於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證罪案犯人，從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巨負之以行，而於道中適遇喜樂事，何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人，行於壙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即走，龍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上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蟲許多，齕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即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卻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爲虎狼食也。」是奚謂乎？人行壙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者，乃吾血肉軀也。虎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齕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蜂窩者，乃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甘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拔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擦其疾也。便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療疾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

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也，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重財爲矣。吾易不萃彼所之所尚乎？惜乎妄人，於己所不在受譽，於己所在受苦也。夫物，汝曾嚐其得之之娛，而未試其失之恨，請毋觀其來，觀其去，毋觀其面而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僞樂而退，乃大遺眞愛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痒，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即空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而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於己，其一愛重之如己，其一甚菲薄，希覯面焉。忽遇事變，國主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即急走其上友，訴己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與一輛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己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於厄也。友曰：「今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借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之誤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咎曩之非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邀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恆念汝。汝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即先行趨王所。此友之寵於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即人之死候，上主將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第德行陰騭，人雖不甚重之，卻能保身後之急，且以我救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攜此衣一稱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曬日饑餓，身瘦臞，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

人，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　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子入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眞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恆存不受壞者爲眞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於人，火不得爇，水不得漂，盜不得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於諸物中，獨爲堅久，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於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之大本業也，必矣

其四，以攻伐我倨敖心也。倨敖之氣，諸德之毒液也　養敖者，其道心凋敝矣。夫敖之根柢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他爲己也。故常念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己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敖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歛其輪而折，意退矣。敖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乃死之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傲甚，猶若不足；既薨，葬埋之侈，殫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乎！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於枰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同道矣　目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己也，見己有道，以鏡照焉　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己也，識己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髑髏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懸於齋室，以自警也。彼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

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即各賦以愛己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之命　人自求死，即不可；人強求生，亦不可　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　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既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强人西旁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並貪下流也　別有慎儒，承國主大賚，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者曰：『既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不拜受　夫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於死人之域，於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　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　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眞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時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　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焉，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驚也　人心於死候，亦如驚馬矣　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至眞死候，則已習，弗誤我大事也　夫人所畏於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　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卻去之也　試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爲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藉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歛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　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夫子道已成也，何懼？』答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於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矣！』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即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　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殼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莊衍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愼，不敢輒自居安居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

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果大補於世教也　今而後，吾知所爲備於死矣。世俗之備於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

余曰：迂哉！重所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鄠鎬，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己之精靈，而獨顧吾灰燼乎？夫遺蜕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葬親者，自是人情，不必非之，所叮嚀者，惟毋自菲薄吾神靈焉。此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有不善可蠲，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於人，而偶經過於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且惴惴焉，矧終其身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於天主，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嚴臺之前，按我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妄望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

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者，和於主，和於人，和於己是也。得罪於主無所逃，不從主而禱，孰禱乎？繫在此，則祈解亦在此矣。即復勤詢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責吾前非，立心於守聖，戒以息主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主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即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行，即以真實語獎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交爭，傲狠有讎，即恕宥和睦好待之，此以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穢本身，以醜念邪情亂熒心靈，即時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感我於非義，遠離廢之勿惜，此以和己也。嗚呼！倘死者已受主刑，今能復生於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難出無量之價，無苦大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啓心以忖悟，備死候之實範。若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學以明確生死爲要》 宇宙之內，以貴賤與生死較，兩者孰重？必曰，殆不侔矣。以貧富與生死較，兩者孰重？必曰，殆不侔矣。濡毫墨者，去賤而求貴；遷有無者，即富而辭貧；當世必謂大能，獨有人焉，毅然而談生死，則不以迂訕，必以異斥。嗚呼！人孰不愛己者哉！而身生非生，身死非死；美衣食，華居處，則身生以順；多子孫，營坟墓，則身死以寧；不知此非能愛己者也，愛藏己之器者也。計人靈之處於身也，不猶主人之處於室乎？使有人終日丹臒刻桷，而不恤其飢寒，則必以爲大愚矣，彼勤其身而忘其神者，何異於是？雖有金器，使置之危而必損，未有不求所以安之者。神靈，非金器也，乃不思所以置之，何哉？涉大海者，知有險阻，必預計舟楫資糧，趨避之事；生死之海，其爲險阻也多矣，乃欲任一葦之所如耶？雖極愚鈍者，慮必及此。稍有明悟，便思身後事大，所以修仙坐禪，多慕高明，然二氏雖亦期徹生死，不過隨人腳跟，總屬貿昧，毫無把捉，胥歸淪溺耳。譬如適燕趙者，向南而轅，厥志雖猛，而終不可至，何則？其向路差也。夫肉軀之苦樂，爲暫苦樂，性靈之苦樂，爲永苦樂；生前之榮辱，爲僞榮辱；死後之榮辱，爲眞榮辱；苟使神靈上陟，此生雖刀鋸鼎鑊，未爲無福；苟其神靈下墜，此生雖安富尊榮，不勝悲苦。然則生死一事，如何重大切要，可漠不尋討，而誤以鹵空服氣爲定論哉？總之生死一事，俗儒存而不論，二氏論而不確；存而不論，則理何由明？論而不確，則益以滋惑。今將求之六經，大旨雖有包蓄，而儒者不知所講明；將求兩藏，抑又渺茫無據，拂理悖情。若是，則將任吾性靈，游移而無定，喪陷而不顧耶？抑將謂一死之後，無知無覺，遂渙散而無所歸着耶？過今不講，將憑此隙駒之歲月，而徐徐以圖耶？嗟夫！欲知器之久近者，必詢諸制器之人；欲知途之遐邇者，必問之已經之士；欲知死生之正道者，必決諸生死之主。吾生也，誰爲賦畀？吾死也，誰爲收取？當其生，非吾欲生也，有授之生者也；當其死，非吾欲死也，有命之死者也。歸之佛，佛且有生；歸之仙，仙何嘗不死；歸之世俗之鬼神，鬼神自生而死者，皆不能自主。無智無愚，皆曰天生蒸民；要知非蒼蒼之天生此民，乃蒼蒼之天之主宰生此民也。既以天之主宰生我，必由天之主宰死我，且處置黜陟我，我又向何處問生死的確之道哉？余故曰，惟天主命人生死之說爲定論。若夫道家以修煉引年，不識形神貴賤，豈呼吸引導之術，謬謂可得長生也耶？則是琢其形以汩其神矣，固悖矣。至如釋氏以明心見性，便得成佛；試問此心性，非天主賦與之耶？故存心養性所以事主。佛氏非惟不知事主，又欲屈主於其下，而使之事己，源頭既差，谿徑悉誤，食主之糧，衣主之衣，用主生之口，而言逆主之論，悖更甚矣！而又烏足以得生死之定論哉？

信仰論

綜述

英華《也是集・青年會爲格林巴樂滿兩君開歡迎大會演説》

開會大意，無庸再述。今日所到諸君，俱屬高明，僕不學無識，迫於會中數君之切囑，來此演説。今不得已，謹將愚見陳述一二，望諸君進而教之。

格巴二公，不辭數萬里之奔波，到我中國，本其敬主愛人之心，爲我國謀幸福，實堪欽佩。僕夙所主張者，以信教自由，合羣愛衆爲宗旨。十數年來，審察天下大勢，嘿念立國與宗教有密切之關繫，近今時彦每有崇尚哲學，鄙薄宗教，自命爲識見高超，不落科臼者，豈知一國之中，人類雖衆，然庸常之輩，每佔其多數，至上智之才及下愚之質，百分中未必佔二三。凡此中材可善可惡之輩，倘無一純正宗教爲之維持聯合，即不能固結團體，日進於善。斯賓塞《教辟》一章，極力闢斥迷信之謬，然其後段文章復痛陳無教之害。諸君亦嘗留意味之否乎。從前有某名公臚陳宗教與哲學之比較大意，謂從事哲學者每主張無神之説。既無神矣，則世間之善惡皆空，人生擾擾數十年，但圖一己之樂利，足矣，何必自苦，又何必焦心勞思，爲他人及後世之利賴計乎。宗教家本其敬主愛人之心，一夫不獲其所，即我之本分有虧。犧牲二字發源於耶穌，後世爲其徒者，推尊誦法，爲愛人之事業劇苦虐死，有所弗恤。夫豈明哲保身者所肯出乎。即如紅十字會亦發起於教會，中國向鄙屑而不肯入。及至前年，竟有求入不得之勢，殊可歎也。

信教自由，合羣保國，爲僕向來所持之宗旨。至各教之互相排斥，互相辯駁，僕亦能各説其大概。然在今日，以僕觀之，不免陷於理障。有如小蟲，蠕蠕果核之內，又安能知殼外天地之大哉。故僕絕不取此。僕之爲此言，非摸棱兩可作騎牆之故技也。僕既非主張黏滯之迷信，又非主張空虚之哲理，乃折衷於人事之利害言之。蓋無教不能以立國，有斷斷然者。門戶之爭姑附闕如。世之淺識者，每謂日本人宗教心最薄薄，迨僕親蒞彼邦之後，詳爲審查，乃知其大謬不然。

又《演説之題爲萬國青年會萬國平和會萬國紅十字會萬國改良會略述四會立會始末及其宗旨茲不贅録》

大下各國宗教各有不同，難強人歸於一。凡人因某教生其感情，得其裨益，即可信從某教。故近今各文明之國皆重信教自由。

宗教不同，宗旨各異，要以通行最廣，益世最大者爲最上乘。按李提摩太光緒十八年時所著之《救世教益》一書，在彼時救世教人數已達四百十五兆，其冠於地球各教可知矣。至救世教如何益於國家，該書述之甚詳，不必煩叙。近今科學日益發明，間有積學之士，不以教爲然，多方斥駁，然苟具良知之人，平心論之，以今之國家社會若屏去宗教，其能久安長治否乎。此問題恐有心人不能率然拒駁之也。各國之發達進步日臻富強者，皆宗教之導其源，斷非誣語。天下事不覈其原始要終之眞究竟，但執一面之詞，以相攻訐，吾未見其有當也。世之崇尚哲學者流，動斥宗教家之固執迷信，有障眞理，然請觀歷史上之大英雄，大豪傑，建奇功立偉業者，強半出於宗教之人，而哲學家肯損己利人澤及後世者，有幾人乎。善乎，培根之言曰：哲學如深閨處女，雖美麗不能生子。其意即謂爲空高無補而已。

邊沁云：增長人之幸福，是謂之善。妨害人之幸福，是謂之惡。道德也者所以增益樂利，豫防苦害者也。樂利關於一羣，謂之公德。關於個人，謂之私德。按此云云，則所謂增長幸福，豫防苦害，關於一羣之樂利者，豈有逾於救世教者乎。吉典克云：造時世之英雄，必具超羣卓絕之才，勇敢直前之氣，窮人所不知之事，入人所不履之地，熱誠博愛，雖污辱苦痛，無所顧慮，使多數人類得生於光明空氣中。按此云云，則此等人物出於篤信宗教之英雄豪傑，多不勝述。而其他未見前仆後繼有如此者。

巴得云：古來大思想家具高明之見，委身創立一事，以結重大之果。然其理高深不合國民程度，難得衆人之信從，甚至蒙垢至死。久而久之，衆始漸漸明其眞理。

故瑪志尼嘗云：欲圖大事者，必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之

明日　今年不成，期之明年　以至十年百年，無不如是　吾身不成，期之子孫，期之吾友，吾黨，他黨，無不如是　但求行吾本志，達吾目的，云云　此等志氣，惟教中人有之，又非虛語也。

中西道教固有不同，至今日泰西學術日益精密，中國素所尊寶之經書按名理學公例，經人指駁者，指不勝屈　鄙人嘗思孟子豈非一代聖賢而英雄者乎　舍我其誰一語，其自任亦云至矣　但天不欲平，治天下一言，豈非窮而諉諸天乎　試問自堯舜以後，至今四千餘年，何時爲天欲平，治天下之時乎　至明哲保身一語，爲社會中無公德之起點，雖舍生取義，殺身成人者，間有其人，然保身一語，既爲規則，適中各人之私懷，不期奉行　而自奉行此，中國之於合羣團體公德等事，萬難發達之原因也。

再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語推到極處，非自私自利而何　孰若愛人如己之一言，直捷了當。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有辯駁是非之人，但患有顛倒是非之人　予則謂：顛倒是非之人，尚可以眞理剖析之，以利害曉喻之。所最可患者，在置是非可否於不論不議之人，唯唯否否，一無成見，麻木頑固，蠢然塊然　彼所知者，惟在一身之勞逸苦樂，彼所求者，惟在一己之子女財帛　何謂國家，何謂社會，天塌有大漢支柱，與我何干　此等無益於社會，有害於人羣者，是中國受病最深處，且最佔多數，所以纔造成今日之時局　西諺云：卑劣人民，焉得善良之政府焉，得強盛之國民　二者相因相生，互相牽掣，則亦互相沉淪而已　可痛哭也，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因事事無不與西洋相反　人尚實際，我務虛名　人凡事必研究其底裏，我則淺嘗輒止，自詡已足，顚倒錯亂，輕其所重，急其所緩　近日久在中國之西人，聞中國之變法，無論所辦是否眞實，是否有益，統以目笑存之曰：此不過又爲熱鬧口頭，或借行私意而已　復有西人謂中國人之熱心固有時而發，然不過五分鐘即消歇已

名者，實之歸　倘我不如此，何以他人多方誣毀　如此，在我輩有心之人，當如何深發警省，勉策前途耶。

道德修養論分部

德

綜述

利瑪竇《二十五言》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　欲也，志也，勉也，避也等，我事，皆在我矣　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在我矣　在我也者易持，不在我也者難致　假以他物爲己物，以己物爲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　若以己爲己，以他爲他，則氣平身泰，無所牴牾，無冤無怨，自無害也　是故凡有妄想萌於中，爾即察其何事　若是在我者，即曰：吾欲祥則靡不祥，何亟焉？若是不在我者，便曰：於我無關矣。

欲之期期於得其所欲也，避之期期於不遇其所避也，故不得其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患焉　藉令吾所欲得，惟欲得其所得之在我耳；吾所避惟避其所不遇之在我耳；則豈有不幸而稱爲患哉！爾冀榮祿、安佚、修壽，爾畏貧賤、夭病、死喪，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

彼恆被遇富顯，以饌具宴飲之，以繒帛贈遺之，爾不得焉，勿以爲意也　何也？彼所爲，爾弗爲之，則彼所得，爾宜勿得之矣　彼以順媚，以諂諛得斯耳，爾不欲順媚諂諛，而復欲併得斯，無乃悖乎？　不予其價，能取其物乎？　如經過市中，有買蔬者，與若干錢，而爾否也，爾豈好買之者而以爲得多乎爾耶？　彼攜蔬而去，爾存，未費錢而往，則同矣　富顯者無饌宴，無繒帛予爾，無他焉，惟爾無饌宴、繒帛之價與之耳　彼以順，以譽，皆價也　爾如欲貨，則勿惜價矣　然而我代饌宴、繒帛者獲何物歟？　不阿順，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己則贍矣。

適遇難事，縱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焉，是在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譬如博塞之精者，然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偵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曰：『某詈爾，指爾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某人所未及知；使知之，何詈我止此歟！』認己之大罪惡，固不暇辯其指他過失者矣。芳齊西邦聖人也，居恆謂己曰：『吾世人之至惡者也。』門人或疑而問之，曰：『夫子嘗言，僞語縱微小，而君子俱弗爲之，豈惟以譏己可僞乎！夫世有害殺人者，有偷盜者，有奸淫者，夫子固所未爲，胡乃稱己如此耶？』曰：『吾無謙也，乃實言也。彼害殺、偷盜、奸淫諸輩，苟得天主佑引之如我，苟得人誨助之如我，其德必盛於我也，則我惡豈非甚於彼哉！』聖人自居於是，余敢自誇無過失，而辯詈者乎？

儻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譬重焉。愛飄耳曰：『吾愛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愛人者，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喪，常事，難免焉。

欲安靜其心，當先舍俗慮。俗慮曰：『我不汲汲於膏貲，恐卒無以望吾腹矣；不惛怒，則孥僕爲不良矣。吾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無寧憊心生於豐饌也。寧孥僕爲不良也，無寧我爲不肖子也。』試言其小者，如忽瀉燈油，破罐子，且禁其駭怒，默詢於己曰：『心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安靜貴，無疑矣。今何不以油一勺，以瓦一片，買此安靜心乎？』所得之貴如此，捐價之賤如彼，何惜耶？』又爾呼兒童，兒童不應。彼或未聞爾聲耳，或已聞而有所避命耳。雖然，爾豈宜因他心之忤，即怒亂而挫損本心哉！

人凡立志修學，即當預思，必有指議我者，如見端立拱翼，必且曰：『此矜容也。』；如見周旋中禮，必且曰：『此色莊也。』；咸指曰：『夫夫也，從何處忽發聖者耶？』今吾爲學，惟斯不矜容，不色莊，而卓然自立，儼如承上帝之令，列於行伍，而不敢有尺寸之失焉。此則始也指議之者，自心服其實修，且起敬，自悔其議矣。若不然，一因指議，而輒自退屈，不將爲人所重笑乎？先笑我進，後笑我退也。

物之奇異，爾毋傲而誇也。若馬自傲，而曰：『我乃良馬也。』則已，爾傲而曰：『我有良馬，不爾賤代畜而傲乎？』爾非馬也，但獲馬之用耳已。吾克以道義，用物，是我事也，而傲猶不可，況矜夫不在我者耶？

物無非假也，則毋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言已還之，兒女死則言已還之，田地被攘奪，不亦還之乎？彼攘奪者固惡也，然有主之者矣。譬如原主使人索所假之物，吾豈論其使者之善歟，惡歟？但物在我手際，則須存護之，如他人物焉。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即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君子必有善以應，遇勞事以力應，遇貨賄事以廉應，遇怨謗事以忍應，猶以鐵鉞加我，我設干盾以備之，又何懼乎！

爾在世界中，宜視己如作客然，宴飲、列席、饌具厚薄，由乎主人。爾無責望行炙之人，以欠當及爾，爾徐徐尋取之；行過弗及爾，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爾毋迎之。爾能於所服御如此，於妻子如此，於財貨如此，於權勢如此，則爾宜爲天主所客宴諸天上矣。使如行炙人之及爾，厚爾，而爾無與焉，爾已天上客，豈猶爲乃世人耶？

夫仁之大端，在於恭愛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木主也。仁者信其實有，又信其至善，而無少差謬，是以一聽所命，而無俟強勉焉。知順命而行，斯之謂智。夫命也，我善順之則已，否則即束縛我，如牛羊而牽就之。試觀宇宙中，孰有勇力能抗違后帝命，而遂己願者乎？如以外物得失爲禍福，以外至榮辱爲吉凶，或遭所不欲得，或不遭所欲得，因而不順命，甚且怨命，是皆失仁之大端者也。何也？凡有生之物，皆趨利避害，而抱怨其害己之緣者也，不能以受害爲悅，必不能以損己爲喜。父子之恩，而至於相殘，無他，謂其親不遂其所欲得也。衛輒，子也，蒯聵，父也。子而拒父，正以君國爲福，爲吉焉耳。彼農夫之怨歲也，商賈之怨時也，死喪者怨天也，亦猶是也。是俱以外利，失其內仁也。君子獨以在我者，度榮辱，卜吉凶，而輕其在外，於所欲值，欲避，一視義之宜與否，雖顧沛之際，而事上帝之全禮，無須臾間焉。

天下難事，執有兩柄，一可執，一不可執。試如父兄之欲害其子弟也，曰：害人之事，是乃不可執之柄，則難舉之矣。曰：父兄也，是乃可執之柄，則舉之矣。然則父兄不善，欲害子弟也，子弟不可怨矣。雖有父兄不善，造物者以我屬焉，豈容我擇其善否乎？

若或取樂之淫想形於心，汝先勤戒勿被其取焉，後退而念取樂之際，自污自醜一時，取樂之畢，自悔自責一時，終則思曰：如此非樂，何不捨之，而

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今王鼓樂於此，使我聞樂聲，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使我聞車馬之聲，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使我聞鼓樂聲，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使我聞車馬之聲，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餌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探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及，而日孜孜以求之？」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先生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公孫丑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孟子曰：「古之賢人也。」

曰：「其於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何如人也？」

曰：「聖之任者也。」

曰：「伊尹以五就湯，以割烹也。」

曰：「伊尹之志，必由堯舜之道。不見是君，不事是民；非堯舜之世，不使乎堯舜之民。治則進，亂則退，何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非其有也。孔子之仕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曰：「伊尹曰：『我何必自汙，我何必自潔。』進不隱賢，亦進其道。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與之而浩浩之而已矣。又惡得而怨之？」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聖之清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中，爾力也；其中的，非爾力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以亡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其身不行道，不以道揆之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僥倖於免也。故曰：國家非不欲治也，而不得治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以亡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其身不行道，不以道揆之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僥倖於免也。故曰：國家非不欲治也，而不得治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都，略倣之語，竊以爲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矣。亡何，竇入燕，居禮資之館，日急大官飧餼，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稍聞其緒言餘論，即又無不心悅志滿，以爲得所未有，而余亦以間遊從請益，獲聞大旨也，則余向所歎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是乃糟粕煨燼中萬分之一耳。

蓋其學無所不闚，而其大者以歸誠上帝，乾乾昭事爲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即無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掃除淨潔，以求所謂體受歸全者。間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蓋是其書傳中所無有，而教法中所大誡也。

啓生平善疑，至是若披雲然，了無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遊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間請其所譯書數種，受而卒業。其從國中攜來諸經書盈篋，未及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著復少。此《二十五言》，成於留都。今年夏，楚憲馮先生請以付梨棗，傳之其人。是亦所謂萬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

余更請之曰：『先生所攜經書中，微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同志數輩，相共傳譯，使人人飫聞至論，獲厥原本，且得竊其緒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豈有意乎？』答曰：『唯，然無俟子言之。向自西來，涉海八萬里，修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行棘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聲明文物之盛，如復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名公遊，與之語，無不相許可者，吾以是信道之不孤也。翻譯經義，今茲未遑，子姑待之耳。』余竊躍其言。

嗚呼！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大眞人，覽我德輝，至止於庭，爲我羽儀，其爲世珍，不亦弘乎？提挈歸昌，音聲激揚以贊，贊我文明之休，日可俟哉！日可俟哉！

馮應京《二十五言序》 太上忘言，其次立言，言非爲知者設也。人生而蒙，非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實本天數，大西國利先生作也。

夫大西於中土，不遵絕乎？唯是學專事天，見爲總總天民罔不交相利濟也者，陷危則拯以力，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凡人之情，厭飫常餐，則尋珍錯於山海，亦祇以異耳。先生載此道腴，梯航而來，以惠我中國，如龍蠻鳳嘴，無所希覯，要以陳得失之林，使帶著於性之不可虧，而欲之不可肆，則所關於民用，固甚鉅已。

於戲！立言難，聽言不易，中國聖人之訓夥矣，然餔糟者見譏於輪人，揉藻者或方之優孟，則今對證而發藥，烏可以已？儻誦斯言者，穆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游、夏於九原，而足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四十二章，孰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

京既受而卒業，幸裨涼德，乃付殺青，公之吾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此免內刑，且聽道說途於儂修無當也。惟是匯流西海，不隱仁人之賜，俾共戴此天者，曙所嚮往，則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心。

萬曆甲辰歲，夏五月，穀旦，盱眙馮應京書

艾儒略《五十言餘》 人所以當戒者有五，明惡一，似善實惡二，實善似惡三，始善終歸不善四，小善阻大善五。戒明惡者，犯理招尤，造物主顯禁，我明違之，胡逃其譴。似善實惡，如或枵腹菜色，而心自飽滿，借齋以增傲，似德而實爲慝，戒之哉依西篤曰，戒美食而不戒不美行，眞魔徒耳。魔未嘗不戒食飲，然未能戒惡業。內有惡，反假善貌欺人盜名，眞惡一，假善一若乃善亦眞善，第其貌似醜，有似惡也，亦宜戒之。何也，其貌既醜，人必目爲惡矣。因我或自止其善或效我外醜以爲不善，害甚也。況因此似非之是，而自污己名，豈獨害人，亦自損也，宜避嫌。然善不貴有始，而貴有終。若不絕罹譽之端，究必陷其阱。如與損友交接，初無惡意，無惡事也，但習染既久，豈不殆哉。夫不欲污其美服者，則不宜近污物也，明矣。經云，喜危者必陷，不速避險者必速敗，戒之戒之。然俱爲善也，善有巨細，行善有公私，巨可以兼細，公可以該私，而私而細，每爲公巨累。吾寧遺其細者，其私者，勿以其故，阻我大公之善也。此又不可不審也。

爾有過，請速悛悔，勿需老也。夫人生死有期，惟造物者所自定，且惟造物者所自主，非我所得自改移。經云，昔有富人，乃積乃倉，一夕寢際，私自謂曰，吾軀乎，隨爾飲食飫飽，舒泰逸樂，庫藏足多年之用矣。忽聞聲曰，狂乎哉，今夕爾將還爾命矣，庫藏非爾享矣。嗚呼，人間之事，莫定於死，又莫不定於死之時，無刻可保，無處可逃，無勢可恃也。我軀原生乎土，終必歸乎土，靈神受命於天地之主，終亦必復命而受判於天之主。誰許爾能生，以至耄耋也哉。

善功不早，又延至暮年而後爲也，失其四益，徒有四害焉。四益云何，心舒也，生用也，獻精也，死安也。夫妄作之人，豈不自以爲至樂哉。作未幾，而心中隱隱然如茨之刺，如毒之螫，斷不能舒泰也。惟此爲善，省心無疚矣。對人無怍，質諸上主無慚。其最樂，誰堪擬者。經云，存德之心，猶如常晏對人無怍，質諸上主無慚。其最樂，誰堪擬者。經云，存德之心，猶如常晏也。矧人生命，既受之於天主，則宜用以勤修，翼翼昭事，乃應主心，乃爲善用。自非然者，不亦徒稟生命，而虛負主畀也乎哉。人生幼年，猶春華之色，其末年，則秋冬枯色也。幼年時，縱欲以徇世情，乃待年暮，始圖遷而事大主，斯不謂以美秀之物先奉世俗，卻將枯槁末品，獻祭至尊者乎。經云，若以牲祭主，罟其博碩，而獻其老且瘠者，斯奸人也，當不逮身哉。又曰，苟能干犯而弗敢犯者，其爲眞福之人與。奧斯丁曰，身後之事，爾欲先善定之，則莫要於夙悔過，夙趨善矣。夫能行不善，而乃務於善，斯誠可謂之善。而幼稚之時如是也，待力不足以行惡，因爾不爲是。非爾拒遺其惡，乃惡拒遺爾耳。故需暮年以爲善，必有四害，心亂不寧也，徒稟生命也，獻腐於至尊也，終時悖昧也。嗚呼，傷哉。

財樂福壽，人之所同欲也。然智者求緜已得之財，趨不能失之樂，慕能滿己心之福，禱其無終盡之壽也。金帛之財，不必由我得，故智者弗求。世上榮樂，不必永不失，故智者弗趨。目所見，耳所聆，身所享諸福，概未足滿我心，故智者弗慕。人生年壽罔不有終，故智者亦弗之禱。惟夫神靈眞寶，緜已獲之，至樂在中，一得永得。其在天上眞福，無雜也，無窮也，於我心無不滿足。其爲身後常生，又無終而無盡也。視千萬年直若瞬息耳。是以智者，願此不願彼。噫嘻，人皆智許已，乃觀其所求，察其所慕，盡若不智之向也，而且未知其爲不智，異哉。

撒落滿，古賢王也。責人之怠，而令以蟻爲師。蟻積度歲之糧，一日百道往來不煩。而吾人營永福，未肯用一日百刻之一。蟻且無前賢可效，師誨可從，國法可懼，主賞可望，而如是拮据。人者引以先覺，訓以師傅，威以憲刑，欲以眞福之賞，而頑冥不之勉也，於蟻亦堪羞矣。古賢者又醒人曰，汝易不觀夫蟻之微體，學其巨智乎。蟻其體甚小，而任較身數倍之重也。彼慮冬寒將來，汝輩乃不慮有審判之日將來耶。彼恐日後無食，而預備之。汝輩易不慮身後之事，或無可享用，而今預備耶。厄斯玻氏亦西賢也，其寓言云，冬蟬赴蟻求糧，蟻曰，爾曹當夏時，胡弗計此日，而儲用糧乎。蟬曰，我輩當夏，亦未嘗安閒，自朝至晨，務歌以悅行人也。蟻曰，善哉，務夏時既歌，冬時踴躍可也，何復計食爲。蟬無以應，寒餒而死。噫，蟬閑樂，蟻勤苦，孰得孰失，勿問可知。

天下士好讀書者不少，然善讀者亦自不多。讀書不在多，惟善而不煩，乃爲有益。好遊者多方無定，良朋必希。花木屢遷，則難茂矣。飲食太雜，雖美難化，況不美者乎。凡物美好，無有俄頃而悉通其妙者。人既不能罄所能得之書，即止得所能讀而有益者，足矣。飲噉多味，每常厭之，此皆致病之由也。讀一言，不如記一句，記百句，不如行一德。日只一句一德，無日不積，廣矣，大矣。

遇無名人所垂言，勿輒棄擲也。有高士而發僻陋之論，亦有庸夫而發高奇之談，且爲不易之理。最忌以成心觀覽，但鋤爾傲氣，辨其是非而已。

不善者之毀我，與其稱美我無異。阿者之譽我，與其誹謗我無異。何也，俱不足憑也。

《聖經》云，吁，世之子，較計世情，比大之子，謀爲善業，剞詳而密矣。夫天下萬民，無非天主所生，然經言只以遵教務德者，稱爲天主之子。而徇世敗俗者，乃以世之子爲稱。嗚呼，我等將寧天主不以我爲子乎。

吾主耶穌臨諸徒曰，我之誡也，惟欲爾輩相愛，猶我愛爾輩也。聖額我略曰，聖經諸誡，無不是天主之誡也，而獨於相愛之誡，而曰我之誡也，吾知之矣。凡諸誡之功，俱以仁一言實，故諸誡之義，總歸一仁愛之義耳。然愛人宜何如，主經亦嘗言之矣。親友爲天主而愛之，敵讐爲天主而愛之，是也。親親友友，人之本情，善惡者所同，有如此之愛，雖爲天主心，未足爲大功必也。既合天主而愛其親，又爲天主而親其讐，視之等一大父所生也，方是遵守主命，而相愛也。然又曰，如我愛爾輩也，蓋言宜如我相愛以德，匪爲互相圖利而罹害云爾。

事物理義，人莫不願明通，但不向道不成德，雖自云窮理，吾以爲誤認物理云耳。夫物之所以格，必先明達造物主宰，爲吾萬德之大原。若格物而不以造物之主爲主者，而心向之，正猶欲得一樹之花實，而先伐去其根也。萬物初從於一而出，終歸於一而止。能知物物皆爲一主所造，則通於一，而萬理無不明矣。

非奇才博識可以成聖人，惟誠心精進而已。設我通徹諸經奧義，而能明

釋之，博覽諸聖賢之嘉言妙詮，而能口說之，但未見其實信，實行也，奚益哉且爾學彌博，習彌繁，而大主責爾愈修必彌嚴厲，即爾聰睿果超越，而謙善未逮，則爾聰睿之才，特重爾之罪，非可羨也　故曰，與其多論而寡行，無寧寡言而多行

智者重眞樂而務於永，愚者重僞樂而務於暫，今日戀愛後所必悔，今專求後所必失　則汝謂之智耶不耶　夫世之榮位權勢，固爲異日所必遺失，爾又煩勞求之　眼前逸樂穢娛，固爲日後所必痛恨，爾反愛慕之，不割捨去，爾謂爾智何哉

爾有學有識，愼勿誇詡，時時自怖其德未成，則乃心明之證也　苦以爲博學多識，宜思所未識未通之理尤多也　千萬理之中，有一不知，未得爲全智，矧厘知千萬之一也哉　爾何以所知之少，自謂智，不以所未知之多，自謂不智乎　自居高賢者，未增其高，乃增其倨傲耳　自居愚賤者，未減己之高賢，乃加己謙德之美也　爾毋自智自高，惟自認己無知且陋，可矣　爾曷自視智過於人者，而弗視人智多過於爾者耶　知己之學，最高最有用之學也，不貴己而貴重他人，此正粹德之人也　見人行爾所未行不善之事，切勿自視美也　弗知爾能暇善，及離絕惡端幾久也　吾儕皆倦弱，今雖能存，然未必永久　衆人雖然，而我宜自以爲最倦最弱也

智者何不信誘詔，不恃己長，樂聞讓言，不迫於事，凡所見聞，不輕泄於口　視榮富甚輕，而以德修爲重，自歉如不肖，而常仰畏至尊大主，是也

此世之時，比之後世，暫而已矣　顧雖暫，實關係無窮也　恣樂之暫，係無限之苦　苦修之暫，係無極之樂　協樂尼聖人曰，此世之樂，如影之逝而往　然其所關之慘，永遠不移　嗚呼，人生之狂，有所將亡而不可留者，而愛戀之，有所將得而不失者，而反忘之，惜哉

可奪於我者，非我之物也

不肖者在位，未能免己辱，乃顯其醜耳　賢者居下，未失其榮，反彰其德之美

孰爲充裕，安其分而無貪是也　孰爲乏窮，慳且貪，而常望分外者，是也

身力彌強，心德彌弱，肉軀之疾，癒心之藥也

至虛乏者，惟有自滿自足者焉　何者，不能有受也　聖人厄臥略曰，惟天主之大，眞無窮哉，人力莫及知焉　獨欽愛之者，有時受神光之內焰，而心目豁然，頗通其玄義，顧得明見之際，但稍明不能大明也　神日愈近之，愈覺遠，而未能通　究夫其自以爲遠之故無他，蓋稍近視之，而卽悟其無窮也　倘不近視而卽悟之，則必不能知其不能明，而深求之矣

善與人交，我有過，則私戒之，或面責之　我有德，公舉之，背譽之，斯謂眞友，斯謂益友　小人不然，我有德，面贊我　我有過，又背議我

聖達味云，吾有此心，惟願徒之歸天，敬祈吾主得慰爲漢　奧斯丁云，人生於地，觸地之患，始思避之，移歸於天　蓋造心之主在天，衆苦之域在地，故人心之樂，孰樂於歸天而得對越其主者乎　請觀之稻，稻未成熟，種在田中，望其秀實也　成熟之後，則將上置廩庾，廒其在地朽爛也　世人不廒心之朽爛，聽其卑污而不向上　何哉，夫世境之可慰者，亦似多矣，聖人獨亟亟然，惟就上主爲羨，無異故也　夫亦徘徊世路，終無安樂之鄉，或恐懼，或憂患，或誘惑，人於此世，一息不能稍慰，況生平乎　己之一身不能慰己，況望他人乎　茫茫宇宙，誰是能慰我者　人而爲惡，吾雖望其遷善爲慰，然且受其惡之害矣　人爲善，雖有可嘉，猶復慮其轉不善矣　彼此兩不能慰，則慰我者，誰乎　托寄地上，既無可自安，安得不超出於世，惟就上天之主，乃誠可羨也夫

或疑霹靂震空，何以擊不靈之山，而不擊有靈之盜　曰，山雖不靈之物，正可以動有靈者之心，如慈母於子，欲使知懼，不忍責其躬，則擊几以警悟之，可也　雖然，亦有時造物主，欲借此以擊人焉　則擊之矣，或又曰，與其擊一無知，曷不擊一有罪人，顯示賞罰之公　曰，生死之際，殊不可以人情推測也　善人雖刀鋸之終，亦善終也　惡人之終雖床第之安，亦不善終矣　天帝寬容不改，則降之刑罰愈爲重，何必亟雷擊之乎　悲哉，愴愴地獄，諸靈寧受雷擊之火而死，不堪受地獄之苦而死，而終，不能死也　是故死之一字，等死也　就寢而死，與沉海而死，雷擊而死，其亦無大分別　不拘何狀，有罪而死，則不善死矣，又何疑耶

怠之壞心，猶銹敗鐵也　鐵器用而彌光，藏則銹矣　人之明德亦然　置而不用，不但內心受損，卽此身力亦且日餒　噫嘻，泥塑人身，頓之則存，運之則壞　乃至活人，偏以不運壞，時運存也　怠者，自謂泥人哉

能行善而不欲行，必有欲行而不得行之日矣　經云，晝光未盡，人須趲

行，幽暗已至，無復之矣。故人年少，如日方升，行百里無難也。年邁而往，是日昃之，離前征幾何，況末路又力疲，能逮乎。

業數更者，其中必有大疾也。無疾則身強，利用大作，作能持久。故凡無恒之人，皆是有疾德耳。鳥無尾，何以御風不搖；舟無柁，何以逆流不蕩。人心無權柄，何以歷險阻而不驚。

交接與人者，愼勿恃利相害，有顯報焉。古有寓言曰，鷹與狐，異類也，一巢於樹，一窟於丘。適巢窟相近，習久相狎，亦遂相安。比各生子，各出索食，鷹乃取狐子同哺焉。狐歸失子，懊甚，又忿禽鳥高飛，無從追逐，但仰訾之不置。忽有於野祭天者，炮其牲，鷹攫以食子也。炮肉帶火，焚其巢，雛墜地，狐乃吞而食之。噫，巢窟兩相隣，固相忘也。狐子見哺，不知報德，覆以成怨，鷹爲情愛貪肉忘火。不義之友仇恩見利之夫，逮苗亦復如是。

凡吾行事，必揆吾心之安，必揆夫事之正。二者俱美，方可爲之。意本善，而事未必善，人必謫之，未可行也。有其事實善矣，而私意則有所圖，人雖不知，於我靈神能無疚乎。況赫赫上主，先我而鑒吾意矣。

人皆知禱得壽，壽而必禱，非以權在天主乎。禱之何心，非以彌久累功乎。天主與之，非以假其修改乎。乃得壽之人，無虛歲月，無負主恩者誰耶。則爾壽彌多，爾善彌寡，爾惡彌增，而上主之降罰，亦當以彌重矣。噫，可懼哉，祈壽者。

德如高山，冀陟其巔，然遠望陡絕，叢林鬱翳，將於何處攀躋。惟併心，一路履險巇，披蒙茸，尋向上去，巍巍乎，大觀矣。崇德之域，莫高匪山，克己之難，無畏乃獲，尚其勗哉。

人涉世，猶舟之航海，官骸其帆艦，精神其櫓柁，而志向則其指南也。兩岸無山，茫茫何往，但詳視指南，把定櫓柁，雖有波濤之險，則陵之，雖有龍宮鮫室，亦且安坐而過之，一到岸，不須舟矣。若審視不詳，把持不定，一旦帆艦逆風，能免魚腹乎。噫，人孰無志，志孰無力，乃汎汎焉，乘此扁舟，任漂泊於大海中也，殆焉哉。

事莫大於生死，又莫定於生死之期。若生期多過一日，則死期便迫一日。況百年人稀，而稚童時，嬉戲已耗幾何年矣。迨能應酬，則讌集歡謔又耗幾何年矣。少壯至老，又不知疾病，愁苦耗幾何年矣。若乃馳騖利名，憧悴齷齪，又不知耗幾何年矣。其間爲道德性命良圖者，蓋千百無一人。一年無數日，一日無數刻也，忽忽焉，耽眼前之逸樂，茫茫焉，忘死後之永苦，誰思大行之期一至，雖王公大人亦不可須臾延者。極樂棄我，則極苦加我，疇能代爲銷受者。噫。

古稱生寄死歸，夫天地至無窮久，而吾生不百年，遽逝去，非寄耶。一去則不復來，非歸耶。唐子以歸故鄉爲幸，而人乃以死爲悲。死者，安知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匪誕也。雖然，歸而得安所，則以寄世間爲悔，不得安所，又悔寄時不蚤修矣。二者之悔，故當有辨。

噫，必壞者形軀也，不滅者靈神也。朱顏皓齒，轉盼即爲臭腐，而人乃爲惑溺，堪輿選勝，麗封茂樹，不知塚內枯骨已飽螻蟻久矣。曷不用畢世之精力，洗滌爾靈神，對越爾上主，永享福樂無疆。乃兀兀世華，奉爾形軀瞬息，貽爾靈神長苦哉。

五星行度，有疾遲留伏不齊。五德之修，當反乎此。日日進步，不敢斯須停輟也。操舟者，逆流而遡湍灘，不極力撐掉，必至覆溺，豈但不進已乎。學不日圖進德，則併其前積而失之，可畏哉。

人多自恃年富，恃力強，詎知倏然而富者耗，強者弱矣。故修士惟日不足，至惜分陰也。錢帛雖美，可以之施人而不慳。乃此光陰，萬勿虛舍。寶玩雖珍，易以重價猶可。時乎時乎，切勿與易。蓋時可以積財，而財卒不可以積時也。重價則珍奇能得，而時則千萬價不能換一刻也。是故知昔時，不善者得一刻之悔，即可改惡而遷善，以免永苦。善者增一刻之修，更可崇德，以享無疆眞福。

聖人諭世之言，皆精妙也。惟專心繹玩者，乃能深嗜其味。欲嘗此味，必先祛俗心染。譬病未瘳，而以甘旨餉之，彼不知其甘，反以爲苦。非味之苦也，惟去其病，而苦且甘矣。

太陽之光，極於覆載所及，廣矣。微雲稍翳，遂失其光。世福之貴，極於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榮矣。如以非道得焉，非義處焉，誰不謂辱乎。

凡我所不欲人知之事，其事必不當爲者也。事不可以對人，況可以對上主乎。故吾儕昭事上主，正欲使此心，先合上主心者，可使人知矣，可使人知，即慊於我心矣，快焉哉。

靈心猶田也，必時加耘耔。不然者，草滋蔓矣，純修之功，猶草岫不容容，草艸，即損一莖禾。嘻，我田欲臧，我廬欲實，可云吾心小惡無傷哉。

易退者，麼於成。輕進者，亦蹈於悔。彎弓急，則斷幭，而弦反矣。勒馬急，則跳梁，而轡脫矣。欲中的取遠，其善調習哉。

謙者，德之府乎。古之至人，恐人知己德而仰之，其避稱譽，若畏也。西行比奴匪阿者，嘗爲日多國諸士之師，通國無不聞其名，欽其德，佩其訓，而祇事之。比奴匪阿謂此虛聲，於吾實德無益。乃乘夜微服適他方，求人修道會，聽長者之命。諸會士無知者，直以爲歲歡閑人耳。比奴匪阿，日懇不休，姑容入會。命之視園，園中事，彼惟長者之命是聽。而日多國會士，以衆失賢師，遍覓不得。偶有因事過此邦，至茲會，倏睹園中傭老，背項酷相肖也。俱計彼爲一國共尊師，寧有無故而他之，甘受苦辱如此哉。惟是細察其舉止，聽其聲，眞比奴匪阿也。亟跪拜焉。見者不知其故而詫之，又旦稔聞其名，而益相驚愕。服其盛德眞至乃爾，因爭敬禮，欲留共師事。而彼國來者，強必同歸，歸則國衆鼓舞相慶，更祇奉之倍篤。然比奴匪阿悵然不自得，謂其弗遂所願，而竟使人知之也。

酒以成禮，不及於亂。爲匪人所邀而與之飲，其失甚大。淫湎，一也。耗時，二也。囂穢之語聒耳，三也。狗流輩俗情，四也。爲清飭修士所輕，五也。一舉而數失，雖飲鴆毒，蔑如茲矣。人可輕入鮑肆，而式號式呼也哉。

魔固人之仇也，其攻我百端，我宜堅壘力拒，城堙既固，敵不能入。若稍開微竇，一魔乘隙，百魔隨之。始猶伺吾間也，繼則爲之主矣。若百聖人曰，魔寢於竹之中，蓋以竹之空，指人心虛空，爲邪魔之藪也。然厥來之初，黨寡力弱，制之尚易。爲主既久，則盤結轇轕，不可解矣。噫，拒魔者不於作始，乃待終，畢之巨耶。

立志必爲，即孤行而獨往，可也。必須人力以成事，徒虛負耳。西方寓言云，有鳥覆卵於穀中，穀熟，其雛未克奮翮。母出覓食，而諭之曰，穫者至，爾亟告我。無幾何也，農人偕其子來，相與議曰，禾可刈矣，且且訂諸侶，而納諸場乎。鶵惶告母，母慰之曰，凡需人作，不能猝集且無處也。次日母又覓食去，是日者招侶不至，再語其子曰，翼日別徼諸姻，相與往穫其易也。母鳥歸，雛仍告語，母仍慰之如初。越三日，田者方自定云，禾熟遲時矣，風雨突如，我無穫矣。我惟併力，勿遑需矣。鶵乃告母，遽移之他。倚人不如自力，信哉。

凡事敗圮，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涓涓不塞，遂成江河，心爲甚，可不懼哉。爾心稍萌褻褻急，宜提挽，若使其恣肆，而乃制之，思猿馬觀馳，難控勒矣。故曰克已敵易，克己甚難，欲克己必防其微。

用驥者，特用其力也。力不稱乎，駑爲哉。屬蓋惟才於取道致遠，涉涉哉。蓋泛駕之馬，毀銷斷轡，決首陷胸，而不可御也。無德之力，無當於用，與無力同實其患，視無力且又甚。馴良者，調習如法，遵道而馳，見顰影即若飛，一息萬里矣。空才之夫，鳴張家突，用之則敗人事，不用則圖危人國。夫惟德盛而才自全，天下事無不可爲也。無德之才，固非眞才，抑無才之德，亦非全德。故君子先愼乎德，其緒餘可以治平。是謂大學之道。

世人大患，俱繇不肯安分順命。貧不安貧，而生貪生怨。富不安富，而彌慳彌傲，不安順主命。獨增罪戾，而命終不可違也。進德之道，莫大於順逆之境，而樂聽主命爲要也。試觀西士一大學士，素志於道，時懇天主，賜之一師，示以大德直徑，如此祈禱八年，祈望不絕，一日動念更切，忽聞空際一聲，謂之曰，爾即詣聖堂，必見一人，指爾至善眞道。彼亟往，即見堂前一丐者，敝衣惡瘡，赤腳又沾汙泥，學士視之曰，天主賜爾吉日。此乃西國相逢祝願之詞，丐者曰，愚追想一生，未嘗一日不吉，何但今日。學士又祝之曰，天主賜爾眞福。爾適所言何哉。曰，我實未嘗有凶事也。學士曰，福哉人也，願以詳示所云，我實不明爾言也。丐者曰，善哉問，余即詳其說。爾初祝我吉日，愚曰，追想一生，天嘗記有不吉日也。蓋或饑寒即謝天主，或遇風雨霜雪，或天陰，天霽，予亦必讚天主。或有人侮我，慢我，亦無不然。如是，則我實無日不吉樂也。今爾又祝我眞福，余苔未嘗有凶事也。余嘗求順合於主旨，故耳，吾知天地間一切事物，無一不是天主所命。天主烏有不爲至美至妙也哉。故凡大主所與，或樂或憂，或順或逆，或甘或苦，俱樂承受於吾主之手，以爲至美，故云未嘗遇逆境，皆順事也。吾心求合於主心，以順主命爲樂，無求於外，實吾一生之大願也。

學士已聞如是高論，復詰曰，我借問爾，倘天主欲置爾於冥獄，永受至苦，爾心何如。丐者曰，問我倘天主置我於冥獄何如乎。余意若天主有此命，我有兩手以抱吾主，左手乃一謙下之心，以合吾主耶穌，右手乃一愛主之心，以合天主本體，如是抱住吾主，若主命我下地獄，吾必與天主偕，如是寧願翕合吾主，永在地獄，不願稍離吾主，在天國也。學士始悟，尋得天主直徑無他，只一至謙下之心，及純合主命爲要也。學士復問丐者，從何而來。丐

者曰，從天主而來也。學士曰，爾何從尋得天主。曰指天下萬物處，即是得天主處。學士曰，天主何在，曰在淨心及善願之人心也。學士曰，爾何人也。曰吾王也。曰爾國何在，曰吾國在吾心，善治吾五官，四司，言動俾俱順合眞理，如是以吾心爲一國也。此國更貴於天下，萬國無疑也。學士終問曰，何修而得如此大德。丐者曰，從簡默及存想之工，求合主心，得之也。吾主之外，終未獲一安所也。茲得天主，乃得舒泰永安也。學士謝教而歸，知丐者非凡人也，乃知天主賜一大師，而勉學焉。

李之藻《畸人十篇序》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颶，與夫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苗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始不肖以爲異人也，睹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恆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安言安行安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純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閒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爲至人也。

至人侔於天，不異於人，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主實義》相近，以行於世，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關切人道，大約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謹言苦志以禔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聖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貪者廉，傲者謙，妒者仁，悍者悌。至於常念死候，引善防惡，以祈佑於天主，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論，何畸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於天莫之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柢事，年富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尚諱改圖者眾也。非譚玄以悶生，即佞佛爲超死，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眩，瞑眩適於德，猶是膏粱之適於口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畸也耶？

周炳謨《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乏，斷有善焉；吾善細，斷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求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吊詭者耶？即謂之《畸人》，宜也。

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河漢，樞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參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亦無貳於殀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修事天之節，而不及參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況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眾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

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蔚殊，科然大指可睹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王家植《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顓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爲《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

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獝鬼之區，諸啖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竈上過之，去身毒爲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爲崇善重倫事天語，往往不詭於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乖豔。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冠履之便。爲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爲能離達，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

子之異也

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爲吾人之常，豈不可乎？卽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　卽世無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　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之遠近，幽明之隔閡障之

汪汝淳《天主實義跋》　利先生有《天主實義》行於世，淳既爲板而傳之矣，復有《畸人十篇》，蓋述其與縉紳士人答問之語。淳得而讀之，則皆身心修證之微言，其間釋疑辨惑，罕譬而喻，較之《實義》爲更切　今世學士，務爲恢奇，習聖賢之言，往往取道於嵩嶺，豈眞有所證合哉？闇托微憐，徒立義以救饑耳。利先生從西域來，推天主之教，以羽翼聖眞，此豈有所畸於人？而曰《畸人》，何居？莊子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惟今人自畸於天而侔於人，此利先生所以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二《教規・總教規》　一教中德行有八，曰謙虛，曰羞恥，曰柔和，曰慕義，曰清潔，曰矜恤，曰勸化，曰忍耐　二聖靈之善果有九，曰仁愛，曰喜樂，曰和平，曰忍耐，曰溫柔，曰善良，曰信德，曰慈悲，曰節制。三助成善舉。各國傳教經費皆出捐助，統計西國每年每人約捐銀一二兩，不願者聽

徐光啓《真福八端箴贊》　欲累環攻，神目盡瞽　愈羶世趨，愈遠天路。僞雜百端，以相誑惑，惟我正教，惟一惟眞。德必眞德，福必眞福。德以致福，德亦名福。肇諸人世，充諸帝庭　精修妙契，寵澤光榮。

又《規誡箴贊》　維皇大哉，萬彙原本。巍巍尊高，造厥胚渾。搏摅衆有，以資人靈。無然方命，忝爾所生。蠢蠢黔首，云何不淑　曾是羣聾，上墜下黷。帝曰憫斯，降於人間。津梁耳目，卅有三年。普拯廣流，誕彰精奇　捨爾靈軀，請命作儀。粤有聖宗，十又二子。述宣宏化，以迨億祀。如日之升，逾遠而光　千六百載，達於茲方。茲方云何，膺受多祜。正教西來，大眷東顧。凡我人斯，仰瞻遼廓。敢曰無主，敢曰不若。大文無雕，經塗無詭。秉心三德，守誡二五。若罔不昇，違罔不墜　勗矣前修，無作後悔　後悔則那，亟其改旃。鑒爾一息，貫爾百年。如山匪嵬，如海匪淵。矢志崇閎，以降德馨

藝文

王徵《王端節詩文・山居詠》

五煞

詩酒場，興頗豪，性命關，心肯粗　奇人幸得多奇遇，資人耳目元音譜，啓我靈幽聖迹圖　但開口，皆奇趣，情知道，天花香艷，那怕他世路荒蕪。

四煞

糊塗帳，何須算　神明境，樂有餘　分明認得來時路，半生潦倒從人笑，百樣顚危賴主扶　自在鄉，由人住。灑聖水清除了白業，嘆南柯勞攘殺玄駒。

三煞

守枯禪單尋智果，戀凡情雙扯仙裾　三仇五濁雖能去，防猝緊似防奔馬，策怠忙如策蹇驢　蚤脫那凌雲渡，甘從隱遁，喚醒冥愚。

二煞

棲長林一枝鳥，數斜陽幾陣鳥，山中工課忘朝暮　天心見處梅開早，慧性圓時月上初　到此肯空回去，剖開眞境，跳出迷途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曰牖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眇年眇滿，人可以無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入夜，屑越戲娛，獸行禽化　歲與年契，年與歲雠，來者誰牽？去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瞻心嗜慾。惟勤心活，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天主。

萬鎰行佔，百金就屋，丐子嚇號，一錢信宿。息氣接睫，儻焉迺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人之處世，亦復然然，棄家馳逐，夫何有焉？失或寒冰，獲斯火熾，仰彎大圓，爾司何事？濁貪貪利，清貪貪名，清其如蜊，濁其如鼈。西國先達，黑蝦德牧，黑蝦恆笑，德牧恆哭；笑嗤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比諸破鏡　堅忍順受，棲澹化頑，天主降鑒，脫之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死庸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胡生斯繁？而歸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修行，徐候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至人生如其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能死，非仙非佛，不悔不恃。法雅哥般，問黑人多，既覩天主，不廢嘯歌。

殀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修曰俟。且晝所行，宵無愧乎？生生所營，死無憾乎？冰天胡婦，爲焰熄乎？南海黎渦，湛矜式乎？當境誼赫，誰縢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縶乎？施勞伐善，驕且吝乎？卻老眈存，擅以爭乎？馴茲五益，用守三和，如雲經天，如水隨波。數贏皇皇，數消遑遑，存順沒寧，天主用聽。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惟其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寂莫見。載塞其竅，載捫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格剌得，邦伴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惟天主，守舌寡尤，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厭薺，饑渴害心，饜飫損氣。清虛日來，濁滓日棄。先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玄酒，調之以太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澹泊，賞攖寧，習於齋，遠於豐。中士治身，上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爲是煎煮，夜夜朝朝，心口相語，經火燻灼，見炭顫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是良方，珍重一爲，何用不臧。譬諸農夫，去稗去草，若無種藝，美稼翻好。譬諸僕人，不博不酗，苟爲坐糜，不如井杵。纖惡必除，微善盡體，天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人不知，遂心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是苦。苦者不苦，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百苦？爲善亦苦，去慝亦苦，受苦一生，卻能離苦。天路甚樂，天門甚卑，天時甚長，天堂甚低。地下有獄，一入不出，向時眈淫，變爲穀觫。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爲輪迴，變人心志。惟樂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寥廓。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或說五行，或說風水，一中膏肓，畏死不止。請驅小數，請芟邪魔，我生有爲，我死無他。善種種心，惡種種語，黜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財虜，剖身以藏珠，朝夕事斂聚，纖利竭羊羔，顆粟堆倉庾，不肯瞬窮乏，但知敬商賈，疲精如馬牛，心計酣狐鼠，嗜利類蚋蚊，驕痴類虓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貧者士之常，善者福之府，兩路分人禽，智者自識取。多少聰明漢，惺惺檢絲縷。

君子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上《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

余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工，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費重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邇於天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經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焉。

曹子曰：吾幼讀孔子、木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即有志於減言，且聞貴邦尚眞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於同志也。

余曰：竇承命，不敢辭。然玆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含之矣。鳥出籠，即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不能無說，能守己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末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恆以手掩口也。」束亂氏古之賢者，於大眾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

奇問：『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醉，恐傳之以夢也。』

中古西歐一大賢增格剌得氏，其教也以默爲宗，雖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刃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焉。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樻，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即守心也。』圍無藩籬，外患即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己矣。舌毋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耳。

敝鄉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廷，國王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備主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請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毅，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即訥者於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倭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

邦伴氏，至德之士，初發志修行，即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舌之咎。』聞此一句，即辭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後德名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劇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而愈晚愈長。是以邦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於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

吁！今之學，非爲己，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觀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故吾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之。』往時有一士，嚴坐於眾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人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矣。

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師以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光燭，豈不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翌然如驢。恆以耳壇蔽之，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髮之，恐其髮工露之，則使髮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罪，心不忍，則擇一謹厚者，令髡髮畢，語以前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大喜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即復填土而去，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究其說，曰此坎中從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此歟！

是故昔西國君諭其賢臣曰：『吾於卿屬有人之胸，特爲流言溝焉，即入即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喧譁之心，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美液，四處漏，奚得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愼於言乎？曷事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謂人之生死，皆由舌也。善馬不轡銜不可御，修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忌也；鶴過山，則銜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方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讙讙乎？

世之害，莫大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酖人命也。其

諸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塗朱傳粉婦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束格剌得氏，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己至死不變色。於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束格剌得持於公堂辨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之。束格剌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中夫子之事，奚云不對不堪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於殃，不取於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佞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汝以言之葉蒙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坼，出而量之多於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盛而憎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

或曰：既爾，宇內何以言爲？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拯扶世流耳，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眾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言，虞廷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捍國禦奸也，有妄持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

阨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於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第，命阨瑣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覓最佳物。』阨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阨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叱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殺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阨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而和，大眾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主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辯，則躍然喜，請貰之，因辭去。厥明日，其詣師謝，語昨事，以爲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眾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阨瑣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阨瑣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既佳，疇命汝市佳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瞶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眾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主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誣天之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辯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細民何得虛誣爭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訞，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友邦作讎，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詆上主，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遍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既正，音韻祥雅，俱離席敬謝教。是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

以是觀之，舌也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即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

夫穀言無五毋，有五有也。污、邪、巧、謗、誇，五毋也；眞、道、益、減、時，五有也。

言毋污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污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己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薪；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徙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正言之時，心能據正，恆自據正，即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並亦不能恆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平時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攖擾，即揚脅聲，而復其啁啁也。詐正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與人無異，俄值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能恆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蓁樸，而自光美，不

求鮮華之飾　戾言病醜，不能不借於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之道，言言今之詞耳　毋謗則近怨，而忠者若之　世道衰下，讒言易發易傳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　無聽讒者無讒，故讒人與聞讒者，吾未識罪孰重乎？毋誇則近謙，而敖者去之　自伐善者，非因己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之耳　如是，以虛德爲實德矣　以憑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聲在我口，是反爲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己德；吾自稱己善，冒名而泯己德也。此五毋也

言有眞則無誕，而人卽信焉。眞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眞者如明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之言咸眞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直路，而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也。視利而行，行不得義，察色而言，言不得直也。發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弦不直，則無音，胡得和乎？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也。益則無窮，而人以爲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價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贈人財，仁贈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眾，無補於身，悉妄言也　遇事當言，度言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　減則不繁，而人好繹焉。凡眞論欲人易曉，莫若淡且簡也　約言近乎不言，故爲趣矣　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爲？無餘無缺，始爲滅也　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　吾言之眞，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　時則不誤，而人願聆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雨，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眾也，知當言之時，幾人乎？體人之言眞，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減，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

使言無斯五毋，獲斯五有，談自旦迄夕者，或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

語竟，曹子悅曰：『旨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鐘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　若無叩而音，其妖鐘已！請益。』余曰：『贍已，恐中國士誚我曰，西士以喋喋勸希言也歟！』

防貪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下《富而貪吝，苦於貧窶第十》　余居南中時，一友人性質直，其家素豐，貪得而吝於用，識者慨惜焉　余爲說誡之曰：

貪得者，或歷山谿，或涉江海，或反土於田畝；習武者，損力於弓矢，冒險於戰陣；習文者，疲神於書牒，煩勞於政事；皆曰：吾欲且聚財，俾老弱獲賴耳。此效夫蟻者也。蟻蟲之智也，以小身任大勞，夏勤力急箝穀食，以爲冬儲，人其埒，弗肯舍之出矣　汝之情，孰異於此？徒欲以富上人耳，無暑無寒，殖貨不厭，不亦異哉！以積增積，彌得彌欲，欲與財均長焉。汝庾藏粟幾萬鍾，而腹幾許大，豈猶不足乎？且循塗皆有負穀而蠶者，亦可以隨羅而隨茹，何必又聚萬鍾之多哉！如曰『吾取於大廩有味乎』，所取則粟也，於巨廩微廩奚擇焉？余儕所需之水，止一瓶耳，汝意將必酌之於大江，不酌之於涓泉，倘臨江而值暴風，水大至，波浪崩江涯，汝身陷水中，誰愍之乎？知止足，則不酌水於江，又不失命於波浪矣。

欲者，在衣食之內則可，越衣食之外，則無定無止焉　貧者之所乏也寡，貪者之所乏無限矣。萬金，重貨也。有以艷羨得之，有以不意得之。兩者孰高乎？財之於用，如履之於足也，適度焉爾矣，短則拘迫，長則傾倒耳。若財能增智減愚，則世有吝躭於爾者，吾不恥之。然吾睹智非因財長，愚非因財消也。眾人昧於似善而非善者，曰：『富善於貧，求財不可已也。吾身榮辱在財盈耗耳，財愈多，人愈重我也，貧人終身受辱也。』噫嘻！寡有非貧賃，多欲乃貧賃耳。多有非富足，寡欲乃富足耳。夫財縱盛，不滿汝欲，汝以爲薄焉，如此豈不常居窮哉！除此欲心，則罔貧矣。貧者安於木分，則富矣。貧者缺財，以爲不足，富者嗜財，亦以爲不足也。財免我何災乎？財之禍，自不能救矣　財者，習逃僕耳，雖以繩急縛之，偕繩而走矣　嘗置人以守

財，而守者攜財而遁矣。

夫財本虛物。如其實也，何不能塞得者之欲乎？如有甚渴者，終日飲水而渴不息，必懼而覓醫。汝久嗜財聚財，得之滋多，嗜之滋猛，何不懼而覓醫乎？凡患疾，用所常服之藥，弗瘳，必懼此藥也或反致傷耳，弗服矣。嗜財之疾，醫以聚財之藥，弗瘳，何不能捨其藥耶？夫善者，善得者之心者也。財也，煽人欲，培驕矜，反謙遜，速諛諂，拂直言，振侈泰，誘邪念，非善甚明也。孰如富而存貧者之節乎？

夫財與德，不共存之物也。慕財之事，乃世俗之大害也。君子倘不以得順其所欲，即以欲順其所得。不屈於貧，不惑於富，茲所以爲君子歟！嘗有喜得而弗享其所已得，生平居患而弗得脫也，吾若之何哉？西邑古有一人，富而甚吝，所衣穢衲，賤於奴虜，過市，人揚聲而指誚之。渠曰：『彼誚我！我還室，私視金滿篋，自樂矣。』陋哉！誌傅巽一富家甚吝，後懼減其財，則舉其資產盡藏之，得數萬金，成一巨鋌，埋土中，自拾林下苦葉食之。既而盜拍以去，痛哭於藏所不已。有鄉人慰之曰：『汝有金，既悉不用之，今覓一巨石，大小與金等，代汝金埋之土中，則同矣！』奚而痛哭如此？』汝今已得若干萬金，全收之筒篋中，閉而不用，則或石或金在筒篋中何異乎？斯如但大氏之渴也，而不得飲近水焉。古有云，但大氏生世饕慳而吝，死墮地獄中，不受他刑，惟居良水澤中，口不勝渴，水僅至下唇，晝夜欲就水，隨口所就，其水輒下，徒煩冤，竟不獲飲之，是其吝耿焉。後人將以但大氏事，轉謂汝哉？汝內嬾僕者，外防盜者，勤於扃守，夜不能寢，恨得利未暢，則節食補之，而饑不餐也。惶惶逐逐，自勞自苦也。

古語曰：『汝咀吝者何禍乎？詛其長壽而已。』親戚朋友鄉黨，俱避匿之，厭惡之，惟願彼速死，無有沾其潤者故也。吝諸已，胡能捨諸人乎？吝如牢豚，生而穢濁，人不屑近，惟俟既死，乃益於人焉。吝嗇之污，亦無親人，既死之後，人利其財。貪與吝相隨，貪必吝，吝必貪。如人已死，毋望之言，若人已吝，毋望之財。專於殖貨者，每思盈一數，數盈即忌減缺，以此爲念，則常覺減缺，所有所無，爾俱乏焉。有人於此，聚篙楫帆檣之眾，而了無艘艇之用；集鑿鋸斧斤之廣，而絕不爲梓匠之工；貨筆研楮墨之盛，而竟不爲文字之需；不謂病狂者與！

汝今積金無數，而一不捨用，而自以爲智乎？汝何不明哉！財之美，在乎用耳，豈宜比之如古器物徒以爲觀，如神像以參謁而已哉。此非汝獲物，物反獲汝也。財主使財，財僕事財。爲人之僕，人猶愧之，而爾安心爲小物之僕乎？上古之時，馬與鹿共居於野而爭水草也。馬將失地，因服於人，借人力助之，因以伐鹿。馬雖勝鹿，已服於人，脊不離鞍，口不脫銜也，悔晚矣。爾初亦不知，而惡貧，且借財力以剋之，迨貧已去，心累於財，戀財爲病，且爲財役矣，曷不如馬悔乎？

吾西土昔有一人，忘其名，富而愛財，甚乎身命。俄而病，嗇於治療，久之增劇，熟寐不醒。其友醫也，哀而謀醒之，令家人設几席其榻前，取鑰發篋，置金几上，其親戚皆手權衡，爲分財狀。其友醫就病耳大呼其名曰：『汝睡而不顧汝財，人將瓜分！』病者聞若言，迅醒而立，曰：『吾不猶在乎？』病少間，醫曰：『今病已愈，但腹弱，須服一丸藥，即瘳。』病者問丸之值，曰：『一金。』病者怒罵曰：『此與盜者何異？』醫退而立死，奈何哉！不久則死亦將踵汝門，豈可以賄賂辭耶？所萃棄中金，能攜乎？吾於此不見人無財，見財無人也。吁！財無人，不如人無財，是以吾慘傷之爲此纍言，三夕不寐，思還汝於汝，祈汝片時視而思歸也。

吾友聆勸，恍然有悟，即捨殖貨之事，焚其會計具，而慷慨求道。余爲欣然。廿九日焚之，初一日復製新器，理前業矣。悲哉！

誡卜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下《妄詢未來自速身凶第九》 昔余居南粵之韶陽郡，所交一士人名郭某，其尚德慕道，非庸俗人也。一日踵余門，涕淚交頤，而曰：『吾來辭吾師，不再見矣！』余怪問所往，曰：『將去世也。』余驚而曰：『子年未老，體壯甚，何從知壽命當終，如此其亟乎？』曰：『往歲之大馬齒五十有五時，遇高人，談星命如神，爲我推算，預說後

來五載事也　其吉者未必然，凶則言言驗矣　謂命終之期，曰今年四月中必不得免焉　今月內果夢，乃見諸不祥，豈不爲徵應乎？嗚呼！客歲吾滿六旬，方奄二子，今已矣，獨此嘔嘔泣者，誰顧育之？痛夫！余憐其誤也，數頓足惜之　語竟太息而慰之曰：「此世間至虛至妄，無若星家之言與夜夢所見兩者，而子以爲實然，以爲定然，不亦爽與？」曰：「睹其孚，得無信乎？」

余曰：拙工盡日射，固有一二中的，非巧也，其偶得也　奚獨人乎？以數叩五木而問之，數投之，必有一二合者　星命之允，解夢之符，則拙工之中，五木之合耳　況星家之輩，有種種朽術，傳遞鉤致，能無合乎？然終不合者多也　有人於此十試之，有二三焉，以黑爲白，以晝爲夜，吾即知其爲瞽人　夫星家與夜夢者，無日不混黑白晝夜，紛紜其云，而令我反爲之眩瞀，目爲神靈，何與？以多妄不爲妄，徵以二三偶合，即爲信徵乎？此無他，乃主之刑傷，以譴責不肖子敢徼達不可達之天命者也　吉凶，是非之應耳　吾無是非，非自爲之，豈有吉凶？非自招之乎！天下無物能強汝爲惡，則無物能強汝入凶也　是故人心強於星也　星家既不知人之善惡，豈宜妄言其知人之禍福乎？汝冀吉避凶，我何獨不然？惟迎吉避凶有道，改惡遷善已矣　汝染惡不思洗，見善不圖行，乃欲僥倖免禍受福，星家縱予汝，而天主必不予之，汝猶望得之與？悠悠之俗，錯指禍福吉凶久矣！　無不以富貴爲福，以貧賤爲禍，以生爲吉，以死爲凶　錯指之，又錯拾取之　若是之吉凶禍福，忠臣孝子難遇難避也，而此間欲論道何由哉？吾偵君父家國之難，則義當急拯之，問星家曰吉我往，曰凶我不往乎？大小萬事皆然，則何徒問之爲？夫善惡是非可否，惟賢智者能審明之　吾有疑，叩賢智者而問之，則能謂汝擇地而蹈焉　彼何人斯？能許人大福，而先索人少財，何不自富貴，而免居肆望門之勞乎？自詫知未來百數十年，曷不識今茲足下乎？　吾儕所踐土下，多有古藏金寶，何不拍一孔以自資，而免巡路求人乎？　則彼將曰：『非其命不得而取之。』嗟夫！果非命不得取，有命不得辭，安用推算爲？　彼是人者，豈不亦明知其爲虛爲誕，而不恥以是爲業，則吾能信其爲天神所寵異，詔以未來之奧幽乎？　夫又奚足譴也　第有人焉，甘以自欺，又甘以欺人，強令信此僞術，侈言某人不信星命，不簡時日而死，而不言萬人深信之，事事差擇，亦死矣　無理可據，惟贅述星家先言後允故事，眩汝聽焉，則汝曷不信正理，而反信若人所記所詒虛哉！且星家所自來，非中國聖賢所作，有陰計，有邪法，鬼魔瞑佐，令推得隱事，或自作迷人事，正人以是故不屑求之，曷足信從與？　上主恤生靈之勞於書，則使之夜寢，以宴息無事焉　設人不以夢爲夢，而強欲謂之眞事，不負上主慈旨而自作孽乎？有人偶誣汝以一二虛言，其後有實言，不敢即信之　夫夢者，昔皆謬亂，偶一合則爲實事乎？

郭生曰：星家誠妄，吾往者故不信之　惟此人先說吾數年未來凶禍若神，不敢不信焉　一二偶合也，一一合，烏云偶乎？

余曰：痛夫！子知往數年之禍，胡爲來乎？　彼授之，子援之　藉令彼不言，子不信，畢不來矣　則子之問彼也，自求禍也

郭生大訝吾言，問曰：何謂也？

余曰：吾初入中國，竊見大邦之民俗，酷信星命地理之術，受其大害而莫之覺，甚惜之　遽有意爲說擿之，第復睹士民舊俗，安於故習，已非一日，吾材質下，不敢以撮土謀逆塞江流也　然頗有俊士祇愼其行，知凡事行止，當量實理，不宜以庸人之度度之也，因而垂問敝國庠校士人風習　吾論其大誡，及天主教所禁止，無不稱善，而憬然忖悟，願改前失，斷絕種種自作之害也　子能聽愚言，其存命不難耳。

郭生蘇然喜，傾耳以聽。余嗣曰：夫身之安危，咸賴心耳，故名爲心君，其居身中，如君於國中焉　人值憂懼之耗，不論眞僞，即四肢血氣急來護寧其心，如兵將分列四外，一聞事變，亟赴京師扞衛君主也　以故人懼，則面色青白，四肢搖顫，良由血往於心，不在肢體故耳　若惶懼太甚，血氣追聚於心，反鬱逼之，令心氣遽絕，故有因懼而死者　夫民之貪，莫切乎貪生，則其懼莫切乎懼死也　吾儕永居百險之中，無處安妥，則其危事易信焉　故忽聞之，不暇繹其眞僞，駭懼急發，不得止矣　恍聞之音，惚見之影，屢生，心之大傷也　夫懼之病，最難治也，療之愈增也，謀消之愈長也　遇將蹈之患，乃重患也　何者？懼患，亦一患也　則懼患者，是以患加患也　豈惟加之！懼患之患，頻大於所懼之患者也　故曰不知以忍受災者，致災也　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正謂此等虛妄事耳　若實事者，彼既實有，汝縱不信，何由得無乎？

然虛妄之事，若言吉福，亦非信之所能得有；惟是所言凶禍之事，因懼

生死，以爲驗耳。何者？汝信彼言當得吉福，汝則喜悅；人生吉福，固非喜悅所能招致。汝信彼言當得凶咎，汝則憂懼；憂懼之深，則生病患，其應若響。汝向固云：吉未必然，凶則盡驗，不其詐乎！吾行於地，所必須者，惟地八寸以持足耳，然有八寸之木，置絕高處，令汝踐之，縱無人推墜，自傾隤矣；使置木於平地，則汝疾趨其上，無恙也。此何謂乎？豈木在高則狹，在地則廣哉！惟天養人以從容耳，見窄則蹙矣，故八寸之外，苟有餘地，乃安行也。子今信妄人之云，是則已命乃在八寸地耳，意無餘地於行，何得不急傾倒乎？

西國中古有一國醫，論其時俗虛言熒惑大爲民害，國王大臣竟未信之。彼醫乞以王命，往拘獄中罪人宜受大刑者來，可徵驗也。王輒許之。罪人至庭，醫謂之曰：「汝法重情輕，斫首鉅痛，王實憐汝，我國醫也，有術於此，用鍼刺脉，微漸出血，略不覺痛，已得死矣。王既許我，汝爲何如？」囚乃叩謝，但幸不痛，安意就死。醫則以繒帛障蔽其目，出其臂，刺以芒鍼，了無創傷，亦未出血；別用錫器，穿底一竅，實水其中，令自竅出，承之以椀。僞爲大聲曰：「血已出矣！」人身止血十斤耳，如是出者八椀，則死矣。」如是每椀以次傳報。囚聞水聲，又聞傳報，信謂血出，漸次衰弱，報至八椀，宛其死矣。眾視其身，實無傷也。王始信國醫之說眞實理論駭懼之言，不可輕發，不可輕聞焉，則以嚴法大戒國民，而禁革僞術，迄今不得行也。嗚呼！造物者天主大慈也，罰罪中不忘其悲心，故藏世人未來凶咎於天命之寂寞，不忍預苦之，而妄人反鑿其空，陰固欲拔之，以疊其罪，以速其禍，以重其苦耳。

郭生曰：卜未來，喜其吉，不懼其凶，不亦可乎？是故古人屢卜，而無所傷焉。

余曰：卜不卜在我，懼不懼已不由我矣。聞死候至而不懼，聖人難之，凡人能乎？故不若不卜矣。夫古之卜，非今之卜也。古之卜筮，以決疑耳；今者惟僥倖是求耳。善惡之分易審，二善之中，指孰更善？難也。於是決之以卜筮。卜筮者，以訊二善之孰更善者已。故《春秋》惠伯曰：「《易》不得以占險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汝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卜最後也。今之問星命最先也。《大誥》曰：「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可見周公不以卜爲重也。曩者子無二善之疑可決，則徒卜不可，況問星命以犯天主首誡乎？若曰命在天主之上，非天主所定，則謬莫大，犯愈極矣。若曰在天主下，原爲天主所定，而令小人用以取小財，造作小術便可測量，亦侮天主不淺矣。人心不可測，而至神之深旨可測乎？

郭生聞吾言大悟，即拜謝教曰：吾命也，吾師實更生之。不聞大敎，枉自斷棄耳。自今以後，兒復得父，婦復得夫，一家安全，敢忘所自乎！余乃引之天主臺下，叩謝叮嚀之，必勿聽五星地理諸家虛誕浮說，惟正心候天主正命也。

郭生別後，了無恙。踰四年，又得一子。舊歲八旬，猶健飯不減昔日也。

十誡

綜述

王徵《畏天愛人極論》 客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至甚明也。夫人也弗信天堂之永福，因弗信地獄之永苦，而實先自今同於禽獸草木也而可乎。然必何如而後可望天上之永福，可免地下之永苦。惟吾子昌言之。

曰：至大也，至難也，而實至平至易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吾聖賢固常言之矣。今亦無他說，祇予前所常言畏天愛人四字而已。四字總括天主十誡之義，十誡云何。一，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二，毋呼天主名而設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此三者愛敬天主之事也。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竊。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此七者皆推廣愛天主之心以愛人事也。右十誡總歸二者而已，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此在昔天主降論，令普世遵守。順者升天堂受福，逆者墮地獄加刑。此敎要也，其詳另有專書備論。其仁夫下手，則在先以聖水洗其習染之污，而以淨心歸誠於天主，痛悔其過而遷善焉。嘗譬此工

如治園然，先繕地，拔其野草，去其荊棘，除其瓦石，注其泥水於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善，所謂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夫天堂無窮之眞福，世間絕無能比之美好也，故誠欲見此美好，先宜瞥欲聞此美好，先宜聾欲論此美好，先宜喑欲得此美好，先宜失欲嘗此美好之味，先宜不知味何以故。不絕世見，不能見此美好。不絕世聞，不能聞此美好。不絕世論，不能論此美好。不絕世得，不能得此美好。不絕世味，不能嘗此美好。當其未學之初，習心橫肆，其惡根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力乎。勇者克己之謂也。既已知學矣，尚迷乎色欲，則何以建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尚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尚溺乎榮顯功名，則何以超乎道德。尚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秬卣盈以醯醢，不能斟之鬱鬯矣。知己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於德路者也。欲剪諸惡之根，而興己於善，須逐日再次省察。凡己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目，儼如對越至尊，不離於心，狂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身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在深悔。悔其昔之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失德之品衆矣，不能具論。論其綱則仁爲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易》云，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而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並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眞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上帝，故曰仁，天之尊爵也。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乃皆由我心中一念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人人知愛，人人相愛，止一轉念間，即是。孰謂不至平至易乎哉。然眞愛人主者，必由畏起敬，由敬起愛，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其愛天主之效，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故經有形神哀矜之十四端，以着其愛人之實。果能畏天愛人，而實盡其道乎，無論異日者必升天堂，必不墮地獄。即今在生一日，將天之所以與我者庶幾不失，而於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之樂，不亦快然有契乎哉。此予小子日夕汲汲，寧棄其所已學，舊學，近學而不顧，好奇喜新之譏，且逢人舉似不厭諄復，不憚強聒，而每每闡譯之者職此故耳。如謂畏天愛人吾聖賢久已言之，此中誰不知之，不必復事闡譯乎，夫聖賢固已言之，然非徒言之而已也，亦非徒令人知之而已也，故欲人人日日設誠致行之，眞不必復事闡譯。若猶未也，聖賢救世之念迄今猶未滿也，即反覆闡譯庸何傷。況亦有聖賢所欲言而未嘗言者乎。稍有其書，稍有其言，便謂已足，則堯舜之後，安用孔孟。眞法堯舜孔孟者，必不據堯舜孔孟未盡之言，而距人千里之外也。

客於是洗然嘉嘆曰，嗟乎。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誕誤，則蕩蕩如無牧之羣，直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今聆吾子反覆數百千言，句句依理而談，強於利刃，剖我心疑多矣。且明論照然，欽崇一主，既開世人歸之之路，而力排邪說，極證人鬼不滅與夫眞正大賞罰之不爽。既有所望，又有所畏，此仁人之用心歟。今而後予益彌信吾子爲眞善學聖賢人矣。請於異日齋沐再叩，相與盡窮西儒未盡之奧旨。

余曰，嘻。有是哉先生之虛也。輒肯不鄙余言之迂腐，而翻然改聽之若此。余不敏，雖不能盡窺西儒之奧乎，敢不罄竭愚衷唯明問之是聽。

紀事

王徵《祈請解罪啓稿》 謹啓：重罪人某，敢因本名聖斐理伯指引，告鐸德先生前。罪某得徼陡斯恩佑，得聆鐸誨領洗，得入天主聖教，秋毫皆諸鐸德鴻賜。顧自受教以來，信道雖深，苦不堅，愛主雖眞，苦不熱，望天雖殷，苦不純。在諸鐸德提誨獎掖汲汲，引爲教中人，年來且承遠西鐸德致書褒嘉，即甚驚弱，忍不思奮。第自省罪愆山積，未克悔解，實自知爲重罪人也。重罪多端，而犯天主十誡之中毋行邪淫之罪爲尤重。蓋罪某初進教時，原矢堅守爲一夫一婦之規以遵誡。故壬戌登第之日，即移書家之人，戒勿爲我娶妾。謂一朝微有寸進，皆天主之賜也，敢因所賜而反獲罪於天主。比家之人隨居平幹任中，羣念無子之故，妻女踧踖，弟侄環泣，重以父命嚴諭，一旦邪念遂生，不能堅守誡規矣。自是以後，極知罪犯深重，數請解罪於諸鐸德

咸曰：非犯罪之端，罪難解也，不之許。於是痛自追悔，已曾立意嫁妾以贖我罪，乃室人哭懇勉留之。幾至反目，而妾因痛哭幾殞厥生，願官進教守貞，誓死不肯改適。不得已，悠悠忽忽，因循至今。總因罪某守誡不堅，妄想世情嗣續一念，怠緩苟且，故至此。罪將奚誅。昨偶讀彌格爾張子鑒應奇迹，及口鐸日抄內刊有罪某向日移書不娶妾一款，不覺慚愧之極，悔恨之極，終夜思惟，年將七十，反不如十七少年功行。且虛傳不娶，而實冒邪淫之罪於莫可解。夫既不能絕人，抑豈不能自絕。況年已垂白，猶然不自決絕，甘犯上主不赦之條，空系進教之名奚益耶。又況百危百險中，賴主佑而生還，縱及時苦修，斷絕一切世緣，能有幾許功行，報答從前公恩私恩。奈何不自割捨，日瀝愆海中以速重罰。今立誓天主臺前，從今以後，視彼妾婦一如賓友，自矢斷色以斷此邪淫之罪。倘有再犯，天神諸若，立賜誅殛。伏望鐸德垂憐，解我從前積罪，代求天主之洪赦。罪某不勝懇祈之至。

王徵《代疑編序》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凡言不知，皆深絕之之辭，非心不可行而已。蓋事理當前，由信得及，然後有心肯由心肯從，然後能身赴。信裁要可飽，自必食；信布帛可溫，自必衣；信水火難蹈，堇莨傷生，自必避；萬事成立，未有不從信始。故西學向天主三德，信爲之首，十二宗徒各表所信，爲性簿錄，誠重之矣。木之發榮，托命在根；室之巍煥，造端在基。根撥而基壞，雖有場師大將不能成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信無當於五常，五常不得不舉；學者欲希聖希天，爲安身立命之事，未有不從信入。此西學惓惓指引，首闢信門；而彌格子承其意，作徵信論二十有四篇，有味乎言之矣。先是西學深渺，與人多不領契；幸儒者善疑，彌格善辨，舉向來人情最不釋然者，似已掊擊殆盡，昭揭靡遺自今惟手是篇，即同面徵言說，可無事乎。抑西士又言：信者心之眞嗜，非必見見，非必聞聞；待見待聞，其信猶淺淺者。信東魯有尼父，未見聖如弗克聖；既見尼父，信亦無所用矣。信長安有天子，豈必身至闕廷；既與至尊認，信又不必言矣。此西國信字詮解。而又云有死信，有活信；活信者行解齊到，知與好樂一時都有。孔子曰：信以成之，成始成終之禮；漆雕之吾斯，武城之莞爾，足以當之。死信則浮慕而已，衷不熱，力不注，究必中槁焉。於以希天希聖奚由至哉。敢並述所聞，以足彌格子之未備，不知有當否，是爲序。

劉常惺《摩西「十誡」與儒道相合說》 舊約云：上帝在西奈山，以「十誡」授摩西：一，余而外不可別有上帝；二，勿拜偶像；三，勿妄稱上帝之名；四，守安息；五，敬爾父母；六，勿殺人；七，勿姦淫；八，勿偷竊；九，勿妄證；十，勿貪婪。余細按之，與中華四書、五經所傳道理若合符節。但四書、五經前此講解未明耳。茲據張仲誠《夫子疏略》大意言之：

摩西「十誡」，前四條是體，後六條是用；前四條是敬神，後六條是愛人；前四條是誠中，後六條是形外；前四條是大本，後六條是達道；前四條是仁人心，後六條是義人路；前四條是致知，後六條是格物；前四條一是忠，後六條貫是恕；前四條是惟精，後六條是惟一。如此看法，則中華四書、五經明，而西方之《舊約》亦明。《舊約》既明，又何疑於《新約》哉？有心道學者可於《福音》加勉矣。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二《教規・十誡》 一專奉上帝，毋拜別神。上帝至尊無對，世界諸神皆受造於上帝，不得與上帝一律崇奉。天主教規，凡禱祀諸神巫、視星卜，皆有厲禁。二毋呼上帝名，以發虛誓。古時以色列國民受神遺詔，述神名曰耶和華，凡發誓祈禱不可泛稱神名，必至誠用之。三永守安息日。據創世記，上帝六日造天地萬物，至七日而止，定每六日後以一日行敬禮，天主教謂之禮拜，名異實同。（青竜外編：西人七日禮拜說，泰西以星房虛昴四日爲禮拜日，當禮拜時度誠諷經，默數七日內過惡，以眞心改悔爲期。又以瞻至四鄉及花園、博物院、萬生苑遊玩，其俗不知始於何時。而西士誦說耶穌者，謂凡人苦心志，勞筋骨，六日後不可無休息，稍休息則精神愈振矣。且人徇嗜慾，亂事物，六日後不可無收束，能收束則身心有主矣。今以休息精神者，斂其身心，即以收束身心者，養其精神，始與學記藏修息遊之旨相合。此外又有大禮日，每年十數期，其休止百工舉行敬禮，與安息日無異。）四孝敬父母。生我父母宜孝敬，以報大恩。此外有治我父母如國家，官長，教我父母如教授師與工藝師，皆當服勞聽命。五毋殺人。殺人所賅甚廣，不獨殘害生命，凡詛詈怨毒及無故自戕者，皆犯此誡，惟國家決囚，爭戰不在此例。六毋邪淫。夫婦，人倫之正，餘皆邪淫。西例無論貴賤貧富，皆一妻並嚴禁誨淫書畫。（西例售淫書淫畫官發票拿搜審其人焚其物七毋偷盜。暮夜胠篋，道路攘奪，偷盜之顯者也。若無其迹，而陰謀楚取，如僞造約契，假貸不償，拾遺不歸，貿易不公之類，皆曰隨偷

盜，同爲此誡所禁。西國民事公法，凡欺詐破家虧倒之案，可照像竊案辦理。八毋妄證。此誡禁口舌害人，如橫啓訟獄，誣陷良懦，污玷名節，攻訐陰私皆是。華英讞案定章考，凡爲訴狀之見證人，讞官於未問之先，給以聖書，使之手執而矢誓，謂所言皆眞實無妄，然後由官詳細斟問。倘仍信口雌黃，日後事發，即治以假立誓辭，誣撰證語之罪。按英例，最嚴妄證之禁，不特罪名甚重，敗露以後通國不齒。九毋念他人妻。此誡所賅甚廣，凡男子於他人婦女、女子於本夫外，皆不得起邪念。第六誡禁其事，第九誡禁其心，內外交防之義。十毋貪他人財。此誡禁貪財，補第七誡所未備。貪財與治生有別，事果於義無害，不諱言利，此誡所禁在貪不義之財，如第七誡所云諸事是也。天下無論何教，既明天人相與之際，必以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貪他財爲首事。十誡前三條敬事上帝，義本摩西。後七條統以愛人如己，則是墨氏兼愛，尚同，佛家平等之義。雖本摩西舊誡，而用心隱有區別。摩西以教合眾，其言純是法。耶穌以眾行教，其言彌近理。見采風記。宜其擴張一宗，爲彼教不祧之祖也。泰西公法家謂，公法萌芽於猶太教及羅馬律法，觀十誡所列而知歐洲諸國風俗、政教有自來矣。

雜録

王徵《王端節詩文・簡而文自記》 詰朝散步，始見東郛有一水洞，高出人家屋上數層。洞前隙地長七八丈，寬三五丈。【略】人咸羨爲眞福地，余亦自況小洞天。遠離市廛，漸掃三仇濁累，潛伏洞壑，永遵十誡清修。此余素懷，而今計可幸愜耳。

藝文

徐光啓《十誡箴贊》 人心大正，隕自初民。欲橫理危，邇以魔妄。惟皇憫斯，垂誡貞珉。其數有十，總以三綱。以迪民彝，以棄民咎。以享天衢，以絕天禍。乃命明神，傳之邃聖。昭示萬民，謹守勿斁。

信德

論説

朱宗元《拯世略説・罪人之功非功》 所謂罪人，教外不認眞主之人，與被教之士，有所過犯，而未經悔解者也。不認主者，或有他善矣；未悔解者，或有後善矣；然既負罪於身，便爲眞主厭惡；特上主無量仁慈，不遽絕滅，久容以俟其悛改也。譬如脾胃一敗，海陸珍錯，俱無益於血氣，如實漏卮者，旋注而旋洩也；又如一體之間，苟有大毒，則全身與之俱斃矣。蓋善必居其全，乃可受賞；惡有其一，已足被罰。如國家法律，死罪數十條，豈必盡犯；苟陷其一，遂可致辟矣；而士師於人負重辟者，豈曰其人有他善行而釋之乎？但在國法，雖悔不赦；在教法，圖改便免耳。故經云：有此愛主之德而作者，雖微易事，必得天上無窮之報；苟無愛主之德而作者，雖艱大事，必不可望天上之報。今有素不爲惡，徒恃此無根無據之善，自謂可得天福，則萬萬必無之理；蓋一疾在身，則血脉不關通，必滌除以去之；未去其疾，雖甘旨，悉無補於身矣；有罪在我，亦與天主不關通，必洗解以達之；未達於主，其德行，悉無償於後矣。或曰：聖教純修之士，其德行固高不可尚，其尋常寡過之人，視古所稱名賢豪傑，行事奇偉卓犖者，十不逮一；然論升天，則尋常寡過者，可以萬全；奇偉卓犖者，反無把柄；恐與人之德不相準也。答曰：有其善，喪厥善；聖教爲功，全在隱藏而不露；子僅目之爲尋常寡過者，安知非闇然內裕也？然縱使眞不如奇偉卓犖之人，則亦有説：蓋吾人升天，不恃自己善狀，而恃耶穌救贖之績，但以吾善爲往取之價；故救贖之功，譬則食也；善，譬則金銀也；千金之子，可以不死者，非金銀足以療饑也，謂貿易便也；若有種種善業，而不爲天主用，譬如擁貲巨萬，不以之貿食；彼善雖小，由愛主之心而起，譬如有百金者，專用以易粟；則巨萬者，必饑而死；而百金者，得食以生也。夫駕巨舫者，極力搖蕩，不過數武；乘流

揚帆，則一日千里者，托於風也。竭蹶奔走，百里而疲；乘騏驥綠耳，則周四極者，托於馬也。雖有多力疾足之人，徒涉不可以越江河；跛者有乘則過焉，托於舟也。善蹟雖微，而獲天樂者，托於主也。彼不知所托者，雖勞亦奚益哉？

又《拯世略說・聞教與不聞教者功罪有辨》 客有獻疑於予者曰：據吾子所說，則雖廉如伯夷，忠如龍比，孝如曾參，信如季路，不幸而不沾洗滌之德澤，不免爲下墮之人；而靡所不爲之士，一經悔洗，反可上升；天主之賞罰，恐不如是失公也。余應之曰：惡人而知悔改，視素不爲惡者，更爲難遇；譬如得已失之物者然。今有兩子於此：其一聰明正直，處置世務，皆極停妥，但終身不認父母；其一子生平狂悖，忽改絃易轍，依依父母之傍；則父母所愛，將誰屬耶？昔天主降生時，一學士有德者，與一不肖同入主堂。學士祝曰：謝主之異我於衆人也。衆人皆淫而我獨貞兮，衆人皆貪而我獨廉兮，衆人皆哺啜而我獨齋克兮。不肖者聞之，惶悚戰栗，不知所爲，不敢仰視，跪伏涕泣，求主宥其夙非。耶穌謂宗徒曰：夫夫也，入時潔，出時污矣；彼人者，入時污，出時潔矣。一原有善，以矜善而喪善；一原有惡，以悔惡而滅惡。彼學士者，原知謝主，但以滿恃，遂爲上主所棄；況久昧眞宗，徒矜己善者乎？故世所稱爲完善之人有三：一，不認主者；二，認主而未聞教者；三，認主聞教而不肯守者；故略言之。一，若人縱有忠孝廉潔之行，然於乾坤之有主宰，爲人之大本大原，則茫然不究；是人也，如四肢百體雖美，但少一頭；則世人之君子，天主之小人，必有不認主之罰矣。二，人無不善之行，雖耳不聞聖教之奧，口不言天主之名，而心則明見乾坤有主，掌賞罰之權，常存敬畏而昭事之；此不幸阽於無傳，而於超性之義未達，然因性之善未失也；如世而果有此成人君子乎，則主曰閔斯，必默爲之牖，啓其未達之義，錄於永賞之列；此認主而未聞教者也。三，人無惡行，又知認主，且聞耶穌所立之教，而傲然自是曰：彼所謂天主者，吾已尊而事之矣，彼所謂七克十誡者，吾亦且兢兢守之矣；何以洗滌爲？何以耶穌之教爲？則悖逆彌甚，主所棄絕。昔如德强國之人，皆素事眞主者，惟因不認耶穌爲天主，不肯服其新命，主遂命敵人滅其國，毀其城，殺其人民，幸得脫者，流徙他方，爲丐爲傭焉。夫世上之罰猶如此，則地獄之永刑何如耶？由此斷之，認主聞教而不守者，不如認主未聞教之聖賢也。且今不進教之達士，恃己自盈，決難逃乎永墮。客又進於予曰：據聖教臨死一刻，尚可痛改，過此則無及矣；故大善之人，少此一悔，必邀冥罰；有此一悔，必得上登；彼善人因負不認主之罪，但一刻之間，分升降，而置其前行不較，不幾寬於惡人，負於善人乎？曰：善始不如善終，故曰蓋棺始定，亦於末路見人品也。然吾人吃緊，專在死候；朝夕祈求上主，亦冀於此處提携。緣此時聰明昏眊，神情煉烈，未免惑諭魔誘；生平日習於善之士，猶懷此懼；況一生作惡，臨死乃克悔乎？萬一能如此，最爲難得。嗚呼，少壯迄老，滋行不義，期於頻死之頃，蓋厥前愆，不大危乎？所謂臨死一刻，尚可悔改者，特欲廣惡人遷善之路，使毋自棄耳。若人不知眞主，不論他事臧否，同爲天主所惡，就其初而言，善人之污少，惡人之污多；乃善人以無末日之一洗，而少污永存；惡人以有末日之一洗，而多污併去，則於此時衡較，自洗者潔，而不洗者污也；上主升之墜之，至公至當，豈負於善？豈寃於惡者乎？譬如兩人同疾，一甚危，一不甚危，但甚危者，求藥以治；不甚危者，委之不顧；則危甚者，反可得生；而不甚危者，反不免於死也。若已奉聖教而惡如故，天主謂之大辱名教之人，其罰倍重於教外之惡者。

愛德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爲善不可以無所爲》 聽其言，高妙而可喜；求之而實不可行者，無所爲而爲善之一說也。夫無所爲，則滅意矣；大學教人誠意，亦禁其僞者耳，豈併其意而滅之耶？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既見其外之善行，悉其起念之若何者，豈非問其爲善之心，果何所爲哉？故爲善，非但不可以無所爲，實不能以無所爲耳，而但當於所爲之中，辨其公私。即如學問者，惟志在干祿，其志則鄙矣；若欲聰明德性，日

進高明，則自屬美意；苟使並此念而去之，又何事學問乎？孝親者或以之沽名釣譽，或以爲有利於身，此其私願矣；若欲得父母之歡心，與期盡人子之職，則其發願乃正大矣。然欲得歡與盡職，此二念者，獨非所謂爲也哉？故行一事，必有所以行此事之故；制一器，必有所以制此器之意：制釜者，將以爨也；制戈者，將以禦也；農夫力田稼穡，期於有秋；商賈蒙霜犯露，期於幾倍也。故爲善之志，約有五等：動於利而爲善，與動於名而爲善，所謂醜意，污其善行也　好仁之美而爲仁，好義之美而爲義，此從德美起見者也　以爲善則加妍於吾性，不善則加嫌於吾性，此從心性起見者也。若最上最美之念，惟在爲天主而爲善：以爲凡吾蒸民秉彝之良，皆由生我之意，一切修爲，皆從惟恐獲罪於主一念起；故愛親，亦徵其愛天主；愛君，亦徵其愛天主；博施濟衆，亦徵其愛天主；克己忍欲，亦徵其愛天主；此則心心息息，與上主相關通，而爲眞主之所欲報也。苟不於此起見，則汎汎漠漠爲善，亦何與天主事，而天主報之哉？譬如有人於此，爲我而盡心竭力，我則酧之；若爲他人而盡心竭力，吾豈代他人酧乎？故我等教士，但當以愛天主之心，行愛天主之事，一念，一言，一行，惟期仰翕上主之旨，而美報待其自至；此心從愛天主而發，則其所爲也正矣。若曰我善，則天主且賞我以天堂，否則天主且罰我以地獄；此心從畏天主而發也　畏與愛，高下殊等已

又《拯世略説・愛仇復仇説》　犯而不校，横逆自反，洵成德之粹語也。且天主垂訓，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有不計之怨，毋有或遺之德；而甘受屈抑於世者，必大蒙振拔於天也。或見七克中，有子被殺，母反縱其仇者，遂疑聖教同異端之寃親平等；不知史冊載及此事，以見如此大仇，尚且忍得，彼小怨而終日介介者，何慘刻之甚也。且人之被殺，未有無因；如有罪而被殺，似不必圖報；使無罪而被殺，不特國法有三章之約，更難逃天主之刑威也；何必爲私自復仇之舉哉？或曰，春秋大復仇，獨不曰，春秋嘉釋怨乎？且不事復仇，總由愛天主之情而發。彼人終日獲罪於主，主猶愛之而不加滅；彼獲罪於我之事，較之獲罪於主者，不啻萬之一，奈何欲必反乎？雖爲我之所仇，尚爲主之所愛。經曰：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吾時時負罪債於主，猶求主之矜宥；他人偶一負我，遂至不能釋乎？故吾主有言，我於人罪一一計較不置者，天主於我罪亦一一鞫治而不赦也。大約居上者貴盡法，平等者貴含忍；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以德報怨，雖曰，無以報德，而寬深之仁，亦不失爲君子，宣尼豈無所取而言之歟？奈何今之人，侈言不共天，不反兵，竟不問心於平日，事親事兄之道何如？甚至眞有仇不共戴，義不反兵者，或爲權勢所撓，或爲阿堵所誘，未有不甘爲共天，欣然反兵者矣！何獨至於天主教人而疑之哉？可慨也夫！

哀矜

綜述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二上《教規・十四哀矜》　一食飢者，二飲渴者，三衣裸者，四醫病者，五舍旅者，六贖虜者，七葬死者，此爲外哀矜。一啓人愚蒙，二勸人爲善，三規人過失，四慰人愁苦，五恕人侮辱，六原人弱行，七代生者死者祈禱，此爲內哀矜　瑞士國巨尼法人杜蘭德創設紅十字善會，專救交戰時受傷之人，若者醫之，死者葬之，所議章程有教士必視同局外國人之條

藝文

徐光啓《哀矜十四端箴贊》　大道廣淵，厥旨惟仁。藹惻肫祥，情現於愛。愛主之實，徵諸愛人。愛有哀矜，或形或神。以富拯乏，以智濟愚。弗私上錫，益來天祐。彼此罔知，天人殊視。棄擯元元，鍵戶頂禮。德之不馨，繫主誰欵。

守貞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禁妾守貞之訓》 有以不娶妾之說語余者，謂若是，則釐降二女，亦吾子之所深斥歟？曰：奚止於舜？凡古之侯王，固有一娶九女，一娶十二女之禮矣；然天下之事，有不待教而知其罪者，如殺人貪淫之類是也。但耶穌未降，未有明訓；既有明訓，則斷斷不可犯矣。或以爲無後不孝奈何？不知得子與否，不在有妾無妾，縱使必因妾得，亦所謂得之不以其道也。得子猶在位也；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況聖賢者，循性者也；循性者之訓不可違，況天主自立之訓哉？追原始造人類，一夫一婦，允合情理之中；後人淫願太奢，強借無後之說，以肆其淫惡耳；甚至有棄正耦而愛嬖倖，遠家室而比頑童：此，上主所痛惡，而舉世習之，不以爲非，何耶？若西士之守貞不娶，不特奉天主之訓，其關係於天下生死安危亦大矣。絕一身最難絕之欲，以救萬民不可窮之災：一者司大祭，非守貞不能；耶穌以其慘難，仰獻大父，以消威怒，以激矜憐，下民有罪，得不遽罰；每日彌撒之禮，司祭代耶穌獻也；無守貞則無祭禮；上主震怒，降殃速矣。一者聽解罪惡，非守貞不能；人雖修持甚密，而不有大過，必有小疵，縱免行愆，或得心違，必告解始脫；無守貞則無聽解，而人俱爲下墜之品矣。一者遠游敷教，非守貞不能；婚娶之人，上顧父母，下顧妻子，自然不容離家；則四方之人，誰從聞天主聖誨，改非易俗，而升天國乎？一者耐習大勞，非守貞不能；凡司教者，視民如子；一有疾病瀕危，不問風雨晝夜，寒暑遠近，竭疲以赴；或游他方，經奇險狂濤；過赤道之炎熱，人物俱腐；經北極之嚴冷，坐載冰舟；非眞元不鑿之人，概不敢冒此苦矣。一者通徹奧理，非守貞不能：性天二字，義極玄微；昏人聰明，莫如女色；自二十迄三十餘，又嗜欲更熾之年，學習工夫，正在其際，一經娶妻，不惟明悟易昏，理不能達，而早暮搆思，殫精竭神，亦且身邀短折；故博學大智，十七皆不娶之士焉。若乃性孤僻而不婚，沽名譽而不肯婚，或異端滅倫而不敢婚，皆明拂造物主生生之意，誠無足取。顧不婚不宦者，人猶美之；況西士之守貞，大利於四方萬民者哉！

紀事

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羅子與講解經旨，覺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爲難。蓋先生獨有一子，而未得孫，意欲納側室以廣嗣也。羅子不許，曰：『有子無子，一憑主命，烏可以此犯誡？』先生躊躇久之，毅然堅決曰：『嗣可無，誡斷不可犯，惟聽大主所賜耳。』遂欣欣受洗，守誡甚堅。天主鑒其精誠，越年即得孫矣。至今諸孫繞膝下，迨曾玄奉教，濟濟到堂，如層簷然。愈知大主福善，不獨於其身後也。

靈修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下《自省自責無爲爲尤第七》 吳大參昔於白下問余曰：『貴教坐功否？』余曰：『吾輩爲功與俗功異焉。吾所圖者，蓋在神魂，不在形身。』吳子曰：『既神，則無有衰老，自得常生，何以功爲？』余曰：『夫人體貌屬形，至壯至老，日漸衰減；智、志屬神，至壯至老，反更強確，足徵神不可殺，不能死滅矣。吾因其常生，謀其常善，永安無虞也。常生而苦辛，毋乃常死乎？與其常死，寧速死乎？此功所爲用耳。』吳子曰：『善。然則功在行，不在坐與？』余曰：『坐、坐而默繹之，以擇，以定，以誠，以篤用，果其行也，且行有二等，有出於身外，有留於神內，留於神之行重

矣，而神之行，於坐時固可行焉。

吳子問善神之肇端初功。余曰：夫初功者，每朝時，目與心偕，仰天籲謝上主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刻刻處處所思、所談、及所動作，有妄與否？否即歸功上主，叩謝恩祐，誓期將來繼續無已。若有差爽，即自痛悔，而據重輕，自行責罰，祈禱上主慈恕宥赦也，誓期將來必改必絕。每日每夜，以此爲常。誠用是功，自爲己師，自爲己判，日復一日，無奈過端消耗矣。

吳子曰：功哉功哉！自爲己證，則過不及辭，況文罪與？自爲己判，則不欲欺己，豈待外人諫責焉？先治內心，次攻其表，於言於行，則功得序，得全，得實，愈如靈藥，必效不誤也。夫百人百罰，不如獨責。君子慚懼己知，甚於人知之，所謂自知，則萬證矣，殊乎小人，惟念人知，是愧，是憚耳，其於行也，不圖善，惟圖隱矣，縱可欺人，使之矇曰：是也是也，而夫心之良，隱隱心聞，若或警呼曰：非矣非矣，孰能強喑而已之乎？則莫如當夜時，晝事已畢，燈已滅，追求檢察一日之事何如，且詔己令詳審責問，今日嘗治心之何病？禁止何欲？洗滌何污？改變何醜行？今日移幾步於德域也，夫身今日善於昨乎否也？茲功行，則怒心可滅可除，惰心可振可翌，慾心可懲可化矣。且既自知自省，又日日常追至天理臺前，從公審判，即此諸種妄念不敢發也。自貶自褒之後，固可盡夜安臥無慮焉。第此功也，精矣，美矣，得至無過，便已聖人，何謂初功耶？

余曰：去聖人猶遠矣！是者初功，又有初之初、中、末、三也。蓋凡末行道，而立志行之，其始事猶混濁，未得便澄，惟戒其大非耳；既聊進，方克省其非也。至近善地，乃察細微過者也。譬之如泉，久淪濁，欲清之，先除其粗石耳；水已靜，方可視小石去之；水既澄，則其眇末土沙，沉居水底，悉可睹而汰之矣。此三者，皆掃除之役，屏棄諸惡耳，未及爲善也。吾曾久作前功，進於此，則兼起行善之功，行善精美矣。行善者，於念、於言、於行，非惟審有妄否，猶察夫既有善否？未有善，則自悔自責，如犯誡焉，此時又以無善爲愆也。至善盛，乃可入聖人域也。

吳子曰：信夫聖德雖無惡，及其成道，尚在爲善。貴教作功，一在誠實，斯途轍顯然，程效不虛矣。惜今之俗，淪染佛乘，云空尚無，則論道者一秉高玄，無翅飛天，乃人之所不能行矣。但論，以論不以行，故不顧虛實。子談道以行，即所談者悉可效於事也。然嘗聞志仁無惡，無過失乃近仁也。無過失，曷爲與聖人遠乎？

余曰：茲者能無疵誰乎？齋舍中人與物一一蠲潔，而日掃日除，垢何居？風中難免塵埃也。故在本世，德雖高，前功之箒，不得暫舍手也。縱設有人，了悉掃除諸等醜咎，而於聖人之域邇乎？農夫既易田者，猛獸已驅，荊棘已拔，野草已燼，瓦礫已脫，地形已平，而無所種藝，是近上農乎哉？子有傭僕，以應家役，彼未嘗竊主財物，未損家械，不擊子嬰子，不博不酗，而日惟游閑坐臥，一切不爲，子以爲是僕善乎？不肖乎？總總生齒，皆農夫，皆僕役，爲天主所傭，以治此道之田，以寅亮上主工也，必欲收投而獻諸主庾，必欲行其投而充本職也，豈嘗望不爲非禮耶？今也全德之君子罕見，則非但無過，能寡過即目爲賢爲聖焉，世衰故耳。吾天主大教，論人罪惡，凡有二端，一因不善之有，一因善之乏，俱可悔也，俱可勉也。

吳子曰：談愈微愈美矣！可知凡人無爲於善，即有爲於惡，兩者等乎。蓋凡善，吾力所能行，無非吾分所當爲矣。若此審已也，進道無疆矣！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神功萬不可已》

有謂存心養性，所以事主；我教中誦祈瞻禮，俱屬粗迹，可不必爲。予嘗聞利西泰之說已，事主之功有二：一者，以行事仰合天主；一者，以心神默與天主晤契；行事合天主，即存心養性之謂；而心神默契，非徒對越而已。蓋人之心，必有所寄。不寄於善，即寄於惡。置其心於聲色貨利，則日進於邪慝；寄其心於道德仁義，則日立乎高明。天主者，道德之源，而仁義之海也，我以此心日洽焉，誠日入於善之機矣。況爲善去惡，多恃上主寵綏，人惟自恃厥力，是以行而多蹶；誦祈者，所以乞寵綏於上主也。且誦祈之中，有爲君父祈者，則即以動我忠君愛親之心；有爲天下萬民祈者，則即以生我民胞物與之思；有爲我仇祈者，

則鄙以衡我情恕理遣之量；有爲已死祈者，則鄙作我存順沒寧之想；遇難而祈忍，則益固我堅貞之力；得意而祈佑，則隨絕我驕溢之端；有過而祈赦，則彌進我遷善之志。且祈忍祈勇，祈謙祈勤，祈畏祈愛，祈信祈望，當此請禱之時，即是力行之始，則又有恭敬天主之文，情慕天主之文，畏懼天主之文，瞻怙天主之文，稱羨天主之文，感謝天主之文；稽首誦經之際，彌全昭事之功。夫人心所欲爲，力或不副，上主所祐，無事不得；故眞心籲主，非徒見之空言，實能邀主福庇；則不出戶庭，而德日成於己，功日加於人矣。且天下之善，莫大於和，而不善莫大乎不和；合則情密，和則相愛，相愛則視人如己，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合則疎，疎則不和，不和則相惡，相惡則專己自私，而忮妬殘貪，無所不起；是故有瞻禮之日以致衆，又有聖會之期以相萃，互相講解，勸勉效法，以合致和，和致愛，愛致種種之善；而會遇時，司教闡經談道，半語隻言，皆補助身心之藥石。遇諸主日，則思化育生成之恩，因念我即竭力致命，不足仰答毫末；況一切誡命善事，可不守乎？遇聖人諸瞻禮日，則思彼亦人也，能自克修，成此巨績，萬世而下，敬事若茲；我獨不可猛厲前進，使盛德至善，法彼攸行乎？是故教中之規，瞻禮有單，修會有所，早有課，夕有禱，誦念有珠，總牘有經，或默想，或神領；總之息息念念，期與上主通洽，以成就德行也。若夫習異端之作用，誦悖理之空談，匪直無功，罪難逭矣！

紀事

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夫人萬善之根，在默與上主神接。利子嘗默默對越，以沾神力。且每晨默道數時，所得上主默啓者，即下筆記之，以不忘主祐。漸而成帙。至今諸會士多喜熟玩，領其訓誨。即儒略讀之，亦時有醒悟也。默道後，虔恭行彌撒禮，切祈所懷，務沾主祐。又每日誦經，贊頌天主七次，昕夕嚴審其私，毫不自恕。薊北天寒，卧不重褥，時用木枕。至所被之衣，不請更易，亦不問。蓋其心惟道德是樂，故輕肉身而粗視之耳。

告解

綜述

楊廷筠《代疑編・答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條》 問：有罪必罰，理無虛赦，故天主寧身受刑，代人贖罪，何其嚴也！今西教所稱撒格辣孟多謂奉其教者，即得赦除諸罪，何其易也！設遇狡者，知有此法，儘力爲非，然後求解，解訖又爲，不幾以解悔爲戲侮，而與於不仁之甚乎？曰：是皆不然，前後皆主命，毫忽無差焉。先之代贖，特爲贖始祖所遺之原罪，即壞性之根，造罪之種是也。奉教者，賴十字聖架之恩，其罪可免；而既免之後，能保人性之不復汙染乎，再犯而無以拯之，則既醒復迷，已超復墮，救世前功，終必盡廢。耶穌親定教規，又爲將來人類，更立一法，即撒格辣孟多七端；其中有名拔第斯摩者，是初入教時，付以聖水，洗其從前之罪；又有名白尼登濟亞者，是既入教後，或再犯誡，聖水不可復領，前功又難盡棄，則容人痛悔，永不再犯，審其意念果眞，則爲之誦經以解之，並責其躬行以補之。此耶穌所定之法，萬品受成，如是者，能解乎？不能解乎？迨耶穌升天，又於宗徒中，選第一聖德者，代居己位，即爲教化皇，位在國皇之上，代代傳賢，有官天下之風，迄今千六百餘年，無更易焉。既是天主所命，又第一聖德，則依法解罪，非教主贖之，天主贖之也。如是能解乎？不能解乎？教化皇止於一人，豈能傳教萬國？則又擇聖德副己者，立爲畀斯波，畀斯波，又擇極有學術，極有行誼者，命爲撒責爾鐸德，以行教於萬國。入中華者，如利瑪竇，以及後來諸會士，皆中鐸德之選者也。其人皆教皇之所選擇，其德即天主之所簡在，依經依教，爲人懺解，非曰吾力能脫，恃天主有命云爾。如是者，能解乎？不能解乎？既一心求解，誓不重犯，已先改除矣，猶必量其所犯之重輕，或令刻責自己，或限出財濟貧，或虔誦經，嚴齋戒，以勤苦其身心，使人常念解之非易，犯之亦不容輕逭也。

或曰：佛教中亦有懺悔經，有拜懺法，與此同否？曰：不同。凡懺罪，要先自求諸己，要祈天主寵佑，要遵告解定規。三者缺一，罪不可懺。今不責人定心，亦不專懺某罪，止沿襲舊儀，徇情陽奉，其內垢隱愆，通未舉以對越，是輸情伏罪之小耻，尚嫌不爲，望其一斷永斷，盡改前非，斷無是理；故有跪拜終日，懺禮已畢，茫不知所懺爲何事也。是謂增罪，非云解罪。及至所靠福力，則梁武之懺經，所奉導師，則無行之僧徒，其能解，與不能解，必有以辨之。欲與聖教等類而觀，恐亦大謬不然也。

問：人果定心爲懺某罪，罪可消否？曰：此當全以理論。凡人未領聖水，其舊罪必多，既領聖水，其新罪必少；罪少，故明知某罪，歷歷在心，自不能懺；若洗之而罪猶多，罪多而冥然不知，是不檢點身心，率意犯誡，不但前功盡棄，其罪甚於不在教者。惟人定心省察，歷指某罪，愧悔悉吐，更無不實不盡之處，即此一念，全與天主相合，天主寧得不赦之？若云知有此法，解而又犯，犯而又解，以解犯爲戲侮，即此便是極大罪惡。如解罪時，果明言之，必痛悔改之，安得再犯乎？不信者設爲異論，妄相駁難，果以眞信入門，雖甚惡人，無敢作此狡獪者，請姑試之可也。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義人之罪微罪》 所謂義人者，信愛天主，被服其教，時省時悔，時解時補，不使罪積於躬者也。此等之人，兢兢自持，大過恒鮮，然偶陷落，則一念之衋，一言之失，一行之尤，時或有之，而人遂非之曰，此亦有罪人也；罪若當罰，彼且蒙罰也；罪若獲赦，我亦獲赦也；是烏知其不可同日語哉？彼人有愆不悔省，而義人者，有愆即悔，力求去之，譬如鏡然，雖同受塵障，然一者時時刮垢而磨瑩之；一者任其昏而不顧，受蔽雖同，而後之明暗，必有判矣。今夫器之貯油者，積垢四面，投之於火，則旋焉光潔；義人愛主熱心，若火熾烈，雖有小疵，如微塵入熾鼎，無不消滅者矣。衣或垢穢，濯之以江漢，無染不去；告解之功，亦滌罪之澄淵也。故經曰，時雨自天降地，以樂農心；罪人之淚，自地戾天，以樂主心。彼朝夕嘆息，涕泣於主前，以祈宥者，固吾心之時雨也。世乃有吾奉教之士，或恃有告解一路，隨犯隨解，而復隨犯，且奈何。此亦不思之甚也。夫告解去罪，猶藥去疾也；有疾雖可藥愈，而無疾，不尤益乎？然人身萬不能以無疾，故爲劑治之方；人心萬不能以無過，故立告解之禮。若曰，告解爲易陷之招，喜方藥爲得疾之媒哉？一罪在身，已經痛告，主雖免其永罰，亦恐入煉罪之獄，以鍛其渣滓。此處之刑，與永火之慘毒無異，所異者有盡耳；過大與多者，其煉久；過小與寡者，其煉速。總之上主報人，纖息必究，怙終則永罰，悔改則暫刑，惟無過純善之人，乃能直升天域；不然，則勞績美功，亦可補償煉苦，補之不足，則入煉耳。故告解一條，乃於既落之後，爲斡旋之法；非於未陷之前，先開苟且之門；且不徒爲善惡相渾者，啓其便，並爲百密一疎者補其隙。聖經云：義人失陷七次。義人尚且如是，則下此者，小過時時不免也。小過不除，終爲上達之累，必解而去之，方能誕登天國，固無疑者。然則元惡巨憝，即悔亦可以得赦乎？數犯數悔，而亦可數赦乎？夫罪雖大，如果眞悔，必蒙赦宥；此天主一定之律也。但惡極罪大者，心志迷惑，罕能知悔；設有此等之人，如古之窮奇檮杌莽撰檮溫盜跖秦檜等，果能悔過，亦可蒙赦升天；然克悔，則必追恨無極，猛勵前進，反勝於平日自稱無過之人；數悔數犯，斷不其然；所慮時解而時不能絕者，日用言念之間，少差違耳。然人奉教以後，視過反多於奉教以前；蓋前此冥冥昧昧，不省不察，有非莫覺；今則考核甚嚴，細微畢現，知過，正聖功也。若夫世俗之士，作一云善，亦有心生懷悔者，而此情不爲天主發，則亦何益之有？又往往絕大重罪，習俗相仍，不以爲非，漫不知悔，斷不克蒙赦於主也。

聖事

綜述

朱宗元《拯世略說・聖事寓奧於蹟》 天主降世，定教人遵行之七禮，謂之聖事之七跡；其外儀甚淺甚略，世俗見之，不笑則異，不知此正造

物玄機，非人識量所能測度；其精義，非悉通格物窮理之學，及超性達天之學者，不能盡解也；予亦聞其粗而已。今即粗中之略提之。所謂七事者，一曰領洗　將入教者，立於堂之外，示向者未事天主，尚在門外人也　乃代父率之；身必以父生，茲稱代父，示向者靈魂以罪如死，今始生矣　於是以吉之聖者名其人；示爾名既易矣，今之爾，非向之爾矣，當毋習於舊矣；又欲法彼所爲，更祈之代請天主，爲我介紹也　以鹽付使食之；百物和之以鹽則固，且有滋味；授以鹽者，示天主之訓，眞切有味，而更堅其心志，俾不壞也　然後引之跪於主前，又以油畫十字於額，於項，於胸；於額者，開其明悟也；於項者，壯其毅任也；於胸者，正其愛欲也　乃俾之追悔前非；悔訖，乃受洗，其辭曰：某，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凡以水滌額時，誦此數語，其水遂有赦人夙愆之力；示外以有形之水洗其身，內以無形之聖神洗其神之夙染也　乃舉白帨以覆之；示受洗既訖，靈魂蠲潔，如此白帨然；顧帨欲善保，不然則復污之矣；惟性亦猶是也，可不密爲防束乎？　又舉燭使持之；示受洗後，心性光明，如此燭然；顧燭欲善覆，不然則風滅之矣；惟心亦猶是也，可不兢兢保持乎？　於是拜手稽首而起　天主赦人前非，專恃此心悔改，必立領洗之禮者，一則所以別於教外之人；一則示罪惡獲宥，不恃自己之力，而全依天主之功也　二曰堅振　西土有佳木一種，生美油以塗人身，則肢體堅固；其油聖過付人，示外堅其力，而上主內固其神也，故其禮謂之堅振　領洗者，譬以發散之藥去疾；受油者，譬之服補劑也；蓋天主命之如是，不論何物，能力隨生；水遂有滌心之量，油遂有鞏性之能矣　三曰告解　入教之後，復有過愆，或言，或行，或想，則免冠跪於司教之側，悉吐所犯於其前，司教代主釋之，而命之以補贖之事　人既獲罪，雖痛悔願改，必告解者，欲人羞告，則必羞犯；當羞於未犯之前而不犯，不當羞於既犯之後而不告；羞犯爲恥，羞告爲匿非　二，欲見其無護過之心；天主固無所不知，人有過而但不敢欺天主，豈謂之不自匿？　惟直吐於司教之前，而絕無所隱，則直不護其過者也　凡領洗，受油，告解，必先之以痛悔誓改之心，望赦之願；若無悔心者，則雖洗雖解均未蒙赦也　凡阻於勢而不獲行二者之上，則以愛主眞悔，亦能獲罪之赦矣；勢可以行而不行，雖極悔於心，不克邀宥也　凡領洗，受油，一生止可一舉；告解則日行之而不碍也　四曰領聖體；古教祭天主也以羊羔；今祭天主也，以耶穌體血；所謂體血者，耶穌受難之先一夕，衆徒咸聚，乃付麵餅而囑之曰：汝食，此即我體也；復酌葡萄酒而授之曰：汝飲，此即我血也；蓋萬物變化悉聽天主之命；命餅爲體，則遂爲體矣；命酒爲血，則遂爲血矣　故今祭上主，惟以酒麵餅二物；司教者代耶穌之位，誦其言，則餅即爲體，酒即爲血　明此理而無大過，可領聖體焉，然天主不顯其容，而隱於麵酒之形；主欲降臨愛主者之胸中，而與之相洽，使顯本像，則人必畏懼而不敢領；且吾主聖躬，無極光麗，人未升天時，匿不欲令之見也　七事皆屬奧理，而此一端，尤爲深妙，須專書備論乃曉，茲不多述　五曰臨死終傅之禮；以聖油畫五官，即蒙天主提拔洪恩矣　六曰品級，即教中以官師撫治人之神者　七曰婚配；凡夫婦交拜前，邀親友同詣聖堂，請掌教於大祭時，行降福焉　此七迹，乃人生升降之權衡也；不然，雖有絕倫德行，亦難望上升矣

苦行

綜述

楊廷筠《代疑編・答謂窘難益德遠於人情條》　問：喜順惡逆，人情之常，即古來聖賢，不遠人情，患難之來，不得已受之，非有擇也；今西士言之津津，似擇而取之，毋乃矯枉之過乎？　答曰：不得此解者，難與進道，溺於世味者，難進此解，幸承明問，請就而晰之

夫人世有何順逆，只緣有身，是以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欲安佚，得之即謂順，不得即謂逆，順即謂之福樂，逆即謂之窘難；豈知此皆形軀分事，靈神不與焉　靈神所司，仁義禮智之道，大都與形軀相反；形軀之所便，必義理所不安者也；義理之所宜，必形軀所不樂者也；故聖人每外形骸，便不得自專，制血氣，便不得過逞　且將降大任，必先勞筋骨，餓體膚，行拂亂其所爲，以堅其德性，而增其不能；則窮難之中，有大利益，在天與聖賢之所共珍者也　要之患難之來，聖賢亦不視爲窘迫，應之無策，當之不

境，方可謂之窘迫。聖賢視逆境是實境，處逆境之功是眞功，孔之蔬水，顏之簞瓢，皆謂之樂；殷順者止一富貴，而貧賤患狄患難，乃有多途，爲仁者不去貧賤，而造次顚沛，不違終食。世間有順，亦有逆，逆未必非美事，程子者不得其解，往往棄而不取，寧思金非鍾煅不精，玉非鑪瀹不粹，鏡非磨擦不明，藥非瞑眩不瘳疾，農非晨耕暑耨不收穫，商非宿水餐風不捆載，士非屈首寒窗不成名，將非捨身疆場不封拜，矧生死何事，欲升天堂何究竟，可以未經磨煉，僥倖萬一哉？

夫不覈躬行，止騰口說，何人不聲律乎？不涉世緣，止枯空寂，何人不靜定乎？一生履順，不藉營求，何人不止足乎？一遇事變，而猝不及圖，本色悉露，有明知不可，而物重我輕，不能堅持，於是盡失故我，止足者，亂營矣，靜定者，禁攖矣，聲律者，背馳不顧矣，人不由事煉，事不由窘難煉，皆屬僞德，縱議論高青天，事功揭白日，不過人世間作一名流，青史中標一顯迹，謂於聖德有成，天國有分，未敢許也。鍮石似金，烈火試之，即成灰燼，碱砆類玉，良工眡之，不異凡石，患難者，試金之烈火，眡玉之良工也。故經曰：窘難者，天國所無，其價甚貴，又曰：市天國者，艱難而已。言之似拂人情，而欲求超性之榮業，非勵超性之工夫，不可幾也。故此種學問，與世俗言，非嚼蠟，必充耳，而眞心爲生死者，得之如獲異珍，守而弗失，初以信而得佑，既以佑而益信，謂之益德，實自試其必然，非關師說也。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輕棄世福爲先》

客有謂予者，謂禍福予奪，出於天主，何不使事之者，蒙富貴福澤耶？余曰：子以爲事天主者，將求富貴利達耶？殊不然矣！夫世福者，善人處之，惡人亦處之，非天主所以報我也。且爲善者，必先正其志，志在富貴利達，則立念已差，所爲之善，悉自私自利之情耳，烏足尚哉？夫奉事眞主，豈遂得位乎？豈遂多財乎？豈遂吉祥如意乎？豈遂聲名騰達乎？似與世俗之人，無以大異　不知此世者，冬日也，後世則春日矣；冬曰百卉凋零，草木之有生意者，與無生意者，總不可辨；迄於春至，則生意具者，萌芽滋長，無者不過砍伐爲薪，以供爨炊而已　人在世時，事天主者，與不事天主者，亦無以辨；迄於既死，一者登化光之天，一者仍冥陷之囚已　且世福之念，最壞人心，阻喪善德，必富而後可，則掊克攘奪，不足以厭其心，必貴而後可，則停進僭竊，無以激其耻；必得名而後可，則嫉世諛民，不足以章其術；其未得之也，有羨心；其既得之也，有傲心，得之而恐其復失也，有畏心；不幸而一旦喪之也，有悲心；終其身爲四心所奪，尚有清虛之衷以趨道哉？而貪想所使，無事不爲；或蓍蔡庇於五行風水，或占終身於星相夢卜，或乞福佑於野廟天星，種種奇狀凝態，皆世福一念孽之矣　夫身處巍峨之勢，何如神靈不屈於物欲之足貴也；家藏陶頓之饒，何如中心充足乎道義之爲富也；外有赫赫之聲，何如隱微爲上主鑑歆之可悅也　古之君子，但恐以權勢在己，生其驕態，其履高位也，如登危梯焉，但恐以積貯過多，府蓄章怨，其處富厚也，如居叢刺焉，但恐以諛聞動衆，喪我眞德，其避虛譽也，如避盜賊焉　故有辭爵棄位，遁世潔修者；有散貲於人，以儉約澹泊終其身者，有埋名剷跡，閑然不章不露者；彼視一切美利榮華，威聲勢耀，庸夫俗子，艷心眩目者，如草上露，日出遂晞；如枝上花，朝榮夕隕；如鏡中像，一掩不見；如夢中境，一醒輒空；得不得，何足以係二心哉？乃以不獲富貴吉祥，爲聖教無效驗，洵謬人之識也哉？

又《拯世略說・受苦爲大吉祥》

異端妄言以誘衆曰：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　今誦其經而祈請者衆矣，試問果得其所求否？乃不悟其妄，終身信之，何也？若聖教則異是：彼官位男女長壽，操於上主之手，求之良易，上主亦不之吝，然而學道之士，不之求也　求勝世禍，不致失望；求賜愛貧之德；求賜一切忍受患難；求賜輕忽世界，若已死亡，不變在世虛妄之福，故曰窘難者，益德之資，又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又曰，市天國之價，艱難而已；苦患礪德，如他山之石礪玉也　今夫金人於火，雖有焚灼之形，然經煅煉而益精矣；水過於峽，雖有束縛之勢，然經抑遏而益迅矣；吾生之頓挫險阻，亦融性之火，騰德之峽也　自古在昔，成大德者，恒不辭苦；其甚者，委命證道，或剝膚鑿眼，或火炙鼎烹，甚或倒懸橫截，或碎體分肢；其次亦被撻被貶，被辱被訕；又其次奔走勞疲，冒犯寒暑，甘受饑渴，衝歷風波　至有一生慶譽，不逢拂意之遭，則遂擯天主棄我也，乃自取苦焉；或避家野處，或辭世御華，或露宿仰籲，或亦日

詭譎，或被棕束棘，或揮鞭繩撻，其於一切苦患，不惟不去之，且受之；不惟受之，且索之，故凡疾病坎坷，貧賤困頓，譏侮勞役，種種不順之境，悉以爲上主玉成我德之具，欣然忍納；而遇人之非道加我者，亦不生報復心，惟益勵我德也。夫世上萬端罪惡，皆自厭苦始；萬端德行，皆自茹苦始。厭苦，則有非分之願；當其得之，則有恣睢之行；若使不得，日抱怨望之心，恣睢，則爲淫爲奢，爲驕爲逸，怨望，則爲妬爲爭，爲竊爲亂。苟能茹苦，雖湯火白刃，可前蹈也；驚濤絕澗，可履冒也；監門臣虜，可安作也；凍饑勞頓，可寧耐也。若而人者，臨難不避，見利不動，立朝則直，臨陣則勇，財不苟取，名不苟得，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居上不驕，爲下不諂，孟子不云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云云，增益其所不能？夫升九天之上，侍大主之側，友神聖之羣，享無窮之福，所謂大任孰過於是？而可不經苦煉，泰然安受也哉？故曰，爲主而死者，乃是常生；爲主而貧者，乃是常裕；爲主而失位者，乃是常貴；爲主而流竄者，乃是得其本鄉；爲主而勞苦者，乃是常安樂。世亦有肯受苦之人，而所爲一非，竟等無用，吾甚憫之，而思有以救之也。天之生斯民也久矣，生民悉大父之子，則誰非我昆季者，而觸目所覩，不達者十九；予用不勝悲惋，而無攄欲絕也。或曰，子何言之過也，普世豈無善人哉？而皆下墮耶？曰，試令諸人們心自思，生平果無一過失否？果有過失而哀悔洗滌否？縱教於人前大言無過者，必不敢對天主言無過也；若是，則吾言豈過哉？人生不能無過，過而不改，罪遂著矣；猶身不能無病，病不求醫，病遂危矣！或曰，舍此間相傳之道，而取外夷新立之說以救過，不亦悖乎？曰，方家之藥，強半自海外載至者，苟可與病相濟，豈曰，不出吾邦，而不取乎？地有華夷，天無彼此；庶民相見，則曰，子某郡人也，我某郡人也；自帝王觀之，咸屬統蒞之百姓矣，予不操帝王之心，而存庶民之見，宜乎以地自隘，不以天自廣也。或曰，夷之一字，終難消受。曰，大舜亦消得東夷二字，大禹亦消得羌字，由余亦消得一戎字；所謂夷者，特以地遠言耳；不然，則以聲名文物自矜耳；如徒取聲名文物，則後世之紛華靡麗，豈勝於羲農之不衫不履？娼優之珠玉錦繡，豈過於孝弟力田，鄙薄無儀哉？且如吾吳越之地，昔未嘗入中國版圖也；被髮文身，昔未嘗衣冠文物也；至於文明極盛，豈得亦謂之蠻邦而不重哉？況所稱大西歐邏巴者，文章學問，規模制作，原不異吾土也，聲穀畿甸，地之華也；五萬里外，地之夷也；克認眞主，修身慎行，心之華也；迷失原本，恣行不義，心之夷也；不以心辨而以地辨，恐所謂謹辨者，不在是也。若曰，界限截然，則雖兄弟既分之財，猶不得侵，而況於他國哉？若泛漠九萬者，非特心不利我土地，並其勢不能代此居守也。予觀西士之居於此者，無求於人，不競於物，世人往往恨妬譏訕，甚至欲擊欲殺焉；則以所傳之道，所晰之理，多觸人隱慝耳。世俗所甚信者佛老，而毅然斥之，則拂人情矣；世俗所重者淫祀，而毅然斥之，則拂人情矣；世俗所甚嗜者美色，至富貴之子，嫡媵偏多，孤童之好，更遍家室，而毅然斥之，則拂人情矣。嗚呼！俗疾既深，施以對疾之劑，固宜有瞑眩之勢，然雖至於欲擊且殺，不能不加服焉者，西士教人事主，大原所在，良知有不容泯滅處，而諭人於善，平旦好惡，有未盡牿亡故耳。或曰，以子之位卑而力微也，乃欲胥天下而易之，不亦難乎？曰，苟得上主之意，位雖卑，力雖微，自可以有所爲；不得上主之意，縱位高力大者，恐不能遂其志也。夫天主轉移人心甚易；然或善或惡，且聽之人而不強，吾安敢以強天下？但夙志所矢，則願人人同認大父，得返本鄉，盡我昆弟之職耳。顧天地之內，善人雖多，亦自有不可化誨之流；使無此等，則地獄爲空設矣，地獄不虛設，此等固必有也。昔吾等主耶穌有言，以善語陳惡人前，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污之。主教之珍寶，吾豈敢謂世旦必踐污也而不陳哉？然予則用是甚悲也！悲夫！種種之理，極明之，而極能言之，而猶不能悉體而盡行之也

齋戒

綜述

利瑪竇《畸人十篇》卷上《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止蔬果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敝國，中國自三代以前，佛教未入，悉

不奉佛也，皆以太牢事上主，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散齋，有致齋，齋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居官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而齋者，將以齊一心志，致其蠲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齋素，何意？」時余篋中，適有舊稿一帙，中說天王敎齋素三旨，卽出帙觀之。

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

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者必得罪於上主。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於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己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於後也？況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闚己之短爲離婁，以視己之長爲旨蓍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己愧怍如不置也。所省攻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己勤敬如猶虧也。距徒譏於言乎？距徒悔於心乎？深自羞恥，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餐，除其殽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於天主臺下，哀憫涕淚，冀洗己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己，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詣，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

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殘者，先已纂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於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寇，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忘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邊過也，而屢貽長悔於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新，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讎然，不獲已而姑蓄之，何者？吾末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儕此身，皆當爲蟲所食，甘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頻反而賊人，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於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來貓鼠蟲蟻；多饗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斂。一身既以理約，諸欲自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爲學？答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眞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於學者，先當拔心於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俑也，飾墳墳也，罪慾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於垢土，俾不得沖天享其精氣也。能救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甘餓，求餒不求飽，其於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

且本世者，苦世也，非樂觀之世矣。天主置我於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乎外；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於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於身，益遜離禽獸矣。吁，可不愼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卽有大利乎心，而於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之殽饌，必垂下而墜己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愚者觀人盤樂，而己無之，斯嫌妒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己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

出人於人心，而不可時佳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使並畜之。既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圍。農舍所畜之犬，身膩而體輕，走躥禽獸跡，疾趨攫網，獲禽無算。顯家所養之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旁腐骨，即就而齕之，齕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豢飫飽，必無所進於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誤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

李子讀竟，曰：「此實齋素眞旨，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持齋

綜述

楊廷筠《代疑編・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條》

問：釋氏慈悲，故不食生物，西教不斷血食，即齋日亦用魚腥，豈不可駭？曰：西士居恒多食蔬菜，則齋日不禁水族，聽人用之，以水族屬陰，與菜蔬之性相等，食之不助人血氣，非比禽獸厚味，能恣嗜慾也。人能食齋，本是好念，何可盡非？然須問其發念，果何所爲；若止爲惜物命，爲求利益，爲佞佛生慈，是三者，皆不可也。何也？謂物與己同類，不宜宰食，此輪迴謬談，別篇已詳辨之；六畜原爲人用，若人不食用，誰畜誰管，且斷絕其種類，聖王之五雞二彘，爲不仁之大者也，此可無論矣。爲求利益，吾不知利益之權，實誰司之？世間善事甚多，豈無加於吃齋戒殺者？奚獨於茹素之人，偏加福佑乎？彼以食素認作上善，世間食葷，俱是大惡，聖王之法，卿大夫肉食，祀先者血食，聖賢之教，奉親者有酒肉，豈皆以惡事加於尊親耶？至佞佛生慈，言似有理，吾獨謂慈本仁德；仁者，人也，當以愛人爲先。論愛人，泛而同類，近而親友，至切而家庭，皆是當愛，用愛莫切於此今人於一體人類，漠不相關，獨區區借此物命，不親親仁民，而功先及物，吾未詳其眞慈也。使佛不論義理，惟佑茹素之人，以爲親己，謂之喜佞，非過矣。

或曰：西教大小齋如何？曰：小齋者，變其常食，或平時肉食，齋則去肉，平時兼味，齋則少味，或全食蔬菜，隨人力量。大齋不止變食，且要減餐，止用一餐，有三日者，有四十日者。此皆外齋，齋之淺者也。又有內齋，在明潔其心，齋日密檢十誡，毋蹈七種當克之條，隨宜行十四哀矜中事，晨昏日課，持誦加勤，靜則默想聖教事情。傳曰：齋者，齊不齊而致其齋。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此所謂內外兼理之齋也。

或曰：西士持齋，亦有爲乎？曰：有爲：一，爲虔修祀禮；西國極重祀典，臨當奉祭，必更着新衣，辭濯裏衣，冠履盡易，飲食必改常，以示敬也。二，爲抑制血氣；血氣之性，在腸胃只思飽在舌口只思甘滑，在唇齒只思軟脆，在鼻臆只思馨香，何饜足之有？不但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而昏志氣，生疾病，皆原於此；能齋，則滋味澹泊，氣血不強悍，有觸不至橫發，肉身自得其職矣。三，爲伸拔性靈；性靈原是一身之主，只爲嗜欲昏迷，飲食爲最，飲食既薄，氣力軟弱，此中虛靈不昧，做得主宰，如僕從委順，主令常伸，靈性又得其職矣。四，爲扶助德行；凡人見善不能爲，見惡不能去，或爲之去之，不能勇決，皆緣眞性爲氣血剝蝕，不能振拔；今既主宰清明，方寸脫洒，自然無所牽絆，見事剛勇，不沮不退。五，爲默領眞福；口之於味，是極重嗜慾，爲欽崇天主，捐所甚愛，就所甚不愛，以此潔誠，主光必照其方寸，如屋宇洒掃，達官貴人，自來駐止，自此益發心光，增長善念，愈積善功，經所謂額辣濟亞是也。此皆奉齋者之所爲，專屬心性，不緣生物，不緣福利，不緣求媚，西國克己正志之齋，乃是如此。人誠克己，齋可也；勢或不能，即從其便，不爲違主命。人不克己，不齋可也，念或妄寄，即閉關長齋，亦徒增妄想。吾見世人有茹素食淡，垂數十年，面黃體瘦，如此堅忍，本好進修，惜其中無實見，不加審擇，以此難事，等閒小小用之，曾不爲之一轉移也，可用深嘅！

七克

綜述

鄭以偉《七克序》 人處函蓋中央，如人腹內有心，則人之與動也具來哉　故墮地嘔然而啼矣，亡何天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　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己爲己，而不復知無己之己，無己之己靜也　順己成好，違己成惡由是從襁褓子起，見識與年長，爲傲，爲妒，爲貪，爲慾，爲淫，爲怠，大約撰爲七種，而究之不過啼笑之變　然其性初豈有己哉，常試辟之　滿然者水乎波於風，則跳如沫，蹙如鱗，叱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滿然者又不從外得，則己性原靜也　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爲風所壞則不可矣　又試辟之　七與人無愛憎也，或堁爲孟墓，則安土憫恨　堁爲隴簴，則負薪者醜之矣　又或堁以爲鬼神，遂走百家之社　其堁以爲瓶盞，人得而器用之，而天知即前日之堁　使解其堁，則愛憎敬之已矣　世間一切可喜可怒可怪可常之境，皆捏土之類，則物性亦靜也　故謂土有異堁則可，謂有異質則不可矣　惟於靜中執一私己，於是熠燿鉤瑣膠固而不能自脫，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者，吾之所爲啼笑也，感於動而後有者也　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也　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即動也　好惡非性，病也　附於己則物至，而人化物矣　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無惡惡，如嬰兒曰嗄曰笑，尚不知有己，何知有順違　只爲墮地有己，此己一生七欲並作，譬蛾之赴火，以有蛾己故　蚋之聚醯，以有蚋己故　蚋不赴火以無蛾己故，蛾不聚醯以無蚋己故　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己故　己者，欲之根也，如賊帥　然吾夫子曰：克己復禮　克己者，主靜之謂也　主靜則己無泊處，而欲自克　如大末蟲處處皆泊，而不能緣於火焰之上，以火能克之也　凡師之勝敵曰克，催堅陷陣者果也，廓清剪除者毅也，伐謀銷患者豫也　顧師不靜則敵不可得而克矣，即求賊而左右而撲之，何往而戰，而不殆哉，此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　雖然弓矢毀則與枯株無異，殺弓矢不若毀窒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不少矢之殺人者，求其爲枯株亦何可得哉　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欲，作《七克》以覺之，曰伏傲，曰平妒，曰解貪，曰熄怠，曰塞饕，曰防淫，曰策怠　讀之若立射，候之下不覺，令人恭可以折慢憧，若鶴鶉之愈，青蠅之蠲怒，饕餮之懲貪，敝笱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爲鼸夫之杜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　苟可以戮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於世教不無大補也　《春秋》抑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藉乎成周，爲得尊王之體耳　夫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好冠來　慕中國之冠，尚猶予之　況慕義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　雖不知有當於主靜與否，亦可謂善藉矣　故不殺樂爲之弁其端

熊明遇《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西泰利氏，次順陽龐氏，有綱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蓋亦勤已　所携圖書巧作及陳說海外諸俗風聲，異哉所聞　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笳竹，特稗師之街談耳　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天官曰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帝爲宗　傅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異儒生，眞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順陽所著　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天，澹而不淫，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　薦紳先生家戶傳之，鄙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冬宜，亦凜凜如也　同文之朝大收篇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　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　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肢之五官，而以命克　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陳亮采《七克序》 龔余年方垂髫，即於天主耶穌之教竊有聞也　蓋吾鄉之舶於海者與大西人游，歸爲余言　天主耶穌之教以事天地之主爲主，以仁愛信望天主爲宗，以愛養教化人爲功用，以悔罪歸誠爲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　余聞其說而心嚮焉　其後二十餘年，以待次都門，得交西泰利君　持所聞質之利君，輒大詫，因得畢聞其說　所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者，每閱卒篇，余亦復大詫，謂與周孔教合　其後復因西泰以交順陽龐君，一覿而稱莫逆　一日，龐君過余曰：東方之士才智絕倫，從事於學者非乏也，獨本領迷耳　夫學不稟於天而惟心是師，辟泛舟洪洋而失其舵也　其弊方且認賊爲子，認邪魔而爲天神也　嗚呼殆哉！余曰唯唯否否　夫戒

愼恐懼以率其天命之性，而達於上天之載，此吾儒眞本領眞學問也。但愚愚俗不知天爲何物，而以爲在於蒼茫窮冥之表，故權而詔之曰：天卽在吾心是也。而後之學者遂認心爲天，以爲橫行直撞，眞機旁皇，擺落規條，快樂自在，而卒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是豈周孔之教則然哉。龐君殊擊節余說，因持其所論著《七克》篇示余。余卒業焉。其書精實切近，多吾儒所雅稱。至其語語字字刺骨透心，則儒門鼓吹也。其欲念念息息，皈依上帝，以冀享天報而永免沉淪，則儒門羽翼也。且夫克之爲義，孔顏稱之矣。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並育並行，聖神極事。而其工夫惟曰：非禮勿視聽與言動而已，無高詞，無侈說。眞積既久，上與天通，是故孔門之教期於達天，顏子之學謂之乾道。故四勿也，七克也，其義一也。或曰：學貴達天，固也。奈之何其覬天報爲也。余曰：否否。稼不圖熟乎，工不圖良乎。滌莽而稱熟器，苦窳而稱良，其可乎。所惡於覬者，謂人世之報耳。天德無際，天報無涯，圖天之報俛焉曰有孳孳，惟曰不足。此文所以純，亦不已而。孔子所以不知老至也，奈之何。其諱言報也，周孔點人世之報以虛其心，大西希生天之報以實其證。東西南北，聖聖一揆，豈非然哉。龐君以序屬余，余不文，特次第其語而爲之序。

龐迪我《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籍。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密伴。人惟汩之以私，乃始罪眚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於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卽生妬，奪我，卽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就，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新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於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己，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足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地元主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於天主。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己能，謬孰甚焉。如知力量，悉從上主而出，其於欲事祈騰，自不容已。造德或欲克，皆認主賜也。彼謂我自能之，不緣上力，乃由傲魔所中，蓋溺本原。冥悟自是，開誤則法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大善德，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駢車，濟人於難，而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上主，其志足貴也。次則志漢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天主，與神聖覩也。苟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孽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漢也。祓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剋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折舊屋也。先折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折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於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軟治硬，道路更熟。如過於敢，易冷制熱。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於地，不已矣。取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躐，卽速勤而委頓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福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已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眞主，不思天堂有眞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所管窺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癥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諄箴砭，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故非俎之不一嗜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敢爲。

楊廷筠《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照墜，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抵中國；有古越裘肅愼奇肱身毒所未經涉者，此亦盡乎照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聖瑞，貴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洋乎聖德配天，非我皇疇當之。諸君子觀光用賓，大都潔修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間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燕私，屋漏，密修密證，皆鑿鑿不背所聞；其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即吾儒民我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即夫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洸洋無際，要眇何難，要以眞實世諦，使人可信可解，而不可易，此以難耳。則畫師圖鬼物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顙對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眞。泛而言愛人，怵惕恕遍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葬死者，皆愛人事。而又有所謂伏傲熄忿，解貪，防淫，遠妬，清飲食，迷醒懈惰，於爲善之七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愛，純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裏，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己之旨，脈脈同符。學者循此繕修，存順歿寧，來去翛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所載，大率遠於俗情，如富貴榮寵爲綴疣，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推勘路窮，如貧見家珍，渴得甘露，更有津津證人處，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之人，靈府多滓，難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終卷而卧，此非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予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爲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其人可知矣。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二《教規・七克》 西洋人龐迪我撰《七克》七卷，書成於萬曆甲辰，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伏傲，二平妬，三解貪，四熄忿，五塞饕，六防淫，七策怠。其言出於儒墨之間，見《海國圖志》。

一謙以克傲，耶穌訓人，以虛心受福，爲天國之基。傲者不能虛己受善，最爲彼教所忌。克傲在謙，故以此爲進德之首。二廉以克貪，利之所在，衆人爭趨，貪心一萌，往往見利忘義，臨財苟得，啓天下爭奪之禍。基督教訓人，以貪爲戒，以廉爲美，與儒教嚴義利之辨，大旨相近。三恕以克妬。妬之爲惡，樂禍幸災，反覆傾軋，皆由此起。此心不去，無論貧富貴賤，無安樂之境，終身無安樂之時。四忍以克怒。怒有義不義之辨，因義而怒，苟不失節，無庸克也。至於血氣之怒，行於家庭則乖，行於朋友則疏，行於國家則危，萬不可不忍。五貞以克淫。男女人之大慾不能盡絕，惟縱慾敗度，小則致疾，大則殺身，最宜切誡。六淡以克饕。醉飽之過，本無關大節，然其甚者沈酣貪恣，玩愒歲時，必妨正業，故基督教重淡泊，爲清心寡慾之助。七勤以克怠。萬事成於勤，隳於怠。天之生人各有應盡義務，若自甘惰廢，豈造物本心。故基督教貴勤誡怠，以挽頹靡之習。薛福成《四國日記》，西人恪守耶穌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愛人，頗與儒教無甚歧異，蓋守《七克》之遺矩云。

藝文

徐光啓《克罪七德箴贊》 凡遏橫流，務塞其源。凡除蔓草，務鋤其根。君子式之，用滌其心。人罪萬端，厥宗惟七。七德克之，斯藥斯疾。如訟必勝，如戰必捷。有祐自天，勿諉勿怯。七克既消，萬端並滅。

伏傲

綜述

崔溒《七克伏傲小序》 人心於行，爲火。火性上，上則炎，炎則炙，炙則焚。至於焚而烈焰焦灼，勢難撲滅，化爲灰燼，一息而盡。故火遇薪，速

盡也　人心歧路甚多，獨是好上人一心，從少得壯，從壯得老，鄧勉強調伏，而幾微隱約，情境相觸，不覺忽萌，自非內心眞實能謙者，根株弗斷，斧柯相尋，星星弗滅，焚林未已也　是故謙者，悅於人，和於神，享於天主　傲者，反是　謙者，信於友，孝於親，忠於君王　傲者，反是　然則謙，一也　累言之而不盡，大哉謙乎　人全一謙德，衆德賅而全矣　龐子伏傲演謙爲論也，旨近而遠，詞簡而嚴　比物連類，創爲一家言　憬若啓重襲也，而衆寶覘　又若開重扃也，而朗日暄　誦其書，知其人，尙其友，此非百家諸子之言，而爲龐子之伏傲

論說

龐迪我《七克・伏傲第一》凡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願也　其端甚多，綜統有四　以爲善從己出，不歸天主，一　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己功，二　伐有所實無，三　輕人自以爲異於衆人，四　自滿自用，自騁自誇　好勝人，好異，好名，戲侮人，爭鬪，不恭敬，不孝順，飾罪詐善，皆傲之屬也　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　蓄之者，必滿其禍災。

聖厄勒卧略曰：傲爲百罪之王　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　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　一不並立　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　忿倍忍，妬倍恕，一雖壞，他未全壞　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　根毀矣，德安積　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　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栽者必不生　蓄傲於心，德不能入　有德在心，傲亦滅之　徒存德態，絕泯德性　故曰：修心以攻欲爲急　攻欲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　傲去，他欲易除矣　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漢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　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於登岸，賈勇爭先，覆舟失載，反由於此　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顧以全喪乎

天主惡傲何故　萬善萬福，皆天主賦乎　傲者以主賦爲己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主者，反與爲敵讎也　天主豈不與爲敵讎哉　世人皆天主所育，皆所慈愛　傲者心心事事，惟願尊己　盡人類欲陵轢屈抑之，則天人交惡焉　故他罪離於天主，傲罪遠於天主　妬奪人，怒奪我，傲奪天主

或問天主讎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　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隕　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　曰：此語可刪　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我上乎　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於室，從臣俱避去　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桁遂出　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　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恠之，強衣之　出索從臣，悉已去，益恠之　獨行入朝，則王在也　以爲妖異，見龍臣問曰：爾識我乎　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　是臣笑以爲狂，嘗而逐之　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　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悛改，求天主赦之　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嘆不息　一夕朝臣俱散，天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　天主奪，不必干戈也　王曰：目擊身受，曷敢疑　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　但今以後宜敬信天主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　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官外朝無知者　後王自言之，乃傳於世。

傲入於心，心目遂翳　正平之義，忽盡亡失　他人爲善　雖大必厭　惟己所爲，雖小自喜　人有功輕之抑之，己有功，張大之　視己在上，視人悉在己下　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　自矜其德，欲人信其有是德，自責其過　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　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　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己事，則不信己而信人　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　傲者之情，一一如此　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　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　己則不屑爲所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　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　貪賈無厭，貨值無幾，而高誕其價，不肯以實值售　人又不肯與以所求值，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一支

其夢者，必已醒　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　治病之始，須識有病　若病

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蔽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瀰深，自視彌謙也。傲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爲羞，反以爲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

奧吾斯定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爲罪，懼之乎惡，惟傲一端，懼其爲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一式，則以德生傲，甚害於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槁矣。

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皆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即貌爲謙厚；以富貌不勝，即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即貌爲讓爵；以才辯貌不勝，即貌爲靜默。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行避傲之善攻我，我既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我。譬之剝葱，去其一，內復有一，百剝百有。墨魚體無定色，隨所居水爲色，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殲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夫傲亦如是，不能明爲邪，即貌爲德。我欲察而祓之，彼亦然。

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殮尚形於棺，葬尚形於墓，永世不已。他欲受克，漸次消殘，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時，數如洪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少則饜，老則息。如忿怒，忍則去，靜則卻。惟傲一納於心，時處附着焉，或動或靜，或言或默，或衆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能老而傲不衰，日以益甚。我易境，而傲如境。我易業，而傲如業。愈仆愈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鬬，我克之已力，辯之已精。彼亦已就滅絕，滅絕之中，復增猛烈。碎猶蹴踘，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傲之一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已芽，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尚存，勝在後也。譬如裹衣，衣之最先，去之最後。裡衣不去，終爲蔽體。傲氣不去，終爲蔽人。

傲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之。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修德之念，未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傲影乃附。惟正德純心，一與天主對，主宅相合，全身是光，傲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傲二支

試問傲何故乎。爾富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爾，則賤於塵，微於草，等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耳。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磯灰而已。言爾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能乎。夫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而且傲，嗟哉，百爾納諾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恥。思今所在，甚可嘆哭。思所從往，甚可戰慄。人恒存此三思，傲當自滅矣。

假令有人手數鈔錢，自謂至富矣。沾一命，謂大貴矣。生未及期，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挾而受微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富貴榮壽於世，而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雖全亦缺。況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大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於得全福乎天者哉。我視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悉得自恃而傲乎。

夫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傲爲謙也。或作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於天主，有智固學之於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主佑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於我，我恒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上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槁其仁，孰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儕類甚多，計算者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傲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三支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兩處是安。

不自貴喜伐，兩處是危　故存　喜伐念，獨知衆知之者均也

虛伐有三端　隱而自喜，一也　顯而自衒，二也　遇其言受之，三也　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　初結念時，辟之種果　此時傲種朽不生　已行踐時，辟之發芽　此時傲芽盡不長，枒盡內出也　迨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　此時以受人之甘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不成

僕者，以主貲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　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貲，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　誨勸人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己榮　染指矣，盜罪易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主，乃最惡也　聖博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己，僭爲物主，魔之徒也　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己有，是則甚愚　若其知之，冒爲己榮，何異穿窬乎　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　復且除己，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　即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禱天主　其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　才智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於他人　他人姦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賴人　我一七二日齋，捐己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　無賴者遠跽，不敢仰視，拊胸籲號曰：嗟乎　天主憐我罪人，耶穌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悔，顧自惟自下　入時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滅前善也，出時愈污矣　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　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　德反爲罪，惡反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　以美德自傲，不如以惡罪自謙　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況與罪兼乎。謙與罪兼，罪全滅，況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　我欲見憐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　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　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百爾納責自伐者曰：爾所有，特天主已授爾　人所無，特天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　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人之貴少者

百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　凡德之原，天主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　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　才德受而復歸天主，故能生成不毀　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　須念非自我來，悉惟主惠，庶能與，即能不與　雖已與，又能復取　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

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　我且不能爲我，況我所有奚能爲我乎　性命受之天主，則才德功績，性命之末節，我曷與耶　有眞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讚歸天主，益報歸我矣　若以榮讚自歸，並益報俱失也　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天主，而頌謝轉歸之　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　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　忽自念以功德之盛獲救於天也　俄馬蹶躓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赦　幸而不死，人也恃天主之祐　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　不先自喜，孰得喜之　百爾納所遺聖跡甚衆，四外聞名，辭曰：我聞聖跡之眞者，誠成之，僞者假襲之　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乎　天主留以訓世勿以名我　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夫下一人之心　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　聖人如此

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伐之，伐何不可　曰：其故有四　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　舟隨水下，不能逆水自上　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　土自生荊棘，不能自生百穀　人情自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人曰：爾損悉自作，爾佑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譽，宜歸天主，不應自居　一也　善之合否，我難自定　若白聖人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　故凡人今世爲善，如夜作事　夜作之事，不至白日，美惡不分　人爲之善不實之天主，孰能豫定其眞僞乎　聖保祿曰：我察己無惡，未必即是善　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　二也　吾所爲善，雖似至純，鮮不缺誤，金雖精不必無滓　我所爲惡則純惡，係我自爲　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自能爲也　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　未成之善，人宜視以自愧可自伐乎　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　故爲德如守城，一陣之瑕，萬堅無益　三也　德非堅久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持　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　形忽變遷，至無常也　故德之全軫，受攻乃見　德未受攻，堅瑕未試，未可謂眞德，況自伐乎　四也

戒好異四支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頂　視其下，如跼鳥也，以爲我高矣，貴矣，

異矣。不知我遠視人，謂衆鳥在地，人亦遠視我，謂一鳥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於人。異於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

默搦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主。費理簿王欲誚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搦加。默搦加以爲王之待己異衆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於他客進一饌，則於默搦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己也。益喜。終席如是，衆飫矣，弗復下肴，慚極而去。

人欲異於人者多，知所以異於人，與行所以異於人者。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即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塵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捐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既異於禽獸，不宜同樂所樂，於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戒好名五支

契理瑣理，聖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曷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於天，而免永刑於地獄耶。聖經曰：爾賑窮乏之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即爾行善，愼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

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世亦無失。爲人爲者，在天既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食饑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或費心神，實費失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揑曰：爲善求名，如實漏巵，此入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有物於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於天，而以虛名微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主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者熟。百千萬果，竟無一成。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汝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汝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淺者歡賞，令爾自喜。姤者譬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修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即芽蘗乾枯無復此麥。故種德者務居於靜，以深其根，後雖有稱毀之風熱，犯之終不搖矣。

聖賢修德之意，惟是媚茲天主，徐以食報於天。若夫污眞德，虛天報，莫名譽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隱之志。其避世譽也，甚於世人願得世譽也。龍西略聖人曰：吾於當世名，微獨不敢冀之。縱偶值，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即不及滅我德，亦必減天報也。

係辣戀聖跡甚衆，名播萬方，來訪者日衆。聖人不悅，數徙避之，不獲而哭。門人問故。答曰：《聖經》云，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考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譽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即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目擊矣。

聖厄勒卧略曰：傲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主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修，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僞金入火，隨烟而散。眞金入火，彌煉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實德如活物也，無待於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笛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收，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衆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哥博嘗曰：我願當世

善人諸苦患，一切我身代受，而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向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

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眞德常業，即有毀者，能掩不能減，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然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固，何足自恃哉。

雕者玻離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當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共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人人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平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能判之，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必多，如輸稅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名譽隨之，其眞能作德，眞能輕譽也，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我向景取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逐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眞德，或生於僞貴，莫非黑影，然實可持，惟係浮思，虛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什襲藏之，緘縢扃鐍，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貴莫如德，藏德之器，堅莫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入口無鍵之櫝，我寄之入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楠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卧略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六支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賣物也，不，則竊以來也，更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願以虛名之微價售之，賢乎，竊乎，其愚乎。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於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幾名之便，則言貌飛出衆人上，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卜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餓，尚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資其德，不亦賤於鷹乎。

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即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

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之害，甚於顯惡，聖奧理瑣曰：爾既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更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何不欲除焉，既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詐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好名者，似善非眞，故最忌眞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眞善，則善神與善貌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力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聽譽七支

聽樂者，美聲暱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暱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要業俱弛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既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衆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贅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即嬉然而聚笑矣。

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反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右，彼在左，誤人之言，是非喜怒，悉悉如人，而其心準背評，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誤人之，既以受誤誚之，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蜜，受其螫。

寓言曰：烏棲樹喙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誤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已得，且譏爾傻，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人者，不重實

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於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己而自下；譽者掩人惡，使人忘己而自上。厄勒卧略曰：遇艱難而不失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寒拉加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日沈淪於惡，不自覺矣。亞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三辣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撾其面。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撾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過我耳。蓋受諛與造諛罪等，我縱不過，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即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技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也。爾盡善，人安得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圓，誰稱譽其周圓。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藉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智，此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有識我如爾者。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衆，己避居加爾加瑣。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者，惟以德自歸。及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爲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恥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污人，譽我以污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譽於惡類，爾德未眞。況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讚頌天主。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天主，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懺悔，欽從訓誡，是於我事大主，愛人眞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譽是貴也。

戒好貴八支

居高位，愼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自易遷流，莫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鰍。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四布，雷聲電光，轟烈交至，行道之人避之，雨收雲散，雷電俱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燄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俱謝，向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主曰：爾思居尊位高，與衆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衆不異。合此二念，自忘其尊高矣。

昔有國王，統百萬衆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衆，誰能禦之。我爲其主，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衆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爲眞物。而實非眞物也，乃惟眞物之像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眞福。而實非眞福也，乃惟眞福之影耳。眞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福哉。

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不能安，既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一，貪財第二。塞揚加曰：好貴者，辟之旋風，先自旋而後旋物。有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己上者，惟見在己下者。迨求貴時，不見在己下者，惟見在己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攜蹈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甘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冀所未有，不能享所已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陀勒卧略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於傲情之下。欲爲他人

之主，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勞我以卑我也；我冀得貴，益助我以卑我也。且人心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覺棟宇巍絕，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凜然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雪報復，覺填刻呼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擊一人可至天。覺堂下人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怨之。覺天上人戴謝我，我翛然自居，或僞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茫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自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搖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人之如瀹何哉。

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入圜盤中，急轉之。少頃，眩瞀欲隕，乃下之，眩尚未定。良久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隕，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蘗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天堂，享永福。旦喻我云：冕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污行，不能逃地獄永患矣。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既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遍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己狥人，諂諛百出，是衆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鬬，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既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既便，又無從旁奮止者，是以在位彌久，造罪彌深。迨既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見輒欲嘗，方嘗輒受其苦矣。

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緊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於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卓然惟恐不得，得而不勝，收繘迴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長布，而欲爲衾，與織人以寸皮，而欲爲裘，必決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甚狹不足，以爲甚有餘。惟眞能辭者，乃眞能任焉。寓言曰：衆樹共議，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襪，阿理襪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果甚甘，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衆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衆樹長也。已及棘末，棘末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多刺，一無可用，燎爨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逆者。逆則我棘末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於膏，豐於實，懼因貴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畏不避，則棘末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缾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灌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於德者，非主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卧略，欲避主位。衆追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甑中，兩人舁出城。而藏之復陶，衆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幕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高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

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覺終身之眞辱。徒計在後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焉，適可愧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

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簿者，大國王也。勝敵國而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第令人笑之。

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猶榮；有位無施，猶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問加當何故不立像，不願人問加當何故立像。

論謙德九支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己之渺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即下於人。斯謙己，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是根，則暢達焉，視茂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目取釁以入，全奪我矣。

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於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毀。聖厄勒卧略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而逆飄風，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以謙掩之，須臾而亡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人之心，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高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天主寵爾。浮海之舟帆既高，無重載以壓之，鮮不傾覆。人孝樹也，身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沈，上下相應，乃能禦風而本不撥，華且實焉。故身伸於萬人者，心屈於萬人。我位勝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愈甘。蜂房之在下者，蜜愈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者枝必垂，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一不然。故重與下俱，德與謙並。重德結於身，其心愈不足矣。觀己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有餘乎哉。

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盂，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算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於他德，如空位於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一若未嘗有所爲，所爲全成。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嚴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卑，下不復墜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並其讐，亦且明敎之，隱假之，謙果吉德也夫。

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譬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污。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瑣西國盛德士也，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令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疏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怠前修，則入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己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天主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實天上人也。

拔剌諳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鶉服，誦經讚美天主。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歸命製西積。其二絕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骴及諸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傲人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主及天神則厭棄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污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主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易怪焉。

動天主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視滿足，略無所需，故天主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略無所有，恒若有求，故天主哀憫付足焉。經曰：天主盈饑者，遣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天主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興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蹴踘也，遇堅則激，柔則止。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舍。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讐爲友，矧謙心乎。豈不足感天主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於亞吾斯丁。答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

百問之，百如是答　天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之　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　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　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　謙者實歉其無德，在無可受報　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歉其望天主而未邊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　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　故經中天主自言：吾所顧視爲誰，謙靜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眞福有八端　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己德天上國也　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　不自滿足，不恃己，不凌人　身居人上，心居人下　此神貧也　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　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　以傲向上，似上實下　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近之　傲者自上，天主益上遠之　高山之隈，爰有國都　近君者貴，何嫌乎地　遠君者賤，何必高山　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　近天君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　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　心奇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　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酬法蘭濟之謙德也　友不敢宴，欲一試聖德　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　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　友聳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乎　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　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我　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於彼哉　友嘖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　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　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　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穢感以攻我　我欲存我德，防禦其下，計莫若自謙下　冀佑於天主，勿恃己德力　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　其故何也　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　何謂干戈　曰：謙與忍德也　魔之來攻，傲者詆詆自足，恃其德力當之，故屈　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祐於天主　以此敵之，故易勝矣　閻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　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　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　輒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　昔有聖瑪加略，嘗受魔攻　以謙防之，魔不能入　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　遂不至　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污我心，消我功　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　彼侵愈甚，我德愈成　彼又何利而攻我哉

凡謙者智，傲者愚　曆山西國之名王，好學　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天主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　蓋傲比山焉，雨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　謙比谷焉，雨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　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　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　如是終其身，臨歿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　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　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敢自智也　《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於實理　又慶徼人曰：勿自恃己智　聖寄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己智，自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　答曰：謙　愚之至者爲誰　曰傲　問故　曰觀擇　謙擇內，傲擇外　謙擇得，傲擇聞　謙擇本，傲擇末　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　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　謙擇勝己，傲擇勝人　謙擇實，傲擇葩　謙擇味，傲擇色　謙擇眞，傲擇似　謙擇義性，傲擇義形　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暫便　謙擇下，故安靜　而人盡欲上之　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　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　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　孰爲智爲愚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　既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　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因是可見微謙之功　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識己保謙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畏者惟傲　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　何得不畏　答曰：人不識己，即傲入之　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　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　《聖經》曰：交傲者，必著其傲　交謙者反是　熟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　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己　從人勿從己

智者始於識己，終於識天主　識天主，故能事天主　夫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　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　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

不知，則能戒習。知己，則生謙爲衆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衆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己，故生傲爲衆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衆惡之成。此二不知也。

蜂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至，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己罪過，抱以爲石，即虛聲虛念之風，不能散我德矣。聖賢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況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己而已。

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則厭然自廢，欲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習，二年舊，三年墨。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諸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液入如許，氣出如許。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愼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

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眞德，所進於眞德不小矣。厄勒卧略曰：人進德彌深，修德彌精，其視己彌空，賤己彌甚。知天主之至潔，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已入聖域，猶日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日之怠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己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即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惱。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一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即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有過。但冀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其謙，人或責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願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宜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縴火無相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異轍乎。

聖厄勒卧略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事事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古故哀者，偏察過破隙，指以消其價。

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人以保謙爲急，觀己觀所短，觀人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載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己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己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己。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己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嘗其眞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己。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以他人罪，爲重於己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己之甚明故也。

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己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即有矜傲毀訾。兩不善心，況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

爲德者，不獨戒人知，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夫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之善，執以爲實。畫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保祿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夫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即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沈神漫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往前，不惟阻於往前，即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下欲進於善，乃既退於惡。猶以小舟泝湖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閣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勤力同，而取愛於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主命，悉守天主誡。即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餘之僕也。

財德飯隱於人目，復隱於本目　人之念眼，當聚於己所樂憶之事　故凡己所既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憶　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纖善，多惡俱忘　見居罪中，竟不自識　夫有責多還不可謂償，全還始爲償也　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　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窮　已過者，去愈無用矣　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　苟念及不可欺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　必不喜一惡偶去，而惟懼全善未償　故聖人日觀所未爲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　力舉天下自不覺力　方爲之時，神能事集　方爲之後，記眼已塞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傲》　傲惡知何似，驕獰不可馴　雄心誇有物，俯日視無人　幾日凌雲氣，千秋委地塵　爭如勤自克，萬德一謙眞

解貪

綜述

龐迪我《七克・解貪第二》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者何，無度之財願也　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　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　凡情蚤發晚息者，莫如財貪　試幼穉之人，他情未發，而即知求得求多也　老老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　經曰：一貪財　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　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　財貪，諸惡之口也　忿怒鬬訟，欺誑，盜竊，酷虐，邪淫，懈怠　諸情，受養於財也　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　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　邪情無財，發微易消　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　生金之地最瘠，不能爲五穀之田　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貪者，世人所乘之車也　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　奪攘不施舍，兩牛也　貪婪，御夫也　乘此何歸，歸於鬼域　經曰：惡莫大於貪財　貪者值盛財之勢，心沒沒焉　天主靈心，大德大國，遽以微財之價易之矣　售己不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　售己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　何哉　己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己不願善美矣　聖亞吾斯丁謂貪財者曰：見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　妻乎，子乎，役乎，衣乎，舄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　望爾勿賤己，視爾心如爾舄，可乎

饑不生姦，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　飽思姦，豐恣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　貧人見刼不避，遇盜不畏　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　無或逐之而恒逃，無或逼之　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　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夫財富，極能消人勇力　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負重任　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　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略戰，敗之　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於卤獲　達略復戰，强立山敗績　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　富於財，氣不揚矣　聚衆俘焚之，復戰滅之

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大馬矣　獅子獸最猛，受人之恩，終不護，亦無不報矣　龍蛇亦然　貪吝者獨否，恒冀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　故曰：有人勿求之言，吝人勿求之情　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　善施周急，以報之可矣　貪吝者，不因恩求，識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彌恣回行　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　其無友何也　蜜在蜂聚，膏在狼聚，羶在蟻聚，穀在鼠聚，富在友聚　爾富見愛於人，其爲愛爾乎，其爲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友何異哉　爾既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眞僞友乃見焉　經曰：眞朋福時不識，僞朋禍時不離　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　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爲荆棘也　或問曰：棘刺傷心，金錢媒心，兩者之情不異乎　曰：最不異也　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即壓之，不使滋長　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　播之嗜財之心，財念亦即壓之，不使滋殖焉　夫棘以銳

刺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入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搏爾衣。交於富者，非攫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申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申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螫多匿於棘域，倚棘爲城。諸凡罪污，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爲城。人欲恣肆安行，得財爲之使，最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爲惡，使貧人得爲之，獄不足容罪人焉。經曰：富恣惡而尚嚇，貧蒙害而叉噤。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衆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奪人爲惡，令無所忌，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痛。財聚時，未必養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既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愛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眞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甚勞，得時甚憂，失時甚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吾斯丁亦曰：富者有益，遂有損。益於籯，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乎潤，惟末銳能刺。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乎潤懿美。至其未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財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於奇花之中。見花者輒嗅，方嗅輒受其刺，爲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爲誑財，所願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爲人欽愛，而與以爲衆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爲善以拯人，既得時，乃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救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既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憂甚，聞天語曰：爾既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爲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眞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眞福者，必我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反在離於我，安可謂我之眞福哉。

金之貴賤，從於人意。去人之意，五礫何殊。是以金寶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徒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減。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鬭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大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爲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故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得進。世富最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不得有。非多人貧，我不得富。惟德最富，欲取者，俱取而不減。其路最寬，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僞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財，忽遘疾長死，呼抶於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貧人。財既散，而貪吝息，死乃最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遯遺爾，必爾物遺財，故世財如流水也。已先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暫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洗我污，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財非我財，惟經我手，先曾已經多人，乃今及我。返用以敬天主，周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或。二人同行，一犬從之，當同行時，孰爲犬主，難識也。視別後所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顧靈心者爲顧己。顧身形者，非顧己也，顧己物也。顧財者，非顧己也，又非顧己物也，顧與己不相關之物也。故君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去不消。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孑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身也。貪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已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絕財者，所得則已，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已非已。西有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闇多泥，借以勸衆。令輕世富，重天德也。向死者曰：是人生則大富，今死其靈神遽墮地獄，爲邪魔從。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在銀籯中。聞者初謂勸戒語耳，已

而疑其言。視銀鑰中，乃自肉心生血鑄糊也。衆而後知聖人所言，毫神受罪於地獄信矣。

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眞，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駁賬自樂，頃焉貨財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眞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已耳。非己遺財，乃財遺己矣。路之末，有嚴關，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甚不可免，必棄弗携矣。世路之末，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曰：人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

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己，明徵不願升天也。時有人自伐己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何也，伐己任太乎。美己負重乎。減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伴，貧伴已球，己任又減，兩便矣。

大約人之貧貧，非因財乏，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足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尚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乏所須乎，爲乏所嗜乎。故曰：狗性不貧，狗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於富中貧乏。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製新囊也。有新囊，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囊廩容之。後有囊廩，患無金穀實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飲食能實腹，衣能媛體，類然。使飲食不實腹，衣不媛體，又焉用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於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欲鹵止渴也。夫水能止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球矣。金在櫝，金渴在心，曷能相球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懸殊，櫝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櫝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於無氣，故謂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既得復嗜，無異於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聚之何益乎。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卧略謂吝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日欺人，日詛人，日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積虛實，不謂貧富。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手俱虛，即爾積實於金物，我不謂爾富也。貪吝者，未得弗任得，已得不任用，兼乏焉。不貪吝者，已是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分其財者，而日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匱乏。此之謂也。聖日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亭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既得一，即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稱，以尺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慾，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獅虎鷙鳥，饑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爲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即盡天主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衆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不知足者，其貧等。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不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大中世界甚多，我尚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解嗜得之憂。世貪孳類此矣。

饑渴者，得飲食而止。則徵強，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徵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飲食，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徵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藥，不滅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及物，提以爾願爲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搦加箴一貪財者曰：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得在己，得求得在人，孰易乎。

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爲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之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因擊者獲怪梢。實非自獲怪梢，正獲於怪梢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忠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爲財役，甚明矣。夫爲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固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遺財出戶，而財能遺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貪吝一情，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上使謀財，不得他慮也。主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並我食我衣，悉將斬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蒂，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多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子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己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漸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侈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並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墓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己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卻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盡以遺子孫乎。答曰：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受之何益乎。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予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貪。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聚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修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窖井，互置互擊。父謂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謂父曰：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恨爾。

一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歷之某處，我盜神，並我妻子之神，付與鬼魔，俱墜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故。答曰：妻喜鮮衣，若金寶之飾。予喜佚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人，固宜並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忍也。樂貧，大智也。貧匱之樂，升天之梯。經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況樂貧者非貧，身貧心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貧，貧非德乃患。今謂貧者非眞，第假僞貧，用飾實貧者。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如垂於惡。得財之便，如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叢生難屏，則絕令無以爲之階，絕其階，情欲易鎖，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己。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球爾貧患，足爾用，是也。弼利斯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甚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西國大名士撒辣滿祈天主曰：誑言遠之我心，貧富咸欲見賜。賜所足，足矣。富過者，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災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業，財奪之哀哉。

一人富而吝，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搦加。曰：若失爾財，兼失爾貪，大幸矣。即不失貪，失財，去貪之媒，亦幸也。

聖厄勒卧略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人所得。未得時，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倏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當有妨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尚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勞。

財多，貪之者亦多，費財之緣亦多。華衣，衆役，豐食，珍器，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蠹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

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於得財；反因得財，故不免於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絕富喜貧，一日人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若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乎。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拔之。是人甚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麵麥餅，所飲水，所衣惡衣，曰：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二也，竟卻之。

我西國有兩人鄰居，一甚富，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二夕持頁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曾如樂，我富如憂，何故。遂召貧者曰：多年比屋，知子寡於財，豐於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任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母錢足矣。貧者感謝不已。既得財，憂慮不間，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己憂生於貪，彼樂生於無貪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持其資遁還之，樂如初。

弟阿熱搦，西國賢士。蚤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貴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諛言欺王。

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輦金投之海，曰：惡物，我先溺爾，不使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歡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大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盍視空中鳥，不織縑，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不貴於鳥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暨爾身命，俱大於衣食，天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滿西國大王也，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衆多，恐不足膺此重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此大衆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讐，特求治人之智。今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貴榮名也。君子永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已定矣。爾從其道未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於天主，不求之以正義，特恃巧計欺人，恃威強奪人，飯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

有賢者，記所見一人貧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售費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爲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土囊破，金隨流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暫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卧略，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即得罪於天主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刼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既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者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刼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者自消。

二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瞽者坐乞，白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蚤年因惰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扣焉，特遺其袒服。既出，又貪是服，復入褫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二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者，不止貪財貨用而已，亦有貪智者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知禍福夭壽，及諸未來事，悉屬天主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別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干支測之，不亦智貪乎。財貪奪人之財物，智貪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之，最險，惟命是從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於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散，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算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天主所以罰智貪之罪也。愈驗，愈以爲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慘焉。

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迪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拯人之疾。有力能，可以援人於患。靳用之，皆吝才也。才爲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目千愈散愈滋，故靳施者多也。苦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吝，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爲。

論施舍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莫崇於日月，其德卜際，其光普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扶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急也。天主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爲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恒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獲已而恒不及罪。故有實德者，必愛人於萬物之上，不辭勞苦以拯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爲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即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恒謂我樂爲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己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

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衆，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贈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

西有歷冊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遷，貧。今在王位，如丐焉。蓋位愈尊，救衆心愈切，費愈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即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勿行可也。

西有尊者，僕役甚衆。家令請曰：役太衆，請擇其有用者，餘罷遣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閱竟曰：此有用者，我須彼。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強。爾喜予，予乃爲恩，強而後可，弗德也。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強逼也。色惰加亦曰：吾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苦乎久久懸望，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即拒。即拒，欺微也。譬戮人者，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況遲施者，久或斬之，辱慢入人，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尚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貴貴也。自好之士，啓口求人，羞有餘於面。爾不俟彼求，先與之，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

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己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天主勿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其惡而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己足矣。列仁之序，從己身始，故予貧不使我貧，拯患不使我入患，乃善予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之柔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恐其罪惡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於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於人者是。爾施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增惡後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忘，三施之。或並前二，能追憶焉。若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讐乎。且徵爾量狹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夫恩而施之，乃足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至化令有情。如良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也。經言：爾授乃受。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聲。又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於金寶之藏。周貧者，可以消鍊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又曰：爲我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罰惡者曰：我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逝於永火，與鬼魔並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而不爾拯也。主曰：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我饑渴，食飲我。裸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拯爾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必以嚴義審判之，略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忍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酬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拯彼貧患，尤欲拯爾罪患也。但爾須悛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己物奉天主，以己奉罪也。能以財施泯天主之

直義，而免罪刑哉。

爲天主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主，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主，爾安能以賤土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耶，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收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匿之，令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其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財不失，乃置於安穩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譽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有，曷面譭。曰：田地諸物，王欲取，即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仍蒙天主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天主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一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惟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強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有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拯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衆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衾。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失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拯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靳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吝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主必責爾償焉。

崔涓《七克解貪小序》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訊之曰：內囊雖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能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煬貪吝之沸，益樹貪吝之幟哉。龐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有一世之貧賤，有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世之富貴矣。富哉云乎。受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猶喜其眞爲得鹿也。吝者夢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其眞爲失錢也。人世顚倒，大率如此。悲哉。江東崔涓序。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吝》　貪惡知何似，癡猴握固然。解囊眉早皺，拜賜色爭妍。卒世饒千算，終期但兩拳。爭如勤自克，心惠破慳鍵。

防淫

綜述

龐迪我《七克・坊淫第三》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己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於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懘苟安，二僕也。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燄倨傲，其燻蠛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污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置羞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拯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羶穢，遇嘉味，俱厭

不欲言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家前，必踐污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搦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污，一息還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暫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漁人笱焉，其入甚順，出乃甚逆，萬入無一出焉。豕蟄於穢泥，聽庖家之聲，則駭然暫起。聲止，則忘而復蟄焉。蟄於淫者，聞淫之污且害，天主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悟。小頃，淫欲復發，遂忘而復蟄焉。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衆。獨一好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鈞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焉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之惡疾。槁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耆。鈍心靈，閼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於言動，無非穢孽。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喪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飲食也。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飾節，用物必奢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污視，耳放淫聽，鼻縱污臭，口肆污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動靜悉戾於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智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遁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污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於行義哉。四謂命令。命令者，既定於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靡如女婦，故悉奪其悟心也。夫淫欲，喪德，坊智，廢良業，損身，亂容，賤財，而人不知避，哀哉。

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恥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何我甫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蠱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訝曰：市中衆見不恥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恥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恥，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盎，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天主。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慾，保完童身矣。既而親命強醮焉。初婚之夕，勸化新婦，與我同志，並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妹。內不起污念，外不作污行也。近約分別各修，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污魔，能無避乎。

鳥鼯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媸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銜，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而爲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鸇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彼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餧虎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粒不下。人明見大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入手。椰瓤甚甘，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握取滿握。握不可出，終不釋手，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瓤之類，而遭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第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三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分，其樂爲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行污有樂，而靈心守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獻德，豈天主至平之義哉？亞利斯曰：人心各向於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眞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乏，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實於形物也。身飽於敝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天主絕淫樂之樂，尤大於淫樂矣。矧踐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天主，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天主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焉。色搦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污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泉，勿食之於汙潦耳。況徇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懲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美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又相滅也。爾溺於形之樂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暫甘，後永苦；德行初暫苦，後永甘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甘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翳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姦矣。絕色豈遽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己，滅形媟，以感天主。潔心修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貸，乃貞德大績也。天主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即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釣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既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己所能守，旋復自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防，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罪焉。苦不樂不從，而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天主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鬪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於敵爲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形，自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於人，極易極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殿大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妬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向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世人幾爲羅盡也。

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污心，言者亦污口矣。罪惡天主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一夫一婦，是爲人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於男色。天主久俟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瑣奪馬人，劇惡於天主前，天主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其罪特重，吾欲降祝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燬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尚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天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天主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天主未遂降殃，詎竟爾罪，正俟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

矣　經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　天主雖暫忍，必有時而報　日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敺防之，易勝也　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　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　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污類，欲扣我心門，敺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　援善念爲輔，枝柱之　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並容也　久扣不闢，去矣　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　卻避之，其力益大，難勝　淫情反是　迎敵之難勝，卻避之易勝　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邇而不熾得乎　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　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污也　淫欲者，渾皆穢衊，卽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　他情攻人，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　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　故守貞者，淫念裁萌，敺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　列陳相鬬，知或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　理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闔，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　我豈宜與鬬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持己德力，必難敵之　恃天主之能，祈求默佑　又加心攻，乃能敵焉　問心攻如何　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　自心之功，淫念方萌，輒思曰：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　我以淫欲污之，天主心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　我曷堪以穢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　不思，則默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蠲潔　見天主，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樂　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憎哉　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焰，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忮懼，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　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劫不消　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　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地獄之火否也　以手置火中暫炙，不堪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　淫念頓忘矣　又不息，自視己身，次及於死　曰：死期有時至矣　今樂，死時必憂　將來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　又神往故人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　復自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　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　又不息，身形不從理，則宜視如蹇驢，鞭策之　痛自刻責，減疏其食飲，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坊邪矣　意辣少時，淫念時起　自怒其身曰：此驢也　欲不切鞭囓，不食爾以芻麥，食爾鷹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想，勿令飽佚而思騰擲飛　自此加負重任　或怪之，問故　答曰：我勞勞我者　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　一日不堪淫念，搏爲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基也，小者爾子也　今而後，當勞動育養之　蓋以雪之寒，滅淫之熾也　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　或問之曰：夫子不慮傷生乎　曰：擇害取輕，以免大者

祓理斯，西國賢者　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　道遇死馬，賢者掩鼻過之　神問故　曰：不勝其臭　神曰：我此不覺也　少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　賢者問故　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己也　私念曰：我貌美，恒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　遂懇祈天主去之　頃之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　甚自喜焉　夫恣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爲也，是天主之賜耳　賢者恐害己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　矧增僞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哉

古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胸中，不能遣之　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　尸已臭腐而未殮，以巾染其腐血藏之　每淫念動，卽覩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矣　聖厄勒卧略曰：凡能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

守城者，無急於守門　守貞者，無急於守耳目　耳目門轅闢，內德易泄，外惡易入　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污無由自入焉　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　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者，可勝計哉　人情相染，多緣於視　見彼怒，動我怒　見彼憂，動我憂　見彼淫貌，動我淫心　見彼獰，難安我卑　見彼富，難忍我貧　見彼安樂，恨我勞苦　煩然　夫人所自有之邪情，猶不可當　矧又以視因，增他人之邪情哉

古有賢慮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　聖若伯亦曰：我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　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強嗜所視焉　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　故所不當欲，俱不當視　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　我不能自禁己目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斤達者，蚤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　或譏之曰：子寧不視女人，恐一視卽流污行乎　答曰：否　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　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險，天主乃棄遺我，自陷於罪　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範臣，未既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二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減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眇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眇。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盼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期，使肆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況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沉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雨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污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污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眩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徵內傲，服美明徵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己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經謂之鬼魔。

一人鮮衣盛飾，而問道於暗弟卧，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尚未知爾男耶女耶，何用答爾。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龍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葷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是當我任使耶。

賢人多瑪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眞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市得地獄。胥用其力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殁，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並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時刻刻，心潔於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尚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孔子亦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於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或子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天主，爲道德，負勞苦。勞苦之中，參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甚重耶。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矣。民免則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貞樂，而後嫁娶者鮮矣。嫁娶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

凡蔽人之性靈，令厭眞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天神，人下有地獄。人有癡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癡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淆人靜心，均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癡心，亦均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雖行後暫伏，其再發尤猛矣。聖利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徇之，彌益之。迨

其既復，即嘗昧理心，漸減行善之力矣。故縱慾於此，自寢增力，向漸趨於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魚貫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顧徇，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既以貞勝之，故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既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瑩然，蠲潔。此中爲一小天堂，天主最喜居之。聖經中眞福八端，其一曰：心淨者乃眞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於多願，析於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天主，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蔑以加焉。

聖益溥創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佑，人力不能自造焉。賢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主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祈求焉。聖亞吾斯丁云：愛豐，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眞教中有之。外此，遍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況其人哉。天主未降生面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天主降生於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己，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於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即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眞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扪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扪者比淫人，邪魔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此童身人，所愛於天主得，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既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即已得之。居子肉室而不染於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居於污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邪。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恒對天主，其貞無與焉。敵無，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其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主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褥貞，乃足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恒祈之天主，無祝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

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今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者報，大於婚者報矣。聖若盎，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爾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答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污，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燦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強，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業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

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也。西有名士，自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厥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劫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扪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

有豐賞　宿者不勝怖懼　審畢，魔散厥明　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　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　遂辭家，弗敢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舉女也　少時矢志，終保童身　既而親命嫁焉　初婚之夕，謂其婿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　爾欲壞我，必被戮矣　婿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　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愆，即見矣　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　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　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　自後天神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　終歲香不滅，色不稿，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　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爲正　上自國主，下至小民　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　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　曰：禁聚妾，必有明據，願聞其義　曰：凡直物自爲己之繩也，猶尺度焉　兩端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　若他物，繫之直尺，乃知其直曲焉　天主自正直無曲，萬物天主所造，皆如其本性，亦正直無曲焉　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　天恒靜，地恒旋，火恒熱，萬類盡然　故恒保其精美，獨我人否矣　天主表我於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　令自能伏形欲，循善避惡事天主，建功德以蒙美報　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　即天主所賜直性，不悉悖乎　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帝王法令，無非倒揉其曲，令歸本直也　即教訓法令，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　夫天主經典，悉載恊造天地萬物之眞論云：開闢之時，天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襪，爲人類宗祖　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　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　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者，明徵伉儷爲正禮　此即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　即人自生曲矣，故天主甚惡之　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主者稍劣矣　人類男精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　今使一男配一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　過二以上，則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　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　失正配，是失多半女，是害人類也　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　不能得正配，必恣奸淫　恣奸淫，必生爭訟鬬亂而犯刑僇　夫令人恣奸淫，生爭訟鬬亂而犯刑僇之道，可謂正乎　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　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大亂哉　曰：我豈論娶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　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於理，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　苟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理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慾，易妬，多疑多慾　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　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減，愛減亦生妬　即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　是令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復讐之志也　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　其亂不已，爾婦爲讐，兩婦之子，豈得相合　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　爾之負罪不已重乎　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尚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　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矧夫婦哉　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　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　爾非其夫，乃其主也　不齊不敵，亦已甚矣　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　夫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　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　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　其一病，其一事也　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　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　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瞻顧，分則必消　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　凡教孩幼，大半由母　衆婦之子，教亦廢焉　幼穉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　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　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　試觀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　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　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養方　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　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母不能及　此非獨子矣，並妻之養，亦待於夫　是夫於子有父之責，於妻有父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合理又難　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　一女足亂一國，矧多女一男哉　古賢有言：人一

渡海不足異，再渡異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爲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天主，將皆其不孝耶，抑嘆其能克己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貞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況人即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既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於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齊妾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之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恣慾之惡耶。中土稱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盍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主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且堅甚，必不因多而淫，故寬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己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眞聖娶多妻，皆以此。今人無此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天主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是守己，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求獨守一夫一妻之正，乃並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動，不止於己，又及於人，不止一世一方，乃既及於萬世萬方焉。

崔涓《七克・坊淫小序》　昔師伐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先以克晉，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夫，戎興於衽席，禍慘於戈戟。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矣。則又人人誰能眞信之，誰能眞畏之也。禍水滅炎，羊車亂馬，牝雞聚唐，敗績相循，千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甘心即戎，而不戒於戎。何哉，砥蜜於外，見蜜不見刃矣。逐兔於險，見兔不見險矣。加以想念所持，往而不返，迷情所結，繫而不脫。此龐子坊淫，所繇志克也。淫如水之浸物然，非極浸積，必不能滲入，故稱淫焉。坊如堤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氾濫，故稱坊焉。或曰：饑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奈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殉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於床第，而引兵自刑也。總之克戎，而無即戎，自有龐子之言在。至於郤想釋迷，則又坊淫中之要旨，而金城在我矣。姑未竟其說。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淫》　淫惡知何似，流情水決溪。乍污顏尚赧，稍縱意至迷。獸行叢多指，神監逼暗闈。爭如勤自克，貞德是金隄。

熄忿

綜述

龐迪我《七克・熄忿第四》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把諸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略曰：忿怒衆惡之門也。閘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歛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面厲，手奮身顫，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滑汁俱盡，不止，釜竟乾焦，更不止，釜並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徵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惱怒不止，爭鬪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鬪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天主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者，即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於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其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於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即惡，善者非至愚，孰怒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搦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不低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彼害在心，甚深難補。盍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縋，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主永福。彼害爾物，爾又自害己。害孰重，讐孰眞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己，不能輕害人。況人未必害，己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利斯多歲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受人害，勿以己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彼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尚未及一微怒之害爾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略，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嘬不能忍，能忍太苦。遂解衣行野，令重蟲噉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爾，遽往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姊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可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決斷諸事，最忌者二。噪怒。泰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

更讒耳　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讒耳　斉曰：今王怒，更甚於王　不怒，更讒則是矣　後王怒解，果問其無罪，賞之

怒，暫狂也　以酒醉，以怒醉，等也　狂人醉人之言，不肯義　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　色貪、酒醉、怒怒　怒時所行，怒解必悔　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　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　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　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　怒息浪平，行可也　故怒時特務醫己，勿務醫人　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　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　亞勒山性易怒　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命人行事　瑣加德愈怒，言愈寡，督愈微　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　怒起蔽心之目　當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　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止之　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　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　王喜，厚賞其人　稍展視，則一一命碎之　見者甚惜，慢故　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怒　此物甚易壞　若有人壞之，我必怒　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　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辛其第，薄量竊之其盤盂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　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　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　犯者脫赴天王前跪請救，王悉開前故　酌役者捧寶器以來，偏閱之　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天主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　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　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愚也　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　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

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　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　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　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　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解而怒息　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　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　曰：否　聖契理瑁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　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　其罪等　故怒其罪，謂愛其人　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　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　刑當其罪，甚助於義　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　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改之　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　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　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己

愛鬘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　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奉供事天主雖厚，天主必賊棄之　經曰：依爾施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　爾以慈施人，天主以慈施爾　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　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既臻我前　偶憶人有恨爾者，姑置前　往與彼講，次來奉供可也　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　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債，不能償　王命並其妻子鬻之　臣跪請曰：乞寬恩時日，全償焉　王憐而全赦之　出，遇其僚有負己百金者，扼而索之　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　不聽，囚繫之　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　王大怒，命捕之曰：惡吏　爾求我，我全貸爾　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　乃付司刑，俾全償焉　爾不以誠心赦人，天主施爾無異此　故爾欲復人讐，天主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　赦人，天主乃赦爾　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乎　人得罪於爾，無幾也　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　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　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　留之，訟人償爾少，爾償人多　不留之，即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　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焚棄必矣　旁佇亂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

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　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　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

熱達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　熱遠者盛也　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　愛讐者盛也　大火聚，所投物，輒化爲火　大仁所值事，輒益其仁　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　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　獨歌，善乃露焉　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　或爾施也，或爾倚也　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　讐者無他可愛，故愛天主之心，特露於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　爾獨能如是，蒙何報於天焉　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天主子也　假令爾在天主前曰：彼愛我惠我，我愛之惠之　天主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　若曰：彼惡我害我，我爲

天主愛之惠之　天主必曰：此愛我肖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思並有兩讐，人一，魔一，一可愛，一可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己。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撒加曰：大容之君子，讐既在手，則以能復讐爲復讐。知復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故曰：寬讐之榮甚於勝讐之榮。況爾欲復人讎，人又欲復爾讐，爭鬬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爲正辱。經曰：勿曰以害報害，望主而抹爾。抹爾何也，抹爾於復讐之勞，之辱，之費。抹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復顧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復也。

修德者，皆急於識己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己，故不能盡識己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者徇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己過，惟讐我者而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天主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敝國以西巴尼亞　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閣之。其祈不入於天上，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己也。

葆琭聖人曰：寧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拯人罪。以直報讐，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百西國王包　有臣爾寄者，相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邪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遇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於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於天主。不可。遽揣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於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志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二支

忍者何以乎，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胄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吾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魏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即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即此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恥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值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廼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天主，須加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惑，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閑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苟無忍德以富之，昨所大

惡、今復行也。聖厄勒卧略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戰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

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己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己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鬬，勝負不可定。以忍鬬，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污。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眞忍人，總天下人莫能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己。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衆，常自屈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己。己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己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眞主，惟有天主。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天主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僇。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箠磔裂之。聖人心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天主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鬬，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夫既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並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天主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天主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天主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搦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難強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弭利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平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天主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即罰滅而尚寬容，以俟悛改。蓋慈賞出於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天主爲天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偏求諸國中，有生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其人以爲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曰：既爾，何用過慟爲。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爲遭世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爲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爲惡，勿兩受害。

或詈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爲榮。惟今日負者，善且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鬬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復。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眞忍必愛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復讐，姑忍之。卽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於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尚未能自治己如己願，安怪人不悉如己願。爾不怒己不能忍人，不與己鬬，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

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滅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惱，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乎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並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不畏天主，何道之修，畏者當如是行耶。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修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隱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瑣，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赦，如眞得罪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己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天主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天主乎。人人無不自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理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卧略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嘗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尙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嘗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修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己罪出，而不辭己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受人嫚，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易能動之。

若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夭，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主降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慍意，怡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主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業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熨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天主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天主有仁，而不喜天主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天主，心但願天主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甘之，無罪而受此，不堪憂憒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天主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辱，乃眞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眞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嘆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何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嫉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磔手足肢體，爲天主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德人，值爲天主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天主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卧略曰：天主加苦，而並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人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修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覓忍，常以忍備患。日夙興，恒念今日必有嫚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

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衆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即鷹鸇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衆兔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寄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於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即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己。己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鬬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苦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況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習忍於心，靜處囂處俱安。賢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搦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即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並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輸，居彌靜。天主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之媒，諸愆試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予爾育養之，今於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沈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而豈不能並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於可得之所。酒殽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恥也。大濤之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人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即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即無他患老患所必褫，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鎖我，何異哉。若隕，盍隕於天乎。少年死。曰：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即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並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蚤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於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渺，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顫，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即償焉。

聞弟吾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忍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天主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常彰於下世，可謂不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但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天主使病如初。以苦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讐，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或有問於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者膺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慮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參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眞善眞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義理、此爲眞善、微有不然、豈眞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即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己則瞽也、見苦善人、疑天主不明、主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眞僞、眞禍未有及善人、眞福未有被囚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眞福一、眞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永樂眞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眞禍也、夫人自不願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於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之、亦於理無有、則易可謂天主以眞禍加善人、以眞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予之善人、徵非眞福、予之惡人、徵非眞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富以敬天主、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貪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概推也、第兩者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遇歧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能定也、世間苦樂兩歧、愚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彼避此、急急如騖、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於天主、宜於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眞福、亦無不求得眞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非敢自、必聽命於主、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於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冀值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即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天主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天主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天主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天主不能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牖國刑焉、聖厄勒卧略曰、天主今恕、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

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爲厚於愚、薄於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冀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貧賤疾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逆享、天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於世、以苦鍊化其過滓、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天主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於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搦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天主、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樂、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忠臣之功於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於少處貴處、以取重值、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於苦難僇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爲天主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榮之、易異日之重值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於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鍊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慢等，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天主佑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爲天人故也。鸞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於壑，爲犬所食。鷄生時，置機處，養以糠穅，死則置於几案，以爲美殽。惡人世之鸞鳥也，生則豐榮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於巨壑，爲獄犬食。善人生或爲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於天几，天主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隕。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主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貲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修德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夫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天主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天主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即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灾。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之罪訞，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悉。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卧略曰：天主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滓，增其功德，因得豐報於天也。且使不溺於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釜，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於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天主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乃爾。況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乎。

一賢出行，遇盜德人，被獅子齕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天主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天主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天主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於天域也。但爾以後，愼勿要天主。凡天主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爾與人鬬，忽有殲爾敵，使爾以勝，不重德其人乎。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台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於欲，乃所以效地獸矣。天主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於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保祿曰：我衰時乃疆，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即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天主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己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峨，生時亦頗見拯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即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尚有禮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或有疾，告若閣聖人祈拯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搰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剉則除銹。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厄勒卧略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大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大灾。聖盎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共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畏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卧略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尚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崔溒《七克熄忿小序》

崔子曰：怒毒於人甚矣哉，由辯之弗早辨

也。辦之於早，止一忍字，實爲幅輻。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堪，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於前而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於頸而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於心，是何等煩苦，是何等冤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爲對者，而後可。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彼有是事也。如忿攻忿，以怒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機伏弩，大師相克，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敗於爾家，凶於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鬬者焉，譎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即爲戈矛。嘗之以甘言者，此輩甘言，甚於鉤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殆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可畏哉。江東崔涓撰。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忿》

忿惡知何似，風狂火燄熛。無端纔有觸，誓死不相饒。豈是輕三尺，居然患一朝。爭如勤自克，常用太和澆。

塞饕

綜述

龐迪我《七克・塞饕第五》

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

饕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貪食，懈怠於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饕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修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遺國中之叛臣，何益耶。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饕情者，弗能勝劣弱，能勝強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己而成就其功德，升受天報也。若稽克己之跡，無不以克饕肇基耳。

夫天主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理，踏實善，而事天主，升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形軀，使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神於善。意合天主之意，食飲爲德。且不必過節，身主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天主之意，即食飲爲非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奧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天主也。若圖樂者縱口鳴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三。一曰利美好，二曰義美好，三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三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並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加飡焉，必生疾矣。色擲加曰：人有酷視仇我者，未如饕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熄矣。饕於從之者，盲之，賸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妙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饕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少所殲人寡，饕所殲人甚多矣。能克饕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冀之，饕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饕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恆兼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即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鬬，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饕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肆勞之，即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言聲欸，不族鞭箠也。我形軀之情，

與驢馬何異　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流眸不復理前，而反自擾攘爲生　譬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　故曰：形軀優樂，憊神遘病　形軀居苦，懽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　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眞苦，抱世苦如眞樂　聖人多年如命，既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　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　南海島有香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　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爽，此時一人能擒截之　修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　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抹饑渴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　邪魔之媚，誘必希，懼不我勝，而懶改懶固其功德焉　古賢有言：二者心門，邪魔以饕主口　一切邪情，皆令入心　故饕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餌也，隨欲隨率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　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己爲養我也　謬孰大乎　夫攻敵者，能困匿之　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　形軀爲敵最強，欲勝其欲，而不滅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能克之　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　夫減粗肴味，豈獨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　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　或因饕饑，犯罪受殃　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學亦苦種，享亦樂種，今作苦栽，後安能以樂收　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　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　暫饑以得永飽，畸不謂益哉　況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　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　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　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愼啓其端乎　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　遘疾，其徒勸之，稍洗腆　病已復故　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　要我勿絕之，難復於故矣　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　何如勿開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亡　何也　夫飲食之甘，不生於豐腆，生於饑渴也　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獻棄之矣　正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　恣饕者腹恆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　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　廉士必俟饑渴，然後食飲　苟弗得所喜厚具，必俟我不厭草具焉　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搦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持，必用庸常易化之物　食期既速，特就於食，不就於樂　故饑渴之食，渴弓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　蓋修士於情欲，不務從之，惟務止之　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　達略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蹙　幸奔脫渴甚，於死骸流血中，得源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於此者　此豈濼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　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　既除饑渴，若遇飽，即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　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　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　惟天主至樂之域，饑渴之疾既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　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　喉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　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　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　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　何哉，眞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　饑渴不侈奢，饕侈者　性所須，不勞力而易營　饕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　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　饕者食飲以徇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　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飧，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　饑渴者，身之實乏　食飲之嗜，饕之僞乏也　彼僞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　譬之實渴，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即息，此獨飲猶熾　故曰：狗饕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　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　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　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　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　縱三者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　非乏糧，即乏窖　非腹大於食，即餚大於腹　非恨食飲不足腹，即恨腹不足食飲　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　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　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爲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　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飢渴甘庸常之味

夫藏粟之窖多鼠，恣饕之心多罪　恣饕必恣貪淫，古賢有言：夫饕而貪淫自已　饕之爲主甚侈，非大費莫能給之　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飧，能不流於貪竊以給之乎　食飲淡泊，淫慾發微　食飲豐厚，淫慾發猛　人滅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爲之，矧可以消

心之食淫，讒其精毒哉。或告曰：我淫慾猛發難制，實由：我必不娶問故。曰：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婦樂矣。

夫饕者，亦謂之怠惰之母也。恣饕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慮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壑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像度量食飲多寡，乃可合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曰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愁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賊身矣，內火亦並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溢，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溢之，不能消之，則光閣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饕又能貧人。經云：饕情必致貧匱。聖厄勒卧略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窘費天主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己罪之財，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況斯身形，正爲無底之櫜，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汚，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搦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並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搦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儕之鳥獸，不宜儕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飲之樂，亦未有傷食疾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嚥未畢，遽圖後飡。腹滿欲裂，而虛食若大饑。何也，饕情令人飽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眞饕焉。故欲識饕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饕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薤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薤過節，尤呈饕乎。

饕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人土深，能增土育。若猛而驟，無益於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與靈皆溺於酒海，顛倒迷昧，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心無明，百駭亂興。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剖於桎梏，盡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盡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向行羣出焉。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關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鑿乎，孰不曉之死乎，不亦肆於廚，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如與酒若也。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蒙神，煽淫慾，消吾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甘毒也，餂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欲醉以解憂，我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今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己，實則慢賓辱己也。以豐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詆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己之不廉，正自辱乎。頃加得延衆賓，爲具甚薄。或謝之，答曰：人以是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己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醉者人所自喜之暫狂也。利爾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截輕於常也。行僭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僭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笞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訴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人遂失其舵矣，故曰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汚言，詈言輩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斥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或

之曰：此中之客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窶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己，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大亂矣。故諸國所最忌者，釀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諸瑣王，有他國使臣交，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愼勿酒醉，淫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酒，犯姦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減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冀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始滅者復生，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虐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有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撤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恆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

海舶風波之險，舶師尚能用智，設方略捄之。遇劫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舶堅，役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捄之。恣饕之人，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怍，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凡一切迪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癡神與形骸，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捄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心力，保康寧。斯美矣。定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恆過所須。試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胃氣愈強，乃知眞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饕嗜也。是以欲止饕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勿族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嚼食飲蔬惡，克饕愈易也。即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饕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陡者，有多少年從游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其所向樂，以克饕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奈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饕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饕，是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天主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謫本身贖其罪說也。人自知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微少。因饕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卧略云：不流於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臞，情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饕情忽發，宜思世間貧賤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大幸。爾應饕一殆之費，足拯多人之饑。爾一人饕，不令多貧人饑乎。天主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饕，用天主之恩，以違天主。背本負恩，罪孰逭乎。天主生爾，欲爾動於爲

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天主、腹爲爾天主乎。盍思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忍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饕娛、與聖賢異行、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天主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遠薄食者、翼遠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鵝鴈者、最肥、恆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　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輕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奧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閡、而心自向於天主、冀天上之常命、識天主及己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恆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狥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狥饕情之罪譽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恆求饜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令以身之須、掩飾饕嗜之樂、而令天主所賜以扶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愼哉。

經云：穀味至前、節用之、愼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嵐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饕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甘旨、不棄、惟恐卽於饕、加意節用之　增於美減、吁數矣。厄被古西國無賴人也、一意求樂而恆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醲、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向。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　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王　雖饑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素、染頤延頸、攘袂振臂、看羞杯案、欲並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眈眈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宜避焉。

夫節者、減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砭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減寢寐、令人富於時。保身之安靜、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天主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饕爲薪。饕既克、淫欲息滅也、故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者、貪吝淫諸情並息、心愈靜於妄念、愈觸於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閡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爲肴、節德爲肴心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餒、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且無論修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或感格天主求罪之赦。旱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減麾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大益、比饕樂之汚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爲形軀之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天主所愛、眞節德也。眞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於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減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己。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飾、素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污、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盍目齋於邪視、耳齋於謗聽、舌齋於詆毀、手

齋於妄作，心齋於欲罪乎。齋心不齋口，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主喜而受之。若心饞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爲敬耶，褻耶。身瘠於齋食，心滿於饕傲，口絕於醇醴，心醉於慾憎，豈天主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貪饕並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入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耶，其志意善惡，貴國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創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愚，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譏之曰：天主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悛哉。世愚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世，以欺人亂正道，斯實天主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天主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眞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眞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叔也。即有施予，豈緣愍其患，止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文，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詬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於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痊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者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睹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若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鳥，益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譎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眞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仁，而天主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眞仁，既不能致行之，亦並不識之。不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天主不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處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蚤託生貴富家，正爾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僞慈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諄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孰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一言，爲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悉愛人慈人，行顯憎人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懷狼心，正邪魔惠人類之酷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迪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他酬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遠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胥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是爲證，何至瀹所聞以自欺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己曰：天主降我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訾，嚴督其倦，勤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眞，則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其行，是因世患致眞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不反諸己，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棄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罪之霏，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猶殘殺者，當爲獅虎豺狼，其次者，當爲牛馬騾矣。夫論性，彼鳥獸之類，皆安於本性也。論情，即馬牛之

蠻、生平受束縛苦食之苦、耕篤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　猶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閒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乎　夫據義、即最惡人、當受最重罰　據輪迴法、即最惡人、受最輕罰　豈天主全智、所建生死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論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　今以罪、故罰爲畜乎　如曰：不知　必也　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人之性也　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悛改哉　罪不痛改、不去　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上帝　豈非論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　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　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天主之心、能贖罪消刑　未聞艱難之任、足感天主之心、贖罪消刑也　彼論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僇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　必也　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戀哀悲　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　其視見殺、猶破獃狂、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　又易爲戒殺之乎　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　假令最惡人、習於殘殺、既轉爲獅子虎狼、既知爲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　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撲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爲何物乎　虎狼爲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　畜建之懲惡勸善之訣、孟軻之明飾、引之循善避惡乎　孟立之官言、以定其褒貶賞罰乎　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爲人　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　然而禽獸不靈於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　爲禽獸樂也、不役更樂也、是畜道爲樂境也

人所爲善惡、靈神爲主、形軀共之　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軀、兼受義矣　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爲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　若以爲德與罪之報、彼爲善爲惡之形軀宜當之　今人形軀徂謝即殘壞、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於棺槨、則儕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爲善爲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矣　夫爲善建功之形質、腐朽於此、不爲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　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眞善與否、在其志趣也　爲善以遵天主之命、行德爲德之美、則眞善實德也　行德以資名資財、謂德、主寵徼貪榮、及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　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　善德之性、以忘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報哉　況世間諸罪惡之根抵有三　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　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　拔此三根、功德乃成　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　而報善也、是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窟也　詎天主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既無明理可據、則闕以事跡驗之　既不能徵之以理、則闕徵之以目　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　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　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　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乎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事哉　天主賜人目、特以別色　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疏密、屢致大謬　以黑爲白、大爲小、直爲曲也　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　特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　據目覓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　況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　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能悟之者　聖賢明道之士、又皆痛譏之、勸人勿妄信焉　正道功至公天主欲人人知之、是庶隨時隨處、見明驗著顯跡　今驟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　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　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　輪迴之說、佛氏之訟也　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　流涎甚易、曷足信哉　行非禮、罪也　信非義、豈不爲罪乎　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釁易攻、此眞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　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譽與僇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一人　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獨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　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　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　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主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迪未建之功德也。若輪廻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哉。

若言前生爲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眞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神靈，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乎。若今身之父母，非眞父母，乃托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又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廻之實徵哉。

或曰：輪廻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絶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廻，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天主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道矣。其他邪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於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罄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卽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卽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廻畜生之說，俾人悟斯爲虛誕，並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既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卽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於惡，怠於善，豈不日深歟。

崔溫《七克塞饕小序》　在昔鑄鼎象饕，謂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饕不受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卮無當，投以江海弗給也。口腹爲漏卮也奈矣。困於酒食，迷於醉飽，舉世不爲饕者，或寡矣。秦人以饕嗜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饕報也。晉以人生之味於目，齊奴諸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錢，猶謂下箸不給。曾之子弼，遂勝其父，而益之以二萬，豈非老饕之尤者乎。五胡未嘗饕晉也，而晉自饕焉。此又孰非饕鑑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欲止細人之饕，當從老饕始。老饕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又曰：二簋可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饕第一義乎。善乎。吾讀龐子書，得養生焉，並得經國而富民焉。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亡。禮始於飲食，豈不信哉。或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則與時宜之，不濟則遞減而遞節焉。余曰：此非西士之言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此天道易道之大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饕而已。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饕》　饕癋知何似，溟墟吸衆流。萬錢難下箸，一笑爲擎甌。直待腹相負，方知骗是仇。爭如勤自克，甘節德之儔。

平妬

綜述

龐迪我《七克・平妬第六》　妬如濤起，以怨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詆毀人非，幸人之有災，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

他情雖大，可鎖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顫，齒切，言獰，手舞，體寒，神憂，通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先以憂終。

色搦加曰：眞福益公益美　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尙不足爲福　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　西士有兩人，一甚妬，一甚慳，俱聞於國　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　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　先請者祇一，後請則倍　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　王命妬者先，妬者締思曰：願王鑿我一目　此何意，王言倍必倍，王命先不敢不先　己不得倍福，寧令人得倍禍　鑿己一目，易人兩目　深於妬矣哉

人有他惡，其心飴然甘之，而後從之　盜有財貪，淫有色貪，類然　惟妬悉爲憂愁，悉爲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　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　從妬者，以目前重憂，並死後永苦　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　死，魔爲掌戮　生，妬自爲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　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悉出我傲　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災等　故昔賢遇一善妬者，面憂色黃，問之曰：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　巴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聽視衆人之德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恆欲勝人　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爲樂　不能勝一人，爲不樂也　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己之憂　夫妬者，人在上，妬在上　人已等，妬其等　人不己若，又妬其或己若也　盡人讐之，獨居無朋　上歸不循於理，外關不容於人，內關不休於己　雖全得世間所爭羨愛者，亦爲天下無福人耳

妬惡於吝　吝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　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　天主以賜爲心，故美好吉福，恆願傳致人　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　日月均照，霜雨均潤　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爲心，惟願天主顧己棄人，慈己怒人　豐茂於己，吝嗇於人　與天主正相戾焉　天主至公，故至善　妬人至私，豈不至惡乎　仁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己，故見人凶惡，如己凶惡，痛憫欲拯之　見人德福，如己德福，則悅樂，而讚美天主爲諸德福之原　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爲己德福　妬人不然　見人福，爲己禍　見人禍，爲己福　自有，人亦有，不爲福　自大，人亦大，不爲大　自有人盡無，自大人盡小，乃爲有爲大矣　故以人之德福爲己禍　厄勒卧略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　悲哉，夫憂樂好惡，同者爲友　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　妬者悉與同之，不爲魔之徒乎　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識爲我徒　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爲我徒　夫魔雖妬，妬人，不妬魔　妬者，妬其同類之人，不已甚乎

傲情雖大，遇讓則止　怒心雖甚，慎謙忍則息　貪念雖深，得財暫輟　諸如此類，尙爲可救，惟妬不然　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爲滋長　爾愈忍，妬爾能忍　愈謙，妬爾能謙　不及喪爾德，滅爾躬，不獲息焉　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舍以止之　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己德，捐己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　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　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　妬者願得榮名，而無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己　抑人於下，自抗其上　塗人以濁，自居其清　臨深爲高，損人自益而已矣

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己之事，未若妬情甚也　昔賢友數百人，遁世修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孥　有妬其德者，欲伺隙戮之，不得　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衆會時，佯亡其書　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覓之，得諸巴孥之室　衆益異之，或曰：作此汚行，向所爲德貌焉耳　巴孥不辨，亦不承，惟跪而求赦　主者依法罪責之，斥不與會　浹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邪神忽憑焉，盡道其前事　衆而後服巴孥之誠德也　天主亦賜焉，以誠德之徵應　蓋衆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　不得　巴孥控首請之，邪神去之　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眞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假惡屈人於己下，竟不能逃天主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己之妬惡愈顯焉　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　故爲天主所惡，目前每亟罰焉，微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　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　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　人失之，不必歸我　矧妬者，欲損人益己，人未必損，已無不損　妬何爲哉　若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　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取焉皆滿，爛散焉彌長　譬之於燈　以一燈，燃千百燈，分光愈多，本光不少　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於爾　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於爾乎　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己惡而去焉　如貧人遇富，以富對照，遂見其

資　妬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求照，而於或細缺，或微污處視之，是破鏡也，脊鏡也，得自見其醜乎　不惟不照己醜，且獨益妬惡　如藥火，以水爲新，愈灌愈熾　如鴆鳥，以日爲翳，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似玻璃色者　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　心從妬出，無事不受妬性　故仁與妬，俱如猛火　草木遇之作火，金石遇之作火　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　見人惡，必解之　即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　曰：意未必然　意邪矣，曰：是偶然　至不可奈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焉　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　花雖苦辛，取之作甘　妬者不然，見人惡，嗤之，見微過以爲重罪　見人善，必疑之　或曰：貌然非眞　或曰：偶然非堅　或曰：勢然非常　是者見人善，亦增我惡，何論惡　如蛇然　花雖甘，食之作毒　即德眞實堅甚，妬心不已，必思勉尋求　曲處一肖善之惡以淨之　諫謂鬼下，必謂快慊，勤於修，謂飾德　廉於取，謂釣名　簡嗇者，謂愚純　明辨者，謂浮誕　正直者，謂亢厲　慈凱者，謂柔靡　莊敬者，謂矯飾　和霧者，謂委隨　好施救人，既謂妄費　少施節用以自給，又曰：吝嗇　蓋心猶準也，度人猶度垣也　以正準度垣，獨正彌累彌堅　以邪準度垣，獨邪彌累彌危　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　妬愈增，德愈傾

他人善惡，最爲難斷　蓋事之善惡，與本心意　心意如目，目明，全身開　目闇，全身閉　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　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　故其眞僞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　聖經曰：未至其時，勿先斷人事　俟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　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能，傲罪孰甚乎　經曰：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　爾一見惡象，遽決眞惡，豈能不誣而以眞善爲惡哉　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　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　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眞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　試以移之乎交，爾復視果惡否　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　且爾偶見人　不善，其貌雖肖，其意未毀，易能遽決眞似乎　即眞不善矣，反視己之多且大不善，而曰我不忌己之多，輒忌人之一，可乎　或問一賢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　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己而已　昔數友同居修德，有名振者，捕致大德每寒，來窮其罪　每塞揚善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　我罪鎖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　何暇判他人罪乎　通當，西國名君子也　有妬者曰：加當葬夜恣食飲，曷爲君子　則有解者曰：加當且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乎　見夜影，不見日光，爾豈不病乎　一加當也，妬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　不妬者，並亮其無遑休暨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

西有近達機爾者，誠德人也　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　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　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主，安得如是人修容脫世乎　生平如此，洎死，兩目燜如星　其友柱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平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己，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戒讒言

契理瑣曰：思人污行，污其心　言人污事，污其口　如竊人污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己耶

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即置口矣　豕人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污泥是甘是安焉耳矣　妬者見人好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輒問之，厭聞之　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　積於心神，噬於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

毀人者如蛇，面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　蛇曲行，毀人者亦然　始作好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　訖加惡毀，污人善聞

毀之害甚於盜　盜損財物，人所甚輕　毀損善名，人所甚重　又重於地獄　地獄嚙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並嚙之

邪魔誘人於惡，人未必徇，即徇亦不能使之明行　必也闇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　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　計人之隱慝，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　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詫造毀者之舌而大，害尤廣，尤宜避之　故百爾納曰：毀人者，虐於毒蛇　蛇一齕，傷一人　毀者一言傷三人，己一，聞者一，受者毀一　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間父子，皆由讒言　聖經謂造毀者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　又曰：兩舌之人，必負大禍，每搆亂相合者故也　又曰：寔放作毀者，而淨訟息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犬傷於矢，矢不出不能休　故聖經勸人曰：爾偶懷傷

人之言，必使消融於內，勿畏裂腸而吐之於外。

厄勒臥略曰：吹灰者，自污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污其心，閉其智神。

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曝自陷。

賢寓言曰：獅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獅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於大王疾曷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得之，即來，何敢後。獅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獅子便搏狼，如法用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証證，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失。大主縱讒口嚙之，以剪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己加穢。

一賢者見重於王，備極尊貴。偶出，遇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願無以報。冀幸天王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大爲同列所忌，謀共間之於王。曰：某之寵於王極矣，無獻。今且謀竊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某已某見王，王試詰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己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彼不利王之去而沮王，臣言則諛矣。大抵西國賢王，多有謝世入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耳，慮無不入也。翌日，王如言。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王以爲實，物然色變，口不言，必遂欲圖之。賢者覺耳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白此不難。今公襤褸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散棄家業矣。請問行期。王大悟曰：爾眞盛德忠良。彼言者，皆娟嫉讒諂人也。悉重譴遠竄之。經曰：陷於自作之穽，姤人如是輩者衆矣。

經曰：愛面忍讒言，如北風散雲山。衆聽奢眶聽，鄙言者淺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則被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逐不逐，能救不救，與察犬食人何異。爾聞讒耽，以正色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願且恒耳聽之，俄首銜之，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於毀之罪哉。

造謗者，愼勿聽之，與爾言人過，與人言爾過也。實之敗者，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耳承爾美膏。爾毀人，我則掩耳，不堪受爾穢汙。又或聞毀者曰：爾試思不獨在道，人或於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速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讒言賢耳注心，乃至虧損在德。切責速避，宜更甚焉。

有數友同修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老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無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女告矣。少年悟曰：是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法蘭濟途遇乞者，慇懃教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於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言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譽人者，急責之。譽爾者，切勿怒之，並宜感之。曰：彼定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譽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易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其施之善乎。爾面汚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計鏡主讐爾愛爾乎。爾果有是惡，彼孰爾，令爾能改歸善，爾轭宜謝鬬之。爾即無此惡，亟自反思，豈無他惡。知以重刑，亦宜斯然而受，況忍逆言之徵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譽。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讒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讒言之益德，善體天主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戀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讒言比惡風焉，惡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彌疾，至彌速也。讒言，小德遇之輒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忻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詈毀之。聖女時厚餽焉，或問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趣我，我當厚酬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俱有憎惡一情，病本相似。無愛一德，可兼治之。故系諸乎妬之後，與熄忿通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於妬。所喜德，亦莫過於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傲，必不妄行，不復譽。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天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鐘磬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於我也。故天主眞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已。愛人之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盎既老，不能多言，恆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夫水敵火，與他水合。獅殺衆獸，不殺獅。同類之鳥，羣居羣飛。凡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其同類者，矧靈人哉。天主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公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況天主衆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衆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嫚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衆人相負之責。雖恆還，亦恆負。

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合則勝。西有國王，集衆子大漸聚之命牽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驗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輒盡。乃戒之曰：爾等愛合，即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力，皆相通焉，其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天主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塗，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於人，猶無日於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樂悉亡矣。夫福分則增，禍分則減。爾遇樂事，無愛爾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如己。故遠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天主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恆求己所愛人，及愛己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亦有之，亦非天主所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己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天主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眞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眞愛天主，轉以天主之愛愛人。故望人識愛天主，以享生死眞福。冀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於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天主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眞友也。非除貪妬，傲淫，諸惡情，非心契於天主眞道實德，雖合於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所造人。泉上出易下，愛天主者易愛人。仁者之人愛，原於天主之愛。天主之愛，又受育於人愛。如衣取熱於身，又自保身熱也。

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衆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宜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凌，尊者不嫚，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首，首未嘗輕足。目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於性命，不妬不慢，所得所知，不吝傳達，猶衆人公得公知焉。己亦非己，乃人焉。

一體所得，必分於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己。得財，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天主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靳固之，猶竊諸貧人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一體苦樂，諸體與俱苦樂。仁者視衆如己，故苦樂禍福悉與人同。經

么；與哭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於衆以化衆，此之謂也。所施於體，則以爲施己。故足痛，則口伸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携持酬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己得之。經中天主曰：爾施於我小者，則施我也。色搦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眞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

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己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以捍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視衆之安，重於己安。故不辭入患，以捍人患。知君長代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夫天主之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愛我，乃先自愛我矣。非先受於我，而後授我，乃先自授我。仁者愛人，非視人愛己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授勝於受，愛人是我德也。愛於人，非我德也，人德也。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於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己益，惟圖我益。非望受於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圖人益，非圖己益。色搦加曰：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矣。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既用，置於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尚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曰：故曰：智者，愛人如友。愚者，愛友尚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也。仁者愛人於世物之上，於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而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友根已亡，友誼曷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於人，則禁求非義之事。於我，則禁聽非義事之求。

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於實行，必不在心矣。

天主之愛，恆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既取，不妄棄。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趨向，美好而已。萬物之美好，天主付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於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窮，言說所喻哉。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善愛己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己，實惡己也。惡形軀，似惡己，而實愛己。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天主所謂愛人如己是也。愛人如己者，則先己而後人。爾不能正己，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淫諸情，不能無諸己，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己，援人沈己哉。爾欲愛人如己，須先知愛己。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愛己，許爾愛人如己。未知愛己，恐壞人如己也。爾自愛己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爲惡者，自憎，自爲己讐也。則爾既愛己，必不行惡。爾欲爲惡，而愛人如己，則亦愛人爲惡如己。以邪愛壞己，及所愛如己之人矣。故既不知愛己，且勿愛人如己。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己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輔之爲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爲主，而溺爾於萬罪矣。愼哉。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爲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二。宜有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締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謂驕傲。眞友必平等。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爲眞友哉。經云：有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惡也。其二，

心相通　眞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　僞友者，心既無實，言語事悉同擬議焉　其三，行惠　報友之惠，不可操衡　宜如沃田，受一還百　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　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　勿因益友而損己，勿因過愛而害友　其四，勸責　人孰無過，爾爲眞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佞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人亦弗怨之　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　經云：以甘言僞語其友者，則布網於其足前也　色搦加曰：友之過，必須破之　我不傷之，不愛之　我勸責效與否，未可知也與其不言失友誼，寧言之無效矣　亞歷山，西國大王也　聞一士有盛德大智，結爲密友　同居數月，無所勸責　王謂曰：我人耳，豈無罪過　爾不見，不智　見而不我責，阿矣　非我所望也　遽遣之　亞熱西老，西國王也　非恆責其過者，弗聽其舉　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　見過不責，譽言可疑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　人愛在前，友愛在後　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　古有兩友　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　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友何益　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　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己不可爲者　爲友爲之合義，爲己爲之非義　是左智者，可與權也　其六，患難不忘棄　經云：眞友隨恆愛　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　其七，不露友秘　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卽失信，非弗能得心合之眞友也　其八，隱友惡　經云：掩惡者，索友　其九，友所求卽予　經云：友求，爾能予卽予，勿言來巳予

崔湜《七克・平妬小序》　夫妬者，滿腔皆殺機也　包藴諸毒叢千，一心伏弩藏機，見影卽射　懷刺挾沙，遇勝卽鬬　妬名有十　傾危也，忮懥也，憤張也，賊害也，驕逐也，讒毀也，兩舌也，恣爭也，譸狠也，凭貪也　無非妬也，晝夜相代，營構不息，總歸於攘奪一念耳，不攘不奪不妬矣　仁德備衆德，妬惡亦備諸惡也　諸惡顯，顯可坊也　妬惡隱，隱必中矣　諸惡淺，淺易釋也　妬惡深，深必危矣　諸惡發，發如其惡而止　妬惡發，發無嘯類矣人知遠惡，不知遠妬　人知惡人爲惡，不知妬人備衆惡　人知陽善陰惡，不知妬惡極陰無陽也　一切惡心，皆從妬起　一切惡事，皆從妬造　或曰：妬者無徒矣　余曰：妬者無親無尊，何止無徒　無親是無父兄也，無尊是無君上也　故曰：妬者滿腔皆殺機也　龐子平妬，切中人情，深入骨肝　妬者讀之，泚然汗出，妬病其瘳乎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妬》　妬惡知何似，平流忽起波　高才容我獨，好事恨人多　咄咄偏相逼，瞬瞬奈若何　爭如勤自克，一怨百無他

策怠

綜述

龐迪我《七克・策怠第七》　怠如駑疲以勤策之　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　恣諸欲，自縱不能　善無愧毅，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　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　或有生無覺，如草木　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　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　或有德如聖賢，皆是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初，天主命之　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　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　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興，爾尚寢寐　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耶　不愧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　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　若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斲條幹　迨至其時，芽蘖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　未嘗怠於本事矣　覩其眇末，孰信鴻鉅　睹其揪藏，孰信鮮茂　然而不覺致然者，積漸故也　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事嘉績，天主不欲忽成之，必繼之艱難　事成爾艱，人視之爾重，守之爾謹矣　敗成者弗良　良者必弗敗成也　獸邁大，孕邁久，成長邁遲　致大者，蔑弗小　致安者，蔑弗危　怠者嘗不願堅丕績，成大美　第並其欲，且不欲之　將不行而至，不翻

而勝，不修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之可也。事惟初難，稽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世間善事，非中心優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己積德，攻大國最難事哉。凡書成事者，莫心倦苦也。諺曰：歲克一欲，夙致心淨。心既淨，不能徐疾漸積，尚未肇始，輒欲見終，叛造弗獲自誘不能，刻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釋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井幹堅石，綆踪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雨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德者，如蟻。經云：爾怠者，盍視蟻，盍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帥，夏時知斂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誨幼以爲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爲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機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無匱之智也。爲物微眇，取義於謙，愈謙，愈智也。棄淫歲，受精鑿，稱其淨潔粹精，能鄙貪婪，棄取之也。羣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恆毅，作業不息也。囓穀之芽，俾不萌生，杓壞，視能豫絕險機。訓人克己去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斂藏德美，以避失墮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衆人，令讚事天主也。身負道住，示其慈愍，不辭勞罷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傅可習，無刑戮可畏，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有天主之默牖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頹然自棄，坐失今世積德立功之機，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日下暫時之微勞，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何時止，卧何時興。暫卧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之，遽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世後世，窮貧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於天主事也。世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德致道，事天主，遇微勞，輒之愚他務，奪之。非甚暇本欲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海，踐水火，走天際，逃舊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曼海之舟，九沈一存。彼凡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顧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暖致永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暫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業，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尚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歟。聖弦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永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支，甚幸矣。人之人情，與其失命，寧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丐而且生。畸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畸語之欲不死，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遵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天主，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曰敵邪魔之誘感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譖譏，當疾病貴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仇視其身，謝世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悔涼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賢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害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籍其財，褫其爵，置於瀕室，使守鹿駝，奪其妻，嫁斯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數年，國王偶過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範黃金爲己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大祭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於旁作大窑，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遂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雅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雅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雅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

於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鎈人大火中，行者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後毀其象設，依歸天地大主，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闔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於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於道德，違天主，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於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況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既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既過而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尚未足一息，況爲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搦加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即反諸己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世時，所安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大樂矣。今人所賤莫過於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哀哉。色搦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嗇用之，必不足營所當營之業。矧修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嗇財小人之罪，嗇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爲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衆，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我時，以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於天堂，可免此大苦於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蓋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即爲之。爾所奔赴塋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黽勉事之，尚不足酬，矧即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愼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蜚不還。天主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天主必嚴鞫致罰焉。職業，盡心力爲之猶不足，矧怠於今日之業須暇之，並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反足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天主，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永永不既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安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並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恆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於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於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隳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毋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而止，以與自毀業，曷異哉。怠者行而不底，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或陳列寶甘以爲餌，乃能鉤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拘之，無鐍而扃之。途乎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於無有之敵也。

人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恆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遣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於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一者何，天主也。色搦加云：凡如意不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旗耳終日一額生乎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合己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不移，倏積倏毀者，倏改方爲圓。改圓爲方者，明徵大道不固於善也。醫方云：始服有效，進用之，必瘳。日誓新善，不如守己誓之善。毅然進於所始之善，天主之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恆毅，及德行之益耳。君子愼擇，擇而得，務握固恆守之。勤修之士，豈惟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祇益疾耳。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

所　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益哉　今此所累爾者何，舍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　非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　行方以消心任，而心任以搖易更重也　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　傾倚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　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以數易所顧增病　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　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　定身於一所，正賈德謐心之印證矣　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人何如

既定身所，又宜謐肆獨居　色揚加曰：爾問何當亟避　余曰：衆也　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　先所已靜，有所復淆　先所已克，有所復旋　嗇淫酷傲諸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　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　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而從之　視人之淫者，皆大有所害　柔靡好燕樂之友，漸消我勇毅　富隣煽我貪，縱令心淨，交一惡友，必染其惡　況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　爾非效法之，必憎怒之，兩者須並避焉　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爾，而憎怒之也　走通衢者，必觸多人　或俾隕越，或尼其行，或點汚我衣　交於衆者，疑碍必多　或招尤，或虛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　狥其聞者，居其實　又曰：怠者曲手而齕其肉　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嚘而靖安也　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　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恆鬬，不甘屈服　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感，遏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　屈於諸欲爲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閒暇，怠惰之密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感穢欲之鵠也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　造物之主，鳥傅之兩翼，人傅之兩手　一也　飛鳥弋人何慕焉　棲，乃援弓射之矣　水沸，蠅去之　溫且寒，則就之　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　室曠易汚，譬充於美液，惡者莫能入之　萬物盡然　人營業時，邪念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　暇時，乃就而煽惑焉　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　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恆遇爾營業　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　閒居者，邪感百種，並來攻之　瑣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　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二爲閒暇　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閒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　我與汝，勿肄閒也　或問故，答曰：以遏其邪心　何者　居多暇，恐有慝謀亂略也　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惡　故閑人，惡人一也　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　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不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　既樂且憂，遂蕩於萬欲　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　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　夫閑者必致匱乏，恣慾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　又必恣寢寐　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飽飫自廢耳　故非勤者所想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也　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　富者之飽，不使寐矣　夫耳目口鼻，皆節於聽視食臭，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　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　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汚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暮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　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　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　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　煩勞於世事之人，天主以爲至閑也　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　人視之，不甚閑乎　凡造作事業，非向於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己德，乃益他人之德　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眞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

人異術，所須視者三　其一善也　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永年之事，至爲急也　其二，有益也　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　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夫遽爲益業也　業既畢，此遺益於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　其三，不奪心也　內業者，本業德士瑩精圖之　其於外事，借心不寄心　即務外行，無傷內心　恆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眞慮耳　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寧謐，弗謂閑暇也　此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　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天主　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　智者知心力愈析愈微，愈無專，故恆圖減外業，以增內業　聖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　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恆偕天主，証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　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　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　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矣　下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　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　邪欲如嫖，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於熾　故我此心，反淨於邪慮邪欲也　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恆闢，邪感一至輒入　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　勞苦既倍，勝負莫必　如敵

主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侵略入門，圖欲殿之，其不尤難乎。且不在廛，安置甚易，既始剏殿，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大罪雖免，纔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遲懼善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俟其怒氣至行罰日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緩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掣白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盍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恆便候之，不宜乎。色搦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乎。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俟死期至，則善矣。恆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慶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暇，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屆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冥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於罍器，此人彼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於此，造德於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天主殿也，而爭先莫肯後進，並不能入焉。亦傷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既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饗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於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慣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溺罪彌深，主祐彌絕，主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礙彌多，罪惡注心，恆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日恣，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卻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卻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己，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蚤年修詣者，情欲之根，尚爲未深，擺之甚易，爲善享樂，尤永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蚤年爲善，事天主，其以爾最強美奉天主，主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回邁，老毫而後思善，既廢於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天主。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於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行，悉背德違道，老毫不能行，時欲卻還之，曷能迄歐。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於老時，猶得珍罷，將貯美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搦加曰：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詣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初敵，沽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馬，藥痼疾，待敵入城殿之，酒既酸而沽之，不甚遲乎。

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即於未至時，豫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捩舵，乃始備之，不晚耶。防敵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俟登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永年之事，生人至急矣。豫備者爲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攻，天主蔽聽訊鞫，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天主，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

近死之時，阻礙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之別離，與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鞫，及永殃之怖懼，皆擾我心最深。鹽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況人隨所種，必以是收。生種罪惡，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便忘已。生時簡忽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災禍臻至，爾求而我不聽矣。是以自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於修道，以是天堂者，豈猶猛暴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奔走入城，門已閉矣。

敵國一酋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答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自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今世人甚勤於俗事，甚怠於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即善有所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有主，虔

誠奉尊之　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　凡事萬物眞主爲本　欲行萬可舍此眞主　善無根本　似而實非　或則微眇　無報於天矣　人心無主　如大無幅　舟無舵　進退無度　行動渙亂無準焉　故不識眞主　正爲諸惡之根原也　經曰　愚者心於心中　天地無主　遂朽腐　甚爲可恨　無有一爲善者

何謂無道可履蹈　夫正道必出於天主　亦自趨向於天主也　弗知所從出　所趨向　安能知道乎　夫生人之旅務　莫如求正道　爾娶妻　求賢女　買田　求沃土　百凡世物世務　亡不求精良　盡其靈智計畫　不辭勞苦　不惜時與費　冀得之　獨求道則否　無論善惡　不辨正邪　輒取之　物有眞贋　盡意求眞　道更有邪正　何不盡意求正焉　市廛物　則失微價　循僞道　則失天主失眞德　失天報　失功勳　而終必不免天主之怒　受永罪之殃　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　無賞可望　邪魔者　我輩之劇寇也　其計慮所向　全在喪人德　淪人於罪惡　其所用籌策至酷者　在令人誤信善德　身後無應報　罪惡死後無罰殃也　聖保落尼曰　我輩皆勤懶於小事　怠惰於大事　所以然者　惟不知賞命實福所在也　《聖經》記世人言曰　人與獸　至竟如一　兩者之勢均矣　凡物絕息之理一也　人無加於獸　皆以土博捖而成　卒歸於土　誰知亞當天下祖宗之子之神上陟　而獸魂下降　世人誤信此言　故忽於萬罪　怠於諸善也　見罪人犯科　不見即受罰　故曰　天地無主　爲惡無損　不覺天主之待不即罰　正爲其弘量大慈　不急行罰　待我悔改耳　非全不顧不罰也　夫德非大勞不修　人欲非大苦不克　應報之望　增力以勝苦勞　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　除應報之望　更有何法以勵衆善　警衆惰乎　工之負繩墨斧斤　游行於市　問曷不作務　必曰　莫我鳩矣　居貨物　問此物曷不售必曰　我待價也　人游閒不務德　怠於克己　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　身後無報應之價　故沈溺怠荒　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　顧爲狂愚也

世有智者　魔或不能令信德行　無身後之應報　則又設一策誑之曰　行善而望酬報　此非德　乃利矣　爾行德　不冀酬報　不尤精美乎　此言似高遠　引人進於至德　其實使人離於實德　誘人恣行諸惡者也　何者行德爲德　此物此志　洵美矣　第非聖人弗及此也　凡聖人之行德也　其大意悉爲天主爲德美　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　況衆人乎　非望益　安能策怠　富行德之苦　謝隨世之樂　非畏害　安能去惡克己哉　今信有主有報者　猶難劼於精修　況去主去報歟　是以德行所忌　惟世報之望而已　以德望報於世　德性逐虛　此眞非德　乃利矣　若天堂正爲衆人之本鄉　永福之所　大補及聖賢之境界　人昇之　能見天主之本體　定於善　不能受害　況人心所願美好　悉得於此所　天主生人　令行善者冀望之　願得之　求就之　正大德耳　而反以爲利　誤邪魔欲令人消德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　使人或脫於彼　復絓於此　曰　死後天堂應報　縱實有　我黽勉於善　必昇受之　今何必論有無　何必信望之　余曰　有天堂之報　眞爲善者　勤心事天主者　必昇受之　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　必不能事天主　爲愼善矣　又何以能昇受之耶　邪魔知人之情　不堅信望死後之報　即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　故雖似令人爲善　第令棄此信望　善德必並棄焉　夫死後無永報　天壤亦無主　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　身後必有善惡之永報矣　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　夫天地有主宰　爲萬物共主　全能至善　誰疑之　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　亦豈屬可疑之理哉　剏此信望　能策人怠慢　激人精進　又何故不誠心信望之　若曰　必待死後既親見　吾則信焉　則失失天堂之永福　墮地獄之永苦　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　豈不甚晚　信何益耶

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　非言可罄　天主聖經云　今世瞬息微眇之勞　所致天堂之福樂　無量數　無期限矣　又云　目未見　耳未聞　心未思　天主所備以酬愛之者　或問一賢者　天主何物　賢者約諦思一日　對之　既又約二日　次求四日　如是每倍之　問故　答曰　此事愈思　愈覺其超人力　故難言也　天堂之事　亦若此矣　但知一節之大　可測一人之大　諦思目下世事　亦略可測天堂樂之萬一也　聖保祿斯丁云　吾主爲我此賤軀　與以多且大恩賜　一至於此　如天地氣海　晦明寒暑　霜雪雨露　鳥獸魚鼈草木　至備矣　所備於天境　聖賢面爾之所　又何如　囹圄中苦此多且厚　天庭當何如　涕谷若此大樂　諸樂之境何如　今所並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　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　不信爾言　不從爾道　賜亭天地間　諸福若此　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　尊爾命者　從爾道者　豈不尤盛大無比乎　智者遇世之樂　不爲牽動　但用以推思天上福也　富賈竇錢入市　或粜微賤物　目下輒償其值矣　若最貴物所竇錢不足　約到家償之　世人之善德眇小　其值輕微　天主顧用世福酬之耳　誠心愛事天主之德　其值重大　總世福不足酬之　德士亦視爲簡賤　不願得之　其值則天主約死後　全償於天堂焉

或曰　向聞天堂地獄之說　竊謂此實至理　萬不可疑　又聞天主至言

極能策人於惡，迪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開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本形，不能視聽嚥嗅覺知，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尚能與神靈同歸福樂苦難之境，抑既逢於地，永久不能復作。若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趣向，所急願望得也。得之即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於歷足而後已。歷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既得則慰樂。得彌大，樂彌廣。迨既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尚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即覺所得尚有虧歉，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爲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也。愛欲者，愛惡冀望喜怒也。冀獲所欲獲，則安靜慰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之謂也。愛欲者，本向於美好順便，既獲之，遂生慰樂。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恆居明悟之後。明悟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以爲穢惡鄙陋，即增疾厭惡，趨欲避之。二能既滿，二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欲得者，既全得矣，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完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之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即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易能歷是慰滿，其冀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惟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天主，不全完矣。聖弦吾斯丁謂天主曰：我主爾造我心於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靜矣。聖經謂天主亦曰：識爾，及爾所使耶穌基利斯督，天主降生之名號，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目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爲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於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離逖，念慮願欲，悉若主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人定不易矣，其爲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既飽飫於眞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肉身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徹會通，視聽言動，不爲物引，克積於德，大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夫此種種諸福，在此塵世，則暫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眞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得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衆，相爲伴侶，相爲昆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大所願，惟天主所願。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既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遽當實信。即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靈神肉身，最爲親切

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矛盾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一日諸聖人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爲主持。方結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爲助。故凡種種善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樂，或墜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況靈神本自向善，惟綰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甘其穢欲，沈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蓋人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令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爲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於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宥有罪，賞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骸，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初能於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於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於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攖，是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目不能儘。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概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靈之能德恩施，莫可數計。

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主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飫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靈功德，互細不同，主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愈大，聖靈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爲悉皆充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既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於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

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爲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創甚大甚備，可想知已。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眞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爲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爲王，己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倘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能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苦者多，尚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相恨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尚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人，悉不復哀愍之。即諸聖靈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爲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肯虛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滅，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懊忮。是其苦難，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悲慟天主心肯，永永不間焉。

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靈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靈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

而聖處之福樂，從是滿足，豈人不然。其身再作，更加原神，同受水罰其爲痛苦，較前更甚。神雖受苦，既不能壞，惟求聚滅而不可得。加以肉得之苦，實又更盛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遂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死水矣。聖意既在天域，凡所欲爲，無弗能爲，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荊棘。經云：我經怠人之地，荊棘充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縱之，則邪念及穢欲，草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污，寐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乎。必須恆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尚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詘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之。怠者憚勞避勤，已失所爲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耶。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爲諸福所入，此爲諸禍所入。汝恆閉彼關此，不令滿城皆禍灾，狀若地獄爲可畏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是關諸邪念回行所由入之門也。憎勤惡勞，是閉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諸灾禍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勗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千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即位，令曰：諸臣僭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貴爾命，足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遵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於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

天主視一黽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黽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爲善。天主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夜罪人自承爲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悛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天主最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主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佚敵，棄甲曳兵而走，忽返奮力戰勝敵人，卒焉不恥走，亦未嘗勞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荊棘叢茂，荊棘既拔，復種五穀，生產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荊棘，而甚饒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並力祈禱，未感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譬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遵之。自此之外，又何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二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二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於善，奚翅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經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爲患，又不勤於善行，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令唾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繇於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於所當爲之善，即所已爲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莫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於進，遂始退矣。夫天主豈靡人患，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怠於精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爲善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悛改，黽勉善行，急於精進，故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便於悛之者，如酸於齒，烟於目也，已不艴然厭怒之。矧爾縱不爲他惡，特怠於善，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詈，不淫不詐，諸罪不犯，第終日遊閒，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獨怠於善，必能令天主憤怒，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夫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既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誡命，不怠於所能爲之微善，不亦可乎。別我儕所得性，及樂性之美好，與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謝其萬一，況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日重，我功勳未足盡贖之。天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

重大。策怠励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設可泄忠哉。天主所備爲賞之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夫路遐遙，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慾甚繁，須遏之，誡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遒短，今日盡爲我有耶否耶。不可知半途息臂而卧，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況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能圉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焫，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於善，勤事天主，應報之望，輒生於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恆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於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恤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入所恆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口以造說，故恆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二，牽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毳，皆有所用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而遊閒，不可乘不可耕，無毳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拘，怒欲脫矣。勤敏於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恐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狗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愆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且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鬪，祚爾勝，輔爾弱，報爾勤，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狗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狗情罪後之憂。以今狗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業大且永。狗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鬪勝，勿自安而釋兵。紲勝，曖生怠致負。既得一勝，必歃於儷，亦以復鬪。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鬪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鬪。若以傷增勇，必逐逐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鬪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於敵，斯爲負爲。誘惑至，勿徒不狥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慾饗誘爾，爾因稍減食欲三慾。若食攻爾，爾增捨施。若比者，以動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於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爾營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牽，緩地或重轢，前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安就險，不畏逆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嫚，輕忽身命，及諸世之言福，而重事天主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弭說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何不及獸，豈足爲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恆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

色搦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安慮於遠者。未然之慮，天主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遽前，禽獸知避，避而有益時，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悉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顫何爲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逆之，亦不遲矣。且未必果爲災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哭之後，不得不死。須哭之前爲道德死，則庶所不能免之患，致丕功宏報。不大幸乎。

崔涓《七克策怠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鍾，誌刻有晷，寐而將興，有鐸以醒之。宵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書考，儼乎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德，如是修業，眞有惟恐失之之心乎。彼亦學吾孔子之學者耶，何其似也。曾亦好吾孔子之好者耶，又何其類也。嗟乎。爲山掘井，要於有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吾義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怠者，至矣盡矣。乃龍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可繹，此非言之無補者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坐而至焉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乎，卽不煩策可矣。如其蹇乎，疲乎，負乘而竊御乎，逐水草蹈禾稼而傷人物乎。似此類者，卽操箠而時刻痛策之，咄咄何傷哉。

藝文

吳歷《三巴集・克怠》　怠惡知何似，驚馳負主恩。有軀安豢養，無志望騫騰。神業難期頓，流光欲若奔。爭如勤自克，振策入修門。

賞罰

綜述

利瑪竇《天主實義》卷下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上帝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趨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無意，況有利害之意耶？

西士曰：吾先答子之末語，然後答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堅基不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

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爲意，即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君子小人之判矣。

中士曰：「毋意」，毋善毋惡，世儒固有其說。

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士石者耳，謂上帝宗義，有是哉！若上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論，然已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會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既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名理，獨非辯乎？則既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

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中於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修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參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況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

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絕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極力修德於己，以施及於民，非止於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消遙，以充其百歲之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訾，所言德慝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即爲善，而悖之德行；犯理者即爲惡，而悖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

西士曰：理易解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慝、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鎸鄒傷人，復鑿者不折鎸鄒；瓢瓦損人首，忮心者不怨瓢瓦。然鎸鄒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慝，無善無惡，而無可以賞罰之。

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無有刑禽獸之慝、賞禽獸之德者。

惟人不然。行事在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心之欲，若能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吾發意從理，即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即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己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於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

昔有二兵士之山野，見義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實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賞；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奚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

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於法，何如？

西士曰：吾西國有公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於一。試言其故。人既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甕決爲無用碎瓦。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己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污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既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以救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

中士曰：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修德。故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

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

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

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體寧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聲爲利，以譴詆毀污爲害也。《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概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豈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乎？孟軻首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於朋友？利於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己，勿加諸人，既不宜望利以爲己，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於德也。

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天下，猶爲利之微，況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雖使能王天下，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

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礙，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弒父弒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

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

西士曰：陋哉！使大禹能言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碑曰：「汝今當飲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豬寮門」也，詆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猷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遐；人愈愚，其思愈邇。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穫。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藝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江湖，冀老之安居鄉土。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習卯勤苦博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之事爲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先業，虞公喪國，夏桀殷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管今日眼前事者乎？

中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之事，似迂也。

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係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

中、而諸君子不以爲迂　吾儕爲己、惟及一世、而子爲孫計、童子爲師既若之事、未知敝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　吾圖死後之事、或圖前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冀冀得子孫？

中士曰：以有治喪葬、墳墓、祭祀之事也

西士曰：然　是亦死後之事矣　吾圖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速腐者軀骸　我以不能朽者爲切、子尚以速腐者爲慮、可謂我迂乎？

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且非之　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

西士曰：來世之利害甚眞、大非今世之可比也　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影耳　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　吾聞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　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妝飾之耳　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　搬演既畢、解去妝飾、漫然不復相關　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嚮色、雖丐子亦眞切爲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　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在於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祀之無窮、烏足以當冬之一日乎？　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眞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慼？　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　今世僞事已終、倒後世之眞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貴賤也　若以今世利害爲眞、何異乎蠢民看戲、以妝帝王者爲眞貴人、以妝奴隸者爲眞下人乎？　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敎世之責者、孰先布其粗、而後不闕其精、必既切琢、而後磋磨矣　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　需吾敎者、惟小人耳已、君子固自知之　故敎宜曲就小人之意也　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敎之、詎不知敎爲滋重乎？　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

凡行善者、有正意三狀：下曰因報答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也　敎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端焉　民溺於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駭之、莫之引領也　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　如縫錦繡之衣、必用絲線、但無鐵鉞、線不能入、然而其鐵一進即過、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　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必覺之乎？　言不入其心、即不願聽而去　惟先揚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以天堂之樂、將必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應遷之成言　或者年、即缺者化去、而獨其成敎而在焉　故曰：患者憂惡、因懼而也；善者憂惡、因愛德也

往時敝邑出一名聖神、令人倣爲拂郎祭斯毅、而立一會、其規戒精密、以兼爲倘、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　初有親友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豁然日增無息　有一邪鬼憎妒、欲沮之、僞化天神、旁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　天主嚴命已定、不容易也」言訖弗見　拂郎祭斯毅驚、秘不敢洩、而心深痛惜　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潸潸　如尼伯陸屢見而疑之、已齋宿、起師座問曰：「某也日孜孜守戒、奉敬天主、幸在憫敎、邇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潸淚於弟子？」拂郎祭斯毅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　如尼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　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　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耳　今雖棄我、何敢萌髮懈情！　惟益加敬愼事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郎祭斯毅睹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誤哉前者所聞！　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　天主必踐爾大寧矣

夫比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　何者？　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污之域　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　吾願定心於德、勿移於不善　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永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　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

中士曰：茲與浮屠勸世、輪迴變禽獸之說、何殊？

西士曰：遠矣！　彼用虛無者僞詞、吾用實有者至理　彼言輪迴往生、止於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於義　豈無辯乎！　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已、況實有之

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　不必言天堂地獄

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善之力量也　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

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　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滿者乎？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　上帝之酬，而於是乎止乎！人之短於量也如是

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乎？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酬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惡，子孫爲善，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即霸者之法，罪不及胄　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胄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人之身，紊宇內之恆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

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堂地獄，而決曰有？

西士曰：吾子已見無天堂地獄，而何不記前所云乎？智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眞於肉眼　夫耳目之覺，或常有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

中士曰：願聞此理

西士曰：一曰：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此，則無復他望矣　人類亦必有止　然觀人之常情，未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也　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全福。眾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於是，未免有冀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世悉有缺也　所謂世間無全福，彼善於此則有之，至於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於是止耳

二曰，人之所願，乃知無窮之眞，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眞有窮，好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

三曰，德於此無償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值　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　得罪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滿其咎。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　天主掌握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

四曰，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　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　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

中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

西士曰：設令善惡之報，咸待於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彝者，時遇饑荒之災，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酬於往而勸其來也　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盡罰之惡。故終身爲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大福樂而賞之；終身爲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禍災而罰之　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中，有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歿後，既無所欠，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　亦有爲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險之獄，永受罪苦矣　夫宇宙內外，災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

中士曰：儒者以聖人爲宗，聖人以經傳示教　遍察吾經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

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於冊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頌史不信，因削去之者。況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即云無其事也

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　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非天堂之謂，其何歟？

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　然地獄之說，絕無可徵於經者

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耳　如眞文王、殷王、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　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　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略無駭色焉；滋不肖則滋遑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　若以經書之未載爲非眞，且誤甚矣

西庠論之訣，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　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開

闢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陀襪，是爲世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時果有亞黨、陀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農於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陀襪二祖也。不然，禹蹟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

中士曰：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當往何處？

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暨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

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兹二人身後何如？

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勤吾儕於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臾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惟末減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

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

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於以求天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即可昇天也；倘悔不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置此等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之盡則亦蹺天。其理如此。

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之；如有地獄，小心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幾得之。

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

中士曰：何也？

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上帝，其君子人歟？否歟？

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孰謂君子而弗信上帝者！

西士曰：不信上帝至仁至公，其君子人歟？否歟？

中士曰：否。上帝爲仁之原也，萬物公主也，孰謂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

西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堂，何足云能愛人？不進惡人於地獄，何足云能惡人乎？夫世之賞罰大略，未能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上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拗逆者必非君子也。

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尚願聞其說。

西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概，不詳傳之。然夫地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略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快樂，何能言乎？

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饑渴之至極，是外患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於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陷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

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從是可徵其處爲眾吉所歸，諸凶之所遠焉。

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舒泰，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減，常生不滅，周旋左右於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眾福吉之溶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乏，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者？各

滿其量也。曩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憾之有！眾善爲侶，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暗而彌光也。

天主正教以此頒訓於世，而吾輩拘於目所恆睹，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產子暗獄，其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日月之光輝，貴顯之妝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窄穢，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或疑，或誚，豈不悲哉！

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羣，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願習回家之路。

西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反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者。眞似僞也，僞近眞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萬苦罪，彼行路愼之哉！

又《畸人十篇》卷下《善惡之報在身之後第八》

乙巳年，龔大參因事入京，就余問曰：「天也至公至正，凡行善者，凡爲惡者，必有吉凶報應。第今人多曰，善惡之報，全在現世，加於本身，若身後則無有佛氏所傳輪迴六道，天堂、地獄之虛說也。不識貴教云向。」

余曰：是何言與？豈可以輪迴六道之虛說，輒廢天堂、地獄之實論乎！吾天主聖教不如是輕薄德勛，俗言以爲順者，天下福祿足賞之；逆者，天下災禍足罰之也。豈德之根本高峻，從天而發；天下萬物，皆卑陋異類，孰有價值相應，可以酬德者哉？天下君亦以天下黜陟國吏，天上君亦以是償天吏乎？明達世界之情者，咸曰遍大地皆從欲者，迥拔眾凡而爲君子，每世得幾人耶？君子欲行道於世，常不脫終身之苦辛，則此世界也，謂之地獄氣象猶可，若謂天堂，殊不似矣。試觀世人羣類，無不自稱苦焉，苦中有天堂耶？天堂中有苦耶？彼小民勞於農力，險於經途，汗於百工，疲於戍守，每仰縉紳持權者爲安樂，且曰世界有天堂，居高官食厚祿者，卽是其人，豈不然乎！今子臨民有年矣，敢問身所得天上樂何如哉？

大參曰：否否。世界有地獄，居官者陷於其深區焉。泥塗中肩重負，此之爲勞，不及於位小官、署輕任者，矧等而上之乎？人不識縉紳士所茹苦，故謀援而加諸身；令識之，偶偵諸路，必速過不拾取也。古人比吏道，如黃金桎梏，拘於囹圄，甚得其情也。是以吾今思拙賢投紱，歸耕媿老，冀幸不虛此生耳。

余曰：信矣，子治一方，見勞如此其甚，矧治多方乎？卽其苦奚啻百倍也。位愈高，心愈危也。西土古昔有棲濟里亞國，王名的吾泥削。國豐廣，爾時有臣極稱其福樂。王謂之曰：「汝能居王座，而安食一饌，則以位遜汝。」卽使著王衣冠，升王座，設舉盛饌，百執事以王禮御之，而寶座之上，則以單絲繫利劍，垂鋒而切其頂。此臣升坐，初觀王庭左右侍人奔走趨命，卽大歡喜，既仰視劍欲墮，便慄慄危懼，四體戰動。未及一餐，遽請下座，曰：「臣已不願此福樂也。」王曰：「嗟乎！余時時如此，子以爲福樂也。兆民畏君，君無所畏耶？嚴主在上，日日刻刻以明威之懸劍懼我焉。」俗人不知居上之苦，故慕之，因嫉之；倘知之，反憐之矣。吾嘗且笑且惜，彼經世之士，謀安而溺於阨，努力功苦，以立功增職。王法亦按頒功疏爵，次第加之，誰知吾以苦市苦，朝廷亦以苦償苦乎！今子謀歸田耶？歸而能竟卻人緣，專務一己生死大事，則得矣；苟圖離苦就甘，死甘者無時可就，苦者無時可離也。世如壞野，滿皆荊楚，何往不刺身焉？藥氏者，西土聖人，嘗曰：「鳥生以飛，人生以勞。」是以生人際此齟齬，未及平坦，而逼迫他患，已便萌發，如候缺次補焉。吾於辛苦，如仇國卒世相攻，中或可圖暫瞬解休，易得其泰平乎？智者時防其侵也，易居易職，非謝苦也，如荼蓼芍連，僅易苦之別味耳。四方民無不哀號曰：「世俗勞生。」吾以爲圖免之，不如圖忍受之。必欲免者，須尋他世界，苟於此未見未聞有人倖免焉。此世界譬若細長繩作極密締結，糾纏盤互，令羣生一一解之；我羣生者，雖解至命盡，而繩之締結，猶未盡解也。造物主祐君子者，令不屈於患，莫免其患矣，毅其心以甘受，使不形其憂矣。故君子小人，德雖不等，憂患雖殊，然而見困苦均焉。

大參曰：信哉，率四海之濱皆苦乎！

既三日，韶陽侯蘇子，張飲爲大參祖道，余在席。大參目我而哂曰：世界人皆樂矣，何也？今日又復相晤，談論飲嬉，非樂乎！且吾尚有疑焉。生若苦者，世何以無願死悉嗜生乎？非但問富庶康逸榮華者，問貧窶裸裎臥凌跣冰丐於街市，及諸耄耋，目盲耳聾，遍體衰憊，若老病疥毒，晝夜僵地，傷痛不間，咸猶寧生，不寧死焉。奚不咸恬樂行世之驗乎？此非樂地，人人

何貴愛憎之，弗忍舍去之？且善惡之報，天下萬國各立君王，用專賞罰之權，君又選士居方，定律設法，綱紀民心，以賞賜罪之，以刑僇齊之。是令善者必榮樂，惡者必危辱，足爲勸懲焉，奚待後世之遲且遲乎？

余曰：固也。實未始曰此世有苦，而竟無樂也，特曰此世樂，不足稱上主酬仁人之神德；若此世苦，亦不足明著上大主殃不仁人之凶禍也。故當造身後眞天堂、眞地獄，盡善惡之報，以顯上主全能淵旨矣。昔者吾述《天主實義》，已揭其理，今復舉其端兒。

夫天降禎祥妖孽，多不因善惡，況合其德愚輕重乎！世病秉世權者，賞罰偏私，則以省疑造物主弗理視世事；或又解之曰，此主之未定焉。嗟乎！主豈有弗定？有弗定，豈可爲主？則曷不信此後有日焉，各得其所當得，且補今之缺，而並鞫彼偏私之咎耶？嗚呼！持世權者，縱爲公平，而所褒貶功績與否，惟耳目是信耳，無審據者弗克究也。民之庸情，有所妬憎，則泯其善，揚其惡，舉蔽莫達；有所親愛者反是。則在上者，時或不及聞其人之功罪，何能不失法意乎？豈惟人也，己亦掩己矣。惕德之精，多含於內，不露於外。發外者，德之餘耳，非其人，易粉飾焉。善者懼誡，懼隱己德，何啻曰隱也，且不有其德也。人與己不知之，則疇從而褒之？惡慝之本，素釀於心，不洩於外，見外者慝之末耳，詎善者不難文藏焉。惡著滋熟，滋匿己慝，益從曰匿也，且不覺己慝矣。人與己弗遂，則誰從而貶之？夫自蘊蓄己之善惡，同類之人又戮蓋之，秉法君臣又不及知之，復有大主暫容，姑且未報，或姑報而不盡也，此必待來世天之主宰明威神鑑，按審無爽矣。

至若人情無不願生者，此別有故。天主造天堂地獄爲善惡之報，本自親口傳言，令人遽信，不待時量。其奈人情染惡，自塞天牖，神賦大光，無由得入，便不能明知身後所受，又自古人死少有復生者，益復不知死後事情也。既不知其情，誰願往乎？譬如人情戀土，若有人從他鄉還，明知彼處利樂，使願裹糧從之，若去者自古及今無一人還，非萬不得已，誰欣然肯行哉？狐最智，偶入獅子窟，未至也，輒驚而走；彼見坑中百獸蹟，有入者無出者故也。夫死亦人之獅子坑矣，故懼之。懼死則願生，何疑焉！仁人君子信有天堂，自不懼死戀生；惡人應入地獄，則懼死戀生，自其分矣。

大參曰：子論人之報人善惡，苦樂眇小，不能相稱；眇小之中，又有法律所不能窮究者，是則然矣。然人與法律所不暨者，吾方寸中，具有心君，覺是覺非，切報之，則報仍在己在今，不俟身後也。仁人有大堂，即本心。是心眞爲安主，爲樂地，自無缺陷，自然欣賞矣。汝若辦一德，心即增福祿一品；備全德，即備全福樂。故謂仁者集神樂大成也。愚生於心，心即苦海，罪創於內，百千殃械，應時肆陳，則愚自責自罰矣。吾犯一戒，自招一尊，放恣無法，則是地獄重刑也。何者？吾既違天命，即吾自羞恥心告訐證我，我胡得辭乎！即我自惴懼心桎梏囚我，我胡能遁乎！自性天理審判，按我罰我，我可以賄賂脫乎？可望主者慈宥乎？則哀痛悔慘，種種諸情，四向內攻，殃毒無方，我何能避哉！矚人者不得矚己，逃人者不得逃己。故曰逢艱患，賢不肖無大異，蓋苦樂均也，則請毋睹其膚，視其臟矣！請毋睹其面，視其心矣！君子不因外患改其樂，小人不據外榮輟其憂也。若然，德愚之償，在身內，不由身外，豈不信夫？

余曰：固也。凡生覺之類，不論禽蠢，行本性之順，自恬愉，遇己性之逆，自哀慼矣。饑渴而飲食，滋液洗腆則甘膂焉，倘乏其所嗜，或啖食草艮，闕飯敗漿，即委頓嘔逆焉，此何故也？造物者之奧旨，迪物以就其生育，而避之乎失養也。軀殼之陋，飲食之卑，行物主引之以味，而蘊神之崇，作德之偉，行無味乎？必踐道，即心休焉，偉道則心厄焉。夫然後天主賦我本性薰才，本善無惡，足著明矣。但德之味，誘民以從德，非以是賞德功也。惡之因，以混人勿爲惡，非以是罰惡之咎也。世主馭臣，從命者方命者，褒貶賞罰將由君；何故此蒼生之眾，其順逆天命之報，獨由己而不關天主哉？家有燕喜，主人置酒召客，命樂工陳歌舞。樂工謳歌舞蹈，終日曼聲趫容，娛樂極矣。卒燕，主人豈謂樂工曰：汝今日妍歌妙舞，自娛樂無量也，吾弗予若值乎？仁者既集德之神樂大成，洵自愉悅，然本以娛樂主也，即天地之主，豈以仁人自愉悅，竟無他報稱，用酬其無涯尊情也歟？子曷不察上國故典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且有「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以賞善罰惡，曷嘗曰鴞義奸宄，禦人國門之外者，身歷險艱且勞力困苦有餘刑矣，無俟吾法律誅戮之耶？又豈曰幹國澤民，忠貞之士，縱懋勞績，自謀德不圖報矣，作德日休，已自享其福樂，國家無煩表門閭，（勒旂常）不必詔之以祿，而豐其爵耶？夫人知行善之愉悅，不足以報德；爲惡之沉悴，不足以責咎；而外設法例，以命以討，厚售其值，詎不知天主法例愈精愈備乎？君考臣功，視勳庸，又視國力，乃賞焉。然國藏微矣，上德胥不得甘酬也，故有不賞

之功　上帝六命之中，其能無盡，以無量數給人，未減其所有之毫毛，則至較德之時，德乃獲其盡報焉　西國史，記歷山王至豐盛，一日丐者進前乞捨，王予之萬金，丐者辭曰：小人得數鎹幸甚，何敢徼分外如此？王曰：汝第知丐予承數鎹捨，則足矣，何復知歷山捨人，不萬金不可哉！命悉負之去　去寥廓之主，豈若世王氣象褊小哉！俗之弊，乃獨尚耳聞目見而已，不知其目所不及之福樂也，惟驚駭本世刑災，不慮此世後殊凶極殃矣

雙大參曰：席中忻際，其身後患不堪問，惟願聞來世喜樂何如？

余曰：夫天堂大事，在性理之上，則人之智力弗克洞明　欲達其情，非據天主經典，不能測之　吾察天主經稱，天堂者，居彼之處，一切聖神具無六禍，此世中無人無有其一；具有六福，此世中無人有其一

六者，一謂聖城，則無過而有全德也　世道莫盛乎聖人　聖人在世，猶以寡過爲功，況在天乎？經云義人一日七落　落者，違也。循義之人，於小節每日七犯，則不循義者何如也？世途險滑，道心惟危，原氣柔弱，性理暗昧，民爲克免乎？凡自云無過，過重矣　居天堂者已臻其域，安毅光明，無惑無屈，潔淨庸正，中立不倚，無過矣　侍世之尊君，其衣必靜嘉　侍天主，其心靡無垢塵也　且世人不但過失稠，而善行又疏也　有窮年困攻一慝，慝不去，有盡年懋致一德，德不至，故自少詣老，幸得辦二三德行，民仰而稱賢矣　孰能勇具德大全耶？若天上君子，道純則德備也　比之如上庾所蓄糧者，粗糠已去，惟精鑿是存　比之如上庫所蓄財者，濟澤既銷，惟精金是儲矣　是以曰聖城也

二謂太平域，則無危懼，而恆恬淡也　吾於世有三仇焉，本身其一，世俗其二，鬼魔其三　三者同盟，以害我矣　本身者，以聲色臭味，以怠惰，放恣，諛佞，閨溺我於內矣　世俗者，以財勢功名，戲樂玩好，顯侵我於外矣　鬼魔者，以倨傲魅惑，誑我眩我，內外伐我，則我於其間，亟於防守，迫於抵拒，自不遑暇息矣　嗟乎！區區一心，上畏天命，下懼不虞之變，左恐覆於險難，右憚迷於佚欲，前憧往年積累多愆，後惕來世末決大凶，內悚於己，外驚於人，誰得不皇皇乎！使吾不肖耶？懶惓於克己之功，窘於三仇之勢，而委心養之，雖得暫安，而實奉敵仇之逆命，反天主之正命，爲患大矣　使吾爲君子耶？立志存正，而率循天命，其功雖高，乃仇之寇對，至死方止，則當在生時，功未成就，略不敢安寧矣　既升天域，則戰陣已休，功績已立，釋干戈而特享其榮賞，恬無事也　故曰太平域也

三謂樂地，則無憂苦，而有永安也　世人不求憂，而憂屢至；勤以尋樂，而樂罕得　憂已至，力求以寧之，而憂反自熾焉　樂既來，吾恒以留延之，而樂愈速消滅焉　茲眞爲苦世，何疑哉？且世樂者，五官受之，受之全賴此身，身沒，世樂並渙矣　譬如葛藟蒙檬木耳，木僵仆，葛藟無自立矣　今人八十爲耋，上壽也，鮮得焉；縱得之，較之常生，得幾何長乎？又八旬之中，且得全享樂歟？請計其實數，以著世樂之妄焉　嬰兒時無知覺，則孩提之年竟無樂也　七十以後，大概身疲乏，目眯耳重，口不知味，已失榮樂之具，而逢樂事，無以樂矣　八十之中，除其初末各一旬，聊可樂者，六十年耳　夫人寤則能樂，寐則畢，不省事，無樂焉　世習懈惰，未厭夜寢，猶耽晝眠，故曰之大半，爲寢所得，而六旬之徑，醒且樂者，僅三旬也　及三旬之徑，計幼時習藝業，屬父師之繩束，急於樹基，時被憂楚，樂無由　至壯而承其家任，易其稼穡，鞠其妻孥，酬應萬事，曷云喜樂乎？或暇日微及之，其間孰不遭父母兒女之喪乎？孰不値水旱饑饉癘疫之災乎？誰久身安無瘡痏無傷殘無楚痛乎？此皆非樂之時焉　如是展轉淘汰，三十年中，每日之樂，十得其一，幸甚矣！則一生之樂日，不亦希歟？夫世之憂至極，即帶微僞樂耳　若天上聲無憂焉　憂於是處，無根無種，故無從發萌，而全爲樂也　聖經謂始進天門者曰：善僕汝忠，入汝主之樂矣！言此世之樂微少，則樂入於我中；彼處之樂廣大，則我入於樂中，是以曰樂地也

四謂天鄉，則無冀望而皆充滿也　人類本大民，其全福獨在彼耳　客流於他界，故常有本鄉之望，常歎息之　既未得其本所，則有欠缺，有欠缺則有希冀，有希冀則明其無全福，全福無冀也　吾人眾性所欲，必得無窮之美好，乃慰耳　世所謂美好者，咸微眇，咸有限焉，則吾性於是不得慰滿，不得其所欲得矣　故人以爲世界缺陷，福樂不足，是乃實理實情，不足異也　倘以世樂自滿足，此眞足異耳！譬如王有上嗣，宜君大邦，而自安寢陋之處，行役度牛，且恬然不思復其尊位，不亦異乎？吾人本國，天國也　天國主，乃吾世人大父，而吾儕乃自忘本國，逆嚴尊大旨，惟蕩流殉世卑賤之務，是湛是悅，孰知而不深加歎恤乎哉！吾既歸天鄉，大小之欲無有不遂，所宜享福非漸次分取之，惟合併全受之，則無補冀望也　蓋天上君子，分外不得而圖，不得而望，故雖享福者有巨細品級，而皆充滿，比之如大小甕，各以佳液飽滿斟

酌，故無增加之覬覦焉。眾人爲伴侶，爲昆弟，相視如皆己身也，常得其所願，而不得願其所不能得也。是以曰天鄉也。

五謂定吉界，則無變而常定於祥也。夫世界人未必無成德且備也，無安且恬也，無樂且永也，無克且足也，第四福者未定耳。經曰：無人知己在天主所愛耶，所惡耶。世事既畢，吾吉凶始定，無復更動矣。又逐世務者，如步行江流之上，無安隱之處可印吾跡也。此心乍悅向道，忽翻然而思非道者也，本心汝不能持，別他人乎？世態恆轉如輪焉，何德無罪？何安無危？何靜無搖？何樂無憂？何隆無殺？何峻無墮？何往無復？則本世謂之反覆無常世，特以無常爲常耳。所獲福祿，惟暫借也，吾不能爲之主焉。若天上吉福，是乃大定不易，吾可恆恃達攸據也。是以曰定吉界也。

六謂壽無疆山，則人均不死而常生也。夫有限之生，其狀近乎死也。蓋生日日消化，而不可遲留也。故經謂世人曰：坐於闇及死陰也。今見在天下萬國人民與鳥獸等諸種生類，百年以後，大概皆死，而新者迭生。其生死之數正等，則本世者，謂之生域可，謂之死域亦可也。又其生時短，死時長，故西土古賢者，常呼人曰：將死者！呼世界曰：將死之土也；常呼居天者曰：不死者！呼天國曰：生者之地也。夫人世之壽縱修，而歲月日時，悉有既也，有既則必死，必死則心懷死之慮，蓄死之懼，故能死者，其福樂不得全圓。若神靈升天者，固常生不亡矣。是以曰壽無疆山也。

壽無疆，則並前諸福，俱永久不滅，此天主切答仁人之情也。何者？仁人德盛，至死而已，而其立志曰：『使吾常生於世，即常行善不止！』故天主賜之常生常德，以實其志也。入地獄者不仁人，亦未嘗滅亡，曷不謂之常生乎？彼受罪犯人，不勝其痛苦萬端，則懇求死以息殃也，而不得死，則其生似爲常生，實爲常死矣。彼生時爲惡已熟，至死乃已，而其立志亦曰：『使吾常生於世，常爲惡不止！』故天主俾其永存不滅，常受惡報者，報其定於惡也。是則天主之法，一世之善惡，報以萬世之吉凶，大指如是已。佛氏竊聞吾西方天堂地獄之說，又攙入吾前世閉他臥刺所妄造輪迴變化之論，遂造作教法，云居天堂，置地獄者，過去若干劫，亦有又還生於世。此奚知造物主情乎？設升天受福者，知若干劫後，將失其安樂，而復生苦世，更爲凡民，受福雖大，亦大有欠缺；福固不全，必生憂懼，不稱天堂至樂克滿也，又非天主善妙方，以振世德者也。蓋謀向道者將曰：『吾縱爲道至善，而我大事終不得安定不移矣。』使人入地獄受刑者，知若干劫已滿，其苦將止，還於元界，復爲世人，其苦雖大，亦大有冀望，不爲至極，翻生喜慰，非所謂地獄無量苦惱也，且非天主所施沮惡善法也。蓋小人迷於私欲，且曰：吾縱逆道至惡，而我大事不得盡敗，猶可幸復立矣。此佛氏不知情一也。夫樂之時易過則見短，苦之日難度則見長，此情無賢愚共達焉。吾推而可識，樂甚也一日當一刻，苦甚也一刻當一日矣。兩者又盛，則樂者一年疑一日，苦者一日疑一年也。若天上樂及地獄苦，人言不及闡發之，心不及思測之，則天堂之千年，爲世界不能一日耳，地獄之一日，爲世界不啻千年也。經謂天堂，曰：天主御前，千載如已過之昨日也。不曰：如現運日，而曰：已過之日；不曰：今日；而曰：昨日；若無有者，然以指其短之至也。謂地獄曰：大日甚苦也，忻之日不長，惟患之日長大矣。

《聖神實錄》記昔年西土有一道會，數友共居一山。舍中修行一友者，失其名，道盛而天主殊寵眷之。一日天神降，命之入深山某巖，享以天筵，使嘗天上福樂也。朝往其處，塗次稍淹，至其所筵將徹矣，僅嚐一二臠，覺異常味，即還詣舍，欲入，闔人大詫之云：『汝何人，輒闌入內也？』其友曰：『余會中友，晨出遊山中，今返，汝何人，遂不識我乎？』闔人奇其言，請會長及諸友諦視之，則無有知其名識其面者矣。彼此大驚愕，審問，忽一老友悟曰：『會中記事書稱二百年前一友名某出遊山中，竟不還，則此人是也。』覆視，信然也。此足證天樂千年一日矣。又記大聖人額肋臥略者，昔居持教尊位十餘年矣。時有總王德慝不相掩，宜入地獄。聖人惜之，告禱天主，願代受苦罰，以贖其無盡罪殃也。天主俯聽，即委一天神報之曰：『代王或終身腹痛，或四刻受地獄之苦，二者擇取其一，則可免彼無量苦也。』聖人計之，腹痛苦不爲甚，恐在終身，久難堪忍；地獄之苦至甚，而四刻之頃且幸速過，遂擇地獄刑也。天神置之地獄中而去。聖人不任其痛之極，覺踰期且遠矣，即自疑悔，不知可禱耶，否耶？抑罪應入地獄竟不得出耶？既而天神往見之，問：『何如？』曰：『何如？此大欺我。先謂四刻暫耳，而乃使我受苦萬餘年乎？』天神曰：『何謂乎？向者至今止二刻耳，更如許則迄期矣。』聖人聞之大駭，搖首曰：『已矣！請終身腹痛則輕於地獄之一息也。』其後額肋臥略果終身腹痛也。眾人知其病，少知其緣也。以是可觀天上地獄之年日不同，而佛氏曰：入地獄受苦若干劫止，雖長固不爲過，惟曰：居天堂若干

是速逝之甚也，此佛氏不知情一也

賞今識眞天堂所有六福，所無六禍，常久不滅者，則天主賞善報德，眞實法意也　世界無斯六福，世界非眞天堂矣，　夫治今與治後，兩世一主耳，吾人之德業德報，兩世一功耳　今者爲行路，後者爲詣域　西聖人設兩喻，喻是事理，甚著明也　一臣務德業如造大廈，木石諸材雜散堆著，顚倒失序，愈當華美之處，愈受斧鑿，厦未成故也　厦成，峻美者萬年峻美，卑陋者萬年卑陋　今世人位淆亂，不可因所居位，即徵其德否也　善者嬰患苦，不善者多安樂，如司馬遷稱顏回、盜跖之倫，世多有之　愚者或曰世無德慝，或曰禍福莫非偶命，皆謬也　明哲之士，乃知善者無位，用以增其德，而繕其功耳，終當結天殿寢庭，不須憫恤之；不善者冒得非其位，用以釀其惡而厚其罰耳，終將置最下處，殊足可憐矣　一臣譬之如樹木隆冬時，佳惡無異，非其時故也　常有菀枯二樹，同植於苑，俱無花葉，俱無果實　以判生死，則此時特內異耳，一則根存液注，生意勃然，而一者根已朽，液已乾，淒然死矣　春夏既至，人方辨之　生者即萌櫱怒生，沃然光澤，灼灼其華，蓁蓁其葉，有養其實也　彼枯木者，既負園主期望，罪棄賤之，則斤斫斧截，析而分之燎爨耳　吾人既孜孜業業，勤奉天主大教，豈即榮富乎？豈即身無疾乎？家無虞乎？與不奉教者無大異焉，則汝何不俟其時乎？彼其根液內充，汝不得而見之，是本世也，眞爲人之冬耳　迨來世，乃其春夏矣，則善惡者之所受，始今明焉　善者，即於其身神生大光輝，視太陽七倍甚焉，目得見此世所未見景光，耳得聞此世所未聞聲樂，口鼻得啖嗅此世所未啖嗅味香，四體得覺此世所未覺安逸也；冬已往，而爲春夏者無量年，榮茂無替矣　惡者，既負天主重恩，爲天神所厭惡，則其身神變成黑醜，貌相類鬼魔焉，如不材枯木，棄之地獄爲薪燎，以供其永燄爨火耳　其苦痛萬端，非言所及也；前世小患已畢，而後世大患無限矣！請子無疑聖經及聖人醇言也

大參曰：竊聽精論，即心思吾中國經書，與貴邦經典相應相證，信眞聖人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其致一耳　但貴邦經典全存，故天堂地獄之說，致爲詳備　吾儒書曾遇秦火焉，子知之乎？故此燼餘，大多殘缺，而後世之報應，且不明不諳焉　因而攻儒者疑信半，混之有無之間也　然有能據今經典推明其說，亦足與大教互相發也　《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經載是語，以示身後上在天堂，以弘德享弘報，而世反疑無天堂，豈周公爲矯誣上主及祖宗，且以疑誤後世乎？三王爲德，必有反身而誠，俯仰不愧之樂於內，而主猶從而榮之以至尊之位於外，又錫之以大上福，何也？則予言身後有天堂，燦然昭矣　周公、仲尼、老彭，三聖之賢，不下三王，高於後世帝王遠矣，而不得尊位，則主未必以世之富貴酬德，而成令永享天堂樂，又可知也　三王、周公、仲尼、老彭，既已在天，則夏桀、商紂、盜跖，歷代之凶人，何在乎？暴虐奸回，不下地獄，安所置之哉？有此賞則有此罰，有此人則有此處頓之處，天堂地獄相有無也　信天堂不信地獄，其有陽而無陰，造化安得運流乎？惟《中庸》語舜，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得無以是爲德之報耶？

余曰：固嘗言之，天主者，前後世禍福之原，豈不能以世福報德？子思子誘世於德，見世人重位嗜壽，即指人所期望之報而揚厲之，但不可以是爲常，以是爲至報焉　故不曰仲尼無位，顏回無壽，必無其德也　苟世外無他報，惟位與壽爲至報焉，則正位之後，所立功德，何以償之乎？爲道之故，致命遂志，此之爲績，寶誰乎？余竊觀賢者位彌峻，壽彌修，其心彌勵，其身彌勤，則意者天主施彼以世福，非酬其德之功也，惟以廣其功耳，酬德固在後也　吾西偏庠校，所論休戚，大異他校也　其言曰：黃白出諸深坑，珍珠探於海底，美玉礱之石璞，凡諸珍寶物，得獲之於艱險；矧德爲至寶，必不可得之於安樂矣　德者，安也，而詣德之道，至危難也　有育身之道，可導我以育心者，身無恙，了無作務，惟圖閑居宴安，鴆毒劇於病臥　何者？閑居則厭飫食飲，不得其養；勞身則餒，餒則甘飲甘食，雖粗淡，常得其養焉　心不勤動以事道，是不嘗德味，不需其養也　貪得者愈得愈欲得，嗜德者愈德愈圖德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於積財不厭多，於積德獨願寡乎？道以行成名耳，在道者固利乎進不利乎止，利乎速不利乎淹　聖經曰：天道狹，大門卑，進者鮮矣　汝索德於自寬之地，縱自高逸，從罷不從賢，恐非其路，而難入天門矣　生知者寡，而學困者多，世世然也，故憚苦避勞，而成爲大丈夫者，希矣！苦勞也，爲萬善母，安樂乃道德之賊　止水不流不動，必生蛆而敗，故謂世樂爲仁人之苦，仁者以是爲敵仇矣　弱劣之輩，人德無因焉，其聞道語，寒心驚魄，如卒無膽氣，聆鼓聲以接戰也　昔賢睹幼年之迷於色者，遽退而去，或問之，答不化誨斯人乎？」曰：「新酥不上筋也，」人取樂而爲慝者，

當念業之忽逝，而曆之獨留永久，遺悔辱於身也。行苦而爲善者，宜釋苦之忽往，而爲善之德，永久遺光榮於心也。保祿聖人曰：「以瞬息之輕勞，致吾無窮之重樂也。」予故轉其語曰：「以瞬息之輕樂，招吾無涯之重苦也。」若此兩言，瞞不當用爲終身箴儆與？且天主經自始迨末，無不戒人安於逸樂如陷水火也。嘗海人以今世眞福八端，一由劇艱難義耳。今惟述第八則，予自可知其餘也。曰：爲義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生靈之類，無不屯苦，若爲利祿，爲功名，爲邪淫，又種種非義者，徒屯苦矣。若爲天主，爲義，而受窘難，此乃福也，故謂已得天國矣。茲且未離下界之窠，曷謂之已得天國耶？蓋已積其價也。夫爲義，而使人答之以讚譽，以膴貺，以敬崇，以祠宇，以碑記，皆足爲福，而非眞福也。將懼吾以是前生矜傲，反足敗德，而後祈天主賞，天主即曰：「汝曾得汝報已。」惟行義者竟無計賞，且人反報之以毀，以辱，以仇，而吾恬操節無悔，此乃上品德耳。人輩無以答之，全功爲天主所酬，必盛必重也。所以天主教士以德報仇，宜也；不以仇爲仇，且用仇以資己德也。金無煉不成精美，香無爇不生郁烈；君子之德，不得小人之窘難，無以致其成就，鴻聞於天下也。敝邦所產木，有一種曰巴爾瑪，華言掌樹也，性異凡木，每以任重，任重則曲。凡木之曲，曲而向下，掌樹之曲，曲而向上。故戰勝有功者班賞，有掌樹之枝焉，蓋曰勇遇觸敵，自然奮增，不奮增非勇也。凡德以屯思爲砥，用自礪厲也。不畏勞勞，何功不成乎！視苦如樂，視樂如苦，苦樂化齊，不爲所動，不爲所屈，而反精粹，耶亦爲德者之掌樹已。是故吾教中聖賢，習求勞困，甚乎俗人干冒安樂也。或辭后王君公尊位重祿，而終身順聽師命，躬行賤役，自苦筋骨，愛凌辱以扶難拯迷者；或豐家盛財，久習安樂，旨殽衣美，而盡施於窮乏，身行乞於衢市，食淡服麤，睡臥堅勁牀地，克責體膚。在在鄉文業已成，足自聞達，而離父母國，骨肉親，客流遠方，煩劇身心，鏟滅名迹，以談道勸德，博修陰騭。或睿穎足逢世，而棄俗業，特以闢邪教謬言，證天主正傳，甘心服殃，置命刑下也。嘗有聊歇息，非謀歇息，惟以耐以勉以久受勞苦，皆萬計謀爲義之故，生死違樂就苦耳。倘有曠日，弗逢拂志之事，輒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棄也。蓋伏屈苦勞之下，則是爲彼抑覆；若踵踏苦勞，身行其上，是以苦勞爲上天階矣。吾國人見學士者，千數百年以來，無異論，無異行，以此爲常，無議之爲非人情也，倘以是爲眾庶所怪，即明哲者因是益尊尚之矣。

大參曰：施我富尚安樂，名譽顯達，則我不得已姑受之；施我貧賤辱患，寧沒無聞，則我領其意，忻然取之，此中國未聞奇範也。此範得見尊尚，以爲道何有乎？予能行此說於中國，民不治而治矣！人所爭競者，財耳，位耳，功名耳，喜樂耳。除爭競之新，彼鬥亂之次，從何而熾乎？則太平自久長矣。雖然，身所甘受之苦，身自取之，則苦不爲苦，吾惟樂之是避，即樂反爲苦也。且苦既習也，亦無不樂也，則賢人者，此世亦樂矣，後世亦樂矣！

王徵《畏天愛人極論》

客曰：若然，則天主之與佛教，信薰猶之不可同器語矣。乃天主之教，胡亦竊彼天堂地獄之誕言耶？吾聖賢書中，何獨無此天堂地獄之說

曰：誰竊誰耶！佛氏西竊天堂地獄之大旨，而又妄附之以閉他卧剌謬語，增以輪回六道妄言，以鼓動世人。其所以能鼓動世人之信從者，正此天堂地獄之說，有以欣發其良心耳。然徒知其名似，而實未灼見其眞境，故其所說仍復狂誕不根，令有識者轉滋疑眩。乃今至疑天主之教竊彼誕言乎，是齊丘子翻謂景升盜我化書也。不亦可笑乎哉。姑先定賞善罰惡之定理，而後略述天堂地獄之眞境，以破世儒之惑，於以明吾聖賢承天持世之大權。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無大乎天賦之靈才。靈才者能辨是非，別眞僞，而難鄰之以理之所無者也。彼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於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惟人則超拔萬類，內稟靈才，外通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現世勞苦，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眞。凡理所眞是，我不能不以爲眞是；理所僞誕，我不能不以僞誕。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遮日光而持燈燭也。語云：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事物之折衷，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之人不能知，千國之人或能知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逆。其誰得而強之。今茲世人，所現居之界名曰蒙鐸，蒙鐸者善惡未分之總稱。乃聖凡雜處，污潔並滿，憂樂交萃之所也。蒙鐸而上，天則高廣不知其幾千萬里。大略九重，最上一重名曰光明天，乃天上主臨莅之國。與原初所造九品天神，及諸後來畏天愛人，修德純福，升受天福之聖賢所居也，即世所稱天堂者是。蒙鐸而下，地則厚深約三萬餘里，其中心最

深暗處一窖，名曰萬苦聚，乃天主所罰傲魔露祭弗爾與原初從惡之魔鬼，及諸後來欺天害人，作惡貫盈，領受天罰之罪犯所居也，即世之所稱地獄者是。比自開闢天地安立世界之初，即創置之若此矣。而天主所立十誡之後，又明明云，順者升天堂受福，逆者墮地獄加刑。其所從來久遠爲何如。夫此蒙鐸世界不能有善而無惡也，則自不得不有賞而有罰也，勢也理也。誰謂非至當不易之法則哉。顧現前之賞罰，小則官長操之，大則國君操之。然而非其至也，眞正大賞罰，則惟天上主得而操之。即世所稱操賞罰之人，皆其所並受賞罰之人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惟天上主始可當仁者耳。不然，孔子既聖矣，何以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而則天之堯，始僅僅稱其仁如天也耶。夫世之人，總好人，總惡人，而不能直遂其好惡之情之實者，往往而是。試觀孔子大聖人也，而未操賞罰之權，再四陳請，欲討一陳恆而不能，則其他可知。夫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必其爲大夫。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不能必其爲諸侯，則其他又可知。矧推其極愛之情，欲其生而不能；推其極惡之情，欲其死而不能。不但不能，而反爲惑矣。然則世之好人惡人者多，而能好人能惡人者，固不數數見也。其惟仁者乎。其惟上帝之至仁者乎。書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眞正永遠大賞大罰之權輿也。而賦賞在於何所，則有前所稱明光之天堂在。賦罰在於何所，則有前所稱萬苦之地獄在。夫好惡少闕，且不能齊一家，賞罰不當，且不能行一旅。捨彰善癉惡之典，而欲齊家治國平天下，即聖君不能也。而謂幸制六台之大主，獨無所操賞罰於其上，豈理也哉。理之所在，萬古不易。雖聖賢未言，聖賢弗能違天也。況吾聖賢隱意微言，亦自有不盡泯者乎。聖賢之效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用罰也。《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秦誓》曰，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奭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蠲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多方》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皆二帝三代所傳語也，則無不人人言賞罰矣。夫曰賞曰罰，豈眞別無分疏安頓之處。故都俞吁咈於一堂，賡謌喜起，其諸聖賢聚拿天堂之景象乎。顯戮殄滅，代有其人之所，其諸罪惡聚苦地獄之景象乎。第天堂之樂，更全更大更真，不但如世福之僅有其影。而地獄之苦，視人世之刑戮極嚴極備極永，尤可畏耳。今試就世法論之，小而鄙邑，大而邦國，無不設立禮賢之館，刑罪之囹圄，而謂天上主宰治六合之大，反無一安頓善不善之處所耶。則天堂地獄，乃上帝陟善於明，黜惡於幽，最切最公之第一義也。聖賢即未言，可謂聖賢之缺典胡可以明明不易之理，特因聖賢未言而弗信乎哉。況地獄之說，吾聖賢書中雖未顯見，而天堂之意義，則固有明載焉者，第讀者急在立，緩在意，弗及細思之耳。《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云，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金縢》云，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非天堂之謂其何歟。而況明明言上帝之有庭，乃命於帝庭耶。夫既有天堂，則自然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也。如眞文王殷王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何容疑哉。況顏貧夭，跖富壽，令不天堂不地獄也而可乎。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廣溥，報以善樸伐木削迹之身。南檻窶面，素王終，即血食萬世，一浪得身後榮，聖人不起而享也。報在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惟是衍聖之慶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號賢愚好醜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貴，此足以厚聖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說者謂秦焰酷而義弗存，故吾聖賢書中不具載，然政不得因其不載而有疑。不然彼輪回六道之誕言，凡出佛書無理之談，悉吾聖賢書中所不載，皆有識之儒所力闢者，何世之人反信之而不疑耶。吾且就世人觖望之情，而益徵天主之必有。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奚觀人之常情，未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也，明矣。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全福全福備處，是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於是，未能有冀望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世信有缺也，故世人往往呼本世爲缺欠世界，所謂世界無全福，彼善於此則有之。試觀商賈貨殖之人，雖金玉盈箱，田富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趨明時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衮爲榮，即幸於□紳朝陛，膺職臺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

極，焉非人心之果無饜足也。現在原人之僑寓焉者，無限之樂，無疆之壽，悉在本鄉天堂，故一蚊之小，不足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實太倉。古聖有悟此理者，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實生吾人輩於爾，惟爾國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詎能安足哉。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蒙鐸世界，見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嘆息無已者，曰，嗟乎，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龜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面爾之所又何如。圈牢中若此多且厚，帝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眞境更何如。今所並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特賜友者更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已若此，所預備以報信爾言，尊爾命，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而無比乎。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一，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舒泰，無危害。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往來，夭壽無減。周旋左右於上帝，世俗之人爲能達之，爲能言釋之哉。吾輩拘於目所恆睹，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凶婦懷胎，產子暗獄，其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祇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日月之光輝，貴顯之裝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楛楚之苦，囹圄之窄穢，則不肯復爲安爲家矣。乃始書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有天堂也，因不信有身後無窮之眞樂，而遂以現在之苦世，恬然爲樂地也。悲哉凶子之兒也。夫經中稱天堂之景有曰，居彼之處，一切聖神具無六禍，此世中無人無其一。具有六福，此世中無人有其一。六者云何。一謂聖城，則無過而有全德也。二謂太平域，則無危懼而恆恬淡也。三謂樂地，則無憂苦而有永樂也。四謂天鄉，則無冀望而皆充滿也。五謂定吉界，則無更變而常定於祥也。六謂壽無疆山，則人均不死而常生也。壽無疆則並前諸福，俱永久不滅。此天主切荅仁人之情也。其詳悉見《畸人》篇內。又試略述升天堂者尊榮之旨焉。蓋升天堂之人，靈神既飽於眞福，其光輝吉樂因達於肉身。肉身之福，據其本性，亦罔不備。姑以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人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精美，神心睿智，事物之理，澄然融會，視聽言動，絕無欲牽，充積於德，大定於善。又加富足尊貴，顯榮安樂，此皆世俗所謂身中身外之吉祥者。但此諸種種福，在此塵世則暫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惟是水居天堂者，始得其眞且全。蓋因身躋此百體強固，無受損害，常生不死，四肢協稱，無餘無虧，放有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速如心目，透山入石，竟無留礙。非若今日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者也。其靈神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復凝滯大定於善，無復更易。此昔寓居靜天，靜天之境，高峰華麗，因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宇所可仿佛其萬一。所伴侶者天神，與萬世之聖神，相爲昆弟，相親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其人之所願，惟天主之所願，而分外無復有願。凡所願巨細，無一不遂。凡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無以復加。此皆天主鐘愛之子，天神契悅之良友也。尊榮孰大，於是諸人還想此等光景否。吾夫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上達者，其即上達此天堂乎。不然，孔子一生周流困苦，即嘆莫我知矣，何以又云知我其天也耶。他曰又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下懸隔，寧非天堂地獄之定界歟。何者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污之域。彼既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不能易矣。其既墮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今吾中處，烏可不定心於德，烏可不速改其不善，烏可不長近仁義之君子，烏可不遠避罪惡之小人，烏可不時時望當天上之永福，烏可不刻刻想墮地中之永殃。夫吾輩不知天命，不知眞正大主之可畏，即妄自謂我爲善而不爲惡也。我不敢信乃既知有天命之可畏矣，而悠悠忽忽，日復一日，爲善不誠且不堅，去惡不猛且不力者，正不知此身後天堂地獄，上無所望，下無所畏焉耳。倘誠眞知其必有，即不望天堂乎，寧能不畏地獄也耶。夫地獄與天堂正相反者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爲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者。凡天上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必顯其無量之智能，即其甚大甚備，可想見矣。蓋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窮無間。厥若多種，總歸爲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眞物也。是爲外患。失苦者則失天主，因失天上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是爲內禍。兩苦並大，失

苦更深。罪人所傷痛，尤莫深乎所失之自福也。故常哀懇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於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乃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者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憫。凡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尚乎。夫世者雖大，或有他慰，即無他慰，尚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能脫之苦憂。吁，可畏哉。世人或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將曰，造化茫茫，原無主宰，善未必榮，惡未必罰，修德何益，爲惡何損，又或見柄世權者，賞罰偏私，則以省疑造物主原非理視世事。或又解之曰，此天之未定焉。噫，豈知造物主之定賞定罰，固在此身後哉。嗚呼，柄世權者之賞罰，縱不偏私而公平乎，其所褒貶功績與否，亦惟耳目是憑信耳，無審據者弗克洞燭也。民之庸情，有所妒憎，則泯其善，揚其惡，壅蔽莫達。有所親愛者反是，則在上者，時或不能周悉其人之功罪，何能盡得法意。豈惟人乎，己亦掩己矣。惻德之精，多含於內，不露於外，發外者德之餘耳，非其人易粉飾焉。善者彌誠，彌隱己德，不但內隱也，且不有其德也。人與己不知之則嘻，從而褒之，惡慝之恨，素釀於心，不泄於外，見外者慝之末耳，許善者不難文藏焉。惡者滋熟滋慝。己慝，豈但曰慝也，且不覺爲慝矣。人與己弗達，又誰從而貶之。夫已自蘊蓄，已不有之，同類之人，又覆蓋之，秉法君臣，不及盡知之，非天上主明威神鑒，豈得按審無爽也哉。乃世之儒者，侈爲高遠之談曰，行善而望天報，此非德也，乃利也。爾行德，不望天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似乎引人進於至德，而其實使人怠於修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即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爲上帝，爲德美，特不汲汲望世報耳，亦何嘗不希望於身後之天報，況衆人乎。非望福安能策怠，勵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己乎哉。今信有主有報，猶多自欺，自恕，自縱，自怠，難於精修，況去主報歟。又有拘儒，狃於成說曰，善惡必報，信矣。第在本世，或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耳何。比言天堂地獄，豈知本世之報甚微，不足以克人心之欲，又不足以盡償誠德之功，且不足以顯上帝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猶爲萬不償一，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滿者乎。王者無臣之功，賞以三公猶是矣。上帝之酬於是止乎。人之短於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焉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何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又何爲遠俟其子孫。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酬之歟。我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我所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爲義乎。我爲惡，子孫爲善，則將舉我所當受之刑而盡施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即霸者之法罪不及胄，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胄是報耶。則信哉天堂地獄之賞罰，爲天主至公至仁至義之大典，毫無疑焉者。倘必執佛氏六道輪回之說，而概疑天堂地獄爲誕言，且出自佛言，反久相信從，出自西儒天主之教，反執不相入，是許劫盜殺人，而不許士師之殺人也，不亦惑乎。

客曰，吾子已曾見有天堂地獄乎，而必曰，有。

曰，世之儒已曾見無天堂地獄乎，而必曰，無。夫死後無永報，必天壤間無主也。果有天地人物之眞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永報矣。倘曰必待死後，即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縱信將何益耶。常見聰明智慧之儒，靈才所具，亦既實見至理，深信天堂地獄之必有矣，而狃於俗情，不肯急遷其善，急滌其惡，諺自寬解曰，天主之教，固甚精美矣。第吾儕儒也，姑不從信，不知者或不罪乎。夫朝廷設立大法，原欲人人尊奉，豈惟是知法犯法者方罪，而鄉愚無知之人，可以其未曾讀律知法，輒縱容其劫盜殺人之罪而不知罪耶。噫，寧獨天不欺，想自心亦不能自欺。掩耳盜鈴，知必嘿然而自笑也。

客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猶且非之，吾子何諄諄論來世之利害爲。

曰，來世之利害甚眞大，非今世所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吉或凶，俱不足言也。吾聞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裝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畢，解去裝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腳色，雖丐子亦眞切爲之，以中主人之意而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在於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祀之無窮，烏足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

我爲之眞主，何徒以增爲悅，以減爲慼。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空出，赤身空還。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帶一毫，奚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即後世之眞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應得之貴賤也。夫世利最小，非他人曾我不得富，非多人貧我不得獨富，不取之此，不得予彼，世之利者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至大也，至眞也，而實無相礙，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利者，心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於爲政乎何有。先賢謂世界無全福，且無眞福，蓋眞福惟善人得而有之。世界之福，善與惡均受焉。甚且惡者反享福利，而善人弗得享也，則誰謂世福之果眞哉。然則長生而享無窮之眞福，信非身後之天堂，天主無以酬善人矣。

南懷仁《善惡報略說》 康熙八年八月內，諸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屢次會議天主教事情，屢次具疏云：該臣等會同再議得惡人楊光先，捏詞控告天主教係邪教；今看得供奉天主教，並無爲惡亂行之事，相應將天主教仍令伊等照舊供奉等語，具奏在案。是時會議已畢，會議內諸公問曰：天主欲勉人爲善享福，何故凡行善者，現世不降以福，行惡害人者，即時不降以禍？又何故容惡者多享富貴，終身快樂，善者多窮困患難災病，豈不令人疑天地無主宰，或疑主宰不公乎？余答曰：因惡者現世多享富貴快樂，善者多窮困患難，則可明推而知善惡之報，不專在現世也。人在現世，非享福本所，惟以現世之暫寄，定身後之永居；人暫處茲世，當修德行善，爲身後常享之基，以斯世立功，身後受賞焉。然凡行善立功，皆由人自主而行；若無自主之權，不可稱之爲善，亦不可稱之爲功也。故天主既欲人行善立功，特賜之以自專之主張：善惡統具目前，任意擇爲，而不強不阻。蓋造物主命定萬物之性情，俱各隨本性之能力以行其事：如重物，則與以垂下之力；輕物，則與以升上之能。試觀造定火性，命其燒化諸凡所著之物；故人物等著於火者，則火不得不焚燒，而造物主不禁阻其性；若禁阻，則於前命又相違戾矣。

天主賦人性自主之能力亦然，凡所行諸事，任隨其性，並無強阻，以定善惡之功罪賞罰：故現世行惡者，其态肆加害善人，造物性之主宰，姑且容之，一以存其自主之能力，一以開善者立功之門矣。蓋善者在世，如將士在戰場中，惡者爲讐敵，當習勇以戰勝，立升天之功，故王者賞將士，不賞於臨戰之時，而賞於戰勝凱旋之日。世人不明此意，以爲奉天主教者，天主必賞世間福祿，以定其心，勉其行善；如此謬想，猶之出仕者，思朝廷先賜以金帛，延其受職無異；天主原許以天堂永福，豈有先賜現前之福，延升天堂受永福之理乎？

然天主至公，無善不賞，無惡不罰。故有爲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中亦有微善存焉，天主即以現世富貴賞之，及死後則以永苦之獄，罰其惡矣。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中有小過，天主以現世貧賤罰之，至於死後毫無瑕疵，則以永福之域賞其善矣。況善惡之報，若全在後世，則愚人不知後世之報，或疑天上無主，益放恣無忌；故巨惡者，亦有時遭現世之苦，以懲其前，而戒其後；行善者，亦有時蒙現世之福，以酬其往，而勸其來也。

但善惡之報，大概不在現世之禍福，何以言之？蓋善者惡者，均平受福受禍，且現世之福，最大者莫過帝王之受享，猶不足以報善人之德；非但不能滿其心，尚多有不安之處，又其福不越數十年，與人俱殁

若細論現世之人，比鳥獸爲更苦；每察鳥獸之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嘗有餘閒，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可否死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已耳。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上於畎畝；客旅經年，徧度於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罄此全體，其苦又可勝計乎？

今不論荒亂之時，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缺。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於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凡世界之苦辛，爲眞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而能盡述乎？夫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

乃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貪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壞，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數百萬金，官居一品之貴，尤不止足也，愚矣！

今世者，非人世也，鳥獸之本所也，所以於是反自得有餘也　人之在世，是暫寄居也，所以於是不寧不足也　如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　吾觀天主亦置人於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　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常久居也；吾本家不在今世，在身後，不在人，在天；當於彼創本業焉　今鳥獸各類之像，俯首向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天；今世豈可以爲報德之所乎？即報德之中，皆有勉人行善之意；故所賞報德之福祿，比斯人爲道德所棄者，應更爲重大也

蓋人有盼望重大，則情願棄其輕小；豈有願棄重大，而反得輕小者乎？今設有人，爲道德致命，而棄現世最大之福，當以何等之福還報之？本世之福，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副誠德之功，亦不顯天主賞酬之力量也　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之償德，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償德之價者也　修德者，雖不望報，天主之尊，豈有不報之以盛量者乎？王者酬功臣，尚賞以三公九錫；天主之酬，而止於是乎？人之短於量也，如是！

今奉天主教者，以現世之禍福，既不足爲善惡之報，則不必問天主現世不賞善罰惡者何故；應還問光先等敬形天，並敬佛神者，既謂天於善者降現世之福，惡者降現世之禍，則天之照鑒萬物，其降雨露霜雪等，何不分別善惡人之地田乎？又旱涝地震等災，何不分別善惡人之家產乎？恆有敬形天者，一生貧窮疾病，形天何不救之？不敬天地者，或反見其一生常享富貴安樂，形天何不罰之？或不能乎，或不公乎？

夫奉佛神等教者，於此問不能答，則有推脫於來生曰：現世善者惡者，後世托生，必有相當之禍福以報之　余難之曰：後世托生之福，與今世之福，原無殊異　夫與今世之福，既爲相等，何爲今世不報，而延於後世乎？今世之福，既是報善者，則佛宜降福於諸善者，以勉其行善；設令今世有行善之人，而貧窮疾病艱難，若托生於後世，本人行惡，則奈何？將於今世行善之身加艱難，而後世行惡之身反降福乎？若不降福，則本人現世之善無報；若降福，則於理不合之甚矣　豈有居官者，先數年，極公明，極愛民，絲毫無過，其後數年，不公不明，不愛民，朝廷明知之，而於先行善時加之以罰，後數年行惡之際，反賜爵祿，豈有此理乎？

彼又曰：本人先世所行之善惡，其報能歸於後世之子孫　余則復問：若後世之子孫爲惡，其善報亦歸於惡人之身乎？如後世之子孫爲善，其惡報亦歸於善人之身乎？今佛家竟置本人之身而不問，惟將應受之報，全歸於其子孫，此等善惡之報，其法若果合於理，則國家之賞罰可以儌倖而行乎？設令有奇貪異酷之官於此，朝廷雖知，而不削奪官爵，任其長享富貴，置之不罰，惟將應受之罰，全歸於其無罪之子孫；又有豐功偉烈之官，卻罰而不賞，惟將應行之賞，全歸於其爲惡之子孫享受，可乎？

若依佛教而論，今世之貧窮疾苦，皆爲前世所行之惡報，則今世貧窮疾苦者，皆係前世爲惡人耳；宜乎今世受貧窮等苦，以爲前罪之刑罰，人見之如在獄之罪人然　若此之說，豈能感動人心，行濟貧哀矜之事乎？其貧窮疾苦者，既皆爲前世有罪之惡人，將必令人憎惡之，見其受苦正爲當受之刑罰耳

由此而論，則五倫之理，必致互相傷矣；蓋凡貧家之夫婦，父子兄弟，親戚朋友，既信此說，則彼此交譏，皆以爲前世之作惡者，而絕其孝敬親愛之情矣　設爲人子，見父母久病在床，必誤推爲前世有罪惡，而現世之苦楚，謂其宜受者，以此謂想，豈能兼起敬愛之心哉？又若夫見其婦，多遭病苦，亦謂想其婦，必爲前世乖亂之婦耳　夫前世與今世相比，猶如先年之與今年，原無有異，設令有夫於此，聞知今年所娶之婦，原爲先年乖亂之婦，豈不懊恨而自怨差謬乎？信此等之道，必令夫婦之心相離間矣　又偶有人遭飛磚瓦而死，其友信者，必曰，此人原應死，今死之故，必有前世之罪愆所致；有如此言，不但冷厥友憐憫之心，據應死之訾語，是視死者如仇讐然　如此害倫之道，豈可信而從之乎？

且今世亦有善惡者多受其報，與釋家所云後世之報相同　夫國法所定之刑，即在現世施行，豈有延至後世之托生，如釋家所云者乎？蓋後代之晜刖大辟等刑，與今代所行相等；並後代之富貴爵祿，與今代國家所報有功者之富貴爵祿，亦爲相等，並無增減；然國家所賞所罰，俱係現世之善惡，非係前世之善惡，人主所不能知之者也

至所云托生變禽獸者，鳥獸比人爲自適，上已明言，使惡人變禽獸，反遂其邪情矣　如人欲縱其邪淫等情，所羞者，惟見此人面耳　人既變獸，而脫

人而，則無恥無忌，甚得志也，豈可謂之罰乎？現行《太上感應篇》卷六，刊刻滿漢字，散布四方，內載各種善惡，歷代已受今世相當之報　其所謂相當之報者，非係前世所行之善惡，本書明開者，皆係今世所行之善惡也　然今世之賞罰，既能盡善惡之報，而善惡人已多受之，其餘善惡者，何不令均受之？釋迦又必延之於後世，可見其惟推脫之言，實無賞罰之權能也　徧天下許多誠心念佛，施僧修寺者，與世人均受現世之禍福：如夭壽者，均之夭壽，貧富者，均之貧富，豈不更爲明據乎？

或曰：敬天主與不敬天主者，亦有同然　答曰：天主之賞罰，不專在現世；又現世之福禍，不足以報善惡，其善惡均平受之者，上卓已悉矣　且天主教所禁絕者，不義之財，並二色之慾也　故凡不背舍二色，或戮不義之財，縱獻天主多金，修堂濟貧，而欲銷其罪，斷不敢許之進教，天主亦不赦其罪也　因而本教之中，多有甘心淡薄，安守清貧者，職此故耳

況天主教以現世之貧窮苦難，若甘心安受，原爲眞福之門　現有《教要聖經直解》等書，所載天主降生，親傳眞福八端可考：如所云神貧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閒倘爲予被咒詈，殘害安誕，乃眞福者，受苦時，可喜悅，既迨天國，必承隆報矣　知此，則不必問敬天主者，天主何不降之以福；緣天主不以現世一時之福，惟以後世天堂永遠之福，爲善報故也

還應問光先等敬形天佛神者，形天佛神，既以現世之福爲行善之報，何不降福於善者乎？以此詰問，無可應對，則不得不自屈曰：蒼天厚地佛神等，皆非眞主，無降福之權能耳　況其所云現世之賞罰，多有不合於常然之理也　如《太上感應篇》等書，每以無罪者，而定其爲應罰；無罪而爲應罰，是以無罪爲有罪，背理之甚也　如打獵捕魚，原以無罪，《感應篇》以爲應罰，皆引騶昔所已受罰者而証之　又以戕伐樹木，與傷殺人命者，同爲一例　以保存蟻蜂虫豸爲有功，存之則賞，殺之則罰　依此而論，亦將保存虱蟣蠅蚋爲有功，而傷之爲有罪乎？且伐木造屋，割刈五穀百菓蔬菜之類，有生魂者，皆有罪而應罰乎？今以托生之說總論之：設令殺禽獸，伐草木，刈蔬菓，日用必需之物，俱爲有罪；又設若現世受難之人，皆係前世之惡人，亦並無容哀憐之情；又云婦人生產，有血污之罪，下血湖地獄；依是說，則不敢嫁，而怕生子，或懼其所嫁之夫，係其前父，及親人所托生，俱未可定，如此之教，豈不將殄絕人類，而獨存禽獸耶？

朱宗元《拯世略說・禍福皆係上主》

世人皆天主所生，則皆天主所愛也　愛豈有偏黨哉？乃富貴通塞，迥然不齊，華有君子蒙禍，小人獲福者，天主爲之耶？抑人爲之耶？抑如佛書今世所受，爲前生之因耶？解之曰：天主之禍福人也，必無有不符其實者矣　但人之善善惡惡，人自不得而知，其被禍被福也，非可以世法按也　且夫天主之公，無微不賞，無細不懲　今有善多而惡少者，大約先報之以禍，而使其永享天堂之樂　有惡多而善少者，大約先報之以福，而使其永受地獄之苦　且世上之事，半任人自爲，半由天主默限　有人謀雖善，而竟不得者，此由主默限者也，然而未始非天主所愛也　有人謀雖善，而竟不得者，此由主默限者也，然而未始非天主所愛也　抑有經營而得富貴者，適值天主之所許也　不然，雖才智不能強邀利達　若曰，夫人也，不應處富貴也　然天主必有所以篤厚此人之故　總之審判之日，根由悉露，始知造物處置，最當最巧　且世上報應，雖不可以意量，未始不可以類推　試觀積善之家，恆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恆有餘殃；敦實厚重者，爲凝承福祿之器；輕薄儇佻者，且以殺其身而有餘　如此者十之六七，豈報應竟渺茫哉？況世俗之見，以利順爲大慶，以坎坷爲至辱　若天主所輕重，不盡在世福世禍；卑窘而善，上主重之，更甚於崇高之士；亨利而還，上主懲之，更甚於藍縷之子　總之美麗福澤，欲人忻謝，而感激以報主；災禍險阻，欲人忍受，而磨勵其德性　此兩途者，天主用之以玉成人類之具，猶寒暑之不可廢一也　特人有善承與不善承耳：善承者，當其得意，則以爲造物之恩我，而勉建美績，惟力是視；當其失意，則以爲造物之煉我，而安意忍受，不枝不求；不善承者，當其得意，則驕奢淫佚，日積惡緣；當其失意，則怨天尤人，無所不至　故世上參差不齊之事，正區別人品之大衡鑑也　若據異端因果之論，則前身爲善爲惡，今身受福受殃，不報其爲之者，而報其未始爲之者，拂理逆情，莫大於茲說　至於水旱疾病之災，冤抑枉窒之事，人有竭誠祈禱，籲呼於土木邪神之前，而偶得拯拔，得昭雪者，非彼神之靈也　緣人雖忘棄天主，天主猶或憫之，雖諛祈邪鬼，弗較也　然而終爲天主所棄絕者多矣　甚至大荒大兵大疫，則皆天主假此以刑戮不肖，警戒善人者也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死後必有賞罰》

人其居，視其所置，前有宗廟，後有寢室，倉庫在左，車廄在右，不問而知其爲家也已。人其居，視其所置，外無窖積，內無寢廟，日用之具，聊且略陳，不問而知其爲旅也已。試觀茫茫世界，家耶？旅耶？佳景物，美田宅，好妻子，我所甚繫戀者，誰能久處此耶？死期既至，大智極勇，能緩之須臾耶？一切世物，誰非借而用之者？久則還主人耳。不見數畝之宮，百年之內，更迭而處者，且數姓耶？乾坤之內，雖欲不謂之旅，而不可得已。第人爲萬物之靈，生爲逆旅，死有所歸；旅時功罪，歸則分明。若謂至德之聖，極惡之流，同歸一域，有是理乎？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也。世之操賞罰者，君也。一國之內，其爲君之所賞罰者，特千百之一二耳。一人之身，其所賞罰之事，又特千百之一二耳。故欲以世賞遍善，則有道之時，祿爵不足以答有德；欲以世罰遍惡，則無道之時，囹圄不足以容多奸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殃祥，兼生前死後之賞罰，現世不足以盡之也。今必曰，富貴福澤，爲善徵乎？則是必爲善人之所好也，然達人志士，且有棄之而不居者焉。今必曰，剖肝碎首，爲惡報乎？是必爲善人之所畏也，然忠臣義士，且有殺身成仁，致命遂志者焉。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絕德酬以公孤，以後之德，更何以報？殺人者死，而劇盜巨寇，殺百千萬命者，一身之死，曷足以償？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曹馬之奸，刃未推胸，而子孫有爲帝者。逢干之忠，腦已塗地，而其後亦竟泯滅。天主寧或非耶？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聖帝明王雖九五崇高，善業猶在。作奸犯法，雖粉身碎骨，惡跡仍存，斷不以肉軀之禍福，能消神靈之善惡者也。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世上之予奪，視在形迹；天主之禍福，注在心神。人犯刑辟，雖悔恨願改，帝王未有赦之者，而天主則無不赦。人無惡行，雖中心具無數惡想，即有措諸行爲，而人不及覺。帝王未有罪之者，而天主則無不罪；仁義忠信，先澤其性，後澤其形；貪詐淫虐，先污其心，後污其體；世苦世樂，特身受之耳，心性不與也。豈有神靈爲良爲醜，徒使形骸食報乎？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或曰：賞罰之說，爲庸下人設也，上智聞善，不待賞而爲；懼惡，不待罰而去。十人，皆聖賢也，功名不顯，孝節湮沒，則以賞罰之於百世之後也，果能爲庸下人設乎？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

又《拯世略說・賞罰迴別人世》

或曰：非天堂之說，不足以勸語，非地獄之景，蓋二者之苦樂，迥異人世矣。大約地獄之苦有二：一爲覺苦，一爲失苦。覺苦者，所被之楚毒，所觸之臭穢，所嘗種種之痛楚是也。失苦者，永失見天主之望。此念所注，摧肝裂肺，過於千百矛盾之交。而又暴火流煉其形神，此火烈厲無儔，以世上之火視之，猶謂火之視真火也。獄司之掌戮即鬼魔，其力甚大。其妬恨我人類甚深，凡可以加虐者，必盡其力。其間同苦之人雖多，絕無相寬慰者，即生平父子兄弟，至是亦如仇敵，而相賊害。蓋痛極所迫也。故地獄之火，最爲慘毒，最爲酷烈。使可緩其一息，雖盡受地上諸苦以易之，甚所甘心。故在此者，度一刻，如度萬年，而又無他冀望，惟冀天主速銷滅已，而卒不可得。其所在地之中心，昏冥無光，極爲迫窄。偶有隙明，惟見萬鬼妖威，及諸苦態惡狀。古聖人云，地獄之事，使人略見其萬分之一，必立時驚悸以死。彼刻刻親嘗其況者，又何如耶？蓋雖千喙齊號，不足鳴其斯須之苦。總之論罪輕重，則罰有輕重。但最輕者，亦踰於世上之酷刑也。人在世時，雖大惡人，真心籲主，主未有不憐之者。至此則爲所棄絕，哀號徹天，曾不足動主之覆焉。此苦乃無終之殃也。天堂福有二：曰外慶，曰內慶。內慶者，神臺之寧。外慶者，肉身復活之慶。總歸四端：一者，堅好四體百骸，諸苦不侵，火不灼，水不濡，刀兵不害也；一者，身光萬倍於旭日；一者神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一者無礙，凡金石之物，皆能直越之也。昔人云，人生三世，母腹爲一世，此世爲一世，以今世界視天堂，猶以母腹視今世也。其廣大可知矣。天國之福，雖有大小，但各滿其量，無冀於外，如人穿衣，雖有長短，各稱其體，而俱適也。昔聖保祿，天主賜以神目，俾略見天堂之樂。保祿曰：目之所未覩，耳之所未聞，口之所不能形容也。彼外景如此，況內景乎？總之天堂地獄之二景，最利害，最眞實，又最迫近。愼毋就目前之計，不慮永遠，或恃空空之論，任其淪墜也！

倫理

論說

朱宗元《拯世略說・追念先人當循正道》　天主教中，第四誡曰，孝敬父母。所謂孝敬者，生則敬而養之，死則葬而追思之謂也。飲食者，生人之事，形骸之需；死則棄形存神，既免饑渴，何須嘉旨？試觀芯芯芬芬，一奠之後，總入生人口腹，奚曾沾及先人？特古之人，以爲子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舍此馨香俎豆，無以伸其致敬致孝之誠，惟是綸祠蒸嘗，互舉於四時之祭焉。然又世遠則情絕，故親盡則祧，非始祖與有功之宗，亦不復祭。此就有位者言也。若庶人原不立廟，祭禰而已。迨後世，以爲祭之義，生於心，固無二致。而祭之禮，因時沿革，不必泥於成典也。於是古者四民祭不追祖，後則凡彼所能憶者，皆合祀之，雖非古典，尚存一本遞承之意也。古者有廟祭，而無墓祭。故寒食野祭，歐陽氏非之。然瞻彼松楸，不免露霜之感，則後之掃墓而獻，雖非古典，尚存逝不可追之恫也。古者有四時之祭，而無生辰諱日之祭。後則謂生之辰，係祖父得有其身之日，死之日，乃子孫抱痛終天之日，手澤猶新，烏能已乎？此雖非古典，尚存樂與哀半之念也。古者冠婚，告廟而不設祭，後則加爾元服，燕爾新婚，始祖以下，俱奠焉。此雖非古典，尚亦存追遠之心也。若古者祭祀，子弟爲尸；後則易之以像，無非因親已不在，而曲爲像，以如見其在也。總之祀先者，報也，非養也。蓋爲人後者之孝思也，非供已死者之日用也。至今世，自餓鬼之說興，始有祖宗餕而之惑；自妖卜之說興，始有先人索祀之疑；自閻王之說興，始有冥司賂賄之訛。而且親死，則祈救無君之佛；超度，則資功悖德之僧；念阿彌，謂黃阡白串，堪作地府金銀；焚錫牒，稱片楮隻封，便是冥途憑據；立主位，信形魄歸土，而神魂依於木主也。則今之所謂祭者，其義既謬，其禮已非，故聖教將今之殯葬追薦所用之禮，凡謬妄不根者，概禁絕之。然聖教於已亡先人，並非無致敬致孝之禮也。蓋有誦禱之舉，彌撒之祭，以解大主，拯拔先魂而登之於福人也。故主，追念先人之正道，其惟聖教乎！

藝文

太平天國《幼學詩》

敬上帝

眞神皇上帝　萬世盡尊崇

其二

俯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其三

有割與無割　誰非上帝生

敬耶穌

耶穌爲太子　上帝遣當年

其二

十字架難當　愁雲暗大陽

其三

甦後復昇天　煌煌握萬權

敬肉親

積穀防饑日　養兒待老時

其二

旦問己本身　何由得長成

朝廷

天朝嚴肅地　咫尺凜天威

君道

一人首出正　萬民定咸寧

臣道

主正臣乃直　君明臣自良

世上多男女　朝朝夕拜同

其二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其三

永遠得光榮　功勞認實先

敬耶穌

代爾世人亡　得救上高天

其二

報答十分奇　天條遵第五

其三

諸官莫得違　蠻邪遁九淵

君道

正獨操威柄　伊尚堪作式

臣道

秉正輔朝綱

家道

家庭親骨肉　歡樂且融融　和氣成團一　禎祥降九重

父道

棟正下無歪　端嚴道自裁　子心休使怨　滿室遍和諧

母道

爲母莫心偏　慈和敎子賢　母儀堪媳學　福氣達高天

子道

子道刑於妻　順親分本宜　婦言終莫聽　骨肉自無離

媳道

嫁出爲人媳　和柔道自圖　莫同妯娌輩　嘈鬧激翁姑

兄道

爲兄敎導弟　念切是同胞　弟有些須錯　含容量且饒

弟道

長幼天排定　從兄道在恭　弟明天顯則　福祿自來崇

姊道

姊當敎弟妹　鍊好轉天堂　有故歸寧日　團圓囑短長

妹道

細妹遵兄姊　虹書莫逞高　小心勤鍊正　遵守十天條

夫道

夫道本於剛　愛妻要有方　河東獅子吼　切莫膽驚慌

妻道

妻道在三從　無違爾夫主　牝雞若司晨　自求家道苦

嫂道

爲嫂道何如　思量法最宜　歡心和叔嬸　誰至有差池

嬸道

嬸敬嫂如何　謙卑重長哥　萬般都讓嫂　勝比瑟琴和

男道

人各有其偶　倫常在把持　乾剛嚴位外　道在避嫌疑

女道

女道總宜貞　男人近不應　幽閒端位內　從此兆祥禎

親戚

親戚宿姻緣　分排總在天　情長流水　來往且連綿

心箴

一身誰管轄　上帝賦通靈　心正能眞宰　宜敬自順承

目箴

羣邪先誘目　目正自無牽　人子端凝立　身光耀九天

耳箴

任他喧萬籟　我自靜中聽　莫把邪聲入　聰虛分外靈

口箴

惟口起兵戎　多言自召凶　謊邪休玷穢　謹愼理爲從

手箴

被牽將手斷　節烈眞堪誦　兩手道惟恭　非禮戒勿動

足箴

兩足行眞道　遵循莫踏差　千條分岔路　總是害人儕

天堂

貴賤皆由己　爲人當自強　天條遵十款　享福在天堂

交友

綜述

利瑪竇《交友論》　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視友如己者，則遐者邇，弱者強，患者幸，病者愈！何必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仇也　我有二仇，

相諒於前，我可猶爲之聽判，必一以我爲友也。

信於仇者，猶不可失，況於友者哉！信於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如友寡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即悔。

既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無愛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悅多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即大犯友之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有成矣。友字，古篆作𠬜，即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朋字，古篆作𦎫，即兩刃也，爲備之方能飛。古賢者視朋友，豈不如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焉。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自處於疏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於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污穢其身矣。交友惡人，悔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僮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洽吾爲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不可以變動，何殊盡日相與遊譙而徒費陰影乎哉？無益之友，乃偷時之盜。偷時之損，甚於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修德尚危，出好入醜，心戰未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救其將墜，計莫過於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睹，漸透於膺，豁然開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爲興？

爾不得用我爲友，而均爲嫵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己之譽，而忘忍己者之德，何歟？一顯我長，一顯我短故耳。

一人不相愛，則耦不爲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愍矣！

務來新友，戒毋諠舊者。

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尋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於眼，即念之於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圖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著，而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於觀，易散也，而寡有用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干人財。

不能友已，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孥友，且漸而違之，非速而絕之。

欲以眾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冤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厭，惟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歟？

歷山王大西域古總王值事急，躬入大陣。時有弼臣止之曰：『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於詐友，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冀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以數萬金。善諾怫而曰：『王貶吾以茲，意吾何人耶！』使者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耳。』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歷山王未得總位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頒給與人也。有敵國王富盛，惟事務充庫，譏之曰：『足下之庫在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已乎？』對曰：『惠友之味也。』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意俚異而均美焉。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矣。』賢法德古者名賢聞之曰：『既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

西士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膳養之於都中，以其爲智賢者，日曠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當何如？

是的亞是北方國名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客力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得國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爲友也。』

墨臥皮古聞士者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馮應京《刻交友論序》

西泰子間關入萬里，東遊於中國，爲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繫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交非汎汎然相讙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於其中之不容已，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爲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鳥有友聲，人有友生，鳥無僞也，而人容僞乎哉？京不敏，蚤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遊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爲務，殊有餘愧。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付之剞劂，冀觀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見棄，即顏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如陽燧向日，方諸向月，水火相應以生。京何敢忘德，《交友論》凡百章，藉以爲求友之贄。

瞿汝夔《大西域利公友論序》

昔周家積德累仁，光被四表，以致越裳，肅慎，重譯來獻。周文公讓而不居，曰：『正朔不加，未敢臣畜』。於是以賓禮賓之，而《周官》《王會》，著在史冊。自時厥後，漢通漠磧，唐聘海邦，雖亦殊域，並至德感，鮮稱故庭，實則繁而論著罔列。洪惟我大明中天，冠絕百代，神聖繼起，德覆無疆，以致遐方碩德如利公者，慕化來款，匪希聞達，願列編氓，誦聖謨，遵王度，受冠帶，祠春秋，躬守身之行，以踐眞修，申敬事天之旨，以裨正學。即楚材，希憲，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

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於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於韶，予適過曹谿，又與公遇於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建安郡王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俾爲一言弁之。予思梏矢白雉，非關名理，而古先哲王猶頒示之，以昭明德；今利公其彌天之資，匪徒來賓，服習聖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錄之以備陳風采謠之獻，其爲國之瑞，不更在梏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論義精粹，中自具足，無俟拈出矣，然於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使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

陳繼儒《友論小敘》

伸者爲神，屈者爲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莊事者也。人之精神，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伸於朋友，如春行花內，風雷行元氣內，四倫非朋友不能彌縫。不意西海人利先生乃見此。利先生精

於天地人三才圖，其學惟事天主爲教，凡震旦淳厖老子之學，勿道也　夫天孰能舍人哉？人則朋友其最親也　觀李朱銘常，於交道有古人風，刻此書，眞可補朱穆、劉孝標之未備　吾曹宜各置一通於座隅，以告世之烏合之交者

朱廷策《友論題詞》　蓋自陳、雷蔑聞，而公叔絕交，始有激論　以予所睹，利山人集友之益大哉，胡言絕也？班荊傾蓋結帶之歡，詎惟是昔人有之？管、鮑、慶、廉，迄於今日，此誼故多烈云　少陵詩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殆即伐木乾餱之刺，用以示誡則可，倘執五交三釋，而概謂四道，終不可幾於世也　當不其然？

丁未新秋日，朱廷策銘常父，題於寶書閣

楊廷筠《代疑編・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條》

問：人有五倫，缺一不可　西儒既先窮理，宜於此理極明，胡爲不婚不宦，去父母，遠兄弟，以事交游，將四倫可全廢乎？　聖王制禮，生則養，死則祭，故祀典極重　聞西教不奉祖先，此出訛傳猶可，設果有之，忘親倍本，不足齒矣！　答曰：此關人道之大，極宜辨明，而不奉祖先，尤爲大逆，不可不先剖者　聖教十誡，是立教之大綱，前三誡以敬主，後七誡以愛人　七誡之首，曰孝敬父母，父母生則奉養竭其力，死則追念盡其心，乃孝敬也　西儒傳教，若於父母死，則不孝敬，何爲列諸愛人誡首乎？　剖觀此中綿細，奉教最堅者，其父母去世，必哀毀盡禮，爲之備棺槨，披衰衣，是亦明徵也　但教中喪禮，與俗不同　紙錢銀錠，冥器明衣，是今人所重，彼皆謂無益，通不用之，惟念經求主，行克己善功，並哀矜貧戚，爲亡者廣仁，是或一禮　今庶人之家，所供神佛，謂之家堂，大都與祖宗神主，共在一處，且並有其祖宗神主而無之者　西教甚非三官聖帝等神，五聖五通等祀，教人廢此，毋爲非鬼之祭，世遂訛傳不奉祖先，蓋有不知而悞信者，亦有明知而故爲之謗者，悞謗由人，彼曷與焉？　若論人倫，西士之在家者，事父母，畜妻子，和兄弟，尊君長，盡與此同　惟一種特達之賢，願入耶穌會，稱會士者，方守童身，棄家學道　學道而有得者，受撒責爾鐸德之職，千百中，間有其一，國中所最貴也　蓋其國之人，相習成風，以此種人爲第一流　如狀元及第，中華所美，人人爭羨，父母兄弟所祈望　得爲鐸德，則不翅榮福，無復他願，自是彼方風尚，非他邦可例也　故父母生子，承祧嗣續，多先有人，而其間賢智絕倫，則侈爲家之祥，國之瑞，勸守童貞，送入教會，此父母之至願，兄弟之同心，不謂之不孝不弟及乎道成，而陶淑一家，並登天路，彼又以此事爲孝友之至大，或與吾儒顯揚之指，合乎否也？　夫妻，止一娶一嫁，斷無二色　凡出遊，必奉君長之命，食君長之祿　食其祿者，致其命，萬死不辭焉　彼其於倫，蓋有難其貫，不能徇其名者矣！

或曰：取妻生子，理亦何妨，即無子娶妾，亦屬正道，何必禁之嚴也？曰：娶妻以禮，國俗相同，惟會士願學耶穌，非童貞不可，此其一　極重彌撒之禮，每晨行祭，非絕慾者不可，此其二　遠遊異域，孑然一身，不得有所携，此其三　夫有志不娶，士林高行，中國有此，從來亦以爲難，未聞議其短也　且生子爲宗祀，同胞有室，已足承祀，則於祖父無闕，所闕獨當身之祀，而得生天堂，享福無盡，爲祀更遠，又非不孝論也　況以倫言，妻不容有二夫，夫豈容有二妻？　如轉一名謂之妾，遂云無妨，豈婦私一男，亦可轉一名，謂之無妨乎？　西國之言人倫者如此

衛匡國《逑友篇小引》　昔西泰利先生續《交友論》，弟與建安王言少時所聞，未盡友義之深之博也　是篇之述，予雖盡力竭知，敢自謂於友義足盡哉　緣旅人自西海觀光上國，他無所望，惟朝夕虔祝，願入友籍者咸認一至尊

眞主，爲我輩大父母，冀冀昭事，爲他臣究竟安止之地　此九萬里東來本意也　今既得上國諸君子締交旅人，所願勿爲假友，共作眞朋　故始終述逑友之道，雖遠離故土之友，此情自不能忘，因始陳實友之所以然　眞交之本，後指與朋友晤聚之美事　但乍習華言，語難達意，惟願讀者取其意，略其詞　縱詞不文，而所命之意，必不爲不善　故切懇名賢取其義，爲將伯之援舛錯之正，不事虛言爲勸　惟期共學，謀友之忠寔，以成美俗　俾凡友者，就其所善，避其所不善，相勸相勵，脫疵覓益，則耿耿鄙衷，庶得慊也　或曰與朋友數，恐或斯疏，不知此不可懼也　蓋婉導友以善而不納，則其初認友不眞，既爲吾眞友，倘彼行不端，則吾規不止，何憚於數哉　若曰：略責之，遂足竟友情，此失交友之眞義矣　故言雖樸陋，特覓善篤說，欲覽者采意以成眞交之本　否則交天下滿，奚其益哉　故能識眞交之本者，於大國近

又《得真友之難》　友者愛之海，最難遊也　浪恬波平，舟怡然入深洋，倏狂風決起，洪濤涌浩，多覆溺憂　海性無恆，航海者故兢兢戒謹也　渡

愛海者亦然。必探厥心之深淺，試形貌之善惡。世有親愛現外，憎惡內伏，腹口爲岐者。若交誼正善，憂時解禍，福則加謹，弘乎益哉。苟生乎假險，則大矣。夫害來顯仇，能防也。蓋知彼不端之心，明敵以避厥惡。至僞交巧合，著友善名，實掩仇意，深計以求阱人，觸發，即直吐腹腸之毒矣。況成德君子，懷量洪廣，與交此流，更甚危始。蓋其行率易無曲，直性不起纖疑，以己謂友，亦當若是。不度有僞友行詐，遂不以欺退欺，因遽受僞者之害也。巨其無所屈撓，動必合義，不信於他人所自莫有之欺，不知自所不設之陷阱，以待不虞之詐，而其險益甚焉。度略曰，諂諛，交友之疫也。諂諛墮眞德，蓋交之首，務敦以誠一。若一人無一心，則眞德滅矣。諂諛雖一人，其心則甚多焉。雜其言，雜其色，雜其意，隨人隨時，罔不阿徇，豈不駭一人之多心哉。度略之言，以諂諛者，幻張虛情，與眞友不相凝，正相敵。夫交以合爲本者也，諛人是面非心，徒知爲我，則是自己之交，愛己利己而已。加多曰，讐之用心，其益我，猶愈於諂媚者。彼讐雖惡，其讐必以眞寔之語責之，我可因益加謹。若媚友，絕無寔情施其友，故知寧有讐，毋交媚。蓋媚友挾大害，顧我不能脫之者，不見故也。嗚呼，此世眞交罕，諂士多，擇友可不愼歟。

又《真僞友之别》

辨别友之眞僞，不易哉。兩者咸禮貌敬順，柔和親愛，言詞皆彷彿也。然眞友柔中有剛，衷寔確然，僞友之親阿諛耳。故聽友言，必察行。設爾於患難時窺之，本懷自露。譬猶暴浪，舟師巧拙，於此徵焉。或曰，待楫傾颿摧，後知舟師之巧拙，曷不先事識之。交友者，何作既往之試。曰，諺云，比隣之苦難，增吾之明智。爾冀交一士，視彼夙昔與人，惟謀利，值患害不共，救援不力，此即浮友，交不可定也。於此亦足試友之眞僞焉。佯爲已臨險狀，名聲家產性命，且致危始，或躭告之，或俾我所厚者告之，觀其所以應我，彼焉嗄哉。昔一幼子，於老父前，自矜有福於得友。其父知已子年少，交友之變未經。語之曰，子交友固多，然眞友不易得。子試佯謂汝友曰，適與人鬬，患甚。以刃剸死，爾幸勸我瘞其尸，庶得脫厄。子如命往友辭不敢，且急遣曰，毋冀吾分汝之百罪。於是幼子始識其友，而悔曩者擇之謬也。父復語之曰，吾年八十餘矣，所交亦多。至今惟得某爲眞友之半。蓋亦試之如前，子如命往。父友曰，汝罪雖大，慎耳。勿憂，今與汝往，密瘞彼尸。幼子聞言，惡伏地，明告父友以父計，並告己友之相負，更訂石交焉。故諺云，常值無禍，何以識友。色番加曰，卜友者，望扶掖焉。遇微險即棄，謂之暫友。夫勢利相與，名曰賈愛，爲僞用恩之最。圖愛，透透彼多，則愛亦多。故友者，察其所愛，所愛在財勢，終屬僞交。亞利曰，相友以利者，無利即無友。利友並亡，因愛不相屬，惟愛己而已。蓋愛人爲己，益得其益，則不愛也。度略曰，貪者，交友之毒，害莫大焉。彼之愛友，如牧畜人育之者，爲利而已矣。惟以佯愛，釣其欲得耳。望友以饋，復度饋大小，而高下厥愛，饋之所去，即遠離矣。蓋以恩爲界也，恩無，則友亦無矣。西王有亞爾豐肅者，涉海之西齊里亞，越海時，羣鳥隨之飛，王散食水上，鳥競啄之，飽遂颺。王顧侍臣曰，爾輩亦猶是，爾願既恰，即置我國事不顧矣。古賢曰，眞認友之時，俱無也。

又《真友不相懼》

交友之先，既加察，交友之後，不當懼。懼愛不相合，未有愛友而復懼之者。懼者吾之決，彼即愛我，亦不彼信。不信，則疑小疑大逆，必至之理也。度略曰，友之堅固，惟信而已矣。無信，則交不永也。友不信，初因懼，蓋懼之人，則愛不得耳。若友知我懼彼，彼亦不能愛緣愛之中，不能有懼。人心中密事，必無有懼者也。懼則不可倚吾財貨，托吾生命，尚可與竭中心之藏哉。勒略云，交有二本，一毋僞，一毋疑。僞出於懼，而疑懼之侶也。若我知彼懼我，則疑彼矣。因爲懼我，愛我不能相連因爲懼我，則不信我。懼，去信也。西諺云，事暴主與事仁主異，事暴主者，因懼之，故假愛之形。事仁王者，因信之，所以止用眞，眞則愛。信者，開心之祕，又開懼之鑰。因爲信其信也。

又《當擇何友》

度略曰，擇友必愼。將欲愛之，不遽愛之，以無愛之因。故可愛之因，善德而已矣。德之善，意雖不可見，實能引人以俾承遠慕也。惟善是與，斯著實愛。按度略所言，謂定交者當愼擇。既與爲友，不可復離也。寡德者，無恆志，無篤心，匪堅友矣。巴辣多曰，惟善者，可友善者。不善者於善者，不能交。且亦於不善者不能交。蓋善惡不同心，不合意，善惡之自心，尚不能一，兩人殊情，豈能成交道哉。故善人協和，乃稱交。不善者雖羣處，非交也，犬豕聚耳。沙路斯帝曰，善中有友，惡中有叛。蓋愛緣理，惡逆理，故叛也。況不善者，亦憎不善，自所造之不善，於己心猶且惡之，恐人亦處己欺，而不信之也，而可稱莫逆乎。度略曰，惟有德者就論交時，己固存而不替。蓋德爲交道之當然，一常不變，恆堅篤也。西則祿曰，風俗不同，則意有不同。不同之意，壞友也。友爲天地之上，至愛之和，不同風俗，

和不成。故善惡不能相友。悶者，非靜人也。悶者，乃安心之仇，猶陰雨中不能望晴也，故不可與友。

又《不善友之害》 善與惡交，難免無惡。人德昏蔽，弱於善，強於惡，故善者學不善易，於不善者學善也。惡莠自茂，無勞耕耨。微鴆多藥，莫解，滴漏久且洞石，友惡入心，甘引同免。故煤肆染舍，皆不處，黑污白也。乃白之爲黑也，甚易矣。聖保琭曰，義不義不同分，暗明不同和，倘偶友不善，則善危矣。因不善，強於善耳。色聶加曰，疫毒流行，雖避，有染。蓋病之時，與無疾人往來，即是無疾人病之時，定交者可不戒。聖詩云，與聖同居，且亦聖。與善同事，寧不善。同於天主所喜者，天主亦喜之。西諺云，有百羊爲羣，一羊瘡，百羊傳其疾。雖百善羊，不能愈一羊之疾，而反受其疾也。故百善友，不足易一惡友，而一不善友，大足誤百善友。嗚呼，害友之具，莫大於污俗，敗德之事，莫甚於惡習，愼哉。

又《善友之益》 西誌云，眞友不易覯，瑩瑩如玉也，罕物，斯貴之矣。太西諸籍，莫不讚譽良友，至謂不能名，第稱爲世福之極，人樂之至。兩眞友相得，無微慍，有永甘。故眞友者，衆疾衆痛之滅劑也。禍之祉，憂之喜，沸之乾也。死爲友，非死也，是二生之屬也。永生於眞友之心，而永不忘之矣。是故愛亦名生，吾生吾愛焉。然則永愛，可以名永生矣。況眞愛無限，無量，不能滅也。眞愛者，神靈之大德，神靈悠遠不散，眞德與俱，故良友雖至死後，亦愛之焉，緣長在愛者之心也。是之謂德愛，罕睹。有愛我者，有友我者，愛我者，好我之身。友我者，好我之心。故友者德之助，非身之助。第完曰，人得多友，猶得多目，多耳，多手，多足，多口，多心也。目所不睹，我友睹之。耳所不聽，我友聽之。手所不勝，我友勝之。一足所不逮，我友逮之。口所不達，我友達之。心所不悉，我友悉之。故天主多賜良友於爾，如賜多耳目手足口心於爾也。

肋略曰，貧賤相得，獲志則棄舊者，情乎。是非善友也，善友者，改福易位，不改我交。蓋眞友，改福不改友，否則，不爲人友，而爲福友。故易交者，不可謂久友，止可謂時之友耳。又曰，勗爾修德，德者，眞交之本。天下無友者，樂無也。眞樂不出心之勉強，人之感觸，故兩心相分，不能有樂。設疑設懼，則樂無也。所以萬樂俱在愛之上也。眞友不能得以兵，不能得以財，集之以愛，聯之以德。國恃力，變多貪利，改不旋踵。愛者，國之凝，邦之固也。人主有軍士城池之衛，兵民之心，不屬愛焉，不能泰然。戰爭之具，可以守己，亦可以殘己，眞愛既至，不甲堅，不城固矣。

又《眞愛之能力》 愛之能力甚巨，心性偉烈，不辭鴆毒，不避兵刃，以救其所親愛。蓋視友之命如己，且尊於己，故寧輕己之生，而冀久生厥友。昔有兩忠友，一曰阿肋德，一曰比辣得，俱至他國。阿肋不問禁，犯其律，有司擬殺之。比辣見事迫，欲代死，往見有司，曰，我實獲罪，阿肋無罪，我當死。阿肋亦欲己死，而生其友。自誓以認己罪，兩人爭死。有司知其情，不勝驚異，遂兩釋之，反爲延譽。故曰，眞愛友者，友或履險，不捐我之祿位性命，以拯存其友，即不樂也。如名將之甚愛君者，奮身冒刃，至死不變。彼之甘死，爲愛君故。夫勇士亦有死而不厭者，顧死中猶惜其生。若愛死其君，此謂大愛之勇。西王剛比斯，虜其鄰王曰沙滿，並子女臣庶。剛比斯使沙滿之子之女與賤隸賤婢同繫而汲水。臣民之被徙者，見君子君女之若此也，莫不流涕，而沙滿不動也。乃復取一人繫之，沙滿哭慟。剛比斯曰，汝於子女恕然，而是泣乎。曰，此非吾臣也，乃友也。吾於子女，哭不足盡我痛。於吾友也，以一哭始發吾情矣。昔一臣弒君，簒位，盡滅君之族。惟餘皇長女，將執之。一宮人深愛其主，救之以計。乃佯冒名服其服，而自皇於賤，皇女知宮人之忠，恨無以答其情，思維己死以生之，乃出見於讐。嗚呼，寧死己而生友，豈不爲大愛之驗哉。露際落，捕露篤，暗多尼阿，三人相友，甚善也。忽捕露篤與暗多尼阿相讐，露際落解之，勿聽。已而暗多尼阿與捕露篤戰，捕露篤敗，暗多尼阿之士追之，露際落值於途，即曰，吾捕露篤也，士遂執以獻。暗多尼阿曰，此非吾讐，吾友耳。士以失讐，懼甚。暗多尼阿曰，毋畏，我命爾得我仇，爾今乃得我友，爾功更多於得我仇矣。愛既全得於心，無事復強也。善奪愛者之心，而獻之於己所愛焉。故眞愛無懼，不顧事勢難易，莫不奮身以就所愛，而拯其急也。

又《眞交之本 眞交之第一端》 聖伯爾納曰，眞交無利心，惟求互愛。互愛之外，無冀纖毫也。但愛愛己之友，猶私也，等愛祿位也。眞交者，惟愛友之愛而已。惟特愛所既友，更欲交我者，覓多友而申吾愛。故愛友如愛己，信友如信己。

弼利曰，友者，即一身之內，一活一魂也。眞愛不望友之物，但望愛，惟愛愛之者。若因富貴，乃爲利愛，非爲心愛。愛者是愛之利，所以利爲一己

之愛，直不爲兩人相愛也。兩友相愛，無分數之別，無彼此之殊。見我，如見友；見友，亦如見我。以己度友，以友度己，同無同，異無異，是故一之病，二之痛，一之贅，二之害，一笑則二笑焉，一哭則二哭焉。蜂者衆者，在一而兩得之也。故曰：眞友之物，無不共。西賢蓋尼多欲飲其友，蓋際比以他故未至。蓋尼多與別賓會食，席半，蓋際比至，即大拾蓋尼多之物以歸。衆賓怒，蓋尼多曰：吾財固彼財也，雖盡取無恨。彼僅拾半，不大廉乎。瑣加德嘗晏客，妻曰：毋太儉。曰：彼善人，且喜我之眞，苟不善人，亦毋容費我以奉之耳。色搦加曰：眞友共物，譬一胞之子，共父母之物焉。又如一子，不能指曰：此父生也，此母生也。又如兩子，厥父母亦不獲分之。曰：若爲父之子，若爲母之子也。故友無私悅，無私惡，以公滅己，兩意相得，兩體若一矣。友心如我心，愛我物如友物，豈不一心二身也哉。眞友之室，猶二身相離，一心同在。爾室，我爲第二爲我室，爾爲第二我。爾爲我之事，如我在彼，我爲爾之事，如爾爲己。緣二身同一愛也。

又《真友順友之理不求非義者真交之第二端》

我不可求友以非義，友亦不當順我以非義也。交有疆域，惟德惟義，求非義者，越其界矣。坐視友不善，己爲不愛友，若反引之於惡，可乎。人固未有冀友之損害者，而損害寔甚，順非故也。天下之大害，莫大心惡。動靜云爲之辭慝，悖德性之美，亂情理之中，而順非之士，皆以致之，則爲我大仇矣。恨仇之害傷身，損友之害敗德。爾睹友面垢，必曰盍拭，冠不正，必曰盍整。奈何知友不善而不言，故爲友文過，名曰交賊。忠告者，導其友以仁義，俾得淨心之樂，愧怍之消，憂患之遠，福幸莫偉焉。聖經曰：人行不善，或不自覺，我責之，則彼覺，既覺，則不復爲。是我絕彼之不善也。西賢曰：爾既爲我友，而不責我過，是即爾之大過也。吾當責爾矣。西王斐理伯，執叛臣數十人，讞畢，將刑，二人大呼曰：我先王之臣，吾王始終之友也。王曰：爾非吾友，曷言吾友。曰：欲言之，則請密言。王與偕之隱所，問焉。曰：臣適見王衣不飭，坐不端，皆由德不固。王曰：吾以慈知向者，爾責我以不善，而我不汝從，遂致汝於叛，若眞吾友也。竟釋之。後斐理伯亦爲令主焉。蜂之爲物，有刺有蜜，人不惡其刺，而愛其蜜。故無謂友之責我不善，爲投我以刺，當謂其欲匡我於善，爲遺我以蜜也。勿略曰：交友之首，不在不求友以不善，在不許不善於吾友中求之也。友之不善我無可委，忍友之忠者，視爲彼惡，不知己任之爲吾惡。損友，並損我矣。

又《自不善外真友無不當行真交之第三端》

友成順非者，無損善德也。若合義之事，雖喪我之祿位生命，亦當爲友竭力焉。昔有虐王氏阿尼，謫繫一臣，名大漫，將殺之。大漫之友，比蒂當，謀救大漫，自質於王，求暫釋友數日，得處置家事。王許之曰：限至不至，代死。因遵之，大漫急返家，竣事而至。大漫之來也甚速，乃限時已盡，王命殺比蒂當，將刑，大漫至，大呼曰：我至，我至。王駭異，輟怒，並釋大漫，且求與二人交，爲三密友焉。足見友之眞愛，其大能如此。蓋暴主極不愛德，而獨愛友，故改其怒爲愛，改其刑法爲恩，改其苦爲尊敬。或曰：先友後己，今時落落，何也。曰：由不識眞友味之甘，是爲難耳。彼以救友爲樂者，其樂友之安甚於樂己之安也。以己之苦，易友之樂，願得同樂，而忘己之苦焉。眞友當厄困時，愈堅摯其情，爲友而死，且甚幸其死，此無他，眞愛眞仁。知己死而友可獲安，即死中，亦樂眞友之樂也。惟謂失此良友，則福中有禍矣。然得忠友者，不可勝之爲免禍地，苟懷此想，是免禍反得大禍也。西方有能救其友者，爲其友死者，皆尊之，譬之，顧死友欣然往，而生友則甚痛喪良朋，以爲己大禍焉。故曰：爲吾友竭力者，雖喪祿位生命，不辭也。

又《解友不可憑之疑》

智士之言曰：人懼爲仇所知，必不敢行不善於友亦爾。今日所交，宜思後或變爲仇矣。世物皆壞壞，世事皆無定，所見所習，往往屢遷，故昔賢之警交者曰：高山堅石，亦致毀敗，人心豈能恆定。爾當思今所交，翌日或失之，則可恥之事毋曰吾友足信姑安行焉，或以此言太甚，然不可不察。人至不敢量其友者，初失擇取故也。輕合者媒輕散，浮交易違也，故易散之友，小人羣耳。眞友不但不棄生友，即死友亦時居心目焉。苟愛可變惡，其爲友，特愛之影，寔愛相與，惟恃厥德，憑善而往，曷畏我朋，故在友之前，與在仇之前等。友善友者，不當慮友之可變仇也。蓋德爲交之美所以然，德彌久彌引人情矣，何慮哉，何變哉。是以德交者，泰然中懷，燭於我友，無少懼，無少疑也。若可疑，可懼，特非道相狎者耳。西比阿曰：賊交之論，莫大乎目今所友愛，詰曰或可惡之也。夫思友可爲仇，心必生畏。生疑多疑，則泯忠滅信，喪我心泰，勿獲安良友之深味矣。色喬加曰：預得良友，泰然置吾心於彼，後或有甚密計，可盡泄我中藏，則樂莫大焉。夫我所自知，猶自懼之，良友知我其懼也，反甚於我懼我矣。故善友釋心之愁，

其無定我之疑，其情引我以歡也。又曰，得一友而不信之如己，大謬矣。此語不知前友之力，神然嘉美，歷事不可測識，顧無所苟且，多方計量，在未定交先，及既交也，則視若一身，既定既信，則言之於友，猶言之於己焉，已不能爲己之使，故人莫處自傳其密而害己者，亦不當處友傳吾密也。慕德而與，行善爲宗，故德交之士，雖有其憾，悉皆舍焉，不必掩藏於良友，信生信，愛生愛，欲友吾愛，以我愛將之，欲友吾信，以我信將之，引愛之饋，是以禮致禮，兩愛互生，如火生火。

或曰，今俗善變爲惡者多，豈不啓信友之懼。曰此無眞交之所以然也。當其納交原非慕德，安免疑畏，向善而交，後雖易爲不善，顧方交時，變態之思，不宜預作。蓋交善友，惟行善德，無處於敗類矣。

又《友之善惡易染》 德交之實，眞友之美，前已略言之，茲則論處庸友，並善羣集之方也。人生天地，不能無儕，非善人，則惡輩，故人游世，如蜂游卉，留其刺之惡，取其甘露以成上德之蜜也。人處大善大惡之間，常所熏習，久則爲定模，蓋默浸其益與害也，故交友，初難悟其損益，馴至大善大惡，積累而漸明焉。昔一西士曰，吾往惟勉己進德，今隨所欲，莫非至理，導習熟，必大生力焉。與善友俱，必成醇美，如卉木邇水，兼多受太陽，其潤與色，自必得矣。既得善友，自修更不可懈，我不克終，難去舊圖新，嗚呼，去善易哉，望惡難哉。今世有多引多助，惜惟識不善之徵也，故稱茂沃田，若嘉穀，非植之力，耨之勞，豈有成也。人心之田，罪愆自生，以殖德美，況翼無良。友有四，一曰性友，同氏族也。一曰習友，同居處也。一曰近友，同鄉邑也。一曰天友，爲吾神靈之交焉。手探松灑，其灑必沾也。久在熨火，側鐵亦化。吾德雖堅，必融於惡人之火矣。人終日履危險，必有顛跲，與惡人終日處，能無危乎。寧使不善者惡我，毋使彼友我。有人設燕待爾，無曰今日是何飲食，惟曰今日是何人飲食。遠離匪友，人德之始也。罪醜無誘，無偕，無贊嚮，則亦易滅。惡友知吾惡，反餙之，嗾成之，其我不善之餌也。人心如海，無風而濤不怒。人雖無良，惡友實爲之風，鼓其恚，動其悵，扇其殘，感其矜，引其慾，萬罪起如洪沸。本性之善，漸收盡矣。故佞者污言，逸者盤樂，駔者彝醇，而善意昏。幻妄者，終日匪德語，而譴浪爲事，皆害友也。人既交匪朋，亦不可遽絕之。恐發其嗔，或成大讐。智者相時審勢，漸遠漸離，斯善矣。

又《交者不可有怒惟宜和柔》 交宜禁怒，多動忿懥，必致相憎相戕之禍焉。故躁急者，不但不可交善友，並不可與庸人羣也。是惟曠野獨居，無儕可耳。怒者無理之心溷，大收眞和，如狂風蕩物，莫不擾矣。聖經曰，勿友易怒人。如同惡獮，恐習其性情，傷汝心之德美也。故擇交者，必避躁友一爲引牽，且肖其態，夫怒時所行，悉時必悔，然已獲罪於上主，已布害於人，雖悔何益。人問霸辣篤曰，何以知人之賢否。曰，戇不可驕，毀不可怒。霸辣篤一日怒其僕曰，汝幸值我怒，故釋汝，若值我不怒時，必刑汝矣。水淆，待清後汲焉。怒者，心之淆也，必待其靜而後行事焉。置舟於滓，美惡不見，蕩於暴風之中，斯知之矣。故投以甚怒不激，斯或君子。毋師涉海，必握其舵。理者，心舵也。常握之，何懼吹於怒風。西方一郡，凡殘疾者入城，必致一錢。一跛者將入城，門者索其錢，怒不予。門者復視其兩臂，則挾盈焉，乃索其錢二，更怒不予。門者益視其目，則有流液，索其錢三，更怒不予。展察其體，方有大毒將潰，遂索其錢四。既得，始縱之入。夫以怒斷一錢，卒致四錢。怒之敗人，類如斯。凡與人處，和悅待之，愉迎之，冒送之，或無禮加我，亦不見聞，嬉笑任之，泰然直受，不思報也。二石擊，火生，堅柔相推，自無傷。大西賢者有人以足撥之，仆地，傍曰，報報。曰，便驢怒而蹄我，我亦怒而蹄驢也哉。故聖經曰，弱應破怒，堅語發兇。或曰，不復仇，則人鄙其無勇。曰，此言也，誘訓善德之君子，不報無道之賢者，輕略以德報怨之至人，稱譽結仇積禍之小人，豈知盛德所涵哉。以辱復辱，以害答害，血氣之勇，猛獸之情也。君子知寬仇之榮，甚於勝仇之榮，雖惡不善，亦怒其罪而愛其人。聖經曰，愛愛汝者最易，雖惡人亦能之。止能是，何報於上主乎。汝當仁愛仇汝者，加惠惡汝者，乃爲上主之子也。上主命太陽普照善惡，所降雨澤，不論有罪無罪，同沾潤焉。總王大亞諾，凡求覲者，俱善待之。羣臣咸諫，曰，吾爲天子，不忍不善待下。猶吾在下，亦欲天子之善待我耳。得勒國與其弟，皆爲諸侯。國人譽兄，不頌弟。得勒國之弟曰，何以若是。曰，汝不能忍人惡，故衆惡及之。或曰，報仇不可，然以直報怨足矣，何必以德報怨邪。曰，以直報怨，匪罪亦匪功，以德報怨，甚感天主之心，而成大勛也。以直報怨，不爲彼仇，以德報怨，不但解仇，且化爲友，俾其改過矣。親仇之愛，必反深於親友之愛。蓋愛仇爲克己之至，不惟不怨其仇，且以我之眞愛，化仇爲德。如火然，且化物爲火，故報怨之德，甚於報德之德也。難行，其功

又《交不可生憎不可妒競》 奮興於心，則必妒而易生嗔怒焉。見友之德業、吉祥、富貴、光榮，即大嫉之，欲己處其上，始忮，繼怒，終怨，密友遂爲死仇矣。至骨肉至戚，情好本篤，忽或嫌忌，其怨怒視與者更甚。物之難成，既成必永久，必完寔也。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離。交之妒端雖多，莫過才能、祿位之不齊也。即一父之子，一旦貴賤貧富稍殊，遂不念親愛，寧降己位，黜己祿，而不欲吾同氣得之。寧與他人，毋與兄弟，惟以胎之上下爲苦。無父母之分別，同乳之分別，雖禁尊貴之分別也。妒者，非特榮貴之人，即里巷細民，下至百工技藝，亦然。不但明矚其獲福是怒，即疑惑焉亦怒。西詩曰，他人之田，更豐茂於我。他人之牛羊，更肥甤於予。每以空爲實又曰，他人之肥，是妒者之瘠。他人之福，是妒者之禍。他人之悅樂，是妒者之憂也。夫妒者，恆欲勝人，及一不勝，爲之大戚，心生恨憎。己憎之，必殘害之。或不能害，則終身妒恨盈懷焉。兩友生平所行密事，必相告語及一居卑，卑者懼尊者知己，尊者亦懼卑者知己，遂相妒媚矣。世人多怨己，少其友也。自視己善，必遠過友。視友之善，悉在己下。他人大善，必細覘之。惟己所爲，雖小，亦行張大。他人有功，必謂有缺。己雖有缺，亦謂完美。視舊友之新福，恆冀其無加於舊也。或曰，人無才德吉福，必不妒之，動其憐恤，尤在凶禍。然猶有妒之者，謂其生平爲才德吉福之君子也。嗟乎，福德既備，不遭妒友，可謂福中生福矣。不招友妒，有道焉。得尊富自視，如不敢當。毋忘襲昔之舊；禮益恭，情益篤。毋先之以言，曰我知。未有莊敬，損位之尊高也。未有謙沖，減在上者之榮光也。先敬禮人，必發引其敬愛，而大增己之榮光也。光榮如影，常隨避之者，而避圖之者。故我善和友，不但不妒，且譽我也。犬入牛槽，牛將食，犬格之。牛曰，爾不能食我之草，何爲禁吾食草。妒者不能使福歸己，徒忌沮人之福，其情亦猶是矣。

又《交友毋謗》 學葆璞曰，讒夫者，上主所惡怒也。又曰，讒邪之說，壞多堅城，敗多世家，衰多民之強力，覆多勇之邦國。誹謗者，渾亂是非，顛倒邪正，大亂天下也。與人暗，當體寄汝舌，凝寄汝唇，先切磋其言，而後言焉。人無可譽，亦不得毀。人或稱彼不善，爾當解覆，懼招詆者之怒，則惟緘默不言，詆者當不憾汝訥也。或覺爾默，即復詢曰，某誠何如，爾則惟道其善，詆者或又曰，彼之不善，吾目之，何譽也。汝則曰，偶然之過，舉大不免，且彼可述者多，一失固不足以掩。如此多方釋白，雖樂謗人者，亦且爲爾化矣。無德有惡之人，不能譽，不可毀，惟付之不言。

人不但毋以口行讒也，亦不當以耳讒也。妒聽，是以我耳引其讒矣。故曰，喜色誘讒，怒顏塞謗。羅馬有兩行像，其一卑小，常揚人陰過於上，往來者咸擊之，耳目鼻口，無復全者。其一高大安全不損。或問曰，此何故。答曰，此著人之過惡，故受傷。彼靜默，故無害。

又《交友毋自譽》 與人交者，當譽友，不當自譽。試問所誇揚何物乎，或家之富，或位之尊，此業不久，即屬他人，謬視爲汝福耳。譽馬者，不譽馬之鑣鞍韁勒，惟譽其調良善走也。調良善走，馬之本美，外餘宰槽割去，人惟明德，爲己本物，然亦不應自譽。蓋我所謂德，人或視爲過，自愛自喜之甚，必不能悟己德已過之輕重也。故己不能爲己之定，必待定於直友。西諺云，己口之譽，必變醜媸，宜待人述之，頌之，而亦當以椒然受之，色怛倪，光美益盛。蓋人所有之德，或實德乎，或僅德之影乎。實德，則不待揚述，著乎外者，本乎內，逾欲閘逾欲抑，即逾章也。如燭然，上壓之光益著。若僅德之影，逾宜讚之，第露其寃虛矣。蓋譽己之言，必令聽者咨審其寔真，若求其端本，終必露其郛廓耳。猱爲白獸王，集羣獸問曰，獸中孰爲最美。適視之，乃其後無蔽。夫猴以自美呈其醜，人以自誇揚其劣。

又《兩舌者不可爲友》 心與口不顧，必非善友也。所藏於心，發於口，苟或不一，決有大逆理者隨其後。初或冒爲良朋，久且施其籠絡，蓋誑言白淺，精心視之，即識其淳。其美若幾何之面，無厚之棹，浮於細塵也。俗多瑪西方之名城也。有果焉，形甚美，熟候，色更秀。剖之，則穰極穢，似於黑塵。稍摸，即穰穢飛散也。是果也，其兩舌之象。獵人逐狼，狼急走，疲而憩，遠見羊過焉，欲使近而得之，則呼曰，予適渴甚，取水予我。羊曰，汝非求水，求我耳。僞友之言，猶狼求水。僞友雖卒，不能掩其惡。然初爲計甚巧，謀甚深，不易遂識而預避之。欲試不信之友視其所諾，必其所不應視其所不諾，必其所應。念慷慨自誓，愈不足信，懼其詭焉。畢繹曰，兩舌之言，似單素而易透。雖柔聲怡色，蓋內藏七愿焉。巧言僞貌者，如桂葉之清秀，掩藏棘刺也。夫空中之鳥，捕者必假其聲音唱和以誘之。僞友之計亦然，必托爲良

善而龍我焉。淨辭過寔之友，此仇效也。君子與人，醇樸威嚴，文質得宜，不喜人佞，亦不佞人。彼口喋喋，特卑下者之態耳。德上首務誠實，視廉恥爲甚重，而以失眞爲大危焉。或曰，今時欲寬富貴者，椎魯樸質，必不可得。其得此者，必作僞貢諛之人也。故虛誕之詞，古可少耳。曰，今與古，時一也，而之德美，猶今之德美也。尚僞者，雖不事德美，然必好之也。故狙詐之長，恆喜下之義諒。蓋詐者，亦懼人之圖己，如己所以圖人也。與人同惡，不指己之惡，而指人之惡，然彼我既一像，招揭彼，卽招揭我也。

又《交友爲饋非交友也》 交友以饋者，非愛洽，乃利洽也。依西多曰，因饋而友，無情之結也。必不忠於其友，使友不常饋之，卽退離焉。愛友之財利福吉者，非友其友，乃友其物耳。秪欲友出所有以利己，卽竭家貲以贈之。彼猶不足也。苟或稍餘所有，彼亦不爲償願，惟願其所未得，而速忘其所已受。不睹幾何饋之，惟睹幾何受之。已受惠，輒忘惠，纔受饋，卽遺饋。如不肖子承父業，於親死，哭泣甚哀，而內藏得利之喜焉。貪友於被惠時，僞爲永遠不失記之狀。但以手獲饋，非以心，手接之，則輒忘之。手無記含爾，手滅饋，如頤乾沼焉。總王亞歷山，常饋其國之賢者，賢者問致饋之人曰，一國之人甚衆，何爲獨饋我。曰，以汝爲賢者。曰，既以我爲賢，則無以饋視我矣。亞而加默，爲大郎之長，人饋咸不受。或問之，曰，吾受饋，則不得平行吾理也。非而亞得貧甚，外國有贈遺者，悉卻之。或曰，爾貧，外國之遺，奚卻。曰，彼饋我者，將求我以情也。不致吾情，是吾無情也。苟致吾情，殆且枉法也。故不受也。或問西王，以其國之法若何。曰，若蛛蜘網，輕貧者輒係，富重者隨棄墮焉。

又《善用其饋之宜》 處今之世，受饋之士亦不宜忽，雖萬不可以饋求利，然有非義之禍，無妄之災，亦可用饋以冀避其害，而求其當理之扶掖也。吾愛吾情，不足動人寵，爾饋遺或可感發其良，盛德之輝，當理之事，所不能得者，饋遺或可得之。惜哉，今世不爲依賴德美之時矣，雖有功德，苟無贈饋，不可望彼提携也。然交際之初，不宜遂厚饋之，姑漸遺之，而動其記焉。

嗚呼，今之類俗，有才有德，匪財汲引，不得滿志，苟有貨賂，縱無才德，何求不成。負才以窮，抱德復窘，斯長困厄矣。故單寒之士，不登巨室之堂，鮮爾服，美爾役，豐爾蔬，何遂爾志。陋俗固然，善人亦不得免，若外不文不

寵，才德必祖必儀，此非理所設也，惡俗然也。夫才德本自美麗，若加外物，反損懿光。然今人不貴德才之光，反嗜金幣之耀，假不用饋求通，而使匪流以貨得高位，布其施於天下，猶大不忍也。古之欲善者，執贄以圖榮，非樂其位，謂可以阻不善者之倖進也。至若恃財，營圖不義，千求非理，則萬不可耳。

又《邏瑪總王瑪耳谷與其友卑剌滿書》 瑪耳谷，古大西域大賢也。後位總王，有一至忠密友，曰卑剌滿，爲國離京，偶值事急，憶恫中致書於瑪耳谷，而不明言其致難之故。瑪耳谷答書，且諫且慰之。

朕瑪耳谷，邏瑪城後學，責略山人。邏瑪城中有巳山，責略其一也。祝我甚厚友卑剌滿之眞福。願我友勇能力戰，勝諸凶禍之遭。吉月，始接教言，俱領悉。爾旨雖幽，朕亦亮達。爾灼知直言惟友之責，亦既定交，寧恆受友善責。朕言雖煩申，止欲勵益於患，俾造次時，泰然無害爾樂。朕不畏爾額之蹙，允愛爾德之光。讀來詞，覺爾心有不懌。觀朕多言，豈不暢曉我心。呼若勿聞，激若勿痛，若不知我勸，爾則不智。知之不受，爾則違道。卑剌滿，昭知吾與汝相親之至，相友之素，相愛之堅，兩心孚契，禍福僉同。曷憶羅得祀城之同塾，同學，同儿者乎。當時爾願朕行之，朕言爾不違，爾寔在朕心中，朕寔在爾心中，二身一心，朕亦一爾，爾亦一朕。任處，任時，任事，罔不一。洵無異詞，洵無異情。吾友卑剌滿，何爲告我多多憂，乃不明揚厥故。誰將斷爾命，正友曷其無益，是貧之財，是弱之力，是疾之劑，臨憂大減，乃憂，既若茲，何不炳示我以煩寃之由。或恐慁爾友乎。茲慮無煩，止友利或可分，害必相共。朕爲爾故友，今爲爾新君，君民猶同憂樂，朕躬爲衆苦庫，可積可儲。爾多憂，爾訢無幸於得福，朕乃以積友禍爲福，朕豈不常視爾如己乎。爾冀全交誼，尚聽聽朕言。朕福，期爾全享之。爾禍，朕期全任之。爾生爲樂朕樂，朕生爲負爾苦。朕茲不餘言，吾友卑剌滿，諒灼知而不疑，疑友，大逆交道。不竭露乃心，爲事情多緒鮮測，友乃肇疑，事情難遂，疑厥友且懈，夙愛且寒。兩友信助，事則克成。正友之道，在或榮或辱，僉互胥助，爾剖釋乃大憂，朕顯冀翌爾。爾走之路，左右矢不離。爾進矢不退，爾退矢不進，爾息，矢不驅奔。爾願死，朕不欲生。擇在爾，共亦遂朕攸難。爾攸苦，惟傷在一心。朕惟願爾攸願，外爾願，朕亦罔願。復讀來教，知爾多難中，親莫爾濟，朋莫爾慰。嗚呼，爾處彼，有大喊，朕處此，惟茲無盡心。又知爾親爾

友、獨知利己、罔復顧爾、是不可號之親、號之友。友無善益、僅與仇罔患害同。又知爾親爾友之多諾、迄踐時、咸喪厥孚。爾茲訴彼、良然、然不足厚怪。智手不當行愚舌攸發、舌自滑捷、手自重遲、今世何世、罔不忻然遜許、罔不憂愁無蹈。因是思、己攸克爲、不必友代爲。有賢曰、寧盡諾而踐徐。有則曰、寧無苟諾、廸則速。朕則曰、信於仇且不可棄、矧於友。於友能教能予、乃勿教勿予、是乃明仇。若允克教厥友、茲不需於言、言者人之虛、心者人之寶。友獻實心以交、我惟報之虛言、正友不若是。古賢霸辣篤有言、榮際毋失議、患際毋失望。榮際失議、多於悅樂、憂苦且尾。患際不失望、善受今艱、堅乃性德、增其不能、是則窮難內、亦被大利、不亂所爲、厥後必得盛榮介福。爾今值艱難、重訴多友之負盟、爾以一人議多友、當思多友亦或譴爾、豈不驗爾訴、弱於多友之訴。多友訴、尚強於爾一人曷準度量之、先攸受友厚待爾多恩、或勝今之微有爽諾。嗚呼、吾儕情罔厚、被厥恩日日微之。遂漸諼之、情一不許、言不一踐、即訴乃朋、請張其微失。吾友卑刺滿、行年五十、其間幸享諸祿、偶今八日離苦摟褸、頓忘五十年樂、勿達曷甚。復念來教、知爾友不惟不爾援拯、尚媚爾苦中微福、故違爾、期重抑爾。朕雖苦爾苦、尚怪責爾。人生攸怪責、或愚、或不習於事、爾若不灼茲世人、各懷忌嫉、爾則誠愚、若不灼忌嫉且盈尺堵、爾則誠不習於事、形軀之害、各有對待、人方游於逸、淫於樂、習於規避、以冀免厥害、以貪寧餚、以安勝疲、以熱敵寒、憂媒藥、疾圖醫、遏絕生命之害。生命反隨遏絕而盡、計避妒無他術、惟毋棄行善之意、美德之向。朕已得一避妒法、妒者、既苦爾樂、爾當樂其所苦。

張安茂《述友篇序》 夫五倫之四皆本乎天、獨朋友則本乎人。本乎天者以學問終之、本乎人者以學問始之。然則不學未可以論友、而閱友正所以明學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毛詩》嚶鳴之喻亦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則所以周全乎。君臣父子與夫婦昆弟之道者、惟友也。得友而四倫以正、失友而四倫以乖。故五倫之有友、猶星辰之有經緯、素質之有綵繪。名由之成、事由之立、所係不甚重哉。慨自號服誼衰、釁彰蘇暴、藏戈矛於笑、深蜮鞏於行藏。勢在則趨若附羶、利聚則軋如饑蚋。及乎患難在前、死喪觸目、求所爲脫驂解綈者無有也、求所爲守疾赴喪者無有也。甚而臨淵下石、乃把臂聯袂之人。市虎成疑、正三物屢盟之輩。嗟乎、此豈友之爲害若是、實乃誤於友者之自害也。夫亡有共死生、同利害之交、而後可以行我之忠孝節義。有盡忠告相砥礪之交、而後可以成我之美德令名。如其泛泛相遇、面友非心、則寧有裂裳裹足、側身塵外、爲未嫁之女、爲不售之玉、退而掩戶讀書、濯磨我心、如明鏡無塵、妍媸立辨、以庶幾其一遇可乎。濟泰衛先生爲泰西大儒、越十萬里來賓、所至車騎歡迎、非有感慨於世。而所著《述友》一編、則曲立善交之方、克盡物情之變、其言足以垂訓善俗、爲世楷模。自王侯士庶當無不備之爲箴銘、吾所謂以學問始之者、亦惟此書作自圭三復、絕韋不倦。

徐爾覺《述友篇序》 今夫上主之理、不過欲人相勗爲善、其責莫近於朋友。故友居五倫之一、後世存置勿論。自廣絕交出、遂視友如寇讐、是五倫失其一也。然黨錮興而爭殺、門戶起而敗亡、則友之爲害也實甚。凡此皆失其述友之道、故流患遺毒至是。濟泰衛先生、九萬航洋來茲中土、甚樂與賢人君子爲友、故必須同志者、相爲感應、相爲氣求、庶幾可以廣其益、一其理也。交道曷可不講乎。雖中國名賢上士、博物洽聞、握瑜懷瑾者、不乏其人、倘或巧媚者多、精實者寡、其道在於擇交、不在於泛交、爲作述友篇中間條分縷析、反覆辯難、皆中國古來聖賢未嘗闡發者、天下學人、果能共勗遵率、身體而力行之、君父賴而天下治、臣子賴而身家寧、有益無損、何必廣絕交哉。宜尼贊晏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敬與述相爲協輔、其中微情奧義、非淺鮮也。何者、敬爲述後之事、功力皆在於先。未得友、則宜述。既得友、則宜敬。敬者、敬眞友、敬善友、敬益友。非敬僞友、敬惡友、敬損友之謂也。辨別甚難、可概爲敬哉。今人尚勢利、角憎競、酬饋飲、餔虛譽、非此則交誼日淺、然諾日欺、則述之之道、不可泄泄言也。先生則不然、先生大德大智、從顯析微、心靜如鏡、情平如衡、靜則妍蚩悉見、平則取擇靡私。以愛人如己之念述友、則蘭室長馨、鮑肆日化。讀是編者、皆移其夙志、永台不忤。忠者述忠、信者述信、相愛不懼、順理述義、毋誇毋妒、不怒不疑、比屋皆然、盡人皆是、俗成美俗、里成仁里、前所云君父賴之而天下治、臣子賴之而身家寧者、先生造福於世不小矣、何有黨錮門戶之患哉。世上多義友、天子得良臣、豈無裨於平天下之道乎、又豈無裨於上主勗善之理乎。今先生逝矣、是編其萬古不朽與。洪師見示、余爲作序。

祝石《述友篇叙》 丁亥五月，僧濟泰先生過珞巖時山樓坐雨也。言及交友論，先生曰：不此止，因日授數百言或數十言，間撫手叫司，妙理，惜無言字莫形。復沉思久久，顧石曰：且倘，因復授記，日計五矣，百先生言出，而益知友之不可少也，不可少之故，爲益己之身神。夫泛泛以述，損者覺益，復著損者等何。等何損益昭，而述之之道，人樂遵，且知人世事勢所極，情因以必有，析以理所不可不然，不得不然，不可不然者，宜也。宜者，上主所定之公性也。不得不然者，愛也。愛者，上主所賦之仁性也。宜也，愛也，故人樂遵也。先生偉儀修體，而神明慈燁，望之猶天神，所謂至人也。願讀是篇者，惟求理之非是，勿以傲睨横衷。理是，則益身神。益者何，修德明修德，自能事上帝。

孫元化《贈王了一道人》 往從西鐸，知溼陽有葵心王先生，壬戌乃見，便浪游渝關，不再相聞矣。癸亥回則先生司李平幹，內艱去。遼稿一冊，附西鐸爲問，他無言也。丙寅冬，先生除服謁選，余再從寧遠歸職方，益聞所未聞。蓋夜者道義相許，至是乃更得其巧思絶學，而所謂道義許，即與翁同得之西鐸，亦未有一聞不待見，一見不待試，若許翁之深，其所以深，余不自解，而翁何能相解。即丁卯春，余得讀投閑，兩筐一兜，蕭蕭揮手，故知不避嫌忌，坐視行色者，先生一人。此世俗賢豪所尚高致義舉者，而兩人結契，直不在焉。翁神理廣陵，仍從西鐸一相聞，彼此數行，淡然玄漠。戊辰，余賜環道出廣陵，固知翁望見故人甚切，而偶出他途，非必不見，乃不必多一見耳。未幾，翁復外艱歸，余入都出關垂一年，在虜外七月，尋往登萊。此兩年者，日在駭浪驚濤，游魂夜跳，萬死餘生，乃復入此苦海，爲國爲身，人惟求舊。西鐸有言：『友，第二我也。』我非第二翁，翁實第二我。翁才望高世一時，長安以勢要相許者，不啻於余之道義。而余不顧勢要之足奪與否，毅然請之，亦心知翁之自必不以勢要奪也。不意一片痴腸，終成大夢，潦倒詔獄，卧廢已死。翁同苦，而尚以其苦余左右，提挈子弟童僕之事，周至有加。蓋自宦登而無五日不一再見者半年，自乘城而無日夜不一再見者半月，自陷賊航海，下北司，過西曹而日止一再刻不見者半年餘矣。今翁重擬謫戍，黯然言別，以紙索手迹爲長途珠佩。余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至今酸楚搖顫，間一舉筆，横直宛轉起止之間，皆不自繇。手之好也，猶不能書，況其病乎。乃書交誼始末，前淡如水，後苦如茶。翁見其書，如見其病。亦請翁書以使兒曹識之，更見翁書固如見翁之同被，而且數乃又倍也。

中國伊斯蘭教部

世界觀分部

宇宙論

綜述

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上 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至矣。然雖其理玄而難明，義深而難盡，知之而難言，又不可不知也。凡窺此者，有當體之證明。經云：凡人認得自己，然後認得造化自己之眞主也。果能了徹此理，可以壓倒天下英才，亦何若魯愚拙漢。故聖曰：凡人認得自己之眞主，彼自無言矣。所謂無言者，不能言本然之妙，因其清净無染，極尊極貴，至妙至玄，不落聲色，不容慮想，所以心不能思，眼不能見，耳不能聞，口不能言是也。所謂能言者，能言動靜之機，與其判斷之妙。須知動靜之與本然，譬如寒暑之與冬夏。若以寒暑即是冬夏，謬矣。然除斯冬夏必無寒暑，但未發之謂靜，已發之謂動。靜爲本體，動爲作用。正於發與未發之間，謂之動靜。若言其靜，已露其機，若言其動，未見其迹。故體用兩稱，其理始當耳。動靜一顯，尊名即著。因主之尊稱，發於文字，動靜含於義理。合而言之有殊，分而言之無異，不可不知也。

一切動靜總有兩端，其判斷即有三品。所謂兩端者，乃本然之動靜，維

持之動靜　本然之動靜，若原知原活，本觀本聽，自能自立之類是也　當知眞主原知不以心，全是知，故無所不知　原活不以命，總是活，故無所不活　本觀不以目，全是觀，故無所不觀　本聽不以耳，總是聽，故無所不聽　自能不以手，全是能，故無所不能　自立不以足，總是立，故無所不立　此之動靜自與萬類無干，不似人神賴於眼耳鼻舌身心之助也　維持之動靜，若能使人生死，能使人貴賤，能使人見聞知覺，造化天地之類是也　若以本然之動靜，認作維持之動靜，或將維持之動靜，認爲本然之動靜，皆外道也　何也　本然之動靜在已，定靜不遷，有無如是　維持之動靜爲物，用之則顯，不用則隱，自有分別，豈可同一而語哉

又　或有智人君子，參求至道，彷彿正途，不知歸眞大學，即若盲人取路，悵悵何之　其一世苦心，誠誕妄矣　且父母遺我以身體發膚，理當孝敬君王賜我以田里樂業，理當盡忠　況衆父衆君之眞主造化天地萬物，命人生死，使人貴賤，賜人衣祿，豈可不認，而反務其怪異哉　詩云，無極而太極，天地有無根　堪爲萬物種，不是種根人　不可不知也　或曰，清眞至理，不離當體　若離當體而言理者，盡屬荒唐，烏足爲據　何也，因人之本性，乃無極之樣式　此身之本質，即太極之証明　首圓象天，所以輕清者上昇，屬陽也　足方象地，所以重濁者下降，屬陰也　五臟按五行，通身類萬物　其行止知覺，雖由無極之性靈，孳生百骸，固出太極之本質，然其生死窮通安危得失，概不由本性本體所能自專　即此便知，無極雖受眞主之命代理乾坤萬物，其生死貴賤之權，必不由無極太極所能自主也　此天地間至大之事，正道之宗，豈容渺茫推測而已哉

又　世人不達造化之元始，於是理氣紛紜之論，宗無寂滅之談，你猶我擬，皆無實據　正教得眞主明命，至聖眞傳，是以了然明白，絕無疑貳　予欲就經史所傳而明之，則又有非今日文字所能及，比擬所能似者，蓋難言之矣，則姑試強言之　經云，眞主始初造化人之妙明，完全而端正　後復降之低中至低　此指乃至高至下，包羅萬象之極品也　即此言之，眞主乃無始之原有，人極乃有始之原宗　無始無終者，惟有單另獨一之主　其尊大清淨皆具於己，不假乎外，無天地萬物亦不減，有天地萬物亦不增　此外，人神天仙莫不有始終，然不能自創其始，惟眞主能創之，其能乃全能，故無所不能　凡所作爲，悉由其能，不論巨細多，皆緣此能而成，不待造作，不候時刻，不分難易，要有即有，要無即無　是故未始有物之初，眞主要造化天仙神鬼，乾坤萬物，自止一之餘光顯了萬聖之元首，即穆罕默德無極之本原，乃一切妙明之始也

所謂餘光之義，緣眞主之有　有二品，曰原有，曰能有　原有與萬物無干，能有則保養萬物，此餘光之謂也　譬如握持取與爲原有，善寫善畫爲能有　然善取與而不能寫畫，無害於取與之本體　蓋無取與之本能，必無寫畫之智能也　若言握持即是寫畫，則無本習之分　若言寫畫不是握持，此寫畫不能舍握持而自有　似此強喻，究夫能肖二品之萬一也　然後眞主以其原喜，照臨於至聖之本原　當是時，耻源頓發，正如面君之際，浹背汗流，發於所不及覺，乃靈覺之首端也　爰自其命源之妙，顯了靈覺之餘光，遂以此造化了列聖之本來　自列聖之本來，造化了賢人之本來　自賢人之本來，造化了良人之本來　自良人之本來，造化了常人之本來　自常人之本來，造化了迷人之本來　自諸人類之本來，造化了一切天仙之本來　自諸天仙之本來，造化了神鬼之本來　又自諸品之餘，造化了一切水陸飛行之本來　茲諸品類，譬如造糖之人，自一樣白蔗漿中，取出許多等數　初浄於上者爲冰糖，次之爲洋糖，再次之爲塊白，再次之爲黃糖，再次之爲紅糖，此後皆爲渣汁矣　糖雖數種，但其高下，皆由自成，並非有心使有先後優劣　然究竟不出主人之預定耳

或曰，似此善惡高低諸品，在止一之光中，畢竟原無原有　若言其有，茲止一之光，便有不周　若言其無，但至聖之本來，自何而有　曰，至聖之本來，因其有始，則受了新生之動靜，在止一之光中，原無也　其理有二，一則，凡有起始者，必有中生之黑暗　無起始者，渾然原有之光明是也　其二，緣眞主有恩威不同之動靜，夫人靈覺中之光明，乃眞主恩慈動靜之餘光　靈覺中之黑暗，乃威嚴動靜之餘光是也　然後又自智源之理，顯了理性之餘光，造化了一切無靈覺之本來，乃諸天世界及日月星辰，土水火風，草木金石，萬物之本來　茲妙明諸品，未及一瞬，無不畢具　所謂造作，無時刻難易，正此指耳　其所存者，乃清中之濁，是爲太極，亦憑眞主仁慈威嚴之照映，化爲水火　水裏含塵，火中儲氣，互相侵犯，火勝於水，水中發沫，輕清者上升，化而爲天之形體，重濁者下降，化而爲地之形體　是故無極乃天地萬物無形之始，太極乃天地萬物有形之始　分而言之，爲有無　合而言之，無二體　微

細參詳，豈非原能二品之別乎

夫先天至理，造化大原，苟非正教眞傳，豈能確知一事　即開闢以來，人物先後，亦非人力所能杜撰而猜疑也　必由眞主曉諭，載之經史，方無纖誤　試舉混沌初分，人物之先後大略言之　緣夫朕曰，首先造化了天地　朕曰者，正在色妙之間，兩不着位，乃不睪之日也　天者，乃無靈覺中最大之物，其形渾圓，體堅而明透，不似他物可變可壞，總是一天而有七重，且能旋轉七重之上，更有兩重，極明極大，未嘗運動，謂之靜天　其中皆大聖大賢，及近侍天仙　此上無有去所，不屬造化，永幽澄寂，無臭無聲，再無一人能逾越者，非有所禁止也　譬如陸地之物，不能覆水，水中之物，不能旱行，皆自然而然　惟有至聖至聖，獨能及此耳　地者，乃水土二元合之名，其形雖圓，其理則方，因其止而不行之謂也　地體重濁而就極下，居天之中，始安妥，而不再下　地在天中，猶一點也，故此地體不多而深　初造之時，水覆全土　及造之後，眞主命水退而爲海，不使逾其本界　地始現露而載物焉　除最上兩重，成於朕曰　第一日造化山川　第二日造化草木　第三日造化憎惡，在天地爲陰霾晦暝，在人物爲災禍病殃　第四日造化日月星辰　第五日造化飛行之物，莫不備爲人用，此理實不離於當體也　第六日申時，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阿丹人祖之形體，即古今人民形體之祖也，其體成於四十晝夜，所以天地萬物始終共四十六日　乃長世之光陰，每一日長有千年　或曰，總一世界，何得長短不同如此　曰，若世俗所謂王子求仙，令威化鶴，長短亦自迥殊　又如鶴壽千歲，彼不自覺爲長　蜉蝣朝生暮死，彼亦不自知爲短　且海鹹江淡，未始不通　鹹中之物，不覺其鹹　淡中之物，不覺其淡　果能超越鹹淡短長，自不被眼前諸緣所拘矣

及人祖身體成全之際，眞主復以其本來眞性，自命智兩源遊歷而來，遂結合於此身之內，然後四肢百骸，眼耳鼻舌，運動靈明，復賜以冠裳袍服，及發寶位，命天仙拜賀以畢撒滿上升，使之遊轉諸天上界，萬彙皆聽其命，更賜與大智眞知　故天地之理，萬物之性，無不透徹　各種各名，任其設立　但時憶本來清淨，更思此身原屬泥古，庶自謙虛，不生高傲　及其熟寐，眞主自彼之左肋造化其妻，名曰好娲　所以夫婦之親，本來一體，宜相愛敬　婦從夫出，夫乃婦原，理當聽命　須知人祖一身化爲男女，即此便知太極之陰陽，無極之命智　眞主之恩威，至高至下，原始無終之妙，無不具載於人　倘不達此理，醉夢一世，誠可惜矣　自此命彼二人，長住天國，永享全福　惟有一株成人麥樹，別名因緣樹，禁之勿取　不期魔首因其眷戀，偷登天國，誘而食之，此際正值其一時渾然，遂被魔之誘，違主之約　然名雖如此，實以無己而適中其節，本欲害之，而轉利之，此中機密，非魔之所能知也　是時夫婦冠裳盡落，彼此赤身，遂以上界無花果葉遮蔽其體，各不相顧，墮貶塵世　或曰，人乃萬物中最貴最貴，何得始初便有如此賴沛　曰，其理有二　正於造人之際，天仙諸神皆不知其爲何也　是故眞主曉諭云，委實在世間，我要造一代，位之人　天仙莫不擬議，此身乃土水火氣，四反相聚而成，互相凌犯，恐將來不安　首神亦云，此人有欲，誘之極易　皆號祝之　是故眞主復諭云，委實我知之事，爾等必不知也　人祖下降，一則因天國乃善人極樂至福之所，但古今億兆人民，總具於人祖一身，兼有善惡二種，若不下降，倘在彼生育，則善惡不分，故此遷於塵世兩有之間，然後各從其類，善者上升，惡者更下是也　一則反天仙之擬議，愧魔鬼之寵勞　緣眞主本欲貴人，反自苦之　及至此間，人祖方知眞主之仁慈，始悟自己之違犯，愈自謙卑，憤心仙擬，防守魔欺，遵明命，克己私，舍身命，忠於眞主　自至下而復升至高，仙擬魔欺，自然銷釋　眞主玄機，則然獨耀，即此觀之，名雖賴沛，而實增其全品是也　下降三百年來，天昏地暗，二人終日悲啼，懺悔前過　眞主准其眞誠，恕其誤犯，天地開朗，日月大明，夫婦重逢，始遵明命，立教而治世務　參觀至此，則知無極爲種，太極爲樹，人極爲果　種即是果，樹藏果中，果藏樹裏，包羅貫朝，無不備具　是故，經云，凡人執文字，離當體而言理者，皆緣己私未淨，心目未開，一腔糟粕，豈能達大化之原始哉　雖然，此論所及，不過皮毛之大概耳，其精微至理，固非一時筆墨所能罄也

又　須知諸品之殊，雖本造化，亦有自然　所以人之榮辱有二，曰眞榮眞辱，曰世榮世辱　眞之榮辱，根於造化，兼之自取，正偏生死壽殀衣祿是也　世之榮辱，始於氣質，遭於時節，乃貧富貴賤安危得失是也　正道者，有眞榮而無眞辱，或有眞辱，有時而滿，兼之世榮世辱　異端者，有眞辱而無眞榮，兼之於世榮世辱　眞之榮辱，無更易而永久，俱在於後世　世之榮辱，有變遷而虛存，俱在於今世　正道之人行善，增眞榮而減眞辱，或增世榮而減世辱　異端之人行善，止轉眞辱而能無眞辱，或增世榮而減世辱　行惡者反是　然正偏眞僞，但願世人參想，就此檢擇，未爲晚也　或有苦極賤極，當此

之際，雖聖賢不能違時，彼不怨天，不尤人，惟其善也。雖不增世榮，不減世辱，定輕眞辱。當知增世榮減世辱之虛無，終不若輕眞辱之實有爲大也。悲夫！世人不知富貴貧賤之空忙，豈不一生成睡夢哉。彼惟知帝王爲貴，以天下爲富，不知其名與人異，其實與人同。且身亡，爭眞有富貴哉。所謂眞得者，乃生死相偕，始終不間，即善與惡也。果能勘破眞假關頭，眼前富貴，何足道焉。所言非自作受者，特人未之見耳。或有可見者，惟見其形色聲聞，豈眞知其心意者乎。若周公恐懼流言之日，滿懷忠義。王莽謙恭下士之時，包藏禍心。二人此際，身若早亡，其中分別，惟主眞知。憶。夏蟲不知冰雪，小知不及大知，獨有眞主判理至公，合其心意，豈人之知見，能窺其微隱哉。

又

經云，未有天地萬物時，首先造化至聖之本來。即所謂無極也。無極之顯，是爲太極。太極之體，無極之用也。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化生天地萬物，皆無極之餘光。然其本體的無虧欠，因上物能繼下物。總有三品，或通然包下之體，如人之身，包括土水火氣四行是也，或通然包下之性，如人之性，渾有禽獸之知覺，禽獸之性，渾有草木之生長是也，或粹然包下之理，如眞聖之本來，蘊萬物之性，乃其資始而資生者是也。非若眞主單另之一，自與萬物無干之比也，所以至聖先天地而爲萬有之源者此也。譬如天地乃一株大樹，萬象之花葉俱全，畢竟梢頭結果。樹爲果種而生，無果何須有樹。天地萬物爲人，人神之花葉叢生，至聖顯身成果。有是時而有是事，有是事自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至聖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其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其事不足以興。當此之際，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開導羣迷，歸眞認主，尊崇明命，而教行焉。

又

人極玄樞，包羅萬象，有無造化之希微，盡載此身之古冊。太始之時，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乃本人之性理。用太極而造天地之形，亦本人之氣質。天地萬物，譬如一株大樹，人爲萬物之靈，人之性理，即斯樹之種子也。人爲萬物之貴，人之身體，即斯樹之果實也。茲樹之本末精粗，合而言之謂人。人者仁也，渾一未分，是爲人極。一化爲二，是爲夫婦。人極原一人，夫婦爲二人。一人者人也，二人者仁也。是故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莫不由夫婦之仁而立也。人也者，先天地而爲萬物之根原，體眞一而爲古今之定理，後天地萬法歸原，超萬品始歸眞一。眞一之次，萬物之尊，莫大乎人

若草木之蓋，花果之繁，盡含於種子，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總於人極。有人極而無人，何異雜臺無鏡，有人而無天地，即若寶鏡無臺，所以人不能無天地而自立，天地萬物亦不能無人而自有。萬物乃人之護衛，人爲萬物之樞機。萬物以人之靈而在，人以萬物之形而保。譬如魚水，水無魚則水必敗，魚無水其魚莫存。天地萬物本爲人用，而人不知己之尊貴，碌碌於富貴，反屈膝於萬物，可謂知人者乎。

經云，眞主顯己之大能，造化了天地，天地非能也，欲顯自己，造化了人極，人極非己也。主僕之分，眞一數一也。若言人同品於萬物，則太卑。眞主造化天地萬物，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凡欲強之一體，豈不匿造化之全能也。物以多端爲美，若天下諸物皆是一色，誰不惡之。如五色相錯，莫不樂觀。其五味五音皆如是也。外尚如此，內豈同乎。凡分各類各性之殊，不可指其相異。若活人與木人，相雖同而類本異。木人之與木馬，相雖異而類本同。是故類體之別，不可混一也。若自立之類，同體者必同其類，同類者不同其體。大都同體之事，皆歸全體百骸，若口能勸諭，使人行善改過，則通身皆稱仁義，非特賞其口，若手能巧竊，則通身謂盜。此理之固然也。若天下萬物，果爲一體，如盜蹠一人爲盜，下惠亦可謂盜，文王一人行仁，商紂亦可稱仁。因其一體，故賞罰不得不同。倘如是見，豈不混各物之本然乎。所以論萬物之殊，或有同體，或有各體，安得合萬物爲一體也。蓋體之相續者爲一體，相間者爲異體。且人之一類，品躁牛毛，鳥獸何止千種，草木豈啻萬端，是謂各同其類，非爲同體也。倘泥於萬物一體之說，則輕造化，混賞罰，昧同異，一高下，革是非，其妄言之罪，不淺鮮矣。

若人之體態奇特，不類萬物，其性更且神慧。譬如欲造舟航，必須竹木，欲鑄鼎釜，必須銅鐵。凡器物不同，其所用之材必異。既知人之體態異於萬物，其性命必不類矣。茲大因緣，抑揚今古，知者自知，愚者自愚，其何異哉。今之世人，貪名利之幻影，迷歸去與從來，不知己爲誰化，而本於何有，更不知當行何事，復歸何所，來不知其所始，去不知其所終，徒爲人相，未必爲人，殊可悲痛。必須預知人品，始知人爲，不知人理，焉行人道。因人異於禽獸，能証人品者，莫大乎本智。本智能辨是非，別眞僞，知己而認主，則難欺以理之所無。且智具於人身，若太陽之在世，普遍光明，無所不照。若夫背明命之旨，棄本智之明，而徇異端之偏傳，何異乎舍日光，而以燈燭物也。理當洗

心滌慮，奉露電之功名，剛淨雲之活計，修勘己身之古冊，拭磨本身之明鏡，照徹天地，似一微塵，貫通古今，如轉一瞬，若當體成正果，頓超無上，師萬有，繼立乾坤，始不負眞主造人之大義也。

又　仙乃天仙，神乃神鬼，迥與人不同類。天仙之本體，造以明光，純陽而無陰，長住於天，無老幼，無男女，無好欲，無孳生，無眠睡，無食飲，無違犯，無倦怠，天長地久，與世同休，其性靈常在不滅，而亦有復生焉。鬼崇屬於純陰，長居於地，所以邪而不正。惟人陰陽兼全，神則清濁各半。人神之善而死者，其靈升天，與天仙相契，非天仙也。人神之惡而死者，其魂降地，與鬼崇爲鄰，非鬼崇也。天仙乃萬彙中無形之最靈，全而兼備。人有九品，天仙亦有九品。但天仙惟得其清，人極色妙皆具，所以人獨能弘道，道所以專責於人，即此機也。因人乃天地萬物之至全至貴，雖天仙神鬼，莫不因人而有也。天仙九品，其職司大略三等，以彼之能及物中外，亦不煩測度，自然灼照。上職者降傳明命，料理生死。中職者旋轉諸天，往來日月。常職者掌管風雷雲雨，護衛大地山川，細及昆蟲草木，即若轟雷不驚乳子，蝎蛇不侵瞽目，悉屬防守。凡天下之事，目力可及者，能以不行而至。心念所及者，可以不辨而得。彼等傳行主命，速如心目，從天至地，略無留阻。各有所司，皆遵明命，絕無自專。似此順從，亦無陞賞，蓋由無好欲之故。即此詳之，雖其品高而清淨，猶成人極之一端。若無人極，天仙亦屬無用。是故聖人貴過上品天仙，賢人貴過中品天仙，正人貴過常品天仙。因人有好欲，而能辨好欲之當行，而不爲其所役也。或曰，眞主以天仙代理天地，亦如君王以文武代治其國乎。曰，君王固尊，莫非人類，其所有知識，與衆不異。若眞主有天地萬物，與無天地萬物一同，其知能無不具在，豈若人有限之知能，愈分愈散，事愈多而神愈倦，必賴文武之技，以代其勞者乎。至於賜天仙之能，司守萬物，非爲分其任，本爲顯其尊，非爲助其力，特爲顯其全。此理不可不知也。

神者次於人極天仙，因其本體，造以火光，乃清中之濁，濁中之清，故兩不相及，亦有生死，有男女，有好欲，有孳生，有食飲，有眠睡，有順違，有正邪，有功課，有事業。各有已務，非若天仙之公幹也。但其中有一巨神，名以捕哩私，功業過於天仙，神通亦能任意，超越諸神，位居仙品。高傲之念頓生，抗違之機忽露。緣眞主造人極以水土，而轉居於仙神之上。仙神皆受命朝拜於人極，惟茲巨神抗命不拜。彼自言曰，我乃火造，人自土成，我高而彼卑，我先而彼後，以我拜彼，何不宜哉。彼不知眞主之玄機，安排之妙用，將如花菓，雖先於菓子，菓子實貴於花菓。火雖外明，而內原黑暗，且難托付，所以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山，頓爲灰塵之餘。土固外濁，而內本光明，更可托付，是故一粒種子，增添百千萬億，總成翠綠之美。蓋得眞主寄托之玄機，故有謙能受益之大德也。因彼抗命，遂觸諸神，叛主從己，其中大半，拒而不從。其相從者，皆謫爲鬼崇，墮貶下極，永不上升。其在人世，樂人行善，妬人行善。故混神通，顯身說法，自稱獨尊，愚迷敬信，遠方設像，近者相親，或令諸鬼，潛伏像內，誑言惑衆，或使放光，或使遺跡，無知醉夢，遂懼其禍害，仰其福佑，頓忘清正，自比擬亂世人，認彼爲主，同歸地禁。此乃彼之至願也。

或曰，人極乃眞主造化，貴過仙神，何故容此鬼崇肆行惑亂，而不絕滅也。曰，存而不滅，其理有三。一可以爲人之推故，而得恕免。故曰，世有鬼魔方有故，其中自有妙安排。一可以顯人之功業，故曰，若無血戰功勳，焉得封侯列土。一可以別眞僞，因眞僞之間，容貌皆同，其中迥別。若不加攻伐，其隱微之念，極難測料，多以虛善自欺，更且欺人。所以金憑火試，德以難眞，微細考詳，此皆成人之妙義也。因人類本有善惡二種，善種必成善果，惡種定開惡花，固然善惡不更，必須皆有培植，始能發其繼正教眞傳，開正人之培植。鬼崇異端，即邪人之滋養。人之得正者，爲聖爲賢，去世之升天國。人之失正者，爲迷爲逆，死後下貶地禁，與鬼崇共囚於暗獄。然鬼崇由其自便，罪人不獲往來，即如世之罪犯，禁於縲紲之中，不能自入自出，況後世迷逆之重大者哉。今之愚昧，妄言人類可以爲仙爲神，長生住世，茲又惑之甚者。何也。或言採陰補陽，養砂煉藥，得之不死。或言存神養氣，吸露呼風，可以履虛辟谷，使人忘卻死生之約，歸眞審判之公，其罪彌深，倘果能長生住世，何異亡子不歸。判卻原本，在臣則爲不忠，在子則爲不孝。況此自用之徒，叛違天地萬物之眞主，而不欲歸原者，其罪爲何如。且天仙乃光所造，神鬼乃火所造，人極乃土所造，因不明造化之本來，妄自錯亂其定位，殊不知人之尊貴，超越萬品，豈自屑居於仙神之列而已哉。

又　眞賜者，即所謂以嗎納也。此乃眞主之動靜賜之於人者。所以人遂以其所賜方認得眞主確當，故謂之眞賜。非受造之有也。眞賜之兆有三，乃恐懼也，仰望也，眞樂也。恐懼則不違，不違則脫離地禁。仰望則遵行，遵

行則上昇天國　眞學則惟知有主，忘卻萬物　凡得此兆者，視金玉如泥沙，閱富貴如夢有，生死如一，得失不驚，自有一段天然受用，非區區名利之樂可以比似，所謂見其大而忘其小者也　蓋天地萬物富貴功名，無非爲人，皆謂之恩賜　但變遷不時，轉眼成夢，豈眞賜乎　經云，委實肫了之活，乃一場戲局　蓋是義也　微細參詳，惟以媽納一事，常在常有，無滅無增，至中至正，超越萬有，化服諸邪，誠爲眞賜也　眞賜先天地而爲人極之宗師，處世法而爲正道之樞紐　所以有眞賜，然後有眞知，有眞知然後有定理　定理者，古今不二，遐邇皆一，非今所謂道也　何也　人稟各異，品踰牛毛，其性不一，故孔子曰道，梵氏曰釋，各是其是，道之殊何止萬端，皆由乎任性之故也　且茲諸子，乃歷來循性之宗，猶混爭是非，互相詆頡，晉衆惑惑，不知所從，何能定一哉　是故天不定，則日月亂行　地不定，則江河泛溢　人不定，則是非顚倒　以是觀之，譬如涉汪洋之海者，若無指南，必不免於迷亂矣

眞賜之義有三，曰順一，曰認一，曰或一　順一乃受命之時，在於先天，是爲種子　認一乃遵命之時，在於今世，是爲培養　成一乃復命之時，在於後世，是爲結果　所謂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一二發根芽是也　若無種子，焉有發生　不加培養，豈能成果　此理之自然耳　當知天地萬物，日月星辰，本爲種這一粒眞賜之種子而設也　凡人無此眞賜，即鏡無光　若無光何以成鏡　天地無人，即牧皋無鏡　皋若無鏡，皋何所取　茲足見造化天地萬物，皆爲人也　造化人神，本爲承當此眞賜之至寶也　若人將己身之尊貴明了，當體之至寶得了，方知此身遍週天地，妙合有無，毫無餘欠　奈何世人，將己身之至寶，拋棄一邊，不知受用，反碌碌於身外空花，誠爲醉生夢死　經云，世人昏睡，死而後覺，到此田地，悔之何及　凡人說夢，定在醒時，若知己過，必遷善矣　但以媽納之顯然有據，曰眞賜，曰借貸　凡得眞賜者，若守連璧，雖行止坐卧之間，如臨大敵，惟恐其有失　借貸者，如假他人之物，雖然善失，略無憂懼　凡人不以本念而發者，或任性，或邀名，或爲利，或恐人戒勸，或欲人提携，此輩即若與黑夜有燈者同行，至於分路之時，無燈者自暗，將何以行之哉　凡知眞賜爲至寶者，必須淨心爲本，誠意爲先，時刻以護持，莊嚴以德行　心不淸，無所容納　意不誠，無所滋生　非護持，不得完全無德行，有何憑據　必須循次遵守，庶幾不失矣

又卷下

經云，財等夫妻，須先死也　設若無當臨過，手忙足亂，皆緣無預備故耳　是故光陰乃無常預備之本，今世乃歸原栽種之場　若不預備，何以渡樂海之風波　若無功業，何以享無疆之天國　所以時中栽種，始有秋收　當下儉安，饑寒自受　果樹結果，棘條生刺　爲善者自有善酬，爲惡者自有惡報，善惡循環，絲毫不錯　非同世法，或有倖免　惟眞主精明至公，作善作惡今世任從，或賞或罰後來不易　懺悔者生前有益，哭血者死後空悲　到此田地，噬臍何及也

或曰，至道不論功業，只在修德，而不言賞，禁惡但言其罪，而不言罰，惟言仁義，而不言利害　何也　曰，茲皆時人偏見，自古經教，勸善未嘗不賞，沮惡未嘗不罰　且舜典四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茲皆大典之說，必言賞罰，兼之利害，孰謂無賞罰哉　若孟子首以仁義爲題，而勸時君以行仁政，其結處在王天下，豈非利乎　因事有經權，治有先後，皆爲世人溺於名利久矣　若不以利啟之，害怵之，則無引導之由　譬如製綾錦之衣，必以線縫　設若無針，線終不能自入　然其針一過即出，所存於衣者惟線耳　正教雖以後世之眞利害警醒世人，然終歸於認主，是故上意至，下念自無所容留矣　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　曰身之利害，勞逸壽夭是也　曰財之利害，得失增減是也　曰名之利害，毀詆讚譽是也　正教言利，乃固本和義之眞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和義崇德之利可無乎　若今世之富貴莫過於天下，聲名無逾於帝王，茲亦不長之虛利也　所以正教之利，超此三品，獨言後世眞久之業，雖盡人得之，莫有相爭者　故重於後世之利者，必輕今世之利　或曰，何舍今世之近，而勞思後世之遠，恐非智也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凡人愈智，其思愈遠　愈愚，其志愈近　曾聞敗國亡家，喪身受辱者，因無遠慮，徒爲眼前計耳　曰，人在今世雖有遠慮，無非本時　言及死後之事，恐太迂也　曰，聖人立教，定慮在千萬世之後，古今不以爲迂　正人爲己，惟及一世，可謂迂乎　夫人之本，總有二事，長在者性靈，腐朽者身體，彼以長在者爲眞，俗以腐朽者爲實　彼以故鄉爲本，俗以寄寓爲家　誰迂乎　目今之利害，乃利害之樣子　所以今世之事，或吉或凶，皆不足論　即如俳優在戲場敷扮帝王官宰士人僕役婢妾，儼然若眞，皆一時之飾，其所著衣物，本非其有，所經利害，不及其身　搬演已畢，脫去妝飾，略無關切　人

生百歲，即一時戲劇。較之後世，無量永年，何足當其一日也。且所得財物，豈爲眞有，何必得而便喜，失而即憂。不論聖智凡愚，皆赤身空來，赤身空往。及其死時，雖富有天下，難帶一星入土。今世之假事纔終，後世之眞事始起。然後方各取其所得之眞榮辱也。

曰，善惡有報，當在本世本身，或不在本世本身，當在子孫。何必於後世。曰，本世之報，不足以顯眞主達成德之功，亦不足滿人成德之量。何也。凡思成德之樂，當縱目觀察天地萬物，現前奇異之景，多有使人歎賞不已者，然茲猶善惡異類之共居。若其特爲成德之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也。譬如富賈携資入市，設遇微物，即償其價。若逢珍具，所携不足，必約至家而償之。世人之善小，其報輕，主即以世福酬之則已。若誠心事主，其功重大，世福烏足以償其至德也。噫。愚者以未經目者爲無，即若瞽者目不見天，則不信天有日，然日光本有，目自不見，豈無日乎。且世之仁與不仁者，常有孤身無子之人，其善惡將何以報也。祖父自爲祖父，子孫自爲子孫。若以祖父之善惡，盡歸於子孫，可謂公乎。既能賞善罰惡，何故報其子孫，而不報其本身也。且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設若祖父行善，子孫行惡，必以祖父應受之賞，即加於爲惡之子孫，可謂義乎。或祖父行惡，子孫行善，必以祖父應受之刑，盡歸於爲善之子孫，可謂仁乎。不但王法，雖覇道之法，罪亦不及無辜況至公至仁之眞主哉。大都善極則賞，惡極則罰，如行一善即賞，作一惡即罰，其生平之行，一日之中，善惡各半，忽然賞，忽然罰，茲非達者之論也。凡欲人行善止惡，而不示善惡之歸宿，猶農事不期以秋，其志無所依，豈非虛無寂滅之謂哉。露電浮生，功過不暇相償，倘無天堂地禁，豈不便宜了小人，辜負了正直者也。夫善不可不爲，惡不可不止，必有至公之賞罰，茲乃眞主治世之權，若置之不論，不特眞主之公不顯，即人之優劣亦不分，豈不塞行善之門，資小人之無忌憚哉。到得惡盡善全，更有一極大政事，不惟無軀清福

之誡，況眞主之正命哉

所謂輪廻者，乃釋氏之道，始自漢時　漢人有從其道者，則設言立教，陳利害之果報，假輪廻之虛說，激誘世人，趨附其道，因而食焉　或曰，輪廻之說何憑乎　彼曰，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通國咸服其說，猶饑不擇食，寒不擇衣也。不知秦漢以前，儒墨冰炭。唐宋以後，三教鼎立，互相矛盾　若忠孝，乃儒之樞機，在釋則無君親之禮，反受拜於父母。且彼以絕滅爲宗，儒以續後爲大。彼以惟我獨尊，儒則昭事上帝。彼云造化在己，儒言有命在天。三氏本意，自不相同。後人乃欲強而合之，不亦誣乎　夫三教一曰無，一曰空，一曰有。天下極相反之事，莫越乎虛實有無，果能合而爲一，是水火方圓，亦不難同一局矣。有是理乎。近有正人，亦惑其說，由於失學之弊耳　今試揭輪廻之謬可乎。彼言人之精魂，復生人世，或另爲人，或爲異類，然使人人不失本性之靈，能盡記前身之事，一以自悔，一以勸人，豈不兩得。奈俱不自知生前爲誰，而於此身混行賞罰之典，是前人作事賞罰後人，理何所據，法亦不公　今觀二氏之書，所載能記前身事者亦有　此乃邪祟誑人，使從其教，以圖血食，故謬言往事，以實其妄。亦有詐謠惑遇，往往敗露，略無影响，通國皆知也。再若戒殺之談，恐人所屠牛羊諸類，或即父母後身，故不忍殺害。果爾復何忍驅牛耕地，駕車乘馬，負重至遠乎。使其殺之於一時，猶未及耕駕鞭辱於一世之爲苦辛也。然農務征伐，必不可廢　畜養鞭驅，必不可免。何獨殺之當戒也。設若轉生爲人，則婚配之事，使令之役，皆不可也　何也。彼所聚之伉儷，恐即先前之諸母姊妹。所役之僮僕，恐即生前之父兄長上師友，皆有犯綱常者也。論至此，謬何可言哉。爰自生民以來，人物自繁，滔滔不息　如明室原自太祖一人，今宗派已踰十萬人。人人若是，物物皆然。輪廻宛是轆轤，循環往來，無非故物。其新生者，出於何族　推及於此，其陋戾可一言而決矣。

唯我正教，混沌之初，始降阿丹人祖於天房，惟夫婦二人，生育七十餘胎，每胎男女二人，互易皆爲夫婦。當此之際，貧富愚智壽夭妍媸善惡，皆屬生人之始，並無前世之因，而高下已具　化機玄旨，深微莫測，世人妄執一己之偏，竟欲範圍造化之廣大，是以篙測海，篙盡以爲海盡，惑甚矣。昔瞽叟之惡，當報之以大刑，而反報之以聖子。勳華之德，當報之以哲子，繼世而有天下，而反報以不肖之嗣　以此觀之，果報何有。且珠之取水，鏡之取火，葵之向日，蟹之敗漆，目前物理，明智尚不能辨，而欲窺造化之玄機，逞己見之偏狹，日入沉迷，傳其幻妄，謬設三途，虛張六道，豈非痴人說夢哉　詩云，太古人稀曰漸降，含靈蠢動亦相同。轆轤輪轉常依舊，故物何由更愈豐。知此則輪廻之謬，何待說焉。及彼所云，本來皆善，嗣後漸差，日甚一日，終成純惡本善既成純惡，純惡豈能更善　人類化爲異類，到底作何結局。究竟至此，豈若正教歸眞，生死惟由主命，不更往復來回，自有長位本原，至公之賞罰之爲正當哉。

又　經云，塵世之活，是一場戲劇　又云，無一正人則可，若有，在彼有四敵焉。四敵者，自性也，魔首也，迷人也，塵世也。塵世乃古今一大戲場，功名富貴，萬事萬物，皆其中之傀儡也　魔首乃扮戲者。迷人乃得戲之趣者。自性乃共席者。正人乃戲場之過客耳。經云，塵世乃古今之橋，必遊之徑。爾等過之，不可修理。又曰，歌舞場中，同席者助也，得趣者罪也，正人過之，未嘗覩焉。夫四敵之中，惟自性爲最。何也。彼可以爲戲場，可以爲扮戲，可以得戲之趣，可以爲同席，可以爲行人，較之諸敵，獨爲親切，是故能伏自性者，聖賢之大勇也。自性之與正性，雖有主僕之分，難於兩體之別，若水中之水，善賞者能辨，如風中之味，善聞者能知，固本體自身，非至人必不能識。此理之微，縱書詞汗牛焉亦不能悉也。若正人身當此場，猶持重寶深入危險之中，欲衛此寶，何等提防，何等兢惕，少有差失，所關匪細，還可戲乎。又何況戲中之戲哉。凡人知其爲戲，自不認眞。不知其爲戲者，已亦成戲，不至散場，自不肯已。所以有聚畢竟有散，有生畢竟有死，有樂畢竟有苦，有客寓畢竟有家業。智人在此有憂無樂之中，須尋一無憂之樂。凡得此樂者，其與戲劇之悲歡何有焉。是故經云，人生在世，即是客商，所有之物，無非借貸　然客商畢竟回家，借物定歸原主，豈長住之眞有哉　悲夫　世人以客寓爲家鄉，以假借爲自有，蓋因染於名利之私，惑亂本心明體，終日忙忙忘卻生死，誠可憐憫。經云，爾爲己身蛻死之後，預備無疆之福，須從浮生之前，瞬息光陰而取。委實爾不知來日，是生是死耳。須知患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若身心俱死，作何准備而歸。謬云，人生自古誰無死，試看從來放過誰　果然此死信得確當，必須時刻放在眼前　設若死時，與誰伴侶，富貴帶之不去，善惡貼體相隨。論至此間，智人自然驚省，追思往日行爲，豈不捫心慚愧　此時哭且不暇，何遑樂也　賢曰，世人若牛馬，皆食飲於塵世之

糟頭，或曰，君食於何所，曰，子亦食於此。但彼等食而歡樂，獨予食而悲哀。歡樂者不若牛馬，何也。牛馬飽飡，則安眠知足，貪圖之人，則晝夜不寧，因忘其死也。

處世之道必要有五，乃充饑之食，解渴之飲，蔽體之衣，容身之屋，當用之學。此外皆餘事耳。智人必不以餘事誤其正事。因現前光陰，其價無量，須當仔細體勘，切莫等閑放過。志欲超塵，必須良友。賢曰，凡人欲結一良友，聖人之行止足矣。欲擇一同路，記善惡之天仙足矣。欲尋一嗟嘆，世事之變遷足矣。欲行一不善，火獄之刑足矣。欲得一伴侶，尊經之妙旨足矣。欲爲一事，爲主而行足矣。欲得一勸諫，死亡足矣。炤此行去，庶幾不墮於錯謬矣。因夫世人染於眼前之微渺，所以昧乎未見之大觀。譬如囚婦懷孕，生子暗獄。子及長成，竟不知日月之光明，江山之秀麗，人事之繁華，萬物之妝飾。以大燈爲日，小燈爲月，以獄中人物爲至美，無可比倫，略不覺此中之穢，猶以爲至樂，故戀戀不憶出也。及有與言天高地厚，日耀月輝，人傑物華，江流山勝，珍饈之適口，綺錦之炫體，始悟隙壁之光，桁楊之慘，禁束之嚴，飲食之糲，衣衾之鄙，自不欲爲長住矣。此時如夢初寤，方謀脫此垢污之場中也。夫不加考試，何以辨其才華。不爲闡揚，何以悟乎妙理。故欲降之大任，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經歷危難。奈何以戲場了其一生乎。詩云，這班大戲籠今古，戲內猶藏扮戲人，夢中夢叟人間夢，死後方知夢不眞。噫。吾輩還看的是古今大戲，是眼前小戲，還是行人，是長住，還是熬煎，是得趣，還是長生，是死去。話到此間，惟嘆息，幾人跳出此場中。

又　經云，莫非爾等猶度眞主，造化爾等特爲遊戲而已。果不復歸於眞主之尊闕乎。卽此曉諭，則判人有原始現在歸回之三世。卽若原種發露成果之三時，缺一則始終不備矣。是故塵世浮生，乃人寄寓。譬如探海尋珠，得者便登彼岸。正如忠臣受命，孝子辭親，政事完畢，豈敢延緩須臾。倘不復命，豈忠孝哉。

須知歸回後世，得者永得，失者永失，必無棄辱兼有，及有平等之地，可以徵悖其得失，非若今世善惡同處，禍福均受。惡者或竟世榮華，善者或一生窮困。故此醉夢之夫將謂生死茫茫，壽夭不一，是非顚倒，似無主持。修善何益，爲惡何傷。人之貴賤，偶遭其時，善未必賞，惡未必罰。由是猜疑，便有空無寂滅之想也。噫。一郡若無一官，則通郡皆亂。一國若無一君，則通國皆亂。有君而無信賞必罰，其令必不行。卽此詳之，天地萬物，短長顏色，巨細高低，日月輪轉，晝夜晦明，四時不爽，萬古如一，似此的據，必有一至尊之眞主，行至公之賞罰，無容毫髮之疑也。故後世萬物同歸之際，眞主約一判理大會之期，復生今世人物原身，以其至公，顯於古今大衆。是時始知授世福於惡人，非喜之也。以此瞬息細微之值，酧彼偶行纖渺之善，其惡業無限之苦，直待死後方與鬼祟同受於暗獄而無彊矣。其加世苦於善人，非惡之也，因贖彼微小之罪愆，淨潔其世務之染玷，若其眞誠功德之報，亦必待彼歿後與天仙並列，享全福於天國而無彊矣。或曰，世人之死，或火焚，或水溼，或土埋。火焚者身爲浮塵，水溼者身亦腐化，土埋者身成枯朽，何以能復原身。且眞主無似無形，當何所面背對理。古今人物，非億兆可稽，何以能逐一審判。其尊言不類聲聞字樣，何以問答萬國土語。曰，火能使人成塵，水能使人成腐，土能使人枯朽，此非火水土之自能，皆眞主所命。以所命之塵腐枯朽，復成人之原身，何足爲異。且未有此身之先，自無造出此身。今以其有而成其有，復何足疑。但眞主之有，不以色相，全是有，無所不有。明不以三光，全是明，無所不明。言不以口舌，全是言，無所不言。故事無難易，亦無多少，亦無巨細，造大地如造彈丸，理萬物如理一物。譬如太陽以全光照一物，亦以全光照萬物。泰山芥子，皆同一照。物繁光亦不加，物少光亦不減。夫以區區螢火之微明，而欲較眞主無量之玄妙，亦妄誕之甚矣。彼時善惡之人，俱復生原身，判理以畢，善者便登天國，與其本來靈性，同享全福，兼滿形神之樂。其形體之患悉除，內外光明，並無老幼，總肖人祖壯年儀表，亦無長短大小之異，更賜以如意無拘，潤澤其身。所最大者四端。其一乃不滅不壞。凡諸禍害，水火刀兵，損人之物，皆不能侵。七情六欲，略無所犯，故不再死也。其二乃透徹。凡諸堅實之物，莫能阻礙，穿金入鐵，無不然也。其三乃光明。所發之照耀，雖太陽之光，亦不能及。其四乃神速。復生之身，非若目今之濁，無翮翅而能飛，不行動而能至，任意往來，不論遐邇高下，瞬息而至也。故云，清秋露酒水晶杯，杯酒相偕兩不知。見杯不見杯中酒，見酒依稀不見杯。此指乃內外光明之義也，其中全福皆目未及見，耳未及聞，心未及思，毫無不滿，略無不遂。不然，不可謂之全福也。

夫人形神互合而成一體，其樂自有不同。若身以形用，其福以形受，不

能盡及於神　如珍寶玩好、瓊宮瑤宇、綺羅衣衾、飲饌精美、形之樂也　神以神用、其樂以神受、不能盡及於身　如明達天地萬物之理、及認識眞主之妙、此爲神之極樂也　若今之帝王、富有四海、較之天國、無非一瞬、豈能彷彿其萬一哉　迷人則不然　雖同復生、其實乃不死不活　雖自欲長死、而不能自死　豈若居天國者、謂之長生也　生者乃動而如意無拘之謂、如源泉泛泛、晝夜不息、方謂活水　迷人被禁、略無轉移、如掘地而注、竟無流動、則死水矣　既入地禁、束縛於萬苦之中、日負痛楚、一息不止　雖彼懇求呼吸之停、不特不允其求、而且更加其辱　永久如是、再不滅亡　即世之牢獄、重犯苦之有限、無非一死則已　不若是之至楚至毒、無極無盡也

或曰、人生今世、或順或違、長壽不過百年、賞罰如何不盡　曰、眞主賞罰善惡、量人之心志、不論歲月之多寡　何也　順者活百年、而百年順、活千年、而千年順、活無疆、而無疆順　違命者亦然　因其善惡之念無有終止、所以賞罰之報、亦無窮盡　此爲至公　非如世法、以外貌判理之比、在上有枉法、在下有倖免也　經云、今世乃後世之田、栽花者得花、種棘者成棘　故曰、肩担荆棘親樵採、體着綾羅自織機　切不可以浮生之微利、誤卻永久之榮華　倘然失誤、苦無既矣、豈不悲哉

又《希眞正答》　客問、眞主造化天地萬物爲何

答云、爲人

又云、造化人爲何

答云、主要顯己之至尊、特造化了人、其大義也

又云、主至尊至大、何必曰顯己

答云、若非有天地人神、將何以爲萬物之主　據爾所言、尊大者不必顯、是君王可以無宰官百姓矣　若無此等、孰爲其君者乎

又　客問、兩儀未判、人祖未降、主有之外、可有虛空麼

答云、主有之外、若有空虛、卽是頑空　譬如除性之外、若有餘體、卽爲發體也

客問、水中鏡中、緣何分形爲二

答云、無極包含萬里、其用爲光、其跡爲水、所以萬形俱含於用跡之間　由此便知、衆妙雖含於無極、原與無極無干　衆形雖含於鏡水、本與鏡水無礙　是故明智者、不獨知己、而且知人、萬物總具於胸中、莫不分形爲二、蓋由明之故也

客問、子女居母腹中、主上何以造化他活、更施設五官六腑、四（枝）二（肢）百絡、使有乳能食、其理如何

答云、一而二內二成單、相續包藏兩地間　試問此機何所見、請君對鏡別眞玄　父精母血、渾一而成太極　清濁兩分、妙明自然發露　此活機也　五行六極、四海百川、流水滔滔不息、滋及羣生、此皆源理也

客問云、眞主原有無始、永劫無盡、其理如何

答云、化物者不化、造形者無形　始始者無始、終終者無終　詩云、制物之人非似物、化生之主本殊生　能有始時應沒始、善爲終事必無終

又　一道人問、此假含幻身、若四大分張、作何形狀、歸於何所

老人云、道人無幻身時、自何而來、作何形狀、如何便有此身、受誰使令、或自往來　願聞其說、然後可言此理

答云、不知

老人云、道人親身經歷數十餘年、尚不自知、今奈何欲捨現在而求未得乎

又問云、諸教云萬物一體、貴教以爲何如

老人云、若萬物果爲一體、富貴窮通、生死壽夭、安危得失、飽暖饑寒、當無分別、彼此皆同　乃竟不然、何得謂之一體

道人云、乞指示明白

老人云、淨瓶貯滿多家水、欲入清流何處存　直須洗淨心胸、傾卻諸家雜水、始可再入清流

又　一羽士問、天地何先

答云、知男知女之次第、自知天地之後先

客問云、眞主造化七層、有幾日月

答云、反觀自身有幾日月、便知天地有幾日月矣

又問云、天道左旋、日月右轉、其理何如

答云、天道左旋、原起於右、其理在身　日月右轉、根由於左、其妙在心

又　客問、世盡之日、只是一極樂處、一受罪處、無了無休、沒有窮盡沒有窮盡、作何結果

答云、大呼不過聲聞百步、志之所在包羅天地　夫人之身、雖有限量、其

心本無窮盡。惟眞主能判人之心志，無了無休，卽無窮盡之結果也。

客問云，眞主造化乾坤，主宰萬靈，何不因人之功過，隨時剖斷，必待數千萬年之後，一一從土中起而問之，何也。且主無似像，又作何形狀而位之，以何聲文而諭之。

答曰，夫善善惡惡，乃人之法也，豈可以語天地人神之主乎。如君之論，若一日之間，或一時之內，善惡並行，主上必隨時剖斷，則必然賞，則忽然罰，一人之身，何以兼受，且綿綿不斷，何以治處世，豈暇忠孝綱常，其君王宰官，更復何用。況有一日之善，利及億萬人民，而且澤流千古。或有一日之惡，殃及無量生靈，而且遺害萬世。似此功過短長，輕重得失，盡報之瞬息浮生，豈不虧負了良善，僥倖了暴惡者乎。所以必待後世，人物之善惡已定，眞主之至公獨顯，不論光陰之多寡，惟量心念之短長，推其功過，而加諸賞罰，絕無太過不及之差，略無絲毫遺失之誤，此爲至公而至全也。若形狀聲聞之說，獨不參夫陽春一布，萬物增光，淸秋剛至，乾坤減色。試問春秋有何形狀，作何聲文，存貯何地，卽此猶能損益諸緣，生滅萬類，又況造化春秋者乎。夫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斂萬有於一息，散一息於萬有，无所不能，無可不可，豈區區微渺之見所能測度哉。

又　客問，經云眞主造化了盹丫譯曰寰世，從未觀看，因惡彼也。莫非主之觀看亦有所不至乎。

答曰，玆若爾憎惡一人，曰我不看彼，本爲不欲之意，非果不看也。

又云，眞主既然憎惡盹丫，復如何造化他。

答曰，盹丫乃萬靈之糟粕，固可憎惡，亦有所取。經云，眞主造化人之生死，特爲試其忠孝與否。若非此地，將何所試。卽若舜在山澤，文囚羑里，雖處卑賤，實足顯其大賢耳。譬如五穀，食之可以濟人，人腹卽成汙穢，雖有可惡，然所取用實大也。

又　客問，正教通宗麼。

答云，宗何足論。

客云，宗妙無說，更妙何言。

答云，無說無言，莫非喑啞麼。

客云，天何言哉。

老人云，以天比己，爾卽天否。

客云，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有何不可。

老人云，爾既合天象，試將本體中日月升沉處所，指與我看。客不能答

又　客問，眞一造化數一，眞一爲原有，數一爲新生。玆數一亦有來去否。

答云，亦無來去。

客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化爲陰陽，陰陽化爲五行，五行化爲萬物，更易不時，未嘗不無往來去。

答云，陰陽五行，乃無極太極之用，其本體未嘗有更。譬如人物孳生，或一人常生數子，數子則有百孫，莫非子孫卽是祖父乎。

又　客問云，道本無名，強名曰道，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其爲萬物主宰，誠不容疑。乃淸眞獨爲有異，何也。

答云，斯道乃數中之一，只可以爲萬物大父，不可以爲萬物主宰。如果爲萬物主宰，彼必能自立一至尊無比之稱，始顯其單獨無偶之大，若使其名，待人強立，皆出自揣不經之說，何足爲據。夫君爲臣綱，父爲子綱，故文武之職，必由於君王，子孫之名，定出於父祖。主宰之名，由人強立，豈不三綱倒置也哉。且道乃理也，用也，夫理用不能自立，必賴於主持，始能發露。所以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凡有所倚賴者，必不可謂之主宰也。

又　客問，老莊云無爲而無不爲，正教以爲何如。

答云，此乃荒唐之說，非淸眞之道。凡有爲者能不爲，無爲者不能有爲。卽如靈性与身體，相連則通體皆能爲，相間則一身無用。是故有爲者靈也，無爲者物也。彼云，無爲而無不爲，何以證之。

客云，造形者無形，化物者非物，此其證也。

答云，造形者果是無形，化物者固然非物。但不可謂之無爲。須知無爲之物，自不能造形成物矣。如君之說，風本無形，亦能成造衆形乎。無物諸物，亦能成造萬物乎。且無花之木，不能自發其花。無果之花，不能自成其果。雖顏色馨香，莫不如是，因其原無，必不再有也。卽此參之，無爲而無不爲之謬，不待再辯而明矣。

又　客問，星辰擊焉，但不知擊於何所。

答曰，天更有輪，星擊於輪，雖天不動，而輪長轉也。

曰，既擊於輪，其轉當同轉，何得有遲速也。

答曰，天有七重，其輪轉不同，固不一也。

又 客問云，昔我至聖奉命登霄，直達九重，至於格自稿腓，其義何居。

答曰，此乃最高無上之位，成人証果之階，上升及此，是爲超凡証聖之憑，足以杜絕萬古之疑，更又闡揚無量之妙。經云，或復至近，及無處所。所謂至近，以其超越萬緣而無作証，非主有所遠近也。亘古以來，惟至聖一人，得至此位。此登霄之大義也。

又曰，格自稿腓，是何文理。

答曰，以漢文譯之，乃兩弓稍會之間，又云一弓兩稍之際。此卽至聖之全品，而建至高之尊位，亦如者自勒依勒天仙之品，而有息得勒們忒哈之位也。一弓者，體恩威神速之機。兩稍者，代有無動靜之用。凡諸欽命聖人，近侍天仙，皆屬安邦之箭，莫不自此弓而發。茲至上之位，居於天地最高。譬如一株大樹，雖有高低至上之分，惟果子乘其巔末。顧末乃兩稍之用，果子爲一弓之本，因種具有無之理，樹揚凋翠之文。悉而言之有殊，分而言之無異。似此至大關頭，倘無實據，豈不渺茫。故夫天地大理，莫不具載於人，而有中外之別。中者乃正心誠意，因心有喜怒兩稍，意有賞罰貳矢，降伏自性，克盡己私，發無不中，是爲大勇。聖諭有云，吾輩始離於外緣小寇，復臨於親身大敵，其是義也。一弓之體，具於至聖之眉端，兩弓稍位，現於人祖之正額。所以天仙朝拜人祖，其理實在於至聖。人祖爲萬物之果，至聖更爲人神之果，誠又精之至精，果之大果也。登霄之義，如果大成，欽取上用，當此之際，果子與根本花葉無干，卽可証至聖與天地萬物無干矣。故云，或復至近，及無處所也。自此以後，從上而下，復降於世，至聖之品，始終一致，毫無增損，其大義只爲顯其至品，包羅天地，迥絕古今，非必至此，爲近主也。詩云，親傳不用筆，寫心由彼及。至近自開弓，指中弓發矢。此之謂也。近有庸俗妄解，謂至聖登霄近主，相隔兩弓稍地。倘如是說，則似相方所俱有聽者若以爲然，彼此俱墮異端，可不愼歟。

又 客問云，一切歸信眞主之人，後世得於天堂見主。夫主無似像，無方所，無時節，又如何見之。

答曰，今夫室中見月，月本不在室中。月尙不拘於室內，眞主豈在於天堂。其後世所見者，乃人之時節，非主有所待也。須知聖賢不拘於時，常人必有所待。譬如陽光普照，而瞽目不知。非日之有私，乃彼自不能見，而待金針撥轉瞳仁，此時方與有目者同一見矣。且人不能見神鬼，神鬼不能見天仙，天仙不能見性靈，諸有皆受造化，因有清濁之分，尙不能通然一見，況眞主乎。又若紛塵貫滿虛空，世人略無所見，陽光纔現，滿目灰飛，其有形之濁者，尙不能自見，猶有賴於日光。其無形之清者，更何如哉。夫此極大因緣，必須透徹，始可了人之終始。始者乃一體萬靈，若種中紅翠馨香，自然啓發於外，是爲一本萬殊。終者若果裏包羅諸有，分明重複收藏，是爲萬殊一本。始降終升，先分後合，人全証果，謂之大成。當此之際，得眞主之寵光，衆見以成一見，是以眞主始能見眞主。兩相契合，己有皆忘，有何可見。形神固然皆在，其實動靜一矣。卽如日照晴空，列宿自然不現，故云，星月光輝非寂滅，皆因收捲大明中。水晶杯貯清秋露，相映晴空總不分。又云，血肉豐姿造化踪，世人相見盡消魂，若還色外能觀妙，人我皆忘渾一眞。茲乃功成至要之階，最高無上之品，其人之至矣哉。

又 客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答云，來時種子從天降，成果歸依高下間。只恐狂風兼驟雨，吹落塵中忘本原。

客云，此指包羅始終得失，令人悚懼。定立高下，在此一舉，急若燃頭，眞不容緩也。

老人云，我且問兄，立誓出家，本指爲何。

客云，爲了生死大事，必須斬斷萬緣，方始妥當。

老人云，此乃僻僻小成。夫隆德而隱市朝，處於功名富貴恩愛之間，不被諸緣牽繞，始稱大道。譬如太陽無所不照，聖人無所不應，出處靜喧皆得，非區區陋戾異端之可比也。

客問云，敢求老師指點末後一着。

老人云，人有三時，乃本來現在末後。兄奈何不言根本現時，而便言末後一著。且試言根本何如。

客云，不知。

老人云，不知根本，便言末後，得無忘本乎。

客問云，吾人當體說話的這個，可有間斷麼。

答云，無間斷。

客云、承師指教
老人云、兒既承當、其義必了　睡寐時何如
客云、若有間斷、其人必死
老人云、既無間斷、眼耳鼻舌俱在、怎麼不能視聽聞言　客不能答。

又　客問、何爲生死。
答云、生亦非生、死亦非死
又云、求轉一語。
答云、生亦非生、因其有死　死亦非死、因其還生。

又　客問、鳥獸之生死、其性命亦有天仙爲之取與否
答云、生死正義、本因人有、鳥獸不與　經云、眞主造化生死、因爲試驗爾等中何人乃行忠者　故始命天仙取土以造形、終命天仙取命而返本、皆獨在於人　其鳥獸之生死、本賴於人之消息、其形不過氣之聚散耳　氣聚則成形、形滅則復化而爲氣、實爲人之所用、非若人類永遠長在之比也
客問、獸之被殺、掙之不已　人之被殺、塊然不動　其故何也
答云、獸已死、猶以爲活　人未死、已知必亡　即如小知遇患、妄求苟免、大知臨難、視死如歸者比也

又　客問曰、貴教之論、人死歸墳、而賞罰即及之、但不知善人何以便通天堂、惡人何以便通地獄　幸爲指示。
答曰、善人歿後、自有天堂吉兆、非即天堂也　惡人歿後、自有地獄凶徵、非即地獄也　故云、肩擔荊棘親樵採、體着綾羅自織機　善惡到頭終貼體、倩財途半豈容隨　所以德不孤處、暴不安存、此之謂也　必待考證之後、始得各有所歸焉。
客曰、墳墓之下、謂相近地獄可也　其與天堂相隔懸絕、何以能通
答曰、吾試問兄、譬如夢遊海外、到人所未到、睹人所未睹、其人曾離寢榻否。
客曰、未也。
曰、夫身未離榻、則無所不至　其墳墓之中、相近天堂、何足爲異。
客曰、人死無知、何以能覺痛癢
轉問曰、人之與草木孰靈
客曰、人靈於草木遠矣
曰、草木凋枯、尚有浮沉寒熱之性、能治人間疾苦　人死歸墳、還得不知痛癢
客曰、身受大刑、何故屍骸不化、數千百年如故也
答曰、當體之火、較之身外之火不同、即若種中紅粟、本非自外而生　是故病冷者、雖棉絮重加、猶顫慄不已　無異立於冰雪　病熱者、縱身處清涼、尚炎蒸自若、不啻置於紅爐。此理現著目前、同眞火而不焚、共元水而不溺　悟此者、其墳中火刑、屍骸不化　又何疑焉。
客曰、或有尸骸、盡化爲土、復何以受其刑罰乎
答曰、因人原係土造、死後復歸於土、此乃理之自然　但此身之土、不與大地之土相同、即如海鹹河淡、江濁河清、分之不開、合之不共　是以經云、窖罐砂糖後、相親土亦甘。況妙明之與身體、生死相倍、靈超萬品、自然覺諸苦樂、終來還復原身、豈復與地土相雜　蓋余茲諸、特因人之知見、使之易於誠信耳　若夫眞主之大能、即萬物之有無、人神之生死、莫不任從、無可不可　豈吾人微渺之知見、所能窺其玄妙也哉。

馬注《清真指南》卷二　敢問天地人物之所以生。
曰、譬之五穀、今歲一粒、明歲可得一合、後歲可得一升、再歲可得一石　推一粒之始、乃穀類之所以生也　萬民之衆、遡之百年、不過千人　遡之千年、不過百人　百人之前、不過數人　數人之前、不過一人　推一人之始、乃人類之所從生也　日月星辰、火風水土、本於太極　太極之初、本於無極　推無極之始、乃天地之所從生也　天地既有從生、則知天地非自有　既非自有、必不能永保不壞、長靜不動　不藉天仙而自運、不假日月而自明、不資雨露而自潤、不假種粒而自生、書可爲夜、春可爲秋、乃毫難自主者、總不出眞主賦物之全能　天地如此、人物又出天地之後、愈不可言自有　【略】故無始無終者、乃眞主獨一之有　有始無終者、乃天仙人神之有　有始有終者、乃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有。

又　夫人生之理、生前謂之始、現在謂之中、死去謂之卒　儒者第言其中、而不言始卒　天下深觀之士、不能無疑焉。

又　按經云、眞主造化了天地萬物、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之形體、復以其本來眞性、自命知兩源、結成人祖之一身、然後四肢百骸、運動靈明　又自彼之左肋、造化其妻、名曰好娲　夫婦相育、凡五百胎　及爾洪水、

惟己十二大尊册　此書今人共之矣也

又　眞主以無色相之光明，注於奴僕之心腔，復以有形色之萬象，顯於山河大地，而後飲食衣服，百工技藝，人力生焉

又　可知無極非主，非無極不能顯眞主之首　太極非主，非太極不能顯眞主之自能　陰陽非主，非陰陽不能顯眞主之妙用　萬象非主，非萬象不能顯眞主之全功　自性非主，非自性不能顯眞主之全恩

又　眞主之玄妙，約有二品，曰本然之品，曰維持之品　本然之品，如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之類是也　維持之品，如造化人神萬物，祿養萬生，命人死生貴賤天壽窮通，使人觀聽知言喜怒悲傷哀樂之類是也　其本觀之品，能觀人神動靜之機微　觀不以目，全是觀，乃無所不觀　本聽之品，能聽人神聲息之機微　聽不以耳，全是聽，乃無所不聽　原知之品，能知人神私秘之機微　知不以心，全是知，乃無所不知　原言之品，能發人神萬異之殊音　言不以舌，全是言，乃無所不言　自能之品，能造天地人神萬物　能不以肢，全是能，乃無所不能　自爲之品，不資器具，不假模式爲不以思，任憑要爲，乃無所不爲　永活之品，不同物而始，始乎其始　不共物而終，終乎其終　活不以命，全是活，乃無所不活　永立之品，有萬物不增，立萬物之不能立　無萬物不減，能命死之復生　立不以足，全是立，乃無所不立，凡茲品類，皆屬眞主本然之動靜　如香在鼻，如聲在耳，謂之原有，非同新生，乃至清至淨無始無終無比無配至玄至妙之本然也　其維持之品，如造化天地人神萬物，天輪之旋轉，日月之往來，四時之代謝，水火之寒熱，草木之榮枯，羽毛之飛行，鱗蟲之變化，萬種萬性，萬彙萬形，食別音殊，體用各異，總備人極之用　而人不能保其長生，乃有死生貴賤天壽窮通　立前定以聽自由，運無極而開衆妙　使人觀必憑目，無目則視不能明　聽必憑耳，無耳則聽不能聞　知必憑心，無心則知不能眞　言必憑舌，無舌則言不能清　若音律出於管絃，方圓成於規矩，鐘磬鑄於爐冶，非有匠作之奇能，必不能成物巧之妙用　喜怒悲傷，恐懼哀樂，一體天地之陰霾寒暑風雷雨露以成歲月，凡茲品類，皆屬眞主維持之動靜　若月掛中天，朔望晦弦，憑太陽之照耀，以爲增減　故眞主諭云，憑蠻我的吹與他，然後他憑我觀，憑我聽，憑我言，憑我取，雖謂新生，總屬原有　若無原有，自無能有，乃至大至慈無盡無細無表無裏至玄至能之維持也　維持亦有二品，曰本爲之品，曰作爲之品　本爲之品，顯自本然　作爲之品，顯自維持　其本然之動靜，自累有而顯，蘊露於能有　維持之動靜，自能有而顯，發露於聖命　蓋謂眞主原有本然之動靜，自顯於己，而蘊含萬理之總妙　以自顯於己，故謂之本爲　以蘊含萬理之總妙，故謂之餘光也，能有也，隱無世界也，首海也，墨池也　所稱不同，其理一也　眞主能有維持之動靜，顯於聖命，故謂之作爲　因包括萬物之命性，故謂之大父也，大命也，大筆也，大智也，無極也　所稱不同，其名一也　蓋眞主原有獨尊，謂之清眞　發顯普慈，謂之保養　承顯清眞之品者，是能有隱無之世界　承顯保養之品者，是至聖無極之大命　承顯至聖無極之大命者，是一切人神萬物性命之世界　承顯一切性命者，是一切人神萬物形體之世界　然清眞之品，自與萬物無干　保養之品，自能保養萬物，恩育諸有世界　諸有世界，總有兩等，曰隱無世界，曰現有世界　其現有世界，亦有兩等，曰形色世界，曰玄妙世界　形色乃不等之世界　玄妙乃品位之世界　隱無乃純一之世界　其隱無世界預定了萬理之總妙，無名目分別，踪迹顯然玄妙世界顯了賢愚品位，名目等第　形色世界顯了容貌形質，高下等殺　形色乃有形世界　玄妙乃無形之世界　隱無乃有形無形未顯之世界　蓋謂天地萬物人極之形體，謂之形色　天地萬物人極之性命，謂之玄妙　天地萬物人神性命未顯之總妙，謂之隱無　然形色世界以視聽聞嘗可得，玄妙世界以視聽聞嘗了不可得　因形色乃明見之世界，玄妙乃未見之世界　隱無又未見未見之世界，眞主原有又是未見未見之本然　欲使視聽聞嘗司能測其津涯，窺其亳末，豈能得哉　所以天地萬物人極之形體，濁而有朽　因染於火風水土之侵構，重重帳幔　天地人神萬物之性命，清而長在　原無喜怒悲惱，稟自清眞隱無，蘊含萬理之總妙　純清無滯，思議參度，了不可得　眞主清淨本然又是至玄至妙之至玄至妙　大抵清能透濁，濁不能貫清，所以光清於風，風清於水，水清於土，故陸行百里，水行千里，風行萬里，光照無極人不能見神鬼，神鬼不能見天仙，天仙不能見性靈　故論及形色之玄妙，不可比玄妙之玄妙　玄妙之玄妙，不可以比隱無能有至極之玄妙　隱無能有至極之玄妙，又不可比眞主本然之玄妙　眞主本然之玄妙是至極，至玄妙玄妙玄妙玄妙至妙之至玄至妙，天仙人神之稱讚解悟所不可及者　所以眞主本然之玄妙，自能貫徹隱無能有之玄妙　隱無能有之玄妙，自能貫徹玄妙世界一切性命之玄妙　玄妙世界一切性命之玄妙，自能貫徹形色世界一切形體

之玄妙　蓋謂形色世界凡有一物，玄妙世界莫不以本然貫徹之　形色玄妙世界凡有一物一命一性，隱無世界莫不以本然貫徹之　形色玄妙隱無一切世界凡有一物一命一性一理，眞主莫不以本然貫徹之　總謂形世之萬物，玄世之萬命萬性，隱無世之萬理，譬若丹青成於畫工，文章顯於才士，蓋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猶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義，天有無畫工而成丹青，無才士而顯文章　文章不關才士，而不離才士，非才士自無文章　丹青不關畫工，而不離畫工，非畫工自無丹青　成文以筆，寄道以人　所以人能宏道，道不遠人　【略】須要知天地人神萬物，皆以色妙而有色者形體也，妙者性命也　一切形體無生，賴之一切性妙　一切性妙，賴之一切命靈　一切命靈，賴之至聖之大命　至聖大命，賴之眞主與活之動靜　與活之動靜，賴之眞主永活之動靜　永活之動靜，賴之眞主本然也　今吾人又是色世中性命之一物，將觀聽知言生死貴賤一切踪迹，以證夫眞主使人觀聽知言生死貴賤，是眞主之動靜同我矣　再以使人觀聽知言生死貴賤一切恩典，以證夫眞主之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是眞主之維持同我矣　再以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一切動靜，以證夫眞主之至動至靜至玄至妙，是眞主之本然同我矣

又卷三　一則曰天，一則曰帝，是上帝不與天同等。天乃受造之天，受造者，屬於有形　帝乃行造之主　行造者，本於無聲　無聲乃無始之有有形乃有始之有　無始之有，能爲有始　有始之有，不能爲無始　蓋無始之有，能造成一切天地，天地賴其倚頓　能變遷一切國土，國土賴其興衰　能滋養一切羣生，羣生賴其伺察　能予奪一切性命，性命賴其有無　能賞罰一切善惡，善惡賴其升降　【略】眞主自證，證主之能命有無　人祖我證，證我之受命終始　能命有無，故能造天地萬物，實與天地萬物無干　憑天地萬物足以自證其大能　受命終始，則有男女貴賤夭壽窮通，概不自主，參己身之動靜足以證眞主之全品　先天無色相，證於眞主之本然　後天有形神，證於眞主之妙用　此清眞至理也　至理不察，則德無能明　德無能明，則身不能修　身不能修，則家不能齊　家不能齊，則國不能治　國不能治，則天下不能平　蓋天下同此德也　夫婦之愚，能知能行，以其有己身之作證　經云，凡人認得自己，始認得造化之眞主　【略】故明德之本，莫先於認主，君親次之　天下知主命之當遵也是謂順命　順則天堂之徵，死歸極樂，與天仙爲鄰，永享其福　反是則奸作矯譎，暴戾貪淫，漫刻之舉，荒萬之行，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是謂逆命　逆則地獄之兆，死歸極苦，與鬼畜相伴，永受其殃

又　眞主諭云，我不造化一物則已，第造一物本以爲人　聖人云，我不見一物則已，第見一物，便認得主　【略】然萬物不能自立，必賴於兩儀　兩儀必本於太極　太極必本於無極　無極必本於眞一　眞一乃造化之原主　無極乃萬命之原種　太極乃萬性之原果　兩儀乃萬形之原本　形不離性，性不離命，命不離理，理不離眞一　眞一有萬殊之理，而後無極有萬殊之命，太極有萬殊之性，兩儀有萬殊之形　【略】宇宙無人，天地亦屬無用矣　經云，眞主要展揚自己，造化了阿丹　【略】以故造化之原，天地之秘，仙神之奧，性命之微，萬物之理，莫不盡付於人　論色世，則天地爲一大世界，而人居其中　論身世，則人爲一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　譬之鏡能燭萬物之影，物過而影不留於鏡　心能格萬物之理，理得而物不染於心　所操者約，所應者廣，所得者顯，所知者微　天地爲宮闕，日月爲庭燎，列宿爲鑲嵌，金石爲珍藏，風雨爲灑掃，雷霆爲號令，四時爲傳遞，雲霓爲錦幔，山岳爲屏設，河海爲池沼，花木爲文綵，水陸爲珍羞，邪魔爲輿仆，率土爲臣民，仙神爲使令，貴賤爲劇場，物用爲戲具，萬有爲畫譜，普天爲妝臺，至人爲鏡子，眞主爲美人，兩世爲鏡袋　故眞主諭云，我不造化人則已，但造化人本爲認我

又　阿丹曰，因土能生萬有之物，人能闡萬有之理　土雖卑而任者重，人雖微而寄匪輕　【略】身有五官，外應萬物，內涵萬理　入目者色，青以娛肝，白以娛肺，黃以娛脾，赤以娛心，黑以娛腎　入耳者聲，角音和肝，商音和肺，宮音和脾，徵音和心，羽音和腎　入口者味，酸以益肝，辛以益肺，甘以益脾，苦以益心，鹹以益腎　入腹者食，木穀宜肝，藤穀宜肺，草穀宜脾，肉穀宜心，水穀宜腎　是有萬物，不可無五官　有五官，不可少萬物　以身應物，則物繁而身簡　以物應身，則身微而物該　設使五官易其位，百物移其司，則不能也　故肝主木而應春，其位東，於身爲筋而力生焉　心主火而應夏，其位南，於身爲舌而言發焉　肺主金而應秋，其位西，於身屬鼻而氣通焉　腎主水而應冬，其位北，於身屬耳而聽聞焉　脾主土而應於四季，其位中，於身爲形而色潤焉　人身之內，各分其職　萬有之物，各從其類　【略】天地一

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大哉眞主隱恩慈於萬彙，產百物以滋生。【略】恩不能讀其全，想不能模其似，廣不能測其大，細不能窺其微，不囿物，不同物，而不離於物感之形。逐影應之聲在鐘，以爲遠也，視之無形，以爲近也，聽之無聲。【略】雖屬代書，實從能有，能有自原有而顯，若無原有，自無能有。

又　從無色相之光明造化靈覺之本來，而後靈覺命具，復從火風水土造化色相之本體，而後形體全。有體無命，若乾坤無日；有命無明德，若日無光。體從命顯，命從明德顯，明德從眞主顯。【略】所謂明德者，不落聲聞，不屬造化，不係攙雜，無色相，無始終，同光不夜，慧燭長明，得則永得，失則永失。實由止一光明，傳燈逐照，千烽萬炬，從此發揮。雖經明滅，自與止一無干。【略】所以謨民能認眞主，是以所賜之眞光仍照眞主。迷人不能信認，皆緣無此眞賜。

又　譬如月照乾坤，有水者露。風搖萬物，不搞必甦。大約不出眞主之預定。

又　眞主不離萬物，若離萬物，則萬物皆毀。靈命不離身體，若離身體，則身體皆死。無萬物不能顯造化之全工。無身體不能顯靈命之妙用。無靈命不能顯眞主之全品。眞主既造化天地人神萬物，獨以全體顯之於人，以示人之可貴。以全理具之於人，以示人之可重。以全恩加之於人，以示人之可愛。以全任寄之於人，以示人之可托。

又　問易言五行，而清眞獨謂四行，此理何如。仲修曰，何以言之。曰，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略】仲修曰，如子之言，僅知其用，而不知其體也。蓋五行生剋之理，清眞造化之根，生剋謂之後天，造化謂之先天。先天有根，後天有理。曰，可得聞歟。曰，眞主不憑一物而造化天地萬物。始於無極，成於太極，化爲水火。火中儲氣，水裏含塵。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地之上水，水之上氣，氣之上火。火清於氣，氣清於水，水清於土，其爲體也。土濁而水活，水行於土，土不礙其爲水，水清於土矣。故鎮靜者土之體，發育者水之用。其在身也，肌骨屬土，精血屬水。血行於肌，肌不礙其爲血，血清於肌矣。故鎮靜者肌之體，潤澤者血之用。水活而氣周，氣充於水，水不礙其爲氣，氣清於水矣。故流動者水之體，浮載者氣之用。其在身也，精血屬水，呼吸屬氣。氣行於血，血不礙其爲氣，氣清於血矣。故周流血之體，運行氣之用。氣薄而火熱，火行於氣，氣不礙其爲火，火清於氣矣。故磅礴者氣之體，溫暖者火之用。其在身也，呼吸屬氣，暖熱屬火。火一處不同，則氣一處不行。火行於氣，氣不礙其爲火，火清於氣矣。故溫暖火之體，周行氣之用。四行湊合，兩儀始立，萬物始生，人身始備。天地以象體，日月以象目，五賓以象臟，周天以象骨，四時以象氣，五音以象聲，五土以象色，草木以象毛，江河以象脉，靈明體神仙，運動體飛行，生長體草木。先天有命，後天有性。命乃原種，性乃眞果。果不離種，非種無果。種有品級，等逾牛毛。然後聖智凡愚，順違善惡，徵於性而發於用。故經云，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一一發根苗。此造化之根原，先天之至理也。【略】以故眞主保養貫徹諸天世界，而諸天世界不礙眞主之光。愈清愈淨，無比無衡，所以爲單另獨一之主。人稟眞主之餘光，雖囿四行，實超萬彙。故血肉身軀本於父母，而終歸大地，視聽聞言發於心思，而終歸眞主。心之所至，無遠無近，無上無下，無精無粗，無巨無細，無古今，無難易，無阻隔，無限量，無有窮盡，此眞主之餘光也。人惟全眞主之餘光，則四行非我有，萬物皆虛幻，來時種子從天降，去後依稀月滿中。

又卷四　問人生五個時光，眞主如何命有無無有。

曰，譬如能文之士，諸緣未起，意見未生，清淨本有，寧定無遷，聲臭題目，杳不可得，此原無之時也。及其諸緣既發，喜怒既生，因物起興，觸目感懷，雖無文字聲音雄詞麗語，其間抑揚起伏，美刺貞淫，已早具於胚胎之中，此命有之時也。亭臺既設，珍玩既具，飛奠動植，鳥卉喧華，寓目成色，觸耳爲聲，則不得不借筆以導其幽懷，假紙以通其情節，或爲經論，或爲詩辭，百家諸子，各爲文章。然後清濁高下，虛實有無，小大長短，方圓平直，品類各色，六律五音，尊卑貴賤，毫無攙雜。天地以位，日月以度，四時以序，天仙以職，萬物以時，邪正以辨，姓氏以分。一物一理，一字一義。天地雖大，分之不離，萬物雖繁，共之不合，人極雖小，所包者大。此命連身體之時也。文章既著，豐姿既吐，筆之書以曰計，墨之書以月計，字之書以世計。觸於目而記於心，如香在鼻，如聲在鐘，蟬脫蜕飛，龍騰豹變，萬卷千章，終成糟粕，萎花止水，形影無存，回視軀巢，如夢初醒。此命離身體之時也。雷鳴菌生，腐草成螢，物之原無，能命其有，以原有之有，復命其有。譬如典籍雖焚，

眞傳尚在，重遇筆硯，再錄新書。因其尚有高之，因其下者下之，無垢無淨，不增不減，陽和普布，枯槁復生。春令雖至，不能易蔴爲麥，變稻爲黍，此今復身體之用也。是此五時，時光不同，一去各異，無非發揚主人之妙用，漏泄今古之文章。

又　眞主從謨民之餘光，造化一切常人，從常人造化一切愚人，從愚人造化一切背逆與毋納費格。

又　經云，眞主造化性靈，在命世有四等，其一乃至聖大聖欽聖之等，其二乃覺聖大賢確認之等，其三乃清廉力行誠信之等，其四乃逆恩違命奸邪之等。又將三等分爲九品，亦如九品天仙之職歸原於九重。至聖乃哈德，則寄寓天之第九重，即阿勒哈名曰靜天。【略】大聖乃烏六勒阿爾密，則寄寓天之第八重，即苦爾西亦名曰靜天。【略】欽聖乃勒蘇禮，則寄寓天之第七重。【略】覺聖乃納秘欲，則寄寓天之第六重。【略】大賢乃勿哩，則寄寓天之第五重。【略】確認乃阿力伏，則寄寓天之第四重。【略】清廉乃咱吸德，則寄寓天之第三重。【略】力行阿必德，則寄寓天之第二重。【略】誠信乃謨民，則寄寓天之第一重。

又卷五　土能生物，以養其體，至死而歸於土。魂本於天，土不能養魂，至死歸於天。

又　何謂純清，曰天仙是也。何謂純濁，曰禽獸是也。何謂清濁兼，曰人身是也。何謂無形，曰傀壁世界是也。何謂有形，曰木立克世界是也。何謂無形中之有形，有形中之無形，曰默勒枯特世界是也。由木立克以求默勒枯特，由默勒枯特以求傀壁，由傀壁以求造化眞主。猶樹尋根，由水尋源，此理易識。譬人一身，無形爲命，有形爲體，無形兼有形爲魂，由體求魂，由魂求命，由命求眞主。人人揣其本而思其源，人道識，天道亦識。

又　萬物得水而生，失水則死，故曰水乃萬物之命。然則水如何生乎，曰，太虛之初，總一氣爾。主命氣化生水。水中之滓濁積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土之剛者成石，而生金。土之柔者生木，而火出。天爲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故水土居下。五行俱，萬物生，變化無窮。此眞主之所以能有也。

又　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成太極而爲萬有之宗，造人極而爲萬民之根。無極爲種，太極爲樹，人極爲果。極生果裏，果藏樹中。大極雖微，所包者大。眞主運此大綱領以造化乾坤萬物，天仙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總備人極之用。人極之貴莫尊於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攝理乾坤萬物，各得其所。

又　論色界，則有形之世界大，而人包其中。論心界，則身體之世界大，而色妙包其中。眞主所有之動靜俱包此界之中。

又卷六　眞主爲主人，聖人爲大筆，天仙爲妙手，萬象爲文章，色界爲畫譜。筆從心顯，心借筆喻，分之不離，共之不合。

又卷七　太極未萌，陰陽未肇，涵萬象於先天，具衆理於元始，無動無靜，至渺至冥，色象不能喻其妙，萬物不能配其尊，見非憑目，視無不察，聞非憑耳，聽無不聰，言非憑舌，語無不備，綿綿而無始，悠悠而無終，非從所生，亦無所生，垂造大地，長育羣靈，至清至淨，無配眞主。

又　眞主用五土以造化人之形體，在外爲色，在內爲性，用而爲情，發而爲聲。故火色赤而性燥，其情熱，其聲洪。水色黑而性弱，其情活，其聲悠。木色青而性柔，其情長，其聲和。金色白而性剛，其情短，其聲厲。土色黃而性濁，其情濃，其聲沉。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察。性不過五，五性之變，不可勝用。情不過五，五情之變，不可勝陳。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所以古今大地聲貌不同，性情各異。若有一同，不足以見造化之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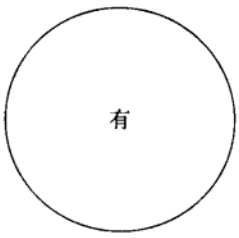
又　眞主普造一切萬物，再無有生而弗滅與滅而弗生之理。其氣數既竭，則必返本還原，復歸於土，以其萬物原產於土也。

又卷八　大哉玄元。主無像，亦無聲，至能至清淨，無配無始終，永活非憑命，要爲無阻停，巨能開萬象，掌握與權衡，不隨天地有，不其萬物終，造鏡著眞影，描眞獨證人，降經復降聖，闡泄天地精，七萬乾坤異，照聆透微塵，切物筋侵命，蟻肝機亦通，感之形遂影，應之聲在鐘，尋春吹絮影，妙喻難比倫，玄妙玄玄妙，思之如鏤塵，海浪河沙舌，難可讚主恩，願祈清淨主，慢拔路岐人，罪消天國滿，功累獄城空，普世蒼生牧，公道悉加增，少懷與友信，子孝與臣忠，太平天子壽，萬國永康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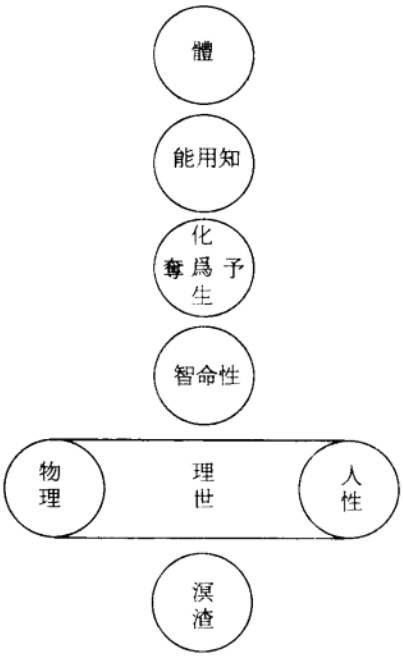
又卷九　論色世，則天爲一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論身世，則人爲一

大世界、而天地寓其中　自其外者而言之、則萬物與我無盡　自其內者而言之、則物物皆其當體　性命者、身之無極也　形骸者、身之太極也　兩腎者、身之水火也　兩目者、身之日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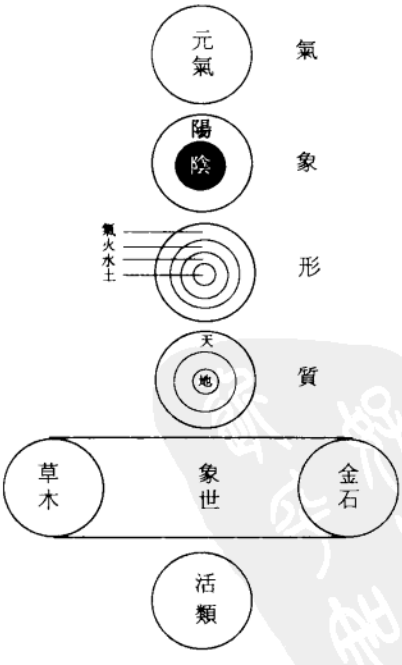
劉智《天方性理》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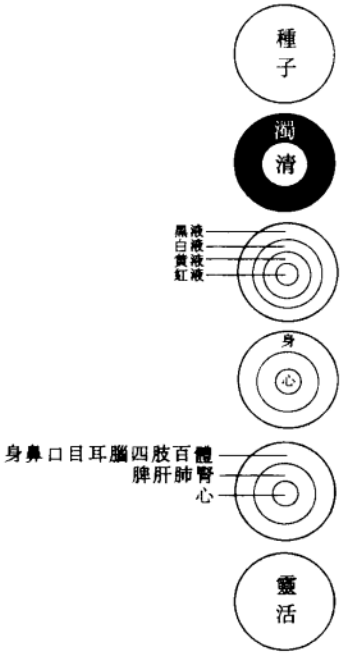
圖稱無初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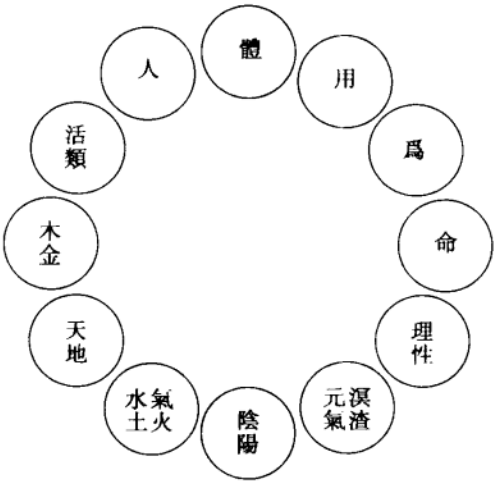
圖第次化理天先



圖第次化形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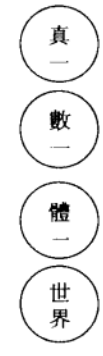
圖第次化變形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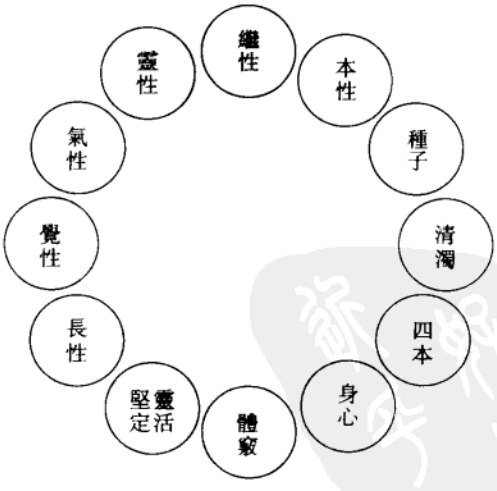
大世界化造循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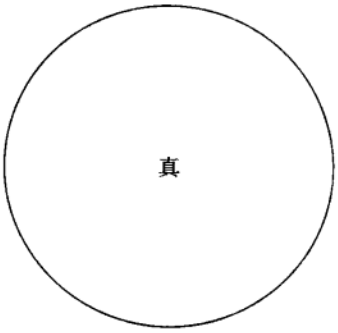
靈性次第著顯圖



天人分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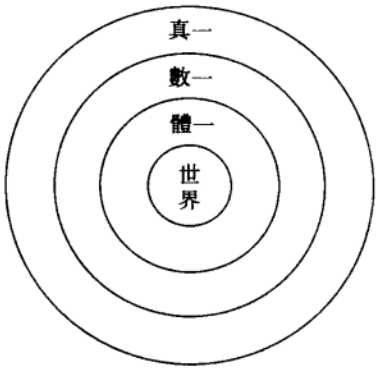


小世界原始返終圖



天人渾化圖

又卷一 第一卷歷叙大世界所以顯著之由。有理世，有象世。理世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所謂先天是也。象世者天地既立，萬物既生，所謂後天是也。兩世之顯著，總由一眞而次第時際若有所別。列圖爲說，以識梗概。觀文會意，可悟底裏。造化流行之妙，人物賦成之理，舍是無以見其眞確焉。



天人合一圖

又 造化有初，而必有其最初。象數未形，衆理已具，此造化之初也。當其無理可名，是爲最初。其造化之本然，不可以名稱。諸家以其無稱而遂謂之爲無奚可哉。



最初無稱圖

曰，謂之爲無者，非虛無之謂也，謂其有眞而無幻也，有體而無用也。雖然，既有眞矣，眞即有也。又何以謂之無。既有體矣，體即有也。又何以謂之無。聖人於此不曰無，而曰無稱。性理家於此不僅謂之爲有，而謂之曰實有。實有者，無對待而自立者也，眞幻不分，體用無別，一無所有，而實無所不有也。

曰，既謂之有，有即稱也。何言無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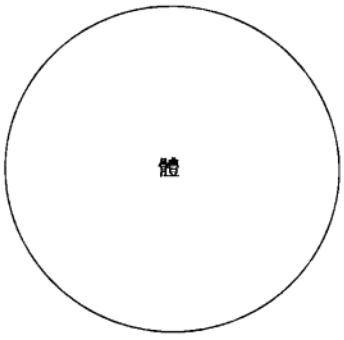
曰，有者義也，稱者名也。最初之境，眞幻體用，義無不具，故謂之有。眞幻體用，名無專屬，故謂之無稱。不審乎名與義之別，而謂有即稱也，誤矣。

曰，最初之境，毫無虛幻，則稱之爲眞可也，毫無作用，則稱之爲體可也。而何以言無稱。蓋纔言眞即拘於其眞之品，而遂與幻分矣。纔言體即落於其體之位，而遂於用判矣。非此圖之義也。此圖之義，即眞即幻，即體即用，一本萬殊，表裏精粗，始終理氣，一以貫之。而其稱名，不落於一邊，故曰無稱。及其動而顯也，分爲數品。一不動品，體也。二初動品，用也。三主宰

品、體用分也　四初命品、眞理現也　五性命品、萬理分也　六形氣品、氣象著也　六品備而造化全矣

又　此初圖分品之第一品也　體也、不動品也

說者曰、有體則有動、何皆不動



真體無着圖

曰、其體也、粹精之至而不落於方所　凡有氣者則動、而此體不屬於氣　凡有象者則動、而此體不屬於象　凡充周有所及而有所不能遍及者則動、而此體則非虛非實而毫無所用其充周、夫是以謂之曰不動品也　論其品曰不動、而實爲一切萬動之所從起　動者有着、而此體不動則無着也　不惟不着於聲色、並不着於舒卷　不惟不着於喧寂、並不着於覺照　不惟不着於方所、並不着於有無　一切幻境皆無常、而此一眞體則常存而不朽　一切有形無形之屬有始有終、而此一眞體則無始而無終　無始則由前遡之而不得其分際、無終則由後推之而不得其究竟　人將於何而用其擬議也哉

說者曰、義理之爲物也、亦不動而無着者也　或者此體當屬義理之妙通無礙、而故如是其不動無着也乎

曰、此體爲古今義理所從出之原、而當此之際則並無義理之可尋也　是故研究此一圖者、於動處求之不得、於着處求之不得

又　此初圖分品之第二品也　當斯之際、空空洞洞之本體毫未有動而已　寓乎其動之機、不得已而名之曰初動　初動之品、即全體大用也　大用毫未發露、不過即其本體所含自然之妙、而姑以用名之　夫自然之妙、豈即是用　但既有自然之妙、必翕翕乎有欲動之機、於是乎以用名之也　大用不過知能二者　自然之妙尚未有知、而已具有無所不知之妙　自然之妙尚未有能、而已具有無所不能之妙　知者言乎其覺照也、能者言乎其安排也　覺照未顯、而後此萬種之覺照皆於此裕其端　安排無跡、而後此萬種之安排皆於此藏其義　知無所知、能無所能　蓋用而未離其體之候也　查密氏曰、知之義、主持之謂也　第此時猶未析其爲主之品能之義　作成之謂也、第此時猶未見其作成之機　大用之品、蓋總包乎爲主一切當然之動及爲物一切能爲之動、而渾然裕乎其中　查密氏之說可謂扼此一圖之要已



大用渾然圖

又　此初圖分品之第三品也　用含於體、而當此之際、稍稍有發露之機、是爲次動品　一無所爲、而已裕能爲之具　總言之曰知能、析言之



體用始分圖

則生化予奪及一切安排布置之類也　用與體未分之時曰首顯，用與體始分之時曰次顯　首顯如火之本明，明與火一而未及於遠　次顯如火之外光，光雖不離於火而卻能無所不照　當此之際，主宰之品顯焉　蓋爲者主宰爲之也　因爲而知之，爲主宰也　主宰之品顯，則一切能爲之具皆蒸蒸乎由裏而達之於表矣　總知能之大用而究竟之，則有所爲美者焉，有所爲尊者焉　美者和順之謂也　凡一切萬種之安排，萬種之稱名，萬種之義理，皆屬於和順　尊者威嚴之謂也　凡一切自強，一切常勝，一切永健，皆屬於威嚴　主宰自強之用，但存於己，而無所用之　用則天地毀世界壞矣　蓋以此自強之用，乃不容存一物者也　識者玩味此境，謂之曰前定　蓋主宰將欲造物而先裕此大用於先也　又稱之曰墨池，謂天地之文章，萬物之義理，莫不先聚精於墨池之中也　查密氏曰，此品卽眞一，包含一切本爲授跡之動，是爲眞有之表也　本爲授跡云者，蓋謂眞宰以其本體之所有而賦於物，如印跡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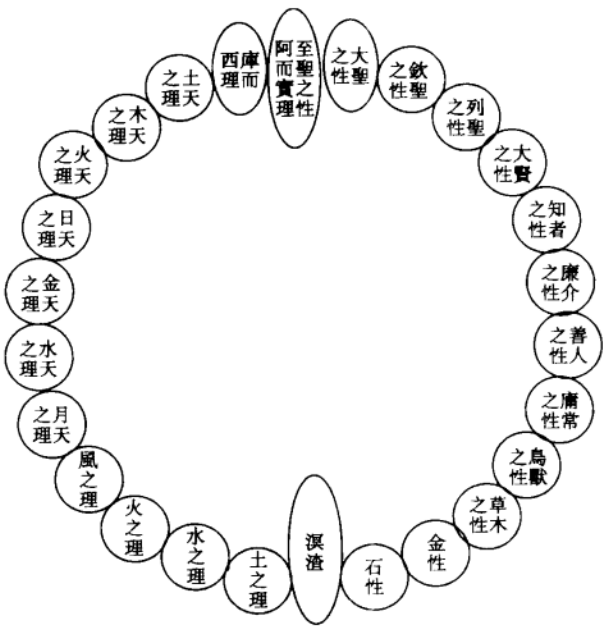
又　此初圖分品之第四品也　命者於穆流行之義，乃眞宰發現之首品也，非體也，非用也，亦非爲也　蓋發現之而爲命者，眞宰之發現也　既發現



圖行流理真

矣，欲復稱之爲主宰不得也　遽欲稱之爲物，亦不得也　當此於穆流行之際，眞宰以其本體中無所不有之妙，盡發現於此首品之中　首品者，千古羣命之一總命也　後此之造化，皆此首品以眞宰之發現者而一一發現之也　首品爲眞宰之首品，而但不得以眞宰稱之　首品之所有，一皆眞宰之所有　首品所含之理象，一皆眞宰所含之理象　後此造化之事，皆首品之事，而眞宰若不與其事矣　故於此名曰代理，卽其流行中之所有者而兩分之，一爲性，一爲智　性卽大用中所謂知之所化也，智卽大用中所謂能之所化也　性智卽眞宰之知能也　此性爲千古一切靈覺之首，此智開千古一切作用之端　性智二者，代行造化之本領也　後此凡屬有靈之物皆根此性而始，人神鳥獸之類是也　後此凡屬有爲之物皆根此智而始，天地萬物之類是也　以故首品又名曰大筆，言千古一切理象皆從此大筆寫出者也　又名曰道，蓋爲古今理象往返之道路也　眞宰之起化莫不從此境而起，及萬化之歸眞亦莫不從此境而歸　識者曰，萬化從此境而歸眞矣　此境有不偕萬化而同歸於眞者乎，迨至此境亦歸眞矣，而又何必別其爲首品也乎

又　此初圖分品之第五品也　自首顯大命中灼灼乎有分析之兆者也　色象未形而其理森然已具，凡爲人爲物爲聖爲凡爲上爲下，及象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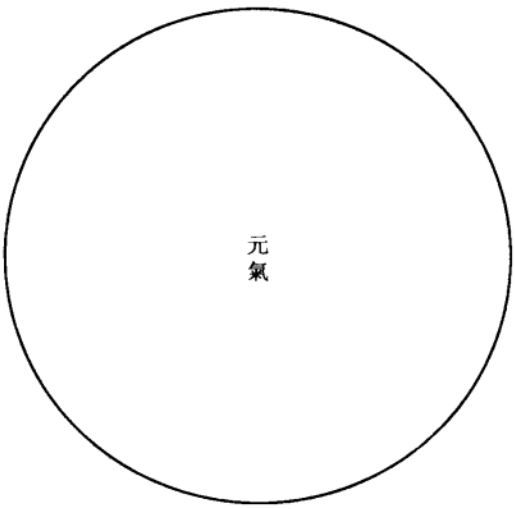
圖分始理性

有一切之理氣，靡不於此境若見一渾然之跡焉。首顯大命中之本然曰性曰智。此之所謂性者，根於大命中之性而起人之所以然也。此之所謂理者，根於大命中之智而起物之所以然也。人與物之所以然皆同出於一，原無有別也。乃物之所以然則稱之曰理，人之所以然獨稱之曰性者何也。性則其靈覺者也。稱其靈覺以別於物也。性者人之所以然也，而人性大概之品有九。理者物之所以然也，而物理大概之品亦有九。性之最初而近於眞宰者，至聖之性也。其次大聖之性，其次欽聖之性，其次列聖之性，其次大賢，其次知者，其次廉介，其次善人，其次庸常，凡九品。物理之最初而合於眞理者，阿而實之理也。阿而實包含八天而總持其用，天品之至大者也。其次則庫而西之理，庫而西包含七天，代行其用，而亦在阿而實所含之內也。次土天之理，次木天之理，次火天之理，次太陽之理，次金天之理，次水天之理，次太陰之理，凡九品。人天之性理既備，復自人性之所餘剩而化一切鳥獸之本然。自鳥獸本然之所餘者而化一切草木之本然。自草木本然之所餘者而化一切金石之本然。此數等者又自九品人性中而流行以出者也。人之性有生有長有知覺有靈慧，得其性之全。鳥獸之性有生長有知覺無靈慧。草木之性僅有生長，而金石之性則僅有堅定而已。自九天之理之所餘而化風火水土四行之理，天之理運行不息者也。風火水土之理亦皆運行不息，而惟土之理則微覺其堅凝也，皆次第分析而流行以出者也。由是而總一切。流行分析之所餘者爲溟渣焉，則所謂氣者是也。氣則萬有形象之本也。

說者曰，性理之始分也，有如是諸品之不同先後之不一，其造化有所爲而爲之者乎，抑或無所爲而聽其自然者乎。

曰，眞理流行而至於此極，當亦聽其自然而然，而但其中高下次第不致有絲毫之隕越，則是有一定之主持而安排者也。是故謂之爲有爲不可，謂之爲無爲不可。

又 此初圖分品之第六品也。先天精粹之品流行至此，始覺其有渾淪之象，則所謂元氣也。先天無色無象之妙，至此而終。後天有色有象之跡，於此而始。此其境殆承流宣化之一大機杼也。元氣雖於穆流行之表，而其爲物也卻不在性理之外，並亦不在首顯大命之外，並亦不在全體大用之外。當其最初無稱之時，元氣本然已寓乎其中，但最初之時，分析未形而流行至此本然發露，蓋由裏而達於表之會也。其爲物也，似濁而清，似跡而妙。論其次第，乃先天一切流行之所餘而及其發露也，則凡先天一切之所有，人與其人之性，物與其物之理，無不於此元氣之所發露而因之以發露焉。即最初中所謂全體大用者，亦莫不於此元氣發露時而因之以發露焉。是濁也，而爲清之所不能外跡也，而爲妙之所不能離。是故名之者，不得僅名之爲氣，而必名之曰元氣也。元者一切精粹之所聚，氣者一切精粹所寓之器。圖稱氣著理隱者，理非因氣而隱也。蓋理之爲物也，動少而靜多。氣之爲物也，動多而靜少。當斯時也，氣動而理靜，夫是以謂之隱。隱者各有所待而顯耳。元氣發露亦分六品，一渾同品，即此際位分也。二起化品，陰陽分也。三廣化品，四象著也。四正位品，天地定也。五蕃庶品，萬物生也。六成全品，人類出也。六品備，而元氣之能事畢矣。



圖隱理著氣

又　此元氣起化品也　元氣爲於穆流行之滓渣，而其中所含裕者皆先天大命中性智之所餘。其分陰分陽仍卽本其有得於性智之所餘者而分之也。智乃有爲之始而喜動之端，則元氣中所得於智之餘者，自必有喜動之機，而動乎其不得不動也。性則安之，不與俱動，則元氣中所得於性之餘者，亦自不與俱動也。性智所餘，一動一不動，遂於其中有兩分之象矣。於其動者謂之陽，於其不動者謂之陰。此一氣化而爲兩分之由來也。其初分也，二者互雜不甚相離　及其後也，陽積於一處，而駸駸乎有向表之機　陰積於一處，而隱隱乎有向裏之勢。智之所餘化而爲陽，性之所餘化而爲陰，此陰陽之根起於性智之所餘也



圖分始陽陰



圖分終陽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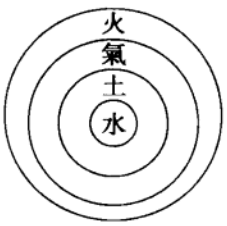


圖化變陽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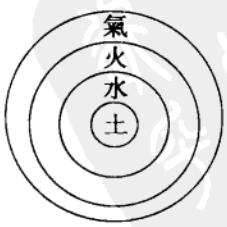
說者曰，先天之言理也，性先於智　後天之言氣也，智先於性　元氣之流行也，不亦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乎

曰，先天理勝之時，智藏於性，而性實包乎智　後天氣勝之時，性藏於智，而智實包乎性　此陽之大端起於智之所餘，而居於先　陰之大端起於性之所餘，而居於後　亦先後次第行乎其不得不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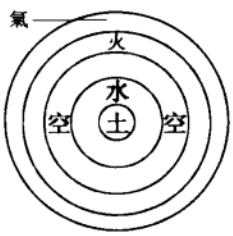
又　此元氣廣化品也　當斷之際，陰陽化而爲水火　水得火則生氣，火暴水則生土　是故水火土氣四象成焉



圖分始象四



圖降濁升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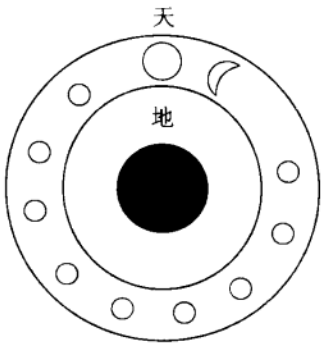


圖形分下上

說者曰，陰陽何以化而爲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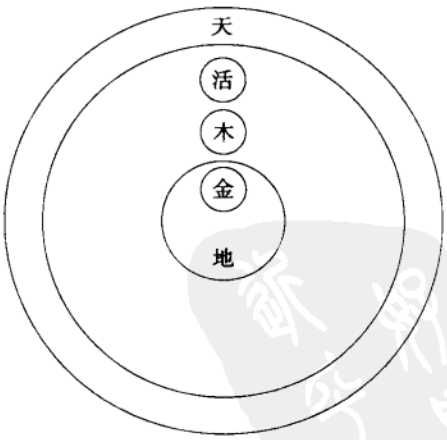
曰，陽根於初命中之智，而智又根於大用中之能。智與能皆外明者也　此陽之所以化而爲火，火外明者也　陰根於初命中之性，而性又根於大用中之知。性與知皆內照者也。此陰之所以化而爲水，水內照者也。水受火熾而氣生，氣卽水之妙化而欲升騰者也。水體雖下而含有眞陽，故受火熾而其氣直欲升騰　火與水博而土生，土卽火之存跡而欲墜落者也　火體雖上而含有眞陰，故與水博而其土不得不墜落　水火土氣四者高之中有麗下之義，低之中有附上之因。其稱名爲四元，以其爲萬有形色之宗元也。其本義爲四奇。奇者單也，謂四象皆單自成行而無配故也。後此金木生則爲耦行者矣

又　此元氣正位品也。眞陽之氣外發而爲天，眞陰之質內斂而爲地，是以天包乎地，而地寄於天之中央，如鷄子黃白之形，天地定位而水火存於其中矣。夫天卽氣也，氣卽水受火熾而上騰者也，此天之所以定位於上也。地卽土也，土卽火與水博而存跡以下墜者也，此地之所以定位於下也。定位於上下者，分形於內外也。由地觀天似乎天高而地下，而若自其天地之全形觀之，實天外而地內也。火無所着而附於天，當其天體之初成也，其氣飛揚而有次第，火卽因其飛揚次第散入其中，而遂成日月星辰之象。水性善下而附於地，當其地體之初定也，其勢或高或下有堅有泄，水卽隨其高下堅泄流浸其中，而遂成江海河瀆之形。火之存跡下墜而其清者上附於天，水之眞陽上升而其濁者下附於地，是在天之象在地之形未有不因水火交錯而成者也。水火之所以不能無交錯者，蓋緣陽之中含有眞陰，陰之中含有眞陽，而非陽一於陽，陰一於陰者也。



天地定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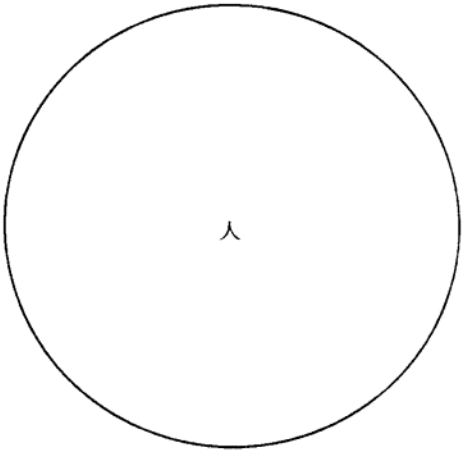
又　此元氣蕃庶品也。天地定位，水火交錯，則化育之事起焉。萬物不可以無因而化育也。天地水火之中先結聚其爲金木活三者，以爲化育萬有之綱。金木活三者皆有所配合而成者也。金者本地水之凝結而得乎氣火之變化以成。木者本火之施授而得乎地水之滋培以生。活者本氣火水土四者之湊合而漾溢充滿於空中者也。自天地之化育觀之，則金木活爲天地之三子。自三者之化育觀之，則三者又爲萬有形色之母。是故金氣流行山得之爲玉石，水得之爲珠蚌，土得之爲五金之礦，鳥獸得之而成鳥獸之寶，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之精，一切萬物得之而各成其爲堅明定固也。木氣流行山得之生嘉植，水得之生萍藻，沃土得之生禾稼，瘠土得之生草毛。四植之中，稟土勝者爲堅質，稟氣勝者爲中空，稟水勝者多繁花，稟火勝者多果實，而要皆得此木氣以爲化育者也。活氣流行生於山者爲走獸，其形體與丘陵似，生於林者爲飛禽，其毛羽與枝葉似，生於水者爲鱗介，其鱗甲與水波似，生於土者爲蟄蟲，其形質與土壤似。四生之中，稟氣火勝者能飛，稟土水勝者能走，稟氣土勝者性溫，稟火土勝者性烈，稟氣水勝者性貪，稟水火勝者性暴，而要皆得此活氣以爲化育者也。金木活三者在天地化育之中而爲三子而及其後也。萬物莫不資之以爲始，則又實爲萬有形色之母矣。



萬物生始圖

又　此元氣成全品也。天地萬物具備，則人生焉。人之生也，非一聽於陰陽之氣自相摩蕩而成者也，實有眞宰主持乎其中。蓋有天地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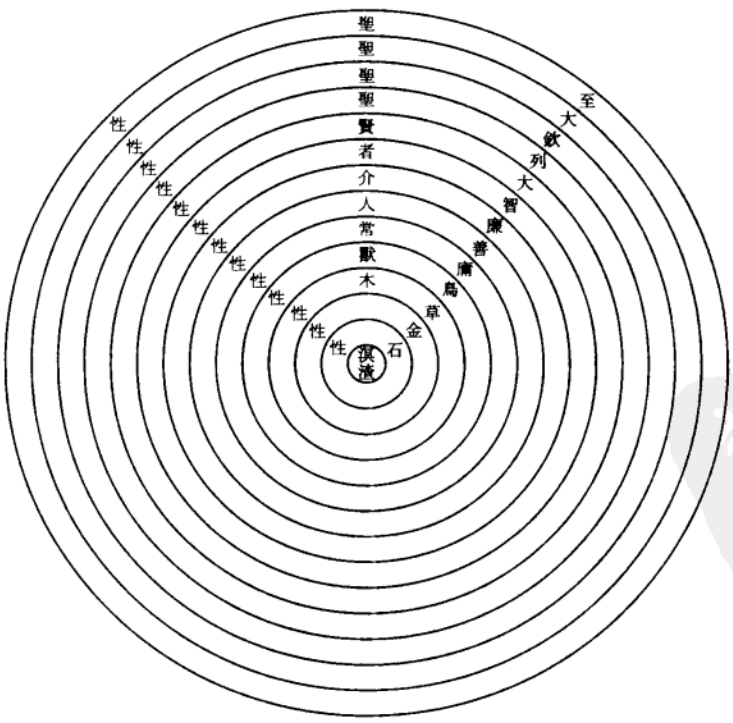
人，則天地之設位何用　有萬物而無人，則萬物之取用誰　歸此以知，天地萬物之生，凡以爲人也　人也者，眞宰全體大用畢聚於其中　以自然而然之知能，運氣土水火四行之精粹，閱四十晨而其身始成，表裏體竅無不與世界所有栢印合　人之身統括一切所有之身，人之心包總一切所有之心，人之性渾含一切所有之性，是以人爲萬物之靈也。自先天之理論之，人之所以爲人乃一切理氣之種，卽元氣亦從此種而發。自後天之理論之，人之所以爲人乃一切理氣之果　元氣自分陰分陽，直貫到底，亦無非爲此果而始有諸凡之發露也　後天之果卽先天之種也　體竅無美不備，而其最微妙者又無過心性二者。性有十德，五爲外照，五爲內照。曰視曰聽曰言曰臭曰觸，是謂五覺，分於心而發之於表。曰憶曰慮曰記曰悟曰總覺，是謂五力，分於智而寓之於腦。心七層而其情有十，喜也怒也愛也惡也哀也樂也憂也欲也望也懼也。心之十情相合於性之十德而發者，則其品之上焉者也　此人之所以爲人也，其始受造化而成其爲人之身者名阿丹，後此人類之繁皆自阿丹生者也，卽其配亦自其左肋而出者也，阿丹天下萬世之元祖也。



大成全品圖

又卷二　第二卷乃發明第一卷未盡之意　其言理也，足乎其前所未盡言之理　其言象也，足乎其前所未盡言之象　然非理自理象自象也　象卽理也，言象政所以申明其理之所不可見者耳　有心者若能於當體求之，則理象皆得，不能於當體求之，則理象之去人也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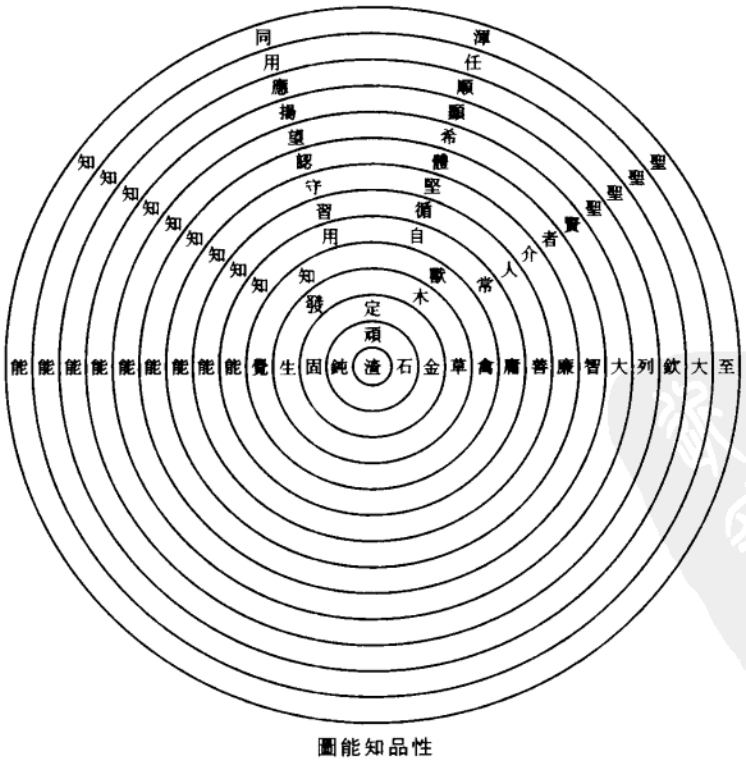
又　先天性品其說已發明於性理始分圖矣　至此又列圖而詳其說者，研理之文愈詳而理愈著也。先天之性，凡十有四品。至聖之性，卽眞宰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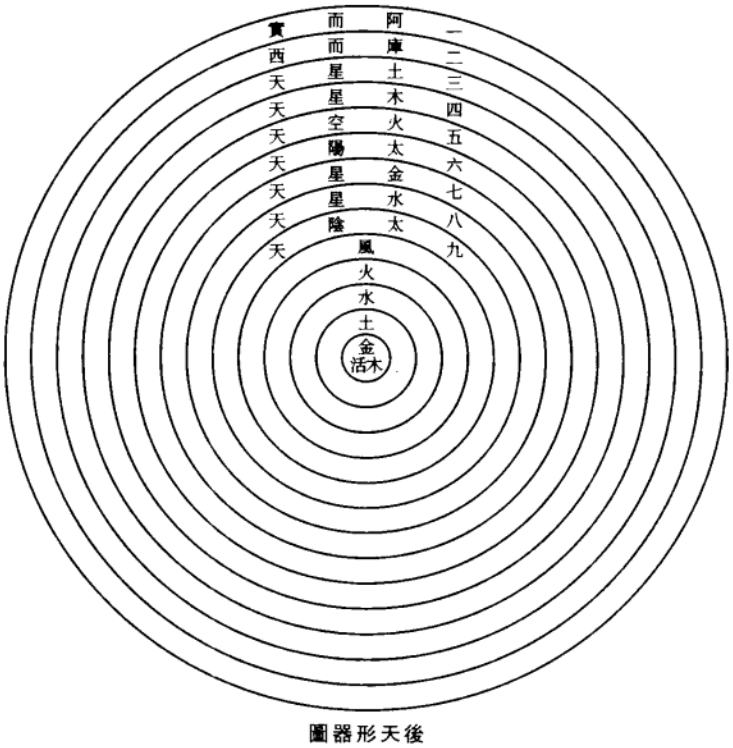
先天性品圖

爲首顯者也。其名雖曰至聖之性，而其實即眞宰之知能德性也。自至聖之性之下，其依次而分著其品第者，皆從此一性之餘光而得各有其性也。此一品之下，以聖性稱者三，以大賢稱者一，以知稱者一，以廉介稱者一，善人庸常之性則又依次而遞下者也。鳥獸草木金礦石類之性又其下而愈下者矣。溟渣之爲物也，一切性命之所餘相合變化而成者也。自至聖之性以至於溟渣，凡十有四品。至聖之性與眞宰之本然，無同無異。其餘性品，亦與眞宰之本然不甚相遠。而甚至頑鈍迥不相侔者，則其品第之界限爲之也。諸品之性發露於形色之後，數窮理極，萬有歸根，仍必盡返而入於至聖之性，乃得以因至聖之性而歸於眞宰之本然。此至聖之性所以爲萬性之始終也歟。

又　先天性凡十四品。其所以彼此分別而各有不同者，別之以其性中之知能耳。此一聖之知能，不同於彼一聖之知能，而其品第判然分矣。愚不肖之知能，不同於賢知之知能，物之知能，不同於人之知能，而其品第相去倍蓰無算矣。至聖爲渾同知能。渾同者謂其知能與眞宰知能渾同一體，無欠無餘也。大聖爲任用知能。任用者謂其知能不及於渾同，而眞宰知能卻任其所用，如綱維天地者眞宰之知能也，而大聖亦能起死回生轉移天地等等，任其所用也。欽聖爲順應知能。順應則不能任用，而但順應乎眞宰之運用也。列聖爲顯揚知能。顯揚者謂其凡有得於眞宰知能之發露而盡以宣化於人類也。大賢爲希望知能。知者爲體認知能。希望者謂其不能聖而欲求至於聖。體認者謂其求明一本而體認之也。廉介爲堅守知能。善人爲循習知能。庸常爲自用知能。知能而至於自用，則幾幾乎其近於物矣。雖具有知能，而不可以知能稱。禽獸曰知覺，草木曰發生，金石曰堅定。同一知能也，而物類得之於最後，故其品愈下而遂覺其漸遠於眞宰也。若泯其分別之跡，去其先後之形，而復返之於一原焉，物與人未見其甚相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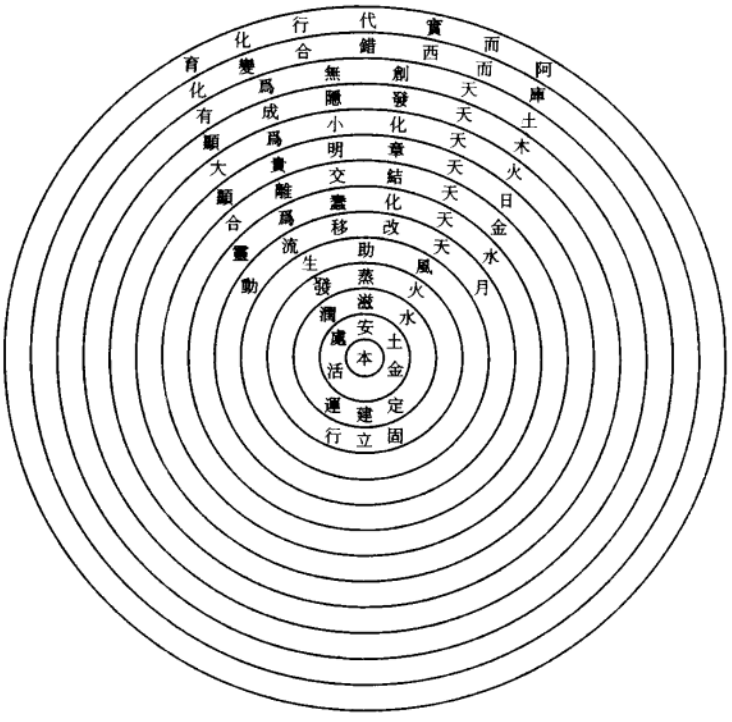
圖能知品性



後天形器圖

又　後天形器凡十四層　其數與先天性品之數相對　上界之層第九即九天之位也，下界之層第五即四氣與四氣所生之三子也。阿而實爲至清無上之天，諸天之懸位於其中也，猶珠之懸於水晶室也　此第一天之體，一面有形向下，一面無形向上。無形而向上者，以其尚屬於先天也。有形而向下者，以其始入於後天也。此際位分天分先後，而兩界卻無隔絕。其第二層曰庫而西，爲二十八宿及羣星所麗之天，雖有形，而其形實無容思議者也。當其元火冒入於天體成而象也，其力僅能至此而止。過此以上則至清而無可麗矣。下此七天則每一層僅有一星麗之　其三層則土星麗焉。四層則木星麗焉。五層則火星麗焉。六層則太陽麗焉。七層則金星麗焉。八層則水星麗焉。九層則太陰麗焉。天有九，而於其最上者稱爲一層，於其最下者稱爲九層。蓋自上而數及於下也，是爲順其次第而數之也。若於其最下者稱爲一天，最上者稱爲九天，則爲逆其次第而數之矣　其每一天安置一星者，蓋每一天有一天之功用，各置一星以作本天功用之機權也。九天之下，其次於天者風，次於風者火，次於火者水，次於水者土。土返而向水，遂與水相凝合，而金生焉。金能吸火下降，火降則氣隨入於土，而木生焉。木能生而金能鳴，二者相湊又以適合於四氣之感，而飛揚生活之氣生焉。木金活三者，風火水土四氣所生之三子也。合三子而僅爲十四層之一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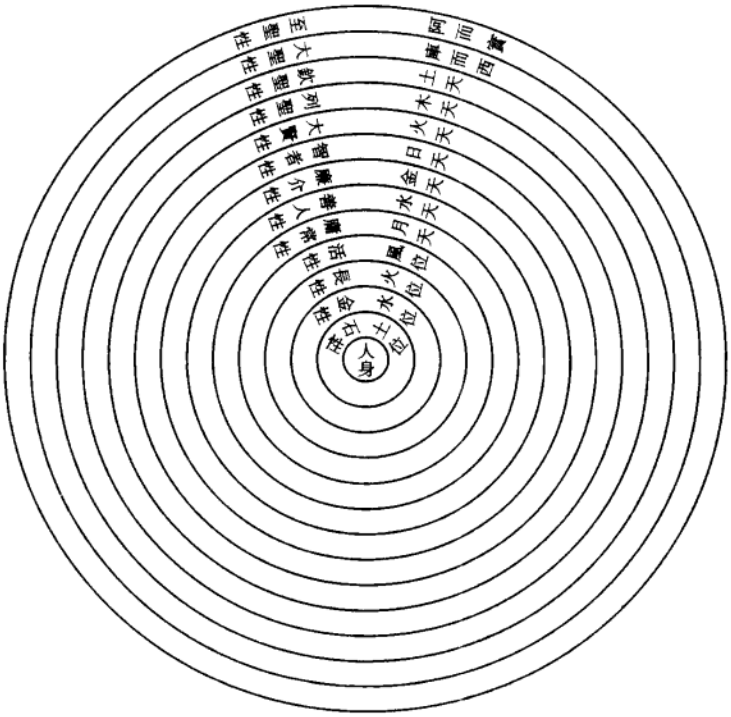
又　形氣十四層，每一層有一層之功用。萬物之紛錯，人事之不同，莫非此十四層功用有以照映而闗合也。阿而實爲代行造物之功用，以其居形器之最首而得夫眞宰化育之全能也。一面向理世，一面向象世。凡理世一物欲來於象世，必由此境而來，乃能成其爲象世之人物也。其下諸天之功用，莫不由此天而得，故其功用爲諸天功用之總持也。庫而西爲錯合變化之功用。諸天功用皆各有一定，不能彼此相代，而此天獨能代行別天之功用　上代阿而實，以總諸天之動。下代諸天，以行其本天之用。所以然者，因諸天各載一星，而其功用亦只各歸於一事。此天之星，無可數計。二十八宿及一切羣星，莫不麗於其上，故其功用亦無可數計。土星天則創無爲有者也。人物賦形成質，自無趨有，皆此天之功用也。木星天則發隱成顯者也。物之所以生長發達，人之所以才敏茂著，以及一切祥徵瑞應，皆此天之功用也。火星天則化小爲大者也。人物自小而大，由此蔭彼，以及一切苦毒災異，皆此天之功用也。太陽天則章明貴顯者也。其功用特不及於阿而實庫而西兩天，然較上下六天爲最盛矣。上下六天，莫不借此天功用之力而乃能自行其本天之功用。所以然者，以其位居七政之最中而實爲七政之主宰也。上下六天，特其輔佐耳。故凡人禽之生活草木之長發，金石之變化，花實之蕃碩，人物之貴顯，年力之康壽，皆此天功用爲之　即雲雨雷電，霧露霜



圖用功器形

雪，寒暑濕燥，四时往復，萬物消長，一切變化施爲，皆莫不成於此天之功用也。金星天爲結交離合之功用，人物交接契合，相感相配，以及一切音聲色貌，香臭氣味，皆莫非此天之功用爲之。水星天則化蠢而爲靈者也。人物有蠢而漸化於靈者，有暗而漸化於明者，除垢卻污，以及一切浸潤透亮之故，皆莫非此天之功用爲之。太陰天則善於改移而流動者也。凡一切乍增乍減，條成條敗，以及潮汐之消長，事物之變亂，皆莫非此天之功用爲之。風之功用爲能舒鬱，以助生活。火之功用爲能蒸，以助溫暖。水之功用爲能滋潤，以益生味。土之功用爲能負載，以奠安處。金則善於定固者也。木則善於建立者也。活則善於運行者也。上界下界之功用全，而形器之能事畢矣。功用者，眞宰妙用之跡也。妙用者，全體之活潑流行而不膠於一定者也。因形器以識形器之功用，復因十四層之功用以悟眞宰之全體大用，則謂形器爲形器可也，即謂形器爲非形器可也。

又　性理先天也，形器後天也。先天之性理爲後天形器之所從出，後天之形器爲先天性理之所藏寓，故理與象本相屬也。



圖層層相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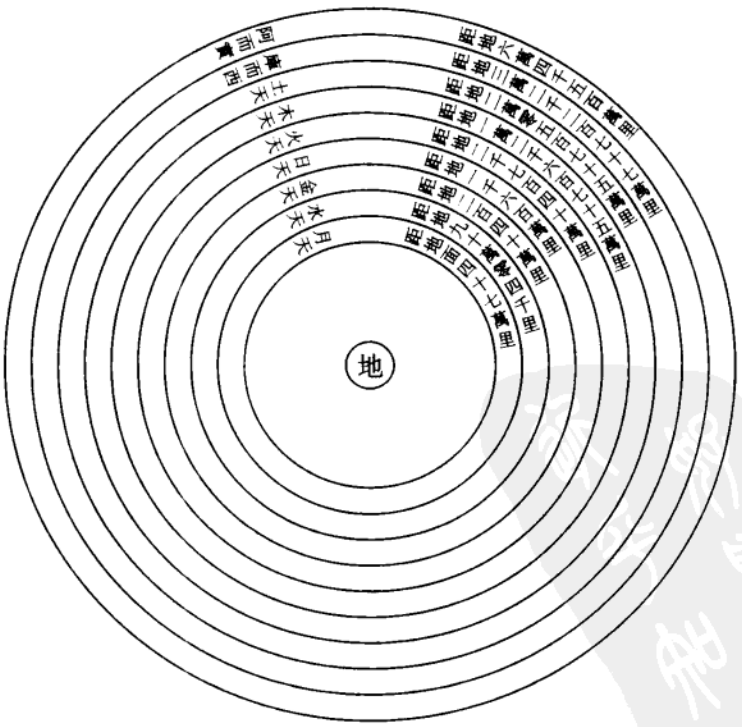
說者曰，形器爲性理之所藏寓，但不知其爲藏寓也　性理即藏寓於形器之間乎，抑不必依附形器而別有所以妙其藏寓者乎

曰，後天之形器，先天性理之位分也　位分者，言乎其性理之所向，非謂某一品之性理即囿於某一品之中也

說者曰，各品之象，不相淆亂，但不知各品之性爲渾同一理而充滿於不可見聞之間乎，抑各有所在而不相淆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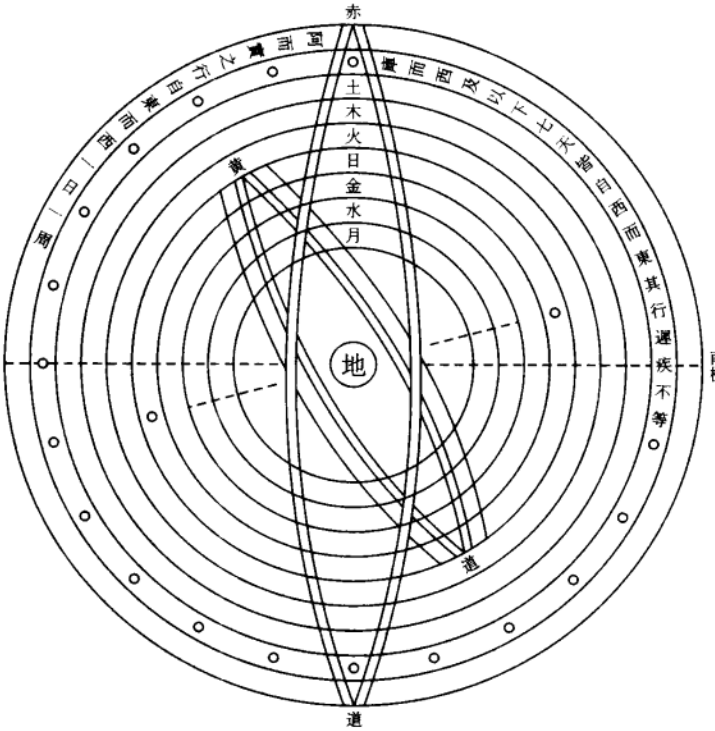
曰，先天之性理其所以分別者，義理之分別也　義理非有跡者也　是以雖有所分而不見其有分之跡　渾然一理之中，自有不相淆亂之妙　自其於穆流行處觀之，徹上徹下，無非一理之所充周，謂之爲合而不分可也　自其以時發現處觀之，聖凡人物未嘗有毫釐之隕越，謂之爲合而有分可也　至其理與象之相屬也，亦不過屬於其義，而非域於其跡也　阿而實爲至聖之位　庫而西爲大聖之位　土天爲欽聖之位　木天爲列聖之位　火天爲大賢之位　日天爲知者之位　金天爲廉介之位　水天爲善人之位　月天爲庸常之位　要皆因其品第而屬之以其位也，又各以其位與其天之義理相近似者而爲位也　下界之物，其性則各從其所生之類而爲位也　得活性而有者從風，得木性而有者從火，得金性而有者從水　得石性而有者從土　皆因乎其本生之類而其位自相屬也　理象之相屬、聖凡人物無二致也

又　天分九重，而其所以分則無形者也　無形而得以知其遠近者，蓋觀其本天之星之遠近而因以知其天之遠近耳　太陰天去地約四十七萬里　水星天去地約九十萬四千里　金星天去地約二百四十萬里　太陽天去地約一千六百萬里　火星天去地約二千七百四十萬里　木星天去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五萬餘里　土星天去地二萬五百七十五萬餘里　庫而西去地約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七萬里　阿而實去地倍於庫而西　去地之數，各天去地遠近之數，蓋即其各天半徑之數而定之也　知半徑之數，則可以知全徑之數矣　即全徑之數推之，徑一圍三便可以知周圍之數，而各天全體之爲若干大也，絲毫不爽矣　天之遠近大小因其星知之，而各天之星則亦有大小一定之體　庫而西之列宿纂星約其大概分爲七等　一等者大於地二百一十倍　二等大於地九十倍　三等大於地七十倍　四等大於地五十三倍　五等大於地三十五倍　六等大於地十七倍　至小者大於地七倍。土星大於地九十倍　木星大於地七十四倍　火星大於地倍半　日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　金星小於地三十六倍　水星小於地二萬餘倍　月小於地三十八倍　天之遠近，星之大小，燦若列眉　觀形器者不可不更知其大者也　地位於九天之中，如大荒中一沙　九天位於人性之中，其爲大爲小蓋亦猶地位於九天之中也



九天遠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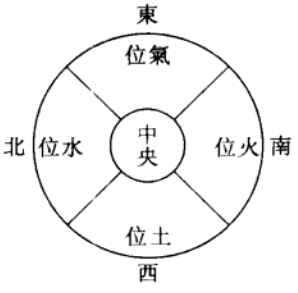
又　阿而實之旋轉也，自東而西，是爲自然之動　其餘諸天之旋轉也，自西而東，是爲反擊之動　兩動之說明，乃以知九天旋轉之爲用，皆四氣互相



九天旋轉圖

闔合之所爲也。阿而實何以自東而西，蓋東方者生氣所聚之專位也　氣之專位在東，故其旋轉自東而起，起於東則行於西矣，是之謂自然之動　庫而西並以下七天何以自西而東，蓋西方者土所分定之正位也　八天之本命與土有相關之義，土之正位在西，故其旋轉自西而起，起於西則行於東矣　庫而西並以下七天何以皆與土相關，當其元火冒入於天体而成象也，惟阿而實爲元火之所不能麗，其餘八天皆有焉　三者火之所存跡也，故八天皆與土有相關之義　何爲反擊之動　阿而實之旋轉也，自東而西，帶動以下八天亦有自東而西之勢，而八天本行實自西而東，故其勢雖爲阿而實所牽動，而本行卻不隨之　雖有自東而西之勢，而實爲自西而東之行，是之謂反擊之動　九天之旋轉也，一爲自然之動，八爲反擊之動，兩動不息，則不惟東方之氣西方之土互相融入，即南方之火北方之水亦莫不因其旋轉帶動而運行布入矣，四氣之所以交融而爲化育萬物之原者，皆九天旋轉之力爲之也　此其說窮理格物者所不可不知也　赤道黃道之說，南極北極之稱，觀乾象者之所常談焉耳，不復贅。

又　四行即四象也　氣自水生，土因火出　氣土水火是爲四行　四行爲萬物之母，而其每一行各有一專注之位　氣位於東，而其行也自東而西



四行正位圖

土位於西，而其行也自西而東　火位於南，而其行也自南而北　水位於北，而其行也自北而南　各自其本位而行至於瀰滿無隙之處，則四氣互相攙入而滾爲一氣矣　四者單行，則萬物無自而生　四者相攙，則萬物於茲而化育焉。

說者曰，南方爲火之正位，北方爲水之正位，無足異也　至於東方爲木之正位而茲乃曰氣之正位在東，西方爲金之正位而茲乃曰土之正位在西，其義何也

曰，木生於水，金生於土　當其四行之始分也，木與金尚未有也　其子未形，其母實居於此　氣者水中之眞陽上升者也　氣雖不名爲水，其實爲水之精，木之母也，故其位分專住於東　迨至於木之既生，而其子與母同宮矣

金爲土子，金未生而其母之正位專列於西，追乘於金之既生，而其子亦與母同宮矣。木之正位在東金之正位在西者，其後天也。氣之正位在東土之正位在西者，先乎其先者也。先後子母之義明，而其位東位西之妙用愈尋而愈出矣。

又　未有四氣之先，空中無四時也。四時即四氣輪轉流行而成者也。輪轉流行之由，各有某一氣所專盛之位，而因各以其時專稱之也。流行而至於東方所專盛之氣，則其時爲春。知春之所以爲春者融和，若此則知氣之所以爲氣者其蘊含適如此也。流行而至於南方所專盛之火，則其時爲夏。知夏之所以爲夏者炎盛，若此則知火之所以爲火者其蘊含適如此也。流行而至於西方所專盛之土，則其時爲秋。知秋之所以爲秋者收吸，若此則知土之所以爲土者其既吐而納適如此也。流行而至於北方所專盛之水，則其時爲冬。知冬之所以爲冬者堅凝，若此則知水之所以爲水者其附土而藏適如此也。蓋氣與火之流行以發越爲流行者也，故其爲時也，春與夏亦皆有發越之象。土與水之流行以收藏爲流行者也，故其爲時也，秋與冬亦皆有收藏之義。收藏之力既盡，則越發之機又起。發越之機起，則東方所專盛之氣又於茲而復始矣。此四時之所以往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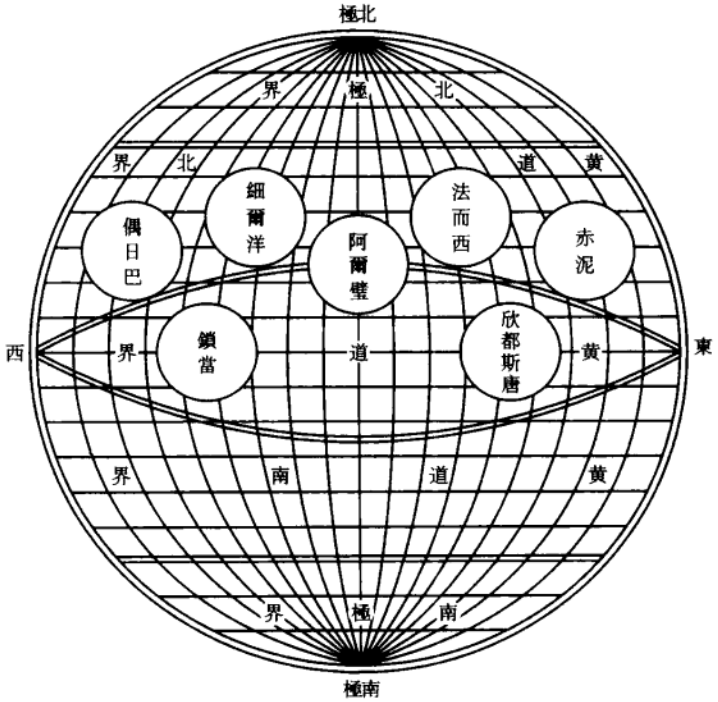


四時往復圖

說者曰，四時之序，五行之所循環也。茲乃謂四氣爲之，而木與金不與焉，則將置木金二行於何地乎。且無木則火不生，無金則水不生，火不生則四時中之夏何以突來，水不生則四時中之冬何以條有。

曰，氣火水土，其先天也，木與金之母也。金木二行，其後天也，四單行之子也。假使無木則火不生，則當木未生之先，先天之火何來。假使無金則水不生，則當金未生之先，先天之水何出。蓋先天之火水不生於木金，而四行相聚實爲後天木金之母。迨木既生，而木之力亦能助火，是則木能生火之說也。迨金既生，而金之力亦能助水，是則金能生水之說也。因木有助於火，而以木補入於火之前，曰木能生火，因金有助於水，而以金補入於水之前，曰金能生水者，蓋眞宰化育之妙用，而於四氣對待之中又以金木二行爲之周旋接引於其間，以後天而補其先天之所未盡也。

又　地者土與水相附而成形者也。其體渾圓而位於空中之中央，周九萬里，其深厚二萬八千六百里，分形有七，是爲七洲，曰阿而璧，曰法而西，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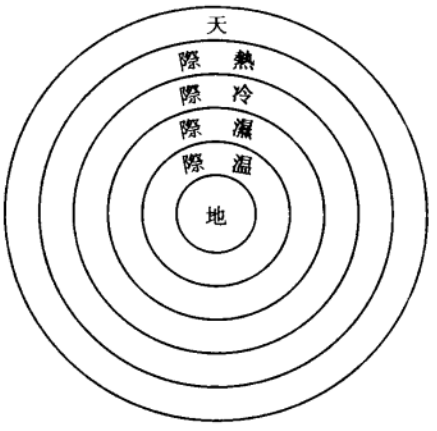
七洲分地圖

偶日巴，曰赤泥，曰細爾洋，曰欣都斯唐，曰鎖當。七洲主應七政。某一洲爲某一政之所專屬者，則其地之人物性情即與其所屬之星情性相似，而此一洲之祥災瑞應即關於此一星之映照。阿而璧當七洲之首位，人類攸生於此，其地爲日所屬，人之性情明正自強，其物多寶產。法而西爲木星所屬，其人壯偉能事，其地多嘉植。赤泥爲月所屬，其人志趨易移，其地多濕濕。偶日巴爲火星所屬，其人好辯喜爭，其物多隱毒。欣都斯唐爲水星所屬，其人聰明尚巧，其物多異狀。細爾洋爲金星所屬，其人秀美剛直，物佳麗，而地多奇產。鎖當爲土星所屬，多鹵地，草木禽獸稀少，其人鈍窒黑小，善擔負。天方人謂此地爲奴役之國。地亡而其中有寒熱溫涼之各異者，以其上應黃道之度數各有遠近之不同也。合大地而總觀之，自南至北，分五大界。一黃道界，其地甚熱，以其當日輪之正照故也。一南極界，一北極界，此二界甚寒，以其與日輪遠故也。一黃道南界，一黃道北界，此二界寒熱適中，以其與日輪不遠不近故也。地氣寒熱溫涼之故，皆上界黃道之映照於其間也。

又　空中自地至天，有四際。近於地者，溫際。上於溫者，濕際。再上者，冷際。近天者，熱際。四際蓋本風火水土四行之所結撰而有者也。四際之氣每自其下以爲培育萬物之功，從之有自，而上者也。溫際之氣不行於濕際，冷際之氣不行於熱際。溫際屬土，其氣和平。濕際屬水，其氣稍清。冷際屬風，其氣肅冽。熱際屬火，其氣炎熱。四際之氣，皆萬物之所御藉，而因時各得以自正其性命者也。

又曰，四際者承天養地之膜也，如皮與肉之間，苟無膜爲之接引，則肉不能養皮，而皮亦不能爲肉之禦矣。至於地中積陽之氣，有時而上升也，有僅至於溫際者，有過溫際而至於濕際，甚於冷際，至於熱際者，其所升之高下不同，故而爲塵爲霧爲雲爲雨爲雹爲沙爲流星爲彗孛，有等等不一之形狀矣。蓋地中積陽之氣乃日所沖射而入者，其升而上之也，有浮游而上者，有直射而上者。其直射也，又有悠然而上者，有奮激而上者。其浮游而上者，僅至溫際，氣夾土者爲塵氣，單上者爲霧。其直射而上者爲雲，雲深入於濕際則雨，雲僅至於溫際則不雨。其直射也，悠悠然夾土而上者爲沙，此氣不能盡至濕際，體重故也。其奮激而上者直入冷際，冷則其氣凝凍爲雹。其奮激而上者力甚勇，如發矢擲彈，則直入於熱際矣。熱際乃火之本位也。積陽之氣再遇火焚，化爲火球而墜之，即爲流星。此氣當陽勝之日乃有，故流星夏多於冬。若積陽之氣烈甚，直上之力更勇，則能射入熱際之盡而近於天矣。近天則此氣爲天氣所吸，不得下墜，與天隨行，爲慧孛之類，必待久而漸消沸散，以至於無也。

又　自分理分形而至於無所不有也，觀理者必觀之於未有形色之先，觀形者又必逐象求之，而謂是皆後天陰陽二氣之所積也。夫觀之於先，觀之於後者，分之也，理自理而氣自氣也，抑知宇宙內爲理爲形皆眞一直貫而洋



四際分空圖



一貫洋溢圖

溢者乎　夫一則何分之有，實則何際之有，洋溢則何拘泥之有　無分則散者仍聚也，無際則空者仍實也，從直而貫者凡天七地無非一之所充遇，從橫而貫者東西南北無非一之所遍暨　四氣者，一之流行而爲對待者也　四時者，一之對待而爲流行者也　洋洋乎活潑而不膠於一定，而又何理象之必分而二之也乎　由前觀之，一之無形而爲直貫者，何必非有形之所隱伏　由後觀之，一之有形而爲直貫者，何必非無形者之所飛揚　無形者不必定屬於先天，有形者不必定屬於後天，而又何先天後天之可分也乎　此一貫之所以洋溢瀰綸於無盡也歟　瀰綸無盡則優，優而不竭者自生，生而不已也，生生而不已者，一之屬意於萬物也，而非屬意於萬物也，非萬物無以爲養人之資，屬意於萬物者，屬意於人也

又卷三　第三卷歷叙小世界所以顯著之由　小世界有有形之顯著，有無形之顯著　觀於有形之顯著可以知造物自然之妙，觀於無形之顯著可以知天人一致之精　小世界之形後於天地，小於天地　小世界之理，先於兩間，廣於兩間　蓋因大世界有邊際，小世界無邊際，大世界之理有起滅，小世界之理有起無滅故也　然亦未嘗非無起無滅

又　天地大世界也，人身小世界也　大世界未有之先，先有六品無形之理，後有六品有形之象　小世界之有也，先有六品有形之象，後有六品無形之理　大世界先無形而後有形者，由理而達於氣也　小世界先有形而後無形者，由氣而還於理也　其有形者起於一點，乃先天性理所餘而成其爲滓渣也，天下萬世人生之根種也　自阿丹秉四行之精萃結聚成身，而此一點凝寓之於其身　及阿丹生子蔭孫，而此一點流派於千萬無算之身　夫千萬無算之身，必有千萬無算之一點　而此千萬無算之一點，又非自阿丹之一點變化繁衍以出者也　緣夫先天性理之世，凡有一性即稟有此一點　但自阿丹之身而成此千萬無算之一點，莫不隨入於阿丹之身而藏寓之　其爲物也，妙無可窺，超於色象聲臭之表　當其寄藏於阿丹之身而渾爲一本也，雖包藏萬世之身而不覺其多　及其流派子孫而各爲一本也，而亦不覺其少　其殆繼先天而爲至妙之物者乎　人之有心也身也，身之有表裏體竅也，知覺性情也，動作云爲也，窮通壽夭也，皆莫不裕乎其中而妙之也　及其流行昭著亦分爲六品　一元始品，即此種子也　二孳生品，始結胎也　三變化品，四成形品，表裏分也　五定質品，體竅全也　六呈露品，靈活現也　小世界有形之六品，蓋不滅於大世界有形之六品也

又　此即一點入於母腹而初化之象也，是爲孳生品　當其未入母腹之先，存於父脊，清妙無象　迨既離本位而入於子宮，無象者有象矣　象蓋得



胚化初胎圖



人生元始圖

近父母交感之氣而成　父之陽動而生水，水挾陽氣而授之於母　母之陰動而生火，火挾陰氣而納此一點於子宮，陰陽交而水火聚，故一也　而遂化爲兩，清內藏濁外護　清者屬陽，即本父之陽爲母之陰裏而化者也　濁者屬陰，即本父之水爲母之火濾而化者也

說者曰，清即屬陽，理當外發，而茲乃內斂　濁即屬陰，理當內斂，而茲乃外發，何也

曰，小世界之化生與大世界之化生，品數無增無減，但其內外分形實相反也　大世界之分形以發越於外者爲大爲上，故其陽者發於外，陽發於外其陰自斂於內矣　小世界之分形以藏寓於內者爲大爲上，故其清者藏於內，清藏於內其濁自遏於外矣　其所以分形相反之故，正足以見造化之奇　而小世界之爲物較大世界爲愈精愈微也，蓋大世界自無形而化至有形，其勢皆自內至外者也　自內至外，則其義盡於其外矣　小世界自有形而化至無

形，其勢皆自外至內者也。自外至內，則其內之所閱合者微矣。如人之一身，心居至內，身之所不能通者，心能通之。心通無形之位，即猶阿而實通理世之位也。故小世界以藏寓於內者，爲大爲上也。

又曰，人心如天，人身如地。如天者上，如地者下。由身而至於心，爲升。由心而至於身，爲降。此分形相反之妙，足以見造化之奇，而天人之際其授受也微矣。

又　此胚胎一月之象也。其自父脊而移入於子宮者，清與濁得子宮之溫養而兩半者分爲四層，是爲變化品。夫自一點而分清濁，蓋亦猶元氣之判而爲兩儀也。本清濁而化爲四層，亦猶兩儀之分爲四象也。最外一層者，色黑屬土，其近於黑者，色紅屬風，近於紅者，色黃屬火，其居於最中者，色白屬水。白者清之至也，黃則其清中之稍濁者也。黑者濁之至也，紅則其濁中之稍清者也。四者爲人身血肉精氣之本。四本不外清濁二者。而其所以分者，分之以其色也。色之所以分而爲四者，分於子宮陰火之所熾也。其居外而最與火近者，故其色黑。其二層稍與火相格，故其色紅。其稍近於內而僅得火之氣者，故其色黃。其居於最中而與火相遠者，故其色白。四色分，而風火水土四行因其色之所成而各有屬焉。

液黑
液紅
液黃
液白

圖著分本四

一曰，清者之爲色本白，濁者之爲色本紅，蓋清本陽，水之所化，陽水色白。濁本陰，火之所化，陰火色紅。紅白既判，復爲子宮陰火所溫養，則紅之外又而爲黑，白之外又而爲黃。此又四本分而爲四色之說也。

又　此胚胎二月之象也。當此之際，其白黃紅黑四者得子宮溫養之氣，較前爲久久，則風火水土四行之本性飛揚發動，離四色初成之層次，而各歸於四行之本位。風歸風位，則升而至於其裏，小世界以內爲上，故其至內者爲至上。風升而歸於其最內者乃歸於其最上也。火歸火位，則升而至於風之次，其位亦內也。風火居內，則水不能內存。其勢不得不降而就下，以與土相附矣。就下者就於其表也。風火內升，其形爲心。水土外降，其形爲身。心者天也，身者地也。表裏形分，則小世界之天地定位矣。火與風相合而爲心，水與土相附而爲身，其中空焉，亦猶天位於上地位於下而中空之義也。是爲成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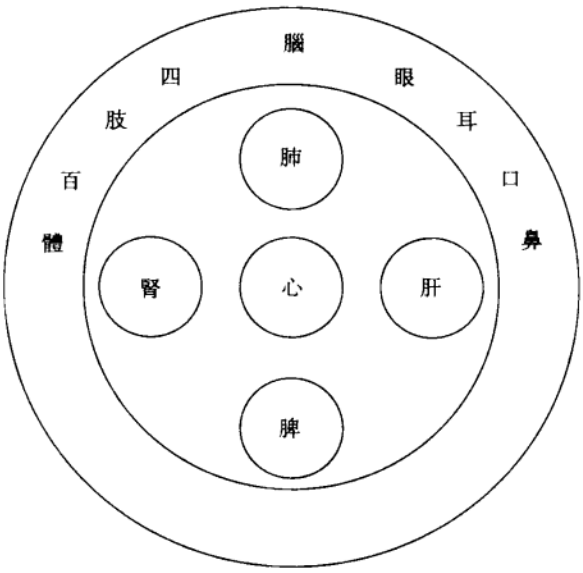
黑白
空
紅黃

圖形分裏表

又　此胚胎三月之象也。二月之胎先是表裏分形，至此則表裏各有變化矣。其表之屬土者，化爲周身之肉。屬水者，流爲脉絡之路。其裏之層氣者，化爲心之質。屬火者，發爲靈明之孔，而對峙於心之左右。心身既成，而即於心身之間結聚四藏，以爲四行專住之位。四藏既成而六府亦次第皆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體，悉皆分著，是爲定質品也。夫一身之體竅皆藏府之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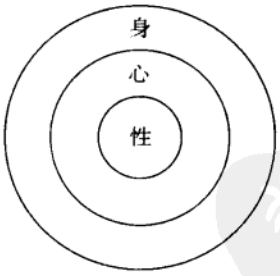
合，而其最有關合於周身之體竅者，惟腦。蓋藏府之所關合者，不過各有所司，而腦則總司其所關合者也。腦者，心之靈氣與身之精氣相爲締結而化焉也。其爲用也，納有形於無形，通無形於有形，是爲百脉之總原，而百體之知覺運動皆賴焉。何謂納有形於無形？凡目之所曾視，耳之所曾聽，心之所曾知，腦皆收納之而含藏於其內，是其所爲能納也。何謂通無形於有形？蓋腦之中寓有總覺之德也，其筋絡自腦而通至於目，則目得其總覺之力而能視。其筋絡通至於耳，則耳得其總覺之力而能聽。其筋絡通至於口鼻，則口鼻得其總覺之力而口知味，鼻知臭。故肝開竅於目，而其目之所以能視者，腦之力也。腎開竅於耳，而其耳之所以能聽者，腦之力也。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而其口之所以知味，鼻之所以知臭者，腦之力也。其筋絡自腦而通至於周身，則通身得其總覺之力而手能持足能行，百體皆知痛癢，即心爲靈明之府而亦不能不有資於腦。腦得其養，而心之靈明加倍。腦失其養，而心之志氣亦昏。是之謂通無形於有形也。

又曰，心爲室，腦爲堂，凡室之所籌畫者，未有不於其堂而顯露者也。腦蓋承心之所施而施之於百竅也。體竅全而人之形成矣。自此以後，其有滋養者有二根焉。外根曰膳，內根曰膽。膳能引母之氣血入胃，以取其滋養。膽能於氣血之所引入者，分別美惡，而但用其美者收其毒者。此二根者，又內外體竅之所由以得其滋養者也。



內外體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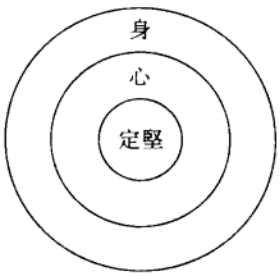
此體竅既全以後之象也。體竅既全，靈活生焉。靈活者，人之所以爲人之性也。其性一本而該含六品。一繼性，二人性，三氣性，四活性，五長性，六堅定。堅定不名爲性，以其同於金石之性，無生發故也。繼性者，繼眞宰之本然而有者也。眞宰之性無有開其先者，但有繼其後者。此性則因眞宰之本然以爲本然，故曰繼也。此性即眞宰之首顯而以爲萬性之本元者也。人性者，人於先天而各得其所分與之性也。此性不遠於繼性，而但因其先天之有分，則其名與義遂不覺其微有所別矣，是謂本性。氣性者，人所稟於後天氣質之性也，是謂愛惡性。活性者，附於軀體而以爲知覺運動者也，是謂食色性。長性者，即所以生長軀體自小而大者也，是謂發育性。堅定者，即所以堅整軀體而不使其解散者也。雖不名性，亦性也。一本而該含六品，是誠分之無可得而分，合之而又確有此自然不同之妙義也，此其所以爲靈活也。人之身自一點分形，而漸至於靈活顯用，是爲小世界自有形而化至無形也。靈活者，無形中之有形，有形中之無形，是自天之人由人合天之一大機局也。



靈活顯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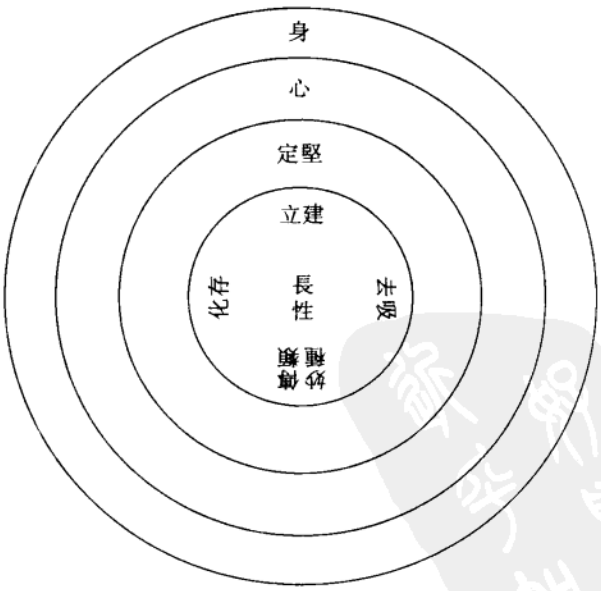
無形者附而其人之所以爲人者全矣　無形者復而其人之所以合天者至矣是爲呈露品也

又　此靈活顯用之初品也　靈活之爲物也，一本而該含六品，自纖性人性而及於氣性活性長性堅定者，由精而及於其粗也　其顯也，堅定先顯，而次及於長性活性氣性，又次及於人性纖性者，由粗而及於其精也　由粗而及於其精者，仍然從有形而化至無形之義也　小世界之所以成其爲小世界者，次第然也　夫是以先顯其所爲堅定也　堅定者，金石之性也，生發非其所指，而堅定則確能絲毫不易　堅定顯，則臟腑之懸繫各就本位而不至於搖動，氣血之流通各歸經絡而不至於隕越，百骨之巨細各安分寸而不至於旁溢，通體堅整連束而不得解散者，皆此堅定之力爲之也　小世界得力於堅定之性，亦猶大世界得力於堅定之性也　大世界得此堅定之力，則九天七地終古不易其位，日星河岳終古不改其常　造物之所以綱維天地者，綱維之以此也　小世界得此堅定之力，則其通體安整而不易其位，亦猶大世界終古不改其常　堅定之性，又卽造物綱維小世界之本領也　造物之全能盡付與人身，而此則其顯用之先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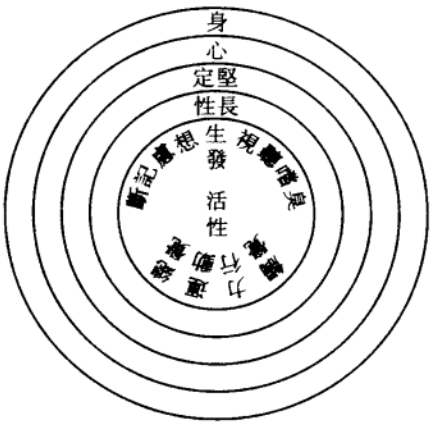


堅定顯著圖

又　堅定既顯之後，則發育之性顯焉　發育者長性也，草木之性也　草木之性亦無所不包，而生長則其所專職也　長性未顯之時，胎之吸引不得自由，其受養於父母也　不過聽其母之精力之所及者而因之以得其養至此既顯之時，則氣力強勝吸引可以自由其取資於母也　無論母之精力及與不及，而於不知其然而然知奪其母之精力以自養矣　得其養則長矣長性之爲物，有吸力，有化力，有存力，有去力　能吸則有所取以爲養育之因　能化則其所吸者熟而變化出焉　能存則於其所化之精微者悉收之，以散布於臟腑肢體之間　能去則於其精微之所遺剩者悉除去之而不留也　此四力者，長性所含之妙本也　迨夫發育成人之後，又於四力渾聚之中，顯露其本有之二力焉，一妙種力，一傳像力，蓋於孳生之時而乃及時顯露者也　妙種者，飲食未化爲氣血之先，此力卽掇其最精之分培養元脉，而妙乎其所以爲種也　傳像者，種子將欲稼胎之時，此力卽以其本體具有之形狀性情悉印授於其中，而以爲傳類之用也　長性之位在肝　蓋其性既能長發而又借肝臟之火以助其力，則長發又倍覺其易也　大世界得此長性之力而成象者其象不衰，成形者其形日盛　小世界生長之性殆卽大世界生長之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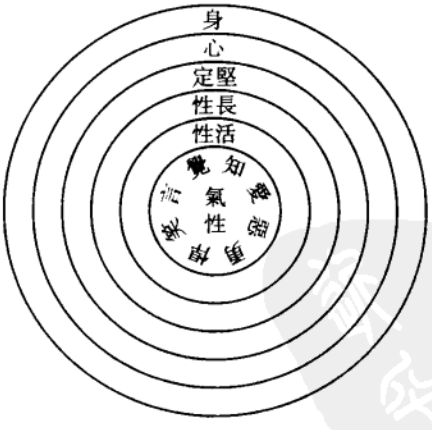


發育顯著圖



知覺顯著圖

長性既顯，活性著焉。前此無知覺，而此際則有知覺矣。前此無運動，而此際則有運動矣。知覺運動起於此際，而其性即以爲終身食色之根。知覺之爲物也，其用土、五寓於外，五寓於內。寓於外者，視聽嚐臭觸也，寄之於耳目口鼻肢體。寓於內者，曰總覺，曰想，曰慮，曰斷，曰記，其位總不離於腦。總覺者，總統內外一切知覺，而百體皆資之以覺者也。其位寓於腦前。想者，於其已得之故而追想之，以應總覺之用也。其位次於總覺之後。慮者，即其所想而審度其是非可否也。其位寓於腦中。斷者，靈明果決而直斷其所慮之宜然者也。其位次於慮後。記者，於凡內外之一切所見所聞所知所覺者，而含藏之不失也。其位寓於腦後。運動者，因其知覺之所至而運動以應之。運之於臟腑之間者，氣之事也，動之於四肢百骸者，氣與血兼行之事也。有督力焉，有役力焉。督寓於心，所以起運動者也。役寓於身，所以應督而成其運動者也。活性萬物皆具然。有有知覺者，有無知覺者，有運動者，有不運動者，非其性之或全或不全也。自其外而觀之，若似無知覺者，若似不運動者，而其實夫嘗無知覺運動也，但其爲知覺也，知覺於人所不及見，其爲運動也，運動於人所不及窺焉耳。如金石之爲物也，人以爲無知覺運動，然鎔之則化，叩之則鳴，此非其所爲知覺乎。生於山流於水，生於巖底見於巖面，此非其所爲運動乎。金石且然，而況靈於金石者乎。



氣性顯著圖

又　堅定長活三品，顯於未離母腹之時。迨出母腹四十日，氣性顯焉。氣性顯，則知愛惡。愛惡二者淺觀之，不過七情六欲之總稱，擴充之，實爲出凡作聖之本領。當此出離母腹之初，其爲愛爲惡未甚分明，而約略見端者，見之於天然啼笑之中，故天然之啼笑，愛惡之所見端，氣性之所先顯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具此能愛能惡之機。迨其後，擴而充之，因所愛以力行其所當愛之事，因所惡以力去其所當惡之事，皆此氣此力爲之，而以故其人日進於聖賢也。氣性雖屬後天，而其所關於人者如此。先賢葉子德曰，氣性者順承本性之用而以爲用者也。氣性之所能爲者，皆本性之所欲爲者也。本性所有之知能，盡付之於氣性，而發現之也。氣性本於氣質，氣質又本風火水土四行而成。人之所得於四行者均，則氣性和平，而其本性亦得借以全顯矣。所得於四行者不均，則氣性不能和平，而其本性之顯也亦不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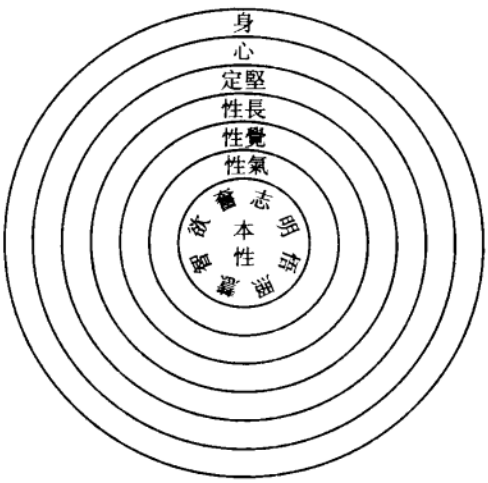
又曰，氣性之名有四，而分屬於四行。一曰安定，性屬風。二曰常惺，性屬水。三曰悔悟，性屬火。四曰自任，性屬土。四性通用者，中人也。專以

風水性用者，中人以上者也　用次土則中人以下者也

或曰風不定者也，安定性何以屬風

曰，風之爲物也，充滿於上下四方之間，無盈無絀，似不安而實安，似不定而實定，故安定性屬風　專以安定性用者，同於本性以爲用者也　聖人之流，亞也　其次，以常惺性用者，彷彿本性以爲用者也　賢哲之流，亞也　其次，以悔悟性用者，猶不失乎本性以爲用者也　下此以自任性用，則純乎悖逆而不同於本性者也　此氣性之所以分而用氣性者，貴知所審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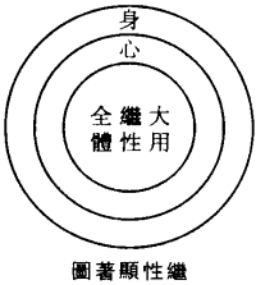
又　本性者，本乎先天之所分與而無美不備者也　其性與後天氣性活性長性堅定之性相渾爲一　但其顯也，有先後之分　後天四品，以次而先



本性顯著圖

顯一此一品顯於其最後　本性與繼性與眞宰之本然，有次第而無彼此，由眞宰之本然而有繼性，由繼性之分與而有本性，是其所爲次第也　而其實本性之知能不異於繼性之知能，不異於眞宰本然之知能，所謂有次第而無彼此也　本性之內，萬理具足，萬事不遺，萬物皆備，其體量如此其廣大也，其光之所通無不貫徹　而於無不貫徹之中，含有一種清妙之智統攝活性所有一切之知覺，含有一種清妙之欲統攝氣性所有一切之愛惡，是謂二力　二力者，專於後天表世發現其本體，又於無不貫徹之中，顯有一種天然返照絕意後天而直見夫本性從出之所，顯有一種天然趨向冲明於照而直趨夫眞宰本然之眞，是謂二德　二德者，專於先天本始發現其本領二德必待其人修明之既至而後顯也　人人具有此性，即人人具有此德，具有此力，具有此無不貫徹之光，但其顯有全與不全耳　查密氏曰，人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其有所不盡其用者，人之不盡其用耳，非其知能有全與不全也　查密之說，蓋深有見於人之本性即眞宰首顯之繼性，而亦即眞宰之本然也夫

又　繼性者眞宰首顯之元性也　古今人物之性命莫不從此而印析之，所謂千古羣命之一總命也　眞宰之起化也，從此境起　萬化之歸眞也，從此境歸　此一性者，起始歸宿之一大都會也　其爲性也，周徧普世，無去無來，天地人物所公共者也　本性者，人所各具之性也　各具者顯，則公共者亦顯　本性與繼性，原非二也　本性未分之先，只此繼性，而無本性繼性分與之後，名爲本性，而不名繼性　本性未顯之時，公共之繼性何嘗不曰顯於天地之間，而但其顯也無與於我　本性既顯之時，則顯與顯合，而兩顯成爲一顯矣，猶光與光合，而無可分其爲此之光彼之光也，猶水與水合，而無可分其爲此之水彼之水也　兩光成爲一光，兩水成爲一水，是則兩顯成爲一顯之義也　各具之顯歸入於公共之顯，則公共之顯遂若獨顯於我，而繼性遂得爲我之繼性矣　此繼性之所以顯著也　顯則繼性之



繼性顯著圖

本體即我之本體，而何況於知能，何況於作用。顯則我之本體定其爲繼性之本體，而又何暇於知能，何暇於作用，則我之命即千百輩命之一總命也，我之景況即起始歸宿之一大都會也。而眞宰與我豈不成其爲異名同實者哉。夫人身，小世界也，其最後之所顯者乃起化之最先者也。大世界由無形而顯至有形者，先其所先而後其所後也。眞宰爲之主持於其間也，天地萬物不得而自由也。小世界由有形而顯至無形者，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也。眞宰不得主持於其間也。不得主持於其間者，自由者也，非眞宰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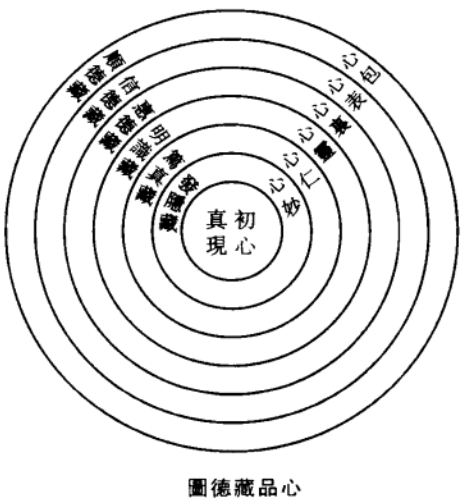
又卷四　第四卷乃發明第三卷未盡之意。人極之超妙也，有頓有漸。聖凡之分科也，有天有人。知其頓不知其漸，則其頓不可以爲法。蓋頓超者一二人之路，漸入者千百人之路也。安於凡不希於聖，則無論天事人事皆自棄之矣。蓋知恥則勇，悔可作聖，不勇不悔欲其超三界而入無上也難矣，況已不勇悔而復妄議人之勇且悔者乎，自棄而又自棄者也。

又　性理未分之先，只此一心。心也者，無方所者也。性理既分之後，不名心而名性。性自理世而而趨象世之時，無形無體，而寓於心。心之妙體空寂無外，而身內所有之心，心之位也，性之所寓也。心之妙體爲性之先天，心之方寸爲性之寄屬，方寸其後天也。先天之心爲性所分析之源，方寸之位爲性所顯露之助。何也。方寸雖屬後天，而其所具之才智實足以知性，實足以見性。性之虛妙無所不有，但妙而不能自爲顯發也，必得心之才智足以發之，而其性乃有所借資而顯。性譬則火也，心譬則煤也。煤無火則不熾，火無煤又何以着乎。約而言之，先天之理必有借於後天之心，亦必有借於後天之氣。有後天之心，而其理乃識。有後天之氣，而其理乃行。後天之心，何以有燭理之能。蓋胚胎當體竅初分之時，已先有所爲屬火者，發爲靈明之孔而對峙於心之左右，靈明之孔即才智之根，而燭理之能已早伏於此矣。後天之氣，何以有盡性之能。蓋氣性者順承本性之用而以爲用者也。駕本性之馬也，心之才智足以知之，氣之本量足以行之，而性之始終條理庶乎其有統會之機矣。此先天之所以必有借於後天也。雖然謂先天之性全無所以自用其力，則又不可。蓋心與性互相爲用，而先後天各以其本領照映於其間也。以方寸所有之才智與本性中所含清妙之智會合，而其爲知也益力。以方寸所有之才智會合本性中所顯天然之返照，而其察理也益眞。是知方寸所寓之性亦非全無以自用其力也。借方寸之位以爲寓，因方寸之明以爲用。迨至心之才力既盡，而六品性體統會於一，則方寸之位無所用之，而依然成其爲妙體之心而不落於方所也。然後謂心即性也可，謂性即心也可。

又　形色之心，本一物也，而其品有七。每一品有一品之德。德者心之所得以爲才智者也。每一德有一德之作用，亦猶天有七政，而每一政各有專司也。最外一品爲順德藏。順則不逆。然亦有時反順而爲逆者，



心性會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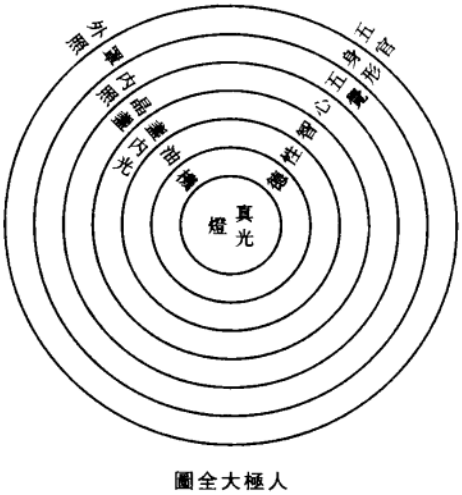
心品德藏圖

則以所藏之位處於最外也，外當氣血流行之衝而德易受其所侵，故順者亦有時而爲逆也。其二品爲信德藏，信則不搖，然亦有時搖動而不信者，蓋因順德受累於氣血之衝反順爲逆，震動於鄰，而信德因之以搖也。其三品爲惠德藏，惠則不刻，然亦有時反惠而爲刻者，蓋亦因順信二德之變，而此德因之以變也。三德所藏之位，或於心之包，或於心之表，或於心之裏，大約皆落於形色之分際，故易爲氣血所侵，而皆至於有變也。後此四德所藏之位，不於其表，不於其裏，雖於形色之方寸，而卻不於形色之分際，非氣血之所得而侵蔽也，故不至於有變。後此之四德發明，而前此之三德亦因之以守其常矣。其四品爲明識藏，此一德顯，則燭理明透，而其他知見皆不得而眩惑之。蓋心之有此一品，猶天之有日也，日光能掩諸光，而非諸光之所可得而掩者也。其五品爲篤眞藏，此一德顯，則趨向本來，無所牽，亦無所障。蓋心之此品，猶火也，火性炎上而直趨於內者也。趨於內則自遠於外矣。其六品爲發隱藏，凡先後天一切所有之理，至深至隱，而不可以思議者，皆藏積於此一品之中。蓋理自無邊無際而來，至於此曰發，心自能悅能研，而至於一無所隔亦曰發。發者現之漸也。其七品爲眞現藏，眞之體用大而無外，亦復小而無內。自有心而眞卽藏寓於此一品之中。但功力未加，才智未盡，則藏者終藏，而其現無由。迨才智盡矣，功力至矣，由明識而至於篤眞，而至於發隱矣，則眞宰之全體大用畢現於此矣。現則方寸之跡泯，而無方無所之妙，無分於彼此矣。

又　宇宙間千頭萬緒之理，至無盡也。然不過一眞宰之自爲升降來復而已矣。降於種，升於果，來於最下，復於最上，大世界之爲降爲升，卽小世界之爲來爲復。而小世界之爲來爲復，妙於大世界之爲降爲升。則以大世界之由降而升也，其升盡於有形。小世界之自來而復也，其復盡於無形。無形較有形爲至精也。於穆之初，未降未來，名曰主宰，大事之盡，既升既復，名之曰心。先天之化，自一理流行，而有繼性，繼性活性，長性礦性，四行之性遞降，而至於元氣止焉。此眞宰之本升而自爲降也。大世界之降也，基之於此。小世界之來也，亦基之於此。後天之化，自元氣分著，而有土水火風金石草木鳥獸，漸次發明，而至於人止焉。此大世界之由降而爲升也。而實眞宰之由降而自爲升也。所謂降於種而升於果也。後天之果，卽先天之種也。小世界之來也，來於大世界。自升而降之同時而其復也，復於大世界。由降而升之既畢，復於其最後者，復於其最精也。後天之來，來於一點。由一點而有身形，由身形而有堅定生長知覺靈悟遞進，而至於首顯之繼性止焉。此小世界之自來而爲復也，復至於眞宰本然之地。而大世界之立於其中也，如大荒中之一沙。來於最下，復於最上，所謂無形之復較有形之復爲至精也。爾撒聖人云，人不再生，不能獲天地之義。生者升也，再者二次之謂也。一次隨大世界之升，以成其象，一次從小世界之升，以盡其理，是之謂再生也。再升既全，而大造之底蘊盡於此矣。經云，兩弧界合，或復至近兩弧者，來降爲一弧，復升爲一弧。升降既全，則兩弧界合矣。或復至近者，超越名相之界，空無何有之鄉，全體渾化，泯合本然。此至聖獨踐之境也。

又　極之爲言至也，謂人之所以爲人之妙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妙之外，更有妙。於此者，人亦不可以言妙，妙亦不可以言極也。妙之外，更無有妙。於此者，人之妙乃爲至極而無以復加也。五官也，身體也，五覺也，心也，智也，性也，德也，妙之具也。而若眞光未至，則但有其妙之具，而猶非所以極乎其妙也。眞光者，極乎其妙者也。極乎其妙者至，則妙者妙，而妙之具總成其爲無所不妙而已矣。眞光猶燈也，燈非機油盞罩，則燈無附着之地。機油盞罩，燈所須之具也。機油盞罩無所不備，而燈未附着，則機油盞罩不過僅成其爲燈之具而已。有燈之具而無燈，則其具猶廢器也。若有其具矣，燈亦附着之矣，而燈不盡乎其所以爲燈之妙，非燈之不妙也，燈之具未盡乎其所以爲具之妙，而以故燈亦不能盡乎其妙也。有晶盞矣，而晶盞未瑩潔也，有油矣，而油未澄清也，有機矣，而機未端正也，有罩矣，而罩未透




真光燈
心也
意也
身體也
五官也
百倍矣
晶盞之妙在於
燈之妙在於
燈之具無所不
燈機油盞罩不盡其
燈機油盞罩也
燈之機油盞罩不盡其
燈機油盞罩不盡其
燈之具矣
燈機油盞罩也
燈之機也
燈之油也
燈之機也
燈機油盞罩也
燈機油盞罩也
燈機油盞罩

而捲乎　蓋以本然中原無有是天地也　自人見之，而以爲有是天地也　時光處所豈特爲此一人而泯其跡乎　蓋以本然中原無有是時光處所也　自人見之，而以爲有是時光處所也　此其境惟歸眞之人知之，而未至於歸眞者，不知也

又　天上地下，人物表裏，皆本然之流行也　而惟聖人能實踐以趨其境。聖人以繼性爲性者也　繼性者渾同於眞宰之本然。惟渾同故能實踐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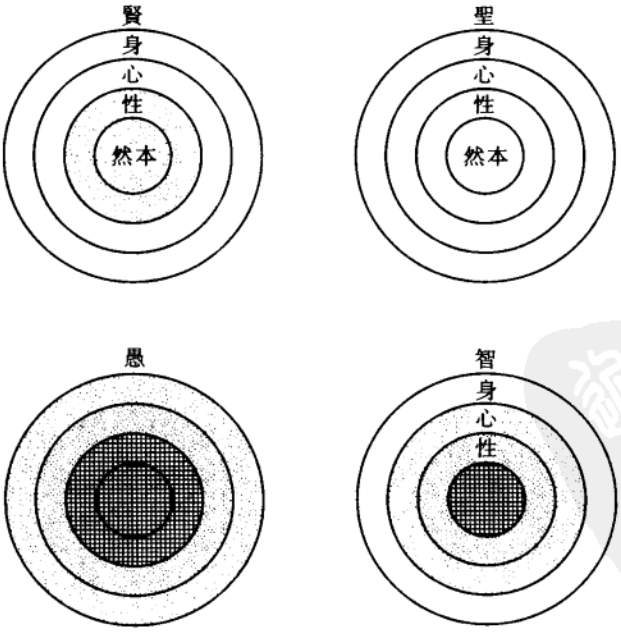
說者曰，既渾同矣，又何事實踐。

曰，實踐者，謂其與眞宰之本然流行周遍而無所不到也　惟無所不到而後盡乎渾同之體用也　盡乎渾同之體用而後可以云渾同也　先天之渾同，渾同於虛寂　後天之渾同，渾同於實踐。實踐與虛寂，非兩境也。實踐之所在卽虛寂之所在也　聖人知衆人之不能，而又深望於衆人之能也　乃於不能之中而指示以實踐之路，一曰禮，二曰道，三曰眞。禮者日用肆應之儀則也，實踐之於其身　道者卻物還眞之趨向也，實踐之於其心。眞者卽本然泝合而爲禮與道之實踐也，實踐之於其性。實踐之於其性，卽實踐之於其本然矣。此三者非性之所本無而強爲設立以示人者也。聖人因其本然流行於人而爲人所固有之條理等分其次第，而指示之也。本然流行於人之身者，有天秩天叙焉　所謂禮也，盡其禮卽爲實踐其流行於身者之本然矣。本然流行於人之心者，有良知良能焉　所謂道也，盡其道卽爲實踐其流行於心者之本然矣　本然流行於人之性者，有全體大用焉　所謂眞也，返於眞卽爲實踐其流行於性者之本然矣　故曰，實踐之所在，卽虛寂之所在　而非異學之虛寂也



聖功實踐圖

又　聖賢智愚之分也，分以先天理氣，亦分以後天知行　先天之理氣，天定者也，人之所不得而與　後天之知行，自由者也，人之所可得而也　是故聖賢智愚之分也，半以天定，半以自由　謂是四品之分皆出於天定者非也，謂非天定而皆出於自由者亦非也。人事與天事合，而品之高下判焉矣



聖賢智愚圖

說者曰，氣分清濁，是謂先天之氣有不同可也，乃其理亦有不同者乎而何謂分之以後天之理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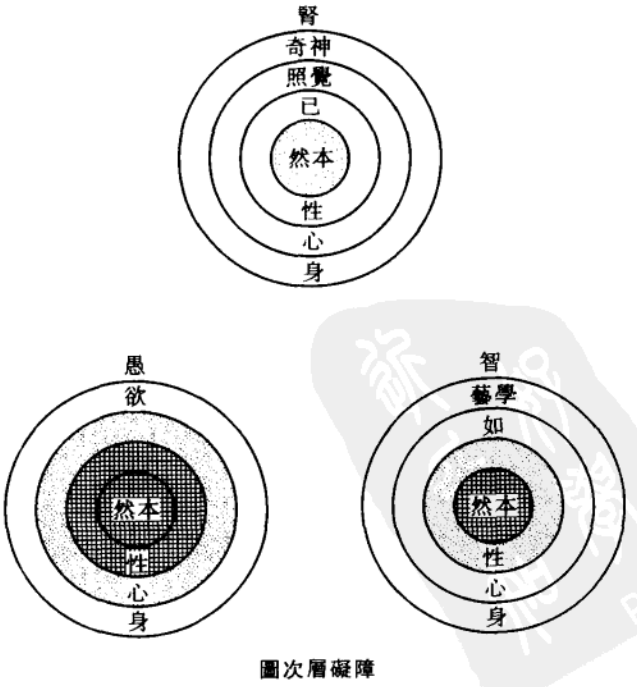
曰，先天性理始分之際同一本原，而但其既有分也，則其理雖無彼此而卻有次第，卽其所分之界限也　若自其未分以前論之，則原未嘗有次第也既已首顯矣，又於首顯之中分析其性理矣，則安得不卽其有次第者論之　理分次第，氣有清濁，而其所爲天定者在此矣　天事定之於前，而人事又分之

於後，此聖賢智愚所以終成其分而其品不相越也。人事者，知與行也。知行雖屬於後天之人事，而其所以有深淺安勉之不同者，則又皆由於先天稟賦之氣有清與濁也。清之中有至清焉，此聖人所稟賦之氣，其氣以風勝。清矣而不得其清之至焉，此賢人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水勝。清矣而又居乎其清之次焉，此智者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火勝。清之數居十之一二，濁之數居十之八九，此愚者稟賦之氣也，其氣以土勝。愚者，衆人謂也，非至頑而不可近之一類也。聖人本其最清之氣而爲知爲行焉，眞知實行與本然渾同於一體者也。賢與智各本其所賦之氣而爲知爲行焉，賢希聖，智希賢，其知行皆各如其本量而止。賢則但能踐其性之條理，而未得渾同於本然。智則但能踐其心之條理，而於性分有所未盡。愚者本其清少濁多之氣而爲知爲行焉。其知不過風俗，其行不過舊規。但能踐其身之條理，而於心性二者皆未明也，且並未能識其身之所以爲條理者出於何因也。此愚之所以終成其爲愚也。

說者曰，聖賢智愚之知行，皆各因乎先天稟賦之氣而以爲安勉，而以爲深淺，是人事皆天事之所縛也。但有天定，絕無自由。而何謂半以天定半以自由耶。

曰，天定之中，有自由焉。其自由在幾微之間。自由之中，有自由焉。其自由在勝心之用。何謂天定之中有自由，蓋天定之中有理有氣，理即天也，氣即已也。氣之所在即己之所在。有己即自由之根也。何爲自由之中有自由，凡事莫不起於勝心之用也，亦莫不成於勝心之用。各因乎其所稟賦之氣而以爲知行，是自由之中有天定也。各極其心之所勝而以爲知行，是自由之中又有自由也。心之所勝，即稟賦之氣亦不得而限域之，即稟賦之氣終得而限域之，而心終不欲爲其限域也。是則勝心之爲用，無止境也。勝心不屬於先天之理，不屬於先天之氣，而得不謂其屬於後天之自由乎。極之至頑至愚之人，以背理爲可樂，以近理爲不然，而極其所知所行且出於人類之外，亦此勝心之爲用，則其爲自由也，愈無疑矣。故曰，聖賢智愚之分，半以天定半以自由也。

又　天之所以爲天，即人也。人之所以爲人，即天也。無端而有障礙焉，我與眞宰遂相隔而不相通。則人，日在天之中而不知其天之切近也。天，日在人之中而無從得其相合。處處皆本然，處處皆障礙，非處處皆障礙，處處皆自爲障礙也。夫是以眞宰無日不與我相通，而我無日得與眞宰相通矣。不惟愚者有所障礙也，即智者亦不免焉。不惟智者有所障也，即賢者亦不免焉。但賢者之所障不同於智者之所障，智者之所障不同於愚者之所障。所障雖有不同，而其與眞宰相隔而不相通則同。愚者之所障，在於身。智者之所障，在於心。賢者之所障，在於性。障在於身者，障於其身之有所求也。身之所求者，在聲色臭味，則聲色臭味皆障矣。夫安知聲色臭味之皆本然乎。障在於心者，障於其心之有所恃也。心之所恃者，在聞見學藝，則聞見學藝皆障矣。夫安知聞見學藝之皆本然乎。障在於性者，障於其性之未至於化也。性者主之本然而有我之名分也。性未渾入則我之名分尚存，未嘗無神奇也。而其神奇在我而不在主，未嘗無覺照也。而其覺照在我而不在主，則神奇覺照皆障矣。夫安知功力至此，猶然以本然之神奇覺照而爲本然之障礙乎。所謂處處皆本然，處處皆成障礙者，此也。聖人則處處皆障礙，處處皆自爲障礙也。夫是以眞宰無日不與我相通，而我無日得與眞宰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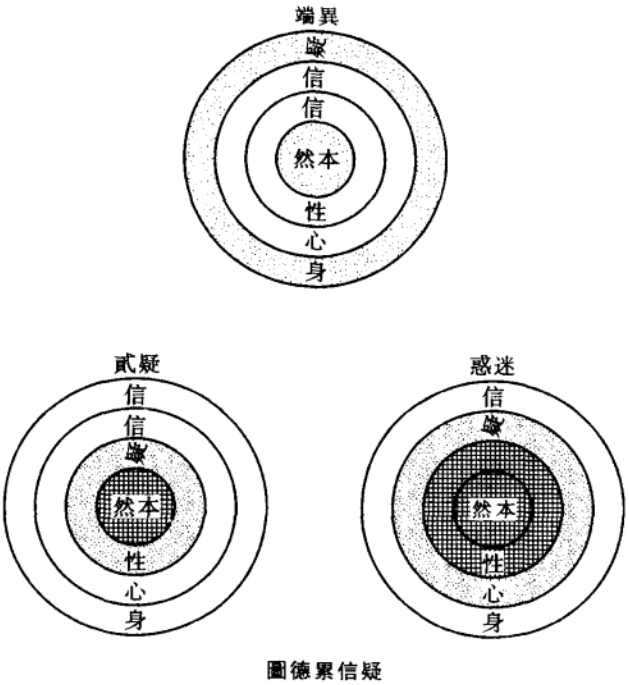


障礙層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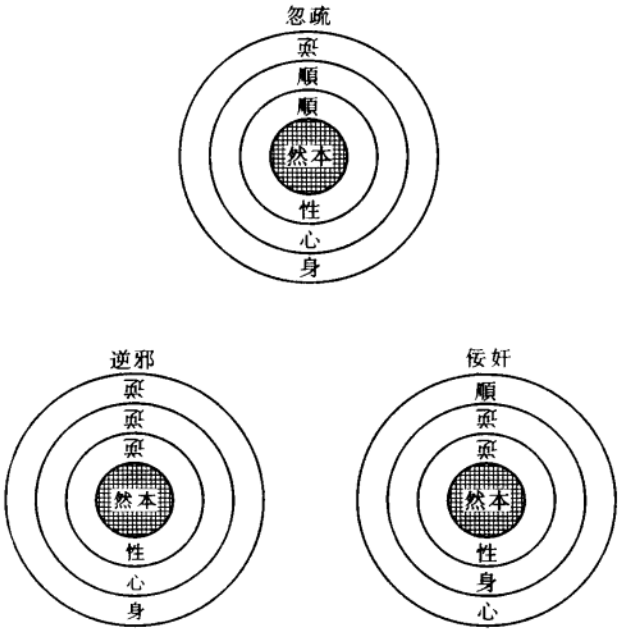
處皆本然矣。性者，本然之所自顯也。以本然之性而還之本然，何障焉。心者，本然之所流行而成焉者也。以本然所流行之心而還之本然，何障焉。身者，本然按原有之端莊而流行以成焉者也。以本然之身而適盡乎本然所流行之意，何障焉。夫是以日在聲色臭味之中，而本然之耳目口鼻始得以盡其耳目口鼻之用也，非障也。夫是以日講夫聞見學藝之事，而本然之聰明睿知始得以盡其聰明睿知之功也，非障也。夫是以無日不顯有神奇覺照之能，而本然之全體大用始得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也，非障也。聖人者，統賢智愚三者之障礙而還之於本然者也，又化賢智愚三者之障礙而並不存一還於本然之跡者也。

又　爾里父曰，滿眼是物，亦不起疑。天地皆捲，亦不起信。斯言也，殆謂眞與眞合無聲無臭，而無所庸其疑信也乎。不惟無所庸其疑也，疑亦無從而有。不惟無所庸其信也，信亦無自而生。疑信之端，寂無起滅，而其德何間然。下此則不能無疑信矣。蓋疑者離也，離於是者，近於非信者。定也，定於純者，遠於雜。疑信之所關於天人性命者，不淺也。愚人不知用疑，亦不知用信，其疑信不足論。其多疑多信而用其心於顚危之介者，大抵皆賢智之流亞也，而其疑信不出身心性三者之境。夫信，美德也。若其所信者是，則無論其信於身信於心信於性皆美，而無庸以置論也。疑則危矣。以疑爲疑者，其爲患猶淺。以疑爲信者，其患更深。賢智之類，大都皆以疑爲信者也。以疑爲疑者，其疑猶可反之而歸於信。以信爲疑者，其疑愈久愈深而終無自反之一日也。然而其疑亦有淺深之別。疑止於身者，其疑淺。疑入於心者，其疑深。疑起於性者，其疑之爲患也不可救矣。何謂身疑。日用肆應之際，背其身之條理而更立一新奇不經見者焉，是之謂身疑。身疑亦德之累也。然而猶可以有待而反也。何謂心疑。冥漠尋眞之際，背其心之條理而喜趨於岐途旁徑，如行路者南轅而北其轍焉，是之謂心疑。心疑則其爲累深矣。然而苟有猛省之一日，則其疑猶可得而反也。反其疑而歸之於信，則其心猶可得而用也，其患不至於無救也。亦後有餘步焉，以待其反也。何謂性疑。身心兼到之日，正本性條理發現之時也。神通無所不至，覺照無所不週，此正歸眞者懸崖撒手時也。危莫危於此地矣。而乃於此起一疑焉，曰，我之能耶，主之能耶。其我之能與主對耶，抑我卽主耶。臨至危無轉之地而有此猶豫莫定之猜，眞宰豈容此巨逆者臨於其前耶。將自反而後復無餘步以爲退身之地矣，且其爲時亦無待矣。此疑起於性者之無可救也。功愈深，則其境愈險。愈近主，則其疑愈無可回。此皆賢智而誤用其聰明者之過也。爾里父之言，眞可謂返正歸眞之鑑矣。

又　依乎天理而不隨夫人欲之私曰順。純乎人欲而不合乎天理之正曰逆。順逆兩端，固一切善惡公私邪正忠佞所以分支別派之一大總門也。有順逆則人事不齊，無順逆則造化不妙。順逆之中，造化機權之所寓也。蓋人之身心四行相聚，而成四行之性。相反相犯，逆之數居多，順之數居少。四行相聚之中，順逆之機緘已早伏於此，及其發諸事爲而爲順焉逆焉，造化之奇顯然矣。蓋無順則逆不彰，無逆則順不著。順逆並列，而乃可分其若者之爲順，若者之爲逆也。順逆顯，則天理人欲之界愈較然而無所蔽矣。天理人欲之界顯，則眞宰本然之元妙愈燦然而衆著於耳目之間



疑信累德圖



順逆分支圖

矣　顯順逆所以顯眞宰也。此造化機權之妙也。惟聖人無順無逆，非無順逆也，順固順，逆亦順也。蓋聖人非四行所得而縛焉者也。下此則何能焉。是故有生而順者，有生而逆者，有似不順而實順有似不逆而實逆者。先逆而後順較之先順而後逆者，爲有得也。似不順而實順較之似不逆而實逆者，相去不啻天壤也。同一順也，而順有百千之各異其門，是以順之中不能無彼此之論也。等一逆也，而逆有百千之各異其派，是以逆之中仍復有精粗之不一也。紛紛錯雜，各自謂是。夫安知順者之少而逆者之多乎。夫安知眞順者且欲借逆之名以藏其順而不欲露其順者之名乎。夫安知眞逆者巧借順之名以藏其逆而不欲顯居其逆者之號乎。順在一朝逆在千古者，此巧借順之名以藏其逆者也，而其逆卒不可藏。何也。眞宰不可得而欺也。逆在一朝順在千古者，此假借逆之名以藏其順者也，而其順卒不可滅。何也。眞宰必不昧昧焉辜負其人也。若是則不惟眞宰本然之妙因人之順逆而顯，卽眞宰本然之覺照亦莫不因人之順逆而益彰矣。故曰顯順逆所以顯眞宰也。然而與其逆也顯眞宰，何如其順也顯眞宰，是在人之審處焉，而自取一尊爵之路矣。

又　人之生也，無嗜欲則不能領略聲色臭味之妙，無功修則不能漸還夫本然之眞。然而功修未至，則一聲一色一臭一味皆足以爲身心性命之累。功修既至，則處處皆聲色臭味，處處皆本然矣。處處不離耳目口鼻，卽處處不睹不聞矣。處處皆視聽嘗臭，卽處處皆本然動靜矣。功修之所關於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其功程奈何。一曰正身，一曰清心，一曰盡性。身正則其身爲本然正面之鏡。心清則其心爲返照理世之光。性盡則其性爲天人合一之理。身何以正，有聖教之五事在。念以知所歸也，禮以踐所歸之路也，舍以去愛也，齋以絕物也，聚以歸眞也。工夫之中具有指點之義，因外境以指點內養也。五事惟禮中指點更爲深長，起立跪坐之間，靜見物我本然之性。由每事以尋求其指點，因指點以綿密其功夫。身於是乎其可正矣。心何以清，清於外境之無所擾，尤清於內德之無所蔽。心有七層，寓以七德，復有五官，各妙其用。何謂心有五官。蓋心有妙眼，能見無形之色。心有妙耳，能聽無聲之語。心有妙鼻，能臭妙世之香。心有妙口，能嘗喜主之味。心有妙識，能了精粗之理。盡此五官之用，而復於七德無虧欠焉。心於是乎其可清矣。性何以盡，盡於其心之能知也，尤盡於其形之能踐。心以返照爲知，則理無遺理。形以順應爲踐，則形歸無形。知其全體，復知其大用，則我之性明，而萬性不外於是。踐其當然，復踐其所以



修進功程圖

然，則發揮盡妙，而於穆於此不隔。夫形色即性也。不知者以形色爲形色，而知者則視形色皆天性。形色未踐，無言性也。形色能踐，亦無言性也。形不異性，性不異形，而性於是乎其能盡矣。由正身以至於清心，由清心以至於盡性，此常人之修進也，自外而內者也，修之以其漸也。性盡而心自清，心清而身自正，此聖人之修進也，自內而外者也，修之以無待也。然而聖人之修進，非所敢望也。

又　眞，未可以易言歸也。求歸於未有所修之日，則歸眞無路。求歸於有所修而未化之日，則歸眞有已無路，不可以言歸，有已亦不可以言歸也。言歸於知歸之日，則知歸即非歸也。有爲所歸者，有知所歸者，是二之也。二不可以言歸也。言歸於不知有歸而自歸之日，則猶知其有不知也。知其有不知，則亦猶之乎其有知也。有知不可以言歸也。

然則歸眞者將奈何



全體歸眞圖

曰，求歸於不知所歸之日則用修。修所以磨洗其後天之氣質也。求歸於將有所歸之日，則又當擺脫其修。蓋有所修而不知擺脫，則其修皆爲歸眞之障。或亦知擺脫矣而不能擺脫之，以至於盡，則其擺脫亦皆爲歸眞之障。夫是以愈求歸，而愈不得歸也。

擺脫之道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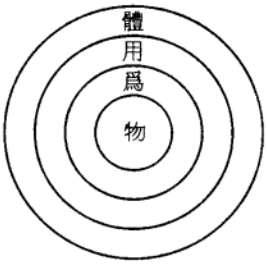
曰，於其所急欲歸者而忘之，忘乎其修也而並忘乎其眞忘之者，歸之機也。然則於何焉忘之，即於其視聽云爲處忘之。蓋視聽云爲之地，可以背眞，可以憶眞，可以忘眞。若視矣，而必求其有當於眞之所以爲視，則其視已非眞矣。聽矣，而必求其有當於眞之所以爲聽，則其聽已非眞矣。求當之心，即視聽之障也。障則何以言歸。云矣爲矣，而必皆求其有當於眞焉，則其云者爲者已非眞矣。求當之心，即云爲之障也。障則何以言歸。夫是以愈求歸，而愈不得歸也。

忘之者將奈何。

忘乎其所以爲視之理也，而並忘乎其我之有視。忘乎其所以爲聽之理也，而並忘乎其我之有聽。忘乎其所以云爲之理也，而並忘乎其我之有云爲。知有忘猶不可以言亡也，而必忘乎其所以忘，而尤必忘乎忘其所以忘，而乃可以爲眞忘也。眞忘者，無我無他矣。無我無他，則並泯其歸之跡矣。泯其歸之跡，而乃可以爲歸眞之妙境也。是則以無所修爲修，以無所進爲進，仍復以無所得爲得，而乃可以無所歸爲歸也。此全體歸眞之義也

又卷五　第五卷總大小兩世界未盡詳之義而補說之。義倍精奧，不越一眞。補說之中，寓掃抹之意。補之者，美之也。掃之者，補之也。補之愈精，掃之愈盡。掃之愈疾，補之愈神。理在若有若無之境，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閱者量其力盡其心，可解者以解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則善解是書者也。可解者以非所解解之，不可解者以無所不解解之，則不惟書不可解，閱書者亦不可解矣。

又　冥冥不可得而見之中，有眞一焉，萬有之宗主也。其寂然無着者謂之曰體，其覺照無遺者謂之曰用，其分數不爽者謂之曰爲，故稱三品焉。用起於體，爲起於用，是爲由內而達外之叙。爲不離用，用不離體，是爲異名而同實之精。後此萬有不齊之物，皆此異名而同實者之所顯著也，



眞一三品圖

雖然三品、亦何嘗之有　蓋眞者無妄之謂也、一者不二之稱也　眞而有體、眞而有用、眞而有爲、則皆妄矣　妄則何眞之有　一而有體、一而有用、一而有爲、則不特二而且三之矣、則何一之有　是故眞一之中、無去來也、無迷悟也、無動靜也、無起滅也、而又安得有體、而又安得有用、而又安得有爲　雖然、無體則用於何起、無用則爲於何生、無爲則萬有不齊之物於何而顯、以是知眞一之必有體也、必有用也、必有爲也　而抑知其不然也、無往非體、而眞一未嘗有體　無往非用、而眞一未嘗有用　無往非爲、而眞一未嘗有爲、是則眞一之本境也　未嘗有體、而無往非眞一之體　未嘗有用、而無往非眞一之用　未嘗有爲、而無往非眞一之爲、是則眞一之顯著也　顯著之境、亦非本境之所實有者也　三品之顯著、尙非眞一本境之所實有、又何況自三品顯著之萬物乎　而又豈得爲本境之所實有者乎　雖然、萬有不齊之物、雖非眞一本境之所實有、而其所顯著之萬物則又無往非眞一本然之顯著者也　聖人曰、隱而名眞、顯而名物　蓋謂無物之非眞也　顯之而爲無形之物、則無形之物卽眞也　顯之而爲有形之物、則有形之物卽眞也　顯之而爲流行之光陰、則光陰卽眞也　顯之而爲一定之處所、則處所卽眞也　無所非顯、卽無所非眞　此眞一所以爲眞一也

又　眞一之一、獨之義也、謂其獨一無偶也　其尊獨一無偶、其大獨一無偶、其眞獨一無偶　數一之一、數之所自始也、萬理之數自此一起、萬物之數自此一推　其有也、起於眞一一念之動而顯焉者也　其與眞對、則眞一爲眞、數一爲幻　其與尊對、則眞一爲主、數一爲僕　其與大對、則眞一爲海、數一爲漚　固以一稱、而其不同、蓋若此夫　比而較之、數一固不敢妄擬於眞一、而若自數一之本量言之、理世象世皆自此數一而分派以出、卽眞一之從理世而之於象世、亦須從此出而乃得任意以爲顯著也　數一之本量又如此　原其始終本末、亦三品焉、曰初命、曰代理、曰爲聖　初命者、眞一之首顯而爲命之最初者也　代理者、自有此初命而眞一化育之事皆其所代爲發揮者也　爲聖亦代理之意也　色身住世、以人治人、而代眞一以廣宣其至道也　是之謂三品　夫此三品、非數一之自爲主持而有是三品也　自眞一一念之動顯有此數一、而數一遂因此一念之動而動之、動乎其不得不動也、動乎眞一之所欲動而並不自知其所以動也　是故自初命而有是代理之動也、代乎其不得不代也　非數一之所得而自主者也　自代理而有是爲聖之動也、亦聖乎其不得不聖也　非數一之所得而自主者也　雖後此之動、正自無已、而問此數一者何以有是動、而不能有一刻之停止　如此數一不知也　數一不得而知者、仍復眞一之自爲顯著也　眞一自爲顯著而必托之於數一者、眞一之所以不染於幻、不雜於數也　不染於幻者、眞之極也　不雜於數者、一之至也　至眞至一而幻與數無所與於其中者、眞一之本境也　眞一無幻無數、而復任意於隱顯之間者、眞一之所以妙乎其眞一也、數一卽眞一之所妙也

又　人之生也、其體有三、身體、心體、性體是也　以質而體夫眞一也、亦有三、卽以此三體而體之也　以身體而體夫眞一者、其功在於遵循　遵循者、知其所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此一品者、知其名矣未知其實　以心體而體夫眞一者、其功在於解悟　解悟者、見其所以然而不能得其所以然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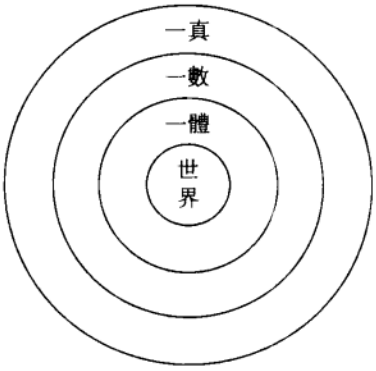
數一三品圖



體一三品圖

一品者，見其分矣未見其合，以性體而體夫眞一者，其功在於無間，無間者，本其所以然而渾乎其所以然，至矣。此三品者，而今修行者之總義也。或一人之功而有此三品之次第，或於此次第之三者而分爲三人三品之中，體之於知者淺，體之於見者深，體之於性者其深更幾於不可測也。雖然，以性體一者仍是以有我者體之也。以有我體之則我猶有往來，有往來則其迹尚存。一體乎我，則無往來矣。然一體乎我，而我知其爲一之體乎我也，則其迹未化也，不知則其迹泯矣。然我不知其一之體我，而不能必其一之不自知也。一知則猶之乎其有知也，未化也。我不知其有一之體我，而一亦不知其有我之可體也，化矣。

又　通者三而一之之謂也。此通於彼曰通，然必有彼而後此乃可以通之也。彼通於此曰通，然必有此而後彼乃可以通之也。若使但有一也，不過一焉而已矣，則將以何者通之。惟一而三也，乃有可得而通之也。眞一者，眞而眞也。數一者，眞而幻也。體一者，幻而眞也。眞而幻，則眞通於幻。幻而眞，則幻通於眞。幻者眞之顯也。以幻有之眞而通於本有之眞，則眞通於眞矣。光陰而有白晝也，因其有黑夜而乃以識其爲白晝也。若使純然晝也，無有夜也，則安從而識其爲白晝也。若使純然眞也，無有幻也，則亦安從而別其爲眞一也。且眞一之爲物也，寂然無方所者也。眞而無幻，則一寂然而已矣，將於何而通之耶。以是知一而三也，三乎其不得不一者，眞一之自爲隱顯也。世界者，三之所總寓而得以顯其通焉者也。世界之外有世界焉，眞理之世界也。世界之內有世界焉，人極之世界也。無天地之世界，則人極之世界無資。無人極之世界，則眞理之世界無位。無眞理之世界，則人極之世界與天地之世界又無從得而自顯，則世界之有也，亦有乎其不得不有也。有乎其不得不有者，亦眞一之自爲隱顯也。眞一顯而爲數一，數一即眞一之通也，非眞一之外另有數也。數一顯而爲體一，體一即數一之通也，非數一之外另有體一也。三一顯於世界，世界即三一之所通也。因三者之通而有世界，因世界而乃得以顯三者之通，總眞一之自爲隱顯也。眞一之自爲隱顯者，眞一起於一念之動也。吾不知去此一念之動，仍復有三一之可通焉否也。



圖義通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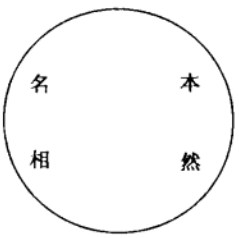
又　造物之生化，不越兩端，不可得而見者理也，可得而見者象也。此二者無所生而生，無所化而化，皆本於自然而然者也。惟其自然而然，夫是以於自然之中而有是理也，於自然之中而有是象也，於自然之中而理與象相入也。理不期與象配，而自有相配之機。象不期與理合，而自有相合之妙。假使於其中有一毫之安排布置，是造物庸心於其間也，則有安排之所及者即有安排之所不及者，有布置之所神者即有布置之所不盡神者，造物雖巧，當亦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矣。然則自然而然者奈何。曰，理世之理象世之象生焉而有者也，而實非有所生也，化焉而有者也，而實非有所化也，本然所自有，當日隱今日顯矣。未顯之先，不增不減。既顯之後，非虛非實。理世等等不一之理，象世等等不一之象，本如此也，將來永如此也。本如此是以無所生而生，無所化而化。永如此所以生焉而無所生，化焉而無所化。



圖化生然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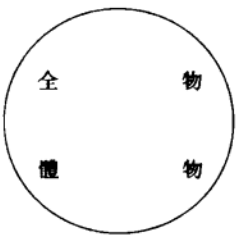
理世之所有，非有於象世之先　象世之所有，非有於理世之後　理與象有之於本有也，無分先後者也　有先後則是猶有生化之跡，不可以爲自然也　但其顯有先後耳　自然而隱，則其隱也不遠於顯　自然而顯，則其顯也不離於隱　隱而顯，顯而隱，皆本然之自爲眞幻也，非生化也　本然不屬於生化，而謂理與象皆因生化而有也，將謂理象與本然爲二焉者乎　斯亦不自然之甚矣

又　兩物相附曰依　未見一物焉，而自相爲依者　若一物則只可謂之獨立，不可謂之相依　此之所謂依者，非一物與一物相依之謂也　自之名與自之相相依，自之相與自之體相依，自之體與自之名相相依　相者體之顯也　因其體爲何如之體，而其相爲何如之相　相與體依，而相與體非二物也　名者相之稱也　因其相爲何如之相，而其名斯爲何如之名　名與相依，而名與相非二物也　名不二於相，相不二於體，一焉而已矣　但名之爲物也虛，相之爲物也幻　虛與幻似乎不近於眞也　然非名則相無稱，非相則眞不顯　虛與幻實眞一之所以自爲變化而自爲稱名也　所可異者，體一也　而其相不同，不同亦無足異也　而每一不同之相，皆眞一一同之全體　眞一之相無量無數，則眞一一同之全體亦無量無數矣　全體顧若是多乎哉　一相起，則眞一一同之全體現　一相滅，豈眞一一同之全體亦滅乎哉　未嘗多也，亦未嘗滅也，只此一全體耳　現之於此，則此即眞一一同之全體　現之彼，則彼即眞一一同之全體　現一現二或一無所現，眞一一同之全體不加少　現百現千現無量，眞一一同之全體不加多　相者現也　現者隱而顯也，相即眞也　相依於體者，於無所依之中而強名之曰依也　名者所以道其相之實也　蓋每一相必有一相之義，必有一相相宜之用，相顯則全體現，而此一相所當然之義與其所相宜之用　相固未能自道其詳也，名起則其所當然之義與其所相宜之用，俱於其名焉盡之　不知其相之義與其用者，詳其名可以得其義，知其用矣　是故此一相之名，即此一相之譜也　彼一相之名，即彼一相之譜也　譜者所以道其本相之實也　是故名也者相之相也　名立而相彰，相彰則眞一之全體顯而愈顯矣　名無相則名爲何名　相無名則相爲何相　名與相二而一者也，非依也　名依於相者，亦於無所依之中而強名之曰依也　於相見眞之全體，於名見相之分數　全體與分數非二也　眞一之外無一物也



名相相依圖

又　盈天地間皆物也，即天地亦物也　物皆眞一之所化，固無一物之不全美也　自其內體觀之，莫不有先天之理　自其外體觀之，莫不有後天之氣　自其內外相合之體觀之，莫不有當然之用　理無不全之理，氣無不全之氣，則其用自無不全之用　物有大小，而其全美處無大小　物有精粗，而其全美處無精粗　天地物之至大而至精者也　任取其中一至小至粗之物與天地較全美，其全美無彼此之分　蓋天地此理，微塵之物亦此理　天地此氣，微塵之物亦此氣　天地有天地當然之用，微塵之物亦有微塵當然之用　但天地當然之用，用之於天地，則其爲用也普　微塵當然之用，用之於微塵，則其爲用也細　若即此微塵之物極乎其用之分量而推廣之，則其用未始不可與天地比　但既有一天地，不須更有一天地　既有一天地當然之用，不須更有一天地當然之用　微塵之物是以各安其分，而但盡乎其微塵之用耳　論全美則天地此全美，萬物亦此全美也



萬物全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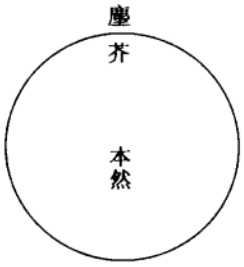
說者曰：天地間之物，無有一全美者　天不滿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地亦不能全美，而況其餘

曰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凡物過於全美，便非全美。純陽之中伏一陰，是其純陽之量未全也。然若無此一陰之伏，則陽盡之日陰何以生。是陽之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純陰之內伏一陽，是其純陰之量未全也。然若無此一陽之伏，則陰盡之日陽何以復。是陰之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聖人全體無極清之至也。其清中必有一塵，是其純清之量未全也。然若無此一塵之伏，則人道生生不息之機何以寓焉。是清之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陰陽之理如此，聖人之理如此，而又何疑於天地萬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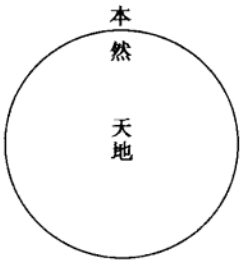
說者曰，萬物無不全之體，庸有不全之用。用之全者，則於用處見益，用之不全者，反於用處見損。

曰，萬物即本然之所發現。無不全之本然，安有不全之應用。但在造化中，有時與際之妙耳。當其時宜，在其分際，則何不全之有。非其時宜，易其分際，則以全者用於不全之地矣。此用萬物者之過也，非萬物之用之過也。擴而觀之，世界一全美之世界也。光陰一全美之光陰也。但宜於南者而北居之，宜於北者而南居之，便覺世界有不全也。夏也而服冬之裘，冬也而服夏之葛，便覺光陰有不全也。不全不美之用，用之者之不得其當耳，於光陰世界乎何尤。

又　天下之物小至於芥子焉，微塵焉，亦極乎其小之至矣。雖然，不可作小觀也。試觀眞一於寂然無朕之中偶有微塵一念之動，此一念也不過一念焉耳。小亦無有小於此者，乃因是而有首顯之大命焉。因大命而有無窮性理之次第焉。因性理之所餘而有元氣焉。元氣之所發揮而有兩儀四象焉。因四象之分清分濁而有天地萬物焉。復於天地萬物中而自顯其眞一之全體焉。夫如此其廣大也，皆自微塵一念之動而有。然則小非小也，小之中有至大而無以復加者在也。偶栽爾曰，眞一爲隱藏之寶，其所顯者無非其寶藏也。天地一寶藏也，一物一寶藏也，一塵一滴，芒一要一寶藏也。此亦小中見大之義也。然猶未推廣言之也。推廣之，則其大有非思議可及者矣。寶藏也者，眞一隱藏之寶之所藏也。藏則不過藏焉已耳，不過寂然無有方所之體之所藏焉已耳。大矣，而猶未見其爲大之至也。何也。論及於藏而未論及於發也。發則微芥中所藏眞一之全體復爲發揮其全體之大用，則亦猶夫前此之發揮，而有今日無窮期之天地也。天地而有如許生生不息之萬物也。萬物而各抱一無邊無際之眞一也。一物一眞，萬物萬眞，無算無數之物即無算無數之眞，皆從此微芥中出。微芥其小焉者乎。而其爲大也，尚可得而思議乎。惜乎，無處非小，無處不有小中之大。見及此者亦甚鮮其人也。歐默爾曰，吾未嘗於一物而不見眞一之全體，則庶幾乎能見者矣。



小中見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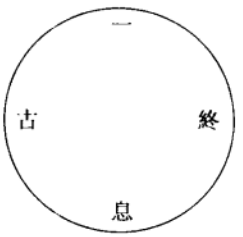


大中見小圖

又　物無有大於天地者也。然大視之則大，小視之則小，亦顧其見之者何如耳。見未復本然之見，則其視天地也非小。見能復本然之見，則其視天地也非大。蓋天地者形也，有形之天地，無形之天地之所生也。立於無形天地中，觀有形之天地，不啻天地中一塵也。雖然一概視之爲小，則又不可不惟天地不得視之爲小，即萬物亦不得視之爲小。何也。天地萬物無一定之大小也。彼大於此則此小，彼小於此則此又覺其大矣。萬物無一定之大小，蓋因眞一無一定之大小也。非眞一有大小也，語大則眞一爲不可思議之大，語小則眞一爲不可思議之小。葉子德曰，阿而實來往於吾心之隅也，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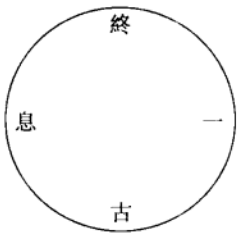
數多矣，有盡未之遭也　是篇名德之所以爲大中見小也　天下之物皆不如塵沙芥子，亦必有內，有內則可以入乎其中而破之　而眞一之小見至於無內，則何以入乎其中而破之也，小之至也　雖然，豈眞一果小乎哉　無破之者，謂眞一之體至虛至寂，無從得其分際而入之也　見之者欲極力表著其大而不得盡乎其大，則反於小爲盡之　語小正所以語大也　語大則知天地萬物有所自來　其來也，皆自大中來也　語小則知生天地萬物者無染　何以見其無染也，無內固無從得染也

又　一呼一吸之謂息　一息兌陰之最短者也　一息而終古之事業完焉，人生亦未易至此一息　至此一息者，天地從此入而捲起者也　一息之中，見已往，見現在，見將來　一息之中，見已往理世所有之理，見現在象世所有之象，見將來兩世所有之理象　一息之中，見已往而實未嘗有所往，見現在而實未嘗有所在，見將來而實未嘗有所來　一息之中，見無已往，而實無所不往　見無現在，而實無所不在　見無將來，而實無所不來　一息之中，見無已往，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已往之中　見無現在，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現在之中　見無將來，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將來之中　一息之中，如此一息之中，又如此非一息之外，更須一息也，總此一息爲盡之也　一息之中，有出有入　一息之中，神出神入　一息之中，無出無入　一息之中，從先天入，從後天出　一息之中，從後天入，從先天出　一息之中，從無量無數而入，從一而出　一息之中，從一而入，從無量無數而出　一息之中，從無色無妙而入，從有色有妙而出　一息之中，從有色有妙而入，從無色無妙而出　一息之中，從有所入而入，從無所出而出　一息之中，從無所入而入，從有所出而出　一息之中，從無始無終而入，從有始有終而出　一息之中，從有始有終而入，從無始無終而出　一息之中，從無淨無穢而入，從有淨有穢而出　一息之中，從有淨有穢而入，從無淨無穢而出　一息之中，從有門而入，從無門而出　一息之中，從無門而入，從有門而出　非一息之外，更須一息也，總此一息爲盡之也　一息而終古之事業完焉　此一息非我之一息也，我與主共焉者也　我與主共，而有時一息之中只見有我不見有主，主與我共，而有時一息之中只見有主不見有我　又有時而一息之中並不見主並不見我　終古之妙盡收納於一息之中，斯亦極乎其一息之妙矣　吾聖登霄，不過一息事耳　自起化之始，至歸復之盡，凡所有理象與事，無不備見而備識之　此一息而終古之明證也　爾里於跨鞍之頃，將天地自始至終之學備述一通，殆亦幾幾乎登霄一息之盛也，亦一息而終古之明證



一息終古圖

又　古之爲言初也　終其古初之光陰而完此造化一局之事曰終古其爲時不可以歲運計也　一息終古者，專自人之德量而言之也，人之所能爲也　終古一息者，專自主宰之本量而言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主宰之本量，原無終古，原無一息，蓋以本量中無晨夕也　曰終古曰一息者，自其有光陰而言之也　然而終古之光陰不可謂不長矣　長則非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理，不足以應終古之發揮也，乃主宰亦既於本量中而顯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理也　如是長則非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色，不足以應終古之描畫也，乃主宰亦即於本量中而顯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色也　如是長則非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氣與質，不足以應終古之嗣續也，乃主宰亦即於本量中而顯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氣與質也　如是如是，而其所顯有者，可不謂多焉矣乎　然而多也，足以見終古之富，不足以見終古之奇　奇莫奇於終古富有之不可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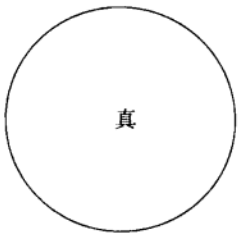


終古一息圖

而尤莫奇於當有之天可測　以一命世人一切命世，以一切命世人一命世，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以一氣世人一切氣世，以一切氣世人一氣世，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以一寶藏人一切寶藏，以一切寶藏人一寶藏，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以一本然人一切本然，以一切本然人一本然，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以一顯然人一切顯然，以一切顯然人一顯然，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以一光陰人一切光陰，以一切光陰入一光陰，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以一天地人一切天地，以一切天地入一天地，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終古可不謂富爲者乎，可不謂富而奇爲者乎　終其不可測之理也，而復終其不可測之數，終其不可測之形也，而復終其不可測之妙　終古之光陰可不謂富而長爲者乎　然而在主宰本量之中，不過一息焉耳

先賢云，天地之久，半日光陰，蓋謂理世爲半日也，象世爲半日也　又一先賢云，主宰造化理象兩世，一呼一吸　爲此言者之二賢也，或渾然於眞一之閾下，而不知有晨夕者也　雖然若自眞一本量之極致而言之，一息之說猶多也　眞一本量之中，原無所謂終古也，而又何有一息哉

又　眞一一念未動之先，寂然無倚　並眞一之名，亦無自而立，而何有眞之可還　還者返乎其初之謂也　人必有不如其初者，而後乃返之於其初爲　眞一則何不如其初之有



圖一真還真

曰，眞一自有一念之動，而其無所不有者，皆因此一念而有也　一念者，眞之所發，妄之所起　妄則未有歷久而不敝，久假而不歸者也　天地人物起於數之自然理之不得不然，而道夫數窮理極之時，天地人物未有不捐棄形質而歸於眞一者，豈眞一獨不脈離情欲而思還復於眞也哉

說者曰，眞一一念之動，不過一念之動已耳，假令無染於全體也，而爲用還爲　旦一念甚微，起則成幻，化已成眞，而又安得有眞之可還

曰，一念之動，雖不是爲全體之累，而全體未有不知此一念之動者　全體知則全體動矣　而又安得謂其無染於全體也　且夫所謂起則成幻，化已成眞者，爲修眞者言之則可，爲眞一之本體言之則不可　蓋修者之思也爲也，化入於眞一焉盡之矣，即有不淨亦付之眞一焉，而聽其自然已矣　修者可聽之於眞一，而眞一則更將安所聽乎　幻入於眞，則幻何成眞　眞雜於幻，則眞又成幻　眞一固不若是之凝滯也　然則如之何而還之　夫亦曰以無所還爲還而已矣　動爲而現之於理者，聽其理爲而已矣，不必問其理之復有所存發也　動爲而現之於氣者，聽其盡爲而已矣，不必問其氣之復有所翕闢也　動爲而現之於象數者，聽其泯爲而已矣，不必問其象數之復有所起滅也　若必欲收其所爲理氣象數者，而盡返之於眞也　眞一固不若是之凝滯也　念之曾有所動者，即於其動處銷之，而無所存其跡　念之未有所動者，即於其不動安之而無所發於其機於斯之際，但有寂而無感也，但有默而無聲也　眞幻不分，體用無別，眞之無可得而眞也，種之無可得而種也　仍然一最初之境而已矣，何還爲

又《五功釋義》　形氣章矣，天道隱矣　氣稟日生，眞理晦矣　明者寡，純者雜，而通者塞矣　人於天命根源，罔知所自而返焉　聖教五功念禮斎課朝，示人修道，而返乎其本初也【略】修此而天道盡矣

又　天道人心，妙而通也

眞主以一理賦物，而人之稟受不同，故有聖凡之別　學人以道道物，故道無不明　凡人以物物道，則道有所蔽，故不能復其理，而復還其本初也

又　人稟四行而生，五行而成　賦質之初，精爲水，血爲土，溫暖爲火，運化爲氣　成形以後，氣與火合而生木，土與水合而生金　木性以滋長養，金性以滋堅明，並精液之水，溫暖之火，骨肉之土，此之爲五行，而氣則主乎其中即靈覺之謂也　夫五者，各一其性，各一其德　火性向上，其德高明　水性向下，其德謙遜　木性條暢，其德直樸　金性堅定，其德穩重　土性藏育，其德靜順　夫德者，必惟氣之得養，乃各用乎其中正也　苟失其養，則中者反而爲倚，正者變而爲偏矣　是故高明則變而爲強暴，而好欲滋焉　謙遜則變而爲阿從，而淫蕩滋焉　穩重則變而爲固窒，而膠泥滋焉　直樸則變而

爲頑冥、而愚魯滋焉　靜順則變而爲遲鈍、而惷愞滋焉　五性一變、私欲之所從生也、萬變之所從生也　是皆由於氣之失養、而各反乎其中也　五功者、所以養氣之法、而致五性於至中者也

又　人之生也、自理世而之象世、歷多境界　每歷一境、即染一象、而與其初位、即遠一層　層層隔萬疊、大端在七、氣火水土金木活也　由理之氣、有運化象　由氣之火、有顯著象　由火之水、有流通象　由水之土、有凝聚象　由土之金、有固結象　由金之木、有長發象　由木之活、有運行象　象象相資、諸情遂寓　運行則嗜欲寓、長發則生死寓、固結則離合寓、凝聚則渙散寓、流通則漫越寓、顯著則生滅明晦寓、運化則動靜往復寓　凡此諸情、皆非本有　情爲性障、性爲情掩　違理畔道、日遂於遠　拜者、超乎滯障、而復乎原有也　原有復、則新有無存、其本然之謂也

又　凡屬有物、不出二端、通也、礙也　通也、理也　礙也、象也　滯於象者礙於理、復於理者通於象　然非去象以求理也　能通於理、礙即爲通　不通於理、通於成礙　人也者、理與象聚合之名也　日羈於象、則無由復於通　不特身形不能復於通、即性靈亦不能復於通　何也　靈爲形役矣　日求於理、而象不能爲其礙　不特靈性不能爲所礙、即身形亦不能爲所礙　何也　形爲靈超矣　靈爲形役、即通而成礙　形爲靈超、即礙而成通　拜也者、形爲靈超之妙用也、即礙還通之佳境也　果能至於此境矣、則生死不以爲生死、而知有不生不死者在　嗜欲不以爲嗜欲、而明有無嗜無欲者在　夫是以不免於生死、亦爲超脫生死者、夫是以不離於嗜欲、而爲棄絕嗜欲者、象者化矣、礙者通矣

又　理境之於人、若朝堂之於天下也　無處不通、無人不可至　而惟大官之、則日趨於遠　或向之而功程未盡、終不能到　是朝堂無阻於人、而人自阻也　朝堂無隔於人、而人自隔也　理境於人亦然　無人不可至此理、無處不可見此理　而惟人之向背不同、功夫各別、故有聖凡賢愚之差異也　理本通、而人自塞　理本明、而人自晦　苟能一日返身而向之、而歸於一原焉　則何聖凡賢愚之別乎　朝堂有遠近、理無遠近　朝堂有方位、理無方位　期月而朝、形迹之朝也　返身而誠、則時時朝、處處朝　時時朝則無念而不以主爲思維　處處朝則無動而不以主所命我者爲遵守

又　夫拜有儀也、有義也　以七天之理、合而爲一拜之義　【略】體天輪之常轉、包日月之運行、拜充行之活義、總萬類之本源、此拜之義也　永滅己身之罪業、默祝國家之太平、思報恩而感聞訓、念友誼以及草生、此拜之義也　夫拜有數也　一日之中、三十二朝拜、六十四叩頭、一百二十八讚、十二指手、十七蹴、三十二起、二十七繞、左右顧者十一、宣論五、讚禮五、合一日而爲數三百六十有四　此合天地初開、日分之理數也

又　五功治五官、五功發五德、五功盡五常、五功讚五行、五功全五典、五功參天地之化育、與陰陽同倫

念屬心、心屬微、其發脈在於口言、其於性分爲仁、其於人道爲孝、其於五行也屬土　齋屬意、意屬氣、或於日見、謹於心思、其於性分爲智、於人道爲節、其於五行也屬木　課屬知、知屬血、施用得當、在於耳聽、其於性分爲義、於人道爲友誼、其於五行也屬水　朝屬性、性屬命、其爲功也、具足一切功、施諸所有、而至於鼻亦不臭香、其於性分爲信、於人道爲忠、其於五行也屬金

又　念主靜、以待天下之動、則無動而不收納於中矣　禮主動、以歷天下之靜、則無靜而不遍閱於中矣　齋無欲、則凡可欲、不能亂五衷、而愛惡公焉　課無私、則凡所私不能爲吾累、而得失等焉　朝復本然、則理窮性盡、至於命矣、天人吻合、而塞者通焉　夫而後聽非以耳、無所弗聽矣　視非以目、無所弗視矣　言不以口、動不以身、無思弗順、無感弗通　夫而後不思而得、無爲而成　知周有物、神應無方、天地之幾在我矣　夫而後以天用人、以人用天、天人盡妙、體用渾全、天道之本然於茲可見矣　若而人也、天地莫能屆其量、日月莫能擬其明、鬼神莫能窺其事、算數不能紀其功、是五功之效也　聖人曰、窮盡則主矣　先賢曰、功修既至、天地歸之　斯之謂也

又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人有五官、性有五德　盡人之道有五典、盡天之道有五功　夫五功包天地與人之事者也　凡欲盡夫三極之道、而五功之禮、以一貫之矣

又　五功之理、具於陰陽　五功之道、充於天地　五功之事、見於人身　夫人身者、陰陽天地之大會也　舍人身而別求陰陽天地者、末也　是故人者體乎天地之象也、全乎陰陽之功者也、見諸陰陽天地之事者也　欲言乎草木之生長、則人之生立肢體是　欲言乎鳥獸之運動、則人之行止知覺是　欲言乎神祇之明、則人之慧悟知解是　欲言乎天之復地之載、則人之身是

心是　欲言乎陰陽之消息，四時之變遷，則人之呼吸盈虛幼少壯老是　氣息如風雲，溫熱如炎火，鼻隆口凹如山谷，經分絡衍如河瀆，肉似土柔，骨如石堅，天地之理，無不備於人　天地之象，亦無不見於人　此人之所以爲天地之會，陰陽之本也。

又　五功所以修身之道也　其爲理也，包乾括坤，無所遺　其爲教也，概聖越凡，無可免，自少及老，統男與婦，而不容姑息　其爲禮制儀節也，體天地，象萬物，冒神祇，而方肖乎於穆

又　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運行，雨露時降，草木時生，鳥獸時育，萬物時成，皆所以培道之具也　人曰享於其間，而不以修道爲務者，亦有負造物之意矣　勤於天道，盡乎人倫，而位育之功成焉。

馬復初《性理註釋》　自然生化　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　觀人與物，皆出於造化，而人又能於化物　但造物之生化出乎自然，人之化物乃以物製物，而出乎布置安排，皆非自然也　夫自然而然者，如光照物而生影，水照人而有形，而其間無毫釐之造作，是不生而有，不作而成，所謂生焉而無所生，化焉而無所化者此也　夫人之造物，不免有意慮量度而布置安排者，既出於布置安排，則雖至明至巧之人，難免過與不及之差，而造物無是，蓋理與象乃本然所自有也　今日之顯即當日之隱也，無增無減，非虛非實，所謂生焉而無所生，化焉而無所化者此也　譬之書冊字跡，合之而見其無，開之而見其有。但既開之顯，即未開之隱也　理世非有於象世之先，象世非有於理世之後。理與象乃有之於本有也　夫萬理出於大命，萬象出於元氣。當萬理未分之先，莫不渾然而在大命之內　萬象未顯之際，莫不隱然而在元氣之中　但顯之而有次第焉，有次第，則有先後也。

又　名相相依　依者兩相符合之謂也　斯之所謂依者，非兩物相符也，乃一物名相符體之依也。蓋一物必有一物之體，有一體必有一體之相，有一相必有一相之名。名與相，相與體，非二也，名相不自立，必賴體而存，所謂名虛而相幻者此也。是書發明眞一之體用，虛與幻，似乎不近於眞矣。但執一物於此，非名則相無稱，非相則體不顯　所可異者，體一而相多也　更可異者，每一相中皆眞一全體之所顯也　且夫相有起滅，豈眞一亦有起滅哉　究其實，名相多而眞體一，名相變而眞體恆也　譬如水住各色各形之器，據人觀之，水隨器之形色而變其相，其實未嘗變也　又如燈外有罩，罩有許多孔隙，各隙相異，方圓曲直，則光隨隙影而照於外，顯爲不同之形，然則外光雖多，而燈爲一，形雖不同，而光無異，所謂一而一者也。

又　萬物全美　人有善惡之異，物有良莠之殊，豈可謂萬物全美乎。且衆人所見不一，有以此爲全美者，有以彼爲全美者，況物猶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者乎　即如一物，此以爲可愛，彼以爲可惡，更有損之而成益，益之而成損者，則何以謂之物物純全乎　夫純全本眞一獨有之能，而此之所謂全美者，非依人所見而爲全美也　全美者，乃出於自然，而不得不然者也　自然與不得不然，眞一之事耳　然則出乎眞一之顯化者，無一物不在其宜然，無一事不出乎當然　是以無不全美者此也　且夫萬物爲眞一體用所顯之象，而體用有不全美者乎　據人觀之，而以爲不全美者，正所以成其全美也　此乃言其公共之全美　若論各具之全美，在萬物勿論大小精粗，莫不各具先天之理後天之氣，亦莫不各有當然之用　且不惟理氣與用也，即每一物中，皆包含眞一全體之用，皆眞一所顯之鏡也　鏡內所顯，與本然所含自然之妙，相通而無間焉。所以鏡明則顯之全，鏡昏則顯之虧。全者謂之賢，虧者謂之愚，而其實賢者不得不賢，愚者不得不愚，所謂有乎其不得不有也　譬如箭之正也以其直，弓之正也以其曲　《眞經》云，物物皆順也，無一物不美，則直爲正而曲亦爲正，善爲端而惡亦爲端，順者順而逆者亦順矣。但逆者逆乎禮也，非逆理也。順與逆亦有乎其不得不有也。

又　小中見大，乃於至小之物中，見至大者顯也　蓋萬物皆顯眞一之鏡，則是所謂一物一寶藏。大賢主宗德云，予每見一物，即於其間見眞宰之顯　古語云，千江有水千江月　是不惟見眞一，且將見其全體大用之發揮，亦如前此一念之動，而有無窮之理氣象數也　至是而始見一物一眞，萬物萬眞，又何異一水一天，萬水萬天乎　蓋一水即一天之顯，萬水即一天之萬顯也　非水即天也，而水實所以顯天也　故人於三寸鏡內，而見萬里之天，其天未嘗收之小，而鏡未嘗放之大，是爲象中見象也　若能明其心盡其性，而於理中觀理，則萬物亦隨之而各顯其全也　所謂於每一物中，見眞一之全體者此也。

又　大中見小　物分大小，人分尊卑　但或大或小，非有一定之數也，

萬有物相比而成也　彼大於此而此小，彼小於此則此大矣　故儒學者，見世人皆大　惟尊者，見世人皆小　苟能全本性發現之品，則不惟視人物爲小，即視大地亦如一塵，而無不以爲小也　夫眞一本無一定之大小，乃眞一不可以大小稱，因眞一無形而無此也　語小則眞一爲不可思議之小矣，其惹乃謂至小之物，必有至小之形以繪之，而眞一微妙至極，無一塵之形色可窺　語小正所以語大　何也　質諸愚夫，問天子之尊爲何如，則對語者欲言其尊之所以然，而彼必不知也　乃就易解者而告之曰，天子一語，可以定天下之死生，而彼自知其所以尊也　一語如此，而況大者乎　所謂語小正所以語大也

又　一息終古　呼吸之謂息　至人一息之短，能全乎終古之事　其理出乎意外，而人所難知也　曰，天地從此入而捲起者，如夢境然，渾然而入於妙世之中，視聽言動，皆非本身事也，所見者無形之天地也　且云，一息之中，見已往，見現在，見將來，且見無已往，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已往，無現在，無將來之中　其理難明，非解識不知，無譬喻難曉　譬一壁面，畫字千行　覽者必按次第而觀之，則過目爲已往，入目爲現在，未見爲將來　若對壁執一明鏡以映之，則全壁之字跡，一旦而全照於鏡中，而無已往現在將來之分矣　所謂見已往，見現在，見將來，見無已往，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已往，見無現在，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現在，見無將來，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將來之中者，是無晨夕者也　無晨夕，是眞一之事耳　夫化而入於無晨夕者，復還眞一之見也

又云，一息之中，有出有入，神出神入　從先天入，從後天出，從無數入，從一出，從無色無妙而入，有色有妙而出，從有所入而入，從無所出而出，從無始無終有始有終無淨無穢有淨有穢有門無門而出入者　據此十四反覆辨論，皆言其復命歸眞之神化莫測也　是以起始歸復，所有理象事物，無不備見於一息　而但云出入者，其神不過如一息而已　入者入此一息，出者出此一息　乃至人眞性發現之際，先天後天無不貫通，無始終之分，無彼此之別，而一氣充周於其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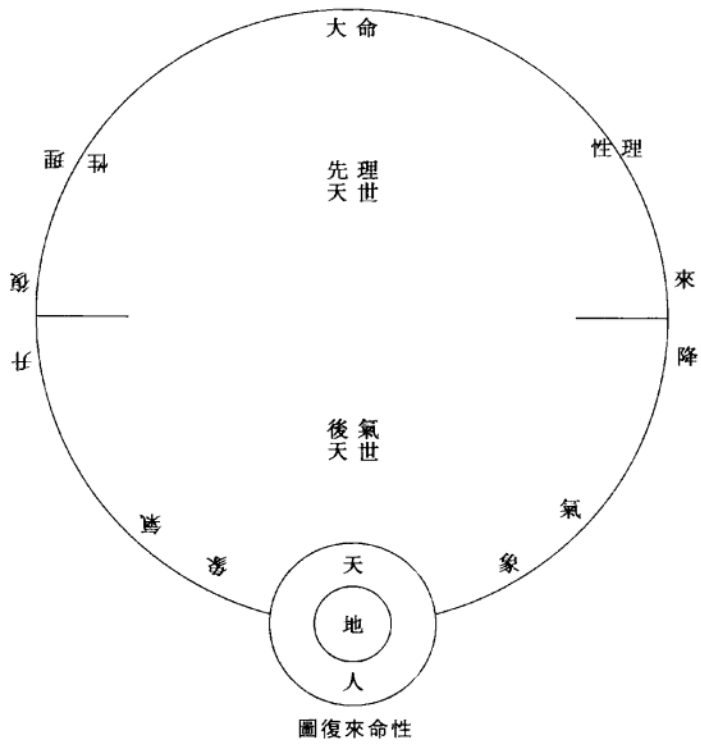
曰，我與主共，只見有我，不見有主，是於各具之本然中，而顯公共之本然，爲萬中見一　此所謂漸超而入也　主與我共，只見有主，不見有我，乃於公共之本然中，而顯各具之本然，爲一中見萬　此所謂頓超而有也　至於並不見我，亦不見主，乃大人合一之妙，眞幻背融，歸用俱泯，依舊最初之境而已矣

又　終古一息　一息終古，專言人之德量，是借終古無量之長，而明至人之奇妙也　終古一息者，專言眞一之本量，是以眞一無限之大，而見終古之小也　夫終古雖長，在眞一本量中，一息而已　蓋眞一之本量，並無晨夕，而何有終古，又何有一息哉　此之所謂終古一息者，乃以世界終古之長，爲人一息之短，比而較之而明眞一不可明之大也　且終古無量之長，原有無窮之理氣象數乘除往來，貫乎其中，是不惟長而多，且每一物中各具一本然，是所謂以一命世入一切命世，以一切命世入一命世，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　夫不壞云者，如前圖所言，鏡對壁面，全壁字跡，一旦全照鏡中，並無先後之分　然在壁上之字，依然次第可循，而無所錯亂，是則所謂不壞也　至於氣世寶藏，本然顯然，光燄天地，依然此境此象也　以彼如此，以此如彼，乃於一中顯衆，而復於衆中顯一也　然其理難明，不得不譬喻以明之　如一華堂，其間許多明鏡，每一鏡中可見全堂之景，一鏡一景，千鏡千景，全堂既顯，則如許之明鏡與其所照，亦必隨之而顯　然則每鏡之內，顯有無數之全堂焉，而全堂未嘗顯之小，明鏡亦未嘗放之大　乃知一鏡千景者，終古也　一鏡一景者，一息也，皆一時事也，無先後彼此之別　而終古一息之說，不可了然於心目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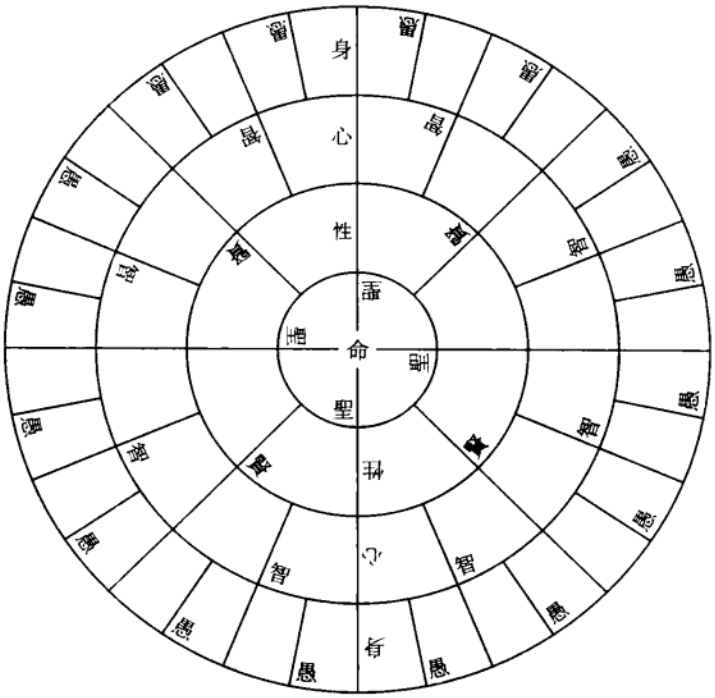
又　眞一還眞　萬有出於造化，而造化起於本然一念之動　純眞之中，起此一念，則越乎本然自來之境焉，所謂妄也　越乎自然，則必不能常然，是以必反而歸夫純然　譬一平靜之海，陡起一漚，則越乎水之自然而上焉　故此一漚，不能常在　夫一漚之起，不足爲全海之累　而一念之動，又豈足爲純眞之礙乎，況本然中，並無一念之有也　譬渾圓一物，原無左右前後之可分　欲分之者，指一點以爲例，則東西判而南北顯矣　而在渾圓之面，並無一點，又何有四方乎　以四方之分，不得不借此一點　又何異萬物之分，亦不得不由此一念也　所以眞一還眞者，惟在去此一念而已　而其實以無所去爲去者，即以無所還爲還而已　且未有理氣之先，一寂然無着之眞體，自一念之動，則用起於體，而幻出於眞焉　夫眞體譬一渾然之光陰，前無始，後無終，欲以次第而分之者，本無所始也，必指一微以爲始所，則積微成秒，積秒成分，以至於成時成日成月成年，而分爲已往將來現時所有之分，皆

基於初定之一微焉。任其所分之次第，與光陰之渾然無干，亦猶所有之幻有，無礙於眞一之眞，並無滯於眞一之一。況光陰又何有一定之始所，任其分纖分秒，而光陰仍在渾然之中，仍在渾然無始無終之本境而已矣。又如金石互擊，燦然而起星火，俱隨起隨滅，迨星火落於可燃之物，則灼灼上燻，任其焚燒，而石內並無火之跡存。所謂動焉而現之於理者，聽其極焉而已矣。夫理氣象數，非卽眞一，而又爲眞一以之而顯焉者，則四者亦不外乎眞一之眞也。

又《性理註釋圖》　且所謂理世氣世者，固渾淪一原而無所區別於其間也，是何有上下之分乎。然理世氣世，雖無上下之分，而實有表裏之別。理世爲裏，氣世爲表。以上下爲式者，不過借以定表裏之位也。故人不知理世之裏，觀圖之上焉者可知。人不知氣世之表，觀圖之下焉者可知。蓋理世之上非上也，乃理世之裏也。氣世之下非下也，乃氣世之表也。其嘶然而有所分者，皆渾然而無所別也，則謂理世之裏，卽藏於氣世之表也，可謂氣世之表，卽顯夫理世之裏也亦可。人其勿泥圖以觀，而以在上者爲理世，在下者爲氣世，致使理與氣分爲兩橛也，則善觀斯圖者矣。而所以不得不分爲上下者，由理世而之氣世，無殊乎位置之上，由氣而返理世，無異乎位置之下。此上下可借觀，而其實表裏所由定焉。自表裏既定，則來復升降之事起矣。所以先天之化起於無形，無形之始由大命而來於性理，由性理而降於氣，更由氣而降於象止焉。此卽理世來降之說，而先天之事備矣。大世界之所以由無形而有形也。夫天地人皆象之所著也，人至於此，必克盡乎修身踐形之功，乃能原始返終焉。所以先天來降自此終，後天升復自此始。而後天之化，起於有形，有形之始，由天地人之象而復於氣，由氣而升於性理，更由性理而升於大命止焉。此卽氣世升復之說，而後天之事全矣，小世界之所以由有形而無形也。觀於此，則謂理世氣世爲渾淪一原之說愈信。



又　天下古今，人有萬類，約而言之，只分四等，聖賢智愚是也。聖之所造者上也，賢之所造者次也，智之所造者又其次也，愚之所造者則次中之下矣。然無一不以中極爲向也。故外乎道而不向中極者，勿論已。若愚而向乎中極，則由愚而近於智，近於賢，更近於聖。而愚自能以中極爲歸，推之智賢亦無不然。苟愚而安於愚，則智且不能進，何望於賢，更何望於聖乎。勿論愚者也，卽賢者自安於賢，而不求進於聖，雖賢亦依然與愚者智者之不能進於聖。而歸於中極者等，又何可以賢而傲乎愚者智者。尤可異者，我向乎中極，則視人皆偏者情也。然而易地處之，則人視己正而視人又偏矣。夫己雖處於正，而猶是安於愚之境，反於人之造乎賢者，而笑其偏焉，則終歸於愚矣。而其越乎中極者，尙有數層也。豈知人之賢者雖偏，其至於中極，只隔乎聖之一層。何得以愚者之難，而笑賢者之易乎。若賢者不至於中極，則亦愚之不至於中極矣。且夫中極者，固主宰夫全圖，而不偏不倚者也。吾教之所稱眞宰者在此。凡全圖之一動一靜，無不以此爲掌握。而所謂來復升降者，於此起卽於此歸。所謂身心性命者，於此修卽於此成。放則彌六合，卷則藏於密。是誠萬途中所會歸之一總極也。故求進於是者，身雖不至於



圖一歸化萬

是，而心必求進於是焉。若心不在於是，則反乎中極而爲道外之人也。然而其極之中，幾則微之又微，象則隱之又隱，念則寂之又寂，若無形若有形，又若有形而無形，摹之而難爲形容也，擬爲而不盡想像也，手不可得而指也，口不可得而傳也，惟竭盡此一心之力而深會焉，乃知中極內確有此意蘊，而立千古天人合一之原，實見中極內必有此幾希而示萬化聖凡同修之妙。如轉圜然通體流行不滯，而此中有隱隱不動者，主宰乎樞紐之間，以爲之極，而牢鎖乎全體。苟無此一點之不動，居中極而鎖之，則流行者無，必泛而無歸矣。此固非躁心者之所得而領取，亦非急遽者之所得一蹴而幾。故愚者必有修

功，乃能進於智，智者必有盡心之功，乃能進於賢，賢者必有盡性之功，乃能進於聖，（之人）（人之）於命世，而以中極爲一焉。此天之所以篤生多而智者少，而賢者尤少，至於聖則幾幾乎僅矣，其至於中極也，果幾人哉！人其勿以萬化視萬化，而以歸一視萬化焉，而其化乃普天下古今而無不中也。

又《四典要會自序》 人有生死，物有起滅，來有所始，去有所歸。人由生至死，皆在天運循環之間，新故交接之會。今日有起盡，先後無終窮，生之時甚暫，可不勉而自修乎。浮生若夢，故稱幽。後世眞常，故稱明。其義乃聖人創之於先，非塵世所曉也。予生而魯鈍，僻處滇隅，幼習天方經典，遊學於秦，粗知吾教之指歸，未識其中之奧妙。乃遠涉波濤，親至天方，得博覽夫經傳，復訪問於高明，而後知吾教之理，其發明夫先天後天之蘊奧者如此，其信而有徵也。故不揣固陋，以漢文譯之，約略指陳，舉其大概，俾共曉然，知吾說之非誕也。至其文詞之粗俗，語句之牽強，尙望我教之君子，篤信，表章，潤色鋪陳，匡其不逮，則幸甚焉。

又卷三 古言，人爲萬物之靈。其所以靈者，以其有智慧也。故人能以其所見，而知其所未見，以近而推遠，以淺而悟深，以身之活動，而知有靈性，以塵世之死生，而知有後世，以國家之賞罰制度，而知造化者必有大經大權，以此人情世界推之，亦可以知有天理之世界焉。且如見吉吉之書，而知天子之權，則以人權，而知天權。是所謂以其小而知其大，以其末而知其本，此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是以觀大造實有來復，則知世界定分陰陽。來遲則復，陰盡成陽。來於今世，復於後世。來者爲降，復者爲升。降者由裏而達表也，所以在今世，藏性於身，而隨身轉變，如水之藏於瓜果。升者由表達裏也，所以歸後世，身又隱於性，而隨性流行，如瓜果之味藏於水。妙喻經云，其來也，先有天理之定，後有世界之分，是謂由裏而達表，從體以著用，一本發萬殊，無形之中顯有形，則世界之隨天理，如迹隨印。其復也，乃人情之世界著於先，天理之世界著於後，是謂由表而達裏，反用以歸體，萬殊歸一，本有形之中見無形，則天事之隨人情，如鏡隨形。是以今生之人情，必隨天理，故富貴貧賤，人不得自由也。後世之榮辱，必隨人情，故賞罰必照善惡，而善惡人所得自由也。人情雖不能越乎天理，但有人之自由在其中，似非盡屬天理，如日光之照各色玻璃，則光隨之而因以解其色焉。

將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分疏詳晰，而今生後世之理自明。

又《大化總歸》卷上

從來天地必有一眞境，萬物必有一眞機，光陰必有一眞時，要皆主宰造化之眞，有以成始而成終也。顧天地覆載乎人，萬物滋養乎人，光陰位置乎人，而人之必有一眞德者，本主宰重視乎人，借以顯此全體大用之眞造化耳。則人之重，非重此眞德哉。奈何有以己私擾其德，而使眞者混其眞，以世欲攻其德，而使眞者失其眞，不幾負天地覆載萬物滋養光陰位置之洪恩，而又何以爲主宰顯此全體大用之眞造化哉。不知人之眞德，固與天地之眞境萬物之眞機光陰之眞時相與貫通於其際，而顯眞宰之全體大用也。所以天地未至此，而境之眞不見；萬物未至此，而機之眞不見；光陰未至此，而時之眞不見；則人未至此，而德之眞又何以見。誠以主宰之全體大用，必至此而後顯其造化之眞者。此固有先天者之必有後天，有理世者之必有象世，且象世之必通乎理世，後天之必歸於先天者，無非爲天地復此眞境，萬物復此眞機，光陰復此眞時，人亦由此而復其眞德焉，則主宰全體大用之眞造化顯矣。如吾教天經所定復生者是也。夫復生者，復乎其爲人本來之大生也。本來者，從先天無始而來，乃眞一首顯之繼性，通達萬物之全理，成眞宰之大用，而爲天地萬物所公共而得者也。但萬物各因其量而所得者偏，惟人則充其量而所得者全。大哉眞主之奇造，而爲大中之至大，奇中之至奇者，非人也哉。得天之粹而成心，得地之華而成身。人之理統括萬有之理，人之象包含萬有之象，而爲萬化中所特生者也。故觀其外，則天包乎人；推其內，則人包乎天。心與理世相通，性與天理相接，命與眞宰相貫，慧眼開能見妙世所有之奇，性道通能知天理所藏之奧，眞心明則發現原有之眞光，自與本然相通而無所隔已。始如果生於樹，而果內所含依然樹之種也；是大化中之至精至美者也。夫大化至人而全，亦猶樹木至果而實，樹非果則徒有枝葉而終不能生樹，化非人則雖有萬物而終不能包含，可見果內含種，而種又生果，將生機之不息，何異人含大命而眞一無算無窮之理氣象數，悉從此而生焉。儒者云，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時措宜，成己仁而成物知，極之參贊變化，發育峻極，人之分量曷有暨哉。此蓋爲人之在塵世者而言其所能。豈知至後世之日，則舉塵世之身心悉化矣。粗者化爲精，暗者化爲明，鶩者化爲誠，濁體皆渾，穢性全昭，虛幻之明皆爲眞常之用，不將盡顯其原種所含之妙，超至凡人學聖而歸於眞者歟。至是則不以視而見無形之色，而無所不見；不以聽而聞無音之語，而無所不聞；目不及而得，其得無方，而無不得；不覺而動，其動無息，而無不動；不作而成，其成無變，而無不成。所謂大得大覺大動大成，而以眞一之用爲用，乃萬物之元，歸眞者之極品也。《中庸》所云，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之聖人，即此也。聖述主言曰，良爲而以眞德求，近於予者，予將授以鬼神莫測之大恩，不到此境，不知此言之眞爾。

此章言眞宰造化天地萬物光陰，皆以爲人，而人之大，實有超乎其上者。然所以能顯眞宰之全體大用，必在後世也。蓋至此，即天地之眞境，萬物之眞機，光陰之眞時所貫注，亦即人之眞德所發揮已。

又

眞宰者，萬化之眞君，乃帝中之大帝，皇中之至皇也，而統禦乎象世理世，前古後今，無有能比其恩威者矣。其由體而發爲用，一萬用之眞君也。故其知爲萬知之君，而不同於賢智之知。其能爲萬能之君，而不同於君相之能。其妙爲萬妙之君，其奇爲萬奇之君，而不同於天仙神鬼之奇妙，萬知則無所不知，萬能則無所不能，萬妙萬奇則無所不妙不奇，而豈如治世之君，僅此知也，而知有窮，僅此能也，而能有限，並無所爲奇妙也。而奇妙皆可以擬議而言詮，又何怪恩威之不得其自然哉。蓋眞宰有恩，而恩之所給者妙，乃萬恩之君也。眞宰有威，而威之所降者神，乃萬威之君也。眞宰之世界，爲萬古世界之君。眞宰之光陰，爲一切光陰之君。且夫君之稱，其意何屬哉。蓋君者，長人長物之稱，而至尊至貴者也。眞宰無在不包乎萬品之中，無在不超乎萬品之上，殆無異塵世之爲君者。然且天國中萬事萬物，無不各造其極，而歸於自然焉，是其本然者有如是也。向使稍不自然，便非本然，眞宰由本然而發爲恩，恩固自然也，而所賞者不偏絲忽。眞宰由本然而發爲威，威亦自然也，而所罰者不謬毫釐。不偏不謬，則見眞宰之所以爲賞爲罰者，皆自然而不得不然。由此而想，人之身心性命，又何一不歸於自然哉。尤可奇者，高堂二親乃一人形體之父母，大命元氣爲萬古理氣之父母，國主爲一方之君，眞宰爲萬理萬氣萬形萬色之眞君。故形體之父母非不尊，以理氣之父母視之，則不敵其尊矣。國主非不大，以眞君視之，則不見其大矣。聖人命人盡忠盡孝，必當盡其大忠大孝，誠以大哉眞宰一切奇能妙化，有不可以智慧妄測者矣。

此章言眞宰功化之極，雖以君親形之，而猶不能滿其分量。甚哉眞宰

之無所比倫也

又　眞宰之奇造大矣，不必求諸高遠之處，即眼前物理，而亦有可見者　夫睹雨雪之霏微而知湯中之生陰，觀湯泉之湧化則知陰中之生陽，至若日光之下可以借火，月光之下可以借衣，是皆人力所可比哉　尤足異者，生中含死，鳥中含卵是也，死內包生，卵內含鳥是也　不惟物有如此，即人事莫不然　彼夫愚昧不識之人，其身雖生，而其心已死矣　況人生夢寐身若已，夢寐知覺心猶生　嗟乎　眞宰之事奇矣，眞宰之能大矣　由此推之，而知死中之有生，復生是也　夫復生一事，乃至奇至大中之所必然而有，自然而有者　奈何淺人執諸己見，妄疑復生爲荒渺之說，是由不知眞宰之大能　且不惟疑眞宰之大能，更疑眞宰之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及其終則至於幽渺無憑而不得夫眞宰之所歸也　然人不知主，豈有不知命乎　夫命猶令也　誰令之，主令之也　若言令，而不言主，則何以謂之爲令　知令，爲主與之令，則知命爲主與之命　命也者，受主所令之物而賦於己者也　所以認主，必先認己　知己必先知命，知命之所必有則知主之所必有矣　彼夫吉凶禍福壽夭窮通，人皆曰此其命也　儼然人身之一主也　但其命無形無色無方無位無臭無聲，儼然一主之擬似也　然而命不居乎身之內，亦不在乎身之外　殆如主不在世界之內，亦不在世界之外焉　苟泥乎身以求命，而命不見　離乎身以求命，而命亦不見　亦如泥世界以求主，而主不見　離世界以求主，而主不見　故舍主以論命，而不知命之爲命　舍命以求主，而不知主之爲主也　夫乃歎主爲公共之命，命爲各具之主　主與命不啻似無而有，似虛而實者哉

此章言眞宰之奇造大能，即眼前物理便可見復生之事之不虛　乃世之論眞宰者，既言有，復言無　此理難明，而人之疑者必多　故借命以喻之，知命即知主　篇中兩兩相形，眞是七字的解

又　嘗觀淺見之輩，認主不實　勿論眞主之奇造大能，湮沒不知，且其辜負者更多　即以有形色者而言，彼夫天之高明不暗也，廣大不屈也，水久不變也，問誰能燭照之，包羅之，執掌之，而乃如是乎　人於此類之至明至顯者尚昧焉罔覺，又何足以論無形無色者乎　且夫吾人所居一室，而於室中上下四旁，必不能知其隱微所有　何可於普天之下，山川之廣，草木之多，鳥獸之繁，而妄言周知乎　故以九天之形勢較之，則六合不過一沙一塵焉耳　執九天以論理世，則九天之有形較諸理世之無形，又不過一沙一塵焉耳　然理世雖大，即命世又較之一粒米而外，九天之中，理世之內，純者眞宰之周，豈擬以一沙一塵而猶不能盡其分量也　眞宰之大，其蕩蕩乎無能名矣乎　即以合天下萬古學賢之知能，在眞宰知能中，不過滄中一粟，合萬方大神地祇之奇妙，在眞宰奇妙中，不過海中一滴　人可以庸俗之成見而妄測高厚之大能哉　此理難明　試爲掌舉而喻之　今夫螻蟻之微末也，其體幾何，以彼等居土穴，一沙一塵之間，而以人身之長且大者語之，彼必不信，且必聚其類而言曰，世間豈有人身之長且大如此者乎　夫螻蟻以己身之微而末，故不信人身之長且大　惟然又何足以言天之高與之覓乎　彼尋常識見而妄測理世者，何以異是　又如孺子讀書，終日玩愒，荀以良言慰之曰，爾其無怠，將來榮己身高門第，皆於小子是望也　而彼不知所言之維何　惟是惡言厲色以責之曰，爾不讀書，則夏楚之威，鞭笞之苦，將有不甚其痛者矣　孺子必悚然而懼也　是其所知者在此，而其所不知者在彼　夫與其語以不知而不信，曷若語以可知而深信之爲得乎　不有瞽者乎語以日光之美，彼亦隨聲和之曰，日光果美也　至問日光之美之何如，而彼則不能言其所以美也　夫不能言其美，因不能見其美也　獨奈何天下爲瞽目之多而竟置日光之美於不見乎　然豈眞日光之美不能見乎，亦分乎向背日光者耳　夫太陽爲形世之眞光，向者無不得其明　而聖人爲裏世之太陽，背者無不處於暗　是非光背乎人，而人自背乎光也　然則爲明爲暗者，非皆人之自爲轉移乎哉

此章言眞宰之大能，非尋常庸俗所得而知　故螻蟻之說，孺子之喻，瞽者之論，要皆爲淺見妄測者反覆譬喻而使之自悟

又　嘗觀自古及今書籍所載者多矣　要皆言人爲天地萬物之靈　其靈維何　蓋人之身爲萬形之粹，人之性爲萬善之綱，人之命爲萬理之元，人之形爲萬象之全　所爲造之總局統於人，而其人實道中之果也，謂之爲靈，靈在道也　又云，人爲天地萬物之靈者，萬物之靈魂也　《妙喻經》云，人也者，道之顯象也　又云，大道無形，人爲其形　大道無象，人爲其象　又理學眞宗》云，道乃無象之人，人乃有象之道也　所以身爲大道流行之身，性爲大道流行之性，心爲大道流行之心爲表爲裏，皆道之所貫注而成者也　人之原，乃眞宰首顯之大命也　道行經云，天地如樹，人如果　果即樹之種也，樹木之全止於果　天地之全備於人　果歸土而再發，人歸土而復生　乃知人爲天地所生，而人又能生天地　但天地之生人，生其象　人生天地，生其

理　生其象者，人在天地中，覺人小而天地大　生其理者，天地在人中，覺人大而天地小　天地大以象，人大以理　其實人之理，即包乎天地之理　天地之象，即寓乎人之象也　此人所以爲天地之種也　人能保全復生，如種果成樹，開花結果，即於人中現出天地萬物　一物之中一天地，萬物之中萬天地是其人之推暨無窮者，皆其道之彌綸不盡也　非然者不能修身盡性，持守眞功，則習染污俗　受傷之果雖種必不能生，而終爲廢物也　此之謂失其大本者而道二焉矣，又安能使明其德，而更行其道哉

此章言眞宰生人之大，大以道也　篇中重提道字，即中庸率性之道，費隱之道，自邇自卑，與知與能之道，原出於天，須臾無離之道，天下之正道，天下之達道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合內外之道　大哉聖人之道，同一宗旨，得此推闡，更可補前人所未發，而眞見退藏於密，放彌六合，大莫能載，小莫能破，非此不足以當之　至言而不能修身盡性，持守眞功，自人之爲道而達人，不可以爲道之謂也

又

道行推源經云，人來塵世，如懷嘉穀而布於良田，始而秀既而實，終而大熟豐收，除其稂莠，去其糠粃，今歲之穀，又作來歲之種　一種所植，百穀從生，則依然歸於所來之位而無異乎其初焉　夫人性如穀種也，含於父脊，隱然無形，迨出母腹而生，則如種之有萌芽也　幼時如春而發苗，少時如夏而生秀，壯時如秋而結實，晚時如冬而收成　至此則得以復還元種矣　今夫元種者，眞一始顯之纖性，千古萬命之總會，全體大用之首顯也　豈易得以復還哉　彼聖賢不滯於嗜欲，不礙於色象　身雖住世，而心性早歸於眞主之前，此自然而復其元種也　故《理學眞宗》云，復至大命，惟聖賢所能，庸愚無化己之功　事事有障蒙，而虛靈之妙盡失　物物有滯礙，而俗習之染日深　氣稟拘矣，明德昏矣，如之何能復其元種也　孔子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孟子云，苟爲不熟，不如荑稗，此之謂也　世有良士善人，品節所造雖未如聖賢之化己，而情之眞者行不僞，不僞則所守者誠　心之靜者念不紛，不紛則所向者正　希聖達天，雖非其所敢望，但極之會歸之日，一死而俗身盡化，諸僞胥捐，本性之幔帳可以全消，最初之天良可以盡復，況得聖人之眞光照臨於其際，將見始能修身，繼能明心，終能淨性，是皆能復還其本然之明而無失　此元種也，即所謂復生者是已

此章言眞宰生人，以參造化之妙，而顯全體大用者，特有此元種耳　千元種之復還必到復生之日，特爲中下人言也　若學賢則有生能保守此元種，有生已復還此元種矣

又

世有庸愚者流，爲嗜欲所累，己私所礙，氣稟自拘而天理晦，情僞時出而眞心隱　故所志者在人爵而不在天爵，所慕者在世味而不在道味　舉凡生於塵世，所當爲者何事，當盡者何業，而終歸何所，歸後若何，皆茫然而不知焉　是但見濁體之塵世，而不見妙象之天國　豈知有塵世，不能無天國，有天國不可無塵世，亦猶有夜不能無晝，有晝不可無夜也　蓋無夜則晝之明不顯，無晝則夜之暗不彰　明暗原不兩立，而明暗亦不同，無惟於表裏之間分之而已　夫表裏之不相見者，何異夢醒之不相通乎　塵世如夢，天國如醒　由塵世而歸於天國，如由夢境而還於醒時也　故經云，死者醒也，醒者離乎幻境入於眞境　而天國之事自此始　塵世之事於此終　聖諭云，塵世者天國之影也　影出於形，而因形以生象，則見影爲何如之影，即知形爲何如之形　但覺形實而影虛也，形常而影變也，形實有而影虛無也　以故天國之實，塵世之虛，天國之常，塵世之變，天國之實有，塵世之虛無，人之舍塵世而返於天國者，是由夜而返於晝也，離之出明也，燈之出罩而鏡之出奩也　人不知天國眞宰之大權，但即塵世國主之小權以例之，而眞宰之大權自見矣　且夫一省一郡者，國主掌之，而塵世顯　大省大郡者，即主掌之，而天國顯　國主不屈賢才，而有所選舉　眞主不負良善，而有所超拔　塵世重文，天國重德　重文則望其文爲國主所取，當必揣摩乎文章　重德則望其德爲眞宰所欽，當必砥礪乎道德　然塵世之榮華有盡，而天國之輝耀無窮也　人其可重塵世，而輕天國哉

此章爲見塵世，而不見天國者，發舉晝夜夢醒明暗形影以爲喻者，兩兩相形，眞幻自見，無非欲人舍塵世而返天國，不可輕天國，而重塵世之意爾

又

造化之初，有理有氣　理付乎氣，天地所以成形也　理不可無氣，亦猶氣不可無理　人之來時，由理之氣，由氣以成形　及其歸也，由形還氣，由氣而達理　理也者，萬有之宗　天地如此，萬物如此，即人亦莫不如此　故知象不可無理，則知身不可無性，而性亦不可無身　身無性，則身不能生性無身，則性不能顯　至是乃恍然於有虛有實者，世界也　有僞有眞者，人

真主一有暗有明者，理道也　有罪有福者，識見也　向使世界無暗者，則真者不顯　人情無僞者，則僞者不顯　理道無暗者，則明者不顯　識見無愚者，則智者不顯　故求世界之實，則虛者必舍　求人情之眞，則僞者必舍　求理道之明，則暗者必舍　求識見之智，則愚者必舍　舍虛而求實，世界無虛而盡實矣　舍僞而求眞，人情無僞而盡眞矣　舍暗而求明，理道無暗而盡明矣　舍愚而求智，識見無愚而盡智矣　蓋眞宰之於人無不以智期之，以正期之，以善期之，以明期之也　而人乃偏處於愚於邪於惡於暗者何哉　誠以人生本於智，不知學而成愚　人生本於正，不自立而成邪　人生本於善，不存理而成惡　人生本於明，不去私而成暗　是非眞宰之負人，而人自負之非眞宰之昧人，而人自昧之　所望人以顯眞宰之全體大用者，果何在哉　大乃歎世事本不偏，而人自邪也　世事本不虛，而人自幻也　惟人自邪，而不偏之世，而亦偏矣　惟人自幻，而不虛之世，事亦虛矣　是世因人而轉，非人因世而轉　人之有關於世也，豈淺鮮哉　此殆如人居各色玻璃之內，而觀天地之色，則天地隨玻璃而改其色　但天地未嘗改色也　其實玻璃之色障其目，遂謂天地玻璃而渾其色　人之於世界也，不其然哉

此章言眞宰造化斯人，並無負人昧人之心　獨奈何人偏自負自昧者之多也　故反復推明，再嘗曉以曉之

又　自古言性學多矣　或曰性無善，性無不善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性之說愈紛，性之理愈晦　儒者以性善二字闡之，不過借以杜一時異學之偏　而其實人性之所以然，猶未大明於天下　天方聖人於性學一道言之詳矣　蓋本主之降於天經者，而知性有先天之性，後天之性　顧性出於先天者，則善而無惡也　性出於後天者，則惡多而善少也　於此見或人之言性似是而實非　即儒者之言性又渾淪而無別　天方以先天後天定之而爲六品焉　先天之品二也，後天之品四也　其四維何，堅定性，生發性，活性，氣性是也　此其後天之品也　其二維何，本性，繼性是也　此其先天之品也　夫性何以謂堅定　自父陽受於母陰，不過點精而已　究之胚胎固結，實挾堅定之性以俱來，則堅定性其始　由是吸氣血而共相取精，生體寖而日長月大，則生發性其次　至此雖蠢然血肉，塊然形質，而終身知覺運動食色之根，莫不於此基之，則活性又其次　迨既離母腹而後，拂其性則知啼，順其性則知笑，完顯其所稟之氣性焉，則氣性其終矣　要之堅定者，金石之生也　生發者，草木之性也　活性者，禽獸之性也　氣性者，人與天使共有之性也　特後天之四性，與種俱存，與胎俱生，內稟風火水土以成其妙者也　今夫土與水合，而金石生　金與火合，而草木生　本與氣合，而活類生　活性生於土，而氣性達於外　此後天之四性，由本身而出也　然四性人與物同，至氣性，則人與物異　於何見之　於先天之一品見之　夫先天之一品無形者也，非得人身之氣性以承載之，則本性何由而附　所以人之氣性順承本性之用以爲用　凡氣性之所能爲者，皆本性之所欲爲　本性所有之知能，其發現盡付之於氣性耳　但氣性之所分別者情形，而本性之所分別者義理　人之所以貴於萬物，靈於萬物者，此也　且夫本性爲各具之性，而實公共之大命所包涵而有者也，故又名曰人性，曰德性　此非獨人與物分，即人與人亦無不分　氣清者必清，氣濁者必濁　所以人雖同受大命之性而有善惡賢愚之分者，因理同而氣異也　理隨氣化，氣不同而理亦不同耳　夫世之言性者，執善不善爭辯於不休，是只知有性之名，而不知有性之品也　設以六品之義告之，以先天後天之理破之，則人性不待辯而自明矣

此章以先天後天分著性品，實可補前人所未及　至性學之精微詳盡，則莫如《清眞指南》所言性命一冊爲善

又　至聖者，眞宰所特生，絕數千代列聖之新傳，以開來學於無窮也　斯豈易得之品哉　夫異端蜂起之時，長夜漫漫，天下瞽目竟驅而入於淫詞邪說久矣　向使世無至聖，誰能遵眞主之明命，闡眞主之大道，而宅古聖之事業乎　所幸隙緒，泄泄千年一發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學之間，而至聖出焉　將天地未明之理，至至聖而明矣　性命未洩之機，至至聖而洩矣　推之表裏精粗大道未澈之義，典章製度百世未成之規，至至聖而其義盡徹，其規大成矣　且舉古聖所未知者，至聖知之無不詳　古聖所未能者，至聖能之無不盡　是非拔古聖之精英，蘊古聖之道德，萃古聖之才華，而合爲一聖不能也　嗟乎，六百年之道脈，將斷而至聖以一身維持之　數十國之異端邪說，而至聖以一己挽回之　其殆砥狂瀾於既倒，炳萬古以日星乎　至聖乎，造乎其極，無以復加者乎　彼古聖得其厚大者，而至聖已得其精微乎　古聖進於高明者，而至聖已進於中極乎　則見古聖猶星月(云)(雲)漢，至聖則中天之日也　古聖猶支干花葉，至聖則琪樹之果也　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　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　至是乃恍然無光而照清世者，至聖之堅定者，金石之生也　生發者，草木之性也　活性者，禽獸之性也　氣性者，人與天使共有之性也　特後天之四性，與種俱存，與胎俱生，內稟風火水土以成其妙者也　今夫土與水合，而金石生　金與火合，而草木生　本與氣合，而活類生　活性生於土，而氣性達於外　此後天之四性，由本身而出也　然四性人與物同，至氣性，則人與物異　於何見之　於先天之一品見之　夫先天之一品無形者也，非得人身之氣性以承載之，則本性何由而附　所以人之氣性順承本性之用以爲用　凡氣性之所能爲者，皆本性之所欲爲　本性所有之知能，其發現盡付之於氣性耳　但氣性之所分別者情形，而本性之所分別者義理　人之所以貴於萬物，靈於萬物者，此也　且夫本性爲各具之性，而實公共之大命所包涵而有者也，故又名曰人性，曰德性　此非獨人與物分，即人與人亦無不分　氣清者必清，氣濁者必濁　所以人雖同受大命之性而有善惡賢愚之分者，因理同而氣異也　理隨氣化，氣不同而理亦不同耳　夫世之言性者，執善不善爭辯於不休，是只知有性之名，而不知有性之品也　設以六品之義告之，以先天後天之理破之，則人性不待辯而自明矣

此章以先天後天分著性品，實可補前人所未及　至性學之精微詳盡，則莫如《清眞指南》所言性命一冊爲善

又　至聖者，眞宰所特生，絕數千代列聖之新傳，以開來學於無窮也　斯豈易得之品哉　夫異端蜂起之時，長夜漫漫，天下瞽目竟驅而入於淫詞邪說久矣　向使世無至聖，誰能遵眞主之明命，闡眞主之大道，而宅古聖之事業乎　所幸隙緒，泄泄千年一發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學之間，而至聖出焉　將天地未明之理，至至聖而明矣　性命未洩之機，至至聖而洩矣　推之表裏精粗大道未澈之義，典章製度百世未成之規，至至聖而其義盡徹，其規大成矣　且舉古聖所未知者，至聖知之無不詳　古聖所未能者，至聖能之無不盡　是非拔古聖之精英，蘊古聖之道德，萃古聖之才華，而合爲一聖不能也　嗟乎，六百年之道脈，將斷而至聖以一身維持之　數十國之異端邪說，而至聖以一己挽回之　其殆砥狂瀾於既倒，炳萬古以日星乎　至聖乎，造乎其極，無以復加者乎　彼古聖得其厚大者，而至聖已得其精微乎　古聖進於高明者，而至聖已進於中極乎　則見古聖猶星月(云)(雲)漢，至聖則中天之日也　古聖猶支干花葉，至聖則琪樹之果也　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　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　至是乃恍然無光而照清世者，至聖

之德也　不澤而澤萬有者，至聖之教也　彌飲而彌渴者，至聖之學也　彌行而彌遠者，至聖之道也　至聖不求名，而名及千古，愈久而愈彰　至聖不求利，而利在萬年，愈遠而愈大　至聖不謀富貴，而富貴過於帝王，帝王變而至聖之富貴千古如新　至聖不愛榮華，而榮華甚於家國，家國易而至聖之榮華異時猶在　尤足奇者，天仙奉命，神鬼畏避，感應萬端，神化無極，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斯　即起古聖於今日，應亦感戴無暨矣　迄於今，至聖往焉，而後賢後學闡其教道，傳者不倦，受者不絕，愈延愈盛，愈遠愈彰　謂其與天壤永垂不朽也，宜哉

此章言至聖受天明命，維持大道，繼往開來之眞功，即以接上數章眞宰生人顯道，必賴至聖出而乃能達天之道，使流行於天下後世，則至聖之生其有功於天人之間者大矣

又　古來教道多矣，何教不有聖人　使必高自位置，謂我教有聖人而他教之聖人非聖人　此尤不情之論也　然他教既有聖人，則後世一節是教道中之至重至大者，何以漠然無一言乎　不知我教聖人，所任者天道　他教聖人，所任者人道　以任人道者，而欲其言天道，則非惟識見所不到，亦且職任所不宜　故刪定贊修著書立說，他教之聖人其製作非不彪炳宇內，而惜乎於眞宰之賞罰，天地之究竟，萬物之歸宿，光陰之結局，斯人原始反終之要道，則缺焉不講也　謂非有人道而無天道乎　夫言人道者，必需乎智慧，故智慧雖淺，而無礙　言天道者，不需乎智慧，故智慧雖深而無用也　我觀東土聖人凡人生綱常名教，日用飲食數大端，詩書所載無不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　惟於眞主何以認識，造化何以奇妙，舉人性之所包括，人心之所隱藏，與幾微之理，妙尊天之事理，其中分門別類，以至復活見主歸眞，各世界一切規矩範圍，並未能旁贊一辭，豈非以職不任　此而言亦遂不及此哉　天方聖人職司天道，故於後世一途，見之眞而言之切者，誠以後世者，眞宰賞罰所彰也，天地究竟所畢也，萬物歸宿所定也，光陰結局所終也，原始反終之要道所成也　且爲千百世亡人之盡限，吉人之受恩寓焉，凶人之受威寓焉，眞光之發現亦寓焉　奈何庸俗者淺見而莫之能悟，異端者行怪而莫之是求　故主喻云，爾等只知今世之浮華，而不知後世之眞實，竟將自己昧之，神鬼昧之，天仙昧之，並己身之靈性亦昧之　此所以於眞主之實有者而愈昧之矣　更可異者，有謂主宰者萬物之稟性所合造而成，其妄誕更可知矣　此蓋受伊祖宗流傳以來以訛傳訛之錯誤，而蒙蔽之也　由此推之，凡五官而外，屬於死後復活之機密，要皆茫然而無睹，是其所信以爲眞者，在今世也，誠所謂智慧之所及者及之，智慧之所不及者不及之也　爾幸我教聖人出，受天明命，歷代相傳，無非達天之道使流行於天下後世，比天國復生之至情至理，乃昭然大著，而爲他教聖人補其所缺，其有功於天人之間者豈淺鮮哉

此章言我教聖人專言後世，議者遂謂高己而卑人，且荒渺之說，由此而起矣　章內以天道人道各承其任立言，則我教聖人非獨優，他教聖人非獨絀也　識者參之

又　世之人忙忙碌碌於塵世也，是不知塵世之境，實由於不知塵世之義　眞主示云，今世何世，傀儡登場之世也　爾等信爲眞實，是爾等欺今世乎，抑今世欺爾等乎　聖人又諭云，今世皆屬夢境，斯人無非酣睡，非極之身喪氣絕之日，而總不能醒　惜哉　經曰，死者，醒也　此之謂歟　夫知今世之爲夢，則知後世之爲醒　知夢之所終爲醒之所始，則知今世之所終爲後世之所始　彼做夢者既醒，則見醒而不見夢　凡夢中所見之物，已非醒時所有之事　乃數人至死時，將今世所千謀百計而認爲眞有者，至後世則悶盡燈滅，而變爲烏有也　是夢者以醒視之，夢爲幻境矣　今世以後世視之，今世又爲幻境矣　所可慨者，人在夢中忽而遭患難，或泣或悲，忽而得功名爲歡爲樂　甚有居繆綍而爲王侯，得享非常之爵位，處豐享而遇貧賤，偏受無心之坎坷　夢中如何急迫，醒來倍覺虛閑　設能於酣睡中而自知曰是夢也，是夢而不醒也，是不醒而知爲幻境也　而若之何悲泣，若之何歡樂也　且夫浮生如夢，古今同慨矣　使富貴而可久，功名而可長，榮華而不衰，成實而不落，則樂者無妨常以爲樂，憂者無妨常以爲憂　而豈知千古英雄，傷心永訣，百年富厚，撒手崇朝，妻妾何在，兒女何屬　更有肥身害衆，利己損人，臨危時多少不堪回首者，幻乎不幻　甚哉塵世，本變幻之浮雲，半生只頃刻之歲月，誰其慧目勘破，如聖賢確知無疑　由此明其心淨其性，不貪得不患失，舍其幻而求其眞焉　死之日大開醒眼，將有生之事業，一旦而棄之如遺，至此乃知幻境之在今生也，不過一瞥目而過之

或有問者曰，爾終其身於今世中，亦曾計居處幾何年，飲食幾何年，謀爲幾何年乎

對已、一旦皆向已　嗟乎　幻境之不長、死後方知　蓋人於是日醒也、離乎夢也　夢者之所見、夜間之幻境也　醒來之所見、晝間之幻境也　幻境之不同、有如是夫　人奈何不以幻境爲幻境、轉以幻境爲眞境　迨其死期至、而乃猛醒、以悔此幻境也、而已無及矣

此章借夢醒以喻今生後世　蓋後世之眞、人不知　今生之幻、人亦不知　至夢醒則無有不知　篇中說夢處、卽是說幻處、卽是說今生後世處　彼夢夢虛生者、最宜三復斯言

又

從來天地有不能不毀之時、萬物有不能不敵之勢、人生有不能不死之日者、亦時也勢也　死之義、是卽天地由暑而寒、萬物由榮而枯之義也　乃世人但知死之情形、而不知死之義理、所以以死爲不祥　而於是有畏死幸生者、有惡死好生者、有避死貪生者　雖儒家亦所不免無惑乎　重塵世、輕天國　於眞主既使人生必使人死之大義、茫然不解其何故　夫人生塵世、不過登場之傀儡、鼓一歇則罷之　亦只赴市之客商、日一落則歸矣　而欲顯其眞主付托之重任、則不於生而於死　乃淺見者動謂魄散尸僵、寂寥泉壤、筋骨脫落、皮肉支離、是臭物也、亦棄物也、而義理何在焉　且有以死爲家運之衰、時命之舛、莫甚於此　故一見死而卽畏者有矣、惡者有矣、避者有矣　雖然斯人意外之災、每向意中而至、古今反常之禍、卽由常然而生、是以畏死而死偏至、惡死而死偏來、避死而死偏速　固幸生好生貪生者之所必然　然而人不知所以死、曷先觀所以生　想人當初離母腹之先、孑然一身耳、赤手空拳、一物未有　及其長也、妻妾來矣、兒女來矣、富貴來矣、田園來矣、學問功名來矣、榮華勢利亦來矣　泥亦以觀、何事不足以動衆　及身而想、無時不可以驚人　宜其養生有術、長命多方、乃忽焉一疾不興、百年如夢　衆物雖來、而已獨去　致使日久、相親相愛者、一旦候別倏離矣、人孰無情、誰能遣此　由是豪傑傷心、英雄灑淚　爭利爭名、於斯何往　爲王爲霸、到此皆空　又何怪兒死而愀然、聞死而潸然、言死而慨然也哉　獨不思有生所齎來於我之物、皆有生所湊來於我之物、而非我有生卽帶來之物　吁嗟乎　人至死日、妻妾兒女不能爲我貸、富貴田園不能爲我贖　雖有功名、豈能持以相贈　雖有學問、豈能取以共分　榮華何在、勢利無關、我生所有之物不能救我之一死、皆若與我身不相干涉者　然則生何幸也、生何好也、生又何貪也、而死何畏乎、死何惡乎、死又何避乎　不知死者、乃眞宰隆大恩於我民者也　衆生承繫紅塵、不能返始　眞宰憫念之深、故以死化其形體　此正人情樂尊世收功、得超拔而顯主全體大用之時也　所以濁體既毀者、靈性全明焉　蓋見人不死、則欲性不脫、慧心不啓、俗目不開、是死者拔因人而離囹圄、醫疾人而除病苦也　受眞宰何等洪恩、何等大慈、而乃見不到此、畏之惡之避之、是可笑已　且夫今日一死之秋、卽後日復生之地　由表而卽歸裏世、黑暗者進於光明矣　由僞樂而入眞樂、灌礙者轉而臺通矣　善者見天堂得遂其爲善之念　惡者見地獄得止其爲惡之愆　死之大義如此、乃翻然於兒女妻妾富貴田園學問功名榮華勢利、眞主於今世之物分授與我、而使我承任之、以專其事、至死則以今世之物、還於今世而已、如之何有不能舍者　此固當絕其貪欲之意　死未至而淡然相安、並去其畏避之心　死既至而欣然順受每見世之人於當死之日當死之時而不知順受、反怨之詈之、思所以逃之、甚至痛哭流涕、百端悲鳴、有大不滿於主之意　嗟乎　於此用逆、則生平無往非逆矣　豈知人生百年、但看臨危何如　千萬事順、得此一事之順而順者愈彰、卽千萬事不順、得此一事之順而不順者亦可解　蓋死爲眞主所超拔、順死卽是順主　此勿論已當臨終之必順、卽我有慈父母臨終而守其難舍之志、勸以順主、則子爲孝子　我有孤兒女、臨終而忍其大痛之心、訓以順主、則親爲義親　乃知一順之所全者大也　人何不思已卽不順、至此有逃死之術、免死之方、而能傲主以不死乎　且夫順死者非果喜而不傷心之謂也　蓋天性之恩、固不能絕於中、而承任之義、有不敢違於外也　孟子云、順受其正　此之謂也　惟然則知順受者、爲理之當然、數之所必然　縱意有貪生而力難幸免、順受之義、實自然而不得不然　豈知更有進者、蓋眞主以死超拔斯民、離乎幻世、而歸於眞境　人知此境、不惟安然順受、而且怡然樂歸　譬如衆流之趨海、遊子之赴家、必到此極樂境界、乃憬然大悟曰、眞主之拯救以至於此　因恍然於臨終之順受、所見猶小　而臨終之樂歸、所見乃大也　孟子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卽此境也　況夫宇宙間凡有形者皆朽、無形者不變　濁體之必朽、正以顯靈性之不變　人之身雖死、人之性長生、是名爲死、而實則生也　又何憾焉　尤足奇者、人之生必滋飲食之調攝、性之生不待世物之培養、則生與死果孰勞而孰逸哉　識者可以辨矣　極而言之、彼人之生也、貧賤逼之、坎坷逼之、患難逼之、爲俗情所困者、故生獨見其難　人之死也、怨我者不願、謗我者不願、殺我者不願、而世累盡絕者、故死倍覺其安

乃知識幅全死而軀絕，不其屬於塵世之事也。善惡雖死而常存，以其屬於天國之情也。屬於天國之情者，靈性所見而實人之大本也。屬於塵世之事者，濁體所爲而實人之末節也。濁體朽而大本自能培，靈性見而末節自無虧，奈何人反忘其大本而末節是務，是不知靈性之貴，而只求濁體之幻也。吁，可危矣。更堪笑者，此身既死，濁體朽於塵世，靈性歸之天國，而猶於蓋棺後，刻木以爲像，繪圖以成形，敬禮之，奉祀之，顧惜之，較生時而更覺肅然，此殆如勅御爲王家所奪，所存者只空簡而已，乃不識簡中無印，而猶保守之，珍重之，愛惜其白昧實甚，是皆不深思其義之過也。或有曰，人有後爲不死，誠如是言，則舜爲天子爲聖人直乎可。蓋瞽瞍之惡矣，乃舜之孝愈大，而瞽瞍之惡愈彰。雖父子之間不死亦爲無益，死之不爲有損明矣。譬如穀種當吐秀成華之時，其葉芃勃可愛，至秋成穀熟，霜露幾經，而葉遂凋零黃落，已爲棄物，不可復用。斯時所取而藏之御廩者，惟穀與果而已。乃知人身其葉也，性則穀與果也。死者，穀與果成熟之期，而葉零落之時耳。且夫死何以謂爲會歸哉。會歸云者，天下衆庶會於王都，外省權歸外官，都會權歸大吏，至後世則權歸眞主。故見天子之權，則外官之權不見。見眞主之權，則天子之權亦不見。蓋眞主之權，天權也。天子之權與外官之權，皆人權也。天權者而人權自消，歸於無有矣。死者會歸於眞主闕下，而統屬其權者也。雖天子之權不能加於我，而又何況於外官乎。不見大官流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有如是夫。於此可悟生死之不停，而爲天地自然之機也。曉主生人，非漠然而生。主死人，亦非漠然而死。故人以死爲脫俗體，其視死猶小。以死爲顯靈性，其視死乃大。以死爲脫俗體，而出乎有形天地之外，其視死固大。以死爲顯靈性，而超乎無形天地之中，其視死愈無不大。以死爲出乎有形天地之外，而消乎幔障之己私，超乎無形天地之中，而至於會歸之眞境，其死乃大之又大，而無有出乎其大者矣。古來大聖大賢多矣，未聞有畏死惡死避死，以生於免死者，蓋深知死之義，有如是之至大而無以復加已。

此章言斷人受眞宰之洪恩，而能顯全體大用者，必在死之後也。乃世有以死爲不祥，是不知死之義理耳。通篇看死字，獨得其正大。詮死字，獨得其精微。不涉於道釋兩家輪回托生之說，使台儒家聖賢原始反終之至理有此議論當皇，以後發覆生天國等文，自非鈎深元渺者比。

又

今夫有形之身內，必有無形之體，靈性是也。靈遷之世外，必有永長之境，天國是也。庸愚者流，處塵世而頭有天國，而彼不信。執形身而與有靈性，而彼亦不信。究之不信天國，不信在塵世也。不信靈性，以其爲形身也。夫塵世不信天國，形身不信靈性，殆如處夢境而不信醒時也，非不信也，以不知有醒時已。使處夢境而知有醒時，則必以夢境爲幻矣。處塵世而知有天國，則必以塵世爲幻矣。處形身而知有靈性，則必以形身爲幻矣。豈知夢境，不知醒時也。至醒時則悟夢境之爲幻，塵世不知天國也，至天國則悟塵世之爲幻，形身不知靈性也，至靈性則悟形身之爲幻，且夫形身之幻，幻在百年，塵世之幻，幻在一生，夢境之幻，幻在一時，幻不同也，而所以爲幻，則無不同，故以形身與靈性較，形身不過半日而已，以塵世與天國較，塵世不過數日而已，則以夢境與醒時較，夢境不過數刻而已，乃人惟知貪目前之形體，而昧乎己身之靈性，並忘乎後來之天國，知有夢而不知有醒，是外本而求末，舍大而圖小也。惜哉，吉今來純眞無幻者，眞一之境也，眞中之幻者，天國之境也，幻中之眞者，塵世之境也，純幻無眞者，夢中之境也，眞一無形相，塵世無長生，天國無死亡，夢境無實事，眞一之境，雖死而難到，塵世之境，死而即至，天國之境，欲死而不能，夢中之境，似死而非眞，所以見塵世之善惡，可以知天國之賞罰，視形身之得失，可以知靈性之明暗，賞罰隨乎善惡，明暗因乎得失，猶果之於種也，而果中見種，亦猶即鏡內觀容，美者見美，醜者見醜，毫釐不爽，有如此鏡矣。夫獨是世有有形之鏡，亦有無形之鏡，無形之鏡何在乎，彼中天爲先天之鏡，故塵世顯先天之定然，而證天爾通可例觀也。後天爲中天之鏡，故復生顯塵世之事迹，而善惡賢愚可互見也。然而主之成此世界也，以鏡顯，而人之含於主也，亦以鏡昭，形向乎鏡，人雖遠而主近矣，鏡背乎形，人雖近而主遠矣，是以向主則近主，近主所以必念主，背主則違主，遠主所以必違主，此亦自然而不得不然焉耳。事主者，其當懸一鏡於心目間也可。

此章全爲外本求末，舍大圖小，不信天國靈性者而發。夢境一喻，眞幻昭然，解得眞幻大義，自不至以本爲末，以大爲小，而妄求妄圖也。章內言純眞無幻，純幻無眞，眞中之幻，幻中之眞，無非示人大小本末而使之自悟。

又

儒家動言理欲，抑知理何以謂理，欲何以謂欲。蓋理者出乎天，猶

光之生於日也　欲者生於七，猶影之出於形也　惟形礙光，而後成影　惟七礙理，而後成欲　是理之機甚微，微則易爲欲所攖　欲之機甚危，危則難爲理所制　二者相反，而實以相生　相剋而卽不相同　所以理如晝也，晝則爲明之徵　欲如夜，夜則爲暗之驗　晝夜原不並立，亦明暗自不並行　且夫晝何以獨明，向日則明，明之所以屬於晝也　夜何以獨暗，背日則暗，暗之所以屬於夜也　然則理如晝之明，以其向乎主而後明，故理曰天理　欲如夜之暗，以其背乎主而後暗，故欲曰人欲　於此可悟向背乎日，而分爲晝與夜者，卽向背乎主而分爲理與欲也　而形影之說，可參焉　經云，塵世本天國之影　卽此推之，可見塵世本暗而不明　而白晝之明，乃得太陽之光照之而明耳　至日沒則仍歸於暗矣　歸於暗，則晝之終而夜之始也　然夜卽暗，而何以獨得其靜，靜者陰之象，而所屬者地　彼人身至夜而秉於靜，因夜靜得以養其身之凝，是身屬地，而性則屬天也　屬天秉於動，動則能顯性之靈，而歸於天國，更體之濁而化爲輕妙，故不須靜夜以養之　而天國常明無暗者，人亦常覺無睡矣　此後世之所以無夜也　但天國之明，乃自然而明，非借太陽之光以顯其明　聖人云，浮生純暗，聖學能明　可見人在塵世如處陰夜，善惡不辨，黑白不分，眞僞不知，雖有目亦如無目也　於此而欲辨善惡分黑白知眞僞，要惟以聖人之燈光燭之，始可轉暗而爲明　惜乎　只能明其近，而不能明其遠，終不若白晝日光，普世共見，遠近皆然之，爲美甚矣，主之大也

此章言晝明夜暗，爲塵世說也　至天國則純晝無夜，純明無暗，以其所顯者靈性也　塵世之有夜，因夜以養人身　其所顯者，形體也　理欲之說可悟矣

又　嘗觀盈天地間，皆物也　莫不有所始，卽莫不有所終　既有所終，卽莫不返所始　末嘗不歎萬化理窮數極之日，皆萬化返本還原之日也　《眞經》云，萬化之形皆朽，惟眞幸一面獨存　注云，一面者，大用之謂也　有用則有體　體所以立，用之基也　又云，惟眞一之表獨存　表者，大命也，萬理之元宗也　而所謂一面卽此也　存者不朽之謂　存而曰獨，則其餘皆朽可知矣　乃知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形不朽，且形朽而理亦與之俱朽　本經云，是故萬物只朽其相，弗朽其理　蓋弗朽之理乃天理也，本然中所含自然之妙，而爲人物之所以然也　惟其爲自然妙理，則所含萬

朽，其理者此也　有必朽之理，性理也，乃建立形體之靈性也　惟其建立形體，則所言只朽其相者此也　然此爲萬物而言，非爲天地而言　且夫天地有於萬象之先而爲萬物所依賴，朽於萬象之後而爲萬物所統攝，復生於萬象之始而爲萬物所由基，誠以天地覆載乎萬物，長養乎萬物者也　萬物得其覆載長養之恩，而有之於始，朽之於繼　復生於後者，亦自然而不得不然焉耳　是以天地包乎萬物而無所遺，萬物隨乎天地而無所滯，要其萬物不得不有者，卽天地亦不得不有　一物不得不朽者，卽天地亦不得不朽也　相如是，而理亦無不如是焉　他教學者有言，乾象乃至剛至陽之物，其性輕清，常而不變，絕不類下界之所有其常存不敗永在不朽者，殆謂天地異性，賢愚之所共知　但其形之朽與不朽，則非智慧所得而擬議也　雖所言凡有形之可見者，則有數之可推　有數之可推者，則必有盡之可言　無非以擬議之說參乎其間，而茫無依據　吾教所著之書，皆本眞主所降之經與聖人所譯之語以爲憑，不涉於荒渺，亦不淪於虛無　不敢妄爲增，亦不敢妄爲減　非如纖緯術數之學，而以一己之智慧爲定論也　至是乃恍然於凡物皆屬幻，有幻則不能眞，朽者所以去其幻而歸於眞也　萬物不朽，萬物不能歸於眞　而萬物之幻在，卽天地不朽，天地亦不能歸於眞　而天地之幻，亦在天地之歸眞，原無異萬物之歸眞　在乎朽之日，然天地如何朽　世盡之期，卽朽之徵也　故聖人知世之必盡，而究不敢必世之何日而盡者，蓋不敢妄揭主之機密，恐啓後人之疑心，而別生異說故耳

此章言二朽字眞字，卽將古今來天地萬物無量無盡之理氣象數，始終往來，包括靡遺　談理如此，乃見天方之學獨得其正大精微處　彼言乾象矜博物者，不知其眞，猶於不知其朽

又卷下　眞宰者，綱維理數，掌握天人，固超越萬有，而無大不包，無微不貫者也　所以鑒察之神，渾萬物而不遺一物，統萬物而不失一事，妙萬形而不滅一形，豈可以人能而衡量哉　譬夫太陽之於萬物也，未出則萬影俱寂，出則萬影齊明　勿論大者顯者美者，不能寘其象　卽小者微者惡者，亦不能斂其形　豈待太陽作爲安排，由一物以及衆物，舉物物而必親造其影乎　夫太陽特眞宰造化中之一物耳，其光無處不照，無物不周，又何況眞宰之鑒察萬物乎　眞宰之鑒察也，本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全，無所不善之神化，以照臨於衆生會歸之地，眞能聚萬世如一室，合萬古如一時，對萬衆

如一人，理萬事如一事，毫髮不爽，微隱不遺，雖三百萬人之是非曲直善惡公私，無不昭然其著於頃刻，又何須借人神之力哉　乃知眞宰主持萬化，而萬物莫能逃其化；妙通萬跡，而萬物莫不顯其跡　說乎上下幽冥，皆其照鑒也　生滅往復，皆其推移也　其功用則彌綸乎宙合，其化育則渾含乎古今也　故其有恩而不罔，有威而不迫，有賞而不遺，有罰而不漏　豈若世人之小能見其大，而忘其小，究其廣，而失其微哉　彼塵世審訊，而必借人神之力者，不過以人治人，以物治物之事已耳　豈足以例眞宰之大能哉

此章言眞宰鑒察之神，不借人神之力，所以極形大能之處　太陽一喻昭然矣

又

善惡由人，賞罰由主，天下之通論也　固由人則爲善爲惡，在今世而可定　由主則爲賞爲罰，必後世而乃行　後世者，眞主審訊斯人而大彰其賞善罰惡之權，以完其今生之事也　所以前古後今，人民實繁，必一一由死而繼以復生者，殆如一一由夢而繼以復醒焉　天下無不由夢而復醒之人，亦無不由死而復生之人　夫死之必復生，是眞宰統會斯人於無涯岸無參差之大世界中，分班列等，按其次第而顯其塵世所作善惡，以爲判理之場，正斯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時也　勿論大者顯者，即纖毫隱忽之端，人所不及覺察不及指摘，並不待刑驅勢迫，莫不於斯時而畢見之　殆如鏡中照容，美者顯美，醜者顯醜，毫無作僞之迹　豈似人間案卷，必待告者言情，訴者鳴冤，而有文吏可以舞弊，有財帛可以贖罪乎　夫國家問罪，有下刑拷打之說，誠以不拷則不招，不打則不認　且雖招而招非眞，雖認而認亦僞　要皆不離乎強逼者近是　獨至後世，則另到一天，另履一地，另爲一事，迥然不同尋常，故一置之眞主之前，口不須辯，勢不須加，曲直不須分判，是非不須對觀，而爾時之境何如，爾時之情何如，爾時之人何如，並爾時之心何如，無不自然而明，自然而招，自然而斷也　是曰也，乃無形者顯而有形之日也　且不止此也，即己之手足亦可代言塵世之所以然　雖一體亦不能曲護焉　此即呼手足而訴之曰，爾我一體也　今日證我，來日罪我　爾獨不受牽連於我乎　手足答曰，我豈不念一體聯絡，而無奈眞主使言，欲代爲掩飾而不能也　是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微意也　要惟己之善勝於己之惡，則主或從而恕之　但恕之只不降其罪也，猶必以其事顯示之於己者，而更顯示之於衆，正以見鑒衡之不爽　今之能遁其形而視其鑒者，有幾人哉　蓋眞宰措施至當，萬物莫能遁，隱者莫能匿　雖在今世，要不見罰，善不見賞，惡不見伸，而知今世之後，必復有一世界焉，以還其塵世纖微必報之事也明　可畏哉　且眞宰於人之罪孽，有可赦者焉，有可赦不可赦者焉，有不可赦者焉　赦不敢濫，罰於爭而無心過犯，是誤爲者可赦　有敢顯然爲非而無所忌憚，是故爲者不可赦　況故爲而有改悔之心者可赦，故爲而無恐懼之念者不可赦　且於主之命令心難專，而力不能及者可赦　苟有其力，而心不欲赴者不可赦　推之失於太寬，出於過忍者可赦　若以勢凌人，以權傲物者不可赦　即自知其短，無可如何者可赦　若鬼魔居心，奸詐百出者不可赦　至若人生塵世，與人相接，或受一言之委屈，或受一行之欺凌，即由愧生羞，由羞生怒，必欲報復，而後甘心焉　甚至有怨主不公而妄言者，不知世有屈我欺我之人，而主無屈我欺我之意　然主非徒不屈我欺我已也，猶必於屈我者，而以屈報之　欺我者，而以欺報之　惟是我雖被屈被欺，而見眞主之大罰凜然可畏，於是懼之竟之，不追其屈，不言其欺，將屈我欺我者而自爲解釋，則主亦從而宥其辜，赦其罪矣　此所謂可赦不可赦，不可赦而赦者也　乃知後世審訊惟公，我有必報他人之心，則眞主無怨饒之理，我有不讓斯人之志，即聖人無拯救之權，惟己能容人，主自能容己　非大仁大慈，其孰能爾於斯

此章言眞宰審訊，所以定賞善罰惡之案　而後世之必復生者以此　但不若塵世治獄，多有寃抑強致，不遇將今世所爲善惡之情形，昭著於前，使以自觀末節　言可赦不可赦三層，更見眞宰大仁大慈，無虧人星點之事

又

今夫先天後天之分，分以今生，已往，將來之分，分以現在，今世，後世之分，分以死日　此其故非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見，亦非聖人不能傳　聖人者，眞主所特生　易以慧目，開其心胸，俾以重任，引進後學者也　故從事聖人者，睹其訓誨，雖言世之群迷可開，聆其言論，而千古之典型尚在　所以鬼污者得脫離，而進於光明矣　罪罰者得拯救，而入於清潔矣　要之聖人所傳後世天國之事，皆本上天敕降之經，以爲確證，而又歷代相傳，毫無足疑，並非敢妄爲創作者也　夫天主豈無故設謬言惑亂人心之人，聖人方將預之闢之，使吾教不流於邪說，不入於異端，又皆皆以荒渺無憑之事，密衆生而入於妄誕之門　況受眞主超拔以來，不通之機密可通，難得之感應可得　聖品之尊貴如此，是必能眞實無僞，代主而立言，並

不敢以私智小慧參雜乎其間，致使昧後世者而兼以欺眞主，乃知淸眞敎定信後世者，誠以一守道聖人之言，較之數千愼言之常人，而愈覺可信如其不然，何以時代之遠近不同，聖人之誕生亦異，並無萃於一地，產於一時，而如是之若合符節，皆本眞主所言，以反復而告誡　蓋耳之傳聞者既眞，比目之親見者猶實　假若既有受降之天經，復有闡揚之聖人，如此依據猶謂不足定信，則不知今生中更有如何眞實之足依據也已

此章言天國後世得之天敕之經，歷代之聖，並非荒渺無憑，所以予人定信把握，至於篇中重發聖人處，以聖人爲眞主特生，任天道而闡揚天國後世故耳

又　天下事，有智慧之所及者，卽有智慧之所不及者　智慧所及而遂以爲眞，智慧所不及而遂以爲僞　是何自誤之甚也　夫後世復生本屬隱微，雖極智慧之精妙，到此亦無能爲力矣　此異端之所以隱昧不言也試以人身五官而論，耳能聽聲，目能睹色，鼻能觸臭，手能運動，足能步履，每官各有所司，夫固不必疑矣　然究不能使聽聲者而兼能睹色，觸臭者兼能運動步履也　可見五官之中，亦不能強此就彼，則五官之外又焉得另有所能也　若於智慧不通之事，而必恃此智慧以妄爲猜度，卽如明眼之人夜行極暗之路，而有不顚仆者，鮮矣　要惟得燈光之照臨，則知上下高低險阻平易而乃有所依據而行也　所以智慧有不及，必待聖人闡揚而智慧乃能有足恃　夫聖人如窺天大鏡，由至邇可視至遠　數百年授受相傳數十卷天經，詳闡其證據之確然無疑，較之目睹者而更覺可信　夫天下豈無目之所睹，猶爲僞事乎　彼水之照人形，光之照物影，何嘗非目睹也，信以爲眞　勿論有智慧者以爲非，卽無智慧者亦必不以爲是，然而目睹者既不可以爲實，則耳聞者不更可以爲虛乎　執是說也，將千古而上有堯舜孔子，萬里而外有絕域殊方，皆聞也，皆虛也，皆不可以信也，而抑知不然　蓋往事皆得之耳聞，耳聞皆得之傳說　傳說而出於小人者可疑，傳說而出於君子者可信，傳說而出於一二人者可疑，傳說而出於千萬人者可信，況傳記而出於數十百代之聖人，又得上天敕降之眞經以爲憑，則已無毫釐可疑矣　此固不須乎智慧之及與不及也　有智慧固憑以爲依據，卽無智慧亦不至恍忽也　誠以得聖人之眞光，無異太陽普照，而萬物皆明燭無疆已，智慧云乎哉

此章言天國後世得諸聖人之傳說，天經之指示，實有可徵　彼安以智慧揣度者，固不足以語此

又　眞主造化今世，以其有後世也　造化後世，以其有今世也　今世非後世不顯，後世非今世不彰　合之而爲一世者，分之而爲兩世焉　然必先有今世，而後有後世者，殆如先有樹而後有果也　樹至果，而樹之事全　人至後世，而人之事全　後世者，所以行今世善惡之報應也

或者曰，眞宰賞善罰惡何以必至後世，豈今世不可以行報應乎　我思與其將報應行於後世，而人尚未信者，曷若將報應行於今生，而人自無疑也苟今世有人焉，爲善無論大小，爲惡無論多寡，眞主卽降以眼前錫予頃刻罪罰，以今生之事，惕今生之人，以今生之人，並顯示今生之報應，則不善者善，善者愈無不善矣，惡者不懲，不惡者終不敢爲惡矣　此何必待於聖人之敎化哉，又何須別有一後世哉

答曰，兩世者，非眞有彼此之別而爲兩境，不過化乎　彼此之間而爲兩面，卽如一物之有表裏是也　今日之對乎己者，爲今世　明日之背乎己者，爲後世　今日去，明日來　後世之裏面，從今世之表面而轉　殆如夜盡而爲晝，晝盡而轉全　毀壞者而永久，虛假者而眞實，是今世之爲表，而後世之爲裏者，此也　不有今世之善惡，又何以有後世之報應哉　聖人諭云，今世者，後世之影也，雖有而虛　自愚者觀之，認爲實有　豈知今世所見之影，卽變爲後世所見之本哉　眞主諭云，造化生死，欲斯人自爲試驗　彼今生有爲善者乎，則後世之品詣自因其善而顯　今世有爲惡者乎，則後世之形容自因其惡而彰　善者得善位，惡者得惡位　是布置者在眞主，而修造者仍在斯人也　此前定之所以不離乎自由者也　假使斯人無自由之事，則善者入天堂固無所不喜，而惡者入地獄必有所不服　且從而有言曰，我等皆主之奴僕，不知何故，獨使我爲地獄之人，且不知他人何故，而又得爲天堂之人　故眞主將善惡兩等人，俱生世界，亦欲人人自爲己之所欲得爲，而杜後世之口實也　乃又生傳道聖人，以訓誨之　凡後世有依據者，爲解明而使之喜　有傷害者，爲解明而使之懼　吉人凶人之所以然，細爲剖判於其間　並囑之曰，今生世界是異鄉之客店，而必使斯人來於其中者，亦爲暫歇，待後世歸宿之處而已　爾等果能於後世中有濟者求之，有害者去之，則不幾時，而善者倏歸天堂，又不幾時，而惡者倏歸地獄　殆無異旅客之歸故鄉也　而善惡之

心，皆安然而帖服矣。誠以己之所自作者，即己之所自受也。然則謂今世後世爲兩面，而非兩境也不信然歟。

此章言眞主造化今生，所以定後世也。造化後世，所以顯今生也。兩面之解，最爲確當。而斯人自出一節，亦了然明白矣。

又　眞主喻云，普地之大，眞光所照，無不明亮。又云，我將一切幔帳從爾等揭開，則前後兩層合成一間，普地皆眞光明亮矣。所以後世之眼，非適今世之眼也。蓋今世之眼，幔帳全蔽之眼，而所見者外面之粗迹也。後世之眼，幔帳全消之眼，而所見者中心之精粹也。彼人之妄自猜度者，凡不在我身之端，即視以爲無。殆不知後世之五官，非爲今生之五官易觀夢中之人乎。體則如死，心則原生，其外則靜，其內則動，且未嘗無視也，而視非其眼，未嘗無聽也，而聽非其耳，未嘗無言也，而言非其舌，未嘗無行動也，而行動非其手足。凡夢中所往來經過之地，皆不以此身體，而若別有一身體焉，以主持乎其間。至醒時，始憬然悟己之爲夢也。此可見夢爲醒之幻境，今生爲後世之幻境。後世比之歸眞，仍爲幻境。而今生不行報應之理者，誠以身體爲朽壞之物，乃風火水土所配合而成者也。如此變更，則凡今生之所有，皆今生所必朽。朽與久不相合，殆如木之與石，石之與鐵，其性迥殊。及至後世，則身體鎔鑄，靈性不磨，如爲陶瓦者然，必經一番鍛煉，火候既到，乃能堅固而永。故萬物主使之朽，即使之熟而能久。於此而行報應之理，則善惡分明，永久不變，而無虧人星點之事，亦可見矣。

此章言身體爲朽壞之物，故今生不行報應之理。至後世則靈性常昭，身體復活，永久不朽，而報應之理，亦無以變。

又　夫兩世既爲兩面，則在外雖各別，而本然原相通。蓋凡物皆有兩面。對我者此一面，背我者彼一面。對我之一面，即受見今生之一證也。背我之一面，即隱藏後世之一證也。若隱藏之後世轉爲受見之一面，則受見之今生又轉爲隱藏之一面，是兩面而實爲一體也。然必分爲兩面者，殆如一宅之中，間隔一壁，在外者則分爲外室，在內者則分爲內室。兩間而實爲一間焉。故置身外室，則見前層之景物，而後層者必不能見。及轉至內室，則見後層之景物，而前層者又不能見矣。夫前層之景物，今生所顯之濁體是也。後世之景物，後世所顯之靈性是也。知顯於今生者爲濁體，則以俗目視之，而今生可見。顯於後世者爲靈性，必以心眼視之，而後世乃彰。誠以人身爲今世後世之間隔，而今世又爲間隔中之一影也。間隔有兩面，而間隔之影則只有一面。後世間隔之面靈性，光明是也。今世間隔之面濁體，黑暗是也。光明者，爲天堂。黑暗者，爲地獄。所以今世存心光明，則後世之所升騰者即在天堂矣。今世存心黑暗，則後世之所墮落者即在地獄矣。至是乃恍然於人之來也，由靈性光明之世界，而漸入於黑暗。人之歸也，由濁體黑暗之世界，而漸歸於光明。靈性在今生，隨身體而行，雖當爲者，而有所不爲。濁體在後世，隨靈性而具，雖無能者，而亦有所能。此又如油之性本下也，而燈火中之油則上升矣。火之性本上也，而滾水中之火則下降矣。

此章借座宅形容兩面之說，而今世後世之義，自明白了然。中言人身爲今世後世之間隔，而今世又爲間隔之一影，尤屬奇闢之論，發前人所未發也。

又　今夫取金，必損礦。取汁，必損蔗。取油，必損菜。皆得物之精粹，所以不能不壞其形質也。即物與人亦可推。蓋人之精粹，靈性也。人之形軀，身體也。身以性生，性以身顯。在今世，身不能無性。歸後世，性不可無身。可知靈性之精粹，必從身體中超拔而出也。然則死者非即得金去礦，得汁去蔗，得油去菜之明證乎。夫靈性在今世，藏諸身體之中，損其身體，正所以顯其靈性。身體在後世，又藏諸靈性之內，復活其靈性，正所以還其身體。是身體本濁者朽者，而靈性則妙者久者也。濁則不合妙之世界，朽者不合久之世界。故人歸後世，不能代此活體而歸，必另行復生者，是取妙者，必損其所爲濁，取久者，必損其所爲朽，而後可以歸眞返本，證還大原也。至此則以今世之形體，與後世之靈性，合而爲一。性妙而身亦妙，性明而體亦明。妙與妙合，明與明俱，性與身不即亦不離，身與性相隔實相依。身體雖濁與朽，借靈性而無不自得。非如塵世之生，需飲食以資血氣也。但見此身超曠於空虛之表，往來於神明之地，凡兵刀水火損人者不能侵，七情六欲壞德者不能擾，且入鐵穿金天壤無阻礙之物，消災絕禍，從茲無再死之期。而光明照耀，離日月不能晦，任意來往，即天地亦難拘。又況千里之遙，瞬息可到，誠所謂無翮能飛，不行自至。斯時也，如白晝而無黑夜，並不知有昏睡夢寐，不煩凝神養氣也。雖曰人也，固儕

於仙神之倡矣　尤可痛者，內外宅明，無論幼大小之異，皆有入祖祠拜先像表焉　是蓋形神互合而爲一體，以歸天國之眞境　形棄者，而神不與之俱樂，豈必眞以活體代，至後世勿庸以死間隔其中乎　此殆如鏡中照日，非鏡則日不見　釋玄者流，動言化盡俗身，以歸空極，是欲外此身以求性也　然則舍鏡以求日，而日日不見，豈知非日之不見，乃鏡之是舍耳　且夫生人而置之死地，不知者以爲至大之厄惡，其知者以爲至大之恩惠　眞主造化天地，覆載萬物，無非爲人　乃人滯於嗜欲，貪生不能化己，惟眞主以一死化其身，甚至於能復活能見主能歸眞，無不得其原種，而顯己之全體大用，則一死之所成全者多也　由此推之，凡天下萬有之物，非極之剝落殆盡之秋，必不能復乎其先　蓋復者，來之反也　身反於性，而性之妙顯於身　性反於命，而命之理顯於性　命反於眞，而眞主之體用顯於命　故眞經云，會歸之日，地體改移，非如此塵世之地　天形變換，非爲此塵世之天　地以發身，無以成性，從此與天地合撰，身即爲仙身，心亦爲聖心矣　維時眞主揭人幔帳，奧妙大張，萬事萬物，無不各顯其所以然　於目未經見，耳未曾聞，心未及思之間，忽現極樂境界，非庸愚所能知者　獨不見鯤魚躍發崑崙之墟，曝鬐於碣石，幕宿於孟津，洋洋乎自以爲此外無世界也　及其化巨鵬，奮翎翮，翱翔於杳冥之上，乃知天之高也遠也，而翻然悟前此之小且近也　彼世之自域其見而不求進於高明者，其不爲鯤魚也者幾希矣　尤足異者，後世之大，人不能知，即今生之善，人亦有不識　天下有濟我利我者，反深爲漠爲　有害我失我者，則急爲遑爲　譬諸貓犬然，以骨食遺之則爭，以金玉遺之則去　夫以至貴之人，而下等於至賤之物，所爲良可慨已　人曷弗思之甚也

此章借取金取汁取油，以喻人之死，正以取人之精粹　並言靈性之明妙，非同塵世之生　至於見主歸眞，皆所以顯其精粹也　然非俗人所能知，故借貓犬鯤鵬以形容，而天國後世之大，自當猛省

又　今生者，幽暗之囹圄，風波之苦海　既入乎其中，非死則不能出乎其外　後世者，眞樂之世界，無息之理境　既出乎其外，非復生則不能入乎其中　可見死者出今生之路也　復生者入後世之路也　一出則入者，身體歸於靈性也　欲入必出者，靈性含於身體也　然則死乃眞主降大恩於我民也，但死有不可一概論者　夫經云，人至死日，面容白淨者善人也，面容黑暗者惡人也　至復活更善者自善，至更壞者自惡，不能掩藏　故聖人喻云，人不見其人死時之容，觀於生時所爲，而死之容見焉矣　人不見斯人復生之容，觀於死時所形，而復生之容見焉矣　是死所以寫其生，復生所以脫其死也　且夫眞宰之生人不齊，有屬人性者，有屬物性者　若因屬物性，而置以物形著，則待斯人既刻而又以彰其祖宗父母之必有大惡也，眞主不忍也，是貴人賤物之心也　因以人性勝者，爲人形即物性，勝者亦爲人形，此其故耳　至於後世論裏而不論表，論理而不論情，論性而不論形也　屬人性者顯之以人形，理之所當然，情之所必然　屬物性者顯之以物形，理之所不得不然，情之所不能不然　裏世之必朽其形，而歸於性者，正謂此也　且後天之性，人與物同具者也　迨離母腹後，而氣性始顯焉　但人之氣性中，原含有德性之機　故較諸禽獸之性大相懸殊也　苟人能明心淨性，因此機而遵循禮節，體聖肖賢，則氣性之濁漸消，而德性之明漸顯矣　何難由物性而進於人性　乃知復生之日，濁體胥渾，靈性全昭，超凡入聖，皆於德性，無所虧於氣性，無所囿耳　奈何竟放縱於人欲恣肆之地，而不知所轉，無非違理悖道，而同乎異類之性，則人禽無所分別，從畜性而來者，有不從畜類而顯乎　所以復生之日，必隨乎所稟之性，而顯其形也　則見行虧者，復活而爲狼之形　縱欲者，復活而爲豹之形　喜機者，復活而爲家之形　爲盜者，復活而爲鼠之形　以及奸淫成性復活者，其形爲驢　權勢逼人復活者，其形爲貔　毒虐害衆復活者，其形爲虎　總之，物物皆有其性，人人皆顯其形　斷不能以物性勝者，而猶能顯以人之形　誠以今生之所重者形，而後世之所重者性也　人能掩其性於生前，不能掩其性於後世　危矣殆哉　倘能於今生中克己去私，化其物性，使後世盡歸於人性，而不失乎眞宰與我之本性，則天人渾合，又何至下流於物，而反有不如物者乎

此章言眞宰生人，有屬人性，有屬物性　屬人性者人之形也，屬物性者物之形也　在今世屬物形而不顯者，所以見眞主待人之至仁　在後世屬物形而必顯者，所以見眞主待人之無私

又　或問曰，由象世而歸理世，宇宙間形形色色，皆在眞光照映中矣而斯人易濁爲妙，易朽爲久，其品詣所造宜乎　有善而無惡矣，何以善者雖多，惡者亦不少乎

答曰、人類雖多、其實承受則不一。彼夫日光普臨萬物也、照一物以全光、照萬物亦以全光。物少光不減、物多光不增。泰山同此照、沙塵亦同此照。故萬物之承受其光者、不能越乎本然。只覺日光所照、高者顯之愈高、低者顯之愈低矣。夫太陽不因物而吝其光、物原因太陽而呈其形。故照者一、而受照者各異也。是即人至後世、不能無善惡之攸分也。且夫人之本體從活性而來、活性從生發而來、生發從堅定而來、堅定從四行而來、四行從元氣而來、元氣從一切靈性而來。其來也、由始而溯終。其歸也、由終而反始經云、人至死日、凡今生所聚集於我身者、無不盡爲分離焉。所以在今世爲繫戀於我身之物、至後世則概行脫棄。而嗜欲不能害、己私不能擾、去糟粕而取精華、削皮膚而拔粹美、得眞光之發露、何異換燈火而得明珠也。凡一切嗔貪妬忌之私心、不知消歸於何有。主喻云、後世者、分別虛實之日。我將古今人聚會其中、實由表達裏、而人之所以爲人者顯焉。善者、復還原身、靈性合爲一體。惡者、失其原身、靈性頓現汙濁之形。故善者升天堂、惡者入地獄。於此見眞主行至公之賞罰、必俟復生之時、正以顯示萬物同歸、而見與天仙爲伍、鬼祟同儕、無偏私亦無冤抑焉。苟其無復生一節、則泥今世以觀、何以惡人偏受全恩、富貴榮華、而爲善者所不及。善者偏遭大困、凍餒窮餓、而爲惡者所貽譏。不知以福澤待惡人、不過賞彼小節之善、其罪孽必至復生而後罰。以苦楚待善人、不過滌彼習俗之污、其功德必至復生而乃彰。季路問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誠以死之理大於所生、死之義微於所生。而知非徒以死即了其所生也、宜其不答。南宮適之間也夫。

此章借日光照物以爲喻、見照者一、而受照者不一。正以定後世善惡之分也。今世善者遇惡報、惡者遇善報、所以見必有復生一節、乃足以行至公之賞罰。甚哉、死之理大、死之義微也。

又

人分善惡、如時分晝夜、皆出乎自然而無強致之心焉。誠以善惡之機、人皆有之。夫人俱有身有性。身生於地、而所秉者暗。性出於天、而所秉者明。由明而生善、由暗而生惡。故造物之於人、又受以變化善惡之能焉。經云、予己指示正道、願順者順、而非人使之順。願逆者逆、而非人使之逆。妙喻經云、論人之性則類乎天仙、論人之身則類乎禽畜。性屬陽似火、而稟於上。身屬地似水、而稟於下。是性勝者、身隨性而向上、則所行者善、將來必歸於至善。形勝者、性隨身而趨於下、則所行者惡、將來必歸於至惡。然惟惡、則必招天怒、地獄其窟竟也。惟善、則必招天悅、天堂其歸宿也。夫天國如明鏡、對鏡者各顯其容、美者見美、惡者見惡。則知天國之恩威皆出乎自性而然耳。補都耳經云、善惡之機、早具於靈性氣性之中、其滋長微似乎人之助也。助善則善啓、助惡則惡生。究其實、天堂之恩惠、本生於靈性之光輝。地獄之威烈、本生於氣性之暴虐。詩云、病起爾身、爾未覺。藥療爾生、爾不知。天堂在爾、爾自遠。地獄在爾、爾自欺。若能自悔悟、心比日月明、性比天堂美、欲比地獄深。然則人豈可妄猜天國亦如塵世之所習見耶。夫塵世如黑夜之世界、天國如白晝之世界。蓋天地至此日、而非塵世之天地、萬物至此日、而非塵世之萬物。光陰至此日、而非塵世之光陰。豈人至此日、猶是塵世之人哉。則見人因天地而轉矣、從萬物而移矣、隨光陰而更矣。一切感應機密、萬事萬物、無不反常。泥跡以觀、則爲反常。殊不知眞宰以反乎幻者、歸於極樂世界、此復生之天地。萬物光陰的確不變、不然起死回生、術士亦能暫爲。至天國、則術士亦袖手無策。是塵世反常、乃天國之歸眞也。是何得妄擬復生之說、而謂天國之無異於塵世哉。

此章言塵世之善惡、前定者半、自由者亦半。至天國之賞罰、則因乎塵世之善惡。塵世與天國、其始異而同、同而異者乎。惟其同也、故有明鏡顯容之喻。惟其異也、所以天地萬物光陰無不反常。而人亦與今世迥別矣。

又

眞主喻云、凡物皆朽、惟主之本然不朽。由斯言推之、可見天地一毀壞之天地也、萬物一剝落之萬物也、光陰一更變之光陰也。其中天仙神鬼與一切靈性、皆有不能常存者、而所云凡物皆朽如此。至惟主之本然不朽者、蓋倚賴爲主本然之大命則不能朽、愈以見主之外皆朽也。歷觀經中所言、萬物皆朽者、眞主將收納萬物之大威大權、顯之此時。而衆生到此、膽落心驚、尸喪氣絕、天崩地壞、星滅日昏、山岳粉碎、江河停流、而世界一變矣。繼此眞主又將復活萬物之大恩大權、凡從前所有損者益之、亡者生之、舉天地萬物日星河岳皆復其元、而世界又一變矣。是知收納萬物者、今生之黑夜盡也。復活萬物者、後世之白晝顯也。黑夜盡、則虛幻之世界掩矣。白晝顯、則眞實之世界明矣。此始如日光一出、而普世之燈光皆昏暗而無明。且見強者轉爲弱、富者轉爲貧、貴者轉爲賤、勝者轉爲敗、甚至帝王之尊、下與羣僚共伍、官府之大、降與庶民同羣。大哉、世盡之期、一切驚恐禍害、固非表說之所能盡。世有異端左道、不知天地朽其象、萬物壞其形、光陰易其時、

要皆形世之所以然而不得不然者　安爲猜度，遂擧眞主造化衆源，剝復推遷之至理，終不明於天下。豈知凡物之有者必朽，朽者必久，誠所謂萬化理窮數極之日，卽萬化返本還原之日也　余庸愚無知者茫然自度曰，豈有既死之人，而能復活者　蓋死者尸已散，散則不能復聚，氣已絕，絕則不能復續，如之何能復活也　據人之見如此，是以眞主之所能爲者，亦如人之所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眞主亦不能爲也　識見如此，其與禽畜之知覺何異哉　此勿論擧至大與至小者較之，而彼不有所分，卽擧至明與至愚者較之，而彼亦不有所別　然人不知眞主復活之大權，曷卽始生而例觀之乎　當父陽授於母陰之初，不過點精而已　子宮內何人造化，何人滋擾　乃忽焉而堅定啓矣　堅定啓而後長養生，長養生而後活性成，知覺具　且果有何人安排布置，而使進一境又有一境以相待，得一性又增一性以相成　無入路者有路之可通其內，無出路者有路之可達其外乎　不知眞宰於未生者而使之能生，自必於能生者而使之能死，又豈於能死者而不使之能復生乎　況其人雖死，而五官猶是，百體依然，則復生之功，較始生猶易覺爲力　蓋未有此身之先，既能造成此身　今以其有而復成其有，此亦理之至平，事之至常，固信之而深足信，疑之而無可疑也　乃人之猜度者由於智慧不足，解悟終虧，而未折衷於聖人之言，心維乎眞主之經，其負造物之深義也　豈淺鮮哉

此章言生者之必朽，朽者之必復生　見萬物返本還原，皆自然之理　至偕始生之事，以證復生之功，無非欽眞宰之大能，而爲妄自猜度者，喚醒夢夢

又　天堂者，眞主報答一切善人之所造者也　是其造非人神所能造，亦並非天仙所能造也　蓋從眞主至美之大能受有而特造者，又從眞主總統之奧妙垂降而獨造者　所以稱之爲天，則不借風火水土四行而成　凡屬地面萬物，無一足擬其形容，而其中之大恩大惠有非數年可盡，更非百年可盡，卽極之千萬年而亦有莫能盡者矣　正如疊浪之多，前者去後者來，此層銷彼層續　眞有萬恩不重一恩，千回不厭一回者焉　聖諭云，我爲清廉奴僕，預備下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心所未慮，至大之洪恩，卽天堂之謂也　人有不信天堂之美者，豈有不信太陽之美乎　聖人云，天堂之美，勝於日月者遠，則太陽原不能比天堂之美　夫世無太陽，普世不明　然太陽雖至明，以天堂較之，而其明遠矣　且夫天堂有八品，皆上映乎九天，而與人性相通者也，人能於某品中而盡其性，卽能於某品中而踐其位　如何而爲善擧性，所藏寓卽至聖之天堂也　庫而西爲大聖性，所藏寓卽大聖之天堂也　土天爲欽聖性，所藏寓卽爲欽聖之天堂也　木天次大日大爲列聖性大賢性智者性所藏寓　金天水天日天爲介廉性善人性庸常性所藏寓　卽此數者之天堂也，要皆因其品第而屬之　以其天堂各以其地與其天之義理相近似者，而爲天堂也　據此言之，則天堂原有九品也，而何以定爲八品哉　眞經云，阿而實爲眞宰普慈所顯，是統攝乎衆品者，故不以品目之，其爲至聖性所藏寓，則非以外一切所敢擬議　而謂天堂爲八品者，以此　但此八品天堂，亦有分爲上中下三等焉　夫下品之天堂着乎形跡，而修身之善人所到也　中品之天堂泯乎形色，而明心之賢人所到也　上品之天堂渾其形神，其色至妙至玄，明其各具之本然，而能盡性之聖人所到也　所以阿而實爲至聖獨見之眞境　此勿論人不易得而至，雖天仙亦有不敢望者矣　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夫達天德者，卽歸眞之謂也

又曰，盡物性，贊化育，則可與天地參　夫能盡能贊能參，卽復命之謂也

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夫致也位也育也，非眞能復命歸眞者，不能也　士曰，歸眞反樸，則終身不辱，殆謂是歟　所以又云，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至於優德性，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若此者，蓋能由所有之天堂，升至於復命歸眞之間，以一己之本然合乎眞主之本然，而直見首顯之大命　凡見以主見，聞以主聞，言以主言，動以主動，而眞宰之全體大用畢顯於我矣　噫，品至此蔑以加矣

此章言人性上映乎九天，與天堂相通　而爲之列其品位，分其等級，表其恩惠　並引中庸所言，以證歸眞復命之眞境　信乎回教所定之性理，可以輔翼儒家，永垂不朽

又　天堂之恩，奇妙不可名言，富貴不可思議，全美不可形容　夫固非世間山海所產之奇珍異寶，得而比其象，亦非帝王宮闕所繪之飛龍舞鳳，得而同其觀者矣　然與今世之人言天堂，固爲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也　若不卽庸俗耳目素所欣羨之物以示之，則不足以動其賞玩，而天堂之說幾難明於塵世，故有借一切金杯玉盞，珍寶珊瑚，果品仙藥之美名，以彷彿其萬一者亦不過，卽今人耳目所見聞，以高其名　其實擧地面至貴至美至奇者，斷不能

比天堂中至微至粗之物耳　彼人世君長，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奇珍異寶，獻貢者萬國九州，希寶仙禽，來享者遠方絶域　一時建造樓閣，創制宮闕，不無金樸玉柱之稱美，珠簾翠繡之觀瞻，雖公卿相臣亦不敢鬥寵爭妍於其際　誠以國王所經營者，非臣宰所得而擬似　則真主所成造者，又豈國王所得而修飾哉　故有謂皇宮之金珠玉帛，在天堂中不過爲鋪展之沙石，可信也已　且夫天堂者，眞宰之眞光所發顯而成者也　雖日月亦不得而比其明　竊思曰月爲上天之奇物，而地面所有無一相似，乃猶不得比其明者，誠以天堂中類乎日月之多耳　總之不似乎地面之一物，其實亦不需乎地面之一物　所以既名天堂，又名天宮，見主報答賢善之眞境，其中華美異常，至極無加，無拘定之成規，無到盡之大典，有千變之奇異，有萬化之神明，居爲其新，不見其舊，景爲其富，不厭其煩，恩爲其獨，不覺其重，是眞主日新之境也　而人非有日新之德者不能也　所以人之能入天堂者，必其濁體盡銷，虛靈不昧，七情不能犯，六欲不能侵，既不見身體之爲累，復不見秉性之有虧　舉凡塵世間之有所憂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怠慢，至此皆不知消歸何有矣　禍患者轉而爲安康也，顯險者轉而爲逸樂也，卑污者轉而爲潔淨也，是由充實而至於光輝，由光輝而至於美大聖神也　非希賢希聖希天者，不能臻其域甚哉眞主，造天堂以待善人，其意良厚矣　獨是眞主所與今世之恩典至大者，孰有如國王哉　然而兵刀或起於國矣，水旱或阨於天矣，凶荒或嗟於民矣，以及瘟疫流行，山崩地震，奸人內起，外寇頻侵，無一非可憂之端　即無一有免死之術，自古及兹，帝王更移，異姓而起者，不知幾何代矣　由是以推，雖曰爲君，有生者，而生之中必有一死，有樂者，而樂之內即伏一憂，且喜之中不能無所懼，逸之時不能無所勞也　而求如天堂中不知有死有憂，無喜懼之交迫，勞逸之相擾，惟享永久之大樂眞樂也，豈可得哉　至是乃恍然於天堂有至大之品，至貴之相，得全美之眞光普照也　而今生不顯者，因其爲有形之世界，限次有盡，位分無多，不能承載得住故耳　必顯之於後世者，以其爲永常之世界，限次無盡，位分至大，始能包容無遺故耳　甚哉復生，爲永久不死大化金歸之時　即中庸所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及博厚載物，高明覆物，而歸於悠久成物　不見而章，無爲而成，不動而變之時也　不至天國，不能有此眞境　不到天堂，不能成此絶詣　夫由天堂而上之，則有見主之一境焉　蓋眞主之本然，無形體，無方向，無位分，如之何能見　必也　眞主將人之幔障揭開，使俗眼易爲慧目，乃能以己之本然合乎眞主之本然，舉全體大用無不瞭然於心目　是乃所謂歸眞者也　且夫歸眞有分爲表裏者焉　聖賢死去已私，復還天禮，於有生時盡一化工之功，即於有生時臻一歸眞之境　此在表歸眞之謂也　下此必待其死而後歸眞者，以死則化己，化己則歸眞　此在裏歸眞之謂也　所以善人以性命爲歸眞之具，常人以死亡爲歸眞之途　到此則舉天堂中之奇境，又不足言矣　世有以人之見主，比諸臣之面君者，不知臣之面君，於臣不加一物，而人之見主，則恩爲到盡之恩，慈爲統聚之慈，一見而一超拔，再見而再升騰，極之數十百次，較諸未見以前，其品級有高出乎十百千萬者焉　此固非人之所得而聚希也　又何怪天仙見天堂中人而爲之奇異也哉　夫天仙品位雖高，而無見主之分何哉　蓋眞主造化斯人之命，貴於萬物，而爲天地之種也　由種而生苗發秀結實收獲，至復其原種　如此是即天人渾合之一大機會也　則人之貴於天仙者，實以其歸眞而能復命焉　眞主喻云，後世之日，有至大之品，至貴之相，固勿庸人之猜度　即猜度焉，亦有不能比其大者矣　可知眞主之尊大，不必其恩之洪，罪之重，即一星之恩，一沙之罪，亦有如泰山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

此章言天堂有至大之品，至貴之相，爲眞宰之眞光所發顯　故一切地面之物，不足以形容　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亦唯以擬似　及由天堂而上之，以至於見主歸眞，則又非天仙得而彷彿　甚矣，人之大爲何如哉

又　天堂之異於塵世者何故　蓋人在今生，必需身體　有身體必需氣血　有氣血必需飲食　有飲食必需風火水土　此其所以濁而不妙也　天堂則至妙而不濁焉　妙則不需乎濁體氣血飲食，亦不需乎風火水土　是將自性更變，以至於化己之境，所謂自然而知，自然而能，而一切嗜欲紛華有所不能見也，此其所以能久也　苟其不信，則試問創造天堂者，其工匠爲何如人，猶是塵世之工師乎　其材木爲何如物，猶是塵世之磚瓦乎　其粉飾爲何如寶，猶是塵世之金玉乎　夫天堂而必如塵世所爲，則塵世亦可造天堂矣，何必眞主乎　不知眞主所造之天堂，乃至能所化之眞境，屬恩惠仁慈而成，與地面所有者盡反矣　到此則人之目，非復塵世之目　人之耳，非復塵世之耳　蓋塵世見不及數里，而天堂則見及千里之外，萬里之外，及至數萬里之外，而無定見者焉　塵世聽不及一層，而天堂則聽及千層之上，萬層之上，及

至數萬劫之上，而無所不聽者焉。且所食者非穀米，所飲者非瓊漿，惟仙品之是飧，無渣滓之足溷，舉腸胃所遺之污穢沉溺已潔淨，其身而無所出，得仙娥玉樂陶淑性情，而凡塵世嫉妒嗔貪，悲戚怨怒之私，不知何以盡去也，又況化已則臭氣全消，塵氛固有所不染，宜人則馨香不絕，蕙蘭豈足以形容，尤足奇者，足不必履地，身可以騰空，穿金原有餘，入鐵無不足，即數百代某聖人之形象，居某品天，某聖人之性分，在某品位，無不歷歷如在目前，且由天堂見主者，或一日一見，數月一見，百年一見，皆視其性之所近以爲衡，而非言思擬議之所能到，乃歎如是而方可成其爲人也，方見眞主之不負乎其人也，彼夫佛言大覺即此象也，而惜乎解者之多謬也。儒言大成即此景也，而惜乎知者之不言也，此清眞教所以特爲發明以補儒者之不及，而正佛氏之錯謬乎。

此章言天堂與塵世全然相反，因天堂妙，而塵世濁也，其中舉所見所聞等事，以例觀無非形容天堂之妙處，至言見主一節，而引大覺大成以爲證，尤儒佛兩教所信然者矣。

又　且夫塵世之迷途，即衆生之禁監也，己身之氣性，即後來之幽囚也，可知眞主地獄之設，實因人欲所滋擾而成，蓋氣勝則理亡，高明者所以轉而爲幽暗，欲盈則性絀，安樂者所以易而爲拘牽，人之不能逃乎地獄者，皆人之自爲，此地獄也，殆如行舟者然，舟之順以水順，而舟之逆以水逆，水逆則舟欲順而不能，將見一逆，而無所不逆，茫無津涯之可渡，一逆而無時不逆，杳無彼岸之可登，甚至逆而不返，將沉覆其舟，而莫之能救，謂非自害其身而何，夫人之入地獄者，亦一逆之自害其身耳，始則逆理以害道，將來無理之可容，繼則逆恩以負主，將來雖有恩及而不能承受其恩，則投諸囹圄，摧諸桎梏，皆其自取，且水性懦弱，民每狎而玩也，火性酷嚴，人每見而畏之，故有謂地獄爲地面之大海，水變成火，如崑山之炎，湯泉之湧，皆地獄之顯迹，是眞主以無形之火，著爲有形之罰，但揆諸大仁大慈，當不若是之殘刻，不知地獄之火所鍛煉，實氣性之火所釀成，故今日之暴虐，即他日之鼎爐也，此時之背逆，即異時之薪柴也，我心之奸邪，即我身之硫磺也，身未死而火蓄於中者，身一死而火即發於外矣，謂非以自己之火而焚自己之身，是豈眞主之所忍出哉，夫人不能不分順逆，則主不能不有賞罰，而主賞罰之輕重，實由人順逆之淺深，故逆之起於身者，謂之欲，其不順在於身，而爲患尚淺，逆之入於心者，謂之私，其不順在於心，而爲患實深，其逆之積於性者，謂之己，其不順在於性，而爲患則深而難測矣，且夫欲性之在於身，身亡而其自消，而出之於心性之間者，則身雖亡，而其欲猶在，此不待地獄之火化之，何以能銷其心性間之違逆，乃知地獄之火，眞主全爲心逆性逆者而錘煉之，以明其心淨其性潔其身耳，獨是火之機至速，火之性至暴，火之威至猛，火之勢至嚴，此勿論柔如草木，遇之而化，即堅如銅鐵，亦逢之而克，彼夫塵世之火，燒人也不過一死而已，殺人千百，能千百其死乎，而地獄之火燒人也，則欲死而未能，求死而不得，雖皮肉屢換，筋骨屢易，只有痛苦，而無死亡，又何千百之命不可償乎，況生惟殘物之機，死必受物之苦，異火是投，已既含萬物之毒害，永焚不息，主必代萬物而泄冤，不但炮其形而無有灰燼，亦且煙其神而仍存肢體，焰焰然大怒，歸於大義，永罰無殊永慈也。

或者曰，人生不過百年，縱然所行忤逆，皆有定限，而眞主罰惡不盡，毋乃太過歟。

曰，惡之見諸事爲者有盡時，惡之存諸意念者無止境，故眞主罰惡惟量其隱微，而不論其歲月，逆者永逆，雖永世而不休，亦如順者永順，雖永世而不改焉，是因爲惡之念無終止，而懲惡之罰遂無終窮，所謂心逆者不赦，永墮地獄是也，然而天堂屬上，地獄屬下者何哉，蓋本性向善，故樂於上升，氣性好惡，故甘於下墮耳，可見向善而上升，所歸者眞恩也，好惡而下墮，所歸者眞威也，誠以大命之中，具有恩威各具之性，出於大命，而善惡遂不得不各歸其所歸，至是乃恍然於天堂地獄，皆眞宰恩威大用所顯之境，有即天堂而歸眞者，歸於威嚴之用，即地獄而歸眞者，歸於威嚴之用，要之歸於和順者，順者之所歸也，歸於威嚴者，逆者之所歸也，此殆如火然，和順者火之光也，威嚴者火之熱也，歸於和順所得者，火之光，歸於威嚴所得者，火之熱，要之，光與熱雖不同，而出於火之用則同，和順與威嚴雖各異，而本於主之用則無異也，人其勿忽視此天堂地獄，而勉爲歸眞之人，則於見主也幾希矣。

此章言地獄之設，皆一逆之自害其身，而地獄之必用火者，以逆人心性，雖身亡而欲在，故必需火化，乃能明心淨性，總之，以自己之火，焚自己之身二語，最爲扼要，通篇論理，而不論罰，讀之令人膽落，釋之令人魂消

佛道兩家所言地獄，半多幽渺，是謂此篇有「何」字荒誕者。篇末說出歸眞一層，更見眞主大罰之中，有大仁存焉。

又　自塵世禍福之說興，而善惡報應遂不能不爲之顚倒。論古者，所以有不平之恨也。夫泥塵世以觀彼古來堯何以生丹朱之子，舜何以有瞽瞍之父，魏武何以爲五帝之始祖，伯夷何以爲首陽之餓，夫盜跖何以壽考而終，顏子何以短命而死。善以惡報，惡以善報，不知幾千人矣。豈眞主故謬其賞罰乎。而大公何在焉，大仁大義又何在焉。尤足笑者，道釋倡爲輪回，謂今生行善，轉爲來世之帝王。今生爲惡，轉爲來世之乞丐。既舍塵世於前，復求塵世於後，是所重者塵世，所知者塵世，而不識塵世之外另有一世界。舉塵世中，善以惡報，惡以善報者，胥於此而易其賞罰，以展眞宰之全體大用也。蓋塵世百年之富貴，不過轉瞬之間。半生之功名，只屬衾夢之際。雖事功赫赫，不移時則爲落葉浮雲。姓氏彰彰，未數傳則爲殘棋敗局。每見寒儒志士，少居貧賤，長歷官階，非不光大門庭。然而或只其父見之，其祖即有不能見者矣。或其祖漸能見之，其祖斷無能見者矣。又況並其父而不能見者之多乎。豈知塵世之福澤最足蠱人之德性，樂世味而忘道味，天下皆然也。然世福暫福也。善人修功數十年，僅得於塵世間偶享榮華，則報善之量已不充，而善人之心必不滿。即使世福可久，而愈得愈望，愈望愈貪，則更以啓斯人之險心。至於以塵世而罰惡，不惟不足，且大有礙。或子暴而父仁，誅其子而父苦矣。或妻賢夫不肖，戮其夫而妻累矣。況此外兄弟朋友鄉鄰之受牽連者猶多乎。且殺千人只抵一人，害數命只償一命，不公不平，孰甚於是。至是乃恍然於至幻者塵世，至小者塵世，至暫者塵世，至不公平者亦塵世。而欲於至幻之外求至眞，至小之外求至大，至暫之外求至久，至不公平之外求公平者，其維後世乎。蓋後世舉塵世不齊之事而齊之，不齊之人而齊之，不齊之善惡禍福而亦齊之，是眞主造化斯人一大結局之總歸也。彼塵世善者惡報，惡者善報，至此則眞善眞惡出，眞善眞惡之報亦出。且眞善出，而數十代之祖宗得見之而喜。眞惡出，而數十代之祖宗得見之而愧。眞善眞惡之報出，而數十代之祖宗喜而有榮，愧而滋懼也。

或者曰，然則塵世之禍福，眞主不知耶。

答曰，塵世之禍福，乃命之所定，由先天而來也。而以云報應則非也。誠以報應者，後世之事耳。且夫得後世之永福，方顯眞主之至仁，得後世之永禍，方顯眞主之至義。故善人至後世，而所愛無不周，所願無不滿，以世福視之，則酬而不肖也。惡人至後世，有利者盡去，有害者俱來，以世禍視之，則悔而無及也。況世界至後世，則天地亦爲之改觀，萬物亦爲之同歸矣。後世之大如此，而塵世愈形其小。後世之久如此，而塵世愈形其暫。後世之眞如此，而塵世愈形其幻。人不知後世，不惟負乎人，而兼以負乎主。不到後世，不惟人隘其量，即主亦窮其術。甚哉，天國長生之至理，斯人復活之大原，萬物會歸之眞境，非後世而何以顯哉。彼人區區於塵世，而昧乎後世者，其不以輕爲重以末爲本者幾何哉。

此章總論塵世禍福，天國賞罰之事，實爲前人所未道，並爲各教所未知。以此質之，周程朱張，當亦無可駁辯處。總之教眞則理眞，理眞則事眞，事眞則論眞。廣爲流播，當不知喚醒多少南柯也。

又　清眞教所言修身之事，明心之學，淨性之功，尚已。但所爭者，不外理欲公私之間。何謂理，本乎天命之謂理。何謂欲，悖乎天命之謂欲。何謂公，本乎天命而有利於人者謂公。何謂私，悖乎天命而有利於己者謂私。且本乎天命即有利於己者亦謂公。悖乎天命即有利於人者亦謂私。理欲不並立，公私不並行。故謀理之心不敵謀欲之心，則理爲欲所勝。勿論非理者爲欲，即似理者亦爲欲。急公之事不敵急私之事，則公爲私所累。勿論假公資爲私，即實公者亦爲私，是皆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君子畏天命，欲存理，先遏欲，遏乎身之欲，而身無不修。身修則公，其身與天下相通矣，此身之所以無私也。遏乎心之欲，而心無不明。心明則公，其心與天下相見矣，此心之所以無私也。遏乎性之欲，而性無不淨。性淨則公，其性與天下相融矣，此性之所以無私也。乃知有理則無欲，無欲而後能公，惟公而後不私。人品所由成也，性情所由判也，心術所由分也。相反而實以相合也，相隔而適以相聯也。

或者曰，君子尚義，小人尚利。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惟然則天下違乎公理者，莫利若也。不知利亦有辨，如饑則謀食，寒則謀衣，利己之事也，故不食則必戕生，不衣則必露體，其負造物生成之意不少。不準理以待己，焉能準理以待人，不本公以處身，焉能本公以處世。此所以日與私欲爲緣而不知也。蓋衣食自顧，以及疾病扶持，痛癢相關，皆本天命而利於己者也，是即理之所見端，而公之所從出也，不得謂爲己之私欲也。雖理得心安，公以處衆之聖人，亦不能免也。至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老者安而

少者懷，四海家而萬物體，井田是興，養生蒙樂利之麻美，學校能正，萬世仰綱常之建立，此其利之及於人者至洪且大也　是非體眞宰大公無私之仁慈而得天理自然之安者，何以若是　獨是理得於心，公見諸人，有卽塵世可了者而了之焉　若夫縱私徇欲，悖理忘公，其害無窮期，其報無止日，雖極之後世，而亦有不能化者，知私欲之爲累，其固結莫解有如此。且夫理欲公私，有因人而分者焉　聖人見理獨眞，守理獨嚴，普公德於數世，存公道於萬民並非若常人，兢兢然淺而得其理之一偏虛，而存其公之一念之可擬也。所以常人之理與公，在聖人視之，依然爲欲爲私也。聖人之欲與私，在常人視之，儼然爲理爲公也。此修身者所以只能近乎理，近乎公，而欲尙常然而在，私尙常然而留也。明心者所以實能準乎理，準乎公，而欲已勉然而絕，私已勉然而銷也　淨性者所以眞能純乎理，純乎公，而欲之盡自然而化，私之盡自然而渾也。是非由禮乘而進道乘，由道乘而進眞乘哉。至眞乘，則已舉理欲公私之迹而渾化之，並舉理欲公私之念而背忘之矣　是與天爲一，純然而見天理之公，人事不與，粹然而無人欲之私　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

此章言理欲公私，實與儒教無異　惟論理與公，而以爲本乎天命　論欲與私，而以爲違乎天命　似與儒教更進一層　至理欲公私，而分爲禮乘道乘眞乘三境，不知可補儒教所未發否

三一說

綜述

王岱輿《正教眞詮》卷上　眞一止一，無有比似，乃無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　若以受有之文字，詳夫眞一之原有，必不能得。何也。眞一本然，非從所生，亦無從生，無似相，無往來，無始終，無處所，無時光，無抑揚，無開合，無倚賴，無氣質，不囿物，不同物，所以智慧之覺悟，聲色之擬議，皆無能爲矣　須知眞主乃單另之一，非數之一也。數之一，非獨一也。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數之一也。曰一本萬殊，萬法歸一，亦數之一也。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亦數之一也。以是觀之，諸所謂一，乃天地萬物之一粒種子，併是數一　眞一乃是數一之主也。眞乃獨一耳　因道契於眞，故能不更不易，始終一理　不得眞，則根不深　根不深，則道不定　道不定，則信不篤　不深不篤，其道豈能久乎　所以正教惟尊茲眞一也

眞一同於數一，數一同於萬有　不在萬有，則萬有銷亡　若同於萬有，則囿於萬矣　雖然斯之同在，乃同而不同，在而不在。非若物我之同在也　若夫眞一與萬物而同在，其原有新生，是無別矣　譬如頂上靈性與心間覺性，同爲一體。或遭禍害，頂上靈性不安，而心中覺性亦亂。必不得一治一亂矣。夫人之感亂，必不干眞主之安定。眞主之清淨，必不染人心之昏晦。茲足見眞一自與萬類無干也。蓋心之覺性，本爲身形，全於此際　頂上靈性，始於先天，後臨身地，繼立乾坤，逐漸而顯。譬如花菓，待時而發，所以全於念八之秋，歷練在老成之際　今人之訛誤，本無他故，皆緣不能辨物之所以然耳　若物內之所以然，陰陽四行是也。物外之所以然，主人原作是也　凡同物者不止一端，或在物中，若人在室　或在物體，若四肢在身　或倚賴之同自立，若班在豹，醯在水　或所以然同所以然，若太陽之與燈月交輝，渾然相似一體，分之理自不同，彼此亦無滯礙。其本體本性不相攙染，緣彼各有所在也。故水搖竹影，其兩體無干。風弄花香，雖同而不共。詳諸數理之同，有清濁內外之分，遠近巨細之別。濁者近而且小，兼乎內外　清者遠而自大，無有表裏。若水清於土，風清於水，光清於風，所以陸行百里，水行千里，風行億萬，光之行自無量矣。故水包土，風包水，火包氣，此理之自然者耳　夫日月雖明，無所不照，不能內徹於暗室。燈燭之光，充滿一室，不能外達乎天地。是故遐邇中外，皆屬處所，乃新生之在，非原有之同　何也因原有之同，非清濁內外所能滯礙。若言其同，又與萬物無干，雖同在而未常同在　若言其不在，將何以圍徹萬物，雖不在而未常不在。須知未有天地之先，及已有天地之後，其原有單另，皆一致也。凡以諸品之喻，而欲擬至大之同在，豈能比似其萬一。且螻蟻之微，人尙不能盡知其性，況至尊至玄之眞主哉。凡理之至精者，惟自明之

又《清眞大學》　大學正宗，作證之言，特明主僕至大之理，眞一數一之殊　故首明單另之一，乃造化天地萬物之眞主，而與天地萬物無干　茲爲

無始之原有也　數一，乃天地萬物之原始，故能代理天地萬物。因其原始，所以稱爲首僕。因其代理，所以謂之至聖，謂之欽差。茲爲有始之原宗，因其受命而有也。原夫清眞至要，必先眞主首僕分明，始能定證獨一數一。所謂眞主者，獨一而能有，無不任憑。首僕者，數一而受命，毫無自用，非比君臣父子，不過時節聲名，其實不能自主。何也。間有子賢於父，臣轉爲君，國家成敗，互相反復，蓋因同類故耳。至於性命生死，賢愚夭壽，老幼妍媸，此皆當身至要，君親略不能由，天地無非蓋載，況其身之外乎。須知權衡宇宙，衣祿萬生，唯有獨一眞主，包羅當下始終。設以倫綱同類之禮，施於主僕至大之間，較之清眞，豈不大相紊矣。是故主僕分明，眞數一定，然後始知明德之源。知明德之源，而後明明德。明德明而後眞知。眞知而後知己。知己而後心正。心正而後意誠。意誠而後舌定。舌定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若不治，由家不齊，家不齊，由身不修。身不修，由舌不一。舌不一，由意不誠。意不誠，由心不正。心不正，由不知己。不知己，由知不眞。知不眞，由明德不明。明德不明，由不知明德之源。不知明德之源，由不辨眞一數一。不辨眞一數一，由不明主僕至大之理。不明主僕至大之理，雖有萬行，何足論乎。何也。因彼根本不清，其枝節必不清矣。是故此書直指源頭，明其大本，使天下正人，不誤於岐途，不惑於疑似，而有所取證焉。

須知此極大正務，爲何獨證於人。初因眞主將己之重托，顯於天地海山，及所有諸物，皆緣畏懼，不敢承當，爲其分屬，不能兼有。惟有人極，承此大任，因其色妙兩全，靈超萬品，力備諸緣故耳。蓋茲至理，獨具正心，偏則不受，何也。得其正者，全此重托，不知有己，惟知有主，諸緣特其護衛，即若石中有玉，自然體用皆得也。失其正者，負此重托，不知有主，惟知有己，諸緣即其本體，何異殼內無珠。此輩外表雖人，無非名色而已。豈能作證於眞一乎。是以經云，眞主自證，再無別有，惟有眞主。又云，委實眞主於萬物皆能自證。何以知其然也。即如國之有君，家之有長，二則必亂矣。其天地之廣大，日月之昇沉，晝夜之晦明，四時之往來，萬物之形狀，草木之紅黃，自古至今，毫無更易，茲皆可以證眞主之獨一也。惟是人之作證，較之諸有，更加親切。因人爲萬物之果，至高至貴，超脫萬緣，即若美人之與鏡子，美人粧飾雖多，終與美人不契，豈若鏡光，用以自照。聖云，委實眞主造化了人，然後顯於人矣。其是義也哉。所以人祖首言，我作證，委實再無別有，惟有眞主止一，無偶也。我又作證，委實至聖穆罕默德乃眞主之首僕也，欽差也。初因人祖之討白，原憑至聖之警覺，始能得悟。是故大學正宗，作證之言，於開闢之初，本爲正教之首端也。原夫眞一數一之機，總具於作證之我，須知形色之我，乃人我分別之我，是爲幻我，非作證之我也。作證之我，乃眞主寄托之我，是爲眞我。除斯寄托之我，本無我也。賢云，無一人能言眞主止一，惟眞主能言其止一。何也。先天之我，本無色相，作證於眞主之本然。其視聽聞言，靈明知活，作證於眞主之動靜。後天之我，理氣兼該，形神一貫，作證於眞主之作爲。證主之憑，再有何事至大於此。除斯三證之外，試思我相，更復何有。倘復更有，無非新生之玷染耳。正所謂人我分別之我，非作證之我也。

或曰，何爲眞主之自證，何爲人祖之我證。答曰，眞主自證其大能，造化了天地。自證其全品，造化了人極。天地若畫師之圖畫，人極譬美人之鏡子。無天地則不顯其大能，非人極則不顯其全品。此眞主之自證也。所以見天地足以證眞主之大能，參當體足以證眞主之全品。故無畫師自無圖畫，非美人焉有鏡子。此以物我之證主也。但主之自證，證主之能命有無。我之作證，證我之受命始終。受造行造，判若白黑。若以圖畫即是畫師，鏡子即是美人，愚迷甚矣。是以詩云，眞主垂恩總不知，若非生死頓相欺。試思萬事誰能一，醉夢何由妄自尼。似此愚狂，皆緣不識眞主之獨一也。此理不明，忠亦非忠，孝亦非孝。雖亦竭力盡命，惜乎未悟其所以然耳。果欲忠孝窮源，須參自己之從來，始悟體用之所以立也。夫人乃形神中之至精，天地萬靈，莫不因之而有。其造人原義，本爲認眞主之獨一，顯動靜之玄機，代有無之妙用，承茲莫大之恩。不窮性命生死之原，惟念君親恩義之重，其與造化君親性命生死至大之眞主何有焉。悲夫。世人辨一不眞，心懷疑二，昧原有之眞恩，拜空無與假像。身立千歧，心分萬派，仁智忠貞，冥然盡廢，深可痛惜。所以認一之功，誠爲首務。蓋辨一有三，曰單另之一，曰數本之一，曰體認之一。單另之一，乃天地萬物之主也。數本之一，乃天地萬物之種也。體認之一，乃天地萬物之果也。

又　原夫成人至要，萬善根由，必須首知單另之一乃眞主，本與萬物無干，而有三品作證，曰本然，曰本分，曰本爲。此理不徹，少有訛誤，自不係清眞人矣。是故明心認主，修身弘道，必須始詣清眞正教，更期見道明賢。何

也　有正教而無真人，不異日光照於暗目，何以分其見色　有真人而無正教，豈啻明眼步於黃昏，烏得行於正路，恐有不辨正偏，唯以他見爲見者　縱然師範當行，本如筆墨，後學處心，若夫素簡，聽其訓筆時揮，文墨書之滿簡，倘有不正，豈能再素　所以訪道從師，乃第一關頭，非他細務，切不可苟且而遂已也

又　所謂本然者，原有無始，久遠無終，不屬陰陽，本無對待　獨一至尊，別無一物，無歲月，無方所，無形相，無攙染，無阻礙，無近遠，無伴侶，無比肩，無如何，能命有無而不落有無，造化萬物而不類萬物，絕無比似，此眞主原有之本然也

又　所謂本分者，乃本然之動靜，雖長守而渾一，其理顯則不同　即眞一非千數一，原來一，始終獨一　眞有不落有無，原來有，故超然長有　原活不以命，總是活，故無不活　原知不以心，通然知，故無不知　原能不以助，本來能，故無不能　原觀不以目，觀無礙，故無不觀　原聽不以耳，聽無方，故無不聽　原言不以舌，言無拘，故無不言　任憑不以思，要任憑，故無不憑　永久不以謀，原永久，故無不久　茲皆本然之動靜也　但靜則如如不動，動則紛紛不已　若言其靜，機無不顯　若言其動，未見其跡　所以動靜兩稱，正於本然爲作之間也　須知未有天地之先，眞主要顯己之原能，遂以其原知，預定當用之萬物，及諸始終內外，略無餘欠，毫無更易，終無一物超其要爲知能之外，非以知能束縛萬物，萬物自不能越耳　經云，眞主原有獨一，本無一物與同　然後於任憑中，提記了萬物　茲乃眞主動靜之前定也

又　所謂本爲者，乃其單另之餘，總具無形之妙，是爲能有　譬之墨池，雖萬寶之精粹，天地之文章，莫不賴於此有，然後以代理之筆，始發其所蘊之理　但未發之時，其與眞一不離不即，合之有別，中藏保養之機，已顯任憑之兆，惟主知見　茲乃眞主本爲之境界也　其稱有六，曰一本眞宗，曰四海元首，曰本爲，曰化源，曰能有，曰餘光　或曰，眞主自然貫通圓滿，安得曰餘　若有所餘，則眞主之原有有虧矣　曰，因其獨一至尊，原有無對，自發普慈，要爲萬物，勅命有無，任其自便　此際始分體用，因其發於原有，是爲能有，謂之餘光　體用不離，於何有虧　所謂能有者，乃能發之有，若原一之能與之一，原有之能與之有，原活之能與之活，原知之能與之知，原能之能與之能，原觀之能與之觀，原聽之能與之聽，原言之能與之言　是故

又　所謂代書者，乃精粹之餘，自然發露於外　名亦不一，曰數一之明，曰萬形之綱，曰天地根，曰萬物母，曰代書，曰象海，斯爲太極　當此之際，氣盛而理微，彼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者即此　太極化而爲陰陽，統而言之乃天地，析而言之爲日月星辰，土水火氣　陰陽化而爲萬形，萬形不即是彼何也　天地譬如一株大樹，超於六合之外者，乃陰陽之根本，根本自然不更囿於六合之內者，乃彼之花葉，花葉自然凋謝　合則滋生萬物，散則各一其性，即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類，惟人不與焉　天仙神鬼又出其次　何也　因人乃陰陽之根本，出自無形，先於諸有，闡於後天，包羅終始，是爲萬物之果子　然則果子則生生不已，有始無終，存而不朽　設若前果取用後更，新生必不重復往來，莫認已前故物　正偏之別，切要在此，不可不知也　大都樹木成於果子，天地全於人才，繼命立極，綱維終始，是爲大成　茲代眞主作爲之境界，純乎動者也　故曰首僕，曰欽差　首僕者，乃萬物之元勳，無一不從

原有之與能有之中，始興物理，所以原有無起無盡，無失無外　能有則能差能終，能表能裏，此之謂也　詩云，何爲水裏炎存物，水外消然便自焚　中外分明同一熱，還須究竟此消存　其義特明眞一無偶，然後以原知，預定人品神仙之本來，與其護諸緣之所以　正於此際，始勅衆妙興具於能有，其色相成全於作爲　萬事萬物本非原有，皆受命於眞主保養之本然，與其本爲之動靜也

又　所謂數一者，乃一本萬殊，即能有之首端　其稱亦不同，曰首僕，曰元勳，曰欽差，曰代理，曰大筆，曰太始，曰首命，曰大智，曰性海，曰人極，曰大父，曰道源，曰大本，曰光明，曰鑒根，曰至聖　名雖各異，其理本一　自能有之中，承命而顯，此爲萬物本原，而載萬理，斯爲無極　亦有三品作證，即元勳代理代書是也

又　所謂元勳者，乃至聖之通稱，性命之大源　若海納衆流，何嘗滿溢，灌及萬川，未嘗消耗　無彼無此，保合太和，是爲諸有之種子　彼所謂衆妙之門，無名天地之始者即此　斯代眞主保養之本然也

又　所謂代理者，乃闡發萬靈，性原純粹，氣本輕清，非干色有，人類天仙神鬼之本來，天地萬物之所以，皆始是時，莫不由其命令，是爲發露　此代眞主作爲之動靜，若能命有無生死貴賤安危得失之類是也　須知本然之動靜，長守於眞一，而與諸有無干　作爲之動靜，顯然於萬物，而有作證　皆緣自能有而發，首先乃造化也

CDG

其有　欽差者，代理人神與萬物，莫不賴其提拔。誠三綱之大綱，五倫之大倫也。是以經云，能有之倪池，載其恩威，無極之親筆，顯諸性命，太極之代書，化爲陰陽，萬象又陰陽之描寫，茲皆顯本爲之境界者也。

又　所謂體認之一者，人品，其名亦不一，曰萬靈之心，曰萬象之果，曰煉丹爐，曰生死關，曰寶鏡，曰大成，即眞主玄機之古冊也。因彼形神兼備，至高至下，無不覆載，實萬彙之至全。先天首命謂之眞性，體眞一之妙，後天身命謂之本性，體無之理。陰陽合之謂之形質，體太極之用。視聽聞言，行止取授，通身百骸，莫不聽此一性。故以當體之一，方可證數本之一。然後以此數一，始可證單另之一。循次而至，庶無歧誤也。是以詩云，一硯二池伸大筆，單而雙後還歸一，乾坤男婦亦如然，踐跡陞堂方入室。經云，凡人認得自己，方能證至聖，而認眞主，亦有三品作證，曰知認，曰見認，曰續認。知認之謂明徹，見認之謂親切，續認之謂契合是也。

又　夫人之至要，當知茲純一見一知一之間，猶人品高下之別，其中懸隔，不啻霄壤。倘有不徹關係匪輕，至於眞一數一體一之間，有主僕聖賢至大之別，尤不可不察也。微細參之，萬殊本於一有，除斯能有之外，並無別有設還別有，豈爲一乎。悲夫，世人着於萬象枝梢，昧乎眞一之有，或有論者，未經正指，終屬渺茫，惟明眼正人，灼見本根，更歸原主。

但原主之與根本，必須剖析分明。何也，眞一單獨無偶，固爲原主，數一爲萬物本根，故稱大父。若非眞一，豈有數一。然茲無極之數一，不是原主，而實本原主之能有也。眞一之與能有，譬如光之本體，與光之光輝。但光之本體近之則化，其光輝共之則容，是故一無所同，謂之眞一，同而不礙謂之能有，一具衆理謂之數一。能有渾於眞一數一之間，能有本於眞一，數一顯於能有。數一若光輝之明亮，光輝譬之御禁威嚴，雖可近侍，自然惶懼，明亮若代君施政，固與常處，自覺安逸，更增其人品，非有所缺略，此能有數一之別也。分而言之本一，合而言之不等。其他衆妙衆形，又本無極太極。

長流活水，本無更易而澄清，皆因原有之貫通也。池塘止水，定有清濁而變化，總爲新生之拘礙也。原夫造化爲明體用之全爲，性命更顯本然與動靜，生死辨原有新生，教道指歸眞正路，空無乃無邊幻海，必須期掌柁智公，仰觀天象俯視南針，始得順流平渡，不然則覆溺矣。當知造化萬物，即如美之設計，本爲驗人之觀察耳。須知造化不即設玩，非設玩造化不顯。設玩不即觀察，非觀察設玩何爲。能觀不即明亮，非明亮自不能觀。明亮不即光輝，非光輝豈能明亮。光輝不即太陽，非太陽光輝何有。太都諸品皆賴其明，不然則總無能爲矣。故云，縱有萬靈兼宇宙，果然無日頓成迷。噫，無日尚且皆迷，除主孰能自有。是以經云，眞主造化了爾等之形神，又造化了爾等當用之事物。萬全不等，任人取擇。聖智凡愚，在此一舉。其形神事物，雖眞主預定了有先，至於無極，始通共而發露，莫不出於造化，但由其志念之自欲耳。

或曰，丹青特畫美容，而不畫醜態，何如。曰，能美亦必能醜，不然則不備矣。又曰，妍媸即出丹青，美醜何以論物。曰，凡善惡之因，皆出眞主之造化，其過與不及之取，本在人之自用耳。物有本末，事有後先，知所中節，自不惑矣。須知人人皆本明德而有，但未見可欲之時，莫不希聖希賢，及見其所好，方始知其眞實取舍。大都有人才然後有考試，有考試然後有賞罰，賞罰出於恩威。恩施於上智，威加於下愚，此自然之理也。何也，上者契合於己，遂得其喜。下者違背其命，故遭其怒。所以喜自原來，怒因後發，非爲後有也。即此便知喜怒兩端，本非一理，彼此各有從來，必須微細參詳，不可粗心閱過。動靜尚有兩分，主僕豈可同渾。少有訛誤，永墮迷途，誠可悲憫。詩云，海原清淨要爲風，波浪維持闡聚龍。普慈浪龍獨慈興，須知鱗介永遭侵。又云，海顯江湖海若初，江湖原本分明海。休猜此海即江湖，江是江湖海自海。若水翻竹影，其兩體無干。風弄花香，雖同而不共，即此之謂也。

須知眞一能有數一之間，有體用代理之妙。能與之有比之光明，至聖數一譬如古鏡，列聖羣賢乃其陪侍，諸天世界是爲粧臺。雖然眞主顯其全品，特寄於人極，其中高下尚有不等。至若異端左道，不當一體相看，因其迷源叛本，認性爲主，形雖人類，實非人矣。是以詩云，生死皆緣闡獨尊，除斯至大再誰能。墮及迷途惟自用，頓忘原一與初盟。再若體認之一，其理總具當身，眞性爲光明，正心爲鏡子，身治即粧臺，萬物爲陪侍。此又數一之樣式矣。然則美人不與爲，故云，美人獨另孰何顏，欲顯豐姿待可傳。粧臺玩好工夫備，始現光明寶鏡間。有等醉夢，妄以美人即是鏡光。噫，果如是說，美人之與鏡子，同鎔於爐冶，共入模範，而均受陶甄，其造爐成鏡者誰歟。設人中一人，自稱與天子同尊，遂與其抗禮，其罪可免乎，況欲與造化天地人神之眞主同爲一體也。且人之稱人，曰爾爲爾，我爲我，近行循心異說，豈特

人類而已　雖飛潛動植之微、莫不與其覆無、日爾即我、我即爾耶　故云、翠竹黃花皆此性、家家處處總婆陀　果如此說、其生死窮通、安危得失、必皆由己　倘竟了然、有何可據　若非愚迷之至、那得誕妄如此耳　是以經云、眞主顯其大能、造化了天地、天地非能也　要顯自己、造化了人極、人極非己也　故云、凡人認得自己、始能認得自己之眞主　由當身之可證也　須知無黑暗不悟光明、非生死怎知眞有　果能了徹生死、生亦非生、因其有死、死亦非死、因其復生　超此兩關、再無生死　凡受制生死者乃衆生、爲其由性命面建立　不落生死者乃眞一、爲其無起始而原有　先天爲命、後天爲性　命非性、不離於性　命爲種子而下降、性爲果子而上昇　雖同一體、其實有異　至此方知無始之謂主、有始之謂人　是故以受命之形神、方顯露能造生死之眞主、此至大之別也　果欲忠貞不二、見性明心、契合原有、必須正教名園、始得成全正果　更期眞人寶鏡、方能發露眞輝、自然照徹全品　倘遭猛霧、鏡自悖沉　若遇狂風、花果凋落　豈不背負其成造之眞主也哉　是以經云、眞主不造人神則已、但造人神、原爲認主也　又諭於至聖云、爾豈不見那樣人麼、彼竟以自性爲己之主也　緣夫正教有眞主之明命、至聖之眞傳、德源之指引、此皆正心修身之大本、缺一而不可也　異端有諸邪之幻妄、迷人之習染、自性之愚狂、此皆昏心忘本之深根　有一則、不祥也　須知規矩本爲方圓如式、不如式、乃規矩之弊　規矩弊、由工匠之愚　工匠愚、則患及羣材　遭濟者終成廢物、豈不痛惜也哉　即如世之功名富貴妻子交遊、在正教可以爲正人守禦之方、值異端可以爲愚迷功伐之具　何也　正人得此、遵崇大本、由此世緣、則脫離苦海、身回長住、遂成返渡之輕舟、所以上昇於天闕　愚迷得此、體膜深根、自爲張主、妄思超脫生死、任意逍遙、樂而忘返、轉作叛違之利器、雖而不一、忠孝兩傷、所以下貶於地獄　若非教道清眞、正人明指、孰能涉幻海而尋眞、更轉身於來岸、復命歸眞、功垂不朽　倘遭自性之愚狂、難免風波之險阻、如醉如夢、來去皆迷、罪亦無量　必須意轉心回、出此龍潭虎穴、速整身後之行裝、保護現前之德業、庶幾不失其爲人矣

經云、造茲生死、本爲經(曆)(歷)爾等中誰爲忠信者也　參茲經義、急早回頭、休推睡裏　原夫性命皆眞主欽賜之白恩、更與其天地之覆載、萬物之培養、生死之關頭、清眞之教指、如此磋磨、總爲成全那樁大事、須當微細參詳　可能自備一物、非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互相補報之比也　當思來自何方、畢竟去歸何處　或遇受命生死、或已自能任意、消愚大限臨頭、利名夢醒、恩情戲散、始知萬事皆空、惟有一身業在　到此田地、愚迷悲悔、縱然泣血、有何益哉

怎能預破黃粱、現悟塵凡虛幻、擺脫世緣、一心清淨、常參眞有、最忌空無　所謂空者、以天地山河及諸所有、盡如目瞪空花、自然起滅、漫無主張　理學亦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氣、氣不能不化而爲太虛　又云、冰消泡散、依原是水　又云、浪靜水平、通成一海　此皆空花之似也　據彼本是空玄、任意顯身說法、不應托父母因緣、總下含空花樣式　出入產門、怎作得萬靈主宰　死生同類、不當言(爲)(唯)我獨尊　穢而復淨、不異好肉親傷、更又治療　像而復掃、豈宮堅牆自毀、再轉重新　倫綱迥異尋常、故此君親反拜　捨身戒殺、心偏存養衆性　陽寡陰孤、意欲絕除人類　叛違造化、反復尊卑、直須五十年來、普世獨居禽獸　智者仔細參詳、即此知其道矣

所謂無者、以虛無爲道　茲若播糠迷目、竟欲六合易位　何也　天下莫不以眞有爲貴、以虛無爲賤　當知無始之原有、至尊眞而至靈明　今以渺茫之虛無、至冥頑至卑賤而當之、可謂正覺乎　且世之聖神不能以無爲有、其虛無安得以虛無爲有也　即如佛老、乃空無之祖、其未生之前本無佛老、然後必由其親而生之、非自空無而有也　雖天地萬物、莫不皆然　至於渾無一物之前、必有一至尊原有之眞主化生之也　彼更以無爲無意無爲教、觀其著書立教、豈非爲乎　欲人從之、豈非意乎　辯天下之名理、豈非辯乎　其自爲相背、而欲爲萬世之師、謬矣

夫人巍於萬物、因其有心有意而欲爲、能推禮義、善辯是非、得其正者歸眞、失其正者墮落　豈若異類不知禮義、不達是非、失之無過、得之不貴、爲其無智才也　更有渾無心意無欲無爲者、乃金石草木之類、即若利劍傷人、受傷者不損其刃、流石擊人、遭擊者不損其堅、荊棘刺人、被刺者不折其芒、因其無善惡之意、故此喜怒不加其體、爲其無知覺也　以是參之、此道之教、竟欲天下有靈之至貴、盡歸於無知之至賤、人類轉而爲異類、甚則化而爲木石、方謂之至人、玆足可以證諸眞有、原出於空無之謂　故云、不解是非誠異類、立分眞僞始爲人　尊超萬品因才智、漫道無知效物冥　此其證也　竟即此隱匿人神之眞主、掃除造化之權衡　倘如是道、國亦可以無君、家亦可

以無長矣　且夫星主榜眼，及諸器物之極微者，無人造作，必不能自成，其天地之大，萬物之多，果能自成乎　以是觀之，誠所謂癡人言夢耳

或曰，眞主至公至慈，指迷歸正，更又化生此輩，惑亂世人　何也　曰，夫以瞬息浮生，欲獲無疆眞福，若非名利之風波，異端之險阻，將何以建正教之洪勳，立歸眞之大節　有此則啓發奸邪之隱伏，無此則不顯忠信之眞誠　善惡由此分明，賞罰服其心志，慈非至公至慈而何哉　緣夫正教如名醫藥室，投之無不安康　左道若瘟疫之家，近（人）〔之〕則難逃毒染，可不愼歟　須知引此二端，恐有誤落偏岐者，得聞此論，始悟諸渺茫，自揣之妄也　較之此集，雖本清眞，聊爲指示，若空之一嘯，海之一滴，得乎正覺，堪爲引導之由，倘值異端，終無容納之所　其與飯裡啼飢，水中叫渴者，恐非豪豪數葉所能濟矣　有詩作證，詩云，認主原憑認自身，自身雖證更參窮　始終天地權衡內，生滅人神掌握中　微塵貫徹非纖細，宇宙包羅豈巨洪　玄超二極惟單另，不落空無並有形　又云，無始無如獨一尊，權傾天地佛仙神　成物匪人非似物，化生原主本殊生　得悟妙玄超宇宙，纔知聲色類方形　海滴空塵猶勉喻，漫將纖慧演洪眞

又《希真正答》　客問，正教之道，爲人大本者乃以媽納，本義謂明德之源，凡人得此者，則復命歸眞，失此者，則流於左道，但不知將何以持守也　答曰，明德之源，譬如燈光，正教之道，乃其籠罩　奸邪比之陰霾，異端即若狂風　正人持此德源之燈，守此正道之罩，表裏相符，則可以禦鼙颶之狂風，破陰邪之黑暗，直達本源，復登來岸矣　若舍此護持，狂風驟至，其燈即滅，則溺於苦海，不復歸源，誠可悲憫

又曰，願聞正偏之目

答云，正道有三，眞主之明命，聖人之正訓，本性之明德，缺一則不備，此正人之守禦也　外道亦有三，魔崇之誘惑，迷人之遺患，好性之自專，有一則不祥，此奸邪之攻伐也　合而言之，謂酷佛而本義謂隱匿之言，忘本之行也　正人遵明命，而認獨一之眞主，則迷惑自消　尊聖訓，則遺患自息　本明德，則自用必克　蓋動心發念，視聽聞言，手握足行，通身百體，倘有一息昏愚，魔即乘間而入，自性內起，奸邪外應，患隱家庭，極難防守　故經云，此地乃正人畏懼之所，迷人極樂之鄉　所以智人謀脫此塲，愚人貪而不舍　以是觀之，誠相去天淵矣

馬注《清真指南》　問何謂以媽納

曰，天命之明德是也

問何謂天命

曰，承領是也

何謂承領

曰，修此德而全此命也　諸家不明受命之原根，或言性善，或言性惡，或言善惡兼，理氣空無，未有定論，而天命之旨隱矣

又卷二　眞主付與以媽納之眞光，顯於性命之本然，又是至玄至妙至隱至微之特恩　若火之蹤跡，顯於水則溫　春之蹤跡，顯於物則榮　然水無火則涼，物無春則枯　惟反其受命之源來，則識鏡一清，眞光畢現，先天之靈明與後天之覺照　【略】然後以媽納具於漠民之心　眞主論云，你們不知以媽納是甚麼　雖然我把他轉做光，造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　漠民得此眞奇方能認識眞主，誠信後世　先天而爲受命之根，中天而爲遵命之華，後天而結復命之果　知來知往，知顯知微　【略】所謂承領以媽納者，屬於漠民　漠民既爲承領以媽納之人，則一切主命皆性德前約

又卷四　道不可不聞，聞不可非道　夫木聞道而壞生，生亦非生　既聞道而可死，死亦非死　聖論云，常道者，吾之所言　中道者，吾之所行　至道者，吾之所見　是故三程，皆身心之於命，缺一不可　【略】既爲板德，須要心間誠信，舌上定念，身體力行，始謂有以媽納，有以媽納方稱漠民

又　蓋以媽納之關於人，猶身之有命，命之有性　無命則身不立，無性則命不全　無命之身，無性之命，其所以異於木石者幾希

又卷五　行爲正，則工課正　工課正，則念拜正　念拜正，則身心正　身心正，則以媽納正

又卷九　問《眞詮》謂以媽納是明德之本源何也

曰，儒經謂在明明德四字　上明字是工夫，下明字是本有　譬若鑽木取火，火具木中　磨鏡求光，光生鏡內　鑽磨是工夫，火光乃本有　不鑽不磨，則不可得矣　此論言是木皆可取火，是鐵皆可求光　大人工夫須要到這一步，方可住足　所以謂德者，己所獨得，亦人之所同得　若夫以媽納之在人，若火之在火石，投以媒鐵，則本體之火自燃，餘石則無耳也　然必須學問之功，修求之力，日就月將，然後以媽納之眞光自露，非一切人皆可具者　蓋眞

緒乃眼前之光，以媽納為心間之光，外光入則內光自顯，所以尊學在一切男女是主命

又　他敎之得以媽納者亦同　蓋以媽納之在人，如珠藏蚌，如玉藏石求以媽納者，如蚌求珠，如石取玉，志不蚌石，所取者惟珠玉爾　迷人如蚌石，謨敏如珠玉　雖耳鈴面諭，不啻聾瞽，皆緣無此眞賜

又　問以媽納之在人，還是衆人一個，還是一人一個

曰，試問爾日照乾坤，還是衆人一輪，還是一人一輪　蓋眞主付與以媽（你）（納）之光，譬如月照長空，有水者露，春回大地，不搞即甦　然不能易蕎爲麥，變稻爲黍　大哉眞主，以媽納之貴，獨賦謨敏

馬復初《性理註釋》　數一三品，曰其顯也，起於眞一一念之動　一念者，欲以本然所含自然之妙而發現之，是即所謂大命也，乃衆妙之門，萬理之根也。原其始終本末，有三品焉，曰初命，曰代理，曰爲聖，是亦三而一者也　譬夫日照明鏡，鏡得日光，而反照於幽室　所謂眞一之於理世，而之於象世，須從而出　蓋非鏡而日光不能反照　初命如日照之光，由外而來也　代理如鏡內之日，積中不變也　爲聖如反照之光，由內而出也　若無其鏡，必無其光　是以爲聖出於代理，代理出於初命，則三品之有，亦有乎其不得不有也

又　體一三品　體者，應而合之之謂也　初以身體爲禮乘，進以心體爲道乘，盡以性體爲眞乘　夫以性體一，是以有我者體之也　有我則不可以言性體矣　而無我亦不可以言性體　蓋有我者，有己也　己勝則退，己敗則進，所謂有往來也　一體乎我則無勝敗進退之端也　若我知其一之體我，則其迹未化　即我不知其一體我，而亦不能必其一之不知，亦未化　必也，至一亦不知其有我之可體，則化矣　乃一不以我爲我也，是我知其無我矣　非果無我也，必待乎一不以我爲我，則化之至焉者也

又　眞一三品　冥冥者，冥中之冥，而冥之至焉者也　蓋冥之至，則爲憶慮擧想，不可得也

曰，萬有之主宰，乃主持造化者也　既云造化則必有爲，有爲則必有用，有用則必有體，故有三品之稱焉

曰，寂然無着者，謂之體，乃用未動爲未顯之先，其體寂深，隱然難測無着者，不以用名，亦不以爲稱　要皆一體獨立此眞一之本也　造至由體而用，用動而知萬有之理，是爲覺照無遺也　由用而之爲，爲顯而發萬有之象，是爲分數不爽也　而三品之稱以此　但有三品，不可稱眞一，無三品，不能有世界，是以不得不論分著之境焉　所謂無往非體，而眞一未嘗有體，無往非用，而眞一未嘗有用　無往非爲，而眞一未嘗有爲　譬如靈性與身，身有形色者也，而性未嘗有形色　性雖無形色，而全體皆顯性之形色也　全體雖非靈性，而靈性實爲全體所顯之由　所謂隱者謂眞，顯者謂物是也　故曰，顯之而爲有形之物，則有形之物即眞也　顯之而爲無形之物，則無形之物即眞也　顯之而爲流行之光陰，則光陰即眞也　顯之而爲一定之處所，則處所即眞也　無所非顯，即無所非眞　此眞一之所以爲眞也

又　三一通義　通者彼此相應之謂也　眞一與何而相通，但一而三論，乃可得而曰通　夫眞一體靜而用動　靜則隱，動則顯　隱者謂之眞，顯者謂之幻，則眞通於幻也，而其實乃體與用相通　所以體用渾然，名曰眞一由體起用，名曰數一　返用歸體，名曰體一　三一非三，一而三義，所謂三乎其不得不三者此也　今夫世界者，乃三一之總寓，所積而流焉者也　三一既會於世界，則世界正以顯三一相通之義也　三一譬如燈與燈光與燈光之明亮，眞一者燈也，數一者燈之光也，體一者燈光之亮也　燈通於光，光通於亮，亦三而一者也

世界之外，有眞理之世界，有眞性之世界，亦三而一者也　譬之於人外有天定之命，內有眞心之性　無身體則眞性無資，無眞性則身體無位，無天定之命則身體亦無從而有　以是而知身體者乃天命眞性之總會也

曰，吾不知去此一念之動，仍復有三一之通焉否　蓋數一體一，起於一念之動　去此一念之，則無三一之可分，又焉有三一之可通乎　既有顯然之三一者，則必有隱然之三一也　此一齋先生之所由惑也

又《四典要會》卷一　確實無妄之謂眞，單另獨一之謂一　凡所有者，不越乎兩端，眞有，幻有　眞有者，自然之有也，是謂原來有而不得不有也　幻有者，化生之有也，乃先天而後有，是謂可無而可有　惟眞一，乃爲自然之有　眞一之外，一切有形無形者皆爲幻有　理世所有之理，象世所有之象，一皆出於眞一之化生　即萬理之原，所謂無極是也，萬象之宗，所謂太極是也，亦莫不須其造化而有也　是以眞一者，其眞獨一無偶，其尊獨一無偶，其大獨一無偶，其體獨一無偶，其用獨一無偶，所謂單另之一，超天地萬物而

獨一也　無所比擬，難以言喻，諸家所謂無極而太極，乃數之一也　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亦數之一也　數一乃天地萬物之種，眞一乃天地萬物之主　吾人所定認爲眞主者，乃單易獨一之眞一也　古云，道之大原出於天　又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俗人遇急難而呼老天，但未聞諸家詳其所言之天爲何如，或蒼形體之天，或另有無形之天　又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又云，天乃塊然一物，孰綱維是，孰主宰是　又云，天乃至剛至陽之物，如此運行不息，必有爲之主宰者　由此數說觀之，似乎另有無形之天，而爲形體之天之主宰也　清眞所稱之眞主，卽此無象之天也，以其主宰萬有，故稱主，五經謂之上帝　《老子》曰，寂兮寥兮，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予不得其名，字之曰道　又曰，道不可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　又曰，大道無名，大象無形　亦似乎吾人所言之眞一也　但彼所謂道不可言，乃道之所以然，人所不能言，而道之當然可言　蓋道有體必有用，有本必有末，體不可言而用可言，所以然不可知，當然可知　夫天地萬物，皆自無而有，然必不能自有，則必有生之者，不能自主，則必有主之者，不能自成，則必有成之者，以是而知其有造化焉　有造化必有作爲，有爲必有用，有用必有體　但其體乃無形之本然，而不可比似衆有之體，無形色，無方所，無遐邇，無對待，無始終，無內外，無伴侶，無比肩，妙若義理，玄若空虛，而究非義理空虛也　乃隱然無象，不可以形色求　確然實有，不可以虛無論　眞宰之用，乃本然中所含自然之妙，是爲不用之用，而不可比似衆有之用，且其用純一無分，非若人物之用，各有所專，思出於心，聽出於耳，觀出於目，言出於口，舉動出於手足，彼此不能相代也　眞宰之用，自然而然，與本然渾然爲一，而其所分者，幾分乎其所達之不同也　達於義理曰知，達於造化曰能，達於形色曰觀，達於聲音曰聽，如鏡照各物，各顯其形　所照者異，而鏡之明一也　用出自然，則所用無不當，所行無不全，中其時而適其宜，至美至善，至極而無加焉　夫大用總不外乎知能　知爲能之裏，而寓先天無形之理　能爲知之表，而顯後天有形之象　其知無所不知，知已往所有之理，知現在所有之象，知將來所有之理象　無迷無誤無失無惑，不以思慮籌畫，不須人神表著　其能無所不能，無阻礙，無難易，無緩速，令有卽有，所爲不以協輔，行止不以逼迫，綱維理數，掌握天人，無不聽其操縱，無物出其範圍，所以盡美盡善　所有設施，至均至平，人所見爲不美不善者，乃受者之不足，非予者之有虧也　譬如日光照萬物，各異其明，古鏡之明勝於玻璃，玻璃之明勝於上木　知普世之明，卽日之明，則知萬物之用，萬有之美，一皆眞主之用所映照，得其大者爲尊，得其全者爲聖爲賢，得其次者爲智爲善　萬物各充其量，而眞宰之大用愈顯矣　是故天代眞主覆物之用，地代眞主載物之用，日月代眞主燭物之用，天神代眞主顯化之用，君代眞主治民之用，親代眞主養育之用，聖賢代眞主化民之用

又卷四　夫世界之象未顯，惟理而已　理乃眞一本然中所含自然之妙，而爲天地人物之所以然，所謂命也　眞一既顯，卽爲世界，乃眞一自然之妙由裏達表，而現於萬象之中，是爲當然不易之理也，非眞一之本然，散爲萬有之象，或爲萬有之性　譬如一人之容，照於萬鏡而成萬容　非此儀容之本體，散於萬鏡之內，乃其容顯象於萬鏡，一鏡一容，萬鏡萬容，無算無數之鏡，卽無算無數之容

又　蓋眞一有體用，有感寂，而其有又分爲眞幻　眞有爲自然之有，幻有爲化生之有　自然者無始無終，化生者有起有滅　有主僕曰造化，而造化中，人分賢愚，物分貴賤　論渾然者，不論等分乎　不論等分，則何論教道，何有天理人情　然則主可以爲物，物可以爲主，正可以爲邪，邪可以爲正，眞主可爲化生而有終始，人物可稱原有而無起滅，而盜賊可以稱爲聖人矣　論渾然者，顧如是不論理乎　不知乃渾然其先天，非渾然其後天也　論其所以然，則渾乎無可稱　論其當然，則各分等第焉　費隱經解亦言，萬化之有，卽眞一之顯　各理學經，皆有此說　但各經所解之義，乃萬物顯眞一，若字顯義，見字而知義，卽物可見主，義與字共，亦曰渾然，物與主同，亦此義也　主奈依德尊者曰，予於萬物之中見眞主，乃卽物以見主，非眞主在萬物之中也　不知主物同然之義，而以爲眞主散而爲萬物，萬物合而爲眞主，謬之天壤矣

【略】且如文辭，有作者書者，有字有義有理　見字之美則知其書者之善寫，見理之妙則知作者之善文，但作與書兩事也　字乃書之迹，理乃作之迹　且字形必以色，或以朱或以墨，彼言萬物卽眞宰之象，則字可以爲作者之象矣　或言萬物卽眞宰之用，則文字可以爲書者之書，或爲作者之作愚迷之深矣　豈知文辭未發，而義禮先具於作者之心，是爲文之裏也，理與作者渾然爲一及其發，而以聲音字迹達之於外者，文之象也　夫世界出於化生，亦猶言辭出於書寫　未有世界之象，先有世界之理，而具於造物之覺照，是所謂世界

末顯眞一，乃世異之象未形，其理不離乎眞一也　理與象顯，義以字形　經云，天地萬物，自始至終，是一大部眞經　萬象如字，萬理如意，吉凶爲理，一方一節，一代一章，合千古而成全部經焉　眞一爲作者，大命爲大筆，元氣爲墨池　安作禮曰，能窮全經意，德與聖者同，是之謂也

又　當此於穆流行之際，眞宰以其本體中無所不有之妙，盡發現於此首品之中　首品者，千古羣命之一總命也　後此之造化，皆此首品以眞宰之所發現者，而一一發現之也　首顯爲眞宰之首品，而但不得以眞宰稱之　首顯之大命，不可稱眞宰，而又何況自大命顯著之萬物乎　經云，窮至極盡，即是主也　又云，功修既至，窮究既通，理明物化，卷其迹象，忘乎物我之形，去其分別之迹，則我與主共焉者也　膚淺之輩，擬其修眞者至此，則人即主也，主即人也　嗚乎，何愚之甚也　【略】夫窮盡者，無物而已也　是則所謂窮至極盡，無物而有主也　譬如日下之影，影在之位必無日，日照之位必無影，二者不可離也　幻在眞不顯，眞現幻必亡　日照必無影，非影變爲日，或曰化爲影　雖言我與主共，其實非並立也，乃影無也，幻盡而無我也，不可謂影與日相共也　且無己而歸眞，非象無也，亦非身朽也，乃忘乎物我也　【略】然則歸眞者，乃外覺反爲內照，象世化爲理境，其所知所見，非此形世之境也　但有深淺，有遠近　淺而近者，乃理世之境，是天仙靈魂之境也　深而遠者，乃大命原覺之境，其所閱歷，乃眞主至玄至妙之眞理，是爲眞心所見之妙，人所不能言，惟待其自會耳

又　言眞一超乎數一，數一超乎萬有　歸眞者，雖能見乎數一之妙，而實不可稱爲數一，以明異端本末混淆之非

前定論

綜述

試人之善惡也　成立善惡乃前定，作用善惡乃自由　若無前定，亦無自由非自由不顯前定，然自由不礙前定，前定亦不礙自由　似並立而非並立也　經云，前定乃大海，凡人探之，必被其溺矣　蓋不獨化機莫測，雖物理亦且不能　何也　若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據人之測度必不能矣　是見化機超越人之知見明矣　前定乃先天之分派，後天之發露，所謂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一一發根芽是也　雖然種子無有更易，花果定有增虧

或曰眞主至慈，以生死之難而試人，何也　曰，譬如棘闈文戰，考試再三，難也易也苦也樂也　如堯知舜之賢久矣，衆皆言於堯，堯曰，吾其試哉　妻之二女以顯其德，使諸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卒不迷　是時堯始鳴於衆曰，其爲賢已　倘非堯故使舜於危險，天下終不知其賢也　然則世人直知堯之難舜，卒不知其耀之耳　或曰，眞主至公，在人有富貴貧賤，妍媸壽夭不一，何也　曰，夢中富貴，本是虛無，眼前貧賤，的非眞有　超越生死關頭，始得如如常在　此乃幻象空花　本是長途一寓，豈爲實據哉　若無彼此高低，必不成慈世界　因其高者則高之，因其下者則下之　君子任其爲君子，小人任其爲小人，使萬物各得其所，其至公之謂也　昔母撒聖人郊行，忽有呼其名者　回顧之，見一人立於瓦窰上，身赤露，不掩敗垣　聖曰，爾欲何爲　曰，僕身無一縷，家無粒粟，敢求吾聖代祈眞主，少寬衣食足矣　聖允其請久之，遊於城市，見向之貧人，身戴枷鎖　遂俯問故　皆曰，彼強暴殺人者　聖即自悟，斯人之禍，由我之妄祈也　詩云，亦捷貶貓添豺虎，集中鼯則必遭偷　分明前定無差誤，妄與求祈故絕秋　是故當貧者則與之貧，當富者則與之富，是爲至公至慈　設若轉移其位，則兩傷矣　若廣成樂生，夷齊樂死，其樂均也　下惠惡惡，盜蹠惡善，其惡均也　設奪廣成之生，以與夷齊，奪夷齊之死，以與廣成，下惠之善，加之於盜蹠，盜蹠之惡轉之於下惠，皆非其志也

夫至公至全當寄於不一之間，不然，至公至全亦無所施設矣　何也　非不同則不顯萬全，非杜屈則不顯至公　天地之中，至貴者人　人身之內，至貴者心　設若天地之中惟人，若無萬物，人身之內惟心，若無諸竅百骸，何以謂之至公至全也　有萬物，自有高低　有百骸，自當殊異　據人之見，在歲惟春夏，在時惟白晝，在人惟長生，在事惟富貴　殊不悟春夏成於秋冬，白晝出於黑夜，富貴隱於貧賤，長生寄於死亡　然後知損之爲益，益之爲損，則幾於道矣　噫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世人爲一物一偏，自以爲知

道，無知也。是故自主而觀之，無一物不公，無一物不全。自人而觀之，無一物不私，無一物全。綠樹枯枝，一流五色，彼皆自有因緣，與大化不公於彼，然其無果之花，亦兼其自取耳。何也。春色本無高下，花枝定有短長。清酒濁醪，同一甕，客顏各自紅黃。何長顏色非春與酒，其大化之謂歟。

或曰，萬自何生，惡從誰有。曰，萬本原寒，惡即新有。雖然，理亦有之焉。乃自然之理，一爲人情之變。流水千古不更，儲水數朝有異。雷鳴而蟄生，氣蒸而物出。皆自然而然也。上古時，藏公糧於畝首，置嬰兒於巢上，猛獸可馴，巨蛇可蹈。今人貪酷無厭，損人利己，天地亦感之，而產諸惡物以應之。豈非人之情乎。或曰，前定自由，何以別乎。曰，前定之外，無有自由。自由之志，預於前定。譬如魚行水裏，水外無魚也。前定之機，洪深莫測，論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雖通一線，惟自明之。此等議論，終屬強解，豈能描寫其萬一哉。

馬注《清真指南》卷二　問，好歹屬主前定。又云眞主獨憫念貧人，既憫念貧人何前定之不一，而有夭壽窮通富貴貧賤饑寒飽暖禍福安危種種不同之異變。若云自取，焉屬前定，既由前定，何能自取。

曰，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事因若風濤。無大海，自無舟楫，是前定不離自由。無舟楫，不顯大海，是自由不出前定。譬之五色五聲五味爲前定，變化五色五聲五味各爲自由。前定如樑柱，自由如裝修，變化如粉飾。無樑柱自無裝修，無裝修自無粉飾。粉飾不離裝修，裝修不離樑柱，樑柱不離匠作，匠作不離主人。分之不離，共之不合。

曰，前定之說，既得聞命矣。眞主造化前定，願聞其概。

曰，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無極者仙筆也。是筆蒙眞主之觀看，筆不能受，分爲兩岐，一屬於性，一屬於命。性命之變，不可勝窮。然後聖智凡愚天仙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本然，先天已具。經謂如白蔗漿中取出許多滋味，成者自成，敗者自敗。後自性命之餘濁，化爲至寶，是謂太極。是寶蒙眞主之觀看，寶不能受，分爲兩開，一屬於水，一屬於火。水火相構，變幻無端。天地爲廬舍，日月爲丹藥，萬物爲良材，四行爲作用，四時爲良工，陰陽爲良相，天仙爲良將。然後草木金石水陸飛行天仙神鬼聖智凡愚之本然，後天畢露。經謂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一一發根苗。不是匠作舒能乎，長短焉能各適宜。蓋色聲香味，乃草木金石之本然。無草木金石則色聲香味不顯。亦自青黃，清濁高下，馨香臭穢，菁純駁雜，物之原有不能減，物之原無不能增。此草木金石之前定也。【略】飛於天，鱗潛於水，毛行於山，蟲穴於土，反其所能不化則死。此水陸飛行之前定也。仙愚光造，純清不雜。神愚火造，遇物則焚。鬼從陰生，妨功嫉善。天仙在天，神福歌揚，鬼盈世間，是益玉品。若海咸河淡，流而不同，風共鐘聲，同體各別。反其所任，如移泰山。此天仙神鬼之前定也。聖人醒而不寐，乃受護以媽納。賢人寐而後醒，乃承領以媽納。迷人似寐似醒，乃等待以媽納。讒人長寐不醒，乃黜退以媽納。雖同居共止，品逾牛毛。此聖智凡愚之前定也。

自由若何

曰，深山老樹合抱之材，雖美無濟。牆花路柳，幹無定枝。五谷之屬種非其時，或爲鳥啄，或遇蟲咀，或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黃金罹敗子之手，寶玉積焚屋之下。此草木金石之自由也。家禽野鳥，海鯤池魚，雖同寄於山水之間，遭逢不一。虎豹豺狼，終罹猎手。千足之蟲，斃於盲人之足。此水陸飛行之自由也。仙無賞而辦功，鬼知罰而不悔，神之善者與天仙爲鄰，惡者同鬼崇共伍。此天仙神鬼之自由也。盜跖競富，顏子安貧，巢由洗耳河邊，視富貴如探湯，夷齊餓死首陽，惡不義如鴆毒，忠良死節，邪曲偷生。此聖智凡愚之自由也。

曰，自由可屬前定歟。

曰，自由不出前定。【略】前定不離自由也。

曰，眞主能更轉前定何如。

曰，更轉亦屬前定。非前定自無更轉，非更轉不顯前定。

又卷三　夭壽錯亂，日夜之間，萬死萬生。此皆眞主前定，人生自取。

又卷四　緣眞主無偏私之前定，人生有自取之因由。譬之父母生有數子，疼愛則一，及其成敗，非父母有意使之。

又卷五　眞主前定，人生自取。

又卷六　總包無極太極之中。無極爲種，太極爲樹，人極爲果。樹生果裏，果藏樹中。先天爲性命之海，無名目聲色，歲月時節。中天爲身體之海，有聖智賢愚，光陰次第。後天爲復命之海，分善惡好歹，賞罰升降。蓋先天有受命之次第，故中天有形體之次第，後天有復命之次第。【略】先天顯造化之前定，中天顯時光之前定，後天顯賞罰之前定。【略】大哉眞主，時光一

海，何其中天之妙用　天輪遞轉，隱發無限眞機　人生於間何啻魚游滄海，安能盡其滋潤起始，故云前定爲大海

又卷七　毫難自主者，總不出眞主之前定，人生之自取　前定若大海，自取若舟楫，事因若風濤　無大海而無舟楫，風濤從何起　所以在在有主，人莫能知　惟其莫知，故以爲高也，仰不可測，以爲深也，俯不可度

又　至於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所以一念之善，遇難成祥，一念之惡，變吉爲凶　據人心之妄想，以爲事由我定，及至禍福臨頭，毫不從意見所擬，而不知眞主默默有以轉移之　憂中喜候，樂極悲生，所以見禍福之頻仍則感慎主之洪恩　死生雖屬前定，亦憑自取，自取不出前定

又卷九　若言前定，又屬自由　若言自由，不出前定　其故者何

曰，緣先天有性命之前定，中天有時光之前定，己身有受秉之前定，父母有善惡之前定　性命前定，如文章未成，文理已具，雖未揮於典籍毫端，其間起伏縱橫，虛實輕重，引興賦比，樸素豐彩，章句字義，萬變不同，此性命之前定也　時光前定，如長途宿客，或逢江河，或遇湖海，或登險峻，或度平川，風俗之殊，國土之異，光陰雖同，程程各別，日月雖長，年貌日更，故老者不能返少，去者不可復追，蓋由天輪一轉，直至世終，乃中天之大海　日月時刻，萬變千更，其中不知幾富幾貧幾貴幾賤幾壽幾夭，吉凶否泰，變易萬千，眞主亦聽其自由　若海底尋珠，得失任憑　故經云，前定如海，若人探之，個個皆死　此時光之前定也　受秉前定，如山川林木，高低短長，花卉果品，紅梨酸甜，雖經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滋潤，四時之更遷，陰陽之調養，不能易紅爲白變酸爲苦，榮枯生尅，亦隨天地之氣運爲之　此受秉之前定也　父母前定，或行一善，而子孫榮昌，或行一惡，而子孫夭滅　推父母之善惡，則知我爲吉人，應享父母之善報，益加省惕，我爲凶人，應受父母之惡報，改其宿非，創有諸惡，眞主能消之，且能輕之　此善惡之前定也

又　屬主謂之前定，屬人則有自由　前定無分男女，自由則有陰陽

又　眞主有時光之前定，人生有自取之因由　前定如海，自由如舟　雖聖賢不能踰其定限，而況區區草木生覺之物所得逃其數運哉

馬復初《四典要會》卷一　我信善惡有前定　前定乃造物預定於先天當然不易之理，而爲萬化之所以然者　夫善惡雖由人之自作，其實不能外乎前定　蓋前定者，天理也　自由者，人情也　人情不能越乎天理，自由豈非外乎前定　非前定必無自由，非自由不顯前定，二者相成，非性必無身，無身不顯性，二者不可相離也　然而前定不礙自由，自由不礙前定　說者往往疑之

古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又云，得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又云，莫非命也，順受觀之，萬事乃出於命，人所不得而自由也　而又云，善惡出乎自由者，何也

曰，行止任其意，所爲出自由，人所共知而共見者也　行而無所使，止而無所尼，豈非自由乎　然命中所有者，似不由己而爲之，而適合乎前定　如不約而同，不覺而逢者，非爲者知其前定如此而順應之也　夫事有錯誤，人皆責之者，因其自由也　總而言之，凡有表裏者，常表裏同論，自由爲表，前定爲裏　論善惡之表，似乎全然由己，論其裏，似乎全然在主　所謂半以天定，半以自由也　是自由之中有天定，乃命該如此，天定之中有自由者，人之所以然，乃眞主原有自然之妙中所本有者也　《理學源宗》云，先天之理，各包一氣　後天之氣，各包一理　理中含氣，氣中含理　謂前定不離自由，自由不離前定之義也　夫因其善惡之表出於自由，則有命禁焉，有訓化焉，因命禁而有順違焉，因順違而有賞罰焉　又因善惡之裏出於前定，故言其有命焉　命所不能易，則見其萬化不能越乎眞主之綱維焉　不知前定自由分合之妙，不明內外相關而不相礙之理者，不論於太過，必論於不及　太過者，惟論前定而不論自由，不及者，惟論自由而不論前定　各執偏見，紛紛聚訟過者所偏見之理，乃人之身性，本由於造化，而況爲乎　且前定所無者，爲之必無成，前定所有者，止之必不能　以是知其人必順應乎前定，若器具之順應乎人也　聖人云，善者未生而圖善，惡者未生而圖惡　且貧富貴賤，必不由己，而善惡豈能由人乎　不及者所偏見之理，乃爲人之動靜云爲全然由己，欲爲善則善，欲爲惡則惡，皆人情也　若盡歸於前定，則無辜殺天害物，亦無罪矣　非爲安作亦無過矣，乃眞主使之然也，而又何有賢愚之分，功過之別乎　信如是，則命令禁止無所益，賞罰報應無所施，而天堂地獄爲無用矣　有斷理乎　夫二者之論，皆是似而非，互相抵觸，不求訓解，其非自明矣　專論前定者，知俟命而不知有人爲，且將人情之鄙惡，委之於眞宰　專論自由者，知人事而不知天道，且將造化之機權，謬爲己能　皆不明乎事理，不在中道也　夫兩相成之事理，不可執一而論　譬如光照物而生影，其影不可

以無光，亦不可以無物　鏡照人而有形，其形不可以無鏡，亦不可以無人　而人之作用，不可以無造化，亦不可以無自由　造化與自由，如日照各色玻璃，而映各色之光　日光無色，玻璃無光，光因玻璃成各色，玻璃因光映其明

或問明經大籍，皆載聖人所傳祈福避禍之語，名曰睹阿　而又云，禍福有前定，而前定不能易，則祈祝何益　期既滿，則不醫而自愈也　且云，壽可加減，加者必在前定之外，減則不足其前定之數，二者皆非理也　奈何

曰，似乎加減，而實非加減也　譬如墜海之人，臨斬之徒，觀其外象，百死固無一生，然逢救者而得生，是所謂加壽　乃前定中有其人已幾於死，因有救而不死，則幾死有救得生三事皆前定中安排已定，但得生必俟此救者，如貨之俟價，價不至，貨不來，所以不可不盡人情，能救者救之，可祈者祈之，恐前定中有彼之生，必俟乎我之救，或福之臨，必俟乎我之祈也　又如前定某人之病，以如是之藥而得其愈，其藥必至，其病必愈，若藥不至，或至之而不愈者，前定無此事也　譬如價至而貨不來者，無此貨也　所以祈祝醫藥，時應時不應，夫前定之事，人所不知　猶途之安險，瞽目不見　人遇災禍，猶瞽目之逢坎陷，非坎陷逢瞽目也　是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　逢災者，宜自怨，而不可怨主也

此章辯論，惟在善惡，不在禍福　蓋禍福無自由，善惡有賞罰，而禍福非善惡之報，乃命中所有也　命乃人物所秉於天，而爲事理之所以然者也　禍福隨乎命，如迹隨乎印，但此因何而有福命，彼因何而有禍命之理，人所不能知也　如海之深，天之遠，人所不能測　夫明人之鴻章大辭，非淺人所能識，況眞主之事乎　孔子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正教論

綜述

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上　清眞正教，其要有三，一曰天命，二曰天理，三曰聖治　此三事者，乃萬行之根源　天命者，非人力所不能至者，如認主之玄機，己身之微妙，天地之本原，萬物之所以，皆非明命眞傳，豈能至此　天命之義，乃眞主敕命天仙，降傳至聖，從天而下，故謂之天命，非所謂天降之命也　天命有三品，曰明命，曰兆命，曰覺命　明命者，有明證，有玄旨，有法令，非覺兆也　即吾聖之時，降傳明命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始成天經全部，玆經之妙，貫徹萬物之機，超越有無之外，先天地而有眞得，後天地而有眞命，其爲正道之至教也　兆命者，夢中受命，若黃帝之舉風后力牧，武丁之舉傅說，文王之舉子牙是也　覺命者，心間開悟，若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之非諄諄然命之是也　或曰，中國聖人，惟言覺兆，不言明命，何也　曰，譬如世人，未見鳳凰　然鳳凰本有，若因其未見，而竟言無鳳凰可乎　天命三品，惟全正教，其他無非覺兆而已　覺兆之命，得之者治國安民，修身行善，亦聖人之事也　其與認主知人，先天之元始，後天之歸宿，何有焉

二曰天理者，當然也，非關天命，不即聖行，乃天然之誠，出自本心，自然而然者　如惜孤幼，憐貧困，濟饑寒，助喪探病，釋訟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隣里，宰小節之牲，禮夜中之拜　此數事者，不待教諭，理當如是，玆爲原德

三曰聖治者，皆出聖行　然亦有二，曰聖人之治，曰聖法之治　聖人之治在己，聖法之治在人　故聖曰，至道者，乃吾之時也　中道者，乃吾之行也　常道者，乃吾之言也　言者法也　法者視聽聞言，行止坐卧，飲食灑掃，靜中應事，莫不有理，玆爲習德

遵眞主之明命，三要全備，萬行具足，神化無極，賴及宇宙，宣正古今，誠所謂括天地而理萬物者，乃正教之至聖焉　或曰，萬聖元首，何以定證　曰，清眞證聖，乃極大正事，不證聖者，爲無以媚納　若至聖穆罕默德，不特天仙奉命，神鬼畏避，感應萬端　自開闢初分，首以眞主明命，經經紀載，聖聖相傳，預定朝代年月，及其將出，有何徵瑞，是時莫不慕其降生，而果應運而興焉　其與紀載遺傳，若合符節，宇宙皆知，毫無猜度　豈若希聖希神之輩，或虛張祥瑞，或謬顯神通，以人我自居之可比者哉

又　所謂似眞者，乃相似清眞也　夫清眞之本，乃遵明命而認化生之眞主，知至聖爲人極之大原，更要能知自己也　蓋化生之眞主，原有無始，久遠無盡，不落有無，不容慮想，惟履眞傳，而得正覺，始悟其單另獨一，至妙至玄　或曰，非有則無，非無則有　何謂之不落有無　曰，有無之義，不越造化

之權。有始者爲有，有終者爲無。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凡有始之物，言先無而後有可也。無始者，非所論矣。知至聖者，乃無極其體，太極其用，兩儀其分章，四時其變化，天地其覆載，萬物其整齊。知己者，必悟性命何成，形體何物，始於何地，有於何時。及至此問，當行何事。復命歸眞，更居何所。若不能認己，則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則不能窮理。不能窮理，則不能淨性明心。不能淨性明心，則不能識自己之本來。不能識自己之本來，則不能知至聖。不能知至聖，則不能奉事眞主矣。由是詳之，一得皆得，何等直截，豈若諸家之毀本塞源，虛無寂滅者比哉。

惟《書》有曰，欽若昊天，日昭事上帝。試問其昊天從何出，上帝從何來及至此間，了無定論。蓋因強秦之坑儒焚書，古典殘缺。雖宋儒苦心哀集，未免少加損益，恐其未得堯舜周孔之全備耳。且東土以《易》學爲文字之祖，觀人論《易》，亦無定理，故同類學者常出異說，如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地之主宰也。似此至要關頭，畢竟不曾畫一。理無二是，必有一非。設若皆是，主宰二矣，將何歸乎。既言上帝自太極而生，太極又居於上帝之上，何不事太極而事上帝乎。若言上帝即是太極，此說出於何典，古人何隱而不傳也。且皆以太極爲理，故《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也。所以無其理，則無其物。故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但理雖出於事先，然不能自立，必有所托。即若文理未落紙筆之先，義理已具於心，然必有一發理成文之士也。是故太極乃眞主所立天地萬物之理，而後成天地萬物之形。凡達此理者，必不以天地萬物之原種，而當天地萬物之原主也。若古今遭世之亂，羣雄紛爭，眞帝未決，懷義之士莫不深察正統，以身殉之，不少易也。且邦國有主，天地可無主乎。國定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況單另獨一，造化天地萬物之眞主，正人豈不認識而深思焉。

即《通鑑》爲古今要錄，開章首云，盤古生於大荒，不知始於何地。噫，後天之有形有色，尚不能考其實際，先天之無聲無臭，豈能透其玄微。此皆任性忖度之說，非明命眞傳之謂。何也。凡所有之微物，莫不有主，況天地之巨物乎。天地譬如一座宮殿，其中列設，即斯萬物。但此宮室，必有成立之主人。抑知其主人果誰耶，須知宮室畢竟是宮室，主人畢竟是主人。未有以宮室即謂之主人也。所以主宰自是主宰，天自是天。今人以天即謂之主宰，若拜天事天，聽天祭天之義，皆類此耳。且萬物莫不有名，未有天地之主宰自稱道之理也。此天爲主宰之名，畢竟誰立。將謂自立，良君請尚不敢犯，何故天地之主自立尊稱，乃與己所造化之物相同，混淆不分，上僕之間何以爲。將謂由人立，若僕卒之名，由於主人，子孫之名，由於祖父。彼既爲天地之主，能造萬物而立萬名，何故己之尊稱，必待僕人而始立。即此詳之，決無是理。惟清眞正教，歷歷皆有原本，一字一句，非明命眞傳，聖人實授，不敢輕入經文，此所以宇宙同聲，萬古不易也哉。

又 清眞正教，迥異諸家，大端有七。

正教尊(單)一(卑)另獨一，諸家以數爲尊。獨一與萬物無干，數一乃萬物之本始。須知數一渾包萬象，即如海出衆流，隨處各成色味，然其洪量，未嘗損益。所以滄海能爲江湖，江湖必不能出滄海。故聖智能若凡愚，凡愚必不能似聖智。是理不可不知。茲一異也。

正教認原有新生，禮分主僕。原有者，能造萬物。新生者，受造而有諸教言萬物本來一體，惟有名相不同，若水消泡散，依原是水。茲二異也。

正教知天地爲人之居止，萬類皆人之用物，所以人爲萬物之尊。諸教以天地爲大父母，所以人自卑而俯拜。茲三異也。

正教遵眞主之明命，修道而立教，所以古今不易，宇內皆同。諸教循自性，修道而立教，所以諸子各異，閭里不同。茲四異也。

正教忠眞不二，惟尊一主。諸教拜諸佛祈諸神，雜而不一，不知所從，可謂忠乎。據理推詳，惟此獨一眞主，化生天地萬物，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不因人而設。吾人宜感其洪恩，當誠心敬禮爲是。豈舍此大本大原之眞主，而反別有所事者哉。茲五異也。

正教有前定自由，諸教言自然之理。前定者，主也。自由者，人也。未始有天地之先，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當是時，各正性命也。衆妙之門，乃前定。彼時善惡之因已具，高下之品已設。若海鹹河淡，江濁湖清，分之不開，合之不共。各正性命者，各從其志也。譬如火焚巨室，救之者入室，劫之者亦入室，入室雖同，所以入室則異，取舍是非，各樂其利也。即此便知，理性中自有殊異，而後始有是氣，非理由氣所轉也。諸家皆言，理同而氣異，性理有云，只是此理，隨於氣質之中，而自爲一性。但稟之清者爲聖賢，如寶珠在清水中。稟之濁者爲不肖，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在濁水中揩拭此珠也。夫明德既染，明明德者誰歟。若言明明者不是明德，但明德

爲萬善之本，與有虧於明德者等。若是明明德者，即是明德，如明德果能自明，始初自能不染，何必自染而後自明也。若言乃先覺覺後覺也，如克不覺，未斗，雖不覺商均，伊丹不覺夏桀，文王不覺殷紂，孔子不覺陽貨，下惠不覺盜跖，何也。且廣額者處泛地，雖死而不亂其志；貪淫者居淨土，總外潔有為淫。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豈因愚難使隨於不肖哉。若言氣清氣濁，使爲聖爲凡，雖堯舜亦偶爾爲堯舜，桀紂亦偶爾爲桀紂。因遭其時，盡由於氣，其善亦不足以爲善，惡亦不足以爲惡，何也。原非本性故耳。噫！理性爲本，氣性爲用，已上所見，體用顛倒，成人成物，略不由性，總出氣爲，其理謬矣。性理又云，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得之則爲聖賢，鳥得之則爲鸞鳳，獸得之則爲麒麟，介得之則爲蛟龍，草得之則爲靈芝，木得之則爲松柏，石得之則爲瓊瑤。此說較前大異，何也。前言理同而氣異，是說乃先有萬類不同之理，而後得天地精一之氣，始成萬物之形。據此又氣同而理異也，似此同異，懸隔不啻天壤，皆出名流正論，使天下後學何取焉。茲云異也。

正教有歸回，諸教惟輪轉。歸回者，乃遵明命，體聖賢，直達本原，上智則品高而福永，下愚墮於火獄，位低而罪長。眞主判理至當，協服其心，所謂善不反顧，惡無倖免，豈若諸家之反覆也。何也。釋家成佛，則歸虛空，墮落則輪轉不息。玄門得道，羽化成仙，天長地久，不得亦往來不已。成佛歸空，難免將來復妄；成仙千死，未免乾坤有毀。即此推詳，仙佛本未脫離生死，病原出於自然，豈非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乎。《性理》又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氣，氣不能不化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已而然也。噫！若天命之不能自已，並太虛聚散之不得已，二說之義，即若世人作事，妄自輕舉，不量己力，事到終來，欲了而不能了者也。須知人類，如水中鱗介，固然出自水中，必不復成水體。未有暴虐枉法之流，叛臣賊子之類，倚強凌弱之徒，一旦歸於太虛，善惡竟無着落，豈不縱了惡人，負了良善。且王法五刑之屬三千，各有應得正典，況造化天地萬物至公之眞主哉。夫仁人尚能愛人，能惡人，設若天地之主不與善人昇天國，何以爲能愛人。不降惡人於地禁，何以爲惡人。蓋今世之賞罰，未能體貼其心，必待後世以天關地禁報其意念之當然，絕無一絲之枉屈。雖千萬世已前，及千萬世已後，萬事萬物在眞主無一不明如現見也。僧不至此，將何以爲信天地之主至仁至公也。茲七異也。

又

統公，正教之道，惟忠誠而已也。推其理，眞久不偏謂之正，惟精獨一謂之忠，純潔無染謂之誠。其他太過則寂滅空無，不及則眼前一段，豈云正哉。夫正教之原，自開闢之初，乃眞主自立，救降天仙，傳明命於阿哥人祖，代代立極，開揚至道，首立綱常，而後有教焉。凡命人篤信者，莫非眞理，命人力行者，莫非王務。其所禁止者，莫非異端僻行或犯義之事。若背此而履他岐，不特不能寡過，而且益增其謬。如面東而欲西，愈趨而愈遠矣。凡有志修德立善者，不由正教，雖竭盡心力，不足克己而歸眞，猶魚網之不能縹塞也。是故正教也者，論其始則知自己之從來，論其終則悟此身之歸宿，論其法皆指示成人之至理。雖千萬世以後，宇宙間所有之理，明若列眉，略無猜擬。茲固非人力之所能立也。

常閱諸家總史，原始要終，依稀可聽。及論古人實跡，三代以前，即屬渺茫。夫生民以來，年代近遠，必由眞傳始可憑信，豈人所能據理而推測哉。此地自五帝以後，書史載之可據。自此以前，無可稽考。若混沌初分，以及伏羲數萬載之說，荒唐不經，考之極易也。夫五帝之時，人物尚稀，至於商湯，未及千載，人物其稠，豈百千年之久長所孳息者，轉不若數百載之多乎。即此詳之，數萬載之說，何足爲據。

詳夫正教總典所傳，則方域之所以分，正偏之所以判，蓋有由來矣。緣自阿丹人祖，三千年來，天房國界，人物興盛，年歲豐亨，有好事者共相議曰，我國人民日繁，將來自然分散，何不製傅煉石，建一大城，立一高臺，頭及雲漢，以表一時人才之盛，不亦美乎。衆然其說，遂爾居安忘危，興造不已。眞主知人之傲念，必欲成全，由於大衆語音皆一，彼此同心，故此妄作不成不已也。必須分雜其音，使不得一心自己耳。遂命天仙摧擊其臺，折爲三截，其聲震地，山川崩裂，萬類咸驚，人人昏暈。及至醒時，大衆語音頓更數種，既後每種漸更，至於千派。即我東土之異，可知矣。即此高臺之工遂寢，只緣語異心殊，互相猜忌，自不能一。於是乃各親其同音之類，遷移他境，從近漸遠，以及萬方，由乎此耳。是以古人分別天下，以天房國爲根本。但分別語音之時，仍在東土二萬里之西。自移徙以後數百載，始漸至此地。今據天房國紀，是時正合神農伏羲之際，天房之外，聚民立國，亦正其時。考四方諸國之實紀，皆未有超乎移徙之前者。即間有以前之說，無非補其缺遺，皆非實紀也。然則是伏羲與其語音同類者，相隨遷於東土，故始重立文字，復開

土宇，而創建一切。其他三面莫不皆然，非前人盡愚，至此始立也。此際諸方，雖離天房漸遠，猶彷彿清眞，惟事一上帝而已，絕無二道並仙佛異說也。後人因思憶親恩，感仰君德及大人之惠，遂圖其像而焚禮之，以彰忠孝之念。及去古既遠，失其遺意，不復知爲死人之像，妄楠神靈。所以魔首乘人之誕，便得發其邪端，而仙佛鬼神之異興矣。且凡茲聖賢仙佛，本自陰陽，出入生死，感受眞主之造化者也。受造者，皆係人緣，非干原有，其窮通得失，概不自由，豈能輒立道教而治世乎。必須知原有之眞主，正教之眞傳，己身之微妙，則心意清眞，人道始定。舍此別圖，有何益焉。夫玉石相參，非明眼不能識破。正偏並立，非正覺豈得眞傳。惟望正人君子，留意而已。

又　大哉回回，乃清眞之鏡子，天地卽彼之模範也。萬物之擁護，直爲全鏡之形，教道之磋磨，皆緣回鏡之光。夫回光有二，曰身回，曰心回。

身之回亦有二，曰還復也，歸去也。還復者，因此身之本以四大而成形，配合陰陽，轉寄於父精母血。性命生金，相牽黑鉛身體，高低渾合，本因消妄純眞，好吃好眠，盡屬馬牛之行，倚強凌弱，總是虎狼之用。還清四性，本來清淨重光，掃淨塵緣，依舊復回原有。出此籓籬，始成人道，茲若璧含於石，金籠於沙，石淨方成連璧，沙淨始現精金。不悟此機，不特不明取舍，且其損益亦背矣。歸去之回者，乃天先何所，後天何處，來是何來，去是何去，須知來時種子，種入此身之地。歸時發露，善惡各自收成。此種必以正道澆培，莫用己私灌養。以正道澆培者，結清眞之果。用己私灌養者，開謬妄之花似此歸回，不可不愼也。

心之回亦有二也。人生在世，皆樂富貴，而惡貧賤，遂染於二事，妄生貪嗔，墮於苦海，頓忘己之原始。忽然覺悟，利名若夢，身非己有，何況外物乎。復思本來，急尋歸路，斂情欲而爲天理，化萬象而返虛無。茲正心之回也當此之際，眞如已見，太極已圓，衆妙之門已開，有無之道至矣。所謂無正眞，不能更進。若欲更進一步，須得扯破眞如幔子，鑽碎太極圈子，拆毀衆妙門子，始超三教之道也。道外有家人不識，空尋道內作窠巢，果能覆得其巢，卽到此家，其無心之回也。無心之回，顯命源而得無極，體無極而認眞主者，其回之至矣哉。今之人多冒名，而不務實。及問其理，略無所知，豈不有愧於回回之義乎。昔至聖復命之時，命諸賢曰，爾等將我之衲，可遺與武畏師。皆曰，武畏師，其誰乎。曰，訪之，自得也。然後遵命訪求，得之於山野之中，遂相集而言曰，君何不諧聖乎。曰，予之與聖未嘗相間一息，胡爲乎不諧也。若君等之與聖人，莫非見其鬚眉，豈彼眞而目哉。

又《希真正答》　一縉紳問云，清眞教衆，獨習本教經典，不通儒家理學，得無有偏見否。

老人云，讀書止可以達眼前事務，竟忘自己之從來。習經惟重始終與生死，棄卻當下之浮生。今公獨重浮生，而忘卻本來，與正教相悖遠矣。

縉紳云，此禮拜寺基，皆先父所捐，且歷年修建，未嘗不遵此教。

老人云，試問先生，儒者以何爲本。

答云，忠孝。

老人云，太先生捐地建寺，闡揚正教，先生乃絕跡不至，可謂孝乎。

良久曰，齋明盛服，昭事上帝，總具此心。故云，心外無性，性外無天，不特拘拘於外也。

老人云，彼既與本性一體，先生可做得主宰麼。

答曰，無不可也。

老人云，果如是說，先生之鬚髮何以蒼白，耳目何以昏沉，少壯何以衰朽。諸事總不自由，乃謂己爲主宰，叛違之罪孰大於此乎。

又　客問，正教之道，臣子不拜君親，禮乎。

答云，臣子拜禮君親，不似拜禮眞主，蓋主僕之間自有分別，至禮非不拜也。

又云，天地造化我，君王職掌我，父母養育我，師長教誨我，茲五倫大綱，缺一不可。有何分別。

答曰，夫源頭不清，題旨不徹，夢夢談理者，總成亂道。天地覆載卽我，卽若舟航承載貨物。但舟航略無自專，其裝卸皆由本主。如天地果能造化爾我，舟航亦可以生發貨物矣。蓋天地乃人之護衛，萬物乃人之陪侍，人爲萬物之首領，若以天地爲主宰者惑矣。卽此使知君不能自君，有君之者。父不能自父，有父之者。師不能自師，有師之者。若君能自君，人人盡思帝制，無下役矣。父能自父，人人盡期嗣續，無絕滅矣。師能自師，人人盡欲賢智，無愚頑矣。以微渺之身，而欲昧造化天地君親師之眞主，漫無分別，禮乎，非禮乎。

客問云，昔我清眞，始取回字爲名，殊不雅馴。若爲漢人之戲侮，不應久

而相延，以爲美稱也。

答云，爲此說者，皆緣心地不明，眼界狹小，深染於俗見，執着於聲聞故耳。不特叛違正教，亦不達儒理，而且謗誘孔顏矣。顏子名回，孔門之高弟也，而孔子賢之。果若字非雅馴，不可以爲美稱，顏子不應以自名。孔子胡不爲改之，而且嘆稱之哉。況古之名儒，以此命名者尤多，何皆不達此義，至今方理會及之。蓋彼自以爲明，而不知實愚甚矣。何也。回回二字義理深長，粗言之，因寄寓浮生，心懷長住，不忘本原，身雖在世，心實回焉。及功成行滿，政事完畢，復命歸眞，名雖註世，身亦回焉。忠貞不二，表裏皆回，較諸醉夢，來不知其所始，去不知其所歸，或以眼前身世爲榮，或以虛空寂滅爲樂者，何如也。精言之，清眞至道，於三綱之外，更有兩大總綱，隱於回回二字，無極包羅衆妙，純清無染，是爲萬靈至大之綱。太極包羅衆象，理氣兼該，是爲萬形至大之綱。正教眞人，知其來，復知其去，乘太極之清，而回無極之本，更得眞一之陽，始能弘道。若失此正眞，則萍蹤不定，來去皆迷，總受萬緣新制，負卻先天舊約，必不得回原復命矣。但明正人君子，明心胸而大眼界，超俗見而掃異說，參來去之蹤，究歸原之本，始可得中正之至道也。

客問，大道不分，大辯不言，正教以爲何如。

答云，不知此論出於何典。吾聞孔孟攻異端距楊墨，老莊貶仁義爲道德之賊，釋氏論有三平傍門，則三教俱有分辨也。須知此弊，皆緣反覆綱常之輩，欲得任意無拘，設此同異渾淪之說，惑亂世人。間有正人，由習染之深，亦中此癖，惟大智者不惑耳。夫人之異於禽獸者，因有明智，能辨是非，故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清眞至道，譬如太陽，若不闡揚，如籠雲霧，掃除異端，方顯正道。但正與邪反，理與欲叛，憚改者徒欲含糊，尤懷妒忌。異端者竊思己謬，更謀遮掩。世人隨波逐浪者多，眞知定見者寡，遂亦道聽途言，而竟以非爲是，良可悲也。

客問云，凡以一句哈他文字，雜於清眞，眞主之慈即止，而罰且隨之，若以哈他文字，註釋正教之經旨，豈不大悖乎。

答云，此說有之，但今之爲此說者不明耳。所謂哈他者，乃其教道，非其文字也。其不明之故有六。吾教有一百一十四部勅降尊經，理雖一貫，文字不同。未聞字體殊別，便即謂之哈他者。此不明一也。且各國各方，正偏皆有，有教道殊而文字一者，有教道與文字俱殊者，如天方國文字一也，而有七十餘教，除清眞之外，盡屬哈他。足見哈他不在文字，而在道理。此不明二也。經云，眞主能准萬國語音不同之祈禱，則以東土語音祈禱者，應無不準之理。此不明三也。且經典中論哈他處甚多，如聖諭有云，喜愛盹了，乃一切哈他之首。噫。果若哈他，定在漢地漢人。當西域定無一人喜盹了矣。此不明四也。今吾教學人，讀一句西域經典，必以一句漢音譯之，不免有用既然禁人，何不自禁。此不明五也。此後登壇說法，再不可用漢字講解。倘仍復用，即彼所謂不特無功，且更招過。此不明六也。此論不獨淺狹不明，且有背大道。須知文字譬如土木，可以建禮拜寺，可以造供佛堂，正道異端，互相取用，其功不在材料，惟論人之所用何如耳。凡以文字爲哈他者惑矣。經云，眞主之明命，合當地之風俗。故隨至聖之聲文而降尊經，特爲本地教人易於習學之故。聖云，爾等爲人說法，須量彼之知見而言，亦此義也。由是言之，明命聖諭何嘗拘於一方，無非便於世人。本爲闡揚三道，豈區區執著於文字也哉。

客問，正教食肉，何以謂之齋戒。

答曰，齋在於內，戒在於外。齋者素也淨也。戒者禁也止也。洗心滌慮，掃克萬緣，一塵不染，謂之素淨。視聽聞言，行止坐卧，莫不中節，謂之禁止。是爲端本澄源，誠中形外。若諸家之外食蔬菜，而內蓄奸淫者，與吾正教何有焉。

又曰，內既能淨，外何不素。

曰，肉食惟以造化之本來，蔬食兼之糞溺與人事，孰素淨乎。所謂外素者，非戒(暈)(葷)之謂，惟宜究食飲之從來。凡諸不明不潔不義之物，斷不漫用，必擇清廉，始爲外之素淨也。因此一節，乃立身修道之大端，非此則身莫能立，而道亦不修。至大關頭，豈可泛然自斯自汙而已。悲夫。世人目因耳用，惟以聲聞，竟不察立身修道之本，但以外食蔬淡爲宗，惑之甚矣。所謂自斯自汙者，若枉法不公，或吞占之產，或劫搶之財，或偷盜之物，或隱匿之貲，或虧心之賄，或騙詐之奸謀，或娼妓之誘哄，如此不義之穢物，漫云素淨，或齋僧布道，妄欲贖諸惡業，更思成佛成仙，即如以糞水浣白衣，將愈浣愈污矣。因思此輩貪顧損人利己，不畏公道償還，公然虧害於張，徒自(培)(賠)補於李。似此糊塗，豈不深可痛惜也哉。

又　客問云，萬物皆主造化，無不感讚造化之恩，雖虎狼蛇蠍，亦在其

內　何以聖諭有云、凡遇諸惡物、當絕滅之　其與至聖之無所不慈、豈不自背乎

答曰、如捨身喂虎、割肉啖鷹、分明縱惡食人、無異齎盜糧而借寇兵、以此大殺而誤爲大慈　若興利除害、建善勦惡、即如人身行痘之證、若不斬除、則通體皆廢　似此大慈、而轉謂大殺、愚迷逆見、是非顛倒、不啻天淵正人視之、深可痛惜　夫天地萬物、本因人有　人爲萬物之靈、倘遇暴虐、理必剪除、豈特異類乎　須知衆理總具於人、除人之外、本無萬物　聖人立教、名雖掃除、諸惡實爲警戒自己　上古之世、尾虎豹而不傷、皆緣人念之善當今之際、近蛇蝎而即螫、總由人念之惡　以是觀之、興利除害、首先在人、次及於物、不可徒見於物也　故云、幸倒自家牛、天下皆賓服、其是義也。

馬注《清真指南》卷四　規矩所以齊物、圓則用規、方則用矩　舟車所以濟人、水則登舟、陸則登車　經權所以持世、常則守經、變則行權　固執則偏、偏則與聖人之道遠　固偏則矯、矯則與異端之學近　所謂執己傷物、執物傷理、物理兩傷、人己交廢　【略】雖教化在人、而成全實主　不導而正、上之上者　導而後正、上之中者　導亦不正、下之下者　【略】教法有九、有經教、有權教、有因教、有喻教、有譏教、有警教、有惠教、有德教、有力教　九教之道、各有所施　經教者、論以經文、剖以至理、使其人於精微、而不爲搖奪也　權教者、從其俗便、由寬而嚴、使其習熟、而入於精微也　因教者、因其鄉文、諭以正理、使其歸於中正、而不爲岐趨也　喻教者、藉端比興、由淺而深、使其自悟、而歸於中正也　譏教者、指其偏枯、摘其淺漏、使之自參、而歸於正大也　警教者、憂傷疾病之時、恐懼悲歡之際、宛轉曲折、淡以世情、使之自省、而歸於正路也　惠教者、饑寒急迫之時、困苦流離之際、周以衣食、濟以美言、使其感恩、而歸於正教也　德教者、樂善不倦、力行不輟、以身先行、使其觀感、而歸於正途也　力教者、財勢兩全、罰禁嚴密、以禮齊之、使其循之、而習於正道也　九教互用、若醫之有方　病熱者、投之以涼　病寒者、投之以溫　病虛者、投之以補　病實者、投之以瀉　若熱則加溫、寒則加涼、虛則加瀉、實則加補、是有名書而無名醫、百無一愈、患不旋踵　有疾者方且避醫之不暇、而肯求醫乎　【略】救病須易藥、救俗須易書　九教之道、莫善於因　因教者、東土之良藥也　東土之教、惟儒爲最　儒之有文、若山之有木　故用文者若斫之取材、可以爲朝堂、可以爲民屋、可以爲梵宇、可以爲清寺　玄得之而談清虛、釋得之而闡空無、陰陽得之言禍福、筮卜得之而問吉凶、堪輿得之而論地理、星相得知而步五行、巫覡得之而降鬼祟　【略】故儒者之學猶衣、清眞之學猶食　無衣則寒、無食則饑　寒則關於身、饑則切於命　舉天方之服以與東土服、則不服　舉天方之文以與東土觀、則不觀　舉天方之食以與東土食、則食之　東土既食、是口之於味有同嗜也　嗜同則性同、性同則理同、理同則凡具眼耳鼻舌身心之人無不可導之以正、而況中人以上中人之中者乎。

又卷五　聖不同時而道同、地不同音而義同、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術而認同、服不同製而心同　心同迹異、不可以迹間心　心異迹同、不可以心混迹　在取諸其內而已

又卷八　天經屢降、聖教改弦　猶居倭之鄉不能無倭服、處粵之俗不能無粵語　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

劉智《天方性理自序》　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　遵習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　聖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　第後世不之講求、而遂漸失之矣

金天柱《清真釋疑叙》　其中詞旨顯豁、大率取儒家道理以證其說之旁通　讀是書者、反覆研求、瞭如指掌、始信四海之大、千聖同心

又《清真釋疑序》　以認禮齋課遊爲綱領、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條目、其道之大者、五倫五事之必遵與儒教無異　但飲食衣服之制、冠婚喪祭之典、大概從樸素之風、取清眞之義。【略】清眞者、不媚諸邪以邀福、獨事眞宰以聽命存眞去僞之義、明夫道也　而回教之來中夏、自隋唐始代爲編氓、絕無異念、親親而尊尊、生養死葬之禮、不爽分毫、盡人道也

又《清真釋疑》　吾教之所謂主宰、即就儒書所言上帝者不少矣　而其最易明白者、莫如詩克配上帝之朱註云、上帝者天之主宰也　朱子又曰、天地亦是有個主宰、方始恁的變易無窮

唐晉徽《清真釋疑補輯序》　吾教之道、實與儒術相表裏也　【略】乃中國之人讀儒書者、不知天方經義　習經文者、未讀孔孟諸書　以致扞格難通、互相排詆

又　始知天方之經、闡天地之秘奧、發性命之淵微、大而綱紀倫常、小

而日用飲食，無微不至，實與儒理並行不悖。其偶爾少異者，不過語言文字間耳。【略】足令吾教得其指歸，且與儒術亦間有所輔翼。

又　回教所以不同之理，與儒教實相表裏。

又《清真釋疑補輯》　吾教之道，實與儒術互相表裏。

認識論分部

認主學

綜述

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上　夫判斷之三品，乃萬物之判斷，當體之判斷，教道之判斷是也。所謂萬物之判斷者，若天之高，地之厚，火之熱，水之涼，風之動，土之定，日月之升沉，晝夜之晦明，寒暑之往來，四時之代謝，飛潛之高下，草木之榮枯，金石之變化，若非眞主之造化，孰有能是者乎。缺一則不成世界，反其造化，自不安妥矣。所謂當體之判斷者，若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視聽聞言，知覺靈活，手握足蹈，理合天地，超越萬品，貫通有無，若非眞主之大能，孰有如是者乎。缺一則不成身體，反其大能，自不堪觀矣。所謂教道之判斷者，若認主認己，證聖歸眞，五倫百行，皆遵明命之當行，不然，則何以修身處世，齊家治國。若非眞主之玄指，孰有如是者乎。缺一則不成教道。所其指示，自然迷亂矣。茲論在眞主之本然與動靜，雖微有裨補，亦粗解大略，譬微塵之集大地，一滴之繼滄海耳。

又　若夫諸教中，仁明正直，忠孝廉節者，其間聰明之人，受虧元重，因其知識非常人所能及也。然率生德行，比之諂佞悖逆貪淫之徒，定增世榮而或輕眞辱，必不負其意未也。若其不得正道，總不外前定自由之理，不然又所謂一概均平之說也。故眞主之賞罰必不負人身心。若無證明定不加之於人，何也。緣夫後世有四大聖人，今世有三大經學，當體有六源總領，皆人之確證也。後世公判之日，有數輛媽納聖人，至當貴而無違犯，則爲富貴者之證明。有爾撒聖人，至苦難而無怨念，則爲貧難者之證明。有謝世卜聖人，多病患而無怠惰，則爲病患者之證明。有以卜臘希默聖人，全孤陋而不迷惑，則爲孤陋者之證明。因是時通國並其父母，皆崇佛道，無一正人。茲聖四歲之時，即俯仰天地，參察本體，而自悟曰，茲必有一至尊之眞主執掌萬物。何人昧心如此，遂憎惡異端之謬妄。因問其母曰，你之主是誰。答曰，乃爾之父也。又問，父之主是誰。答曰，國王也。又問，國王之主是誰。答曰，佛也。又問，佛之主是誰。答曰，不知。復問於父。父曰，佛能生天生地，無上至尊，別無主也。然後此聖年未二旬，遂乘間持斧，潛入佛殿，擇極大者劈碎其首，即以此斧，掛於佛項而出。及大衆瞻禮之際，見佛首碎裂，遂詢及是聖，謂此何人所爲。聖曰，彼己身尚不能保，豈能福庇世人。既言佛爲萬物主宰，何不親問於彼乎。其父愧怒而不能答。噫。通國皆迷，惟此聖獨悟。當時有何指示。所謂三大經學者，乃大經大學，本經本學，正教經學是也。三者明白彰著，世人特不參究耳。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升沉，晝夜之卷舒，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消長，古今如一，終始不二。茲皆獨一之徵，分明認主之理，豈非大經大學乎。人之身體，成於父母，非干父母之能，生死利害，豈通得失，在己毫釐莫測，胞中飲血，生時啖乳，似此至妙安排，畢竟是親是己，興廢權衡，孰能旋轉，從微至壯，孰有不移。茲皆獨一之理，分明認主之機，豈非本經本學乎。若聖賢受命，修道立教，掃滅諸邪，惟事眞主，晨昏禮拜，天下古今不易。此皆獨一之指，分明認主之據，豈非正教經學乎。眞主至慈至公，悉與眼耳鼻舌身心六源，更有四證三據於人，明明喚醒千古生人醉夢。眼觀萬物之色，耳聽萬物之聲，鼻臭萬殊之味，身包天地之理，心參造化之機，舌傳心得之妙，四聖三學六源總領，無不備具，尚不識天地萬物之眞主，即此詳之，毫無推故，公道難逃，罰之有證，何足憫焉。

又　所謂易眞者，若播糠眯目，皂白不分，上下四方自然易位，茲緣吾道之異端，外托正教之名，而內演空玄之理，以訛易正，淫渭不分，合同異，隨人之所欲，統衆理諸教爲一家。但灼見眞知者少，以耳爲見者多。若門外漢目之，則愈染愈深，迷不可治，良可悲也。或有粗知漢學而稍習經旨者，間亦註書於世，無非膚語淺訓，不過修身而已。或有兩不相通，惟以道聽塗說，

妄自纂而成編者，若省迷真卓是也。觀之莫不竊笑，作者竟不知恥，豈不有辱清真之至道哉。然淺近者無害於淺，但得其正何妨。其妄作者，譬便知，猶不足論。譬如雲掩日光，頃之自散，何害於明。惟恐精於文翰而鮮知經義者，縱然資性明達，惜乎未經正指，遂以異端之學，攙亂清真，雖然似是而非，但其巧媚能奪人之心志，此清真之最患，正人之深忌者也。若證主默解是也，且試舉數端以徵其謬。首論其萬殊一本，彼此不分，豈特人類而已，雖鳥獸昆虫，莫不與造物一體，略無差別，非迷亂之至，孰敢如是哉。故云萬事萬物，即若以金造器，體質本金，惟名相不同，但名相有時敗壞，到得冰消泡散之時，依原成水，絕無彼此對待。據此則一概均平，無有高下，渾然同歸太虛。善人聞之不善，惡人聞之愈惡。其降經產聖，及古今大會，公判之期，賞善罰惡，各有所歸，至公無私，惟有眞主，誠皆誑說也。所以醉夢之夫，要此無拘，任意狂散，反譏正人不達至理，智者詳之。此非虛無寂滅而誰哉。

須知有來歷，畢竟有歸着。有浮生，畢竟有長住。是故經云萬物皆有敗壞，惟七事不滅長存，乃尊闕也，寶位也，巨筆也，碑記也，天國也，地禁也，性命也。

或曰，眞主本無似相，原無去所，何得有尊闕寶位也。

曰，設此二端，雖不居止，眞主特顯己至尊之明證，庶幾人神則不墮於空無矣。因此輩妄以自用，背此明條，不獨背諸形色，雖性命亦然有佛經可證，云眼不能觀，耳不能聽，其能聽能觀者，惟眞空妙性耳。彼亦云，眼耳是我，觀聽是主，此與佛經不異。其所異者，惟主與空之名耳。似此流弊，遺累萬世，關乎心命，誠可悲憫哉。殊不知人神之視聽聞言，皆以性命之靈，由於眼耳鼻舌之證。惟眞主活不以性命，聽不以耳聞，觀不以目見，包羅天地，無遐邇，無阻礙，無隱顯，無方向，無巨細，無間斷，雖蠛語塵觸之聲，暗室秘房之邃，亦不能逃其觀聽。夫人之觀以目，聽以耳，有遠近，有方位，有阻隔，有晦明，有斷續，有盛衰，有大小，與主迥不相似，何以妄言人之觀聽，乃主之觀聽。即此詳之，其昧心瞽大，何太甚也。惟清眞正學，論獨一數一，主僕之分，獨一與萬物無干，數一乃物之資始，豈可淆混不分，只言萬物之本原，不識萬物之眞主可乎。若無極而太極，眞空與妙性，無名與有名，皆數中之一，萬有之宗，切不可以天地萬物之大父，而當天地萬物之眞主也。

彼常與知己，言我至聖乃主宰顯化，開示迷人，普濟萬世。故云，但一有了我這名相，便有個主僕之分，即此義也。瞭易思明，眞臨頭，天下自有主宰若世而反降生，不可主宰天若大乎。然何異一氏之二體，一清一氣乎。即彼之顯身說法，度盡衆生，皆一同耳。若以此消攻異端，不啻以病人而治病，其可愈乎。又言主宰備有萬物之性，爲萬物根本，爲萬物大父，無主宰則無萬物，物自主宰而生，主宰不從萬物而出，但清眞至道，惟言造化萬物，能命萬物生死，不言孳生萬物，而予萬物一根一種也。是故惟稱眞主，決不言根本。何也。若花果枝葉，雖出本根一種，然根種不能含花果自生，子孫萬億，固出原父一人，然原父不能命子孫生死，夫衆父之父，萬有之根，乃至聖之品。所以清眞只言眞主，而不言原父者，此也。凡以人類而爲主宰，以至卑而僭至尊，誠迷之甚矣。須知人爲萬物之靈，迥異於禽獸者，因有明智，能辨是非眞僞，故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故經云異端之輩，即若獼駝，遠則保全，近則被害。若相遇而不能辨，或知之而不即言其愚，尤甚於禽獸也遠矣。

又　清眞正教，入德之門，認主之要。首言我作證一句，何也。緣認主必須認己，方能認主也。因己之有，乃天然衆妙之文章，造化玄機之古冊，凡人返觀本身之古冊而閱當體之文章，是何等親切，何等簡便。參此別圖，皆岐路也。故我作證一句，喚醒古今醉夢。

且莫論先天何處，直言當下從來。陰陽交姤，父精母血，丟緣體竅靈明，畢竟是誰賦與。設若憑空而有，原無主宰，則遍地可生駝卵，山嶺亦產魚鱗，豈如屋舍，不待主人興造，忽爲自起房廊，未之有也。若由父母之能，男女聽其自便，多寡任意而生，有無好惡大小隨志也。若由當人自化，災害全無，己身長在，富貴無更，子孫永好矣。自開闢以來，生死關頭，是誰免過。富貴權豪，孰能長存。微細參詳，概不由己。惟人靈於萬物，誰能自成。設有一物能自成己者，必先有一己，以爲自造之宗。然既先有一己，何用再造。如先無己，其成己者必非自己。故物不能自成也。昔一沙門，投見正教國王，王因詢其造化之原始。彼云，無始以來，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若空花起滅，故有輪迴生死，皆自然而然者也。王不能屈，遂詔宰臣，久而方至。王曰，卿來何晏也。曰，臣居河北，忽然橋崩，不堪步涉，見一空舟，無人撐駕，往來自渡，待其到載而返，臣始登舟得渡，故爾來遲。沙門曰，此欺誑也，未聞舟無人駕，而能自渡者。曰，舟無駕人尚不能自渡，國

乃謂天地萬物無有造化之主，而能自成，更何如乎。彼愧不能答，且不特天地之大，雖胎卵種子之類，必先有宗始，方能有此三物，及推每類宗始，必非本類自能自有也。當未始有物之先，定有迥異諸類之所以然者，始能化生萬類耳。

夫模範雖能成鏡，必由匠作之能。誰言成鏡者即是模範，非匠作乎。即此證明，始悟化生己身之眞主，掃淨諸謬之訛傳。故認主玄機必從己分推求，此身微妙除主孰能安置。悲夫。愚昧抱當身之至理而弗窮，竊他人之糟粕以爲寶，博覽古今，與本體何干，粉飾虛文，與性命何益。這部古書，若非天經之玄旨，至聖之眞傳，何人識得開此至理。是故以此不屬聲音，不類字樣之天文，始認得無似無如何之眞主也。蓋認己猶可以言喻敷演，註主本非文字所能。若以見聞詳其玄妙，何異以微盞而欲盡貯海水乎。然雖眞一之妙，難以爲言，果有得其妙者，天則自流，因其知量，循業而顯，蓋必由於修證而後有也。修證者，乃遵眞主之明命，從至聖之眞傳，內明心性，而復顯命原，外修身政，而禮分主僕，所以克一分己，增一分眞。若夫己有全鎔，妙明頓露，不因正教之仙丹，何以點化其自性，然後因緣性解，大性光明。到此田地，始知天地萬物爲一人，方認得自己乃天地之始，萬物之母也。今之人皆誤認此一粒無極之種子，爲無上正眞，頓忘其栽植之眞主也。悲夫。

又《清真大學》 所謂知認者，仿效聖賢之參證，推詳正教之眞經。譬之睹物思情，故此由諸緣而體認眞主。若天高地厚，水涼火熱，風動土寧，日月往來，晨昏旋轉，四時更替，晝夜捲舒，金石變化，草木香顏，水中鱗介，陸地飛行，品類各異，剛柔不等，多則無益，缺則不備，無不至當，今古不更，少不如是，自不安妥。似此至妙安排，除斯眞主孰能再造。茲乃自萬得一。正如花葉之時，惜乎少有所間，謂之討黑德，到此田地，惟得其作爲之蹤迹，雖不拘萬，實由於學。學而後能知，知而後能信，信而後能誠，誠而後能忠。忠固不二，然非有所見，其實無微疑。但以定立不遷可證，爲其眞見知而不惑也。

又 所謂見認者，超脫諸緣，親自經歷，由己身而體認眞主。本因人祖化分男女，體象太極陰陽，包羅天地之機，貫徹有無之妙，中蘊性命智能，靈明活潑，視聽聞言，莫不至精，關乎宇宙，似此至大玄機，除斯眞主，孰能自有。雖功名富貴，得失安危，猶眼前世務，且一無所能，何況生死之至大乎。忽然驚悟，意轉心回，始辨新生原有，主僕分明，蓋不由己。茲乃自二得一，妙明雖顯，未及契合，是爲以體哈德。到此田地，始及作爲之動靜。須知忠君孝親，綱常禮義，無非浮生邂逅之酵，尚且不知有己，較之造化性命生死，更與身歸長住，豈得無誠意忠貞之報。蓋因渴慕至極，偶而得契，即若酒後無己，但有時而醒。是以詩云，醉後言行身不悟，皆因斯酒禦形神，星月光輝非寂滅，少時收捲大明中。至此第位，正如開花成果之間，有己無己之際，最忌猛雨狂風，必要存心保護，方始頓開己障，無證而見，然雖此亦不二，遇時而然。當此之際，但以萬緣不染可證，爲其親切而無間也。

又 所謂續認者，克盡偏私自見，復全明德之源，由無己而體認眞主。蓋因自己原有始終，而有來去，眞主本無起盡，而無方所。設以有始有終之人品，而欲窮無起無盡之眞主，何異於水火方圓，強自合爲一局，必不能也。因人之視聽知能，雖能窮理格物，不能了徹原有，必須己有全鎔，始得妙明頓顯，本然動靜，自此方明。然後知以主知，見以主見，言以主言。茲乃自一而二，謂之哲哈德特。至此極品，不即不離，略無自用，莫不以主，是爲契合皆緣後天之表裏兼精，先天之本來獨露，風靜水平，日高雲散，形神雖在，動靜卻一，但以清淨無己可證，爲其相續而渾同也。賢云，凡受造之新生，相續於原有，其新生私己之迹，自無餘矣。其是義也哉。至聖有云，予以眞主而體認眞主。若非眞主，自不能認得眞主。至此方始成果成人，創定一不遷而無作證也。此際方知無極先天，乃初種之時，自上而下，謂之降，是爲原種，始無作證也。人極後天，乃澆灌之時，自下而上，謂之昇，本因結果也。樹藏種中，果從樹顯，返本歸原，果即是種，雖然不二，實有增益。若非紅翠馨香，負此一番發育矣。原夫生天生地，萬事萬物，特爲此作極大因緣。惟有人品承此重任，理當超越萬有關頭，歷經百千危險，始得成全正果。最高無上，及無方所，終亦無證也。須知成果有三，人祖乃萬物之果，衆聖乃人中之果，至聖穆罕默德乃衆聖之果。到此極品，方顯眞主之本然也。悲夫。世人溺此苦海，負茲重托，較之誠不若異類矣。

又《希真正答》 客問，正教首先認主，無有色相，不類萬物，不容處想，敢求指示，將何以認。

答云，認識有二，有形者，以蹤跡認；無形者，以動靜認。譬如風本無形，吹則草木皆搖，息則草木皆定。見草木之偃仰，始知其爲風也。春亦無

形，發則萬物爭輝，收則諸緣寂滅　見萬物之榮枯，始知其爲春也　卽看人物之生死貴賤得失安危，概不由己，便可以認眞主之動靜矣

又云，主之本然，畢竟是何形狀

答云，爾曾見風與春之形狀否　客沉思未答

老人云，風春本出造化，受主使令，尙不能見，況主清淨之本然，孰能見乎

又云，畢竟能得見否

答云，直待風定水澄日高月暗時方可

又云，敢求說破，何爲日高月暗時

答云，星辰華彩渾如沒，若如陽光一體同　當是時，尙能見星月麼

客問，吾當體說話的這個，畢竟是何物

答云，升堂入室，由淺及深，自然之理　爾試將當體有之淺者說個明白，我再言無形之深者

答云，此身乃四緣假合而成，一句可了，有何難道

轉問云，當體之風火是甚麼

客云，呼吸爲風，溫熱爲火是也

又云，此乃風火之徵驗　爾更言風火之本體，是何形狀　客不能答

老人云，淺近尙未了徹，何以便問深遠，請將本體色相了徹，再來問此玄妙何如

客問，正教之本

答云，認主

又云，誰是主

答云，眞主造化天地萬物，止一無二，原有無始，久遠無盡，無如何，無處所，無時光，無似相是也

又云，吾當體中這個，不待我有而生，不隨我死而滅，常有常在的亦然

答云，玆乃受命之有，出於眞主造化，非主也

又云，他要行則行，要止則止，焉得不謂之主

答云，生死窮通，安危貴賤，可由得他麼

客沉思云，其實由不得他

老人云，既爲主宰，由不得三字，無容加矣

又　客問云，主在那裏

答云，主無方向　在那裏，便屬處所

又云，主怎麼樣

答云，主無如何　有怎麼便有似相

又云，主自何時有

答云，主無時光，何時有便有起始

又云，主能言否

答云，能言不以舌

又云，不憑舌，如何能言

答云，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其出於眞主造化之微物，且非人之知見所能測度，又何況造化天地人神之眞主乎

客問，主之言語，是何聲音，是何字樣

答云，主之眞言，不屬聲音，不屬字樣

客云，尊經自何而有

答云，從天而降

客云，主無處所，如何從天而降

答云，因天仙在天，聖人住世，在主本無處所也

客云，尊經是何文字

答云，合天房國文字

客云，主能言，不屬聲音字樣　如何又有此聲文

答云，除此聲文，天仙則不能領悟，聖人亦不能聽受　所以循其知量而合其文字，始能聽悟　在主之眞言，本不屬聲文也

客云，此聲文畢竟從何而發

答云，自主要爲中發　試思爾之性靈，自何而發，便悟得此聲文自何而發矣

客問，認主一事，若無把柄，終屬渺茫　敢求老師指示明白，庶不落於空虛

答云，春到人間，草木皆知　眞主造化乾坤萬物，人何不悟　春揚紅翠，紅翠非春，然則因紅翠乃知春意矣　主造萬物，萬物非主，然則因萬物自認得眞主矣

客云、春同於草木、主同於萬物否

答云、春固同於草木、主亦同於萬物　然而春之於物、有所不在　主之於物、無有缺略、蓋同而不同、在而不在、不似物我之同在也

客云、道妙難言、再求捷要

答云、譬如秉燭於堂、光耀一室　風來滿座、雨無濡礙、緣其各有所在也

又　客問、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有似清眞認主之理否

答曰、予詠此詩、有十義未詳　今儒者以上帝稱上天、於天地之天亦稱上天　上帝乃主宰、天地乃主物、稱謂渾同、尊卑莫辨、未詳一也　由天地而有上下之名、因日月而定東西之位　然上天之名、若未有天地之先而立、是時本無上下之分、無從加上之稱　若已有天地之後而立、其天地之上天、理宜另立一名、始有分別、未詳二也　若以上天乃蒼蒼之天、所載者乃上帝、即指下地載下物、上天載上帝、其理猶暢於上帝之自載、未詳三也　但不知上帝所載者何物、若水之載舟、舟之載物乎　但水自水、舟自舟、物自物、三者不能渾爲一體　故云載也　凡爲一體者、則不可言載、未詳四也　解者以載爲事、凡事自外來、若人之相遇者、言載則可　事自內而發者、若君之敕命、行於天下、必不可言自載其命、未詳五也　且事之義、大則爲政、小則爲事、乃治理也、職掌也、營幹也、事物也、事業也、事跡也、事理也、未發之謂理、已發之謂事　以此事跡、解無聲無臭、其理不符、未詳六也　且聲臭乃上帝之用、若無聲臭、有體無用可乎　凡有體而無聲臭者木石也、有體而有聲臭者靈覺也　但飛行之聲臭、必假乎氣質之緣　唯上帝之聲臭、不假諸緣自能發露、不與萬物相等、固不可謂無聲無臭　須知有聲臭、能令無聲臭、無聲臭、不能爲有聲臭　即若人能造物、物不能造人　若無聲臭、則聲臭之靈覺自何而有、未詳七也　若非聲臭之本體、雖有氣質之緣、必無聲臭之理、即若木偶是也　若有聲臭之本體、雖無氣質之緣、必有聲臭之理、即若肯聲是也、未詳八也　解者以聲爲氣感、臭爲氣聚、此惑於外感內本之殊、竟以一例而解內本者乃能聲能臭、外感者乃載聲載臭　譬如金玉不能自響、擊之有聲　能使有聲者、人也　承載此聲者、金玉也　沉速諸香、不能自發其味、焚之始發　能使其成臭者、人也　承載此臭者、香也　較之當體、眼耳鼻舌、亦復如是　若無能見、雖有目必不視　若無能聽、雖有耳必不聞　須知見聽之機、原非耳目、無耳目、亦無所承載、未詳九也　即此天地、不假諸緣而能聲臭者、上帝　假諸緣而能聲臭者、人神　無聲臭而承載聲臭者、萬物　若無能聲能臭、則萬物之聲臭全無、豈可謂無聲無臭哉、未詳十也　玆論與詩人本旨、未知相協與否　但以之詮解清眞、則大爲謬誤　因原有本無同異、及中途始言方所、知者詳之

又　客問、眞主在那裏

答曰、在那裏即屬造化

客曰、不在此中、定居天外、豈得無那裏

答曰、陽和一動、萬物咸亨　爾言春在物內、春在物外　夫內外只論得爾我、如何論得眞主　須知未有天地之先、何嘗有個此中、何嘗有個天外

客曰、若如此說、覺得渺茫

答曰、現有爾當體作證

客曰、此身如何作證

答曰、爾試參勘此身、還是有個造化此身者、還是自有

客良久云、其實非自有也

老人云、即此便認得有個造化此身之眞主矣

客云、此身雖可證造化之主、吾人可能見主麼

答曰、可

客云、見即二矣

答云、見於無己之時、焉得有二

客云、知覺無己、亦爲二矣

答曰、譬如酒醉時、視聽聞言、莫不中節　及至醒後、略無所知、何二之有

詩云、新今依舊古、銷鎔自不存　即如忠烈士、焉知有己身

又　客問、經云、爾等參主內外恩澤、不可參主本然　又云、拜主不能至當然之處、認主須要至當然之處　一則禁人不可參悟、一則命人認到當然　彼此相背、其理何如

答曰、其參與不參、乃升堂入室之義、非有所禁戒也　譬如初學蒙童、諸書未讀、便欲習經、師必訓云、爾且讀書、勿習經也　其意非終不習經、乃未當其時耳　蓋認拜之中、有體用之別、有色妙之異　拜禮在於身形、認理在於心性　能行者、不過百里　靜參者、無有窮盡　所以身有所不到、而心無

所不全爲，是之謂也。

又云，何以謂之認到當然

答曰，人之知見有限，主之玄妙無窮，故盡己之知見，不能窮眞主之至玄，必由眞主之警覺而始得，而不能傳之於言語，即此謂之當然也。若能傳以言，則有窮盡，有窮盡，則不可謂之當然矣。

馬注《清眞指南》卷二 客曰，然則眞主可見歟

曰，見己身之性靈，則可以見眞主矣。

曰，性靈安在

曰，君之欲動欲靜，欲語欲默，皆性靈之用。至其本體，則放彌六合，退守寸衷。若月印千江同而不在，風來枕席摸之則無。此一身之主宰不可見，而欲見造化性靈之主乎。天覆地載，日升月沉，陰卷而陽舒，春榮而秋實，萬物消長，亘古如一。此皆眞主之大能，分明認主之憑據。譬之樓閣池臺，建者必有其人。若以樓閣池臺創爲所建之主人，則誤矣。身體髮膚，成於父母，而養於天地。其天壽窮通，男女貴賤，誰使之然歟。在胞飲血，出腹啖乳，五官靈明，百骸任役，似此至妙安排，或親或己，興廢權衡，渺茫莫測，此皆眞主之妙用，分明眞主之確據。

又 人惟認得自己，則觸境逢源，頭頭了悟。

又 眞主按七重天地，以造化奴輩之身體。按阿勒始以造化奴輩之心，從無色相之眞光，以造化奴輩之靈覺。靈覺乃心體之光明。雖居心內，實超心外。若燈籠獨照，表裏皆明。才智技巧，聰慧顯悟，發於心思而應於物灌。若紅翠馨香，具於枝葉根莖，而枝葉根莖，實含子種之內。陽和溥布，萬物爭榮。肅殺時臨，乾坤減色。惟惺惺一粒，雖經零落，不可枯朽。由此觀之，無身體不能證天地之玄妙，無心巧不能證阿勒始之光明，無靈覺不能證眞主之本然。證於天地者，包括之無外。證於阿勒始者，表裏之光明，證於眞主者，動靜之全品。自其外者而觀之，則天地爲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自其內者而言之，則人爲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蓋萬物乃天地之精華，人身乃萬物之精華，賢人乃常人之精華，聖人乃賢人之精華，心巧乃身體之精華，才智乃心巧之精華，以媽納乃才智之精華。才智乃當體之日，以媽納乃當體之日，學問乃當體之阿勒始，靈覺乃當體之主。月從日顯，日從阿勒始顯，阿勒始從眞主顯。可知無靈慧，則不能學問。無學問，則不能照察。無照察，則才智皆爲錯用。【略】經云，苦心之五種，一有虧損，他酬爲地獄受造。雖聖智賢愚，品隲牛毛，而當身古冊，人人各具，以此參之，主之付與人者甚重，而人以輕報之，良所謂自暴自棄，是未從當體而驗之也。當體之驗有六。經云，天輪七重，每重相去五百年，而眼能燭之。眼能燭，眼非肉眼，是謂眞眼。既有眞眼，宜尋思所以使我光明無礙辨察天地萬物之有形者爲誰，則視宜感主。視不感主，何異青盲障翳，形色不分，而目無眞見。目無眞見，則目已先死。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洪鐘巨雷，雖阻以山川，間以城郭，蔽以墻垣，而耳能通，耳非肉耳，是謂眞耳。既有眞耳，宜尋思所以使我聰慧無礙，辨聆天地萬物之有聲者爲誰，則聽宜感主。聽不感主，何異癰毒鼓聽，聲響不聞，而耳無眞聽。耳無眞聽，則耳已先死。蘭生幽谷，不見而知。龍涎獐臍，雖混以沉檀，雜以降速，和以片腦，而鼻能辨之。鼻能辨，鼻非肉鼻，是謂眞鼻。既有眞鼻，宜尋思所以使我呼吸無礙辨臭天地萬物之有氣者爲誰，則臭宜感主。臭不感主，何異肺毒涕壅，清濁反常，而鼻無眞臭。鼻無眞臭，則鼻已先死。談上下，論古今，明道德，辨是非，辛酸苦辣，鹹淡甘甜，而舌能辨之。舌能辨，舌非肉舌，是謂眞舌。既有眞舌，宜尋思所以使我論談咀嚥辨嘗天地萬物之有味者爲誰，則舌宜讞主。舌不讞主，何異癲狂醉夢，滋味反常，而舌無眞味。舌無眞味，則舌已先死。父母生我，天地育我，日月照我，萬物滋我，行處任由，醒寐任取，寒熱溫涼，觸體相關，夢入華胥，到人未到，而身能應之。身能應，身非肉身，是謂眞身。既有眞身，宜尋思所以使我動靜如意，曲直周旋者爲誰，則身宜拜主。身不拜主，何異瘋癱麻木，百節拘攣，而身無用。身無用，則身已先死。上下古今，遠近險易，巨細隱顯，虛實有無，思而創得，無往不能，爲眼耳鼻舌之總關，實天地萬物之寶庫，而心能照之。心能照，心非肉心，是謂眞心。既有眞心，宜尋思所以使我語默任憑辯談天地萬物之形聲氣味者爲誰，則心宜記主。心不記主，何異犬馬鹿豕，同長養於天地之間，雖視聽同人，食飲同人，冷暖同人，驚懼同人，行止同人，睡卧同人，而不能察識物理，分別正僞，任性恣欲，死而則已，而心無用。心無用，則心已先死。

又 理勝乎欲，嗜好潛消。欲勝乎理，光明自暗。惟平旦之氣，與主切近。蓋平旦之氣，喜怒未發，嗜欲未親，若雪霽晴空，光輝畢露。至人長保是氣，處富貴而不淫，遇貧賤而能堅，尋眞悟道，遡本窮源，所以以媽納之光

亮，能辨物理，能察物欲，非日非月，所照者遠，非天非地，所包者大　聖諭云，我不見一物便罷，但見一物，便認得主　蓋有一物，必有一理　猶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義　天地非一物而全，文章非一字而就　成文有人，則知造物有主，所以乾坤萬物是一部眞經

又　天地爲粧台，萬物爲器具，兩世爲鏡袋，板德爲鏡子，眞主爲美人，無鏡子則美人不顯，無美人則鏡子無用　鏡子不即美人，因鏡子爲美人而造　美人不即鏡子，因美人無鏡而長有　曉得影不即人，非人無影，便可認造化之眞主

又　不必言化生萬物之機密，保合萬物之功用，如何玄微，如何奧妙，但揭一我字，而眞主之全體大用，無不了徹胸中　鑄金銀銅鐵者，宛然人也，而能鑄其視聽言動乎　造木石泥糞者，宛然人也，而能造其饑思食渴思飲乎　吾身未有鑄之造之者，而何以視聽言動，活潑玲瓏，遇親知孝，遇長知敬，遇君知忠，遇友知讓，善則喜，惡則怒，喪則哀，樂則樂　如此聰俊，如此靈明，孰生成是，孰主張是　此亦不外認己而有得也

又卷四　眞主無似象，無如何，至能至大　因何造化萬物　眞主諭云，我是隱藏之寶，我喜人認我　我造化人，只爲認我　【略】眞主之本然，浩浩渺渺，莫可言狀　【略】經云，色世同爾，妙世同爾，隱無世同爾，眞主之本然動靜同爾　爾目慧未開，不能見眞主之本然　爾耳聰未開，不能聽眞主之本言　聖諭云，凡人認得自己，便認得造化之眞主　認得眞主，彼自能言矣　認得眞主，彼自無言矣　能言者，言其動靜之機微　無言者，難言其本然之玄妙

又　認有二等，有形者以形認，無形者以理認　形認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消長　耳得之可辨清濁高下，目得之可辨赤白青黃，鼻得之可辨馨香氣味，舌得之可辨苦辣酸甜，手得之可辨溫涼冷暖　是有萬物不可無五官，有五官不可少萬物　無五官則萬物之理不著，無萬物則五官之政何施，所謂有形者以形認也　理認者如風本無形，吹則草木皆搖，息則草木皆定，見草木之偃仰則知爲風　春亦無形，發則萬物爭輝，收則諸緣寂寞，見萬物之榮枯則知爲春　性命亦無形之萃者，有則通體皆活，無則通體皆死，參身體之死活則知爲性命　然目不能見其形，耳不能聽其聲，鼻不能嗅其氣，舌不能嘗其味，手不能循其體，無左右上下前後表裏，不離於體　若離於體，其身即死　眞主又造化風春　性命之主不同萬物，而萬物賴之以有，然與萬物無干，不囿萬物，而萬物賴以生，然與萬物無礙　不離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然與萬物無染　運萬物而有靜，照萬物而不煩，生萬物而無所由生，化萬物而永自不化　若離萬物，則萬物皆毀　故曰，認得自己便認得造化之主　此所謂無形者以理認也　認得己身之性靈本然止一，便認得行造化之主原止獨一　認得己身之性靈無有色象，便認得行造化之主原無色象　認得己身之性靈玄妙無更，便認得行造化之主純然無更　認得己身之性靈清淨無染，便認得行造化之主純清無染　認得己身之性靈受造而有，便認得行造化之主無始原有　認得己身之性靈有始無終，便認得行造化之主實無始終　認得己身之性靈無遲滯阻滯，便認得行造之主實無阻滯　認得己身之性靈因生而有，便認得行造之主非從所生　認得己身之性靈有氣質倚賴，便認得行造化之主實無倚賴　認得己身之性靈有難易時光，便認得行造化之主實無時光　認得己身之性靈有視聽聞言知活爲能之動靜，便認得行造化之主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一切清淨之動靜　認得己身之性靈五官賴之而靈百骸賴之而活，便認得行造化之主萬物賴之而存乾坤賴之而立　認得己身之死生禍福夭壽窮通安危貴賤貧富妍媸一切不同之造化，便認得必有掌握死生禍福夭壽窮通安危貴賤貧富妍媸之眞主　認得己身之有眼耳鼻舌皮絡筋毛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奇異不同之形容，便認得必有造化眼耳鼻舌皮絡筋毛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眞主　認得己身之有男女老幼飲食寒暑饑寒飽暖喜怒悲傷一切不同之動靜，便認得必有造化男女老幼飲食寒暑饑寒飽暖喜怒悲傷一切不同之動靜，便認得必有造化男女老幼飲食寒暑饑寒飽暖喜怒悲傷之眞主　故曰，色世同爾，妙世同爾，隱無世同爾　爾目慧未開，故不能見　然則眞主之本然如何見得　曰，按經云，眞主之本然，卻有二品，曰清眞之品，曰保養之品　清眞之品乃眞主原有獨尊無有一物相同之稱　保養之品乃眞主發顯普慈而保養萬物之稱　【略】經云，眞主自要爲中，顯了萬有之原種，曰大筆，曰象海，曰無極，曰數一，曰欽差，曰元聖，曰代理，曰首僕　譬若太陽之與光輝，光輝之與明亮　明亮不即光輝，亦不離光輝，非光輝自無明亮　光輝不即太陽，亦不離太陽，非太陽自無光輝乃同而不同，在而不在，分之不離，共之不合

又　蓋謂以嫣納之光亮是眞主所賜之眞光　讀民認得眞主，是以眞主

之光俾照眞主

又卷五　教法千端，道理萬殊，必一一從自心自目檢閱一番，方可與人講道，方可與人破迷，方可引人歸正

又卷六　問，何謂眞是眞非

曰，必須先知自己之是非，然後可以定人之是非

曰，衆是衆非可謂公乎

曰，是非雖出公論，必須究是非之綱領與是非之原根　卽若王莽篡位，非無黨羽，天祥死節，形影相憐，一出於衆，一出於孤　有識者必不以衆議爲是，獨見爲非　經云，愚人鑒跡，聖人鑒心，眞主鑒意　孔子觀過知仁，可謂是非標準

又卷九　孔子曰東方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　西方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

馬復初《四典要會》卷四　夫道在知而在行　知爲行之體，行乃知之用　知而無行徒知，行而無成罔行　知之明者行之正，知之晦者行之偏，如南轅而北其轍，罔勞也　則體聖人之教，先以眞知，後以實行　知路，必依先賢之古典，明師之教訓　行程，必以自力之工夫　【略】夫聖人之道，天道也　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名雖爲道，其實亂道而遠道也

屬性說

綜　述

王岱輿《正教眞詮》卷上　眞主普慈今世，獨慈後世，所以能是萬物所需，略無缺乏　其恩惠廣大，無窮無塞，至公無私，諸天世界，無所不及，微蟲細介，咸被其澤也

或曰，世人貴賤貧富安危，相去不啻壤，何以謂之普慈　若云後世永遠，今世不過一客寓耳　然處客寓而安者，何其幸，處客寓而疾患凄涼者，何不幸也　況有一等不知正道者，在今世若極賤極，或安而或奴婢，或疾病饑寒，展轉無聊而死　若是自作自受者，猶可言也，有非自作自受者，得不可憫　及至後世，又無從脫離，豈不兩世受虧　此等人何以服其心也　且如諸教中，有仁明正直忠孝廉節之士，設若倒以正道，或能遵行，未可知也　奈彼既無經典開示，又無正學指點，徒使善良之輩，不獲歸眞正覺，豈不更可痛惜

曰，世人順違貴賤、貧富安危，高低巨細，萬事萬物，各安其位，謂之普慈，非一概均平也　若一概平等，則無高低貴賤，君臣父子，夫婦尊卑，何以成斯世界，彼此不分，非所論矣　夫天有陰陽，人有貴賤　無陰不能成陽，無小人不顯君子　所以石能攻玉，鉛可純金，自然之理　譬如天爲陽，居上而動，地爲陰，居下而靜　設若天俱轉而爲地，日月星辰，無所係載，雨露霜雪，無所降臨，萬物乾枯，人間長夜矣　或地俱轉而爲天，萬物無所承載，草木無所植立，世界盡屬虛空矣　以是觀之，陰陽必不可缺，天地必不可同，貴賤必不可一，君子小人必不可少，高者高之，下者下之，因才而用，各得其宜　非普慈而何

又　經云，爾豈不見那樣人，彼以己之性爲己之主也　蓋爲人之身命，本眞主之造化　外教妄言盡由自性而有，根本果係自成，枝葉何須再論　誠如其言，僧必成佛，道必成仙，士皆棄顯，商盡富豪　然僧未必佛，道未必仙，士未必榮，商未必富，事業尚且不能，身命豈能自有　推其由，自達其體，據理而言，其妄可知　但妄有本末，迷有深淺　若道本無名，強名曰道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若有若無，渺渺茫茫，不知其爲之者誰　此乃迷之恍惚者也　若自心廣大，不知有主，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說，此妄見其大而不知其小　故言是身與天地萬物，皆蘊此心，是心無遠不至，無高不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透，凡具知識者，必悟方寸中寄居萬物之主宰，不然豈得若是之能耶　悲夫　是未能知己，爰知造物者乎　彼微渺之身，受明於眞主，偶得一能，或具一行，如池得月，誤認自明，比附造物之尊，曰，吾與同體　夫聖人尚不自居於聖，而今世人皆爲萬物主宰可乎　至於宇宙之中，裁成庶物，蓋因眞主已造之類，聖賢無非順材以用之，非原無諸物而能自有也　如製器物，或以金玉，或以木竹，然金玉木竹其質已備，無體而便之有體　惟眞主之造化，一命而萬象即有，故曰無量大能，非若人以有物而成物之比也

且眞主造物，若寶印之印於紙帛，紙帛之印乃寶印之迹也。設以此迹而欲轉印於他物，則惑矣。所以智人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果有天地萬物之體也。緣彼仰觀俯察，因其形而達其理，故遺腹子不思其父，因無恩於心，不夢見像，爲無形於目。凡目未見者，則心不得有其形。若止水明鏡，映諸萬物，即謂水鏡之中，眞有天地萬物，便能造化天地萬物，其可乎。言必合行，始可信也。凡人果與眞主同體，必亦能造化天地萬物，然誰曾造一人一物於此乎。

彼云，未有物時，盡屬清淨本然。天地萬物，皆緣一妄而有，被四大淪染，而情隨物轉，眞情日昏，故令吾主宰昧晦耳。若夜光之珠，蒙垢而滅其光，待其擺脫塵染，方可復耀也。噫，亦妄誕之至矣。且以神爲形之用，情爲性之宗。凡知體用者，當不繙而自明。尚有何物何能，逾於造物之能。倘彼囿於四大之中，將何以爲萬物之主也。倘人之身，果係主宰掌握，天下當無一人爲惡，何爲惡者甚多耶。且主宰清淨無染，爲萬善之源，既爲一身之宰，猶蔽於私慾邪行，始初造化乾坤，能爲其大，今轉不能司一身之小者，何也。更爲諸戒之本，今又不自守其戒，於理可乎。

彼言，萬物如軀殼，主宰使之。若人用物，則主固非其物矣。既云若人使器，主宰非物，其萬物一體之說，自不符矣。如此則鳥不飛，魚不躍，馬不上陣，牛不耕田，火不燃，水不流，如風鼓物，非干物也。若惡人之惡亦非其罪，乃主宰使之然耳，將何以罰其人乎。若善人之善亦非其功，將何以賞其人乎。凡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主宰之迹可也，若即謂之主宰則謬矣。常觀畫之精妙者，必羨曰此名手之作，決不以此即畫師也。悲夫。附於正說，匿其本主，由其不能辨物之所以然也。若眞主之在物，譬如三光同耀，乃同而不同，在而不在。萬物非此，則萬物無以施其能。光資物用，光亦非其物，然而各物各體，本性本品，不相攙雜，各有所在，如是同在，庶幾可喻也。

彼云，佛本顯身說法，普度衆生。雖經生死，未嘗生死。然其受生死者果誰歟。且古人折衝於樽俎，定國於一言，何以無上空王欲度衆生，入生死之難，歷卑賤之苦，豈非獨尊之佛，反不若微渺之人乎。蓋上古以來，人心渾樸，忠孝昭然，自有是法，索隱行怪，人心奸宄，反覆綱常，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可謂普度乎。據彼經教，人人是佛，無物不然，何必曰度也。

又言衆生無始之無明，皆從如來清淨本然圓覺眞心而起，即若空花，依空有相，空花若滅，虛空本體不動，無明幻滅，清淨覺心不動。據此一節，其謬有四。其一，若如來圓覺眞心，果然眞覺，自不容無明妄起，即若聖人之心一動，念正則存，念偏即克，不然則何以爲聖乎。彼圓覺眞心，若容無明妄起，將何以謂之正覺眞心乎。其二，若知其妄，故容其起，何異於舉火自焚，而後復自撲滅乎。果能自撲滅猶可，倘不能撲滅，豈非自取其害乎。其三，若知其妄起，而不能即滅，則終不能滅矣。何也。若終能滅之，彼始初自能使其不起。始初使其不起易，終來使其復滅難。未有能於難，而不能於易者也。其四，若瞑然不知無明而起，即若醉夢發狂，又不可謂之圓覺眞心。即此詳之，豈非無明無覺之頑空乎。又言圓覺淨性，現於一切身心，隨類各應。愚人言清淨圓覺性，實有如此身心，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顯，豈果有此五色哉。噫，茲惟可以喻無知物類，不可以喻圓覺眞心。何也。即若正人，陷於忠佞正邪眞僞之間，彼隨於忠眞正善，不染其邪佞僞惡，不特不染衆惡，還欲克諸不善，況清淨圓覺之眞心乎。設若此心隨類流轉，更滋不善，較之不若正人甚遠。其圓覺淨心，妙明眞性，誠妄說矣。

或問曰，衆生本來是佛，如何又有無明。若無始以來，本有無明，自何緣而有。彼云，凡諸聲聞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以有思爲之心，測度如來圓覺之本然乎。凡有所問，彼皆有答，獨此一問，探本窮源，實難應對。雖亦敷演，終屬強詞，不使人再問耳。噫，問之以無明本始，答之以支吾含糊。彼爲一大事出現，而不能現此一問。三藏十二部，欲詮此了義，亦不能詮。其現身說法，皆徒勞矣。又云，聲聞兩無處所，即若東邊打鼓，則不能聞西邊之鐘。西去聽鐘，則不能聞東邊之鼓。若聲去就西，則東邊不响。若聲去就東，則西邊無聲。若四方皆响皆聞，豈非聲聞兩無處所乎。噫。果然聲無處所，風順風逆皆然。若聞無處所，聲巨聲細同等。若風順其聲則遠，風逆其聲不至。若聲高則能聞，聲低則不聞。可謂聲聞無處所乎。若非明眼眞知，莫不被其惑矣。凡有心正道，果爲生死者，當細玩之。茲論皆出本心，非有憎激，緣諸教皆出眞主造化，同爲一本，即若兄弟，兄弟病狂，惜之乎，惡之乎。惟清眞正教，論性命皆本眞主之明命，論事業則兼人之自由。若言總由造化，賞罰則有不公，若眞主造化了水火，能損益萬物，而不加賞罰者，因其本性如此，略無自專，固非人能任意之比耳。若言盡出自由，又類空玄背本，所以由自用或正或邪，證賞罰無虧無怨，主僕分明，略無恍惚，豈若背本忘源，虛無寂滅，漠無把柄者哉。

心性論分部

心性理氣說

綜述

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上　聖云，凡人認得化生己身之眞主，始認得自己也。又云，爾見了性，則可以見主矣。知此身，則知眞主之造化。見此性，則見眞主之玄機。初非渾淪無分之說，亦非恍惚荒唐之論。若孔子之罕言命與仁，此其至誠本意，自不輕發。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其孫始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乃理學大原，惜難透徹。因此後學所見不同，皆緣本性各異，豈能得一哉。若孟子之性善，荀子之性惡，揚子之善惡混，韓子之三品，程子之理氣，今人以程氏之說爲最，以善者爲理性，惡者爲氣性，殊不知氣質本於何有，有是種而後有是果，未有杳核而生李實者也。已上數說，總無定論，皆因源頭未徹故耳。

自宋以來，皆言理同而氣異，所以性理有云，性一也，流行之中，剛柔昏明，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能別五色。一居於密室，一居於帷下，一居於廣庭之中，所見昏明各異，非目不同，其所居不一也。或云，亦有三人，雖居於一，便有昏明不同者，當作何解。若以是喻，其旨幾乎。有三人同遭禍亂，一盡忠，一從賊，一遷就苟延，善善惡惡，可見其性不一也。豈有玉石不分，乘其亂世，而皆爲叛逆者哉。夫理氣之別，猶枝節之間，尚無定論。設有極本窮源之士，如是而論，曰，何爲天，何爲命，何爲性，何爲率。必曰，天即上帝也，命猶令也，性即命也，率猶循也。設曰，上帝自何而有，受天之命者是誰。夫天之命，若君之命將之令也。但不知命令何以便能成性，率性者又是何人。及至此間，一腔懷抱，說之不出。惟清眞正教，論性不同，氣亦有異，清而不渾，渾而有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爲眞知。何以言之，先天爲命，後天爲性，命乃種子，性乃果子，命非性，不離於性，性非命，不離於命，非命則無性，非性則不全矣。今人論性命之理，貿然不分，妄言一理，是眞知其爲一，不知其爲二，既知其爲二，又當知其所以一也。

或曰，今以率性爲道，設若性善則可，倘不盡善何如。

曰，凡人知事而不知己者，其所有之知，皆非眞知也。欲知人性之善惡，必先知何爲性命，何爲善惡。性命乃各物之本然，善惡乃性命之發用。發用有二，善爲本用，若視聽聞言，不能增減，不能授人。惡乃作用，若寫畫技藝之類，人已兼該，互相訓習。有性命必有本用，無本用則性命有虧。有性命不必有作用，無作用不爲欠缺，究竟性命之外，別無作用。清眞教法，爲凡愚不爲聖智。聖智者體本用，而正作用之偏，非無作用，因其生知也。凡愚者偏於作用，而昧本用之體，非無本用，因其學知也。緣人之本來，同而不一，若滄溟弱水，清濁並流，蓋有聖賢愚之三等。聖人乃醒而不寐者，賢人乃寤寐之間者，愚人乃酣睡不寤者。眞主至仁，降經差聖，指引迷途，復歸正道，直達本原，重登天國。賢者喚之即醒，愚人呼之不應。經云，雖聖人亦不能令死人聞聽。其是義也。達此理者，動靜兩分，始可論人之性善不善矣。但物各有類，同類者性同，異類者性異，惟人之性能生長，而且知覺更能推理也。乃生長殊於金石，知覺異於草木，推理超於禽獸。抑其推論事物，不特明理而已，更能辨鬼神不測之機，見其始遂達其終，因其外遂徹其裏。所以能推理者，獨歸人類，而別於他物，方爲人之性命也。

若論性命之本體與情用，均出眞主之造化。凡以理爲本者，自皆可喜可愛，因本善無惡也。及論其情用之際，又由於己，己或行善或作惡，因己所行之殊異，則情用於善惡之間矣。譬如君王所賜劍印，得者公私任其自便耳。所謂情者即性之所發，若無外感之私，自然聽命於理，無不善也。倘執己偏，自然不得其正，無非惡也。如人無病時，諸味皆得其正。或遇疾病，以甘爲苦，以苦爲甘。情性之染，何異於此。

或曰，人性本善，惡自何來。

曰，凡人之性，能行善惡，非性本有惡也。若名手畫師，善模衆像，老幼妍媸，儼然無異，不特一端之能。但寔非實物，如甕中止水，久而生變，豈其

源乎　至虛靈之性，則不似人性之能作善行惡，所以不能建德行之眞功，自不獲登榮貴之天國矣

然善亦有二端，性之善爲本善，行之善爲習善　本善者，乃眞主化生性命之原德，而人不與焉　夫人之善，乃自習功行之積德也　若嬰兒愛親，雖禽獸亦然，跪乳反哺之類是也　即若世人，不論善惡，設見赤子坐立危險，莫不救視，此皆本善，其與禽獸之於不善之人何有也　見義即行，無善不樂之謂習德　大都人之初生若美女，然皆父母本來之遺，非習之能然也　如西子蒙不潔，見者莫不惡之，必待其沐浴妝飾，表裏相符，始知其成德也

須知命各一種，其性有分　何也　曰眞性也，稟性也　眞性者出於命原，實先天之至理，倘能發露，忠眞不二，一心向主，棄天下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　稟性者出於身體，本於四大，譬如考馬，利害相關，在人用取，任其性亂走胡奔，馴其性衝鋒破敵，有之則安靈，無之則缺略，豈偏缺哉　是以命種各承一粒，其中含蓄，自有不同　桃核生桃，李核生李　萬類不同，皆由自取耳　命種相率身地，皆由時節因緣，有福之種，不落無福之地，無福之地，不種有福之果　各有先天故土，分毫豈得參差　始於何所，終於何處，幻象雖錯，理存不朽　總有三遷，不離本土　事到終來，依原復古，其能一之機也　前定自由，先天已定之機，及至此間，各吐一番紅紫，各正性命者，證其種子也　各吐紅紫者，證其花果也　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各自發根芽　說至此間，智者理當警醒，細察自己行爲，切莫眼前錯誤，悔何及也　緣夫性命之理，微妙莫測，極力描寫，無非影響之間，委婉形容，何異掌中握汞，有意者不動分星，粗心者把持不住　以是觀之，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何足異哉

又　經云，天地不能承載眞主，惟正人之心也　正心之義，乃歸認眞主之人，非盡人皆具此眞心也　自有生以來，諸家莫不論心，畢竟未說此心果是何物　若言此心乃性命，非性命也　若言此心乃智慧，非智慧也　蓋心有三，曰獸心，曰人心，曰眞心　茲三心者，共有七品，曰欲品，智品，仁品，見品，喜品，玄品，至品　世人止有欲智仁之三品，惟正人方能全其七也　獸心居於欲品，由於覺性，內譬若勇猛與力量，外譬若燈光與油燭　人心居於仁智二品，率於靈性，內譬若知覺與運動，外譬若遊魚與江海　眞心居於見喜玄至四品，無已而遵於明命，內譬若妙明與清淨，外譬若日耀與晴空　因人之心性，本來不同，故修道亦不能一　若赤子初生之際，本習善惡，便有本來善惡之徵，倘值性善，率之則正，如性不善，率之則偏，所以諸子紛紛不一，蓋由自循此性之故也　清慎之效，克己之私而不自用，不自用而眞心始露，然後以不自用無己之眞心，遵眞主之明命，修道而立教，是以古今遐邇，莫不遵崇，無所不一，皆緣不自循率此性也　下愚者蓋好欲偏覺性之謂心，無非損人利己，貪嗔而已　上智者履仁義，循靈性之人心，率莫過齊家治國忠孝而已　惟正大者遵明命而體無己之眞心，總是指迷歸正，爲主而已　或問於喇必安尊者曰，君喜主乎　曰，然　惡魔乎　曰，否　何也　曰，予止一心，何嘗有二　須知眞心之見，見物而不在物，惟見造物者也　其喜非世人之私喜，乃眞喜也，惟施於無始無終之原有，不用於萬事萬物之虛無，蓋因事物有成敗，有斷續，非眞喜之恒常也　玄品乃認主之機，至品乃無己之妙　到此地位，不知有國有家有身，惟契獨一之眞主耳　緣夫人之身有形神，而心亦有色妙　人之身乃天地萬物形色之精微，人之性乃天地萬物本來之樞極，而心之色又是身之拔萃，心之妙又是性之玄機

經云，凡人不再生兩次，不能包羅天地，貫徹古今　何也　胎不離母，終含母腹之中　性不出身，必被此身束縛　靈性不能克己，眞心豈能發露　到得發露之時，已生全脫，方始無內無外，無古無今　是故賢曰，眞心中備有萬物，因其巨而無外，萬物中具有眞心，因其細而無內　其包羅貫徹之大義也，非若諸家明此人道之心，見此本來之生機已，所以認本生本心以爲主宰者，迷之甚矣　惟正人超人道之心，而達無己之眞心　克本靈之性，而顯聖人之大性，是謂無極之種，而成無極之果也　大都獸心之覺性，見物而興，不見即止　人心之靈性，見時能得物形之眞僞，見後能抱物妙之神情　凡所不知不見，即屬猜擬之間，影響而已　眞心之大性，得聖人知見，已往將來，見與未見，無不現前，宇宙若一，皆緣此心之明，遵明命而行　譬如大唐代君巡狩，毫無己事，所以無不遵崇，然茲權柄授之天子，若以彼即謂之天子則惑矣

須知此理，不類盡心知性知天之說　何也　論者以心爲神明之體，性即心具之理，原自天之所出　據其本文，乃由淺及深，由粗及精，觀其註釋，名雖分別，理實渾然　故云，心外無性，性外無天　心外無性猶可，性外無天覺誤　何也　有億萬人則有億萬心，有億萬心則有億萬性，有億萬性而有億萬天，可乎　即若鏡外無光，海外無水　美人固在鏡中，明月現陳水底　然必不可說，鏡光外無人，海水外無月　但人能成鏡，鏡不即是人　月能出水，水

不即是用　心性不做，何以言天　似此大本大原，豈可以暫知暫見而淺已哉

又　聖云，有今世，畢竟有後世　有浮生，畢竟有暫死　不可不知也

雖然生死之機難言也，試言其略

生死之謂有無，有無之義，蓋有不同　有有三品　曰，無始無終之有，乃眞主獨一之有也　有始無終之有，乃天仙人神數一之有也　有始有終之有，乃水陸飛行草木金石倚賴之有也　蓋性命有三品，下品曰生性，中品曰覺性，上品曰靈性　生長之命，乃草木之性，能扶草木生長，草木枯敗性亦消滅　知覺之命，乃鳥獸之性，能附鳥獸生長，而又使之以眼耳鼻舌身心，能視聽聞嘗知覺，但不能推理，至死其性亦滅矣　靈慧之命，乃人之性，更兼生覺二性，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更能推論事理，此身雖死，其性長在　凡知覺之事，倚托於身者，身形若止，知覺之性亦無所用　故草木鳥獸之性，以身爲本，身死其性即隨而滅　若推論明理之性，不必倚證於身，其性自能用事，身形雖滅，依原能用其神，故與禽獸草木大異也　凡人欲明物理，若以己心受物，其物有形，必脫然取其精粹，始能納之於心也　即如目及山河之大，便置之於方寸之間，非神至神，何以微器之中能容此巨物乎　故能受其神者，非神所受，必不能也

或問，何爲倚身與不倚身者

曰，生育身形之能，若無此身則無可長育　若視聽聞嘗知覺，寄於眼耳鼻舌身心，皆緣氣味聲色冷暖而已　若無茲六事，視聽聞嘗知覺，一無所用，皆爲形之所役，所以生覺之性賴於身，身死而隨滅者此也　若夫靈性之本用，則不倚於身　若倚此身，則爲身所役，何以別是非也　如禽獸見可食之物，欲食而不能自已，豈能辨其是非禮讓乎　若人當饑渴之際，見不義之食，其心自然不惑，雖美必不屑食也　且人認主，忠君孝親，齊家治國，德澤天下，芳流千古，身雖未動，神遊宇宙之間，無所不用其極，豈爲身之所役哉

大都有生之物，惟有一心　獨人有兩心，乃人心物心，亦有兩性，乃眞性稟性　凡遇不義財色，愛之慮其非禮，從之是爲物心，惟卻之乃爲人心也　茲若二水並流，一清一濁，雖未見其本源，自知其必不一矣　故禽獸皆有禽獸之心，但無靈慧以別是非，任意而發，不能自已，而且不自知其爲善爲惡　其有形之知，除有形之外，情不能通，豈能反已而復知其性乎，是故古今無賞罰禽獸之法也　惟人不然，彼能知善惡之殊，洞察有無之妙，自能存正，更能及物，豈爲身形所累也

夫人之死，乃身形之覺性，非人之靈性也　靈性在身，若拘於獄，此身若死，如囚出禁，其靈倍增　凡知命者不以死爲難，歸回原所，各有定位，不得自遷　或有受命還家，相會世人，復顯在日之形容，可勸後人之善惡，更證人死之後，其性靈長在不滅，與禽獸之覺性散滅而不歸者別也　凡人欲明事物之理，無他，惟以其表而推及其中，因已然而驗其未然　如觀屋宇傾側，墻垣敗毀，便知此內無人，見天地萬物，日月升沉，四時消長，不變不易，必知有造化之主　因人能爲萬古不朽之功，方證彼有不滅之靈神，與無盡之歸宿也　然雖不滅，陰陽猶自相牽，原有新生即在此中分別　故相續於陰陽者，皆數一之有，所以時不離晝夜，人不離寤寐，晝夜乃陰陽之憑據，寤寐乃生死之證明，有無二世之機，盡括人身之冊，茲即受命之驗耳　凡認主認己之中，若無分別，即外道矣　惟以身有身無之更易，方知能生能死之權衡，見其夜方知白晝，緣生死始悟眞常　須知生亦非生，因其有死　死亦非死，緣彼還生　本無生死，終朝怕死貪生，眼前昏寐，醒後方知是夢　浮雲富貴，撇與他人　眞實善惡，不離當體　生死兩途，原係行人宿處，有無超越，方纔不死不生　到此田地，確認得獨一眞主無始無終　惟茲無始無終之原有，方能使生而死，能化死爲生　所以眞主不落有無，入神定經生死，而非生死也　其爲主僕之大義也，若欲以文字而窮其至理，非特不得其理，亦且失其文矣，非虛心神會，必不得也

又《希真正答》　客問，人之性靈，乃同時造化，及至降生，則散於千百年之間，或爲高曾祖父，或爲孫子重玄，其先後懸絕，亦有因由麼

答云，性靈之品位，有先後之理，無先後之序　譬如日月與其光輝一般　迨性靈寄於氣質之間，始有次第與時節，緣先天有理中次第，故後天有時節因由　人祖之性靈，出於至聖無極之理　至聖之身，轉寄於人祖太極之形　若花果之理與其紅翠馨香，皆含於種子　當此之際，似無先後，及其發露，便有時節之遲早，誠爲後而先，先而後者是也

客問，性靈亦有開合麼

答云，性靈至妙，豈有開合

客云，常見鱔蛇蜈蚣之類，斬之數段，猶能行動，若性靈無開合，焉能節

動靜動

答云、水之波浪起於風、鼓之聲音起於桴　風定而浪不興止、桴住而聲不即停、緣染於風桴之故耳　若以波浪聲音爲風桴者、惑矣

又　客問、性靈有昧睡麼

答云、無

又云、性靈既無昧睡、其昧睡者誰歟

答云、性有體用、性之體無更易、性之用有寐覺　譬如一人居於石室、室無所聽、其能聽在否

客云、在

老人云、性亦如是　有礙者爲性之用、常在者爲性之體　所以性之用則有更易、性之體自是常明

客問、造化性靈時、想亦泛泛　及至生世、則有父子之分、父慈子孝、父尊子卑、至後世考算、哲子、父受其益、不肖子、父受其害　若無因緣、不應如此關切　若有因緣、願聞其說

答云、造化性靈時、本有賢愚次第之理、但尊卑分別之形、非泛泛也　及至此間、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師生之禮、蓋有不同、何也　因有始終不易、及半途更變者、故有先合而後侮、或外親而內疏　夫始終不易者、原契於先天　表裏不一者、惟合於時節　且如師生之禮、原由於受業、未受業時、與途人何異　及其受業、因師有教誨尊高、則生有領受卑下、自茲以前、無尊卑也　以是觀之、君臣父子師生之尊卑忠孝、本於仕養受業耳　其仕養受業、即關切、即因緣也　哲子、父受其益、必其父教之有方　不肖子、父受其害、必其父素乏教訓、馴致頑劣、若教之不從、其與父何有哉

又　客問、主上無似無像、無比無樣、疑屬虛空

答云、若以無似無像、疑屬虛空、爾返觀當體之性靈、還是虛空否

客問、人心至靈、如平旦未應事之時、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故常惺惺不寐　若夜間有夢、此心已動、猶晝之有思也　如其不夢未醒、正當酣睡之時、較之平旦之寂然未發、又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又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主宰何所安存、靈明何所寄寓、動靜何所關收

答曰、主宰靈明原非二物、雖有微殊、豈析言哉　見太陽之升沉、便知晝明之寄寓　睹白晝之舒捲、便知動靜之收藏　日間有思、夜間有夢、是爲亂夢、非眞夢也　若日間無思、夜多奇夢、無不應驗、皆未思未見者、當作何解　此等議論、夢尚未知、何況言理也

又　客問、人之性靈在身、亦有出入麼

答云、聖賢不拘內外、常人只在身中

又曰、何以見得

答云、至人身雖未動、而神明無所不至　常人眼肉精明、必不能返觀自面、故云只在身中　經云、能開此覺方無礙、若不能開本自拘　此之謂也

客問云、眞主可能見乎

答曰、主固能見、但當其時則可

又曰、何爲當時

答曰、足下尊庚、五十有三　己之性靈與兒相偕五十三歲、未嘗相間一息、兒可曾見麼

曰、未也

答曰、升堂入室、由淺及深、自然之理、己尚未見、何以能見造化性靈之主

曰、請言其淺者、但不知己之性靈、是何形狀

答曰、性靈無像、凡言其像者、即未見也

曰、如前之說、見與未見、有何分別

答曰、見者自有明證

曰、其證如何

答曰、凡見己性靈者、其言大、天下莫能載焉　其言小、天下莫能破焉

又　客問云、性相近、習相遠、正教以爲何如

答曰、是理本自先天、非習染所能更易　如丹朱不肖、雖朝事聖父、未嘗以性而能近　虞舜賢良、雖日侍瞽叟、未聞以習而能遠　故云、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一一發根芽　性命至理、定有眞傳、未可以猜擬而得也

客問云、正教論心何如

答云、心各有品、問者何也

客曰、所謂無住眞心

轉問云、何爲無住眞心

客云、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心也

答云、若空心原無、必須推究此心從何而有、若此心原有、必須推究此心一向潛於何處、至此方才發現

客云、久訪空門、了無實際、故求指示

答云、若有實際、便有所住、有所住、則不免現其本色、故彼以不定爲玅瞞也、夫此道之本、太過則墮於空無、不及又著於形像、其於吾教、大相懸絕、必須掃除空像兩邊、及夫增損二派、然後始可與論正大之眞心矣

又 客問云、格物致知、既可以明心見性、今人物理多不能明、焉能更明心性、如石皮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何也

答曰、夏屬陽而冬屬陰、若人之身、夏藏陰而冬藏陽、以夏轉濕而冬轉燥、此陰陽召應之理、現具當體、其石皮之反常、何足異也、大都萬物感土水火氣而生、惟風主動、獨活稟風性之盛者、故有風亦動、無風亦動、非有風不動也、如人之五臟、惟肝屬風木、外應於目之黑珠、故用事亦動、不用亦動、此風性之徵、於獨搖草何疑焉

馬注《清真指南》卷二 心有二品、有聖心有凡心、聖心包乎天地之外、凡心則拘天地之中

又 天命之去留、關人心之向背、強弱勝負、成敗利鈍、眞主默默有以轉移、惟托靠既實、終始可依、設以默助之能、認爲己能、默奪之有、認爲己有、矜誇之罪、不獨世禍而已也

又 眞主諭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莊裏、然後將他歸於低中之至低端莊者命也、至低者身也、命有清濁、品違牛毛、聖智賢愚、先天已判、性有二等、一曰眞性、二曰生性、眞性與命同源、乃仁義禮智之性、所得先天、生性因形始具、乃火風水土之性、所得後天、生性亦有二等、一曰陰陽之性、二曰父母之性、陰陽之性、乃前定大海、囿於萬變不同之時光、父母之性、乃氣稟清濁、染於萬變不同之習俗、【略】眞主之前定、雖染於時令風土、不過如南橘北枳、蜀錦吳綾、形味略殊、大約由主人之遷就

或曰、性命切於人身、至隱至微、何以分之爲二

曰、譬若雨之於雲、雨非雲也、非雲無雨、烟之於火、烟非火也、非火無烟、光之於日、光非日也、非日無光、陰之於陽、陰非陽也、非陽無陰、性之於命、性非命也、非命無性、分之則有先後、合之則爲一體

又卷三 認主以心、心有七層、以象七天、每一層天、有一個行星

每一層心、有一個寶礦、自若第一層心、火星、第二層心、水星、第三層天、金星、第四層天、太陽星、第五層天、火星、第六層天、木星、第七層天、土星、心亦有七層、第一層心、正道之礦、第二層心、明德之礦、第三層心、惻隱之礦、第四層心、照見之礦、第五層心、喜主之礦、第六層心、妙世之礦、第七層心、光顯之礦、行星以運四時、寶礦以任萬事、周身爲國土、百骸爲臣民、五官爲司守、學問爲甲兵、才智爲文臣、嗜性爲武將、眞經爲律令、心腑爲庶畿、命靈爲皇王、以媽納爲帝師、天仙爲覺兆、聖人爲導引、所以蠆蜜不驚孺子、蛇蝎不毒嬰兒、莫不有至

又 一、【略】聖人之性、聖人之性、光明無垢、寧定不遷、智主清淨、得蒙親受 二、【略】賢人之性、賢人之性、受主醒誨、排難解紛、不慮而知、語默動靜、與主通徹 三、【略】常人之性、常人之性、非屬無過、過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復作 四、【略】愚人之性、愚人之性、爲惡降管、至死不遷、雖聞勸戒、不能醒悟

又 或曰、性命何晰

曰、先天爲命、後天爲性 譬如種之與果總是一般人之性、亦是命之果 在種時叫做命、在取果時就爲性 【略】歸主之命、乃是心命、與眞性相連、總謂之本然、所得先天、在率連身體之時、叫做自性、因染於火風水土、在身命相配之後、所得後天、先天陽也、後天陰也、陽則無形、陰則有體 【略】所以命清體濁、命陽體陰、陰陽互合、而生男女 心者男也 【略】故陰氣盛而陽氣衰、心隨性遷、命因體絆 【略】性者女也 【略】故陰氣衰而陽氣盛、性隨心正、體因命勤 【略】性得其正則天樂性生、眞光自露 【略】從命的口中決不失去戀愛、謂之眞心、被斷謂之欲性 理勝乎欲、則化奸爲直 【略】欲勝乎理、則化直爲奸

又 曰性有二品、一眞性、二稟性 眞性與命同源、所謂仁義禮智之性 稟性因形始具、乃火風水土之性 經云、眞主造化命智本源、乃一日筆是筆蒙眞主之親育、筆不能受、分爲兩岐、一屬於命、一屬於性、是謂眞性眞性如珠藏蚌、稟性如蚌含珠 雖同體共命、貴賤各殊、惟憑正道之開示、而後眞光乃露 又若木中取火、火具木中、是木中亦有眞火 若爲世火所侵、則火亦能焚木 本體之眞火安在 所以嗜性能傷眞性 眞性如源泉之水、其體本清、其味本潔 及磨城市既遠、則人物之污穢染其清潔、是豈水之性

哉【略】心爲寶鏡，靈命即其光明，嗜性乃爲鐵垢。垢勝則光滅，光勝則垢滅。惟憑學問之琢磨，才智之參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復命歸眞，永登大境。

又　或曰，人物之性命何如。

曰，性有三品，上品曰靈性，中品曰覺性，下品曰生性。靈慧之命，兼生覺二性，能察識物理，分別善惡，至死而靈慧不滅，此人之性也。知覺之命，亦有眼耳鼻舌身心，饑寒飽暖，而不能察識物理分別善惡，至死而知覺暫滅，此鳥獸之性也。生長之命，饑不知食，渴不知飲，遇風鼓動，與時榮枯，此草木之性也。草木之性不同於鳥獸之性，鳥獸之性不同於人。【略】眞主之命有曰生，人身之命盡曰死。生謂之有，死謂之無。有有所來，無有所往。

又卷四　性命之原根，即無極之本來。

又　眞主按阿勒始以造化奴輩之心。心者身體之阿勒始也。因阿勒始居色界之盡限，與妙世切近，半表半裏。若眞主普慈之恩，從妙世顯於阿勒始則恩垂萬類，分派各形，天地始立，萬物始生，人身始活。心之阿勒始又身體之盡限，半向命世，半向身世。眞主從命世開一條路於心，由心達於性，由性達於身體。若主上之恩慈及於命，則蹤迹必顯於身。所謂花香知本有，水冷識泉寒。然周天之阿勒始居表，周身之阿勒始居裏。表則能包含萬物，裏則能承載眞主萬有之物不在身內，萬有之理不在身外。以形論之，則天之阿勒始大。以理論之，則心之阿勒始尤大。若行爲一有不正，則身體之黑暗侵於性，性之黑暗侵於心，心之黑暗蔽於命，命光既爲所蔽，則妙世之道塞，而眞主之恩慈阻矣。

又卷五　以眼觀物，而物無盡。以心觀物，而心愈無盡。以身應世，而世無盡。以神應世，而神愈無盡。故至人以眼觀物，以心察理，以身涉世，以神交主。所交者大，所察者深。然後心爲聖心，神爲聖神，天地不能界其軀，日月不能並其明，繁華不能勞其想，雖造化不齊，與物長短，視塵寰如戲局矣。【略】心是一團明鏡，磨得極明極透，則映物了然。亦須時時護防，恐外垢侵染，久之不磨，仍成頑鐵矣，豈不是廢物。

又　金能剋木，木斷而金不染。水能燭影，影過而水不染。風能送聲，聲過而風不染。光能照物，物察而光不染。不染者，本來之明覺。受染者，物欲之新生。明覺謂之聖心，物欲謂之獸心。

又卷九　豈不聞性有四品。上品謂之理性，中品謂之德性，下品謂之覺性，下下品謂之生性。草木得生性，而無覺性。禽獸具生覺二性，而無靈性。天仙神鬼具生覺二性，並兼靈性，惟人則具生覺靈性，更兼理性。

劉智《五功釋義》　性分之內，復有五德焉。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五者所以公乎世者也。心分之內，有五德焉。喜也怒也愛也惡也欲也。五者所以存乎己者也。知分之內，有五德焉。憶也記也悟也籌也運也。五者所以用乎世者也。三分之德，務適於中。有一偏焉，其道反失。五功者，所以救其偏而歸於中也。

又　心猶鑒也，面於此必背於彼。天理也人欲也，心之面背不常，面於天理則人欲不入，面於人欲則天理不存。是非之判，善惡之端，皆造化於此。

又　人之所本有者，德性耳。一切外物，培德之具也，即身形亦具也。培以生之，而反害之，則非具矣，累矣。不惟外物爲累，即身形亦累矣。上人不爲所累，故雖身命亦其非有。中人知其累，而能舍之。下此者則執之而不舍，終被其累而弗覺也。

又　五功者，成乎性命之德也，全乎大人之義也，盡乎人事之常也。其意大，其味良，民日用於其間，而莫之知也。

又　五功之爲用大也，通天人之幾，悉幽明之故，達性分之微，了生死之義，遠與於穆流行，而不蕩於虛浚，近於日用尋常，而益見其實際。顧其大而無外，細而無間，與時周旋，亘古今而不亂。

又　小人大人同其理。聖人凡人一其性。惟欲窒而理蔽，習異而性分，則人品之相去遠矣。五功者，所以合其理而一其性也。其殆天人之機會，聖凡之市肆乎。

馬復初《四典要會》卷三　性乃賦之於物，而隨物流行者也，古人謂之魂魄，又謂之命。傳曰，天命之謂性。命猶令也，性即理也。理乃物之所以然也。在物謂之性，在人謂之命，乃有本而自立者也。但無形無相，妙若鬼神，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如在其身而不囿於身，如形在水，如月在鏡，觀之在而實不在，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身死而靈魂常在不滅，如衣之離體，而體猶在也。

性分六品。堅定性，乃金礦石類之性也。長發性，則草木長發之性也。活性，乃禽獸之性也。氣性，又名欲性，乃人與禽獸共有者也。人性，人人有

之德性，惟聖賢有之。性雖六品，其本一也。人之原種，落於母腹之時，其始有堅定性，原種因之固結不散。其次升爲長發性，胎體因之而滋長。其次爲活性，胎體固之而活動。至離母腹，而後成氣性，則知愛惡焉。其次顯人性，則知業辱貴賤，好善惡惡。而欲體聖效賢，修身任道，則德性顯焉。論性之本來，皆由眞性應晰而有。眞性如青霄之月，衆性如鏡內之月，鏡在則月在，鏡清則月明，鏡昏則月暗，鏡損則月亡。無出無入，無往無來。不明此理，而曰靈性出於此體，落於彼體，愚迷之甚也。

嘗性靈之妙，無往無來，身朽則隱，還於眞一，非既歿於此，而又托生於彼也。

道德修養論分部

五常說

綜述

王岱輿《正教眞詮》卷上　大哉無極，乃夫婦之始。太極，乃萬象之原。是故無極顯性命，非性命則無神鬼。太極成兩儀，非兩儀則無天地。無極之始，太極之原，總一大人耳。所謂人極者，卽斯大人之心也。夫人爲萬物之靈，其是義也。人極者，體無極之理，繼太極之用，化而爲夫婦。非夫婦則無君臣父子。是故正教結婚，乃眞主明命，違此者逆矣。所以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惟寒熱能生寒熱，此陰陽之化機也。若夫孤陰寡陽之輩，上違主命，下背人倫，出自陰陽，妄思超脫，毀本塞源，愚而自用，其與火裏求冰，水中撈月者何異哉。彼以絕滅不生爲正，然則天地之主何以化生男女，以傳人類。彼此相去，不啻天壤。識者當以誰爲是乎。又言夫婦之道本爲淫欲，皆非正派，彼亦自淫邪而生。又戒人殺生，畜類日增。止人婚娶，綱常盡絕，其意竟欲撲滅人類，而讓天下與禽獸。其可乎。

大觀天地人神，細及昆蟲草木，有情無情，木有不得陰陽而亨利者也。若夫當體之精氣，旣濟者則和，盛衰者則病，缺一者則死。茲卽當體陰陽不齊之驗。又何況夫婦之缺略哉。常見孤陰寡陽之輩，形容枯槁，心意千岐，不正之念叢生，失節之事多有，皆由陰陽失序故耳。所以正教之理，雖鰥寡不宜獨守。何也。寧可明正改節，不可外潔內淫。孰輕孰重，孰是孰非，此固不辨而明者。然此事雖能好人，亦能惡人，不可不知。何也。好人者正色也，惡人者邪色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謂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是也。譬如飽飧美食，雖更列珍饈，亦不之顧，是故正色必不可無也。經云，夫婦之道，乃兩相護衛者，卽此指也。若夫邪色淫聲，極能惡人。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大都輕見婦女，易動淫念，而有害眞德，況終日狎昵者，可不戒哉。因鹽出於水，沉水卽化。男以女生，遇女則迷。若夫水之與土，水本澄清，合土皆成混濁。男女俱善，相近則亂性情，所以邪色必不可有也。經云，猛獸可馴，毒蛇可蹈，惟男女不可輕近也。惡物只自傷身，婦女毒關心命，愼之，愼之。

須知柳下惠坐懷不亂，不若魯男子閉戶不納。何也。下惠之不亂，惟可己身獨守。魯男子之不納，足以取法萬世。若淸眞之教，女嫁夫家，至死方出其門，雖父母色亡，非由夫命，自不敢歸視其疾。緣會親之條，自十歲始，除父母伯叔同胞兄弟母舅之外，雖至戚亦不相見，所以君子遠嫌疑也。昔吾聖之女法土默者，偶見瞽目，遂而避焉。聖曰，何以避之。曰，雖彼莫能見我，然我本不應見彼也。況夫無親男女，對面相視，而且談笑者，可不恥哉。聖曰，魔帥近我，嘗自陳說曰，吾之用力最少，而功最速而且大者，莫若男女相侵。吾五爲之飾媚焉。若醒時偸顧蘭室，夢裏和諧鴛枕，此豈非魔之撮合而然哉。必須遵守淸眞，趨正避邪，從好去惡，所以乾坤交泰，萬物咸亨，造化之根，發育之理，弘道興倫，三綱五常，亘古不息，莫不由夫婦而立。其理蓋有不能盡述者焉。

又卷下　正教之五常，乃眞主之明命，卽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因人之表裏，乃色妙相偕，連環互合，其爲鎖也。茲鎖有眼耳鼻舌身之五竅。其竅必以五常之五匙，方能解脫也。是鎖若開，自然貫通，自然無礙。倘有蔽塞，誠醉夢耳。

五常之首，曰念。其念有二，曰憶念，曰讚念。憶念者，乃念念不忘於眞主。忘者乃喪心也。念者乃存心也。死寄於忘，忘不離是死。仁寄於念，念不離是仁。念者，乃念歸故里，慕想清眞。忘者，乃忘記家鄉，叛違原始。天念爲萬行之根，是事皆由此發，一念之誠，可以和貫金石，超越古今，包羅天地，可不愼哉。忘源自用，倒化愚迷，存眞克己，立爲聖賢。身心家國，聖凡邪正，吃緊關頭，在茲一舉，功過莫大焉。讚念者，乃感讚眞主之洪恩，而兼之於至聖。何也。身命乃眞主之造化，衣祿乃眞主之賜予，萬物培植其靈性，天地覆載其形體，豈非洪恩也。至聖乃先天地無極之本然，而爲我輩之根源，中天地統立人道，而爲古今之定理，後天地復命歸原，莫不賴其提拔，焉得不讚之。若飲水思源，不忘於本，其正教記念之仁也。

五常之二，曰施。施有二，曰己之施，曰物之施。己之施，乃身心智慧施之於主也，施之於親也，施之於君也，施之於天下也。物之施，乃以財帛穀粟之類，施於危困，濟於饑寒，所以清眞之道，無暴露，無乞丐，無饑形，無親疏，無遠近，無古今，遨遊天下，不費錙銖，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因己之身命財物皆主之賜予，故以其所賜而施及己同類之危難，主不負所賜之恩，而兼愛其所愛，此正教施之之義也。

五常之三，曰拜。拜亦有二，禮拜眞主，禮拜君親。此自然之理也。中節之謂禮，禮其爲人之本歟。觀諸乾坤有本忘源，若已子離親，饑寒至極，見人即拜，不知所從，果禮乎。清眞大道，朝拜眞主，清淨無形，不落方位，以七天之禮，合而爲一拜，其中有明命二六，按十二宮分，有天理十二，體一年月數。合而爲念四之時，分而爲週天之度。五時拜禮，理括五行之奠缺一躬兩叩，禮象天輪之長轉，包羅日月之升流。舉行念、叩繼雲章星斗，五禮投地，天庭正面端然。此禮之本也。或曰，眞主至尊，何希人之拜也。曰，尊經有云，爾等之眞主，無相獨一也。即此一句，喚醒十古迷人醉夢，闢盡寂滅空無，掃卻諸邪妄像，惟知清淨之眞主也。且敬天事天，拜佛念佛，世皆不以爲異，況造化天地人神之眞主。既居人品，得受清眞，豈可無拜敬哉。然其拜之理有二。在主則爲恩賜，因指其正以屏邪，在人則爲拜禮，爲不忘本而感謝，此義不可不知。恩賜有二，曰理之恩賜，曰形之恩賜。夫理之恩賜，因人自草木飛行之理，方成人品之形。設若歸回，必仍自人之品位，復越飛行草木之性欲。在心則正其意念，在身則勞其筋骨，始能至於原始，是故不苦不難，而便爲聖爲賢，未之有也。由以還清借物，復回原有，逾越萬有關頭，方得本來無極。故禮拜中之侍坐，眞天足地，首出庶物，乃爲人之相。然可以感靈貫之恩也。鞠躬脊背向上，任意往來，乃飛行之相。然可以感運動之恩也。叩拜垂首於地，自下而上，乃草木之相。然可以感生長之恩也。拜終跪坐，諸事已畢，乃本來之相。然可以感化始之恩也。誠所謂來時由此轉，歸去莫他岐，其是義也矣。足見眞主之賜，命人禮拜，分明指示歸回之理，使人莫忘本原，不悟此機，而猶以爲難，豈知眞主之恩賜者至。夫形之恩賜，因人生在世，無時不違，無時無過，遂以七天之禮，合而爲一拜之儀。故每番拜禮，包羅萬類之全功，所以贖人之過愆也。夫人之禮儀亦有二，曰禮之理也，曰禮之形也。所謂禮之理者，乃心持敬畏，理當發露於心，若種子紅翠，自然發於稍末，其不易之理也。所謂禮之形者，因眞主造化天地萬物爲人，人爲承當眞主之玄機妙用，繼立宇宙，靈越萬品，其體形衣祿，皆眞主之賜予。似此洪恩，有財難報，無物可酬，萬事愧非己有，若非此身侍立鞠躬叩首跪起拜禮之儀，將何以爲敬事焉。若人違命於主，在主之尊大毫無虧。若人順命於主，在主之尊大略無益。苟以眞主希人之拜爲見者，陋之甚矣。蓋眞主之愛人，恐人以外邪而亂其內仁，特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啓人內德，而常存省之是故日日拜禮，而感之不忘，且以此明人本來，淨人過愆，指人歸宿，增人功德，更令後世享全福之眞賞也。然則眞主令人禮拜，爲人乎，爲己乎。夫人之不拜，是人乎，非人乎。凡人禮拜，皆爲知恩，知恩者人也。不禮拜爲不知恩，卽禽獸也。本來之禽獸，無有責任，死亡則已。人面之禽獸，有明命之相關，有綱常之攸係，罰之甚重，而且不生不滅，無了無休，較之尤不若禽獸也。

五常之四，曰戒持。戒者戒自性也。持者持智慧也。經云，爾須以相反之劍，降伏自性也。自性之本有六，眼耳鼻舌身心也。自性之助有二，飽暖富貴也。故強悍生於飽暖，驕奢出於富貴。降伏自性，須知饑渴之由，則強悍自消。體認中行，定由節儉之禮，則驕奢自已。戒持大義有三。夫人少有當下賢，而往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當下在道，而往日不背於道者也。凡人進道，不特知前過而已，必含羞深悔，淡飯粗衣，自甘勞苦，以贖前愆，存心參勘，不少昏晦。此一義也。凡有所行，非智慧，惟出嗜欲之樂者，其貌雖人，而行實異類。他病害止於身，欲之毒染，徹人心骨，故願絕欲而厚養身者，是欲寢火而轉增薪荻可乎。僕役過壯，必忤主人，血氣盛強，定傷心志

所以厚味不老於身，綺錦不加於體，血氣和平，通身自約　此二義也　且眼前身世，乃長途客寓，非遊樂之所，當忙忙於正道，豈暇顧於偏岐　夫道德之樂，可與天仙並列　飲食之美，原與異類同途　道德令人心明，而潤及其身　食飲使人身倦，而累及其心　世人因心有病，不知德行之美，倘知此樂，百味可輕矣　經云，凡人知戒持之理者，生平自不思飲食矣　此三義也　三義成全，始爲清眞正智，然正智之上，更有至道存焉　至道者，乃始於智而終超其智也　眞主救諭云，戒持類我，親賜彼也　主本清淨，原無情欲食飲諸緣，如人果能斬絕諸緣，習主清淨，即所云戒持類我，非謂主果有所戒持也　凡人一切功行，皆以天國報之，獨此一事，不類萬行，非人自能，其品至清，固非天國可儐，必須親賜，方滿其量耳　所謂親賜者，乃見主也　主本無相，非目可睹，惟心能見　夫清淨眞有，得之者不知有身有命　當此之際，渾然無我，有何說乎　心懷道德，交契必是聖賢　所以習主之清淨，自然相近於主，斯戒持之極義也

五常之末，曰聚　聚會之謂約，全約之謂信　其約有二，曰先天之約，曰後天之約　爰自開闢之初，降人祖於天房，天房居於四極正中，如國之有君，身之有心，日影可證焉　然後阿丹人祖，遵眞主之明命，而後有正教，教化日行，人物日增，則流於天房國外，流被漸遠，日趨於迷，傍枝側脈，始於此矣　眞主垂憫世人之離散，頓忘自己之從來，救命阿丹人祖，闡揚大衆，平生一次朝覲天房，割愛離家，古今相繼，爲不忘歷來之根本，相承正教之遺蹤，更遵眞主之明命　此後天之約也　及至此間，行其庭宇，不見前人　朝覲天房，復思原主，自豁然開悟，天地是何造化，前人歸回何方，有無如夢，富貴如塵　憶起先天何處，後天何所，此地風光，無非客途之幻景，未是吾人之長住　是時有悟，隨即動腳萬緣牽纏，超越生死關頭，憶還無極之鄉，完結先天之約，復命歸眞，一心向主　此正教聚會之信也

蓋正教之五常，雖言表裏，本自源流，直指身心，不論人我，誠所謂源清而流自清矣　凡知知道而不遵行，其過倍增，其心愈惑，即若能食而不化，必停滯不舒　不特無益，而反貽其害，可不留意乎

又　聖云，爾等以己之喜悅，可施之於人　己之不欲，當存之於己　始終信一焉　微細參詳，凡損人利己，家庭即化讎仇　克己濟人，四海可爲兄弟　所以同胞不義，對面遠如千里，異姓施仁，天涯即是比鄰　溯及上古人民，原係同宗一道，渾然樸略，並無彼此殊分，直因離散漸遠，遷徙萬方，各異端傍起　故此別戶分門，頓忘原始　惟我清眞，不昧本來，脉　故云，天經乃爾之鼻祖，正人皆爾之弟兄　此即同宗一道之明諭耳　是故正教綱常，昆弟朋友，親戚鄰里之道，莫不倫理　因愚惟一隙，善以全成，故寶器輕於微損，白璧賤於點瑕　勿因惡小而不戒，勿因善小而不爲，惟恐其不具足也　聖賢立意，發於本來，全其始終　凡愚立意，起於人事，觀於枝節　經云，多有爾等之至貴者，在於眞主至賤　多有爾等之至微者，在於眞主至貴　因眞主之喜，隱於萬行之中，不可偏於一已，不論功行大小，惟貴意之眞誠　諺云，遊朱門，不如趨蓬戶，結貴位，不若訪賢良　此之謂也

君子之交如松栢，不因貧賤而凋落　小人之交如桃李，皆緣勢力而鮮妍　金須百煉方精，人以患難成友，非若世俗之交，惟因名利而已也　昔史補里尊者有疾，居於養病堂，親友往視焉　曰，爾等何人　衆曰，皆君之友，至此候安　尊者遂投石擊之，衆皆潛避　笑曰，爾等皆謬言也　凡爲契友，雖赴湯蹈火不辭　今以微難，盡皆逃走，豈非欺誑乎　夫友道至隆，定須擇取　譬如患者求醫，必定尋訪高手　倘值庸才，不特本病不除，而且更增新症　洒的格尊者亦曰，可交者一，當絕者六，不可不知也　凡爾忘卻，即加提醒　凡爾錯誤，即便指引　此可交者一也　若誑言者不可近，彼終朝欺哄，彼此皆傷，雖善亦惡　愚昧者不可近，彼欲利人，而反害人，實不自知　鄙吝者不可近，彼使人苛刻不仁，遠離善道　無信者不可近，彼當緊要之時，即棄人於險地　重口腹者不可近，彼爲豆羹簞食，雖親斷送於人　貪財者不可近，彼不論親疏，見利忘義　此六者，當絕也　須知可交者，能使人不失其時，終來安樂　不可交者，能使人有誤其正，後自悲悔　蓋時失不能再得，至貴無過現時，所以失誤甚於死亡　何也　死亡惟絕於人，失誤獨背於主　即此詳之，違命失時，多由於失友　是故交友善人，勝於善事　交友惡人，甚於惡行　何也　善惡之事，各止一端，善惡之人，則無所不備，可不愼乎

昔有推舉一賢，與人爲友者，其賢遇如未遇　或曰，有朋探訪，何爲不悅　曰，父母生身，朋友增志，匪細務也　但凡擇人，必須心見，交友豈可因人　若因人之說而友我者，必因人之說而絕我也　親疏在人，而不在己　是非在耳，而不在心　即是而思，與其相親，不若與其不識，正其宜也　蓋舉人之心若山居，雖颶風振海，彼自不爲動搖　賢人之心如林木，驟遇狂風，枝幹

雖痛，根本不動。常人之心若花葉，但偏微風，則紛紛墜落，豈不危乎。惟大聖大賢，不於染習，無不覆載，非尋常一概可比。如扁鵲之治病，無論深淺，莫不效驗。但中於膏肓者，亦不能治矣。故聖云，正人乃正人之鏡子，雖至隱微，灼然立辨，此指非獨能鑑正人，但偏僻者，畏其明而遠之，故專言同志也。因貌乃心之徵驗，舌乃意之證明，及出於口，行於身，又其次焉。是故見貌知心，貌雖意顯。悲夫，世人事臨身而始避，聖賢念一動而即克，若彼凡愚，非聖智指引，良友規則，豈能漸遷於德業哉。

大都綱常倫理，無過師友事大。因而改過日新，止於至善則已。但世俗惟取於人，獨聖賢不拘於物。何也。若至人以日月爲友，效其高明而燭宇宙；以地土爲友，效其謙下而能承當；以山林爲友，效其清淨而參造化；以江海爲友，效其潤澤而滋古今。非執一端而已矣。昔舍該格尊者，凡事必誠。或曰，君之誠亦有師否。曰，予師於胡桃。曾見席有胡桃，遂擇其極大而外光者碎之，乃空而無實。予因自警曰，凡人不誠之行，何異乎此。身雖爲善，心本無誠。生平勞苦，有何益乎。愚昧者以爲功行，明見者以爲徒勞，據此推詳，舉目皆人師友，惟有意者自得焉。然又須知有親疏本末，若不能和悅家庭，敦睦宗族，泛愛鄉黨，則友道亦非所論矣。

又《希真正答》 客問，明命甚多，乃聖論修道立教，惟以念禮拜戒聚爲五常，何也。

答云，五常乃天命總綱，教道根本，其他命令，皆其枝幹。如念之一端，包括三要六論七條，理之一事，表裏有十二大典，無非一明命。其三者皆類此耳。

又云，五常何以謂之總綱。

答云，五常大本，皆超凡習一工夫，特爲人品與禽獸分別。因人有念本之仁，異類無歸原之志，所以惟取現時一世，不知生死源頭，獨人有兩世，乃浮生與長住，即如客寓與家鄉。是故眞主慈憫世人忘本，特諭聖云，爾將眞主之本來，明與衆人。故曰，萬物原無，惟有眞主。當知此論之理，爲明天地萬物原無，盡由造化而有。惟有獨一眞主，常有常在，本無始終。因此方知萬物有朽，本非常住之鄉，憶念先天，復歸無始之處。所以念本者立登人品，忘本者同於異類。此其分別之一也。人有施濟之義，既生世間，理當正心修身，齊家立業，生財處世，皆所不免者。異類爲己，亦不免聚食壘巢，但食不與他物共飽，巢亦不與他物同處，惟知一身飽暖，不顧他物饑寒。獨人念眞主之恩，更施及其所愛，忠則盡命，孝則竭力，交友天下，捨己從人，養老恤孤，扶危濟困，故聚而能施於人者爲人品，聚而獨利於己者爲異類。此其分別之二也。人有拜謝之禮，窮大本而分主僕，立綱常以別尊卑，在異類則無高下，無主僕，無長幼，無禮儀。此其分別之三也。人有戒持之智，遵明命而克己私，明取捨而辨邪正，當行當止，無不中節。非若異類，不辨是非，不循禮義，妄爲無忌，任性亂行。此其分別之四也。人有聚會之信，遵明命朝覲天房，割愛離家，古今相繼，習返本之儀以克己，啓先天之約而復命。異類則忘生死，昧本原，貪睡卧而不行，戀巢穴而不捨。此其分別之五也。要知正教之五常，非比諸家之謬誤。何也。緣彼等受眞主之恩而隱匿，被諸邪之誘而遵行，荒唐恍惚，叛正從邪，茲可謂報本之仁乎。若忠君孝親，處妻子，交朋友，扶危濟困，止此眼前一世，總不悟奉君親於正道，超親友於迷途，脫離塵海之風波，復登來岸之長住，茲可謂忠孝之義乎。承眞主之造化，賦性命之靈明，賜衣食之活計，而不拜謝，反拜張拜李，祈佛祈神，心懷疑二，若狡兔三窟，何異食君王之祿，更私事於奸人，茲可謂中節之禮乎。大過則取寂滅空無，不及惟取當今一世，轉棄卻造化天地人神之眞主，竟不究自己從來，是非顛倒，取捨不明，茲可謂明辨之智乎。人生斯世，若探海尋珠，到手則轉身復命，始爲忠信。若溺塵海之風波，戀浮生之利欲，背本忘原，樂而不返，茲可謂全約之信乎。夫人知仁智兩源，自何而發，其禮義信三事，方有實據。若本智不明，仁義不徹，禮不中節，信必不全，皆緣不明三綱外之大綱，五倫外之大倫耳。惟正教之五常，仁爲感念眞主之造化，義爲代理眞主之普施，禮爲拜謝眞主之恩慈，智爲辨認眞主之獨一，信爲全復眞主之明命。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皆自此源而發，莫不互有所歸焉。彼來無所始，去無所歸，雖彷彿綱常，依稀倫典，豈能如正教始終淵源之無盡哉。

馬注《清真指南》卷四 主原命我孝順父母。我當親在之時不能遵主明命，以酬親恩。求主恕饒我，恕饒我的父母，求主慈憫我的父母，即如我父母在生之時調養我一般。此又盡人道以副天道，身體性命，兩無所虧。此之謂忠孝。

又 朋友居五倫之一，不可不擇。譬之病者求醫，必須尋訪高手，倘值庸才，不惟本病未除，更且益增新症。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

而不當其香，則與之化，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蘇之近者赤，墨之近者黑，故友有可交者二，而當絕者八，凡爾遭忘即加提醒，凡爾偏僻即加匡正，凡爾錯誤即便指引，凡爾昏愚即便教誨，此可交者二也，狂暴者不可近，終朝欺哄，彼此皆傷，愚昧者不可近，彼欲利人，而反害人，鄙吝者不可近，使人苛刻，遠離善道，無信者不可近，急要之時，棄人危險，趨勢者不可近，令色逢迎，勢盡交止，趨財者不可近，貌忠心險，財盡交疏，貪得者不可近，無論親疏，見利忘義，重食者不可近，簞食豆羹，斷送於人，此當絕者八也，聖論云，須要與學問醒慧之人起坐，及交往清廉計較之人，由此觀之，無好友自無好言，無好言自無好行，若種之在土，或爲鳥啄，或遇蟲咀，無可發露，而以媽納喪矣，此又非父母之過，其罪責已【略】大約人生斯世，好友難逢，忠言逆耳，多生畏忌，須要平心下氣，親近好人，使我過去善遷，見聞日異，蓋父母孳養，不能長保其身，師長教育，不能長保其心，世道波流，不能長保其命，習染薰煎，不能長保其性，經云，爾不能習學經典，可交與近主之人，因近主之人，從知道中指引正道，正道既得，則身心性命皆得其正，韶光往矣，幻體無常，若年至四十而不能悔罪自新，屬於不赦，

又　經云，的實真主所喜，在人子順承二親之間，除父母命涉疑主之事，不可跟隨，涉疑者何，異端自蔽祖習風俗是也，自蔽之罪重，祖習次之，風俗又次之，故經云，眞逆與代逆不等，眞逆知而故違，代逆不知誤犯，更其違而贖其犯，是順亦孝也，不順亦孝也，【略】不孝無親，不忠無主，故曰，從正命，不宜從亂命，正命本乎天，亂命近乎逆，

又卷五　不忠國王，不順父母，不恩至親，不愛同教，不慈卑幼，不清寄物，則不可與論教門，

又　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綱由茲而始，五常由茲而立，九族由茲而分，萬民由茲而出，寄四海之命，寵以天位，爵曰天爵，祿曰天祿，民曰天民，在存之以仁，推之以恕，行之以公，要之以信，與天地同德，日月同明，四時同令，鬼神同聰，而或信讒黜直，遺老疏親，流亡莫之賑，饑寒莫之恤，老羸襤褸，溝壑輾轉，孑獨孤鰥，僕僕於道，燦聲色，侈遊觀，田獵馳騁，刑戮僇厭，竭窮民之脂膏，極一身之逸樂，此天子之得罪於天下，而不忠於主也，

又　大不可以脇小，強不可以凌弱，貴不可以驕賤，私不可以害公，而或淫荒失政，僭分越軌，貧民莫之恤，刑罰莫之省，賢能莫之進，奸宄莫之黜，流亡莫之招，暴歛橫征，挑兵構釁，違天時，廢地利，上耗公財，下毒民命，逞一己之欲，以危社稷，此藩臧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在公以明，廉以恕，寬以仁，信以斷，貴不可驕賤，尊不可凌辱，利不可妨義，公不可濟私，陳善蔽邪，盡忠補過，而或妨功嫉能，陰戕國政，此公侯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在忠以順，明以斷，寬以容，仁以恕，信以廉，公以正，謙以讓，智以果，謹以惠，而或賢能失培克任，朋黨比周，賄賂蕃興，則苛政行，苛政行是吏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土地蕪，貨財息，饑民離散，政教不行，而盜賊興，盜賊興是戶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下弒上，賤陵貴，長幼失序，男女無別，而奸邪生，奸邪生是禮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賞非功，任非才，兵無紀律，耗國毒民，而叛亂生，叛亂生是兵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罪以倖免，罰及無辜，奸暴橫生，蠹吏侮法，而冤抑多，是刑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都鄙不修，職任失守，度量弗謹，經作浩費，則貲斂衆，貲斂衆是工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次及百僚，各司民責，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勿類青蠅，勿爲碩鼠，貴不可以欺賤，尊不可以凌卑，勢不可以欺弱，私不可以廢公，倘一身而持兩端，食祿而死他事，忿公而急私仇，陰謀而嫉良善，臨難而惜身命，職任下修，諂媚希榮，以驕妻子，是百僚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主也，

又　統於人主之身，身正則左右正，左右正則六官正，六官正則百僚正，百僚正則民受其福，民受其福則社稷安，社稷安故天子能保其天下，諸侯能保其國，大夫能保其家，士庶人能保其身，

又　一同求主之慈，至慈之主，其次莫如孝，孝者順德也，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何人無親，

又　眞主諭云，我的怒惱號令，在那違害父母，將父母牽連在憂愁其中

若是父母從他上喜，我也從他上喜；父母從他上怒惱，我的怒惱也在他上

又　眞主諭云，逆子當招我的怒惱，總然是拜我之人；孝子當受我的慈懽，總然是得罪我之人，若是父母在他上喜，我即恕饒了他

又　孝有三等，曰身孝，心孝，命孝。身孝者，全其養；心孝者，成其善；命孝者，贖其罪

又　親在不可遠離，一行一動，須宜稟命父母，勿使皓首窮年，倚閭歎望。不惟有傷親心，亦且有犯天律

又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有不是之兒孫。【略】經云，眞主所喜，在人子能順父母。父母不喜，雖辦千般慇懃，眞主之怒必加之。能順主命，能悅親心，此之謂全孝。爾其戒之

又卷七　始立三才，降生人祖，予大智以眞知，變陰陽而化男女。五倫由是以生，三綱因之始立。總欽命於元聖，指歸眞之正途，具明德於讀民，覺本來之妙相，死生有屬，率土知歸，邪教不敢抗違其尊，智人因之得悟。至玄至公，獨慈眞主

又　於是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朋友。【略】五倫生焉。五倫即生，又使之君令臣行，父令子順，夫令婦從，猶綱之有綱。【略】三綱立矣。三綱既立，故爲臣則教以忠，爲子則教以孝，爲弟則教以恭，爲妻則教以敬，爲友則教以信

又卷一〇　世有三重，疼熱莫過父母，義和莫如兄弟，恩愛莫若夫妻

此五倫之大倫，三綱之大綱

正人説

綜　述

王岱輿《希真正答》　客問云，多有問答之間，一句了然者，有再三不悟者，何也

答曰，必須知一問一答之中，有八源二十派，然後始可以應對矣。所謂八源者，乃問答兩明，或問答兩惑，或問明而答惑，或問惑而答明是也。其二十派，如正問，難問，試問，竊問，取舍，合已，輕諸，僞悟，昧心，恥於下問，此問之十派也。正答，巧答，勢答，妄答，不及，太過，執著，支吾，隱匿，畏懼，聰明，此答之十派也。知此則言下即悟，不知此則終身不了。經云，聖賢乃正道之窖藏，善問者剖其鑰匙。須知弘道首端，綱常大典，莫不出於學問，非細務也。

客問云，學問大弊，多有徒習章句，而暗於義理，或一叩問，則茫然無措，其故爲何，必何如而始能祛此弊也

答云，進習學業，除師訓之外，必要有六，缺一則弊生矣。一乃良心，不問親疏長幼，惟以公平授受。二乃誠意，爲主習學，明道修身，指迷歸正，不爲名利。三乃較量，必欲求明，毫不自欺。四乃明斷，衆惡必察，衆好必察，辨是非而不隨俗論。五乃良友，即如明鏡，絲毫無隱，立證妍媸。六乃下問，若海納衆流，略無自滿，所以舜察邇言，終成大知。凡人惜體面而恥下問，乃自爲障礙，不能欺人，而徒爲昧己。蓋義理之學，如有本之木，有源之水，足以生發花果，滋溉萬物。章句之學，如土飯塵羹，雖若可觀，竟無實用，不可不知也。

又《正教真詮》卷下　眞者，化滅諸邪。忠者，斬除萬有，此爲人之大本也。是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若不立，何道之有。吾教自生民以來，不拜像，滅諸邪，方謂之清淨。尊獨一無二主，方謂之眞忠。一國止有一君，二之則非，天地惟有一主，而二之，豈非宇宙間莫大之罪乎。故正教貴一也。論一有三，曰獨一，曰數一，曰習一。獨一者，眞主。數一者，種子。習一者，眞人。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以太極而成萬象之體。超越無極太極，不落陰陽，其獨一乎。種子者，乃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其數一乎。眞人者，身雖處於天地之間，不被天地萬物牽制，一心向主，是爲不二，其習一乎。大本眞忠，即此而明，諸象諸邪，由是而滅。如曰中天，陰氣盡斂，豈區區半途稍末之忠，可同語哉。自斯已下，認己修身，忠君事親，處夫婦交友朋，治國齊家，莫不由是本而發。舍此別圖，則有岐路之悲矣。

夫忠於眞主，更忠於君父，方爲正道。因其源清，而無不清矣。或即忠

於君父，而不能忠於真主者，直爲異端。何也？因其拜張拜李，皆佛前神，頭頭是主，豈能忠於一乎？況於無父無君者，又何如哉？如生死壽夭，富貴功名，皆由真主前定，刑德威福，兼托之人主。愚人皆曰由佛，彼僭造化之機，竊人主之權，其害不淺矣。假使佛說盡有，人皆無父，則斯人之種，必至施絕，而佛法亦不得行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滅，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禁人昏娶，道原自絕，更戒殺生，禽獸日增，世界皆畜類之所有，三綱五常，天地三光，萬事萬物，誠皆棄物矣。竊思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誑言，終不盡信其說，似此謬妄，人猶敬信，何其愚也！夫黑水之源，不揚清碧之波，枳棘之根，豈結松柏之實。非眞忠智士，鮮不惑焉。須知大本眞忠，始自天子，蓋君不能自君，惟主能與其爲君。所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之也。故君父之忠爲寶，臣子之忠爲金，交友之忠爲銀，忠名雖一，其實不同。人必認主而後心正，心正而後忠眞，萬善之根，皆自忠而發，須能中節，其禮方備。

或曰：何爲眞忠之至禮？經云：無一受拜之物，惟拜獨一之眞主是也。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順主也，順君也，順親也。凡違茲三者，則爲不忠不義不孝矣。然而事有重輕，義有差等，君親豈得與之同等。茲至大之倫，至極之忠，不可不知也。所以至敬以叩拜爲尊，雖君親不得而分致，此爲至禮。何也？人之首務，莫大乎認主。認主之憑，莫大乎拜主。拜主之儀，莫重乎叩首。蓋眞主尊大清高，無希於人。吾人事主，雖有資財，不得施其用，雖有身體，無所致其勞，臣僕之分，惟此拜禮而已。且眞主造化天地萬物，至貴惟人。人之一身，至貴惟首。以受造至貴之首，拜行造至尊之主，至當允宜。自此以下，孰能當之。至若君親之尊，乃主造化。君親之權，乃主予奪。生死窮通，老幼安危，莫不聽命於主，豈得與於尊大清高，而欲與抗禮乎。矧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有力可竭，有身可致，足以徵敬者何多，僅一叩拜之儀，必欲分致，何以明尊高之義，別臣僕之禮也。必若君事上帝，臣事君，子事父，賤事貴，幼事長，概行叩拜之禮，盡使元首投地，輕重何以分，等威何以辨，又況受造原有，主僕定分，涇無差別，至尊之主，竟與至卑之人，均受五得可乎。於禮何居？此可謂之眞忠乎？有識者定知其必不可也。至於富貴驕人，貧賤卑（諂）〔詔〕，以及逢土木而屈身，遇鬼祟而稽首，坐高臺而說法，假祖佛而受拜，逆亂綱常，叛違造化，益不忍言也。是故侍君親，必須知貴不能自貴，長不能自長，有貴之長之者，自不敢安受其貴與長之儀。此君親之眞忠也。在卑下，亦不敢希圖龍幸，取快一時，良白紊其貴貴長長之禮。此卑下之眞忠也。皆禮也，皆禮之至禮也。若今之世人，不能奉君親於無過之地，徒見不拜，遂以爲無禮者，不知忠，亦不知禮者也。須知禮儀大略有四品：一必須中節，凡遇平等，惟揖拜而已，事君親，當以耳輪向地，側首而拜。惟事天地人神之眞主，始正面而拜焉。似此至大極尊之禮，設若同事於人，彼此招愆，不特忠孝有虧，亦且干乎上位，豈細務哉。

又

聖云：正教之男婦，習學乃明命也。學非徒學，必須有行，有行斷不可無學。何也？有學無行如無果之花，有行無學若無門之屋。須知所習之學，尚未遵行，不可更習未知之學，不獨不得其未得，亦且有誤其已有。茲非正學之義也。正學者，不作聰明，不循自性，以尊經爲鼻祖，以聖教爲乳母，茲旨之外，無別學也。是故棄規矩不失方圓，世人不用，棄權衡不差銖兩，世人不取，何也？因自用不可獨恃，惟定法可公行也。所以清眞之道，至中至正，無增減，無更易，天上地下，六合內外，古今如一，無處不同，皆由於不自用耳。夫立身之本，無過於學，若涉海之指南，大匠之繩準，無指南，何以辨南北東西，無繩準，何以定長短曲直，蓋斷斷不可無者也。故教律無男女，無正從，無老少，俱宜學道，直與此身同盡亏已，不可一日間斷，緣爲善之道，無有窮極。

或曰：已至其必未至也，或曰：吾已進於至善，彼必停於善惡之間矣。願夫學道者，必先識正偏本意，爲何而學，不然則碌碌以往，自不知其所之也。或有學人，特爲多聞，茲乃徒知，或以售學，茲爲賤利，或欲人知，茲乃枉勤，或爲誇人，茲乃仁義，或爲治己，茲爲大智。故學之上志，惟認己之學爲正道也。正學之義，不獨效先覺之行止，記錄其文章，固有當體正悟之學，或參察天地萬物貫通之學，所以習人不患乏經書，無師範，天地萬物皆彼師範，皆彼經書也。學之一事，其義大矣。正邪利害，自細高低，無不備載。其他諸學，不暇推論，惟及正學而已。

正學有三，曰大學，曰中學，曰常學。大學者，歸眞也。中學者，明心也。常學者，修身也。歸眞可以認主，明心可以見性，修身可以治國。認主之學若性命，人無性命則不活。明心之學若衣食，無衣食則心死。修身之學若醫

藥，人無醫藥則病不治，缺一不可也。夫世人之通患，皆溺於財色聲名久矣，既已知學，尚迷於色，將何以爲勇；尚高傲，將何以爲謙；尚惑非義之財，將何以爲廉；尚溺於富貴，將何以爲道德；尚怨尤人，將何以爲聽命。凡知己之惡者，即見善之端，始易於入德矣。今之人宗他學以忘眞，習虛文而過飾，若此文學，誠爲可惜。舟所載物，文緣寄道，舟不載物，舟必敝。文不寄道，文必虛。通於道者，未嘗不文；通於文者，不必有道。文道兩均，始爲正學。乾坤昏晦，還須日月光輝；心地朦朧，必以正學開徹。眞知正學，雖本天經玄旨，至聖眞傳，必自性命發源，非獨聰明強記，博覽洽聞而已。寶鏡照形，非拭磨不得光輝；是光輝，本非磨有也。多有世人，心機不活，空讀萬卷經文，自田不種，轉拾他人糟粕，豈眞知學哉。經云，眞知止一點也。凡人得玆一點之學，自然生生不已，用之不竭。所謂池塘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所以正人之論大，天地在其內焉；論小，微塵之內者，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之外者，可以囿於微塵。變化不測，小大由之，緣其一也。須知正學雖宏，其敝亦大，玆乃世人之通患，不可不察。何也。因是非顚倒，眞僞混淆，君子內明決而外若無知無能，小人外才辯而內實甚愚甚闇，狂流念癖，在喜爲師，造詣日精，不恥下問，智者虛心參訪，學海豈能盡量。

聖曰，吾最恐正教中不一之學人，衆曰，何爲不一。

曰，彼乃知者之舌，愚者之心也。賢曰，有等學人，即若蠅蚊，竟不祈正道之光明，與實履之憑據，隨聲聞氣而已。夫人之視聽聞言，寄於眼耳鼻舌，然其用有不同，何也。心隨自性，不察眞僞，所以不辨賢愚。眼由耳用，惟以聲聞，所以不分皂白。名雖訪賢，凡同於己者爲是，異乎己者爲非，已未必賢，而欲求同己者爲賢，若以螢火之光，欲合日月之照，未之有也。古人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誠知之機也。今人雖有不知，而不屑於不知，且自以爲知，而終身不知，是乃自欺耳。爲師者忌英才，而不共學，（岡）〔罔〕思教地之甄陶。爲學者沽名譽，而不參求，不悟學中之至理。似此一堂聾聵，覩面遠如千里，不知學門硜切，全在相資，師弟同探，方爲有益。雖有梁棟之材，若無斧斤，豈能成器。雖有精巧之手，若無琦琢，豈能徒創。十室必有忠信，宇宙豈無知己。惟愚昧者不可與微言，高明者當與之析理。當言不言，若寶樹不加灌溉，不當言而言，如甘露滋於蔓草。似此師範，安望其共進於造詣也。或有高志者，遡流尋源，鉤深探賾，力求明指，始有歸向。或有勉居師範者，匿清眞之妙，飾自心之愚，偵蒙昧，則以妄解而眩惑，遇英才，效宗旨而支吾。夫以兩手掩人之聰明，殊不知己以先敝矣。故吾望夫善教者，闢正學之玄微，開心胸之茅塞，使善學者欲罷而不能，同歸於大中至正，庶幾矣哉。

又　經云，爾等拜主，爾等孝親。是故事主以下，莫大乎事親。孝也者，其爲人之本歟。道德所以事主，仁義所以事親。眞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兩全，方成正教。經云，眞主之喜，寄於人子父母所喜之間。父母不悅，其子雖有萬行，亦無論矣。

或曰，侍親疾苦，久而無怨，可謂孝乎。

曰，親思子孝，遠如天壤，大略有三。親之撫育，本於心念，子之孝養，多守禮節，一也。侍親疾苦，雖無怨念，久之則望其死，撫子病患，縱極勞苦，久之猶憶其生，二也。親之思子，無有時度，子之慕親，猶有限量，三也。以此較之，子之奉事，百不及一。須知孝有三品，曰身，曰心，曰命。凡人惟養親之身，非孝也。所謂犬馬，亦皆有養。故曰非孝。孝親之心志，乃常孝也，亦非至孝。何也。因天地乃人之寄寓，眼前富貴長壽者，莫過百年，身死孝絕，烏足爲孝。所謂至孝者，三品皆備，奉親於無過之地，使不墮於違逆之中，脫離還報之苦，更享無量之福。拜末五次祈求，施濟窘難，意歸祖考，其爲性命之至孝也。

正教之道，不孝有五，絕後爲大。其一乃不認主，其二乃不體聖，其三乃不親賢，其四乃不生理，其五乃不習學。認主而後心正，體聖而後意誠。緣聖品乃自誠而明也，賢人乃自明而誠也。所以賢者不能離聖而誠。不然，聖賢何以別乎。但賢者之誠，若鏡中之光，少有塵垢，必須揩拭工夫，始能透徹，非有兩誠也。親賢而後身修，生理而後家齊，習學而後國治。所謂絕後者，非絕子嗣之謂，乃失學也。何也。一人有學，窮則善身，達而善世，流芳千古，四海遵崇，雖死猶生，何絕之有。有子失學，不認主，不孝親，不體聖，不知法，輕犯憲章，累及宗族，遺臭萬年，無不憎惡，雖生猶死，何後之有。似此後嗣，心雖欲其促死，而猶恐其不能即滅也。所以眞教之絕後，乃子失學，歸責父母，罪莫大焉。玆非不孝有三，絕後爲大之比。何也。富有天下，嬪妃千百，欲生一子，必不能也。貧無住宅，兒女成行，欲謀絕孕，必不能也

敬細參詳，絕後之大，歸責於人，非確論也　有云此義，乃釋舜之不告而娶，爲絕後也　果如是說，不特未達舜心，而且可疑有六　如絕後之義，果然不娶，當即以不娶二字爲本，何等直截，何等明白，亦不至天下後學有妄解之誤，可疑一也　何故必以絕後二字代之，豈非以文害義乎，可疑二也　倘其本意乃絕後，非不娶也，後學誤以不娶解之可謂註不合題，可疑三也　設若不娶果爲不孝，必瞽叟命舜娶，舜故違而不娶，舜爲不孝矣，可疑四也　或末命舜娶，舜不敢娶，茲舜之孝，非爲不孝，可疑五也　若舜因娶爲孝，而不告其親，可謂因孝而反爲不孝，可疑云也　即此詳之，惟以絕後爲大，而釋舜之不告而娶，非正論矣　大都此段公案，千古未發，且試言其正，而待達者共商焉　夫舜之不告，惟恐瞽叟不從其娶，則有違君命，是爲不忠，而且大褻國體，所以舜寧自己承當不告之不孝，必不忍以抗君不忠之罪，加之於親，而更全君臣之禮　茲不特彼忠孝兩全，而又以親之抗命，隱而爲忠，其事土忠孝之至矣哉

又　聽命者，乃不循自性，克己私心　眞主設譬曉諭云，受轄之僕人，在彼不能自專一事　此指分明令人聽命克己，而不自用也　所以世人之違犯，皆緣任性之偏私　如不聽命，焉能克己　不克己，不能歸眞入道也　聽命爲天道，克己爲人道，互相表裏，發於一心，而寓於四事，若順主忠君，寓於意念，讚主讚聖，寓於口舌，拜主孝親，寓於身體，感主濟人，寓於財物　所以人但順主讚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讚聖孝親濟人者，則前事亦不足爲功　如徒忠君讚聖孝親濟人，而不能順主讚主拜主感主之恩，則前事仍爲左道　抑不獨此，一切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間，但有虧損，即於天人之道不全，即不得謂之聽命　即此詳之，意念口舌身體財物，何有一事不聽命於主，何有一毫能任己性狂爲者哉

大都克己，則萬無一失　有己，則萬無一得　是故恕人乃聖賢之事，恕己乃偏僻之心　克己恕人方能進於正道，有己恕己遂漸入於邪端　因無己，所以恕人　因有己，惟知自恕　恕己之害，大端有八，不可不知也　若恕己之心，必致墮志　恕己之性，必致恣欲　恕己之身，必生怠慢　恕己之妄，必多枉屈　恕己之貧，必生卑諂（諂）　恕己之學，必安愚陋　恕己之財，必有隱匿　凡人欲全斯道，必若世人皆似逾己，以尊己之心敬人，則庶幾矣

賢曰，凡人知己身是誰造化，彼自不敢輕視於人，知己身自何而成，彼自不敢妄居高貴　若較人長短，樂居高貴者，皆由於不知己過，必體察其私心，而防守其邪行，何暇更較他人哉

昔有一賢，杜絕交遊，隱居獨處　或問曰，何故如是

曰，因一息之間，主賜一恩　而己增一障，就於此息之中感主此恩，除己此障　孰有餘閒更交待於人乎　夫人之生活，皆寄於呼吸之間，氣之呼吸一止，人之生意即絕　噫　在茲一息不定之間，妄起千年長慮，可謂知己者乎　即是而思，居位必公，處世必和，交友必讓，即以生死莫測，轉眼變遷之速，亦所宜然，況不止此乎

若夫不能聽命克己，必須交接賢良，雖不盡善，必不至於惡矣　賢曰，爾等當交接眞主　設若不能，可與交接眞主之人爲友也　若有違主命，不遵聖言，不近賢良者，則與禽獸何異也　是故白色理尊者曰，人不若羊　何也　群羊當牧放之時，散於山野　若聞牧人呼喚，即刻無不歸來　夫人靈超萬品，更降經差聖，指引迷途，勸人不醒，莫肯回頭　似此觀之，不若禽獸也　舍該格問於阿德慤尊者曰，何爲僕人　答曰，有則感恩，無則忍耐　曰，此特一犬之行　彼得食則護守其家，不得亦復如是　非僕人之義也　所謂僕人者，有則讓人，無亦感謝　是故有物則濟人，無物則一心清淨　無一非恩，則無所不感　但常人反是　彼有則貪嗔，無則惑亂矣

經云，後世取公之日，眞主惟以畜養之類，在諸順違之間，足爲爾等證也　當是時，諭於違命之人曰，眞主豈不曾命汝馬諸物受爾等之降伏乎　皆曰，然　復諭曰，諸物曾違犯爾等乎　皆曰，未也　則爾等爲何違犯主命自此一問，皆無能答矣　於是復諭於順命之人曰，爾等命諸牛馬耕負，可曾不行，或行亦曾不如爾等之命乎　皆曰，未也　復諭曰，爾等能一一皆知主命乎　順人至此，亦無答矣　此際，順命者愧感而喜悅，違命者畏罰而悲哀，然而悔之晚矣　又須知順人至此，不特愧其不能盡如主命，雖其如命，而猶有甚愧也　昔一隱士，棄卻人世，避跡深山，但渴飲流泉，饑飡本實，渾忘世故，惟拜眞主而已　久之身心清淨，巨有神通，不覺矜心微露，自以爲超越世人　忽然水竭木枯，身莫能立，至此方悟其見己過人之妄，更知其功行亦非自能　微細參詳，眞主之普慈一止，雖天地萬物，必復全無　人身之微，焉可特乎

又　聖云，爾等皆若牧羊之人，將來自爾等之職掌，一一皆有問焉　即

此詳之，君王有天下之任，宰官有一方之任，家長有一家之任，獨處有一身之任，其任均也。然而最關切者，當體之民物，尤爲根本。緣心乃通身之主宰，意處記悟，乃其近侍，視聽聞言，乃其臣子，四肢百骸，乃其民物，通身一體，乃其邦國。心偏，則一身皆偏；心正，則通體皆正，豈細務哉！即以君王任重而位尊，亦必始於當身之國土。所以身亂則國必亂，身治則國必治，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須知治亂之要，惟在公與不公。雖天下皆異端，亦無妨於治也。法柱行虧，則必不可治也。故聖云，人間公道即眞主之天平。凡人以公治世，將來取公之日，自無不公之極罰矣。

大概不公不仁之報有三。其一，乃永罰而無恕者。其二，乃可以恕而不罰者。其三，乃待罰滿而方釋者是也。其永不恕者，乃不知認識造化自己之眞主，或知而疑惑不定。譬如居王之土，食王之祿，而猶私通他國，或觀望盛衰而持兩端者，此皆不宥之罪也。其可恕而不罰者，乃幼年無知，有違明命，及其壯時，懺悔前愆，誠不再犯。此則恕而不罰者也。其罰滿而方釋者，亦有三焉。有彼此相當，即平等世人，互相爲對。若人力財物，血氣強弱，不能相敵者，其報則量其虧負而倍罰焉。或有所轄束者，若君臣官民父子夫婦兄弟主僕之類，雖受盡虧枉，極其苦難，直得含冤忍辱，斷然不敢還復，似此之報，當倍而益倍焉。聖云，爾等須體量羣下，彼此皆是眞主造化。彼之身命，與爾一同喜怒，自亦不異。凡己所不能受者，切勿加之於人。不然，在後世取公之日，眞主與我，即其知證也。

不獨人爲然也，或有畜養牛駝騾馬之類者，其虧負之報，亦不勝言。何也。緣夫人類苦之不堪，猶可申訴，或浼親友解釋，或逃走則已。若茲異類，或冷熱不堪，或饑渴至極，或負重遠行，或耕犁不息，或患不能起，猶加鞭撻，其情何忍。似此還報，重之極矣。經云，僕役及畜養之類，三時不可使用，患難之時，睡卧之時，飲食之時是也。

昔一居上者，性剛而多枉。訪一醫士，欲求其治。醫士曰，願君多病多眠。不然則速斃爲愈。彼艴然作色曰，此何說也。醫曰，凡諸良藥，無過於此。夫多病多眠，則不及交接，其虧枉自少，還報何由。即若速斃，在臣民自虧枉永安，在己身則還報長止，孰有逾於此藥者乎。於是喜而答曰，苦藥良言，切孤心病，無物可酬，任爾所求，無不如意。曰，臣之二僕，乃君之二主，又何足求。曰，爲何。曰，臣能役使長處貧圖君被二端所役。王遂悲悔而泣爲。至此方知虧人本是虧己，怨己下若怨人，不可不察也。

然而世人皆知罰之不當爲枉，不知怨之不當亦枉也。夫怨不當，乃當罰而不罰，豈非縱惡也歟。是故聖云，凡諸君長，若無太過不及，惟以公平治世者，去此而昇靜天，登於光明寶座，居於至上，俯視諸天，其樂無可逾焉。枉法者，去此而墮下極，拘於黑暗禁獄，陷於萬苦之中，其難亦無可逾焉。切思任性不公，取快於一瞬，自不知犯眞主之怒，公罰於永久。悲哉。經云，凡事以和緩則整齊，以強暴則破碎。故正人以公爲道，以和爲美也。或曰，天地間所最驚恐者何。曰，惟眞主之怒耳。將何以免乎。曰，爾之怒不加於人則免矣。眞主諭前聖曰，凡所見物，爾當食之。是時遙睹一物，形大如山，其色玄黑，遂奉命舉意而食。其物漸近漸小，及其相接，僅可一口，竟爾吞服，其味甘美，究竟不知其爲何物。復諭云，此即爾之怒也。始初納之至難，果能嗆之極美。

是故聖賢君，己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守業者，雖能君人，未必君己，天下惟遵其制作而已。故勇有二品，曰智才之勇，曰血氣之勇。夫智才之勇，能伏自性，則和氣滂流，無不被其德澤。血氣之勇，力伏萬人，蓋一時威勢，不過懼其法度。經云，爾先化己，然後化人。不然爾豈不自愧乎。常有生平勸化，未能開示一人。或有偶聞一字，便即力自己。當是時，不待言而人自化焉。須知聖賢嗔怒，正於能罰而不罰，非若人己相當及卑下比也。何也。人己相當，或受虧而息怒，多因省氣省財。若卑下之忍，雖欲報而不能報，惟無奈而已。其恕皆非本意，豈若君長之寬容，由於洪量之自止者哉。蓋聖賢之容忍如大地，凡諸穢物莫不傾之於彼，及其發露，無非紅翠馨香，非世俗之微器可比倫也。

又　經云，萬物有朽，惟屬於眞主者無朽也。又云，爾丟了自己爾來其大義必須擺脫塵緣，始能契合原有也。眞主原有常在，造化萬物，萬物有無交錯，出入生死，時時另有新生，莫認已前故物。自己者，不知己，不認主，妄誕至極，認性爲主。凡人以二知，克二不知，始爲大智也。知己則生謙，謙乃萬善之源，遜讓敬畏，虛心服善，乃其流也。不知己則生傲，傲乃諸惡之根，強梁忌嫉，釣譽沽名，即其枝也。非謙將何以克傲，謙則無己，無己受善，即若海之納流。因此軀殼之身，成於精血之穢物，出於產門之微賤，混混沌沌，一無所知，精赤條條，毫無所有，然後衣祿其身，漸增知識，其生死窮通，

安危得失，概不由己。靜裏參詳，良心發露，高傲自棄，始悟有化生自己之真主。知則順命，順命乃萬善之本。此二知也。傲則有己，有己則不知有主，譬如樹影生平不見日光，其障蔽即是自己，所以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主也。不知主則迷逆，迷逆乃衆惡之根。此二不知也。且傲之與人，相契甚早，相別甚遲。即若貼體之衣，穿時在前，脫時在後。爲人吃緊關頭，正在此中分別。是故真主慈憫世人，是非顛倒，特降尊經，指迷入正，認真主而歸常在。撇虛無而棄己有，越生死之關，履清真之道，庶幾不墮於錯繆矣。己有實爲根本，諸緣由彼而生。若外克諸緣，不克自性者，譬如寶瓶貯滿臭穢，雖然外貌可觀，內裏幾曾清淨。

時人學識，惟知物欲牽纏，不悟理中障礙。理中障礙，乃執著修身，工夫過位，即如錦上添花，病愈服藥，不達其時，反爲不美。所以世人名雖在道，而理入迷途，自以爲出世者甚多，皆緣無眞知故耳。當舍而不舍，謂之吝。不當舍而舍之，謂之妄。當取而不取，謂之迂。不當取而取之，謂之貪。取舍不明，受弊多矣。果能認徹世事之變遷，急如猛水。己身之時序，長逝不停。眞主之原有，無有終始。此眞實之據，惟驗於人之撇脫耳。

昔釜野賢德尊者云，清廉功行，予行三日而已。第一日舍了客舍之富貴，即今世也。二日舍了長住之榮華，即後世也。三日舍了自己，即無我也。其志在空諸所有，貴得一眞耳。堪歎世人，忘源而逐流，在海浪中尋索受用，電光裏妄想長生。惟智者淡此而濃彼，學道德以安貧，卻富貴如糞屑。因富貴乃邀爭之具，得意者萬種愁煩，雖寢食亦無閑空。何也。人人求富，相爭不息，故有共爭共奪之端。貧人最下，獨處最安，因無人爭貧，所以獨樂獨得也。貧居下，不復更下。富居上，更思其上。豈不危哉。切思至易變遷，莫過於富貴，意欲長守，握如鰍魚，其握愈堅，其去愈速，若黑雲乍布，電掣雷轟，行人皆避，煞時雨散雲收，威烈盡消，所存者惟泥塗而已。貴位權豪，忽然冷落，儼如是耳。或曰，人心之最惑，身體之最勞者何。曰，謀富與貴。未得時求得，便自不安。既得時恐失，又不能已。未受是位之樂，先經是位之艱。豈非戲裏悲歡，醒時入夢乎。悲夫。此輩總不悟成智之眞知，舍取之正義者也。

又　夫人之一身，有視聽聞言之妙，總括於正心之理。苦心理不明，其眼耳鼻舌，通身百骸，皆不治矣。是故以目觀物，不若以理察之。目之所見，或有差訛。理之所察，皆無失誤。譬如一物，體有大小，體有遐邇。體大者遠，體小者近。即若日月，因日大月數位，其遠赤然。以目觀之，體大者轉小，體小者轉大，由於位之遠近也。若以理察之，大者原大，小者原小，必不因遐邇之位，而或其小大之體也。故事不可以獨觀其外，必以理察其體，始得矣。

若一日之中，十二時辰，包括百刻萬息，閘中靜裏，內外行市，家常日用，見聞若一，是似而非，幾於莫辨者甚多。正當此際，必須體察，倘有錯誤，認賊爲良，豈細過哉。若認己之與認主，眞一之與數一，心信之與舌言，欺人之與欺己，眞知之與習知，高傲之與守分，謙下之與卑猥，節儉之與吝嗇，剛勇之與強暴，尊言之與訥口，愼終之與膽怯，敢言之與輕燥，和會之與通同，遜讓之與諂佞，忠直之與狂妄，仗義之與奢侈，忍耐之與無奈，擔戴之與糊塗，順服之與逢迎，從容之與怠緩，較量之與狐疑，侍奉之與阿從，究竟之與難問，良言之與貶掃，實行之與虛名，老成之與鈍滯，安樂之與逍遙，方正之與執著，圓活之與變遷，扶危之與助惡，靜處之與偷閑，勤謹之與苦貪，不拘之與放蕩，寬仁之與柱恕，爲人之與誤人，屈從之與輕諾，幾諫之與譏誚，激勵之與誹謗，正法之與酷刑，定見之與憚改，處世之與治世，外潔之與內淫，心安之與身安，廉節之與名節，撇脫之與逃脫，觀化之與遊玩，虔誠之與慣習，清靜之與寂滅，眞有之與虛無，似此之類耶，舉數端豈能盡述，必須剖析分明，切莫認爲一體，正則爲清眞，偏則爲自用。至要工夫，無非克己。克己有己之間，形狀雖同，是非懸隔，一善一惡，可不辨哉。

又　經云，爾等在己身如何不參悟也。聖曰，爾等參悟眞主內外之恩賜，不可參悟眞主之本然。何也。本然者，不干聲色，不落有無，至玄至妙，無始無終，不容思慮。因人之聰明智慧，文字語言，惟施於上下四方始終聲色之內，若超越諸品之外者，雖參悟所及，終覺渺茫。所以眞主慈憫世人，特降此經，方有着落。故云，爾等在己身如何不參悟也。此指分明喚醒世人醉夢，與以下手工夫。譬如春本無形，紅翠闡揚，雖然紅翠非春，其徵自顯。況夫造化天地，能令此春之眞主乎。果能悟徹內外之恩，自然了達眞有，非聖特有所禁戒也。

所謂恩者，其義有三，曰外恩，曰內恩，曰眞恩。外恩乃天地萬物皆資人用，內恩乃身命才能推論事理，眞恩乃正道教法指引迷途。凡論此恩，必先

知損益而後可也　多在世人之益，在聖賢則爲損　聖賢之損，在世人則爲益　當知損之爲益，益之爲損，然後可以言眞恩矣　若眞主慈憫世人，恩以育之，威以懼之，苦難之警醒，不使人放蕩安爲　若慈母欲斷兒乳，教習飲食，必以苦味塗乳，令其味苦不飲　以此見苦人物事，必有深義，豈非損而益乎　若小人得位，暴虐不仁，妄爲無忌，作無窮業，得無量罪，豈非益而損乎　果能悟此損益，再參茲三大恩，畢竟爲何設立，究其設立之義，總爲成人而受托　果能如是，方爲代政之全人　當思若非眞主豈有乾坤與萬物，降傳明命立綱常，若不是全人，又誰體眞主之至仁，能繼立清眞之至道

天地本爲型範，人身即是鏡子，性命爲其光輝，教道乃彼磨拭，豈可缺一哉　故云，美人對鏡若無光，何異豐姿向木石　其受托之大義也　正道教法，乃成人極要，治病良方　病有本標，故醫有治否　本病者若玉之瑕，標病者若鏡之垢　認症不確，用藥必謬　生死相關，豈細故哉　大略人之安危諸症，不出善惡兩端，但惡中之惡易知，善中之惡難識　爲人緊要關頭，正在此中參悟，最要者知己爲本，知人次之　是故揚人之善與隱人之惡易，顯己之惡與隱己之善難　善惡雖多，其本則一，善根生於知己，惡本出於不知　知己則無己，無己則自卑而謙下　不知己則有己，有己則自尊而高傲　茲不獨言世法之高貴，所論者，乃居於道德而好聲名者也　夫德與謙共，重與下居，尊與貴同，高與傲契　如不開謙下之源，不絕尊高之本，雖功德冠世，稱譽不絕，而自居者名雖榮顯，其實自辱耳　且鐘鼓之聲來擊，道德之盛來譽，鐘鼓因擊而敝，道德由譽而毀　所以遇患難不失其正者多，值名譽不失其正者少　故面譽之害甚於面毀　面毀者，揚人之惡，使人知己而自卑　面譽者，掩人之惡，揚人之善，使人忘己而自高　面譽者，儼如鏡子，無不相似，無不相反，我左而彼右，我東而彼西　諂佞之言，是非喜怒，一一如人，其心念一一相反矣　所以萬口共尊，不若一念自貶

且黃金乃萬物之最貴者，其體重而自下　木之多實者，其枝重而必垂　凡德具於身者，心愈敬畏，惟見己之不足，而愈下矣　道德乃人之至寶，設若顯而不藏，美者歎賞，令其自高，妬者毀詆，令其自侮　世間寶物，猶以不藏而失，況道德之至寶乎　韞德之器，莫固於心，鬼神莫能窺，盜賊莫能竊，收放在己，隨取隨得　棄名譽者，善寄於人口，損德益德，莫利於口，得與不得，在彼而不在我，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豈爲己有哉　雖然德行有眞僞也，若聖賢之德，本來活潑，不待助而自生，故不以外譽而增減，惟自行自止耳　僞德者，必待讚譽而始動，譽如簫管無聲，氣吹則鳴，舟航無足，風鼓則行，氣停風息，塊然不動　是故眞德本活德也，譽來不感，毀至不驚，重如金石，遇狂風而不動　僞德者輕若浮灰，得微息而飛舞　世未有少價而得至寶者，或有之，必僞物也，不然即竊取者，再則貿者愚耳　夫德乃至寶，使以虛名微價而貿之，僞乎，竊乎，愚乎，可不辨別而自惑哉

凡人欲感此恩，得受此托，必先了徹眞情，以正教而淨潔身心，由修證而妙明顯露，超然無已，復得無上，方能承載一眞　設若是非不辨，徇欲自行，不遵明命，惟知有己，總有廣大神通，不悟此皆誰與，是匿此大恩，負此重托矣　若不預先悔過，必更迷於禽獸　何也　因禽獸無教道之相關，爲人類有明命之責任　須夢轉心回，出迷入悟，時時警醒，刻刻參詳，日增敬畏，惟知有主，庶幾正道可履，人品可登，始不負茲三大恩矣

又　夫名利乃粉飾儀容，善惡乃本來面目，惟聖賢則心迹相符，表裏不異　若世人溺於浮名虛利之間，言行固然遵守，未必出於本心，或爲名，或爲利，或爲香餌，漁獵自家所欲而已　夫有善行而無善意者，猶人形而無性命，其實非人，徒人之形耳　好名者，不期高傲，而高傲自生　好利者，不期貪圖，而貪圖自熾　茲二種者，本來深遠，始於人神之祖，發於開闢之初，滋生衆過之根，能蠹萬善之果，不可不知也

好名者，譬如博(奕)(弈)，誰無好勝之心，由此則高傲自生　因傲與德反，故眞德不入傲心　所以諸罪有限，傲罪無極　姤只奪人，怒互奪已，因傲欲奪主也　傲踐迹而上，不踐迹而下，倏然墮落，疾如雷電，其可居乎　昔爸野資德尊者曰，懺悔過愆，生平一次而已　懺悔功德，何止千番　須知功德自騎，甚於過愆之罪，所以美食生病，不若以毒藥治病，以善行高傲，不若以罪過謙虛　傲與德處，其德必消，況與罪處乎　謙與罪處，其罪自滅，況與德處乎　夫未成之工，工人必不示人　未成之善，宜自愧而隱藏，尚可自伐乎　凡事自恃者露，使人稱羨，若路傍之果，行人摘取，不論生熟，摘取者多，雖有千百，竟無一成，言及於此，名實兩空，誠可惜矣

貪圖者，各樂其利，利亦有二，譬如兩妻，得於此，必不得於彼　生，寄也　死，歸也　可歎世人，忘卻長生家鄉，貪愛各途幻景，不知眼前富貴，乃邪魔之戲具，總然富貴，如採蜂蜜，雖得微甘，難逃其螫　尚有終日忙忙，垂

誕其味，而略不得者，枉受苦辛，直至於死，道世交亡，苦之極矣。所以世人之奔忙，聖賢視爲兒戲。世人之智巧，聖賢視爲愚蒙。故明眼之人，不見實理謂之瞽目。

凡事不爲主，不爲道，不爲生死，總世俗以爲正事，在智者觀之，不啻草優之與傀儡耳。及至臨死之時，阻礙尤多，若己身之疾苦，妻子之戀愛，富貴之拋撇，虧枉之寒心，更兼邪魔攻伐甚急，攪亂心胸，若當此際，生平之粉飾盡消，本來之面目盡露，善惡眞僞，終難欺隱。蓋聖凡智愚之別，在於樂然無奈之分。樂然者，如探海尋珠，得者喜登彼岸；無奈者，若逃僕被擒，怕見家主，是時恐懼悲哀，何異牲畜被牽屠乎。世之勤於俗事，怠於德業者，其故有四，一則無眞主可事，二則無正道可行，三則無歸宿可投，四則無考算可畏，飄飄然不知其所之矣。

又　經云，爾等近主之至貴者，乃至計較也。較量者，乃諸事必須正直，不使偏僻，其當體之六根，必須遵造化之原義爲何而設立。所謂感恩，正以主之所賜，不敢施於違命之地是也。若非禮勿視，必須正視，非禮勿聽，必須正聽，非禮勿言，必須正言，斯感恩之謂矣。正教修道工夫，無有窮盡，然其初入者，總於三品十條，缺一不可。

三品者，乃心間誠信，舌上定念，身體遵行，茲若根本枝葉花果之自然而然者。何也。有根本，必定有枝葉；有枝葉，必定有花果。雖有三品六名，本是貫通一脉，非二事也。寧若異端邪說，僞言修次，而不修外之欺矇耶。凡有根本而無枝葉花果者，其根必枯，不待辯而自知矣。所謂誠者，乃誠信眞主獨一，毫無疑慮，純潔無染。此中發念，天仙不能贊助，神鬼不能妬毀，是之謂誠。少有人欲相牽，邪即乘機而入，如果受蠹，外雖青翠，中心爛腐，仁何有也。所謂定念者，乃定念不二，非徒讚誦而已，從心至舌，自誠而明也。所謂遵行者，乃統領通身百骸，行住坐卧，力行不息，貫通圓滿，略無虧欠非其時，獨善其身；遇其世，齊家治國。即所謂源清而流自清者也。

十條之一，乃節飲食。節者之義，乃清潔而減少也。緣夫飲食乃立身修道第一工夫，若無此則身莫能立，而道亦不能修，其爲成人之至要也。經云，凡人以一口不明不淨之飲食入於胸腹，眞主四十日不准其功行。何也。清淨之主，所喜惟清淨耳。以不淨之飲食，立身而修道，若以泥水而辭白衣，愈辭而愈污矣。減少之義，因修道之人，衣爲禦寒而遮體，食爲充饑而度命，倘過食則神昏而多睡，陰盛陽衰，精明無貯，若油過燈草，其燈必滅，水愈田苗，其苗必損，此自然之理也。

其二乃節言語。節者之義，非絕而不言，但觀其當與不當耳。當言不言，若遇溺人而弗救；不當言而言，如逢醉夢而共語。故一句非言折盡平生功行，倘見不眞，直宜閑口深藏。經云，愚人慎言，即其帷幔；智者慎言，即其妝飾。帷幔者，閑其愚陋；妝飾者，增其高雅。即此詳之，言可易哉。

其三乃節昏睡。因昏睡乃純陰之象，死亡之徵。蓋天仙之類，稟之太清而無嗜欲。飛行之物，稟之太濁而有所好。人居於清濁之間，體全太極之理，少昏睡而卻嗜欲，則勝過天仙；樂昏睡而貪所好，則不若禽獸。且光陰無價，一息萬金，豈可以醉夢虛度哉。

其四乃悔過。此著功夫，譬如農事然，先治地基，耨其荒草，除其瓦石，驅其惡水，而後可種嘉禾也。凡進道之人，必先去惡，而後始能至善。故有所不爲，方能有爲，正此義也。

其五乃僻靜。修道之人，避諸所欲也。得道者，對景忘情，居塵不染，初進者不能也。耳目乃聲色之門，口舌乃是非之綸，所以欲絕萬緣，必須幽閑靜默，非關寂滅虛無，惟契獨一眞有，掃盡諸邪，本原即露，所謂欲思此品還須靜，志向成人絕萬緣。正此義也。

其六乃甘貧。因貧乃習一之機，爲修道之要也。夫貧人諸事倚托於主，富人諸事倚托財。經云，守己貧人，通國猜其富足。因彼之志念當，有眞主可倚，故世人莫測其貧也。聖曰，貧人乃兩世之王者。何也。王者之義，乃無拘而尊也。世之貧人無差徭，無租稅，無妄爲，無高傲，無欺凌，盜賊不侵，忌妬不犯，豈非無拘也。歸原後世，無驚恐，無牽繫，無仇敵，無考算，竟登天國，永享極樂，豈非王者之尊也。

其七乃安分。安分者，乃安於衣食，非安於道理。夫道理無量，豈可安止而住足乎。或曰，若無定止，何以爲期。曰，定也者，乃遵眞主之明命，體至聖之眞傳，除斯外而安止者，非正教之安止也。世人止正教而不行，違明命而不安分，全不思胞中飲血，生時啖乳，靈明活潑，乃誰備誰能。達此者，自然安定。此蕞糊塗，誠所謂安於不安，不安而安者也。

其八乃忍耐。夫忍耐，乃超凡証聖之全功，成人修道之要術。有生以來，不經勞苦，而便爲聖爲賢者，未之有也。忍有三品，曰修道之忍，曰見道

之忍，曰得道之忍。修道之忍者，若窮通得失，皆聽命自然，其進道法程，亦不由自性，不圖苟安，必遵明命而歷勞苦是也。見道之忍者，乃久歷工夫，身心清淨，見性之時，出入自便，身外有身，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履虛不墜，金石無阻，陰陽不拘，古今如一，遐邇若同，此皆途中境界。倘由此障礙而住足者，則惑矣。得道之忍者，乃超越天地，旋乾轉坤，起死回生，造化若己。當此之時，得聖人知見，堪入全人品內，可登眞主禁中，見天地懸無根繫，在尊闕恰似微塵，顯妙明普照萬方，在眞主乃如螢火。倘若外道無知，認性爲主，神通自在，誤作己能。譬之見分五色，惟賴日光，若非光助，見即如聲。凡事不可以似爲眞，以外助者爲內本。若木鳶之飛，木馬之走，非特本物之靈，必自有外助之消息。似此迷途，終成沉症，不得明命眞傳，自然深入魔境，墮貶下極，永不上升。惜哉，惜哉。

其九乃順服。順服之理，若萬事萬物，得失安危，聽命自然，略無揀擇何也。常遇一事，據己見爲極美者，中藏禍害而不知，或有見其甚惡者，內含福利而莫測，方知眞主玄機，超人意見之外。自此虛心，一托眞主，所以倏然臨之不驚，無故加之不怒，蓋得此機也。

其十乃樂從。樂從之義，雖似順服，然其中分別，自有不同。順服乃順而不怨，樂從乃樂而且喜，不可不知也。

如此至要工夫，眞不可須臾離也。

又　博戲飲酒，正教所禁。因吾人道履清眞，一心契主，雖有他端，莫得而間之。惟茲博飲，能惑其心。是故此心一搖，恍然無主，則魔乘而誘之矣。夫魔之誘人，不特一句，隨人所欲，妙有轉旋，人若趨善，即乘其善以餌之，俾必出於善，入於不善，斯已也，況人之自趨於邪僻乎。

博戲者，乃魔誘人之巧具也。所以樗蒲奕博之屬，皆分心蕩魄之由。耳聞嘈雜，目睹紛紜，心思成敗，神注(贏)(贏)輸。當此之際，須臾不離，安定靜慮何存。不睹不聞，戒愼恐懼何在。吃緊關頭，全不念中識破，如狂流崩湍，毀堤折障，如猛駒烈馬，裂轡決銜，一往奔潰，莫能底止。當其局中，或值迅雷疾雨，略不顧盼，及其既終，不知影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雖禍福如山，亦不識趨避。有百年之軀，竟忘百年之軀。有千金之產，即蕩千金之產。忘身及親，又況正心修身之功，一朝盡棄。不知光陰無價，難得易失，今日已逝，明朝不再。若得寶器，當儲美物，長年竟貯臭腐，甚可惜矣。所以聖賢修

詣，貫及其時，一息怠迷，如失連城重寶，汲汲皇皇，弗敢刻懈。愚懵之人，一昏不醒，居塵海之風波，立生死之險地，以逍遙散誕，認爲眞寶受用，忘卻長住本原。既知長住眞詳，今世曾無一瞬，豈可以博戲逍遙，而自棄其重寶乎。

且酒之誤人尤甚於此，是故經云，酒爲諸惡之鑰匙也。是鎖若開，無惡不至，歷來嚴禁，未嘗少弛，而聽之者誰也。夫以人之不能聽而誨之，乃誨者之過，非彼人之愆也。然亦有不容不論者，故不妨於諄諄耳。古今來以酒滅國亡家者，不可勝紀，其敗紀綱，毀倫常，皆酒之爲禍烈也。彼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使智者惑，賢者愚，廉者貪，節者淫，信者遷，順者逆。若摘纓之會，棗栗之投，楊廣因之以弒帝父，祿山因之以犯國母，君臣父子，禮義廉耻，蕩然蹤閑，若非酒狂，必不若是之瀰天也。世之至愚極獰者，凡至於干名犯分，必不樂爲，使強爲之，必因乎酒，故沉湎者入巍城，以爲六尺之閑，涉洪溟，以爲尋常之壑，緣酒昏其知識耳。每睹世之嗜酒者，輕則足蹈手舞，歌謔並作，甚則掃地冠裳，全蔑體統。好之者，以爲超邁。談之者，以爲高奇。噫，雖有淵明之逸，太白之才，一醉日富，曾何裨於正事，又況貪饕自縱，得無內愧於心乎。夫人之食，日不過一升，而善飲者何啻倍蓰，所以天下不得不窮。農有百畝之田，而種糯者幾居其半，所以天下不得不饑，故能止酒，在天下無饑寒之患，在己身無亡滅之憂。在外則全君臣之禮，朋友之交。在內則全父子之親，夫婦之節，倫禮燦然，敎典畢具，無不全矣。若夫敗常辱湎之輩，不畏主命，不遵聖言，可謂欲食一醉千愁釋，不慮歸眞悔後遲者耳。

又　月利生財，積穀待價，二事清眞切禁。故爲此者，必不得眞主之恩慈，因其有違明命，背匿大恩也。蓋認財物爲己有，恩剝人以自豐，更不悟利從本生，本自何來，己從何有。其不仁也甚矣。彼固守其財，有增無減，按期覓利，定規不易，惟取利己，不顧損人，苛刻無慈，其與禽獸也幾希。人物之別，正在於此。凡聚不知散，貪吝不已者，禽獸也。取舍中節，濟困扶危者，人道也。因人之身命財物，本非自有，皆眞主之恩賜也。所以仁者愛人，若不愛人，將何以驗其感恩也。

凡仁義之施有二，仁者推己及人，當有人己之殊，不分人己而言仁義者謬矣。若民物皆與己一體，惟知愛己奉己，而不推之人者，即小人耳。何也。小人直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豈得稱仁義乎。夫德之厚者，在遠而不在近。若近愛自身，以及其親愛。雖異類亦能，況小人乎。惟智人君子，能施遠愛，

包括宇宙，無所不及。蓋因世人盡出眞主造化，同始一源，理當悉愛，況君親兄弟，有恩有倫之重者，據經旨又非他人等也。且愛亦非虛愛，凡人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居則舍之，愚蒙則敎之，病患則顧之，過失則諫之，孤獨則養之，爭訟則解之，侮玩則恕之，死亡則葬之，無物則助之。較之損人利己，苛刻無慈者何如也。

或有貧乏無聊，願慕其財，樂從其科利者，其罰與受利者均焉。何也試思有生以來，母腹內誰育之，產便有乳誰賜之，即能食誰導之，日壯一日誰長之，知識漸增誰敎之，天地之覆載，萬物之培養，較之人事孰大。一旦迷惑，輕明命，忘卻化生之主，希財物，仰托俾得之鄙夫，違背之愆，孰有大於此者乎。須知生財自有大道，交易宜出公平，體陰陽之變化，做時序之盈虛，利害相均，得失同受，當聽其自然而然。諺云，緊慢之行，前程直有那些路，順逆之取，分中只有許多財。必不能增減其毫末耳，數當前定，招之不來，揮之不去，豈由人之刻剝哉。且人生兩間，若蜉蝣一瞬，生死窮通，概不由己。昔有二人，以漁爲業，一貿魚，一打魚。貿者歸來，見其同伴，樂然有得，曰，今日獲魚多乎。曰，偶得巨魚漏網，漁具亦傷。曰，所樂者何。曰，因見一千足蟲，疾走如飛，竟斃於盲人足下，故感而有詩云，魚生未盡我無緣，豈望非時得巨鮮。命終總是蟲千足，自向盲人腳底牽。達此者，可見壽夭窮通，安危得失，非分中所有，雖一毫亦不能自增減耳。世人大惑有二，終始可憐。其一乃多聚財物，不論順逆，一日身死，遺與他人。其二乃至後世取公之日，財物出入當否，一一推問己身。夫眼前勞苦，而且遺後世艱難，何其愚也。但願世人，打破名關，頓開利鎖，知其虛妄，自不認眞。當是時，豈敢剝人豐己，規定其月利哉。

至於積穀生財，情尤慘毒。然而其意有三，曰賑濟，曰防饑，曰生利。賑濟者，賢人也。防饑者，常人也。生利者，惡人也。夫賑濟者，或有以心濟人，以身濟人，以物濟人者。若聖人之靜默而雷鳴，意誠而化感，憫此困悴，若己納諸溝中，哀彼黎黎，必欲置之衽席。此則心之濟也。若值災變流行，通國凶荒，啾啾饑窘，民不聊生，賢者瘝痛切膚，祈以己代。此其身之濟也。若義士出其所有，罄其所儲，養老恤孤，及諸危困，雖莫被夫遐遠，必思公諸里鄰。此其物之濟也。昔一賢，曰以濟人爲事，或問之，曰，予有所師焉。少嘗避迹山中，見一獅子，撲殺一蛇，退匿山谷，待羣獸飽啖而去，方出而食其餘。予訝不已，告之樵子，彼曰，烏足爲異，此特一物之義耳。凡人生當以身命濟人，豈惟讓口腹之欲而已。防饑者，力積半年一年之儲，常備一時卒然之變，在高堂無乏奉則爲孝，在膝前無缺育則爲慈，宗戚里閭濡其澤則爲義，豈特保一身之爲仁也。夫命之在人，有一日之命，則有一日之身，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義。固云，人無夭壽，祿盡而亡，有備無患，以待考終，防饑之義亦云可也。生利者，心迷財息，意泯慈祥，冀絕萬象之生，以飽一家之欲，逆眞主之命，反至聖之仁。盈倉箱以需利，積京坻以待時，深慮升平，樂思荒旱，聞秧枯稼歉則愈喜，見和風甘雨則愈愁，天下困窮，饑孚滿市，斗粟百金，價勝珠玉，方遂其意。較之定利生財者，惡更倍之。定利者，欲人興隆，積穀者，惡歲豐稔。二意相去甚遠。

竊思意爲萬行之根，聖凡即此而別，意善則爲聖賢，意惡則同異類。意之與心，即若言之與舌。舌不得不言，無言者喑啞也。心不能無意，無意者木石也。高臺無堅基則不起，功行無誠意則不立。意善意惡，賢愚攸判。昔有二人，同獵山中，一見林中伏物若獸，虛其傷人故射之，及視乃人也。一見林中行動若人亦射之，及視乃獐也。前人誤傷乎人，意在救人，理當斷償，後人雖是獲獐，意在殺人，理當斷罰，何也。射獐射人雖屬誤中，意善意惡，理不容逭。即有舍己財物，施濟困窮，而意在圖名利者，雖善亦惡矣。蓋緣私意敢其正行，即若一池清水，誤落點污，自不堪用，何況其惡行惡意哉。悲夫。

積穀名雖似善，生利意成慘虐。不知光陰迅速，轉眼變遷，毫無所有，即如流水，始過多方，今及此地，瞬息流遷別所，不少停焉，未及已時，非爲己水，及已灌已田，或淨己污，或解己渴，實爲己水，不用即逝，又非己有也。譬如二人同行，後隨一僕，是時皆不知誰爲其主，及別後始知也。世人居此，富貴皆從，愚昧者誤認爲己有。去世之時，富貴從世而不從人，豈爲己有。本世之公物也。噫，貪財者，爲財之役，非財之主也。夫人有僕，爲分憂代勞，但人不能遣財出戶，財能使人海角天涯，苦心冒險，無不順從，非財之僕役而誰。悲哉。

又《希真正答》 客問，上古之世，道德隆盛，人多樸實而無僞，所以結繩可治。後人興仁義，作禮樂，澆漓漸開而多事，轉使法令雖施，豈非畫蛇添

是。正教以爲何如。

答云，此係造化與時節，非特人爲而已也。譬如木本，其枝葉花果，皆各有時，時至而發，自不能已。若渾渾淪淪，拘於一定，是猶木之徒有根本，而無紅翠馨香，於理可乎。如君之論，在造化則有不備，在物理則有不齊，天時人事，不兩有缺略乎。

又　客問云，今講經者每云，行此一善，從前罪業都免，得永遠極樂處。又云，行此一惡，再無脫離，拘於永遠受罪處。雖都是教人行好無行惡之勸戒，未免輕重失衡。王法五刑之屬三千，各有應得正典，治世賞罰，功不掩過。如何一件好，便免了一切罪，豈不令人有倖心。一件惡，便滅了一切功，豈不令人失把柄。此果經典正訓，或是講經者失於照應麼。

答曰，講經者或未發明，聞經者或未留意。夫善惡之行，以心念爲本，事跡爲末。所以衆人誅事，聖人誅意。兵莫慘於志，莫邪爲鈍，不可不知也。故善惡有二，有心念之善惡，有習染之善惡。若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中賞罰，多及倡首，其附於仁暴者，或未悉然，因其習染之故耳。若心念之善惡，雖堯舜之世，亦有不治之愚頑。桀紂之世，必有不遷之良善。所以堯舜不治之一惡，足以當桀紂習染之千惡。桀紂不染之一善，足以當堯舜隨時之千善。是故經云，功行未足爲美，惟貴虔誠。一念之善，立証聖賢之品，非言一句，折盡平生之福。即此參之，豈盡拘於形迹也哉。春秋許世子不嘗藥，即謂之弒父，趙盾不討賊，即謂之弒君。此正誅意不誅事，不可求之功過之間也。

又　客問，主上大能，旋乾轉坤。此毫末世界，受命而爲正教之人者，不過百之二三。其不受命而爲外教之人者，充滿夷夏。主上何不慈憫大衆，盡使受命，脫離罪過，一以令吾教廣通，一以令醉夢醒悟，何其格格如此。

答曰，人祖降生中國，正教興於天方，人物日增，流被漸遠，日趨於迷。若東土一區之地，比夫萬國無盡之所，猶大海之一漚耳，豈足証其多寡哉。夫眞主未嘗不慈，奈彼各有所取，然亦理勢之自然，非造化之偏頗。如必使之一概平等，涇渭不分，盡皆受命脫離，公道何存，聖賢何用，賞罰何施，天國地禁誰住。但正教之道，昭如日月，洞如河漢，悟者任其自悟，迷者任其自迷，皆有明証，賞之有據，罰之無枉，豈格格哉。

客問，眞主要爲任意，大能無阻，如其盡造善人，絕無奸惡，豈不全美乎。

答曰，如君之問，竟欲普世平等，德行皆若聖人，尊貴盡如王者，貴賤賢愚，無有差等，將何以成斯世界。茲不獨主僕之分，其恩威賞罰，造化萬全，一切掃除，雖天地陰陽，君臣父子，夫婦尊卑，冥然盡廢，何異以螢火之光，燭崑崙之八面乎。

又曰，既然彼此高下，皆出造化，敢問公道何如。

答曰，非黑夜焉知白晝，無彼此不顯至公。眞主造化衆生，略有三品。其純清而無違者天仙，雖無違而不賞，因其無好欲也。純濁而有違者異類，雖有違而不罰，因其無智慧也。清濁兩全，智欲皆具者人極，智勝於欲，則品逾天仙而有賞，欲勝於智，則不若異類而有罰。此爲至公而至全者也。

又曰，清濁自何而有，欲清欲濁是誰。

答曰，成立清濁乃眞主，欲清欲濁是衆生。緣至聖之本來，乃眞主造化之大源。譬之海水，衆生如魚，水能出魚，魚不即水。其中具五色五味爲前定，任其擇取爲自由，於是五色相攙，變而爲億萬顏色，五味相和，變而爲百千滋味。是故純陽不生，孤陰不長，清濁渾同，陰陽配合，天地萬物，莫不成焉。此特造化一端之妙也。然眞主之動靜有千端，其慈仁復有三品，乃普慈獨慈至慈是也。天仙得其獨慈，異類得其普慈，獨人之體用全具，始能盡得其三。若非克己功勳，安得洪恩無量。微細參之，吾人之品，其大矣哉。凡以己見，謂眞主造人於危險而爲不公者，誠所謂小知不及大知，夏蟲不可與言冰雪也。

又　客問云，按期禮拜，乃眞主明命，倘值其時，雖性命相關，及生產之際，猶遵此命，設若違之，必然有罰。切思眞主至慈，及此危難，竟不姑恕，豈不與慈相背乎。

答曰，此乃一偏之見，未達清眞正理。何也。緣夫賞善罰惡，乃治世要術，非此則盡幾於禽獸矣。須知賞一善，可以德澤天下，罰一惡，可以平定國家。法正則賞罰皆仁，不正則賞罰皆暴。所以殺中有慈，慈中有殺，不可不知也。凡以法令禁嚴，便謂不慈者惑矣。即如忠孝，爲人之本，坐談之間，莫不自許，若非經歷危難，其不易之誡，將何以証焉。是以聖賢載道，舍一身輕若鴻毛，自不拘於賞罰，理當感謝洪恩，豈敢須臾遲緩。常人載道，行一善重如山岳，固繩之以法律，勉彼踐聖賢，更使脫離苦海。微細參之，仁慈之至，孰有愈於此乎。夫得者自得，失者自失，其與眞主之至尊何有哉。

又　客問云、忠孝乃五倫百行之本、但不知忠孝以何爲本也　答曰、忠孝之本、乃清眞正道　設若教道偏岐、雖綱常具足、亦無論矣　何也　緣夫諸家莫不盡忠行孝、惜乎不得其正、渺無定見、雜而不一、是以拜張拜李、祈佛祈神、紛然四顧、身處迷途、豈特不能致君親於正道、更且同背乎至眞、可謂忠孝乎　所謂忠孝者、身心不二、掃卻諸邪、惟知獨一眞主、始受命修道而立教焉　遂以此道奉君親於無過之地、履清正而不更、復明命而無愧、始終得一、生死皆然、是爲忠孝之大本也。

馬注《清眞指南》卷一　八箴、內潔、盥手、淨几、誠誦、愼思、遵行、廣化、珍重。

又卷二　眞主固是普慈　惟順其正命、則生亦可望、死亦可依　若舉不合義、行不合道、功不爲衆、事不爲主、雖自身尚不可保、而況妻子乎　謨民身心內外、時時倚附眞主、不惟後世蒙主獨慈、雖顚沛流離之際、急難危亡之時、隱恩慈於意見之所不及察

又　故經謂尋學在一切男女是主命　尋學爲開塞、念習爲布種　【略】蓋學不明、則無以堅志　【略】故教有三等、以舌教心教命教　聽亦有三等、以耳聽心聽命聽　舌教者飜人之耳、心教者貫人之心、命教者契人之命　耳聽者過而不留、春風搞木矣　心聽者居而能遵、春風榮樹矣　命聽者納而能化、膏雨渥藝矣

又卷四　目之於色、不可不察　耳之於聲、不可不審　鼻之於臭、不可不清　口之於味、不可不潔　故身爲之役、而心爲之宰　經云、爾須以相反之劍降伏自性　自性之戀有六、曰恩愛也、財物也、安居也、飲食也、寤寐也、衣服也　恩愛之情隆、則近主之念寡矣　財物之情熾、則悔罪之念寡矣　安居之情盛、則辦工之念寡矣　飲食之情侈、則認實之光暗矣　寤寐之情濃、則悟道之門塞矣　衣服之情奢、則謙抑之念寡矣

又　經云、尋學在一切男女是主命　蓋學明則道明、道明則理明、理明則是物不能搖奪　以此觀之、以嫣納之發生在於培養　培養失時、父母之過也。

又　男女尋學、直至死日、方爲定限　蓋謂人之知識有限、而道理無窮　若憑自己聰明、便落差錯　謨民因順自性之仇敵、遂成四大幔帳　塵世作後世之幔帳、迷人作功課之幔帳、邪魔作教門之幔帳、自性作近主之幔帳　自性爲最、邪魔次之、迷人塵世又次之　謨民有此四大幔帳、輕車熟路、在在火獄。

又卷五　學者口中談論的道理、要與自身上的行爲稱個對值、則仰不愧於眞主、次不愧於聖賢、外不愧於他人、內不愧於自己　【略】學者要拿出一片公心、一雙慧眼、取彼之善、以益己之善、取己之善、以正彼之不善。然後彼此交益。若一味自是非人、執拘到底、雖有良言美喻、焉能服人心志

又　無心之失謂之過、有心故爲謂之惡　無心之過、尚宜速改　有心之惡、豈可日積　改過則聖賢之儔、積惡則小人之侶　儔聖賢天堂之兆、侶小人地獄之徵

又　學不明如鏡無光、須要日日揩抹、方能見得明徹　古人一字一行費盡無窮心胷　今人棄如泥土、豈不是明珠夜投、途珍不拾　目不能自察、則爲之鏡　道不能自明、則爲之師　師者道之所從出、學之所由明也　【略】務道德、則輕功名　務後世、則輕今世　所務愈遠、則所輕愈近　人惟不知輕重、往往以主之貴者爲賤、主之賤者爲貴、是之謂不知本末

又　當而不可訐人陰私、背地不可談人過失、面逢不可笑人醜陋、暗中不可算人財帛、勢力不可欺人柔軟、富貴不可貌人貧賤　須防天仙紀過。

又　人生有三事當急、一交還爲主天命、二不可欠人債負、三不可失學兒孫。否則、大限猝臨、皆地獄中葛藤火具矣。

又　心地要潔、身體要潔、飲食要潔、衣服要潔、禮拜處要潔。

又　人生有七個棧道、方能全其始終。第一性命、第二身體、第三無常、第四墳塋、第五復生、第六打算、第七過橋。知性命之從來、則宜拜主知身體之從出、則宜孝親。知無常之不免、則宜預辦　知墳內之驚恐、則宜遵守　知復生之好歹、則宜醒悟　知打算之炎熱、則宜施捨　知過橋之危險、則宜正道　凡此七者、人生之路徑、惟憑以嫣納之照察、方可復命歸眞、永登天境　否則、鮮有不落地獄

又　人生有三事當憂、一爲父母所憂、二爲身體所憂、三爲子孫所憂

又　聖人謂、說謊不是我的教生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以言眞語實、

外不斯人，內不斯己」

又　奉道則行，奉禁則止，謂之學者　能辨是非，能分邪正，能識本末，能知利害，能甘貧淡，能受藥言，方謂眞才眞智

又　擧人謂，高傲不得進天堂

又　謨民有十仇敵，作教門之幔帳，一邪魔使之迷路，二信道之人不忿，三迷路之人殺害，四讒妄之人謗毀，五饑渴不擇飲食，六冷熱不顧羞恥，七老邁懶辦功課，八病患不分取與，九富貴任性驕傲，十貧窮枉道卑諂　若無計較之征衣，鮮有不爲仇敵所獲

又　饑寒中濟人衣食，貧窮中周人財帛，患難中扶人言語，疾病中與人方藥，奔忙中不忘禮拜，憂愁中記想眞主，則天國以待之

又　拂逆之加，只宜自反，反之既得，尤恐自消　若自恃己長，強與爭角，生出許多釁端，不惟無益，言行反爲所玷

又　何必問天堂　檢點逐日行藏，便知身後下落　不須憂地禁　追悔昔時罪業，自能完卻先天　善當行，而志在天堂，善非眞善　惡當止，而心憂地獄，事屬勉強

又　怒亦人情，發而中節，不失爲和　一朝之忿，忘身及親，總由義理不明，涵養無力，鮮有不敗覆者矣

又　同常人，要克己　同自性，要降伏　同大人，要尊重　同下人，要疼顧　同仇人，要擔待　同窮人，要舒捨　同愚人，要謹言　同迷人，要提醒　同學者，要謙下　同朋友，要信實　同骨肉，要顧盼　同妻子，要敎訓　同手足，要義和　同師長，要恭敬　同父母，要孝順　同君王，要忠誠　同眞主，要懼怕　此十七者，以媽納之培養也

又　板德有七層黑暗，作以思略目之幔帳，一失信，二謊言，三高傲，四不忿，五要譽，六起爭，七匿寄　是茲黑暗若寶瓶盛以臭水，名雖正敎，從吉慶之門已遠　故經云，的實一切奸邪之人，在至低之火口

又　勿謂安閑，須備忙促　勿謂富足，須備貧窮　勿謂尊貴，須備卑辱　勿謂少年，須備老邁　勿謂康健，須備疾患　勿謂身活，須備死亡

又　富莫富於知足，貴莫貴於知恥，飽莫飽於道德，暖莫暖於清廉，自在在於少財，受用在於無事　不知足者眞貧，不知恥者眞賤，無道德者眞饑，無清廉者眞寒，多財患者眞苦，多事務者眞勞

又　天地爲蘧廬，人生爲寄寓，性命爲借貸，世道爲戲場，富貴爲傀儡，妍嫱爲粉黛，玩用爲戲具，如灼目之電光，如懸崖之朽木，破能籮收，戲場終散，問君資借何營，難免赤手空返

又　多閑蕩志，多睡蕩功，多食昏神，多言招禍，多貪招怨，多嬌招辱，多傲招悔，多樂招悲，多滿招損，矜功伐善，釣譽沽名，此數者，鬼祟入罪之門也

又　以財濟人，則貧者悅　以貴下人，則賤者悅　以智化人，則愚者悅　財而多吝，貴而多驕，智而多滿，則憎及其身　試思使我富使我貴使我智者爲誰，則貧賤愚迷皆在寄托中事矣

又　親近好人，遠離壞人，指引迷人，仿學聖人，尊敬上人，寬恕下人，憫恤愚人，哀憐孤人，疼顧親人，接緒遠人，探望病人，助殯死人，解釋冤人，取和仇人，周濟貧人，念想恩人，則品位自然超越

又　能慈骨肉者，謂之獨善　能慈同敎者，謂之兼善　能慈外敎者，謂之公善　能慈禽獸昆蟲草木者，謂之普善

又　安寧之母，在於息怒　古來多少豪傑，悉爲任性自焚，故君子在於愼己

又　形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　名爲實之華，色乃德之徵　香生於麝，聲出於鐘　果係眞修實學，何聲聞不揚【略】無眞學問，則不能辨邪正是非去就取與　熏陶漸染，以成風俗　此一方之災也

己不端，不可以正人之不端　己不正，不可以正人之不正　有人於此，日擾其鄰之鷄，而敎子以勿盜，曰三飯於家，而勸鄰以闢穀，其可得乎　正己正人，型人型己，此是學者第一件工夫，不可不省

又　從穢汚看守衣服，從笑談看守舌肉，從食飲看守喉嚨，從忿怒看守心胸，從傷損看守小淨，從矜誇看守行爲，則心正身修，以媽納自然堅固

又　身體之滋養憑食，食不足則身無力　才智之滋養憑學，學不足則心無力　心無力，則不能制嗜欲而明道德　不能明道德，則其違禽獸不遠　古人借身以明心，心明而道日增　今人借心以養身，身養而智日昏　古人借身者，志在目前　明心者，志在後世　志目前，小人所爲　志後世，大人所爲

必究

又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又　資於事父以事師，而愛同　資於事君以事師，而敬同　愛敬盡於事師，然後無負於教育，無愧於寸心，可爲忠臣，乃可以爲孝子

又　奸人之前勿露要言，險人之前勿發毒言，先生長者不可戲言，達人君子不可隱言，父兄伯叔不可有粉飾之言，賓朋燕會不可出誇妄之言，小人女子勿告以關係之言，時事不可輕言，閨闥不可亂言，交淺不可深言，竊聽不可傳言，婚姻不可破言，正人不可謗言，借貸不可阻言，惡事不可面言，私隱不可彰言，處事不可狂言，讒謗不可信言，倨傲之人不可與言，逞才之人不可辯言。一言得失，榮辱相關，居常三復，禍何由入。爾其戒之

又卷六　人生有四恩，【略】主化之，親生之，師教之，君撫之

又卷八　違犯主命，忤逆父母，不忠國王，毀謗聖書，輕慢師長，傷殘兄弟，殺人取財，傾人取位，間離骨肉，計害忠良，損人名節，暴人陰私，謀奪孤寡，酷擯無告，主訟搆爭，失約爽信，陰嫉良善，歹猜教人，疏慢九族，凌薄三黨，欺侮鄰右，武斷鄉曲，欺凌貧賤，侮慢異鄉，壓良爲賤，凌虐管轄，親狎匪友，辯亂是非，流言嫁禍，綺語媚詞，以奸爲直，利己損人，敗毀德行，死喪不恤，相言不愼，將令不明，父訓不軌，師教不嚴，夫言不正，醫道不明，非財妄取，非色妄淫，非飲妄飲，非食妄食，左言被婚，淫言破義，欺侮瞽目，譴戲喑啞，愚侮孺子，呼喝乞丐，笑人醜陋，觀人羞恥，壅滯醫藥，阻人乞貸，誅求親故，乘危報怨，恩將仇報，德以怨終，棄故迎新，疏遠間舊，背談是非，揚惡隱善，知恩不感，匿怨遷怒，知罪不悔，知惡故作，見善不行，實圖吝嗇，失盜窮治，虐使奴僕，以假易眞，輕出重入，交易不公，窮追債負，拾遺不歸，隱匿寄物，虧害行商，負債懷騙，勸人行惡，止人幹好，敗人閨闈，樂禍幸災，沽名釣譽，爲己貶人，言無方便，不忍怨尤，任性行怒，設誓咒詛，面許畿酬，怨雨呵風，穢踐經書，稱名父母，飲酒歌唱，觀戲聽樂，用金銀器，看像穿紬，博弈嬉賽，行術占算，養鴿鬥鷄，畜優攜妓，乘馬鞭蠶，憎惡飲食，決水焚山，撤橋斷路，掘冢焚廬，毒流穢井，妄殺生靈，虧雛斎類，覆巢毀卵，殺孕殘卉。

又　你做一個知者，不然做一個學者，再不然做一個問者，再不然做一個聽者　切勿做第五起之人，不知不學不問不聽　天下之責，係於國　國之責，係於家　家之責，係於身　身之責，係於心　經云，後世從爾之執掌，一皆有問焉　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　子知之，以諍父　臣知之，以諍君　弟知之，以諍兄　夫知之，以教妻　士知之，以勸友　人人相諍，以至於道復命之日，功與均分，又非獨予小子之後望也

又卷九　學而不明常道中道至道，無貴乎其學也　教而不能以常道中道至道教人者，無貴乎其教也　捨常道而言中道至道，猶樹無根　捨至道而言常道，如夜行無燭　捨至道常道而言中道，如紙花滿瓶　捨中道而務常道，以尋至道，如鏡無光　三者相連，若身心之與命，缺一不可　夫江海之大，非一溪而成，以其卑而下　泰山之高，非一壤而就，以其大而容才勿自矜，學勿自滿，誨無常師，則理明而道日進　蓋理不明，由學不精，學不精，由恥下問　恥下問，在好爲人師　智者失之太過，愚者失之不及太過必偏於偏，不及必入於邪，正教之憂也　金有權，輕重可知　帛有尺，長短可度　道之貴獨無權尺乎　上極九天，下極九淵，前極天地之始，後極天地之終　精粗密秘，邪正是非，清濁高下，虛實有無，隱顯內外，否泰吉凶，窮通貴賤，夭壽存亡，以及飛潛動植，草木金石，形性萬殊，品類萬異，莫不有至理妙義安藏於巨細體用之間　雖紙盡世楮，筆盡世兎，難可窮紀　吾人幸生天地之間，爲三才之首命，過客行居，電光石火，不啻扁舟之渡滄海，浮云之過太虛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嗅，口之於味，手之於輕重，膚之於冷暖，得於外而印於心　如花在鏡，如月在水　尋花於鏡，鏡非剏花　覓月於水，水非剏月　不剏不離，不離不剏　以渺小之形軀，膺至大之恩賞，操無形之權尺，度無盡之造化，包羅色妙，貫徹有無，蘊於心而發於口，如香出麝，如聲出鐘　尋思造化聲色香味輕重冷暖之主，而使我能聽能視能嗅能嘗能知能辨能言能行，誰爲之驅使，誰爲之主張，則無在非主而無處非主　執一物以尋主而主在，執物物以尋主，主亦無不在　憑一體以尋主而主在，憑全體以尋主，主亦無不在　【略】執此以教，外不愧於他人，內不愧於自己　若學問不精，義理不徹，虛實不明，眞假不辨，邪正不分，言行不稱，取捨不明，外潔內污，巧媚求容，懸羊市狗，欺衆治生，道聽途說，悞己悞人，相沿之害，如養鴕鳥　【略】學何事也，可自欺哉　教何事也，可妄傳哉　一義之謬，謬之天壤　一字之誤，誤及万年　欲求勿欺，以希天寵，胡不進而尋學

又　聖人之學以其謙而和，故衆理聚之，業以勤而進，功以懈而疏，德以隱而大，禮以謙而尊，用以儉而足，財以讓而公。成親之善，謂之孝；格君之非，謂之忠；濟人之急，謂之慈；懷人之惠，謂之仁；妬人之善，謂之惡；揚人之非，謂之奸；外是內非，謂之讒；貌慈心險，謂之毒。

又　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之任性難革。

又卷一〇　經書乃培養善脉之根源，超凡入聖之階梯，分別邪正之關頭，須要精研窮究，審問愼思，說得一句，行得一件，步步從實處着足，內可以束身，外可以約人，方不致墮入邪途。【略】我等生居東土，學難兩兼，經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經，若秀而不實。苗不秀，其弊也矯；秀不實，其弊也狂。二者之患，皆由所學不精，故邪道得而誘之。今世謂之自暴，後世必遭永罰。經云，尋學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學者非謂學其字迹聲音，足以悅人之耳目，蓋謂尋其至理，可以徹始要終。夫人之知識有限，若憑自己聰明便落差錯，譬之病人不能自治，蓋謂病人之知識皆病。又云，男女尋學，直至死日，方爲定限。可知人生難再，正教難逢。

又　今人一味勢利成風，貪緣釀俗，無論有學無學，廢立之權，操於富豪，或父子相承，或兄弟替代，或畏勢妄舉，或因情誤荐，或傾人奪位，或得隴望蜀，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少陵長，卑犯尊，幼欺老，小加大，淫破義，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一遇問難，忘忘嘯嘯，無肆辨音於聲，問路於瞽。有學之徒，皓首窘仰，於是小人進而君子退，邪道盛而正道衰。甚至諱盜諱奸，賣教謀食，以保身家，種種弊竇，莫可枚舉。而一二當道明師，所司何事，竭無盡之心力，苦身焦思，訓練人才，期欲挽回正道，不以賢易不肖，舉直錯枉，將置後人於何地。

又　無學者，自能謙抑求教。有學者，不敢高傲自尊。敎肅禮嚴，邪道何由而生。

又　面不能自察，則爲之鏡；道不能自明，則爲之師。師者道之所從出，學之所由明也。學明則則爲君子，不明則爲小人。小人之心，嚮於血肉。血肉之心，同於禽獸。君子之心，純於義理。義理之心，等於聖賢。等聖賢，天堂之兆。同禽獸，地獄之徵。師之爲恩，不亦重乎。

又　經不通儒，不能明修齊治平之大道。儒不通經，不能究原始要終之至理。欲求兩兼，必於本教中，選清儒兩明，萬無一失。

又　爲告同儕，各嚴職守，勿順邪途，以保教門，則兩世俱慶矣。

劉智《五功釋義》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身之於觸也，雖各異其官，而愛美惡惡則無不同。夫無愛無惡無美無惡渾然天理者，公德也。愛其所愛而弗審所當愛，惡其所惡而弗審所當惡，私德也。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明德也。五功之爲治於人也者，克去己私，復還明德，以歸於大公而已。

又　五官爲用，各有德性具焉，而人未能盡其善也。口具能言之德，耳具能聽之德，目具能視之德，鼻具能臭之德，身具能取與動止之德。德無不善，而或用之不善，則德性喪矣。五功者，拯其既喪之德，而亦保其德之不至喪也。

又　人有內德五焉，心也性也知也幾也微也。性所以生，心所以覺，知所以用，幾則心之動，微則心之隱。五者本至善，而受於造物者也。第私欲滴乎性，是非撓乎心，氣質蔽乎知，謀慮亂乎幾，喜怒得喪動乎微，本善者遂流於不善矣。五功之理，所以澖其私，正其氣，平其是非，定其謀慮，而約束於喜怒得喪之際者也。

又　哀多益寡，克己分甘，仁者之爲也。匿於毫末，則毀於全功，必也爲道而捐，樂而出之。不懷恩心，不眩善名。挾私而與，其猶挾私而匿。

又　五功者，入德之門，陟天之階，通微之徑，萬物之精，私欲之鑪，氣質之礪，滌過之泉，濟海之航，修身養性，未有不由此而成功者。

又　念格神，拜殺魔，齋息火，課息厄，朝絕牽繫。

又　聖人之道淺而深，近而遠，其示人也簡易，其告人也諄切。然而人不能盡其事，何也。聖人示之簡，而人以爲繁。聖人示之易，而人以爲難。繁則病，難則勞。既病且勞，其何以行之哉。是以行道之人中途而廢者，有之矣。服教之人沒身而失之者，有之矣。

又　五功，所以觀人於日用之間也。事親而不勤五功，弗孝矣。事君而不敬五功，弗忠矣。處夫婦昆弟而不修五功，弗義矣。交朋友接鄰里而不以五功爲觀法焉，不道矣。耳聞目睹口言鼻臭手握足行念慮思維而不以五功爲用焉，非禮矣。是以至人之於五功也，日日不間時，時不間息。

馬復初《四典要會自序》 六箴，乃聖人授於修道者之心法，而朝夕誦讀之詞，名曰誡言，共分五章。六箴爲第四章。其義乃順教者所當信之理也。詞簡而義賅，誦之者當知其義。誦詞而不知義，如有身而無性，其有若無。淺義易曉，深理難知，而未習天方之學者更難知。余恐衆人誤認其理，故以漢文譯之。夫正道之所關於人者，至矣。其所關之源，信與順而已。信爲順之體，順爲信之用。信而不順，其所信不篤。順而不信，其所順不誠。且信如乎性而藏於衷，順如身而見於外。木生而蔕自發，信誠而順自生。身不修由心不正，順不篤由信不眞。是以一切善功，信爲其根。而當信之源，六箴爲要，信眞主，信天神，信眞經，信聖人，信前定，信復生。一信惑，則千善皆亂。一信邪，則百行皆偏。所以，明此六箴，乃正學之本也。

又 言而不以私者爲正，行而不以欲者爲公。不當言而言者爲妄，當言而不言爲奸。古言好辯者不善，但不可爲己辯，安得不爲理辯。理不辯不明，道不言不著。爲己不言則可，爲公不言則不可。屈我不言爲涵養，害衆不言爲姑息。涵養成德，姑息養奸。害衆而不言，屈理而不辯者，願廢正而徒苟安也。夫興正必先除邪，安良必須除暴。邪言妄語，來於耳者久矣。余姑息不語，彼以爲得意，更加猖狂。衆皆怨我曰，大患臨門而不之救，何以姑息至此。予不得已而言之。

又 此篇乃分析禮功所含之義理。夫禮者，聖人傳授衆人，身體力行之法，乃離諸情欲，絕諸牽礙，而以立躬叩跪等儀，求其身體歸眞之道也。其法乃聖人受之於眞宰，而衆人守之，以求近乎眞主，如士民以文才求近乎天子，而得其取中也。愚昧者不知禮拜之至義，而疑其亦如他教供奉土俗之神佛，別之天壤矣。明人君子，切無執管窺天，請關其目，寬其量，而以公正之心，朗觀而詳察之。清眞所尊奉者，造化天地，養育萬物，綱維理數，掌握人神之眞宰也。儒門稱之爲天，是天下萬世所公共者也。其所持守者，順天事天敬天畏天，亦千古萬國所當行之公禮也。較之他教祝神祈佛等俗爲何如，且更以土木金石爲神佛，妄稱其靈能專主吉凶福禍，誰是誰非，孔子之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以明之。孟子之言，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又足以証之。且吾人持守眞功，乃尊眞主之明命，體至聖之遵行，而各盡其爲僕之禮，非以之求世福，或妄冀成仙作佛，並不因希賞而爲善，畏罰而止惡。但爲善有賞，作惡有罰，一定之理也。蓋賞罰隨乎善惡，如影隨形，分之不能也。夫拜之爲功大矣哉。其爲制也，聖賢智愚所不免，少壯及老所當遵，全之者聖也，守之者賢也，勸之者知也，怠之者愚也，廢之者逆也。余恐其未習天方之經者，不知拜之爲至要，特譯漢文而表彰之。

又《四典要會》卷一 夫浮生乃人情之世界，而爲其表。復生乃天理之世界，而爲其裏。由裏而達表，自表而達裏，循環之道也。蓋眞一有體用，造化分理氣，氣復判陰陽，則世界亦分爲表裏焉，塵世爲表，而爲身形之境，天國爲裏，而爲靈性之境，來於表，則身生而性藏，復於裏，則身隱而性生。夜盡而晝顯，表盡而裏明，夢後而復覺，死後而復生。先天有天理，後天有人情。人情未分爲天理，天理既判爲人情。夫人情之與天理，若影之與形。無人情不顯天理，非天理必無人情。但天理出於自然，而萬古恒然。人情見於作爲，而變遷無常。變者終必散，生者終必亡。非生必無死，非死無復生。生爲極陽，死爲極陰。性出於天而爲陽，身成於地而爲陰。是以生爲性之事，死爲生之情。身之有性，如鏡中有月。身之離性，如鏡之背月。身亡而歸地，性往而歸天，乃二者各還其原。身歸地而得其地之久，性歸天而得其天之長。復合又再生，是所謂復生。率性者之復生，乃身就性而上升，所謂上天堂也。縱欲者之復生，乃性就身而下降，所謂下地獄也。火上水下有極限，善升惡降無止境。先天善惡由天定，後天善惡在人行。天定者，善惡之機在於性，如穀粟之種藏於田。吉凶似種天所布，滋善養惡由乎人。養種而成樹，樹成結萬果，種果又成林。所謂一善養成百萬善，一惡蓄成億萬惡。升降從此起，得失由是分，一失而永廢，一得而永成。善惡在人機在天，賞罰在天緣在人。諸家不知眞境有賞罰，而以塵世之禍福爲善惡之報。且見爲善未得其祥，爲惡未見得殃，遂創作輪回之說，以爲二世報應。二世報應，必報本作之身也。前身作惡，而後身受罪，並不知其所爲者何，悖理之談也。且以祖宗之善惡，而禍福子孫，怪誕之極矣。

或問，托生換體既非理，則復生朽骨更可疑，現今不報死後報，亦猶托生理不明。

已。作物未了，難言好醜。爲人未卒，難定賢愚。況善惡原屬自取，高下使其自分。若即行賞罰，則善惡不敢由己矣。蓋見賞而善非眞善，臨罰止惡非眞良。況物有其位，事有其時，非其位不見，非其時不得，未至其境，不見其事，如夜未盡而晝不明，彼問善惡何以不即報者，猶問太陽何不麗於夜，而惟麗於晝。豈知日出夜何在，眞現幻必亡。居此不見他鄉事，覺來何見夢中情。

又卷二　異端者，以德亂德，乃以僞而亂眞也。【略】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古言惡紫之奪朱，以其是似而非也。所以不患於眞小人，而患於僞君子。今有似回非回，不儒不釋不道者，冒名清眞而行怪誕，似清而非清，似眞而非眞，所信無經訓，所行非禮法，執諸意見，離經叛道，而別爲一端。古聖人以沐浴齋拜爲修善之本，彼反視爲庸常之風俗，而自稱其所行，爲明心盡性之功，曰心作功夫，不顯其迹也。彼胸無篇章之學，而反視諸學者爲門外之人。道聽而途說，懸羊而市狗，色莊之善，蠱惑愚俗，鄉願也，德之賊也。彼以體聖爲不然，以悖理爲善功，談道而無道，頌德而無德，乃有形之妖魔也。【略】聖人曰，眞主以吾爲天下式法，吾敢逸乎。彼謬妄之談曰，心好何用齋拜，外善不足論，內功可超常。吁。自古未聞有外惡而內善，心正而行偏者也。【略】既有外惡而內善者，則逆子可稱孝，盜賊可稱良。復有自居賢善，矜己之長，談人之短，而糾結成黨者，自稱其德邁乎前哲，虛張大名，惑衆斂財，妄言彼有道長，乃當世之至尊，眞主特生之救世者也。

又　善以身勞，非以言談。言道多無道，論德無眞德。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老子曰，聖人以無德爲德。又曰，大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猶不足，日月有時蝕，何況人乎。面額染黑不自知，口中惡氣不自覺，言人之非者衆，見己之惡者稀。雖有德，乃私德，能於守身，而不能於化民。況凡夫之德，不如聖人之色，黎民之富，豈若王公之貧。在凡人爲榮者，在聖人爲辱。拙人之巧，不如明人之拙。德勿自矜，學勿自滿，德在無私，道在無我，愧我無德方謂德，愧以心，不以口，言我無德，其言更是色。我有拜而有齋，惟恐心未拜而性未齋。無食無飲口之齋，無私無欲心之齋。立躬叩跪身之拜，克己復禮心之拜。雖禮拜，愧我無心拜。雖持齋，愧我無心齋。皮肉之美，形色之善，豈足以爲功。《眞經》云，禮拜止惡，聖人云，拜而不能止惡，其拜非近乎主，乃遠乎主也。即此當亦自愧，夫我未能止盡諸惡也。惡雖於善，如污穢之雜於水，其水不可用。其善不爲功。善中雜惡，沽名爲首，沽名懸善而希人稱美也。名雖奉主，實乃奉己。善以寡欲而復助欲，以薪而滅火，奚可哉。況吉凶善惡，變態莫測，始吉而終凶，先惡而後善者，有之矣。夫有惡而成其益，善而成其害者，何也。人逢災阨，惡者自怨曰，我所應得之罪也。即此可以悔之而遷於善。若善者逢之，曰，吾乃順命之人，不應遭如是之災，行善而得禍，此眞主之不仁也。嗚乎。斯言盡之矣。經云，可愛者過之而知其悔者，可惡者善而自恃者。夫勤五功，乃遵眞主之命，完爲僕之責，非所以長其驕也。

又　奇哉衆人，惡其所愛，而愛其所惡。惡暴而爲暴，愛忍而弗忍，憫弱不願弱，憎強復逞強。

世人之性，以惡對惡，以善對善，以剛對剛，以柔對柔。故我以讓往，彼以禮來。我以逆去，彼以橫來。剛以克己，則德日進。柔以待人，則人日親。爲善終自益，爲惡實自殃。

仇以義解，燥以寒醫。怒逢忍則定，火逢水則滅。天下皆惡勞而愛逸，不知富貴生於勞，貧賤出於逸。天下皆惡貧而希富，不知貧者勞而生貴，富者逸而生賤。萬事成於勞，諸功敗於逸。登高者險，居卑者安，謂其身者累其心。

世人知利之可趨，害之當避，不知利而失其義，則反爲害也。

人以利養，苗以水滋。但深水不養苗，厚利多招災。人獲暴利，苗受猛水，不得其益，反受其害。

利多滋欲，薪能助火，利如酒也，多飲則迷。

聖人曰，美哉其利，傷哉其利。義則養其身，不義則毒其性。色動淫念，財啓盜心，鄰里失和，朋友交疏，手足相害，皆由於利也。

人貪利，終傷於利。蜮貪蜜，終亡於蜜。利多貪愈甚，薪廣火愈熾。

聚斂之家終不祥，刻薄成家有大凶。吉凶自作不干天，富貴由命不由人。損人利己賊之黨，暴虐傷人豺虎羣。

人皆愛譽而惡毀，懸善而沽名。不思我賢人必譽，我愚人必毀。鏡照美醜，實我本有。

心偏則正教隨之而亦偏，心正則偏教隨之而亦正。教正人不眞，日光照瞽目。人正教不眞，明日步黃昏。

又卷三 今夫人生天地，日月動靜，行止語默間，亦惟求其無愧我心，事事可告無罪於眞主而已。是書撮其大旨，本有四，而總不外認實眞主之至公至仁耳。既知眞主至公至仁，而信善惡有賞有罰，又知今世本一幻境，後世報應，毫釐不差，易敢縱放私欲，損人利己，倚強欺弱，倚勢凌孤，剝取民財，以飽其欲，惟圖眼前細小之逸樂，而招將來無限之罪孽，可乎。或望眞主獨赦我欺凌之罪，而不理論受害被屈之民乎。嗟哉，寧爲百世犬豕，無作半生惡人。犬豕卑污無罪過，惡受天愆無限年。

祆教部

世界觀分部

善惡二元論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 四裔年表周靈王二十一年，瑣羅阿司德著經書，爲波斯之聖。萬國史記波斯教法之祖曰瑣羅斯的，其說有二神以統宇宙，一曰和爾摩爲善神，一曰亞利漫爲惡神，爭鬭不止。至一萬二千歲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之惡皆消。又曰公道者，赴樂土之梯航也。雖暴惡者，苟能悔過，淨刷塵心，亦得受無限福報。日月星以和爾摩大能力造之，不可不敬他。如地水火風，亦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多。西書言其教無神像而有祭司，築壇高山之上，壇中燃火晝夜不息，謂此火光爲神所燃。祭司又有問鬼等邪術。觀其教旨略與釋氏相近，而和爾摩造日月星即西教中耶和華造天地之誕說也。

天神

藝文

杜佑《通典》卷四〇《職官二二》薩寶（符）〔府〕祆正注 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四 摩醯首羅，諸經論多稱大自在。

猶太教部

世界觀分部

天道

綜述

金鍾《重建清眞寺記》 然道必本於清眞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眞者

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迺眞實天道之理。祖賢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贊敬道，不忘之天也。動而省察，鳴贊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爾也。終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維牛維羊，薦其時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際四日齋，齋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善始積累。至齋，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週而復始，是《易》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時七日戒，衆祖苦難，祀先報本，亡絕飲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是《易》聖人於《益》之《大象》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斯之謂與！

左唐《尊崇道經寺記》 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匿經無以存，經匿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於狂談而窈冥行矣。故聖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後世，迄於今而及千萬世矣。至於一暘樂業教，始祖阿毗，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爲之教祖；於是乜攝傳經，爲之師法。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剎也，以爲尊崇是經之所。業是教者不止於汴。凡在天下，業是教者，靡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

然教照原碑　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友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祭祖，必孝必誠；道行於禮拜，祝贊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乎誠敬也。至於鰥寡孤獨，被癃殘疾者，莫不關恤賑給，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極力相助，凡婚資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嬪殮不尚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於邪術。下至權度斗斛，輕重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

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商勤於遠，而名著於江湖；賈志於守，而獲利於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倫，遵五常，敬祖風，孝父母，恭長上，和鄉里，親師友，教子孫，務本業，積陰德，忍小忿；戒飭勸勉之意，皆寓於斯焉。嗚呼！是經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

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闢以來，祖師阿毗，傳之女媧，挪亞。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哉，以撒。哈哉傳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乜攝，乜攝傳之阿呵聯，亞倫。呵聯傳之月束窩，約書亞。束窩傳之鼈子喇；於是祖師之教，燦然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以惡爲戒，朝夕警惕，誠意修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匝，於經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於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後人其愼念之哉。

摩尼教部

世界觀分部

二宗三際說

紀事

《摩尼經殘卷・出家儀第六》 初辯二宗。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爲。次明三際。一初際，二中際，三後際。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中際者，暗既侵明，忽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賊推移，大患猷離於形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爲眞，孰敢聞命。事須辯析，求解脫緣。後際者，教化事畢，眞妄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二宗各復，兩者交歸。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八 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

泉州華表山元代草庵上石刻 勸念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眞，摩尼光佛。

《回鶻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九姓迴鶻可汗碑》 可汗乃頓軍東都，因觀風下闕。師將睿息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

哲學典

佛道諸教分典